

王力译文集

(一)

王力译

中华书局



王力译文集

(二)

王力译

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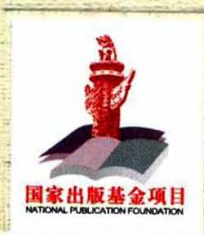


王力译文集

(三)

王力译

中华书局



王力译文集

(四)

王力译

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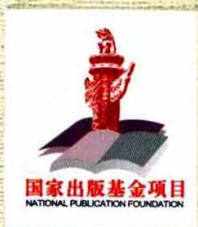


王力译文集

(五)

王力译

中华书局



王力译文集

(六)

王 力 译

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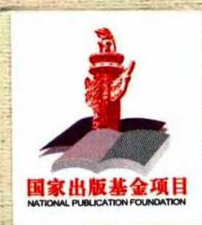


王力译文集

(七)

王力译

中华书局



王力译文集

(八)

王力译

中华书局

















ISBN 978-7-101-10898-9



9 787101 108989 >

定价: 460.00元 (全八册)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王力译文集

(一)

王 力 译

中华书局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王力译文集
(二)

王 力 译

中华书局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王力译文集

(三)

王 力 译

中华书局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王力译文集

(四)

王 力 译

中华书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王力译文集

(五)

王 力 译

中 华 书 局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王力译文集 (六)

王 力 译

中华书局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王力译文集

(七)

王 力 译

中华书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王力译文集 (八)

王 力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力译文集/王力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5.4
(王力全集;24)
ISBN 978-7-101-10898-9

I.王… II.王… III.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8513号

书 名 王力译文集(全八册)
译 者 王 力
丛 书 名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2⁵/₈ 插页17 字数2920千字
印 数 1-1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898-9
定 价 460.00元

			信
			达
			二
			字
			的
			不
			能
			言
			能
			一
			字
			完
			成
			成

叶圣陶对王力译文的评语

《王力全集》出版说明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和诗人。

王力先生毕生致力于语言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力先生的著作涉及汉语研究的多个领域,在汉语发展史、汉语语法学、汉语音韵学、汉语词汇学、古代汉语教学、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推广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汉语诗律学等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诗歌、散文创作和翻译领域也卓有建树。

要了解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发展趋势,必须研究王力先生的学术思想,体会其作品的精华之处,从而给我们带来新的领悟、新的收获,因而,系统整理王力先生的著作,对总结和弘扬王力先生的学术成就,推动我国的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力全集》完整收录王力先生的各类著作三十余种、论文二百余篇、译著二十余种及其他诗文等各类文字。全集按内容分卷,各卷所收文稿在保持著作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参考不同时期的版本精心编校,核订引文。学术论著后附“主要术语、人名、论著索引”,以便读者使用。

《王力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了王力先生家属、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2年3月

本卷出版说明

本卷收入王力先生的译著。根据题材,将译著按小说、剧本及其他等,编为八册。

第一册收入法国左拉所著小说《小酒店》。原译名《屠槌》,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改名为《小酒店》,译者写了一篇再版序。此次收入《王力全集》,我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为底本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同时恢复了译后赘语。

第二册收入左拉所著小说《娜娜》。译本于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万有文库”)。此次收入《王力全集》,我们以万有文库本为底本进行整理和编辑,并收入两篇王力先生关于翻译的文章。

第三册所收有小说:《女王的水土》,法国莫鲁华著,译本于1929年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少女的梦》,法国畸德著,译本于1931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幸福之年》,挪威温玳瑟夫人著,译本于1934年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此次收入《王力全集》,我们以初版为底本进行了整理和编辑。

第四册所收有小说:《沙弗》,法国都德著,译本于1947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小芳黛》,法国乔治·桑著,译本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次收入《王力全集》,我们以上述版本为底本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另收录了几篇短篇小说。

第五册收入《莫里哀喜剧选》。该书1935年由上海国立编译馆出版,原名《莫里哀全集》(后称“编译馆本”),只收录了《糊涂的人》《情仇》《斯卡纳赖尔》《丈夫学校》《装腔作势的女子》《嘉尔西爵士》六种,文前附有《莫里哀传》。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莫里哀喜剧选》(后称“人文本”),收录了王力先生翻译的《冒失鬼》(即《糊涂的人》)、《情仇》《斯卡纳赖尔》和《丈夫学堂》(即《丈夫学校》)共四种。其中《丈夫学堂》,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单行本;《糊涂的人》,1959年作家出版社有重印单行本,译者写了重印后记等。此次收入《王力全集》,我们以编译馆本为底本,参以人文本和各单行本等进行编校,并补收后记。

第六册收有多幕剧《半上流社会》,法国小仲马著,译本于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生意经》,法国米尔波著,《讨厌的社会》,法国巴越浪著,二书译本均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婚礼进行曲》,法国巴达一著,译本于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以上述各版本为底本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另收入两出独幕剧。

第七册收入多幕剧《卖糖小女》《我的妻》,法国嘉禾著;《爱》,法国奢拉尔第著;《伯辽赉侯爵》,法国赉复旦著;《恋爱的妇人》,法国博多里煦著;《佃户的女儿》,法国爱尔克曼、夏特里安合著。以上六种译本,均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次收入《王力全集》,我们以上述版本为底本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另收入独幕剧《绝交的乐趣》。

第八册所收有:诗歌《恶之花》,法国波德莱尔著,王力先生的部分译文最初发表于《中法文化》1945年第1卷第4期,1946年第1卷第6、7、10期。1980年,王力先生在旧译的基础上略加修改,并补译四十余首,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社会学著作《社会分工论》,法国涂尔干著,译本于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万有文库”)。此次收入《王力全集》,我们分别以外国文学出版

社本和万有文库本为底本进行了编辑整理。另收录两篇关于语言和著作的译文。

根据记载,王力先生尚译有《小物件》《银婚》《塞维尔的理发师》《费加罗的结婚》《巴士特》,但我们没有找到《小物件》之王先生译本,另外几篇则或遗失,或毁于战火,至于《巴士特》,王先生在序中说(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自觉化学及医学知识之不足,不敢冒昧从事。适清华同学孙逸先生者,研究化学有年……本书第二章第一段以后,皆出孙君手笔。力仅批阅一过,点窜数处。”因此,这五种书此次均未收入《王力全集》。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4 年 3 月

总目

(一)小酒店	1
(二)娜娜	425
附录	829
(三)女王的水土	835
少女的梦	1041
幸福之年	1111
(四)沙弗	1177
小芳黛	1355
贫之初遇	1485
待嫁的少女	1492
父与女	1497
牺牲	1502
电话号码	1508
罪过	1513
干面包与清水	1518
猎狗	1526

(五) 莫里哀传	1537
糊涂的人	1619
情仇	1689
装腔作势的女子	1753
斯卡纳赖尔	1781
嘉尔西爵士	1807
丈夫学堂	1865
无可奈何的医生	1909
(六) 半上流社会	1949
生意经	2077
讨厌的社会	2207
所谓英语	2311
人类的呼声	2337
婚礼进行曲	2355
(七) 卖糖小女	2469
我的妻	2581
爱	2689
伯辽费侯爵	2753
恋爱的妇人	2835
佃户的女儿	2921
绝交的乐趣	2995
(八) 恶之花	3015
社会分工论	3177
论著作事业	3557
关于言语的起源的新见解	3567

小酒店

[法]左拉 著



目 录

《屠槌》再版译者序	5
作者原序	9
正文	11
译后赘语	424



《屠槌》再版译者序

这书译成中文后,我觉得原名有双关意,非常难译,踌躇了许久,没法子,只好暂时译为《屠槌》。同时又在书末加上一段译后赘语,说明我不能表达双关意的苦衷:

本书原名 l'Assommoir, 这字有两个意思:屠夫所用来打杀牲畜的大槌叫做 assommoir, 下流人的酒店也叫做 assommoir。我译这书的名字的时候很觉得困难。因为“酒店”的意思乃是从“屠槌”的意思引申出来的;工人们喝酒中毒,就像被屠槌打杀了一般,所以工人们的酒店叫做“屠槌”。assommoir 一字有双关意,我找不出一个有双关意的中国字来翻译。我想叫做《酒店》,又想叫做《屠槌》,犹豫未决;后来译到姑尔瑰斯的一段话:“不良的社会好像一柄屠槌,会打破了我们的头,会把一个女人弄成毫无价值。”我想著者也许根据着这个意思定了这书的名字,所以我就决定叫做《屠槌》了,我觉得似乎比叫做《酒店》好些。

这一段言语就等于书名的一个脚注(foot note),我想要把这“脚注”补充那不能译出的双关意。直到现在,我仍旧认“L'Assommoir”是有双关意的,换句话说,就是除了“酒店”的意思之外,还有一个譬喻的意思;而这一个譬喻的意思绝对不是“酒店”或“下等酒店”等字所能表达的。

不过,当时我把这譬喻的意思认为“屠槌”,未免把譬喻的范围

看得小了些。assommoir 并不仅指屠槌而言,而是指槌、棍、杖,及一切可用以殴打的东西;其所殴打的不限于牲畜,还可以打人。这 assommoir 一字是从动词 assommer 演变出来的,固然可以译为“打杀”,但有些地方只能译为“打得很重”或“拼命殴打”。由此看来, L'Assommoir 所含的譬喻的意思只是把人打得发昏以喻烧酒令人昏醉。

为了更明了书名的意义起见,我曾写了一封信到巴黎,请教于巴黎大学的法国文学史教授摩奈先生(D. Mornet)。因为他不懂中国文,所以我只举些英译的名字,例如 Barker 的 Guide to the Best Fiction 里把 l'Assommoir 译为 The Dram Shop,而 dram shop 只有“小酒店”的意思,没有双关意,不能算是把 assommoir 原字的意义译得很对的。我问他我这种猜想对不对,如果是对的,那么,请他另译一个名词,我好依照他的译法来译成中文。

摩奈先生大约自谦英文懂得不透,所以又把我的信转交给巴黎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加萨绵先生(L. Cazamian),请他代为答复。加萨绵先生在 1934 年 12 月 23 日写给我下面的一封信:

Monsieur et cher collègue,

Monsieur Mornet me communique votre lettre du 6 Novembre et me prie d'y répondre.

Vous avez bien raison, et “Dram Shop” n'est pas une traduction exacte de “L'Assommior”. Mais il est souvent impossible de trouver dans une langue un équivalent exact à un mot ou une expression d'une autre langue, et l'anglais n'ai rien qui corresponde au mot que Zola a choisi pour le titre de son roman. La raison en est que le parler populaire français a dégagé, pour une métaphore spontanée, la qualité qu'a l'alcool d “assommer”—de réduire à un état hébété—ceux qu'il a d'abord excité, et a tiré de cette métaphore un nom expressif pour les débits de boisson; tandis que

le parler populaire anglais n'a rien fait de pareil. On dit en anglais "a pub," pour "a public house;" mais c'est une simple abréviation, sans valeur expressive.

"Assommoir", en ce sens, ne peut donc être traduit; et ce n'est qu'un cas entre mille. Un bon dictionnaire, que je consulte, donne comme traductions, toutes insuffisantes "low tavern", "drinking-den", "low dram-shop", qui rendent l'idée, mais point l'image. La moins imparfaite serait, je crois, "drinking-den," dont la force péjorative est la plus grande.

现在让我先把加萨绵先生的话译成中文如下:

先生,亲爱的同行:

摩奈先生把您的信转交给我,请我答复您。您很有道理,dram shop 不是 l'Assommoir 的适合的译文。但是,如果要在某一族语里找与另一个族语一个字或一句话完全相当的译文,这往往是不可能的。左拉所择定为他的小说的名称的字,在英语里没有什么字与它相符。理由是:法国的大众语里有一个自然的譬喻,把酒精的 assommer 的德性取了出来,——所谓 assommer 的德性就迫人入了昏乱的状态;——酒精先使人受刺激,结果使人昏乱,而大众语就从这一种譬喻里替那些零拆的酒店造出了这一个很活现的名称,至于英国的大众语就没有同样的譬喻了。英语里说 a pub 以替代 a public house;但这只是一种简化作用,没有很活现的价值。由此看来,assommoir 在这意义之下是不能译的;这只是千百例中之一例罢了。我查过一部好字典,里面所译的都不甚妥当;low tavern, drinking-den, low dram-shop 都只能表达意思,不能表示影像。我想,缺陷少些的还算 drinking-den,因为它对于坏影像的表现力是比较大的。

看了这一封信之后,我更深信 L'Assommoir 有双关意,我们不能随使用“酒店”或“下等酒店”等名称来译它。“屠槌”只能表示影像,不能表示意思,也不妥当。我们现在仍该努力找一个含双关意的名称,纵使不能完全表现 assommer 的意思与影像,至少也要带着它的双关意的轮廓。我与几个朋友商量过,都没有得到好结果。后来我又写了一封信到日本去问梁宗岱先生,承他回信讨论。他说:

L'Assommoir 译名的确极费踌躇,最稳当的或者就是“下等酒店”,不过原名的精彩就丢光了。平常称抽大烟的处所为“烟窟”,这“窟”大有鄙薄的意思,不知可以借用来称为“酒窟”否。我想无论如何,应该从这方面着想。你是文字学家,这一点自然比我强。——刚写完这几句,打开《辞源》一看,发见“酒窟”一名古已有之,而且又很阔气的。那么这名字不用说又不适用了。

宗岱先生虽然自己取消了他提出的译名,我仍觉得可用。《辞源》里的“酒窟”虽表示阔气,但我们不妨给予它一个新意义。普通人看见了“酒窟”二字,所得的影像一定是个坏影像。我也曾想到“醉窝”及“买醉窝”,但终不及“酒窟”来得熟。加萨绵先生比较地觉得 drinking-den 译得好些,恰巧 den 字就有“窟”的意思。于是我决意把《屠槌》改为《酒窟》了。我把我的意思写信告诉宗岱先生,他回信也说:“‘酒窟’这译名,经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可用起来了。”现在我请商务在再版时改用《酒窟》为名,虽未能完全表示 assommoir 的意思,但是,它对于坏影像的表现力已经够大了。

王了一

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

原载《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1935年第129号

作者原序

《卢贡-马加尔》应当是以二十部小说来组成的。这部书的总计划在1869年已经定下来了,我是极端严格地遵守这一计划的。到了该写《小酒店》的时候,我就和写其他几部一样^①把它写成了;在我原定的路线上,我一秒钟也没有停顿。并且这件事也赋予我一种力量,因为我有一个前进的目标。

当《小酒店》在报纸^②上发表的时候,它受到史无前例的粗暴的攻击,人家谴责它,说它应负一切罪行的责任。是否必须在这里用几行文字来解释一下作者我的意图呢?我想描写的是我们城郊腐败的环境中一个工人家庭的不幸的衰败情况。酗酒和不事生产的结果,使家庭关系也十分恶劣,使男女杂居,无所不为,使道德的观念逐渐沦丧;到头来就是羞辱和死亡。

其实《小酒店》是我的作品中最谨严的一部。我在别的作品中往往还触及到更可怕的创伤。只是小说的形式上有点叫人害怕。人们对我用的字眼很生气。我的罪过是不该有文学上的好奇心,把人民的语言收集起来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地使用。啊!这种形式就是我最大的罪行!不过,这种语言的字典却有的是,许多文人还

① 《小酒店》已是《卢贡-马加尔》的第七部。前六部如《卢贡家族的家运》《卢贡大人》等俱已如期发表。

② 指《公共福利报》,《小酒店》在该报上发表了一部分以后,因受到攻击,竟中途停止登载。

在研究它,对它的新鲜活泼之气,对它在刻绘形象方面的生动而有力的地方,他们还大感兴趣。至于那些虎视眈眈的语法家,人民的语言,简直是他们的宝贝。不过,不论如何,总不会有人认为我的志趣是在作纯粹的语言学的工作,认为我在这上面会感到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深刻的兴趣吧。

再说,我也不加辩护。我的作品就会替我辩护。它是一部描写现实的作品,是第一部不说谎的、有人民气味的描写人民^①的小说。不应当作出这样的结论,说全体人民都是坏人,因为我的许多人物也并非全是坏人。只是他们生活于贫困之中而又作着极其笨重的工作,因而变得愚蠢而且败坏了。在大家对我和我的作品使用可笑的、可厌的、带有成见的判断之前,应当先看看我的那些书,了解它们。大家都知道,我的朋友们是多么喜欢那种使大家娱乐的惊险的传奇故事!我希望大家知道,大家所谓的吸血鬼,专写杀人流血的小说家,其实是社会上的一个正人君子、艺术家、研究者;他只在自己的角落里过其谨慎的生活,唯一的野心就是使自己有一部作品广为传播而且万古长存。任何无稽之谈我都不加以否认,我只是工作,让时间和读者的信任来把我从这愚蠢的包围圈中拯救出来。

左 拉

1877年1月1日于巴黎

① 这里原文用的“人民”(people),实际上是指与贵族、资产阶级对立的平民,在《小酒店》一书的具体情况中,多半指手工业工人。

—

绮尔维丝等候郎第耶，直等到了深夜两点钟。她穿着一件短小的寝衣，在窗口冷风中站立久了，弄得全身发抖，只好横倒在床上打瞌睡；她身心如焚，眼泪湿透了脸颊。自从她和他在双头牛饭店吃了饭，出来之后，他便叫她回家同孩子们睡觉；至今已有八天，他仅仅在每天夜深的时候才回来，依他说他是在找工作。今天晚上，当她凭窗等候他的时候，她看见大阳台舞场的十个窗子里射出一带灯光，映在外面的马路的黑黢黢的地上，她又似乎看见他走进了舞场，他的后面跟的是那个小阿黛儿。阿黛儿是一个擦铜女工，常常和他同在一个饭店里吃饭，现在她垂着手跟在他的后面，相离五六步远，好像她不愿意在舞场门前的强烈灯光下挽着他的手臂一同走路，所以才放了手似的。

将近早上五点钟，绮尔维丝醒过来的时候，她的身体发僵，腰酸痛，不由得放声呜咽起来。原来郎第耶还没有回家。这是第一次他在外面过夜。她坐在床边上，头上是天花板下悬挂着的一幅破旧的、褪了色的花布幔。她的双眼蕴着泪珠，懒洋洋地向凄惨的卧房内四处望了一望，房里有一个核桃木的横柜，柜上还缺少一只抽屉，又有三张麦秸垫的椅子，一张油腻的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缺口的水壶。为了孩子们，又在横柜前面加放一张铁床，竟占了全房间的三分之二。绮尔维丝和郎第耶的箱子摆在一个角落上敞开着，里面空无所有，只有一顶破旧的男帽压在一些肮脏的内衣和

袜子下面；沿着墙，在椅子的背上挂着一件已经有破洞的披肩，一条沾满泥的裤子，都是些估衣店的商人们所不肯收买的破旧东西。在壁炉上，两个已经不能配成一对的铅铁蜡台中间放着一叠粉红色的当票。这算是这个旅馆里的漂亮房间，非但在二楼，而且窗子正对大街。

这时候，两个孩子并头躺在枕上睡得正好。克罗德八岁了，他的双手露在被窝外面，缓缓地呼吸着；爱弟纳只有四岁，他的一只手臂搁在他的哥哥的颈上，脸上现出笑容。他们的母亲眼泪汪汪地注视到他们的时候，重新又呜咽起来。她用一条手帕掩住自己的嘴，以免漏出呜咽的声音。她赤着脚，简直忘了重新穿上脱落下来的旧拖鞋，竟又转身去凭倚着窗子，仍旧像每夜一样等候着，远远地望着马路的人行道。

那旅馆是在教堂路，卖鱼巷的左边。这是一所三层楼的破旧房子，墙上涂的是紫红色，直到三楼，都装有百叶窗，不过已经被雨打得糟朽了。门前两个窗子中间一盏星形玻璃灯的上面，塑着黄色大字招牌“好心旅馆，馆主人马肃利耶”，因为墙上长霉，字迹已经斑斑脱落。绮尔维丝，手帕捂在嘴上，因为那盏灯阻碍她的视线，于是踮高了身子。她向右方望去，望到洛歇叔雅路那边，看见成群的屠夫们穿着染血的围裙，在屠牛场的门前列着；凉风吹来，不时把被屠杀的畜生的腥臭气味传送到她的鼻子里；她向左面那条带形的马路望去，把视线停在她面前的那座白色的拉里布吉埃医院——当时那医院正在兴工建筑。她慢慢地来回眺望着把视线移到税卡的墙上，她往往在夜里听见墙后有被凶杀者的喊声；她想到了凶杀，便用眼睛搜寻那些黑暗偏僻潮湿污秽的路角，生怕发现肚子被刀戳穿了的郎第耶的尸体。当她抬起了眼睛向那静悄悄地围绕着这个都市的一望无际的灰色城墙以外看去的时候，她发现了一道太阳的光芒，阳光里已经充满了巴黎喧嚣的晓声。但是她始终把眼睛转向卖鱼巷，伸着脖颈，在苦闷中自娱地看那些从蒙

马特和教堂大街下来的人群、牲畜、货车川流不息地在税卡的两座矮屋中间通过。这里面有成群的牛羊，有因一时的障碍而拥挤在道路上的人群，有去上工的络绎不绝的工人队伍，背上扛着工具，臂下夹着面包，所有这巨大的人群，接连不断地淹没在茫茫大海似的巴黎之中。当绮尔维丝在这些人当中以为看到郎第耶的时候，她更探出身子，冒着坠楼的危险。随后她又把手帕堵着嘴，堵得更紧，像是要掩盖她的痛苦似的。

一个少年人的快活的声音使她离了窗子。

“先生不在家吗，郎第耶太太？”

“可不是吗，古波先生。”她勉强微笑着回答说。

古波是一个钳工，住在本旅馆最高层的十法郎一间的小房子里。他的肩上挎着一个口袋。他因为看见她的房门外面插有钥匙，所以像一个朋友那样径自进来。他继续说：

“您晓得吗？现在我就在这里医院里做工……喂，您看，多么好的五月天气！今天早上的风，真有些刺骨呢！”

他说着便注视绮尔维丝被眼泪渍红了的脸孔。他看见床上的被褥依然整齐，便轻轻地摇了摇头；后来他又走到孩子们的床前，看见他们仍旧睡着，面色粉红，像两个小天使一样。他把声音放低，又说：

“唉！先生有点不老成，是不是？……郎第耶太太，您不要伤心。他很关心政治；前几天人家选举尤金·许^①的时候，据说是个好人，他就热烈得几乎发狂。也许昨晚他整夜同朋友们在大骂那下流的波拿巴呢。”

“不，不”，她很吃力地说，“他不会像您所猜想的。我晓得郎第耶在什么地方……我们女人总是一样，总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天啊！”

① 尤金·许(Eugène Sue, 1804—1857)是法国的通俗小说作家。

古波眨了眨眼,表示他不受她哄骗。他临走的时候还说如果她不愿意出去,他可以替她去买牛奶。她是一个美丽而且善良的妇人,假使她有困难的一天,她可以靠他帮助。绮尔维丝等到他走远了之后,仍旧凭窗眺望。

在清晨的冷空气里,城边一队一队的人畜还不住地进来。人们辨出穿蓝色衣服的是些锁匠,穿白色衣服的是些泥水匠,大衣里面露出长工作服的是些油漆匠。这群人,在远处看来,色彩都不甚鲜明,好像混成一片土灰色;其中只有淡蓝色和灰黑色特别显眼。有时候,一个工人停了脚,重新燃着了他的烟斗;他的前后左右的人们不住地向前走,也不笑一笑,也不向同伴说一句话,土色的面孔朝着巴黎,卖鱼巷好像一张大嘴,把他们一个一个吞噬了。卖鱼巷的两个转角处有两个卖酒商人正在打开门窗板,便有许多人在门前放慢了脚步。在未进店门以前,他们先停留在人行道上,斜着眼睛望着巴黎,两臂松弛一下,就算是一天的逍遥。在柜台前,一群一群的人正在那里买酒喝;一个个都得意忘形地站在那里,挤满了店堂,吐痰,咳嗽,把小杯的酒一杯一杯地喝下去,润他们的喉咙。

绮尔维丝向马路的左方窥探,似乎看见郎第耶走进了哥仑布伯伯的酒店,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不戴帽子、穿着围裙的胖女人在街道的中心向她问话:

“喂,郎第耶太太,您起来得很早啊!”

绮尔维丝俯身向下望着说:

“呃!原来是您,博歇太太!……唉!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多得很!”

“对了。事情不办是不会成的,是不是?”

于是一个在窗子里一个在街道上就攀谈起来。博歇太太是这所房子的女门房,楼下就是双头牛饭店。有许多次,绮尔维丝在她的门房里等候郎第耶,以免独自一人和那些吃饭的男子们同席。

那女门房告诉绮尔维丝,说有一个职员要缝补一件外衣,而她的丈夫不能把那外衣领来,所以她今天早上特地到离此不远的卖炭路,趁那个职员未起床的时候去找他。后来她又说昨天晚上有一个房客引了一个女人进来,直闹到夜里三点钟,扰得大家都睡不着。她一面说着,一面审察着绮尔维丝,像是想要知道她的秘密;她好像是专为打听消息才到这里来的一样。她忽然问道:

“郎第耶先生还没有起来吗?”

“是的,他还睡着呢。”绮尔维丝答时,忍不住涨红了脸。

博歇太太看见她的眼泪涌上了眼睛,当然,她已感到了满意,所以她嘴里喃喃地骂着男子们是些懒汉而走开了。忽然她又回来,叫道:

“您今天早上要到洗衣场去,是不是?……我也要洗些东西,我在我旁边替您留一个位置,我们可以再谈谈。”

后来她似乎忽然起了怜悯心,说:

“我的可怜的小姑娘,您最好不要停留在这里,这样会惹出病来的……您看,您的脸都发紫了。”

绮尔维丝仍旧在窗前死等了整整的两个钟头,直等到了八点钟。各商店的门都开了。从蒙马特走下来的工人们渐渐稀少,只剩有几个迟到的人,大跨步走进城来。在卖酒商人的店里还站着先前那一班人,在喝酒,吐痰,咳嗽。在男工人之后又来了好些女工,擦铜的、做帽子的、做假花的,一个个都紧束了她们的薄薄的衣衫沿着外面的马路奔走。她们三五成群,兴高采烈地谈话,轻轻地笑着,把光亮的眼睛向前后左右张望。更远些,有一个孤零零的、瘦削的、脸色惨白而态度严肃的女子,避开了那些垃圾堆沿着税卡的墙走着。随后走过去的是些商店的伙计们,一面走着,用手指吹着哨,一面吃他们的一个铜子的面包。又有些枯瘦的青年人,穿着很短的衣服,眼皮下垂,走着还打瞌睡。更有些小老头子们,他们的脸色因为整天守着办公室而变得苍白,一面蹒跚地走,一面看他

们的表,好计算他们走路的时间。随后大马路上又现出了一片清晨的安静景象,有些附近的有钱的人正在太阳下散步;有些母亲们不戴帽子,穿着肮脏的裙子,摇哄着她们的婴儿,在街道的长凳上换他们的襁褓。又有一群拖着鼻涕的孩子们,袒着胸,互相撞碰,时而倒在地上,叫呀,笑呀,哭呀,闹个不了。这时候绮尔维丝觉得又气闷,又绝望,焦急得要晕过去。她似乎觉得一切都完了,连时间都完了,郎第耶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她以失望的目光,从那些肮脏黑臭的屠宰场直望到崭新洁白的医院。从一排一排的开着的窗子望进去,看见医院里面的房子还是空空的,好像是死神光临过的样子。在她的面前,税卡的墙的后面,天空透出光辉,渐渐升起的太阳普照着初醒的巴黎,炫耀在她的眼里。

年轻的绮尔维丝坐在一张椅子上,两手无力地下垂,不再哭了,这时候郎第耶安然地走了进来。

“是你! 是你!”她叫了起来,一面想上前去搂他的脖颈。

“呃,是我,怎么样?”他回答说,“我想你也许不会胡闹吧!”

他把她推在了一边。后来他又用一种耍坏脾气的样子把黑呢帽子向横柜上一扔。这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男子,身材很矮,头发很黑,一张漂亮的面孔,稀稀的胡子,他时常不知不觉地用手卷着它。他穿着一件工衣,外面罩着一件紧紧地裹着他的身体的挺脏的旧大衣,他说话时带着很重的普罗旺斯省的口音。

绮尔维丝重新倒在椅子上,和婉地用简短的话埋怨他:

“我一夜不曾合眼……我以为也许人家害了你……你是到哪里去了? 你在什么地方过夜? 天啊! 你不要再这样吧,要不然我就要发疯了……说吧,奥古斯特,你是到哪里去了来?”

“天知道! 我是到我有事情的地方去啦!”他说时耸了耸肩,“我在八点钟到哥拉西耶去看一个朋友,他打算开一个制帽厂。我耽搁得很晚,所以我宁愿在他家过夜……再说,你要知道,我是不喜欢人家盘问我的。不要再唠叨!”

绮尔维丝又哭起来。他们争吵的声音不小,而且郎第耶的举动粗暴,把椅子撞倒了,孩子们因此惊醒。他们在床上坐了起来,裸着一半身体,用小手分开他们的乱发;他们听见母亲哭泣,还没有睁开眼睛就大声喊叫,跟着也哭起来。

“唉!又闹起来了!”郎第耶气冲冲地说,“我警告你们,我又要走了,我。这一次我真的走了……你们不肯住口吗?再见!我要回到我来的地方去了!”

他说着早已在横柜上把帽子拿了起来。但是绮尔维丝连忙上前,(吃吃地)说:

“不,不!”

随后她同孩子们温存了一番,使他们收了眼泪。她吻他们的头发,说了许多亲爱的话叫他们再睡。那两个孩子忽然安静了,在枕上笑着,互相捻着皮肤玩耍。这时候父亲靴子都不脱,早已倒在床上,因为一夜不曾入睡,所以露出疲倦的样子,脸上花一块白一块。他睡不着,眼睛睁得很大,向卧房内的四面张望了一会咕噜着说:

“真干净,这里!”

他对绮尔维丝注视了一会以后,又接着凶恶地说:

“你也不打算收拾一下吗?”

绮尔维丝只有二十二岁。她的身材很高,略为瘦一些。眉清目秀,可惜已经被艰难的生活糟蹋了。她散着头发,穿着破旧的拖鞋,在一件白色的短寝衣里打寒战。家具上的尘土和油腻沾污了她的寝衣。方才经过的那一阵哭泣和烦恼,竟使她好像老了十岁。她本来怕他,一味忍耐着,现在听了他的话,忍不住发作了,说:

“你真没有道理。你分明晓得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做了。我们落到这步田地,并不是我的罪过……我倒要看看你,如果你带着两个孩子,在一个房间里,连烧热水的炉子都没有,你怎么办?……你从前说过,到巴黎之后我们即刻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假使你不

把钱吃光了,会弄到这地步吗?”

“喂! 钱是你同我一起吃光的;今天你要借这个机会赖我一个人却不行!”

她似乎没听见,只顾继续地说:

“总之,如果肯发奋,还有法子想……昨天晚上我看见了福公尼耶太太——就是新开路的那一个洗衣妇人;她在星期一就可以雇用我。如果你到哥拉西耶你的朋友那边工作去,在半年之内我们就可以翻身了,我们可以渐渐买些衣服,到别处租一所小房子,我们就有了家……唉! 应当工作,努力工作……”

郎第耶转过身去向着床的里面,现出厌烦的样子。于是她生气来:

“呃! 对了! 人家晓得你是不爱工作的。你的野心很大,要像一位老爷一样穿好衣服,要同着穿绸穿缎的娼妇去游逛。是不是? 自从你把我的衣服都送到当铺里去了之后,你就觉得我不够漂亮了……奥古斯特,我本来还想等一等,不愿意同你说起这件事,其实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过夜。昨天晚上我看见你同那娼妇阿黛儿走进了大阳台舞场。唉! 你真会挑选女人! 那个女人倒是干净! 怪不得她摆王妃的架子! ……饭馆里吃饭的人们谁没有同她睡过觉!”

郎第耶一跳就跳下了床。他的煞白的脸上瞪着一双墨一样黑的眼睛。这矮子的怒气简直就像一阵狂风。然而绮尔维丝还是照样说下去:

“是的! 是的! 饭馆里的人一个个都同她睡过觉! 博歇太太就要把她和她的娼妇姊姊赶到别处去住,因为常常有一大群男子在楼梯上守候着她们。”

郎第耶举起了两个拳头;后来又抑止了打她的意思,只捉住了她的两臂猛烈地摇晃她,把她推倒在孩子们的床上,孩子们重新又哭起来。他再躺在床上,口里喃喃自语,形容凶悍,似乎打了一个

主意,却没有十分决定。他说:

“绮尔维丝,你不晓得你刚才做了什么事……其实你错了,将来你看!”

孩子们哭了一会。他们的母亲在床边上俯身搂着他们;口里用单调的声音说这么一句话,说了又说:

“唉!假使没有你们,我的可怜的孩子!……假使没有你们!……假使没有你们!……”

郎第耶安然地躺着,举眼望上面的一幅破旧褪色的布幔,心里正在默默地打主意,不再听她的话。他这样支持了差不多一个钟头,虽然因为身子疲倦,眼睑渐渐睁不开,然而他还不肯睡觉。他转过身来,用肘支着腮,面色无情而坚定。这时候绮尔维丝也把房间收拾好了。她让孩子们起了床,替他们穿好了衣服,正在整理他们的被褥。他望着她把卧房打扫了一遍,把家具也揩了一揩;房子仍是黑暗可怜,天花板被烟熏黑了,墙上的纸也因潮湿而脱落下来,三张椅子和一个横柜都是跛脚的,抹布一揩过去,油垢成堆,始终揩不干净。当她对着挂在窗户插销上的他所用来剃胡子的一面小圆镜子梳理了一下头发,正用水洗涤的时候,他似乎在审视她的赤裸的双臂、赤裸的酥胸和其他赤裸的地方,好像心中在作比较似的。这以后,他把嘴歪了一歪。绮尔维丝的右脚是有点跛的,但是除非在她劳累得支持不住的日子里,人家才会发现她的毛病。今天早上她因昨夜太疲倦了,所以拖着她的右脚,把身子靠在墙上。

他们默不作声,彼此再也不交谈一句话。他呢,他似乎在等候;她呢,她忍气吞声,勉强装作无事的神气,只忙着工作。她把箱子后面角落上丢着的脏衣服打成一个包裹,正待出去,他终于开口问道:

“你在做什么?……你到哪里去?”

起初她还不回答。后来他气冲冲地再问,她只好回答道:

“你该看得出来吧……我要去洗这些东西……孩子们不能常

常穿泥泞的衣服啊。”

他等她拾起了两三块手帕。又静默了一会,然后才说:

“你有钱吗?”

忽然间,她站了起来,正眼望着他,手里仍旧拿着孩子们的脏衣服。

“钱!你要我从哪里去偷得来?……你分明晓得前天晚上我那黑裙子只当了三个法郎。我们已经把这钱吃了两顿中饭,猪肉店里是很容易花钱的……呃,我当然没有钱了。我有四个铜子要用到洗衣场去……我不能像有些女人那样赚钱。”

他并不因为她这隐语而罢休。他下了床,巡视过房里悬挂着的许多破旧衣服。末了,他把那裤子与那披肩取了下来,再打开了横柜,把一件寝衣和两件女衬衫取了出来,加进包袱里;然后他把一切都交到绮尔维丝的手里,说:

“喂,把这些都拿到当铺里去。”

“你不要我把孩子们也抱了去吗?唉!假使人家肯让我们典当孩子,这倒是避免拖累的好法子呢!”

她虽然这样说,还是到当铺里去了。半个钟头之后她回来,把一个五法郎的银币摆在壁炉上,又把那当票加进了两个蜡烛台当中的那一叠当票里。她说:

“这是他们给我的。我想要六个法郎,但是没有法子。唉!他们不会破产的……那里头的顾客多着呢!”

郎第耶没有立刻拿着那五个法郎。他似乎想要她去兑换零钱,好给她留下几个铜子。后来他看见横柜上的纸包里还剩有一些火腿,一块面包,于是他就决意把那银币溜进他的背心口袋里去。这时绮尔维丝向他解说:

“我还不曾到卖牛奶的妇人那里去,因为我们欠了她八天的钱。但是我很快就可以回来的,我出去之后,你先下楼去买些面包,再买些炸排骨,等一会我们一块儿吃中饭……你再买一瓶酒

上来。”

他没有说不肯的话。他们似乎是和平了结了。绮尔维丝继续把那些脏衣服放进了包袱。但是当她想要把箱底的郎第耶的内衣和袜子拿去的时候，他嚷着叫她把那些东西留下。

“把我的衣服留下！你听见了吗？我不愿意！”

“你怎么不愿意呢？”她站了起来问，“你难道还想穿这些长霉的东西么！这非洗一洗不行。”

她说着，很担忧地审视着他，看见他那美少年的脸上仍旧露出无情的样子，竟像此后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回心转意似的。他生了气，从她的手里抢过了衣服，扔在箱子里。

“妈的！你顺从我一次吧！我对你说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为什么呢？”她问时起了重大疑心，脸色变得煞白，“这时候你不出门，用不着你的内衣……我拿去了有什么关系呢？”

她说着把眼睛紧紧地盯住他；他觉得难为情，犹豫了一会，然后吞吞吐吐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好！你会到处逢人便说你照料我，你替我洗衣服，替我缝补。呃！我却讨厌这个！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好了……洗衣妇们并不是替猪狗洗衣服的，我尽可以找她们去啊！”

她哀求他，而且自辩说她从来不曾向人说过埋怨的话；但是他粗暴地把箱盖一关，自己坐在上面，狠狠地对着她的脸说了一声“不行！”他的东西，当然由他做主！后来他为了要避免她的视线，仍旧回到床上躺下，说他困倦了，叫她不要再啰唆。这一次他真正的像是入睡了。

绮尔维丝一时拿不定主意。她有意把那些脏衣服一脚踢开，坐在床前缝纫。后来她听见郎第耶的呼吸均匀，才放了心。她拿了前次洗衣用剩的一块肥皂与一块青矾，走近孩子们，看见他们正在窗前安然地玩弄些旧瓶塞子。她吻他们，低声向他们说：

“你们要乖乖的,不要吵。爸爸在睡觉呢。”

当她离了卧房之后,黑暗的天花板下面,异常的静默里,只剩下克罗德与爱弟纳的轻微的笑声。这时是十点钟了,一道阳光从半开的窗子外透了进来。

到了马路上,绮尔维丝向左拐弯,沿着新开路走。经过福公尼耶太太的铺子前面的时候,她轻轻地点头敬礼。那洗衣场正在马路的中间,恰是石路高低交界之处。在一座平台上有三个用铆钉钉得很坚固的巨大的灰色的圆形的铅铁蓄水筒。圆筒后面是晾衣场,是高的两层平台,四面尽是些百叶窗围着,窗是薄铁片做的,外面的风可以吹进来,从百叶窗望过去,可以望见一根一根的小铜线上晾着的那些衣服,蓄水筒的右边是一具蒸汽机,细长的蒸汽管子呼呼地响,声音又粗又匀,吐出一股一股的白烟。绮尔维丝是见惯了秽水的人,也不撩起裙子,竟向那堆着一瓶一瓶的漂白水的门口走了进去。她已经认识了洗衣场的女主人,这是一个瘦弱的妇人,眼睛有病,坐在一个玻璃小室里,面前摆着些账本,货架上摆着一块一块的肥皂,瓶子里盛着些青矾,还有成包的一磅一磅的苏打。绮尔维丝走过的时候,向那女人要了她的捣衣杵和刷子——这是她上次洗完了衣服时交给她保管着的。后来她又取了她的号码,然后进场。

这是一间很大的敞厅,天花板是平的,大梁露在外面,四边是生铁的柱子,周围是些很宽阔透亮的窗子。淡白的阳光很容易照进来,把热烘烘的水蒸气映成乳白色的云雾。有些地方也有烟升起,渐渐展开,形成一幅淡蓝色的布幕,笼罩着整个的敞厅。这里湿气很重,杂着一种又淡又湿又绵延不绝的肥皂气味。有时候还有漂白水的浓烈的气味。沿着捣衣处的中央走道的两旁,有一队一队的妇人在那里,从胳膊到肩头都赤裸着,胸也裸着,裙子收短了,露出颜色的袜子和用带系着的粗大的鞋子。她们狠狠地捣打,一面笑着,仰起身子为的是在喧哗里嚷一句话,平时却把身子俯在

她们的水桶上；她们的话很下流，举动很粗鲁，很不检点，身上透湿得像是遇了骤雨，肌肤发红而且冒出热气来。她们的周围，她们的下面，有一股大水潺潺地奔流，一桶一桶的热水搬来，向下一倾，自来水管开着，冷水从上面滴下来；至于那捣衣所溅出的水，拧衣所榨出的水，和她们脚下所踏着的水，却像一条一条的小沟，向那斜铺着的石砖上流下去。在这潮湿的天花板下面，有着混成一片的喧闹的人声，有韵节的捣杵声、流水声、泼水声，还有那被一层蒸汽白雾所笼罩的机器，也在不住地呼呼喘气，它的轮子旋转时的震动声，好像要给这些乱哄哄的喧哗打拍子似的。

这时绮尔维丝小步地沿着走道走，同时放眼左右张望。她的臂下夹着她那一包衣服，被来来往往的洗衣妇们冲来撞去，她的脚越发跛得厉害，臀部也颠踬得更高了。

“喂！亲爱的，这儿来！”博歇太太用粗壮的声音叫。

绮尔维丝走到敞厅的尽头右边，与那女门房会合；博歇太太在用力搓洗一只袜子，一面不住地工作，一面用简短的语句和她谈话：

“您就在这里吧，我给您留下了一个位置……唉！我不久就可以洗完了的。博歇的衣服是不太脏的……您呢？您不至于要洗许久吧？您的衣包小得很。到不了正午我们就可以做完了，我们就可以吃中饭去……从前我把衣服交给小鸡路那洗衣妇；但是她用漂白水一泡，刷子一刷，把我的东西都给弄坏了。所以我情愿自己洗，一切都省了下来。只花些肥皂钱……喂，您那些内衣，您应该放水冲一冲。唉！这些淘气孩子，屁股上都有煤灰！”

绮尔维丝解开了包袱，把孩子们的内衣拿了出来；博歇太太劝她要一桶碱水，她回答说：

“呀，不，热水就行了……我会作。”

她把那些脏衣服拣了一拣，把有颜色的几件放在一边。她在她的身后的自来水龙头上放了四桶冷水，倒在她那大桶里，然后把

一堆白衣服放在水里。她把裙子撩起,夹在她的两条大腿中间,她跨进一个大木桶里去,这个木桶是竖着放的,和她的肚子一样高。博歇太太又说:

“您很内行,噯? 从前您在家乡做过洗衣妇,是不是,亲爱的?”

绮尔维丝撩起了袖子,露出金色头发女子的美丽的双臂,臂还很娇嫩,只肘上稍红一些。她开始洗涤那些脏衣服。她把一件内衣放在捣衣的一块狭小木板上面,这板已经被水漂白了,侵蚀了。她用肥皂擦那内衣,擦过之后翻转另一面再擦。在未答话以前,她拿起了捣衣杵先打衣服,一面按着拍子用力打,一面高声说她的话:

“是的,是的,我从前洗衣服……那时是十岁……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我们是到河边去的……您要知道,河边比这里的气味好闻些……树荫下面有一个好地方……还有奔流着的清水……在布拉桑那边……您不晓得布拉桑吗? ……在马赛附近,您知道吗?”

博歇太太看见她捣得那样猛,不觉惊叹说:

“好粗壮的丫头。看不出她这一双小姐的手,铁也会被她打扁呢!”

她们高声地继续谈话。那女门房有时候因为听不见,不得不把身子俯下去。绮尔维丝把那些白衣服一件一件都捣完了,而且捣得很好! 她把衣服又放进桶里,然后一件一件捞起来,把肥皂再擦一次,用刷子刷过。她左手把那一件内衣按在捣衣板上,右手拿着一把短刷子,刷出了许多肮脏的泡沫,那些泡沫拖得很长,然后落在地上。在这刷子的小声中,她们彼此凑得更近,谈得更亲密。绮尔维丝说:

“不,我们没有结过婚,我并不瞒人。郎第耶为人不见得怎样好,值不得人家希望做他的妻子! 假使没有孩子们,去他的! ……当我们生第一个的时候,我只十四岁,他十八岁。另一个是四年后

生的……您要知道，这类子事说起来也很平常。我从前在家并不幸福；那马加尔伯伯，为了些小事，就对我的腰间乱踢。因此我想要到外面来开开心……我们本预备结婚的，但是我不晓得后来怎样弄的，我的父母竟不愿意。”

她把手摇了几摇，手在白色的泡沫里发红了。

“巴黎的水性好硬啊。”她说。

这时博歇太太只是有气无力地洗着衣服，她索性停下来，慢慢地擦她的肥皂，好留在这里听这一段历史，因为半月以来她已经很想知道了。她的肥胖的脸上，嘴半张开着，凸凸的眼睛，放出了光芒。她很满意，她猜着了，自己想道：

“对了！这个女子太喜欢说话，所以从前常有吵嘴的事。”

后来又高声问道：

“那么，他为人不好，是不是？”

“请不要和我说这个！”绮尔维丝回答，“在那边的时候，他曾经对我很好；但是自从我们到了巴黎，我再也管不住他了……我告诉您，他的母亲在去年死了，遗留给他一点儿钱，约莫有一千七百法郎，他想要到巴黎来。因为那时节马加尔伯伯常常不加警告就打我几巴掌，我就答应跟他走；我们来时，把两个孩子都带了来。他本想叫我做洗衣妇，而他自己做他的制帽工人的行业。我们很可以弄得很幸福……但是，您要知道，郎第耶是一个有野心的好花钱的只顾玩乐的男子。总之，他是不中用的……我们就这样到了蒙马特路，住在蒙马特旅馆。那时候，吃酒席呀，坐车子呀，看戏呀，他一个手表，我一件绸衣服；当他有钱的时候，他倒不是没良心的人。您是懂得的，他这样乱来，所以不到两个月，我们便弄得干干净净。自从那时候起，我们就搬到好心旅馆来住，我们的苦生活就开始了……”

她说到这里，住了口，一时喉咙紧了，勉强收了眼泪。这时她已经把衣服刷完了，她说：

“我要取热水去了。”

博歇太太静听这些心腹话，听得兴致正浓，忽然中止，她心上很不舒服，她看见一个伙计走过，便叫住了他：

“我亲爱的查理，请您费心去替这位太太取一桶热水来，她忙得很。”

那伙计拿了桶去，取了满满的一桶热水来。绮尔维丝把钱付了，一个铜子一桶。她把热水倒在大桶里，弯着腰在捣衣板上，最后一次用肥皂擦衣服，一缕一缕的灰色水蒸气侵进了她金黄色的头发里。

“喂，您该放一些苏打，我这里有。”那女门房殷勤地说。

她说便把她所带来而用剩的一袋苏打倒在绮尔维丝的桶里。她还要送她一些漂白水，但是绮尔维丝不肯要：油酒的污点才用得着漂白水呢。

“我以为他有些爱追女人。”博歇太太说的是郎第耶，却没有指出名字。

绮尔维丝弯着腰，双手伸在桶里抓住她所洗的衣服，只摇了一摇头。

“是的，是的，我发现好几件小事情……”博歇太太说。

绮尔维丝突然站起来，面色大变，把眼睛盯着她；她只得急忙改口声明说：

“唉，不，我什么也不晓得……我相信他喜欢开玩笑罢了……您看，在我们那里住的那两个女子——阿黛儿与维尔吉妮，您是认识她们的。呃！他虽然同她们开玩笑，却没有更进一步的事，我敢断定。”

绮尔维丝直挺挺地站在她跟前，脸上流汗，臂上也流汗，始终把眼睛紧紧地盯着她。于是那女门房生气了，拍了一拍她自己的胸膛，说出用人格担保的话来。她说：

“我对您说，我自己也不晓得！”

后来她息了怒,假装了和婉的声音,像是犯不着和这样一个人说真话似的。她说:

“我呢,我觉得他的眼神很直爽……他将来一定会娶您的,亲爱的,我敢担保!”

绮尔维丝用她的湿手擦去她额上的汗,又从桶里取出另一件衣服,同时又把头摇了一摇。两人保持了一会静默。这时洗衣场里,她们的周围也安静了。十一点钟响了。有一半的洗衣妇们一只腿坐在大桶边,脚边放着一瓶开了的酒,把香肠夹着面包吃。只有那些拿着小包衣服来洗的家庭主妇们,眼望着柜台上挂着的时钟,忙着要走。还有几个人开始捣衣,但是杵声渐渐疏了,笑声渐渐轻了,在咀嚼食物的声音中流出含糊的谈话声。同时那汽机并不休息,仍旧工作,似乎提高了它的声音,呼呼地、震耳地充满了全场。但是没有一个人听得见它的声音;它好像是洗衣场本身的呼吸器官,它喘出热烈的气使天花板大梁下面永远浮聚着一片云雾。场里的热度使人难以忍受;一道一道的太阳光从左边的高窗子透进来,在氤氲的水蒸气上映现出十分柔和的粉灰色和蓝灰色。因为大家在抱怨,那伙计查理便从这窗子走到那窗子,把粗布的帘子放下来把窗门遮着。后来他又走到没有太阳的一边把那些小窗开了。人们对他喝彩,大家拍手,一时都快活起来。不久以后,最后的杵声也停止了。那些洗衣妇们的嘴满含着食物,只是用手里拿着的刀子做手势。这时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只听见火夫的铲声均匀地响,原来他在用铲子从地下铲取煤炭,放进机器的炉子里。

这时候,绮尔维丝把她那些有颜色的衣服放在她所留下来的热肥皂水里洗涤,她洗完了之后,走近一张四脚长桌子,又把所有洗过的衣服都抛在桌子上,绿的水向地上流成一片带蓝色的水,于是她开始把衣服过清水。她的身后有冷水龙头,水流到固定在地上的大桶里面,有两条挂衣服用的横木棍横贯这个木桶,上面当空另有两条木棍,那是使湿衣服的水滴干用的。博歇太太说:

“呃，快完了，还不算倒霉。我停留在这里帮您拧一拧。”

绮尔维丝一面在清水里搓洗她的两个拳头并且涮洗她那些带颜色的衣服，一面回答道：

“唉！用不着，谢谢您。假使我有大件的床单，我就不推辞了。”

但是她终于不得不接受那女门房的帮助。她们各在一头，两人把一条裙子，是一件颜色不好的毛织品，拧了又拧，拧出了些淡黄的水，忽听得博歇太太嚷道：

“哟！那个高个子的维尔吉妮也来这里！……她那几件破衣服，一条手巾就可包了，她到这里来洗什么呀？”

绮尔维丝连忙把头抬起来。维尔吉妮是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子，身体比她高些，头发是棕色的。虽然面孔长了些，倒还漂亮。她穿着一件旧的黑长袍，袍上有些飘带，颈子上围了一条红色的领巾。她的头发梳得很整齐，用蓝色的丝绒网子罩住发髻。一会儿，她到了走道的中央，眯缝着眼睛，似乎在找人。后来她看见了绮尔维丝，便从她的身边走过，挺着身子，摇摆着两股，很是无礼；她终于在同一排相隔五个桶的地方安顿了下来。博歇太太低声接着说：

“这真是一种怪脾气！她从来连一副衣服袖子也不洗的……唉！这是一个有名的懒骨头，您相信我的话吧！亏她是一个女裁缝，连她自己的鞋子也不缝一缝！她像她的妹妹一样，那个高大的擦铜女工，那贱丫头阿黛儿，她三天里倒有两天不到车间去！不知道她们有没有父母，也不知道她们靠什么生活，假使我们愿意说的话……她所搓的是个什么呀？呸！是一条短裙吗？唉！真使人恶心，不晓得脏成什么样，这条裙子！”

博歇太太显然是想要博取绮尔维丝的欢心。其实当阿黛儿与维尔吉妮有钱的时候还常常请她喝咖啡呢。绮尔维丝并不回答，手在忙着快一点把衣服洗完。她在一个小三脚桶里拌好了青矾，

于是把白色衣服浸在青矾水里搅了一会,水的回光像一种油漆的光彩,她轻轻地把衣服拧过了之后,便搁在上面的木棍上。当她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她故意把背向着维尔吉妮。但是她听见她冷笑,而且觉得她斜着眼睛看她。维尔吉妮,似乎专为向她挑战而来的。一霎时,绮尔维丝刚转过身来,两人便紧紧地用眼睛互相盯着。博歇太太说:

“您让她去吧。我想你们不至于互相揪打吧?……没有什么,并不是她,您相信我的话!”

这时绮尔维丝正在挂她最后一件衣服,只听得洗衣场门外有一阵笑声。查理嚷道:

“有两个孩子在找他们的妈妈!”

所有的妇女们都探头望去。绮尔维丝看出是克罗德与爱弟纳。他们一眼望见了她,便向她跑过去;他们脱了带的鞋子,踏在积水的石砖上。克罗德哥哥手拉着他的弟弟。洗衣妇们在他们走过的时候,一个个都发出疼爱的欢声,因为看见他们虽然微笑着却还带几分害怕的样子。他们停留在他们的母亲跟前,仍旧互相牵着手,抬起了他们的金发的头。

“是爸爸让你们来的吗?”绮尔维丝问。

但是,当她低头系好爱弟纳的鞋带的时候,却见克罗德在摇晃着套在他一个指头上的一把带铜牌号码的卧房钥匙,她很诧异地问:

“嗯!你把钥匙带来给我!为什么?”

那孩子早已忘了他的钥匙,现在给她一提,看了一眼指头,似乎想起来了,便用他清朗的声音嚷道:

“爸爸走了。”

“他是买中饭去了吗?是他叫你们来这里找我的吗?”

克罗德望着他的弟弟,迟疑地不知道怎样说。后来他一口气接下去说:

“爸爸走了……他从床上跳下来，把衣服什物都放进了箱子，把箱子搬下楼去，放在一辆车子里……他就走了。”

绮尔维丝原是蹲着的，她慢慢地站了起来，脸色变白了，用双手捂着脸颊和太阳穴，似乎觉得头脑要爆裂似的。她只能找出一句话来，用不变的语调说了又说：

“呀！天啊！……呀！天啊！……呀！天啊！……”

博歇太太随着也询问那孩子，因为她遇见了这一场事变，自己也兴奋起来。

“喂，好孩子，你要把话说清楚……是他把门关上了，叫你们把钥匙带来给妈妈，是不是？”

她说到这里，把声音放低，向克罗德的耳边问道：

“车子里有没有一个女人？”

那孩子的心又乱了。他仍旧很得意地再说那一套话：

“他从床上跳了下来，把衣服什物都放进了箱子，他就走了……”

于是博歇太太让他走开，他就拉着他的弟弟走到自来水管的前面。他们两人都弄着水玩耍。

绮尔维丝哭不出来。她的气窒住了，腰依着水桶，双手始终捧着头。她的身子频频打寒战，口里不时长吁一声，更把拳头掩住了眼睛，好像想要把自己消灭在黑暗里似的。她现在竟像在一个黑洞的深处了。

“好了，亲爱的！呸！”博歇太太喃喃地说。

“您还不晓得！您还不晓得！”绮尔维丝终于低声地说，“今天早上他让我拿我的披肩和内衣到当铺去，竟为的是付他的车钱！……”

她说着眼哭了，因为她想起了早上当衣服的事，她窒住气的喉咙发出哭声来了。这一次的当衣服是一件可恨的事情，是她的绝望中最大的痛苦。她的眼泪又流到已经被她手沾湿的下巴上来，而

她并没有想到用手帕揩一揩。博歇太太在她身边献殷勤地说：

“我劝您清醒些，不要哭了吧，大家在看您呢。为着一个男子，值得这样伤心吗？……亲爱的，哟，您始终还爱他吗？刚才您为他很生气，这时您又为他哭起来，不怕伤您的心……天啊！我们女人真愚蠢！”

后来她又做出慈爱的样子，说：

“像您这样标致的一个女人，如果允许这样说！……现在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您，对不对？您记得吗？我从您的窗子下面经过的时候已经猜到这一层……您不晓得，昨天夜里，阿黛儿回来的时候，我听见一个男人的脚步的声音。我想要晓得，所以我向楼梯张望。那男人已经到了二楼，但是我很认得郎第耶先生的那一件外衣。今天早上，博歇窥探着，看见他安然地下楼来……同着他的人就是阿黛儿，您听见吗，维尔吉妮现在有了一位先生，她每星期到他家里去两次。不过，这总不算方便，因为她们只有一个房间，而且只有一张床，我不晓得维尔吉妮怎样睡觉的。”

她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掉转了身子，气喘喘地又说：

“那边，那没有良心的，她看见您哭，她还在笑呢！我敢赌咒，她洗衣服原是假装的……她把那一对男女打发走了，却来这里看您的脸色，好去告诉他们。”

绮尔维丝放开了手，用眼望去，果然看见维尔吉妮在她跟前，低声在对周围的三四个女人说话，而且在用眼睛紧紧地审视她，惹得她大怒起来。她向前伸着两臂，眼望着地下好像在找什么东西，身子像风车儿打转，四肢都颤动了。她走了几步，遇着满满的一桶水，于是她双手把桶举起，拼命向前一泼。

“肮脏东西！”维尔吉妮骂了这么一句。

她向后跳了一跳，只有她的鞋子给水泼湿了。洗衣场的人们看见绮尔维丝流泪的时候早已骚动了，现在就拥挤上前，来看打架。有些洗衣妇啃着面包，趴在木桶上观看。又有些蜂拥地跑了

来,手上满是肥皂。绮尔维丝与维尔吉妮的身边围了一圈人。

“呀,肮脏东西!”维尔吉妮又说,“这疯婆子,她犯了什么病!”

绮尔维丝住了手,伸长了下巴,脸上的肉颤抖着,一言不答,因为她还不会学巴黎的泼妇的口吻。只听得维尔吉妮又说:

“呸,去你的吧!贱娼妇,在外省做生意做不下去了,才到巴黎来,不到十二岁,就把身子给兵士们做褥子,她还在家乡的时候,一条腿就弄坏了……”

这时起了一阵笑声。维尔吉妮看见自己得了势,便迫近了两步,把高大的身子挺直了,越发高声嚷道:

“喂,你上前来,看我能不能对付你!你要知道,你不该到这里来和我们捣乱……这娼妇,我知道的!假使她来碰我一碰,我立刻把她的裙子撩起来,你们总会看得见的!只要她说得出我怎样得罪了她……说,卖淫的,人家到底怎样得罪了你?”

“您不要多说了吧”,绮尔维丝吃吃地说,“您很明白……昨天晚上人家曾经看见了您的丈夫……您快住口,不然我一定要扼死您!”

“她的丈夫!呀!好不害羞!亏她说得出口!……太太的丈夫!看她这副嘴脸,也有一个丈夫!……他丢弃了你,这并不是我的罪过。也许不是我偷了你的人吧?你可以来搜查一下……你愿意我直说出来吗?你把他害苦了,这个男子!他从前对你太好了……他的颈子上带的有名牌吗?谁能找到太太的丈夫?……是有赏钱的!……”

场中的笑声又起了。绮尔维丝的声音渐低,始终只晓得喃喃地说:

“您很明白,您很明白……是您的妹妹,我要扼死她。”

“是的,呃,你就找寻我的妹妹去吧”,维尔吉妮冷笑地说,“呃,是我的妹妹!这是很可能的,我的妹妹比你风雅得多……但是这与我有什么相干?难道我不能好好地洗我的衣服吗?你不要再唠

叨,我受够了,你懂吗?”

她把衣服捣了五六杵,越骂越狂,而且越生气,竟又再骂起来。她静默了一会儿,又把下面这一段话说了三遍:

“呃,是的,是我的妹妹。好,你满意了吗?……他们两人十分亲爱,你该看看他们是怎样亲嘴!他丢弃了你和你那两个私生子!好漂亮的孩子,脸上满是疮疤!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巡逻兵的,是不是?另外你又弄死了三个,因为你不愿意带这许多到巴黎来,加重你的行李……这是你那郎第耶告诉我们的。呀!他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因为他讨厌你这付贱骨头!”

“脏货!脏货!脏货!”绮尔维丝忿怒得吼叫起来,并且周身发抖。

她回身又向地上找东西,只看见一个小木桶,于是她抓住了桶脚,把一桶青矾水泼在维尔吉妮的脸上。维尔吉妮被泼湿了一只肩膀,而且她的左手也给青矾染青了。她嚷道:

“贱货!她竟敢弄坏我的衣服!等一等,臭东西!”

她也抓了一个水桶,照着绮尔维丝泼来,于是一场恶战开始了,她们争先沿着那些桶子走,看见了满盛着水的桶子便抓起来,回身互相泼在头上,每次泼水,都带着谩骂声。这时连绮尔维丝自己也回骂起来了:

“呃!脏东西!……你收到了这桶水!让你的屁股凉一凉,你可以安静些!”

“呀!娼妇!这一桶水给你洗一洗你的污秽,把你一生的罪孽消除了吧!”

“是的,是的,让我把你的身子清一清,大咸鱼!”

“再来一桶……洗一洗你的牙齿,打扮一下子,今晚好到美男街角头上勾引客人去!”

后来桶里没有水了,她们就去开自来水管取水。在桶里的水没有流满的时候,她们继续互相辱骂。起先的几桶水泼得不准,没

有泼着人。但是她们泼惯了之后就泼得准了,维尔吉妮先受了当头一桶,水从她的脖颈流入,流到她的背与胸部,由她的衣服里沙沙地流下地去。她正在昏乱的当儿,忽又来了一桶,斜泼在她的左耳上,砰然有声,浸湿了她的发髻,她的头发因此披散了。绮尔维丝起先是被泼在两腿上;又有一桶泼满了她鞋子,直溅到了她的大腿;还有两桶泼湿了她的臀部。不久以后,人家竟分辨不出那一桶泼着什么地方。她们两人从头淋到脚,上衣粘在肩上,裙子粘在腰间,她们显得瘦了,直挺挺的,发抖了,身上四面滴水,竟像在滂沱大雨中的雨伞一般。

“她们有趣得很!”一个洗衣妇嘎声地说。

洗衣场的人们都非常开心。大家向后退,以免桶水溅到身上。喝彩的声音,取笑的声音,和桶水猛然泼出的声音互相应和。地上积着许多水,她们两人踏在水里,直淹到她们的踝骨。这时候维尔吉妮准备使用一个毒计,她突然抢得一桶滚热的碱水,是另一个洗衣妇买来的,竟向绮尔维丝身上泼去。只听得大喊一声,大家以为绮尔维丝被滚水烫坏了。但是她只在左脚上受了轻伤。她痛极了,一时发怒,也不再去取水,只拼命地把桶子一扔,打在维尔吉妮的腿上,把她打倒了。

那些洗衣妇们一个个都在谈论着:

“她把她的一只爪子打折了。”

“说哩!另一个还想要把她煮熟呢!”

“总之,是那金发的有理。人家抢了她的男人,也难怪她!”

博歇太太举臂向天,正在惊叹。她很谨慎地躲在两个大木桶之间。克罗德和爱弟纳吓哭了,揪着她的衣服,连声只叫“妈妈!妈妈!”一面叫,一面哽咽着。当博歇太太看见维尔吉妮倒在地上的时候,她连忙上前拉开了绮尔维丝,说:

“噯呀!您走吧!我劝您省些事吧……我看了怪难受。人们从来不曾看见过这样的拼命!”

但是她又退回两个大桶之间，与孩子们躲藏着。维尔吉妮对准了绮尔维丝的胸膛跳过去，握着她的脖颈，想要扼杀她。绮尔维丝尽力一挣，挣脱了身子，抓住了维尔吉妮的发髻向后扳，像是想要揪掉她的头似的。搏斗重新开始，两人一声不响，也不叫，也不骂。她们并不互相扭住身子，专对面部攻击，她们的手指头，作着要抓人的姿势，摸着什么就乱掐乱抓。维尔吉妮的头巾和发网都被扯落了；她的上衣领口也被撕破了，露出肩膀一大块肉来。绮尔维丝的衣服扯破了，她也不知道她的白色的内衣怎样脱落了一只袖子，她的衬衫裂了一个缝，露出她身体的曲线。碎布一片一片地飞舞。先是绮尔维丝流血，从嘴上到下巴有了三道很长的爪痕；她顾全她的眼睛，每一交锋先把眼睛闭了，恐怕维尔吉妮抓瞎了她。这时维尔吉妮还没有流血，绮尔维丝瞄准她的耳朵，恨不能抓住它们，后来她终于抓着了她的一只耳环，是黄色的玻璃做成的；她把耳环一扯，扯破了维尔吉妮的耳朵，血流了。

“她们行凶了，快拉开她们吧！这两个下流女人！”许多人这样叫。

洗衣妇们都走近来，她们分为两个壁垒：有些嗾使她们，像嗾使两只打架的母狗似的；有些更急躁些，全身发抖，看够了，掉过头去，一再说，再看下去真要受不了啦。险些儿全场大打起来，彼此互骂没有良心，不中用；许多赤裸的手臂纷纷伸了出来；只听得三个耳光响了。

博歇太太终于去找洗衣场的伙计了。

“查理！查理！……他在哪里？”

她放眼看时，恰好看见他站在头排，交叉着双臂观望着。他是一个彪形大汉，脖颈很粗。他在笑，他在欣赏这两个妇人身上露出来的肉。那个金发的像鹤鹑一样肥，假使她的衬衫破了，那就更滑稽了。

“呃？”他眨着眼说，“她的臂下有一个红痣！”

“怎么！您在这里吗！”博歇太太瞥见他就说，“请您帮我们把她们拉开！……您尽可以拉得开她们，您！……”

“嗯！不，谢谢！只叫我一个人去？”他安然地说，“您想要我像前几天一般，给人家抓破我的眼睛吗？……我来这里，并不是管这件事情的；要管，我的事情岂不太多了？……你们放心，不要怕！放一放血，倒于她们的身体有益处。这会使她们温柔些。”

于是博歇太太说要去报告警察；但是那洗衣场的女主人——那瘦弱而眼睛有病的少妇坚决反对她这意见。她连声说：

“不，不，我不肯。这么一来，岂不连累了这个买卖了吗？”

那两个妇人在地上又打起来。忽然间，维尔吉妮弯下身去，拾着一根捣衣杵，便举起来晃了几晃。她喘着气，变了声音说：

“妙极了！等一等！预备好你的脏衣服！”

绮尔维丝连忙伸长了手臂，也拾起了一根捣衣杵，举起来像一根棍棒。她的声音也变粗了，说：

“呀！你想要叫人给你好好冲刷一下！……把你的皮肉送上来，让我像捣抹布一样把你捣一捣！”

一时间，她们跪在那里互相威吓。头发掩着脸孔，胸上频频喘气，身上沾满泥污而且肿了，她们互相窥伺着，缓一口气，等待着。绮尔维丝先下手打一杵；那杵在维尔吉妮的肩上滑过。维尔吉妮也一杵打来，她向旁边一闪，杵在她的屁股上掠过。于是她们交上了手，两人互相打击，竟像洗衣妇捣衣一般，用力而有节拍。当她们打着了身体的时候，杵声发出哑音，好像打在桶里的水上一样。

她们的周围，那些洗衣妇不笑了，有许多动身走了，说她们看了胃里不好受；还有那些不走的正在伸长了颈项，眼睛里放出残忍的光芒，觉得这两个妇人很有勇气。博歇太太把克罗德和爱弟纳带走了；这两个孩子远远的哭泣声和两杵相击的声音混成一片。

绮尔维丝突然喊了一声噍唷，原来维尔吉妮狠狠地在她的肘上面赤裸的臂上打了一下，皮肤一红立刻肿起来。于是她急得跳

起来,人们以为她要打死维尔吉妮。

“够了!够了!”大家这样嚷着。

她的脸色这样凶,没有一个人敢近她。她的力气大了十倍,于是她擒住了维尔吉妮,揽着她的腰,把她压下去,使她的脸贴在石砖上,屁股朝天。维尔吉妮虽然挣扎,她竟把她的裙子撩得很高。裙子下面有一条短裤。绮尔维丝把裤缝扯开了,弄得维尔吉妮的大腿和屁股都赤裸裸地露出来。后来她举起了捣衣杵,便向屁股上打下去,竟像当年她在布拉桑的时候她的老板娘教她在维奥纳河边给驻防军人捣衣一般。木杵落在白肉上很软,发出带湿的声音。每打一杵,白肉上就现出一道红痕。

“哦!哦!”看得起劲的伙计查理瞪大了眼睛,喃喃地说。

场中笑声又起。但是不久之后大家又嚷:“够了,够了!”绮尔维丝听不见,也不松手。她低头看她的战果,生怕留下一块不流血的肉。她要打得她体无完肤,血肉模糊。绮尔维丝想起了一首洗衣歌,凶狠而快乐地唱道:

“磅!磅!马尔哥到洗衣场……磅!磅!尽力捣衣裳……磅!磅!去洗净她的心肠……磅!磅!心里充满了悲伤……!”

她唱了又说:

“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妹妹的,这是给郎第耶的……你看见他们的时候把这个带给他们……当心!我又来了。这是给郎第耶的,这是给你妹妹的,这是给你的……‘磅!磅!马尔哥到洗衣场……磅!磅!尽力捣衣裳……’”

人们只好从她的手里把维尔吉妮抢救出来。那高大棕发的维尔吉妮满面流泪,脸色青紫,羞愧难当,拿起她的衣服就走了;她被打败了。这时候绮尔维丝再穿上她的内衣的袖子,系好她的裙子。她的臂痛得很,她请博歌太太替她把所洗的衣服放在她的肩上。博歌太太谈到那一场搏斗,说出她自己的感触,而且她说她要替她检查一下全身,看有没有重伤的地方。

“你也许断了什么骨节……刚才我曾听见一声响……”

但是绮尔维丝就要走了。许多洗衣妇，穿着围裙直挺挺地站着，围着她，说了许多赞扬她和可怜她的话，而她也不回答。当她把所洗的衣服都放在肩上之后，便出了大门，她的孩子们正在门外等候她。这时候那洗衣场女主人已经再回到了玻璃室里，看见她走过，便拦住了她说：

“两个钟头了，要两个铜子。”

为什么要两个铜子？人家向她要洗衣位置的租钱她都不懂了。后来她终于付了两个铜子。她的肩上扛着挺重的湿衣服，使她的脚越发蹒跚了。她的肘发青了，脸上冒血了，周身湿淋淋，用赤裸的手臂拉着爱弟纳和克罗德。那两个孩子在她的两旁走着，还是心惊胆战地哽咽着。

她走了之后，洗衣场里重新又起了挺响的洗濯的声音。那些洗衣妇已经吃完了她们的面包，喝完了她们的酒，把衣服捣得更起劲；因为看了绮尔维丝与维尔吉妮打架，一个个快乐得脸上都显出高兴的神气。沿着两排木桶，有许多手臂又猛烈活动起来。那些瘦骨嶙峋的木偶人似的身子，折着腰，扭着肩头，像那门上的百叶连环扣一样。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大家继续在谈话。腻语声与喧笑声都堕入潺潺的水声里。自来水管喷出来的水，水桶泼出来的水，使捣衣处下面流成一条小河。这是下午捣洗衣服正热闹的时候。从窗帷的裂缝里射进来的一道一道的金色的阳光，透过广大场所里冒起的烟雾，映成黄赭色。人们在闷热的肥皂的气味里呼吸着。忽然间，敞厅里充满了白雾；原来是砖灶里煮碱水的铜锅的巨大锅盖，自动地升了起来。从敞着的铜锅口里吐出一股一股带有养化钾甜味的浓烟。这时候那些干衣机也在旁工作着，一包一包的衣服在铁筒里经过那机器一辗就被吸收了水分。这呼呼冒烟的机器的钢臂不断的动作，使洗衣场震动得更厉害了。

当绮尔维丝的脚步刚踏进好心旅馆的小路的时候，她的眼泪又

流了下来。这是一条又黑又狭的小路，沿墙有一条小沟，沟里是污垢的水。她闻了那种臭味，联想到她和郎第耶曾经在这里住了十五天，过了十五天贫苦和吵闹的生活，现在想起来真是一种断肠的懊恼，她似乎进入了心灰意懒的境界。

到了楼上，卧房是空空的，窗子开着，太阳满屋。这一道金色的阳光映着飞舞的微尘，更衬托出那黑暗的天花板和脱了纸的墙壁的凄惨。在壁炉上面的一个钉子上只剩下一条妇人的颈巾，像一条细绳那样袅绕着。孩子们的床移到了房间的中央，露出那横柜，柜里的抽屉大开，里面都是空的。郎第耶曾洗过脸，一张纸牌上的两个铜子买来的头发膏已经给他用尽了。脸盆里留下他洗油腻手的水。他什么也不曾忘掉，平日放箱子的屋角现在空旷了，在绮尔维丝的眼睛里显得是一个很大的窟窿，甚至于窗棂上挂着的一面小圆镜子，现在她也找不到了。于是她有一种预感，连忙向壁炉上望去：郎第耶已经把当票带走了，烛台中间的那叠粉红色纸片已经不见了。

她把洗过的衣服搭在一张椅背上；她站着，转身四面审视那些家具，大吃一惊，以致眼泪都不能再流了。她原来保存了四个铜子以为洗衣的费用，现在只剩一个了。克罗德和爱弟纳已经安定下来了，在窗前欢笑着，她听见，走了过去，用手臂搂着他们的头，一时忘掉了痛苦，注视着那灰色的街道，联想到清晨所看见巴黎的工人们上工的情形。这时候马路被熙来攘往的人们踏得发热了，税卡的墙壁的后面冲起一种反射的热气笼罩着城市。在这马路上，在这火热的空气里，人们遗弃了她，使她孤零零地伴着两个孩子生活。她放眼向外面的许多大马路左右望去，直望到两头为止，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她似乎知道此后她的生命就要滞留在这医院和那屠宰场之间了。

二

三个星期之后,有一天,太阳很好,将近十一点半钟的时候,绮尔维丝和那铎工古波在哥仑布伯伯的酒店里一同吃李子。古波原是在人行道上吸香烟的,恰巧她拿着洗过的衣服回来,经过马路,他便强拉她进了酒店。她把盛衣服的大方筐子放在那铎制的小桌子后面,靠近她身边的地上。

哥仑布伯伯的酒店在卖鱼路,洛歇叔雅路的转角处。招牌上只有“蒸馏处”三个蓝色大字。门前有两个破瓮,瓮里栽着染满尘土的夹竹桃。柜台很宽阔,台上摆着一排一排的酒杯,还有自来酒管子与锡制的量酒器,这一切都在入门的左边。那大厅的周围摆着一些光可照人浅黄色漆的大酒桶,桶上的铜箍和龙头闪闪发光。在更高处,在许多层货架上,有一瓶一瓶的烧酒,一罐一罐的果子,还有种种的小瓶,排列整齐,遮掩住了墙壁。在柜台后面的大镜子里反映出这些东西的鲜明的颜色:苹果绿、金黄色、柔和的漆光。但是店里的新奇事物却是:厅的后方,一排橡木的栏杆的另一边,是一个玻璃隔着的院子,院子里有蒸馏机,顾客们可以看见机器的动作,长颈的蒸馏罐,和深入地下的弯曲盘香管。那是一个神怪的作坊,是引起爱喝酒的工人们幻想的地方。

在这午饭的时候,酒店里还没有什么人。哥仑布伯伯是一个四十岁的胖男子,穿着有袖的套褂,正在把酒倒在一个约摸十岁的小女孩的杯子里,这个女孩子向他买了四个铜子的酒。一道阳光

从门口照进来，晒热了那常被吸烟的人们的痰浸湿了的地板。而且柜台上，酒桶里，厅里各处充满了烧酒的气味，似乎把太阳所照着的飞尘弄得更浓密而且也醺醺然了。

这时候古波又卷了一支香烟。他的装束很干净，穿的是一件工衣，戴的是一顶蓝布小帽，他笑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他的下腭突起，鼻子稍嫌低些，但是他有一双栗色美丽的眼睛，一张快活而和蔼可亲的脸。他的丰盛鬃曲的头发直挺着。二十六岁的人，他的皮肤还很嫩。他的面前是绮尔维丝，穿的是黑上衣，她没有戴帽子，用指尖夹着李子把，快要吃完了。柜台前沿着那些酒桶排着四张桌子，他们两人坐的是靠近马路旁边的第一张。

铎工燃着了香烟之后，把手肘支在桌上，脸向前凑近，凝视着绮尔维丝，一句话也不说。这一天金黄色头发的绮尔维丝脸上现出像精致瓷器的透亮的乳白色。他们两人之间早已讨论过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一件事，现在他只低声地说了两句隐语：

“喂，不行吗？您说不行吗？”

“唉！当然不行啦，古波先生”，绮尔维丝安然地笑着说，“您最好不要在这里和我提起那话吧。您不是答应过我，要有理智些……假使我知道您这样，我不会接受您的款待的。”

他不再说话了，凑得更近，继续望着她，露出大胆温柔的神情。他尤其是爱她那湿润粉红色的唇角和她微笑时鲜红的小嘴。她并不退避，现出很安静很有情的样子。静默了一会儿以后，她又说：

“真的，您没有想一想。我是一个年岁不小的妇人，我有一个八岁的大儿子……我们在一块儿怎么办呢？”

“呼！”古波眨着眼睛说，“别人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她现出厌烦的态度说：

“啊！您以为这是很开心的事吗？……可见您没有过过家庭生活……不，古波先生，我应该想想正经的事情。寻开心是毫无益处的，您懂吗？我的家里有两张嘴，吃得很凶，您不晓得！如果我

只晓得自己胡闹寻开心,您叫我怎能养活我的孩子们呢?……再说,您听我说,我的不幸已经是一种很好的教训。您要知道,我现在不想要男人了,人们再也不能使我上当了。”

她说时并不发怒,很冷静,很老成,人家一见就知道她经过成熟的考虑已经打定了主意的。

古波很感动,一再说:

“您使我很伤心,很伤心……”

“是的,我看得出来。我因此对您很抱歉,古波先生……您不要因为这个伤心。天啊!假使我有要寻开心的意思,我宁愿找您,不愿找别人。您为人很忠厚,很和气。如果我们同居的话,倒可以走到哪里说哪里,对不对?我并不是摆架子,我也不说这是办不到的……不过,既然我没有兴趣,还提它做什么呢?我到福公尼耶太太家里已经十五天了,孩子们也到学校里去了。我工作,我很满意……最好是不必变更现状,您以为是不是?”

她说着便低头拿起了筐子。

“您留我谈话,我的老板娘该在等候我了……古波先生,您可以找另一个比我更美的,而且没有两个孩子累您。”

他注视着镜子上嵌着的时钟,又叫她坐下来,嚷道:

“请您等一等!现在才十一点三十五分……我还有二十五分钟的工夫……您不至于怕我胡闹吧,我们的中间还隔着一张桌子呢……难道您讨厌我吗?稍微谈一谈也不肯吗?”

她把筐子重新放下,为的是怕得罪了他。于是他们像好朋友似的谈起话来。她在未送衣服以前已经吃过饭了;至于他呢,他今天忙着喝了汤,吃了牛肉,好早来守候她。绮尔维丝一面殷勤地回答他的话,一面从那些果子罐中间的玻璃望过去,看马路上的热闹。这是吃中饭的时候,街上的人特别多。两边狭窄的人行道上,人们匆匆地急走,摇摆着手臂,也时时互相撞着手肘。有些为工作所勾留而来迟的工人们饥容满面,纷纷地大踏步穿过了街道,走进

了对面的一家面包店里。他们再出来之后，臂下夹着一磅面包，向前走过三个门口，到双头牛饭店里，去吃六个铜子一份的家常饭。面包店的旁边又有一个卖菜的妇人，在卖油炸马铃薯和香菜拌牡蛎。有长长的一队女工穿着很长的围裙，买了好些纸角包的马铃薯和几碗牡蛎带走了；还有些不戴帽子的标致小姑娘形容瘦削，买了几把小萝卜。绮尔维丝一探头，又看见一家熟肉店，店里挤满了人，有些孩子们从店里出来，手里捧着油渍的纸包，里面包一块炸排骨，一条香肠或一截很热的灌肠。这时候，沿着那周年积着黑泥的街道，在纷纭奔走的行人当中，已经有一些工人离开了那些廉价的饭店，成群地下了台阶，无目的地游荡着，张开手拍着大腿，肚子饱饱的，安然地走进人丛里去了。

小酒店门前这时站立了一群人。一个人嘎声问道：

“喂，烤肉，你肯不肯请我们喝几杯烧酒？”

五个工人进了门后就站在那里。刚才那人又说：

“呀！哥仑布伯伯那老东西！您要知道，我们要老酒，要大杯子，不要小的！”

哥仑布伯伯镇静地给他们斟着酒。这时候另有三个工人来了。许多工人渐渐地挤满了马路转角处的人行道，在那里先停留了一会，后来才拥进了那两盆染满了尘土的夹竹桃之间的厅子里。

“您真傻！您还在想到那个脏货！”绮尔维丝向古波说，“我当然爱过他……不过自从他那样可恨，把我抛弃了之后……”

他们说的是郎第耶。绮尔维丝从他走后就没有再见过他；她以为他带了维尔吉妮的妹妹到哥拉西耶去同居，依靠他那开帽厂的朋友去了。她并没有去追赶他的意思。起初，她十分伤心，甚至于想要投水自杀；但是现在她细想过了，一切都很好。郎第耶是会把钱吃光的，如果他在家，也许她还不能养活两个孩子呢。他可以来同克罗德与爱弟纳亲近亲近，她不会把他驱逐出门的。不过，她自己呢，她宁愿死也不愿让他的手指头再摸一摸。她说话的时候

像一个有主意的妇人，一切生活计划都决定了；古波仍旧希望把她得到手，同她说了许多淫秽的笑话，询问郎第耶许多事情，问得很唐突而且笑嘻嘻地露出很白的牙齿，她没有感觉得他的话得罪她。

“是您常常打他”，他说，“唉！您也不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您还用鞭子打别人呢。”

他这话惹得她大笑了一场，他因此住了口。真的，她曾经当众打了那高大的维尔吉妮。那一天，她尽可以扼杀一个人，毫不懊悔。古波告诉她，说维尔吉妮因为一切都被众人看见了，羞惭得很，竟离了这一区到别处居住去了。绮尔维丝听了，笑得更厉害。然而她的面容却像小孩一般温和，她把丰腴的手一伸，说她连一个苍蝇都不忍踏死；又说她因为一生中被人家打得太多了，否则还不晓得打人呢。于是她又谈起她的少年时代，在布拉桑的事情。说她并不是勾引男子的女人；而且讨厌男子；当她在十四岁郎第耶把她弄到手的时候，她觉得那是一件好事，因为郎第耶自命为丈夫，她自以为有了家。她又说他唯一的短处是富于感情，泛爱众人，遇一个恋一个，以致后来他累她受许多痛苦。当她爱上一个男子的时候，她总往坏处想，只希望和他永远相处，十分幸福。古波嘲笑她，说她有两个孩子，决不会是她放两个蛋在褥子下孵出来的，她听了便狠狠地把他的手指头打了几下，说她当然是和别的女人同样的生理，不过人们以为女子专为性欲冲动而要男子，这却不对。妇女们总是惦念着家，在家里分身不开，终日工作，晚上睡时十分疲倦，所以总是立刻就睡着了。她自己像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是一个肥胖而爱工作的女人，做了马加尔伯伯二十多年的牛马，终于辛苦死了。她自己还算瘦小，至于她的母亲呢，肩膀宽大，进门出门的时候，几乎要挤破门。但是她与她有一点最相像，因为她也一样，与男人们一粘着就离不开。她的脚走路不好，也是母亲的遗传，因为马加尔伯伯常常痛打她可怜的母亲。她的母亲告诉她不止一次，说马加尔伯伯往往在夜里喝醉了回来，很粗暴地与她温

存,几乎要压折了她的四肢。她显然是在这样的一夜受孕的,所以是一个跛脚。

“唉,这不算什么。看不出来。”古波说这话为的是对她谄媚。

她摇了一摇她的下巴。她分明知道她的跛脚是看得出来的;如果一到四十岁她的腰就会直不起来了。后来她和婉地微笑说:

“您的口味真奇怪,您爱一个跛脚的女人!”

这时他的手肘虽然仍旧支在桌子上,但他的脸却向前凑得更近了,说了许多风流的话赞赏她,仿佛要使她迷醉一样。她始终摇头不肯,不受他的诱惑,然而她却给他的柔声弄得心软了。她耳边听他说,眼睛向外看,似乎她又注意到外面越聚越多的人群。这时候各商店都空了,人们正在打扫;那卖菜妇人收起了那些炸马铃薯,那卖熟肉的人正在收拾整齐柜台上的碟子。工人们纷纷从各廉价饭店里出来;有些满脸胡须的快活汉子互相推着走,像在路面上游戏的孩子;他们钉了铁的鞋,发出橐橐的声音,踏破了马路的路面。还有些人把两手插在衣袋里,一面吸烟,一面沉思,眨巴着眼睛望着天。人行道上,马路上,都堆满了人,他们懒懒地沿着各处开着的店门走,又停留在许多车子的当中,许多褪色的破旧的种种工衣呈现在马路上金黄色的阳光里。远处的工厂的钟响了;那些工人们不慌不忙,重新点着了他们的烟斗;后来他们在各酒店里互相呼唤,然后弯着背,拖着脚步,懒洋洋地走向工作场所的路上去了。绮尔维丝望着三个工人很感兴趣:一个高大的,两个矮小的,他们每走几步必一回头。他们终于走下了马路,直向着哥仑布伯伯的酒店里走来。

“好啊!”她喃喃地说,“这三个家伙真是懒得出奇!”

“呃?”古波说,“我认识那高大的;那是靴子,是我的朋友。”

酒店里充满了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高,在乱哄哄的闷哑的声音中时常突出些刺耳的声浪。有时候有人用拳打柜台,震得杯子叮当地响。他们都站着,手交叉在肚子上或背后,一群一群地彼

此拥挤着。酒桶旁边有些人等候了一刻钟，才能轮到向哥仑布伯伯买酒喝。

“怎么！原来这是杨梅酒少爷！”“靴子”嚷时，在古波的肩上猛然拍了一拍，“一位漂亮的先生，吸纸烟，穿好衣服！……请相识喝酒，替她付糖果费用！”

“呃！你不要啰唆吧。”古波很不如意地回答说。

但是那人又冷笑着说：

“够了！好汉子，你不要摆架子……坏蛋终久是坏蛋！”

他说着，凶恶地斜看了绮尔维丝一眼，然后转过身去。绮尔维丝向后退了一退，有几分害怕。充满酒味的空气里升起了烟斗的浓烟和那些男人们身上发出来的汗味。她闷得出不来气，咳嗽了一下。

“唉，喝酒真不好！”她低声说。

她因此说起当年她和她的母亲在布拉桑的时候曾喝过茴香酒，后来她险些儿因此丧命，所以她就痛恨烧酒，再也见不得它了。

“您瞧”，她说时举起杯子给他看，“我吃了我的李子；不过我却不喝那酒汁，因为我恐怕伤了身体。”

古波也不懂人们为什么能喝满满的一杯一杯的烧酒。偶然吃一两个泡过酒的李子，并没有什么害处。至于茴香酒和其他种种的烧酒，谢谢吧，这是喝不得的。每次他的朋友们喝酒时，无论如何嘲笑他，他也不肯跟着进来。古波的父亲古波伯伯也是一个铸工，他在喝醉了酒的那一天从科克纳路二十五号的房子的滴水檐上跌了下来，竟跌破了头，死在马路上。这一个记忆使他全家的人都变老实了。他呢，当他经过科克纳路，看见了父亲跌死的地方时，他宁愿喝沟渠的水，也不愿进酒店里喝一小杯不要钱的酒。他的结论是：

“在我们的职业里，要有结实的腿才行。”

绮尔维丝又拿起了她的筐子，然而她并不站起来，只把筐子放

在膝头上，眼怔怔地出神，想入非非，好像古波的言语引起了她当年的心绪。她慢慢地又说，在表面上并没有转弯的意思：

“天啊！我不是存奢望的女人，我所要求的没有什么……我的心愿只在乎能够安然地工作，常常有面包吃，有一个干净的地方睡觉，您要知道，一张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就够了……呀！我也希望抚养我的孩子们，叫他们将来好好地做人，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还有一个心愿：假使我有一天和一个男子同居，我希望不被他打，是的，我不愿意被人家打……这样就行了，您看，只这样就行了。”

说到这里，她就在想，她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好像没有一件东西是她真正需要的。不过她踌躇了一会，仍然说：

“是的，一个人最后总希望能在自己的床上死去……我呢，我劳碌了一辈子之后，我愿意在我自己家里的床上死去。”

她说着便站了起来。古波非常赞成她的希望，他因为怕时间太晚了，所以也站了起来。然而他们并不立刻出去，她想要去看一看橡木的栏杆后面那赤铜的蒸馏器，那机器正在小院子明亮的玻璃天窗下面工作着；古波跟着她，向她解释那机器的动作，手指着机器里种种不同的机件，又指着那很大的蒸馏管，管下流出一道清彻的酒精。那蒸馏机有许多形状古怪的容器和弯曲的管子，它保持着一种沉默的状态，没有一道轻烟透出来；人家只听见地下有一种轻微的鼾声。这好像一个沉静而有力的工人在白天做夜里的工作一样。这时候“靴子”陪着两个朋友来凭倚着栏杆，等候柜台上有空闲的位置。他的笑声好像抹油不足的滑车的声音，他摇着头，用垂涎的目光注视着那醉人的机器。妈的！这机器真可爱！在这大肚子的铜锅里，足够沾润喉咙八天的酒！他深愿人家把蒸馏管焊接在他的牙齿中间，好叫那些热烧酒像一条小河流进他的肚子里，直流到他的脚跟，日夜不停！唉！这么一来，他用不着动了，那驴子哥仑布伯伯也用不着酒杯了！那些朋友们冷笑，说“靴子”那

家伙简直是个疯子。那蒸馏器继续地工作着,也不吐一些火焰,也不放一些铜光,只让它的酒精流下来,像一道缓缓的流泉,渐渐溢出了酒店,侵入了外面的大马路,淹没了广大的巴黎。这时绮尔维丝打了一个寒战,将身后退,勉强笑着说:

“真没出息!这使我发冷,这机器……那酒使我发冷……”

后来她回想到她的愿望,越想越以为是完美的幸福。

“呃?是不是?这样好得多了:工作,吃面包,自己有一个家,养活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的床上死去……”

“而且不被男人打”,古波快活地接着说,“但是我是不会打您的,如果您愿意的话,绮尔维丝太太……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从来不喝酒,而且我太爱您了……好,就是今天晚上吧,我们一块儿暖一暖脚好不好?”

他放低了声音,凑近她的耳边说话,同时她向前举着筐子,在人丛里拨开一条去路。她仍旧屡屡摇头表示不肯。但是她却转身向他微笑,似乎因为知道他不喝酒而感到快乐。当然,假使她没有赌过咒不要男人,她会应承他的。后来他们两人到了门口,都走了出去。他们走了之后,酒店里仍旧充满着人,浑浊的人声和烧酒的气味直冲到马路上。只听得“靴子”骂哥仑布伯伯是个坏蛋,说他斟酒只斟了半杯,他自己却是一个好人,一个时髦的男子,很会做事情,呸!老猴子自己想想。我“靴子”不高兴,再也不到这地方来了。他向那两个朋友提议到咳嗽小汉子酒店去,这是圣德尼的一家酒店,人们在那里喝的酒好极了。

“啊!现在可以呼吸了!”绮尔维丝到了人行道上说,“喂,再会吧,古波先生……我很快就可以回来的。”

她打算沿着大马路走去。但是他拉住她不放手,说:

“请您陪我兜一个圈子,由金滴路走,在您并远不了许多……我在未到工场以前,要先到我的姐姐家里走一趟……您送我,我也送您呢。”

她终于应允了,于是他们并肩地从容地向卖鱼路走上去,两人并不挽着手。他对她谈起他的家庭,他的母亲古波妈妈当年是一个缝制背心的女工,现在因为眼睛不行了,才替人家收拾屋子。在上月三日她已经是六十二岁了。他是她最小的儿子。他有一个姐姐是勒拉太太,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寡妇,做卖花的生意,住在巴第诺尔区的和尚路。另有一个姊姊三十岁,嫁了一个名叫罗利欧的链子匠。她住在金滴路,现在他想去看她。她住在左边的那所大房子里。每天晚上他到罗利欧夫妇家里吃一顿便饭,三个人都可以省钱。现在他要告诉他们,叫他们不必等他吃晚饭,因为今天有一个朋友请他。

绮尔维丝听着他说,忽然打断他的话,微笑地问他:

“古波先生,您名字又叫杨梅酒少爷吗?”

“唉!”他答,“这是朋友们给我起的一个绰号,因为他们每次迫我进酒店去的时候,我只要一杯杨梅酒……‘杨梅酒少爷’和‘靴子’都是一样的绰号,是不是?”

“当然啦,‘杨梅酒少爷’的名字并不坏。”绮尔维丝回答说。

于是她又问到他的工作。他常常在税卡的墙壁后面那新建筑的医院里做铎工。唉!有的是工作,今年内他一定不会离开这工场。有许多尺许多尺的滴水檐还没有装好呢。

“您不晓得,”他说,“我在医院上面的时候看得见好心旅馆……昨天您在窗前,我伸臂向您打招呼,您却没有看见。”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进了金滴路,走了一百多步,他就停了脚,抬起头来向她说:

“就是这所房子……我出世的地方离这里还要远一些,在二十二号……但是这所房子建筑得很好。里面像一个兵营那样宽大!”

绮尔维丝抬起头来审视那所房子的门面。这所房子面临马路,共有六层楼,每层平排着十五个窗子,百叶窗是黑的,窗条都破了,在那很大很大的墙壁上现出颓废的景象。楼下是四家店铺:门

的右边是一家廉价饭店的宽敞的餐厅,布满了油腻;左边是一家煤炭店,一家杂货店,另一家是雨伞店。紧挨着这所房子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所很低很小的房子,所以越发显得中间的房子高大无比;这一座四方的房子好像一块粗炼的灰沙,被雨水打坏了,在邻屋的屋顶上向青天露出它的侧面,是一块粉刷脱落的立方体的建筑物,泥土的颜色,像监狱的长墙一般没有遮掩;这所房子的两侧还突出一排一排准备和邻房联接的石块,像脱落不齐的牙齿露在空中。绮尔维丝所最注意的是那门,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圆门,高与三楼相等,门下有一个长廊,廊的尽头是一个大天井,天井上有一片淡白的阳光。长廊像马路一般地铺着石块,廊的中央有一条沟渠,沟里流着一道桃红色的水。

“请进吧,我不会吃了您的。”古波说。

绮尔维丝想要在马路上等他,但是她不由自主地走进了门廊,直到右边的门房的前面。到了门口,她重新又抬头观看。房子的里面有七层楼,广阔的天井的四面都有整齐的房屋。墙壁是灰色的,好像生了一种黄癩,房顶滴下的水留了许多潮湿的痕渍,从地面到屋顶墙面都是平的,并没有什么装饰;只有各层楼所装的下水管的破旧铅铁箱显出斑斑点点的锈痕。没有百叶窗的窗户只剩有光溜溜的玻璃,是混浊的水绿颜色。有些窗子是开着的,挂着一些蓝方格的褥子在那里吹风;另有些窗子的前面悬着一些绳子,绳子系着洗过的衣服在那里晾干。这是一家人的衣服,有的是男人的衬衫、女人的褰衣、孩子的短裤;又有四楼的一扇窗子前搭着一件小儿的襁褓,十分肮脏。自上而下,那些住宅太小了,容不下他们的穷苦,所以穷苦的景象都从裂缝里露出来。楼下的四面,每面有一个高而狭的门,门是就着灰沙的墙开的,两边并没有木框,门内是铁栏杆的楼梯,梯级上满是污泥。四边共是四个楼梯,墙上漆着头四个字母,分别标明着它们的方向。楼下是许多宽阔的工场,场壁的玻璃上挂满尘土。有一个制锁的打铁场,融融的烈火正在燃

烧着；更远些，她听见木匠的刨声；靠近门房有一个染房，从长廊下面流出许多染衣的桃红水。天井里满是颜色的浊水、刨花、煤灰，四面不整齐的石缝中生着蔓草，强烈的太阳光照进来，好像把天井隔为两段。在阴暗的一边有一个自来水管，水管下面的土地常常是潮湿的，三只小母鸡啄着土地，寻找蚯蚓，鸡爪沾满了污泥。绮尔维丝慢慢地移动她的视线，从七楼望到地下，又从地下望到楼上；她对这所房子的庞大觉得很惊奇，她仿佛处在一个都市的中心，在一个活跃的器官里，她对这所房子很感兴趣，好像她的面前是一个巨人似的。

“太太是不是要找一个人？”那女门房不放心，走出了房门这样问。

绮尔维丝向那门房解释，说她在等候一个人。她回到了马路上，然而古波迟迟不出来，她又回去很感兴趣地望着那房子。她似乎觉得那房子并不丑陋，在那些窗前所搭着的破旧衣服之间竟有些令人愉快的角落，譬如小盆里的一株丁香花，鸟笼里的几只正在歌唱的黄鸟，还有放在黑暗地方现出几个小圆星的剃胡须的镜子。楼下有一个木匠在唱歌，歌声和他的长刨的声音相应和。同时那制锁场里有音节的锤声也在那里叮叮咚咚地震响。随后，她从那些开着的窗子望进去，在穷愁的境况里望见蓬头垢面的儿童们正在嬉笑，又有些女人低着头安然地做她们的针线。午饭后是重新做工的时候了，男人们到外面去工作，剩下来一些空房，房内是一片寂静，只有那些工场的种种工具之声，经过好几小时始终没有变化。一切都不错，只有天井是比较潮湿一点。假使绮尔维丝住在这里，她宁愿要后面的房间，那是有太阳可以照到的。她走了五六步，呼吸着那些穷人家的气味；有的是旧尘土的霉气和脏东西的酸臭气。然而染坊的气味很浓烈，掩住了其他种种的气味，所以她觉得这里比好心旅馆的气味还好闻些。她已经选定了她的窗户，就是在左边靠墙角的那一扇，窗前有一只小盆，盆里种着些西班牙的

豆子,纤细的豆苗开始卷绕在一个线网的架上。忽然间,她听见古波在她的身边说:

“我让您等得太久了,是不是?当我不在他们家里吃晚饭的时候就要费许多话,尤其是今天,我的姐姐已经买了些小牛肉。”

她打了一个小寒战表示惊异,古波也跟着用眼向四面张望着说:

“刚才您仔细看过了这房子吗?从上到下都租出去了。我想大约有三百个房客……我呢,假使我有家具,我早就要设法在这里找一个小房间……在这里住很好,是不是?”

“对了,在这里住很好”,绮尔维丝喃喃地说,“布拉桑那边,我们住的街上没有这许多人居住……喂,你看,六楼那扇窗子,窗前种着豆子的那一扇,不是很好吗?”

古波不放松,仍旧问她肯不肯。他说等到买了一张床之后就在这里租房住下。但是她连忙由门廊走出去,请他不要再说这种糊涂话。就是屋子坍了,她也一定不会和他同盖一条被。然而古波在福公尼耶太太的门前和她分别的时候同她握手,她却很有情谊地让他握了一会。

在一个月内,那少妇和那锌工的交情仍旧很好。他觉得她很知道发奋,努力工作,调护她的孩子之外,晚上还能够缝补许多衣服。世上有些女人很不干净,爱寻开心,爱吃好东西;至于她呢,唉!她并不像别的女人,她能把生活看得很认真!于是她笑着说了些谦逊的话。她说不幸得很,她从前并不像现在这样老成。她隐隐地说她自从十四岁之后就怀了许多次孕,后来她又说当年她和她的母亲喝了不少的茴香酒。现在生活的经验也只是把她改变了一些罢了。人们以为她的意志很强,实在是错了。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她任凭人家摆弄,生怕使人伤心。她的理想是在一个善良的社会里生活,因为她说不良的社会好像一柄屠牛的槌,会打碎了我们的头颅,会把一个女人弄成毫无价值。她一想

到前途便汗流浹背，她觉得自己好比那掷在空中的—个铜子，坠到地上的时候是面还是背，只有听凭命运支配。她由童年到现在，所见过的人事却是不少，那些不良的榜样就是她的很好的教训。但是古波笑她不该这样颓唐，劝她向前途努力，说着便伸手试捏她的大腿。她把他推开，把他的手痛打了几下，他笑着嚷着说，一个很弱的女人却是很不好惹的。他呢，他是快活的人，他不顾虑前途，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管它呢！吃的住的还怕没有吗？他觉得本区还干净，只嫌有一部分醉汉，却也不难把他们清除的。他不是个恶人，有时候他的话很有道理，而且他也相当风流，头上有光亮的一道发纹，颈上有很漂亮的领结，星期日还有一双漆皮鞋。除此之外，他又很乖巧，脸皮很厚，和一般巴黎工人一样专会大胆说笑话，从他年轻的嘴里说出来还能讨人喜欢。

在好心旅馆里，他们终于不止—次地互相帮忙。古波替她买牛奶，替她办事，替她把所洗的衣服送给顾客；晚上往往是他做了工先回来，于是他就领着那两个孩子到外面的大马路上去玩耍。绮尔维丝为着报答他的礼貌，也常常到楼顶上他所住的小室里察看他的衣服，替他缝纽扣，补衣服。因此他们都很熟了。当他在家的時候她就不闷了，因为他从外面学了些巴黎的滑稽歌曲回来唱给她听，在她觉得还是很新鲜的呢。他常常在她的身边盘桓着，心里越来越难熬。但是他一动手，她老实不客气就拒绝。他终于觉得太不方便了。他虽然仍旧说笑，然而他的心里太不舒服了，也就不觉得快活了。事情还是糊里糊涂地继续着，他每次遇见她就嚷着问：“什么时候？”她懂得他的话的用意，但是她推延了又推延，于是他捉弄她，手拿着睡鞋走进她的卧房，竟像搬家似的。她也同他开玩笑，他整天用隐语调戏，她的脸并不红—红，倒反觉得有趣。但愿他不用强迫手段，—切都可以宽宥。只有—天她动了气，因为他强要和她接吻，竟致扯脱了她的几根头发。

将近六月底的时候，古波失去了乐趣，他变得满腔心事的样

子。绮尔维丝看见他的眼神变了,很不放心,所以夜里把房门堵紧了然后睡觉。从星期日到星期二,他们赌了三天气,忽然间,在星期二晚十一点钟的时候他去敲她的门。她不愿意给他开门,但是他的声音这样的和婉、这样的颤动,使她终于把那堵着房门的横柜移开了。他进来之后,她看见他的颜色惨白,两眼发红,脸上显出红一块白一块的斑纹,她以为他病了。他站着吞吞吐吐地说话,又摇了摇头。不,不,他并没有病。他在上面他的卧房里哭了两个钟头,他像一个孩子一般地哭,咬着他的枕头,不教邻房的人听见。到现在三夜他没有睡觉了,这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绮尔维丝太太,您听我说”,他说时声音哽咽,几乎又流下泪来,“事情是该设法解决的,是不是?……我们就结婚吧。我很愿意,我已经决定了。”

绮尔维丝十分诧异。她的神色非常严重,说:

“唉!古波先生,您为什么想到这上头来?我从来没有要求过您这件事,您是分明知道的……这对我是不相宜的,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唉!不,不,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请您考虑考虑吧。”

但是他继续地摇头,表示他的主意是不可动摇的。一切他都考虑过了。他下楼来,为的是要好好睡一夜。她不会赶他上楼去再哭一夜吧!只要她说一个“是”字之后,他就不再缠她,她就可以安然地睡觉了。他只想要她回答一个“是”字,一切都等到明天再谈。

“当然,我不能这样应承了您”,绮尔维丝又说,“我不愿意将来您说我逼迫您做了一件糊涂事……您要知道,古波先生,您这样固执,那是您错了。您自己也不晓得您对我是什么心理。我敢打赌,您只要一星期不见我的面,您就可以忘怀了。男子们结婚,往往为的是第一夜的欢乐,后来一夜一夜的过去,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一辈子都受了累……请坐,我愿意立刻同您谈谈。”

黑暗的卧房里烧着荧荧的一支蜡烛,他们忘了剪烛花,只顾讨

论他们的婚姻问题,直到早上一点钟。他们低声说话,以免惊醒两个孩子。克罗德和爱弟纳轻轻地喘气,他们的头同在一个枕上;绮尔维丝说来说去,总是说到他们,用手指给古波看。这是她的唯一的妆奁,她不能让这两个孩子累他。再说,她也替他害羞。试问本区的人该说什么话?曾经看见她和她的情人同居过,大家都知道她的历史,只隔了两个月,他们就结婚了。她说了这许多很好理由,古波只耸耸肩膀作为回答。他瞧不起本区的人,他也不管别人的事情,生怕别人玷污了他!呃!是的,不错,在他之前,她曾经有过郎第耶。但是,这有什么害处呢?她不赚钱,她不勾引男人们到家里来,比别的许多女人好,有许多富人家的妇女还比不上她呢。至于说到孩子们,他们会长大的,我们养活他们就是了!这样发奋、这样善良、种种美德都有的一个妇人,他永远再也找不着!再说,这都不必提;即使她做过野鸡在街上拉过人,即使她貌丑,即使她懒惰,即使她有一大堆肮脏的孩子,在他眼里看来,都不算什么!他还是要她。

“是的,我要您”,他一再说并且把拳头屡屡拍他自己的膝盖,“您仔细听我说,我要您……我想,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吧?”

绮尔维丝渐渐地被感动了。她被他强烈的愿望所包围,一则意志不强,二则为肉欲所冲动,于是她只怯弱地争持了几句,她的手垂在裙上,她的脸色变得和婉了。六月的良宵热风从半开的窗子吹进来,吹动了烛光,烛芯渐积渐高。本区的人都睡着了,只听见外面躺在马路中间的一个醉汉像孩子般哽咽着。远远地,在某饭店里晚会尚未散场,提琴正在演奏荡漾心神的舞曲,乐声传来,十分清晰,犹如吹口琴的轻音乐声。古波看见绮尔维丝词穷了,她只一言不发,模糊地微笑,于是他握了她的手,把她拉向他。她原是容易上手的人,所以她自己提防自己,此刻她又被古波占了她的心,她太感动了,不能拒绝他,而且怕他伤心,所以自愿牺牲。但是那铎工没有理会到她已经肯委身于他,他只晓得捏紧了她的手腕

用力揉搓,便算是占有了她。他们两人都叹了一口气,这一点手上轻微的疼痛,好像使他们的柔情稍稍的满足了。

“您肯了吗,是不是?”他问。

“您真缠死了我!”她喃喃地说,“您愿意这样?那么,好吧……天啊!也许我们做的是一件大大的糊涂事。”

他站了起来,抱住了她的腰,不管高低地在她的脸上猛然吻了一下。这吻响得很厉害,他先很担心,他眼望着克罗德和爱弟纳,一面蹑着脚走路,一面把声音放低说:

“嘘!我们应该老成些!不要惊醒了孩子们……明天见吧。”

他说着便上楼去了。绮尔维丝的心魂震撼,在床沿呆坐了一个钟头,也不想到脱衣服。她感动了,她觉得古波是一个很忠厚的人;刚才她以为完了,他一定要在这里睡了。窗下那醉汉像一只被抛弃的小狗,呻吟得更厉害了。远远的提琴奏的淫荡的曲调这时也停止了。

从这一天以后,古波想要绮尔维丝在某一天晚上到金滴路去见一见他的姐姐。但是绮尔维丝是一个胆小的人,很不敢去拜访罗利欧夫妇。她注意到古波对于罗利欧夫妇有一种说不出的畏惧的心理。其实他并不受他姐姐的管束,而且她也并不是长姊。古波妈妈生平不让她的儿子不如意,她一定满口赞成。不过,在家庭里,罗利欧夫妇算是每天能赚十个法郎的人,因此他们在家里很有实际上的权威。假使他们不承认古波的妻子,古波就不敢结婚。古波又向绮尔维丝解释说:

“我已经同他们说起过您,他们知道我们的计划。天啊!您真是孩子气!您今晚就去吧……我早就告诉过您,我的姐姐有几分生硬,罗利欧也不是十分客气的人。老实说他们也不甚高兴,因为如果我结了婚,我就不再回到他们家里吃饭,他们就少赚钱了。但是这都不要紧,他们不至于把您赶出门来……您为我做这件事吧,这是绝对必要的。”

这些话更使绮尔维丝担心了。但是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她终于顺从了他。古波在八点半钟的时候来找她去。她打扮齐整了:身上一件黑长袍,加上一件黄色的羊毛印花披肩,头上戴了一顶白色小帽,帽上有一条小花边。她工作了六个星期,积下了七个法郎买了一件披肩,两个半法郎买了一顶小帽;那黑袍原是旧的,经她洗过改过后,也可以将就了。他们从卖鱼路绕过去,古波在路上对她说:

“他们在等您。唉!他们对我要结婚的事情,现在也听惯了。今晚他们的神色很客气……再说,如果您没有看见过人家做金链子,您去看一看倒很可以开心。他们恰好有一件紧急的定货,星期一就要的。”

“他们家里有金子吗?”绮尔维丝问。

“可不是吗,墙上有,地上有,到处都有金子。”

这时候他们已经从那圆门走进来,穿过了那天井。罗利欧夫妇住在B号楼梯的七楼上。古波笑着叫她抓紧了栏杆,不要放手。她抬起了眼睛,把眼皮眨了几眨,看见了高高的楼梯的梯洞,每隔两层楼有一盏煤气灯照着。最高的一盏好像一颗星星在黑暗的天空里颤动着;其他的两盏却照得很远,把那望不到尽头的螺旋形梯级都照耀得光明了。那铎工到了二楼的楼梯口说:

“呃?这很像葱头汤的气味。他们一定喝了葱头汤了。”

真的,那B号楼梯是灰色的,脏的,栏杆和梯级都染了油腻,墙破了皮,露出了石灰,这时候果然有很浓的厨房发出来的气味。每一个楼梯口通达许多走廊,人声喧闹。有些房门开着,门是黄色的,门锁处被手的油垢染黑了。窗子里有湿臭的气味吹来,和煮熟了的葱头的气味相混合。从楼下直到七楼,都听见碗碟的声音,许多人在那里洗锅,用羹匙刮铁罐。到了二楼,绮尔维丝瞥见半开的一扇门上有“画匠”两个大字,两个男子坐在一张桌子的前面,桌上的食具撤去了,只剩一块漆布,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话,同时吞云吐

雾地吸他们的烟斗。三楼和四楼比较安静些，只在门缝里透出摇篮的声音，一个小儿啼哭的声音，一个妇人粗大的声音、那女人放着自来水潺潺地响，她的言语却听不清楚。绮尔维丝细看那房门钉着的牌子上的名字，是“梳羊毛女工哥特龙太太”。更远一些是“马第尼耶先生的纸匣制造室”。他们又向五楼走上去，只听得人们践踏的声音很重，把地板都震动了，家具翻倒的声音、骂人打人的声音也不绝于耳。然而对面邻居却正在打牌，房门开着，为的是把空气放进来。但是绮尔维丝到了六楼的时候忍不住气喘，她还没有上楼的习惯。那墙频频地转弯，那些住房像走马灯般在眼前过去，几乎令她头昏。这时候有一家人横拦住楼梯的平台；那父亲在平台上就着铅铁水管在一个土灶上洗碟子，同时那母亲背倚着栏杆，在替一个小孩子擦身，擦完好抱他睡觉去。古波鼓励绮尔维丝上楼，说他们已经快到了。到了七楼，他微笑着用手拉她。她抬起头，静听一种声音。她在上二楼梯级时就听见了，这是明朗而清越的声音，掩盖了其他的杂音。原来这是楼顶最高层的一个老婆子在唱歌，同时在替一些值十三个铜子的玩偶穿衣服。绮尔维丝又看见隔壁的房间里有一个高大的女子提了一桶水进去，房里的床没有铺好，一个男人只穿着衬衫，眼睛朝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等候着；那房门又关上了以后，只见门上有一个名片，上面有手写的几个字：熨衣女工克莱曼斯姑娘。绮尔维丝到了最高层，腿酸了，气喘了，好奇地俯身凭着栏杆向下一望；现在那楼下的煤气灯活像是七层楼下的井底里一颗星一样。这一所房子里的臭气和人声都冲上她的鼻里耳里，她竟像到了一个深渊的旁边，使她脸上发热，显出不安的神气。古波说：

“我们还没有到呢。唉！这真像一次旅行！”

他沿着左边的廊子走去，拐了两个弯，第一次向左，第二次向右。那走廊很长，墙皮脱落龟裂，分成两岔，显得更窄；每隔很远才有一盏小灯照着。有许多式样相同的房门，像监狱或修道院里的

房间一般排列着。这些门差不多都是洞开着的，露出了里面的穷苦与工作的景况，六月的暑天的夜晚，房间里面氤氲着赭色的烟气。末了，他们到走廊尽头一个完全黑暗的地方。那铎工又说：

“我们到了。当心！请您挨着墙走，这里有三个台阶。”

绮尔维丝在黑暗里小心谨慎地又走了十来步。她用脚踏着台阶，数着一二三。到了这里，古波并不敲门，便把门一推。明亮的灯光照在地砖上。于是他们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窄长的房间，好像是把走廊截下一段来做成的一样。一幅褪色的毛织幔帐把房间隔成两段，这时候幔帐是用一条绳子吊着。第一段里有一张床，在顶楼天花板的一角的下面；一个还带了做晚饭时剩余的暖气的铁炉，一张桌子，两张椅子，还有一张高柜，柜子的雕角被锯断了，因为不锯断就不能把它放在床和门之间。第二段的房间算是一间工作室：尽里面是一个风箱和一个熔炉；右边是嵌在墙上的一个老虎钳，上面是一个货架，架上放着些旧铁零件；左边靠窗户是一张小长桌，桌上堆着些钳子、剪刀、小锯等物，都是油腻的，脏的。

“是我们来了！”古波嚷时，早已走到幔帐下面。

里面的人没有立刻回答。绮尔维丝的感触很大，尤其是想到她就要走进满是金子的地方，她跟在古波的后面，吞吞吐吐地说话，预备点头施礼。长桌上的一盏灯和熔炉里的一堆炭火所发出来明亮的光，使她更心慌了。她终于看见了罗利欧太太，身材矮小，却很强壮，头发是赭色的，她伸长了短短的双臂，拿着一把很粗的钳子，尽力地把一根黑色的铁丝穿在老虎钳上的抽丝板的孔里。罗利欧先生的身材也一样地矮小，然而他的肩膀窄些，他在长桌前像猴子一般灵活，正在用钳子尖端做工作，作品是这样的纤细，夹在他瘦干露节的手指中间都看不清了。是那丈夫先抬起头来，他的头发稀少，面如黄蜡，脸很长，好像有病的样子。他嚷道：

“噢！是你们来了，好，好！我们忙得很，你们晓得……请你们

不必到工作室里来,以免妨碍我们。请你们就在卧房里坐吧。”

他说着仍旧做他的细致的工作,他的脸重新沉在水绿色的回光里;通过玻璃罩而射出来一片强烈的圆光照在他的作品上。罗利欧太太接着说:

“在椅子上坐下吧!就是这位太太,是不是?好极了,好极了!”

她卷起了那铁丝,放在熔炉里,拿一把大木扇子扇旺了炭火,把铁丝烧红,然后穿在抽丝板最后的一个孔里。

古波把椅子向前移动,让绮尔维丝在幔帐旁边坐下。房间太窄了,他不能坐在她的身边。他坐在她的后面,俯身在她的耳边解释他们的工作。绮尔维丝受了罗利欧夫妇的奇异的待遇,被他们斜视的眼光窘着了,十分不舒服,耳朵嗡嗡地响,竟听不见他的话。她觉得那妇人以三十岁而论未免太老了,而且态度倔强,蓬头垢面,头发像牛尾巴似的,直垂到她没有扣好的亵衣上。丈夫只比妻子大一岁,已经像一个老头儿,嘴唇薄得来有一股凶气,只穿着衬衫,赤脚拖着睡鞋。最使她惊愕的,是那工作室的狭小,墙壁的污垢,工具的乌黯;这一堆肮脏杂乱的东西竟像一家破旧的铁器店。房中热得很厉害。罗利欧的蜡黄面孔上流了许多汗珠;同时罗利欧太太决意把她的亵衣脱了,露出她赤裸的手臂,她的内衣紧贴在她那下垂的两乳之上。

“金子呢?”绮尔维丝低声问。

她担心地用眼向四面油垢的地方搜寻,寻她所梦想的辉煌的东西。

然而古波笑起来说:

“金子吗?您瞧,这里有,这里也有,您的脚边也有!”

他说着把他姐姐所做的细丝和墙上老虎钳子旁边挂着的像铁丝一样的一捆细丝先后指给她看;他又爬在地下,从掩盖着地砖的木板条下面拾起了一点灰屑,像一根上锈的针尖一样的细丝。绮

尔维丝惊叫起来,这也许不是金子,这带黑色的东西像铁一般难看!他只好把那铁屑一咬。给她看那咬断发亮的断痕。他继续解释给她听:那些商店老板把合金的金丝交给工人们,工人们先把那金丝在抽丝板的孔里抽成适宜的粗细程度,注意把它烧红五六次,好使它不至于折断。唉!这需要手劲,同时又要有习惯!他的姐姐不许她的丈夫摸那些抽丝板,因为他常咳嗽。她的臂力很好,他曾看见过她把金丝拉得像头发一样细呢。

这时候罗利欧的咳嗽发作了,弯着腰坐在一张小凳子上。他一面咳嗽,一面喘着气说话,他始终不看绮尔维丝,只像对他一人解释:

“我呢,我做的是柱形链子。”

古波使绮尔维丝站起来。说她尽可以走近些,她就看得明白了。那链子匠喃喃地赞成。他把他妻子所预备好了的金丝绕在一根很细的钢棒上。然后他轻轻地锯了一锯,每一圈金丝就成了一个链子的环节。随后他把各链环都焊接起来。那些链环放在一大块木炭上面,他在他身边的一个破杯子的底里取了一滴硼砂水,把链环点湿了;于是他很快地用吹管就着灯吹,把链环烧红。他有了—百多个链环之后,还得做一番细致的工作,他把这些链环靠在一块板架上,那板架被他的手都磨光了。他用小钳子钳弯一个链环,把一头钳紧,套进那已经装好的另一链环,他的动作很有规则,一环连接一环,连接得那样敏捷,以致那链子渐渐地加长而绮尔维丝都还没有看清楚,还没有懂得其中的奥妙。

“这就是柱形链子”,古波说,“还有项链、粗链、短链等等,但是罗利欧只做这一种。”

罗利欧冷笑了一声表示满意。他一面继续地钳他的链环,一面说:

“杨梅酒少爷,您听我说……今天早上我算了一笔账。我在十二岁就做链工,是不是?呃,你知道我做到今天,所做的链子有多

么长呢？”

他抬起了他的黄脸，眨着他发红的眼皮，又说：

“八千公尺，你看，有二法里长了！……呃！二法里长的链子！足够把本区妇女的脖颈都绕上……而且你要知道，链子是越做越长的，我希望可以从巴黎拉到凡尔赛。”

绮尔维丝回到她的座位上，大失所望；她觉得这一切都很丑。她勉强微笑，以博罗利欧夫妇的欢心。最使她难堪的是：他们绝口不提婚姻二字；而她却认为是一件大事，否则她绝不会到这里来。罗利欧夫妇继续把她当做古波所引来的古怪而讨厌的女人。这时候谈话开始了，而他们却专谈这所房子里的房客们的事情。罗利欧太太问他的弟弟在上楼的时候是否听见五楼的人打架。那贝纳夫妇是天天打架的：那丈夫喝醉了酒回家像一只猪；那妻子也有许多错处，她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后来大家又谈起二楼的那个画匠，他名叫博特根，是一个大个子，欠人家许多债，常常吸烟，常常和朋友们吵嘴。那马第尼耶先生的纸匣工场也很不行，昨天那老板还辞退了两个女工呢。假使他破了产，却是一个好报应，因为他把一切都吃光了，让孩子们都光着屁股。哥特龙太太梳羊毛也梳得不好，而且她怀孕了，以她这年纪，真是太不相宜！近来房东刚赶走了六楼的高该夫妇，因为他们欠了三期的房租，又因为他们硬要在平台上烧炉灶，上星期六，七楼的洛门舒姑娘把玩偶送下楼的时候，恰好抢救了险些儿被烧死了的小林克洛。至于说到那熨衣女工克莱曼斯姑娘，她任她的性情做事，但是人家没有法子说她，她很爱畜类，她有很好的心肠。唉！可惜得很！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勾搭许多男人！将来人家一定有一夜会在街道上遇见她的。

这时候罗利欧把他自从中饭后做到现在所做成的一条链子交给他的妻子，说：

“喂，这是一条。你可以把它弄端正一下。”

他虽然轻易不说笑话,可是还接下去说:

“再加四尺半……就可以延长到凡尔赛了。”

罗利欧太太先把链柱子烧红,然后经过校正用的抽丝板孔,把它弄直。后来她又把链子放进一个长柄的小铜锅里,锅里有冲淡的硝酸水,她把链子放在里面浸了一浸,然后在熔炉的火上烧去污垢。绮尔维丝在古波的怂恿下又跟着看那最后的工作手续。那链子过了硝酸之后就变成一种猩红的颜色。这链子算是完工了,可以交货了。铎工向绮尔维丝解释说:

“就像这样把货交出去,然后再由女工们用呢布去细擦它。”

然而绮尔维丝没有勇气了,房间里越来越热,使她都不能呼吸了。门是关着的,因为一点儿风就足以使罗利欧受感冒。这时候他们始终还不谈起婚姻问题,她想要走了,她悄悄地扯了一扯古波的衣服。古波懂得了,他自己看见他们故意不开口,也觉得难为情。他说:

“好,我们走吧,让你们好好地做工。”

他踌躇了一会儿,等候着,希望他们能说一句牵涉到这个问题的话。到后来他忍不住了,便决定自己开口。他说:

“喂,罗利欧,我们打算请您做我的妻子的证婚人。”

那链子匠抬起了头,假作惊异,冷笑了一声;同时他的妻子放下了抽丝板,站在工作室的中间。罗利欧说:

“真的吗?这宝贝杨梅酒少爷常常不说正经话。”

接着罗利欧太太望了绮尔维丝一眼,说:

“呃!是吗,就是这一位太太吗?天啊!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可以贡献给你们……然而结婚真是一个奇怪的想法。总之,如果你们两方面都觉得好,也自然是可以的。如果结果不好,那也只有怨自己。而且结果往往是不好的,不好的,不好的……”

她说到最后两句,声音变慢了,摇了摇头,从绮尔维丝的脸望到她的手,从她的手望到她的脚,好像她要脱了她的衣服看她的肌

肤,她觉得她比她意料中的绮尔维丝好些。她冷冷地说:

“我的弟弟是很自由的。当然,他的家庭也许希望……计划总是有的。但是事情变得这样奇怪……我呢,我首先不愿意同他争论。哪怕他领了一个下流而又下流的女人来,我也说:‘你就娶她吧,不要啰唆我了!’……他在我们这里并不坏。他长得胖胖的,可见他在这里并没有挨饿。晚上的热汤,没有误过他的时间……喂,罗利欧,你不觉得这位太太很像黛列丝吗?黛列丝是对面住的那个妇人,生肺癆病死了的,你记得吗?”

“是的,倒有几分相像。”那链子匠回答说。

“而且您有两个孩子,太太。呀!这个!我曾经向我的弟弟说过:‘我不懂你为什么娶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女人……请您不要生气,我关心他是很自然的……而且您不像一个强壮的人……呃,罗利欧,看这位太太的样子并不强壮,是不是?’”

“是的,是的,她并不强壮。”

他们不谈她的腿。但是绮尔维丝从他们斜视的眼光和他们嘴唇的动作中,就懂得他们的话的用意了。她默然坐在他们跟前,身上紧裹着那黄色的披肩,只唯唯否否地答应,好像向法官说话一般。古波看见她难受的样子,终于忍不住嚷道:

“这不是这样说的……无论你们怎样说,事情是决定的了。我在7月29日,星期六就要行结婚礼。我在历书上计算过了。行了吧?这和你们相宜吧?”

“唉!这对我们总是相宜的!”他的姐姐说,“你本来用不着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不至于阻挡罗利欧做你们的证婚人。我只求耳边清净就完了。”

绮尔维丝低了头,不晓得做什么才好,不知不觉地把脚尖伸进了那铺在方砖上面的木板条格子里。后来她恐怕提起脚的时候踢动了什么,所以她俯下身去,用手摸索。罗利欧连忙把灯移近,很不放心地审验她的手指,说:

“您应该当心,那些碎金子往往粘在鞋底上,不知不觉地您就把金子带走了。”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老板不容许有一毫克的金子糟蹋了。他给她看一把刷子,这是他常常拿来刷木板架上的碎金子的;刷的时候,他总是用一块皮子放在膝头上接着那些金属屑。他们每星期小心地打扫工作室两次,把垃圾留下来燃烧,把烧下来的灰筛过,每月可以筛出二十五至三十法郎的金子。

罗利欧太太紧紧地望着绮尔维丝的鞋子,很客气地微笑着说:

“太太,这没有什么可生气的。就请您看一看您的鞋底吧。”

绮尔维丝满面通红,重新坐下,举起她的双脚给他们看,表示没有什么。古波早已开了门,粗暴地说了一声:“晚安!”他在廊子里呼唤她。她跟着也出来了,未出来之前先吞吞吐吐地说了两句客气话。她说她希望能够再见,并且希望大家合得来。但是罗利欧夫妇已经到黑洞洞的工作室里做工去了,那小熔炉好像是火热的炉灶里的最后的一块炭一样,放出白亮的光芒。罗利欧太太内衣的领子都弹在肩头上了,炭火把她的皮肤映得很红。她重新又拉一条金丝,每一用力,颈上便膨胀一次,颈筋显露像一些细绳子。那丈夫在水绿色的反光下俯身又做起一段链子来,用钳子弯好链环,插进另一个链环里,继续机械地工作着,竟没有工夫揩一揩他脸上的汗。

绮尔维丝走出了走廊,到了七楼的平台,忍不住流泪,说:

“这不是吉祥的预兆!”

古波不住地摇头。说他要报复罗利欧今晚的事情,谁看见过这样一个守财奴!以为人家要带他的碎金子走!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他怪吝到了万分。他的姐姐也许以为他永远不会结婚,好叫她赚四个铜子的煮牛肉!总之,7月29日他是要结婚的。他实在瞧不起他们!

绮尔维丝下楼的时候觉得心烦闷得很,又伤感,又害怕,担心

地摸索那黑暗的铁栏杆。这时候屋子里的人都睡了，楼梯上没有
人了，只三楼还有一盏煤气灯，灯光黯淡，像一支守夜灯照着楼梯
下这一口黑暗的深井。在关着的房门内有工人们吃了饭就睡觉的
鼾声，然而那熨衣女工的房间里却传出一阵和婉的笑声；从洛门舒
姑娘的房门的锁孔也溜出一线灯光，同时还听得见她用剪刀的声
音，原来她还在用透明纱裁剪值十三个铜子的玩偶的衣服。下面
哥特龙太太的房里那小儿还在继续啼哭。在这黑暗的沉寂里，那
铅铁栏杆透出的臭气更加浓烈了。

后来到了天井里，古波高声叫门房开门，同时绮尔维丝转过身
子，对这所房子看了最后一次。在这无月光的天空下，那房子似乎
显得更大了些。那灰色的门面加上了黑影，也显得更高大更宽阔
了。日间晾着的破旧衣服都收去了，房子更显得赤裸裸的一片平
了。关着的窗子似乎都在睡觉。有几个窗子露出强烈的灯光，好
像在睁开眼睛斜视各个黑暗的角落。在每一个进门处自下而上，
六个楼梯口的玻璃窗里放出淡白的灯光，好像一个透明的宝塔。
三楼的纸匣工作室里吐出一道黄色的灯光落在天井的地面上，穿
透了楼下各工场的暗影。在黑暗的深处，由于自来水管没有关紧，
一滴一滴的水声冲破了沉寂。绮尔维丝似乎觉得那所房子冰冷地
沉重地压在她的肩膀上，她像小孩子似的害怕的心理始终在作怪，
后来她自己想起也觉得好笑。

“当心！”古波嚷着说。

原来是染坊里流出了一锅很大的积水，她被迫得跳了过去。
这一天，那积水的颜色是蓝的，好像夏日的青天，门房里的小灯映
在水里便成为天空的星斗。

三

绮尔维丝不愿意做喜酒。何苦花钱呢？再说，她觉得有几分惭愧，似乎用不着在全区里显耀他们的婚姻。然而古波不服气：不在一块儿吃一点儿东西还算结婚吗？他呢，他是不怕本区人嘲笑的！唉！只要简简单单地，下午出去散一会儿步，随便到一家小饭店里吃一只兔子就是了。当然，宴后也用不着音乐。在各人回各人的地方睡觉以前，要大家交一交杯，如此而已。

那铎工半说半笑，竟说服了绮尔维丝，因为他说大家决不胡闹。他要监视大家喝酒，不让他们喝醉了喧哗。他预备在教堂路奥古斯特所开的银坊酒楼里请客，是一场小小的聚餐，每一份只预备用五个法郎。奥古斯特是一个小酒商，他的酒价很公道，他的店后院子里的三株槐树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跳舞场，在二楼请客，一定好得很。他花了十天的工夫，到金滴路他姐姐的房子里去邀请宾客，请的是马第尼耶先生、洛门舒姑娘、哥特龙太太和她的丈夫。他甚至于说服了绮尔维丝让他邀请他的两个朋友“烤肉”和“靴子”。“靴子”虽然酒量大些，然而他吃饭很滑稽，所以人们聚餐都请他参加，因为当他一吃就是十二磅面包的时候那饭店老板的神气也就够好看了。绮尔维丝一方面也答应邀请她的老板娘福公尼耶太太和博歇夫妇，都是些好人。计算起来，一共是 15 个人吃饭。这就够了。人太多了，结果会吵闹的。

然而古波并没有钱。他虽然不求铺张，却愿意做得像一回事。

于是他向他的老板借了五十法郎。在这五十法郎内,他先买了结婚的戒指。这金戒指值十二法郎,罗利欧替他设法照批发价格买进,只花了九个法郎。后来他又在米拉路的一家裁缝店里定做了一件礼服,一条裤子,一件背心,他仅仅交了二十五个法郎的定钱;他的漆皮鞋和高帽子还可以将就。他把十个法郎收起来,作为他和绮尔维丝的聚餐费,至于那两个孩子要算是白吃的了。此外仅仅剩下六个法郎,恰够为穷人祝福的一场弥撒费用。当然,他不愿意把六个法郎送给教堂里那一群老乌鸦,这些毫无用处的人又何必叫他们喝喜酒呢?然而无论怎样说,不做弥撒总算不得婚姻。他亲自到教堂里去讲价钱,他同一个穿着肮脏道袍像奸商一样爱钱的老教士争持了一个钟头,他有意打他几个耳光,随后,古波对教士开玩笑说:能不能在他的商店里找到一份不太破旧的廉价弥撒,他们一对好夫妇也就可以成礼了。那老教士一面骂一面说上帝不会高兴保佑这一桩亲事,但同时他依然让了价,只要他五个法郎。这总算节省下了一个法郎。于是他只剩了一个法郎了。

绮尔维丝也想打扮得整齐一点。自从婚期决定之后,她在晚上加做几点钟的工,竟积蓄下了三十法郎。她极想要买一件绸的短外衣,是她在卖鱼巷看见的,标价十三法郎。她买了这件短外衣,后来她打听到福公尼耶的店里有一个洗衣妇死了,她的丈夫要把她的一件蓝呢的女衣出卖,她就花了十个法郎去买了来,依照自己的身材改缝过。剩下了七个法郎,她还可以买一副棉手套,一朵玫瑰花,预备插在帽子上的。又替她的长子克罗德买了一双鞋。幸亏孩子们的衣服还可以过得去。她四夜没有睡,把一切都洗干净,甚至于内衣和袜子的小孔也都缝补好了。

最后,到了星期五晚上,是盛大日子的前一天,古波和绮尔维丝工作回来之后还忙到夜里十一点钟。在各自睡觉以前,他们还一块儿在她的房间里坐了一个钟头,他们对事情办妥了都很喜欢。他们虽然决定不要为了本区人而过于费事,然而他们还是尽心尽

力办这桩喜事,终于弄得劳累不堪。当他们互相道了晚安之后,他们都困倦极了,然而他们不由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现在一切都办妥了,古波的证婚人是马第尼耶先生和“烤肉”;绮尔维丝打算请罗利欧和博歇。他们准备六个人悄悄地到市政厅和教堂里去,并不要后面拖着一大队人。甚至于新郎的两个姐姐也声明留在她们家里,说用不着她们到场。只有古波妈妈哭了起来,说她只好早两天离开家去躲在一个人家不知道的角落里……结果大家只好答应把她带了去。至于集合的时间是午后一点钟,地点是银坊酒楼。在银坊酒楼喝了酒之后,就到圣德尼郊外去野餐,去时坐火车,回来时沿着大路步行回来。这一场娱乐预备得很好,虽然没有有什么好吃的,然而倒还很有趣,而且很诚恳亲热。

星期六的早上,穿衣的时候,古波摸了摸身上的一个法郎,不觉担心起来。他细想了想,为了礼貌起见,他应该在未吃晚饭以前先给证婚人们喝一杯酒、吃一块火腿才是道理。再说,说不定还有意外的开支。一个法郎实在不够。于是他把克罗德和爱弟纳送到博歇太太家里去请她在吃晚饭的时候把他们带去,随后他跑到了金滴路,硬着头皮上楼去向罗利欧借十个法郎。唉!他真不容易开口!他分明知道要看他的姐夫的嘴脸的。罗利欧果然咕噜了半天,冷笑了一会,然后才借给他两个五法郎的银币。古波听见他的姐姐喃喃地说:“好,开头了……”

市政厅的婚礼是十点半钟。天气很好,太阳炙透了马路。为着不惹人注目起见,新郎、新妇、妈妈和四个证婚人分为两队走。前面是绮尔维丝挽着罗利欧的臂,同时马第尼耶先生扶着古波妈妈,二十步之外,在另一边的人行道上走的是古波、博歇和“烤肉”。这三个人穿的是黑色礼服,背是圆的,两手摇摆着。博歇穿着一条黄色的裤子。“烤肉”把纽扣一直扣到颈口,他没有穿背心,只露出一条领结。惟有马第尼耶先生穿着一件后面方角的大礼服。走路的人们停住脚步观看这位先生挽着那肥胖的古波妈妈的臂。古波

妈妈穿的是绿色的披肩,戴的是黑色的女帽,帽子上系有红色缎带。绮尔维丝很温和,很快活,身上一件深蓝的女袍,上身穿着一件挺紧的短外衣。殷勤地听罗利欧的说笑;天气虽热,他还穿着一件挺宽大的外衣。她往往在转弯的时候稍为回头向古波嫣然一笑,古波穿着新衣在太阳下放光,使他感觉不自然。

他们虽然走得很慢,走到市政厅的时候还整整的早了半个钟头。而且市长迟到,所以等到十一点钟才轮着他们。他们坐在大厅角落里的椅子上等候着,瞻仰着很高的天花板和庄严的墙壁,低声说话,每遇办公的差役走过的时候他们尽量把椅子向后移,表示他们的礼貌。然而他们悄悄地骂市长是懒骨头,说他一定是在他那金黄色头发的女人家按摩他的风湿痛,忘了时刻。他也许是把他的典礼绶带卖钱吃了。但是市长到来的时候,他们仍然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人家叫他们再坐下。于是他们参观了三桩婚礼,都是中产阶级的人,新娘们穿的是白色,伴娘们腰上围着桃红的带子,后面跟着一队一队的先生夫人们,都是三十来岁的,举止都很大方。后来人家叫到古波和绮尔维丝,他们险些儿结不成婚,因为“烤肉”已经不见了。博歇在下面的广场上找到他正在吸他的烟斗。他说人们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穿的不够阔绰!后来市长按着手续,先把婚姻法读了,问了些问题,把许多证件签了名,草草完事。他们你望我,我望你,以为结婚的仪式被人家省了一大半。绮尔维丝昏乱得心里十分难受,只好把手帕掩着嘴唇。古波妈妈的热泪汹涌。各人都在注册簿上签了名,字写得又大又不整齐,新郎不会写字,只画了一个十字。他们每人都拿出四个铜子来给穷人。当那差役把结婚证书交给古波的时候,绮尔维丝推了推他的手肘,他只好又拿五个铜子出来作为赏钱。

从市政厅到教堂的一路很好。在路上,那些男人们喝了些啤酒,古波妈妈和绮尔维丝喝了些掺水的杨梅酒。他们沿着一条很长的马路走去,太阳光直晒下来,没有一丝黑影。一个仆役在空着

的教堂里等候他们,把他们引进了一个小礼拜堂,气冲冲地问他们是否轻视宗教,为什么这样迟才来?一个教士大踏步进来,板着面孔,脸上似乎因饥饿而发黄;前面走的是一个穿着肮脏白衣的教徒。教士匆匆地做弥撒,省略了许多拉丁文,时而转身,时而弯腰,时而伸开两臂,却始终把眼斜望着新婚夫妇和那些证婚人。那一对新婚夫妇在祭台之前十分为难,不晓得什么时候应当跪下,什么时候应当站起来或坐下;他们只等候那教徒的指挥。那些证婚人为着守礼起见,始终站着,古波妈妈向旁边一位女的借了一本弥撒经文,现在她又哭了起来。这时候十二点钟响了,最后的弥撒做完了,堂役们充满了教堂,把椅子搬得哗啦地响。人们大约是要把正祭台布置好预备开一个盛会,因为在外边听见扎彩匠们正在用锤子钉彩绸。同时在小礼拜堂的深处,堂役正在打扫地上的尘土,那板起面孔的教士在两场庄严的弥撒之间把他那一双干枯的手在绮尔维丝和古波的头上匆匆地晃了两晃,好像是代表上帝为他们结合似的。大家在更衣室结婚礼簿上签了字。她回到了大门外阳光底下之后,在那里喘吁吁地停了一会,好像奔跑疲倦了似的。

“好了!”古波说时勉强笑了一笑。

他摆动身子,觉得找不出什么有趣的话来说;但是他又说:

“您看!事情完得很快。他们只一动手就完了……这好像在牙科医生那里,人家连叫一声‘暖哟’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让我们毫无痛苦地结了婚!”

“是的,是的,工作做得真好”,罗利欧冷笑着说,“五分钟就弄妥了,一生的大事……啊!可怜的杨梅酒少爷!”

四个证婚人都拍了拍铎工的肩,铎工很是得意。同时绮尔维丝微笑地同古波妈妈接吻,然而她的眼里却含着泪。古波妈妈哽咽地问了她一些问题,她回答说:

“请您不要怕,我尽我的能力做去。假使事情弄不好,也不会是我的罪过。不,真的,我太希望幸福了……总之,事情已经做成

了,是不是?该是他和我两人一同努力来做一个和睦的家庭。”

于是他们一直向银坊酒楼走去。古波挽着他妻子的臂,他们夫妇二人走得很快,笑嘻嘻地像是十分兴奋,比那些证婚人超前了两百多步,也不看房屋,也不看行人和车子。街上的喧嚣像钟声一样震动他们的耳鼓。当他们到了那酒店的时候,古波即刻叫了两瓶酒、一些面包和火腿,他们坐在楼下的一间有玻璃窗的小屋子里,没有盘子,没有桌布,只顾草草地吃些东西。后来他看见博歇和“烤肉”的食量很大,他又叫了一瓶酒和一块干酪。古波妈妈肚子不饿,气闷得吃不下东西。绮尔维丝渴极了,喝了好几大杯水,里面只略为掺一点红葡萄酒。

“让我来付钱”,古波说时立刻到柜台前面,付了四个法郎零五个铜子。

这时候是一点钟了,宾客们来了。福公尼耶太太先到,她是一个肥胖的女人,还美丽;她穿的是一件生丝印花女袍,颈上系着粉红的领结,头上是一顶小帽,帽上有许多花朵。随后来的是洛门舒姑娘,她的身材很瘦,穿的老是那千年不变的一件黑袍,大约她在睡觉的时候也还穿着的。再后面的是哥特龙夫妇,丈夫的身体笨重,稍为一动就会把他的棕色上衣绷开;妻子的身材又宽又大,肚子突出,显示她是怀了孕,紫色的裙子紧紧地裹着,越发显得圆了。古波说他们不必等候“靴子”,因为“靴子”会在去圣德尼的路上赶上他们的。

“好呀!”洛拉太太一进门便嚷说,“等一会儿就会有一场大雨,我们可要淋得好看了!”

她说便便在酒店门前叫众人出来看天上的乌云,这云是忽然从巴黎的南方起来的。洛拉太太是古波的长姊,身材高大,态度冷静,大有男子气概,说话带鼻音,她穿着一件很不合身的太肥的褐色女袍,袍上许多很长的飘带,使她竟像一只刚从水里出来的瘦狗。她玩弄她的阳伞像是在耍一根棍子似的。当她同绮尔维丝接

吻之后,又说:

“你们想不到,街上的风很热……好像火扑在您的脸上似的。”

于是人人都说早已料到要有一场大雨。在出了教堂的时候,马第尼耶先生早就看出天色在转变了。罗利欧说自从早上三点钟以后他脚上的鸡眼就痛起来,使他睡不着觉。再说,这三天以来天气实在太热,结果非下雨不可。古波站在门前审察着天空,很担心地说:

“唉!也许就要下雨了!我们只等我的姐姐一个人,假使她来了,我们就可以走了。”

真的,罗利欧太太迟到了。洛拉太太刚才经过她家邀她同来;但是她遇见她正在穿束胸带,于是她们两人吵了一场。洛拉太太又附着古波的耳朵说道:

“我不管她,我就先来了!她好大脾气!……等一会你看她是怎样一副嘴脸!”

众人只好耐心再等了一刻钟,大家在酒店里踱来踱去,互相拥挤,和那些进来就柜台上喝一杯酒的人们混杂在一起。有时候,博歇,或福公尼耶太太,或“烤肉”,离了众人,走到街上仰眼望天。天并没有下雨,日光暗了,旋风卷地,把白色的尘土吹起来。第一声雷响的时候,洛门舒姑娘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众人都担心地注视那大镜上面的时钟:已经是两点差二十分了。古波忽然嚷道:

“好!来了!天使们流泪了!”

一阵暴雨冲洗了街道,街道上的妇女双手撩起了裙脚匆匆地奔走。正在大雨的当儿,罗利欧太太终于气喘喘怒冲冲地来了,在门口直着急,因为她的雨伞收不拢来。她吃吃地说:

“谁见过这样的!恰好在门口淋了我一身!刚才我本想回到楼上,脱了衣服不来了。假使那样我倒做对了!……呀!好一场婚礼!我早就说过,我要把一切都推移到下星期六。因为他们不听我的话,所以天下雨了!这样更好!天崩塌了也是活该!”

古波竭力劝慰她,但是她不理他。假使她的衣服被雨淋坏了,他也不会另买一件来赔她的!她穿的是一件黑绸的女袍,箍得很紧,使她都喘不过气来;纽扣都绷着的、太窄的上衣,紧裹着她的肩膀。裙子裁得也很窄小,紧紧地裹住她的大腿,使得她只能小步走路。座上的妇人们都噘着嘴望她,对她的装束显出忿懑的神气。她甚至于假装看不见坐在古波妈妈身边的绮尔维丝。她呼唤罗利欧,向他要了一块手帕,然后坐在酒店的一个角落上小心地把她的衣服上的雨点一滴一滴地揩干。

这时候大雨忽然停止了。光线更暗,几乎成为黑夜,铅色的天空不时发出闪电的光亮。“烤肉”笑着说,等一会儿一定有些教士从天上降下来为你们做洗礼。于是狂风暴雨一时又发作了。在半个钟头之内,大雨倾盆,隆隆的雷声也不停止。男人们站在门前瞻望那暴雨形成的灰色幕帘,沟渠渐渐满了,雨点打在积水上溅起水花。妇人们害怕得一个个坐在那里用双手掩着眼睛。大家不再谈话了,喉咙有点儿发紧了。博歇故意说一个笑话,说雷鸣是圣彼得在天上打喷嚏,也没有惹起任何一个人发笑。然而当雷声渐疏渐远之后,众人又不耐烦起来,他们恼恨那大雨,捏着拳向天上的乌云咒骂。现在天空变为灰色,细雨不住地下来。罗利欧太太嚷道:

“两点多钟了!我们究竟不能在这里睡觉啊!”

洛门舒姑娘提议仍旧到乡下去,全场的人想到一到护城河边就得下来的时候,不免说道:“道路可不好走啊!草地上恐怕不能坐吧;而且,雨似乎还不会停呢,也许还要来一场倾盆大雨哩。”古波远远地望见一个工人安然地在雨中行走,他嚷道:

“如果那‘靴子’在圣德尼的路上等候我们,他不会被太阳晒得中暑的!”

这话令大家笑了一场。然而他们渐渐不耐烦起来。终于忍不住了。总该决定一件事情来做才好:这样白眼相对,呆呆地等吃晚饭是不行的。于是足有一刻钟大家在那下得不停的大雨面前,竭

力想法子消遣。“烤肉”提议打纸牌；博歇是一个风流坏种子，他提议一种有趣的玩意儿，叫各人供认自己的隐秘的事；哥特龙太太提议到克里酿古路去吃葱饼；洛拉太太希望人家讲一些故事；哥特龙先生并不觉得闷，他认为在这里就很好，只提议立刻就吃晚饭。每一个人提议的时候，大家争论了一番，生气地说：这是没有意义的！这岂不令大家都要打瞌睡？这岂不令人们说我们都是些小孩子吗？后来轮着罗利欧说话的时候，他有一种简单的意见，只希望大家到外面的马路上去散步直到拉歇斯神父路，如果有时间，还可以进去参观爱鲁瓦斯和阿贝拉尔的坟墓。这时候罗利欧太太忍不住气，便发作起来。她说她就要走了！她就要这样做了！这不是给人开玩笑吗？她装扮了许久，冒着大雨赶了来，为的是关在一间酒店里纳闷吗？不行，不行，她不高兴吃这样的喜酒，她宁愿回到自己家里去。古波和罗利欧只好拦住了门口。她又说：

“你们走开！我说我要走，你们听见吗？”

她的丈夫终于劝她息了怒。古波走近绮尔维丝，看见她始终安静地在一个角落上同她的婆婆和福公尼耶太太在一起谈话。

“您呢，您什么也不提议吗？”他向她说话时还不敢你你我我地称呼。

“唉！人家要怎样都可以”，她笑着回答，“我不是难相处的人。出去或不出去，对我都是一样。我觉得很好，我什么也不要求。”

真的，她的脸上露出安乐的神气。自从宾客们来了以后，她同各人说话声音颇低，而且带感动的语调，她有很理智的样子，不肯参加他们的争论。当大雨的时候，她瞪着眼睛呆呆地望着闪电的光亮，好像在电光里远远地看见她的前途的许多重大的事情似的。

直到现在，马第尼耶先生还不曾提议什么。他倚在柜台的旁边，大礼服的衣裾分开，保持着他那做老板的尊严态度。他咳了许久，把大眼睛转了又转，说：

“喂，我们可以到博物院里去……”

他说着,摸了一摸他的下巴,眨了一眨眼睛,征求众人的意见。

“博物院里有的是古物、图画,东西多得很。这是很能增长知识的……也许他们还没有看见过,唉!该看一看,至少一次!”

众人你望我,我望你,互相探寻意见。是的,绮尔维丝还没有看见过,福公尼耶太太也没有看见过,博歇也没有,其他各人也没有。古波以为在某一个星期日去过一次,然而他记不清楚了。大家还在迟疑,但是罗利欧太太羡慕马第尼耶先生的身份,首先赞成,说这是很好很正当的建议。他们既然牺牲了一天的工作,又穿好了衣服来,何不参观些东西,增一增见识?于是人人都赞成了。这时天还在下细雨,他们向酒店老板借了些雨伞,蓝的、绿的、栗色的,都是些顾客遗失了的。于是他们就动身到博物院去了。

众人向右转弯,从圣德尼路向巴黎走下去。古波和绮尔维丝仍旧走在众人前面,跑得很快。现在马第尼耶先生挽着罗利欧太太的臂,因为古波妈妈腿不灵便,留在酒店里。后面是罗利欧和洛拉太太、博歇、福公尼耶太太、“烤肉”和洛门舒姑娘,最后是哥特龙夫妇。一共12个人,在人行道上成为一长列。罗利欧太太向马第尼耶先生说:

“唉!这和我们毫不相干!我们不晓得他从哪里把她找来的,或者说我们太晓得了!但是这轮不着我们说话,是不是?……我的丈夫不得不给他买了结婚的戒指。今天早上,他才爬起床就要借给他们十个法郎,否则事情就办不成……这样一个新娘,竟不带一个亲人来参加她的婚礼!她说在巴黎她有一个姐姐,是一个卖熟肉的。那么,为什么她不邀请她来呢?”

她顿了一顿,指着绮尔维丝,这时候绮尔维丝在人行道上从高处走下低处,更显得是一个跛子了。

“您瞧!如果许可这样说的话……噢!这个瘸子!”

“瘸子”这个名字传遍了这一群人。罗利欧冷笑着说本来应该给她起这个名字的,但是福公尼耶太太替绮尔维丝辩护,说大家不

应该轻视她,她很干净,而且很努力洗衣服。洛拉太太始终好说许多风流隐语,她把绮尔维丝的腿叫做“爱情的腿”;她说许多男人喜欢这种腿,为什么,她却不肯加以解释。

众人走出了圣德尼路,穿过了大马路。许多车辆挡住了去路,他们等候了一会儿;后来他们在泥泞满脚的街道上走着。天又下大雨了,众人都把雨伞打开;在男人们擎着的破旧的雨伞下面,女人们撩起了衣裳,在两边的人行道上,队伍在泥泞中相隔的更远了。这时候有两个无赖骂了些粗言野语;有些散步的人们奔跑了过来;有些商店伙计有趣地蹬高了脚在店窗里观望。在淋湿了的灰黑色的街道上,纷纭的人丛里,这成双成对的行列,衣服上都溅了水渍,特别是绮尔维丝的深蓝色的袍子、福公尼耶太太的生绸印花袍子、博歇的黄色裤子溅得更多。这些穿节日服装的人的那种严肃态度,便把古波发亮的礼服和马第尼耶先生的大礼服形成为狂欢节出会时那样可笑了。至于罗利欧太太美丽的装束、洛拉太太的飘带、洛门舒姑娘起皱的裙子,参差不齐,很像穷人穿的旧货店的奢华衣服。尤其是男人们的帽子令人发笑,都是些藏在黑暗的柜子里许久而变色的帽子,形状奇怪,有的是很高的,有的是很宽的,有的是很尖的,帽边也是奇形怪状的,有卷的,有平的,有太宽的或太窄的。人们看到后面最后的一幕更好笑了,那梳羊毛女工哥特龙太太穿着她刺目的紫色袍子,挺着她突得很高显然是一个怀孕许久的女人的肚子。这一班人从容地走,不慌不忙,以被人注视为乐事,听见人们取笑倒觉得开心。一个无赖指着哥特龙太太嚷道:

“你瞧那新娘!唉!倒霉!她已经怀了那么大的一个胎了!”

所有的人都笑起来。“烤肉”回身说那无赖的话说得不错。哥特龙太太笑得最厉害,自己夸张说这并不是耻辱;有许多女人走过的时候还斜眼望她,希望像她一样哩。

他们走到了克列里路,后来又向马逸路走。走到胜利广场停

了一停,因为新娘的左鞋的鞋带脱了。她在路易十四的铜像前系鞋带,大家都拥挤在她的后面,等候着她,而且取笑她所露出来的腿肚子。末了,从小野路下去之后,就到了卢佛故宫博物院的门前。

马第尼耶先生很客气地请求他们允许他做领导者。

这博物院很宽大,他们说说不定会迷路的。他呢,他认识那些好地方,因为他常常同一个艺术家来,这艺术家是一个很聪明的男子,有一家纸匣店向他买些图画贴在匣子上。在楼下,他们到了阿西里陈列厅的时候,大家都打了一个小小的寒战。嘿!这里可不暖,这个大厅很像是一个地窖!他们一对一对地向前走,仰着头,眨着眼睛,看那些很大的石雕刻。这里有黑大理石的神像,都是埃及的古物,有些神怪的畜类,一半是猫,一半是女人,脸像死人,鼻很瘦,唇很厚。他们觉得这一切都很丑。现在的人做的石工好得多了。一种腓尼基文的碑刻使他们吃惊,他们从来不曾读过这样难懂的文字,真是想象不到的。这时候马第尼耶先生同罗利欧太太已经到了二楼楼梯口了,他在穹窿下面对大家叫道:

“请你们来吧。这些东西不算什么……应当到二楼来看。”

楼梯赤裸而庄严的景象令他们变得严肃了。一个服装华丽的守卫员穿着红色的背心,袖章是金的,似乎在平台上等候他们,越发令他们激动了。他们走进法国厅的时候非常恭敬,尽量地慢走,以免失礼。

于是他们目迷五色,不停地沿着那些小厅去看图画,图画太多了,叫他们无法细看。假使他们要看懂,除非预备一个钟头看一幅图画!满眼是图画,真是数不清!大约要值许多钱啊!到了尽头处,马第尼耶突然叫他们止步,叫他们看《墨都斯船的沉没》;而且他解释了那题材。众人都呆着不动,也不说话。当他们又走的时候,博歇总结众人的意见说:这是成功的作品。

到了阿波罗厅,那地板最使众人叹赏:这是像一面镜子一样光

滑的地板,它能把凳子的脚都反映出来。洛门舒姑娘把眼睛闭上,因为她以为在水面上行走。大家叫哥特龙太太把脚放平,因为她有了身孕,生怕她摔了跤。马第尼耶先生要他们看天花板上的图画和描金,但是他们仰着头把脖颈累酸了也看不分明。这时候他在未进那四方厅以前先用手指着一个窗子说:

“你们看这阳台,这是查理第九对民众射击的地方。”

他监视着队伍。他把手一挥,命令众人在四方厅的中间停住。依他说这里有的都是些杰作;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像在教堂里一般。他们在厅子里绕着圈走。绮尔维丝询问《嘉娜的婚礼》的事迹,大家都说不把事迹写在画框上,真是糊涂。古波在《卓恭特》的前面停下步来,因为他觉得卓恭特有几分像他的一个姑母。博歇和“烤肉”望着那些裸体的美人,相视而笑;尤其是那打瞌睡的安调璞的两条大腿最使他们动心。尽后面是哥特龙夫妇,丈夫张着嘴,妻子把双手捧着肚子,两人在很感动地呆看墨里约所画的《圣母像》。

他们在厅里兜完了一个圈子,马第尼耶先生想要大家再看一遍;这是值得再看的。他很留心照顾罗利欧太太,因为她穿着一件绸衣;每次她询问他的时候,他很庄重地回答。她留心看第田的《情妇》,她觉得那女人的黄头发和她自己的头发相像。他不晓得,却胡说那女人是那美丽的费洛尼耶,是亨利第四的情妇,说安比丘戏院里还把她编成一出戏剧演出呢。

后来他们走进了一道长长的画廊,这里是意大利派与佛兰德派的作品。这边是画,那边又是画,有圣人,有男子,有妇女,他们的面孔为什么画成那样,不容易理解;有很黑色的风景,变黄的禽兽,人物混杂,颜色零乱,使他们看得头昏。马第尼耶先生不说话了,慢慢地引着众人走,众人排队跟着他,一个个扭着头,眼睛向上望着。好几个世纪的美术作品在这一班没见识的人的眼前经过,原始派的轻描淡写,威尼斯派的辉煌成就,荷兰的美丽风光,都给

他们忽略过了。他们所关心的却是那些摹仿古画的人们，一个个把画架摆在人丛里毫不在意地绘画。有一个老妇人登在一架很高的梯子上，挥着一支刷墙大笔，在一块很大很大的画绢上描绘，越发令他们注目。这时候博物院里渐渐传说有一群结婚的人来参观，于是有些画家笑嘻嘻地走了过来；有些好事的人们先坐在凳子上等候着，为的是舒适地观看他们的队伍。同时那些守卫员们咬紧了嘴唇，忍着些笑话不说。那结婚的人群已经疲倦了，忘了保持恭敬的态度，把有钉的鞋子拖着走，用脚跟踏得地板咚咚地响。再也不顾那些清洁而严谨的厅堂了。

马第尼耶先生不声不响在心里安排一件事。他一直地走向卢班士的《大节日》。他始终不开口，只是指着那画，眼睛现出嘻笑的样子。那些女人们看见了那画之后不禁低声叫起来。后来她们满面通红，转过头去。那些男人们拉住她们，大家取笑着，在研究那些淫秽的细节。

“你们看呀！”博歇说，“这可值钱呀。这一个在呕吐，那一个在撒尿，还有那一个，唉！那一个……好！他们干净得很！”

“我们走吧”，马第尼耶先生说时，对他的成功表示非常得意，“这一方面再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众人重循来路，再经过四方厅和阿波罗厅。洛拉太太和洛门舒姑娘抱怨起来，说她们的腿累得支持不了啦。但是马第尼耶先生要领罗利欧去看古代的首饰。他说那首饰就在这旁边，一个小房间里，那是他闭了眼睛也找得着的。然而他终于走错了路，领着众人穿过了七八个厅，那些厅都是空无一人的，冷落的，里面只有些同样的玻璃柜，柜里摆着许多破坛子和一些很丑的泥偶像。众人都打寒战，讨厌极了。他们正在另找一个门，却进入了漫画室。这又是一场大奔波，因为那些画一厅又一厅没有个完。这些画都陈列在靠墙的玻璃窗下，看去也没有多大情趣。马第尼耶先生迷了路了，却不肯承认。于是走到一处楼梯，又叫众人再上一层楼。

这一次他们在海军馆中间巡视着仪器、大炮、地图、轮船的模型，其中有些大船像些儿童的玩具。走了一刻钟的路，又遇见一处楼梯。他们下了楼梯，又遇着那些漫画，于是他们绝望了，任意向各厅乱撞；然而一对一对的男女仍旧排列整齐，跟随着马第尼耶先生。马第尼耶先生一面揩额上的汗，一面生气，怪管理的人把门户的地位改变了。守卫员和参观的人们很诧异地望着他们走过。不到二十分钟的工夫，人家重见他们在法国厅的四方厅里，沿着许多东方神像的玻璃橱旁边匆匆地走过。他们竟找不着出路。众人的腿酸了，意懒了，大家喧哗起来，把那大肚子的哥特龙太太丢在后面。

“就关门了，就关门了！”守卫员们用力地喊叫。

他们险些儿被关在馆里，幸亏有一个守卫员把他们领到了一个门口。后来他们到了出口，在存衣处取了他们的雨伞，然后他们才喘了一口气。马第尼耶先生才明白过来，说他错了，刚才他本该向左边转弯，现在他记得首饰室是在左边。大家都假装高兴，觉得这一次增加了见识。

四点钟响了。还要两个钟头才到吃晚饭的时间，大家决定散一会儿步来消磨时间。那些妇人们非常疲倦，很希望能坐一坐；但是没有一个人肯做东道请进咖啡馆，大家只好沿着河岸再走。这时候天又下了一阵骤雨，雨势很猛，虽有雨伞，妇人们的衣服都淋坏了。罗利欧太太每见一滴水落在她的绸衣上，她的心就痛一阵，于是她提议到御河桥下面去避雨。她说如果他们不下去，她就独自一人下去。众人听从了她的话，都到御河桥下面来，大家都觉得很好。呀！这可以说是一个绝妙的主意！那些妇人们把她们的手帕子铺在地上，坐在那里休息，撇开了两膝，双手拔了些石缝里的青草，两眼望着黑水奔流，以为到了乡间。那些男子们寻开心，高声噪嚷，为的是激动对面的桥洞的回声。博歇和“烤肉”先后向空中辱骂，拼命地叫了几声“猪猡！”等到对面有了回声，他们就大笑起来。后来他们的喉咙都喊哑了，便捡了些石片抛水鬼儿玩耍，这

时候雨已经停止了,然而他们觉得这地方很舒服,竟不想走开。赛纳河里流来许多油腻的水,有些旧瓶塞子,有些蔬菜的皮,许多污秽的东西混入一个旋涡,在桥洞下阴暗的水里荡漾了一会。同时桥的上面有许多公共马车和自用马车经过,全巴黎正在纷纭,众人在桥下向左右望去,只看见车子的顶,如同在一个井底看东西一样。洛门舒姑娘叹息了一声,她说假使这里有些树叶,会使她回忆起1817年陪着—个青年男子到马恩河岸去散步的往事,现在她还觉得伤感呢。

这时候马第尼耶先生请大家准备起身走。众人从推勒里公园穿过去,园里有些儿童在那里玩木环和气球,扰乱了这几对男女的队伍。众人到了旺多姆广场,注视着那巨大的圆柱,马第尼耶先生想要博女人们的欢心,他提议从那柱子里登上去眺望巴黎的全景。他的提议似乎很有趣。是的,是的,非上去不可,上去之后,会叫人欢笑不止呢。再说,有许多人从来没有离过平地,他们上去一定会感兴趣的。

“你们以为那瘸子有了她那样一条腿,还敢冒险上去吗?”罗利欧太太说。

“我呢”,洛拉太太说,“我很愿意上去,但是我不愿意有男人跟在我后面。”

众人于是都上去了。在那螺旋形的狭小的楼梯里,十二个人鱼贯而上,手扶着墙壁,脚踏着陈旧的梯级。到了完全黑暗里的时候,他们都哗然大笑起来。那些女人们不住地小声噪嚷,原来那些先生们搔她们的胳肢窝,捻她们的腿。但是她们真傻,何苦唧唧喳喳地嚷!叫人家以为是些老鼠在叫呢!再说,这是不要紧的;他们知道适可而止,并不超过道德的范围!后来博歇想出了一个笑话,众人都跟着他说。大家呼唤哥特龙太太,又问她的肚子过来了没有,好像她停留在中途上过不来似的。你们想一想!假使她被卡在那里,上不来,也下不去,岂不塞住了柱子,叫人家怎能下去呢?

大家嘲笑那怀孕的女人的大肚子,笑得前仰后合,几乎把柱子都撼动了。博歇说得起了兴,又说这烟囱式的柱子会使人变老了,难道走不完了吗?要走到天上去吗?他又想法子恐吓那些妇人们,嚷着说柱子摇动了。然而古波一句话也不说,他跟在绮尔维丝的后面揽住她的腰,觉得她任他摆布。忽然间,大家到了柱顶端的光明处,看见古波正在吻绮尔维丝的脖颈。

“好,好!你们真有规矩!你们两个人真不怕难为情!”罗利欧太太说时现出替他们害羞的样子。

“烤肉”似乎很生气,喃喃地说:

“我正在计算这柱子里有多少梯级,给你们一嚷,我就算不成了!”

马第尼耶早已到了上面的平台上,指着许多古迹给大家看。福公尼耶太太和洛门舒姑娘绝对不肯离开楼梯,因为她们一想起下面的街道早已胆寒了。她们只由那小门看看就算了。洛拉太太的胆子大些,她在狭小的平台上紧贴着铜像绕了一圈。但是这到底是动心荡魄的事情,只要一失足,天啊!什么都完了!那些男人们的面色变了些,注视下面的广场。真叫人以为是身在天空,与一切都隔绝了!唉!谁能不胆寒呢!然而马第尼耶先生叫他们举起眼睛向很远的地方望去,这可以免得头昏。他继续指示给他们看残废军人纪念馆、国葬馆、圣母院、圣约克塔、蒙马特的峰峦。后来罗利欧太太忽然想起来,便问大家是否看见教堂路的银坊酒楼——等一会儿他们去吃饭的地方。于是足有十分钟的工夫大家寻找,大家争论,每人把那酒楼安置在一个地点。灰色广漠的巴黎围绕着他们,远处呈现浅蓝色,深坳处浮着许多起伏的屋顶,河的右岸沉在一片红铜色云彩下面的阴影里,云边镶着金黄色的霞光,一道宽阔的阳光照在左岸的千万个玻璃窗上,映成闪闪的星光,在大雨洗净了的天空下面,这个都市的一角,显得分外光明。

“我们犯不着上去吃风!”博歇说时气冲冲地走下楼梯。

众人都下楼梯,大家赌气不说话,只剩有急忙的脚步声。到了下面,马第尼耶先生想要付钱。但是古波抢着上前,把二十四个铜子放在守卫员的手里,算是每人两个铜子。这时候差不多五点半钟了,仅够他们回去的时间,于是众人又从大马路和卖鱼路走回去。然而古波觉得散步不能这样就收场,于是把众人推进了一家酒店里喝了些威尔姆特酒。

晚饭预定是六点钟,银坊酒楼里的人等候他们,已经等了二十分钟。博歇太太把门房交托给了一个女友,早已到了银坊酒楼,在二楼上对着那摆好的酒席和古波妈妈谈话;那两个孩子——克罗德和爱弟纳——由她领了来,在桌子下面,许多椅子的当中,东钻西躲地玩耍。绮尔维丝整天没有看见她的孩子们,所以一进来就把他们抱在膝上温存他们,热烈地同他们接吻。她向博歇太太问道:

“他们刚才还老实吧?没有太叫您麻烦吗?”

博歇太太叙述今天下午那两个孩子所说的令人笑煞的话,绮尔维丝又把他们抱起来,紧贴着自己,露出疼爱的热情。

“这对古波说来,真是一件奇怪的事!”罗利欧太太在餐厅的一头对那些妇人们说。

绮尔维丝本来保持着上午的安然微笑的态度,然而自从散步以后,她不时露出愁容,怔怔地望着她的丈夫和罗利欧夫妇,露出深思而沉着的样子。她觉得古波在他的姐姐跟前是一个没志气的人。昨天他还嚷着,发誓说如果他们那一对毒蛇夫妇放肆的时候,他一定给他们碰钉子。然而今天在他们跟前的时候,她是看得清楚的,他像一条驯服的狗,生怕他们发怒,不敢争辩一声。只是这一层就使绮尔维丝担心她的前途了。

这时候大家只等“靴子”一个人,他始终还没有来。

“啊!不管他吧!”古波说,“我们就席吧。等一会儿,保管你们会看见他滚了来的;他的鼻子很灵,有好酒好肉的地方他不会嗅不

着的……喂，如果他还在圣德尼的路上守候着，那真好笑了！”

于是众人很快活地就席，把椅子移动得很响。绮尔维丝坐在罗利欧和马第尼耶先生当中，古波却坐在福公尼耶太太和罗利欧太太当中。其他各人随意就席，因为指定座位常常会引起争吵和妒忌的心理。博歇坐在洛拉太太的旁边，“烤肉”的左右是洛门舒姑娘和哥特龙太太。至于博歇太太和古波妈妈却在桌子的尽头，她们照管那两个孩子，她们担任替他们切肉斟酒，尤其是注意不让他们多喝酒。

“没有一个人做饭前的祈祷吗？”博歇这样问。这时妇人们正把她们的裙子放在桌布之下，因为恐怕染上油污。

但是罗利欧太太不喜欢这种玩笑。面条汤差不多是冷的，大家很快地喝干，调羹就着嘴唇，发出滋滋的声音。两个侍者伺候着，都穿的是油腻的褂子，围着肮脏的白围裙。院子里的槐树的上面的四个窗子是开着的，太阳从窗子里照进来，这是大雨后的余辉，空气虽清，暑气还未尽散。在这潮湿的角头上，树木的回光把氤氲的饭厅映成浅绿色；树叶的影子也在桌布上欢舞，而桌布却发出一种霉味。厅里有两面大镜子，镜子上满是苍蝇屎；镜子在桌子的两头，把桌子照得长到无边，桌上是密密层层的杯盘，盘子变了黄色，洗盘子时没有洗干净，好些油垢还存在盘子上的刀痕里。厅的一头，每次一个侍者从厨房上楼的时候，门一开一合，一阵强烈的油腻的气味也跟着吹上楼来。

“我们不要大家同时说话。”博歇说时，各人都不开口，只顾低头就着盘子吃东西。

大家开始喝第一杯酒，眼睛望着侍者们送肉馅面盒上来，忽然看见“靴子”进来了。他嚷道：

“好！好！你们这一班坏蛋！我在路上守候了三个钟头，甚至于有一个巡警来向我要证件看……你们看见过谁是像这样对待朋友的？你们该雇一辆马车去接我才是！呀！把我丢在路上，你们

的心肠狠不狠？而且天又下雨，雨点大得很，以致我的衣袋里满装着水……真的，你们在我的衣袋里还可以钓鱼呢！”

众人捧腹大笑。“靴子”很激动，他一定已经喝了两瓶酒，只是因为大雨把他溅了一身泥水觉得不舒服罢了。

“唉！羊腿伯爵！”古波说，“你快去坐在哥特龙太太身边吧，你看，人家等候你呢。”

噢！他不会因为迟到而吃亏，他尽可以赶得上别人；他连叫了三次汤，几盘面条，还切了几块很大很大的面包放在汤里。当大家吃面盒的时候，席上人人都钦佩他的食量。他真贪吃得很！侍者们排成一串把面包传递给他，那些面包切得很薄，他一口就吞下去。他终于生气了，他要整个一个大面包摆在他的面前。那酒店老板很担心，亲自到饭厅门口望了一会。众人预料他会这样，重新又捧腹大笑起来。酒店老板竟给他吓倒了！这“靴子”真是一个宝贝！那一天十二点钟响的时候他不是喝了十二杯酒，吃了十二个熟鸡蛋吗？这种食量真是少有的！洛门舒姑娘很受感动，怔怔地望着“靴子”咀嚼，同时马第尼耶也很诧异，想找一句话称赞他的特殊的能力。

大家静默了一会。一个侍者把一只盘子放在桌子上，盘底很深，盘内有一味兔子肉。古波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他取笑说：

“喂，伙计，这是一盘猫肉，这个……我还听见猫叫呢。”

他说了之后，果然有一阵猫叫的声音，叫得十分逼真，竟像在盘子里传出来似的。这是古波用喉咙做的，他的嘴唇并不动弹。他在酒席上专会做这种受人欢迎的把戏，所以他每次在外面吃饭一定叫一味兔子肉。后来他又哄哄地作猫儿喜悦的声音。那些妇人们都用饭巾掩着脸，因为她们笑得太厉害了。

福公尼耶太太要一个兔头；她只喜欢吃头。洛门舒姑娘喜欢吃肥肉。博歇说他喜欢吃葱头，葱头煮得好的时候比什么都好吃；洛拉太太听了，抿着嘴说：

“这个，我懂得。”

她的身子干瘦得像一根木杆子，过的是女工的忙碌奔走的生活，自从守寡以后，不曾有过一个男人，然而她却关心男女间的事情，爱说而且爱听双关的言语，她的理解力很高，有许多双关语，只有她一人懂得。博歇俯身贴近她的耳朵，低声地要求她解释。她又说：

“当然，那些小葱头……这已经够明白的了，我想。”

这时候谈的是正经话了，各人谈各人的行业。马第尼耶赞扬纸匣的事业，说这行业里真的有许多艺术家。于是他叙述那些很奢华的年礼纸匣子，夸奖说有些式样真是好极了。罗利欧冷笑起来，他做金子的工作，他很自负，他觉得他的指头与他的全身都是金光。他说古时候的首饰匠往往佩带宝剑，他叙述俾纳尔·巴里希^①，其实他也莫名其妙。古波叙述一个旗杆顶上的定风针，说是他的一个朋友的作品；这定风针先是一根柱子，柱子上一束花，花上一筐果子，花果之上是一面国旗。这一切都做得很好，而且只是用一些锌片焊接而成的。洛拉太太教“烤肉”怎样做花茎，说时用瘦骨突出的手指头旋转那刀柄。这时候人声嘈杂，渐说渐高；大家听见福公尼耶太太高声埋怨她的女工们，说昨天还有一个学徒烧焦了她的两条被单。这时候罗利欧一拳打在桌子上，嚷道：

“随便你们怎样说，金子总是金子！”

这一句真理的话使众人都静默了，只有洛门舒姑娘用微弱的声音在说话。她说：

“……这样，我撩起她们的裙子，我在里面缝几针……又在她们的头上加一个别针别住她们的帽子……这样就完工了，人家拿去卖十三个铜子一个。”

她在向“靴子”讲解她做玩偶的情形，而“靴子”却慢慢地咀嚼，

^① 巴里希(Bernard Palissy)是16世纪法国有名的一个作家和艺术家，他是首先发明烧制珐琅的人。

像一盘磨石在磨麦粉似的。他并不听她的话,只摇了一摇头,一方面却放眼窥探着那侍者们,生怕他们把没有吃完的盘子撤了去。大家吃了一盘油炸肉和一盘豆角。侍者把烤盘送上来,是两支瘦鸡,摆在一堆水芹上面,水芹烤得又焦又软。外面的阳光在槐树的高枝上快要没落了。在饭厅中,浅绿的回光里,夹杂着由餐桌上升起的烟气,桌布被酒与菜汁染污了,刀叉零乱地放着;沿着墙侍者们放着些脏了的盘子和空了的酒瓶,看去好像是桌布上扫下来的秽物一般。天气热得很。男人们脱了礼服,只穿着衬衫继续地吃着。绮尔维丝很少说话,只远远地照顾着克罗德和爱弟纳。这时候她说:

“博歇太太,我请您不要给他们吃这许多东西吧。”

她站了起来,走到孩子们的椅子后面站着谈了一会。孩子们不懂得道理,他们一天到晚吃东西也不会拒绝的;她亲自撕了些鸡肉给他们吃。但是古波妈妈说他们害一次不消化的病也不妨啊。博歇太太低声在怪博歇捏了洛拉太太的大腿。唉!这个家伙真坏,他假装贪吃;其实她分明看见他的手放在桌子下面。如果他再动手,她要把一个水瓶打在他的头上呢!

在大家的静默中,马第尼耶先生谈论政治:

“5月31日的法律^①是可恨的。现在要在本地居住二年以上才有公民资格。有三百万公民被除名了……人家对我说波拿巴自己也很不高兴,因为他是一个爱老百姓的人,他所做的许多事足可以证明这个。”

他本人是一个共和党员,但是他所以敬仰亲王,是因为亲王的叔父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人物。“烤肉”生气了,他说他曾在总统府做过工,他看见过波拿巴好像他现在看见“靴子”一般,正和他面对面;这个粗鲁的总统有什么稀罕,只像一匹驴子!人家说他要到里

^① 指1850年反动的议会通过的选举法,波拿巴(即拿破仑第三)当时尚为总统。下面所说的亲王,即波拿巴,其叔父即拿破仑第一。

昂巡游一次。好！假使他跌在水沟里死了，民众倒可以松快些！这一场辩论渐渐变得不客气了，于是古波出头干涉说：

“噯呀！你们的见识还不够谈政治！……笑话！什么政治！政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人家捧什么出来都好，国王也好，皇帝也好，哪怕什么也没有，我仍旧可以赚五个法郎一天，可以吃饭睡觉，对不对？……呃！这太傻了！”

罗利欧把头摇了一摇。他是1820年9月29日生的，恰好和尚博伯爵^①同一天生日。这种巧合使他很动心，使他常常做模糊的幻梦，他希望国王回到法国来，而他自己也可以有好命运了。他没有说得很清楚他希望什么，但是他暗示他总会有一场意外的喜事。所以每逢他有了一种大希望而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他就自己安慰说：“不要紧，等到国王回来就好了。”

“而且有一天晚上我还看见过尚博伯爵呢。”他说。

人人的脸都转过来向着他。

“一点儿也不错。那伯爵是一个胖男子，穿着一件大衣，看他的样子很仁厚……我在一个名叫贝基诺的朋友那里，就是在教堂路卖家具的那一位朋友，伯爵在前一天遗落了一把雨伞在他的店里，于是他进店来，简单地像这样说：‘请您还我那雨伞好不好？’天啊！这就是他，不错，贝基诺以人格担保！”

席上没有一个人表示有丝毫的怀疑。这时吃到饭后果品了。侍者们正在撤去桌上的餐具，盘碟乱响。罗利欧太太一直都很有礼貌，很有太太的风度，这时却忽然骂了一声“脏货！”因为一个侍者撤盘子的时候误把一些什么流在她的颈上。当然，她的绸衣是被染污了！马第尼耶看了看她的背，告诉她说什么也没有，他可以向她发誓。现在桌布上摆着一个生菜碗，里面盛着些奶油蛋花，旁边另有两盘干酪和两盘鲜果。奶油蛋花里的蛋白太熟了，浮在奶

① 尚博伯爵(Le Comte de Bhamlord)就是亨利第五，他自以为是法国王室的嫡系，在1873年准备称王而未成功。

油上面,惹得众人都很注意。大家说这蛋花做得很好,出乎意料之外。“靴子”始终只管吃。他又向侍者要了一个面包。他把两盘干酪都吃完了;看见那生菜碗里还剩有一些奶油,于是他请人家把碗递给他,他切了许多很大的面包片放进了碗里如同放在汤里一般。马第尼耶又钦佩地说:

“先生真是了不起的人。”

这时候那些男人们都站了起来吸他们的烟斗。他们在“靴子”的后面停留了一会儿,拍他的肩,问他是否觉得舒服些。“烤肉”把他连椅子抱起来,妈的,他的身子加重了一倍了!古波取笑说他这朋友这样吃,只算是一个开端,他要照这样吃一个整夜的面包呢!侍者们惊愕得都走开了。博歇下楼呆了一会儿,又上楼来告诉大家,说酒店老板的嘴脸可好看得很啊。他在柜台里脸色都变了,那老板娘着了慌,叫人出去看面包店还开着门没有,甚至于店里的猫都担心怕要破产似的。真的,这太好笑了,这顿晚饭的钱花得真值,聚餐如果没有这个狼吞虎咽的“靴子”是不行的!男人们燃着了烟斗,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他吃得这样多,身体一定是很结实!哥特龙太太说:

“假使人家要叫我养活您,我可不愿意。呀!不行,可真不行!”

“靴子”斜着眼睛望着哥特龙太太的肚子,回答说:

“喂,小妈妈,不要开玩笑。您吞下肚子的东西比我还长得多呢!”

众人齐声喝彩,说他回答得好。这时候天色已经黑了,饭厅里燃着了三盏煤气灯,在烟斗的浓烟里现出混浊的灯光。侍者们上了咖啡和白兰地酒,把那些脏了的盘子都收了去。楼下的槐树下面的跳舞开始了,一个喇叭和两个提琴演奏的声音很高,与妇女们的笑声相混合;夜里的天气还热,笑声还有几分带暖。

“我还要喝酒!”“靴子”嚷着说,“两瓶黄烧,要多放柠檬,少放

白糖!”

古波看见对面的绮尔维丝有忧虑的脸色,于是站起来声明大家不要再喝酒了。大家已经喝了二十五瓶酒,连孩子也当大人计算,每人已经喝了一瓶半,这已经不少了。刚才大家小吃了一顿,大家互相亲爱,互相敬重,好像家庭的庆乐,一切经过都很好,都很快乐,如果大家尊重女人们,就不该闹得太凶。总之,大家到这里来聚会,为的是祝新夫妇健康,并不为的是喝得醉醺醺的。古波深信不疑地这样演说了一番,每说一句就用手按一按胸,罗利欧和马第尼耶先生都很热烈地赞成他的话。然而博歇、哥特龙、“烤肉”,尤其是“靴子”,四个人都很生气地冷笑起来,说他们的舌头干得很,口渴得很,非喝酒不可。“靴子”说:

“口渴的,就是口渴;口不渴的,就是不渴。我们要叫酒喝……我们并不勉强你们。可以叫伙计们也送几碗糖水来给少爷们喝。”

古波正想要再说,“靴子”早已站起来,把自己屁股一拍,嚷道:“啊!不要唠叨了,少爷……伙计,快送两瓶老酒上来!”

于是古波说,这样倒很好,不过大家应该立刻把账算清,以免后来争吵,品格高尚的人犯不着替醉汉们付钱。“靴子”听说,自己搜了搜钱包,只拿得出三个法郎又七个铜子。但是,谁叫他们让他在圣德尼路上候了许久呢?他不能让雨水淹死了他,所以他破了那五个法郎。这是众人的罪过,却不是他自己的罪过!后来他终于拿了三法郎出来,留着七个铜子以为明天买烟草之用。古波气极了,就想要打“靴子”,绮尔维丝大吃一惊,连忙扯住他的礼服哀求他。他终于向罗利欧再借两个法郎,罗利欧表面上拒绝他,却悄悄地借了给他;因为假使罗利欧太太知道了,她一定不肯的。

这时候马第尼耶先生拿了一个盘子来。洛拉太太、福公尼耶太太、洛门舒姑娘,都悄悄地先把五法郎放在盘上。男子们在厅的另一边算账。一共十五个人,该是七十五个法郎。等到七十五个法郎都放在盘子上之后,每一个男子又加五个铜子作为侍者们的

小账。他们辛辛苦苦地计算了一刻钟，才算使得人人满意。

马第尼耶先生担任与老板接洽，及至他请了老板上来的时候，大家听了那老板的话都吃了一惊，原来他陪着笑脸说这些钱和他的账不相符，因为还有外加的账。众人听见了“外加”二字，都气愤愤地嚷起来，于是不慌不忙地同他们算账：事前说定二十瓶酒，现在喝到了二十五瓶；他看见饭后的果品不很够，说奶油蛋花是他格外加的；又有连同咖啡送上来的一瓶罗姆酒，预备喜欢喝罗姆酒的人加在咖啡里喝的。于是一场吵闹起来了。大家埋怨古波不曾说好；古波就同那酒店老板争论：他并没有说过二十瓶酒的话；至于那奶油蛋花呢，既然与饭后果品一起送来，就该算在饭后果品的账内，老板自己甘心多给东西吃，亏了本也是活该；至于罗姆酒呢，那更是老板的诡计，故意把些烧酒放在桌子上，人家一时不当心就喝了，他因此就好格外加钱。他说：

“那罗姆酒是放在咖啡的托盘上的，应该归在咖啡的账内才是……您不要再向我们唠叨了！您把您的钱拿去吧。妈的！我们再也不踏进您这破屋子里来了！”

“另外要加六个法郎”，那酒店老板说，“请你们再给我六个法郎……那位先生吃的三个面包还没有计算在内呢！”

大家紧紧围住了他，指手画脚地表示了他们的怒气，嚷得喉咙都哑了。尤其是那些妇人们，也忍不住了，说要她们再加一个生丁也不行。呀！好！谢谢吧！好一场喜酒！洛门舒姑娘说她再也不会参加这种宴会了。福公尼耶太太也说她没有吃好，说在她家里买两个法郎的菜就可以吃得很满意了。哥特龙太太埋怨大家把她安排在一个不好的地方，坐在“靴子”的旁边，那“靴子”很没有规矩。总之，这种聚会的结果总是不好的。一个人想要在他结婚的时候有人来参加，就应当请客呀，是不是！绮尔维丝躲在窗前古波妈妈的身边，一句话也不说，心中惭愧，觉得这一切责骂的话，都落在她一人的身上。

马第尼耶先生终于和酒店老板走下楼去。大家听见他们在楼下争论。半个钟头之后，马第尼耶上楼来了；他把事情办妥了，只加了三个法郎。但是众人还是很生气，不住地还在谈论外加的账目。在这噪嚷的场合里又加上了博歇太太的一种粗暴的举动。她始终窥探着博歇，她在一个角落上看见他搂着洛拉太太的腰。于是她拼命地把一个水瓶扔了过去，扔在墙上碰碎了。

“太太，可见得您的丈夫是个裁缝”，洛拉太太说时抿着嘴唇，表示她的话另有深意，“这是一个会做裙子的好手……然而刚才我在桌子下面踢了他好几脚呢。”

这次宴会完全失败了，他们越来越不高兴了。马第尼耶先生提议唱歌，但是那有好嗓子的“烤肉”已经不见了，洛门舒姑娘手肘倚着窗子，看见他在槐树下抱着一个不戴帽子的胖姑娘在跳舞。那喇叭和那两个提琴奏着《芥酱商人》舞曲，人们都拍手合着它的节拍。于是楼上的人涣散了，“靴子”和哥特龙夫妇下楼去了，博歇自己也溜了。大家从窗子里望见下面一对一对的男女在绿叶间打旋转，树枝上悬挂着的灯笼射出绿光照映着他们。暑热犹盛，夜景昏昏欲睡。在饭厅里，罗利欧和马第尼耶先生正在谈论正经事情；同时那些妇人们不晓得怎样泄愤，只好用眼睛望她们的衣服，看有没有染了污点。

洛拉太太的飘带大约是浸在咖啡里弄脏了。福公尼耶太太的生绸袍子也满是菜汁。古波妈妈的绿披肩从一张椅子上掉在地上，后来才在一个角落上找到，可是它早已皱了，被践踏脏了。尤其是罗利欧太太还不能息怒，她的背上染了一个污点，人家尽管发誓说没有，她自己却觉得有的。她把背扭过来，向镜子里照了一照，终于给她照见了。她说：

“我说过什么话来？这是鸡汁。我要那伙计赔偿我的袍子。我要告他一状……唉！这一天可是过得真够了！我倒不如在家睡觉呢！……我要走了！这样倒霉的喜酒，我受够了！”

她果然气愤愤地走了,她的脚跟把楼梯都踏得震动了。罗利欧连忙下楼追她,但是她无论如何不肯上楼,只说如果大家想要一块儿走,她愿意在街上再等候五分钟。她本想在大雨后就走了呢!今天的事,她将来还要向古波算账哩。古波看见她这样发怒,显出惊慌失措的样子,绮尔维丝为了避免麻烦,赞成大家就走。于是大家匆匆地互相接吻。马第尼耶先生送古波妈妈回家。博歇太太在这第一夜,只好把克罗德和爱弟纳领到她家去过夜;他们的母亲可以不必担心,他们因为吃奶油蛋花吃得太多,消化不好,早已在椅子上睡着了。于是新郎和新娘跟着罗利欧走了,把众人留在酒楼上;同时下面的舞场里起了一场争吵,是博歇和“靴子”同其他的一群人在争执。他们两人吻了一个妇人,这妇人是属于两个军人的,他们不肯把她还给那两个军人,并且声称要同他们打架,同时那喇叭和提琴正在奏着珍珠河畔的波尔卡舞曲。

这时候还不到十一点钟。教堂路上和金滴全区里喧哗得很厉害;原来工厂发工资的日子恰恰落在这个星期六,所以工人们可以大醉一番。罗利欧太太在银坊酒楼的二十步之外,站在一盏路灯下面等候着。她拉着罗利欧的手臂便向前走,并不回头;他们走得那样快,累得绮尔维丝和古波气喘喘地追赶他们。他们不时走下人行道,为的是躲避一个躺在地上、四脚朝天的醉汉。罗利欧回头,想要弥补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让我们送你们到你们的门口吧。”他说。

罗利欧太太提高了声音说,她觉得在好心旅馆的一间邈远的房间里度过新婚之夜真是可怪的事情。难道他们不能把婚期展缓,攒下两个钱买几件家具,自己租一间房子然后结婚吗?呀!今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堆叠在顶楼上十法郎一间的小屋子,连空气都没有,那才好呢!古波胆怯地回答说:

“我已经退了房间,我们并不住在屋顶楼上。我们保留着绮尔维丝的房间,因为它大一些。”

罗利欧太太一时忘情,突然转身嚷道:

“唉!这更不行!你竟要到瘸子的房间里去睡觉吗?”

绮尔维丝的脸色大变,她第一次听见人家当面叫她的绰号,好像挨了一个耳光。后来她还听见罗利欧太太气愤愤地说:瘸子的房间是她和郎第耶同居过一个月的房间,她过去的秽迹还留在房间里呢。古波没听明白,只恨她说出绰号得罪了他的妻子,于是气愤愤地说:

“你不该给人家起绰号。你不晓得,本区的人因为你的头发不好,大家都把你叫做牛尾巴呢。呃,你不喜欢这名字,是不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保留二楼的房间呢?今晚孩子们不在那里,我们这一夜一定会过得很好的。”

罗利欧太太听见了“牛尾巴”这个名字,心中十分难受,却一句话也不说,保持着她的尊严。古波为着要安慰绮尔维丝,悄悄地揽紧了她的手臂;他甚至于使她能够开心,因为他附着她的耳朵说他们仅仅有七个铜子成家,三个大铜子,一个小铜子,他并且用手在裤袋里把铜子弹得铮铮地响。他们到了好心旅馆门口的时候,大家没好气地互相道了晚安。古波正在勉强拉绮尔维丝和他的姐姐吻抱,并且说她们是傻瓜的当儿,有一个醉汉似乎要向右边走过,突然又转到左边,把身子投在那两个妇人的当中。罗利欧说:

“呃?这是巴苏歇伯伯!他今天领到工钱了。”

绮尔维丝吃了一惊,把身子紧靠着旅馆的门。巴苏歇伯伯有五十多岁了,是一个殡仪馆的职员,他的黑裤子上满是污泥,一件黑外衣搭在肩上,一顶黑皮帽子戴在头上,这帽子因为跌跤而弄得又皱又扁了。

“你们不要怕,他并不是凶恶的人”,罗利欧继续说,“这是我们的一个邻居,在未到我们的房间以前,廊子里的第三间就是他的家……嗨!假使他的老板看见他这样,他就该倒霉了!”

然而巴苏歇伯伯看见绮尔维丝怕他,却大大地不高兴,说:

“呃,怎么样? 我不会吃人的……好孩子,你放心,我并不比别人坏……当然,我喝了不少酒! 一个人做工的时候,轮子上不能不加点儿油! 我们只两个人便把一个有六百磅重的死人从四层楼搬到街道上,而且还没有把他摔坏,你们做得来吗? ……我呢,我是喜欢逗笑的人。”

绮尔维丝更把身子躲在门里面,满心想要哭出来,整天的快乐都打消了。她再也想不起同罗利欧太太吻抱,只恳求古波支使开那醉汉。于是巴苏歇蹒跚地走着,挺有理智地表示出他的藐视的态度,说:

“谁也拦不住您过这一关,我的孩子……也许有一天您很愿意过这一关呢……是的,我知道好多女人,她们巴不得人家把她们抬走呢。”

罗利欧夫妇决定把他带走,他转过身来,打了两个噎,吃吃地说了最后的一句话:

“一个人死了的时候……您听我说……一个人死了的时候,就永远活不转来了。”

四

古波和绮尔维丝经过了四年的辛苦的工作。他们在本区里算是一对好夫妇,两人安静地过生活,并不打架,每逢星期天一定到圣杜安去散步一次。绮尔维丝在福公尼耶家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还有时间把自己的房子弄得干干净净,每天早晚又照料全家的饮食。古波不喝酒,把每半月所得的工钱都拿回家来,每晚在未睡之前当着窗户吸一吸他的烟斗,为的是换一换空气。他们这样和气,所以人们常常称道他们。他们两个人每天几乎能赚九个法郎,所以人家猜他们贮蓄了许多钱。

尤其是起初的时候,他们得努力地工作,才能弥补亏空。在结婚的时候,他们已经负了二百法郎的债。后来他们又嫌好心旅馆太不好,他们觉得旅馆里来往的人都不是正经的,实在令人看不过眼;他们希望自己有家,自己料理自己的家具。有许多次,他们预算必需的款子,屈指一算,至少要花三百五十法郎。假使他们不愿手头太紧,而且希望有钱买一只蒸罐或一口小锅,那么,这个预算是不可能再减了。他们正在垂头丧气,以为不到两年的功夫想要撙节下来这样大的一笔款子是没有希望的,哪知道他们忽然有了一个好机会:布拉桑有一位老先生向他们请求把长子克罗德送进那边的中学里去,因为那老先生是一个慷慨而古怪的人,爱好图画,他看见了这孩子以前所乱涂的小人竟使他非常赞赏。克罗德在家里实在累他们用许多钱。现在他们只负担幼子爱弟纳了,

所以他们在七个半月之内就积下了三百五十法郎。某一天,他们到美男路去买些转售的家具;买了之后,在回家以前,先在马路上散一会步,心中快乐得了不得!他们买到了一张床,一个床边的小柜,一个大理石面的横柜,一个高柜,一张漆布面的圆桌,六把椅子,这一切都是旧红木的;此外还有床单被褥,桌布饭巾和几乎全新的厨房用具。在他们看起来,这才算是正正经经地进了生活之门,他们有了家具,便成为有产的人,本区内有身份的人也都对他们重视了。

两月以来,他们心心念念在乎找一个住宅。他们首先就想在金滴路那所大房子里租到一个住宅。但是那边没有一间房子空出来,他们只好放弃了他们的旧梦。老实说,绮尔维丝并不觉得可惜:她一想起要与罗利欧夫妇同住在一处,她就很害怕。于是他们向别处寻找。古波很有道理地主张不要远离福公尼耶太太的洗衣厂,好叫绮尔维丝不至于走太远的路,随时都可以回家来。他们终于找着了一处,是一间很大的卧房,一间梳妆室,一间厨房,恰在金滴新路,差不多是那洗衣厂的对面。这是一所小房子,只有一层楼,楼梯很陡,楼上只有两所住房,一在右边,一在左边。楼下住的是一个出赁车辆的商人,他的车辆都停放在沿着马路的一个挺大天井的敞房里。绮尔维丝十分喜悦,以为回到了外省;这里没有邻居,不怕有人同他吵闹,这样安静的地方令她回忆起布拉桑的城堡后面的一条小路;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她在洗衣厂里用不着离开她熨衣服的桌子,一探头就可以望见她的窗子。

迁入新宅的时期定在四月月终。这时候绮尔维丝已经怀孕八个月了。但是她表示她很强壮,笑着说她工作的时候肚里的婴儿还在帮助她呢,她觉得一双小手在肚子里推她,于是她更有气力了。每逢古波要她睡着静养的时候,她偏不肯,她说她一睡就会害病。这未免太早了;现在多了一张嘴,该加紧工作才行呢!于是她亲自洗刷她的住房,然后帮助她的丈夫把家具摆好。她非常爱惜

这些家具,很小心谨慎地揩擦它们,只要看见小小的伤痕就非常地心痛。当她扫地误撞着家具的时候,她停住了脚发呆,竟像自己被撞伤了似的。她尤其爱那横柜;她觉得它很美丽,很结实,而且式样很堂皇!她的好梦是买一个时钟放在大理石面上,那一定会好看得很,然而她不敢说出口来。假使她不怀孕,她一定买一个时钟。现在她叹了一口气,把那事情展缓了。

他们夫妇在新宅里住得非常舒服。爱弟纳的床摆在梳妆室里,而且那里头还可以摆放一张婴儿的床。厨房像手掌一般大小,而且是黑暗的;但是,如果把门打开,屋里还很明亮。再说,绮尔维丝并不要做几十个人的饭,只要有地方做她的炖肉就够了。至于说到他们的大卧房,他们因此而骄傲。他们在早上把白色的床帷拉上了,卧房就改为饭厅,桌子在中央,横柜与高柜相对着。那壁炉每天要烧十五个铜子的煤炭,于是他们把壁炉堵塞了;天气十分冷的时候,他们把一个小铁火炉摆在大理石板上,每天只烧七个铜子的煤就可以取暖。后来,古波又竭力点缀他的卧房的墙壁,说将来还要再弄漂亮些:镜台上是一个雕刻像,刻的是法兰西的一个元帅,手里拿着一根指挥棒,在一尊大炮和一堆炮弹之间徘徊着;横柜上是许多家人的相片排成左右两行,中央是金色的一个圣水瓷盘,盘里放着些火柴。高柜上有巴斯加和贝朗瑞的半身塑像,一个庄严,一个微笑,好像在静听那小时钟嘀哒的响声。这实在是一个漂亮的卧房。

“您猜我们的房租是多少呢?”绮尔维丝每逢一个客人来拜访的时候一定这样问一句。

当人家把房租估计得太高的时候,她得意得嚷起来,因为她花这样少的钱住这样舒服的地方。她说:

“每年一百五十法郎,不多一个铜子!……呃!这真便宜!”

金滴新路的本身也是使他们快乐的一个大原因,绮尔维丝住在这里可以从自己家里到福公尼耶太太家里不断地来往。现在到

了晚上古波却下楼来,在门口吸他的烟斗。那马路是没有人行道的,渐上渐高。路面的石砖是坍了的,往上去在金滴路的一方面,有些黑暗的商店,店窗是肮脏的。有几家补鞋店,几家箍桶店,一家凌乱的杂货店,还有一家倒闭了的酒店,店门关了几个星期了,门上贴着许多广告。朝着巴黎的另一头却是些直上云霄的有四层楼的房子,楼下是许多洗衣店,一家挨着一家。只有一家绿色门面的小理发店,橱窗内摆着许多色彩柔和的香水瓶和擦得挺亮的铜盘,使这个阴暗的角落呈现出一些鲜艳活泼的景象。但是最令人舒服的地方是路的中间,因为房子渐低渐少,空气与日光也渐多。这里的出租车辆商人的存车房、旁边的一家汽水制造厂和对面的一个洗衣场仿佛把这个寂静的空地是格外扩大了。洗衣场上洗衣妇的喧哗声与机器均匀的声音似乎都有一种自乐其乐的意味。在深一点的地方,黑墙中间夹着的小路,竟使这里酷似一个村落。古波看见有少数的行人从洗衣场里流出来的肥皂水上跨过去,觉得有趣,便说他记得在五岁的时候他的一个叔父曾经把他领到这么一个地方去过。绮尔维丝最爱她的窗子左边的天井里所种着的一株槐树,只要一条伸出墙外的碧绿的树枝,就够替全路增加风景了。

直到四月底,绮尔维丝才分娩,那时是下午四点钟,她正在福公尼耶太太家里熨一对布帷,忽然肚子痛起来。她不愿意立刻回家,还在一张椅子上忍受着痛,痛止了些的时候又熨那些布帷,布帷是等着要用的,她硬要把它熨好;再说,这也许是一场普通的肚子痛,何苦为这个就娇养起来?但是,当她想要再熨几件男子的衬衫的时候,她的面色变得煞白了。她只好离了工作室,穿过了马路,弯着腰,用手扶着墙走。一个女工愿意陪送她,她谢绝了,只请她替她到附近的卖炭路去找一个产婆来。当然,她的家这时候还没有举火。她自己想这大约要整夜的工夫,她不妨在回去的时候先预备古波的晚饭,做好了饭之后她再看,不脱衣服就倒在床上也

可以的。然而到了楼梯上的时候，她的肚子忽然大痛起来，她只好坐在楼梯中间的梯级上；她用双拳堵住了嘴不肯叫喊，因为她生怕被男人们在上楼时候撞见她。痛过了之后，她才能开了房门，心里安定了，又以为自己一定误会了。这一天晚上她用里脊肉做红烧肉，当她剥马铃薯皮的时候，一切都还顺利。然而在肉下锅的当儿，她的汗又流，肚子又痛了。她一面站在灶前做菜，一面痛得流了许多眼泪，她虽然要分娩，断不能因此就让古波没有饭吃，是不是？肉在微火上渐渐煮烂了。她回到卧房里，以为她还有时间把一副刀叉摆在桌子上，然而她连忙把酒瓶放下，已经没有气力跑到床上，竟倒在地上，在擦鞋的草垫上生下了孩子。一刻钟之后，产婆来了，就在草垫子上给她收生。

古波始终在医院里做铎工。绮尔维丝不许人家去惊动他。到了七点钟，他回家的时候，他看见她裹紧了被单躺在床上，惨白的脸贴着枕头。那婴儿被一幅披肩裹着在她的脚边，正在啼哭。

“唉！我可怜的妻子！”古波说时和绮尔维丝接吻，“一个钟头以前我正在和人讲笑话，你却在家受痛苦生孩子！……喂，你真不费事，不到打一个喷嚏的工夫就生下来了！”

她无力地微笑了一笑，后来她又喃喃地说：

“是一个女孩。”

“正好！”那铎工说笑话来安慰她，“我本来要你生一个女儿！呃！现在遂了我的心愿了。这样看来，我希望什么你就做什么。”

他说着，把那女孩抱了起来，又说：

“让我看您一看，黑炭小姐！……您的小脸黑得很。您不要怕，将来会变白的。您将来长大了，要和爸爸妈妈一样做个正经人，不可做坏人。”

绮尔维丝很严肃地望着她的女儿，眼睛睁得很大，一时悲哀，眼珠儿渐渐黯淡了。她摇了摇头，她本来希望得一个男孩，因为男子在巴黎总不怕没有法子谋生，而且没有这许多危险。那产婆从

古波手里把婴儿抢了过来,并且禁止绮尔维丝说话,说人家在她身边这样喧嚣已经是不好的了。古波说应该去报告古波妈妈和罗利欧夫妇;但是他饿极了,想要吃了饭再去。绮尔维丝看见他自己到厨房里拿红烧肉,放在一个深凹的盘子里吃,又找不着面包,她的心里非常难过。她不顾产婆的禁止,竟在被窝里翻来覆去呻吟叹息。可惜她没有把晚饭安排好,一场肚子痛竟像一顿恶棍子,把她打倒在地上了。她自己在那里安然地躺着,她可怜的丈夫吃得这样坏,一定会恼她的!那马铃薯到底熟了没有?她记不得是否已经放了盐。

“您不要说话!”那产婆说。

“呀!您不许她操心!”古波说时满嘴是菜,“假使您不在这里,我敢打赌,她一定会起来替我切面包……胖母鸡,你好好地躺着吧,不要毁了自己的身体。否则在半个月内你也起不了床呀……你做的红烧肉很好吃。这位太太可以同我一块儿吃一些,可不可以,太太?”

那产婆不肯吃,但是她愿意喝一杯酒,因为依她说她看见绮尔维丝在草垫子上生孩子真令她心里激动了。古波终于出去把消息报告他的家里人。半个钟头之后,他回来了,他家里的人也都跟他来了。他到了罗利欧夫妇家里恰巧遇见了洛拉太太,所以古波妈妈和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姐夫都来了。罗利欧夫妇看到了这个家庭的兴旺景况,变得很客气了,过分地赞扬绮尔维丝,同时却摇头摆手眨眼流露出他们对未来的真感想。总之,他们所晓得的他们自己心里明白;不过他们不肯违反全区的人的意见罢了。

“我把他们领来了”,古波向绮尔维丝嚷着说,“也罢!他们想要看看你……你不要开口,这是禁止的。他们留在这里,安安静静地望着你,大家也不必客气,对不对?……我呢,我去替他们做些咖啡,你看我还会作出很好的咖啡!”

他进厨房里去了。古波妈妈同绮尔维丝接吻之后,极口称赞

那婴儿的肥壮。洛拉太太与罗利欧太太也在产妇的脸上重重地吻了几吻。三个妇人站在床前议论这一次的生产,说只像拔一根牙齿,容易得很,真是稀奇。洛拉太太审视那婴儿的五官四肢,说长得很好,并且特意地说将来会成一个有名的女人;她觉得婴儿的头太尖了些,于是她用手揉她的头,想要揉圆些,也不管她啼哭。罗利欧太太把婴儿抢了过来,生气地说婴儿的头骨这样嫩的时候就被人家这样揉捏,将来一定会使她有种种的毛病。后来她又找那婴儿和父母相像之处。罗利欧从众妇人的身后伸长了脖子,说那婴儿没有一点像古波,只鼻子有几分相像,而且还说不定呢!大家因此几乎吵起嘴来。他又说那婴儿完全像母亲,尤其是眼睛,这一双眼睛决不像古波家里的人。

这时候古波还没有出来。大家听见他在厨房里正在为了炉灶和咖啡壶而忙乱呢。绮尔维丝很不放心:唉!做咖啡不是男人的事啊!于是她高声教给他怎样做;那产婆在旁边连声叫“嘘”,她也只当听不见。

“把东西拿开!”古波说时,把咖啡壶拿了进来,“唉!她真爱管事!时时刻刻要她担心!……我们用酒杯喝咖啡好不好?因为瓷杯还在商店里呢。”

大家围着桌子坐下,那铎工要亲自斟咖啡。咖啡的味道是很浓的。当那产婆喝了咖啡之后,她就告别了:一切都很顺利,人家用不着她了。假使今夜过得不好,明天再叫人去找她来就是了。她才下了楼梯,罗利欧太太就骂她,说她嘴馋爱吃喝的妇人,而且是不中用的,说她放了四块白糖在她的咖啡里,又要了十五个法郎的酬金,却让产妇独自一人生下了婴儿,她并没有帮忙。古波却替她辩护,说他很甘心给她十五个法郎;总之,这种妇人她们的青春都葬送在学习中去了,她们本有要求高价的理由。后来罗利欧又同洛拉太太吵嘴:他说如果要生男孩,必须把床头朝着北方;她耸了耸肩,说他的见识很幼稚,依她所得的秘诀是由丈夫在向阳的地

方摘一把新鲜的苕麻,悄悄地放在褥子底下,不让妻子知道。大家把桌子推到了床前。一直到了晚上十点钟,绮尔维丝渐渐地疲倦了,微笑而发呆,把头伏在枕上。她看见人,听见人说话,然而她自己再也没有气力动一动手或开一开口,她似乎觉得自己死了,而且是一种很舒服的死,还能欣幸地看见别人活着。有时候,那婴儿大声呱呱地啼哭,令人不住地联想到昨天教堂路尽头处好井路上的凶杀案。

后来那些亲眷们预备走了,大家谈到洗礼的问题,罗利欧夫妇答应做婴儿的代父代母;在背地里他们却说不愿意;然而假使古波夫妇不请他们做,他们的脸上又会显出难看的神气。古波觉得没有行洗礼的必要,行洗礼并不会给她带来一万法郎的年金,恐怕反要使他伤风,越少和神父打交道越好,但是古波妈妈骂他是不信教的人。罗利欧夫妇虽然不到教堂里去,却自夸他们有宗教信仰。

“星期日就办,如果你们愿意的话。”罗利欧说。

绮尔维丝点头赞成,众人都与她接吻告别。大家也向那婴儿告别,每人走到那发抖的小身体的旁边,都弯着身子说了些疼爱的话,竟像那婴儿能懂得似的。大家叫她做娜娜,因为她的代母的小名叫做安娜的缘故。

“晚安,娜娜……喂,娜娜,您将来会做一个好女儿啊……”

当他们走了之后,古波把他的椅子移到床前,握着绮尔维丝的手,同时吸着他的烟斗。他慢慢地吸烟,一面喷着烟,一面说着话,现出很感动的样子。

“喂?我的太太,他们打扰了你吧?你要知道,我没有法子叫他们不来的。总之,这为的是证明他们的情谊……但是,清清静静地在家更好些,是不是?我呢,我须要像现在一样独自一人陪着你。这一晚上我觉得很长!……唉!可怜的乖乖,刚才你受了痛苦了!这些小娃娃到了世上来,不晓得要累人家怎样吃苦!真的,这大约好像人家剖开了你的腰子那样痛……痛苦在哪里?我可以

吻一吻吗？”

他把一只粗大的手轻轻地伸到她的背下，把她揽过来，隔着被单吻她的肚子，显出为她的痛苦而伤感的样子。他问她是否弄痛了她，他在肚子上面吹气，为的是要她减少痛苦。绮尔维丝十分快乐，她对他发誓说她没有痛苦了。她只想要趁早起床，越早越好，因为现在她不应该抱着手臂不做工。但是他又用话安慰她，难道他不能担任赚那婴儿的面包吗？假使他累她忧虑婴儿的衣食，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了。在他看来，生孩子不算稀奇，养孩子才是功劳，是不是？

这一夜古波差不多没有睡，他在火炉里添上了火，他每隔一小时又起来给那婴儿喝些微温的糖水。然而第二天早上他仍旧照常上工，他甚至于能利用吃中饭的时间到市政厅里报告婴儿的出世。同时他通知了博歇太太，她赶忙到来陪伴绮尔维丝一整天。但是绮尔维丝沉沉地睡了十个钟头以后，便埋怨起来，说她总躺在床上躺得疲倦极了，假使人家不让她起床，她会害起病来。到了晚上，古波回来的时候，她向他诉苦：说她对于博歇太太未尝没有信任心，不过她看见一个外面的人停留在她的卧房里，开她的抽屉，摸她的什物，她实在看不过眼！第二天的下午博歇太太替她出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却看见她站着，衣服穿好了，正在扫地，而且为她的丈夫预备晚餐。她总也不肯再睡了，也许人家会取笑她吧！假愁装病是贵夫人们所做的事，一个人没有钱的时候就没有空闲的工夫。她分娩的第三天早上已在福公尼耶太太家里熨起裙子来了，在火炉里烧烙铁热得她一身的汗珠。

到了星期六的晚上，罗利欧太太早已把代母的礼物送了来：一顶值三十五个铜子的小帽，一件洗礼的衣服，这衣服镶着花边，是她用六个法郎买来的，因为已经是半旧的了。第二天，罗利欧送了六磅白糖来，算是代父给产妇的礼物。他们很会做事情，甚至于当天晚上古波夫妇请他们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也不肯空手到来。罗

利欧先生左右臂各挟着一瓶上等原封好酒，他的妻子也在克里酿古街的一家远近闻名的糕点铺里买了一个很大的蛋糕送来。不过后来他们向全区的人都夸说自己慷慨：说他们差不多花了二十法郎。人家把他们这一番话传到了绮尔维丝的耳里，绮尔维丝就气愤得不感激他们的盛情了。

趁这洗礼的晚饭的机会，古波夫妇与同楼的邻居联系得更密切了。这所小房子里另有一份住房，里面住着两个人，是母子二人，人家说他们姓顾奢。在这以前，他们两家的人在楼梯里或马路上相遇的时候大家只是点点头，没有什么别的；他们母子似乎是不很爱交际的人。绮尔维丝分娩的第二天，那母亲替她拿了一桶水上楼来，绮尔维丝以为应该请他们吃一顿饭，因为她平日也觉得他们是很好的缘故。当然，他们因此就互相认识了。

顾奢母子是诺尔省的人，那母亲缝补花纱，那儿子本是个铁匠，现在在一家螺丝钉制造厂里做工。他们在这住宅里已经住了五年了。他们虽然悄悄地过安静的生活，其实他们有许多旧日的痛苦：当年顾奢伯伯喝醉了酒，一时动了气，在里尔地方用铁棍打死了一个朋友，后来他在监狱里用手帕自缢死了。那寡妇和孤儿自从遇祸之后到了巴黎，脑海里常印有这个悲剧，所以他们愿意做好人补赎罪孽，待人十分和蔼，自己做事也十分发奋。在这情形之下，他们有几分自负，因为他们终于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些。顾奢太太始终穿的是黑衣服，头上戴着修女式的帽子，脸色很白，态度安详，那些花纱的白色和她的纤细的工作似乎能使她显出这种幽静的神气。顾奢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高大汉子，容貌魁梧，脸色粉红，眼睛是蓝色的，力大如牛。在工厂里，朋友们叫他做“金嘴”，因为他有一嘴漂亮的黄色胡子的缘故。

绮尔维丝立刻觉得对于这两个人有了很好的感情。当她第一次走进他们的住房的时候，忍不住惊叹他们收拾得很干净，没有什么好说的，人家尽可以到处用嘴来吹，不会有一点微尘飞起，地砖

也亮得像镜子一般。顾奢太太请她进她儿子的卧房里看一看。这房很洁白,很幽美,竟像一个少女的卧房:一张小铁床,带有一顶纱帐,一张桌子,一张梳妆台,墙上挂着一个小书架;而且自上而下满是些图画!有些从书报上剪下来的人物,用四个钉子钉在墙上,还有许多伟人的肖像与种种画刊。顾奢太太微笑地说她的儿子是一个大孩子,晚上,他看书疲倦了的时候,他就注视墙上的图画寻开心。绮尔维丝一时忘情,在她邻居那里滞留了一个钟头,只见顾奢太太早已在窗前工作了。她看见那织花边的许多针签感到十分有趣,她欣幸她能呼吸这家人家的清洁的空气,因为这种精细的工作实在有一种幽静的乐趣。

顾奢母子很值得交往。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间很多,把他们的工钱的四分之一以上撙节下来,送去储蓄。在本区里,人家对他们致敬,常常说起他们的节俭。顾奢的衣服没有一个小洞,每一出门都穿的是很洁净的工衣,没有一点污垢。他很有礼貌,虽然他长得魁伟,却带有几分怕事的样子。马路的尽头处那些洗衣妇们看见他低着头经过的时候,都拿他作为笑谈。他不喜欢她们的粗言野语,他觉得女人们常常有些污秽的话挂在嘴边是最可憎恶的事情。然而有一天他却喝醉了酒回家,不过顾奢太太并不怎样责骂他,只从柜子的深处拿出他父亲的肖像来摆在他的面前。自从这一次教训之后,他每逢饮酒只是适可而止;然而他并不恨酒,因为工人是需要酒的。每逢星期天,他挽着母亲的臂出去游逛,往往领她到文新尼森林方面去;有时候他又领她到戏院里看戏。他很爱他的母亲,他对她说话的时候还像一个小孩。他被砧锤的工作弄得身体笨重,头脑简单,竟像一个愚蠢的人;不过他虽然不很聪明,为人却很忠厚。

起初的几天,绮尔维丝使他感觉很不自然。几个星期以后,他渐渐和她熟了。他每天窥伺着她回家,替她把包袱拿上楼来,把她当做姊姊看待;他忽然和她亲热起来,她要什么图画他都剪给她。

但是,有一天早晨,他没有敲门就推门进了绮尔维丝房里,撞见她半身裸露,正在洗她的酥胸。从此之后,他隔了一个星期不敢正眼望她,终于使她自己脸红起来。

古波的说话是没遮拦的,巴黎习气很重,觉得金嘴是一个傻瓜。不喝酒是好的,不在街上调戏女人,也是好的;然而男人终是男人,否则何不索性穿裙子呢?他当着绮尔维丝的面取笑他,故意说他在用媚眼勾引全区的女人们,于是这个大傻瓜顾奢激烈地替自己辩护。他们虽然这样,终不免成为好朋友。他们在每天早上互相招呼,一块儿出去,晚上在未回家以前,有时候还一同去喝一杯啤酒。自从洗礼的晚餐以后,他们便你你我我地称呼起来,因为他们说“你”字比“您”字简便些,省了许多麻烦。他们就这样保持着友谊,而金嘴竟为杨梅酒少爷帮了一次大忙,这竟成了他一辈子不能忘的恩德。12月2日^①的那一天,古波为了寻开心竟异想天开地去看骚乱,什么共和国呀,波拿巴呀,一切动荡呀,他都不关心,他只是很爱火药,觉得枪声砰砰是很有趣的事情。他在街垒后面险些儿被人家捉住了,幸亏顾奢恰好到来遇见了他,用他的神力把他抢救出来,帮他逃了生。顾奢在走上卖鱼路的时候,走得很快,神气严重。他很诚挚地关心政治,是一个维护正义和全民利益的共和党员,然而他自己并没有拿过枪。他的理由是这样的:民众再也不愿意牺牲自己,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供他们享受了;2月和6月的事就是好教训;所以此后民众不会任凭政府随它的意思处理一切问题了。走到卖鱼路的最高处,他回头望着巴黎,人家在那边毕竟做了些事情,将来有一天民众会后悔不该袖手旁观。但是古波又冷笑,说那些蠢驴拿性命去冒险,为的是维持议院里的一些懒骨头的二十五法郎的日俸。到了晚上,古波夫妇请顾奢母子吃饭,吃到饭后果品的时候,杨梅酒少爷与金嘴互相拥抱,在脸上彼此重

^① 指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日子。

重地吻了两吻,现在他们成为生死之交了。

三年里,门对门的两家照常过生活,并没有非常的事件发生。绮尔维丝每周至多牺牲两天的工作,来抚养她的小女孩子。她终于成了一个能干的女工,每天可以赚到三个法郎,所以她决定把八岁的爱弟纳送到夏尔特路的一个小小的寄宿学校去,费用是五个法郎。古波夫妇虽然要顾儿女的衣食,每月竟能储蓄二三十法郎。当他们节省的款子达到了六百法郎的时候,绮尔维丝睡不着了,一心只想实现她的奢望:她希望做老板,开一家店铺,也招些女工。她把一切都计算过了。二十年之后,假使生意顺利的话,他们可以攒下一大笔钱,到乡下去收年金生活。然而她还不敢冒险,她说要找一个店铺,为的是给自己有考虑的时间。其实款子放在储蓄处是不用担心的;非但安全,而且可以生息。三年内,她已经遂了她的一种心愿,她买到了一个时钟:这是一个红木的时钟,柱子是螺旋花纹的,钟摆是铜质镀金的,货款是分期支付的,每逢星期一支付一个法郎,一年付清。古波说要上发条的时候她竟动了气;她亲自把时钟的玻璃罩捧了起来,诚惶诚恐地揩拭那些柱子,竟像是摆在横柜大理石上的神龛似的。她把存款的簿子藏在玻璃罩内时钟的后面。往往当她梦想她的店铺的时候,她忘情地对着那钟盘怔怔地望着长短时针转动,好像要等候吉祥的时刻然后决定主意似的。

古波夫妇差不多每逢星期日都同顾奢母子出去游玩,这是些风雅的娱乐,或在圣杜安吃些油炸鱼,或在文新尼森林吃一些兔子肉,吃时并不择地方,只在卖饭小商人的亭榭里吃。男人们喝酒只是为了解渴,归途上十分清醒,挽着妇人的手臂走路。晚上在睡觉以前,他们两家算账,每家担任一半的费用;多了一个铜子或少了一个铜子,大家从来没有争论过。罗利欧夫妇妒忌顾奢母子,他们觉得古波夫妇放着自己的亲眷不往来,却常常同外人出去游玩,是一件可怪的事情。好!是了!他们以为亲眷们不吉利!自从他们

有了两个钱存放之后,他们就摆起架子来。罗利欧太太非常怨恨她的弟弟离开了她,所以重新又辱骂绮尔维丝。洛拉太太恰恰相反,她替绮尔维丝辩护,往往叙述在夜晚的时候,有许多男子在马路上勾引绮尔维丝,被她奋勇地拒绝了,并且给了那些没有出息的人几个耳光。至于古波妈妈呢,她努力要调停众人,希望孩子们都同她要好:她的眼力越发弱了,只能收拾一个人家的房子,所以她欣幸能在孩子们家里不时得到五个法郎。

娜娜三周岁生日的那一天,古波晚上回来,看见绮尔维丝有些心神不安,她不肯说话,然而她又说她没有什么。但是她把饭桌上的东西摆得很乱,拿着盘碟发愣,只管沉思,她的丈夫一定要知道她的心思。她终于承认说:

“好,我就说了吧!金滴路那一家线店要出租……一个钟头以前,我去买线,看见了门上的招贴,我的心就有些激动。”

这是一个很干净的店铺,恰在他们从前所希望居住的那所大房子楼下。那商店有店面,有后店,左右还有两间卧房。总之,这是很合他们用的;房子虽然小了些,然而分配得很合宜。不过,她觉得太贵了:那店主要五百法郎。

“那么,你是进去看过,而且问过价钱了吗?”古波问。

“唉!我因为好奇,进去看了一眼!”她回答时勉强装做不关心的样子,“我看见了招贴便进去看一看,这也花费不了什么……但是这一家未免太贵了。再说,叫我自己做老板也许是一件傻事呢。”

然而在晚饭后,她又说起那线店来,她在报纸的边上画着那店铺的位置,她渐渐说到布置房子,竟像明天就要把家具搬进店里去似的。于是古波看见她这样有意,便极力劝她去租;假使她不肯花五百法郎,她一定找不到适当的地方;再说,也许还可以叫店主减一点价呢。只有一件事他认为讨厌:她要到罗利欧夫妇住的那座大房子里去居住,他恐怕她忍受不了。她听了他的话就生起气来,

说她并不恨任何一个人；她因为欲望熏心，甚至于替罗利欧夫妇辩护，他们究竟不是什么凶恶的人，大家还可以希望合得来。当他们上床之后，古波早已睡着了，她还在心里盘算搬家的事情，然而她终于未能毅然地决定。

第二天，她独自在家的时候，忍不住捧起时钟的玻璃罩，看她那存款簿子。唉！看不出这一本涂得黑遍遍的簿子，她的一家店铺竟在这里头呢！在未去工作以前，她向顾奢太太请教，顾奢太太很赞成她自己做老板的计划；她的丈夫是一个好帮手，并不喝酒，包管她能赚钱，而且不会被他吃光的。到中饭的时候，她甚至于走到罗利欧夫妇家里征求他们的意见，她希望人家不说她瞒着亲着做事。罗利欧太太听了惊得发呆，怎么！瘸子在这个时候竟要开起店来了！她的心很难受，然而只好表示欢喜，吃吃地说：当然，这个店铺是很合宜的，绮尔维丝要租它是很对的。然而她的神魂稍定之后却与她的丈夫数说种种不好的地方，说天井里潮湿得很，楼下的房子里又没有阳光。唉！这是染风湿病的一个好地方！总之，假使她一定要租，他们的意见也决不能阻止她去租，是不是？

到了晚上，绮尔维丝老实地笑着承认说如果人家拦阻她租那店铺，她会害起病来。然而在未实行以前，她想要领古波去看一看地方，看看有没有方法能减少一些房租。她的丈夫说：

“好，如果你愿意，就是明天吧。你在将近六点钟的时候到国家路我工作的地方去找我，我们一块儿回家，顺便经过金滴路。”

原来这时候古波正在替人家做一所三层楼新房子的屋顶，这一天他恰好要安装最后的几张锌片。屋顶差不多是平的，古波在上面摆了两个四脚架，架上铺着一块很宽的木板，作为他的工作台。五月美丽的斜阳把烟囱映成金色，古波在明净的天空里，俯身就着他的工作台，拿着一把大剪刀，安然地剪他的锌片，竟像一个裁缝在自己家里裁剪裤子一般。他有一个助手，是十七岁的孩子，身子瘦弱，头发是黄的，把身子倚着邻家的墙壁，抽着一个很大的

风箱在吹旺一炉烈火，每抽一抽，炉上就喷出许多火星。

“喂，西多尔，把铁放在火里！”古波说。

那助手把铁放进了煤炭里，那炭在白昼里现出淡红的光芒，然后他又抽那风箱。古波手里拿着最后的一张锌片。那锌片应该安置在房顶边上靠近滴水的地方，这是一个坡度很陡的地方，一个大洞直下到街上。古波如同在自己家里，穿着一双布鞋，拖着脚前进，嘴里哨着一支名叫“喂！小羊儿！”的曲子。到了洞口，他用一个膝盖顶着一个烟囱的边沿，身子有一半凭空，一条腿悬挂着。当他转身呼唤那懒家伙西多尔的时候，他用手攀着一个屋角，因为他的下面就是马路的人行道。

“慢性人！快点！……把铁递给我！……小瘦鬼，你望着天，天上不会掉下烤熟的鸟来的！”

然而西多尔还是不着忙，他很感兴趣地望着邻近的屋顶，又望着巴黎城中格莱纳尔方面升起的一道浓烟，这很可能是一场火灾。后来他终于伏在屋顶上爬到洞口，把烧红的铁递给古波。于是古波开始焊接那一块锌片。他蹲着，或探着身子，或半个屁股坐在屋边，或一只脚企着，或一只手扳着，他都能得到身体重量的平衡。他做事很稳，胆子很大，敢于冒险，成了习惯。他不怕街道，街道却怕他了。他没有放下他的烟斗；不时掉转身子，安然向马路上吐痰。

“呃！博歇太太来了！”他忽然这样叫，“喂！博歇太太！”

他看见那女门房穿过街道。她听见了他的声音，抬头认得是他。于是在屋顶上和马路上两人就谈起话来。她扬着头，双手插在围裙口袋里。他这时站起来了，左臂抱住了一个烟囱，俯身向下面望着她。

“您没有看见我的妻子吗？”他问。

“当然没有。她要到这里来吗？”那女门房回答说。

“她要到这里来找我……您的家里人都好吗？”

“好啊,谢谢您,就是我最不好,您瞧……我到克里酿古街去买一小块羊腿。红风磨旁边的肉店的羊腿只卖十六个铜子。”

他们把声音提高,因为有一辆车子在国家路经过,路很宽,行人却很少;他们说话的声音拼命提高,于是惹得一个老妇人凭着窗子向外望。那老妇人怔怔地望着对面屋顶上的古波,好像生怕他随时会坠到地上似的。

“好!再见!我不愿意搅扰您。”博歇太太说。

古波转身,又把西多尔递给他的铁接过来。那女门房正要走开,忽然看见对面人行道上绮尔维丝领着娜娜来了。博歇太太已经抬起头来,要告诉古波,忽然绮尔维丝拼命打手势叫她不要说话。为了不让屋顶上听见她的声音,她悄悄地把她所顾虑的事告诉博歇太太:她怕她的丈夫一眼看见她,一时有所感动,就会坠下楼来。在四年之内,她只有一次到他工作的地方去找过他,今天是第二次。她不能在旁观看她的丈夫悬在半空里,连那麻雀都不敢到的地方,她一看见就要发抖的。博歇太太说:

“当然,这不是好玩的。我的丈夫是个裁缝,我不像您这样担心。”

“您不晓得”,绮尔维丝说,“起初的时候,我整天到晚都提心吊胆。我常常梦见他头破血流,躺在一张担架上……现在呢,我不那么担心了。一切都习惯了。不做工就没有面包吃的……然而这是很贵的面包,因为是要用骸骨换来的。”

她不说话了,把娜娜藏在她的裙子里面,生怕那女孩喊叫起来。她不由自主地向上望去,脸色大变,恰巧古波正在滴水的旁边,焊接那锌片最靠外的一边。他不能达到尽头,于是他尽量地向下俯,他慢慢地把身子向外挪移,一霎时,他的上身已经探出悬空在马路上,不再用手扳着墙,从容地做他的工;他仔细地用手移动那红铁,从下面就可以看到焊接时冒出来的白烟。绮尔维丝不说话,心如刀割,不知不觉地把双手举起来作祈祷的姿势。这时候古

波已经重新回到了屋顶上部，她大声呼了一口气，看见他不慌不忙，最后又向马路吐了一口痰。他瞥见了她，便嚷道：

“哈哈！有人在窥探我！她真傻瓜，是不是，博歇太太？她没有叫我……好，你等我一等，我还要做十分钟呢。”

他还要装置一个烟囱帽，这不过是一件很小的工作。绮尔维丝和博歇太太停留在人行道上，谈论本区的事情；又照管着娜娜，不许她把脚涉到沟渠里去；那两个妇人常常抬头望着屋顶，微笑地点头，表示她们在耐心等候并不着急。对面那老妇人还没有离开她的窗子，她望着古波，她也在等候着。

“这老母羊，她要偷看什么呢？这样丑的一副嘴脸！”博歇太太说。

屋顶上那铎工高声地唱：“啊！摘杨梅多么好啊！”

现在他弯着腰就着工作桌子在剪他的锌片，他先在锌板上用圆规划了一道线，然后用大剪刀剪成扇子形，又用锤子轻轻地打成了尖帽形。西多尔又抽起他的风箱来。太阳在房子后面隐没了，还吐着一种玫瑰色的余光，渐渐变淡，成为浅紫色。在青天之下清澈无比的空气中，两个工人的身影显得格外长大，与那工作台桌和风箱的古怪影子相伴着。

烟囱帽剪好之后，古波又叫道：

“西多尔！拿铁来！”

但是西多尔已经不见了。那铎工一面咒骂着，一面放眼寻找，通过那开着的天窗里呼唤他。后来他终于在隔了两家的屋顶上找见了，那孩子在屋顶上逍遥地散步，稀少的黄头发在风中飘扬，他眨着眼睛望着广漠的巴黎。古波气冲冲地骂道：

“喂！懒骨头！你以为你是在乡下吗？你好像贝朗瑞先生，也许你还在做诗呢！……你快把铁拿来呀！从来没有看见过在屋顶上散步的！快把你的情人领了来，好唱情歌给她听！……快把铁给我，懒货！”

他一面焊接锌片，一面向绮尔维丝嚷道：

“好，完了……我就下来。”

他要安烟囱帽的烟囱正在屋顶的中央。绮尔维丝放了心，仍旧微笑地看他的动作。娜娜忽然看见了她的父亲，也高兴得拍起她的小手来。她坐在人行道之上，为的是向上看得清楚些。她拼命地叫道：

“爸爸！爸爸！爸爸！看呀！”

古波想要俯身向下看，不觉失了脚。于是他突然像一只四脚忙乱的小猫，从斜下的屋顶溜了下来，要扳也扳不住了。

“嗷呀！”他喊叫时声音都变了。

他跌了下来，他的身体团着像一个球，在半空打了两个筋斗，直撞在马路上，像一包很重的衣服从高处坠到地上似的。

绮尔维丝大吃一惊，拼命地喊了一声，双臂朝着天呆立不动。有好些行人都跑了过来，大家围成一团。博歇太太吓得腿都软了，双手抱住了娜娜，掩着她的脸，不让她看。这时候对面那老妇人似乎满意了，安然地关上了她的窗子。

四个男人终于把古波抬到卖鱼路口的一家药房里。他在店里的一条褥子上面躺了差不多一个钟头，等候人家到拉里布吉埃医院去找一副担架来。他还能够呼吸，但是那药房老板频频摇头。现在绮尔维丝跪在地上，不住地哽咽，泪流满面，两眼昏黑，如痴似醉。她机械地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摩她丈夫的四肢。后来她看见药房老板禁止她抚摩，于是连忙把手缩了回来。但是几秒钟之后她又摸他，因为她忍不住要知道他的身体是否还有热气，而且以为摸他可以令他好过些。后来担架到了，人家说要抬到医院里去，她站起来猛然地说：

“不，不，不到医院里去！……我们住在金滴路。”

人家向她解释，说如果她把她的丈夫搬到家里，将来医药的费用要贵得多。她固执地回答说：

“金滴路,我把门口指给你们看……这与你们有什么相干呢?我有的钱……这是我的丈夫,是不是?他是我的人,我要他。”

人家只好把古波送到他的家里。药房门前堆着一大群的人,当那担架穿过人群的时候,本区的妇女们都热烈地谈论绮尔维丝:她虽然是一个跛脚,然而她很有见识;她一定能救活她的男人,至于医院里就不行了,医生们对于重伤的人故意把他弄死,以便省却许多麻烦。博歇太太把娜娜送回她家去之后,仍旧到这里来很伤感地叙述这一场横祸,滔滔不绝地说得非常详细。

“我要买羊腿去,我走到这里,我看见他跌下来。这为的是他的女孩,他想要看她,劈哩吧啦!就跌在地上!唉!天啊,我希望这一辈子不要再看见第二个人这样跌下来……我还得去买我的羊腿。”

在八天内,古波的伤势很重。他的亲眷邻居,人人都以为他时时都可以翻白眼死去。绮尔维丝请了一个很贵的医生,他每出诊一次要五个法郎,他说恐怕还有内伤。这一句话吓煞人,区里的人都说古波的心被跌得脱落了。绮尔维丝熬了几夜,脸色变黄了,她的意志很强,听了人家的话只耸一耸肩。她的男人的右腿折断了,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人家会把它医好,毫无问题。至于他的心被跌脱了,这不要紧,她可以把他的心重新装好。医心的方法她是知道的,只要小心调护,加上很深厚的爱情就行了。她自信必能把他医好,当他的身子发烧的时候,她只要坐在他的身边把手抚摩他,就可以免除他的痛苦。她没有一分钟怀疑。在整个一星期内,人家只看见他在他的身边,很少说话,一心要救活他,忘了她的儿女,忘了她的家,忘了巴黎全城。到了第九天的晚上,医生终于敢担保医好古波了,于是她倒在一张椅子上,腿软了,脊骨酸痛,泪珠满面。这一夜她才算肯把头倚着床脚睡两个钟头了。

古波的一场横祸扰动了他的亲属,古波妈妈陪着绮尔维丝熬夜,但是每晚到了九点钟她就在椅子上睡着了。洛拉太太每天工

作完毕回家,一定兜一个大圈子到古波家里来打听消息。罗利欧夫妇在起初的时候每天来两三次,愿意守护病人,并且搬了一张安乐椅来给绮尔维丝。后来不久大家对于调护病人的方法又吵起嘴来了,罗利欧太太夸说她自己救活的病人不少,难道她还不懂得方法吗?她又骂绮尔维丝撞着她,而且不许她近她的弟弟。当然,瘸子应该希望医好古波;因为假使她不到国家路去搅扰他,他就不至于跌下来的。而且,她这样护理他,包管她要送他的终的。

绮尔维丝看见古波脱离了危险之后,便不坚持守在床边一步也不离开了。现在人家再也不能弄死她的男人了,她可以让人们接近他,不必担心了。他的亲属都到卧房里来。养病的时期该是很久,医生说要四个月。当古波昏昏睡着的时候,罗利欧夫妇骂绮尔维丝真糊涂。说她何苦把丈夫留在家里?假使在医院里,他的病要好得快上一倍。罗利欧希望自己也害一场什么病给她看,看他是否会迟疑一秒钟,不进拉里布吉埃医院里去。罗利欧太太认识一个从拉里布吉埃医院出来的女人,她在里面每天早晚还吃鸡肉呢!罗利欧夫妇计算了又计算,计算这四个月养病的费用:先说每天的工资没有了,再说那医生,那药品,后来又要好酒好肉。假使古波仅仅吃光了储蓄的款子,他们就算是万幸了;然而他们将来还要负债,这是一定的!噢!这是关于他们自己的事。尤其他们不要想依赖亲戚,亲戚都不富裕,养不起一个在家里养病的人。瘸子倒霉!活该!是不是?谁叫她不像别人一样办,把她的男人送到医院里去呢?这样十足地证明她是一个骄傲的人。

有一天晚上,罗利欧太太存心不良,突然问她说:

“喂?你们的店铺呢?什么时候可以去租呢?”

“对了,那门房在等候你们呢。”罗利欧冷笑着说。

绮尔维丝气闷得说不出话来,本来她早已完全忘了店铺的事了。她晓得这种人幸灾乐祸,以为此后他们的店铺成为泡影了。自从这天晚上起,他们果然窥伺机会来取笑她的消灭了的幻梦。

当大家谈起一种不能实现的希望的时候,他们就笑着说,等到她在马路上开一家大商店做个老板娘那一天就好了。背着她的面的时候越发有些冷嘲热讽的话。她不愿意说他们这样没有良心,然而事实上罗利欧夫妇对于古波遇了横祸,致使绮尔维丝不能在金滴路开洗衣店却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就是她自己也想开玩笑,表示她甘心情愿牺牲她的金钱来治好她的丈夫。每次她当着他们的面,在时钟玻璃罩里面取出存款簿子的时候,她就愉快地说:

“我要出去租我的店铺了!”

她不愿意把钱一次取出来。她每次只取一百法郎,为的是不使她的柜子里堆着这许多钱;而且她希望会有什么神灵降临,使古波忽然复元,不至于把款子完全用尽。每次她从储蓄处取钱回来之后,就在一张纸条上计算她还有多少钱存在那边。这不过为的是做事要有条理而已。金钱尽管越花越空,她还是很有理智地怡然含笑在计算他们的消耗殆尽的积蓄。在遇祸事的时候,手里有钱,能够在正当的用途上用了,岂不已经是一种安慰吗?她毫不懊悔,小心谨慎地又把那储金簿子放在玻璃罩里时钟的后面了。

当古波在害病的时期,顾奢母子对待绮尔维丝很好。顾奢太太完全听候她的驱使,每次下楼一定问她要不要买糖,买盐,或买奶油;到了晚上,如果她家做清炖肉,她一定把肉汤送过来给古波。甚至于有时候她看见她太忙了,便替她料理厨房,洗涤碗碟。每天早上,顾奢把绮尔维丝的水桶拿下楼去,在卖鱼路的水龙头上取了水送上楼来;这可以替她节省两个铜子。晚饭后,如果古波的亲戚们不来骚扰,顾奢母子一定过来陪伴古波夫妇。从八点到十点,在两个钟头内,顾奢吸着烟斗,望着绮尔维丝在病人的床边忙碌。他每晚说不上十句话。他的黄色大脸压在宽阔的肩膀上,看见她把水药斟在杯里,悄悄地用茶匙搅动糖块,一声不响,令他十分感动。后来他看见她为古波整理被褥并且用和婉的声音安慰他的时候,

他越发感动了。他从来不曾看见过这样好的一个妇人，她的跛脚并没有什么要紧，尤其她是跛脚而又能整天到晚为她的丈夫而奔走，越发显得她有功劳。人家没有什么可说的，她除了坐下来吃饭的时间之外，不曾坐过一刻钟。她不断地跑到药房里去，她不嫌脏什么都做，卧房无论怎样乱她总是尽力把它收拾整齐；虽然如此，没有一句怨言，甚至于夜里她疲倦极了，眼睛不闭站着都要睡觉，她还是很温和。顾奢在这满是药饵的房子里看见了这样尽忠的妻子死心塌地服侍古波，不觉对她发生了很大的情谊。有一天，他对古波说：

“唉！老朋友，你现在病好了。我不用替你担忧，你的妻子就是上帝！”

顾奢也应该结婚了。他的母亲替他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子，也是织花边的女工，她非常希望他娶她为妻。他不愿使她伤心，所以他答应了，甚至于婚期已经定为9月初旬。成家的款子早已储蓄了起来。但是，当绮尔维丝对他谈起这一桩亲事的时候，他摇了摇头，慢慢地说：

“古波太太，世上的妇女不能个个都像您。假使女人个个都像您，我情愿多娶几个。”

两月之后，古波已经能起床了。他走路不远，只能从床前走到窗口，而且还要绮尔维丝扶着他。他在窗口旁边坐在罗利欧送的安乐椅上，他的右腿搁在一张小凳子上。古波平日爱笑那些在结冰的日子滑倒跌折了腿的人，现在自己遇了这一场意外，十分气恼。他缺少涵养，他在床上两个月只晓得骂人，折磨人。整天躺在床上，用绳子绷着腿像一条香肠，这生活真不是生活！呀！天花板被他看熟了！房间的角落上有一道裂缝，他闭了眼睛就可以画出来！等到能坐安乐椅的时候，他又说出另外一些抱怨的话，难道叫他常常粘在椅子上像一个木乃伊吗？这街道并没有趣味，没有一个行人，而且整天闻到漂白水的臭味。不行，真的，他变得太衰老

了,他宁愿减寿十年,换取怎样使身体强健的方法。而且他常常极力表示不满意他的命运。说他遭这场横祸真是冤枉;这不应该落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一个好工人,不躲懒,也不喝酒。假使这祸落在别人身上,他还可以理解;至于他自己呢,实在是冤枉。他说:

“从前古波爸爸喝醉了酒,坠楼死了。我不能说他是该死的,然而那事情总还可以解释……我呢,我空着肚子做工,肚子里没有一滴烧酒。好!我只想要转身向娜娜做一做笑脸,竟滚到地下来!……你们不觉得这个未免太过了吗?如果有一个上帝,那上帝把事情安排得太奇怪了!我是永远不服气的!”

当他的腿痊愈了之后,他隐隐地怀恨他的工作。整天到晚像猫一样沿着滴水檐爬来爬去,真是一种倒霉的行业,绅士们却不是傻瓜!他们把我们送到死路上去,而他们自己却胆怯到爬梯子也不敢爬;只晓得围炉取暖,不管穷人的死活。他结果还说谁住的屋子就该是谁盖屋顶。好啦!如果说句公道话,就该说这么一句:如果你不愿淋湿了身子,就请你自己盖房子好了!后来他又追悔没有学会另一种行业,漂亮些的,而且危险少些的,例如做个木器工人。唉,这又是古波伯伯的罪过,做父亲的有一种坏习惯,往往把自己的行业传授给儿子。

又有两个月,古波还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他先是能够下楼,在门前吸他的烟斗。后来他能到外面的大马路去,在太阳底下走动走动,坐在公共板凳上休息几个钟头。他渐渐又快活了,整天到晚逍遥闲游使他好说话的毛病变得更厉害了。他享受生活的乐趣,什么事也不做,四肢松弛,筋骨在甜梦中懈怠了。一种惰性趁他养病的机会慢慢地侵入了他的肌肤,使他感觉到无所事事的舒服。他的身体复元以后,越更成了爱开玩笑的人,他觉得生活是美的,他不懂得这种生活方式为什么不能永远延长下去。当他能够离开拐杖的时候,他到更远的地方去散步,到各工地去看望他的朋友们。他抱着手臂对着那些正在兴工的房子,时而冷笑,时而摇

头；他嘲笑那些忙碌的工人们，他伸长了他的腿给他们看，证明辛勤的工作给他身体上带来了什么结果。他当着别人在工作的时候，这样到处嘲笑人，满足了他那怀恨工作的心愿。当然，将来他不得不再工作，然而越迟越好。唉！也怪不得他不发奋！他觉得躲躲懒是多么舒服啊！

每逢下午，古波无聊的时候，就到罗利欧夫妇家里去。罗利欧夫妇很可怜他，和颜悦色地招待他。在他初结了婚的几年，他受了绮尔维丝的影响，已经同他们疏远了。现在他们再笼络他，笑他怕老婆，说他不是一个男子汉。然而罗利欧夫妇表示很知进退，一面也故意地称颂绮尔维丝的功劳。古波对妻子发誓，说他的姐姐十分爱她，劝她不必那样对她不好；这时他还不同她吵嘴。有一天晚上，古波夫妇第一次吵嘴，为的是爱弟纳的事情。古波在罗利欧夫妇家里过了一个下午，回家的时候，晚饭还没有预备好，而且孩子们嚷着要吃，于是他在爱弟纳的头上重重地打了两下。他为这件事还喃喃地骂了一个钟头：这孩子不是他的，他不懂为什么他容他住在家里，他终于要把他驱逐出去。在这以前，他容留着那孩子，并没有这许多闲话。第二天他又说起他的体面来。三天以后，他从早到晚竟用脚踢那孩子的屁股，吓得那孩子一听见他上楼就逃到顾奢家里，顾奢太太留他在桌子旁边做他的功课。

绮尔维丝早已又做工了。她用不着再移动那时钟的玻璃罩，她所积下的钱都已吃光了；现在她不得不艰苦地工作，因为她一人要供养四张嘴了，全家的衣食要她一人维持。当她听见人们可怜她的时候，她忙着替古波辩护：你们想一想！他病了这许久，现在他的脾气变急了，也怪不得他。将来他的身体好了些，脾气也会好些的。又当人们说古波似乎已经复元了，可以回到工地里去了，她便连声反对：不，不，还不行呢！她不愿意他再害病。她还记得医生的话呢！她劝阻他去工作，每天早上都劝他耐心等待不必勉强。她甚至于把一个法郎悄悄地放在他的衣袋里。古波承受这个，以

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借口说有种种痛苦，好叫她娇养他；到了六个月之后，他还是在养病的时期。现在他每天去看别人做工的时候，很愿意与朋友们进酒店里喝一杯酒。大家在酒店里说几句笑话，坐五分钟，倒还不错，也不至于辱没了谁。虚伪的人才在门口徘徊，渴死了也不肯进来呢！从前人们嘲笑他，实在笑得有理，一杯酒哪里就会杀死了人呢？但是他拍一拍胸膛，说他只肯喝葡萄酒；始终只喝葡萄酒，不喝烧酒；葡萄酒延长人的寿命，不会使人不舒服，也不醉人。然而他天天没事做，从这工地走到那工地，从这酒店到那酒店，他回家的时候却近乎醉了。绮尔维丝在这种日子里总是把门关了，假说自己头痛，以免顾奢母子听见古波醉后的糊涂话。

然而绮尔维丝渐渐地发愁了，她每天早晚都到金滴路去看那店铺，那店铺始终不曾租了出去；她自己闪闪躲躲，好像一个大人做这样儿戏的事情觉得不好意思似的。这店子重新又搅扰她的脑筋；夜里熄了灯之后，她睁着眼睛幻想那得不到手的快乐。她重新又做她的预算：房租二百五十法郎，装修和工具一百五十法郎，预备半个月的生活费一百法郎，至少共需五百法郎。她所以不肯常常说出口来的原因，是因为恐怕显得她可惜那些储蓄的钱被害病的古波吃光了。她往往忽然脸色苍白，险些儿说出她的愿望，但后来总是又把快到唇边的言语收回来，竟像怀着不正当的思想似的。现在须要再工作四五年，然后才能积得这一笔大款子。她恨不得即刻开店；开店之后她就可以供养一家，不必倚靠古波的工作，让他从容休养好使他对工作重感兴趣；这么一来，她可以对前途有把握，不再提心吊胆；原来她有时候看见古波快活地唱着歌回家，说他请“靴子”喝过一瓶烧酒，还讲述“靴子”在酒馆中闹的种种笑话时，她是提心吊胆的。

一天晚上，绮尔维丝独自在家，顾奢进来以后，不像平日一样不久就走。他坐了下来，吸着烟斗望着她。他该是有一句重要的

话要说,然而他正在研究,正在考虑,找不着适当的话开口。静默了许久以后,他才决定了主意,从嘴里拿出了烟斗,一口气直说下去:

“绮尔维丝太太,您肯容许我借钱给您吗?”

她正低头向着横柜的一个抽屉,要找一些破布,听了他的话便抬起头来,满面通红。那么,他已经看见她今天早上在那店铺门前呆看了差不多十分钟吗?他难为情地微笑着,好像他说了得罪她的话似的。但是她连忙拒绝,说她不晓得何时才能还钱,她决不肯向人告贷。再说,这一笔款子也实在太大了。他坚持要借,越说越不好下台,她终于嚷道:

“您的婚姻呢?我当然不肯要您结婚的钱呀!”

“噢!您不必顾虑”,他说着,也脸红起来,“我不结婚了。您要知道,我另外有一种打算……真的,我宁愿把钱借给您。”

于是两人都低下了头。他们之间有了一种很甜蜜的情绪,大家都不说出来。绮尔维丝接受了。顾奢已同母亲说过。现在他们穿过了平台,立刻去看她。顾奢太太神色严重,有几分悲哀,她沉静的脸俯在她挑花的绷子上。她不愿意违反她儿子的意见,然而她不赞成绮尔维丝的计划;她老实地说出缘故来:古波学坏了,他将来会把她的店铺吃光的。她尤其不能原谅古波,说他本该在养病的期间内学习文字;顾奢愿意教他读书,他竟拒绝了,骂说知识是使人类消瘦的东西。他们两人几乎因此伤了和气,各人做各人的事去了。然而顾奢太太看见儿子哀恳的神情,只得好好对待绮尔维丝。事情就这样决定了,顾奢把五百法郎借给古波夫妇;他们将来每月还他二十法郎,延长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

古波知道了事情之后,笑着对妻子说:

“喂!那铁匠打你的主意了!唉!我放心得很,他这人太笨了……我们将来一定还他的钱。真的,假使他遇到了骗子,他可要上大当了。”

到了第二天,古波夫妇就租了那店铺。绮尔维丝整天到晚从新路跑到金滴路,往来不止数十次。本区的人看见她满面春风,身手轻快,竟不显得是个跛脚,于是人家传说她被医生施了手术了。

五

恰巧博歇夫妇自从四月房租期满之后就离开卖鱼路，到金滴路的大房子里来做门房了，真所谓有缘到处能相逢！绮尔维丝在新路住惯了没有门房的屋子，无拘无束，现在到金滴路来要受人家的约束，偶然泼了一桶水，或晚上把大门关得重些，就要同人家吵嘴，她正因此而烦恼起来，做门房的都不是好人！可是和博歇夫妇在一起，倒是一种快乐。大家都是熟人，永远可以相处得很好，像一家人一样。

租房的那一天，古波夫妇来签租约；绮尔维丝走过那高大的门洞的时候，不觉伤心起来，她要来住这所大房子了！这所房子像一个小城市那样广阔，到处是过道、走廊和楼梯。灰色的墙面，窗口上晒在太阳里的破衣服，石砖塌陷阴沉沉的天井，从墙里传出来的作工的声浪，这一切都扰得她很不安宁，她又欢喜又害怕。喜的是已经遂了心愿，怕的是做事不成功，将来在这种对饥饿的艰苦斗争中遭到挫折，现在她仿佛有了一种预感似的。她似乎觉得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情，好像把自己投进了一个正在动作的机器中间；同时她听见楼下那些工场里传出了锁匠的铁锤声与木匠的刨子声。这一天那染坊里流出来的水是浅绿的苹果色。她微笑地跨过了那水，她以为这颜色是幸福的预兆。

他们与房东的约会恰恰就在博歇的门房里。房东马烈士哥是和平路一家很大的刀剪店的老板，当年却是沿街磨刀的小商人。

现在人家说他已经赚了几百万了。这是五十五岁的一个男子,很强壮,骨架很大,佩着勋章,然而他的一双大手却仍旧是当年那工人的手;他喜欢把房客们的刀剪都收了去,亲自磨砺,作为他的一种乐趣。人家说他并不骄傲,因为他常常在各门房黑暗的角落里呆几个钟头算他的账。他就在门房里办理一切的事情。古波夫妇看见他坐在博歇太太的油膩的桌子前面,听她诉说 A 号楼梯第二层那女裁缝怎样口出不逊不肯交付房钱。签了租约之后,他同古波握了握手。他是爱工人的,以往他经历了不少的艰难,然而工作是一切成功的基础。他先把那上半年的房租二百五十法郎数过了,装进了口袋之后,才谈他的生活,把他的勋章给他们看。

绮尔维丝看见了博歇夫妇的态度,觉得自己有点难为情。他们假装不认识她,他们围绕着房东献殷勤,鞠躬致敬,倾听他的言论,不住地点头赞成。博歇太太突然出去驱逐一群儿童,因为他们在自来水管前面弄水,把水管开了,水浸湿了天井。她回来的时候,挺着身子,态度严肃,一面走过天井,一面用眼望着所有的窗子,似乎要整顿房子里的秩序;她抿了一抿嘴唇,意思是说现在她有三百房客在她的手下,她是多么有权威啊。博歇重新又说起那三楼的女裁缝,他主张驱逐了她;他计算延迟付款的日期,活像一个忠于职务的了不起的管家。马烈士哥先生赞成驱逐的意见,但是他想要再等候半年。把人家扔在路上是残忍的事情,而且这样并不能使房东得到一个铜子。绮尔维丝轻轻地打了一个寒战,自问将来有一天她不幸而不能交付房租,是否也会被人扔在路上。门房里烟气氤氲,笼罩着污黑的家具,湿气很重,光线黯淡,像地窖一般;窗子的前面,光都落在一个裁缝的工作桌子上,桌上放着一件预备翻新的旧外衣。博歇的女儿宝玲,是一个四岁的赭发女孩,坐在地上,乖乖地望着一个锅里炖着的一块小牛肉,肉的香味很浓,扑进她的小鼻孔,使她很高兴。

马烈士哥先生重新伸出手来,要与古波握手道别;古波却同他

谈起修理房屋的问题,说他口头上曾经答应过将来这样办的。马烈士哥先生动气了:他并没有答应过他什么话;再说,人家从来不替店铺修理房子的。但是他却同意去看一看地方,古波夫妇与博歇都跟着他去。那卖线商人早已把他自己所装置的货架和柜台搬走了;店里是赤裸裸的,显出污黑的天花板;墙也破了皮,当年所糊的黄纸都脱落下来了。在空洞震响的屋子里,又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马烈士哥先生嚷着说应当由店主人自己花钱装修店铺,因为店主人可以到处用金子点缀,而房东却不能这样办。后来他又叙述他在和平路装修他的店铺,用了两万多法郎。绮尔维丝是个女人,到底是固执一点,说出了她认为不容辩驳的道理:在平常的一个住宅里是要糊墙纸的,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他不把店铺和住宅一样看待呢?她不要别的事情,只希望他刷白一下天花板,改糊一下墙纸就行了。

这时候博歇的态度严肃,有不可猜测的样子,他转身望着空中,并不表示意见。古波徒然向他使了许多眼色,他假装不肯轻易滥用他的力量来影响他的主人。后来他终于表示了一种态度,微笑了笑,点了点头。马烈士哥先生发怒了,带着不快活的样子,摊开了双手,竟像一个吝啬人被人夺了他的金子似的;然而他终于对绮尔维丝让了步,答应了修理那天花板和墙纸,但他要她支付一半的纸价。他说着连忙走开,不愿意再听什么话了。

当博歇独自一人伴着古波夫妇的时候,他很爽快地拍了几拍他们的肩。喂!事情妥了是不是?假使没有他,他们要想糊墙纸、刷天花板就做不到。他们注意到了吗?那房东使眼色暗中问他,看见他微笑然后才决定了主意。后来他又对他们说心腹话,他承认自己是这所房子的真主人:辞退房客是由他决定的,他喜欢谁就租给谁,收到了房钱他可以在柜子里保存半个月。到了晚上,古波夫妇想要酬谢博歇夫妇,于是买了两瓶酒送给他们,以为这样才是有礼,而且这事情也值得报酬。

自从星期一起,许多工人们到店里来动工了。买纸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绮尔维丝想要一种灰底蓝花的纸,好把墙壁弄得风光些。博歇愿意领她到纸店里去,由她自己挑选。但是他受了主人的正式吩咐,每一卷纸不能超过十五个铜子。他们在纸店里足足耗费了一个钟头,绮尔维丝挑来挑去始终只挑了一种很好看的纸,价值十八个铜子一卷,她觉得其余的都很丑,于是她十分沮丧。末了,博歇让步了,他可以设法把事情弄妥,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多报一卷纸。绮尔维丝回家的时候买了一块糕点给宝玲,她不喜欢落后,争先向这位门房太太献殷勤有许多好处呢。

那店铺本该在四天内完工的,后来却延长到三个星期。起初的时候,大家只说简单地用碱水洗擦店面的墙壁。但是那原来黄色的墙面又肮脏又黯淡,绮尔维丝便听了人家的劝告,把整个店面都漆成浅蓝色,镶黄边,于是修理的工程一时做不完了。古波始终不去做他的铎工,每天一早就到这里来,看工程进行是否顺利。博歇放弃了修补外衣或裤子的工作,也来监视工人们。他们两人背着手,站在工人们的面前,吸烟,吐痰,整天到晚批评各处的粉刷。他们时时刻刻指摘人家,就是拔去一个小钉子他们也要费许多踌躇加以种种研究。刷墙的油漆匠是两个嘻嘻哈哈的大汉子,他们也时时刻刻离开他们的梯子,走到店里来参加辩论;经过几小时,摇头晃脑地望着没有做完的工作。天花板粉刷得还相当快,只有油漆的工程老是做不完,因为不容易收干。每天将近九点钟的时候,油漆匠们把颜料桶子拿了来,放在一个角儿上,四面望一望,又出去了;人家再也看不见他们了。他们去吃早饭去了,也许他们还在米拉路上做了一点不相干的小活。有时候古波领了一群人去喝一杯酒,博歇、那两个油漆匠与过路的朋友们,都被他邀了去,这又是虚度了一个下午。绮尔维丝心里很不好过。忽然间,在两天之内,一切都完成了,油漆干了,墙纸糊好了,秽物放进垃圾车里去了。工人们好像游戏一般地把工作赶完,在梯子上吹口哨,唱起歌

来,惊动了全区。

他们立刻搬了进去。在起初的几天,绮尔维丝像孩子般快活,当她出去买东西回来,经过马路的时候,她故意徘徊着,向她的新居微笑。远远地,沿着一排黑乎乎的店面望去,看见她的店面很新鲜,很鲜明,上面挂着浅蓝色的招牌,牌上写着“上等洗衣店”字样,字是黄色的。在橱窗里,后面用纱布帘隔着,四边糊着蓝纸,为的是使洗过的衣服显得洁白;里面陈列着男子的衬衣、妇女的帽子,还有黄色的铜帽钩。她觉得她的店铺很漂亮,是青天的颜色。到了里面还是蓝色,墙纸像花布一样画着一个花棚,棚上有些牵牛花;工作桌子很大,占了屋子的三分之二,桌上盖着一块很厚的桌布,桌布下面是一幅粗布桌帷掩住了桌脚。绮尔维丝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满意地呼了两口气,欣赏她店铺的清洁,目不转睛地望着她那新器具。她的眼光首先注视在她的机器上头,这是一个火炉,可以同时烧十块烙铁,这些烙铁是放在围着火炉的斜放着的铁板上的。她跪了下来,凝视着,时时刻刻恐怕她那愚笨的学徒多添了煤炭,以致把炉子烧坏了。

店铺后面的住宅是安排得很适宜的,古波夫妇睡在第一个卧房里,他们在那里做饭而且吃饭;房后有一个门直通院子。娜娜的床在右边的卧房里,这是一个大房间,太阳从一个圆形的天窗里照下来。至于爱弟纳呢,他在左边的卧房里,地板上常常堆着许多脏衣服。然而有一件不方便的事,这事古波夫妇起初还不肯承认:屋子的墙壁十分潮湿,自从下午三点钟以后就看不见阳光。

在本区里,这新店铺很能令人注意。人家怪古波夫妇做事太急,自己造成困难。真的,他们已经把顾奢所借的五百法郎都用在布置屋子上头,竟不能依照原定的计划保留着半个月的生活费。第二天早上,绮尔维丝第一次打开店门的时候,钱包里只剩下六个法郎。但是她并不苦恼,顾客们来了,生意很有希望。一星期之后,星期六,在未睡以前,她在一张纸片上计算了两个钟头,计算了

之后,她的脸上放出光彩,把古波推醒,告诉他说有整千整百可赚,假使他们会办事的话。

“好,好!”罗利欧太太向全金滴路的人们嚷着说,“我的傻瓜弟弟越做越奇怪了!……只倚靠瘸子来维持生活了。这样对他很好,是不是?”

罗利欧夫妇与绮尔维丝成了死对头了,当她修房的时候,他们险些儿气死了;只要远远地看见了那两个油漆匠,他们立刻从另一边的人行道上走,咬牙切齿地回到他们的家里。这样一个无聊的女人也开起店铺来,正经人岂不都要没有办法了吗?到了第二天,那女学徒把一碗灰浆拼命向外一泼,恰巧罗利欧太太走过,就一路大吵大闹,说她的弟妇故意叫女工们侮辱她。一切的关系都断绝了,他们和她相遇的时候只是狠狠地互相注视。

“呃,真是漂亮的生活!”罗利欧太太常常这样说,“她开店的钱,人家晓得是什么地方来的!她由铁匠那里弄来的钱……那些人还会有好的吗?那铁匠的父亲为着避免杀头的刑法,不是自己拿刀子割断了脖子吗?总之,是这一类的肮脏的历史罢了!”

她老实不客气地说绮尔维丝同顾奢睡过觉。她自己造谣,说有一天晚上,她曾经撞见他们两人一块儿坐在外面大马路的凳子上。她一想起这一个结合,想起她的弟妇所得到的快乐,这个因为样子丑而正经的妇人越发生气了。每天她嘴边总带着她心里的话,她说:

“这残废人,她有什么,能引得人爱她?我呢,有人爱我吗?”

从此以后,她向邻居们说了许多闲话,把全部历史告诉了他们。结婚的那一天,绮尔维丝的神气已经很奇怪了!唉!她的鼻子很灵,她早已料到将来会弄到什么地步。后来那瘸子假仁假义,很和婉地对待她与她的丈夫,所以他们看古波的情面,答应做娜娜的代父代母;而且这样的一场洗礼,竟累她花了许多钱。现在呢,你们看吧,那瘸子纵然死在临头要一杯水喝,她也不会给她的。她

不喜欢放肆的人,也不喜欢淫妇。至于娜娜呢,假使她肯上楼来看望她的代父代母,我们一定欢迎;母亲有罪,女儿无罪,是不是?至于古波呢,他用不着人家的忠告,无论谁处在他的地位,一定把他的妻子浸在水桶里,打她两个耳光;也罢了,这是他的事,人家也管不了许多,只希望他稍微顾全亲属的体面就是了。天啊!假使她自己做了这种事,给她的丈夫罗利欧当场撞见,决不会安然了事的,他早已把剪刀插进她的肚里了!

博歇夫妇认为这座房子内争吵的情形太严重了,都说罗利欧夫妇没有道理。当然,罗利欧夫妇不是坏人,很安静,整天到晚工作着,而且他们从来不迟付房租。但是,老实说,关于这件事是妒忌的心理把他们弄疯了。再说,他们也太吝啬了!呃!人家上楼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竟把酒瓶藏起来,不给人家喝一杯酒;总之,这些人也是下流人。有一天,绮尔维丝给博歇夫妇买了一瓶杨梅酒,加上些汽水,他们正在门房里喝酒,恰巧罗利欧太太走过,她挺直了身子,故意在门房的前面吐了一口痰。自从这时候起,每逢星期六,博歇太太打扫楼梯和廊子的时候,故意留下许多垃圾在罗利欧夫妇的门口。

“好呀!”罗利欧太太嚷着说,“这些贪吃鬼,竟被瘸子喂饱了啊!他们都是一流的人!……但是我不能让他们惹我!我要告诉房东去……昨天晚上我看见博歇这坏蛋挨擦哥特龙太太的裙子呢。这样年纪的妇人,已经有了半打孩子,他还去调戏她,嗯?真是猪狗都不如!……他们如果再做肮脏事,我就报告博歇妈妈,好叫她打她的男人一顿……哼!让大家笑一场才好呢。”

古波妈妈常常来看望两家的夫妇,很欢喜听她的女儿或她的媳妇说话,并且随声附和着。常常留在他们家里吃晚饭,一晚在罗利欧家,一晚在古波家。在这时候,洛拉太太不再到古波家来了,因为她同瘸子吵了一次嘴,为的是一个兵士的事情。那兵士把剃刀割断了他情妇的鼻子;她袒护那兵士,说那一刀很有爱情,却不

说出理由来。她又把罗利欧太太刺激得更发怒,因为她告诉她说瘸子当着许多人面前把她叫做牛尾巴,毫无顾忌。天啊!是的,博歇夫妇和邻居们现在都叫她“牛尾巴”了。

在这种吵闹的情况下,绮尔维丝还是安然站在她的店门口,微笑地向朋友们点头施礼,表示她的情谊。她熨了一件衣服之后,停一停,喜欢走到门口向着马路微笑,想起自己是一个商人,占了街道的一段,心中不禁充满了虚荣。金滴路属于她了,邻近的路属于她了,全区也都属于她了。当她身穿白色的短衣,赤着双臂,披着因工作忙碌而散乱的金黄色头发,探头向左右两头望去的时候,她一眼便能看到行人、房屋、街道和青天:左边是金滴路的尽头,很安静,人很少,像外省的村镇,有些妇女们站在门口低声交谈;右边几步之外是卖鱼路,路上车声喧阗,行人络绎不绝,十分拥挤,使这个路口形成一个繁华热闹的地方。绮尔维丝喜欢看马路,爱看那些货车在高低不平的石路上颠簸,行人们在窄小的走道上的拥挤,交通时常受到碎石堆的阻碍;她门前的三公尺长的那段阳沟,在她心目中希望它是一条十分清洁重要的大河,然而这一条奇异而生动的河,却流着染坊里流出来的种种颜色的而杂着黑色污泥的水。她又爱看那些商店,本路上有一家很大的杂货店,店中摆着许多用细眼的线网拦着的干果;有一家衣帽店,店里悬挂着许多工衣在迎着微风飘动。在那鲜果店里和肠子店里,她瞥见柜台的角上有些漂亮的猫儿在安然打呼。她的邻居是一家煤炭店,那老板娘魏古鲁太太向她回礼;这是一个矮而肥胖的女人,脸是黑的,眼睛放光,背倚着店面,偷闲与男子们说笑,这个黄色的店面上画着许多木柴,装饰得像乡间的小板屋子似的。她的另一个邻居是伞店,是瞿朵尔歇太太母女二人开的,她们从来不露面,她们的店窗是黯淡的,她们的门是关着的,门上装饰着两把锌制的小阳伞,伞上涂着浓浓的银朱。绮尔维丝在未进店以前,往往向对面望去,对面是白色的大墙,没有一个窗子,只有一个很大的车门,从门口望进去可

以看见一个熔炉冒着火焰,院子里堆着许多小车,车把朝着天。墙上有三个大字“蹄铁行”,周围画着些马蹄铁。整天到晚,铁锤在铁砧上震响,火星照耀着黯淡的院子。墙脚有一个洞,洞像柜子一般大小,在收买破铜烂铁和炸马铃薯的商贩之间,有一家钟表店,店里有一位穿长衣的先生,外貌很清洁,用一些很精巧的工具不住地修理那些钟表,他的前面有一张工作桌,桌上许多玻璃杯,下面罩着些很精细的零件。他的身后约有两三打的时钟,钟摆同时摆动着,这和马路上的可怜相以及那蹄铁店里有节奏的打铁声,真有互相陪衬之妙。

本区的人觉得绮尔维丝长得很好。当然也有人说她的坏话,然而大家众口一词地说她的眼睛大得好看,嘴也并不怎样宽,牙齿也很洁白。总之,这是一个金发美人,除了她的腿不说,她尽可以与最美丽的人相比。她已经到了二十八岁,胖起来了。她的细致的眉目变粗了些,显得是一个享福的妇人。现在她有时候在一张椅子上想入非非,等候着烙铁,模糊地微笑,脸上露出十分快活的样子。她变得贪吃了。人人都这样说她,但是,相反的,这并不是—种很坏的毛病。当一个人赚了几个钱,可以买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如果还甘心吃马铃薯皮,岂不是呆子吗?再说,也因她的工作太辛苦了,把一身分做两人去应付顾客们,每逢衣服急等着要用的时候,她关上了店门,还亲自熬夜工作。本区人都说她运气好,一切都很兴隆。大房子里的人像马第尼耶先生、洛门舒姑娘、博歇夫妇的衣服都交给她洗;还有卖鱼路许多贵妇人,从前照顾福公尼耶太太的,现在都被她拉了来。到了头一个下半月,她已经要用两个女工了,一个是蒲独花太太,一个是克莱曼斯姑娘——从前住在七楼的那个高大的女子。连同她那女学徒奥古思婷,一共是三个人在她的店里。奥古思婷比一个丑男子还丑。假使别人,当生意忽然兴旺的时候,一定会手忙脚乱的。她忙了整个一星期,在星期一吃些好酒好肉,是可以原谅的。再说,她需要这个,假使她不吃

些好的来满足她的食欲,她就没有气力来熨她的衣服了。

绮尔维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蔼可亲,她像羊一般温和,面包一般可爱。她虽然把罗利欧太太叫做牛尾巴,算是报仇;但是除此之外她并不怀恨一人,人人都得到她的原谅。当她舒舒服服地吃了中饭、喝了咖啡之后,她越发宽宏大量了。她的话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像野蛮人那样过生活,我们就应该互相原谅,是不是?”当人家说她为人很好的时候,她就笑起来。她会是个凶恶的人吗?她自己辩护说,她没有可以叫人说她好的地方。难道她的希望不都实现了吗?难道她还有更大的野心吗?她记得当年她没有屋子居住的时候,她的目的只是:能工作,有面包吃,自己有一个窠,抚养孩子们,不被丈夫打,能够死在自己的床上。现在已经超过了她的理想,一切都有了而且更好了。她笑着又说,至于说到死在自己的床上,她自料可以达到目的的,但是她希望越迟越好,当然啦。

尤其是对于古波,绮尔维丝为人很好,从来不说一句坏话,不背着丈夫埋怨一声。古波终于再做铎工了;现在的工地在巴黎的另一头,所以每天早上她给他两个法郎,给他吃中饭、喝酒、买烟草。但是每星期总有两次,古波在中途停留,同一个朋友喝两个法郎的酒,然后回家吃中饭,编一段谎话向妻子解释。甚至于有一次,他去得并不远,只在教堂路的一家酒店里,同“靴子”与其他三个朋友吃了一顿好酒好菜:一盘螺蛳,一盘烤肉,几瓶老酒。后来那两个法郎不够用了,他竟打发一个伙计把账单送给他的妻子,说如果她不付钱他就要被店家扣留了。绮尔维丝笑了笑,耸了耸肩,她的男人开一开心,有什么害处呢?一个女人想要得到家庭的和睦,应该对丈夫放宽些。假使你多嘴,那就会打起架来!天啊!一切都应该放明白些。古波的腿还没有好全,而且他被朋友拉着,他不能不跟别人一样,否则人家要骂他是个傻瓜呢。再说,这并不要紧,假使他喝醉了回来,他就睡觉,两个钟头之后他的酒气也就过去了。

这时候到了很热的暑天了。6月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是工作最紧张的时候,绮尔维丝亲自把煤炭加在机器里,烟筒呼呼地响,烧着十块烙铁。这时候太阳直照在店面上,人行道上的热气也侵袭进来了,回光在店里的天花板上跳动着;阳光被墙纸映蓝了,照在工作桌子上耀人的眼目,阳光里的微尘活像要落在洁白的衣服上一样。这里的温度真要把人热煞。店门敞开着,然而没有一点儿风吹进来。那晾在空中、用铜丝悬挂着的衣服正在吐出湿气,不到三刻钟就坚硬得像刨花一般。在这酷热之下,大家静默着,只有些烙铁的声音,而这些烙铁声因为是从棉垫上发出来,所以并不很响。

“好吧!”绮尔维丝说,“如果我们今天不愿意热得融化成铁水的话,我们应当把内衣脱掉!”

她蹲在地上,正在把洗过的衣服放进一个瓦盆里过浆。她穿着白色的裙子,把短衣袖子撩了起来,露出肩膀,胸臂也赤裸着,肌肤变成粉红色;她的汗出得太多了,以致那一头散乱的金发粘住了她的皮肤。她小心地把那些女帽、男衬衫的前胸、裙子、妇人的裤子等都放进乳白色的浆水里,先在一个桶里用手揉匀衣服上没有浸着灰浆的地方,然后一件一件地卷好,放在一个方形的筐子里。她说:

“蒲独花太太,这筐衣服归您。您赶快拿去,这干得很快,如果等一个钟头,那我们又得重做了,是不是?”

蒲独花太太是一个四十五岁的妇人,很瘦,很矮,紧紧地裹着一件栗色的旧上衣,她正在熨衣服并不出一点汗。她甚至于没有脱下她的帽子,这是一顶黑色的帽子,帽上的绿色缎带都变黄了。那工作桌子对她是太高了,她直挺挺地站在桌前,抬着胳膊,拿着烙铁熨衣服,她的动作好像被人牵着线动作的傀儡似的。忽然间,她嚷道:

“呀!不行!克莱曼斯姑娘,快把您的上衣穿起来。您要知

道,我是不喜欢人家失礼的。像您这样敞着店门呆在这里,已经使得对面的那三个男人站在那里不走了。”

克莱曼斯喃喃地骂她做老傻丫头。她自己热得喘不出气来,当然可以随她的方便;难道人人都有石棉般不怕热的皮肤吗?再说,人家看见了什么呀?她说举起了双臂,这个美丽的姑娘,她的胸部挺得几乎要胀破了内衣,她的肩膀把那短袖弄得咔嚓咔嚓地响。克莱曼斯在三十岁以前行为非常放荡;往往度过良宵以后,第二天总是四肢无力,头昏脑胀,在工作时也打瞌睡。然而人家仍旧留她做工,因为没有女工能像她那样会熨男人的衬衫,她对熨男衬衫有她的特长。遇到这种时候,她总是把胸部拍几拍,说:

“这是我的事,用不着去麻烦别人。”

“克莱曼斯,把您的上衣穿起来吧”,绮尔维丝说,“蒲独花太太说得对,这是不雅观的……人家对我这店铺会胡说八道。”

于是那高大的克莱曼斯穿上了衣服,嘴里叽哩咕噜,这些假正经人!难道过路的人们没有看见过女人的奶子吗?她把怒气发泄在女学徒奥古思婷身上,奥古思婷正在她的身边熨袜子和手帕,她推她,用肘撞她。但是奥古思婷是一个阴险好多事的坏女子,她忍耐着不作声,却悄悄地在克莱曼斯的衣服后面吐了一口痰,算是报仇。

这时候绮尔维丝拿起一顶女帽,这帽子是博歇太太的,她想要把它整理好。她已经预备好了灰浆,要把帽子漂新。她拿着一根两头圆的铁棒放在帽底轻轻地搅着,忽然看见一个妇人进来。这妇人的骨骼很大,脸上有红色的雀斑,裙子是湿了的。她是一个洗衣工的女工头,她在金滴路的洗衣场上雇用三个女工。绮尔维丝嚷着说:

“俾夏尔太太,您来得太早了!我对您说过今天晚上……您现在就来了,你把我的工作都搅扰了!”

但是那洗衣女工头慌忙地说恐怕晚了不能在当天用颜色,所

以绮尔维丝很愿意立刻把脏衣服给她。她们两人同到左边爱弟纳的卧房里抱了好几大包衣服出来放在店铺后面的地上。分类的工作花了半个多钟头。绮尔维丝在周围分了几堆,男衬衣扔在一堆,女衬衣扔在另一堆,手帕、袜子、抹布,又各在一堆。当一个新主顾的一件衣服经过她手的时候,她用一根红线绣了一个红十字作为标志。在酷热的空气里,这些脏衣服被人翻动,便发出一些臭味来。

“唉! 噯呀呀! 臭得很!” 克莱曼斯说时掩着鼻子。

“呸!” 绮尔维丝安然地说,“假使是干净的,人家就不会给我们洗了! 脏衣服当然有气味,有什么好说的! ……刚才我们算过是十四件女衬衫,是不是,俾夏尔太太? ……十五件,十六件,十七件……”

她继续高声报数。她习惯了污秽,并不觉得心中作呕;她的赤裸的、粉色的手臂插进了那些油腻染黄的衬衫、肉汁染污了的毛巾、汗液渍透了的袜子的中间。然而她的脸俯在衣堆上,一阵恶气扑鼻,使她感到松懈无力了。她坐在一张小凳子上,弯着腰,双手慢吞吞地伸向左右拣衣服,竟像被这人体的恶臭熏醉了似的,她的眼睛昏了,仍旧模糊地微笑。她变得这样懒洋洋的,似乎是因为脏衣服恶臭熏浊了空气所致的。

她正在翻动一件渍满了尿的襁褓,认不出是谁家的当儿,古波进来了。

“驴子养的! 太阳多么厉害啊! ……”他吃吃地嚷道,“直晒在人的头上!”

古波说着,用手扳着那工作桌子,以免倒在地上。这是第一次他醉得这样厉害。在这以前,他只微带醉意回到家来,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是这一次他的眼上有一个小伤痕,大约是朋友在玩笑中推他误伤了的。他的鬈曲的头发已有几根是白的,今天大约是挨近了某酒店的一个肮脏的墙角,所以他的颈窝上的一簇头发上粘

着了一些蜘蛛网。他仍旧很快活,只是形容憔悴了些,老了些,下腭骨更加突出,然而依他说他始终是一个可爱的男子,皮肤还嫩,很可以博得一个公爵夫人的欢心呢。

“让我解释给你听”,他向绮尔维丝说,“这是因为那芹菜脚,你是认识他的,他的一条腿是木头做的……他要回故乡去了,所以他想请我们吃一顿……唉!我们快活得很,只嫌太阳厉害些……马路上的人都受不了啦……真的,人人都像喝醉了似的……”

由于克莱曼斯听他说他看见马路上的人都醉了的话,感到十分有趣;于是他自己也非常快活起来,竟嚷道:

“呃!那些醉汉子!他们滑稽得很!……然而这不是他们的罪过,是太阳的罪过……”

全店的人都笑了;蒲独花太太不喜欢醉汉,却也笑起来了。奥古思婷笑得张开了嘴,合不拢来,只管喘气。然而绮尔维丝怀疑古波并没有直接回家,却先到罗利欧夫妇家里耽搁了一个钟头,受了他们不良的教唆。他向她发誓说不是的,于是她也笑了起来,表示自己很宽宏大量,甚至于不责备他又损失了一天的工作。她喃喃地说:

“他说这许多糊涂话!……天啊!谁能像他这样说糊涂话呢?”

后来她又用慈母的口气说:

“你去睡觉吧,好不好?你看,我们忙得很,你在这里妨碍我们……我们算到了三十二块手帕,俾夏尔太太;还有两块,三十四块……”

但是古波并不想睡觉,他在店里踱来踱去,左摇右摆,像钟摆一般,而且冷笑地现出不听劝而嘲弄的神气。绮尔维丝想要趁早打发俾夏尔太太出去,于是她叫克莱曼斯替她报数,她自己去记账。克莱曼斯每拿起了一件脏衣服,一定骂一句粗话,她数说顾客们的坏处和床头的丑事;每见一个小洞或一个小污点就说了许多

玩笑话。奥古思婷假作不懂，像学坏的小女孩一样侧耳倾听。蒲独花太太抿着嘴唇，觉得她不该在古波跟前说这种话；男人用不着看见脏衣服，所以讲礼貌的人家避免当着男子的面打开脏衣服。至于绮尔维丝，她认真做她的事，似乎没有听见。她一面记账，一面专心地望着那些脏衣服，好叫她一过目就能认识；她从来没有弄错过，凭她的敏感或衣服的颜色，她对每一件都能叫得出姓名来。这些毛巾是顾奢母子的，一看就晓得，因为他们没有拿来揩锅底。这一件枕头套一定是博歇家的，因为博歇太太常常在她的衣服上染有发膏。要辨别马第尼耶先生的羊毛背心也很容易，因为他的皮肤上好出油，汗液把背心都染黄了。她还晓得许多特别的秘诀，她认得那些穿着绸裙过街的人的内衣，又记得某人每周弄脏了多少袜子，多少手帕，多少衬衫，又记得某人的衣服总是破裂在一定的地方。因此她有了许多有趣的话说，譬如洛门舒姑娘的衬衫就可以提供她许多批评，那些衬衫是在上部破了的，可见洛门舒这老姑娘的肩骨是尖的；那些衬衫是永远不脏的，哪怕她穿了两个星期，仍旧很干净，这可以证明到了这种年龄的人已经像一块朽木，榨不出一点液汁来了。在店里，每逢点货的时候，她竟可以批评金滴路全区的人物。

“这却是些好东西！”克莱曼斯打开了一个包袱嚷着说。

绮尔维丝忽然起了嫌恶的心理，将身倒退说：

“这是哥特龙太太的包袱。我再也不愿意洗她的东西了，我正在找推托的理由……我不是难相处的人，我生平摸了不少令人作呕的脏衣服，然而老实说，她的，我实在不愿意洗。这使我恶心得要呕吐……这妇人不晓得是怎样做的，把衣服弄得这样邋遢！”

她说着又催克莱曼斯赶快些，但是克莱曼斯继续注意地看，把手指插进衣服的破洞里，说了许多隐语，而且把衣服晃动，竟像挥着胜利的旌旗一般。这时候绮尔维丝身边的衣服堆得越来越高了。她仍旧坐在小凳上，衬衫与裙子遮住了她的全身；她的面前有

的是被单、桌布、裤子，一大堆肮脏的东西；她在这越积越高的衣堆里，赤裸着双臂，赤裸着胸膛，几簇金发粘在两鬓上，脸更红了，神色更疲倦了。她又重新表现出她的安然微笑，小心仔细做老板娘的态度，忘了哥特龙太太的衣服，再也不觉得臭了，她把一只手向衣堆里掏寻，看有没有错误。奥古思婷喜欢把一铲一铲的煤炭放进机器里，现在放得太多了，把铁板烧得通红。斜阳射在店面上，店里面热得像火烤一般。古波给热气激得更醉了，忽然温柔起来，他走向绮尔维丝，张开了两臂，很感动地说：

“你是一个好妻子。我要同你接吻。”

但是那些脏衣服拦住了他的路，他的脚被地下的裙子一绊，险些儿跌了一跤。

“你真是麻烦！”绮尔维丝说时并不生气，“你安静地坐着吧，我们已经做完了。”

不行，他想同她接吻，他需要这个，因为他很爱她。他一面吃地说着，一面躲开了那一堆裙子；却又碰到了那一堆衬衫；后来他固执地要向前走，左脚绊着右脚，竟倒在许多毛巾的当中。绮尔维丝开始有些不耐烦了，把他一推，嚷着说，他要把一切都搅乱了。然而克莱曼斯说她不应该这样，甚至于蒲独花太太也说她没有道理，总之，他是好意，他要吻她，她尽可以让丈夫接吻。至于俾夏尔太太，她的丈夫是一个锁匠，每天喝醉了酒回家的时候还一定把她毒打一顿呢！所以她说：

“古波太太，您真幸福！假使我家的那一个喝醉了的时候能像这样，我就快活极了！”

绮尔维丝息了怒，已经后悔她的鲁莽举动，于是她把古波扶起来，然后微笑地把脸儿凑近他。但是古波在众人跟前并不难为情，竟摸她的奶子。

“这并不只是说说罢了”，他喃喃说，“你的脏衣服的气味可真难闻呀！然而，你看，我还是爱你！”

“放手吧，你惹得我发痒了”，她嚷时笑得更厉害，“好一个大傻瓜！谁也不像你这样傻里傻气的！”

他抓住了她不放手。她凭他摆布，那些脏衣服的气味熏得她有几分发晕，然而她并不嫌古波口里的酒气。在这个混浊的空气里，他们嘴对嘴重重地这样接吻，这好像是他们感到生活厌倦走向堕落的第一步。

这时候俾夏尔太太已经把那些脏衣服包裹起来。她谈到她的女儿爱拉丽，今年才两岁，已经像大人一般懂事了，人家可以让她自己在家，她从来不哭，也不玩弄火柴。她一面说，一面把一个一个的包袱放到肩上，包袱太重了，几乎压折了她的肩头，她的脸孔上的雀斑变紫了。

“这真受不了，我们上了烤炉了！”绮尔维丝一面说，一面揩她的脸，然后重新浆洗博歇太太的帽子。

大家瞥见那机器通红，都说要赏奥古思婷几个巴掌。那些烙铁也都烧红了。她真见了鬼吧！人家一转身，她就做一两件坏事！现在非得要再等一刻钟，才能用那些烙铁。绮尔维丝铲了两铲炉灰把火盖住了。她又想出一个法子，用铜丝挂一副被单在天花板底下，像一种帘子，好减少太阳的热气。于是大家在店里觉得很舒服了。店里的气候还是很温和，然而使人感到仿佛是关在家里面，一个光线挺亮的卧室里，与社会远隔了一样；虽然在被单之后还可以听见街道上行人的脚步的声音；于是大家很自由地，可以随便了。克莱曼斯首先脱去了她的短衣。古波始终不肯睡觉去，人家容许他留在这里，他答应在一个角儿上静坐着，因为这时候在这样酷热的空气里是睡不着的。

“这个捣乱鬼把我那小铁棒拿去做什么啦？”绮尔维丝说的是奥古思婷。

人家常常寻找那小铁棒，往往在想不到的地方找见了，大家说是那女学徒故意捣鬼，把它藏了起来。绮尔维丝终于把博歇太太

的帽子弄好了,她把帽子的花纱边取了下来,用手拉平,然后用烙铁轻轻地烫了一烫。这顶帽子的前面有许多花样,一道一道的缎带中间,加着一道一道的绣花边。她不声不响,很用心地用一种带木把的小烙铁把帽子上的缎带和绣花边仔仔细细地烫好了。

这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一时间,人们仅仅听见熨衣的啞哑的声音。那老板娘,那两个女工,一个学徒,在一张宽大的方桌的两边,一个个都在工作着,弯着腰,两臂不住地向前后活动。每人的右边有一块方砖,那砖被热铁烧坏了。桌子的中央有个凹盘子,盘里满盛着清水,水里浸着一块破布和一个小刷子。一束百合花插在一个旧酒瓶里,雪白的花朵正在开着,把桌子点缀得像一个小小的花园。蒲独花太太已经把绮尔维丝所预备好的那一筐衣服熨好了,筐子里面盛的是饭巾、裤子、短衣、袖头等。奥古思婷的袜子、毛巾,还没有熨完,因为她只管扬着头在看一个苍蝇飞来飞去。至于克莱曼斯呢,自从早上到现在,她已经熨到第三十五件男衬衫了。

“始终只是葡萄酒,不要烧酒!”古波忽然这样说,因为他觉得有声明的必要,“烧酒对我有害处,我不该喝。”

克莱曼斯用一块包着牛皮的铁片从机器里拿起了一块烙铁,靠近她的脸,看看够不够热,然后放在石砖上擦一擦,在她腰间系着的抹布上抹了一抹,又熨她那第三十五件男衬衫,先熨前胸和两个袖子。她熨了一会说:

“嗨!古波先生,喝一小杯烧酒并不坏。我呢,烧酒会使我有精神……再说,您要知道,越喝越有趣。唉!我犯不着戒酒,我晓得我活不长的。”

“您说这种丧气话,讨厌极了!”蒲独花太太抢着说,因为她不喜欢听悲哀的谈话。

古波站了起来,生气了,以为人家冤枉他喝了烧酒。他拿他自己、他妻子和他女儿的头来赌咒,说他没有一滴烧酒下肚。他走近克莱曼斯,对着她的脸呵了一口气,叫她闻一闻是否有烧酒的气

味。后来等到他的鼻子碰着了她的赤裸的肩膀，他就哈哈大笑起来，他想看一看她的臂膀。克莱曼斯已经折好了那衬衫的后幅，把两面都熨过了，正在熨袖子和领子。但是因为他始终挨着她的身子，弄得她熨错了一个折纹，所以她不得不拿起凹盘旁边的刷子来刷匀衬衫上的灰浆。

“太太”，她说，“请您不要叫他这样挨近我吧！”

“不要给她捣乱吧，你真不懂事！我们忙极了，你懂吗？”绮尔维丝安然地说。

她们忙极了，又怎么样？这并不是他的错处，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他并没有碰一碰，他只是看一看。难道上帝所创造的美丽的东西是不许人家看的吗？这狡猾的克莱曼斯，她倒是有好看的臂膀呀！她尽可以给人家看，给人家摸，赚两个铜子，没有一个人给了钱会后悔的！这时候克莱曼斯不再反对了，她对这醉汉的粗鲁的恭维话反倒笑起来。甚至于她也和他开起玩笑来。他嘲笑她专会熨男衬衫。是的，始终只是男衬衫，她在男衬衫里面生活着！啊！天啊！她很晓得男衬衫是怎样做的，她的手里不知经过了几百个男衬衫呢！区里黄发的、棕发的男子们都穿她熨过的衬衫。她一面听他说，一面继续地工作，笑得肩头都摇动了。她在衬衫背面折了五条折纹，用烙铁在衬衫的前胸上熨过，又把前襟烫了一烫，折好了。

“这像一面旗子！”她说时笑得更厉害了。

奥古思婷觉得这话很奇怪，也哈哈地笑起来。人家便责骂她。这个淘气的孩子，她听了她所不应该听懂的话也笑了！克莱曼斯把自己的烙铁递给她；原来那些烙铁的热度减了，不够烫浆过的衣服的时候，就给那女学徒烫那些袜子和毛巾。她拿烙铁的手法很笨，竟把自己的手腕烫了一大块。她哭了起来，骂克莱曼斯故意烧她。克莱曼斯去取了另一块烙铁来烫衬衫的前襟，乘势安慰她同时又恐吓她，说如果她再哭，她就用热烙铁烫她的两个耳朵。这时

候,她在前襟的下面垫了一块呢布,慢慢地推动那烙铁,让那灰浆能够自行均匀后才慢慢烫干。衬衫的前襟变得又硬又亮,像一幅硬纸一般。

“坏蛋!”古波骂了一声,仍旧停留在她的身后,满面醉容,不肯走开。

他踮着脚抬高了身子咯咯地笑着,他的笑声像没有擦油的滑车声音一样。克莱曼斯紧紧地靠在工作桌子上,反着手背,两肘向上张开,低着头;她赤裸的肌肤膨胀起来,两肩耸起,筋络在嫩肉里活动;她的胸部突出在敞着胸的衬衫里隐约可见,粉红的肌肤上湿透了汗。于是他伸出手来,就要摸她。

“太太,太太!”克莱曼斯嚷着说,“请您叫他老实些,好不好!……如果他再这样,我就要走了。我不愿意受人家欺负的。”

绮尔维丝正在把博歇太太的帽子放在一个包着布的帽架上,小心地用小烙铁熨那帽子周围的花纱边。她抬起头来,恰恰看见古波双手伸在克莱曼斯的衬衣里面乱摸。

“真的,古波,你真是不懂事”,她说时显出烦恼的样子,好像在责骂一个只吃果子酱而不连着面包吃的一个小孩,“你快睡觉去吧。”

“对了,古波先生,您还不如睡觉去。”蒲独花太太说。

“好!”他不断地冷笑,吃吃地说,“你们可笑得很!……难道开开心都不行吗?女人们我是晓得的,我从来没有伤损过女人。摸摸女人,不再进一步,只是为了尊重女性,对不对?……再说,把货品摊开来不是要叫人挑选吗,不是吗?为什么这高大的金发女子把自己的一切都显给人看呢?呃!这是不好的……”

后来他又转身向克莱曼斯说:

“你要知道,乖乖,你不该装腔作势的……如果为的是有人在这里……”

但是他不能说下去了,因为绮尔维丝轻轻地用一只手挽住了

他,另一只手掩住了他的嘴。他还在嬉笑地挣扎着,她硬把他推向店后面的卧房里去。他摆脱了她那掩嘴的手,开口又说他很愿意睡去,只要那高大的金发女子来暖一暖他的脚。后来大家听见绮尔维丝替他脱鞋子,脱衣服,像慈母般温存他。当她扯开他的短裤子的時候,他哈哈地大笑,怡然地仰倒在床的中央;他两腿乱动,又说她惹他发痒。末了,她小心地像包裹孩子一样给他盖好了被,问他舒服不舒服。他并不回答,只大声叫克莱曼斯:

“喂,我的乖乖,我在这里了,我等着你呢。”

当绮尔维丝回到店里来的时候,奥古思婷竟被克莱曼斯打了一巴掌,因为蒲独花太太在机器里取出来一块肮脏的烙铁,她并没有注意,竟烫黑了一件短衣;克莱曼斯替自己辩护,说那烙铁是奥古思婷放的,其实是她自己没有弄干净,烙铁上还留着灰浆烧焦的痕迹,而她骂天骂地,说那脏烙铁不是她的;那女学徒看见她这样不讲理,一时发起怒来,竟当面吐了一口痰在她的衣服上。因此,她狠狠地打了奥古思婷一巴掌。奥古思婷忍着泪,把烙铁上面烤焦的灰浆刮了去,用蜡烛擦了一擦,然后用抹布揩干净。但是她每次经过克莱曼斯背后的时候,她一定含着一口唾沫,吐在她的裙子的后面,她看见那唾沫由裙子上流下来,禁不住心里暗笑。

绮尔维丝仍旧熨那帽子周围的花纱边。在这突然变得沉寂的空气里,大家很清楚地听见店铺后面古波的混浊声音。他很天真地独自笑着,说了许多短语:

“我的妻子,真糊涂!……她真糊涂,要我睡觉!……呃,太糊涂了,正在白天,而且人家并不困!”

但是他忽然打鼾了。于是绮尔维丝放了心,叹了一口气,很高兴地知道他终于休息了,在软温的床上做他的醉梦了。她一面很快地而且仔细地熨那帽子,一面在大家的静默中用连续而和缓的语调说:

“你们说有什么法子?他失去了理智,没法和他生气。纵使

推他,也没有什么用处。我宁愿顺着他说,让他去睡;你们看,这样一来立刻就完了,我可以安静了……再说,他并不凶恶,他很爱我。刚才你们看见了的,他为了要同我接吻,几乎跌破了头。这还算很好呢;有许多男子喝醉了酒之后还去找些女人……他呢,他一直就回家来了。他很喜欢同女工们开玩笑,然而他不会再进一步。克莱曼斯您听见了吗?您不必伤心。您晓得一个醉汉是怎样的,喝醉了酒,杀了父母还记不清呢!……唉!我很原谅他,他和别人一样,有什么可说的!”

她懒洋洋地说出这些话来,毫不激动,她已经听惯了古波的粗言野语,虽然还不一味地对他献殷勤,然而看见他在家里面捻女人的大腿的时候已经不觉得有什么害处了。当她不说话以后,众人还是不作声。蒲独花太太每次拿一件衣服,总是把工作桌的桌帏下面的筐子拉出来;衣服烫过了之后,她举起了她小巧的手臂,把衣服放在货架上。克莱曼斯已经熨折好了第三十五件男衬衫。工作多得很;大家计算过,赶快做去也得要熬到夜里十一点钟。现在全店的人,不再有人使她们分心,正在努力熨烫。她们赤裸的手臂一来一往,把她们粉红的肉色映着桌上雪白的衬衫。机器里又加了煤炭,太阳从被单的间隙穿过来,直照在炉子上,一种不可见的火焰鼓荡着空气,日光里热不可当。在天花板下悬挂着的裙子和桌布的水汽里,大家热得呼吸不出来,奥古思婷嘴里的津液都干了,舌头都伸到了嘴唇外面。生铁烧红的气味、灰浆的酸味、烙铁的焦臭,在像从洗澡盆发出的那样的潮热的气味里,夹杂着四个露肩的女人的发髻的油腻气和颈窝的汗臊臭;同时那百合花在瓶中的绿水里凋谢了,吐出极纯粹的浓香味。在烙铁烫衣和火铗拨火的声音里,有时候杂着古波的鼾声。这鼾声很均匀,像一个嘀嘀嗒嗒的时钟,在调整店里的工作。

酒醉的第二天,古波从早到晚都不舒服,头发乱了,嘴臭了,牙床和脸都肿了。他起得很晚,在八点钟才洗脸梳头;他还吐痰,在

店中逗留,不肯到工地去。所以这一天又完了。早上,他自己抱怨说他的腿都软了,说何苦喝这许多酒,把体质都弄坏呢?但是,他遇见了一群无赖,他们拉住了他不放手,所以他不由自主地也去喝酒;处处遇着骗局,他终于上了当!想象不到地上当了!唉!不行!他再也不这样做了!他不愿意这样年纪轻轻地死在酒店里!但是,中饭后,他的精神又恢复了,他连喊了几声“唉!唉!”表示他还有好的嗓音,还很响亮。他开始否认昨天的狂饮,说只是略为有些兴奋。叫人家不必担心他,他的身子很结实,尽量喝酒也不会眨一眨眼的。于是整个下午他在附近一带闲游。当他缠扰那些女工缠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的妻子只好给他一个法郎,好叫他不在店里骚扰。他一出门,先到卖鱼路小麝香猫烟店里去买了他的烟草,如果他遇见了一个朋友,便大家喝一杯酒。后来他到金滴路口的福朗素华酒店里花去了他那一个法郎,因为那店里有新来的很好的葡萄酒惹得他喉咙发痒。这是一个老的酒店,店是黑的,天花板是低的,旁边有一间乌烟瘴气的小饭厅,在厅里可以吃便餐。他在这店里一直逗留到晚上做转盘赌酒游戏;他在这店里能赊账,福朗素华答应他,说永远不把酒账送给他的妻子。昨天弄脏了地板,今天应该用水洗一洗!是不是?昨天酒喝多了,今天应该再喝一杯,消一消昨天的酒。再说,他始终是个好人,不肯招惹女人,只爱开玩笑。就是他醉了的时候,还是很客气;他恨那些满口秽话的醉汉子,拿棍子打也打不醒来!他像一只金丝黄雀那样欢欢喜喜地回到了家里。

有时候,他要作弄绮尔维丝,便问她说:

“你的情人来过了吗?再也看不见他了,我应该去找找他。”

他说的情人就是顾奢。顾奢果然避免常来,一则怕妨碍他们,二则怕惹旁人说话。然而他专找些借口,或把脏衣服送来,或从店门前经过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往往喜欢逗留在店铺里面的一个角落上,经过几个钟头,坐着不动,只是吸着他那短烟斗。十天里总

有一天晚上,吃完饭以后,他居然放胆来坐坐;他并不多话,缄着口怔怔地望着绮尔维丝,只是听了她说话要笑的时候他才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当星期六晚上店中人熬夜的时候,他便坐在店里怡然忘情,似乎在这里比去看戏更有兴趣。有时候,那些女工们烫衣服直烫到早上三点钟。天花板下一根铁丝系着一盏灯,灯罩下映成一片明亮的圆光,映得桌上的衬衫成为白雪的颜色。那女学徒关上了店面的遮窗板,但是七月的夜晚天气还是很热,大家让店门开着。夜渐深了,女工们渐渐把衣服解开,好舒服一些。她们在灯光下露出细嫩的肌肤,尤其是绮尔维丝,她变胖了,淡金色的肩像丝绢般放出光辉,她的颈上有婴孩般的一道折痕,她的颈涡儿被他看熟了,他闭着眼睛也画得出来! 机器的热气、烙铁下湿衣服的水汽,都弄得他有几分头昏;他的思想迟钝了,眼睛只管望着那些女人们忙着工作,摇动着她们的赤臂,整夜辛苦,为的是本区的人们星期天有干净的衣服可穿。店铺周围的房子里人们都睡着了,马路上渐渐沉寂。十二点钟响了,后来又是一点钟,两点钟。街上的车辆与行人都没有了。现在那黑暗无人的马路上只剩有店门里射出来的一道灯光,像一幅黄布铺在地上一样。有时候听见远远传来的脚步的声音,一个行人渐渐走近来;当他踏过那一道灯光的时候,听见里面的熨衣声,觉得奇怪,匆匆地对那赭色灯光下的几个露胸的妇人望了一眼,便又走向前途去了。

顾奢看见爱弟纳使绮尔维丝为难,又见古波常常用脚踢他,想要救他,于是雇用他到自己那螺丝钉厂里去抽风箱。打钉的职业固然不太有意思,因为熔炉很脏,而且终日只是打铁,颇嫌单调,但这却是收入很可观的职业,每天可以赚十个以至十二个法郎。爱弟纳十二岁了,假使他的性情与这事业相近,不久他就可以做起铁匠来。爱弟纳到了制钉厂以后,绮尔维丝与顾奢之间又多了一重联络。顾奢把爱弟纳送回家来,同时把他的行为报告她。人人都笑着对绮尔维丝说,顾奢对于她发生了爱情。她自己也很晓得,她

像少女般害羞,脸红得像海棠一般。啊! 可怜的亲爱的少年,他倒真讨人喜欢! 他从来没有对她提过这个,没有一次不规矩的举动,也没说过一句淫邪的话。这种忠厚的人,真是世间少有。她虽然不说出口,其实她心里很快活,觉得这样被人爱竟像圣女般受人敬爱。当她遇着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她就想起顾奢,一想起他就觉得松快了许多。他们两人在一块的时候并不拘束,他们微笑地正面相视,只不说出他们的感想。不必想到坏事上头,这是有理智的爱情;当人们能够安静,同时又能得到幸福的时候,应该保持着安静才是。

但是夏天快完的时候,娜娜却把家庭都搅乱了。她六岁了,已经显得是个女无赖。绮尔维丝不愿意她常常在她的脚边歪缠,所以每天早上把她领到波龙索路一个幼儿园里去。保姆是若思姑娘。她到了幼儿园里,往往把女同学们的后面的衣襟打一个结,或在她保姆的烟匣里装些烟灰。她还想出了许多人们所想不到的淘气的事。若思姑娘把她开除了两次,后来仍旧收留她,为的是每月可以多得六个法郎。从幼儿园出来之后,娜娜为了发泄被关在教室里的闷气,便在院子和大门洞里大噪大闹,闹得熨衣的女工们耳都聋了,叫她快出去玩耍。她的同伴有一个是博歇的女儿宝玲,另一个是绮尔维丝当年的老板娘的儿子,名叫维克多。维克多是一个十岁的大傻孩子,专爱同小女孩们到处乱跑。福公尼耶太太与古波夫妇还相当地和好,亲自送儿子来同娜娜做伴。再说,大房子里的儿童很多,时时刻刻有些孩子在四面的楼梯里爬上爬下,在天井里打架,像一群噪闹争食的麻雀一般。哥特龙太太一个人就生了九个,黄发的、棕发的,一个个不梳头,不揩鼻涕,裤子提得很高,袜子搭在鞋背上,褂子破裂了,露出他们油垢的皮肤。另有一个妇人,是送面包的,住在五层楼上,也生了七个。每一间卧房里都有一群孩子出来。这些红嘴的寄生虫,每逢下雨就在雨里洗澡;这里头,有几个高大的,似乎很顽皮;有几个肥胖的,大腹便便,已经像

个大汉子；有许多小的；有几个很小很小的，才从摇篮里溜出来，走路还不稳，很笨的样子，当他们想要快跑的时候就四脚往地上爬。在这一般小虾蟆里，娜娜是个头儿；她对于比她大两倍的女孩子还摆小姐架子，她仅仅肯给宝玲与维克多一点权力，因为这两个是她的心腹，遇事都支持她的意愿。这个坏女孩不住地扮做母亲，替孩子们脱衣穿衣，把各人的身体都检验过，玩弄他们，俨然是一个有了坏品行的大人的专制行为。孩子们由她指导，做了许多该挨耳光的戏。他们都踏进那染坊里流出来的颜料水里，出来的时候两腿或红或蓝直到膝盖；随后她跑到了锁匠的店里，偷了些钉子和碎铁，又进了木匠店里，倒在很大的刨花堆上；这些刨花堆很有趣，人家可以滚在里头只把屁股露出来。全院子都属于她了；小鞋子踏得橐橐地响，每逢他们一群人出发的时候就起了一阵尖锐的喊叫声。有些日子，院子还不够用，于是他们走进了地窖，又跑上了楼梯，穿过了廊子，又走下楼来，再爬另一个楼梯，再走另一个廊子，在几个钟头之内并不厌倦，始终叫嚣着，竟像一群害虫，把一所大房子闹得天翻地覆。

“这一班坏蛋，可恨极了！”博歇太太嚷着说，“真的，大约他们吃了饭没事做，才生这许多孩子，还抱怨说没有面包吃呢！”

博歇说穷家生孩子好像肥料堆里生菌子一样。那女门房整天到晚嚷着，用扫帚恐吓他们。她终于把地窖的门关锁了，因为她打了宝玲几个巴掌，宝玲告诉她，说娜娜打算在地窖的黑暗里做医生，娜娜拿着棍棒，要给孩子们吃药。

果然有一天下午，发生了一件很不好的事，其实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娜娜发明了一种很滑稽的游戏，她到门房的前面偷了博歇太太的一只木屐，她用一根绳子把木屐系住了牵着走，算是一辆车子。维克多又出了一个主意，把马铃薯皮装满了那木屐。于是孩子们组织成了队伍。娜娜先走，手里拉着木屐。宝玲与维克多分别排在她的左右。一群孩子都按着次序跟在后面，大的先走，小的

后走,互相拥挤着;一个像靴子一般高、穿着裙子的幼儿,歪戴着一顶破帽子,跟在最后面。这一队孩子唱着一些悲哀的调子,“喔呀!”“啊呀!”的唱着。娜娜说是送葬,那些马铃薯皮就算是死尸。当他们在院子里兜了一个圈子以后,重新又开始转。他们觉得有趣得很。

“他们在做什么?”博歇太太说着便出了门房来看,因为她时时刻刻不放心,而且窥探着。

后来她看懂了,就大怒说:

“这是我的木屐!啊!这一班坏蛋!”

她分别打了他们几下,先在娜娜的脸上打了两下,又踢了宝玲一脚,说这笨货竟让人家把母亲的木屐偷去了!恰巧绮尔维丝在水龙头上放满了一桶水。她看见娜娜的鼻子流血了,正在哽咽着,她几乎要跑上前去扯那女门房的发髻。谁像打牛一般地打孩子?除非是没良心、下流而又下流的人!当然博歇太太同她争辩,一个人有了这样一个坏女儿,应该把她关在房里才是。末了,博歇自己也走出了门房,叫他妻子进去,不必同那下流的人费许多话。于是他们就这样完全翻了脸。

在事实上,古波夫妇与博歇夫妇之间,自从一个月以来,已经不太和睦了。绮尔维丝的天性是慷慨的,她常常送他们一些酒、肉汤、橘子和一些糕点。有一天晚上,她把一盘剩余的生菜送到门房里,是些野莴苣和紫菜头,因为她晓得博歇太太喜欢吃生菜。但是到了第二天,洛门舒姑娘告诉她,说博歇太太当着众人的面把生菜倒在地上,骂说她还没有穷到吃人家吃剩的东西。绮尔维丝听了这话,面色都变白了;从此以后,她决定不再送东西了:酒、肉汤、橘子、糕饼都不送了,什么也不给了。这时候博歇夫妇的嘴脸可就难看得很了!他们觉得古波夫妇偷了他们的东西一样。绮尔维丝明白自己的错处:假使她从前不是糊里糊涂地常常送东西给他们,他们不会养成坏习惯,也就不至于同她不好了。现在那女门房竟说

她是最坏的人。到了十月付房租的期间,她向房东马烈士哥先生进了许多谗言,说绮尔维丝把赚来的钱都买好酒好肉吃了,以致她的房钱迟付了一天;马烈士哥也很不礼貌,竟走进店里,也不揭帽,就问房钱,然而绮尔维丝立刻就把房钱给了他。当然博歇夫妇现在与罗利欧夫妇联络起来了,他们与罗利欧夫妇在门房里和和气气地喝酒,大家重新言归于好。假使没有那瘸子,他们永远不会不和的!现在博歇夫妇认识了她了,他们明白罗利欧夫妇怎样受她的欺侮。当她走过的时候,他们都在门口冷笑她。

绮尔维丝终于有一天到罗利欧夫妇家里来,为的是古波妈妈的事情。古波妈妈已经六十七岁了,她的眼睛完全花了,她的腿也不行了。她不得已而放弃了那最后一家的工作,如果人家不救济她,她就要饿死了。绮尔维丝觉得这样年纪的妇人,有了三个儿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实在是可耻的事。古波不肯同罗利欧夫妇说话,说绮尔维丝尽可以到他们家里去说一说,她的心中愤愤不平,就上楼去了。

到了七楼,她并不敲门就进去了,像一阵狂风似的。她看见里面的陈设丝毫没有变动,像当年他们第一次冷冷地招待她的时候一般。仍旧是原来那一幅褪色的呢布幔隔开了卧房与工作室,这镜形的房子竟像为一条泥鳅而建筑的。罗利欧在里面的长桌上做他的链子,用钳子把一个一个的链环衔接好。同时罗利欧太太站在老虎钳前面,从抽丝板孔里拉金丝。在白昼里,那小熔炉映出了粉红色的火光。

“是的,是我”,绮尔维丝说,“我们在伤了和气的時候,我这一来,你们觉得奇怪吗?但是我来并不为的是我,也不为的是你们,你们该晓得……我是为着古波妈妈而来的。是的,我来看看,我们是否让她等着别人施舍一块面包给她吃。”

“好!这样进来!胆子真是不小!”罗利欧太太说。

她说着便掉转了背,重新拉她的金丝,假装不知道她的弟妇在

旁。但是罗利欧已经把灰白的脸抬了起来，嚷道：

“您说什么？”

其实他听得很清楚，他又说：

“又是些闲话，是不是？古波妈妈真好，到处向人家诉苦！……然而前天晚上还在这里吃饭。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做事。我们不是大富翁……不过，如果她到别人家里去说闲话，就请她住在那里好了，因为我们不喜欢人家打听我们的事情。”

他重新拿起了链子，也掉转身子，似乎不得已地说：

“如果人人给她五个法郎一个月，我们也给她五个法郎。”

绮尔维丝安静了，看了罗利欧夫妇像不相识的路人的一副嘴脸，自己都寒心了。她每次踏进他们的门口都感觉得不舒服。她的眼睛望着地上木格里的金屑，很有理智地向他们解说，古波妈妈有三个儿女，如果每人给她五法郎，只有十五个法郎，这实在不够，拿这点钱是不能生活的，至少要加上了三倍才行。但是罗利欧嚷起来，叫他每月到哪里去偷十五个法郎呢？人们可笑得很，看见他们有金子就说他们是富翁。后来他又批评古波妈妈：她不愿意减省了早上的咖啡，她要喝酒，种种苛求，竟像一个有财产的太太。对啊！人人都喜欢舒服，但是一个人如果不晓得积蓄钱，老来只好像许多人一样束紧肚皮。再说，古波妈妈并没有到了不能工作的年纪，当她想要拿盘上的一块好肉的时候她的眼睛却看得很清楚；总之，她是一个堕落的老太婆，只希望享福。纵使他有法子想，他也认为赡养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是不对的！

然而绮尔维丝还是愿意和解，她镇静地批驳这些不正当的理由，她竭力要感动罗利欧夫妇。但是那丈夫终于不回答她了。那妻子这时候在熔炉的前面，正在用硝酸洗涤那金链子，硝酸在一个长把的铜罐里。她始终故意掉转了背，好像距离很远。绮尔维丝还在陈说，同时看他们在充满黑尘的工作室里工作，弯着身子，衣服是缝补的，油腻的。他们天天这样机械地工作，变得像老工具那

样毫无情感了。忽然间，她发起怒来，嚷道：

“对了！我宁愿这样！你们留着你们的钱吧！……我来赡养古波妈妈，你们听见吗？前几天我收留了一只猫，今天我尽可以收留你们的母亲。将来什么都缺少不了她的，她的咖啡，她的酒，都不怕没有！……天啊！是多么不要体面的家庭啊！”

罗利欧太太忽然掉转了身子。她摇荡着她的罐子，好像要把硝酸泼到她的弟妇的脸上似的。她吃吃地说：

“快滚出去，否则我要撞祸了！……您不要打算那五个法郎，我连一个小萝卜也不肯给！……不，一个小萝卜也没有！……好呀，五个法郎！妈妈将来做你们的女仆，还要我拿五个法郎赡养你们吗？如果她到您家去，请您告诉她：她尽可以饿死，我不会送一杯清水给她……好啦，走吧！不要踏脏了我的地板！”

“多么厉害的妖精！”绮尔维丝说着，猛烈地把门关上了！

到了第二天，绮尔维丝就接古波妈妈到她家里来，她把她的床安置在娜娜所住的那间大屋子里，这屋子的光线是从一个圆形的天窗里射下来的。搬家并不麻烦，因为古波妈妈的全副家具只有一张床，一个核桃木的高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他们把那柜子放在堆积脏衣服的卧房里，把桌子卖了，把椅子换过了草垫。古波妈妈在初来的晚上就扫一扫地，洗一洗碗盘，表示她不是吃闲饭的人，因为她很高兴有了安身之处了。罗利欧夫妇气得要死，更因为洛拉太太又与古波夫妇和好了。有一天，两姊妹为着争论绮尔维丝的事，竟揪打起来，洛拉太太赞许绮尔维丝，说她能尽媳妇之道；后来她看见她的妹妹生气，越发要作弄她，便索性说绮尔维丝有很美丽的眼睛，说她的眼睛可以燃得着一片纸；说到这里，两姊妹互相打了耳光，发誓不再相见。此后洛拉太太往往在晚上到店里来消遣，与克莱曼斯谈了许多淫邪的隐语寻开心。

三年过去了。大家和了又吵，吵了又和。绮尔维丝瞧不起罗利欧夫妇与博歇夫妇，以及其他的与她说不来的人。如果他们不

高兴,他们尽可以走开,是不是?她能赚她的钱,那是主要的。本区的人们终于非常尊重她,因为人家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好主顾,一到期就付账,不计较小事,也不拼命讲价。她在卖鱼路古特鲁太太的店里买面包,在波龙索路那胖查理的店里买肉,在金滴路的洛昂克尔的店里买杂货,洛昂克尔的店铺恰在她的店铺的对面。福朗素华是金滴路口的酒商,常常送酒来给她,每次一筐五十瓶。她的邻居魏古鲁卖给她煤,只照煤公司的批发价目;这位魏古鲁太太的屁股大概都变青了,因为有许多男人都捻她。这些商人,可以说,都很殷勤诚实地供应她的货物,因为人家知道对她和气总不会吃亏的。因此,每逢她出去的时候,虽然拖着鞋,不戴帽子,四面八方的人都向她问好。她的住宅向街道开着,她住在这里,前后左右的街道都像是她的住宅的附属品。现在她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喜欢在外面逗留,因为熟人很多,相处得很好。当她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她就到饭店里买几份菜,她同那饭店老板谈天。饭店在她的洗衣店的另一边,是一个大厅,玻璃窗满是尘土,后面的院子里有黯淡的日光映进来。有时候,她捧着许多碗碟,在楼下的某一个窗子的前面谈话;从窗子里望进去,是一个鞋匠的卧房,床上是零乱的,地板上堆着许多破布,两个折腿的摇篮,与一个装松香的瓦罐,里面盛着黑水。但是她所最敬重的邻人是对面那钟表店里穿着长衣服的一位先生,他的样子很干净,用精巧的工具不住地检查那些钟表。她往往穿过街道向他施礼,安闲微笑地注视着,那柜子般大小的店铺里,许多时钟的钟摆在忙乱地摆动,所报的时间各个不同,热闹得很。

六

秋天的一个下午，绮尔维丝把洗好了的衣服送到白门路的一个主顾家里去了之后，又回到卖鱼路来，太阳快下山了。上午下了一场雨，天气很温和，潮湿的石路上吐出一股泥土的气味；绮尔维丝抱着一个大筐子，很觉得吃力，稍有些气喘，脚步迟缓了，身子有些瘫软；她一面走路，一面模糊地起了食欲，越疲倦越增加了要求娱乐的念头。她很想要吃些好的东西，于是她抬起眼睛，瞥见了马尔加代路的牌子，猛然想起了顾奢，有意到打铁厂去看他一看。他曾经说了好多次，说如果有一天她想要看打铁的时候，不妨多走两步，到铁厂去看他。再说，当着别的工人面前，她可以要求见见爱弟纳，她似乎果真是专为寻找她的儿子而决定进厂去的一样。

那制钉厂应该是在马尔加代路，然而她不晓得是在哪一段，因为这里的旷地很多，房屋很疏，而且往往没有门牌。哪怕人家把全世界的金子都给她，她也不肯住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很宽阔，很脏，被附近许多工厂的煤烟熏黑了，路砖坍塌了，许多污秽的水滞留在车辙里。路的两边，有一排一排的厂屋，许多带玻璃窗的大工厂，都是些灰色的建筑，像没有完工似的，露着砖和木架。工厂的旁边杂着许多丑陋的住房与黯淡的小饭店，参差不齐，迎风欲倒，房屋间隙的地方可以望见旷野。她只记得顾奢说过，那制钉厂在一个废铁和破布的堆栈的旁边，那堆栈的价值几十万法郎的货物都露天堆在地上。在许多工厂的喧闹声中，她竭力想要找出方向：

有些屋顶上许多小细管子,发出猛烈的汽笛的声音;有一家锯木厂发出均匀的机器锯木声,像忽然扯破了一块棉布的声音;还有许多制纽扣的工厂里的机器嘀嘀嗒嗒和旋转的声音,这一切把土地都震动了。她怔怔地向蒙马特望去,一时没有主意,不晓得该不该更走远些;忽然一阵狂风把一个大烟囱的煤烟刮下来,把街道都弄脏了。她闭了眼睛,正在喘不出气来的时候,忽然听见铁锤叮当地响:她不知不觉地竟到了制钉厂的门口,她看见旁边果然堆满了无数的破布,她认定那的确是顾奢的制钉厂了。

然而她还踌躇,不晓得从什么地方进去。一道篱笆的缺口处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似乎穿过一个拆房工地里的砖灰堆。一堆污泥阻住了去路,所以人家在上面放了两块木板。她终于冒险走上了木板,向左转弯,走进了一大堆颠倒放着的货车和破旧的房屋中间,房屋的梁柱还是矗立着,她迷失在里面不知道怎样走。破房子里面,一片红色的火光照耀着,冲破了垂暮的夜色。这时候铁锤的声音已经停止了。她谨慎地前进,走向那放光的地方,忽然有一个工人从她身边走过,那工人的脸被煤炭染黑了,嘴上满是邈邈胡子,用他的一双无光的眼睛斜着看了她一眼。

“先生”,她问,“有一个孩子,名叫爱弟纳的,在这儿工作,是不是?……我是他的母亲。”

“爱弟纳,爱弟纳”,那工人一面用嘎声说话,一面一摇三摆地向前走,“爱弟纳吗?不,我不认识他。”

他张开了嘴,嘴里喷出了一阵酒气,竟像打开了塞子的酒桶一般。他在这黑暗里遇着一个女人,老大不高兴,正在唠叨着,绮尔维丝向后退了一退,同时还问道:

“那么,顾奢先生是不是在这儿工作呢?”

“啊!顾奢,是的!”那工人说,“我认得顾奢!……如果您是来找顾奢的……请您到里面去吧。”

他在转身的时候,用破铜的声音叫道:

“喂！金嘴，有一个女人来找你！”

一阵碎铁的声音掩盖住了他的呼声。绮尔维丝向里面走去，走到了一个门口，探头望去。这是一间宽大的房子，她起初什么也看不出来。那熔炉在一个角落上，像灭了似的，只放出一些微光，使黑暗显得更深沉了。房子里面黑影憧憧往来。有时候有些巨大的黑影遮住了火光，这些工人影子显得特别大，使人猜想到，他们的四肢一定很粗壮。绮尔维丝不敢冒昧，只从门口低声叫道：

“顾奢先生，顾奢先生……”

忽然间，一切都光明了。在风箱的声音里，一道白亮的火焰冲起来了。那厂屋清楚地现出来了，原来是木板做的墙壁，四角加了砖墙，很粗地砌了几个窗眼。煤烟把厂屋染成了深灰的颜色。梁下悬挂着许多蛛网，像许多破衣在那里晾着，年代越多，蛛网上所积的尘土越重。墙的周围的货架上，零乱地堆着许多废铁，许多破烂的器具，大小混在一起，现出坚硬而黯淡无光的样子。那白亮的火焰仍旧向上冲，像一道太阳的光芒照在平地上，照得木座上的四个光溜溜的铁砧反射出了带金星的银色回光。

这时候绮尔维丝看出了熔炉前面站着的是有漂亮黄须的顾奢，爱弟纳在拉风箱，另有两个工人在那里。她只看见顾奢一人，于是她走上前去，站在他面前。

“呃？原来是绮尔维丝太太！真是意外的喜事啊！”顾奢说时，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气。

但是他看见同事们做嘴脸，他连忙改口，把爱弟纳推到她的跟前，说：

“您来看您的孩子……他很乖，他的手腕开始有力了。”

“好！”她说，“到这里来真是不容易，……我好像到了世界的尽头了……”

于是她叙述她怎样来的。后来她又问为什么工场里的人不知道爱弟纳，顾奢笑起来，他向她解释，说这里人人都把爱弟纳叫做

“小兵”，因为他的头发剃得光光的，好像兵士的头一般。当他们谈话的时候，爱弟纳不拉风箱了，熔炉的火焰降低了，淡红的光亮渐渐熄灭了，厂屋渐渐变得黑暗了。顾奢心中感动，怔怔地望着微笑的绮尔维丝，在微光中看见她的容貌显得十分鲜艳。两人在黑暗里，一句话也不说，后来他似乎想起了一件事，打破了沉寂说：

“绮尔维丝太太，请您允许我，我还有一点工作没有做完。请您留在这里，好不好？您并不妨碍谁。”

她停留在这里。爱弟纳重新拉起风箱来，熔炉里又冒出火星；那孩子想要在母亲面前表示有腕力，越发努力抽起风箱来。顾奢站着，照顾着熔炉里烧着的铁条，手里拿着钳子等候着。那明亮的火光强烈地照耀着他，没有一点儿阴影。他的衬衣的袖子卷起了，领子敞开了，露出他赤裸裸的臂和赤裸裸的胸，女子般的粉红色的肌肤，上面生着金黄色的小毛；头略低着，陷在露出肌肉的两肩中间；他聚精会神地用眼睛盯着那火光，不眨一眨。他像一个正在休息的巨人，丝毫没有使用他的力量。等到那条铁烧白了以后，他用钳子钳了起来，放在铁砧上用铁锤均匀地把铁条打成几段，好像把玻璃轻轻地打成几段似的。然后他把打断了的铁条一段一段的放进了火里，再一一地夹出来，加工制造。他做的是六角铆钉。他把成段的铁条放进了一个制钉的模型里，先压成一种六角形的钉头，最后才把完成了的铆钉扔在黑土上，起初钉子是红的，不久便渐渐熄灭了。他不住地打了又打，右手抡着一把五斤重的铁锤，每打一锤就完成一节工作，他做得这样熟练，所以他一面打着，一面还可以看人并且和人谈话。铁砧的声音清脆，好像银子的声音。他没有一点汗珠，很舒服地、很随便地打铁，竟像晚上在家里剪图画一般，并不费一点儿气力。

“噢！这是些小铆钉，只有二十毫米……”他说这话为的是答复绮尔维丝的问题，“每天尽可以做三百个……然而要有习惯，否则手臂就很容易迟钝了……”

她问他每天完工之后他的手腕是否觉得麻痹,惹得他笑起来,难道她以为他是一个小姐吗?十五年来,他的手腕久经锻炼,它和工具摩擦久了,现在已经变为钢铁了。不过她的话也有道理:假使有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打过铁,忽然叫他玩弄五斤重的铁锤,不到两个钟头,包管叫他手腕累得受不了。这似乎没有什么了不得,然而往往有许多结实的男子打了几年的铁就丧了命呢。这时候其他的工人也一齐在打铁,光亮中他们巨大的影子在晃动,熔炉里取出来烧红的铁条冲破了黑暗,铁锤下打铁溅出来的火星,映在铁砧上竟像太阳放出的光芒,绮尔维丝被熔炉的火光吸住了,快活得竟不想走开。她绕了一个大圈子才能走近爱弟纳,为的是怕火星烧了她的手;忽然间,她看见一个肮脏而多胡子的工人进来,原来就是她在院子里问他话的那一个。

“喂,太太,您找着了吗?”他含醉带讥笑地说,“金嘴,你要知道,是我指点太太来找你的……”

他名叫“咸嘴”,人家又把他叫做“不渴总喝”,是一个顶呱呱的脚色,专会打铁钉,不过他每天要喝一瓶最烈的酒,润一润他的铁锤。刚才他去喝了一杯,因为他觉得肚子里干得慌,等不到六点钟。当他知道“小兵”名叫爱弟纳的时候,他觉得很滑稽,他笑起来,露出一嘴黑牙齿。后来他又认出了绮尔维丝,昨天他还同古波喝了一杯酒呢。人家可以同古波说起“咸嘴”,他一定会立刻说:这是一个好朋友!啊!古波这家伙倒很和气,不轮着他的时候他也常替人付账。他又说:

“我晓得您是他的妻子,我很高兴。他配得上有一个美丽的妻子……是不是?金嘴,太太不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吗?”

他表示他会奉承女人,渐渐逼近了绮尔维丝,她拿起了筐子放在自己的面前,以免他挨着她的身体。顾奢心中不快活,他懂得咸嘴暗中在取笑他对于绮尔维丝的友谊,于是他嚷道:

“喂,懒货!那些四十毫米的钉子什么时候才做呢?……酒

鬼,你现在喝足了酒,舒服了,有勇气做工了吧?”

顾奢说的是某家订做的大铆钉,需要两个铁匠打铁。

“你如果愿意立刻就做,小孩子!”咸嘴回答说,“还像孩子那样吮手指头竟要充做大人。就算你长得壮,更壮的我还见过呢!”

“对了,不错,立刻就做。来吧,我们两人做吧!”

“我们在做了,坏蛋!”

他们因为有绮尔维丝在旁,所以鼓起勇气互相挑战。顾奢把早已做好了铁条放进火里,然后把一个很大的铁钉模型安置在一个铁砧上面。咸嘴由墙上取了两把二十斤的大锤下来,这是厂里最重的铁锤,工人们把一把叫做费芬,另一把叫做得代儿。他继续吹牛,说他曾经替敦克尔克灯塔做过许多大铆钉,做得这样精致,足可以像首饰那样陈列在博物院里。老实说,他不怕人家同他竞争;在遇见顾奢小弟弟以前,在巴黎全城的工厂里找不出像他这样一个好工人来。人家尽管笑他,但是人家看见他的工作就知道了。

“太太,等一会您来批评一下。”他转身向绮尔维丝说。

“不要再吹牛了!”顾奢说,“小兵,用力些,这炉子不够热!”

但是咸嘴还问道:

“那么,我们合起来打,是不是?”

“绝对不是!各打各的钉子,我的朋友!”

这一个提议吓得大家出了一身冷汗,这一下子,咸嘴虽然胆子大,也急得口中发干了。四十毫米的铆钉,由一个人来打,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而且这些钉子该做圆头的,越发艰难了,真是一种杰出的工作。另外三个工人离了他们的工作来看,其中有一个瘦汉子赌一瓶酒,说顾奢一定会输的。这时候金嘴与咸嘴都闭了眼睛去拿了一把铁锤,因为费芬比得代儿重了半斤的缘故。咸嘴的运气好,摸着了得代儿;金嘴碰到费芬。在等候炉中的铁烧白的当儿,咸嘴鼓足了勇气,立在铁砧的前面,转着多情的眼睛向绮尔维

丝望去；他摆好了姿势，脚踏着地，像是预备打架的样子，看他的手势已经预备挥动那大铁锤了。

“好，开始吧。”顾奢说时，自己也把手腕一般粗的一块铁放进了铁钉的模型里。

咸嘴仰着身子，双手抡起了得代儿。他的身材矮小干瘦，胡子像山羊，眼睛像豺狼，头发梳得不好。他每打一打就喘了一口气，脚离了地，好像是用力太过所致。这是一个粗暴的人，他恨铁太硬了，所以好像要同铁打架似的；当他以为把它痛打了一顿以后，他还咕噜了一声。别人的手臂也许会被烧酒弄软，然而他的血管里需要的是烧酒而不是血液；刚才的一杯酒把他的骨节烧热了，他觉得像汽机一般有气力。所以今天晚上是铁怕他，他把铁打扁了像打小臭虫一般容易。看呀！得代儿那把大铁锤，像蒙马特的舞女那样在狂舞呢！因为热铁冷得很快，非快打不可。打了三十下，咸嘴已经把他的钉头打好了。但是他气喘了，他的眼睛突出来了，他听见手臂在窄窄地响，更使他狂怒起来。于是他气急了，嘴里骂着跳起来又打了两下，仅仅为的是替他的痛苦报仇。等到他把钉子从模型里取出来以后，那钉子已经变了形，钉头凹凸不平，打得很不好。

“呃！打得快吧？”他还这样大着胆子说着，把钉子给绮尔维丝看。

“先生，我是不在行的。”绮尔维丝很有涵养地说。

然而她分明看见得代儿的最后两锤把钉子打坏了，于是她很快活，她抿着嘴唇忍住笑，因为现在顾奢很有赢的机会了。

现在轮着顾奢了。在开始以前，他多情而有信心地看了绮尔维丝一眼。他不慌不忙，先看准了距离，然后抡起铁锤，均匀地敲打。他的动作很有法度，很温和，很活泼，很准确，费芬并不像下流人那样乱舞，只像一个贵妇人仿效古人的舞蹈似的，步伐很有节拍。费芬动作很稳，它先很有规则地打在烧红的铁钉头上，随后很

准确地把钉头的形状打好了。当然,金嘴的血管里没有烧酒,只有血液,只有纯洁的血液,血液产生的力量直灌注到铁锤上头,支配他的工作。这个大汉子,做起工作来真是把好手!熔炉里火焰的光亮正好照在他的脸上。他的鬃曲的短发垂在他的额上,他的金黄色的美丽的胡子被火光映得发亮,他的脸真的成为金脸了。再者,他的颈像柱子一般粗,像孩子的颈一般白;胸膛很宽,上面足可以横躺着一个女人,他的肩与臂都长得和雕刻的一般,可以说好像是照美术馆里的巨人描摹出来的。当他用力的时候,可以看见他的肌肉膨胀起来,皮里起了许多肉峰。他的肩,他的胸,他的颈,都胀大了。他的周围放出了光辉,竟像一个美丽的天神。他的眼望着铁,用锤子已经打了二十下,每打一下便呼吸一次,太阳穴上仅仅有两点大汗珠流下来。他在计算: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费芬的动作仍旧不失贵夫人的风度。

“他的姿势真漂亮!”咸嘴冷笑地说。

这时候绮尔维丝在顾奢的对面,很感动地微笑着看他,天啊!由此看来,男子们真是傻!这两个在这里努力打铁,不是为了向她献殷勤吗?噢!她很懂得,他们是为了她,而在用铁锤竞赛,他们好像两只红色的大公鸡在一只小白母鸡的面前逞强。人类很需要新发明创造,是不是?有时候,表示心绪的方法真是奇怪得很。是的,得代儿与费芬在铁砧上雷动的声音,都为的是她;这些铁被打扁了,为的是她;这炉子大放光明,火星活跃,也为的是她。他们为她而在锻冶爱情,他们借此来争取她,看谁打铁打得好,谁就可以得到她。的确,这也真能博得她的欢心,女人是喜欢人家恭维的。尤其是金嘴的铁锤打动她的心怀;她的心也像铁砧,被锤子打得铿铿地响,伴着她的脉搏跳动的声音。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解的事,然而好像有有一些什么很结实的东西打入了她的心坎里,有几分像那铆钉的铁。太阳刚要落山,在她没有进来以前,她沿着潮湿的街道走着的时候,有了一个模糊的欲望,似乎是想要吃些好东西;现在

她觉得满意了，好像那金嘴的锤子已经给她充饥了。啊！她对他的胜利毫不怀疑，胜利一定会属于他的。咸嘴太丑陋，他穿着很脏的工衣，活像一只猴儿在跳跃。她等候着，满面通红，然而她喜欢这样强烈的热度，费芬最后的几下，震得她全身非常舒服，竟像一道电气从她的头流到脚底似的。

顾奢始终计算着。

“二十八！”他说时把锤子放在地下，“完了，您看吧。”

那钉子的头很光滑，很完整，没有一点毛病，像小球一般浑圆，真像首饰匠的工作。工人们望着钉子动着头，这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五体投地而已。咸嘴竭力想要说些笑话，然而吞吞吐吐，终于说不出话来，便回到他的铁砧跟前低了头。这时候绮尔维丝挨近顾奢，好像为的是要看清楚些。爱弟纳已经放手不拉风箱了，炉火重新又变暗了，像没落的斜阳，忽然间，已经成为沉沉的夜色。顾奢和绮尔维丝，在煤烟和铁屑染黑了的厂屋与锈铁的气味当中，被这夜色围住了倒反觉得愉快。他们竟像在森林里幽会，没有别人在旁似的。他握着她的手，好像他已经占有了她似的。

后来到了外面，他们并没有交谈一句话。他找不着什么话，只说假使不是还有半个钟头的工作，她尽可以把爱弟纳领回去。她终于走了，他忽然又叫住了她，想要多留她几分钟。

“请您来呀，您还没有都看完呢……呃，真的，还有很好看的呢。”

他把她领到右边另一个厂屋里，这里面他的老板安装了一整套的机器。到了门口，她忽然踌躇起来，不知不觉地起了一种恐怖。那大屋子被机器震得在颤动，许多大黑影在红焰中浮动。但是他微笑地安慰她，发誓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她小心，不让她的衣服滚进轮齿里去就是了。他走在前面，她跟着走，在这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有种种不同的杂响；浓烟里有许多忙碌的工人，混在摇动的机器的手臂当中，令她看不出哪是人，哪是机器。经过的路

是很狭窄的,他们不得不跨过许多障碍物,避开许多洞子,侧着身躲开小货车。在这种场合,大家互相听不见说话。她还没有看见什么,只见一切都在跳动着。后来她觉得头上好像有翅膀在飞舞,她就抬起了眼睛,停住了脚步,看见天花板下有许多大皮带,交织成一个很大的蛛网,皮带转动得像永远没有完似的;那汽机装在一个角落上,隐藏在一垛小砖墙的后面;所以那些大皮带似乎是在自己在转动,在黑暗里均匀地运行,像一只夜莺飞时那样从容。但是她险些儿跌了一跤,因为她的脚误绊了散布在地上的通风管,这些通风管把这一个风扇的风送到机器旁边的各个小熔炉里。他开始叫她看这个,他把风放到一个熔炉里,熔炉四周放出很阔的火焰,炫目的火苗窜出来,很像牙齿的形状,颜色很淡。火光太强了,所以工人们的小灯只像太阳旁边的小星。后来他提高了声音,向她解释;他领她去看那些机器:那些机器夹剪把铁条剪成了一节一节的,剪成的短节从机器后面吐出来;还有那些制钉的机器,很高,很复杂,把铆钉的头一压就压成了;又有削切的机器,把铆钉削切平整,不剩一点渣滓;又有制螺丝纹的机器,由女工们运用,钢轮的的哒哒地响,轮上的油放出光辉。她可以这样按着程序,看全部工作的进行,从靠着墙的铁条看起,直看到最后制成了的铆钉,装满铆钉的许多箱子堆积在厂房的角落里。于是她懂得了,微笑地点了一点头。然而她终不免有点儿胆寒,觉得自己的身子这样小,这样脆弱,在这些粗大的机器中间,真有被压碎了的危险。有时候,她听见了那削切机一声沉着的长啸,竟令她掉转身来,出了一身冷汗。她习惯了在黑暗里看那些不动的工人们校正那些机轮,忽然那熔炉里又吐出一圈火光。她不由自主地始终只看那天花板下的大皮带,那机器的血液和生活力,看那默默无言巨大的力量在那黑暗模糊的房架下面通过。

这时候顾奢在一个制铆钉机器的前面停了脚步,他瞪着两眼怔怔地望着,低头沉思。那机器每天打许多四十毫米的铆钉,像一

个巨人那样毫不费力。真的,这工作真是非常简单,那机器像一个火夫自动地把一节一节的短铁条从炉里取出来,随后送进模型里去锤打,模型不断地经水流冷却,免得失去钢性;机器的螺丝往下一松,制成的铆钉就跳出来,掉在地上,钉头溜圆,好像模子里铸出来的一般。在十二小时内,这机器能制成数百公斤的钉子。顾奢不是凶恶的人,然而他有时候很想抡起费芬来把这些机器都打得粉碎,因为他恨那机器的手臂比他的手臂更结实。他虽然自己推想,说肉体是不能与铁相争的,然而他终不免因此而伤心。将来总有一天机器会损害到工人身上;他们的工钱已经由十二法郎降到九法郎,人家还说要再减低呢;而且这些机器毫无趣味,它们制造铁钉只像制造香肠一般。他向这机器望了整整的三分钟,不说一句话;他皱着眉头,他黄色的美丽的胡须都愤怒得竖了起来。后来他似乎忍住了,他的神气渐渐缓和了。他转身向着绮尔维丝,这时候她正紧挨着他,他惨然微笑说:

“啊!这实在超过我们了!但是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造福。”

绮尔维丝也不管造福不造福,她只觉得机器制成的钉子不好。她热烈地嚷着说:

“您懂得吗?机器制成的钉子太齐整了……我比较地喜欢您所做的。因为至少可以看得出一个艺术家的手法来。”

她这样一说,使他非常喜欢,因为他怕她看了机器之后会瞧不起他了。说哩!他虽然比咸嘴强,机器更比他强。他终于在院子里与她分别了,他险些儿把她的手握碎了,因为他太快活的缘故。

绮尔维丝每逢星期六都到顾奢母子家里,为的是把洗过的衣服送给他们。他们仍旧住在金滴新路那所小房子里。她在第一年内,每月还他们二十法郎,算是还那五百法郎的债;为着不使账目混乱起见,他们在每月底才算账一次;她在洗衣应得的工钱外再补足一些,凑二十法郎给他们,因为顾奢母子每月的洗衣费往往不超过七八个法郎。依此计算起来,她已经还了一半的债了;不料有一

天到了付房租的期限,她的顾客们失信,欠她的钱,所以她没法子筹款过这一关,只好跑到顾奢母子家里借钱支付房租。另有两次为着支付女工们的工钱,她又来找他们,以致她的债仍旧回升到四百二十五法郎。现在她不再偿还一个铜子了,仅仅在洗衣的账内扣除。这并不是因为她的工作减少,也不是因为她的生意不好。恰恰相反,她的工作加多了,她的生意更兴隆了。但是他家有了无底洞,她的钱似乎熔化了;当她能够度过关头的时候,她已经心满意足了。天啊!只要能够生活,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她渐渐胖起来,对一切都懒得认真了,再也没有气力去顾虑前途了。也罢!金钱总是会来的,存起来岂不要上锈吗?顾奢太太仍旧像慈母一般对待绮尔维丝。有时候她委婉地教训她两句。这并不为的是她的债,只因为她爱她,生怕她跌筋斗。至于她自己的款子呢,她甚至于不肯说起。总之,她对她是很有体贴的了。

绮尔维丝参观制钉厂的第二天恰恰是月底的星期六。她要亲自把衣服送到顾奢家去。当她到了顾奢家的时候,那衣筐子把她的手臂压得这样累,以致她气喘了两分钟。人们不晓得洗过的衣服有多么重,尤其是有被单在里面。

“您把所有的衣服都拿来了吗?”顾奢太太问。

顾奢太太对于这件事是很严格的。她要人家把衣服都送来了,不许缺少一件,依她说是为了有秩序。她还有一个要求,便是要洗衣妇在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钟点到来,这样办,大家都可以不糟蹋时间。

“噢!一切都拿来了。您晓得我是不肯遗漏的。”绮尔维丝微笑地回答说。

“这是真的”,顾奢太太承认说,“您学了许多短处,只这一个短处您还没有。”

当绮尔维丝把筐里的衣服搬出来,放在床上的时候,顾奢太太就恭维她:说她不像别人烫焦了衣服或弄破了衣服,也不弄脱纽

扣；不过她放青矾太多而且把男衬衫的前面浆得太硬了。

“您看，这真是一块硬纸”，她说时把衬衫揉得窄窄地响，“我的儿子不会埋怨的，然而这衬衫会割破他的脖颈，明天我们从文新尼回来的时候他的颈上会显出血痕的。”

“不，请您不要这样说”，绮尔维丝不如意地说，“穿的衬衫应该稍为硬一点儿，要不然身上好像披了一块破布似的。请您看一看那些先生们……你们的衣服是我自己洗的，我自己烫的。从来没有一个女工摸过，都是我一手料理。我情愿洗十次，烫十次，因为这是你们的东西，您相信我的话吧。”

她吞吞吐吐地说了最后这两句，脸上轻微地起了红晕。她恐怕人家看出她喜欢亲手烫顾奢的衣服。当然，她没有肮脏的思想；但是她不免有几分羞惭。

“唉！我并不是批评您的工作。您的工作做得好极了，我是晓得的，”顾奢太太说，“所以，您看这珍珠帽子。只有您会烫这种绣货。而且那些折痕也齐整得很！呃，我立刻认得出是您亲手做的。当您把一块抹布交给一个女工的时候，我一定看得出来……是不是？请您少放一点儿灰浆就是了！顾奢是不愿意摆老爷架子的。”

她一面说着，早已把账簿拿了来，用笔勾销了那些送来的衣服。一件都不缺少。当她算账的时候，她看见绮尔维丝把一顶女帽算六个铜子，她惊叫了一声，然而她终于承认这并不比时价更贵；后来她又看见男衬衫是五个铜子，女裤子是四个铜子，枕套是一个半铜子，围裙是一个铜子，老实说，这价钱很相宜，因为别的洗衣店要多算两个小钱甚至于多算一个铜子呢。这时候绮尔维丝早已把那些脏衣服报了数，顾奢太太一一登记下来，绮尔维丝都装进了她的筐子里，然而她还走，好像有一个要求，却不好说出口，现出很为难的样子。

“顾奢太太”，她终于说了，“如果您不要紧的话，这一个月我想要领洗衣服的钱。”

恰好这一个月的数目很大,她们刚才一块儿算过账,竟达到十法郎另七个铜子。顾奢太太严重地注视了她一会,然后回答说:

“我的好孩子,您要怎样都可以。既然您需要钱用,我不愿意拒绝您……不过您如果想要还清债务,这恐怕不是您所应走的路;我说这话,是为您设想,您懂吗?真的,您应该当心才好。”

绮尔维丝低头承受她的教训,吃吃地说她自己写给了煤炭商人一张借据,这十个法郎就是拿去凑数还那煤商的。但是顾奢太太听见了借据的话更变得严厉了,她给她举一个例子:自从人家把顾奢每日的工钱从十二法郎减至九法郎之后,她已经把费用减省了。一个人在年青的时候不老成,到老了就会饿死的。她还忍着一段话没有说:她不说她把衣服给绮尔维丝洗,完全为的是让她借此还清她的债;从前一切的衣服都是她自己洗的,如果此后绮尔维丝再要她掏钱包拿这么一笔款子出来,她仍旧要由她自己洗了。当绮尔维丝得了十法郎另七个铜子之后,她道了谢,立刻就走了。到了楼梯口,她觉得松快了,想要跳起舞来,因为她已经养成了不怕为难和要钱不要脸的习惯,所以每次脱离了困难就觉得幸运,等下次的困难来了再说。

恰在这一个星期六,绮尔维丝从顾奢的楼上走下来的时候有了一个奇遇。她看见一个不戴帽子高大的妇人走上楼来,她只得抱着筐子,倚着栏杆躲避;那妇人的手捧着一张纸,纸上有一尾很新鲜的鲭鱼,鱼鳃还带血。好,她认得是维尔吉妮,当年她在洗衣场里曾经撩起过她的裙子。两人彼此对看了一看,绮尔维丝把眼睛闭了,因为她一时以为维尔吉妮要把鲭鱼扔到她的脸上来。哪里知道,不!维尔吉妮还轻微地笑了一笑呢,于是绮尔维丝觉得自己的筐子堵住了楼梯,想要表示有礼貌,便说:

“我请您原谅。”

“我早已原谅您的一切了。”维尔吉妮回答说。

她们停留在梯级上谈话,忽然和好了,大家不肯露出半句影射

到过去的事情的话。这时维尔吉妮已经二十九岁了，她变成了一个体格很好的女人，只嫌面部长了些，两绺头发是漆黑的。她立刻叙述了她的历史，为的是炫耀一下子：她现在是结了婚的了。她在春天的时候嫁了一个从事做过精细木工的工人，他也曾为国家服务，现在他请求做一个警察，因为国家的职位可靠些而且有体面些。恰巧现在她买了一尾鲭鱼回去给他。她说：

“他很爱吃鲭鱼。这些坏男子，我们不免要娇养他们，是不是？……请您上楼吧。您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家……我们何必在这儿当过堂风呢。”

绮尔维丝也叙述了她自己的婚姻，说她从前也住过这个住宅，而且还在这里生了一个女儿呢。维尔吉妮听了，越发催她上楼，重到自己享过福的地方总是一件乐事。她从前在河的那一边，在大石头地方住了五年，正当她的丈夫在当兵的时候，就是在大石头与她认识的。但是她愁闷起来，她希望回到金滴区里来住，因为这区里的人都与她相识。现在她住在顾奢家的对面，已经半个月了。唉！她的东西还是七零八乱的，只好渐渐收拾就是了。

到了楼梯口，她们终于互相告诉了名字：

“古波太太。”

“布瓦松太太。”

从此以后，她们便堂皇地互相称呼为古波太太与布瓦松太太，为的是欣幸地做了太太，不再像当年处于那种暧昧的地位了。然而绮尔维丝还存着一些不信任的心理。也许维尔吉妮假意做好人，与她讲和，为的是便于报复她当年在洗衣场里撩裤子露屁股的仇恨。绮尔维丝心中警惕，嘱咐自己处处留神。现在维尔吉妮客气得很，她自己也该客气才好。

到了楼上的卧房里，看见维尔吉妮的丈夫布瓦松坐在靠近窗的一张桌子前面正在工作。这是一个三十五岁的男子，面如土色，上下唇有红色的胡须。他做的是些小匣子。他的工具只有一把小

刀,一只像锉指甲的锉一般大小的锯子,还有一瓶胶水。他所用的木料是从旧雪茄烟匣子上取下来的,这是一些桃花心木的薄板,他切磋琢磨,做出了极细致的作品。一年到头,一天到晚,他都做同样的匣子,宽六公分,长八公分,不过他画了些斑纹,创造了些盖子的形式,在匣子中隔出许多格子。这为的是消遣,为的是消磨光阴,以便等候着当局任命他做警察。在他的旧职业的种种木器工作中,他现在只爱做小匣子的一种工作,他所做的东西并不出卖,只拿来赠送他相识的人。

布瓦松站了起来,恭敬地向绮尔维丝施礼,他的妻子介绍说是个老朋友。但是他不是爱谈话的人,早已把小锯又拿起来。他只不时用眼睛瞟了一瞟那放在横柜上的鲭鱼。绮尔维丝很喜欢能够重新看见她的旧住宅,于是她说当年她的家具陈设在什么地方,又指着一个地方说当年她在地上分娩。呀!真所谓有缘终能再会!当年她们互相不见面了之后,谁能料到能够这样重逢,而且先后同住在一间卧房里!维尔吉妮再叙述她与她丈夫的事:他已经承继了一个姑母的遗产,大约不久他可以使她开店铺;现在她暂时继续做缝工,东做一件衣服,西做一件衣服。谈了整整半个钟头之后,绮尔维丝终于要走了。布瓦松仅仅转了一转身。维尔吉妮送她出来,说不久要去回看她;再说,她家的衣服要给她洗,这是当然的。当她把绮尔维丝留在楼梯口的时候,绮尔维丝以为她想要说起郎第耶与那擦铜女工阿黛儿的事了。她怀着一腔怒气,等候她说。然而她们终于没有半个字提到这些讨厌的事情,她们分别的时候还很客气地说了一个再会。

“再会,古波太太。”

“再会,布瓦松太太。”

这是她们的友谊的起点。八天以后,维尔吉妮每次经过绮尔维丝的店铺一定进去谈天,她一谈就两三个钟头,布瓦松很担心,以为她被车压伤了,特来找她,他的脸色很苍白。绮尔维丝天天和

维尔吉妮见面,不久就感觉到一种奇异的忧虑:她一听见她开口说一句话,立刻以为她要谈起郎第耶;维尔吉妮在店里的时候,绮尔维丝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郎第耶。这是傻极了的事,因为她实在不管郎第耶,也不管阿黛儿,也不管他们两个人现在变成怎样了;她绝对不提出一个问题;她甚至无心想知道他们的消息。不,这不是出于她的本意的事情,她的脑筋里有他们两人的影像,好比一句讨厌的歌曲留在嘴里,一时撇不开。再说,她并不怀恨维尔吉妮,这当然不是维尔吉妮的罪过。她很喜欢和她谈天,有许多次她还把她挽留再谈一会儿,然后才让她走呢。

冬天来了,这是古波夫妇在金滴路所度过的第四个冬天,这一年的12月与1月的天气特别冷,冰冻得连石头都可以裂了。元旦之后,雪在马路上三个星期不融化。这并不妨碍工作,恰恰相反,冬天乃是烫衣服的好时令呢。店里的气候好极了!窗子上从来不像杂货店与对面的帽子店的窗子上那样结有冰花。机器里装满了煤炭,维持着一种浴室的气候;桌上的衣服的水汽蒸腾,令人以为是在夏天;大家都很舒服,关着门,到处都有热气,热得那么厉害,险些儿使得人睁着眼睛都会打瞌睡哩。绮尔维丝笑着说她以为是在乡间,真的,车子在雪上走,不再喧嚣了;行人们的脚步声音也几乎听不见;在严寒的沉寂里,只传来儿童的声音,原来是一群儿童沿着那蹄铁店的马路边做了一个滑冰场。有时候她走到门上的一个玻璃格子跟前,用手把水汽揩净了,看区里的人遇到这样的天气变成了什么样子;但是邻近的店铺里没有一个人探出头来,全区被大雪包住了,竟像睡着了似的;她只向旁边的煤炭店的老板娘点一点头,看见她正在散步,头上也没有戴帽子,她把嘴咧成一条长缝,因为天气冷得太厉害了。

在这严寒的时令,最好是在正午喝一杯很热的咖啡。女工们没有什么好埋怨的,老板娘做了很浓的咖啡,不像福公尼耶太太只给人家喝一杯淡水。不过古波妈妈担任冲咖啡的时候,她要耗费

好多时间,因为她对着暖壶就打起瞌睡来,于是女工们在吃了中饭之后只好烫烫衣服等候咖啡。

列王节的第二天,十二点半钟响了,咖啡还没有做好。这一天,咖啡壶的过滤器不灵。古波妈妈用一只小匙敲打着滤器;大家听见那咖啡不慌不忙、一点一滴地流下去。克莱曼斯说:

“请您不要管它吧,不要把咖啡搅浑了……今天我们一定有好吃好喝的!”

那高大的克莱曼斯正在烫一件男衬衫,用指甲压平了一些折痕。她感冒得很厉害,眼睛肿了,一阵一阵的咳嗽把她咳得弯了腰,靠在工作桌子旁边。尽管这样,她仍然不围一条围巾,只穿着一件十八个铜子的羊毛衫,周身发抖。她旁边的蒲独花太太却裹着一件厚呢衣服,直裹到她的耳朵。她正在熨一条裙子,把裙子放在一块承衣板上,那板靠着—张椅子的背;地上还铺着一幅被单,以免裙子擦着地弄脏了。绮尔维丝独自占了桌子的一半,她在熨一些绣花的纱窗帘,她伸直了手臂,把烙铁推得很直,以免误作折痕。忽然间那咖啡哗哗地大流特流,惹得她抬起头来。原来是奥古思婷把匙子插进了滤器,弄成了一个洞,所以咖啡很容易流下来。绮尔维丝嚷道:

“你少动手不行吗?你心里想什么呢?现在我们要喝泥汤了!”

古波妈妈早已把五个杯子摆在桌子的一个空角上,于是女工们都放下了工作。那老板娘先在每一个杯子里放了两块白糖,然后亲自斟咖啡。这是一天里的好时刻。这一天,每人拿起了杯子,蹲在—张小板凳上,在那机器的前面,正要喝咖啡,忽然店门开了,维尔吉妮颤抖着走进来。她说:

“啊!朋友们,真冻坏了!我的耳朵都冻得发木了。唉!是多么冷的天气啊!”

“呃?原来是布瓦松太太!”绮尔维丝嚷着说,“好,您来得

巧……就请您同我们喝咖啡吧。”

“呃！我不会不肯的！……只要穿过马路，就冷得透骨！”

幸亏还剩有一些咖啡。古波妈妈又去取一个杯子来，绮尔维丝为了表示礼貌，便让维尔吉妮自己放糖。女工们在机器的旁边腾出一个小小的位置给维尔吉妮。她还发抖一会儿，鼻子红红的，把僵了的双手抱着那杯子取暖。她是从杂货店里来的，为了等候买几两干酪，她就冻坏了。她说着便赞赏店里的温度：真的，叫人以为是进了一座锅炉房，热气使人这样舒服，死人到这里也会活起来呢。后来她的身子不发僵了，便把两腿伸直。于是她们六个人慢慢地同喝她们的咖啡，停止了工作，让桌上的衣服在那里吐出潮气。只有古波妈妈与维尔吉妮是坐在椅子上的；其余的人都坐在小板凳上，竟像坐在地上一一般；奥古思婷甚至于把铺在裙子下面的被单拉过一个角来，躺在那上面。大家凑着杯子，正在尝试咖啡，一时并不说话。

“这咖啡倒还好。”克莱曼斯说。

但是她忽然咳了一阵，几乎噎得出不来气。她把头倚着墙壁，好叫她咳嗽得力些。维尔吉妮说：

“您真糟了！从哪里传染来的这个病？”

“谁晓得呢？”克莱曼斯说时，用袖子揩她的脸，“这大约是那天晚上，我从大阳台舞场出来的时候有两个女人在门口打架。我想要看一看，所以我停留在大雪之下。呀！打得好厉害！真是令人笑煞。一个人的鼻子被抓破了，血流在地上。另一个人像我一样瘦长，她看见了血就走开了……于是到了夜里我就咳嗽起来。还有一个原因：男人们都是糊里糊涂的，当他们同一个女人睡觉的时候，他们整夜把被窝掀开……”

“真是好德行！”蒲独花太太喃喃地说，“您在找死呢，我的孩子。”

“我愿意找死！……活着有什么乐趣？把整天的工夫都耗费

在机器的旁边,从早到晚,血都要烤干了,只赚五十五个铜子,唉,不行!您要知道,我受够了!……您放心,可惜这咳嗽不能把我送终,它会来也会去的。”

大家静默了一会。克莱曼斯在跳舞场里很快活地喧哗,到了工厂里却把这希望早死的念头引起众人的烦恼。绮尔维丝是很知道她的,只不肯多说,仅仅说:

“您在享尽了欢乐以后还不快活吗!”

其实绮尔维丝希望人家不谈起女人打架的事,因为她怕维尔吉妮联想到当年洗衣场里打屁股的历史。恰巧维尔吉妮微笑地望着她说:

“唉!昨天我看见两个女人互相揪发髻,把头发也揪散了呢……”

“是谁?”蒲独花太太问。

“路的尽头那收生婆和她的女仆,那女仆是一个黄发的小女人……唉!那女子真会吵嘴!她向那收生婆嚷道:‘是的,是的,你替那卖果子的女人堕了一个胎!如果你不付我的钱,我要到警察局里报告去。’她随说随骂,骂的话凶得很!那收生婆立刻噼啪地打了她一个耳光。于是那女仆对着她主人的脸扑上去,又抓又揪头发,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幸亏那卖熟肉的拉开了她们。”

女工们都很客气地笑了一笑。后来各人喝了一口咖啡,现出高兴谈话的样子。

“您相信她替人堕了一个胎吗?”克莱曼斯问。

“说哩!区里都传遍了昵”,维尔吉妮说,“您要知道,我并不在场……然而这是她的职业,哪一个收生婆不堕几个胎呢?”

“可好!”蒲独花太太说,“人家太傻了,去找她们!谢谢吧,何苦给她们挖肚子……你们听我说,有一个太上的法门。每晚喝一杯圣水,用拇指在肚子上画三个十字,那胎儿自然就会消灭。”

这时大家以为古波妈妈睡着了,谁知道她却摇头反对。她呢,

她晓得一个十拿九稳的好法子，每隔两个钟头吃一个熟鸡蛋，又在腰上贴几张菠菜叶，包管成功的。其余四个妇人都严肃地相对望着。但是奥古思婷是一个常常无缘无故地快活的人，人家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快活，这时候她突然笑起来，像母鸡的声音。大家本来已经忘了她。绮尔维丝揭起了那裙子，看见她在被单上面躺着像一只小猪，四脚朝天。她把她从裙子下面拉了出来，打了一巴掌，她就站起来了。这小丫头，她笑什么？大人们谈话，她应该偷听吗？再说，现在她该把洗过的衣服送到巴第诺尔，洛拉太太的一个女朋友家里去。绮尔维丝一面说，一面把筐子放在她的臂下，把她推向店门。那女孩子气愤愤地哭着，出了店门，脚踏着大雪走了。

这时候古波妈妈、蒲独花太太、克莱曼斯三个人正在争论熟鸡蛋和菠菜的功效。维尔吉妮却低头沉思，手捧着她的杯子，低声说：

“天啊！打了架又接吻！如果心地好，总会相处得好的……”

她说着便探身向绮尔维丝微笑了一笑，说：

“是的，当然，我不恨您……洗衣场的事情，您还记得吗？”

绮尔维丝觉得十分难为情，这恰是她所时时刻刻顾虑的。现在呢，她猜想要谈到郎第耶和阿黛儿的问题了。这时候那机器呼呼地响，那管子给烈火炙得通红。在懒意正浓的时候，女工们故意把喝咖啡的时间延长，做工越迟越好；她们望着马路上的雪，现出贪吃与怠惰的样子。她们说了许多知己的话；她们说假使她们每年有一万法郎的收益，她们怎样办呢？呃，她们便可以整个下午围炉取暖，不必再工作了。维尔吉妮坐近了绮尔维丝，为的是不给别人听见她的话。绮尔维丝觉得全身又软又懒，大约因为屋子里太热的缘故；她懒到这地步，竟没有气力来转移谈话的方向；她甚至于等候维尔吉妮再说话，因为她的中心十分感动，只不肯说出来罢了。维尔吉妮说：

“我说这话，不会使您伤心吧？我早就想要说，话到了唇边，不

知道有多少次了。也罢,既然我们谈到这里……当做谈话的资料,好不好?……唉!当然,关于过去的事情,我不恨您。我用人格担保!我没有记恨在心。”

她把杯底的咖啡搅了一搅,为的是搅匀了杯底的白糖,然后喝了三口,嘴唇里发出轻微的声音。绮尔维丝的心里十分难受,始终只等候着;她自问维尔吉妮对于打屁股的事情是否真的能像这样原谅她,因为她看见维尔吉妮的黑眼睛冒火了。这女人大约是记恨在心,表面上却假装宽宏大量。维尔吉妮又说:

“您有一层是可以原谅的。人家当年对您做了一件肮脏、一件可恨的事情,也怪不得您……我是公平的人,我说公平的话!假使是我,我早已拿起刀子来了!”

她又喝了三口咖啡,又在嘴唇里发出轻微的哨声。这时候她不拖拖拉拉地说话了,她一口气说下去,并不停止:

“所以对他们并没有带来幸福。呃,真的,不,一点幸福也没有!……他们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住在哥拉西耶的一条肮脏的街上;这街道经常有污泥直没到膝盖。我呢,两天之后,我在早上离了巴黎,到哥拉西耶去同他们吃中饭,我坐的是公共马车,老实说吧,真是好长一段路呀!好,亲爱的,我到了那边,看见他们已经在那里打架了。真的,我一进门就看见他们互相赏耳光。好!这所谓情郎情妇!……您要知道,阿黛儿,用绳子勒死她都不值得。她是我的妹妹,然而我不免也要说她是一个脏货。她对我做了许多坏事,说起来话太长了,而且这只是我们姊妹间的事情……至于郎第耶呢,您是晓得他的,他也不是好人。为了一点小事,他可以打你!当他打人的时候,老实不客气地握紧了拳头……他们打起架来真是认真地打。人家上楼的时候总是听见他们打架的声音,甚至于有一天警察都来了。因为郎第耶要在中饭的时候喝一碗豆油汤,阿黛儿认为豆油汤气味难闻,于是他们互相把油瓶子扔在脸上,锅子、汤盆子都扔碎了。总之,这是惊动全区的一场大闹。”

她还叙述了许多场大闹,她说不尽他们的事,因为惊人的事情太多了。绮尔维丝静听着这一段历史,不说一句话;她的脸色变了,唇边露出烦躁的一道皱纹,好像在微笑。将近七年,她没有听人说起过郎第耶了。她绝对料不到郎第耶的名字到了她的耳朵的时候会这样烧热她的心。他当年那样薄待她,她现在还很想知道他变成怎么样,真是她自己也想象不到。现在她不能再妒忌阿黛儿了,然而她不免暗笑他们的打吵,她的脑海里现出一个满身发青的阿黛儿,她便觉得有趣,算是报了她的仇了。她情愿停留在这里直到明天,为的是爱听维尔吉妮的报告。她不提出什么问题,因为她不愿意显得她关心到这地步。这好像人家忽然替她填满了一段缺陷,目前她的过去和她的现在直接相连了。

这时候维尔吉妮终于又把嘴凑着杯子;她的眼睛半闭着,在啣那些白糖。绮尔维丝懂得自己该说一两句话了,于是假装不关心的样子,问:

“他们始终住在哥拉西耶吗?”

“哪里!”维尔吉妮说,“我没有告诉您吗?他们不再在一块儿,已经八天了。有一天早上,阿黛儿把她的衣服搬走了。郎第耶并没有追她。”

绮尔维丝轻轻地叫了一声,又高声地说:

“呀!他们不在一块儿了吗!”

“谁呀?”克莱曼斯停止了与古波妈妈和蒲独花太太两个人的谈话,这样地问她一句。

“谁也不是,这些人都是你们不认识的。”维尔吉妮回答说。

但是她审视着绮尔维丝,看见她十分激动。于是她更接近她,似乎存心不良,要再叙述她那些历史。后来她忽然问她:假使郎第耶再来追求她,她怎么办?男子们是很奇怪的,郎第耶很可以重寻旧日的爱情。绮尔维丝听了便挺直了身子,表示很坚决很自重的神气。她已经嫁了人了,假使郎第耶重来,她唯有赶他出去而已。

他与她之间不能再发生什么关系,甚至于一握手也是不行的。真的,假使她有一天正眼望这男子一眼,就算她是没有心肝的人了。她说:

“我很晓得,爱弟纳是他的,这个关系是我所不能断绝的。如果郎第耶希望与爱弟纳接吻,我就会把他送给他的,因为我们不能禁止一个父亲爱他的儿子……至于我呢,您要知道,布瓦松太太,我宁愿意给人家剁成肉酱,也不允许他的指头摸我一摸。这是完了。”

说到最后两句的时候,她向天画了一个十字,算是永远的誓言。她希望把这一场谈话打断,于是她似乎从梦中惊醒,向女工们嚷道:

“喂!你们以为衣服不用人烫也会自己烫好了的吗?……这一班懒骨头!去!……做工吧!”

那些女工们并不慌忙,她们被惰性传染了,双臂无力地垂在裙子上,一只手始终拿着她们的空杯,杯里只剩有一些咖啡的渣滓。她们继续谈话。克莱曼斯说:

“我说的是塞烈斯田,我从前认识她。她有怕猫毛的精神病……你们要知道,她到处看见有猫毛,她常常把舌头这样打滚,因为她以为她的嘴里充满了猫毛。”

“我呢”,蒲独花太太说,“从前我有一个女友,她的肚子里有一条大蛔虫……唉!蛔虫的嗜好真不少!……当她不吃鸡肉的时候,那蛔虫就在肚子里绞她的肠子。你们想想看,她的丈夫每天只赚七个法郎,还不够给她的蛔虫解馋呢……”

“假使她遇见了我,我早就把她医好了”,古波妈妈抢着说,“真的,只要吃一只烤熟的小老鼠,那小老鼠立刻就把那蛔虫毒死了。”

绮尔维丝自己也因快活而懒惰了,然而她自己抖一抖精神,站了起来。好!整个下午都拿来消遣了!这么一来,钱包里不会满的!她首先回到桌上烫她那些纱窗帘;但是她看见窗帘上着了一

点咖啡,所以她在未烫以前不得不先用一块湿布擦去那污点。那些女工们在机器的前面伸了一个懒腰,然后无精打采地各去寻找她们的烙铁的把套。克莱曼斯只一动身又咳嗽起来,几乎咳出了舌头。后来她烫完了她那男衬衫,用别针别好了袖子和领子。蒲独花太太也烫起她那裙子来。维尔吉妮说:

“好!再会吧!我这一次来,为的是买几两干酪。布瓦松会猜我在路上冻坏了。”

但是,当她在街上刚走了几步的时候,忽然又开了店门,嚷着说她看见奥古思婷在路的那头和一些儿童正在溜冰玩耍。这淘气的丫头出去已经整整两个钟头了。她满面通红地跑了回来,喘着气,臂夹着筐子,发髻被一个雪球盖住了。她听到人家骂她,她只现出狡猾的样子,说地上的冰太滑了,所以走不动。大约有个淘气的孩子把些冰块悄悄地塞进了她的衣袋里开她的玩笑,所以一刻钟之后她的衣袋有许多水点流在地上,好像漏斗一般。

从此以后,每逢下午都是这样过去的。在本区里这个店铺成了怕冷的人的避寒处了。金滴路全路的人都知道这店里的气候很暖。有许多爱说话的女人们不断到这里来,她们坐在机器的前面,围炉取暖,裙子撩到膝盖。绮尔维丝因为有这样暖的气候而很自负,往往招引些人到来,罗利欧夫妇和博歇夫妇嘲笑地说她学贵族妇人开交际会。其实她想要对人表示殷勤慈善,所以她看见路上的穷人冷得发抖的时候就请他们进来取暖。她最可怜一个老油漆匠,他是七十岁的一个老翁,住在屋顶上的一间小顶楼里,几乎冷得饿得要死;他的三个儿子打仗死了,现在他已经两年不能执笔作画,生活漂泊不定。他的名字叫做伯鲁伯伯。当绮尔维丝瞥见伯鲁伯伯在雪里践踏取暖的时候,她立刻唤他进来,在店里的火炉旁边替他腾出一个位置;她往往还强迫他吃一块夹着一些干酪的面包。伯鲁伯伯的身体变成了弓形,胡须是白的,脸皮皱得像一只老苹果,他不说话,只静听煤炭迸溅火星的声音。也许这声音能

使他联想到五十年的画工，记忆起了当年在巴黎的四面八方站在梯子上替人家画门，替人家粉刷天花板呢。

“喂，伯鲁伯伯，您在想什么？”绮尔维丝有时候这样问他。

“不想什么，什么都想。”他笨头笨脑地回答说。

那些女工们取笑着说他有心病，他只当听不见，重新陷在静默里，现出黯然而沉思的样子。

从这个时期起，维尔吉妮往往向绮尔维丝说起郎第耶。她似乎喜欢以她的旧情人来缠扰她的心绪，说了许多假定的话来令她烦恼。有一天，她说她遇见了他；绮尔维丝一声不响，她也不再说什么；到了第二天她才说他同她谈了许久，都是谈到绮尔维丝的话，而且说得很多情。她在店里的一个角落上对她低声耳语，把绮尔维丝的心都扰乱了。郎第耶的名字到了耳边，就使她的心头烧了一阵，好像他还留了一些什么在她的心上似的。当然，她自信是心情坚定的人，她想要做个正经的妇女，因为正经就可以造成大部分的幸福。在这件事情上，她并没有想到古波，因为她对丈夫并没有对不住的地方，连心思也是干净的。然而她想起了顾奢，她心里反倒游移起来，竟成了心病。她觉得她渐渐回忆到郎第耶的前情，就似乎是对不住顾奢；他们虽然没有互相承认爱情，但已经有很好的情谊了。当她自以为对于她的好朋友成为罪人的时候，她就天天愁闷起来，她愿意除了丈夫之外只对他一人有情。这情意是最高尚的，超过了那些肮脏的思想；维尔吉妮却专窥探她的脸色，希望她重寻旧欢。

当春天来了的时候，绮尔维丝到顾奢身边去躲避，因为她一坐在椅子上一想事情便想起了她的第一个情人；她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个景象，郎第耶丢弃了阿黛儿，把衣服重新放进了他们的箱子里，搬上了车子，一直回到她家来找她。她出门的日子，往往在马路上突然害怕起来；她以为听见后面有郎第耶的脚步的声音，她战战兢兢地不敢回头，觉得似乎他的手就来搂她的腰了。当然，他

会窥伺着她,总有一个下午他会遇见她的;她想到这里,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他如果遇见她,一定会像当年那样开玩笑,吻她的耳朵的。她最怕这一着,在未吻以前她的耳朵先聋了,耳里嗡嗡地响,她什么都听不见了,只听见她的心头突突地跳。每逢她有了这种恐怖的时候,那铁厂是她唯一的逃避的地方,顾奢的大铁锤铿铿地响,驱除了她的噩梦,她在顾奢的保护下,又变为安静而微笑的人了。

多么好的时令! 绮尔维丝特别小心地洗熨白门路的主顾的衣服;她常常亲身把衣服送去,因为每星期五这一行可以经过马加代路,可以走进铁厂里:这是一个现成的借口! 当她到了路口的时候,她突然觉得轻松了,快活了,在这空旷的地基和许多灰色的工厂之间,她觉得好像到乡村里娱乐去;煤炭染黑了的街道和屋顶上管子里喷出来的蒸汽竟像郊外树林里的青苔小道与夹道的绿荫一般地令她心旷神怡。她爱厂屋的浓烟弥漫了天涯,蒙马特的山顶堵住了天空,显出它那些灰色的房子和整齐的窗子。她在将到的时候放慢了脚步,跳过了那些积水渠,她很喜欢穿过那拆房工地里无人的角落。到了厂房里面,那熔炉放出光辉,哪怕是正午,光辉亦不稍减。铁锤的声音与她心跳的声音相应。当她进去的时候,她满面通红,颈窝上的黄发轻飘,像一个赴约会的妇女一般。顾奢等候着她,胸臂都裸着,这几天来他把铁砧打得更响,好叫她远远地便听见砧声。他猜着是她,黄胡须的脸上露出微笑,默不作声地欢迎她。但是她不肯搅扰他的工作,她请他再拿起铁锤,因为当她看见他用肌肉突起的双臂挥舞铁锤的时候,她更爱他。她走到风箱旁边,轻轻地在爱弟纳的脸上拍了一下,然后她滞留一个钟头,静看锤打钉子。他们交谈的话并不多。然而哪怕同在一间卧房里,把门关上了两重,也不过只能如此表示他们的爱情而已。咸嘴嘲笑的话并不妨碍他们,因为他们甚至于都听不见了。一刻钟之后,她的呼吸艰难些了;那热气和浓烟臭味令她有几分头昏,然而

同时一阵一阵的铁锤却使她从脚跟到喉咙全身都受到震动。她不再希望什么了,这就是她的快乐。纵使顾奢把她搂在怀里也不会令她这样大大地感动。她挨近了他,为的是叫铁锤的风掠着她的脸,好使她自己仿佛也在接受他的锤打一样。当那些火星溅在她娇嫩的手上的时候,她并不把她的手缩回来,倒反觉得痒得快活。他呢,他当然猜中了她所玩味的幸福;他把难做的工作都留到星期五,好叫他能用他的全副力量和一切的技巧博取她的欢心,他喘着气,颤动着腰,不惜付出他全部的气力,险些儿把铁砧打成两截,因为这样他能使她快乐。经过一个春天,他们的爱情竟把铁厂闹得天翻地覆,在熔炉的烈火前,震撼的厂房,煤烟飞舞的艰苦劳动中,竟有这样寓有诗意的爱情。像红蜡般被打扁和柔软了的铁上仿佛印着他们坚强的情痕。每逢星期五,绮尔维丝和金嘴分别了之后,她从容地向卖鱼路上走去,满意地,松快地,身心都安静了。

她对于郎第耶的恐怖渐渐减了,她又恢复了理智。在这时期,她尽可以再过很幸福的生活,谁知古波却变坏了,真倒霉!有一天,她恰好从铁厂回来,看见一个工人正在哥仑布伯伯的酒店里买了几杯烧酒款待“靴子、烤肉、咸嘴”,她看那工人似乎像古波。她连忙走过,不让他们看出来她在窥探他们。但是她忍不住回头一看:果然是古波,他在把一杯烧酒倒进喉咙里,看他的手势已经很熟练了。唉!他说谎了!现在他喝起烧酒来了!她垂头丧气地回来,又起了对烧酒的恐怖心。他喝葡萄酒的时候,她原谅他,因为工人是需要葡萄酒滋养的;至于酒精呢,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毒物,可以夺去工人的食量。啊!政府何不禁止人家制造这种毒物呢?

到了金滴路的时候,她看见全店的人都乱纷纷的。那些女工们早已离了工作桌子,都到了院子里向上面望着。她问克莱曼斯是什么缘故。克莱曼斯回答说:

“这是俾夏尔伯伯在打他的老婆,他吃醉了酒,在门口等候她从洗衣场回来……就用拳头打着她赶她上了楼,现在他正在卧房

里毒打她……喂，您听，这不是他们吵闹的声音吗？”

绮尔维丝连忙上楼，因为俾夏尔太太是她的洗衣妇，而且很勤快，所以她对她们很有情谊。她希望劝止他们。到了第七楼的时候，看见卧房的门开着，有几个房客在楼梯口上呐喊，同时博歇太太站在门前嚷道：

“你们放手好不好？……大家要去找警察来了，你们听见了吗？”

没有一个人敢冒险进房，因为大家知道俾夏尔的为人，当他醉了的时候竟像一只猛兽，而且他从来不曾醒过。他很少做工，当他做工的时候他把一瓶烧酒放在他那老虎钳旁边，每隔半个钟头喝一杯。他非这样就不能生活下去，假使人家把一支火柴放近他的嘴，他嘴里的酒精会烧起火来的。

“我们不能让她被人打死啊！”绮尔维丝发抖地嚷着说。

她说着便进去了，那卧房是一间顶楼，很清洁，只是又空又冷，因为床上的被单也被那男人拿去换酒了。在打架的时候，桌子被推到了窗前，两张椅子翻了筋斗，四脚朝天。俾夏尔太太在卧房中间的地上，她的裙子被洗衣的水渍湿了，还粘在她的大腿上；头发被扯脱了，脸上流血，气喘得很厉害，俾夏尔每次用脚踢她的时候，她就连声叫着“噯唷！噯唷！”他起初是用双拳打她的，现在他用脚踢她了。

“啊！娼妇！……啊！娼妇！……啊！娼妇！……”他气喘喘地骂着，骂一声就踢一下，越骂越发狂，越踢越重，越踢得重越气喘。

后来他都喊不出声音了，仍旧疯狂地不作声地踢着；他那直挺挺的身体穿着一件褴褛的工衣，满是肮脏的胡子的脸都变青了，秃了顶的额上显出许多红色的伤痕。平台上的人们说他因为早上她不肯给他一个法郎，所以他打她，大家听见楼梯脚下有博歇的声音，他在呼唤他的妻子博歇太太：

“你下来吧,让他们去拼命吧,这样可以少两个流氓!”

这时候,伯鲁伯伯已经跟随着绮尔维丝到了房里,他们两人想要合力劝解俾夏尔,把他推到门口去。但是他转过身来,一言不发,嘴上吐着泡沫。酒精使他毫无光彩的眼睛里冒出火来,竟像要杀人似的。绮尔维丝的手腕伤了;伯鲁伯伯也跌倒在桌子上。地上的俾夏尔太太双眼紧闭,张着嘴,气喘得更厉害了。现在俾夏尔不打她了,他转过身去,气愤愤地向旁边打,向空中乱打。在这打架的时候,绮尔维丝看见他们四岁的女儿拉丽躲在卧房的一个角儿上望着她的父亲殴打她的母亲。她的双臂搂着她的妹妹亨丽爱特好像在保护她,她的妹妹昨天才断了奶。她站着,头上包了一块花布,脸色大变,神情严重。她怔怔地望着,心里在沉思,没有一点眼泪。

俾夏尔碰着一张椅子,跌倒在地上,人家让他在那里躺着打鼾;伯鲁伯伯帮助绮尔维丝把俾夏尔太太扶了起来。现在俾夏尔太太呜呜地大哭起来;拉丽走近来怔怔地望着她哭,因为她见惯了也就忍得住了。绮尔维丝下楼的时候,房子里的人安静了,她的脑海里始终浮现着那四岁女孩子的眼神,很严肃,很有勇气,竟像一个成年的妇人的眼神一般。克莱曼斯一眼望见了绮尔维丝,便嚷道:

“古波先生在对面的人行道上,看他像是很醉的样子!”

古波恰恰穿过马路,他摸不着那店门,险些儿把头磕在玻璃窗上,他醉得脸色惨白,咬紧了牙齿,鼻子也堵住了。绮尔维丝看见他的皮肤的颜色,立刻认出是哥仑布伯伯的烧酒的力量。她想要笑着扶他上床,像平日他喝了葡萄酒和和气的时候一般。然而他并不开口,只推了她一下;自己倒在床上的时候,他举起拳头向着她。他活像七楼那个打妻子打得困倦了然后倒在地上打鼾的醉汉,于是她觉得身子冷了半截,她想起了男人们,想起了她的丈夫,想起了顾奢,想起了郎第耶;她的心碎了,绝望了,知道她是永远没有幸福的了。

七

绮尔维丝的生辰是在6月19日。古波家的节日,是要大吃特吃的,这种宴会,席散后大家的肚子胀得像皮球一般,可以支持一个星期不饿。大家把钱花个干净,每逢家里有了几个铜子的时候,非吃光不可。大家在历书上胡乱找些圣诞节日,无非为的是借口多吃几顿好酒好肉。维尔吉妮非常赞成绮尔维丝把好酒好肉吃在肚子里。做妻子的,有了一个喝酒败家的丈夫,与其让他把家中的钱都拿去买烧酒,倒不如把肚子填一填还好些。钱财反正是要流出去的,给肉店里赚了去,胜于给酒店里赚了去。绮尔维丝变成贪吃的人了,也就自暴自弃,把这话当做原谅自己的理由。也罢!家里一个钱也积不下,乃是古波的罪过。她又胖了许多,她的脚更显得跛了,因为她的腿充满了脂肪,越发显得短了。

这一年,在一个月以前,大家早已谈起了她的生日。大家想主意点菜,想起了好吃的菜都馋得用舌头舔嘴唇,全店早已渴想大吃大喝一场。要拼命地娱乐,同时又要不平凡,而且要很出色;天啊!好时节不是天天有的!绮尔维丝的主要心思是在盘算请哪些客人;她想要请十二个人,不多,也不少。她,她的丈夫,古波妈妈,洛拉太太,一家已经是四个人了。她又要请顾奢母子与布瓦松夫妇。起初的时候,她打定主意不请她的女工们——蒲独花太太与克莱曼斯,为的是不让她们太熟而太随便了,但是大家常常在她们跟前谈起生日的事,使她们垂涎盼望着,她终于也叫她们来。四加四,

八,又加二,十。她硬要凑够十二个人,而且她又觉得近来罗利欧夫妇向她讨好,所以她想要与他们说和,于是决定了:罗利欧夫妇到时候下楼来吃饭,大家举着酒杯重归于好。当然,亲眷们是不能永远成仇的。再说,人逢佳节,铁石心肠也会感动;这是不能拒绝的一个机会。博歇夫妇知道了绮尔维丝存心讲和之后,即刻又来与她亲近,赔了许多笑脸,说了许多客气话,于是她又不得不请他们吃饭。好!十四个人了,孩子们还没有算在里头呢!她从来还没有这样宴请过宾客,所以弄得她手忙脚乱,然而她觉得很有光荣。

这生日恰是一个星期一,这算是有运气:绮尔维丝预备在星期日下午就开始做菜。到了星期六,众女工们匆匆忙忙地做完了工作以后,大家在店里讨论了许多,讨论的是究竟吃什么好。仅仅有一味菜是三个星期以前就决定了的:是一只烤肥鹅。大家说起的时候都露出贪吃的眼神,甚至于那鹅已经买来了。古波妈妈还去把鹅拿了来,给克莱曼斯与蒲独花太太掂掂份量。大家喝起彩来,因为那鹅很大,皮很厚,包着一肚子的脂肪。

“在未吃鹅以前,先来一个清炖肉,是不是?”绮尔维丝说,“一盘汤和一小块清炖肉总是好的……不过还要一盘带汁的菜。”

克莱曼斯提议一盘兔子肉;但是大家天天吃的,已经吃腻了。绮尔维丝想要做一味更出色的菜。蒲独花太太提到了白汁小牛肉,她们彼此相视而笑,越笑越高兴。这是一个好主意,什么也比不上白汁小牛肉来得好。

“随后还要一盘带汁的菜。”绮尔维丝说。

古波妈妈想起了鱼,大家做出一副不赞成的嘴脸,把烙铁碰得格外响,没有一个人喜欢吃鱼,一则鱼是吃不饱的,二则鱼的周身都是骨头。那小学徒奥古思婷竟敢说她喜欢扁鱼,克莱曼斯一掌把她打得闭上了嘴。末了,老板娘想起了一味猪排骨加马铃薯,大家听了都满面春风;忽然看见维尔吉妮飞跑进来,满脸通红。绮尔

维丝嚷道：

“您来得真巧！古波妈妈，您把那畜生拿来给她看一看。”

古波妈妈又去把那肥鹅拿了来，维尔吉妮双手接住，连声叫好。呀！好重的一只肥鹅！但是她立刻把它放在桌上，在一条裙子和一包衬衫中间。她的心神贯注在别处；她把绮尔维丝拉到后面的卧房里，一口气直说出：

“喂，好朋友，我要报告您……您总也料不到我在路口遇见了什么人？就是郎第耶，我亲爱的！他在那里徘徊守候着……所以我就飞跑了来。我替您担心，您懂吗？”

绮尔维丝的脸色大变。这男子还要打她什么主意呢？而且恰在这预备做生日的时候他来了！她从来没有过好运气，想要安安静静地快乐一场也不行！然而维尔吉妮说她为人太好了，其实何苦提心吊胆呢？呸！假使郎第耶敢来追求她，她只消叫警察捉他进监牢就是了。原来自从一个月以来，她的丈夫得了一个警察的位置之后，她的神气十足，开口就说要捉人家进监牢。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说她希望自己在马路上被人调戏，好叫她能把那放肆的野男子送到警察局里交给布瓦松；绮尔维丝摇手求她住口，因为那些女工们在听她们的话。她先回到了店房里，假装镇静的样子说：

“现在呢，还要一味蔬菜，是不是？”

“呃，肥肉煮豌豆好不好？”维尔吉妮说，“我呢，我专喜欢吃这个。”

“对了！对了！肥肉煮豌豆！”众人都赞成；奥古思婷高兴了，拼命地把火铗在机器里大拨其火。

第二天是星期日，三点钟的时候，古波妈妈就把家里的两个炉灶生了火，又向博歇太太借了第三个炉灶来也生了火。到了三点半钟，一味清炖肉早已在一个大锅子里煮着。这锅子是向隔壁的饭店里借来的，因为家里的锅子似乎太小了。他们决定在前一天

就把白汁小牛肉和猪排骨预备好,因为这种菜再热的时候更好吃些;不过那拌小牛肉的白汁却要等到就席的时候才加上去。星期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呢,肉汤、肥肉豌豆、烤鹅,都是星期一的事。三个炉灶的火把后面的卧房映得通红;奶油和面粉在小锅里煮着吐出一种烧焦了的面粉味;同时那大锅子竟像一个锅炉那样,水汽飞冲,把锅盖撼得隆隆地响。古波妈妈与绮尔维丝各围着一条白围裙,忙碌地在室中奔走不停,剥芹菜,找盐,找胡椒,并且用木匙在锅内翻动猪肉牛肉。她们已经把古波赶了出去,为的是不至于有人碍她们的手脚。然而整个下午她们总不免有许多人来搅扰她们。厨房里的气味是这样香,所以楼上的女邻居们一个个陆续地下楼来,托故进到店裡,无非为的是要看她们在煮什么菜;她们都滞留着不走,等候绮尔维丝不得已而把锅盖揭开。后来将近五点钟的时候维尔吉妮来了。她又看见了郎第耶,真的,现在走路是非遇见他不可的了!博歇太太也说在路口瞥见他鬼鬼祟祟地探头探脑。恰巧绮尔维丝打算出去买一个铜子的烧焦的葱头加在清炖肉里,她听见了这话便发抖起来,不敢出去了。又加上博歇太太和维尔吉妮恐吓她,叙述了许多可怕的故事,说有许多男人的外套里往往藏着刀子或手枪等候女人。是的!天天报纸上都有登载,一个坏男子看见旧情妇享福,一时愤激了,什么事做不出来呢?维尔吉妮献殷勤,愿意出去买葱头,妇女之间是应该互助的,谁肯让这可怜的女子被人家杀害呢?当她回来的时候,她说郎第耶不在那里了;大约他是因为知道人家发现了他,所以走开了。一直到晚上她们围着锅只是在谈论他。博歇太太劝绮尔维丝告诉古波,绮尔维丝大吃一惊,求她千万不可露出半个字。唉!这么一来,越发不得了!她的丈夫大约已经猜中了几分,所以这几天以来,他临睡的时候喃喃地咒骂,而且用拳头捶墙壁。她一想到这个,双手颤抖起来,怕的是他们两个男人为她而互相火并。她是晓得古波的,他的妒忌心很重,尽可以拿着大剪刀同郎第耶拼命。当她们四个人谈

论这种惨事的时候，灶上的肉汤正在徐徐地烹煮着。古波妈妈把锅盖揭开，那白煮小牛肉和猪排骨正在微微地摇动着，发出轻微的声音。那清炖肉在锅里打鼾，像一个朝着太阳睡觉的诗人。她们终于每人喝了一小碗肉汤，尝一尝味道。

星期一终于到了。现在绮尔维丝有十四个人吃饭，生怕地方不够坐。她决定在店房里摆酒席；她一早起来便用一把尺量了一量屋子，看桌子应该怎样安放。她须要搬开那些洗过的衣服，拆卸工作桌；她另用几个桌架把工作桌支起来作为饭桌。恰在这搬动什物的当儿，一个女主顾走来吵闹了一场，说她自从星期五就等候她的衣服；人家瞧她不起，现在她立刻就要她的衣服。于是绮尔维丝道了歉，大着胆子说谎，这不是她的罪过，她正在扫除她的店房，女工们要在明天才来；那女主顾息了怒，她把她送出了门口，答应说她明天一早就先替她烫衣服。然而那女主顾走了之后，她便骂起来，真的，假使人家顺从了主顾们的话，便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为了他们眼睛看着舒服，难道就要人家不顾性命吗？人家又不是他们养的狗啊！好！哪怕是皇帝亲自把他的领子送来，哪怕可以赚十万法郎，这个星期一她决不肯烫一烫衣服，因为现在她也要乐一乐了。

整个上午的时间是用来买东西的，绮尔维丝出去了三次，每次回家时身上都是东西累累，像一匹骡子。但是当她要再出去买酒的时候，她发觉她的钱不够了。酒呢，尽可以赊了来；但是她家里不能一个钱也不留，因为恐怕还有想不到的许多小用费呢。在后面的卧房里，她和古波妈妈愁容相对，算了一算，至少还需要二十法郎。这四个五法郎的银币，由哪里找得来呢？古波妈妈从前曾在巴第诺尔戏院的一个小女伶的家里收拾房子，所以现在她先开口说起了当铺。绮尔维丝笑了一笑，心中松快了。她没有想起当铺，是不是糊涂了呢？于是她连忙把她的黑绸女袍折好，包在一个包袱里，用别针别好。后来她亲自把包袱放在古波妈妈的围裙里

面,叮嘱她压紧在她的肚皮上,以免邻居们看见,因为用不着让他们知道。她又从店门窥探着,看有没有人追随着古波妈妈。但是古波妈妈还没有走到那煤炭店的门口,绮尔维丝又叫她:

“妈妈! 妈妈!”

她把她叫进了店里,从指头上褪下了她的结婚戒指,说:

“喂,把这个也拿了去,我们可以多得一些钱。”

当古波妈妈把二十五法郎拿回来给她的时候,她快乐得跳起舞来。她要再去买六瓶老葡萄酒好就着她的烤盘吃,罗利欧夫妇一定会被她吓倒了的!

半月以来,古波夫妇有一个希望:他们想要压倒罗利欧夫妇。当这两个鬼鬼祟祟的男女,真称得起是两口子,有了一盘好菜的时候,不是像偷了来的那样关起门来吃的吗? 真的,他们用一条棉被遮住了窗子,掩住了灯光,使人以为他们睡觉了。人们看不见灯光,当然不会上楼;于是他们独自二人大吃一顿,匆匆忙忙的,而且不敢高声说一句话。甚至于第二天他们不敢把肉骨头抛在垃圾堆里,因为恐怕人家知道他们吃了好东西;罗利欧太太亲身走到路口,把肉骨头投在水沟眼里。有一天早上,绮尔维丝撞见她把满满的一筐牡蛎壳泼进了水沟。唉! 这两个贪吃鬼太吝啬了,种种的做作无非为了极力表示他们很穷。好! 现在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叫他们看看我们不是守财奴。绮尔维丝愿意把酒席摆在街道上,把过路的人们都请来喝酒,如果她能够的话。银钱是为了要用而制造出来的,不是预备发霉的,是不是? 银钱崭新的时候,在太阳里闪出光亮,倒是挺好看的。她现在与他们大不相同:当她有一个法郎的时候,她就装出有两个法郎的样子。

三点钟的时候,古波妈妈和绮尔维丝一面摆着桌子,一面谈论着罗利欧夫妇。她们把几个大窗帘挂在店窗上,但是天气太热,她们还是把店门开着,全街的人都在饭桌面前走过。她们每摆一个水瓶、一个酒瓶或一个盐罐的时候,总故意要刺激一下罗利欧夫

妇。她们好好地布置,务必要使他们能够看得出器皿的精致;而且她们特地保留最美丽的碗碟给他们,知道他们看见了瓷器会动心的。

“不,不,妈妈,您不要把这些饭巾给他们!我还有两块挑花的呢。”绮尔维丝说。

“好,那么,他们一定要气煞了!”古波妈妈喃喃地说。

她们相视而笑,站在白色的大桌子的两头,眼看着那十四副刀叉摆得齐齐整整的,不免引起她们的骄傲心。在店的中间,这竟像一张小礼拜堂里的供桌一样。绮尔维丝又说:

“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这样吝啬!……您要知道,上月他们还撒谎呢:那妻子到处告诉人家,说她在送货的时候遗失了一条金链子。您看,这样的一个女人还会遗失什么吗?……这只因为他们想要故意叫苦,好不给您那五个法郎。”

“我的五个法郎,我仅仅收过两次。”古波妈妈说。

“您敢打赌吗?下月他们又要捏造一个理由了……怪不得他们吃一盘兔子肉的时候要把窗子堵起来。假使人家看见了,人家就有权利说他们:‘既然你们吃一盘兔子肉,你们很可以给你们的妈妈五个法郎呀。’唉!他们坏到了这地步!……假使我们不收留您,不知您现在变成怎样了!”

古波妈妈点了点头。这一天,因为古波夫妇大宴宾客,她完全反对罗利欧夫妇了。她喜欢做菜,喜欢在锅子旁边谈天,喜欢人家过节日摆酒席闹得家里乱哄哄的。再说,平日她和绮尔维丝也算合得来,但是有些日子她们为些琐碎事情吵起嘴来,这是家庭中常有的事;古波妈妈叽哩咕噜,说她听凭媳妇支配,不幸得很。她到底不免保留着对于罗利欧太太的疼爱,无论如何,她总是她的女儿。

“是不是?”绮尔维丝又说,“假使您在他们家里,您不会长得这样胖的。没有咖啡,没有鼻烟,什么享用也没有!……我来问您,

他们肯不肯放两条褥子在您的床上呢？”

“当然不肯啦”，古波妈妈说，“等一会他们进来的时候，我要对着门口坐下看他们的嘴脸。”

她们事先想到罗利欧夫妇来到时候的嘴脸就使她们笑起来，然而她们不能站着呆看那桌子。古波夫妇的中饭吃得很迟，一点钟才吃了一些熟肉，因为三个炉灶都不空闲，而且他们不愿意把洗好了的碗碟弄脏了。到了四点钟，绮尔维丝和古波妈妈又开始做菜。开着的窗子旁边靠着墙在地上摆着一个烤炉，烤炉上烤着那一只肥鹅；鹅太肥了，要用力才塞得进那烤箱里。奥古思婷坐在一张小凳子上，炉火映得她满脸通红，她正在一本正经地用一把长柄的匙子，取油浇那烤鹅。绮尔维丝照管那猪油煮豌豆。古波妈妈被这许多好菜肴弄得昏头昏脑地乱转着，在等候时间好把那猪排骨和白汁小牛肉重新热一热。将近五点钟的时候，宾客们开始到来了，先是那两个女工——克莱曼斯与蒲独花太太，二人都换了好衣服，克莱曼斯穿蓝，蒲独花太太穿黑，克莱曼斯拿着风吕草，蒲独花太太拿着向日葵。恰巧绮尔维丝的双手被面粉染白了，只好把手伸在背后，然后在每人的脸上重重地吻了两下。维尔吉妮跟着也进来了，她装束得像一位夫人，袍子是印花的，一个披肩，一顶帽子；虽然她只穿过了一条街道，竟认真地打扮起来。她拿来的是一盆红石竹花。她自己把绮尔维丝搂在怀里，搂得很紧。后来，博歇拿着一盆相思草，博歇太太拿着一盆木樨花，洛拉太太拿着一盆柠檬香，都来了；洛拉太太的紫绒袍子被花盆染了些泥土。大家互相拥抱，都挤在卧房里；三个炉灶和一个烤炉吐出了很浓的炭气，锅里煎炒的声响掩盖了人声。有一位客人的袍子掠着了烤箱，大家都因此惊动。那烤鹅的香味是这样浓烈，使众人的鼻孔都张开了。绮尔维丝很客气地向各人道谢了他们的花，同时又用一只凹盘调和那小牛肉和白汁。她把那些花盆都安放在店里的餐桌的一头，并不除去那些白纸带。花的幽香和菜肴的气味相混合了。

“您要不要人家给您帮一帮忙？”维尔吉妮说，“唉！我一想到您辛辛苦苦地把这一桌酒席预备了三天，可是人家一下子就扫得干干净净，我真难受！”

“说哩！”绮尔维丝说，“事情不做是不会成的……不，您不要弄脏了您的手。您瞧，一切都预备好了。只有那汤……”

于是大家不拘束了，女人们把她们的披肩和帽子安放在床上，又把裙脚撩起，用别针别住，免得弄脏了。博歇叫他妻子回到门房里去守门，等到吃饭时间再来；他的妻子刚一转身，他立刻把克莱曼斯推到机器旁边，问她怕不怕人家搔胳肢窝。克莱曼斯听见了便笑得弯了腰，喘不过气来，身子袅成一团，两乳险些儿胀破了上衣，原来她只要想起了搔胳肢窝早已觉得周身发毛了。其他的女人们不愿意妨碍厨房的工作，也都走到了店房里来，背倚着墙，面朝着桌子，但是她们继续地由那开着的房门和绮尔维丝谈话，有时候大家听不清楚，于是她们又走到后面去，围着绮尔维丝说话，屋里又骤然充满了声音，绮尔维丝手里拿着冒热气的汤匙顾不得回答她们。大家说说笑笑，任情乱说了一番。维尔吉妮说她已经隔了两天不吃饭，为的是保留一个空肚子。克莱曼斯比她说得更厉害：她学英国人，早上喝了一碗清汤，泻一泻肠胃。于是博歇说出一个立刻消食的好法子，这法子是在吃了每一盘菜之后立刻用门挤一挤肚子，这也是英国人的秘诀，所以他们可以每天一连吃十二小时的东西，不至于累坏了肠胃。一个人被请赴宴的时候，要吃得多才算有礼，是不是？人家买了些牛肉、猪肉、肥鹅，并不是预备留给猫吃的。唉！老板娘可以放心：人家会替她吃得干干净净，明天她甚至于用不着洗碗碟呢。大家都到锅子和烤箱上面来嗅一嗅，好像嗅一嗅可以开胃似的。妇人们竟学少女们那样淘气，她们互相推拉着玩耍，从这房间跑到那房间，把地板都震动了，她们的裙脚把厨房的气味都鼓荡起来，喧哗得震耳欲聋，笑声和古波妈妈剁肥肉的刀声相应和。

顾奢到来的时候，恰巧听见大家跳着大笑大闹寻开心。他胆怯得不敢进来，双手捧着一棵美丽的白玫瑰花树，花茎高达他的脸面，鲜花和他黄色的胡须相混合。绮尔维丝看见了他，连忙跑上前去，她的两颊被炉炭炙得通红。但是他不晓得怎样放下他的花盆，她双手接了过来之后，他又吞吞吐吐地不敢同她吻抱。是她自己踮起了脚，把脸贴着他的嘴唇；他心昏意乱，竟吻在她的眼上，吻得很重，险些儿把她弄瞎了。他们两人的心头都突突地跳着。

“唉！顾奢先生，这太美丽了！”她说着便把那玫瑰花树安放在其他的花的旁边，这玫瑰把其他的花都压倒了。

“哪里话？哪里话？”他连声说着，找不出别的话说。

他长吁了一口气，精神稍为恢复了，然后告诉说她不必等候他的母亲：她的腰骨痛，不能来了。绮尔维丝很懊丧，她说要把一块鹅肉留下来，因为她一定要顾奢太太吃她的鹅肉。这时大家不等候什么人了。古波吃了中饭之后就去邀请布瓦松了，这时候他们大约在本区里散步，他们说过六点钟一定回来的，大约不久就到了。面汤差不多熟了，于是绮尔维丝呼唤洛拉太太，说时间到了，可以上楼去叫罗利欧夫妇了。洛拉太太的神气立刻变得严重了：原来是她调停了两家，议定了办法。她重新戴上了帽子，披上了披肩，挺着身子走上楼去，露出很重要的样子。楼下绮尔维丝继续地搅她的面汤，一句话也不说。大家忽然变得庄重，恭恭敬敬地等候着。

洛拉太太先进门来，她已经在马路上兜了一个圈子，显得把调停的事情做得格外慎重些。她手扶着那大开的店门，罗利欧太太穿着绸衣，走到了门口便停了脚步，宾客们都站了起来，绮尔维丝依照议定的办法，上前同她接吻，说：

“好，请进吧。已经完了，是不是？……将来我们两人都和和气气就是了。”

罗利欧太太回答说：

“我但愿这样永远和好。”

当她进来了之后，罗利欧又在门口停住了脚步，等候绮尔维丝同他接了吻然后走进店来。他们夫妇二人都没有带花来，他们以为如果第一次就送花给这瘸子，未免显得对她太屈服了。这时候绮尔维丝叫奥古思婷拿了两瓶葡萄酒来，然后她在桌子的角儿上斟了许多杯酒，请大家都来喝。每人拿起了酒杯相碰，表示祝全家的友爱。大家静默了一会就喝起酒来；妇女们都举起杯来一口喝干。

“饭前的酒是再好没有的了，至少比被人在后面踢一脚要好得多。”博歇说时，把舌头咂得洽洽地响。

古波妈妈对着店门坐着，为的是要看罗利欧夫妇的嘴脸。她悄悄地扯了一下绮尔维丝的裙子，然后把她引到后面房里去。她们两人俯在汤锅上面，低声谈话。

“呃？多么丑的嘴脸！”古波妈妈说，“您没有看见他们；我呢，我却窥探着他们……当她一眼看见了酒席，她的脸这样地皱起来，她的嘴直裂到了耳朵边；他呢，他憋住了气，只管咳嗽……现在您看看他们吧，他们嘴都发干了，正在咬自己的嘴唇。”

“妒忌到这地步，实在可怜。”绮尔维丝喃喃地说。

真的，罗利欧夫妇的嘴脸真难看。当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给别人压倒的，尤其是在亲属之间，一家得意，另一家就生气，这是自然的道理。不过，人家都能自己检点，不当众出丑，是不是？然而，罗利欧夫妇却不能自己检点！他们反倒做眉做眼，龇牙咧嘴，后来闹得太显明了，以致宾客们都注视他们，问他们是否身子不舒服。唉！十四份餐具，雪白的饭巾，许多预先切好的面包，全桌鲜明，叫他们怎样忍受得了呢！这叫人看起来像是大马路上的一家大饭馆呢。罗利欧太太用眼向周围望了一下，看见了那些花便低下了头不愿再看；她怀疑那宽大的桌布是新的，忍不住悄悄地用手摸了一摸。

“我们什么都预备好了！”绮尔维丝笑着回到店里来，双臂裸着，金黄色的头发在太阳穴上飘荡着。

宾客们在桌子的周围踱来踱去，一个个都饿了，轻轻地打呵欠，显出厌烦的样子。

“等老板回来，我们就可以开始了。”绮尔维丝又说。

“好！那么，再等下去肉菜都要冷了……”罗利欧太太说，“古波常常会忘记的。您不应该让他出去啊。”

这时候已经是六点半钟了。一切的肉菜都煮透了，那鹅恐怕要烤得太熟了。于是绮尔维丝很不如意，说要派一个人出去找一找，到那些酒店里看看有没有古波。顾奢愿意去，她要陪他去；维尔吉妮担心自己的丈夫，也要一块儿去。三个人没有戴帽子，并排走着，把人行道都占满了。那铁匠穿着礼服，左臂挽着绮尔维丝，右臂挽着维尔吉妮：他说他是两耳的筐子。她们觉得这话很滑稽，于是站住了脚，笑得两腿都直不起来了。他们在熟肉店的大镜子里照见了自已，越发笑得凶了。在全身漆黑的顾奢的两边，两个女人像两个满身是花的姑娘，维尔吉妮穿的是印有玫瑰花束的纱衣服，绮尔维丝穿的是白底蓝点的袍子，手腕裸着，颈上系着灰色绸领结。路上人人都回过头来看他们走过，看见他们很快活，很鲜艳，在星期一竟穿着星期日的好衣服，在六月的微温的天气里在卖鱼路的人群中拥挤着。但是这不是寻开心的时候。他们一直地走向各酒店的门口，探进头去，在柜台的前面寻找。难道古波这坏蛋已经到凯旋门喝酒去了不成？他们走遍了卖鱼路，找遍了各处的酒店：先到了小灵猫酒店——是以李子酒著名的；又到了巴该妈妈家——她把奥利安酒只卖八个铜子；又到了蝴蝶酒店——是车夫们约会的地方。到处都没有古波。他们正要向大马路走去，走到那零售酒商福朗素华的门前的时候，绮尔维丝忽然轻轻地叫了一声。

“什么呀？”顾奢问。

绮尔维丝不再笑了，她的面色变得很白，激动得这样厉害，几乎跌倒在地。维尔吉妮立刻明白了，原来她看见福朗素华的店里有郎第耶坐在一张桌子的前面安然地在那里吃晚饭。绮尔维丝和维尔吉妮拉了顾奢匆匆地走过去。等到绮尔维丝能说话的时候才说：

“刚才我的脚都扭痛了。”

末了，走到了路底，他们在哥伦布伯伯的酒店里发现了古波和布瓦松。他们两人在许多男子当中站着，古波穿着灰色的工衣，气冲冲地嚷着，在柜台上打了几拳。布瓦松今天不上班，穿着一件栗色的旧大衣，听着古波说话，无精打采地，静悄悄地，翘起了他的一嘴红胡子。顾奢把两个妇女留在走道上，自己进去把手搭在古波的肩上。但是古波瞥见绮尔维丝与维尔吉妮在外面，就生气了。谁把这些女人给他派来了？现在竟有娘子军来追他了吗？好！他偏不走，她们尽可以自己吃她们的肮脏晚饭去。顾奢为了要他息怒，只好顺从他，让古波买一杯酒给他喝；他还偏要在柜台前再逗留整整的五分钟。当他终于出来了之后，他对他的妻子说：

“这样对我是不行的……我高兴停留在哪里就停留在哪里，你懂不懂？”

她一句话也不回答，只是周身发抖。她大约已经同维尔吉妮谈起了郎第耶，所以维尔吉妮把她的丈夫和顾奢推在前头，叫他们先走。然后她们两人在古波的左右，缠住他说话，不让他看见什么。他并不很醉，他的昏乱因为吵嚷太多了，却不是因为喝酒太多。她们似乎想要沿着左边的人行道走，他为了开玩笑，把她们推开了偏向右边走。她们惊惶地快跑了过来，极力要遮掩住福朗素华的门口，但是古波似乎已经晓得郎第耶在里头。绮尔维丝吓得发呆，只听见他喃喃地说：

“呃，是不是，我的乖乖，这里头有一个我们的旧朋友。你不要以为我是容易受骗的……看你鬼鬼祟祟的眼光，难道我看不出

来吗？”

于是他骂了许多毒狠狠的话，她这样鬼头鬼脑的，并不是找他，却是找她以前的乌龟。后来他忽然又痛恨郎第耶，大骂起来。唉！那强盗！唉！那坏蛋！他愿意他们两个人里面总有一个像便道上被杀了的兔子一样！然而郎第耶似乎没有听见，还是慢慢地吃他的酸菜小牛肉。这时候大家又聚在一起。维尔吉妮终于把古波拉走，走到了路口，他忽然息了怒。但是无论如何，回店的时候总比不上出店时那么快活。

宾客们围着桌子，等候得脸上露出不耐烦的样子。古波在妇女们面前一摇三摆地向各人一一握了手。绮尔维丝有几分闷闷不乐，低声让大家就座。忽然间，她看见因为顾奢太太不来，罗利欧太太旁边空了一个座位。

“我们一共十三个人！”^①她十分伤感地说。她许久以来就觉得家运不好而这又是一种新的不祥之兆。

妇女们本来已经坐下，又站了起来，露出很担心而且很不如意的样子。蒲独花太太自愿告退，因为依她说这事不是好玩的；再说，纵使她不走，她什么也不肯吃了，因为对她是没好处的。博歇冷笑起来：他觉得十三个比十四个更好些，因为少一个人大家更可以多分一点儿肉菜。

“等一等！有办法了！”绮尔维丝说。

原来她恰恰看见伯鲁伯伯穿过街道，她就离席去叫他。那老工人进了门来，腰弯弯的，脸板板的，身子直挺挺的。

“我的老先生，请坐。您很愿意同我们在一起吃饭，是不是？”绮尔维丝说。

他只点了一点头，他很愿意，因为在他是怎样都可以的。

“呃！请他比请别人好些，”她又低声说，“他常常是吃不饱的。”

① 欧洲人以十三为不祥的数目。

今天他至少可以尽量吃一顿……现在我们只管吃，心中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

顾奢感动得眼眶都湿了。其他的人也起了怜悯之心，觉得这样很好，而且可以替众人增福。但是罗利欧太太似乎不高兴坐在那老头子的旁边，她把椅子移开些，用讨厌的眼光望着他那鸡皮般的手和缝补而褪色的短衣。伯鲁伯伯低着头，看见他面前的盘子上盖着饭巾，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他终于把饭巾揭开，轻轻地放在桌子边上，不晓得把它摆在膝头上。

后来绮尔维丝送上了面汤，宾客们拿起了调羹，忽然维尔吉妮注意到古波又不见了。也许他又回到哥伦布伯伯的酒店里去了，全座都生气起来。也罢！这一次再也不去追他了，假使他肚子不饿，随他在马路上游逛！但是，在汤快要喝完、调羹碰到盘底的当儿，古波忽然又进来了，左臂抱着一盆丁香，右臂抱着一盆凤仙。全席都鼓起掌来。他很殷勤地把两盆花安放在绮尔维丝酒杯的左右，然后俯下身子同她接吻，一面说：

“我的乖乖，我把你忘了……不要紧，像今天这样一个日子，我们总该相亲相爱的。”

“古波先生今天晚上表现得很好”，克莱曼斯俯着博歇的耳朵说，“他做得恰到好处。”

古波的这种好举动挽救了席上一时受到破坏了的快乐。绮尔维丝安了心，又变得笑容满面。席上各人把面汤喝完了。后来大家纷纷传递酒瓶，开始喝第一杯酒，喝一些好酒可以把面条送下肚里。但是厨房里却传出了孩子们吵嘴的声音。原来爱弟纳、娜娜、宝玲、维克多，都在那里。人们早已决定把他们四个人安排在一张桌子上，嘱咐他们乖乖地吃饭。奥古思婷照管着那些炉灶，只好捧着盘子放在膝上吃了。

“妈妈！妈妈！奥古思婷把她的面包放在烤箱里了！”娜娜忽然这样嚷着。

绮尔维丝连忙跑进去，撞见奥古思婷正在很快地吞着一口很热的东西，原来她把一块面包浸在滚热的鹅油里吃了。吃了之后，这个可恶的孩子还嚷着不肯承认，所以绮尔维丝打了她一个巴掌。

牛肉汤之后，来了一味白汁小牛肉。那小牛肉是放在一只盛生菜的大碗里的，因为家里没有很大的盘子。席上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可要变得严重了。”很少说话的布瓦松也说了这一句。

这时候是七点半钟了。他们已经关上了店门，不让区里的人们窥探。尤其是对门的那钟表匠，他把眼睛瞪得像杯口那样大，显得那样嘴馋，以致使大家难以下咽。店窗上挂着的窗帘，反映过来一片匀净的白光，毫无阴影，照着桌子上摆的很整齐的餐具，和白纸条点缀着的花盆；在这种黯淡的将近黄昏的微光里，座上众宾客显得格外风雅。维尔吉妮找着话说了：她注视那挂着纱窗帘的屋子，她说雅得很。当一辆货车经过马路的时候，震得酒杯都在桌上跳起来，并且使妇女们不得不像男子们一般地大声说话。但是大家很少谈话，检点着自己的举动，顾全礼貌。只有古波一人穿着短衣，因为他说在知己朋友之间不必拘礼，而且穿短衣是工人的光荣。那些女人们穿着胸衣，涂着油膏的头发闪出光亮；那些男子们挺着胸，手肘离开了桌子，恐怕弄脏了他们的衣服。

嗨！妈的！白汁小牛肉碗里真空了一大块！大家虽然少说话，可是嚼得真有力。那大碗的东西渐渐凹下去，一只匙子插在很稠的黄色肉汁里，肉汁凝结得像冻了一般。大家在那里头捞寻小牛肉；肉总是可以找得到的，大碗从这个手传到那个手；大家低着头在碗里寻找香菇。宾客们后面靠着墙的大面包好像太阳底下的雪人，很快地融化了。嘴嚼的声音之外，只听见酒杯落桌的声音。肉汁太咸了，需要四瓶酒来冲淡些；这白汁小牛肉真嫩，很容易下咽，却在肚子里造反。还没有容人喘一口气的工夫，猪排骨又上桌了：一只凹盘盛着猪排，拌着许多圆溜溜的马铃薯，热气腾腾地摆

在桌上。大家欢呼了一声,哈哈!太美了!人人都喜欢吃这个,这一下子可以好好开开胃;每个人都斜着眼睛眈眈地望着那盘子,一面先把刀子在面包上揩干净等候着。吃的时候,大家肘碰肘的,一面满嘴嚼着东西,一面说话。呃!这些排骨的肉多么嫩呀!这又好吃又柔软,真使人觉得它会顺着肠子溜下去,一直溜到脚跟。那些马铃薯也好吃极了,这菜并不太咸,恰因有了马铃薯,越发时时刻刻须要用酒浇一浇了,他们又开了四瓶葡萄酒。大家的盘子里都扫得干干净净,所以不必换盘子来吃肥肉豌豆。唉!蔬菜不是重要的,大家开着玩笑,一匙一匙地放进嘴里。这真是适合女人们的口味的菜了。豌豆里最好吃的是煎肥肉,烤得恰到好处,颇有马蹄的气味。两瓶酒就够了。

“妈妈!妈妈!奥古思婷把手放在我的盘子里。”娜娜忽然又这样嚷。

“你真讨厌!打她一巴掌就是了!”绮尔维丝说时正在把豌豆塞进嘴里。

在厨房里孩子们的桌子上,是娜娜做女主人。她坐在维克多的旁边,又让她的哥哥在宝玲身边坐下;这么一来,他们俨然两对夫妻了。起初的时候,她很客气地向宾客们敬菜,笑容满面像一个大人一般;然而现在她因为太爱吃肥肉了,便把所有的肥肉都保留给她自己。奥古思婷鬼鬼祟祟地在孩子们的周围徘徊着,趁此机会便把肥肉抓了一把,借口说要给大家均分。娜娜气极了,便咬她的手腕。

“呀!你要知道”,奥古思婷喃喃地说,“我要去报告你的母亲,说你在吃了白汁小牛肉之后叫维克多同你接吻。”

但是一切都照旧恢复了秩序,因为绮尔维丝和古波妈妈进厨房里来取那烤屉上烤的肥鹅。在那大餐桌上,大家仰靠着椅背呼吸着。男人们解开了背心上的纽子,女人们把饭巾揩她们的面孔。酒席好像中止了似的,只有几个宾客的下腭还在摇动,毫不理会别

人,继续一口一口地吞吃面包。大家让吃下去的食物沉一沉,等候着。夜色慢慢地上来了,窗帘后面的日光更显灰暗了。奥古思婷拿了两盏灯来,桌头放一盏,桌尾放一盏,在明亮的灯光下显出了杯盘狼藉,刀叉染满了油腻,桌布上酒痕斑斑,到处是面包屑。这时候一阵热香传来,大家掉头向厨房里望着。

“我们来帮你们一帮,好不好?”维尔吉妮问。

她说着便离开了椅子,走到厨房去。妇女们一个一个都跟了过去。她们围着烤屉,很留神地注视着绮尔维丝和古波妈妈把那肥鹅从屉内拖了出来。这时起了一阵喧哗,其中杂有儿童们欢呼跳跃的声音。这好像是一场凯旋:绮尔维丝捧着那肥鹅,手臂硬挺挺的,脸上汗淋漓的,默然微笑,满面春风;妇女们跟着她走,跟着她笑;同时娜娜在最后面,拼命地瞪大了眼睛,踮起了脚观看。那鹅到了桌上,肥胖胖的,黄澄澄的,油汁浇了一身;大家并不立刻下动员令。他们又惊叹,又肃然起敬,你望我,我望你,一句话也不说,各各点了一点头。我的爷!多么肥的家伙!多么粗的大腿!多么大的肚子啊!

“这一只肥鹅,大约不是吃泥长大的!”博歇说。

于是大家根究这鹅的身世。绮尔维丝说出它的来历:这是卖鱼巷的鸡鸭店里最肥的一只鹅,她亲自去挑拣来的;她借煤炭店的天秤称了一称,有十二磅半;她烧了三篓炭才把它烤熟,烤出了三碗鹅油。维尔吉妮打断了她的话头,抢着自夸说她看见过那还没有烤的生鹅;她说鹅皮是那样白,那样嫩,她几乎要生吃了呢。那些男人们都笑起来,馋涎欲滴。只有罗利欧与罗利欧太太抿着嘴唇,他们看见瘸子的桌子上有这样一只肥鹅,险些儿气死了。

“噯呀,我们不能把它整个吞下肚子里去啊!”绮尔维丝说,“谁来切开呢?……不,不,我不敢切。它太大了,我害怕。”

古波自告奋勇,天啊!这简单得很:只要握住了四肢,一撕;撕下来的鹅肉还是很好吃的。然而大家同声反对,把古波手里的厨

刀硬抢了过去,唉!不行!如果要他切,他会把这盘菜弄得乱七八糟的!大家想了一会,要找一个会切的男人。末了,洛拉太太很客气地说:

“你们听我说,应当让布瓦松先生切……是的,当然是布瓦松先生……”

众人似乎还不懂得,于是她更有意谄媚,说:

“当然该是布瓦松先生,因为他用惯了武器。”

她说着便把手里的厨刀递给那警察,全席都笑着赞成。布瓦松像军人般硬挺挺地点了点头,便把那鹅拿到他的面前。他的左右两边坐着的绮尔维丝和博歇太太都闪开了身子,让他的双肘能活动,便于用刀。他大模大样,慢慢地切着,用眼睛盯着那鹅,好像要把它钉在盘子上似的。他把那厨刀插进鹅肚里,切得窄窄地响,罗利欧忽然起了爱国的念头。他嚷着说:

“呀!假使这是一个哥萨克兵,岂不痛快!”

“布瓦松先生,您同哥萨克兵打过仗吗?”博歇太太问。

“不,但是我同北非的阿拉伯兵打过仗;现在没有哥萨克兵了。”布瓦松说着,已经把一只翅膀割了下来。

这时候大家都不作声,众人都伸着脖颈,眼睛望着那厨刀。布瓦松准备着一个惊人的举动,忽然间,他最后一刀,把那鹅的臀部切开了,而且矗立在盘子里,那尾椎骨朝着天,这有一个名堂,叫做“主教的帽子”。于是欢呼之声大起。唉!世上只有当过兵的人能在团体里博得人家的欢心!这时候那鹅却在臀部后面的大窟窿里流出许多浓汁来,博歇看见了,便开玩笑说:

“我预定这一块,好叫它在我的嘴里撒尿。”

“噢!脏男子!说肮脏的话!”妇女们齐声嚷着说。

“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讨厌的男人!”博歇太太说时,比别的妇人更加发怒,“你快住口,不要惹得大家都恶心!……你们要知道,一切都该吃完的!”

在这喧哗声中,克莱曼斯再三恳求说:

“布瓦松先生,您听我说,布瓦松先生……您替我保留那尾椎骨,好不好!”

“亲爱的,依理说那尾椎骨是该归您的。”洛拉太太暗暗取笑说。

那鹅被切开了。那警察让大家瞻仰了那“主教的帽子”几分钟之后,又把鹅肉切成了一块一块摆在盘子上。这时候大家可以取来吃了。但是那些妇人们解开了长袍之后还连声叫热。古波说这是在自己家里,还怕邻居们窥探吗?于是他把店门大开,那酒宴在车马喧阗、行人杂乱声中继续进行着。这时候大家的嘴已经休息了许久,肚子里又有些空了,各人又恶狠狠地吃起烤鹅来。博歇很滑稽地说他只因为等候那鹅,竟使那白汁小牛肉和猪排骨都落到腿肚里了。

哈哈!刀叉的声音响得多么厉害!老实说,众人当中没有一个记得从前曾经这样拼命大吃过。绮尔维丝大模大样,肘放在桌上,也不说话,只管大块大块地吃鹅肉,生怕失去了一口;她只对于顾奢觉得有几分羞惭,以为在他跟前像一只母猫那样贪吃,实在颇难为情。然而顾奢看见她这样爱吃,他自己也大吃起来。再说,她虽然贪吃,却仍然是和蔼可亲!她不说话,然而她时时刻刻起来照顾伯鲁伯伯,把一些好吃的东西放在他的盘子上。说起来真是令人感动,那贪吃的绮尔维丝竟肯从她自己嘴里省下来一块翅膀给那老头子,可惜那老头子似乎不懂得好坏,只是低着头什么都吃,吃得这样的多好像他的胃已经失去了接受面包的能力。罗利欧夫妇把怒气完全发泄在烤鹅肉上面,他们要吃一顿,饱三天,恨不得把那盘子、那桌子、那店铺都一扫而光,好叫瘸子一下子就破产。妇女们都喜欢吃鹅骨架子,骨架是女人爱吃的东西。洛拉太太、博歇太太、蒲独花太太都在啣着鹅骨;古波妈妈却爱吃鹅颈,用她最后的两只牙齿去撕那颈上的肉。至于维尔吉妮呢,她喜欢吃烤成

焦黄色的皮,于是每个客人都把鹅皮递给她,为的表示殷勤;这么一来,布瓦松不得不用严厉的眼光望着他的妻子,命令她不要再吃,因为她已经吃够了:从前有一次,她吃了一只烤鹅,肚子胀起来,竟在床上睡了半个月。但是古波因此生气了,把一块鹅腿送到维尔吉妮的盘子里说:妈的!假使她不吃了这个,就不能算是女人!谁见过吃鹅肉会吃坏人呢?恰恰相反,鹅肉还可以医治胃病呢。人们只吃鹅肉,不吃面包的话,只像吃点心一般。他呢,他尽可以吃一个整夜不至于害病;他说着便赌气拿了一整块的鹅腿塞在嘴里。这时候克莱曼斯快把鹅的尾椎骨吃完了,她用嘴唇咂得啧啧地响,忽然又在椅子上笑得直不起腰来,因为博歇低声向她说了些不规矩的话。天啊!是的,大家应该尽量吃一顿,吃了再说!既然天天不能有好酒好肉吃,有吃的时候如果不大嚼一顿真算是一个笨人。真的,他们的肚子渐渐膨胀了。女人们都变胖了。呸!这一班贪吃鬼竟放起屁来了!他们的嘴张着,下巴粘满了油腻,他们的面孔活像屁股一般,面孔是这样红,叫人说是家业兴旺的富翁的屁股哩。

说到酒呢,呀!在餐桌上竟像赛纳河水一样,直往肚子里流!而且好像土地干透了,遇到雨,虽然流成沟渠,一下子就被吸干了!古波把酒瓶高高举起往下倒,好看那一细条红酒溅起泡沫来;一个酒瓶空了的时候,他把它倒过来用手挤那瓶口,开玩笑学妇女们挤牛奶的熟练手势。又一个酒瓶被打开了口!店里的一个角落上的空酒瓶渐积渐多,他们又把桌布上的骨头渣滓扔在那上头。蒲独花太太要喝水,古波生气了,亲自把水瓶抢过来,难道上等人还喝清水吗?难道她不怕肚子里生青蛙吗?于是大家尽量把杯中酒向嘴里倒,一杯一杯直向喉咙里倒,只听得咕嘟咕嘟地响,活像大雨滂沱的时候房檐下水管里的水声。向嘴里倒的都是葡萄酒,对不对?起初喝的时候觉得有木桶味,喝惯了就觉得有榛子香味了。唉!天呀!天!耶稣会里的人尽管怎样说,这葡萄汁总算一种最有价

值的发明！众人都笑了，都赞成他的话，总之，工人没有酒便不能生活；挪亚爸爸在开辟天地的时候种植葡萄，本来为了铎工、裁缝和铁匠的呀。葡萄酒可以洗肠胃，可以使疲劳的身体得到休息，可以使懒惰的人兴奋起来；再说，你喝足了酒开心的时候，国王虽然不是你一家人，巴黎就像属于你一样；工人虽然没有钱，被资产阶级藐视，也有他们的许多乐趣，人们纵然责备他时常求得一醉，而他唯一的目的只是要使生活愉快！呃！到了这种时候，谁还瞧得起皇帝呢？也许皇帝也会喝醉了酒，但是无论如何，人家总瞧不起他，人家不相信他比别人醉得更有意思，比别人更快乐，呸！贵族是什么东西！古波大有讽刺世人的意思。他觉得女人可爱，他又拍一拍衣袋里的三个铜子，好像要显示他的百万家财似的。顾奢平日是很有节制的，现在也醉了。博歇的眼睛都变小了。罗利欧的眼睛也没有神了，同时布瓦松在他做过军人的满面风尘的脸上露出越来越严厉的眼神。他们已经醉得都动不了啦。那些妇人们也都微醉了，脸颊上露出酒意，噢！她们里面虽然都穿着很薄的短裤，却想脱去她们的衣服，于是先把她们的颈巾除了下来；至于克莱曼斯的举动，简直已经失去了常态。忽然间，绮尔维丝想起了那六瓶老酒，她刚才忘了把那酒和鹅肉一起送上来，现在她去拿了来，把各人的酒杯斟满了。于是布瓦松拿着酒杯，站起来说：

“我恭祝老板娘的健康。”

一阵椅子声响，全席都站了起来，伸出了手臂把酒杯互相碰撞，一片欢呼声为绮尔维丝祝寿。

“五十年后再在这儿聚会！”维尔吉妮嚷着说。

“不，不”，绮尔维丝感动而微笑地说，“到那时候我太老了。将来总有一天我自己喜欢走了呢。”

这时候，区里的人从开着的店门望进来，像是参加他们的宴会。灯光射到了街道上，行人们在灯光里停了脚步，笑着看这些人这样快乐地喝酒。车夫们俯在他们的座子上，一面鞭打他们的马，

一面向店里瞟了一眼,开玩笑说:“喂,你难道不付钱吗?……呃!那肥胖的母亲!我替你去找一个收生婆来吧!……”鹅肉的香味使全街的人都笑逐颜开,杂货店的伙计们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他们以为自己也在吃着鹅肉;那卖水果和卖牛肠的两家老板娘时时刻刻站在自己的店门前嗅着空气中的鹅香味,同时咂着她们的嘴唇。老实说,全街要害起消化不良病来了。居道尔歇母女是隔壁那伞店的老板,人家向来不常看见她们,现在她们也先后穿过街道,眼睛斜斜的,脸红红的,像刚做完了面饼似的。那钟表店的老板坐在工作桌前面,在他欢跃的时钟中间激动得都不能再工作了,因为他算了算酒瓶的数目,就把他算醉了。“是的,气煞了邻居们了!”古波这样嚷着。然而人们为什么要躲起来吃呢?席上的人兴高采烈,也就不怕别人看见他们吃饭了,恰恰相反,他们看见这群馋涎欲滴围观的人,反倒使他们感觉得意而且兴奋。他们恨不得冲破了店面,把酒席搬到街道上去,在那里当众吃饭后的果品好哄动全街。这酒席并不会叫人作呕,何苦关着门像一群自私自利的人呢?古波看见了那钟表匠露出渴得要死的样子,便远远地举起酒瓶给他看,他也远远地点头领受,于是古波把一瓶酒和一个杯子送去给他。他们与路上的人都发生了兄弟般的情谊。每逢一个人走过,他们就请他喝酒。看见一些似乎好相与的行人,便索性请他们进来。好酒好肉的香味渐传渐远,以致金滴全区的人都闻到了,使他们馋得肚子里咕噜咕噜地作响。

一会儿的工夫,那煤炭店的魏古鲁太太在店门前来回走过了好几次。

“呃!魏古鲁太太,魏古鲁太太!”全席这样嚷着。

她走进来,笑容满面,身子胖得把胸衣都要胀破了。男人们很喜欢摸她,因为他们可以摸遍她的全身也摸不着一根骨头。博歇叫她坐在他的身边,他立刻悄悄地在桌子下面摸她的膝头。她习惯了,只安然地喝了一杯酒,还告诉大家,说邻居们都趴在窗

上看,说这所房子里的人们开始有些不满意。

“唉,这是我们的事情”,博歇太太说,“我们是门房,我们自然会对安静负责……如果有人来抱怨,看我们怎样对待他吧。”

在后面的房间里,娜娜又和奥古思婷恶狠狠地打了一架,因为她们两个人都要用面包擦那烤屉里的鹅汁。那烤屉在地砖上乱滚了一刻钟,像旧锅子铛铛地响。现在娜娜正在调护维克多,因为他有一块鹅骨哽在喉咙里;她把她的手指按着他的下巴,迫使他吞了些大块的白糖,当作药吃。然而她一面还是不放松那大桌子,她时时刻刻出来要酒、要肉、要面包给爱弟纳和宝玲吃。

“呀!你不要再来啰唆好不好!”她的母亲说。

孩子们已经吞吃不下了,然而他们还要吃;他们用叉子打着桌子,打得很有节奏,好刺激自己的食欲。

在喧哗中,伯鲁伯伯和古波妈妈谈起话来,那老头子被好酒好肉弄得脸色变白了。他在谈起他那些在克里米亚战死的儿子们。呀!假使他的孩子们还在,他天天不愁没有面包吃。古波妈妈的舌头都吃得有些厚了,俯身向他说:

“您不要说吧,有孩子们倒是淘气的事呢!我呢,您看我在这儿像是很幸福的样子,是不是?好!我哭了不止一次呢!……不。请您不必希望有孩子吧。”

伯鲁伯伯摇了摇头,又说:

“现在人家到处再也不要我做工了,我太老了。当我走进工厂的时候,那些年轻人都取笑我,问当年是不是我给国王亨利第四擦过靴子……去年,我油漆过一座桥梁,还可以每天赚三十个铜子;整天在桥面伏着,河水在下面奔流。自从那时候起,我就咳嗽了……今天是完了,到处人家都不要我了。”

他望了望他那双可怜的僵硬的手,又说:

“这是容易懂得的,既然我不中用了,人们当然不用我。他们有道理,假使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我也像他们一样办……您要知

道,我的不幸就是没有死。对了,这是我的错处,一个人不能工作的时候就该睡着等死才是道理。”

罗利欧听见了便说:

“真的,我不懂为什么国家不救济那些残废的工人们……前几天我在报纸上还看见这个……”

但是布瓦松以为自己应该替政府辩护,于是他说:

“工人们并不是军人。残废院是为军人而设的……我们不应该要求那些不可能的事情。”

这时候饭后果品上桌了,中间安放着一个大蛋糕,像庙宇的形式,庙顶是西瓜做成的,庙顶上插有一朵假玫瑰,玫瑰的旁边有一只蝴蝶飞着,蝴蝶是银色的纸制的,用一根铁丝支着。玫瑰花心里有两滴胶水,算是两滴甘露。此外在大蛋糕的左边有一只凹盘,盘上放着一块白色的干酪;右边另一只盘子上面有许多搅碎了的带汁的杨梅。然而桌上还有一盘生菜,这是用油拌的大叶莴苣。

“博歇太太”,绮尔维丝殷勤地说,“您再吃一点儿生菜吧。您最爱吃生菜,我是晓得的。”

“不,不,谢谢您吧,我吃的都到这里了!”博歇太太回答说。

绮尔维丝转身又劝维尔吉妮,维尔吉妮把手指插进嘴里,像是要摸嘴里的食物似的,她说:

“真的,我的肚子满了,没有空了,想再吃一口也不能了。”

“唉!您勉强一下子吧”,绮尔维丝微笑地说,“总还有一点空地方的。肚子不饿也可以吃生菜的……您还能放过吃莴苣的机会吗?”

“你们留着明天吃酸生菜吧,酸生菜更好吃。”洛拉太太说。

那些妇女们都喘口气,眼望着那生菜,觉得可惜。克莱曼斯说有一天在中饭的时候她吃了三捆水芹菜。蒲独花太太更厉害了,她并不剥干净菜皮,便吃了许多菜头;她仅仅加了一点儿盐,就吃下去了。她们一个个都爱生菜,一买就是好几捆。她们有这一场

谈话帮助着,又把那生菜吃完了。

“我呢,我愿意在菜园里趴着吃!”博歇太太说时满嘴是菜。

后来大家对着那饭后糕点傻笑。糕点不能算一味菜!它来得迟了些,但是不要紧,人家毕竟要吃它。大家既然预备拼命吃一顿,区区的杨梅和糕点能够使他们为难吗?再说,大家并不忙,有的是时间,就是吃一个整夜也未尝不可。大家先把杨梅和干酪放在各人的碟子上。这时候男子们燃着了烟斗;那六瓶老酒已经喝完了,他们又喝寻常的酒,一面喝酒,一面吸烟。但是大家想要绮尔维丝立刻把那大蛋糕切开。布瓦松很有礼,站起来摘了那玫瑰花献给老板娘,全席都同声喝彩。她只好用别针把那花别在左胸上,在心的一边。她每动一动,那蝴蝶便飞舞起来。

罗利欧忽然发觉了一件事,便嚷道:

“喂!原来我们是在你们的工作桌上吃饭!……好!好!也许从来没有人在这上面做了这么许多工作呢!”

这不怀好意的笑话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一时大家纷纷说了许多隐语:克莱曼斯每吃一匙杨梅的时候一定说她在烫衣服;洛拉太太说那干酪有灰浆的气味;罗利欧太太喃喃地说妙极了,在这木板上辛辛苦苦地挣下来的钱,一顿就吃光了。大家笑嚷了一阵。

忽然间,一个人的高声迫使人人都静默下来。这是博歇,他站起来,摇头摆尾,在唱《爱情的火山》,这首歌的名字又叫作《诱惑女人的兵士》:“白拉文,是我诱惑美人们……”

一阵喝彩的声音欢迎第一段歌曲。对了,对了,大家就唱歌吧!各人唱各人的歌,这是比什么都有趣的。众人或把肘支在桌子上,或仰靠在椅背上,听到好的地方就点头,唱到叠句的地方就喝酒。博歇这坏东西专会唱滑稽的歌曲。当他摹仿那兵士,张开了五指,把帽子戴在脑后的时候,真是惹得瓶子也会笑起来呢。唱了《爱情的火山》之后,他立刻接着唱《昌富男爵夫人》,这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唱到第三段的时候,转身向着克莱曼斯,带淫荡的声

调,慢慢地唱着:

那男爵夫人家中有客,
其实只是她的四个姊妹;
三个是黑发,一个是金发,
八只眼睛都会叫人销魂!

全席都很快活,跟着唱了叠句。男人们按着节拍用脚跟击地,女人们拿起刀子敲她们的酒杯。众人齐声又唱道:

他妈的!
谁付巡逻队的酒钱?
他妈的!
谁——付——巡逻队的酒钱?

店窗的玻璃都震响了,唱着的男女们喘出的气把窗帘都吹动了。在这时候,维尔吉妮已经出去了两次,回来之后,附着绮尔维丝的耳朵低声向她报告一件事。到了第三次,她回来的时候,在喧哗声中向绮尔维丝说:

“亲爱的,他始终还在福朗素华的酒店里,他假装看报纸的样子……这事就有几分蹊跷了。”

她说的是郎第耶。她出去了三次,就为的是去侦探他。每次报告的时候,绮尔维丝的神色总有些严重。

“他醉了没有?”她问维尔吉妮。

“没有”,维尔吉妮回答说,“他似乎很清醒的样子。这才可虑呢!他既然清醒,为什么还停留在酒店里呢?……天啊!天啊!但愿不发生什么意外才好!”

绮尔维丝很担心,请她住口。忽然间,大家静默了一会,于是蒲独花太太站起来唱她的《靠岸去》歌!众宾客默默地专心望着她,布瓦松把他的烟斗放在桌子上,好听得清楚些。她挺直了那矮小的身子,在黑帽下面露出她灰白的脸。把左拳向前伸着,现出很

骄傲的样子,她的歌声粗壮胜过她瘦小的身子:

大胆的海贼,
竟敢来追我们!
活该他自己倒霉,
他的罪绝不能宽赦!
孩子们,架好大炮,
满喝一杯,就去杀强盗!

呃,这却是正经的歌,然而令人想起当时的真实情景。布瓦松在海上旅行了许多年,所以他越发点头赞赏。再说,人们很感觉到这歌是表示蒲独花太太的心情的。古波向前倾着身子告诉大家,说有一天晚上,蒲独花太太在小鸡路遇着四个男人想要强奸她,竟被她打跑了。

这时候大家虽然还在吃大蛋糕,绮尔维丝已经由古波妈妈帮着送了咖啡来。大家不让她坐下,一个个都嚷说轮着她唱了。她推辞着不肯唱,她的脸色煞白,似乎很不舒服;大家笑着问是不是鹅肉把她胀坏了。于是她用柔弱而和婉的声音唱一个:“呀!你让我睡觉吧!”当她唱到叠句的时候,联想到睡眠中的好梦,她的眼睑稍为垂了下来,她黯然的眼神直贯注到马路上的黑暗里。绮尔维丝唱了之后,紧接着布瓦松向妇女们点头致敬,开口唱一首名叫《法兰西的酒》的饮酒歌;但是他唱得不太流利;只有最后一段爱国的唱词受人欢迎,因为他在唱到三色国旗的时候把酒杯举得很高,摇了几摇,然后张大了嘴,把酒倒进了喉咙里。后来大家接着唱了好些抒情歌;博歇太太唱的摇船歌里提到了威尼斯和摇船的人,罗利欧太太唱的西班牙歌里提到了塞维尔和安达露斯,罗利欧甚至于唱起阿拉伯花香的淫荡歌曲来。在这油腻的桌子的周围,和众人的口里吐出的酒肉气味里,竟现出了天边的晚霞,映着皎白的酥胸,漆黑的云鬓;又有月下琴声伴着甜吻;还有一班舞妓随步散着许多珍珠宝石;男人们很快活地吸着他们的烟斗,女人们很欢欣地

微笑着,大家自以为到了阿拉伯正在闻着花香呢。当克莱曼斯颤着喉咙学鸟声唱着她的《请您筑一个巢儿》的时候,很博得众人的欢心,因为这令人联想到鸟语花香的乡村风味和在文新尼树林里吃兔子肉时所看见的情景。然而维尔吉妮却接着又回到了滑稽歌上头,唱了一首《我的哩叽叽^①》,她摹仿卖酒的女人,一只手臂弯弯地插在腰间,另一只手在空中作斟酒的姿势。因此席上的人都恳求古波妈妈唱《那耗子》,古波妈妈拒绝了,说她不晓得唱这种淫邪的歌曲。然而她终于用破碎的嗓音唱起来,她带皱纹的脸上,一双小眼闪烁着;那唱词中的隐语,那唱词中说到丽丝姑娘看见耗子而束紧了裙子表示害怕的那几句,她都故意提高嗓门来唱。全席都笑了;那些女人们动了心,忍不住眼眈眈地向男人们望着;总之,这不是肮脏的歌曲,因为这里头并没有粗野的词句。博歇要实行歌中的话,于是沿着魏古鲁太太的腿装作一只耗子的行动。这样闹下去,险些儿不成体统了,幸亏绮尔维丝向顾奢递了一个眼色,他使用低音唱了一首《嘉代尔辞行曲》,使众人恢复了安静而端重的气氛。他的嗓音很有力量,从他的黄胡子里出来的声音竟像一个铜喇叭。他唱到那兵士呼唤他的一匹黑马的时候叫了一声“啊!我的好伴侣!”他的声音是这样雄壮,使众人的心都跳了,大家等不到他唱完,已经喝起彩来。

“伯鲁伯伯,轮着您了!您唱您的歌吧。越老的歌儿越妙呢!唱吧!”古波妈妈说。

于是全席都转身向着那老头子。要求他,鼓励他。他褐色的老脸上露出呆钝的神情,似乎不懂大家的话。大家问他是否会唱《五个母音》。他低了头,说记不得了;当年的好日子的歌曲都在他的头脑里混乱了,大家正要不再麻烦他,他忽然似乎记起来了,使用重浊的声音吃吃地唱道:

① 巴黎人的隐语,把烧酒叫做哩叽叽。

特鲁啦啦,特鲁啦啦!

特鲁啦,特鲁啦,特鲁啦啦!

他的脸上显得活泼起来,大约这些叠句唤醒了他当年的快乐,只有他自己能够玩味,他听着自己那渐唱渐暗的声音,像孩子一般眉飞色舞:

特鲁啦啦,特鲁啦啦,

特鲁啦,特鲁啦,特鲁啦啦!

这时候维尔吉妮又走过去附着绮尔维丝耳朵说:

“喂,亲爱的,我又刚从那里来。因为我觉得很开心……好!郎第耶已经离开了福朗素华的酒店了!”

“您在外面没有遇见他吗?”绮尔维丝问。

“不,我走得很快,没有留心看。”

但是维尔吉妮抬起了眼睛,忽然住口,叹了一口气,又说:

“呀!天啊!……他来了,他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他的眼睛望着这里呢。”

绮尔维丝大吃一惊,大胆地望了一望。有许多人拥挤在路上听酒席上的人们唱歌。那杂货店的伙计们,那兽肠店的老板娘,和那钟表匠聚在一起,好像在看戏似的。有几个军人,几个穿长衣的绅士,还有三个五六岁的女孩子互相拉着手,现出严重而惊奇的神情。郎第耶果然也站在第一排,安静地听着望着。他这样来胆子真不小。绮尔维丝觉得浑身浇了冷水似的,她不敢动了,同时伯鲁伯伯还继续地唱道:

特鲁啦啦,特鲁啦啦,

特鲁啦,特鲁啦,特鲁啦啦!

“好!老朋友,您唱的够了!”古波说,“这首歌您记得全吗?……将来有一天我们很快乐的时候再请您唱吧!”

许多人都笑了。那老头子突然住了口,用他那一双无光的眼

睛望了桌子一周,便又回复他呆呆沉思的态度。咖啡喝过了,古波又说要酒。克莱曼斯又吃了些杨梅。歌唱停止了一会,大家谈起今天早上有人发觉隔壁另一所房子里有一个妇人自缢死了。现在轮到了洛拉太太,然而她要预先准备一下,她把饭巾的一角浸在一杯水里,然后按在她的太阳穴上,因为她觉得太热了。后来她又耍了一小口烧酒,喝了下去,把嘴唇揩了半天。

“上帝的孩子,是不是?”她说,“上帝的孩子……”

她的身材高大,像个男子,鼻骨高起,双肩方方的像一个军人。她开始唱道:

被母亲抛弃的、无所依归的孩子,
终久可以找一个神圣的地方安身。
无所归依的孩子乃是上帝的孩子,
他一见他就会把他抚养成人。

她的声音遇着某几个字眼的时候缓缓地颤动着,使它成为哀调;她仰眼望天,同时右手在胸前摆动,抚着她的心口,做出感动的姿势。这时候绮尔维丝因为看见了郎第耶伤了心,忍不住哽咽起来,她似乎觉得那歌说着了她的痛苦,她就是那被母亲抛弃的、无所依归的孩子,等候上帝保护她。克莱曼斯醉得很厉害,忽然呜呜地痛哭,她的头俯在桌上,用桌布来掩护她打嚏。大家伤感地静默了一会,那些妇女们都掏出手帕揩她们的眼睛,面孔板板地露出伤感的神情;男子们略低着头,眼怔怔地向前呆望,眼睑下垂,布瓦松气噎着,咬紧了牙关,把烟斗的嘴咬破了两次,咬下来的渣滓,一口一口地吐在地上,但仍旧不停地吸烟。博歌的手原是放在魏古鲁太太的膝上的,现在他不捻她了,因为他模糊地觉得良心不安,而且起了恭敬的念头,同时两行热泪从他的两颊上流下来了。这些尽情欢乐的人们这时候竟像法官一般严肃,像绵羊一样慈祥。呃!酒从他们的眼里流出来了!歌声又起,更慢了,更动人了,众人都对着杯盘痛哭,解开了衣纽,一个个都十分伤感。

但是绮尔维丝和维尔吉妮不由自主地只管向对面的人行道上望着。博歇太太也瞧见了郎第耶,她忍不住轻轻地惊叫了一声,同时还不住地揩她的眼泪。于是她们三个人都现出提心吊胆的样子,无可奈何地相向摇头。天啊!假使古波转过身来望见了他,岂不是两虎相逢,要互相残杀吗!她们的神色太不同了,以致古波问道:

“你们在看什么呀?”

他说着便倾着身向外望去,认出是郎第耶。他喃喃地说:

“妈的!这太难堪了!呀!那肮脏驴子,呀!那肮脏驴子!……不行!这太难堪了!非得要有个结束不可!……”

他站了起来,吃吃地说了些威吓的话,绮尔维丝低声劝他:

“你听着,我哀求你……放下刀子……坐下吧……不要惹祸才好。”

原来他在桌上拿起了一把刀子,维尔吉妮从他手里抢了过来,但是她不能阻止他出去而且走近郎第耶。席上众人正在伤感,并没有感觉到,只管哭得更厉害些;同时洛拉太太用断肠的声调又唱道:

人家抛弃了的孤儿,
她的哭声只有树和风听见。

最后一句好像一阵悲风吹来,令人落泪。蒲独花太太正在喝酒,因为感触太深,竟把酒倾倒在桌布上。这时候绮尔维丝的身子冷了半截,把一只拳头塞住了嘴以免叫嚷,惶恐地眨着她的眼睛,预料随时会看到那边两个男子当中有一个被杀倒在街道上。维尔吉妮和博歇太太也十分关心地注视着这一幕。古波想要扑在郎第耶身上,然而他被外面的冷风忽然一吹,险些儿倒下坐在水沟里。郎第耶双手插在衣袋里,只是向一旁闪了一闪。现在他们两人互相辱骂起来,尤其是古波骂得最厉害,他把郎第耶骂做病猪,说要吃他的肠胃。人们听见他们盛怒的声音,看见他们凶猛的姿势,竟像要互相扭断臂骨似的,绮尔维丝吓昏了,紧闭着眼睛,因为已经

有不少时候了，她看见他们面对面地互相走近，以为他们就要互相吞并了。后来她什么也听不见了，于是她又睁开了眼睛，却看见他们在安然地谈话，她不禁惊讶得发呆了。

洛拉太太悲啼的声音又起了，她另唱了一段歌：

到了第二天，人家把她救回来，
已经是半死了，这个可怜的女孩！……

“世上的坏女人真不少啊！”罗利欧太太说时，人人都赞成她的话。

这时候绮尔维丝向博歇太太和维尔吉妮递了一个眼色，这件事竟能平安过去了吗？古波和郎第耶仍旧在人行道上谈话。他们还是互相骂着，然而骂的却是朋友间的轻薄话。他们互相叫做坏蛋，声调里却含着感情。因为人们都注视他们，所以他们沿着店铺并肩散步，每走了十步又打一个回旋。他们两人又热烈地谈判了一番。忽然间，古波似乎又生气了，郎第耶却在推辞，古波只得再三邀请他。古波终于推着郎第耶穿过了街道，邀他进到店里面。

“这是好意的，您相信我吧！”古波说，“您进去喝一杯酒……人终是人，人类是应该互相了解的，是不是？……”

这时候洛拉太太唱完了最后的叠句。那些妇女们用手帕擦着眼泪，同声随着唱道：“无所依归的孩子是上帝的孩子。”

大家非常赞赏洛拉太太，她坐了下来，假装心碎的样子。她说要喝一点儿什么，因为她唱歌时感情太冲动了，生怕神经受了伤。这时候全席都注意到郎第耶了，他安然地坐在古波的旁边，已经把大蛋糕浸在一杯酒里吃起来了。除了维尔吉妮和博歇太太之外，没有一个人认识他。罗利欧夫妇觉得有几分蹊跷，然而他们不晓得底细，只表示冷淡的态度。顾奢早已看出绮尔维丝有些激动，所以他斜着眼睛望那新来的人。大家很不自在地静默了半天，然后古波简单地说：

“这是一个朋友。”

他说着，转身向他的妻子又说：

“你活动活动吧！……也许还有热的咖啡。”

绮尔维丝很温和而呆呆地向他们两人先后望了一望。起初，她的丈夫把她的旧情人推进了店里来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用双手掩住她的脸面，恰像大风雨的日子，雷声响时她就用手掩着脸面一样。她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否则那些墙壁也会坍倒下来压死众人的。后来她看见窗帘也没有动一动，他们二人竟坐了下来，她突然又觉得这是自然的了。那鹅肉在她的肚子里作怪，因为她吃得实在太多了，这倒可以阻止她胡思乱想。一种快乐的惰性使她麻木了，她稳坐在桌子上，只希望人家不麻烦她就行了。天啊！何苦提心吊胆！别人既不担心，而且事情似乎自然会了结得能使人满意，她又何必过虑呢？于是她站起来，去看还有没有咖啡。

在后面的房间里，孩子们都睡着了。奥古思婷在吃饭后果品的时候，时时刻刻欺压他们，抢他们的杨梅，说了许多可恨的威吓他们的话使他们不敢声张。现在她不舒服了，蹲在一张小凳子上，脸色煞白，一声不响。那肥胖的宝玲把头偎着爱弟纳的肩打瞌睡，爱弟纳自己也倚着桌子睡着了。娜娜坐在床前的毯子上，把一只手臂搂着维克多的脖颈，紧紧地靠着他；她闭着眼睛打瞌睡，同时又用微弱而连续的声音叫道：

“噢！妈妈，我很不好过！……噢！妈妈，我很不好过！……”

“呸！”奥古思婷喃喃地说时，自己的头也斜在肩上了，“他们醉了，他们竟像大人们一般地唱了歌呢。”

绮尔维丝看见了爱弟纳，心上又受了一个打击。她觉得呼吸不出来了，想起了这孩子的父亲正在这里吃糕点，竟不说要吻一吻他的儿子。她险些儿要把爱弟纳唤醒，把他送到他的怀里。后来她回心一想，觉得事情能安然地过去倒也很好。在酒席快要终了的时候扰乱起来，实在不很适宜。于是她拿了咖啡壶仍旧回到席上来，替郎第耶斟了一杯咖啡，他似乎并不注意她。

“那么,现在轮着我了”,古波用含糊的声音说,“呃!人家以为我会唱得很好,特地留我在最后……好吧,我给你们唱那个《多么肮脏的孩子》。”

“对了,对了,唱《多么肮脏的孩子》!”全席都嚷着。

喧哗又起了,郎第耶被人忘记了。那些妇女们预备好了她们的杯子和刀子,好陪着唱叠句。古波采取一种下流的姿态跷起了他的两条腿,大家望着他,预先就笑起来。他用老妇人的嘎声唱道:

每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心中烦闷得像乱麻的样子;
我派他到克莱弗河去买一尾鲜鱼,
给他拿去了四个铜子。
他在路上耽搁了三刻钟,
回来的时候,
他偷喝了我的半瓶烧酒:
唉!多么肮脏的孩子!

那些妇女们敲着酒杯,非常快活地齐声唱道:

多么肮脏的孩子!
多么肮脏的孩子!

金滴路上的人也来参加了,全区都唱《多么肮脏的孩子》。对面的那钟表匠,那几个杂货店的伙计,那卖牛肠的女人,那卖水果的女人,都晓得这一首歌,于是他们跟着唱叠句,而且互相打耳光开玩笑。真的,只是古波家里的好酒好肉的气味终于把全街上的人熏得晃晃摇摇地都醉了。怪不得到了这个时候,酒席上的人实在是醉得够瞧的了。自从面汤后的第一杯纯酒以后,大家的醉意越来越浓。现在是酒席终场了,在两盏吐出炭气的赭色灯光里大家都吃得饱饱的在乱吵乱嚷。众人喧哗的声音竟掩住了深夜的车声。有两个警察以为是有了什么骚扰,都跑来看,但是他们看见了

布瓦松，便点头施礼，并着肩沿着黑暗的商店走开了。

这时候古波唱到这一段了：

有一个星期天，天气很热，
我去柏蒂维奈特
看望一个洗粪坑的人，
他就是我的叔叔第耐特；
向他要了些樱桃核；
谁知一拿回来就被那畜生偷去：
唉！多么肮脏的孩子！
唉！多么肮脏的孩子！

歌声是这样的响亮，把屋子都震动了，在微温而安静的黑夜里，他们嚷得这样高声，连他们自己也喝起彩来，因为再也没有人能比他们嚷得更高声了。

席上的人没有一个记得这酒席是怎样散场的，他们只记得夜很深了，连路上走过的一只猫都没有了。也许大家曾经拉着手在桌子的周围跳舞了一番。当时大家沉湎在黄色的烟雾中，脸红红地跳着舞，笑得嘴都咧到了耳边。到了收场，大家一定照法国的习惯又喝了一巡酒；但是他们不记得是否有一人开玩笑，把盐放进了酒杯。那些孩子们大概是自己脱了衣服上床睡觉。到了第二天，博歇太太自夸说昨夜曾经打了博歇两个巴掌，因为他和魏古鲁太太在一个角落上谈话的时候挨得太近，但是博歇什么也记不得，只说这是笑话。有一件众人所公认为不合理的事：是克莱曼斯的行为，真的，以后大家不要再请她喝酒了，她终于把全身露给人家看，又呕吐起来，把窗帘也弄脏了。男子们却走了出去到了马路上，罗利欧和布瓦松的肚子作怪，直跑到了熟肉店的门前。一个人有没有教养，总是看得出来的。所以像蒲独花太太、洛拉太太和维尔吉妮这几位太太，尽管她们被暑气弄得不舒服，也仅仅到后面的房间里脱下她们的胸衣罢了；维尔吉妮甚至于要在床上躺一躺，以

免闹什么乱子。后来宾客们似乎渐渐散了，一个个先后溜走了，都是互相陪伴着的；他们沉没在黑暗的街道上，还有一阵最后的喧哗，只听得罗利欧夫妇气冲冲地吵嘴，伯鲁伯伯拼命地唱他的“特鲁啦啦”。绮尔维丝记得顾奢走的时候还哽咽起来；古波始终唱着；至于郎第耶呢，他大约是等到了最后才走，她还记得她的头发里来了一阵微风，但是不知道是郎第耶吹她呢还是夜间的热风。

洛拉太太说夜深了，不肯回巴第诺尔去，因此人们把床上的一条褥子拿了下來，把店房里的桌子推开了些，把褥子铺在一个角儿上。于是她就在面包屑当中睡了。整个夜里，古波夫妇酒醉饭饱，鼾声如雷；邻家的一只猫从那开着的窗子跳了进来，啮那鹅骨，它的细齿发出轻微的声音，把那鹅的骸骨终于葬身在它的肚子里。

八

到了第二个星期六,古波没有回家吃晚饭;直到将近十点钟,他把郎第耶带了回来。原来他们一块儿在蒙马特杜马店家里吃了羊腿来的。古波说:

“当家的,你不要责备人吧。你瞧,我们很老成……唉!同他在一块儿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他只会叫人向正经的路上走。”

于是他叙述他们是怎样在洛歇叔雅路相遇的。晚饭后,郎第耶不肯到墨球咖啡馆去喝酒,说一个人同一个贤惠而标致的女人结了婚之后便不该再到那些下流跳舞场去胡闹了。绮尔维丝微笑地听他说。当然,她不想骂人,因为她觉得有些难为情。自从做生日那一天之后,她料定终有一天会再与她的旧情人再见面的。但是,在这夜深的时候,大家快要睡觉了,他们两个人忽然到来,实在出她意料,所以她两手颤巍巍地把披散在颈上的头发重新盘起一个髻子来。

“你不晓得”,古波说,“既然他这样知趣,不肯在外面喝酒,你尽可让我们喝一喝……呀!你该让我们喝一喝吧!”

这时候那些女工们早已走了,古波妈妈和娜娜也睡了。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绮尔维丝已经拿起一扇门板,现在她索性让店门开着,却去取了几只杯子放在工作桌的角头上,又拿了一小半瓶的白兰地酒来。郎第耶仍旧站着,避免与她直接谈话。然而当她替他斟酒的时候,他却嚷道:

“太太，请您只斟小小的一滴儿就够了。”

古波用眼睛看了他们一眼，便老实不客气地发起议论来。唉！他们不必装模作样了！过去是过去的了，是不是？假使十年八年之后还记恨在心，那么，还有谁可以再见面呢？不，不，他是明白事理的人。他晓得他们是些什么人，一个是好女子，一个是好男子，两个都是朋友呀！他很放心，他晓得他们都是正经的。

“唉！当然啦！……当然啦！……”绮尔维丝连声说着，垂下了眼睑，也不晓得她自己说的是什么话。

“只是一个妹妹，现在仅仅是一个妹妹了！”郎第耶接着也喃喃地说。

“妈的！我们不要装绅士派头，你们快些互相握手吧！”古波说，“一个人有了一只杯子在手，便比百万富翁还要幸福。我把友谊看得比什么都要紧，因为友谊是友谊，没有比它更高尚的了。”

他说着便把拳头捶胸，现出非常感动的样子，他们只好劝他安静些。于是他们三个人一声不响地互相撞酒杯，一块儿喝酒。这时候绮尔维丝可以任情看一看郎第耶了；前次做生日的时候，她模模糊糊地没有看清楚他。现在她才觉得他胖了，圆了，腿与臂都粗笨了，因为他的身子很矮，所以显得臃肿了些。但是他的面部还保存了一些美丽的轮廓，显得他是过惯游手好闲的生活的人；他常常小心修饰他的两撇薄薄的胡子，所以人家只会依照他的实在的年龄说他才有三十五岁，不会把他说的更老些。今天他穿的是一条灰色的裤子，一件深蓝色的大衣，戴一顶圆帽子，打扮得像一位绅士先生；他甚至于有一只表和一条银表链，表链上系着一只戒指，那是一种纪念品。

“我要走了，我住得很远。”他说。

他已经到了街道上，古波还叫他回来，要他答应在每次经过店门的时候，一定进来坐一坐。这时候绮尔维丝悄悄地进到里面去了一会儿，把爱弟纳推了出来；爱弟纳只穿着一件衬衫，已经带着

睡容了，他揉了一揉眼睛，微笑着。但他看见了郎第耶之后，他很害怕而且很为难，于是他很担心地望了古波一眼，又望了绮尔维丝一眼。

“你不认得这位先生吗？”古波说。

爱弟纳低着头不回答。后来他才轻轻地地点了一点头，表示他认得这位先生。

“好，那么，你不要装傻了，快去同他接吻吧。”

郎第耶很庄重地、很安静地等候着，等到爱弟纳敢走近他的时候，他便弯了腰，把两颊递给爱弟纳接吻，然后他自己也在那孩子的额上重重地吻了一吻。这时候爱弟纳才敢细看他的父亲。忽然间，他哽咽地哭起来，像发了疯似的走进去了；古波嚷着骂他是个野东西。

“不，这因为他太伤感了。”绮尔维丝说时面色变了，她自己也在伤感。

“唉！他平日很和善，对人很好”，古波说，“我教训他很严，将来您看就知道了……将来他会与您相熟了的。我们应该使他认识认识人……总之，只是看在这一个孩子身上，你们就不该再记恨了，是不是？我们早应该为他做这件事情；您要知道，我宁愿把头割了去，也不肯阻止一个父亲同他的儿子见面。”

他说到这里，便提议把瓶里的酒喝完。于是他们三个人重新又撞起杯子来。郎第耶并不觉得诧异，现出很镇定的样子。临走的时候，为着想要报答古波的礼貌，他执意要帮他关店门。他把门板都放下了之后，拍干净了双手，然后向古波夫妇恭祝夜安。

“你们好好地睡吧。我要竭力去追上那公共马车……我答应你们，不久我一定会再到店里来的。”

自从这一晚之后，郎第耶常常到金滴路来，他等到古波在家的時候才进门来，在门外先探问他的消息，假装专为访他而来的。他仍旧穿着大衣，剃了胡须，梳了头发，规规矩矩地坐在店窗前，同他

们谈话,竟像一个受了好教育的男子。这样一来,古波夫妇渐渐地听到了他的生活的详细情况:在最近的八年之内,有一个时候他曾经管理过一个帽厂;当人家问他为什么现在不再开帽厂了的时候,他只说是一个同事不好。那同事是他的同乡,是一个无赖,为了女人们便把那帽厂吃得精光。但是他依然保存着他以前做过老板的资格,像保存一个贵族的头衔一样,这是不能轻易放弃的。他不住地说不久他就有一宗很好的事情,说有许多帽店愿意安置他,愿意把许多很重大的职务交托给他。目前他暂时清闲,无事可做,只把双手插在裤袋里,像一位绅士一样在太阳底下散步。当他垂头叹气的时候,如果人家告诉他说某处有一个制造厂要招些工人,他便微微地一笑,表示可怜的样子,说他不愿意为别人辛苦而自己还吃不饱。古波也说他这风流汉子过的生活不像当年的生活了。唉!这是一个会打算的人,他晓得处置事情,大约是做了些什么生意,否则不会有这满面春风的样子。他那些洁白的内衣和漂亮的领带是要钱才买得来的啊!有一天上午,古波看见他在蒙马特大马路上叫人家替他擦鞋子。实际是:郎第耶非常爱议论别人,至于关涉到他自己的事情,他便闭口不提,否则就是说谎。他甚至于不肯说他住在什么地方。他只说他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很远很远,要住到他找到了好事情才搬家。他不要别人去看望他,说是因为他是终日不在家的。他往往这样说:

“要找十个位置也不难。只是有一层,我犯不着走进有些地方去停留二十四小时又出来……所以,有一个星期一,我到蒙鲁歇区尚丕昂店里去就事。晚上的时候,尚丕昂同我争论政治,我恨他啰唆,因为他与我的政见不同。好!到了星期二,我就不辞而别;现在不是我们做奴隶的时代了,我不愿意每天赚七个法郎就卖了我的身子。”

这时候是10月初旬了。郎第耶很客气地买了几束紫罗兰来分给绮尔维丝和那两个女工们。他渐渐来得密了,差不多天天都

到店里来。他似乎想把全店以至于全区的女人都得到手里；他先从克莱曼斯和蒲独花太太着手，他不分年纪大小，一样地向她们献殷勤。一个月以后，两个女工都十分爱他了。他又常常到门房里去问候博歇夫妇，对他们十分谄媚，所以他们也非常地称赞他有礼。至于罗利欧夫妇呢，当他们知道了绮尔维丝过生日那一天突然到来的那一位先生是谁之后，他们便十分作呕，深恨绮尔维丝竟敢引她的旧情人到家庭里来。但是，有一天，郎第耶上楼去看他们，殷勤地请他们替他认识的一个女人做一条金链子，他们竟请他坐下，后来他们被他的谈话迷住了，竟留他坐了一个钟头。他们甚至于自问为什么这样出色的一个男子能够和那瘸子在一块儿生活了许久。到了后来，郎第耶到店来的时候不再有一个人讨厌他了，因为他这样会逢迎金滴路的人们，所以人们都似乎觉得他来拜访古波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只有顾奢一人是无精打采的，他在店中的时候，如果郎第耶到来，他立刻出门去，免得不得已而同他结识。

然而在这人人对郎第耶表示亲爱的时候，绮尔维丝在起初的几个星期里却觉得自己的生活受了很大的动摇。自从维尔吉妮把心腹话告诉了她之后，她的心胸里便燃烧起来，现在觉得她的心还在燃烧着。她最大的恐怖，是没有力量抵抗，假使有一天晚上他碰见她独自一人，而且要同她接吻，怎么得了！她太过分地想念他了，她的心里满是他的影子。但是她一天一天地安静下来，因为她看见他那样明理，哪怕是背着人的时候，他也不正眼望她，也不用手指头碰她一碰。后来，维尔吉妮看破了她的心事，便笑她为什么会有这种坏念头？她怕什么呢？再没有一个男子比他更有礼貌的了。她当然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有一天，维尔吉妮故意做成圈套，把他们两人推到一个角落上，使他们谈到感情上头。郎第耶庄重地用堂皇的言词说明他的心已经死透了，他愿意此后专为他的儿子而努力。他从来不说起克罗德，这时候克罗德仍旧住在法国南方。他每天晚上吻爱弟纳的上额，如果爱弟纳停留在他跟前，他

找不着什么话和他说,便不顾他,只顾向克莱曼斯献殷勤。于是绮尔维丝的神魂安定了,觉得心里对过去的事情已经死了。有了郎第耶在跟前,倒使她磨灭了布拉桑和好心旅馆的回忆。她常常看见他,却使她不想他了。她甚至想起了她和他当年的结合反倒使她感觉厌恶了,唉!完了,完得干干净净了。假使有一天他敢向她请求那事,她要报答他两个耳光,还要告诉她的丈夫哩。因此她怀着十二分的柔情重新想起了对顾奢的友谊,觉得良心上没有什么不安了。

有一天早上,克莱曼斯到店的时候就述说她昨天晚上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撞见郎第耶先生和一个女人挽着臂一同走路。她用许多很肮脏的字眼叙述,还加上了许多恶意,要看绮尔维丝脸上的神气。呃!是的,郎第耶先生在洛列德圣母院路上走;那女人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是大马路上一个脏货,就是那些穿着绸衣里面裸着屁股的坏女人。她想要开玩笑,便跟着他们走。那脏货走进了一家熟肉店买了好些小虾米和一些火腿。到了洛歇福谷路,那脏货独自上了楼,郎第耶站在人行道上,扬头望着那房子,等候楼上的女人在窗子里招手叫他进去。克莱曼斯虽然加上了许多令人听了作呕的评语,绮尔维丝继续安然地熨着一件白色女袍。她听到有些地方,只微微地笑了一笑,她说普罗旺斯省的人都是见了女人就着了迷的;无论如何,他们少不了女人,哪怕从垃圾堆里用铲子铲出来的女人,他们也会要的。晚上,郎第耶来了的时候,克莱曼斯便提起那金发女人和他逗笑,惹得绮尔维丝也很开心。他呢,他似乎以能被那个女人接待他为光荣。他说,天啊!这是他一个旧女友,如果对别人没有妨碍的时候他还不时同她往来。这是一个很阔气的姑娘,有的是红木家具。他又顺势叙述她的情人们:一个是子爵,一个是贩卖陶器的大商人,一个是官吏的儿子。他呢,他喜欢香喷喷的女人。他说着便把那女人替他洒过香水的一块手帕放在克莱曼斯的鼻子下面给她闻,恰巧在这时候爱弟纳进

来了。于是他忽然变得庄重了，吻了一下那孩子的上额，说他无非是开开玩笑，算不得什么，他的心已经死透了。绮尔维丝正在低头熨衣服，听了他的话便点头表示赞许他。克莱曼斯终于受到她自己的恶意的报应，原来郎第耶不动声色，已经摸过她两三次了，因为她不能像马路上那脏货那样涂香水，所以她妒忌死了。

春天再来的时候，郎第耶完全成了古波的一家人，他于是说要住到本区里来，好叫他能与朋友们常常亲近。他想要在一个干净的住宅里租一间带家具的卧房。博歇太太和绮尔维丝亲自替他奔走，找寻这样一间房子。邻近的马路都让他们找遍了。但是他是一个太不容易满足的人，他要有一个大天井，又要在楼下，总之，理想中的舒服样样都要。现在他每天晚上到了古波家里的时候，似乎在测量天花板的高低，研究各房间的分配，羡慕这样的一所屋子。唉！他不要求别的了，只愿在这样安静而暖和的屋子里占一个小角落就心满意足了。每次他察看了一遍之后，便一定这样说：

“呀！你们住的地方真舒服！”

有一天晚上，他在店里吃晚饭，吃到饭后果品的时候又吐出这一句话来；现在古波同他已经很熟了，都你你我我地称呼了，忽然对他嚷道：

“如果你高兴，老朋友，你就该住在这儿来……我们设法安插你就是了。”

于是他说如果把那存放脏衣服的房间打扫一下子，便可以成为一个漂亮的卧房。只要把爱弟纳搬到店房里来睡，每晚把一条褥子铺在地上给他就行了。

“不，不”，郎第耶说，“我不能承受这个，因为这使你们太不方便了。我晓得你们是真心实意的，然而我们挤在一块儿未免太热了……再说，你们要知道，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假使我住到这里来，每天必须从你们的卧房经过，这并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哈！哈！傻瓜，你只会说傻话！”古波说时哈哈大笑，拍着桌

子,为的是叫他注意好听得清楚些,“喂,人是会想办法的,是不是?那卧房共有两个窗子。好!我们可以把一个窗子拆卸来,改为一个门。你懂吗?这样你就可以从天井里进你的卧房;如果我们高兴的话,还可以把那通两个卧房的门堵塞住。你看不见我们,我们看不见你;你在你的家,我们在我们的家,这样一来,行了吧?”

大家静默了一会。郎第耶喃喃地说:

“啊!是的,这么办呢,我不说不行……然而我还认为不好,将来我会给你们添许多麻烦的。”

他避免注视绮尔维丝,但他显然在等候她的一句话然后答应。绮尔维丝听了她丈夫的提议,心里很不愿意;她并不怕郎第耶来住之后会伤了她的体面或令她提心吊胆,但是她自问将来她的脏衣服放到什么地方去呢?然而古波极力夸说同住的好处。五百法郎的房租总未免太多了些。好!郎第耶住他们一间有家具的卧房,每月可以给他们二十法郎的房租,这在他并不算贵;在他们呢,到了付租金的时候,他们有了郎第耶的款子的帮助便容易得多了。他又说他可以设法在他们自己的床下安放一只大箱子,全区的脏衣服都可以放得进去。于是绮尔维丝迟疑了一会儿,似乎用眼睛探询古波妈妈的意见;然而几个月以来,郎第耶带了许多药品来医治古波妈妈的气喘病,所以他已经得到了她的心许。绮尔维丝终于说:

“您当然不至于妨碍我们,总有法子安插的。”

“不,不,谢谢您吧;你们太好了;然而我不能不知自量。”

这一次古波却吵嚷起来了,怎么?他还总在装糊涂吗?人家既然说是真心实意的!他搬了来住,是对他们有好处的,他懂不懂?后来他又气冲冲地叫道:

“爱弟纳!爱弟纳!”

那孩子正在桌子上打瞌睡,被古波叫得惊跳起来。

“爱弟纳,你向他说你要他来……呃,向这先生说……大声地

说：“我要您来！”

“我要您来！”爱弟纳蒙眈地嚷了一句。

大家都笑起来，但是郎第耶立刻又显出庄重而感动的神气，他从桌子上伸过手来，与古波握手，说：

“我接受了……我们两方面都为的是诚恳的友谊，是不是？是的，为我的儿子我接受了。”

到了第二天，那房东马烈士哥先生来在博歇夫妇的门房里逗留一个钟头，绮尔维丝趁此便同他说起郎第耶的事情。起初的时候，他表示担心，生气地拒绝了，竟像绮尔维丝要求他拆一间厢房似的。后来他到店里很仔细地审察了一周，仰头察看楼上的房子会不会因此受震动，然后允许她拆改，只有一个条件：不能要房东花费一个钱。古波夫妇只好签了一张字据给他，声明将来退租的时候把房子恢复原状。当天晚上，古波领了好些朋友来：一个泥水匠、一个木匠、一个油匠，都是他的好朋友，每天把正当的工作做完了之后才来，只算帮朋友的忙。安上一扇新门，把房子粉刷一次，已经花了不止一百法郎，还有工作辛苦的时候酬劳的酒未算在内。古波向他的朋友们说将来他的房客第一次付租金的时候他就付给他们钱。此外便是安置家具的问题了。绮尔维丝把古波妈妈的高柜子留在房间里，又从她自己的卧房里搬来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此外，还要买一张洗脸桌子和一张床给他，连被褥在内计算共需一百三十法郎，这款子是约定按月摊付的，每月付十法郎。如果在十个月内郎第耶的房租都可以拿来还清了债务，将来他们就很有利益可图了。

郎第耶搬家的日子在6月初旬。头天晚上古波自愿到他家里帮他把他行李箱子搬来，以免他花费三十个铜子的马车钱。但是郎第耶却为难起来，假意说箱子太重，其实他始终想要隐瞒着他的住址。他在下午将近三点钟的时候到来，这时古波不在家。绮尔维丝在店门前远远地认得马车上的箱子是她的旧物，于是她的面

色大变。原来这箱子是她在布拉桑辛辛苦苦地搬到巴黎来的,今日却破烂不堪,只用绳子捆着。她看见这只箱子又重新回来竟像她常常所梦见的情形,使她想到当年那擦铜女工也是放在马车上把它运走了的!这时候博歇来帮助郎第耶搬箱子。绮尔维丝恍恍惚惚地跟着他们走,一声不响。当他们把箱子安放在卧房的中央之后,她勉强找话说:

“呃? 一件好事做完了,是不是?”

她正在恢复平静的时候,看见郎第耶只顾去解那些绳子,竟不瞧她一眼,于是她又说:

“博歇先生,请您喝一杯酒吧。”

她说着便去取了一瓶酒和几只杯子来,恰巧布瓦松穿着警察制服从店门前经过,她向他稍为点了一点头,眨了一眨眼,笑了一笑,布瓦松完全明白了。当他值勤的时候人家向他递眼色,这就是叫他喝酒的意思。他甚至于常常在店门前徘徊几个钟头,等候绮尔维丝向他递这种眼色。这时候他为着不让别人看见,便从天井里走过来,偷偷摸摸地喝他的酒。郎第耶看见他进来便笑着说:

“哈! 哈! 巴丹克^①,原来是您!”

他开他的玩笑,把他叫做巴丹克,表示他瞧不起皇帝。布瓦松面孔板板地受他的称呼,也不晓得他到底生气不生气。其实他们两个人虽然政治上的见解不同,却变成了两个好朋友。

“你们要知道”,博歇说,“皇帝在伦敦的时候也做过警察;是的,老实说,他还收留过一些喝醉了的女人呢。”

这时候绮尔维丝已经斟了三杯酒放在桌上。她觉得心里酸甜苦辣齐来,不愿意喝酒,但是她逗留着,看郎第耶把箱子的绳子都解开了;她一心只想要知道箱子里是些什么,她记得当年的箱子里的一个角头上是一堆袜子,两件脏衬衫,一顶旧帽子。不知这些东

① 巴丹克(Badingue)是拿破仑第三的诨号。

西还在里头不在,她会不会再看见当年的旧东西呢?郎第耶在未揭箱盖以前,先举杯请大家一同喝酒说:

“祝你们健康。”

“祝您健康。”博歇和布瓦松同声回答说。

绮尔维丝重新又斟了酒。那三个男子用手揩了揩他们的嘴唇。后来郎第耶终于把箱子打开了,箱里散放着许多报纸、书籍,又有许多旧衣服和一包一包的内衣。他陆续地从箱子里取出了一口小锅、一双靴子、一个鼻子已经碎了的洛特鲁罗兰^①的半身像,还有一件绣花的衬衫、一条工作裤子。绮尔维丝俯着身子,觉得箱子里一阵烟油的气味冲上来,这是不清洁的男人的气味,可见他只讲究他的外观。不,那旧帽子已经不在箱子的左边的角头上了。在那里却有一个绒线球是她所不认得的,大约是女人的赠品。于是她安静了,只感觉到有一种模糊的悲哀,仍然继续看他检点那些物件,同时她在暗中研究哪些件是她那时候的物品,哪些件是别的妇人的物品。

“喂,巴丹克,您不认识这个吗?”郎第耶又说。

他把在布鲁塞尔出版的一本小书递到布瓦松的眼前,书名是《拿破仑第三的恋爱史》,书里有许多插图。在书中的许多轶事当中,有一段叙述拿破仑第三怎样诱惑一个厨子的女儿,她只有十三岁;插图上画着拿破仑第三赤裸着两腿,只佩带着大绶勋章,在追赶一个女孩,因为她不肯顺从他的淫欲。

“呃!对了,的确有这种情形!这是免不了的!”博歇是个心怀淫念的人,因此他也高兴地嚷起来。

布瓦松一时惊讶,不知如何是好,他找不着一句话替皇帝辩护。这是载在书本里的,他不能说不是事实。于是郎第耶始终把那图画放在他的眼前,表示出恶作剧的样子;布瓦松举起双臂冲口

^① 洛特鲁罗兰(Ledru-Rollin, 1807—1874)是法国的大政治家。

嚷道：

“好！是啊，又怎么样呢？难道这不是人类的天性吗？”

郎第耶被他这一句话堵住了嘴。他把他的报纸和书籍都排列在柜子里面的一块横板上，表示出深恨在桌子的上面没有一个挂着的小书架，于是绮尔维丝答应替他买一个。他所有的书是路易白朗的《十年史》——缺了第一卷，其实他始终不曾见过第一卷；拉马丁的《吉隆特党人》——是两个铜子买来的；虞仁·萧的《巴黎的秘密》和《飘泊的犹太人》；此外还有一大堆关于哲学和人道主义的书，都是在那些旧书店里搜罗来的。但是他最注意望着他的报纸，现出很恭敬而且很感动的样子。这是他不少年来收集的报纸，每次他在咖啡馆里看报纸，看见了某一篇文章合乎他的意思的时候，他便买了那报纸，保存起来。因此保存了一大包的报纸，什么年月什么题目都有，堆积零乱，毫无次序。当他把那包报纸从箱底拿了出来之后，他很亲热地拍着那包裹对那两人说：

“你们看见吗？呃！这是老子的，世上没有一个人敢自夸有这样美妙的东西……这里面的东西是你们再也想不到的。老实说，假使我们把这里面的主义实行一半，社会就要被澄清了。呃！你们的皇帝和他的绅士们都要遭殃了……”

说到这里，那警察的胡子翘了起来，面色大变，打断了他的话头说：

“还有军队呢？你们对军队怎么办呢？”

于是郎第耶激怒起来了，他把拳头在报纸上打了几下嚷道：

“我主张铲除军国主义，我要民族平等……我要取消一切的优先权和专利权以及种种的尊号……我要工资平等，我要利益均沾，我要无产阶级的荣耀……一切的自由！你们懂吗？一切的自由！……还有离婚的自由！”

“是的，是的，离婚的自由，为了道德！”博歇应和着说。

布瓦松现出庄严的态度说：

“然而,如果我不要你们的自由,我也是很自由的呀。”

“如果您不要,如果您不要……”郎第耶吃吃地说,因为他的情绪太热烈了,“不,您并不自由!……如果您不愿意,我要把您赶到加亚纳^①去。是的,连您的皇帝和他的一班走狗都赶到加亚纳去!”

原来他们两人每次见面一定这样互相攻击的。绮尔维丝不喜欢人家辩论,所以她一向总加以干涉。她因看见箱子蕴藏着她当年的爱情的浓香,现在香气全消,令她一时精神恍惚;现在她恢复了精神,于是指着那三只杯子给他们看,示意叫他们喝酒。

“真的”,郎第耶忽然安静了,拿起了他的杯子说,“祝你们健康!”

“祝您健康!”博歇和布瓦松同声地回答,把杯子撞他的杯子。

然而博歇却感到有些不安,摇摆着身体,用眼角瞟了布瓦松一眼,终于对他说:

“布瓦松先生,所有这一切话都是我们之间的私话,是不是?人家也常常指着您,对您说许多话……”

但是布瓦松不让他把话说完,便把手抚着心口,似乎要表示一切都存在心里。当然,他不会侦察一些朋友们的行动。这时候古波回来了,大家又喝了一瓶酒。布瓦松喝了酒便从天井里走到了街道上,仍旧装作威严的样子,一步一步直挺挺地向前走着。

在起初的时候,洗衣店里是很有样子的。郎第耶有他那和店铺隔离的卧房,有他的门,有他的钥匙。后来大家决定不把通两间卧房的门堵塞,所以他竟常常从店里经过。那些脏衣服也很令绮尔维丝为难,因为她的丈夫虽然说过要安置一只箱子在床下,现在他竟不管了;她只好把那些脏衣服东抛几件,西抛几件,主要是把许多脏衣服堆积在她的床下,在夏天的夜里,这是很不惬意的事情。再说,她又觉得每天晚上要在店铺的中间替爱弟纳铺床,实在

① 加亚纳(Cayenne)为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的首都,法国政府多将犯人流放于此。

讨厌得很；而且每逢女工们熬夜的时候，那孩子只好在椅子上睡着等候。本来顾奢说过要把爱弟纳送到里尔去，里尔那边他的旧老板正在招雇些学徒；现在她觉得他的意见不错，而且那孩子在家并不幸福，希望能自己做主，也恳求她答应让他去。只一层，她生怕郎第耶一口拒绝了。他到他们家里来住，唯一的目的在于和他的儿子亲近；现在他只住了半个月，他肯让他的儿子走吗？后来她战战兢兢地向他谈起的时候，他反倒十分赞成这意见，说青年的工人须要多看见几个地方。爱弟纳起程的那一天早上，他向他演说了一番，他说到他的权利和义务，然后又吻他说：

“你须要谨记着，生产的人不是奴隶，不能生产的人才是社会上的饭桶呢。”

于是店里又热闹起来，一切都安定了，大家养成了新习惯了。那些脏衣服的胡乱抛置以及郎第耶的往来来来，绮尔维丝已经见惯了。郎第耶始终谈他的大事情；有时候他把头发梳得光光的，换了一身白衬衫出门去，甚至于在外面过夜；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便假装疲倦得头晕了，竟像他用了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去讨论了许多重大的事情似的。实际上是他闲着不做事。唉！要他把手皮弄粗糙了是不可能的！平常的时候，将近十点钟他才起床。天气好呢，他便在下午到外面去散散步；天下雨呢他便停留在店里看他的报纸。这是于他适合的环境，他觉得在裙钗之间非常舒服，他混在女人堆里，爱听她们的粗话。他逗引她们说得越粗野越好，而他自己却只说些文雅的话头。他之所以很高兴在洗衣妇们的队里厮混的缘故，就是因为她们并不是假装道学的女人。当克莱曼斯滔滔不绝地对他大谈其话的时候，他很温和地微笑着，用手轻轻地捻他的胡子。那些女工们赤裸着手臂，流着一身汗珠，发出很浓的臭味，把店铺熏蒸着，在他看来却是理想中的乐土，他老早就想要找这么一个地方来度过他的安乐和偷闲的生活。

起初的时候，郎第耶在卖鱼路口福朗素华的店里吃饭。但是

一个星期七天之中，他在古波家里吃三四次的晚饭。因此他终于愿意在他们家里包饭了。他说每逢星期六就付给他们十五个法郎。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离开店铺了，竟完全成为一家的人了。人家看见他整天到晚只穿着衬衫背心，从卧房走到店面，又从店面走到卧房，辗转循环，高声发号施令；他甚至于答复那些主顾们的问话，竟像店铺是他开的一样。他不喜欢福朗素华的酒了，于是他劝绮尔维丝此后去买魏古鲁的酒；魏古鲁是隔壁的煤炭老板，他每次同博歇去买酒，趁势便摸那老板娘。后来他又觉得古特鲁店里的面包烤得不好，于是他派奥古思婷到卖鱼巷一个维也纳人米耶开的面包店里去买。他和那杂货商人洛昂克尔也不交买卖了，他只同波龙索路那卖肉商人胖子查理做生意，因为他与他的政见相同。一个月之后，他想要人家做菜时完全用豆油。克莱曼斯开玩笑说这位普罗旺斯省的人还是离不开豆油。他亲手摊鸡蛋，把鸡蛋翻过来，两边都煎透了，硬得像一张烙饼。他又监视着古波妈妈做菜，要她把牛排煎得很熟，像皮鞋底一般；无论什么菜里都要加上许多蒜，如果他看见人家把些芜荬之类放进生菜里去，他就生气骂人家给他吃草，并且说在草里面还可以长小鱼呢。他所最喜欢吃的是一种汤，把许多面条放在水里煮得很稠，然后加上了半瓶豆油。只有他和绮尔维丝能吃这些东西，至于那些巴黎人呢，假使有一天冒险尝了一尝，恐怕把五脏六腑都吐了出来呢！

郎第耶渐渐也管起古波的家事来了。罗利欧夫妇每月给古波妈妈五个法郎，常常怨天怨地的，于是他向古波他们说：如果罗利欧夫妇不给钱，人们可以对他们起诉。唉！难道他们瞧不起人家吗？他们每月应该给十个法郎才是道理！他自己上楼去要那十个法郎，看他那又硬又软的态度，罗利欧夫妇不敢不给他。现在洛拉太太也给十个法郎了。古波妈妈感激得要吻郎第耶的手，因为他除此之外还在家里做公正人，调停绮尔维丝与古波妈妈之间的争吵。当绮尔维丝生了气，错待她的婆婆，以至那老婆子躲在一个

角落上哭泣的时候,他把她们两个人推推拉拉的,强要她们互相接吻,并且问她们显出这样好脾气来,难道不会叫人家喜欢吗?譬如提到娜娜:依他看起来,人家真不会教育她。他这话实在是不错,当古波责骂娜娜的时候,绮尔维丝便袒护她;绮尔维丝打女儿的时候,古波却同妻子吵起嘴来。娜娜看见她父母互相吵架心里很高兴,预料她一定会被原谅的,所以她更毫无忌惮了。现在她发明了一种游戏,常常到对面的蹄铁店里去玩耍;她整天到晚在货车把上打秋千;她又同许多淘气的孩子躲在被熔炉的火光照耀着的阴暗的院子里;忽然间,她从院子里走了出来,连嚷带跑,头发散乱,衣服肮脏,后面跟着一群无赖的小孩,好像人家一顿铁锤把这些小流氓赶了出来似的。只有郎第耶一人能够责骂她,然而她还是会对付他。这十岁的坏孩子竟像一个妇人一摇三摆地在他的跟前走路,并且斜眼瞅着他,眼光里充满了邪气。他自己终于负起教育她的责任,他教她跳舞,又教她说些土话。

这样地过了一年。区里的人以为郎第耶有钱生息,因为只有这个才可以解释古波夫妇的排场。当然,绮尔维丝继续还在赚钱;但是现在她要供养两个游手好闲的男子,店中的收入是不够的。而且店中的生意也坏了些,有好些主顾们都不来了,那些女工们一天到晚只晓得嬉笑着。其实郎第耶并不付一个钱,房钱也不付,饭钱也不付,起初几个月,他还给了一部分钱,到后来他是说他不久可以收到一笔大款子,款子到手之后他可以一次付清。绮尔维丝不敢再向他要一个铜子。她每天的面包、酒、肉,都是赊来的。到处有她欠的账,每天竟达到三四个法郎。她没有付一个钱给那木器商人,也没有支付那三个朋友——泥水匠、木匠、油漆匠——的工钱。于是这些人一个个都咕噜起来,各商店里的人们对她不像从前那样有礼貌了。但是她似乎因负债太多而麻木了,便索性沉迷起来,总是选最贵的东西买;自从她买东西不付现钱之后,她越发任情地大吃特吃了。其实她的心地还很好,她梦想一天到晚赚

它几百法郎,好支付她的债主们;然而她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赚钱。总之,她是越陷越深了;她越陷得深,越说要扩充她的生意。到了夏季中,那高大的克莱曼斯走了,因为店里的工作不够分配给两个女工,而且她等候了几个星期还领不到工钱。在这衰败的时节,古波和郎第耶倒反肥胖起来,他们每天盘踞在桌子上大吃特吃,互相比赛一口吃两块肉;吃到了饭后果品的时候,他们欢笑着拍他们的肚子,好叫肚里的食物消化得快些。

区里的人谈话的最主要的材料在乎要晓得郎第耶是否真的与绮尔维丝再有勾搭。关于这件事,大家的意见并不相同,依罗利欧夫妇说:瘸子拼命地要勾搭郎第耶,然而他不再要她了,因为她的容貌已经衰老了,他在城里有许多少年的女子比她漂亮得多呢?依博歇夫妇说,恰恰相反:绮尔维丝在第一夜,等到古波打鼾之后,立刻便去再会她的前夫。这两方面的话,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不是好事;然而世上肮脏的事太多了,比这事更肮脏的还有,所以人们终于觉得这三角夫妇是自然的,甚至于是可爱的,因为他们从来不打架,大家保持礼貌。老实说,如果你把头探进区里别的人家内部一看,恐怕更要看不过眼呢。至少在古波家里我们还可以看见一团和气的景象,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做菜吃饭,一块儿穿裤子,一块儿睡觉,和气融融地,并不搅扰邻居的安眠。再说,区里的人都被郎第耶的好礼貌迷住了,这甜言蜜语的人竟使全区的好说话的妇女闭口不言。大家还在怀疑他和绮尔维丝的关系,当那卖水果的妇人向那卖兽肠的妇人认为他们并没有勾搭的时候,那卖兽肠的似乎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这么一来,古波夫妇便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了。

然而绮尔维丝安然地过她的生活,并不想到这种肮脏的事情。她做到了这地步,甚至于令人家怪她没有心肝。她的亲眷也不懂她为什么对郎第耶还在记恨。洛拉太太是很喜欢插进情人队里来的,所以她每晚一定到店里来;她认为郎第耶是一个不可抵抗的

人,哪怕是最高贵的妇女也不免落在他的手里。博歇太太恐怕也不敢担保她自己的贞操,假使她的年纪轻了十岁的话。这种暗中不断的煽惑渐渐把绮尔维丝推动,竟像她周围的女人们,能使她有了一个情人,才觉得满意似的。但是绮尔维丝诧异起来,她并不觉得郎第耶有这许多的诱惑力。当然,他比从前变得好些了:他常常穿他的大衣,他在咖啡馆和各处的政治团体里受了一些教育。不过,她是非常认识他的,她从他的两只眼孔一直望到他的灵魂,重新使她又回想起曾经令她胆寒过的许多事情。总之,假使大家真的喜欢他到了这地步,为什么别的女人们都不敢冒险同他勾搭呢?有一天,她把这意思露给维尔吉妮知道,因为维尔吉妮便是最热心的一个。于是洛拉太太和维尔吉妮想要激她一激,便向她叙述郎第耶与克莱曼斯的恋爱。是的,她自己看不出来,其实当她有事出门之后,他立刻把克莱曼斯拉进他的卧房里去。现在人家常常遇见他们在一块儿,大约他是到克莱曼斯家里去的。

“好,是的!又怎么样?”绮尔维丝说时声音有几分震颤,“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她说着便怔怔地望着维尔吉妮的黄眼睛,只见她的双眼发出黄色的星光,像一双猫眼一般。绮尔维丝心里想:这妇人还暗恨我,竭力要使我吃醋吗?只见维尔吉妮装作傻样,回答说:

“这当然与您没有关系啦……不过您应该劝他抛弃了这女子,因为他同她来往,将来不免有杀风景的事情。”

最糟糕的是:郎第耶觉得自己有了倚仗,便改变了对绮尔维丝的态度。现在他和她握手的时候,他用手捏着她的手指半天不放。他的一双眼睛盯着她不放松,现出大胆的样子,她分明看得出他的要求。当他从她的背后经过的时候,他把两膝挨进了她的裙下,又向她的颈窝儿吹气,像是要对她催眠似的。然而他还等候时机,一时还不肯用强,不肯说出他的心事。但是有一天晚上,他独自一人陪着她在家,于是他一声不响地把她推着走,把颤巍巍的她推到了

店房后面的墙上,想要同她接吻。事有凑巧,恰恰顾奢在此刻走进门来,于是她连忙挣脱了身子。他们三个人说了几句应酬的话,好像没有经过什么事情似的。顾奢的面色变白了,低头自思他这一来真是打散鸳鸯;她之所以要挣脱身子,大约是因为她不肯给别人看见她被郎第耶接吻的缘故。

到了第二天,绮尔维丝无精打采地在店里踱来踱去,连一块手帕都无心肠烫;她须要看望顾奢一次,向他解释郎第耶是怎样把她推到墙上的。但是自从爱弟纳到里尔去了以后,她再也不敢到铁厂里去,因为那边的“咸嘴”常常带着坏意的笑来迎接她。这一个下午,她不能再忍了,于是拿起了一个空筐子出门,借口说是到白门路一个主顾家里去领些裙子来洗。当她到了马尔加代路的时候,她在铁厂的门前慢慢地走来走去,希望在外面遇见顾奢。大约顾奢也料定她会到来的,所以她等不到五分钟,他已经走出门口来,似乎是偶然相遇的样子。他轻轻地微笑着说:

“呃?原来是您!您是有事情出来,现在您是要回家去吧……”

他是在没话找话说,因为恰巧绮尔维丝转过身来背向着卖鱼路,所以他说她是要回家去的。于是他们两个人一同向蒙马特走去,并肩走着,并不挽着手臂。大约他们唯一的意思在乎离开铁厂,好叫人家不疑心他们是在厂门前约会的。在许多工厂的隆隆的声音里,他们低着头,沿着坍塌的街道上走。到了二百步以外,他们似乎很熟悉这一带地方似的,一声不响地向左转弯走向一块空旷的土地上去了。这是一个锯木厂和一个纽扣厂中间的一个大草场,场上有些被火熏黄了的草杂着好些青草。一只母羊系在一根桩子上,辗转地叫着,后面有一株枯树在太阳下现出它的衰残的样子。

“真的!”绮尔维丝说,“这真叫人以为是到了乡下了。”

他们走到那枯树下坐着,绮尔维丝把筐子放在她的脚前。他们的前面是蒙马特的丘陵。上面有一排一排的黄色和灰色的房屋

杂着稀疏的一些绿树。当他们把头扬得更高一些的时候,就看见城上的广阔的天空十分明净,只北方浮腾着很小的几朵白云。猛烈的光线炫耀着他们的眼睛,他们遥望那平坦的天涯和灰色的郊外,尤其是注意着那锯木厂的机器的管子,只见水蒸气一口一口地吐了出来。这些管子里的长呼声似乎把他们的胸中的块垒消减了不少。

“是的”,绮尔维丝觉得沉默太久了,不好意思,所以开口说,“我刚才有事所以出门来了……”

她原是非常希望向他解释的,这时候她忽然不敢说了。她觉得惭愧万分,然而她分明觉得他们两个人到这里来无非为的是谈这个,他们用不着开口说一句话,其实他们已经算是谈起了一件事。昨天的事情像千斤的大石压在他们的心上,使他们都很难。

于是她忽然感觉到一种很大的悲哀,眼眶里蕴着眼泪,叙述俾夏尔太太临终的情形。原来今天早上她的洗衣妇俾夏尔太太受了使人最可怕痛苦,以后死去了。她用温和而单调的声音说:

“这是因为俾夏尔踢了她一脚,把她的肚子踢肿了。大约她肚子里被踢伤了什么东西。天啊!她整整折磨了三天,什么刑罚也不像这样惨啊!……但是假使法律要管到治死妻子的丈夫们,法庭里岂不太多事了!天天受惯了脚踢,多踢一脚,少踢一脚,算得什么?是不是?况且,那可怜的女人还怕害她的丈夫上断头台,所以她只说她因为跌在一只洗衣桶上,跌坏了肚子……她叫喊了一整夜然后绝命了。”

顾奢不说话,只用手拔地上的青草。绮尔维丝继续说:

“她的最小的儿子余勒断奶还不到半个月;这还算是那孩子的运气,因为断了奶之后,没有母亲也不会吃苦了……无论如何,总是那女孩子拉丽吃亏,现在有两个小娃娃归她抚养了。她还没有八岁,然而她很老实,很明理,竟真的像一个母亲。尽管这样,她的父亲还要毒打她……唉!世上有些人是为痛苦而生的!”

顾奢怔怔地望着她半天，嘴唇颤着突然地说：

“昨天您真叫我伤心！唉！是的，太伤心了……”

绮尔维丝两手交叉着，面色苍白。于是他又说：

“我晓得，这事情早该实现的……不过您应当推心置腹地老实告诉我，免得我妄想……”

他没有说完他的话，她就站了起来，已经懂得顾奢也像区里的人一样以为她同郎第耶又重归于好了。于是她伸着两臂嚷道：

“不，不，我向您发誓……昨天他推我，打算吻我，这是真的；但是他的脸甚至于还没有碰着我的脸，而且这是他第一次的妄想……唉！我拿我的生命来发誓，拿我的孩子们来发誓，拿我的一切最宝贵的东西来发誓，您相信了吧？”

顾奢听了只管摇头，他不相信她，因为妇人们总是不肯承认的。于是绮尔维丝的神色变得非常严重，慢慢地说：

“顾奢先生，您是知道我的，我是不会说谎的……唉！不，这是没有的事，我用我的人格担保……而且这是永远不会有事！您听见了吗？永远不会！将来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便是最下流的，下流种子，不配做您这样诚实的人的朋友了。”

她说时显出很好看很诚实的样子，以致他握着她的手，叫她再坐下来。现在他很痛快地呼吸着，在心里也笑起来。这是第一次他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两个人都默然不语。白云在天上像天鹅那样缓缓地浮泳着，草地上那母羊回头望着他们，每隔一个长而均匀的时间便向他们发出一种温和的叫声。他们仍旧手勾着手，眼里充满了柔情，从刻画在天空中的一排一排的工厂烟囱之间，遥望着那荒凉的黯淡的蒙马特小丘的斜坡，看到那些绿树丛中的小酒店，令他们触景伤情，以至于流下泪来。

“您的母亲怪我，我是晓得的”，绮尔维丝低声说，“您不必否认了……唉！我们欠你们这许多钱！”

他表示粗暴的样子，令她住口，他拼命摇她的手，他不愿意她

谈到金钱。后来他游移了一会,终于吞吞吐吐地说:

“请您听我说,许久以来我就想要向您提议一件事……您并不幸福。我的母亲断定说您的生活变坏了……”

他有几分气窒,顿了一顿,终于又说:

“好!那么,我们应该一块儿离开这里……”

她怔怔地望着他,起初还懂得不十分清楚,因为他从来没有开口说过这种毫无顾忌的恋爱话,所以她很诧异。

“怎么一回事?”她问。

“是的!”他回答时低了头,“我们离开这里,到另一个地方去,例如比利时,如果您愿意的话……那边差不多是我的故乡……我们两个人努力工作,很快就可以过舒服的生活了。”

于是她的脸都变得通红了。哪怕他拥抱着她接吻,她也不会像这样害羞的。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男子,竟向她提议要拐带她,像在小说里或上流社会里的事情一样。唉!在她的周围她看见过不少的工人向结过婚的妇女追求,然而他们甚至于不把她们领到圣德尼郊外去,干脆就在她们住的地方……

“唉!顾奢先生,顾奢先生……”她只这样喃喃地叫着,找不着别的话说。

“总之,到了别处,我们就只是两个人了。”他说,“有别的人就妨碍我,您懂吗?……当我对于一个人有了情谊,我不愿意看见她同别人在一块儿。”

现在她的精神恢复了,便表示很有理智的样子拒绝说:

“这是不可能的,顾奢先生。这么一来,太不合理了……我是结了婚的,是不是?而且我有几个孩子……我分明晓得您对我有情,我使您伤心。不过,假使依了您的话,将来我们的良心一定会不安,而且尝不着幸福的滋味的……我也一样,我对您很有情谊;正因这个缘故,我不肯让您做糊涂的事情。当然,这是糊涂事情……不,您要知道,我们还是保持现在这样的情形好些。我和您

互相尊敬,两人心心相印,这已经是很好的事,而且给了我不少的勇气。在我们的地位说来,一个人老老实实,总会有好报应的。”

他一面听她说,一面点头。他赞成她的话,他不能反驳她。忽然间,在青天白日之下,他用双臂紧紧地拥抱着她,然后狠狠地在她的颈上吻了一个吻,活像要吃了她的肉似的。后来他放开了她,再也不要求别的事情,也不再说起他们的恋爱。她只把身体摇晃了一下,并不生气,因为她晓得他们两人都得到了一些小小的快乐。

这时候顾奢的全身从头至脚都在颤动,勉强离开了她,怕自己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欲,又要拥抱她。他恋恋不舍地踟蹰向前移动着,双手不知道做什么好,于是在地上采了几朵蒲公英,远远地扔进她的筐子里。在那些烧焦了的草地当中,有些很好看的黄色蒲公英。这种游戏渐渐使他安静下来,并且使他觉得有趣。他用他那一双因打铁而变硬了的手轻轻地折断那些野花,一朵一朵地抛着;当他抛中了那筐子的时候,他的双眼兴奋地现出笑容来。绮尔维丝挺快活地背倚着那枯树,心里也安静了,在那隆隆的锯木声中,她把自己的声音提高,好叫他能听见。当他们离开那空旷的草地,并肩走着的时候,他们谈起爱弟纳,说他在里尔很快活,于是她抱着她那装满蒲公英的筐子走了。

实际上绮尔维丝在郎第耶跟前并不能像她所说那般有抵抗的勇气。当然,她已经下了十分的决心不许他的手指头碰一碰她的身体;但是她原是一个温柔的人,喜欢讨好别人,像她这样心软,万一他摸她,难保她不像当年那样没志气。然而郎第耶也没有再尝试。有好几次他同她独自在一块儿,他总是规规矩矩的。现在他似乎在追逐那卖兽肠的妇人,她有四十五岁了,却还风韵。绮尔维丝常向顾奢谈起那妇人,好叫他放心。当维尔吉妮和洛拉太太赞叹郎第耶的时候,她便回答她们说他用不着人家钦仰他,因为邻居的妇人们一个个都爱慕他。

古波在区里常常嚷着说郎第耶是一个朋友,是一个真朋友。人们尽管污蔑他们,他对事情是明白的,他自己问心无愧,也就不管别人的闲话了。每逢星期天,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出游的时候,他迫使他的妻子和郎第耶挽着手臂在他前面走,意思是要在马路上显得他不顾别人闲说是非。他用眼四面望着人们,预备给他们一场没趣,假使他们敢笑一笑的话。当然,他觉得郎第耶太自负了些,在酒店里也吹牛,因为他晓得看书,又晓得像律师般说漂亮话,便往往取笑别人。但是除此之外,他声称郎第耶是一个能干人,在本区里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能干的人来。总之,他们是互相了解的,大家意气相投,男子之间的友谊比男女之间的爱情更坚固呢。

可是有一件事:古波和郎第耶总是在一块儿拼命大吃大喝。现在郎第耶竟向绮尔维丝借钱了,当他知道店里有钱的时候,他往往向她借十法郎或二十法郎。他始终只说是为他那一宗大生意而用的。近来他引坏了古波,假装说同他有事要到外面去,便把他带到了附近的饭店里去许久,他们面对面坐在后面的桌子上,痛痛快快地叫了许多家里吃不到的好菜,喝了许多好酒。古波只愿意像爽快的汉子那样大吃大喝;但是他看见了郎第耶的贵族式的嗜好便令他也动了心,原来郎第耶在菜单上挑选了许多出色的好菜。料不到他竟是一个这样娇嫩、这样不容易满足的一个男人。大约南方的人都是这样的。他不肯吃容易叫人发热的东西,每一盘菜到来的时候他一定要讲到卫生的问题,当他觉得肉菜太咸或胡椒太多了的时候,他便叫伙计拿去掉换。他尤其是怕风,假使人家让一扇门开着,他便把饭店里的人都骂遍了。非但如此,而且他很吝啬,吃了七八个法郎的饭只赏给伙计两个铜子。虽然如此,人们在他跟前都有些胆怯。城内外的人们,都认得他们。他们常常到巴第诺尔的大马路去吃肠子,吃的时候还叫人家把肠子放在暖锅上。在蒙马特的下面,他们找着了公爵馆,这是本区的上等的牡蛎店。

在蒙马特的上面,他们找着了加列特磨坊食堂,到那里去吃炖兔子肉。殉教路利拉饭店的小牛头是拿手好菜;至于克里酿古街的金狮饭店和双栗树饭店却使他们吃到很好的炒腰子。但是他们常常向左转,向着美城方面走,到布尔哥尼、加特伦、加布散三家饭店里去,那里都保留着他们的座位,这是些可靠的饭店,人家尽可以闭了眼睛叫菜,决不会失望的。这是他们鬼鬼祟祟的娱乐,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吃着绮尔维丝的马铃薯的时候便只打着隐语,谈着这些事情。有一天,郎第耶甚至于带了一个女人到加利特磨坊食堂里去,到了吃饭后果品的时候,古波自己先走了。

一个人放荡起来,当然就不会做工作了。古波平日已经是游手好闲的人,自从郎第耶住到店里来以后,他竟不再摸一摸工具了。当他放荡厌倦了跑去做工的时候,郎第耶便到工场上找他,看见他把身子像一只火腿那样悬挂在软梯上,他便拼命地嘲笑他,叫他下来喝一杯酒。于是古波放弃了他的工作,开始娱乐,一下子就是几天或几个星期。噢!真是痛快的娱乐!全区的酒店都让他们跑遍了,从早到晚都是醉醺醺的,请朋友们喝酒,喝了又喝,直到夜深,到了最后一杯,最后的蜡烛熄灭了为止!好一个郎第耶,他自己从来不肯尽量。他让古波喝醉,于是他丢开了他,自己很和气地微笑着回店里来。他醉了的时候人家也看不出来,在晓得他的人可以看得出来,只要他的眼睛变小了,在妇人们身边更殷勤些,便知道他是醉了。古波恰恰相反,现在他每次喝酒,非弄到大醉大吐,令人作呕不止。

到了11月初旬,古波有一次出去玩了一趟,结果弄得他自己和别人都没有面子。前一天,他已经找到了工作。这一次郎第耶却是十分好意,他竭力劝人做工,说工作可以令人高兴。早上,他在灯光里就起了床,要送古波到工场里去,庄重地说他希望他能做一个当得起工人称号的一个人。但是他们走过小灵猫酒店的时候,看见店门已经开了,所以他们进去喝一杯李子酒,仅仅喝一杯,

唯一的目的是在壮一壮这改邪归正的决心。只见柜台对面的一张凳子上早有“烤肉”坐在那里，背靠着墙吸他的烟斗，现出无精打采的样子。古波说：

“呃！原来是‘烤肉’在这里消遣！喂，老朋友，你的懒性发作了吗？”

“不，不，”“烤肉”伸了一伸懒腰说，“只因为老板们让人痛恨……昨天我已经离开了我的老板了……他们都是些流氓，都是些坏蛋……”

古波请他喝一杯李子酒，他答应了。大约他坐在凳子上正为的是等候人家请他。然而郎第耶却替老板们辩护，说他们有时候也有为难的地方；他自己是个过来人，他晓得此中的甘苦。唉！工人们也坏得很！他们不顾工作，只顾吃喝，工作很紧张的时候他们却丢开了你，到了他们的钱用得精光了之后他们又回来工作了。他从前用过一个工人名叫皮加尔的，他喜欢坐车子闲逛，是的，当他领到了一星期的工钱之后，他非坐几天马车不可。唉！难道这是做工作的人的兴趣吗？后来忽然间，郎第耶又攻击起老板们来了。唉！他是明眼的人，他能把两方面的真相都说得很清楚。总之，老板们都不免是些肮脏的东西，是无耻的剥削者，是吃人的大王。至于他自己呢，他可以安静地睡觉，因为他问心无愧，他对待他的工人们始终只像一班朋友，他宁愿不像别人一般地赚几百万，不愿苛待工人们。

“我们走吧”，他转身向古波说，“我们应该做个规矩人，不要迟到才好。”

“烤肉”摇摆着双手，跟了他们出来。外面太阳刚刚要升起来，石路上的污泥的反光映成一种肮脏的景色。原来昨天下了雨，今天的天气很温和。人家刚才把路灯熄灭了；工人们一队一队地向巴黎市内走下去，沉重的脚步的声音震动着路旁的房屋。古波肩上挂着钳工的口袋，昂昂然走着像一个人偶然奋发一次的样子。

他忽然转身问道：

“‘烤肉’你愿意人家给你介绍工作吗？老板对我说过，叫我替他招一个朋友去，如果我能找得到的话。”

“谢谢你吧”，“烤肉”说，“我要先服点清泻药再说……你应该向‘靴子’去说，因为他昨天正在找一个安身的地方……等一等，‘靴子’一定在这里。”

他们走到了路的尽头的时候，果然看见“靴子”在哥仑布伯伯的酒店里。这时候虽然是清晨，店里还留着灯光，门板都卸了下来。郎第耶停留在门前，叮嘱古波快些出来，因为他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了。

当古波同“靴子”说起了他的意思之后，“靴子”便嚷道：

“怎么？你要到那坏蛋布尔基农那里去吗？这家店铺常常给我捣麻烦！不，我宁愿没有事做，一直等到明年……但是，老朋友，你在那里也不会停留三天，我敢打赌！”

“真的吗？是一个肮脏的店铺吗？”古波担心地问。

“唉！再肮脏也没有了……人家不能动一动。那猴子^①不住地看管着你。非但如此，而且他们还摆许多架子；那老板娘把你骂做醉鬼，又禁止你吐痰……我在第一天的晚上就离开了他们，你懂吗？”

“好！我晓得！我不会在他们家里吃得很久……我预备在今天早上去试一试；但是如果那老板惹我生气，我就替你把他抓住，把他放在他老婆的肚子上，让他们像一对扁鱼一样粘在一起！”

古波听了他的朋友的话，谢他好意关照，正要走的时候，忽然“靴子”生起气来。妈的！难道布尔基农能阻止他们喝一口酒吗？那么，人竟不是人了！呸！那猴子尽可以等候五分钟啊！这时候郎第耶也由他们招呼进来喝酒，四个人在柜台前面站着。“靴子”

① 巴黎的工人把老板叫做猴子。

拖着他的鞋子,穿着肮脏的工衣,头上戴着他的便帽。他转着他的眼睛高声吵嚷,竟像店里的主人。近来人们公举他做醉酒皇帝,又称他作猪大王,因为他吃了许多活着的金龟虫,又啮了一只死猫。

“喂!老货!”他向哥仑布伯伯嚷着说,“把您那头等‘驴尿’好黄酒给我拿来吧!”

哥仑布穿着蓝色的绒线衣,面色苍白而安静,把四只杯子都斟满了,然后他们一口喝得干干净净,以免那酒见风变酸了。

“这儿竟是好东西,酒到了哪里,哪里就觉得舒服!”“烤肉”说。

“靴子”向众人叙述了一段笑话,说是星期五他喝得大醉,有些朋友们用一把石灰将他的烟斗的嘴塞住了。假使是别人,不能吸烟岂不会急死了,然而他却逍遥自得,像没事的人儿。

“先生们不再添酒了吗?”哥仑布伯伯用一种含糊不清的声音问。

“是的,请您替我们再斟上一杯酒,现在轮着我请了。”郎第耶说。

现在大家谈起女人的事情来了。前一个星期天,“烤肉”把他的女人带到了蒙鲁歇的姑母家里去。古波又问起“印度箱”的消息,原来“印度箱”是夏一欧店里一个出名的洗衣妇。大家正要喝酒的时候,“靴子”忽然看见顾奢和罗利欧走过,便拼命地叫他们。他们两人到了门口,不肯进来。顾奢不想喝什么东西。罗利欧的面色灰白,战战兢兢地攥紧了他袋子里的金链子,这是他带去送给老板的;他一边咳嗽一边向众人道歉,说一口酒就会把他弄病了的。

“你们这些伪君子,只会偷偷摸摸地喝酒!”“靴子”喃喃地说。

当他把鼻子凑近了杯子之后,他又责备哥仑布伯伯说:

“老货,你已经换了另一种酒了!……你要知道,你对于我是不能做假的!”

这时的太阳渐渐高了,一种暗淡的阳光照进了酒店里来,于是

哥仑布伯伯把煤气灯熄了。古波原谅他的姊夫不能喝酒,说这也不算他的罪过。他甚至于赞许顾奢,说永远不想喝酒是一种幸福。他说要工作去了,忽然郎第耶摆起架子来教训他一顿:在未走以前,至少应该还请大家喝一杯才是道理!虽然要去工作,究竟不该随便地丢开了朋友们。

“啰唆得很!口口声声离不了他的工作!”“靴子”说。

“那么,轮着先生请了,是不是?”哥仑布伯伯向古波问。

古波付钱请了众人。后来轮着“烤肉”的时候,“烤肉”附着哥仑布伯伯的耳朵低声地说了两句,只见那老板摇头表示不肯。“靴子”看明白了,便把那不爽快的哥仑布伯伯骂了一顿。怎么!这样的一个老家伙竟敢欺负一个朋友吗?卖酒的谁不招徕主顾?到这个酒店里来是为的挨到侮辱吗!哥仑布伯伯仍旧很安静,摇摆着双手,在柜台前很客气地说:

“我劝您把钱借给这位先生,这样岂不是简单得多么?”

“妈的!好,我就借给他”,“靴子”嚷着说,“喂,‘烤肉’,你把钱扔到这死要钱的老货的狗脸上去吧。”

后来他又发起脾气来,看见古波的口袋还在肩膀上,越发使他着恼,便向古波嚷道:

“你活像一个奶妈!快把你的孩子卸下肩来吧,否则你的背会驼的。”

古波踌躇了一会儿,后来似乎经过很熟的考虑,安然地把他的口袋放在地上说:

“这时候已经太迟了。我吃了中饭再到布尔基农家里去吧,我推说我的老婆肚子疼就是了……喂,哥仑布伯伯,我把我的工具存放在您的凳子底下,到中午我再来拿吧。”

郎第耶点了点头,赞成这办法,一个人是应该工作的,毫无疑问;不过,遇见了朋友的时候,礼貌比什么都要紧些。他们四人渐渐地有了一种大吃大喝的欲望,他们的心迷了,手懒了,你望着我,

我望着你。他们有五个钟头的闲工夫，于是他们忽然大快乐大噪嚷起来，互相打打闹闹，彼此说些亲热的话。尤其是古波，他的心松快了，觉得自己也变得年青了，把他们叫做“我的老弟兄们”。大家又请了一巡酒；喝了酒之后，他们便到虱子馆去，这是一个小小的咖啡馆，馆里有一张台球桌。郎第耶的脸上表现失望的样子，因为这地方不很干净。士尼克酒每瓶卖一法郎，每两杯卖十个铜子；主顾们都是很肮脏的，把弹子球台弄得污秽不堪，以致那些球都粘着桌子了。但是郎第耶是个非常喜欢打台球的人，所以每逢球戏一开始，他便恢复了风流快活的态度，每次他打中了两球的时候便摇晃身子摆动屁股表示得意。

到了午饭的时候，古波有了一个主意，他顿了几顿脚，说：

“我们应该去叫‘咸嘴’。我晓得他工作的地方……我们领他到路易妈妈的店里去吃奶油猪蹄。”

大家都拍手赞成他的意见。是的，“咸嘴”大约须要吃些奶油猪蹄了。于是他们离了台球馆。这时正在下小雨，路上变黄了。他们因在馆子里觉得太热，所以这小雨淋在他们的身上倒不算一回事。古波领他们到马尔加代路那铁厂里去。他们到了厂门的时候，离放工的时候还差半个钟头；古波把两个铜子给了一个小孩，叫他进去向“咸嘴”说他的老婆病了，要他马上回家。“咸嘴”即刻出了厂门来，看他一摇三摆，现出很安静的样子，因为他的鼻子已经嗅着好酒好肉的气味了。他瞥见他们躲在门下，便嚷道：

“呀！你们这一班坏蛋！我早已料到了……喂？我们吃什么？”

在路易妈妈家里，大家吮着那些猪蹄骨的时候，同时重新又骂起那些老板来。“咸嘴”说他的厂里有人家订做一批紧急的货。唉！那猴子在这种时候变得很好说话，人家就是不上班他也还是很客气。因为只要人家肯回来，他便觉得幸运了。再说，一个老板是绝对不敢把“咸嘴”赶走的，因为像他这样能干的人再也找不到

了。吃了猪蹄之后,大家又吃了一盘炒鸡蛋。每人喝了一瓶酒。这是路易妈妈从奥维尔涅运来的酒,这是一种紫红色的酒,酒味很浓烈。有趣得很,大家都兴高采烈起来了。吃到了饭后果品的时候,“咸嘴”又嚷道:

“那老板,那坏蛋,他能把我怎样?最近他不是在他的厂里挂起了一只大钟吗?一只大钟,对待奴隶们是有用的……好!今天尽管让他们打钟去!妈的!谁敢把我拉回到铁砧上去呢?我辛苦了整整五天,我尽可以消遣一下子啊……如果他骂我半句,我就对他不起!”

“我呢”,古波庄重地说,“我不得不丢开你们了,我要工作去了。是的,我向我的妻子发过誓……你们好好地消遣吧,我的心是陪伴着你们这班好朋友的。”

他们都嘲笑他。然而他似乎很坚决,所以当他说要到哥仑布伯伯的店里先去取他的工具的时候,大家只好送他去。到了酒店之后,他从凳子下面把那口袋拿了出来,放在他的跟前,还陪着众人喝了最后一巡酒。到了一点钟,他们还一个个争先请酒。于是古波一时讨厌起来,又把工具仍旧放到凳子底下去,因为那些工具阻碍他,他要挨近柜台就不得不给工具绊倒。这未免太傻了!明天再到布尔基农家里去也还不迟。这时其余的四个人正在辩论工资的问题,也不理会他;他也并不加以解释,只向众人提议在大马路上兜一个小圈子,以便活动活动两腿。这时候雨已停止了。他们只沿着这一排房子,垂着手臂,仅仅走了两百步,因为他们在外边见了风便都不舒服起来,所以找不着一句话来说。他们也不商量向哪里走,大家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卖鱼路,进了福朗素华的店里,大家又喝起酒来。真的,他们要这样休息休息。街道上到处都是泥泞,太令人发愁了,连警察也懒得出门呢!郎第耶把朋友们推进了一间小室里,室中仅仅容得下一张桌子,有一扇带磨砂玻璃的隔扇把这小室与那普通厅隔开。他平日是在小室里喝酒

的,因为这样方便些。难道大家在这里还不舒服吗?这里好像是在自己家里,随便睡觉也不必拘束呢!他向店里要了一份报纸,把它展开来,蹙着眉头在浏览着。古波和“靴子”开始打牌。桌上摆着两个酒瓶,五只杯子。

“喂!这报纸上放的是什么屁?”“烤肉”向郎第耶问。

他不立刻回答。后来他并不抬起眼睛,便回答说:

“我在看议院里的事。你看那些不值四个铜子的共和党,好没志气的左派!难道民众推举他们做议员为的是叫他们去做饭桶吗?……民众信仰上帝,可是却同这班流氓部长勾搭!我呢,假使人家举了我做议员,我一定爬上了讲坛说:‘他妈的!’呢!没有别的说话。这就是我的政见。”

“你们知道吗?前几天晚上,拿破仑第三在朝廷里当众同他的老婆打起架来”,“咸嘴”说,“真的!拿破仑第三喝醉了,并且没有什么来由,只开一开玩笑,就打起来。”

“你们的政治真是讨厌极了!”古波嚷着说,“快给我们念那些凶杀案的消息,那还有趣些。”

他说着又回到他的牌上,说:

“我有一个三同九,又有三个夫人^①……这些女人总也不离开我。”

这时候大家喝干了杯中的酒。郎第耶高声念道:

“加荣发生了一件可怕的命案,全乡的人都震动了。一个儿子用铲子打死了他的父亲,为的是要抢他三十个铜子……”

众人听了,都惊叫起来。岂有此理!他们希望能去看他上断头台才好!不,断头台还不够,非把他剁成肉酱不可!还有一个溺死婴儿的案件也使他们非常气愤;然而郎第耶却原谅那溺死婴儿的女人,说一切都是那诱惑女人的男子的罪过,因为如果这坏蛋不

① “夫人”是牌名,即扑克牌中的十二。

种一个恶根苗在那女人的肚子里,她也不至于把孩子扔进茅坑里去。然而他们所最欣赏的是某侯爵的一件大功……那侯爵在夜里两点钟的时候从跳舞会里出来,在安瓦利特路遇着三个强盗,他奋勇抵抗他们,并没有脱去手套,只用头撞强盗的肚子,就撞倒了两个,又还扭着第三个的耳朵送他到警察局里去。唉!这是多么大的气力!只可恨他是一个贵族。

“现在你们再听吧”,郎第耶接着说,“我又要念贵族的消息了:‘伯利第尼子爵夫人把她的长女嫁给御营副官长瓦朗赛男爵。结婚时送的礼物仅花纱一项就值三十余万法郎……’”

“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烤肉”抢着说,“人家并不过问他们的内衣的颜色……那小女子尽管有许多花纱,她还不是和别的女人一样吗?”

郎第耶好像要把那新闻读完的样子,“咸嘴”把他的报纸抢了过来,自己坐在上面,说:

“呀!不必再念!够了!……你瞧,报纸的用处,就是垫屁股!”

这时候“靴子”还在看他的牌,忽然把桌子拍了一拍,表示他的胜利,原来他已经做到九十三点了。

“老朋友,你输了。”大家向古波说。

大家重新又叫了两瓶酒,从此杯子不再空了。大家的醉意越来越浓了。将近五点钟的时候,渐渐成为令人憎厌的局面,所以郎第耶再也不作声,只想溜开。到了人们大吵大闹,把酒倒在地下的时候,他就更不喜欢了。恰在这时候古波站起来做醉汉画十字的游戏。郎第耶趁着大家喝彩的当儿,悄悄地走到了门口。朋友们竟没有看见他走了。他自己也喝了不少酒,但是到了外面,略为走动走动,也就清醒过来了;他安然地回到了店里,告诉绮尔维丝,说古波同好些朋友们在一块儿。

过了两天,古波还没有回来。他大概在区里到处闲逛,只不晓

得他究竟在哪儿。有些人说在巴该妈妈的店里见过他,又有人说在蝴蝶馆里,也有人说在咳嗽小孩子酒店里。不过,有些人说他只是独自一人,有些人却说他同着七八个像他一样的醉汉在一块儿。绮尔维丝耸了耸肩,现出容忍的样子。天啊!这只要习惯了也就不管他了。她不去追她的男人,纵使她看见他在一家酒店里,她也只是躲开他,以免招他生气;她只是等候他回来,夜里她在店门内静听着是否有他在门外打鼾。他常常在夜里睡在一堆垃圾上,一张路凳上,一块荒地里或横躺在沟渠上。到了第二天,他的酒气还没有全消,便又出发,到各处喝酒去,时而失去了他的朋友们,时而又找到了他们。他去得很远,回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他看见马路在他的眼里晃动,看见太阳落了又升,升了又落;一心只想喝酒,而且当场就醉。当他醉了的时候,什么都完了。然而绮尔维丝到了第二天仍不免到哥仑布伯伯家里去看看是怎么样了;人家只说看见他到店里来了五次,却不能说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她无可奈何,只好把凳子底下的工具先拿回家里来。

当天晚上,郎第耶看见绮尔维丝烦闷,便提议陪她到一家咖啡音乐馆里去,解一解她的愁。她起初不肯,说她没有心肠去寻欢笑。假使不是这个缘故,她是不会拒绝的,因为郎第耶的态度很诚恳,她断不会想到他存着坏心肠。他似乎很关心她的不幸,而且表示自己是最怜爱她的人。过去古波从来没有在外面住过两夜,所以这一次她很担忧,每隔十分钟,她不由自主地拿着她的烙铁到门口站着向街道的两头张望,看她的男人有没有回来。依她说,她觉得两腿受了芒刺似的,叫她站也站不住。当然,古波尽可以折断一条腿,跌在一辆车子底下,永远不回来,她倒反觉得少了一个人缠累她。她自己辩护,说他既然甘心做下流东西,她再也没有一点儿夫妻的情分了。然而不晓得他究竟回来不回来,叫人时时刻刻记挂着,却是一件讨厌的事情。上了灯之后,郎第耶又劝她听音乐去,于是她也就答应了。她觉得拒绝一场娱乐是太傻的事,既然她

的丈夫可以大吃大喝了三天，现在还不回家，她也不妨出去开开心。她的店倒闭了也不算一回事，因为她开始觉得没有生活的乐趣了。

大家匆忙地吃了晚饭。到了八点钟，绮尔维丝请古波妈妈赶快领娜娜去睡觉，以便她能 and 郎第耶携手出门。她把店门关上了，从天井的门走出去，把钥匙交给博歇太太，说如果她的猪丈夫回来，就烦她开门让他进去睡觉。这时候郎第耶换了一身好衣服，嘴里哨着一支曲子，在门下等候着她，她也穿上了她的绸衣。他们紧紧地挽着臂，从容地沿着街道走去，各店的灯光照耀着他们，他们微笑着低声谈话。

那咖啡音乐馆在洛歇叔雅路，原是一家小咖啡馆，后来人家在院子里盖了一个木板棚，然后扩充为音乐馆。一串电灯球把门前照得通明。有几幅很长的广告粘在几块木牌上，靠在阴沟的边上。

“我们到了”，郎第耶说，“今晚是阿曼黛姑娘初次登台，是一个杂艺的歌女。”

他忽然看见“烤肉”也正在那里看广告，“烤肉”的一只眼眶有了一道黑痕，大约是昨天他被人家打了一拳。

“喂！古波呢？”郎第耶问时用眼四面张望，“你们和古波失散了吗？”

“是的！好久了！昨天就失散了！”“烤肉”回答说，“昨天由巴该妈妈的店里出来的时候，大家打了一架……您知道这是因为和那巴该妈妈的伙计讲理，为了一瓶酒，要我们付两次钱……我是不喜欢耍拳头的……于是我溜走了，到别处去睡了一觉。”

他已经睡了十个钟头，然而他还在打呵欠。他酒醉已经完全醒了，可是他的神情还是呆呆的，他的旧褂子上满是些绒毛，大约昨夜他是没有脱衣服就睡到床上去的。

“先生，您不晓得我的丈夫在什么地方吗？”绮尔维丝问。

“是的，我完全不晓得……我们离开巴该妈妈的店铺的时候已

经五点钟了。呃！……也许他顺着马路往下走去了。是的，我似乎看见他同一个车夫走进蝴蝶馆去了……唉！这太愚蠢了！真的，实在太不好了！”

郎第耶和绮尔维丝在咖啡音乐馆里很快活地消遣了一夜。到了十一点钟，馆门关了，他们不慌不忙地散着步回家。这时候冷气稍稍有些刺人，听音乐的人一群一群地出来了。在树下阴影里有好些妓女在狂笑，因为男人们在和她们大开玩笑。郎第耶低声唱着阿曼黛姑娘的一首歌，名叫《是我的鼻子里发痒》。

绮尔维丝的心神昏昏，像醉了似的，也跟着他唱尾声。她在音乐馆就觉得很热。她喝了两次酒，再加上拥挤的人群的气味和香烟的气味把她冲昏了。尤其是她看了阿曼黛姑娘之后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触。她自己绝对不敢像歌女那样当众裸着身体。唉！说一句公道话，那女人的皮肉的确能令人爱慕！她带着放荡的情绪和好奇心静听郎第耶叙述那歌女的详细的事迹，竟像只有他才知道得特别清楚似的。

绮尔维丝按了三次门铃，博歌夫妇还没有来开门。

“他们一个个都睡着了。”她说。

门终于开了，但是门洞里很黑。她敲门房的玻璃，要取她的钥匙，博歌太太蒙眬地向她嚷着说了一段话，她起初完全不懂，后来她听懂了，原来那警察布瓦松已经把古波送了回来，古波醉得不像样子了。那钥匙大概就插在门锁上。

他们进了门之后，郎第耶嚷道：

“噢呀！他在这里做了些什么？臭得这样厉害！”

真的，实在臭得不堪。绮尔维丝去找火柴，脚踏在一片湿东西里面。当她燃着了一支蜡烛之后，他们看见眼前真是一场大杀风景的事。古波把五脏六腑都吐了出来，卧房里都吐满了。床上、地毯上吐的都是斑斑点点，甚至于那横柜也溅满了。古波躺在床上，大约是布瓦松扶他睡下的；他倒在秽物当中只管打鼾。他像一只

猪在污泥里,脸的一半是邈邈的,张着嘴吐出一阵一阵的臭气来;他的头的周围都是他吐的脏东西,他的已经斑白的头发浸在那肮脏的东西里面。绮尔维丝一时愤激,气冲冲地骂道:

“唉!这只猪!这只猪!他把什么都弄脏了……呀!一只狗也不会这样,就是一只死了的狗也要比他干净些。”

他们两个人都不敢动,不晓得把脚放在什么地方。古波从来不像今天这样大醉归来,把卧房弄得没有一点干净地方。所以他的妻子对他所保存的一线爱情因此又受了一个大大的打击。从前他喝醉了酒回家的时候,她殷勤地服侍他,并不讨厌他。但是现在他实在令人太难堪了,她的脾气也发作了。她甚至于不肯用粪钳子去夹他!她一想起了这脏汉子的肉会挨着她的皮肉,立刻起了憎恶的念头,竟像人家要逼她在—一个为害梅毒而死了的人的尸体旁边睡觉似的。她喃喃地说:

“我总得要睡觉啊。我不能回到马路上去睡呀……噢!我尽可以从他的身体上跨过去!”

她极力想要跨过那醉汉,却在横柜前面的一个角落上止步了,免得滑倒在秽物上。古波把全床都挡住了。郎第耶微笑了一笑,料定她今夜不能睡在她自己的枕头上,于是他握住她的手,低声热烈地说:

“绮尔维丝……你听我说,绮尔维丝……”

她懂得了,挣脱了他的手,一时心神无主,她也像当年一样你你我我地称呼起来。

“不,你放手吧……我哀求你,奥古斯特,你回你的卧房去吧……我要想法子……我从他的脚上跨到床上去就是了……”

“噯呀!绮尔维丝,你不要做傻瓜吧。这里太臭了,你不能停留在这里……来吧。你怕什么?他听不见我们,你放心吧!”

她还奋斗着,极力摇头表示不肯。她虽然心中很乱,然而她要表示她一定不走,于是她开始脱衣服,把绸衣扔在—张椅子上,只

剩一件白衬衫和一条白衬裙，白皎皎地露出她的酥胸和臂膀。这是她的床，是不是？她一定要在她的床上睡觉。她尝试了两次，要找一块干净地方跨过去。但是郎第耶并不放松，他把她拦腰搂抱着，说了许多激发春情的话。唉！她真倒霉！前面是一个肮脏的丈夫，阻挡她规规矩矩地钻进她的被窝里去；后面是一个淫邪的男人，他只晓得趁着她的不幸，想要把她再得到手！郎第耶渐说渐把声音提高，她哀求他住口。她侧着耳朵向娜娜和古波妈妈睡觉的小室里静听，听见一种很大的鼾声，大约那老婆子和那女孩子都睡着了。

“奥古斯特，你放手吧，你再嚷就要惊醒她们了”，她合着掌说，“我劝你放理智些。在另一天，另一个地方……不要在这里，当着我的女儿的面前……”

他不再说话了，只微笑地等着；然而他慢慢地在她的耳朵上接吻，像当年他开玩笑时一样使得她的耳朵里觉得震响。于是她觉得娇柔无力了，耳朵嗡嗡地响，肌肉里起了一阵寒战。然而她又向前试走了一步，忽然又不得不退回来。唉！不行！臭气太大了，她如果睡进被窝里去，连她自己也会醉了。这时候古波被酒气弄瘫了四肢，挺直地睡着像一个死人，歪着嘴只管吐出臭气，全街的人都可以进来吻他的妻子，他的身上的一根毫毛也不会动一动的。

“也罢！”她吃吃地说，“这是他的罪过，我不能够……呀！天啊！呀！天啊！他拒绝我上床，我没有床了……不，我不能够，这是他自己的罪过。”

她颤巍巍地，毫无主意了。当郎第耶把她推进自己的卧房里的时候，娜娜把她的小脸贴着小室门上的玻璃偷看。原来娜娜恰恰醒来了，她悄悄地爬起来，只穿着一件衬衫，带着睡容。她先看她的父亲在床上乱吐乱滚；然后她把脸孔贴着玻璃上，直看到她的母亲穿着衬裙进了对面那男子的卧房为止。她的神情十分严重，因为她被肉欲的好奇心所冲动，她的一双眼睛带着邪气，睁得很大。

九

在这一个冬天,古波妈妈一时气塞,险些儿死去了。每年到了12月,她自知她的气喘症是会来缠她两三个星期的。她不是十五岁的人了,到圣安东尼节她就有七十三岁了。她虽然很高很胖,然而身子很弱,很容易就气喘起来。医生说她将来会因咳嗽而死去的,只叫一声“小宝贝,晚安”,这老婆子就会断气的!

古波妈妈卧病在床的时候,她的脾气就不好了。的确,娜娜和她所住的小室里没有一点可以使人高兴的地方。在娜娜的床和她的床中间,仅仅容得下两张椅子。墙壁上的纸是些褪色的旧纸,破得都吊下来了。天花板上那圆形的小天窗透进一些黯淡的阳光。在这里头,居住的人很容易衰老,尤其是一个呼吸困难的人。夜里还过得去,因为她睡不着的时候可以静听娜娜打鼾,这倒是一种消遣。至于白天呢,从早到晚都没有一个人陪伴她,所以她就叽里咕噜,哭了许久,把头在枕上翻来覆去,连声说:

“天啊!我是多么不幸呀!……天啊!我是多么不幸呀!……坐监牢!是的,他们要让我死在监牢里!”

当维尔吉妮或博歇太太到来探问她的病状的时候,她并不答复,立刻向她们抱怨说:

“呀!我在这里所吃的面包代价太贵了!我到不相识的人家里去住也不会这样受苦!……您看,我要喝一杯药茶,他们却送了一大壶水来,这分明是怪我喝得太多了……譬如娜娜吧,她是我抚

养长大的,现在她一早就赤着脚走了,我再也看不见她了。人家也许会说我的气味难闻。然而夜里她却睡得很熟,一次也不醒,也不问一问我舒服不舒服……总之,我对他们不错,他们却在等候我断气。唉!他们的希望不久就可以实现了!我没有儿子了,那黑心的洗衣妇已经把我的儿子夺去了!假使她不怕犯法的话,她会打我,会治死我呢!”

实际上有时候绮尔维丝对待她也狠了一些。店里的生意变坏了,人人容易生气,一言不合就会吵起嘴来。有一天早上,古波醉醒了,觉得身子不好过,于是他嚷道:“那老婆子天天说她快要死了,然而她始终没有死!”这一句话戳伤了古波妈妈的心。人家怪她累人家供养,老实不客气地说,假使她不在这里了,倒可以撙节下一笔大款子呢。其实她自己的行为也不是很合道理的。当她看见她的长女洛拉太太的时候,她哭诉她的苦楚,说她的儿子、儿媳妇要让她饿死,好叫洛拉太太给她一个法郎,然后她为了解馋买东西吃了。她又向罗利欧夫妇造了许多可恶的谣言,说他们每月所给的十个法郎都被绮尔维丝任意乱用了,说她买了些新帽子,又买了些糕点在暗地里吃了,说还有些更污秽的事情是她不敢说出口的。有三四次,她险些儿把一家人弄得打起架来。她时而袒护这几个,时而袒护那几个,总之,家庭里真是一团糟。

这一年冬天,有一个下午,正是她气喘得最厉害的时候,罗利欧太太到来问病,在病榻前遇见了洛拉太太,古波妈妈眨了几眨眼睛,示意叫她们弯下腰来听她说话。然而她几乎是不能说话的了。她喘了半天,然后低声说:

“这真可以的!……昨天夜里我听见他们了。呃!呃!那瘸子和那卖帽子的家伙……他们闹得多么凶!古波的面子可好看!真够瞧的!”

她一面气喘,一面咳嗽,断断续续地述说她的儿子昨天夜里回来得很晚,大约是醉得半死才回来的。她因为睡不着,所以一切的

声音都给她听见了；她听见那瘸子赤着脚在地砖上行走，又听见郎第耶小声叫她，又听见他们轻轻地推开了那通两间卧房的门，还听见了其余的一切。这大约延长到了天明，然而她不晓得究竟延长到几点钟，因为她虽然一心要听，却不由自主地睡着了。她又说：

“最可恨的是娜娜大约也听见了。平日她是握着拳睡得很熟的，恰巧昨天夜里她整夜只是翻来覆去，竟像有火炭在她的床上似的。”

洛拉太太和罗利欧太太似乎都不觉得诧异。

“唉！”罗利欧太太说，“大概第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既然古波喜欢这个，我们犯不着出头。但是无论如何，这未免有伤我家的名誉了！”

“我呢”，洛拉太太抿着嘴唇说，“假使我在这里睡，我就要吓她一吓。我要胡乱嚷她两句，譬如说‘我看见你了！’或是‘警察来了！……’有一个医生的女仆对我说过，说她的主人告诉过她，有时候这么一来，可以立刻吓死了一个女人。假使她当场被吓死了，那真是活该，所谓犯什么罪就受什么刑罚了。”

不久以后，全区的人都知道绮尔维丝每夜都到郎第耶的卧房里去。罗利欧太太当着女邻居们的面前大吵大嚷地说她愤懑极了；她可怜她的弟弟，说他被他的妻子从头到脚都涂黄了^①；依她说，她所以还到店里去的缘故，无非为的是她那不得不在这污秽的环境里过活的可怜的老母罢了。于是区里的人都怪绮尔维丝，说大约是她引坏了郎第耶。只看她的一双眼睛就知道了。呃！虽然外面的谣言很厉害，人家仍旧爱这狡猾的郎第耶，因为他始终很有礼貌地对待众人，常常捧着报纸在街上一面走一面看报，尤其是在女人们的跟前献殷勤，常常有糖果或鲜花送给她们。天啊！他呢，这是他做男子汉的本分；男人终是男人，有女人上前搂他的脖颈的

① 法国人以黄色为乌龟的颜色。

时候,难道你叫他抵抗吗?至于她呢,没有什么可原谅的地方,金滴路的人都被她羞辱了。罗利欧夫妇是娜娜的代父代母,常常把娜娜拉到他们家里询问详情。当他们婉转曲折地询问她的时候,她低着头,垂着眼皮,掩盖着她眼里的热情,装作痴呆的样子。

在这众愤汹汹的当儿,绮尔维丝安然地过生活,似乎疲倦得要睡着的样子。起初她觉得她的罪孽很重,很肮脏,她自己也憎恶自己。当她从郎第耶的卧房里出来之后,她把双手洗过,又浸湿了一块抹布,把身子擦得几乎破了皮,像是要除了她的污垢似的。假使这时古波要同她开玩笑,她便生气,颤巍巍地跑到店后面去换衣裳;当她的丈夫刚刚同她接了吻之后,她也不容郎第耶摸她一摸。她在换男人的时候恨不得把皮肉也换了。然而不久以后,她渐渐养成了习惯。每次都要洗身子,岂不是太辛苦了?她的惰性把她弄软了,她感觉到她有享福的需要,她应当摆脱一切麻烦尽量享受幸福。她对自己很殷勤,对别人也很殷勤,只求把事情办妥,好叫人人都不受委屈就好了。但愿她的丈夫和她的情人都满意,而且店里的生意也马马虎虎地过得去,大家肥胖胖的,很高兴地过着清闲的生活,整天到晚笑口常开就好了,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是不是?再说,既然事情办得这样妥当,人人都满意,她就算不得是犯了大罪;按说犯罪的人是要受惩戒的,她既没有受到惩戒,自然也没有犯什么罪。于是她的淫乱的生活便成为习惯了。现在事情变得像饮食一样有规律;每逢古波喝醉了酒回来的时候,她便走到郎第耶的房里去睡,至少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这三天是归郎第耶的。她把她的夜景均分了。甚至于有时候古波打鼾的气息重了一点儿,她也趁着他熟睡的时候离开他,到郎第耶的枕上去继续她的好梦。这并不因为她对郎第耶的情感好些。不,她只觉得他干净些,她在他的房里睡得舒服些,像洗了澡一般畅快。总之,她好像一只母猫,喜欢在洁白的棉絮里团着身子睡觉。

古波妈妈不敢明明白白地说起这话。但是,每逢吵了一次嘴,

绮尔维丝骂了她之后,她不免说了好些指桑骂槐的话,她说她认识好些痴呆的男子与好些混账的女人;此外她还喃喃地骂了些更凶的话,显出当年她充当做背心的女缝工时的一张利嘴。起初的几次,绮尔维丝只把眼睛盯住她,并不回答。后来她也学着古波妈妈一般地不明白说出,只指着普通一般人,却暗暗替自己辩护。一个女人有了一个醉汉做丈夫,他天天在污秽生活里,他的妻子另找一个干净的地方,这是很可以原谅的。她更进一步说郎第耶的丈夫的资格也比得上古波,也许更胜些呢。她不是在十四岁就认识了他吗?她不是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吗?好,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没有一个人能责备她。她说这是自然的规律。再说,她叫人家不必给她找麻烦。她生起气来的时候,便要索性把各人的马脚都揭露出来。金滴路不是那样干净的,魏古鲁太太在她的煤炭店里整天到晚卖弄风骚。那杂货店老板的妻子洛昂克尔太太同她自己的小叔子睡觉,这个小叔子是一个脏东西,人家都不肯用粪钳子钳他呢。还有对面的钟表匠,看他很道学的样子,却犯了一件丑事,险些儿被人家送进法院里去,因为他同他亲生的女儿勾搭,那不要脸的女儿天天在马路上拉人。她索性越说越扩大了,指着全区大骂,说她要花一个钟头的工夫才能把区里的人们污秽的历史数清。他们无论父母儿女,都和畜生一样睡在一堆,在污秽里打滚。唉!她是晓得的,淫秽的事到处都有,周围的屋子里都给毒气熏蒸了!是的!是的!巴黎的男女为了穷苦便都混在一起!人家尽可以把男女两性放进一只灰桶里,可以搅出一大堆足够培养德尼平原上的全部樱桃树的肥料呢,每逢人家逼迫得她不可开交的时候,她便嚷道:

“我劝他们最好不要向空中吐痰吧,否则痰会落在他们自己的鼻子上的!各人生活在各人家里,如果他们想要依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他们就应该让那些好人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是不是?我呢,我觉得一切都是好的,只有一个条件:不要被跌下水

沟的人拉下去就好了。”

有一天,古波妈妈精神比较清醒些的时候,于是绮尔维丝咬紧了牙根向她说:

“您好好躺在您的床上享受享受吧……您听我说,您真不会做人,您看,我对您多么好!我从来没有当面数说过您当年的生活!唉!我是晓得的,好干净的生活!在古波伯伯活着的时候还另有两三个男人呢!……不,您不要咳嗽了,我的话说完了。我这话无非为的是要求您不再啰唆我,也就是了!”

那老婆子听了险些儿喘不过气来。到了第二天,顾奢来催他的母亲的衣服,恰巧绮尔维丝不在家,古波妈妈叫住了他,留她在她的床前坐了很久。她很晓得顾奢与绮尔维丝的友谊,近来她看见他很愁闷,知道他在怀疑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她为的要找话说,又为着要报昨天吵嘴的仇,于是老实不客气地把事实报告了他,说时一面哭,一面抱怨,竟像绮尔维丝不良的品行害了她似的。顾奢从那小室出来之后,便靠在墙上,悲哀得连气都出不来了。后来绮尔维丝回来了,古波妈妈便向她嚷着说顾奢妈妈要她马上把衣服送去:烫过也好,没有烫过也好。但是她是那样兴奋,绮尔维丝早已猜着她说了她的坏话,料定她自己会遇到一场很悲痛、很伤心的事。

她的面色大变了,四肢事先就瘫痪起来,她把衣服放进了筐子里,出门去了。几年以来,她没有偿还过顾奢一个铜子。她的债始终还是四百二十五法郎。每次洗衣的钱她都领了去,说她的手头很紧。这在她是一种很大的羞耻,因为她竟像利用顾奢的友谊去骗他的钱似的。古波不像从前那样有廉耻了,冷笑着说顾奢大约在暗地里已经搂过她的身体许多次,那么欠他的债算是还清了。她虽然和郎第耶有了勾搭,听了古波的话还愤怒起来,问她的丈夫是否已经甘心情愿吃这一类的面包。她说他不应该对她说顾奢的坏话,她对顾奢的友谊算是她的幸福的一部分。因此,她每次把衣

服送到这些好人的家里的时候,刚走上楼梯的第一级,她总觉得她的心有些忐忑不安。

“噢!您总算来了!”顾奢太太一开门就说,“将来我要死的时候,我派人找您去好了!”

绮尔维丝进了门来,很难为情,甚至于不敢说一句道歉的话。现在她不守时间了,往往要累人家等候她几个星期。原来她渐渐放任自己,一切的事情都没有条理了。

“我在一星期前就等候您了”,顾奢太太说,“等候还不算,您还要说谎,叫您的学徒来编一段话对我说:说你们正在烫我的衣服,今晚就可以送来;或说遇了一场意外,包袱掉在水桶里了。在这种时候,我花了整天的时间等候您,老是不见您到来,累得我提心吊胆的。唉!您真不懂事……让我看看,您这筐子里是些什么?都拿来了没有?一个月以前的一副被单拿来了吗?上一次没有拿来的衬衫,现在有了吗?”

“是的!是的!衬衫拿来了,在这里。”绮尔维丝说。

但是顾奢太太诧异地嚷起来。这衬衫不是她的,她不要。人家把她的衣服都换了,真是荒唐到这步程度!上一个星期已经有两块手帕不是她的,手帕上没有她的记号。这种事真令她不开心,这衬衫不晓得是哪来的!总之,她只要她自己的东西。

“还有被单呢?”她又说,“遗失了,是不是?……好,亲爱的,您应该想法子,我明天一定要的,您听懂了吗?”

大家静默了半天。最能使绮尔维丝的心灵震撼的是:她觉得她的背后是顾奢的卧房,而且房门半开着。她猜顾奢一定在房里;假使他听见他的母亲责骂她,而且责骂得有理,令她无言可答,岂不是讨厌的事情!于是她勉强装做很温和柔顺的样子,低了头,连忙把衣服放在床上。但是事情更糟了,顾奢太太又把衣服一一地察看过。她拿起来又扔下去说:

“呀!您现在的工作差得远了!人家不能天天再恭维您

了……真的,现在您把工作弄得乱七八糟的……喂,您看一看这衬衫的前面,竟烧焦了,褶子上有了烙铁的痕迹。而且那些扣子都脱落了。我不晓得您是怎样弄的,一个扣子也留不下来……唉!岂有此理!这一件内衣我是不付钱的!您瞧,污垢都还存在,您只是拿去烫平了些。谢谢吧!假使衣服非但烫不好,而且还洗不干净,那么……”

她住了口,计算衣服的件数。后来她又嚷道:

“怎么!您就只送了这些来吗?……还差两双袜子、六块饭巾、一块桌布、好些条毛巾……您真瞧不起我!我曾经叫人对您说过,烫过也好,没有烫过也好,一切都拿来还我。古波太太,如果一个钟头之后您的学徒不把其余的送了来,我们就要伤感情了,我预先告诉您!”

这时候顾奢在他的房里咳嗽,绮尔维丝轻轻地跳了一跳。天啊!他在他的跟前,竟受人家这样对待!她很难为情!忸怩地停留在屋子的中央,等候把脏衣服拿走。但是顾奢太太把账算过了之后,安然地回到窗前坐下,补缀一件花纱的披肩。

“脏衣服呢?”绮尔维丝胆怯地问。

“不,谢谢您吧,这一个星期没有什么要洗的。”顾奢太太说。

绮尔维丝的面色变了,人家不照顾她的生意了,于是她完全昏迷了,只好坐在椅子上,因为她的两腿支不住她了。她并不想要替自己辩护,仅仅找着这么一句话:

“顾奢先生病了吗?”

是的,他病了,他本该到铁厂里去的,却回到家里来,躺在床上休息。顾奢太太庄重地说着话,和平日一样穿着黑衣服,修士般的帽子罩着她的白色的面孔。她说人家把打钉工人的薪水又减了,从九法郎减到七法郎,因为现在有了机器,便用不着许多工人打钉了。她说明现在他们母子对于一切都要求撙节,所以她想要再由她自己亲自来洗衣服。当然,假使古波夫妇能把她儿子借出的款

子还了她家,那就恰是时候。但是他们既然没有力量还钱,她也不会叫催债的官吏去催迫他们。当她提起了债务之后,绮尔维丝低下头,似乎在看她敏捷的手法,一针一针地挑补那花纱的网眼。只听得她又说:

“但是,如果您肯把自己的手头收紧些,您还可以达到还清债务的目的。因为其实您吃得很好,用钱也很多,我敢断定……假使您每月仅仅还我们十个法郎……”

她忽然住了口,因为顾奢在房里叫她:

“妈妈! 妈妈!”

她进房之后,差不多立刻就出来了,仍旧坐下,却把谈话的题目改变了。大约是顾奢哀求她不必向绮尔维丝讨债。但是,过了五分钟,她不由自主地又说到债务上头。唉! 今天的事是她早料到了的,古波喝酒弄坏了店中的生意,而且他会把他的妻子不知要拖累到什么地步呢,假使她的儿子肯听了她的话,绝对不会把那五百法郎借出去。那么,今天他岂不已经结了婚? 还会像这样悲悲哀哀的,成为一辈子不幸的人吗? 她越说越兴奋,心肠变狠了,明白地怪绮尔维丝和古波商量好了来欺骗她痴呆的儿子。呃! 是的! 世上有些女人做了好些年假仁假义的人,到头来她们的坏品行终于显露出来了!

“妈妈! 妈妈!”顾奢第二次又叫她,声音更猛烈了。

她站了起来,进房里去了。她再出来的时候,仍旧补缀她的花纱,却向绮尔维丝说:

“请进去吧,他要见您呢。”

绮尔维丝颤巍巍地走了进去,让房门开着。这一场情景使她有了很大的感触,因为这显然是在顾奢太太跟前承认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了。她重新看见那安静的卧房,墙上尽是图片,房中央一张狭小的铁床,活像一个十五岁的青年的卧室。顾奢长大的身体躺在床上,他的四肢被古波妈妈的密告弄得瘫痪无力了,眼睛红红

的，他美丽的黄须上还带着泪痕呢。在他的脾气刚发作的时候，大约是把他的可怕的大拳头捶破了枕套，所以枕头里面的羽毛都掉出来了。

“您听我说，妈妈错了”，他说话的时候的声音差不多是低的，“您并没有欠我一个钱。我不愿意人家说起这件事。”

他支撑起身子，怔怔地望着她，眼睛里立刻流出两行热泪来。绮尔维丝说：

“顾奢先生，您的身子不舒服吗？您怎么样了？请您告诉我。”

“没有怎么样，谢谢。昨天我太疲倦了。我要静静地睡一下。”

后来他的心碎了，忍不住这样嚷道：

“呀！天啊！天啊！这事本来是不该做的，不该！您已经向我发过誓了。现在却成了事实，完了！……呀！天啊！这叫我太难过了！请您走吧！”

他说着便作手势叫她走，现出和婉而哀恳的样子。她并不走近床前，只是顺从了他的请求走了出去，呆呆地找不出一句话安慰他。到了外面的房子之后，她拿起了她的筐子，然而她始终不出去，总想要找一句话说。顾奢太太仍旧补缀那披肩，并不抬头，但是结果还是她开口向绮尔维丝说：

“好！晚安。请您派人把我的衣服送来，改日我们再算账吧。”

“呃，就这样吧。晚安！”绮尔维丝吃吃地说。

她慢慢地把门带上了，在未走之先，她在屋子里望了最后一眼，看见到处很整齐很干净，显得是正派的人家。她呆呆地回到了自己的店里，像那些不必担心道路的母牛一样，自然而然地回了家。

古波妈妈坐在机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这是第一次她离开了她的床。但是绮尔维丝甚至于不责备她一句话，因为她太疲倦了，骨节酸软，活像被人家打了似的；她想生活终久是要很艰难的，除非立刻死去，否则叫她怎么能够挖去她自己的心呢？

现在绮尔维丝什么都不顾了,她把社会上的议论都不放在心上。每逢遇到新发生的困难的时候,她只晓得每天做她的三顿饭,借此开心。纵使店房坍了也不要紧;只要她不被压在下面,她就是过赤贫的生活也不管了。呃!店铺果真要坍了,并不是一下子坍下去,而是一天一天慢慢地坍下去。那些主顾们渐渐地一个个都生气了,于是把衣服送到别家去洗。马第尼耶、洛门舒姑娘,甚至于博歇夫妇,都回到福加尼耶太太的店里去洗衣服了,因为那边不像这里会耽误日期。譬如一双袜子,要催三个星期;一件洗过的衬衫,上面还带着前一个星期的油垢;这一切终于使人感觉厌烦了。但绮尔维丝的一张嘴是不饶人的,他还向主顾们叫嚷“你们走吧,一路平安”,她甚至于说她如果闻不着这些臭衣服的气味还更高兴呢!好!全区的人都可以丢开她,她从此可以减少了许多秽物堆积在店铺里;再说,少了些主顾岂不更清闲吗?现在她所保存的只是一些坏主顾,例如哥特龙太太一类的女人,她们的衣服又脏又臭,因为没有一家洗衣店愿意洗,所以才送到她这里来。店铺是完了,她只好把最后的一个女工蒲独花太太辞退;剩有她自己和她的学徒奥古思婷,而奥古思婷又是越大越蠢的东西;这么一来,她们只剩下两个人,还常常没有工作;她们往往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呆等着整整的一个下午。总之,生意完全坏了,破产的气象来了。

当然,越穷越懒,越懒越不讲究干净了。这店铺当年粉刷的是蔚蓝色,绮尔维丝为此而骄傲的。现在呢,令人都认不得了。窗上的玻璃和板壁从上到下被街上的车子溅了许多污泥,她也忘了去洗刷它。板架的铜棍上悬挂着三件灰色的破旧衣服,是在医院里死了的主顾们留下来的。说到店铺的内部,更可怜了:天花板下晾着的衣服的湿气把墙壁上的纸弄得脱了胶,那些吊着的破花纸活像被尘土重压着的蜘蛛网一般;那机器破了,被火钳洞穿了,扔在一个角落上像旧货店里堆积的废品。那工作桌像被一营兵士用来做过饭桌似的,酒、咖啡、果子酱的痕迹到处都有。此外还有灰浆

的酸气、霉菌的臭气、残肴的油膩气。但是绮尔维丝觉得在这里头很舒服。她看不见店里一天比一天肮脏,她索性听其自然;破碎的墙纸和油膩了的窗板都给她看惯了,她也会穿那些破了的裙子,她也不再洗她的帽子了!她甚至于觉得脏的地方是温柔乡,她蹲在这里头觉得很快活。让那些东西七零八乱,让尘土塞满了各处的孔穴,到处都是厚厚的一层。屋子里暮气沉沉,充满了清闲的气氛,这倒使她认为是陶醉的乐土呢。首要的事情是安闲,其余的她都不管。债务一天比一天增加,但是现在她再也不担心了,她已经丧失了诚实的观念。理它呢!还债也好,不还也好,事情是渺茫的,她宁愿不管这些。当某一家店铺不肯再赊账给她的时候,她便到旁边另一家赊去。全区的店铺她都欠了账,每隔十步又是一个债主。单就金滴路说,现在她再也不敢从那煤炭店前面经过,那杂货店和果子店的前面她也不敢经过了。因此,当她到洗衣场去的时候,只好绕道从卖鱼路走,累她多走了整整的十分钟。她的债主都骂她做坏女人。有一天晚上,从前卖家具给郎第耶的人来了,大闹起来,把邻居都闹得不安;说如果他不给她的钱,他就要在她的身上取偿。当然,这种闹法是令她不安的,不过她只像一只被打的狗摇了几摇她的身体,她的晚饭还是好好地吃下去了。呸!这些无礼的禽兽真是啰唆!她没有钱,难道叫她去制造钱币不成?再说,商人们骗钱不少了,叫他们等一等也是活该。晚上她在屋子里安然地睡着了,以免想到将来势所必至的那一天。不用说,将来一定要倒闭的!然而在未倒闭以前也犯不着担心!

恰巧古波妈妈的病好了。在一年之内,店里还马马虎虎过得去。夏天的时候,工作自然多了些,城外的女人的衣服裙子也有好些送了来。这么一来,破产的景象缓和了,然而每星期的生意总不免差了些;而且生意不是天天一样的:生意坏的晚上大家朝着空锅子叹气,生意好的晚上大家饱吃一顿小牛肉。现在人们只看见古波妈妈在街道上,把些包袱藏在她的围裙下面,像散步一般地走向

波龙索路的当铺里去。她驼着背,像一个虔心信教的人到弥撒会里去似的:原来她并不嫌这种事情不好,因为这种弄钱的法子令她开心,而且使她像一个卖装饰品的女商人,她更觉得高兴。波龙索路的当铺里的职员们同她很熟了,他们把她叫做“四法郎妈妈”,因为她把那些像两个铜子的奶油一般大小的包袱送了来,他们给她三法郎的时候,她老是要求四法郎。绮尔维丝情愿把店铺都卖掉;她越当卖东西越发狂,假使人家肯当头发,她还情愿把头发剪下来呢。这太方便了,当她家里等候四磅面包的时候,便忍不住到那边要钱去。一切的什物都到当铺里去了,内衣、衣服,以至于家具、工具,凡可以当的都当了。起初的时候,她利用生意好的日子的钱去把东西赎了出来,等到下星期再拿去当就是了。后来她渐渐不顾她的东西,甘心抛弃了,把当票转卖给了别人。只有一件事令她伤心,便是她不得不把她那心爱的时钟拿到当铺里去,为的是催债的警察来了,她被迫还了二十法郎的账。从前她说过宁愿饿死,不愿动一动她的时钟呢。当古波妈妈把时钟放在一个小帽盒里拿走的时候,她倒在一张椅子上,双臂软了,两眼湿了,竟像人家把她的家财抢尽了似的。但是,当古波妈妈回来的时候,手拿着二十五个法郎,她料不到能当这许多钱,仿佛得了这五个法郎的余利,她也就得了安慰;她立刻差古波妈妈去买了四个铜子的一杯酒来,庆一庆这五个法郎的意外之财。现在当她们两人和气的时候,往往在工作桌的一个角头上摆上酒一同喝,这酒是混合的:一半烧酒,一半杨梅酒。古波妈妈很有本领,她会把满满的一杯酒藏在围裙的袋子里带回家来,不致泼了一点一滴。这是不必让邻居们知道的,是不是?其实邻居们谁不知道呢!那卖果子的妇人、那卖牛肠的妇人和那杂货店的伙计都说:“喂!你瞧!那老婆子到当铺里去了。”或者说:“你瞧,那老婆子把酒藏在衣袋里呢。”这么一来,全区的人都不高兴绮尔维丝了。她把什么都吃了,她的店铺快完了。呃,呃,再吃不了几口,什么都要吃光了。

在这种种不顺利的当儿，恰是古波身广体胖的时候。这醉汉竟健壮起来。他吃得很多，不管那坏蛋罗利欧说酒是杀人的东西，他回答他说酒能养生，所以他的肚子满是脂肪，膨胀得像鼓一般，说着便拍他的肚皮。他可以把肚皮当做锣鼓，奏起音乐来。罗利欧是没有肚子的，听了他的话便很惭愧，于是他说这是黄的脂肪，不是好的脂肪。无论怎么样说，古波从此更任性喝酒，为的是他的健康。他醉了的时候，灰白的头发是蓬松的，嘴巴骨像猴子的嘴巴骨，说话是含糊的腔调。而且他又像一个快活的孩子，当他的妻子向他诉说困难的时候，他便把她推开。呸！难道天生男人，为的是叫他们操心不成？店里尽可以没有面包，也不关他的事。他每天早晚要吃两顿，至于面包是从哪里来的，他却不肯操心。他隔了几个星期不工作之后，他越发变为苛求的人了。再说，他始终很亲热地拍郎第耶的肩。当然，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做了不正当的事；至少博歇夫妇和布瓦松夫妇是这样说的，他们赌咒说古波一点儿也不知道，万一他知道了，那就是一场大祸了。但是他的亲姊妹洛拉太太却摇头说她认识些丈夫是不嫌这种事的。至于绮尔维丝自己，有一天夜里，她从郎第耶的房里回到自己的房里的时候，屁股上受了一下打击，吓得她的身子冷了半截；后来她终于放心了，相信是她误撞了床沿。真的，这种情形太可怕了，她的丈夫怎么能够同她开这样的玩笑呢？

郎第耶的身体也不衰弱。他自己很留心调养，他用他的裤带量他的肚子的大小，常怕把带扣抽紧了或放松了。他觉得他的身体恰好，为着讲究漂亮起见，他不愿意瘦了些或胖了些。因此，他对于食物也就讲究起来，他计算菜肴的质量，好叫他的身材没有变化。哪怕店里没有一个铜子，他还要吃鸡蛋，吃牛排，吃滋养而容易消化的东西。自从他和古波分享绮尔维丝之后，他完全把自己当做一家人了；他看见桌上摆着几个法郎便拿来放进了袋子里，他任意驱使绮尔维丝，喃喃地骂人，比古波更像店中的老板。总之，

这是有两个丈夫的一家店铺，这闯进来的丈夫比那真丈夫的手段高些，竟把店里一切上等的东西都拿到了手，妻子让他先尝，肴饌让他先拣，其余的一切也是他占优先权。呃！古波家的精粹都归了他了！他当众搅他的奶酪也不会觉得难为情。他很喜欢娜娜，因为他爱标致的小女孩。他渐渐不顾爱弟纳了，依他说，男孩子是应该自己想办法的。当人家来问古波的时候，每每看见他在店后走出来，只穿着衬衫，趿着拖鞋，还现出讨厌的样子，像被人搅扰的一个丈夫一样；而且他说他与古波没有分别，叫人家有话尽管同他说好了。

在这两位先生之间，绮尔维丝不能天天快乐。谢谢上帝！她的健康却并不坏，她也像他们一样胖起来了。然而她要满足两个男人的愿望，时时要照料他们，实在是她能力所不及的事情。呀！天啊！一个丈夫已经把你累煞，何况两个？最糟糕的是：他们这两个坏蛋非常和睦。他们从来不吵嘴，每天晚上吃了饭之后，把手肘靠着桌边，当面互相取笑；他们整天到晚相依相傍，像两只寻快乐的小猫。每逢他们发怒归来的日子，他们却在她的身上消气。去吧，打她吧！她一味忍耐着，因为他们一块儿吵吵嚷嚷倒可以变为更好的朋友。而且她是不能而且不敢答辩的。起初的时候，一个吵嚷，她便递眼色哀求另一个，希望他说一句和好的话。不过这法子不很有效。现在她屈服了，她缩着肥胖的双肩，不再抵抗，原来她懂得他们喜欢推推拉拉和她开玩笑，因为她的身子圆得像一只皮球。古波很粗俗，往往用些野蛮的字眼骂她。郎第耶恰恰相反，他找些没有人会说的字眼，然而说了出来更能伤她。幸亏大家对一切都养成了习惯，这两个男人辱骂的言语落在她的身上竟像很轻的羽毛。到后来她甚至于宁愿他们发怒，因为当他们做好人的时候越发来缠扰她，累得她不能安静地烫一顶帽子。于是他们要求些好菜，她不得不做：叫她放盐就放盐，不放盐就不放盐；说白就白，说黑就黑。她得要同他们温存，让他们一个个在棉絮上安然睡

觉。到了一星期之后,她的头脑和四肢都疲倦了,像一个疯子一样呆呆地瞪着眼睛。唉!这样的生活把一个女人折磨死了。

对的,古波和郎第耶都在折磨她,这话很是恰当。她好像一支蜡烛,被他们把两头燃烧着。当然,古波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但是郎第耶却受过太多的教育了,至少可以说他所受的教育像一个不爱清洁的男人穿着一件白衬衫一样,衬衫上免不了有许多油垢。有一天夜里,她梦见她自己在一口井的旁边,古波用拳把她向前推,郎第耶却搔她的腰,叫她快些跳下去。好!这梦就像她的生活。呀!她本是一个好人,现在她变坏了,是没有什么可怪的。本区的人们责备她不好的行为的时候,实在责备得不公平,因为她的不幸不是她所造成的。有时候,她反躬自问,立刻打了一个寒噤。后来她又想:如果不是这样,恐怕事情更糟了。有两个男人,不比失了两只手臂好些吗?她终于觉得她的境地是自然的,世上这种境地多着呢,她努力要在其中找出一些幸福来。她是一个多么忠厚老实的庸人,证据是她既不恨古波又不恨郎第耶。她在快活戏院的一出戏剧里看见了一个淫妇憎恶她的丈夫,因而毒杀了他,为的是她的情人;她看了戏便生气起来,因为她觉得她自己并没有这种心理。三个人好好地相处,岂不更合情理吗?不,不,那种傻事是做不得的;生活已经没有多大的乐趣了,何苦更生枝节呢?总之,哪怕怎样负债,哪怕怎样受穷苦的压迫,假使古波和郎第耶少骂她一些,少磨折她一些,她已经就很安静,很满意了。

不幸将近秋天的时候家庭里更不和了。郎第耶自以为瘦了,他的脸上越来越露出不如意的神气。他对于一切都说责备的话,他嫌马铃薯做得不好,说这种坏东西,他吃了下去,肚子会绞痛的。现在小小的争吵也会弄到大闹起来,每个人都把店中穷苦情况做话头来互相谩骂;后来好不容易才能讲和,各个回到床上睡觉去了。没有糠吃的时候,驴子会打架的,是不是?郎第耶料定店铺快要倒闭了,一切都精光了,他越想越生气,因为他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不

得不拿起帽子,到别处找他的巢穴与面包去了。他在这所房子里养成了习惯,人人都同他温存,这真所谓想象中的乐土,他到别处是不会找得着的。说哩!已经吃得很饱了,盘子里还能再有肉菜吗?于是他只气冲冲地怪他的肚子不好,现在店铺已经给他吃进肚里了。然而他不仅不这样设想,他还恨别人在两年之内就变穷了。真的!古波夫妇经不起困难!因此他又骂绮尔维丝不会撙节。妈的!将来如何是好?要不是他的朋友们恰恰丢开了他的话,他几乎已经同人家商量好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在一家工厂里可以有六千法郎的薪水,足够供给全家过很好的生活。

到了12月,有一天晚上,他们只能望着桌子充饥。连一个小萝卜也没有了。郎第耶的神情黯淡,很早就出门去,在街道上闲走,想要找另一个店家,因为那店家的厨房的气味可以令人舒展一下眉头。他往往停留在机器旁边沉思几个钟头。后来忽然间,他对布瓦松夫妇表示很好的友谊。他再也不开玩笑,不把布瓦松叫做巴丹克了,甚至于对他让步,说皇帝也许是个好人。他尤其是敬重维尔吉妮,说她是一个上等的女人,说她将来一定会当家。总之,他显然是在拍他们的马屁。人家甚至于以为他想要在他们家里包饭吃。然而他的头脑是两重的,他的思想复杂得很。维尔吉妮同他说过,说她希望开一家店铺,卖些什么东西,于是他逢迎她,说她的计划好极了。对的,她的身材很高,很活泼,为人很和气,的确很够做一个女老板,唉!她要赚多少钱都可以呢!既然她承继了她姑母的遗产,本钱已经预备好许久了,她何妨少做几件衣服,到商场上来混一混呢?他又数说一班正在发财的人,譬如路口那卖果子的妇人和城边卖瓷器的一个女人都是向着兴旺的路上走的;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柜台前的尘垢也卖得掉哩。然而维尔吉妮还在迟疑,她要找一家店铺租下,却又不肯离开本区。于是郎第耶拉她到没人的地方去,低声同她谈了几十分钟的话。他似乎用力催促她,她不再说不肯了,似乎允许他照他的话做去。这好

像他们两人之间的秘密，他们互相递眼色，说话很快，连握手的时候也显出他们鬼鬼祟祟的态度来。从这时候起，郎第耶一面吃干面包，一面把眼睛探古波夫妇的神色；他又变为很多话的人了，常常用抱怨贫穷的话闹得他们头昏。一天到晚，他殷勤地数说苦楚，绮尔维丝的耳朵里尽是这种话。天啊，他说这话并不为的是他自己，他陪着朋友们饿死也是甘心的。不过，有见识的人总该注意到自己的境地才好。面包店、煤炭店、杂货店，及其他的店里，至少共欠下了五百法郎的账。再说，又拖欠了两期的房租，一共又是二百五十法郎；那房东马烈士哥先生甚至于说如果在1月1日以前他们不付房钱，就要把他们赶走呢。店里的东西都送到当铺里去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去抵押三个法郎了，因为店里是光了；墙上仅仅剩有一些钉子，而且只有三个铜子的两笔账目可收。绮尔维丝算到这账便大大地感到困难，生起气来，把拳头打了桌子几下，或者竟像一个笨人一样哭起来。有一天晚上，她嚷道：

“明天我要走了！……我宁愿把钥匙留在门上，到街道上睡觉去，比在这里这样提心吊胆还好些。”

“假使找得着一个人接手，把店铺出顶还算有见识些”，郎第耶狡猾地说，“当你们两人都决定把店让人的时候……”

话未说完，她早激烈地抢着说：

“立刻出顶！立刻出顶就是了！……呀！让给了人家我就周身松快了！”

于是郎第耶说了许多会打算盘的话，出顶的时候，大约这两期所欠的房租是可以由新房客去付清。于是他放胆提到布瓦松夫妇，说维尔吉妮要找一家店铺，也许这店铺就合她用也未可知。现在他记得她说过恰要这样的一间店房呢。但是绮尔维丝一听见了维尔吉妮的名字忽然默不作声了。等一等再看吧；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往往说要丢了自己的家，然而考虑了一下之后，事情不是这样容易的。

从此之后，郎第耶尽管天天进忠告，绮尔维丝回答说她曾经遇
过更坏的境地而她还能够脱离了困难。将来她没有了她的店铺，
前途岂不是更要好看了吗！这样不会给她带来面包的。不，她还
打算另招女工，另拉主顾呢。她说这话，为的是抵制郎第耶的好理
由。他极力说她为债所缠，决没有再爬起来的希望。然而他的手
段不高明，又提起了维尔吉妮的名字，于是她气冲冲地执意不肯。
不，不，决不！她始终怀疑维尔吉妮没有良心；维尔吉妮渴望要她
的店铺，无非想要使她难堪。她宁愿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女人让
给她，却不肯让给那假仁假义的维尔吉妮，因为她一定等候了许
多年，专候她破产呢。唉！这事把一切的真相都显示出来了！现在
她懂得为什么那坏女人的黄眼睛像猫眼一般放光了！呃，是的，维
尔吉妮死也忘不了洗衣场打屁股的深仇，她的恨心直留到现在。
好，如果她是有见识的，如果她不愿意被打第二次的话，她就该好
好地把屁股遮起来。她不久就要挨打的，叫她预备好了她的后部
吧。郎第耶听了这种恶话，先把绮尔维丝教训了一顿，把她叫做泼
妇，后来甚至于骂古波做村夫，怪他不晓得教妻子尊敬朋友。然
而他懂得大家怒气一发，会把一切都带累了，所以他赌咒不再管别
人的事，因为好心是没有好报的。从此之后，他果然不再提到出顶
的话，他只等候机会，将来再把旧话重提，劝服绮尔维丝。

正月到了，天气很坏，又湿又冷。古波妈妈咳喘了整整的一个
12月，到了诸王节的时候，她简直卧床不起了。这是她的年病，每
年的冬季她都预备害病的。但是这一个冬季她的身边的人们都说
她除非挺直了双脚的时候才有出卧房的希望；其实她也喘得厉害，
喘出了棺材的气味来。她虽然还胖胖的，有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
了，有一半面孔已经歪了。当然，她的儿子儿媳妇不至于要她的
命；不过她拖了这许久，这样累人，人家便希望她早死，好叫大家都
舒服些。她自己死了也快活些，因为一个人活得这样老了，死也没
有什么遗憾了。他们只叫过一次医生，那医生竟不再来了。人家

给她喝些药茶,这不过表示不是完全不理她罢了。时时刻刻人家都进房来看她是否还活着。她喘得太厉害了,不能说话了,但是她有一只眼睛还是好的,于是她灼灼地用眼睛盯着人们。她在这一只眼睛里表示许多层意思:一则惋惜青春不再来,二则慨叹儿子儿媳们这样急急地要摆脱她,三则愤恨那坏透了的娜娜,她每天晚上公然地披着一件衬衫便由那玻璃的房门去窥探她的妈妈。

有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古波醉了回来。自从他母亲的病症危险了之后,他常常伤感。这一晚他睡着了,握着双拳打鼾;绮尔维丝来回走了一会。她在夜里用一部分的时间照管古波妈妈。再说,娜娜也表示自己很有勇气,她常常在那老婆子的身边,说如果她听见她死了,她一定会报告大家的。这一夜娜娜睡着了,古波妈妈也像安静地在打盹,郎第耶从他的卧房里呼唤绮尔维丝,劝她到他房里休息休息,她终于顺从了他。他们两人只留一支蜡烛燃烧着,那蜡烛在高柜子后面的地上。将近三点钟的时候,绮尔维丝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发抖,心里突突地跳着。她觉得刚才有一股冷气在她的身上掠过。这时候那蜡烛已经烧完了,她在暗地里系好了裙子,神志恍惚,双手发热。她东摸西摸,碰了好几件家具,然后到了小室里,点着了一盏灯。在这黑暗的静默里,只听见古波打鼾的一高一低的两种声音。娜娜仰身躺着,鼓着嘴唇,轻轻地在呼吸。绮尔维丝把灯放低,灯火的影子在地上跳跃着,灯光照着古波妈妈,看见她面色惨白,头垂在肩上,双眼睁着。原来她已经死了。

绮尔维丝一声不响,身子冷了半截,谨慎地,悄悄地回到郎第耶的卧房里。他已经又睡着了。她俯了身子嘟哝地说:

“喂,完了,她已经死了。”

他困倦得懒得睁开眼睛,蒙眬地埋怨她说:

“呸!你睡吧,不要啰唆我!……她死了,难道我们能救活她不成?”

后来他把一只手肘支起了身子,问:

“几点钟了？”

“三点钟了。”

“只三点钟！那么，你睡下来吧，否则你会受凉的……等到天亮的时候再说就是了。”

然而她不听他的话，完全把衣服穿好了。于是他再滚进了被窝里，把鼻子靠着墙，喃喃地说女人們的脾气总是很倔强。难道屋子里死了人，还忙着向众人报告不成？在半夜的时候，这事真令人不快活，他因有了这种不好的心绪以致睡不成觉，实在可恼。这时候绮尔维丝把她的东西都搬到她的卧房里来，连压发针也拿来了，然后坐下，任情地哭起来，再也不怕人家撞见她同郎第耶在一起了。其实她还爱古波妈妈，她看见她选择了这样不适合的时间去世，起初她只觉得麻烦，觉得害怕，现在她又觉得悲伤了。她在静寂里放声哭起来，哭声很高，而古波还不住地打鼾，他什么也听不见，她呼唤他，摇撼他，结果还是决定让他静睡，因为她仔细一想，假使他醒来，倒反多了一种缠累呢。当她回到尸体旁边的时候，她看见娜娜已经在床上坐着，正在揉着眼睛。原来娜娜懂得了，她伸长了脖颈看她的祖母，表示她这坏透了的女孩的好奇心；她一句话不说，有几分发抖，一则诧异，二则满意，因为她等了两天，到这时候才真的能看见死人，这原是小孩子不容易看得见的呢。古波妈妈噎出了最后一口生气之后，面孔变瘦了，变白了；当着这种情形，娜娜的黄色眼睛像一双猫眼睛一样睁得很大，和她每晚到玻璃门后偷看那一件孩子们所管不着的事情的时候恰恰相同。

“喂，你起来吧”，绮尔维丝低声说，“我不愿意你停留在这里。”

娜娜依依不舍地溜下床来，一步一回头，眼光不离尸体。绮尔维丝不晓得把她安置到什么地方去等候天亮，觉得很是为难。结果是决意叫她穿好衣服，这时郎第耶穿着短裤和睡鞋也来和她在一起了，因为他睡不着，他对于自己的行为有几分惭愧。他一起床，一切都有办法了。

“叫她睡在我的床上去吧,有的是地方。”他说。

娜娜用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望着她的母亲和郎第耶,装做痴呆的样子,像新年人家给她巧克力糖的时候一般地痴呆。当然,她用不着人家推她,她几乎脚不着地,披着衬衫赤着小脚便走,像蛇一般地钻进了那暖气未散的被窝里,她那纤细的身子直挺挺地躺着,使被窝都鼓不起来。每次她的母亲进来的时候,看见她的眼睛闪烁,不言不动,也睡不着,满面通红,好像在思索什么事情似的。

这时候郎第耶帮助绮尔维丝替古波妈妈穿好了衣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死人的身子是重的。人家绝对猜不到这老婆婆会这样胖,这样白。他们替她穿上了一双袜子、一条白裙、一件短衣,戴上了一顶帽子;总之,给她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古波始终还在打鼾,鼾声有两种音阶,一种是重浊而下降的,一种是干脆而上升的;这真叫人以为是礼拜堂里行礼时的音乐呢。当那死人的衣服穿好了,干干净净地挺卧在床上的时候,郎第耶斟了一杯酒喝了,为的是恢复精神,因为他的心都乱了。绮尔维丝在柜子里搜寻,要找她从布拉桑带来的一个耶稣苦难像;但是她忽然想起大约是古波妈妈自己已经拿去卖了。他们把火炉升起火来,两人喝完了那一瓶酒,坐在椅子上蒙眬地半睡半醒熬过了下半夜,大家很烦闷,很不高兴,像他们自己做了一件错事一样。

将近七点钟的时候,天色未明,古波终于醒来了。当他知道了这不幸的事的时候,起先眼睛还是干的,叽里咕噜着,以为人家同他开玩笑。后来他忽然跳下床来,跑到死人跟前倒下去,吻她,像牛一般地大哭起来,流出了很大的泪珠,他拉被单揩他的眼睛,弄得那被单全湿了。绮尔维丝看见她的丈夫这样伤心,她十分感动,重新又哽咽起来,再也不恼他了,是的,她料不到他竟还有这样好的心肠。古波一时懊丧,越发觉得身子不舒服了。他用手指搔着头发,他的嘴里满是黏液,显得是醉了的第二天的人,他虽然睡了十个钟头,酒气还是未退。现在他握着拳头怨天怨地。天啊!他

这可怜的母亲，他平日那样爱她，现在她竟去了！呀！他的头多么痛，真要把他痛死了！他的脑袋里好像有热炭在燃烧，他的心好像被人挖去了！命运这样折磨人，真是不公平啊！

“喂，古波，勇敢一些吧”，郎第耶鼓励他说，“你应该恢复你的精神才好。”

他说着便给他斟了一杯酒，然而他不肯喝。

“我是怎么回事？唉！我的胃里觉得有铜腥味……这是妈妈。我看见了妈妈，就觉得胃里有铜腥气……妈妈！天啊！妈妈！妈妈！……”

他重新又像孩子般哭起来。他终于把那一杯酒喝了，为的是压一压胸中的烈火。郎第耶不久就走开了，借口说他去通知亲眷，而且到市政局报告去。其实他须要到外面吸一吸空气，所以他不慌不忙，吸着香烟，玩味那清晨的凛冽空气。从洛拉太太家里出来了之后，他还走进巴第诺尔的一家小食店里喝了一大杯热咖啡。他在那店里逗留了整整的一个钟头，把事情细细地考虑。

到了九点钟，亲眷们都到洗衣店里聚会，仍让店窗板关着。罗利欧并不哭；而且他有紧急的工作，所以他脸上做悲哀的样子转了一个转，早已回家去了。罗利欧太太和洛拉太太吻了古波夫妇之后，流了两行小小的泪珠，使用手帕子擦自己的眼睛。罗利欧太太用眼睛很快地瞟了死人的周围一眼，突然提高了声音，说人家没有常识，不该在尸体的身边点着一盏灯；于是他们派娜娜去买一包大蜡烛回来。好！好！你在瘸子家里死得好，她把你安排得像这个样子！多么蠢的妇人，甚至于不会处置一个尸体！难道她一辈子没有埋葬过一个人不成？洛拉太太只好上楼去向邻居们借了一个耶稣苦难像下来；那像又太大了，木雕的黑十字架上钉着一个硬纸做的耶稣，盖满了古波妈妈的胸腔，险些儿把她压扁了。后来大家又找圣水，但是本院里没有一个人有圣水，累得娜娜又跑到教堂里去取了一瓶来。转瞬间，小室里的景象已经变了，小桌上支一支蜡烛

在燃烧着,旁边有满满的一杯圣水,水里浸着半截杨枝。现在如果有客到来,至少不会嫌不合礼了。于是大家把店里的椅子团团地排列着,预备接待宾客。

到了十一点钟,郎第耶才回家来。他已经在殡仪馆里询问过了。他说:

“棺材的价钱是十二法郎。如果你们要做一场弥撒,另外要加十法郎。此外还有柩车,价钱是依照装饰的好坏而定的……”

罗利欧太太听了,抬起头来,现出诧异而担心的样子,喃喃地说:

“无论怎样做,妈妈是不能还魂的了,是不是?……那么,我们要看自己的财力说话才好,实在用不着这些排场。”

“当然,我也是这样想呢”,郎第耶又说,“我只记了价目回来给你们做个参考罢了……请你们把你们所要的东西告诉我,中饭后我去吩咐殡仪馆里预备就是了。”

微弱的阳光从窗板的缝儿里透照进来。大家低声在屋子里说话。那小室的门大开,从敞着的门显出了死亡的沉寂。院子里升起了儿童们喧笑的声音,一群女孩子在冬天黯淡的日光下打转。忽然间,大家听见娜娜的声音,原来他们曾把她差遣到博歇家去,现在她溜出来了。只听得她把鞋跟踏着天井,用她尖锐的声音命令众人,同时又用雀儿啁啾的声音唱着一首歌:

我们的驴子,我们的驴子,
它的脚受了伤。
太太叫人家在它的脚上
系一条漂亮的带子。
还有紫色的鞋子,
呀! 紫色的鞋子!

绮尔维丝等了一等,她随后说:

“当然,我们不是有钱的人,但是我们仍旧想要不失体统……”

古波妈妈虽然没有什么留给我们,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她当做一条狗那样抛进土坑里去……不,我们应该做一场弥撒,还要替她弄一辆不很坏的柩车……”

“谁付钱呢?”罗利欧太太猛然地问,“我们是不能的,因为上星期我们损失了一笔款子,你们也是不能的,因为你们的钱包空了……呀!你们为了想要博得社会上的称赞,弄到这种地步了,还不细想一想吗?”

于是大家征求古波的意见,古波吞吞吐吐地表示无可无不可的样子,他竟在椅子上又睡着了。洛拉太太说她付她份内的钱,她赞成绮尔维丝的意见,说不该失体统。于是她们两人取了一片纸来,在纸上计算:一共约需九十法郎,因为她们讨论了许久之后,决定在柩车上加一幅狭小的横帔。绮尔维丝说:

“我们一共三份,每份给三十法郎,不见得这样就会破产。”

但是罗利欧太太气冲冲地嚷道:

“好,我,我不肯!是的,我不肯!……这并不是三十法郎的关系。假使我有钱,假使金钱能够使妈妈还魂的话,我给十万也是甘心的……不过,我是不喜欢摆架子的人。你们有一家店铺,打算要向区里的人摆架子。但是我们却不能和你们相比。我们是不装腔作势的……唉!你们自己设法把事情弄妥吧。你们尽可以在柩车上点缀些天鹅绒,如果你们觉得开心的话。”

“人家不要您一个钱”,绮尔维丝终于这样回答说,“我就是要把我自己卖出去,我也不愿意自己良心上受责备。我没有您,已经把古波妈妈养活了半世;现在埋葬她,我没有您就不行了吗?……从前不是有一次我把话对您直说过吗:路上的饿猫我也拾回家里来养呢,何况您的母亲,我肯看见她在水沟里不救吗?”

于是罗利欧太太哭起来,就要走开,幸亏郎第耶把她阻止了。这时候她们越吵越凶,洛拉太太拼命地叫了几个“嘘!嘘!”悄悄地走进了小室里,很抱歉地、很担心地看了那死人一眼,竟像恐怕她

醒了转来,听见人家在她跟前吵嘴似的。这时候院子里的女孩子们又兜了一个圈子,娜娜尖锐的声音掩住了其他各女孩的声音:

我们的驴子,我们的驴子,
它的肚子受了伤。
太太叫人家在它的肚皮上,
系了一块肚兜子。
还有紫色的鞋子,
呀! 紫色的鞋子!

绮尔维丝听得不耐烦,同时正在悲哀,几乎要哽咽起来,于是她对郎第耶说:

“天啊! 这些孩子们唱着歌是多么招人讨厌啊! 您去叫她们住口,而且把娜娜踢几脚,赶她到门房里去吧!”

洛拉太太和罗利欧太太回去吃中饭,说过一会儿再来。古波夫妇也坐在桌上,吃些熟肉,然而他们的肚子不饿,竟不敢动他们的刀叉。他们非常烦闷,闷得都发呆了,因为他们觉得有那可怜的古波妈妈压在他们的肩上,而且死者的悲惨景象似乎把各房间都充满了。他们的生活被弄乱了。起初的时候,他们转来转去,找不着一件东西,竟像玩乐过度的第二天那样疲倦。吃了饭以后,郎第耶立刻拿了洛拉太太的三十法郎和绮尔维丝的六十法郎出门,到殡仪馆去了。这六十法郎是绮尔维丝头上都没有戴帽子、像疯妇一般地到顾奢家里去借了来的。到了下午,有好些女宾客来了,她们一个个怀着看热闹的心理,然而她们一进门便叹气,而且眼泪在眼睛里打滚,好像要哭似的。她们走进了那小室,一个个紧紧地望着那死人,同时在自己的胸上画十字,而且去摇动那圣水瓶里的杨枝。后来她们回到店房里坐下,大家说起可爱的古波妈妈,说不住口,而且说来说去不过是那一句话,竟说了几个钟头。洛门舒姑娘注意到死者的右眼还是睁着的,哥特龙太太再三地说以她的年纪而论,她的肉色算是很好的了,福加尼耶太太诧异地说三天前还看

见她喝咖啡,为什么死得这样快呢?真的,人死起来真快,每人随时都可以死的!将近晚上的时候,古波夫妇开始觉得厌烦起来,把一个尸体存留这许久,是家里的人的很大的烦恼。政府应该另定一个法律才是。还要整整的一个晚上,整整一夜,又整整一个上午,唉!不行!这真够受了!一个人不再哭的时候,悲哀就变为厌烦,终于不讲规矩了,是不是?古波妈妈在那狭小的卧室里无声无息硬挺挺地躺着,她的气味渐渐布满了全宅,使众人感觉到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她家里的人也不顾她,不尊敬她了,仍旧照常做起他们的事来。这时候洛拉太太和罗利欧太太都来了,绮尔维丝向她们说:

“今晚你们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吃饭吧。我们太悲哀了,大家不要再离开才好。”

他们在那工作桌上摆了晚饭,看见了盘碟之后,一个个回忆到当年的大庆生日的酒席。这时候郎第耶回来了,罗利欧也来了。绮尔维丝无心做菜,只叫糕点店里送了一味肉饼来。大家正在坐下的当儿,博歇进来说马烈士哥先生要求与主人见面。那房东马烈士哥先生果然进来了,他的神色严重,大衣上挂着他的大勋章。他静默地施了礼以后,一直走到那小室里跪下。他是一个虔心信教的人,他专心地像牧师般祈祷了一会,向空中画了一个十字,把杨枝水滴在尸体上。这时全家都离了桌子,站着望他,大家都很受感动。马烈士哥先生做了他的宗教仪式之后,回到店房里来向古波夫妇说:

“我这一次来,为的是那拖欠的两期房租。你们预备好了没有?”

绮尔维丝看见他当着罗利欧夫妇说出这话来,觉得十分不如意,于是吞吞吐吐地说:

“不,先生,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您是懂得的,我们遇了这一场祸事……”

“当然，各人有各人的苦处”，马烈士哥先生说时，展开了十只大手指，显得是当年曾经做过工人，“我很抱歉，我不能再等了……如果后天我收不到房租，只好不得已而采用逐客的法子了。”

绮尔维丝合着手掌，双眼含泪，一言不发，只表示哀恳他的神情。他摇了摇他那多骨的大头颅，表示哀恳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尊敬死人的缘故，大家不能争论。他谨慎地把身子向后退着说：

“搅扰了你们，万分对不起。——后天早上，请不要忘了。”

他走的时候经过那小室，重新又很虔诚地对着那开着的房门，遥遥地向尸体施礼，然后出去了。

起初大家吃得很快，好不显出吃东西的乐趣。但是，到了饭后果品的时候大家便吃得慢了，因为一个个都想要吃个舒服。有时候，绮尔维丝或洛拉太太，或罗利欧太太轮流站了起来，走到小室里去望那尸体一眼，但是嘴里还是满满的，甚至于饭巾也没有放下。她们看完尸体回来坐下，咀嚼着嘴里的东西的时候，其他的人又接着去看她一回，看那小室的情形有没有变化。后来她们渐渐懒起来了，古波妈妈竟被忘记了。他们做了一大缸很浓的咖啡，预备喝了咖啡之后一夜不睡。八点钟的时候，布瓦松夫妇来了，大家请他们喝一杯咖啡。郎第耶自从早上起就在等机会，现在窥探绮尔维丝的面色，似乎觉得机会到了。当大家谈到可恶的房东走进有死人的家里讨债的时候，他忽然说：

“这脏货原是一个耶稣会员，看他的样子倒好像是在做弥撒呢！……假使我处在您的地位，我一定把店房交还他！”

这时候绮尔维丝疲倦极了，又委靡，又烦躁，于是她顺着他说：

“是的，当然啦！我不会等到官厅里的人来的……唉！我受够了！唉！我受够了！”

罗利欧夫妇巴不得看见瘸子失了店铺，于是他们很赞成她的话。唉！一家店铺的开销多么大啊！她替别家做工，虽然每天只能赚三法郎，至少她用不着开销，没有亏本的危险。他们说了，又

催促古波,叫他也跟着说。他喝了许多酒,不住地伤感,独自对着盘子只管哭。这时候绮尔维丝似乎给他们说服了,郎第耶便向布瓦松夫妇递个眼色。于是那高大的维尔吉妮和颜悦色地开口说:

“您要知道,我们可以商量的。我可以继续您的租约,您的事情可以由我向房东接洽……总之,这么一来,您总可以安静了。”

绮尔维丝听了,像打了一个寒战似的全身摇晃,回答说:

“不,谢谢您吧。我晓得在什么地方去找钱来付房租,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将来还要工作,我有两只手,还怕不能挣脱出了难关吗?”

郎第耶连忙接着说:

“我们将来再谈这个吧。今天晚上不是说这话的时候……迟些吧,譬如说明天吧。”

这时候只听得洛拉太太在小室里轻轻地惊叫起来,原来室内的蜡烛烧尽了,她进去的时候以为蜡烛熄灭了,所以吃了一惊。众人忙着另点着了一支,然而他们一个个都摇头,说死人身边的蜡烛熄灭了,是不好的预兆。

大家开始守夜了。古波躺在床上,据他说并不是睡觉,只躺着思索事情。然而五分钟之后就打起鼾来。娜娜被他们送到博歇夫妇家里去睡觉的时候,哭了起来。原来自从早上她睡在郎第耶的大床上觉得很暖和,便希望晚上仍旧在那里睡。布瓦松夫妇停留到半夜。他们终于用一个盛生菜碗做了一些饮料来喝,因为咖啡太刺激妇人们的头脑。这时候大家转到倾吐情感的谈话上头,维尔吉妮说起乡村来:说她希望将来人家把她埋在树林的一角,墓上有好些野花。洛拉太太早已在她的柜子里藏着一幅被单预备将来殓她自己,而且她常常把一束香草熏着那被单,好使葬了以后鼻子里还能闻到香味呢。随后,布瓦松紧接着叙述今天上午他捉住了一个美丽的女子。这女子是在一家熟肉店里偷了东西的,她被捉到了警察局之后,人家把她的衣服脱了,看见她的腰的前面后面

悬挂着十节香肠。罗利欧太太听了,便装做嫌脏的样子,说她不愿吃这些香肠,众人因此都悄悄地笑了。这一夜大家并不寂寞,并且还保持着礼节。

大家恰恰把酒喝完的时候,只听得一种奇异的声音从小室里传出来,隐隐地像流水的微响。众人都抬起头来,你望我,我望你。郎第耶安静地低声说:

“这没有什么,她只清一清她的肚子罢了。”

这样一解释,众人也放了心,又低下头,把杯子重新放在桌子上。

后来布瓦松夫妇告辞了。郎第耶跟着他们走,据说是到一个朋友家里睡去,把他的床让给女人们,好叫她们每人轮流在床上休息一个钟头。罗利欧独自回家去睡觉,嘴里喃喃地说自从他结婚以后他还没有独自睡过觉哩。剩有绮尔维丝和洛拉太太她们姊妹俩伴着那打鼾的古波。她们围着火炉,炉上温着咖啡。她们很疲倦地弯着腰,把手放在围裙下,脸俯在火炉上,在全区的静寂里用很低的声音谈着话。罗利欧太太不住地叹息:她没有黑色的衣服,而她又想避免买衣服,因为她家境实在很困难。于是她问绮尔维丝:古波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人家赠送过她一条黑裙,现在这裙子是否还存在?绮尔维丝只好去把那裙子找了来。只消在腰间打一个折,就可以马马虎虎穿起来了。然而罗利欧太太还要些旧衣服,她说起那床,说起那高柜子,说起那两张椅子,同时用眼睛四面张望,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均分的。大家几乎生起气来,洛拉太太还公平些,出头劝和说:古波夫妇赡养了妈妈,便承受了她的旧衣服与旧家具也是应该的。于是她们三个人重新围着火炉打瞌睡,不时说些单调的话。这一夜使她们感觉得特别漫长。有时候,她们自己振作振作精神,喝了些咖啡,又探头向小室里张望。小室里的蜡烛是不许剪的,烛花渐积渐大,火焰变为红色而惨淡的样子。将近天明的时候,炉火虽然很旺,她们忍不住冷得发抖。她们一则心焦,

二则因为说话太多而疲倦了，舌头干了，眼睛涩了，呼吸也困难了。洛拉太太一下子倒在郎第耶的床上，像男人般打起鼾来；其余两个人的头低垂得几乎要碰到膝头，也在火炉边打瞌睡。到了天色微明的时候，她们忽然打了一个寒战，醒了过来，看见古波妈妈的蜡烛恰又熄了。在黑暗里，流水似的微声又起来了，罗利欧太太高声说着解释的话，为的是安她自己的心。

“她只清一清她的肚子罢了。”她一面说，一面另点一支蜡烛。

出殡的时间是十点半钟。唉！昨天熬了一个整天，昨夜熬了一个整夜，今天还有一个上午！绮尔维丝虽然没有一个铜子，假使有人早来三个钟头把古波妈妈抬了去，她情愿给他一百法郎呢！呃！我们虽然爱人，然而死人终于叫我们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且越是我们爱的人，在他们死了之后越希望快些摆脱他们。

幸亏出殡这一天的上午有许多可以分心的事情，他们有种种的准备要做，他们先吃了早饭，然后七楼的那杠夫巴苏歇伯伯来了，他把棺材和糠袋带了来。这老头子，他的酒气未消。昨天喝醉了，今天八点钟还是醉醺醺的。

“好，到了！是这里，是不是？”他说。

他把棺材放了下来，像新的箱子般卡咋卡咋地响。

但是，在他把糠袋扔在一边的当儿，一眼看见绮尔维丝在他跟前，于是他瞪着眼，张着嘴，半天才说：

“对不起，我弄错了，人家对我说是您家，谁知不是的。”

他已经把那糠袋拿起来要走，绮尔维丝叫他回来，说：

“请您把袋子留下。是的，就是这里。”

“呀！妈的！要说清楚才好！”他拍着大腿说，“我现在明白了，原来是那老的那一个……”

绮尔维丝的面色变得惨白了，原来巴苏歇伯伯把棺材送来是为她预备的！他仍旧很客气，找话解释他的误会：

“您看是不是？昨天人家告诉我，说楼下有一个女人去世了。”

于是我以为是……您要知道,这种事,在我们这一行里,左耳听进去,右耳便溜了出来……然而我终不免要恭贺您一声。迟些终是好些,虽然活着也不见得快乐。呃,真的,活着也不见得是好的!”

她听他说时,随听随向后退,仿佛生怕他用他的一双肮脏的大手把她抓进棺材里去一样。从前已经有一次,在她结婚的那一天晚上,他对她说他认识好些女人,说她们巴不得他去收拾她们,收拾了,她们还感谢他呢。绮尔维丝还没有到这地步,所以她一想起就觉得寒心。她的生活变坏了,然而她还不愿意这样早就走;她宁愿挨几年的饿,也不愿立刻就死。

“他醉了”,她说着表示嫌恶而害怕的神气,“政府至少不该用一些酒鬼来收尸。人家付的钱可是不少呢。”

这时候那杠夫变得轻侮无礼了,他喃喃地说:

“喂,亲嫂嫂,下次再来,我是愿意为您效劳的,您懂吗?只要您向我一招手就行了。我呢,我就是女人的安慰者……您不要向巴苏歇伯伯的脸上唾痰,比你更阔气的女人也被他抱走了呢。她们让我摆布并不埋怨一声,因为她们得在黑暗里继续她们的睡眠,她们是很满意的啊。”

罗利欧听见了吵嚷的声音,便跑了来,严厉地说:

“住口,巴苏歇伯伯!这种开玩笑是不合礼的。假使人家告发您,您一定会撤差的……滚出去吧!您太不守规矩!”

杠夫走开了,然而人家听见他在街道上喃喃地只管说:

“规矩,什么规矩!……世上本来没有规矩……没有规矩……只有诚实罢了!”

十点钟终于响了,柩车还没有到。店里已经来了许多人,是些邻人和朋友们,其中有马第尼耶先生、“靴子”、哥特龙太太、洛门舒姑娘。时时刻刻总有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头探出店门外看那柩车来了没有。丧家的人都在店房后面,同各人一一握手。短时间的沉寂,不时被短促的低语音间断了。大家不耐烦地等候着。有时候

又听见衣服窸窣的声音；罗利欧太太忘了她的手帕；洛拉太太却去找一本祈祷书来借给人家。各人一进门，便看见小室的中央的床的前面有一具棺材开着；而且各人不由自主地从眼角里估量那棺材，大家以为那肥胖的古波妈妈一定会进不去。众人你望我，我望你，一个个存着这种心理，只是不说出口来。忽然间，通街道的门被人推开了。马第尼耶先生进来，拱着双手，用庄重的声音报告说：

“他们来了！”

这还不是柩车。只是四个杠夫，一个随着一个进来，脚步很忙，脸色通红，手是搬家具的人的粗手，穿着因时日过久被棺材擦破了、擦白了的黄黑色衣服。巴苏歇在前面，虽然很醉，然而很规矩，原来他到了做事的时候立刻变为知礼的人了。他们一声不响，略低着头，早已把眼睛去估量古波妈妈的轻重了。事情做得很快，只消打一个喷嚏的工夫，那可怜的老婆婆已经被殓好了。一个矮小而斜眼的年轻人早已把糠倒进了棺材里，搅了几搅，像是要做面包似的。另有一个高大的汉子，看他的脸很滑稽，他把一条被单盖在上面。一！二！三！他们四个人，两人抬头，两人抬脚，早已把死尸抬了起来，比翻一张烙饼还快就扔进了棺材。在旁边伸长了脖子观看的人以为古波妈妈自己跳进了棺材里呢。她溜进那里头，竟像到了她的家里。唉！紧凑得很！太紧凑了，人家还听见她的尸体摩擦那新木所发出的声音呢。棺材的四面八方都给她塞满了，真像一幅图画嵌在镜框里。总之，她是进去了，旁观的人都诧异起来，这一定是昨天她的身子缩小了！这时那四个杠夫都站起来等候着，那斜眼的矮子把棺盖揭开，邀请丧家的人来做最后的告别。同时巴苏歇伯伯口里咬着铁钉，已经预备着他的铁锤。于是古波和他的两个姊姊，及绮尔维丝一班人都跪了下来吻那临行的妈妈，大家流了许多热泪，泪珠落在僵硬冰冷的脸上。一阵呜咽的声音起了。棺盖放下了，巴苏歇伯伯很有技巧地钉他的铁钉，每一

枚只钉两下,不多也不少;在这锤棺的声音里,没有一个人肯再哭了,完了,起棺了!

“在这时候何苦这样排场!”罗利欧太太看见柩车到了门前时向她的丈夫说。

那柩车把全区都惊动了。那卖兽肠的妇人叫杂货店的伙计来看,那钟表匠出来站在便道上,邻人们也都凭窗望着。人人都在谈论那白纱绫子的横帔。啊!古波夫妇把钱用来还债不更好些吗?但是,罗利欧夫妇说得好,一个人爱撑场面的时候,无论如何总要现出原形来的。同时绮尔维丝却暗指罗利欧夫妇说:

“真不要脸!这两个守财奴甚至于不肯送一束紫罗兰来给他们的母亲呢!”

不错,罗利欧夫妇实在是空手到来的。洛拉太太却送了一个纸花圈来。人家又在棺材上放了古波夫妇所买的一个鲜花圈和一束鲜花。那四个杠夫要在肩上十分用力才能把那尸体抬了起来。送丧的队伍要许久才安排好。古波和罗利欧穿着礼服,手拿着帽子,做引丧人。古波在早上喝了两杯白酒,提起了他的精神,这时候他挽着他姊夫的手臂,腿还是软的,头还是昏的。后面跟着走的是些男子们。马第尼耶先生周身穿黑,神色庄重;“靴子”在他的工衣上面披上一件大衣;博歇的黄裤子特别引人注目,此外还有郎第耶、哥特龙、“烤肉”、布瓦松一班人。妇女们跟在后面,第一排是罗利欧太太和洛拉太太姊妹二人,罗利欧太太穿的是改过后的死者的裙子;洛拉太太披着一件披肩,罩着她那草草做成的丧服,衫上点缀着一枝紫丁香。再后便是维尔吉妮、哥特龙太太、福公尼耶太太、洛门舒姑娘及其余的女亲友们,一个跟着一个。那柩车摇摇摆摆慢慢地从金滴路走下去,四面八方都有人画十字,脱帽子。到了路口,那四个杠夫便领头先走,两个在前,两个分在左右。绮尔维丝留在后面,为的是要关锁店门。她把娜娜交托给博歇太太,然后飞跑去赶队伍,同时娜娜被那女门房拉住,只准她站在门檐下观

看,她很有兴味地注视着她的祖母乘着那美丽的车子向路底隐没了。

恰在绮尔维丝气喘喘地赶上了队伍的时候,顾奢也赶来了,他加进了男人们的队伍里,然而他回身向她点头施礼,看他那样温和,她忽然觉得命薄,重新流下泪来。现在她不止是哭古波妈妈,却是哭一件很可痛心的事情,这事情她是说不出口的,使她十分气闷。一路上她只用手帕捂着她的眼睛。罗利欧太太的脸上没有半点泪痕,用眼睛斜看她,意思是怪她假慈悲,装场面。

在教堂里,仪式是很快就完了的。但是那弥撒却耽搁了一些时候,因为那神甫太老了。“靴子”和“烤肉”宁愿停留在外面,因为恐怕人家要他们布施。马第尼耶先生时时刻刻观察着那些神甫们,后来他向郎第耶说他观察的结果:这一班滑稽的神甫口里乱说拉丁文,其实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他们替你葬一个人也像施洗礼或婚礼一样,他们的心上是没有一点儿情感的。后来马第尼耶先生又非难那许多繁文缛礼,说那些烛光、那些哀怨的声音和那些在丧家的人跟前的种种炫耀都是无谓的。真的,亲属死一次竟像死两次:家里一次,教堂里一次!男人们都说他的话有理,这时候又是一个难挨的时间,弥撒做完了之后还有叽里咕噜的一阵祈祷声,送丧的人一个个还得在棺材前面走过,同时洒着圣水。幸亏墓地不远,教堂区的公墓就从面临马尔加代路的那个小花园的门穿过去就是。送葬的人纷纷走到了墓地,一面踏着脚,一面各人谈各人的事情。土地是硬的,大家踏得很响,像是借此取暖似的。人家已经把棺材停在墓穴的旁边,那墓穴被冷气激透了,颜色像一个石灰窑。送葬的人们在墓穴的周围排列着,大家很不高兴,一则因天气太冷不耐烦等候,二则讨厌看那窟窿。后来有一个神甫穿着白衣服从一间小屋里走了出来,他周身颤抖着,人家看见他每次念一句祈祷文的时候,口里便吐出白气来。他画了最后一个十字便走开,没有心再祈祷了。于是挖墓穴的人便拿起铁锹铲土,然而土地冻

得太硬了,他只能把很大块的土拨下墓穴里去,像炸弹般打在棺材上,打得隆隆地响,令人以为是棺材被打破了。哪怕你是最自私的人,听见了这泥土打棺材的声音也不能不感到伤心。大家的眼泪又流下来。到了他们离开墓地之后还听见那像爆炸的声音哩。“靴子”呵了几口气在他的手指上,高声说:“呀!妈的!那可可怜的古波妈妈不会觉得太暖了!”

这时候还有些亲友们停留在马路上伴着丧家的人们,古波向他们说:

“太太们和诸位先生们,假使你们容许我们请你们吃一点儿东西……”

他说着便先走进了马尔加代路的一家名叫“墓地风光”的酒店里。顾奢重新向绮尔维丝点头施礼之后,便要走开,绮尔维丝停留在马路上,把他叫回来,为什么他不肯喝一杯酒呢?他说他忙得很,他就要回工厂里去。于是他们互相怔怔地望了半天,一言不发。

“我请您原谅,我借了您六十法郎”,绮尔维丝终于喃喃地说,“那时候我像疯了似的,我忽然想起了您……”

“唉!这没有什么,我早已原谅您了”,顾奢抢着说,“您要知道,假使您遇着不幸的事,我一切都可以帮忙……但是请您不要向我妈妈说起,因为她有她的见解,我不愿意忤逆她。”

她始终只怔怔地望着他;看见他这样好心,这样悲哀,而且有这一簇美丽的黄胡须,她几乎愿意接受他从前的提议,跟他走到什么地方去享一享人生的幸福。后来她又起了一种坏念头,她想无论如何要向他借那两期的房租才好。她的心跳着,用温柔的腔调说:

“我们大家没有伤感情,不是吗?”

他摇了摇头,回答说:

“没有,当然,我们大家永远不会伤感情的……不过,您要知

道,一切都完了。”

他说着便大踏步地走了,让绮尔维丝昏昏沉沉地呆在那里。她所听到的他最后的一句话,像钟声般在她耳朵里铛铛地响。在走进酒店的时候,她听见内心深处隐隐地在说:“一切都完了!好!一切都完了!如果一切都完了,我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了!”她坐了下来,吞了一口面包和乳酪,看见面前有满满的一杯酒,又举起来一口喝干了。

这是楼下的一个长厅,天花板是低的,厅里摆着两张大桌子。桌子上顺序摆着几瓶酒,几方面包,还有三碟干酪。送葬的人们草草地吃东西,也不用桌布,也不用刀叉。更远一些,在火炉旁边,那四个杠夫把中饭吃完了。

“天啊!”马第尼耶说,“每人都要轮到的。年纪老的让位给年纪轻的……等一下你们回去之后,会觉得你们的屋子很空了。”

“唉!”罗利欧太太连忙说,“我的弟弟要把屋子退了,这店铺已经破产了。”

大家对古波用工夫,努力怂恿他把租约让给别人。洛拉太太自己在近来与郎第耶和维尔吉妮都很要好,而且她以为他们两人之间已有了爱情,所以想要帮他们的忙,便努力装做惊惶的样子,说破产与坐监牢的可怕。忽然间,古波生气了,原来他喝酒太多了,伤感的心情变成了一种怒气。他向他的妻子劈面嚷道:

“你听我说。我要你听我说!你老是依你自己的主张办事!这一次我老实对你说,我要依我的主意行事了!”

“好!”郎第耶说,“要是好话说不服她,就得用锤子把这道理钉进她的脑子里去!”

他们两个人都攻击了她一会。然而说话并没有妨碍嘴巴骨咀嚼的动作。那些干酪渐渐不见了,瓶里的酒也像喷泉一般流尽了。绮尔维丝被他们打击得软化了,她一句话不回答,嘴里始终是满的,她匆忙地吃着,竟像一个饿极了的人。当他们说够了之后,她

才轻轻地把头抬起来,说:

“你们说够了,是不是?我并不稀罕那店铺!我也不要了!……你们要知道,我不稀罕!一切都完了!”

于是他们再叫些干酪和面包来,大家正经地讨论。布瓦松夫妇愿意继承租约,而且替他们担保那两期的欠租。博歇昂然地代表房东,应承这种办法。他又当场租给古波夫妇一个住所,这是七楼空出来的一间屋子,恰与罗利欧夫妇同一个廊子。至于郎第耶呢,呀!他很想保留他的卧房,如果这不至于妨碍布瓦松夫妇的话。布瓦松立刻应承了:这并没有什么妨碍的;政见虽然不同,好朋友终是合得来的。郎第耶把事情弄妥了,再也不参加一句话,只把很大一块面包加着干酪塞在嘴里。他把身子向后仰着,虔诚地吃他的面包,心里暗喜,用眼睛轮流地瞟着绮尔维丝和维尔吉妮。

“喂!巴苏歇伯伯!”古波叫道,“请你们也来喝一杯好不好?我们不是骄傲的人,大家都是工人!”

那四个杠夫已经走出了门口,又走进来同他们碰杯。并不是他们说埋怨的话,其实刚才那尸体太重了,也值得喝一杯酬劳的酒。巴苏歇伯伯始终把眼睛盯着绮尔维丝,却没有说一句不合礼的话。绮尔维丝觉得不舒服,便站起身来,离开了那些喝醉了酒的男子们。古波喝得大醉,重新又大声哭起来,说他还在伤心。

到了晚上,绮尔维丝回到家里的时候,坐在一张椅子上怔怔地出神。她似乎觉得那几间房子太大了,人太少了。真的,这么一来,她当然少了一重拖累。然而她不仅是把古波妈妈留在马尔加代路小园地的墓穴里。也可以说,这一天同时她埋葬了她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店铺,她做老板娘的威风还有其他的种种,所以对她说来,她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呃!屋子空了,她的心也空了,活像一切都搬空了,真是破产的景象。她觉得自己也感到厌倦了,将来她再恢复吧,如果她能够的话。

到了十点钟,娜娜脱衣的时候,顿脚大哭起来。她要睡在古波

妈妈的床上。她的母亲极力使她感到害怕，然而这孩子心情早熟，对死人并不害怕，只抱有好奇的心理；绮尔维丝为着耳边清静，终于允许她躺在古波妈妈睡过的地方。这女孩，她喜欢大床，她可以随意躺着打滚。这一夜，她在这舒适温暖的鸭绒褥子上睡得很舒服。

十

古波夫妇的新居在七楼,要从 B 号楼梯上去。要到他们家里,先得经过洛门舒姑娘的门前,从走廊里向左转,随后还要再拐弯。第一个门是俾夏尔的家。对面有一间不通空气的小屋子,算是一间卧房,上面是直上屋顶的楼梯:在这小屋子里住的就是伯鲁伯伯。再过两个住家,便是巴苏歇所住的房子。巴苏歇的紧隔壁是古波家,是向着天井的一间卧房带着一间小厅。罗利欧夫妇住在最尽头,从古波家沿着廊子走去,只须经过两个住家。

一间卧房,一间小厅,现在古波夫妇所栖止的地方也就如此而已。而且那卧房只有手掌般大小,一切事情都要在那里做,睡觉在那里,吃饭在那里,做什么都在那里。那小厅里仅仅容得下娜娜的一张床,她只好在父母的卧房里脱衣服;而且夜里让小厅的门开着,以免妨碍她的呼吸。地方太小了,家具摆不下,所以绮尔维丝离店的时候把许多东西让给了布瓦松夫妇。一张床,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已经把住宅塞满了。然而她还没有勇气同她那心爱的柜子分离,所以又把它搬进房里来,把窗子遮住了一半。一扇窗子被挡住了,以致光线不足,令人生愁。当她想要看看天井的时候,因为她的身体太胖了,窗口容不下她的两只胳膊肘,所以她只好斜着身子,扭着脖颈,然后才能够向下望去。

起初的时候,绮尔维丝坐着只管哭,她住惯了宽阔的地方,现在住到这里来,连转动身体都不方便,似乎太难堪了。她觉得闷

气,只好凭着窗,扭着脖颈,在墙壁和柜子之间挤着。每日向天井呆看几个钟头,只在这地方她才能够呼吸,然而这天井只能引起她的悲观。她看见对面向阳的房子,忽然回想起当年的好梦:当年她希望租有的那六楼的一个窗口,每逢春天,窗前一盆西班牙豆所长的细长的豆苗袅绕在一个线网架上,开了豆花,向着太阳微笑。现在她的房子背着太阳,在阴影里,窗前那几盆香草活不到一个星期就会死去。唉!生活越变越坏了,这不是当初她所希望的生活啊!到了中年,非但不能锦上添花,倒反滚进肮脏的地方来了!有一天,在凭窗眺望的时候,她忽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想:她回忆起她当年在廊檐下,门房旁边,仰着头,第一次观察这一所房子时的情形。回首十三年,旧事重上心头,给了她一个很大的刺激。那天井的景象还没有变化,只房面的墙壁稍为黑了一些,破了一些;现在那下水的铅铁管已上了锈,臭气直升上楼来了。窗外的绳子上晾着好些衣服和屎尿沾污了的襁褓。天井的砖地坍塌了,锁匠的煤渣和木匠的刨花堆在一起,显得很脏。甚至于那自来水管的一角潮湿的地方,还有那从染坊里流出来的一洼蓝色的水,这蓝色倒还像当年一样鲜艳呢。然而她呢,现在她觉得自己变了,憔悴了。她已经不是当年,在下面朝天扬着头,很满意地、很有勇气地存着占有一处好住所的野心的那个女人了!现在她住的是正在屋顶下最小最脏的角落里,是没有一道阳光肯来光顾的地方。她不能满意她的命运,所以她的眼泪不是无故流出来的。

然而古波太太稍为习惯了之后,在这新居里家庭生活起初过得并不很坏。冬天差不多过去了,卖给维尔吉妮的家具的钱也就够他们把屋子陈设一下。而且春天才到,运气就来,原来外省有人雇请古波到爱当伯去做工。他到了那里,受了乡村的空气的影响,做了三个月的工,没有醉过一次。可见巴黎到处有烧酒的气息逗引一班醉汉,所以他们一离开了巴黎的空气就有了救星。回到巴黎之后,他的面色像玫瑰一般鲜艳,他带了四百法郎回来。他们把

这钱先付了布瓦松夫妇替他们担保的两期房租，又还了本区几处最紧急的债。有两三条马路是绮尔维丝所不敢经过的，现在她敢走过了。当然，现在她重新做熨衣妇的短工。福公尼耶太太只要人家逢迎她，她就做好人，所以仍旧肯雇请她，甚至于给她三法郎一天，把她当做工头看待，为了顾全她当初做过老板的面面。由此看来，他们夫妇似乎不怕没有饭吃了。假使一面工作，一面积蓄，绮尔维丝料定可以把债务还清，将来有一天不至于再过难堪的生活。不过，因为她丈夫能赚了一笔大款子，所以她才存有这种热望。其实她在心境清凉的时候也知道要随遇而安，说好日子原是不能长久的。

这时候最能令古波夫妇难堪的就是看见布瓦松夫妇盘踞了他们的店铺。他们本来不怎样妒忌，然而人家却惹他们生气，故意在她们跟前称赞后来人怎样会点缀新居。博歇夫妇，尤其是罗利欧夫妇，口里不住地称赞。依他们说，世上竟没有更漂亮的店了。他们说布瓦松夫妇发现那店房脏极了，单说刷洗店房的碱水已经花了三十法郎。维尔吉妮踌躇了一些时候，决定做杂货生意，卖些糖果、巧克力、咖啡、茶叶等等。郎第耶极力劝她做这生意，因为据他说好吃的东西最能赚大钱。店铺的门面漆的是黑色，加上了黄色的线条，便是很文雅的一种颜色。三个木匠来做了一星期的工，安置了好些货架、玻璃格子，又做了一个柜台，柜台上装置些横板，预备放些像糖食店一般的玻璃罐。那承继的遗产给布瓦松储蓄了许久，现在却消耗了不少。然而维尔吉妮扬扬得意了；罗利欧夫妇再加上博歇夫妇的帮腔，对绮尔维丝说起那店铺的时候，连一个货架子、一个玻璃格子或一只玻璃罐都不肯放过，因为他们看见她的面色变了更觉得开心。一个人无论怎样不羡慕别人，但是到了人家穿了你的鞋子却来践踏你的时候，你不能不生气啊。

除此之外，还有男女的问题，人家说郎第耶与绮尔维丝脱离关系了。全区的人都说这样好极了，可以使街道上的风气转好一些。

脱离关系的一切好处都归于郎第耶,因为区里的妇人们始终爱他。人家越说越详细,竟说绮尔维丝向郎第耶歪缠得太厉害了,他只好打她两巴掌,叫她安静些。当然,没有一个人说的是真正的事实,能打听得事实的人又嫌事实太简单了,太没有兴味。你要说郎第耶和绮尔维丝脱离了关系也可以,但是所谓脱离只是不像从前每日每夜占有她罢了;其实当他想要她的时候,他一定还是到过七楼去找她,因为洛门舒姑娘往往看见他在可疑的时间从古波家里出来呢。总之,关系虽然未断,勉强来往,大家都没有多大的快乐;这只是习惯一时改不了,而且双方都还很客气,如此而已。不过,现在情形复杂了,因为区里的人们都说郎第耶和维尔吉妮又同盖一床被了。关于这一层,区里的人们也是神经过敏。当然,郎第耶在打维尔吉妮的主意,这是很显明的,因为她在屋子里替代了绮尔维丝的一切。恰巧大家传出一个笑话,说有一夜郎第耶到隔壁的枕上去找绮尔维丝,却把维尔吉妮找回房来,留她睡到天亮的时候才认得是她,因为在黑暗里他以为是绮尔维丝。这一段故事令人笑痛了肚子,其实他还没有这样进步,他仅仅敢捻她的大腿罢了。罗利欧夫妇也常常把郎第耶与维尔吉妮的爱情在绮尔维丝跟前说起,希望能刺激起她的妒忌。博歇夫妇也一样,他们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可羡慕的一对好情人。在这一切情形之下,最奇怪的是金滴路的人似乎并不恼这新的三角夫妇;从前区里的人对绮尔维丝的道德批评得那样严,对于维尔吉妮却这样宽。也许是这街坊的人们的宽宏大度都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警察吧。

幸亏绮尔维丝并不因妒忌而伤心。郎第耶的负心,在她不是介怀的,因为她的心早已不在乎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了。她不期然而然地听到了许多不干净的事情,知道郎第耶与种种荡妇发生过关系,甚至于马路上的野鸡也可以同他结合的;她想到这里,便毫不妒忌,仍旧对他很客气,甚至于没有怒气去同他绝交。话虽这样说,假使她的情人真的有了新恋,她不见得这样容易能忍受

的。维尔吉妮与马路上的荡妇们当然不同。郎第耶与维尔吉妮编造出这种事来,分明是存心气她;她虽然不起妒忌的念头,然而她恨他们不把她放在眼里。所以,每逢罗利欧太太或其他的可恶的家伙在她跟前故意说布瓦松戴了绿帽子的时候,她的面色变得惨白了,心中起火。她抿着嘴唇避免生气,因为她不肯给仇人看见而快乐。然而她大约是同郎第耶吵过嘴来,因为有一天下午洛门舒姑娘以为听见了一种打耳光的声音。再说,他们一定曾经有过不和,所以郎第耶隔了半个月不同她说话,后来是他先回来就她,于是大家像没有事一样,重新又和气一团了。绮尔维丝情愿忍气吞声,她不愿意把生活弄得更坏,所以无心再与维尔吉妮揪头发。唉!她不是二十岁的人了,她不爱男人了,她甚至于要打他们不会像以前那样因为爱男人而打人家的屁股,牺牲她自己的地位。不过,她不免总要把这些事记在心头。

至于古波呢,他却嘲笑起来,他从前是好相处的丈夫,故意不愿意知道自己戴绿帽子,现在却笑布瓦松的妻子偷人了。在他自己家里这不算什么;在别人的家里,他却觉得这事很滑稽了。当邻居的妇人们去打听消息的时候,他自己也辛辛苦苦地参加。呸!这个布瓦松,亏他还佩带着剑在街道上推别人哩!后来古波的狂气发了,便索性开绮尔维丝的玩笑。好!她的情人老实不客气地丢开她了!她真没有运气:第一次她同那些铁匠们没有好结果,第二次她同帽商也没有好收场,可见得她所选择的人都是不正经的。为什么她不找一个泥水匠呢?泥水匠惯于把石灰搅得很结实,他们的爱情也就会粘得很结实的。当然,他说这种话只算是笑话,然而绮尔维丝因此也变了面色,因为他把一双灰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竟像要把这话钉进她的身上似的。当她说到了不干净的话的时候,她从来不晓得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当真呢。一个自年头醉到年尾的男人是没有理智的;世上有些丈夫在二十岁的时候很会吃醋;到了三十岁,喝了烧酒之后,就很能通融,不管妻子贞洁不

贞洁了。

唉！古波在金滴路上是多么放肆啊！他把布瓦松叫做乌龟。呸！那么爱说是非的人们现在可以闭上他们的狗嘴了！现在乌龟不是他了。呀！他难道不晓得吗？当初他在表面上似乎不知道，无非因为他不喜欢人家说他的闲话而已。各人认识各人的家庭，身上什么地方发痒就搔什么地方。他呢，他不觉得发痒，所以他不能为了博取别人的欢心而搔自己的身体。好，那警察，他知道不知道？然而这一次是事实了，人家撞见了一双情人，不能说是谣言了。他因此生起气来，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政府的职员竟能忍受这样的一场家丑。布瓦松大约是喜欢吃人家舔过的东西吧？然而有些晚上，古波烦闷起来，觉得独自伴着妻子在屋顶下面一间小屋子里厮守太无聊了，忍不住下楼去，勉强把郎第耶拉上楼来。他觉得自从他的朋友不与他同居之后，他的房间里太寂寞了。当他看见郎第耶与绮尔维丝冷冷地不高兴的时候，他便想法子调停。妈的！人家的闲话哪里管得了许多！他们各行其是地取乐谁能管呢？他说着便冷笑，他那醉汉的一双不安定的眼睛显露出他的旷达的心胸，他须要把一切都和郎第耶分享，好叫生活有兴趣些，尤其是遇着这样的晚上，绮尔维丝更不晓得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当真呢。

在大家言三语四的当儿，郎第耶只当没有那一回事。他表示自己是他们的一个很规矩的亲属，有三次他阻止了古波家和布瓦松家的争闹。两家和洽的时候他就喜欢了。他把坚决而温柔的眼光监视着绮尔维丝和维尔吉妮，她们相互间始终只好装做很有情谊的样子。他呢，他对于她们两个人都有权威，暗暗地用计骗她们来养肥自己。这坏蛋，古波家被他吃了，还没有消化，已经又吃起布瓦松家来了。唉！他没有什么难为情的！吞了一个店之后他又着手吃第二个店。总之，天下只有这种人有运气。

这一年的6月，娜娜领第一次的圣体了。她快到十三岁了，已

经生得很高,有一种不顾羞耻的样子。因为她的行为不端,前一年人家就不要她听圣课了。这一次神甫所以准她领圣体的缘故,无非怕她不再到教堂里来,马路上便多了一个不信教的人。娜娜一想起领圣体可以有白衣服穿,便喜欢得跳起舞来。罗利欧夫妇是她的代父代母,答应给她买一件白衣服,同时逢人便说,说得这所房子里的人知道了;洛拉太太送给她面纱和帽子,维尔吉妮给她的钱袋,郎第耶给她的经文。所以古波夫妇等候行礼,用不着太担心。甚至于布瓦松也选择了同一个日子请人喝酒,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这大约是听了郎第耶的劝告。他们邀请古波夫妇和博歇夫妇吃饭,因为博歇的女儿也第一次领圣体。那一天晚上他们预备吃一味羊腿,加上几味别的菜。

行礼的前一天,恰在娜娜欢天喜地地望着那横柜上陈列着的种种赠品的时候,古波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巴黎的空气又把他弄坏了。他说了许多醉话责备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有许多肮脏的字眼,是在这时候这地方所不该说的。娜娜时时刻刻听惯了这种肮脏的谈话,连她自己学坏了。每逢吵嘴的日子,她老实不客气地把她的母亲骂做母牛。

“拿面包来!”古波嚷着说,“笨女人们,我要吃晚饭……你们这两只母狗,有这许多衣服!你们要知道,如果我没有晚饭吃,我就要坐在这些东西上头了!”

“他喝醉了就不讲理了!”绮尔维丝忍不住气喃喃地说。

她又转身向他说:

“我们正在烧菜,你何苦同我们瞎闹呢!”

娜娜装做很温和的样子,因为她觉得这一天应该不闹才好。她继续注视着横柜上的赠品,故意低着头,装做不懂得她父亲的粗言野语。然而古波醉了的时候是十分爱胡闹的,所以他挨着她的脖颈向她说:

“我要把你的白衣服扔到毛坑里去!呃!你想要像从前那一

个星期天那样，把纸球儿塞在胸衣里当做你的奶子吗？……你先不要高兴！我分明看见你在扭屁股呢！你看见了好衣服就心痒了！……快滚开，贱丫头！把你的手抽回去，替我把这一切都扔进一个抽屉里去，否则我要把你的东西扔掉！”

娜娜低了头，始终不回答。她把那网眼纱帽拿起来，问她的母亲这帽子值多少钱。古波伸长了手，想要抢那帽子，绮尔维丝推开了他嚷道：

“你不要难为她吧！这孩子，她很可爱，并没有做坏事！”

于是古波满嘴胡说起来：

“呀！你这两个娼妇！母亲和女儿，恰是一对！一面勾引男子，一面祈祷上帝，真可以的啊！小淫妇，你敢说不是吗？我要用一只麻袋给你做衣服，看能不能替你搔痒！是的，用一只麻袋，好叫你和你的神甫们都不舒服！难道我要让人家把你教坏不成？妈的！你们都听我的话好不好！”

古波说要扯破那些物件，绮尔维丝正伸长了手臂要拦住他的时候，娜娜忽然气冲冲地转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望着她的父亲。她忘了神甫吩咐她要谦恭的话，咬着牙狠狠地说了一声：

“猪猡！”

古波吃了晚饭之后，立刻打起鼾来。第二天他醒来的时候又变成了一个好人，昨晚的酒气还有，然而他客气多了。他特来看他的女儿梳妆，他很赞赏那白衣服，觉得只这一点儿东西已经把一个孩子打扮成一位小姐了。总之，依他说，做父亲的到了这日子，当然为他的女儿而骄傲了。呀！娜娜漂亮得很，她的衣服太短了，她含羞微笑像一个新娘。她下了楼来，在门房的门口遇见了宝玲也穿好了白衣服，她停了脚步，用眼睛在宝玲身上估量了一番，然后很客气同她招呼，因为她看见宝玲装束得像一个包裹，比不上她自己风光，所以她满意了。两家的人一齐出发到教堂里去，娜娜和宝玲拿着经文先走，风把她们的面纱吹得鼓起来，她们用手攥住，她

们并不谈话,只兴高采烈地用眼睛看街上许多人从店里走了出来,她们耳边听见人家说她们很漂亮,于是她们装做很虔诚的样子。博歇太太和罗利欧太太走在后面,因为她们故意在后面谈论瘸子,说她把家财败完了,幸亏亲戚们赠送了娜娜许多东西,否则她决不能使她的女儿领圣体。呃!一切都是亲戚们赠送的,甚至于一件新的衬衫,也是亲戚们为娜娜领圣体而买的。罗利欧太太最注意那一件白衣服,因为是她的赠品,每逢娜娜走得太近铺户,以致衣裙上挂有尘土的时候,她便把她骂做脏丫头。

在教堂里,古波时时刻刻只是哭,这是傻事,然而他忍不住。这情景使他感动了:那神甫庄重地行礼,那些女孩们像天使般地排队进行;风琴的声音打动了他的心,案上的檀香迫得他用鼻子只管嗅,像人家把一束香花放在他的鼻下似的。总之,他触景生情,心灵上有所感动。正在那些女孩子们吞吃圣体的时候,有一首极有声韵的圣歌,似乎直入了他的肺腑,不禁使他打了一个寒战。他的身边有好些富于感情的人也用手帕揩眼泪。真的,这是一个好日子,是人生最好的日子!不过,出了教堂之后,他同罗利欧到酒店里喝一杯酒,看见罗利欧的眼睛没有湿,而且嘲笑他,于是他生气了,便埋怨那些神甫们烧了些什么魔草令人家的心软起来。再说,他也犯不着隐瞒,他实在流了些眼泪,这可以证明他不是铁石心肠的人。他说着又叫了一巡酒来,与罗利欧喝了。

到了晚上,布瓦松家的入宅喜酒很是热闹。自开筵直到散席,大家和气一团,没有吵闹一句。坏日子到来的时候也有些好时间,能叫相恨的人们暂时相爱。郎第耶的左边是绮尔维丝,右边是维尔吉妮,他对于她们两人都很客气,尽量地运用温柔的手段,像周旋于群雌之间的一只雄鸡。对面是布瓦松,他安静而庄严,不失警察的本色,与他在街上巡逻的时候一般的心地澄清,无思无虑。这一天酒席上的皇后是娜娜和宝玲,人家容许她们不脱衣服。她们因怕弄脏了白衣服,所以直挺挺地坐着。她们每吃一口,人家便嚷

着叫她们抬起下巴，规规矩矩地吞下去。娜娜厌烦起来，终于把酒流在胸衣上，大家忙着把她的胸衣脱了，立刻用一杯清水把那酒痕洗个干净。

后来吃到了饭后果品，大家正经地谈论孩子们的前程。博歇太太已经替女儿选择好了职业，预备叫宝玲进某工厂里做金银的细工；在那里头，每天可以赚五六个法郎。绮尔维丝还不晓得怎样，因为娜娜的性情并不近于任何职业。呀！她只晓得东跑西跳，这就是她性情所近的；除此之外，她什么都不会做。

“我呢”，洛拉太太说，“假使我处在您的地位，我就叫她学做假花。这是干净而可爱的职业。”

“做假花吗？”罗利欧说，“做假花的都是些坏女人。”

“好，那么，我呢？”这位高大的寡妇抿着嘴唇说，“您要知道，我不是一只母狗，听见人家吹口哨便四脚朝天呀！”

席上众人都叫她住口。

“洛拉太太！唉，洛拉太太！”

大家向她使眼色，叫她看那两个女孩子，原来她们正在把鼻子凑进杯子里忍住笑呢。为着顾全体统起见，男人们也选用一些文雅的字眼来说话。然而洛拉太太不接受大家的教训。刚才她说的话，在最上流的社会里她也听见人家说过呢。再说，她自负她会说话，人家常常恭维她谈论一切的事情，甚至于在孩子们跟前，也不会失了体统。

“请你们打听打听，做假花女当中有不少好人哩！”她嚷着说，“她们也像别的妇女们有耳目口鼻。她们会自己检点，她们做事有选择的能力……这就是从做假花得来的。我呢，我也因为做假花而保全的……”

“天啊”，绮尔维丝抢着说，“我并不嫌恶做假花。只要娜娜喜欢这个就好了；我们不该违反孩子们的禀性……喂，娜娜，你不要装傻，你回答我吧，你喜欢做假花吗？”

这时候娜娜低头向着她的盘子,用一只湿了的手指去粘取盘上的糕点的碎渣,然后咂她的手指。她不慌不忙,然后挺调皮地笑了一笑,终于说:

“是的,妈妈,我喜欢。”

于是事情立刻妥当了。古波愿意洛拉太太在明天起就把娜娜领到开罗路她的工厂里去。因此,席上众人便庄重地谈起人生的义务来。博歇说现在娜娜和宝玲领了圣体,便算是大人了。布瓦松接着说她们此后应该晓得做菜,晓得缝补袜子,而且晓得料理家务。众人甚至于说起她们的婚姻和将来她们所生的儿女。那两个女孩子心里暗笑,你挨我我挨你的,想起自己成了妇人,心里便兴奋起来,觉得难为情,白衣上烘出粉红的面色。但是最令她们心痒的是:郎第耶取笑她们,问她们是否已经有了小丈夫。于是大家追着娜娜承认她很爱维克多·福公尼耶——她的母亲的老板娘的儿子。

临走的时候,罗利欧太太向博歇夫妇说:

“好!这虽然是我们的教女,然而他们既然叫她做扎花女工,我们便不再过问她的事了。将来马路上又多了一个野鸡……不出半年,她可以替他们赚酒钱了。”

当古波夫妇上楼睡觉的时候,他们承认一切都很顺利,而且布瓦松夫妇并不是恶人。绮尔维丝甚至于觉得那店布置得很干净。起初她以为到她的旧地方去饮酒,而且人们都扬扬得意,她一定会因此伤心;谁知结果她不曾有一秒钟伤心,连她自己也诧异起来。娜娜一面脱衣服,一面问她的母亲:住三楼的,上月才出嫁了的那位姑娘,她的衣服是不是也像她自己的衣服一样是纱布做的?

这就是古波家最后的好日子了。两年的光阴过去了,他们越老越穷。尤其是冬天令他们难过。天气好的时候他们有面包吃;冬天呢,雨雪交加,肚子里又是空空的,大家只好在西伯利亚一般冷的房子里念着面包二字充饥。12月的寒气从他们的门底下透进

来,它所带来的是一切的灾难:工厂里没有工作了。寒气把人弄懒了,潮湿的天气显出最凄凉的景象来。第一个冬天,有时候他们还生火炉,围炉蹠曲着,宁愿挨饿,也不甘心挨冷;到了第二个冬天,火炉里竟不能起火,炉铁生愁,更增加了屋子里的冷气。而且,最令他们垂头丧气的是他们的房租。唉!正月的房租!屋子里没有一个小萝卜可吃,而博歇伯伯还把房东的收条送来!这一阵北风,更把他们冻煞!下一个星期六,马烈士哥先生来了,披着一件很厚的大衣,他那一双粗大的手上套着一副羊毛的手套;他的嘴里始终不离逐客二字,同时外面大雪纷纷,活像想把白色的被单铺在街道上给他们预备一张床似的。为着支付房租,他们几乎卖了自己的肉。炉里空空,盘里空空,无非为的是房租。其实非但他们一家,而且全所房子里也怨气冲天。每一层楼都有人哭泣,悲哀的音乐充满了楼梯与走廊。纵使每家有了一个死人,也还不至于有这种可怕的悲哀的景象。这真是末日了,活不成了,无产阶级被压碎了。四楼某房客的妻子到美男路口暂做几晚拉客的生意,六楼的一个泥水匠偷了老板的东西。

当然,古波夫妇首先只该埋怨自己,生活虽然艰难,假使他们会理家,会积钱,总还可以支持。试看罗利欧夫妇,每逢租期,他们一定能够支付房租。不过,他们的生活也实在太苦了。娜娜学做假花,还不能赚钱,而且她的衣食和种种零用也还花了不少。绮尔维丝在福公尼耶家里终于被人瞧不起了。她的手艺一天坏似一天,烫衣服往往烫得不成样子,以致福公尼耶把她的工钱减为两个法郎。她非但不会做工,而且她很骄傲,很会生气,动不动就拿出当年老板娘的身份来。有些日子,她不上工;又有些日子,她赌气离了工场。譬如有一次,她看见福公尼耶太太把蒲独花太太雇了来,她自己与她从前的女工并肩工作,她觉得面子上十分过不去,所以一连半个月她不上工。经过了这些狂妄的事情之后,人家因为可怜她然后再收容她,于是她更是一肚子的闷气了。当然,每逢

一星期终结,她的工钱并不多;她往往叹说,有一个星期六结账,倒是她欠老板娘的钱呢。至于说到古波呢,也许他还在工作,然而他所得的工钱大约进贡给国家了,所以,自从爱当伯雇用他工作的那一次之后,绮尔维丝就没有看见过他的工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当他进门的时候,她不再看他的手了。他摆着双手,空着裤袋子回来,甚至于往往手帕都没有了。呃!是的,他的手帕丢了,或者是被哪一个坏朋友偷去了。起初的几次,他还报一报账,编造了许多假话:十个法郎捐给了某种慈善事业,二十法郎从袋子的窟窿里溜了出去——说时把袋子给她看,又五十个法郎还了某种债务。后来他再也不肯费脑筋去编造谎话了。钱花了就是了!钱不在他的袋子里,却在他的肚子里,换一个方法把钱带回家来不行吗?绮尔维丝听从博歇太太的劝告,有时候也到工厂门口守候她的男人,预备截取他新拿到手的钱,然而这也没有多大用处,有些朋友通知了古波,叫他把钱藏在皮鞋里,或甚至于藏在那不好说出口的地方。博歇太太对于这一层原是十分精通的,因为博歇往往把十法郎的一个金币藏起来,预备给他的情妇们买兔子肉吃;她把他的衣服鞋袜处处细心搜检,她往往在他的便帽的帽檐里搜了出来,原来博歇把钱缝在布和皮子的中间。唉!古波哪里肯用金子镶帽檐呢?他只把它吞在肚子里。绮尔维丝毕竟不能拿剪刀去剪开他的肚皮啊!

呃!真的,古波家一天比一天衰败,这是他们自己的过失。然而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人家所不肯承认的,尤其是在贫穷的时候。所以他们只怪命运不好,说上帝和他们过不去。现在他们的家真是吵得不像个样子了。他们整天互相纠缠着,然而他们还没有掀打,即使吵得最凶的时候也仅仅打几个巴掌而已。最惨的是:现在“感情之笼”开了,感情像鸟儿般飞出去了。古波、绮尔维丝、娜娜都带着冷面孔,一言不合就互相吞并,眼睛里露出恨意来。似乎有一样什么东西破坏了,幸福的家庭里的血液循环系统完全消灭了。

呀！当然，假使现在绮尔维丝看见古波在屋顶的滴水檐边装锌板，离地十二或十五公尺，她再也不会像当年那样提心吊胆了。她不会把他推下地来；然而假使他自然地跌了下来，好！地球上岂不从此减少了一个饭桶！每逢吵嘴的日子，她便嚷着说人家为什么不把他放在一张担架床上抬了来！她只等候这个，这就是她的幸福了。这醉汉，他有什么用处呢？他只会使她流泪，只会吃了她的一切，只会把她迫到做坏事。呃！男人们这样无用。人家把他们扔进坟墓里去越快越好，人家可以因此得了解放，还可以在墓地上兴高采烈地跳舞呢！当那母亲喝一声“杀！”的时候，那女儿也跟着喝一声“打！”娜娜每天在报纸上看了许多马路上的横死的事件，因此引起了不孝的念头。唉！可惜她父亲的运气太好了，车子撞翻了他，他的醉意还未消呢，这无用的东西，不知什么时候才死啊。

在这穷愁抑郁的生活里，绮尔维丝还听见邻近有人啼饥号寒。这一层楼是穷苦的一层楼，三四家的人好像都约定了每天不吃面包似的。房门尽管开着，却没有什厨房里的残肴气味送出门来。沿着廊子尽是死气沉寂，而且四壁空着发出声响，恰似辘辘的饥肠。有时候，这里突然掀起一片愁苦的声音，女人们流眼泪，孩子们叫肚子饿，大家借着吵嘴来忘掉饥饿。人人的喉咙里好像有小手在搔痒，大家张着口打呵欠；只要呼吸一下空气，肚子就加了几分恐慌。食物缺乏到了这种程度，连那些小苍蝇也活不成了。绮尔维丝觉得最可怜的是伯鲁伯伯，他住在屋顶的小楼梯底下的一个小房间里。他躲着像一只田鼠，把身子团成一团，因为这样比较地暖些。他躺在一堆麦秆的上面，好几天不动弹了。饿起来的时候，他甚至不愿出门；既然没有人请他在外面吃饭，何苦出去给北风吹开了胃口呢？他一连三四天不见人，邻居们推开了他的房门，看他是不是完了。不，他还活着，却只有三分生气，仅仅一只眼睛睁着罢了。唉！连死神也忘了他哩！绮尔维丝每逢有面包的时候一定扔一些碎片给他。虽然她的脾气变坏了，虽然她因为丈夫

的缘故便痛恨男人,然而她始终很诚恳地怜悯生物。这伯鲁伯伯,这可怜的老头子,因为他拿不动工具便被人家抛弃了他,在她看来只是一只可怜的狗,是一只已经没有用处的畜生,屠夫们甚至于不肯要它的皮肉或它的脂肪。她看见他时时刻刻只在廊子的另一头,被上帝和人类抛弃了,只用自己身上的养料滋养自己,身体缩小,渐渐返回到儿童的身材,像一个桔子搁在火炉上,一天比一天干瘪了,叫她看了无限伤心。

还有一件令绮尔维丝十分伤心的事,是那杠夫巴苏歇伯伯恰恰住在她的隔壁。她的卧房和他的卧房之间只隔了一层薄薄的板壁。他只要把手指搁在嘴里,她就会听见。每天晚上,当他回家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静听他的举动,只听得他把黑帽子向横柜上一扔,发出了一种喑哑的声音,像一铲的泥土落在地上似的;又听得他把黑大衣挂在墙上,把墙壁摩擦成为一种声音,像夜莺振动羽翼似的;一切的黑衣冠都扔在房里,她觉得完全是丧家的景象。她静听他在房中行走,听见他动一动便提心吊胆,听见他拍着一件家具或碰着一只盘子便吓得跳起来。她心里总是忘不了这醉汉子,她隐隐地怕他,同时又想要知道他的举动。他呢,他是个快活神仙,天天酒醉饭饱回家,咳嗽,吐痰,嘴里唱着歌,还说了许多不干净的话,在室内乱了一阵然后到他的床上睡觉。她因此面色大变,自问他在隔壁捣什么鬼,她越想越起了可怕的念头。猜他把一个死人驮了回来安置在他的床底下。天啊!报纸上不是登载过一件新闻吗?一个殡仪馆的伙计把许多小孩子的棺材带到他的卧房里藏着,好让他将来一次搬到墓地上去省了许多麻烦。真的。每逢巴苏歇回来的时候,板壁之间好像有死人的气味透过来,令人觉得身子在许多荒冢的当中,真像是与鬼为邻。这老头子真吓人,他往往独自一人笑起来,竟像他觉得他的职业有趣味似的。当他不再喧闹,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打鼾的声音是非常可怕的,以至于打断了绮尔维丝的呼吸。她侧着耳朵静听了几个钟头,疑心有许多人正

在隔壁送葬哩。

呃！最糟糕的是：绮尔维丝越怕越关心，甚至于把耳朵凑着板壁好叫她听得清楚些。这时候她对于巴苏歇，活像良家妇女们遇见了美男子的时候的心情，她们很想尝一尝美男子的滋味，然而她们不敢，因为礼教把她们束缚住了。是的！假使恐怖的心理不把绮尔维丝束缚住了，她很想要摸一摸那死神，看死究竟是怎样的。有时候她的神情很奇怪，她停止了呼吸，专心等候巴苏歇伯伯的举动有什么神秘的启示，古波看见了便笑她，问她是否对于隔壁的扛尸伯伯发生了爱情。她生起气来，说邻居这样惹她讨厌，她非搬家不可；然而当那老头子再回家来的时候，坟墓的气味又来了，她不由得又想入非非了。看她兴奋而又害怕的样子，活像一个妻子打算一刀划破婚约，同时却在踌躇。他不是向她说过两次吗？他说要把她包裹起来，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到了那里，可以睡得很浓，便忘了人世一切的凄惨。也许那地方果然是好也未可知。她渐渐起了尝试这种味道的热望。她很想试它十五天，或一个月。唉！尤其是冬天，房租到期的日子，她受生活的压迫最厉害的时候，能够睡它一个月岂不是好！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假使你要开始睡它一个钟头，就永远不会醒转来；她想到这里觉得寒心，于是死的念头烟消云散了，仍旧觉得活着好些。

但是，到了正月的一天晚上，她狠狠地把板壁打了两拳。原来她度过了悲惨的一个星期，人人都欺压她，她没有钱了，没有生存的勇气了。这一天晚上她的身子不舒服，身上忽冷忽热，眼睛里看见灯光不住地晃动。有一阵，她曾经有意从窗子里跳下楼去，后来她不跳楼，却把拳头打着板壁叫道：

“巴苏歇伯伯！巴苏歇伯伯！”

那杠夫脱了他的鞋子，同时口里唱着《三个美人儿》。今天他工作的成绩大约很好，所以他似乎比平日更兴奋。

“巴苏歇伯伯！巴苏歇伯伯！”绮尔维丝高声地叫。

他听不见她叫吗？她立刻可以把身子给他，任他驮在背上，送到他平日送那些妇人所到的地方去。因为妇女无论贫富，一到他的手里都得到了安慰。她听见了他唱《三个美人儿》觉得很伤心，因为她晓得一个男子的情妇太多了，便瞧不起她们了。

“什么事？什么事？”巴苏歇伯伯说，“是谁觉得不舒服了？……好！好嫂子，我们走吧！”

但是绮尔维丝听了这带痰的声音，忽然好像在噩梦中惊醒了。她做了什么呢？她一定是曾经拍了那板壁，所以巴苏歇伯伯才答应她。她在恐怖的时候，顿觉腰间被人打了一棍，屁股也被人捏了一捏，恍如看见那杠夫把他那粗大的双手伸过板壁来要揪她的头发。于是她害怕地把身子向后退了一退。不！不！她不愿意，她还没有预备好。她虽然打了那板壁，这大约因为她转身的时候在无意中把手肘撞着板壁罢了。这时候她忽然幻想她的脸白得像瓷碟一般，直挺挺的被那老头子抱了起来，送她到墓地上去，于是她觉得一阵恐怖从她的膝盖直升上了她的肩头。

“喂！一个人也没有了吗？”巴苏歇在静寂中说，“等一等，我对于女人总是客气的。”

“不，没有什么”，绮尔维丝终于吞吞吐吐地说，“我不需要什么。谢谢您吧。”

那杠夫嘴里喃喃地睡着了，她提心吊胆地静听他，不敢动一动，生怕他又要以为她在拍板壁。现在她发誓以后留心。哪怕她到了快要断气的时候，她也不再求救于他了。她说这话，为的是安慰自己，其实有些时候她虽然害怕，同时她对于那杠夫仍旧存着又惊又爱的心理。

在这穷苦的环境里，眼看着自己操心，别人也操心，大家过着凄凉的生活的时候，绮尔维丝却在俾夏尔家里得了一个好榜样。那小拉丽是个八岁的女孩，长得像冬瓜一般大小，却像大人般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的工作很是艰苦，她要照管两个小娃娃，一

个是她的弟弟余勒,三岁;一个是她的妹妹亨丽爱德,五岁。整天到晚她须得照管他们,甚至于扫地或洗碟子的时候也不得不用眼睛监视着他们。自从俾夏尔伯伯一脚踢死了他的妻子之后,拉丽便变成了一个小主妇。她什么话也不说,然而她实际上替代了她的母亲,她那畜生般的父亲对待她像对待她的母亲一样,当年怎样毒打妻子今天也怎样毒打女儿。当他醉了回家的时候,总得要有些妇女任他摧残才过得去,他甚至于不注意到拉丽的年纪小,所以他打的时候也把她当做一个老皮囊。他的一个巴掌可以盖住了她整个的脸,她的肌肤太嫩了,所以他五指的痕迹在她的脸上竟留了两三天。时而一顿拳,时而一顿脚,她说一声“是”或“不是”都可以换得一顿毒打。她像一只战战兢兢温柔的小猫,瘦得令人下泪,而她的父亲像一只疯了的狼一般抓着她的身子,她只睁着一双美丽的眼睛忍气吞声,不敢埋怨半句。是的,拉丽没有反抗过,她略低下了头,好保护她的面孔;她忍着不哭不喊,以免惊动了邻人们。当她的父亲用脚踢得她在屋子四角乱滚而厌倦了的时候,她才在地上休息一会,等到有了气力才爬起来,立刻又开始工作,替她的弟弟妹妹们洗身洗衣,替全家预备晚饭,而且不让家具上有一点儿尘埃。至于被打,也是她的日常功课。

绮尔维丝对于拉丽起了很大的怜悯心,她把她当做平辈的妇人看待,认她是上了年纪而且对生活有认识的人。其实拉丽的面孔是黄黄的,神情很老成,也很像一个年老的女子。当人家听她谈话的时候,人家会猜她是三十岁的人。她很会买东西,很会缝补,很会理家,当她谈起孩子的事情来的时候,竟像她自己生过两三胎似的。八岁的女孩子说出这种话,听见的人们都忍不住笑;后来人们又觉得一阵心酸,连忙走开,以免为她流泪。绮尔维丝往往拉她来,尽自己的能力给她些食物或旧衣服。有一天,她把娜娜的一件旧衣给她试穿,忽然一阵伤心,因为她看见拉丽的脊梁都青紫了,手肘的皮破了,血还流着,这可怜无辜的一片薄皮包着瘦骨,竟像

一把枯柴。好！巴苏歇伯伯尽可以预备棺材，她这样挨下去是挨不久的。然而拉丽哀求绮尔维丝，叫她一句话也不要说。她不愿意人们因她而难为她的父亲。她替他辩护，说假使他没有喝酒，他就不像这样凶恶了。他醉了就疯了，不晓得自己做的是什么事了。唉！她是原谅他的，因为一个人对于疯人的一切举动都应该原谅。

从此之后，绮尔维丝注意监视着，当她听见俾夏尔伯伯上楼的时候，她努力设法调停。但是，十次中有九次，连她自己也挨了俾夏尔的打。白天的时候她回家来，往往遇见拉丽被绑在铁床脚上；这是俾夏尔的好法子，他每次在出门之前用很粗的几根绳子系着她的腿与腰部，人家也不晓得是什么缘故；这大约因为烧酒激坏了他的脑子，所以他希望他不在家的时候也可以虐待他的女儿。拉丽直挺挺的整天被捆在床柱上，连小腿都被捆得发麻了；甚至于有一夜俾夏尔忘了回家，她就在床柱边熬了一夜。当绮尔维丝心中不平、要替她解开的时候，她还哀求她不要移动了绳子，因为她父亲每天回来还要察看绳结，假使结子走了样儿，他又要大大地发怒了。真的，她并不觉得苦，她觉得这样可以休息；她微笑着说这话，然而她的一双嫩腿早已肿起来成为死肉了。她所伤心的是她被绑在床边之后家里的工作便不能做了，只好眼巴巴地望着秩序零乱了。唉！她的父亲应该发明别的法子才好。话虽如此说，她还能够照管那些孩子，弟妹们也都听她的教训，她把余勒和亨丽爱德叫近她的身边，替他们揩鼻涕。她的腿虽被绑，手还闲着，所以她在未得释放以前便利用这时间打绒线，以免虚度光阴。尤其是俾夏尔解绳子的时候她觉得痛极了，她在地上躺了整整的一刻钟，然后才能站得起来，因为她的腿的血脉已经不流通了。

俾夏尔又发明一个小玩意儿，他把几个铜子在炉子里烧红了，然后把它们安放在壁炉的一个角儿上，于是他叫拉丽去买两磅面包。拉丽毫不猜疑，便在壁炉上拿铜子，忽然喊一声痛，连忙扔掉了铜子，摇摆她那被烧焦了的一只小手，于是他就发怒起来了。唉！

谁见过这样的笨丫头！现在她拿钱也拿不稳了！他说她如果不立刻把铜子拾起来，他就要剥她的皮。那女孩子踌躇了一会儿，他拼命地打她一个很响亮的耳光，把她打得眼里乱冒金星。于是她一言不发，两泪齐流，拾起了那些铜子便走，一路上把铜子在掌中拨动，好教它们冷得快些。

醉汉的心肠凶狠到什么地步，是我们所料不到的。譬如有一天下午，拉丽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正在同孩子们玩耍。窗子开着，空气流通，风从廊子里来，轻轻把房门吹动。拉丽说：

“这是大胆先生。请进，大胆先生。请您进来坐一坐吧。”

她说向着门鞠躬，算是对风施礼。亨丽爱德和余勒在她的背后跟着也施礼，他们很喜欢这玩意儿，捧着肚子大笑起来，竟像被人家搔了胳肢窝似的。她看见他们这样开心，她自己也眉飞色舞，这真是每月难逢一次的事了。

“早安，大胆先生。您的身体好吗，大胆先生？”

忽然间，一只鲁莽的手把门推开，俾夏尔伯伯进来了。这时候房中的景象全变了，亨丽爱德和余勒仰身向后倒在墙上，拉丽一时被吓呆了，仍旧是鞠躬的样子。俾夏尔手拿着车夫用的一根新鞭子，柄子是白木做的，很长；皮条的尽头是细长的绳子。他把鞭子安放在床的一个角儿上，并不像平日一般地用脚踢她，然而她已经留心，她把腰部迎上去的时候已经先留着心了。他一阵冷笑，露出他的一床黑齿，他这时候很醉，很快活，面上显出眉飞色舞的样子，他说：

“喂，贱丫头，你在这儿快活，是不是？我在楼下就听见你跳舞了……呃，你上前来吧！近些，妈的！脸对着我！我不想要闻你的屁股！看你发抖得这么厉害，难道我碰着你了不成？……你先替我脱了鞋子再说。”

拉丽看见他不踢她，越发害怕了，面孔变成土色，低头替他脱了鞋子。他坐在床沿上，穿着衣服躺下去，睁着眼睛看着拉丽在屋

子里的举动。拉丽在屋子里打旋转,被他的眼睛盯得呆了,心里越怕,手脚越发不由自主,终于打碎了一只杯子。于是他并不动一动,只把那长鞭子举起来给她看,说:

“喂,小牛儿,你看一看,这就是给你的赠品。是的,我为了你,又花了五十个铜子才把这家伙买了来……有了这家伙,我用不着起来,哪怕你跑遍了屋子里的四个角儿,我也打得着你。你要不要试一试?……呀!你打起杯子来了!……好!嗨!跳舞吧!向你那大胆先生鞠躬吧!”

他竟用不着起床,只安然地仰躺着,头放在枕头上,在卧房里大抽特抽他的长鞭子,活像马夫打他的马似的。后来他把手臂放低,专用鞭子打拉丽的腰部,把她一卷一松,抽得她像陀螺那样乱转。她摔倒在地上,想要爬着逃走;但是他又打她,她只好又站起来。

“哦!哦!”他说,“这好比赶驴子!……冬天的早上,这样一来,舒服得很,是不是?我睡觉,我不会伤风,我远远地打你,用不着走动,不至于伤了我的冻疮。在这角头上,嗨!打中了!贱丫头!在那角头上,嗨!也打中了!又在另一个角头上,哈!哈!还是打中了!呃!如果你滚到床底下去,我就用鞭子的柄杵你……哦!哦!哒哒!赶驴子!赶驴子!”

他的嘴里吐出了一点儿白沫,黑色的眼眶里突出黄色的眼睛。拉丽魂飞魄散,一面喊痛,一面在屋子的四角乱窜,时而滚在地下,时而靠着墙上。但是那长鞭子的细皮条打遍了她的全身,耳边听得好像一阵爆竹,鞭在皮上经过便留下一条一条伤痕。她真像人家教她学跳舞的一只猴子。呃!好看得很!她像跳绳的女孩子那样两脚乱跳,同时嘴里拼命叫喊着。这时候她气都喘不出来了,她不由自主地乱蹦乱跳像一只有弹性的皮球,她也懒得再找躲避的地方,只闭着眼睛让他打。她那虎狼父亲扬扬得意了,骂她做娼妇,问她受够了没有,又问她现在是否懂得她是逃不了的。

忽然间，绮尔维丝进来了，原来她听见了拉丽喊痛的声音，她进门之后，对着这种景象，心中十分不平，大怒地嚷道：

“呀！臭男子！你快放手好不好，强盗！我要到警察局里告你去！”

俾夏尔像一只被人打搅的猛兽，喃喃地说：

“喂！原来是您，瘸婆子！您管您自己的事情去吧！难道我打她还要戴上手套吗？……您是看得出的，我为的是教训教训她，使她知道我的手臂是很长的。”

他说着又是一鞭，打在拉丽的脸上。拉丽的上嘴唇破了，血流了。绮尔维丝拿起了一张椅子，预备同俾夏尔拼命。然而拉丽向她伸手，作哀恳的样子，说这没有什么，这已经完了，她说便拿围裙的一角去吸干自己唇上的血，又叫弟妹们住口，原来那两个孩子看见姊姊被打，竟像他们自己被打似的，都呜呜咽咽地大哭起来。

当绮尔维丝想起了拉丽的时候，便不敢自恨薄命了。她希望有这八岁的女孩的勇气。真的！全层楼的妇女们合起来还比不上拉丽一人能够忍耐痛苦哩！绮尔维丝看见她吃了三个月的干面包，连面包的碎片也得不到一饱，瘦极了，弱极了，以致扶着墙壁走路。当她把吃剩的肉悄悄地送给她吃的时候，觉得心如刀割；原来她看见她一言不发，双眼含泪，把那肉细细地咬碎了然后吞下去，因为她的喉咙变小了，太粗的食物便不能进去了。虽然如此，她始终温和，始终尽心竭力，比中年的人更有理智；她能尽母亲的责任，但是她毕竟年轻力薄，几乎因此辛苦死了。绮尔维丝看了这受苦而宽容的女孩的榜样，便努力要学她，忍受着自己的痛苦。拉丽只是终日默默地睁着一双黑眼，露出乐天安命的样子，人家看得出她的眼神里含着无限的悲哀，然而她始终一言不发，只把眼睛睁得很大而已。

其实在古波夫妇家里，烧酒的毒也开始作祟了。绮尔维丝料定将来有一天她的男人也会像俾夏尔一样买一根新鞭子回来教她

跳舞。她因害怕自己将来的不幸,当然越发可怜拉丽现在的不幸。是的,古波的品行更坏了。现在烧酒给他脸上增加好颜色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不能像从前那样拍着他的上身说是烧酒把他养胖了的;当初那几年他有的是黄色的脂肪,现在这些脂肪融化了,他变瘦了,颜色也变得灰绿了,像池塘里的尸体的肉色一般。他的胃口也坏了,他渐渐不喜欢吃面包,甚至于吃了红烧肉也作呕。人家尽管把烹调得很好的肉给他吃,他的肠胃已经封闭了,他的牙齿软了,嚼不动了。为着养他的身体起见,每天需要一瓶烧酒;这是他的日常滋养品,是他的肠胃里所能消化的唯一的食料。早上起床之后,弯着腰要坐整整的一刻钟,一面咳嗽,震得骨节作响,一面伸着脖子,吐出一口一口的苦水,使他喉咙里都觉得发涩。他的呕吐是不免的,人家尽可以事先就替他预备一个垃圾桶。他非等到喝过第一杯烧酒之后是连站都站不起来的,酒到了就能安慰他,这真是一种灵药,酒中的火把他的肠胃炙得舒服极了。但是在白天,他的精神又好了。起初,他觉得皮肤上发痒,手脚都像被什么虫子咬了似的。他因此笑起来,说他的老婆开他的玩笑,把一些什么毛放在被单里叫他的身上发痒。后来他的两腿渐渐重了,身体上的发痒变为难堪的肌肉抽疼了,好像被钳子夹了肉似的。他觉得这个不很开心了,他不再笑了,突然在街上停了脚步,昏昏乱乱的,耳边嗡嗡地响,眼前乱冒火星。他似乎看见一切都是黄的,房子也在晃动,他旋转了三秒钟,生怕跌在地上。又有些时候,赤日当空照着他的身体,他忽然打了一个寒战,竟像一桶冷水从他的肩头流到他的屁股似的。最令他生气的是他的两手也颤动起来,尤其是右手,看它颤动得那样厉害,一定是有了病症了。妈的!他不是男子了!现在他变成一个老妇人了!他狠狠地伸张着筋肉,抓起了他的杯子,赌咒说要拿稳了它,然而他虽然用足力量,那杯子仍旧在跳动,向左跳,向右跳,跳得很急促,而且很均匀。于是他生气了,又拼命地喝酒,说他喝了十来瓶酒,以后就可以把一桶酒抬起来连手指头

也不会颤一颤呢。绮尔维丝劝他,说如果他希望不发颤,就该不再喝酒。他不管她的话,又喝了许多瓶作为试验,醉了便生气,骂那些过街的马车扰乱了他的酒兴。

到了3月的一天晚上,古波回家的时候,满身湿透了。原来他同“靴子”在蒙鲁歇吃了一顿鳊鱼,回来的时候经过富尔诺与卖鱼路交界的地方遇了一场骤雨。到了夜里,他咳嗽得很厉害,他的脸色很红,身上发烧,气喘得像一个破风箱。第二天早上,博歇夫妇叫了一个医生来看他,那医生诊听了他的脊背之后,悄悄地把绮尔维丝拉到一边,劝她立刻把她的丈夫送到医院里去,原来古波有了肺炎了。

当然,绮尔维丝的心里并不难受。从前的时候她宁愿给人家剁成肉酱,不愿把丈夫交托给医院里的人们。譬如他从屋顶跌下来那一次,她为了调护他,把家财吃得精光了。但是这种好情感是一时的,到了男人们堕落了之后就完了。不,不,现在她不肯再挨那种辛苦了。人家尽可以把他从她手里抢了去不再还给她,她还千谢万谢哩。话虽如此说,一到担架床到来人家把古波像家具一般地搬运去了的时候,她又抿着嘴变了颜色。她口里尽管叽哩咕噜地骂了一千个“活该”,心里却希望柜子里有十个法郎,好叫她把他留在家里。她伴送他到了拉里布齐埃医院,眼看着看护们把他扶上了床,同时又看见那一个广阔的大厅里排列着许多病人,一个个都像死人的面孔,他们把身子抬起来,看人家搬运来的新伴侣;这里头真要把人闷死,屋子里充满了发烧的人们的气味,那些痨病鬼的呻吟声,几乎使人难过得要把肺都吐出来;而且那厅子活像一块墓地,一行一行的白床便像一行一行的坟墓。当古波在床上睡定了之后,她便走了,临走时找不着一句话说,袋子里也没有一个钱留给他。到了医院的外面,她回头望一望房子。她想起了当年古波高高地站在滴水檐的旁边装置他的锌板,同时在太阳下唱歌。那时节,他还不喝酒,他的皮肤鲜艳得像一个女子。她呢,她在好

心旅馆里凭窗找他,看见他在半空中,他们两人便相向挥动他们的手帕,远远地互相微笑。是的,当年古波在那上头工作,他也没有想到是为自己而工作。现在呢,他并不像站在屋顶上的一只快活的麻雀了,他只在地面上的医院里筑了他的窝了,面黄肌瘦,正在那里等死。天啊!在今天看来,恋爱的时代是多么远了啊!

到了第三天,绮尔维丝到医院里去探消息,看见床已经空了。一个看护妇向她解释,说人家把她的丈夫送到圣安娜病院去了,因为昨天他忽然发疯了,吵嚷了许多疯话。唉!他是完全疯了,他说要碰墙,又哭哭喊喊的,害得那些病人都睡不着。这似乎都是由于酒毒。这酒毒本已潜伏在他的身体里,现在他得了肺炎,一时衰弱无力,酒毒便趁此机会发作使他神经错乱。绮尔维丝回到了家里,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唉!她的男人现在竟疯了!假使人家惹恼了他,将来的生活可就好看了!娜娜嚷着说应该让他留在医院里,否则他终于会把妻子、女儿都屠杀了的。

一直到了星期天,绮尔维丝才能到圣安娜病院去。这竟是一次长途旅行。幸亏从洛歇叔雅路到哥拉西耶的公共马车恰恰经过那病院的附近。她从健康路下了车,买了两个桔子,好叫她不至于空手进门。疗养院有许多阴暗的院子,很长的廊子,到处有的是酸臭的药气,人们到了这里决不会感到快活。但是,当人家把她引进了一个小房间的时候,她看见古波似乎很快活,这真令她诧异起来。这时候他恰蹲在他的宝座上,他的宝座是一只木箱,很干净,没有一点儿臭气;旁边的人都在发笑,因为她恰巧碰见了她屁股朝天,在那里大便。哈!哈!病人的动作是不必拘礼的,对不对?他扬扬得意,像一个教皇一样,仍旧像当年那样会说俏皮话。唉!他的病好得多了,他的肚子里能够消化了。

“肺炎呢?”绮尔维丝问。

“扫清了!”他回答说,“他们用手把它拔除了。我还有点儿咳嗽,这只是个尾声罢了。”

在离了他的宝座,预备回到床上的时候,他又开玩笑说:

“你的鼻子结实得很,你不怕臭气熏坏了你!”

于是这些病人越发说起俏皮话来了。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快乐,他们用不着咬文嚼字也可以很有趣很幽默地在一起说些笑话来互相表示他们的快乐。唉!一个人如果没有见过病人,怎能知道重新看见病人恢复正常而感到的乐趣呢?

当他到了床上之后,她把那两个桔子给他,他很感动。他仍旧变为好人了,因为现在他喝的是药茶,不再在酒店里的柜台前盘桓了。她听见他说话很有条理,像好的时候一样,她十分诧异,她终于敢说起他曾经疯狂了。他自己也取笑说:

“呀,是的,我实在说了一阵胡话!……你想不到,我看见了許多老鼠,我爬着追赶它们,要把一撮盐放在它们的尾巴底下。你呢,你在呼唤我,因为有许多人要迫你走过去。总之,是种种的糊涂事,我还在白天里看见了許多鬼……呀!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头脑还结实。现在是完了,我睡着的时候还做了些噩梦,然而谁没有噩梦呢?”

绮尔维丝在他身边陪伴着他直到晚上。六点钟的时候,医生来看一次,叫他伸出手来;他的手差不多是不发颤了,只是指尖上稍微有些颤动。然而天色黑了之后,古波渐渐害怕起来,他在床上坐起来了两次,怔怔地望着屋子里地上黑暗的角落。忽然间,他伸长了手臂,活像要打死墙上的一只什么动物似的。

“什么事?”绮尔维丝惊惶地问。

“老鼠,老鼠。”他喃喃地说。

静默了一会儿之后,他昏昏地打瞌睡,忽然又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嚷着说:

“妈的!它们咬我的衣服了!……唉!脏畜生!……小心!快裹紧你的裙子!当心那些脏东西!在你的后面……妈的!它翻筋斗了!它们在笑呢!……脏货!坏蛋!强盗!”

他向空中打了几巴掌,把被单拉上来掩住他的胸膛,像是看见了些胡须邈邈的男人们要来打他似的。于是一个看护跑来了,绮尔维丝吓得一身冷汗,退出去了。但是,过了几天,她再来的时候,看见古波完全好了,噩梦也没有了,他像婴儿般爱睡,每夜睡十个钟头,手脚不动一动。因此人家允许他的妻子把他领回家去。不过,在出院的时候,医生照例对他说了许多好话,劝他仔细思考。假使他再喝酒,他会再病起来,而且性命难保。是的,这要看他自己能不能留心了!试看他沉醉的时候是多么快活和气。好!他应该在家里也继续圣安娜病院的生活,自以为还被人关锁着,而且世上没有酒店存在,这么一来,就好了。

“那先生的话有理。”绮尔维丝同他搭公共马车回金滴路的时候说。

“当然,他说得有理。”古波回答说。

但是,他沉思了一会儿之后,又说:

“唉!你要知道,偶然喝它一小杯,不见得就能够毒死了人,而且还能够助消化呢。”

当天晚上他便喝了一小杯烧酒,以助他的消化。在一星期之内,他还显得谨慎的样子。其实他还是忘不了酒,他并没有顾虑会在病院里送命。于是他终于敌不过爱酒的心理,喝了第一杯之后,他不由自主地又喝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半个月之后他便恢复了他的酒量,每天非一瓶强烈的烧酒不可了。绮尔维丝气得要死,几乎同他打架。唉!当她看见他在医院里恢复了他的理智的时候,她还希望重新得到一种规矩的生活哩!好,又一次绝望了,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呀!既然现在没有什么可以矫正他,甚至于“死”字也吓不住他,于是她也发誓不再顾家了。家务糟到了十二分,她也不当它一回事。而且她说她自己也要逢场作戏,乐它一乐。于是地狱的生活再开始了,一天一天地堕落在污泥里,从此再也没有过好日子的希望。娜娜在她的父亲打她耳光的时候,恨恨

地问这个无用的东西为什么不一直留在病院里。她说她要赚钱给他买酒,好叫他死得快些。绮尔维丝方面也是一样,有一天,古波后悔不该结婚,她便大吼起来。呀!他说她是别人吃剩了的贱骨头!呀!他又说她在马路上装做贞洁的女人,勾引他,希望他收留她!妈的!他竟有胆子敢这样说!他的话哪一句不是说谎!老实说,当初她不肯要他。她曾经劝他再三考虑,他还跪在她跟前求她决定呢。假使事情可以重新来过的话,她一定会说不肯!她宁愿给人家割去一只手臂,不愿嫁给他。是的,在他之前她是有过人的,但是一个女人虽然有过人,然而很勤快,便胜过一个懒惰的男子为了喝酒而污辱了他自己和他妻子的人格!这一天,古波家里第一次真的打起架来,打得太厉害了,以致一柄旧雨伞和一把扫帚都被打断了。

绮尔维丝果然实行她的话,她更颓废了:她更常常不上工,整天到晚同人家谈天,懒惰到了极点。一件东西从她的手里掉下来的时候,那东西尽可以停留在地上,断断不会是她弯腰把它拾了起来。她故意把自己养胖些,她过的是舒服的生活;除非垃圾堆积到要把她绊倒,否则她不会扫一扫地的。现在罗利欧夫妇过她的房门的时候故意掩着鼻子,说这简直是一团毒气。他们静悄悄地在廊子的尽头生活着,这一层楼就只有他们一家不穷苦,所以他们关门不出,以免人家向他们借一个法郎。唉!真是好心人!真是客气的邻居!是的!如果你去敲门问他们借一根火柴,或借一撮盐,或一壶清水,包管他们劈面把房门关上!除此之外,他们的舌头真像毒蛇的舌头。当人家求救于他们的时候,他们嚷着说不管别人的事,然而一到关系人家的名誉的时候,他们却又管人家的事了,整天到晚播弄是非了。他们常常把门闩上,又把一张被单挂在门上,遮住门缝与锁孔,于是他们制造谣言取乐,同时他们的手却一秒钟也不离开金丝。尤其是瘸子败家的事令他们整天到晚说不厌,咿咿唔唔的,像受人抚爱的猫一般。唉!朋友们,你们看!衰

败到这地步！他们窥探她出去买食物，看见她回来的时候只在围裙下带了一块很小的面包，他们就笑得前仰后合的。他们常常计算她绝粮的日子。他们晓得她家的尘埃很厚，许多盘碟堆积着不洗，凡是越来越加甚的懒惰与穷苦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至于她的衣服呢，这种令人作呕的破旧衣服连拣破布的老婆子还不肯要哩！天呀天！她的生意在哪里？这黄发的娼妇，当年她在她那蓝色的漂亮店里可扭够了屁股哩！这就是贪吃贪喝的结果呀！绮尔维丝猜透他们会说她的坏话，所以往往脱了鞋子，把耳朵挨着他们的房门静听；谁知给那被单挡住，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只有一天她撞见他们正在把她叫做“大奶子”，原来她虽然因食物太坏而饿空了肚皮，她的胸前还是很凸的。她在别处也撞见他们说过她的坏话；她为着怕别人批评，所以仍旧同他们说话。她明知他们这一班脏货会当众欺侮她，然而她甚至于没有答辩的气力了。再说，现在她只想及时行乐，有快乐的时候便动一动，如此而已，何苦同别人争吵呢？

有一个星期六，古波说过要领她去看马戏，去看一看女人们骑马而且跳圈子，这是值得出去一趟的。恰好古波做了半个多月的工，工钱领了来，花两个法郎是不算多的。他们甚至于要在外面吃晚饭，因为今晚娜娜的老板领了一件紧急的工作，她非在工场里熬夜不可。但是，到了七点钟，古波没有回家；八点钟，也不见他的影子。绮尔维丝气极了。她的醉汉子一定把领来的工钱拿到本区的酒店里去同他的朋友们买好酒好菜吃了。她已经洗好了一顶帽子；而且自从早上以来辛辛苦苦地缝补了一件旧衣服的三个大窟窿，希望可以见得人。后来到了九点钟，她的肚子空了，脾气发了，于是她决定下楼，到附近的地方去寻找古波。

“您要找您的丈夫吗？”博歇太太看她脸上神色不对就说，“他在哥仑布伯伯的店里。刚才博歇还同他吃了些樱桃哩。”

绮尔维丝道了谢，直挺挺地走到街上，存心要扑在古波身上，

同他大闹一场。这时候天下着细雨，使她走路更是没兴趣。但是她到了酒店门前的时候，忽然想起如果她得罪了她的男人，连她自己也有不妥。于是她害怕起来，变为安静而谨慎了。那酒店的煤气灯亮了，一道一道的白光好像日光，各种颜色的大小瓶子把它们的颜色映在墙上。她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儿，弯着脊背，把眼睛凑在橱窗的玻璃上，从陈列着的酒瓶子中间向厅的后面窥探古波。看见他同他的朋友们坐在一块儿，他们围着一张锌板的桌子，一个个都被烟斗的烟雾遮住脸，都变成蓝色而模糊不清了。她听不见他们的说话，只看见他们指手画脚，下巴向前，眼睛突出，她觉得有一种奇异的感想。唉！男人们丢开了他们的妻子，丢开了他们的家，到这么一个闷气的地方来，这是可能的吗？雨点沿着她的脖颈流下来了，她站了起来，走到了外面的大马路上，心中考虑着，一时不敢进去。好！古波是不愿意人家歪缠他的，如果她进去，他会怎样接待她呢？再说，这里也不是正经妇人所应该进去的地方。这时候她在湿透了的树木下面，还在踌躇，忽然打了一个寒战，她心里细想，她这样被雨淋打，一定会染上疾病的。她又两次回来，站在玻璃窗前，重新把眼凑近玻璃，看见那一班醉汉在室内，始终只在谈天喝酒，她越发愤激了。酒店里的灯光映在马路的积水上，雨点打在水上，好像汤正在滚起泡子一般。每逢酒店的门一开一关，震得门上的铜发响的时候，她便让开，脚踏在积水里。末了，她说自己太傻了，于是把门一推，一直走向古波的桌子。总之，她是来找她的丈夫的，是不是？既然他说过今天晚上要领她到马戏场里去，那么她这一来算是得了他的允许的。也罢！她不希望在这马路上守候着，像肥皂一样被雨点淋得融化了。

“呃？原来是你，我的老太婆？”古波冷笑地说，“呀！她真是滑稽得很！……是不是？她滑稽得很！”

于是“靴子、烤肉、咸嘴”都笑了。是的，他们觉得这很滑稽，然而说不出什么理由。绮尔维丝有几分昏昏乱乱的，只是站着。她

似乎觉得古波还和气,于是她大胆说:

“你要知道,我们该到那边去了,现在我们应当快点走,我们还可以赶得上到那边去看一点儿东西呢。”

“我站不起来了,我被凳子胶住了!真的,我不骗你!”古波仍旧笑着说,“你如果不相信,你尽力拉我的手臂试一试看,妈的!再用力些!喂,拉吧!……你瞧!是那驴子哥仑布伯伯把我钉在凳子上。”

绮尔维丝相信了他的话就这样拉他,但是拉不动;当她放开了古波的手臂的时候,那一班朋友们觉得这玩意儿很滑稽,便大笑大嚷起来,互相摩擦着肩头,好像几匹驴子被人用铁刷刷顺了毛似的。古波笑得把嘴咧得很大,使人家都能看见他的喉咙。

“呆婆子!”他终于说,“你尽可以坐一分钟啊。我们在这儿不比到外面去踏泥水好些吗?……呃!不错,我没有回家,因为我有事情耽搁。现在纵使我和你怄气也没有什么用处……喂,你们请走开吧!”

“如果太太肯坐在我的大腿上,岂不更舒服些。”“靴子”殷勤地说。

绮尔维丝不愿给人家取笑,于是拉了一把椅子来,离桌子几步远坐了下来。她细看他们喝的是什么,看见杯子里的烧酒像金子一般放光,桌子上流着一涡残酒,“咸嘴”一面谈话,一面浸湿了他的手指,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欧拉丽,是几个很大的字,她觉得“烤肉”的身体瘦得不堪,只像一束铁钉。“靴子”的鼻子起了花纹。他们四个人都是很肮脏的,他们的胡须又邈邈,又发臭,好像洗夜壶的刷子一般,身上穿的是破旧的工衣,指甲是黑的,手上的油腻积得很厚。但是,人家还可以同他们喝酒,因为他们自从六点钟喝酒到现在还是规规矩矩的呢。绮尔维丝又看见两个男人正在柜台前喝酒,醉得太厉害了,他们互相把酒杯送到下巴底下,浸湿了他们的衬衫。那肥胖的哥仑布伯伯伸长了他的大手臂,安

然地给他们斟酒。——这一双大手臂好像是酒店的护身宝。——这时天气很热，在强烈的煤气灯光里，烟斗喷出来的烟雾越聚越厚，像灰尘一样渐渐地把喝酒的人都遮住了。从这云雾里发出了一阵喧嚣，声音混杂震耳，夹杂着沙哑的人声、撞碰的杯声、咒骂声、拳打桌子的声音，闹得天翻地覆。所以绮尔维丝脸上显出不自在的神气，因为这种景象在一个女人看来不是好看的，尤其是没有看惯这景象的一个女人；她的呼吸艰难了，眼睛发烧了，烧酒的气味充满了一屋，把她弄得头昏了。忽然间，她觉得背后好像有什么东西，使她感到非常不舒服。她回头看见那狭小的院子里，玻璃房顶下面那蒸馏机正在动作，使她想到这是制造人间地狱的一种可怕的东西。一到晚上，蒸馏机上的那些铜器减少了许多光辉，仅仅有一盏红灯照耀着。那机器的影子映在后方的墙上，像是许多有尾巴的妖精，它们张开了大嘴似乎要吞灭整个的人类。

“喂，我的娘子，你不要噘着嘴！”古波嚷着说，“你要知道，人生何必忧愁！……你要喝什么？”

“我当然不要喝什么啦”，绮尔维丝回答说，“我还没有吃晚饭呢。”

“好！越发应该喝酒了！喝一滴什么就可以充饥的。”

她仍旧是愁眉不展的，于是“靴子”又向她献殷勤说：

“太太大约喜欢香甜的东西吧。”

“我喜欢不喝酒的男人”，绮尔维丝生气地说，“是的，我喜欢人家把工钱带回家去，而且，能够实行他答应过人家的话。”

“呀！原来你为这个生气！”古波仍旧冷笑地说，“你要你那一份。那么，呆婆子，你为什么拒绝喝酒呢？……你喝吧，这不就是你那一份好处吗。”

她怔怔地把眼盯住了他，显出严重的样子，额上起了一道皱纹。随后，她用迟缓的声音回答说：

“呃！你说得有理，这是一个好主意。这么一来，我们可以一

块儿把钱喝光了。”

“烤肉”站起来，去替她叫了一杯茴香酒。她把椅子移近，居然就着桌子喝起来了。当她喝茴香酒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她记得当年她在这里同古波吃过一份醉李子。那时节，他们坐在门的旁边，那时候他正向她追求；当时她只咬了一口李子，却不肯喝那浸李子的烧酒。现在呢，她竟喝起烧酒来了。唉！她认识她自己，她没有一点儿志气。人家只要用手指在她的腰上弹一弹，就可以使她在酒缸里打筋斗。她甚至于觉得那茴香酒很好喝，也许太甜了些，不太对胃口。她一面啣她的杯子，一面听“咸嘴”叙述他与那肥胖的欧拉丽结合的经过。这是一个在马路上卖鱼的妇人，她很乖巧，当她把车子推在街道上经过酒店的时候，她一定嗅得出来“咸嘴”在哪一家。朋友们尽管报告他，叫他躲起来，但是她往往捉得着他；昨天她甚至于把一尾鱼扔在他的脸上，警诫他没有上工场去。哈哈！这太滑稽了！“烤肉”与“靴子”笑弯了腰，在绮尔维丝的肩上拍了几拍；绮尔维丝像被人搔胳肢窝似的，不由自主地也笑起来。于是他们劝她学那肥胖的欧拉丽，把她烫衣服的烙铁拿到酒店的柜台前烫古波的耳朵。

“好，谢谢你！”古波说时把他妻子喝干了的酒杯翻了过来，“你喝得不错！你们瞧，喝酒不见得就是坏事！”

“太太再来一杯好不好？”“咸嘴”问。

不，她喝够了。然而她在踌躇，那茴香酒扰乱了她的心肠，她情愿喝一些什么强烈的东西医一医她的肠胃。于是她斜着眼睛望她背后那蒸馏机，那蒸锅像一个卖锅子的胖女人的肚子，那管子像她的鼻子，伸得很长，而且是弯弯曲曲的，那蒸锅吐出来的酒气使她打了一个寒噤，令她又害怕又存着欲望。是的，这好像一个女妖精的铜腑铁脏，腑脏里的祸水一滴一滴地流出来。这真是毒物的源泉！这样可恨的东西应当把它埋葬起来。然而她不免想要把鼻子凑进去嗅一嗅那气味，纵使她的舌头被酒毒烧焦了也不要紧。

“你们喝的是什么？”她悄悄地向男人们问，她的眼睛被他们的杯里的金光炫耀着了。

“我的娘子”，古波回答说，“这是哥仑布伯伯的樟脑酒……你不要做傻子，是不是？我们要给你尝一尝。”

人家拿了一杯烧酒来给她，她喝了第一口，她的嘴巴骨就收缩了。古波拍着大腿又说：

“哈哈！这么一来，你的喉咙舒服了吧！……你把它一口喝下去。每次多喝一杯酒，医生就少赚六法郎。”

喝到了第二杯，绮尔维丝不再觉得肚子饿了。现在她同古波重归于好了，不再怪他失信了。他们下次再到马戏场去就是了，几个女人骑马兜圈子有什么好看呢？哥仑布伯伯的店里没有雨，他的工钱虽然为了烧酒而花了，至少还落在肚子里，而且喝这种酒真像喝透明光亮的黄金水。呀！她情愿劝人们喝酒了！生活对她不见得怎样快乐，而且她能和他一同把钱花光，觉得倒是一种安慰。既然她觉得舒服，何不就留在这里呢？当她懒起来的时候，哪怕人家放大炮，她也不会动一动的。她在温暖的空气里坐着，上衣粘住了背脊，身子舒服得很，四肢也就发软了。她把肘支在桌子上，眼睛远远地望着，独自笑起来，因为她望见两个顾客：一个胖子，一个矮子，坐在邻桌上，醉极了，互相拥抱着大吻特吻。是的，她笑那酒店，笑那肥胖的哥仑布伯伯，笑那些吸烟斗、吵嚷、吐痰的酒客，笑那辉煌的灯光在镜子里映出烧酒的瓶子来。酒店里的气味不妨碍她了；非但不妨碍，她反觉得鼻子很舒服，这气味竟是很香的呢。她短促地呼吸着并不觉得闷气，她的眼睑略闭了些，在尝试她那昏昏欲睡的滋味。后来她喝了第三杯烧酒，她便双手托着腮，眼里仅仅看见古波和那几个朋友们了。她的脸和他们的脸挨得这样近，脸上以致被他们的呼吸都嘘热了，她只怔怔地看他们的脏胡子，好像要计算他们共有几根毛似的。这时候他们都很醉了，“靴子”的嘴里流着涎，衔着烟斗，他的神情沉静而严肃，像一个半睡半醒

的老牛。“烤肉”叙述了一段故事,说他曾经把瓶子举起,瓶底向上,把一瓶酒倒在嘴里,嚥啜地吞了下去。这时候“咸嘴”到柜台上拿了一个转盘来,同古波赌东道。

“两百!……你真阔,每次的大数目都归了你。”

那转盘又卡喳卡喳地转动了,玻璃面下面,一个代表财运的高大的红色女人在旋转着,旋转快了,只看见转盘中间成了一个红点,像一滴红酒似的。

“三百五十!……不晓得你是怎样捣鬼的!啊!我不赌了!”

绮尔维丝对于转盘也发生兴趣。她拼命喝酒,而且把“靴子”叫做“我的儿子”。她的背后那蒸馏机仍旧动作着,像地下的泉水的声音。她没法阻止它,没法喝干它,心中动了怒气,恨不得跳在那机器上像跳在一只畜生身上一样踢它几脚,踢破它的肚子。她觉得一切都混乱了,她看见那机器似乎在摇动,又觉得那些铜爪抓住了她,同时她觉得那烧酒从她的头直灌到她的脚。

后来她觉得那厅子也在跳舞了,煤气灯光晃动得像一些流星,绮尔维丝醉了。她听见“咸嘴”与哥仑布伯伯大吵大闹,这老板竟是一个强盗!然而这里却不是强盗村啊!忽然间,大家拥挤起来,叫喊起来,只听得一片翻桌子的声音,原来哥仑布伯伯老实不客气地把众人赶出门口去了。出了门口,众人肆口大骂,把他叫做坏蛋。天始终下着雨,一阵轻轻的冷风吹着。绮尔维丝和古波失散了,一忽儿找着了,一忽儿又失散了。她想要回家,她摸索着那些店户,好让她认识路途。这突如其来的夜色使她十分惊异。到了卖鱼路口,她坐在水沟里,以为是在洗衣场里。沟里的流水使她头昏得十分难受。末了,她总算到了家了,直挺挺地从门房走过,分明看见门房里罗利欧夫妇与布瓦松夫妇正在伴着博歇夫妇吃饭。他们看见她那种好看的情形,大家面上露出怪相表示感到恶心的样子。

她始终不晓得她怎样爬上了七楼。到了七楼,正要沿着廊子

走的时候，拉丽听见了她的声音，便跑了来张开了两臂，很亲热地笑着说：

“绮尔维丝太太，爸爸没有回家，我请您去看一看我的孩子们睡觉好不好？……唉！他们可爱得很！”

但是，她看见了绮尔维丝痴呆般的面孔，连忙倒退，周身发抖。原来她看惯了无光的眼睛和扭歪的嘴唇，而且分辨得出烧酒的气息。于是绮尔维丝一言不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了；同时拉丽站在自己的门口，默默地、肃然地，用一双黑眼睛送着她。

十一

娜娜长大了,变成了一个下流的女孩子,只十五岁便长得像一头小牛似的肥胖,皮肤十分洁白,胖到人家说她是一个线球。是的,她是这样的,十五岁,就没有一点含羞的样子,常常露出她的一床牙齿大笑,而且也不穿胸衣。她有一副饶舌的女人的面孔,白得像浸在牛奶里一样,皮肤上像桃子一样有很多细毛,鼻子很有趣,嘴唇很红,两眼像两盏明灯,所有的男子都希望在她这盏明灯上点烟斗。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像新鲜的荞麦的颜色,加上了赭色的斑点,成为耀目的金冠。呀!罗利欧夫妇说得好,这是一个美丽的娃娃。看她这样年纪小,似乎还要人家替她揩鼻涕;然而她的肩臂已经很粗很圆,已经带着妇人的气味了。

现在娜娜不再把纸球儿塞在胸衣里了,她的奶子长出来了,是一对像新绸缎那样雪白的奶子。她并不因此觉得难为情,她希望奶子长得很大,大得像奶妈的一般,因为少年人的心是知足而毫不顾虑的。她最能惹人起意的是:她习惯了把半寸的舌尖伸出洁白的牙齿之外。当然,她对镜自照的时候,也觉得这模样好看。所以她一天到晚只管伸出她的舌头,为的是做美丽的女子。

“快把你的舌头缩进去!”她的母亲常常这样骂她。

古波往往也参加在内,拍着桌子,破口骂道:

“快把你那红带子收进去!”

娜娜显得是很爱打扮的人。她不常常洗脚,然而她穿很紧的

鞋子,累得她很受痛苦;人家看见她痛得脸变青了,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她的肚子痛,不肯说她爱打扮。当家里没有面包吃的时候,她很难得到妆饰的用费。于是她异想天开,从工场里把扎花的彩带拿了些回来,做了一些妆饰品和彩结来缝在肮脏的衣服上。到了夏天就是她得意的时令了,她穿着六个法郎买来的一件细棉布女袍,度过许多星期日,在金滴全区内炫耀她美丽的金发。真的,从外面的大街到城墙的要塞,从克里酿古街到教堂路,没有一个人不认识她。人家把她叫做“小母鸡”,因为她的皮色又嫩又鲜艳,真像一只小母鸡。

尤其是有一件衣服最合她的身材,这是一件带有红点的白色女袍,非常简单,没有一点儿镶饰品。裙子短了些,恰好露出她的脚;她的袖子十分宽阔,直露出了她的两肘;她悄悄地在楼梯的黑暗角头上把胸衣解开用别针把领口别成一个心的形状,不让她的父亲古波看见,恐怕他打她,露出她的雪白的颈子和笼罩在金色暗影里的酥胸。此外没有什么别的妆饰,只有一条玫瑰色的彩带系在她金黄色的头发上,彩带的两头在她的后颈上飘荡着。她这样打扮像一束娇艳的鲜花,她显示出青春少女的美妙。

在这时期内,她每逢星期日都有约会,她约会的是什么人都有,凡是过路的用眼瞟过她的男子,一个个都是她所要会的。她等候他们,等了整整的一个星期,心头充满了欲望和烦闷,觉得有在马路上和男子们成群结队地在太阳底下散步的必要。从早上起,她就打扮,穿着衬衣在横柜上挂着的镜子里徘徊好几个钟头。这所房里的人都可以从窗子外面望见她,所以她的母亲生了气,问她披着衬衫散步够了没了。然而她还是光着腿,肩上披着衬衣,蓬松着头发,安然地用糖水在额上把头发梳成弯钩形,并且缝补她的衣裙和鞋上的纽扣。古波看见了便冷笑,打趣地说她这样很风光,她尽可以扮一个野女人,给人家看,可以卖两个铜子!他对她嚷道:“把你的肉藏起来吧,免得我吃不下去面包!”其实她很可爱,在蓬

松的金发之下现出洁白细致的身子；她听了这话怒极了，以致皮肤变为桃红色，然而她不敢回答她的父亲，只是狠狠地咬紧了牙，气得她那美女的赤裸的玉体全身颤抖起来。

吃了中饭之后，她立刻溜开，下楼到院子里去了。这个星期日这所房子里非常安静，似乎人都睡着了。下面那些工场都关了门，从那些住宅开着的窗子里露出些已经准备好了的晚餐的餐桌。一对一对的夫妇正在城郊散步，为的是回来吃晚饭的时候胃口好些。四楼有一个女人正在移动她的床和家具，用整天的工夫在刷洗她的卧房，一面唱她的歌，唱了几个钟头始终只是那一首，声音和婉而且凄怆。在大家不上工的时候，院子里空空洞洞的，娜娜、宝玲和别的大姑娘，闹嘈嘈地在那里拍羽毛球玩耍。她们五六个人，年纪差不多，都成了这所房里的皇后，都能博得男子们羡慕的眼色。当一个男人从院子里走过的时候，便发出一阵尖锐的笑声，裙子窸窣的声音像起了一阵风似的。在她们的头上，空气中充满了节日热闹而闲散的气氛，飞扬着散步的人群惹起来的灰尘。

但是，拍羽毛球的游戏不过是她们脱逃的妙法，忽然间，房子里变得完全沉寂了，她们早已溜到了街上，走到了外面的大马路上。于是她们六个人手拉手地横排在马路上走着，穿着浅色的衣服，光着头，头发上系着彩结子。她们的眼睛很活泼，用眼角四面张望，一切的事物都给她们看见了。她们扬着头哈哈大笑，露出她们肥胖的下巴。有时候正在她们欢笑的当儿，有一个驼背的人走过，或一个妇人在界石的旁边等候她的狗，她们的队伍被打断了，有几个落在后面，另有几个拼命地在前面拉着她们一块儿走。她们摇摆她们的屁股，时而混在一团，时而分离队伍，一则为了要惹人们注意，二则可以把新发育的身体在胸衣里显出来。这马路真像是属于她们的，她们是在那里长大的，以前幼年时代曾经沿着各店户撩起她们的裙子玩耍；现在为了再系好她们的袜带她们竟又把裙子撩到大腿。在这缓步闲游尘土飞扬的人丛中，在大马路的

细高的树木下,她们从洛歇叔雅区直跑到圣德尼区,撞了许多人,截断了许多队伍,掉转头来带着笑说了许多不三不四的话。她们那随风飘起的女袍在经过的路上给人们留下了少年无礼的印象,她们在青天白日之下展览她们那种淫秽粗俗的态度。她们的颈窝被汗浸湿了,像一些出浴的处女,很能令人起意。

娜娜走在中间,她的玫瑰色的女袍在太阳底下放光。她挽着宝玲的手臂,宝玲的袍子是白底黄花的,也在太阳底下闪出光亮。她们两人是一群里最胖的最不怕羞的,最有妇人气概的,所以她们领导着这一群人,听见人家的恭维或看到人家的注视都令她们昂着头表示洋洋得意。其他的女孩们排列在她们的左右,极力装模作样,好叫人们重视她们。娜娜和宝玲心里很有诡计,很晓得怎样卖弄风骚。她们所以喘着气拼命奔跑着,无非为的是要显出她们的白袜子,并且使她们头发上的彩结随风飞舞。再说,如果她们忽然停了脚步,假作喘气的样子,扬着头,胸间也在突突地跳动的话,那地方一定有几个她们认识的男子。在这种时候,她们便有气无力地走着,相视而笑,吱吱喳喳地说私话,同时偷偷用眼窥探着。她们在街道上撞来撞去,无非为的是想要偶然遇着认识的男子。有些少年穿着新衣服,戴着圆帽子,拉住她们在阴沟旁边停留一会儿,同她们开玩笑,想要搂她们的身体。又有些不到二十岁的工人,穿着不整齐的灰色工衣,交叉着双臂慢慢地同她们谈话,他们把烟斗里的烟吹进她们的鼻子里。这是没有什么要紧的,这些男孩子差不多同她们的年纪一样小呢。然而在这许多人中间,她们已经有个选择了。宝玲往往遇见哥特龙太太的一个儿子,他是一个十七岁的木匠,常常买苹果给她吃。娜娜远远地在马路的另一头便瞥见了维克多·福公尼耶,他是洗衣店老板娘福公尼耶太太的儿子,她同他往往在暗地里亲嘴。仅仅亲嘴而已,没有更进一步,因为她们都是狡猾透了的,不肯做不明不白的糊涂事。然而人们对于她们两个人的事情,却说了许多难听的话。

当太阳下山的时候,她们的最大快乐是停下步来看那些耍把戏的人。有些变戏法的人,有些卖气力的大力士都来到了,他们把一张破烂的毯子铺在大马路的地上。于是一班游手好闲的人都走拢来,围成一个圈子,那些打拳的人们穿着褪色的紧身衣在众人当中卖弄他们的力气。娜娜和宝玲在人最稠密的地方站着看了好几个钟头,她们的鲜艳的女袍和肮脏的工衣摩擦着。她们裸露的臂、裸露的胸、裸露的头发,被酒和汗的气味熏蒸着。然而她们只管嬉笑,觉得很开心,并不觉得心中作呕。她们的周围有许多醉汉说的一些粗鲁的话和肮脏的事情,她们都听惯了,所以她们只回头一笑,毫不觉得羞耻,她们的白绸般的面孔上不起一点儿红晕。

只有一件事令她们不如意,就是遇着她们的父亲,尤其是当她们醉了的时候。所以她们常常当心打听,而且互相报信。

“喂,娜娜”,宝玲忽然叫道,“古波伯伯来了!”

“呀!”娜娜讨厌地说,“他还没有醉,不过我管他妈的!我还是溜开吧!您要知道,我不愿意他打我!……呃?原来他竟醉得颠头摆脑了!妈的!但愿他跌破脑袋就好了!”

又有几次,古波一直走过来,她一时来不及逃避,便蹲下身来,嚷着说:

“你们快遮住我吧!……他来找我了!他说过的,如果遇着我闲逛,他要打碎我的尾巴骨哩!”

后来古波走过去了,她重新站了起来,那些女孩子跟在他后面走,一个个哈哈大笑。他找得着她也罢,他找不着她也罢,这总是一个很好玩的捉迷藏!然而有一天博歇走来扯着宝玲的耳朵拉了回去,古波也来赶娜娜,用脚踢她的屁股,把她赶回家里去。

太阳渐渐低了,她们兜了最后的一个圈子,到了游人都疲倦以后,她们才在黄昏里缓步回家。空气中的尘埃渐厚,把天空弄得渐重渐浊了。金滴路恰像外省的地方,许多老婆子站在门口,不时有一阵人声打断了这空旷无车的区域的沉寂。她们在院子里停留了

一会,重新拿起网拍来拍她们的羽毛球,好叫人家以为她们没有离开院子一步。她们编好了一段谎话,然后上楼,然而回到家里之后往往用不着说谎,原来她们的父母早已因某一味肉菜太咸或不熟而吵起嘴来,只忙着互相打耳光,忘了责骂她们了。

现在娜娜成为一个女工了。从前她在开罗路第特维尔的店里做学徒,现在升了女工,每天可以赚四十铜子。古波夫妇不愿意叫她换地方,因为那边有洛拉太太照管着她;洛拉太太在店里是一个工头,已经十年了。早上,绮尔维丝望着时钟,同时娜娜独自一人,穿起了她那太短太窄的一件旧女袍,欢欢喜喜地辞了母亲出门去了。洛拉太太担任监督娜娜到店的时间,将来告诉绮尔维丝。她们给她二十分钟从金滴路走到开罗路,这时间尽够了,因为少女的腿像鹿腿一样跑得很快。有好几次,她到得虽然不误时,然而看她那样喘气,她的脸上飞红,显见得她在路上玩耍了十分钟,然后用十分钟的工夫跑到了店里来。又往往有些时候,她迟到了七八分钟,然而她整天到晚同她的姑母温存,眼里露出哀求的神情,努力要使她感动,好叫她不再向绮尔维丝说起。洛拉太太是懂得青春时代的情形的,于是她向古波夫妇说谎,然而她却整天到晚唠唠叨叨地教训娜娜,说她自己有怎样重大的责任,又说一个少女在巴黎的马路上闲逛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天啊!她自己年轻的时候,人们也曾追逐过她,所以她懂得危险!她不断地顾虑有淫秽的事情发生,所以她用一双热情的眼睛盯着她的侄女儿,热诚希望这个可怜的小姑娘能够长久保持她的天真。她一再说:

“你要知道,一切都该告诉我。我待你好极了,假使你有了祸事,我只好投河去死……你听我说,小猫儿,假使有些男人们同你说话,你应该都告诉我,不要漏了一个字……呢?你对我发誓人家没有同你说什么吗?”

于是娜娜笑起来,笑得很滑稽地抿着她的嘴。不,不,男人们不同她说话,她走得太快了。再说,他们有什么话好同她说呢?她

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她因此便天真烂漫地解释她迟到的原因：她往往停住了脚步看街上的图画，有时候她又送宝玲走了些路，因为宝玲说了许多故事给她听。假使人家不相信，尽可以跟着她走，她甚至于没有离开过左边的人行道，她老老实实地走，还走在许多走得快的小姐前面，活像一辆车子那样快。其实有一天洛拉太太在小地砖路撞见了她昂着头，同三个扎花女正在哈哈大笑，因为一个男人在楼窗里向着她们做理胡子的手势。然而娜娜生了气，赌咒说她刚才只进了一家面包店里买了一个铜子的面包。

“呀！你们放心，有我照顾着呢！”洛拉太太对古波夫妇说，“我担保她，像担保我自己一般。如果有一个脏货要摸她一摸，我就要同他拼命。”

第特维尔的作坊是二楼的一间大房子，一张宽阔的工作桌子安放在些架子之上，占满了这间房的中心。墙上灰色肮脏的纸破了，露出一道一道的石灰，沿着四壁安放好些货架，架上堆着许多旧纸匣、纸包，还有许多废品，上面蒙着很厚的一层尘埃。天花板给煤气灯熏黑了，活像涂上了一层煤烟。两扇窗子开得很大，所以女工们不必离开工作桌子，也可以望见对面街道上的行人。

洛拉太太为着做榜样起见，常常是先到的。后来那房门一会儿开一会儿关经过一刻钟之久，那些汗流满面、头发蓬松的做花姑娘才陆续进来。七月的一个早上，娜娜最后来到——其实这也是她平日的习惯。

“好！”她说，“假使我有车子岂不快活！”

她戴的是一顶黑色的小帽，她也懒得用刷子刷它一刷。现在她帽子也不脱，便走近了窗子，俯着身左右观望，看路上的行人。

“你看什么？”洛拉太太不放心地问，“是你的父亲送你来的吗？”

“不，当然不是的”，娜娜安然地回答说，“我不看什么……我看天气热得很。真的！天天这样跑，一定会害病的！”

这一天早上果然热得人们呼吸困难。女工们把窗帘放了下来，却从帘子缝里窥探马路上的行动。她们终于开始工作了，众人排在桌子的两边，只有洛拉太太一个人占着桌子的尽头。她们一共八个人，每人的面前各有一瓶浆糊、一把钳子和其他的工具。桌子上杂乱地放着一捆铁丝、一些棉花，还有绿色的和栗色的纸以及绫绸丝绒剪成的各种花叶花瓣。桌的中央有一只水瓶，瓶里插着一束两个铜子的鲜花。这花是一个女工拿来的，昨天在她的胸衣上已经蔫了。

其中有一个名叫丽安尼，是一个漂亮的棕发女子，她一面低着头用彩绸做花，一面说：

“呀！你们不晓得，嘉洛林真倒霉，每晚有一个男子来等候她。”

娜娜正在剪一张绿纸，嚷道：

“呸！那男人只当面对她好，背后还不是找别的女人！”

全屋子的人都悄悄地笑起来，洛拉太太只好表示出严肃的样子，她板着脸喃喃地说：

“我的孩子，你真可以，你真会胡说！我要把这话传给你的父亲，我们看他怎样处治你。”

娜娜鼓起了嘴巴，像是忍着笑似的，呸！她的父亲！他说的胡话更多呢！忽然间，丽安尼低声很快地说：

“喂！你们当心！老板娘来了！”

第特维尔太太是一个态度冷淡、身材高大的妇人，这时候她果然进来了。平日的时候她只在楼下的店里。女工们很怕她，因为她是从来不说笑话的。她慢慢地绕着桌子走了一周，女工们现在都低了头，很静默、很勤快地工作着。她把一个女工骂做蠢妇，迫着她重做一朵菊花。后来她走了，走时的态度也像进来的时候一样直挺挺的。

“嗨！嗨！”娜娜喃喃地说，众人也都跟着她嘟哝。

洛拉太太想要装出严肃的态度,便说:

“姑娘们,真的,姑娘们!你们恐怕要令我不得不采取……”

然而人家不听她的话,人家不很怕她。她在平日待人太宽了,看见小女工们的眼睛笑盈盈的,她自己也发生兴趣,于是悄悄地把她们拉在一旁,细问她们的情人的近况,甚至于遇着桌子空闲了一个角儿的时候,她还替她们用纸牌占卦哩。当人家谈起恋爱的话的时候,她那高长僵硬的身子也不免颤跳起来,像一个好事的老太婆一样。她只是听了粗野的字眼便生气,但愿人家不用粗野的字眼,什么话都可以说的。

真的!娜娜完全受了工场女工们的教育!唉!当然,她有她的才干!然而假使她不同那些被穷苦的环境和恶习惯染坏了的姑娘们来往,也不至于坏到这种程度。她们一个紧挨着一个,怎么不会一块儿腐烂呢?譬如一筐子的苹果,其中有一大半是腐烂的,其余的也自然跟着腐烂了。当然,她们在交际场中还守规矩,做事不肯显得太卑污,说话不肯显得太粗野,总之,装得很像正经的姑娘。不过,在暗地里,在耳朵边,肮脏的话便盛行了。她们每逢有两个人同在一起的时候,便非大谈其野话,捧着肚子大笑一场不可。再说,晚上回家的时候,她们互相陪送,同时便说许多心腹的话,说许多令人吃惊的故事,因此她们两个女孩子便在行人拥挤的马路上徘徊,一时不忍回家了。娜娜一班人还是规矩的女子,此外还有许多一夜不归的女工们,她们的发髻梳得蓬蓬松松的,裙子也皱得不堪,令人疑惑她们没有脱裙子睡觉;她们一进作坊便带来了下流跳舞场的恶空气和夜里不正经的坏气味。因为昨夜快活了一夜,第二天便懒得软弱无力,无精打采,声音都哑了,眼睛上起了黑圈子,洛拉太太老实不客气地把这种圈子叫做“恋爱的拳头打的伤痕”。在工作桌上摆着的娇嫩鲜艳的纸花当中引起了一种淫乱的风气,娜娜嗅觉到身边有了一个夜里胡闹过的女子的时候,她自己心醉了。许久以来,她坐在丽沙的身边,丽沙是有名的胖女子;她把

灼灼的双眼紧紧地望着丽沙，好像她早已料定她会胖起来似的。她要学会些新见识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她在金滴路上已经得到了一切的见识了。不过，在作坊里，她看见人家实行，她渐渐生了心，希望轮着自己也去实行一下。

“闷热得很！”她说时故意走近一个窗子，像是要把窗帘更放低些。

然而她俯着身子，向马路左右张望。同时，丽安尼瞧见了一个男子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停留着，便嚷道：

“这老家伙，他在那里做什么？他在这里窥探了一刻钟了。”

“这个坏蛋”，洛拉太太说，“娜娜，你快回来坐下吧！我说过不许你停留在窗子前面！”

娜娜回到了座位上，拿起了紫罗兰，包裹它的花茎；这时候全场的人都关心着那男子。这男子大约有五十来岁了，穿得很整齐，身上披着一件大衣；他的脸色灰白，神气庄重，很有神气，灰黑的胡须修得很整齐。他在对面的药草店的门前停留了一个钟头，抬头只管望着工场的窗子。女工们嘻嘻地笑着，笑声被马路上的喧闹声音淹没了；她们弯了腰，很忙碌地工作起来，不时用眼角望着那老头子。

“呃？”丽安尼说，“他手里拿着有一副眼镜！唉！这是一个阔气的人……他当然是在等候奥古思婷啦。”

奥古思婷是一个高大的丑女子，她没好气地回答说她不喜欢老头子。洛拉太太摇了摇头，抿着嘴笑了笑，这一笑里隐藏着许多意思。

“亲爱的，你说得不对，老头子更懂得温存。”

丽安尼的身边坐的是一个矮胖的女子，这时候她在丽安尼的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话；丽安尼忽然仰倒在椅子上，哈哈地笑弯了腰，用眼望了一望那老头子，笑得更厉害了。她断断续续地说：

“对了！唉！对了！……呀！索菲这家伙！她真坏！”

“她说的是什麼？她说的是什麼？”全场的人都怀着好奇心问她。

丽安尼笑出了眼泪，用手帕揩干了，却不回答。当她安静了些之后，重新扎着花，同时说：

“那话是不能说的！”

人家尽管追究她，她只是摇头不说，却狂笑起来。奥古思婷恰坐在她的左边，求她低声告诉她。丽安尼终于答应了，便把嘴唇凑着她的耳朵，告诉了她。奥古思婷也仰倒在椅子上，捧着肚子大笑起来。她自己又把那话传给坐在她左边的一个女工，才过一刻工夫传遍了全屋子，一个个都高兴地笑得喘不过气来。等到大家都知道了索菲的脏话之后，她们你望我我望你的，一齐大笑起来，然而不免有几分羞惭，脸上红了些。这时仅仅洛拉太太一个人不知道。她十分不高兴地说：

“姑娘们，你们这样做，真是没有礼貌……在众人的跟前是不应该低声说私话的……这大约是一件什么有伤风化的事了，是不是？唉！你们真可以的！”

她虽然热烈地想要知道索菲的脏话，然而她不敢要求人家告诉她，她低了头假装正经，但是她听见了女工们的谈话却觉得心中快乐。原来她们哪怕是说了一句平常的话，譬如关于工作的话，只要有一个人说起，其他各人听了便想到坏地方上去。她们把话的意思歪曲了，加上了一个肮脏的解释，譬如有一人简单地说了句“我的钳子裂了”，或者说“谁在我的小壶里搜寻过东西”，她们便推想到很奇怪的意义上去。现在她们把一切的字眼的意义都移到对面人行道上鹤立着的那老先生的身上。唉！他的耳朵里该发响了！她们因为想要学乖，便说了许多糊涂话。然而她们觉得这玩笑很有趣，于是她们兴奋的眼睛里露出放荡的神情，越说越厉害了。洛拉太太没有什么好生气的，人家并没有说粗野的话呢。她自己也说了一句令人捧腹的话，因为她问：

“丽沙姑娘,我的火熄灭了,请把您的给我吧。”

“呀,洛拉太太的火熄灭了!”全场嚷说。

她听了,想要解释几句:

“姑娘们,你们将来有了我这年纪的时候……”

但是人家不听她的话,大家只说要叫那老先生来燃着洛拉太太的火。

大家嬉笑的时候,娜娜快活极了。凡是意义双关的话,没有一句骗得过她。她自己也说了许多更厉害的字眼,仰着颈,捧着下巴,笑得很开心。她在淫邪的环境里好像鱼在水中一样。而且,她一面在椅子上捧腹大笑,一面还能够好好地扎花。呀!她的手法巧极了,用不着卷一支香烟的时间。她一手抓了一张绿纸条,嗬!真快!一下子就卷在一根铜丝上。再加上一滴胶水,便成了一枝鲜艳的花茎,适合妇人们应用了。她的妙处完全出在她的手指上,这是纤细的十只手指,软若无骨,很柔和,很可爱。在做花的行业里只学会了这个,然而她做得很好,所以全作坊的花茎都归她做了。

这时候对面人行道上那老先生已经走了。工场里安静了下来,人们在酷热的天气里工作着。十二点钟响了,吃中饭的时间到了,她们一个个都坐不安定了。娜娜连忙走向窗前,嚷着说如果她们愿意的话,她可以下楼替她们买东西吃。于是丽安尼托她买两个铜子的虾米,奥古思婷托她买一包炸马铃薯,丽沙要一捆小萝卜,索菲要一条香肠。娜娜正待下楼,洛拉太太看见今天她这样喜欢凭窗张望,觉得奇怪,于是迈开了大步赶上了她说:

“等一等,我同你去,我也要买些东西。”

下了楼来之后,她瞥见那老头子在小路上像一支大蜡烛那样站着,正在同娜娜眼目传情,娜娜的脸上飞红。她的姑母一把拉住了她,拉她走下了街道,同时那老头子也跟着她们走。呀!原来那老头子是为娜娜来的!好!太好了!十五岁半的女子竟这样叫男

人们跟在裙边！洛拉太太气冲冲地质问娜娜。唉！天啊！娜娜也不晓得，只是他跟她已跟了五天了，她每次出门一定遇着他；她以为他大约是商界中人，是的，是一个纽扣店的老板。洛拉太太心中起了很大的感触。她掉转了身子，用眼角儿偷看那老头子。她说：

“人家很看得出他是有钱的。我的小猫，你听我说，你的事情都应该告诉我才好。现在你不必怕什么了。”

她们一面谈话，一面走进了熟肉店、水果店、烧烤店，挨着一家一家的店户进去买东西。许多油腻的纸包裹着那些买来的东西，堆满了她们的手掌。然而她们始终很客气，一摇三摆，常常向背后微笑地使眼色。洛拉太太自己也卖弄少女般的风韵，原来那纽扣店的老板始终跟着她们。

“他这人态度不俗”，她回到小路边说，“假使他存心忠厚的话……”

在上楼的时候，她似乎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突然问娜娜说：

“喂，我想起一件事来了。索菲所说的话，全场姑娘们都咬着耳朵传遍了，究竟是什么脏话？”

娜娜也不再装模作样了。不过，搂住了洛拉太太的脖颈，迫她退下了两层梯级，因为这话真的不能高声说了出来，甚至于在楼梯上也是不能的。于是她咬着耳朵告诉了她。那话太粗野了，她的姑母只好摇了摇头，睁圆了眼睛，撇了撇嘴。总之，现在她知道了，再也不觉得心痒了。

女工们把食物放在膝头上吃，不肯弄脏了那工作桌子。她们匆匆忙忙地吃，因为她们讨厌吃东西，宁愿把吃饭的时间去望马路上的行人或在屋角上说些倾心置腹的话。这一天，她们努力要晓得那老头子躲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一次他真的不见了。洛拉太太和娜娜互相使眼色，缄着口不说话。这时候已是一点十分钟了，她们还不忙着拿钳子做工，忽然间，丽安尼哨了一声“不鲁鲁！”意思是说老板娘来了，她们立刻坐在椅子上低头做工。第特维尔太太

进来,很严肃地兜了一个圈子。

自从这一天起,洛拉太太拿她侄女的第一次的遭遇作为她自己的乐事。她不再放松她,整天到晚陪着她,以为这是她的责任。当然,娜娜觉得有几分讨厌,忽而她一想到被姑母把她当做宝贝般守护着,她未免因此自负。那纽扣店老板跟在后面,她们两人在路上所谈的话实在令娜娜心热,所以使她起了学坏的念头。唉!洛拉太太是懂得人情的,就是那纽扣店老板年纪这样老,这样有规矩,也会使她感动起来。上了年纪的人毕竟比少年人更通达人情。不过,她仍旧监视着娜娜。是的,除非她死了,否则他得不到她的侄女儿!有一天晚上,她走近了那老先生,老实不客气地骂他所做的事不应该。他很恭敬地向她施礼,不回答一句话,因为他是此中的老手,听惯了人家的亲属的责骂。他有这样好的礼貌,她真的不好生气。但是她对娜娜尽许多爱情上的忠告,隐隐地说出男人的种种坏处,叙述了许多坏女人的故事,说她们后悔不该走那一条路,娜娜听得不耐烦,白色的脸上显出凶恶的眼光来。

但是,有一天,在卖鱼巷里,那老头子竟敢把头伸到姑母和侄女的中间,说了些不该说的言语。洛拉太太着了慌,说她自己也不放心了,于是把全盘的事情告诉了她的弟弟。古波家里便大闹了一场,先是古波打了娜娜一巴掌,谁教给她的?这贱丫头,竟勾起老头子来!好!她尽管这样做,下次他撞见了的时候,包管割断了她的脖子!谁看见过?一个流鼻涕的女孩便想要污辱家门!他摇着她的身体说,妈的!此后她应该走得直,坐得正,将来是由他来监视她了。每天她回家之后,他立刻审验她,正对着她的面孔紧紧地望着她,看她的眼上有没有接吻的痕迹。他嗅她,反复查她的身体。有一天晚上,她又被打了一顿,因为他在她的颈上发现了一道黑痕。坏丫头,她竟敢说不是接吻的痕迹,只说是丽安尼开玩笑打伤了她,所以颈上起了青痕。好!他才要赏她些青痕呢。将来他打断了她的手脚的时候也不许她作声。又有几次,当他脾气好的

时候,他却嘲笑她。真的!她竟是男人们要吃的一块好肉!其实她身体平扁得像一尾鳊鱼,她的肩膀有个凹,人家可以放进拳头呢!娜娜没有犯过那样的罪却受了痛打,她的父亲用许多不堪入耳的话骂她,于是她敢怒不敢言,像一只被困的野兽。

绮尔维丝比古波明理些,她常常说:

“你不要再说她吧!你说得太多了,将来反倒要使她因此生了心呢!”

呃!是的,她生了心了!她起了这念头,周身发痒,总想要试一试。他教她常常在这思想里生活,哪怕是一个贞洁的女子也会因此发生欲火呢。说也奇怪,他骂得她太厉害了,她因此懂了好些她所不懂得的事情。于是她渐渐有了些奇怪的举动,有一天早上,他看见她在一个纸包里抓了些东西涂在她的脸上。原来这是一些扑粉,她的面孔本是很洁白细腻的,却扑了厚厚的一层粗粉。他用那纸包抹她的脸,几乎抹破了她的皮,骂她做磨坊主人的女儿。又有一次,她觉得她的黑帽子太可耻了,便带了些红色的彩条回来装在帽子上。他气冲冲地问她那些彩条是哪里来的,卖身换来的呢,还是偷来的?娼妇呢,还是小偷呢?也许她已经兼做了这两种人了。后来又有几次,他看见她手里有许多好东西,譬如玛瑙石的戒指、一对小花边的袖子、一只镀金的心,就是姑娘们喜欢挂在胸前的那一种。古波要把一切都捣碎了,然而她气汹汹地保护她的物件:这是她的东西,有的是一些太太赠给她的,有的是她在作坊里和人交换来的。譬如说那金心,是她在阿布基路上拾来的。她的父亲一脚踏碎了她的金心之后,她直挺挺地站着,脸色都气白了,颈筋都胀起来了,心里忿忿不平,几乎要扑在他的身上,抓他几下来报仇。唉!两年以来她做梦也想要这金心,现在却给人家踏碎了!不行!她觉得未免太过了,忍不住气了!

古波这样处治娜娜,与其说是他是正经的,倒不如说他在恶作剧,因为他往往没有道理,所以娜娜更气愤不过了。她甚至于不上

作坊去了；当古波打她的时候，她瞧不起他，回答说她不愿意再到第特维尔那边去了，因为人家叫她坐在奥古思婷旁边，奥古思婷一定吃了什么臭东西，她的口和鼻都臭极了。古波亲自把她送到开罗路去，而且要求那老板娘常常派她坐在奥古思婷旁边，算是罚她。在半个月之内，每天早上，他辛辛苦苦地走下了卖鱼区，把娜娜直送到工场的门口。他在街上停留五分钟，然后相信她是进去了。但是，有一天的早上，他在圣德尼路的一家酒店里遇着了一个朋友，他进去坐了一会儿，十分钟之后，他瞥见娜娜摇晃着她的身子匆匆地走向路底去了。原来在这半月之内，她任凭他在下面等候，她上了两层楼，却不进第特维尔太太的作坊，只坐在一个梯级上专候古波走开。当古波要归罪于洛拉太太的时候，洛拉太太便气愤愤地说她不能受他的教训。她已经把应该说的话都向她的侄女儿说了，叫她不可亲近男人，至于娜娜仍旧喜欢那些坏蛋，这却不是她的姑母的罪过了。现在她洗手不管了，发誓不再管娜娜的事，因为她是晓得的，在亲戚们中间，有许多人造谣言，竟说她把娜娜引坏了，说她眼看侄女儿走错了路才甘心。再说，古波又从那老板娘的口里打听得娜娜是被丽安尼引坏了的，现在丽安尼已经不再扎花，却去过那吃喝玩乐的生活了。当然，娜娜只爱在各街上占些小便宜，其实她还是可以冠冕堂皇结婚的。但是，假使人家希望把一个完整的毫无裂痕的娜娜像知道自重的小姐一般地嫁给一个丈夫，便应该趁早行事，否则恐怕来不及了！

在金滴路上，人家常常谈起娜娜的老头子，竟像是人人所认识的一位老先生。唉！他始终很有礼貌，甚至于有几分胆怯，然而他也能坚持，也能忍耐，在她的后面不远紧跟着她，像一只柔顺的小狗一样。甚至于有几次，他一直进到了院子里。有一天晚上，哥特龙太太在三楼的楼梯口遇见他，他便低了头，慌忙地沿着栏杆溜下楼去了。罗利欧夫妇恨恨地说如果他们的侄女儿再把男人们引进屋子里来，他们只好搬到别的地方住去，因为这事讨厌得很，每逢

人们下楼梯,在梯级上总是遇见些男人在那里等候着、嗅着的时候,真的,人家会说屋子里有了疯狗呢!博歇夫妇可怜那老头子,唉,这么可敬的一位先生竟给一个淫荡的小女子迷住了。这是一个商人,人家看见过维耶特路上有他的纽扣店,假使他遇着一个正经的女人,那女人岂不有福吗?多亏博歇夫妇的报告,当那白白的脸、下垂的嘴唇、灰黑色的胡须修得很整齐的老先生追随着娜娜的时候,大家知道那老头子不是一个下流人,所以全区的人都很尊重他,甚至于罗利欧夫妇看见了他,也不免肃然起敬呢。

在起初的一个月,娜娜觉得她那老头子很有趣。他常常只在她的左右前后徘徊。这真是一个小孩子,他在马路上人群中扯她的裙子,竟像若无其事似的。至于他的腿呢!像两根木炭或两支火柴一般!他的头上没有头发了,只颈上还有稀疏的几根,压得平平的,所以她常常故意问他的理发匠是谁。呀!多么有趣的一个老头子!

后来她看惯了他,却不觉得那么有趣了。她的心里隐隐地怕他,假使他走近她,她打算叫喊起来呢。有许多次,她在一家珠宝店的前面站住的时候,她忽然听见他在背后吞吞吐吐地说了好些话。呃!他说得不错,她很想要一只小十字架,再搭一条丝绒围巾,或一对珊瑚耳环;她要的耳环要小到叫人家认为是几滴血她才高兴。纵使她对珠宝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但她实在讨厌再穿那些破旧的衣服,因为她利用作坊的碎料补衣服都缝补烦了,尤其是她那一顶黑帽子,她虽然从第特维尔太太家里偷来一些纸花插在上面,实在还是不好看。她在泥水里走路,车子把泥溅在她的衣服上,同时那些橱窗里陈列的好东西又炫耀着她的眼睛,她便起了许多渴望。她希望穿好衣服,到饭馆里吃饭,到戏院里看戏,而且有一间漂亮的卧房连带着许多好家具。她存着这种热烈的希望,使她停下步来,她的脸色都变白了,她觉得有一股热气从她的大腿直升上来。她看着熙熙攘攘的行人,恨不得要享一享福。事情凑

巧得很，恰在这时候那老头子在她耳边低声提出了好些建议。唉！假使她不怕他，她马上会答应他的！然而她憎恨这不相识的男人，所以她虽然有了不正当的欲望，还不肯顺从他。

但是，冬天到来之后，古波家的生活更过不下去了。每天晚上娜娜一定挨打。当父亲打得疲倦了以后，母亲又赏她几个巴掌，教训她要品行端正。而且他们三个人往往一齐动手，一个打她，另一个袒护她，以致三个人终于打成一团滚在地砖上，盘碟也打破了不少。非但如此，而且他们天天吃不饱，冷得要死。假使娜娜买了一些好东西，譬如一个彩结或几个袖纽子，她的父母便没收了她的，拿去卖了。她自己没有一点东西，只在钻进破布的被窝以前照例要领受一顿巴掌；她把一条黑裙子盖在她的身上，算是她的被单，这使她冷得发抖。不行！这样的生活是挨不下去的，她不愿意在这里断送了性命。许久以来，她的父亲是不算数的了，像这样天天喝醉了的父亲不能算是一个父亲，只能算是一只肮脏的狗，她很希望能摆脱他。现在她的母亲也堕落了，她也喝酒了，她甘心进哥仑布伯伯的店里去找她的男人，无非想要他请她一块儿喝酒。她安然地坐了下来，不像第一次那样显出憎恶的神气了，她把杯子一口喝干，还把手肘支在桌子上坐了几个钟头，出店的时候眼睛都没有神了。当娜娜从酒店经过的时候，看见她母亲在店里，凑着酒杯，在男人们的粗言野语中颓然地坐着，于是她大怒起来，因为少年人另有嗜好，不懂得烧酒的好处。在这些晚上，她家里的景象真是好看了，爸爸醉了，妈妈也醉了，屋子里没有面包，却充满了烧酒的毒气。总之，一个女圣人也不愿意在这里住了。也罢！等不到几天她就要走了！这是他们自己把她逼走的！

有一个星期六，娜娜回到家来，看见她的父母的情形都令人厌恶。古波横躺在床上打鼾。绮尔维丝团坐在椅子上，歪着头，一双没有神的白眼向空中呆望着。剩下的一些红烧肉，她也忘了把它煮熟。一支蜡烛在她身边，她也没有剪烛花，烛光黯然，显出陋室

的衰颓景象。

“是你吗,小毛虫?”绮尔维丝说,“好!你的父亲要收拾你呢!”

娜娜不回答,脸色变得很白,眼望着这冷火炉,这没有盘碟的桌子,这充满愁惨景象的屋子,这一对呆呆的醉鬼,真使她感到阴森可怕。她也不脱帽子,只在卧房里转了一圈;后来她咬紧了牙关,开了房门便走了。

“你又要下楼吗?”她的母亲问时头都掉不过来。

“是的,我忘了些东西,我就上来的……晚安吧。”

然而她不回来了。第二天古波夫妇醒来之后,互相打起架来,他说娜娜被人拐走了是她的过失,她却说是他的过失。呀!假使她只管跑个不停,现在已经去远了!然而像人家教孩子们追赶麻雀似的,他们可以撒一把盐在她的背后,也许会把她捉回来的!她这一走,绮尔维丝更受了一个大大的打击,因为她虽然自暴自弃,当初还怕给女儿做坏榜样,还有几分顾忌,现在,自从她的女儿跑了以后,她觉得堕落更深了一层,自己尽可以放心学坏了。真的!这坏女儿一走,把绮尔维丝的肮脏裙子上仅存一点儿的正气都带走了。她喝醉了三天,怒冲冲地捏着拳头,骂了她的淫邪女儿许多粗野的话。古波到外面的大马路上走了一遍,凡是过路的野女子一个个都给他细看过了,找不着娜娜,于是他安然地仍旧吸他的烟斗;不过在吃饭的时候他往往站起来,举着手臂拿着刀,大骂娜娜污辱了他;随后他又坐下来吃他的晚饭。

在这所房子里各家的女儿,每月像雀鸟出笼一般地飞去了的很多,所以没有一个人觉得古波家的事情奇怪。然而罗利欧夫妇却洋洋得意了,呀!他们早就说过娜娜会走的。这也活该,谁看见过扎花的女工们里头有不学坏的呢?博歇夫妇和布瓦松夫妇也冷笑起来,说了许多世道人心的话。只有郎第耶一个人狡猾地替娜娜辩护,他装做道学先生的样子,说逃走了的姑娘原是犯法的;然而他又说娜娜实在长得太美了,年纪又轻,怎能忍受穷苦生活呢?

有一天,罗利欧太太在门房里喝咖啡,向博歇夫妇说:

“你们不晓得吗?这事像青天白日一般地显明,还不是瘸子卖了她的女儿吗!……是的,她卖了娜娜,我有的是证据!……我们整天到晚撞见的那老头子,他已经上楼去交了定钱。瘸子便要钱不要女儿了。昨天晚上有人在安比居戏院里遇见了那老先生和那小姑娘……我不会说假话的!他们两人的确在一块儿呢!”

他们一面争论这个,一面喝完了咖啡。总之,这是可能的,比这事更厉害的还有呢。从此之后,区里最庄重的人也终于跟着说绮尔维丝卖了她的女儿。

现在绮尔维丝拖着破鞋子,不顾人们的批评了。哪怕人家在马路上把她叫做贼婆子,她也不会回头看一看的。一个月以来,她不在福公尼耶太太家里做工了,因为她常常吵嘴,所以福公尼耶太太只好赶走了她。在几个星期之间,她到过八家洗衣店,她在每一家工场里只做两三天的工作,便给老板娘赶走,因为她工作不留心,不干净,连自己的行业也忘了。后来她自己觉得不行了,便放弃了烫衣的工作,只每天在新路的洗衣场里洗衣,做一天算一天的工钱。她践踏着脏水,同油垢打交道,又回到了洗衣行业里最艰苦而最容易的工作上;这工作虽然还做得下去,不过她因此堕落得更深了。再说,洗衣的工作把她弄得更丑了,当她从洗衣场出来的时候,简直是一只沾染污泥的狗,周身湿了,皮肤都染蓝了。她虽然常常没有面包吃,却长得一天胖似一天,她的腿也扭得很厉害了,每逢她同别人并肩走路的时候,险些儿把人撞一个筋斗,因为她的脚跛得太厉害了。

当然,一个人堕落到了这地步,妇女的傲气自然消了。从前的绮尔维丝是很自负的,很爱打扮的,须要有感情,有礼貌,受人重视的,现在她一概不管了。人家尽可以用脚踢她的身前身后,她也不会觉得的,她变为麻木无力的人了。因此,郎第耶完全放弃了她,甚至于不肯再摸一摸她的身体。他们双方都渐渐感到厌倦了,这

也算是多年结合的自然收场。在她看来,她倒可以少了一件苦役。她再也不管郎第耶和维尔吉妮的关系了,当年她是那样愤愤不平,现在她却漠然地不再关心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她还可以替他们捧蜡烛呢!现在没有一个人不晓得那事了,郎第耶与维尔吉妮却安然地享福。其实也方便得很,布瓦松每隔一天便得要在外面值夜,当他在外面街道上挨冷的时候,恰是他的妻子同他的邻居在被窝里取暖的时候。唉!他们并不慌忙,他们在耳朵里听得他在黑暗而空旷的马路上,沿着店铺橐橐地走着,然而他们不肯把头伸出被窝来。一个警察只晓得尽职务,是不是?于是他们安静地睡到天亮,然后奉还他的所有物,同时这严厉的布瓦松却在看守别人的所有物。金滴全区的人都笑这滑稽的事情,大家觉得警察的妻子偷人实在有趣得很。再说,郎第耶算是霸占了这块地方了,店铺和老板娘都属于他了。他吃了一个洗衣店老板,现在他又正在啣一个杂货店老板,将来他再造就些线店老板娘、纸店老板娘、女帽店老板娘,他的口还够大,一个个都会被她吞下去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一个男子这样会吃糖的,郎第耶劝维尔吉妮做糖果的生意,实在是为他自己设想。他原是勃罗旺斯省的人,怎叫他不爱吃甜的东西呢?他只要吃糖丸、口香糖、糖球、巧克力糖,也就可以生活了。尤其是糖球,他把它叫做“甜杏仁”,他一看见了就喉咙发痒,唇边流出口涎来。一年以来,他只靠糖果维持他的生命。当维尔吉妮请他替她看守店铺的时候,他往往把抽屉拉开,偷了一把塞在嘴里。又有许多次,五六个人正在谈天,他却揭开了柜台上的玻璃缸的盖子,伸手进去抓了一些东西咀嚼着。那缸子始终开着,渐渐空了。人家再也不注意这事情,这是他所谓一个小毛病。后来他又想出了一种借口说他永远伤风,喉咙发炎,要靠糖润一润。他始终不工作,而他计划中的事业却一天大似一天。这时候他正在计划一种新发明,他想做一种“雨伞帽子”,天晴的时候是一顶寻常的帽子,但是天下骤雨的时候那帽子可以自然地在

头上撑开成为一把雨伞。他答应将来把所得的利益的一半分给布瓦松,他甚至于往往向他借二十法郎做实验费。将来的事还未可知,现在店里的糖却都溶在他的嘴里了。巧克力糖所制的雪茄,红糖所制的烟斗,也都进了他的嘴里。当他吃饱了糖果之后,忽然变为多情了,于是在一个角落上和老板娘接吻;维尔吉妮觉得他全身都甜的,嘴唇像杏仁糖一样又香又甜。这时候,他真变成一个值得人同他接吻的人!老实说,他全身都是甜蜜的,博歇夫妇说他只要把一只手指浸在咖啡里,那咖啡便可以成为很好的糖汁。

郎第耶常常有糖吃,心变软了,便对绮尔维丝表示关心,他向她进了许多忠告,骂她不该不喜欢工作。呸!一个女人到了这年纪,应该知道回头了!他又怪她始终爱吃好东西。但是,纵使人家不值得帮助,帮助人家总是应该的,所以他努力替她找些小小的工作。他劝维尔吉妮决定叫绮尔维丝每星期来一次,替她打扫店铺和卧房,洗濯是她的内行,每次她可以赚三十个铜子。每逢星期六的早上,绮尔维丝拿了她的水桶和刷子到店里来做这污秽而低贱的工作。她从前是漂亮的金发的老板娘,高高地坐在柜台上,现在她却到这里来用抹布做工作,然而她似乎并不伤心。这是她骄傲的末路,是她的气概全消的时候了。

有一个星期六,她实在辛苦极了。天下了三天的雨,主顾们似乎把全区的污泥都带到店里来了。维尔吉妮却坐在柜台上像一位贵夫人那样,梳得一头好发,带着一条小领子,袖子上还有好些花边。她的旁边,红漆的凳子上坐的是郎第耶,看他那昂然舒服的样子,叫人猜是店中的老板;他把手懒洋洋地伸进薄荷糖的罐子里,照例抓糖吃着。维尔吉妮抿着嘴唇,用眼睛看着绮尔维丝工作,忽然嚷道:

“喂,古波太太!那一个角头上的污垢您还没有洗去呢!请您替我再擦得干净些。”

绮尔维丝听从了她的吩咐,她转过身去到那角头上再洗再擦。

她在肮脏的水当中跪着，弯着腰，耸起肩头，手臂变紫了，变硬了。她的裙子被浸湿了，粘住了她的屁股。她蹲在地上像是一堆肮脏的东西似的，头发蓬蓬的，短衣的破孔里露出她身上凸起松软的皮肉，随着工作的紧张，皮肉都在跳动。她出的汗很多，额上一滴一滴像雨点般流下来。

“越是加油干，擦得越发亮。”郎第耶庄重地说时，嘴里满是糖球。

维尔吉妮仰着身子，像一位公主的神气，半闭着眼睛，始终照着那洗涤的工作，而且说了好些指摘的话：

“再往右边擦一擦。现在，请您注意板壁……你要知道，上星期六我是不很满意的，许多脏的痕迹还存留着呢。”

于是维尔吉妮和郎第耶挺着腰坐着，像在御座上一般，越发显得威风，同时绮尔维丝在他们的脚下黑泥里擦着地。维尔吉妮大约是快乐了，所以她的一双猫眼里一时闪出黄色光亮，微笑地望着郎第耶。唉！当年洗衣场里打屁股的深仇，她始终记在心上，现在她报了仇了！

正在绮尔维丝停止擦地的时候，后面的房间里起了小锯子的声音。她从开着的门望去，看见布瓦松侧面坐在暧昧的阳光里，原来今天是他的假期，所以他利用这闲暇的时间做他的小匣子。他坐在一张桌子的前面，正在聚精会神地雕刻一只红木雪茄盒上的花纹。

“喂！巴丹克！”郎第耶仍旧叫他这外号，表示他的友谊，“我预订您的盒子，准备送给一位姑娘。”

维尔吉妮恨恨地捻了他一把，他很风流，不住地笑着，算是以德报怨，悄悄地在柜台下摸她的膝头，沿着她的大腿做老鼠爬；当那丈夫抬起头来，现出他那土色的面孔与红色的胡须的时候，郎第耶很自然地把手缩了回来。

“对呀！”布瓦松说，“奥古斯特，我正是为您才做的，这算是一

种友谊的纪念品。”

“呀！那么，我只好保留着这东西了！”郎第耶说，“将来您看，我要用彩带把它系在颈上呢。”

忽然间，似乎这念头引起了另一个念头，他又说：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来，昨天晚上我遇见了娜娜。”

这消息一来，把绮尔维丝一震，便坐在店中的一锅脏水里。她手拿着刷子，气喘喘的，汗流满面。

“呀！”她简单地咕噜了一声。

“是的，我正沿着殉教路走的时候，看见前面有一个老头子挽着一个小女子走着，我对自己说，这小妮子是我认识的……于是我加紧了脚步，便与娜娜正碰个对面了……您放心，不必怨恨她，她是很幸福的，一件羊毛女袍披在身上，一个金十字架系在颈上，而且她的样子是很快活的呢！”

“呀！”绮尔维丝又说，她的声音更暗哑了。

郎第耶已经吃完了那些糖球，又在另一个罐子里抓了一块麦芽糖放在嘴里，继续地说：

“这孩子，她学坏了！您不晓得，她的胆子很大，竟示意叫我跟着她走呢。后来她把她的老头子安顿在一个咖啡馆里……唉，那老头子妙得很！……那老头子不见了！……于是她回到一个门下同我相见。她真狡猾，可是也真可爱，像一只小狗般对我很亲热！是的，她同我接了吻，她想要知道众人的消息……总之，我遇着了她，我是很快活的。”

“呀！”绮尔维丝第三次又说。

她蹲着身子，始终等候着。她的女儿没有提到她一声吗？在沉寂里，又听见布瓦松的小锯子的声音。郎第耶越说越高兴，把麦芽糖吮得啧啧地响。

这时候维尔吉妮又重重地捻了郎第耶一把，然后说：

“好，如果我遇见她，我一定会走到马路另一边去。是的，让这

样一个女子当众向我施礼,我的脸会红的……古波太太,并不是因为您在这里我才说,您的女儿实在是一个烂货。布瓦松每天捕捉那些女人比她还高尚呢。”

绮尔维丝什么话不说也不动,眼怔怔地向空中望着。她终于慢慢地摇了摇头,好像为了表示她心中的意思,同时那贪吃的郎第耶又喃喃地说:

“这烂货,吃了不怕不消化的!她像小鸡肉一样嫩呢!……”

这一次维尔吉妮很凶恶地望着他,他只好住了口,悄悄地同她温存好让她安静下来。他窥探着布瓦松,看见他正在专心做匣子,于是他利用这时间,把那麦芽糖塞进维尔吉妮的嘴里,维尔吉妮向他嫣然一笑。后来她把怒气移到绮尔维丝身上,说:

“请您赶快些好不好?像一块界石那样待着,工作是做不完的……喂!请您动作快些吧,我不希望今晚还在水里踏来踏去。”

她把声音放低些,凶恶地又说:

“她的女儿做了荡妇,难道是我的罪过不成?”

绮尔维丝当然听不见这话。她重新揩擦那地板,她弯着腰,伏在地上工作着,活像一只疲倦了的青蛙。她的双手抓着那刷子,把一堆黑水向前推动,污泥溅到她的身上,甚至于染脏了她的头发。她把脏水都扫到沟渠里去,现在只要再用清水洗一次就行了。

大家静默了半天以后,郎第耶觉得闷气,便高声嚷着说:

“巴丹克,您不晓得,我昨天在里伏利路看见了您的老板。他的身体糟蹋得不堪了,再也活不了半年了……呀!也难怪!他过的是那样的生活!”

他说的是皇帝。布瓦松也不抬头,冷冷地说:

“假使您做了政府首脑,您便不会这样胖了。”

郎第耶忽然假装严重的神气说:

“唉!好朋友,假使我是政府首脑,事情就会好些了,我敢对您写保证书!……近来对外的政治真叫人着急。我对您说,只要我

认识一个新闻记者,把我的意见传给他……”

他越说越兴奋,麦芽糖吃完了,他又开了抽屉,在里面拿了好几块葵花软糖塞在嘴里,同时指手画脚,又说:

“这是很容易的……假使我做了政府的首脑,我先把波兰再建立起来,又创设一个斯堪的那维亚的国家,来镇住北部的大国……然后我把德意志的许多小王国合成一个共和国……至于说到英国,这不是什么可怕的,假使英国动一动,我就派十万军队到印度去……除此而外,我要把土耳其王赶到阿拉伯去,又把教皇赶到耶路撒冷去……唉,这样一来,欧洲很快就弄好了,是不是?喂!巴丹克,您瞧一瞧……”

他顿了一顿,又抓了五六块葵花软糖。

“好,您瞧,比吞这个还快呢!”

他说着便张开了嘴,把那些糖一块一块抛进嘴里去。

布瓦松细想了整整的两分钟,然后说:

“皇帝有别的计划呢。”

“您不要说吧!”郎第耶激烈地说,“他的计划,人家都晓得的!欧洲人都瞧不起我们……推勒里王宫里的侍从们天天在桌子下的两堆粪土中间把您那烂醉如泥的老板拉了出来!”

布瓦松听了,便站了起来,他向前走了几步,把手抚着心胸,说:

“奥古斯特,您的话伤了我了。辩论是可以的,但是不该伤损个人才好!”

于是维尔吉妮出头干涉,叫他们不要吵闹。她心里有她的盘算,他们两个人什么都可以分享,何苦不住地争论政治呢?他们两人还叽哩咕噜地在嘴里说了许多话。后来布瓦松要表示自己并不记恨,于是把刚才做完了的匣子送给郎第耶。盖子上面刻有几个斑纹的字:送给奥古斯特作为友谊纪念品。郎第耶十分喜欢,仰挺着身子,几乎倒在维尔吉妮身上。布瓦松用土色的脸上的一双混

浊眼睛望着他们,没有生气的样子;然而有时候他的红胡须自然而然地摇动起来,态度奇怪,假使不是深知他的性格的郎第耶,恐怕要令人担心起来呢。

郎第耶的胆子很大,所以女人们喜欢他。布瓦松刚一转身,他便起了滑稽的念头,在布瓦松太太的左眼上接了一个吻。平常的时候,他也狡猾,也小心;然而当他辩论了政治之后,他便敢冒一切的危险,为的是要在他的朋友的妻子身上出一出他的气。他厚着脸皮,背着布瓦松,悄悄地与她温存,算是对于皇帝报仇。不过,这一次他却忘了绮尔维丝在他跟前。她已经把店铺洗清了,揩干了,站在柜台的前面,等候人家给她三十个铜子。她看见他吻维尔吉妮的眼睛并不动心,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她犯不着多管。维尔吉妮却似乎有几分不自在。她把三十个铜子当着绮尔维丝的面扔在柜台上。绮尔维丝一动也不动,好像仍旧在等候着,原来洗涤的工作把她弄疲倦了,身上又湿,样子又难看,像被人家从秽水里拖出来的一只狗一样。

“那么,她没有向您说什么吗?”她终于这样问郎第耶。

“谁呀?”他嚷说,“呃,是了,娜娜!……是的,她没有说别的什么话。”

绮尔维丝手里拿着三十个铜子走了。她的破鞋子染了污泥,印在地上,渍渍地一片声响,真像一种奏音乐的鞋子。

本区的酒徒们现在都说她因为女儿堕落了,所以她喝酒安慰自己。她自己在酒店的柜台前喝烧酒的时候也装做悲哀的样子,希望借酒自杀似的。每逢她醉了回家,她只说她心中痛苦。但是正经人们都耸耸肩,知道她借痛苦的题目喝酒。总之,这也可以叫做酒瓶里的痛苦。当然,起初的时候,她还因娜娜逃走的事而伤心,她的心里毕竟还有一点儿正气,未免令她愤懑起来。再说,一个母亲总不肯说自己的女儿同一个路人一见面就卿卿我我地亲热起来。然而她的头脑昏了,心醉了,精神钝了,所以这羞耻的心理

也保留不久了。她的心神是不定的，她尽可以整整一星期不想念她的女儿，但是，忽然间，她起了一种慈爱或愤怒的念头，——有时候是空着肚子，有时候是饱了——她恨不得在某些地方捉住娜娜，也许她要吻她，也许她要打她，这要看她那时的心意如何了。她终于没有一种很清楚的羞耻心了。不过，娜娜是她的，是不是？一个人有了一件东西，是不愿意看见它烟消云散的啊！

她起了这种念头的时候，立刻像警察一般地注视着那些马路。呀！假使她遇见了她的脏货，她是要怎样把她带回家啊！这一年本区大变了样。人们开辟了马尚达大马路和奥尔那诺大马路，把以前的卖鱼路的界线都消灭了，并且直通到城内的大马路。这叫人都认不得了。卖鱼路的一边的房子都拆除了，现在金滴路上可以望见很空旷的天空，阳光够了，空气也流畅了。以前在那方面挡住视线的破旧房屋都没有了。现在奥尔那诺大马路上，起造了一所六层楼的大房子，雕刻得像一个教堂一样，窗子是宽敞的，窗帘是绣花的，很有豪富的气象。这白房子恰在金滴路的前面，像是把它的白光照耀着这小街道似的。甚至于每天郎第耶与布瓦松为了这所房子争论起来。郎第耶不住地谈到巴黎的拆建工作，他骂皇帝到处起造些宫殿式的房屋，预备把工人们赶到外省去。布瓦松被他气得变了面色，回答说，恰恰相反，皇帝首先想到工人们，说他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使工人有工作，就是把巴黎全城都拆平了他也肯的。绮尔维丝住惯了黑暗的道路，也觉得讨厌那美丽的土木工程。只因为区里变为美丽的时候恰是她衰败的时候，所以她觉得讨厌。一个人落在污泥里，决不喜欢美丽的日光照在头上的。因此，每逢她找寻娜娜的日子，不得不跨过那些建筑材料，沿着正在兴工的人行道走，踢着栅栏几乎跌倒的时候，她就大怒起来。奥尔那诺大马路的建筑物成为她的眼中钉了，这种房子是娜娜一类的坏女人住的！

有好几次，她得到了关于娜娜的种种消息。世上不少的长舌

头喜欢忙着向你传播坏新闻。是的,人家向她说娜娜是没有经验的女子,一时生了气,竟抛弃了她那老头子。其实她在他家很好,人家爱她,同她温存,假使她会处世,甚至于还可以得到自由呢。然而青年人是痴呆的,她大约是跟一个什么坏少年走了,人家知道得不十分真切。有一个消息似乎是的确的:有一天下午,在巴士底广场上,她向那老头子要了三个铜子去小便,那老头子还在广场上等候她,她就借此溜了。在上流社会里,人家把这个叫做英国式的小便。另有一些人发誓说人家曾经看见她在教堂路的一个跳舞场里跳舞,那跳舞场名叫狂热厅。从这时起,绮尔维丝决意常常到各下流跳舞场里去。她每经过一个舞场门口必定要进去看一看,古波也陪她进去。起初的时候,他们仅仅在舞厅里打了一个转,细看那些胡乱跳舞的荡妇们的面孔。后来有一天晚上,他们有几个钱了,便坐在一张桌子上,喝一瓶酒,一则借此解渴,二则可以等一等,看娜娜来不来。到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已经忘了娜娜。他们进跳舞场喝酒为的是他们自己的快乐,他们喜欢看人家跳舞。他们往往把手肘支在桌子上,几个钟头彼此不说一句话,在舞厅浑浊的空气中,黯红色的灯光下呆呆地用他们无神的眼睛望着这班街头荡妇,在颤巍巍的地板上跳舞也觉得十分有趣。

恰好在11月的一天晚上,他们进到狂热跳舞厅里取暖。门外一阵小小的寒风吹得行人脸都发疼;厅里充满了人。只听得一片粗言野语的声音。每张桌子上都有座客,到处都挤满了人,简直是人肉市场;那些喜欢秀色的人,大可以饱餐一顿。他们夫妇二人兜了两个圈子,找不着一张空的桌子,于是他们决定站着,等候有一群人离了厅,然后就座。古波穿着肮脏的工衣,头上戴着一顶没有帽檐的小呢便帽,摇摇摆摆地站着。他挡住了人们的走道,看见一个瘦小的少年,误撞了一下他手肘后,就擦着他的大衣的袖子走过去,好似怕沾惹了古波身上的什么脏东西一样。

古波气冲冲地把烟斗由他的黑嘴里抽了出来嚷道:

“喂！您不能道一声歉吗？……非但不道歉，您看见人家穿的是工衣，还装出嫌脏的样子！”

那少年回过头来，正打量着古波，然而他还在继续说：

“坏蛋！你打听打听！工衣是最美丽的衣服，是的，是工作的衣服！……如果你愿意，我就赏你两个耳光替你擦干净你那大衣……谁见过这样卑污的小人，竟敢污辱工人呢！”

绮尔维丝劝他息怒，他只是不理，还拍着他的工衣，骂着说：

“这里头有好汉子的胸膛！”

这时候那少年混进人丛里去了，同时还喃喃地说：

“这是一个肮脏的无赖！”

古波想要追他，呸！穿起一件大衣便要欺侮人吗！这大衣想是还没有付钱的呢！有了这一张皮，便好去拐骗一个女人，不花一个铜子啊！假使他捉住了他，一定要叫他跪在地下，向工衣施礼赔罪。可是人太拥挤了，实在走不动。绮尔维丝和他慢慢地绕着跳舞的人们的周围走着；观看跳舞的人们挤了三重，每逢一个男子或一个妇人举起了腿，显出了一切的时候，他们便一个个眉飞色舞了。他们夫妇俩都长得矮，所以他们踮起了脚，想要看些东西，但他们只看见发髻和帽子在那里跳动。乐队用他们那些破裂的铜器，奏出如风似雨的狂乱的音乐，把舞厅都震动了。跳舞的人们的脚步，踏起了一阵尘埃，把煤气灯的光弄得更呆滞了，厅里的气候真要把人热煞。

“你瞧！”绮尔维丝忽然说。

“什么呀？”

“那边，那丝绒帽子。”

他们把脚更企高了些，看见左边有一顶丝绒帽子，帽上两根旧羽毛在摇摆着，这真像枢车上的羽毛。但是他们仅仅看见这顶帽子在人丛里狂跳，时而浮起来，时而沉下去，时而打转。他们一会儿在人群中看不见那帽子了，一会儿又看见那帽子在人群中出现

了,那帽子晃动得这样奇怪,使他们周围的人都笑起来,虽然不知道帽子下面是谁,只要看见那帽子乱舞便忍不住笑。

“怎么样?”古波问。

“你认不得那发髻吗?一定是她,否则你可以割去了我的头!”
绮尔维丝喘着气回答。

古波用力一推,把人群推开了,妈的!不错,是娜娜!她打扮可够漂亮呢!她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旧绸衣,衣服后面被咖啡店的桌子染上了许多油腻,裙子上脱落的花边都拖在地上。她的肩上并没有披肩,只有一件胸衣,纽子也纽得不齐整。唉!这贱人!她本来有一个老头子小心地照顾她,然而她却堕落到这地步,跟随了什么坏蛋,还被人家打也说不定呢!这也不要紧,她还是很鲜艳的,很可爱的,披着头发像一只美丽的髻毛狗,那大帽子下面还露出一张绯红的嘴。

“等一等!让我替你去教训教训她!”古波又说。

当然,娜娜并没有想到,她正在那里扭得高兴呢!她把屁股向左边一扭,向右边一扭,弯着腰行了一个大礼,脚抬得很高,几乎要碰到伴舞男子的脸,像是要把她自己劈成两半似的!人们围成了一个圆圈,对她喝彩;她受到观众热烈情绪的鞭策,兴奋得把裙子都撩了起来,直撩到膝头,像陀螺般的打旋转,忽然弯下身去几乎要伏倒在地上,随后又美妙地全身扭动,轻巧地舞蹈起来,舞得叫人渴望把她抱着到一个角头上恣意地抚摸她!

这时候古波扑在跳舞的人身上,扰乱了他们的舞步,众人都用拳头打他。于是古波嚷道:

“我同你们说,这是我的女儿!你们让我过去吧!”

恰巧这时候娜娜正在向后退,弯着腰,帽子上的羽毛几乎要扫那地板,把屁股耸得圆圆的,并且还轻轻摆动着,为的是要把姿势弄得好看些。忽然间,她背后受了一脚,恰踢在屁股上,她直起腰来,认得是她的父母,她的面色大变了,唉!真倒霉!

“出去！”跳舞的人们哄着说。

但是，古波看见那同娜娜跳舞的男子恰是那穿大衣的瘦少年，于是他便不管众人的话，他骂着说：

“呃，是我们来了！你料不到，是不是？……我们在这儿捉住了你，而且你的男子就是刚才对我失礼的那个不懂事的人！”

绮尔维丝咬着牙齿推他说：

“你不要再说了！……用不着这许多解释！”

她说着便上前，狠狠地赏了娜娜两个耳光，第一个把带羽毛的帽子都打歪了，第二个在那雪白的脸上打起了一块红痕。娜娜呆了，受了耳光，也不哭，也不反抗。音乐仍旧继续下去；众人生了气，激烈地嚷道：

“滚出去！滚出去！”

“好，滚吧！”绮尔维丝又说，“你先走！你不要打算脱逃，否则我叫你到监牢里睡觉去！”

那瘦少年见机，早已走开了。于是娜娜先走，身子硬挺挺的，想起了运气不好，精神还是发呆。当她作势不肯走的时候，身后挨了一拳，她只好又向门口走去。他们三个人在舞厅的众人喊叫和嘲笑声里出去了；同时那乐队奏完那一场跳舞的音乐，声音这样大，喇叭里竟像吐出炮弹似的。

生活重新开始了，娜娜在她旧时所住的小房里睡了十二个钟头之后，在一星期内，表示她回头做好人了。她缝补了一件朴素的衣服，她戴一顶女帽，把帽带子系在发髻上。甚至于兴奋起来，她说要在自己家里工作：一则因为在自己家里要赚多少可以自由，二则不至于听见作坊里的脏话。于是她去找了工作来，把工具安置在一张桌子上，起初的几天，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床，扎她那些紫罗兰的梗子。但是，她做了几十打，送给了人家之后，她便对着工作伸懒腰，双手麻痹了，因为她在外面空闲了半年，所以她失去了扎花的习惯，而且被房子关闭得气闷不堪。于是瓶里的浆糊干了，

花瓣和绿纸都染了油痕，老板甚至于来了三次，同她大闹，要她赔偿那些糟蹋了的材料。娜娜常常被她的父亲殴打，而且一天到晚同她的母亲揪在一团，她们两人当面互相骂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这是不能延长下去的了；到了第十二天，娜娜又走了，走时身上披着那朴素的衣服，头上戴着那小帽子，算是她的全副行李。罗利欧夫妇看见娜娜回家而且悔过自新的时候，妒忌得要死，现在看见她又走了，于是捧着肚子大笑，几乎笑倒在地。妙啊，第二次登台，姑娘们快要到圣拉萨监狱里去了！哈哈！这太滑稽了。娜娜逃走的手段很高强。好！现在古波夫妇如果要留住她，只有把她关进鸟笼里的一个法子了！

在大庭广众之间，古波夫妇假装庆幸少了一层缠累。其实她们气愤极了，然而怒气只是一时的。不久以后，他们打听得娜娜在本区里再做不正当的生意，他们的眼睛并不眨一眨呢。绮尔维丝本是骂她污辱了家门的，现在却不管人家说话了，哪怕她在马路上遇见了她的女儿，她也不肯打她一巴掌，恐怕打脏了手。是的！什么都完了！哪怕她看见她的女儿赤裸裸地饿死在马路上，她也会安然地走过去，不肯说这脏畜生是从她的肚子里钻了出来的哩。娜娜轰动了所有附近的跳舞场，从白后宫直至狂热跳舞厅，人们都认识她。当她走进蒙马特仙境的时候，人们爬到桌子上，看她表演“龙虾嗅地”的舞蹈。在红府舞厅里，人们两次把她赶了出来，她只好在门外徘徊，等候熟悉的人们出来。大马路上的黑球宫和卖鱼路上的老爷府是一些上等跳舞厅，她有衣服穿的时候才敢进去。但是，在本区许多跳舞场当中，她特别喜欢那隐士跳舞场，这是在一个潮湿的院子里的，她还喜欢那罗贝尔跳舞场，在嘉特兰路，这是两处肮脏的小舞场，用半打洋灯照耀着，里面的人的衣服很可以随便，他们都很满意，都很自由，甚至于跳舞的男女伴侣可以退到后面互相接吻，没有人去搅扰他们。娜娜有时候穿上等衣服，有时候穿下等衣服，她真像一个变化无穷的仙子，时而打扮做一个阔气

的妇人,时而做一个灶下的丫头。呀!她过的是好生活!

有许多次,古波夫妇在一些不干净的地方似乎看见他们的女儿,他们掉转了身子,走到另一边去,好叫他们不至于不得已而承认她。他们再也不高兴让整个跳舞场取笑他们,而把这样的一个脏东西拉回家去了。但是,有一天晚上,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他们正要睡觉,忽然有人用拳头敲门。原来是娜娜安然地到来要求一个地方睡觉。天啊!看她那个样子!头是光着的,衣服是破的,鞋子是没有鞋跟的,这种打扮,真有被警察捉到局里去的资格。当然,她受了一顿打;后来她像饿虎一般地吃了一块硬面包,疲倦地倒在床上睡着了,齿间还有最后的一口面包未曾吞下。从此以后,这把戏继续下去。当娜娜觉得衣服好了些的时候,忽然在一个早上逃走了。谁也看不见她了!过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她似乎失踪了;忽然她又回到家来,也不说是从什么地方回来的,有时候脏得值不得用粪钳子钳她,而且上下身都受了伤,有时候穿得很好,但是因为淫佚过度,软得都站不住脚。她的父母也看惯了,殴打是没有用处的了。他们尽管打她踢她,禁不得她把家里当做旅馆,一星期只住一两天就走了。她晓得家里的床的代价是一顿打,她自己考虑,如果有利益,她便回来受一顿打也甘心。再说,他们也打厌了,古波夫妇终于不再过问娜娜的事情了。她回家也好,不回也好,只要她不让大门开着,就算了。天啊!习惯可以消磨正气,也像消磨别的事物一样呢。

只有一件事令绮尔维丝忍不住气,这就是:她的女儿回家的时候还穿着漂亮的女袍和带羽毛的帽子。不行!这种奢华是她所忍受不了的。娜娜尽可以淫佚,如果她愿意的话,然而她到母亲家里来的时候,至少她应该穿女工的衣服才是道理。那些漂亮的长女袍把这所房子里闹得满城风雨,罗利欧夫妇只晓得嘲笑;郎第耶被逗引得快活了,便在娜娜周围打转,要闻一闻她的香气;博歇夫妇禁止他们的女儿宝玲和这娼妇亲近。绮尔维丝又恨娜娜睡得太

多,当她逃走了一次回来之后,她直睡到中午,袒露着胸膛,发髻蓬松散乱,发上满是别针,面色惨白,呼吸短促,像是要死的人一样。绮尔维丝在上午摇了她五六次,说要把一桶水倒在她的肚子上。这懒惰的美女,半裸着身体,被邪气弄胖了,过度淫乱以后呼呼地睡得一醒也不醒,简直气煞了她的母亲。娜娜睁开了一只眼睛,又闭上了,而且睡得更浓呢。

有一天,绮尔维丝老实不客气地责骂她,说她不知如何卖身,糟蹋到了这地步然后回家。她说过以后,使用她那湿淋淋的手去摇她的身体。娜娜生了气,用被裹紧了身子,嚷着说:

“我受够了!妈妈!我们最好不要再谈男人。当初你做了你所愿意做的事,现在我也做我所愿意做的事。”

“怎么?怎么?”绮尔维丝连声说。

“呃!是的,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因为这与我不相干,但是你毫无顾忌,爸爸打鼾的时候,你只穿着亵衣,穿着袜子,走来走去……现在你不喜欢这个了,然而别人却喜欢这个呢。快给我闭上嘴吧,当初你不该给我做榜样呀!”

绮尔维丝面色大变,双手颤动,呆呆地转身走了;娜娜挺着胸,双臂揽着枕头,重新又呼呼地睡着了。

古波只晓得喃喃地骂,不再想打她耳光了,他完全丧失了头脑。真的,也不必怪他是没有道德的父亲,其实酒毒发作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善恶的辨别力了。

现在局面算是定了。他喝了半年的酒,然后病起来,进了圣安娜病院,这算是他过一次乡村生活。罗利欧夫妇说是烧酒老爷到他的别墅去了。几个星期之后,他从病院出来,身体复原了,便又重新糟蹋自己,直至卧病在床的一天,他又须要到病院里保养去了。在三年之内,他进了七次圣安娜病院。区里的人们说人家特别给他保留着一间病房。但是,最坏的情形是:这个不知悔改的醉鬼每进院一次,他的病便更深一层,人家可以预料将来他有结果的

一天,因为他的身体的机件一件一件都坏了。

唉!他病得顾不到修饰了!人家一看见他便像看见一个活鬼。酒毒老实不客气地在他的身上发作了,烧酒渗进了他的身体,一天一天的把他收缩,活像药房中玻璃罐里的胎儿,被药水渐渐弄得收缩了。因为他太瘦了,当他站在窗前的时候,人家可以从他骨节里透视过去,看见日光。他的两颊凹下去了,眼眶里常常流泪,流下的黄蜡可以供一个教堂之用;只有他的鼻子变美了,很红,而且有了花纹,活像一朵石竹花长在他那憔悴了的脸上。凡是晓得他的年龄的人们,知道他只有四十岁,然而看见他走过的时候弯着腰,老态龙钟,像那些陋巷一般陈旧,大家替他发抖。他的双手颤动得更厉害了,尤其是右手,震动到那程度,以致有好几天他只好双手捧起他的酒杯,然后才能放到唇边。唉!妈的!这一双震动的手!他的全身糟蹋了还不要紧,他只恨这一件事!人们常常听见他辱骂他的双手。又有几次,人家看见他对着双手瞻望了几个钟头,看他那一双手像青蛙一般地跳动,他一言不发,也不生气,好像正在研究身体内有什么机关会把它们弄得这样跳动。有一天晚上,绮尔维丝看见他是这种情形,同时他那醉汉的烤干了的脸上流着两行很大的眼泪。

最后的一个夏天,娜娜回到父母家里过夜,而这时候恰是古波最坏的时候。他的声音完全变了,竟像烧酒把他喉咙里的声带改换了一样。他有一只耳朵聋了。后来在几天之间,他的眼力也减低了,他下楼必须扶着栏杆,如果他不愿意跌倒的话。至于他的健康呢,是人家所谓休息的状态了。他头疼得很厉害,一阵头昏时好像看见三十六支蜡烛在乱晃。忽然间,他的臂和腿也起了一阵大痛;他的脸色惨白了,不得已只好坐在一张椅子上,呆呆地坐了几个钟头。甚至于有些时候,大痛之后,他的手臂瘫痪了整整的一天。有许多次,他竟是卧床不起。他曲蜷着身子,躲在被窝里,他的呼吸很重、很短促,像一只有病的野兽一样。于是从前在圣安娜

病院里有过的那种疯狂症状这时又发作了。他被很高的热度烧得胡说八道,他疯狂得扯破了自己的工衣,咬坏了他的家具。有时候他却大大地伤感,像一个女子哽咽着,埋怨说没有一个人爱他。有一天晚上,绮尔维丝和娜娜一块儿回家,看不见他在床上了。他把那长枕塞在被窝里替代了他自己,而他自己却躲在床和墙之间,牙齿不断地震颤。她们找着他的时候,他说刚才有许多人要来杀他,她们母女二人只好再把他扶上床去睡觉,像安慰孩子一般地安慰他。

古波只接受一种药物:那就是一瓶烧酒,只要一喝下喉,他就像胃里挨了一棍,立刻站起来了。每天上午,他是这样医好他的酒症的。他的脑子是空了,他的记忆力早已没有了,所以他刚站起来之后,立刻又忘掉他的疾病了。他自以为从来没有害过病。是的!他好比人家临死还自称身体强健呢。再说,他对于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糊涂,譬如娜娜在外面玩了六个星期才回家来,他好像觉得她是刚才下楼做了一件事便上楼来了似的。她往往挽着一个男人的手臂在路上遇见他,而且嘻嘻地笑,他却认不得是她。总之,他是不算数的了,假使她找不着椅子,她尽可以坐在他的身上他也不知道的。

天气初有霜冻的时候,娜娜又脱逃了,她借口说是到水果店里去问有没有煮熟的梨子。她觉得冬天来到了,她不愿意在熄灭了火炉的前面冷得牙齿打战。古波夫妇只骂她做不中用的东西,因为他们老等着总不见她拿梨上楼来。大约她还会回来的,上一个冬天,为了买两个铜子的烟草,她在三个星期之后才买了回来。然而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娜娜始终不回来。这一次大约她跑得很远了。6月到了的时候,她也不曾随着日光回来。真的!这一次可完了,她一定在什么地方找到白面包吃了。有一天,古波夫妇穷得要命,于是把女儿所睡的一张铁床卖掉,卖了整整六个法郎,他们到圣杜安酒店去痛饮一番,把钱都花光了。那床占地方对他们大

有妨碍。

7月的一个上午，维尔吉妮看见绮尔维丝在店前走过，便叫她进来，请她帮忙洗碗，因为昨天郎第耶领了两个朋友来大吃一顿，所以盘碟脏得多了些。绮尔维丝正在洗郎第耶所吃的那一只油腻很厚的盘子的时候，郎第耶却正在店里消化他肚里的食物，他忽然嚷道：

“您不晓得，您做母亲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了娜娜呢！”

维尔吉妮坐在柜台上，望着那些越来越空的糖罐和抽屉发愁，同时又拼命地摇头。她忍着不肯说得太多，因为她终于觉得情形越来越坏了。郎第耶常常看见娜娜，唉！她敢打赌！只要有一个女人在郎第耶的脑筋里转，他是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的！这时候洛拉太太也来了，最近她与维尔吉妮十分要好，维尔吉妮向她倾吐了许多心腹话，所以这时候她做出一副极风趣的嘴脸，向郎第耶问道：

“您说您看见了娜娜，这是什么意思？”

郎第耶听了这话很自负，笑了一笑，扭了扭他的胡子，回答说：

“唉！当然是好的意思呀！她坐在车子上；我呢，我在马路上踏着污泥走……真的，我同你们发誓！这也用不着辩护的，那些同她你你我我地称呼的世家子弟，都是很幸福的！”

他的眼光露出兴奋的神气，这时候绮尔维丝正在店的后面揩着一只盘子，他回头向她说：

“是的，她坐在车子上，打扮得很阔气！……我都认不得她了，因为她太像上流社会的妇人，她的雪白的牙齿衬着鲜艳的面孔真像一朵鲜花！后来是她用手套向我招手，笑了一笑……我想她是把一个子爵弄到手了。呀！她爬得高得很！她可以瞧不起我们这些人了！那坏丫头，看不出她有这福分！……可爱的小猫！呀！您想不到有这样的一只小猫啊！”

绮尔维丝手里的盘子早已干净了，放光了，然而她仍旧只管揩

着。维尔吉妮心里正在盘算,因为明天她应该支付两处的货款,她不晓得怎样应付,所以正在担心;同时那肥胖的郎第耶正在咀嚼那些糖果,原来那店铺已经被他吃了四分之三,现在充满了破产的空气了。真的,他再嚼几块杏仁糖,再吞几只麦芽糖,布瓦松家的生意就一扫而光了。忽然间,他瞥见布瓦松正在对面走过,指挥刀打着大腿,衣服纽得紧紧的,原来今天是他值日。郎第耶看他这样子快活得他叫维尔吉妮望她的丈夫。他说:

“喂!您看这巴丹克,今天他的神气很好……小心看他那神气像是要到什么地方去捉拿人家呢。”

当绮尔维丝上楼来的时候,看见古波呆呆地在床沿上坐着,病又发作了。他用一双毫无精神的眼睛注视着地砖。于是她自己也坐在一张椅子上,四肢酸软,双手垂在肮脏的裙子上。她在他的面前坐了一刻钟,一句话不说。

“我得了些消息”,她终于喃喃地说,“人家看见了你的女儿……是的,你的女儿很阔气了,用不着你了……她可真有福气呀!……呀!天啊!我巴不得处在她的地位啊!”

古波始终凝视着地砖。后来他抬起他那憔悴了的面孔,呆呆地笑了一笑,说:

“喂,我的乖乖,我并不留你……你只要洗干净还不算太难看。人家说得好:最破旧的锅也不怕找不到锅盖子的……只要能使你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十二

这大约是房租到期后的星期六,约在正月 12 或 13,绮尔维丝记不很清楚了。她失了记忆力,因为已经经过很长的时间没有一点热东西放进她的肚子里了。呀!这真是一个地狱里的星期!屋子里搜罗净尽,两个四磅重面包从星期二直支持到星期四,后来又找着昨天剩下的一片干的面包皮吃了;现在隔了三十六小时没有吃一点儿东西,这真所谓对着空食橱跳舞了!唉!她所感觉到的只是那残酷的冬天,天空弥漫着乌云像一个漆黑的锅底,大雪还迟迟不肯下降哩。一个人遇着饥寒,哪怕你扎紧了你的腰带,肚子也是不会饱的。

也许今天晚上古波会带一些钱回来吧,他说他上工去了。一切都是可能的,不是吗?绮尔维丝虽然失望了千百次,终于不能不希望这钱。她自己经过了种种波折之后,在区里找不着一块抹布来洗濯了。甚至于请她收拾房子的一个老太婆现在也把她赶出门来,说她偷了她的烧酒喝。到处人家都不要她了,她是完了;其实她也觉得合算,因为她堕落到这地步,竟宁愿饿死,不愿动一动她的十个手指头。也罢,假使古波把他的工钱带回家来,大家还可以吃些热的东西。在这时候,十二点钟还没有到,于是她躺在草垫的上面等候,因为人躺着的时候比较能够忍耐饥寒。

绮尔维丝叫做草垫的东西,其实只是堆在一个角儿上的一堆干草。原来她的卧具早已陆续地到了区里的拍卖行里去了。起

初,在穷极了的日子里,她把褥子里的羊毛抽了出来,藏在她的围裙下面,拿到美男路去卖,每磅十个铜子。后来那褥子里面空了,有一天早上,她索性拿褥套去换了三十个铜子,为的是买咖啡。那两个枕头跟着走了,随后那长枕也出去了。剩下只有木床,她不能拿走,因为恐怕博歇夫妇看见屋子的抵押品出了门,会嚷得全房子里的人都知道。但是,有一天晚上,她探得博歇夫妇正在吃饭,于是由古波帮助着,她把那床拆散了安然地搬了出去,先是床板,后是床背,最后是床架,一块一块地运出了外面。这床卖了十个法郎,给他们吃了三天的好酒好菜。难道干草不是已经够用了吗?后来甚至于他们的被单也去找他们的褥套作伴去了,现在他们把卧具都卖完了,他们饿了二十四小时,现在大吃其面包,几乎害了不消化的病。他们把干草铺在地上,常常压成碎屑又用扫帚把草屑扫回来,也不见得比别的东西更肮脏。

在那一堆干草上,绮尔维丝并不脱衣服,蹣跚着像一只小狗,两脚缩进了破旧的裙子里,好叫她的身体暖些。这一天,她瞪着眼睛,脑海中想来想去都是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呀!不行!人不能不吃东西这样继续活下去,现在她不觉得饿了;但是,她觉得胃里很沉重,同时她的脑子里似乎是空的。当然,四壁空空,叫她哪里找快乐的对象呢!这真是一个狗窝,猎狗们还不肯住呢!她的无光的双眼凝视着赤裸裸的四壁。许久以来,当铺早已把一切都吸收去了。剩有一个横柜、一张桌子、一张椅子;然而柜子上的大理石面和柜子里的抽屉也跟着那木床在同一的道路上消灭了。一场火灾也扫荡不到这般干净,陈列品也都完了,先从时钟卖起,卖了十二法郎,直卖到家庭的照片,因为有一个女商人买了那些相片框子;这女商人很客气,绮尔维丝往往把一只锅子、一个熨斗、一柄梳子送去给她,她依照物价高低,给她五个铜子、三个铜子或两个铜子,她上楼来的时候便可以有一块面包在手里了。现在仅仅剩下一副破旧的烛剪,拿去要换一个铜子,那女商人却不肯了。唉!假

使她知道谁肯收买秽物与尘埃,她立刻可以得一笔钱,开店铺,因为她的卧房实在脏得不堪了。她只看见屋角上有许多蜘蛛网,这些蜘蛛网也许可以做刀伤药使用,可惜还没有商人来买。于是她掉转了头,知道没有做生意的希望了,宁愿注视那积雪的天空。然而那天空的冷气却侵进了她的骨髓。

讨厌的事真不少!然而何苦多思多虑呢?只要能睡得一觉就好了!她哪里能睡得着!房租的事又来缠扰她的脑筋了。那房东马烈士哥先生昨天亲自到来,说在一星期内,假使他们不付那两期的欠租,他一定赶他们走。好!他要赶就让他赶,到了马路上不见得比这房里更坏些!您瞧!这坏蛋!他穿着大衣,带着羊毛手套,上楼来向他们要房租,竟像他们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似的!妈的!纵使她有钱,与其付房租,倒不如先买些东西吃!真的,这个大肚子,她觉得他太混蛋了,她要把他摆在她的屁股后面去!^①那畜生古波一进门先要打她几下,她也想叫他到房东去的地方去。她的屁股后面的地方很宽,能够把一切人都摆进去!她对一切人都不满,她想借此摆脱他们。古波有一根大棍子,他叫做驴扇子。他常常扇他的老婆,扇得她会出一身大汗。她呢,她也并不是太好惹的,她会咬,会抓人家的脸。于是他们在卧房里常常打架,打得兴致浓了,连面包都不想吃了。然而她终于连拳打脚踢也和其他的事一样摆在屁股后面了。古波尽可以整整的几个星期不工作,整整的几个月只是醉着,疯狂了回家,而且想要打她,她也习惯了,她只觉得他讨厌,如此而已。在这些日子,她却把他摆在屁股后面了。是的!她的猪猡男人,在屁股后面!罗利欧夫妇、博歇夫妇、布瓦松夫妇,都在屁股后面!全区藐视她的人们,都在她的屁股后面!全巴黎的人都在那里,她毫不关心地用手掌一拍,把他们摆在那里去了,这样,她觉得报了仇,也就快乐了。

^① 法国俗语,把人“摆在屁股后面去”,就是置之不理或满不在乎的意思。

不幸得很，一个人虽然对一切都成了习惯，却还不能养成不吃面包的习惯。只有这一件事能令绮尔维丝失望。她无论堕落到沟渠的底里，变了坏人中的坏人，走过人们的面前看见人们歪嘴，她一概不管，不好的礼貌不在她的心上了，只有辘辘的饥肠搅得她肚子难以忍受。唉！她早已同盘菜告别了，现在她只碰着什么便吃什么。在大节庆的日子，她到肉铺里买了些卖剩下的将要变臭的四个铜子一磅的肉屑，加上了一些马铃薯，放在一只小锅上烹煮，或者把一个牛心切成小块煮熟便是她的好菜。另有几次，当她有酒的时候，她做了些面包丁煮汤，真像鹦鹉吃的。两个铜子的干酪，稀稀的几个马铃薯，半磅煮熟了的豆子，已经算是她不能常常吃到的上好的菜肴。她堕落至于买那些下等饭店里吃剩的肉菜，一个铜子，她可以买到一盘鱼骨，杂着好些吃剩下的碎肉。后来她堕落得更低了，她向慈善的饭店主人乞取食客们吃剩的面包片，又求一个邻人许她在他的灶上煮那些面包片，做一盘面包汤。又有几天的早上，她饿极了的时候，甚至于伴着一群狗在各店门前徘徊，希望人家把吃剩下了的肉菜倒在门前的沟渠里。在那种地方，她往往得到许多好菜吃，有腐败了的西瓜，有臭了的鲭鱼，还有好些牛排、猪排，然而她小心察验那些排骨，生怕其中有了蛆虫。呃！是的，她到了这地步了，这种事可以令讲究饮食的人们作呕。然而假使他们三天没有吃过一点东西，我们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同他们的肚子赌气！恐怕他们要趴在地上，彼此像朋友们一般地吃脏东西了！呀！穷人们空了腑脏，震着牙齿，饥寒交迫，竟在这灿烂的巴黎吃起肮脏的东西来！唉！当年她不愿吃肥鹅的肝肠；现在她为着最坏的肉菜还可以打架呢！有一天，古波偷了她的两张面包票去换酒喝，她险些儿用铲子一铲打死了他，因为她饿极了，所以被偷了一块面包就怒气冲天。

这时候她向那黯淡的天空凝视得太久了，她辛苦地打了一个瞌睡。她冷得这样厉害，竟梦见天上的雪落在她的身上。忽然间，

她一下子惊醒了,觉得一阵心焦,打了一个寒战,立刻站了起来。天啊!难道她快要死了吗?颤巍巍地,呆呆地,她看见天色还亮着呢。夜色还没有来吗?一个人肚子里没有一点儿东西的时候,觉得时间是多么长啊!这时候她的肠胃也跟着她醒了,立刻绞得她难受。她倒在椅子上,低了头,把双手放在大腿下取暖;同时她已经预算古波带了工钱回来之后立刻便去买东西吃晚饭:一块面包,一瓶酒,两份煮熟了的牛胃。只听得巴苏歇伯伯的小时钟已经报了三点了。唉!这才三点钟!于是她哭了起来。她决没有气力再等到七点钟了!她的全身摇晃了,像一个女孩受了大痛苦似的,她弯了腰,压紧了肚子,希望不觉得饿。呀!生孩子比肚子饿还好些!她因为饥饿并不减轻,于是她生了气,站了起来,在房中来回走着,希望哄饿神睡觉,像人家抱着孩子踱来踱去,希望哄那孩子睡觉一般。她在那空空的卧房的四角来回走了整整半个钟头。忽然间,她双目呆呆的停住了脚步。也罢!她要去向罗利欧夫妇借十个铜子,尽管他们怎么说都可以,她甘心舔他们的脚,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这七楼是穷人所住的地方,每逢冬天,他们往往互相告借十个铜子,或二十个铜子,算是互相帮助。不过,人们宁愿饿死,不愿到罗利欧夫妇家里借钱,因为人家晓得他们很不容易拿出一个钱来。绮尔维丝去敲他们的门的时候,显示出很大的勇气。她在走廊里很觉得害怕,后来一敲了门,忽然心中松快了,好像患牙痛的人敲了牙科医生的门似的。

“请进。”罗利欧尖声地说。

唉!这里头多么暖啊!那冶炉把它的白光照耀着那狭窄的工作室,同时罗利欧太太把一捆金丝放在炉里在烧。罗利欧坐在工作桌前,因为热得厉害,额上满是汗珠;他正在用吹火管焊接那些链环。房里有一阵香味,原来一个锅子里煮着一味白菜汤,那汤所发出的水蒸气使绮尔维丝的心翻了过来,险些儿令她晕倒。

“呀！原来是您！”罗利欧太太喃喃地说时，并不请她坐下，“您想要怎么样？”

绮尔维丝不回答。这一个星期她同罗利欧夫妇的感情并不十分坏。然而借十个铜子的话停留在她的喉咙里，因为她看见博歇昂然地坐在炉子旁边，正在说别人的闲话。这畜生，看他竟像瞧不起一切的人们似的！他笑得两颊突起来把鼻子遮住了，像一个屁股！真像个屁股！

“您想要怎么样？”罗利欧又问。

“您没有看见古波吗？我以为他在这里。”绮尔维丝终于吞吞吐吐地说了。

罗利欧夫妇和博歇冷笑起来。不，当然，他们没有看见古波。他们不能常常请他喝酒，怎能这样常常见他呢？绮尔维丝鼓起了勇气，又吞吞吐吐地说：

“他同我说过他回来的……是的，他说他带钱回来给我……现在我非常地需要钱……”

一时沉寂起来。罗利欧太太拼命地煽她的炉火，罗利欧低了头，注视着手指间的金链子，同时博歇的笑口仍旧开着，两颊仍旧突起来，令人有意把手指头塞进他的嘴里去探一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假使我只有十个铜子就好了。”绮尔维丝低声说。

沉寂继续下去。

“你们不能借给我十个铜子吗？……唉！今晚我就还你们的！”

罗利欧太太掉过身子来，把眼睛盯住了她，好！一个大叫花子来缠我们了！今天借十个铜子，明天借二十，此后再也没完没了！不，不，不行！我向您发誓，您休想！

“但是，亲爱的”，她说，“您分明知道我们是没有钱的！喂！您瞧我这衣袋里面！您可以来搜我的身上……当然，我是情愿

借的。”

“心里是愿意的”，罗利欧接着说，“不过，一个人不能够的时候，就没法子了。”

绮尔维丝十分谦恭，点头赞成他们的话。然而她不走，她用眼角偷看墙上挂着的金丝，又看罗利欧太太用两只小手臂拼命地从抽丝孔里拔那些金丝，又看她丈夫的手指下一堆一堆的金链环。她心里设想这微黑的坏东西，只给她小小的一点儿，她便可以买一顿很好的晚饭。这一天，那工作室本是很脏的，堆着许多铁屑，许多灰尘，许多揩不干净的油垢；然而她觉得是一间金碧辉煌的屋子，竟像一家银行。所以她和颜悦色地大着胆又说：

“我一定还你们的，我一定还你们的……十个铜子不会使你们不方便的。”

她的心里非常难受，她却不愿意承认自从昨天以来没有吃过东西。后来她的腿软了，生怕流下泪来，又吞吞吐吐地说：

“你们做个好人吧！……你们不晓得……是的，我到这地步了，天啊！我到这地步了！”

于是罗利欧夫妇抿着嘴唇，互相递了一个眼色，现在瘸子竟做起叫花子来了！好！堕落到极点了！他们是不欢喜这个的！假使他们知道她来借钱，他们早已关了房门拒绝她进来。人们应该常常当心提防叫花子，因为叫花子们往往借题闯进人家的屋子，偷了些宝贵的东西然后走了。尤其是罗利欧家有东西可偷，人家尽可以把十只手指胡乱一抓，合了拳头，立刻就有三四十个法郎到手。从前已经有好几次，他们注意到绮尔维丝站在金子的前面那种奇怪的样子，早就提防她了。呃！这一次，他们更要监视她了。恰好她越走越近，脚到了木格板边了，罗利欧也不回答她的要求，只粗野地嚷着说：

“喂，请您当心些！您又要用您的鞋底把我的金子带走了！……真的，叫人会说您的鞋底上涂了油，预备把金子粘了去。”

绮尔维丝慢慢地向后退。她靠着一个货架一会儿,看见罗利欧太太注视她的双手,于是她伸开了她的双手给她看,也不生气,俨然是一个堕落了便忍受一切的妇人。她只柔声地说:

“我没有拿什么,你们可以看。”

她说着便走了,因为那白菜汤的浓香和那工作室的奇暖把她激得实在忍受不住了。

呀!好极了!罗利欧夫妇再也不留她了!一路平安吧,下次再也不必希望他们给她开门了!他们看她的嘴脸已经看够了,他们不愿意看见家里有穷苦的人进来,尤其是自找穷苦的人!于是他们很自私地享受快乐,觉得房里很暖,又有白菜汤可吃,便算上了天堂了。博歇也快乐起来,又鼓胀他的两腮,显露出他幸灾乐祸的笑容。他们觉得报了仇,当年瘸子的威风,那蓝色的店铺,那些好酒好菜,以及其余的一切,都起了反响了。这可以证明爱吃的人的结果!懒人,爱排场的人,爱吃的人,终会有这样的一天的!

“这是什么派头!竟来敲十个铜子的竹杠!”罗利欧太太看见绮尔维丝一转背便说,“是的,我管他妈的,难道我会立刻借给她十个铜子,好叫她喝酒去?”

绮尔维丝在走廊里拖着她的破鞋子,身体沉重,肩头垂下来了。当她到了房门口的时候,她不进去,她怕进她的卧房。倒不如走来走去,一则身体暖些,二则可以心里不烦。她经过顶楼的楼梯底下的时候,她伸长了脖颈,探一探伯鲁伯伯的斗室,这一位大约也饿极了,因为三天以来他只在梦中吃饭了。然而现在他不在家,只剩下了他的窝,于是她起了一种妒忌心,以为人家邀请他到什么地方吃东西去了。后来她经过俾夏尔家的门口,听见了呻吟的声音,钥匙始终在门上,于是她走了进去。

“有什么事呀?”她问。

那卧房是很干净的,这分明可以看出来拉丽在上午还打扫了房子,收拾了家具。房里虽然被灾难的风吹去了一切的什物,而且

那醉汉子又吐得很脏的，然而拉丽一来，把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仍旧有可观的样子。虽然不是富家，还可以使人感到当家人是很勤快的。这一天，她的两个孩子——亨丽爱德和余勒——找着了一些旧图画，于是他们在一个角落上把那些图画裁剪玩耍。但是绮尔维丝看见拉丽躺在那狭小的吊床上，把被单盖到下巴，面色惨白，她觉得很奇怪。唉！她躺着了！那么，她是病得很重了！

“您怎么样了？”绮尔维丝担心地问。

拉丽不再呻吟了，她慢慢地把白色的眼睛睁开，想把颤动的嘴张开，现出微笑的样子。

“我不怎么样”，她很低声地说，“唉！真的，我不怎么样。”

后来她的眼睛又闭了，勉强地说：

“这几天来，我太疲倦了。于是我偷懒，休息一会，您瞧！”

但是她那小脸上起了许多青痕，显出十分痛苦的样子，所以绮尔维丝忘了自己的痛苦，竟合掌跪在她的跟前。一个月以来，她看见她扶着墙壁走路，咳嗽得弯折了腰，大有要进棺材的样子。现在拉丽甚至于咳嗽不出来了，她只是打噎，好些血丝从她的口角流了出来。她似乎轻松了些，又说：

“这不是我的错处，我觉得我并不强壮。我勉强支持着把房子收拾齐整些……这还干净，是不是？……我还想要揩窗子上的玻璃，但是我的双腿已经支持不住了。我这样做傻不傻呢！也罢，做完了事，我就睡下来了。”

她改口又说：

“请您看一看我的孩子们，看他们把剪刀割伤了手没有？”

她住了口，静听一种很重的脚步的声音直上楼梯，她发抖了。俾夏尔伯伯凶狠地把房门一推。他依旧是喝醉了酒，双眼眈眈，显出一团怒气。当他瞥见拉丽躺着的时候，他拍着大腿冷笑，把墙上挂着的大鞭子摘了下来，喃喃地骂道：

“呀！妈的！这太不像话了！我们真要笑了！……现在娼妇

们在正午也睡起觉来了！……懒鬼，难道你瞧不起《圣经》吗？……好！噢！起来吧！”

他说着，早已把鞭子在床上空打得噼啪地响。但是她哀恳地说：

“不，爸爸，我哀求你，不要打吧……我同你发誓，你将来会伤心的……你不要打吧！”

“你给我跳起来，否则我要打断你的骨头！……”他嚷得更厉害了，“你起来不起来？笨货！”

于是她有气无力地说：

“我不能够，你懂吗？……我就要死了。”

绮尔维丝扑在俾夏尔的身上，抢了他的鞭子。他发呆了，停留在那吊床的前面，这孩子说的是什么话？这不过是假装可怜，叫人家给她糖吃罢了！一个人年纪这样轻，又没有害病，怎么会就死了呢？呀！他要试验她一下，看她是不是说谎！

“将来你看，我的话是真的”，她说，“只要我能够的时候，我从来不肯使你伤心的……到了现在请你做个好人，同我告别吧，爸爸。”

俾夏尔耸了耸鼻子，生怕上了当。然而这是真的，今天拉丽的面孔很奇怪，变长了，变得严肃了，竟像一个成年的人一样。卧房里死亡的气氛把他的酒气冲散了，他用眼向周围一望，像一个久睡初醒的人一样，他望见房里的什物收拾得很齐整，那两个孩子也很干净，正在那里嬉笑地玩耍。于是他倒在一张椅子上，吃吃地说：

“我们的小母亲，我们的小母亲……”

他仅仅找到这样一句话，然而在拉丽从来没有受过他的宠爱的，觉得这话已经很有情感了，于是她安慰她的父亲。她这样就走了，最伤心的是她还没有完全把孩子们抚养成成人。将来全靠他照料他们了，是不是？她用将死的声音对他说明怎样照料他们，怎样使他们清洁。他发呆了，酒气又涌上心头，垂着头睁着一双圆眼望

着女儿咽气。他的心里起了种种的情绪,然而他再也找不着一句话来说,而且中了酒毒太深,不能哭了。拉丽顿了一顿,又说:

“你再听我说。我们欠那面包店四法郎零七个铜子,你应该付这钱……哥特龙太太借了我们的熨斗去,将来你该向她要回来……今天晚上我没有做晚饭,但是还剩下来一些面包,你把马铃薯煮熟就行了……”

直到最后的一口气,这可怜的女孩子还像是一家的小母亲。唉!这样一个人,将来是没人接替的了!她之所以死,是因为在她这年龄就有了一个真正母亲的理智,而她的娇嫩狭小的心胸,还容不下这么大的慈母之爱呢。而且失去这个宝贝,也是这凶恶的父亲自己罪过。他当年用脚踢死了那妈妈,现在又杀了她的女儿!两个好天使都葬进了沟渠里,将来他只好像一只丧家狗一样饿死在马路上了!

这时候绮尔维丝险些儿哽咽起来,她勉强忍住。她伸出手来,想要安慰那女孩;那破旧的被单滑了下来,她想要重新替她盖好,把床整理整理。于是那将死的孩子的小身体露出来了,呀!上帝啊!是多么凄惨!是多么可怜!石头也会流下泪来的!拉丽全身赤裸裸的,只有半截的褻衣盖在肩上当做衬衫。是的,全身赤裸裸的,加上许多血痕更显出牺牲者的惨状!她没有肉了,骨头穿破了她的皮。她的两肋之间有一条一条的青纹直到她的大腿,鞭子的痕迹留得很真。左臂上留下了一圈铅色的伤痕,竟像一把老虎钳子把这火柴般大小的手臂挤碎了。右腿上有一处裂痕还未封口,大约是每天早上收拾房子的时候被碰伤了的。自头至脚,她全身都是紫黑的伤痕。唉!这对于儿童的屠杀,这醉汉子手下的牺牲者,真是十字架下惨不忍睹奄奄一息的弱者!在教堂里人们所崇拜的赤裸裸的牺牲者的圣体还没有这样纯洁呢。绮尔维丝重新蹲在地上,呆看着床上这可怜的身体,竟忘了把被单扯上来。她的嘴唇颤动,只想要祈祷。

“古波太太,我请您不必……”拉丽喃喃地说。

她说着便用她的短臂扯那被单,现出害羞的样子,替她父亲难为情。俾夏尔仍旧发呆,眼睛紧紧地望着他所造成的尸体,不住地摇动他的头,动作迟钝,像一只困窘的畜生。

绮尔维丝用被单把拉丽盖好了之后,不能在那里再停留了。那将死的女孩子渐渐弱了,不说话了,只是用她的眼睛,那忍耐多愁的黑眼睛盯在她那两个孩子身上,那两个孩子却正在剪图画玩耍。卧房里充满了黑影,俾夏尔呆呆地面对着垂死的人吐出他的酒气。呀!生活是多么可厌恶呀!是多么肮脏的事情啊!绮尔维丝离了那屋子,下了楼,蒙蒙眈眈地失了知觉,心里充满了苦味,情愿躺在公共马车的轮下,来结束她的生命。

她一面跑一面啾唔地咒骂她的命运,不觉已经到了一个工场门前,这就是古波所说的他工作的地方。她的双腿把她送到了这里,她的辘辘的饥肠仍旧在歌唱,它唱的是有九十次叠唱的一首悲歌^①,是她梦里也能背诵的!这么一来,如果她在门口捉住了古波,她便要抢他的工钱,立刻买东西回家做晚饭去。她啞指头已经啞了两天了,现在再等候小小的一个钟头,总还挨得下去的。

这是夏尔特路口卖炭路,是一个最坏的十字街口,冷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妈的!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可不暖和呀!假使有皮衣服穿着倒还好些!天空仍旧是铅色的,大雪在天上聚集着,像一顶冰帽盖住了金滴全区。一点儿什么还没有落下来,然而空中十分沉寂,正在预备给巴黎披上一件又新又白的舞衣,把她化装成另一种仪容。绮尔维丝仰头祈祷,请求上帝不要立刻把那片片的白纱扔下地来。她顿了几顿脚,注视着对面的一家杂货店,后来她又转身走回来,因为犯不着在未吃晚饭以前先把肚子弄得太饿了。那十字路口没有什么可以消遣的,只有几个行人裹着羊毛围巾匆匆

^① 这意思说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

地走过，因为冷风侵进了屁股的时候谁有闲工夫从容地散步呢？然而绮尔维丝看见工场门口也有四五个妇人像她一般地守候着，这些人一定也是不幸的人，特来守候她们的丈夫的工钱，以免它飞进了酒店里去。其中有一个高大的妇人，像一个警察，靠着墙站着，预备捉拿她的男人。有一个矮小穿黑衣服的妇人，神情很谦卑，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散步。又有一个笨拙的妇人领着两个小孩，把他们东拉西拉，他们冷得发抖，而且啼哭着。绮尔维丝和她的巡哨的伙计们一个个都从工场门口走过一次又一次，斜着眼睛互相望着，却不说话。噢，巧遇！巧遇！是的，我不管！她们用不着互相结识然后知道她们丈夫的事情。她们一看就知彼此都是穷苦公司中的成员！在这正月冷得可怕的天气里，看见她们踏来踏去，一声不响地交叉走着，越发令人觉得更冷了。

然而工场里没有一只小猫溜出来。末了，一个工人出来了，跟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然而这些人大约都是好人，是诚心诚意地把工钱带回给老婆的，所以他们看见门前徘徊的人影便都摇一摇头。那高大的妇人越发挨近门口了；忽然间，一个脸黄的矮子小心地把头伸出门来，那妇人立刻扑上去。唉！这事是很快就办妥了！她搜他的身上！抢了他的钱。嗨！没有钱了，没有酒喝了！于是那矮男子很懊恼，垂头丧气地跟着他那女警察走了，流着眼泪哭得像一个小孩。这时候仍旧有许多工人们出来，那肥壮的婆子领着她的两个小孩走近了门口，有一个黑头发的、神情狡猾的高大汉子瞥见了她，便连忙跑到里面去报告她的丈夫；于是那丈夫把两个五法郎的银币分藏在两只鞋子里，然后一摇三摆地走出门来。他把一个孩子抱起就走，她跟上去和他吵闹，他却编了些谎话对老婆说。工人们当中有些快活的家伙，他们一跳便跳到了街上，忙着把半月的工钱拿去同朋友们买好东西吃了。又有些愁闷的工人，面容憔悴，因为他们在半月内只做了三四天的工，把很少的工钱捏在手里，自怨懒惰，骂了许多醉汉的言语。但是最可怜的是那谦卑的穿

黑衣服的妇人：她的男人是一个美少年，在她身边一撞就走过去了，撞得那样厉害，险些儿把她撞倒在地上。于是她独自回家，沿着各店户蹒跚地走着，两行热泪不住地奔流。

末了，那队伍已经完了。绮尔维丝在马路的中央挺直了身子，只管望那门口。她感觉情况不妙了。这时候还有两个工人迟迟地出来，然而始终没有古波。后来她向工人们问古波为什么还不出来，其中有些说谎话的便嘲笑着回答说古波恰恰同郎第耶、马歇一道从后门出去领母鸡撒尿去了。于是绮尔维丝懂得了，这又是古波的一句谎话，随便骗她就是了！她便慢慢地拖着她的破鞋子，从卖炭路走下去。她的晚饭在她的前面跑走了，她眼怔怔地望着它跑了，在黄昏里打了一个寒战。这一次真的完了，没有一个钱，再也没有希望了，只剩有黑夜和饥寒。唉！好一个杀人的黑夜，更压在她的肩上了！

她有气无力地走上了卖鱼路，忽然听见了古波的声音。是的，他在小灵猫酒店里，正在要“靴子”请他喝酒呢。那好诙谐的“靴子”在本年夏天居然手段高妙，真的娶了一个妇人做妻子。那妇人虽很衰老，却很有钱。呀！这是殉教路的一位夫人，并不是城边的一个不三不四的女子！因此这幸福的“靴子”像绅士般生活着，手放在衣袋里，穿得好，吃得好。他胖了许多，胖得人家都认不得他了。朋友们都说他的妻子要找工作非常容易，在她所认识的先生家里要领多少工作都可以。有了这样一个妻子，加上了乡村的一所房子，这就是人生的乐事了。所以古波非常羡慕“靴子”，这坏蛋，他的指头上还带了一只金戒指呢！

在古波出了“小灵猫”门口的时候，绮尔维丝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

“喂，我等你！……我饿了！你不给我吃饭的钱吗？”

古波听了，瞪起了眼睛，说：

“你饿了，就吃你的拳头吧……先吃一个，留一个明天吃！”

他觉得她太可恶，在众人跟前叫起命苦来！呃！怎么样！他并没有做工呀！面包店里可还在做面包呀！他又不是一个奶妈，她何必向他诉苦呢！

“你希望我去偷东西吗？”她用喑哑的声音说。

“靴子”摸了一摸下巴，做出调停的神气，说：

“不行，偷东西是犯法的。但是，一个女人如果会随机应变……”

古波抢着便喝了一声彩，对啊！一个女人是应该随机应变的。不过他的妻子一生只是不中用的。假使他们夫妇饿死在干草堆上，还是她的罪过呢。后来他又说到羡慕“靴子”的话了。这猴子，多么阔气！看他真像一个大地主，内衣是雪白的，还有漂亮的薄底鞋！呃！做丈夫能够如此，真算不错了！他的老婆才是会当家的人呢！

古波和“靴子”直向外面的大马路走去。绮尔维丝跟着他们走。静默了一会儿，她又在古波后面说：

“我饿了，你晓得吗？……我从昨天起就盼望你的钱了。你应该找一点东西给我吃才好。”

他不回答，于是她更伤心地说：

“你就这样不理我了吗？”

他气冲冲地掉转头来，骂道：

“不行！妈的！我没有钱！你快放了我，否则我要打你了！”

他说着早已举起了拳头。她将身子向后退，似乎打定了一个主意。

“好吧，我放了你，我很可以找到一个男人。”

忽然间，古波快活起来了。他假意开玩笑，其实他催促她去做这种事，妙啊！这才是一个好主意啊！晚上在灯光下她还可以做生意呢。假使她勾得上一个男子，他举荐给她一个饭店，名叫加布三饭店，那里有许多小房间，而且吃得很好。绮尔维丝的面色大

变,神情凶恶,直向外面的大马路走去,同时古波还向她嚷道:

“你听我说,我是爱吃糕点的,请你带些糕点回来给我吃……假使你那先生穿得很好,你就要他一件旧大衣回来,我好拿去换钱买酒喝。”

绮尔维丝被这邪恶的话逼迫得越发走得快了。后来她独自一人混进了人丛里,然后把脚步放慢了。她的主意是坚决的了,拿偷东西与做这事相比较,她宁愿做这事,至少她不会妨害别人。无论如何,她只是把自己的所有物去换衣食罢了。当然,这是一件肮脏的事,然而这时候她的脑筋里干净与不干净的观念竟含混起来了;一个人饿穿了肚皮的时候没有工夫谈这许多哲学,有面包到口时就先吃了再说。她直走上了克里酿古街。可恨那夜色迟迟不来,她暂时只好沿着大马路兜圈子,竟像一个贵妇人在晚饭以前先散一散步似的。

这一区的地方变漂亮了,她因此感觉羞惭。现在各路都显得十分开阔了,马尚达大马路直通巴黎的中心,奥尔那诺大马路直达郊外;这两条路在城边互相贯通。在这两条大马路上建筑了许多高大的新房子,马路的两侧还保留着卖鱼巷和卖鱼路;这两条黑暗而破旧的小路是像肠子那样弯弯曲曲的。许久以来,因为城门洞拆除了的缘故,外面的马路已经加宽了,两边是便道,中间是人行道,道旁种了四行小枫树。这是一个很大的通衢,四面各路伸展到很远的地方,拥挤喧闹的人群,淹没在一望无际的新兴工程里。但是,在那些又新又高的房子当中,还杂着不少的飘摇欲倒的陋室;在那些雕刻的门面的旁边,还有许多污黑的墙壁和晾着破衣的窗子。在这繁华的巴黎城内,人家要很快地建筑一个新城,然而郊区的穷苦景象还不免染污这新建的工地呢。

绮尔维丝落在这大马路的人丛里,沿着那些小枫树走着,觉得自己孑然一身,被世人遗弃了。那些大路的远景更使她感到肚里空虚。唉!在这人山人海,当然有不少生活舒服的人,竟没有一

个慈善家能够知道她的境况,把十个铜子塞到她的手里!是的!世界太大了,太美了,她的头昏了,腿软了,在这广袤无边的灰色的天空之下,她只觉得彷徨不知所之。这晚景是巴黎的肮脏的黄昏,街道似乎都变丑了,叫她起了要死的念头。夜色渐浓,远景模糊,渐成泥土的颜色。绮尔维丝已经是疲倦极了,恰好又遇着放工的时间。这时候那些住在新房子戴帽子的夫人们与穿好衣服的先们都沉没在那些从工场里弄得脸黄肌瘦的男女工人队伍里。马尚达大马路与卖鱼路吐出一队一队的工人,个个都因从低处走到高处而喘吁吁的。公共马车和出租马车的隆隆之声越来越重了,在这许多一辆一辆的空着回家的大小货车中,有越来越多的穿着工衣的人群塞满了便道。有些运货夫的肩上搭着肩担,也是做完了工回去的。另有两个工人大踏步并肩走着,指手画脚地高声谈话,却不互相注视;另有些穿大衣戴便帽的人,独自一人低着头沿着人行道走;其余的五个一群,六个一队,互相追随着,眼睛无光,手插在衣袋里,并不交谈一句话。其中有几个嘴里还衔着熄了的烟斗。又有四个泥水匠坐在合租的一辆马车里,车经过的时候,车窗里露出他们白色的面孔,他们的石灰桶在车上颠动着。还有几个油漆匠摇晃着他们的颜料罐;一个铎工扛着一具长梯子,险些儿撞瞎了人家的眼睛;又有一个水管匠,背上驮着他的小箱子,在黄昏里吹着他的小喇叭,吹出悲哀的调子。呀!这悲惨的音乐声伴送着这许多疲倦了的牛马似的人群,恰与他们的脚步声相唱和呢!又是一天完了!真的,日子太长了,而且永远往复不已。吃了面包睡在床上,肚里还没有消化,已经又是红日当窗,又不得不带上苦恼的链子了!然而其中也有些快活的人嘴里吹着口哨,他们挺直了身子橐橐地急跑,晚饭在家中向他们招手呢。绮尔维丝混在人丛里,被人们东撞西碰,她也满不在乎;只是这些男人,到了疲倦而且饥饿的时候,却没有工夫对女人表示殷勤呢。

忽然间,绮尔维丝抬起头来,认得前面是当年的好心旅馆。这

小房子里曾经开过一家非法的咖啡店,所以被警察局查封了,现在没有人居住,店窗上贴满了广告,灯笼也破了,墙壁被雨打得绽开了,上面盖上了青苔。它周围的景象却丝毫没有变更,那纸店与烟店仍旧在那里。后面,从那些低的房子望过去,还可以望见那些高高的破旧五层楼。不过,那大阳台跳舞场却不存在了,当年灯光辉煌的十个窗子的大厅,现在变成一个糖厂,只听见厂里有不断的机器声。然而她的可恨的生活却是在这好心旅馆的一间坏房子里开始的。她站着,抬头望那第一层楼的窗子,看见一块窗板吊了下来,于是她回忆起她同郎第耶度过的青春,与他们初次的争吵,以及他抛弃她的时候那种可恶的态度。这都不要紧!那时节她的年纪很轻,在今天回忆起来,一切都是快活的。天啊!仅仅二十年,她已经堕落到徘徊在马路上了!那旧旅馆令她触目伤心,于是她沿着大马路,向蒙马特走上去。

在路旁长凳之间的沙堆上,夜色虽然渐浓,还有些孩子们在那里玩耍。这时候工人走过的还不少,有好些女工匆匆地跑,要弥补她们为了观看店窗的陈列品而耽搁了的时间;一个高大的女工在将近她家的第三个门口停了下来和陪送她的男子握手告别;另有几对男女在分手的时候约定夜里相会的地址:或在狂热厅,或在黑球宫。在人群中,有些领工作回家的工人在臂下夹着他们的包裹。一个烟囱匠的肩上搭着皮带,拖着一辆小车,车上充满了许多废物,险些儿给一辆公共马车压坏了。这时候行人渐渐少了,却有许多没有戴帽子的妇人再下楼来,原来她们已经在灶里生起了火,匆匆地下楼买东西做晚饭。她们拥挤着众人,跑进了面包店与熟肉店里,出来的时候双手充满了食物,匆匆地又上楼去了。又有些八岁的女孩被差遣下楼买东西,于是她们沿着各店户走,胸前抱着几个四磅的大面包,面包像她们的身材一样高大,好比她们的黄色的美丽的玩偶。她们遇见了图画的时候,便把脸挨着那些大面包,站着呆看了三五分钟。后来人海涸了,人群疏了,工人们都回家去

了；白昼完了以后，在路灯的烈焰之下，又起了人们图安逸的心理，于是娱乐从此开始了。

呀！是的，绮尔维丝过完这一天了！她比这些腿酸手痹的工人们更疲倦，他们的走过却激动了她的心灵。她尽可以躺死在这里，因为工作没有她的份了，而且她在生活里也曾受了不少的痛苦，现在她要说：“轮着谁呢？我，我受够了！”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吃晚饭了。这真完了，太阳已经收起了它的光辉，长夜漫漫不知怎样挨得过去。天啊！辛苦了二十年，现在如果能舒舒服服地躺在地上，永远不再起来，就算是太幸福了！绮尔维丝在饿极了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的好日子，吃的好酒好菜，也曾快活过来。尤其是有一次，是封斋节的星期四，天气冷极了，她痛痛快地娱乐了一场。那时节，她的头发是金黄的，面色是鲜艳的，长得很是不错。新路的洗衣场里的人们推举她做皇后，并不嫌她是个跛脚。于是大家把些花草点缀着几辆车子，伴着皇后在街上游行；街上的人纷纷争先恐后地来看她。有些先生们举起了望远镜，竟像看一个真皇后一样看她。当天晚上，大家吃了一顿好酒好菜，跳舞直到天明。皇后，是的，皇后！头上一顶花冠，肩上一条绶带，做了二十四小时的皇后，时钟的指针绕了两周！现在她被饥饿折磨得身子移动都迟缓了，眼怔怔地望着地，活像要寻找她那堕落在沟渠里的皇后的花冠似的。

她重新抬起头来，她看见前面是几处被人拆毁了的屠宰场，门面倒了，露出又暗又臭的院子，里面还有血渍。她走下了那大马路之后，立刻看见拉里布吉埃医院。灰色的大墙上露出两侧扇面形的房屋，排列着许多很整齐的窗子；围墙上有一个门，这门是全区的人所害怕的，因为这是死尸的门。门是很坚固的橡木做的，没有一点儿裂痕，肃静得像一块墓碑。于是她要躲开这门，索性走远些，直走到铁路的桥。很高的铁栏杆遮住了道路，她在从远处射来的巴黎的灯光的照耀下仅仅望见车站的一角，那车站的屋顶被煤

烟熏黑了。她在这空旷的地区里听见了火车头的啸声和转车盘有韵节的转动声。后来从巴黎开出来的一列要从这里经过的火车，气喘喘地来到了，车轮转动的声音越来越响了。她只看见一道白光走近了铁栏杆，像一阵风似的去远了。但是那桥被震动了，她自己也被这开过去的火车震撼着。她回过头来，像是要用眼睛追随那不见了的火车头一样，她只听见那些轮声渐远渐灭了。在这一方面，她模糊地以为看见了乡村，那里，在旷空的天空下面有许多参差不齐的屋子，或左或右，各不相连，墙壁是没有粉刷的，墙上糊着大幅的被机器吐出的煤烟熏黄了的广告。唉！假使她能像和火车一样出发到那边去，离开这些穷苦的房子，岂不是好！这么一来，也许她可以再活下去呢！后来她掉转了身子，呆呆地念那些张贴在铁桥上的广告，这些广告是各种各样颜色的，其中一张很漂亮的蓝颜色的小广告是为了一只失落了的小母狗悬奖五十法郎。唉！这畜生大约是被人宠爱过的了！

绮尔维丝慢慢地走着。在模糊的夜色里，路灯已经亮了。那些很长的，原来渐渐浸在黑暗里的马路，现在忽然变得光明了，截断了夜色，直冲到极远的暗淡的天边。一阵大风吹过，各商店一连串小小的灯光在那没有月亮的广漠的天空下面把这一带显得更广阔了。这时是跳舞开始的时候，也是晚上喝酒的时候，各酒店里，各跳舞场里，各咖啡馆里都有很亮的灯光。这恰是工厂里支付半月工钱的时候，许多爱吃爱喝的人正在马路上拥挤着。街上充满了欢欣的空气，然而大家只到快乐而止，还没有到放肆的程度。许多人在下等的饭店里大吃特吃；从亮晶晶的玻璃窗里望过去，望见有些人嘴里充满了食物，正在嬉笑，甚至于顾不得吞下肚子里去。酒店里早已有许多酒客坐着指手画脚地谈天。只听得一片骂人的声音，有尖声，有浊声，杂在街上行人们的脚步声里：“喂！你来不来吃？……你来得好，懒骨头！让我买一杯酒给你喝……呃？宝玲也来了！好！好！我们来痛快乐一回！”酒店的门和舞场的门噼

啪地开了又闭,闭了又开,一阵一阵的酒气与小喇叭的声音传了出来。哥仑布伯伯的酒店里被灯光照得透明,活像教堂里做大弥撒时的光景,许多人都在门外排队等候进去。妈的!叫人猜是真的弥撒会,因为里面那些好汉子唱的歌曲活像圣歌,两腮鼓着,肚子也胀得圆圆的。只要看他们起头时候就这样有兴致!今天晚上巴黎不知要有多少醉鬼呢。有些有钱的人领着他们的妻子出来游玩,他们摇着头这样说。马路的灯光仅仅照耀着一小部分的天空,其余的地方还是黑得死气沉沉的,冰冷的。

绮尔维丝站在哥仑布的酒店门口沉思,假使她有两个铜子,她一定进去喝一杯烧酒,也许一点烧酒已经可以充饥了。啊!她喝过了的烧酒不少了!她的确觉得是好东西。她远远地瞻仰着那蒸馏机,觉得她的不幸是从那里来的,于是她梦想将来勉强有法子维持生活的时候一定会用烧酒来断送自己的余生。但是一阵冷风吹在她的头发上,她看见夜色全黑了。好,时候到了!假使她不愿意在众人欢乐的时候死去,就该在这时候放出勇气来对人表示好意了。再说,仅仅望着别人大吃特吃,能救自己肚里的饥荒吗?她再把脚步放慢些,四面张望。那些树木下面的黑影更浓。过路的人很少,只有几个很忙的人,匆匆地穿过大马路去了。邻近的热闹的马路的风光到了这黑暗而无人的小路便消灭了。路上只有些女人站着等候,她们很有耐心,站着许久不动,硬挺挺地像那些瘦小的枫树一般。后来她们移动了身体,把破鞋子在冰冷的地面上拖着,走了十步,双脚又好像胶粘在地上一样。其中有一个身躯粗大的妇人,腿与臂好像虫足一般细小,所以越发显得臃肿。她的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破旧绸衣,头上围着黄色的丝巾。另有一个瘦长的女人,她没有戴帽子,只穿着一件女仆的围裙。此外还有好些重新涂脂抹粉的老妇人,又有好些肮脏的少妇,脏到了那地步,就是拾破烂的男人也不肯要她们。绮尔维丝还不内行,努力要学她们的样子。一种初处世的幼女的感触使她的喉咙都发紧了,她不晓得

她害羞不害羞,她只像是在一个噩梦中行事。她直挺挺地站了整整的一刻钟。有好些男人们很快地走过,并不回头望一望。于是她也活动起来了,她看见一个男人把手插在衣袋里,吹着口哨走来,她竟敢上前,用哽咽的声音说:

“先生,请听我说……”

那男人斜着眼睛望了她一眼便走,他的口哨子吹得更响了。

绮尔维丝放大了胆量。她的晚饭始终在她的前面奔跑,她空着肚子追赶,一时热心得忘了辛苦。她拖着脚步走了许久,不晓得时间,也不晓得道路了。她的周围,那些黑色而哑口无声的妇人们在树下往来走着,像笼中的鸟一般,只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打转。她们从黑暗里闪闪躲躲地走了出来,走到路灯的光明里,显明地露出了她们的衰白的面孔。后来她们摇摆着裙上映出的白纹,仍旧回到黑暗里重寻那沉沉的夜色的风味。有些男人们停了脚步,借谈话开玩笑,结果是哈哈地笑着走了。又有许多谨慎的人们远远地便躲开了。时而有些喧哗的声音,只听得男女低声吵闹,气冲冲地讲价,忽然又归沉寂了。绮尔维丝无论走到哪里都看见有些女人疏疏落落地站在那里侦察着行人,竟像被种植在那里似的,每隔二十步便有一个。队伍排得很远,全巴黎都给她们守卫住了。她呢,她被人家看不起,于是生气了,要换地方,便从克里酿古街走向教堂路去了。

“先生,请听我说……”

但是那些男人们都走过去了。她觉得那些屠宰场的血腥难闻,于是又离开了那里。她放眼一望当年的好心旅馆,看见窗门紧闭,显得黑黢黢的。她经过拉里布吉埃医院,机械地沿着墙计算那些窗子的数目,窗里的灯光安静而黯淡,活像临终的人床前的蜡烛。她又穿过那火车站的桥,听见那些火车的哨声像绝望的哀音似的冲破了沉寂的夜气。唉!夜晚使一切都显出悲哀的景象!后来她掉转了身子,又去瞻仰刚才看过的那些房子,而且参加那些女

人们的巡哨。她这样走了十次，二十次，并不在一张路凳上休息一下。呀！没有一个人要她！因为人家这样嫌她，她更觉惭愧了。她又向医院走下去，又向屠宰场走上来。这是她的最后的散步，她听见屠宰场的染血的院子里有宰牛的声音，又看见医院里的各病房的灯光黯淡，知道有许多人在那些公共的病床上死了。她的生命也就到了这地步了。

“先生，请听我说……”

忽然间，她瞥见地上自己的影子。当她走近路灯之下的时候，模糊的人影渐渐逼真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子，又大又短又圆，显得非常滑稽。肚子、奶子、大腿，都混为一团。她的脚跛得那样厉害，以致她每走一步，那影子就翻一个筋斗。唉！这真是一个怪物了！后来她走远了，那影子也渐大了，盖满了马路，一步一鞠躬，活像那些墙壁和树木就要碰破她的鼻子似的！天啊，她是多么滑稽，多么可怕！她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明白自己变丑了。于是她忍不住看自己，用眼睛跟随着那影子的跳动，一面向路灯那方走去，呀！在影子旁边走着她倒算得是一个美人了！多么奇怪！这应该可以立刻把男人们引诱来了吧！她放低了声音，只敢在行人的背后吞吞吐吐地说：

“先生，请听我说……”

这时候大概是夜深了，区里的景物渐减了。那些小饭店都关了门，酒店里的灯光也变红了，里面传出醉汉们含糊不清的声音。起初的欢笑，现在变为怒骂和殴打了。一个衣服褴褛的人骂道：“我要捣碎了你，请你好好数一数你自己的骨头！……”在一个下等舞场的门口有一个荡妇同她的情人揪打，骂他做猪猡，那情人回答说：“那么你的妹妹呢？”只说了这一句，找不着别的话说。酒店里的醉汉们一闹，稀疏的行人们都感觉到醉汉们会凶狠地互相揪打，于是脸色都变了。这时醉汉们果然打了一架，其中有一个倒在地上，四脚朝天；打他的人以为他死了，便橐橐地踏着鞋子逃走了。

有几群人高声唱歌,然而随后沉寂了一阵,不时杂着醉汉们打噎呕吐的声音。每逢工厂发工钱的日期总是这样的,从六点钟起,烧酒多得快要流到街道上来了!街道给醉汉们吐得满地皆是,爱干净的行人不得不大步跨过去。好!这一区真是干净了!假使有一个外国人在早上未扫街以前到来参观,岂不给他一个好印象!但是,这时候那些醉汉们好像在自己家里,还管什么欧洲吗?妈的!衣袋里拔出刀来,这小节日竟以流血为收场了。有些妇人很快地走过去,男子们徘徊着,眼睛像狼似的。夜色更浓了,丑恶的现象更多了。

绮尔维丝只管走着,摇动着两腿,走上走下,目的只是在不住地走。她的眼睛疲倦了,而且她的跛脚把她摇晃得打瞌睡了。她忽然惊醒,睁眼四面张望,觉得刚才她失了知觉走了百余步,竟像一个行尸!她疲乏的两脚在她的破鞋里渐渐地肿胀了。她的身体疲倦极了,肚子里空极了,她竟不复觉得有身体了。她心里最后只有这样一个念头,就是:这时候她那娼妇女儿娜娜也许正在吃牡蛎哩!后来一切思想都混乱了,她只瞪着一双眼睛,因为她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来思想了。她全身的感觉都迟钝了,只有一种感觉始终存在:她觉得天气冷得要命,是她一生所不曾感受过的。唉!死人们在坟墓里也不会冷得像她这样厉害呢!她把千斤重的头颅抬了起来,脸上受到了一阵冰冻的冷气。原来是那天上的雪终于降下来了,那雪很细很密,一阵微风把它吹得打旋转。人们等候了它三天,现在它下得正是时候了。

绮尔维丝在初起的风雪里惊醒过来,走得更快了。有些男人忙着回家,匆匆地跑,肩上已经满是白雪。然而她看见其中有一个慢慢地从树下走来,于是她走过去,又说:

“先生,请听我说……”

那男人停了脚步,但是他似乎没有听见她说什么?他伸出了一只手,低声喃喃地说:

“请您慈悲慈悲……”

于是他们两人互相注视着，呀！天啊，他们到了这地步，伯鲁伯伯做了叫花子，古波太太在街上拉客！他们瞪着眼，张着嘴，彼此相对望着。这时候他们可以握一握手，说一声同病相怜了。那老头子徘徊了一夜，不敢走近一个人；而他所走近的第一个人却与他同是一样的饿鬼！上帝啊！这是不是一件可怜的事呢？工作了五十年，结果做个叫花子！金滴路上鼎鼎大名的洗衣店老板娘，结果到了沟渠边来！他们始终互相怔怔地望着，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他们各走各的路，冒着大雪走了。

这真是一场大风雪，在广漠的空中，那雪被风卷着，竟像从天的四角同时吹了下来似的。飞尘弥漫，令人看不见十步之外的东西。区里的房屋隐没了，大马路也似乎消失了，竟像那雪神静悄悄地把他那白色被单罩住了醉汉们所呕出的秽物。绮尔维丝很艰难地仍旧向前走，然而她彷徨无主了。她摸索着那些树木，然后才晓得路途。她前进的时候，昏暗的空气中露出些煤气灯的微光，像一些将熄的火把一样。后来她穿过了十字街口，忽然间，那些灯光也不见了，她被卷入了黑暗的风雪中，辨不出方向来。她的脚下被白雪盖住了的土地只向后退。许多灰色的墙把她围住了。她停住了脚步迟疑不前，同时又掉转头来望着，猜想着大雪的幕后有许多广阔的马路，许多望不到头的路灯；全巴黎正在酣睡，到处没有行人，现出无限的黑暗来。

她站在马尚达大马路和奥尔那诺大马路交叉的地方，正在打算躺到地上，忽然听见脚步的声音，她连忙跑上前去，但是大雪遮住了她的眼睛，只听见脚步的声音渐走渐远，竟分不出是向左或向右去了。后来她终于瞥见了一个肩膀宽阔的男子，像一个黑点一般摇摇晃晃地钻进了一重大雾里。唉！这一个，她一定要他，决不肯放手了！于是她跑得很快追上了他，扯住了他的工衣。

“先生，先生，请听我说……”

那男人掉过头来,原来就是顾奢。

好!好!现在她竟拉着了“金嘴”!唉!她一生怎样得罪了上帝,以致今天被他这样折磨?她竟给顾奢看见她混进野鸡的队伍里,向他摇尾乞怜,这真是倒霉到极点了!而且这时候他们恰在一盏路灯之下,她瞧见了映在地上的自己丑恶的影子,活像点缀雪景的一幅滑稽画。她令人相信她是一个醉了的妇人。天啊!她没有吃一片面包,没有喝一滴葡萄酒,竟被人家认为是醉了的人!这是她的罪过,为什么她要醉了呢?当然,顾奢以为她喝了烧酒,而且曾经胡闹了一场的。

这时候顾奢怔怔地望着她,同时大雪把一瓣瓣的白花撒在他黄色的美髯之上。后来她低下了头正待向后退的时候,他拉住了她。

“您来吧。”他说。

于是他先走,她跟着他。两人悄悄地沿着墙,穿过了许多静寂的街道。那可怜的顾奢太太在10月里已经死了,害的是很重的风湿症。顾奢始终住在新路的小房子里,过的是黯淡而孤独的生活。这一天,他因为在工厂里照管一个受了伤的同伴;所以他回来很晚。当他开了门,点着了一盏灯之后,他回头看绮尔维丝,看见她很谦卑地在楼梯平台上站着。他很低声地说,好像恐怕他的母亲还能听见似的:

“请进。”

第一间卧房是顾奢太太的,他很孝敬地把一切的东西都保存原状。近窗的一张椅子上还放着那挑花绷子,旁边仍旧是一张靠背椅,像是等候老太太再来似的。那床是收拾好了的,假使她能离了坟墓回来伴着儿子过夜,她还可以在那床上睡觉呢。那卧房保持着一种正直仁慈的气氛,还是很肃静的。

“请进。”顾奢更高声地说。

她战战兢兢地进了房来,像一个下流女人到了可敬的地方似

的。他呢，他这样的把一个女人引进了他那死了的母亲的卧房里，他的脸色也变白了，心头也震撼了。他们蹑着脚悄悄地穿过了那卧房，像是害羞，又像是生怕顾奢太太听见一样。后来他把绮尔维丝推进了他自己的卧房之后，便把门关上了。这里是他自己的地方。这是她熟悉的一间狭小的房间，房里一张小铁床，床前一块白色的床帷，恰似学生的宿舍。墙上他所剪的图画仍旧贴在那里，现在竟贴到天花板了。绮尔维丝对着这种清洁的景象，不敢上前，只远远离着那盏灯。这时候他一言不发，忽然一阵热狂，便想要抱住她，拥在怀里。但是她觉得疲弱极了，喃喃地说：

“唉！天啊！……唉！天啊！……”

那火炉被炭火掩住了，然而炉内还有火；炉上的锅里有一味红烧肉正在吐出热气，原来顾奢知道他今晚回家迟些，所以把肉在锅里温着。绮尔维丝被热气激得松快了些，恨不得四脚爬地，上前就在锅里吃东西。她的肚腹比她还忍不住，饿得要裂了，她只好叹了一口气，低下了头。但是顾奢已经懂得了，他把红烧肉拿到桌上来，切了几块面包，而且斟酒给她喝。

“谢谢！谢谢！”她说，“唉！您真是个好！人！谢谢！”

她吞吞吐吐地说，甚至于话都说不清楚了。当她拿叉子的时候，她发抖得那般厉害，那叉子竟掉了下来。她饿到了这地步，她的头竟像老人一般颤巍巍的。结果她只好用手指头拿菜吃。当她把一块马铃薯塞在嘴里的时候，她忽然哽咽地哭起来。两行粗大的眼泪从两腮上流下来，直流在面包上。她始终只管吃，拼命地吞着那湿透了眼泪的面包，同时她喘得很厉害，她的下巴还抽动着。顾奢迫使她喝酒，好教她不至于噎着；然而那酒杯碰着她的牙齿却发出的的得得的声音。

“您还要不要面包？”他低声问。

她只管哭着，时而说要，时而说不要，连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唉！上帝啊！饿极了的人吃饭是多么好，同时又是多么凄惨啊！

他呢,在她对面站着望她,这时候在明亮的灯罩之下,他看得很清楚了。唉!她多么老了!多么衰颓了!室中的热气把雪融化了,从她的头发与衣服上流下来。她那可怜的颤巍巍的头上一绺一绺的斑白的头发,被风吹乱了。她的脖颈陷在肩窝里,身体臃肿丑陋,令人因此流泪。他记起了当年他们两人的爱情,那时节,她的肌肤鲜艳,熨衣服时她的颈上显出一道美丽的皱纹,活像一个婴孩一样。他往往到她店里瞻仰她的美貌,看几个钟头也不讨厌。后来她又到他的铁厂里,他们享受了许多快乐,他打他的铁,她停留着看他的铁锤挥舞,唉!夜里他咬着枕头,不知咬了多少次,恨不得把她领到自己的卧房里来。那时节,他一心希望得她到手,假使他得到了她,恨不得要把她揉碎呢!现在呢,她是他的了,他可以要她了。她吃完了她的面包,她揩干了锅里的眼泪,原来那静悄悄的泪珠始终滴到锅里去。

绮尔维丝站了起来,她吃完了。她低着头很难为情,停留了一会,不晓得他要不要她。后来她以为看见他的眼里起了一团热火,于是她把手放在褰衣上,开始解第一个纽子。但是顾奢早已跪在地上,握住了她的手,温和地说:

“我爱您,绮尔维丝太太,唉!我还爱您,无论到了什么地步我也爱您,我向您发誓!”

她看见他跪在地上,惊喜地连忙说:

“请您不要说这话,顾奢先生!呀!您不要说这话吧,这叫我太痛苦了!”

他执意地说他一生对爱情是始终如一的,于是她越发伤心丧气了。

“不,不,我不愿意了,我太惭愧了……请您看上帝的情面,站起来吧。该是我跪到地下才是道理!”

他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吃吃地问道:

“您肯允许我吻您吗?”

她因为出乎意外,心里震撼到了十分,找不到一句话说。她只点头表示愿意。天啊!她是他的人,他喜欢怎样做她都可以!然而他仅仅伸长了嘴唇,喃喃地说:

“我们这样就够了,绮尔维丝太太。这就是我们一切的友谊,不是吗?”

他吻她的额,吻她的斑白的头发。自从他的母亲死后,他没有吻过一个人。他的生活里只有他的好朋友绮尔维丝存在。当他这样恭敬地吻了她之后,他向后退到床上倒下,哽咽起来。绮尔维丝不能在这里再逗留了;当人们彼此相爱的时候,遇到了这种情形,太凄惨了,太可鄙了。于是她向他嚷道:

“我爱您,顾奢先生,我也十分爱您……唉!这是不可能的,我懂得!……告别了,告别了,否则,我们两人都要毁灭了!”

她说便飞奔地穿过了顾奢太太的卧房,仍旧到了马路上。当她的神志清醒了之后,她回到了金滴路按铃,博歇把门索拉开了。房子内是漆黑的。她走到了里面,活像进了丧家里。这时候夜深了,破旧的大门洞好像鬼怪的一张张嘴。呀!当年她还有过野心,要在这里占有一个地位呢!那时节难道她的耳朵是塞住了,竟听不见墙后面失望的悲惨声音吗!自从她的脚踏进了这门之后,她就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是的,在这些工人住的坏屋子里头,人堆人,不免要使人染上了穷苦的虎列拉,也怪不得倒霉!这一夜,房子内的人似乎都死了。她只听见博歇夫妇在右边打鼾;同时,在左边郎第耶和维尔吉妮哄哄地呼吸,像两只觉得热而睡不着的小猫,闭了眼睛只管咿唔着。到了院子里,她以为真的到了墓地,大雪落地成为白堆,墙面是深灰色,没有灯光,像已成废墟的墙壁一般,而且没有一点声息,全房都被饥寒埋葬了。染坊里流出一道秽水,在白雪里开了一道黑痕,她不得不大踏步跨了过去。这水乌黑的颜色就是她的思想的颜色。唉!那时候的深红浅蓝漂亮的颜色都流净了,现在只剩一洼黑水了!

后来在上这七层楼的时候,她忍不住在黑暗里笑起来,这是一种丑笑,笑得她十分痛苦。她记得当年她的志愿:安静地工作,常常有面包吃,有相当干净的一个家可以睡觉,好好地把孩子教养,不被丈夫殴打,而且能在床上死去。唉!真是可笑极了!她的志愿竟是这个样子实现了的啊!她不工作了,没有东西吃了,睡在一堆秽物上面。她的女儿呢,在那不干净的地方游逛;她的丈夫呢,只给她吃拳头。现在她只好死在地砖之上,而且这事是可以立刻实现,假使她回到了房里之后,有跳窗子的勇气的话。唉!当年她并没有向上帝祈求三万法郎的年金和社会上的尊敬啊!真的!在这世界上,哪怕你的志愿怎样小,结果还是不能如愿的,甚至于没有面包吃,没有狗窝睡,这就是一般人的命运。她忽然笑得更厉害,因为她想起了当年的一种奢望,她曾经希望熨二十年衣服之后到乡村里休养去。好!现在她快到乡村里去了!那城外的墓地就是她所住的乡村!

当她走到廊子里的时候,竟像一个疯了的妇人。其实她最大的痛苦在乎已经向顾奢告了永别,他们两人之间从此完了,不能再相见了。后来又有其他一切愁苦的思想都来打击她的脑筋。她经过俾夏尔的门口的时候,伸头进去一望,看见拉丽死了,看她有欣幸长眠的样子,此后她永远可以安乐了。唉!孩子们比大人更有福呢!巴苏歌伯伯的房门露出一线灯光,她一直地走进他的房里,因为她一时兴奋,要同那女孩一路同行。

这一夜,巴苏歌伯伯特别快乐地回了家来。他醉得太厉害!不管天气冷,竟躺在地下打鼾。大约他还做了一个好梦,所以他在睡眠里也带笑容。一盏小灯闪烁,照耀着他的衣冠;帽子在一个角儿上被他踏扁了,他的黑外衣被他扯来盖在脚上,当做一条被。

绮尔维丝一眼看见了他,立刻呜咽起来,声音太大了,竟把他惊醒。

“妈的!您快把门关上吧!您不怕冷死人吗?……呃?原来

是您！……有什么事？您想要怎样？”

于是绮尔维丝伸长了双臂，自己也不晓得自己说的是什么，只管热烈地哀恳他说：

“唉！您带我去吧！我受够了！我愿意走了！……您不该再记恨我当年的话。天啊，当年我还不晓得！一个人没有到这地步哪里会晓得呢！……唉！对了！一个人终有愿意走的一天！……请您带我走吧，请您带我走吧，我还要嚷着向您道谢呢！”

她说着便跪了下去，因为希望甚殷，以致脸色惨白了。她一辈子还没有这样跪在一个男人跟前呢。巴苏歌的面孔是丑的，嘴斜了，皮肤被出殡的尘埃染脏了，然而她觉得他美，像太阳一般地有光辉。这时候那老头子半睡半醒，以为她是在恶意地开他的玩笑。他喃喃地说：

“喂，您不要来捣乱了！”

“请您带我去吧”，绮尔维丝更热烈地说，“您记得吗？有一天晚上，我敲了几下板壁，后来我又说我没有敲过，因为那时节我还太糊涂呢……但是，现在请您动手吧，我再也不害怕了！请您领我睡觉去，您看我会不会动一动……唉！我只有这一种愿望了！唉！将来我还会很爱您呢！”

巴苏歌对女人始终很殷勤，以为一个女人对他发生了爱情，他就不该推开她才是道理，她是衰败的人了，但是当她兴奋的时候，几分风韵犹存呢！于是他用坚定的口吻说：

“您说的话真是不错，今天我又收拾了三个。假使她们还能把手放到口袋里，她们一定会给我许多酒钱的……不过，好嫂子，事情是不能这样就办妥的……”

“带我去吧，带我去吧，我愿意走了。”绮尔维丝始终嚷着。

“说哩！事前还有一种小小的手续，您晓得不晓得？那就是死！”

他说着在喉咙里用力咽了一下，好像要吞了他的舌头似的。

后来他觉得他的笑话说得好，他自己也冷笑。

绮尔维丝慢慢地爬了起来。唉！连他也不能帮她的忙吗？她呆呆地回到了她自己的房里，倒在干草上面，后悔不该吃了东西。唉！穷苦叫人死也死不痛快呀！

十三

这一夜，古波在外面过夜了。到了第二天，绮尔维丝收到她的儿子爱弟纳寄来的十个法郎。原来爱弟纳在火车上做机器工人，知道家中并不富裕，所以他不时寄十个或五个法郎回家。她做了一味清炖肉，独自一人吃了，因为古波在第二天也没有回来。星期一看不见人，星期二还是看不见他的影子。整个星期过去了。呀！妈的！假使有一个妇人拐了他去，这就可以叫做好运气了！但是，恰好在星期天，绮尔维丝收到一张印刷品。起初她还害怕，以为是警察局的一封信。后来她看了那信，知道她的男人在圣安娜病院快死了，她这才放了心。那信里的话虽然说的比较客气，然而事情总是一样的。是的，不错，果然是一个妇人拐了古波去，这妇人名叫挤眼娘子索菲，是醉汉们的好女友。

呸！绮尔维丝哪里肯去看他？他是认得路的，将来他自己会从病院回来的；人家在院里医好了他不止几十次了，现在何妨再医好他一次，再叫他站起来玩一次滑稽的把戏给人看呢？呀！今天早上她还听见人家说，有人看见古波伴着“靴子”在美城区的几家酒店里混了整整的一个星期呢！呃！一点儿不错！甚至于“靴子”做东道；他大约在他的丑老婆面前百般说好话，所以才使得她把靠某种好玩意儿赚来的钱给他买酒请朋友喝了！呀！他们吃的是好干净的钱！这钱吃了是会害种种的疾病的，古波病起来也是活该！绮尔维丝最生气的是：她想起那两个自私自利的男子竟忘了领她

去同喝一杯！谁看见过！娱乐了一个星期，竟不请一请女人们！一个人独自喝酒也活该他独自死去，呃！

但是，到了星期一，绮尔维丝留着一顿好晚饭，——是吃剩的一些豆子和一瓶烧酒——借口说散步可以开胃，便出门去了。因为横柜上那病院的一封信也叫她心烦。这时雪已经融化了，天色晴和，令人意爽。她在正午就出门，因为路途很远，须要穿过巴黎，而且她的腿又走不快。马路上的人很是拥挤，然而她觉得有趣，高高兴兴地走到了病院。当她报了姓名之后，人家向她叙述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原来古波是在新桥的河里被捞起来的，他以为看见一个胡须邈邈的人阻住了他的去路，所以他从桥栏杆上跳下河里。跳得真好，是不是？至于古波为什么到了新桥，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

这时候一个看守人把绮尔维丝领进去。她上了楼梯，忽然听得一阵吵嚷的声音，令她觉得一股冷气侵进骨髓。

“您听！他吵闹得多么厉害！”那看守人说。

“谁呀？”她问。

“当然是您的男人啦！自从前天起他就这样吵嚷了，而且他又乱跳乱舞，等一会儿您瞧。”

呀！天啊！这是何等的景象！她一时发呆了。那小室从上到下都铺着很厚的垫子，地上放着两个草垫相叠着；另在一个角落上放着一条褥子，一个长枕，没有别的东西了。古波在那里乱跳乱嚷。他的工衣破旧不堪，四肢乱动，活像狂欢节里一个化妆的丑角！唉！这个丑角叫人看了并不开心，他可怕的举动却令人的毛发都竦起呢！看他的打扮，是将死的人了。妈的，这是一个独自跳舞的男子！他撞在窗上，然后转身向后退，双臂打着节拍，双手动摇，竟像他要摇断他的手，打在一切的人们的脸上似的。在下等跳舞场里也有些滑稽的人模仿这种跳舞，然而他们模仿得不像。假使人们要看真的醉汉跳舞是怎样玄妙，就该看这位酒中圣人。他

歌唱的曲调也有它的特性,这是在狂欢节胡唱的曲调,一张嘴开得很大,放出嘎哑的喇叭的调子,接连几个钟头不变。古波像一只被人打断了脚的狗一般地叫喊着。

“上帝啊!他是怎样了?……他是怎样了?”绮尔维丝害怕地说。

一个医生——是一个黄发的肌肤鲜艳的少年——穿着一条白色的围裙,安静地坐着,正在写记录。病情是奇怪的,所以医生不离开病人。

“您可以停留一会儿,如果您愿意的话”,他对绮尔维丝说,“但是请您保持安静的态度……您试同他说话,他会连您也不认识的。”

古波果然好像不认识他的妻子了。她初进来的时候没有把他看清楚,因为他跳得太厉害了。当她当面仔细看他的时候,被他吓呆了,她的双手垂了下来。唉!这是可能的吗?他竟有这样的一副面孔:眼里带血,嘴唇上满是疮疤!假使她在马路上遇见他,一定不会认得他的。他做的嘴脸太多了,忽然把嘴一扭,把鼻子一掀,把腮一凹,竟像畜生的嘴脸一般。他的皮肉上这样发热,以致周身都冒出气来;他的皮肤像是上了漆似的,汗珠慢慢地流下来。当他热狂地跳舞的时候,人家却懂得他是不舒服的,看出他的头是重的,四肢是在疼痛的。

这时候那医生在椅背上弹着手指头,绮尔维丝重新走近了他,说:

“喂,先生,这一次是很严重的吧?”

那医生点头不答。

“喂,他不是低声说话吗?……您听见吗?他说的是什么?”

“他在说他所看见的东西”,那医生喃喃地说,“请您不要再说说话,让我静听。”

古波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话,然而他眼里的快活的神情可以

看得出来。他向地上左看右看，忽然又转身，好像在文新尼森林里散步，独自一人在说话。

“呀！这真好看，真有趣……有好些板屋，真像一个临时市场。还有好听的音乐！多么好的酒席！他们在里面真闹得凶！……妙极了！灯亮了！空中有红色的气球，它们正在跳动，它们飞了！……哈哈！树上多少灯笼呀！……天气好极了！喷泉瀑布，到处在流水，呀，水唱歌了，活像儿童合唱团……那瀑布妙极了！”

他说着便挺立起来，像是要听清楚些那瀑布的美妙的歌声；他拼命地呼吸，像是在喝那喷泉吐出来的清水。但是他的脸上渐渐露出忧虑的神情。于是他弯了腰，急急地沿着小室的四壁奔走，同时用沉着的声音发出恨恨的言语：

“这一切都是诡计……我要当心……住口，你们这一班无赖！呃！是的，你们瞧不起我！你们在那里喝酒，同你们的娼妇谈笑，都是为了气我……我要捣毁了你们的板屋！……妈的！你们不要再吵好不好？”

他握紧了拳头，发出了一种重浊的喊叫声，弯了身子向前奔跑，后来他害怕了，牙齿震得窄窄地响，断断续续地说：

“这为的是要我自杀！不，我不肯跳下去……这一片水，表示我没有勇气！不！我不肯跳下去！”

那瀑布见他走近便避开，见他退后便又前进。忽然间，他呆呆地四面张望，用一种几乎完全模糊的声音吃吃地说：

“糟糕！人家雇些大力士来对付我了！”

“我走了，先生，晚安！”绮尔维丝向医生说，“我看见他这样，令我太难受了，我再来吧。”

她的脸色全白了。古波仍旧独自跳舞，从褥子上跳到窗前，从窗前回到褥子上，辛苦地直流汗，踏的是同一的节拍。于是她走了。但是她到了楼梯下面还听见她的男人在楼上又跳又叫呢。呀！天啊！外面的空气多么好！她能呼吸了。

当天晚上,金滴路房子里的人都谈论古波伯伯的怪病。博歇夫妇现在对瘸子越发瞧不起了,然而他们请她到门房里喝一杯杨梅酒,无非希望她叙述详细的情形。罗利欧太太来了,布瓦松太太也来了。大家议论纷纷,说不绝口。博歇从前认识一个木匠:他在圣玛尔丹路脱光了衣服,赤裸裸地跳舞,终于死了;这木匠喝的是茴香酒。那些妇人们都笑弯了腰,因为这件事虽然凄惨,毕竟令人可笑。当大家不十分懂得的时候,绮尔维丝把众人推开,叫他们让出一块地方,大家注视着她在门房的中央扮作古波的样子,乱嚷乱跳,做出种种可憎恶的嘴脸。是的,的确是这样的!于是大家都觉得非常惊奇:这是不可能的呀!一个人这样乱嚷乱跳,一定支持不了三个钟头!好!于是她拼命赌咒说古波从昨天到现在,已经挨了三十六小时,如果人们不相信她,尽可以到那边去看看。但是罗利欧太太嚷着说:“谢谢您吧!”原来她也到圣安娜病院去过,她甚至要阻止她的丈夫去看呢。维尔吉妮因为自己的店铺一天比一天衰败,带着哭丧的脸说生活不是快乐的,再也不说什么。杨梅酒喝完了,绮尔维丝向众人道了晚安。当她不说话的时候,面容立刻变为呆呆的,瞪着一双眼睛,大约她还看见她的男人正在跳舞哩。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她决定不再到那边去了。去有什么用处呢?她不希望她自己也疯了!然而每隔十分钟她又想入非非,她竟想得出神了。假使他还不住地在跳,那真是奇怪了!中午到了,她再也忍耐不住了,这时候她并不觉得路远,因为希望与恐怖占据了她的脑筋了。

唉!她用不着探问消息!仅仅到了楼梯下,她立刻听见古波唱歌。调子恰是昨天的调子,跳舞恰是和昨天一样。她觉得好像她刚才下了楼来,现在又上楼似的。昨天那看守人拿着药茶壶在廊子里向她眨眼,表示客气。

“喂,老是那个样子吗?”她问。

“呃!老是那个样子。”他回答时并不停步。

她进去了,但是她躲在门边,因为房里有人伴着古波。那黄发而鲜艳的少年医生站着,把椅子让给一位老先生坐。那老先生带着勋章,头上光溜溜的,嘴脸是黄鼠狼的嘴脸。这一定是主任医师,因为他的眼光很是锋利,像小螺丝钻一般。所有治急症的医生们都有这样的眼光。

绮尔维丝不是为这医生而来的,她踮起脚从他的头上望过去,眼睛紧紧地盯着古波。这疯子,他吵嚷跳舞比昨天更厉害了。当年在封斋节的跳舞会里,她曾经见过洗衣场里的强壮的伙计们跳了一整夜舞;但是她断断料不到一个男人能享乐得这样久;她说“享乐”,这只是随便说说,其实身不由主地像一尾鲤鱼在岸上跳动,怎能叫做“享乐”呢?不过,古波汗流浹背,发出的热气更多罢了。他因为吵嚷太久,他的嘴似乎宽阔了些。唉!怀孕的妇人们千万不可进来!他从褥子上走到窗前,走的次数太多了,地上走成了一条小路;他的破旧鞋子把那草垫子也踏穿了。

唉!真的,这没有什么好看,绮尔维丝心上震撼,自问为什么她还再来呢。呀!昨天晚上在博歇家里人家还说她形容得太过咧!其实她还不曾形容得一半呢!现在她更看清楚了古波的动作,永远忘不了他的形状,她的眼睛只管向空中呆看。然而那少年与那主任医师的话被她听了好几句,那少年叙述夜里的情形,可惜她不懂他的许多字眼,然而他的意思大约是说她的男人吵嚷跳舞了一个整夜。后来那秃头的和不十分有礼貌的老先生瞥见了她,那少年立刻向他说她是病人的妻子,于是他便装做警察长的凶恶的神气向她询问:

“这男人的父亲喝不喝烧酒?”

“是的,先生,他喝一点儿,像一切的人们……有一天他喝醉了,从一个屋顶跌了下来,跌死了。”

“他的母亲喝不喝烧酒?”

“说哩!先生,您要知道,她也像别人一样,今天喝一滴,明天

喝一杯……唉！他的家庭很好！……他有一个弟弟，年纪很轻就抽风死了。”

那老医生用尖锐的眼光盯着她，忽然用粗暴的声音问道：

“您呢？您也喝烧酒吗？”

绮尔维丝吞吞吐吐地替自己辩护，把手抚着胸口，表示她说的是实话。

“呃！您也喝烧酒！当心！您看酒毒把人弄到怎样地步……将来有一天，您也会这样死的。”

于是她把背贴着墙，那老医生已经掉转身去。他蹲了下去，不管他的大衣是否染了草垫上的尘土。他研究了许久古波的颤动，而且用眼睛追随着他看他来回走过。这一天不是手颤了，却轮着两腿颤动；这真是一个傀儡，身体像木头一样僵硬，只有四肢摇动，好像有人在拉线似的。病势越来越厉害，叫人猜是他的皮下在奏乐似的；每隔三四秒钟便颤一次；停了又颤，颤了又停，像冬天的大门下被寒气侵袭的小狗一般。他的肚子与双肩也都颤动，像初滚的开水。这种毁坏身体的方式是很奇怪的，他欢笑地走向死路，恰像一个被搔胳肢的女子！

但是，古波不免用暗哑的声音呻吟着，他似乎比昨天更觉得痛苦，他断断续续的呻吟叫人猜着他有种种的痛苦，好像有无数的针在刺着他。他的皮肤上到处好像有些重的东西在压着他，活像一只又冷又湿的畜生爬在他的大腿上，把牙齿刺进他的肉里去。后来好像另有一些畜生粘在他的肩上，用爪抓他的脊背。

“我口渴，唉，我口渴！”他喃喃地只管叫。

那少年医生在一个板架上取了一瓶汽水给他。他双手捧起了那瓶子，咕哝地喝了一大口，有一半汽水流在他的身上；但是他立刻把那一口汽水吐了出来，表示嫌恶而发怒的样子，嚷道：

“妈的，这是烧酒！”

那老先生示意叫那少年给他水喝，于是那少年拿着那瓶子只

管灌他。他终于吞了一口,像吞了一把火一样,猥猥地骂道:

“这是烧酒,妈的,这是烧酒!”

自从昨天以来,他所喝的一切都像是烧酒。他越喝越觉得口渴,一切都烧痛他,他不能再喝了。昨天人家把一盘菜汤给他喝,他以为人家一定是要毒死他,因为汤里有酒精的气味。他觉得面包是酸的,是坏了的。他的周围都是毒物,那病室也发出硫磺的气味。他甚至于骂人家把火柴在他的鼻下揉搓,希望毒死他。

这时候那老医生早已站了起来,静听古波,古波在白昼里又见鬼了。他以为看见墙上有好些蜘蛛网,像船帆一般大小!后来那蛛网变成了绳网,忽伸忽缩,可大可小,竟是滑稽的玩意儿!有许多黑球在网眼里活动,这真像变戏法的人的球,起初像台球一般小,后来却变成炮弹一般大了。那些球忽大忽小,无非要作弄他。忽然间,他嚷着说:

“唉!耗子!现在是一些耗子来了!”

原来是那些黑球变了耗子,那些耗子渐变渐大,穿过了网眼,跳在褥子上,忽然化为一阵清风,又不见了。又有一个猴子从墙里出出进进,每次走得离他很近,他连忙后退,恐怕它抓破了他的鼻子。忽然间,这又变了,他大约觉得屋子动摇了,所以他恐怖地发怒地嚷道:

“对了!呸!您尽可以摇我,我不管!呸!屋子要倒下地来了!……呃!你们这班穿黑衣服的坏蛋尽管敲钟,尽管奏风琴,好阻止我去叫守卫队!……这些流氓!他们把一部机器藏在墙后!我听见那机器响了,他们要毁灭这屋子……救火呀!妈的!救火呀!人家叫救火了!火起了。唉!火焰升上来了,火焰升上来了,整个天空都烧得透明了!红火,绿火,黄火……救命呀!救命呀!”

他嚷到后来只能喘气,嘴里只咀嚼着些没有条理的话头,唇边满是白涎,直流湿了他的下巴。那老医生用指头抹他自己的鼻子,这大约是他看见病势厉害的时候的坏习惯。他转身向那少年低声

问道：

“他的温度呢？老是四十度，是不是？”

“是的，先生。”

那老医生歪了一歪嘴。他紧紧地望着古波，望了两分钟。后来他耸了一耸肩，又说：

“仍旧是同样的治疗法：热汤、牛奶、柠檬汽水、水煎的金鸡纳……您不要离开他，而且有事就差人叫我。”

他出去了，绮尔维丝跟着他走，要向他问还有没有希望。但是他直挺挺地在廊子里走，使她不敢上前追问。她在那里踌躇了半天，不知道再进去看她的男人好呢还是不去好。她已经觉得里面的情形太令人难受了。这时她又听见他仍旧嚷着说汽水是烧酒，于是她决定走了，她看这把戏已经看够了。在马路上，她听见了车轮与马蹄的声音，恍然觉得圣安娜病院的病人都跟着她，而且那老医生又恫吓了她！真的，她以为她自己也染了病了。

当然，金滴路里，博歇和其他的人们都在等候她。她才到了大门，大家早已叫她进门房里来。喂？古波伯伯仍旧挨着吗？天啊！是的，他还挨着！博歇吃了一惊，举动很不自然：原来他赌了一瓶酒，说古波伯伯挨不到今天晚上。怎么！他还挨着吗！大家都拍着大腿，一个个都诧异起来。看不出这醉汉子却能抵抗得住！罗利欧太太计算钟点：三十六小时加二十四小时，已经是六十小时了。这宝贝！他竟跳舞吵嚷了六十小时！谁看见一个这样有气力的人呢！博歇因为赌了一瓶酒，所以勉强笑着做出怀疑的样子询问绮尔维丝，问她敢不敢担保她一转身他不立刻升天呢。唉！不是的，他跳得很有力，他还不愿意死呢。于是博歇再三坚持，请她再扮一扮古波的样子给大家看一看。呃！呃！不错，再来一下吧！这是众人的公意呢！大家说她如果肯再扮一扮岂不很好，因为有两位女邻居是昨天没有看见过的，今天她们特地下楼来看。于是博歇喝叫大家排班，把门房的中央腾了出来，众人拥拥挤挤，一个

个怀着好奇的心理。然而这一次绮尔维丝却低了头,真的,她恐怕把自己弄病了。但她为着表示她不是要人家千呼万唤才出来的,她便开始跳了两三步,可惜她忽然变了颜色,向后要倒下去;老实说,这一次她可不能了。屋子里起了一阵不满意的声音:可惜得很,她本是模仿得十分相像的!总之,她不能够也就没法子了!这时候维尔吉妮回店去了,于是大家忘了古波,忙着谈论布瓦松夫妇,原来他们已经败家了。昨天催债的官吏已经上门,布瓦松也快要失去警察的职务了;至于郎第耶呢,他正在旁边的饭店老板的女儿的周围献殷勤,那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说要开一家兽肠店。还有什么好说的!人家已经偷笑着,说那店铺已经变了兽肠店了;吃了糖果,何妨吃些肉类呢?那乌龟布瓦松对于这一切事情,脾气真好,呀!做警察的本该是机警的人,为什么在他自己家里却是那样不中用呢?绮尔维丝孤零零地坐在门房的后面,众人没有再看她,忽然间,她的手脚自然地颤动,摹仿古波。众人都住了口喝彩,说大家要求她的也就这个,没有别的要求了。她似乎从梦里惊醒,只管发呆,后来她一直地跑了。祝大家晚安吧!她上楼想要睡觉去了。

到了第三天,博歇夫妇看见她像前两天一般地在中午出门。他们希望她把心放宽些。这一天,圣安娜病院的廊子被古波的嚷声与脚跟震得磕磕地响。她的手还没有离开楼梯的栏杆,早已听见他嚷道:

“这许多虱子!……你们走近些,让我剥你们的皮!……呀!他们想要杀我!呀!这些虱子!……我比你们都强呢!快滚吧,妈的!”

她在房门前喘了一会儿气,他竟同一个军队打起仗来了吗?当她进去了之后,闹声更大了,情景更好看了,古波成了怒气冲冲的疯子了!他在病房的中央挣扎,双手向四面打击,打他自己,打墙壁,打地上,又翻一个筋斗,又打空中;他要打开窗子,然而他又

躲起来保护自己,时而呼唤,时而答应,独自一人喧闹,竟像在噩梦里被许多人围住了因而发怒似的。后来绮尔维丝懂得他幻想着自己在屋顶上装置锌板,他用嘴吹当做风箱,又摇动炉里的热铁,而且跪在地上,用大拇指按着草垫的边像他正在焊接锌板似的。是的,当他临终的时候,他又回想起他的本行来了;他所以喊得这样厉害,所以抓住了屋顶不放手的缘故,因为有许多人阻止他工作。在周围的屋顶上都有许多坏蛋要作弄他。非但如此,而且那些开玩笑的人都把许多耗子抛在他的腿上。呀!那些肮脏畜生,他老是看见它们!他拼命用脚踏那地面,踏死了许多耗子;但是另有几群耗子也来了,把屋顶都堆黑了。他又看见好些蜘蛛!那些蜘蛛都钻进了他的裤裆里,他用手压他的裤子,要把大腿上的蜘蛛都压死。妈的!他永远做不完他这一天的工作了!人家不要他了。他的老板要把他送进监狱去!他正在赶工的时候,又以为肚里有一部蒸汽机;他把嘴张得很大,吹出了许多蒸气,那些蒸气很浓,充满了病房,从窗子里出去了。他弯了腰再吹,向外望着那一股气直上天空,把太阳遮掩住了。

“呃!”他嚷着说,“这是克里酿古路的一班人,他们扮做狗熊摇摇摆摆地来了……”

他蹲在窗前,恰像在屋顶上观看一班化妆的人走过似的:

“马队来了,有狮子,有作种种姿势的豹子……又有些儿童们扮做狗儿猫儿……还有那高大的克莱曼斯,她的乱发上插了许多羽毛。呀!我的妈!她在打筋斗,把一切都露给人家看哩!……喂,我的乖乖,我们非逃走不可了!……噯!你们这一班坏蛋,你们不要捉她好不好?……不要开枪!妈的!不要开枪!……”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粗,也越来越带恐怖了。他弯了腰,说那赭色头发的女人和那些穿红裤子的兵士都在下面,他们正在用枪瞄着他,墙上有一支枪指着他的胸膛,而且人家来抢他的女儿来了。

“不要开枪！妈的！不要开枪！……”

后来那些房子都坍了，他模仿着房坍的声音，一切都消灭了，一切都飞散了。但是，他还没有呼吸的工夫，其他的景象又来了，闹得满城风雨。他狂热地想要说话，嘴里充满了许多不相连贯的字句，从喉里咕噜地吐了出来。他始终把声音提高。

“呃？原来是你！早安！……不要开玩笑，你不要叫我吃你的头发吧！”

他说着便把手抹他的脸，拼命用嘴吹开头发。那少年医生问他：

“您看见谁呀？”

“呸！还不是我的妻子呀！”

他注视着墙壁，背向着绮尔维丝。绮尔维丝害怕起来，跟着也审察那墙壁，看墙上有没有她自己。他呢，他继续地说下去：

“您要知道，你不要对我甜言蜜语……我不愿意人家缠住我……呸！你真漂亮，打扮得多么阔绰！娼妇，你这个是从哪里赚来的？你是拉客赚来的，脏货！等一等，我要处治你！……怎么？你把你的男人藏在你的裙子后面吗？这一个人又是谁？请你鞠一个躬给我看……妈的！这还是他！”

他猛然一跳，把头撞在墙上，幸亏墙上铺垫的软东西使冲撞的力量减弱了。这一撞把他摔在草垫上，只听见他的身体在草垫上弹了一下的声音。

“您看见谁呀？”那少年医生又问。

“那卖帽子的！郎第耶！”古波嚷着说。

那少年医生回头询问绮尔维丝，绮尔维丝吞吞吐吐地答不出话来，因为这一场情景把她一生的烦恼都勾起来了。这时候古波早已伸出了拳头！说：

“我的老弟！现在轮着我们两人说说了！我要把你的骨头捣碎！呀！你毫无顾忌地揽着这坏家伙到这儿来，想要当众羞辱我。

好！我要扼杀你，是的，是的，我还用不着费力呢！……你不要虚张声势……你领受这个吧！招打！一，二，三！”

他说着便把拳头向空中打击，于是一种怒气占住了他的全身，他向后退，退到了墙上，被墙一碰，他以为人家在背后攻打他。他掉转身子便同那墙拼命。他跳着，从这一角落跳到那一个角落，用肚子攻打，用屁股攻打，用肩攻打，在地下打滚，忽又站起来。他的骨软了，他的肉发出一种湿棉絮的声音。他做这把戏，同时发出凶恶的威吓与喉间粗野的喊声。然而这一场战争大约是他输了，所以他的呼吸短促了，他的眼珠从他的眼眶里突出来了。他渐渐像孩子般懦弱起来。

“凶手！凶手！……你们两人都快滚吧！唉！这些脏货，他们还在冷笑呢！你瞧这娼妇，她的四脚朝天了！……她非死不可，这是一定的……呀！那强盗，他把她屠杀了！他用刀割她的一条腿。那腿落在地上了，肚子断为两截了，满是鲜血……唉！天啊！唉！天啊！唉！天啊！……”

他满身大汗，头发在额上直立着，惊惶地向后退，猛烈地摇动他的双臂，好像要排开那些可怖的景象似的。忽然间，他很痛苦地呻吟了两声，仰着倒在褥子上，他的脚跟被褥子绊住了。

“先生，先生，他死了！”绮尔维丝合着掌说。

那少年医生上前把古波在褥子上拉了一下，不，他还没有死。于是把他的鞋子脱了，他赤裸的双脚伸在褥子边外头并排地跳起舞来，跳得很快很匀，很合节拍。

恰巧那老医生进来了，他领来了两个同事，是像他一样带勋章的，一个很瘦，一个很胖。他们三人一言不发，都弯着腰审视病人的全身；后来他们低声地很快地谈话了。他们把病人的衣服从大腿肩头都脱了下来，绮尔维丝企起了身子，看见地上陈列着一个赤条条的躯体。好！这真算够了！从两臂颤动到两腿，又从两腿颤动到两臂，现在他的躯干也跳起舞来了。真的，酒毒也在肚里寻开

心了,他的腰肋间也喘吁吁地颤动着,像大声发笑时的情景一样。一切都在颤抖了,没有什么好说了!全身的的皮肤像被击的鼓,身上的毛都好像一根根在跳着舞相对行礼,这恰像舞场将散的时候,跳舞的人们都互相狂乱地拉着手、踏着脚跟一样。

“他睡着了。”那主任医师说。

他说着便把病人的面部仔细指给那两个医生看,古波的眼皮闭了,脸上的神经全部都在微微地抽动。他衰颓到这地步,显得更加可怕了,嘴巴骨突起了,像做了噩梦的人一样,现出死人般的丑相。那些医生瞥见了他的脚,便低头细看起来,觉得有很深的兴味。他的双脚始终在跳舞。古波尽管睡着,双脚尽管跳着!唉!它们的主人尽管打鼾,这与它们不相干,它们继续着它们的动作,也不匆忙,也不迟缓。这真是机械的一双脚,它们得快乐时且快乐。

绮尔维丝看见了医生们把手放在她的男人的身上,她也想跟着用手去摸他一摸。她悄悄地走近古波,把她的手放在他的一个肩膀上,放定了一会儿。天啊!他的身体内是怎么回事呀?原来他的肉的最里层也颤动了,连他的骨头大约也在跳呢。他的皮下似乎有一阵波涛从远处奔来,又似乎有一条小河在流动。当她用手按一按的时候,她感觉到他的骨髓里也在发出苦痛的呼声。只看他身体外部的时候,觉得到处都在波动,到处都起了漩涡,像水面上的漩涡似的,然而他的身体内部却被蹂躏得不堪了。多么可怕的工作!这是致死的工作了!这是哥伦布伯伯的酒店里的烧酒在用锄头锄他呀!他的全身被烧酒浸透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工作非完成不可,所以古波在全身骨肉颤动之中被酒神架走了。

那些医生们走了,剩有绮尔维丝伴着那少年医生。过了一个钟头,她低声向他又说:

“先生,先生,他死了……”

那少年医生看了一眼病人的脚,摇头表示不是的。那赤裸的双脚露在床外,仍旧在跳舞。那两只脚并不干净,而且趾甲很长。

又过了几个钟头。忽然间,两只脚硬挺挺地不动了。于是那少年医生转身向绮尔维丝说:

“完了!”

只有死神能教那两只脚停止跳舞。

当绮尔维丝回到金滴路的时候,她看见博歇家里有一大堆的妇人正在那里兴高采烈地大发议论。她以为人家在等候她报告消息,像前两天一般。所以她推门进去就说:

“他完了!”她说时十分安静,并且现出疲倦而发呆的样子。

然而人们不听她的话,全房子里的人都乱成一团。唉!这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布瓦松把他的妻子和郎第耶双双捉住了。人家不晓得详细的情形,因为每一个人叙述的话另是一个样子。总之,是在他们奸夫奸妇不提防的时候被布瓦松撞见的。人们甚至于加上了许多情节,妇人们互相传述,一个个都抿着嘴唇。当然,这种光景令布瓦松露出他的本性来了,真是一只老虎!这一个平日不大说话的男子,忽然大跳大吼起来。后来人家却听不见一点儿声息,大约是郎第耶在向布瓦松进行解释了。总之,这不能再进一步了。博歇报告大家,说左近那饭店老板的女儿决定承租布瓦松的店铺,预备开一家兽肠店。郎第耶是非常喜欢吃牛肠猪肠的。

这时候绮尔维丝看见罗利欧太太与洛拉太太来了,于是她有气无力地又说:

“他完了……天啊!乱跳乱嚷了整整四天……”

于是那两姊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掏出手帕来了。她们的弟弟的过失固然很多,然而终是她们的弟弟。博歇耸了耸肩,说话的声音颇高,好叫人人都能听见:

“咳!世上少了一个醉鬼了!”

从这一天起,绮尔维丝往往神志不清,全房子的人都很高兴看她摹仿古波。人们用不着求她了,她只演的是义务戏,颤动她的手脚,不知不觉地发出了小小的叫声。大约因为她在圣安娜病院里

看她的男人太久了,所以也染上了这个怪毛病。可惜她没有运气,不能像他那样就死了,她只会像脱笼的猴子做嘴脸,惹得马路上的孩子们用白菜心抛来打她。

绮尔维丝这样挨下去,挨了几个月,她越发堕落了,忍受着最难堪的侮辱,而且天天还吃不饱。当她有了四个铜子的时候,她立刻买烧酒喝,喝了酒便胡乱撞墙。区里最肮脏的差事都由她承办,有一天晚上,人家打赌叫她吃某种很污秽的东西,她果然吃了,赚了十个铜子。马烈士哥先生决定把她驱逐出七楼的房间。但是,恰巧伯鲁死了,屋顶的楼梯底的小窟窿空了出来,那房东便允许她在那窝里居住。现在她住着伯鲁伯伯的窝了。是在那窝里,在那干草堆上,她空着肚子被冷风侵进了骨髓。世界上不要她,她已变为愚蠢的女人,甚至于不再想到跳窗寻死了。死神只好慢慢地收拾她,让她挨到最后五分钟,甚至于人家不十分知道她是怎样死去的,人家说她害了寒热症。其实她的致命伤只是生活上的疲劳和境遇上的穷苦。罗利欧夫妇说得好:她是堕落死的。一天早上,廊子里发出了臭气,于是人们想起两天没有看见她,大家进到那窟窿里去看时,她的身子已经变青了。

恰巧是巴苏歇伯伯携着殓具来收殓她。这一天,他虽然很醉,仍旧很快活,像一只黄雀一般。当他看见了他所收拾的死人,认出是绮尔维丝的时候,他一面预备收殓,一面说了一些含有哲学意义的话:

“一切人都不得不过这一个关头……也用不着你推我搡的,人人都不愁没有位置……匆忙的是傻瓜,因为越急越慢……我呢,我巴不得博取人家的欢心。有些人是肯的,有些人是不肯的。好!挨一些时候再看吧!……譬如这一位,当初她是不肯的,后来她肯了,她肯了,人家偏叫她等一等……现在可好了!真的!她胜利了!我们快快活活地走吧!”

当他把漆黑的一双大手抓住了绮尔维丝的时候,他忽然有了

感情,想起这妇人爱慕了他许久,于是他小心在意地把她抱了起来,很慈爱地放进了棺材底里躺着,然后打了两个嚏,断断续续地说:

“你要知道……你好好地听我说:是我,是快活神,又名女人的安慰者……呃!你是幸福的了!睡觉吧,我的美人儿!”

译后赘语

本书原名 l'Assommoir, 这字有两个意思: 屠夫所用来打杀牲畜的大槌叫做 assommoir, 下流人的酒店也叫做 assommoir。我译这书的名字的时候很觉得困难。因为“酒店”的意思乃是从“屠槌”的意思引申出来的; 工人们喝酒中毒, 就像被屠槌打杀了一般, 所以工人人们的酒店叫做“屠槌”。assommoir 一字有双关意, 我找不出一个有双关意的中国字来翻译。我想叫做《酒店》, 又想叫做《屠槌》, 犹豫未决; 后来译到绮尔维丝的一段话: “不良的社会好像一柄屠槌, 会打破了我们的头, 会把一个女人弄成毫无价值。”我想著者也许根据着这个意思定了这书的名字, 所以我就决定叫做《屠槌》了, 我觉得似乎比叫做《酒店》好些。

左拉写小说不避俗字, 书中有不少的切口(argot), 很不容易懂得。幸亏我从巴黎人的口里学了些切口, 所以译来并不十分感觉困难, 譬如 du chien 并不是说“狗”, 却是说“妙”, 诸如此类几乎每页都有。法国人攻击左拉的时候, 往往骂他采用了许多野话; 然而除了野话就失了左拉的风格了!

接着《屠槌》的乃是《爱情之一页》, 接着《爱情之一页》的乃是《娜娜》, 我先译成了《娜娜》, 再译《屠槌》; 我打算在将来再译《爱情之一页》, 好把三部书连贯起来。我有志译《罗恭玛嘉尔家史》全书, 未知能否如愿, 这一则要看我有没有时间, 二则要看有没有书店肯印了。

译者

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娜 娜

[法]左拉 著

目 录

左拉与自然主义	429
正文	441
附录	829

左拉与自然主义

一 左拉之身世与其著作概述

左拉(Émile Zola)以1840年生于巴黎。他的母亲虽是法国人,他的父亲却是意大利的梵尼斯(Venise)人,祖母是希腊人。他的童年期与青年期是在勃罗旺斯省(Provence)度过的。他在学校的成績很坏,以致考不得学位,所以只好做些小小的差事。他在巴黎与外省的许多报馆里办过事,也曾写过些浪漫派的小说,例如《宁农的故事》(Les Contes à Ninon);后来又写了些风俗小说,比较地更好些,例如《黛列思拉根》(Thérèse Raquin, 1867),与《玛玳琏·费拉》(Madeleine Férat, 1868)。

然而他的大著作《罗恭玛嘉尔家史》(Les Rougon Macquart)却在1871年才开始。本书原名《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庭的自然的而且与社会有关的历史》(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共分二十卷:一,《罗恭的家运》(La Fortune des Rougon, 1871);二,《饿鹰》(La Curée, 1872);三,《巴黎之腹》(Le Ventre de Paris, 1873);四,《伯拉桑的战利品》(La Conquête de Plassans, 1874);五,《谟烈院长的过失》(La Faute de L'abbé Mouret, 1875);六,《虞仁罗恭老爷》(Son Excellence Eugène Rougon, 1876);七,《屠槌》(L'Assommoir, 1877);八,《爱情之一页》(Une Page D'Amour, 1878);九,《娜娜》(Nana, 1880);十,《家常便饭》(Pot-

Bouille, 1882); 十一,《托女人的福》(Au bonheur des Dames, 1883); 十二,《生活的快乐》(La Joie de Vivre, 1884); 十三,《共和历七月》(Germinal, 1885); 十四,《成绩》(L'oeuvre, 1886); 十五,《土地》(La Terre, 1887); 十六,《梦》(Le Rêve, 1888); 十七,《人中禽兽》(La Bête humaine, 1890); 十八,《金钱》(L'Argent, 1891); 十九,《破产》(La Débâcle, 1892); 二十,《巴斯嘉尔博士》(Le Docteur Pascal, 1893)。其中最著名的四卷乃是《屠槌》,叙述工人的生活;《娜娜》,叙述淫佚的生活;《共和历七月》,叙述矿工的生活;《破产》,叙述战争的生活。

自 1879 至 1882 之间,他为自然主义做了许多论文,例如《实验的小说》(Le Roman expérimental, 1880)、《自然主义与戏剧》(Le Naturalisme au théâtre, 1881)等。后来他又从事于宗教的描写,著《三大名城》(Les Trois Villes): 一,《卢尔德》(Lourdes, 1894); 二,《罗马》(Rome, 1895); 三,《巴黎》。这三部小说都是叙述宗教不能救人民的痛苦的。最后他又从事于社会主义的描写,著《四福音书》(Quatre Evangiles), 只成三部: 一,《富饶》(Fécondité, 1899); 二,《工作》(Travail, 1901); 三,《真理》(Vérité, 1903)。他曾经是最热烈的共和党,后来又是社会党,甚至于是共产党。1889 年,狄烈夫大尉卖国事件起,他与法朗士(Anatole France)同冒大不韪,竭力替狄烈夫辩护。他在《曙光报》(L'Aurore)上登了许多激烈的文字,曾经被捕下狱。1902 年为煤气所毒,死于巴黎。死后六年,即 1908 年春间,改葬于班迪安(Panthéon)国葬院。

二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

在左拉以前,文学界但有所谓现实主义(Réalisme),无所谓自然主义(Naturalisme)。说到现实主义的先锋,要算是巴尔扎克(Balzac, 1799—1850)。泰耐(Taine, 1828—1893)说他摹写真相,把卑劣的事情描写得比其他的事情更生动些。泰耐自己也是现实

主义的中坚。此后有杜兰第(Duranty)在1856年著《现实主义》,庄佛乐利(Champfleury)在1857年著《现实主义》,同年,佛罗贝尔(Flaubert,1821—1880)的小说《波华丽夫人》(Madame Bovary)出版。佛罗贝尔号称现实主义者,然而杜兰第怪他专从事于美术方面,却没有感觉,而且是干枯的。与佛罗贝尔同时的现实主义者还有龚果尔兄弟(Edmond de Goncourt,1822—1896;Jules de Goncourt,1830—1870),他们在《姑美尼拉赛陀》(Germinie Lacerteux,1864)的序文里说:

民众喜欢假的小说,这却是一部真的小说。民众喜欢走到上流社会里去的书,这却是一部从马路上来的书。民众喜欢淫邪的作品、娼妓的日记、床头的供状、恋爱的秘史,然而这一本书却是庄重的、纯洁的。我劝民众开卷时,切勿希望书中有娱乐的描写,这书只是爱情的医院。

民众喜欢缓和剂与安眠药,他们要靠团圆结局的故事来帮助他们的消化;这书悲哀而且激烈,违反他们的习惯,有碍他们的卫生。

那么,为什么我们写了这一部书呢?为的是得罪民众,故意干犯他们的嗜好吗?

不是的。

生于19世纪,在平等自由的时代,我们常常自问:所谓“下级社会”有没有入小说的权利?直到现在,文学家不屑描写平民,他们有心灵不能发泄,是否应该长此不变?下级社会的痛苦,是否值得写?是否值得读?小人们、穷百姓们,在痛苦的时候,能否像受痛苦的大人们、富贵的人们一般地惹人咏叹?总之,下级社会的眼泪能否像上流社会的眼泪一般地令人痛哭起来?

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写了这一部书。

依龚果尔诸人的论调,现实主义在乎描写下级社会,把平民的

痛苦宣泄出来。自然主义,在字面上说起来,与现实主义没有什么分别,因为都是“描写实在”的意思。然而左拉却在他所著的《实验小说论》里替自然主义立了一个定义说:

自然主义是由新科学施用到文学上的一种程式。

左拉的同志黑斯曼(J.K.Huysmans, 1848—1907)更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切实地说明。他在《眉批》(En Marge)里批评左拉的《屠槌》,同时把这两种名称加以解释说: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两个名词,被人们加以种种不同的定义,我们应该切实地说明。有些人说,——而且是最动听的论调——现实主义者所选的题材乃是最丑恶的、最粗鄙的,他们的描写乃是最淫褻的、最能令人作呕的。总而言之,乃是把社会的疮疥尽情披露出来。自然主义者把社会的疮疥的绷带揭开之后,只有一个目的,便是教人们测量那可怕的疮口有多深。

其实我们并不管它是疮疥呢还是粉红的肌肤。我们固然把疮疥描写,也未尝不把粉红的肌肤描写。因为疮疥与粉红的肌肤都是存在世上的。最卑污的人与最高尚的人一般地值得研究,娼妓荡妇们到处都有,与正气的女人们一般地享有公民的权利。社会是有两方面的,我们把两方面都描写给人们看。我们把画板上的一切的颜色都拿来应用,并非专用黑色,不用蓝色;我们无分别地赞赏李比拉与华陀^①,因为他们都有好笔法,所画的东西都非常生动!人家虽则说我们专爱描写丑恶,其实我们并非只喜欢淫邪而不喜欢贞操,只喜欢放浪而不喜欢廉耻;我们一样地赞赏酸辣的小说与甜脆的小说,只要著者以观察所得把实地的生活描写下来,就是好书了。

^① 李比拉(Ribéra, 1588—1656)是西班牙的画家,是现实主义派;华陀(Watteau, 1684—1721)是法国的画家,爱画乡村风景。

我们并不是些宗教党徒,我们相信文学家应该像一个画家,是要适应潮流的,我们要把古时的宽衣长剑付之东流。近代所谓名著,甚至令我们心中作呕,然而我们并不推翻了他们的书,也不捣毁了他们的偶像,我们只在他们的旁边。我们到马路上去,也像到了王宫;我们到荒野去,也像到了有名的树林。我们努力想要不像浪漫派描写那些超越自然的美事,不像他们去找乌托邦的幻影。我们要把那些有骨有肉,能生活能走动的人类的真相摆在人们的眼前。我们在某一个环境里观察了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于是把他们的生活很用心地、很详细地描写。他们的贞操或淫邪、恋爱或仇恨、一时的冲动或永久的德性,都显现在我们的笔端。我们好像给人们参观野兽的人,不论那些野兽快乐或悲哀,我们只给人们看清楚就是了!

平常的小说总有一个结局,或用婚姻收场,或用死亡收场,我们的小说却不一定有结局。是的,不错。我们的小说不宣传什么学理,往往是没有结论的。是的,也不错。

但是,艺术是与政治上的学理或社会上的空想没有关系的。一部小说并不是一个讲坛,也不是一个教座,我以为艺术家应该避免这种无用的浮词。

我对于众人所沿用的程式,更要明白地反对了。

依我的意见,自古至今的文学家只描写些例外的事情,这是不对的。那些小说家与诗人所叙的爱情,或因此自杀,或因此杀人,或因此发狂,都只是些特别的情形。这些特别的情形,被文学家观察到了,记载下来,我没有什么好说,因为事实俱在。但是,如果说我们平常的生活,人人所过的生活,天天所过的生活,值不得研究,因为平淡无奇,引不起人们的兴味与热情,比不上凭空造出一个伟大的人物,或一件惊人的事情,我却觉得这一种话没有道理。譬如某人的妻子死了,他哭

了一场,后来再娶一个妇人,而且并没有什么懊悔。老实说,我觉得这男子与维特一样伟大^①,一样值得记载;维特这呆子,快活的时候就咀嚼奥相的诗,悲哀的时候就为罗洛德而自杀,为什么只有他值得记载呢?

我们的小说以分析代替幻想,情节并不怎样复杂,所以弄到读者吃惊地叫道:“呸!没有一点儿事情,何苦枉费笔墨!”唉!现在的时代,不像当初人们赞赏大仲马、轻视巴尔扎克的年代了!民众已经讨厌才子佳人的作品了!

是的,民众趋向强烈的作品了。《屠槌》的成功,就是一个证据。唉!我晓得有许多村学究很失望地嚷道:“我们想要些干净的而且能安慰人的小说;生活已经是悲哀的了,何苦把它的真面目给我们看呢?请你们像狄更司(Dickens)一样吧,他也是描写下流社会的,然而他把干净的事实博取民众的娱乐,同时顾及道德方面,岂不比你们强吗?”

唉!我一听到这种话就令我生气了!艺术并不是拿来娱乐那些低着头咬着手指的小姐们的,也不能像狄更司的作品供给家人团聚时的谈话资料或给养病的人们消遣。我老实说,高声地说:干净与不干净,与艺术毫无关系。不会做小说的人才把不干净的事实写成淫书!

我再说一句,凡是写实的、生动的作品,非但不至于有伤风化,而且想要不寓劝戒之意也还是一件难事呢!淫邪的本身就生出刑罚来,浪荡的自然的结局所给予的惩戒要比法律所定的惩戒更严。所以写实的小说就是有益于风化的好书。末了,我总结一句,自然主义乃是对于存在的人物的研究,而所研究的乃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所得的结果;依左拉先生自己的说法,凡对于真相很有耐心地研究,从最细微的地方观

① 见哥德所著《少年维特之烦恼》。

察,便是自然主义了。

黑斯曼对于自然主义的解释很是透彻,然而左拉乃是自然主义的首领,我们且看他为主义而奋斗的经过。

三 左拉与自然主义

左拉的思想与其方法之由来 左拉的文学方法有一部分受现实主义巴尔扎克、佛罗贝尔、龚果尔兄弟的小说的影响,同时又与泰耐的哲学有关系。现实主义派已经说新时代的小说不该是浪漫的了;小说不该是捏造的奇谈,甚至于不是消遣的资料,只该是对于事实很确切的描写。但是左拉读了达尔文与泰耐的书,觉得自己可以比现实主义更进一步,所以他主张“实验”的小说,要把文学与科学合化,用解剖的方法表现真相。恰好那时的著名的生理学大家克罗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 1813—1878)于1865年著《实验医学绪论》一书,名医律嘉(Prosper Lucas)于1847至1850年著《自然的遗传》一书,名医洛图尔诺(Ch. Letourneau)又于1868年著《情感与生理》。这三部书都给左拉一个很大的影响。他觉得古来的所谓名家小说都是些没有经验的作品。因为人类的一切都与生理的组织有关系,所以小说里的一切也都与生理的组织有关系,而古来的文学家竟忽略了这一点。小说是描写人类的“气质”的,而气质乃是两种必然的结果:遗传的关系;环境的关系。所以左拉的《罗恭玛嘉尔家史》可以说完全是关于遗传与环境的描写。在这一部大著作以前他曾经著《玛玳琏·费拉》一部小说,又主编《讲坛报》,宣传他的自然主义,因此曾受政府的干涉。

政府的干涉 当左拉初发表《玛玳琏·费拉》的时候,赛纳公安局以为这小说里有过于大胆的描写,请他删改其中的几段。那发行者赖克鲁华已经表示愿意删改了,他却不肯,他以为政府对于文学上的道德观念是不对的,于是生气地说:

“怎么!市面上许多没有经验的小说,用所谓风流的雅笔去捏

造许多淫邪的事情,却不被干涉;现在我用严厉的手腕去揭露社会的伤痕,人家反来攻击我!……”

《讲坛报》也于1876年9月被政府检去,说这是“侮辱天主教”的报纸。报馆的经理被监禁了三个月,又被罚了四千法郎。律师说这报纸乃是鼓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而且是反对宗教的,说他们每天在前两页里专讨论社会上的问题。

他虽则受政府的干涉与旧派的反对,然而新文化的潮流所趋,竟令他的《罗恭玛嘉尔家史》第七卷《屠槌》大告成功,惊动一时。今将《罗恭玛嘉尔家史》略述如下:

《罗恭玛嘉尔家史》左拉依照“遗传的规律”做他的小说,所以先立一个谱系。全书所叙及的罗恭家的子孙共三十二人,与此家有关系的共约一千二百人。后来拉蒙把这些人物都列成图表,附于全书之末。本书第一卷《罗恭的家运》叙述罗恭娶某妇人为妻。罗恭是强健的人,然而他的妻子是有神经病的,她的情郎玛嘉尔又是中了酒毒的。以后诸卷便分叙正式夫妇所生的子孙一支,与玛嘉尔私生的子孙一支。这两支子孙表现种种遗传的结果。其中也有几个身心健全的人,例如《生活的快乐》里的宝莲、《巴斯嘉尔博士》里的克罗第尔德与巴斯嘉尔,但是以中酒毒的、生肺病的、歇斯底里病的、神经病的、疯狂的、卖淫的、犯法的居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卑污放浪的人。左拉研究这种环境的时候,的确费了一番苦工夫。为了《屠槌》,他去参观了许多酒徒聚饮的地方,马路上、酒店里、跳舞场里、洗衣场里,都有他的足迹。许多工男工女的一举一动都上了他的笔记,而且绘了许多房屋与市区的地图。他每做一部小说都是这样去找事实的,所以上流社会里、大商店里、宗教的地方,也是他常到的地方。自从《屠槌》出版之后,文学界的人无论反对或赞成,都认为是一件惊人的大事。

器俄的意见 当时器俄的朋友巴尔布(Barbou)对器俄说左拉这一本《屠槌》乃是“有用意”的作品,而且竭力描写酒毒的危险,于

社会上不为无功。器俄说：

“您的话不错，然而《屠槌》到底是一部不好的书，他把社会的丑恶都披露了，竟像他以此为乐事似的！下流人都爱读这种书，所以他能够成功。”

“先生”，巴尔布说，“这书的作者先叙述一对善良的夫妇，他们很有秩序，很知俭约，因此很幸福。后来他叙述一个懒惰的酒鬼做了许多卑污的事，受了许多苦楚，正可以形容善良的人，为什么您责备得这样严呢？”

“这个我不管”，器俄说，“他这种描写乃是不应该的。不错，这一切都是真的，我自己也到过穷苦凄凉的地方，但是我不愿意人家描写成为小说。我们没有把不幸的事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权利。”

器俄也知道有些自然主义者说他的《哀史》里有些地方也是很大胆的描写，于是他自己解释说：

我在《哀史》里，不怕把一些痛苦与羞耻的事情披露出来。我叙述了一个罪犯与一个妓女，然而当我写的时候，时时希望把他们在卑污的生活里打救出来。我混进这苦恼的社会里去，为的是医治他们。我混进去的时候，自命为宣传道德者，为医生（其实左拉的理论也是如此），然而我不愿意人家袖手旁观，毫不关心，只像看戏似的！

像器俄反对他的人固然很多，赞成他的人也不少。我要在下面叙述他的同志与他的弟子们。

被喝倒彩的作家聚餐会 1865年，左拉在里昂的《民众的救星》里做了一篇文章称赞龚果尔兄弟的《姑美尼拉赛陀》，龚氏兄弟十分感动，写了一封信去谢他，又于那一年年终请他们到他们家里吃饭，这是他与龚氏兄弟初次的认识。后一年，他又谒见佛罗贝尔。后来他们常常来往。自1874至1880年，有所谓佛罗贝尔聚餐会，亦称“被喝倒彩的作家”聚餐会。会员五人，即：佛罗贝尔、屠格涅夫（Ivan Tourgueneff）、爱特蒙·龚果尔（时爱特蒙之弟余勒已死）、

杜德(Alphouse Daudet, 1840—1897)、左拉。

这一种集会当然对于自然主义的宣传很有裨益,尤其是屠格涅夫对于左拉的帮助很大。当左拉在法国大受攻击、各报馆与杂志社都拒绝登载他的文章的时候,屠格涅夫把他的作品介绍到《莫斯科日报》与《欧罗巴消息》里发表。因此俄国的人都知道左拉。

有一次,在聚餐的时候,佛罗贝尔反对左拉的自然主义的旗帜,说这是空泛的名词。左拉说:

我也像您一般地瞧不起自然主义这名词,然而我偏要到处宣传,因为凡事总要有个名称,好教民众相信是新的。

被喝倒彩的作家聚餐会之后,有

达拉家聚餐会 1877年,佛罗贝尔、龚果尔、左拉、黑斯曼、莫泊桑(Maupassant, 1850—1893)、赛亚尔(Céard, 1851—1924)、安尼克(Henrique, 1852—)、阿列克西(Alexis, 1847—1901)、米尔波(Octave Mirbeau, 1848—1917)九人在达拉店家聚餐。那时各报馆都说这是宣传左拉的自然主义的集会。然而这里头还有佛罗贝尔与龚果尔是左拉的前辈,至于后来的麦潭社,几乎可以说是左拉的晚辈或弟子了。

麦潭社 左拉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有组织会社的志愿,他在1860年给巴埃(Baille)的信里说:

您与赛山,我与巴佐,我们四个便可以做创始人。我们将来要很严格地容纳新社员……我们每周开会一次,每次把一礼拜内各人所得的新思想互相报告。我们固然要谈科学,然而我们以艺术为我们的谈话里的大问题……

他这计划不能实现,然而到了他成名之后,在巴黎联络一班朋友与弟子,常常到他的家里开会。1877年以后,他在巴黎附近的麦潭赁了一所屋子,他每年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那边住的,他的弟子们都到那边集会,所以号称麦潭社。他们在1880年出了一部杂

志,名为《麦潭夜话》(Les Soirées de Médan),撰稿人是左拉、莫泊桑、黑斯曼、赛亚尔、安尼克、阿列克西。

左拉本是自然主义的勇猛的先锋,由他打开了一条血路,他的同志才跟他进攻。然而自从他成功之后,连同志们都妒忌他了,于是有

五人的宣言 1887年,左拉的《罗恭玛嘉尔家史》第十五卷《土地》出版,班纳丹(Bonnetain)、罗尼(Rosny)、狄卡夫(Descaves)、保罗·马克利得(Paul Marguerette)、基歇(Gustave Guiches)五人联名宣言反对。他们说:

左拉自从著了《屠槌》之后,我们看见他那样刚强勇敢,可以补救现在的文学界的懦弱的毛病,所以我们爱他,就是爱他的勇气。谁料《屠槌》出版不久,他便做错了些事情……我们还希望他的《土地》出版之后可以慰我们的热望,现在竟令我们失望了!非但他的观察是不着实的,非但他的描写是平庸而欠个性的,而且他的笔墨的淫秽竟达了极点,有时候竟令人疑是一部诲淫的书。唉!我们的大师竟到了卑污的地方去了!……

我们的抗议,并不是为什么仇恨的心理所驱使。我们巴不得这伟人安然地进行他的事业。……

有人说这一次的宣言是杜德与龚果尔指使的,这话虽则没有铁证,而杜德妒忌左拉却是实情。在勒纳尔(Jules Renard)的日记上有这么一段:

杜德说:“文学的宗派乃是法国所特有的。假使我在左拉的铺子的前面另开一间铺子,另挂招牌,我一定更能成功。然而我们毫不在意地与他合股,以致今日的言论界竟是左拉的。一切的光荣都归了左拉。”

真的,一切的光荣都归了左拉!现在谈现代法国文学的人往

往从左拉说起,甚至于以 1871 年——《屠槌》出版之年——为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交替期间。

四 结 论

直到现在,法国的士大夫与村学究们没有不反对左拉的。他们的理由乃是:左拉的小说是肮脏的,尤其是给外国人看了之后,他们会对于法国的风俗有很坏的印象。他们不晓得怪社会肮脏,只晓得怪左拉的小说肮脏,譬如对镜的人不晓得自己肮脏,却怪那镜子里的影子肮脏!真是岂有此理!

又有人说左拉的小说也不完全是科学的:他自己在贫苦中出身,对于平民的描写,自然是千真万确;至于他对于贵族的描写,只靠几次访问,几场谈话,就有不科学的危险了。关于这一层我们也不必替左拉辩护,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势不能包办一切,我们只赞赏他的伟大的精神,崇拜他的主义,也就够了。

了一

二十年三月七日,巴黎

第一章

晚上九点钟的时候,陆离戏院里还在空着。楼上楼下,黯淡的灯光里,有几个人像疏星般散开在各椅子上等待。一片阴影笼住一块红色渍印似的戏幕,台上寂然无声,台前的列灯熄了,台下的乐谱架子空了;惟有三层楼上,在天花板上画着的许多裸体妇女与小孩们飞翔着的天空旁边,阔大的塑金的拱门底下,许多男女已经在那里了,男的戴着打鸟帽,女的戴着乡村小帽,唧唧喳喳,不住地说笑,不住地叫人。一个女招待不时出现,很忙,手里拿着戏票,推送着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坐下。男的穿着礼服,女的颇长而身体弯曲,正慢慢地四面张望。

楼下有两个少年人进来了,他们站着张望,其中有一个年纪大些,身体高大,嘴上有两撇小胡子的,向另一个嚷道:

“爱克多,我同你说的什么话来?你看,我们来得太早了。你本该让我从容地吸完了我的雪茄才是。”

一个女招待走过,用对待熟客的语气说:

“呀!福歇利先生,非到半个钟头以后是不会开演的。”

爱克多长而瘦的脸孔上现出不如意的样子,埋怨说:

“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广告上说是九点钟呢?克拉丽丝是个剧中人,她在今早还对我发誓,说一定在正九点开演哩。”

一会儿,他们住口了,抬起头向黑暗的包厢望去。院里的灯光还不很亮,那些包厢是用绿纸糊的,越发形容得黑暗了。楼下的包

厢简直是漆一般黑。楼上中间正面的包厢里仅仅有一个胖妇人，倚在厢栏上。楼上两旁靠戏台的包厢还在空着，这些包厢在好些高大的柱子中间，厢栏上垂着绣球。那一盏水晶的大挂灯放出些短短的火焰，像一阵轻尘，把一间白色而塑金的戏院埋没了。

“你给绿西订了靠台包厢的位置吗？”爱克多问。

“是的”，另一个答，“但是好容易才订了下来！……唉！绿西呢，她是绝对不会到得太早的！”

他轻轻地打了一个呵欠，静默了一会儿，又说：

“今天算你有运气；你还没有看过初次开演的戏……这一本《黄发的梵奴》将来会成为本年的盛事。人家已经宣传了半年了。呀！亲爱的，一场音乐，一只狗！……鲍特那富晓得做事，他特地保留这本戏剧到开展览会的时候才开演。”

爱克多专心地听他说完，问道：

“娜娜呢，她是一个新明星，梵奴该是她扮的，你认识她吗？”

福歇利把双臂举起，嚷道：

“好！你又来！今天一天到晚你们专把娜娜来麻烦我，我遇见几十个人都是这样说，东也问我娜娜，西也问我娜娜！我晓得吗？巴黎所有的野女子我都认识吗？……娜娜是鲍特那富创造出来的，大约总不是好东西！”

他安静了。然而他的眼里看见黯淡的灯光，耳里听见唧唧喳喳的私语声与劈劈拍拍的开门声，又不耐烦起来。他突然又说：

“唉！不行！这里怪闷煞人的，我要出去了……也许我们在下面可以找到鲍特那富，问他一个详细。”

下面用大理石铺地的通过室里是验票处，已经有些人在那里等候着。在三个开着的铁栏外望出去，则见大马路上的忙忙碌碌的生活，乃是4月的良宵里的喧嚣。车声辘辘，到门骤止；许多小门开阖有声；众人分为小队走进来，先在验票处停一停，然后上了阶沿。女人们上阶沿的时候，还从容地袅她们的身子。在煤气灯

光之下,戏院简单的点缀更显得空无所有。纸糊的柱子上,高高地贴着许多广告,广告上都是黑色的两个大字:“娜娜。”许多男子走过的时候,停脚看字;还有些人站在门口谈话,拦住了进口的路;同时,在卖票处的旁边有一个身体粗大、面阔而剃了胡子的男人正在不好气地答复那些坚持要位置的人们。

“鲍特那富在这里了。”福歇利一面下阶沿,一面说着。

但是那戏院经理鲍特那富早已看见他了,远远地嚷道:

“喂!你真是好人!我请您做介绍的文章,原来您是这样办的!……今早我打开《费加罗报》一看,一个字也没有。”

“请您等一等呀!”福歇利答,“在我做文章介绍您的娜娜以前,我总得先认识她才是道理……而且我并没有应承您什么。”

他为着要打岔子,趁势介绍他的表弟爱克多·法鲁华斯,说爱克多到巴黎来完成他的学业。那经理用眼睛把爱克多估量了一番。爱克多也细看了他一番,心里很有感触。原来鲍特那富像狱卒般对待女人们,脑里时刻只想宣传他的生意。他随意乱嚷,乱吐痰,拍大腿。爱克多自以为应该找一句客气的话来说才好,于是他委婉地说:

“您的戏院……”

鲍特那富不慌不忙地打断了他的话头,说出一个杜撰的字眼,表示他喜欢人家说老实话:

“请您不要说我的戏院,只说我的‘波尔呆’^①就是了。”

于是福歇利笑着表示赞成他的话,爱克多碰了这钉子,把预备恭维他的话吞进了肚子里,勉强表示玩味他的言语。当时有一位戏剧批评家进来,他在报纸上很有权威,鲍特那富连忙上前与他握手。握手回来的时候,爱克多的神气已经复原了,因为他恐怕现出对付不来的样子,以至鲍特那富把他当做外省的不见世面的小子。

① “波尔呆”(Bordel)是巴黎的俗语,意思是说那些专靠女伶们招徕观众的戏院,这种戏院里的女伶并没有做戏的艺术。

他硬要找些话说,于是重新说道:

“人家说娜娜的嗓子妙得很。”

“她吗!她活像一个抽气筒!”鲍特那富耸肩说。

爱克多连忙接着说:

“而且她是一个好极了的女伶。”

“她吗!……一个包裹!她竟不晓得手脚该放在什么地方!”

爱克多脸上有点儿红,越听越不懂了,吃吃地说:

“我无论如何不肯错过这第一次的开演。我晓得您的戏院……”

鲍特那富又打断他的话头,冷冷地表示自己是一个自信而固执的人,说:

“请您不要说我的戏院,只说我的‘波尔呆’吧。”

当是时,福歌利很安静地注视进来的女人们,忽然看见他的表弟瞠目张口地不知该笑呢还是该生气,连忙走过来解围,说道:

“爱克多,你就顺了鲍特那富的意,把他的戏院叫做‘波尔呆’吧,因为他喜欢这样寻开心……鲍特那富,您呢,您也不必叫我们久候。如果您的娜娜唱做都不会,您只好失败,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恰担心这个呢!”

鲍特那富听了,涨红了脸,嚷道:

“失败!失败!哪里!一个女人须要会唱会做吗?唉!朋友,你太傻了!……娜娜不会唱做,却会做另一件事,有了这一件事,什么都可以替代了。我嗅过她,她的气味很强;要不是呢,就算我的鼻子不灵!……将来你看,将来你看,她只要一登台,人人都不会不喝彩的。”

他举起他的一双肥胖的手,手因心里高兴而震颤了;他说了话之后,气消了,把声音放低,喃喃地像对自己说:

“是的,她会发达的,呃,不错!是的,她会发达的……唉!一块肉!唉!一块肉!”

后来福歇利质问他，他愿意详细地把娜娜的事说出来；但是他说的是些很粗的话，令爱克多听来很难为情。原来当初他认识了娜娜，不久之后他就想要抬举她。恰好那时候他在找一个女伶扮演梵奴仙女，于是他就把她充数了。他从来不受一个女人歪缠许久，所以他想要即刻献给民众。但是他的戏院里本来有一个明星，名叫洛丝·米让的，她是一个会唱会做的演员，听说鲍特那富找了娜娜来，于是她天天说她要罢手不干，竟成了娜娜的仇敌。为着广告的事情，也就很为难。结果是他决定把她们两人的姓名都用一样大小的字登在广告上，因为他恐怕她心里不舒服。至于那些小女伶如克拉丽丝、西曼之类，如果她们走路的姿势不正，他就在后面把脚踢她们；不这样呢，就没法子生活下去。他把她们发卖，这些贱丫头的价值他是知道的！

他叙述到这里，忽然中止，嚷道：

“呃？米让与史丹奈来了！你们须知史丹奈已经觉得洛丝很讨厌，所以她的丈夫米让一步也不放松他，恐怕一松手他就跑了。”

戏院的列灯照在走道上，显出一块光明。灯光直照到一条柱子上，令人远远地望得很清楚那些广告，如同白昼一般。马路上浓黑的夜给许多灯火照得鲜明，熙熙攘攘的民众还在那里忙着奔走。有许多人并不即刻走进戏院里来，先在外面吸着香烟谈话，灯光照着他们，令他们的面色变为淡白，他们的影子却变浓了。米让是一个风流男子，很高大，他的头很像一个大力神的头。他拉着那银行家史丹奈，从人丛中挤开一条路来。史丹奈长得很矮，肚子却是丰满的，脸部圆圆的，带着斑白的胡须。

只听得鲍特那富向那银行家史丹奈说道：

“喂！昨天您在我的办事处里遇见的就是她。”

“就是她吗？”史丹奈说，“我也猜是她。不过她进去的时候恰是我出来的时候，所以我看不清楚她。”

米让听着，低了头，把手指上的一枚钻石旋转，显出不安宁的

样子。他懂得他们说的是娜娜。后来他又看见鲍特那富把娜娜的一张相片交给史丹奈，史丹奈看得眼里起了欲火，他忍不住插嘴说：

“亲爱的，不要说了吧！不久观众就会赶她走的……史丹奈，我的好朋友，您须知我的妻子在化妆室里等候您呢。”

他说着，想要拉史丹奈走；然而史丹奈却不肯离开鲍特那富。在他们的前面，买票的人们正在排班等候，十分拥挤。只听得一阵喧嚣，大家口里都是“娜娜”二字。有些男人们站在广告的前面，竟高声把这二字念了又念；又有些男人们正在走过，一面走，一面还是唱着“娜娜”，作疑问的口气。至于那些女人们却很不放心，微笑地娇声念这二字，有诧异的样子。没有一个人认识娜娜。她是什么地方掉下来的？于是大家叙述故事，唧唧喳喳地低声说笑话。娜娜这一个名字很动人，念起来很顺口，只须轻轻地说了出来，便博得大家欢喜。巴黎人的狂气是十足的，大家都热烈地怀抱着好奇的心理，大家都想要看见娜娜。以至于一个妇人的长袍上的飘带给人家挤脱了，一位先生的帽子也失去了。有二十多个男子围着鲍特那富质问，鲍特那富嚷道：

“呀！你们问得太多了！等一会儿你们就可以看见她……我要走了。人家需要我。”

鲍特那富很欢喜，以为他已经鼓动了民众的好奇心。他走了之后，米让耸了耸肩，再对史丹奈说洛丝在等候他，要把她预备在第一幕穿的服装给他看。

忽然间，爱克多向福歇利说道：

“喂！绿西来了！她正在下车哩。”

原来这就是绿西·斯特哇尔。绿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丑妇，颈很长，脸很瘦，嘴很肿，但是她很活泼风流，竟自有她的韵致。她引了嘉洛林·爱佳与她的母亲来。嘉洛林长得很美，却很冷；她的母亲很有大家风度，只嫌呆板了些。

绿西向福歇利说道：

“你跟我们来吧，我已经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呀！不行！”他答，“不行！我不要坐包厢，包厢里什么也看不见！我宁愿在楼下，我已经订下一个散座了。”

绿西生气了，以为他不敢给人们看见他陪着她。后来忽然消了气，另找一个问题：

“你认识了娜娜，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娜娜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

“真的吗？……人家同我赌过咒，说你同她睡过觉。”

米让在他们面前用手指掩着嘴唇，示意叫他们住口。那时候恰好有一个男子走过，他就指着那人说道：

“这就是娜娜的男人。”

众人都放眼望那人，那人的样子还很脱俗，福歇利认得他，他名叫达克奈，当初他为女人们破了三十万法郎的资财，而今他在证券交易所里兜生意，还不时送些鲜花给她们，或请她们吃饭。绿西觉得他的眼睛很美。忽然她又叫道：

“呀！白兰胥来了！是她说你同娜娜睡过觉。”

白兰胥·西弗里是一个黄发的胖女子，她漂亮的脸孔变浮肿了。同她一起来的是一个瘦男子，打扮得十分齐整，有脱俗的风度。福歇利低声向爱克多的耳边说道：

“这是伊沙维耶·王多弗尔伯爵。”

那伯爵与福歇利握了一握手，同时绿西与白兰胥扯是非，大家恶狠狠地吵了一场。她们的裙子的飘带塞住了众人的去路，仍旧不住地嚷着“娜娜”二字，嚷的声音太高了，人们都侧耳听她们说。那伯爵把白兰胥带走了。然而此刻“娜娜”二字像有了回声似的，到处人们都嚷着“娜娜”。这因为他们越等越不耐烦，越不耐烦越嚷。今晚没有戏看吗？男人们掏出手表来看。迟到的人们等不到车子停了就先跳下来。还有许多人在走道上向戏院里张望。一个

小浪子吹着口哨,走到戏院门前,在广告下面站着,嚷道:“哎呀!娜娜!”嚷完后仍旧走他的路,只见他拖着他的破鞋子,扭着屁股走了。一阵笑声传遍了戏院,许多很规矩的先生们也跟着念道:“娜娜!哎呀!娜娜!”大家只管向验票处拥挤,争吵喧阗,无非嚷的是娜娜,要的是娜娜,大家怀着肉欲的心理。

在喧哗的当中,电铃锵锵地响了。于是一阵欢呼,声达马路:“电铃响了!电铃响了!”大家你推我挤,各各想要先走,同时验票处的职员也就增加了。那时候史丹奈还没有去看洛丝的服装,米让很不放心,终于把他拉走了。电铃第一次响时,爱克多拉了福歇利便向人丛中猛闯,生怕错过了开幕的时间。绿西看见大家拥挤的情形,忍不住生气,“好无礼的男子们,竟敢把女人们乱撞!”她停留在后面,陪着嘉洛林与她的母亲。那时候,通过室是空了,剩下来喧嚣的余声在马路上。

“好像他们的戏剧都是好看的!”绿西上阶沿时还喃喃地埋怨着。

福歇利与爱克多到了戏院里,坐在散座上,重新又放眼看人。此刻屋子里变辉煌了,台上的大光灯放出黄色与玫瑰色的光芒,从屋顶直照到地下。椅上的厚绒映得格外鲜艳。台上的列灯突然一亮,像要把戏幕烧了。天气已经很热。台下乐师们对着他们的乐谱架调理他们的乐器,只听见笛子的微响、喇叭的轻叹、梵亚林的低吟,衬着观众唧唧喳喳的谈话。他们有互相推挽的,有找着位置坐下的,走廊里的人是这样多,所以每一个门口进来的人们都是很拥挤的。耳边听见的是呼唤声、衣服摩擦声,眼里看见的是短裙与黑色的男衣相映。这时一行一行的椅子渐渐充满了;某一个妇人的斜面很好看,某一个妇人的颈后有某种珠宝,在包厢里,某一个妇人赤着手臂,露出素绢般的肌肤。还有些女人们懒洋洋地挥扇,同时放眼看人们进院来。又有许多男子们站在楼下,褂子撩开着,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女人。

这时候,福歇利与爱克多放眼找相识的人。米让与史丹奈一块儿坐在楼下的包厢里,把手腕倚着厢沿。白兰胥似乎是独占一个包厢,在楼下,戏台的旁边。爱克多最注意的是达克奈。达克奈坐的是楼下散座,恰在他的前两排。在他的身边有一个少年男子,至多只有十七岁,大约是中学里逃出来的学生,张开一双美丽的眼睛在看人。福歇利看见他,微笑了一笑。

爱克多忽然问道:

“楼上那一个妇人——身边有一个穿绿的女子陪着的——是谁?”他说着,同时指着一个妇人。这妇人长得很胖,给她的胸衣扎得很紧。她本是金发的,现在发白了,便把它染成黄色。脸孔圆圆的,给胭脂涂得红红的。她频频打寒战,越发显得胖了。

“这是嘉嘉。”福歇利简单地回答。

他看见他的表弟有所感触,便又说道:

“你不晓得嘉嘉吗?……她在路易腓力^①时代的初期很红。现在她每到一个地方一定带她的女儿在一起。”

爱克多并不看那少女,只不转睛地望着嘉嘉,十分动心。他觉得她还很美,却不敢说出口来。

当是时,音乐队长把小棍子一扬,全队的乐师奏起乐来,算是开场了。外面仍旧有许多人进来,越发骚动得不得了!第一次开演时的观众乃是特别的,而且是不变的;大家差不多都很熟,相逢只是微笑。有些常到的人们不揭帽子,毫不拘束地互相施礼。全巴黎都在这里了。巴黎的文学界、财政界,与娱乐场中的人们齐集。其中有许多新闻记者,又有些著作家、银行家;至于女人们呢,邪气的多,正气的少。这是混合得很奇怪的社会,他们有的是种种的天才,犯的是种种的恶习,在他们的面色看来,疲倦与热狂的神情并没有什么不同。福歇利因为他的表弟问他,于是指给他看新

^① 路易腓力(Louis-Philippe)是19世纪法国的国王,他做国王的时间是从1830年1848年。

闻记者的包厢,又特别指出那些戏剧批评家,一一说出姓名。其中有一个很瘦,容貌枯槁,薄薄的嘴唇,显出凶恶的样子;又有一个很胖,容貌很和蔼,倚着邻座一个女人的肩,用父亲般的慈祥的眼光注视着。

忽然间,他看见爱克多向对面的包厢的人们施礼,便诧异起来,不再说那些新闻记者了,问道:

“怎么!你认识那魔法伯爵吗?”

“呀!很久了”,爱克多答,“魔法有些田地很近我家的田地。我常常到他家去走动……此刻他同他的妻子与他的岳父叔雅尔侯爵都在一块儿。”

他见他的表兄诧异,于是他为虚荣心所驱使,说出那些人的详细的历史来。原来那侯爵是一个国会议员,那伯爵在新近受委任为皇后的侍臣。福歇利接过他的望远镜,瞭望那伯爵夫人,只见她是棕色的头发,白色的皮肤,身体丰腴,一双漆黑的美眼。他结果是向爱克多说:

“等一会儿在休息的时间内请你把我介绍。我曾经遇见过那伯爵,但是我希望能在每礼拜二到他家参加他的集会。”

楼上一阵“嘘嘘”的声音,台上已经开幕了,还有观众进来。迟到的人们累得全排的观众都站起来。包厢的门劈拍地响,走廊里有人高声争吵。场中谈话的声音仍未停止,活像黄昏的麻雀,咬咬地只管叫着。大家乱了一阵,许多人头与手臂摇动,有些人坐下去求一个安稳,有些人却硬要站着向四面望最后一眼。楼下黑暗的地方的人们一片声只叫“坐下,坐下!”大家心头跳着:这有名的娜娜,巴黎替她宣传了一个礼拜,现在大家可以认识她了。

谈话的声音毕竟渐渐地低微了,只剩有轻轻的私语。在这语声将歇、笑声渐息的当儿,音乐队奏起乐来,奏的是华尔斯,有令人思淫的魔力。观众受了音乐的催眠,已经微笑起来。台下二等座的头排有一班被戏院买来拍手的人们,早已热狂地鼓掌。戏幕卷

起了。爱克多还不住地说话，突然说道：

“呃？有一位先生陪伴着绿西。”

他放眼望那楼上靠戏台的包厢里，嘉洛林与绿西占着前排。包厢的后排，隐隐地可以看见嘉洛林的母亲，又看见一个高大的男子的侧面。这男子的头发是很美的金黄色，服装也非常大方。爱克多重复说道：

“你看，有一位先生。”

福歇利决定把望远镜瞭望。但是他望了一望，即刻扭过头来，毫不在意，好像这先生陪伴着绿西乃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呀！原来是拉布迭特。”

只听得后面有人叫道：“静默！”他们只好住口了。此刻大家不动，一排一排的人头，顺序地从台前直排到二、三等座。《黄发的梵奴》第一幕的事情发生于奥伦布天国，台上布景是一个天宫，周围有的是云气氤氲，中央是玉皇的御座。先是天使伊利思与王子加尼美特出台，许多小仙们助着他们唱歌，同时陈设许多神座，预备诸神集会。戏院买来的喝彩的人们又喝起彩来，然而观众还摸不着头脑，只等候着。但是爱克多却给克拉丽丝喝彩，克拉丽丝是鲍特那富的小女人中之一个，她扮的是伊利思，穿的是浅蓝色，肩上一条很大的七色彩带下垂，围着她的身子。他低声向福歇利说道：

“你晓得吗？她脱了内衣才围上这彩带的。我们今天早上试过了……她不脱去内衣的时候，她的臂上背上都露出内衣来。”

这时候，场中稍有骚动。洛丝扮着仙女狄燕上台了，她的面貌与身材都不像仙女狄燕，又瘦又黑；然而她这样扮来有嘲讽的妙用，竟显得很动人。她一进来就唱埋怨王子马尔斯的话。马尔斯正要抛弃了她，另爱仙女梵奴。她唱得这样幽怨有情，观众都热烈起来。洛丝的丈夫米让与史丹奈肘靠肘地坐着，也殷勤地笑起来。嗣后乃是大家所爱的男伶普鲁利耶出台，全场鼓掌，他扮的是王子

马尔斯,冠上有很长的羽毛,腰间一剑直达肩头。他因为狄燕对他不忠实,已经讨厌她了。于是她发誓要监视他,要对他报仇。他们对话的结果是合唱一首滑稽的歌,普鲁利耶赌气,做出很可笑的样子。他自以为他是戏院里的漂亮的小生,把眼睛打滚,令包厢里的女人们都笑起来。

后来观众变冷了,因为下面的情节令人讨厌起来。那老伶人波士克扮的是玉皇朱丕台,戴着一顶很大很大的王冠。只有他与皇后朱侬为女厨子的事吵嘴一段能博观众一笑。此后出台的诸神,几乎把全剧弄坏了。大家不耐烦起来,渐渐觉得无味,都回头望戏座上的人。那时候,绿西对拉布迭特笑;王多弗尔伯爵在白兰胥肩后伸长了颈;同时福歇利丢眼角审视那伯爵摩法。摩法伯爵神气庄重,似乎看不懂那戏;那伯爵夫人隐隐地微笑,眼睛呆着,正在想入非非。忽然间,戏院里买来喝彩的人们在大家不舒服的时候拍起手来,掌声雷动,大家转头向戏台上望去。这一次大约是娜娜了? 娜娜教人等候得好苦!

谁料这一次还不是娜娜,只是一群尘世的代表,由伊利思与加尼美特导引进来。原来这些都是世家子弟,他们的妻子都偷了人,特此到来投诉玉皇,告的是仙女梵奴鼓励他们的妻子偷人的勇气。他们合唱的声音很可怜,惹得大家都开心。只听得全场一片声说道:“这是乌龟的合唱,这是乌龟的合唱。”于是大家都叫:“再来一个!”台上唱歌的人们一个个都是滑稽的脸孔,大家觉得他们真像乌龟。尤其是当中有一个胖子,他的脸竟像月亮般圆。后来梵奴的丈夫吴尔刚来了,他气冲冲地问他的妻子在不在这里,因为梵奴已经逃走三天了。于是乌龟们齐声合唱,求这一位乌龟之神息怒。扮吴尔刚的乃是方丹,是戏院里最滑稽的丑角,专会扭屁股。头上有火一般红的假发,两臂袒着,臂上刺绣着许多心,心上有箭洞穿着。台下一个女人忍不住高声叫道:“呀!他是多么丑啊!”全场的女人都笑着鼓掌。

嗣后这一出戏似乎是无穷尽的。玉皇只管召唤许多神仙来开会审判那些乌龟的诉状。始终没有娜娜！人家竟把娜娜留到闭幕的时候吗？观众等候太久了，结果是生气起来，又唧唧喳喳地喧哗一番。米让欢天喜地地向史丹奈说道：

“不行了，等一会儿您看，她要倒霉了！”

此刻戏台后方的云展开一道裂痕，梵奴出现了。扮梵奴的娜娜身材很高，以她的年纪而论，十八岁的女子，算是很壮大的了。她穿着仙女的白衣，头上的金发垂在肩上，向观众微笑着走到台前，开始唱她的长歌：

“梵奴在晚上徘徊……”

唱到第二句的时候，台下大家你望我，我望你。鲍特那富打赌的话竟是笑话了！从来没有这样不合节奏的歌腔！怪不得戏院老板说她是一个抽气筒。而且她的做工也很坏，她把身体左右摇摆，同时伸手向前，大家觉得她不合家法，而且失了风韵。二、三等座里早已有人喝倒彩，“哦哦”的声音叫不住口。同时却在头等散座里有一个少年人用深信不疑的语气叫道：

“妙得很！”

全场的人都放眼观看，原来那少年就是那中学生，他瞠然地张开了两眼，他的面因为看见娜娜而放光了。当他看见人们都掉转头望他的时候，他的面变红了，后悔不该不知不觉地高声说了那么一句。达克奈坐在他的身旁，微笑地审视他；观众都笑起来，忘记喝倒彩了。同时有些带白手套的少年男子们也给了娜娜的容貌迷住了，同声喝彩道：

“对了，好啊！妙啊！”

娜娜看见台下的人们笑，她自己也笑起来。全场的乐趣越发增加一倍。这美女子算是奇怪得很，她一笑，颌下便起了一道很动人的笑涡。她毫不觉得难为情，与观众一见就熟，把眼角一丢，像是说她的技艺不值一钱，然而这不要紧，她有别的东西可以抵消。

只见她把手向台下音乐队长一招,意思是说“做下去吧”,于是她又唱第二段:

“半夜时,是梵奴经过……”

她的嗓子仍是一样的涩,但是此刻她搔着了观众的痒处,大家不时给她惹起轻微的寒战。她唱时仍旧微笑,她红色的嘴与蓝色的眼睛都增加了媚态。她唱到吃力的句子的时候,她的鼻孔掩下了,同时她的脸起了一阵红晕。她继续地把身体左右摇摆,其实她只晓得如此做。但是大家已经不觉得她这姿势难看,倒反觉得好看了;男人们一个个把望远镜描射她。当她唱完了这一段之后,歌腔完全没有了,她自知不能支持到底。于是她不慌不忙地把屁股一挺,在薄薄的衣服里表现出一个圆形;把身子俯着弯下去,乳部倒垂,双臂前伸。台下一片声喝彩。她即刻掉转身走上去,给人家看见她的颈窝儿与脑后一丛赭色的头发。台下的彩声越发热烈了。

这一幕戏剧的后段比较地冷些,吴尔刚想要打梵奴的耳光。神仙们开会决议他们先到尘世里考察一番,然后替那些被负的丈夫伸冤。在那时候,狄燕听见了梵奴与马尔斯说了好些情话,于是她发誓在旅行的时候决不离开他们。又在一出里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扮一个爱神,人家无论怎样询问她,她只答道:“是的,妈妈……不是的,妈妈。”声音带哭,同时把手指抹鼻涕。惹得玉皇生气起来,把爱神关在一间黑室里,罚他把“爱”字的动词变化共做二十次。收尾的时候,大家比较地有兴趣,因为伶人们的音乐队唱着合奏曲,非常热闹。但是,幕下后,戏院买来拍手的人们努力要叫她再出台,而观众都置之不理,大家站起来,向门口走去了。

这时候,观众互相拥挤践踏,在一排一排的椅子中间,互相交换意见。只听得众口同声说道:

“这是糊里糊涂的!”

一个批评家说这剧该从此收场,但是剧本没有多大关系,人家

只谈论娜娜。福歇利与爱克多从头等座出来，在楼下的走廊里遇着史丹奈与米让。这煤气灯照耀着的狭小的走道，令人呼吸不来。他们在右边的楼梯下停了脚步，站了一会儿。二、三等座的观客的鞋声橐橐地不住地响着，一群穿黑色晚服的人走过；一个女招待员看管着一张椅子上的几件衣服，椅子给人们挤得时时动摇，她拼命把它扶着。史丹奈一眼看见了福歇利，就嚷道：

“我不认得她吗！老实说，我似乎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她……我想是在游艺场，那时候她醉得很厉害，人家还在地下把她扶起来呢。”

“我呢”，福歇利说，“我记不清楚了。我也像您一样，我一定也遇见过她。……”

他把声音放低，又说：

“也许是在特丽恭家里。”

米让听了，似乎愤愤不平，说道：

“妙啊，竟在一个污秽的地方！随便的一个肮脏的女人到了戏院来，观众竟如此欢迎，说来令人作呕。我想不久戏院里就没有正气的女人了……是的，我终于要禁止洛丝做戏了。”

福歇利忍不住微笑。那时阶沿上的鞋声一味响着，一个戴着鸟打帽的男子说道：

“哦！哈，哈！她是好一个肥鸡，教人有的吃了！”

在走廊里，有两个卷发的少年，颈上围着折角的领子，很大方的样子，在那里互相争辩。有一个连声说：“下流种子！下流种子！”却不说出理由；另一个连声说：“妙人儿！妙人儿！”却也并不找什么论据。

爱克多觉得娜娜很好；但她如果练习歌喉，那就更好了。那时史丹奈不听人家说话了，像是梦中惊醒。大家都以为应该等候再批评，也许后几幕都糟了，观众曾经表示欢迎，然而他们并不怎样感动。米让赌咒说，这一本戏剧一定做不完。这时福歇利与爱克

多离了他们,上休息厅去了,于是米让握着史丹奈的臂,将身挨近了他的肩,附耳低声说:

“亲爱的,等一会儿您在第二幕里可以看见我妻子的服装了……她的服装竟是猪猡的服装!”

楼上休息厅里,三盏大光灯高悬着,照耀得全厅通明。他们表弟兄二人踌躇了一会儿,不想进去,因为他们从玻璃门望过去,见许多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然而他们到底进去了。厅里有五六群的男子,指手画脚地高声谈话;其余的男子们顺次地走,转弯时脚跟打着光滑滑的地板。左右边,云母石的柱子中间,好些女人坐在红绒垫着的长凳上,注视散步的人群,看她们懒洋洋的,像是被暑气熏蒸得疲倦了。她们的身后恰是许多高镜子,人家可以在镜子里看见她们的脑后的垂髻。厅的后方,买卖摊前,有一个大肚的男子正在那里喝一杯糖水。

福歇利为着要呼吸,便去倚窗外栏杆。爱克多正在对着墙上细看女伶们的相片,看见福歇利走开了,也只得跟他走开。恰在这时人家把戏院门前的列灯熄了,窗外的栏杆黑暗起来,同时天气变凉,他们感觉得空虚。一个少年男子,肘倚着石砌的栏杆,嘴吸着一支香烟,烟灰在黑暗里放光。福歇利认得是达克奈,于是二人握手。福歇利问道:

“亲爱的,您在这里做什么呢?平日遇着戏剧初次开演的时候,您是不离戏座的,现在您竟到这小角儿上躲起来了。”

“我因为要吸烟,您看。”达克奈答。

于是福歇利说话妨碍他吸烟:

“喂!您觉得那新女伶怎样?……在走廊里,人家的批评都不很好。”

“唉!”达克奈说,“说她的坏话的乃是她所不要的男子们!”

这就是他对于娜娜的批评。这时爱克多弯腰俯视马路。对面的一间旅馆与一间俱乐部的窗子都有很亮的灯光;同时走道上,马

特利特咖啡馆的桌子都给顾客们占满了,黑压压地坐在一团。时间虽则很晚了,走路的人还是拥挤不堪,大家都迫得走小步。许多人从朱弗莱路出来。马路上的人们要等候五分钟才能穿过街道,因为来往的车辆太多了。

“何等的拥挤!何等的喧哗!”爱克多连声说着,因为他还看不惯巴黎。

一阵电铃响了许久,休息厅里空了。大家匆忙地挤满了走道。戏幕卷起了,人们还一群一群地进来,已经坐下来的观客不好气地望着他们。各人就座后,重新又兴高采烈地专心等候着。爱克多首先就放眼望嘉嘉;但是他诧异起来,因为他看见刚才在绿西的包厢里的那一个高大的黄发男子却在嘉嘉的身边了。

“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他问。

福歇利不看他。结果只说了一句,仍旧带着不关心的神情:

“呃,是的,这是拉布迭特。”

第二幕的布景是出人意外的,这是郊外的一个跳舞场,许多村男女唱着舞曲,用脚跟击地做拍子。大家料不到他们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欢心,竟拍掌叫他们重唱。这时候,诸神给伊利思弄迷了路,以为认识尘世了,便来从事考察。他们都改了装,好教人家不认识他们。玉皇朱丕台化作国王达哥贝尔,穿的是反面的裤子,戴的是很宽的白铁王冠。朱丕台的儿子费博化作波斯第阳,朱丕台的女儿米奈尔富化作诺曼地的奶妈。后来是马尔斯化作一个瑞士大将进来,他的衣冠很稀奇,大家都拍手欢迎。最后是朱丕台的弟弟尼布度纳登台,穿的是一件粗衣,戴的是高高的一顶乌打帽,脚下一双拖鞋子,赋声说道:“一个男人长得美的时候,就要让女人爱才是!”台下叫了几声“哦!哦!”同时妇人们把扇子轻轻举起。戏台旁边包厢里的绿西笑得太唐突了,嘉洛林只好把扇子轻轻地打她一下,叫她住口。

这时候,这剧本转危为安了。一班宗教上的神圣,降下凡尘,

做些伤风败俗的事,正合观众的脾胃;圣传是该践踏的,圣像是该打破的。玉皇朱丕台爱上了一个洗衣女,那洗衣女把脚踢他的鼻子,叫一声“我的胖伯伯!”全场都笑起来。在大家跳舞的时候,费博替米奈尔富买了一壶热酒,尼布度纳昂昂然在七八个女人当中摆架子,她们都献糕团给他吃。他们在神圣的言语里隐藏着淫邪的言语。观众许久以来不曾听见这样有趣的话头,自然都欢喜了。

大家胡闹了一阵,吴尔刚出台了。他的装束很大方,全身穿的是黄色,手套也是黄的,右眼上一只眼镜,一味追随着梵奴。梵奴头上披着一块帕子,双乳隆起,上面有金珠掩盖着。娜娜丰腴皎洁,她的嘴与大腿都恰合梵奴的身份,所以全场的人都满意了。同时洛丝扮着一个小孩,戴着童帽,穿着童衣,发出狄燕的怨声。她的做工唱工都好,然而人家却忘记她了。大家只看那肥胖的娜娜,手拍着她的大腿,像一只母鸡般叫,身上发泄出有权威的女人气味,全场都为她心醉了。在这第二幕里,她的唱做,一切都是容许的:手脚乱放,不要紧;口里唱的不合节奏,不要紧;忘记了字句,也不要紧。她只消回头一笑,立刻博得彩声。当她把屁股一扭的时候,全场的人都受了刺激,一段热气从楼下直透屋顶。她从容不迫地,捏着拳,叉着腰,坐在小河里。台下的音乐也像为她而设的,只是些箫笛之类,咿咿哑哑,凑合她的歌喉。

大家喝彩,叫她重唱了两阙。开场时的华尔斯曲又奏了,台上诸神纷纷走散了。朱丕台的妻子朱依撞见了她的丈夫同那洗衣女在一块儿,便伸出巴掌在他头上狠狠地打。狄燕也撞见梵奴正在与马尔斯约会,连忙把时间与地点告诉了吴尔刚,吴尔刚嚷道:“我自有主意。”其余的情节不很明了。诸神的考察从此匆匆地收场;最后是朱丕台气喘喘地、汗流浹背地、不戴王冠走着说尘世上的女人们都是妙人儿,所有的罪过都归在男人们身上。

幕下了,台下喝彩声中许多人高声叫道:

“都出来!都出来!”

于是戏幕又启，伶人们手拉手地都再出来。娜娜与洛丝并肩站在当中，向台下鞠躬施礼。台下一片声喝彩，戏院里买来的人们越发欢呼。后来戏座里的人才渐渐地走开了一半。

“我要去向摩法伯爵夫人请安。”爱克多说。

“对了”，福歇利答，“请你给我介绍，我们上去了，然后一块儿下楼来。”

但是要到楼上包厢去，乃是不容易的事。楼上的走廊里拥挤不堪。要前进的，非用肘排开众人不可。只见许多人聚精会神地围绕着那一个肥胖的批评家，听他批评这剧。有些人从他的跟前走，悄悄地互相告诉他的名字。在全幕开演的时间内他都笑着，弄得走廊里闹哄哄的。然而他却表示很庄严的样子，谈欣赏的能力，谈道德。

福歇利丢眼角从门上望过去，窥看各包厢。王多弗尔伯爵叫住了他，问他到哪里去。他说要去向摩法夫妇请安，王多弗尔恰从摩法的包厢出来，便指给他们表弟兄二人看，原来是包厢第七号。后来他又低声向福歇利说：

“喂！亲爱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勃罗旺斯路角看见的一个女人，一定就是娜娜……”

“呃”，福歇利答，“您说得有理。我早就说我认得她哩！”

爱克多把他的表兄介绍给摩法伯爵，摩法表示很冷淡的样子。但是，那伯爵夫人听见了福歇利的名字，便把头抬起来，称赞他在《费加罗报》上做的好文章。她肘倚着红绒的厢栏，把身子扭转了一半，肩的姿势很好。大家谈一会儿，便说到全球展览会。那伯爵摆着官家的架子，说：

“将来一定很好看。我今天游览了马斯尔苑……归来后还留恋着呢。”

爱克多大着胆说：

“人家说这展览会恐怕不能如期开会……因为地方太脏了，一

时预备不来……”

但是那伯爵用严厉的声音打断他的话,说:

“一定能如期开会的……这是皇帝要做的。”

于是福歇利兴高采烈地叙述,有一天他到马尔斯苑去寻找新闻资料,那时展览会场正在兴工,他险些儿堕在水池里。惹得伯爵夫人微笑了。她不时放眼望着戏座里,同时把一只手臂举起,手套直套到肘上,懒洋洋地打扇。戏座几乎是空了,再不像刚才那样喧哗。楼下有些男人展开报纸看着;女人们毫不拘束地竟在戏院里招待宾客。幕闭时人们走动所惹起的轻尘在大光灯下微现,场中剩有唧唧喳喳的耳语之声。门口却有些男子伸长了颈项,大家争看戏座里坐着的女人们。

“下礼拜二,我们恭候先生们。”伯爵夫人向爱克多说。

她邀请福歇利,福歇利鞠躬。大家并不谈及娜娜。那伯爵保持着他的尊严,教人猜说他在参加宪法会议。他只说明他们这一来,为的是他的岳父喜欢看戏。他的岳父叔雅尔侯爵为着让位给福歇利二人,特地出去了,包厢的门开着。那侯爵戴着阔檐帽子,挺着高高的身子,把一双昏花老眼注视着来往的女人。

伯爵夫人说了邀请的话之后,福歇利即刻告别,因为他以为如果谈论到这剧本,就有许多不便。爱克多后出,他在临出时瞥见那黄发的拉布迭特坐得很舒服地与白兰胥谈话,二人挨得很近。他连忙赶上了他的表兄,说道:

“奇了!拉布迭特什么女人他都认识吗?……此刻他又陪伴着白兰胥了。”

“当然啦。他认识一切的女人”,福歇利答,“你从哪里出去呢?”

走廊里不像先前拥挤了。福歇利正要下楼,只听得绿西叫他。原来绿西在走廊的尽头,在她的包厢的门口。她说包厢里热得不堪,所以她拉了嘉洛林与她的母亲出来,三人占住了一段走廊,大

家在吃杏仁糖。一个女招待员同她谈话,像母亲般亲热。绿西骂福歇利,说他做的好事,上楼来只看望别的女人,却不曾到她们的包厢里问一声她们是否口渴!后来她不提这话了,说道:

“亲爱的,我觉得娜娜很不错。”

她想要他在她的包厢里看最后一幕,他不肯,只答应说散场后在戏院门前等候她们,于是就溜走了。到了下面,表弟兄两人对着戏院门前吸香烟。走道上许多人堵住,一排一排的男子走下阶沿,呼吸清新的夜气;这时马路的喧嚣已经大减了。

这时米让已经把史丹奈拉进了陆离咖啡馆。他看见娜娜有了成绩,便兴高采烈地谈论娜娜,一面说,一面窥探史丹奈的神情。他是知道史丹奈的,他帮助他两次辜负了洛丝,与另一个女人要好;结果是一时的嗜好过了,他把他收回来,越发死心塌地,自知愧悔。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人太多了,竟把大理石的桌子占满;还有些人是站着匆忙地喝的。许多大镜子照着这许多人头,把一间小厅形容得很大。厅里有的是三盏大光灯,许多漆皮凳子,还有红绒垫着的楼梯。史丹奈走到第一个客厅里坐下,这厅的门向着街道,天气还不很热,厅门已经取消了。福歇利与爱克多走过,给那银行家史丹奈拉住了,说:

“请你们来陪我们喝一杯啤酒吧。”

但是史丹奈忽然有了一个主意,想要买一个花篮送给娜娜。于是他叫了咖啡馆里一个伙计来。他本是一个老主顾,知道伙计的名字,便叫了一声奥古斯特。米让听见了,眼怔怔地望着他,他心里不自在,只好吞吞吐吐地说道:

“奥古斯特,请您买两个花篮交给女招待员,每一位女演员送她一篮。请您趁早送去,好不好?”

厅的另一头,有一个至多十八岁的女子,颈后倚着一个镜屏,对着一只空杯子发呆,像是等人不来,因而纳闷似的。她有的是带灰色的天然卷曲的头发,处女的面容,天真而和婉的、乌绒般的眼

睛；身上穿的是一件褪色的绿绸长袍，头上戴的是一顶破帽子。夜气微寒，把她的脸色弄得淡白了。福歇利一眼看见她，就嚷道：

“呃！萨丹在这里！”

爱克多问他萨丹是什么人，他说她只是走街的一个女子，值不得提起。但是因为她的放荡不羁，大家乐得同她谈话寻开心。福歇利把声音提高问道：

“萨丹，你在这里做什么？”

萨丹不动，安静地答道：

“我在闲着捉虱子，闷得慌。”

四个男子都觉得有趣，笑起来。

米让说大家不必忙，第三幕的布景非二十分钟做不好。但是他们表弟兄两个因为怕冷，所以喝了啤酒就要上去。现在只剩下米让单独陪着史丹奈。于是他肘倚着桌子，朝着史丹奈的脸孔说：

“是不是？话说定了，我们到她家去，我把您介绍给她……您须知这是我们二人的事，我的妻子没有知道的必要。”

福歇利与爱克多回到他们的座位之后，注意到第二等包厢里有一个漂亮女人，穿的是朴素的衣服。她的身边有一个男子陪着，这男子相貌庄严，是内务部某处的处长，爱克多在摩法家遇见过，所以认得他。至于福歇利呢，他以为他认得那女的是罗贝尔夫人：她是一个正气的妇人，只有一个情郎，并没有三五个，而且她的情郎总是可尊敬的。

他们忽然听得达克奈对他们笑，他们不得不转身应酬。现在娜娜有了成绩，达克奈再也不躲起来了，刚才他还在走廊里奏凯旋呢。他的身边那一位中学生始终没有离开他的椅子，因为他羡慕娜娜，不觉发呆了。女人的魔力真强啊！他的脸孔变得很红，机械地把手套褪了又套上。后来他身边的达克奈谈起了娜娜，他大着胆问道：

“对不起，先生，这做戏的女人，您认识她吗？”

达克奈觉得诧异,迟疑地回答道:

“是的,我颇认识她。”

“那么,您是知道她的住址的了?”

这一句唐突的话,恰向达克奈发问,真令他恨不得打他一个耳光。

“不。”他不好气地回答。

他把身背转去了。那中学生晓得刚才说话不知进退,脸孔越发红了,心神不定地坐着。

只听得台上的号板响了三下,第三幕又开始了。许多女招待员捧着男女外套,迎着进来的观众,硬要还给他们。台下戏院里买来喝彩的人们拍手称赞布景。原来台上的布景是爱特那山下的一个岩洞,岩下许多银矿,弄得四壁辉煌。岩的后方是吴尔刚的铁厂^①。狄燕在第二幕里已经与吴尔刚约好,叫他假作旅行,让梵奴与马尔斯幽会。吴尔刚走后,狄燕只一人在岩洞里,转瞬间梵奴就到了。全场起了一阵寒战,原来娜娜是裸体的。她安然地大着胆裸体,自信她的肉体有无上的权威。她的身上只披着一幅透明的轻纱;她的肩膊是浑圆的,她的双乳耸着玫瑰色的乳尖,乳尖结实,似两枝枪头。她的屁股很宽,摆动时引起人们的肉感;她的大腿显得是肥胖的金发女子的大腿。在白露般的轻纱之下,她的整个的身体都给人们看出来了。这所谓出水的梵奴只有头发遮盖着。当娜娜举起双臂的时候,由台前的列灯照着,台下的人们隐隐地看见她腋下的金色毫毛。此时没有喝彩的声音了。再也没有一个人笑了。男子们严肃地伸长了脸孔,鼻子变瘦小了,口里干燥得没有一滴津液。场中如有一阵薰风掠过,带着无言的威吓。忽然间,娜娜挺直了身子,表示女性的疯狂。她仍旧微笑着,但这却是吃人的女性的微笑的尖锐的声音了。

① 依照古代的传说,吴尔刚(Vulcain)是梵奴的丈夫,容貌丑陋,在爱特那山下设铁厂铸铁。

“呀！”福歇利简单地向爱克多说。

这时马尔斯戴着军官的羽冠，来赴幽会，恰好遇着这两个仙女。其中有一出，扮马尔斯的普鲁利耶表演得很入戏。狄燕在吴尔刚未撞见马尔斯以前，拼命与他温存，作最后的努力；同时梵奴因有情敌当前，越发向马尔斯献媚，弄得马尔斯心痒难搔，快活得手舞足蹈。后来三人合唱一曲作为此出的收科，只见一个女招待员从绿西的包厢里出来，把两大篮的白丁香花抛到台上。台下大家拍掌，娜娜与洛丝施礼道谢，同时普鲁利耶把花篮拾起。楼下一部分的观众回头向史丹奈与米让的包厢微笑。那银行家涨红了脸，颌下有些小动作，好像他觉得喉咙不舒服似的。

往后的几出更受欢迎。狄燕气冲冲地走了。梵奴坐在一张青苔凳上，即刻叫马尔斯来坐在她的身边。从来没有人敢做这样热狂的诱惑。娜娜双手揽着马尔斯的颈，拉他。同时吴尔刚从岩洞的后方出现，做出种种滑稽的愤怒的样子，过度地形容一个丈夫当场捉奸的情形。他手拿着一面铁丝网，一霎时，他把网子左右摆动，像一个渔翁正要撒网一般，他用了一个绝妙的方法，竟把梵奴与马尔斯裹在铁网里，使他们动弹不得，永远成为快乐的一双情人偎倚的姿势。

台下一阵啾啾的声音，渐哄渐高。有些人拍手，大家都把望远镜瞄射梵奴。娜娜渐渐管领了观众，此刻每一个男子都着了她的魔了。她这狂雌求雄的热感，渐传渐广，此刻竟传遍了全场。这时候，她的一举一动都能引起人们的欲望。福歇利注意看他前面的中学生，只见他心迷意乱，竟坐得不舒服。福歇利又注视那王多弗尔伯爵，只见他的面色大变，双唇紧闭。那肥胖的史丹奈像中风一般，容貌憔悴了。拉布迭特举起单眼镜瞭望，活像一个马贩子在欣赏一匹尽善尽美的骏马。达克奈喜气洋洋，耳目都添了光彩。后来福歇利丢眼角向后面一望，望见摩法他们的情形，令他诧异起来：摩法伯爵在他的夫人后面，脸色庄重而淡白，加上一点一点的

红痕,把身子抬高些,嘴呆开着。他的身边,黑暗里,叔雅尔侯爵的一双昏花老眼变了一双镀金的、磷光的猫眼。大家呼吸不来,因为观众的头上出汗,把头发的气味变腻了。看戏三小时之久,场中空气都被人的体气溷浊了。煤气里的尘埃渐积渐厚,在大光灯下积着不散。全场的人都昏迷疲惫,同时又着了兴奋剂。娜娜对着这五百个疲劳的观客,在他们昏昏欲睡的当儿,竟用她大理石般的肉体得了胜利。她的女性真是可以扫荡千军,不受丝毫伤损。

现在是剧本的收场了。奥伦布天国诸神因为吴尔刚邀请,一一都出来看那一双情人,有的叫一声“哦”,有的叫一声“呀”,或吃惊,或快活。朱丕台说:“我的儿,你叫我们来看这个;我觉得你太轻佻了。”后来大家因看见梵奴的情形,都改变意见了。伊利思重新把一群乌龟领了出来。乌龟们恳求玉皇不再处理他们的请愿,因为妇人们住在家里之后,做丈夫的生活就艰难了,所以他们情愿被妻子辜负,做个乌龟也自甘心。于是玉皇叫放了梵奴。吴尔刚请求夫妇别居,玉皇批准了。马尔斯与狄燕重归于好。朱丕台为着家里的和平,只好把那洗衣女发送到另一个星球上去。后来大家又把爱神从黑室里拉了出来,只见他并没有把“爱”字做了动词变化,却只折纸做鸟儿玩耍。这时全体演员都登台,乌龟们齐跪在梵奴跟前,合唱着感激梵奴的歌曲。梵奴抚着无限威严的赤体,微笑地给收场的戏幕遮没了。

观客们早已站起来,走向门口去。台上数说演员的姓名,台下掌声如雷,要再见两次才罢。只听得一阵“娜娜、娜娜”之声像风起浪涌般叫着。戏座里的人还未走空,室中已经黑暗了;列灯熄了,大光灯减光了,女佣们把遮尘布盖住了包厢;这一个戏厅刚才有多么热闹,此刻忽然变了冷寂。同时有霉霉与尘埃的气味冲上来。摩法夫人站在她的包厢旁边,裹着裘衣,挺直身子,怔怔地向黑暗中望着,在等候观众走完。

在走廊里,女招待员们捧着许多衣服,一时认不清,人们把她

们拥挤得很厉害。福歇利与爱克多忙着走,为的是到大门外会合别人。在通过室里,许多人们列成一排篱笆;同时有两队观众鱼贯地走下阶沿,走得很紧,然而很匀。史丹奈给米让拉着,比别人先走了出来。王多弗尔揽着白兰胥的臂走出。一霎时,嘉嘉与她的女儿似乎为难起来,拉布迭特殷勤地去找了一辆车子,请她们坐了,然后恭恭敬敬地给她们关上了车门。谁也没看见达克奈走过。只有那两颊飞红的中学生决定到伶人门前等候,谁知他走到了巴诺拉马路的时候,伶人门的铁栅已经关上了。萨丹恰恰站在走道上,看见他来,便上前去故意把裙子挨擦他;但是他正在失意的时候,便粗鲁地拒绝了,两眼含着无可奈何的眼泪,走向人丛里隐灭了。有些观客吸着雪茄,一面走开,一面曼声吟哦道:“梵奴在晚上徘徊……”萨丹仍旧走到陆离咖啡馆里,那伙计奥古斯特让她吃顾客们吃剩的糖。结果是来了一个大胖子,经不得热,气喘喘地走了出来,遇着了她,便领了她走向渐渐寂寥的黑暗的马路上去了。

然而戏院里仍旧有许多人走下来。爱克多在等候克拉丽丝。福歇利也等候着,因为他说过要等候绿西与嘉洛林及她的母亲。她们来了,通过室给她们占了一角,而且她们高声大笑;同时摩法夫妇也带着冰冷的脸孔走过。恰好鲍特那富也开了一扇小门,走了出来,要求福歇利务必在报纸上替娜娜宣传。他的汗流如沈,面上很有光彩,浑如为成功而醉。

爱克多很客气地恭维他说:

“这剧本至少可以演两百次。全巴黎都要到您的戏院来了。”

但是鲍特那富却生气了。他把他的下巴一掀,教爱克多看那一群嘴唇干燥的、眼睛冒火的、尚被娜娜占住灵魂的观众。于是愤激地嚷道:

“请不要说我的戏院,只说我的‘波尔呆’就是了。好一位执拗的先生!”

第二章

次日上午十点钟，娜娜还在睡着。她住在哈斯曼大马路一所新屋的二楼楼上。房东因为屋子很新，特租给独身的女人们居住。一个莫斯科的富商曾到巴黎度一个冬季，他把娜娜安置在这屋子里，提前支付半年的房租。这住宅给她一人居住，太大了，宅中陈设还未完备；家具中有很华丽的，如几张靠墙桌子与金色椅子之类，然而又混杂着种种旧家具，都是廉价买入的，如桃花心木制的几张独脚桌子、几个锌制的烛台。这一切的景象都显得娜娜是被第一个正经的男人抛弃得太早，此刻她再落在一班行径不明的情郎手里。万事起头难，错过了一场抬举，赊债者不肯再赊，出租房屋者恫吓她，说要赶她离宅。

娜娜伏着睡，赤裸的两臂揽着她的枕头，把她那因昏昏酣睡而淡白了的脸孔紧贴着。宅中的房间，仅有卧房与梳妆室是糊过纸墙、铺过地毯的。娜娜在这寂无人声的卧房的微温里，突然惊醒，好像觉得身边空虚似的。她注视身旁第二个枕头，枕上花纹里还印着一个人头的痕迹，而且还有余温。她把手打着床边墙上一个电铃一按。一个女仆进来，她向她问道：

“他走了吗？”

“是的，夫人，达克奈先生走了，还没有十分钟……他看见夫人很疲倦，所以不肯惊醒夫人。但是他吩咐我告诉夫人，说他明天再来。”

那女仆索爱一面说着，一面把百叶窗打开了，让太阳进来。索爱的头发很黑，头上系着包头带，面部很长，嘴是狗的嘴，青灰色而带伤痕，一个塌鼻头，加上了厚厚的双唇与不住闪动的双睛。

娜娜蒙眬半醒，又说：

“明天，明天！明天是他的日子吗？”

“是的，夫人，达克奈先生总是礼拜三来的。”

娜娜在床上坐起来，嚷道：

“不是的，我记得！一切都改变了。我本预备在今早对他说的……假使他礼拜三来，恰好撞见了那黑汉子。我们岂不惹起事情来？”

“夫人不曾告诉我，叫我怎能知道呢？当夫人改变日子的时候，最好预先通知我，好教我晓得照应……那么，那老守财奴的日子不是礼拜二了吗？”

黑汉子、守财奴，是两位主顾的绰号；她们谈起这二人的时候，只叫他们做黑汉子与守财奴。

原来守财奴就是圣特尼镇的一个商人，他用钱很会打算。黑汉子乃是一个罗马尼亚人，自称伯爵，他的钱老是没有一定期间的，而且身上有的是奇异的臭味。达克奈定的日子乃是守财奴的日子的第二天，因为守财奴该在早上八点钟回店，达克奈先到索爱的厨房里窥伺着，守财奴一离开了屋子，达克奈即刻接替了他的体温犹存的位置，直睡到十点钟，然后自己也办事去了。娜娜与达克奈觉得这是很方便的办法。

“也罢！”娜娜说，“我今天下午写一封信给他……万一他接不到信，您明天就拦住他，不许他进门。”

这时索爱在卧房里踱来踱去，谈论昨晚的成功。夫人表现得有这许多才艺，夫人唱得这样好！呀！到了这时候，夫人尽可以安心了！

娜娜肘倚着枕，只点头作答。她的褰衣褪下来了，头发蓬松

了,散在肩上。她变了想入非非的样子,喃喃地说:

“大约是的,但是在未成功以前,这两天怎样过呢?我今天就有许多麻烦的事情……喂,今天早上那门房还再上楼来过吗?”

于是她们二人正经地谈话。娜娜欠了三个月的房租,房东说要告她。而且还有许多借钱的债主:一个租车的老板、一个内衣女贩、一个裁缝、一个煤炭老板,以及其他种种的债主,每天都到外厅里,把一张长凳子坐满了。尤其是那煤炭老板更厉害,他竟在楼梯上吵嚷起来。但是娜娜最大的悲哀却在她的小路易。路易乃是她十六岁时所生的儿子,寄在兰布耶附近的一个村镇里一个乳母家养活着。那乳母要求三百法郎才肯把小路易放还。娜娜最近去看望那孩子一次,良心上发现了慈母之爱,想把乳母的钱付清,把那孩子转交给她的姑母洛拉夫人抚养。洛拉夫人住在巴黎的巴第诺尔区,她要什么时候去看望他都可以。

这时那女仆指东说西地教娜娜问那守财奴要钱还债。娜娜叹道:

“唉!我一切都告诉他了;他说他有许多到期的款子急须支付。他只晓得按月给我一千法郎,不多一个铜子……那黑汉子此刻的荷包空了,我想他是赌输了钱……至于说到达克奈呢,他还缺少一个人借钱给他;他因为证券一时跌价,弄得他身上精光,竟没有能力再买花送给我了。”

于是她就谈说达克奈。在睡醒的当儿,她对于索爱并不守秘密。索爱听惯了她的心腹话,每次听见都有尊敬而表同情的心理。即然夫人肯把自己的事情同她谈起,她也就敢表示她的意见。先说她就很爱夫人,因此她特地辞别了白兰胥夫人。唉!白兰胥夫人还拼命要她回去哩!她是颇著名的女仆,还怕没有位置吗?然而她情愿停留在夫人家里,夫人的经济困难也不要紧,因为她相信夫人有发达的日子。她说到末了,便把她的忠告切实地说出来,一个人年纪轻的时候不免做糊涂事,这一次应该睁开眼睛,因为男人

们只想开玩笑。夫人只消说一句话，债主就安静了，她所需要的三百法郎也有了。

娜娜把手指拢进了脑后的乱发里，说：

“这一切都不能给我三百法郎。今天我即刻就要三百法郎……讨厌得很，我竟不认识一个人能够给我三百法郎的。”

她低头思索。洛拉夫人恰在今早等候她的钱到兰布耶迎接她的儿子。她因为心头不如意，便诅咒昨夜的胜利。在昨夜拍手欢呼的一切的男人们当中，竟找不出一个给她三百法郎！再者，金钱也不是可以这样收受的。天啊！她是多么命苦啊！她心心念念只在她的孩儿，他有一双可爱的蓝眼睛，他吃吃地叫“妈妈”，他的声音是那么滑稽，怕不令人笑穿了肚子！

同时大门的电铃响了，铃声很快而且震颤。索爱出去应门，回来用说心腹话的态度说道：

“这是一个妇人。”

索爱看见过这妇人不止几十次了，只装做不认识她，而且装做不晓得她与经济困难的女人们有什么关系。

“她对我说了她的名字……她名叫特丽恭夫人。”

“特丽恭！”娜娜说，“呃？真的，我忘记她了……请她进来吧。”

索爱引了一个老妇人进来。她的身材很高，头上是几绺卷发，看她的态度，竟像一个出入律师之门的伯爵夫人。后来她不动声色，像一条柔软的蛇一般地退出去了，竟像一位先生进来，他应该退避似的。

特丽恭夫人竟不坐下，她只有两句简短的话。

“今天我有一个人给您……您要不要？”

“要的……多少钱？”

“四百法郎。”

“在几点钟？”

“在三点钟……那么，事情说定了，是不是？”

“事情说定了。”

特丽恭接着就谈天气,说天气干燥,走路很方便。她还要去看望四五个人。她掏出一本记事小册子,检查了一下,便走了。剩下娜娜一人,有心中松快的样子。她的肩上轻轻地打了一个寒战,于是她就娇柔无力地仍旧钻进了被窝,像一只畏寒的懒猫。渐渐把眼睛闭上,她想起明天把小路易穿上一身新衣服,不觉微笑了。同时她在一夜的噩梦之后,重新眼倦起来,昨晚的喝彩之声,余韵悠扬,温存着她疲倦的身子。

到了十一点钟,索爱引了洛拉夫人进来,娜娜还在睡着。但是她听见有人进来,也就醒了,即刻说道:

“原来是你……请你今天到兰布耶去。”

“我为此而来”,洛拉夫人说,“十二点二十分有一班火车,我还可以赶得及。”

娜娜伸了一伸腰,双乳耸起,说:

“不,我要等一会儿才有钱。你先吃中饭去,我们再看吧。”

索爱抱着一件梳妆衣进来,说:

“夫人,理发匠来了。”

但是娜娜不愿走过梳妆室里,只自己叫道:

“法朗西,请进。”

一个衣服端整的男子推门进来施礼。娜娜恰从床上下来,两腿裸着。她不慌不忙,把手伸直,让索爱把她的梳妆衣拢上。法朗西毫不拘束地、严肃正气地等候着,也不掉过脸去。后来她坐好了,他给她梳了一梳头发,就开始说话:

“夫人也许没有看见报纸……今天《费加罗报》上有一段很好的文章。”

法朗西已经把报纸买了来。洛拉夫人戴起眼镜,站在窗前,高声念那一段文章。她把身子挺直,像一个警察;念到恭维的字眼时,鼻子收紧了。原来这是福歇利出了戏院之后所做的批评,是两

行很热的文章，隐隐地讽刺娜娜的才艺，却明明地恭维娜娜的魔力。

“好极了。”法朗西重复地说。

娜娜哪里管人家嘲笑她的歌喉！福歇利算是一个好人，她将来一定报答他的好处。洛拉夫人念完了之后，说男人们都不免被女人的腿所迷；她以为自己懂得那些风流的隐语，也就不肯详加说明。法朗西把娜娜的头发梳理好了，施了一礼，说：

“我要留心看今晚的报纸……我仍旧是五点半钟来，不是吗？”

他恰恰把门掩上，娜娜高声叫道：

“请您今晚替我带来一瓶生发油与布亚西耶店的半磅杏仁糖！”

剩下她们二人，她们想起还没有互相接吻，于是大家在脸上乱吻了一阵。报纸上的文章把她们弄热了。娜娜本是昏昏欲睡的，此刻却为她的胜利而热狂了。好！好！今天洛丝·米让一定过了一个舒服的上午！娜娜的姑母不愿意到戏院里去，说是动人的情节会伤了她的肠胃。于是娜娜向她叙述昨晚的情形，叙述时自己心醉，好像是全巴黎都倾倒在喝彩声中了。后来娜娜忽然停止叙述，笑着问她的姑母：当年她在金滴路做一个跑街的淘气女孩的时候，人家曾料到她有今日否？洛拉夫人摇头。不，不，人家绝不料到她有今日。后来轮到洛拉夫人说话了，她扳起庄重的脸孔，把娜娜叫做女儿，既然娜娜的真妈妈已经随她的爸爸与祖母去了，洛拉夫人不是她的第二母亲吗？娜娜十分感动，几乎流下泪来。但是洛拉夫人再三申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这种污秽的过去，犯不着天天翻检！她许久没有看见她的侄女了，然而家里的人却说她与娜娜一块儿失踪。这哪里是可能的？她不询问娜娜的秘密，只相信她一向的生活都是干净的。现在她能看见娜娜有了好地位，而且好心对待她的儿子，也就够了。现在的世界，只剩有良心与工作而已。她说到这里，住了口，双睛含着好奇的意味，问道：

“这孩儿究竟是谁的呢？”

娜娜给她突然一问，踌躇了一会儿才说：

“是一位先生的。”

“呃？”姑母说，“人家说是那常常打你的一个泥水匠的儿子……也罢，将来有一天你再告诉我吧；你须知，我是最能谨守秘密的！……你放心，我将来一定小心抚养他，当他是一个王公的儿子。”

洛拉夫人已经不做卖花女了，她把一个一个铜子积起来，如今每年有六百法郎的年金，也就可以度日了。娜娜答应给她租一所漂亮住宅；除此之外，还每月给她一百法郎。说到这数目，洛拉夫人忘记自己是姑母，竟叫她的侄女不妨敲男人们的竹杠。于是二人又重新接吻。但是娜娜正在欢娱的时候，一谈及她的小路易，脸色又惨淡起来，突然记起了一件事：

“讨厌得很！三点钟的时候我非出去不可。唉！真是一件苦差事！”

恰好索爱进来说夫人的中饭预备好了。大家走进了饭厅，桌前早有一个老妇人坐着。她的帽子还没有脱，穿的是颜色不分明衣服。娜娜看见她，并不诧异，只问她为什么没有进卧房里去。那老妇人答道：

“我听见有人说话，我以为有客陪着您。”

这是马路华夫人，面貌庄重，善于装腔作势。她做娜娜的老友，常常陪伴她，送她出入。她看见了洛拉夫人，似乎有担心的样子。后来她晓得是一个姑母，便温和地注视她，微笑了一笑。娜娜叫肚子饿，抓了一把小萝卜便咬，也不拌着面包。洛拉夫人变为多礼的了，不肯吃小萝卜，以为吃了小萝卜会流鼻涕。后来索爱送上牛排来，娜娜啣肉，同时喜欢吮骨。她不时丢眼角望她的老友帽子，结果是忍不住问道：

“这是我给您的一顶新帽子吗？”

“是的，我修改过了。”马路华满嘴是肉菜，含糊地答。那帽子是奇怪的，额前很阔，帽上一管很高的翎毛。马路华夫人有一种怪癖，专爱修改她的帽子。只有她晓得什么帽与她相宜，她一修改就把不好看的帽子变为最好看的了。娜娜恰好买了这一顶帽子给她，好教她不丢娜娜的脸；而今看见她这样修改了，几乎生起气来，嚷道：

“至少请您揭了帽子吧！”

“不，谢谢”，那老妇人正色地说，“这帽子并不妨碍我，我戴着帽子吃饭，吃得很舒服。”

吃了牛排之后，有一盘菜球与一个昨天剩下的冷鸡肉。但是娜娜每逢一盘菜，必嘬一嘬嘴，踌躇了一会儿，嗅了一会儿，把一切都留在碟子上。结果是吃了些果子酱，中饭算是完了。

大家吃了些饭后果品。索爱并不撤了刀叉，便上咖啡；她们只好轻轻地把肉菜碟子推开。大家仍旧谈昨晚的好情景。娜娜吸了几支香烟，同时把身子向后倚，几乎把椅子推翻了，她只一味把腰肢乱摇。索爱停留在室中，背倚着食具橱，两手摆动着，在叙述她的历史给大家听。她自说是贝尔西一个稳婆的女儿，那稳婆的生意很不好。她先在一个牙科医生家里做工，后又到一个掮客家。但是这些都与她不相宜。于是她很自负地历数她做过某夫人的女仆。索爱说那些女主人们都是靠她发财的。假使没有她，许多家要闹大笑话了！有一天，她的女主人白兰胥正陪伴着奥克达夫先生，恰好那老头子也来了。您说索爱怎么办呢？她假装跌倒在客厅里，那老头子连忙上前扶起她，又到厨房里替她找了一杯水来给她吃，于是奥克达夫先生便乘机逃走了。

娜娜静听觉得津津有味，而且钦佩她，说：

“呀！她真是个好人！”

洛拉夫人也开始叙述自己的历史，说：

“我呢，我遭逢了许多不幸的事……”

于是她坐近马路华夫人,推心置腹地说出她的历史。她们二人互述身世,但是马路华夫人只爱知道别人的秘密,却不愿把自己的秘密泄露。人家说她在—间诡秘的膳宿旅馆里居住,没有一个人能闯进她的卧房里去的。

忽然间,娜娜动气了,说:

“姑母,请你不要耍刀子……弄得我头昏了。”

刚才洛拉夫人不经心,把两把刀子交叉地摆在桌上,这是不好的预兆。娜娜素来自夸不迷信,所以翻倒了盐瓶子不要紧,礼拜五也不要紧;只有刀子交叉乃是她所最畏忌的,因为没有一次不灵验的缘故。将来一定会有一件麻烦的事情。她打了一个呵欠,很愁闷地说:

“已经两点钟了……我非出去不可,是多么讨厌的事情啊!”

两个老妇人互相怔怔地望着,不说话,只一味摇头。当然,这种事并不常常有趣。娜娜仍旧仰翻在椅子上,再吸一支香烟,同时那两个老妇人紧闭双唇,不敢乱开口,俨然哲学家的神气。马路华夫人静默了半晌,说道:

“我们在等候您的时候,暂时打牌消遣。洛拉夫人,您会打牌吗?”

洛拉夫人当然会打牌,而且打得很高明。那时索爱已经走了,犯不着起动她,只把桌子腾出一个角儿就够了。于是大家把桌布掀起,掩盖住了那些肮脏的盘碟。马路华夫人正要到什物橱前取牌,娜娜说在她们未打牌以前,如果她能替她写一封信,她就感激她了,一则因娜娜讨厌写信,二则她不敢担保不写别字,比不上她的老友满腹文章。桌上有一个墨池、三个铜子一瓶的墨水、一支上锈的钢笔。信是写给达克奈的。马路华夫人运用她的好书法,开始写一句:“我的最亲爱的小男人。”于是娜娜说要告诉他明天不可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远离犹如近聚,她没有一刻不把他放在心头”。

“而且我末了要说‘一千个吻。’”她说。

洛拉夫人每听见了一句，就点一点头表示赞成，她的双睛眯眯，觉得听见了这种爱情的话很快活。于是她想用自己的话句，很多情地哦着道：

“一千个吻在你的美丽的眼睛上。”

“对了，‘一千个吻在你的美丽的眼睛上’。”娜娜跟着说，同时那两个老妇人的面上现出非常快乐的神情。

娜娜按铃叫索爱，要她把这一封信交给一个听差。恰巧索爱在同一班戏院的伙计谈天，因为他早上忘了把报告书送来，所以此刻他来补送，娜娜传他进来，叫他在回戏院的时候顺便把这一封信送到达克奈家里。后来她又询问他许多事情。呀！鲍特那富喜欢得很！已经有些人预定一礼拜后的戏座；而今早直到此刻，询问娜娜的地址的人不知多少！那伙计走了之后，娜娜说她至少要在外面耽搁半个钟头，如果有客来访，叫索爱请他们等一等。娜娜正说着，电铃已经响了。来的是一个债主，是一个租车的商人；他守候在外厅里的长凳上。他一点儿不忙，尽可以闲坐细数掌中螺！

娜娜懒懒地重新伸一伸腰，打了一个呵欠，说：

“去吧，放出些勇气来吧！我早该在那边了！”

然而她还是不动，她在看她的姑母打牌，洛拉夫人正在宣告一百个么。娜娜手拄着下巴，一心只在牌上。忽然听得三点钟响了，她惊得一跳，突然放手，说：

“天啊！”

马路华夫人正在数牌，用柔软的声音鼓励她说：

“亲爱的，你即刻去把你的事办了还好些。”

洛拉夫人一面洗牌，一面说：

“赶快做去吧。如果你在四点钟以前带了钱回来，我就搭四点半钟的火车。”

“唉！这不会延迟的。”娜娜说。

在十分钟内,索爱帮助她穿上一件长袍,戴上一顶帽子。她打扮得不整齐,她也管不了许多!她恰要下楼,只听得电铃又响了。这一次乃是个煤炭老板。好!就让他奉陪那车行老板吧!他们都在一起,可不愁寂寞了!不过她怕费口舌,于是从厨房里走过,竟从送货小门出去。她惯走小门,只消撩起了裙子就完了,有什么了不得的?

室中只剩下两个老妇人,马路华夫人堂皇地对洛拉夫人说:

“一个人能做一个慈母,什么都值得原谅了。”

洛拉夫人给纸牌迷住了,只答道:

“我有八十个国王。”

于是她们二人又都沉湎在那无终结的赌局中了。

桌子上的食具还没有撤去,肉菜的气味与香烟的气味混合,氤氲氲氲地充满一屋。她们把白糖块浸在烧酒里吃,她们一面喝烧酒,一面打牌,有二十分钟之久。第三次电铃又响了,索爱陡然走进来,推挽她们,竟像把她们当做平辈的人看待。

“喂,喂!人家又按铃了……你们不能停留在这里了。如果人人都来,我就用得着整个屋子……走吧!啾!啾!”

马路华夫人本想打完这一场的牌,但是索爱作势要抢牌,她无可奈何,只好照牌的次序收拾起来,同时洛拉夫人也把酒瓶酒杯白糖都搬到厨房里去。二人到了厨房里,在晾着的几块揩布与堆着盘碟的一个漆盆当中的一张桌子上收拾了一个角儿,大家坐了,仍旧打起牌来。

“我们说过有三百五十了……现在轮着您打了。”

“我打‘心’。”索爱回来的时候,仍旧看见她们着了纸牌迷。静默了一会儿,趁着洛拉夫人洗牌的当儿,马路华夫人问道:

“是谁?”

“唉!没有谁……”索爱不着意地回答,“是一个少年……我想要打发他走,但是他长得太美了,嘴下没有一根胡须,一双美丽的

蓝眼睛，活像一个少女，因此我终于叫他等候了……他手里拿着一个大花篮，我叫他放下，他无论如何不肯放手……这竟是一个抹鼻涕的小哥儿，还该在中学里好好地念书呢！”

洛拉夫人去找一壶清水来做一种克罗克酒，因为她吃那烧酒浸的糖块太多了，所以口渴起来。索爱咕噜地说她也想要喝一杯克罗克，她说她的喉咙苦得像胆汁一般了。

马路华夫人又问道：

“那么，您把他安置在什么地方？”

“呃！在后方的作业室里，这是还没有陈设的一间房子……房里仅仅有夫人的一个行李箱子与一张桌子。凡是粗鄙的人们，我都安置到那里去。”

索爱把她的克罗克酒加上了许多白糖，同时电铃又响，把她吓得一跳。呸！她要舒服地喝一杯酒也不行吗？她跑出去开了门。一会儿又回来。看见马路华夫人的眼神表示要问她，于是她说：

“没有什么，只有一个花篮。”

三人都饮克罗克解渴，互相点头施礼。索爱终于撤去饭厅的杯盘，一一摆在石槽上；然而在她撤馔的当儿，电铃还响了两次。她好像报告她的厨房，每次进来都申说着她那傲慢的语句：

“没有什么，只有一个花篮。”

马路华夫人与洛拉夫人打了两圈牌，听索爱叙述花篮到来的时候那些债主的情形，大家笑起来。娜娜在她的梳妆台上可以发现许多鲜花。只可惜这些花篮这样贵，竟换不来十个铜子。总之，有许多钱是浪费的了。

“我呢”，马路华夫人说，“巴黎的男子买花赠女人所花费的钱拿来赠给我做用度，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懂得，您是容易满足的人”，洛拉夫人咕噜地说，“只要扎花的线钱已经够了……亲爱的，我有六十个皇后。”

已经是四点欠十分了。索爱诧异起来，不懂得娜娜为什么在

外面耽搁这许久。平日娜娜不得已而在下午出去,必很敏捷地发送了回来。但是马路华夫人说一个人做事不能常常从心所欲;洛拉夫人也说人生于世不能没有小麻烦。大家只该静心等候着,如果娜娜迟到,一定是她的事务缠住了她。再者,大家并不受苦,厨房里的空气很好。洛拉夫人没有“心”了,便把些“角”打了出来。

电铃又响了。索爱应门回来,容光焕发,才到厨房的门口就低声叫道:

“夫人们,是那胖史丹奈来了!这一个,我把他安置到小客厅里去。”

洛拉夫人不认识这一班先生们,于是马路华夫人同她谈论这银行家史丹奈。但是,难道他要抛弃了洛丝吗?索爱是懂事的,摇头只说不是。电铃又响了,她非去开门不可。她这一次回到厨房里来便嚷道:

“好!糟糕!这是那黑汉子来了!我尽管再三地说夫人不在家,他竟坐在卧房里守候着……我们只预备他在晚上来。”

四点一刻了,娜娜还未归来。她做什么呢?这不是好的现象。人家又送来两个花篮。索爱厌烦起来,看还剩有没有咖啡。是的,她们真愿意喝咖啡,因为这可以提醒她们的精神。此刻她们打起盹来,躺在椅子上,还不停止打牌。四点半钟响了,不错了,一定有人与娜娜为难了!她们唧唧喳喳地谈论着。

忽然间,马路华夫人一时忘情,竟高声嚷起来道:

“我有五百了!……清一色!”

“住口!”索爱发怒说,“您叫那些先生们怎样猜想呢?”

在静寂中,在那两个老妇人喃喃争吵声中,一阵快步的声音从小门的楼梯上来了,这终于是娜娜了。在她未开厨房的门以前,早已听见她喘气,她进来时,脸很红,举动很粗暴,她的裙带大约是断了,所以她的裙拂拭了梯级;她的飘带刚才又浸在一涡积水里,这是第一层楼的厨房里流出的秽水,可见第一层楼的丫头真是一个

肮脏东西！

洛拉夫人噙着嘴，刚才与马路华夫人争吵的怒气未消，遂向娜娜说道：

“你来了！好！好！你累人家老等，你的心里才快活！”

“真的！夫人太不懂事了！”索爱也这样说着。

娜娜本来已经老大不高兴，又给她们吵了几句，越发气上加气。她受了人家的气不少了，归来还受她们如此招待！

“你们不要惹我生气！呃！”

“嘘！夫人，有客在外面。”索爱说。

于是娜娜放低了声音，喘着气，吃吃地说：

“难道你们以为我在外面寻开心吗？这事情闹个不了。我很希望你们也轮着这么一遭！……我生气起来，几乎把鞋子抛弃了……又没有一辆马车坐回来。幸亏只有两步路，然而我已经跑得累死了。”

“你有钱了吧？”洛拉夫人问。

“奇了！这话还用得着问吗？”娜娜答。

她的两腿跑得酸软了，靠着灶，坐在一张椅子上。气还喘着，她在胸衣里掏出一个封包，里头有四张一百法郎的钞票。封包上有一个宽阔的裂痕，因为她曾经把指头猛然拆开，好教自己信得过其中有物。那三个妇人环绕着她，眼紧紧地望着她的上手套的一双小手里拿着的一个又皱又脏的封包。天时太晚了，洛拉夫人要明天才能到兰布耶去，于是娜娜与她大辩论一场。索爱又说道：

“夫人，有客在等您。”

但是娜娜又动气了，客可以再等候，她的事情完了再见他们不迟。在她的姑母伸手要拿钱的当儿，她说：

“呀！不，不能都拿了去。三百法郎给那乳母，五十法郎给你做路费与杂用，共三百五十法郎……我留下五十法郎。”

最困难的问题乃是没有零钱，四张钞票分不开。娜娜家里竟

没有十个法郎。大家也不问马路华夫人,因为她身上仅仅有六个铜子,预备坐公共汽车,所以她听见人家要找零钱,她只有漠然不关心的样子。结果是索爱说她出去试看她的箱子里有没有。一会的子她回来,手里拿着五法郎的银币二十个,在桌子的一角上点算。洛拉夫人应承明天去领小路易回来,于是她即刻就走了。娜娜仍旧坐着休息,问道:

“您说有客来吗?”

“是的,夫人,共有三个客来。”

于是索爱把那银行家的名字先提,娜娜歪了一歪嘴,史丹奈因为昨天献了一个花篮,便以为她让他来烦扰不成?她说:

“而且,我受够了,我不接客了。您去告诉他们,叫他们不再等候吧。”

索爱不动,看见她的女主人又要做一件糊涂事,心里老大不高兴,用严重的语气说:

“请夫人三思,还是接见史丹奈先生吧。”

后来她又说起那黑汉子,说他在卧房里等候,一定觉得时间太长了。娜娜气冲冲地越发执拗,不,她不愿意看见任何人!谁把这样黏着的一个男子送来给她呢?

“请您把他们都赶出门外去吧。我要同马路华夫人打一圈牌,我觉得这样还好些。”

她正说着,一阵电铃又把她的话打断了。足够了,足够了,又来一个惹厌鬼!她禁止索爱去开门。索爱也不听她说话,已经出了厨房。及至她回来的时候,把两张名片交给娜娜,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我已经回复说夫人见客……这两位先生进了客厅了。”

娜娜恨恨地站起来,但是她看见名片上有的是叔雅尔侯爵与摩法伯爵的名字,不觉气消了。她静默了半晌,终于问道:

“这两个是什么人?您认识他们吗?”

“我认识那老的。”索爱噙着嘴，谨慎地说。

后来她的女主人仍旧用眼光问她，她又简单地答道：

“我在某地方看见过他。”

这一句话似乎使娜娜决意了。她离了厨房，心中惋惜，因为她在这一炉余炭熏蒸着的咖啡的气味里藏身，可以自由谈话，可以安然休息。她把马路华夫人丢在厨房里。此刻马路华夫人只要用纸牌占卦；她的帽子始终不曾脱去，不过为求舒服起见，她已经把帽绳解散，披在肩上了。

在梳妆室里，索爱赶着帮助娜娜披上一件梳妆衣。娜娜遭了这许多麻烦，嘴里喃喃地只诅咒男人们。这些粗话令索爱伤心，因为她看着娜娜不能早离厄运，心里着实替她难受。她还敢请求娜娜不动气。

“呀！呸！”娜娜说，“他们都是肮脏东西，他们只爱这个。”

然而她装做一个王妃的神气，昂昂然走向客厅去；索爱拉住了她，却自己去把叔雅尔侯爵与摩法伯爵引进梳妆室里来。这样更好些。

娜娜表示一种久经训练的礼貌，说：

“先生们，我累你们久候，抱歉得很。”

那两个男人施礼坐下。窗上的疏帷节减了太阳的强光。这是全宅中最雅致的一间房子，帘帷都是淡艳的。一个大理石的梳妆台，一个斑纹石嵌着的立镜，一张长椅子，许多蓝缎的靠背椅子。在梳妆台上，有许多花篮，玫瑰、百合、紫丁香，种种都有，浓香扑鼻。同时，在微湿的空气里，面盆上的余腻发出一种更烈的气味。娜娜裹着梳妆衣，好像给他们无意中撞见在梳妆室里似的，玉体犹湿，怕着轻罗。

“夫人”，摩法伯爵庄重地说，“我们固请要见，万望恕罪……我们这一来，为的是募捐……侯爵与我都是本区乐善会的会员。”

叔雅尔很有礼貌地连忙接着说道：

“我们打听得有一个伟大的女艺术家住在这屋子里，所以我们特来为穷人乞怜……我们相信有天才的人一定是好心人。”

娜娜假装谦虚，她只摇头或点头作答，同时心里很迅速地思量。这大约是那老的把那少的拉了来，因为他的一双眼睛太淫荡了。但是也该当心那一个少的，因为他的太阳穴也膨胀得可惊，他很可以自己来，对了，大约是门房说出了她的名字，于是他们互相推挽都来了。

“当然，先生们，你们本有上楼来的理由。”娜娜很风雅地说。

但是一阵电铃又把她吓得一跳。又有客来，仍旧是索爱出去开门！她继续地说道：

“一个人能够施舍，是多么快乐的事啊。”

她毕竟因被谄谀而喜悦了。

“呀！夫人”，那侯爵又说，“您不晓得他们是怎样受苦哩！本区号称富区，也有三千多个穷人。您想不出他们是多么惨：孩子们没有面包吃，妇人们病了没有救星，冻得要死……”

“可怜的人们！”娜娜很感动地叫了一句。

她的慈悲心是这样大，以至于泪湿了一双美丽的眼睛。她一时忘形，把身子弯了下来；她的梳妆衣开了，令人看见她的酥胸，同时她的两膝向前伸，在轻罗里印出浑圆的双股。那侯爵的土色的脸上了一道红晕。摩法伯爵正要说话，连忙把头低了。这梳妆室里的空气太热了，宛如一间荷花暖室，热气郁不得伸。玫瑰花渐谢了，檀香薰人欲醉。娜娜开口说道：

“在这情形之下，谁不愿意做一个富人？总之，大家量力做事……先生们，请你们相信我说，假使我早晓得……”

她在感动的当儿，几乎说出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所以她不曾把话说完。她一时难为情，竟记不起刚才脱衣服的时候把她那五十法郎放在哪里去了。她忽然忆及，钱大约是在梳妆台的一角上，一个翻倒的生发油瓶子下面。她恰恰站起来，电铃又响，声很长。

好！又来一个！这竟没有个结束！侯爵与伯爵也跟着起立，尤其是侯爵侧着耳朵向门口静听；大约他分辨得出这按铃的人是谁。摩法怔怔地望他；后来他们都别过眼去，大家都难为情，变冷了。一个有的是结实的身体与浓密的头发，一个耸着一双瘦肩，头上只剩几根疏稀的白毛。

娜娜把那十个大银币拿了来，笑着说：

“呃！先生们，我要交钱给你们……这是捐给那些穷人的……”

她的下巴的一个小笑涡显现了，她天真烂漫地把那些银币捧在手里，递给那两个男人，意思是说：“让我看，谁要？”那伯爵比较地敏捷些，伸手接取那五十法郎；但是有一个银币剩在她的手里，他要拿钱，不得不摸到她的肌肤，只觉得她的掌心微温，肌肤柔嫩，令他心里打了一个寒战。她觉得开心，始终只是笑着。

“拿去吧，先生们，我希望下次再多捐些。”

他们再也无所借口了，施了一礼，径向门口便走。但是，恰在他们要出去的当儿，电铃又响。侯爵忍不住苦笑，同时伯爵的神色也严重起来。娜娜留他们再坐几秒钟，好教索爱找到一个屋角儿安置来客。这一次岂不把屋子塞满了！后来她却看见客厅杳然无人，心里顿觉松快。难道索爱竟把他们装进衣橱里去了不成？

“再会，先生们。”她送到客厅的门槛子上说。

她把她的微笑与她的眼神包住了他们。摩法伯爵鞠躬，他虽则饱经世故，还禁不住心乱起来。梳妆室里的花香与妇人的气味把他闷煞了，他须要到外面呼吸空气去。叔雅尔走在他的背后，自信没有人看见，竟敢向娜娜丢了一个眼色，他的面色突然变了，舌头也吐到唇边了。

娜娜回到梳妆室里的时候，早见索爱拿着许多书信与名片等候着。娜娜纵声大笑道：

“来了两个无赖，竟要了我五十法郎！”

她毫不生气,她觉得男子们从她手里拿了钱去,倒是滑稽的事情。不过他们总算是些猪猡,现在累得她竟没有钱了。但是那些书信与名片使她动起气来。说到书信,还说得过去,因为昨天他们喝彩,今天免不得来求爱。至于那些名片呢,他们来拜访的人,都打发他们走了就是了。

索爱把来宾们到处都安置有些。她说幸亏这住宅很方便,每一间屋子都有门直通走廊。不像白兰胥夫人家里,非经过客厅不可,所以白兰胥夫人往往惹起许多麻烦。娜娜顺着自己的主意,向索爱说:

“请您都打发他们出去,先从那黑汉子起。”

索爱微笑地答道:

“夫人,这一个,我早已辞过他了;他只想要告诉夫人一声,说他今晚不能来。”

这是一件乐事。娜娜拍掌自贺。好福气,他不来,她可以自由了!她吐了一口气,表示心里松快,活像久受苦刑的人忽然遇赦一般。她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想起达克奈。唉!可怜的小狗!她恰写了一封信叫他等待到礼拜四哩!快!快!快请马路华夫人再写一封信!然而索爱却说马路华夫人在人家不知不觉的时候竟溜走了,像平日一般。于是娜娜说要差遣一个人去,后来又踌躇起来,她此刻疲倦得很,睡它整整的一夜岂不痛快些!结果是饱睡的心理战胜了。这是她能自满足的第一次。她说:

“今晚我从戏院里回来就睡觉,您非到明天午时不可唤醒我。”

于是她把声音提高,说道:

“呵!现在请您给我把他们都推到楼下去吧!”

索爱不动,她不敢明白地向夫人进忠告;不过,当夫人任情纵性的时候,她总得设法使夫人利用她的经验,因此她用一种短促的腔调问道:

“史丹奈也一样吗?”

“当然啦,先辞送了他,然后辞退其余的。”

索爱还在等候,希望夫人有考虑的时间。这是所有一切的戏院都认识的一个富翁,夫人如果能在洛丝的手里夺了来,岂不是可以骄傲的事情? 娜娜什么都懂得,却仍旧说道:

“亲爱的,赶快去吧,请您对他说我讨厌他。”

然而她忽然转意,也许明儿她不免羡慕他,于是她眨着眼睛,像小孩般笑着说:

“总而言之,纵使我想要他,最好的方法还是赶他出门。”

索爱似乎给她这话打动了,她怔怔地望着女主人,有钦佩她高明的样子。后来她毫不迟疑地去把史丹奈辞送了。

这时娜娜还耐心等几分钟,让索爱“肃清”那客厅。唉! 料不到有这一场大战! 娜娜探头进了客厅,客厅空了。再看饭厅也空了。她放了心,相信不会再有一个人了;她仍旧各处探望,及至她推开那作业室的门的时候,突然遇着一个小后生。他坐在一只箱子上,很安静,很老成,膝上盛着一个很大很大的花篮。她叫道:

“呀! 天啊! 这里头还有一个!”

那小后生瞥见了她,早已跳下地来,脸儿红得像一朵牡丹。他一时的感情冲动得太厉害了,竟不晓得把他的花篮怎样办,左手拿着也不是,右手拿着也不是。他的年纪这样小,这样难为情,而且没法处置花篮的那一副滑稽的神情,竟令娜娜感动,忍不住笑起来。依此看来,孩子们也来了? 她竟诱感到孩童了吗? 她忘了情,像慈母般地,自己拍了一拍两股,笑着问道:

“小娃娃,你要人家给你揩鼻涕吗?”

“是的。”那小后生低声地而且哀恳地回答。

这一个答复越发令她开心了。他有十七岁,名叫乔治·胡恭。昨天他到陆离戏院看戏。今天他特来拜访她。

“这些花是给我的吗?”

“是的。”

“那么，请给我罢，呆孩子！”

但是，当她接过那花篮的时候，他竟扑上她的手去，显得是青年的饥渴，她没奈何，只好打他一下，他才放手。唉！这竟是一个不识尊卑的淘气孩子！她一面责骂他，同时脸上现了桃红色，忍不住微笑。她应承将来与他再见，于是把他发送了。他蹒跚地走出，竟不复找得着门户。

娜娜回到梳妆室里，不久法朗西也就来为她理发。这一次才是正经的理发，因娜娜要在傍晚才穿衣。她坐在镜台之前，在那理发匠的一双妙手之下低头无语沉思，同时索爱进来说道：

“夫人，其中有一个不肯走。”

“好！就让他不走吧。”她安静地回答。

“而且还有许多人不住地来。”

“好的！叫他们等候吧。等到他们的肚子饿了，自然会走的。”

她的精神变了方向了，叫男子们坐冷凳子，乃是令她快活的事情。她忽然有了个好玩的主意：她逃脱了法朗西的手，自己跑去把门闩关上；现在他们尽可以在别的房子里堆满了，也许他们不至于挖墙进来吧。索爱要进来，可从厨房的小门走过。这时电铃越响越繁，每隔五分钟必响一次，声音响亮而清楚，是一个很有规则的电铃！娜娜算着电铃的次数，以为消遣。但是她忽然记起一件事来。

“喂，我的杏仁糖呢？”

法朗西也像她一般忘了杏仁糖。此刻听见她说起，遂从他的大衣的袋子里掏出一个包裹来，恭敬地献给她，像一个上流人献给女友的礼物；然而这些杏仁糖却记的是她的账。娜娜把那包裹放在两膝中间，把杏仁糖啣起来，每逢那理发匠把她轻推一推的时候，她就把头一扭。她静默了一会儿之后，说道：

“呸！竟是一群贼子来了！”

那电铃连响了三次，一声声越催越急。有些是胆怯的，铃声吞

吞吐吐；有些是大胆的，铃声锵然，如出粗暴的手指之下；有些是性急的，铃声急促，在空气中缭绕。这是索爱所谓五音钟。这钟可以惊动全区的人，一群男子争先恐后地把手指按那象牙的电钮。鲍特那富这坏蛋，他竟把她的住址给了这许多人，怕不是把昨晚全座的观众都请来了！

“喂，法朗西，您有没有一百法郎？”

他将身退后，把她的头发端详了一会儿，然后安静地说：

“一百法郎吗？这要看情形。”

“呀！您须知，如果您要抵押品……。”

娜娜不把话说完，却用手指着旁边的几间屋子。法朗西把一百法郎借给她了。索爱得了一刻空闲，进来预备娜娜的衣服首饰。不久她就该替娜娜穿衣，同时那理发匠在等候着，想要加上最后一梳。但是电铃继续地响，索爱只好丢了娜娜出去，娜娜的衣服只系好了一半，鞋子也只穿了一只。索爱虽则很有经验，此刻她的头也给人们闹昏了。起初她把那些男子东放一个，西放一个，所有的小角儿都安放满了，此刻她迫不得已，只好把两三个放在一起，也顾不得她平日的主张了。管它呢！如果他们互相吃了，倒还好些，因为可以腾出些地位来！娜娜已经把门关得紧紧的，也就不理他们，她说她还听见他们喘气哩！他们该是低着头，垂着舌，像些小狗坐在地上一概！这是她昨夜的成绩，能使这一群猎狗都追踪觅迹来了。

“但愿他们不打坏什么就好。”娜娜咕噜地说。

娜娜闻得门隙里有温暖的口气冲进来，她开始担心了。但是索爱把拉布迭特引了进来，娜娜心里松快地叫了一声。他想要同她说他曾经在民事裁判所替她支配了一笔款子。她也不听他的话，只说：

“我带您走……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吃了饭之后您送我到戏院里去。我再等到九点半钟才登台呢。”

好心的拉布迭特,他来得正巧!他呢,他是永远不要求什么的。他是妇人们的朋友,只替她们料理些小小的事情。所以他走过外厅的时候,已经发送了那些债主。再者,这些好债主非但不要娜娜付钱,而且他们所以再三要见娜娜,无非因为昨晚娜娜有了成绩,特来恭贺她,亲自请问她再要什么货物罢了。

“我们走吧。”娜娜穿好了衣服说。

恰好索爱进来嚷道:

“夫人,我再也不开门了……楼梯上黑压压地排列着许多男人呢!”

楼梯上排列着许多男人!法朗西虽则假装镇定,也忍不住笑起来,同时检拾他的梳篦。娜娜挽了拉布迭特的臂,把他推到厨房里去。她逃脱身了,不受男人们缠扰了;她很快乐,知道她可以得到他独自一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怕有事情了。他们从送货小门下楼的时候,她对他说:

“散场后您再把我送到我的门口。这样一来,我才可以放心……您想,今晚我可以睡一个整夜了!唉!亲爱的,这乃是一种怪脾气!”

第三章

摩法伯爵的母亲沙苹夫人在去年逝世，只剩有他的妻子沙苹夫人。人家因为避免与伯爵的母亲的名字混乱，往往叫她做摩法夫人。摩法夫人每逢礼拜二都在她的公馆里接待宾客。公馆在米洛迈斯尼路，本第耶弗路口，这是方形的大宅，摩法家的人在这里住了百余年；马路上，屋宇的外貌又高又黑，黯然像一个修道院；许多很大很大的百叶窗，差不多永远是关闭着的；屋后湿润的花园里有些树木已经发芽了，树身细长，欣然向日，人们在围墙外可以望见树枝。

这一个礼拜二，将近十点钟了，客厅里仅仅有十来个人。伯爵夫人只等候些熟客，所以她也不开小客厅，也不开饭厅。因为这样一来，大家亲近些，可以在火炉旁边谈话。而且那客厅也很大，很高；四个窗子下临花园，所以壁炉里虽则炭火很盛，大家还觉得四月底的多雨之夜的湿气重重。太阳永远不到客厅里，白昼的时候，一道淡青的光照进屋子里；晚上燃了灯之后，室中顿现庄严的气景；因为厅里尽是桃花心木的精致家具，黄绒垫的椅子与墙壁，加上了许多绣画。人家一进厅来就觉得一种冷的自尊心，如见昔年风俗。

壁炉的另一边有一张方形椅子，椅子的木硬了，垫子也不软了，伯爵的母亲就是在这上面死了的。这时沙苹夫人正坐在这椅子对过的一张深的椅子上，椅垫子是红绸做的，柔软得像一幅覆足

被。这乃是唯一的新时代物品，在这古色斑斓之中有新奇的意味。沙苹夫人说：

“那么，我们将来可以看见那波斯国王……”

大家在谈论不久将有许多国王与太子来巴黎看展览会。好几个妇人绕坐在壁炉前，其中有一位钟克乖夫人，她的哥哥是一个外交家，到东方做过官的。所以她就详细叙述那沙尔爱丁朝廷里的事情。

忽然间，伯爵夫人打了一个寒战，脸色变白了，一个铁厂主人的妻子尚特洛夫人看见了，便问道：

“亲爱的，您没有病吧？”

“不，没有的事”，沙苹夫人答，“我稍为受了凉……这客厅要很久才能取暖！”

于是她放眼沿着墙壁望去，直望到天花板。她的女儿爱斯迭尔是一个十六岁的颀长的少女，正当怀春期，此刻坐在一张凳子上，悄悄地起来，把壁炉里溜下来的一块木炭拨起了。但是沙苹夫人有一个教养院里的旧友名叫歇瑟尔夫人的，比她小了五岁，听了沙苹夫人的话，说道：

“我呢！我倒愿意要你这样一个客厅！至少你可以接待宾客……现在的人只晓得做些小鸟笼……假使我处在你的地位，岂不是好！”

她夹七搭八地只管说，说时指手画脚。她说假使她处在沙苹夫人的地位，她要把墙壁与椅子的装璜都改变了，于是开跳舞会，使全巴黎都跑了来。她的丈夫是一个官员，此刻正坐在她的后面，神气庄重地听她说。人家说她给丈夫戴绿帽子，而且并不隐瞒，然而人家原谅她，仍旧接待她，说是她疯狂得好。

“你们看这小丽安尼！”沙苹夫人勉强笑了一笑，只晓得说了这么一句。

她的懒惰的姿势表现出她的意见：她在这屋子住了十七年，从

前一概不更动,到今日岂有再更动的道理?她的婆婆生时要保存这客厅的形状,现在犯不着改变。后来她重新回到刚才的谈话:

“人家又切实地对我说普鲁士王与俄罗斯皇帝也要来呢。”

“是的,人家宣传说是很大的盛会。”钟克乖夫人说。

银行家史丹奈由歇瑟尔夫人引进来不久。他认识全巴黎,坐在两窗之间的一张安乐椅上谈话。他询问一个议员,想要知道议会对于证券交易所的消息;同时摩法伯爵站在他们跟前,脸色比平日更黯淡,静默地听他们谈话。近门处有四五个少年人另为一群,他们围绕着王多弗尔伯爵,那伯爵低声给他们讲一段故事,大约是十分有趣,惹得他们都笑到呼吸不来。屋子的当中有一个胖汉子,是内务部的某处长,他独自一人重重地压在一张靠背椅上,张开着眼睛正在睡觉。但是其中有一个少年似乎不相信王多弗尔的故事,所以王多弗尔把声音提高说:

“福加孟,您这人未免太多疑心,您破坏了您的快乐。”

于是他笑着回到妇人们身边坐下。他是贵族的后裔,很喜爱女人,很有趣味,把他的财产一顿子吃得精光。他的马厩在巴黎是有名的,他为这个不知用了多少钱;他每日在王家俱乐部赌输了的数目也够令人担心。他的情妇们每年要吞噬他的一处田庄或一带树林,丕加尔堤一带的大产业渐渐完了。歇瑟尔夫人在身边腾出一个位置给他坐,说:

“您自己对于什么都不相信,您还骂人家怀疑哩!您才是破坏快乐的人呢。”

“恰因这个缘故,所以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他们,好教他们知所警戒呢。”他说。

但是人家叫他住口,因为他的话得罪了卫洛先生。妇人们分开两旁,大家望见卫洛先生坐在后方的一张长椅子上。他是六十来岁的男子,牙齿很不好,而笑容可掬。他在这里,好像在自己家里一般,专听众人说话,一句不曾放过。他摇了一摇手,说那伯爵

并没有得罪他。王多弗尔仍旧容貌庄重,正经地说道:

“卫洛先生分明知道该信的事我总相信的。”

这是宗教上的说法,连歇瑟尔夫人也表示满意了。近门处的少年们不复笑了,这个大模大样的客厅,不能令他们开心。忽然一阵冷气吹过,大家在静寂中听见史丹奈的鼻音,因为他一味向那议员探消息,那议员一味守秘密,所以他终于发怒了。一霎时,沙苹夫人注视火炉;又重新回到刚才的谈话:

“去年我在巴黎看见了普鲁士王,以他的年纪而论,算是还十分强壮的。”

“俾斯麦伯爵会陪伴他来的”,钟克乖夫人说,“你们认识俾斯麦伯爵吗?我在我的哥哥家里陪他吃过中饭。唉!这乃是当年他代表普鲁士到巴黎来的时候,是许久的事了……他最近的成功,我实在有些莫名其妙。”

“为什么呢?”尚特洛夫人问。

“天啊!叫我怎样对您说呢?……我不喜欢他。看他的样子很粗暴而且没有礼貌。而且我觉得他没有聪明。”

于是众人都谈论俾斯麦伯爵,大家的意见很分歧,王多弗尔认识他,坚持地说他是一个喝酒赌钱之辈。正在辩论之间,门开了,爱克多进来,福歇利也在后面跟着。福歇利走近伯爵夫人,鞠躬说道:

“夫人,我记起了您的雅召……”

她笑了笑,说了一句客气话。福歇利向伯爵施礼之后,在客厅里一时顿有进了异乡之感;因为他只认识史丹奈一人。王多弗尔本是转过身去的,此刻走来与他握手。福歇利喜欢遇见了他,急急地要告诉他些言语,即刻把他拉在一边,低声说道:

“说的是明天,您懂了吗?”

“妙啊!”

“半夜,在她家里……”

“我晓得，我晓得……我同白兰胥去。”

他想要逃脱身，仍旧回到妇人们身边辩论俾斯麦，但是福歇利把他拉住。

“您绝对猜不着她拜托我来邀请谁。”

于是他轻轻地把头一抬，朝着摩法伯爵，那时摩法伯爵正在同那议员与史丹奈讨论一种预算。

“这是不可能的！”王多弗尔又吃惊，又觉得有趣，说。

“说哩！她还要我赌咒务必把他领去给她呢。我这一来，多半为的是这个。”

二人悄悄地笑了一笑，王多弗尔连忙回到妇人队里嚷道：

“恰恰相反，我告诉你们，俾斯麦先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您看，有一天晚上他在我跟前说了一句妙话……”

这时的爱克多听见了他们低声地匆匆说了的言语，于是怔怔地望着福歇利，希望他同他解释，然而他始终不说。他们说的是谁？明天半夜里要做什么事？他不放松他的表兄了。福歇利走去坐下，尤其是沙苹夫人令他注意。人们常常在他跟前说起她的名字，他晓得她在十七岁就结了婚，此时她该有三十四岁了，她自从结婚之后便守着她的丈夫与她的婆婆在宅中过闭户隐居的生活。在社会上，有些人说她的孝心可嘉，有些人可怜她，记得当年她未被禁闭时的巧笑美盼，可惜她埋没在一间旧公馆里。福歇利仔细观察她，心下踌躇。他有一个朋友，最近在墨西哥的舰长任上死了的，在他离国的当天晚上，吃了饭之后，告诉了福歇利一件秘密的事情；这种事情，最谨慎的人有时也会泄露的。但是他的记忆太模糊了，那一天晚上他们吃饭太饱了；此刻他看见那伯爵夫人在这古色古香的客厅，穿的是黑色衣服，安静地微笑着，他越发不信朋友的话了。她的背后有一盏灯，把她丰腴的身材、棕色的头发、闲雅的半面映照，只有她的嘴厚了些，显出一种不可压制的淫情。

爱克多厌烦起来，咕噜地说道：

“倒霉！他们在不停地争他们的俾斯麦！人家在这里闷死了。你打得好主意，偏要来！”

福歇利突然问道：

“喂，伯爵夫人没有同人家睡觉吗？”

爱克多显出不自然的样子，吃吃地说：

“呀，不！呀，不！亲爱的，你从哪里猜想的呢？”

后来他知道他这样生气是不雅的，于是他将身倒在安乐椅上，又说道：

“呃！我说不是的，但是我并不比你知道清楚些……有一个小子名叫福加孟的，人家到处撞见他。当然，人家看见比这更厉害的事情还有。我呢，我不管……总之，最真确的乃是：纵使她找汉子开心，还算她狡猾，因为到处没有人传扬。”

于是他不等福歇利质问他，他自己先把他所知道的魔法家的事情告诉他。这时那些妇人们都在壁炉前继续地谈论俾斯麦，他们二人让大家把声音放低。看他们扎着白领结，带着白手套，教人猜说他们在谈论重大的正事。爱克多开始叙述了，原来爱克多与魔法的母亲很熟，她是一个不好说话的老妇人，她爱摆架子，弄威权，要人人在她跟前低头。说到魔法，他是一个将军的晚年的儿子；拿破仑在12月2日之役，因那将军有功，封他做伯爵。魔法也缺少快活的神气，但是人家都说他忠厚，说他做事有良心，而且他在朝廷里尽忠办事，能知自重，又有道德，所以人家都钦仰他。这是他的母亲给他的好教育：叫他天天去听忏悔，叫他不要逃学，叫他不要学少年人虚度光阴。他依言实行。他有很厉害的肝病，如最重的寒热病一般。末了，爱克多要切实地描写他，便低声附着他的表兄的耳朵说了一句话。

“这是不会的！”他的表兄说。

“人家向我赌过咒的，还不是真话吗！……他结婚之后，他还有这毛病呢。”

福歇利笑着注视那伯爵,只见他的面部有毫毛环绕,却没有胡子,自从他对史丹奈叙述款项的数目之后,更显得他是一个不好惹的人。福歇利咕噜地说道:

“不错,他真有个样子!唉,他给他妻子好一个赠品!……可怜,可怜,他该是怎样惹她厌了!我敢打赌,她是一点儿不知道的!”恰好沙苹夫人向他说话。他因为觉得摩法的情形太滑稽而且太稀奇了,一时听不见她的话。她重新又问道:

“福歇利先生,您不是揭载过俾斯麦先生的一篇小传吗?……您同他谈过话没有?”

他连忙起立,走近妇人队里,努力恢复了常态,而且他找到了一种很容易的答复:

“天啊!夫人,我老实对您说,我这一篇文章是抄袭德国出版的一本俾斯麦传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俾斯麦先生。”

他停留在伯爵夫人身边,他一面同她谈话,一面继续地思量。看她不像有这许多年纪,人家至多只说她有二十八岁;尤其是她的一双眼睛保存着青春之火,长长的眼睑浴在一翳蓝光里。她是在一个不和谐的家庭里生长的,这一月住在叔雅尔侯爵家里,那一月住在侯爵夫人家里。及至她的母亲死后,她的年纪很轻,大约是她的父亲嫌她累赘,便迫她嫁了人。那侯爵是一个厉害的人,近来人们开始说他的奇异的历史,她虽则有孝心,也无可奈何!福歇利问她侯爵今晚来不来,她说他当然来的,但是要来得很晚,因为他的工作太忙了!福歇利自以为知道那侯爵在什么地方正在娱乐,于是他的神情仍旧严重。忽然间,他看见伯爵夫人左颊近嘴处有一个黑痣,他诧异起来。娜娜恰有这样的一个黑痣,一点儿不差!说也奇怪,在那黑痣上,也有几根小小卷曲的毫毛;不过娜娜的毫毛是黄色的,她的毫毛却是漆黑色的。这没有关系,这女人没有同人家睡过觉。只听得她又说道:

“我常常希望认识奥古斯达王后,人家切实地说她为人很忠

厚,很信教……您想她会陪伴国王来吗?”

“我想不会的,夫人。”他答。

她没有同人家睡过觉,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消看她的女儿矫揉造作地坐在凳子上,她坐在她的女儿身旁,便可证明了。这坟墓般的一个客厅,放出教堂里的气味,令人联想到她屈服在铁手之下,过的是艰苦的生活。在这古色而潮湿的住宅里,她从来没有加上了自己的一件东西。宅中只有摩法专权,要人家忏悔吃斋。福歇利忽然看那老卫洛牙齿很不好,而笑容可掬,坐在妇人们背后,他更多得一个论据了。他认识卫洛是一个前任律师,专理宗教上的诉讼:他因此赚了不少的钱。他过的生活有几分神秘,人家到处接见他,恭敬地向他施礼,甚至于有几分怕他,好像他代表什么强权,隐隐中能给人祸福似的。然而他自己表示很谦卑,他是玛玳珪教堂的董事,此外他只承受了第九区市政局的副局长之任,依他说是借此消闲。呸!沙苹夫人给人们包围得太厉害了,叫人无从下手!福歇利溜出了妇人队里之后,对他的表弟说道:

“你的话不错,这里真闷煞人!我们就要走了。”

但是史丹奈同摩法伯爵与那议员离开了之后,气冲冲地上前,流着汗,低声地咕嘈道:

“好!如果他们不肯说,就让他们不说吧,……我可以另找到些肯说的人。”

后来他把福歇利推到一个角儿上,变了腔调,得意洋洋地说:

“喂!是明天吗?……我懂了,好朋友!”

“呀!”福歇利诧异地说。

“您不晓得……唉!我好不容易得到她家找见了她!因为米让不肯放松我!”

“米让夫妇是知情的啊。”

“是的,她也向我说起……总之,她后来竟接见我了,……邀请我了……说是戏院散场后,半夜正十二点钟相见。”

那银行家的容光焕发,眨了几眨眼睛,说了一句隐藏深意的话:

“您呢,行了吧?”

福歇利假作不懂,说:

“什么?她想要谢我给她做了一篇文章,所以她到我家里去。”

“是的,是的……你们做新闻记者真有福,人家报答你们……喂,明天是谁付钱呢?”

福歇利把两臂张开,像要表示这是大家从来不能知道的。这时王多弗尔把史丹奈叫去了,因为他认识俾斯麦先生。钟克乖夫人差不多被说服了,她说了下面的几句话做结论:

“他给了我一个坏印象,我觉得他有凶恶的相貌……但是我愿意相信他有聪明。这就是他成功的原因。”

“当然啦。”那银行家勉强笑着说。

这一次爱克多却敢寻根究底,固执地质问他的表兄了:

“明天晚上人家在一个女人家里吃夜饭吗?……是谁?呃?是谁?”

福歇利作势表示人家在听他说话,叫他不可轻狂。门又开了,一个老妇人进来,后面跟着是一个少年男子,福歇利认得是那中学的逃学生。在《黄发的梵奴》之夜,他高声叫了一句“妙得很”,至今人们还常常谈起。这老妇人一来,全厅的人都起动了。沙苹夫人连忙站起来迎接,握着她的双手,叫她做亲爱的胡恭夫人。爱克多看见他的表兄怔怔地注视这情形,晓得他很想知道其中的缘故,于是概括地告诉他,令他动心:原来胡恭夫人是一个书办的寡妇,她的母家的旧基业在奥烈安附近,她只在李歇利欧路买了一所屋子作为行馆。她到巴黎来住几个礼拜,为的是把她最幼的儿子安置在巴黎,叫他进法科第一年级。她当年是叔雅尔侯爵夫人的好友,眼看沙苹夫人生长;沙苹夫人未结婚以前,曾在她家住了整整的几个月,现在她们还是你你我我地称呼呢。只听得她向沙苹夫人

说道：

“我给你把乔治带来了。他长大了，不是吗？”

那少年有晶莹的眼睛，金黄的卷发，像一个假扮男子的少女。他毫无拘束地向伯爵夫人施礼，令她回忆起两年前在奥烈安同他玩了一场毽子。

“费理伯不在巴黎吗？”摩法伯爵问。

“唉！不”，那老妇人答，“他仍旧在布尔歇的军营里。”

她坐下来，骄傲地说起她的长子费理伯，他一时发狂自己去投了军，现在却升了陆军中尉。一切的妇人都环绕着她，表示同情与敬意。大家继续谈话，越发客气，越发考究了。福歇利看见了这可敬的胡恭夫人一副慈祥的脸孔露出蔼然的微笑，头上几幅宽阔的带子包着她的白发，他想起刚才怀疑沙苹夫人觉得自己太可笑了。

然而沙苹夫人所坐的一张宽大的红绸椅子又引起他的注意了，他觉得这椅子在这陈旧的客厅里太不相称了，竟显出一种爱好新奇的心理。这一种诱人情欲、教人懒惰的椅子，决不是摩法伯爵搬了进来的。这大约是一种尝试，是欲望与娱乐的开端。于是他又忘形了，又悠然沉思，隐约地忆及当年一间饭馆的特别室里他的朋友的一场私语。他所以希望混进摩法家里者，无非为一种淫欲的好奇心所驱使；既然他的朋友停留在墨西哥，谁晓得？非看一看不可。这当然是一场胡闹，然而这念头缠扰住他，他觉得受了引诱，他的淫心起了。那椅子上的红绸皱了，椅背也是颠倒的，此刻他注意到了，却觉得有趣。

“喂！我们走不走？”爱克多问，同时又说 he 到了外面一定可以打听知道人家偕同吃晚饭的那女人的名字。

“等一会儿吧。”福歇利答。

他再也不忙着要走了，借口说是人家拜托他请客，而他一时未便开口。这时那些妇人们在谈论某人出家修行的一件事，说是最能令人感动的一场礼仪，巴黎的上流社会为这事感动了三日之久。

原来出家的乃是福歇莱子爵夫人的长女，她受了不可抵抗的神示，竟进了嘉美利德修道院。尚特洛夫人是福歇莱夫人的表妹。她说那女子出了家的第二天，子爵夫人哭得呼吸不来，竟至于卧床不起。

“我呢”，歇瑟尔夫人说，“我在教堂里坐的位置很好，我觉得这事很新奇。”

然而胡恭夫人却可怜那母亲：失了一个女儿，是多么悲惨的事啊！她坦白地说道：

“人家说我非常尽忠于宗教，然而我到底觉得孩子们固执地要这样自寻死路乃是残酷的事情。”

“是的，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沙苹夫人说时，打了一个小寒战，同时将身更用力地坐进火炉前她的大椅子上取暖。

于是那些妇人们互相辩论起来，然而她们的声音很平和，在严重的谈话里不时有轻微的笑声间杂着。壁炉上的两盏灯被玫瑰色的花纱罩着，放出微弱的光照耀她们。在别的地方也只共有三盏灯，以致这广阔的客厅沉在静和的阴影里。

史丹奈纳闷起来，他向福歇利叙述那歇瑟尔夫人的一件风流事，他竟叫起她的小名丽安尼来；他说时在那些妇人的椅子背后，把声音放低。他说丽安尼是一个任人调戏的女人。福歇利留心看她，只见她很滑稽地斜倚在她的椅子的一边，像一个男子般无所避忌，他终于觉得她在此地为可怪；他觉得嘉洛林家里还规矩些，因为她的母亲治家严些。唉！这巴黎的社会是何等奇异的社会啊！最规矩的人家也给些野人侵进去了！那静默的卫洛，只晓得微笑地露出他的不好的牙齿，他大约是逝世的老伯爵夫人时代的宾客；其余如尚特洛夫人、钟克乖夫人、几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与四五个坐在屋角儿上不动的老翁，大约也都是些老宾客。摩法伯爵引来的乃是些公家职员，他们都循规蹈矩，合朝廷的格式；其中有一个是某部的处长，他老是一个人坐在屋子中央，面部剃得光光的，眼神

昏瞆，身子给衣服束得太紧了，竟令他动弹不得！差不多所有一切的少年人与几个上流人都是叔雅尔侯爵招来的，他保存着正统派的交游，因为他进了议会之后曾经加入正统派。此外剩有歇瑟尔夫人与史丹奈，这两人形迹可疑，不知是谁引来的。关于这一层，胡恭夫人年纪高，却有明白的解答。然而福歇利看见歇瑟尔夫人的时候，便以为这是沙苹夫人引来的。史丹奈继续低声地说道：

“又有一次，丽安尼引了她的戏子到莫多邦去。她住在波尔介府，离莫多邦有二十里之远，她每天坐着两马的轻车到他所住的金狮旅馆看他……那车子在门外等候着。丽安尼进去几个钟头不出来，以至于许多人走拢来看她的车马。”

室中一时沉寂，高高的天花板之下大家度过了几秒钟的庄严的时间。两个少年开始唧唧喳喳地私语，然而不久也就停止了。大家只听见摩法伯爵走过的脚步声。那些灯似乎更黯淡了，炉火熄了，四年以来的座上老亲友都浴在严厉的黑影里。好像宾客们都觉得伯爵的母亲归来，大家看见她的严肃的脸孔似的。后来是沙苹夫人再开口说：

“总之，巴黎人传说得很厉害……说是那少年男子死了，这就是那可怜的女子出家的真原因，而且人家说福歇莱先生永远不会赞成他们结婚。”

“人家还说许多别的话哩。”丽安尼冒失地说。

她说了，笑起来，不肯再说下去了。沙苹夫人为这一句有趣的话所动，也忍不住把手帕子掩了嘴唇。在庄严的客厅里，这一阵笑声好像水晶破碎了一般，福歇利又有了感触，这当然是一个裂痕的开端了。这时众声又起，钟克乖夫人反对沙苹夫人的话，尚特洛夫人也说她晓得福歇莱曾经议过一头亲事，但是后来大家也就不提了；男人们也说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在这几分钟内，那些波那巴特派、正统派与怀疑派互相冲撞，一时议论纷纷。爱斯迭尔按铃，叫人在炉中添炭。仆人把灯送上来，大家如重见天日。福歇利微笑，

好像觉得舒服了。

“妙啊！女子们嫁不得表兄，便只好嫁上帝”，王多弗尔说了这两句，因为他讨厌这问题，特走近福歇利问道：“亲爱的，您看见过一个被爱的女子出家吗？”

他听不见答话，他越发厌烦了，于是低声说道：

“喂，明天我们一共多少人？……有米让夫妇、史丹奈、您、我与白兰胥……还有谁呢？”

“嘉洛林，我想……西曼……大约还有嘉嘉……人家总知道不清楚的，是不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预料二十个人，临时可以有三十个呢。”

王多弗尔注视着妇人们，突然改变一方面说：

“这钟克乖夫人，在十五年前该是还很好看的……那小爱斯迭尔还躺在那里，这又是一块漂亮的肉，预备给人放在床上的！”

忽然他又停止说这个，仍旧回说到明天的夜宴：

“在这种事情，最讨厌的乃是：常常只是那几个女人……非加上一些新的不可。请您努力找出一个来吧……呃！我有一个主意了！我要去把那一天晚上陆离戏院里那胖汉子带来的那女人请了来才好，待我同他商量去。”

他所说的乃是那内务部处长，此刻正在客厅中央打盹。福歇利远远地看他们商量这事，觉得有趣。那胖汉子规规矩矩地坐着，王多弗尔也走去坐在他的身旁。一霎时，他们二人似乎在争论那少女出家的真原因。不久之后，王多弗尔回来了，说：

“不行，他赌咒说她很规矩，说她一定拒绝的……然而我却打赌说我在洛尔家里看见过她。”

“怎么，您到洛尔家里去！”福歇利笑说，“您竟到这种地方去冒险！……我以为只有我这一班穷骨头……”

“呀！亲爱的，人生于世，什么都该晓得才是。”

于是他们互相调笑，双睛眦眦地互相叙述殉教路的会食馆的

详情,原来那胖妇人洛尔在那里招呼许多穷困的女人吃饭,每餐只收三个法郎。这是一个好窟窿!那些女人们吻洛尔时,都吻她的嘴。沙萃夫人偶然听见了一句,便掉转头来,他们都往后退,互相轻轻地碰着,大家都很快活。他们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乔治·胡恭在听他们说话,听得脸红了,竟从耳根红到他那少女般的颈。这孩子十分害羞,同时又很羡慕。自从他的母亲放松了他在客厅里之后,他绕到歇瑟尔夫人身后坐下,因为他只觉得她一人是美妙的,而且他的心里还念念不忘娜娜!

“昨天晚上”,胡恭夫人说,“乔治引我看戏去。是的,到陆离戏院去,我至少有十年不踏进陆离戏院的门口了。这孩子很爱音乐……至于我呢,我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看见他那么高兴!……今日戏院里演的都是些新奇的戏剧,而且我承认音乐不能十分感动我的心怀。”

“怎么!”钟克乖夫人说时,举眼向天,“夫人,您不爱音乐!唉!一个人不爱音乐,这是可能的吗?”

大家也跟着这样说。胡恭夫人完全看不懂陆离戏院这一本戏剧的好处,大家也不开口;她们都看过那戏,然而她们却不谈论及。她们接着就谈音乐,大家说对于音乐大师的钦仰。钟克乖夫人只爱梵贝尔^①,尚特洛夫人却为意大利诸名家揄扬。这些妇人的声音很柔和而无力,好像小教堂里的赞美歌。这时王多弗尔把福歇利拉到客厅中间,说道:

“喂,我们到底要找一个女人预备明天应用才是。我们去要求史丹奈好不好?”

“唉!史丹奈!到他手里的女人乃是巴黎所不要的了!”

这时王多弗尔四顾寻觅,又说:

“等一等,前几天我遇见福加孟陪伴着一个可爱的金发妇人。”

^① 梵贝尔(Weber,1786—1826)是德国的大音乐家。

我要叫他把她带去。”

于是他叫了福加孟来，二人很快地商量了几句。大约商议中还有难题，因为他们小心地踱来踱去，跨过妇人们的裙子，直去找着另一个少年，三人在窗前继续地商量。剩下福歇利独自一人，只好走近了壁炉，恰听见钟克乖夫人说她每次听见梵贝尔的音乐时，必同时看见好些湖山林壑，与白露沾濡的乡村上的红日初升。忽然他觉得背后有人拍他，而且说道：

“你不是个好人。”

福歇利回头认得是爱克多，便问道：

“什么？”

“明天的夜宴……你很可以邀请我啊。”

福歇利恰要答话时，王多弗尔已经回来，向他说：

“那女人似乎不是福加孟的，只是那边那一位先生的姘头……她是不能来的了。真没有福气！……然而我到底招致福加孟。他要设法把王宫剧场的鲁意丝邀了来。”

只听得尚特洛夫人提高了声音问道：

“王多弗尔先生，听说礼拜天人家喝华克奈尔^①的倒彩，不是吗？”

“唉！喝得好厉害的倒彩！”他答时，很有礼貌地走上前去。

后来人家并不留他，于是他又走开，继续地凑着福歇利的耳朵说：

“让我再去张罗……这些青年们该认识许多女子。”

只见他很客气地微笑着走近那些男子，在客厅四面拉人说话。他混进了某一队里，向每人的耳边说了一句，回身眨了几眨眼睛，有会意的样子。他好像颁布命令，他的态度很自然。他的话传遍，大家订了约会；同时那些妇人们叽哩咕噜地在辩论音乐上的问题，

① 华克奈尔(Wagner, 1813—1883)是德国的大音乐家。

声音遮盖住了少年们互相招致的私语。只听得尚特洛夫人又说道：

“不，请您不要说起您那些德国人。歌曲乃是快乐的本身，乃是黑暗中的光明……您听说过巴蒂^①唱的《理发匠》吗？”

“她唱得妙极了。”丽安尼说着，同时只在钢琴上奏几曲小歌剧。

这时沙萃夫人按铃了。每逢礼拜二宾客不多的时候，就在客厅里摆茶。沙萃夫人一面指点仆人把一张独脚桌搬开，一面把眼睛管住了王多弗尔伯爵。她模糊地微笑，把她那些雪白的牙齿露出一点儿。当那伯爵走过的时候，她问道：

“喂，王多弗尔先生，您在捣什么鬼？”

“我吗，夫人？我没有捣什么鬼。”他镇静地回答。

“呀！……我刚才看见您鬼鬼祟祟的……喂，请您帮一个忙吧。”

她把一个册子交给他，叫他拿到钢琴上去。然而他还有法子低声告诉福歇利，说明天将有奈奈，是本冬季的最美丽的酥胸；还有玛丽亚，是戏狂剧场新聘的演员。这时爱克多步步扯住他，要他邀请，他终于请他了。王多弗尔即刻答应要他，不过叫他要领了克拉丽丝去；爱克多假装怕叨扰人，不肯就答应。他叫他放心，说：

“既然我邀请您，这就够了！”

爱克多很想要知道那女人的名字，但是伯爵夫人已经把王多弗尔叫了去，问他英国人烹茶的法子，因为他每年为赛马之故往往到英国去。然而依他说只有俄国人会烹茶，于是他把秘诀传给了伯爵夫人。后来，好像他说话时心里同时想到许多事情上头似的，突然改口，问道：

“我请问您，那侯爵呢？今晚我们不能见他的面吗？”

① 巴蒂(Adelina Patti, 1843—1919)意大利的女音乐家。

“哪里！”沙莘夫人答，“我的父亲切实地答应过我的。此刻我开始担心了……大约是他的工作缠住了他。”

王多弗尔心里明白，口里只微笑了一笑。他也猜得着叔雅尔侯爵的工作是什么性质的，他因此想起那侯爵有时候带一个美人到乡间去，也许可以把她请了来。

这时，福歌利以为夜深了，是应该冒险邀请摩法伯爵的时候了。王多弗尔以为他说的是笑话，问道：

“当真的吗？”

“千真万确的……如果我不替她传话，她要挖我的眼睛。您须知，这是她的怪脾气。”

“那么，让我来帮助您，亲爱的。”

十一点钟响了，伯爵夫人由她的女儿帮助着献茶，因为来宾大抵都是些熟人，所以茶杯与饼盘都挨着各人的座位送去，那些妇人们在炉火前，并不离开她们的椅子，轻轻地呷茶，用手指拿着饼干慢慢地啣。她们的谈话，从音乐移到日常交易的店家去了，大家说糕饼店只有布亚西耶家，镜店只有嘉特菱家，然而尚特洛夫人却主张赖登威尔家。这时的谈话越发迟缓了，一种惰性催眠了全座。史丹奈把那议员推在长椅的一角上，仍旧迫他说出消息。卫洛先生的牙齿大约是甜的食品弄坏了的，此刻他还吃那些饼干，沙沙地响，像一个老鼠；同时，那内务部处长把鼻子浸在茶杯里，半晌不抬头。伯爵夫人不慌不忙，经过了一个又一个，不吃的并不勉强他吃，她只站着注视那些男人，现出“无言的质问”的神气，然后微笑地走过了。盛烈的炉火把她的脸弄得通红，她活像她的女儿的姊妹；但是她的女儿在她的身边却显得太笨了。当她走近福歌利的时候，他正在同她的丈夫及王多弗尔谈话，她看见他们忽然住口了，但是她并不停步，更走远些，把那一杯茶送给乔治·胡恭。这时福歌利很风流地向摩法伯爵再说道：

“有一位妇人想要请您吃晚饭。”

摩法伯爵的脸孔全晚都是灰色的，很诧异地问道：

“什么妇人？”

“呃！娜娜！”王多弗尔一口说破了。

那伯爵的神气更严重了，他的眼睑一掩，同时额上一皱，似乎害了头痛病的样子，他说：

“但是我并不认识这位妇人。”

“不要说了吧，您还到过她家呢。”王多弗尔说。

“怎么！我到过她家吗？……呀！对了，前几天我去替乐善会捐钱。现在我差不多忘记了；……无论如何，我不认识她，我不能承受她的邀请。”

他变了冰冷的脸孔，意思是说他们这样开玩笑实在是没道理，像他这一流的人岂是那一类妇人的座上客！王多弗尔反驳说这是艺术上的宴会，有了艺术的关系，什么都可以原谅了。福歇利也说从前苏格兰的王子也肯坐在一个咖啡音乐馆的歌妓的身旁。摩法伯爵也不听他的话，只一口拒绝。虽则他很讲究礼数，竟至于露出生气的态度来。

乔治与爱克多正在对立着喝茶，早已听见了他们的几句私语，于是爱克多咕噜地说：

“呃？这原来是在娜娜家里，为什么我总猜不着！”

乔治一句话不说，然而他的金发飘动了，蓝睛闪烁了；数日来他的淫荡的心一时发作。现在他发现了他所梦想的一切了！

“不过我不晓得地址。”爱克多说。

“在哈斯曼大马路，阿尔加特路与巴斯基耶路的中间，第三层楼。”乔治一口气说完了。

爱克多诧异地望着他。他一则自负，二则难为情，脸红得很厉害，接着说道：

“我懂得了，她今早已经邀请了我。”

这时客厅里一时耸动，原来是叔雅尔侯爵来了，大家殷勤地迎

接。王多弗尔与福歇利不能再劝摩法伯爵了。只见那侯爵艰难地走上前来，两腿酸软，脸色惨白，停步在厅的中央。他的眼睛眨了又眨，好像他在黑暗的小路出来，忽见灯光，禁不住眨眼似的。沙苹夫人向他说道：

“父亲，我已经失望，以为今晚见不到您了。假使您不来，我简直担心到明天。”

他怔怔地望着她不答，好像不懂得的样子。他的脸上剃了胡须，显得鼻子格外的大，像臃肿似的，他的下唇也吊下来。胡恭夫人看见他这样辛苦，很可怜他，满面慈祥地向他说道：

“您工作太多了，您应该休养才是……到了您这年纪，应该把工作让给少年人了。”

“工作，呃”，他毕竟吃吃地说了，“是的，工作，老是有许多工作。”

他恢复精神了，把他那弯下了的腰挺起来，依照平常的习惯把手放在自己的白发上。他的白发稀疏，在他的耳后飘着。只听得钟克乖夫人问道：

“您为了什么工作，弄得这样晚？我以为您是到财政部里集会去了。”

沙苹夫人抢着说道：

“我的父亲要研究一个法律草案。”

“是的，一个法律草案”，他说，“不错，正是一个法律草案……我关了门研究……这是关于工厂的规程，我要人家注意礼拜日的休息。政府不肯从严施行，真是可耻。现在的许多教堂都空了，不久就有灾祸了。”

王多弗尔向福歇利丢眼色。他们二人都在侯爵身后，看他的动静。后来王多弗尔终于能把他拉到一边，同他说起从前他所带到乡下去的那一个美人，他假装惊怪，说他并没有这事。他有时候到维洛弗来·戴介尔子爵夫人家里住几天，也许人家看见的就是她。王多弗尔见他不肯说真话，便要报复他，突然问道：

“喂！您到了什么地方来？您的手腕儿满是蜘蛛网与石灰。”

“我的手腕儿吗？”他说时有几分不自在，“呃？真的……有点儿脏……大约是我在家里下楼的时候抹了来的。”

这时许多人都走了，已经差不多半夜了。两个仆人悄悄地把那些空杯子与糕饼碟子收了去。壁炉前的妇人把队伍缩小，在这残夜里越发谈得起劲，客厅自身也在打盹，壁上吊下了些黑影，于是福歇利说要告辞了。然而他一时忘情，又把沙莘夫人细看。她把主妇的事情交给人家做了，此刻她坐在原来的位置，一声不响地把眼睛对着炉中的残炭。她的面是那样白，那样固定，教他又怀疑起来。在火光中，她的唇边的痣上黑毛变为黄色了，活像娜娜的痣，连颜色也相同了。他忍不住凑着王多弗尔的耳朵说了一句，真的！王多弗尔从来不曾注意到这个！于是他们二人继续把娜娜与沙莘夫人的身上各部分相比较，他们觉得她们的下巴与嘴部模糊地相像，但是眼睛却不十分相同。而且娜娜像一个少女；沙莘夫人却像一只睡着的猫，爪缩进去了，剩有发抖的脚在外面轻轻地摆动。

“毕竟人家可以同她睡觉。”福歇利说。

王多弗尔用眼睛解剖沙莘夫人，说：

“是的，毕竟可以的。但是，您须知，我对于她的大腿不放心。她是没有大腿的，您要不要打赌。”

他住口了。福歇利连忙用肘撞他一撞，同时指着他们跟前的小凳上坐着的那爱斯迭尔。刚才他们把声音提高，没有注意到她，大约他们的话都给她听见了。然而她还是呆呆地坐着不动，伸着她那长得太快的瘦颈，她的头发也没有一根动摇。于是他们走开了三四步。王多弗尔发誓说沙莘夫人是一个正气的妇人。

此刻壁炉前的人声起了。钟克乖夫人说：

“你们说俾斯麦先生是一个聪明人，我赞成说也许是的……不过，你们还要说他是一个天才……”

原来那些妇人们仍旧回到第一次的谈话。福歇利气着说道：

“怎么！还是俾斯麦先生！这一次我真的要走了！”

“等一等”，王多弗尔说，“我们需要摩法伯爵切实地答复一句才走。”

这时摩法伯爵正在同他的岳父与几个庄重的男人谈话。王多弗尔拉了他过来，重新说起邀请的话，更从中劝驾，说他自己也是赴宴的一个。男人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人家至多说他好奇，决不会觉得他做了坏事。伯爵静听他的议论，把头低了，只不作声。王多弗尔觉得他在踌躇，此刻叔雅尔侯爵却走近来了，现出想要知情的样子。王多弗尔把原委告诉了他，福歇利连他也邀请，他偷看了他的女婿一眼。大家静默，颇难为情，但是后来他们二人都鼓起勇气，预备应承，恰巧摩法伯爵一眼看见卫洛先生把眼睛紧紧地望着他，便不开口了。那老卫洛不笑了，面如土色，眼似钢铁，又晶亮，又锋利。

“不。”摩法伯爵即刻答应了一句，这一次他的语气是这样斩钉截铁的，再也不能劝他了。

于是那侯爵也拒绝了，他的辞色更是严厉。他说起道德来，说上流社会应该给人做榜样。福歇利微笑了一笑，与王多弗尔握了握手，他不等候他，即刻就走，因为他还要到饭馆里去。

“明天半夜在娜娜家里，是不是？”他说。

爱克多也告退了。史丹奈也辞别了沙苹夫人。大家到外厅里取大衣的时候，每人嘴里都说“明天半夜在娜娜家里”，把一句话传遍了。乔治应该等候母亲一块儿走，然而他先站在门口，告诉人家一个清楚的地址，说是第三层楼左边的门。福歇利在未走以前，把眼向客厅望了最后一次，则见王多弗尔仍旧回到妇人队里，与丽安尼说笑话。摩法伯爵与叔雅尔侯爵也加入谈话，同时胡恭夫人在张开眼睛打盹。在裙裾的后面，剩有卫洛先生孑然一身，他变小了，仍旧笑容可掬。半夜的钟声，在这广阔而庄严的屋子里徐徐地

响了。只听得钟克乖夫人还说道：

“怎么！怎么！您竟以为俾斯麦先生要同我国宣战，打我们……唉！越说越不成话了！”

宣战的话是尚特洛夫人说的，她的丈夫在阿尔萨斯开了一个工厂，她到阿尔萨斯时听见了这话。大家都笑她。

“幸亏有皇帝在那里。”摩法伯爵庄重地说，俨然一个官员。

这是福歇利听见的最后一句话。他再细看了沙苹夫人一眼，然后把门带上了。沙苹夫人从容地与那肥胖的内务部处长谈话，好像很有兴味似的。真的，他该是误会了，沙苹夫人哪里有可疑的痕迹？可惜，可惜。

“喂！你不下楼吗？”爱克多在通过室里喊。

在马路上，大家分手的时候，还叮咛地说道：

“明天在娜娜家里再见。”

第四章

自从清晨以来,索爱便把屋子交给一个酒席主任料理。这酒席主任是从柏烈邦店家来的,还带来了许多助手与伙计们。一切都是柏烈邦包办:夜饭呀,杯盘呀,饭巾呀,鲜花呀,直至于椅子与凳子,都是柏烈邦店家送来的。娜娜的柜子里找不出一打饭巾来,她虽则一时发达,还没有时间添置家私,又不屑到饭店里请客,她宁愿叫了饭店的人来。她以为这样比较地有体面些。她想要请大家吃一顿夜饭,庆贺她演剧的成功,好教人家替她揄扬。她的饭厅太小了,那酒席主任把食桌移到客厅里,桌上摆二十五副刀叉,未免狭窄了些。

“一切都预备好了吗?”娜娜在半夜归来便问。

索爱有生气的样子,唐突地答道:

“呀!我不晓得!谢上帝!我什么也不必管。他们在厨房里大骚扰,全屋子要给他们闹翻了!……还不够,他们还找我吵嘴。那两个今晚又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竟把他们赶出门外去了。”

她说的是娜娜的两个旧人,就是守财奴与黑汉子。娜娜自信前途很有希望,便决定把他们辞了,依她说是“换一块新的肉”。她听了索爱的话便咕噜地说道:

“这些歪缠的小鬼!如果他们再来,请您威吓他们,说要到警察局告他们去。”

这时她呼唤达克奈与乔治,原来他们跟了她来,只停留在外厅

里挂大衣。他们二人是在巴诺拉马路的伶人门相逢的，娜娜叫他们一同坐了马车回来。这时屋里还没有人到，于是她叫他们进梳妆室里去坐，同时叫索爱把梳妆室收拾收拾。娜娜不换衣服，只匆匆地把头发挽起，把些白玫瑰插在她的髻上与胸衣上。梳妆室里堆着许多客厅里的家具，这是刚才人家搬进来的，八仙桌呀，安乐椅呀，靠背椅呀，都是四脚朝天的摆放着。她的装束已经完好了，不料她的裙子抹着一张椅子的脚轮，竟破裂了。于是她恨恨地骂着，说她专遇着这种事情。她气冲冲地把长袍脱了，这是一件白色轻纱的长袍，很软很细，所以她在里面穿一件长的衬衫。但是她脱去了即刻又穿上，因为她找不着满意的另一件。于是她几乎哭起来，说她像一个拾烂布的婆子。达克奈与乔治只好把些扣针扣住了她的长袍的裂缝，同时索爱也给她重新理发。三人都在她身边忙碌着，尤其是那小乔治，竟跪在地上，双手捧着她的裙子。她毕竟气消了。达克奈说此刻至多只是十二点一刻，因为她匆忙地赶做完了《黄发的梵奴》的第三幕，吞骗了许多会话，省略了许多诗句。娜娜说：

“这对于那一群呆子总是好的。你们看见了吗？今晚的人真不少！索爱，您在这里等候我，您不要睡觉，也许我用得着您……呼！是时候了，有人来了。”

她溜走了。乔治还跪在地上，衫尾扫地。他看见达克奈紧紧地望他，不觉脸红了。然而他们到底互相亲爱，他们在那大活动镜前重新打好领结，又替换着刷衣服。二人得亲近娜娜的肌肤，都有得意的样子。

“教人猜是白糖。”乔治说时笑着，像一个贪吃的婴孩。

一个被雇请来的跟班把宾客们都引进了小客厅里。这是狭窄的一个屋子，只放着四张靠背椅子，因为多放椅子越发狭窄了。大客厅里传来杯盘与银器的声音；同时，门下有一道光线照进来。娜娜进来的时候，早已看见爱克多带来的克拉丽丝坐在一张椅子上。

“怎么！你是第一个。”娜娜说。原来自从她得了胜利之后，已经把克拉丽丝当做亲密的人看待了。

“呀！他才是第一个呢”，克拉丽丝答，“他总怕赶不来……假使我相信了他的话，简直连胭脂也不洗，假发也不除，便赶来了。”

爱克多与娜娜初次会面，鞠躬施礼，说了些恭维的话，又提起他的表兄，把些繁文缛礼来掩饰他的动摇的心境。但是娜娜也不听他的话，也不问他的姓名，匆匆地握了他的手，便上前迎接洛丝。这时娜娜忽然变为很有礼貌的样子：

“呀！亲爱的夫人，您为人真好！……我非常希望您来！”

“说真的话，该是我快活呢。”洛丝也很客气地说。

“请坐……您不需要什么吧？”

“不，谢谢您……呀！我的扇子放在我的裘衣里，忘了拿来。史丹奈，您去看，在右边的衣袋里。”

史丹奈与米让是跟着洛丝进来的。史丹奈回身取了扇子来，同时米让像兄弟般地与娜娜接吻，而且迫着洛丝也吻她。在戏院里，谁不是一家人？他又向史丹奈丢了一个眼色，意思是鼓励他，然而他给洛丝的一双怒眼吓怕了，只在娜娜的手上一吻，也就算了。

这时王多弗尔与白兰胥也来了。大家行了大礼，娜娜恭恭敬敬地把白兰胥引到一张椅子上坐下。王多弗尔笑着告诉娜娜，说福歇利在下面与人吵嘴，因为那门房不许绿西的车子进来。

在外厅里，人家听见绿西把门房骂做肮脏东西。但是那跟班把小客厅的门开了之后，她却雍容娴雅地进来，自道姓名，上前握着娜娜的双手，说她一见她就生爱，说她觉得她有可骄傲的才艺。娜娜闻言惭愧，向她道谢。自从福歇利到了之后，她似乎有事在心。她能走近他的时候，即刻低声问道：

“他来不来？”

福歇利虽则预备好了许多话来解释摩法伯爵拒绝的原因，但

他给她一时问急了,竟唐突地答道:

“不,他不肯。”

后来他看见她的面色变了,知道自己说话糊涂,便努力要说话弥缝:

“他不能来,因为他今晚带伯爵夫人赴内务部的跳舞会去。”

娜娜怀疑他不怀好意,咕噜地说道:

“好的!……仔细我处治你!”

福歌利听了她的威吓的话,心里不受用,说:

“你还说哩!我不喜欢这种差事,将来你叫拉布迭特办去吧。”

他们掉转了背,各自生气了。恰巧米让把史丹奈推向娜娜。他看见没人在她身边的时候,连忙上前,像是要为朋友寻快乐似的,低声向她说:

“您须知他害了相思病了……不过他怕我的妻子。您可以保护他,是不是?”

娜娜假装不懂,她微笑地注视洛丝,又望她的丈夫与那银行家,结果是对那银行家说道:

“史丹奈先生,等一会儿请您坐在我的旁边。”

忽然间,外厅里来了一阵喧笑声,私语声,活像学校里放学时的光景。拉布迭特进来了,背后跟着是五个妇人,绿西嘲说是他的学生队。这五个妇人中有一个是嘉嘉,一件绿绒的长袍裹在身上;有一个是嘉洛林,身上仍旧是一件大花的黑袍;还有莱雅,穿着平日的衣服;又有那胖奈奈,是一个金发的,胸部肿胀像个奶妈,人家都笑她;最后是玛丽亚,她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身子瘦长,性情活泼,最近才在戏狂剧场登台。拉布迭特把她们都放在一辆车子运来,他们说起途中拥挤的情形还忍不住笑,因为玛丽亚没有地方坐,竟坐在别人的膝上。她们都噙住了嘴唇,同大家握手施礼,很合规矩。嘉嘉学孩子口气,故意说些不正的拼音。奈奈在路上听见人家说有六个全身赤裸的黑人预备替娜娜上菜,所以此刻她的

心还悬挂着,请求娜娜给她看那些黑人。拉布迭特骂她愚蠢,叫她住口。

“鲍特那富呢?”福歇利问。

“唉!”娜娜说,“您想我是多么伤心!他今晚不能来。”

“是的”,洛丝说,“他的脚踏进了一个窟窿里,挫闪了脚,可叹得很……你们还没有看见他绷着脚躺在一张椅子上恨恨地赌咒呢!”

于是大家都可惜鲍特那富不来,一场好夜宴少不了鲍特那富。然而他既然不能来,大家也只好将就。他们已经谈到别的事情去,只听得有人大声嚷道:

“什么!什么!人家竟这样埋葬我!”

大家都掉转头来,原来这就是鲍特那富,他的身材很大,面色很红,腿硬挺挺地站在门槛子上,倚着西曼的肩。这时节,他是同西曼睡觉的。西曼曾经受过教育,会奏钢琴,会说英语。她是一个可疼的金发女子,把弱不胜衣的身上承着笨重的鲍特那富,几乎给他压扁了。然而她微笑,表示柔顺。他停步不语一会儿,觉得大家把他们看做一幅图画。他说:

“人家应该爱您,是不是?我恐怕我纳闷,所以我自己说:我去吧……”

他忽然住口不说,却恨恨地骂了一句:

“天杀的!”

原来西曼走了一步快些的,他的脚又闪了一闪,于是他撞了她一撞。她仍旧陪着笑脸,低着头像一个怕打的畜牲,把自己那又胖又矮的身子拼命地支撑着他。在欢呼声中,大家殷勤招待他。娜娜与洛丝推了一张椅子来,鲍特那富坐下了,其他的女人们又推另一张椅子承住他的脚。屋子里所有的女伶们都去同他接吻,当然啦。他喃喃地只是骂,只是叹气。

“天杀的!天杀的!……也罢,我的肚子还结实,等一会儿你

们看。”

其他的宾客们也来了，大家在屋子里转身不得。杯盘与银器的声音停止了，此刻大客厅里来了一阵吵闹的声音，原来是那酒席主任在那里骂人。娜娜等得不耐烦了，现在再也不等待宾客了，只怪人家不曾上菜。她差了乔治去问是什么缘故，同时她还看见许多男女宾客进来，很是诧异，这些人都是她从来不曾认识的。她有几分为难起来，便询问鲍特那富、米让、拉布迭特，他们也不认识。后来她询问到王多弗尔，他忽然想起了，原来是在魔法伯爵家里所招致的少年们。娜娜向他道了谢。很好，很好。不过席上要窄狭得太厉害了。她请拉布迭特去叫人家加添七副刀叉。拉布迭特恰恰出去了，那仆人又引进了三个人。不，这一次却变成可笑的了；老实说，要不得这许多宾客。娜娜开始生气了，昂然地说这是不很妥当的。但是，她又看见来了两个，她不觉笑起来，她觉得这是太滑稽的了。也罢！来者不拒，尽管他们来吧！这时众人都站着，只有嘉嘉与洛丝坐着，鲍特那富一人却垄断了两张椅子。大家唧唧喳喳地低声说话，不时有轻轻打呵欠之声。

“喂！娜娜”，鲍特那富问，“我们毕竟就席了好不好？……我们已经把屋子塞满了，不是吗？”

“呃！对了。我们竟把屋子塞满了！”她笑着回答。

她把眼睛四面观望，她的神气变严重了，因为她不看见某人在座，十分诧异。大约是缺少了一个宾客，她只不说出名字来。大家只好再等待。几分钟之后，宾客们瞥见一个高大的男子站在他们的当中。这男子的神色很高贵，嘴上一把美丽的白胡须。最可怪的乃是：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进来，只见卧房里的一门半开，大约他就是从卧房里溜进小客厅里来的。大家一时寂静，只听见一片私语之声。王多弗尔一定晓得那先生是谁，所以他们心心相印地握了一握手。妇人们争问王多弗尔，他只微笑不答。于是嘉洛林低声地打赌说这是英国的某爵士，他在明天就要回伦敦结婚去；她认

得他,因为他上过她的手。一时间,这话传遍了妇人们的耳朵。然而玛丽亚却主张这是德国的一个公使,她认得他,因为他往往同她的一个女朋友睡觉。至于在男人们当中,大家说些很快的话批评他,说这似乎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也许这夜宴是他付账的。是了,有九分相像了! 呃! 但愿夜饭好吃就好! 总之,大家存疑,已经忘了那白胡子的老翁;只见那酒席主任把大客厅的门打开叫道:

“夫人的酒席预备好了。”

娜娜与史丹奈挽臂走,那老翁耸了一耸肩,娜娜只当看不见,于是他只好独自一人跟在娜娜后面。再者他们并没有好好地排班,男女们散漫地进去,大家笑这不讲礼仪的宴会。广阔而没有家具的一间房子里摆着一张长桌子,自东头直到西头;而这桌子还嫌太小,因为杯盘都接连了。四个十枝蜡烛的烛台照耀着桌子,其中有一个是镀金的,左右各有鲜花。桌上的食具都是饭店里的奢侈品:有金色花纹的瓷器,有久经洗涤而褪色的银器,至于那些水晶物品,假使每打中少了一件,尽可以到杂货商场买来添补。这好像是一个暴发户匆匆地请人们吃入宅喜酒,其实什么也没有布置好。先说就缺少了一盏大挂灯,那些烛台上的蜡烛并不引火,以至于室中只有黄色的淡光。桌上有些长颈果碟子、糖果碗子之类,上面载着些水果、饼干、果子酱。只听得娜娜说道:

“诸位请随意就席吧……这样更有趣些。”

她在桌子的中央站着。那大家不认识的老先生坐在她的右边,同时她也留史丹奈坐在她的左边。有好些宾客们已经坐下了,忽听得小客厅里有骂人的声音,原来这是鲍特那富给大家忘记了,他无论如何在这两张椅子上挣扎不起来,只喃喃地骂着。西曼也跟着众人来了,所以他叫西曼。妇人们慌忙奔赴,大家都表示可怜他的样子,结果是由嘉洛林、克拉丽丝、奈奈、玛丽亚把他抬来了。然而要把他安置就席,也就很费周折。有人叫道:

“把他安置在桌子的中央,在娜娜的对面! 鲍特那富在中央!

他可以做我们的主席！”

于是妇人们把他安置在中央，然而需要另一张椅子承着他的腿。两个女人把他的腿捧着，轻轻地把他躺放着。这没有什么关系，他可以侧着身子吃饭。

“天杀的！”他喃喃地说，“唉！我此刻笨得很！……小猫儿们，爸爸把自己交托给你们了。”

洛丝在他右边，绿西在他左边，她们说过愿意照料他。现在人人都坐下了。王多弗尔伯爵坐在绿西与克拉丽丝之间；福歇利却坐在洛丝与嘉洛林之间。另一边，爱克多赶着坐在嘉嘉身旁，虽则有克拉丽丝在对面招他，他也不理。米让是不肯放松史丹奈的，所以与他只隔了一个白兰胥，米让的左边乃是奈奈，奈奈的左边乃是拉布迭特。桌子的东西头乃是那些少年们、妇人们与西曼、莱雅、玛丽亚等，没有次序，只混在一起。达克奈与乔治微笑地望着娜娜，他们二人渐渐地更是意气相投了。

这时还有两个人不得坐，大家又说笑话了，男人们愿意献膝头给女人们坐。克拉丽丝的手弯不转来，便向王多弗尔说，要靠他喂她。唉！可惜鲍特那富一人竟占了两张椅子！大家努力设法，毕竟能使人人都坐下了。然而米让嚷着说大家竟像一桶子的鲑鱼！

“清煮天门冬汤。”伙计们捧着许多盘天门冬在宾客们背后巡行说。

鲍特那富高声劝人吃天门冬，忽然听得有人吵嚷了一声。门开了，三个迟到的客——两男一女——进来了。呀！不行，这三个是容不下的了！然而娜娜且不离位，放眼试看她是否认得他们。那女的是鲁意丝·卫若兰，那两个男的却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只听得王多弗尔说道：

“亲爱的，这一位是我的朋友海军军官福加孟先生，是我邀请他来的。”

福加孟施了一礼，很如意地接着说道：

“而且我大着胆,擅自引了一个朋友来。”

“呀!好极了,好极了”,娜娜说,“请坐吧……我看……克拉丽丝,请你移动一下子,你们那边很宽……好,已经尽了心了……”

大家还再挤紧,福加孟与鲁意丝占得一个桌角;他那朋友只好远远地离桌坐着,他吃东西的时候须把手臂从邻座的人们的肩中间伸过去。伙计们把汤撤开了,送上一种香菇小兔。鲍特那富骚动了全桌的人,他说曾经在一刹那间有意把普鲁利耶、方丹与那老波士克带来。娜娜正色地说:假使他们来,一定给他们不好下台。说如果她要邀请同人们,她会自己去请。不,不,不要那些下等伶人。那老波士克常是醉容满面;普鲁利耶太不庄重了;说到方丹,他在团体中令人难堪,因为他的声喉太大,而且会说糊涂话。再者,您须知,他们到了这些先生们队里,一定弄得手足无措的。

“对了,对了,这是真的话。”米让说。

在桌子的周围,这些先生们穿着常礼服,系着白领结,都是很规矩的人物。他们的脸色淡白了,越疲倦越显得他们超群。那老先生的举动很从容,怡然微笑,俨然一个外交会议的主席。王多弗尔如在沙莘夫人家里,对他的邻座的人们很有礼貌。今早娜娜还对她的姑母说:以男子而论,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他们都很高贵,很有钱,总之,是些有体面的男人。至于妇人们呢,她们也很守规矩,其中有几个,如白兰胥、莱雅、鲁意丝,是穿着露肩衣来的;只有嘉嘉也许太袒露了,像她这样的年纪,本该一些也不露才是。此刻大家有了座位,便开始谈笑起来。乔治自思他在奥烈安的乡绅们家里赴宴的时候,席上还更风流。这时大家几乎不说话,男人们互相不认识的只你望我,我望你;妇人们却安静地吃饭。乔治看见了这情形,非常诧异,他本来以为大家即刻互相拥抱接吻,谁料他们竟扮起绅士太太来!

这时伙计们送上两种接馐,一种是兰河的鲤鱼,一种是鹿腿。忽听得白兰胥高声说道:

“亲爱的绿西,礼拜天我遇见了您的奥里维耶……他长得真快!”

“说哩!”绿西答,“他有十八岁了。教我不能自称年纪小了……昨天他已经回他的学校里去了。”

她的儿子奥里维耶是海军学校的学生,所以她说起了便有骄傲之色。于是席上大家谈起儿女来,妇人们个个都感动了。娜娜叙述她的大乐事:她的儿子小路易此刻在她的姑母家里,她的姑母在每天上午十一点钟前后把他送了来,娜娜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教他同他那小狗律律玩耍。他与律律都混进了被窝里,好不令人笑煞!料不到小路易已经是狡猾的人了!

“唉!”洛丝说,“昨天我闹了一个整天!你们想想看,我到膳宿学校里找我的查理与亨利,晚上非领他们到戏院里去不可……他们跳起来,拍着他们的小手说:‘我们去看妈妈做戏,我们去看妈妈做戏!……’唉!我的耳朵怕不给他们闹聋了!”

米让心中动了慈父之爱,殷勤地微笑说:

“演剧的时候,他们很滑稽,他们像大人一般地严肃正气,眼睛紧紧地望着洛丝,于是他们问我:妈妈为什么赤裸了两条腿?……”

全桌都笑起来,米让得了胜利,表示为父的骄傲,他非常爱他的儿子们,而且洛丝在戏院内外赚来的钱都交给他收理,他很忠心地经营,渐渐发财,这就是他心心念念不忘的一件事。他娶她的时候,他做一个大咖啡馆的音乐队长,她也在馆里做一个歌女,那时节,他们很热烈地相爱。现在他们只是两个好朋友,他们共同议定了:她呢,她尽量地工作,用她的才貌去赚钱;他呢,他抛弃了他的梵亚林,为的是便于照管她的生意。世上再没有一对夫妇像他们那样规矩,那样和谐。

“您的儿子,大的几岁了?”王多弗尔问。

“亨利有九岁了。呀!……这是一个寻快乐的男子!”米让答。

后来他又调笑史丹奈,说他不爱小孩子。而且他竟大着胆子说假使史丹奈做了父亲,便不至于这样耗丧了许多家财。他一面说,一面把眼睛从白兰胥的肩上望过去,窥探史丹奈的神色,看这与娜娜有无关系。这时,自从几分钟以来,洛丝与福歇利偎倚着谈话,令他老大不高兴。洛丝也许不虚耗时间去做这种傻事吧?在这情况之下,他只好置之不理。他举起一双美手,小指上一只钻石戒指;他又吃了一块鹿肉。

这时关于孩子们的谈话仍旧继续着。爱克多坐在嘉嘉身边,心魂摇荡;他因在陆离戏院里看见过她的女儿陪伴着她,趁此就问她的女儿近来好吗?是的,阿美丽近来身体很好,然而她的孩子气还是很重!他听说阿美丽已经上了十九个年头,不胜诧异。嘉嘉的眼神里现出更威严的样子。及至他要晓得为什么她不曾把阿美丽带来,她冷冷地答道:

“唉!不,不,决不!还没有三个月以前,她硬要退出膳宿学校……我想把她即刻嫁了出去……然而她太爱我了,我不由自主地仍旧把她留着!”

她的眼睑变青了,只见她挤眉眨眼地又谈她的女儿的学校。她说假使她当年不曾积下一个钱,到现在的年纪还要工作,还有男子,尤其是年纪很轻的男子,她可以做他们的祖母;那么,结了婚还更好些。她俯身偎倚爱克多,她的赤裸的大肩几乎把他压扁,他的脸红了。

“您须知”,她说,“如果她跟着我走,却不是我的错处……少年人的思想都是很奇怪的!”

桌子旁边有一场大动作:伙计们忙于奔走。接僦完了之后,现在是正僦来了:一盘嫩鸡,一盘蒜汁鱼,一盘薄切牛肝。正僦未来以前,酒席主任只叫送上莫索酒,现在却送上香贝丹酒与烈奥威尔酒来了。在这替换盘碟刀叉的闹声中,乔治因为听了妇人们的谈话而诧异,便问达克奈:这些妇人们是否个个都有孩子。达克奈觉

得他所问的话有趣,便详细地告诉他:绿西的父亲是北火车站的抹油工人,原籍英国。她有三十九岁了,一副马的嘴脸,然而长得可爱;她有了肺病,然而她始终不死;她是这些妇人们当中最有体面的:三个王子、一个公爵都到过她的手里。嘉洛林生于波尔多,她的父亲是一个小职员,为羞耻而死了。算是她的运气好,她有一个标致的母亲。她的母亲起初是诅咒她,后来考虑了一年,终于与她重归于好,为的是想要救她免于破产。嘉洛林只二十五岁,人家都说她美,所以她的身价始终不变;那母亲做事很有条理,善理家务,计算收支,严密不苟。她的全家住在一所狭小的住宅,她自己住在三层楼,却把一个房间作为女裁缝们的工作室。至于白兰胥呢,她的真名乃是夏格怜·波涂,她是从阿米恩的一个市镇来的。她长得很漂亮,然而愚蠢,又爱说谎,她自称某将军的孙女,而且不承认她有三十二岁;俄国人很赏识她,因为她的身体很肥满。达克奈说到这里,简略地附带说及其他的妇人们:克拉丽丝本是圣奥班的一个丫头,给某夫人把她带到巴黎来,那夫人的丈夫却抬举了她。西曼是圣安东尼镇的木器商人的女儿,她的父亲使她在—个膳宿学校读书,原希望她做一个小学教员。玛丽亚、鲁意丝、莱雅,没有一个不是巴黎的马路上人;奈奈曾做牧牛的女儿直到二十岁。这一场谈话令乔治突然打破了疑团,一面听,一面怔怔地望着那些女人,心中兴奋,同时又茫然自失。这时他的身后那些伙计们还恭敬地叫道:

“嫩鸡……蒜汁鱼……”

达克奈凭着他的经验说:

“亲爱的,我劝您不喝酒,这时候喝酒毫无用处……您只喝一些烈奥威尔酒就算了,因为这不很令人乱说话。”

桌上的蜡烛与肴馔的热气薰蒸,紧紧地拥挤着的三十八个人都难于呼吸。伙计们不知不觉地踏在被脂肪沾污了的地毯上。然而这一场夜宴并不令人开怀,妇人们像猫儿般细嚼,余下来一半的肉;只有奈奈饕餮地把—盘的肉吃个精光。这夜深的时候,妇人们

都有兴奋的脑筋与不调和的肠胃。娜娜身边的老先生拒绝人家奉献给他一切的肴馔,只喝了一羹匙的汤。而且他静对面前的空盘,怔怔地在望人。席上大家悄悄地打呵欠,不时有些人的眼睑闭了,有些人的脸孔变为土色了;王多弗尔说得好:这是令人闷煞的筵席。这种夜宴,若要快活,就不该正经。如果说要讲道德,守规矩,倒不如到高等人家的酒席上去,也不见得比这里更讨厌些。假使没有鲍特那富时刻吵嚷着,大家怕不睡着了!鲍特那富伸长了他的腿,由他身边的洛丝与绿西服侍他,竟像一个苏丹。她们二人只照管他,调护他,娇疼他,时时看顾着他的盘子与杯子,然而他终不免于叫苦。

“谁替我切肉呢?……我自己切不得,桌子太远了。”

西曼常常站起来,走到他的背后,替他切肉,切面包。那些妇人们个个都注意他所吃的东西,大家叫伙计拿菜来,给他堵了一嘴的菜。西曼揩他的嘴,同时洛丝与绿西替他换了刀叉,他觉得很如意,于是他终于表示满意了,说:

“好啊!你才是真的女人……女人生来原为的是这个。”

这时大家稍为振作精神,谈话变为普通的了。众人吃了一种冰冷柑汁,然后伙计们送上一盘香菇里脊,算是热盘;又一盘冷馅火鸡,算是冷盘。娜娜因宾客们都没有兴高采烈的样子,所以她生气了,高声说道:

“你们晓得吗?苏格兰的王子已经定下了一个包厢,预备他来参观展览会的时候去看《黄发的梵奴》。”

“我希望各国的王子们都去看。”鲍特那富满嘴含着肉菜说。

“我们等候波斯王,他在礼拜天可到。”绿西说。

于是洛丝谈起波斯王的钻石,说他的帽子上尽是宝石掩盖着,值得好几百万法郎。那些妇人们的面色变了,眼睛眈眈,露出贪婪的样子,于是她们伸长了颈,叙述不久就来的那些国王与皇帝。她们个个都希望至尊们逢场作戏,一夜的钱便够她们一生享受了。

只听得嘉洛林俯身向王多弗尔问道：

“喂，亲爱的，俄皇有多少年纪了？”

“唉！他是没有年纪的！没有法子可想，我预先告诉你。”王多弗尔笑着回答。

娜娜假装给他的话冒撞了，他的话未免太粗，众人咕噜地表示不服。这时白兰胥说她在米朗看见过意大利王一次，于是她便给大家讲述意王，说他的容貌并不好看，然而他所要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到手的；后来福歇利切实地说意王不能来，她就现出纳闷的样子。鲁意丝与莱雅却努力说奥地利皇帝的好话。忽然间，大家听得玛丽亚说道：

“普鲁士王真是一个笨伯！……去年我到巴特去，我到处遇见他，总是与俾斯麦伯爵在一块儿。”

“呃！俾斯麦！”西曼抢着说，“我也曾认识他……他是一个可爱的男子。”

“昨天我恰是这样说呢，人家却不肯相信我。”王多弗尔说。

这时大家也像在沙莘夫人家里一般地把俾斯麦谈论很久，王多弗尔把昨天说了的话再说。一霎时，大家俨然在摩法伯爵的客厅里，只妇人们不同了。恰巧大家谈了俾斯麦又谈到音乐。后来福加孟露出一句话述及全巴黎传扬的少女出家之事，娜娜听了心动，一定要人家叙述福歇莱小姐的详情。唉！可怜的女子，竟这样活埋了！但是，一个人受了神示，也就顾不了许多！席上的妇人们都感动。乔治是第二次听见这些事情，所以听得不耐烦，便向达克奈询问娜娜的秘密习惯。这时的谈话不免又回到俾斯麦。奈奈不知道俾斯麦是谁，便附着拉布迭特的耳朵询问，于是拉布迭特冷冷地给她造出一大段历史：说俾斯麦专吃生肉，说他遇见一个女人在他的巢穴旁边的时候就把她驼在背上走了，说他如此做去，所以他才四十岁已经有了三十二个孩子。奈奈听了，信以为真，于是吃惊说：

“才四十岁就有三十二个孩子！那么，他虽则年纪不老，大约已经衰弱不堪了。”

座上的人都大笑起来，她懂得人家是取笑她，于是说道：

“你们真呆！我晓得你们说的是笑话吗？”

然而这时嘉嘉仍旧只谈展览会，她也像众妇人一般地快活，一般地准备发财。这是一个好时令，外省与外国的人都集中于巴黎。也许在展览会闭幕之后她的生意兴隆；许久以来，她在蜀维西看中了一所住宅，也许天从人愿，她可以到蜀维西休养去了。她向爱克多说道：

“您有什么法子？人家是不能有所成就的……假使还被人恋爱的话！”

嘉嘉表示有情，因为她觉得爱克多的膝触着她的膝。他的脸孔通红。她一面说，一面丢眼角望他，知道他不是一个很有斤两的人，然而她现在不是难相与的了。结果爱克多得到了她的住址。这时王多弗尔私自向克拉丽丝说道：

“您看！我想嘉嘉在向您的爱克多打主意呢。”

“我哪里管他！”克拉丽丝说，“这男子乃是一个糊涂虫……我把他赶出门口三次了……您须知，少年们找老婆子，实在令我心中作呕。”

她住了口，悄悄地指着白兰胥。原来白兰胥自酒席开始以来，侧着身，很不舒服，然而她昂然自大，想要给那有体面的老先生看她的肩，那老先生却与她距离三个位置。克拉丽丝又说道：

“亲爱的，人家也丢开了您呢。”

王多弗尔怡然微笑，表示不关心的态度。当然，他不会阻止这可怜的白兰胥博得他人的欢心。他却特别关心于史丹奈在席上的举动。众人都晓得这银行家的风流嗜好；他是德国的很厉害的犹太人，包办种种生意，亲手赚得好几百万家财。后来他为女人所迷，却变为一个糊涂人：他对于女人，真是见一个爱一个；戏台上出

演的女人们没有一个不被他收买的，价钱尽管怎样贵也不要紧。人家替他算过账，他为爱女人的热狂，曾经破产两次。正如王多弗尔所说：荡妇们挖空了他的荷包，乃是为道德报仇。这时他在兰特地方大开盐矿，仍旧在交易所里占势力；六个礼拜以来，米让夫妇大吃特吃他的盐矿。然而人们打赌说米让决不能吃得精光，还有娜娜张着嘴，露着一口白牙齿等候着呢。这一次史丹奈又着了迷，所以他在娜娜身旁像十分疲倦似的，肚子不饿而吃东西，嘴唇下垂，面部嵌着斑点。娜娜只消说出一个数目就行了；然而她不慌不忙，逗他玩耍，吹他的多毛的耳朵，看他的面上打寒战，借此开心，假使摩法始终做圣人，然后向史丹奈下手不迟。

“烈奥威尔酒呢，还是香贝丹酒呢？”一个伙计这样问，同时把头伸在娜娜与史丹奈之间，此刻史丹奈正在同娜娜低声说话，他听见伙计发问，糊里糊涂地答道：

“呃？什么？哪一种都可以，随您的便。”

王多弗尔用肘轻轻地撞绿西。绿西自从出了风头之后，嘴很厉害，心也狠得多了。今晚是米让得罪了她，所以她向王多弗尔说道：

“您须知，米让这一次可上当了，他希望再做当年庄吉耶的故事……您记得吗？当年庄吉耶同洛丝在一起，同时又爱慕洛尔……于是米让把洛尔供给了他，后来又揽着他的臂拉他归向洛丝，像一个游戏人间的丈夫……但是，这一次却要失败了，人家借给娜娜的男子，娜娜是不会还给人家的。”

“米让严厉地望着他的妻子，这是什么来由？”王多弗尔问。他把身向前俯，瞥见洛丝对福歇利十分有情，他才懂得绿西生气的原因。于是他笑着说道：

“哼！您是不是吃醋？”

“吃醋吗？”绿西气冲冲地说，“呃！如果洛丝想要福歇利，我甘心让给他。您想想他的价值！……每礼拜只送我一束生花，还靠

不住！……亲爱的，您看，戏剧界的女人个个都是一样的。洛丝读了福歇利给娜娜做的文章之后，气得哭了；我是知道的。她也要他给她自己做一篇文章，所以她抓住了他……我呢，我要给他吃一顿闭门羹，将来您看！”

一个伙计捧着两瓶酒站在她的身后，她住了口，向伙计说：

“烈奥威尔。”

然后她又把声音放低，说：

“我不愿意吵嚷，吵嚷不是我做的事情……然而她到底是一个肮脏女人。假使我是她的丈夫，我要给她一顿好打……唉！她做这事，会倒霉的！她不认识我的福歇利，他还不是个干净的人，他黏着女人们，为的是谋他的位置……唉！好一个世界！”

王多弗尔努力使她安静。鲍特那富给洛丝与绿西冷待了，便生气起来，吵说人家让爸爸饿死渴死。幸亏这一嚷，把她们的耳目都转移方向了。这时的夜宴只挨延着，没有人再吃了，大家糟蹋了那些珍菌与波罗糕。但是，自开席至今，大家喝香槟酒，以至于宾客们渐渐醉起来，渐渐骚动，终于不很循规蹈矩了。妇人们朝着零乱的刀叉，各各把肘横在桌上；男人们因为要呼吸，把他们的椅子向后挪移；黑色礼服衬着白色的抹胸，赤裸的肩背恰似皎皎的素绢。天气太热了，桌子上的烛光更成黄色。有时候，卷发的头向前一俯，钻石的耳环的光芒照灼着高髻。含笑的眼睛，半露的银齿，都助席上的欢娱；银烛的反光烧了杯中之酒。这时大家高声说笑，指手画脚，往往有问无答，而且隔着桌子的两极端，远远地叫人。尤其是伙计们闹得厉害，他们以为是在自己的饭店里，互相拥挤，进冰与饭后果品时竟用喉音请。

“诸位请听”，鲍特那富说，“我们明天还要做戏呢……当心！不要多喝香槟酒！”

“我呢”，福加孟说，“五大洲的酒我都喝过了……唉！有的是非常厉害的烧酒，其中的酒精可以杀一个最强壮的人……然而却

从来不能奈何我……我是不能醉的。我曾经努力求醉，终于醉不成。”

他的面色很惨白，很冷，倒倚着椅背，还在喝酒。

“这个我不管”，鲁意丝说，“你不要喝了吧，你喝的也够了……假使要我在深夜里服侍你，岂不是笑话！”

绿西醉了，脸上现出肺癆病者的红光。洛丝的眼睛湿了，在卖弄风流。奈奈吃的太多了，糊里糊涂地只管笑着。其余如白兰胥、嘉洛林、西曼、玛丽亚互相谈论她们的事情，说她们与车夫怎样吵嘴，说她们预备到某村游玩，又叙述了些情郎怎样被人偷了去，或怎样奉还了人家。这时乔治身边有一个少年男子想要同莱雅接吻，被她赏了轻轻的一个巴掌，带着说：“喂！您放手吧！”说时还装怒态。乔治也醉得很厉害，他越看娜娜越动心，忽然起了一个念头，想要爬到地下，从桌底钻到她的裙脚下蹲着，像一只小狗。谁也不会看见他，他便规规矩矩地蹲到散场。他越想越有意，但是他到底迟疑一会儿。这时莱雅请求达克奈叫那少年男子不可乱动手脚，乔治听了，忽然大大地伤感起来，好像人家骂他自己似的。这真糊涂，真令人发愁，再也没有什么好处了。然而达克奈只开玩笑，迫他喝了一大杯的水，而且问他：三杯香槟酒便把他拉到地下去，假使他独自一人陪伴着一个女子，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了？这时福加孟又向哈梵纳说道：

“喂，他们把些野果子做烧酒，叫人猜是吞了火把……然而我却喝了一斤有余！还不能奈何我！……又有一次更惊人，我们到了印度东边的哥罗曼山上，有些野人给我们喝些我不晓得是什么，大约是胡椒合着硫酸，也奈何我不得……我是不能醉的。”

自从几分钟以来，他对面的爱克多惹他不喜欢，于是他冷笑，说了些扫兴的话。爱克多掉转了头，身体常常摆动，努力要挨近嘉嘉，然而终于有事令他操心了：原来人家拿走了他的手帕子。他带着醉容硬问邻座的人们要手帕子，而且弯腰注视椅底与脚底。嘉

嘉劝他不必操心,他说:

“我真糊涂,手帕子的角上有我的名字……这可以给我招是非。”

“喂!爱克多,阿克多,克爱多先生。”福加孟这样嚷着,因为他觉得把爱克多的名字变化得有趣。

爱克多生气了,吃吃地骂他的祖宗,恨恨地要把一个水晶瓶抛在他的头上。王多弗尔伯爵来劝止,说福加孟原是一个很滑稽的人。真的,惹得全座都笑了。爱克多不好发作,只好再坐下来;他的表兄厉声命令他吃东西,他便像孩子般遵从了。嘉嘉仍旧把他拉近身边;然而他不时还放眼偷看席上的人们,始终要找他的手帕子。

这时福加孟动了兴致,便隔着全桌远远地与拉布迭特挑战。鲁意丝努力要使他住口,依她说:如果他这样播弄别人,结果总是她倒霉。他把拉布迭特叫做“夫人”,越叫越有趣,叫了又叫;拉布迭特耸了耸肩,每次都安静地说:

“亲爱的,不要叫了吧,这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福加孟继续地叫,甚至于辱骂起来,大家不晓得是什么缘故。拉布迭特不回答他了,转向王多弗尔伯爵说道:

“先生,请您叫您的朋友住口……我不愿意发怒。”

他搏斗了两次。大家都赞成他,而且都攻击福加孟。福加孟这次一闹,席上增加了趣味,大家原觉得他有趣;然而因此大杀风景,也就不值得了。王多弗尔脸上起了铜青,硬要他取消拉布迭特的女性。其余的男子如米让、史丹奈、鲍特那富都出头干涉。只有那在娜娜身边已经给人忘了的老先生保存着尊严的脸孔,懒懒地,悄悄地,只是微笑,同时把无光的双睛望着残余的饭后果品。只听得鲍特那富说道:

“我的小猫儿^①，我们就在这里喝咖啡好不好？因为我们坐得很舒服。”

娜娜不即刻回答。自从酒席开始之后，她不像在她自己家里，众人把她闹昏了：叫伙计呀，高声说话呀，毫无拘束，竟像在饭店里一般。她自己也忘了她是女主人，她只照顾着那肥胖的史丹奈，他正在她身边心魂动摇。她听他说话，然而还摇头拒绝他，同时又笑着逗引他。她喝了香槟酒之后，脸色通红，嘴湿润了，眼睛发光了；她转头的时候，现出颈后的微胀，真是动人春心；她每次把肩娇柔地一扭时，史丹奈又给她喝酒。他看见她的耳边的皮肤细润得似缎子一般。有时候，娜娜给人扰动了，想起席上的宾客们，便努力装很客气的样子，表示她懂得招待。夜宴将告终的时候，她已经很醉了，那香槟酒令她即时醉起来，她的心里很抱歉。忽然间，她想起一件事就动了怒，她想那些妇人们在她家里行为不端，乃是故意弄脏她的地方。唉！她看得很清楚！绿西曾经丢眼色教福加孟与拉布迭特寻仇，同时洛丝、嘉洛林与其他各人也都挑拨那些男子们。现在她们希望大家不和，教人猜说在她家吃饭的时候尽可以任意放肆。好！等一会儿他们看吧！她虽则醉了，还是最有体面最懂规矩的妇人。

“我的小猫儿”，鲍特那富再说，“请你叫人家就在这里摆咖啡吧……我为了我的腿，我宁愿你这样办好些。”

娜娜突然站起来，向史丹奈与那老先生耳边说了几句，他们二人听了都吃一惊。原来她说的是：

“活该！活该！这一次我得了教训，教我下次再请肮脏的客。”

后来她又指着饭厅的门，高声说道：

“如果你们诸位要喝咖啡，都在饭厅里。”

大家离了桌，互相推着向饭厅里走，并不注意到娜娜的怒气。

① 巴黎人所谓“我的小猫儿”，像中国人所谓“我的乖乖”。

一霎时,只剩下鲍特那富一人在客厅里,他倚着墙一步一步地挪移,咒骂那些女人,说她们吃饱后便抛了爸爸不顾。伙计们待他一转背,早已由酒席主任高声命令着把刀叉撤去了。他们匆忙奔走,互相冲撞,把桌上的东西搬开,好像戏台上的布景主任把哨子一吹,工人们便把仙宫的布景撤去了似的。男女宾客们喝了咖啡之后,应该仍旧回到客厅里。

“哼!这里的天气凉快些。”嘉嘉走进饭厅时,打了一个寒战说。

饭厅的窗子还开着,两盏灯照耀着桌子,桌上已经摆好了咖啡,还有种种的醇酒。但是没有椅子,大家只站着喝咖啡;同时隔壁的伙计们撤席的声音闹得更凶了。这时娜娜不见了,也没有一个人担心;大家少了她也不要紧,各人自斟咖啡,小匙子不够,便向食具橱的抽屉里找去。众人结合成了好几群;在吃饭的时候离开的人们,此刻都合拢来了。大家互相注视,作有用意的微笑,与概略而能表示情况的言语。洛丝向米让说:

“奥古斯特,这两天内,福歌利先生该到我们家里吃一顿中饭,是不是?”

米让正玩弄着他的表链,听了妻子的话,便把一双严厉的眼睛向福歌利紧紧地望了一会儿。他以为洛丝做事糊涂,他是一个会打算的人,本不该允许她浪费光阴。也罢,为的是一篇文章,不得不然;但是文章成了之后,她的门也就该关上了。他晓得他的妻子的脾气不好,而且他常以慈父之心待她,允许她做一两件糊涂事,如果不得不做,他也就不阻她。于是他强作客气地答道:

“当然,这样一来,我是很喜欢的……福歌利先生,请您明天来吧。”

绿西正在同史丹奈与白兰胥谈话,却听见了米让请客。她把声音提高,向史丹奈说道:

“她们一个个都发狂了,其中竟有一个偷及我的狗……亲爱

的,您看,您抛弃了她,难道是我的罪过吗?”

洛丝把头掉过去,她少量地喝咖啡,把眼睛盯着史丹奈,面色大变;她因被他遗弃所生的愤怒蕴蓄在双眼里像火焰一般,她比米让把事情看得透些;她知道米让想要再做当年庄吉耶的故事乃是一个不好的计策,这种计策用到第二次便不灵了。也罢!她不久可以得到福歇利,自从酒席开始之后她就运动了。如果米让不喜欢,不要紧,将来他可以得到一个教训。

“您不会同人家打仗吧?”王多弗尔走来向绿西说。

“不,您不要怕。不过,您叫她规矩些,否则我要教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

说后,又堂皇地向福歇利说道:

“烈昂,我家里还有你的睡鞋。明天我叫人把鞋子送给你的门房。”

福歇利想要搭讪说几句笑话,她像皇后一般地昂然走开了。这时克拉丽丝背倚着墙,为的是安静地喝一杯樱桃酒,她看见了他们的情形,不免耸了一耸肩。唉!何苦为一个男子闹事!两个妇人与她们的情郎同在一起,不该放慷慨些吗?譬如她,如果她愿意的话,她尽可以抓破了嘉嘉的眼睛,为的是爱克多。呀!呸!她管不了这许多!所以爱克多走过的时候,她只说这么两句就算了:

“喂!你爱的是腐败了的!这些还不熟,您该吃些熟透了的才是。”

爱克多似乎十分不好意思,他心下不自在。看见克拉丽丝嘲笑他,他越发怀疑她了,他说:

“你不要扯谎。你拿走了我的手帕子,快拿来还我!”

“时刻只说你的手帕子,令人讨厌死了!糊涂虫,我为什么要偷了你的手帕子呢?”

“呃!为的是把它寄给我的家庭,给我招是非。”他说时,表示不信任她的样子。

这时福加孟又狂饮醇酒，仍旧望着拉布迭特调笑他。拉布迭特正在妇人队里喝咖啡。福加孟开了口只管说：说他是一个贩马商人的儿子，有些人还说他是某伯爵夫人的私生儿；他家没有一个钱的人息，而他的荷包里常常有五百法郎。说他是荡妇们的仆从，是永远不同女人睡觉的男子。他越说越动气，嚷道：

“不行！你们看，我非赏他一个耳光不可。”

他喝干了一杯香酒，那酒也不能奈何他，于是他把大拇指的指甲咬着作响。他正要奔向拉布迭特，忽然面色大变，倒在食具橱前，像一个土墩，他醉得半死了。鲁意丝很伤心，她早就说这事会有坏的结果；现在，她须预备下半夜给他调护了。嘉嘉安慰她，像一个有经验的妇人一般地放眼观察福加孟，便说这是不要紧的，他可以这样睡到十二以至于十五个钟头之久，没有意外的危险。于是人家把福加孟抬走了。

“呃？娜娜哪里去了？”王多弗尔问。

是的，不错，她离了席之后就走开了，这时大家想起她，便个个都寻找她。史丹奈已经担心了一会儿，此刻向王多弗尔问及那老先生，因为那老先生也不见了。但是王多弗尔叫他放心，说那老先生已经给他送走了。说这是一个外国的要人，用不着提起他的名字；他很有钱，只花了钱开了一场夜宴就算了。这时大家又忘了娜娜，王多弗尔瞥见达克奈探头进门，而且把手招他。他跟着达克奈走到卧房里，只见娜娜坐在那里，身硬了，唇白了；达克奈与乔治站着，愕然望着她。他诧异地问道：

“您怎么样了？”

她不回答，也不掉过头来。王多弗尔又问一次，她才答道：

“我不愿意人家欺负我。”

于是她把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是的，是的，她不是傻人，她把事情看得明白。在夜宴时人家欺负她，人家说些丑话表示瞧不起她。其实一群肮脏的女人都比她卑下了几等！她往往替她们为

难,而今却遭她们骂!她不晓得什么鬼神阻止了她,不立刻把这一群污秽的宾客赶了出门。娜娜越说越气,末了却说不出声,只能呜咽啜泣。王多弗尔说:

“哎呀,亲爱的,你醉了。该懂道理才好。”

她先就拒绝了,不肯再出去。

“我醉了,也许吧。然而我要人家尊重我。”

达克奈与乔治已经求了她一刻钟之久,她只不肯回到饭厅里。她硬着颈不肯走,说宾客们尽可以任意做事,说她太瞧不起他们了,决不肯出去同他们在一块儿。不,决不!那怕人家把她剁成肉酱,她也不离她的卧房。她又说:

“我本该提防她们才是。都是洛丝捣的鬼!我今晚等候一个正气的妇人不来,一定是她阻止了的。”

她说的是罗贝尔夫人。王多弗尔以人格担保,说罗贝尔夫人是自己拒绝了的。他听她说,同她辩驳,并不发笑。他看惯了这种把戏,知道女人们在这情形之下该用什么法子处治。然而当他想要握她的手,把她从椅子上拉起来的时候,她努力挣扎,怒气增加了一倍。岂有此理,谁敢说不是福歌利阻止了摩法伯爵!福歌利乃是一条毒蛇,是一个妒忌的人。他会缠住了一个女人,同时把她的幸福毁坏了,因为她分明晓得摩法伯爵很爱慕她,她本可以得到手的。

“他吗!亲爱的,不行!”王多弗尔说着,一时忘形,笑起来了。

“为什么呢?”娜娜正色地问时,酒气已醒了些。

“因为他信仰那些教士,如果他的手指轻微地摸了您,第二天他一定去教堂里忏悔……您信我一个忠告吧。我劝您不要放走了另一个才好。”

她静默了一会儿,心下思忖。后来她站起来,去把眼睛洗净了。然而当人家想要把她拉进饭厅去的时候,她只恨恨地嚷着说不肯。王多弗尔不再固执了,微笑地离开了卧房。他走了之后,娜

娜即刻大感动,投入达克奈的怀里说:

“呀!我的心肝,只有你……我爱你,呃!我很爱你!……假使我们能常在一块儿,岂不是好!天啊!女人是多么不幸啊!”

乔治看见他们接吻,不觉脸红了,娜娜一眼看见,也抱住他接吻。说她的心肝不能与一个孩儿吃醋。她希望达克奈与乔治常常和气一团,因为三人这样相爱下去很是好事。这时一阵奇异的声音惊动了他们,原来有一个人在卧房里打鼾。他们寻觅了一会儿,看见这是鲍特那富,大约是他喝了咖啡之后,到房里来安身。他睡得很不舒服,身在两张椅子上,头靠着床沿,腿伸着。娜娜看见他开着嘴睡觉,每呼吸一次,鼻孔便掀一掀,她觉得很滑稽,不觉笑起来,笑得满身摇动。她从卧房里出来,达克奈与乔治跟着出来。她走过了饭厅,进了客厅,越笑越高声了。

“唉!亲爱的”,她说时,几乎投入洛丝的怀里,“您真料不到,请你们来看吧。”

那些妇人们都只好跟她走。她温存地握着她们的手,硬把她们往里拉,看她如此天真烂漫,众人都信任了她,笑了。大家到了卧房里,看见鲍特那富堂皇地躺着打鼾,大家都忍着笑,停留了一分钟之久,仍旧回到客厅里来。到了客厅里之后,忽然哄堂大笑。其中有一个女人叫大家住口,然后远远地听见鲍特那富的鼾声。

此刻将近四点钟了。饭厅里摆上了一桌纸牌,王多弗尔、史丹奈、米让、拉布迭特都坐下打牌。他们的身后站着的是绿西与嘉洛林,她们在打赌;这时白兰胥眼倦了,心里不受用,每五分钟必问王多弗尔他们什么时候走。客厅里大家试作跳舞,达克奈预备奏琴,娜娜喜欢他的琴,她以为她的心肝会奏华尔斯与波尔加就好,用不着什么琴师。但是大家不大高兴跳舞,那些妇人们互相谈话,在安乐椅上打盹。忽然来了一阵喧嚣之声,十一个少年人成群结队来了,在外厅里高声大笑,要推开客厅的门进来。原来他们是从内务部的跳舞会里出来的,穿的是礼服,系的是白领结,带着莫名其妙

的徽章。娜娜生气，恨他们喧哗，便从厨房里把伙计们叫来，命令他们把那些先生们赶了出去；而且她赌咒说不认识他们。福歇利、拉布迭特、达克奈，所有的男人们都上前，给女主人撑体面。只听得外面有人口出粗言，有人揎拳露臂，大家恐怕要弄到打架为止。然而其中有一个黄发的少年，肌黄肉瘦的，固执地说道：

“哎呀，娜娜！前几天的晚上，在伯台尔家的大红客厅里……您不记得吗？您已经邀请了我们了。”

前几天的晚上在伯台尔家里吗？她完全不记得了。先说，是哪一天晚上呢？于是那黄发少年说是礼拜三，她记得很清楚：礼拜三曾经在伯台尔吃夜饭，但是她差不多敢断定她没有邀请一个人。拉布迭特开始怀疑了，便说道：

“娜娜，也许你一时风流，把他们邀请了。”

于是娜娜笑起来，这也许是的，她记不得了。总之，既然这些先生们来了，他们尽可以进来。一切都调停好了，新来的人在客厅里找见了些旧友，吵闹变为握手。那黄瘦的少年是属于法国的大姓。而且他们声称还有多少少年们大约也跟着来。真的，不错，时刻有人开门，许多男子穿着官家的服装，带着白手套进来，这也都是从内务部跳舞会里出来的。福歇利开玩笑，问内务部长是否也要来？娜娜听了，赌气说与部长来往的人们未必配得上她自己。这时她心里存着一种希望，却不肯说出来，原来她希望这从跳舞会出来的人们当中有一个摩法伯爵跟着也来了。谁敢担保他不改变意见呢？她一面同洛丝谈话，一面放眼窥探着门口，看有没有摩法伯爵进来。

五点钟响了，大家不跳舞了，只有打牌的人支持着不肯收场。拉布迭特把位置让了人，那些妇人们都回到客厅里。众人半醒半打盹，渐渐懈怠了。灯光荡漾，灯蕊成烬，把玻璃球照耀成为红色。那些妇人们在此时都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闲愁，觉得有把自己的历史告诉别人的需要。于是白兰胥谈及她的祖父——那将军；

克拉丽丝也捏造一段故事,说当年有一个公爵到她的叔父家猎野猪,遇见了她,便千方百计诱惑她;她们二人掉过背去,各自耸肩,自问这种诳话是否能够成立。只有绿西坦然承认她自己的根源,她甘心叙述她的少年时代,说当年她的父亲——那北火车站的抹油匠,每逢礼拜天,买了一个苹果糕吃,便眉开眼笑了。

“呀!让我告诉你们!”玛丽亚突然嚷道,“我家的对门有一位先生,是一个俄国人,非常有钱。你们看,昨天我收到一筐水果,呀,一筐水果!筐里有的是很大很大的桃子,葡萄也像这么大小,总之,是这时令里难得的东西……而且果子当中有六张一千法郎的钞票……这都是那俄国人送来的……我当然都送还了他。但是我想起了那些水果,心里未免不很受用!”

众妇人噙着嘴唇互相注视,玛丽亚这样小的年纪,胆子竟这样大。她们这种女人,竟有这种历史!她们互相藐视,尤其是妒忌绿西,因为她曾经有过三个王子。自从绿西每天早上骑马游树林有了成绩之后,她们人人都学骑马,无非是一种热望所致。

天快亮了,娜娜已经绝望,便转眼不再望着门口。这时大家纳闷死了,洛丝推辞不肯唱《睡鞋儿》,只蹒跚在一张安乐椅上与福歌利低声谈话等候着米让。这时米让已经赢了王多弗尔五十来个路易^①。有一位肥胖的先生,带着勋章,容貌端重,用阿尔萨斯的方音叙述阿伯拉汉的牺牲^②,然而没有一个人懂得,他的话便成了瞎吹牛。大家都不晓得怎样做才可以畅快地度过这一夜。一霎时,拉布迭特附着爱克多的耳朵,大约告发了些妇人们,所以爱克多走去绕着每一个妇人的前后左右,细看她们有没有他的手帕子在她们的颈上。此刻食具橱里还剩有香槟酒,少年们便都喝起酒来。他们互相呼唤,互相鼓舞,糊里糊涂地把全厅闹翻了。那大姓的黄发少年发明不得什么新奇的玩意儿,正在闷得慌,忽然有了一个主

① 每一路易等于二十法郎。

② 这是《圣经》里的故事。

意：他把他的一瓶香槟酒拿去倾倒在钢琴上，别的少年们都捧腹大笑起来。奈奈瞥见了，诧异地问道：

“奇了！为什么他把香槟酒倒在钢琴上呢？”

“怎么，你不懂吗？”拉布迭特正色地答，“香槟酒是最有益于钢琴的，因为有了香槟酒之后那钢琴才能发音。”

“原来如此。”奈奈深信不疑地说。

后来她看见人家笑，她才生气起来，难道她晓得吗！为什么人家老是把她弄得昏头打脑的！

这么一来，当然弄糟了，看来这一夜的收场是不干净的了。在一个角儿上，玛丽亚抓住了莱雅，骂她同不很有钱的人睡觉；她们争吵的结果便是各出粗言，你说我的脸孔不好看，我说你的脸孔生得丑。貌丑的绿西却来劝和，说脸孔是毫无关系的，只要身体生得端正就好。更远些，在一张安乐椅上，一个公使馆的随员揽住了西曼的腰，要吻她的颈；这时西曼疲倦得不堪，一肚子不好气，每次都把他一推，说一声“你真惹厌”，而且把扇子痛打他的脸孔。众妇人当中没有一个愿意人家摸她的，难道他们把她们当做娼妇不成？然而这时嘉嘉已经再擒住了爱克多，几乎把他抱在膝上；克拉丽丝在两个男子中间走开了，看她发狂地笑，大约是被人家搔她发痒。在钢琴的旁边，许多少年们还在闹他们的把戏，他们互相拥挤，争先把香槟酒倾泻。这种玩意儿很简单而又有趣。

“喂！老朋友，请你再喝一口……呃！这钢琴口渴了！……当心！再来一瓶！不要糟蹋了才好。”

娜娜掉转了背，没有看见他们。这时史丹奈坐在她的身边，她改变了意见对待他了。也罢！这是摩法伯爵的错处，谁叫他不肯来？她那白毅的长袍又轻又皱，像一件衬衣；她的双眉低垂，像一个任人调戏的少女。她的髻上与抹胸上的玫瑰花瓣都落了，只剩有些花梗。史丹奈把手摸她的裙，忽然撒手，原来乔治所扣的扣针还在裙上，把他的手刺痛了，流了几滴鲜血，有一滴落在她的袍上，

沾污了。

“现在是签了字的了。”娜娜正色地说。

天色渐渐亮了，一道暧昧的曙光射进了窗里，有令人发愁的景象。于是大家开始告别了，杂沓纷纭，都感觉得不舒服。嘉洛林悔恨熬了一夜，便说如果不愿意看好看的把戏就该走了。洛丝歪了一歪嘴，表示她受了她们的累，每次同这些荡妇在一块儿都是如此的：她们不懂规矩，自始至终都令人作呕。这时米让已经赢尽了王多弗尔的钱，便携着妻子走了；他们走时并不关照史丹奈，只重新邀请福歇利明天去吃中饭。于是绿西不肯要福歇利陪送她，高声喝令他去陪送他那不值钱的女戏子。激得洛丝回头，咬着牙骂了一声“肮脏的娼妇”。但是米让看惯了她们的吵闹，把自己看得高，便把她推到外面去，叫她住口。绿西独自一人跟着他们，昂然下了楼梯。绿西之后便是爱克多，他呼唤克拉丽丝，然而她早已跟着她那两位先生走了，所以他像一个孩子般呜咽着，嘉嘉只好陪送他走。这时西曼也走了。只剩有奈奈、莱雅、玛丽亚、拉布迭特殷勤地愿意陪送她们。这时娜娜说道：

“不过我完全不想睡觉！要找些事情做才好。”

她从窗上的玻璃望那铅色的天空，有煤烟般黑的云遮掩着。此刻是六点钟了。哈斯曼大马路另一边，娜娜家对面的屋子还沉沉地睡着，在曙光里露出屋顶；马路上还没有车马往来，只听得一群扫街夫的木屐声。在这惨淡的巴黎的曙色里，她忽有少女的情怀，觉得她需要乡村的、诗意的、甜的、白的的生活。她回到史丹奈跟前说道：

“唉！您不晓得吗？等一会儿请您带我到布兰若林去，我们在那边喝些牛奶。”

她像孩子般欢欣，怡然拍掌。那银行家正在后方纳闷，心里想着别的事情，听见她的邀请，当然表示同意。然而她不待他答话，早已把一件狐裘披上了她的肩。客厅里除了史丹奈之外只剩有一

群少年,他们把香槟酒都倒进了钢琴里之后,说要走了;忽然还有一个从厨房里拿着最后一瓶高兴地跑了来,嚷道:

“等一等!等一等!……还有一瓶香酒……这钢琴,它需要一瓶香酒,好教它酒气醒些……现在,孩子们,我们走吧!我们真是胡闹。”

娜娜进了梳妆室,索爱正在一张椅子上打盹,娜娜把她唤醒了。她打了一个寒战,帮助娜娜戴帽子,穿裘衣。

“毕竟好了,我做了你所希望的事了。”娜娜说时,性情大露,因为她已打定了一个主意,所以心里松快了。她接着说道:“你的话不错,与其另找一个,倒不如要了这银行家。”

索爱一肚子不好气,还懒懒地不动。她喃喃地埋怨娜娜,说她本该在第一晚就打定了主意。她跟娜娜进了卧房,问她怎样处置房里的两个人,原来鲍特那富还在房里打鼾;乔治早已悄悄地溜进了房来,把头钻在枕里,终于睡着了,轻轻地呼吸像一个小天使。娜娜叫索爱让他们静睡。但是她又看见达克奈进来,原来他在厨房里窥探已久,现出很悲哀的样子;娜娜心中又感动了,把他拥在怀里吻他,用种种方法温存他,说:

“哎呀,我的心肝,你该明白才好,事情一点儿没有变化,你分明晓得我只钟爱你一人……现在我不得不如此,不是吗?……我对你发誓,此后我们更要快活些。你明天再来,我们可以约定些时间……快!你爱我就请吻我……唉!重些,更重些!”

她溜走了。她再会见了史丹奈,心里喜欢,因为她想等一会儿可以喝牛奶。在这空了的住宅里,剩有王多弗尔伯爵单独地陪着那带勋章而且叙述阿伯拉汉的牺牲的那一位先生。他们二人滞留在打牌的桌子旁边,忘记了他们在什么地方,也不见太阳光进来。白兰胥却早已睡在一张安乐椅上,努力想要睡着。娜娜叫道:

“呀!白兰胥还在这里!亲爱的,我们喝牛奶去……您来吧,等一会儿您回来还可以看见王多弗尔在这里。”

白兰胥懒洋洋地爬起来。史丹奈充血的脸变白了,因为他怕白兰胥妨碍他,所以心中不自在。然而她们已经拉他走了,说:

“您晓得,我们想要人家当我们的面挤牛奶。”

第五章

陆离戏院里开演第三十四次的《黄发的梵奴》了。这时第一幕恰已演完，在伶人的休息厅里，西曼作洗衣妇打扮，站在一张壁桌上面的大镜之前，这桌在二门之间，二门之间是一个平角，直对包厢的走廊。她独自一人在那里研究，把手指揩眼睛的下面，使她的脂粉均匀。大镜的两旁有煤气灯，放光把她照暖。这时普鲁利耶进来了，他扮的是瑞士的大将，身上佩着大指挥刀，脚上穿着很大很大的靴，头上戴着很大很大的羽冠。他问道：

“他来了没有？”

“谁呀？”西曼说时不动，对镜作笑容，看她的嘴唇是否好看。

“那王子。”

“我不晓得，我要下去了……呀！他该来的。那么，他竟天天来了！”

普鲁利耶走近壁炉。这壁炉在壁桌的对面，炉内煤气炙得通红；上面也有两盏煤气灯在大大地放光。他举眼向左右望那时钟与那风雨表，还有许多塑金的斯芬克斯像伴着。后来他坐在一张靠背椅子上，这本来是一张绿绒的大椅子，给四代的伶人坐过了，已经变为黄色。他坐着不动，眼神无所专注，他们平日都是这样久候才得登台，所以他此刻现出厌倦而又忍耐的态度。

这时轮着那老波士克也来了。他拖着脚，咳嗽，身上裹着一件旧式号衣，肩上露出一角，教人们看得出他那镀金的王冠。一霎

时,他把王冠安放在钢琴上之后,一言不发,不好气地顿脚,然而他还像个好好先生,只嫌他的手因中了酒毒而震颤了。他的醉容里有一簇白色的长须,倒有可敬的外貌。在这沉寂里,一阵骤雨打着那朝天井的大窗的玻璃,他恨恨地说道:

“真是倒霉的天气!”

西曼与普鲁利耶不动。壁上四幅风景画,一个名伶梵尔奈的肖像,都给煤气灯光映黄了。柱上有波第耶的一个半身像,他是陆离戏院当年的名伶,把空虚的双眼望着屋子里。这时只听得一声吵嚷,方丹进来了。他穿着第二幕里的服装,十分漂亮,全身黄色,手套也是黄的。他指手画脚地说道:

“喂!你们不晓得吗?今天是我的生日。”

西曼走近了他,好像给他那滑稽的阔嘴与大鼻逗引着似的,微笑地问道:

“呃?那么,你的乳名是阿希了?”

“正是!……我要告诉伯龙夫人,叫她在第二幕完后把些香槟酒送上来。”

这时远远地来了一阵电铃之声,声渐延长渐疲弱,不久又响。铃声止后,一个人上楼下楼大呼,声到走廊才灭了。原来那人叫的是:“第二幕的人登台……第二幕的人登台!……”这声音又近了,一个灰白脸孔的矮子从休息厅的门前走过,拼命地尖声叫道:“第二幕的人登台!”

普鲁利耶似乎没有听见呼声,说道:

“呃?香槟酒!你的身子好吗?”

这时那老波士克坐在一张绿绒的长凳上,头倚着墙,慢慢地说:

“我呢,如果我是你,我宁愿在咖啡馆叫香槟酒。”

但是西曼说应该给伯龙夫人赚几个钱。她说时,高兴地拍手,紧紧地望着方丹。他的山羊的假面具摇动了,眼、鼻、嘴,都玩起戏

法来。

“唉！这方丹！”她说，“只有他！只有他！”

休息厅的两门开着，正对后台的走廊。沿着黄色墙，有很亮的煤气灯照耀着，许多人匆匆地走向前台，其中有古装的男子们，半裸而裹着轻纱的妇人们，这是第二幕里那黑球跳舞会里的人物的全体。人们在走廊的尽头听见他们一步一步地走下那五级的木阶。这时克拉丽丝跑过，西曼叫她，然而她说她即刻就来。等一会儿她果然来了，颤巍巍地披着肩带，裹着古装，原来她扮的是伊利思。

“糟糕！”她说，“天气不暖，而我把我的裘衣丢在化妆室里没有拿来。”

于是她站在壁炉前烘她的两腿，她的紧身衣里露出鲜艳的玫瑰色来。她又说道：

“那王子来了。”

“呀！”众人嚷了一声，要知道一个底细。

“呃，我刚才跑出去就为的是要看他……他在近台右边的第一包厢里，像上礼拜四一般。你们看！一个礼拜之内，他已经来三次了。娜娜真有运气！……我原打赌说他不再来了呢！”

西曼把嘴开了，正待说话，忽然听得休息厅旁一阵叫声，她便住了口。原来是那传报人在走廊里高声叫道：“号板响了！”西曼终于说道：

“三次了，好事开始了。你们须知，他不愿意到她家去，所以把她带到他家。似乎他花了不少的钱。”

“妙啊！一个人到了城市里！……”普鲁利耶凶恶地说，同时起立，向镜里一望，望这许多包厢里所钟爱的美男子。

“号板响了！号板响了！”那传报人跑到各层楼与各走廊叫着，声音渐远渐灭了。

方丹知道那王子与娜娜第一次见面的经过，便向那两妇人叙

述。她们偎倚着他，高声笑着，他低着头详细说明。那老波士克不动，他毫不关心，这类事情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了。一只猫儿团团地睡在那长凳上，他便怡然抚弄那猫。他终于把它抱起来，像一个多情的国王宠爱他的妃子。那猫打了一个大翻身，嗅了他的白色长须很久，后来给胶汁的气味逆了喉，便仍旧团团地睡在那长凳上。波士克聚精会神，心有所注。等到方丹叙述了那历史之后，便问他道：

“不要紧，假使我是你，我一定在咖啡馆里叫香槟酒，因为咖啡馆里的好些。”

“开场了！开场了！开场了！”那传报人用他那尖长而破裂的声音这样叫着。

这声音传播了一会儿，只听得一个人迅速地跑过去了。走廊的门突然打开，传来了一阵音乐之声与遥远的喧哗；不久，门又闭上了，只听得垫毛的双扉的喑哑之声。

这时休息厅里又沉寂了，好像是与那观众欢呼的戏座相隔千里似的。西曼与克拉丽丝仍旧在说娜娜，这是一个不慌不忙的！昨晚她还迟到了呢！但是她们忽然住口，看见一个高大的女子探头进来一望，她知道错了，便向走廊的尽头走了。原来这是萨丹，她戴着帽子与面网，装着访人的妇女的神气。普鲁利耶咕噜地说这是一个野鸡，他在陆离咖啡馆里天天遇见她，已经一年了。于是西曼告诉大家，说有一天娜娜遇见了萨丹，认得她是当年的同学，便可怜她，拼命歪缠鲍特那富，要他聘她做戏。这时米让与福歇利进来了，方丹同他们握手，说：

“呃？你们来了！晚安。”

那老波士克自己也伸出了手指，同时西曼与克拉丽丝同米让接吻。福歇利问道：

“今晚的场面好吗？”

“唉！好极了！要看他们怎样闹法。”普鲁利耶答。

“喂！亲爱的，该是轮着你们了。”

是的，等一会儿才轮着呢，他们是属于第四出的。但是波士克本能地站起来，似乎心灵感通，知道轮着自己了。那传报人果然到了门口叫道：

“波士克先生！西曼姑娘！”

西曼匆匆地披上一件狐裘出去了。波士克不慌不忙，走去找着了她的王冠，一举手便架上了额；后来他曳着外衣，高一步低一步地走，像给人家起劲似的，喃喃地去了。方丹向福歌利问道：

“您在报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很好，谢谢您，不过，为什么您说伶人们都有虚荣心呢？”

“对了，亲爱的，为什么你说这话呢？”米让接着说时，把粗大的双手拍在福歌利脆弱的双肩上，几乎把他的身子压低了。

普鲁利耶与克拉丽丝几乎哈哈地笑起来，却勉强忍住了。自从好些时候以来，后台里常演一种滑稽剧，惹得全体演员都开心。原来米让恨他的妻子糊涂任性，恨福歌利只会做两篇不满人意的文章，此外对于他家毫无益处，于是他想出一个报仇的法子，便是故意表示亲热，借此处治他。每天晚上他在后台里遇着福歌利的时候，不是尽力握手，便是拼命拍肩，好像亲热到了发狂似的。福歌利原生得瘦弱，怎么经得起这开路神的拍打？然而他不愿意惹洛丝的丈夫生气，只得强作微笑，甘心忍受了。这时米让越闹越凶，说道：

“唉！福歌利，您在报上得罪了方丹了！当心！一、二、三，看打！”

他突然向福歌利的胸膛打了一拳，福歌利的脸色大变，说不出话来。忽然间，克拉丽丝向他们丢了一个眼色，原来洛丝已在休息厅的门槛上站着。洛丝早已看见了米让与福歌利的情形，于是径直地走向福歌利，好像没有看见她丈夫似的。她的身上是一孩子的打扮，赤裸着两臂，翘起了身子，像一个娇憨的小儿般地把她的额

送到福歇利的嘴边。

“晚安，孩儿。”福歇利说时，亲热地吻了她。

这算是赔偿损失，然而米让毫不在意，好像没有看见这一吻。在戏院里，谁不同他的妻子接吻呢？他只笑了一笑，同时轻轻地瞟了福歇利一眼，意思是说洛丝这样气他，他非在福歇利身上求个报复不可。

走廊里的门忽开忽闭，戏座上喝彩之声直达休息厅。西曼做了她的戏回来了，说道：

“唉！那老波士克竟有了成绩！那王子笑得弯了腰，跟着众人也拍掌，好像他也受了院里收买似的……喂！包厢里坐在王子身旁的那一位高大的先生是谁？你们认识他吗？这是一个美男子，有很美的髭须，很高贵的神气。”

“这是摩法伯爵”，福歇利说，“我晓得前天晚上那王子在皇后家里邀请他今晚吃饭……大约是吃了饭之后王子又把他拉了来。”

“呃，摩法伯爵”，洛丝向米让说，“我们认识他的岳父，是不是，奥古斯特？你晓得，他的岳父就是叔雅尔侯爵，我到过他家唱歌的……恰好他也到院里来了，我远远地望见了他在一个包厢里。这老头子，他……”

普鲁利耶把他那很大很大的羽冠戴上了，转身叫洛丝道：

“喂！洛丝，我们去吧！”

她的话未说完，便跟着他跑了。此刻戏院的门房伯龙夫人在门前经过，手里拿着一个很大很大的花篮。西曼戏谑地问这花是不是给她的，伯龙夫人不答，只把下巴向走廊尽头娜娜的化妆室一努。唉！娜娜竟给花掩埋了！不久之后，伯龙夫人回来，交给克拉丽丝一封书信，克拉丽丝忍不住骂了一声，呸！又是这讨厌的爱克多！他竟不肯放松她！伯龙夫人说他还在门房等候她，于是她嚷道：

“请您对他说我要第二幕完场才下去见他……我要把我的手

粘在他的脸孔上。”

方丹连忙上前向伯龙夫人说道：

“伯龙夫人，请您听我说……请您听我说，伯龙夫人……请您在本幕完场的时候送六瓶香槟酒上楼来。”

这时那传报人已经又来了，气喘喘地叫道：

“一切的人们都登台！……方丹先生，轮着您了！赶快！赶快！”

“是的，是的，我来了，巴里约伯伯。”方丹仓皇地答。

他跟着伯龙夫人跑，还接着说：

“呀？话是这样说了，在完场后请您把六瓶香槟送到休息厅里……今天是我的生日，是我付钱……”

西曼与克拉丽丝带着窸窣的裙声走了。这时室中一切都沉寂了，走廊的门又闭上了，在休息厅的沉寂里，又有一阵骤雨打窗。巴里约是一个灰白的老翁，做了三十年戏院的伙计；此刻他很亲热地走近了米让，把开着的鼻烟匣子送到他的跟前。米让受了他一捻鼻烟；他借此得了一分钟的休息，等一会儿他又得上楼下楼，奔走呼唤了。他知道还有娜娜夫人该登台，然而这一位夫人却是从心所欲，不怕受罚的，她要迟到就迟到。忽然间，他停了脚，诧异地道：

“呃？她预备好了，她来了……她该知道那王子已经到了。”

娜娜果然到了走廊里，穿的是下流妇人的装束，臂是白的，脸也是白的，眼下有玫瑰色的金箔。她不进休息厅，只远远地给米让与福歇利点了一点头，说：

“日安，你们好吗？”

她伸出手来，只有米让同她握手。于是她昂然复向前走，后面跟着的是她的化妆奴。那化妆奴跟着她接踵地走，而且弯腰替她理裙脚的折痕。化妆奴的后面，殿军乃是萨丹，她努力装一个规矩的女人，其实她讨厌得要死。

“史丹奈呢？”米让突然地问。

“史丹奈先生昨天到路华莱去了”，巴里约答，“我想他要在那边买一个别墅……”

“呀！是的，我晓得，买给娜娜的。”

米让说了，面色变为严重。从前史丹奈说过要替洛丝买一个公馆！也罢，不该与人呕气，好留下将来的机会。米让虽则想入非非，还不失昂然的态度，在壁炉与壁桌之间踱来踱去。这时休息厅只剩有他与福歇利二人，福歇利疲倦了，挺卧在一张大椅子上，他的神色很安静，眼睑半闭，米让走过时放眼望他。当他们二人独自相对的时候，米让不屑打他，打他有什么用处呢？既然没有一个人观场，他也不高兴玩把戏了。他既然以妻子公诸同好，也就没有闲心肠做争气的丈夫。福歇利欣幸得了这几分钟的松快，便有气无力地把脚伸长了对着炉火，把眼睛朝空，从风雨表望起，直望到时钟。米让散步了一会儿，站在波第耶的半身像前，心神不注地望着，后来又转身向窗前，则见天井上的黑窟窿渐渐大了。雨止了，剩有深沉的寂寥，加之以壁炉内的煤气薰蒸，越发添了几分阒然的气象。后台里再也没有一声喧哗，楼梯与走廊都像死了似的。这是每幕戏剧快完场时的情景，台上全体演员欢呼之时，正是休息厅里杳然无人、沉睡在炭气里的时候。

“呀！你看这些脏畜牲！”鲍特那富突然这样嚷着。

他才到来，已经开口骂两个场面女伶，因为她们假装没本事，竟几乎跌倒在戏台上。他瞥见了米让与福歇利，便叫他们来，要给他们看些什么：原来刚才那王子已经要求在第二幕完场后进娜娜的化妆室里向她道贺。鲍特那富正要把他们领到戏座上去，恰巧那堂院的来了。鲍特那富气冲冲地叫道：

“请您把那两个笨人——费南德与玛丽亚罚了一次再说。”

后来他的气消了，努力装做高贵的神气，把手帕子揩了一揩脸孔，又说：

“让我去迎接王子。”

在全座喝彩声中,戏幕下垂了。台前的列灯熄了,台上变为半暗,伶人们纷纷地乱撞。他们都急急地回到他们的化妆室里,同时那些布景工人赶快把诸景搬开。这时西曼与克拉丽丝却停留在台的后方,低声地谈话,她们只三言两语便把一件事情说妥。克拉丽丝已经仔细考虑过了,宁愿不看见爱克多,因为爱克多已经没有决心抛弃了她去找嘉嘉。克拉丽丝叫西曼去同他说一个男子不该这样歪缠一个女人,她说了话是要做的。

于是西曼仍穿着洗衣妇的衣服,肩上披着她的狐裘,走下了那弯曲而窄狭的楼梯。这楼梯的阶级是肥腻的,墙壁是湿的,直通门房。这门房位置在伶人楼梯与办事人楼梯之间,左右有玻璃嵌着的板壁,活像一个大而透光的灯笼,室中有两道煤气管烘着。在格子架上有许多书信与报纸堆叠着。桌子上有些花篮,混杂在忘了撤去的脏碟子与尚待改缝纽扣的一件上身衣的旁边。在这秩序不整齐的小室里,竟有许多上流男子在那里等候着,他们带着手套,衣冠整齐,盘踞着那四张陈旧的麦秆椅子,他们都像很有忍耐、很柔顺的样子,每逢伯龙夫人带着答复的话从戏院里下来时,他们都猛然回头。此刻恰巧她把一封信交给了一个少年男子,他忙着在通过室里的煤气灯下把信打开,看了后他有几分变色,因为他,在这地方看这种书信不止一次了,现在仍旧是这么两句:“我爱,今晚不行,我没有功夫。”爱克多坐在后方的一张椅子上,在桌子与炉火之间;他似乎决定要在这里消遣这一夜,然而他不放心地把两条长腿缩了进去,因为一群小猫儿正在他的前后缠扰他,同时那母猫蹲在他的背后,把一双黄眼睛紧紧地望着他。

“呃?原来是您,西曼姑娘。您有什么事?”伯龙夫人问。

西曼请她把爱克多叫出来,但是伯龙夫人不能就令她满意,因为她在楼梯下开了一间小酒店,预备伶人们在每幕完场时到来喝酒。此刻有黑球跳舞会的几个男女伶穿着戏装在等候着,他们一

则口很渴，二则很忙，一片声催饮，弄得她的头有几分昏乱。原来她的酒店只像一个柜子般宽，柜里一盏煤气灯照耀着，其中有锡皮盖着的一张桌子与许多酒瓶子堆着的一个架子。这一间小酒店的门开了之后，里面一阵酒精的烈气冲出来，杂着戏院里的浓臭与门房里的花篮的浓香。伯龙夫人给戏子们喝了酒之后，才问西曼道：

“喂，您要的是那边那一个棕色头发的男子吗？”

“哪里！不要说糊涂话！”西曼说，“我要的是火炉边那瘦男子，您的母猫嗅他的裤子的。”

于是伯龙夫人把爱克多引到通过室里，这时其他的男子只好耐心再等，闭了气不作声；同时那些戏子们沿着阶梯饮酒，拍手，张开喑哑的醉喉欢呼。

戏院里鲍特那富在台上大闹那些布景工人，因为他们半天还撤不去那些布景。他骂他们是故意做的，好教那王子不便进来。

“扯呀！扯呀！”布景队长这样地嚷。

后来，台的后方的戏幕扯上了，台上空无所有了。米让窥伺了福歇利许久，此刻他又乘机殴打他。他一把抓住了他，叫道：

“当心！桅杆几乎把您压碎了。”

他抱起他，摇他，然后放他到地上。那些布景工人们狂笑起来，福歇利不好意思，面色变了，他的双唇震颤，险些儿大闹起来，然而米让却做好人，很亲热地把手拍他的肩，几乎把他的肩骨打断了，说道：

“我是关心于您的身体的！……唉！如果您遭了祸，我怎么得了！”

这时人们一片声叫：“王子来了！王子来了！”大家都把头向着院里的小门望去。此刻只看见鲍特那富的背，他弯腰献笑，极尽谄媚的能事。后来那王子出现了，很高，很壮，胡子是黄的，皮肤是粉红色的，一看便知道他是一个结实的风流男子，在他那十分整齐的礼服里现出他的粗大的骨骼。他的身后有摩法伯爵与叔雅尔侯爵

跟着走。这戏院的一角是黑暗的，众人都沉在很大的黑影里。鲍特那富因为对一个皇后的儿子——一个未来的国王说话，特别恭敬，表示惶恐震颤的假声音。他说：

“如果殿下肯随我来……请殿下往这边走……殿下当心……”

那王子非但不急急要走，而且很有趣地看工人做布景的工夫。这时工人们恰放下了一盏大光灯，灯给铁网挂着，照得台上全部光明。尤其是摩法，他从来不曾参观过戏院的后台，所以他诧异起来，觉得有一种不舒服的心情，心中作呕，同时杂着恐怖。他举眼望着屋顶，屋顶下亦有许多小灯，像一排微蓝色的小星；又有大小不同的许多铁丝，有飞桥，有悬挂在空中的布幕，像田家晾着的内衣。

“上工！”布景队长突然这样叫。

那王子自己提醒摩法伯爵，叫他当心。一幅布幕降下了。工人们布置第三幕，这是爱特那山的岩洞了。有几个去种桅杆，有几个到墙边取框子，用很坚韧的绳子把那些框子绑在桅杆上。后方须布设吴尔刚铁厂的红光，一个灯匠裁了一条支柱，把柱上的灯燃着，在红玻璃管里露出光芒。这在表面上觉得他们很拥挤忙乱，其实事事都有了秩序了；在这忙乱里，那提戏人小步走来走去，借此舒畅他的双腿。鲍特那富不住地鞠躬说：

“殿下这一来，我实在当不起。戏台并不大，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罢了……现在如果殿下肯跟我来……”

摩法伯爵早已走向化妆室的走廊。这廊斜峭，令他吃惊，尤其是他觉得脚下的地板撼动，越发担心。他们从开着的地窟里瞥见地下的灯光，这是地下的生活，黑魆魆地，有人声与地窟里的轻风。当他再上台来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使他停了脚步，原来是两个女人穿着第三幕的服装，在幕眼的前面谈话。其中有一个掀高了臀部，用手把幕眼弄阔些，要寻觅戏座上的人。只听得她突然说道：

“我看见他了！唉，这一张狗嘴！”

鲍特那富给她丢了脸,恨不得在后面踢她一脚。然而那王子却微笑,欣幸得听见了这话,便紧紧地望着她。她却不管他殿下不殿下,厚着脸皮只是笑。鲍特那富终于劝那王子跟他走了。摩法伯爵出了一身大汗,脱了他的帽子。最令他不舒服的乃是炉火熏蒸的空气,气味很重,除了煤气外还有布景的胶漆气、暗馊的污秽气、伶人们的古装的臭气。走廊里越发令人呼吸不得,有的是化妆室里的脂粉肥皂的腻水的酸气。伯爵走过的时候,抬了头,向楼梯下的空隙一望,原来有一阵光芒与热气冲着了他的颈窝。上面有的是脸盆声、笑声与呼声。门户频开,流出妇女的气味,这是发油和脂粉的气味的混和。他不停脚,忙着走,几乎是跑,同时为他从来不曾晓得的这种地方而发抖。叔雅尔侯爵像在自己家里一般,欣然地说道:

“呃? 戏院的里面是很奇怪的,是不是?”

这时鲍特那富走到廊的尽头,是娜娜的化妆室了。他安静地把门键一扭,自己让开了路,说:

“殿下请进……”

只听得一个女人诧异地叫了一声,大家看见了娜娜,上身裸着直到腰带之间。她看见了他们,连忙躲进了一个锦屏后面,这时那梳妆奴正在揩她的身子,她躲了之后,梳妆奴只好捧着手巾站着。娜娜躲着嚷道:

“唉! 这样进来,真不是事体! 不要进来吧,你们分明知道是不能进来的!”

鲍特那富似乎不满意于她这一躲,说:

“亲爱的,不要走,不要紧,这是殿下。哎呀,您不要孩子气才好。”

她仍旧不肯出来,然而已经笑了,于是他很亲热地、急抢抢地说道:

“天呀! 这些先生们都晓得女人的身体是怎样的。他们不会

吃了您。”

“这个说不定。”那王子风雅地说。

人人都笑起来,笑得格外厉害,为的是逢迎他。鲍特那富说这是一句妙语,很富有巴黎气味。娜娜不再回答了,锦屏动摇,大约她已经打定主意不出来了。摩法红了脸,仔细观看那化妆室。这是正方的一间房子,天花板很低,四面饰的是浅色的哈湾绫。锦屏也是同色的绫,有铜柱支撑着,把房子的后面截成一个小室的样子。两个大窗直对戏院的天井,对面相隔至多三米之远,有一面风雨飘零的大墙。黑夜里窗格子映过去,墙上有黄色的影子。室中一面大立镜,对面是白大理石的妆台,台上有的是许多水晶瓶子或匣子,里头盛着的是种种的油与粉。伯爵走近了那大立镜,看见自己的脸很红,额上有许多细点的汗珠。他低了头,走到妆台的前面站着;台上的脸盆里满盛着肥皂水,盆的旁边有些象牙的小物件与湿的海绵,他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似乎有悠然神往的样子。他第一次到哈斯曼大马路拜访娜娜时所得的幻想又上了心头,他觉得脚下的厚地毯软了;照耀着妆台与立镜的几盏煤气灯放出轻轻的啸声,灯光在他的鬓角打晃。一霎时,他觉得这低低的天花板下的女人气味更热烈了,恐怕受不住,所以走到两窗之间的一张横炕上坐下。然而他即刻又起来,回到妆台旁边,什么也不看了,瞪着一双不专注的眼睛,回想当年在他卧房里凋谢了的一篮上品水仙花,他几乎为此而死了。水仙花腐败了的时候有人类的气味。

“你赶快吧!”鲍特那富说时,把头探进锦屏后面。

这时那王子殷勤地听叔雅尔侯爵说话,侯爵在妆台拿起了一只兔脚,解说怎样可以做成白色的脂粉。萨丹在一个角儿上审视诸先生们,看她的样子像个贞洁的处女;同时那梳妆奴——余勒夫人——预备好了梵奴的紧身衣与古装。余勒夫人没有年纪了,她的脸部有滑光,眼睛不灵活,像一个只见她老未见她嫩的妇人。这一个妇人,她在化妆室里给浊气熏干了,但是,巴黎最著名的大腿

与奶子都经过她的手里。她穿的是一件常年不换的褪色的黑袍，在她那平坦而不表现女性的胸衣上插着一大簇的扣针，正对着她的心口。此刻娜娜揭开了锦屏出来说：

“先生们，我请你们恕罪，我料不到你们来……”

众人都掉转头来看时，只见她完全不穿衣服，只扣上了一截抹胸，遮住了乳部的一半。刚才众人看见她躲开时，她正在匆匆地脱去了便服，还没有十分脱完。她的后面裤子里还露出衬衣的一角。她的臂是赤裸的，肩是赤裸的，尖尖的乳头露了出来，显得这肥胖的金发少女的可爱。她的手时时刻刻扳住了锦屏，似乎她预备一阵惊怯，好重新躲进去似的。

“是的，我料不到，我永远不敢……”她吞吞吐吐地说时，假作惭愧的样子，颈上微红，作难为情的微笑。

“哎呀，既然人家觉得您很不错，您就不必客气了！”鲍特那富说。

她仍装着天真的少女们迟疑的态度，像被人搔腋一般地摆动身子说：

“殿下下的恩宠太重了……我这样迎接殿下，望殿下原谅……”

“我才是讨厌的人”，那王子说，“但是，夫人，我忍不住一腔热诚，要来贺您……”

于是她毫不在意地只穿着一条裤子走过众人跟前，大家闪开，让她梳妆去。她的臀部很丰满，裤子膨胀起来；她的胸部向前倾，还巧笑地向他们施礼。忽然间，她似乎认识了魔法伯爵，便伸出手来给他接吻，行朋友的礼。后来她又责备他不曾到她家参加夜宴。那王子调笑魔法伯爵；伯爵吃吃地说不出话来，觉得他的火热的手里握了她那新洗的纤手一秒钟，忍不住打寒战。原来今晚伯爵在那王子家里大吃大喝了一顿，他们二人都有几分醉意，然而他们还很守规矩。魔法为着要掩饰他的动荡的心魂，只得找谈天气的一句话说来搪塞，说：

“唉！这里热得很！夫人，您怎样能够在这种温度中生活呢？”

大家恰要从天气谈下去，忽听得化妆室的门前起了一阵喧哗。鲍特那富把门孔的木板抽了，向外望时，原来是方丹，后面跟着普鲁利耶与波士克，他们三人的臂下都夹着酒瓶，手上捧着酒杯。方丹敲门，嚷说今天是他的生日，他买香槟酒给大家喝。娜娜望了王子一眼，征求他的同意。那王子自然愿意，他不肯妨碍任何人。然而方丹没有得到娜娜的容许，早已进来了，说道：

“我并不悭吝，我买酒给大家喝……”

他本来不知道王子在房里，此刻突然看见了。他连忙住口，又严肃又滑稽地说：

“国王达哥贝尔在走廊里，他请求与殿下交杯。”

那王子微笑了，大家都觉得有趣。然而房间太小了，容不下这许多人。说不得，只好拥挤着了，萨丹与余勒夫人在后方，靠着锦屏；男人们都环绕着半裸的娜娜拥挤着。那三个男伶还穿的是第二幕的服装。普鲁利耶把头上那瑞士将军的帽子脱了，否则帽翎要冲破了天花板；波士克还穿着王袍，戴着白铁的王冠，站定了他那醉翁的双腿，向那王子施礼，像国王迎接邻国的太子的礼一般。酒杯都满了，大家交杯。

“我恭祝殿下万岁！”那老波士克堂皇地说。

“我祝军人万岁！”普鲁利耶接着说。

“我祝梵奴万岁！”方丹说。

那王子很客气地摇摆他的酒杯。他等了一等，施礼三次，说：

“夫人……将军……陛下……”

他一口气喝了酒。摩法伯爵与叔雅尔侯爵也跟着说了喝了。大家俨然在朝廷里，不说笑话了。在这煤气灯光之下，游戏世界混合了真世界。娜娜忘了自己只穿着一条裤子，竟摆起贵妇人的架子来，俨然一个真的梵奴皇后，招待着国家的要人。她在每一句话里都叫了一声殿下，行了许多礼，把波士克当做至尊，把普鲁利耶

当做陪伴至尊的大臣。没有一个人笑这一种奇异的混合：这真王子是一国的储君，喝一个戏子的香槟酒。他在这戏装的朝廷里，梳妆奴、荡妇、献妇人的男子，种种的人当中，仍旧怡然自得。鲍特那富看了这情形，心内自思：假使那王子肯像这般地在《黄发的梵奴》第二幕里出台，岂不大有收入！鲍特那富此刻变为很熟的人了，说：

“喂，我们要把我那些小女人们都叫了来。”

娜娜不愿意。然而她也很放任自己了。方丹戴着滑稽的假面，拉她近他身边。她把身子挨擦他，眼紧紧地望着他，像一个怀孕的女人想要吃什么肮脏的东西似的，她忽然把他你你我我地称呼起来，说：

“喂，斟酒呀，呆子！”

方丹重新又斟了各人的酒，大家喝酒，说着刚才的颂词：

“殿下万岁！”

“军人万岁！”

“梵奴万岁！”

但是，娜娜摇手叫他们住口，把酒杯高高地举起，说：

“不，不，方丹万岁！……这是方丹的生日，方丹万岁！方丹万岁！”

于是大家交杯第三次，为方丹祝福。那王子早已看见娜娜紧紧地注视了方丹，此刻便向方丹施礼，很恭敬地说：

“方丹先生，我为您的成功而饮。”

这时那王子的礼服后面抹着了妆台。这妆台像床位的坳处，像一个窄狭的浴室，花露水的浓香与脸盆的脂腻冲上汽来，与香槟的酒气相混合。娜娜坐在那王子与摩法伯爵二人的中间，挤得很紧，他们只好把手举起，以免稍为动弹便碰着了她的乳或臀部。余勒夫人扳着脸孔等候着，额上没有一点汗珠；至于那淫邪的萨丹看见了这情形却很诧异。一个王子与许多穿着礼服的先生们竟坐在

些化妆的伶人当中,尤其是与一个裸体女人在一块儿;萨丹心里暗想:上流人并不见得就很干净。

这时走廊里巴里约伯伯的铃声来了。他走到化妆室的门口的时候,大吃一惊,因为他看见那三个伶人都穿着第二幕的服装。

“唉!先生们,先生们”,他吃吃地说,“请你们赶快吧……刚才人家已经在观众休息厅里摇了铃了。”

“呸!让观众们再等候吧!”鲍特那富毫不在意地说。

然而他们的酒瓶已经空了,他们重新施了礼,那些伶人们上楼穿衣去了,波士克的可敬的一把假须给香槟酒浸湿了,他把它取开,他的醉翁真面目突然露了出来,显得是沉迷于酒的老伶人的蓝青脸孔。他走到了楼梯前,只听得他用嘎声向方丹说起那王子:

“是不是?我引得他高兴了!”

娜娜的化妆室里只剩有王子与伯爵、侯爵。鲍特那富跟着巴里约走了,同时吩咐他下次须先请娜娜许可然后敲门。

“先生们,请容许我。”娜娜这样请求了一句,便改妆她的臂与脸部,预备第三幕里的裸体。

那王子与叔雅尔侯爵坐在横炕上,只剩有伯爵站着。在这令人窒息的热气里,他们肚里的两杯香槟酒增加了他们的醉意,萨丹看见他们关了门伴着娜娜,以为自己躲进锦屏后才是识事的人;她进了锦屏后坐在一个大箱子上,很不舒服;至于余勒夫人却不然,她安然地走来走去,一句话不说,也不望人一眼。

“刚才会唱的时候您唱得妙极了。”那王子说。

于是大家开始谈话,然而都是简短的语句,说了不久又静默了。娜娜不能常常回答,她用手把雪花膏涂在臂上与脸上之后,用手巾的一角抹上了一层白胭脂。一霎时,她不对镜了,微笑地溜了一眼望着那王子,同时还拿着白胭脂。

“殿下疼我了。”她说。

她的打扮乃是麻烦的一件事,叔雅尔侯爵眼望着她,现出十分

愉快的样子,此刻轮着他说话了,他说:

“音乐队不能用细微的声音伴着您唱吗?他们的音乐盖住了您的歌腔,这是不可饶恕的一种罪恶。”

这一次娜娜却不回头了,她拿起了白胭脂,把它轻轻地涂抹,十分留神,把身子弯向妆台,以致她的裤子的后面更加突起,弄得圆圆的。她要表示感激侯爵的恭维,便把臀部摇了两摇。

大家一时静默。余勒夫人看见娜娜的裤子在右腿上露了一道裂痕,于是她在自己的心胸上取了一枚扣针,跪下地来,在娜娜的大腿旁边替她补那裂痕;娜娜并不知道她在跪着,却自己只顾搽粉,同时又小心地不让粉到她的脸蛋儿上。这时那王子对她说:假使她到伦敦唱戏,全英国人一定为她喝彩。她客气地笑了一笑,扭转身子一会儿,她的左颊被粉涂得很白,她忽然变了严肃的神气,想起应该涂上些红胭脂。她重新把脸对镜,把手指浸在一个孟子上,挑了些红胭脂,轻轻地涂在眼下,直到太阳穴为止。那些男子们都不说话,恭恭敬敬地坐着。

直到此刻,摩法伯爵还不曾开口。他不由自主地忆念他的青春,他的孩子时代的卧房是很冷的。不久以后,十六岁了,他每晚与他的母亲接吻的时候,把这一吻的冷气带了回来,直到打睡的时候。有一天,他从一扇半开的门走过,瞥见一个女仆正在洗身;这是他成年后直到结婚以前的唯一的深入脑筋的回忆。结婚之后,他觉得他的妻子十分柔顺,能尽妇道,他自己也觉得肉欲是可鄙的事情。后来他大了,老了,还不晓得肉的娱乐,因为他谨严地履行宗教上的规条,便把生活纳入那些规条里。忽然间,人家把他投进了女伶的化妆室里,当面就是一个裸体的妇人。他从来不曾看见过他的妻子系裤子,此刻却看见一个妇人当他的面梳妆,毫无避忌;妆台上盆盂杂沓,香气是这样浓厚,这样甜蜜。他的整个的心灵起了革命,想起娜娜的魔力缓缓地侵入他的心灵,不觉害怕起来,同时联想到童年所读过的宗教书籍。他自以为到了魔界了,娜

娜便是魔鬼,她的笑,她的奶子,她的屁股,处处藏着魔力。但是他自许非凡,以为自己一定晓得自卫。这时那王子很舒服地坐在横炕上说道:

“那么,话是这样说了,您明年到伦敦去,将来我们招待得您很好,您再也不愿意回到法国来……呀!亲爱的伯爵,你们不十分晓得抬举你们的美人,我们要把你们的美人都抢走了。”

叔雅尔侯爵恃着自己是熟人,便不好气地说道:

“抢走了,他并不要紧。他就是道德的本身。”

娜娜听见了道德的话,很滑稽地把眼望伯爵,他觉得十分不好意思。后来他觉得他有这意思为可怪,便自己恼自己。为什么在这女子跟前起了道德的观念就觉得不好意思呢?他非战胜这念头不可。但是这时娜娜想要拿一支毛笔,偶然失手,毛笔坠地了,她弯身欲拾,他连忙代她拾起,他们二人的呼吸相遇了,梵奴的披散的头发滚在他的手上。这是一种愉快杂着疚心,是宗教上所谓造孽的愉快,有入地狱的危险。

此刻门外又来了巴里约伯伯的声音:

“夫人,我可以敲门吗?戏座上的人等得不耐烦了。”

“等一会儿吧。”娜娜毫不在意地答。

她把毛笔浸在黑脂盂里,然后把鼻子靠着镜,闭了左眼,小心地画她的双眉。摩法在她的身后怔怔地望她,他在镜子里望见她的浑圆的双肩,与玫瑰色的阴翳中的双乳。他努力要不看,却没法子掉过头去,因为她闭了一只眼睛,脸容越发动人,还有两个笑涡,令人起意。等到她闭了右眼再画眉的时候,他懂得他是她的人了。只听得那传报人喘着气又叫道:

“夫人,他们顿脚了,快要打破了凳子了……我可以敲门了吗?”

“呸!”娜娜生气地说,“您要敲就敲,我不管!……如果我还没有打扮好,他们等候就让他们等候吧!”

她的气消了,转身微笑,向那些先生们说道:

“真的,我们要谈一分钟的话也不行。”

现在她的臂与脸部打扮好了。她用手指把红胭脂在双唇上画了两道阔痕。摩法伯爵的心魂更动摇了,这些淫邪的脂粉诱惑了他,这画成的少妇更能令他起意。太红的唇衬着太白的脸,两眼因有了两道黑眉而更大了,睛里发烧,似乎动了爱情之火。这时娜娜走到锦屏后脱去了裤子,穿上了梵奴的紧身短裤;一会儿就出来了。她毫不害羞地解开了她的抹胸,向余勒夫人伸着手臂,让她替她穿上了那短袖的戏装。

“赶快,既然他们生气了!”她说。

那王子把眼睛闭了一半,很内行地审视她的乳房的曲线;叔雅尔不知不觉地点了一点头。摩法再也不愿意看了,只好把眼望着地毯。然而梵奴是这样就算完了妆,她只披上了一层轻縠。余勒夫人在她的左右走动,眼睛空明,像一个木雕的老妇。只见她手慌脚乱地在她的心胸上的针插上取下了些扣针,扣住了梵奴的戏装,用她的干燥的手摩触着这赤裸的肥躯,因为自己也是女性,便像摩触一个木偶,心中并没有什么念头,也没有什么回忆。

“好了!”娜娜说着,向镜子里望了最后的一眼。

鲍特那富再来了,他很担心,说第三幕已经开始了。娜娜说:

“好!我就去!您看这些事情!老是我等候别人!”

这些先生们都从化妆室出来了,但是他们并不告辞,那王子说他希望在后台里参观第三幕。剩有娜娜一人,她很诧异地四面张望,说:

“她往哪里去了?”

她寻觅萨丹,结果是找见她坐在锦屏后的大箱子上等候着,她安然地答复娜娜说:

“有那许多男人在这里,我当然不愿意妨碍你啦!”

她又说此刻她要走了,但是娜娜拉住了她,说她很呆!既然鲍

特那富应承收留她了,今晚的戏收场之后就可以办妥的。萨丹游移了一会儿,这里的花样太多了,不是她的地方了。然而她到底不走了。

那王子从那木板的小楼梯下去时,只听得一阵奇异的喧哗。原来戏台的另一边有些人在那里顿足乱骂。那些等候出台的伶人们正在看两个人在那里胡闹,闹得他们都惊骇起来。这两人就是米让与福歇利。刚才米让又开玩笑,假意与福歇利亲热,趁势拍打他。他发明了一种新戏法,在福歇利的鼻上屡屡弹指,据他说是替他弹走了苍蝇。这戏法当然很能使伶人们开心。米让见众人欢喜,越发放肆了,便索性打福歇利一个耳光,一个当真的、痛快的耳光。这一次他闹得太凶了,福歇利当着众人的面,再也不能陪笑忍受了这样的一个耳光,于是他们二人停止了他们的喜剧,恶狠狠地互相扑上身来扼喉。他们都滚在台柱后的地上,互相叫做乌龟。

“鲍特那富先生! 鲍特那富先生!”那管理人惊慌地来叫鲍特那富。

鲍特那富向那王子告了罪,然后跟了那管理人来。他看见滚在地上的是福歇利与米让,他忍不住表示生气的态度,唉! 他们择得好时间! 殿下在后台的另一边,而且戏座上的人们也都可以听见! 这还不够倒霉,恰巧洛丝也来了,她喘着气进了来,这正是她出台的时间,吴尔刚在前台叫她答话了。然而她看见她的脚边滚着她的丈夫与她的情郎,他们互相扼喉,互相蹴踢,头发扯脱了,礼服给地上的尘埃染白了,她惊得目定口呆。他们拦住了她的去路;正在奋斗的当儿,福歇利的帽子几乎滚出了前台,幸亏一个布景工人截住了。这时吴尔刚特别添造了些打诨的话儿,暂博观众的欢笑,重新又叫她答话。洛丝站着不动,怔怔地只管望着他们二人。鲍特那富动了怒,在她的颈后悄悄地说:

“你不要望了! 去! 去! ……这不关你的事! 你错过了出台的时间!”

洛丝被他一推,跨过了二人的身上,走出了前台,给台前的列灯照耀着,观众看见她了。她还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滚在地下打架。她颤巍巍地,耳边哄哄有声,走向台前,作含情的狄燕的巧笑,开口唱第一句歌曲,她的歌腔是这样热,所以观众为她喝彩。此刻她还隐隐地听见后台里他们殴打的声音。他们滚在地下,直滚到前后台交界处的屏幌。他们的脚踢着屏框作响,幸亏有音乐掩盖住了。鲍特那富终于把他们隔开了,气愤愤地嚷道:

“哎呀呀!你们不能在你们家里打架吗?你们分明晓得我是不喜欢这个的……你呢,米让,你好好地听我说,站在靠天井的一边;您呢,福歇利,如果您不站在靠花园的一边,我就把您赶了出去……呃?话是这样说了:一个靠天井,一个靠花园,否则我就禁止洛丝带你们到戏院里来。”

当他回到王子跟前的时候,王子问他是什么事情,他安然地说:

“唉!并没有什么。”

娜娜站着,一件外套裹着身子,与这些先生们谈着话等候出台。摩法伯爵走上去,要在两个框子之间向外面望一眼,那管理人向他做了一个手势,他懂得应该轻轻地走路。在灯光照得通明的后台里,少少的几个人在那里停了脚步低声谈话,又蹑着脚走开了。那管灯工人在煤气管旁边守候着。一个穿号衣的倚着台柱,努力要探头外望。同时,最高处有那管幕人坐在他的凳子上守候着;他似乎很有耐心,他不懂戏剧的情节,专候电铃一响便把幕放下或揭起。在这呼吸不来的空气里,践踏声与私语声里,来了前台的伶人们的声音,这声音变暗了,像一种假腔,令人诧异。更远处,在音乐队的嗷嘈的声音以外,有戏座上的人们呼吸声,宛如松涛,不时杂以笑声、哄声、喝彩声、鼓掌声。观众尽管不说话,后台的人也觉得有他们在戏座里。这时娜娜忽然把裘衣一收,说道:

“不知是什么地方透了风。巴里约,请您看看。我敢打赌人家

把一个窗子打开了……真的，这里要冻死人了！”

巴里约发誓说他亲自把窗子都关上了。也许有些窗格子被打破了吧？伶人们个个怕风，人人叫苦。在这重滞的煤气里，加上了一阵一阵的冷气吹来，真是肺炎症的制造场，方丹的话不错。

“你们脱了衣服试试看！”娜娜生气地说。

“嘘！”鲍特那富叫她住口。

前台上洛丝唱得一句好歌，一阵喝彩之声掩盖了音乐。娜娜住了口，面色变为严重。这时摩法伯爵要向某一处走，巴里约阻住了他，说那边是通前台的。他从斜面及反面看见了那边的布景，原来是许多招贴纸糊着的几个框子，这算是爱特那山的银洞，洞的后方是吴尔刚的铁厂。厂内有毛笔画的大铁条，上面有红灯的光映着，把铁条烧得通红。还有许多红蓝玻璃的柱子搭配得均匀，算是一堆炭火。台的第三行的地上有许多路的伏地灯光，烘托出一个黑色的岩洞。还有一个可通前台的实际门，门向前斜，门前有许多小灯光，宛如节庆日散布在草地上的小灯笼；那扮演朱依的特路渥夫人，老气颓然，昏昏欲睡，在等候出台。

这时有一件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西曼正在静听克拉丽丝叙述一件故事，忽然失口嚷道：

“呃？特丽恭来了！”

大家看时，果然是特丽恭，头上几丛卷发，俨然一个往来于律师之门的伯爵夫人。她一眼看见了娜娜，便径直地走近了她。她们二人匆匆地说了几句话，娜娜答道：

“不，现在不行。”

特丽恭的神气变严重了。普鲁利耶走过，与她握了一握手，还有两个场面女伶怔怔地瞻仰着她。她现出游移的样子。一会儿，她把手招了西曼来，她们二人又匆匆地说了几句话，西曼答道：

“好的，在半点钟后。”

她正要回她的化妆室时，伯龙夫人带着许多书信走来走去，把

其中的一封交给了她。鲍特那富动了气，低声责备那门房，说她不该把特丽恭夫人放进来。这女人恰在这一晚到来！遇着了他的殿下，真令他生气。伯龙夫人在戏院里做了三十年的事，此刻冷笑地回答他，她哪里晓得？特丽恭替戏院里一切的女人们做事，总经理先生遇见她不止数十次了，不曾说过一句什么话。鲍特那富听了她的答语，正要用粗言骂她，只见特丽恭毫不在意地仔细审视那王子，似乎她以为男子们给她一过眼便知道了斤两。她微笑了一笑，她的黄脸生了光辉，于是她从容不迫地在那些可敬的小女人们的队里穿过去，走了。她走时还回头向西曼说：

“您就来，是不是？”

西曼似乎很麻烦。这一封信乃是一个少年男子写的，她原与他约定今晚。此刻她草草地写了几个字交给伯龙夫人：“我爱，今晚不行，我没有工夫。”但是她还担心，以为那少年男子也许仍旧等候她。她不是第三幕里的人物，所以她想要即刻就走，于是她请克拉丽丝先出去看一看，因为克拉丽丝须待第三幕的末出然后登台。她下楼去了，西曼却回到她们二人共有的化妆室里。

下面，伯龙夫人的小酒店里，有一个戏子打扮着白律东，独自一人在喝酒，身上穿的是金红花袍。门房的小生意大约是很兴隆的了，因为楼梯下的地洞里给洗酒杯的水流得很湿。克拉丽丝把衣裳撩起，因为她怕那油腻的阶级把那伊利思的戏装弄脏了。她谨慎地停了脚步，只在楼梯的转弯处探头向门房里望一眼就算了。幸亏她这样灵巧，否则事情就糟了。爱克多不是还在那里，在桌子与火炉之间，在原来的那一张椅子上吗？他当着西曼的面，假意走了；西曼去后，他又来了。而且这门房里仍旧满坐着些先生们，带着手套，很有礼貌，有柔顺而忍耐的样子。他们个个都在等候，正色地你望我，我望你。此刻桌子只剩有肮脏的盘碟，因为刚才伯龙夫人已经把那些花篮派送了。然而有一朵坠地的玫瑰凋谢了，玫瑰的旁边是那一只有圆地蹲着睡觉的母猫；同时那些小猫儿却在

先生们的脚边疯狂地乱跳乱跑。克拉丽丝一时起意要把爱克多赶到外面去。这愚人,他不喜欢畜牲;他把两脚缩了,生怕触着那母猫。这时那白律东喝了酒,一面上楼,一面把手背揩嘴。他遇着了克拉丽丝,便调笑着说:

“当心!他会擒了你!”

于是克拉丽丝改变意见,不要同爱克多闹了。她看见了伯龙夫人把那书信交给西曼的少年男子,他就走到通过室的煤气灯下看信:“我爱,今晚不行,我没有工夫。”他大约是看惯了这种书信的,所以他一声不响就走了。唉!这一位至少可以说是会处世的人!他不像他们硬颈,盘据着伯龙夫人的麦秆椅子,在这玻璃大灯笼一般的门房里,一则热煞,二则气味难闻。然而男子们都给这个迷住了!克拉丽丝心中作呕,上了阶台穿过了戏院,慢慢地爬上了三层楼梯,到化妆室里向西曼报告。

这时后台上那王子与娜娜谈话,他没有离过她,眼睛半闭,只管紧紧地望她。娜娜的眼睛不看他,只微笑说“是”,点了一点头。鲍特那富正在详细地向摩法伯爵解说辘轳的用法,伯爵忽然被整个心灵所驱迫,竟丢了鲍特那富,走近了娜娜,打断了她与王子的谈话。娜娜举起眼睛,像向王子微笑一般向他微笑。然而她时时刻刻侧着一只耳朵,静听是否轮着她出台。那王子给伯爵这一撞,觉得难为情,便向娜娜说道:

“我想第三幕是最短的一幕了。”

她不回答,容色忽然不同,原来轮着她出台了。她把双肩一耸,把她身上披着的裘衣褪了下来,余勒夫人站在她的后面接了。她裸着身子,抬起双手拨了一拨她的头发,便出台了。

“嘘!嘘!”鲍特那富叫。

伯爵与王子都诧异起来。在这大大的静寂里,观众的唧唧喳喳的声音与长叹的声音传上台来。天天晚上,到了娜娜裸体登台的时候,台下都发生同一的效果。摩法伯爵想要观看,便把眼凑近

了一个幕孔。在那些台前的列灯以外，戏座上似乎很黑暗，好像充满了紫色的浓烟。一行一行的脸孔都是黯淡的颜色，娜娜的白色更为显眼。大家觉得她变大了，自楼下至屋顶都给她塞满了。伯爵从她的背后望她，只见她的腰袅着，臂开着；同时地下有提戏人的头与她的脚并排。这提戏人是一个老头子，他的头摆在地上像是割断了的，看他的神情很可怜，很忠厚。她唱入场歌，唱到某几句的时候，她的颈上似乎起了一种流波，流遍她的全身，透出了她那轻纱衣服。她唱完了最后一节，台下喝彩之声雷动，她向观众施礼，弯腰时身上的雾縠飘摇，头发触着腰腹。伯爵看见她的腰弯了，臀部加大了，将身向着他所窥探的幕孔退回来，他挺直了身子，面色大变。这一出完了，他此刻只看见戏景的反面，有许多五光十色的旧广告，颠倒错杂地糊着。在那实际门上，许多伏地小灯之间，奥伦布诸神都来会合特路渥夫人，而她恰在那里昏昏欲睡。他们都等候本幕的末出，波士克与方丹坐在地上，膝头顶着下巴；普鲁利耶未出台就伸懒腰，打呵欠。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眼红红的，都急急地要睡觉。

福歇利本来被鲍特那富禁止他停留在靠天井一边，他只好在靠花园一边踱来踱去。此刻他走近了伯爵，自愿引他参观那些化妆室，借此脱身。摩法的心渐渐软了，失了主意，终于跟福歇利走了。未走之前，他放眼寻觅叔雅尔侯爵，则见他已经不在身边了。他心里松快，同时却又担心。他原在后台里听见了娜娜唱歌；此刻离了后台，颇觉依依不舍。

福歇利比伯爵先上了楼梯；有些木机器把第一第二层楼关了。这是暖昧的屋子的一处楼梯，因为伯爵从前出去捐款做慈善事业时曾经见过这样暖昧的屋子。楼梯是破坏了的，没有装饰的，歪的是黄色，梯级因被人急践而残毁了，一道铁栏杆也因被手摩擦而光滑了。每一个平台上，有一个很低的窗子，与地板相齐。墙上嵌着的灯笼照着这黯淡的楼梯，蒸发出一种热气，这气便积聚在这狭小

的楼梯里。

伯爵到了楼梯下,重新又觉得有一种浓厚的空气坠在他的颈窝上,原来这是从化妆室里传下来的女人气,落在灯光与杂响里。他每上了一个梯级,脂粉的香气与服装的酸气都熏得他热起来,越发心中无主。第一层楼有两处走廊,突然转角,房门都是黄色的,有白色的大字号码,像一间形迹可疑的旅馆。地下的石砖缝里的石灰绽开了,起了些高低不平的哈峭儿,显得是一间老屋。伯爵冒着险,把眼向着半开的一门望去,则见是一间很脏的房子,原来这是一间理发室,室内只有两张椅子、一面镜子、一张有抽屉的长桌,桌上给梳篦的垢腻染黑了。一个快活男子流着汗,在那里换各种应用的布;同时,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妇人预备出去,正在带上手套;她的头发蓬松而且很湿,好像是刚才从浴室里出来似的。福歇利叫伯爵走,二人上了第二层楼,只听得右边的走廊有人气冲冲地叫了一声“天啊”,原来是一个小野鸡名叫马第尔德的,打破了一只脸盆,盆里的肥皂水直流到平台上。这时,一个化妆室猛地关上了。两个妇人匆匆地穿着抹胸走过;另有一个用牙齿咬着衬衣的一角,出来便走了。于是有些笑声,吵嚷声,忽然中断的歌声,沿着走廊走去,可以从门缝里看见些裸体女人,雪白的肌肤与淡色的衬衣。有两个女子很快活,互相指示她们身上的黑痣;另有一个年纪很轻的,几乎是一个女孩,她把裙脚撩起直到膝头,为的是缝补她的裤子。化妆奴们看见有两个男子来了,稍为把门帘子拉一拉,算是有规矩。这时乃是戏剧的完场,大家拥挤着,忙着洗了红脂白粉,变了城市的装束,轻轻地加上一点儿细粉,却把香水加倍,以至门缝里透出很浓的气味来。到了第三层楼,摩法伯爵为酒气所侵,便索性看个尽兴。这里是场面女伶们的化妆室,二十个女人堆在一屋子里,这是一间公共的房子,肥皂与香水错杂地摆放着。他走过的时候,听见了一阵很大的洗濯声,脸盆里起了暴风雨。他要上最后一层楼时,为好奇心所驱使,忍不住向一个门孔

里再看一眼：则见房里空了，灯光之下只剩有一个便壶，便壶的周围是七零八乱的许多裙子丢在地上。这房子乃是他所保存的最后印象。到了第四层楼，他喘不过气来，一切的臭味，一切的煤气都升上了这里。黄色的天花板似乎是烧熟了的，赭色的浓气里有一个灯笼照耀着。一霎时，他倚着铁栏杆，觉得栏杆微温，于是他闭了眼睛，尽量地呼吸他素来不晓得的女性的气味。福歇利走开了一会儿，此刻又走了来说：

“伯爵您来了。人家请您。”

原来走廊的尽头便是克拉丽丝与西曼的化妆室，这是屋顶之下的一间长方形的房子，四角不齐，墙上有许多裂痕，很不好看。屋顶有两个天窗，光线从上面透进来。但是此刻是夜里，房中有煤气灯照耀着。墙壁是用七个铜子一捆的彩纸糊的，门帘是绿色的，有粉红色的花纹。两块木板并列着，算是妆台，板上铺着一块漆布，给污垢的水染黑了；板下有几个锌壶，几个满装着脏水的洋锡桶，还有几个黄色的瓮子。这好像一间杂货商店，有的是缺口的脸盆、缺齿的梳篦。因为这是她们二人公有的房间，大家在那里换衣洗面，一则很忙，二则不顾公德，所以任凭它的秩序零乱。她们并不在这里居住，肮脏的景况再也不在她们心上了。只听得福歇利又很客气地叫道：

“伯爵请进，克拉丽丝想要同您接吻。”

摩法终于进去了，但是他吃了一惊，因为他看见叔雅尔侯爵坐在两个妆台之间的一张椅子上，原来侯爵早就到了这里。他的两脚张开，因为一个水桶翻了，流出一堆白沈。人家觉得他很舒服，他晓得好地方，到了这浴盆似的令人不能呼吸的房间里，因为他觉得这不清洁的地方能够显得不贞洁的女人更自然。

“你是不是跟那老的走？”西曼附着克拉丽丝的耳朵问。

“近来更常常跟他走了！”克拉丽丝高声地答。

此刻一个化妆奴——是一个很熟而且很丑的女子——正在帮

助西曼穿上外套,听了她们的话便笑弯了腰。她们三人你推我,我推你,吃吃地说了些话,更令他们快活了。福歇利说:

“喂,克拉丽丝,请你与先生接吻。你须知,他是有荷包。”

他又转身向摩法伯爵说:

“您看,她这人很好,她就与您接吻的。”

然而克拉丽丝给男子们缠得着了恼,她激烈地骂下面在门房里等候她的那一班肮脏东西。而且此刻她忙着下楼,不肯让人家再缠她,以至于错过了最后一出。后来福歇利把门堵住了,她只好在伯爵的髯上吻了两吻,说:

“这两吻并不为的是您! 只为的是福歇利把我歪缠。”

她溜走了。伯爵当着他的岳父的面,觉得很难为情,脸上起了一阵红晕。刚才他在娜娜的化妆室里,看见了奢华侈丽的墙壁与镜子等物,不像此刻看见这两个女人在顶楼里的凄惨的景况使他生了怜悯之心。西曼忙着走了,侯爵跟着她走,向她的颈边说话,她一味摇头表示不肯。福歇利笑着跟他们走了。于是伯爵觉得只剩有他一人陪伴着那化妆奴,她正在洗濯那些脸盆。此刻轮着他也走了,他下楼时,两腿酸软。到了每一层楼,重新看见系着下衣的女人们,在他走过时把门开阖作响。在这四层楼的许多女人的吵嚷声中,他只看得很清楚一只红色的大猫,在这妇人的浓香里,这猫翘着尾巴,沿着梯级跑下来,同时把背摩擦着那铁栏杆。只听一个妇人哑声说道:

“唉! 他们讨厌得很,竟不住地叫我们再出台! 我以为今晚他们要把我们留到天亮哩!”

此刻是戏剧的完场,幕闭了。楼梯里千人耸动,争先穿衣出去。摩法伯爵下楼,到最后的一个梯级,瞥见娜娜与那王子慢慢地走廊里走。娜娜停了脚步,微笑地把声音放低,说道:

“对了,一会儿见。”

那王子回到戏座里,鲍特那富正在那里等候他。此刻只剩有

摩法伯爵与娜娜在一起,他为欲望与怒气所驱使,竟跑到娜娜后面;在娜娜正要回她的化妆室的当儿,他在她的颈窝上重重地印了一个吻,恰印在那长及眉际的金色毫毛之上。他这一吻,恰像她在楼上接受了的一吻。娜娜动了气,早已把手举起来。后来她认得是伯爵,便微笑了一笑,简单地说道:

“我给您吓了!”

她这一笑真可爱,一则惭愧,二则柔顺,好像她早已不敢希望这一吻了,现在得到了便无限快乐似的。但是她不能够,今晚不能,明晚也不能,非等待些时候不可。纵使她能够,她也要激一激他的欲火。这些意思都在她眼神里露出来了。末了,她再说:

“您知道吗?我有了产业……是的,我买了乡下的一个别墅,在奥烈安附近。听说您有时候也到那边去。这是那小娃娃乔治·胡恭说的,您认识他吗?请您就到那边去看望我吧。”

伯爵本是一个胆怯的人,刚才大胆妄为,此刻想起,便害怕起来,同时觉得惭愧,于是他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说不久一定遵她的邀请去拜访她。他说了就走开,脚步渺茫,如在梦里。

他正要去会合那王子,从休息厅前走过时,忽听得萨丹嚷道:

“您是肮脏的老头子!不要惹我生气!”

原来这是叔雅尔侯爵,他转来追求萨丹。萨丹此刻讨厌那些阔人了。娜娜刚才把她介绍给鲍特那富了。但是,她因为恐怕说错了话,便闭了口一言不发,她因此闷得要死。她想要找一个地方出气,恰巧她在后台里撞着了她的一个旧人,便是那扮演白律东的男伶。这男伶原是一个卖糕饼的,在整个礼拜内给了她许多爱情,同时给了她许多耳光。她正在等候他,听见侯爵把她当做戏院里的女伶,同她说话,便动了她的怒气。于是她严肃正气地说了这么一句:

“我的丈夫就要来了,您看!”

这时伶人们披着大衣,带着倦容,一个一个走了。一队队的男

或女都从那弯曲的小楼梯走下来，黑影里映出他们的破帽破衣，显出伶人的丑容，除了红胭脂便只剩有惨白的面色。台柱上的灯光熄了，那王子还在静听鲍特那富叙述一段小故事，他的意思是要等候娜娜。娜娜毕竟来了，台上全黑了，戏卒们拿着灯笼巡行了一周。鲍特那富为着要避免他的殿下向巴诺拉马路走那迂路，便叫人把由门房直达那通过室的走廊的门开了。沿着这路乃是那些小女人们，因为有许多男子正在巴诺拉马路等候她们，所以她们争先从这一边逃走了。她们互相拥挤，你的肘靠着我的肘，大家放眼望后面，直到了外面才能呼吸。这时方丹、波士克、普鲁利耶慢慢地走了出来，大家嘲笑那些规矩的男子们还在陆离戏院的庑下大踏步地走来走去，而此刻那些小女人们早已到了大街，陪着她们心爱的情郎走了。尤其是克拉丽丝狡猾，她时时刻刻当心爱克多。他果然还在门房里，与那些硬颈不肯走的先生们同坐在伯龙夫人的椅子上。他们都掀着鼻子等候。于是她跟着一个女伴，挺着身走过了。那些男子们的眼睛眨了又眨，提心吊胆地望着楼梯脚边的罗裾飘摇。他们越看越失望，因为她们一个个都走完了，他们竟不认得一个熟人。那一窠黑色的小猫儿还睡在漆布上，靠着它们的母亲的肚子，四脚伸张，似乎十分有福；同时那红色的大猫坐在桌子的另一头，伸长了尾巴，把它那一双黄色的眼睛看那些女人们走了。

“殿下请向这里走。”鲍特那富到了楼下说，同时指着走廊。

这时还有些场面女伶走过。王子跟着娜娜，伯爵与侯爵也在后面。这是一条很长的羊肠小路，位置在陆离戏院与邻宅之间，上面有斜下的屋顶，屋顶开着几个玻璃小窗。墙壁里流出潮湿之气。众人的脚步踏着石砖作响，如在地道里一般。这走廊好像一个小收拾房，堆着许多器具，其中有一张木匠用的长凳，预备布景时须要刨削些什么；还堆着许多木栅子，每晚把这些栅子排在戏院门前，以便买票的人排班。娜娜走到一道喷泉之前，迫得把衣服擦

起,因为水管关不紧,渗湿了地上的石砖。大家走到了通过室的时候,互相施礼道别了。剩下了鲍特那富一人,他耸了一耸肩,表示对于那王子的总批评;他这种藐视的态度,很有哲学的意味。这时洛丝把他的丈夫与福歇利领了来,为的是要在她家里给他们劝和。

“他到底不免傻里傻气的。”鲍特那富向福歇利说了这么一句,也不加以解释。

街道上摩法一人独走。那王子安然地把娜娜叫上他的车了。侯爵跟着萨丹与她那戏子;他的心动了,只好跟着他们,模糊地希望她赏他的脸。摩法的脑里发烧,想要步行回家。现在他的内心的战争停止了,一种新生命的波涛把他那四十年信教的心理漂荡净尽。当他沿着大马路走去的时候,街上往来的车声辘辘,入了他的耳朵,只像是一片声叫着娜娜的名字;他在光明的路灯之下看见娜娜裸体跳舞,柔软的臂与雪白的肩都令他销魂。他觉得他给她占领了。假使当天晚上他得与她相聚一个钟头,他情愿否认一切,卖掉一切。这是他的青春之心醒了,男子纵欲的本能发作了,忽然间,把他那宗教的冷心肠变为热心肠,把他那上了年纪的男子的尊严变为一个荡子的态度。

第六章

胡恭夫人觉得独自与她的儿子乔治住在芳呆特很寂寞，便邀摩法伯爵与他的妻女到来住一个礼拜。他们在昨天到了。胡恭夫人的住宅是17世纪末期建筑的，宅外有很大很大的方形围墙，却没有什么点缀品；然而花园里，却有很美丽的树荫，又有活水的池塘，有不涸的源泉接济着。这花园沿着由奥烈安到巴黎的大路，像一段绿波，像一丛大树，把这遍地菽麦的平原的单调的风景增加了许多韵致。

十一点钟的时候，午饭的钟声响了第二次，众人都在膳堂会合了。胡恭夫人很慈祥地微笑，在沙苹夫人的脸上重重地吻了两吻，说：

“你须知，住乡间乃是我的习惯……我在这里看见了你，令我变嫩了二十岁……你在你那旧卧房里睡得很舒服吗？”

她不待沙苹夫人回答，便转身向爱斯迭尔说：

“你也只打了一个盹吗？……好孩子，吻我吧。”

众人坐在广大的膳堂里，膳堂的窗子是向花园的。大家只坐在那长大的食桌的一头，因为坐近些便亲热些。沙苹很快活，想起了少年时代的事情，便向众人谈及：说她在芳呆特住过许多个月，游览了许多次；有一个夏天的晚上，她跌在池塘里；有一个冬天的晚上她在一个衣橱里发现了一部很旧的骑士小说，便在葡萄蔓的炭火前读了一晚。乔治隔了几个月不见伯爵夫人，现在看见她很

奇怪,她的面容有些变化了;至于爱斯迭尔却恰恰相反,她更笨了,不多说话,似乎更不振作了。

大家吃的是半熟鸡卵与牛排,很简单。胡恭夫人便唠叨地埋怨屠夫们,说他们要不得。她要买什么,都在奥烈安买,而人家从来不曾照她的单子卖给她。再者,宾客们吃得坏,乃是他们自己的不是:他们来得太迟了,不合时令了。她说:

“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从6月起就等你们来,直到而今9月半了,你们才来……所以,你们看,这不成个样子了。”

说着,她把手指着树上的初黄之叶。天色黯淡,绿云掩住了远空,是静和而含愁的风景。她继续地说道:

“唉!我还等候些宾客,这样才更快活些……先说,有两位先生是乔治所邀请的,一位是福歇利先生,一位是达克奈先生,你们是认识他们的,不是吗?……还有王多弗尔先生,他在五年前就应承了我,也许今年他决意来了。”

“好!”伯爵夫人笑着说,“如果我们只等候王多弗尔先生,那就糟了!他忙得很!”

“费理伯呢?”摩法问。

“费理伯已经告了假”,胡恭夫人说,“但是,他到家的时候,大约你们已经不在芳呆特了。”

仆人送上了咖啡。大家谈起巴黎,提及史丹奈的名字。胡恭夫人听了,轻轻地叫了一声,说:

“说起史丹奈先生,不是有一天晚上我在你们家里遇见的那肥胖的银行家吗?……他真是一个坏人!他不是替一个女伶买了一份产业吗?这份产业离这里只有十里之远,在庶山之后,居米耶山之旁。全奥烈安的人都失了体面……亲爱的,你晓得这事吗?”

“我完全不晓得”,摩法答,“呀!史丹奈竟在这附近买了一份产业!”

乔治听见他的母亲说到了这事之后,把鼻子几乎浸在咖啡里。

后来他听见了伯爵的答话，诧异起来，便抬头怔怔地望着他，为什么他努力要说谎呢？摩法注意到了乔治的神情，便恼了他一眼。胡恭夫人继续地说出详情：这史丹奈所买的村名叫美若德村；要到美若德村去，须先上了庶山，到居米耶山，走过一条桥梁，这样走去，须多走了两个基罗米突的路；否则就该走湿路，有变水鸭的危险。

“那女伶叫做什么名字呢？”伯爵夫人问。

“呀！人家告诉过我的”，胡恭夫人说，“乔治，今天早上那园丁告诉我的时候你是在场的……”

乔治假装思索的样子。摩法等候着，同时用手指把一个小匙子打滚。于是伯爵夫人转向摩法问道：

“史丹奈先生不是同陆离戏院的歌女娜娜要好吗？”

“娜娜，对了，可恨！”胡恭夫人生气地说，“现在人家在美若德村等候她。那园丁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乔治，是不是？那园丁说今晚人家等候她来。”

伯爵诧异，身子轻轻地跳了一跳。但是乔治却急急地说道：

“唉！妈妈，那园丁不晓得，他是乱说的……刚才那车夫说的恰恰相反，他说在后天以前，美若德村并不等候什么人。”

他努力装做自然的态度，同时丢一个眼角看伯爵听了他的话有什么神情。伯爵重新把匙子打滚，似乎已经放了心。伯爵夫人的眼望着远远的绿林正在出神，好像不参与谈话似的，她的心中陡然起了一种秘密的心思，口里却勉强微笑着；至于爱斯迭尔却挺直地坐在椅子上静听人家谈论娜娜，她那处女的白色脸孔丝毫没有变动。这时胡恭夫人回复了她的慈祥态度，静寂了一会儿，说：

“天啊！我本不该生气。应该叫世上人人都能生活才好……如果我们在马路上遇见了这女人，我们只不向她施礼就完事了。”

大家离桌的时候，她还骂沙莘夫人今年要人家再三邀请才来。但是沙莘夫人自己辩护，把罪过推诿给她的丈夫，有两次，行李已

经预备好了,打算在第二天起程,他忽然收回成命,说有紧要的事情不能走。等到大家以为没有走的希望的时候,他忽然又决定了主意。于是胡恭夫人也述说乔治也说了两次要回,结果是回不成;后来她不望他回了,他忽然在前天回来。这时大家到了花园来了。摩法与乔治在两位夫人的左右,各各反过背去,静听她们说话。胡恭夫人在她的儿子的黄发上吻了几吻,说:

“我也不说什么了,乔治回到乡下来陪着母亲过冷寂的生活,总算他好……好一个乔治,他没有把我忘了!”

到了下午,她担心一件事,乔治吃了中饭之后,即刻叫头重,渐渐地叫起痛来。将近四点钟的时候,他想要上楼睡觉,这是唯一的医方,他说睡到明天的时候,他的病可以完全好了。他的母亲要自己看他上床,但是,她出了房门之后,他跳起来把门闩关上了,借口说是不愿意人家来烦扰他。于是他娇声地叫:“晚安!妈妈,明天见!”而且说他只打一个盹。其实他并不再睡,他的脸色放光了,眼睛闪烁了,悄悄地再穿了衣服,在一张椅子上坐着不动,只静候着。等到晚饭的铃响了之后,他窥见摩法伯爵走向客厅去了。十分钟之后,他晓得不会给人家撞见了,于是取了一根爬墙绳子,从窗子里很活泼地爬下楼来。他的卧房在第一层楼,窗子正对着屋后。他投入了丛林里,滚出了花园,连跑带跳地走过了田野,向庶山方面走去。他的肚子是空的,他的心满贮着热烈的情绪。时已黄昏,天上开始下些细雨。

恰是今晚娜娜该到美若德村来。自从5月以来,史丹奈替她买了这一处别墅之后,她日夜只渴想到来安排,想到流泪为止;然而每次请假都给鲍特那富拒绝了,他说须到9月才行,借口说是在展览会的期间内生意正好,决不肯让人替她登台,一晚也不可以。到了8月底,他又说须等到10月。娜娜动了气,说她非在9月15到美若德村来不可。她甚至于邀请了许多人来,当场与鲍特那富挑战。她本来很内行地抵抗了摩法许久,有一天的下午,摩法到她

家哀求她,至于周身发抖,她终于答应做个好人,但是非在美若德村那边不可。她与他约的也是9月15。后来到了12日,她忽然要带了索爱一人就走,因为她怕鲍特那富既然知道她15日走,也许他会想法子阻止她。现在她叫医生出了一张病证,寄了给他,把他丢在巴黎,岂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她自思:独自一人先到了美若德村住两天,没有一个人知道,岂不是好?她起了这一个念头,即刻推索爱收拾行李,把她推上了马车,然后很感动地吻她,请她原谅。直到了火车站的食室,她才想到应该写一封信告诉史丹奈,她说:如果他想要一个很新鲜的娜娜,请他等到后天才来找她。后来她另想起一件事,又写一封信请求她的姑母马上把小路易领了来,乡下的空气对于婴孩是多么有益!而且在树林下玩耍是多么快乐!从巴黎到奥烈安,在卧车上,她只说的是这话。她一时动了慈母之心,便把花儿鸟儿与她的孩儿混在一起说,说得眼睛都湿了。

美若德村离车站有三十里之远。娜娜找了一个钟头才找着了一辆车子,这是一辆很大很大的然而破坏了的马车。车子慢慢地走,加上了一种碎铁的声音,车夫是一个沉静寡言的老翁,却给娜娜问了他一大堆的事情:他是不是常常从美若德村经过?那村是不是在这山坡的后面?村里该有许多树,是不是?至于那屋子,远远地可以望见吗?那老翁不好气地喃喃作答。娜娜心里急于要到那别墅,竟在车上跳起舞来;至于索爱却怪她这样早就离开了巴黎,挺挺地坐着,现出老大不高兴的样子。忽然那马停了脚步,娜娜以为是到了,把头探出了车门,问道:

“呃?我们到了吗?”

那车夫用不着回答,只向马的身上加鞭,那马便很辛苦地爬上山坡。娜娜瞻望着那灰色的天空之下的广漠的平原,与天上堆着很大的云朵,心里十分快乐。

“唉!看呀,索爱,这里有的是草!这些都是麦吗?……天啊!这是多么好看啊!”

“这可见夫人不是乡下人”，索爱终于冷冷地说了，“我呢，我在那牙科医生家里做工的时候，他在波其华有一所屋子，所以我对于乡村是很熟悉的……呀！今晚的天气很冷，这里的气候潮湿得很。”

这时大家在树林下经过，娜娜嗅着树叶的气味，像一个少年的狗。忽然间，转了一个路角，她从树枝里透望过去，瞥见一所住宅的一角，也许是这里了；她又开始询问那车夫，他仍旧摇头说不是的。等到大家下了山坡的另一面之后，他才把鞭子一指，说道：

“您看，就在那边。”

她站起来，把全身探出了车门之外，还看不见什么，便嚷说：

“哪里？哪里？”

她终于分辨出一堵墙壁来了，于是她连叫带跳，活现出一个有了激烈的感触的妇人。

“索爱，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你在另一个车门望去吧……唉！屋顶上有砖砌的平台。那边还有一个花厅！呀！宽得很！……唉！我喜欢极了！你看，索爱，你看！”

车子在铁栅前停了。一个高大而干枯的园丁，手拿着叻帽，来把一个小门开了。娜娜想要维持自己的尊严，因为刚才那车夫虽则闭口不说话，似乎他在肚里嗤笑她了。此刻她忍耐着，从容地走路，听那园丁说话。这园丁却很多话了，他说屋子没有收拾好，请求夫人恕罪，因为他今早才收到夫人的信。娜娜虽则努力要装从容不迫的态度，然而她的脚已经不着地，她走得这样快，竟令索爱赶她不上。走到了小路的尽头，她站住了一会儿，放眼端详了那屋子一眼。这是意大利式的一所大别墅，屋旁另有一座小屋子，是一个英国的富翁建筑的。他在那伯尔住了两年，所以他要自己建筑意大利式的屋子，然而不久他又讨厌了。

“让我引着夫人看去。”那园丁说。

但是她已经比他先走了，她说用不着起动他，她自己会去看，

而且她觉得如此更好些。她的帽子且不脱早已奔进了屋子里。她呼唤索爱,在走廊里远远地同她说话,这数月来没有人住的屋子的沉寂,给她的笑声与呼声打破了。先看那通过室:有几分潮湿,但是不要紧,她并不在那里睡觉。客厅里布置得很时髦,窗子正对着草畦;只有红色的家具不好看,将来她换过就是了。至于说到饭厅:呀!是多么漂亮的饭厅啊!假使在巴黎有这样宽高的饭厅,岂不够人娱乐!她走上了第一层楼,忽然想起她还没有看那厨房,她叫了一声“呀”,便又走下楼来。索爱一见了厨房便非常地赞赏:那洗碗的石槽是多么美!灶的内部是多么宽,人家可以在灶上烤一只全羊!她再上楼来的时候,看见了卧房越发快活。这是路易十六式的陈设,壁纸是粉红色的。好啊!在这房里一定睡得很舒服!后来又看了四五间宾客的卧房,最后看到顶楼的漂亮的收拾房,很适宜于存放行李。索爱仍旧不高兴,每看一间房子只瞟了一个冷眼。她跟在娜娜后面,渐离渐远。她望着娜娜勇敢地爬上了崎岖的楼梯,直上天台。谢谢吧!她不要跌断了手脚!忽然远远地来了一阵呼声,像壁炉的烟囱里放出的声气一般。

“索爱!索爱!你在哪里?上来呀!……唉!你是想不到的……这竟像个天宫!”

她喃喃地埋怨着,上了梯子。只见娜娜站在屋顶上,倚着砖砌的栏杆,注视那越远越宽的山谷。天涯是广漠无边的,被灰色的水汽弥漫了,一阵狂风吹走了细雨。娜娜迫得用双手扶定了帽子,不让狂风吹跑了,然而她的裙脚飘摇,好像国旗当风,噼啪作响。索爱把头缩了进去,说:

“呀!不行,不行!夫人要给风吹跑了!……多么厉害的风啊!”

娜娜听不见索爱的话,只管低头望着她的产业。围墙以内约有七八亩的地皮。此外便是一个很大的菜园。她连忙下楼,在楼梯上推索爱急走,吃吃地说道:

“满地是些白菜！……唉！这么大的白菜！……还有生菜呀，酸菜呀，葱子呀，样样都有。快来，快来。”

雨下得很厉害了。她打开了白绸的阳伞，竟向小路上便跑。

“夫人仔细冒了风寒！”索爱叫着，只在阶台的廊下停留着不走。

然而娜娜偏要看。每看见了一种菜，便嚷起来：

“索爱，这里有许多菠菜！来呀！……唉！还有些百叶菜！奇了！奇了！百叶菜也有花的吗？……呃？这是什么？我不认得这个……来呀，索爱也许你认得。”

索爱不动。夫人大约是发狂了，天下了倾盆的大雨，白绸的阳伞变黑了；这伞并不能遮盖夫人，她的裙子已经湿透了，然而她一概不管。她冒着雨看了菜园又看果园，每逢一树必停步，每逢一菜必低头。后来她又跑到井前，放眼望一望井底，揭开了一个护菜罩子看下面有些什么，她看见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南瓜，便聚精会神地瞻望了一会儿。这时她的心恨不得即刻走遍了那些小道，把一切的事物都占有了，实现了当年她在巴黎石路上拖着女工的破鞋子的时候的幻梦。雨越下越大了，她完全不觉得，只恨太阳下山太早了。她看不清楚东西了，只好用手指摸索，知道一个大概。忽然间，她从黄昏里分辨出了些蛇蛋果，于是她的童心动了。

“有些蛇蛋果！有些蛇蛋果！是的，有的，我摸着了！……索爱，快拿一只盘子来！快来摘蛇蛋果！”

娜娜蹲在泥水上，丢开了阳伞，大雨直打着她的头。她只管摘蛇蛋果，双手浸湿在叶子里。她虽则连声叫着，索爱始终不拿盘子来。在她起身的当儿，似乎看见一个黑影子溜进来，她吃了一惊，叫道：

“一个畜牲！”

她定神再看时，便诧异地站在路上不动，原来这是一个男人，而且她认得他。

“怎么！原来是小娃娃！……你在这儿做什么，小娃娃？”

“呃！”乔治说，“我来了！”

她一时呆了，说：

“那么，是那园丁告诉你，说我今天来了？……唉！你看这孩子！身上都湿透了！”

“呀！让我告诉你我在路上遇了雨。而且我不愿意从居米耶山走来，所以我走到庶山脚下的时候跌进了一个天杀的水涡里。”

娜娜忽然忘了她的蛇蛋果，因为她动了恻隐之心，可怜的小娃娃，竟跌进了一个水涡里！她一手拉着他便往屋里走，说要给他生火取暖。乔治在黑地里把她叫住，说道：

“你须知，刚才我躲着不敢见你，我恐怕像在巴黎一般，你没有约我，我就去看望你，结果是给你骂了一顿！”

她笑着不答，只在他的额上印了一个吻。在这一天以前，她把他当做一个孩子，不会把他求爱的话当真，以为他是一个不相干的小男人，只值得与他开玩笑罢了。

安顿乔治乃是一个问题，她硬要在她的卧房里生火，以为如此更好些。索爱看惯了娜娜招徕男子，所以乔治这一来并不令她诧异。只有那园丁送炭上来时，瞥见一个浑身湿透了的男子，他自思他并没有给这男子开门，为什么他就进来了？所以他一时呆了。然而人家叫他出去，说不再用得着他。一盏灯照亮了卧房，炉火也放出光明的火焰。娜娜看见乔治发抖，说：

“他的衣服不会干的！他要伤风了！”

唉！没有一件男人的裤子！她正要呼唤那园丁，忽然有了一个主意。原来这时索爱在梳妆室里卸行李，拿了些衣服进来给夫人替换：一件衬衣，一套短裙，一件梳妆衣。

“好极了！”娜娜说，“这些都可以给小娃娃穿。呃？你不嫌我的衣服吧？……等到你的衣服干了之后，你换过了便赶快回去，不要让你的妈妈骂你……赶快吧！我也要到梳妆室里换我的衣服

去了。”

十分钟后，她穿了一件睡衣出来，快活地拊掌说：

“唉！小乖乖！你打扮得多么美的一个小女人啊！”

他只穿了一件夜用衬衫，一件绣花裤子，外面披着一件细麻布的有花边的梳妆衣。此刻他活像一个少女，双臂裸着，是少年金发人的手臂，他丰盛的头发还是湿的，垂在他的颈上。

“呀！他竟像我的身材一般长细！”娜娜说时，揽了一揽他的身子，“索爱，你来看，这衣服实在与他相宜……呃！好像是为他做的！只嫌胸衣宽了些……可怜的小娃娃，他的胸没有我的胸一般大！”

“当然啦！我只欠这一点儿！”乔治微笑地说。

三人都快活起来。娜娜把那梳妆衣的纽子自高至低都扣上了，以免他失了规矩。她把他当做玩偶般播弄，时而拍他几下，又把他的裤子的后面掀起了一个球形。她问他的身体是否舒服，又问他是否觉得热。唉！他还不舒服吗！最暖的就是女人的衬衣，假使他能够的话，他情愿穿一辈子。他滚在这里面，一则细软，二则浓香，他以为在这里面可以找得出一点儿娜娜的微温的生活。

这时索爱已经把乔治的湿衣拿到厨房里去，预备在葡萄蔓的炭火上迅速地烘干。于是乔治躺在一张靠背椅上，敢说出一种老实话来了，他说：

“喂，你今晚不吃饭吗？……我呢，我饿得要命。我还没有吃晚饭呢。”

娜娜生气了，好一个呆子，空着肚子从妈妈家里跑出来，为的是跌进一个水涡里！但是，她自己的肚里也有饿神来侵了。当然应该吃饭啦！不过，只好马马虎虎，有什么便吃什么。于是在炉火前摆了一张独脚桌子，临时创出一席很滑稽的晚饭。索爱跑出去问那园丁，园丁说他已经预备好了一种白菜汤，以为如果夫人没有在奥烈安吃了晚饭来，可以勉强供应；夫人在信里忘了吩咐他应该

预备什么。幸亏酒窖里有的是种种的好酒。于是他们每人有一盘白菜汤,加上了一小块猪油。后来娜娜在她的布袋里搜寻,找出了好些食品,乃是她临行时买了来以备不时的需要的:有一块牛肝,一包糖果,好些橘子。他们二人都像妖精般大吃一顿,像老朋友般不拘礼。娜娜把乔治叫做“亲爱的妹妹”;她觉得这样一来,一则熟套些,二则亲热些。到了用饭后果品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起动手爱,只在柜子上面找着了一罐果子酱,也不换匙子,二人轮流着把果子酱分吃了。

“呀!亲爱的妹妹”,娜娜说时,把那独脚桌推开,“十年以来,我不曾像今晚吃得这样好!”

然而天时已晚了,她想要把小娃娃送出去,因为恐怕他给他妈妈责骂。他呢,他一味说他有的是时间。再者,衣服还烘不干,索爱说至少还需要一个钟头。她因为旅行疲倦了,站着打盹,他们便叫她睡去。于是这幽静的住宅里只剩有他们二人了。

这是很温和的一天晚上。索爱在未上楼以前先把床理好了;炭火烧残,这蓝色的卧房里有几分令人气窒。娜娜嫌空气太热了,起来把窗子打开一会儿。忽听得她轻轻地惊叫道:

“天啊!这是多么美的风景!……亲爱的妹妹,你看。”

乔治来了,好像是他觉得栏杆太矮,竟揽住了娜娜的腰,把头偎倚在她的肩上。天色忽然变了,云散天高,一轮明月把金光映在田野之上。这是无上的幽静。谷口迤迤,向平原而渐阔;在这月光映成的银湖里,一丛一丛的树林竟像一个一个小岛。娜娜一时触景生感,自觉变小了。其实在她现在记不起了的某一个生活时期里,她曾经梦见过这种夜景。自从她下了火车之后,看见乡村这样大,花草这样香,住宅与菜园,一切都打动了她的心,竟令她自以为离了巴黎二十年。她昨天的生活如同隔世。她所不晓得的事都上了她的心头。这时乔治在她的颈上印了些温存的小吻,更增加了她的心灵的震撼。她不坚决地把手推开他,像推开一个向母亲

献娇而令母亲疲倦的一个小孩，而且又催他就走。他呢，他不说不走；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他才走吧。

一个鸟儿唱了又止，这是窗下的一棵树上的一只红颈鸟。

“等一等”，乔治说，“它怕灯光，让我把灯熄了。”

他熄了灯，又回来揽着她的腰，说：

“等一会儿我们再把灯点着吧。”

于是他搂紧了娜娜。她静听着鸟儿唱歌，同时回忆身世。是的，在此宛转的鸟声中，她已经看见了一切。当年她情愿贡献一颗心，换这样的月光，这样的小鸟，与一个满腔爱情的少年男子。天啊，她觉得这是难得的幸福，几乎哭起来。她并非生来就注定过的是肮脏的生活。此刻乔治的胆子更大了，她把他一推，说：

“不，放手吧，我不愿意……在你这年纪，真是不成事体……你听我说，我愿意永远做你的妈妈。”

她起了贞洁之心，脸色通红了，然而没有一个人能看见她的脸红。他们的身后的卧房里夜色沉沉，田野间万籁俱静。她从不像今夜这般惭愧。她虽则觉得难为情，要反抗自己；但是她渐渐觉得没有力量了。这梳妆衣与妇女的衬衫还惹她发笑，好像一个女友寻她开心。她勉强作最后的努力，终于吃吃地说道：

“唉！这是坏事，这是坏事！”

在这良宵的景色里，她像处女般倒在乔治的怀抱中了，于是这屋子便睡去了。

次日芳呆特村里的午饭钟响时，饭厅再也不嫌太宽了。第一辆车载来的是福歌利与达克奈；第二班火车载来的是王多弗尔伯爵。乔治下楼最迟，面色淡白了些，眼圈发黑了。人家问他的病，他回说已经好得多了，但是因为病势来得凶，所以此刻他还头昏。胡恭夫人微笑，紧紧地望着他，还不放心。今早他的头发梳得不好，她便替他拨了一拨；他把身子向后退，似乎因为受了宠爱而觉得难为情。在席上，她很有情地取笑王多弗尔，说她等候了他

五年。

“你毕竟来了……您是怎样来了的？”

王多弗尔也用诙谐的话回答。他说昨天他在俱乐部里赌输了许多钱,于是他离开了巴黎,预备在外省得把他的财产输个净尽,他说:

“是的,老实说,我希望您替我在本县里找一个承袭我的财产的女人……我想这里可爱的女人一定不少。”

胡恭夫人又谢达克奈与福歇利肯应承了她儿子的邀请。她忽然看见叔雅尔侯爵进了门来,原来他是第三辆车载了来的,胡恭夫人又诧异,又快活,说:

“呀!今天竟是一个集会了!你们都互相约好了吗?……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几年以来,我要集合你们,始终不能如愿,现在你们同时都来了……唉!我不埋怨了!”

胡恭夫人叫添了一副刀叉。福歇利恰坐在沙苹夫人身旁,看见她兴高采烈的样子,不禁诧异起来,因为从前他在米洛迈斯尼路的严肃的客厅里看见的沙苹夫人是那样无精打采的。达克奈坐在爱斯迭尔的左边,看见她沉静寡言,颇为担心,而且觉得她那很尖的双肘讨厌。摩法与叔雅尔诡秘地互相丢了一个眼色。这时王多弗尔越说越诙谐,竟谈及他不久要结婚。胡恭夫人说:

“说起女人,我最近有了一个女邻居,你们该是认识她的。”

她说出娜娜的名字来,王多弗尔假作十分诧异,说:

“怎么!娜娜的产业是在这里附近吗?”

福歇利与达克奈也惊呼起来。叔雅尔侯爵正在吃一个鸭脑,似乎他没有听懂。他们里头没有一个人笑的。胡恭夫人又说:

“当然,这位妇人昨晚已经到了美若德村。我今早听见园丁说的。”

忽然间,他们真的诧异起来,大家都抬了头,掩饰不住他们惊奇的面色。怎么?娜娜竟先到了!他们只料她明天来,以为他们

比她先到一天呢！只有乔治低了眉望着酒杯，有疲倦的样子。自从酒席开始以来，他似乎昏昏欲睡，然而他的眼开着，模糊地微笑。他母亲的视线不曾离了他，终于问道：

“乔治，你的病还没有好吗？”

他吓得一跳，红着脸回说他已经完全好了。然而他仍旧像一个整夜跳舞的少女，面色疲倦，同时春心犹动。

“你的颈上是些什么？很红的。”胡恭夫人吃惊地说。

他的心慌了，吞吞吐吐地回答，说他不晓得，说他的颈上并没有什么。后来他把衬衫的领子揭高了些，说：

“呀！是的，一只蚊子咬了我一口。”

叔雅尔侯爵斜丢了一个眼角望了那红的地方一眼。摩法也怔怔地望着乔治。大家吃完了饭，便决定了游玩的计划。福歇利看见沙苹夫人越笑，他的心越动了。当他把一只果碟递给她的时候，他们的手互相碰着了，她有情地膘了他一眼，令他回想当年他的朋友在酒酣时告诉他的心腹话。再者，她不是原来的沙苹夫人了，她穿的是灰色轻纱的长袍。双肩越显得丰腴无骨，似乎比从前风流多了。

大家离席后，达克奈滞留在福歇利后面说笑话，他说爱斯迭尔是一把扫帚，不知将来落在哪一个倒霉的男子身上。后来福歇利说出她的嫁费的数目，他便变了严肃的面色，原来爱斯迭尔有四十万法郎的嫁费。

“她的母亲呢？”福歇利问，“呃！很风流！”

“唉！这一个却不错……但是没有法子想！”

“呸！谁晓得？……将来再看吧。”

这一天的雨还很大，大家不应该出门。乔治急急地走开，回到卧房里把门关上了两重。这些先生们互相知道不期而会的原因，然而他们却避免互相说明。王多弗尔赌钱输得太厉害了，真的有意到乡下休息；他预备找一个女友作伴，以免太烦闷了。福歇利因

为洛丝此刻很忙,放他几天的假,他便趁这假期到乡下来,他的心中打算:假使他与娜娜都受了乡村风景的感触,便向她商议,要为她再做一篇文章在报上发表。达克奈自从娜娜有了史丹奈以来,就与她赌气,现在到了乡下来找机会,希望重寻旧欢。至于叔雅尔侯爵,他也等候他的时间。然而在这些追寻梵奴的踪迹的男人们当中,最着急的乃是摩法,他一则新起了淫欲的念头,二则害怕,三则生气,心中成了战场,新旧意志互相冲突,所以他是最不自在的一个。而且他得了正式的许可,娜娜等候他。但是,为什么她早走了两天呢?于是他打定了主意,在当天晚上吃了晚饭之后便到美若德村去。

到了晚上,伯爵出了花园的当儿,乔治跟着也溜了出来。摩法向居米耶山方面走,乔治却取捷径,爬过了庶山,到了娜娜家里,气喘喘地流了两行很大的眼泪,心中愤愤不平。呀!他懂得了,此刻在路上的老头子乃是娜娜约来的!娜娜看见他吃起醋来,吃了一惊,把他搂在怀里,努力安慰他,哪里!他误会了,她并没有约一个人来,摩法伯爵这一来并不是她的罪过。小娃娃真呆,没来由提心吊胆!……除了她的儿子之外,她只爱乔治一人。于是她吻他,替他拭泪。等到他气消了些,才说:

“你听我说,将来你看一切都是你的。史丹奈来了,他在上面……但是,我爱,这一个我可不能把他赶出去。”

“是的,我晓得,我不说这个。”乔治说。

“呃!我把他推在后方的卧房里,我说我有了病。他在卸他的行李……既然没有人撞见你,你赶快上楼,到我的卧房里等候我吧。”

乔治奔上前揽她的颈吻她。这么看来,她真的有几分爱他了!那么,像昨晚一样吗?他们仍旧熄了灯,在黑暗里相守到天亮吗?只听得门铃响了,他便悄悄地跑了。他上了楼,到了卧房里,把鞋子脱了,以免行走有声;后来他又在锦屏后的地板上躲藏,乖乖地

等候着。

摩法伯爵来了，娜娜接见他，此刻她的心魂犹动，有几分难为情。她约了他来，甚至于愿意践守约言，因为她觉得他似乎是个正经的男子。但是，谁料得到有昨天的事呢？昨天她这旅行，遇见她所不曾认识的一所屋子，又有一个少年男子满身是水，跑了进来；她觉得这很好，应该继续下去才是乐事！自从三个月以来，她一味使他等待，把自己的身份抬高，要使他更加热烈。好！现在叫他再等吧！如果他不高兴，他走了也就算了。她宁愿放松了他，不愿给乔治戴绿帽子。

伯爵恭恭敬敬地坐着，像一个邻人到来拜访似的，只有他的手带着几分震颤。他这多血的人，给娜娜的巧妙的兵法泡制，他的欲望渐渐发作了。这样严肃正气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内臣，恭恭敬敬地在王家的内廷里侍候君王；他每夜咬着枕头哽咽，要抵抗淫魔，谁知始终无效，天天只见美人儿映着眼帘。这一次，他打定了主意，要索性做了下去。他在路上的幽静的黄昏里早已决定用强，所以他只说了几句话，便要双手擒住了娜娜。

“不，不，当心。”娜娜简单地说了，并不生气，而且带着微笑。

他咬着牙再擒她，她一味挣扎。他此刻很野蛮，竟扳起脸孔说她是约他来睡觉的。她虽则为难，仍旧微笑，握着他的双手，很亲热地把他称呼做“你”，为的是把她的拒绝的态度弄和婉些。

“哎呀！爱！你放安静些吧……真的，我不能……史丹奈在楼上。”

但是他发狂了；她从来不曾见过狂到这地步的一个男人。她害怕起来，用手指堵住他的嘴，不让他吵嚷；又低声哀求他住口，并且放了她。史丹奈下楼了。糟糕！然而史丹奈进门来的时候却见娜娜娇柔地躺在一张靠背椅子上，说：

“我呢，我非常爱乡下……”

她回头看见了史丹奈，便不说下去了，改口说道：

“爱,这是摩法伯爵先生,他散步的时候看见了灯光,便进来祝贺我们的新居。”

两个男人互相握手。摩法的脸向着黑暗里,半晌不说话;史丹奈也是无精打采的样子。大家谈的是巴黎,说生意不好,交易所里这几天很不行。谈了一刻钟之后,摩法告辞了。娜娜送他出去,他要求明天的晚上再见,娜娜没有答应他。史丹奈即刻上楼,嘴里喃喃地只怪女儿们多病。好,两个老头子算是打发走了!娜娜到卧房里来找乔治,只见他仍旧乖乖地躲在锦屏后面。房里是漆黑的。她坐在他的身边,他把她扳倒在地,二人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玩耍,笑了又吻,吻了又笑,后来滚到了一只柜子旁边,把他们的赤裸的脚碰痛了,然后停止不滚了。此刻摩法伯爵远远地在居米耶路上,懒洋洋地走,手捧着帽子,把火一般热的头在这幽静而清凉的夜气里浴着。

以后的日子乃是甜蜜的生活来了,娜娜在这少年的怀里重新得到了她的十五岁。她过惯了敷衍应酬的生活,久已憎恶男人,而今她在这青春的温存里发现了爱情之花。现在她往往忽然脸红,忽然来了一阵情绪使她发抖,她须要笑,须要哭,这完全是处女的忐忑的心怀,有欲望混杂着,令她觉得害羞。她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乡村的柔情浸渍了她的心坎,她小的时候早已希望在牧场里与一只山羊在一块儿生活,因为有一天她在城寨上看见下面有一根桩子系着一只山羊在叫着。现在美若德村全村的产业都是她的,她的心里非常感动,因为这已经超过了她当年的大志。她此时的心情乃是一个女孩的新的心情;晚上的时候,她在大气里呼吸够了,给树叶的气味熏醉了,上楼来找着锦屏后面躲着的乔治。她觉得这事活像当年她与她的表兄所做的一件事。原来当年她有一个表兄,她该嫁给他,于是她背着她的父母与他捣鬼,这乃是她第一次造孽,轻微的声音便吓得她发抖,生怕她的父母听见,那一次她已经赏识了暗中摸索的甜滋味与提心吊胆的春情。

此时的娜娜像一个多情的少女，往往妙想天开。她望月，一望就是几个钟头。有一夜，全宅的人都睡了，她要乔治陪她到花园里散步。他们互相揽着腰在树林下散步，在草地上睡觉，醒来时浑身是露。又有一次，在卧房里，她忽然揽着乔治的颈哽咽起来，断断续续地说她怕死去。她往往低声唱着洛拉夫人的一首情歌，满口是花儿鸟儿；唱时感动，至于流下泪来，于是住了口很多情地拥抱着乔治，要他允许给她一种永远之爱的誓言。她自己也承认这是呆事，所以他们又变为朋友，坐在床沿上吸香烟，露着他们的赤裸的腿，把脚跟轻轻地打地板。

但是最令娜娜心花怒发的，乃是小路易到来。她的慈母之爱竟像疯人的狂热一般，她把他装扮得像王子一般漂亮，放他在太阳光里看他摇动两腿；又同他滚在草地上。她即刻就要他在她旁边的卧房里睡觉；同他睡的乃是洛拉夫人，她受了乡村空气的影响，一倒下床去便打起鼾来。小路易并不妨碍小乔治。娜娜说她有两个孩子，一样地疼爱他们，分不出谁是路易，谁是乔治。夜里的时候，她丢开了乔治不止十次，为的是去看路易的呼吸好不好；但是她回房来的时候仍旧用慈母的心来爱护乔治。他呢，他是一个坏孩子，喜欢在娜娜怀里撒娇，让她温存他，像一个小娃娃在摇篮里。娜娜给这种生活迷住了，便老实地向他提议大家不再离开乡下。他们要发送了一切的人们，只剩下她与他及小路易三人在一块儿生活。他们作一千个计划，直说到天明；同时洛拉夫人因为采野花疲倦了，捏着拳打鼾，然而他们却听不见。

这美满的生活延长至差不多一个礼拜之久。摩法伯爵每晚到来，结果仍是走了，弄得他的面部膨胀，两手发烧。有一天晚上，人家竟不接见他，因为史丹奈有事回了巴黎，人家告诉他说娜娜害了病。娜娜的内心搏战，一天甚似一天，自思决不该辜负乔治。这孩子如此天真烂漫，十分相信她；假使她辜负了他，自问良心，岂不是—一个最下流的女人！而且她自己也恨无聊的生活。索爱看见了这

一次的事情,口里不说,其实她却看不过眼,她以为娜娜变糊涂了。

等了第六天,有一群宾客竟来扰她的好梦。原来她从前约了许多人来,以为他们不会当真到来的。有一天的下午,她看见美若德村的木栅外来了一辆满载着人的公共马车,她又吃惊,又生气。

“是我们来了!”米让是第一个下了车子,把他的二子亨利与查理拉下车来,口里嚷着。

跟着下车的是拉布迭特,他扶了一队女人下车。这些女人便是绿西、嘉洛林、奈奈、玛丽亚。娜娜希望没有别人了,谁知还有一个爱克多跳下了踏板,把发抖的双手去扶嘉嘉与她的女儿阿美丽下车。他们共是十一个人。要安置他们,麻烦得很。宅中只有五间宾客的卧房,其中有一间已经被洛拉夫人与小路易占了。娜娜把最大的一间给了嘉嘉与爱克多,又决定把阿美丽安置在他们的梳妆小室里的一张吊床上。米让与他的两个儿子住第三间;拉布迭特住第四间。又把第五间改为公共寝室,安放了四张床,给绿西、嘉洛林、奈奈、玛丽亚住下。至于史丹奈呢,他回来之后只好在客厅的横炕上睡了。一个钟头之后,宾客都安置停妥了,先时生气的娜娜,此刻却欣幸能像一个贵族妇人款待宾客。那些女人们都恭喜娜娜得了美若德村,说是一处可赞美的产业。后来她们又把巴黎的新闻传给她听;她们同时说话,笑呀,欢呼呀,拍打呀,闹个不了。呃!鲍特那富呢?他对于她这一次逃走有什么话说?不,并没有什么。他起初还说要叫警兵把她拘回巴黎,后来他只给她找了一个替人就算了,而且她的替人卫若兰在《黄发的梵奴》里竟得了很好的成绩呢。这个新闻使娜娜的面色严重起来。

这时才是四点钟,大家说要出去兜一个圈子。娜娜说:

“你们不晓得,刚才你们来的时候我恰要出去拾山芋呢。”

于是大家也不换衣服,个个都说要去拾山芋。这是一种娱乐。那园丁与两个助手早已到了宅后的田上了。那些妇人们到了山芋田,都跪在地上,把她们的戒指挖土,挖得了一个很大的山芋的时

候便欢呼起来。她们觉得这事很有趣！奈奈得了胜利了，是她年纪最轻，而她拾得的山芋最多，一时忘形，把她们当做呆人，竟教导她们。那些先生们的工作却不很起劲。米让似一个有志气的人，他利用这一次的乡村旅居的时间，施给两个儿子的教育，于是他便向他们叙述当年巴孟第耶提倡种芋的历史。

到了晚上，晚饭是最有趣的了，众人都大吃一顿。娜娜很高兴，与那酒席主任握手，原来这酒席主任是曾经在奥烈安的主教邸第里做过厨子的。到了喝咖啡的时候，女人们都吸香烟。震耳的喧哗之声透出了窗纱，消灭在傍晚的晴空里。村夫们在篱边滞步，抬头望着灯光辉映的绮楼。

“呀！可惜你们后天就要走了”，娜娜说，“也罢，我们总要商量做了一件事才好。”

于是大家决定在明天——礼拜日——去参观夏门的修道院的旧址，因为相离只有七个基罗米突之远。他们在奥烈安叫五辆车子，吩咐车夫们在中饭后来迎他们，到了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仍旧把他们送回美若德村吃晚饭。这样一来，一定非常有趣。

这一天晚上，摩法伯爵照常爬过了庶山，到木栅前按铃。但是他看见许多窗子里都射出灯光，而且屋里人声喧阗，他便诧异起来。后来他听得是米让的声音，懂得了原因，于是转身走了；他心里痛恨事情又发生了新障碍，越想越气，决定用激烈的手段。乔治却有一个小门的钥匙，安然地进了小门沿着墙走，竟上楼来，进了娜娜的卧房。不过他要等候到过了半夜才见娜娜回房。这一夜娜娜醉得很厉害，比前几夜更疼爱他了；她喝了酒之后是这样风骚，竟变了浆糊一般胶住了他，因此她一定要他陪她去参观夏门的修道院。他不肯，他恐怕给人撞见他们二人同车，便会惹起许多丧失体面的闲话。但是她哭得泪流满面，像一个被牺牲而失望的女人，于是他劝慰她，正式地允许参加他们的娱乐。

“那么，你很爱我吗？”她断断续续地说，“你说你爱我吧……”

喂？我爱，如果我死了，你不是很伤心吗？”

娜娜到了美若德村之后，芳呆特村被她摇撼了。每天上午，吃午饭的时候，胡恭夫人不由自主地说到娜娜，把园丁报告的话叙述给大家听；她觉得这种荡妇竟能缠绕最能自尊的世家妇女的心怀。这样仁厚的她，现在也愤激起来，模糊地觉得似乎有大祸临头；每晚她好像看见了马戏场逃出来的一只猛兽跑到本村里来，心里十分惊恐。因此她便与她的宾客们吵嘴，怪他们一个个都到美若德村的附近徘徊。人家曾经看见王多弗尔伯爵在一条大路上与一个不戴帽子的女人说笑，然而他自己辩护，说这并不是娜娜。实际上这也不是娜娜，只是绿西陪伴着他，告诉他说她已经驱逐了第三个王子。叔雅尔侯爵也是天天出门，不过他说这是医生的吩咐。至于说到达克奈与福歇利，胡恭夫人实在是没有道理。尤其是达克奈，他已经放弃了重寻旧欢的计划，并没有离开芳呆特村，只恭恭敬敬地在爱斯迭尔身边献殷勤。福歇利也是一样地陪伴着伯爵夫人母女。只有一次他在一条小径里遇见了米让，只见他抱着一大簇的花，在向他的儿子们讲授植物学。两个男人互相握手，互相报告洛丝的消息，她的身体很好，他们每人在早上收到她的一封信，她说她希望他们在乡下多住几天，享受新鲜的空气。在这许多宾客里，胡恭夫人只不责备摩法伯爵，此外她也不责备乔治。摩法伯爵自谓他在奥烈安有许多重大的事情，不能去看望那贱妇人；至于乔治呢，这可怜的孩子，竟令她操心起来，因为他每晚都觉得头痛得很厉害，迫得在黄昏的时候便上楼睡觉去了。

每天的下午，摩法伯爵一定出门，于是福歇利便做了沙萃夫人的常随的骑士。当他们到花园的另一头散步的时候，他替她拿交叉凳子与阳伞。他把他做新闻记者的小聪明运用出来，使她开心；他趁着乡居之便，忽然把她变做知己的朋友。她似乎重新获得了青春，即刻与他周旋，因为她觉得这少年陪伴着她，他的打趣的话似乎不至于招惹是非。有时候他们只二人在一丛树的后面，他们

的眼睛便互相注视；后来听见了一阵笑声，他们便不互相注视了，忽然变了严肃的面色，瞪着一双庄重的眼睛，似乎他们已经心心相印，互相了解了。

礼拜五，午饭的时候，又须加了一副刀叉，卫洛先生来了。胡恭夫人记得去年冬天在摩法家里曾经邀请过他。他弯了腰吃饭，假装一个无足轻重的好好先生，似乎并不感觉到人们对他表示的敬意。他终于令人忘了有他在座了，于是他在席将终时啣着一块糖，偷看达克奈把些蛇蛋果递给爱斯迭尔，偷听福歇利向沙莘夫人叙述一件小故事，令她非常开心。等到人家望他的时候，他又微笑装作没事人儿。席散后，他揽了摩法伯爵的臂，把他拉进了花园。人家晓得伯爵自从母亲死了之后，卫洛先生对他很有权威。摩法家的统治权问题，卫洛先生很有关系，所以巴黎有奇异的种种传说。福歇利大约是因他来了心里不舒服，便向乔治与达克奈叙述他的家财的来源，说卫洛先生原是一个律师，耶稣会交托了他一案很重大的诉讼，他因此发了财；依福歇利说，看他是一个很慈祥的好好先生，其实他很阴险，关于教会的种种骗案都有他在内主持。乔治与达克奈说起笑话来，因为他们觉得这老头子傻里傻气的。他们当初以为教会里倚重的卫洛先生不知是怎样伟大，原来却是这滑稽的样儿。但是他们住口了，摩法揽着卫洛先生的臂再进来，面色大变，眼眶红了，好像是哭了似的。

“刚才他们一定谈论的是地狱。”福歇利嘲笑地说。

沙莘夫人听见了他的话，掉过头来，二人四目相遇；他们在冒险以前，各用这长时间的注视，谨慎地互相试探。

照平常的习惯，吃了中饭之后，大家走尽了花畦，直上假山遥览平原。礼拜天下午的天气非常晴和。早上十点钟前后，大家还怕下雨；午后的云并没有散开，却变为透明的一层薄雾，太阳的光线直射地上，成金黄色。于是胡恭夫人提议要大家从假山的小门下去，徒步地走向居米耶，直达庶山散步去。她虽则是六十岁的人

了,然而她的身体还活泼,很喜欢走路。众人也都说用不着车子。于是大家不很整齐地走去,直走到了河上的木桥。福歇利与达克奈陪着沙苹夫人母女先行;接着便是摩法伯爵与叔雅尔侯爵,他们的身边是胡恭夫人。王多弗尔昂然地走,嫌这路太长,便索性走在后面吸香烟。卫洛先生微笑着,时而缓步时而急步,从甲组走到乙组,好像要听见一切的人们说话似的。只听得胡恭夫人仍旧可怜她的乔治,说:

“唉,可怜的乔治,他到奥烈安去了!他要去请达卫尼耶医生诊治他的头痛症,因为那医生老了,不肯到芳呆特村来……呃,还没有到七点钟的时候,你们还没有起床,他早已走了。这也好,可以使他散散心。”

但是她改口说道:

“奇了!他们停留在桥上做什么呢?”

众人看时,果然见达克奈与福歇利及沙苹母女都滞留在桥头不动,他们趑趄不前,像是怕有什么障碍似的。然而路上并无障碍。

“向前走啊。”摩法伯爵叫。

他们仍旧不动,在看些什么到来,然而后面的人还看不见。路是曲的,有一带很密的白杨遮住了。这时只听得一阵喧阗之声渐来渐大,车轮声、马鞭声与笑声相应和。忽然间,五轮车子次第出现了。车上满载着人,几乎把车轴压断,车中的人们旖红旖绿,十分热闹。

“这是怎么一回事?”胡恭夫人诧异地说。

后来她猜着了,觉得在路上遇着这一班人,真是可耻,于是说道:

“呀!原来是那女人!请你们走吧。不要显出……”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载着娜娜一群人去参观夏门旧址的五轮车子竟向那小桥来了。福歇利与达克奈及沙苹母女都只好向后

退,胡恭夫人与其他各人也都停了脚步,沿着大路排列着。这竟是森严整肃的排班!车上的人们的笑声止了,一个个都回头望人。此刻大家静寂,只剩有马蹄得得地响着,于是大家互相紧紧地注视。第一辆车子里是玛丽亚与奈奈,她们挺卧着像两位公爵夫人,裙子在车轮上摇风,她们用藐视的眼光看这些正气的妇女们徒步地走路。接着是嘉嘉,她一个人充满了全张凳子,掩住了爱克多,所以人家只看见他的鼻子。第三辆车子里是嘉洛林伴着拉布迭特;第四辆车子里是绿西伴着米让与他的两个儿子。到了第五辆,乃是一乘无盖四轮车,车上娜娜伴着史丹奈;娜娜前面有一张活动椅子,椅子上坐着的乃是那可怜的乖乖的小乔治,他的膝头穿插在她的膝头中间。

“最后的一个是她,是不是?”沙苹夫人安然地向福歇利问,假装不认得娜娜。

那无盖车的车轮几乎碰着她,她也不向后退一步。两个妇人交换了一种深刻的眼光,似乎要在一秒钟内看透了对方的一切。至于男人们,他们都很好。福歇利与达克奈很冷,不认得一个人。侯爵很担心,生怕那些女人们同他开玩笑,便拔了一根草,用手指搓弄。只有王多弗尔站得远些,用眼睑向绿西示意,绿西过时,也回他一个微笑。

“当心!”卫洛先生站在摩法伯爵后面说。

摩法心烦意乱,目送娜娜。他的妻子徐徐地掉过头来审察他。于是他的眼望着地下,似乎怕见马蹄,因为他的肉与心都给车子载去了。他险些儿大声叫苦,他一眼看见了乔治在娜娜的裙脚下,便明白了。一个孩子!她竟喜欢一个孩子而不喜欢他,真是令他气煞!史丹奈不算什么,只有这孩子可恨!

胡恭夫人起初还不认得是乔治。至于乔治呢,过桥的时候,假使不是娜娜的膝头夹住了他,他早已跳进河里去了。于是他吓得周身都冷了,面色惨白,挺直地坐着。他不望一个人。也许人家不

会看见他。

“呀！天啊！”胡恭夫人忽然说，“伴着她的乃是乔治！”

五辆车子在这相识不相施礼的人群中过去了。这一切令人难堪的巧遇，虽则事情是很快地过去了，似乎将来永远有遇着的机会。现在那些车轮辘辘，把一群扬眉吐气的荡妇载去了。她们的罗绮辉煌，笑语喧哗，回头望着后面。后面剩有一群上流社会的人物站在路边，一个个都不好意思。娜娜掉转头来，看见他们踌躇了一会儿，也不过桥，竟向原路回去了。胡恭夫人一声不响，倚在摩法伯爵的臂上，看她这样悲哀，没有一个人敢劝慰她。这时绿西把头探出了车门，娜娜远远地对她说道：

“喂，亲爱的，您看见了福歇利没有？看他那一副坏嘴脸！将来我要处治他……还有达克奈，当初我待他多么好，现在他竟不点一点头……他们真是有礼！”

史丹奈觉得那些先生们的态度很对，于是她便同他大吵闹。依他说，她们竟不值得他们一揭帽子吗？随便哪一个无赖都可以欺负她们吗？好！连他也没有礼貌，真是十足了！谁不该向女人施礼呢？

“那高大的女人是谁？”绿西在车声中远远地问。

“是摩法伯爵夫人。”史丹奈答。

“呃？我原猜是她呢”，娜娜说，“好，亲爱的，她尽管是伯爵夫人，其实没有什么……对的，对的，其实没有什么……你们须知，我是有眼睛的。现在我认识了你们的伯爵夫人，竟像我亲身制造出来的一般……我说她同那毒蛇福歇利睡觉，你们敢不敢打赌？……我说她一定同人家睡觉！女人看女人，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史丹奈耸了一耸肩，自从昨晚以来，他的脾气渐渐不好。他接到了许多书信，非明天回巴黎不可，而且滞留在这里也不快活，谁愿意特地跑到乡下来睡客厅里的一张横炕呢？

“可怜的小娃娃！”娜娜忽然感动地说，因为她看见乔治的面色惨白，仍旧直挺挺地坐着，断断续续地呼吸。

“您以为妈妈认得是我吗？”他终于吃吃地说了。

“呀！这个当然！”她惊叫了一声：“……这也是我的罪过，你本不肯来，是我强迫你来的……乔治，你听我说，我给你妈妈写信好不好？看她的样子，是很可敬重的一个人。我要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今天是史丹奈第一次邀了你来的。”

“不，不，你不要写信”，乔治很担心地说，“让我自己料理……如果人家惹我生气，我就索性不回去了。”

他眼怔怔地出了神，寻找些诳语为今晚之用。五辆车子滚到了平原，在两旁有树的一条又直又长的大路上。银灰色的空气罩住了田野。这些女人们仍旧隔着车子高声谈话，车夫们暗笑她们滑稽。有时候她们当中有一个站起来远望，倚着同车的人的肩，不肯坐下来，直至车子震动，把她摇到凳子上才止。这时嘉洛林与拉布迭特大谈其话，二人的意见相同，都说娜娜不出三月之内就会把她的别墅卖了的，于是她拜托他暗地里替她花几个铜子买了来。他们的前面是爱克多，他此刻很风骚，吻不着嘉嘉的中风的颈窝，便吻在她的脊骨上，隔着一层衣服，把紧张的布吻得很响。阿美丽直挺挺地坐在活动椅上，叫他们停止，因为她不愿意垂着手旁观人家吻她的母亲。在另一辆车子上，米让想要绿西赞赏他的儿子们，便要他们背诵拉芳登的一篇童话；尤其是亨利了不得，他毫不思索，一口气背了出来。还有第一辆车里的玛丽亚，她终于纳闷起来，便向那愚蠢的奈奈捏造了一番话，说巴黎的乳酪商人用些浆糊与郁金香制造鸡卵发卖。路太远了，还不曾到吗？这问题从甲车传到乙车，直传到娜娜的耳朵里，娜娜询问了车夫之后，便站起来高声说道：

“还要一刻钟的工夫……你们看，那边的树林后面那教堂……”

后来她又说道：

“你们不晓得，似乎夏门府里的女主人乃是拿破仑的一个旧人……唉！这是一个宴客的英雄，是现在所没有的人物了；这是左赛夫告诉我的，左赛夫却是听见主教府里的仆人们说的……现在呢，她却做了女教士了。”

“她名叫什么？”绿西问。

“她名叫安克拉夫人。”

“伊尔玛·安克拉，我曾经认识她！”嘉嘉说。

于是各车里都有惊叹之声，杂着众马的更快的蹄声。许多人探出头来看嘉嘉；玛丽亚与奈奈回头跪在凳子上，拳握着倒过来的皮蓬。于是大家互相发问，时而加上了些不恭敬的话，然而她们的心里实在钦慕嘉嘉。嘉嘉曾经认识她，她们想起了当年的旧事，便都敬重嘉嘉。只听得她又说道：

“唉！那时节我的年纪很轻。这没有关系，我还记得，我看见她过生活……人家说她在自己家里很可憎，但是她在车子里是多么风光啊！她的历史很有趣，她骗钱的手段真高强，而且她真是不要脸……怪不得她有一所府第。她要洗剥一个男人，只一吹就完事了……呀！原来伊尔玛·安克拉还活着！好，让我告诉你们，她大约有九十岁了。”

忽然间，她们的面色都变为严重。九十岁！绿西说得不错，她们当中没有一个能活到九十岁的。她们都是孱弱多病的人。而且娜娜说她不愿意长寿，早死些还快活些。此刻大家到了，车夫们把马紧催，鞭声打断了她们谈话的声音。绿西在这闹声中仍旧说话，她换了一个题目，劝娜娜在明天陪她们一块儿回巴黎。这一季的生意超过了她们的愿望，现在展览会快闭幕了，她们应该回巴黎去。但是娜娜偏是硬颈，她说她憎恨巴黎，不愿意回去这样早。

“是不是？爱，我们停留在这里。”她向乔治说时，同时把膝头夹紧了她的膝头，也不顾及史丹奈。

五辆车子突然停止了。大家下了车，都诧异起来，原来这里只

是山坡下的一片空地。有一个车夫把鞭头指着一丛树林,说林下便是夏门的修道院的旧址。这个令她们都大失所望。她们觉得这是没有意思的:只有荆棘掩着的一堆砖瓦,与半个崩颓的塔。老实说,犯不着空跑了二十里的路程!于是车夫指示她们那府第,说府第的花园便接着修道院的旧址,劝她们走一条小路,沿着墙走去;她们兜一个圈子,这五辆车子却径直地到村镇里的广场等候她们。这是很有趣的散步。她们都应承了。嘉嘉沿着路走到花园的转角,在一个木栅前停了脚步,说:

“呀!伊尔玛住得很舒服!”

他们都肃静地注视那塞着木栅的一丛很大很大的树林。后来他们小路上沿着围墙走,同时抬头瞻仰那些很高的树,树顶竟像绿色的屋顶。走了三分钟,他们又遇着另一个木栅;从这木栅看过去,则见一块很大的草畦,草畦上有两株百年老橡树,树下有一块很浓的阴影。再走三分钟,另有一个木栅,木栅内是一条很阔很阔的大路,这好像黑暗的一条走廊,走廊的尽头有一道日光,落地来像一颗明星。他们都惊讶起来,起初还守着静默,后来渐渐发出惊叹的声音。他们因为妒忌,努力要说嘲笑的话;其实他们都起了羡慕之心。这伊尔玛的力量是多么大啊!这可以使妇女们扬眉吐气了!他们沿途看见了许多树,而且有许多长春藤蔓延在墙上,亭子的屋顶高过墙壁,榆树与柳树成丛,再过去便是一带白杨。这一带树林是无穷尽的吗?这些女人们渴想看见府第,她们转弯抹角地走倦了,还没有看见什么,所见的都是许多丛树。她们双手抚定了小栅,把脸儿靠着铁。她们幻想着很大很大的府第,然而相离尚远,越发生了一种敬仰之心。她们从来不走路的,不久便觉得疲倦了。这围墙还没有穷尽,沿着小路还是一样的灰色的砖。她们当中有几个以为没有走尽的希望了,便说要向后转。然而她们越是走倦了,越发起了敬仰之心,她们每走一步,这幽静而庄严的住宅更加了一重诱惑力。

“我们真呆！”嘉洛林咬着牙说了。

娜娜耸肩示意叫她住口。娜娜隔了些时候不说话了，面色有几分淡白，而且十分严重。忽然间，到了最后一转角，围墙完了，府第出现了，原来这府第正对着村镇的广场。大家停了脚步，抬头忽见一间大厦，阶台很阔，屋的前面有二十个大窗子，加上了三处厢房，石壁上嵌着花砖。这历史上的府第是亨利第四住过的，人家还保存他的卧房，房里有奢纳绒铺着的一张床。娜娜呼吸不来了，像孩子般叹了一口气。

“他娘的！”她低声地自说。

忽然大家有了一种大感触。原来嘉嘉说教堂门前的一个妇人正是伊尔玛本人。她还认得她，她虽则这样老，还站得很直；而且当她作态的时候仍旧有她的眼神。此刻教堂里做了晚课，许多人出来了。伊尔玛在教堂前的长廊小立片时。她穿的是死叶色的绸衣，很简单，很伟大，活像一个从大革命逃难出来的一个侯爵夫人。她的右手拿着一本很厚的祈祷书在太阳下放光辉。她慢慢地走过了广场，后面跟着一个穿制服的跟班，他昂然地、规规矩矩地走。全教堂的人都出来了，夏门的人一个个都非常恭敬地向她施礼，一个老翁吻她的手，一个女人竟要跪下来。这竟是有年纪有荣名的一个皇后。她上了阶台，便进府里去了。

“有秩序的人终于达到目的地。”米让很相信地说，同时注视他的两个儿子，像是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这时各人表示各人的意见。拉布迭特觉得伊尔玛风韵犹存。玛丽亚放出了一句粗言，惹得绿西生气了，说应该尊重老人家才是。总之，大家都承认伊尔玛是非凡的人。众人上了车子，从夏门归美若德村。一路上娜娜只不说话，她回头望了那府第两次。在车轮的声音里着了迷，她再也不感觉得史丹奈在身旁，也不看见乔治在她的前面。黄昏里一种幻象映在她的眼帘，她时时刻刻还看见那有年纪、有荣名、有权威的皇后走过。

到了晚上,乔治回芳呆特村吃晚饭去。娜娜渐渐分心了,叫他回去请求他的妈妈恕罪。她忽然生了尊敬家庭的心理,所以严厉地说这是应该的。甚至于她叫他发誓,今夜不再来睡觉,她疲倦了;他顺从了她的话就算是尽了他的责任。乔治受了这一场教训,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母亲跟前,心里悲伤,只低了头不说话。幸亏他的哥哥费理伯回来了,这是一个很快活的军人,议论风生,把他的母亲要骂他的话都打消了。胡恭夫人只好含着泪怔怔地望着他;然而费理伯知道了,便威吓乔治,说如果他再到那女人家里去,他便到那边扭着他的耳朵把他拉回来。乔治的心宽了,早已暗自打算在明天下午两点钟溜到娜娜家里与她再订相会之期。

这一个晚上,芳呆特村的食客似乎都有难为情的样子。王多弗尔声称要走了,他要把绿西带回巴黎。他觉得看见了她十年还没有起过一次的欲望乃是一桩奇事。叔雅尔侯爵的鼻子凑着盘子,想起了嘉嘉的女儿,他记得当年阿美丽在他的膝上坐,孩子们长得真快!现在她竟胖起来了。尤其是摩法伯爵一言不发,他红着脸正在出神。他向乔治怔怔地望着许久。席散后,他上楼掩上了房门,说身上有一点儿发热。卫洛先生连忙也跟了上来。二人在楼上闹了一场:伯爵躺在床上,暴躁地倚着枕哽咽;卫洛先生的声气很和婉,把他叫做兄弟,劝他求上帝相助。他不听见他的话,只管喘气。忽然间,他从床上跳起来,吃吃地说:

“我忍不住了……我要去了……”

“好的,我陪您去。”卫洛先生说。

他们出来的时候,看见两个人影向黑暗的小路上走去了。原来这是福歇利与沙莘夫人,他们每晚都让达克奈在家里帮助爱斯迭尔烹茶。这时摩法伯爵在大路上走得很快,卫洛先生只好奔跑着跟随他。那老头子喘着气还不住地引证多端,劝他避免肉的诱惑。摩法为夜气所侵,竟不开口。到了美若德村,他只简单地说:

“我忍不住了……您回去吧。”

“那么,我希望上帝保佑您。他从种种的路上走,为的是获得他的胜利……您的罪孽将是他的兵器。”卫洛先生说。

这时美若德村里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吵嘴。娜娜回来之后接到了鲍特那富的一封信,他劝她多休息几天,言外有不必倚靠她做戏的意思;陆离戏院里每天晚上完场后,观众把卫若兰再叫出来两次呢。米让再催娜娜明天与他们同回巴黎,娜娜生气了,说她不要别人劝告。而且她在席上摆架子,令人窃笑。洛拉夫人说了一句不很文明的话,她便嚷起来,说她不许任何人在她跟前说粗言野语,哪怕是她的姑母也不行。而且她努力装正气的女人,说要给小路易受宗教上的教育,又以为自己的品行很好,惹得人家都讨厌她。人家尽管笑,她自己很相信,说有秩序自然会有财产,她不愿死在麦秆上。众妇人都嫌她啰唆,说她不是原来的娜娜了。但是她坐着不动,仍旧想入非非,瞪着眼睛正在出神,幻出一个很富而且很受人敬礼的娜娜。

大家正要上楼睡觉,摩法恰巧来了。拉布迭特瞥见他到了花园里,他懂得了,于是帮他的忙,把史丹奈支使开了,出去拉着他沿着黑暗的走廊直走进了娜娜的卧房。拉布迭特很会做这种事情,他很灵变,很机巧,似乎很乐于替人造幸福。娜娜并不惊怪,只讨厌摩法太发狂了。然而她自思:一个人处世应该很老成;恋爱是一件糊涂事,没有一点儿益处。而且她看见小乔治的年纪这样轻,未免起了惭愧之心。老实说,她做了的事未免不很忠厚。好!现在她要走了一条好道路了,她要一个老的了!

“索爱”,她对那欣幸就可以离开乡下的女仆说,“明天你起来的时候就请你收拾行李,我们回巴黎去。”

这一夜她同摩法睡觉,然而并不快乐。

第七章

三个月之后,12月的一天晚上,摩法伯爵在巴诺拉马路踱来踱去。这一晚的天气很温和,刚才下了一场大雨,巴诺拉马路满满地挤着许多人,因为这是有屋顶的街道。这些人都在那些商店的旁边拥挤得很繁,一排一排的,几乎令人转不得身。各店的门面都有很亮的灯光照着,其中有白色的水晶球、红色的灯笼、扇子与钟表等物。珍宝店里陈列的是金器,糖果店里陈列的是糖果,女帽店里陈列的是绸缎,都在那些映射灯下炫耀着,真是五光十色。在许多颜色鲜艳的招牌当中,有一只绯红的手套,远望像一只流血的手,割断了而粘连在一只黄色的套袖上似的。

摩法伯爵慢慢地走到了大马路来,向甬道上望了一眼,仍旧回到巴诺拉马路,沿着那些商店走。湿热的空气在这狭小的走廊里化成了有光的轻烟。雨伞滴湿了的地砖上橐橐地起了许多脚步声,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伯爵的面色给灯光映得淡白,呆呆地踱来踱去;有些散步的人在他的肩际掠过,便放眼审视他。于是他为避免人家注意,便在一间纸店门前停了脚步,专心地凝视着窗里陈列着的镇纸,原来这些镇纸乃是些玻璃球,球的里面有山水与花草。

他什么都看不见,一心只念娜娜,为什么刚才她还再说谎一次呢?今天早上他接到她的信,叫他今晚不必到她家去,借口说是小路易病了,她要到她的姑母家里过夜,为的是看护他的儿子。摩法

心里怀疑,在傍晚的时候到她家里问时,只听得门房说娜娜恰恰到戏院里去了。他诧异起来,因为新演的剧本里并没有她在内。为什么她要说谎呢?这一晚她到陆离戏院来做什么呢?

一个人走过,把他撞了一撞,他不知不觉地离了纸店,到了一间玩具店门前,又很专心地呆望着玻璃窗里陈列着的日记册子与雪茄烟管,烟管的角儿上都有同样的一只燕子。娜娜一定变了心了。起初的时候,从乡下归来之后,她把他弄得魂灵颠倒;她吻他的脸的周围,吻他的颊上的髯毛,像母猫疼爱小猫一般,发誓说他是她所爱的小狗,她在世上只爱他一人。他不怕乔治了,因为他的母亲把他留在芳呆特村,不放他到巴黎来。还有那肥胖的史丹奈,摩法以为自己可以替代了他,却不敢开口说及。他晓得史丹奈又起了经济上的恐慌,快要被交易所没收他的财产,他只好依附着兰特盐场的股东,努力要他们筹出几个钱来。当摩法在娜娜家里遇见他的时候,她便平心地向摩法解释,说他为她花了不少的钱,现在她不忍把他像一只狗一般地赶出门外。再者,自从三个月以来,他被肉欲迷住了心窍,除了须要占有她的身体之外,并不觉得有别的需要了。他的肉欲启发得这样迟,此刻他只像一个少年人狼吞虎咽,再也没有心想到虚荣与妒忌了。只有一种显明的感觉能使他动心:娜娜不像当初那么客气了,不吻他的胡子了。他因此担心,他不懂妇女的心理,自问她有什么可以责备他的呢?他自以为已经充满了她的愿望了。此刻他始终想着今早的一封信,她到她的戏院里来消遣一夜本是很简单的目的,为什么要说谎,把事情弄复杂了呢?行人们又把他一挤,他便走过了廊子,在一间饭店的通过室里停了脚步,聚精会神地望那玻璃窗里的几只拔了羽毛的百灵鸟与躺着的一尾大鲑鱼。

后来他似乎还魂了一般,摇了摇身子,举起了眼睛,知道此刻已经将近九点钟了。娜娜快出来了,他决定问她一个实情。他一面走,一面想起从前在戏院门前接她的时候已经在这地点徘徊过

好几次了。所有一切的商店都是他所认识的,店里发出来的臭味都是他闻过的了:灯上的煤气,俄国牛皮的臊气,还有一间糖食店的地层里发出来的华尼庐的香气,化妆品店里发出来的麝香。掌柜的妇人们都像认得他,温和地注视他,弄得他不敢停脚了。一霎时,他又怔怔地望着商店上面,许多招牌伴着的一排一排的小圆窗,好像他第一次看见,要细心研究似的。后来他又走到大马路上站了一分钟。雨渐小了,只像一种微细的尘埃。雨滴在他的手上,冷气把他心里的热气打消了,于是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她现住在马冈附近,她的女友歇瑟尔夫人家里。自从入秋以来,她病得很厉害。这时甬道上的车辆在泥水里打滚,因此他想现在是这样的天气,住乡下的人更难堪了。忽然间,他担心一件事,于是他回到走廊的人丛里,大踏步向前走。原来他忽然这样设想:假使娜娜提防他,她会从孟麦特走廊里溜走了的。

从此刻起,摩法伯爵便在戏院的门口窥伺着了。他不高兴在回廊里等候,因为他恐怕有人认得他。于是他站在陆离走廊与圣玛克走廊的转角。这是一个暧昧的地方,有些黑暗的商店:一间是没有主顾的鞋店,一间是尘埃布满了的木具店;还有一间烟气弥漫的阅读室,室中有的只是罩着灯罩的灯,在放出淡淡的绿光。在这里徘徊的人却都是些衣冠整肃而且很有耐心的先生们,杂在醺醉的布景工人们与褴褛的场面女伶们里头。戏院门前只有一盏煤气灯照耀着,灯外的玻璃球却是没有光泽的了。摩法一时有意询问伯龙夫人;后来他恐怕她告诉了娜娜,娜娜便会从大马路溜走了。于是他仍旧踱来踱去,决定直等到人家要关铁栅的时候把他赶出来,然后他才走;这种事,他已经遇着两次了。他一想起了孤零零地归家睡觉,心里就痛苦起来。每次有些不戴帽的女人与穿着污秽衣服的男子出来的时候,一个个都放眼审视他;他每次只好走回到阅读室的窗前。在玻璃窗上贴着的两张布告中间,他始终只看见同样的景象:一个老头子挺直了身子,独自一人占了一张很大很大的

桌子,在一盏灯的绿光之下,用他的一双绿手捧着一张绿色的报纸正在阅读。还差几分钟就到十点钟了,另有一个高大的黄发美男子,戴着手套,也在戏院门前散步等候着。于是他们每次相遇的时候各各斜望了一眼,大家都有提防的意思。摩法伯爵直走到两个走廊的转角,那边有一面很大的立镜嵌在墙上,他在镜上看见他庄重的容貌与规矩的步伐,心里又惭愧,又害怕。

十点钟响了。摩法突然想起:他要知道娜娜是否在她的化妆室里并不是一件难事。他走上了三级阶台,穿过了黄色粉刷的小通过室,只见院子里的门只是掩上了的,他便悄悄地开门溜了进去。这狭小的院子潮湿得像一口井,其间有许多臭气熏天的厕所与厨房的炉灶,还有那门房堆积来的一些花草。这时候,院子里给一种黑色的水汽弥漫着;但是两边墙壁上的窗子却大放光明:楼下是什物室与戏役的站所,左边是办公处,右边与楼上乃是伶人们的化妆室。这好像黑暗里的灶口一般。摩法伯爵一进来便看见第一层楼的化妆室是有灯光的。他的心里顿觉松快,高兴起来,竟忘了形,不知道自己是在一间巴黎老屋的污泥与秽气里了。溜斗里沙沙有声,原来是化妆室里的人大倾腻水。伯龙夫人的窗子里溜出了一道灯光,映黄了一段苔侵的石路与洗碗槽的水滴坏了的一堵墙脚。这里堆着的是些旧桶子与破钵子,还有一只破锅子,锅子里长出一颗小树来。这时只听得门响了,伯爵便退了出来。

娜娜不久一定下楼来了。他仍旧回到阅读室的前面;一盏小灯戳破了一块黑影,那老头子还是不动,他的报纸上只有他的破影。后来他又向前走,这一次他走得更远了,他穿过了很大的走廊,沿着陆离廊直到费陀廊,这廊下又冷又没有行人,沉在无声的黑暗里。他又转身,走过了戏院门前,转过了圣马克廊,竟走到了孟麦特廊,他看见一间杂货店里有一具锯糖的机器,他觉得有趣,便站了一会儿。但是,走到第三周的时候,他忽然又怕娜娜从他的背后溜走了。于是他同那黄发男子站在戏院的门口,他们二人你

望我,我望你,外面表示谦恭有礼,其实他们是互相仇视的。某一幕完场之后,有些布景工人衔着烟斗走了出来;一个个都把他们撞闯,他们都不敢作声。有三个头发蓬松的女子穿着肮脏的衣服立在门槛上,她们在吃苹果,把果核吐在地上。他们二人都低了头,不看她们无耻的眼色,不听她们粗鄙的言语。她们出来的时候,故意撞着他们,觉得如此乃是很好玩的。

恰巧这时娜娜走下了三级阶台,她瞥见了摩法,脸色大变。

“呀!是您!”她吃吃地说。

那些场面女伶起初还冷笑,后来认得是她,便害怕起来。她们都排了班站着,像奴婢们做坏事被主妇撞见了一般,大家严肃正气,不敢放肆了。那高大的男子躲开了,他放了心,同时也很悲哀。

“好!请把您的臂给我吧!”娜娜不好气地说。

他们徐徐地走了。伯爵本来预备好了许多话问她,此刻却找不出一句话说。倒是她很迅速地叙述了一段经过:八点钟的时候她还在她的姑母家里,后来她看见小路易的病好得多了,所以她忽然起意要到戏院里来走一趟。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他问。

“是的,为的是一本新戏剧,人家征求我的意见。”她踌躇了一会儿,才这样回答。

他懂得她说的是假话,但是她的手臂揽紧了他的手臂,他起了一种肉感,便失去了勇气。他等候了这许久,并不发怒,也不记恨,现在他有她在手里,便一心只想要保留着她。到了明天他再想法子探问她到她的化妆室里来的真原因不迟。娜娜仍旧踌躇,显然是在内心做功夫,一则要装没事人儿,二则要打定一个主意。她走到了陆离廊的转角,在一间扇店的前面停了脚步,说:

“呃?这螺钿镶着的羽扇好看得很!”

后来她又毫不在意地问道:

“那么,你送我回去吗?”

“当然啦，你孩子的病已经好些了。”他诧异地说。

她后悔不该说孩子的病好些了，于是她说小路易的病也许有新的变化，她要再到巴第诺尔去看望他。魔法说他愿意送她去，她不好说推辞的话。她此时的心很急，同时要表示和婉，真把她气坏了。后来她忍着气，决定挨些时间。但愿能在半夜离开了伯爵，她的一切的愿望便都可以实现了。她说：

“真的，不错，今晚你是独身的了。你的妻子要明天才回来，不是吗？”

“是的。”伯爵答时，觉得有几分难为情，因为她不客气地把伯爵夫人叫做他的妻子。

这时娜娜偎倚着他，问火车的时刻，问他去不去车站等候她。她又放慢了脚步，像是觉得那些商店很有趣似的。她走到了一间珠宝店的前面，又站着说：

“你看！多么稀奇的一只手镯！”

她非常喜欢巴诺拉马路。她在青年时代，便爱巴黎的假珠宝与纸制的假牛皮的器具。当她走过的时候，她不能不停步观看各店里的陈列品，还像当年跛着破鞋的孩子时代一般。她在一间糖食店前忘了形，又静听旁边的一间店子里奏风琴。她尤其爱看很便宜的古玩，譬如核桃挖的百宝箱、拾破布的人的筐子、王多梦柱与镌着寒暑表的埃及碑。但是，今晚她心慌意乱。真所谓视而不见。她不得自由，讨厌得很！在这敢怒而不敢言的情况之下，她预备做一件坏事。唉，同那些上流人来往有什么用处呢？她因为她的孩子般的嗜好，已经败了那王子与史丹奈的财产，然而她还不晓得钱在哪里去了。哈斯曼大马路她的住宅的家具还没有布置完备；只有那红绸糊的客厅的点缀品太多了，倒显得雅俗杂陈，很不相称。到了现在，当她没有钱的时候，债主们逼得她更紧；她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她自以为很会理财，为什么仍旧穷困呢？一个月以来，她恐吓史丹奈，说如果他不给她一千法郎，便把他赶出

门外,于是他千辛万苦,才罗掘了一千法郎来。至于魔法呢,他是糊里糊涂的,他不晓得给女人钱,她也不能怪他吝啬。呀!假使她不常常记起品行端正的格言,她早已脱离了这社会了!索爱每天早上都劝她,说她应该懂得处世的道理;她也常常想起夏门的府第,她的幻象一天一天地扩大起来。所以她虽则怒气勃勃的,她仍旧很柔顺地揽着伯爵的手臂,在渐渐稀少的行人里,从这一间店面到那一间店面。外面的石路干了,一阵凉风进了走廊,扫荡了廊里的热气;彩色的灯笼,一排一排的小灯,与那当做招牌的很大很大的扇子,都被风吹动了。在饭店的门外,一个伙计把门上的水晶灯球熄了。其他各商店里空空地没有主顾,只剩有掌柜的女人们似乎正在开着眼睛睡觉。

“唉!这爱情!”娜娜说时,已经到了最后一间店子,又退回几步,很有感触地注视一只饼制的猎犬,这猎犬在许多玫瑰花里的一个狗窠的前面,正在举起一只脚。

他们毕竟离了这走廊,她不愿意要车子。她说天气很好,他们并不忙,何不散步回去更有趣些?后来她到了那英国咖啡馆门前,她又想要吃蠔子,她说自从今早她知道小路易病了之后,她还没有吃一点儿东西。魔法不敢逆她的意,但是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伴她坐咖啡馆,所以他要了一间特别室,匆匆地沿着走廊溜了进去。娜娜跟着他,似乎很熟识这馆子。一个伙计把特别室的门开了,他们正要进去,恰巧旁边人声喧阗的客厅里有一个男子突然走了出来,原来这就是达克奈。

“呃?娜娜!”他嚷说。

伯爵连忙躲进了特别室里,室门仍旧半开着。达克奈走时,眨了几眨眼睛,用嘲笑的口气说:

“呃!你好了!现在你从王宫里把他拉了来了!”

娜娜微笑,以指按唇,示意叫他住口。她看见他很有架子了,她对他还有几分情爱,所以虽则恨他与上流妇人在一块的时候便

假装不认得她,此次她还欣幸遇见了他。

“你近来怎样了?”她很亲热地问。

“我混进社会里了。真的,我想要结婚了。”

娜娜耸了一耸肩,有可怜他的样子。但是他半戏半真地说如果他要做一个干净的男子,在交易所赚来的钱仅仅够买花送给女人,这种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他的三十万法郎,只用了十八个月。如今他要讲实用,他不久要娶一份很厚的嫁资,而且像他的父亲成为一个县知事。娜娜仍旧微笑,不相信他。她把头向客厅里一送,问道:

“你在那边同谁在一块儿?”

“唉!一群的人!”他说时忘了他刚才的计划,“你不晓得,莱雅在叙述她游埃及的经过呢。有趣得很!她说了一段洗澡的故事……”

于是他就谈那洗澡的故事,娜娜且不走,殷勤地听他说。说到后来,他们都把背靠着走廊的墙上对立着。煤灯在很低的天花板下照耀着,厨房里放出些不甜不酸的气味。有时候,客厅闹得太厉害了,他们为着听话便利起见,竟把脸儿凑拢来。每隔二十秒钟,有一个伙计捧着菜盘子走过,看见他们阻住了走廊,只好叫他们让路,但是他们并不住口,退到墙边,靠着墙仍旧谈论,像在他们自己家里一样舒服,虽则有食客们的喧哗与伙计们的奔走撞闯,他们毫不在意。

“你看!”达克奈说时,指着特别室的门,原来摩法已经不见了。

他们二人都注视那特别室,那门轻轻地震动,似乎有微风摇撼着,后来那门终于慢慢地掩上了,没有一点儿声音。他们你望我,我望你,静默地笑了一笑。伯爵在那里面该是闷煞了。娜娜问道:

“我来问你,福歇利为我做的文章,你看见了吗?”

“是的,是那一篇《金蝇》”,达克奈答,“我没有同你谈起,因为我恐怕你伤心。”

“伤心吗？为什么？他那文章长得很。”

她因为《费加罗报》肯给她占篇幅，觉得非常荣耀。但是，假使不是她的理发匠法朗西带了报纸来，解说给她听，她竟不会晓得这篇文章里说的是她。达克奈偷眼审视她，只管悄悄地冷笑。也罢，既然她自己满意，人人也应该满意了。

“对不起。”一个伙计两手捧着一块方冰走过，把他们隔开。

娜娜向摩法等候着的特别室走了一步。达克奈说：

“好！再会！你去看你那乌龟吧。”

“为什么你叫他做乌龟呢？”

“当然因为他是乌龟啦！”

她听了这话，引起了她的兴趣，便又回来靠在墙上。

“呀！原来如此！”她只这样说了一句。

“怎么！你不晓得吗？他的妻子同福歇利睡觉……大约是在乡下的时候就开始了。刚才我来这里的时候，福歇利就走了，我猜他与她今晚有一个约会。她对她丈夫假说她旅行去，我想。”

娜娜起了一阵感触，默然不语。半晌之后，她才拍着大腿说：

“我也怀疑呢！那一天我只在路上看见她一眼，我就猜透了她……一个正气的妇人肯偷汉子吗？而且她偷的竟是那没廉耻的福歇利！他将来会教她做些好事的！”

“唉！”达克奈恶狠狠地说，“这并不是一种尝试。也许她比他知道的更多呢。”

于是她愤激地叫道：

“真的！……好一个社会！太肮脏了！”

“对不起！”一个伙计捧着酒瓶走过，隔开了他们。

达克奈重新又傍近她，把手揽着她一会儿。他此刻运用他那迷惑女人的清朗的声音向她说道：

“再会吧，爱！……你须知，我始终爱你。”

她离开了他；微笑地向他说话时，一阵喝彩欢呼的声音从客厅

里透出来，盖住了她的声音。她说：

“呆子，我们的关系已经完了……也罢，不要紧。这两天你可以再到我的家里来。我们再谈吧。”

后来她的面色变为十分严重，像一个抱愤的世家妇女一般，说：

“呀！原来他是个乌龟……呃，亲爱的，这个讨厌得很。我生平最痛恨的乃是乌龟。”

她进了特别室的时候，看见摩法坐在一张狭小的横炕上，面色淡白，双手伸来缩去，显出不耐烦而又勉强忍耐的样子。他并没有一句话责备她。她此刻的心里动摇，又可怜他，又藐视他。唉！这可怜的男子，竟被一个坏女人给他戴了绿帽子！她很想即刻上前揽颈安慰他。但她回心一想：这也是一种报应。谁叫他对女人们糊里糊涂？这么一来，可以给他一个教训。然而她终于被慈悲心战胜了。她本来说要吃蠔子，便叫了些蠔子来吃了，还不肯丢开他。他们只在英国咖啡馆里耽搁了一刻钟，便一块儿回到哈斯曼大马路来。这时是十一点钟了；在半夜以前，她总可以想出一种和平的方法赶走了他。

为慎重起见，她在外厅里吩咐索爱说：

“你替我窥探着他；如果他来了，这一个还伴着我，你就吩咐他不要作声。”

“但是我把他安置到哪里去呢，夫人？”

“把他留在厨房里更妥当些。”

此刻摩法在卧房里早已把礼服脱了。房里的炉火很红。这卧房仍旧与从前是一样的：家具是紫檀木的，椅子与墙壁是刺绣的，绣的是灰色底的蓝色大花朵。有二次，娜娜想把房子改造，第一次想要改为黑绒的，第二次想要改为白绸的，加上些玫瑰色的结子。但是，史丹奈应承了之后，她却又把他给她改造房间的钱吃光了，始终没有变更过。她只在壁炉上添了一张虎皮，天花板下挂了一

盏水晶小灯。这时他们进了房来，把门掩上了之后，她说：

“我呢，我的眼睛不倦，我不要睡。”

摩法此刻不怕人家撞见了，便十分柔顺地遵她的命令，他唯一的忧虑乃是怕她生气。他说：

“随你的便吧。”

然而他又把靴子脱了，然后坐在火炉前面。娜娜有一种娱乐乃是对着衣橱的立镜脱衣裳，她可以从头看到脚。她把衣服一件一件地褪下来，直褪至衬衫，然后一丝不挂地忘了自己，向镜子里望了又望。她很爱她的身体：凝脂般的肌肤，与弱柳般的腰肢，令她怔怔地望着出神，她自己也销了魂。那理发匠往往遇见她这样站着，她连头也不回。于是摩法生气了，她自己却诧异起来。他怪她哪一点呢？她这样做，并不为的是别人，只为的是她自己。

这一晚，她想要看清楚些，便把壁上的六支蜡烛都点着了。但是她正要卸了衬衫的当儿，忽然住了手，沉思了一会儿，一个问题到了唇边：

“你没有看见《费加罗报》上的文章吗？……桌子上的就是。”

这时她的脑筋里重现出达克奈的冷笑，她的心里怀疑起来。假使福歇利说她的坏话，她非报仇不可。于是她又矫作不大关心的样子，向摩法说道：

“人家说那上头叙述的是我。是不是？爱，你的意见怎么样？”

她把衬衫卸了，赤裸裸地等候摩法读完那一段文章。原来福歇利所做的一篇《金蝇》叙述的是一个女子的历史，说这女子的祖宗四五代都是些醉汉，困苦与酒毒把历代的血脉渐渐地越弄越坏了，直到这女子的身上，便变了一个不规则的女性。她在巴黎的一个市镇里生长；她的身材很高，面貌很美，肌肤十分完满，好像粪土堆里长出来的肥壮的植物一般。因此她竟能为穷困的人们报仇，在社会里扬眉吐气。平常的时候，腐败的种子只在民众里传播，而她竟把腐败的种子传播到贵族的社会上来。她变为自然界的一种

大力,破产的一种酵母,她不知不觉地把巴黎放在她雪白的两腿中间弄腐败了。直到这篇文章的末段,福歇利才把她比做一只金蝇,说这蝇从污秽里飞了出来,沿途嘍吮了许多死尸,于是它嗡嗡地唱,踉踉地跳,耀着它那翅上的金光,飞进了王侯的第宅,只一停在男人们的身上,即刻毒死了他们。摩法看完了这文章,抬了头,眼怔怔地只望着炉火。

“怎么样?”娜娜问。

他默然不答:似乎想要重复地看一遍。他忽然觉得一股冷气从他的脑盖直流到他的肩头。这文章写得神出鬼没,却有很奇怪的比拟。他被这一篇文字打动了心,数月以来他所不愿意设想的事情,而今都启发在他的心头了。

于是他把头抬起来。此刻娜娜正在对镜自赏,悠然神往。她低下头来,聚精会神地在镜子里注视她的屁股右边的一个小棕色痣。她把指头摸那痣,更弯腰把那痣弹了几弹,大约是她觉得这地方有这一个小痣乃是有趣而且好看的。后来她又研究她的身体的其他各部分,像一个小儿为好奇心所驱使一般。她每次看见了自己的身体,没有一次不惊叹的,活像一个少女初次看见她的身体发育。她徐徐地把两臂张开,显出一个丰腴的梵奴,又弯了身,看了正面又看背面,呆望着双乳的斜面与又圆又滑的双股。末了,她又把身子向左右摇摆,撇开了两膝,扭动腰肢,竟像一个埃及舞女用肚子跳舞一般。

摩法瞻望着她,越望越怕,手里的报纸坠下地来。此刻他的心境清明,便自己藐视自己,对了:在三个月以内,她败坏了他的生命了,他料不到平日所痛恨的污垢竟染进了他的骨髓,此刻一切都快要败坏在她的身上了。一霎时,他悟起了淫邪的毒,他的家庭与社会都在动摇欲倒的情况之下了。这时他没法子掉过头去,便索性紧紧地望她,努力想要利用她的赤裸的身躯令他心中作呕。

娜娜不动了。她的右臂放在颈后,左手握着右手,头向后仰

着,两肘离了身。他看见她的双眼半闭,口半开,一种淫笑直上眉梢。她脑后的黄发长垂肩背,像一只母狮颈上的毛一般。她的腰折下了,同时肋旁紧张,显得她的腰很坚韧,乳房结实,凝脂般的肌肤里现出很强壮的筋络。一道细纹从肩上直流到脚边,在股上起了一段微波。摩法眼看着这有情的身躯,则见金色的肌肤与各处的圆形都在烛光下反映出一种绫绢的光彩。他想起当初他对于妇女的厌恶的心理,又想起了《新旧约全书》,便觉得娜娜是个猛兽。娜娜是个多毛的人,一簇细毛在身上像一把天鹅绒。她的两股与大腿像一匹牝马的臀部,很多肉地隆起,有许多很深的折痕。这是无意识的猛兽,只她的气味已经够败坏社会了。摩法越看越不厌,心绪萦绕,甚至于闭了眼睛不看之后,他仍旧见黑暗里有一个凶恶的娜娜,管领了他的全身。从今以后,他永远只好在她的眼前与她的肉里过生活了。

这时娜娜把身子袅做一团,似乎她的四肢已经起了一阵情欲的震颤。她的眼睛湿了,把自己弄小,好像要容易感触自己的身躯似的。后来她又撒开了两手,从颈上直溜了下来,溜到乳上,便热狂地把手压她的双乳。于是她昂了头,把腮向左偎,向右偎,向双肩偎,娇柔地温存她的全体。她贪吃的嘴吹出她的欲望来。末了,她把嘴吻了许久她的腋旁,同时向镜里微笑,原来镜里的娜娜也在吻她的腋旁哩。

这时摩法低声长叹,这孤寂的欢娱令他动了气。忽然间,像被狂风吹送似的,一时不能自制。于是他用野蛮的手段,竟把娜娜一搂,把她摔在毯子上。她叫道:

“快放手!你摔痛了我了!”

他知道他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了,他分明晓得她是无智识的、污秽的、说谎的;然而他还要她,哪怕她有毒,他也不管。一会儿,他把她放了起来,她生气地说道:

“唉!你真糊涂!”

然而她的气不久就消了，现在不怕他不走了。她披上了一件有花边的夜用衬衫，走到炉火前面坐在地上。这是她最爱坐的地方。她又问福歌利的文章是怎样的；摩法想要避免吵嘴，便只模糊地回答。再者，她也说她有过福歌利一些时候。现在她默然不语，沉思了半晌，要设法发送摩法。她希望用客气的手段，因为她毕竟是一个好心人，不愿意害人家伤心；尤其是这一位，他已经做了乌龟，越发应该可怜他。

“喂”，她到底开口问他了，“你的妻子是明天回来吗？”

摩法躺在一张靠背椅上，四肢疲倦，有打盹的样子。娜娜怔怔地望着他，心里不住地寻思。她把一边的大腿坐在那皱了的轻纱之上，两手扶着她的一只赤裸的脚，很机械地把脚扭了又扭。

“你结婚很久了吗？”她问。

“十九年了。”伯爵答。

“呃！……你的妻子呢，她待人好吗？你们过的共同生活很好吗？”

他默然半晌，然后很难为情地说：

“你须知，我曾经请求过你，叫你千万不要提起这种事情。”

“奇了！为什么呢？”她说时，已经着了恼，“你的妻子，我不会吃了她……亲爱的，你须知，世上的妇女都有同等的价值……”

然而她住了口，因为她怕一时尽情说了出来。不过她装了一种高尚的态度，因为她自以为是个好心人。唉！这男人真可怜，她应该放松了他。这时她心里起了一个有趣的念头，紧紧地望着他微笑说：

“喂，福歌利逢人说你的许多话，我还没有告诉你哩……他真是一条毒蛇！我不恨他，因为他做的文章还对得住我，然而他毕竟是一条毒蛇。”

她说着笑得更厉害了。她放下了她的脚，把身子挪到伯爵跟前，把两乳靠紧他的两膝。又说：

“你看，他竟向人家发誓，说你娶妻子的时候还是一个童男……呃？你还是一个童男吗？……呃？真的吗？”

她用眼神催迫他，她的手直放到他的肩上摇撼他，要他承认。

“当然啦。”他终于用严肃的声气说了。

于是她仍旧倒坐在他的脚上，大笑起来，断断续续地说话，一面说，一面把手轻拍着伯爵的脸。

“怕不令人笑煞！天下只有你是这样的，你真是一个怪物……唉！我的可怜的小狗，那时节你大约是呆得很！一个男人不懂事，实在滑稽得很！岂有此理！我恨不得看见你们的第一夜！……你们的经过很好吗？告诉我两句吧！唉！我求你告诉我吧。”

她问了又问，寻根究底地把最微细的情节都问他。她笑了又笑，笑得弯了腰，衬衫褪了下来又撩起，炉火把她的肌肤映成金光，伯爵着了迷，渐渐地把他的新婚之夜叙述给她听了。此时他已经丝毫不觉得难为情，他解说当时他怎样失了童贞，连他自己也觉得有趣。不过他还存着几分羞耻，所以他选择了些比较文明些的字眼。娜娜得了势，趁此便问及伯爵夫人。他说他的妻子长得很好，只嫌她太冷了。他叙述到这里，又说：

“唉！你犯不着吃醋。”

娜娜不笑了。她再回到她的原位，背向着火，两手抱膝，把下巴靠在膝上。她正色地说道：

“亲爱的，一个男人第一夜在妻子跟前有不懂事的样子，这是没有价值的。”

“为什么？”伯爵诧异地问。

“因为……”她慢慢地回答，有博士的气概。

她一面说，一面摇头。后来她毕竟肯说明白些了：

“你须知，我是晓得这种事的经过的……老实说，女人们是不高兴不懂事的男子的。她们一句话不说，因为她们害羞，你懂吗？……但是她们的心思比男子更厉害呢……男子不晓得的时

候,她们迟早是要向外发展的……你相信我的话吧。”

他似乎不懂得她的话。于是她越说越着实。她是个好心人,凭着她的友谊,给他这个教训。自从她知道他是乌龟之后,她便有事在心,觉得如果不同他说了出来,终是不痛快。

“天啊!我说的是与我没有关系的事……我说这话,因为人人都应该有幸福……我们谈下去吧,是不是?好,我希望你坦白地答复我。”

她顿了一顿,换了坐的姿势,把身子烘火。

“呃?热得很。我的背脊烤熟了……等一等,让我烤一烤我的肚皮……这是很能医治痛苦的!”

她转了身,乳向着火,脚承着大腿,又说:

“让我问你,你不再同你的妻子睡觉了吗?”

“是的,我向你发誓。”摩法说时,恐怕有一场吵闹。

“你相信她真的是一块木头吗?”

他把颌放低了,表示肯定的意思。

“因此你才爱我吗?……答复我吧!我不会生气的。”

他仍旧点头不语。她说:

“很好!我早猜是这样的呢。呀!可怜的小狗!……你认识我的姑母洛拉夫人吗?将来她来的时候,你可以叫她叙述她家对门的果子商人的历史吧……你不晓得,那果子商人,他……娘的!这炉火热得很!我非转身不可。现在我要烤左边的肉了。”

她说着,把左股向火,看见炉炭把她的肉映得更红更胖,她不觉失笑,心中自乐。

“是不是?我竟像一只鹅……唉!对了,一只烤鹅……我转身了,我转身了。真的我把我的肉汁拌着我的肉烤熟了。”

她有了一种巧笑,忽然外面有人声与双扉之声。摩法诧异起来,用眼睛质问她。她的面色变严重了,而且有担心的神情。她说这当然是索爱的猫,这可恶的畜牲,把一切都打破了。此刻是十二

点半钟了。这乌龟的幸福,与她有什么相干?现在另一个来了,她应该赶快把他打发走了才是。

“刚才你说到什么了?”伯爵殷勤地问,因为他看见她这样可爱,十分欢喜。

但是娜娜存心赶他走,她的脾气突然变了,她变了残酷,也就不说客气话了:

“呃!是的,我说到那果子商人与他的妻子……亲爱的,你听我说,他们二人从来不互相接触过!……你须知,她是很喜欢那事的;他呢,他是一个不见世面的呆子,不晓得做事……后来他以为她是一块木头,于是他向外发展,找了好些野女人;他的妻子在另一方面也找了些比她丈夫更坏的男子……凡是合不来的夫妇,结果总是这样的。我是晓得很清楚的!”

摩法终于懂得她的隐语了,面色大变,想要叫她住口。但是她已经得了势了:

“不,不要叽哩咕噜了!……假使你们不是些傻瓜,你们对妻子该是对我们一样好。假使你们的妻子不是些糊涂虫,她们也会费心把你们笼络,像我们笼络你们一般……这些都是些教训……好孩子,放进你的袋子里去罢。”

“您不应该谈论那些正气的妇人,您是不了解她们的。”他气愤愤地说。

忽然间,娜娜跪起来,说:

“我不了解她们!……你的正气的妇人们,她们并不干净!不是我激你,请你找出一个敢像我这样见人的……老实说,你不说还好,说起你那些正气的妇人便叫人笑痛了肚子!请你不要把我迫得太紧了,不要迫我说出些不好听的话,叫我将来后悔。”

伯爵喃喃地低声骂了一声粗言,算是答复了她。此刻轮着娜娜的面色变白了,她望了他几秒钟不说话。后来却用清朗的声音说:

“如果你的妻子给你戴绿帽子,你怎么办?”

他表示了一种威吓的态度。她又说:

“好!我呢?如果我给你戴绿帽子呢?”

“唉!你吗?”他说着,耸了一耸肩。

当然,娜娜不是不好心的人。初说话的时候,她本想劈头就骂他做乌龟,后来她终于忍住了。她喜欢安静地告诉他。但是,到了最后,他激得她动气了,她便管不得许多了。她又说:

“那么,我不晓得你在我家做些什么……你把我歪缠了两个钟头……我请你找你的妻子去吧,她正在同福歇利做这个。是的,一点儿不错,他们在台布路,勃罗旺斯路角……你看,我把地址也告诉你了。”

她看见摩法站起来,身子不稳,像一头被屠槌打的老牛,于是她得了胜利,又说:

“正气的妇人们竟出头把我们的情郎抢去了!……好!正气的妇人,她们做的好事!”

但是她不能再说下去了,摩法很凶恶地把她一推,她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他举起了脚跟,预备如果她再说便踏碎了她的头颅。一霎时,她大惧起来。他一时发了狂,把房间乱打。他一方面不许说话,一方面大闹起来,令她忍不住流泪。这时她非常后悔,她扭转了身子,烤她的右边的肉,同时决意安慰他:

“我向你发誓,爱,我以为你是晓得了的。否则我决不会告诉你……再者,这也许不是真的。我呢,我并不说肯定的话。人家告诉了我,社会上都传遍了,但是,这有什么证据呢?……呀!你枉自提心吊胆,这是你错了。假使我是男子,我一定不管女人的事。你须知,女人们无论上流下流,都是同等的价值。”

她攻击一般的女人,想要使他少受些刺激。但是他不听她的话了,他在踏来踏去的时候,早已穿了靴子,披上了礼服。他还把房间打了一会儿。后来他作最后的一纵,好像他发现了门口似的,

他便走了。娜娜十分生气,虽则只剩有她一人在房里,她高声又说:

“好!一路福星;当人家同他说的时候,他真有礼!……我还拐弯子呢!是我先回来,我已经道歉不少了!……他还要呕我的气!”

她老大不满意,把双手抓她的两腿,但是她到底决定她的主意了。

“呀!呸!他做乌龟,并不是我的罪过啊!”

此刻她的身子各方面都烤熟了,像鹧鸪一般热,于是她钻进了被窝里,按铃通知索爱,教她把那在厨房里等候着的另一个叫进房里来。

在外面,摩法凶狠狠地走路。刚才天又下了一阵大雨。他在油滑的石路上滑了一脚。他机械地向空中注视,则见天上有几朵烟煤般黑的云,在月亮上面滚走。在这时候,哈斯曼大马路的行人很少。他沿着奥比亚的工作场走去,他寻觅黑暗,吃吃地说了些没有条理的话。那荡妇说的是诳语,她一则糊涂,二则残酷,以至于捏造了这些话。他举起了脚跟的时候,本该踏碎了她的头颅。总之,这是很可耻的一件事,他决不再见她了,再也不摸她了,否则他便是一个没志气的人。此时他尽量地呼吸,表示他得了解放。呀!这赤裸的魔鬼,在炉火边烤肉像一只烤鹅,竟把他四十年来所尊重的人物唾弃无遗,真是可恨!月儿出来了,一片银光浸了杳无行人的马路。他忽然绝望了,好像堕落在很阔很阔的虚空中,魂飞魄散地哽咽起来。

“上帝啊!完了!什么都没有了!”

沿着马路有许多赶路的人正在把三步并作两步走。他的脑里始终浮现着娜娜所叙述的事,他想要研究实际的情形。他的妻子须在明天早上才从歇瑟尔夫人的府第归来。但是,她尽可以在前一晚回巴黎,在那男人的家里过夜哩。现在他记起芳呆特村消夏

时的许多情节来了：有一天晚上，他撞见了沙莘在丛树下，与那男人在一起；她一时心乱，竟不能答复他的话。现在她为什么不会到他家去呢？他越想越觉得娜娜的话很近人情。结果他竟觉得这是自然的，而且是必要的了。他在一个荡妇的卧房里脱褂子，同时他的妻子在一个情郎的卧房里脱衣裳，这乃是最简单而且最合逻辑的事。他设想到这一层，勉强使自己冷静。肉欲的影子扩大了，竟像包裹了全世界。他的脑里浮现了种种的热狂的形象。忽然间，裸体的娜娜引出了裸体的沙莘。他有了这种幻象，便把她们二人接连在荡妇的一类，于是他一时失足，竟跌倒在甬道上，有一辆马车经过，几乎把他压碎了。有些女人从咖啡馆里出来，笑着用肘撞碰他。这时他不由自主地重新流泪，不愿意在人们跟前哽咽，便逃进了一条无人而黑暗的小路，这是罗西尼路。他沿着那一排寂然无声的屋子，像一个孩子般哭起来。他用一种喑哑的声音说道：

“完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他哭得太厉害了，便把背靠着一扇门，把双手掩面，泪珠浸湿了手。只听得一阵脚步声，他又离了门口。这时他像一个夜不归，脚步不稳，感觉得一种羞耻，一种恐怖，令他逃避人群。当那些行人走过的时候，他以为人家看见他的肩膊动摇便会猜透了他的事情，所以他努力要装没事人儿。他从船户路走到了孟麦特路。他看见了灯光辉煌，知道到了大路，便连忙回步，他这样地跑了一个钟头的路，专找些最黑暗的地方走去。他的双脚自然而然地走向一个目的地，然而他很耐心地拐了一个大弯子。末了，到了一个路口，他抬起头来看时，原来他已经到了。这正是台布路与勃罗旺斯路的交叉点。他从哈斯曼路到这里，本来只需五分钟，他因为头脑昏乱，竟费了一个钟头。他记得上月的一天早上，他到福歇利家里道谢，因为福歇利做了一篇文章称赞王宫的跳舞会，而且提及他的名字。福歇利的住宅在第一层楼，宅中那些方格小窗子给一间商店的大招牌遮掩了一半。左边最后的一个窗子里有一道灯光从半

间的窗帷里透出来。他停了脚，眼怔怔地望着那一线光芒，聚精会神，像等候些什么似的。

墨汁般的天空里，月儿已经不见了，却下了一阵冰冷的细雨。圣三教堂里报了两点钟。勃罗旺斯路与台布路把辉煌的灯光互照着，灯光渐远渐灭，只剩有一种黄色的烟雾。摩法站着不动。原来这上面便是卧房，他还记得：房中的地毯是红色的粗布做的，后方有路易十三式的一张床。那灯该是在右边的壁炉上。他们大约已经睡了，因为没有影儿晃动。只有那一线光芒射出来，像一盏小灯的回光。他的头始终抬着，预定一个计划：他按铃，便上楼，门房叫他，他也不理；把肩头撞破了房门，奔至床前，不等他们撒开了怀抱，便扑在他们身上。一霎时，他想起了他没有军器，不敢动手；后来他又决定扼他们的喉咙。他重新定了他的计划，又加以改良，然而他始终要等候一个凭据，然后下手。假使此刻他看见了一个女人的影子，他一定按铃了。但是他心里想这也许是一个误会，想到这里，心就冷了。假使不是的，他上了楼，有什么话好说呢？他的心里从新起了怀疑，以为他的妻子是不能到这男人家里的，因为太没有这个道理了。他站着不动，渐渐发呆，他等待太久了，他的久视的眼神幻出种种的幻象来。

天下了两阵骤雨。两个巡警走近来，他只好离开了他站着的门口。等到他们走进了勃罗旺斯路之后，他仍旧回来，他的身给雨点打湿了，冷得只管发抖。那一线光芒始终架在窗间。这一次，他正要走时，房里却有一个影子走过了，这影子走得很快，竟令他自以为是误会的。但是房里的影子往往来来，竟是全室骚动了。于是他仍旧呆呆地滞留在走道上，觉得心口疼得发烧似的，现在他只静候以求明白一切了。只见好些臂膀与腿的影子晃动，一只很大很大的手像一只水壶般摆来摆去。他都看不清楚，然而他似乎看得出一个女人的髻子。他自己辩论起来：这髻子教人猜是沙苹的，不过那颈似乎太大了。此刻他失了感觉，失了能力。他的半疑半

信的心理,越发令他的心口疼痛,于是他倚着门想要强作镇静,却像叫花子一般地发抖。他无论如何,视线离不了那窗子,他的盛怒变为道德家的幻想:他看见自己是个议员,在一个会社里大发议论,尽量地攻击败坏风俗的人,说淫人自有灾祸。他也像福歇利做文章骂传毒的苍蝇,声称有了这败坏的风俗之后,社会便不成为社会了。这种幻想令他的心里好过些。这时房里的人影不见了,大约他们又睡觉了。他始终只凝视着,如有所待。

三点钟响了,四点钟也响了。他仍旧不能走开。一阵一阵的骤雨下来,他躲在门下,两腿都溅了泥水。此刻再也没有行人走过了。有时候,他的眼睛闭了,好像给那一线光芒烧着了似的,然而他坚持到底,仍旧呆呆地望着。那些影子又晃动了两次,动的姿势是与前相同的,那水壶般大的手还在摆来摆去。两次的结果都变了寂静,那小灯放出秘密的光芒。他忽然有了一个主意,于是他便安静了些。原来他想要展缓下手的时间,等到他的妻子出来的时候才下手还不算迟。他不会不认得沙苹。这样一来,事情很简单,一则有了把握,二则不失体面。所以他只须停留在这里就够了。在许多摇撼他的心情里,现在只剩有求知的需要。但是他因为心中纳闷,便在门前打起盹来;他努力找一个法子消遣。于是他计算他还要等待多少时间。沙苹须在九点钟前后才到火车站去,那么他还该再等差不多四个半钟头。此时他非常有耐心,觉得长夜漫漫的等待自有雅趣。

忽然间,那一线光芒竟灭了。这很简单的一件小事在他看来却是一件意外的大祸,觉得一则可恨,二则可悲。他们显然是熄了灯,预备入梦了。在这时候入睡乃是合理的。但是他生气起来,因为此刻那黑魆魆的窗子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了。他再望了那窗子一刻钟之久,困倦起来,便离了门口,向街道上走了几步。直到五点钟,他只是往来散步,不时又抬头看窗。窗子仍旧是黑的;有时候他还自问他是不是在梦里看见窗子里的影子动摇。一种非常

的疲倦压坏了他,他一阵发昏,竟忘了他在马路上等候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懵懵地蹴了石路一脚,惊得一跳,醒来时周身冰冷,频频发抖。唉!何苦这样瞎操心?既然他们入睡了,便让他们睡去吧。管他们的事情又有什么用处?天色黑得很,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这些事情。于是他心里的酸甜苦辣都消灭了,求知心也泯了,只希望找一种宽怀的事便算了结。冷气渐渐增加,他在马路上挨不住了;他走开了两次,又走了回来,然而回时只捺着脚步,所以渐离渐远。完了,什么都没有了,他直走到了大马路,不再来了。

在马路上乃是凄凉的路程,他懒洋洋地沿着墙走,脚步始终是一样的。他的脚跟作响,他只看见他的影子打转,随着路灯的光或大或小。这事令他的心有所注,便觉得舒服了许多。走了一会儿,他竟不知道他走过了些什么地方,他觉得似乎在一个马戏场里兜圈子。他的心里只剩有最清楚的唯一的一种记忆。他莫名其妙地忽然觉得脸朝着巴诺拉马路的街闸,两手握住了铁栅。他不摇动那铁栅,只因他的心充满了种种感动,便努力要向走廊里张望。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见一团黑暗掩住了无人的檐下,从圣马克路来的风把一种湿气吹到他的脸上。他仍旧坚持着。后来他从幻梦里惊醒,便诧异起来,自问他此时到此地寻找着什么,竟这样热心地靠着铁栅,以至于栅子嵌进他的脸孔里。于是他重新向前走,一时绝望,心中起了无限的悲哀,似乎此后永远落在这黑暗里。

曙光终于出现了,把冬夜的微光很凄惨地照在巴黎泥泞的石路上。摩法回到新奥比亚的工作场一带的正在兴工的马路上。路上的新石灰给大雨一打,货车一碾,竟变了一个污泥小湖。他也并不看他踏在什么地方上,他只管走,失脚又站稳再走。巴黎醒了,扫街夫与早起的工人们,一群一群地走过,他的心绪更烦,同时曙光也渐渐大了。人们看见他的帽子承着水点,身上沾着污泥,十分狼狈,大家都诧异起来。他躲进了许多栏栅中间。在他的虚空的

灵魂里只剩有一个念头：他只自怜命苦。

于是他想起了上帝，他忽然起了要求太上的安慰的念头，连他自己也很奇怪，觉得是意料不到的事。因此他想起了卫洛先生，同时脑海里浮现出他那肥满的脸孔与破坏的牙齿。数月以来，他避免与他相见，他非常伤心；现在假使他去敲他的门，倒在他的怀里痛哭，他一定很快乐的。从前的时候，上帝总能矜怜他。他稍有一点儿痛苦，或在生活之路上遇着了一点儿障碍，他便进了教堂里跪着，把微小的生命去倚仗太上的神威；他祈祷了出来，心中泰然，预备委身于社会上的善举，一心只希望永远得救。但是，现在呢，除非是他怕堕落地狱的时候才到教堂里走一趟。一切的惰性都中伤了他，娜娜耽误了他的仪礼。现在他觉得忽然念及上帝乃是可怪的事情。唉，当初他这懦弱的人性与那凶恶可畏的孽障相遇的时候，为什么他不即刻念及上帝呢？

然而他艰难地向前走，要找一个教堂。他记不得了，晨光把路向改变了。后来他走到了安登路口，瞥见圣三教堂的钟楼模糊地隐在大雾里。白色的塑像下临着零落的花园，好像黄叶丛中的许多怕冷的梵奴。到了长廊下，他喘气一会儿，因为上阶时辛苦了。他进了教堂里，教堂里很冷，昨夜的炉火已经熄了，很高的穹窿里充满了一种轻烟，是从玻璃大窗侵入的。堂庑下黑色沉沉，杳无一人；在这暧昧的夜色里，只听得一阵破鞋之声，原来是一个堂役初醒惺忪，懒懒地捺他的鞋子。摩法摸着了一排椅子，一阵伤心，跪了下去，靠在圣水瓶边的栏栅前面。他合了掌，思索祈祷的话，深愿尽心忏悔一番。但是，只有他的嘴唇开阖，念着些语句，而他的心却奔驰教堂之外，沿着马路上走，并不休息，如受了鞭策一般。他说了又说：“上帝啊，请您救我吧！上帝啊，您所创造的人，到来凭您判罪，您不要放弃了他啊！上帝啊，我崇拜您，您肯让我死在您的敌人们的手里吗？”没有一人回答，黑影与冷气落在他的肩上；远远地听见破鞋之声，妨碍他的祈祷。在这无人的教堂里，他始终

只听见这可恨的鞋声；在做弥撒的人未来以前，竟没有人先扫一扫地。于是他扶着一张椅子起来，膝骨窄窄地作响。原来上帝还没有到这里来。那么，为什么他要到卫洛先生的怀里痛哭呢？卫洛先生是一个人，越发不中用了。

他机械地走回娜娜家里。到了门口，他觉得泪满眼眶，这并不是自恨命苦，只是弱了，病了。他接受了太多的雨点，感受了太多的冷气，实在疲困不堪了。他一想起回到米洛迈斯尼路他的公馆里去，心里越发害怕。娜娜家的门还未开，他只好等候门房出来。他上楼的时候，早已给迷人的暖香侵了肌肤，他以为不久便可以伸腰畅睡了。

索爱开门，看见是他，一则吃惊，二则担心。说娜娜头痛得很厉害，一夜不曾合眼。总之，她还可以进去看夫人是否睡着了。她进了卧房之后，他便倒在客厅里的一张靠背椅子上。娜娜即刻出来了。她才跳下床来，仅仅穿了一条裤子，赤着脚，披着发，衬衫是皱的破的，显得是恋爱之夜颠倒衣裳的情景。

“怎么！又是你！”她涨红了脸说。

她为怒气所驱使，竟上前要把他摔出门外，但是她看见他这般潦倒，便起了怜悯之心，于是她比较地温和了些，说：

“唉！我可怜的小狗，你的身上好干净！什么事呀？……你去侦探了他们吗？你枉自提心吊胆吗？呃？”

他默然不答，像一头被捶打了的老牛。她懂得他始终还没有证据，便说话安慰他道：

“你看，是我弄错了。你的妻子是正气的，还有什么好说！……现在，亲爱的，你应该回家睡觉去。你非睡觉不可了。”

他只是不动。

“哎呀，走吧。我不能留你在这里……在这时候，大约你也不打算在这里住下吧？”

“不，我们一块儿睡觉。”他吃吃地说。

她勉强忍着一种激烈的举动，然而她动了怒了，他不是疯了吧？

“哎呀，走吧。”她又说了一次。

“不。”

于是她心中起火，大嚷起来：

“你真令人可恼！……老实说，我讨厌你到了十分，请你回去见你那给你戴绿帽子的老婆去吧！……对了，你是个乌龟，现在是我明白对你说了……好！你打算走了吧？你终于放了我吧？”

魔法的眼眶里满是眼泪，合了掌说：

“我们睡觉吧。”

忽然间，娜娜怒气填胸，自己也哽咽起来，说人家欺负她！这些事情与她有什么关系呢？她很客气地说了许多委婉的话来报告他，他却歪缠到她的身上！岂有此理！她有的是好心，却好不到这地步！此刻她用拳打着桌子箱子骂道：

“娘的！我受够了！我的主顾多着呢，把我剖解了也还不够分派，而我却想要忠心于一个人……但是，亲爱的，假使我一开口，明天我怕没有钱用吗？”

魔法抬起头来，十分诧异，说他从前没有想到金钱的问题，只要她表示一种愿望，即刻就可以实现，他的财产全部都是她的。

“不，太迟了”，娜娜愤愤地回说，“我喜欢的是不等人家开口就给钱的男人们……不行，你须知，每一次给我一百万我也要拒绝的。现在完了，我有别人了……去吧！否则我决不回答你的话，而且我要闹一个鸡犬不宁。”

她盛气地走向他。她自以为是一个好心人被激动了气，要把欺负她的男人报仇，自信她有这权利，而且比他高尚。这时门又开了，史丹奈进来了。这一次闹得凶到了极点。她有了一种可怕的呼声：

“好！另一个来了！”

史丹奈被她喝呆了，便停了脚步。他看见了魔法，心里很不自在，因为自从三个月以来他总恐怕与魔法分说。他的眼睛眨了又眨，很难为情地摇摆着向前，同时避免与魔法的眼光接触。他不住地喘气，脸上飞红。原来他走遍了巴黎，特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却恰巧遇了这一场灾难。

“你呢，你又要怎么样？”娜娜粗声地说时，与他你你我我地称呼，也不管魔法在旁边听见。

“我……我……”他吃吃地说，“我有一样东西交给您，是您所知道的。”

“什么东西？”

他犹豫地不肯说出口。原来前天晚上她同他说过：假使他不替她弄到一千法郎给她还债，她就不接见他了。两天以来，他风尘仆仆，直到今天早上才凑足了款子的数目。此刻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封包来，说：

“是那一千法郎。”

娜娜早已忘记了，此刻见他说起，便嚷道：

“一千法郎！我要你们施舍吗？……谁稀罕你的一千法郎！”

她接过了那封包，扔在他的面上。他变了一个有见识的犹太人，弯着腰很辛苦地把那封包拾起来。他呆呆地只望着娜娜。魔法与他互相丢了一个眼色，大家垂头丧气；同时她却两手叉腰，越嚷越高声：

“呀！你们欺负我够了吗？……你呢，亲爱的，我喜欢看见你也来了，因为我可以把你们一扫而空……呸！出去！”

他们都像疯瘫了似的，并不忙着要走。她又说：

“喂？你们以为我糊涂吗？也许吧！但是你们太令人讨厌了！……呸！我不高兴出风头，饿死了我也是甘心情愿的。”

他们哀求她，想要使她息怒。她又嚷道：

“一，二，三，你们不肯走吗？……好，请你们瞧，我有客呢。”

她很粗暴地把卧房的门开得很大,于是摩法与史丹奈瞥见方丹躺在衾枕狼藉的床上。他料不到娜娜教他这样见人,所以他的两腿朝天,衬衣飘荡,把一团黑肉滚在揉皱了的花纱里,像一只雄山羊。再者,他在女人床上给人家撞见成了习惯,也就不慌不忙。他给他们吓了一跳之后,即刻镇静了,努了一努他的嘴,抽了一抽他的鼻,做了一副鬼脸。原来自从一个礼拜以来,娜娜每晚到陆离戏院去找方丹,这是荡妇们的淫癖,她们专找最丑的丑角。

“你们瞧!”她说时指着方丹,活像表演悲剧的女伶的手势。

摩法本来一切都忍受了,此刻看见娜娜如此凌辱他,他的心中不忿。

“娼妇!”他吃吃地骂。

娜娜已经到了卧房里,听见伯爵骂她,又出来答话:

“什么?娼妇!你的老婆呢?”

她走进了房里,猛然把门一阖,加上了闩子。摩法与史丹奈二人独自在客厅里你望我,我望你,默然不语。索爱进来了,她并不赶他们走,倒反同他们谈了些很入理的话。她是一个识事体的人,觉得夫人做事未免太过了。然而她到底袒护她的主妇,她说这丑角是不相干的,只要让她的脾气发过了就好。他们二人一言不发,便都出去了。到了马路上,同病相怜,二人默然地互相握了一握手,然后他们扭转了身子,一步一跌地各走各的道路去了。

摩法回到米洛迈斯尼路的时候,他的妻子恰恰也回来了,二人在广阔的楼梯上相遇,黑暗的墙壁射下了一道冷气。他们抬头,互相见面了。伯爵的衣服还染有污泥,面色惊惶,显得是从淫邪的地方回来的人。伯爵夫人像是在火车上过夜困倦了似的,头发梳得不好,眼皮起了一道浓青,正在站着打盹。

第八章

在孟麦特的环龙路一所小住宅的第四层楼上,娜娜与方丹邀请了几个朋友来占王糕^①,他们在这里刚住了三天,现在他们请朋友们吃入宅喜酒。

他们当初并不存心同居,只因一时兴奋,便突然过这蜜月的生活。自从她同摩法、史丹奈二人大闹了一场把他们赶走了之后,她觉得她的境地已经很危险了。她审察她的境地:那些债主不久都会到外厅里来,干涉她的恋爱,说如果她不是见机的人,他们便要把她的一切家私都拍卖了。到了那时节,大家争她的家私,势必大吵大闹一场,所以她宁愿一切放弃了。再者,哈斯曼大马路的住宅也不满她的意,因为都是些涂金的房子,实在没有意思,讨厌得很。她一时迷恋着方丹,便想要一间明亮的小卧房,一个紫檀木的衣橱与一张蓝缎的床,回复当年她的卖花女的志愿。在两天之内,她把能带出来的东西,如古玩与首饰等物都变卖了,约莫带了一万法郎,并不通知门房一声,就走了,像一只长逝的飞鸿,不留一片印泥的鸿爪。这样一来,债主们不至于牵她的衣裙了。方丹为人很好,他不说不肯,只任凭她做去。而且他做事还像一个好朋友:人家虽则说他吝啬,他竟肯拿出差不多七千法郎来凑合娜娜的一万法郎。在他们看来,这一万七千法郎便是这小家庭的巩固的资产。他们

① 这是法国的风俗。

把私财变为公有之后,便离了哈斯曼大马路,把环龙路的两间房子租了来,陈设了家具,每人住一间,竟像一对老朋友。起初的时候,这种生活的确是妙不可言。

王糕节的晚上,洛拉夫人带着小路易先到。她看见方丹还没有回来,趁势说她的侄女一番,说她这样放弃了财产,将来可虑得很。

“唉!姑母,我太爱他了。”娜娜说时,紧握着双手放在胸前,作一种很好看的姿势。

这一句话在洛拉夫人心中发生了非常的效力,她的眼睛湿了。

“真的,不错,爱情比一切都强。”她深信不疑地说。

她看见宅中的陈设很可爱,忍不住连声喝彩。娜娜领她参观卧房与饭厅,以至于厨房。老实说,这不是很宽很宽的地方,然而地毯与壁纸都换了新的,太阳照进来,光线很够,也就令人畅快了。

这时洛拉夫人把娜娜留在卧房里,同时那小路易却到厨房里在那女佣的后面看她烧一只鸡。现在她不再用索爱了。索爱很忠心于娜娜,竟鼓着勇气停留在哈斯曼大马路抵挡大敌,她以为娜娜将来一定付她的工钱,所以她并不担心。娜娜虽则破产了,索爱还替她抵抗债主们,她救出了许多残余的东西,运用从容收军的手段,只说娜娜旅行去了,绝对不肯把她的住址告诉人家。而且,她因恐怕人家跟寻她的踪迹,所以她虽则很愿意来访问娜娜,也只好忍耐着了。但是今天早上她却跑到了洛拉夫人家里,因为有了好消息的缘故。她说昨天那些煤炭老板、糊纸匠、洗衣店老板都愿意展缓期限,甚至于说如果娜娜肯回哈斯曼大马路住宅里做一个识时务的人,他们情愿借给她一笔很大的款子。洛拉夫人把索爱的话都述说了,说大约是有一位先生做这事的背景。娜娜愤愤地说道:

“决不!债主们,他们太没有人格了!他们以为我可以卖身还清他们的账吗?……你须知,我宁愿饿死,不愿辜负方丹。”

“我也是这样回复她呢。唉！侄女儿，你真是个好心人！”洛拉夫人说。

然而娜娜听说人家把她的美若德村拍卖了，卖价很贱，拉布迭特便替嘉洛林·爱佳买了，这消息真把她气煞。她恨的是那买主是一个无赖之徒，她们虽则假装正经，其实比不上些下流种子。唉！老实说，她比她们都强得多呢！她说：

“她们尽管夸口，金钱是不能给她们真幸福的……再者，姑母，你听我说：我竟不知道世上有她们这一班人存在，因为我太幸福了。”

恰巧此刻马路华夫人进来了，她戴着奇异的帽子，只有她自己觉得好看。她们久别重逢，大家欢喜。马路华夫人解说从前她看见娜娜太阔气了，所以她不敢上门；现在呢，她可以不时到来打牌了。大家又参观一次她的住宅，到了厨房，当着那给烧鸡浇油的女佣的面，娜娜大谈其经济，她说她只雇女佣，不要丫头，因为丫头太贵了；而且她愿意自己料理一切的家务。小路易却望着那烧罐流涎。

这时起了一阵人声，原来是方丹引了波士克与普鲁利耶来了。大家可以就席了。桌上已经摆上了汤盘，娜娜还在引他们参观她的住宅。波士克看了他们的“狗窠”，毫不动心；然而既然人家请他吃饭，他未免说两句好话，所以他连声说道：

“呀！朋友们，你们住得真舒服啊！”

到了卧房里，他仍旧照例说客气话。但是他平日最恨女人们淫秽，如果他看见一个男子被这类秽物所迷，心中便愤愤不平。在他醉了的时候，他可以直说出来。现在呢，他只眨着眼说：

“呀！你们这两个风流种子，竟悄悄地做了这事……好！是的，不错，你们有道理。将来一定很快活，我们也常常来看你们。”

这时小路易正在把一把扫帚当做马骑，普鲁利耶不怀好意地笑道：

“呃？奇了！你们已经养了这小娃娃吗？”

这话似乎很滑稽，洛拉夫人与马路华夫人捧腹大笑。娜娜非但不生气，还很感动地微笑，说不是的，不幸得很；为她设想，为路易设想，她都深愿普鲁利耶的话是事实；然而不要紧，也许他们终于会养出一个来呢。方丹假意做个好好先生，把小路易揽在怀里，玩弄他，与他咿咿呀呀地说话：

“不要紧，干爷也应该爱的……小顽皮，把我叫做爸爸吧！”

“爸爸……爸爸……”小路易吃吃地叫。

人人都温存那孩子。波士克不耐烦，便催他们就席；只有吃饭是正经。娜娜请大家允许她把小路易安在她的身边。席上大家很快活，只有波士克倒霉，小路易在旁边抓他的碟子，他要时时刻刻提防。洛拉夫人也累他不舒服，她自作多情，低声向他说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话，说有许多很不错的先生们还在追求她；说着还不算数，她的眼睛起了淫意，竟用膝头撞他，累得他慌忙躲开。普鲁利耶对马路华夫人全无敬意，他不曾递给她一样肉菜。他一心只在娜娜，看见她与方丹在一块儿，自己很不好意思。这时他们二人的毛病发了，便互相接吻起来。他们也不顾什么，便你挨我我挨你的。波士克看不过眼，含着满嘴的菜说：

“好淘气的孩子们！吃饭呀，你们有的是接吻的时间，等我们走了之后再接吻不迟。”

但是娜娜已经忍耐不住了，她的脸红得像一个处女，她的笑容与她的眼神都露出热烈的爱情。她的双睛盯住了方丹，把他叫了许多小名字：我的小狗、我的小狼、我的小猫，叫个不了。当他把水或盐递给她的时候，她侧了身，吻他：逢眼吻眼，逢鼻吻鼻，逢耳吻耳。如果人家责骂她，她便运用机谋：谦恭柔顺，像一只被打服了的母猫，仍旧悄悄地拉他的手吻了又吻。她非与他的身子的某一部分接触不可。方丹很殷勤地让她温存，他的鼻子动摇，现出肉欲的快乐。他的羊嘴与魔鬼的丑貌竟获得这丰腴洁白的美人的错

爱。有时候，他也还一个吻，显得他虽是一个享福的人，他还想要客气。

“你们真讨厌！”普鲁利耶说了，又向方丹说，“你走开吧！”

他把方丹赶走了，替换了刀叉，竟占了他的位置，坐在娜娜身旁。于是大家欢呼喝彩，说了许多粗话。方丹扮出失意的神情，竟像吴尔刚为梵奴而痛哭。普鲁利耶即刻向娜娜献殷勤，但是，当他把脚勾她的脚时，她狠狠地踢他一脚，教他规矩些。不，她当然不肯同他睡觉。上月的时候，她因为他的容貌生得好看，会经起意爱他；现在她却憎恶他了。假使他再犯她，她便会假意拾饭巾，把酒杯扔到他的脸上去。

然而这一个夜会还过得很好。他们谈来谈去，自然谈到陆离戏院。那无赖的鲍特那富还不死吗？他的旧病复发，痛苦极了，值不得用夹粪的钳子夹他。昨天在试演的时候，他时时刻刻只骂西曼。这样的一个人死了，伶人们决不会哭他！娜娜说如果他要求她做一个角色，她一定给他钉子碰；再者，她说不愿意做戏子，戏院还比不上她的小家庭有价值。方丹不是现演的人物，也不是试演的人物，乐得夸口，说他爱绝对的自由，只求能与他的爱人围炉以度良宵，便是幸福。众人都喝彩，叫他们做幸运儿，假装羡慕他们的幸福。

这时大家占了王糕，国王落在洛拉夫人之手，她便放进了波士克的杯子里。于是大家欢呼：“国王喝酒！国王喝酒！”娜娜利用这众人欢乐的机会，走去揽住了方丹的颈，吻他，在他的耳边说了些私话。普鲁利耶以为自己是一个美男子反得不到国王，便生了气，骂这游戏不好。小路易在两张椅子上睡着了。后来他们在夜里一点钟前后才分散，在楼梯上大呼“再会”。

两个礼拜之内，这一双恋人的生活的确过得很好。娜娜自以为恢复了当年未知名时的心理：她第一次穿一件绸衣时是多么快乐！她很少出去，安心享受幽静简单的生活。有一天的清晨，她下

了楼,正要到市场去买鱼,忽然劈面遇着她从前的理发匠法朗西,他的衣冠整肃不异昔时;她给他看见了,心里很惭愧,因为她只穿了一件梳妆衣,头发蓬松,拖着破鞋子。但是法朗西是个细心人,还加重他的礼貌。他并不发问一句话,只假意以为她是出外旅行。唉!自从夫人决意旅行之后,不知苦了多少人哩!这是大家的损失!娜娜起初还觉得难为情,后来为求知心所驱使,终于询问他了。此刻行人们拥挤着他们,于是她把他推到一家的门下,自己站在他的跟前,手里还携着一只篮子,她问:人们对于她的逃走有什么话说?唉!他所服侍的女人们有说好的,有说歹的,总之,她这一走惊动了全城,影响不小。史丹奈呢?史丹奈先生的生意越发不行了,如果他没有新的规划,一定弄到不可收拾。达克奈呢?唉!这一位却好得很,达克奈先生要运动结婚了。娜娜为许多回忆所激发,张开了嘴还要问他,但是她觉得说出摩法的名字来很难为情。于是法朗西微笑,先自提起了,说到那伯爵先生呢,可怜得很,自从夫人走了之后,他痛苦到了极点。他似乎是一个很悲哀的人,凡是会有夫人的足迹的地方都有他的踪影。末了,是米让先生遇见了他,引他到了自己家里。这消息令娜娜笑了又笑,却是勉强的笑。她说:

“呀!现在他是同洛丝在一块儿的了……您须知,法朗西,这与我毫无关系……他这伪君子!他养成了习惯,叫他吃一礼拜的斋也不行!他还同我发过誓,说经过了之后他再也不要女人了呢!”

她勉强假装没事人儿,其实她的心里气愤极了。又说:

“洛丝所弄到手的情哥儿乃是我所吃剩了的!唉!我懂得了。因为我抢了她的史丹奈,所以她要报仇……好一个坏蛋!我摔出了门口的男人竟给她拉了去!”

“米让先生说的话却不一样”,法朗西说,“依他说,是伯爵先生驱逐了您的……对了,他还说伯爵的态度很可恶,竟在您的后面踢

了一脚呢。”

娜娜的脸色突然大变，嚷道：

“呃？什么？在我的后面踢了一脚吗？他的话真所谓不要良心！好朋友，老实说，是我把那乌龟摔到楼梯下面的！他是一个乌龟，你不可不晓得，他的伯爵夫人同许许多多男人睡觉，甚至于同那流氓福歇利睡觉呢……米让呢，他的丑猴子洛丝太瘦了，没有人要，所以他拼命在路上拉人！……好肮脏的世界！好肮脏的世界！”

她呼吸不来了，喘了半晌再说：

“呀！他们说这话吗？……好，法朗西，我要找他们去……我们即刻就一块儿去，好不好？……对了，我就去，等一会儿我们看他们还有没有狗胆子，敢说在我的后面踢了一脚……踢吗？打吗？我受过谁的打来？你须知，永远不会有人打我的。因为谁摸着我，我就吃了谁。”

然而她变安静了。总之，他们尽可以任意造谣，现在她只把他们当做鞋底的烂泥。这种肮脏的人，如果理他们，便先弄脏了自己。她只信仰她自己就够了。法朗西变为熟人了，看见她穿的是当家的梳妆衣，所以临别时便向她进了些忠告，说她错了，不该为一种怪嗜好而牺牲了一切；怪嗜好乃是有害于生活的东西。她低着头听他说话，他惋惜地说，像一个有眼人看见一个美女这般潦倒，忍不住替她伤心。她终于答道：

“这事，我有我的主意。我毕竟感谢你，亲爱的。”

她握他的手。他的衣冠虽则整齐，他的手不免还有些油腻。他们分别了后，她便买鱼去了。这一个整天，她心心念念不忘那在后面踢一脚的话。她甚至于同方丹谈起，自称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受不得人家一弹指的。方丹便自负非凡，说所有一切上流的人们都是些坏蛋，都是值得藐视的。从此之后，娜娜真的藐视社会了。

恰巧这一天晚上他们到蒲富戏院去看一个女伶开始做戏,这女伶乃是方丹所认得的。当他们看完了戏,徒步走下了孟麦特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一点钟了。到了安登路,他们买了一个糕饼,回到床上吃;因为天气不暖,却又值不得生火。他们在床上并肩坐着挺直了腿,被盖着肚子,枕承着背,大家吃晚餐,同时谈论那女伶。娜娜觉得她很丑,又没有风韵。这时糕饼已经分成两份,摆在夜桌上,蜡烛与火柴中间;方丹睡在前面;便伸手取了糕饼,大家吃了。末了,他们竟吵起嘴来。娜娜嚷道:

“唉! 还说哩! 她的眼睛像小螺钻钻穿了的窟窿,她的头发像麻絮的颜色!”

“你不要说了吧!”方丹说,“她的头发美得很,还有一双满贮着火的眼睛……你们女人总是互相攻击的,滑稽得很!”

他有了不如意的样子,终于用粗暴的声气说:

“好了吧,你太唠叨了! 你须知,我是不喜欢人家啰唆的……我们睡觉吧,否则大家不好下台了。”

他说着,把蜡烛吹熄了。娜娜生了气,继续地吵闹。说她平日受人尊重,她不愿意人家用这种口气同她说话。方丹不回话了,她也只好住口,然而她睡不着,翻来覆去。

“妈的! 你摇动够了吧?”他突然一跳,这样嚷着。

“床上有些糕饼的碎片,你怪得我吗?”她冷冷地说。

不错,床上有的是饼片。她觉得周身染了饼片,连大腿上也有了。只要一片碎饼已经够她发痒,够她搔破了皮肤。再者,吃糕饼的时候,谁不在被窝里翻来覆去呢? 方丹动了怒,还忍耐着,便重新点着了蜡烛,二人都起来,穿着衬衣赤脚下了床,掀开了被窝,用手在褥子上拨那些饼片。他冷得发抖,便要再睡;她吩咐他先擦一擦脚,他不听,已经上了床。后来她也上床睡下了;谁知恰恰挺直了身子,她又摇动起来,原来床上还有的是饼片。她便嚷道:

“好! 我说的话还会错吗? 叫你擦脚你不擦,现在你的脚又带

了饼片上床来了……我不能！我同你说，我不能！”

她作势要跨过他跳下地去。方丹一心想要睡觉，给她激得忍耐不住了，便猛然地给了她一个耳光。这一个耳光太重了，竟把娜娜即刻打下来，头压着枕头仍旧睡了。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唉！”她简单地像孩子般叹了一口气。

一霎时，他又恐吓她，问她是否再动，再动呢，便再给她一个耳光。后来他把蜡烛吹熄了，挺着身子很舒服地睡着，即刻打起鼾来。她把鼻子凑着枕头，低声呜咽。他恃强欺负她，真是卑鄙的行为。然而她的确心中害怕，因为方丹的丑面变得更凶了。她的脾气消了，好像是那一个耳光的效力。她尊重他，只好把自己的身子紧贴着墙壁，把全床的地位都让了给他。她甚至于睡着了，颊上犹温，眼眶含泪，这是苦中带甘；她被他压制得疲倦了，也就不觉得床上有饼片了。到了早上，她一觉醒来，便把赤裸的双肩挽住了方丹，紧紧地贴着她的双乳。呃？他永远不再打她了，是不是？她太爱他了；他所给的耳光，她还觉得是甜蜜的。

于是成了一种新生活，或是或非，方丹往往给她一个巴掌。她养成了习惯也就甘心受打。有时候，她嚷起来，恐吓他；但是他把她迫到了墙边，说要扼死她，她也就变软了。最常见的乃是：她倒在一张椅子上，哽咽了五分钟，不久她就忘了，快活起来，唱呀，笑呀，奔走往来，裙带曳遍了全宅。最不幸的乃是：现在方丹整天都在外面，非到半夜不回来，他天天到咖啡馆找朋友去。娜娜原谅一切，战战兢兢地向他献媚；怕的是：如果她责备他一句，他会不再回来了。但是有些日子，马路华夫人不来，她的姑母与小路易也不来的时候，她便纳闷得要死。所以，有一个礼拜天，她到市场里买一只鸽子，正在讲价的时候，遇着萨丹来买一扎小萝卜，她喜欢得不得了。自从那王子吃方丹的香槟酒的那一晚之后，她们二人不再见面了。萨丹看见她在这时间穿着拖鞋在马路上行走，吃了一惊，说道：

“怎么！原来是你，你在这一区里住吗？呀！可怜的妹妹，你也倒了运了！”

娜娜蹙了一蹙眉，示意叫她住口，因为有许多妇人在那里，她们都穿的是卧房的衣服，不要衬衫，头发散垂像一块粗绒。早上的时候，区里的野女子们把床上客送出了门之后，都到市场来买肉菜，看她们拖着破鞋子，双睛肿胀，昏昏欲睡，便可知昨夜她们被人骚扰得疲倦不堪，因此脾气也不好了。在广场上，每一条马路都有这种女人走向市场来：脸黄的，年纪还轻的，披头散发也能动人的，丑的，老的，臃肿的。她们都不涂脂粉，因为她们除了夜里的之外，白天里人家看见她们丑陋是不要紧的。这时走道上有些行人回头望她们，然而她们当中没有一个肯笑一笑的，因为她们都忙着买东西，大家俨然做了当家女人，与男子们没有关系了。恰巧在萨丹付萝卜的钱的当儿，有一个少年人走过，——大约是一个商店职员——向她远远地叫了一个“日安，爱”，她突然挺直了身子，像一个皇后被人侮辱似的，说道：

“这猪猡不疯了吧？”

后来她自思她实在认得他，三天以前，将近半夜的时候，她单身走上了大马路，走到拉伯律耶路口，遇见了他，同他谈了半个钟头的话，想要做他的生意。然而因此她更生气了，说：

“他们真是糊里糊涂，在青天白日里叫出这种话来！一个人正经地做事情的时候，便应该受人尊重才是。”

娜娜虽则怀疑那些鸽子是不新鲜的，终于买了。于是萨丹想要把自己的住所指给她看，原来她恰住在市场旁边的罗歇福高路。等到她们只剩有二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娜娜便叙述自己对于方丹的热爱。萨丹走到了自己的门口，手夹着萝卜停了脚步。此刻娜娜正在兴高采烈地叙述她的经过，轮着她自己说谎，她也发誓说她在魔法的后面踢了几脚，把他赶出了门口。萨丹听了，感动地说：

“呀！妙！妙！用脚踢，妙得很！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是不是？”

他太没有志气了！我恨不得在旁边看他的狗嘴……亲爱的，你有道理。呸！我真瞧不起金钱！当我有了我的情哥儿的时候，我就甘心饿死……喂，请你允许我，常常来看我是不是？我的门是在左边。请你敲三下，因为歪缠我的人太多了。”

从此以后，娜娜到了纳闷时，便去看望萨丹。她每次包管可以找着她，因为她非到晚上六点钟以后不出门。萨丹有两间卧房，是一个药铺老板替她陈设家具的，为的是避免警察。但是，还不到十三个月，她已经弄坏了那些家具：椅子穿了洞，帘帷脏了，臭气熏蒸，什物零乱，竟像一群狂猫居住的一所宅子。早上的时候，她自己也讨厌起来，便决意打扫一下子；因为油腻太多了，打扫起来便只剩下椅子的靠手与破旧的壁绫。今天室中更脏了，人家不能进来，因为门口有许多东西坠在地上。因此她终于索性不理家务了。在灯光之下，嵌镜的衣橱、时钟、帘帷，都还能令男人们炫目。再者，自从半年以来，她的房东常常说要赶她走。那么，她要收拾房间为的是谁呢？也许为的是他吧！当她早上起来，性情温和的时候，把脚向衣橱与横柜踢得察察地响，叫一声“去去！”

娜娜来时，差不多每次都见她睡着。甚至于萨丹下楼买东西的日子，她上楼来之后太疲倦了，也就倒在床沿上打睡起来。白天的时候，她捺着脚步走路，在椅子上打盹，直到晚上上灯的时候才能把她惺忪的睡眼撑开。娜娜在萨丹的家里，觉得很舒服，她坐着没有一件事做，虽则床上的被褥狼藉，脸盆丢在地上，昨晚沾了泥的裙子搁在椅子上，她也不觉得难堪。她们谈天说地，各道衷情，说个不了。萨丹只穿着衬衫，躺在床上，脚高于头，吸着一支香烟，在听娜娜说话。有些下午，她有伤心的事情的时候，便买了些茴香酒来喝，依她说是可以忘愁。她也不下楼，甚至于不穿裙子，便伏着楼梯的栏杆，大声叫门房的女儿拿酒上来。那女孩只有十岁，把杯子盛着一杯茴香酒送上，放眼瞟了几次萨丹的赤裸的两腿。她们的谈话都归结到男人们的坏处，娜娜说起了方丹便忘了住口，她

说不上十句话便要说到他所做的事或所说的话。萨丹是个好女子,并不厌烦,殷勤地听她叙述怎样凭窗等候方丹,怎样为烧焦了牛肉而吵嘴,怎样赌气几个钟头然后在床上讲和。为了谈话的必要,娜娜竟说到她所接受了的许多耳光:上礼拜他竟打肿了她的眼睛;昨天晚上,为了睡鞋的事情,他还把她推到夜桌上呢。萨丹听了,并不诧异,把香烟吹了又吹,然后停止了,说她自己专会低头一闪,教男人的巴掌落空。她们二人叙述男人的毒打,觉得往往是为了同一的事故便受打许多次。娜娜因为要天天说方丹,所以天天来访萨丹;她说了又说,从他的敲打直说到他脱靴的态度。萨丹也与她应和:她叙述的事更厉害,她说有一个糊纸店老板把她打倒在地,死了,她仍旧爱他。不久以后,娜娜每天到来便哭,说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萨丹把她直送到她的门口,还在马路上停留了一个钟头,看他是否杀她。到了第二天,她们二人整天下午都庆幸一场和好,然而她们口里虽则不说,心里却情愿天天有人喝打,因为这可以令她们的爱情更热烈些。

她们二人成为不能分离的了。然而萨丹始终不到娜娜家里去,因为方丹声称他不许有女客来访。她们一块儿出外游玩,所以有一天萨丹把娜娜领到一个妇人家里。恰好这妇人便是罗贝尔夫人。娜娜很有几分敬重她,自从她昔日不肯赴娜娜的夜宴之后,娜娜心心念念不忘她。罗贝尔夫人住的是莫斯尼耶路,这是欧罗巴区的一条幽静的新路,路上没有一间房子,只有的是狭小的住宅,住的都是些女人。此刻是五点钟了;沿着很少行人的走道,有贵族所住的很高的白屋,屋前有些证券商人与市侩的马车停着,同时有些男人们走得很快,举眼望那些窗子,窗子内有些穿着梳妆衣的妇人们似乎正在等候着。娜娜起初不肯上楼,冷冷地说她不认识女主人。但是萨丹再三地要她一同上去,她领了一个女友同来也不是不可以的啊。她这一来,只不过是表示有礼,因为昨天她在饭店里遇见了罗贝尔夫人,罗贝尔夫人非常客气,要她发誓来看望她。

娜娜终于顺从了她。到了楼上，一个打盹的小丫头向她们说夫人还没有回来。然而她请她们进了客厅，自己出去了。

“呀！妙得很！”萨丹说。

这住宅是用黯淡的彩布糊的，严肃而带乡绅气象，像一个杂货店老板新发了财，想要模仿世家似的。娜娜心中受了感触，想要说笑话。但是萨丹生气了，说她敢担保罗贝尔夫人的德行，人家始终只遇见她与一些庄重的老先生揽臂同行。此时她有的是一个从前做过糖果商人的，他为人很正经。当他来的时候，看见了这庄严的住宅，便不敢轻忽，先叫人传报然后进来，而且把她叫做“我的孩子”。

“呃？她在这里了！”萨丹说时，指着时钟前面安放着一个相片。

娜娜研究了那相片一会子，相片上是一个黑发的妇人，面部很长，噙着双唇，露出不放肆的微笑。看她这种态度，人家会说她真是一个上流妇人。娜娜终于说道：

“奇了！我一定在什么地方遇见了这么一副脸孔。什么地方呢？我记不得了。但是我想一定不是在一个干净的地方遇见了她……唉，对了，不错，一定不是一个干净的地方。”

她回头对着萨丹又说：

“那么，她约你来看望她吗？她要你替她做什么？”

“她要我做什么吗？有什么！不过在一块儿坐一坐，谈一谈……这只是一个礼数。”

娜娜紧紧地注视萨丹，又把舌头向上腭弹了一弹。总之，这一切都不关她的事。但是罗贝尔夫人累她们等候太久了，娜娜便声称她不能再等候，于是她们二人都出来了。

到了第二天，方丹预先告诉娜娜，说他不回家吃晚饭，所以她很早就到了萨丹家里来，要请她在饭店里吃一顿，选择饭店乃是一个大问题。萨丹提议几间啤酒酒店，娜娜觉得太不干净了。末了，她

劝肯了她,决定到洛尔家吃去。这是殉教路的会食堂,一顿饭只费三个法郎。

她们等到不耐烦了,又不晓得在街道上做什么好,所以她们直到了洛尔家里,竟早到了二十分钟。三个饭堂还在空着,她们坐在一张桌子前面,这桌子恰对着洛尔的柜台,她高高地坐在一张凳子上。这洛尔是五十多岁的妇人,身躯肥满,却把腰带与抹胸束紧了。好些女人们陆续地到来,一个个与洛尔亲嘴,表示很有情、很知己的样子。洛尔这老妖精,眼睛很湿的,与她们一一应酬,努力要使她们不吃醋。屋子里的女佣却是一个瘦长的女人,忙忙碌碌地来照应那些女人。她们的眼睑是黑的,双睛闪闪,如有火光。不到一会儿,三个饭堂都满了。这里大约有一百多个女主顾,她们随便杂坐着。她们里头有一大半是将近四十岁的,身体肥笨,脸上一块臃肿的肉连着软滑的一张嘴。在这些大奶子、大肚子的胖女人当中,还有几个修短适中的少女,看她们的样子,还是天真烂漫的,然而她们的举动已经是不识羞耻了。这是一个女主顾从城外跳舞场替洛尔引来的初学做生意的一班女子。还有那些胖女人,她们向老男子们献媚,给他们一顿好吃。至于说到男子们呢,他们的人数并不多,至多只有十五个,少则十个。他们在裙带丛中都现出很没有志气的样子。其中只有四个是特来参观的,他们却很舒服地谈天说地。

“是不是?”萨丹说,“他们的红烧肉好吃得很。”

娜娜点头,表示满意。这是外省的旅馆的大菜:一盘春卷,一盘饭拌母鸡,一盘白豆,还有一盘华尼卢糖。那些女人们特别喜欢母鸡,她们细细玩味,慢慢地揩她们的嘴唇。娜娜起初恐怕遇着些旧时的女人,会被她们问些糊里糊涂的话;后来她却放心了,因为她并不看见一个面熟的人。只见这一群女人里头种种的人都有:她们一样地伤风败俗,有些穿着褪色的衣服,戴着破旧的帽子,坐在衣服华丽的女人们的旁边。一霎时,娜娜注意到一个少年男子,

他在—群肥胖的荡妇当中，挺直地坐着。但是当他笑的时候，他的胸部膨胀起来了。娜娜忍不住轻轻地叫道：

“奇了！这竟是一个女子！”

萨丹正在大吃母鸡，抬头说道：

“是的，不错，我认识她……她很不错！人们都争先要她！”

娜娜歪了一歪嘴，表示憎恶。她还不懂得这个道理。然而她却很有理智地说关于嗜好与颜色是不应该争论的，因为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喜欢起来。她因此也就安心吃她的华尼卢糖，同时她看见萨丹贴起一双蓝眼睛，在扰乱邻近的桌子。尤其是在她的身边有一个很客气的女人，她一味拥挤，惹得娜娜几乎干涉她。

这时一个妇人进来了，令她诧异起来，原来她认得这是罗贝尔夫人。罗贝尔夫人像一只黑鼠，先向那瘦长的女佣点了一点头，然后走来倚在洛尔的柜台前，两人互相接吻很久。娜娜觉得这样出色的一个妇人与洛尔这样亲热乃是奇怪的事情，因为罗贝尔夫人并没有谦卑的神气，她向饭堂里四面张望，低声地与洛尔谈话。这时洛尔又坐下了，俨然是一个淫邪的神像，她的嘴给一班信徒吻得很滑很滑了，她驾驭着这一群胖女人，做了四十年的饭店主人，谁也比不上她有魔力。

罗贝尔夫人瞥见了萨丹，于是丢了洛尔，殷勤地走来，说她昨天失迎，抱歉得很。萨丹感动了，硬要让她坐下来吃饭，她却发誓说已经用过晚饭了。她这一来，只想要看一看。她站在萨丹后面，一面说，一面倚着她的肩，微笑着，现出献媚的样子，又说：

“我们看，什么时候我可以再见您呢？假使您有功夫……”

娜娜再也听不下去了，这一场谈话激怒了她，她恨不得把这上流女人教训一番。但是，又有一群妇人进来，便把她吓住了。原来她们都是些很阔气的女人，衣服华丽，加上了许多钻石。她们有一部分到洛尔家里来，把洛尔你你我我地称呼。只因她们有了淫邪

的嗜好,所以她们带了十万法郎的珠宝在身上,还到这里来吃三个法郎一顿的晚饭,那些满身泥污的穷女子们又诧异,又妒忌她们。她们进来之后,语声高扬,笑声响亮,似乎在外面带了一道阳光进来。娜娜认得其中有一个是绿西,又有一个是玛丽亚,所以她很难为情,连忙掉过头去。在差不多五分钟之内,这些妇人与洛尔谈话的时候,她只低了头,假意把面包皮在桌布上搓揉着,直等到她们走过了邻近的饭堂里才止。后来她能掉过头来的时候,大吃一惊,原来她身边的椅子空了,萨丹已经不见了。

“好!她到哪里去了?”她不知不觉地高声说了一句。

她身边的那胖女人原先很注意萨丹,此刻笑了一笑,很有恶意。娜娜因她这一笑便动了气,用威吓的眼睛望她,她柔声地说道:

“这不是我做的,只是另一个。”

于是娜娜懂得人家要笑她,便不再说了。她竟安静地坐了一会儿,不愿意教人家看出她在生气。她听见邻近的饭堂里有绿西的喧笑声,原来绿西邀请了孟麦特跳舞场的许多女子到来吃饭。天气很热;那女佣把脏了的盘子撤开了,饭拌母鸡的气味扑进鼻子里来。这时那四位先生给五六对男女喝酒,希望把他们灌醉了,好听见他们说许多粗话。现在最能令娜娜发怒的乃是她要付萨丹的饭钱,好一个娼妇!给她吃了饭,她并不道谢一声,便跟了一个野女子走了。当然,这不过是三个法郎,但是萨丹的举动太可恶了,未免令她难堪。她毕竟付钱,把六个法郎摔给了洛尔便走。此刻她藐视洛尔更甚于水沟里的污泥。

到了殉教路上,她怀恨的心理更增加了。当然,她不会去追赶萨丹,这样污秽的人,值不得同她计较。但是她今晚过得很不好,于是她懒洋洋地走向孟麦特去,尤其是痛恨罗贝尔夫人。这一个妇人真有胆量,竟敢装一个出色的妇人;是的,在污秽的地方她便出色!现在她深信自己在蝴蝶馆里遇见过她。蝴蝶馆乃是卖鱼路

的一个龌龊的跳舞场，男人们花了三十个铜子便可以把她带了去。她还用谦虚的手段去笼络各机关的部长。人家瞧得起她，请她赴夜宴，她竟假装正气，不肯参加！唉！这样的好德行！世上偏是这种假正经的女人做坏事，她竟到这无人知道的肮脏窟窿来！

娜娜心里想着这些事情，不觉已到了环龙路她的家。她看见屋子里有灯光，心里突突地跳。原来是方丹回来，他也因为朋友请他吃饭，饭后被朋友丢了，所以懊恼地回来。她以为他非到夜里一点钟以后不会回来的，此刻看见他先回来了，生怕被他打耳光，于是忙着向他解释，他冷冷地听她说；她只好扯谎，虽则承认用了六个法郎，却说是与马路华夫人用去了的。于是他的神气庄重，把人家寄给她的而且经他拆开了的一封信递给她。这是乔治的一封信，原来乔治还被软禁在芳呆特村里，每礼拜寄了几页热情的话给娜娜，他自己心里也就松快了些。娜娜最喜欢人家写信给她，尤其是盟誓旦旦的恋爱话头。她把这种信对谁都念。方丹认得乔治的笔法，而且很赏识他。但是今天晚上她太怕他吵闹了，只好假装冷淡的神情。她匆匆地把信看了一遍，即刻丢开了。方丹讨厌这样早就睡觉，然而他不晓得怎样消遣才好。忽然间，他掉转身来说：

“我们回复这孩子的信好不好？”

依照平日的习惯，乃是他写回信，他一则要与乔治比赛笔墨，二则因为娜娜听见他高声朗诵了那回信之后，便热狂地吻他，说只有他能有这样的好笔墨，所以他更快活了。写信的结果，是使他们兴奋，因此更互相钟爱。

“随你的便”，她答，“让我去烧茶。然后我们才睡觉。”

于是方丹坐在桌子前面，摆好了笔墨与信笺，弯了手臂，伸长了下巴，高声开始念道：

“我的心肝……”

在一个多钟头之内，他努力做文章，有时候为一句话而思索，双手捧头，等到他找着了一句哀艳的话的时候，他便自己笑起来。

娜娜悄悄地已经预备好了两杯茶。他念那信竟像戏台上道白一般，抑扬顿挫，加上了种种表情的姿势。他在这信里写了五页“美若德村的美景良辰”，说“这回忆像一种微香存留着”。他发誓说：“她永远尽忠于这爱情之春。”末了，他又声称她唯一的愿望乃是“重寻这种幸福，如果这种幸福是可以重新找到的话”。

“你须知”，他说，“我说了这一切，都不过是些客气话……这都是开玩笑的……呃！我想他该是感动的了！”

他扬扬得意了，然而这一夜娜娜却变笨了，因为她始终不放心，所以不敢欢呼搂抱他。她只觉得这信还写得好，此外没有什么。她因此得罪了他，他老大不高兴，说如果这信不满她的意，她尽可以另写一封。他们并不像平日一般地念了热爱的话头便互相接吻，却只二人对坐在桌边，冷冷地不说话。然而她到底给他斟了一杯茶，他只沾了一沾唇，便嚷道：

“好坏的茶！你加上了些盐吗？”

娜娜不过把双肩耸了一耸，他便大怒起来，说：

“呀！今晚要起风波了！”

吵闹从此起了。时钟只指着十点，吵闹乃是消磨时间的一个法子。他暴躁起来，把娜娜辱骂，骂了一件事又骂另一件事，也不容许她自己辩护。说她是肮脏的，是糊涂的，到处乱跑。后来他又闹到金钱的问题，说他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何曾用过六个法郎？每次都是人家付钱请他吃的，否则他宁愿回家吃清炖牛肉。还有那牵线的马路华夫人更可恶，明天她来时，他一定把她驱逐出去！好！如果他与娜娜都常常把六个法郎丢在马路上，将来怎么得了！

他说：“我是要算账的！你把钱交给我看，我们到了什么地步了？”

他的一切的贪鄙怪吝的本能都暴露了。娜娜被他压服了，心惊胆怕地连忙在写字桌的抽屉里取出剩下的钱来给他。原来在今天以前，他们把抽屉的钥匙放在公共的箱子里，他们可以自由地取

用他们的钱,此刻他把钱数了一数,说道:

“怎么!一万七千法郎只剩下不到七千法郎,而我们同居不过三个月……真是岂有此理!……”

他自己奋身向前,推挽那写字桌,把抽屉拿到灯下搜寻,则见果然只有六千八百零几个法郎。于是大风雨来了,他骂道:

“三个月用了一万法郎!妈的!你怎样用去了?呃?好好地答复我!……这都到了你那死尸姑母的手里,是不是?否则就是你给男人们钱用,对了。这是显然的了……你肯不肯回复我?”

“呀!你何苦生气呢!”娜娜说,“这账是很容易算的……你没有算起买家具的钱;而且,新入宅的时候我不得不买些饭巾等物,用钱是很快的。”

但是他虽则要她解释,同时却不愿意听她的话。他安静了些,再说道:

“对了,太快了!你须知,我讨厌这共同的火灶了……这七千法郎是我的。好!我就保留了这七千!……说哩!既然你是一个败家精,我不愿意败家,各保各的财产吧。”

于是他神气十足地把钱放进了衣袋里。娜娜惊愕地望着他。他继续地说,越说越客气了:

“你懂吗?姑母不是我的姑母,孩子不是我的孩子,我不是一个傻瓜,肯赡养他们吗?……你高兴用你的钱,这是你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钱呢,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将来你烧一片羊腿的时候,我就给你一半的价钱。我们在每天晚上算账好了!”

忽然间,娜娜激愤起来,忍不住叫道:

“喂,你不是吃了我的一万法郎吗?……好不要脸!”

但是他越发争论了。他隔着桌子猛然送给她一巴掌,说道:

“请你再说两句看!”

她虽则挨了打,仍旧再说;于是他擒上身来,拳脚交加。不到一会儿,她挨不下去了,终于像平日一般地脱了衣服,哭着上床睡

了。他吹熄了灯,也要上床睡下。他忽然看见桌子上还有他写给乔治的一封书信,于是他小心地折好了那信,转身向床,威吓地说:

“这信很好,明天我自己把它交到邮局去,因为我不喜欢反反复复的性情……你不要呜呜咽咽地惹我生气!”

娜娜悄悄地哽咽,终于不敢作声。当他睡下来之后,她的悲郁填胸,便伏在他的胸膛上又哽咽起来。他们打架的结果往往如此的;她最怕失了他,无论如何,她要他做她的人,弄到她自己没有志气。她伏上来两次,他两次凶恶地推开了她。但是她不住地哀求,给了他许多温暖的吻,她的一双大眼含着泪珠,像一只尽忠的小狗,终于引起他的欲念了。然而他俨然像个好王子,不肯就把身份降低。他让她与他温存,似乎是说他是值得请求宽恕的一个男人。后来他忽然担心,生怕娜娜捣鬼,无非为的是要重新得到那钥匙。蜡烛已经熄了,他觉得有坚持到底的必要。

“你须知,这不是儿戏的,我把钱保留了。”

娜娜正在他的颈上睡着,找到了一句最高尚的话:

“是的,我不怕……我要工作去。”

但是,从这一天晚上起,他们的共同生活一天比一天难过了。自礼拜一至礼拜天,无非是打耳光的声音,竟像的的达达的时钟,要规定他们的生活似的。娜娜被打既久,身体更显得窈窕,她的皮肤变为浅红色,摸来无骨,看来有光,竟弄得她越发美了。因此普鲁利耶疯狂地徘徊在她的裙边;当方丹不在家的时候,他把她推到屋角儿上,想要吻她。但是她涨红了脸挣扎,即刻生起气来,她觉得他想要对不起他的朋友乃是最可恶的事情。于是普鲁利耶冷笑,现出不好下台的样子,说娜娜该是很呆的人!她怎么能够缠住了一个丑猴子不放手呢?方丹有的是大鼻子,十足像一只马猴!貌丑还不要紧,而且他又常常打她!

“也许是吧,但是我却爱这样的一个人。”有一天她如此回答了,显得她是一个赏识异味的女人。

波士克没有什么,只尽量地多来吃饭就算了。他常常在普鲁利耶背后耸肩,以为他虽则是一个美男子,却不是正经的人。他参观这一家的吵闹不止一次了。吃到饭后果品的时候,方丹打娜娜的耳光,他却庄重地吃东西,觉得他们这些举动乃是自然的事,他为着混饭吃,只晓得赞叹他们的幸福。他自称哲学家,把一切都放弃了,甚至于放弃了名誉。有时候,普鲁利耶与方丹倒在椅子上,忘了自己是在撤了馔的桌子的前面,叙述他们的成绩,直说到夜里两点钟,他们的姿势与声音,活像做戏的时候一般;至于波士克呢,他专心吃东西,只不时轻轻地叹一口气,表示不屑计较的意思,却一声不响地喝完了一瓶烧酒。达尔玛的声名,而今何在?倒不如静静地喝酒,犯不着叽里咕噜的!

有一天晚上,他看见娜娜在流泪。她撩起了衣服,给他看她的背上与两臂上的黑色伤痕。他望了一望她的皮肤,并不像那坏蛋普鲁利耶趁势打她的主意,只堂堂皇皇地说道:

“亲爱的,有女人的地方便有耳光。我想这是拿破仑说的一句话……我劝你把些盐水洗一洗吧。盐水医治这种痛苦乃是最好不过的。好,明儿你还要挨打,但是皮不破血不流的时候你还不该叫苦……你须知,我自己上门来讨饭吃了,因为我看见了些羊腿肉。”

洛拉夫人却没有这种哲学,每逢娜娜在自己的雪白的皮肤上指给她看一道新的青痕的时候,她便惊喊起来。人家打杀她的侄女儿了,这还了得!后来方丹果然把洛拉夫人赶出了门口,说他再也不愿意在他家里遇见她。自从这一天之后,她在娜娜家里,恰巧方丹回来的时候,她只好由厨房里走出去,非常令她短气,因此她最恨这无礼的方丹。她尤其是怪他不曾受过好教育;她呢,她所受的教育比谁都好,却被他欺负。有一天,她向娜娜说道:

“唉!这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他完全不晓得礼貌是什么东西。他的母亲该是很平常的人;你不要说不是的,我看得出来!……我不说我;虽则我这样年纪的人有受人敬重的权利,然而

我也不说……但是你呢,你犯了什么罪,惹得他如此处治你?不是我夸口,我从来只教你学好,而且你在家里也受过很好的教训。从前我们同在一家的時候,大家都是很好的,是不是?”

娜娜并不反驳,只低着头听她说。她又说道:

“再者,你向来所认识的都是很出色的人物……昨天晚上索爱在我的家里,大家还谈起呢。她也不懂,她说:‘夫人从前有了一个很有礼貌的伯爵——在我们二人中间不妨说,似乎是你引坏了他——现在她怎么能够让这丑角磨折她呢?’我呢,我说毒打也还可以忍受,但是,假使我是你,我一定不能忍受他的无礼的说话……总之,他没有一点儿好处。我还不要他进我的破旧房子里,而你却为了这样的一个鸟儿败了家财!是的,爱,你败家了!你要什么男子不行呢?最有钱的富翁也有,政府的人员也有!……够了,这话本不该是我说的。但是,假使我是你,我便把他抛弃在这里,说一句:‘先生,您把我当什么人?’你的威严的神气怕不吓得他手脚发抖吗?”

于是娜娜哽咽地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说:

“唉!姑母,我爱他。”

实际上是洛拉夫人看见她的侄女支付那小路易的膳宿费渐渐少了,每次给她几个法郎,还像很吃力的样子,于是她担心起来。当然,她还要尽心竭力地抚养那孩子,等候苦尽甘来。但是她一想起方丹阻碍着娜娜母子,令他们不能发财,便气愤不过,甚至于否认爱情了。因此她在最后说了这些严厉的话:

“喂,将来有一天他打伤了你的肚皮的时候,你就去敲我的门,我给你开门。”

不久以后,金钱的问题成为娜娜忧虑的焦点。方丹已经带走了那七千法郎,这钱当然到了安稳的地方,她从来不敢质问,因为她要表示有廉耻。她生怕他以为她爱他为了几个铜子。他本来答应过,说他愿意供给家中的日用。起初的几天,每天早上他给她

三个法郎。但是他给了钱便有很大的苛求,他想把这三个法郎买到了一切:奶油也要,肉也要,时鲜也要;假使她冒险说了几句令他注意的话,或隐隐地示意说三个法郎买不得整个菜市,那么他就生气了,说她不中用,说她是败家精,说她愚蠢,受商人欺骗,而且他威吓她说他预备到外面吃饭去。过了一个月之后,每天早上,有时候他竟忘了把三个法郎留在横柜上。她大着胆问他,还说了许多拐弯的话。然而他们因此吵闹起来,他专找些借口的话来骂她,她太难堪了,宁愿不靠他的钱生活。当他没有留下三个法郎而仍旧有饭可吃的时候,他便快活得像一只黄莺儿,好情好意地吻娜娜,绕着椅子跳舞。她因此也快活了,甚至于希望她在横柜上找不着一个钱;虽则她经过许多艰难才弄得两餐饭吃,然而她觉得还舒服多了。有一天,她甚至于奉还了他那三个法郎,捏造了些假话,说昨天还剩下一些钱。然而他昨天并没有给她钱,于是他踌躇地不敢收受,生怕她给他一个教训。于是她用热爱的双眼凝视着他,吻他,表示死心塌地地爱他;然后他把钱放进了衣袋里,他的手微微地震颤,活像一个贪官受赃的样子。自从这一天起,他再也不关心了,也不问钱是哪里来的;看见山芋便欢喜,看见火鸡与羊腿更是眉飞色舞的,恨不能扩大了他的喉咙。然而他终于不免打娜娜几个耳光,甚至于他很快活的时候,也要温习温习他的手段。

娜娜发现了一个法子,便能供给一切,有些日子,屋子里的食物竟绰绰有余。波士克每礼拜总有两次害了食积病的。有一天晚上,洛拉夫人告辞了,看见很丰盛的肴馔不得到口,便气愤起来,忍不住很粗暴地质问是谁付钱的。娜娜给她一时问急了,呆呆地哭起来。洛拉夫人懂得了,便说:

“好!干净得很!”

原来娜娜为着家里的和平,竟甘心做她所不愿做的事了。而且这也是特丽恭的罪过:有一天,方丹吃了一盘咸鱼,怒气冲冲地走了,恰巧她在拉哇尔路遇着了特丽恭。特丽恭正在没有生意做,

娜娜便答应了她。方丹非到六点钟以后是不会回来的，于是娜娜腾出了一个下午，晚上赚了四十或六十法郎回来，有时候还更多些。假使她晓得维持她的地位，她还可以说要两百或三百法郎；然而她这么一来，锅子里有东西可煮，她已经很满意了，晚上的时候，她忘了一切，只见波士克吃得肚子膨膨的，方丹肘倚着桌子，让她吻他的眼。看见那了不起的神情，显得娜娜爱他，并不为的是金钱，只爱的是他的本人。

于是娜娜因为爱她的爱人，爱到了发狂，便回复了当年的生涯。她徘徊马路，一双破鞋子踏着街头，为的是几个法郎。从前她为了罗贝尔夫人的事，曾经与萨丹大闹了一场；有一个礼拜天她在市场里遇见了她，却与她讲和了。萨丹只闲闲地回说：一个人不喜欢某一件事的时候，也犯不着叫人家跟着也憎恶起来。娜娜本是开通的人，便赞成了她这哲学的心理：真的，谁敢担保自己将来不像别人一样呢？于是她就原谅她了。娜娜甚至于起了好奇的心理，向她调查些淫邪的地方；她自己知道的已经不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还得到了些新知识，真令她惊讶起来。她听了便笑，觉得滑稽，同时也有几分憎恶，因为她到底有几分小姐气，不合她的习惯的她就觉得可嫌。自此之后，每逢方丹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她便到洛尔家里吃饭去。她听见食客们谈爱情与吃醋的历史，自己也觉得开心。那肥胖的洛尔像母亲一般地爱她，往往邀她到阿斯尼耶她的别墅里去住几天。这是乡村的一所屋子，里头有七个女人的卧房。她辞绝了，因为她的心中害怕，然而萨丹向她发誓说，那边只有的是巴黎的先生们与她们荡秋千，抛球箱。于是她应承说将来她能离家的时候才去。

此时娜娜的心绪不宁，没有什么娱乐，天天需要钱用。特丽恭往往用不着她，于是她竟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卖身去。结果她只好跟着萨丹到马路上徘徊。小路泥泞，路灯黯淡，她们等待得烦躁起来，过的是最下流的淫邪生活。娜娜重新回到城边的下等跳舞场

里,这是当年她穿着肮脏的裙子跳舞的地方。她重见城边的黑暗的马路,她记得十五岁的时候,在这里给许多男人们接吻,然后她的父亲来找她回去。现在她与萨丹奔走于跳舞场与咖啡馆之间,她们所爬上的楼梯,都是给痰与啤酒沾湿了的。有时候,她们慢慢地沿着马路走,靠着人家的大门站着。萨丹当年在拉丁区做过学生们的生意,现在她引了娜娜到俾利耶跳舞场与圣米歇尔路的啤酒馆里去。可惜假期到了,拉丁区的生意冷淡得很,于是她们又到各大马路里来,总算这中心点的生意好做些。从孟麦特到拉丁区,她们混过了全巴黎了。下雨的晚上,鞋子湿透了;天气很热的晚上,胸衣沾了汗珠;等待了一会儿又散步,散步了一会儿又等待,侥幸遇见了一个行人,拉他进了一间陋室里;出来时踏着油腻的楼梯,嘴里喃喃地骂着。

夏天快完了;这是多风雨的夏天,夜里热得很。她们吃了晚饭之后,在将近九点钟的时候就出发。在洛烈德圣母院路的走道上,有两队女人沿着商店走;她们撩起了裙脚,低了头,匆匆地走向大马路,像是很忙的样子,竟没有工夫看一看各商店的陈列品。这是伯列达区的妇女,每逢路灯一亮就走向大马路来。娜娜与萨丹沿着圣母院走,照常地从伯勒第耶路经过。离富家咖啡馆只有一百米之远了,她们本来小心地把手撩起了衣服的,此刻到了做生意的地方,便把裙脚放了下来。此刻她们不怕尘埃了,衣裙扫地,小步地越走越慢,走到一间大咖啡馆的明亮的灯光之下便故意滞留。假使有些先生们回头望她们,她们便哈哈大笑,回头望他们,像在自己家里一般。她们的脸色变白了,加上了唇上的红与眼脸上的黑,在阴影里活像百货商店里的十三个铜子一个的菩萨堕落在马路上似的。直到了十一点钟,在行人撞碰的当儿,她们仍旧很风流;只有些笨人的鞋跟,勾落了她们的裙带,惹得她们远远地骂了一声“猪猡!”她们很熟地与咖啡馆里的伙计点头,停了脚在一张桌子前面谈话;有人请她们喝咖啡,她们也就不辞,于是欣然坐下,慢

慢地喝咖啡,等候戏院里散场。但是,夜越深,她们的心越急;假使她们不曾回萨丹的屋子里一两次,她们越发用下流的手段,拉人更凶了。沿着这渐少行人的大马路的树下,她们起初是激烈地讲价,后来竟打骂起来。有些是正气的人家父母领着女儿们,他们见惯了也就不稀奇,只安静地走过,并不匆忙。她们从奥比拉戏院到詹纳斯戏院走了两次之后,看见男人们一个个挣脱身子走得更快,她们只好回到孟麦特路来。这路上的饭店、啤酒店、熟肉店的灯光都亮到两点钟,许多女人都挤在那些咖啡馆的门前。这是巴黎之夜的最热闹的地方,也就是卖身一夜的交易场所,她们在路上当众商议价钱,竟像娼寮里的走廊。娜娜与萨丹晚上归来的时候,如果两手空空,便互相吵起嘴来。洛烈德圣母院路黑暗了,行人很少了,只剩有几个女人走来走去。这是些可怜的野女子,她们一夜没有生意,便生起气来,死守着不肯归家,还在伯列达路角或芳泉路角拉住了一两个醉汉子,嘎声地同他们讲价。

然而也有些意外的横财:有些上流的人物把徽章藏在衣袋里走了来,她们就可以赚好几个路易。尤其是萨丹会看风色。湿气很重的夜里,巴黎吐出了淡淡的气味,她晓得这阴沉的天气与暧昧的路角的臭味,可以引动男人们。她窥伺着那些最容易上手的,她一看他们无光的眼睛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很有几分害怕,因为最上流的便是最肮脏的。他们除去了假面具之后,露出了真面目,他们的嗜好千奇百怪,淫邪到了十分,所以这娼妇萨丹失了敬礼,向尊严的坐车子的人们发牢骚,说他们的车夫还好些,因为车夫们晓得尊重女人,没有阶级的观念,不欺负她们。上流人的淫恶到这地步,连娜娜也诧异起来,因为她还保守着好些成见,而今给萨丹铲除了。那么,依她说,严格地说起来,世上竟无所谓德行了?自上流至下流,大家只是鬼混。自晚上九点钟至早上三点钟的巴黎,真是肮脏到了极点!她想到这里很觉得有趣,说假使人家能参观一切的卧房,一定可以看见许多滑稽的事情,下流人与上流人混在一

起,有不少的大人物比下流堕落更深一层,她因此更完成了她的教育。

有一天晚上,她来找萨丹出去,恰巧遇着叔雅尔侯爵从萨丹的楼梯下来,只见他的面色淡白,两腿酸软,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地挪移。她拿了手帕子掩着脸孔,假装揩鼻涕的样子。到了楼上的时候,她看见萨丹的房里脏得可怕,房中隔了一礼拜不收拾,床上臭得很,又有好些夜壶丢在地上。她觉得萨丹认识侯爵乃是可怪的事情。呀!是的,不错,她认识他;甚至于她与她那糊纸店老板在一块儿的时候还被他来啰唆呢!现在他不时到她家里来,她被他缠死了,他专爱嗅那些不干净的地方,直嗅到她的睡鞋。

最令娜娜担心的,乃是这下等淫荡生活的实情。她记得当年大出风头的时候,何等风光快活;而今她看见她身边的荡妇们一天一天地渐渐倒了。后来萨丹又把警察的事情恐吓她。关于警察的事情,萨丹的经验太多了。从前的时候,她同一个管风化的警察睡觉,为的是叫人家不骚扰她,所以人家两次想要捉她,都给他阻止了。现在呢,她越发担心了,因为她的事情更显明了;人家如果再捉她,便逃不脱身。警察们为着博取赏金起见,尽量地多捕女人。他们遇一个捉一个,你一嚷呢,他们就给你一巴掌,叫你住口。哪怕他们在人丛中捉了一个良家女子,他们也不放松,因为他们自信有势力,而且可以得报酬。夏天的时候,他们十二个为一群,或十五个为一群,在大马路上布了罗网,每夜非捉到三十个女人不住手。不过,萨丹晓得地方;她一眼看见了警察的鼻头,即刻溜走了,剩下一班心惊胆怕的小女人们在那里叫苦连天。警察局的威风如此可怕,以至于有些女人停留在咖啡馆门口像瘫痪了似的,看警察们扫荡全街。萨丹非但怕警察,尤其是怕别人告发她,她丢了那糊纸店老板的时候,他恨恨地走了,谁敢担保他不告发她呢?靠情妇们生活的男人专用的是这种手段。至于说到肮脏的女人们呢,只要你比她们美些,她们就可以对你不起! 娜娜听了这一番话,越想

越怕。她生平最怕法律,这是她所不曾认识的权威。假使男人们要对她报仇,谁也不会救她的。她幻想那圣拉赛尔监狱像一个黑暗的窟窿,人家把女人们割了头发,然后活埋到里面去。她往往自思:如果她丢了方丹,便可以有人保护她。于是萨丹安慰她,说有注册的办法;警察们把她们列了一个名单,常常察验她们,便永远不捉她们了。然而她还是心惊胆怕的,不愿意在名单上头,生怕人家察验她。她这放荡不羁到了极点的女人,想起察验的事情,却还担心,还害羞。

恰好将近9月底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与萨丹正在卖鱼路上散步,忽然间,萨丹开步就跑。她问她的时候,她低声说道:

“警察!走呀!走呀!”

大家在人丛里匆忙地奔跑,裙脚被扯破了,她们互相践踏,叫喊起来。有一个女人跌倒在地,她们都笑着看那些警察们行凶;这时警察们很快地已经排好队伍了。萨丹也不见了。娜娜两腿酸软,走不得路,自料一定被捕了,忽然来了一个男子,揽住了她的手臂,竟向那些怒气冲冲的警察们跟前走过。原来这是普鲁利耶,他认得是娜娜。他一句话不说,便把她拉到了卢歇孟路。此刻这路上很少行人,娜娜到了这里,能呼吸了,但是她立脚不稳,他只好扶定了她,她竟不道谢一声。他终于说道:

“哎呀,你非休息一会儿不可了……你同我上楼去吧。”

他住的是左近的牧牛路,所以他要她到他家里。但是她即刻硬撑了,说:

“不,我不愿意。”

“既然人人可以得到手……为什么我要你,你不愿意呢?”

“因为……”

这“因为”二字把她的意思都表现出来了,她太爱方丹了,决不肯背着他与他的一个朋友要好。那些路人是不算数的,因为她为的是需要,并不为的是娱乐。普鲁利耶看见她这样痴呆地执拗,以

为自己是一个美男子竟比不上一个丑角，便因羞成怒，做出卑鄙的举动，他说：

“好！随你的便吧。不过，亲爱的，我不同你一路走……你自己设法避难吧。”

于是他抛弃了她。她又害怕起来，拐了一个大弯子，才回到孟麦特她的家里。当她硬着身子沿着各商店跑时，每逢一个男人走近她，她的脸色就吓得惨白。

她经过了这一场惊恐之后，心里常常跳着。到了第二天，她到她的姑母家里去，恰好在巴第诺尔区的一条幽静的小路上，碰着了拉布迭特。一见面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难为情。他虽则仍旧是殷勤可爱的人，但是他有了秘密的事情。毕竟是他先回复了神气，欣然地说：“幸会幸会。”真的，社会上的人们看见娜娜失了踪，大家至今还很惊讶。人家常常找她，她的朋友一个个都憔悴得要死。他要表示亲热，便像父亲告诫女儿一般地说道：

“亲爱的，在我们二人中间不妨老实说，你变糊涂了……一个人一时有了古怪的嗜好，这是大家懂得的。不过，你到了这地步，钱给人家吃光了，还要挨打！……你希望人家替你立一个贞节牌坊吗？”

她静听他说，有很难为情的样子。后来他谈起洛丝，说她获得了摩法伯爵之后很是扬扬得意，于是她的双睛冒火了，说：

“唉！假使我愿意……”

他就做一个殷勤的朋友，说愿意调停，但是她却不肯，于是他又从另一方面进攻。他告诉她，说鲍特那富采用了福歇利的一本戏剧，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主角，是最适宜于她的。她听了，吃惊地嚷道：

“怎么！一本戏剧！其中有一个主角的位置！他在这剧本里头，而他竟没有告诉我！”

她说的是方丹，但她不肯说出名字来。而且她即刻安静了。

她说她再也不进戏院里去了。拉布迭特大约还不相信,所以他还微笑地劝了又劝。

“不!”她严厉地说了。

她与他分别了。她的浪漫主义令她自己很有感触。并不见得他能这样忠心;然而他所进的忠告与法朗西所进的忠告一点儿不差,她的心也就动了。到了晚上,方丹回来的时候,她问起福歇利的剧本。方丹进陆离戏院做戏已经两个月,为什么他没有同她谈及剧中有一个位置呢?

“什么位置?”他凶恶地说,“你不希望扮那贵族妇人吧?……呀!你竟以为你有才艺了!这一个角色,你担任得起吗?……你真滑稽极了!”

他的话非常地得罪了她。整个晚上他都嘲讽她,叫她做马尔斯小姐。他越欺负她,她越觉得好;她在她的古怪的嗜好里得到了一种苦中的乐趣,令她越发钟情了。自从她为了吃饭问题,天天去找路上的行人之后,经过了身体的疲劳与心中的憎厌,她越发爱他。他变成了她的淫邪的嗜好,她情愿出钱买取;又成为她的需要,她少不了他;一次一次的耳光,是增进爱情的刺激品。他看见她有这样好的脾气,越发欺负她了。她惹他生厌,因此他怀恨在心,甚至于不计较他本身的利益。有时候,波士克劝他几句,他竟发怒起来,不知是什么缘故,他竟嚷说他瞧不起她,瞧不起她的晚饭,说他要把她赶走了,好教他把那七千法郎赠给另一个女人。于是这就成为他们的姻缘的结局。

有一天晚上,娜娜在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回来,看见住宅的门已经上了铁闩子。她敲了第一次,没有人答应;又敲第二次,仍旧没有人答应。然而她分明看见门下露出灯光,方丹却在里头不动一动。她敲了又敲,叫了又叫,叫得生气起来。方丹终于开腔了,他的声音又慢又粗,只骂这么一句:

“妈的!”

她捏了双拳又敲。

“妈的！”

她敲得更重了，几乎敲破了门。

“妈的！”

他们支持了一刻钟之久，她只管乱敲，他只管臭骂，活像山谷里的回声。后来他看见她敲不住手，便突然开了门，自己占住了门檻子，抱着双手，仍旧用又冷酷又野蛮的声音说道：

“妈的！您敲够了吗？……您想要怎么样？……喂！您让我们睡觉好不好？您不晓得我的房里有人吗？”

他果然不止一人在房里，娜娜瞥见蒲富戏院的女伶已经脱了衣服，只剩一件衬衫。她的眼睛像小螺钻钻穿了的窟窿，她的头发像麻絮的颜色，在娜娜买来的家具中间扬扬得意地坐着。方丹向前走了一步，张开他的十指像些铁钳子，现出很可怕的样子说：

“滚吧，否则我要扼死了你！”

于是娜娜很伤心地哽咽起来。她的心中害怕，连忙逃走了。这一次轮着人家把她赶出了门口。在盛怒之下，她忽然想起了当初她驱逐摩法伯爵的故事，但是，总不该是方丹替摩法报仇啊。

到了马路上，她第一个念头是要到萨丹家里去，假使她家没有人，就可以在她家过夜。她到了她的门前，恰巧遇见了她。原来萨丹的房东已经把房门上了锁，不许她回去了。她说这是不合法的，因为家具是她自己的家具，于是她发誓要把房东拉到警察局里去。但是，十二点钟已经响了，非先找一张床睡觉不可。萨丹为避免警察起见，终于把娜娜领到拉哇尔路去，因为那边有一个女人开一间小小的旅馆。人家在第一层楼给她们一间狭小的卧房，窗子是向天井的。

“我很可以到罗贝尔夫人家里去，她不至于不给我一个地方睡觉……但是，同你去却不行……她现在妒忌得很可笑。前几天晚上她还打我呢。”

她们进了卧房,关了门之后,娜娜还在伤心,流泪痛哭,把方丹的坏处说了又说。萨丹殷勤地听,安慰她,比她还更抱愤,便攻击男人们:

“唉!那些猪猡!唉!那些猪猡……你须知,我们再也不该要那些猪猡了!”

后来她帮助娜娜脱衣服,表示很殷勤柔顺的样子,她很亲热地说:

“亲爱的,我们快睡觉吧。睡下去就好些了……呀!你真呆!何苦这样纳闷!我告诉你,男子们都是些肮脏东西!你不要再想起他们吧……我呢,我很爱你。不要哭了,信你的好朋友的话吧。”

到了床上,她即刻拥抱住了娜娜,要安慰她。她不愿意再听见方丹的名字了;每次娜娜开口要说方丹的时候,她连忙给她一个吻,鼓起嘴唇假作生气的样子,叫她住口。此刻的萨丹披散了头发像一个美丽的女孩,有了感触似的。娜娜在这温柔的拥抱里,渐渐把自己的眼泪揩干了。她感激萨丹,便还给她许多吻。两点钟响了,蜡烛还在亮着;她们谈说亲爱的话头,二人都轻轻地笑了。

忽然间,旅馆里一阵喧哗之声起了,萨丹爬起床来,赤裸着一半身体,侧着耳朵静听。

“警察来了!”她说时脸色变白了,“他娘的!真倒霉!……我们可糟了!”

她从前常常告诉娜娜,说警察往往搜查小旅馆。然而这一夜她们二人都没有关心到这层,所以一块儿到拉哇尔路住下。娜娜一听见了“警察”二字便丧了魂魄。她跳下了床,直跑到窗前,开了窗子,神气仓猝,像一个疯妇想要跳窗子似的。幸亏那天井是有玻璃盖着的,玻璃上有许多铁丝。于是她毫不踌躇,跨过了窗栏,衬衣飘摇,大腿露天,竟溜进黑暗里去了。吓得萨丹惊叫:

“不要逃走呀!你要跌死了!”

此刻人家撞门了，她做个好人，把窗子关上，又把娜娜的衣服丢进了衣橱里。她自己已经决定听天由命，自思无论如何，如果人家捉了她去，她便可以脱离恐怖了。她假装眼很倦的样子，先打了几个呵欠，与外面的人问答了一番，然后开门。进来的是一个胡子邈邈的大汉子，向她说：

“请您把双手给我看……您没有针痕，您并不工作。好，快穿您的衣服吧。”

“我不是野鸡，我只是一个磨首饰的工女。”萨丹厚着脸皮说。

然而她分明知道争辩是无用的了，便柔顺地穿好了衣服。这时旅馆里起了许多叫喊的声音，一个女人扳住了门不肯走；又有一个同她的情郎睡觉，因为她的情郎担保她，她的胆子大了，便说自己是一个正气妇人，现在受人家欺侮，要到警察局起诉去。在一个钟头之内，旅馆里有的是楼梯上的大踏步声、捶门声、争吵声、哽咽声、裙子擦墙声。这一群女人突然地醒来，惶然地跟着三个警察走出。一个有礼貌的黄发的警察长指挥着警察们把她们带去了，旅馆里仍旧静寂起来。

没有一个人告发娜娜，于是她得了救了。她从黑暗里摸进了卧房，周身发抖，吓得要死。她赤裸的双脚被铁丝勾破了，流出血来。她在床上坐了许久，仍旧侧耳静听；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她才睡着了。但是到了八点钟，她一醒来就逃出了旅馆，跑到她的姑母家里。洛拉夫人恰巧与索爱吃咖啡牛奶，看见她这样早就到来，身上脏得像一个灶下丫头，而且垂头丧气，即刻便猜透了，说：

“是不是？我早就说他会打伤了你的肚皮……好，进来吧，我始终欢迎你。”

索爱早已站了起来，很恭敬而且很熟地说：

“人家毕竟把夫人还了我们了……我等候夫人许久了。”

洛拉夫人要娜娜即刻与小路易接吻；依她说，母亲变了老成便是孩儿的幸福。此刻小路易还在睡着，他的血色很少，竟像有病似

的。当娜娜把脸凑近他那白色的而且有瘰疬的脸孔之上的时候，想起了数月来的千辛万苦，真是心如刀割。

“唉！我的可怜的孩子，我的可怜的孩子！”她吃吃地说，同时还带着哽咽的余声。

第九章

陆离戏院里在试演《小公爵夫人》。第一幕试演过了，此刻大家正要开始试演第二幕。近台的包厢里的旧椅子上坐的是福歇利与鲍特那富，他们正在讨论；同时那提戏人哥赛尔——是一个驼子——坐在一张麦秆椅子上，嘴咬着一支铅笔，正在翻检那手写的剧本。忽然间，鲍特那富把他那很粗大的手杖打着地板，气冲冲地嚷道：

“呃？还等什么呢？巴里约，他们为什么还不开始呢？”

巴里约是个管戏人，他回答说：

“因为波士克先生不见了，所以还不曾开始。”

于是起了一场大闹，人人都叫唤波士克，鲍特那富骂道：

“天杀的！老是这样！人家尽管按铃，他们老是到不该到的地方去……而且，如果人家留他们工作到四点钟，他们就叽里咕噜了。”

这时波士克从容不迫地来了，他说：

“呃？什么？要我怎么样？呀！是了，轮着我了！该早对我说啊……好的！西曼说：‘呀！宾客们来了。’于是我就进去……我从哪里进去呢？”

“当然是从门口进去啦。”福歇利生气地说。

“是的，但是门在哪里呢？”

这一次鲍特那富埋怨到巴里约身上了，他开口又骂，又把手杖

打地板。

“天杀的！我早已说过要摆一张椅子当做门。每天都应该摆放的……巴里约？巴里约在哪里去了？又一个！他们都跑了！”

巴里约给他闹得慌，便弯着腰移了一张椅子来，一声不响地安放了。于是第二幕开始了。西曼戴着帽子，围着裘衣，装做女仆安排家具的样子。她停了手，说道：

“您看，我不觉得暖，所以我把手放在暖袖里。”

后来她看见波士克进来，便轻轻地叫了一声，声腔变了，说：

“呃？原来是伯爵先生。您是第一个先到的了，伯爵先生，夫人一定很喜欢的。”

波士克有的是一条沾泥的裤子，一件黄色的大外套，一条很阔很阔的围巾围在颈上。他的手放在衣袋里，头上戴一顶旧帽子。他不作戏，只捺着脚步，用喑哑的声音说道：

“伊莎比萝，请您不必起动您的主妇；我要出其不意地进去看她。”

他们这样地试演下去。鲍特那富蹙着眉毛，倒在靠背椅上，厌倦地听着。福歇利烦躁起来，常常改变坐的姿势，时时刻刻心痒，想要止住他们，但是他勉强忍耐着。他听见他的背后那黑暗而空虚的戏座里有唧唧喳喳的声音。于是他转身向鲍特那富问道：

“她在这里吗？”

鲍特那富点了一点头。原来他要聘娜娜扮剧中的奢辣尔婷，娜娜说在未应承以前，要先看一看剧本的内容，因为她希望扮演一个正气的妇人，生怕又像当初一般地扮一个淫妇。这时她同拉布迭特躲在一个黑暗的包厢，因为是拉布迭特劝鲍特那富聘她的。福歇利放眼瞟了她一眼，仍旧看人们试演。

戏院里只有近台的包厢是有灯光的。台上一个小架子，伴着台前的列灯。一架反射灯把一切的光明都反射在戏台的第一行，在黑暗里像一只黄色的大眼睛，现出黯淡悲惨的景象。哥赛尔靠

着那细长的小架子,举起了那手写的剧本,为的是要看得清楚些;然而灯光射来,更显出他的驼背。鲍特那富与福歇利已经是在黑暗里。一盏灯笼钉在墙上,把广阔的戏院只照耀着几米的地方;伶人们身后的影子动摇,现出奇怪的样子。其余戏台的各处只充满了浓烟,像一个破屋的残材的木厂,里头堆积着许多梯子、框子与种种布景的东西,其中的褪色的油画散乱地堆叠着,也像破屋的残余。空中悬挂着许多旧布,活像卖破布的商店的梁上悬挂的许多破旧衣裳。最高处有一道太阳光从一个窗子射进来,冲破了戏院里的夜色。

这时许多伶人在台的后方谈话,等候轮着他们登场。他们谈话的声音渐渐高了,激得鲍特那富从椅子上跳起来嚷道:

“呀!你们住口好不好!我听不见一个字……如果你们要谈话,便请到外面谈去吧。我们要在这里工作……巴里约,如果他们再说话,我要把他们一个个都罚钱了!”

他们住口一会儿。他们聚成一小群,坐在一个花园里的一张长凳与许多小椅子上;原来这是剧中的布景,不久就要用的。方丹与普鲁利耶静听洛丝说话,她说戏狂剧场的主任允许给她许多薪水,要聘她去做戏。忽听得一片声叫道:

“公爵夫人!……圣费曼!……轮着公爵夫人与圣费曼了!”

人家叫到第二次的时候,普鲁利耶才记得自己是圣费曼。洛丝扮的是公爵夫人爱莲,她已经等候他一块儿登场了。那老波士克做完了戏回来了,在空的而且响亮的木板上慢慢地拖他的脚步。于是克拉丽丝把长凳让一半给他坐下了。她谈起了鲍特那富,说:

“他为什么这样骂人呢?等一下就好看了!……现在要做一本戏剧的时候,他非发怒骂人不可!”

波士克耸了一耸肩,因为他对于这些风波是不介意的。方丹说:

“这剧本很没有意思,将来会失败的。”

后来他又向克拉丽丝谈起了洛丝的事：

“喂？你相信戏狂剧场的薪水吗？……每晚三百法郎，而且演一百次。为什么不加上了一所乡村别墅呢？……假使人家给米让的老婆三百法郎一晚，他岂不即刻丢开了鲍特那富吗？”

然而克拉丽丝相信三百法郎的数目，以为方丹专爱说同事们的坏话。此刻西曼回来，打断了他们的话头。她的周身发抖。众人都围着颈巾，扣着衣纽，仰视天空，则见太阳放光，却照不进这黑暗而寒冷的戏台。西曼说：

“休息室里没有火！他变了一个守财奴了，可恨之至！……我很想要离开这里了，因为我不愿意害病。”

“静默呀！”鲍特那富又像雷一般地叫。

于是在几分钟之内大家只听见伶人们背诵戏文的含糊的声音。他们不很表演姿态，说话也不装腔作势，以免辛苦。但是他们表现某一种意思的时候，他们便向戏座里望了又望。戏座在他们的前面，像一个大窟窿浮着一个模糊的黑影，又像一个很高而没有窗子的仓房里关着一种轻尘。戏座的灯是熄了的，只有台上半明半暗的灯光照来，景象凄凉，有昏昏欲睡的样子。天花板上的油画给夜色埋没了。左右边近台的包厢里，自上至下，张着些灰色布幔，为的是保护包厢里的各种陈设。围栏上的绒布也有粗布掩盖住了，淡白的颜色冲破了一团黑影。在这灯光黯淡的时候，人家只看见各包厢沉在黑暗里，衬出那几层楼座，楼上的椅子本是红色绒子垫的，现在变为黑色了。那大光灯垂下很低，灯旁的宝石充满了音乐处，令人联想到搬场的情景，因为这好像是观众一去不回的样子。

恰好此刻洛丝扮那误入一个少女的家里的小公爵夫人，走向台前，举起双手，朝着那空虚、黑暗、凄凉的戏座，歪了一歪嘴。

“天啊！是多么奇怪的社会！”她郑重地说了这一句，自信很有效力。

娜娜裹着很大的披肩，躲在楼下包厢的深处，静听伶人们道白，眼睛紧紧地望着洛丝。她转身向拉布迭特低声问道：

“你敢断定他一定来吗？”

“我敢断定的。他大约是邀了米让同来，为的是有所借口……等到他来了之后，你即刻走上马弟尔德的化妆室里，我就引他去见你。”

他们说的是摩法伯爵。这是拉布迭特用第三者的资格介绍他们相会。原来他早已与鲍特那富有了一次严重的谈话。这时的鲍特那富因为失败了两次，生意很不容易挽回，所以他愿意给娜娜扮一个角色，希望摩法伯爵因此欢喜，好借给他一笔款子。

“这奢辣尔婷一角，你以为如何？”拉布迭特说。

但是娜娜不动，也不回答，只静默地看人们做戏。原来这戏的第一幕，叙的是一个公爵名叫博里华的背着妻子与一个歌剧明星名叫奢辣尔婷的要好。第二幕里叙的是一个戴面具的跳舞会，这会是那个女伶召集的。公爵夫人爱莲来到那女伶的家里，为的是看那些妇人有什么神秘的手段可以笼络她们的丈夫。引她进去的是她的表弟圣费曼，他希望引她到淫邪的路上去。她想要学乖，而她第一次所得的教训乃是：她听见奢辣尔婷用很粗蛮的话骂那公爵，他还柔顺地忍受。于是她大大地诧异起来，惊叫道：“好！原来我们女人对男子们说话该是这样的！”奢辣尔婷在第二幕里只在这一出出场。至于公爵夫人呢，她的好奇心不久就受了惩罚了：有一个男爵名叫达第和的，又老又丑，以为她是一个风骚的女人，于是大施其手段。同时博里华公爵在一张长椅子上与奢辣尔婷接吻，同她讲和。这时奢辣尔婷一角还没有人扮演，于是哥赛尔伯伯站起来道白，而且滚在波士克的怀里，表现种种的姿态。大家做到了这一出，做得很不起劲，于是福歌利忽然在他的椅子上跳起来。他忍耐了许久，此刻他十分生气，再也忍不住了，嚷道：

“这不是这样的！”

伶人们停止了,双手摇摇地站着。方丹有藐视的样子,噙着鼻子问道:

“什么?谁做的不对了?”

“没有一个人做得对的!完全不是的,完全不是的!”

福歇利说着,指手画脚地在木板上踏来踏去,自己也表演起来。

“呃,您,方丹,您该懂得达第和的放纵的性情;您应该弯了身子,作这么一个姿势,去擒那公爵夫人……你呢,洛丝,你此刻应该走过去,很快地,这么一来;但是不要太早了,须等到你听见接吻的声音的时候……”

他停了一停,因为解说的兴致来了,又向哥赛尔嚷道:

“奢辣尔婷,接吻吧……很重的!好教人家听见!”

于是哥赛尔伯伯转身向波士克,拼命地把嘴唇弹得很响亮。

“好!这才是接吻”,福歇利扬扬得意地说,“再来一次,接吻……你看,洛丝,我在此刻突然走过了,轻轻地惊叫道:‘呀!她吻他了!’……但是,为了这个,达第和非上去不可……方丹,您听见吗?您要上去……好,你们一齐试试看。”

伶人们再试演这一出,但是方丹不服气,乱做一场,所以还是不行。累得福歇利又解说了两次,每次更加热心,而且做样子给他们看。他们一个个都无精打采地听他说,好像他要他们颠倒着头走路似的。他们很笨地试演,即刻又停止了,竟像一些断了线索的木偶。

“不行,我觉得这太难了,我不懂!”方丹终于用放肆的声气说了。

鲍特那富直到此刻不曾开口。他把整个身子跌进了靠背椅里,人家看不见他的脸了。只在那小架子的微弱的灯光里,看见他的帽子掩着他的眉毛,他的手杖横放在他的肚子上,大家几乎以为他睡着了。忽然间,他坐了起来,挺直了身子,安然地向福歇利

说道：

“好朋友，这太没有意思了！”

“怎么！没有意思！亲爱的，您自己才没有意思呢。”福歇利说时，面色大变了。

鲍特那富突然生气了，非但把“没有意思”四个字说了又说，而且他还骂福歇利糊涂。说人家一定喝倒彩，这第二幕一定做不完。福歇利晓得他每逢一本新戏剧试演的时候他都要骂的，然而自己也忍不住生起气来。他老实不客气说鲍特那富野蛮，于是鲍特那富更是气愤了，把手杖画小圈子，像老牛般喘气，嚷道：

“天杀的！快不要惹我！……我们做了一刻钟，都是糊里糊涂的……呃，糊里糊涂的！这个毫无意义……然而这却是很容易的事情！你呢，方丹，你不要动。你呢，洛丝，你这样做作了一下子，不要太过分了，于是你就下来……好，这一次你们走吧。哥赛尔，你接吻吧。”

这么一来，越发混乱了。这一出戏还是做不好。这一次轮着鲍特那富做样子给他们看，他的姿势像一只大象；福歇利在旁边冷笑耸肩，表示可怜他的样子。后来方丹也要出头说话，波士克也要进忠告。洛丝疲倦了，终于坐在那当做门口的椅子上。大家不晓得做到什么地方了。还不够倒霉，又来了一个西曼，她误会了，以为轮着她，匆匆地出场，混进了这秩序零乱的人群里。鲍特那富生气极了，那手杖画小圈子也画够了，便索性向西曼的后面一撞。这是他的习惯：他同女伶们睡了觉之后，却往往在试演的时候打她们。西曼逃走了，他还气冲冲地嚷道：

“天杀的！领了这个去吧。如果你们再惹我，我便索性把戏院的门关了！”

福歇利戴起了帽子，作势要离开戏院，但是他走到戏台的后方又停了脚步，仍旧走了下来；他看见鲍特那富汗流浹背，也坐下了。他自己也坐在另一张椅子上，他们二人并肩地坐了一会儿，不动；

这时黑暗的戏座里寂然无声。伶人们等候了差不多两分钟。他们一个个都无精打采的,像是做了些什么很辛苦的事情。

“好,我们继续下去吧。”鲍特那富说时,声音像平时一般,他的怒气完全消了。

“对了,我们继续下去吧,明天我们再整理这一出。”福歇利说。

他们躺下了,伶人们继续试演,却是厌烦的神情。在这戏院经理与主编人相持的当儿,方丹与其他的伶人们,在后方的长凳上大家作乐。他们低声地笑,喃喃地骂,说了些粗言野语。后来西曼回来了,她因为鲍特那富打了她一手杖,所以哭着告诉大家。他们都悲愤起来,说如果他们处在她的地位,一定扼杀了这猪猡。她揩了眼泪,点头赞成;这一次完了,她要丢了他了,而且昨天史丹奈说过愿意提拔她,她何苦不走呢?克拉丽丝听了便诧异起来,史丹奈没有一个铜子了,怎能提拔她?但是普鲁利耶早已笑起来,笑这史丹奈会耍把戏,他伴着洛丝当众招摇,为的是成就他的盐场的生意。他还预备一种新计划,到处宣传,说他要到君士坦丁海峡开一条隧道。西曼很关心地静听着。至于克拉丽丝呢,一个礼拜以来,她没有一天不是气忿忿的。原来她一时放松了爱克多,让他走到了嘉嘉的怀里,如今他快要承继一个很有钱的叔父的产业了!算是她倒霉,他穷的时候是她的,有钱时却到了别人的手里。而且这可恶的鲍特那富又只给了她一个劣等的角色,只有五十行;以为她不能扮那奢辣尔婷,她梦想着这一个角色,希望娜娜不肯来。

“好,我呢?”普鲁利耶冷冷地说,“我没有两百行。我本想辞了的……叫我扮圣费曼,真没道理。而且你们看,这是何等的文章!将来包管他一败涂地!”

西曼与巴里约伯伯谈了一会儿的话,气喘喘地回来说:

“说起娜娜,她竟在戏座里呢。”

“在哪里?”克拉丽丝连忙问时,站起来张望。

这话即刻传开去,人人弯腰向前望,试演的道白在无形中停顿

了。鲍特那富本来是坐着不动的,此刻挺起身来又嚷道:

“什么?有什么事发生了?你们先把这一幕做完了好不好?……那边,不要吵!唉,真淘气!”

娜娜在楼下包厢里追随着那剧本。有两次,拉布迭特想要同她谈话,她烦躁起来,用肘撞他,叫他住口。第二幕做完了,戏院的后方现出两个人的影子。他们蹑着脚走下来,以免脚步的声音。娜娜认得是米让与摩法伯爵。他们悄悄地来与鲍特那富施礼。

“呀!他们来了!”她说时,叹了一口气表示放心。

洛丝把最后的一句戏词说了,于是鲍特那富说:在演第三幕以前,须把第二幕再温习一次。他丢了演戏的事情,殷勤地欢迎伯爵,表示过度的敬礼;同时福歇利假意专心照管那些伶人们。米让嘯了一口气,双手放在背后,紧紧地望着他的妻子;此刻洛丝似乎有很烦躁的样子。

“喂!我们上去吧?”拉布迭特向娜娜问,“我先把你安置在楼上的化妆室里,然后下楼,把他带来给你。”

他即刻离开了楼下的包厢,她只好暗中摸索地沿着楼下散座的廊子里走。但是鲍特那富猜着是她,便来追赶,追到廊子的尽头,在昼夜有灯光照耀着的一条羊肠小路赶上了她。他为着急速进行起见,即刻与她谈起请她扮演淫妇的事。

“是不是?多么好的角色!这是为你而设的……你明天就来试演吧。”

娜娜表示冷静的态度,说要再看第三幕。

“唉!第三幕好极了!……那公爵夫人在家里耍风流,博里华因此憎恨,却又因此改过。而且,这里头有一段很滑稽的误会的话头,达第和来了,他以为自己是在一个舞女家里……”

“奢辣尔婷在里头吗?”娜娜抢着问。

“奢辣尔婷吗?”鲍特那富说时有几分难为情,“她有一出戏,不很长,却很能引人入胜……这是为你而设的,你相信我的话吧!你

肯不肯签字？”

她怔怔地望着他半晌，然后答道：

“等一会儿我们再看吧。”

她去会见拉布迭特，他正在楼梯下等她。全院的人们都认得是她了，于是大家唧唧喳喳地谈论起来：普鲁利耶以为她这一次如果再进院里来，乃是可耻的事情。克拉丽丝却很担心，怕娜娜夺了那奢辣尔婷一角。至于方丹呢，他假装不在意，表示冷淡的样子，因为他无论如何，总不应该攻击他曾经爱过的一个女人；其实他的心里由爱变恨，他记起她的忠心，她的美貌，又想起他因为有了魔鬼的淫邪嗜好，以至于不愿意与她同居，越想越记恨在心了。

这时拉布迭特再下楼来，而且走近伯爵，洛丝见了娜娜早已留神了，而今看见拉布迭特这一来，便猜透了一切。她被魔法累得要死，是的，不错；但是她想起这般地被人家抛弃，便气愤起来。她平日对于这种事情不肯向丈夫争论，这一次却忍不住了，便狠狠地对米让说：

“你看明白了吗？……不怕说的，如果她像当年抢史丹奈一般地抢了他去，我一定挖她的眼睛！”

米让很安静，很大方，似乎他看透了一切，他说：

“住口！呃？你快住口我就欢喜你了！”

他是一个会处世的人，他已经弄疲倦了魔法。他觉得：如果娜娜向他一招手，他竟可以甘心替她做牛马。那么，这样的热情，他怎能抵抗呢？他是懂得男人们的心理的，所以他只想趁这机会谋利。这要看将来怎么样，现在他只静候着。

“洛丝，登台吧！人家再做第二幕了。”鲍特那富叫。

“去吧！你由我去做就是了。”米让说。

他觉得恭维福歇利的戏剧乃是滑稽的事情。这一本戏剧是很有力量的了；不过，为什么那女人是这样的正经呢？这不是自然的！他冷笑地问：谁要把那博里华公爵派做奢辣尔婷的情人。福

歌利非但不生气,而且微笑了一笑。这时鲍特那富望了摩法一眼,有不如意的样子;米让见了,也有了感触,面色变为严重了。只听得鲍特那富骂道:

“天杀的!我们要开始了。喂,巴里约!……呃?波士克不在这里吗?他竟瞧我不起了!”

这时波士克却从容不迫地来了。大家开始温习,同时拉布迭特把摩法伯爵带上楼去。伯爵心中惶恐,怕见娜娜。自从他们二人绝交之后,他感觉得心灵十分空虚,生怕一变习惯便要受痛苦,所以任凭人家把他拉到洛丝家里。再者,他过的是糊涂的生活,他想要一切不闻不问,所以他自己禁止寻找娜娜,为的是避免与妻子争吵。他似乎觉得以他的身份而论,他应该忘记了她。但是他的内心酝酿着一种反动,娜娜渐渐地又征服了他;他想起从前种种的经过,与她的肌肤的诱惑,于是他的心中发生了一种新的感触,几乎是父亲爱女的心理。从前那可恨的一场大闹,已经烟消云散,他的眼睛再也看不见方丹,他的耳朵再也听不见娜娜骂他做乌龟,赶他出门了。这一切都不过是些言语,说出来就消灭了;至于他的内心的深处,还藏着一种温柔的回忆,渐久渐显,以至于令他坐立不安。他忽然起了痴呆的念头,自己怪自己,以为假使当初他真的爱她,也许她不至于负他呢。他的悲哀一天一天地更难堪了,他便变为很不幸的人。这好像一种旧伤痕重新发作,痛苦加倍。这不复是顿起的、盲目的欲望,只是一种妒忌的热情,只需要她一人,她的头发,她的嘴,他心心念念不忘的她的身体。当他记起她的娇声的时候,他的四肢百体都发抖起来。他想念她,像一个贪财的人的苛求,像一个细心的人的体贴。这爱情侵占他的内心,痛苦到了这个地步,所以拉布迭特来运动他去会娜娜的时候,他只听见了起头的几句话,即刻投入他的怀里,后来他自己也惭愧起来,自思自己这样身份的人,不该这样自贱。但是拉布迭特把一切都看透了,此刻他更表示他细心知趣,当他在楼梯下与伯爵分别的时候,只向他说

了几句很简单的话：

“在第二层楼，右边的走廊，那房门只是虚掩着的。”

现在只剩有摩法在这寂静的角儿上。当他在伶人休息厅的门前走过的时候，他从那些开着的门望进去，则见这一间大厅在白昼里有的只是污秽与破坏的痕迹。然而最令他诧异的乃是：他从那闹哄哄的、黑魑魑的戏座里出来之后，却看见这楼梯底下的灯光明亮，而且寂然没有人声；他还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到过这里，那时节有的却是氤氲的煤气，与楼上妇女们践踏之声。此刻他觉得那些化妆室里都是没有人的，走廊里也是空的，没有一个影儿，没有一声咳嗽。11月里的微弱的太阳，从方格的窗子照进来，放出一块黄光，在这尘埃飞舞的地上。他欣幸得了幽静，便慢慢地上楼，努力要替换呼吸。他的心里突突地跳着，生怕自己像一个孩子，只晓得流泪与叹息。到了第一层楼的平台，他自信没有人看见他，便把背倚在墙上；他把手帕子掩着嘴，注视那弯曲的梯级。他看见那铁制的梯栏被上楼的人们的手摩擦生光了，墙上歪的石灰也破裂了。这是下午的时候，楼上的女人们还在睡觉。但是，当他到了第二层楼的时候，他却遇见了一只红色的大猫，团团地睡在一个梯级上，他只好跨过了它。这猫的眼睛半闭，只有它看守着这一所屋子。每晚那些女人们留下了些脂粉余香，把它催眠了。

在右边的走廊里，那化妆室的门果然只虚掩着。那小马第尔德是一个不爱干净的女子，把化妆室弄得很脏。地上放着许多缺口的水壶，又有一张油腻的梳妆台与一张麦秆椅子，椅上染了红色的污点，教人猜是有人流血在那麦秆上面。墙上与天花板上糊着的彩纸也都被肥皂水溅脏了。拉梵特的香气变了酸味，以至于房里臭得很，所以娜娜把窗子打开。她肘倚着窗子一会儿，低头望下面的伯龙夫人，只听得她把扫帚扫那又狭又暗的天井上的青苔满布的石砖。一只黄雀停在百叶窗上，放出尖锐的啼声。这里绝对听不见大马路与其他的小马路上的车辆的声音，竟像外省一般幽

静。她举起了眼睛，瞥见巴诺拉马路的走廊里的屋顶，更远些便是卫维恩路的高房子的后面，幽静而似乎虚空的样子。她看见了许多屋顶的平台，又有一个照相家在平台上造了一间小屋居住。这都很有趣味。娜娜忘了形了，忽然听见似乎有人敲门。她转身喊道：

“请进！”

她看见是伯爵，便把窗子关上了，一则因为天气冷，二则怕那好奇的伯龙夫人听见。他们二人怔怔地互相注视了许久。伯爵心里不知是酸是辣，竟说不出话来，于是她笑起来，说：

“好！呆子，你来了！”

他的感触太厉害了，竟像冷僵了似的。他把她叫做夫人，他欣幸得与她再会。她为着促进事情起见，向他表示更熟的样子，说：

“你不要摆架子了。你希望看见我，是不是？那么，犯不着像两个泥捏的狗儿怔怔地互相望着……从前的事，我们二人都有罪过。唉！我呢，我宽恕你了！”

于是她说大家不该把旧事重提了，摩法点了一点头。他此刻镇静了，却还找不着话说，只觉得许多言语滚到了唇边。她看见他这样冷冷的，很有几分诧异，于是她用手段了，微笑地向他说：

“好，你是识事体的人了。现在我们既然讲和了，我们握一握手，做个好朋友吧。”

“怎么！好朋友！”他忽然担心起来。

“是的，这也许是我糊涂，但是我顾全你的体面……现在我们互相说明了，至少将来在什么地方相逢的时候不至于像两个木偶……”

他作势要打断她的话头，她抢着又说：

“你让我说完吧……你须知，没有一个人敢责备我。你偏要起了一个头，所以我老大不高兴……亲爱的，各有各的人格啊。”

“不是这个！”他激烈地说，“你坐下来听我说。”

他因为怕她走了,便把她推在那一张椅子上。他自己踱来踱去,越走越不自在。那小化妆室的窗子虽则关了,却充满了太阳光,室中微温,外面没有什么声音来扰乱他们。在大家静默的当儿,只听见那黄雀的啼声,好像远远地传来的一声一声的箫笛。他站在她的前面说道:

“你听我说,我这一来,为的是再要你……不错,我要重新开始。你是分明晓得的,为什么你这样说话呢?……答复我吧,你肯不肯?”

她低了头,把指爪抓搔着那染了红色污点的麦秆椅子。她看见他提心吊胆,越发不着急了。她终于抬起头来,她的面色变为严重,她竟能在她那一双美丽的眼睛里表现出愁容。

“唉!不行,我永远不会再同你结合了。”

“为什么?”他说时,面上现出愁苦之色,却又勉强掩饰着。

“为什么吗?……说哩!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如此而已。我不愿意。”

他还含着热情怔怔地望了她几秒钟。后来他屈了双膝,竟跪在地砖上了。她表示麻烦的样子,只说了一句:

“呀!不要孩子气!”

但是他已经做了。他倒在她的脚边,紧紧地搂抱着她的身体,把脸孔放在她的两膝之间,混进了她的肉里。当他这样抱着她的时候,他的双手与她的肢体只隔了一层轻纱,实在令他起意。他的身体发热而又震颤,更挨紧她的两腿,活像他想要钻进了她的肚子里似的。那旧椅子窄窄地作响。在那很低的天板之下,脂粉的香气变成的酸味里,他吐出欲望的哽咽来。娜娜由他做去,说:

“好!你这样一来又怎么样?这都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了……天啊!你真是一个少年人!”

他渐渐安静了,但是他仍旧跪在地下不放手,断断续续地说:

“至少请你听我说我要赠给你些什么……我已经看见了蒙梭

园的附近有一个公馆。我预备满足了你的一切的愿望。为着把你独占起见,我愿意把我的财产给了你……对了!我只有一个条件:便是独占了你,不与人们分享!如果你应承把身子只给了我一人,我愿意把你弄成一个最美丽最有钱的人:车子呀,钻石呀,衣服首饰呀……”

他每说了一句,娜娜便摇一摇头,表示很高尚的样子。然而他继续地说,直说到愿意把银子存在她家,于是她便烦躁起来说:

“哎呀,你诱惑我够了吧?……我是一个好心人,看见你如此凄凉,所以愿意给你鬼混一下子。但是,你已经闹够了,是不是?现在你让我站起来吧,我给你缠疲倦了。”

她挣脱了身子,站起来之后又说:

“不,不,不……我不愿意。”

于是他很辛苦地爬了起来,有气无力地倒在那一张椅子上,肘靠着椅背,双手捧着脸孔。现在轮着娜娜踱来踱去。一霎时,她注视墙上糊着的肮脏的彩纸,与那油腻的妆台,及那黯淡的阳光射着的一个污秽的小洞。后来她又在伯爵跟前停了脚步,安静地说:

“说也滑稽,有钱的人们常常以为他们可以把金钱买到一切……好!我不愿意又怎么样?……我不稀罕你的赠品,哪怕你把巴黎赠给了我,我还说不行,不行……你看,这里不是干净的地方,然而如果我喜欢与你在这里住,我便觉得这里很好;换句话说,如果我的心灵不在的时候,哪怕住在你的月殿天宫里,我也要闷死了的……呀!银子!可怜的小狗,我没有看见过银子吗?你须知,我不高兴要银子的时候,我便践踏银子,吐痰在银子上面呢!”

她说着,表示心中作呕。后来她又回到感情上头,用悲哀的腔调说:

“我晓得有些东西比银子贵重些……呀!如果人家把我所希望的给了我……”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双睛闪闪,露出有希望的样子。她又说:

“唉！这个，你是不能给我的。这与你没有关系，因此我才同你说起……总之，我们谈话吧……我愿意在他们的剧本里扮演那正气的妇人。”

“什么正气的妇人？”他诧异地问。

“当然是那公爵夫人啦！……他们以为我可以扮奢辣尔婷，真是胡说！这是毫无价值的角色，只做一出戏，而且又……再者，这也是他们误会了。我扮淫妇已经够了。老是淫妇！教人说我肚里有的只是些淫妇！总之，这太令人难堪了，我看得很清楚，他们似乎以为我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唉！他们真是没有眼睛的！当我想要出色的时候，我就可以扮得很大方！……呃！你瞧！”

她说着，退到窗前，然后走回来，走的时候昂了头，大模大样地走，像一个肥胖的母鸡恐怕弄脏了脚爪似的。他望着她，他的眼睛还蕴着眼泪，看见了这一场喜剧，真是笑不得，哭不得，只好痴呆地坐着。她散步了一会子，嫣然微笑，眨了几眨眼睛，表示她的确会扮公爵夫人。后来又在他跟前站住了，说：

“喂！我想行了吧？”

“呀！好得很！”他吃吃地说时，眼神溷浊，心里还未安静。

“怪不得我说要扮那正气的妇人，我已经在我的家里试过了，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像我一般地表演那轻视男子们的公爵夫人；刚才我在你跟前走过，把眼睛斜望你，你注意到了吗？这真所谓传神到了骨髓！……再者，我要扮一个正气的妇人，我做梦也想着，因此不快活起来。我非得到这一角不可，你懂吗？”

她的面色变为严重了，她的声音很硬，真的为达不到愿望而伤心。摩法因为她不肯重归于好，所以心绪不宁，只等候着，并不懂她说的是什么。这时大家静默了一会子。室中空静，没有一个苍蝇飞鸣的声音烦扰他们。

“你不晓得”，她又说，“你可以叫人家把这——一个位置给了我。”

他呆了半晌，然后表示失望的样子，说：

“这是不可能的！刚才你自己也说这与我没有关系哩。”

她耸了一耸肩，抢着又说：

“你就下楼去向鲍特那富说我要那一个位置……你不要这样不懂世情了！鲍特那富需要钱用。好！既然你有钱拿去弹雀儿，你就借钱给他吧！”

他一时不肯就答应，于是她生气了，说：

“好的！我懂得了：你恐怕洛丝呕你的气……刚才你倒在地上哭的时候，我还没有同你说起她；我一说起，话就长了……呃！一个人向女人发过誓，说永远地爱她的时候，决不能在第二天就随便地另找一个女人。唉！伤痕在这上头了，我想起来了！……亲爱的，米让夫妇乃是最可憎恶的了！在未跪在我跟前的时候，你应该先与他们绝交再说！”

他叫苦连天，终于能够插进一句话了：

“呃！我不稀罕洛丝，我即刻就丢了她。”

在这一点，娜娜似乎满意了。她又说：

“那么，你还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呢？鲍特那富是主人……你可以说除了鲍特那富之外还有福歇利，但是……”

她把声音变慢了，因为她说到了不容易开口的地方。摩法低了头，一声不响。原来他对于福歇利与伯爵夫人往来很密的事，故意装作不知道，渐渐也就安心，希望从前在台布路辛苦地熬了的一夜，乃是他自己疑心生暗鬼之所致。然而他到底憎恶他，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这时娜娜冒险宣战，要看丈夫比情郎如何，于是她又说道：

“好！怎么样？福歇利并不是一个魔鬼！他是好说话的。其实他也是个好人……呃？你晓得了吧？你同他说叫他留那位置给我。”

摩法听说要他这样去运动，他就心中不忿起来了。

“不行，不行，决不！”他说。

她在等候着。她想要说这么一句“福歇利不能拒绝你的”，但是她觉得这话未免过火了些。不过，她微笑了一笑，这一笑很奇怪，便等于说了那一句话。摩法抬了头望她，又把头低了，面色大变，很难为情。

“呀！你不是殷勤的人！”她终于说了这么一句。

“我不能！”他很悲哀地说，“你要什么都可以，只这一层我做不来。唉！我的爱神，我哀求你。”

于是她即刻争辩起来。她把纤纤的双手按仰了他的头，然后弯了腰，把嘴合着他的嘴，给了他一个长吻。他在她的下面打寒战，闭了眼睛着了迷。于是她把他拉起来。

“去吧！”她简单地这么说了一句。

他走向门口，正要出去，她又把他拥抱着，装做温柔和顺的样子，昂了头，把下巴摩擦他的褂子。

“那公馆在什么地方？”她很低声地问，有喜悦而惭愧的样子，像一个孩童起初不要好东西，后来又开口要求似的。

“在维利耶路。”

“那边有的是车子吗？”

“是的。”

“又有绫罗锦绣与钻石吗？”

“是的。”

“唉！我的小狗，你真是个好人在！你须知，刚才我说的乃是吃醋的话……我同你发誓，这一次决不像前次了，因为现在你知道女人需要的是什么了！一切都由你供给，是不是？那么，我用不着什么人了……呃！现在只有你！你，你，你！”

他在他的脸上与手上吻了又吻，然后把他推出了门口，她自己喘气一会儿。唉！这不爱清洁的马第尔德的化妆室是多么臭啊！冬天的太阳照进来，气候温和，竟像勃罗旺斯的一间卧房；但是脂粉的臭气实在太重了，而且还有其他不干净的东西。她把窗子开

了,重新又把肘凭着窗子,审视着屋顶的玻璃,以减省等待的辛苦。

楼梯里的摩法却蹒跚地走,耳边轰轰作响,他打算怎样说呢?这与他没有关系的事情,叫他如何开口?他到了戏院里,忽然听见了一场吵闹,原来大家正在做完第二幕,福歇利想要把普鲁利耶的戏词减少了一段,所似他生起气来,嚷道:

“那么,请您都删去了吧!我觉得更痛快些!……怎么!我没有两百行,人家还要删!……不行!我受够了,我不干了!”

他从衣袋里取出一张揉皱了的字纸,放在手里搓弄,作势要摔给哥赛尔。他为虚荣心所驱使,面色变白了,嘴唇变薄了,眼睛冒火了,掩饰不住心中的愤激。普鲁利耶是包厢里的人们所喜欢的美男子,竟只唱两百行的戏词!他很痛心地说:

“您为什么不叫我做个跟班,用托盘捧书信呢?”

鲍特那富因为他很能招徕包厢里的女人,不好怎样得罪他,于是说道:

“哎呀,普鲁利耶,请您客气些吧。不要开口闹人家吧……人家还要替你找着戏词。福歇利,是不是?您给他加上些戏词……到了第三幕,我们竟可以增加一出呢。”

“那么”,普鲁利耶说,“我要闭幕时的最后一句话……人家总应该把这个给我吧!”

福歇利不作声,有默认的样子。于是普鲁利耶把戏词放进了衣袋里,然而他还是老大不高兴。在他们争吵的当儿,波士克与方丹都表示不关心的样子:各有各的事,事不关己便不必出头。这时伶人们都围绕着福歇利,问他,找话恭维他;米让却静听普鲁利耶喃喃地埋怨着,同时他很关心地窥伺摩法是否回来,所以摩法一进来,他就看见了。

伯爵在黑暗里停了脚步,踌躇了半晌,不敢撞见他们吵嘴。但是鲍特那富一眼看见了他,便走近他,说:

“呃?您看这一班人!伯爵先生,您不晓得,我好不容易同他们

周旋！他们一个个都是要比人高一等；他们也死要钱，所以常常吵闹，我辛苦，他们就快乐了……对不起，我的脾气发了。”

他住了口，大家静默了一会儿。摩法找话转弯，然而他找不着什么话，终于径直地说了出来：

“娜娜想要扮演那公爵夫人。”

鲍特那富吓得一跳，嚷道：

“好了吧！她不疯了？”

后来他注视伯爵，看见他的面色大变，有心烦意乱的样子，他即刻变为安静了。

“呸！”他只简单地这样说了。

大家又静默了一会儿。其实他不管是谁扮演。也许这肥胖的娜娜扮演那公爵夫人还更有趣呢。再者，这么一来，他便可以抓住了摩法了，所以他不久就决定了主意，转身叫道：

“福歇利！”

伯爵作势止住他。福歇利也不听见，他挨近方丹的丑角的衣服，正在教他怎样扮演达第和。方丹知道达第和是马赛人，要带马赛口音，于是他模仿马赛的口音。他把戏词都念过了，问是不是这样。他自己也怀疑起来，似乎想要虚心受教。但是福歇利很冷淡地对待他，而且指摘他许多错处，所以他即刻心中不忿起来！好的！既然他不懂得剧情，为众人的好处起见，他还是不出台的好！

“福歇利！”鲍特那富又叫。

于是福歇利走开了，他欣幸趁此离开了那讨厌的方丹；方丹看见他匆匆就走，觉得他瞧他不起。只听得鲍特那富又说道：

“我们不必停留在这里，到那边去吧，先生们。”

为着避免窃听起见，把他们二人领到戏院后面的收拾房里。米让诧异起来，目送着他们走了。他们走下了几个阶级，原来这是一间正方形的屋子，两个窗子对着天井。肮脏的玻璃上透进了一道微光，在很低的天花板下成为淡白的颜色。屋子里有许多格架

子,架子上有种种的什物,乃是从拉白路的旧货店里买来的。其中有许多盘碟,与纸造的金杯;又有很旧的红色雨伞,与意大利的瓮子,以及种种形式的时钟、托盘、墨池、手枪、抽气筒等物。这些都是破旧的东西,层叠着,上面还有拇指般厚的一层尘埃掩盖着,叫人认不出是什么东西。这是五十年来所演过的剧本剩下来的物件。其中有铁锈的气味、破布的气味、潮湿的纸器的气味,真是臭得不堪。

“请进”,鲍特那富说,“至少我们可以说体己话了。”

伯爵很难为情,走开了几步,让鲍特那富与福歇利商议。福歇利诧异地问道:

“什么事?”

“呃”,鲍特那富说,“我们忽然有了一个主意……您不要忽略了。这是很要紧的……您以为娜娜扮演那公爵夫人怎么样?”

福歇利吃了一惊,嚷道:

“呀,不行!是不是?这真是笑话……岂不令人笑煞!”

“呃!惹得人家笑的时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亲爱的,请您考虑考虑吧……这主意很能博得伯爵的欢心。”

摩法要掩饰他的烦乱的心情,便从木板上的尘埃里拾起了一件东西,这东西似乎是他所不认识的。原来这是一个鸡蛋盅,盅脚是用石灰改造了的。他也不看是什么东西,只拿在手里,上前说道:

“是的,是的,这一定是很好的。”

福歇利转身向他,现出老大不高兴的样子,以为伯爵与这戏剧毫无关系,于是他干脆地说:

“决不!……娜娜扮淫妇是尽可以的,至于正气的妇人,她不行!岂有此理!”

“您误会了,先生”,伯爵大着胆说,“恰好刚才她还在我跟前扮了一个正气的妇人……”

“在哪里？”福歇利问时，越发诧异了。

“在楼上，一个化妆室里……呃！不错。呀！她扮得真是大方！尤其是她的眼睛一斜……您看，她走过来的时候像这个样子……”

于是他因为热心地想要说服他们，竟忘了形，擎着那鸡蛋盅，便学娜娜走路。福歇利怔怔地望了他半晌：他懂得了，不再生气了。伯爵觉得他的眼神里有嘲笑而且可怜的样子，于是停了脚步，脸上微红。

“唉！这是可能的”，福歇利逢迎他的意思说，“她也许扮得很好……不过，这一个位置已经派定了，我们不能从洛丝手里抢回来啊。”

“唉！如果只有这个，让我调停就是了。”鲍特那富说。

但是福歇利看见他们二人合攻他一人，他懂得鲍特那富暗中有利益的关系，于是他不肯示弱，气愤愤地越发激烈起来，要打断这一场谈判。

“呀，不！呀，不！纵使这位置是空的，我也不给她……呃！你们明白了吧？不要再啰唆罢……我不想杀了我的剧本。”

大家难为情，静默了半晌。鲍特那富以为自己在场不方便，于是走开了，伯爵低了头，后来又勉强抬了头向福歇利说，声音渐渐变坏了：

“亲爱的，假使我求您帮忙做了这事，好不好？”

“我不能，我不能。”福歇利执拗地说。

摩法的声音更硬了：

“我请求您……我要这样！”

他说着，把眼睛盯着他。福歇利看见他的眼神里有威吓的样子，忽然让步了，吃吃地说了些模糊的话：

“随您的便吧，我不管……呀！您多管事了。将来您看，将来您看……”

此刻他们越发难为情了。福歇利背倚着一个架子，很烦躁地顿脚。摩法把那鸡蛋盅在手中打滚，似乎很注意地审视着。

“这是一个鸡蛋盅。”鲍特那富走来殷勤地说。

“呃？不错，这是一个鸡蛋盅。”伯爵说。

“对不起，您满身染了尘埃了。”鲍特那富说时，把那鸡蛋盅放回原处，“您是懂得的，假使要天天打扫尘埃，岂不麻烦死了……所以这里不很干净，零乱得很，是不是？……呃，您相信不相信？这里头还值得不少的钱呢。请看，请看这一切。”

他把摩法领去参观那些架子，在天井里射进来的微青的阳光里，他把那些什物一件一件地说出了名字，笑着说是希望教他开个杂货店。当他们回到福歇利跟前的时候，鲍特那富安静地说：

“您听我说，既然我们都同意了，我们就把事情办妥了吧……呃？”恰巧米让来了。

原来米让已经在走廊里徘徊了半晌。鲍特那富与他商量修改条约，只一开口，他就生气起来，说这是不名誉的事情，要误了他的妻子的前程，他非打官司不可。然而鲍特那富很安静地同他说了些理由：说他觉得这位置配不起洛丝，他宁愿把她保留到《小公爵夫人》演完之后，再给她主演一本歌剧。米让还是一片声吵嚷着，于是鲍特那富突然愿意解约，说戏狂剧场出高价聘他的妻子，她尽可以到那边去。米让一时愤激，并不否认人家聘她，却表示他藐视金钱；既然人家聘他的妻子扮演那公爵夫人爱莲，她就非扮演不可，他做丈夫的便牺牲了财产亦所不惜，因为这是名誉的关系。大家争论到这上头，更争不出一个结局。鲍特那富说来说去，只说这一个理由：既然戏狂剧场愿意给洛丝每晚三百法郎，而且演一百次；而在陆离戏院的时候她只有一百五十法郎，现在他让她走了，她可以多赚一万五千法郎。然而米让却在艺术方面说话：假使人家看见洛丝失去了位置，岂不惹起许多闲话吗？人家会说她担任不起，所以院中经理不得已而另请别人替代。这样一来，她的艺术

的声价岂不降低了？不行，不行，决不！名誉比金钱还要紧些！忽然间，他又表示一种妥协的办法：说如果人家给他一万法郎赔偿损失，他便叫洛丝到戏狂剧场去。鲍特那富听了，不知如何是好；米让却把眼睛盯着伯爵，安静地等候着。摩法见米让如此说法，心里便松快了，说：

“那么，一切都妥当了。我们大家都是好说话的。”

鲍特那富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听了伯爵的话，便生气地说：

“呀！不行！岂有此理！这岂不是傻子做的事情？丢了洛丝，要花一万法郎吗？人家岂不看轻我了？”

伯爵不住地点头，命令他应承。他还踌躇了半晌：这一万法郎虽不是从他自己的荷包里挖出来的，然而他也可惜，喃喃地埋怨着。末了，他才恶狠狠地说道：

“也罢，我是没有不愿意的。至少我可以摆脱了你们。”

方丹已经在天井里偷听了一刻钟，因为他很会捣鬼，所以下了楼来偷听，听懂了之后，他又上楼报告洛丝。说人家正在说她的坏话。她听了便跑到那收拾房里来。众人都住口了。她怔怔地望着那四个男人。摩法低了头，她把眼睛质问福歇利，他也只垂头丧气地耸了一耸肩，算是答复她。至于米让呢，他与鲍特那富争论条约的内容。

“什么事？”她用简单的声气问。

“没有什么”，她的丈夫说，“鲍特那富给我们一万法郎，要收回你的位置。”

她发抖了，面色大变，捏着双拳。一霎时，她把眼睛狠狠地望着米让。平日的时候，关于谋生的事情，她很柔顺地听从她的丈夫，任凭他同戏院经理或她的情郎们订条约；这一次她却非常地发怒了，她对着他的面只嚷了这么一句，像打他一鞭似的：

“唉！你真是一个没志气的人！”

她说着就走了。米让吃了一惊，连忙去追赶她。怎么？她不

疯了？他低声地同她说：这一方面有一万法郎，那一方面有一万五千法郎，共是两万五千法郎，这是一宗好生意！无论如何，魔法是丢了她的了；乐得用一个好手段，从他的翼上拔下一根最后的羽毛来。但是洛丝气愤地只不理他。米让本来不怕他的妻子着恼，也就离开了她。这时鲍特那富已经领着福歇利与魔法回到戏院里，他便向鲍特那富说：

“我们明天签字吧。请您把钱预备好。”

恰巧娜娜得了拉布迭特的报告，扬扬得意地下楼来了。她扮出一个正气的妇人，做出大方的态度，给这些糊涂虫看一看，好教他们晓得她愿意做的时候谁也比不上她。但是她险些儿受了累：洛丝一眼看见她，便扑在她的身上，喘着气吃吃地嚷道：

“你，我将来再找你……我们两个一定要算一算账，你晓得不晓得？”

娜娜突然遭了这一打击，一时忘了形，几乎要把手叉着大腿骂她做一个淫妇，然而她终于忍了气，仍旧装着大方的态度，像一个侯爵夫人快要踏着一片橘子皮似的，努力把声音变委婉了，说：

“呃？什么？亲爱的，您不疯了？”

于是她继续地表现大方；洛丝走了，米让跟着她走，几乎认不得是她了。克拉丽丝快活得很，因为刚才鲍特那富已经答应给她扮演奢辣尔婷。福歇利的神气黯淡，把脚踏着地下，不肯就离开了戏院。他的戏剧糟了，他要想法子补救。娜娜走来，捏住了他的手腕，把他拉得很近她的身边，问他为什么觉得她这样可怕，她不会吃了他的剧本啊。她说得他也笑起来，于是她又隐隐地说如果他要是在魔法家中活动，而又与她不和，这就是他呆。假使她记不得戏词，她有的是提戏人；而且他把她看错了，她将来一定很能卖座呢。这时大家商量好，叫福歇利把公爵夫人的戏词减了些，好添些给普鲁利耶。普鲁利耶真是欢天喜地。娜娜这一来，许多伶人得了快乐，只剩有方丹冷冷的。他坐在那小架子的黄色灯光之下，越显出

他的山羊的脸孔；他在假装没有人理他的样子。娜娜安然地走近了他，同他握了一握手，说：

“你好吗？”

“呃，还不坏。你呢？”

“我很好，谢谢。”

这就完了，他们好像是昨天在戏院门口才分别了似的。这时伶人们还在等候着；鲍特那富说今天不试演第三幕了。波士克恰是这一次偶然不迟到，便喃喃地埋怨说：人家用不着他们还要留他们在戏院里，以至于枉费了整个下午的时间。于是人人都走了。到了下面的街道上，他们见了日光便连眨眼睛，像瞎了似的。他们似乎是到了一个地窖里经过了三个钟头，一味争吵，所以弄得脑筋紧张了。伯爵的筋折了，头空了，与娜娜一块上了车，同时拉布迭特把福歇利领了去，一路上劝慰他。

不久以后，《小公爵夫人》第一次开演了，这竟是娜娜的一场大祸。她表演得很不好，她勉强装腔作势，观众借此取乐。人家不喝倒彩，因为人家看来很开心。洛丝在近台的包厢里，每逢她的敌人登台的时候，她用一种尖锐的笑声笑她，惹得全座耸动。这是第一次报仇。到了晚上，娜娜独自一人伴着摩法的时候，看见他很伤心，便气冲冲地说道：

“唉！好一班狐群狗党！这一切都是妒忌的关系……呀！他们不晓得，我哪里怕这个？……难道我现在还靠他们吃饭不成！……呃，他们尽管笑，我拿出了一千法郎，便可以把他们引诱了来，在我跟前舔地上的泥土！……是的，我要教全巴黎都看我做一个阔气的女人！”

第十章

从此以后，娜娜变成了一个阔气的妇人。她突然出了风头，因为她的金钱与美貌，全巴黎都知道了她的名字，她不久就与巴黎所最爱的妇人们并驾齐驱。商店的门面有她的相片，报纸上也常常有人说起她。当她坐着车子经过马路的时候，人人都回头望她，说出她的名字，大众感动，俨然像民众欢迎皇后。娜娜躺在车上快活地微笑，表示与民众很熟的样子；她的衣服辉煌，眼边带着青痕，唇上染着胭脂，头上烫的是金黄的美发。最不可思议的乃是：这肥胖的女子在戏台的做作很笨，她一扮演正气的妇人就很滑稽；然而她在城市的时候却真的像大家的风范，毫不费力。她是毒蛇般的柔软，好猫般的大方，总之，她是淫妇队里的贵族，掌握了整个巴黎，做一个无上权威的女主人。她的一言一动，总有许多贵族的妇人模仿她。

娜娜的公馆在维利耶路嘉定路口，这是一个奢华的地方，旧时的蒙梭平原，现在成为贵族所住的区域。有一个少年画家，初次成名便疯狂起来，建筑了一所住宅，后来住不得几天，又不得不发卖了。这住宅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样式，外面像一个王宫，里面划分得很新奇，有现代的种种方便，却有与别家不同的地方。摩法伯爵买来做娜娜的公馆的时候，已经是布置好了家具的了：这里头有的是一大堆的古玩，东方式的美丽的壁毡、古式的桌子、路易十三式的大安乐椅子等物。娜娜到了这艺术化的陈设里，古色古香，件件都

是很雅的东西。但是，宅子中间的很大的画室对于娜娜没有用处，所以她把它改造，只在楼下保留着一个花厅、一个大客厅、一个饭厅，却在第一层楼布置一个小客厅，在她的卧房与梳妆室的旁边。她这种意见竟令建筑师吃惊，巴黎马路上的女子竟这样会鉴赏风雅。总之，她并不怎样把宅子弄坏了，甚至于能增加家具的美观，只嫌有些艳丽过度的地方，未免显得她是当年在商店门面徘徊欣赏的一个卖花女。

天井前的长檐下，有地毯铺着台阶。人家一到了通过室里，便有一种紫罗兰的香气扑鼻而来，很厚的壁毡里也蕴藏着一种温暖的空气。一个黄红两色的大玻璃窗，把一种金光照着那广阔的楼梯。在下面，有一个木塑的黑奴捧着一只银盘，盘上满是宾客的名片。又有四个大理石塑的女子，双乳裸露，双手擎着灯台。通过室里与平台上，有波斯古毡垫着的小横炕，法国古毡的靠背椅子，把第一层楼弄成一个外厅，炕上与椅子上常有男人们的外套与帽子。毡毯等物消灭了脚步的声音，像一个教堂，门户关上了，静寂中含着神秘。

那大客厅是路易十六式的，太奢华了，所以娜娜不轻易开门，须等到王宫里的或外国的贵人到来的时候，才在这里开盛大的夜会。平日的时候，娜娜须到了吃饭的时间才下楼来。当她独自一人在饭厅里吃饭的日子，她有几分感觉得空虚。这饭厅很高，厅里有一张古桌，桌上有许多古时的瓷器与银器。她吃了饭便忙着上楼，在三间房子——卧房、梳妆室、小客厅——里过生活。她已经把卧房修改过两次了，第一次用淡紫的缎子做壁毡，第二次用蓝色的花纱；然而她还不满意，她觉得没有浓味，所以她再想法子修改，一时还想不出。床低得像一张沙发，花了两万法郎。家具漆的是白色与蓝色，镶着银网子。到处有些白熊皮垫在地上，太多了，竟掩住了地毯，因为娜娜自小有了一种怪脾气，要坐在地上脱袜子，现在还改不了这习惯。卧房的旁边乃是小客厅，这厅的陈设混杂

得有趣,是很妙的艺术化。壁上铺的是桃红色的、金线绣的彩绸;厅里陈列着许多珍品,各国的、各式的都有,譬如意大利的小屋子、西班牙与葡萄牙的钱柜子、中国的宝塔、日本的屏风,都是珍贵的东西。又有好些瓷器、铜像、刺绣品等物。此外还有床一般大的安乐椅,床坳一般深的横炕。这活像宫妃们的迷楼,舒服得令人欲睡。这厅有的是种种古雅的颜色,除了几张艳丽的椅子之外,没有一件东西显得主人是一个荡妇。然而却有两个小塑像,一个是只穿着衬衣的女人,在寻觅她的虱子;另一个将手当做脚走路。这两个新奇的塑像便够把这小客厅染污了。客厅的旁边,从差不多常常开着的门看过去,便可以看见那梳妆室,室中的什物都是大理石做的或玻璃做的,浴盆里有一个白色的受水盆,水壶与脸盆都是银做的,还有许多象牙与水晶的装饰品。窗帷闭着,室中只有淡白的阳光,娜娜的香气从这里直透到天井,整个公馆都被她催眠了。

宅中的设备乃是一件难事。娜娜有的是索爱,这丫头始终尽心于她,早已料到有这发达的一天,所以安然地等候了几个月。现在索爱是扬扬得意的了,她是宅中的管家,自己贮蓄金钱,同时又尽量很忠厚地服侍夫人。但是一个女仆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酒席主任、一个车夫、一个门房、一个女厨子。再者,又要创办一个马厩。于是拉布迭特努力献殷勤,凡是伯爵所讨厌的事情他都甘心担任奔走。他去找马贩子买马,又到车行里买车,人家往往遇见他揽着娜娜的臂同去购买,好逢迎她的意见。甚至于奴仆们也是由他荐来的:车夫查理是从哥伯洛斯公爵家里出来的,是一个快活汉子;酒席主任余良的头发烫得很好,而且笑容满面;又有一对夫妇,女的名叫维多林,做女厨子,男的名叫福朗素华,做门房,兼做跟班。福朗素华穿的是短裤子,脸上搽着粉,上衣披着娜娜赐给他的号衣,这衣是浅蓝色的,袖章却是银色的;他在通过室里接待宾客。这竟是王妃的派头了。

到了第二个月,宅中设备好了,一共花了三十万法郎。马厩里

有八匹马,车房里有五辆车子,其中有一辆是银车,一时压倒巴黎。这么一来,娜娜就有了巢穴。《小公爵夫人》演到第三次之后,娜娜便与陆离戏院脱离;鲍特那富虽则得了伯爵的金钱,仍旧免不了在破产的恐慌中挣扎。她虽则不稀罕做戏,但是因为这一次表演失败,心中未免郁郁不乐。更加上了方丹那一次的教训,她更痛恨男人,所以现在她说经过了古怪的嗜好的苦味之后,她变成很强的人了。但是她有的是鸟儿的头脑,并不执定要报仇。除了愤怒的时间之后,她有用钱的嗜好,却又藐视给她钱的男子,她仍旧是一个败家精,累得情郎们破了产,便越发自负了。

娜娜第一着便先把伯爵驾驭住,她把他们交际的章程规定了。他每月给她一万二千法郎,赠品在外,而他只要求她绝对地不二心,作为交换的条件。她呢,她发誓说她决不二心:但是她要求他尊重她的人格,完全地顺从她的意志,容许她有女主人的绝对自由。所以她将来天天可以接待宾客;他非在规定的时之内不许到来。总之,对于任何的事情,都要他有盲目的信仰。他因为妒忌心重,一时踌躇不就应该承,她便假装有自尊之心,说要把一切都奉还了他;同时又把小路易赌咒,说“这样还不够吗?”“恋爱场中是不能不尊重人格的!”度过了第一个月之后,魔法已经尊重她了。

但是她得寸进尺,有求必得。不久之后,她竟令伯爵相信她是一个好心人。当他郁郁不乐地到来的时候,她便设法令他快乐;先问他有什么心事,然后向他进忠告。她渐渐管到他家里的事情,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他的精神上的现状与经济上的现状,一一由她评判,她的话十分公平,显得是一个忠厚的女人。只有一次她为爱情而生气,因为他告诉她,说大约不久达克奈就要向他家请求与他的女儿爱斯迭尔结婚。自从伯爵披露了之后,达克奈自以为有手段,同她绝交,把她看做一个坏女人,所以现在她就诽谤她的旧情哥儿:说这是一个专吊膀子的男人,他的财产都给他同些坏女人们吃光了;说他没有道德,他虽则不要女人给他的钱,却利用别人的

钱,只有些时候他送人家一个花篮或请人家吃一顿饭。伯爵听了,似乎觉得这些弱点都是可以原谅的,于是她老实不客气地说达克奈同她睡过觉,加上了许多刺耳的秽语。这样一来,这一头亲事竟不成问题了。好!这样惩戒他一次,好教他下次不再忘恩背义!

公馆里的家具还不十分完备。有一天晚上,娜娜给了魔法许多山盟海誓,说她绝对不二心。魔法走了之后,她竟留王多弗尔伯爵在宅中住下。半个月以来,王多弗尔天天来拜访她,送花给她,殷勤地追求她,她终于顺从了,这并不为的是嗜好,只想要表示她是一个自由的人。然而后来她又起了谋利之心,因为第二天王多弗尔帮助她付了一笔账目,乃是她所不肯要魔法开支的。她尽可以在王多弗尔身上每月取得八千或一万法郎,作为她的零用钱,倒是很有益处的。这时王多弗尔正在大肆疯狂,将要把他的家产变卖净尽了。他的马匹与绿西已经吃了他的三个田庄,现在娜娜快要把阿米堰他的府第一口吞下了肚子里。他忙着打扫精光,直变卖到费理伯·奥古斯特时代的他的祖宗所建筑的城楼的残余。他越败家,越发狂,觉得把这最后的财产给了这全巴黎所垂涎的女人,倒是一件痛快的事情。他也像魔法一般地接受娜娜的条件,容许她绝对的自由;他只在规定的日子来寻欢娱,而且不像魔法那样不懂世情,要求她发什么盟誓。魔法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至于王多弗尔呢,他分明晓得;但是他始终不曾说一句隐语,假装一切都不知道。他的笑口常开,显得是一个及时行乐的人!他不要求那不可能的事,但愿他得了他的时间,而全巴黎也知道,就好了。

到了现在,娜娜的公馆的确设备好了。宅中的人物齐了,马厩里、厨房里、娜娜的卧房里,都有了人。索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意外的艰难一到了她的手里就都办妥;像一个戏院,像一个政府,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事事都施行得很准确,所以起初的几个月竟没有什么冲突或紊乱的地方。不过,索爱给夫人累够了,夫人一时不小心,或一时脾气发,都是索爱吃亏,因此她渐渐松懈了些,而且

她又注意到：当夫人做错了一件事要她补救的时候，她便可以于中取利，于是她在浊水里捞金钱，一个一个的路易都到了她的手里。

有一天早上，摩法还没有从卧房里出来，索爱已经把一个周身发抖的男子领进了梳妆室里，娜娜正在那里换衬衣。

“呃？原来是小娃娃！”娜娜吃惊地说。

这果然是乔治。他看见她只穿着一件衬衣，赤裸的双肩承着金黄的头发，他即刻奔上前来挽住了她的颈，把她到处狂吻。她吃惊地挣扎着，气喘喘地、断断续续地说道：

“快放手！他在这里呢！你真糊涂……您呢，索爱，您不疯了？快把他领出去吧！您把他留在下面，让我想法子下楼来。”

索爱只好把他推出去了。等一会儿，娜娜躲了空儿，下了楼来，到饭厅里会见他们，便把他们二人都骂了一顿。索爱心中不忿，努起嘴唇走了，走时还喃喃地说她本来想要博得夫人的欢心。乔治怔怔地望着娜娜，他得与她重逢，快乐极了，一双美丽的眼睛里蕴着泪珠。现在是苦尽甘来的时候了，他的母亲以为他老成了，便允许他离开了芳呆特村，因此，他一出了火车站，即刻叫了一辆车子，赶来与他的爱人接吻。他说他愿意像当年在美若德村一般，在卧房里赤着脚等候她，一辈子不离开她。他一面说，一面动手，因为他与她分别了一年，现在须要摸她一摸了。他捏住了她的双手，直搜进了她的梳妆衣的阔大的袖子里，摸到肩头为止。

“你始终爱你的小娃娃吗？”他用孩子的口气问。

“当然，岂有不爱的道理！”她说时，突然挣脱了身，“但是你并不先通知我，你就来了……好孩子，你须知，我是不自由的，你应该规规矩矩的才好。”

乔治下车进门的时候，因为一时满足了许久的期望，神志昏迷，竟不曾看见他所到的是什么地方。此刻他清醒了，便觉得周围的景象都变了。他审视那奢华的饭厅，则见很高的天花板是有雕刻的，碗橱上摆放着许多银器。

“呀！是的！”他悲哀地说。

她吩咐他千万不要在早上到来。下午四时至六时是她接见宾客的时间，如果他要来，可以在这时间内到来。他怔怔地望着她，现出要向她询问什么的样子，却不敢问；她便在他的额上吻了一吻，表示她的好心，说：

“你要规规矩矩的，我一定尽我的能力。”

实际上是她再也不喜欢这事儿了。她觉得乔治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她愿意要他做一个朋友，如此而已。然而他天天在四点钟到来，似乎十分可怜，所以她往往让步，把他留在衣橱里，仍旧让他揩拾她的丽质的一涓一滴。他再也不离开公馆了，他像那小狗珍珠一般地熟，两个都在娜娜的裙底嗅取余香；虽则当她有另一个人的时候，她偶然觉得寂寞无聊，也就与他稍为温存，他便欢天喜地，欣幸得了意外的恩宠了。

胡恭夫人大约是听说乔治仍旧落在这坏女人的手里，所以她赶到巴黎来求她的另一个儿子费理伯的援助。原来费理伯此时已经升了陆军中尉，在万生的军营里。乔治来巴黎是不给他的哥哥知道的，现在他的母亲告诉了他的哥哥，他便悲闷起来，生怕费理伯用强。他因为太爱娜娜了，遇事必坦白地告诉她，所以从此之后他同她谈话的时候无非说及他的哥哥，说他是一个硬汉，什么事情都敢做的。

“你懂吗？妈妈是不会到你家来的，然而她却会差我的哥哥来……对了，她一定差费理伯来找我的。”

第一次的时候，娜娜气愤不过，冷冷地说：

“岂有此理！我倒要看一看！哪怕他是一个陆军中尉，福朗素华会替你把他摔出了门口去！”

后来乔治还说起他的哥哥，说了又说，她终于打听费理伯了。一礼拜之后，费理伯从头至脚都给她认识了：他很高大，很强壮，很快活，只嫌粗暴了些。除此之外，她还调查得了些详细的报告：他

的臂上有许多毛，肩上有一个黑痣。有一天，她幻想着这大汉子到来，又想到她叫福朗素华把他赶出去，想得心热了，便说道：

“喂，小娃娃，你的哥哥不来……可见得他是一个没志气的人！”

到了第二天，乔治独自一人伴着娜娜的时候，福朗素华上楼来请问夫人，是否肯接见陆军中尉费理伯·胡恭。乔治的面色变了，说：

“我早就猜他来呢！今天早上妈妈曾经对我说起。”

他哀求她吩咐福朗素华回说她不能见客，但是她已经站起来，盛气地说：

“为什么呢？他以为我怕他！……好！我要开他的玩笑……福朗素华，请您让胡恭先生在客厅里等候一刻钟，然后请我下去。”

她不再坐了，只兴奋地踱来踱去，从火橱上的立镜走到梵尔斯的小镜，又在一只意大利的箱子上低头照看她的脸孔。她每次一定斜了一眼，或微笑了一笑。同时乔治坐在安乐椅上垂头丧气，料定有一场大闹，心里非常着慌。她一面走来走去，一面说了些简短的句子：

“这男子等候了一刻钟该是缓和的了……再者，他以为到一个荡妇家来，我的客厅就可以令他惊叹……是的，是的，我的乖乖，请你把一切都细心看一看。这并不是假的，好教你尊重小家的女人。男人们谁不该尊重我？……呃？一刻钟过了吗？不，只过了十分钟。唉！我们有的是时间。”

她坐立不安了。到了一刻钟，她把乔治赶走，而且叫他赌咒不在门边偷听，因为如果奴仆们看见了他，便失了体统。乔治在走过卧房的时候还用愁惨的声音说：

“你须知，这是我的哥哥……”

“你不要怕”，她很自大地说，“如果他有礼貌，我也有礼貌。”

费理伯·胡恭穿着礼服，由福朗素华引进小客厅来。未来以

前,乔治遵从娜娜的命令,蹑着脚走过卧房里。但是他听见了人声便踌躇起来,忧心忡忡,他的两腿都软了。他幻想出一场大祸,以为他们一定打耳光,大闹一场,以至将来他永远与娜娜不和,因此他终于不能不回来把耳朵凑在门上。门太厚了,阻住了声音,以至于他听得不清楚。然而他毕竟听见了费理伯的粗暴的声音,似乎在说什么“孩子、家庭、名誉”。他担心于他的爱人答复的话,他的心突突地跳,耳朵轰轰地响。他料定娜娜一定骂他做“肮脏货”,或说:“您不要骚扰我,我是在我的家里。”然而他尽管细听,却没有回答的声音,娜娜在厅里像是死了似的。不久之后,他的哥哥的声音竟变温和了。他听不懂了,忽然来了一阵凄凉的声音,令他吃了一惊,原来这是娜娜正在哽咽。在一时之内,他有两种相反的心理:又想要逃走,又想要投入哥哥的怀里。恰巧此刻索爱进了卧房,乔治给她撞见了,心中惭愧,连忙把耳朵离开了那门。

索爱安然地把内衣等物摆放在衣橱里;他呢,不言不动,把额角倚在窗格上,万分担心。大家静默了一会儿,然后她问道:

“来的是你的哥哥吗?”

“是的。”乔治愁惨地说。

大家又静默了一会儿。

“你因此很担心,是不是,乔治先生?”

“是的。”他仍旧很愁惨地说。

索爱并不忙。她把些花纱折好了,然后慢慢地说:

“您错了……夫人会把这事弄妥了的。”

这就完了,他们二人不再说话了。但是她还不离开卧房。又过了一刻钟,她掉转了身子,看见乔治更加愁闷,更加怀疑。他斜着眼睛向客厅里望去。他们在厅里这许久,做些什么呢?也许娜娜始终还在哭着。大约他的粗暴的哥哥打了她了!所以他等到索爱走开了,即刻走到门边,又把耳朵凑在门上。他一听时便吃了一惊,原来他听见他们都很快乐,有温柔的私语声,娜娜又吞吞吐吐

地笑,像是被人家搔膈肢窝似的。而且不久之后娜娜便把费理伯送到楼梯边,大家说了些珍重道别的话头。

当乔治敢进了客厅之后,看见娜娜正在对镜站着。

“怎么样?”他很担心地问。

“怎么!有怎么样?”她答时,并不转身。

后来她又毫不着意地说道: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来?你的哥哥客气得很呢!”

“那么,事情妥当了吗?”

“当然妥当了啦……呀!你怎样猜的?你以为我们会打起架来吗?”

乔治仍旧不懂,吃吃地问道:

“我似乎听见了……你没有哭吗?”

“哭吗?我吗?”她说时,把眼睛盯着他,“你做梦了,我为什么要哭呢?”

倒是乔治怕起来了,因为她把他大闹了一场,骂他不遵她的命令,却在门后偷听。她同他赌气之后,他却柔顺地同她温存,想要晓得真相。

“那么,是我的哥哥哭了?……”

“你的哥哥即刻看见了他是在什么地方……你须知,我尽可以是一个荡妇,也怪不得他来干涉,一则因为你的年龄,二则因为你家的名誉……唉!我是懂得这些心理的……但是他只放眼一看,立刻晓得他误会了,便守着上流人的规矩……所以你不必担心了,一切都完了,他要回去叫你的妈妈放心呢。”

她笑了一笑,又说:

“再者,将来你可以在这里会见你的哥哥……我已经邀请了他。他一定会再来的。”

“呀!他还再来!”他说时,面色又变了。

他不多说一句,于是大家不再提起费理伯了。她穿衣预备出

门,他把他的含愁的一双大眼睛注视她。当然,他欣幸事情弄妥了,因为他宁愿死,不愿分离,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隐忧,一种深痛,只不敢说了出来。他始终不知道费理伯说些什么话安慰他的母亲,三天之后,她竟表示满意的样子,回芳呆特村去了。当天的晚上,他在娜娜家里,忽听得福朗素华报说陆军中尉到,把他吓得一跳。费理伯很风流地说笑话,把他当做一个特许逃学的顽童看待,不觉得有什么重大的关系。他呢,他的心如刀割,不敢动一动,听了一句,脸上就红了一红,像一个少女。原来费理伯比他长了十岁,他很少与他过友谊的生活;他把他看做与父亲同辈,不敢给他知道女人的事情。他看见他哥哥这样强壮的人,一时纵欲,竟很自由地与娜娜高声说笑,自己觉得十分惭愧不安。但是,自此之后,费理伯天天到来,乔治终于稍为养成习惯了。娜娜大放光辉了。这是新人宅的浪漫生活,宅中除了家具之外便是许多男人。

有一天的下午,胡恭兄弟都在娜娜家里,摩法伯爵不守规定的时刻,竟也到来。但是索爱回说夫人有朋友在家,于是他不进门就走了,假装一个识事体的男人。当他晚上再来的时候,娜娜生了气,冷冷地招待他,自己显得是一个被凌辱的妇人,说:

“先生,我做的事,没有什么值得您侮辱我的……您听我说!下次我在家的時候,请您像众人一般地进来!”

伯爵瞠目结舌地回答不来,半晌才说:

“但是,亲爱的……”他努力想要解释。

“您想要说因为我有客在家,是不是?对了,有许多男人!但是您以为我同那些男人们干什么?……您假装识事体的情郎,便显得我不端正!我不愿意人家替我挂招牌!”

他好容易才得她恕罪了,其实他因此十分欢喜。她专靠这样的吵闹把他屈服。许久以来,她常常谈起乔治,说这孩子很能令她开心。她请他与费理伯吃饭,伯爵也表示很客气。散了席之后,他

把乔治拉到一边，问他母亲的消息。从此之后，胡恭兄弟、王多弗尔、摩法四人在娜娜家里都是过了明路儿的，他们见面握手，成为知己的朋友。这样一来，更方便些。只有摩法还识事体，不肯常来，一来就像一个外人来拜访似的，十分庄严有礼。夜里的时候，娜娜坐在地上的熊皮之上脱她的袜子，摩法便很有友谊地谈论那三个人，尤其是赞叹费理伯，说他是非常忠厚正直的人。

“这是真话，他们都很可爱。”娜娜说时，仍旧坐在地上换衬衣，“不过，你须知，这因为他们晓得我的为人……只要他们一句话说得不对，我可以马上替你把他们摔出门口去！”

娜娜虽则过的是这样繁华的生活，有了这许多男人奉承她，她还觉得闷得要死。在夜里，她在每一分钟都有男人，梳妆台的抽屉里满是金钱，与梳子刷子混杂着。但是她再也不满意这个了，她总不免感觉空虚，想要打呵欠。她的生活是单调的，总觉得没有事做。“明天”是不存在的；她过的是鸟儿的生活，自信天天有的吃，而且随便遇着什么树枝都可以栖止。人家担任赡养她，她整天清闲，在家里躺着，竟像一个被关禁的妓女。她每次出门一定坐车子，失去了两腿的功用，于是她回复女孩的嗜好，整天到晚只同“珍珠”接吻，把无意义的娱乐来消遣时间，殷勤地然而疲倦地专候她的男人。她既放浪形骸，心心念念只在她的美貌，所以她天天自己审视，自己洗濯，周身加上了香料，每逢能够裸体便自负起来，所以她无论何时，又无论在何人跟前，都以裸体为乐事，并没有什么害羞的心理。

早上的时候，娜娜在十点钟起来。那苏格兰的小狗珍珠黏她的脸孔，把她唤醒；于是她与它玩了五分钟，它从她的手臂直爬到她的大腿上。摩法伯爵对于这事大大地不满意；珍珠乃是他所妒忌的第一个小男子。一个畜牲这样地把鼻子放在被窝里，乃是失体统的事情。后来，娜娜走过了梳妆室里洗一个澡。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法朗西到来，暂时把她的头发拢起，等到下午再给她细

细地打扮。中饭的时候,她讨厌独自一人吃饭,所以她差不多常常邀请马路华夫人。马路华在早上戴着她的古怪的帽子到来,晚上回到她的神秘的生活里——谁也不关心她的生活。但是,最难过的时间乃是从两点至三点,饭吃过了,而又未到梳妆的时间。平常的时候,娜娜向马路华夫人提议打一圈牌;有时候,她看《费加罗报》,看上面有没有戏院的消息与世界的新闻可以引起她的兴趣的;甚至于有些时候她展开了一本书,因为她要研究文学。她的梳妆的时间直到将近五点钟,于是她才从蒙眬里提起了精神,坐车子出去,或在家里招待许多男人们。她往往在外面吃晚饭,夜里睡觉很迟,第二天起来仍旧是一样疲倦,重新又过同一的生活。

她的最好的消遣乃是到巴第诺尔区她的姑母家里看望她的小路易。她往往忘了他几个礼拜,后来忽然想起了,便发狂起来,徒步地赶到巴第诺尔,显得是一个慈母的热情。她像看望病人一般地带了些东西来看望他们:一些鼻烟给她的姑母,一些橘子与饼干给她的儿子。有时候,她从树林里坐着她的大车子到来,她的衣服首饰把那幽静的马路的人们都惊动了。自从娜娜做了贵人之后,洛拉夫人并非没有虚荣心的。她很少到维利耶路去,假说这不是她该到的地方;但是她在自己的街上却扬扬得意,欣幸看见她的侄女穿着四五千法郎一件的衣服到来,而且到了第二天她便整天到晚把娜娜的赠品给些女邻居观看,夸说一个大价目,吓得她们伸了舌头缩不进去。娜娜往往保留礼拜天给她的家庭,到了礼拜天,如果摩法邀请她,她便拒绝了,像一个良家妇女一般地微笑说:“不行,我要到姑母家吃夜饭,看看我的小娃娃。”她尽管这样,那可怜的小路易始终还是害病。他上了三岁了,倒很俏皮。但是从前他的颈后生了一个癣,现在他的两个耳朵竟破烂成脓,她们生怕他这病成为骨疽。当她看见他脸黄肌瘦,皮肤很软,她便起了愁容,她有的是诧异的心理:这孩子为什么如此糟蹋了身子呢?他的母亲的身子不是很强健吗?

在她的孩儿不萦绕她的心绪的日子，她仍旧觉得生活的单调。她游树林，看新戏，在金屋或英吉利咖啡馆吃晚饭或夜饭。一切公共娱乐的地方，民众趋向的所在，如赛马、赌钱，都是她的嗜好。她毕竟把这些无意义的娱乐保留着，因为这好像一阵抽筋，可以令她兴奋起来。她心中虽则有种种古怪的嗜好，然而当她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便伸懒腰，像是非常疲倦的样子。寂寞的生活即刻令她起了悲哀，因为她总觉得心灵空虚，十分烦恼。她的天性是很快活的，从前做戏的时候更快活，现在却变了多愁的人，天天打呵欠，不住地叹道：

“唉！男人们真把我累煞！”

有一天的下午，娜娜从一个音乐会回来，注意到孟麦特路的走道上有一个女人正在走路，鞋子是脱了鞋跟的，裙子是脏的，帽子也被雨水淋透了。忽然间，她认得她了。

“查理，请你停了车子吧。”她向那车夫叫。

然后她又叫道：

“萨丹！萨丹！”

行人们都回头，全路的人都望着她们。萨丹走近来，又给车轮沾污了她的衣服。娜娜不管别人注意她，她竟安然地说：

“好朋友，上车来吧。”

于是她收留她。萨丹周身污垢，竟爬上了那浅蓝色的宝幢车，坐在娜娜的浅灰色的绸衣的旁边。车夫有瞧不起萨丹的样子，路上的人们因此都笑起来。

自此之后，娜娜有了一种热烈的感情，时时刻刻不能忘怀，萨丹就是她的淫邪的媒介。萨丹在维利耶路的公馆住下了，洗濯过了身子，替换过了新衣之后，她费了三天的功夫叙述圣拉赛尔的事情，说姊妹们怎样缠扰她，警察局的肮脏货怎样把她登记了。娜娜听了生气，安慰她，发誓说将来她去找见了总长的时候一定把她救了出来。现在呢，她不必慌忙，人家当然不敢到娜娜家里捉她！此

后这两个女人费了几个下午谈说些多情的话头，吻了又笑，笑了又吻，十分相亲相爱。自从拉哇尔路的警察们把她们冲散了之后，现在她们互相调笑，仍旧像当时的情形了。后来到了有一天晚上，大家变为严重起来。娜娜从前痛恨洛尔家里，现在她却懂得其中的缘故了。她自己很气愤。恰巧第四天的早上，萨丹竟不见了。没有一个人看见她出去。她穿着一件新衣服逃走了，因为她需要外面的空气，恋念马路上的生涯。

这一天，公馆里起了一场大风雨，奴仆们一个个都低了头不敢出声。娜娜几乎要打福朗素华，怪他不谨守门户。然而她还勉强支持把萨丹骂做淫妇；她得了这一场教训，下次再不肯收留这类肮脏的东西。到了下午，娜娜在房里关了门，索爱听见她哭泣。到了晚上，她突然叫预备好了车子，竟往洛尔家里去，因为她忽然有了主意，以为在殉教路的会食堂里可以遇见萨丹。她去，并不是再要她来，只希望打她几个耳光。后来她看见萨丹果然与罗贝尔夫人同在一桌吃饭。萨丹一眼看见了娜娜，便笑起来。娜娜一时心动，非但不同她吵闹，而且很温柔地对待她。她买了些香槟酒，灌醉了五六桌的人们，等到罗贝尔夫人解手的当儿，便把萨丹拐走了。到了车子上之后她才咬她，威吓她，说下次她再逃走的时候便要把她杀了。

然而这一场把戏还是继续下去。萨丹有的是古怪的嗜好，讨厌公馆里的繁华，所以逃走了不止数十次；娜娜被她骗得怒气冲冲，每次都即刻叫车去追赶她，她说要打罗贝尔夫人的耳光；有一天她甚至于有决斗的念头，因为她们里头有一个是多余的。现在当她到洛尔家里吃饭的时候，她带了她的钻石去。有时候她又引了卫若兰、玛丽亚、奈奈一块儿去，一个个都很有光辉。在黄色的灯光之下，三个饭堂的残肴之间，她们炫耀她们的奢华，欣幸能惊动本区的小女子们，散席时累得她们都站起来送行。这几天那肥胖的洛尔更现出慈爱的脸孔，与她们一一接吻。萨丹遇了这些事

情,仍旧保持她的镇静的态度,衬着她的一双蓝眼睛与处女般的脸孔。她被娜娜与罗贝尔夫人咬她,打她,拉她,推她;她只说这是很滑稽的,她们大家妥协不更好吗?她们尽管打她的耳光,也不济事。她虽则愿意做得面面俱圆,但是她不能把身子割开,分做两个啊。末了,娜娜一则用情太专,二则用钱太多,竟把萨丹争来了;罗贝尔夫人为报仇起见,便写了些匿名书信给娜娜的情郎们,数说她的坏话。

近来的摩法,似乎心中挂虑着一些事情。有一天早上,他很感动地把一封匿名书信放在娜娜的眼底。她只看了前几行,便知道人家告发她,说她背着摩法同王多弗尔、乔治、费理伯三人要好。

“这是假话,这是假话!”她用力地嚷,表示她非常坦白。

“你肯发誓吗?”摩法问时,心中已经宽了许多。

“唉!你要我把什么发誓都可以……呃!我如果负了你,我的儿子就不得好死!”

但是这一封书信很长,后面叙述的是她与萨丹的关系,说得很污秽,很残酷。她看完了之后,微笑了一笑,简单地说:

“现在我晓得这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了。”

摩法要她也否认这个,她安然地答道:

“这个吗?亲爱的,这是与你没有关系的一件事情……这于你有什么害处呢?”

她并不否认。他说了些生气的话,于是她耸了一耸肩。他为什么要管这个呢?这乃是人人所做的事。她说着便指出女友们的名字,发誓说她们都是上流社会的人。总之,这是最平常而且最自然的事。不是真的事情她自然不说是真的,譬如刚才关于王多弗尔与胡恭兄弟的话,他不是看见她发怒吗?呀!为了那事,他尽可以有扼杀她的理由;至于这一件不要紧的事,她何苦说谎呢?她重新又说一句:

“你看,这于你有什么害处呢。”

伯爵还在唠叨,于是她用一种很粗的声音截断了说:

“再者,亲爱的,如果你不满意,这是很容易解决的……门是开着的……我劝你还是顺着我的自然吧。”

他低了头,其实他欣幸得了娜娜的盟誓。她看见她有了权威,便开始不管他了。从此之后,萨丹公然地住在公馆里,与先生们受同等的待遇。王多弗尔用不着匿名书信已经懂得了一切,所以他开玩笑,常常与萨丹争吵吃醋的话头。费理伯与乔治却把她当做女朋友,常常与她握手,说些粗野的话。

娜娜遇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因为萨丹逃走了,她到殉教路去捉她,竟捉不着她。她正在独自一人吃饭,达克奈来了,原来他虽则走了正路,有时候不免为淫邪所侵,到这巴黎的污秽的而且暧昧的地方来,希望没有人撞见。所以他一眼看见了娜娜,起先有几分难为情。但他不是一个打退阵的男子,所以他微笑地上前,请求夫人允许他同桌吃饭。娜娜看见他开玩笑,便冷冷地答道:

“先生,随便您要坐哪里都可以。这是公共的地方。”

从这样的语调起首,他们的谈话便很滑稽。然而吃到饭后果品的时候,娜娜觉得无聊,想要表示胜利,便把双肘倚在桌上,于是她又你你我我地向他问道:

“喂,亲爱的,你的婚姻进行得好吗?”

“不很好。”达克奈说。

原来他在正要向摩法家求婚的当儿,觉得伯爵那样冷淡地对待他,他便见机而作,不肯开口,他似乎觉得这事情是糟糕的了。娜娜把她的亮晶晶的一双眼睛盯着他,手托着下巴,歪了一歪嘴表示讥讽他,慢慢地说:

“呀!我是一个坏女子!呀!将来你的岳父,须在我的手里打出来……好,老实说,你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怎么!他很爱我,有什么话都对我说,你竟只向他追求去!……你听我说,亲爱的,如果我要你结婚,你马上就可以结婚。”

自从一刻以来,他很懂得这个道理,他早就预备屈服。然而他不愿意把事情当做正经事办,所以他始终只开玩笑。散席后,他把手套带起了,然后恭恭敬敬地向她正式要求与爱斯迭尔小姐结婚。她终于嗤然失笑了。唉!这小乖乖!有什么法子记他的仇恨呢?达克奈对于女人们能有这样的成功,原因在乎他的声音的娇脆,这是乐器的声音,所以荡妇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鹅绒嘴”。“鹅绒嘴”的娇声一发,女人们个个都顺了他。他晓得他有这能力,所以他向她叙述了许多没有意义的历史,无非使他的动人的声音打动了娜娜的心。当他们离席之后,她在他的臂下微颤,满面通红,重新又被他迷惑了。这时的天气很热,于是她叫车夫驱车先回,她却徒步地送他到他家里,自然,她也就跟他上楼。两个钟头之后,她一面穿衣,一面问他:

“那么,小乖乖,你一定要成就这一头亲事吗?”

“说哩!我只有这一条路好走……你是晓得的,我的荷包空了。”

她叫他走近来,替他纽好了靴子,静默了半晌才说:

“天啊!我还不愿意吗?……好,让我帮你的忙吧……这女子瘦得不像个样子。但是,既然你们一个个都要她助你们成家……唉!我是一个喜欢帮忙的人,让我给你催一催吧。”

她的酥胸还在裸露着,又笑起来,说:

“不过,你给我些什么呢?”

他搂住了她,吻她的肩,表示感激的热情。她快活得发抖了,俯仰挣扎,给他弄得更风骚了,便嚷道:

“呀!我晓得了。你听我说我所要的报酬……将来到了你结婚的日子,你给我尝一尝……我要比你的妻子占先,你懂吗?”

“对了!对了!”他说时,比她笑得更厉害。

这一场贸易令他们都开心,他们觉得事情很好。

恰巧在第二天娜娜家里就有一个宴会。依平常的习惯,魔法、

王多弗尔、胡恭兄弟、萨丹，都来聚餐。摩法伯爵来得很早。这时娜娜有两三笔债务急待清偿，又渴想一个青宝石的颈圈，共需八万法郎。他已经把家财用得很多了，又还不敢变卖田产，所以他想要找一个人借钱。他依了娜娜的劝告，先同拉布迭特商量；拉布迭特觉得事情重大，便转向法朗西商量；法朗西很愿意向他的主顾们征求去。伯爵任凭他们二人做去，只求自己不露面就好。他们一致地要他签一个十万法郎的契约，要从其中抽出两万法郎的利息；而且他们大骂放重利的债主们，依他们说，好容易去敲债主们的门，才得了这八万法郎。当摩法到来的时候，法朗西恰把娜娜的头发梳好。拉布迭特也在梳妆室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关紧要的人，所以他也就很熟。他看见了伯爵，便悄悄地把很厚的一包钞票摆在脂粉之间；伯爵就在梳妆台上签了字。娜娜要留拉布迭特吃晚饭；他不肯，因为他要引导一个有钱的外国人游览巴黎。摩法把他拉在一边，悄悄地拜托他赶到珠宝店里去买一个青宝石的颈圈来，他想要在当天晚上给娜娜一个意外的欢喜。拉布迭特很愿意担任这事情。半点钟之后，余良很神秘地把一个珠宝匣子交给伯爵。

吃饭的时候，娜娜烦躁起来，因为她看见了钱便伤了心。唉！这些钱，等一会儿都要拿到各商店里边还债去了！她越想越恨。自从进了汤之后，在这辉煌的饭厅的金银水晶种种器皿之前，她触景怆怀，倒羡慕穷人的幸福。男人们都穿着礼服，她自己穿着绣花的白缎做的一件长袍，萨丹比较地朴素些，只穿了黑绸的衣服，颈上只简单地挂了一个金心，这是娜娜的赠品。食客们的身后有余良与福朗素华进菜，索爱也来帮忙；奴仆三人都是很知礼的。只听得娜娜说道：

“我当年没有钱的时候还更开心些呢！”

她把摩法排在她的右边，王多弗尔在她的左边。但是她不很看他们，一心只照顾着萨丹。萨丹坐在她的面前，在费理伯与乔治

的中间。

“是不是,我的小猫?”她向萨丹说,“当年我们到波龙索路左思妈妈家的会食堂里吃饭的时候,我们不是笑口常开的吗?”

这时席上在进烤肉。她们二人都回忆当年,高谈阔论起来,她们有把旧事重提的需要。而且偏等到有男人们在座的时候才提起,好像她们务必要把她们所从生长的污秽地方告诉了他们,然后安心似的。他们的面色变了,你望我,我望你,大家都难为情。胡恭兄弟努力要笑,王多弗尔热狂地掀他的胡子,摩法的面色更庄重了。

“你记得维克多吗?”娜娜又说,“他是一个淫邪的孩子,常常把小女孩子们带到地窖里去。”

“记得的”,萨丹答,“我记得很清楚你家里的大天井。有一个女门房,拿着一把扫帚……”

“那是博煦妈妈,她已经死了。”

“而且我还记得你家的店子……你的母亲很胖。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做游戏,你的父亲喝醉了酒回来!是的,喝醉了!”

此刻王多弗尔努力想要说话拐弯,便插嘴说:

“喂,亲爱的,我很愿意再吃一些香菇……很好吃!昨天我在哥伯洛斯公爵家里吃了些,却没有这般好吃。”

“余良,再来一个香菇!”她粗声说叫。

后来她又回到她们的历史:

“呀!说哩!爸爸不会做人……所以他天天胡闹,闹得全家不安,你还没有看见呢!……我的身上给他打得红了又青,青了又红,我的皮肤不像妈妈与爸爸,这却是灵异的事情。”

摩法正在玩弄刀子,听得生气了,便干涉她,说:

“你们所叙述的话并不令人开心啊。”

“呃?什么?不开心吗?”她说时,恼了他一眼,“这当然不开心啦!……他要带面包回来给我们吃!……唉!你们须知,我是一

个忠厚人,高兴说老实话。妈妈是一个洗衣妇,爸爸是一个酒鬼,是中了酒毒死了的。好!我说了!如果这不合你们,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家庭辱没了你们……”

她说到这里,他们一个个都摇头否认,她何苦说这话,谁不尊重她的家庭呢?但是她仍旧说下去: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家庭辱没了你们,你们就抛弃了我吧,因为我不是否认父母的人……要我呢,便该连他们都要!你们懂吗?”

是的,他们要了她,承认她的爸爸妈妈,承认她的过去,总之,承认什么都可以。四个男人都低头望着桌子;她却昂然地谈论当年金滴路上拖着破鞋子走路的历史,越说越不肯住口。哪怕人家给她许多钱财,为她建筑一座王宫,她还留恋当年她吃山芋的日子。她不稀罕金钱!金钱只是拿来给各商店的。她越说越兴奋,希望一种简单的生活,换句话说,便是心的生活。

但是此刻她看见余良垂着双手呆等着,便说:

“好!怎么样?请您送上香槟酒吧。您像鹅一般呆看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她高谈阔论的时候,奴仆们不敢笑一笑。他们似乎听不见夫人的话;夫人越说,他们越表示庄严的态度。余良规规矩矩地上前斟香槟酒。不幸福朗素华进果的时候把果盘推翻,苹果、梨子、葡萄,都滚在桌子上。

“笨人!”娜娜说。

福朗素华不合向夫人解释,说那些果子本来摆得不好:索爱取橘子的时候把其他的果子都摇动了。

“那么,索爱却是一个蠢妇。”

“但是,夫人……”索爱被她骂伤了,喃喃地说。

忽然间,娜娜站起来,尊严地指着奴仆们,用短促的声音说:

“够了,是不是?……你们都出去吧!……我们用不着你

们了。”

她施行了这一件事，便息了怒，即刻变为极温和极客气的人。宾客们自己取果子吃，大家更觉得有趣。萨丹把一只梨子剥了皮，走到娜娜的身后，靠在她的肩上，附着耳朵说了些话头，二人都哈哈地笑起来。娜娜想要分吃她那最后一片梨子，于是她咬着献给她，二人的嘴唇合着嘴唇，亲着嘴把梨子吃了。那些先生们看见了，都放出滑稽的反对的声音，费理伯叫她们不要难为情。王多弗尔问该不该出去。乔治来抱住了萨丹的腰，把她拉回原位。娜娜说：

“你们不是呆吗？你们竟把她羞得脸红红的……萨丹，你放心，让他们说去吧。这是我们的事情。”

这时摩法庄重地望着她，她便转身向他说：

“是不是，亲爱的？”

“是的，当然啦。”他说时，慢慢地点头表示承认。

他再也不反对了，在这些所谓有礼教的世家子弟中间，她们二人对面很多情地互相望了一眼，这一望便表示她们倚恃女性，轻视男性。他们只好给她们喝彩。

他们上楼，到小客厅里去喝咖啡。不刺眼的两盏灯光照耀着桃红色的壁毡，与那些旧颜色的古玩。在这晚上的时候，漆器、铜器、瓷器之间露出了银器与象牙的光辉，锦屏也与灯光耀映。下午的炉火渐成灰烬，天气很热，帘帷下与门下都有困人的热气。这是娜娜日常生活的地方，这里头有坠地的手套与手巾，展开的书，人家在这里看见她穿着便服，身上放出紫罗兰的浓香；在这奢华的陈设当中，不免留存着她的不爱整齐的习惯。还有那些床一般阔的靠背椅，床坳一般深的安乐椅，都能令人心迷欲醉，忘了时间，在黑暗中喁喁私话，带着多情的微笑。

萨丹走到大橱前的安乐椅上躺下了，燃着一支香烟。但是王多弗尔同她开玩笑，假意吃醋，威吓她说，如果她再引坏了娜娜，他

便要与她决斗。费理伯与乔治也帮他的忙，把她欺负，她终于嚷道：

“爱！爱！你叫他们安静地坐着吧。他们还来欺负我呢！”

“哎呀！你们不要作弄她吧。”娜娜庄重地说，“我不愿意人家欺负她，你们不晓得吗？……你呢，萨丹，既然他们这样不讲理，你为什么招惹他们呢？”

萨丹红着脸，伸了一伸舌头，走进了梳妆室里。梳妆室的门大开，室内一盏褪了光泽的圆球灯放出淡白的光照在大理石的器具之上。这时娜娜做个风雅的主妇，与四个男宾谈话。她在白天里看了一部轰动一时的小说，书中叙述一个妓女的历史；她气愤起来，说这一切都是假的，说那著者自称描写自然，其实是一部淫书，令人痛恨。依著者的意思，好像人间的一切都可以表示在文字上！好像小说家不该写一部小说令人快乐地消遣一个钟头！论到小说与戏剧，娜娜有很固定的意见：她爱多情而高尚的作品，令她读后想入非非，把她的灵魂弄伟大了。后来大家又谈到巴黎的骚扰的事情：先谈火灾，然后谈到每天晚上公民大会传出来的反动的呼声。她说她痛恨那些共和党人，这一班肮脏的人们，他们还要怎样呢？我们还不幸福吗？皇帝还不为民众做了一切吗？唉！平民！平民真没有道理！她是晓得平民的，所以她可以议论他们；她说着，竟忘了刚才要人家尊重她的家庭的话，现在她富贵了，也就攻击平民，痛恨他们，害怕他们。恰巧今天下午她在《费加罗报》上看见了关于一个平民会议的报告，这会里头大家说的是下流人的隐语，而且有一个醉汉被人驱逐出去，这种滑稽的集会，令她至今还笑着呢。

“唉！这些醉鬼！”她痛恨地说，“不行，你们须知，国体变了共和，人民便一个个都要遭殃……呀！我希望上帝保留我们的皇帝，越久越好。”

“亲爱的”，摩法伯爵庄重地说，“上帝会听您的话的。您放心，

皇帝的江山很稳固呢。”

他欣幸她有这种好意见。她与他对于政治都是一样的主张。王多弗尔与费理伯也说了些滑稽话骂那些无赖，说他们只晓得大声叫喊，其实他们一看见了一支枪上的刺刀便要逃走了的。今晚的乔治的面色很不好，有悲愁的样子。娜娜看见他不舒服，便问道：

“这小娃娃怎么样了？”

“我吗？没有怎么样。我听你们说。”他说。

原来他在伤心。席散的时候，他听见费理伯同她开玩笑；现在与娜娜亲近的不是他，却是费理伯了。他不晓得是什么缘故，觉得胸膛膨胀起来。他不能宽容他们互相亲近，他起了一种丑恶的猜想，自己也惭愧起来。他笑萨丹，他忍受了史丹奈，忍受了摩法，忍受了一切的人们，只不能忍受他的哥哥，他一想起费理伯能摸娜娜，便心中不忿起来。

“喂！把珍珠抱去吧。”她说这话安慰他，同时把裙上打盹的小狗递给他。

这狗是被她的双膝夹暖了的，现在到了他的手里，他便变为快乐了。

这时大家又谈到昨天晚上王多弗尔在皇家俱乐部里输了一笔大款子的事情。摩法不是赌钱的人，听了便觉得奇怪。王多弗尔快要破产了，巴黎已经有人说起；他自己也说了一句隐语：“死有什么要紧呢？只求一个好死就是了。”近来娜娜看见他烦躁得很，嘴上现出一道皱痕，明亮的双睛的深处隐隐有些散动的光芒。他虽则穷了，还保存着贵族的架子，态度仍旧是很洒脱的；不过，他那为着赌博与女人而空虚了的脑盖里有时候却有短时间的昏晕。有一夜，他在娜娜的身边睡觉，把一个噩梦叙述给她听，令她惊得魂飞魄散。原来他梦的是把一切财产都吃光了之后，把自己关在马厩里，放起火来，把自己与那些马匹都烧死了。此刻他唯一的希望在

乎他的一匹马名叫律西让的,预备参加巴黎的比赛。他靠着这马生活,把一切的债务都推在这马的身上。每逢娜娜要求他什么的时候,他总叫她等到6月,如果律西让赛赢了,他就有钱了。她调笑地说:

“好!它很可以赛输的啊!它赛输了,你就完了。”

他也不回答,只神秘地微笑了一笑就算了。后来他又轻轻地说:

“喂,我擅自把我的一匹小牝马叫了您的名字了……娜娜,娜娜,顺口得很。您不生气吗?”

“生气吗?为什么?”她说时,其实心中十分快乐。

大家的谈话继续下去,谈起不久巴黎要处一个罪人的死刑,娜娜渴想去看。忽然间,萨丹出现在梳妆室的门口,用祈祷的腔调呼唤她。她即刻站起来,让这些先生们在客厅里,她自己却走开了。这些先生们很舒服地躺着,吸他们的雪茄,辩论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人中了慢性的酒毒以至于行凶杀人,是否该负责任?娜娜到了梳妆室里,看见索爱倒在一张椅子上流着热泪大哭,萨丹努力劝慰她,她只不听。

“什么事?”娜娜诧异地问。

“唉!爱!你同她说去吧。”萨丹说,“我劝了她二十分钟,她只是哭……她哭,因为你刚才把她叫做蠢妇。”

“是的,夫人……这太难堪了……这太难堪了……”索爱断断续续地说,因此她重新又哽咽起来。

忽然间,这情景感动了娜娜,她便说了许多好话。索爱仍旧哭着,娜娜着了急,便蹲在她的跟前,揽住了她的腰,表示很亲密很多情的样子,说道:

“傻丫头,我说蠢妇与说别的话乃是一样的,当我生气的时候就乱说一番,我晓得吗?……好!是我错了,你不要哭吧。”

“我这样爱夫人……我为了夫人做了许多事情……”索爱断断

续续地说。

于是娜娜同索爱接吻,而且为着表示她不生气起见,她把一件只穿过三次的长袍赠给了她,原来她们的不和总是以赠品收场的。索爱把手帕子印眼睛,又把那长袍接在手里,还说厨房里的人都很悲哀,说余良与福朗素华不能吃晚饭,因为夫人的怒气把他们的饭量打消了。于是娜娜叫她拿一个路易赏给他们,算是讲和。她的身边的人有了痛苦,她自己也伤心。

娜娜回到客厅里来了,她欣幸调停好了这一场不和,再也不担心第二天的事情了,不料萨丹又在她的耳边低声说了一番话,她埋怨起来,说如果这些先生们再作弄她,她就要丢开了娜娜走了;于是她要求她在当天晚上就把他们赶出门去,一则可以令他们晓得厉害;二则她们二人独自相处是多么妙啊!娜娜又担心起来,发誓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萨丹恃势强迫她,像一个激烈的孩儿一般地说道:

“我要这样,你懂吗?……你赶他们,否则就是我走!”

萨丹进了客厅,躺在窗前的一张横炕上,与众人相隔,寂静像一个死人,她的一双大眼睛盯住了娜娜,等候着。

此刻这些先生们辩论的结果,大家反对那法学上的新学说;假使在病理学上解释,卸去了罪人的责任,那么,世上只有病人,没有罪人了。娜娜点头赞成他们的理论,同时又想法子赶摩法走,因为她知道那三个不久就走的,只有他硬颈,一定不肯走。她猜得不错,费理伯果然站起来告退,乔治跟着也起来,因为他只怕他的哥哥比他迟走。王多弗尔还停留几分钟,他在碰运气,等一等,假使摩法有了事情不得已而走了,娜娜便是他的了。后来他看见摩法老实不客气地预备在这里过夜,他也就知趣,不再坚持,也向娜娜告辞了。在他走向门口的当儿,瞥见萨丹怔怔地望人;他大约是懂得了,觉得有趣,便去与她握手,说道:

“喂?我们不生气吧?请你宽恕我……老实说,你是最得宠爱

的呢!”

萨丹不屑回答他,只把眼睛盯着娜娜与那独自逗留的魔法伯爵。这时魔法无所忌惮了,便走去坐在娜娜身边,拿起她的手来,吻她的手指。于是娜娜找一句过渡的话,问他的女儿爱斯迭尔今天好了些没有。因为昨天他叹惜爱斯迭尔的悲哀;说他不能在家里过一天快乐的日子,他的妻子时时刻刻在外面,他的女儿却关在屋子里过那寂寞凄凉的生活。娜娜对于这类家庭的事情是很有见解的。这时魔法的灵肉都松懈了,重新又向她诉苦。她忆及与达克奈相约的话,便说:

“你把她嫁出去好不好?”

她竟敢即刻提起达克奈的名字。魔法一听见就气愤起来,唉!他得她报告了许多他的不道德的事情,决不能把女儿嫁他了!

她先假作诧异,后来竟哈哈地笑起来,揽着他的颈说:

“呀!你好妒忌!这是可能的吗?……请你细想一想。当时是因为人家向你说了我的坏话,我生气了……今天呢,我的心很不安……”

但是,她在魔法的肩上遇着了萨丹的视线。她担心了,便放了手,庄重地说:

“亲爱的,这一头亲事非成就不可,我不愿意阻碍你的女儿的幸福……这少年很好,你找不到更好的了。”

于是她尽量地鼓吹达克奈的好处。魔法重新又握着她的手,他再也不说不肯了,只说将来再看,过两天再谈这个。后来他提议睡觉,她便低声说了些理由。说今天不行,她的月事到了,如果他有几分爱她,就不该勉强她。然而他硬着颈不肯走;她的心渐渐软了,忽然又遇着了萨丹的视线,于是她又硬起来。不,这不行!伯爵的心里很难堪,现出痛苦的样子,起来找他的帽子。到了门口,他的手触着衣袋里的珠宝匣子,忽然想起那青宝石的颈圈来。他本来想要把那颈圈藏在床下,让她先睡,好教她的脚踢着,便有了

意外的快乐。这是他在席上盘算了许久的计划；现在他因被她赶走，心中快快不乐，于是突然地把那珠宝匣子交给了她。

“这是什么？”她问，“呃？原来是些青宝石……呀！是了，是那颈圈……你为人真好！……喂！爱！你以为这是我们看见的那一个吗？它在商店的门面的时候还更好看些。”

这就算是她的感谢的话，仍旧让他走了。他走时，看见萨丹正在躺着等候，一声不响。于是他怔怔地望了那两个妇人一眼，再也不坚持了，便顺了娜娜，下楼去了。通过室的门还没有关上，萨丹早已揽了娜娜的腰，跳起舞来，唱起歌来。后来她又跑到窗前说：

“让我看他在街道上的嘴脸！”

她们二人肘倚着铁栏杆，在窗帷的阴影里站着。一点钟响了。维利耶路很少行人，一阵一阵的暴风雨把3月的湿气扫荡了，剩有一行一行的路灯照耀着。荒凉的地皮现出悲惨的景象，黑色的天空之下有正在兴工的许多公馆的屋架子矗峙着。她们忽然大笑起来，因为她们看见摩法沿着泥泞的街道走去，走过那新巴黎的凛冽的平原，身后留下一个孤单的影子。但是娜娜忽然又叫萨丹住口，说：

“当心！警察来了！”

于是她们忍住了笑，惶恐地望着马路的另一边，则见两个黑影子在路上走着，步伐很整齐。娜娜虽则享了繁华，受人尊敬，仍旧畏惧警察，不喜欢听见人家说起，宁愿人家谈起死亡的事还好些。每逢一个警察举头注视她的公馆，她便觉得不安宁。这种人是很难说的！如果他们听见她们在这时候还哈哈大笑，尽可以把她们猜做些私娼。萨丹轻微地打了一个寒战，把身子偎紧了娜娜。然而她们还倚窗望着，因为她们看见一盏灯笼从泥泞的甬道上渐来渐近，觉得很有趣味。原来这是一个拾破布的老妇，她正在搜寻小沟里。萨丹认识她，便说道：

“呃？这是波玛烈皇后，披着她的柳条围巾！”

一阵狂风把骤雨打到她们的脸上，同时萨丹向她的女友叙述波玛烈皇后的历史。唉！这是当年的一个名妓，把她的美貌驾驭了全巴黎，男子们被她当做牛马驱使，许多大人物在她的楼梯上流泪！现在她只求一醉，所以本区的妇人们往往给她喝些茴香酒，拿她开心。在街道上，有些顽皮的孩子常常把石子打她。总之，这真是一场衰败，一个皇后竟堕落在泥泞里！娜娜冷冷地只听她说。

“你瞧……”萨丹说。

她说着，便像一个男子一般地吹口哨。那拾破布的老妇恰到了窗下，闻声便抬了头，在她的灯笼的黄光里现出她的脸孔。她的脸变为蓝色了，嘴里缺少了几个牙齿，双睛里表示苦恼的伤痕，身上裹着一件褴褛的衣服，颈上披着一条破旧的围巾。娜娜看见了这中了酒毒的妇人的可怜的晚景，忽然忆起当年夏门的事情。她在这黑暗的街道上幻出一个伊尔玛·安克拉。同是一个名妓，她竟变为很荣耀的人物，全镇的人们俯伏着送她上台阶。此刻萨丹笑那老妇看不见她，于是再吹口哨，娜娜用凄怆的声音说道：

“不要吹，警察们来了！我的猫，我们进去吧。”

整齐的步伐的声音渐近，她们把窗子关上了。娜娜转身的时候，头发湿了，周身发抖，对着客厅呆了一会儿，好像她已经忘记了，此刻只是进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她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温和的香气，竟感觉得一种意外的快乐。桃红色的灯光下堆着许多珍品：古器呀，锦绣呀，象牙呀，古铜呀，都是难得的东西。在这整个的大公馆里，有接待宾客的辉煌的客厅，有宽阔舒畅的饭厅，有华丽的地毯与椅子，种种都是赏心悦目的大繁华。这是她的突然发达的佳运，她须要驾驭，须要享乐，喜欢把一切弄到手然后把一切破坏了，现在算是满足她的愿望了。她从来不曾像此刻发觉她的女性的能力。她把眼睛慢慢地向周围望了一周，带着哲学的神气说：

“呀！一个人应该利用年纪轻的时候享乐一番，这道理真

不错!”

萨丹已经到了卧房里,在那些熊皮上打滚,叫道:

“来呀! 来呀!”

娜娜到梳妆室里脱衣裳。为着要赶快些,她便把双手握着她的一头黄发放在银盆上晃漾,许多很长的扣针坠下来,把银盆打得铿锵地响。

第十一章

这一个礼拜天乃是6月的天气。暑气初来,常有大雨;巴黎的大赛马在布兰若林举行。早上的时候,太阳在赭色的晖气里升起来。但是,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在许多车子到了跑马厅的当儿,一阵南风把天上的云都扫光了;灰色的水汽渐渐破裂分散,蔚蓝的天空渐露渐阔,直到天涯。太阳从云朵中间射下了光线来;草地上渐渐载满了许多车子,许多骑士,许多行人。跑马场上还空着,场中有裁判员的小座,有终止点的标柱,有擎着报告板的桅杆。在骑士们的禁地之前,有整齐平列的五个观坛,坛上有砖木的廓子。旷阔的平原变为更平坦了,浸在午时的日光里;四面是些树林,更远些便是圣克鲁与胥兰纳的山坡,被庄严的华烈央山御临着。

娜娜非常关心,好像这一次的大赛马就可以决定她的命运似的,所以她想要靠着铁栏坐下,临近那终止点的标柱。她很早就到来,是最先到的女人其中的一个。她来时所坐的乃是很华丽的、银镶的四马大车,这是摩法伯爵的赠品。左边的两马上有两个马夫,车后有两个跟班站着不动;当她到了草地的进口的时候,人们都拥挤上前,活像要看一个皇后经过。她身上穿的是蓝色与白色,因为这是王多弗尔的马厩的颜色。她的服装很奇特:她的胸衣是蓝色的,腰后起一个圆球形;她趁着这趋尚膨胀的裙子的时代,把臀部显得很真。她的长袍是白缎的,袖子是白缎的,肩上的十字带也是白缎的,都是用银花边点缀着的,在日光下大放光辉。而且她为着

要与骑士十分相像起见,竟在髻上戴了一顶白翎的蓝盔;她的黄发披在背上,好像赭色的一条很大很大的尾巴。

十二点钟响了,还要再等三个钟头才得看赛马。那大车子在铁栏边安置好了之后,娜娜不拘不束地坐着,如在自己家里一般。她顺着她的嗜好,把“珍珠”与小路易带了来。那狗儿躺卧在她的裙脚下,虽则天气很暖,她也打寒战;那孩子周身满是彩带与花纱,有的是可怜的黄蜡脸儿,给大空气一迫,更显得惨白了。这时娜娜也不顾邻座的人们讨厌,竟高声地同胡恭兄弟谈话。原来费理伯与乔治坐在她前面的一张长凳子上,他们的周围堆着许多白玫瑰与蓝琉璃草,以致他们自肩以下的身子都不见了。只听得娜娜说道:

“因为他惹我生厌,所以我指着门口叫他走……他竟与我赌了两天的气。”

她说的是摩法,不过她还不肯向胡恭兄弟承认这第一次吵闹的真原因:原来有一天晚上摩法在她的卧房里发现了一顶男人的帽子;这是一种无意义的怪癖,她竟把一个路人拉上楼来以慰她的寂寥。此刻她向胡恭兄弟叙述别的事,说来寻个开心。

“你们不晓得他是怎样的滑稽。其实他是一个迷信的人……他每天晚上都祈祷。一点儿不错。他以为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先睡,不肯妨碍他;但是我把眼睛偷看他,他在叽里咕噜,又画了一个十字,然后跨过了我的身上,爬到床的里边睡下……”

“呃?他真是坏透了!”费理伯说,“那么,事前祈祷一次,事后又一次了,是不是?”

她嫣然地笑了一笑,说:

“对了,事前一次,事后又一次。当我要睡着的时候,还听见他叽里咕噜……最讨厌的乃是:当我们吵嘴的时候,没有一次他不归到宗教上去的。我呢,我始终也信宗教。你们尽管嘲笑我,禁不得我相信我所信的……不过,他太讨厌了,他哽咽起来,说他的良心

不安,所以前天晚上我们做了事之后,他真的昏晕起来,我实在不放心……”

她说到这里,忽然改口说道:

“你们瞧,米让夫妇来了。呃?他们竟把两个儿子带了来……这两个小孩子穿得多么坏!”

米让夫妇坐在一辆颜色庄严的车子上,显得是中产阶级变成的富人。洛丝穿的是灰色的绸衣,衣上有襞褶与红色的彩结,脸上现出笑容,欣幸带了两个儿子来。亨利与查理坐在车前的小长凳上,被那太阔的中学制服裹得周身不自在。车子在铁栏边安置好了之后,她看见娜娜有四匹骏马,一群仆役,扬扬得意地坐在许多花篮的中间,她便努起了嘴唇,把头掉过去。米让满面光彩,眼里有快活的神情,竟作手势向娜娜施礼。因为依他的主张,妇人们的不和他是管不着的。

“喂”,娜娜又说,“你们认识那很干净的而牙齿很不好的老头子吗?……他是卫洛先生……今天早上他来拜访我。”

“卫洛先生吗?”乔治诧异地说,“不会的!他是一个耶稣会教士。”

“对了,我一看就猜着了。唉!你们猜不着那一场谈话哩!滑稽极了!……他同我谈起伯爵,说他夫妇怎样不和,哀求我还给他一家的幸福……这老头子倒很有礼貌,笑容满面的……于是我说我巴不得这样做去,我就担任把伯爵送还给他的妻子……你们须知,这并不是笑话,我实在愿意看见他们都幸福!再者,我自己也可以松快些;有许多时候他竟把我缠死了!”

她不知不觉地说出这句话来,显得这数月来她的厌倦的心理。再者,伯爵的经济似乎十分困难,他愁容满面,他与拉布迭特签的借约有不能付钱的危险。这时乔治放眼向观坛上四面张望,忽然说道:

“恰巧伯爵夫人也在那边。”

“哪里？”娜娜说，“呀！这小娃娃真有好眼睛！……费理伯，请您拿着我的阳伞。”

乔治争先把那银带子的蓝绸阳伞接过手来，心中快乐。娜娜把一个很大很大的望远镜四面张望，终于说道：

“呀！对了，我看见她了。在右边的观坛的柱子旁边，是不是？她穿的是淡紫色，她的女儿在她身边，穿的是白色……呃？达克奈要去向她们施礼了。”

于是费理伯谈及达克奈不久就要同这竹篙子爱斯迭尔结婚。这是成了事实的了，婚约已经公布了。伯爵夫人本来是不肯的；人家说是伯爵强迫她答应了。娜娜微笑地说：

“我晓得，我晓得。这是达克奈的福气。他是一个好男子，本来值得做伯爵的女婿。”

说着，又俯身向小路易说：

“你觉得开心吗？呃？……多么庄重的脸孔！”

那孩子并不笑一笑，只怔怔地望人，像一个老翁的神气，他似乎是触景生愁。“珍珠”因为娜娜坐立不定，便离了她的裙脚，走到那孩子的身边发抖。

这时草地上的人满了。许多车子连续地从加斯加特门进来，是很密的而且无穷尽的队伍。这是些公共马车从意大利人大马路开来，车上载着五十个人，停在观坛的右边。后来又有些狗车、四轮轻车、宝幢大车，杂着好些破旧的马车，由几匹瘦马拖着走。此外还有些四马大车、轿形轻车，主人们高高地坐在小长凳上，却留仆人们在车子里看守着香槟酒。又有些大轮车，轮子卷起尘埃；还有小轮脚踏车，轮子像钟表的轮子一般地轻快，在马铃薯声中独守静默。有时候，有一个骑士经过，许多步行的人都拥挤上去，穿过了车马的队伍。远远地传来的车轮声，一到了草地上就变为哑了。大家只听见群众的噪嚷声、呼唤声、鞭打声。一阵一阵的风把云吹开，太阳重新出现，把金光照耀着马的鞍辔与妇人的艳妆。同时那

些车夫们高高地坐着，在阳光里挥他们的大鞭子。

拉布迭特从一辆四轮轻车下来了，原来这是嘉嘉、克拉丽丝与白兰胥的车子，她们给他保留了一个位置。他正在忙着走过跑马场，要走进骑士的禁地，娜娜却使乔治去叫了他来，笑着问道：

“我是多少？”

原来她说的是那小牝马“娜娜”，因为同名的缘故，所以她问“我是多少？”这“娜娜”在那一次狄燕赛马会里战败了，所以留卡赛马会与伯乐赛马会里竟没有它的位置，这4月与5月最后两次的比赛乃是王多弗尔的另一匹马律西让战胜了的。律西让忽然得了宠，自从昨天以来，人家把它作二与一之比。

“始终是五十。”拉布迭特答。

“呸！我的价值太便宜了！”娜娜说时觉得有趣，“那么，我不要我了……呃，不行，我不把一个路易赌我自己。”

拉布迭特忙极了，又想要走开；她又叫他回来。她要他贡献一个意见，因为他与骑士们有来往，特别地知道各马厩的情形。他从前猜度的话已经应验好几十次了，所以人家称他为赛马之王。娜娜说：

“喂，我应该赌什么马呢？那英国马是多少？”

“斯派利吗？是三……华勒里约也是三……还有其他的：哥西纽斯是二十五，哈赛尔是四十，布姆是三十，丕歇奈特是三十五，佛兰其班是十……”

“不，我不赌那英国马；我是爱国的人……喂？也许我赌那华勒里约，因为刚才哥伯洛斯公爵的脸上很有光彩……呀！不行，我不赌它。我要把五十个路易赌律西让，你以为如何？”

拉布迭特注视她，带着奇异的神情。她俯身低声向他询问，因为她知道王多弗尔拜托他替他向持簿人注册，好教他赌得舒服些。假使他打听得了什么消息，他尽可以向她说。但是拉布迭特并不解说，只劝她凭着他的猜想做去；他把那五十个路易去赌他所满意

的马,输了呢,她也不要后悔。娜娜很快活地说:

“随便你要赌哪一匹马都可以!只不可赌‘娜娜’,这是一匹弩马!”

她说着,让他走开了。只听得车子里一阵哈哈的笑声。胡恭兄弟觉得她的话很滑稽;小路易听不懂,举起一双淡色的眼睛望着他的母亲,因为她大笑的声音令他惊讶了。拉布迭特此刻还逃不了,洛丝又向他招手。她吩咐了他许多话,他在小册子上记了些数目。后来克拉丽丝与嘉嘉又叫他去,为的是要更改她们的赌注:她们听见了群众的传说,于是不要华勒里约了,改为律西让。他毫不在意地登记了。他终于走开了,人家看见他走到了跑马场的另一边,在两个观坛的中间。

许多车子还不住地到来。这些车子排在第五排,越排越阔,与许多白马辉映着。此外还有其他的车子零星地杂堆着,缰轭纵横,轮轴参差,平列的、斜列的、侧放着的,种种都有。空旷的草地上有骑士们纵马往来,行人成群,也在这上面奔走。食物摊上张着灰色的帐幔,给日光晒成了白色。尤其是持簿人的周围万头攒动,肩臂相摩。持簿的人们都在无盖的车子上,身边张贴着许多号码。他们指手画脚,活像牙科医生一般。娜娜说:

“真讨厌!我不晓得赌哪一匹马好,但是我总要自己试一试几个路易啊。”

她站起来,想要挑选一个有好脸孔的持簿人。她忽然看见了许多相识的人们,便忘了她的希望了。除了米让夫妇、嘉嘉、克拉丽丝、白兰胥诸人之外,她还看见她的宝幢大车的周围许多车子,左方、右方、后方,有的是奈奈与玛丽亚在一辆无盖车上;嘉洛林与她的母亲及两个男子在一辆四轮轻车上;卫若兰独自一人伴着一只彩带系着的小车子,车子是橙黄与绿色的,这是迈山马厩的颜色;莱雅坐在一辆轿形车的一张高凳子上,身边有一群少年男子正在喧哗。更远处,在一辆贵族式的发条车上,绿西穿着很简单的黑

绸衣服,表示她很大方,她的身边有一个少年男子穿着海军制服。最令娜娜吃惊的乃是:她看见西曼坐着一辆双马轻车,由史丹奈御车,后面有一个跟班交叉着手臂不动。西曼很有光彩,穿的是白缎衣服,黄色的花边;自腰带至帽子都有许多钻石。那银行家伸着那很大很大的鞭子,驱着那先后直列的两匹马:第一匹是金骅,跑路像一只鼯鼠!第二匹是棕色马,跑路时两腿举得很高。娜娜说:

“呼!这贼子史丹奈又在交易所里铲了一注大财来了!……你看!西曼多么阔气!了不得!我要去抓住她吵闹了。”

然而她远远地施了一个礼,她摇手微笑,把身子左右旋转,要使人人都看见她,她不忘了一个人。然后她继续地与胡恭兄弟谈话。

“绿西带来的乃是她的儿子!他穿了制服,好看得很!……怪不得她摆架子!你们不晓得,她怕她的儿子,所以她自称女伶……可怜的少年,他哪里晓得!”

“呼!”费理伯笑着说,“将来她愿意的时候,她可以在外省给他找一个妻子。”

娜娜不说话了,她在车马最密的地方瞥见了特丽恭。特丽恭是雇了一辆马车来的,在车子里看不见什么,所以她安然地爬上了车夫的座位。她挺直了高长的身子,头发是卷曲的,容貌是高贵的,俨然御着这一班爱女人的民众。一切的女人们都悄悄地向她微笑,她却摆架子,假装不认识她们。她到这里来,不为的是工作,只因她热心赌钱,爱看赛马,所以为寻快乐而来罢了。

“呃?这糊涂虫爱克多也来了!”乔治忽然嚷说。

娜娜诧异起来,原来她不认得爱克多了。自从他承受了遗产之后,他变了非常阔绰的人,颈上是折角的领子,身上是鲜艳的衣服,显出一双瘦肩,头上是许多小带。他假装懒懒地摇摆身体,又作柔软的声音,掺杂着好些土谈,说话时有许多语句不曾说完就住口了。

“唉！他很不错！”娜娜说时，心中给他诱惑了。

嘉嘉与克拉丽丝叫了爱克多去，努力想要再把他弄到手。他即刻离开了她们，摆着腰走了，表示不屑亲近她们的样子。娜娜令他着了迷，他便奔上前来，攀住了车子的踏板。娜娜同他开玩笑，问他近来与嘉嘉是否很和气，他说：

“呀！不，早已完了，我不要那老看护妇了！您不要再提起。再者，您须知，现在我的朱里冶德^①乃是您……”

他说着，把手抚着心胸。娜娜看见他当众求爱，这般唐突，令她笑了又笑，然后说道：

“喂，这都不是话。我刚才想要打赌注，您竟令我忘了……乔治你看，那边那一个持簿人，喉咙是红的，头发是皱的。看他那流氓的脸孔，倒令我喜欢他……你去叫他注册……呢？怎样注册好呢？”

“我呢，我不是爱国的人！不，不是的！”爱克多说，“我完全赌在那英国马身上……如果那英国马赢了，就妙极了！”

娜娜听了，替他害羞。此时大家评论诸马的价值。爱克多想要表示十分内行，便说都是些驽马。佛兰其班是梵尔第耶男爵的，是一匹棕色马；假使人家不曾在调马的时候把它弄疲倦了，也许还有希望。华勒里约是哥伯洛斯公爵的，它还没有预备好，因为它在4月里害了马疝的症候。唉！人家守着秘密，然而哪里瞒得过他呢？他终于劝娜娜赌那哈赛尔，这是迈山马厩里的，乃是众马中最不完全的一匹，没有一个人要它；但是他说这马很好，等一会儿它要惊动全场的人。

“不”，娜娜说，“我要把十个路易赌律西让，五个路易赌布姆。”

爱克多忽然嚷道：

“唉！亲爱的，布姆不行得很！请您不要吧！加斯克自己也放

^① 朱里冶德(Juliette)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

松了他的马了……还有您那律西让也不行！笑话！蓝伯与白林赛斯。您想想看！它们有的是很短很短的腿！”

他嚷得呼吸不来了，费理伯请他注意，说律西让在留卡与伯乐两个赛马会里曾经赢过来。爱克多听了又嚷：“这算得什么证据呢？真算不得什么！我们恰应该不放心呢。再者，骑律西让的乃是克烈汉，还有什么好说的！克烈汉的运气最坏，永远不会赢的！”

娜娜与爱克多的辩论似乎扩大了，直扩充到草地的两头。大家为了赌赛的热狂，众口嗷嘈，指手画脚地乱了一阵。持簿的人们高高地坐在车上，叫了些号码，登记了些数目。这里的赌博是很小的，阔绰的赌徒却在骑士禁地的周围。这里的人们往往只赌五个法郎，他们的奢望乃是赢几个路易。总之，这是斯派利与律西让之争。有许多英国人在人丛里很自由地走来走去，容光焕发，已经扬扬得意了。去年的大赛乃是李定爵士的马伯拉玛赢了去，大家至今还在伤心。今年如果法国再输，那真是一场大不幸了。所以这些妇人们为争国家的体面起见，一个个都非常关心。王多弗尔的马厩乃是我们的光荣的城垒，所以大家拥戴律西让，替它辩护，为它喝彩。嘉嘉、白兰胥、嘉洛林与其他的女人都赌律西让，绿西不赌，为的是他的儿子在身边；但是大家传说洛丝已经拜托拉布迭特登记两百路易了。只有特丽恭坐在她的车夫身边等候最后五分钟；她在这吵闹声中很是镇静，只听见人们一片声嚷着马的名字，巴黎口音杂着英国口音，她只静听着，写了些笔记，现出很尊严的样子。

“还有‘娜娜’呢？”乔治说，“竟没有一个人赌‘娜娜’吗？”

真的，竟没有一个人赌“娜娜”，甚至于没人提及。“娜娜”给律西让的名誉掩盖住了。但是爱克多忽然举起双臂说：

“我有了一个感触了……我把一个路易赌‘娜娜’。”

“妙啊！我赌两个路易。”乔治说。

“我呢，三个路易。”费理伯说。

他们要向娜娜讨好，便大家增加数目，竟像拍卖场中的主顾们。爱克多说要以金钱盖住“娜娜”，而且要去招徕许多人赌“娜娜”。于是他们三人都离开娜娜，要去宣传，娜娜向他们叫道：

“你们须知，我是不愿意的！无论如何，我也不肯！……乔治，十个路易赌律西让，五个路易赌华勒里约。”

然而他们终于走出去了。娜娜快活地注视他们从车轮边走过，从马头下钻过，竟向全场宣传。他们在一辆车子上认得一个人的时候，即刻跑去向他推荐“娜娜”。人群里闹哄哄的，也有些人赌“娜娜”了，于是他们不时回转身来，扬扬得意地用手指表示数目；娜娜站着，摇动她的阳伞。然而他们的运动并没有很好的结果。有些男人们是听从他们的，例如史丹奈看了娜娜动了心，便冒险赌了三个路易。至于女人们呢，她们一个个都坚决地拒绝了。谢谢吧，一定输的，何苦呢！而且犯不着为一个肮脏的娼妇努力求它成功；她有了四匹白马与许多仆从便气焰熏天，压倒了她们，几乎要吞了世界。嘉嘉与克拉丽丝十分生气，问爱克多是否瞧她们不起。乔治大着胆走到米让夫妇的宝幢车前，洛丝气愤愤地扭过头去，不回答他。唉！好一个贱人，竟允许人家把她的名字赐给了一匹马！米让却不然，他目送着乔治，觉得很开心，说女人们始终是招福的。爱克多三人去运动了许久之后，仍回到娜娜身边。

“怎么样？”娜娜问。

“您是四十。”爱克多说。

“怎么！四十！”她吃惊地说，“我本来是五十的……怎样又弄到四十呢？”

恰巧拉布迭特来了。此刻的跑马场关闭了，一阵钟声报告开始赛马。在这大家叫注意的当儿，娜娜询问拉布迭特为什么“娜娜”的号码竟突然提高了。但是他支吾地答复，说大约因为赌“娜娜”的人增多了的缘故。她只好相信了他这种解释就算了。拉布迭特有事在心，向她说王多弗尔快要来了，如果他能脱身的话。

第一次赛马完了,大家只注意大赛,所以几乎不觉得。忽然间,一朵乌云盖住了跑马场,太阳早已不见了,剩有黯淡的光照着人群。风起了,来了一阵骤雨,很大很大的雨点洒在地上。场上一时忙乱起来,喧哗呀,说笑话呀,赌咒呀,行人们一个个都争先逃到食物摊的帐幔下避雨。车上的妇人们两手擎着阳伞,努力要找躲避的方法;仆人们也都跑到皮篷下面躲着。一霎时,雨止了,太阳仍旧出来,把灿烂的光辉照在雨水沾濡的草地上。树林上的云渐渐裂开,露出一片青天。妇人们都放了心,欢笑起来。在这众马都打喷嚏、湿了身的群众骚动不宁的当儿,太阳的金光把草地上的雨点映成水晶般透明。

“呀? 可怜的小路易”,娜娜说,“爱! 你的身上湿得很吗?”

那孩子不说话,让她替他揩干他的双手。她拿手帕子先揩小路易,后揩“珍珠”,原来“珍珠”打寒战越发厉害了。她的白缎的长袍上着了几个污点,但是她并不要紧。花篮给雨淋湿了,现出雪的光辉;她嗅了一朵花,清露湿了朱唇,觉得十分快活。

这一阵大雨竟令观坛里充满了观众。娜娜拿起望远镜瞭望。太远了,只模糊地看见很密的一堆男女坐在级位上,他们的白色脸孔在后方的黑暗里露出来。太阳溜在屋顶上,把一角斜光照着观众,他们的衣服都似乎褪色了。最令娜娜开心的乃是那些被大雨驱逐离了椅子的妇人们,她们都到观坛脚下的沙地上排列坐下。骑士的禁地是绝对不许下流女人进去的,于是娜娜对于所谓上流的女人们施予严格的批评,说她们的衣服很坏,尤其是脸孔长得滑稽。

忽听得一片声宣传,皇后进了中央的小观坛。坛形像一间小板屋,屋前很阔的阳台上摆着些红色的圈手椅子。只听得乔治诧异地说:

“原来是他! 我以为这礼拜不是他值日。”

这时魔法的容貌庄严,出现在皇后的后面。于是胡恭兄弟开

玩笑,说可惜萨丹不在,否则可以叫她去拍他的肚皮。娜娜仍旧把望远镜瞭望,忽然看见苏格兰的王子也在皇后的观坛里,忍不住叫道:

“呃?查理也来了!”

她觉得他胖起来了。十八个月不相见,他的身躯加大了。于是她向他们详细报告,说这一个风流男子的身体结实得很。

在她两旁的许多车子上,那些妇人们唧唧喳喳地谈论,说魔法伯爵已经抛弃了她。这是一段很长的历史。自从他的事情暴露之后,朝廷里的人们都替他害羞。他为着保守他的位置,便与娜娜绝交了。爱克多老实不客气地把这消息报告娜娜,趁势自荐,把她叫做他的“朱里冶德”。娜娜嫣然一笑,说:

“这是糊涂话……您是不了解他的;我只须呼啸了一声,要他放弃了一切都可以。”

自从片刻以来,她小心审视沙萃夫人与爱斯迭尔。达克奈还在她们身边。福歌利来了,对她们施礼,众人都站了起来。他也微笑地停留在她们身边。这时娜娜带着藐视的神气,指着那些观坛说:

“再者,你们须知,这种人,我再也不稀罕了!……我太懂得他们了。我们该在他们脱了面具的时候看他们!……我再也不尊敬他们了!下流是脏的,上流也是脏的,世界都是脏的!……所以我不愿意人家啰唆我!”

她说着,又指着跑马场上牵马的马夫们与正在同查理谈话的皇后,说查理虽则是一个王子,到底还是一个脏货。

“好啊,娜娜!……妙啊,娜娜!”爱克多听得高兴了,所以喝彩。

一阵一阵的钟声落在风里,赛马又继续下去。刚才乃是伊斯巴汉的比赛,是迈山马厩的一匹马名叫“柏林哥”的赢了。娜娜又把拉布迭特叫了来,问她那一百路易的消息;他笑起来,说他不肯

给她知道了她所赌的是什么马,以免惊动了福星。她的银子安置得很妥当,等一会儿她就可以看见了。后来她向他承认她把十个路易赌了律西让,五个路易赌了华勒里约,他听了便耸了一耸肩,意思是说女人们专做糊涂事。弄得她诧异起来,莫名其妙。

此刻草地上更热闹了,旷场上有许多人吃小点,等候着大比赛。人们非但吃东西,而且喝酒,草地上、车子里的凳子上,都是他们聚餐的地方。他们吃的是些冷肉,喝的是些香槟酒,都是跟班们从辘重车里取出来的。酒瓶的塞子被风吹着,离瓶口时只砰然发了一种微弱的声音。欢笑之声遍地皆是,而且有酒杯的声音混杂着。嘉嘉、克拉丽丝与白兰胥认真地吃饭,把饭巾敷在膝上,大家吃些夹肉面包。卫若兰从她的小车下来,去会合嘉洛林。短草上有许多男子们摆着食物摊,奈奈、玛丽亚、西曼与其他的女人们都到那边吃喝去。同时莱雅的轿车上有一群人在太阳下倾酒瓶,高高地坐着大谈其话。不久之后,人们都拥挤到娜娜的宝幢车前。娜娜站着,给那些向她施礼的人们斟香槟酒。跟班队中有一个是福朗素华,他把酒瓶递过来;同时爱克多勉强学着走江湖的腔调,向下面演说道:

“先生们,走近来吧……这是不要钱的……人人都有的喝……”

“亲爱的,住口吧,我们竟像卖药的了!”娜娜说。

她觉得他很滑稽,因此很开心。一霎时,她忽然想起,便叫乔治送了一杯香槟酒给洛丝,洛丝假说不喝酒。亨利与查理闷死了,很想喝酒,终于不得喝。乔治怕娜娜闹他,所以自己把那一杯酒喝了。娜娜忘了身后的小路易,此刻才想起来,以为他也许口渴了,便迫着他喝了几滴酒,累得他咳嗽起来。只听得爱克多又叫道:

“先生们,走近来吧,走近来吧。这不要两个铜子,不要一个铜子……我们是相赠的……”

娜娜惊喜地叫了一声,他便住口了。娜娜说:

“呃! 鲍特那富在那边! ……叫他吧! 唉! 我请你们去叫他

来吧！”

这果然是鲍特那富，他把双手放在背后走来走去，头上一顶给太阳晒红了的帽子，身上一件油腻的礼服，这乃是一个破了产的鲍特那富。但是他毕竟忿忿不平，想要与命运争持，还有倔强的态度。此刻他来了，娜娜好情好意地伸出手来，他同她握手，说：

“妙啊，多么阔气！”

他喝干了一杯香槟酒，又说了一句十分懊悔的话：

“呀！假使我是女人，岂不是好？……呸！这也不要紧！你愿意不愿意再做戏呢？我有一个主意，让我去把快活戏院租了来，我们两人要惊动全巴黎也不难……是不是？你很应该帮我的忙。”

他停留在这里唠叨地埋怨着，其实他欣幸得与她再会。依他说，只要她在他的跟前过生活，他便得了安慰。她是他的女儿，他的真骨血。

此刻，周围的人们渐聚渐多了。爱克多斟酒，费理伯与乔治去拉拢些朋友。草场上的人们渐渐都来了。娜娜向每人笑一笑，说了一句滑稽话。一班酒徒都走近来，不到一会儿，她的车前车后只有嘈杂的一群男子了。她的雪白的脸孔浴在日光里，金黄的头发随风飘动；下面众杯齐举，等候她的恩惠。到了极点的时候，因为她的胜利激得那些妇人们气愤愤的，便索性斟满了一杯，自己当众喝了，俨然是当年那扬扬得意的梵奴。

忽然间，有人在后面悄悄地拍她，她诧异起来，回头看见米让坐在凳子上。她走去坐在他的身边，因为他向她报告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他到底觉得他的妻子怀恨娜娜乃是可笑的事情；他说这是无益的。但是他又说：

“亲爱的，请你当心，不要把洛丝激得太过火了……我情愿预先告诉你……对了，她有一种军器，而且她对于《小公爵夫人》的事情始终不曾原谅你……”

“军器吗？与我有什么相干！”娜娜说。

“你听我说，她有一封信，大约是在福歇利的衣袋里发现了的，这信乃是摩法伯爵夫人的手笔。糟糕！信里什么都说明白了！……于是洛丝想把这信寄给伯爵，对他报仇，也就是对你报仇。”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娜娜又说，“这真滑稽……呀！好了！她与福歇利捣鬼！呃！这才好呢！她从前惹我生气了。我们将来可以笑了！”

“不行，我不愿意。”米让连忙又说，“这是一件失体面的事！而且我们从中得不到利益……”

他住了口，恐怕说多了反不妥当。娜娜嚷说她当然犯不着打救一个正气的妇人。他再三地要求，她便紧紧地望着他。大约他恐怕福歇利与伯爵夫人绝交之后便与洛丝重寻旧好；洛丝本来很爱福歇利，她这一次报仇，乃是一举两得的计策。娜娜此刻想入非非，忆起卫洛先生的要求，心中正在打稿；米让却努力想要说服她：

“我们假定洛丝把信寄发了，这便是一件丑事。你也在里头，人家说你是一切的根源……先说，伯爵与他的妻子分离……”

“为什么？”她说，“恰恰相反……”

这一次却是她住了口，她犯不着把计划告诉了人家。她终于表示与米让的意见一样，借此以免他再歪缠。他劝她对洛丝屈服，例如在这跑马场中拜访她一次，当众给她一个面子。她回说让她考虑考虑再看。

场中一阵喧哗，惹得她又站起来。跑马场上许多骏马风驰电掣地来了。这时巴黎市区的比赛，是哥纳姆斯赢了的，现在大赛快到了，群众更热烈，更担心，顿脚抬头，恨不得把时间缩短。在这最后的时间内，赌赛的人们发现了一件意外的事，原来王多弗尔的小牝马“娜娜”的号码突然增高了。有些持簿的人们每次再来时，“娜娜”的号码总是变了的：从三十变到二十五，后来又变到二十，最后又变到十五。没有一个人晓得是什么缘故。这小牝马，在一切的

跑马场中都是输了的,上午的时候,五十的数目还没有人要呢!现在忽然增涨了,是什么缘故?有些人瞧不起那马,便说这是滑稽的戏法,笨人们给了钱,等一下就要被人家扫光了。又有些人认真地担心,觉得这上头总有多少暧昧的情节。大家说了些隐语,以为跑马场上也往往有骗局;然而这一次王多弗尔的大名一来,令人不敢多疑;当人们说“娜娜”会落后的话的时候,他便非常生气。

“骑‘娜娜’的是谁?”爱克多问。

恰巧那真娜娜再出来了,于是下面的先生们哈哈地大笑,把“骑娜娜”三个字的意义显得很淫亵了。娜娜施了礼,答道:

“是白里思。”

大家又辩论起来了。白里思虽则在法国没有人知道,在英国却很著名。平常的时候,“娜娜”是克烈汉骑的,现在为什么王多弗尔在英国聘了一个骑士来呢?再者,他把律西让交托给克烈汉,也是可怪的事情,因为克烈汉是有输无赢的。大家这样分析了一番,终于说了些笑话,否认了些消息,闹哄哄地没有结果。大家又喝香槟酒,为的是消磨时间。后来下面的人们唧唧喳喳地交头接耳,纷纷躲开,原来是王多弗尔来了。娜娜假装生气,说:

“呃!您为人真好!此刻才来!……我早就渴想到禁地上去了。”

“那么,来吧,现在还是时间。你可以兜一个圈子。恰好我有一张妇人的入场券。”

他说着,揽着她的臂领她去了;绿西、嘉洛林一班人妒忌地把眼睛送她,她觉得十分快活。胡恭兄弟与爱克多停留在宝幢车里,继续地喝香槟酒。她对他们嚷说她即刻就回来的。

王多弗尔一眼看见了拉布迭特,便叫他上前,二人交换了几句简短的话:

“您已经都收齐了吗?”

“是的。”

“多少？”

“一千五百路易，是各处零星地收来的。”

娜娜很好奇地侧耳静听，他们就住口了。王多弗尔非常地烦躁起来，眼睛冒火，竟像晚上他对她说他要把自己与他的马匹一齐烧死的时候一般。走过跑马场的时候，她把声音放低，与他你你我我地说：

“喂，请你解释给我听……为什么那小牝马的赌注涨了？人家因此议论纷纷的！”

“呀！他们谈话……这些赌赛的人们是多么可恼！当我有一个有希望的马的时候，他们都争先恐后的，竟没有我的份儿了。再者，当一个失时的马有人下注的时候，他们便无风起浪，叫喊起来，好像人家剥了他们的皮似的。”

“不过，你应该通知我啊；现在我已经下了注了。它有没有赢的希望？”

他忽然大怒起来，没来由地嚷道：

“啐！不要叽里咕噜的……哪一匹马没有希望？赌注涨了，这因为有人下注的缘故，谁呢？我不晓得……如果你在这里糊里糊涂地问我，我宁愿丢你在外面。”

这种语调不属于他的气质，也不是他的习惯。她不十分恨他得罪了她，却诧异他的态度。他也惭愧起来；她冷冷地劝他不要失礼，于是他向她道歉。近来他往往像这样突然变化气质。在巴黎的繁华社会里，没有一个人不晓得今天他是争最后的命运。假使他的马匹不得胜利，假使他还输了这一场大赌赛，那就是一场大祸，马上要破产了。他的表面上虽则还有很大的架子，然而基础早已动摇，外强中干，只要一拉就倒。娜娜呢，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一个吃人的女妖精，他在他的家产将尽的时候特来替他送终。人家叙述她的颠狂的嗜好，把他的黄金当做瓦片子抛。他们在巴特玩了一场，累得他没有钱支付旅馆；有一天晚上，她喝醉了的时

候，抓了一把钻石扔在火炉里，看钻石是否像木炭一般地可以燃烧。她渐渐地把她的肥胖的四肢与荡妇的巧笑迷惑了这变穷了的世家子弟。此刻他对于一切都冒险，他甘心自暴自弃，连怀疑的能力也丧失了。一礼拜以前，她要求他允许在诺曼地海岸上，哈弗尔与杜鲁威尔之间，替她买一个府第，他以人格担保，说一定买给她。不过，他恨她啰唆，觉得她太糊涂了，几乎要打她一顿。

那卫卒让他们进了禁地，因为娜娜在王多弗尔伯爵的手臂里揽着，他不敢拦阻她。娜娜欣幸到了禁地，慢慢地从坛脚下的妇女们的前面走过，昂然有骄傲之色。在这六排椅子之间，锦绣如云，光彩夺目；妇人们偶然与相识的人相遇，便团聚着谈话；还有些孩子们不受拘束，从甲群走到乙群。更高些，观坛的级位上载着观众，华丽的服装落在阴影里。娜娜审视这些妇人们，尤其是故意把眼睛盯着沙莘夫人。后来她又经过皇后的前面，看见摩法巍峨地站在皇后的身边，容貌非常庄重，她不觉失笑，高声地对王多弗尔说：

“唉！他真像一个傻瓜了！”

她想要到处都参观过。这草地与丛树，在她看来倒不怎样奇怪。一个卖冰的在铁栅的旁边安置了一个食物摊。在一个乡村式的伞篷之下，有许多人在那里指手画脚地嚷着，这就是赌赛处。旁边有许多空着的马厩，娜娜仅仅发现了宪兵的一匹马，便大大地失望。此外又有一个放马处，这是周围一百米的一个场所，一个马夫戴着风帽，在那里牵着华勒里约吃草。许多男子们在走道的碎沙上，徽章钮上挂着一个黄色的片子；观坛的走廊上也有许多人在那里散步，她觉得有一分钟的兴趣。但是，当初她以为是一个禁地，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现在看来不过如此，何苦提心吊胆呢！

达克奈与福歇利走过，向她施礼。她向他们点点头，他们只好走近来。她向他们批评禁地的坏处，忽又住口，叫道：

“呃？那一位不是叔雅尔侯爵吗？他老得多么快！这老头子，

他自己糟蹋了身体！他还是一样的疯狂吗？”

于是达克奈叙述那老头子最后的一件风流事，这是前天的事情，还没有人知道。原来侯爵鬼混了好几个月之后，竟向嘉嘉买了他的女儿阿美丽，依人家说是三万法郎。娜娜听了心中不平，便说：

“好！这干净得很！我劝你们多生女儿吧！……我想起了！草地上的一辆两座车上有一个女子大约是她，在一个妇人身边，我认得她的脸孔……大约是那老头子叫她来的。”

王多弗尔听得不耐烦，于是不听她的话了，只希望摆脱了她。但是福歇利走开的时候已经向她说：如果她没有参观持簿人，就算她什么都没有看见，所以王多弗尔虽则显然憎厌，也只好陪她参观去。她去看时，忽然喜欢起来，说这个果然新奇有趣。在栗树夹着的两辐草畦中间有一间圆顶小屋，一班持簿人在绿荫里等候赌赛的人们，活像在市场一般。为着驾御群众起见，他们站在很高的板凳上，把号码靠着栗树摆放着。他们的眼睛很灵，窥探着人家摇一摇手或眨一眨眼，即刻登记了赌注，许多人们瞪着眼睛望他们，莫名其妙。这时大家叫数目，换号码，声音嘈杂，闹个不了。有时候，报告的人们来了，报告某马去，某马来，大家越发喧哗，许久不止。娜娜看了十分开心，说：

“他们真滑稽！他们有的是反面的脸孔……你看，那高大的汉子，我不愿意独自一人在深林里遇见他。”

但是王多弗尔指一个持簿人给她看，说他在两年之内赚了三百万。他的身躯瘦弱，头发是黄色的，大家都尊敬他，微笑地同他说话；有些人们停了脚步看他。

末了，他们离开了那圆顶小屋，王多弗尔忽然向另一个持簿人轻轻地点头，那人便叫他。这是他从前的一个车夫，身躯很大，双肩像牛肩一般，面部隆起。现在他在跑马场中做生意，他的资本的来源很不明白；伯爵努力想要抬举他，把自己的秘密的赌赛交托给

他办理,仍旧把他当做参与机密的一个仆人。他虽则得伯爵帮忙,也输了好几笔大款子,今天他也像伯爵一般地赌最后的命运,所以他的眼睛冒血,竟像中疯似的。

“喂,马烈侠”,王多弗尔低声地问,“您替我赌了多少钱?”

“共是五千路易,伯爵先生”,那持簿人答时,也把声音放低,“是不是?这妙得很……我向您承认,我已经把赌标降低了,降到三。”

王多弗尔现出很不如意的样子,说:

“不,不,我不愿意,请您即刻升到二吧……我再也不向您说什么了,马烈侠。”

“唉!到了现在,这于伯爵先生还有什么害处呢?”那人说时,谦恭地微笑,现出参与阴谋的样子,“我总要把您的两千法郎去引动众人啊。”

王多弗尔叫他住口。但是,当他走开了之后,马烈侠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后悔不曾问他那小牝马的赌标升高的缘故。刚才降到五十的时候,他赌了两百路易,假使它有赢的希望,就不得了了。

娜娜完全不懂伯爵的私语,却不敢再要他解释了。他似乎更加烦躁,忽然他们在过秤室的前面遇见了拉布迭特,他便把她交给了他,说:

“请您等一会儿再把她带来吧。我有事情……再会。”

他说着,便走进那过秤室里去了。这是一个小室,天花板很低,室中放着一架大天秤。这好像巴黎城外的火车站的一间行李室。娜娜又大失所望,因为她当初猜是一个很阔的地方,里头有一架大规模的机器为秤马之用,怎么!人家并不秤马,只秤骑士们!那么,何苦禁止人家进来呢!天秤上有一个傻里傻气的骑士,膝上放着鞍鞴,等候一个穿着礼服的胖男子审定他的重量。另有一个马夫在门外控着那马名叫“哥西纽斯”的,马的周围拥挤着许多人,聚精会神地观望着。

人家快要关闭跑马场了。拉布迭特催促娜娜,但是他忽然看见王多弗尔与一个矮人在一边谈话,他又退回来,指那人给她看,说:

“呃?这就是白里思。”

“呀!是的,就是骑我的。”她笑着说。

她觉得那人丑极了,在她看来,一切的骑士们都是傻里傻气的。依她说,大约是人家不许他们长大。这白里思是四十来岁的人了,只像一个干瘪的老孩子,瘦长的脸孔带着皱纹,枯涩像一个死尸。他的身材是这样瘦小,那大袖的蓝色骑衣罩在身上,竟像罩着一段枯枝。娜娜临走时说道:

“不,你须知,他不会替我造福的。”

这时还有许多人挤在跑马场上,场上的草湿了之后,又被人践踏,便变为黑色。在高高的揭示板的前面,有许多人抬头望着,过秤室的壁上有一条电线表现马的号数,每逢一匹马的号数,众人就喧哗一次。有些先生们指点着那些节目单,丕歇奈特被它的主人收回了,众人又嗷嘈地议论了一番。娜娜挽着拉布迭特的臂,只顾穿过跑马场。那旗杆上系着的钟连声震响,催人们走开。娜娜重新上了她的宝幢车,说:

“呀!朋友们,他们的禁地滑稽得很!”

人们欢迎她,在她的周围拍掌,叫道:“好啊!娜娜!……人家还给我们娜娜了!……”唉!他们真呆!难道他们把她看做一个掉头不顾的女人不成?她来得恰合时候。当心!现在开始了!大家停止了喝酒,竟忘了他们的香槟。

娜娜看见嘉嘉在她的车子里,膝上抱着“珍珠”与小路易,心中十分诧异;嘉嘉打定了主意要亲近爱克多,却假说她这一来为的是想要与小路易接吻,说她非常疼爱孩子们。

“喂?阿美丽呢?”娜娜问,“那边那老头子的车子里是不是她?……刚才人家告诉了我好些干净的话。”

嘉嘉惨然地说：

“亲爱的，我为了这个好不伤心！昨天我哭了一个整天，睡在床上不能起来；今早我还以为我不能来看赛马呢……喂？你晓得我的意见吗？我是不愿意的，我把她放进了教养院里，希望一场好婚姻。我教训得这样严，拘束得这样紧……好！亲爱的，竟是她自己愿意！唉！她流着眼泪闹我，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头，以至于我打了她一下。她太寂寞了，想要走这一条路……于是她开口说道：‘你没有拦阻我的权利。’我说：‘你是一个贱人，你污辱了我们，快走了吧！’事情成就了，我只好愿意调停……但是，唉！当初我梦想了许多好事，现在一切希望都完了！”

一阵吵闹的声音把她们惊得站起来了，原来下面的人们纷纷地议论王多弗尔，乔治替他辩护，所以吵闹起来。乔治说：

“为什么说 he 放松了他的马呢？昨天在跑马厅里他还把一千法郎赌律西让哩。”

“是的，我也在旁边听见”，费理伯接着说，“而且他并不把一个路易赌‘娜娜’……‘娜娜’升到了十，与他没有一点儿关系……你们猜人家是有计划的，可笑极了！在这上头，他有什么利益呢？”

拉布迭特安静地听他们说；后来他耸了一耸肩，说道：

“你们不要吵吧，人家要说呢便随他说去……王多弗尔伯爵刚才至少还把五百路易赌律西让，而且他所以勉强把一百个路易赌‘娜娜’者，因为一个马主应该表示相信自己的马才是道理。”

“呸！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爱克多攘臂说，“等一会儿一定是斯派利赢了去……英吉利万岁！”

群众一时耸动，场上钟声又响，报告有许多马到场。娜娜为便于观看起见，竟在凳子上站了起来，践踏了许多玫瑰花与琉璃草。她瞩目天涯，到处张望。在这大家热望着的最后的时间内，她先是看见了空着的跑马场，有灰色的铁栏关闭着，里面有的是些警察与旗杆。她的跟前的草是泥泞的，渐远渐青，更远便像嫩绿的锦茵。

她低了头又看中央，则见草地上人人曳起脚跟，攀着车子，他们互相冲碰，竟有些人被抬了起来，杂着马嘶声、风打帐幔声、骑士打马声，同时又有些行人们跑去凭倚在铁栏上。她转身又望那些观坛，则见面目变细小了，仅显得五光十色的许多人头在走道上、级位上、天台上；天台上的人体只像一段黑影挂在云间。更远处，她又看见跑马场以外的平原，在长春藤掩盖着的磨坊的后面右边，有好几片大草场，场与场之间阴影隔断了。磨坊的前面是赛纳河沿着山坡奔流，河边有树林里的大路，许多车马在那里等候着。左边是布兰若，正对着远绿的木东林，林的周围是波罗尼亚树，树顶微红无叶，像一块有光的漆布。她远远地望见还有许多人一队一队地赶来，俨然是蚂蚁布阵。在巴黎一方面，很远很远，她看见那些不赌赛的民众的房屋，在树林下隐隐地露出来。

忽然间，旷阔的天空之下，浓绿的草场之上，十万人都快活起来。那躲藏了一刻钟的太阳重新出现，把光线散开像一个大明湖。妇人们怕热，把阳伞擎起，像一些金盾在人头上晃动。大家赞美太阳，伸臂表示擘开云雾。

这时跑马场中还是空着，有一个弹压官走开了。更高些，有一个人持着一面红旗，在左边出现。娜娜问是谁，拉布迭特回答道：

“这是那总指挥穆理思男爵。”

娜娜的身边有许多男人拥挤，直到她的车子的踏板之上。他们时而欢呼，时而谈话，把一时的感想都倾吐了出来。费理伯、乔治、鲍特那富、爱克多，都不能住口。

“您不要推我……让我瞧……呀！裁判人进了座子了……您说这是苏维尼先生吗？……呃！在这机器里，要有好眼睛才看得真呢！……您不要说，人家升起旗了……马来了，当心看！……哥西纽斯是第一个！”

旗杆上一面黄红色的旗随风飘动。众马由马夫们牵着，一匹一匹地进场；马鞍上有的是骑士，两臂下垂，在日光里现出鲜明的

颜色。哥西纽斯之后，哈赛尔、布姆，都出现了。嗣后一片声喧哗，乃是斯派利进场。这是一匹很高大的棕色马，颜色黯淡，显出不列颠的悲哀。华勒里约在进场时很受人欢迎，它的身材不大，颜色却很鲜明，系着玫瑰色的彩带。佛兰其班进场时，它的标色乃是蓝白两色。律西让是一匹棕色马，颜色很深，身材很好；然而“娜娜”一来，全场惊动，几乎把律西让忘了。人家从来看不见它这样，现在给太阳一晒，把它的金黄的马鬣显得格外光辉，像一枚新的金钱。它的胸很深，头颈很轻，脊骨很长，俨然有赢的希望。娜娜眉飞色舞地说：

“奇了！它的头发竟像我的头发一般！喂，你们看，我因此自负了！”

这时大家攀登那宝幢车，娜娜忘了照顾小路易，险些儿给鲍特那富踏了一脚。他把他抱起来，捧得很高，像慈父般地说：

“可怜的孩子，他也该得看一看……等一等，让我教你看妈妈……你看见吗？那边有一匹马。”

“珍珠”搔他的腿，他连那狗儿也抱起来；娜娜欣幸那马用的是她的名字，便放眼望其他的妇人们，看她们的面色如何。她们一个个都气愤愤的。特丽恭本来是不动的，此刻却在马车上招手，吩咐一个持簿人，因为刚才她的心灵感通了，她要赌“娜娜”。

爱克多忽然嚷起来，他要赌佛兰其班。

“我的心灵感通了。你们看佛兰其班，多么好的步伐！……我要赌佛兰其班。”

“我劝您安静些吧，将来您会后悔的。”拉布迭特说。

“佛兰其班是一匹弩马”，费理伯说，“它的身已经湿了……你们就可以看它们试跑。”

众马都上了右边，先做一次试跑，在观坛前经过。于是众人又热烈地辩论起来：

“律西让的脊骨太长了，然而它很活泼……你们须知，不可把

一个铜子赌华勒里约；它太狂躁了，昂着头跑路，这乃是不好的预兆……呢？骑斯派利的乃是布尔纳……您看，它没有肩膊！有了好的肩膊，什么都好了……不行！老实说，斯派利太安静了……您听我说，我在伯乐赛马会里看见了‘娜娜’，它的周身湿了，毛是死的，肚子震动得很厉害。人家不把二十个路易赌它呢！……够了！这人老是说他的佛兰其班，讨厌得很！时间来不及了，就开赛了。”

爱克多几乎哭起来，为的是寻找一个持簿人。人家劝阻了他。一个个都伸长了脖子。但是第一次起步并不好，大家远远地看见那指挥人像一根黑棍子，他还没有把红旗扯下来。众马跑了一会儿，仍旧回来。接连地有了两次假跑。后来那指挥人收集了众马，用一种妙手段把它们放出去，观众又嚷起来：

“好极了！……不，这是偶然的！……不管怎样，总算行了！”

喧哗的声音静了，大家非常地担心。现在的赌赛是截止了，只看跑马场上的胜败。此时全场寂静，竟像没有人喘气。大家昂了头，面色淡白，不时打了几个寒噤。起步的时候，哈赛尔与哥西纽斯占了先，华勒里约紧紧地跟着，其余众马迤迤地混杂着跑。当它们经过观坛的前面的时候，地土被它们震撼了，风驰电掣地向前跑，队伍渐渐地延长，有四十米之远。佛兰其班跑在最后，娜娜也比律西让与斯派利更后些。

“糟糕！那英国马倒会争气！”

宝幢车里的人一个个都说话喝彩，他们把眼睛送着骑士们在日光下奔跑。跑到高处的时候，华勒里约占了先，哥西纽斯与哈赛尔落伍了，律西让与斯派利并排，后面仍旧是“娜娜”。

“呼！”鲍特那富说，“那英国马赢了！这是看得出的！律西让疲倦了，而华勒里约又不能支持。”

“好？如果那英国马赢了，还成什么体统！”费理伯为爱国心所激发，这样叫了两句。

全场的人也都十分忧虑，恐怕又是一场失败了！于是大家恭

祝律西让胜利；同时又咒骂斯派利，说那骑士像扛死尸的一般。娜娜看见众马像是受了一种大力驱迫，只顾向前拼命奔跑，她看见它们的臀部与敏捷的马蹄，又看见迎风的马鬣。现在它们渐远渐小，跑向浓绿的树林去了。忽然间，它们不见了；原来是跑马场中央的一簇树林遮掩住了。乔治还很有希望，叫道：

“你们不要说！这还没有完呢……那英国马疲倦了。”

爱克多仍旧不爱国，专替斯派利喝彩，变了丢脸的人。妙啊！活该！法国该得这个报应！斯派利第一，佛兰其班第二！爱国的人们要气煞了！拉布迭特动了怒，认真地威吓他，说要把他抛到车子下面去。

“让我看它们要跑多少分钟。”鲍特那富安静地说时，左手抱着小路易，右手把表掏了出来。

众马在丛树边一匹一匹转出来了。人们吃了一惊，又喧哗起来。华勒里约仍旧占先；但是斯派利却追上了它。律西让落伍了，另有一匹马上前替代了它。人们因为分辨不出骑衣，所以不即刻知道是哪一匹马。后来他们认清楚了之后便喝彩道：

“呀！这原来是‘娜娜’！……您不要说了吧，这是‘娜娜’！律西让没有动呢……呃！不错！是‘娜娜’，看它那金黄的颜色便知道是它了……你们现在看见了吗？它发愤得很！……好呵，‘娜娜’快活得很！……呼！这没有什么意思。它只跟着律西让学样。”

在几秒钟之内，这话乃是公众的意见。但是那小牝马很有恒地努力，渐渐占了胜着。于是大家都非常感动。落伍的诸马是不能引起人们注意的了，只有斯派利、“娜娜”、律西让、华勒里约作最后的争持。大家唠叨地议论它们的进步与失败，口里只剩有这四马的名字。娜娜爬上了她的车夫的座子，面色淡白，身上发抖，至于说不出话来。拉布迭特在她的旁边又微笑了。

“喂！那英国马吃力了！不行了！”费理伯快活地说。

“总而言之，律西让是完了的了。”爱克多说，“华勒里约也来了……你们看，四匹马聚在一块儿了。”

此刻众口同声地嚷道：

“好一场恶斗啊！……好一场恶斗啊！”

现在众马飞驰到了正面来了。人们觉得喘息的声音每隔一秒钟更近。大家都急剧地扑向铁栏上；在众马未到之前，那喘息的声音竟像惊涛骇浪渐迫渐近。这是最后的时间，马蹄下有几百万法郎的关系。人们不互相拥挤了，只捏着拳互相践压，各人只顾指手画脚替他所赌的马欢呼。此刻全场的人都叫道：

“它们来了！它们来了！……它们来了！”

“娜娜”又占了地步；现在华勒里约落伍了，“娜娜”与斯派利竟是并驾齐驱。雷般的声音渐渐大了。它们到了，宝幢车上大家又吵嚷了一阵：

“呸！律西让真是一匹弩马！……那英国马真不错！再努力！再努力！……那华勒里约真可恨！……唉！那死畜牲！我那十个路易完了！……只有‘娜娜’！好啊！‘娜娜’！好啊！‘娜娜’！”

娜娜在座子上不知不觉地摆动她的腰肢，竟像她自己赛跑似的。她把肚子挺了几挺，她似乎觉得这可以助那小牝马的威风。每次她都很疲倦地叹气，艰难地低声说：

“去呀……去呀……去呀……”

这时大家看是一件很妙的事情。白里思站在踏镫之上，把铁臂高扬着鞭子，痛打“娜娜”。看他这干瘪的老孩子竟放出威风来！他因为热心争胜，竟把心给了那小牝马。双睛冒血，汗流浹背，只顾催它上前。此刻人们停止了呼吸，空气停止了流通，只剩有一阵跑马的声音；至于那裁判员却十分冷静，把眼对定了瞄标，在等候着。白里思逞了最后的努力，竟把“娜娜”催到了终止点，比斯派利占先了一个头。

忽然人声喧阗，宛如春潮倏至。“娜娜”！“娜娜”！“娜娜”！

这两个字渐传渐远，渐嚷渐高，声浪直达天涯，冲破了华烈央山，布满了布兰若的平原与长野的草地。场中热狂地喝起彩来。“娜娜”万岁！法兰西万岁！打倒英吉利！妇人们把阳伞举起；男子们跳起来，打旋转，嘴里喃喃地骂；又有些人热狂地笑，揭了帽子欢呼。跑马场另一边的禁地上也有了应声，观坛上也骚动了一阵，人们模糊地看不清，在那些弯曲的臂膀、开着的嘴的上面似乎有一种无形的火焰在空气中荡动。欢呼的声音并不停止，树林下的民众的呼声传到了皇后的观坛，皇后也喝了彩。“娜娜”！“娜娜”！“娜娜”！呼声直上云霄，太阳的金光增加了“娜娜”的荣耀。

娜娜站上宝幢车的座子上，以为人家喝她的彩，竟自负起来。她一时不动，呆望着欢呼的人群，则见帽子招摇，竟掩住了草地，后来众人都依了秩序，向“娜娜”施礼，那疲劳极了的白里思骑在它的身上去了。娜娜尽力地拍自己的大腿，忘了一切，扬扬得意地说：

“呀！他娘的！这竟是我！……呀！他娘的！何等的福气！”

她不晓得怎样表示她的快乐，只把鲍特那富抱着的小路易吻了又吻。

“三分又十四秒。”鲍特那富说时，把表放进了衣袋里。

娜娜始终听着自己的名字，全场都有回声。这是她的民众喝她的彩；金发的、穿着蓝白色的长袍的她挺直地站在日光里御临着民众。拉布迭特临走时报告她，说她赢了二千路易，因为他曾经把她那五十路易赌“娜娜”，赌的是四十倍的彩。但她不很注意这一笔横财，却欣幸得了意外的光荣，成了巴黎之后。那些女人们都输了。洛丝一时气愤，竟打破了她的阳伞；嘉洛林、克拉丽丝、西曼、绿西——也不顾她的儿子在身旁——一个个都暗暗地赌咒，深恨“娜娜”有福。特丽恭在起步时画了十字架，到步时又画了十字架。现在她在她们当中挺直了高大的身子，表示她会看天色，竟赌了“娜娜”。

宝幢周围的男子们越挤越多了，他们拼命地喝彩。乔治的声

嘎了,独自一人继续地叫着。这时的香槟酒没有了,费理伯便引那些跟班们到食物摊上买去。自从“娜娜”得了胜利之后,逢迎她的人更多了,起初不肯来的人们现在也来了,她的宝幢车竟成为一个中心点,这皇后梵奴高临着她的臣民,他们都像在朝廷里欢呼万岁。鲍特那富在她的身后喃喃地说了些粗言,像父亲般感动。史丹奈重新被她征服了,便抛弃了西曼,来踏在一个踏板之上。香槟酒买来了之后,她把一杯满斟的酒高高地举起,人们仍旧大声欢呼:娜娜! 娜娜! 娜娜! 竟令观众诧异起来,举眼寻觅场上的小牝马,因为大家不晓得人们所欢呼的是人是马。

这时米让心中兴奋,想要吻娜娜,便不顾洛丝贴起眼睛望他,竟跑到了娜娜跟前,在她的两颊上接吻,很亲热地说:

“我最讨厌的乃是:现在洛丝一定要寄发那一封书信了……她太气愤不过了。”

“这才好呢! 我的事情因此就妥当了!” 娜娜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后来她看见他吃惊,连忙改口说:

“呀! 不,我说了什么话? ……真的,我不晓得我说了些什么话了! ……我醉了!”

她果然醉了,为快乐而醉,为日光而醉。她举起杯来,自己喝彩道:

“娜娜万岁! 娜娜万岁!”

各种比赛渐渐完了,现在是和伯郎比赛了。许多车子一辆一辆地走了。这时王多弗尔的名字又传了来,却变为一种吵闹。现在事情是显明了:自从两年以来,王多弗尔养精蓄锐,教克烈汉骑“娜娜”,他创了一个律西让,为的是帮助那小牝马的成功。输了钱的人们都生气了,同时那些赢了钱的人们都耸肩。怎么样? 这是不许做的吗? 一个马主依着他的主意支配他的马厩,这是他的自由。而且不止是他一人这样办呢! 一大部分的人们都觉得王多弗尔手段很高,能教朋友们收罗许多人赌“娜娜”,以至于赌标忽然

高了。人们共赌了二千路易，平均是三十倍的彩，共赢了十二万法郎，这数目令人起了尊敬之心，便把一切都原谅了。

然而又有一种议论从禁地上传来，这是很重大的消息，大家唧唧喳喳说着。从那边回来的男人们叙述了详情，高声地数说一件丑事。那可可怜的王多弗尔完了，他做了一件糊涂事，把他的成绩都弄坏了。他嘱托那阴险的持簿人马烈侠做了一个可恨的骗局，叫他替自己把二千路易反对律西让，所以明里所赌律西让的千余路易虽则输了，暗里却赢了回来。这可以证明他的弱点，在快到破产的时候做出这一件丑事来。那持簿人预先知道律西让不会赢的，所以他在律西让身上赚了六万多法郎，不过，拉布迭特不甚知道详情，竟在他的手里下了赌“娜娜”的二百路易的赌注，他也莫名其妙，给了五十倍的赌彩。他在“娜娜”身上输了十万法郎，与在律西让身上赢来的六万法郎相抵，还输四万法郎。他觉得一场大败，正在伤心，忽然看见拉布迭特与王多弗尔于赛完后在过秤室门前悄悄地谈话，他便懂得了一切。他本是一个野蛮的车夫，现在因为被骗伤了心，便当众宣布王多弗尔的骗局，说话全不留情，以至全场惊动。人家还说裁判员们要开会判断这事。

费理伯与乔治低声地告诉了娜娜，她仍旧欢笑喝酒，同时心中思忖。这是很可能的，她记得许多情形：而且马烈侠的面色也很阴险。但是她还怀疑着，忽然拉布迭特来了，他的面色大变。

“怎么样？”她低声地问。

“糟了！”他简单地答。

他说着耸了一耸肩。这王多弗尔真是孩子气！娜娜有纳闷的样子。

晚上在马比尔会里，娜娜大出风头。她在将近十点钟的时候到场，大家已经欢呼得不得了。这会里有许多风流的少年，上流人杂着许多贵家奴仆。人们在花圈下跳舞；黑色的晚服，过度的妆饰，都显得一种淫佚的娱乐。妇人们穿了露肩衣到来，大家逞着酒

气大闹一阵。三十步之外,听不见音乐之声。没有一个人跳舞了。许多糊涂话在一队一队的人群中传扬。七个女人被关在存衣所里,哭求人家放了她们。有人拾得了一个蒜头,拿来拍卖,竟有人出价四十法郎。恰巧娜娜来了,还穿的是跑马场上的蓝白二色的服装。人家把那蒜头献给她,全体都喝起彩来。人们不由她肯不肯,竟与她拉手;有三个男子把她抬起来走过了那些被人蹂躏过了的花畦。音乐队阻住了他们,他们便打破了好些乐谱桌与椅子。后来是警察们到来,好情好意地弹压了他们。

直到了礼拜二,娜娜的胜利的热狂才消减了些。小路易给大空气弄病了,洛拉夫人来报告病情,娜娜就与她谈话。这时娜娜得了一个轰动全城的消息,因此很有些感触。原来王多弗尔被跑马会里除了名,当天晚上他的家产就在王家俱乐部里被人没收了,到了第二天,他果然把自己关在马厩里,与他的马匹一块儿烧死了。娜娜说:

“他早已对我说过了的。这人真是一个狂人!……昨天晚上人家告诉我的时候,我害怕得什么似的!你须知,他尽可以在夜里把我杀了……再说,他本来不应该把那小牝马的事情预先告诉我吗?至少我可以发一注大财!……他同拉布迭特说假使我知道了机密,便会即刻报告了我的理发匠与许多男子们。你看,他对我多么好!……呀!不,老实说,我不能十分痛惜他这一死。”

她越想越生了气。恰好拉布迭特来了,他已经清理了赌账,特地把四万法郎带来给她。她因此增加了怒气,如果她预先知情,岂不赢了一百万吗?拉布迭特假装完全不晓得内幕,顺着她说王多弗尔的坏话。这些老世家都是空了的,不免这般糊涂地收场。

“呀!不”,娜娜说,“在马厩里放火,倒不算糊涂。我觉得他还死得勇敢……唉!你须知,我对于他与马烈侠做了的丑事,是不替他辩护的。这真没有道理。唉!白兰胥的胆子真大,竟把罪过归在我的身上呢!我回答她说:‘难道是我叫他骗人家的钱吗?’你

看,是不是?一个女人尽可以问一个男子要钱,不就是把他迫去做贼……假使他对我说‘我没有钱了’,我一定对他说:‘好的,我们撒开手吧。’这么一来,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当然啦,”洛拉夫人庄重地说,“男子们做情痴,是他们自己吃亏。”

“说到收场的时候却妙得很!”娜娜说,“似乎这是一件惨事,可以令人的毛管耸起呢。他支使开了众人,把自己关在马厩里,把许多煤油烧起来……你们想想看!马厩是木做的,里头满堆着麦秆与稻草!……那些火焰升得像城墙般高……最好看的乃是:那些马不愿意给他烤死,它们跳起来,冲撞那些门户,叫喊的声音竟像人声……”

拉布迭特轻轻地嘣了一口气表示怀疑,他不相信王多弗尔是死了的。有人发誓说看见他从窗子里跳了出来。他一时地神经错乱,便放火烧马厩;后来火势太大了,他该是清醒过来了的。平日糊里糊涂地与女人们鬼混的一个男子是不会死得这样勇敢的。

她听了他的话便扫兴了,只找得一句话说:

“唉!贱骨头!这是多么好的事啊!”

第十二章

夜里将近一点钟的时候，娜娜与摩法伯爵躺在那梵尼斯的大床上，还不曾入睡。他赌气了三天，今天晚上才再来了。卧房有很微弱的灯光照着，空气微温，那些银镶的、白漆的家具显出了淡白的反照。一幅放下了的窗帷把黑影掩住了床，他叹了一口气，一个吻声截破了沉寂；娜娜从被窝里溜出来，两腿裸着，在床沿坐了一会儿。伯爵的头倒在枕上，停留在黑影里。

“爱！你相信上帝吗？”娜娜沉思了半晌才这样发问，问时面色庄重，似乎她从她的情郎怀里出来便受了宗教上的恐吓。

自从早上以来，她只叫不舒服；她起了许多糊涂的念头，心中常常想起死神与地狱。有时候，她在夜里像孩子般害怕起来，做了些恶梦，开着眼睛幻想了许多可怕的事情，她又说：

“呃？你以为我可以上天堂吗？”

她说着，打了一个寒战！伯爵料不到在这时候受了这奇异的质问，自己的宗教观念被她唤起，觉得良心上非常不安。娜娜的衬衣从肩上褪下来，头发散乱，伏在他的胸上，攥得紧紧的，哽咽地说：

“我怕死……我怕死……”

他好容易才挣得脱身，他觉得她的身挨着他的身，自己也怕她传染。但是他劝慰她，说她的身体很好，只该自己检点品行，将来总有上帝恕罪的一天。她听了只管摇头；当然，她不曾害人。而且

她给他看她的胸前有一根红绳悬着一个圣母的半身像：不过，上帝的法律是规定了的：凡是不结婚而又交结许多男子的女人，将来一定入地狱受罪。宗教书上的言语重上了她的心头。唉！假使我们知道了真相，岂不是好！然而我们完全不晓得，也没有一个人来报消息。如果那些牧师们说的是废话，我们何苦提心吊胆呢！她虽则如此想着，仍旧虔诚地吻她胸前的圣母像，因为她想到死亡就寒心起来，所以不免皈依宗教。

她要摩法陪她到梳妆室里，因为她自己不敢进去，纵使让室门开着，她也发抖。他再睡下了之后，她还在卧房里徘徊，到处审视，听见了轻微的声音便吓得一跳。她到了一个镜子前面停了脚步，一时忘了情，又像从前一般地瞻望她的裸体。但是她看见了她的奶子与屁股大腿，越发害怕了。她终于用双手把她的面上的骨骼摸了又摸，说道：

“一个人死了的时候就丑了。”

她说着，收紧了她的腮，突起了她的眼，显出了她的牙床，要看她死后的形状。她这样把面貌改变了，然后转身向伯爵说：

“你瞧，将来我死了之后，便是这样小的脸孔了。”

于是他生气了，说：

“你不疯了？快来睡吧。”

他看见她在墓穴里，是长眠百年的枯骨，于是他合掌做了一个祷告。近来他又被宗教克服了，每天他的信仰与他的行为抵触，以致他困顿不堪。他的手指窄窄地响了，他口里不住地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这是他的无能的呼声，造孽的呼声；他虽则深信必受百劫不复的永罚，但他没有力量反抗。她回到床上的时候，看见他狠狠地把手指抓着胸膛，眼睛直视，像是要寻找天堂似的。于是她哭起来，二人互相接吻，莫名其妙地震颤他们的牙齿，大家都被一种糊涂的意念缠绕着。从前他们已经度过了一夜是如此的；不过这一次更糊涂到了十分，娜娜的

惊魂定后自己也承认是傻事。她忽然起了疑心,以为洛丝也许已经把那一封书信寄给了他,所以谨慎地询问他。然而他并不为的是这个,他只心里起了恐怖,所以如此,因为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真的偷了人。

摩法又隔了两天不来,到了第三天,他在早上到来,这一次竟是例外,因为他从来不曾在这时候来过。他的脸变为铅色,眼睛红了,显得是心灵里起了大斗争的结果。但是索爱自己有了恐怖,也就看不出他的恐怖了。他一进门,她便跑来嚷道:

“唉!先生快来!昨天晚上夫人险些儿死了!”

他问她一个详细,她说:

“是意料不到的一件事……一场小产,先生!”

娜娜怀孕三个月了。许久以来,她自己只以为身子不妥;那医博士布达烈尔也还怀疑。后来医生证明是怀孕了,她觉得十分麻烦,所以拼命掩饰着。她的恐怖与悲愁有几分是从这里来的,但是她像一个“做母亲的少女”一般地害羞,所以她谨守秘密。她似乎觉得这是可笑的一场意外,一则减低了自己的身份,二则人家要拿她做笑柄。唉!真是没有运气!她以为已经完了,谁知又上了当!而且她常常诧异:这事儿会做出孩子来吗?当人家不再要孩子的时候,要拿来做别的功用也不可以吗?她在痛恨自然,娱乐场中竟惹起了严重的母道;她把周围的人们致死,而她竟有孩儿诞生!难道一个人不能逢场作戏,一定要生孩子吗?这小娃娃何苦到来!她自己不能答复。呀!天啊!创造这孩子的人本该保留着他,不放他到人世才好;因为他这一来,没有一个人要他,他只累了众人,将来他的生活里是一定没有幸福的了!

这时索爱叙述那祸事,说:

“自从四点钟以后,夫人就叫肚子痛了。当我在梳妆室的时候,不见夫人进来;我回到卧房里看时,则见夫人躺在地上,已经昏迷不醒了。是的,先生,她躺在地上,在一涡鲜血里,像是被人家谋

杀了似的……于是我就懂得了。我生气得很，夫人早该把这不幸的事情告诉了我才是……恰好那时候有乔治先生在这里。他帮助我扶了夫人起来，然而他一听见是一场小产，连他自己也昏倒了……真的！自从昨天到现在，我的心没有一刻安宁！”

索爱的话不错，公馆里忙乱极了。奴仆们都在楼梯与各房里穿插奔走。乔治在客厅的安乐椅上过夜。昨天晚上在娜娜平日接见宾客的时候，是他把这消息报告了娜娜的朋友们。他一则吃惊，二则感动，所以他叙述的时候面色大变。那时史丹奈、爱克多、费理伯与其他的朋友都在客厅里。他们一听乔治说起，即刻叫嚷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大约是一种滑稽的把戏！后来他们的面色变为严重了，注视着卧房的门，一个个都摇头叹气，觉得这不是开心的事情。直到半夜的时候，有十余位先生站在火橱前谈话；他们都是朋友，都对于娜娜有慈父之爱。他们你望我，我望你，面有惭愧之色，似乎互相谅解。后来他们都弯了腰，这是她的事情，与他们没有关系。呀！这娜娜真是令人料不到！谁以为她会闹出这种把戏来！末了，他们一个一个地蹶着脚走了，好像在一个死人的卧房里，他们再也不能笑了。

“先生，请你到底上楼来吧”，索爱向摩法说，“夫人的身子好得多了，她可以接见您……我们在等候医生，他说过今早来的。”

原来索爱已经劝乔治归家睡觉去了。楼上的客厅里只剩有萨丹一人躺在横炕上，吸着一支香烟，眼睛仰望着。自从这一场意外之后，在全宅忙乱之中，她只冷冷地生气，耸着肩说了许多冷酷的话。此刻索爱从她的跟前走过，向伯爵说夫人受了不少的痛苦，她使用简短的声音说：

“活该！她从此可以得到一个教训！”

索爱与伯爵都诧异地回头看她。她的身子还没有动，眼睛仍旧望着天花板，嘴唇夹着她的香烟狂吸着。

“好！您是一个好心的人！”索爱说。

但是萨丹在横炕上坐起来，气冲冲地望着伯爵，重新又当他的面说了这么两句：

“活该！她从此可以得到一个教训！”

她说着，又把身子躺下去，呼了一口烟，似乎她不关心于这事，决意不闻不问。不，这太呆了！

索爱早已把魔法引进了卧房里。房里蕴着一种以太的气味，在微温的沉寂里只听见维利耶路的稀少的车子的啞哑的轮声。娜娜躺在枕上不曾入睡，面色惨白，瞪着眼睛想入非非。她瞥见了伯爵，微笑不动，徐徐地向他说道：

“呀！我的猫，我以为我永远不能再见你的面了。”

他俯身吻她的头发，她感动起来，便与他规规矩矩地谈论那婴孩，好像他就是那婴孩的父亲似的。

“从前我不敢向你说起……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唉！我做了许多好梦，希望他配得起你。好！你看！现在什么都完了……也罢，这也许还好些。我不愿意你在生活上受累。”

他诧异起来，吃吃地说了些话。他移了一张椅子在床前坐下，一只手臂倚着被窝。于是娜娜注意到他垂头丧气，他的眼睛冒血，嘴唇颤动。她问：

“你怎么样了？你也病了吗？”

“不。”他艰难地说。

她怔怔地望了他半晌，于是挥手叫索爱出去，索爱正在收拾药瓶，看见她的手势，便走开了。当他们二人独自在一块儿的时候，她拉他近来，又说：

“你怎么样了，爱？……你的眼睛含着眼泪，我是看得出的……喂，说了吧。我晓得你这一来为的是要向我说些什么话的。”

“不是的，不是的，我向你发誓。”他吃吃地说。

他自己有了痛苦，又不知不觉地落到这病人的卧房里，忍不住

哽咽起来，把脸孔躲在被窝里，希望压抑他的痛苦的爆发。娜娜忽然懂得了，一定是洛丝终于把那一封书信寄发了。他哽咽得身子打抽，把床震动；她让他哭了一会儿，然后很表同情地说：

“你在家有了麻烦的事情吗？”

他点头说是。她顿了一顿，又低声地说：

“那么，你是知道一切的了？”

他又点头道是。在这痛苦的卧房里，又来了一种重滞的沉寂。昨天晚上，他从皇后的夜会归来之后，接到了沙萃写给她的情郎的一封信。他在夜里起心报仇，一夜不曾合眼；他在早上便出门，为的是在外面消磨他那杀妻的念头。到了外面，6月的美丽的清晨把他弄温和了，他的仇心顿灭，于是到娜娜家里来，因为他每逢生活里有了不幸的事情一定要到她家里来的。到了这里，他索性自暴自弃，很无聊地希望娜娜安慰他。

“哎呀，不要哭了吧。”娜娜说时，装做一个很好心的人，“我老早已经知道了。但是，当然不会是我捺开你的眼睛，你记得吗？去年的时候，你曾经起了怀疑。幸亏我很谨慎，所以事情不曾发作。后来你也没有证据……呃！今天你有了证据，这是很难堪的，我懂得。但是你到底应该自己安慰。不见得因此就污辱了你的声名。”

他不哭了。他虽则许久以来把家中的秘密都告诉了娜娜，这一次却惭愧起来。她不得不鼓励他，说她是女人，什么话都可以听的。后来他吐出了一种啞哑的声音说：

“你病了。我何苦累你疲倦呢！……我这一来，真是糊涂。我走吧。”

“哪里？”她连忙地说，“你不要走。我也许可以向你进一个忠告。不过，你不要使我说话太多了，这是医生禁止了的。”

他终于站起来，在卧房里踱来踱去。于是她问道：

“现在你预备怎样办呢？”

“我要去打那男人的耳光！”

她作态表示不赞成。又说：

“这并不高明……你的妻子呢？”

“我要告她，我有证据了。”

“这也不高明，而且还算糊涂……你须知，我决不让你这样做的。”

她用微弱的声音，徐徐地陈说决斗与告状无益，而且失了体面。在一礼拜之内，他要成为报纸的资料；这是把他的一生去冒险：他的安宁、他在朝廷里的位置，与他的家声，都会因此完了，只博得一场笑话。

“我不管！我只要报仇就好了！”他说。

“我的猫”，她说，“这种事情，如果你不即刻报仇，便永远不能报仇了。”

他停了脚步，吞吞吐吐地说不出话来。当然，他不是没志气的人，然而他觉得她有道理；他在怒气里起了一种不舒服，惭愧起来，渐渐软了。这时娜娜打定主意把一切都坦白地劝他，所以又说道：

“而且，爱，你晓得你最讨厌的一件事吗？……这因为你自己也辜负了你的妻子。你在外边过夜，人家不会说你是捉蟋蟀去了的吧？是不是？你的妻子应该猜到这一层了。她会说你给了她榜样，就叫你闭口无言……你看，所以你不曾在那边杀了奸夫淫妇，却到这儿来踏地板。”

摩法听了这不留情的话，一阵伤心，又倒在椅子上了。她顿了一顿，换了呼吸，又低声地说：

“唉！我疲倦极了……请你扶我坐起来吧。我的头太重了，爬起又溜下来。”

摩法扶了她坐起来，她叹了一口气，觉得舒服些了。她又回想到离婚的诉讼上。将来那伯爵夫人的律师不是把娜娜提出，令巴黎人开心吗？一切都要经过法庭：她在陆离戏院的失败、她的公馆、她的生活，都在法庭暴露。呀！不行！她不希望人家替她宣传

名誉！假使是别的女人，一定怂恿他告状，在他的背上擂鼓；至于她呢，她以他的幸福为前提。她把他拉近来，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头旁边，倚在枕上，他的一只手臂承着她的颈。于是她温和地低声向他说道：

“我的猫，你听我说，你还是同你的妻子要好吧。”

他气愤起来，不行。决不！这太可耻了！然而她更多情地再三要求说：

“你还是同你的妻子要好吧；哎呀，你愿意人家说我离间你们夫妇吗？这么一来，我的名声太坏了，你叫人家怎样猜我呢？不过，我请你发誓永远爱我，因为你将来另有了一个之后……”

他很感动地流泪，一味吻她，打断了她的话头，说：

“你不疯了？这是不可能的！”

“哪里！哪里！你非这样做不可……我将来自己找安慰。无论如何，她总是你的妻子，并不像你辜负我而去，找一个路人。”

她这样继续下去，向他进了许多忠告，她甚至于说到上帝。他恍然如听卫洛先生说法，劝他不可造孽。然而她也不说绝交的话，她劝他分身给妻子与情妇两方面；这是安静的生活，并不搅扰一个人。世上本是肮脏的，倒不如痛快地做一场春梦吧。他们的生活并不因此改变，他永远是她心爱的小猫；不过，她希望他来疏些，分出些良宵给他的妻子。她说到这里，力竭了，便用微弱的声音说：

“总之，将来我因为做了一件善事，心里更得了安慰……你也更爱我了。”

这时大家静默了半晌。她把眼睛闭了，面色还是惨白。现在是他静听她说话，借口说是不愿意使她疲倦。许久之后，她张开了眼睛，又说：

“还有银子呢？如果你生了气，你到哪里取银子去？……拉布迭特昨天来了，为的是那借约的事情……我呢，我缺少了一切，身上什么都没有，得穿了。”

后来她又闭了眼睛,像个死人。摩法的脸上现出一种深愁,原来他受了金钱的困迫,不晓得怎样脱离难关,昨天因为发怒忘了,此刻却被她唤醒了。他虽则正式地约过还钱的话,那十万法郎的契约竟换新了一次,拿去流通了。拉布迭特假装绝望,把一切的罪过都推在法朗西身上,说他下次再也不与这一个没有受教育的人共同做事了。这一笔款子非还不可,伯爵断不能让人家稟官厅追索的。除了娜娜的苛求之外,他自己家里的用途也非常之大。因为伯爵夫人从芳呆特村归来之后,突然有了奢华的嗜好,要享世俗的娱乐,渐渐把家财用光了。现在她有了败家的怪脾气,家里有了新的排场:她浪费了五十万法郎改造米洛迈斯尼路的公馆,又买了许多漂亮衣服,而且许多银子不见了,也许是她给了人家,然而她不肯承认。摩法指东说西地说了些话,想要知道真相;但是她微笑地注视他,现出奇异的神情,以至于他不敢发问,生怕她老实不客气地说得太明白了。从前娜娜劝他把女儿嫁达克奈,他答应了,也为的是金钱问题。因为达克奈能高攀这一头亲事,已经是喜出望外的了,伯爵尽可以把爱斯迭尔的嫁资减到二十万法郎,料想达克奈也没有不肯的。

但是,自从一礼拜以来,因为急于要还拉布迭特十万法郎的缘故,摩法想起了唯一的一条出路,想起了还在踌躇。原来他预备把波尔特的田地变卖,这是伯爵夫人的一个叔父最近才遗传给她的一份很好的产业,可以值得五十万法郎。不过,须要伯爵夫人签字才可以卖;同时她自己要卖也须得伯爵许可,这是契约里注明的。昨天他已经决定了主意,想要与他的妻子商量签字的事情。现在到了这地步,他却绝对不能妥协了,他一则家中出了丑事,二则经济困难,心里越发痛苦了。他懂得娜娜的要求的用意,因为他渐渐把娜娜引为心腹,事事都告诉了她,近日自叹困穷,也把预备求伯爵夫人签字卖田的话同她说了。

然而娜娜似乎并不坚持。她的眼睛不再睁开了。他看见她的

面色太淡白了，害怕起来，便教她吃了一些以太酒精。她叹了一口气。

“结婚是什么时候呢？”她问时，不提达克奈的名字。

“婚约在礼拜二五点钟签字。”他答。

于是她仍旧不开眼睛，如在梦里地说：

“总之，我的猫，你看你应该怎样做吧……我呢，我希望人人都喜欢才好。”

他握着她的一只手，安慰她。是的，他将来再看，现在最重要的乃是她先休养精神再说。他不生气了，这病人的卧房的以太气是微温的，令他沉迷在安静的幸福之中。他的男子气概都落在这卧病的女人的床上；他抚循着她，她的体温激动了他的肉欲，令他回忆从前的欢娱。他俯身向她，与她紧紧地偎倚着！她的脸孔虽则不动，终于微笑了一笑，表示她的胜利。这时医博士布达烈尔来了，他把摩法看做娜娜的丈夫，很熟地向他说：

“喂？这可爱的孩子怎么样了！唉！我们使她谈话太久了！”

那医生是一个美男子，年纪还不老，他在花柳场中有许多好主顾。他为人很风流，与荡妇们像朋友般说笑，但是从来不睡觉，只要她们给他很贵的诊金，然而他决不错误了时间，而且一唤就来。娜娜每礼拜差人去请他两三次，因为她怕死，所以很担心地把许多轻微的毛病告诉了他，他医治了她，同时叙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令她开心。荡妇们一个个都十分爱他。但是这一次的毛病却是重大的了。

摩法告退了，他看见了她的可怜的娜娜如此疲弱，只起了恻隐之心。但是，他正要出去时，她点头叫他回来，把额递给他接吻；而且把声音放低，滑稽地恐吓他说：

“你晓得我容许你做的……你回家见妻子去吧，否则我一生气，什么都完了！”

沙苹夫人想要她的女儿的婚约在礼拜二签字，趁此佳节庆祝

她那油漆未干的公馆。五百张请柬发出了,邀请的宾客各方面都有些。早上的时候,糊墙匠还来钉壁毡;到了点起大光灯的时候,将近九点钟了,建筑师陪着伯爵夫人作最后的吩咐。她满心欢喜。

这是春天的一个佳节,6月的天气很暖,所以人家把客厅的两门打开,把跳舞场延长到花园的沙地上。当那些先到的宾客们进门的时候,伯爵与伯爵夫人在门口迎接,他们的眼睛着了迷。他们忆及从前的客厅:伯爵夫人在那里经过了冰冷的青年时代,厅里古色古香,家具是王宫式的,壁毡是黄色的,天花板是微绿色的,形态庄严,而且带着湿气。现在呢,他们一进门便看见那些很高的烛台下嵌着摩西板,大理石的阶沿上加了细金的栏杆,客厅里也漂亮得多了,地毯是意大利的细绒做的,天花板上是布歇的油画^①,这画是那建筑师花了十万法郎从单丕耶王府买来的。大光灯与壁灯映着华丽的镜子与宝贵的家具。我们可以说当年沙苹所坐的红色椅子扩大了,把它的娇艳的形态布满了全宅,一时喜气盈盈,无火自暖。

人们已经跳起舞来了。音乐队布置在花园里,在开着的一个窗子的前面。乐曲是华尔斯,声音穿过了旷空,传入厅里时,更是柔和动听了。那花园也扩大了,许多梵尼斯的灯笼照耀着,草畦的旁边立了一个帐篷,帐篷下布置一个食物摊。这华尔斯恰是《黄发的梵奴》里头的华尔斯,音韵淫靡,冲进了一所旧第宅里,温暖了冰冷的墙壁。似乎这是肉欲的风从马路上吹来,扫荡了这一个世家的腐败空气,滚走了魔法的过去,一世纪的荣名与信仰都在天花板下消灭了。

这时伯爵的母亲的老朋友们在火橱旁边占了平日的位置,他们如鱼失水,坐立都不安宁。在渐来渐多的宾客们当中,他们另成一个小群。钟克乖夫人不认得房子了,竟从饭厅里穿过来。尚特洛夫人瞪着眼睛望那花园,似乎觉得大极了。不久以后,这角儿上

① 布歇(Boucher, 1703—1770)是法国的画家。

的人们便很悲哀地发出了种种的议论。

“喂”，尚特洛夫人说，“假使那老伯爵夫人再回来……她一进门，混入了这社会里头，该作什么感想！这许多金器，这许多闹声……唉！还成什么体统呢？”

“沙苹变糊涂了”，钟克乖夫人说，“你们在门口看见了她没有？呃，你们在这儿也可以看见她……她把她所有的宝石都带上了。”

一霎时，她们站起来，远远地审视伯爵夫人与伯爵。沙苹穿的是白色，嫩了，风流了，更美了，笑口常开，微含醉意。她的身边的魔法却变老了，淡白了，神情安闲而尊严，也像沙苹夫人一般地微笑着。

“你们想想看”，尚特洛夫人又说，“当年他是主人，不经他许可的时候，要搬一张凳子进来也不行！……现在呢，她改变了许多家具，他只像在她的家里一般……你们记得吗？当年她不愿意改造她的客厅，现在她竟把整个的公馆改造了。”

她们住口了，歇瑟尔夫人进来，后面跟着是一群少年男子，她看见了客厅，点头赞赏，说：

“唉！好极！……妙极！……她真有审美的能力！”

她又远远地向她们说：

“我当初说的是什么话来？改造了之后，没有一点儿腐败气象了……时髦得很！是不是？真是合时代的潮流……好，现在她可以接待宾客了。”

钟克乖夫人与尚特洛夫人重新坐下来，把声音放低，谈论那大家诧异的婚事。爱斯迭尔刚才走过了，穿的是玫瑰色的绸衣，身材仍旧很瘦，还是沉静寡言的态度。她很平常地应承了达克奈，不表示快乐，也不表示悲哀，仍像当年拨炉添炭的时候一般淡白，一般冷静。这佳节是为她而设的，然而这些灯，这些花，这一场音乐，并不能使她感动。

“他是一个高等骗子，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钟克乖夫人说。

“当心，他来了。”尚特洛夫人说。

达克奈瞥见胡恭夫人与她的两个儿子来了，连忙上前揽她的臂；他笑嘻嘻地表示多情，好像他所发的财乃是她的功劳似的。

“谢谢您”，她说时，坐在火榻旁边，“您看，这是我的旧位置。”

“您认识他吗？”达克奈走了之后，钟克乖夫人问。

“当然啦，这是一个可爱的少年。乔治很爱他……唉！他的家庭是很有名誉的一家。”

胡恭夫人觉得人家隐隐地反对她，她就索性替他辩护。说他的父亲很受国王路易·费理伯敬重，至死还是一个知府。达克奈自己的声名也许低些，人家说他败了家。总是，他有一个叔父很有许多田产，这田产将来应该遗传给他。众妇人都摇头，胡恭夫人自己也难为情，然而她还硬着嘴说他家很有名誉。她很疲倦，便叫腿酸。自从一个月以来，她住在李歇利欧路的一所房子里，依她说，为的是有许多事情。一阵悲哀的微影掩住了她的慈祥的笑貌了。

“不管他怎样，爱斯迭尔总可以拣一个比他更好十倍的。”尚特洛夫人说。

军乐响了，原来是一场八人合舞。宾客们闪在厅的两旁，让出跳舞的地位。黑色的男服当中夹杂鲜艳的女袍；大光灯高高在上，照着首饰与帽翎，宛如万花齐放。天气已经热了，轻纱与绸衣里冲出扑鼻的浓香，赤裸的臂膊衬着热狂的音乐，越发显得白了。从开着的门户直望到各房的尽头，则见许多妇人排列坐着，嫣然浅笑，两眼生光，手里摇着扇子。这时还有许多宾客到来，一个仆人传报姓名；同时有些先生们揽着妇人们的臂，四面张望，要找一张空闲的椅子。公馆里渐渐满了，那好几个角儿上的裙带纷披，阻住去路，她们看惯了这种拥挤，一个个很有礼貌，并不失仪。然而花园的尽头，梵尼斯的灯笼之下，有许多对偶是从大客厅里逃出来的，他们渐避渐远，有些女人的裙脚竟到了草畦的旁边，好像是被音乐引诱而来似的。这时音乐在树林后发出一种和婉的远音。

史丹奈遇见了福加孟与爱克多在食物摊前喝一杯香槟酒。

“这妙得很！”爱克多说时，审视那些金枪支拄着的帐篷，“令人自以为到了香料面包商场……是不是？是的，香料面包商场！”

现在他假意多说儿戏的话，好像他已经是一个识破世界的少年男子，觉得什么都值不得认真了。只听得福加孟说道：

“那可怜的王多弗尔，如果他能再来，他一定很惊怪的……您记得吗？当年他在那边火橱的前面纳闷。呸！那时节，大家是不许笑的啊。”

“王多弗尔！您不要说了吧，这一个不长进的！”爱克多轻蔑地说，“他自己寻苦恼，以为烤他的皮就可以惹我们开心！现在没有一个人说起他了。败家了，完了，埋葬了，王多弗尔不必提了，再说另一个吧！”

史丹奈与他们握手，爱克多又说：

“你们看，刚才娜娜也来了……唉！进门的时候是何等的威风！真是不可思议！……她先同伯爵夫人接了吻，然后一对未婚夫妇走近来，她庆祝了他们，同时向达克奈说：‘保罗，你听我说，如果你要辜负她，只能先从我着手……’怎么！你们没有看见吗？妙得很！风光得很！”

福加孟与史丹奈瞠目张口地听他说，终于笑起来。爱克多扬扬得意地又说：

“呃？你们以为是成了事实的吗？……说哩！这一场婚姻乃是娜娜做成的。再者，她乃是一家的人。”

恰好胡恭兄弟走过，费理伯使他住口了。于是这一班男人也谈起婚姻来。爱克多说出了一件秘密的事情，乔治便气冲冲地与他争论，说娜娜把一个旧人给魔法做了女婿，这是不错的；不过，若说她在昨天晚上还同达克奈睡觉，这乃是假话。福加孟耸了一耸肩，谁晓得什么时候娜娜同人家睡觉呢？乔治生了气，便说：“我呢，先生，我是晓得的！”众人都笑起来。史丹奈说得好，这烹饪的

法子滑稽得很。

人们渐渐拥挤到食物摊上来了。他们让位,然而并不走开。爱克多厚着脸皮望女人,竟像在马比尔会里一般。小道的尽头出了一件令人诧异的事,原来他们遇见卫洛先生正在向达克奈说法,他劝他第一夜应该如何如何,惹得众人都笑了。后来他们回到客厅的门前,则见厅里的人们正在捉对儿跳舞,在站着的男人们中间摇摆身子。外面微风吹来,蜡烛高高地烧着。女人们的舞衣鼓荡成风,把大光灯底下的热气消减了。

“唉!他们在里头不觉得冷吧?”爱克多嘲笑地说。

他们从花园回来之后,看见叔雅尔侯爵孤零零地站在赤裸的许多女肩的中间,他的面色淡白,神情严厉,头上几根白发,显出他的尊严。他因为摩法的品行坏了,已经公然地与他绝交,不再踏进公馆的门。今天晚上因为他的外孙女再三要求他,所以他才肯到来,然而他不赞成这一场婚姻,以为他们“指挥阶级”的人家与平常的人家联姻是可耻的事。

“唉!完了!”钟克乖夫人低声向尚特洛夫人说,“这娼妇竟迷惑了他……当初我们以为他多么信教,多么高尚!”

“他似乎要破产了”,尚特洛夫人说,“我的丈夫手里得到了一张借约……他现在是在维利耶路的公馆里过生活的。全巴黎都议论纷纷……天啊,我是不原谅沙苹的;然而他这样做,也怪不得她嗟怨;说哩!她自己也把金钱乱抛……”

“她非但抛弃了金钱”,钟克乖夫人抢着说,“总之,他们二人败家,可以快些……亲爱的,他们都沉没在泥水里了。”

忽听得一种和婉的声音,把她们的谈话打断了,这是卫洛先生。他走到她们的身后坐下,好像希望人们看不见他;此刻他俯着身子说:

“为什么失望呢?当一切似乎都丧失了的时候,上帝会显圣的。”

这一家,从前是由他管理的,现在他很镇静地看摩法破产。自从他到了芳呆特村之后,深知自己的能力不够挽回,只好让他更加放浪。他承受了一切:摩法钟爱娜娜,沙苹留恋福歇利,甚至于爱斯迭尔嫁达克奈,他都认为不关重要。他自己表示更和婉,更神秘,希望失和的夫妇再和,因为他晓得事情越糟,将来越发可以令他们信教。上帝终有他的时期。

“伯爵始终有宗教的观念……他已经给了我许多证据了。”他说。

“好,那么,他应该先同他的妻子要好才是。”钟克乖夫人说。

“当然……我想他们不久就可以重寻旧好的。”

于是两个妇人都询问他,但是他变为最谦卑的人,说要听候上帝施行。他的希望,除了把伯爵、伯爵夫人联络外,便是避免社会的宣传。一个人把体面保存的时候,纵使有了些弱点,上帝也能宽恕的。

“总之”,钟克乖夫人又说,“您本该阻止他把女儿嫁给那骗子才是……”

卫洛先生很诧异地说:

“您弄错了,达克奈先生乃是一个有大才能的少年……我晓得他的意志。他希望人们忘了他青年时代的过失。爱斯迭尔可以把他引上正道,请你们放心吧。”

“唉?爱斯迭尔!”尚特洛夫人轻藐地说,“我想她是没有志气的。您看她那无可无不可的样子!”

这种意见令卫洛先生笑起来。他对于那新娘并不加以解释。他闭了眼睑,好像不管事的样子,在罗裙的后面隐没了。胡恭夫人虽则因为疲倦而不留心,然则她还听见了几句。她要出头说话了,恰好叔雅尔侯爵向她施礼,她便向他说:

“这些夫人们太严厉了。人们的生活并没有这样坏……是不是,先生?一个人如果要人家原谅,须先原谅人家。”

侯爵很难为情,生怕她是指东说西。然而他看见胡恭夫人很悲哀地微笑,也就恢复了自己的神情,说道:

“不,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原谅的……社会所以趋向罪恶,就是因为人们的度量太大了。”

此刻的跳舞会更热闹。客厅的地板轻轻摇动,似乎这老府第被佳节的人们压扁了,有时候,在人丛里露出了一个妇人的脸孔,因为跳舞吃力,眼睛闪光,双唇半启,雪白的皮肤与明灯辉映。钟克乖夫人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宅子里仅仅能容二百人,却招了五百宾客来,这乃是一件疯狂的事。那么,为什么不在通衢上签婚呢?尚特洛夫人说这是新的风俗;从前的时候,婚礼只在亲戚间举行;今日却需要热闹,许多人拥挤着,否则便嫌冷清。人家要表示奢华,要把巴黎的下流社会引进了上流社会,所以弄到家庭衰败,乃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夫人们嗟叹不能认识五十个人,这许多人是从哪里来的?有些少女穿的是露肩衣,把肩膊裸露出来。一个妇人的髻上插着一张金刀,身上系着一条黑珠的绣裙。人们又微笑地追随另一个妇人,因为她的裙子短窄,显出奇异的样子。此刻的天气更暖了,厅里的人虽则拥挤,跳舞的队伍仍旧是很整齐的。只听得爱克多在花园的门口说道:

“伯爵夫人风光得很!她比她的女儿少了十岁……喂,福加孟,请您告诉我,从前王多弗尔打赌说她没有大腿,是不是?”

那些先生们都讨厌这一句淫话。福加孟却答道:

“好朋友,请您问您的表兄就知道了。呃?恰巧他来了。”

“呃!这是一个好主意!”爱克多说,“我把十个路易打赌她没有大腿。”

福歇利果然来了。他因为是个熟客,所以从饭厅里穿过来,以免进门的拥挤。自从初冬以来,洛丝重新要了他,他分身给一个歌女与一个伯爵夫人,十分疲倦,不晓得放松哪一个才好。沙苹引动他的虚荣心,洛丝引动他的趣味,而且洛丝很忠心于他,真的与他

恋爱,以致米让十分伤心。爱克多与他的表兄握手,问道:

“喂,请问你一件事。你看见那穿白绸的妇人吗?”

爱克多自从承受了遗产之后,他便胆子大了,放肆了。此刻假意与福歇利说笑话,其实他怀恨在心,因为当年他从外省初来的时候福歇利嘲笑过他,所以他要报仇。

“是的,是那有花纱的妇人。”他说。

福歇利还不懂,便企高了身子张望。

“是伯爵夫人吗?”他终于说了。

“正是,表兄……我打赌了十个路易,她有没有大腿?”

他说着笑起来,欣幸能够对他的表兄报仇;当年福歇利问伯爵夫人是否同人家睡觉,令他太惊讶了。然而此刻福歇利并不诧异,只把眼睛盯住了他,终于耸了一耸肩,说道:

“糊涂虫!”

后来他与那些先生们握手,爱克多愕然失志,不知道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滑稽的话。这时大家谈话。自从赛马之后,史丹奈与福加孟入了维利耶路的党。娜娜的身子好得多了,摩法伯爵每晚都去探问消息。福歇利一面听他们谈话,一面有事在心。早上他与洛丝吵嘴的时候,她已经老实不客气地说出那一封书信的用途;又说他尽可以到他那上流妇人家里去,人家一定欢迎他。他踌躇了许久,终于鼓起勇气来了。但是自从爱克多打趣了他两句之后,他虽则表面假作镇静,其实是心烦意乱起来。

“您怎么样了?好像有病似的。”费理伯问。

“我吗?没有的事……我工作了许久,所以来得这样迟。”

后来他又装着英雄气概,冷冷地说:

“我还没有与主人们施礼……我不能失礼啊。”

他甚至于敢说笑话,转身向爱克多说:

“是不是,糊涂虫?”

他说着,在人丛里拨开了一条道路。此时仆人不再高声传报

了。然而伯爵夫妇还在门口，给许多进来的女人们缠住。福歇利终于走近了他们，那一班先生们却在花园的阶台上企高了身子，看这一出戏剧。娜娜该是已经说破了。

“伯爵还没有看见他”，乔治说，“当心！他回头了……行了！”

音乐队重新奏了《黄发的梵奴》里的华尔斯。福歇利先向伯爵夫人施礼，她眉飞色舞地微笑，后来，他站着一会儿不动，在伯爵的背后安静地等候着。这一夜，伯爵保存他的尊严的神气，显得是一个有爵位的人。当他低头望见了福歇利的时候，越发对这新闻记者表示他的庄重的态度。他们二人互相注视了几秒钟。后来是福歇利先伸出手来，摩法也就与他握手。沙苹夫人低了眉，在他们跟前微笑，同时音乐队又把淫靡的音乐奏起来。

“原来是这样容易的！”史丹奈说。

“他们的手着了浆糊吗？”福加孟问，因为他看见他们互相握手，很久。

福歇利的脸上起了一道红晕，因为他的心中起了一种回忆。他重新看见陆离戏院的收拾房，微绿的日光照着那些布满尘埃的零乱的器具；摩法在房里捧着鸡蛋盅，还在怀疑。此刻摩法不怀疑了，然而他的自尊心也从此消灭了。福歇利脱离了恐怖，看见伯爵夫人那般快乐，竟令他想要笑起来。他觉得这很滑稽。爱克多专找笑话说，所以他又叫道：

“呀！这一次可是她了！娜娜，在那边，你们看见她进来吗？”

“不要胡说，糊涂虫！”费理伯说。

“我说您还不相信吗？……人家奏她的华尔斯，她就来了。再者，她也同他们和好了……怎么！你们不看见吗？她把三个人都紧抱在她的心上！我的表兄、我的表嫂，与她的丈夫！她还把他们叫做她的小猫。这种亲眷的聚会，令我看见了头昏呢。”

爱斯迭尔走近去了。福歇利恭贺她，她硬挺挺地站着，静默地、诧异地注视他，同时又把眼睛瞟她的父母。达克奈也很

热烈地与福歇利握手。他们成为眉开眼笑的一群；卫洛在他们的后面溜了来，很温和地把眼睛望着他们，欣幸他们不念旧恶，乃是走到上帝之路的预兆。

华尔斯仍发出淫靡之音，像上涨的春潮，要把这老府第淹没了。箫笛悲啼，胡琴长叹，吹进了这金碧辉煌的客厅里。宾客们被镜子照得加倍，喧哗之声更高。客厅的周围有许多对偶挽着腰在微笑的坐着的妇人们当中踱来踱去，地板越发动摇。花园的小道上有些人们在寻觅新空气，灯笼的光来侵他们的黑影。这种风流的景象，已经在4月间开始，后来渐渐发狂，以至于今日的热闹。现在崩颓的痕迹更大了，全宅震撼，显得最近就要坍倒。在市镇上的醉汉家里，食物橱里没有面包便算败家；至于在这富贵的人家里，却是这华尔斯作为败家的讣告。娜娜隐隐地躺在这跳舞会当中，四肢娇柔，肥体凝香，在无形中制这一家的死命。

在礼拜堂行了婚礼之后，摩法在当天晚上才再进了他的妻子的卧房，他已经隔了两年不进来了。伯爵夫人很诧异，起初还退缩。但是她终于微笑，因为现在她常有微醉的笑容了。摩法十分难为情，吞吞吐吐地说话，于是她教训了他几句。然而他们二人都愿意寻根究底。这是宗教要他们这样互相原谅；他们在不言中互相默认，允许他们此后各自保守他们的自由，在未上床以前，伯爵夫人似乎还在踌躇，于是他们谈论了些家务。伯爵先开口商量变卖波尔特的产业，她即刻赞成了。他们二人都十分需要钱用，将来卖田的钱可以均分。这么一来，议和成功了。摩法的良心上的不安，现在松快了许多。

恰好这一天娜娜在两点钟的时候打盹，索爱却来敲卧房的门，窗帷是揭起了的，窗子里透进一阵热气，冲破了卧房里的阴凉。此刻娜娜也起来了，身子还稍孱弱。她睁开了眼睛问道：

“是谁？”

索爱正要答复，但是达克奈抢进了门，竟自己传报。忽然间，

她肘倚着枕，叫索爱出去，然后说：

“怎么是你？今天不是你结婚的日子吗？……有什么事发生了？”

他一时怪那卧房不亮，便停留在房的中央。他穿的是礼服，领结与手套都是白的。他渐渐上前，向她说道：

“呃！是我！……你记不得了么？”

不，她什么也记不得了。于是他只好老实不客气，半嘲半笑地说：

“我要报酬你说情的功劳……你不是要比我的妻子占先吗？”

她嫣然一笑，用赤裸的两臂把他抓过来，放在床上，她觉得她如此做好人，几乎为他流下泪来。

“呀！我的心肝，你真令人开心！……我早已忘了，你竟还记起来！那么，你是从礼拜堂里逃出来的了？怪不得你的身上还有檀香的气味……快吻我吧！更重些！唉！我的心肝，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黑暗的卧房还剩有一些以太的气味，他们的多情的笑渐渐息了。窗帷间透进了暑气，路上传来儿童的声音。他们嘻笑冲撞，混了一个钟头，然后达克奈辞了她，找他的妻子去了。

第十三章

将近9月底的时候,有一天,摩法伯爵本该在娜娜家里吃晚饭,忽然他在傍晚到来告诉她,说王宫里宣召他进宫。公馆里还没有上灯,奴仆们在厨房里笑得很厉害;他徐徐地上了楼梯,楼梯里的玻璃窗迫进了一阵热气。到了楼上,客厅的门暗然无声。天花板下的日光渐渐死了;红色的壁毡、深坳的安乐椅、上漆的家具、错杂的刺绣品,以及铜瓷古玩,都在这黄昏里睡着了,金器失了光辉,象牙也变为黯淡。在这黑暗里,只见一条大白裙,原来是乔治搂着娜娜仰卧着。一切的否定都是不可能的了。他瞠目哆口地惊叫了一声。

娜娜突然跳起来,把他推进了卧房里,好教乔治脱逃。

“请进,让我告诉你。”她沮丧地说。

她这一次被他撞见,心中很是生气。她从来不在这客厅里开着门让人家调戏她。这一次因为乔治与费理伯吃醋,他揽着她的颈哽咽得很厉害,她不晓得怎样叫他不哭,其实心中也可怜他,便由他做了。这孩子被他的母亲控制着,竟没有能力买几束紫罗兰送给她,她偶然忘情,让他开开心,恰巧伯爵来了,撞见了他们。真的!没有运气!这所谓做好心的人没有好报应了!

她把摩法推进了卧房里之后,她自己也进来了。房里是完全黑暗的,于是她从暗中摸索电铃,气冲冲地按铃叫人家上灯。这是余良的错处!假使客厅里有了一盏灯,这一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因为天色黑了她才心烦意乱起来。索爱把灯送来之后，她向他说：

“我的猫，我哀求你做一个识事的人吧。”

伯爵坐着，两手放在膝上，眼望地下，昏昏地想着刚才的情景。他找不出愤怒的话来；他的身子发抖，像是因遇恐怖而寒心。这无言的痛苦令娜娜感动了。她努力想要安慰他，说：

“呃！是的，是我错了……我做了这事，是很不应该的……你看，我已经后悔了。你不满意这事，我因此也就十分伤心……好了吧，你做一个好人，宽恕了我吧。”

她蹲在他的脚边，多情地而且柔顺地望着他，看他是否十分恨她。后来他长叹了一口气，恢复了原来的神情，于是她更献媚，说出了些慈悲的话：

“爱，你应该懂得……我不能拒绝贫穷的朋友。”

伯爵让她说服了；只要求她驱逐了乔治。但是一切的幻影都消灭了，他再也不相信她的贞节的誓言了。明儿娜娜仍旧可以辜负他；他现在还想占有她者，无非是懦弱的心理，因为他恐怕离了她便不能再生活了。

娜娜把他的金钱的光辉照耀巴黎全城。她在淫佚上更加淫佚，奢华上更加奢华。她轻视金钱，把她的财产公然地浪费。公馆里像一个熔金的炉子。她稍为一启双唇，顿使黄金成尘，给朔风吹到九天之外。从来没有人看见这样用钱的。这公馆好像建筑在一个深渊之上，男人们来时，连带着他们的钱财、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名誉，都坠入深渊，不留一尘的痕迹。这荡妇有的是鸚鵡的嗜好，喜欢啮小萝卜与杏仁糖，又喜欢慢慢地咀嚼牛肉，每月至少要吃五千法郎。厨房里糟蹋的东西不少，账目经过了三四个人的手便增加了一倍。维多林与福朗素华在厨房里居然做起主人来，他们的表兄弟们常在这里吃冷肉与油汤，此外他们又往往邀请些宾客。余良要那些日常交易的店家给他扣头，玻璃店老板送了三十个铜子的一块玻璃到来的时候，他非叫他再加二十个铜子不可。查理

吃马厩的刍秣,把马的食粮加倍,从大门运进来,却从后门运出来发卖。在这大家抢劫的当儿,索爱算是最有手段的,她把表面弄得毫无痕迹,她掩饰着别人的偷盗,好教自己也于中取利。这是骗了的;还有糟蹋了的,更可惜了。昨天的肉菜抛弃在围墙之下,买来的食物积得太多了,奴仆们也不肯吃;糖汁胶住了杯子,煤气管大开特开,以至于冲破了墙壁。不小心糟蹋了的、生气糟蹋了的、意外糟蹋了的,每天不知多少。这许多张嘴啮这一间屋子,一切都催她败家。楼上夫人房里糟蹋得更厉害了:许多衣服值得一万法郎的,只穿了两次,便交给索爱卖去。好些首饰不见了,竟像隐没在抽屉的底下。她糊里糊涂买了许多时髦的东西,第二天便忘了,由扫街夫扫去了。她不能看见很贵的东西不买的,所以她买了许多珍花古玩,买了也就忘了,只欣幸在一小时内能用了许多金钱。她的手里不剩有一件东西;她把一切都打破了,说这花凋谢了,或说这古玩脏了,其实弄古玩的乃是她的雪白的手指。她每次过街时,一路上撒下许多零绸碎缎,皱了的、泥污了的,都给人家拾了去。除了她的日常零用之外,还有许多很大的账目:女帽店两万法郎,靴鞋店一万二千法郎,衣服店三万法郎;她的马厩花了五万;在半年之内,她欠她的裁缝十二万法郎。拉布迭特估计她每年平均用四十万法郎,她今年并不更加排场,竟用至一百万,她自己也吃惊,说不出这一笔大款子从哪里去了。男人们承肩接踵地来,她尽量地挖空了他们的荷包,还不够这繁华的生活用费。

这时娜娜还有一种最后的嗜好。她再筹划怎样改造卧房,终于给她想起来:她要茶色的壁毡,杂着银色的小幅,直铺到天花板下,像帐幕的形式,四面垂着绣金的带子。她似乎觉得这样一来,她的赭色的肌肤更显得艳丽了。而且这卧房的一切无非是床的陪衬。娜娜幻想出世上没有的一张床,这是一个御座,一个祭台,要全巴黎的人都来瞻仰她的至尊的裸体。这床要像一件大珠宝,全部用金银砌成;床头上的花丛里要有许多爱神,他们微笑地低头窥

视这帷帐影中的肉体的快乐。她把这主意告诉了拉布迭特,他便引了两个金银匠来。此刻已经着手绘图了。这床将来共费五万法郎,摩法该把这款子给她当做年礼。

娜娜所诧异的乃是:在这滚滚的财源里,她却常常觉得钱不够用。有些日子,她要用几个路易也拿不出来。她不得不向索爱告借;除非她自己能够想法子生财。但是,在未用极端的办法以前,她先摸朋友们的荷包,把他们身上所有的钱都剥夺了,甚至于抢取几个铜子,假意同他们开玩笑。自从三个月以后,她尤其是挖空费理伯的荷包。在这恐慌的时候,他一来就先须留下荷包。不久以后,她的胆子大了,竟向他借钱,二百法郎,三百法郎,并不再多,说要付些小账目。费理伯在7月里被任为度支官,所以他在第二天把钱送来,同时又道歉说自己没有钱。因为胡恭夫人现在对待两个儿子更严了。满了三个月之后,这些小借款往往是有借无还的,竟达到将近一万法郎。费理伯始终不失笑容,然而他瘦了,有时候心神驰散,面上露出痛苦的微痕。娜娜把眼睛一瞟,引动了他的春情,面色即刻变为愉快。她对于他显得很淫的样子,在门后同他接吻,往往突然让他纵欲,所以他着了迷,只要他能离开他的职守,马上便来偎倚她的罗裙。

有一天晚上,娜娜说过她又名叫黛列思,10月15日是她的圣诞,那些先生们一个个都送些礼物给她。那大佐费理伯把他的礼物送来,这是沙克斯的古瓷糖果瓶子,瓶底是金的。他看见她独自在梳妆室里,她刚出浴,只穿了一件红白两色的浴衣,聚精会神地审视着桌上陈列的许多礼物。她因为想要开一个水晶小瓶的塞子,已经把那瓶弄破了。

“呀!你太客气了!”她说,“这是什么,给我看看……你真是孩子气,把钱去买这种小东西来。”

她责骂他,因为他既然没有钱,就不该买礼物;其实她看见他为她用了许多钱,心中正自欢喜,这是唯一的能令她感动的爱情的

证据。这时她把那瓶子播弄,开了又闭,闭了又开,要看那瓶子是怎样构造成的。

“当心,这是容易破的!”他说。

但是她耸了一耸肩,他以为她的手是挑夫的手吗?忽然间,她的手里只剩一个瓶身,那瓶盖却坠地碎了。她愕然地把眼睛望着那些碎片,说:

“唉!竟打碎了!”

她说着,早已笑起来,她极乎觉得地下的碎片很有趣。她像一个专爱破坏的孩子,打碎了东西就更快乐了。费理伯生气了一会儿,唉!她不晓得他为了这一件古玩不知费了多少心机!她看见他垂头丧气,于是勉强忍笑说:

“呀!这不是我的罪过……这瓶子本来是有了裂痕的了。这些老家伙是不结实的……这瓶盖子!你看见它打筋斗吗?”

她说着,又大笑起来。但是费理伯的眼眶湿了,她不由自主地上前揽他的颈,很多情地说道:

“你不傻吧?我仍旧爱你的!如果人家不打碎什么,那些古董商人岂不是没有饭吃了?这一切都是预备给人家打碎的……你看!这一把扇子,你看它胶得牢不牢?”

她拿起那扇子,执住扇柄一扯,便扯成两块。这一扯似乎激发了她的热狂。她既然弄坏了他的赠品,便要向他表示她不稀罕别人的礼物,一霎时,她变了一个刽子手,乱打乱扯那些物件,以证明它们都是不结实的。她的空虚的双睛起了一种光芒,双唇微启,露出雪白的牙齿。后来她把一切都打成碎片之后,脸色很红,笑着拍那桌子,用女孩的声腔说道:

“完了!没有了!没有了!”

费理伯看见她这醉态,于是快乐起来,把她推仰了身子,吻她的酥胸。她委身于他,偎在他的肩上,觉得许久以来不曾像这般快乐了。她且不放手,娇媚地说:

“喂，爱，你应该在明天带十个路易来给我……我有一件麻烦的事情，那面包店开了一张货单来，我因此纳闷。”

他的脸色大变了；后来他在她的额上吻了最后一吻，简单地说：

“我努力想法子去吧。”

大家静默了一会儿。她在穿衣；他把额角倚着窗棂。一分钟之后，他又走回来，慢慢地说：

“娜娜，你应该嫁我。”

忽然间，他这意见令她如此开心，竟至于不能系好她的裙子。

“唉！可怜的小狗，你不病了！……难道因为我问你要十个路易你就要向我求婚不成？……不，决不。我太爱你了。你真糊涂，岂有此理！”

这时索爱进来替她穿鞋子，他们不再谈这个了。索爱一进门，即刻把眼睛瞟那地下的碎片。她请问夫人要不要把这些东西收藏起来；夫人叫她拿去丢了，她便把裙角盛着一切的碎片去了。到了厨房里，大家分享夫人的残余。

这一天，乔治不顾娜娜的禁令，竟擅自到公馆里来了。福朗素华分明看见他走过，但是他们故意不理，大家要看娜娜怎样做正气的妇人。他悄悄地上楼，溜进了小客厅，忽然听见了他哥哥的声音，便停了脚步；他倚在门外，把一切都听见了：接吻的声音与求婚的言语，都进了他的耳朵。他起了一阵厌恶的心理，呆呆地走了，觉得脑盖下非常空虚。直到了李歇利欧路，在他母亲的住宅的楼上他的卧房里，他才伤心切齿，哽咽起来。这一次他不能怀疑了，一种可恶的幻象常常出现在他的眼前：娜娜在费理伯的怀里；他似乎觉得这是紊乱天伦的事。他正在自以为安静些了，忽又想起那事，一种妒忌的心理把他推倒在床上，他咬着被窝，骂了些粗言野语，越骂越狂。这般地过了整整的一天。他假说头痛，关门不出。但是夜里更加难过，他继续地做了许多噩梦，终夜不得安宁。假使

他的哥哥是在家里住的，他早已走去一刀把他杀了。到了清晨，他想了一个道理。他以为是他自己应该死，预备等候有公共马车经过时，他便从窗里跳下去。然而他终于在将近十点钟的时候出去了，他走遍巴黎，在各处桥梁上徘徊，最后还是觉得有再见娜娜的必要。也许她一句话就可以救了他。三点钟响了，他又走进了维利耶路的公馆里。

将近正午的时候，胡恭夫人得了一个最伤心的消息：费理伯在昨天晚上进了监牢，人家告他在军营的财库里偷了一万二千法郎。三个月以来，他偷了许多零星小款，把些假银子填补，希望将来再筹还。幸亏行政部管理不严，所以他的骗术每次都是成功的，现在却暴露了。胡恭夫人听见了儿子犯罪，在惊慌之余，首先就骂娜娜；她早就知道费理伯与娜娜结合，所以她怕有祸，自己留居巴黎；她近来的悲哀也是这个缘故。但是她料不到他的儿子会做贼，以至于大失体面；现在她自恨拒绝他要求金钱，自己竟助成他的罪恶了。她倒在椅子上，两腿瘫软了，自觉无法可施，只好束手待毙。忽然间，她想起了乔治，便得了安慰。她还有的是乔治，他可以出外面运动，也许还有救星。于是她不求别人的扶助，希望事情由他们自己理妥，就擦着脚步上了楼来，以为她还有一个儿子的爱情可以减少她的痛苦。但是她看见乔治的卧房是空的。门房告诉她，说乔治先生很早就出去了。这卧房里又显出第二件祸事：床上的被窝有了齿痕，显得他很悲哀；一张椅子倒在地上，四面散丢着许多衣服，竟有死的景象。胡恭夫人的眼睛干了，腿硬了，下了楼来。她要她的两个儿子，她就出门找他们去。

自从早上以来，娜娜有了许多麻烦的事：先是那面包店老板，他从九点钟就带了他的货单到来。唉！真倒霉！在堂堂的大公馆里，一百三十三法郎她也付不起！他来了好几十次了，他恨人家在他不愿赊账的日子起便不要他的面包；奴仆们都袒护他的道理。福朗素华说如果他不大闹一场，夫人永远不会付他的钱；查理说他

自己也要上楼去问一笔麦秆的账；维多林劝他们等候一位先生到来，正在谈话的时候，他们上楼去当面问她，一定可以拿得到钱。厨房里的人都热心谈话，把日常交易的商店都谈论起来。他们一谈就是三四个钟头，吃了饭没事做，饱暖安闲，便把夫人当做话柄，说个不了。只有酒席主任余良一人假意替夫人辩护：她总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大家骂他同主妇睡觉，他只淡淡地笑了一笑；这事激怒了那女厨子维多林，她的心中作呕，恨不得身为男子，向这班女人们吐痰。福朗素华恶作剧，不曾通知夫人便把那面包店老板引进了通过室里。娜娜下楼吃饭的时候，迎面遇见了他。她接过了那货单，叫他在三点钟再来。于是他喃喃地走了，说三点钟一定再来，无论如何，非要钱不可。

娜娜的中饭吃得很不舒服，因为她受了那人的气。这一次，她非避免这人的吵闹不可了。其实她早已把他的面包钱检在一边，不止十次了，但是这钱终于溜走了，这一天为的是买花，那一天为的是捐钱救济一个老兵士。而且她计算在费理伯身上，她诧异他为什么不带了两百法郎来。这是不好的命运；前天她还替萨丹买衣服，自头至脚，共花了一千二百法郎；现在她的身上竟剩不下一个路易了。

将近两点钟的时候，娜娜正在担心，恰巧拉布迭特把床的图案带来了。娜娜遇了这一个转折，一时快活，便忘了一切。她拍手，而且跳舞起来。后来她的求知心大发动，将身俯向客厅的一张桌子上，仔细审视那图案。拉布迭特给她解释：

“你瞧，这一张船，中央有一簇开着的玫瑰，又有各种花与花蕾。将来那些叶是绿金的，玫瑰是赤金的……这是一个很阔的床头，银栏上有许多爱神巡守着。”

娜娜一时眉飞色舞，早已抢着说道：

“唉！这小孩子滑稽得很！他的后面是朝天的……你看！这种狡猾的笑！他们一个个都有的是猪猡的眼睛！……亲爱的，你

须知,我永远不敢当他们的面做丑事的!”

她非常满意,非常自负。那些金银匠说过:没有一个皇后睡这样的一张床。不过,又发生了一件复杂的事,拉布迭特给她看床脚的两个图案:一个是以“船”为题,另一个是以“夜”为题,那夜神是用轻纱罩着的,另有一个社稷神揭露了她的赤裸裸的身体。拉布迭特又说:如果她选中了第二种图案,那些金银匠们有意把夜神塑成她的面貌。她因此更快乐了。她看见自己变为一尊银像,在温馨的床第之间。

“当然,你只给人家塑你的头与肩膊就是了。”拉布迭特说。

她安然地望了他一眼,说:

“为什么?……既然这是关于艺术上的工作,一个雕刻家要塑我的全身何尝不可以呢?”

话说完了,她选中了这图案了。但是他止住她,说:

“等一等……这多了六千法郎。”

“呸!我哪里计较这个!难道我那小驴没有荷包吗?”她哈哈地笑说。

现在,她在知己朋友跟前把摩法伯爵叫做小驴。那些先生们向她问起摩法的时候,也只说道:“昨天晚上你看见了你的小驴没有?……呃?我以为在这里可以遇见你的小驴!”然而她还没有当面叫过他。

拉布迭特把图案卷起来,再告诉她;那些金银匠担任在两个月内把床做好,大约在12月25日可以送来;从下礼拜起,雕刻师便来塑取夜神的初样。她在送他出去的当儿,忽然想起那面包店老板。于是她突然问道:

“喂?你身上没有十个路易吗?”

原来拉布迭特坚守一个主义:便是永远不借钱给女人。所以他始终是这样回答她:

“不,亲爱的,我是干了的……但是,我同你的小驴说去,好

不好?”

她不肯,说用不着他去。两天以前,她才挖了伯爵五千法郎。不过她后悔不该问拉布迭特借钱。他走了之后,还只是两点半钟,那面包店老板已经来了;他坐在通过室的一张凳子上,高声咒天骂地。娜娜在楼上听见他的声音,她的面色变了;尤其是听见奴仆们隐隐地有快乐的声音,越发伤心。厨房里的人们大笑特笑;那车夫从天井向外观望,福朗素华无缘无故地穿过了通过室,与那面包店老板丢了一个眼色,匆匆地到厨房里报告消息去了。他们藐视夫人,墙壁都给他们的笑声震动,她自己感觉孤单。她本来想要向索爱告借一百三十三法郎,现在她把这意见打消了。她还欠她的钱,而且她太自负了,生怕索爱拒绝她。她受了这一场感触,回到了卧房里,高声地向自己说道:

“喂,娜娜,你只应该倚靠你自己……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你利用你自己的身体比厚着脸皮去求人还好些!”

她想着,也不叫索爱,自己热狂地穿了衣服,预备到特丽恭家里去。这是她遇大困难时的最后财源。外面要求她的人非常之多,特丽恭常常请她赏脸,她随着她自己的需要或拒绝或勉强应承。在这堂堂的公馆一时匮乏的时候,她一到了特丽恭家,包管有五百法郎在等候她。近来她渐去渐密了。她好像人们在穷困的时候到当铺里去,积久成了习惯,也就不觉得难堪。

但是,她离开了卧房,竟在客厅的中央撞着了乔治,她不看见他那黄蜡般的脸孔与暗火般的眼睛。她叹了一口气,表示她的心中松快了。

“呀!你是你哥哥差你来的吧!”

“不是的。”乔治说时,脸色更变为惨白了。

于是她有了失望的样子,他要怎么样?为什么他拦阻她的去路?哎呀!她有紧急的事情要出去啊!后来她又转身问道:

“你没有钱吗?”

“没有。”

“真的，我真糊涂！你们从来没有一个小银圆，甚至于没有六个铜子坐公共马车……妈妈不肯……好！亏你们是男人！”

她说着便要脱逃，但是他拉住了她，要同她说话。她的心急了，说她没有工夫，忽然乔治说了一句话止住了她的脚步。

“你听我说，我晓得你快要嫁我的哥哥了。”

唉！岂有此理！这倒滑稽得很！她倒在一张椅子上大笑了一场。

“是的”，他又说，“我不愿意……你该嫁我才是……我特地为了这事来的。”

“呃！怎么？你也一样？那么，这是祖传的毛病了！……不！决不！亏你们打了这主意！难道我曾经要求过你们这种肮脏的事情吗？……你的哥哥不行，你也不行，决不！”

乔治的脸上放光了，他大约是误会了的！于是他又说：

“那么，请你向我发誓不同我的哥哥睡觉。”

“呀！你真惹厌！”她说时，不耐烦地站起来，“这话只有一分钟的趣味，然而我此刻忙得很……如果我高兴的话，我尽可以同你的哥哥睡觉。是你赡养我吗？是你支付这里的用费吗？你竟要同我算账！……是的，我同你的哥哥睡觉！……”

他捉了她的手臂，几乎捻碎了，吃吃地说：

“你不要说这个……不要说这个……”

她拍了他一掌，挣脱了身子，说：

“这顽皮孩子竟打起我来了！……好孩子，我要你即刻滚出去……我从前留你在这里，只因为我是好心的人。当然啦！你犯不着贴起眼睛！……你不希望我做你一辈子的妈妈吧？我的事情太多了，没工夫抚养一些小娃娃。”

他悲哀地听她说，毫不生气。每一句话像刺痛了他的心，他觉得就要死去了。她不见他的痛苦，只继续地说，因为她在上午受了

许多气,现在正好发作在他身上,好教她的心中松快些。

“像你的哥哥,他也是个好人!……他答应了我两百法郎……呀!呸!我尽可以再等几年!……我也不稀罕他的钱,还不够我买胭脂呢!……不过,他把我耽误了,以至于我受困!……呃!你要不要知道?老实说,因为你的哥哥误我,现在我出去另找一个男子,赚他五百法郎。”

于是他吓昏了,阻住了她的去路,一面哭着,一面合掌哀求,吃吃地说:

“唉!不啊!唉!不啊!”

“我巴不得呢!但是,你有钱吗?”她说。

不,他没有钱。假使他能把性命换钱,他即刻就甘心死去。他从来不觉得自己这样小,这样无用,这样可怜。他只管抽咽着,热泪双流,显得他有这样大的痛苦,她终于看见了,心中感动了。她轻轻地推开他说:

“哎呀,我的乖乖,让我走吧,我不得不走……我劝你做个识事的人吧。你是一个小娃娃,做了一个礼拜原是很好的,但是今天我应该为我的家务设想了。你试反心想一想……你的哥哥是一个成年的男子了。我向他不说这话……呀!如果你要我疼你,你就不把这事告诉他吧。他没有知道我到那里去的必要。当我生气的时候,我说的话往往是过激的。”

她笑了。后来她又抱他,吻他的额,说:

“告别了,小娃娃,完了,完了,你听见吗!……我走了。”

她说便离开了他。他在客厅的中央站着,她的最后几句话像警钟般地在他的耳边震响:“完了,完了。”他觉得脚下的地裂开了,在他的空虚的脑里,那等候娜娜的男人不见了;只剩有费理伯始终在她的赤裸的双臂里。她不否认,她实在爱他,只看她不肯把辜负他的事给他知道,怕他伤心,便可见了。唉!完了,完了。他用力呼吸,把眼睛四面张望,心中如有千斤的石子压着。他把旧事

一一思量,从前在美若德村的欢笑的良宵,她那样给他温存,竟令他自疑是她的儿子;就说在这客厅里,他也得了不少的肉体的娱乐。唉!完了,此后没有希望了。他太小了,自恨长大得不快;费理伯因为有了胡子,所以替代了他。那么,这是末路了,他是活不成的了。他因为上了淫邪的道路,迷恋了性欲,把全身都断送了。再者,他的哥哥停留在这里的时候,叫他怎能忘怀呢?他的哥哥是与他同血脉的,更激起了他的妒忌心。唉!这是末路了,他只想要寻死。

一切的门户都开着,奴仆们闹哄哄的,大家都看见夫人徒步地出去了。楼下的通过室的凳子上,那面包店老板同查理与福朗素华说笑。索爱飞跑地穿过客厅,看见了乔治,便诧异地问他是否等候夫人。是的,他等候她,他忘了答复她一句话。索爱走开了之后,他便开始寻找东西,什么也找不着,只拿了梳妆室里的一把很尖利的剪刀。娜娜用这剪刀剪她的毛,割她的硬皮。乔治耐心地等候了一个钟头,把手插在衣袋里,手指上紧捏着那剪刀。

“夫人回来了。”索爱走回来说,大约她在卧房的窗子里望见了娜娜。

公馆里有人走动,笑声止了,门户关上了。乔治听见娜娜付那面包店老板的钱,简单地说了两句话。后来她便上楼,一看见了他,便嚷道:

“怎么!你还在这里!呀!我们非生气不可了。”

她说着,走向卧房,他跟着她走。

“娜娜,你肯不肯嫁我?”

她耸了一耸肩,他这话太糊涂,她不再回答他了。她只想要把他摔出门口去。

“娜娜,你肯不肯嫁我?”

她把房门一阖。他左手把门推开,右手从衣袋里取出剪刀来,猛然把剪刀插进自己的胸膛里。

娜娜的心灵感通，似乎知有祸事，转身望他，她看见他自己刺自己，便生气起来，嚷道：

“他多么傻！他多么傻！而且用的是我的剪刀！……坏孩子，快放手好不好！……呀！天啊！呀！天啊！”

她此刻害怕起来了，乔治的身子挫下来，他重新又插上一刀，竟挺直地躺在地毯上，阻住了卧房的门坎。于是她魂飞魄散了，拼命地大声呼喊，她不敢跨过乔治的身体，所以她不能出去求救。

“索爱！索爱！快来！……叫他放手吧……这样一个孩子，真是糊涂！……现在他竟自杀了！而且在我家里！谁看见过这样的事！”

她看见他的脸色惨白，双眼紧闭，心里恐慌极了。他几乎不流血，只有小小的几点沾染了他的背心。她打定主意跨过他的身体，忽然看见一个人出现，又令她退回来。客厅的门大开，她的面前有一个老妇人向她走来，她认得是胡恭夫人。胡恭夫人在恐怖中，不解说她这一来的原因。娜娜手上还有手套，头上还有帽子，只管向后退。她太害怕了，想要自己辩护，于是吃吃地说：

“夫人，不是我，我向您发誓……他想要娶我，我说不行，他就自杀了。”

胡恭夫人慢慢地走近来了，她一头白发，脸色惨淡，身上穿的是黑色的衣服。她在车上的时候，已经不再想念乔治，一心只想念着费理伯的罪。她想也许娜娜能向法官们解释，使他的罪过减轻，于是她预备来哀求她，叫她念费理伯的旧情，到公庭去对证。到了下面，公馆的门户都是开的，她在楼梯下踌躇了半晌，觉得两腿疼软了，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呼救，她便上了楼来。她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地上，衬衣上沾染了鲜血，这是乔治，是她的另一个儿子。

娜娜像一个呆人，只重说了一遍：

“他想要娶我，我说不行，他就自杀了。”

胡恭夫人并不叫喊一声，只弯了腰。是的，是另一个儿子，是

乔治！哥哥败坏了家声，弟弟却被人杀了。她一生命苦，这也不足为奇。她跪在地毯上，不晓得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看见一个人，只怔怔望着乔治的脸孔，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心上，听他是否呼吸。后来她叹了一口气微弱的气，觉得他的心头还在跳动。于是她抬起头来，审视这卧房与这妇人，似乎想起来了，她的空虚的眼睛起了一道火光，这是无言的凶恶，吓得娜娜发抖，于是她隔着乔治的身体向她说道：

“我向您发誓，夫人……如果他的哥哥在这里，他可以向您解说……”

“他的哥哥做了贼，进了监牢了。”胡恭夫人狠狠地说。

娜娜被吓得呼吸不来了，这一切都为的是什么呢？他的哥哥又做了贼！那么，岂不是全家都疯了！她不再挣扎了，她不像在她自己家里，只凭胡恭夫人发号施令。有些奴仆们终于赶上楼来了，胡恭夫人硬要他们把乔治抬下楼去，放进她的车子里。她宁愿杀了他，把他从这屋子里运了回去。娜娜瞪着吃惊的眼睛，看奴仆们把那可怜的小娃娃的肩与腿抬起，他的母亲在后面跟着。胡恭夫人现在毫无气力了，倚着家具走路，像是她所爱的一切都归了太空。到了平台上，她哽咽了一阵，回头把一句话重说了两遍：

“呀！您害得我们好苦……呀！您害得我们好苦！”

这就完了。娜娜惊呆地坐着，手上还有手套，头上还有帽子。公馆里又来了一阵沉寂，胡恭夫人的车子早已去了。娜娜坐着不动，想起了这一段历史，耳朵里轰轰地响，想不出一个主意来。一刻钟以后，摩法伯爵来了，她仍旧坐在原来的地方。但是她向他叙述这事的经过，滔滔不绝地诉说了一番，觉得心中松快了些。她说来说去只是那一件事情，她拾起那血污的剪刀，模仿乔治自杀时的姿势，她尤其是要证明她是无罪的。

“你看，爱，这难道是我的罪过不成？假使你是法官，你会不会判决我的罪案？……我当然不会劝费理伯侵吞公款，也不会迫这

可怜的小娃娃自杀……在这一切上头,我是最不幸的人。人家来我的家里做糊涂事,累我伤心,还把我当做坏女人看待……”

她哭起来了,她很感动,很悲哀,痛苦到了十分,变为柔软的人了。

“你也一样,你似乎不满意我……请你问索爱,这关不关我的事?……索爱,请您说呀,向先生解释呀……”

一刻钟后,那女仆在梳妆室里取了一幅手巾,一盆清水,揩擦那地毯,因为趁那些血点新鲜的时候容易洗得干净。

“唉!先生,夫人已经十分过意不去了!”索爱说。

摩法被这悲剧感动,呆呆地想此刻胡恭夫人该是怎样痛哭她的两个儿子。他晓得她是好心人,她常常穿着寡妇的衣服,在芳呆特村里匿迹销声。但是娜娜比他更伤心,现在她回想乔治倒在地上,衬衣上涌出一块鲜血,越想越难堪了。

“他是多么可疼,多么和婉,多么善于温存……呀!我的猫,我不管你生气不生气,我老实说,我爱这小娃娃!我忍耐不住了,我是不由自主的……而且现在他不在这里了,我说也不要紧了。你遂了心愿了,包管你再也撞不见我们二人了……”

她越说越懊恼,他终于安慰她,哎呀,她应该放硬撑些;她的话不错,这不是她的罪过。她忽然停了哭,说道:

“请你给我探听他的消息去吧……即刻就走!我要你去!”

他戴起了帽子,便去探听乔治的消息。经过了三刻钟之后,他回到公馆门前,看见她很担心地凭窗等候着。他在街道上高声说乔治并没有死,人家还希望把他救活。于是她即刻很快乐地跳起来,唱歌,跳舞,她觉得生活是美满的了。然而索爱洗涤了一会儿,还不满意。她始终注视着那血痕,每次走过都说:

“夫人您看,还洗不脱呢!”

真的,那血痕仍旧显现,在地毯的一朵白花上剩有一块黯淡的红痕。这好像一条血的界线,把房门与客厅隔断了。

“呼！”娜娜快活地说，“我们的脚践踏几天就好了。”

自从第二天起，摩法也忘了这一场意外。他在叫了一辆马车到李歇利欧路去的时候，他曾经发誓不再到娜娜家里，这是上帝给他一个预告，他认费理伯与乔治的祸事就是他自身的损失的先兆，但是，满眼流泪的胡恭夫人与周身发烧的乔治都不能令他坚守他的誓言。他遇了这悲剧，经过短时间的恐怖之后，他的心里却悄悄地欣喜，因为这年轻貌美的情敌常常令他痛恨，现在他可以拔去眼中钉了。他自己不曾有过青春，所以他需要排外的爱情，要娜娜归他一人所有，只有他能听她说话，摸她。这是爱情的扩大，出了性欲的范围，直达到纯粹的爱情。他担心现在，妒忌过去；有时候又幻想耶稣的救援，以为二人同跪在天主的跟前便可以蒙恩得赦。他重新遵行宗教的仪式，常常忏悔，常常领圣体，罪孽从此可以减轻。而且他的监督人已经允许他运用他的热情，他每天犯了罪孽，却借此增进他的信仰心。他很天真地把他所罹受的痛苦贡献给上帝。他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高，他竟为一个荡妇而深入孽海。他最伤心的乃是：这妇人不住地辜负他，他不甘心与人们分享，也不懂她的古怪的嗜好，他呢，他希望一种天长地久的爱情，希望永远不变。她发了誓，他因此才为她用钱。现在他觉得她是说谎的人，没有自守的能力，把身子赠给朋友赠给路人，乃是天生的一个不穿衬衣而过生活的女子。

有一天早上，时间很早，他看见福加孟从她家出来，于是他与她吵了一场。她生气了，说她讨厌他的妒忌。从前有许多次都是她做好人，所以他撞见她同乔治在一块儿的那一天晚上，是她先低声下气，自认有罪，温存他，说客气话安慰他，好教他忍了一肚子的气。但是，现在他始终不懂妇女的心理，硬着颈惹她生厌，她就粗暴起来了：

“呃！是的，我同福加孟睡了觉又怎样，……你不高兴吗，我的小驴？”

这是第一次她当面叫他做“我的小驴”。他看见她说话这样粗，一时怒气冲冲地捏了拳；她索性走向他，正眼望着他，说：

“你闹够了吧？呵？……如果你不满意，就请你出去吧……我不愿意你在我家叫喊……请你听清楚，我是要自由的。当我喜欢某一个男子的时候，我就同他睡觉。当然，事情是这样的……你应该即刻决定……是呢不是？不是呢，你就可以出去了。”

她说，便走去开门，然而他不出去。现在这法子乃是把他缚得更牢的法子。只要他吵闹了半句，甚至于无缘无故的时候，她竟叫他走，口里说了许多难听的言语：老实说！她始终可以找到比他更好的，现在候补的人太多了，她在选择上很费商量呢！外面的男人，她要拉多少都可以，而且要比他高明些。说得他低了头，等待缓和的时间；原来在她需要钱用的时候便缓和了，她与他温存，他便忘了一切；一夜的恩情可以抵偿一礼拜的痛苦了。

他与他的妻子再接近之后，家事越发不堪问了。洛丝把福歌利专制着，叫他丢了伯爵夫人。她起了四十岁的性狂，另觅别的爱情，把公馆里闹得满城风雨。爱斯迭尔自从结婚之后，不再与她父亲见面了；她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女子，现在忽然起了坚强的意志，达克奈在她跟前发抖。现在他皈依宗教了，陪她赴弥撒会；他痛恨他的岳父为了一个女子竟败了他的妻子的嫁费。只有卫洛先生一人仍旧与伯爵亲热，等候他的时机；他甚至于拜访娜娜，奔走于两大公馆之间，常是笑容满面。摩法在自己家里很可怜，一则无聊，二则惭愧，所以他宁愿在维利耶路过他的生活，受娜娜的辱骂。

不久以后，娜娜与伯爵之间只剩有一个问题：金钱。有一天，他早已正式地应承给她一万法郎，届时竟敢空手到来见她。两天以来，她把他温存得十分热烈。现在他失了信，一切的好处都完了，她即刻变了野蛮无礼的人。她的面色很白。

“呃？你没有钱了吗？……那么，我的小驴，请你回到你所从来的地方去吧！快去！快去！一个肮脏东西！他还想要吻我

呢！……没有钱，什么都完了。你懂吗？”

他向她解释，说后天可以有钱。但是她盛怒地抢着说道：

“那么，我的债主呢？等到老爷取了钱来之后，我早已给人家捉到官厅去了……呀！我请你看一看你的脸孔吧！难道你以为我爱你长得漂亮吗？一个人有了你这样的一副嘴脸，只好给女人们的钱，博她们开恩……他娘的！如果你今晚不把一万法郎带来给我，你要啞一啞我的指头儿也不行！……真的！我把你送回给你的妻子去！”

到了晚上，他把一万法郎带了来。她送上了嘴唇，他印了一个长吻，整天奔走的烦恼都消了。最令娜娜讨厌的乃是：他不住地依恋在她的裙脚下。她向卫洛先生诉苦，求他把她的小驴带回伯爵夫人家里，他们的讲和毫无用处吗？她后悔不该出头干预，因为现在他仍旧来缠她。有些日子，她生起气来，不计利害，发誓要把他臭骂一顿，好教他不再上门。但是，当她拍着大腿骂他的时候，他只忍耐着；哪怕她吐痰在他的脸上，他还是不走，还要说一声“谢谢”呢。自此之后，他们不停止地吵闹金钱的问题。她要钱的态度很粗暴，为了一笔小款子便把他辱骂，而且每一分钟必闹一次，时时刻刻说她同他睡觉只为的是钱，不为的是别的，说这事不能令她开心，她爱另一个人，说她真倒霉，需要这么一个糊涂虫！人家甚至于在朝廷里排斥他，有人提议要求免他的职，皇后说过“他这人太可恶了”，这倒是真话。所以娜娜把这话做每次吵闹的收场：

“呃！我觉得你真可恶！”

这时候，她毫不拘束了，竟恢复了完全的自由，她天天在湖边兜圈子，在那边找些新相识，找那些与别处断绝了关系的人们。这是一场大猎，在青天白日之下拉汉子，把她的震动巴黎的繁华与宽宏的微笑去勾引富贵的人们，这所谓上等的野妓。许多公爵夫人看见了她，便你望我，我望你的；又有许多新富的中流妇人写了她的帽样。有时候，她的宝幢车过时，阻止了不少的车子，譬如那些

制驭全欧的财政家与统治全法的国务员,都不得不让她先走。她是树林里这社会的一份子,她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各国的首都盛传她的名字,外国的人们到巴黎来时先求见她,竟成了国产的名花,为法兰西增光。此外还有许多一夜的结合,每天的早上,连她自己也忘了;然而因此人们常把她带到那些大饭店里去,天气好的时候往往到马特利特。各国使馆的人们都同她来往,她与绿西、嘉洛林、玛丽亚在一块儿吃饭,陪伴她们的乃是些不会说法国话的人,他们花了钱为的是寻开心,他们只把她们当做消闲的东西,甚至于不摸她们一摸。她们把这事叫做“寻开心去”,她们回家的时候,欣幸他们不屑与她们睡觉,好教她们能在心爱的情哥儿的怀抱里度此良宵。

摩法伯爵假装不晓得,只要她不把男子们给他撞见就算了。但是他对于每天的小羞耻,却十分伤心。维利耶路的公馆变成了一个地狱,一个疯人院,时时刻刻闹笑话,起恐慌。娜娜甚至于与奴仆们打架。有一个时候她对待那车夫查理很好,当她停留在一个饭店里的时候,往往叫一个伙计送几瓶啤酒给他。她又往往在宝幢车里同他说话,每逢车子拥挤,他与警察们吵嘴的时候,她觉得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后来她又无缘无故地把他骂做糊涂虫。她老是与她争论麦秆、糟糠,她虽则很爱畜牲;但是她不免觉得那些马吃东西太多了。有一天在算账的时候,她说他骗钱。他生气起来,竟老实不客气地把她骂做脏货;当然,她的马比她自己的身份高些,因为它们并不与一切的人们睡觉。她以同样的语气回答他。摩法只好把他们分离,把那车夫赶走了。然而这就是奴仆分散的开场。维多林与福朗素华偷了些钻石走了。连余良也失了踪;社会上传说是伯爵求他走的,因为他同夫人睡觉,所以伯爵给了他一笔大款子,叫他离开了公馆。此后每周内总有些新的奴仆到来,这是糟蹋最厉害的时候。只剩有索爱一人独留,她似乎想要整顿一切,其实她早已决定了一个计划,只未有机会实行。

这一切也只是说得出口的忧虑。伯爵忍受了马路华夫人的糊涂,她来与娜娜打牌,满身有的是狐臭;他又忍受了洛拉夫人的唠叨,她那小路易的父亲不知是谁,竟把病毒传给了孩儿,以至他常常有病。但是伯爵还有更伤心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在门后听见娜娜气冲冲地对索爱叙述她受了一个自称富翁的人的骗,是的,一个美男子,自称美国人,说他在他的本国开金矿。原来这是一个肮脏东西,趁她睡着的当儿逃走了,非但不留下一个铜子,而且偷了她的一册香烟卷纸呢。伯爵听了,面色大变,蹑着脚下了楼梯,不愿知道详情了。又有一次他不得不知道一切了,娜娜迷恋了一个咖啡音乐馆的乐师,后来被他抛弃了,她一时情痴,便起心自杀,她将一把火柴浸在一杯水里,把水喝了,弄得她大病起来,却没有死去。伯爵只好调护她,听她叙述她的痴情,她流了许多眼泪,发誓说此后再也不迷恋男人。她虽把他们叫做猪猡,瞧不起他们,然而她终于不能让心灵空虚,常常有心爱的情哥儿在她的裙边,这是不可索解的痴情,是肉体无聊时的淫邪嗜好。自从索爱有了心计,放松了家务之后,公馆里的行政紊乱非常,以至于摩法不敢推开一扇门,不敢扯开一张帘,不敢打开一只柜子。索爱不再运用手段了,到处有男子们行走,时时刻刻互相撞碰着。现在伯爵进门先咳嗽了,因为有一天晚上,他离开梳妆室两分钟,为的是叫人家备车,法朗西在室中给娜娜梳头,及至他回来时,几乎撞见娜娜在法朗西的怀里。他一转了背,她即刻找别人,无论她穿着衬衫或穿着盛服,也无论是熟人或路人,她只要能偷,便十分快乐。至于同伯爵在一块儿呢,却令她生厌,她觉得这是一件苦差事。

伯爵正在妒忌伤心,有时候看见娜娜与萨丹在一块儿,倒反觉得放心。他宁愿怂恿她这样淫邪,为的是要她与男人们疏远。但是,在这一方面也糟了,娜娜像辜负伯爵一般地辜负萨丹,当她的淫性发作的时候,竟到城郊外找些下流野妓来。当她坐车子回公馆的时候,往往在马路上看见了一个蓬头垢面的野妓便动了心,叫

她上了车子，带她回公馆里来，后来付她钱，才打发她走了。而且她又会假扮男人，到不名誉的地方去看淫邪的戏法，借此消除她的寂寥。萨丹给她抛弃多次了，便在公馆里闹得鸡犬不宁；她终于制服了娜娜，娜娜很尊敬她。摩法甚至希望与她联盟，当他不敢自己发作的时候，他就放萨丹出头。有两次，她竟迫娜娜留他住宿；他表示感恩，不敢与她争夕。不过，这一场妥协也不能久，萨丹也是疯狂的。有些日子，她把一切都打坏了，气冲冲地激得要死，然而她还是漂亮。索爱也惹她生气，因为她把她拉在一边，好像是要把她招诱人伙做一件大事。原来索爱的计划还未与一个人谈及。

摩法伯爵终于为了一些事情抱愤不平：他自从数月以来宽容萨丹，他又任凭许多不相识的男人们爬上娜娜的床头；然而他免不了痛恨他所认识的人与他捣乱。自从娜娜承认与福加孟发生了关系之后，他伤心到了极点，深恨那少年对自己不住，至于想要与他寻仇，同他决斗。关于这种事情，他不晓得到哪里去找证人，于是他去找拉布迭特。拉布迭特吃了一惊，忍不住笑道：

“为娜娜而决斗吗？……亲爱的先生，全巴黎的人都要嘲笑您了。人家不会为娜娜而决斗的，这是可笑的事情。”

伯爵的面色大变，做了一种激烈的姿势：

“那么，我要在街上打他的耳光。”

拉布迭特劝了他一个钟头，说一个耳光可以把事情弄坏，到了晚上人人都知道了真原因，他就是报纸上的资料了。拉布迭特的结论是：

“不行，这是可笑的事情。”

这话像刀一般锋利，使摩法无可奈何。他甚至于不能为他的爱人而决斗，恐怕人家笑他。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感觉得他的爱情的痛苦：他的真心实意却落在一场笑话里。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抱愤了；现在他听了拉布迭特的话，便甘心与亲友们在娜娜跟前周旋。

在几个月之间，娜娜狼吞虎咽地把他们吃了一个又一个。她的繁华越增高，她的食量越扩大，只一口便吃一个男人。她先要了福加孟，只能支持半个月。他希望离开海军！他旅行了十年积得三万法郎，想要到美国谋生去。他本是谨慎而且吝啬的人，到了娜娜跟前把钱倾泻无余，甚至签字答应将来再付她的钱。到了娜娜把他推出门口的时候，他是被她剥得精光的了。她自己表示是个好心人，劝他仍旧回到他的军舰上去。硬颈有什么用处呢？既然他没有钱，什么都不行了。他应该懂得，而且做个识事的人。一个败家的男子落在她的手里像一只熟了的果子；果子落地，自然腐败了。

福加孟之后，娜娜又吃史丹奈，心中不作呕，却也没有爱情。她把他当做一个肮脏的犹太人，她似乎是报旧仇，然而她自己不很觉得。他是胖的，呆的，她大啮特啮，希望把他快些吃完。他已经抛弃了西曼，波斯富尔的生意正在危险中。娜娜疯狂地苛求，越发催他破产。第一个月他还挣扎，弄了些玄妙的手段，他在全欧洲的报纸上都登广告宣传，把最远的国家的钱弄了来。投机家的路易与穷人的铜子一般，都落在维利耶路的深潭里。另一方面他又与阿尔萨斯的一个铁厂主人合股，那边有许多黑炭般的工人们昼夜流汗，他们辛苦了筋骨，听见骨节窄窄地响，拼命生利，为的是娜娜的娱乐的需要。她像烧山的烈火，把工作的收入与奸商的余利都吞噬净尽。这一次她把史丹奈弄完了，吮到他的骨髓，然后把他抛弃在马路上，他空虚到了这地步，再也没有玄妙的手段可施了。在他的银行倒闭了的时候，他一想起警察就发抖。人家把他宣告破产了，从前把千百万乱用的他，现在听见说钱就寒心，像孩子般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晚上，他在她家哭起来，求她借给他一百法郎，为的是支给他的女仆。娜娜看见这震动巴黎二十年的银行家如此收场，一则可怜他，二则觉得有趣，便拿了一百法郎给他，说：

“你须知，我给你的钱，因为我觉得有趣……但是，你听我说，

像你这样的年龄，你不是受我赡养的男子了，你应该另找职业才是。”

史丹奈穷了之后，娜娜即刻开始吃爱克多。他老早就恳求她赏脸，使他破产，好教他成为最时髦的人。他所缺少的是时髦，须得一个女人抬举他。在两个月之间，巴黎一定认识他，他可以在报纸上读他自己的名字。谁知六个礼拜已经够了。他所承受的遗产乃是些不动产，如土地、牧场、树林、田庄等等。他把产业很快地变卖了。娜娜每一口要吃一亩。日光下随风飘动的树、熟了的麦子、黄了的葡萄、牛羊可以藏身的很高的草，都滚进了娜娜的无底洞里。还有一个水道、一个石灰场、几处磨坊，也都不见了。娜娜好像一群蔽天的蝗虫，把所过的地方都吃光了。她的小脚踏到了地上，便把土地焚烧起来。一个田庄又一个田庄，一个牧场又一个牧场，她很客气地吃那遗产，自己不觉得怎样，只像在饭后把一包杏仁糖放在膝上，慢慢咀嚼罢了。这乃是些糖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但是，有一天晚上只剩下了一个树林。她吞下时现出不屑吃的样子，因为这值得她开口。爱克多咬着手杖，真像一个糊涂虫。他负债太重了，现在仅仅剩下一百法郎的年金。他迫不得已，只好回到外省去依着一个舅父过生活；但是这不要紧，他是时髦的了，《费加罗报》印了两次他的名字了。他的折角领子显出他的瘦颈，他的太短的褂子显出他的长腰，他一摇三摆，说话像一只鹦鹉，无情像一个木偶。娜娜恨他讨厌，终于打他。

这时福歇利给他的表弟引导，竟再来了。这可怜的福歇利，此刻他竟有了家。他自从与伯爵夫人绝交之后，落在洛丝手里。洛丝把他当做她的真的丈夫。米让只做她的管家人。福歇利做了主人，却常常向洛丝说谎，当他骗她的时候，自己很小心提防。娜娜的胜利在乎要了他，而且吃了他的报馆，原来他把一个朋友的钱创办了一个报馆。娜娜不替他张扬，倒反替他守秘密。当她谈起洛丝的时候，她把她叫做“那可怜的洛丝”。这报馆供给他两个月的

花销。后来她吃了编辑所,又吃发行所;最后她为了一种大嗜好,要在公馆的一隅做一个冬天的花园,于是她又吃了印刷所。而且这仅仅是开玩笑的事情。米让见有了这事发生,喜欢得了不得,跑到她家里试看自己能不能把福歇利完全断送给她,她便问他是否瞧她不起:一个没有钱的男子,他专靠做文章编戏剧为生,她肯要他吗?只有像洛丝这样的有才艺的妇人才做这样的糊涂事呢。娜娜很不放心,生怕米让对她不住,把事情向他的妻子告发。而且此时福歇利只能替她在报上鼓吹,没有钱给她了,所以她也就打发他走了。

但是她对他保留一个很好的回忆,因为他们曾经共同把爱克多寻开心。假使他们不为的是想要表示瞧不起这糊涂虫,他们也许不至于再相见。他们觉得这很滑稽,所以他们在他跟前互相接吻,把他的钱大用特用,差他到很远的地方办事去,好教他们独自二人在家。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们又说了许多嘲笑的话与好些隐语,他也懂不得。有一天,她受了福歇利的怂恿,竟打赌说她要打爱克多的耳光。当天晚上,她打了他一个耳光,后来又继续地敲打他,她觉得这很有趣,可见得男人们都是没有志气的。她把他叫做“耳光箱”,吩咐他上前受打,打得她的手掌通红,因为她还没有这习惯。爱克多含着泪狂笑起来,他觉得这妙得很,可见娜娜与他很熟,他因此十分快活。有一晚他接受了几个巴掌之后,十分兴奋地说:

“你不晓得,你应该嫁我……是不是?将来我们岂不有趣!”

这并不是一句随便的话,他早已决定了这婚姻的计划,想要惊动巴黎,娜娜的丈夫是多么时髦啊!但是娜娜又给了他几个巴掌:

“我嫁你!……呀!如果我起了这主意,我老早有了丈夫了!而且可以嫁一个比你好二十倍的男子呢……我已经得到了许多人的提议,你看:费理伯、乔治、福加孟、史丹奈,一共四个了,你所不认识的还不在于内呢……他们都像唱诗歌的叠句一般。我不能做好人,他

们即刻唱了起来：你嫁我好不好？你嫁我好不好？……”

她生气起来了，气愤愤地嚷道：

“呀！不，我不愿意！……难道我是为婚姻而生的吗？你把我看一看，假使我把一个男人驼在背上，我就不成为娜娜了……再者，这事儿太脏了……”

她说，吐了一口痰，不住打呕，好像她看见全世界都是脏的。

一天晚上，爱克多不见了。一礼拜后，人家听说他到了外省他的舅父家里。他的舅父有搜集植物的性癖，所以他带了许多标本去，希望娶一个很丑然而很善良的表妹。娜娜并不哭他，只对伯爵说：

“喂，我的小驴，你又少一个情敌了，你今天很快活……不过，这因为他变为老成的人了，他想要娶我！”

他的面色变了，于是她揽他的颈，每说一句冷酷的话便给他一个吻。

“是不是？最能令你不快活的乃是这个：你不能娶娜娜了……当他们一个个来缠我要我嫁他们的时候，你一方面也兴奋起来……呀！假使你的妻子死了，你早赶来，伏在地上向我求婚，耍你的大把戏，叹气，流泪，赌咒，无所不至了。是不是，爱？这是多么好啊！”

她说时用温和的声音，一面嘲笑他，一面与他温存。他很感动，脸色通红，还她的吻。于是她嚷道：

“他娘的！我早已猜着了！他已经想到了这一层，只等候他的妻子死去……好！够了！他比别人更坏呢！”

摩法容许那些“别人”与她来往。现在他只剩有“先生”一个头衔在奴仆们与熟人们的口里，因为他给钱最多，所以他是正式的情郎。他的热情越激越热了，他付钱以维持自己，买一笑须费了许多钱，甚至于花了钱得不到报酬。这好像一种疾病把他销蚀，他不能自禁不伤心。当他进了娜娜的卧房的时候，他只好把窗子开了一

会儿,好把别人的气味驱逐出去,因为棕色发与黄发的浓臭与雪茄的余烟令他呼吸不得。这卧房竟成了一个通衢,常常有许多靴子践踏门阈,可惜没有一个人停留在乔治的血痕之上。索爱是个爱干净的人,常常挂虑着这一个污点,看见血痕始终不去,便生气起来,每次进房的时候都说:

“奇怪得很,这还不去……但是,来的人已经不少了。”

娜娜接到了乔治的好消息,知道他在芳呆特村他的母亲身边养病,所以她每次都作同样的回答:

“呀!这不是一天的事……将来我们的脚渐踏渐淡了的。”

她的话不错,福加孟、史丹奈、爱克多、福歇利都在鞋底下带了一些血痕去了。摩法也像索爱一般地关心这污点,他不由自主地研究血痕的黯淡的程度,好知道有若干男人在这里经过。他的心中隐隐地害怕,每次进门时都跨过那血痕,好像是怕踏碎了什么活着的动物,又像看见地上陈列着一条赤裸的大腿。

但是他一进了卧房里,心就醉了,他忘记了一切,好像不知道有许多男子到过这里来似的。有时候,他到了外面的马路上,他哭起来,一则惭愧,二则自己责备自己,发誓不再进房。但是,房门一关上之后,他又觉得身体熔在这卧房的微温里,那香气芬芳的玉体仍旧逗起他的肉欲。他本是信宗教的人,现在他对娜娜竟像对宗教一般虔诚,像当年跪在祭台之前静听风琴一心向往的样子。娜娜像一个发怒的天神,给了他许多地狱的苦恼,然后给他几秒钟的快乐。他的祈祷相同,失望相同,尤其是他的谦恭相同。他虽则常常向理智方面奋斗,终不免受娜娜的卧房的引诱,坠入女性的万能的魔障里。

娜娜觉得他这样自卑,越发扬扬得意了。于是她把做坏事的本能发挥,她把事物破坏了还不够,而且要玷污。他痴呆地只顺着她,回忆当年那些神圣给虱子咬啮的故事。当她把他留在房里,关上了门之后,她便教他做了些不名誉的事,借此开心。先是他们开

玩笑,她轻轻地拍他几下,迫他做些滑稽的事情。她往往叫他学孩子们呀呀地说话:

“你跟我说吧:‘……啐!哥哥不管!’”

他表示柔顺,甚至于仿效她的声腔:

“……啐!哥哥不管!”

有时候她又做熊,穿着衬衣,上面盖着裘衣,四脚爬在地上狺狺地叫,好像要咬他似的;甚至于开玩笑,咬他的腿。后来她起来说:

“轮着你了,你也做一做吧……我打赌你比不上我会做熊。”

这更有趣了,他的皮是白的,鬣是赭色的,她把他当做一只白熊。他笑着也就四脚爬在地上,狺狺地叫,上前咬她的腿,她假装害怕而逃走的样子。她终于说道:

“你看,我们呆不呆?你不晓得你丑到什么程度!假使人家在王宫里看见你如此!……”

但是这些小玩意儿渐渐变坏了。她本是好心人,不能说她残酷;不过,这关了门的卧房里越闹越疯狂了。一种肉欲使他们失了常态,以至于有肉体上的幻想。从前他们在夜里睡不着,担惊受怕;现在他们却学畜牲四脚爬地狺狺地叫,而且咬人。有一天,他做熊的时候,她把他狠狠地一推,竟推在一件家具之上。她看见他的额上起了一个疙瘩,不知不觉地哈哈大笑起来。自此之后,她用对爱克多的手段对待他,把他当做畜牲,用鞭打他,用脚踢他。

“去!去……你是一匹马……去!去!肮脏的笨货,你走不走?”

有一次他做狗。她把一块香帕子抛在房的另一头,叫他爬去,用牙齿咬了来还她。

“西萨尔,把我的手帕子带来!……慢了一些我就要打你!……好极了,西萨尔,你很听话!很好!……”

他呢,他喜欢这下流的事情,感觉得畜牲的快乐,他说:

“再打重些！……啾！啾！我发狂了，打吧！”

她又起了一种嗜好，要他在一天晚上穿着他的朝衣朝冠来。他下次来时，果然好排场，佩着剑，穿着白裤子，身上是红色饰金的燕尾服，左裾下系着一把象征的钥匙。她看见了就笑起来，嘲讽他，尤其是那钥匙令她开心，她因此说了好些污秽的话。她始终笑着，她平日并不尊重大人物，此刻又欣幸能够糟蹋这种堂皇的衣服。于是她摇他，捻他，口里说：“呃！大臣，去吧！”同时在他的后面踢他几脚。她这一踢，算是踢王家的大臣，把朝廷的尊严轻侮。这乃是她对于社会的意见！这又是她家传的遗恨，无形中由她报仇。后来那大臣脱了衣冠，丢在地上，她叫他跳，他就跳；叫他吐痰，他就吐痰；叫他踏在金上、鹰徽上、勋章上，他也就遵命践踏。呸哩吧啦！一切都破了，什么都完了！她打碎了一个大臣只像打碎了一只小瓶，还骂了许多污秽的话。

那些金银匠失了约，那床须在1月中旬方能完成。到了1月中旬，摩法恰在诺曼地，因为娜娜要他即刻给她四千法郎，他到那边去变卖最后的产业。他本该在第三天才回巴黎来的，不料事情完得快，他赶紧回来，竟不经过米洛迈斯尼路，径直到维利耶路来。十点钟响了。他有一把钥匙可以开嘉定奈路的小门的，所以他自由地上了楼来。到了小客厅里，索爱正在那里揩拂铜器，看见了他便惊呆了。她不晓得怎样拦阻他，只好说了许多累赘的话敷衍着。她说卫洛先生在昨天就来找他，今天又来两次，形容狼狈，说如果伯爵先生先回到夫人家里来，就请她转请伯爵先生回府里去。摩法听她说了，完全不懂是什么原因；后来他看见她恐慌的样子，忽然起了吃醋的心理，便奔向卧房的门口，恰听见了里面的笑声。门开了，同时索爱耸了一耸肩也自走开，也罢！管它呢！既然夫人变了疯狂，她自己当然会处置妥当啦！

摩法到了门口，看见了里面的情形，忍不住叫起来：

“上帝啊！……上帝啊！”

这时那新的卧房炫耀着它的繁华。茶色的壁毡有银色的小星点缀着，在佳日的黄昏，梵奴的肉色恰与这颜色陪衬得很适宜。至于垂在床角的金绳与嵌在床板的金花，像轻微的火焰一般，半掩着这赤裸的屋子。对面乃是那一张金床，把它的金光映着全室，这是颇宽畅的御座，好教娜娜伸张她的赤裸的肢体；这又是庄严的祭台，供着无羞耻的菩萨。在她身边，雪白的酥胸的艳光之下，躺着一个老翁，令他满面含羞，无地自容。原来这就是叔雅尔侯爵。

伯爵合了掌，周身发抖，忍不住地叫：

“上帝啊！……上帝啊！”

床上的金花为这老侯爵而开，床头的爱神们为他而低头含笑，社稷神也为他而揭露那裸体的夜神。这夜神是依照娜娜的著名的裸体描塑的，连肥胖的大腿也很相像，无论是谁都辨认得出来。侯爵风流了六十年，现在还要把老朽的余躯承受美人的恩露。当他看见门开了的时候，他爬了起来，一时吃惊不小。他经过了一夜的爱情，把他弄笨了，找不出一句话说。他的身子瘫了一半，周身发抖，预备脱逃。他的内衣撩起，露出一把瘦骨，一只腿撂在被窝之外，这是可怜的一只铅色的而且有灰色的毛的瘦腿。娜娜虽则不如意，忍不住笑起来。她把侯爵按下来，纳进了被窝里，像是一种不可示人的肮脏东西，同时说道：

“你睡下来吧！快滚进被窝里去。”

她说着便跳起来把门关了。为了她的小驴，她真算是倒运！他老是来得不巧的！为什么他到诺曼地去找钱呢？那老头子已经带了四千法郎来给她，所以她让他做了。她把门推了一推，嚷道：

“也罢！这是你的不是。谁叫你这样进来？够了！一路福星！”

摩法看见了这事，像平地一声雷，他呆呆地停留在那关着的门前。他的身子越发震颤了，自腿至胸，自胸至头，处处震动。后来他像狂风摇动的一颗树，蹒跚地走，四肢的骨节都格格有声。他绝

望地把双手一伸,吃吃地说道:

“这太过了!上帝啊,这太过了!”

他本来把一切都承受了,但他此刻不能再忍受,自己觉得气力已竭,不能再在黑暗中挣扎了。他一时兴奋,双手越抬越高,悲哀地呼唤上帝:

“唉!不,我不愿意!……唉!上帝啊,救我吧!使我死了还好些!……唉,不,不要这男人!上帝啊!这完了!请你收我去吧!好教我眼睛不见,耳朵不闻……唉!上帝啊,我是归属于您的。天堂上我们的圣父啊……”

此时他的信心大发,竟念起经文来。忽然有一个人拍他的肩。他抬起头,看见是卫洛先生。他看见他对那关着的门祈祷,很觉得奇怪。摩法竟像天主自己来救他一般,奔上前揽卫洛先生的颈。现在他终于能哭了,于是哽咽地说:

“我的哥哥……我的哥哥……”

他的一切的痛苦都消灭在这一阵呼声里。他的眼泪浸湿了卫洛先生的脸孔,他吻他,断断续续地说:

“啊!哥哥!我是多么痛苦啊!……哥哥,我现在只有您了……您永远带我走吧!唉!请您带我走吧……”

于是卫洛先生把他紧抱在怀里,叫他做弟弟。但是他还再给他一种痛苦,自从昨天他就找他,为的是报告他:沙萃夫人一时发狂,竟与某大商店的时装部主任逃走了,这是可恨的丑事,巴黎已经传说了。卫洛先生见他信教的心情这样奋发,觉得机会到了,即刻向他叙述这一场意外。然而伯爵并不动心,他的妻子走了,这不要紧,将来再看吧。他又伤心起来,注视那门、那墙、那天花板,现出恐怖的样子,始终只哀求说:

“带我走吧……我不能了!带我走吧。”

卫洛先生把他像小孩般带走了,从此时起,他完全归属于他。摩法仍旧皈依谨严的教规了,他的生命已经受了摧残。他因为朝

廷里的人们羞与为伍,于是辞了内臣之职。他的女儿爱斯迭尔告他一状,说她的姑母的遗产六万法郎该在她结婚的时候给她。他败了家,靠着大财产的残余,过很不舒服的生活;伯爵夫人吃娜娜所不屑吃的财产,把伯爵未卖的田地也卖了,他只好让她做去。沙莘学坏了之后,竟成家庭的微生虫。她在外面耍了好些男子然后回家,他依着宗教上宽恕的原理,仍旧与她相处。但是他的心渐渐冷淡了,至于不复为这种事而伤心。天神把他从妇人的手里抢过来,要交到上帝的怀里。在教堂里,他的膝头被地砖冷透了,他重新获得当年的乐趣,满足了他的心灵的需要。

绝交的当天晚上,米让到了维利耶路来。现在他看惯了福歇利,觉得有千种的利益,让他代自己理家,他很努力料理,米让自己却可以休息。福歇利把他编戏剧所赚得的钱交给米让家中作为日用,而且他很识事,并不吃醋,洛丝有机会赚钱的时候,他像米让一般地肯通融。这两个男人渐渐合得来,共同谋幸福,大家毫无拘束了。这一切都议定了,进行得很顺利,他们争先为公共的幸福而努力。今天米让这一来,乃是听从了福歇利的劝告,福歇利以为索爱聪明绝顶,劝他来看能否在娜娜的手里夺了她来。自从一个月以来,洛丝聘了好些没有经验的女仆,弄得她有了种种困难,所以她伤心得很。当索爱接见他的时候,他即刻把她推到饭厅里。他只一开口,她就微笑起来,这是不行的,她离开了夫人,为的是自己立业。她又骄傲地说已经有许多人聘她,那些夫人们互相争夺,白兰胥夫人出了重价,要把她收回呢。原来索爱开办特丽恭的屋子,这是她许久以来的计划,想要把历年所积的钱去发大财。她有的是开通的见识,预备租一间旅馆,把一切的娱乐都收集到旅馆里来。因此之故,她甚至于努力招致萨丹,可惜萨丹积劳成病,在医院里奄奄地快要死了。

米让再三劝她,说做生意乃是冒险的事;索爱也不解说她的旅馆是什么性质的,只噙着嘴唇微笑,好像她正在吃糖果似的,她说:

“唉！繁华的生意始终是赚钱的……您须知，我在别人家里住得久了，现在我要别人到我家去住了。”

她一时兴奋，索性说了出来，她将来是个“夫人”，要把几个路易引诱十五年来她所奉侍的妇人们都到她的脚边。

米让要她传报，于是她让他坐一会儿，说夫人今天很不快活。他只来了一次，不认得这公馆。举眼看时，华丽的陈设令他诧异。他很不客气地把好些门户开了，他参观了客厅与冬天的花园，终于回到通过室里。这种繁华把他压倒，饰金的家具与锦绣的壁毡都令他叹赏以至于心头跳动。当索爱下楼的时候，她愿意带他再参观梳妆室与卧房。到了卧房里，米让大吃一惊，自疑是进了王宫。他自以为是一个识透世界的人，竟给娜娜吓倒。在这将破产的屋子里，给奴仆们剥削了之后，仍旧不失奢华侈丽的样子。米让对着这些庄严的建筑，便联想到许多伟大的工程。在马赛附近，人家引他参观一个水道，乃是许多坚石筑成的环洞，费了十年的奋斗与千百万的金钱。他又在歇尔浦看见了那新码头，这是很大的土木工程，好几百男人在太阳下流汗，然后筑成一道口岸。这些工程他都觉得小了，因为娜娜的工程太大了。他又记得某一个佳节的晚上他参观一个炼糖商人的府第，宛如王宫，令他生了敬仰之心。那商人专靠糖起造他的高堂大厦，娜娜却靠别的东西。她做的是人们嘲笑的糊涂事，独自一人，仗着她的裸体，没有工人，也没有工程师所发明的机器，她竟摇动了全巴黎，建筑了她这万人骸骨堆成的产业。

“呀！他娘的！这是多么好的工具！”米让快活地说。

娜娜渐渐落在悲哀中了。先是因为伯爵与侯爵相遇，令她心中烦躁起来；后来她又想那老头子奄奄欲毙地雇了一辆马车走了；又想她折磨了她的小驴许久，现在那可怜的小驴走了，她再也看不见了。她想到这里，已经起了感情上的悲哀。后来她又听说那失踪半月的萨丹现在病了，因为罗贝尔夫人把她弄得太辛苦了，她只

在拉利布亚西耶医院里等死。恰在她吩咐备车要去看望萨丹的时候,索爱却安然地来向她辞职。她忽然越发失望,觉得好像是失了亲眷里的一个人。天啊!她自己一人将来怎能生活呢?她哀求索爱不走;索爱看见夫人伤心,越发自负了,终于与夫人接吻,表示她这一走并不为的是与夫人不和;她不得不走,有生意的时候便讲不得感情。这一天竟是麻烦的日子!娜娜起了厌世的念头,不想出去了,懒洋洋地走到小客厅里来,恰好看见了拉布迭特。拉布迭特来报告一个好机会,说有许多很漂亮的花纱出卖,说话时随随便便地带着说乔治已经死了。她突然觉得身子冷了半截。

“小娃娃吗? 死了吗?”

她说着,不知不觉地注视地毯上的血痕。然而人们践踏太久了,那血痕已经消灭了。这时拉布迭特再告诉她,说大家不晓得很确切,有人说乔治是旧伤复发,有人说他跳下芳呆特村的池塘自杀了。娜娜说了又说:

“死了! 死了!”

自从早上以来,她的心中痛苦已极,此刻索性哽咽起来,倒觉得好过些。这是一种无限的悲哀,她觉得十分难受。拉布迭特把乔治的事情劝解她,她摇手叫他住口,吃吃地说:

“不止是他一人,乃是一切,乃是一切……我是很不幸的女子……唉! 我懂得了,他们又要说我是个坏女人了……那边那母亲哭儿子,今早这里这可怜的男人在我的门前垂头叹气,还有其他的人们把他们的钱与我吃了,现在都败了家……对了,攻击娜娜吧! 唉! 我甘心受骂,我已经听见他们的呼声:‘这肮脏的娼妇同一切的人们睡觉,有许多人为她破产,又有许多人为她死亡,她害得千百个人们好不凄凉! ……’”

她哭得呼吸不来,便住了口,倒在一张横炕上,把头埋在一只垫子里。她想起自己造成了许多祸事,心中伤感,竟像小女孩一般,呜呜地哭起来。

“唉！我真痛苦！我真痛苦！……我不能了！这使我呼吸不来了！……他们不了解我，只晓得反对我，因为他们比我强些，唉！叫我怎能忍受！……但是，一个人自问良心没有可责备的地方的时候……呃！不行！呃！不行！”

她越说越不平，又站起来，揩了她的眼泪，很不自在地踱来踱去。

“呃！不行！他们要怎样说都可以，然而这不是我的罪过！难道我是凶恶的人不成？……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人家，我不曾踏死过一只苍蝇……这是他们的罪过！是的，是他们！……我从来不曾有意对他们不好。他们一个个都来缠绕我的裙脚，现在他们死的死了，讨饭的讨饭去了，一个个都绝了希望……”

后来，她在拉布迭特跟前停了步，拍他的肩，说：

“喂，你是在场的，请你说公道话吧……是我怂恿他们吗？他们不是常常打算做坏事吗？我倒憎恨他们呢！我扳住了门，不肯跟他们走，我怕他们……我举一个例给你看：他们一个个都要娶我。这是干净的念头吗？是的，假使我肯答应，我不知做了多少次伯爵夫人或男爵夫人。好！我却都拒绝了，因为我是识事的人……呀！倒是我替他们避免了许多罪恶呢！……假使我存心作恶，他们早已做了贼，杀了人，甚至于杀了父母。我只怂恿一句就行了，而我始终没有说……你看今天我所得的报酬！……譬如达克奈，他是我替他结婚的；一个穷骨头，我把他收留了好几个礼拜，不要他的钱，而且替他谋了一个好地位。昨天我遇见他，他把头掉转去。唉！去吧，猪猡！我比你干净些！”

她说着又走来走去，在桌子上猛然打了一巴掌，说：

“他娘的！这不是公平的事！只怪社会的组织不好！男人们要做某事的时候，人家却归罪于女人……呃！现在我可以对你说了：当我同他们鬼混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快乐，没有一点儿快乐！老实说，我倒讨厌呢！……所以我问一问你，这与我有没有一点儿

关系？……呃？真的，他们把我累死了！好朋友，你看，假使没有他们，假使不是他们作弄我，我早已进了修道院祈祷上帝去，因为我是始终信教的……呸！他们失了钱，丧了命，这是他们的罪过，与我毫无关系。”

“当然啦！”拉布迭特信服地说。

索爱把米让引进来，娜娜微笑地迎接他。她哭够了，现在完了。米让的景仰之心还热，便向她恭维她的第宅。但是她说她讨厌她的公馆了；现在她梦想着别的事情，在最近她就要把一切都变卖了。他找一个拜访的口实，便谈起人们为波士克而演的一场戏，原来波士克瘫了，坐在椅子上不能走动，所以大家打算演戏筹款救济他。她很起了慈悲心，于是买了两个包厢的位置。这时索爱报告说车子已经预备好了，她就叫她拿帽子来。娜娜一面系帽子，一面叙述那可怜的萨丹的事情，说：

“我要到医院里去……世上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爱过我。呀！也难怪人家说男子们是没有良心的！……谁晓得？也许我看不见她了。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求与她相见，我要同她接吻。”

拉布迭特与米让微笑了一笑。她不悲哀了，也跟着微笑起来，他们二人是不算数的，所以他们能了解她。在一种深思的静寂里，他们二人都钦佩，同时她已经把手套戴好了。她堂皇地站在这金碧辉煌的公馆里，许多男人都匍匐在她的脚下。她好像古时的魔王，脚下践踏着一堆骷髅。火葬了的王多弗尔、飘流海上的福加孟、穷蹙可怜的史丹奈、以败为荣的爱克多、一败涂地的摩法、昨天出狱守着乔治的尸首的费理伯，一个个都到她的眼底。她的破坏的工作已告成功；这从垃圾堆里飞起的苍蝇，竟传播了社会的霉菌，只一停在男人们的身上，立刻把他们毒死。这是好的，这是公平的，她已经为她的阶级报了仇，卑贱的人们都可以扬眉吐气了。她在这光荣里，把她的女性照耀着那些受祸的人们，像初升的红日照耀着一个骸骨遍地的战场，然而她自己莫名其妙，始终只是个好

心人,不曾注意到她的工作的伟大。她仍旧很肥胖,很强壮,很快活,很风流。这一切都不算数了,她觉得这公馆毫无意义,太小了,家具太多,很不方便,所以她打算另找好些的地方。这时她盛妆出门,要与萨丹接吻去了。

第十四章

娜娜忽然失了踪；这是第二次的脱逃，要到古怪的地方去。在未走以前，她把公馆的东西大卖特卖，家具、珍宝、衣服，以至于饭巾等物，都一扫而空，而且连公馆也变卖了。这五项共值六十万法郎。巴黎人在快活戏院的台上看见她最后一次；原来鲍特那富虽则没有一个铜子，却大着胆子再开戏院。娜娜在这戏院里再与普鲁利耶、方丹二人出台，她只做了一个不开口的角色，竟算是压轴戏；原来她扮的是一个无言而有魔力的仙女，做了三个俯仰的姿势。在这次的大成功的当儿，鲍特那富大登广告，鼓动了全巴黎，忽然听说她决定离开巴黎，要到土耳其去。这因为一言不合，她与鲍特那富争论了一次，自以为她太富了，受不得人家啰唆。再者，这也是她的古怪脾气：许久以来，她早已打算到土耳其去了。

过了几个月之后，人们已经忘了她。有时候，那些先生们与夫人们谈起了她，传说纷纷，叙述了许多不相同的而且不可思议的故事：她已经受了土耳其王的宠爱，进了王宫里，为了一笑就可以割断两百奴隶的头。没有的事！她到了土耳其的首都之后，大肆佚乐，竟爱上了一个高大的黑人，因此败了财产，甚至于没有衬衣穿。半月后，人家又得了一个可怪的消息：竟有人发誓说在俄国遇见了她。于是大家添补成篇，竟说她变了某王子的情妇，有许多许多的钻石。这种消息传了出来，虽则没有确实的来源，妇人们一个个都能叙述她的首饰：戒指、耳环、手镯，无一不是钻石的，尤其是颈圈

的钻石像两只手指般大小，皇后的冠上也有一粒拇指般大小的钻石。她到了辽远的国家之后，越发神秘了，竟成为珠宝满身的菩萨。现在大家说起她的名字都肃然起敬，以为她真的在野蛮的地方发了大财了。

7月的一天晚上，将近八点钟的时候，绿西坐着车子从圣何诺烈路经过，瞥见嘉洛林也徒步地出来，到邻近的日常交易的商店里订购一件裘衣。她叫她，即刻说道：

“你吃了晚饭了？你有工夫吗？……唉！那么，亲爱的，随我来吧……娜娜已经回来了。”

嘉洛林连忙上了车。绿西又说：

“你须知，亲爱的，在我们说话的当儿，也许她已经死了。”

“死吗？好一个主意！”嘉洛林吃惊地说，“在哪里？为的是什么？”

“在大旅馆里……为的是出痘……唉！说来话长哩！”

绿西吩咐车夫赶快些。沿着莱雅尔路与各大马路，在马蹄得得声里，她叙述娜娜的遭遇。说时并不换呼吸，断断续续地说：

“你是梦想不到的……娜娜自俄罗斯回来，我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大约是她与那王子不和了……她把行李丢在火车站，先到她的姑母家里，她的姑母是那老妇人。你记得吗？……好！她看见她的小娃娃染了天花，那小娃娃在第二天就死了，她就与她的姑母大闹起来，闹的是她寄了些钱回来，她的姑母却说没有看见一个铜子……似乎那孩子就是为了这个死了的；总之，因为没有理他，所以死了……好！娜娜走进了一间旅馆里，后来她在马路上遇见了米让，恰巧想起了她的行李……她的面色变了，周身发抖，想要呕吐，于是米让把她送回旅馆，自己担任替她取行李……呃？你看，奇不奇？最妙的乃是：洛丝听说娜娜害了病，而且住在一个客栈里，于是替她伤心，流着眼泪赶去调护她……你记得吗？当年她们互相憎恨，真是两个泼妇！好！亲爱的，你看，洛丝竟把娜娜移进了大旅馆里，好教她

至少能在一个漂亮的地方死去。她已经住了三夜,将来死了就算了……这是拉布迭特告诉我的,于是我想去看……”

“是的,是的,我们一块儿去看吧。”嘉洛林很兴奋地说。

她们到了大旅馆的门口了。在马路上,那车夫把车马停着等候,恰巧这时的车马与行人拥挤不堪。在白天的时候,立法院里已经议决宣战;许许多多的人都从小路下来,沿着街走,竟侵进了甬道。在玛玳珉教堂的一方面,斜阳隐在赤霞里,把回光射在高高的窗子上。时已黄昏,是令人生愁的时候,各马路已经进了黑暗里,鲜明的路灯却还没有放光。在这进行的民众里头,远远传来的人声渐近渐大,淡白的脸孔上露出灼灼的眼睛,一个个都有含愁而且吃惊的样子。

“米让来了,他可以报告我们一些消息。”绿西说。

米让站在大旅馆的长廊下,注视着民众,有烦躁的样子。绿西一开口询问他,他即刻动气,说:

“我晓得吗!已经两天我不能把洛丝扯下楼来了……她真糊涂,她自己也冒险,想要寻死!如果她也染了天花,脸上一个一个的小洞,将来好看得很!我们将来好极了!”

他想起洛丝会丧失了美貌,越想越气。他不懂妇女们为什么这样呆,这样痴情。这时福歇利从马路的另一边穿过来,也向米让询问消息。两个男人互相推挽。现在他们你你我我地称呼了。

“亲爱的,始终是那个样子”,米让说,“你应该上楼来,强迫她跟你下来。”

“奇了!你是个好人!为什么你不自己上楼去呢?”福歇利说。

绿西问卧房的号码,于是他们哀求她劝洛丝下来,否则他们要生气了。然而绿西与嘉洛林并不即刻上楼。她们瞥见方丹把手插在衣袋里无目的地散步,觉得民众骚动得很有趣,当他晓得娜娜在楼上害病之后,他便假作多情,说:

“可怜的女子……我要同她握一握手……是什么病呢?”

“天花。”米让答。

方丹已经向天井走了一步,听见是天花,却又走回来,打了一个寒战,说:

“呀!这不得了!”

天花并不是稀奇的病,方丹五岁的时候也几乎害了天花。米让说他有一个侄女儿也是因此死了的。至于福歇利呢,他越发可以谈了,他的脸上还有记号,他指着鼻上的三个痘瘢给他们看。米让再推他上楼,借口说天花不会有两次的;他却反对这学理,援引了许多事实,把医生们骂做禽兽。这时绿西与嘉洛林看见民众越聚越多,诧异起来,便打断了他们的话头,说:

“你们看,你们看,多少人!”

夜色更深了,路灯一盏一盏地放光,自远而近。这时人家在窗子里可以望得清楚那些趁热闹的人们的脸孔;树下的人每一分钟增加了许多,从玛玳珉直排列到巴斯第。群众还未喧哗,然而已经有了声气;他们这一来,只为的是互相拥挤而已。忽然间,人丛里让开一条路来,只见一队男子戴着军帽,穿着短褂,从群众里出现。他们一片声嚷着,像锤打铁砧的声音:

“到柏林去!到柏林去!到柏林去!”

群众注视他们,各人心里隐隐疑惧,却又起了英雄之心,像听见了军乐似的。

“是的,是的!你们去断送了性命吧!”米让含着哲学的意味说。

但是方丹却觉得这是好事,他说要投军去,当敌人临境的时候,公民们一个个都应该卫护国家;他说着,扮做拿破仑在奥斯特利的态度^①。

“喂,您同我们上去吗?”绿西向他问。

^① 拿破仑于1806年12月2日在奥斯特利(Austerlitz)打败了奥地利与俄罗斯的联军。

“呀！不！我不愿意染病！”他说。

大旅馆的门前的一张凳子上，有一个男人把手帕遮了脸孔。福歇利到来的时候，已经向米让丢了一个眼色。他始终在那里，是的，他始终在那里。福歇利又拉住了绿西与嘉洛林，指那人给她们看。那人抬起头来，她们认得他，便惊呼了一声，原来这是摩法伯爵，他正在昂头望着楼上的一个窗子。米让对他们说：

“你们不晓得，他从早上就来了。我在十点钟看见了他，他至今不动一动……拉布迭特一开口告诉了他，他即刻到那里来，用手帕遮了脸孔……每隔半个钟头，他捺着脚走到这儿问楼上的人好了些没有，问了之后，仍回原处坐下……说哩！那卧房里不合卫生：一个人尽管爱别人，谁甘心去寻死呢？”

伯爵虽则举起了眼睛，似乎不知道身边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大约也不晓得国家已经宣战。他失了感觉了，并不听见群众的声音。

“呃？他来了，你们看吧。”福歇利说。

伯爵果然离了凳子，进了大门。但是那门房已经认得他，并不待他发问，突然说道：

“先生，她刚刚死了。”

娜娜死了！人人都被这消息震动。摩法一言不发，仍旧回到凳子上，把手帕遮了脸孔。米让诸人相对叹息。然而这时又有一队男子走过，把他们的话打断了：

“到柏林去！到柏林去！到柏林去！”

娜娜死了！岂有此理，这是多么美丽的女子！米让心中松快，叹了一口气，好了，洛丝可以下楼来了。方丹早已打算扮一场悲剧，于是他把嘴一歪，把眼皮一翻，表示他十分悲哀。福歇利真的有几分感动，便烦躁地大吸其雪茄。绿西与嘉洛林还在叹息。绿西看见她最后一次是在快活戏院，白兰胥也是在快活戏院。唉！她在水晶洞里出现时，是多么受人欣赏！这些先生们很记得她。

那时节，方丹扮演那王子哥各利戈。他们引起了回忆，便说了无穷的话。是不是？在水晶洞里，她的自然的丽质是多么丰富啊！她不说一句话，甚至于编戏的人们把她的戏词删了，因为戏词反足以妨碍她。呃，一句话不要；这样更伟大些；她只显露了自己，已经耸动了观众。这是无处找寻的一个美丽的身体：多么美的肩，多么美的腿，多么美的身段！她竟死了。不是奇事吗？那时节，她在紧身衣上只有一条金带，仅仅遮掩了腰部的前后。水晶洞完全是玻璃做的，洞里十分透明；钻石的瀑布奔流，白色的珍珠点缀着岩上的钟乳石。在这水晶洞里，一道很大的电光穿过，她的白肉衬着黄发，竟像太阳一般。巴黎的人永远看见她这样，像一个神圣在天空里！唉！到了这境地竟甘心死去了，真是糊涂！现在，她在楼上该是好看的了！

“而且乐事从此完了。”米让苦恼地说，显得他不喜欢看见好的而且有用的事物丧失了。

他试探绿西与嘉洛林有没有上楼的意思，当然，她们仍旧要上楼；她们的好奇心越发兴奋了。恰好白兰胥气喘喘地跑了来，痛恨群众拦阻她的来路。当她晓得了死的消息之后，大家又叹息一番，然后那些妇人们走向楼梯，裙子窸窣地响。米让跟在后面叫道：

“请你们对洛丝说我等候她……叫她即刻下来，是不是？”

“我们不晓得确切，天花在开始的时候传染呢，还是在收结的时候传染？”方丹向福歇利说，“一个医生告诉过我，说死后的几个钟头越发是危险的时候……因为死了然后毒气大发……唉！我真可惜这突然的结局；假使我能与她握最后一次的手，岂不是很快快乐的事！”

“现在有什么用处呢？”福歇利说。

“对了，有什么用处呢？”米让与方丹跟着说。

民众越来越多了。在各商店射出的动荡的灯光里，有许多帽子互相碰撞着。此刻大家更加热狂，许多人跟着穿短褂的人跑，把

甬道挤满了。众口同声地只管叫着：

“到柏林去！到柏林去！到柏林去！”

旅馆里第四层楼的卧房乃是十二法郎一天的，洛丝想要替娜娜找一个不失体面的地方，也不要怎样奢华，因为一个人害病的时候是不必享受繁华的。壁毡是路易十三式的，绣的是很大的花朵，家具是桃心木的，地毯是红底黑叶的。房中起了一种沉重的寂静，不时杂以喁喁私语之声，忽听得走廊里有人说话：

“我敢说我们走错了路了，那伙计叫我们向右转……这真是一个军营！”

“等一等，让我看……卧房四百零一号，卧房四百零一号……”

“呃！这里来！……四百零五，四百零三……好了，我们该找到了……呀！不错！四百零一！……到了！嘘！嘘！嘘！”

人声静了，只听得咳嗽之声。后来那房门慢慢地开了，绿西进了门，嘉洛林与白兰胥也跟着进来，但是她们停止脚步，原来已经有五个女人在房里。嘉嘉躺在那唯一的红绒的靠背椅上；火榻前有莱雅坐在一张小椅子上，与站着的西曼、克拉丽丝二人谈天。至于床前，在门的左边，有洛丝坐在一个箱子上，怔怔地望着床帷的阴影下的尸体。她们一个个都戴着帽子、手套，像访友的妇人。只有洛丝一人没有手套，光着头，呆呆地，很悲哀地静对着这因急病而死的美女。横柜的角儿上有一盏灯，灯上有灯罩罩着，把很亮的一道光芒照耀着嘉嘉。

“呃！不幸得很！我们本来想要同她道别呢。”绿西握着洛丝的手说。

她说，掉过头来，想要看娜娜。但是灯太远了，她不敢把灯移近。床上躺着一堆灰色的东西，人们只看得清楚那红色的髻子，那惨白的一块大约是我的脸孔了。绿西又说：

“我自从在快活戏院的水晶洞里看见了她之后，后来不再见面了……”

洛丝一时不呆了,微笑了一笑,说:

“呀!她已经变了,她已经变了……”

后来她又怔怔地注视床上,不言不动了。等一会儿也许大家可以看娜娜;于是那三个妇人都到火橱前会合西曼诸人去了。西曼与克拉丽丝还低声地争论死者的钻石。总之,那些钻石到底存在不存在?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这大约是人家撒谎。但是莱雅认识一个人,他是看见过娜娜的钻石的。呀!是多么惊人的宝石啊!非但钻石,而且她还在俄罗斯带了些宝贵的物品回来,譬如好些绣货,好些古玩,一副金的餐具,甚至于家具也带了些。是的,五十二个箱匣,其中有些很大很大的铁箱,装满了三个车室。这一切都存在火车站里。你看,她真是没有福气,还没有卸行李已经死去了!而且除此之外,她还有些现款大约在一百万左右。绿西问是谁承继她的遗产。这该是她的远亲,大约就是她的姑母。这是那老妇的好运气!然而她还不知道死的消息,因为娜娜怪她不小心调护小路易,所以执意不许人家报告她。于是她们都可怜那小孩,记得在跑马场上看见过他;这是一个周身是病的小孩,有衰老悲哀的样子;总之,这是不求投生人世的一个可怜的娃娃。

“他在地下更幸福些。”白兰胥说。

“说哩!她也一样呢!生存有什么了不起的乐趣?”嘉洛林说。

在这严重的卧房里,她们都起了厌世的思想。她们害怕起来,在这里谈这么久的话乃是不妥当的,但是她们须要看死人一面,所以停留在地毯上。天气很热,灯光映着天花板成为一轮明月,卧房浴在半明半暗之中。床下有一个盘子,盘上满盛着碳酸,放出一种臭味。有时候,窗下的群众的呼吸升起来,窗帷微微地震动。绿西专心凝视时钟上的三个希腊女神,她们裸着身体,像舞女般微笑。她忽然问道:

“她曾经很痛苦吗?”

嘉嘉似乎醒了,说:

“呀！还不痛苦吗？……她过去的时候，我是在这里的。你们听我说，这事儿没有什么好看的……呃！她的身子抽搐了一下子……”

但是她不能解说下去，因为下面一片声叫：

“到柏林去！到柏林去！到柏林去！”

这时绿西呼吸不来了，便把窗子大开，凭窗外望。天色很好，锦绣的天空积着清凉的空气。对面的窗子里有了灯光，各商店的金字招牌上也有了反照。下面更有趣了，走道上与甬道上人山人海，拥挤在许多车辆中间。远远地有一队人拿着火把从玛玳珪走来，照耀得空中通红，好像有了火灾似的。绿西呼唤白兰胥与嘉洛林，说：

“你们来啊……在这窗子里看得很清楚。”

她们三人都凭着窗，觉得很有兴味。有时候，那些火把从树叶下经过，那些树便阻碍了她们的视线。她们努力要看下面的先生们，可惜阳台突起来，遮住了旅馆的大门。她们始终只看见摩法坐在凳子上像一个黑包袱，他的脸孔藏在手帕里。一辆车子停在门口了，绿西认得是玛丽亚；又是一个奔丧的！她不是独自一人，有一个肥胖的先生跟着下了车。嘉洛林说：

“这是那贼子史丹奈。怎么！人家还没有把他送到哥兰纳去！……我要看他进门时是怎样的脸孔。”

她们掉转了身子。十分钟之后，玛丽亚才来了，因为她两次走错了楼梯。绿西看见她只独自一人，诧异地询问她，于是她说：

“他吗？您以为他会上楼来吗！……他把我送到门口，已经是好极的了……他们差不多十二个人，一个个都在吸雪茄。”

真的，那些先生们都重新聚会了。他们无目的地散步而来，为的是看一看热闹。他们互相呼唤，大家谈起这可怜的女子的死亡；后来他们又谈政治与兵法。鲍特那富、达克奈、拉布迭特、普鲁利耶，还有其他的男子们，渐聚渐多了。他们都在听方丹说话；方丹

夸奖他自己的作战计划,说要在五天内夺取柏林。

这时玛丽亚在床前受了感动,也像别人一般地说:

“可怜的小猫!……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乃是在快活戏院的水晶洞里……”

“呀!她已经变了,她已经变了。”洛丝说时,含着愁苦的微笑。

又有两个妇人来了:一个是奈奈,一个是卫若兰。她们二人把旅馆走了二十分钟,一个一个的伙计都指点她们向别处走;她们上下了三十余层楼,只见旅客们纷纷预备离开巴黎,因为马路上的骚乱,大家知道战争就在眼前了。因此之故,所以她们一进门就倒在椅子上,太疲倦了,一时顾不及那死人。恰巧邻近的卧房里传来一阵闹声,只听得许多说外国话的人们在推挽行李箱子。原来这是奥地利的二对夫妇。嘉嘉说娜娜临终的时候他们正在互相追逐为戏,因为只有一扇封闭了的门隔开了两个卧房,所以嘉嘉听见他们捉住了之后哈哈地笑着互相接吻。

“哎呀!我们该走了”,克拉丽丝说,“我们不能使她复活……西曼,你来吧?”

她们一个个都把眼角望着那床,不动。然而她们到底预备出门,各人把裙子轻轻地拍了几拍。绿西独自一人仍旧凭窗,她的心中渐渐悲哀难堪,好像这喧嚣的民众给了她许多苦恼似的。又有许多火把经过,火星迸射出来;远远地看见一队队投军的人落在黑暗里,竟像夜里被牵进屠宰场的群牛一般。这纷纭的人群惹起了一种恐慌,是将来大屠杀的预兆。他们的狂热直达天涯,一味没头没脑地叫着:

“到柏林去!到柏林去!到柏林去!”

绿西掉转了身子,背倚着窗,面色大变,说:

“天啊!将来我们如何是好?”

她们一个个都摇头叹气,面色严重,很担心于意外的祸事。

“我呢”,嘉洛林安然地说,“我后天到伦敦去……妈妈已经在

那边替我设备一个公馆……当然，我是不肯在巴黎让人家杀了的。”

她的母亲是一个有见识的人，早已替她把财产存放到外国去。战争的结果，谁能预料呢？但是玛丽亚生气了，她是爱国的人，主张她们从军去。

“好一个有胆量的女人！……我呢，如果人家要我，我甘心改扮男装，把普鲁士那些猪猡一个个都枪毙了，否则，将来我们死了又怎么样？岂不只剩下一副臭皮囊！”

白兰胥听了便大大地生起气来，说：

“你不要说普鲁士人的坏话吧！……他们同是人类，而且不像你的法国的男子们一般地专欺负女人！……最近人家把我所爱的一个少年普鲁士人驱逐出境，他是一个很有钱的男子，很温和，决不会伤害一个人。真把人气煞！这么一来，竟弄到我破财！……你须知，我是不受人家欺侮的，我要到德国找他去！”

在她们互相争吵的时候，嘉嘉很苦恼地说：

“完了！我真没有运气……我把朱维西的房子的钱支付清楚了还不到一个礼拜！唉！上帝晓得！我是多么辛苦才能支付了！阿美丽还帮了我一些款子呢……好！现在宣战了，普鲁士人快来了，他们会把一切都烧了的……到了我这年纪，叫我怎能重新开始呢？”

“呼！”克拉丽丝说，“我却不管这个！我始终不怕没有人的！”

“当然啦！将来一定很有趣！也许生意更好呢……”西曼说。

她说着，微笑了一笑，完成她的意思。奈奈与卫若兰都赞同这一个意见，奈奈说她自己曾经与好些军人大闹花天酒地。唉！这是些好男子！他们甘心为女人惹祸呢！她们越说越高声，洛丝始终坐在床前的箱子上，“嘘”了一声，叫她们住口。她呆呆地斜视着那死人，好像这一声“嘘”乃是从床帷的阴影里出来似的。在这沉重的寂静里，那死尸硬挺挺地躺在她的身边，只听得民众又叫：

“到柏林去！到柏林去！到柏林去！”

但是不久以后她们也就忘了。莱雅家中有一个叙雅厅，许多路易·费理伯时代的国务员常在那里诽谤政治，所以她也学了诽谤的语调，耸了一耸肩，低声地说：

“这一场战争真是罪过！何苦使万民流血呢！”

于是绿西即刻替帝国辩护。她曾经同王宫里的一个王子睡觉，所以在她看来，国事就是她的家事，她说：

“请您不要说了吧，亲爱的，我们不能再给人家侮辱了，这一场战争乃是法兰西的光荣……唉！你们须知，我说这个并不为的是那王子。他是一个守财奴！你们看，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把银子藏在他的靴子里；我们打牌的时候，他把豆子当做赌注，因为他恐怕我开玩笑，把他的赌注抢了……我不满意他，然而关于这一场战争我却要说公道话，皇帝做事有道理。”

莱雅摇头，表示高超的样子，显得她是叙述某要人的议论。她把声音提高，又说：

“这是收场的时候了。朝廷里的人都是疯了的，法兰西本该把他们驱逐了才是……”

那些女人们都激烈地打断她的话头，这疯妇！她何苦得罪了皇帝？难道社会不幸福不成？难道大家的生意不好不成？巴黎从来不曾像现在这般快乐呢！

嘉嘉醒了，气愤愤地说：

“住口，糊涂虫！您不晓得您说的是什么话！……我呢，我看见过路易·费理伯，他那个时代是不良的时代，他本人是一个守财奴！后来又有1848年的共和国。唉！说起来令人作呕，他们的共和国！2月以后，我几乎饿死了，我亲口告诉你们！……假使你们遇见了这一切，怕你们不跪在皇帝跟前吗？他是我们的父亲，是的，我们的父亲！……”

大家只好劝她安静。但是她又用宗教上的口吻说：

“啊！上帝啊！请您保佑皇帝得了胜利！保存这帝国给我们！”

那些女人们一个个都跟着祈祷，白兰胥承认她自己为皇帝在教堂里烧了许多蜡烛。嘉洛林爱上了他，在他所经过的地方散步了两个月，竟引不起他的注意。其他的女人们气愤地骂那些共和党人，要把他们驱逐出境，好教拿破仑第三打胜了敌人之后坐享太平，全国的人都因此得了幸福。

“那肮脏的俾斯麦！他也是一个流氓！”玛丽亚说。

“说哩！我认识过他呢！”西曼说，“假使我早已晓得有这一次战争，我会把毒药放在他的酒杯里的！”

白兰胥心里念念不忘那被逐出境的普鲁士少年，于是她敢替俾斯麦辩护，他也许不是恶人。这所谓各为其主，她又说：

“你们须知，他是非常爱女人的。”

“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要打他的主意吧！”克拉丽丝说。

“这种男人，世上多着呢！”卫若兰严肃地说，“我们宁可不要他们，切勿与这种魔鬼发生关系！”

这一场辩论继续下去，把俾斯麦解剖。她们为着保皇心热，一个个都踢他一脚。奈奈说：

“俾斯麦！为了他，我受了不少的气！唉！我恨他呢！……我呢，我不认识俾斯麦！一个人不能认识全世界的人啊。”

“不管怎么样，俾斯麦要来打我们了。”莱雅说了这两句作为结论。

她不能说下去了，因为那些女人们都扑上前来。怎么？打我们？恰是我们用拐杖打着俾斯麦的脊梁，把他赶回他家去呢！这坏透了的法国女人，你住口不住口？

“嘘！”洛丝恨她们喧哗，又啸了这一声。

死尸的冷气又侵了她们，她们一个个都住了口，很难为情地仍

旧把脸孔朝着死人，隐隐中怕染了疾病。马路上的呼声嘎了：

“到柏林去！到柏林去！到柏林去！”

她们正要离开卧房，忽听得走廊里有人叫道：

“洛丝！洛丝！”

嘉嘉诧异，开了门，出去了半晌，然后回来说：

“亲爱的，这是福歇利，他在走廊里……他不肯上前，而且很生气，因为你守着尸体这许久。”

原来米让终于把福歇利推上了楼来。绿西始终在窗前，此刻她俯身向下面观望，则见那些先生们在走道上昂头向她招手。米让十分生气，竟捏了拳。史丹奈、方丹、鲍特那富及其他各人都张开两臂，表示担心而且责备的神情。达克奈不愿意得罪人，只把两手弯在背上，嘴里吸着他的雪茄。

“不错，亲爱的”，绿西说时，让窗子开着，“我已经应承上楼叫你下去……他们都在楼下叫我们了。”

洛丝很艰难地离开了那木箱子，喃喃地说：

“我就下楼，我就下楼……当然，她用不着我了……人家要叫一个道姊来了……”

她说着掉转了身子，找不见她的帽子与披肩。她机械地在梳妆台上倒了一盆清水，把脸与手洗过了，又说：

“我不晓得怎样，忽然大大地伤心起来……从前我与她的感情并不好。你们看，我竟呆起来！……唉！我起了种种的念头，自己也想过这世界的末日……是的，我需要呼吸空气了。”

那死尸开始把卧房熏臭了。她们起初不觉得，此刻忽然起了无名的恐怖。

“走吧，走吧，我的小猫们。这是不合卫生的。”嘉嘉说。

她们匆匆地走出，同时向床上望了一望。但是绿西、白兰胥、嘉洛林都还在那里，所以洛丝望了最后的一眼，想要把卧房清理一下。她扯了窗帷遮住了窗子；又以为这灯不合规矩，应该用一支大

蜡烛,于是她把火橱上的铜烛台上的一支蜡烛点着了,安放在尸体旁边的一张小桌上。烛光突然一照,那死人的脸孔便显现了。大家都心惊胆怕,一个个发抖,连忙逃走。

“呀!她已经变了,她已经变了。”洛丝走在最后,喃喃地说。

她出去了,把门关上。娜娜独自停留在卧房里,仰着面对着烛光。这好像一个咸肉场,一堆血液与一块腐败的肉丢在一个绵垫子上。许多疙瘩布满了脸孔,一个个互相接连。她的身体变了深灰的土色,肌肤变了形状,找不出生时的轮廓了。她的左眼完全隐在脓汁里,右眼半开,像一个黑洞。她的鼻子越发化了脓。一块微红的疮疤从右颊侵至嘴边,她歪着嘴现出一种丑笑。在这可怖的而且滑稽的尸体之上,只剩有一丛美发放出太阳的金光。梵奴朽腐了。她在沟渠里与死牲口的尸体上吸取了毒液,毒死了许多男子;现在似乎这毒液却把她本人毒死了。

卧房空了。一种绝望的怨气从马路升上来,冲动了窗帷。

“到柏林去!到柏林去!到柏林去!”

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译,二十年三月四日译完

附 录

关于《娜娜》与《屠槌》的译文

编者先生：

《文学》八月号与九月号马宗融先生批评我所译的《娜娜》与《屠槌》，我都看见了。

关于《屠槌》的译名，我的确踌躇了许久。assommoir 一字是从 assommer 一个动词变来的，assommer 有打杀或捶杀的意思。工人们喝了烧酒，醉起来昏昏乱乱的，恰像头上被打了一槌，所以下流人的酒店叫做 assommoir。assommoir 不仅仅有下等小酒店的意思，马先生自己就替我找了一个证据。P.Martino 在 Le Naturalime française 里说：“il recueillit de valubles observations sur les symp tomes et les progres de l’intonication alcoolique；il visita la veritable ‘ Assommair’.”我们该特别注意 veritable 一字；假使 assommoir 仅仅有下等小酒店的意义，上面就不必说 veritable 了。我所以不把 assommoir 译为“酒店”者，因为皇后酒店也是酒店，南唐酒家也是酒店，卖香槟酒的 Taverne 也是酒店，仍不能表示是下流人喝烧酒的地方，倒不如干脆就译那字的本义。中国既没有相当的双关意义的字，这就算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我又在译后赘语里加以说明，自谓可告无憾了（商务印书馆出版唐敬皋所编的《新文化辞书》已经用了《屠槌》的译名，见民国十三年再版的《新文化辞书》第一一〇五页。我

对于这译名,只是一个采用者)。

关于译书的快慢,这是各人的习惯。我平常每小时译五百字,每天译二千至三千余字,若以每日工作八小时计算,我还有二小时至四小时的审查修改时间,何况有时候我每日工作至十小时?我的翻译技巧是不够的,但我并不反对中国有几个每天能译二千至三千余字的翻译家。

关于马先生批评的态度,读者自有公论。身边没有《娜娜》与《屠槌》的原本,不久当借两部来,依马先生所指出的错误去校对,如果是我错了的,当于再版时更正,决不护短。马先生还打算把我所译的书都校对一遍,我非常地欢迎。将来我的译品减少了许多错误,就是马先生的功劳了。

王了一

廿三年九月十四日

原载《文学》,1934年11月第3卷第5号

关于翻译

编辑先生：

在《文学季刊》第四期第五十四页有余一^①先生论翻译的一段随笔，其中差不多全是论我所译的书，我似乎应该答复几句。余一先生只就事论事，比马宗融先生说我为名为利，批评的态度好多了。我常常觉得我的翻译的技巧不够，所以我愿虚心的接受别人的意见，希望以后能常看见余一先生这样的就事论事的批评。

余一先生说：“左拉怎样会写出这样的作品呢？像王君翻译的东西，能够是轰动过世界的名作吗？”这显然是因为我翻译的技巧不够，所以我的译品不能代表原书。对于这种抽象的责难，我只好接受，无从答复，也不该答复。

关于《屠槌》的译名，我始终认为 L'Assommoir 一字有双关意。“屠槌”固然不能表达“酒店”的意思，而“酒店”或“下等酒店”也把原名的精彩丧失了。当时我自己也觉得“屠槌”二字用得不尽善，否则我何必加上一段译后赘语，说明 L'Assommoir 也有“酒店”的意思呢？近来我为了更求明了 L'Assommoir 的真意义，曾写了一封信去请教于巴黎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他的复信也说 L'Assommoir 确有双关意，而英国人译为 the Low Tavern、the Dramshop 等名也不妥当。现在我正在与文学界几位熟朋友商量一个较妥的译名，最好要能表达双关意，至少也要含多少譬喻的意思。等到再版改名的时候，我想把那教授的一封信当做一篇序文。

至于余一先生说 Germinal 不该译为“共和历第七月”，而该译

① 编者注：余一，即巴金。

为“萌芽”，我也想要答复几句。余一先生以为“共和历第七月和这书的内容并没有一点关系”；但是我看见了一部 *Germinal* 的英译本 (*Germinal or Master and Men* translated by Ernest A. Vizetelly, London, Chatto & Wind US 1914), 那译者在他的序文里却说共和历第七月与这书的内容有很多的关系, 而且说书名是从共和新历中取出来的。现在我把他的原文抄在下面:

The title “Germinal” was borrowed by M. Zola from the new Calendar which the French National Convention adopted in 1792. In this Calendar the month “Germinal” corresponded with the latter part of March and the beginning of April, when, in our climes, nature springs into renewed life and germination becomes universal. At the same time, in selecting this title M. Zola bore in mind certain events which occurred in Germinal of the year III. of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when hungry, men and women swarmed furiously into the Convention Hall, demanding “Bread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98’”. Those suggestive incidents inspired more than one page of the book, but the idea which permeates it is that of the germination and fruition of a new social system. the coalition and uprising of the toiling masses, banding themselves together to readjust present-day condition and secure their fair share of the good things of the world. Even as it was foretold to Eve when she was driven from the earthly paradise that she should in sorrow bring forth children, so it is sorrow and hardship and suffering that attend the advent of all progress. Indeed, progress germinates amidst woe, and though again and again it be impeded it bursts upon the world and last from very excess of suffering. This idea, it will be found, pervades many of the pages of “Germinal”.

为了省篇幅起见,我想不必把它译成中文了。如果余一先生能推翻这一篇序文里的说法,我仍愿降心相从。

王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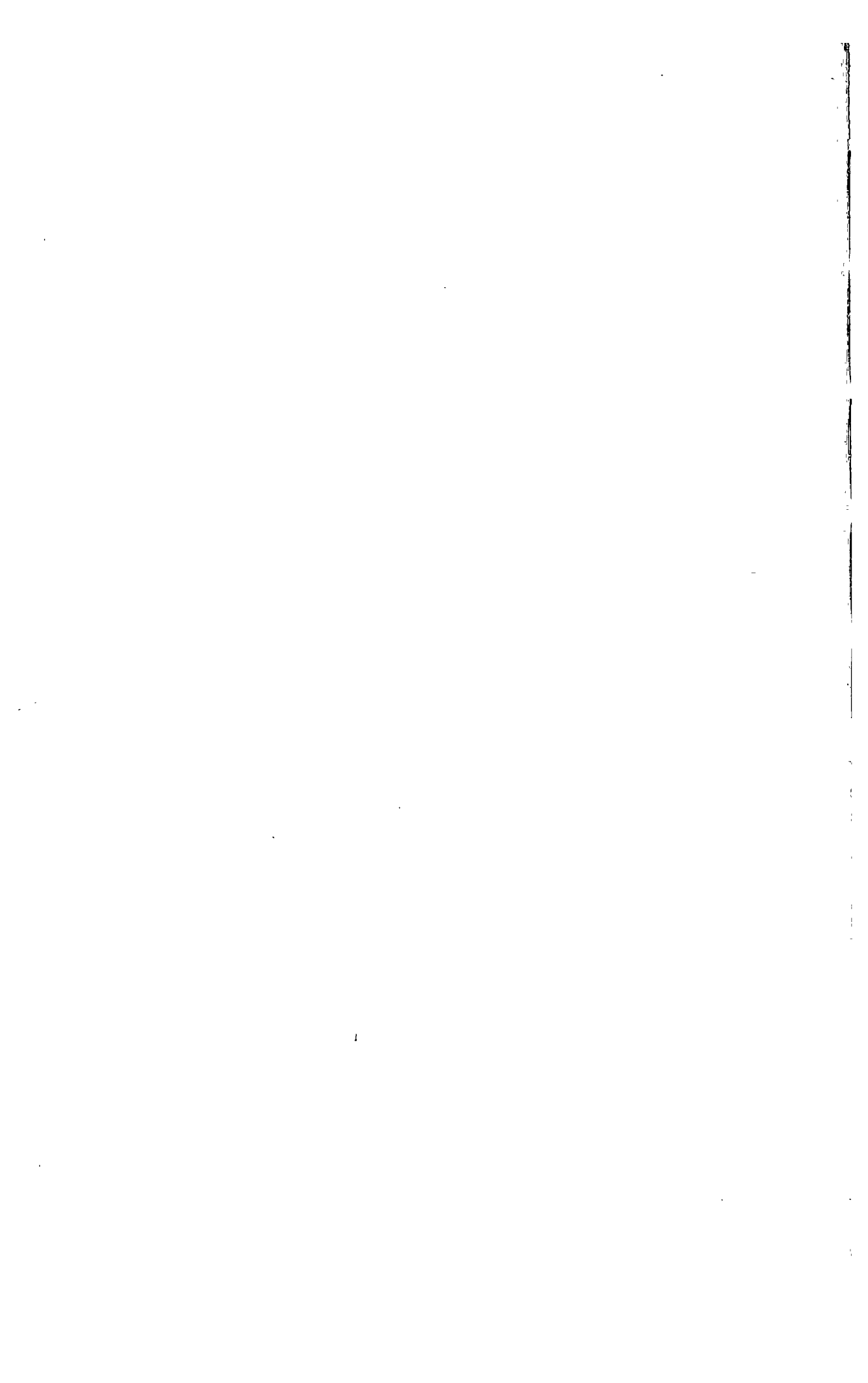
原载《文学季刊》1935年6月第2卷第2期

目 录

女王的水土	835
代序	837
正文	843
少女的梦	1041
序	1043
佚丽维耶佛女士来信	1050
正文	1051
幸福之年	1111
著者小传	1113
正文	1115

女王的水土

[法]莫鲁华 著



代 序^①

在莫鲁华(André Maurois)先生的著作里,《水土》(Climats)一部小说,算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大本营。我敢说,不管他以前的成功到了什么地步,也不管他以前的著作的性质如何,总之,到了今天,他才真的算是“启程”,让我们来测量他的途程的广狭。《水土》自然是一部好书,将见风行一时,无人不爱;然而我想,大概有不少的读者只能得到一个“皮相”,只觉得看过了便快活,而本书的真价值却轻轻地放过了。我因此不能不说几句话。

书中所叙的历史,不过是简单的,而且是天天有的;一个男子很钟情地爱一个女人,那女人偏不爱他,至少可以说不是钟情;结果他们俩离开了;轮到他被另一个女人很钟情地爱恋,而他之爱她,却不一样。本书的美点乃在描写地位与个性,尤其是在乎描写时间能够支配书中人物的工作。一般人都晓得小说与戏剧对于书中主要的主人翁都描写时间的;但是从实际上说,我们很少看见著作家能够直接地——即不靠戏院或其他的外力——把时间描写出来。时间能够摧残了《父亲郭理和》^②,他把整个的灵魂都给了他的两个女儿,始终不变。然而,在 Middlemarch 里^③——一部很不容易

① 此为法国文学家查露(Edmond Jaloux)对该书之批评,原载《文学周刊》(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1928年11月10日。

② 《父亲郭理和》乃巴尔扎克(Balzac)名作之一,书中叙一父亲溺爱其二女,终为所负。

③ 英文小说名。

成功的小说,而它的成功都是尽善尽美——我们可以看见在叙述的中间,四对伉俪都因时序之变迁而大变特变。莫鲁华先生晓得这道理,所以他唯一的目的,是描写每一点钟、每一分钟所经过的可注意而残酷的工作。

书中主人翁费理伯经过了一段浪漫而风流的青年期之后,在佛罗朗斯遇着一位“天上之美”的少女,名叫奥媿儿,一见钟情,不久便结婚了。我们想要知道事情的本末,该先晓得费理伯的浪漫风流的性情寄托在什么地方。他当孩子的时代,便有骑士之梦^①。他爱读《俄国的小兵士们》一部小说,书中的少女,已经使他梦想不置。他后来将与后妻伊莎比萝结婚的时候,曾经给她一封信叙述前半生的生活。信里说:“我常对你说过的我幻想中的女人,便是从这书出来,毫无疑义……我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我把她叫做阿玛梭娜^②,但我总觉得她给我的快乐里头混合着我的大胆和冒险。我又很喜欢跟母亲读郎粟罗^③与基疏特^④的历史。我不能相信杜尔希妮相貌丑陋,所以我把书中她的图像撕毁了,好教我依着我的愿望来想象她的芳容。”这样的一个费理伯在他起初那些结合上,并不见得达到他的愿望。他很容易地变成淫佚的人,至少可以说,他的言语不能令人相信。然而,在奥媿儿跟前,他仍旧变成梦想阿玛梭娜的孩子,满腔恋爱的热狂了。

在法国小说里,求其能够描写妇人的模型,像本书描写奥媿儿一样生动,一样确切,一样完全,真是绝无仅有。除非求之于英俄小说,像英国梅丽提斯(Meredith)、俄国杜尔格尼夫(Tourguéniéff)的著作里,总找得出些类似的地方。《水土》一书,只有了这点描写,已经是文坛独步,何况书中显然还有其他的妙处!奥媿儿实际

① 中古时代的骑士,是高贵风流的男子,所以后人便拿骑士当作高贵风流的意思。

② 阿玛梭娜是古神话里的美女。

③ 古小说《圆桌》里的骑士。

④ 斯尔皇特所描写之英雄。

上是怎样的？无论怎样，如果我照我的定义说起来，恐怕要把我刚才的话都推翻了。在奥媿儿的性格上头，我们所最叹赏的，乃是真真切切的一个女人。这里所谓女人，既不是家庭的女主人，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贤妻良母。

奥媿儿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不住地活动，永远地不可捉摸，她生活在半幻象的世界上：她差不多是飘萍般的没有根本，否则便是孩子的心怀。她有的是娇媚与童心，冒险与失望，温柔与善疑。不能继续地、有恒地、认真地生活下去。她不晓得到哪里去，却没有什么东西障碍她的去路。我们不能确实地说她说谎，但“真实”在她看来没有显然的特质。她把诚实当做毛病，所以随意骗谎。这样的一个奥媿儿，比之一个男子，本能的成分较多，而“矫揉造作”的成分较少。她有卓绝而厉害的能力以与自然相接近。她属于神秘而美妙的苗裔，这苗裔的传统是：梅绿笙仙女^①、特鲁华爱莲^②、莎士比亚的玖里冶德、莫利耶（Molière）的阿克娜、玛依、爱达、杜尔格尼夫的伊莱娜、杜思托夫斯基^③的费理波佛娜，以及同时属于历史而又属于梅丽提斯的海莲。奥媿儿步她们的后尘，醉心于她所爱而了解的一首诗。试看《水土》里说：

她有的是极点的自然的嗜好，很少看见她爱一种平常的事物；但当她选择些诗念给我听的时候，我又担心又惊讶地注意到她对于爱情的甚深的认识，有时还引起了死的心愿。我最记得她常念的一段诗句：

From too much love of living,
From hope and fear set free,

① 古之美女。

② 古之美女。

③ 俄国小说家。

We thank, with brief thanksgiving
 Whatever Gods may be,
 That no life lives for ever,
 That dead men rise up never,
 That even the weariest river
 Winds somewhere safe to sea.

“The Weariest river...”她把这一句常挂在唇边^①。“‘最疲倦的江河’，我真爱这一句啊！Dickie^②，我便是那‘最疲倦的江河’……我慢慢地走向海里去。”“你不疯了？”我回答她说，“你便是生命的本身。”“看我的表面上虽然如此”，她带着滑稽而愁闷的面容说，“实则我是最疲倦的江河。”

费理伯对于奥媞儿，真是没法子想。他的论据，他的真理，只是虐待她的工具。何况他又善于妒忌？！有这么一个娇艳的妻子，而不能知道她做什么、想什么，怎教人不妒忌呢？她有了这样拘束的、寸步不离的丈夫，结果是使她厌倦起来。于是丢了他而另嫁一个海军将校，谁知后来更不幸福了，结果乃到了自杀的一条路。费理伯一生一世只是爱她，听见她的死耗，深憾不能救她，良心上总觉得过不去。

《水土》的上篇，若独成一书，算是差不多尽善尽美的一部小说。书中大气包举，笔势劲拔，真是罕见。下篇另是一部小说，腔调不同，也没有上篇那么大价值。这下篇乃是用伊莎比萝叙述的。伊莎比萝是费理伯的后妻，她的明理、懂事、规矩，与奥媞儿的疯狂、无恒、轻佻，适成反比例。这一次，上篇那位恬静、拘束、坚定的费理伯，却变了心志不定的人：起初因为要与伊莎比萝相反，其后却因为受了奥媞儿的同化。

① 译文见后。

② 奥媞儿戏呼其夫为 Dickie，原因见本书。

《水土》的美点与奇点,乃是反光、叉光、折光,种种奇观。却没有独断的、书本的意味,只从各人的地位与特性描写出“真实”的本身。就中最动人的叙述,是到市场去的两个晚上:第一个晚上是陪着奥媿儿去的,费理伯厌倦欲归;第二个晚上是陪着伊莎比萝去的,却是费理伯爱玩而伊莎比萝欲归。在钟情的伊莎比萝跟前,费理伯不由自主地把从前心志不定的奥媿儿对于钟情的他的跟前所演的一幕剧重演出来。其后,费理伯又爱上了一个苏兰茛,却又是她给他受痛苦。

莫鲁华先生看得很清楚:我们在芸芸众生里头,每人各去找寻可以扰乱情怀的某种资料;而不像普通人所意料的,要找寻什么幸福。费理伯所爱的是暧昧可疑的妇人。她们给他一点感情,而不停止地把它消灭了;而他之爱她们,只博得蔓延的苦痛混合着一点叹赏的感觉。我们想要有一个人始终不令我们生厌,实在难极:这便是有德的妇人所受的惩罚。因我们所住的世界便是人人被惩罚的世界,无论有德有罪,都是一样。奥媿儿对于热狂地钟情的费理伯生厌,费理伯对于钟情的伊莎比萝也生厌。他也很清楚地看透了这是什么原因:

我享有不易得到的幸福——高尚的恋爱。我一辈子找寻“神话里的夫人”,希望自己便是古代佳话里的主人翁;终于得到手了,却又不愿意要了。我爱伊莎比萝,我在她身上感受到无限深情,然而终敌不过厌倦的心理。到了今天我才明白从前我该是何等使奥媿儿生厌啊!我的厌倦并不辱及伊莎比萝,等于奥媿儿的厌倦也并不辱及于我(费理伯很可以增加两句话说:我们对于使我们生厌的人予以原谅,更甚于原谅讨厌我们的人),因为并不是爱我们那个人太平庸了使我们生厌,却是因她对于现状心满意足,而不努力于找寻新生命,使它每一分钟都生生不已……

末了,费理伯不复爱恋苏兰茛,也许会与伊莎比萝共度一种快

乐的生涯。至少可以说,作者想让我们了解这一点,但我们实在不善于了解:在恬静的伊莎比萝身边的费理伯终于快乐了,岂不失其所以为费理伯吗?他体察他所恋爱过的女人,他老是依着孩子时代的幻梦,去找他的阿玛梭娜!最后,他还再把“皇后之冠”加于伊莎比萝的头上,但曾不多时,他便死了!“我们的命运与我们的意志差不多永远地不能相逢!”

下篇的头几页比之上篇少了许多力量,没有那么伟大;甚至于到处可以找得出些可惜的无味之句,例如第177页至179页^①。然而不久那腔调便变高越,乃发现奥媞儿的蓬勃生气。文笔不时高举而远赴。我最爱的乃是它的充实。这上头,何止是些字句之美,何止是些玩意儿;乃是认识人类的大档案,经验的强烈剂。它逼迫着我们去思索我们的本性,它里头大部分的观察点都新颖而真确。《水土》的价值在内容而不在外貌,所以莫鲁华先生用最简单最明显最流利的文笔来描写。他像两位传统的小说家——赖克尔特与夏尔多纳——一样,他用全力于内容的丰富,而不在于描写之取悦。这么一来,这种纯粹的语言有时不免干燥,但这种干燥只是乍读时觉得的缺点而已。总之,缺点非但无害于书,而且可以保障它,使它不老。《水土》一书确有一切长寿的机缘,在现代文学史上,将有它的一席之地。

译者按:《水土》一书,经查露先生揄扬,益增声价。观其风行一时,脍炙人口,两月之内,销售八十余版,其价值可想而知,拙笔不胜译事之任,聊试为之,以供国人之快睹云尔。

① 译者注:照二十六版的原书看来,这几页正是费理伯寄给伊莎比萝的“爱不爱”表,这表在我们看来,非常有趣;而查露先生却不满意,大约别有见解。

上 篇

——费理伯给伊莎比萝的信

一

我匆匆地动身,你该是很惊讶的。我却自己谅解而没有什么后悔。我不晓得你是否听见数天以来我内心的音乐发出的激响,像脱里斯当的冲天的火焰。唉!我愿……前天晚上在树林里还是这样……将身寄给一阵狂飙,凭它吹我到你的雪白罗裙之下。然而,伊莎比萝,我怕爱情,我还怕我!我不晓得露娜或别人怎样把我从前的生活告诉你。我们有时也曾谈到,但我不曾说出真情。新生命的情趣,在乎希望把以前所想要更幸福的“过去”,改变一种方式。人们尽管否认,而事实上却是如此。我们的情谊,不复是最可喜的那种推心置腹的时节了。在森严而绵亘的战线上,男子们抛弃了灵魂,女子们抛弃了肉体。我把我最机密的队伍,一队一队的送上了沙场。我的实际的回忆,已经被逼退守内堡的了,却又蠢蠢欲动,总还想要出头哩!

我现在与你远离,在我孩子时代的卧房里,靠墙钉着一个书架,架上的书,据我母亲说是要留给她的长孙的。唉!我会不会有儿子呢?又大又红的书脊,墨汁玷污的一本书,乃是我的希腊字典;还有金面装璜的几部,是我的奖品。伊莎比萝,我愿意尽情告诉你,从稚憨的孩子说起,一直到淫褻的青年,以及受伤而不幸的

壮年。我愿意尽情告诉你,率直地、确切地、谦卑地说出来。但是,纵使我能完成了我的纪述,也许还没有勇气寄给你看哩。管它呢!就算我为我自己而写,我半生的遭遇,也不能说是毫无用处吧。

你记得吗?一天晚上,从圣日耳曼回来,我对你提起了冈都玛。这是一个又美丽又凄凉的地方,我们的工厂建筑在颇荒凉的山峡中间,一道湍急的溪涧横亘着。至于我的家,却对临着茸茸荆棘。屋子是16世纪的样式,这样式在利母泽算最普通。我年纪很轻的时候,便感受到一种骄傲的情绪,因为我姓麦赛那,这一村都归我家管辖。我外祖父时代的一个小小纸厂,不过把它当做一间实验室,到了我父亲之手,便变了一所大工厂了。他买了许多田产,从前满目荒芜的冈都玛,一到他手,便改成了模范乡村。在我整个的孩子时代,我看见他建筑了不少的房子,又沿着溪涧扩充了不少的厂屋,为安放纸浆之用。

我的母家是利母泽人氏。我的曾祖是个录事官,人家把府第当做国产卖的时候,他便把它买了。我父亲是罗莱纳的工程师,结了婚后,才到这地方来住。他又引了他的一位弟兄名叫丕耶尔的来。丕耶尔原住在邻近的沙尔得村。每逢礼拜天,如果不下雨,我们两家人都在圣伊利池聚会。我们是坐马车去的,我坐在父亲母亲的前面,一张又狭又硬的活动椅上,马单调的步伐使我昏昏欲睡。我闲看着它的影儿消遣。在村间的墙上、路上,它的影儿忽而弯折,忽而前进,超过我们;但当拐弯时,忽又走到我们背后去了。一阵马粪的气味……说起马粪,说起钟声,都令我联想到礼拜日……一阵阵臭味包围着我们,好些粗大的苍蝇飞来停在我身上。我觉得山陂比什么都更可恨,因那马到这时候,从容不迫地走,车子上山的速度,真是令人难堪。老车夫杜马桑一面呼喝,一面搨鞭子。

在客店里我们遇见叔父丕耶尔、婶娘及其唯一的女儿露娜。母亲给我们些奶油面包,父亲说:“你们玩去吧。”于是露娜与我便在树下或池边散散步,又分头去捡了些松子和栗子。回家时,露娜

跟着我们上车,车夫把活动椅边的副椅按下来,给她一个位置。一路上父亲和母亲都不说话。

一切的会话都不容易,因我父亲非常拘谨,好像如果把一种心情向公众表达出来,马上便会受痛苦似的。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如果母亲有一字提及我们的教育、工厂的生意,或谈到叔父,或谈到住在巴黎的姨妈歌籛,父亲便很担心地用手势指着换盘碟的仆人。年纪很轻的我,便注意到父亲与叔父之间,有什么互相责备的话,都由他们的妻子传达,而且都有一种奇怪的提防。年纪很轻的我,也晓得我父亲厌恶诚实。但在我家里,总算是尽天伦之乐事:父母爱其子女,子女爱其父母,夫爱其妻。总之,麦赛那一家,把世界看做尘世的天堂。依我看来,与其说是假仁假义,不如说是纯粹天真。

二

冈都禡的草地饱受阳光,朝下看便是沙尔得村的平原,给一阵热雾罩住了。一个童子在沙堆的旁边掘了一个窟窿,将半身没入窟窿里,在无边风景中,侦察着敌人——无形的敌人。这种游戏是受了一本书的暗示。书为唐理所著,名叫《寨战》,算是我最所爱读的了。在我的先锋战壕里,我便是那个二等兵米吐尔,奉了老大佐的命令,守护里游维尔的营寨,我为了大佐而战,死也甘心。……对不起,我对你叙述这些童稚的心情。然而,这便是我的忠诚的第一次表现,虽则后来我的忠诚的对象有种种的不同,而这一片童心,已是我的天性的元素。自此以后,我承认……如果我把童年的回忆里的虽然微妙而尚可捉摸的心情分析起来,我承认在我那种牺牲的心愿里头,多少附带有些肉欲。

我的游戏不久便变了。新年的时候,人家赠给我另一本书,名叫《俄国的小兵士们》。书中叙述一群中学生议决组织军队,并在女生里选出一位女皇来。这女皇名叫亚妮雅,“是一位很值得注意

的又漂亮又轻盈又文雅又伶俐的少女”。我最爱那篇兵士们对于女皇的誓辞。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工作以博她的欢心，一笑嫣然，便是她的隆恩厚报。我不知何故这段故事令我这等爱读，但只莫名其妙地爱它。我常对你说过的我幻想中的女人，便是从这书出来，毫无疑义。在冈都祆的草地上，我觉得与她并肩连臂地走。我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我把她叫做阿玛梭娜，但我总觉得她给我的快乐里头混合着我的大胆和冒险。我又很喜欢跟母亲读郎粟罗与基疏特的历史。我不能相信杜尔希妮相貌丑陋，所以我把书中她的图像撕毁了，好教我依着我的愿望来想象她的芳容。

虽则我的堂妹露娜比我少了两岁，她早已成为我的读书伴侣了。其后，我到了十三岁，父亲把我送入凯绿莎中学，校址便在利母泽。于是我住在一个堂兄弟的家庭里，只礼拜天才能回家。中学的生活，我过得很惯。父亲读书的嗜好，遗传给我，我是一个好学生。麦赛尔家传的骄傲与怯懦，都给我秉受到了。好像我的眼睛闪闪有光，眉毛高耸，一样地受了遗传。我的骄傲的对头乃是那位女皇，在她跟前，我却非常忠顺。到了晚上，我自己讲述些故事，我的阿玛梭娜便是故事的主人翁。我现在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做爱莲；因我最爱奥美尔·爱莲^①——这是我那位助教拜理先生该负责任的。

为什么有些印象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活像当时情景；而有些其他的印象，表面上看来比较的重要，却一天一天地轻淡而消灭了呢？有一天，我们该上作文课了，我的灵明的心镜里，已映照出那一位慢慢地跨进教室的拜理先生。他把他的牧人式的长外套挂上了衣钩，向我们说：“我得了一个好题目给你们了：斯特希珂尔^②的订正诗……”拜理先生的样儿，今日还是宛在眼前。浓厚的胡子，硬直像刷子般的头发，面上显露着不幸的遭遇。他从书包里拿出

① 奥美尔·爱莲是斯特希珂尔诗中的人物，见下。

② 斯特希珂尔是希腊诗人。

一张纸,口授给我们:“诗人斯特希珂尔以为爱莲祸害希腊,吟诗骂她,给维奴^①知道了,罚他变了瞎子;他自怨自艾,另吟一首订正诗,表达他侮辱美人的懊悔。”

呀!那一天早上的几页文章,真令我百读不厌!我半生永不复得这样一种完满的感触,在这写下来的一句话里,感触到深长的生命,永不复得了,除非是在几封给奥媞儿的信里,及这几天来,我才预备寄给你而尚未寄发的一封信里,或者可以找出些这种感触的痕迹来。

“为美而牺牲”这个题旨,发出剧烈的回声,震动了我的心弦,以致这样年轻的我,觉得周身颤战。二小时的课业只给了我不少的痛苦,像是我早已料到将来在我的崎岖的尘俗生活之路的中途,也该写一首斯特希珂尔的订正诗哩。

然而,如果我不说明白我的高尚自爱的心理终于完全隐没了,你便会对于十五岁的中学生的心灵,得到一种错误的观念。我和同学们谈到女人或谈到爱情,都是些淫褻的话头,有些朋友叙述他们过去的经验,又专门又粗野地详细说明。我呢,我也找到了我的“爱莲”,这便是我所住那一家那一位堂兄弟的女友,一个利母泽的少年妇人,名叫黛妮丝,丈夫姓奥伯利。她的面貌长得很不错,人家都说她轻佻。当人家说起她有好些情人的时候,我自命为基疏特、为郎粟罗,代抱不平,恨不得一枪刺死了那一班造谣之辈。每逢奥伯利夫人来这边吃饭的一天,我欢喜欲狂,却又带几分害怕。在她跟前,我的一言一语都显得不妥当了。他的丈夫是一个制瓷器的,倒还和蔼可亲,我却觉得他可憎。每次我从学校回来,总希望在路上遇着她。有一桩事我注意到的,乃是傍午时候,大教堂前,博德杜尼路上,往往可以见到她在那里买些花或买些糕饼。我天天计算恰当这个时候,在走道上,花店与饼店的中间候着她。她

① 维奴是古代最美的女子,出自清泉。

来了,我臂膊夹着书包,送她到她家门口,她也不推却。从此习以为常,不止一次了。

到了夏天,网球场中,我更容易遇着她。有一天晚上,天气很好,许多少年伉俪决定在那里吃晚饭。奥伯利夫人很知道我爱她,也就留我陪她吃饭。很快乐地吃过饭,已是黄昏时分。我在黛妮丝脚边的草地上躺着,将手轻轻地抚弄着她的脚腕,她也夷然不拒。我们背后有好些香梧桐树,香气芬芳,现在想起还有余味。眼睛从树枝中间看过去,明星灿烂,斜挂枝头,正是艳福难消的时节。

夜色沉黑之后,一个男子爬到黛妮丝身边,我猜想这是二十岁的少年,利母泽的律师,以智巧著名。当时我不由自主地听见了他们低声的谈话。他给她一个地点,求她到巴黎相会;她咕咕噜噜地回答道“别胡说”,但我却懂得她一定去的。她仍旧很快乐地、毫不着意地挺着她的脚,我仍旧抚弄着她的脚腕,不曾放手;但我突然觉得心坎上受了伤,从前尊敬妇女的心,消灭的无影无踪了。

此刻我桌子上有一本小册子,是我在专门学校里的读书日记。我翻到了一页,上面记着:“6月26日,D。”D字的周围圈上一个小圆圈^①。底下,我抄了伯莱^②的几句话:“对于妇女,不必太看重了;然而,望之令人神爽,虽区区小事,亦未尝不足以怡悦心情。”

整个的夏天,无非是我调戏女儿们的时候。这时我才知道,在黑暗的小路上,人家尽可以把她们拦腰抱起,和她们接吻,玩弄她们的身体。我与黛妮丝的一幕穿插戏,乃是医治我的神话欲的良剂。我学到了一种放浪的方法,这方法居然确实地成功,使我一方面骄傲,一方面失望。

三

次年,我的久任普通顾问的父亲,升了奥地维也纳的议员。我

① 黛妮丝(Denise)第一个字母是D。

② 伯莱(Barres)是法国近代文学家。

们的生活也变了。我为着完成我的哲学,住到巴黎的一间中学里。于是冈都玛只是我们的消夏别墅了。我打定了的主意是预备一个法学士,将来在择职业以前,先在军界服务。

在假期内我再会着奥伯利夫人,她与我那些利母泽的堂兄弟同到冈都玛来。我猜想一定是她要求跟着他们到我家里来的。我很高兴地带她去看我们的花园,尤其喜欢引她到一个亭子里。这亭子我把它叫做观象台,当我爱她的时节,我把许多礼拜天整天在这观象台里做我们的模糊春梦。她欣赏那深窈的山峡,两旁种树,底下是泡沫浸沁的一些小石,和工厂里放出的轻烟。当她站起身,低着头想要看得清楚些那些工人在远处工作的时候,我把手搭在她的肩膊上,她只是微笑,我顺势试和她接吻,她轻轻地推开,没有什么严肃正气的样子。我便说我打算10月间回巴黎,我在河的左岸自己赁一所房子,我在那边等候她。她咕咕噜噜地说:“我不晓得行不行;太难,太难。”

在1906至1907年的冬天的日记簿里,我翻得出和D许多次的约会。我上了黛妮丝的当,是我的错了。这自然是一个可爱的妇人,但我不知何故,总希望她一方面是我的情妇,一方面又是我的读书伴侣。她到巴黎来,为的是看望我,为的是试些衣服帽子,因此便引起了我非常轻视。我在书本上找生活,料不到别人和我不同。我屡次向她谈起基特、伯莱、克罗德尔^①,她也曾向我借了几本书去看,后来她同我谈论到书的内容,真是令我失望。她的身段袅娜,令人生爱;她回利母泽去之后,我真个如饥似渴地想她。及至她来了,只消两个钟头,便令我希望死,希望脱离了尘世,宁愿和一位男朋友争论还痛快些。

我有两个亲热的朋友,一个叫哈尔夫,是一个少年犹太人,性颇多疑,我在法科里认识了他;又一个叫比尔特郎,是我从前在利

^① 基特(Gide)、伯莱、克罗德尔(Claudiel)都是法国近代文学家。

母泽的同学,而今进了圣希尔学校^①,每逢礼拜天都到巴黎我的家里来。当我和哈尔夫或比尔特郎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好像比较地更诚恳。在表面上看来,我是我父亲母亲的费理伯,老老实实的,受了麦赛那家教,只起了些很微弱的反抗。一转身便是黛妮丝的费理伯,和好时淫荡而多情,冲突时便十分粗野。回头又是比尔特郎的费理伯,勇敢而富于感情。再轮到哈尔夫的费理伯,心肠很硬而很精细。我知道再追究下去,一定还有另一个费理伯,这费理伯比之上面那几个还更真确,假使我和这个费理伯同行,他该能够使我幸福些,然而,我竟不肯和他认识!

我曾经对你说过吗?我曾在华兰纳路的一家小住宅里赁过一间房子,我依着我那时的固执脾气来布置家具。精光的墙上挂着巴斯楷尔与贝多芬的像。这竟是后来我所遭遇的一切事情的奇异见证人。我拿来当做床用的横炕,有一块大而灰色的布敷在上面。暖榻上有一个斯宾挪莎、一个蒙特尼,还有几本科学书。这是惊奇的心理呢,还是真诚之爱呢?似乎两种情绪都混合在这上头。我是好学深思,而又是残忍无道。

黛妮丝常说,我的房间吓煞她,却又说它还是可爱。她未遇着我以前,有过许多情郎,都是受她驾驭的。她迷恋着我。我现在很谦卑地告诉你一个大略。生活告诉我们,爱情上的谦卑是不难的,但庸庸碌碌的人有时却得人欢心,要博人欢心的人偏归失败。我这里对你说黛妮丝倾心于我,甚于我之倾心于她;但不久我又要向你叙述,一样诚恳地叙述许多幕穿插戏,比这一次更为重要,而我的地位却恰巧相反了。……当我们所谈到的那个时期,即二十岁与廿三岁之间,我已经给人家恋爱了,而我自己却并不曾恋爱过人家。实际上我没有丝毫恋爱的观念。爱情,人们为着它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在我看来,只是一种讨厌的浪漫主义。可怜的黛妮丝,

① 著名的教会学校,校址近巴黎。

我看见她直躺在横炕上，低头向着我，很担心地问我为什么愁眉不展。

“爱情”，我说，“什么叫做爱情？”

“你不晓得吗？总有晓得的一天……你也一样，终有一天给它拿住了。”

“拿住”这个字眼，我觉得太不文雅。黛妮丝说话所用的字眼我都不喜欢。我愿她说话不像玖里冶德与克尔丽亚^①。我在她的心灵的前面，真是手足无措，好像穿一件不合身的袍子，我往后扯，往前拉，总找不到一个平衡。后来不久，我便知道她在利母泽很博得人家称赞她聪明，而本省最难交易的男人中的一个也给她征服了，显然是我的力量助她成功。由此看来，妇人的心神，是那些爱她的男子们带来的层叠的淀质做成的；同理，妇女在男子的生活路上经过，于是男子的嗜好保存着妇女们的层叠而混乱的影像。而且，我们常见，妇女使我们受了酷烈的痛苦之后，这痛苦便成为我们别有所恋的原因，也便是她的不幸的原因。

日记上又有一个 M，乃是玛利的省写。这是一位眼睛含着神秘的小小英国妇人，我在姨妈歌籟家里遇着她的。我该向你叙述这位姨妈，因她后来在我的历史上断断续续地扮了些角色，总算是一位重要人物，她嫁的是一位银行家，疏恩子爵。我不晓得什么缘故，她总想尽量地拉拢许多总长、公使、将军到她家里来。当她是一个颇有名的政客的情妇的时节，她已经开始作这种交游。她的手段高，又有恒心，怪不得她渐推渐广，终于成功了。每天晚上六点钟后，她一定在麦尔梭路。而且每逢礼拜二总摆二十人的大酒席。我们在利母泽的家庭里，很少有这种滑稽的举动。我父亲说她永远都会继续下去，我觉得这话很有理。到了夏天，酒席移到特鲁维尔的别墅。依我母亲的话，乃是，她晓得姨夫将死了（是胃痛

^① 玖里冶德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克尔丽亚，待考。

症),特地到巴黎来帮助她的妹妹。那一天正是礼拜二晚上,歌籥还在那里肆筵设席哩。

“亚德良怎样了?”她问。

“他很好”,姨妈答,“他的身体当得起这样小毛病,只怕不能够来陪客罢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一个仆人打电话给我母亲说:“子爵夫人很抱憾地报告麦赛那太太,子爵先生昨天夜里忽然寿终了。”

我到巴黎,并不希望去看望姨妈,因我父亲厌恶社交的脾气都传授给我了。自我认识她之后,她倒还令我喜欢。她是一个好人,专肯替人尽力;她因和种种机关的人员来往,所以对于社会的组织,很能了解,虽则头绪有些纷繁,而都是实际的认识。我这样一个少年外省人,觉得她便是可以领教的矿山了。她晓得我肯听他的话,所以对我很有交情。每逢礼拜二晚上,都请我到麦尔梭路去赴宴。也许她因知道我父亲母亲仇视她的宴会,所以故意好好地招待我,使我入伙,好表示她对于我父母的凯旋。

姨妈歌籥的队伍里自然有许多少妇——不可少的甘饵。我在这班女人里头征服了好几个。我不爱她们,却又调戏她们,为的是我的体面,并且要借此证实胜利之可能。我记得那时节我真是定性得很:每一个女人离开我的卧房,很多情地送给我一个微笑的时候,我只毫不在意地坐在椅子上看着一本书,毫不费力地把脑筋里那女人的印象扫除得干干净净。

请你不要对我加以严厉的批评。我想许多男子像我一般,如果他们沒有福气,一时找不到一个看得上眼的妻子或情妇的时候,差不多总免不了要经过这种骄傲的为我主义的阶段。他们正在研究一种主义哩。那些妇女们也晓得,很本能地晓得,包办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对于他们也肯原谅。未尝没有些时候起了些愿望,但不久之后,两个心差不多完全违背着,于是又压不下厌倦的情绪了。且说斯巴尔特·爱莲吧,我还想不想她?这是大教堂的废址中,我

的冷酷的战略的暗堆底下的一种半埋没的心情。

礼拜天我到音乐会去,有时远远地看见一个销魂的情影,忽然间,来了一种奇异的感触,记起孩子时代那一位金发的俄国女皇及冈都祆的几颗栗子树。于是音乐声提起的我的大感触,我只朝着这位素不相识的面孔胡思乱想,直想到散场的时候。好像是如果我能够认识这个女子,便可从她身上找出一个我朝夕所希望共同生活的尽善尽美的意中人。后来这位堕落的女皇终于看不见了,而我却回到华兰纳路去会我所不爱的一个情妇。

我到了今天,还不懂得为什么我竟能够聚得两个绝对相反的角色在我一人之身。这两个角色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地位,而永远不相接触。第一个是多情的男子,满腔忠诚,知道值得爱的女人并不存在于实际的生活上。他以为虚愿的可爱的意象,绝对不该与粗野不堪的杂脚色混杂;于是他便以书籍为桃源,避免尘俗,从今而后,只爱莫尔素夫人与莱娜儿夫人。第二个是淫邪的男子,在姨妈歌籁家中宴会里,遇着他所喜欢的女人,便很疯狂地很大胆地胡说乱道了。

我在军界服务之后,我父亲叫我和他一同在工厂督工。现在他已经把那些办公处移到巴黎去,巴黎的大报馆与大印刷所便是他的主顾。这些事务倒很引得我的兴味,所以我努力求营业之发展,但一方面还继续上课、读书。冬天的时候,我每个月到一次冈都祆;到了夏天,我父亲母亲都住在那边,我只在那边过了几个礼拜。我在利母泽重新寻找孩子时代那种幽寂的散步,非常有趣。我不到工厂的时候,便回到我那一间恰似当年的卧房里,或到鲁路上我那一间小小观象台里,做我自己的工作。每一小时,我必起身一趟,信步走向栗子树的狭长小路去,到了尽处便回来,像去时一般快慢,回到了,仍旧看书。

这时节,我离开了那些少妇,周身松快,何等幸福!在巴黎时,她们撒网,约会的网、抱怨的网、说长道短的网,这网虽轻,拼命跳

还跳不出去哩。我对你说过的那个玛利,她的丈夫我也很熟;我实在不喜欢和她丈夫握手。我的朋友有一大半偏喜欢和他握手,又滑稽,又得意。我的家教,对于这种事情,是不相容的。我父亲原是仪式的婚姻,后来却变了——变的人多着哩——恋爱的婚姻。他的态度严重而静默,倒还觉得快活。他不曾有过姘合的事件——至少可以说自结婚后不曾有过。然而我却猜透他也是像我一般有神话欲的人。于是我想,混杂地想,假使我有福气,找到一个妻子,只要有几分像我那阿玛梭娜,我便心满意足、死心塌地地供奉她了。

四

1909年的冬天,我患了气管炎症,刚好了一回,又来一回。到了3月间,医生劝我到南方去住几个礼拜。我觉得到南方去不如到意大利去好,因我没有到过意大利,所以我想那边必更有趣。到了意大利,逛过北湖与维尼思,又到佛罗伦去消遣我的假期的最后一礼拜。第一天晚上,在旅馆里吃饭时,我注意到邻近的座位上有一个“天上之美”的少女,真是飘飘欲仙;我的眼睛,没法子看到别处去。她旁边有一个风韵犹存的母亲,和一个年纪颇老的男人陪伴着。我离席之后,便问旅馆主人,我的邻座那几位客是谁。他告诉我,她们是法国人,名叫马赉夫人、玛赉姑娘。至于那个男人,乃是意大利的军官,并不住在我们的旅馆里。第二天中饭的时候,邻近的座位已经空了。

我带了许多介绍信来给佛罗伦人,就中有一封是给古握谛教授的,他是一位艺术批评家,他的出版所便是我们的主顾之一。我把这信发了去,同日便得到他的回信,请我到他家里吃茶。在那边,费梭尔的别墅的花园里,我遇见了二十来个人,当中有两位恰是我昨天邻座的客。那位少女,戴的大草帽,穿的未曾洗过的新衣服,衬着蓝色的海领子,像昨天晚上一样美丽。我忽然觉得胆怯,

连忙离开了她,去找古握谛谈话。我们的脚边,有的是玫瑰花盖着的凉棚。

“这花园是经我手培植的”,古握谛对我说,“十年前,所有这一带地皮不过是一片草场。那边……”

我依着他的手所指的地方看去,我的眼睛恰巧又与玛赉姑娘打个对照;我看见她的眼睛也正在盯着我,使我又惊又喜,心痒难搔。一刹那间的注视,却便是小小的爱情种子,挟着一种不可言状的势力,产生了我的伟大的爱情。这么一来,不用说我已经知道她容许顺遂我自然的情绪。于是我看有机会,即刻挨近她身边来。

“何等可赞美的一个花园啊!”我向她说。

“是的”,她说,“再说我为什么爱佛罗兰,因为到处可以看见山,看见树。至于城市便只是城市,毫无所有,讨厌得很。”

“古握谛对我说:屋子后的风景美得很。”

“我们去看吧。”她很高兴地说。

到了那边,看见一带常青柏树密如屏帐,一道石阶隔断中央,直达一个石砌的凹壁,凹壁下蔽着一个塑像。再远些,在左边,乃是一座凉台,上面可以望见城市。

玛赉姑娘肘倚着我,静默地凝睇着佛罗兰的玫瑰色的圆屋与势将倾斜的许多大屋顶,以及远远的一带青山。

她看了许久,很醉心地说:“呀!我真爱这风景啊!”

很温雅地很天籁地昂起她的头,像是想要呼吸些山川秀气。

在这第一次的谈话里,玛赉·奥媿儿便把我当作亲密的人看待。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一个建筑师,住在巴黎,她很敬仰他。只她母亲身边那一位妇女的随员,那一位将军,使她最为心痛。十分钟后,我们便成了知己。我向她谈起我的阿玛梭娜,并且说,我在生活上尝不到一点味道,除非有一种强烈而深切的情感维持着我,才有一些乐趣(我的淫浪主义在她跟前早已扫灭得无影无踪了)。她又向我叙述:她十三岁时,她的好女友名叫迷萨的向她说:“如果

我要求你,你肯不肯跳下这个外栏杆?”她几乎从四层楼上跳了下来。这段故事,使我听得津津有味。

“教堂里、博物馆里,您常去吗?”

“是的”,她答,“但我最喜欢不过的,乃是在很旧的路上随意散步……只一件,我最不愿意和我母亲以及她那位将军一块儿走,所以每天早上,我很早便起来……明天早上,你喜欢来和我一块儿走吗?我九点钟在旅馆的客厅等你。”

“我想我一定能来……我该不该请求你母亲的许可——许可我和您出门。”

“不必”,她说,“让我自己摆布就行了。”

第二天,我在楼梯下等着她,于是我们就一块儿出去。河边堤岸的大石砖迎着太阳放光,教堂的钟声时鸣时止,好些车辆超越过我们的前头。忽然间,我的生活变简单了:这一簇金黄色的头发常在眼前,穿过大路时夹着这一弯臂膀,不时闻着衣裙内透出的少女肌肤的热香;只此便是尽够消受的艳福。她引我到托尔那路去,她最爱那些鞋店、花店、书店。在维克支和桥上,她看见了那些黑色与玫瑰色的粗大玉石制的串珠,便停住了脚,舍不得走开。

“这很有趣”,她说,“……你不觉得吗?”

可怜的黛妮丝的好几种嗜好,昔日我所认为罪过的,而今却又在奥媞儿身上发现了。

我们谈了些什么话?我记不大清楚了。再翻我的日记簿,却有这么一段话:“与O^①散步于罗兰梭。她向我叙述她孩子的时代:在教养院里,一道灯光从窗棂透进来,照到她的床上。她蒙眬欲睡,看见那灯光渐渐变大了,自以为进了天上的乐园。她谈起玫瑰图书馆,她讨厌嘉美尔与玛黛琏,她过不惯循规蹈矩的孩子的生活。她所最爱的书乃是仙人故事及诗歌。她有时梦见在海底漫

① 奥媞儿(Odile)第一字母是O。

游,许多鱼骨头绕着她身边游泳。有时又梦见一个鼯鼠拉她到地底下去。她爱冒险,她骑马,她跳过很坚硬的障碍物……当她想要了解一件事情、正在运用心思的时候,她的眼神格外美丽;她的额角一皱,眼睛向前尽管看,好像近视似的;然后向自己哼了一声‘是了’,她便了解了那一件事情。”

在抄这一段日记给你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力量把她所贡献给我那种艳福的回忆描写出来。为什么那时节我感受到这么一种完美的情绪呢?奥媿儿的话,是不是很值得注意?我是不相信的;然而她所有的,却是麦赛那家所缺少的东西——生命的滋味。我们为什么爱万物?乃是因为它们分泌出些神秘的原质,这原质为我们自身所无,所以需要它与我们合成化学的坚固的混合物。固然我没有看见比奥媿儿更美丽的女人,而我总算看见过许多比她光辉的,比她更十分聪明的;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像她把多情善感的世界献到我眼前。我因读书,因很沉闷地考虑些事情,以致花草、树木、山川之秀气、云霞之奇观,都和我分离了;而奥媿儿却每天早上把这些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收采成堆,堆到我的脚边来。

当我独居城市的时候,镇日价在博物馆里过日子,或者在我的卧房里读些关于维尼思或罗马的书。外面的世界,除非经过了名家的杰作,才能够到我跟前。自从认识了奥媿儿,她马上便引我到花花世界,喧哗不堪的世界去。她拉我去看花市,在米尔加多的高高的拱桥上,许多村俗的女人在那里,或买一束铃兰,或买几枝紫丁香,奥媿儿也就混进那些女人的队里去。她最爱一个乡下的教士,他正在那里讲金雀花的价钱。她又引我到米尼雅多上面的小山去,专爱引我走些狭路,两边是很热的墙,墙上藤萝围绕。

我从前到麦赛那家谈论古尔夫与基伯林的斗争^①,及但德^②的生活,或意大利之经济地位,这些事情,向奥媿儿详说,她讨厌不讨

① 古尔夫(Guelfes)与基伯林(Gibelins)乃古时意大利的两大党。

② 但德(Dante)是意大利诗人。

厌呢？我不相信她会讨厌。男女之间，女子的天真烂漫、半痴半呆的言语，适足以引起男子的高兴，甜蜜的接吻，往往在稚憨的她的唇边；而男子方面，乃是最庄重最强有力的逻辑的言语，越发使女子增加爱他的热情。这话谁说的？是我说的，我想这话用在我和奥媿儿二人之间，也许确是真理。总之，我最知道的，乃是，当她经过些假珍珠的店子，带着哀求的声气说“我们停一停吧”的时候，我也不批评，也不懊恼，只想道：“她何等可爱啊！”我了解……一天深似一天的了解我孩子时代的真正爱情的观念——护花使者——永远存着忠诚的热忱直到死了那一天为止。

这种宗旨又占住我的心了，好像音乐场中，一支孤零的笛吹着一句短调，一步进一步地唤醒了梵亚林，然后大梵亚林，然后铜风琴，直到一厅里音乐嗽嘈，震人耳鼓。于是瓶里的鲜花，紫藤的香气，白教堂，黑教堂，波地斯利，米歇尔安及^①一班一班的来联合这非常的音乐队，同奏幸福之歌，所谓幸福乃是恋爱奥媿儿，抵抗着她的无形的敌人，保护她那白璧无瑕而不堪摧折的美质。

初到佛罗伦那一天晚上，我料不到能够和一位不相识的女子散步两个钟头，我以为这是不能实现的特权。几天之后，我认为每天回到旅馆来吃两顿饭，实在是一种难堪的奴隶式的事情。玛赉夫人很担心，不很晓得我是哪一种人，努力想要使我们亲热的步骤变慢些；但是，你该晓得两个少年人恋爱的初步动作是怎样的：动作起来的势力，没有什么可以抵挡得住。我们的确感觉到我们所经过的路上有的是同情的波浪。奥媿儿的美丽，已经是很够了；但她向我说，在这班意大利的小民的旁边，越得显得我们俩的成功。佛罗伦人爱我们，感谢我们。博物馆里的看守人迎着我们微笑，亚尔诺的水手仰着头很和气地注视着我们，肘倚着栏杆，挨近身子，想要闻到我们俩身上的微温的气味。

① 波地斯利(Botticelli)与米歇尔安及(Michel-Ange)皆意大利画家。

我打电报给我父亲说我想在这里再住一两个礼拜,我的病体一定可以复元。他答应了。现在我唯一的希望,便是想要奥媃儿天天都归我所有。我租了一辆车,在托斯冈的乡下一块儿散步——长时间的散步。在希也纳的路上,我们俩像入了嘉尔巴萧^①的画图。车子上了小山,这些小山活像孩子们所做的沙馒头,山顶有些假的房屋与城堞,希也纳的浓厚的树荫,真令我们留恋不舍。在一间阴凉的饭馆里,我和奥媃儿吃饭的时候,已经晓得我将来一辈子只在她跟前过生活了。夜色苍茫的归途上,她的手放进我的手里。我的日记上叙述这一次散步的晚上说:“汽车夫、女仆、村人,都对于我们心心相印了。自然是他们晓得我们互相亲爱,毫无疑问。这一间小小的饭馆里的人们,竟发现了艺术……最是妙不可言的,乃是:我有了她,凡不是她的,我都瞧不起;她有了我,凡不是我的,她也都看不上眼。她面上露出可爱的神气,这神气,一方面表示捐舍,一方面表示陶醉。在这神气里,还含有无限闲愁,像是想把这千金一刻的时光,永远保存在她的眼里。”

唉!我至今想起了佛罗兰几个礼拜那一个奥媃儿,还非常地爱她哩!她弄到这地步,甚至于使我怀疑她是假的。我掉转头,背着她说:“我试停止五分钟不看你,看行不行。”休说五分钟,连三十多秒钟都挨不到!她每一句话,总是一句绝妙的好诗。虽则她表面上非常快活,但我仔细听她的谈话里,却像大梵亚林的激响,一种闲愁的乱调引起了凄惨的恐怖,忽然充满了一室的悲风。那时节,她常挂在唇边的句子是“命里注定要受罪……”等一等,是了……“受了玛尔斯的影响,命里注定要受罪,金发的女郎,留心你自己!”在哪一部儿童小说里,哪一部悲剧里,她读过了,听到了这些话头?我记不清了。一天晚上的黄昏时分,在一处又僻静又暖和的橄榄树林里,她第一次把她的嘴唇送到我的嘴唇上来。她很

^① 嘉尔巴萧(Carpaccio)是Venise的画家。

温柔地、翠黛含愁地凝睇着我说：“我爱，你记得玖里冶德^①的话吗？‘我今已是太温柔了，将来你要娶我的时节，也许疑心我会变了轻狂……’”

那时节，我们的爱情，现在想来，还是快活。这是最好的感情，在奥媿儿，在我，都一样热烈。然而奥媿儿的感情里头却包含有些骄傲。后来不久她向我解释，说她先在教育院的生活，后在家里与她所不爱的母亲所过的生活，都迫着她“闭关自守”。遮住了的火，又显现出来，这因为有剧烈而短促的火焰浇热了我的心，我虽觉得它们并非情愿，但其来势却很凶了。依照旧时的习惯，一套衣裳罩着妇女的全身，遮掩男人的眼睛但却擦破了些，教人隐约地看见；同理，感情的贞德在精神上遮盖住了热情上惯常的表记，却使人们瞥见言语上微妙的分别的价值与恩惠。一天，我父亲终于打电报来叫我回去了，电文颇有不喜欢的意思。在古握谛家里，奥媿儿先到，我后到，向她报告我的归期。座中的人们正在谈论德国与摩洛哥的问题，听说我要动身，都毫不在意。我出来的时候，对奥媿儿说：

“古握谛的话很有趣。”

她很失望地回答我说：

“我只听你要动身了，别的都没有听见。”

五

我未离开佛罗兰之前，已经订了婚了。这事情自然有报告父母之必要，但我却非常担心。依麦赛那家里的习惯，他们都认婚姻是宗族的事情。我的叔伯等都会干预，并且会调查玛赛家的家世，不晓得他们调查出些什么来。我呢，我非但不熟悉奥媿儿的家世，连她父亲我都没有见过面。我对你说过麦赛那家的奇怪的习惯：

① 玖里冶德(Guliette)，见于莎士比亚戏剧。

遇着重大的消息,不愿意直接地告诉当事人,却找一个中间人去说,带着千种的预防。姨妈歌籛是我的心腹,所以拜托她去向我的父母说。她得替人出力,显显手段,倒很愿意。说实在话,她办事实值得注意。但只一层,奇怪得很,她的事情一定要在上流社会才办得来,譬如人家要知道一位连长的家世职业,她只晓得到陆军总长处调查;要知道一位利母泽的医生,她也只晓得去问巴黎医院。当我对她提起玛赉这个名字之后,她所回答的话,果然不出我意料之外:

“我不认识他。但如果他是个人物,或可以在毕尔托那边马上打听清楚。你晓得吗?毕尔托是国家学院的建筑师,我在冬天里请他来过两个礼拜二,因为我可怜的阿德良要和他打猎。”

数天之后,我再看见她,她沉着脸,很兴奋地说:

“唉!可怜的孩子,你算有运气,问到了我。这哪里是你的姻缘?……我已经看见了毕尔托,他和玛赉很熟,他在罗马悬赏试的试场里,是和玛赉同房。他说:‘玛赉人很不错,又有才艺,但他不曾成功,因他永不曾做过些什么。这是建筑师的模范,他有规画图案的能力,但不能监督工作,而失了他的主顾。……当我建筑好了特鲁维尔之后,我便知道这个了……’玛赉娶了个妻子,我当她是波买尔夫人的时代便认识她,毕尔托提起,我便记起来了……奥尔唐斯波买尔,我记得清楚,……这是她的第三个丈夫了……现在他的女儿,像你所说,长得似乎很不错,自然,你很喜欢她,但是,我的小费理伯,你该相信我的经验,切莫娶她,也不用对你的父亲母亲说起。……我呢,又当别论,我一辈子看见过多少人物!但你那可怜的母亲……我不愿看见她和奥尔唐斯波买尔在一起,不,决不。”

我对姨妈说,奥媪儿丝毫不像她家里的人,何况我又已经定了主意,该即刻取得我家庭的同意才好,姨妈歌籛先还有些推托,后来却答应向我的父亲母亲说了,一则因她原是好人,二则因她学到了那一班公使们热心磋商的脾气。公使们遇见了国际的难题到

来,一方面害怕,因他们爱和平;一方面却有秘密的欢心,因趁此机会,正好卖弄些真本领。

我父亲表示宽宏而镇静,他只叫我考虑考虑。至于母亲,起初她心里只想,这样一来,我便快结婚了,所以她很快活;及至几天以后,她碰见一个女友,那女友认识玛赉家,说是一个很自由放浪的环境。玛赉夫人的名誉很坏,人家还供给她好些情郎。至于奥媞儿呢,没人知道底细;但她自然受不到好家教,往往和许多男子出去游玩,而且她又长得太漂亮……

“他们有没有家产?”我的叔父丕耶尔问,他自然是参预我们的谈话。

“我不知道”,母亲说,“似乎那位玛赉先生人还聪明,但太古怪了……这些人配不起我们。”

“这些人配不起我们”,真是一句麦赛那家的话,而又是一个可怕的罪名。在好几个礼拜内,我以为要得家庭许可我的婚姻实在艰难得很。我回巴黎后十五天,奥媞儿和她母亲也回巴黎来了。我去拜访她们。玛赉家住赖菲耶德路,在第三层楼上,一面墙板遮住了门,这门直通玛赉先生的办公室,奥媞儿引我到他那边去。我习惯了秩序整齐的生活,因我父亲无论在冈都祆,在法鲁华路,都要一班职员把地方收拾得齐齐整整。我看见了这三间屋子光线不足,这些绿色纸板一半毁坏,以及这位六十岁的图案师,便知道报告姨妈的那人说玛赉先生是一个不做工的建筑师,实在有理。奥媞儿的父亲很多嘴,很轻狂;他很热诚地招待我,似乎快乐过度了些。和我谈论到佛罗兰,又谈论到奥媞儿,都是富有感情的口气。后来他给我看几处别墅的图案,他所希望在比雅利次建筑的。

“我最愿意做的,乃是一间最时式的大旅馆,用巴斯克式建筑的。我已经寄了一个图案到昂得意去,但我不曾得到聘请。”

我一面听他说,一面很担心地、很讨厌地、推想将来他给我家里的人一些什么印象。

玛赉夫人请我第二天到她家晚饭。第二天下午八点钟,我到她家,只看见奥媞儿和她的两个兄弟。玛赉先生在办公室里看书,玛赉夫人还不曾回来。那两个少年人,名叫约翰与麦赛尔,很像奥媞儿,但我只一眼看见便晓得我和他们不会成为知己。他们尽量地想表示亲密,表示兄弟之情,但那天晚上我看得出许多次他们挤眼撇嘴,显然是想要说:“他不是滑稽的人……”玛赉夫人八点钟才回来,也没有道歉。玛赉先生听见她回来了,也就过来,童心稚气的,手拿着一本书。当我们刚刚就席的时候,女仆引了一个美国少年进来,这是那两个孩子的朋友,虽不是请他来的,但他来了,大家都欢声雷动地招待他。奥媞儿在七零八乱的当中,依然有宽宏大量的天仙的神气。她坐在我的身边,听着她的兄弟的趣谈,嫣然微笑;看见我生气了,又连忙想法子缓和了空气。尽善尽美的她,不减在佛罗兰的风度;但我看见她在这种家庭的环境里,真令我感受痛苦,我也不能十分明白地解释这是何等的痛苦。在我的爱情上的光辉而胜利的阶级之下,我听见麦赛那家一种乐律的微响。

我的父亲母亲特地到玛赉家去拜会他们。奥媞儿的父母很热情地招待,而我的父母却表示一种很客气的责备的神气。幸亏我父亲是一个最容易给美人勾摄的人,虽然他绝口不提,我却晓得他的心事(我自知我也是这样)。他一眼看见了奥媞儿,便给她征服了。出来的时候,他对我说:

“我不相信你有道理……但我却很能了解你。”

我母亲说:

“她长得实在漂亮,她很古怪,说话可笑得很,她该改变了才好。”

在奥媞儿的眼里看来,我们两家的会见,还比不上另一个会见更重要些。这便是我与她的好友玛利黛莱斯(奥媞儿叫她做迷萨)的会见。我记得曾有些胆怯,我觉得迷萨的意见和奥媞儿大有关系;再者,她也并不令我讨厌。她没有奥媞儿那种美貌,但她很有风采,有匀称的举动。在奥媞儿跟前,显得她有些粗野,然而她们

二人的面貌相形之下,相反亦复相成。我不久便养成一种习惯,把她们的“共相”抽出来,认迷萨是奥媿儿的姊妹。虽然她们同在一个社会的环境里生长,但奥媿儿的心窍玲珑,万非迷萨所能及。当我们的订婚期内,每逢礼拜天,我带她们到音乐会去,我注意到奥媿儿比迷萨会领略得多了。奥媿儿合着眼,让那悠扬的音乐经过她的耳鼓,像是乐趣盎然,浑忘宇宙。迷萨开着一双好奇的眼睛,东张西望,认人,展读次序单,摇头摆尾的,令人讨厌。然而,她总算一个可爱的女人,无忧无虑,笑口常开。而且,她对奥媿儿说我风流可爱,奥媿儿传给我听,在这一点,我很感激她。

我们的蜜月旅行,是到英吉利与爱珂斯。这两个月的“双料的幽独”,我乃是平生最幸福的时期。湖滨河岸、花枝招展的小旅馆里,都是我们小住的所在。涂漆的小船、镶着麻布的垫子,便是我们整天躺着的地方。奥媿儿指点给我看些村落,与许多草场,很高的丛草里挺出些马兰花,还有一带如茵的嫩草。夹岸的杨柳,低枝点水,活像金发纷披的美人。我今又得一个未曾相识的奥媿儿,比之佛罗兰那一位,更美百倍,只要每天看她过生活,已经尽够销魂的了。她每次到了一个旅馆里,不消一刻,她的房间便艺术化了。她爱恋,天真烂漫地、令人感动地爱恋她孩子时代的纪念物,她把它们常带在身边:一个小台钟、一个绣花垫子、一本灰色鹿皮装订的《莎士比亚》。后来我们决裂之后,她临走时,还是臂膊夹着绣花垫子,手里拿着《莎士比亚》向我告别哩。她对于生活,只是轻轻地触摸到,与其说她是个女子,不如说她是个精灵。她沿着泰米斯河或卡姆河走的时候,她的脚步轻极,恰像跳舞一般,我恨不能够把她画下来。

回到巴黎之后,我们觉得巴黎实在没有意思。我们的父母都以为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要看望他们。姨妈歌籁想要预备好几场酒席替我们洗尘。奥媿儿的男友女友都抱怨说两个月没有看见她,求我把她还给他们一时半刻也好,但我们只希望继续我们的独居

的生活。第一天晚上,我们住到我的小小的新屋子里,地板上还没有铺毯子,油漆的气味还闻得着。奥媿儿童心稚气地、很快活地走到外门口,把电铃的铁线割断了。这么一来,便和社会告别。

我们在屋子里兜了一个圈子,她问我是否允许她在卧房旁边的房间里安一个书位:

“这个书位便算我的地界了……除非我叫你来,你才能够进来。Dickie(她在英国的时候,听见一个女子把一个男人叫做Dickie,从此以后,她也就把我叫做Dickie),你该懂得,我有无拘无束的性格,我非常地爱自由,你还不晓得我,明儿你就晓得了,我是最不好惹的。”

她带来好些糕饼,香槟酒,又有一束大翠菊。她只用一张矮桌子、两张靠背椅子、一个水晶瓶子,便布置得风雅宜人。我们常开最快活最温柔的夜宴。我们独居,我们相爱。现在想起那个时节,虽然已是过眼云烟,但我却毫不懊悔。良辰美景的和谐的尾声,至今还在我的心弦上激响;如果我摒除一切现在的喧嚣,侧耳静听,还可以听得见那纯粹而将死的声调哩。

六

虽说我们正在花好月圆的时节,但回到巴黎的第二天,我的水晶般透明的爱情上,已经是第一次给一把小锉子划了一道微痕。这自然是一套小而又小的穿插戏,但已是后来的悲剧的先声。我们因要买家具,于是到了一家毯子店里,奥媿儿挑了些布帘子,我觉得贵了些。我们稍为争执了一下子,但只好情好意地辩论,不曾伤了和气,结果是她让步了,那一个卖帘子的伙计,乃是很漂亮的少年男子,他拼命地帮着我的妻子说话,我恨煞他那般啰唆。我们出来的时候,我在大镜子里看出了奥媿儿与那伙计眉来眼去,这里头包含着了解与懊恼。我实在描写不出那时我的感触。我自从订了婚以来,得到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从此以后,我的妻子的心,与

我的心合成一个；而永远倾心于她的我，一时一刻的思想，也无非是她的思想。我的身边的一个生物的自由意志，在我看来，是不可索解的。和一个面生的人算计我，尤其是令我百索不得其解。只互相看上了眼，再没有比这个更容易过去的事情，再没有比这个可以原谅的事情。我一句话都没的说。我甚至于不能确定是否的确的确地看见，但我却觉得这一天便是泄露了我的妒忌心的神秘的第一天。

在未结婚以前，我从来不曾想到什么叫做妒忌。要说是想到呢，便只当它是戏场上的表情，我非常地瞧不起。在我看来，悲惨的妒忌，是奥地罗^①；滑稽的妒忌，是佐治唐登^②。是否有一天我会扮演这两个角色，或者同时扮演二人？在我想来，决不会到这地步。当我和每一个情妇来往的时候，总是我玩得不耐烦才丢了她。究竟她是否和别人勾搭，我全不知道。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因吃醋而在我跟前诉苦，我回答他说：“你为什么这般着急，我真不懂……我呢，如果一个女人不爱我，我断不能继续地爱她……”

为什么我一看见奥媞儿在她的男朋友的当中，便提心吊胆，生怕人家夺了她去呢？她有的是很温和的性情，无可无不可的脾气；但我不晓得她为什么周身带着些神秘的空气。这种神秘的空气，我订婚的时节没有看见，旅行的时节也没有看见，因为那时我们独居，而且两人的生活混而为一，所以没有丝毫神秘的空气透得进来。但到了巴黎，我便即刻猜想到一种距离尚远而尚未一定的危险。我们俩非常和气，非常亲热。话虽这样说，既然我今日想要很诚恳地对你，我不能不承认自从两个月的共同生活之后，我便知道实际上的奥媞儿并不是我所爱的那一个奥媞儿了。我对于我所新发现的这一个奥媞儿，也并不减少了爱情，但只又是另一种绝不相同的爱情了。在佛罗兰的时候，我以为真的遇着阿玛梭娜了，我把

① 奥地罗(Othello)，是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

② 佐治唐登(Georges Dandin)，是莫利哀(Moliere)戏剧中人物。

我自己的原料创造出一个神话的、尽善尽美的奥媞儿。谁料她也并不是象牙为骨、明月为魂的“黛爱思”^①，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她也是人类的不幸的种子，可乘可除，像你我一般，没有什么两样。在她那一方面，她也一定觉得现在的我，绝对不像佛罗兰那一个携手散步的情郎。自从我回来之后，早该正正经经地再到冈都谟的工厂与巴黎的办公处去做事。我父亲很尽心于议院的事情，当我旅行的时候，他又要兼顾生意，非常辛苦。我们的主顾们一见我的面便怪我忘记了他们。我的办公处所在的那一区，与我们所住的雉斯路相隔很远，想要每天回家吃中饭，实在是不可能。而且每个礼拜一定要到冈都谟去一天，这么短时间的旅行，要是携带奥媞儿去，又太麻烦。你试想想，新婚燕尔的我们的生活便这般分离，岂是我们所情愿的？

每天晚上，我进门的时候，想着即刻可以看见我妻子的芳容，觉得我的福气真不小。她身边的一事一物，没有我不爱的。无美不备的环境里的生活，我实在没有过惯；但我却像是有了先天的需要，所以奥媞儿的嗜好，便正中我的心怀。在冈都谟我的父母家里，家具非常之多，三四代以来，毫不美术地堆积在客厅里，墙上蓝绿色的裱纸，很粗地画着一个孔雀绕树而飞。至于奥媞儿布置我们的屋子便不同了，墙壁的颜色，淡素而雅致。她所爱的是差不多精光的房子，浅色的地毯铺着，活像没有人烟的平原。当我进到她的梳装室的时候，我领略到一种深沁心脾的美感，以致莫名其妙地为她担心。一张长椅子上，躺着我的妻子，差不多天天是穿的雪白衣服，她身边乃是我们第一次摆夜宴的那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维尼思的狭口瓷瓶，瓶里有时只插着一枝花，有时却带着些轻叶。奥媞儿爱花如命，我也受了她的同化，喜欢找些好花奉献给她。我在花店的玻璃窗前，学会了计算百花的时令。我遇着菊花或马兰

^① 黛爱思(Déesse)是寓言里的女神，后人以比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女子。

花的时令到了,便喜欢得了不得;因她们的浓艳或细致的颜色能逗得我那快活的奥媞儿满面堆着笑容。当她看见我从办公处回来、两手捧着一个硬角的白纸包儿的时候,她连忙站起来,很快活地叫道:“好极!谢谢,Dickie……”她欣赏了一会儿,快活得了不得,然后非常郑重地说:“我看怎样安排我的花。”于是她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来挑拣瓶子,务必要瓶子的高度、光线与那蝴蝶花或玫瑰花的梗儿成为曲线才罢。

然而从此之后,晚上变为非常无聊了。像是赤日当空的好天气,忽然来了一段浓云,遮掩大地。我们俩没有什么谈话的资料。我也曾试同她谈起我的事务,但她不很发生兴味。这时节,我少年时代的历史,已经罗掘俱穷,没有什么不曾说过的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新见解当作谈话的资料,因我再也没有时间读书了。她也感觉到无聊。我只好无中生有,把我那两个最知己的朋友的生活,牵涉到我们的生活上。奥媞儿一听见哈尔夫的名字,便不喜欢。她觉得他可笑得很,差不多可以说是可恨。哈尔夫也正是这般心理对待她。有一次,我问他说:

“你不喜欢奥媞儿,是不是?”

“我觉得她很美丽。”他答。

“是的,但是,不很聪明吗?”

“真的……一个女人聪明不聪明,没有什么关系。”

“你弄错了,奥媞儿非常聪明,不过是不合你所谓聪明的格式罢了。她是直觉的,具体的……”

“也许是吧。”他说。

至于比尔特郎,却又不同。他很愿意与奥媞儿成为知己,结果是不成功,他只取守势,说她是反叛而已。比尔特郎往往同我很情愿地彻夜地吸烟,促膝清谈,在重新创造一个世界。奥媞儿晚上只爱到戏院、夜间的酒馆,以及种种外面的娱乐。一天晚上,她要我陪着她到些店子里买东西,又去学骑马,赌彩票,打靶子,一共混了

三个钟头。她的两个弟弟也陪着我们来。奥媃儿和这两个顽皮的孩子很快活地半疯狂地只管胡闹。将近半夜了,我对她说:

“奥媃儿,你还不曾玩够吗?你想想看,这总有点儿可笑吧。你等了四十个周围,只抛些球儿进瓶子里,开驶假汽车。赢得一张玻璃船儿,该没有什么快活吧?”

她在我从前给她读的哲学书上找两句话回答我:“哪怕是假快乐,只须相信它是真就好了……”于是她夹着她弟弟的手臂,临走时还跑到一个靶子摊前。她打靶的手段很不错,打十下便打落了十个蛋,才得意洋洋地回家去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以为奥媃儿像我一般厌恶社会。其实我猜错了,她喜欢赴宴会,喜欢跳舞。自从她发现了姨妈歌籟家里那一群又活动又有光彩的人物,她便想每逢礼拜二都到麦尔梭路去。我呢,刚刚相反,自从结了婚以来,唯一的希望,便是想要奥媃儿归我一人所有。若有一刻我不晓得这个美人儿是否关在我家的小圈子里,我便一刻不得安宁。我既然有这等热烈的情绪,所以当软弱的奥媃儿疲倦不堪,须要在家睡几天的时候,我却觉得格外快乐。于是我便整个晚上坐在她的床边椅子上,作长时间的谈话,她把这种谈话叫做“对黑人演说”。我又念书给她听,我不久便知道哪一类的书可以引得她几个钟头的注意。她对于书籍很能够欣赏,但如果要她喜欢,须得给她念一本深情而愁闷的书。她喜欢读《杜美妮客》^①及托尔克诺夫的小说,又喜欢读些英国诗。

“奇怪得很”,我对她说,“人们不很知道你的,总会说你轻狂;其实不然,你却只爱看悲哀的书。”

“我正经得很,Dickie;也许因此我便轻狂。我不愿意人人都晓得我的真面目。”

“甚至于对我也不肯表示你的真面目吗?”

^① 《杜美妮客》(Dominique)为19世纪法国著名爱情小说,佛罗曼登(Fromentin)所著。

“说哪里话？对你自然是真……你还记得佛罗兰的时节吗？……”

“是的，在佛罗兰，我已经很晓得你。但是现在，爱人，你变得厉害了。”

“原该变的，要不然，天天一样，有什么好处？”

“你甚至于再也没有一句风流话向我说了。”

“风流话岂是吩咐得来的？劝你忍耐些儿，应该有的时候自然会有。……”

“像佛罗兰一般吗？”

“这个自然，Dickie，我哪里就变了？”

她伸出手来给我握着，于是继续我们的“对黑人的演说”，说到我的父母与她的父母，说到迷萨，说到她想要订做的一套衣服，又谈论及于生活。当她这般疲倦而娇柔的那几天晚上，她活像我所创造那一个神话的奥媞儿。很温雅地很柔弱地任凭我的支配。我对于这位袅娜无力的奥媞儿，真是感谢不尽。但一到她稍为强壮些，能够出去的时候，仍旧是以前那一个不可思议的奥媞儿了。

她不像一般的多嘴的、胸无城府的女人，做了什么事，便随口乱说给人家听。当我不在家的時候，她做了的事情，从来不曾向我提起过。如果我查问她，她便只闲闲地回答了一两句，暧昧得很。她的话并不能使我很满意地想透彻了那些事情。我记得后来不久有一个女朋友向我说奥媞儿的坏话——无情的女人，专爱互相说坏话——她说：“奥媞儿是一个专会撒谎的人。”这话自然是不对的，当我听见这话的时候，非常地生气；后来不久，回心一想，觉得奥媞儿实在有授人口实的地方：说话这等含糊，对于真实这等轻视……当我觉得她所叙述的话像是不很真确的时候，我忍不住再查问她，她便现出很受窘的样儿，活像一个孩子给一位不体谅人的教书先生考问些难题似的。

有一天，我遇着了特别的情形，能够回家来吃中饭。吃过了中

饭,两点钟的时候,奥媞儿问女仆要帽子与外套。我对她说:

“今天下午你有什么事情?”

“我和牙科医生有约会。”

“是的,爱人,但我刚才听见你打电话,你的约会是三点钟。你这样早出去干甚么?”

“没有什么,我想慢慢地走路去。”

“但是,我的好孩子,这不成为理由。那牙科医生住在马拉哥夫路,只要十分钟,包你走到。现在还差一个钟头,到底你想到哪里去?”

她只回答我一句:“你倒会和我开玩笑哩。”便出去了。到了晚上,吃过饭之后,我忍不住又问她:

“说吧,两点钟至三点钟之间,你干了些什么事情?”

起先她只说笑话,后来我执定要知道,她忽然站起来,连一句“晚安”都不说,便回房间里睡觉去了。我们从来不曾有过这么一桩事。我进去请她恕罪,她抱着我接吻。我等到情势和缓了些,快离开她的时候,又问她:

“现在请你好情好意地告诉我吧,两点钟至三点钟之间,你干了些什么事情?”

她呵呵大笑起来。但到了夜深的时分,我听见些声音,赶快点着火跑到她的卧房里,看见她正在悄悄地哭。为什么哭呢?害羞呢,还是为难呢?她听见我问她,便回答说:

“我劝你会计算一点吧!我何等地爱你,但是,请你注意,我是个很骄傲的人……再遇着几次像这一次的事儿,我虽则还爱你,不得不离开你了。……也许我真个有了不是,但只好顺着我的性情。”

“爱人”,我说,“我尽我的力量做去就是了;然而在你一方面,也该稍为改变一些儿。你说你是个骄傲的人,但是,有些时候,你不能压下些傲气吗?”

她很固执地摇头。

“我吗？不，我不能改变。你常说你最爱的乃是我的自然。假使我变了，岂不失了我的自然？该是你变个样儿才好。”

“我的爱人，除非我知道了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才能够改变。我从小受了我父亲的教训，说是对于真实应该尊重……这也可以说是我的精神之所在……不，我实在不能说我知道了今天两点钟至三点钟的中间你做了什么事情。”

“唉！没来由给我呕气！”她很严厉地说。

她翻身朝着里面，假装睡着了。

第二天，我料她一定还在动气，谁知刚刚相反，她格外快活地招呼我，像是什么都忘记了。这一天恰是礼拜天。她要求我陪她到音乐会去，那边的戏目是“圣礼拜五之快乐”^①，是我们俩都爱听的。快乐的奥媿儿、生机活泼的奥媿儿，比什么都更动人。人家一看见她，便会感觉到她是为寻快乐而到世界上来的，人家如果不给她快乐，岂非罪过？这个礼拜天，我仔细看她那种活泼，那种风光，真不敢相信头一天晚上曾经吵嘴。然而，我越认识我的妻子，越知道她秉有健忘的性格，使她成为一个孩子。这与我的性格最相反，我的心偏会记录，偏会堆积一切过去的事情。这一天，依奥媿儿看来，她的生活是：一杯茶、几块好奶油糊着的面包、一盅新鲜的牛乳。她只管对我微笑，我只管默想：“万物里头最大的分别，大约是有些兼在过去里生活，有些却专在现在的一刹那间生活吧。”

我还免不了感受些痛苦，但我终不能长久恨她；我自己责备，自己发誓，此后断不再查问些无用的话头，应该一心相信她。我们是走路回家的，经过退尔里及霜爱丽泻，奥媿儿很醉心地呼吸着秋天的清新空气。此刻真像佛罗兰的春天，赭色的树，灰色而带金色的阳光，巴黎的快活的种种动作，大池塘上轻帆斜挂的那些孩子

^① 圣礼拜五(Vendredi Saint)是耶稣的诞日，在每年3月间。

们的小船,小船环绕着的喷泉,一切景象都像是为我们歌舞哩。我背诵着《摹仿录》^①里我所最爱的几句话,我常拿来解释我与奥媿儿的关系:“我今在你跟前,是你的奴隶,专候驱使,因我所希望的事,没有一件是为我,都为的是你啊!”这样一来,居然把我的傲气压下来了,这不是在奥媿儿跟前,低首下心,却是在我对于奥媿儿的爱情的跟前卑躬屈节。我觉得这才比较地满意我自己。

七

与奥媿儿来往最密的人,要算迷萨了。每天早上她们都打电话,有时竟延长到一个多钟头。下午又一块儿出去玩。我很赞成她们这种情谊,这样一来,当我在外面办公的时候,有人绊住了奥媿儿,便没有危险了。到了礼拜天,我很喜欢能够看见了迷萨;有许多次,我要和奥媿儿作一两天的小旅行,都是我提议邀她这位女朋友同去。我想把支配我的感情解释给你听,好教你了解后来在我的生活上,迷萨所演的怪剧。先说,我表面上还像结婚那一个礼拜,希望与奥媿儿过幽独的生活,然而里头分析起来,到了此刻,与其说是为着平常的快乐,不如说是一心忐忑地怕有什么新风波。我并不减少了爱她的心,但我已经知道我们二人间的感情的交换终久是有界限的,又知道真个正经的深入的谈话,只博得她厌烦地勉强地侧耳倾听而已。我只好跟她学样,喜欢谈些疯狂、愁闷、轻佻、温雅的话头。当她很自然的时候,她的真真的谈话,便是“对黑人演说”,我也因此养成这种习惯了。但是,奥媿儿单独一人的时候,还比不上在迷萨跟前那般可爱。当她们一块儿说话的时候,便露出了她们的童心稚气,使我非常地开心;又从此看到小女孩儿般的奥媿儿是怎样天真烂漫,实在能够动人。有一天晚上,非常有趣,她们在狄耶泊一个旅馆里像小孩般地吵嘴,结果是奥媿儿拿起

^① 《摹仿录》(Imitation)是一部古书,著者佚名。

一个枕头,抛到迷萨的头上,骂道:

“坏透了的孩子!”

我又有一种更混沌的心情:大概每一次,一个女人,不靠爱情,只靠机会,混进了男人的日常生活里头,便会发生了这种混沌的心情。我因为我们旅行惯了,奥媿儿和迷萨熟,也就使我和迷萨熟,我觉得对于迷萨,真像对于一个情妇那般亲热。有一天,我们为女人没有气力的问题,辩论起来,她便向我挑战。我们混战了一会儿,我把她推翻到地下去,我自己站起来,有点儿惭愧。

“你们老是这般孩子气!”奥媿儿说。

迷萨仰躺在地下,半晌不起来,眼睛紧紧地看着我。

她便是我们唯一的宾客,奥媿儿与我,一样地喜欢她。哈尔夫与比尔特郎这时节很少到我家里来,我也不十分可惜。我对于他们,不久便感觉到与奥媿儿一样的心理。当我听见她与他们一块儿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地变了两个我。依着他们的眼光,我说她是在正经人的跟前,很无礼,很轻薄。但同时我又宁愿要我那两个朋友的学理上所谓疯狂的她。因此,我在他们跟前,为我的妻子而惭愧;在我自己跟前,却又为她而自鸣得意了。当他们走了之后,我对我自己说,无论如何,奥媿儿总胜过他们;因她与生命,与自然,都比较地接近。

奥媿儿不爱我的家庭,我也不十分爱她的家庭。我母亲很想教她怎样选择家具,怎样过生活,怎样尽妇女的义务。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比这种教训更使奥媿儿难受了。她每次谈起麦赛那家,那种腔调,实在冒撞了我。我很讨厌冈都玛,我以为这种毫无神圣的原始气象的家庭生活,实在没有什么乐趣;但是同时我又觉得这种谨严的家教是难能可贵的。巴黎的生活,完全不是麦赛那家的生活了。我那种赞成我家的家教的性癖,到此该被医治好了。然而,像些小小的宗教团体移到野蛮的地带去,看见千千万万的人们崇拜别种的神佛,种种的景象都足以扰乱他们的信仰,而他们却毫

不动心；同理，我们麦赛那家的人，移到了一个无神教的社会来，也还死守着利母泽的家风，与我们世家望族的回忆。

我的父亲，他自己本是赞美奥媞儿的，终于忍不住为她而生气了。但他的生气并不露面，这是他的好处，又是他的慎重的地方；我很知道他的德性，并且受了他的遗传，所以我晓得奥媞儿的口腔，该怎样使我父亲难过！我的妻子，当她遇着可疑或可恼的事情的时候，便很热狂地暴露出来，不久却又忘记了：我们麦赛那家并不曾教我们这样待人接物。奥媞儿往往说这么一类的话：“我不在家的时候，你的母亲来了，不曾得到我的同意，便训戒我的仆人；我就要打电话给她，说我不许这样……”我哀求她等待些时候：

“奥媞儿，你听我说，实际上是你有道理，但是，请你不要自己对她说，好不好？说也没有用处，徒然惹她生气。最好让我去安排，或者，如果你只高兴要姨妈歌籟去说……实在她说更好……你可以请她对我母亲传达你的话……”

奥媞儿嗤然一笑道：

“你还没有看见你全家的滑稽把戏……只一件，同时，这真可怕得很……真的，Dickie，可怕得很。因为我看见了你这副嘴脸，活像你一家人，我爱你的情分，多少总要减了些……我很知道你的天性并不如此，只给他们盖上了钤记了。”

我们到冈都祆过暑假，这是我们俩同来的第一个夏天，也就是不很快活的时节。我家里是正午吃中饭，我绝对料不到会使我父亲等候吃饭。但是奥媞儿往往带了一本书到草场上去，有时又跑到溪涧边散步，便忘记了吃饭的时间了。我父亲在书房里只管踱来踱去。我穿过了花园，急急忙忙地跑去找我的妻子，结果是找不着，汗流气喘地又跑回来。回头却看见她安闲地、微笑地来了。大约是受了朝阳的煦照之故，使她眉飞色舞，浑不知愁。中饭开始了，我们都不说话，表示一种诽谤的态度。这种诽谤是不作声的，非直接的，因为这是麦赛那家的习惯。她呢，只管看着我们微笑，

我猜这里头含有拿我们开心与挑拨我们的意思。

我们每个礼拜又到玛赉家吃一次晚饭,我们的地位却刚刚相反了。此刻轮到我给人家监视,给人家批评。玛赉家的吃饭,并没有什么庄重的礼仪,奥媿儿的两个弟弟站起来自己去拿面包,玛赉先生谈论到他所读过的一本书,却不能叙述得很真确,所以又轮到他站起来去找那书来对证。这里的谈话自由极了,玛赉先生对他女儿说的许多粗鄙的话头,我实在不愿意听见。我也知道,计较到这些区区小节,实在没有道理,但我并不是指摘他们,只累我受了难堪的印象罢了。我在玛赉家里,实在不快活,因为不是我家的水土。我真自寻烦恼,我觉得我太庄重,太惹厌。我自己怪我一声不响,像坐监一般。

但是,在玛赉家,与在冈都玛一般,我都不过是表面上有些不舒服,但是能够看见奥媿儿怎样生活下去,到底还觉得依旧有难消的艳福。每一次晚饭的时候,我的座位是和她对面,我忍不住只管看她。白雪般的冰肌玉质隐隐地放出光辉,使我联想到一颗放光的钻石,映着溶溶的月色。这时节,她差不多天天只穿白的衣服,而且她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还有许多白色的花围绕着她。她真是可人儿。唉!天真烂漫就好,何以又混含着些神秘?真是不可思议了!我平常只觉得和一个小孩子过生活,但有些时候,她同另一个男人说话,我在她的眼色里,捉住了一种情绪的回光,到底是哪一种的回光,我也莫名其妙;我只觉得像一种情窦未开的民族,远远地传来了一阵喧哗。

八

我的生活,是未完成的合奏曲子。关于这曲子的题旨,我已经给你得到了一个门径。这是半开幕的第一场,用其他更剧烈的乐器来表演。我已经注意到了那一个骑士,与那一个犬儒学派的少年,而且,你也许已经在我这卖彩纸商人的不合理的历史中……凭

我的良心,不肯隐藏着这段历史……你也已经从这里头听见了女神的第一次呼声,远远的呼声了。现在请你宽宏大量,莫加批评,只求懂得就好。我要写这历史的续篇,不知如何勉强,如何忍着痛苦,才能够下笔;然而我终想要求一个真实的叙述。为什么呢?因我自以为我的病已经好了,想要很客观地描写我的疯狂,像是一个医生曾经得过神经昏乱的病症之后,很客观地把那一种症候描写出来。

病症不止一种,有些症候是慢慢地来,先是轻微的不舒服,然后渐渐夹杂了别的症候;有些症候却是在一夜之间很剧烈地发冷发热。在我身上的急剧而可怕的症候,乃是嫉妒。今日已经安宁了的我,要找出嫉妒的原因,我觉得像是非常复杂:起先是一种伟人的爱情,很自然地希望能够把奥媿儿的时间、言语、情笑、美盼,所有这种珍贵的东西,一点儿不遗漏地一概保存,归我所有。但是,这还不算是嫉妒的元素,因为:我也曾有些时候能够管领了整个的奥媿儿,譬如晚上只剩下我们俩独居的时候,又如我同她旅行两三天的时候,她却怪我只管看书,只管沉思默想,不大理她。不过,当我看见她快要落到人家手里的当儿,我便希望她只归我一人所有了。这种情绪,不晓得共有多少的成分,但多半是骄傲造成的。潜伏的骄傲,戴上了谦卑与涵养的假面具,这正是受了我父亲特别的遗传。我想要管领奥媿儿的心,恰像在鲁谷的时节,我管领那些树林溪涧,管领那些造纸的白浆与许多机器,管领那些佃客与工人的房屋。我想晓得髻曲的头发底下的那一个小小脑海里有些什么经过,恰像我每天靠着利母泽方面寄来那些很清楚的印刷的报告单,知道还有多少滑德门余存^①,并且知道上一个礼拜厂里每天有多少出产。

我今日凭倚到这一点逼真的伤痕上,还引起了我的苦痛,我觉

^① 滑德门(Whatman)是纸的唛头。

得刚才所说的便是精神上的酷烈的求知欲里的病的中心点。那时节,我真有不晓得总不罢手的决心。然而,想要晓得奥媞儿,真是绝对不可能。我想无论是谁,如果爱上了奥媞儿,断不能毫无痛苦地在她身边过日子。我甚至于相信,假使她变了些,我便永远不会晓得什么叫做嫉妒(因为一个男人,并非生来便是嫉妒,只有一种感受性,使他会染了这种病症),争奈奥媞儿却毫不停止地挑动我的求知欲,这并非她所情愿,只是她的天性。

一天的历史里,她的事件,依我看来,和我的事件一般,都是些确切的图画。如果记载起来,该格外小心,要使所有的篇章句段都尽善尽美地互相衔接,互相照顾,不至于引起丝毫的疑问。奥媞儿哪里计较这些?许多事件经过她的心头,都变了烟雾弥漫的远景。

我不愿意给你得到一个印象:说她有意隐藏了真实。这里头的成分多着呢。实在的经过情形,乃是她认为言语字句的价值有限得很;她有梦里天仙的美貌,而她也就在梦里过生活。我已经对你说过,她的生活乃在现在的一刹那间。当她有了需要的时候,也偶然发现了过去与将来,但不久便连她所发现的都忘记了。假使你说她有意骗人,她该是努力想法子组织好她的话稿子,至少要假装千真万确的神气;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肯做这等苦工夫。她尽可以在一句话里头自相矛盾。有一次,我在利母泽的工厂里小住归来,便问她说:

“礼拜天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礼拜天吗?我记不得了……呃,是了,我疲倦得很,整天只在床上躺着。”

五分钟后,我们谈到音乐,她突地叫起来:

“唉!我忘记告诉你:礼拜天我在音乐会里听《赖槐尔的华尔斯》,是你向我说过的。我真爱听这个……”

“但是,奥媞儿,你不曾顾虑到你的说话吗?这真是胡说乱道……你总该记得礼拜天你是在床上躺着还是在音乐会听音

乐……你不至于以为我能够相信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吧。”

“信不信由你。当我疲倦的当儿,我便只随口答应……连我自己也不听见我说的是什么话。”

“那么,现在请你找出一个很清楚的回忆来:礼拜天你做了些什么事情?在床上躺着呢,还是到音乐会去呢?”

她忸怩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我记不得了,我看见你那副审判官的嘴脸,我的记性都给你吓退了。”

这种谈话毫无结果,我垂头丧气地走出来。很担心地,很烦闷地,一夜睡不着只是想;按照着从她口里漏出来的三言两语,来想象她那一天真确的消遣。于是我把少女般的奥媿儿的生活上所有一切可疑的男朋友,一个一个地推敲。至于奥媿儿呢,对于这等事情,也像别的事情一般容易忘记。我早上离开她的时候,看见她很赌气地装着铁面孔,到我晚上回来,又看见她快活了。我回到了门口,预备好了几句话想要向她说:“爱人,你听我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该想到我们说不定要分离。这岂是我所情愿的?只望你努力变个样儿才好。”我看见一个穿新衣服的少女迎了出来,抱着我接吻,向我说道:“呀!你知道吗?迷萨打电话来说她有奥佛尔戏院的戏票子三张,叫我们去看《傀儡的房子》。”我听了这一番虽像不真还可安慰的话头,一方面是为着爱情,一方面是为着没勇气,只好又听凭她再撒一回谎。

我太骄傲了,不愿意人家晓得我在受痛苦。尤其是我的父母,该是一点儿不知道。在第一年内,只有两个人好像已经知道了经过的事情。第一个是我的堂妹子露娜,她很少到我家里,却先知道了,实在奇怪得很。她有了一次自由的行动,激怒了我们的家庭,至少也像我的婚事一样不得家庭满意。我的叔父丕耶尔每年都到一次维特尔去医病,他去了之后,露娜遇着一个巴黎的医生及他的妻子,与他们情投意合,便互相来往了。露娜原是颇不受教的女孩

子,到了童年之后,越发痛恨麦赛那家的家教。她往往在巴黎好些新朋友家里居住,住成了习惯,便越住越久。刚才所说那个医生,名叫蒲鲁多务,很有些家产,也不实习什么医术,只研究疮瘤,他的妻子帮着他工作。露娜受了他父亲嗜好慈善事业的遗传性,但是,她之像他,与她之不满意于他,适成反比例。她得她的朋友们之力,不久便混进了医生与学者的社会。到了二十一岁,便要求她父亲给她嫁奁,允许她到巴黎去过生活。数月以来,她已经是与我们的家庭大伤和气。但是麦赛那的家教,说是长辈与后生之间,有不可毁灭的爱情维系着。他们谨守着这种荒唐话,所以虽然实际上是我不理你,你不理我,表面上还忍耐得许久。后来我的叔父丕耶尔终于因他女儿已经毅然决定,只好让步以求一个和平解决。有些时候,他还发发牢骚,但是渐降渐低,不久也就好了。于是他恳求他女儿结婚,她偏不肯,还恐吓她父亲说她的脚步再也不踏进沙尔得村,吓得我的叔父与婶娘魂飞魄散的,连忙答应她说永不再提起亲事了。

露娜曾经参与我们的订婚礼,那一天,她送给奥媞儿一筐子很可爱的白茉莉花。我记得那时我觉得很奇怪:她的父亲母亲已经送了礼,她为什么又送花?数月之后,我们在叔父丕耶尔家里同她吃晚饭,后来又轮到我请她到我们家里来吃饭。奥媞儿很爱她;她常叙述她的旅行,也使我发生兴趣。自从我的老朋友有一大半不见面之后,很少听见这般充实的谈话。当她走的时候,我送她到门口,她很诚实地赞叹说:“你的妻子多么美丽啊!”末了又很愁闷地望着我说:“你快活不快活!”听她的腔调便晓得她不以为我实在快活。

第二个女人,给我揭穿了——一瞬间——那黑幕的,乃是迷萨。她和我来往不到几个月,她的态度变到颇为奇怪。我觉得此刻她的意思,不在乎仍旧做奥媞儿的朋友,而在乎想做我的朋友。有一天晚上,奥媞儿病了,正在躺着(她有了两次意外,恐怕因此她

便不能生孩子),迷萨原是来看她的病的,坐在床边的小横炕上,恰好与我对面。我们二人靠得很近,床板很高,把我们的全身都遮住了,奥媞儿的眼睛仅仅看得见我们的头。忽然间,迷萨挨近我的身边来,将身紧贴着我,又握住我的手。我突然给她吓了一跳,我至今不懂奥媞儿为什么不能够在我的面色看出破绽来。我挣脱了身,但未免有些惋惜。到了晚上,送迷萨回她家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急急忙忙地给她一个轻轻的接吻。她听凭我做了。我对她说:

“这事不好做的。可怜的奥媞儿……”

“唉!奥媞儿!”她耸着肩说。

这事儿我实在不喜欢,后来我对迷萨便变到冷淡得很。同时,这又教我担心:我自问她所说的“唉!奥媞儿!”那一句话是否想要说:“奥媞儿不值得人家理会她。”

九

两个月以后,迷萨便订了婚。奥媞儿对我说,她不懂得迷萨的选择。她觉得那个男的——余良哥德——平常得很。他是一个少年工程师,刚刚从中央学校出来,而且他,依玛赉先生的话,是“没有什么地位”。在迷萨的神气看来,与其说是真心爱他,不如说她努力地想爱他。他呢,适得其反,非常地多情。我父亲曾在冈都玛的附近叫做基沙尔堤的地方,建筑了一所附属的纸厂,早想找一个厂监督,听说迷萨的婚姻,便很有意想找他的丈夫去充任。这消息,我听了只有三分欢喜;因我再也不信任迷萨了。但奥媞儿却很爱卖力气,想博人家欢心,向我父亲道了谢,马上把这消息传达给他们了。

“留心点儿”,我说,“利母泽方面多了一个迷萨,巴黎方面,你便少了一个她。”

“是的,我难道不晓得?但我为的是她,并非为我。再说一层,

将来我到冈都祆过那种可怕的生活的时候,找得她来,便是宝贝了。如果她要到巴黎来,她尽可以住在她的母家或者便住在我们家里……而且,这孩子总该找些事儿做,如果我们不抓住他,他会把迷萨带到克尔诺贝或嘉斯尔那去,那真糟糕呢。”

迷萨与她丈夫即时接受了聘约,奥媿儿当着风寒雪冷的冬天,自己跑到冈都祆去替他们找房子,拜托那边的熟人照顾他们。她对朋友非常地尽心竭力,这是她的特长,上文我不曾十分指点出来。

现在我想起那一次迷萨走了,实在是我们俩的不幸,因为即刻的结果,便是把整个的奥媿儿抛到我所最恨的一伙子人里头去了。当我们未结婚以前,她常常独自同些男人出去玩,他们常带她到戏院里去,她又同她的兄弟以及她的兄弟的朋友一块儿出外旅行了好几次。当我们订婚的时节,她很诚恳地把这些事儿尽情告诉了我,说她恐怕抛弃不了那一班朋友。那时节,我如饥似渴地只想望得她到手,于是我便很甘心地向她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断不肯做她的友谊上的障碍物。

唉!要使人类能够言行相顾,真无此理!当我答应奥媿儿的当儿,不曾想到我所最爱的那种倩笑美盼,给另一个男人享受到的时候,我所得到的的是何等感触!非但如此,说出来你也许不相信,我又因看见她的男朋友中有一大半都是庸庸碌碌的人,更加伤心。依理,原该放心才是,何以我却适得其反呢?大抵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如果像我爱得这般厉害,一定会觉得一切联络到他的对象的事事物物,都被爱神把意中的德性点缀得格外光辉,例如在城市里遇着她,那城市实际上只有七分美,我们便觉得它十分美;在饭馆里同她吃晚饭,那饭馆,也就比别的饭馆胜过百倍。我们的敌手,不也是一样吗?虽则其人可恨,却是同沐恩光!如果那一位把我们的生命编入乐谱的音乐师,肯把“敌手”的“乐旨”单独地奏给我们听,我想,这差不多便是“骑士”的“乐旨”,不过变了样儿罢了。

我们希望我们的敌手乃是真的够得上同我们对敌的人。由此看来,一个女人对于男子,使他失望的事情虽多,但是,他的敌手给他看不上眼,便比别的失望更可伤心了。假使我在奥媞儿身边找出些当代名流,我虽不免妒忌,还不至于惊怪。然而我看见围绕着她的那一班少年人,依公平的判断,虽不至于比别人更加庸碌,总还配不起她,再者,她又毫无选择。

“奥媞儿,你何苦卖弄风流?”我说,“如果你是一个丑陋的女人,想要试试手段,还不足怪。但是,你……这是你的百发百中的拿手好戏。爱人啊,这太残忍了!这太不忠实了!……尤其是你选择得这般奇怪……譬如,你时时刻刻离开不了比尔涅……你从他身上找得出些什么兴味来?他的模样儿又丑,性格儿又粗……”

“他会使我开心。”

“他怎么样会使你开心呢?你是聪明伶俐的人,晓得味道的好坏。他所说的滑稽话,除非军队里有人说,别的地方我都不曾听说过,我也不敢在你的跟前说过这些臭话头。”

“这是你有道理,毫无疑义。他果然长得丑样,而且,虽则我不相信,也许他真是俗不可耐,然而我只喜欢看见他。”

“到底你爱他不爱?”

“唉呀呀!岂有此理!你不疯了!只他想要轻轻地碰我一碰,我还不愿意哩。我只当他一个蜗牛,不放在心里……”

“我的爱人,也许你不爱他,但他却爱你,我看出来了。你弄得他和我两个都受苦,有什么好处?”

“你相信世界上的人都爱我吗?……我不漂亮到这个地步……”

说到这里,她的媚眼横波,嫣然微笑,引得我也笑了。我抱着她接吻。

“我的爱人,从今以后,你不像以前那么天天看望他了?”

她现着固执的神气说:

“我何曾说过这话?”

“你不曾说过,只是我要求你……这事儿,对于你有什么用处?至于我,你信了我的话,我便欢天喜地。你自己也说过,你对于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她似乎很受窘的样子,反心自问了一会儿,然后勉强笑着说:

“我不晓得,Dickie,我只以为我不能够变个样儿……这事儿令人开心得很。”

可怜的奥媿儿!她说这话的时候,面上露出何等的童心稚气,何等的诚恳!于是我趁势便依照着我那可怕而徒劳无功的逻辑,告诉她变个样儿并非难事……我说:

“你的毛病在乎顺着你的性情,像是说我们所秉受的天性已经是完成了的,但是,你要晓得天性还可以制造,还可以重新改做……”

“那么,重新改做了你的再说。”

“我已经预备着手做去了,但是,你的一方面也该着手试试看,帮帮我的忙。”

“我吗?不,我早已常常对你说过我不能够,并且我也没有意思要试试看。”

今日我回首前尘,反心自问:是否有一种潜伏的本能,暗示着她这一种态度。假使她已经依我的要求而改变了,我会不会继续地那么爱她呢?假使这些景象不曾使我们二人的厌倦都成为不可能,那么,我对于这个常在眼前的不关重要的东西,能不能忍受呢?再者,也很难说她从来不曾试改过。她的脾气并不坏,她看见我不快活的时候,为着想要安慰我,做什么都愿意了。但是她的骄傲,她的弱点,胜过她的好心,她的生活仍旧像从前一样。

我已经学到了怎样看出她的“媚态”——我所谓媚态。那时,她的快乐比平时的快乐要提高了一半的音阶,眼珠儿越发光辉些,面庞儿越发俊俏些,惯常的那种无精打采的模样消灭得无影无踪

了：这便是她的“媚态”的特征。哪一个男子能够博得她的欢心，我比她还先知道。这个真的丑极……有时我又联想到在佛罗兰的时候她所说的那几句话：“我今已是太温柔了，将来你要娶我的时节，也许疑心我会变了轻狂……”

今日我沉思熟考——这等事现在还常在心头，想起那不幸的时节的时候，最可痛心的，乃是想到奥媿儿虽则疯狂，倒还实心实意地对待我，假使我的手段稍为好些，也许能够保守得住她的爱情。但是，想要懂得怎样对付奥媿儿，实在是一桩难事。用温柔的手段对她，只博得她的厌倦，并且还引起了她的急速而有恨意的反动。若说该用恐吓的手段吗？恐怕越发惹起她更剧烈的举动了。

她的性格里最有恒的特征之一种，乃是：她爱危险。长风巨浪里驾着一张雅克^①，崎岖道路上驶着一乘赛跑的车子，从很高的障碍物跳上了马背，在她看来，是再快活不过的事儿了。她的身边，常有一伙大胆的阳性少年围绕着。但是，他们里头没有一个像是特别得宠的。每次我听见了他们的谈话，都只把奥媿儿的友谊的表现，当做运动场里普通的交情。现在我手里有的是许多信——那一班少年人给奥媿儿的信（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个缘故）。所有这些信都可以看得出她实在纵容他们乱说爱情的玩笑话头，只不曾顺从了他们。

他们里头有一个这样写：“奇怪的奥媿儿，这般疯狂，同时又这般清白；太清白了，不合我的脾胃。”又有一个多情而信教的小小英国人说：“可爱的奥媿儿，既然我一定永远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你，我只盼望在另一个世界上，得在你的身边。”但是，我在这地方不该便告诉你这些话，因我后来许久才知道真情；那时节，我看见了那种自由的生活，哪里肯信她是清白无辜呢？

为要完全很正确地叙述她起见，应该把我忘记说的一桩事情

① 雅克(Yacht)是一种游船之名，出自荷兰。

补了上来。在我们结婚之初,她努力地想法子把我混进她的新旧朋友队里,似乎她很情愿地把她的一切的朋友归我们二人共有。我对你说的那一位英国人,乃是我们第一次过暑假时在比亚利次遇着的。他教奥媞儿学梆勺,这是一种新的乐器;又给她唱些黑人的歌曲,很能使她开心。后来到分手的时候,他绝对地要把这一副梆勺送给她,真个令我恨煞。十五天以后她对我说:

“Dickie,我收到了小岛格拉斯的一封信,你愿意不愿意念给我听,并且帮我答复他?”

在那个当儿,我不晓得是什么魔鬼暗中在摆弄我,我便怒气冲冲地对她说我希望她不答复,说岛格拉斯是个坏蛋,讨厌得很……实则我这些话都不对;岛格拉斯人很高尚,很有趣,如果我在未结婚以前遇着他,一定会说他好。但是,我没有一次听见我妻子的话不猜她还隐藏着真相的。在她的言语里头,我总找得出一点黑影儿,于是我研究她为什么要留着一点黑影儿,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很妙的学理来解答这问题:原来她是打诳语。我猜到这儿,感受到了一种伤心的快乐,一种舒服的痛苦。我的记性平常是很坏的,但关于奥媞儿的言语,说也奇怪,一字一句都记得非常清楚,我把她所说的三言两语,都细细地咀嚼,互相比较,掂掂它们的轻重。有一次,我故意问她说:“怎么?你是洗衣裳回来的吗?那么,这恐怕是第四次了。上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你已经去试过三次,是不?”她定睛看着我,毫不着意地微笑说:“你的鬼记性真好!……”我一面惭愧,一面自负。惭愧的是给人欺骗,自负的是人家的诡计给我戳破了。然而我的发觉却毫无用处,我并不能实行,我也不希望能够实行,奥媞儿那种不可思议的镇定,是不容易给人家拿住把柄的。我很不快活,同时又觉得非常有趣。

为什么我不很粗蛮地打定了主意?譬如说,我为什么不阻挡奥媞儿不许她去见她的朋友们呢?因为我发现了我的懊丧的演绎曾经把我送到可笑的谬误里去过。例如有一次,我记得,在几个礼

拜内,她天天叫头痛,说她疲倦得很,想要到乡下去住几天。那时节,我自己不能离开巴黎,所以我拒绝她,不让她走。这一点请你注意,我那时绝对看不见我一方面有自私自利的心肠,否认她真个有病。

后来我忽然得了一个主见,以为不如赞成她走更为得计。她想要到霜地去,我便让她去;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我可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突地到那边去看她。如果我看见她不是一个人在那里(我以为一定不止一个人),至少我可以晓得些真情,尤其是我可以使她惭愧,同她分离(我自以为巴不得如此做去,实则哪里能够)。她去了之后,第二天晚饭后,我租了一辆汽车(我料定有一场悲剧,不愿意我自己的汽车夫作证见人),直向霜地去了。到了半路,我吩咐汽车夫把车子开回巴黎去,但是不到三个基罗米突之远,我为好奇心所驱使,仍旧叫他回头开向霜地去。到了旅馆里,我问奥媿儿的房间的号数。人家不肯告诉我,我觉得这事越发显明了。我拿出些执照给人家看,证明我是她的丈夫。结果是一个猎人带我去找着她。我看见她独自一人,坐拥群书,又写了无数的信札。但是,难道她不能从容地安排好了这一幕戏剧吗?

“你真所谓不远千里而来了!”她很怜悯地对我说,“……你猜的是什么呢?你怕的是什么呢?……怕我同男人在一块儿吗?我要一个男人干什么呢?……最能使你不懂的,乃是,我为幽独而幽独。再者,如果你要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乃是我偏想要隔几天不见你。因为你天天担心,天天怀疑,实在使我不耐烦,我的一言一语都不得不细心检点,活像法庭对审,怕说了前后自相矛盾的话头……在这里,我已经过了一天很愉快的日子,我念了书,我睡了觉,我做了梦,我在树林里散了步,明天我要到旧王府里看工笔画去……你看,哪一件事情不是很简单的?”

她尽管说,我尽管想:“现在经过了这一次的成功,她越发毫无忌惮了,她晓得下次可以教她的情郎尽管来,没有危险了。”

唉！这一位奥媞儿的情郎，我真努力想要晓得他，究竟是什么东西哩！我在我妻子的言语里、心情里，凡是我觉得不懂的，都拿来比附到这一位情郎上头。当我把奥媞儿的一言一语都仔细分析的时候，我变了一个意料不到的机警敏锐的人。凡是她所表达的稍为美妙的意见，我都注意到，想要从此拜识了那一位某先生。我与她之间，已经成了一个异样的局面。此刻我在她跟前把我的意思尽情吐露，甚至于最严重不很尊敬的话也说出来。她注意地听我说，现出宽洪大量的样子，虽则未免有些动气，但因觉得这是一种新奇有趣的事情，所以她同时也很爱听。

她的身子仍旧不很舒服，所以她每天睡得很早。我差不多天天晚上都在她的床边守着。这几夜，很是奇特，又颇甜蜜。我向她解说她的性情的短处，她微笑地听着我说，伸过她的手来握着我的手说：

“可怜的 Dickie，真苦了你了！遇着这么一个不幸的小孩子，又恶，又傻，又骄傲，又疯狂……样样都齐全，是不是？”

“你一点儿不傻”，我说，“你固然不很聪明……但是你有惊人的悟性，又有许多嗜好。”

“唉！”奥媞儿说，“我有嗜好吗？……总不免还有些小玩意儿吧？呃，Dickie，我念些英文诗——我所发现而十分喜欢的英文诗给你听吧。”

她有的是极点的自然的嗜好，很少看见她爱一种平常的事物；但当她选择些诗念给我听的时候，我又担心又惊讶地注意到她对于爱情的甚深的认识，有时还引起了死的心愿。我最记得她常念的一段诗句：

From too much love of living(从对于生命的深情厚爱里)，
From hope and fear set free(从希望与恐怖里得大解脱)，
We thank, with brief thanksgiving(让我们三言两语深深地感谢
诸天)，

Whatever Gods may be(不管他是哪一类的神佛),
That no life lives for ever(谢的是:没有一个生命能够永远地活着),
That dead men rise up never(死了的人没有还魂),
That even the weariest river(漫说那最疲倦的江河),
Winds somewhere safe to sea(它终于萦回地安然到了大海).

“The wearivest river...”她把这一句常挂在唇边。“‘最疲倦的江河’,我真爱这一句啊! Dickie,我便是那‘最疲倦的江河’……我慢慢地走向海里去。”

“你不疯了?”我回答她说,“你便是生命的本身。”

“看我的表面上虽然如此”,她带着滑稽而愁闷的面容说,“实则我是最疲倦的江河。”

每逢这样的一夜,当我离开她的时候,我对她说:

“奥媿儿,你的百般短处且休提,我到底还深深地爱你。”

“我也一样呢,Dickie!”她说。

十

我父亲要求了许久,要我为纸厂的事情到瑞典去走一遭。我们常常由掮客介绍,在那边买些木浆。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到瑞典去当面磋商,自然更加合算,但是他身子不大舒服,所以要我去。我想如果奥媿儿不陪我去,我便去不成,但是这事情休想引得她动一动心。她平日很爱游历,这一次拒绝我,实在形迹可疑。我向她提议,如果她不愿搭火车经过德国及丹麦,我们尽可以搭船,从哈佛尔或布罗涅一方面去。这样一来,她该是很喜欢的了。

“不”,她说,“你自己去吧;瑞典引不起我的兴头,那边天气太冷。”

“没有的事,奥媿儿,瑞典乃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许多风景都是为你而设的,又幽寂,又有青松环绕的大湖,又有些荒丘

废址……”

“你相信吗？不，我此刻不想离开巴黎……但是，既然你父亲主张要你去，你便自己去吧。你多看几个女人，不整日整夜地守着我，倒于你有益处。瑞典的女子很够销魂，一个个都是发黄肉白的长人儿，正合你的口味……好好地算计我吧。”

后来我终于不能不去走一遭了。我很谦卑地对奥媿儿说，承认我丢她独自在巴黎，实在可怕得很。

“你真古怪得很”，她说，“我同你约好，我不出门。我有的是许多书，可以天天在家里念书。每天只过我妈那边吃两顿饭。”

我提心吊胆地出门了。头三天，惨得很，从巴黎到钦布，沿途我只幻想着：奥媿儿此刻在梳妆室里，接待一个我看不到面孔的男人，那男人正按着钢琴，给她弹奏一切她所爱的音乐哩。我的脑海里也就现出一个笑嘻嘻的活泼泼的奥媿儿，她那一副用快乐装扮的面孔，从前曾经给我保留着，我想捉住它，关着它，很嫉妒地保守着它为我一人所有，而今却徒唤奈何！在她的熟人里头，究竟是哪一个把她拉住了在巴黎呢？是那一个笨汉比尔涅呢，还是她的兄弟的美国朋友兰史第二呢？到了玛尔买，一辆油漆的新火车的奇异色彩才把我从模糊的迷梦里超拔了出来。到了斯托克贺的时候，收到了一封奥媿儿的信。她的信奇怪得很，活像一个小孩子的笔调。她说：“我很自在。我没事干。天下雨了。我念书。我再念《战争与和平》。我在妈妈家里吃过中饭了。你母亲来。”一连写下去，都是这样短句子，里头什么都没有显露出来。但是，我不知何故，或者是因为她的话很空虚，很坦率，这一封信便给了我一粒定心丸。

我的印象一天一天地弛缓下来，说也奇怪，我比之在巴黎的时节更爱奥媿儿了。我看见她很庄重不佻，只疲弱了些，正坐在一个瓷瓶旁边读书，瓷瓶里的花一定是一枝丁香，一朵玫瑰。但是，我虽则着了迷，有时却又十分清醒，我对我自己说：“我真的毫无痛苦

了吗？实在正该倒霉得很哩！她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道。此刻她很自由。她的信算不得一回事，她要怎样写便怎样写。”那时节，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别离这个东西，非但可以使结晶的爱情越发增进——这是我早已晓得的，而且还可以把嫉妒心催眠了若干时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精神往往把它的危险可怕的高堂大厦建筑在一切的观察上头——即好些小事件上头，而别离这个东西能把那些小事件从精神内面拔了出来，逼着它成为安静而休息。我因要磋商我的事务，不得不到瑞典的乡下去走。我住在好些大树林的主人的家里，人家送给我不少的本地酒、鲟鱼蛋与熏鲑鱼。那边的女人，有雪冷冰莹的容貌。这样经过了整整的好几天，直忘记了奥媿儿，更休说能够想得起她的动作。

我最记得的是一天的晚上，我在斯托克贺附近的地方吃过了晚饭，我的女主人提议要到园里散步。天气很冷，我们都披着裘衣。好些高大的黄发奚僮，早已把铁棚子开了，我们到了结冰的湖岸。夕阳斜照，冰上微露光辉。陪着我的那个女主人很是风流可悦。几分钟前，她曾试奏新声，轻弹绝调，使我双泪潸然，夺眶欲出。在一刹那间，我忽然感受到了非常的艳福。自己想道：“世界原是有情，要快活并非难事哩。”

一到巴黎，我的心魔又来缠扰了。奥媿儿怎样过了那些寂寥的长日子？她自己那种空无所有的叙述，唤起了我苦恼的猜疑，这猜疑便填塞了那广漠的空间，不至于空无所有。

“在这一切的期间内，你干了些什么事情？”

“哪里有事情干？我只休养精神，胡思乱想，此外便是读书。”

“读的是什么书？”

“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战争与和平》。”

“究竟你不能花十五天的工夫，来重读一部小说！”

“自然，我还做些别的事儿：我摆布好了我的抽屉，我收拾好了我的书，我答复了些旧信，又到裁缝家里去过几次。”

“但是,你看见了些什么人?”

“谁也不曾看见。我在信里已经告诉过你:我看见了你的母亲、我的母亲、我的弟弟,和迷萨……我还玩了好几回音乐。”

她颇现高兴的样子,对我谈论她所新发现的音乐:意大利的阿尔伯尼斯与格拉那多士。

“再者,Dickie,我该带你去听《妖精的徒弟》……妙得很!”

“这是从哥德的歌史里编出来的吗?”我问。

“是的。”奥媞儿兴高采烈地回答。

我的眼睛只紧紧地望着她。何以她会知道这首诗歌呢?我分明晓得奥媞儿不曾读过哥德的著作。究竟她同谁到音乐会里去过的呢?

她在我的脸上看出不放心的神气来了。便说:

“然而我也不过是在节目单上看见罢了。”

十一

我从瑞典回来后的第一个礼拜二,我们俩在姨妈歌籛家吃晚饭。她每月宴请我们两次。我所有的亲族里头,只有她能够博得奥媞儿几分同情。姨妈把奥媞儿当作酒席上的雅致的点缀品,所以对待她很是殷勤。又骂我自从结婚以后便变了哑巴子,她说:“你天天都是闷损损的,又太关心于你的老婆。你该晓得,酒席上,除非是上了年纪,无可无不可的时代,夫妻俩才可以捉对儿坐着的。奥媞儿煞是一个可人儿,至于你,两年后,或者要三年后,看能不能跟得上她。好了,这一次你从瑞典回来,我希望你不久便变光辉些才好。”

实际上,这一场酒席的结果,并不是我得了好处,却便宜了一个少年人。这人我本来认识的,因为他是哈尔夫的朋友,我在哈尔夫家里遇见过他。哈尔夫对我谈到他的时候,很奇怪地带着几分尊敬,几分恐怕,几分嘲笑。他这一次到麦尔梭路来,是因为有海

军参谋长嘉尔涅上将给他介绍。他名叫福朗素华,姓克洛桑,是个海军大尉,新从远东归来的。那一天晚上,他谈到日本的风景,又谈到孔拉德与高昆^①,他的话有雄劲而生动的诗意,虽则不算深合我心,但我却忍不住要赞赏他的口才。当我听他说话的时候,渐渐地联想到昔日哈尔夫对我说过的话,越想越清楚了。他曾经在远东住了好几次。他有一所小房子在杜陇的附近,他旅行所带回的物件都堆积到那房子里去。我晓得他会订乐谱,他曾经把中国历史上的一件事情来谱成一出奇怪的歌剧,我又模模糊糊地晓得他曾经比赛汽车,把许多前次跑得最快的胜利者都打倒了,因此在运动界很有名气;海军将校里头,是他第一个升上了水上飞机。

多情的男子,乃是极端易受感动的磁针,他所爱的女子的心情或起或伏,丝毫逃不过他的眼底。奥媞儿与我同坐一边,又各在桌子的尽头处,我自然看不见她的脸;但是,此刻她听着福朗素华的话,面上怎样显出倾倒的神气,我却一概知道。这一次的晚饭,至今还是历历如在目前。我那时的心情,活像一个父亲对于他唯一的女儿爱如珍宝,却因一种不幸而难免的境况,携带她到了一个瘟疫流行的地方,后来知道这地方有疫症,也就无可奈何,只怀着九死一生的痴望,祈祷平安而已。假使晚饭后我能够把奥媞儿挪开,不让她在福朗素华的队伍里,假使没有人向她说这些最能使她倾心——我晓得她倾心——的话头,也许我能够把她从可怕的霉菌堆里拖了出来。而今事已至此,我实在没奈何了。

一个机会来了。这并不是我有什么妙手段,却是因为晚饭后,福朗素华给一个妇人名叫爱莲的拐到中华厅去了。这中华厅,乃是姨妈歌籟因见那一双双一对对的男女如饥似渴地寻找幽僻的所在,特为他们而设的。我趁此机会,得与一个漂亮女人谈到关于福朗素华的一种又稀奇又确实的谈话。这女人名叫于繁,她的丈夫

^① 孔拉德(Conrad)是德国的社会改良主义者;高昆(Gauguin)是英国的后期印象派,都是19世纪的人。

也是海军里的一个船长兼海军部里的参赞。

“你觉得克洛桑的话很有听头吗？……”她说，“我很知道他的来历，因我父亲曾在杜陇做过海军区副司令，我在那边过了整个的少女时代，所以我在杜陇便很认识他。我还记得那时节，男人们都说他是装腔作势，有些还说他不忠实，但是妇人们却像苍蝇见臭肉般追随着他……我那时年纪太小，但我却听见人家叙述。”

“请您说吧，我对于这个很有兴头。”

“唉！我记的不大清楚了。我想他原是卖弄风流的人物。他每次同一个妇人来往，一定自作多情，缠绵悱恻地只一味逢迎她。一封一封的情书，一束一束的鲜花，便把那妇人降服了。忽然间，他又丢了她，去找另一个妇人。连那一个被捐弃的妇人自己也不知道他更动的原因……这孩子守着很严的规律，为着自己限制起见，每天晚上十点钟一定要睡觉。人家说他的严格自治：哪怕世界第一的美人在他的屋子里，到了十点钟，也要给他撵了出来……他在爱情上，心肠又硬又狠，以为一切这些事情都不过是一种不关重要的游戏，他是这样的心理，以为别人也是这样的心理。您想想看，他这样的性格，该给人受了多少痛苦！”

“是的，我很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人们为什么爱他呢？”

“唉！这个吗？你晓得……举个例给你听，我一个女朋友也曾爱过他，她告诉我说：‘这事儿可怕极了，但是经过许久的时间我还医不好自己哩。他的性格儿非常复杂，缙缙可喜，而又诛求无厌，有些时候又野蛮，又冷酷，然而有些时候却又温柔，又低声下气……我同他来往了好几个月才发觉了他只能使我不幸。’”

“现在你的女朋友已经脱身了吗？”

“是的，现在很好了，她谈到这个都只是笑着说了。”

“你相信不相信此刻他又正在向爱莲大施魔术呢？”

“唉！这个自然，但是这一次他却遇着比他强的敌手了。再说，像她那么一个女人，年纪又轻，在社会上又有地位，怎肯落他的

圈套？凡是经过福朗素华的手的女人，都给他败坏了名誉，因为他总忍不住要把他的恋爱的经过对谁都说起。在杜陇的时候，头一天他得了一场新胜利，第二天便全城皆知。”

“依你说，你们的福朗素华却是个可恨的人了。”

“这又不然”，她说，“他可爱的地方多着呢……只一层，他是如此。”

我们差不多永远是我们的不幸的主动者。我起先还识时务，本来已经立意不对奥媞儿谈起福朗素华。但是，在归途的车上，我却不能不把刚才的谈话向她提起，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大概是因为那时我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引起奥媞儿的兴味，可以看见她聚精会神地听我的话，因此我便乐不可支。或者又因为我有一种狂妄的幻想，以为这一种对于福朗素华的严厉批评，可以使奥媞儿一辈子不敢近他。

“依你说，他又是一个会订乐谱的人了？”当我住了嘴的时候，她问。

我自不小心，飞符召鬼。鬼来了，我再也没法驱除。我整夜的，把他的为人，他处世的古怪行为，凡是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了她。

“认识得透这么一个人，也怪好玩的。你不愿请他来一次吗？”奥媞儿毫不着意地对我说。

“我愿意得很，如果我们再遇着他，自然请他来；但是，恐怕他要回杜陇去了……你喜欢他吗？”

“不，我顶不喜欢他的鬼样子：眼睛紧紧看着女人们，把人家当作水晶人儿似的。”

十五天后，我们在姨妈歌籟家里又遇着他，我问他是否离开了海军。

“不”，他说的时候，面容粗暴，差不多可以说是无礼，“我的水道的职务，要六个月的实习期。”

这一次,他和奥媿儿作很长的谈话。我看见他们两人同坐在一张绒制的安乐椅上,低着头,互相朝对着,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

归途上,奥媿儿一言不发。

“喂”,我向她说,“那海军军官,你觉得怎样?”

“他很有趣。”奥媿儿只回我一句话,直到家里都不再说什么了。

从此以后,姨妈歌籟家里的许多礼拜二,都有奥媿儿与福朗素华的踪迹。他们二人等到酒席一散,便一块儿躲到中华厅里去了。我自然觉得非常伤心,却又留神不让人家看出来。我忍不住和别的女人谈起福朗素华,我希望她们都批评他庸庸碌碌,我便可以转告奥媿儿。谁料刚刚相反,她们差不多全都称赞他。甚至于那识事明理的爱莲——她的丈夫姓田泽,奥媿儿因她智慧过人,加她一个绰号叫美娜儿佛^①——也对我说:

“说哪里话?他这人很得人心,你信我的话吧。”

“但是,他拿什么来博得人心呢?我曾经很留心听过他的说话,也没有什么效果。在我看来,他天天不外那些老话套。他谈到印度支那,谈到侵略的民族,谈到“强度”的生活,谈到高昆……第一次听他说话的时候,我以为是很值得注意的人物。后来我却看破了,他只不过是聊以充数而已,只须同他见一次面尽够了。”

“呃,也许是吧。你未尝没有一部分的理由。但是他所叙述的历史多么好听啊!麦赛那,妇女们乃是一班大孩子。她们还存着爱听奇事的心理。再说,实际生活的框子窄狭得很,她们总希望逃了出去。你晓得不?天天要照顾着屋子、厨房、宾客、儿童,多么讨厌啊!结了婚的男人,或巴黎的鳏夫,也像妇女们一般地成为家庭的机械、世俗的仆役,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有新鲜的事物送到我们跟前来。至于像克洛桑这一位海军军官便不同了,在我们看来,

① 美娜儿佛(Minerve)是古时很有智慧的女子。

他有一双干净的手,会把我们从俗网里拉了出来。”

“但是,你究竟觉得不觉得克洛桑的态度乃是令人难堪的假浪漫主义?你说的是他所叙述的历史……至于我,我听说他的奇遇便觉得可恨……显然是他捏造的。”

“哪一桩是他捏造的?”

“唉!你是晓得的:贺诺碌碌的英国女人看见他渡过了河之后便自投水;俄国女人寄给他一张照片,用发辫作镜框子;都是捏造的。我觉得这些话头,真是味同嚼蜡……”

“他这些历史我倒不晓得……是谁告诉你的?奥媿儿吗?”

“这事人人皆知,谁不会告诉我,你何必一定要说是奥媿儿呢?……请你凭良心告诉我,你是不是觉得他莽撞讨厌?”

“你要说是呢便是……但是人家总忘不了他那一双眼睛。再者,你所说的话都不的确。你只从他的轶事上看他,哪里看得出来?如果你同他说话,包管你看得出他是十分老实。”

麦尔梭路常有嘉尔涅上将的踪迹。有一天晚上,我设法弄他独自和我捉对儿谈话,我问他克洛桑是什么人物。

“呀!”他说,“他是一个真真的海军军官……将来我们的大首领里头总该有他的一席之地。”

我决意与福朗素华所给我的那种可恶的暗示搏斗,压下了我不愿再见他的念头,不偏不党地给他一个正确的评判。但是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在哈尔夫家里认识他的时候,他对我表示一种轻视的态度,后来我们重新遇着的第二天晚上,我还引了烦恼的印象。近数日来,他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无言的敌气的暗示,努力想要做克己复礼的工夫,然而我想——也许想得有理——此刻他因奥媿儿之故而关心于我,我非但不因此而接近他,倒反疏远他了。

我请他到我家吃饭,我总想看怎样有情趣,结果是毫无所得。他倒还聪明,到底胆子太小了。他常借一种很厉害的自治力来战胜他的怯懦,我最恨的便是这种人。在我看来,我的老朋友哈

尔夫与比尔特郎实在比他值得注意多了。我不懂奥媞儿对于他们二人如此的疏远而藐视,而对于福朗素华的谈话却这般津津有味。有了他在场的时候,她便变了另一个人儿,比平常更加标致。有一天,福朗素华与我同在她的跟前谈起恋爱。我记得那时我说,想要在恋爱上得到一种美妙的心绪,除非是无限钟情一切不顾,至死不变。奥媞儿听到这里,和福朗素华丢了个眼色,我觉得奇怪得很。

“钟情有什么重要,我全不懂得”,他说时,用他那种推敲的语法,表示一种抽象的、坚强的见解,“一个人只该过现在的生活。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乃是:每一顷刻间,把凡可以压制强度的东西都抽了出来。想要达到这个目的,须靠着三种方法:第一靠能力,第二靠危险,第三靠欲望。至于想要靠着钟情来维持一种消灭了的欲望,为的是什么?我真不懂。”

“为的是我们只能在难与久里头找得出所谓强度来。你不记得卢梭的《忏悔录》吗?卢梭说,在一个清白的女人的裙角上碰了一碰,比之占领了一个易得的女人,更快乐了百倍。”

“卢梭是个病人。”福朗素华说。

“我听见人家提起卢梭我便头痛。”奥媞儿说。

我看见他们联合来对付我,我便提出又笨拙又激昂的抗议,索性替那一位与我无关的卢梭先生做辩护士。我们三个人都晓得,自此以后,在透明的假面具之下,再没有一次谈话不机密,不危险了。

也曾有许多次:福朗素华谈到他的职业的时候,我听得非常有趣,把我那些仇恨的念头忘记了好几分钟。晚饭后,他用海军的旋转步伐转过了客厅,对我说道:“麦赛那,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怎样消遣吗?我在马翰上将的旧书堆里,研究纳尔逊的战争。”我不由自主地觉得从前哈尔夫或比尔特郎来时给我的愉快,又由他带了一点儿来了。

“真的吗?”我回答他说,“但是,究竟你是为消遣而研究它呢,

还是以为于你有益处呢？海军的战术该是变化得很厉害了。从前那种袭击法、趁顺风法，以及占地势放炮法，至今还有些任何的价值吗？”

“你不要这样想吧”，福朗素华说，“博得凯旋的要素，不分水陆，无论今古，都是一样的。休说纳尔逊的时代、便直溯到安尼巴尔^①的时代、赛沙尔^②的时代，也和今日一般。试看阿布基之役^③……英国人的战功是怎样得来的……起先是靠着纳尔逊的毅力，搜遍了地中海，找不着法国的舰队，始终还是不住地搜寻。其后是靠着他的当机立断，当他发现了敌人又遇着顺风的时候，即刻定计，毫不游移。你看，这些要素：毅力、果敢，会不会因有了铁甲无敌舰便失了他们的价值呢？我以为不会的。再说，一切战略的根本要旨也是万古不变的。喂，看吧……”

他在我的桌子上拿了一张纸，又在他的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

“这是两方面的舰队……这一个箭形符号乃是风的方向……这一边，这些虚线乃是水浅的地方……”

我弯着腰，在他的头上俯瞰下去，奥媿儿也是同桌而坐，两手捧腮，正在欣赏福朗素华的谈论。不时竖起两道长睫，眼睛团团地瞟我一眼，察看我的神气。我自思自想道：

“假使我自己向她叙述一场战事，她会不会听得这般津津有味呢？”

在福朗素华来拜访我们的几天内，还有另外一桩事情气煞我的，乃是：奥媿儿向他叙述过去的好些小事情，又把从前我在订婚时代灌输给她的思想表达给他听，真是神采奕奕，毫无倦容！这些话头，她不曾对着重述过一次，我以为她已经一概忘掉了。谁料我那可怜的学问，灌输到她的脑筋里，平日毫无影响，此刻却借弱女

① 安尼巴尔(Anibal)是第三世纪 Kart-Hadatshe 的名将，战功甚伟。

② 赛沙尔(César)是第一世纪罗马名将。

③ 阿布基(Aboukir)之役，纳尔逊大破法国海军。

的雄谈来感动另一个男子了！我一面听，一面想：昔日的黛妮丝，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费尽精力来造就一个人心，结果只是采蜜痴蜂，为人辛苦！千古如斯，真是令人不胜浩叹哩！

说也奇怪，他们二人的真结合的初期，说不定同时便是我的相对的安谧的短期间。数礼拜以来，福朗素华与奥媞儿在我的眼里，在我们一切的朋友眼里，都觉得他们讨厌。于是他们忽然变为非常地谨慎，不常在一块儿，尽管在客厅里也不肯同在一伙。她绝口不提起他。如果有一个女人为好奇之故在她跟前提起克洛桑的名字，她冷冷地答应了些闲话；连我自己，在几个礼拜内，也被她瞒过去了。但是，事有不幸，我对于与她有关的事情，便格外留心，她所谓的鬼悟性，实在不错。所以不久我使用我的理解力来揭破这种态度的假面具了。我自思道：“这个正是因为他们背着我的眼睛常常自由会合，所以晚上他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说了。此刻他们掩耳盗铃，假装着少言寡语的样子，无非是这个缘故。”

我已经习惯了把奥媞儿的一言一语，用可惊的悟性来分析。这时节我觉得她每一句话里头都藏着一个福朗素华。他因博慈医生^①的介绍，得与法朗士^②熟识，每逢礼拜天早上都到赛夷别墅去一次。这事儿我知道得很清楚。而这几个礼拜以来奥媞儿恰恰对我说起法朗士的历史都是些有趣的、心腹的话头。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田泽夫人家里吃晚饭。奥媞儿平日在这一家老是沉静寡言，锋芒不露。而这一晚却逸兴遄飞地批评法朗士的政治思想，惊动了一座的宾朋。我对她说：

“爱人，你今天晚上多么风光！……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个。你是怎样打听得来的？”

“我吗？”她又高兴又担心地说，“我真的很风光吗？我自己不曾留意到。”

① 博慈(Pozzi)是个大医家，以妇科著名。与法朗士同时。

② 法朗士(Anatole France)是法国近代大文学家。

“奥媞儿,你不必自己辩护了,这并不是是一种罪过。人家正因此觉得你很聪明……我一切的话头,是谁传给你听的?”

“我记不得了。有一天在一间茶馆里,一位某先生,他认识法朗士。”

“那位某先生究竟是谁呢?”

“唉!我忘了……我哪里会关心到那些人的名字儿?”

可怜的奥媞儿,多么笨啊!她想要保持着平常的风度,不肯说一句露面的话,然而她的话句句都有爱情浮现出来。这使我联想到一个被水淹过的草场,表面上好像是毫无所损,草直而劲,像没有经过水淹的一般。然而我们却觉得步步泥泞,渍地皆透。奥媞儿只晓得注意到直接点,不肯提起福朗素华的名字,却没有看到间接点,以致她的言语上头,恰恰把他的名字映现出来,活像有光的大桌子似的。我已经识透了奥媞儿的脾气,她的意思,她的信仰,都给我晓得了,所以我要观察这一次急剧的变化,实在是容易、有趣,同时又是最难堪的事情。她虽则不很虔心,平日总还信教,每逢礼拜天一定去做弥撒。此刻她却变了,她说:“我是耶稣降生前6世纪的希腊女子,我是无神教。”这些话头,我敢断定是福朗素华的口吻,活像是经过他签字盖印,丝毫不会假的。她又说:“生活是什么?四十年可怜的光阴只在一团烂泥里混来混去。你还想要人家把一分钟的时间来自寻无用的烦恼吗?”我想:“这又是福朗素华的哲学,换句话说,是俗不可耐的哲学。”有些时候,她关心于某事,在我看来,是不照常的,于是我在她这种言语举动与她的思想的真对象二者之间,很费了些时间来思索,才看得出关键来,例如,她本来不看报纸的,有一次她看见了“南方树林的火灾”一个题目,便从我手里抢了那一张报纸去。

“奥媞儿,你关心于树林的火灾吗?”

“不”,她一面说,一面把报纸抛还了我,“我只想要知道在什么地方罢了。”

于是我便记起了福朗素华有一所小房子在波华陇的松林里。

奥媿儿活像一个藏物为戏的孩子,把她所想要隐藏的东西摆在房子的中间,当着众人的眼睛,悄悄地放到地毯底下去,惹得人家又笑她,又爱她。因为她那种天真烂漫的提防,我倒给她感动了。每逢她从她的朋友或我们的亲戚嘴里得了些什么消息,回来告诉我,一定指名道姓,说是谁说的谁说的,至于从福朗素华嘴里得来的,便只说:“人家……人家说……有个人告诉我说……”她对于海军方面的事情,有了惊人的知识。她知道我国将有一艘更快的新巡洋舰,一艘新式的鱼雷艇,又知道英国的舰队快到杜陇来了。听见她说话的人都很惊奇地说:

“这是报纸上没有的……”

奥媿儿觉得说话过度了,慌忙班师退守:

“呀?我不知道……这消息也许靠不住。”

偏是这种消息才靠得住哩。

她说话的字眼,变了福朗素华的字眼。福朗素华的“什物单”,从前我对爱莲说过所谓“聊以充数”的谈话,如今又轮到奥媿儿来重述了。她谈到“强度的生活”,谈到侵略的快乐,甚至于谈到印度支那。但是,福朗素华那一种硬壳的话头,经过了奥媿儿的掩饰的心情,却丧失了它们的轮廓。我跟寻着蛛丝与马迹,毫无可疑;但只看见它们已经改变了形状,好像经过大湖的河水,不复有它的坚硬的河岸,只剩得些小小波涛,卷舒侵啮着一道模糊的微影。

十二

我有的是铁证成堆,没有怀疑的余地。纵使奥媿儿不是福朗素华的情人,至少他们是常常秘密地见面。但我总还不能决意对她说穿。说穿了有什么好处呢?我把我的不能和解的脑筋所记录下来口供,所辨别出的零言碎语,都说穿了给她听吗?她听了之后,一定是哈哈大笑,很温柔地望着我说:“你倒会拿我来开心哩!”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又怎样回答她呢?我能够威吓她吗?我希望断绝了恩情,撩开手吗?再说一层,表面上看来虽则如此,晓得是不是误会呢?当我对我自己很忠实的时候,我晓得绝对不是误会;但是,我那时节的生涯甚恶,所以有好几天我只在似真非真的假定里马马虎虎地过去了。

我真是坐困愁城,奥媞儿的举动及其思想之秘密都变了我摆不脱的烦恼。法鲁华路的办公室里的我,差不多整天不做事,只是双手叉腮,深思默想。夜里直到三四点钟才能够睡着,一个一个的问题都在脑海里打滚,末了还是不能解答,枉费心思。

夏天到了,福朗素华的实习期已满,仍旧回杜陇去了。奥媞儿像个没事人儿,不愁不闷,我也就稍为放心些。我不晓得他们是否通信,总之,我一封信都没有看见,所以我觉得奥媞儿的言语里头,也就少了许多令人担心的黑影儿了。

我要等到8月才能够到外边过暑假,因为我父亲要在7月里到维西医病去,所以我7月里不能离开巴黎。但是,差不多整整一个冬天,奥媞儿都是不舒服,所以我们商量好,叫她在7月里到特鲁维尔的淑恩别墅去住一个月。未到行期以前十五天,她对我说:

“如果你不见怪,我情愿到一处清静些的海滨去,不想住到姨妈歌籓的别墅去。诺尔曼地的海岸,说起令人头痛:人太多了,尤其是在那一所别墅里……”

“奥媞儿这又奇了!现在轮到你厌恶社会了吗?你平日专骂我不爱交游哩!”

“这要看精神的状况如何。此刻我却需要清静寂寥……我想在伯尔丹找一个清静的所在,你说好不好?我从来不曾到过伯尔丹,人家都说好得很。”

“是的,爱人,好得很,但太远了。你若住在特鲁维尔,我每逢礼拜天还可以去看你一次,在伯尔丹便不能够了。再者,姨妈歌籓要等到8月1日以后才住到那边去,那么,你可以自己享用一所房

子……何苦要改变呢？”

她显然是打定了主意要到伯尔丹去，三番两次的要求，说得娓娓动听，直到我让步了为止。我真不懂。我起先料她想要求住近杜陇去^①，这倒容易措辞；因为那一年的夏天，天气极坏，人人都嫌诺尔曼地的湿气重，她也就尽可借题发挥。而她却只要到伯尔丹去，我虽则看见她去了，未免很不快活，但我一想到她往这个安全的方向走去，我尽可以高枕无忧，却又感觉到几分欢喜。我送她直到车站，依依不舍。这一天，她却是缠绵悱恻，格外多情。在月台上，她同我接吻。

“Dickie，好好地消遣吧！千万不可忧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同迷萨出去玩，她一定很喜欢的。”

“迷萨不是在冈都吗？”

“她快到巴黎来了。下礼拜整整七天都住在她的母家。”

“你不在家，我还有心出去玩吗？……我只好独守空房，吊影自怜罢了。”

“千万不可如此”，她一面说，一面抚摩着我的脸，活像一个慈母……“我不值得人家这样关心于我，我原是个不关重要的人……Dickie，莫把生活看得太重了……原不过是一场游戏。”

“还不是快活的游戏哩。”

“不是的”，她说到这里，面上也露出一线愁痕，“这不是一场快活的游戏，而且是艰难的游戏。不愿做的事情偏不能不做……我想现在是上车的时候了……再见吧，Dickie……事情是这样就行了吧？……”

她再同我接一次吻，当她的脚站在踏板的当儿，回头一笑，两靥生辉，我的魂灵儿几乎给她勾摄了去。转瞬间，她进了火车室里，不见踪影了。她最讨厌的是临窗道别，而且她平日还不喜欢柔

① 杜陇(Toulon)在法国南部，近马赛。伯尔丹(Bretagne)在法国西北部。特鲁维尔(Trouville)更偏于北。诺尔曼地是北部海滨的总名称。

情软意哩。不久以后,迷萨对我说她的心肠硬。这话也不尽确切。她的本性倒反是仁慈慷慨,只不过为一些剧烈的欲望所摇动罢了。她正因为怕被慈悲心所驱使来抵抗自己,所以不愿沉溺于其间。那时节,如果她真个紧紧地、水泄不通地,把她的感情尽量地压榨出来,适足以使这一个美人儿变丑陋了。

十三

第二天恰是一个礼拜二,我晚上在姨妈歌籁家吃饭。她招待宾客直到8月才止,但是夏天的人却少了些。我坐在嘉尔涅上将的旁边。他同我谈天气,谈下午的一场大雨浸没了巴黎,末了他对我说:

“喂!我把你的朋友福朗素华安插好了……他要研究伯尔丹的海岸,我已经给他在伯莱斯特^①找到了一件暂时的差事。”

“在伯莱斯特吗?”

我看见眼前的酒杯花瓶,都像风车儿般旋转,我以为我马上就会昏倒。然而社会的本能在我们身上变了这样强固,以至于我们临死还要假装着没事人儿哩。

“呀!”我对上将说,“我并不曾知道……已经许久了吗?”

“只有几天。”

我继续地同他作长时间的谈话,谈到伯莱斯特的口岸,及其海军根据地的价值,谈到些旧屋子,又谈到了窝邦^②。我的思想灌输到两层绝对不相同的平面上。在上的一层,乃是平常而正确的字句,我想用这些字句来维持着嘉尔涅上将的想象,好教他认为我是没事人儿,遇此天无片云的良宵,正在大快乐而特快乐。至于在下较深的一层呢,却隐藏着听不见的声音,正在自言自语道:“怪道奥媞儿硬要到伯尔丹去,原来为的是这个啊!”我的脑海里忽然现出

① 伯莱斯特(brest)乃是伯尔丹所辖的一个小地名。

② 窝邦(Vauban)是法国17世纪的名将。

了一个奥媃儿,正在伯莱斯特的路上,将身斜倚着他的臂膀,昔日我所钟爱、我所看惯了的活泼泼的脸庞儿,也正朝着他哩。也许她便在他那边过一个晚上。她所择定居住的海滨,名叫莫尔嘉,离伯莱斯特不很远^①,也许她不来,却是福朗素华到海边去看她。他此刻该是伴着女将军,徘徊泉石之间了。这样一种散步,奥媃儿能使河山生色,不问可知。有一件意外的事情,最能使我感动者,乃是:我的精神上得了一种难堪的快乐。自从奥媃儿玩她的戏法之初,我便提出了种种问题,自从她要到伯尔丹去,我便似乎已经很明白地解决了;到了这一次,越发可以作一个切实的解答:“福朗素华早已在那边了。”证明了他真的在那边,我的方寸虽乱,而精神则安。

回家后,整整的一夜我只自问事情怎样办好。搭火车赶到伯尔丹去吗?一定只看见奥媃儿正在海滨映日,态度雍容。那么,我倒像个疯子,甚至于毫无把柄。因为恐怕我又相信福朗素华虽则来了,却又去了,这也是很可能的事情……此时我的心绪,最厉害的,乃是觉得无药可医,因为无论哪一种办法都是不便于我的。我第一次对自己说:“事已至此,该不该同奥媃儿分离呢?她的性情如彼,我的性情如此,她不愿意做一点儿安顿我的事情,非但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一定不愿意,我便一辈子不得安稳;那么,倒不如各走各的路还好些。我们没有孩子,要离婚容易得很。”于是我想起了,很清楚地想起了昔日不曾遇着她的时候,我那种平淡无奇的幸福。那时节,我的生活,纵使不见得伟大,至少可以说是自然而甜蜜。……但是,这计划尽管放在心头,我又分明晓得我不希望能够实现:我的生活,再也不能缺少了奥媃儿。

我辗转反侧,总睡不着。我幻想着乡村风景,一五一十地数着一群羊儿,想借此催我睡着。然而心绪烦扰的当儿,什么法子都是

^① 莫尔嘉(Morgat)与伯莱斯特同在 Finistire 县。

空的。也有些时候我的脾气发了,自己骂道:“为什么一定要爱她,爱别人不行吗?她美?不错。但是除了她,也还有好看的女人,比她聪明的多着呢?奥媿儿的短处不算小了,她专会撒谎,而我生平最恨的便是这个。那么,我不能摆脱羁勒,求一个解放吗?”于是我便絮絮叨叨地说:“你不爱她,你不爱她,你不爱她。”……我分明晓得这些都是假话,我实在是莫名其妙地爱她,她比什么都可爱。

又有些时候,我怪自己不该让她走。但是,我能不能阻止她呢?那时,我觉得一种宿命的、有力的心情拉着她走。我的心里便有了好些神话里的佳人的幻象。我觉得她对于她所做的事情非常抱憾,却又不能不做。那一天,我不难横躺铁轨,阻其去路;但是,她为着要会见福朗素华,也不难怀着残忍的慈悲,超越过了我的身子哩!

将近天亮的时候,我勉强地设想我是误会,以为我所得的消息都证明不得什么,甚至于奥媿儿也不一定知道福朗素华是同在一县里。但是我又分明晓得这种设想都不对。到了天亮,我才睡着了一晌,却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巴黎的布尔邦宫附近的一条路上散步。一盏旧式的路灯照耀着,我看见一个男人在我的前面急急忙忙地跑过去了。我认得很清楚那背脊是福朗素华的背脊,我在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向着他便放。他应声坠地,我周身松快,却又满心惭愧。于是便醒来了。

两天后,我收到奥媿儿的一封信,说:“天气很好。崖石可爱。我在旅馆里认识了一个女人。她认识你。她名叫朱汉夫人。她有一所房子在冈都祆的附近。我每天洗一回澡,水很暖和。我已经在附近的地方玩过了。我很喜欢伯尔丹。我也曾在海上遨游。我希望你不烦闷。你出去玩不?上礼拜二你在姨妈歌籁家里吃晚饭吗?你看见了迷萨没有?”直到末了的两句话是:“我很爱你,我吻你,爱人!”信里的字比平日的字稍为大了些,一看便晓得她想要填满四页纸,不致使我难堪,同时又晓得她很辛苦才能够填得满。我

自思道：“她一定忙得要命，他等着她。她对他说‘少不得我还要写信给我的丈夫’哩。”于是我幻想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多么好看。我只祝她早日归来，别的都不想了。

十四

奥媞儿去后的第二个礼拜，迷萨打电话来说：

“我晓得你只一人在家，奥媞儿撩开手走了。我也只一人在这儿。我因为有事干来巴黎走一趟，顺便呼吸些巴黎的空气，此刻住在我父亲母亲的家里。他们都不在家，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守着这一所房子。你能不能来看一看我？”

我心内自思，我终日在种种可怕的思潮里挣扎，毫无用处，倒不如同迷萨谈谈，也许可以借此忘记了许多的胡思乱想。所以我便和她约好当天晚上相会。到了晚上，是她自己出来给我开门，所有的仆人都出去了。我看见她漂亮得很。穿的是玫瑰色的丝织的寝衣，这寝衣乃是依照奥媞儿借给她的样子去订做的。我注意到她的头发也变了奥媞儿一般打扮了。自从大雨那一天以来，天气大变，晚上冷得很。迷萨早已在火橱里生了火，自己坐在火橱前面的一堆垫子上，我坐近她的身边。于是我们开始谈话，谈到我们的家庭，谈到那讨厌的夏天，谈到冈都玛，谈到她的丈夫，末了，又说及奥媞儿。

“你得到她的消息吗？”迷萨对我说，“她不曾写信给我，在友情分上未免说不过去吧！”

我对她说我收到了两封信。

“她遇着了些什么人没有？她到过了伯莱斯特没有？”

“没有”，我说，“伯莱斯特离她所在的地方不很近。”

我虽这般答应，但又觉得她的话里有文章。迷萨的手腕上有一只蓝绿两色的琉璃手镯，我说我很喜欢这手镯，便把她的手腕拉近来看。她弯腰就我，我趁势便揽住她的腰，她听凭我做。我觉得

粉红罗衣裹着的她，实同裸体。她露着不放心、有疑欲问的神气，眼睛紧紧地望着我。我弯腰就她，唇吻相接，觉得她的两乳紧凑地、力量加倍地抵抗着我的胸膛，恰像昔日我们比武的光景。她自己将身往后倒下，于是，垫子堆上，炭火榻前，她便成了我的情妇。我不感觉得一点儿恋爱的情绪，但我偏想要她。我对我自己说：“如果我不要了她，岂不是个脓包吗？”

我们再坐起来的时候，火榻里只剩着最后一块快要成灰的木炭。我握着她的手，她很快活地、很胜利地望着我；我只觉得苦恼，情愿即刻死去。

“你在想什么呀？”迷萨对我说。

“我在想那可怜的奥媿儿……”

她的仇心顿起，额上露出两道很深的皱纹说：

“你听我说，我爱你，我现在再也不愿你说这些令人笑煞的话头。”

“为什么令人笑煞？”

她犹豫良久，定睛望着我说：

“你真的不懂呢，还是假装不懂呢？”

我早已猜着她想要说什么话，依理我应该不让她说出口，但是我又想要知道详情，我便说：

“真的，我不懂。”

“唉！”她说，“我呢，我以为你是知道的，只不过太溺爱了奥媿儿，不愿同她分离，甚至于不肯同她说穿……我三番两次想要尽量地告诉你……只一层，我又是奥媿儿的好友，真教我左右做人难……也罢，现在我爱你，比爱她胜过千倍……”

于是她告诉我，说奥媿儿是福朗素华的情人，已有六个月之久，连她自己也给奥媿儿央求代为转致信件，好教杜陇的邮戳不到我的眼里。

“你试想想，我这般爱你，又不得不顺着她的央求，真令我多么

难过啊！……我爱了你三年之久，你一点儿看不出来吗？……男人们是不会体贴人情的……现在好了，再也不怨你了。你看将来我怎样使你快活。你真值得爱恋，我对于你只有赞美……你的性情多么可爱啊！”

她不住地歌功颂德，我不觉得一点儿快乐。我想道：“这都是些假话，我哪里会有好处呢！……我少不了奥媿儿……为什么我在这里？为什么我搂抱着这个女人？”那时节，我们正像一双快活的情人，比肩而坐；但是，我却恨她。

“迷萨，我问你怎么能够辜负了奥媿儿的信托？这真令人可恨！”

她惊得目定口呆，紧紧地望着我。

“唉！”她说，“骂得好厉害！……倒是你来给她辩护！”

“是的，就说你为的是我，我也不觉得你好。奥媿儿是你的朋友……”

“她从前是我的朋友，现在我再也不爱她。”

“在什么时候起？”

“在爱你的时候起。”

“但是，我很希望你不爱我……我呢，如此的奥媿儿，我还爱她（我说时很严厉地注视着迷萨，她周身颤动）。要问我为什么爱奥媿儿，我实在也很难说……我想是因为她不使我讨厌，因为她是我的生命，我的幸福。”

她很悲惨地说：

“你这人真是古怪！”

“也许是吧。”

她思忖了一会儿，便把头伏在我的肩膊上，怀着无限深情，对我说了好些情话；那时节，假使我自己不很钟情，睁开些我的眼睛，一定会给她感动了。她说：

“也罢，我呢，不管你怎样，我只爱你，我只愿给你幸福……我

愿拿出我的十二分热诚来对你,为你赴汤蹈火,一概不辞……余良此刻是在冈都玛,他让我逍遥自在……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还可以到那边看望我,因为他每礼拜有两天要到基沙尔堤去的……将来你看,你已经失了你的惯常的幸福,我会替你找回来。”

“谢谢你吧”,我冷冷地说,“我现在很幸福。”

这一幕剧延长到大半夜。我们的态度与姿势,都正在表演着爱情;而我却觉得心里起了一种不可索解的、很凶的怨恨。到底我们还是珍重道别,互抱着接吻。

我发誓不再去看她,但是,当奥媿儿不曾回来的时候,我忍不住还常常到她家里。我料不到她的胆子这么大,竟敢在客厅里委身于我。那些女仆们,时时刻刻有进来的可能,她也毫不避忌。我陪伴着她直到早上两三点钟,往往是一言不发。

“你在想什么呀?”她不住地这样问我,勉强很客气地微笑。

我一面想:“她这般假啼伪笑,哪里比得上奥媿儿!”一面回答她说:

“想你。”

今日我平心静气地思量,实在觉得迷萨的性情不坏;但当那个时候,我却硬着心肠对待她。

十五

有一天晚上,奥媿儿终于回来了。我到火车站去接她,我打定了主意,想要一字不提。我分明晓得说穿了也没用处。我责备她吗?她一定不承认。我把迷萨的话告诉她吗?她一定说迷萨造谣。我自己固然晓得迷萨说的是真话,但又有什么效果呢?我在月台上踱来踱去,混在许多面生的人里头,饱受了油炭的气味。我不住地喃喃自语:“既然我少了她便不快活,既然我分明晓得我不能断绝恩情,不如索性趁着再会的时候尽量地乐她一乐。何苦惹她生气呢?”停一会儿,又转了一个念头:“好一个脓包!只消三

五天的工夫,振作精神,强迫着她变个样儿。要是她不变,我便强迫着我自己变,变成了缺少了她还能够生活的习惯就好了。”

一个当差的把一块告白牌挂起来,牌上写着:“伯莱斯特的特别快车。”我便停住了脚步。自己骂道:

“总而言之,未免太执迷不悟了。假定1909年的5月你在佛罗罗兰的时候,住在另一个旅馆里,你便一辈子不知道世界上有个奥媞儿,难道你便不能生活了吗?便不幸福了吗?现在虽则我们俩相处很久,难道便不能假定她不存在吗?”

正想时,看见远远的一个火车头冒着烟火,一乘火车朝着我们来了。一切的事物到我的眼里都不像真的,甚至于想不起奥媞儿的容貌。我向前走了几步,看见许多人头探出了车窗的外面。车还没有停,便有好些人跳下来了。不久便人山人海拥挤着走。好些工人推着货车。……忽然间,我看见远远的一个倩影,便猜是奥媞儿。数秒钟后,她越走越近,身边有一个苦力,替她拿着灰色的提包。她面带光彩,一看便知道她快活。

她上了汽车,对我说:“Dickie,我们就去买些香槟酒,买些鲟鱼蛋,今天晚上开一个小小的夜宴,像我们从前度了蜜月回来一般。”

依你看来,这些好像都是假仁假义的话。但是,非深知奥媞儿者,实在不能轻下批评。她同福朗素华所消受的大好时光,自然已经细细地玩味过;此刻她又预备在现在里寻快乐,又想尽量地与我同享大好时光哩。她看见我满面晦气,不说不笑,便很失望地说:

“还有什么事情呀,Dickie?”

我起先三番两次打定了不说话的主义,到底还是不结实;我在她跟前,把我所想要隐藏的心事都倾泻了出来。

“有的是:人家告诉我,说福朗素华此刻在伯莱斯特。”

“谁告诉你?”

“嘉尔涅上将。”

“说福朗素华在伯莱斯特吗?后来呢?……这事儿为什么苦

了你?”

“为的是：他离莫尔嘉很近，颇容易去看望你。”

“容易得很，这般容易，所以……如果你要彻底查究，我便尽情告诉你，他真的去看望我了。这事儿得罪了你了?”

“你不曾写信告诉我。”

“你记得的确吗？我却以为……总而言之，就算我不曾写信告诉你，也不过是因为我觉得这事儿毫无关系，是的，毫无关系。”

“我的意见却不如此。人家又告诉我，说你们秘密地通了许多信。”

这一次，奥媿儿像是给我们着了痛处，几乎魂飞魄散。这种神情，乃是她的破题儿第一遭。

“是谁同你说的?”

“迷萨。”

“迷萨！……真不要脸……她造谣了。她拿出些信札给你看吗?”

“不……为什么你要说是她捏造的呢?”

“我一点儿不晓得……因为妒忌吧。”

“这是一段站着睡觉的故事^①，奥媿儿。”

我们回到家里来了。奥媿儿一见了僮仆们，仍旧露出纯洁的、销魂的微笑。她走进了她的卧房，脱了帽子，对着镜子理发。她在镜子里看见我在后面双眼紧紧地望着她的思忖的面色，她也向着我微笑。

“可怜的 Dickie!”她说，“我只离开了你三五天，你便要疑神疑鬼的……你真是个负心汉，先生，我哪一时哪一刻不想起你？我马上就给一个证据你瞧。请你把我的提包递过来。”

她开了提包，抽出一个纸包儿递给我，原来是两部书，一部是

① 站着睡觉的故事，意思是说不真确。

《一个寂寥的游人的幻想》^①，一部是《巴尔务的修道院》^②，两部都是古版的书。

“然而，奥媞儿……谢谢……真是难得……你怎样找得来的？”

“我在伯莱斯特的许多旧书摊上大搜特搜，先生，我总想带些东西回来给你。”

“那么，你是到过伯莱斯特的了？”

“自然，我离那边很近，有船可通，我想了十年，要到伯莱斯特去走一趟……好，你还不肯同我接吻，谢谢我这小小的赠品吗？我呢，我原希望有好成绩……我，好辛苦才找了来，你晓得不晓得！……这种书非常难得，Dickie，我一向撙节下来的体己钱，都流进这个窟窿儿去了。”

于是我同她接吻。我觉得我在她跟前总有一种复杂的心理，连我自己也不懂。我既恨她，我又爱她；我既以为她无辜，我又以为她有罪。我所预备好的一场恶剧，又变了亲密的、心腹的谈话。我们整夜的谈论迷萨的负心，好像是迷萨所告发的话头（她的话自然是真的，毫无疑义）并不是关涉到我自己与奥媞儿，却是关涉到我们所亲爱的一双佳偶，我们想保障他们的幸福似的。

“我很希望你不再看见她。”奥媞儿说。

我答应了。

我至今不曾知道第二天奥媞儿与迷萨之间有什么轳轳。在电话里互相辩白呢，还是奥媞儿到她家去呢？我晓得奥媞儿是痛快而暴戾的人。这种性情乃是她的轻薄的气质的成分，这种气质对于我的遗传的静默的涵养，固然冲突，但同时又是谐和。……至于我呢，我永远不再遇着迷萨，也不再听见人家谈到她的事情，于是我这一段短姻缘，只模糊地记在心头，活像一场春梦。

① 《一个寂寥的游人的幻想》(Les Réveries d'un promeneur solitaire)是卢梭的遗著。

② 《巴尔务的修道院》(La Chartreuae ae Porme)是法国 H.Boyle 所著。

十六

大凡人与人之间起了猜疑,便层见叠出,宛如串珠。但必经过多次的爆发,然后能把爱情摧倒。奥媿儿回来的那一天晚上,她的好情好意,她的巧妙的手段,以及我与她再见面的快乐,都能使一场灾害和缓下来。然而从此刻起,我们二人都晓得我们生活在地道里,终须有一天跳了出来。尽管当着我比较地最爱她的时候,我们谈起话来,我还不能不在言语里露出轻微的苦味。在我的最平常的说话里,总有一种不出口的责备活现出来,恰像远处云烟,依稀在目。我在结婚的头几个月里,我原是个乐天论者;到而今却是一种烦恼的厌世主义来代替我的乐天哲学了。当年奥媿儿曾把河山草木活泼泼地呈到我的眼前,我那时节对于自然界何等钟爱,到而今“自然之歌”只剩得袅袅余音,哀怨欲绝。就说奥媿儿本身之美,也不复是白璧无瑕,我往往在她的言语举止里头,找得出好些假的表号……然而,凡此种,都只是过眼烟云;不到五分钟之后,我看见她的晶莹的额角,天籁的眼睛,又重新宠爱她了。

8月初间,我们到冈都馮去住。我们此刻离群索居,一封一封的书信再也不来,三番两次的电铃再也不响,我方才安心,得了几个礼拜的休息。茸茸的青草,饱受阳光的草场,以及青松浓荫的山坡,都对于奥媿儿施与莫大的权力。自然界给她种种的愉快,她便不知不觉地把那些愉快放到她的伴侣的身上,甚至于这伴侣是我,却也一视同仁。大概每逢两个人共同玩味一种二人的幽独的时节,如果不曾饱、不曾厌,总有些感情与信任心慢慢地高升,使他们二人接近。奥媿儿一定自思:“他到底待人不错啊……”于是我也觉得同她很接近了。

我最记得一天晚上,我们同在屋顶的平台,从这平台可以看见天际的山林远景。我至今想起那平台对面的山坡上的一带荆棘,还是历历在目哩。时近黄昏,静和无比,俗尘万斛,到此皆空。忽

然间,我对奥媿儿低声下气,道出了千种柔情。这等话头,从一个打算丢了她而容忍未发的男人的口里说了出来,真是怪事。

“奥媿儿,我们的生活该何等甜蜜才是!……我曾经那么样爱你……你还记得佛罗兰吗?那时节,我忍不住五分钟不看你,你记得不记得?……爱人,我虽则到了今天,不难变为当年的我……”

“我听见了你这话,满心快活……我也一样呢,我曾经很多情地疼爱你……天啊!那时节,我以为你是……我对我母亲说:‘我已经找着了一个男人,可以永远地情同胶漆的了……’谁料却大大地失望了……”

“依你说,倒是我一方面的不是了……为什么你不向我说明呢?”

“你是分明晓得的, Dickie……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把我的地位提得太高了。Dickie,你的大错处,乃是对于女人太苛求了,你晓得不晓得?你对于女人,什么都想要,她们哪里办得到呢?……但是,我想将来我不在这儿的时节,你总会唏嘘凭吊;想到这一层,我到底还是非常的自慰哩……”

她说这话的时候,腔调凄怆,似乎预先知道了后事。我也因此得了很深的印象。

“说哪里话?你一辈子只在这儿。”

“你分明晓得不行了的了。”她说。

说到这里,我的父亲母亲来了。

在冈都祆小住的时节,我往往引奥媿儿到我的“观象台”上,同她望着夹谷青松里的一道小溪涧,借此消遣长昼。她很爱这个地方,于是她在那里同我谈起她的少年时代,谈起佛罗兰,谈起泰米斯河上的幻梦。我紧紧地拥抱着她,她也不拒,她很有快活的样子。我自思道:“我们如果能不住地天天只寻新生命,在每一个新生命里,那些过去只算一场幻梦,岂不是好?此时的我,还是当年在同一的地方拥抱着黛妮丝那一个男子吗?也许奥媿儿自从到此

之后,已经完全忘记了福朗素华了。”然而我尽管想无论如何总要重新建造我的幸福,却又分明晓得这幸福一定不能实现:肘倚着我的奥媞儿的脸上现出幻想的洪福的样子,也不过是因她想起了福朗素华的恩爱,所以喜形于色,难道真个为的是我吗?

冈都祆方面,有一个人对于我们二人中间经过的事情,知道的非常清楚的,乃是我的母亲。我对你说过,她从来不很疼爱奥媞儿;但是她的脾气很好,看见我的伉俪情深,也就不肯把她对于我妻子的感情泄露给我知道。我们快要离开冈都祆的头一天早上,我在菜园子里遇着她,她问我愿不愿同她散散步,我看了看时间,晓得奥媞儿要许久才能够出来,我便对她说:

“好的。我们一直走下山谷里去,倒有趣得很。我自从十二三岁以后,不曾同你这般散步过。”

这个回忆感动了她,她比平常更是推心置腹了。起先她谈起我父亲的健康,他害了脉硬症,医生说是很可虑的。谈完了这一段话,她眼睛望着路边的石子,对我说:

“你同迷萨有什么事儿发生了?”

“为什么你这样问我呢?”

“因为自从你到了这儿,不曾去看望他们一次。……上礼拜我请他们来,她却拒绝了;这等事不曾遇着过……我分明晓得有些轱辘。”

“是的,有些轱辘,但我不能告诉你……迷萨对奥媞儿不住。”

我母亲住了嘴,走了好几步,才很惋惜似的,低声说:

“你晓得很清楚,不会是奥媞儿对迷萨不住吗?你听我说,我不愿意干涉你同你妻子的事情,但是,至少我该对你说一次,人人都说你的不是,连你父亲也这般说。你在她跟前,未免太不振作了。你晓得的,我是何等的怕听见人家说长论短!我深愿人家的说话都不对,但是,就算人家说错了,你也该圈套圈套她,不叫别人有的说才好。”

我一面听，一面把我的手杖挑拨着些草头。我晓得她有道理，她忍耐了许久不曾说出来。我又想迷萨一定同她提起，也许一切都说穿了。自从迷萨到了冈都祆，我母亲同她往来很密，很看重她。是了，我母亲一定知道真情了。我虽则晓得这是公平的、有分寸的话头，但是，既然攻击到奥媞儿，我便振起我那骑士的精神，拼命地替我妻子辩护。我本来没有信任心，此刻我偏说有；我在奥媞儿跟前不肯承认她有某种德行，此刻我偏把那些德行都归到她的身上去了。

爱情能够创造许多奇异的连带性；这一天早上，好像我的责任乃是与奥媞儿联合来同真相对抗。我想我那时节还想使自己相信她还爱我哩。于是我把所有奥媞儿的举动，凡是能够表示她的爱情的，一概告诉了母亲：说她在伯莱斯特千辛万苦地替我买了两部书，说她寄给我好些多情的书信，又说自从到了冈都祆，她对我的态度很好。我想那时节我那么热心，我母亲的主见也给我摇动了；然而，唉，我自己的主见呢，还是根深蒂固哩！

我在奥媞儿跟前不肯提起这一次的谈话。

十七

一回到了巴黎，福朗素华的影儿又在我们生活的周围飘摇荡漾了。这影儿虽则模糊，却永不离位。自从与迷萨不和之后，我不晓得他究竟怎样与奥媞儿通声气。直至今日，我还是不晓得；但是，那时节我注意到奥媞儿的新习惯，每次电话室的电铃一响，她马上跑去接话，像是一种秘密的交通，生怕我截抢了去。她所读的不外是关于航海的书。每逢看见了一幅图画，凡是画着波浪船只之类的，哪怕它怎样平凡，她总如醉如迷地凝视着。有一天晚上，她接到了一个电报。她拆开了，说“没关系”，便把那电报扯得粉碎。

“究竟是什么呀？没关系？”我问。

“一件衣服还没有做好。”她答。

我问过嘉尔涅上将,知道福朗素华是在伯莱斯特。我该高枕无忧才是,但我总还担心;其实也担心的有理。

将死春蚕,情思未尽。有时因受一场动人的音乐的影响,或受新秋佳景的影响,我们仍旧找得出些短时间的爱情。

“爱人,如果你把真相,一切过去的真相,都告诉了我……我一定不念既往,我们仍旧互相信任地去找一个新生命,十分清静透明的新生命。”

她只管摇头,也不恶,也不恨,只现出失望的样子。此刻她再也不否认过去的真相了。并非她直白真情,但她却含蓄地默认。

“不行,Dickie,我不能够,我觉得没有用处。一切的一切,此刻都混乱纠纷……我再也没有力量去清理它……再者,为什么我做了那些事情,为什么我说了那些话头,我也不晓得怎样向你解释才好……我记不得了……不,没法子想……算了吧。”

这种谈话,起先是情意缠绵,到末了,差不多都变了仇人的问答。她的话只有一个字形迹可疑,我即刻跟踪觅迹;她往后再说什么,我再也听不见了。于是一种危险的问题升上了我的唇边,我含忍了一会儿,终于觉得如有骨哽在喉,非吐不可。奥媿儿起先是勉强装着笑口嘻嘻,后来看见情势严重,便忍不住发怒说:

“唉!罢了!罢了!同你一块儿过一夜,便要受一夜的刑罚。我情愿一走了事。要不然,我快要发疯了。”

于是我怕失了她,未免气馁,对她说了许多请求原谅的话;然而这种道歉,也只一半出于真心。我眼看着维系我们感情的一根绳子早已朽腐欲断,每逢一场吵闹,更割去了若干纤维。但是,既然我们没有孩子,为什么她能容忍至今呢?多半是因为她对于我十分矜怜,不忍忽然舍去,此外还有一些爱情维系着。大凡感情堆叠起来,一时不易散灭,尤其是妇女的心肠,有时存着奇异的欲望,想要保留一切,无所捐舍。

再者,说到奥媿儿,她的宗教的信仰,虽则很少说起,又因受了福朗素华的影响而衰减了许多,然而信心未死,还引起了对于离婚的恐怖。也许又因她有珍惜旧物的童心,纵使不为我所羈,至少是为我们的共同生活所牵,不易割爱。她爱这一所房子,经她一手布置,一切什物,莫不称心。梳妆室中,小桌子上,堆积着她所宠爱的书;还有一个维尼思瓶子,常盛着一朵鲜花:花虽一朵,而艳冠群芳。当她躲进了这个幽静的所在的时候,非但觉得躲开了我,而且觉得躲开了她自己。一旦脱离了这种陈设,岂是她所甘心的?离开了我,去与福朗素华共同生活,每年总有一大半的时间住在杜陇或伯莱斯特,抛弃了一大半的朋友。福朗素华也不见得比我还强,未必能够完满地供给她的生活吧。我今日追思往事,知道她的需要乃是她的周围的动作,乃是:全世界的人,一个个把他们的种种心灵,化成种种奇观,送到她的眼底。

但这个道理连她自己也不懂得。她只觉得离开了福朗素华便很难过,她相信如果她能够与他结合起了,一定享得幸福。福朗素华在未经她识破以前,真像一个万能的人物,依她的幻想,他真是人间罕见。我昔日在佛罗兰与在英国度蜜月的时节,也未尝不是她的意中人。但是,她意中所悬拟的人物境界太高,我实在高攀不起。到而今我已经被她判决为不合程度,却轮到福朗素华去试一试这种认识的考验了。试看他当得起呢还是当不起。

我想,假使他一向住在巴黎,他同奥媿儿的结合将像其他一切同样的症候一般发达,但是他们的收场,用不着什么意外,奥媿儿自己会发觉她对于福朗素华的观察的错误。可惜他住得太远,所以奥媿儿觉得少不了他。他对于这事作何感想,我不得而知。但是,侵略得了这么一个美人儿,应该不能无动于心吧。同时,如果他真像人家向我所批评的那一类人物,他又是不愿意结婚了。

我所知道的是:他在圣诞节前后经过巴黎,这一次他是离开伯莱斯特回到杜陇去。他在巴黎逗留了两天,这两天内的奥媿儿,真

是疯了似的逾闲荡检。早上的时候,我还没有往办公处去,已经有电话来给她报到。我一看见她说话时那副异常的神气,即刻晓得打电话来的一定是他。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般温柔,这般和顺,几乎是摇尾乞怜的样子。她此刻远离情郎,手握电筒,绝对不会猜想到她的纯粹而迷人的倩笑已经不打自招地送到我的眼里。她说:

“呃,我很喜欢听你说……是的……如果……但是……呃,呃,但是……(她望着我,很有为难的样子,又说)喂,半点钟后再叫我。”

我问她刚才同谁说话,她毫不着意地挂起了电筒,也不回答,活像不曾听见似的。我到了办公处之后,匆匆地安排了些事情,赶到家里吃中饭。女仆把一张纸片儿递给我,乃是奥媞儿写的几个字:“如果你回来了,不必挂念我。我今天必须在外面吃中饭。晚上见,爱人。”

“夫人出去许久了吗?”我问。

“是的”,女仆答,“十点钟便出去了。”

“坐车子去的吗?”

“是的,先生。”

我自己吃中饭,觉得非常不舒服,决意下午不再到法鲁华路去。我希望奥媞儿一进门我便可以看见她。这一次我打定了主意请她在我们两个中间选择一个。整个的下午,我只在受刑。将近七点钟,电话室里的铃子响了。

“阿啰”,奥媞儿的声音说,“你是玖里冶德吗?”^①

“不”,我说,“是我,费理伯。”

“呀!你回来了吗?喂,我想在这儿吃晚饭,你不怪我吧?”

“什么?”我说,“究竟是哪儿?为什么?你已经在外面吃过中

① 此处的玖里冶德是那女仆的名字。

饭了。”

“是的,但是你听我说……我在冈边^①。我此刻是在冈边同你说话,无论如何,总来不及回家吃晚饭了……”

“天黑了,你还在冈边干甚么呢?”

“我在树林里逛够了。像这般干燥的冷天气,好玩得很。我料不到你会回家吃中饭。”

“奥媿儿,我不愿意在电话里吵嘴;但是,这些事情都没道理。回来吧!”

直到晚上十点钟她才回来,当我责备她的时候,她回答说:

“好!我明儿还是一样的!这种天气,我不能把我自己关在巴黎不出去。”

她此刻的神气,活像搭火车到伯莱斯特那一天的神气一般。那一天,我想假设我横躺在铁轨上,她还是要去的。此刻她的残忍的决心,又重新表现出来了。

第二天,是她自己很苦恼地向我要求离婚,让她回到母家住去,住到嫁福朗素华那一天为止。

晚饭时,我们在奥媿儿的梳妆室里,我也不很争执:我早已知道结果要到这个地步,而且自从福朗素华逗留在巴黎那两天,她的态度实在足以令我想到不再看见她倒还好些。但是,我的第一意志经过了我的心忽又变小了:我想麦赛那家的人从来不曾离过婚,明天我对我的家里人说起,岂不降低了我的身价吗?后来我终于觉得这种思想为可耻,于是决定只顾奥媿儿的利益,不顾其他。忽然间,我们的谈话达到了道德的高点,变为一往情深,仍旧像我们平日相亲相爱的时候那般恳切。吃饭的时间到了,我们下去吃饭。二人对面坐着,因有仆人在旁,所以不大说话。我定睛望着那些盘子、杯子,以及一切带着奥媿儿的嗜好的记号的东西。末了,我又

^① 冈边(Compiègne)在巴黎之北,属于 Oise 县。

紧紧地注视着她自己，自思我跟前这一副满载着福气的脸庞儿，也许算是最后一次看见了。她也正在望着我，四只眼睛互相射着。她的脸色灰白，心绪缠绵。也许她也像我一般地想把她所不能再见的言语举止，丝丝入扣地印入她的脑筋里吧。那仆人却是心绪清闲，手脚敏捷，静悄悄地收拾残肴。她虽毫无所知，却像一个无言的从犯。晚饭后，我进她的梳妆室里，于是我们很正经地作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谈的是我们将来的生活。她向我进了些忠告，她说：

“你一定要再结婚才是。我敢断定你对于另一个女人却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丈夫。……至于我呢，却不是为你而生的……只一层，千万别娶迷萨，一则令我难堪，二则她的性情实在不好。呃，有个人很适合于你，就是你的堂妹露娜……”

“你不疯了？爱人！我再也不结婚。”

“说哪里话？……原应该……那么，当你想起了我的时候，千万不可太过怀恨在心。须知我原是非常爱你，Dickie，我很晓得你的好处。我从来不曾十分恭维你，一则因我有些羞涩，二则因我不高兴恭维人家……但是我往往看见你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别的男子所做不到的。我常常想道：‘Dickie 总算是蛮好的一个人物……’再者，我还有一句话要向你讲，说出来也许博得你欢喜：在许多方面看起来，我觉得都是你比福朗素华好些；只一层……”

“只一层？”我问。

“只一层……我少不了他。当我同他在一块儿几个钟头之后，我便有一种幻想，想要能力大些，生活久些好些。也许我想错了，也许我同你在一块儿还幸福些。但是，唉，到底不曾调停好！这不是你的错处，费理伯，谁也没有错处。”

很深夜的时候，我们方才分手，她自然而然地把她的嘴唇送到我的嘴唇上来。她说：

“唉！我们真个不幸得很。”

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她的信,又悲惨又有恩情的信,信内说她爱了我很久,而且在福朗素华以前她绝对不曾有过情人。

这以上便是我的婚姻的历史。我不晓得当我叙述给你听的时候,是否对于我那可怜的奥媿儿确实实地、从心所欲地描写出来。我希望给你从此领略到她的可爱的神情、奥妙的闲愁、深切的童心稚气。自从她去了之后,我的父母,我们的朋友,以及一般相识的人,自然都很严厉地指摘她。至于我呢,我对于她有甚深的认识,等于认识一个静默的少女,我想世上的妇人再没有比她更少罪过的了。

十八

自从奥媿儿去后,我的生活是非常地不幸。房子里触景生愁,不堪驻足。有时夜阑人静,我走进奥媿儿的卧房里,坐在她的床边一张靠背椅子上,依稀似当时情景,于是把我们的生活仔细思量。我的模糊的疚心,常常自责;然而抚躬自问,要自责也无从置辞。我爱上了奥媿儿,便娶了她。那时节我的家庭难道不希望攀结更风光的姻眷吗?我却一切不顾。我对她真是无限钟情,直到迷萨家中之一夜为止;便说迷萨家里那一次短时间的负心,也只因人已负我,惹得我也负人。说我太妒忌了吗?是的,不错;但是她尽管看见爱她的丈夫提心吊胆,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或说一句话使他放心……我分明晓得我的意思不错,但我仍旧觉得我总是该负责的。于是我又瞥见一个很新的真理,可以解释男女之间应有的关系。依我看来,女人原是不固定的东西,时时刻刻想要把她的飘泊不定的思想与欲望,安放到较有能力的地方去。也许这个需要便产生了男人的一种责任:男人应该成为准确无差的指南针。伟大的爱情,并不是一味痴迷依恋便算了事,同时该把层出不穷的丰富的新生命充满了那被爱者的生活。说到奥媿儿,她在我身上得到些什么呢?我每天在办公处看见的老是那一班人,研究的老是那

一类的问题；晚上从办公处回家来了，也只晓得坐在一张靠背椅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的妻子。越望越觉得美，便乐不可支了。这种呆板的瞻仰，教她怎样能够从里头找出一点儿幸福来呢？女人们所依恋的，自然是以活动为生活的男子，他们拉她们一同活动，时时刻刻给她们事情做，对她们有无数的要求……我注视着奥媞儿的床，唉！此刻但求得再见玉体横陈，金发纷披，我便牺牲一切，也是心甘情愿的！回想当时，要保留一切都非难事，而我却很少牺牲！我非但不求了解欣赏她的嗜好，还加上了一个罪名。却想把我自己的嗜好，勉强逼她承受。到而今且休怪这一所空房，把可怕的寂寥，扰人心绪；都只为那时节，我虽则不凶不恶，却也没有伟大的心胸，至于苦恼临头，也是罪有应得哩。

我原该启程，离开巴黎，但是我终于不能决定。凡可以惹我记起奥媞儿的什物，一丝一缕，我都舍不得丢开。从这上头，我找着了一种伤心的幸福。至少，在这一所房子里，每天早上，半睡半醒的当儿，好像听见门外一阵清楚而和婉的声音，叫道“早安，Dickie”。这个正月，恰像春天。落叶疏林，映着蔚蓝天色。假设奥媞儿还在这儿，早已穿好了那一套她所谓的小剪裁，又把灰色的狐皮围好了脖子，上午便出门了。晚上回来，我便问她：“你自己一人吗？”她便答说：“唉，我记不得了……”我听见了这一派糊涂话，便非常地担心。唉！这种担心，何可复得？

我费了好几夜的工夫，试想这裂痕从何处开始。我们从英国回来的时候，真是艳福难消。也许只消一次口角，一句话稍为异样，和婉而固执地说了出来，已足以摧残元气。大抵人们的命运往往因一言一动而决定：起先是蚂蚁般的微力足以使它滞留，末了是老虎般的神威驱它快走。此刻我觉得无论什么神仙的法力，再也不能使奥媞儿昔日对我的恩情复活了。

在她未去以前，我们已经同意于离婚的诉讼。约定了我写给她一封冒犯的信，她便拿这封信去告我。几天后，审判厅便来传我

去劝解。在这种地方再会奥媞儿，真是丑事。二十来对的夫妻正在那儿等候，一道栏杆分开了男女，免致有什么悲剧发生。好几对夫妻远远地互相咒骂，又有好些女人呜呜地哭泣。在我身旁的乃是一个火夫，他对我说：“幸亏人数多，还可以聊以自慰。”奥媞儿朝着我点点头，眉目含情，温柔胜昔，我觉得我还是爱她。

终于轮到我们的了。那裁判官有一把灰色的胡子，面色慈和。先向奥媞儿说，叫她不要慌张。于是与我们谈起我们共同的回忆，与婚姻的经过。末了，他劝我们试作最后一次的讲和。我说：“不幸得很，事情已经不可挽回。”奥媞儿定睛直视，像有无限悲感的样子。我自思道：“她也许有点儿后悔了……也许不至于像我所揣测的那般爱她……也许她已经大大的失望了？”我们二人都是一言不发，于是我听见那裁判官说道：“那么，烦劳你们两位去签字在那案卷上面吧。”奥媞儿与我都签了字，一块儿出来。我向她说：

“您愿意不愿意走几步？”

“愿意的”，她说，“天气好得很。好一个冬天。”

我告诉她，说她丢了许多什物在我家里，这些东西原该归她所有的，我问她要不要我派人送到她的母家。

“如果你愿意的话，送去也好；但是，你喜欢些什么呢，便尽管留下……我此刻什么都用不着；再者，我也活不久了，Dickie，你不久便可以免了对于我的回忆了。”

“为什么你说出这种话来，奥媞儿？你害病吗？”

“唉！不，一点儿病症都没有！这不过是一种想象的话……最要紧的是请你赶快找人补我的缺，如果我得知你享福了，我连带的也就幸福些。”

“我少了你便永远享不到幸福了。”

“说哪里话？你这话说反了。少了我这么一个讨厌的妻子，不久你便该觉得周身松快……我并不是说笑话，你难道不晓得吗？我真个讨厌得很……多么美丽啊！这赛纳河，当着这个时令。”

她在一家店子前面停了脚步。玻璃窗内摆着许多海景画片，我晓得她很爱这种东西。

“你愿意要我买几张送你吗？”

她怔怔地望着我，带着万种情丝，千般愁绪。

“你的好意，真个令人忘记不了……是的，我很愿意要。这便是你送给我的最后赠品了。”

我们进去买了两张画片，她叫了一辆汽车来装载了，于是把手套褪了下来，让我吻她的手。她说：

“谢谢一切……”

她头也不回，竟自上车去了。

当我沉溺在无限寂寥之中的时候，我家里的人对于我都没有什么慰藉。我母亲看见我脱离了奥媞儿的绊累，正在心中欢喜，但是不肯说出口来，一则她看见我这般伤感，二则我们家里的习惯是不大喜欢说长论短的。然而我却分明晓得她的心理，所以我同她的谈话便变为不容易开口的了。我父亲病势很重，他原来病的是脑充血，脑充血症虽好了，但他的左手却变了疯瘫，嘴也微歪，把他那很好看的面孔弄得不像样了。他自知是不治的症候，因此便严重寡言。姨妈歌籟家里我也不愿意再去：那边的筵席喧阗，更勾起我心中的余痛。只有一个人不至于使我讨厌，便是我的堂妹露娜。有一天我在我的父母家里遇着她，她虽现出无限感触的样儿，却不同我提起离婚的事情。她一面工作，一面预备一个理科学士。人家说她是不愿意结婚的。当我正在情场失意的时候，听了她的一场有趣的谈话，可以把我超拔了出来。她半生只研究学问，致力职业，倒很恬静自悦，似乎不曾想到爱情。依此看来，捐舍爱情，是不是可能的呢？就我而论，除了愿为奥媞儿赴汤蹈火之外，不曾找得出第二种生活的支配。但是，一看见了露娜，总觉得千叠愁心消减一半了。我请她同我吃中饭，她欣然应允，于是我便常常看见她。我同她见了几次面之后，越久越熟，我便很诚恳地向她谈起我的妻

子,努力想要说明我为什么爱她,她的好处在哪里。露娜问我道:

“到了你的离婚正式宣布之后,你要不要再结婚呢?”

“决不”,我说,“你呢,你永远不曾想到结婚吗?”

“不想”,她说,“现在我有了职业,我的生命便有了寄托,海阔天空,任我自由来去……我不曾遇见过一个中意的男子。”

“你那一班医生呢?”

“他们不过是同事罢了。”

到了2月底,我到山里去,想住几个礼拜,但是忽然来了一封电报,说我父亲又得了充血症。我赶到家里,已经看见他奄奄一息了。我母亲尽心调理,真是值得赞美。我记得那时节,当我父亲已经不省人事的当儿,我看见她站在僵直的身体的前面,擦干净他的额角,润湿了他那两片歪的嘴唇。她在非常悲痛的时候竟能如此镇静,实在令我惊奇,我自思她心目中的尽善尽美的生活便只是“镇静”二字。像我的父母的那种生活,依我看来,很美,同时又是很难了解的生活。奥媿儿及我所认识的少妇里头的一大半,她们所找寻的快乐,我母亲从来没有找寻过。她年纪很轻的时代便不爱浪漫,不爱变动。此刻呢,她得到她的报酬了。于是,我又很痛心地回想到我自己的生活的。假使奥媿儿鬓发斑白,经过许多年的狂妄的青年期,戾气全消,在我走完了崎岖的世路的当儿,她正站在我的床边,把我额上的临终之汗擦得干干净净,再没有什么事情会比这个更甜蜜的了!然而事与愿违,将来死日临头,恐怕我只落得四顾无人,凄凄凉凉地咽了气哩!既然终有一死,我便希望尽量地早些死去吧!

奥媿儿的消息,非但直接的,连间接的我都得不到。她早已对我说过她不再写信给我,因为她以为这种绝对的静默会把我的痛苦快些缓和下来;再者,我们共同的朋友,她也避面不见。我猜想她在福朗素华的住宅的附近赁了一所别墅,但我却不知道很的确。至于我们的住宅呢,我觉得给我一人独居,未免太大了,而且千种

回忆都从这里头呈露出来,倒不如离开此地为佳。我在杜罗克路的一间旧旅馆里头找到了几间很美丽的房子,我勉强想要依照奥媿儿的嗜好来布置一切。谁晓得她会不会看见呢?也许终有一天她垂头丧气地回来,向我要一个藏身的地方哩。在搬家的当儿,我发现了奥媿儿的朋友们寄给她的几堆书信。我一封一封都从头看过。也许这事太不合理,但是我急于想要晓得,便不能自制了。我已经对你说过,这些信虽则多情,实是无罪。

我在冈都馮过了一个夏天,差不多是完全孤寂的生活。我除非远离了我家,到草地上静躺着,才得到一点儿安稳。于是我似乎觉得社会的人缘已断,到而今且和一些更深切更真实的事物结一结因缘。一个妇人,值得这般的为她憔悴吗?……但是我此刻读书,一展卷便想入非非;我觉得一字一行,无非苦味,于是我便不由自主地选读那些恰像我的哀史的篇段,借此唤起我的伤心的回忆。

到了10月,我仍旧回到巴黎来了。好些少妇常常到杜罗克路来看望我,因为她们的惯例,乃是:看见一个男人孤零零的,便蜂拥而来。她们在我的生活里真是过眼云烟,不堪细述。只一层要特别提出来告诉你的乃是:我毫不费力地变了少年时代的态度,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的品行,活像未结婚以前那一个有许多情妇的我一般。我与她们往来征逐,无非当作一场游戏。想要看某一句话或某一种大胆的举动得到了什么效果,觉得非常有趣。我获得了一场胜利,即刻便忘记了,又重新再玩第二第三场。

大抵伟大的爱情无所寄托的时候,便放荡淫佚,至于极点,却又颓丧自轻,至于极点。谁料这时节的我,却给人家爱上了。实际上,一个男子的哀怨缠绵,适足以勾引女子;男子的心如槁木的时候,女子们越发倾向于他。但是,哪怕他多情善感出自天然,至于为另一个女子所纠缠,也就变为无动于心,几乎是兽性发作了。因为他遭逢不幸,以致每次一种爱情呈到跟前,他即刻为其所诱。然而这种爱情的味道,只尝了一口,便厌倦起来。他也并不掩饰他的

厌倦,一概让人知道。往往一场恶戏,为他而发生,也是事出无心,莫名其妙。他变了害人的东西了,因他已经给人征服,此刻却轮到他去征服人家。凡此种,都是我当时的境地。当我自信为最不会博人欢心的时候,也就是我最不愿意博人欢心的时候,而女子们都把热诚厚爱的真凭实据送到我的眼前来,却是我一生所不经过的盛事。

我虽则是成绩可观,而心绪总是永不安宁,不许我于中取乐。如果我把1913年的日记拿出来一查,便看见每一页里,每记着一个约会,一定伴着几行对于奥媿儿的回忆。现在我随便检些,抄给你看吧:

10月20日。 她的苛求:越难得的东西,人们越爱。那时节,我往往很愿意地、颇担心地,给她组织一个花球。这是许多野花组合的花球,里头有的是:伯劳花、金日花、菊花。有时却是一种大半白的谐和:一些阿罗花、一些白的马兰花。

她的自谦:“我很晓得你希望我怎样……很正经,很清白……很有几分法国的村婆子气……又要很风骚,却只许在你跟前卖弄……请你放死了心吧,Dickie,我永远不会如此的。”

她的客气的自夸:“我到底还有几分好品格……世界上许多女人比不上我念的书多……我随口可以背得出几首好诗……我又晓得安排花草……我穿的还不错……我又爱你,是的,先生,你也许不相信,但是我实在深深地爱你。”

10月25日。 宇宙间当有尽善尽美的爱情存在,有时甚至于能使人们与其所爱之人同其喜怒哀乐。当我不曾识破福朗素华的时候,我每次想起他倒很像是奥媿儿所能爱恋的人,我对于他,几乎是感激不尽……及至妒心一起,便压下了感激的心情,福朗素华便有很多可以訾议的地方了。

10月28日。 我所缺乏而她们所有,不可不爱。

10月29日。 你对于我不免厌倦了,我便爱你的厌倦。

再往后些,我找得一个短句子“我所失多于我所有”。这句话很能表达我的经过。在跟前的奥媿儿,固然是百般可爱,却又有些短处,使我不能够十分接近她;至于不在跟前的奥媿儿呢,便变了黛爱思^①了,我把她所没有的贞德都给她装扮起来,等到把她铸造成了意中的不朽的奥媿儿之后,我自己便是她的骑士了。我在订婚时代的浅薄的认识所造成的思想,到此刻却借着别离、遗忘,而再出现了。唉!我从来不曾晓得爱那近而多情的奥媿儿,此刻却去爱那远而不钟情的奥媿儿了。

十九

将近年终,我得到了奥媿儿与福朗素华结了婚的消息。这正是新人笑、旧人哭的时节,然而我知道从此以后确已无药可医,倒可以助我再找着生活的勇气。

自从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把纸厂的管理法修改了许多。厂里的事务少了,我便闲得多了,因此我可以再找见那些我少年时代所认识而结婚以后所抛弃了的朋友。就中有一个便是哈尔夫,他已经进了参议院了。有时也可以看见比尔特郎,他已经是骑兵都尉,戍守圣日耳曼,但是礼拜天却来巴黎。我努力想把抛弃多年的学问重新整理,巴黎大学及法兰西学院的功课,我都去听,因此我发觉我自己已经变得很厉害了。说也奇怪,从前那些我的生活所必需的问题,到此刻都变为不关痛痒的了。我已经真的能够很愁苦地自问是否唯心论者或唯物论者吗?一切的形而上学,在我看来,都不过是幼稚的游戏罢了。

那时节,除了些男朋友之外,我又往往看望些少妇,这也曾经告诉过你了。每天下午五点钟我便离开了办公室。我比从前活动多了,常常爱到交际场中鬼混;并且自己觉得,很伤心地觉得我此

① 黛爱思是寓言里的百美俱备、神圣不可侵犯的女子。

刻所找的快乐便是昔日奥媿儿所逼迫我承受的玩意儿,也许我想因此找着多少回忆吧。我在麦尔梭路认识了许多女人,她们晓得我是鳏居,又颇清闲,便往往请我到她们家里去。田泽夫人——即爱莲——每礼拜总是礼拜六招待宾客,我每逢礼拜六下午六点钟便到她家去。除了许多政治家之外,在她家里还可以看见许多著作家、爱莲的朋友以及许多要人,因为爱莲是一位实业家的女儿,所以交游这样广。那实业家名叫巴斯嘉尔,有时,礼拜六的晚上也可以看见他,他从诺尔曼地来,携带着他的次女,名叫佛兰沙史。那些来惯了的熟客,互相招呼,非常亲密。我很喜欢坐近一个少妇,同她讨论些情感上的细微的异同。我心上的伤痕,虽则还痛,却有过好几天我整天的不曾想起奥媿儿与福朗素华。有时我也听见人家说起他们。奥媿儿此时名叫克洛桑夫人了,所以人家不很知道她从前是我的妻子。她在杜陇名声很大,号称“一城之秀”,有些人从杜陇遇见过她,回来便向我们大谈其克洛桑夫人的佳话。累得田泽夫人努力想法子使他们住口,或者想法子把我支使开,然而我偏要听人家说。

普通一般人都不相信他们的伉俪情深。我把这事问于繁。她常有机会到杜陇去住几天,我请她把她们所知道的都尽情告诉我,她说:

“这事很不容易说明,我也很少看见他们……依我的观察乃是:他们刚结了婚的时候,已经各自晓得是犯了大错误。但是,她到底爱他……对不起,麦赛那,我向你讲这话,千万请你恕罪……她之爱他,远胜于他之爱她;只一层,她是为人骄傲,不愿显露出来。我在他们家里吃过一顿饭,看见他们的言语举止,真可痛心……你懂不懂?她说了些很好听的话头,有时天真烂漫了些,依你正该赞赏她,而福朗素华却很凶地叱责她……他有时候真个粗暴得很。你听我说,我实在替她叫苦……我们只看见她天天只想博他喜欢,凡是他所关心的事物,她都想要向他谈起,无论能不能,

会不会,只想说出来博他一个眉开眼笑……自然,她说的不大好,而福朗素华便现出轻视而讨厌的样子,说:‘是了,奥媿儿,是了……’罗泽与我都替她伤心。”

1913年与1914年中间的整个冬天,我所干的事情乃是:与女人们幽会,却不钟情;为商业而旅行,却非必要;研究学问,又不深入。无论什么,我都不愿意太认真了:无论哪一种思想,哪一类人物,我只摸一摸,也带着几分防备。我常常预备失了它们,好教我真的失了它们的时候,不会有什么痛苦。将近5月的时候,田泽夫人能够在园子里招待宾客了。她抛些垫子在草地上给女人们坐,男子们便只坐在草地上。6月的第一个礼拜六,我在她家里看见了一群有趣的著作家与政治家,围着一个修道院长,名叫赛尼华尔。爱莲的小狗儿来了,睡在她的脚边,她很正经地问那院长道:

“院长先生,禽兽有没有灵魂呢?因为,如果它们没有灵魂,我便不懂了。我的小狗儿竟如此伤心,到底是怎么样的?……”

“哪里会没有呢?夫人”,院长说,“为什么你会猜想它们没有?她们有的是小小的灵魂。”

“这是不很合正教的话”,某人说,“但是,很能动听。”

我与一个美国妇人名叫何畏儿的同坐在远些的地方,我们也留心听这个谈话。那妇人向我说:

“我呢,我相信禽兽一定有灵魂……究其实它们与我们毫无分别……我刚才自己也说过这话,今天下午我到服水土园^①去,我十分爱那些禽兽,麦赛那。”

“我不也是吗?”我说,“下次我们两人一块儿去看好不好?”

“好极了……我刚才同你说到什么啦?呃,是了:今天下午我很注意地看那些海狗海马,我很爱它们,因它们活像一团湿了的树胶,非常耀眼。它们在水里打圈儿走,每隔两分钟抬一抬头,以便

^① 服水土园(Jardin d'Acclimatation)在巴黎,里头有许多奇禽异兽。

呼吸空气。我实在可怜它们,我自思道:‘可怜的畜生们,它们的生活多么单调啊!’后来我又想道:‘那么,我们呢?我们干什么?我们整个的礼拜也只在水里打圈儿走,到了礼拜六下午六点钟左右,我们才在田泽夫人家里抬一抬头,礼拜二是罗汉公爵夫人家里、玛黛璠家里,礼拜日是玛尔特夫人家里……这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你以为是不是?’”

谈到这里,我看见蒲莱和司令同他的夫人于繁进来了,他们那种严重的神气吓我一跳。他们连走路都不放心,活像怕把园里的石头踏碎了似的。爱莲站起来向他们说个日安,我的眼睛紧紧地认识的望着她,因我觉得她招呼宾客那一副活泼殷勤的神情很是可爱。我常对她说:“你好像一个白蝴蝶儿,两翼飘飘,很少停留在什么地方之上。”

于是蒲莱和夫妇开始向她告诉一件事情,我看见她的面色忽变严重,很不自在地东张西望,望见了,我便连忙掉转了头。他们一伙子都走开了几步。我问何畏儿道:

“你认识蒲莱和夫妇吗?”

“认识的”,她答,“在杜陇的时候,我到过他们家里。他们有一所可爱的古屋子……我很爱杜陇的堤岸、海水以及好些法国的旧房子……配景天然,好得很。”

此刻爱莲与蒲莱和夫妇身边的人越聚越多,绕成了一个圆圈子,说话的声音颇高,好像提及我的名字。我向何畏儿说:

“他们有什么事儿呀?我们去看吧。”

我扶她站起来,把她衣服上挂着的碎草摆脱了。爱莲看见我们站起来,她便走到我跟前来了。她先向何畏儿说:

“对不起,我有一句话要向麦赛那说。”

于是她向我说:

“我伤心得很,我是第一个人向你报告这桩惨事……但是我不愿意冒险……到底说了吧,蒲莱和夫妇刚才告诉我,说你的夫

人……说奥媞儿今天早上在杜陇用手枪自杀了。”

“奥媞儿吗？”我说，“天啊！为什么？”

我的脑海里活现出一个奥媞儿，一道鲜血淋漓的伤痕洞穿了脆弱的身子。又有一句话在我的脑海里荡漾着：“受了玛尔斯的影响，命里注定要受罪……”

“不晓得是为什么”，她说，“你回去吧，也不用向谁告别了。等我得到些什么消息，再打电话告诉你吧。”

我出了园子，莫名其妙的，随便走去，不觉到了树林里。事情是怎样来的？我的可怜的小孩子啊！如果你遭逢不幸，为什么不求救于我呢？假使我受了你的呼唤，该怎样惊喜欲狂，即刻赴援，把你抱回我的家里，好好地安慰你！我自从看见福朗素华的第一天，即刻便晓得他是奥媞儿的冤家孽障。此刻我的脑海里又现出当年的筵席，当时的印象。当时我自比一个父亲很笨拙地把他的女儿携带到一个瘟疫流行的地方去。那一天，我已经觉得该要趁早救她。我终于不曾救她……死了的奥媞儿啊！……过路的女人都很担心地望着我，也许我在高声说话了……死了的奥媞儿啊！……这般动人，这般美丽……我忽然又看见我是在她的床边，握着她的手，正在听着她吟道：

从对于生命的深情厚爱里，
从希望与恐怖里得大解脱，
……

“那最疲倦的江河，Dickie。”她带着又滑稽又伤心的声音向我说。

“切莫提起这个了，爱人，再说我就哭了！”

死了的奥媞儿啊！……自从我认识了她，越看越爱，越爱越怕，这是一种迷信的害怕。太美丽了……有一天，我们在巴嘉特尔遇着一个园丁，他向我们说：“越好看的玫瑰花越容易凋谢……”死了的奥媞儿啊！……我自思道：“假使我能够再见她一刻钟，便伴

着她一同死去,也是心甘情愿的。”

我也不晓得怎样回到了家,怎样睡觉。直到天亮,我睡着了,梦见我在姨妈歌籟家里吃晚饭。哈尔夫、爱莲、比尔特郎、露娜都在那边,只少了奥媞儿。我东寻西觅,无限担心。结果是找着了,她正在一张安乐椅上躺着,面色惨白,像是病得很重。我自思道:“她病了,不错,但是她还没有死啊!好一场恶梦呀!”

二十

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第二天赶到杜陇去,偏不幸连连的八天,我都是发冷发热,神志昏迷,比尔特郎与哈尔夫都非常尽心地调理我;爱莲来了许多次,送花给我。我到了神志清醒的时候,很苦恼地问她得了些详细的消息没有。她所听见人家叙述的话,与我不久以后自己听见人家说的一般,都是不近情理的话。实际上该是福朗素华习惯了放荡不羁,过不惯婚姻的生活,不久便厌倦了。奥媞儿确也使他大大地失望了。奥媞儿是被我宠爱姑息过的,看见福朗素华渐渐地不大爱她,她也就渐渐地现出苛求的态度了。他原相信她很聪明,而她实在不聪明,至少可以说俗用的“聪明”二字不合用到她的身上。我自己也晓得她不聪明,但是我觉得聪明不聪明没有什么关系。他想把一种思想与行为的规律压制着奥媞儿。奥媞儿骄傲,福朗素华也骄傲,硬对硬,怎么不会很激烈地交锋呢?

很久以后,差不多经过了六个月之久,有一个妇人把福朗素华对待奥媞儿的心腹话传给我听。他曾经对那妇人说过:“她美得很,我也曾真心爱过她。但是,她的前夫已经把她的性格弄坏了。她真是狂妄地风流。我遇见的女人不少了,只她一人会给我受痛苦……我不得已而自己防卫……我把她解剖了……我把她剥得精光,脏腑尽露,摆在桌子上……我把她一切的谎话的骨节,一丝不漏地看得很清楚……我表示我看得很透彻……她以为不要紧,只

消卖弄风情,便博得我回心转意……但不久她也就晓得给我征服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自然觉得可惜,但我却没有忏悔的念头。我也不能够怎么办。”

这一套话传到了我的耳朵之后自然很恨福朗素华。然而有时我却赞赏他,他比我厉害,也许还比我聪明。比我厉害是一定的了,我也像他一般地识透了奥媞儿,我们二人不同的地方乃是:我没有勇气说破她,而他却有这勇气。这样说来,福朗素华的卑劣手段,比我的懦弱性情还有价值些吗?我把这事再三思量,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后悔。要把人家战胜,使人家失望,岂是难的事情?直到今日我失败了之后,还相信:爱上了便努力地爱下去,至于我的对象如何,我却不必过问的。

以上所述,都不能很明了地说明奥媞儿自尽的原因。只有一件事最显明,便是:她自杀的那一天,福朗素华不在杜陇。当欧战的时候,比尔特郎遇着一个少年人。这少年人在这幕惨剧的前一天,还同奥媞儿及三个少妇、三个海军军官一块儿吃晚饭。大家议论风生,人人快乐。奥媞儿一面喝香槟酒,一面笑着对旁边的人说:“你晓得吗?我明天正午就要自杀了。”那一天晚上奥媞儿非常地雍容自在,直到散场,不现愁容。那少年人又注意到她的美质天成,光辉夺目,后来他还对比尔特郎赞叹不已哩。

我病了一个月。病好了,便跑到杜陇去。我在那边住了好些日子,买了好些白色花圈送到奥媞儿的坟墓上去。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坟地上唏嘘凭吊,忽见一位老妇人走到我跟前,说她原是克洛桑夫人的女仆,她认得我,因她曾在女主人的抽屉里看见过我的照片。于是她告诉我,说奥媞儿在头几个礼拜里,虽则大庭广众之中眉飞色舞,而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却带着绝望的样子。那妇人又对我说道:“有些时候,我走进夫人的房间里,看见她坐在一张靠背椅子上,两手捧腮……活像凝视着死神的样儿。”

我同她作长时间的谈话,知道她十分爱奥媞儿,我也因此很有

几分高兴。

我在杜陇也不能做什么,直到7月初,我决定到冈都祆去过生活。到了那边,我勉强工作,勉强读书。我在荆棘丛中,作长时间的散步,走倦了,便博得一场打瞌睡。

我继续地梦见奥媞儿,夜夜不曾间断。往往看见我在一所教堂,或一间戏院,我身边的座位乃是空的。我忽然地叫起来:“奥媞儿哪里去了?”于是我东寻西觅,只见好些妇人面色惨白,披头散发,没有一个像奥媞儿的模样。我心里一急,便醒来了。

我不工作了,甚至于工厂也不去,什么人也不愿意看见。我受我的痛苦。每天早上我一定走下了村间去,听见教堂里传来的风琴的声音,悠扬匝绕,混入空际,活像鹤唳鹃啼,令人酸鼻。于是,我便幻想出一个奥媞儿在我身边,满身缟素。而当我们第一次在佛罗兰的黑杉树林里一块儿散步的时节,她所穿的也正是这一套素色的罗衣。为什么我失了她呢?我把我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仔细推敲,究竟是哪一个字、哪一种姿势,把我们的伟大的爱情变成了一篇伤心的历史;结果是推敲不出来。只见家家的园子里,都是玫瑰丛生,迎人欲笑,奥媞儿如果还在,不知怎样地爱它们哩。

在这般的散步里头,有一次,在沙尔得村,8月的一个礼拜六,我听见鼓声咚咚,一个守稼人连声叫道:“海陆军一齐动员。”

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译完

下 篇

一

费理伯啊！今天晚上我到你的办公室来工作了。走进来的时候，我还不相信这里头没有你。费理伯啊！我的心目中的你，还是跃跃欲活。我看见你在这一张椅子上，手拿着一本书，两腿交叠地坐着。我看见你在桌子边，眼神恍惚，我说的什么你都没有听见。我又看见你接见一个朋友。我又看见你用你那些很长的手指，拿着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不住地挥来挥去。你的姿势，多么可爱啊！

回想那恐怖之一夜，至今忽已三个月了。你对我说的“我呼吸不来了，伊莎比萝啊，我就要死了”这一句话，至今我还听见；但现在我所听见的已经不是你原来的声音了。我会不会忘记了呢？想到我将来连痛苦也没有的时候，这才是天下最可伤心的一件事！从前你也曾对我说过：“而今我永远地丧失了奥媞儿，连她的言语举止我都记不真了！”我看见你说话时那种一往情深的神气，连我也几乎流下泪来哩！

费理伯啊！你曾经深深地爱过她。我刚才把我们将结婚的时候你所寄给我的那一篇很长的笔记，重读一遍，真是又羡慕她，又妒忌她！她呢，至少还留下这一点儿纪念；至于我呢，一点儿没有！话虽这样说，我也未尝不受过你的爱，此刻我跟前还堆着 1919 年你所寄给我的信——恋爱初期的许多信。是的，那时节，你实在爱

我,甚至于爱得太过了。我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一次:“费理伯,我只值得四十分,你却把我看做值得三百分,这适足使我害怕了;将来你发觉了你的错误之后,会说我值得十分,或等于零。”你本来是这样的人。你曾经告诉我,说奥媿儿对你说:“你对于妇人们,希望太大了。你把她们的地位提得太高,危险得很。”可怜的女孩子啊,说得有理。

十五天以来,我有了一种念头。这念头一天高似一天,而我只忍耐着。什么念头呢?我想你从前曾把你的爱情写给我看,现在我也想把我的爱情写给我自己看。费理伯啊!你是否相信我能够把这一支拙笔写下我们的历史来呢?做这种事情,该像你从前一般,据事直书,一切经过,都要硬着心肠写下去。我觉得这事实难做。大凡人生在世,总是自怜薄命,而想要绘画出一个乌托邦来。尤其是我,我记得你常责备我的话里头有一句是:“切莫可怜你自己。”……依此看来,我是不配描写我们的伤心的历史的了;然而,我跟前有的是你的许多书信,又有一本红色的袖珍簿子——这簿子你曾经很小心地藏起来,又有我自己的小日记——这日记我曾经着手记了好些,而你却要求我放弃了。我有了这些根据,便不妨试试看……于是我走到你原来的座位坐下,恍惚看见你的手影模糊,印在绿色的墨汁玷污的承写板上。一种可怕的寂寞,弥漫了我的周围。唉!待我来试一试……

二

安彼尔路上矗立着一所房子,前面种着好些棕榈,每一株棕榈有一个瓦缸子围着,缸子外面又围着绿色毛布。膳堂大有古气,食具橱边的漏沟乃是做成浮雕式的。许多椅子排列着,椅背都刻着嘉斯摩多^①的头——很硬的头。客厅是用红色花布糊的,一张一张

^① 嘉斯摩多(Quasimodo)是器俄的小说《巴黎圣母院》里的人物。

的圈手椅子都涂成金黄的颜色。我的少女的卧房, 歪的是白色, 原是一间处女室, 后来却弄脏了。我的书房便是什物室, 每逢大餐的晚上, 我同我的女教员在那里用饭。梭维耶姑娘——即教员——与我往往等到十点钟, 才有饭吃。则见一个听差的, 汗流浹背地、上气不接下气地, 带着哭丧的脸孔, 送来了一个托盘, 盘里是两碗黏滞的羹汤, 一些融化了的冰块。我似乎觉得这个男子也像我一般地懂得这一所房子里有一个唯一的女儿正在演着自卑自抑的一幕剧哩。

唉! 我的童年时期, 何等黯淡啊! 费理伯常对我说: “你相信你的童年时期实在是不幸吗?” 是的, 我毫无疑问地相信我那时节真是不幸。这是不是我的双亲的错处呢? 我起初是常常地怪他们, 现在呢, 一种更厉害的痛苦把我从前的怨气消灭了, 我用我这一双新鲜的眼睛审视过去, 我承认那时节他们正自以为会教儿女哩。然而他们的方法太严了, 太危险了, 我似乎觉得他们所得的结果, 适足以加上了他们的罪名。

我与其说“我的双亲”, 不如说“我的母亲”。因我父亲事务纷繁, 除了要他的女儿不见人、不说话之外, 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因他的远离, 使我的心目中生了一种大幻象。我倒认为他自然与我联盟反对我的母亲。因为有两三次我听见母亲把我的坏脾气告发给他听, 他带着一种有趣的怀疑的神气回答道: “听你的话, 令我联想到我的班长德尔嘉斯先生, 他只跟着欧罗巴走, 而他反说他在催促着欧罗巴进步……你呢, 你想要造一个人……哪里行呢? 我们自以为是演剧人, 其实一辈子只是些观剧者罢了。”于是我母亲带着一种责备的神气把眼睛瞟了他一眼, 又用一种担心的表情把我指了一指。她为人不凶不恶, 只因她幻想出许多危险, 处处担心, 以致我的幸福与她自己的幸福都给她断送了。后来不久, 费理伯对我说: “你母亲病在慎重过度了。”这话说的对。她把人类的生活看做一场战争, 以为我们应该早些磨练以备临阵。她说: “今日溺

爱惯了的女儿便是他年不幸的妇人。”又说：“小孩子不可养成了自以为有钱的习惯，谁知道她将来的命运如何呢？”又说：“切莫恭维一个少女，恭维她便是害她。”因此她常对我说我长得不美，说我不会博得人家喜欢。她分明晓得这样一说，我就哭了。然而她以为：依怕地狱的人们看来，童年时期正是未上天堂、未入地狱的时代，所以该趁这时候，不妨给我一种酷烈的忏悔，这不过是一种代价，好把我的肉体与灵魂送到得救之地，这得救之地的入口，要经过婚姻，名为“最后的裁判”。

假使我像她一般有强健的心灵，兼之有自信心，又有非常的美貌，也许这种教育倒是很好的。然而我生来便会害羞，加以被母亲教得更怕事了，于是便变了一个野人。一到了十一岁我便避免了社交，躲到书里去。我最爱的是伤心的历史。到了十五岁，我最爱的女英雄乃是若娜大克^①及歌尔德^②；到了十八岁，乃是露依·华利耶^③。我一读到若娜受刑，或露依为尼，便觉得这里头有的是奇异的幸福。我似乎觉得我自己也有无限的勇气。我父亲最瞧不起胆子小的人，当我小小年纪的时候，便迫着我独自一人夜间停留在园子里。又当我害病的时候，他只希望没人可怜我。我惯把牙科医生的医室当做英雄的神圣的行营。

当我父亲被任命为驻比尔格拉特^④公使，离开了奥尔赛堤^⑤的时候，我母亲往往把安彼尔路的房子关锁了，每年关锁好几个月，把我送到罗赛尔我的外祖父母家里去。到了那里，我越发不快活了。我不喜欢乡间，只喜欢青山绿水间的一处古迹，或森林里的一

① 若娜大克(Jeanne d'Arc)是15世纪的女英雄，击退英人，终被焚死。

② 歌尔德(C. Corday)是18世纪的女子，在浴室里行刺一个著名的民权党马拉(Marat)，说是为支郎特县人报仇。被处死罪。

③ 露依·华利耶(Louise de La Vallière)以美著名，得法王路易十四之爱宠。晚年为尼以度余生。

④ 比尔格拉特(Belgrade)是Yougoslavie国的首都。

⑤ 奥尔赛堤(Quai d'Orsay)在巴黎，是政府的所在地。

所教堂。当我重读我的少女日记的时候,我几乎想要坐上一乘飞机,慢慢地脱离了“恼人的沙漠”。我似乎觉得老等不到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我的父亲母亲很老实地自信把我好好地教育,谁料却把我的幸福的味道剥夺净尽了。大凡一个女子第一次赴跳舞会,总留下一种风光快活的纪念,而我的第一次跳舞,却只剩下一种很强很苦的自惭形秽的心情。这是1913年的事。我母亲嘱托她的女仆在家里替我缝一套衣裳。我分明晓得这套衣裳很不像个样子,而我那一位深恨奢华的母亲却说:“男子们只看人,不看衣裳;人家爱一个女人,也并不是因她穿着得好而爱她。”在交际场中,我处处失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笨拙的女子,缺乏温柔的风度。人家给我三句评语:呆滞,笨拙,摆架子。呆滞吗?一生循规蹈矩,怎么不呆滞?笨拙吗?言语举动不曾得过自由,怎么不笨拙?摆架子吗?因为太害羞了,不敢很有风趣地谈论自己的事情,至于那些毫无价值的趣谈,又不愿说,于是躲到大题目上头去:怎教人家不说我是摆架子呢?在跳舞会里,我太正经了,宛然道学先生,少年人都不愿意近我。唉,我在罗赛尔不得见一个人,每天早上便知道整天没事做,否则便是同梭维耶姑娘作一小时的散步,日长如年,活像一个笼中鸟,我天天只叫唤着我的救星。我看见那救星又美又可爱。每逢奥比拉戏院演唱《斯格佛里德》^①的时候,我一定哀求梭维耶姑娘代请人家带我去听:因为以我看来,我自己便是一个被俘的华儿基丽^②,除非有一位英雄到来,才得脱身。

当我第一次领圣礼的时候,我的埋没的兴奋,已成宗教上的形式,但到了欧战的期间内,却另找得一条出路。自1914年8月起,我被派到战线上的医院去当差,因我本有看护妇的执照,所以一请便得批准。那时节我父亲远离法国,职务羁身,我母亲也跟他去

① 《斯格佛里德》(Siegfried)是19世纪的歌剧,华葛那(Wagne)所编。

② 华儿基丽(Walkyrie)是《斯格佛里德》剧中的一班女子的称呼,好像中国所谓“天人”,或“美人”。

了。至于我的外祖父母呢,听见了宣战的消息,已经吓得魂飞魄散,所以许我出门了。我到了比尔蒙,便进了淑恩子爵夫人^①所设备的战地医院。看护妇的班长名叫露娜·麦赛那,长得样子还不错,很聪明,很有些傲骨。她不久便看得出我的力量虽则潜藏,倒还真有力量,所以她也不顾我年纪轻,便引我为她的助手了。

在那边,我才晓得我还有博人欢心的能力。有一天,露娜当着我的面,向淑恩夫人说:“伊莎比萝乃是我们看护妇里头的上等角色,她只有一样短处:她太标致了。”我听见了这话,满心欢喜。

有一个步兵少尉受了微伤,来院疗治,医好了,临走的时候,请求我许可他同他通信。我晓得若不答应,他就会有危险,于是我不由自主地用很热情的话答应了他。他从此多情,一封一封的书信寄来,我不知不觉地已成了一个未婚妻了。我还不信以为真,这事在我看来活像镜花水月,只因那时节神经错乱,所以一切事情进行得非常地快。我写信去同我的父母商量,他们回信说约翰·史凡尼是好人家的子弟,所以我的婚约他们很赞成。我对于约翰,什么都不晓得,只晓得他是相貌堂皇,笑口常开,这么的一个人物罢了。我们俩在星衢的一间旅馆里过了四天的幽独的生活,以后他便回到他的军队里去,我也回医院去了。这便是我的夫妇生活的全部历史了!约翰打算在那一年的冬天告假,俾得团圆之乐,谁料1916年的2月,他已经在凡尔登殉国了。那时节我自以为我曾经爱过他。他死后人家在他身上检得一张我的相片,连同护照寄回来给我,我见物思人,当真的痛哭了好几次。

三

停战后,我父亲被任命为驻北京公使。他愿意带我赴任,我却辞谢不去。我太过惯了海阔天空的生活,再也不能忍受家庭的羁

^① 淑恩子爵夫人便是上篇所谓姨妈歌籟,观上篇云歌籟有淑恩别墅可证。

绊。我每年的人息尽可以供给我一人。我的父母许我把他们家里的第二层楼划为我的住所，于是我便把我的生活与露娜的生活联合起来。她自大战以后已经进了巴斯特学院，天天在实验室里工作。她在那边是一个很得力的人，所以她拉我进去跟她一同工作，毫不困难。

我与露娜搅得火一般热。我很赞美她，她那种能干的精神，真是令人羡慕。但我猜她也有她的弱点。她想要人家相信她守独身主义，然而每逢她向我谈到她的一位堂兄费理伯的时候，我看见她那一副神情，便猜她一定希望与他结婚，她说：

“他乃是一个神秘的人物。非深知他的人似乎觉得他落落寡合，其实他的多情善感，出人意料之外……一场欧战把他从惯常的生活里超拔出来，倒给他不少的好处。他是天生成的会做纸厂监督，好比我是天生成的会做名伶……”

“为什么呢？他不做别的事情吗？”

“不做，只很起劲地念书，学问很有根柢……你信我的话吧，他实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如果你看见他，一定喜欢他。”

她的话越发使我相信她是爱他。

那时节，许多男人，老的少的，都对我热烈地追求。一则战后的风俗颇尚自由，二则我是孑然一身，三则我在与露娜来往的一班医生及少年学者里头委实看中了几个，虽则是妾心古井，也该重起波澜。然而每一次他们要打我的主意时，我抵抗他们，毫不觉得为难。他们尽管说怎样爱我，我只不肯相信。我母亲那一句“你不幸长得丑陋”的话时时刻刻盘踞着我的脑筋，虽则后来我做看护妇的时候有人说我太标致，终于敌不过“丑陋”二字的印象来得深。我自己信心不过，以为人家不是因垂涎我的财产才想要同我结婚，便是想把我当做三五夜的情妇：又方便，又不苛求。

露娜代淑恩子爵夫人致意，请我到她家里吃晚饭。露娜自己每逢礼拜二也往往赴宴。

“讨厌得很”，我说，“我是一个最怕交际的人。”

“不会怎样讨厌的，明儿你就晓得了，她的宾客里，很有些有趣的人物。再者，这个礼拜二，我的堂兄费理伯也去，如果你觉得人多讨厌，我们三个人可以躲到一个小角儿去。”

“他也去吗？既如此说，我便答应了吧。我很喜欢看见他。”

真的，露娜终于弄得我很想认识费理伯了。当她向我叙述费理伯的婚姻的历史的时候，我记起从前曾经遇见过他的妻子，觉得她长得很美。露娜自己显然是不赞成她的嫂嫂的一切行为，但她还是不能不承认说如此美貌实在是天下难寻。她说：“我所不能原谅她的乃是：她有这一位披肝露胆的费理伯做她的丈夫，还要对他不住。”我对于这一对夫妇的生活，曾经详细地问过。甚至于当大战的时候我还读过好几段费理伯给露娜的信，我觉得字里行间，语调凄怆，实是可爱。

淑恩夫人家里的楼梯重叠，仆从如云，我看见了实在有几分不快乐。走进了客厅之后，一眼便看见露娜站在大橱的旁边，身边站着一个高长大汉，两手插在衣袋里。费理伯·麦赛那并不长得怎样好看，而看他的神情却是和蔼可亲，全无戾气。当人家给我介绍他的时候，我觉得在面生的人跟前害羞这是第一次。就席时，恰巧他正坐在我的身边，我满心欢喜。席散后，我们不知不觉地各自托故凑近一块儿。他说：

“您愿意我们能够安安静静地谈话吗？请跟我来，我对于这一所房子是非常熟悉的。”

于是他引我到了一间中国式的小厅里。依我现在的回忆，那一次的谈话乃是互相叙述童年时代的经过。是的，那一天晚上，费理伯把他在利母泽的生活告诉了我，我们觉得二人的童年生活及家庭都很相像，有趣得很：冈都祆的房子，布置的与安彼尔路的房子一般。费理伯的母亲也像我的母亲一般地说：“男子们只看人，不看衣裳。”

“是的”，费理伯说，“这一种村学究的家教，在法国的家庭里往往很有势力，依某种意义说起来，这家教还算好。我呢，我再也不能够了，我已经失了信仰了……”

“我倒不然”，我说，“……呃，也有些事情是我所不能够做的……在这个时候，虽则我是独居，我不能为我而买些花，或买些糖果。这些事情似乎很不道德，而且也引不起我一点儿快乐。”

他很惊讶地望着我说：

“真的吗？你不能买一些花吗？”

“买来供一个宴会或一个茶会之用，我自然能够。至于说是为我而买，为区区的眼福而买，这个我可不能了。”

“但是，你到底还爱花吧？”

“是的，也未尝不爱……总之，我少了花，不算一回事。”

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气及愁闷的神气，于是我连忙拿别的话来搪塞。这一次谈话的下半截实在感动了费理伯，因为在他的红色的袖珍簿子里我找得出下列的笔记来：

1919年3月23日。 晚上赴姨妈歌籥的宴会，遇见露娜的一个女朋友，名叫史凡尼夫人，长得很标致。我与她在中华厅的横炕上并坐着谈天，直到散场为止。说也奇怪……她完全不像奥媪儿，然而……也许只因她穿的是一套白衣服……又和婉，又害羞……我好不容易才逗得她开口。后来她却变为知己了。

“今天早上我遇着一件事很……我不能告诉你……到底说了吧……很使我动气。有一个女人，我与她并不很熟，也不是什么知己的女友，却打电话来向我说：‘请你不要傻里傻气的，伊莎比萝，我今天在你家里吃中饭。’这般撒谎，还要拉上一个从犯，真是岂有此理！我觉得这种人下流得很。”

“我们应该放宽容些才是：许多女人的生活都非常为难。”

“她们为难，原是活该。她们以为若不弄得周身神秘，便

很为难……这是她们想错了,人生于世,用不着卖弄手段。彼此之间,也不很用得着表示多情善感……您的意见不如此吗?”

露娜来了,坐在我们旁边,说:“你们说风流话儿,许不许人家参预?”后来她看见我们各自闭口无言,又笑着站起来出去了。伊莎比萝出神了半晌,再说道:

“总之,世上只有一种爱情是值得生活于其中的,便是:彼此相知,毫无掩饰。好像一块纯洁的水晶,表里通明,看不出一点儿污点。你不以为然吗?”

她说时一定是想到她的话会使我难过,所以她脸红了。真的,她的话实在有些伤我。于是她改口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头,看她那般笨拙的弥缝,实在令人感动。停一会儿,露娜又来了,这番却伴着一个医生来。这医生名叫佛罗里,他谈的是腺的分泌,他说:“医生应该给这种分泌,否则便不是好医生。”这些话虽则专门,倒很有趣。露娜的心思清楚,真是值得赞美。散场时,她的女友的临去秋波,令人依恋。

真的,我也记得说了些伤了费理伯的话头。那一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也曾想到这一层,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便写了几行字寄给费理伯,说我借着露娜的话,与他神交已久,而头一天晚上侥幸相逢,却不会表达我的心情,以致情投意合的两个人,倒反生疏起来,真真可惜。我又添上了几句,说他此刻独居无聊,如果他肯不时来看望我,不胜欢迎之至。他回给我一封信说:

“夫人,您的信里所说的话,昨天您的面色已经告诉我了。您的一片好心肠,生出了不少的情趣。我们初次交谈,您便谈到我的悲哀与孤寂,这显然是自然而然的一种坦白的同情心,我因此便觉得而今有了知己。您所献给我的友谊,我拜领之下,万分感谢。我将以此友谊视同珍宝,永誓不忘。”

我请费理伯与露娜同到安彼尔路来吃中饭。后来费理伯也回

请我们二人同到他家。我很赞赏他那一所小房子。我记得最可爱的乃是两幅希斯莱^①所画的蓝色的赛纳河的风景,与桌子上的许多鲜艳的花。我们的谈话很容易,很有趣,同时又很正经。从此我们三人便成了一群,离了便愁,合了便乐。

其后又轮到露娜回请费理伯与我。那一天晚上费理伯说要请我们第二天去看戏,从此我们每礼拜总伴着他出去两三次,习以为常了。每次共同散步的时候,我看见露娜居然把费理伯当做丈夫一般,把我当做来客,令我肚里暗笑。我承认他们该有这种态度,不料费理伯偏高兴要我独自陪他在一块儿,他虽不好明说出来,我却看透了他的心理。有一天晚上,露娜病了,不能出门,于是我只同他一人出去。吃晚饭的时候,他自己开口谈起他的婚姻的经过,说得很是动听。当时我觉得从前露娜所说关于奥媿儿的话,虽则不是造谣,却也不很确切。听见露娜说的时候,令人推想奥媿儿是一个尤物,美虽美,危险得很。听见费理伯说的时候,令人幻想出一个弱不胜衣的少女,对费理伯已经尽了心,可以无憾。这一天晚上,我非常地喜欢费理伯,觉得他对于使他受痛苦的一个女人,竟保存着这种多情的回忆,真是难得。我第一次起了这种观念:以为我等了许久的意中人,也许便是这个了。

到了4月底,他有一个长途的旅行。因他的身子不很舒服,咳嗽得很厉害,医生们都劝他换一换更暖的水土。他到了罗马,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Cara signora^②,我在窗前写信给你,窗门大开,看见天色蔚蓝,千里无云。议政厅上的柱子与牌坊在一阵烟雾里浮现出来。烟雾里夹着轻尘,幻成金色。一切美景,疑非人间。”后来他到了唐遮^③,又寄来一张明信片说:“静海无波,水光微紫,我的梦里旅行,到此第一次停泊了。唐遮嘛,与君士坦丁、阿斯涅、杜陇一

① 希斯莱(Sisley)是19世纪末期的画家。

② Cara Signora 是意大利文,意思是:“我的亲爱的夫人。”

③ 唐遮(Tomger)是摩洛哥北部的口岸。

般无二。到此地但觉又溷浊又高尚。东方各地，大抵如是。”最后是从奥朗^①来了一个电报，说：“礼拜四一点钟请到我家午饭。恭敬的友谊。——麦赛那。”

接到电报的那一天早上，我在实验室里看见露娜，我问她说：

“礼拜四，费理伯家的中饭，你一定去吧？”

“怎么？”她说，“他回来了吗？”

我给电报她看；她的面现苦容，为我从来所未见。一会儿，她的面色复原了，对我说：

“呃，是了……好吧！你们两人同吃吧，他没有请我。”

我听了这话，为难得很。后来我据费理伯自己说，知道他这一次启程的主要原因乃是想把他与露娜的友谊告个结束。他们的家庭把他们当做未婚夫妻看待，他因此气愤不过。然而露娜却没有一句埋怨的话，她仍旧是我们的朋友，只有些时候现出哑子吃黄连的样儿。我所以羡慕费理伯，原是因信了她的话而起，不料从此以后，她专找费理伯的短处，吹毛求疵，无非想要贬损他的身价。这固然是因为她苦恼在心，有时候却见得她的心太狠了。费理伯说：“这是人类的天性。”我呢，我不能像他那般宽容大度。

四

整个的夏天，费理伯与我常常在一块儿过生活。他虽事务很忙，每天总抽出几点钟的空闲。至于冈都祆那边，每月只去一次了。差不多每天早上他都打电话来，于是我们在电筒里商量好怎样消遣。天气好的日子，往往是下午散步去，或者是晚上一块儿吃饭、看戏。费理伯真是一个在女人身上用功夫的好朋友，他时时刻刻侦探我的愿望，马上给我一个心满意足。我收到了好些花，一部

^① 奥朗(Oran)是Algerie的一个口岸，在非洲之北，西班牙之南。

我们曾经说起的书,还有我们散步的时候他所遇着而赞赏的许多东西。我说他赞赏,因为他的嗜好与我的嗜好绝不相同,而他只晓得依照他的心理。说到这里,我觉到里头有一种神秘,我虽则极想看个分明,终于不得其门而入。当我们一块儿在饭馆里的时候,每逢有女人进来,他便批评她们的衣服,又拈斤拨两地批评她们的风度,以及这风度表现出来的性格。我注意到他那种印象真是可惊,我自然而然地感受到的印象,拿来同他的一比,却是刚刚相反。我想在我惯用的逻辑里头找得一条法则来思考费理伯,来翻译费理伯,结果是毫无所得。而我还想尝试,于是我问他说:

“喂,你看这个,很标致,是不是?”

“怎么”,费理伯很嫌气地说,“你说的是那鲑鱼色的衣服吗?唉,岂有此理!”

我承认他有道理,但我不懂是怎么缘故。

至于论到书籍或戏院,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形。我们头几次谈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意思似乎与我的意思冲突。因为我很诚恳地把巴泰^①认做一个大戏剧家,把罗斯堂^②认做一个大诗家。他回答我说:“是的,当我年纪轻的时候,《西拉诺》一剧着实使我高兴,甚至使我奋发,总之,这剧编得还不错,但是算不得大方之家。”我觉得他批评得很不公道,但我却不敢替我的心情辩护,因我怕冲撞了他。他所给我看的书,乃是史当代、蒲鲁士特、米里迷^③的作品。我读这些书,起初讨厌得很;但不久以后,我懂得他所以爱这些书的原因,连我也爱读了。费理伯对于书籍的嗜好,我真是容易猜得透。有些读者爱在书中找自我,费理伯便是这一类的人。在他的书中,我往往发现了许多眉批,字迹模糊,要很费心方能辨认。

① 巴泰(Bataille)是法国20世纪的戏剧家。

② 罗斯堂(Rostand)也是法国20世纪的诗人兼戏剧家,著有《西拉诺》(Cyrano)一本喜剧,里头是浪漫派的思想,描写英雄。

③ 史当代(Stendhal)、蒲鲁士特(Proust)、米里迷(Mérimée)都是近代文学家。

这些眉批帮助我追随着他的思想去寻作者的思想。一字一行,凡可以表现他的性格的地方,我都非常关心,不能自己。

最使我诧异的乃是:他不惮烦地想要把我创造,想要使我开心。我的短处很多,无庸讳言。然而说到虚荣心,我却丝毫没有。因我常常自以为很糊涂,又不很标致。因此我不住地自问他在我身上找得出些什么来。他喜欢看见我,常常想博我的欢心,这是显然的事。然而并不是我在他跟前曾经怎样卖弄风流。我以为这是露娜的权利所在,所以我不敢梦想怎样向他表示亲密。那么,显然只是他看中了我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我觉得他的心灵,比我的美了几倍、富了几倍,而他却像把衣服挂上衣钩一般地把他的又美又富的心灵挂到我的身上来。我那时的情绪,一方面喜欢,一方面担心。在上面所述他的笔记里,他说:“她完全不像奥媞儿,然而……也许只因她穿的是一套白衣服……”是的,我没有一点儿像奥媞儿,然而,这上头,有的是神秘的印象,这种印象决不是我们的生活上那种发生小影响的印象。

一般人常说爱情是盲目的,这话错了。实际上是:爱情并不是盲目的,它对于对方面的种种短处,种种弱点,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只要它在对方面找得出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往往是不可以下定义的,又是最关重要的,于是它对于那些弱点与短处都不介意了。说到费理伯,他分明晓得我是一个和婉懦弱的女人,并不怎样值得注意,也许他不承认,而他的内心的深处实是如此;但是,他偏离不开我。他只盼望我抛弃一切,时时刻刻陪伴着他。我也不是他的妻子,也不是他的情妇,但我却似乎觉得一种钟情的表示,万不可少。自欧战以来,我养成了与朋友出去游玩的习惯,每逢一次我想要陪伴别的朋友出去,我告诉他,看见他那种难过的神情,我心中不忍,又不去了。这时节,每天早上九点钟,他一定打电话来。有时候,或者因为他的电话一时打不通,或者因为他到办公处迟了一点,以致他的电话到时,我已经到巴斯特学院实验室去了;晚上会

见他的时候,看见他那种不舒服的神情,我终于牺牲了实验室的工作,好教他无论何时都找得着我说话。这么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他便和我的生命固结不解了。

他习惯了每天中饭后到安彼尔路来看我。如果天气好,我们便一块儿出去,我原是个老巴黎,到处熟悉,我很高兴引他去看些旧府第,以及好些教堂与美术馆。我的博闻强记的本领,使他觉得有趣得很。他笑着对我说:“法国所有的国王的生日忌辰,以及所有大文豪的电话号码,都给你记得清清楚楚了。”这种散步,实在博得他的欢心。我此刻晓得他爱什么了:沿着灰色墙的一枝花的污点,从圣路易岛的一个窗子外看得见的赛纳河的一角,一间教堂后面躲着的一个花园……都是他所爱的东西。每天早上,我往往独自一人去视察各地,以便下午领他去赏玩一处合他的脾胃的风景。有些时候,我们也到音乐会去。说到音乐,我们二人的脾胃差不多是一样的,这件事越发使我动心,因我对于音乐的脾胃,完全不是从教育得来,而是我平日所感受到的剧烈的心情造成了这种脾胃罢了。然而费理伯的脾胃却恰巧与我的相同,怎教我不动心呢?

这么一来,我们走到了内心的生活里去了,在有些地方看来,居然像一对夫妇。然而费理伯绝对不曾说过他爱我,甚至于常说他不爱我,以为这样下去,于我们的友谊大有益处。有一天,我们不约而同地到树林里作清晨的散步,偶然互相碰见了,他向我说:

“我看见了,高兴得很,以致我似乎觉得青年时代的印象重新浮现出来。我十六岁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清晨,我在利母泽的路上等候一个少妇,名叫黛妮丝。”

“你曾经爱过她吗?”

“是的,但我不久便厌倦了。这个好有一比,如果我不自己量一量我的幸福,你也会像她那么厌倦我的。”

“为什么呢？”我说，“你不相信分有的爱情吗？”

“哪怕是分有，爱情总是可怕的东西。有一天，有一个女人向我说了几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她说：‘很顺利的爱情，这是说，将就过得去的爱情，很不容易；至于不顺利的爱情，简直便是地狱……’这些话都说得很对。”

我不回答他的话了：我打定主意，任凭他把我怎样推移，我只跟着他的愿望去做。数日以后，我们一块儿到奥比拉戏院去听我那可爱的《斯格佛里德》，我觉得伴着一个意中人去听一出平生最爱的情剧，真是天下第一乐事。台上唱到林中呜咽的当儿，我不知不觉地把我的手放到费理伯的手上。他掉转头来，怔怔地望着我，带着一种有疑欲问的神气，又有一种快乐的神气。归途的车中，轮到他拿着我的一只手放到他的嘴唇上去，吻过之后，还紧紧地握住不放。车子到了门前，他对我说：“晚安，爱人。”我的心弦微动，喜溢眉梢，回答道：“晚安，我的挚友。”第二天的早上，他差人送了一封信来，这信乃是夜里写就的，信里说：“伊莎比萝，这种唯一的、苛求的心情，不仅是友谊的表现了……”他把他的富有神话欲的孩子时代叙述了好几句，谈到他那意中的女人，起初他把她叫做“女王”，后来改称阿玛梭娜，这阿玛梭娜时时刻刻在他的脑海里打盘旋。他的信里又说：

这种女人的模范，激发了我的情怀，永远只以此为标准。便是：要她又脆弱，又可怜，同时又要疯狂，却又不可不正经。试看露娜那种能干，休望得合资格。唯有我初遇着奥媞儿的一刹那，我真觉得她便是我等候多时的那一位。至于你呢，你藏着一种神秘的原质成为我的生命的全价值，我少了它便只愿死。爱情乎？友谊乎？管它是什么字眼呢。这是一种深切而缠绵的心绪，一种大希望，一处广漠的温柔乡。我的爱人啊！我想要你的樱唇，又想要你的颈窝儿。颈窝儿的头发剃光了，剩下一把小小的硬刷了，几时我的指头儿能够抚

弄一会儿呢？

费理伯

那一天的晚上，我同他出去玩。我们约好的是一块儿去听俄国音乐，在嘉禾厅相会。我到了嘉禾厅，含笑地向他说：“晚安……我已经收到了你的信了。”他的神情颇为冷淡，只答应了一句“呃”，没有说什么，却谈论别的事情。但是归途的车上，我捐舍了我的樱唇与颈窝儿，以慰他多时的渴望。

下一个礼拜日，我们同到奉天濮洛的森林里去。因为他说：“你既是一个华葛那派^①，我想带你到一个地方倒很有趣，这便是附近巴尔比桑的一个地方，活像到华儿哈拉之路^②。松林浓荫，岩石峥嵘，从此可以上升天国。又混沌，又伟大，同时又很整齐。总之，完全切合于《神之日暮》^③的布景。我很晓得你不喜欢寻常的风景，但你该爱这一处，因这处很有些戏院的风致。”

我穿的是一件白衣服，颜色纯素，自比华儿基丽。费理伯看见了，忍不住赞叹。平日我无论如何讲究穿衣，总难博他见爱，他老是带着批评的神气来研究我的衣裳，而口里却不肯说出。到了这一天便不同了，我看见他很高兴地注视我了。我觉得林间风景，恰像他所说的那般悦目。嶙峋巨石，上覆青苔，曲径通幽，恍疑仙境。每逢攀登岩石，费理伯一定夹着我的臂膀，以免倾跌；遇着要跳的时候，他便抱着我，助我跳过去。于是我们同在草里横躺着，我的头倚在他的肩上。我们的周围乃是许多松树，种成圆形，恰似一口浓荫的井，井台儿掩住了青天。

五

我往往自问，费理伯打算把我造成一个妻子呢还是一个情妇？

① 因伊莎比萝喜欢《斯格佛里德》等剧，皆华葛那所编，故云。

② 华儿哈拉(Walhalla)犹中国所谓月宫、仙岛，中有许多华儿基丽。

③ 《神之日暮》(Crépuscule des Dieux)亦华葛那所编之剧。

前途渺茫,我连这渺茫的前途也觉得可爱。费理伯便是我的命运的判官,只好让他自己决夺。而我唯有很放心地等候着。

有时候,一种更明显的表示似乎在好些字眼里浮现出来,譬如他说:“我总得使你认识伯鲁泽才好,这是一个好地方……而且我们从来没有一块儿旅行过。”我听见他快要同我旅行,不禁眉飞色舞,对他很有情地微笑。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听见提起“旅行”二字了。

7月的天气烧人欲焦。我们的朋友东西分散,没有一个不度暑假去了。我不想离开巴黎,换句话说,便是不想离开费理伯。有一天晚上,他引我到圣日耳曼去吃晚饭。我们在假山上徘徊良久。巴黎全景,皆来眼底;远洋黝黑,反映着点点疏星。绿荫深处,一对一对的男女,笑声喧阗。榛树丛中,歌声断续。还有一个小蟋蟀儿,在最近的草堆里,唧唧频鸣,恰像唱着摇篮歌,催人睡去。归途的车中,他同我谈到他的家庭,他的话里往往有这么两句:“当你到了冈都玛的时候……当你同我母亲熟识的时候……”至于“婚姻”二字,却绝口不提。

第二天早上,他启程到冈都玛去住了十五天,在这时间内,他写了许多信给我。未回巴黎以前,他寄给我一篇很长的笔记,这便是他与奥媪儿的生活的历史,上面已述过了。这笔记使我又有趣,又诧异。我在这里头发现了一个担心而嫉妒的费理伯,为我意料所不及。在有些地方看来,又是一个放荡不羁的费理伯。我懂得他所以寄这篇笔记给我的意思,无非想把他的真相画出来给我看,以免将来我因吃惊而受痛苦。然而他这一幅肖像实在吓不退我。他妒忌吗?同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想给他戴绿帽子。至于说他有时候要去看望些女人以资消遣,我也预备纵容他。

此刻依照他的言语举动猜想起来,他是已经打定主意娶我的了。不用说我是满心欢喜,但在洋溢的喜气里头,到底还带着几分

忧虑；他每次听我说话，或看我做事，有时候很有几分不舒服的神情给我看破。这种神情，近来更厉害了些，次数又多了些。每逢良宵促膝，意气相投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因听了我的一个字眼便不舒服起来，很烦恼地定睛默想。我也因此住了口，努力想把说出口的话从新矫正。然而我觉得我的话没有一句说错了的，虽则想了解怎样冲撞了他，结果是找不出错处来。费理伯的反动，依我看来，神秘得很，都是意料不到的。

“费理伯，你晓得你该怎样做才好吗？你听我说，把你不喜欢我的地方都告诉了我吧。我晓得一定有好些地方……我不曾猜错了吧？”

“不错”，他说，“但是这些都是很小很小的地方。”

“我想完全晓得了，希望能够改了才好。”

“好吧”，他说，“下次我离了巴黎，便写信告诉你。”

到了月底，他到冈都祆住两天，我收到他一封信如下：

自冈都祆发，经过沙尔得（奥地利维也纳）

我爱你的

我不爱你的

你

无

是的，上面所写，在某种意义说，原是对的；但是到底不十分确切。也许我把左右两栏都用同样的字眼可以更确切些，因为有些零碎的事情，我所以觉得可爱，乃因这是从你的全部分出来的；假使一件一件地散在别人身上，我便不爱了。

再试试看。

我爱你的

你的黑眼睛、长睫毛、颈的线、肩的线、与你的身段。

最好的是勇气与弱点杂糅，大胆与懦怯杂糅，贞节与兴奋杂糅。在你身上很可以找得出几分英雄气概；但因没有意志，以致有些小事上头虽则潜藏了些这种气概，也不能露面了；但总算有些在那里。

你那少女的一方面。

你的运动的衣服。

你的良心、你的坦白、你的有秩序。你的书、你的小册子，都很整齐。

你的正经。

你的谦虚。

我不爱你的

你的板滞的姿势。你的神情，活像一个被人指摘的少女。

最坏的是不愿看见，不愿承受自然而然的生活；还有英吉利撒克逊杂志的那一种唯心论；一种令人讨厌的情感……对于他人的弱点太苛责了。

你那老妇的一方面。

你的黄色制服般的衣服；你的帽子的点缀品（一根蓝色的髦毛）；你的长衣的赭色的花边；一切累赘的东西，一切弄坏了线的美的东西。

你的节俭；你对于家政上的谨慎与情感上的谨慎。

你的不疯狂。

你没有傲骨。

我可以把左一栏继续写下去,还有许多可写;至于右一栏写着的都是不很确切的。至少须加这么一栏:

我爱你的

我所不爱于你的。

因为以上所说一切的事情合成了一个你。我不愿意把你改造。就说改造吧,也不过想造成你的真自我上面黏着的一些小小事物而已。试看,我举个例……呀,我总该工作一下子才行。哈射德店要我替他造一种特别的纸,以为一种新印刷之用。一个工头刚才进来交给我一篇文章,真糟糕,答应了给你一封信,又不能不写!再加一句在表上吧:

我爱你的

当我想起你的时候,即刻堕入一种春情的痴梦里,良久良久。

庄福尔^①说过:一个女人对B先生说:“我爱你的……”那先生连忙打断了她的话头,说:“呀!马丹,如果你晓得,我便被遗弃了……”

伊莎比萝,我爱你的……

费理伯

这一封信使我如痴似醉地想了许久。我的脑海里重现出费理伯的批评的眼色。好久以来,我注意到他非但关心于我的片言只字,而且对于我的衣服、帽子,以及一切装饰品,都认为有非常的关系。这样一来,我便愁闷了,差不多是自惭形秽了。此刻我觉得,很惊奇地觉得我实在有些态度像母亲,尤其是她那种生来便厌恶奢华的脾气。在我的意中人——费理伯——的身上,发现了这么些忧虑,令我诧异得很。他与我不同,这一层我很能了解。但他把这么些小事情都仔细思量,实在没有道理。然而他既如此,我唯有

^① 庄福尔(Chawfort)是19世纪的道德论者。

想法子博他欢心。因此,我曾经十分努力,想变成他的意中人。但我到底不曾完全成功,最令我不放心的乃是:我看不分明他的愿望。我的节俭吗?我不疯狂吗?是的,这话很对。我自己也觉得很有分寸,很是小心谨慎。我常常自思道:“说也奇怪,当我整个的孩子时代,乃是一个浪漫小女郎,在旧礼教的环境里挣扎;而现在费理伯在外面看我,却看出我的遗传的痕迹来:我自以为纯洁,谁料他不以为然呢?”我把那一封信读了又读,不由自主地自己辩护起来:“‘你的神情,活像一个被人指摘的少女’……然而,费理伯,我这种被责骂的儿童的神情,怎么会没有呢?我所受的严厉的教育,真是你梦想所不到的。除非有母亲或梭维耶姑娘陪着,才得出大门一步……费理伯,你那奥媞儿当孩子的时代,她的父母漠不关心,让她自由行动……这么一个奥媞儿,你为她受了多少酷烈的痛苦!……我的令人讨厌的情感吗?……这因为没有一个人在我身边表现多情……我在爱情上,要求一种微温的水土,和煦的水土,而我的家庭却拒绝了我……我的谦虚吗?我没有傲骨吗?……我从孩子时代便只听见人家说我庸庸碌碌,种种不美满,怎教我能够自负呢?……”当费理伯回来的时候,我原打算把我这一段很沉痛的辩解的话向他说起,不料一看见他笑嘻嘻地情意缠绵,我立刻便忘记了他那一封信。我们的结婚的日子决定了,于是我便满心快活,尽扫闲愁。

我的父亲母亲都来看我们成礼,他们都还喜欢费理伯,至于就费理伯一方面说,他很爱我父亲的议论风采,又说我母亲的严肃,富有麦赛那的气味。我的家庭看见我们没有蜜月旅行,十分诧异。蜜月旅行,原是我所愿望的,能够伴着费理伯去游意大利、游希腊,依我看来,真是莫大的幸福。但我看透他没有这意思,我也就不固执了。我很了解他的心绪,而我的父母却说人家看见没有这种“幸福的具文”,便要讥笑了。结婚那一天,我母亲把我的小家庭前途的危险预先提醒我说:“切莫使你的丈夫知道你太爱他,否则你便

被遗弃了。”我此刻的态度强硬了些，冷冷地回答道：“我的幸福，我自己会注意。”

六

我们共同生活的头三个月，依我看来，留下了最甜蜜的回忆。同费理伯一块儿生活，再没有比这个更美满的了。慢步的爱情，每天总有些新发现。两体的融合，有如水乳。他那种和气好心，真是无微不至。费理伯啊，有你在跟前，我便觉得万物有情，事事如意！我恨不得把你脑海里的旧愁万斛，一扫而空，却把天下的乐事都赠给你。我坐在你的脚上，吻你的手，顿觉青春未去，乐事方来。我那童年的抑郁、战地的苦役、寡妇的闲愁，到此都烟消云散。好一种美满的生活啊！

这三个月的生活，乃是在冈都玛过的。我爱冈都玛，胜于爱自己的家里。我早已希望认识这一所房子，这一个园子，因为费理伯在此生长，所以因人及物，自然发生感情。我每次想到那童年的费理伯，总带着一半儿少女的春情，一半儿老母的慈爱。我的婆婆拿出许多照片、许多小学练习簿、许多环扣之类的东西给我看。我觉得她为人很明理，很聪明。我们二人的脾气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她对于那个原来她所教育的、而今失了几分本来面目的费理伯，真是又爱又担心，与我的心理一般无二。

她说他受奥媞儿的影响很深，不是很好的事，她说：

“他未结婚以前，没有一刻担心，没有一天狂躁。他有的是坚毅平衡的精神，他对于学问、对于工作都非常关心，活像他的爷，是一个责任的奴隶。自从受了他的妻子的影响，便变了……难说话了许多。唉，这也不过表面上如此，他的性情还是本来的；然而将来在头几个月你如果觉得有些不如意，也是意料中的事。”

我逗她谈起奥媞儿。她说奥媞儿把费理伯弄得垂头丧气，实在不能原谅她。我说：

“但是，母亲，他十分爱她，至今还念念不忘。这样看来，她总有过多少好处给他……”

“我以为他得了你之后，一定幸福得多了。我的小伊莎比萝啊，我该怎样感激你！”

我们谈了许多次话。如果有人旁听，一定觉得稀奇古怪。因为我们谈起奥媃儿的时候，我的心目中先有了一个费理伯所创造的神话的奥媃儿，以致倒反是我替她辩护。我的婆婆说：

“奇了，你以为你比我更熟识她吗？你不曾同她谈过话……不，你信我的话吧。我对于这可怜的女孩子，只有哀怜；然而真话不可不说，所以我把我所见的奥媃儿描写给你看。”

日月如梭，乐事随之而转，我的生活，似乎在结婚那一天起，才算是真的生活了。每天早上，费理伯在未赴工厂以前，先替我挑了几本书。里头有几部——尤其是哲学书——很不易读，然而既关于爱情上的问题，我便很快活地读下去。书上有费理伯的铅笔写的眉批，我都移抄到一本小册子上。

十一点钟左右，我到园里散步。我最爱陪着婆婆在“园城”里头散步，这乃是她为着纪念她丈夫，叫人在鲁谷上的山坡建筑的。屋宇连亘，清洁而合于卫生，虽则费理伯说是不好看，到底设备完善，方便得很。麦赛那夫人在这村的中央建筑组合式的房屋，我对此很有兴味。她带我去看她所创立的家政学校、病院、育婴堂。自此以后，我常常帮她的忙，我在战地时的经验尽够拿来应用。再者，说到筹备布置，我总觉得津津有味的。

我又很高兴同费理伯到工厂里去。不消几天，厂里的情形，我都熟悉了。我喜欢在他的办公处里，与他相向而坐，周围许多纸堆，种种颜色俱齐。我又爱读报馆经理与印刷所的来信，爱听工人们来回话。有时候，所有的办事人都出去了，我便坐到费理伯的膝上，费理伯一面与我接吻，一面很担心地丢一只眼角去看着门口。我看见他对于我的身体的需要，是有恒的、不断的，我有说不出来

的快活。只要我一近他的身边,他便攀肩揽腰。我发觉了他的心理:世上只有情人乃是人生的真乐。我也与他一般:我发现了一种甜美的肉欲,一向不曾晓得;而今我的生活,才是姹紫嫣红,万花齐放了。

在这颇荒僻的利母泽,处处有费理伯的遗痕,令我非常高兴。只有一个地方,我断不肯去的,便是那个观象台。我知道先有黛妮丝,后有奥媿儿,都到过的,所以我再也不肯去了。我开始感受到了一种妒忌心,这是很奇怪的妒忌心,对于已死的人而发。有时候,我想晓得一切,于是我很凶地向费理伯寻根究底,盘问奥媿儿的事情。但这种脾气只是过眼烟云,无关重要,我唯一的忧虑乃是发现费理伯不十分像我一般快活。他爱我,我一点儿不怀疑,然而他终不像我一般地在这新生命的途中欢欣鼓舞,心旷神怡。有时候我向他说:

“费理伯啊,我想为幸福而欢呼了!”

“天啊!你多么孩子气啊!”他答。

七

到了11月初间,我们回到巴黎来了。我已经告诉过费理伯,说我的父母的府宅里,给我占住了二层楼,我希望就在那边住下去,我说:

“我觉一切都占便宜,房钱是不要付的,屋子是布置好了的。房子很大,尽够我们二人同住。我的父亲母亲每年只回来几个礼拜,也不至于怎样碍事。如果不久以后他们回法国来,住到安彼尔路来的时候,我们再想法子搬场也还不迟。”

费理伯不肯,他说:

“伊莎比萝,有时候你真古怪得很……我不能在那一所房子里过生活。屋里的陈设,不好看得很。天花板及墙壁上,歪的是熟石灰。你的父亲母亲断不肯任我们更改。不,你信我的话吧,不要铸

成大错……如果住到你家里去,我一定不高兴的……”

“费理伯,同我一块儿住在那边也不高兴吗?……生活上最重要的,乃是人与人的关系,不在乎陈设装饰的好坏,你不以为然吗?”

“是的,自然,这话说出来,似乎很是堂皇正大,确切不移……然而如果你老是这般装腔作势,我们一定合不来……你若问我:‘同我一块儿住在那边也不高兴吗?’我不得已,只好答应一句:‘高兴的,爱人。’但这却不是良心话。我晓得我若住到那所房子去,一定不高兴的。”

我让步了,但我还想把我父母已经赠给我的家具搬到费理伯所找到的新房子去。费理伯说:

“我的可怜的伊莎比萝,你的家具,有什么可以保存的呢?……也许浴室里用的几张白椅子、厨房里用的一张桌子,还可以带去。再者,如果你中意,再搬三两个衣柜子过去。其余的,都是令人看见了便头痛的东西。”

这事令我痛心得很。我未尝不晓得我所有一切的家具都不漂亮,然而我天天看惯了,倒也不觉得讨厌。非但不讨厌,还觉很舒服,而且我觉得重新购置,真没道理。我晓得将来我母亲知道了,一定很严厉地责备我。而凭良心说,我实在觉得是她有理。

“费理伯,依你之见,怎么处置这些家具?”

“爱人,这个容易得很,卖了就完了。”

“这些家伙,卖不到几个钱,人家看见你想要脱手,便故意为难,说是一钱不值。”

“自然。这些家具原也没有什么价值。这种假路易第二式的膳堂的陈设……伊莎比萝,这些陈设品都不是你亲自择定的,而你却恋恋不舍,真是令人不懂。”

“是的,费理伯,也许我的意见错了,随你要怎样办便怎么办吧。”

这种小小的剧幕常常发生,所关涉的只是些没有意思的小事物,结果是我一笑完事。但是,在费理伯的红册子里,我发现了这么些话:

唉,我分明晓得一切这些都没有什么重要。伊莎比萝另有一种言语举止,十分完善,她牺牲自己的意见,想博得她身边的人个个快乐。她已经在冈都玛改变了我母亲的生活……也许因她自己没有热烈的嗜好,所以她天天只努力想迁就我的嗜好,使我心满意足。我只要对她表示我希望什么东西,她晚上归来时,一定拿着一包东西,投我所好。她之溺爱我,恰像人家溺爱儿童,又像我从前溺爱奥媞儿一般无二。但是我觉得,很苦恼地觉得,很寒心地觉得:好意越多,距离越远!我自责不该这样,我与自己搏战,结果是等于零。我的需要,一定是……是什么?到底我此刻是怎样了?我想,也没有怎样,只不过老是那个故我:我想把阿玛梭娜,把“女王”,都降生为伊莎比萝;再者,现在我回忆中的奥媞儿,已经与阿玛梭娜混在一起,不知是一是二,所以在某种意义说,我又想把奥媞儿降生为伊莎比萝。谁料伊莎比萝却不是这种女人。我分派她扮演一个角色,而她却不能扮演。最了不得的事情乃是:我分明晓得她不能扮演那种角色,而如此的伊莎比萝我还努力想要爱她,我懂得她是值得爱的,然而我终不能不受痛苦。

为什么?天啊,为什么?我享有不易得到的幸福——高尚的恋爱。我一辈子找寻“神话里的夫人”,希望自己便是古代佳话里的主人翁;终于得到手了,却又不愿意要了。我爱伊莎比萝,我在她身上感受到无限深情,然而终敌不过厌倦的心理。到了今天我才明白从前我该是何等使奥媞儿生厌啊!我的厌倦并不辱及伊莎比萝,等于奥媞儿的厌倦也并不辱及于我,因为并不是爱我们那个人太平庸了使我们生厌,却是因她对于现状心满意足,而不努力于找寻新生命,使它每一分钟都

生生不已……昨天晚上,我与伊莎比萝,同在书房里坐到睡觉的时候为止。我无心看书,只想出去看看些新事物,做些事情;而伊莎比萝却十分快活,不时地把眼睛从书本上举起来,望着我微笑。

唉,亲爱的费理伯,缄默的费理伯,你既有这意思,为什么不早向我说了呢?我早已知道你暗藏心事,不肯明言。费理伯啊,你便对我说穿,也毫无关碍。非但无关碍,也许因此还医治好了我的毛病哩。假使你一一说穿,也许我们也有离而复合的一天。我有时觉得很不见机,对你说这么一类的话:“每一分钟都是很珍贵的……出去时,与你携手上车;吃饭时,寻觅你的视线;独坐时,听你敲门……”真的,那时节我只有一个固定的观念,便是:独自一人伴着你。只要看见你的面,听见你的声音,便算享尽人间的乐事。我绝对没有意思想要出去看什么新事物,并且怕见。然而假使我知道你有这种强烈的需要,也许我会迁就你了啊!

八

费理伯要使我认识他的朋友。我料不到他的朋友会这样多。我至今还不知何故,那时节我总梦想一种更秘密更难得的生活。他每逢礼拜六,一定把下午的余时消耗到田泽夫人家里去。田泽夫人很像他的一个心腹的人,连她的妹子凯士那夫人——即佛兰沙史——也很同他要好。她家的客厅,布置得很是悦目,但是我又觉得很可怕。我不由自主地紧随着费理伯,他到哪一伙子去,我便跟到哪一伙子去,我分明晓得他有几分生气,但我终于忍不住要跟定他。

屋里的女人,没有一人不是待我很好的,而我却不打算同她们合群。她们那种放纵与自信样儿,令我诧异,令我难堪。尤其是我觉得她们与费理伯亲密到那步田地,实在可怪得很。他与她们之间,一种深切的交情,为我在母家时所未见。当佛兰沙史在巴黎

的时候,费理伯一定同她出去玩;否则便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妻子,名叫于繁;或者是一个少妇,名叫台莱斯,会做几首诗,与我很不投机。这种的出游,似乎清白得很:往往是去看图画展览会,有时候是晚上的电影,礼拜日下午乃是去听音乐。起初的时候,他老是邀我一块儿去,我也去过好几次。这些事儿,只有使我难过。因为费理伯遇着这么一天,格外精神活泼,眉飞色舞,恰像昔日在我跟前的神情。他的快乐的对象,实在使我难过。尤其是看见他对于无论哪一类的女人都一样周旋,越发令我伤心。我似乎觉得,如果只有一种纯一的痛苦,不可抵抗的痛苦,倒还令我容易忍受些。假使是不可抵抗的痛苦,自然很可怕,对于我夫妇间更易发生危险。然而痛苦的价值,还够得上与我的爱情的价值相当。而今却不是这样:他所看重的对象,也许有几分可爱,总还够不上出色的人物,所以我更伤心了。有一天,我大着胆向他说:

“亲爱的费理伯,我很愿意了解你。你喜欢与那小于繁往来,究竟有什么乐趣呢?她不是你的情妇,你说过不是,我也就相信了。那么,她有什么可取呢?你觉得她是个聪明人吗?我呢,我觉得她比谁都讨厌。”

“于繁吗?她有什么令人讨厌的地方呢?自然,我们同她谈话,该说她所懂得的话。她是海军军官的女儿,又是海军军官的妻子,你若同她谈到海,谈到船,她便应对如流了。去年春天,她与她的丈夫同我,三个人在南方住了几天。我们游泳,又坐着帆船儿玩,有趣得很……再者,她无忧无虑,笑口常开,脸孔长得倒还端正,值得一看。你还嫌她什么不够呢?”

“若说她与一个无赖相交,这般人品自然够了。至于你,她想要与你相交,真是不够得很……爱人,你听我说,依我看来,比于繁高尚十倍的女人,你还搭配得上;而你偏要挨近一班小鬼头,漂亮便漂亮,只未免平常得很。”

“你说话真不公平,太严格了!譬如爱莲与佛兰沙史,便算两

个值得注意的女人。再说一层，她们都是我的很老的朋友。大战以前，我病得很厉害的时候，爱莲来照应我，也许我的性命还是她救活的哩，你说可敬不可敬？……伊莎比萝，你这人真古怪极了！你希望的是什么？难道要我断绝社交，关着门，守着你吗？这样一来，不到两天，我便会厌烦起来……你也一样。”

“唉！你说你好了，犯不着拉上我。我预备与你监牢相守，以尽余年！只你自己忍受不住罢了。”

“我的可怜的伊莎比萝啊，你也忍受不住的。你所以希望者，因你不曾得到的缘故；如果我真的给你这种生活，你一定会腻烦起来。”

“试试看，爱人，腻烦不腻烦，明儿便知个分晓。你听我说，圣诞节快到了，我们独自二人一块儿离开巴黎吧。你晓得，我不曾有过蜜月旅行，这一遭，算是补的，我便快活不过了。”

“我倒十分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好呢？”

“唉！你问我吗？天南地北，无非乐土。只求你伴着我。”

我们商量好了，到山里去住几天。我马上就写信到圣摩利去预订了几间房子。

我天天只念着这次旅行，眉飞色舞；而费理伯面无喜色，只剩闲愁。他的笔记里说：

二人间想要相对的地位，真是绝无仅有。说到这里，不胜浩叹之至，在这爱情的剧幕里头，我们轮流地扮演，忽然是最得宠爱的角色，忽然是最失宠爱的角色。各人口里的剧词虽则改变，而剧词的原文却没有改变。现在呢，轮到我被质问了。如果这一天我跑到外面去，许久才回家来，便被迫着把整天所做的事情，报告分明，这一点钟做什么，那一点钟做什么，一点儿含糊不得。伊莎比萝努力想要表示不妒忌，而我识透病根，只消三指一按，什么脉，什么病，都清清楚楚，不用怀疑。可怜的伊莎比萝啊！我可怜她，却又没法医治。我实际上是

清白无辜,而在她看来,我没有一分钟的事情不包含着神秘。我一想到这一层,便忍不住要联想到奥媿儿。昔日我巴不得奥媿儿能对于我的一言一动都不放松。唉!我那时节所以巴不得她如此者,无非是因为她对于我的言语举动全然不管。假使她也像伊莎比萝这般不放松,我会不会大失所望呢?

伊莎比萝与我相处越久,越发现了我们俩的脾气大不相同。往往到了晚上,我向她提议出去玩:去试一试某新饭店,去看电影,去看歌舞院。她虽勉强答应,而我看见她那种不舒服的神情,真教我未游先倦了。

“你既然没有意思要去,我们便不去,只在家里消遣消遣吧。”

“如果你觉得出去不出去都没有关系,那么,我宁愿在家里消遣消遣吧。”她如释重负地回答。

当我们伴着些朋友出游的时候,我妻子的无精打采的神情,真教我的热心变冷。我似乎觉得我是该负责任的,我向她说:

“奇了,你连一点钟的开心也没福消受。”

“我觉得这些事儿毫无用处”,她说,“我恐怕虚度光阴:我的桌子上放着的书还没有读,家里搁下来的工作还没有做……但是,如果你要出去才开心,我无论何时都愿陪你出去。”

“不”,我带着三分脾气说,“我此刻却没有兴头了。”

数月之后,我又发现了这么几段:

夏天的晚上,不知怎样,伊莎比萝竟给我拉到奈里市场去了。我们的周围,木马摊上,琴韵悠扬,奏着黑人的音乐。打靶子的乒乓声,转彩轮的噼啪声,震人耳鼓。一种煎饼的热气弥漫空际。拥挤而慢步的人群,简直把我们抬起来。我不知何故,满心快活。这种疯狂,这种热闹,我觉得可爱得很。我

似乎觉得这里头可以找出一首暧昧的强烈的诗。我自思道：“这些男人们、女人们，被一种迅速的动作拉到死的路上去，死期不远，还把这很快很快的几分钟消耗到这上头：或抛一个木圈儿，圈住了瓶子的颈；或将一把木槌打出来一个黑人儿。究其实他们这般胡闹，未尝没有道理。寂灭之神正等候着我们，依他的眼看来，拿破仑、黎庶利育^①也不见得比之这一个小妇人，这一个小兵士，更会过生活吧。”

伊莎比萝夹着我的臂膀，而我却忘记有她在我身边。忽然间，她向我说：

“回去吧，爱人，这些玩意儿只令我厌烦。”

我叫了一辆汽车。当我们慢慢地挤过人丛的时候，我自思道：“假使是奥媪儿来，如此的一晚，该是怎样风光，何等快乐！想见她的眼光闪烁，共乐芳辰，多么可爱啊！她一定把所有的彩摊都玩过，若赢得一张缚线的小玻璃船儿，便忍不住眉飞色舞了。可怜的奥媪儿啊，你这般晓得爱生活，而你却不得久认识生活；剩下一班行尸走肉，像我与伊莎比萝，偏得生存，虽则不曾祈祷长生，而这种单调的生活不知要延长到何时为止哩！”

伊莎比萝似乎猜透了我的意思，于是紧握着我的手。我向她说：

“你病了吗？否则你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也疲倦起来呢？”

“唉，哪里就病了？”她说，“不过因到了这种市场，我很不耐烦，所以比别的地方容易使我疲倦了。”

“呀？伊莎比萝，你觉得不耐烦吗？可惜！可惜！我这般爱，偏你这般讨厌！”

^① 黎庶利育(Richelieu)是法国17世纪的大政治家。

正说时,我们身边的木马摊的风琴,奏着欧战以前的曲子,忽然间,我想起了奥媞儿的几句话。好久以前,奥媞儿与我同逛市场,说了好些话,此刻这些话重新在脑筋里震响起来。曾记当年,却是她怪我不该讨厌。依此看来,我这人变得如此厉害了吗?譬如一所房子,原系旧主人所建筑、所陈设,后来虽则卖给新主人,而芳室幽香,依然不灭,甚至旧主人的心情还存留在他的陈设品上头。我便是这般的一所房子。我受了奥媞儿的浸染,从此以后,我的心灵不完全是当年那个费理伯的心灵了。真算是我的脾气的,乃是麦赛那的遗传性,是一种不放心的脾气,此刻要找出这种脾气来,与其在我身上找,倒不如向伊莎比萝身上找去。说也奇怪,这一天晚上我不是怪她不耐烦吗?实则她这种庄重不佻、厌恶娱乐的脾气,正是当年我自己的脾气。到而今,别一种脾气来替代了,又轮到我来怪人家了!

九

我们到山里去住的日子快到了。未启程以前的那一个礼拜,费理伯在田泽夫人家里遇着一对夫妇,是他在摩洛哥时认识的,姓维利耶。我想找一两个字来形容维利耶夫人,结果是找不着。“自负”,不错;但又是“得意”……是了,“得意”二字还恰当些。在一堆金发之下,她的脸孔,侧面看来,又纯洁,又明显。使人联想到一个“血兽”。我们刚进了客厅,她便走到我们跟前来。向我说:

“麦赛那先生与我同在亚特拉斯山^①旅行过……(转向费理伯说)麦赛那,你还记得赛夷吗?……(又转向我说)赛夷是一个小亚刺伯人,眼睛放光的,做过我们的向导。”

“他乃是一个诗人”,费理伯说,“当我们与他同坐车上的时候,

① 亚特拉斯山(Atlas)是摩洛哥的名山。

他唱的歌是：鲁迷斯^①的速率与维利耶夫人的美貌。”

“今年你不带你的夫人到摩洛哥去吗？”她问。

“不去”，费理伯说，“我们只打算作一个小小的旅行，我们想到山里去。这事儿引不起你的兴头吗？”

“你说的是正经话吗？我们俩正打算在雪里过圣诞节、过年，你想想看，赏雪是不是该到山里去？你们想到什么山去呢？”

“到圣摩利去。”费理伯答。

我生气得很，连连向他丢眼色，他只当看不见。我只得站起来说：

“费理伯，我们该走了。”

“我们吗？”他说，“为什么？”

“我与管家约好在家里相会。”

“偏在一礼拜六约他来吗？”

“是的，我以为礼拜六方便于你。”

他很诧异地望着我，也不说什么，便站起来，向维利耶夫人说：

“如果你喜欢这种旅行，请打电话来告诉我，我们相处，一定很好。两对夫妇一起旅行，多么有趣啊！”

我们出来了。他带着几分急性抱怨我说：

“真倒霉，礼拜六下午六点钟，还有约会！亏你打一个这样好主意！你分明晓得礼拜六是爱莲宴客的日子，我喜欢在她家逗留很久的。”

“我哪里有什么约会呢？费理伯，我只想出来罢了。”

“笑话，笑话！”他吃惊地说，“……你病了吗？”

“我哪里就病了？不过我不愿意维利耶夫妇同我们一块儿旅行。费理伯，我真不明白你是什么用意。你该晓得，这次旅行，我千欢万喜都只为能够独自一人伴着你去。你偏要再邀两个人！是

① 鲁迷斯(Roumis)乃是亚刺伯人对于基督教徒的称呼。

你的老朋友还有可说,而他们与你只在摩洛哥见过一面罢了。”

“你的话多么激烈!重新换了一位伊莎比萝了!维利耶夫妇,并不是一面相识的人。我同他们相处了十五天之久。我在马拉克及他们的花园里消遣过几天晚上,快乐得很。他们的花园,应有尽有,真是你梦想所不到的。里头有的是许多池塘、许多喷泉,四株扁柏,花草满园,浓香扑鼻。至于说到维利耶夫人苏兰茛,她的嗜好高雅,真是人间少有。她的房子,只有的是摩洛哥的小横炕,与又粗又厚的毯子,陈设恰到好处。真的,我对于维利耶夫妇,比之巴黎一班朋友还更知己些。巴黎一班朋友,整个冬天,我只在宴会里见过三次面,而维利耶夫妇相处的日子不少,岂不是更知己些吗?”

“好吧,费理伯,也许你说得有理,我完全错了。但是,请你千万莫把我这一次旅行断送了!我们有约在先,这一次旅行原是我的权利所在,别人不得干预的。”

费理伯把他的手放到我的手上,笑说:

“好,夫人,请放心吧,这一次旅行终是你的。”

第二天,中饭后,我们正在喝咖啡的当儿,维利耶夫人有电话来找费理伯。我仔细听费理伯的答话,知道维利耶夫人曾经与她丈夫说起,她丈夫很赞成,她们深愿与我们同到瑞士去。费理伯也不怎样邀请他们,甚至于还说了几句扫兴的话。然而他最后的结论却是“好吧,那么,我们在那边再会”。

他把电话筒挂起,眼睛怔怔地望着我,很有几分为难的样子,他说:

“你亲耳听见的,我因为想要顺从你的意思,已经竭尽我的能力去应付他们了。”

“是的……但结果是怎样了?他们也去吗?唉!费理伯,未免太令人难堪了!”

“但是,爱人,你究竟要我怎么办?我到底不能太无礼呀。”

“谁叫你怎样无礼呢？不过，难道你找不出一句推脱的话来？只消说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便推脱得干干净净了。”

“不行，我们说不去，他们也要去的。再者，你不要看错了人。明儿你便知道了，他们何等客气！你得他们为伴侣，一定很满意的。”

“既然如此，那么，费理伯，你听我说，你有一件事情好做：你独自一人陪他们去吧！我呢，我此刻却没有兴头了。”

“你不疯了？他们若听说你不去，真懂不得你是什么用意。我也觉得你太不客气了。老实说，我丝毫没有意思要离开巴黎，都是你要求我，我答应了你，为的是博你的欢心。到而今，却是你想把我孤零零地充军去了！”

“哪里是孤零零的？还有你的顶好的朋友呢！”

“伊莎比萝，这种可笑的话头，我实在听得不耐烦了！”费理伯说时，带着一种激烈的神情，为我从来所未见，“……我总算对得住你，没有什么罪过。并不是我邀请他们，却是他们自己要去。再者，他们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曾打过苏兰荛的主意……”说到这里，他越发把字音咬得响亮，大踏步地在饭厅里踱来踱去，“没来由给我愠气……我觉得你如此妒忌，如此担心，真教我动也不敢动，一句话也不敢说……生活的乐趣，降到零度以下了，你知道不知道？……”

“最能减少生活的乐趣的，乃是：把自己的生活与大众公享。”

我一面说，一面自己诧异，我觉得此刻的我，反唇相讥，俨然敌人相对，此刻我正在冒犯一个世界唯一与我有大关系的人。然而我终于不能自制。

“可怜的伊莎比萝！”费理伯叹了一口气。

我对于他的过去的生活，有甚深的认识，他对于自己的旧事，恐怕还比不上我深印脑筋。因此，我知道此刻他一定在想：“可怜的伊莎比萝啊！你也一样，而今轮着你了……”

那一天夜里,我睡得很不舒服,我自己责备了许久。实际上,这事儿于我有什么损害呢?我丈夫与苏兰芟许久没有见面,自然不会怎样亲密。我不该妒忌,妒忌呢,便是无风起浪。他们这一次会合,也许可以造成一个好环境。假使费理伯独自伴着我到圣摩利去,他能不能开心呢?将来只弄得他垂头丧气地跑回巴黎来,心里倒怪我迫他空走一趟,过了几天闷煞人的旅居的生活。倒不如让他伴着维利耶夫妇去,好教他心花大发,还可望有些喜悦的余辉照到他自己的妻子的身上哩。我虽则这般自解,心中到底总是闷闷不乐。

十

我们原该比维利耶夫妇先一日启程,不料行期展缓,以致我们四人同搭一班火车去。

在车中的第二天的清晨,费理伯很早便起来;当我从车房出来的时候,已经看见他站在走廊上,与苏兰芟大谈其话。她大约也是起得很早,已经装扮好了。我注视着他们一会儿,看见他们那种快活的神情,令我先有几分难过。我走近她的跟前,说了一声:“日安,夫人。”苏兰芟掉转头来。我不由自主地自问:“她像奥媞儿不像?”不,她不像奥媞儿。她的身体强壮了许多,而她的言语举止又不如奥媞儿那般童心稚气,那般飘飘欲仙。看苏兰芟的样儿,像饱受风霜,与命争持,得了胜利似的。在她向我微笑的当儿,我也被她征服了一会儿。停一刻,她丈夫也来会在一起。火车在两座高山之间滚跑,一道湍急的溪涧沿着铁轨流去。风景虽佳,入眼皆幻;剩有闲愁,徒增惆怅。查克·维利耶向我谈论些讨厌的问题,但我晓得他很聪明(人家都说他聪明),非但在摩洛哥他做了许多事业,而且他已经变了很著名的办事人了。费理伯对我说过:“他什么都会:磷盐酸的事情,他会;海口的事情,他会;矿业,他也会。”……但是,实际上,我只努力想听费理伯与苏兰芟的谈话。可

惜车声辘辘,把他们的声音混乱了一半。我只听见苏兰芟的声音说:“那么,依你之见,怎样才算是有趣?”又听见费理伯的声音:“……复杂得很……脸庞儿是一件,再便是身段……尤其是纯任天籁……”说到这里,有几个字,我听不清楚,又听见苏兰芟的声音:“还有,便是:嗜好、怪癖、冒险的精神……你不以为然吗?”

“说的对”,费理伯说,“原是复杂的。一个女人,又该正经,又该童心稚气……最令人难堪的乃是……”

听到这里,又来了一阵车声,把这句话的末段混乱了。千山叠翠,正对眼前;许多剥了皮的柴把,凝脂映日,灼灼有光,堆积在一间阔顶的木房子的旁边。我心内自思:“我便这般地跑去受一个礼拜的痛苦吗?”此刻查克的长篇大论正在结束,说道:

“……你想,这种工夫真是了不得!”

他笑了,我想他一定已经向我解说了一种巧妙的办法,但我实在是听而不闻,只听得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哥德团”。

于是我胡乱应他一句:“真是了不得。”我分明晓得他以为我不聪明,聪明不聪明,我都不管,我只恨他。

末一段的行程,依我现在的回忆,恰像一场昏迷的大病。生了火的小火车吐出浓烟,在雪地上匝绕一会儿,然后分散;车旁一团白气,点缀生辉。这车随着铁路的曲线走去,则见无数雪峰,松林浓荫,都迎上前来。然后又是一道深谷,呈现路边;车子由下而上,回头则见谷的深处有一道曲线,又黑又细,正是刚才我们所离开的路线哩。苏兰芟凝睇着这一处的风景,像孩子般快活,又把这风景详细谈论,不住地引起费理伯的注意。

“麦赛那,你看,松林平顶,上面盖着白雪……这树林不晓得有多少力量,竟能载着这么重的东西,不至于被压扁了……再看这个……呀,看这个呀……看这一座大屋,正在那边的高山上,放出光辉,恰像一颗钻石摆在一只白色的宝石箱里……再看雪上的种种色彩,要注意,并不是纯然白色,或带蓝色,或带淡红……呀,麦

赛那,麦赛那,我真爱这个啊!”

一切这些话都说得不坏,如果凭良心细想,应该说她的话实在有些风致,然而我只觉得她啰唆。费理伯说过他爱自然胜于一切,而他却能忍受这种独吟的韵语,真是令人诧异的事情。我自思道:“她也许很快活;但是,到了三十岁(说不定已到了三十五岁了……她的颈已皱了),她到底不能像孩子快活。……再说,我们谁不看见雪的颜色微蓝微红,用得着她说吗?”我似乎觉得查克的心思也与我一般无二,因他当听他妻子说话的时候,不时地插入一个 ou-i 字,表现他的讥讽厌倦的神情。我听见了他这个 ou-i,觉得我与她心心相照了一会子。

维利耶夫妇的态度,我真不懂。他们互相表示亲热到十二分;她对待他真是熟得很,时而叫做查哥,时而叫做查姑,甚至无缘无故的抱着他亲嘴。然而,如果我们同他们在一块儿,经过了点钟之后,便很晓得他们并不怎样相爱,又晓得查克并不妒忌,他对于妻子,乃是高傲的服从,任她怎样疯狂,他只是先事承意。由此看来,他怎样能够生活下去呢?他别有所恋吗?抑或他从事于矿业,注意于他的船只,及他在摩洛哥的田产,便为此而生活吗?我猜不透;而且事不关己,我也无心去猜。我看见他这样宽容,实在轻视他。我自思道:“他这一行,也像我一般不是情愿的;假使他稍为有几分志气,他也不来了,我也不来了。”费理伯买了一份瑞士报纸,正在计算法郎的时价,又向查克谈论某种价值,以为如此可博他的欢心。查克却无心地把墨西哥或希腊的工厂的怪异名称乱翻,活像一个大文豪听见人家替他捧场,叙述他的著作,他只表现一种厌倦的态度而已。查克掉转头来,问我是否读过《可尼斯麦》^①。那小火车犹自旋转,四面但有又软又白的景物。

我不知何故,至今我的脑筋里存留着的圣摩利,活像苗泻^②的

① 《可尼斯麦》(Kunigsmark),待考。

② 苗泻(Musset)是法国19世纪的戏剧家。

戏剧的陈设,快活、虚幻,同时又是愁闷不堪。当时种种情形,至今历历在目:夜色苍茫里的灯光映着白雪;残酷而无害的冷气,侵人肌肤;火车站的门前,满布着拖车,还有好些骡子,鞍鞯在身,颈上系着小铃儿,还有红、蓝、黄……种种颜色的小花球。不久以后,到了旅馆,暖气腾腾,令人周身舒服。许多英国人穿着便服在客厅上坐着,而我们俩却进了一间又大又温暖的卧房,唉,这几分钟,我才能够独自一人伴着我丈夫了。

“费理伯,吻我!我们该为这卧房庆贺……唉!我恨不得独自陪你在这儿用晚饭……不久又要穿衣,出去见他们,说长论短的,讨厌!讨厌!……”

“他们好得很,不是吗?”

“好得很……好到我不愿看见他们为止!”

“你这人太苛刻了!一路上,你不觉得苏兰芨是个可人儿吗?”

“是了,费理伯,你爱上了她了。”

“冤哉枉也!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是爱上了她,教你陪她十分钟还不能够呢!……究竟她说了些什么话?自从今天早上,一直到此刻,在她的话里头,你能不能找出一点儿意思来?”

“怎么不能?她对于自然,真会欣赏。她谈到雪,谈到松树,都娓娓动听……你不以为然吗?”

“是的,她有时候也曾提到个影儿。然而,我难道不能吗?世间的女人,只要她们舍得说,总会说这么几句漂亮话……苏兰芨与我大不相同的地方,乃是:我太看重了你,不愿把我的脑筋里的垃圾尽量地倾倒到你跟前来。”

“我的好朋友”,费理伯还温婉地讥笑我说,“我很知道你有这种莲花妙舌,又知道你太客气了,不肯说出来。我从来不曾怀疑,说你不会说话,请放心吧。”

“请你别打趣我,爱人……我说的是正经话……她说话不连贯得

很,往往从这一个题目上跳到那一个题目去,假使你不是有意于她,岂有不发觉这种坏处的道理?……凭你的良心说,这是不是真话?”

“这哪里是真话?绝对不是!”费理伯说。

十一

这一次山里的旅居,依我的回忆,乃是一场苦刑。我初来时便晓得,我对于各种运动,自然都是很笨的。但我以为费理伯与我都是生手,这般的一对生手,混入团体的难关,倒反有趣。谁料第一天早上,我便发现了苏兰茛是个神手,对于一切的游戏,都巧妙无比。费理伯虽则不像她那么熟练,而活泼轻捷,也就不愧一个运动的人物。只第一天,我便看见他们二人一块儿跑冰,快活得了不得。我呢,只靠一个教习扶助着,十分吃力地一步一步挪移。

晚饭后,在旅馆的客厅里,费理伯与苏兰茛互相把椅子移近,活像开了话匣子似的,只管谈天说地。剩下我混不进他们的伙子,只好听查克谈论他对于理财的意见。那时节的鳌佛值得六十法郎,我记得他对我说这么几句:

“你晓得吗?这种价钱,距离鳌佛的真价值甚远;你该劝你的丈夫,至少把他的财产的一部分变为外国的价值。因为,你晓得……”

他不时又谈起他许多情妇,一个一个指名道姓:

“恐怕有人向你说过,说我现在爱上了一个女伶,名叫若妮的,……这话说得不合时了……不,……我原十分爱过她,但此刻已经完了……现在我又得了个罗特丽夫人。……你认得她吗?她是一个标致女人,温和得很……像我这样一个男人,天天在种种事务里头挣扎,很需要女人们的一种安静的柔情,……”

他尽管说他的话,我却托故走开,坐到费理伯那边去,想把他们的言语弄成普通的谈话。当我到了那边之后,苏兰茛与我之间,发生两种生活上不同的哲理,刚刚相反,无妥协之余地。苏兰茛的

要旨乃是偶然的事。所谓偶然者，乃是去找寻意外的事，或危险的事。依她的主张，精神上的舒服与物质上的舒服都是可憎的。有一天晚上，她对我说：

“我真侥幸是一个女人，因为女人的可能，比男人强多了。”

“什么？”我说，“男人有他的职业，可以行使他的职权。”

“一个男人只有一种职业罢了”，苏兰茱说，“对于女人，却可以把她所爱的许多男人的生活的味道都一一尝试过。一个军官把战争的生活献到她跟前，一个船长把海洋的生活献到她跟前，一个外交家把谋略与她商量，一个大文豪把造物的乐趣给她享受……她可以有十种生活，不至于每天生厌，岂不是好？”

“说来好不吓煞！”我说，“依你说，至少要爱上十个不相同的男人才行。”

“又要十个都很聪明，说来也很教人难信。”查克说时，把“很”字咬得很响。

“还有一层也要注意”，费理伯说，“你这话移到男人的身上，也很合用的。男人不也是吗？他所爱的许多女人，也陆续地把不同的生活，献到他跟前来。”

“是的，也许是这样”，苏兰茱说，“但女人们的个性少得太厉害了，没有怎么可以献给男人。”

又有一天，她有一番议论，看她说时的神情，真令我动气。她说一个人逃脱了礼教的生活，该感受到何等的幸福。我说：

“如果人家本来是幸福的，何苦要逃脱呢？”

“因为幸福并不是不动的”，苏兰茱说，“如果时时提心吊胆，幸福便要延期。”

“说得非常有理！”查克这么说了，令我诧异得很。

于是费理伯也想博她的欢心，顺着她的遁辞，说：

“唉！是的……逃脱……妙妙……”

“你吗？”苏兰茱说，“……当真的希望逃脱的人，你恐怕算是最

后一个了。”

我听了这话,好不替他难受!

苏兰芟往往喜欢用这种唇枪舌剑,借此激发人家的自负心。每逢费理伯有爱我的神情,说一句好听的话的时候,她即刻在旁边说些冷话来挖苦他。但是,费理伯与苏兰芟之间,却时常有未婚夫妻的光景。每天早上,苏兰芟穿着一件色泽鲜明的新汗衫下楼来,费理伯看见了,只管喝彩道:“好呀!你的审美观念真不错呀!”我们旅居的期间将满的时候,他与她已经搅得非常亲热。最令我难堪的乃是他们谈话时那种温柔而不客气的语调,及他帮她披上外套时那种抚爱的神气。再者,她既晓得他喜欢她,越发尽量地耍把戏了。我无以名之,只好叫她做“猫儿”。当她穿着晚衣下楼来的时候,我恍疑她的赤裸裸的背有无数的“电波”流动。后来各自归房,我忍不住质问费理伯说:

“喂,费理伯,你爱她吗?”

“谁?爱人。”

“自然是苏兰芟。”

“没有的事!”

“看你的样儿倒很像。”

“我吗?”费理伯说时,心下暗喜,“这是从何说起?”

我把我的印象一一的说给他听,他殷勤地听,毫无倦容。大凡我的谈话,只要与苏兰芟有关的,他都听得很有趣,这一件事,我早已注意到了。我们动身的前一天,我向他说:

“这一对夫妻,总算奇怪得很。依他对我说,他每年有六个月在摩洛哥,而他的妻子却说她每两年去一次,每次住三个月。这样说来,她常是整整的几个月独自住巴黎。我绝对不能如此。假使你迫不得已,住到印度支那或甘沙嘉^①去,我也一定跟你去,到处不

^① 甘沙嘉,原文是 Kamchatka,未详。

离,活像一只小狗……这么一来,我不晓得你讨厌到什么地步!是不是,费理伯?到底是她有道理。”

“她有道理,因她已经找到一个最妙的方法,不令他厌倦的方法。”

“我知道了,你想说这是伊莎比萝的好榜样。”

“你真是神经过敏!没有的事,谁也不配做谁的榜样,这不过是一种事实的证明:查克十分爱他的妻子……”

“这是她亲口对你说的吗,费理伯?……”

“无论如何,他总算是很赞赏她。”

“只不照管她。”

“为什么你要他照管她呢?”费理伯说时,略有几分动气,“我绝对不曾听见人家说过她怎样不规矩。”

“唉,费理伯!我认识她不到三个礼拜,已经听见她谈起她的情郎,至少三个……”

“哪一个女人没有三五个情郎呢?”费理伯把肩耸了耸,冷笑着说。

那时,我觉得我实在小气极了,差不多可以说是下贱,这种心情,为我从来所未有。然而到底我不是凶恶的女人,只好勉强自制,很客气地对待苏兰茛,满心委屈地陪着查克到外面散步去,让她独自伴着费理伯在跑冰场里。我天天只祈祷这旅居的期间快满,却又不肯提一个字,催促归期。

十二

我们回到了巴黎之后,纸厂的主任病了,费理伯的工作该比平日多些,往往不能按时归家吃中饭。我不知他是否再会见苏兰茛,又不敢提出这问题。礼拜六的晚上,在田泽夫人家里,如果苏兰茛在座,费理伯即刻像苍蝇见臭肉般地跑过去,引她到一个角儿上,再也不肯离开一步。这种举动,也许算是一种好现象。因为如果

他们在礼拜六以前已经很自由地见面,那么,到了礼拜六,也许他还假装躲避哩。我忍不住与好些妇人谈起苏兰芟,我绝对不说她的坏话,只听人家怎样说她。一般人都承认她妖冶得可怕。有一天晚上,我身边坐着的是莫利思·田泽,她看见查克进来,便悄悄地向我说:“奇了,这孩子还不曾离开巴黎吗?我以为他妻子早已赶他回亚特拉斯山去了!”差不多无论是谁,一提起了查克的名字,一定加上一句:“可怜的孩子!”

田泽夫人是苏兰芟的朋友,我同她谈起苏兰芟,谈了很久。她所描绘的苏兰芟肖像,颇美,同时又颇令人担心,她说:

“我首先要说的乃是:苏兰芟乃是一个好动物,有极强烈的本能。她曾经很痴情地爱过查克,那时节,查克很穷,只因长得好看,被她爱上了。总算她有勇气:她原是不克堤人氏,父亲是一位伯爵,出身贵族,又长得娇滴滴的,哪怕没有好婚姻?她偏情愿伴着查克跑到摩洛哥去。到了那边,起初乃是从事于开垦,过的是很艰苦的生活。当着查克的一场大病的时候,我想是她自己管账,付钱给工人们。我们该注意她有的是贵族的傲气,这种生活该使她很受苦,而她到底挣扎得起。就这一点说起来,她原是忠厚老成之辈。只一层,她有两样短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两个弱点:她风骚得了不得,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她到处想征服人家。举个例你听,她说……不是对男人说,乃是对女人们说:她想要一个男人时,那男人一定给她拿到手。这话也不是吹牛,三教九流的男人的脾胃,她都能够适合,怎教她拿不到手呢?”

“依你说,她一定有许多情郎了?”我问。

“这些事儿,岂是容易肯定的?人家只知道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常常聚会,至于情郎不情郎,谁晓得?……我刚才所谓给她拿到手,意思是说:她占据了他们的心灵,他们与她发生关系,她觉得要他们怎么样便怎么样。这是我说的本意,你懂吧?”

“你觉得她聪明不聪明?”

“就女人而论,算是聪明得很……是的……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她都熟悉。自然,她的聪明,乃随着她所爱的男人而变的,那男人的关系是什么,她的聪明便到什么上头。当她钟爱她丈夫的时节,她对于经济问题、开垦问题,有惊人的见解。到了她爱俾尔渚的时节,她又关心于美术。她的嗜好多得很。她在摩洛哥的房子,人人都说好;至于奉天濮洛的房子,便古怪得很……与其说她是个用心者,不如说她是个用情者。然而,当她平心静气的时候,总还很晓得批评些事物。”

“依你之见,爱莲,她有什么迷人之处?”

“她的女性十足,便是最能迷人的地方。”

“你所谓女性,是怎样解释的?”

“待我来告诉你,所谓女性者,乃是优点与缺点杂糅:一种温柔的态度,一种对于她所爱的男人的不可思议的忠心……有期限的忠心……但又要埋没了廉耻……当苏兰荑要抓一个男人的时候,便不知有社会,不顾她的最好的女朋友:这也不算凶,只是本能的。”

“依我说,这便算很凶了。老虎吃人,也是本能的,你也说它不凶不成?”

“当然”,爱莲说,“老虎原不凶,总之,它不存心行凶,……刚才你说的话恰当得很,苏兰荑便是一个母老虎。”

“为什么她的模样又那么和婉呢?”

“你觉得她和婉吗?唉!没有的事!她往往露出她的硬心肠,这是她的美貌的原素。”

别的女人便不像爱莲那般宽宏大度,爱莲的婆婆——老田泽夫人——向我说:

“不,我不喜欢你那小友维利耶夫人……我有一个侄儿,给她弄得七颠八倒。我那侄儿是一个很可爱的童子,当大战发生的时候,他送性命到沙场上去,纵使不是为她而去,至少是因她之故,不

得不去。……他原已受了重伤，到巴黎来就一件差事，合理得很……偏不幸，苏兰荑抓住了他，弄得他人了迷魂阵，便又丢了他，去找别人了。……可怜的阿尔忘，他想要再离开巴黎，傻里傻气死在飞机的变故之中了。……我再也不接见她。”

我原不肯把这类毁谤的话告诉费理伯，到底常常忍不住，都传到他的耳朵里，他毫不在意地说：

“是的，这是很可能的事，也许她真的有些情郎。这是她的权利，我们不便过问。”

说了几句之后，他变兴奋起来，说：

“无论如何，这时候她若给他戴绿帽子，真是出我意料之外了。她的生活像水晶般透明：差不多无论何时，人家都可以打电话给她；她天天在家，如果人家想去看望她，她一定有工夫招待。有情郎的女人的生活一定比较地秘密些，能够如此透明吗？”

“你怎么知道得这般清楚呢，费理伯？你常常打电话给她吗？你常常去看望她吗？”

“是的，也曾有过几次。”

十三

不久以后，我得到了一个证据，证明他们二人往往有长时间的谈话，同时又证明那些谈话都是很清白无辜的。这是一天早上，费理伯出门之后，我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非征求他的意见，我便不能答复，于是我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处去问他。事有凑巧，我与苏兰荑恰是同线。我辨别出苏兰荑与费理伯的声音。依理，我该把电筒挂起，但我没有这勇气，到底偷听了一会子。听见他们的语调非常快活，这时的费理伯，又聪明又有趣，我已经许久不曾看见他这样，几乎忘记了。从前露娜向我叙述的那一个费理伯，与大战以后我所认识的费理伯，都是庄重多愁，最为我所喜欢；此刻我又认识一个迥不相同的费理伯，正在向苏兰荑说了许多轻薄而悦人的话

头。据我所听见的,都是足以令我安心的话。他们把两天以来所做的事互相告诉了,又谈到他们读了些什么书。费理伯略述前一晚我们俩看过的那场戏剧,苏兰芟问道:

“伊莎比萝爱看这剧吗?”

“是的”,费理伯说,“我想她还爱看吧……您近来好吗?上礼拜六,在田泽夫人家里,我看见你的气色很坏,我不愿看见你这一副黄泥般的脸庞儿。”

依他们的话看来,原来他们自从上礼拜六分别,至今礼拜三,不再见面。我忽然觉得满心惭愧,忙把电筒挂起,自责道:“为什么我竟这般做了?这与私拆书信是一样的丑事啊!”我懂刚才偷听电话的那一个伊莎比萝竟是什么用意。一刻钟后,我再叫费理伯,说道:

“我请你恕罪:刚才我打过一次电话来,恰巧你在说话;我听见苏兰芟的声音,我便截断了。”

“是的”,他毫不为难地说,“她曾打过电话来。”

这一幕小穿插戏,表示他们的态度鲜明,我因此放心了好些时候。但是不久以后,我在费理伯的生活里,又重新找出苏兰芟的行为的线索。他此刻每一礼拜总有两三晚出去的,我虽则不问他到哪里去,但我晓得人家曾经遇见他伴着她。妇人们有许多是她的仇人,以为我是一个自然的同盟者,所以都来亲近我。其中有些好的(所谓好者,乃是女与女之间可能范围内的好),对我表示一种无言的怜悯,只用些普通的格言,来做我的不幸的隐语。其中又有些坏透了的,分明是我所不知道的事,她们偏故意认为已经有人告诉我了,等到我转问她们时,她们才一一说给我听,以博乐趣。就中有一个这么说:

“你不愿意陪你的丈夫去看绳索戏,我懂得你的意思:绳索戏原没有什么好看,讨厌得很。”

“费理伯去看过绳索戏吗?”我此刻求知心比自负心强,不由自

主地问。

“为什么你倒问起我来了？是的，他昨天晚上到阿郎伯拉场去过的。他不曾告诉你吗？他同维利耶夫人一块儿去，我以为你一定知道的。”

至于男人们，只假装可怜我，安慰我。

又有一桩事情常常遇见的，乃是：每逢人家请我们俩吃饭，或我提议怎样消遣的时候，费理伯回答道：“是的，再好没有了！但是，在未决定以前，请你容许我二十四小时的考虑，明天回你的话，好不好？”

为什么要这样长时间的考虑呢？无非是费理伯想在早上打电话去问苏兰芟，问她是否也被邀请在同一家吃饭，或问她晚上要不要同他出去玩；得了她的答复，然后回我的话。

我似乎又觉得此刻费理伯的嗜好，乃至性情，都带有那女人的标记；也许十分轻微，到底隐约可见。苏兰芟爱的是乡村与园圃。她晓得料理禽兽，培植草木。她在奉天濮洛的附近建筑了一座邦家楼，正靠树林的旁边，每逢礼拜之末，她往往到那边住去。费理伯也对我说了好几次，说他在巴黎住久生厌，希望在近郊有几亩地作为游息之所才好。

“费理伯，你不是有你的冈都谟吗？你偏尽量地少去。”

“冈都谟离巴黎有七个钟头的路程，哪里好拿来比较？我只愿要一所房子，两日之内可以往还的，甚至于早去晚归也可以的，例如霜地、冈边、圣日耳曼，这些地方好。”

“又例如奉天濮洛，是不是，费理伯？”

“是的，奉天濮洛，亦无不可。”他说时，不知不觉地笑起来。

这一笑，差不多使我转愁为乐，我知道他已经承认我参预机密了。似乎他想要说：

“当然，我分明知道你是晓得的。我相信你。”

我到底觉得不该追究下去，哪怕追究下去，他也不肯直白真

情。然而我总相信我的担心与他对于自然的新恋,二者之间并不是毫不黏着。此刻费理伯的生活,大部分与苏兰荻的主意有关。

再者,苏兰荻的嗜好也受了费理伯的影响,这事也一般地使我伤心。这一点,除了我之外,别人一定看不出来。我平日虽是最不会观察事物的人,一到了关于这两人的事情,便一丝一毫都不轻易放过。礼拜六的晚上,在爱莲家里,我往往听见苏兰荻谈起她所读的书,原来她所读的书,便是费理伯叫我读过的书;有时却是昔日福朗素华叫奥媞儿读的书,奥媞儿把这嗜好传给费理伯,而今费理伯又传给苏兰荻了。我认识这种福朗素华的遗传,又放荡,又强烈:乃是莱资的红衣主教,及马邪怀尔^①。又有费理伯的真嗜好:乃是杜尔克诺夫^②的《绿仙》《乐文》《烟》,及蒲鲁士特的著作的前几卷。我听见苏兰荻谈起马邪怀尔的时候,忍不住现出一种苦笑。我自己是个女人,我分明晓得马邪怀尔绝对不会引起她的兴趣,与利母泽的泐药及紫色外光线不能引起她的兴趣一样。然而,如果她想要迷惑一个男子,知道只有这些事物才可以博他欢心的时候,马邪怀尔也好,泐药也好,紫色外光线也好,都可以变成她的谈话的资料了。

当我初认识苏兰荻的时候,已经注意到她对于鲜明的颜色的嗜好。怪不得她爱这种颜色,实在也只有鲜明的颜色合她的身份。数月以来,我晚上见她穿上的衣服无非白色。白色原是费理伯所最爱,而费理伯所以爱白色者,又是受了奥媞儿的遗传。他常说奥媞儿的皎素鲜艳;不知对我说过多少次了!可怜的奥媞儿,其人虽逝,其味常存,苏兰荻与我,乃至其他许多女人,个个都勉力把已死的人的韵致来博费理伯的欢心;也许苏兰荻原非有意,总之,奥媞儿不曾死去。言念及此,既可伤心,又可诧异。

依我的感触,诧异的成分少,而伤心的成分多。非但因为嫉妒

① 莱资(Retz)的红衣主教,未详;马邪怀尔(Machiavel)是佛罗兰的历史家。

② 杜尔克诺夫(Tourqueneff)是俄国的小说家。

忌太过,易感痛苦,而且我又觉得费理伯似乎对不住已死的奥媞儿,因此我越发伤心。当我初遇着他的时候,觉得他的种种好性格之中,有一种钟情的特色,使我十分欢喜。不久以后,他把他与奥媞儿的生活叙述给我听,我知道了奥媞儿逃走的真因,越发觉得费理伯对于他的唯一的爱情的回忆,如此有恒,更是难能可贵。我赞赏他,我了解他,以致我把奥媞儿幻成一个可赞美的影像。那种美貌……那种脆弱……那种自然……那种活泼而有诗意的聪明……唉!到而今,我对她妒意全消,倒反爱她了!依照费理伯所述的奥媞儿,只有她配得上我心目中的费理伯——也许只有我自己心目中的费理伯是如此。我愿意牺牲,为高尚的信仰而牺牲。我晓得我被降服了,这甘心降服,殷勤地、卑躬屈节地俯伏于奥媞儿之前。我觉得这种谦卑里头却包含有秘密的快乐,但又有一种潜藏的骄傲,这是不待言的。

何故呢?因为我表面虽则说是不妒忌她,而这不妒忌的心理并非十分纯粹。费理伯对于奥媞儿的爱情不断,我允许他,我甚至于希望他不断。奥媞儿的疯狂与种种短处,我都忘记了,这不过是我以为死了的人可以帮助我与活着的人宣战,所以不妒忌罢了。今日我描写我自己,当然把我描写得暧昧些、会算计些,其实当年的我并不如此。那时节,我并非为我设想,却是为我对于费理伯的爱情设想。我既这般爱我的丈夫,自然希望他比别人更伟大,更完善。从前他所恋爱的差不多是一位神仙(她虽有不尽善的地方,既是死了的人,便把一切短处遮掩过去了),因此我才把他看得这般伟大。至于此时的苏兰茈便不同了:我可以天天看见她,批评她;我是肉做的,她也是肉做的;又有许多女人绕着我说她的坏话。我虽则觉得她美,也还聪明,但是绝对不是神仙,也不是超人,而费理伯偏甘心在她跟前为奴为仆,怎教我不伤心呢?

十四

费理伯三番两次地对我说:“苏兰茈真的勉力想要同你更亲密

些,你偏躲开了。她觉得你可怪得很,与她有仇恨似的……”费理伯的话也难怪,自从我们游瑞士归来之后,维利耶夫人往往有电话来约我出去,而我却一概辞绝了。我似乎觉得少见她的面倒是合理的,但我又想表示好心好意,不令费理伯讨厌,所以答应他说我愿到她家去一次。

她招待我到一间小梳妆室里,在我看来,这原是费理伯式的梳妆室,全无杂物,几乎是四壁皆空。我坐在其间,真是不知如何是好。苏兰芟现着很舒服很快活的样儿,躺在一张小横炕上,不消一刻,她便向我谈她的心腹话。我听见她把我直叫做“伊莎比萝”,我心内自思,究竟叫她做“夫人”好呢,还是叫她做“好友”好呢?我一面听她说,一面想道:

“奇了,费理伯恨的是故意表示亲热,又恨的是不涵养,而当我与这妇人谈话的时候,首先感觉到的恰巧便是她毫无涵养:有什么便说什么……那么,为什么他会喜欢她呢?……在她的眼睛里,颇有温柔动人之处……她似乎很快活……是不是真快活呢?”

我的心里现出查克的影像,脑盖的头发光了些。他的懒懒的声音,也像还在我的耳鼓。他平日总是不在家的,此时也出门了。我问他有没有信息回来,苏兰芟说:

“你晓得,我很少看见查克,……但他到底是我的顶相好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孩子……只一层,十三年的夫妇,如果还守着俗套,说要维持怎么伟大的爱情,岂不是个伪君子?……这等人我做不来。”

“从前你结婚的时候,到底是爱情的结合,是不是?”

“是的,我曾经十分爱过他,我们也曾经过不少的好日子。但是深情必不能久……再者,一场大战,又把我们分离了。离了四年之后,我们便养成了分居的习惯。……”

“这是多么伤心的事情啊!你并不曾努力想要重新创造你们的幸福吗?”

“你晓得,到了两不相爱的时候,想要表面上仍旧做一对佳偶,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我所谓到了不相爱的时候,若再说确切些,便是到了没有肉体上的欲望的时候,因为我对于查克,还有的是感情……查克有一个情妇,我知道,我容许他……你此刻还不能了解这道理,但是,到了人家有自由的需要的一天……”

“为什么呢?我似乎觉得婚姻与自由,正是互相冲突的两个名词。”

“起初人家原是这般说的。但是,你心目中的婚姻,有一方面是规律的。我的话冲撞了你了?”

“稍为有一点儿冲撞……为的是……”

“我这人坦白得很,伊莎比萝。我最恨的是装腔作势……如果我假装爱查克……否则假装恨他……都可以博得你的同情。但我自己实在不如此……你懂吧?”

她只管说,眼睛也不望着我,手拿着一支铅笔,在一本书的封面上画了许多小星儿。当她这般把眼放低的时候,她的面色颇现愁容,恰像一种暧昧的苦痛显露了。我想道:

“她到底没有那么快活呀。”

“不”,我说,“我不很懂得……混沌的生活,散漫的生活,该是怎样欺人啊!……再者,你有一个儿子。”

“是的。但是,到了你有孩子之后,你自己便知道了。一个十二岁的中学生与一个中年妇人之间没有许多感情。当我去看望他的时候,我只觉得他讨厌我。”

“那么,依你之见,母亲之爱也只是装腔作势了。”

“哪里话?……总看境地如何而定……伊莎比萝,你真是首先挑战了!”

“我最不懂的乃是:你尽管说‘我很坦白,我不赞成伪君子’,而你自己却从来不敢放胆跑到尽头处……你的丈夫已经分居了。他容许你的绝对自由……为什么你至今不离婚呢?离了婚,岂不光

明正大些,痛快些?”

“你的意见多么奇怪啊?我不想再结婚,查克也不,那么,我们何苦离婚呢?再者,我们又有许多分不开的利益。马拉克的田产是我用我的嫁奁钱买的,却亏得查克开垦,化无用为有用……还有一层,我并不是不愿再见查克,我与他见面,还喜欢得了不得呢。……我的小伊莎比萝,一切这些事情,复杂纷繁,真是你所料不到的。”

说到这里,她又谈及她的亚刺伯马,谈及她的珠宝,谈及她在奉天濮洛的暖室。我自思道:“奇了,她说她轻视奢华,说她的真生活别有所在,而她却忍不住要谈论到这上头。她享用这些东西,总怀着童稚的乐趣,也许这个也是费理伯喜欢她的一个原因。……然而,看她在男子跟前便卖弄她的独吟的韵语,在女人跟前却卖弄她的财货单子,两事迥不相同,总算有趣得很。”

当我走的时候,她笑着向我说:

“我一定是引坏了你了,因你结婚未久,又是多情的人……这都是知心的话。但我劝你不必照样做……你晓得,费理伯十分爱你。他对我提起你的时候,都说得很好。”

我们夫妇间的情况与费理伯的心情,由苏兰芟说出来,想安慰我,倒反使我难堪了。临别时,她说:“再会,不久再来看我吧!”但我再也不去了。

十五

我从苏兰芟家里回来之后,再过几个礼拜,便病起来,又咳嗽,又发冷。费理伯到我床前来陪伴直到夜深。我一则因为房中半暗,二则也许因为有了病,于是勇气增加,竟敢向我丈夫说我近来觉得他变了心了:

“费理伯,你自己不觉得,我却觉得你近来变了,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你的言论也都两样了……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听得你

与莫利思·田泽辩论的话,连我也不服你。在你的评判里头,我觉得有些地方说得太过了。”

“唉呀呀!我的可怜的伊莎比萝,你对于我的一言一语,多么留意啊!真的,你比我自己还更留意得多了。那一天晚上,我说了什么了不得的话了?”

“你平日那种忠诚信实,乃是我所最爱的,至于那一天晚上,却是莫利思守着你平日的主义,而你自己倒反变了主张,你记得不记得?你说人生不过数十寒暑,男人们尽是不幸的动物,很少享福的机会,如果有些女人委身于他们,他们便不该错过。唉!费理伯……(说到这里,我掉转头不看他)……我似乎觉得你说这一番话无非为的是苏兰茛,她正在侧耳静听哩!”

费理伯笑了一笑,握着我的手说:

“你多么热啊!何等的胡思乱想!不,我说这一番话,并不为的是苏兰茛,这都是确切不移的话。大凡人与人相结合,往往不很晓得究竟是做什么。再者,我们想要诚实,所以不愿得罪了我们所爱的人。每逢有些真快乐到来,我们起初拘泥着一些暧昧的理由,把快乐放弃了,到后来只落得十分后悔。所以前次我说,这种放弃快乐的好处,好便好,只太不振作了。世上往往有些人使我们这般地捐舍了我们自己,到后来我们总不免怨恨他们。总之,我们与他们都该有一种觉悟,鼓动勇气,深深地了解我们所爱的,眼看着生活的正面,这种生活,才有价值。”

“但是,费理伯,你呢,此刻你后悔些什么事情吗?”

“一切的普通的问题,你都牵扯到我们俩身上来。我吗?不,我一点儿不后悔。我深深地爱你,我有了你便快活到十二分,但是,如果你不妒忌,我越发快活了。”

“好吧,我努力向这一方面做去就是。”

第二天,医生来了,说我病是咽喉炎,形势颇恶。费理伯差不多时常在我身边,监视着人家调护我,十分尽心竭力。苏兰茛差人

送了好些花、好些书来,到了我能够接见的时候,她还亲自来看望我。这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实在是太无理、太可恶,但是,一到了我身体复元之后,看见他们那种亲密的光景,又忍不住伤心,仍旧像从前提心吊胆了。也不止我一人挂虑,还有纸厂的主任史克莱俾先生也是一样的心理。他是阿尔撒斯的新教徒,常到我们家里吃中饭,我与他颇有交情,我觉得他为人很直道,很可信。有一天,我到办公处去找费理伯,找不着,正想回家,而他却很腼腆地留住我谈话,他说:

“麦赛那夫人,对不起,我想向您提出一个问题:费理伯先生近来有什么事儿?我看他变了另一个人了。”

“您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他对于什么事情都不关心了,夫人。现在他下午很少到办公处来,许多好主顾的约会都错过了。冈都祆那边,他三个月不曾去……我呢,我未尝不愿竭力,只我不是老板……我替不得他。”

由此看来,费理伯往往说他事务羁身,有时却是假话。从前他多么诚实,多么有良心!原来也会变了的!这也怪不得他,他说假话,无非想使我安心。再者,我这般为人,叫他要说真话也不敢说!也曾有些时候,我希望他快活,决定不再骚扰他;但平常的时候,我总是质问、责备,叫他感受苦恼。我说的话又厉害,又固执,又可恶,而他回答我,只是一味忍耐。我也曾想过:当年他有奥媞儿的时候,他的境地与我此刻的境地相同,而他对奥媞儿却比我对他好些。但我转心一想,也难怪我厉害些,因我的境地比他从前的境地原也厉害多了。一个男人的生活,除了爱情之外,还有他的工作、他的朋友、他的思想。至于像我一般的女人,便以爱情为整个的生活了。叫我拿什么来替代爱情呢?拿女人们来替代吗?我厌恶她们;拿男子们来替代吗?我与他们又是漠不相关的。我等候了许多年月,以为终于得了一场胜利,得了唯一的绝对的爱情,谁知不久便失去了!这种可怕的痛苦,行将与天偕老,无药可医!

我们夫妇生活的第二年,如此这般,便过去了。

十六

当其时,却有两件令我放心的事来了:费理伯早该到美洲去研究某几种关于他的职业的办法,及美洲工人的生活的样法。我渴望能够陪他去走一遭。他也不时计划着,使我到轮船公司去问船期及票价。到后来,他犹豫了许久,结果是决定不去了。我也以为这一次的旅行绝对不会成为事实,但我已经是安心认命的人,无论何事我在事前已经预备让步了。我自思道:“费理伯从前那种神话的爱情,而今变成我的心理了。我现在爱他,将来爱他;海可枯,石可烂,此志始终不移。然而如此的我,终身不会十分快活的了。”

1922年正月的一天晚上,费理伯对我说:

“这一次我打定主意了,入春以后,我们一定到美国去。”

“我也去吗,费理伯?”

“自然你也去。多半是因为我允许过你,说我要到美洲去,所以终于决定了。我们可以在那边住六个礼拜。我把我的工作赶在一礼拜内做完,好教我们能够旅行,游山玩水。”

“费理伯,你这人真好!我真是快乐到十二分了!”

这时节,我觉得他真的好到无以复加。只因我没有自信心,所以很老实地十分谦逊。至于凭良心说呢,我实在不相信费理伯觉得与我旅行有什么快乐。尤其是情愿两个月不见苏兰荻,却陪我旅行,真令我感激不尽。如果他真的十分爱她,如我所料,那么,他断不能这般忽然舍去。别人犹可,至于他呢,我深知他对于他拿到手的事物儿,提心吊胆,生怕失了,这乃是他的天性。由此看来,我实在猜疑太过,一切都不至于像我所猜的那么厉害。我记得自从我如此设想之后,整个的正月里,我的心神舒畅,笑口常开,再也不质问他,再也不埋怨他了。

到了2月里,我觉得我已经怀孕了,满心欢喜。我曾经如饥似

渴地希望得一个孩子,最好是男孩子;我似乎觉得,若得一个男孩,将来不免又是一个费理伯;但是,这个费理伯呢,至少有十五年整个归我所有,岂不是好吗?费理伯本人听见了这消息也非常快乐,因他快乐,我越发高兴了。我的喜病来势很凶,眼见得受不住海上风波,这一次旅行是没有我的份儿了。费理伯对我说他情愿不去。我知道他已经发了许多信,决定了参观许多工厂,订下了许多约会,所以我执定要他走,叫他不必要更动原定的计划。现在如果我推想为什么我那时节勉强忍着痛苦要与他分离,则可以察得出好几种动机:首先是我觉得我那时实在丑得不堪,面带倦容,怕伴他去时,倒引起他满心不快活。其次是,这么一来,费理伯便远远地离开了苏兰芟,所以我觉得别离比团圆更可宝贵了。还有的是,我常听费理伯说过:女人最大的能力乃是别离,又说,大凡我们离开了一个人,不久便把那人的短处与怪癖都忘记了;还发现那人在我们的生活里乃是珍贵的元素,绝不可少的元素。这种元素,我们平日不曾注意到,因它深藏在我们的内部,所以我们不觉得。他说:“譬如盐,我们竟不知道我们天天吸收盐质,但是,你把每餐的盐都取消了试试看,我们真是非死不可了。”

唉!但愿费理伯远离了我之后,发现我是他的生活里的盐……

他在4月初间启程了。临行时,吩咐我好好地消遣,出去看看人。他去了几天之后,我觉得身子舒服了些,努力想要出去逛逛。他的一封信也没有寄回,我分明晓得非十五天后不会接到信的,但我总觉得愁绪萦怀,希望得书信为扫愁之帚。镇日闷损损的,只好打电话给些朋友。我似乎觉得该叫一叫苏兰芟,一则理应如此,二则也是滑头的好法子。但她家的电话,我很难打得通,到后来乃是一个仆人来接话,说苏兰芟已经出门了,预备两个月方才回来。这事给我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我以为她是与费理伯一块儿走的——也许是神经过敏,实在这事不很像。我又问人家晓得不晓得她的去

向。据说是回马拉克她家去的,是了,显然是她照例到摩洛哥旅行去了。但是,我挂起了电筒之后,不舒服得很,迫得回到床上躺着,很苦恼地作长时间的思索。怪道费理伯听见我劝他启程,便欣然答应了,却原来为的是这个!我最恨他的乃是:他如果告诉了我,让我允许他,当做一种恩惠的牺牲,那么,倒还可恕。而他偏不说穿,所以可恨。到了今天,岁月迁流,已非故我,我比那时节宽容了许多,觉得:费理伯一方面入了苏兰茈的迷魂阵,不能自拔;一方面对我到底多情,看见我的苦恼日深,但有可以减轻我的苦恼的办法,无不努力做去。总算是煞费苦心,我原不该那么恨他了。

我那时虽则猜疑,及至我接到他从美洲寄回的头几封信之后,我的疑团忽又烟消云散了。那些信没有一封不是词藻纷华,深情蕴蓄。像是他可惜我不能同去,而希望把他在那边所过的悦人的生活给我分享哩。信内说:“伊莎比萝,这是一个为你而设的好地方,应有尽有,令人舒服;处处整齐,事事适当。纽约如果得一个认真的、全能的伊莎比萝来指挥一切,越发成为天宫月殿了。”在另一封信内又说:“我的爱人啊,我只恨的是少了你!晚上,在这一个卧房里,四顾无人,只见一架电话的时候,想起了你,如果你在这里,多么好啊!我们俩可以作长时间的谈话——我所爱的谈话,把每天看见的人物,作为谈话的资料,而你那颗又小又晶莹的心一定会把珍贵的思想贡献给我。到后来,你又一定问我,外面装作毫不在意,吞吞吐吐地问道:‘密昔司可白与你谈了整个晚上,你觉得她真的长得标致吗?’我听了你的话,一定吻你,于是我们二人相视而笑,其乐融融。是不是,爱人?”我捧诵之下,我真的也笑起来,觉得他深知我心,又能体谅我,真令我感激不尽了。

十七

生活里的一切,无不出于意料之外;也许终身都是如此。这一次的别离,我最怕的别离,在我的生活里头,却成为相对的幸福

一个时节。我固然是寂寞,但我读书、做工,也就可以混过去。再者,我疲倦不堪,差不多每天要睡几个钟头的中觉。所以我们可以说,疾病乃是精神上的幸福,因为我们的欲望与忧虑都被它加了些强烈的限制,费理伯虽则远在天涯,我知道他身体健康,心神愉快。他写了许多满纸柔情的书信寄回。我们二人之间,不曾有过一场吵闹,也不曾有过一些阴翳。苏兰荻正在摩洛哥的深处,与我丈夫相隔七八日的海程。我似乎觉得世界格外有情,生活容易了些、甜蜜了些,我实在久已不尝此味。于是我记起了费理伯一句话,他说:“爱情受得住生离死别,却受不住怀疑与负心。”当初我听见这话时,觉得非常可怪;此刻仔细思量,原来有理。

费理伯要我答应过他:常常去看望我们的朋友。我在田泽家里吃过一次晚饭,又到姨妈歌籟家里两三次。她老了许多了。她那些总司令、海军上将、公使们,一个一个的死去,恰如晨星落落,非复当年盛况。像是画框里缺少了许多标本,一时找不到替代的。她自己往往在大庭广众中,一张靠背椅上打瞌睡。人家说,她也许会在酒席间当场死去。我对于她常存谢意,因为当年我是在她家里遇着费理伯的,所以我不能忘怀,不时到她家里拜访她。甚至有两三次我与她独自二人在她家里用中饭,这真是破了麦尔梭路的常例。有一天晚上,我开始向她说了些心腹话,她鼓励我继续地把我的生活都告诉她。于是我把我的历史全情披露:起先是我的童年时代,其次是我的婚姻,其次是苏兰荻的把戏与我的妒忌心。她微笑地听我说完,于是她说:

“那么,我的可怜的孩子,如果你的不幸只到这个地步为止,你还算是很幸福的一个女人……你还怨什么?怨你的丈夫不钟情吗?男人们哪里有一个钟情的?……”

“姨妈,对不起,你的话说错了,例如我的公公……”

“谁不知道你的公公是一位隐士?我比你更识透他呢……但是,这也活该!爱都渥整个少年期,只在外省躲过了,不曾见识世

面……所以他不屑可欲,心便不乱……但是,请你看看我那可怜的阿德良!你以为他一辈子都对得住我,不曾负心吗?我的可爱的小伊莎比萝啊!整整的二十年中,我晓得他有了一个情妇,恰又是我的好女友,名叫若娜……不用说,我起初觉得这事儿太杀风景了,然而不久也就调停好……记得我们结婚的那一天,……我宴请巴黎全城……可怜的阿德良,他心里已经有点儿糊里糊涂,作一场小小的演说,说到我,同时说到若娜,又说到一个海军上将……自然引得大众笑起来,但是,究其实,这才是风流韵事。我们俩都很老了,都好好地过了我们的生活,不曾忽略过一点儿……这等岂不是很好?再者,大家对着好酒好菜,也就没工夫去想别的事情。”

“是的,姨妈,但总要看各人的性格而定。依我看来,多情的生活万不可少,至于繁华的生活,我实在漠不关心。那么……”

“我的可怜的孩子,谁叫你不要多情的生活了?当然,我十分爱我的外甥,肯劝你去找一个情郎不成?……不用说我是不会的……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费理伯先生得了个又美又年轻的女子,天天在外面鬼混,那么,假使你也想法子浇一浇你的生命之花,我决不怪你……就说这里吧,我敢说,麦尔梭路便有不少的男人会给你看中了。……”

“唉!姨妈啊!我是相信婚姻的。”

“是的,谁说不是呢?……我也相信婚姻,我平日的行为可以证明。然而婚姻是一事,爱情又是一事……譬如刺绣,底层的粗布要结实,而上面却不妨绣些亚刺伯花纹……只一层,也该有个样子……现在的少妇们的行为,我大大地不喜欢,便只因她们没有样子。”

这位老姨妈用这种论调与我谈了许久。她拿我来开心,我们到底相亲相爱,只能互相了解,生性如此,无可奈何。

又有一家招请我赴宴会,这家乃是姓苏美维岳的,费理伯有许多事务是与这家有关系的。我以为理应接受他家的宴请,因为费

理伯尽有用得着他们的去处,我不该失了他们的好感。及至我到了他家之后,立刻悔此一行,因我看见满座宾客,没有一个是熟识的。屋宇倒是十分华丽,只陈设得太时髦了,我不很喜欢,然而总算很有风趣。墙上有的是马尔客、西士里、罗布儿诸名家的画^①,费理伯看见了一定发生兴味的。苏美维岳夫人给我介绍那些不相识的男女来宾。我留心一看,女人们有一大半是很标致的,钗光钿影,触目生辉;男人们差不多个个都像大工程师,身体强壮,眉宇轩昂。我毫不关心地听人家称名道姓,分明晓得我不久便都要忘记了的。忽听我的女主人说道:“这一位是哥德夫人。”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金发的标致妇人,只欠几分娇嫩。又见一位哥德先生,是勋级会的职员,像有几分不屈不挠的状态。我与他们俩素不相识,而我却自思道:“哥德?哥德?这名儿熟得很。”我问女主人道:

“哥德先生是什么人?”

“哥德先生”,苏美维岳夫人说,“他乃是五金业的大人物。是西方炼钢厂的总经理,在煤矿界也很有势力。”

我自思费理伯似乎向我说过这人,或者是查克说过。

哥德恰巧与我连坐。他起先不曾听清楚我的名字,及至看见我的名片,十分诧异,即刻问我说:

“请教夫人,您是不是费理伯·麦赛那的妻子?”

“正是。”

“巧得很!我与您的丈夫从前很熟。我初做事的时节,乃是在利母泽他的家里,……也可以说是在他父亲的家里。那时我的工作真是苦极了!我该管的是一间纸厂,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在那边,只是一个部属的身份。你的公公太严厉了,做他的工真不容易。唉!是的,我对于冈都玛,留下了最坏的回忆(他又加了两句道)。对不住,我在你跟前说这话,请你恕罪。”

^① 马尔客(Marquet)、西士里(Sisley)、罗布儿(Lebourg)都是近代著名的画家。

当他说话的时候,我忽然悟起了……迷萨,他便是迷萨的丈夫……费理伯从前叙述的话,一句句都涌上我的心头,恰像字字行行都摆在我两眼之下。转眼看那标致的妇人,眉目含情,既和且怨,正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的尽头处,原来她便是某年某月某日晚间,快要成灰的木炭之前,垫子堆上,给费理伯搂抱着的那一个女人。看她的神情,听她的语调,活像一个绿克莱思,或一个爱尔美安^①,大有玉洁冰清、凛不可犯的气概,要说她便是昔日又忍心又淫荡的那一个迷萨,真令我不能相信。然则费理伯从前的话岂不错了?……此刻我不能尽管胡思乱想,总该与她的丈夫谈话才是,于是我说:

“真的,费理伯也曾常常对我提起您的名字。”

停一会儿,我勉强地加上了几句:

“哥德夫人乃是我丈夫的前妻的最要好的女朋友,是不是?”

他眼睛避开我的视线,也像我一般地现出为难的样子,我心中暗想道:“他知道什么了?”只听他答道:

“他们原是孩子时代的好友,后来有了一次不和。奥媪儿不很对得住迷萨……迷萨便是玛丽杜莱思,但我叫我妻子做迷萨,叫惯了。”

“是的,自然。”

说到这里,我见越说越不好听了,便谈到别的事情去。他同我谈钢铁、焦煤、石炭在法德间相互的关系,又谈到工业的大问题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他的见解很丰富,我听得津津有味。我问他是否认识查克·维利耶。他说:

“摩洛哥那个维利耶吗?我认识他的,他在我的议事处里。”

“你觉得他聪明吗?”

“我与他不很熟,他做成功了……”

^① 绿克莱思(Lucrèce Borgia)与爱尔美安(Herwione)皆古之贞烈女。

席散后,我托故弄到他的妻子独自一人陪我说话。我分明晓得如果费理伯知道了,一定禁止我,我自己也勉强自制。但是热烈的好奇心催迫着我,竟不知不觉地跑到她跟前去了。她现出诧异的样子。我向她说:

“当吃饭的时候,您的丈夫告诉我,说您从前与我丈夫很熟,是不是?”

“是的”,她冷冷地说,“余良与我曾在冈都玛住过几个月。”

她向我丢了一个奇怪的眼色,既像烦恼,同时又像怀疑。似乎她暗问道:“你知道真情吗?你是不是貌善心恶,想同我捣乱?”说也奇怪,我非但不觉得她可憎,倒反与她表同情。她的风致,她的正经而多愁的神情,都令我感动。我自思道:“她倒像一个深受痛苦的人。谁晓得当年的真相?也许当年她真爱费理伯,看见有一个女人弄得他七颠八倒,恨不得从那女人的手里抢过来保护着,所以她那么做,无非为的是费理伯的幸福。有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呢?”

我挨近她身边坐下,慢慢地像逗雀儿般逗驯了她。不到一个钟头,竟给我逗得她谈起奥媿儿来了。她说时,不免有几分难色,可见这种回忆,在她心中,还唤起不少的热烈的情绪哩。她说:

“说到奥媿儿,真教我不知怎样说好。我曾经十分爱过她,十分赞赏过她。后来她倒使我难堪,不久她又死了。我不愿意玷污她,尤其是在你跟前。”

她重新睇视着我,奇异的眼神里满载着问题。我说:

“唉!请你不要以为我对于这个回忆有什么仇恨。我听人家说奥媿儿不止一次了,我非但不恨,倒反把她与我不分彼此,恰像我与她原是一个人似的。……她该是很美丽的了,是不是?”

“是的”,她带着愁容说,“她美到人人赞叹为止。然而,在她的眼睛里,我觉得总有些不可爱的地方。有一点儿……不,我不想说是假……‘假’字太重了……有一点儿……我不晓得怎样向你解释

才好……有点儿像得过胜利的诡计。奥媞儿所需要的是制御一切。她想把她的意志、她的真理，都强迫人家承受。她的美貌，给予她自负心。她以为，差不多十分相信地以为，如果她肯定一件事情，假的也会变成真的了。她这般做作，你的丈夫既然十分爱她，便任凭她得了胜利去。至于她在我跟前，便没法子想，所以她恼我。”

我一面听，一面伤心，我的脑海里重新现出了露娜的奥媞儿，我的婆婆的奥媞儿，连爱莲所述的苏兰芟也相差不多。不复是费理伯的奥媞儿了，不复是我所爱的奥媞儿了。我向她说：

“但是，奇怪得很，你所描写的奥媞儿是强有力的，意志很坚的。而费理伯说到她的时候，依我得到的印象，奥媞儿却是一个脆弱的女子，时常只是偃卧着，稍为有点孩子气，究其实是很仁厚的人。”

“是的”，迷萨说，“这也是真话，但我以为这只是表面的观察罢了。奥媞儿的真底细乃是一种胆量……我不晓得怎样告诉你……一种兵士的胆量，党人的胆量，例如当她决定要隐藏……不，我不能把这个告诉你。”

“你所叫做胆量的，费理伯叫做勇气。他说这是她的美德之一。”

“是的，你这么说也可以。在某种意义说，这话自然确切。但她没有勇气自制，只有勇气使她的希望实现。总算是好，到底比自制的勇气容易了些。”

“你有没有孩子？”我问。

“有的”，她答时，眼望着地下，“三个：两男一女。”

我们直谈到夜深，临别时，各有愿相结交之意。我第一次对于费理伯的话不表同情，这妇人决不是怎样坏的人物。她原是多情而妒忌的人。我这么一个女人，能不能责备她呢？临别的最后一刻，我有一种举动——这举动，我后来也自追悔。我向她说：

“再会吧。我同你谈了这一番话,非常满意。此刻我正在独居,也许我们可以一块儿出去逛逛。”

我出了客厅,马上想起我做错了事了。费理伯一定不赞成的。如果他知道我与迷萨结交,一定把我责备得非常厉害,实在也是他有道理。

至于她自己呢,该从这番谈话里头,尝到了某种乐趣。也许她想要根究我,根究我们夫妇的生活,因为她在两天之后打电话来给我,我们订下了一个约会,同到树林里散步。我唯一的希望,是想逗她谈起奥媞儿,从她口里探知奥媞儿的嗜好、习惯、性癖。我在费理伯跟前,不很敢问及过去的事情,而今从迷萨口里得到些秘诀,也许因此可以博得费理伯的欢心。我向迷萨提出了无数的问题:“她的穿着是怎样的?她的衣帽鞋袜是哪一家店子供应她的?人家说她非常会安排花草……为什么安排花草也只有她一人是特长?请你解释给我听……说来也奇怪得很,人人说她非常有情趣,你如此说,无论谁都如此说。然而依你叙述的许多情节看来,她却是个硬心肠的人,差不多可以说是扫兴的人……那么,她的情趣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关于这一层,迷萨不能给我一点儿意见,我看她自己也把这个问题仔细思量,找不到一个答案。我在她谈论奥媞儿的话里头,只发现了两个特点:第一是对于自然的嗜好,这种嗜好,苏兰荛也有的;第二种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活泼精神,这种精神,我却没有。我自思道:“我为人太有条理了,每逢我心里来了一种兴致,总要经过一重考虑,不让它自然地流露出来,我想奥媞儿所以博得费理伯的欢心,非但因她有种种美德,而且因她童心稚气,笑口常开,这种自然的流露,比之什么美德都还可爱哩。”于是我们又很亲密地谈到费理伯,我向她说我如何如何地钟爱他。她说:

“是的,但是你同他在一块儿,觉得快活吗?”

“快活得很。为什么?”

“也不为什么,我随便地问问你……我也十分了解你为什么爱他,因为他实在令人留恋。然而同时他又有一种弱点,专爱与一班奥媀儿式的女人们鬼混。做他的妻子的人,未免有些难吧。”

“为什么你说一班女人们呢?在他的生活里,除了奥媀儿之外,你还认识别的女人吗?”

“唉!不,我只觉得他会如此罢了。你晓得吗?他这人,你在他身上找不出死心塌地的爱情来……总之,我虽则这样说,其实我是莫名其妙。我很不知道他的为人,只胡乱猜猜。从前我看见他的时候,觉得他做事往往没有什么价值,小气得很,把他的身价也降低了些。但是,我重新声明一句,一切我所说的,都毫无价值。我生平很少看见他。”

我觉得十分不舒适,而她却像得了乐趣。费理伯的话不错吗?她真的坏透了吗?……我回家之后,一夜不得舒服。我在火榻上看见了一封费理伯寄回的多情的信,我曾经猜疑了他,此刻请他恕罪。自然,他有弱点,但连这弱点我也觉得可爱。至于迷萨所以说那些游移两可的话头,无非是因她曾经失恋所致,所以我不愿怎样追究。后来她邀过我好几次一块儿出游,甚至于请我吃饭,但我都辞绝了。

十八

费理伯归期将届,我快乐到无以复加。我的身子已经复元,比之怀孕以前还更康健。生活的情趣与喜事之将临,使我心绪舒畅,神志清朗了许多。我努力想法子使费理伯入门时喜出望外。我想他在美洲一定看见过许多很美的女人,许多完善的房子。像我现在这个模样儿,岂不令他讨厌?于是我不管我是个孕妇,却努力地注意于我的衣服;也正因我是个孕妇,越发该注意于我的衣服。又把房子的陈设更改了许多,因为在迷萨的话里头,我知道奥媀儿的嗜好的大略,所以勉强想把房子做成昔日奥媀儿所爱的房子。到

了费理伯回来的那一天,我把无数的白色的花,堆了一屋子。费理伯平日笑我是丑陋的节俭,这一天,我战胜了丑陋的节俭了。

当费理伯在圣拉赛尔车站下了火车之后,我看见他年纪轻了许多,快活了许多,经过了六日的航行,面上露出褐色,他此刻满怀回忆,藏着一肚子话要告诉人。头几天,快活得很。苏兰芟此刻还在摩洛哥,我曾经仔细观察,大可放心。费理伯愿意在重新工作以前,把一礼拜的假期,完全给我享受。

在这一礼拜内,我丈夫的深藏的性情才露出来,又另是一个时节。有一天早上我在将近十点钟的时候出去试一套衣服,费理伯在家里睡觉。我去了之后,有人打电话来了(这是不久以后,他告诉我的)。他爬起床来,跑去答话,只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却不是他所认识的人。只听那人问道:

“您是麦赛那夫人吗?”

“不”,他说,“我是麦赛那先生,说话的是谁?”

忽然来了一阵蝓蝓的声音,人家已把电筒挂起了。

他觉得这事蹊跷,于是打电话问司机生刚才是谁家打来的电话,辗转地问了许久,人家才回说是交易所打来的,这也未必是真,令人摸不着头脑。当我回来的时候,他问我说:

“交易所里有电话找你,究竟是谁?”

“交易所吗?”我很诧异地问。

“是的,交易所所有电话来叫你,我回说接话的是我,人家马上把电筒挂起了。”

“真是一桩奇事了!你敢断定吗?”

“伊莎比萝,你问得又奇了!是的,我敢断定,那人的声音非常清楚。”

“男人的声音呢,还是女人的呢?”

“自然是男人。”

“为什么自然呢?”

我们从来不曾有过这种语调。我不由自主地现出窘迫的样子。虽则他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却相信一定是迷萨，因她常常有电话来叫我，不是她是谁？但我不敢提起她的名字。费理伯不知道他的妻子钟情于他，却现出冤枉人家的样子，自然令我动气；但我同时又有几分自负：原来我也使得他吃起醋来了。我觉得此刻我不是我，乃是突然产生的一个妇人，有点儿硬颈，有点儿疯狂，又有点儿心软。可怜我那亲爱的费理伯，他如果知道我与他相依为命，得他而生，为他而存，那么，他便很放心了，太放心了！中饭后，他很随便地问我：

“今天下午你有什么事干？”

“没有什么，到外面随便买些东西。还有便是：白菜曼夫人请我五点钟到她家吃茶。”

“我在假期内没事儿，想要陪你一块儿到她家去玩玩，你不讨厌吧？”

“你这话说反了，我喜欢到十二分呢！你不曾这般的在我跟前献过殷勤，我真是喜出望外。那么，六点钟，我在她家候你。”

“什么？你刚才说的是五点钟。”

“这有什么稀奇？普通的茶会，请柬上写的是五点钟，却没有一个人在六点钟以前到的。”

“你随便买些东西，我也跟你走走，行不行？”

“哪里有不行的道理？……不过我以为你要到办公处去看信。”

“我不急于看信，明天去看也行。”

“费理伯，你从美洲回来之后，真是一个好到十二分的丈夫了。”

于是他便同我一块儿出去，这一个下午，我们俩竟滚进了一团崭新的紧凑的空气里头。关于这一次散步，费理伯在他的日记簿里记下他的心情，当时我竟料不到他有这般强烈的感触：

我似乎觉得,在这别离期内,她已经获得了一种力量,对于自己很有把握,这是她从来没有的……真的,她对于自己很有把握了。为什么?奇怪,奇怪!她下车去买几本书,临下车时,回头一笑,百媚俱生,我觉得新奇得很。到了白莱曼夫人家里,她与郭澜医生作长时间的谈话。我仔细听他们的语调,竟出我意料之外。郭澜叙述他对于小老鼠的实验,说:

“你试捉些处女鼠,又捉些小鼠放在她们身旁,她们一定不照顾那些小鼠,如果你不理睬她们,她们眼看着那些小鼠饿死了也不动心。于是你试注射些卵巢汁给她们,不到两天工夫,她们却变了值得颂扬的慈母了。”

“有趣极了!”伊莎比萝说,“几时我得看一看才好。”

“您可以到我的实验室里来,我弄给您看。”

我听他们说时,似乎觉得郭澜的声音恰像我在电话里听见的那人的声音。

我读了这段日记之后,才知道妒忌会错到什么地步。他这般疑心生暗鬼,真是再疯不过的了!说起郭澜博士,原是个好医生,又聪明,又可爱,在当今的世界又算很时髦的人物,所以我很高兴听他的议论。至于说我想要打他的主意,真是我做梦也梦不到的事情。自从我与费理伯结婚之后,我甚至于不能见另一个男人,因为我觉得他们只是些很累赘的事物儿,不是注定为费理伯用的,便是害他的,叫我怎样爱他们?……然而,费理伯又用扣针扣着一张纸片儿,加于上文之后,说:

我把爱情与怀疑的苦痛混在一起,成了习惯。到了今天,我以为也许重新尝试这种滋味了。同是一个伊莎比萝,三个月以前,我说她太殷勤,太不肯离开一步;到而今,我想要从心所欲地拉住她在我身边,再也不能够了。试问我是否感受到了一种不可制胜的厌恶心呢?如今在表面看来,我不像从前那般快活,实则此时才没有一刹那厌倦哩。伊莎比萝对于我

的新态度,觉得很奇怪。因为她太谦虚了,所以觉得我这种变迁的意义真是奥妙莫测。今天早上,她对我说:

“如果于你没有什么不便之处,我今天下午想到巴斯特去看郭澜的实验。”

“不行,绝对不行! 不要去吧!”

她给我的硬话吓呆了,眼怔怔地望着我说:

“为什么呢,费理伯? 那一天他说的话你也听见,我觉得这个有趣极了。”

“郭澜的样子,我顶不喜欢:他对于女人们,总不肯规规矩矩的。”

“郭澜吗? 你的意见太新奇了! 这一个冬天,我常常遇见他,也不见他怎么样。你呢,你与他不过一面相识,在白菜曼夫人家里见过他十分钟……”

“恰巧在这十分钟内……”

自从我认识伊莎比萝,至今第一次看见她一种新样的微笑,也许便是奥媪儿的微笑。她带笑说道:

“你吃醋吗? 奇了,有趣,有趣!”

我至今还记得这一幕剧,那时节,我实在感受到几分趣味,又颇快活。许久以来,我觉得费理伯的心灵重重关锁,令人捉摸不定,我真有不得其门而入之叹,忽然间,竟给我摸着了线索。自从摸着了线索之后,我的心受了一种很大的引诱:我晓得怎样播弄我的丈夫了,但我却不愿实行;我终身可告无罪的事,算是这个时期我这种行为了。因为那时我觉得我只须玩一种风流而神秘的把戏,马上可以羁縻住了费理伯,牢牢地缚着,不像从前。我对此真有把握,曾经做过两三次无害的实验了。是的,费理伯乃是这样的一个人:唯有怀疑能使他受苦,亦唯有怀疑能羁縻住他。我晓得怀疑这一物乃是他的病根,久病缠绵,无非因此。我已经读过他前半生的历史,证之以每日的行为,所以晓得这般清楚。他对于我的一

言一动,无不关心,以致于很苦恼地沉思默想,睡也睡不好,干事情也没精神了。我不懂他为什么竟颠倒至于这个地步!我呢,我只等候四个月后的分娩,我心里不是想这未来的孩子,便是想他,然而他哪里看得出来呢?

这种把戏,我包管可以胜利,终于不愿意做去。这是我所请求的一种小信用,又是我所做了的一种大牺牲,无非为的是他……费理伯啊!你已经原谅我了,我的沉默、我的妒忌、我的小气,有时竟使你动气,而你终能原谅我。我也未尝不能缚住你,消磨你的力量,褫夺你的自由,断送你的幸福;我也未尝不能使你很痛苦地提心吊胆,但我终不甘心这般做去。我只愿赤手空拳夺得你的爱情,却不甘心用什么诡计。你全身盔甲,而我却挺身到你跟前,毫无防卫。我自以为我所做的才是正理。我似乎觉得爱情之为物,总该比情场的残酷的战争稍为伟大。我的爱人啊!你一生只从你所爱的女人的疯狂里逃脱了你的苦恼,你这种需要便是你的弱点。我的观念里的所谓爱情,并不如此。我觉得我能在情场效尽精忠,甚至于为奴为仆。世间没有什么存在,只有你与我相依为命。假使有一场大灾害到来,我们所认识的老老幼幼都遭了殃,只剩下了你,我还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惨事。你便是我的世界。这意思给你看出,给你听见,也许不是有见识的人所为,而我哪里计较到有见识没见识呢?我的爱人啊!我对于你,绝对不肯采用稳当的政策。我不能用诈,又不晓得怎样有见识,只晓得爱你,终身爱你。

不消几天,因为我的行为的明白与我的生活的安静,我又把一粒定心丸放到费理伯的心坎上去了。我不再看望郭澜,实在他为人很是可爱,我不免有几分可惜,但也无可奈何。于是我差不多天天只是关在房里。

我怀孕的后几个月颇令我吃苦。我自知变丑样了,再也不愿与费理伯出游,因怕他不喜欢之故。到了最后的几个礼拜,他尽心

竭力地陪伴着我,天天不离我的身边,念书给我听,习以为常。我一生所梦想的夫妇生活,以这几天的生活为最近似。我们俩一块儿读了些著名小说。我少年时也曾读过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作品,但那时却懂得不很透彻。此刻我觉得所有那些作品却富有用意了。《安娜·嘉莱宁》^①里的多丽便是我,安娜便是奥媿儿,又有几分苏兰芟气。当费理伯读的时候,我猜想他也是这般附会的。有时候,来了一句书,显然合着我们夫妇,或合着我自己,费理伯便抬起头来望着我,忍不住笑了一笑,惹得我也笑起来。

假使我看见费理伯不愁不闷,我更快活了许多。他不埋怨什么,身子又好,但他常常只是叹气,坐在我床前的椅子上,懒懒地挺直两臂,双手揉着他的眼睛。我问他说:

“你疲倦了吗,爱人?”

“是的,稍为有一点儿,我以为我要换一换空气才好。办公室里,整天……”

“谁说不是呢? 归家后又整夜守着我,怎教不疲倦呢? 爱人,你出去好好的玩吧……为什么你再也不到戏院里、音乐会里去了?”

“你分明晓得我怕独自出去玩的。”

“苏兰芟不是快要回来了吗? 她原只预备住两个月罢了。你不曾得到她的消息吗?”

“怎么不得到? 她曾经写信给我的”,费理伯说,“她的归期又展缓了。她不愿意丢她的丈夫独自在那边。”

“什么? 她哪一年不丢他独自在那边呢? ……为什么忽然疼他了? 奇怪! 奇怪!”

“我哪里晓得人家为什么呢?”费理伯说时,有几分不高兴,“她写信这般说,我只好这般告诉你,别的我一概不知。”

^① 《安娜·嘉莱宁》(Anna Karenine)是托尔斯泰的小说。

十九

我分娩前几个礼拜,苏兰茛终于回来了。费理伯的态度忽变,令我心如刀割。这是一天晚上,我觉得他畅快了许多,年纪轻了许多。他带回来好些花,许多大红虾,正是我所想吃的东西。他在我的床前踱来踱去,两手插在衣袋里,神情活泼,把办公处里本日的趣事,及他所见的印刷主人的趣事,一一告诉给我听。我自问道:“他有些什么事儿?何处来的这般光彩?”

他在我床边吃晚饭。我不着意地,也不望他,只管问道:

“苏兰茛的消息始终没有吗?”

“什么?”他从容不迫地说,“她今天早上已经打电话来给我,我不曾告诉你吗?她昨天便回巴黎来了。”

“费理伯,我真替你欢喜了。恰巧我快不能陪伴你的时候,你却得了一个出游的伴侣,怎教我不替你欢喜呢?”

“你不疯了?伊莎比萝,我还是一刻不离开你的。”

“我却要求你离开我。再者,我也不愁寂寞,我母亲不久便到巴黎来了。”

“真的”,费理伯说时,面有喜色,“她大概是距离巴黎不很远了。她最近的电报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

“她打来的是船上的无线电,但据邮船公司的消息,明天她可以到苏彝士了。”

“我很替你欢喜”,费理伯说,“她这人真好,万里遥遥跑来看女儿分娩。”

“费理伯,我的家庭恰像你的家庭,诞生与去世,算是两件大事。我记得外省的堂兄弟的葬仪成为我父亲的最快乐的回忆。”

“我的祖父麦赛那也是一样”,费理伯说,“他年纪很老的时候,医生不许他送葬,他抱怨得了不得,说:‘人家不许我送律多维的葬,我便无可消遣了。’”

“我似乎觉得你今天晚上格外快活,费理伯。”

“我吗?唉!不!……但是,天气很好,你也很舒服,九个月的病魔快要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也是颇自然的事情。”

我看见他这般精神活泼,知道他如鱼得水的真原因,真教我气煞。他自从圣摩利回来之后,饭量稍减,我担心了几个月,到了今天晚上,他的饭量忽然增加,依旧像从前在圣摩利的时节一般。晚饭后,他坐卧不宁,只管打呵欠,我向他说道:

“我们稍为念念书好不好?昨天晚上你开始念的史当代的作品,很好……”

“是的”,费理伯说,“《拉米尔》……是的,这个蛮好……如果你高兴的话……”

他又连连地打了几个呵欠,伸了一伸懒腰。

“费理伯,你听我说:你晓得你该做什么事情吗?你该到苏兰芟那边道一个晚安,你隔了五个月不见她了,今天晚上去走一遭,也见得你这人很好。”

“你以为这样办好吗?但是,我不愿意丢你在这儿。再者,我不知道她是否在家,又不知道她是否有工夫。她初回来的第一天晚上,她家该有她的家里人——查克的家里人。”

“你可以先打一个电话去问问。”

我口里这般说,心里只希望他越发执着不肯去。谁知他驭不住心猿意马,即刻顺风转帆,说道:

“也罢,让我试一试看。”他出去了。

五分钟后,他满面春风地回来向我说道:

“既然于你没有什么关系,我想到苏兰芟家里坐一会儿。顶多一刻钟便回来。”

“随便你坐多久都可以。我喜欢到十二分,因这事于你很有好处。但是当你回来的时候,无论怎样夜深,总望你来给我道一个晚安才好。”

“断不会怎样夜深的；此刻是九点钟，我在九点三刻一定回来。”

这一夜，我等到半夜才得再见他的面。当我等候他的时候，稍为念了几页书，却哭了几个钟头。

二十

我母亲自中国回来，在我分娩前几个礼拜到了。我与她重逢的时候，觉得我比前更接近她，同时又更疏远她，都出我意料之外。她批评我们的生活的样法，批评我们的佣人，批评我们的朋友。她所责备的话，把我许久以前的隐没的心弦轻轻地弹响了。但这种家传的基础已经盖上了厚厚的一层费理伯的空气，所以一切使她诧异、使她不满意的事情，在我看来，都是自然的事。她即刻注意到这怀孕期的最后数礼拜费理伯并不见得怎样尽心尽力。她往往说：“今天晚上我来陪你，因我不相信费理伯在家里停留得下。”我听了这话，不禁伤心。我自责这种伤心乃是争气的成分多，爱情的成分少。我可惜她不早些来：当苏兰芟没有回来的时候，费理伯除了工作的时间之外，时时刻刻不离开我，那时她来看见我，表示我能博得我丈夫的爱情，岂不是好？她往往站在我床边，带着批评的神气望着我，使我的少女时代的愁怀重新唤起了。她很注意地把一个手指放在我的头发上说道：“你有些白发了。”她说的原是真话。

每逢费理伯半夜以后才回来的时候，路上行人逐渐稀少，我侧耳静听路人的脚步，以辨别是否有他的脚步的声音。这种声音，至今犹在耳鼓。往往有一种骗人的声音，橐橐地来了，经过门前，偏停了一停，引起我的希望，却又继续地走去，橐橐地越去越远了。到后来，又有一个人真的快要停在门前，只离几米之远；我听见这种速率，表示将停止的样子，于是决定是费理伯了。电铃的轻响传遍了全室，远远的一扇门咯碌地开了，这才真的是他了。我原打定

了主意,要笑容满面地接他,表示宽宏大度;但是,结果都是抱怨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如此。连我自己也觉得我那时言词激烈,天天依样葫芦,实则令人可恼。费理伯往往很不耐烦地说:

“唉!伊莎比萝,你听我说,我再也不能够了……你自己觉得你自相矛盾到什么地步吗?……原是你哀求我出去的,我遵从了你,你却又来责备我……你想要怎样呢?要我守着这一所房子吗?那么,你说明白好了……我好照你的话做去……是的,我与你约定,照你的话做去……比天天吵闹总还好些……但是,我只请你不要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努力表示慷慨,到了半夜却小气到十二分……”

“是的,费理伯,你说的是真话,我这人原也可恼……我誓不再像今天这样了。”

然而到了第二天,又有一个内魔教给我那些废话了。尤其是对于苏兰茛,使我不得不生气。我觉得当我此时此境,她总该设想一下,不再拉走了我的丈夫,才是道理。

有一天,她来看望我。我们的谈话很不容易。她有一件西比利亚的漂亮外套,又对我夸奖了许久她的皮货。不久,费理伯回来了;一定是她先对他说她这一天来拜访我,所以他这一天格外回得早。他一进门,漂亮的外套成了无用的谈资,几乎不再听见,只有马拉克的花园成为重要的一幕。

“伊莎比萝,那园子的妙处,真是你意料所不及……早上,我赤着脚,在橙树丛中,微温的地上散步……每一行的花畦的周围,有的是许多玫瑰,许多茉莉。从许多花叶之间看过去,隐约可以看到蓝色的宰利泽……屋顶之上,又有阿特拉斯山上的雪照耀着,恰像一颗漂亮的钻石(我自思道:昔日圣摩利途中,已经说过这颗钻石了!)……再说夜里:许多扁柏似伸出一个漆黑的手指捧出月儿来……邻园的亚刺伯琴声悠扬成趣……呀!麦赛那,麦赛那,我真爱这个啊!”

她的头稍为靠后仰着，恰像要呼吸那些茉莉玫瑰的香气似的。

到她走的时候，费理伯送她直到门口，仍回来，带着几分为难的样子，背倚着我的卧房里的火橱。默然良久，才说道：

“你总该到一次摩洛哥才好……这真是个好地方……你看，我带了一部书回来给你，这是爱田写比尔比尔人种的内生活的书……这是另一种小说……同时是一种诗……是一部可惊奇的作品。”

“我的可怜的费理伯，我看见你天天须要与女人谈话，可怜得很！假啼伪笑的女人们，有什么稀奇！”

“伊莎比萝，你说这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说的？”

“我说这话，只因原有这事，爱人。我很识得透女人们，她们实在很少令人发生兴趣。”

到后来，我第一次尝试分娩的苦痛了。不幸却是难产，时间很长，很是难堪。费理伯面色变白，比我还怕，他这种惊动，实在令我喜欢。我知道此刻我的性命会影响及于他的性命。他这般惊动，倒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气；因我要使他放心，所以勉强忍耐着痛苦，对他谈论我们的儿子——我料定是个男孩。

“费理伯，将来我们把他叫做亚冷吧。他的眉毛一定生得太高了些，像你，当他有事在心、正在纳闷的时候，一定把两手插在衣袋里，左右前后的踱来踱去……因为这可怜的亚冷将来一定是终日愁闷的，是不是，费理伯？这般的父母该有这般的儿子……多么厉害的遗传啊！”

费理伯勉强笑了笑，我却看得出他在感动了。当我痛得更厉害的时候，我叫他握着我的手。

“费理伯，你记得吗？当年在奥比拉戏院听唱《斯格佛里德》，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上……这便是万事的起点。”

不久以后，我在我分娩的房间里听见克来医生向费理伯说：

“你的夫人真有惊人的勇气，我很少看见这样的产妇。”

“是的”，费理伯说，“我的妻子倒是个很不错的人物。我希望她没有什么事儿才好。”

“怎么会有什么事儿呢？一切都是很规则的。”医生说。

到末了，人家想用蒙迷药，我不愿意。到了我睁开眼睛之后，看见费理伯近在床前，面有喜色，吻着我的手说：“爱人，我们得了个儿子了。”我想要人家抱来给我看看，结果是不曾得看。

我的母亲与费理伯的母亲正在我的卧房旁边的一间小客厅坐着。房门洞开，我双眼紧闭，半醒半睡，听见她们正在谈话，原来她们正在很悲观地猜卜将来这孩子的教育。虽则她们并不是一样的，对于一切问题差不多都不能同意，然而她们那种老气横秋、责备年轻夫妇的态度，却不约而同。麦赛那夫人说：

“唉！将来好看极了！费理伯什么都管，只不管他儿子的教育；伊莎比萝什么都不管，只知道照顾她丈夫。将来你试看，这孩子要做什么便做什么，还有谁管他呢？……”

“亲家说的很对”，我母亲说，“这一对少年人只有两个字挂在唇边——便是‘幸福’。又要儿女有幸福，又要丈夫有幸福，又要情妇有幸福，又要奴仆有幸福；想要这许多幸福，于是规矩也不要了，防范也取消了，什么都可以原谅，不要说等不到值得原谅的时候才原谅，甚至于等不到人家请求原谅的时候便先自原谅。这真是不可索解的事情，究竟为的是什么效果呢？夫人，假使他们比我们二人更幸福了许多，我还没有话说；然而他们却比我们更苦，苦得多了，我看见我的女儿……不知道她睡着了没有？……伊莎比萝，你睡着了吗？……”

我不答应她。她又说道：

“奇了，到了第三天，她还是一样昏昏欲睡的。”

“为什么她竟给人家用了蒙迷药了？”麦赛那夫人说，“我曾向费理伯说过，如果我在他的地位，我一定不肯的。养孩子只该自己养。我呢，我养过三个孩子，不幸失了两个，但一连三胎都是自然

而然地产下来的。人工的分娩,对于母子都有损无益的。我看见伊莎比萝这般柔顺,实在令我动气。姓麦赛那的人家分居十省,任凭你家家去问过,断没有一家允许这样办的。”

“真的吗?”我母亲很客气地这么说了一句。原来劝我用蒙迷药的正是她,但她是一个善用外交手段的人,此刻正想与麦赛那夫人联合战线来反对晚辈,所以不愿变友为仇。只听得她又很低声地说道:“……刚才我说:我看见我的女儿……她说她不幸福……这并不是费理伯的错处,费理伯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并不比别人更三心两意。只是她自己担心,自己盘算,时时刻刻要看她们夫妇生活的晴雨表——她所谓爱情……夫人,我来问你,你从前对于你的夫妇生活,也曾时时刻刻挂在心头吗?我呢,很少想起。我只努力帮助我丈夫的职业,又有繁重的家务给我指挥,我们各忙各的,倒也事事如意……至于教育儿女,也是一样。伊莎比萝说她什么都不希望,只希望亚冷将来的青春比她从前的好。但是,从前她的青春何曾怎样坏了?我固然把她管得严了些,但我至今不后悔,你看看我的成绩,好不好,自然逃不过你老人家的眼里。”

“对啊!”麦赛那夫人很低声地说,“假使不像你这般教育她,她断不会像现在这般可爱。她受你的恩不浅,我的儿子也连带得了好处。”

我静躺着,动也不动,因为这种谈话实在使我开心。我自语道:“谁晓得?也许她们真有道理吗?”

后来谈到怎样给亚冷喂奶,她们再也不能情投意合,便争起来了。我的婆婆以为我应该自己喂乳,以为英国的奶妈可恨得很。而我母亲却对我说:“你不要尝试吧!你这么一个人,不消三个礼拜,你一定罢手,那时节,孩子已经给你弄出毛病来了,要雇请奶妈也迟了。”费理伯也不愿意要我尝试,但我打定了主意,固执要试一试,结果是不出我母亲所料。我希望了许久,好容易产下了一个儿子,谁知自有了儿子以来,一切都大失所望。因为我起初

的希望太大了,所以此时的事实不能满足当时的希望。当时我以为这孩子将为我们俩中间的又新又坚韧的赤绳,把我们更系得牢固些,谁知竟成虚望!实际上乃是:费理伯对于他的儿子并不怎样关心。他每天去看他一次,却高兴与那奶妈打几句英语,叽里咕噜了几分钟,便又变成我平日所熟识的费理伯:很和婉,可望而不可即,多情善感的态度带着一层厌倦的薄雾。此刻我似乎觉得他非但厌倦,甚至于还有其他的事儿。他镇日价愁眉不展的,不像从前那般高兴出去。起初我以为他做好人,因为看见我还弱得不像样,不好意思丢我独自在家。但是,有好几次,我母亲或某女友约好来看望我的时候,我向他说:

“费理伯,我晓得这种家常谈话你一定厌听的,你最好是打电话给苏兰茛,今天晚上带她到影戏院里去。”

“为什么你老是要强迫我同苏兰茛出去玩呢?我两天不见她,还活得成吧。”

可怜的费理伯,若在平日,他两天不见苏兰茛,便真个活不成。我也不十分知道为的是什么,也不识得苏兰茛的秘密的生活,只觉得她从摩洛哥归来之后,他们二人的关系总有一点儿变更。近来费理伯感受痛苦,无非为的是她。

我不敢把这事儿质问他,但只随着他的面色的变迁,我便观察出他的心病的进步。只在几个礼拜之内,他无端消瘦了许多,面色变黄,眼睛缺乏了神采。他只叹每夜睡不好,其实他平常无论看什么东西,都可定睛久视,不打瞌睡。吃饭的时候,他一言不发,其后又勉强找话与我谈天。我宁愿他闭口无言,却不愿他这般没话找话说,显然看出他的勉强的样子,令我伤心。

有一天露娜来拜访我,带了一件小衣服来给亚冷。我一见她的面,即刻觉得她变了样了。她说她的工作生活已经安排好,又谈起郭澜医生。据她的字眼推测,我以为她变了郭澜的情妇了。数月以来,冈都祆那边的人,也曾说起这件事,但只是否定的说,不是

肯定的罢了。因为依麦赛那的家教,如果她的德行不合于格言,她家不得不拒绝与她来往。而她家总还想与她表示亲善,所以否认有那事儿。但是当我看见她的时候,我晓得她家实在不明真相——她家也许是不凭良心说话。总之,看露娜这般快乐,实在像一个被爱的女人。

自从我结了婚之后,我与她十分疏远,甚至于在好些光景看来,我觉得她的心肠硬,差不多竟是我的对头。但是,到了这一天便不同了,我们竟达到大战以前那种长时间的谈话的语调。我们谈到费理伯,谈得非常深切。露娜第一次很坦白地对我说她曾经爱过费理伯,当我与他结了婚之后,她曾经十分伤心。

“伊莎比萝,那时节我差不多是痛恨你,后来我把我的生活改变了个样法,一切都如隔世……我们的最强的感动心已经死去了,你不觉得吗?我在三年之后,回首看三年前的我,又诧异,又不关心,恰像是另一个女人似的。人生在世,原是这样。”

“是的,也许不错,但我还不到这地步。如今我爱费理伯还像恋爱的初期,也许比先还更甚些。六个月以来,如有我所不曾牺牲的,我总有一天能够为他而牺牲。”

露娜怔怔地望了我许久,一言不发,像医生看病人似的。终于向我说道:

“是的,我相信你的话……伊莎比萝,刚才我说过我一点儿不后悔,非但不后悔……你该允许我说老实话吧?我每天只庆幸我不曾嫁了费理伯。”

“我呢,我每天只庆幸我嫁了他。”

“是的,我很晓得,因为你爱他,又因为你像他一般地养成了坏习惯,在痛苦里找幸福,所以你庆幸你嫁了他。但是,费理伯终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我并不说他性情不好,好是好极的了,只因他歪缠得太厉害了,所以可怕。我呢,他很小的时候我便认识他,已经是这样一个人,不过,那时节也许还有他种费理伯混合在内。后来

奥媿儿来了,便把他变成了一个情种,种下了情根,一辈子也拔除不了。他眼里的爱情乃是某种面貌,某种疯狂的举动,某种韵致带几分使人担心、不很忠厚的样子……同时,他又是一个没道理的多情善感的人,所以他所爱的女人——合于他的标准而能够博得他爱的女人便弄得他七颠八倒……对不对?”

“又对又不对,露娜。我分明晓得,若说我被爱,总是不对的。然而费理伯到底爱我,我不能怀疑……只一层,同时他又需要种种的女人,像奥媿儿式的、苏兰芟式的……你认识苏兰芟·维利耶吗?”

“很熟识的……我刚才心下正想的是这人,只不敢在你跟前说起。”

“为什么不敢呢?你尽管说好了。我再也不妒忌了,从前也曾妒忌过……在社会里,人家说不说苏兰芟是费理伯的情妇?”

“唉!不……非但不说是费理伯的情妇,人家还说当她最近在摩洛哥住的时候,给爱田爱上了,你晓得的,这就是著一部很有趣的书描写比尔比尔人种的那一个人……最近她在马拉克与他一块儿过生活。他回巴黎来还不久……这是一个大文豪,又是一个漂亮的人物!郭澜认识他,很看得起他。”

我沉思了一会子。是了,正不出我所料。提起了爱田的名字,令我回忆我丈夫的几次谈话,越发显然。他把所有爱田的作品一部一部地都搜罗了来,高声朗诵了好些小品给我听,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实在爱听,尤其是那一部深刻的描写的作品,名叫《吴大雅的花园的石子》,我越发喜欢。费理伯向我说:“这个真好,是的,不错,这个真好,这很野蛮。”我的可怜的费理伯,他不晓得怎样伤心了!如今他一定像昔日对奥媿儿一般地把苏兰芟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细细推敲,看有没有爱田的痕迹。怪不得他往往夜里睡不着,原来他有这一件徒劳无功的事务来炮制他。唉!我忽然痛恨这妇人了!

“露娜，刚才你说的在痛苦里找情趣的坏习惯，实在说得太对……只一层，像我与费理伯这一类的人，为环境所转移，已经走进了情场里去，还能不能再变呢？”

“我相信人们时时能够变，如果努力地想要变。”

“人们怎么想要变呢，露娜？已经变了之后，恐怕便不行了。”

“要是郭澜听见，一定这样回复你：‘先要懂得机械的构造而驾驭它……’意思是说先要更聪明些。”

“但是，费理伯也聪明。”

“聪明得很，只他专从多情善感上用功夫，不很用他的聪明。”

我们很快活地辩论，直到费理伯归来的时候为止。露娜谈论各事时，她那科学的态度把我缓和了许多，使我变为“标记的爱情”队里的人物。

费理伯看见了露娜，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请她同我们一块儿吃晚饭。自从几个礼拜以来，第一次看见他精神爽快，在席间大谈其话，他原是喜欢科学的人，露娜告诉他许多新经验，为他所未知的。露娜第二次提起郭澜的名字的时候，费理伯突然问道：

“郭澜，你同他很熟吗？”

“还算很熟吧，他是我的班长。”

“他不是爱田的朋友吗？摩洛哥的爱田，简单说一句，便是《吴大雅的花园的石子》的作者。”

“呃，是他的朋友。”露娜说。

“你呢，你认识爱田吗？”费理伯问。

“熟得很。”

“他是哪一类的人？”

“很值得注意的人。”露娜答。

“呀！”费理伯说。

他很为难地继续说下去：

“是的，我也觉得他有点儿天才……但是，世界上，往往是人品

比不上作品……”

“他倒不是这种情形。”露娜横着心肠说。

我很哀求地向她丢个眼角。费理伯从此刻起，一晚不再说话了。

二十一

我眼看着费理伯对于苏兰茛的爱情在我旁边死去了。他绝对不向我说起。非但不说，而且显然地希望我以为他们的关系一点儿没有变更。况且他还不时去看望她，只不比先前那般频数，也不像先前得到纯粹的乐趣。每逢他们二人出游之后，他也不像先前那般快活归来，眉飞色舞；只见他态度严重，有时候还带着失望的神情。也曾有过好几次，我以为他将要把心腹话告诉我了，他握着我的手说道：

“伊莎比萝，到底是你的地步站得稳。”

“为什么，爱人？”

“因为……”

他住了口，但我很懂得他的意思。

他仍旧送花给苏兰茛，把她当做他爱的女人看待。基疏特与郎粟罗未免钟情^①。然而我在他的遗墨内找出的日记，关于1923年的记载，却颇描写他的愁怀：

4月17日。与S^②游蒙麦特。我们一直上到特尔特广场一间咖啡馆的平台上坐下。几块新月面包，两杯柠檬清汁，苏兰茛要了一块巧古力糖，当天便吃，活像一个女孩。自从奥福时代以来^③，久已消磨的印象，今儿重新拾得。苏兰茛想要

① 犹中国人云“阮籍途穷，贾生命蹇”。参看代序注。

② S乃是Solange(苏兰茛)的简写。

③ 奥福时代指奥妮儿与福朗素华的时代。

自然,想要多情,对我真个表示万种温柔,千般好意。然而我看得很清楚:她在想另一个男人。她的相思病,恰像奥媞儿第一次逃往伯尔丹的时候一样,她不愿意解说,努力避免,也像当年奥媞儿的情形。我一谈到她,谈到我们,她即刻撇开,把一种游戏来抵挡。今天她注视着过路的人们,依着他们的外貌与姿态,猜想他们的生活,以博乐趣。看见一辆汽车来了,停在咖啡馆的门外,车夫伴着车中的两个女人,直进来占住一张桌子。于是苏兰荻便因此捏造了一部小说。我努力想要不再爱她,但总达不到目的。我觉得她虽则神情厉害,面色褐黑,到底还是一样令人销魂。她对我说:

“爱,你不快活。愁什么?人们的生活实在有趣得很,你不觉得吗?你想想看,这一带光怪陆离的小房子里头,有男人,有女人,观察他们的生活,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儿。你又想想看,在巴黎,像这样的广场有一百多个;而世界上何止十来个巴黎!总算值得赞美啊!”

“苏兰荻,我的意见与你不同。我觉得,少年的时候,把生活看做一场颇神秘的戏。像我这样到了四十岁的人,做戏人的风俗知道了,提戏的人也发现了,戏的情节都了如指掌,便只想走开。”

“我不喜欢你这种话。你还不曾看见什么戏哩。”

“哪里不看见呢,苏兰荻?我已经看完第三场了,我不觉得好,也不觉得快乐,时时刻刻只是一样的光景,眼看到末了也不外如此。我看够了,再也不想看它的结局。”

“你真是一个看戏的坏蛋”,苏兰荻说,“你有一个如意的妻子,好些可爱的女朋友……”^①

“好些女朋友吗?”

① 法国现在所谓男人的女朋友,往往指恋爱而言。

“是的，先生，我识透了你的生活，不要瞒我吧。”

一切这些，都像与奥媪儿同在一个模型印下来的，活像到十二分。连我也不很能原谅我自己的乃是：在这种苦恼里找快乐。把生活当做一场愁人的戏剧，而我却喜欢这般控制我的生活，这里头实在有一种神秘的乐趣，不用说便是骄傲的乐趣——麦赛那家的毛病。此刻该做的事乃是不再见苏兰芨。不再见她呢，什么都会缓和下去；若说见她而不爱她，却是不可能的。

4月18日。昨天晚上，我与一个朋友作长时间的谈话。这位朋友有五十多岁了，人家把他当做现代的朱恩先生^①。我们谈的是爱情。我听他的话时，最使我感动的乃是：他一生的遭遇，旁人十分羡慕，而他却不曾怎样快活。他说：

“究其实，我只爱过一个女人，便是P……就说她吧，到末了我还是厌倦！”

“到底她还可爱。”我说。

“唉！现在你不能判断她了。她现在装腔作势，从前那种自然的态度，而今加上了一副假面具了。我甚至于不能再见她。”

“别的呢？”

“别的越发不算数。”

于是我把人家以为此刻正浇着他的生命之花的一个女人提出来问他。他答道：

“我一点儿不爱她。我去看她，不过是一种习惯。她背着我捣鬼，不止一次，使我受了不少的痛苦。此刻我判断她，真的，算不得什么。”

我听了他的话，反心自问：神话的爱情是否存在？我们是

^① 朱恩先生(Don Yuan)是一个古人，很有心思，很自负，很风光，不信教，不信神。

否该放死了心,不再做情痴了?这么做下去,一定会失败,只有死神能做救星。

· 4月19日。 旅行于冈都玛。三个月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些工人们来向我诉苦:或说疾病,或说惨祸。在这些真苦的剧幕前,我自愧我的想象的苦。然而工人们当中,也未尝没有爱情的悲剧哩。

我整夜不睡,深深地推想我的生活。我以为我的生活实在弄错了许久。在表面上看,我已经有了职业;究其实,我唯一的事干却是在女人们的身上用工夫,以为在她们身上可以达到绝对的幸福,谁知这种寻求,乃是天下第一无效果的事儿。天下没有完善的政府,也没有绝对的爱情。随机应变,乃是情场唯一的妙法。尤其不该看见人家表示一种态度便满心欢喜。我们的心情往往是溺于我们的心情的塑像。我自从认识了苏兰荑之后,便有她的真相呈现在我眼前,这真相乃是一位铁面无私的画师画的,十分正确,如果我肯张开眼睛看一看,立刻便能够逃脱了她的牢笼。争奈我偏不肯看,还有什么好说呢?

4月20日。 现在苏兰荑虽则不很拉拢我,而在我正想要脱身的当儿,她又稍为把绳子拉一拉,缚紧些。风流呢,还是仁爱呢?

4月23日。 错处在哪里?苏兰荑像奥娱儿一般地越变越厉害了。我也像先前一样错误吗?或者,我拣中的原是一流人物吗?为要保留所爱,该不该永远地隐藏所感?一个人既想要纵性任情,该不该事事打算、取巧、戴假面具?此刻我不晓得怎样才对了。

4月27日。 我们每隔十年,该把心中的主见取消了几个。因为依经验的证明,这些主见原是不对的,危险的。

该取消的主见:

(一)订约,发誓,可以缚住了女人们。

这主见错了:“女人们原没有道德,她们爱上了哪一类的人,便染了哪一类的习惯。”

(二)世上有一个尽善尽美的女人存在。得了她,爱情的结果只是快乐,没有心意与感觉混杂于其间。

这主见错了:二人身傍身地系着,恰像巨浪颠簸的两张连环船。船身互相冲撞,发出悲声。

5月28日。赴宴于麦尔梭路。一群小鸡与几盆兰花之间,剩有一个将辞人世的姨妈歌籁。爱莲来了,与我谈苏兰芟,她说:

“可怜的麦赛那,这几个礼拜以来,你多么垂头丧气!……我懂得,自然,你伤心。”

“我不知道你想要说哪一桩事情。”我答。

“怎么不知道呢?你还爱她。”她说。

我不肯承认她的话。

二十二

我今日在那红色的袖珍簿子里,看见一个有眼光、有自治力的费理伯,当时我却不知道得这般清楚。依我想,他的智慧比较地自由了许多,但是秘密的深处,还有一个不自由的费理伯隐藏着哩。他垂头丧气到那个地步,我好几次自问该不该去见苏兰芟,求她与他重归于好。但我觉得这种举动太像疯了似的,所以不敢做。再者,我此刻深恨苏兰芟,我觉得两个人捉对儿说话时,保不住我不大发牢骚。我们仍旧在田泽夫人家里看见她,累得费理伯连礼拜六爱莲的宴会也拒绝不去了,他从来不曾这么办过。我劝他说:

“你去吧,不要教她看出我们生气了。爱莲为人很好,不去呢,便不合理。至于我呢,不瞒你说,我是不能去的了。我越有了年纪,越怕交际。……一书在手,与你围炉相对,这便是我现在的

幸福。”

我晓得他很诚恳。我又晓得，假使此刻他遇着了一个标致而轻狂的女人，这女人给他一个暗示，这暗示正中他的心怀，那么，他会即刻莫名其妙地变了他的哲学，说他做了一天的工作之后，须要看见些新事物，须要消遣消遣了。我记得我们结婚的初期，我深感人类有一个脑盖，我们所钟爱的人的思想也给这脑盖住了，永远不让我们看清楚。到了此时，费理伯已经变了全身透明，我从一层薄膜看过去，则见网络轻颤，所有他的思想与他的弱点都一览无遗，于是我越发爱他。记得一天晚上，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凝睇着他，良久良久，一言不发。他微笑说：

“你在想什么呀？”

“我在做一个假定，假定我不爱你，你该变到怎样的光景，我想在这时候看出个究竟来……我又想仍旧这般爱你。”

“唉呀呀！你说的真是九弯十八曲！那么，你达到了目的没有？”

“达到仍旧这般爱你吗？是的，毫不费力地达到了。”

这一天晚上，他提议要提前到冈都玛去，他说：

“巴黎没有什么缠得住我们。我到了那边，一样地能够把我的事务办得好好的。再者，乡村的空气，对于亚冷很有益处，我母亲又可以不寂寞。所以我们走，有百利，无一弊。”

这一次启程正是我朝夕所希望的。到了冈都玛，费理伯便是我的了。我唯一的忧虑乃是到了那边会厌倦起来！谁知非但不厌倦，他不久便重新获得了心的平衡。在巴黎时，虽则他已经失了苏兰茈，到底还剩有一种摆不脱的希望，自然这希望也是空的，而他总是丢不开。当他听见电话的铃子响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地做出某种举动，这种举动，我看破了多时，而他终是沉迷不悟。

费理伯提心吊胆的事情，一切都与我息息相关，我替他受痛苦。譬如当我们出门的时候，我分明晓得他到处担心，怕遇着她；

同时,他又希望遇着她。他晓得他还丢不开手,如果她愿意,马上可以把他重新抓住。他晓得这个,同时又晓得:依他的自尊心与他对于幸福的顾虑,都不该给她重新抓住。到了冈都玛,是没有苏兰荻的痕迹的地方,所以他慢慢地忘记前情了。不消一礼拜,他的面色好了许多,两颊丰腴,双睛灼烁。睡觉也比先前好多了。

天朗气清,风和日丽。我们一块儿散步了好几次,徘徊泉石,共享清福。费理伯说他此后但愿学他父亲,寄情畎亩。我们每天总到一到基沙尔堤,到一到伯鲁耶尔,又到一到鲁桑扎克。

费理伯只上午到工厂里去,每天下午总是与我出游。他说:

“你晓得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吗?顶好是带一本书,到深林里,高声朗诵。”

冈都玛的周围,很有不少的绿荫深处,风雅宜人。我们读书的地方也不一定:有时候,在一条大路的旁边的绿苔上,树枝交蔽,恰像教堂的两庑;有时候,在一株倒下来的树身上;又有些时候,在一张凳子上,原来昔日他的祖父麦赛那放了好些凳子在那里。他所爱读的两部书乃是《妇女之研究》与《嘉蒂孀公主的秘密》;他又爱读米里迷的某几篇短篇小说,例如《重误》与《爱特律利的花瓶》;又爱读奇伯林^①的历史,有时也读些诗歌。有些时候,他抬起头来问我说:

“你不讨厌我吗?”

“说哪里话?我此刻真个是只羡鸳鸯不羡仙。”

他定睛看我一会子,又继续地读书。读完后,我们辩论书中的人物及他们的性格,又往往从书中的人物说到实际的人物去。有一天,我带了一本薄薄的书来,不让他看见书的名字。当我们坐下来之后,他问道:

“这本是什么神秘的书?不让我看见书的名字。”

^① 奇伯林(Kipling)是英国19世纪文学家。

“这本书,我从你母亲的书房里取了来的,费理伯,你的一生,都受这书的影响;至少,你从前写信给我曾经这样说过。”

“我知道了,这便是我的《俄国小战士们》。唉,我喜欢得很,伊莎比萝,谢谢你找得来。请你递给我吧。”

他涉猎了一会子,一半儿欢娱,一半儿失望。于是念道:

“他们提议选举一位女王,举出一位我们个个都认识的中学生,名叫苏歌洛舞的为女王。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少女,又美丽,又轻盈,又潇洒……我们在女王前低头发誓,誓遵王法。”

“费理伯,这书好极了!‘在女王前低头发誓,誓遵王法’,这简直是描写你了……还有一段佳话:那女王希望一件东西,那英雄千辛万苦地去找了来……且住……请你把书递给我,让我来念一念:‘女王说:“天啊!天啊!辛苦了你了!谢谢!”她非常地快活,重新与我握手,当我向她告别的时候,她又说:“如果我常是你的女王,我不久便告诉大将军,特别地报答你。”我施礼而退,也非常地快活。’……费理伯,你一生都过的是这个少年的生活……只一层,你的女王往往变换的。”

费理伯坐在一株小树下,拾了一些小树枝,用指尖折断了,一段一段地抛在草上,说:

“是的,我的女王往往变换。实际上我并不曾遇见过女王……总之,不曾的的确确地遇见过,你懂吧?”

“谁曾经做过你的女王,费理伯?”

“说起来不止一个了,爱人。黛妮丝,有几分像……但她很是美中不足。可怜的黛妮丝,她已经死了,我告诉过你没有?”

“没有,费理伯……她的年纪该是很轻……为什么死了?”

“我不知道。有一天,我母亲告诉我的。说也奇怪,这个女人,有好几年是我的宇宙的中心,而今我听见她死了,只当做一种不关重要的新闻,你说奇不奇?”

“黛妮丝之后,谁是女王?”

“奥媿儿。”

“这是与你的理想最相近的女王了？”

“是的，因为她美到这个地步。”

“奥媿儿之后呢？……有几分是爱莲？”

“也许有几分，但十足是你，伊莎比萝。”

“我也是吗？真的吗？久不久？”

“很久。”

“以后是苏兰茛了？”

“谁说不是呢？以后便是苏兰茛……”

“现在苏兰茛还是女王不是，费理伯？”

“不是了，但无论如何，我对于苏兰茛，没有不好的回忆。她的好处是很生动、很强。有她在跟前，我便觉得年纪轻了许多；真是个人儿。”

“费理伯，你该再去看望她。”

“是的，等我身子好些，一定去看望她。但她再也不是女王了，从此告終了。”

“那么，费理伯，现在的女王是谁？”

他犹豫了一会子，望着我说道：

“是你。”

“我吗？我已经失了我的江山，许久许久了。”

“你也许已经失了江山，是的，因为你妒忌、小气、无理。但是，最近三个月以来，我看见你奋发有为，天真烂漫，所以又把王冠加到你的头上了。再者，伊莎比萝，你近来变得很厉害，另是一个女人了。”

“我很晓得的，我的爱人。严格说，真是多情的女人，一定没有个性。她说她有，努力使自己相信是有，其实哪里真有的呢？多情的女人，只努力想要懂得她所爱的男人想在她身上找些什么，便努力变成那一类女人……费理伯，同你在一块儿，真不容易，因为人家

不知道你究竟想要什么。你既要人家钟情,又要人家疯狂;既要人家缱绻相依,又要人家使你提心吊胆。叫人家怎样做好呢?我呢,我择定了钟情一方面,这是就我性之所近……但我以为你还有一种需要,长久的需要,这便是另一方面:要易消灭些,易变化些。我所以得大胜利者,因我承受这另一方面;很勉强地承受,却又很快乐地承受。一年以来,我的最大的觉悟乃是:如果真讲恋爱,对于所爱的人们的举动,切不可太着意了。我们需要他们,他们使我们生活在某种‘气候’里,这气候乃是我们少不得的。你的朋友爱莲说这叫做‘水土’,说的很对。那么,我们只求能够守着他们,保存着他们。唉!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生命这么短,生活这么难……我的可怜的费理伯啊!女人们给你一些时间的幸福,我还有勇气与你讲价吗?不,我有进步了,我再也不妒忌了,再也不伤心了。”

费理伯直挺地睡在草地上,头枕着我的双膝,说:

“我还不十分能够达到你那个地步。我以为我还要伤心,而且十分伤心。生命虽只有一刹那,在我看来,还不是一种安慰。生命是短的,不错;但拿来与什么比较,说它短?在我们看来,生命便是一切……话虽这样说,我觉得我一步一步地挪移到比较清静的地域来了。伊莎比萝,你记得吗?从前我对你说,我的生命是一种合奏曲,混合了好些乐旨:骑士的乐旨、犬儒的乐旨、对敌的乐旨。现在我还听见这些乐旨,而且听得很真。然而现在我又听见一种独奏的乐器,也不晓得是哪一种,只听见音调婉和,连奏着数声乐旨,令人戾气全消,怡然自得。这乃是曙光的乐旨,也就像老年的乐旨。”

“费理伯,你年纪还轻,为什么说这话呢?”

“唉!……我哪里不晓得我的年纪还轻呢?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觉得这乐旨好听哩。不久以后,全场只剩这一种乐旨,回想现在能够兼听别的乐旨的时候,又觉得可惜了。”

“费理伯,我呢,别无所憾;只有些时候想到人生学乖的时间太长,未免引起我的闲愁。你说我比先前好些,我也相信是真的。到了四十岁之后,也许我开始稍为了解什么是生命;但未免太晚了……唉……爱人,你以为两个人和合到十二分,没有一点儿障翳,可能不可能?”

“刚才一个钟头内,已经是可能的了。”费理伯一面说,一面站起来。

二十三

我们夫妇的真幸福的时期,乃是这一次在冈都沓过的夏天。依我想,费理伯曾经爱过我两次:第一次是结婚前的几个礼拜,第二次是这三个月——6月至9月。他真是缱绻多情,不曾有过口是心非的话。他的母亲要我们同住一个卧房,极力主张,差不多可以说是强迫。她以为夫妻分离乃是不可索解的事情。这么一办,我们俩越发如胶似漆了。我最爱的是:清梦初回,已在费理伯的怀抱里。亚冷在我们的床上玩耍,新齿初生,颇受痛苦,而他却有勇气,忍耐得住。当他哭的时候,费理伯向他说:“亚冷,你该笑一笑才是。好孩子,你有一个百折不挠的母亲,你知道不知道?”这孩子大约是听懂了“亚冷”二字与“笑”字,所以他勉强停住了哭声,张开小嘴,现出欢喜的样儿。他这般动人,不知不觉地引起费理伯的爱子之心了。

天气极佳。我丈夫从工厂归来之后,专爱在烈日下烤背。我们搬了两张椅子来,放在房子前面的草畦上,两人坐下了之后,相对无言,各涉遐想。我最爱设想这时我们二人的心灵里有的乃是一样的影像:近在眼前的乃是这些小树,再远些乃是沙尔得村的荒废的府第,暑气弥漫,撼宅欲动。再远些却是丘陵起伏,深锁烟岚。再远些也许还有苏兰芨的面庞儿:一双美目,现出几分无情的神气。直溯天涯,一定还有一幅佛罗兰的远景。平地上好些倾斜的

屋顶,山上许多扁柏代替了松树,当中一位飘飘欲仙的奥媃儿……我的身上也有奥媃儿,又有苏兰荑。我觉得这很自然,又是万不可少的事情。有时候,费理伯望着我微笑,我晓得我们已经合为一体,妙不可言。半生苦恼,终于享到幸福,我此时真是快活到十二分。晚饭的钟响了,才把我们从温柔乡里唤回。我忍不住长叹道:

“唉!费理伯,我愿意一辈子在你身边过这种生活。空气微温,小树环绕,我与你相依相傍,促膝握手,似醉如痴,只此便足……这种生活,很愉快,同时又很能令人生愁,你不觉得吗?为什么?”

“美景良辰,却正是令人生愁的时节。因为越是好日子,我们越嫌它容易过,要留它,又留不住,怎教人不烦恼呢?当我小的时候,常在把戏场里有这种感想;年纪大些的时候,却在音乐会有这种感想。每逢兴高采烈之际,忽然悲观起来,自思道:‘不消两个钟头就要完了的。’”

“但是,费理伯,现在我们至少还有三十年在前途吧。”

“三十年太短了。”

“唉,我也不多要了!”

我的婆婆似乎也听见了我们的幸福的好音:又有情,又纯洁。有一天晚上,她对我说道:

“好了,费理伯此刻的生活,终于不负我一生所期望了。我的小伊莎比萝,如果你是个乖孩子,有一件事你应该努力去做去。这便是:把费理伯拉到冈都谟来常住。巴黎对于他,一点儿没有用处。他像他的父亲,虽则庄重不佻,却是最易动心的人,巴黎的五光十色,最能摇动人心,所以把他弄病了。”

“母亲,不幸他会厌倦起来,我也就没办法了。”

“我不相信。你看我与他父亲在这儿住了十六年,过的是很美满的生活。”

“也许你的话说的对,但他已经染了别的习惯了。我呢?若住

冈都祆,我一定更快活,因为我喜欢过孤独的生活;至于他呢……”

“他也不孤独,有你哩。”

“也不见得时时只有我便够了吧。”

“我的小伊莎比萝,你太谦虚了,太没有自信心。像你这般不肯努力奋斗,真是不应该。”

“母亲,我并不是不奋斗……非但曾经奋斗,而且现在我敢说快要获得胜利了……只有我是个永远胜利者,别的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在他的生活里原是不算数的……”

“别的吗?”我的婆婆很诧异地说,“你懦弱到这个地步,真是人间少有!”

她往往把她的计划来劝我,意见虽则固执,说话倒还和婉。但我绝对不肯与费理伯说起。我分明晓得我们正在和谐到了极点,我正在乐不可支的时候,假使照她的话勉强他做去,一定大伤和气。所以我非但不劝他常住冈都祆,而且生怕他住得不耐烦,向他提议了好几次,劝他礼拜天到邻舍家里消遣;又如利母泽与俾利哥的几个地方,他常与我说起,我不曾熟识那些地方,所以也劝他去逛一逛。我最爱的是:他引我游他的本乡。他这一省颇为荒僻,悬崖上府宅连亘,墙壁巍峨,从此可以望见江河的佳景。费理伯向我叙述了许多名人小史,及许多小故事。我素来很喜欢法国的历史,而今再听见了贺特福、俾龙、伯郎唐^①的名字便不禁感动。有时候,我听了费理伯叙述之后,大着胆把他的话牵连到我从前读书的回忆。则见他很注意地听我的话,使我满心欢喜。他说:

“伊莎比萝,你知道的事真不少!你聪明得很,也许没有一个女人比得上你。”

“费理伯,请你不要打趣我。”我哀求地说。

这时节,我觉得自从我爱了他,许久许久,还不曾给他发现我

^① 贺特福(Hautefort)是17世纪的妇人,在路易十三之朝得宠;俾龙(Biron)是16世纪法国的大元帅;伯郎唐(Brautôme)是17世纪的短篇小说家。

的好处,将成绝望;而今他毕竟有了新发现,真令我喜出望外了。

二十四

费理伯想要引我去看凡赛尔谷的岩洞。谷中有一道黑河,侵蚀岩石,幽趣天然,令人生爱;但我到了洞里之后,却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这时正是很湿热的时候,而我们却要爬上那些像悬崖般的小道,费了不少的力气。后来进了几处狭小的石廊,想要看石壁上画着的红色野牛,但已经模糊不易辨认。我向费理伯说:

“你看见了些什么没有?这个,叫做野牛也可以。还有……反面。”

“我什么都看不见”,费理伯说,“我想出去了,冷得很。”

当上来的时候,我原觉得很热,但到了洞里之后,我也感受到一种凛冽的冷气。归途上,费理伯一言不发;到了晚上,他说他感受了风寒。第二天早上,他很早便叫醒了我说:

“我觉得不很舒服。”

我连忙爬起床来,开了窗帘,看了他的面色,令我吓了一跳。他的面色惨白,似有深愁;两眼周围带青色,鼻翅摇动。我说:

“是的,费理伯,你像是有了病,昨天受了凉了……”

“我的呼吸艰难得很,我病的是马寒热。爱人,你放心,不要紧。请你拿些阿斯丕林给我。”

他不愿意看医生,我也不敢勉强,只请我的婆婆过来。九点钟前后,她来了,迫着他验温度。她把他当做害病的小孩子看待,她那种严厉的样子,使我诧异得很。她不管费理伯肯不肯,即刻使人到沙尔得村去叫了多理医生来。这医生不很大方,却很和气,每逢同人家说话的时候,先把双睛在玳瑁眼镜里看人,许久许久,才开口说话。当时他诊费理伯的病,非常留心。诊完后说:

“麦赛那先生,这是一场气管炎,至少要挨一礼拜。”

他向我丢了一个眼色,叫我跟他出去;眼镜里的双睛紧紧望着

我,又像忠厚,又像为难,说道:

“夫人,我告诉你,这病稍为有点儿讨厌了……麦赛那先生病的是肺炎症。刚才诊病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气壅了胸的全部,差不多像肺肿,再者,他的温度是四十,脉是一百四十……这是很厉害的肺炎。”

我听了这话,身冷了半截,不很懂得他说什么。

“但是,多理先生,不危险吧?”我说时,差不多是说笑话的语调。因为头一天很强壮的费理伯,说是第二天便病重了,真是令人难信。他看见我不很相信的样子,却诧异起来,说:

“肺炎症没有不危险的,我也不好断定,且等些时候再说。”

于是他指点我怎样料理病人。

往后的日子,我现在一点儿也记不得了。我忽然被投入伤心惨目的生活里。我调护费理伯,无微不至,因我以为我这般苦心孤诣,说不定还可以吓退病魔。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只好在他身边陪伴着,穿着白色的布衣,怔怔地只望着他,想要借着我的视线,把我身上一部分的精力,灌输到他的身上。

有许多时候他是认得我的,他没有力气说话,却用眼睛向我表示谢意。后来他却昏迷了。到了第三天,说来吓煞,他竟把我当做苏兰茛,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突然叫起来,十分费力地向我说起话来了,他说:

“我的小苏兰茛啊!你来了。我晓得你会来的,你这人真好!”

他一个一个字眼断断续续地说出来,眼睛紧紧地望着我,带着失望的深情。又喃喃地说道:

“我的小苏兰茛,同我接个吻吧!你是能够的,来吧,我病到这地步,你不看见吗?”

我不知不觉地低下头来,于是他在我的唇上和苏兰茛接吻。

唉!费理伯啊!假使我想到苏兰茛的爱情能够救你,我便十分情愿把她给了你了!我想,我一生爱你,这时候才到了极点,因

为我甘心捐舍了,我只为你而存在了!

在他昏迷的时期内,他说起苏兰荻的时候,我的婆婆也在旁听见了好几次。那时我的自负心已受了伤了,再也不与人家争雄了,所以她虽听见了好几次,我也管不了许多。只晓得自言自语道:“只要他活了便好,天啊,只要他活了便好!”

到了第五天,我稍为有希望了,因我早上验温度,看见降低了些。医生来的时候,我告诉他说:“终于好些了,只有三十八度了。”我看见他听了我的话之后,面有愁容。他去诊验费理伯,那时费理伯差不多失了知觉了。验完后,他站起来,我大着胆问他说:“怎么了?是不是好些?”他叹了一口气,愁容满面地望着我说:

“不,你的话说反了,这种突然的和缓,我不喜欢。这并不是病势真的退了……却是不好的兆头。”

“不是临终的兆头吧?”

他不答。

到了晚上,温度再上升了,费理伯的病体现出一种可怕的样子。我此刻晓得他快要死了。我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火一般热的手,他好像不觉得似的。我自思道:“爱人,你就抛弃了我,让我独自活着吗?”于是我推想到将来没有费理伯以后的生活,真是不堪设想!又自思道:“天啊!我原是能妒忌的人!……只要他有几个月的生命……”于是我发誓:万一费理伯得救,除了他的幸福之外,我再也不希望别的幸福了。

半夜的时候,我的婆婆想要替代我,我尽力地摇头,连话也不能说了。此刻费理伯的手已有了很胶黏的汗,我还拼命紧握着不放。他的呼吸非常困难,我听见了便心如刀割。忽然间,他张开了眼睛,向我说:

“伊莎比萝,我呼吸不来了,我相信我就要死了。”

这几句话说得非常清楚,说完后,仍回到昏迷的状态了。他母亲揽住我的肩膀,与我接吻。我摸一摸他的手腕,原来已经没有脉

息了。到了早上六点钟,医生来,打了一针,他又活动些。挨到七点钟,他呼出了最后的一口气,神志不曾清醒,便长辞人世了。他母亲把他的双眼阖闭。我想起了他父亲死的时候,他曾经记下这么两句话:“将来有一天,我也独自去与死神见面吗?我希望越早越好哩。”

费理伯啊!你已经达到了你的希望了,果然很早便去了!但是,我的爱人,爱到极点的爱人啊!你去的太早,太令人抱憾了!我相信,假使我还能够留得住你,我一定晓得怎样给你享受幸福。然而,我们的命运与我们的意志,差不多永远地不能相逢。

十八年四月十八日译完

少女的梦

[法] 畸德 著

序

畸德(Andrés Gide)是现代法国文学界的老前辈,生于1869年。他是潜意识(subconscience)派的代表。他曾经屡次说过:“艺术的作品并不是对于自然界的模写,而是一种创造。要有选择,要有组织,它的秩序应该是很明了的。”他的朋友李维耶(Rivière)说他是生活的表面,活像一块软木漂在水面似的。他好奇而忠实,凡是生活上的一颤微波,经他摇笔写来,便非常地生动。他努力要戳穿万有的神秘,因为他太深思了,所以他的文字似乎不很明显。他自己开了一家的作风,虽则有人恭维他的文章有古文气息。

他的杰作是:《不道德者》(l'Immoraliste);《狭小之门》(La Porte étroite,北新书局有穆木天先生的译本),《华第冈宫的窖子》(Les Caver du Vatican);《野人的合奏曲》(La Symphonie Pastorale)等。至今年4月间,又出版了一部《女学》(l'Ecole des Femmes),便是现在我所翻译的一部,我想叫它做《少女的梦》,因这名字在中国人看去,比较地容易知道书的内容。

在巴黎出版的《文学周刊》(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内载文学批评家查露(E.Jaloux)对于本书的批评。查露说:

……《女学》的上篇真是描写精神上的滑稽剧的杰作。爱梵林在她的少女日记里描写她所钟爱的未婚夫。她的笔端有的只是爱情与天真,写出来的都是无微不至的颂扬语。实际

上这男子与她的幻梦里的男子适得其反。在她的日记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罗贝尔——她的未婚夫——的真相，而她自己却在醉里梦里。

起初我们以为罗贝尔是一个伪君子，其实不是的，要说是呢，也不过因为他这样做去，结果不能不到这地步，而他原来的天性却不是假仁假义。他心里念念不忘道德与品行，总想要给人家一些教训。结果是自己还不能怎样高尚，人家自然不喜欢他，尤其是他的妻子。罗贝尔的一生都是给人家瞻仰的；要知道人家一味瞻仰，总有疲倦的一天。爱梵林终于疲倦了。

畸德先生描写罗贝尔的面目，专靠那些小小的言语举动，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可以使人家肚皮笑痛。开端第一段便把他整个人格写尽了，爱梵林的天真与罗贝尔的虚荣，都写得淋漓尽致。让我把全段抄下来给读者看：“老实说，从昨天起，我才懂得我的生活的目的究竟在什么地方。在退尔利花园里的一场谈话，他才把我的眼睛张开，看见伟大人物的生活里，妇女该处于什么地位。我自恨颡愚，他所举的例子我都忘记了；但我至少还记得这么一点，便是自今以后我该把我整个的生命奉献于他，使他的光荣的前途可以顺行无阻。这意思自然不是他亲口说的，因他太谦虚了：我比他骄傲，所以我想到这上头。但他虽则谦虚，我到底相信他有良心，很明确地表现他的价值。他的志气非凡，在我眼睛里是看得出来的。

‘我并非就想做得到’，他说时，带着一种动人的微笑，‘然而我却想把我的意见弄到有个好结果。’”

这一段话，我们从他的假面具透视过去，他的真面目全露了。罗贝尔不停止地自己骗自己。他向自己献殷勤，自己迷惑自己。他的短处，他要拿来当做他的长处，这还可恕；而他

偏又要拿来教训人家！在他的生活里，无论怎样小极了的事情，他也要努力在那里卖弄本领。甚至于他在纸店里得到一种新式牌签，听见人家恭维，便说这是他自己发明的。可见他自欺到什么程度了。

爱梵林的日记是为罗贝尔而写的，罗贝尔也说他有日记，将来她可以看。但是光明磊落的爱梵林把日记交给罗贝尔看了之后，才知道他并不曾记过一页日记，原来他只是说谎。于是爱梵林在日记里写道：“刚才罗贝尔竟使我大大地伤心。这是他所给我的第一次痛苦。我很不愿意写在这里，因为我从来只希望这一本小册子所载的无非我的乐事，怎肯加上一个污点呢？话虽这样说，不写是不行的；我写了，还希望他拿来读，因为刚才我同他说的时候，他只把我的话当做耳边风。

今天我跑到他家里，以为他一定拿他的日记给我看，因为昨天他在看我的日记以前，已经允许我看他的了。我满心以为今天轮到他，谁知他竟说他并没有什么日记，一字一行也不曾写过。他所以瞒了我许久，不肯说他不写者，无非想要鼓励我写我的。一切他都承认了。起先是笑着说，后来怔怔地望着我，结果是大动其气。因为他只管笑，我不笑；他很滑头，想要闹着开心，借此了事，我却不肯。我满心烦恼，怪他不该。并不是说他不该不写日记：我分明晓得他没有时间，而且没有意思要写，但是，不写便说不写好了，犯不着存心骗我，使我信以为真。他听了我的话，竟说我的脾气不好，本来毫不要紧的小事情，给我闹得天一般大。他并不回心想一想：最使我痛心的，乃是：我所认为大事，他偏认为不关重要的事情；我所认为性命交关，在他却是轻描淡写！他食言失信，却没有错处；我抱怨人家，倒有错处了。我并不愿意看见他的理曲、我的理直；我宁愿替他说好话。但是，他给了我这么多的痛苦，我希

望他至少要问一问良心。”

因为这第一次的意见不合，爱梵林的日记从此停止了。二十年后，她再写第二次的日记，这时她已经很讨厌她的丈夫，想要同他分离了。她有个儿子，很像罗贝尔；还有一个女儿，这女儿非但不像罗贝尔，而且看透了他的把戏，所以不爱他。爱梵林忍痛在心，许久还不肯给她的儿女知道真相。这也没有用处：她的女儿已经知道了真相，十分感动；至于她的儿子既然是与罗贝尔一路的人，自然不会感动的。一个神父教她委天任命，而她实在不能再忍了。幸亏一场灾难到来，倒救了罗贝尔。爱梵林去看罗贝尔的时候，自觉还是爱他，于是深谢上帝给她一个真责任的启示。但罗贝尔的病势才退些，又仍旧耍他的怪把戏了。爱梵林为求解放起见，试向罗贝尔作一次真相的说明，但是，说明之后，她只好承认失败，因为罗贝尔仍旧爱她——至少可以说他自信是爱她。再从另一方面说，她的说明一点儿不发生效力，只赚得许多过失。

欧战一开，罗贝尔夸口的机会又来了。他借此装腔作势，演了一幕无心的滑稽剧。但是这一次，他的妻子要逃脱牢笼的念头更厉害了，她对于罗贝尔的行为实在看不过眼了，于是投入一个传染病医院服务，不久便死在医院里。

我们初看《女学》时，自然看不出内容的丰富与描写的深切。畸德先生的意思正要它有很长的震响，要它成为自然而然的一首讽刺诗，要它包含许许多多不相同的意义。现在要找一部小说，比《女学》的文笔更高古的，实在很难。这书非但是形式上尽善尽美，而且用笔很有分寸，不肯随随便便，没有一句不是恰到好处，也没有一字是多余的；尤其是在这可爱的透明的文字里，隐藏着美不胜收的韵致，真可算现代小说界的一部杰作。

上面是查露先生对于该书的批评。至于译者本人,也想批评几句。这书固然着重在写罗贝尔,但有些地方却是写爱梵林。爱梵林是一个旧式女子,为宗教所束缚,终身挣扎,总跳不出宗教的圈子外去。中国有吃人的礼教,西洋有吃人的宗教。中了宗教毒的人,便一辈子不得翻身。现代法国的文学家,很有反对宗教的倾向,今年出版的名著里有两部便是这一类的作品:一部是马尔登·杜嘉(Roger Martin du Gard)所著的《父亲的死》(La mort du Père),一部便是畸德所著的《女学》。《女学》里描写一个信教的女子——爱梵林——早想与她的丈夫离婚,三番两次都给宗教束缚住了。我们看她呜咽地向修道院长说:

我固然有牺牲自己的大需要,但总还要对于一些真的事情才好牺牲,而在罗贝尔的似是而非的场面看去,里头实在一无所有,只隐藏着一个太空。

这是多么觉悟的话!然而修道院长却教训她说:

好,那么,我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之下,你的责任便是帮助他去隐藏这个太空……对于众人固然隐藏,尤其是对于你的儿女特别该隐藏。因为最重要的乃是使他们能够继续地尊敬他们的父亲。罗贝尔一切的美中不足的地方都靠你助他掩饰。母亲的责任在此,奉教的人为人家的妻子,其责任亦在此。除非你想要侮辱宗教,否则不能卸了这责任的。

我们看了这一段话,便知道宗教是吃人的东西。爱梵林如果是意志坚强的人,一定即刻提出抗议;无奈她的宗教毒中得太深了,结果却是服从修道院长的话。我们看她的日记里:

我在他面前俯伏,我的呜咽、我的羞惭,都在我的手里隐藏着。当我抬头的时候,看见他眼泪汪汪,觉得他实有深切而真诚的慈悲心,我忽然大受感动,甚于刚才他说话的时候,我

一句话不说，也找不到一句话说，但他已经懂得我是皈依的了。

今天，险些儿我把前几天的日记都撕毁了；但是我还想留着重读，重读的时候，一定只有羞惭……

我们读到这里，看见她这样委靡不振，真真令人气煞！但到了第二天，她也就回想过来了，说：“昨天我在日记里说我皈依，这话并非真的，我只觉得失望、反叛、愤激而已。”然而爱梵林终是一个弱者，过了两天之后，看见罗贝尔被汽车碾伤后的惨状，又一心一意地请上帝恕罪了。所以我说，中了宗教毒的人，一辈子不得翻身。越挣扎，越可怜！爱梵林结果只能投入传染病医院里服务，以尽余年，这是多么伤心的惨事！

畸德先生特别写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子来陪衬爱梵林，这便是她的女儿佚丽维耶佛。据爱梵林说：“她从来不喜欢修道院长，她不至于对他怎样放刁，已经算是很好的了。”可见她不像她母亲甘心受宗教的束缚。她母亲不忍离婚，最大的原因是舍不得儿女，而她并不因此感激她的母亲。她说：

不，不，我看见你如此，我并不感激你，这一层你很可以看得出来……你也不必辩了……我想，如果我觉得我是你的一个受恩的女儿，如果你以为我受你的恩，我便不再爱你！你的品行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我不能忍受你的品行的束缚。

这是多么痛快淋漓的话！她真能够冲破宗教的网罗，独往独来，一切不顾！所以她很不满意她的母亲，她说：

母亲，你无论怎样做都不中用了，做到极点也不过是一个贤妻。

“做到极点也不过是一个贤妻”，这是何等伤心的话！中国的女子，一百个里有九十九个希望做个贤妻便算了事。畸德著这

一部书,希望它“对于青年妇女不无小补”;我译这部书,也是希望它对于中国青年妇女不无小补。至于译得好不好,我也不去管它了。

译者

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巴黎

佚丽维耶佛女士来信

畸德先生：

我经过了许久的迟疑，终于决定把这几本小册子寄给你。这是我母亲遗下来的日记，我用打字机转录寄呈。她是 1916 年在 X 医院去世的，将去世的五个月内，她还在看护病人。

在这日记里，我只变换了真姓名，其他一些没有更改，如果你以为这几页文字对于青年妇女不无小补，你尽可以拿去出版。我很想起个书名，叫做《女学》，虽则从前莫利耶曾经用过这名字，但如果你不怪我唐突古人，请你袭用了吧。书中所谓上篇、下篇、收场语，不用说自然是我加上去的。

请你不必要求认识我，我在这封信里不署真名，也请你原谅。

佚丽维耶佛

1928 年 8 月 1 日

上 篇

1894年10月7日

我的爱友：

我从来没有写过日记。我什么都不会写，只会写几封信。所以我现在执笔写的，似乎也只算是写给你的信罢了。假使我不是天天看见你，我一定写信把这些话告诉你。但是，如果我比你先死（我很希望先死，因我觉得生活里少了你，便只是一片沙漠），你便可以读这几页字。到那时节，我有这一些遗墨落在你手里，虽说是与世长辞，到底离你不远。话虽如此说，正当整个的生命摆在我们的前途的时候，何苦便想到死的事情呢？自从我认识你以来——换句话说，自从我爱你以来，我觉得生活美到这地步、有用到这地步、宝贵到这地步，真叫我一点儿不肯放过。我愿把我的幸福的一涓一滴，都保存在这小册子里。当你不在我跟前的时候，我还有什么好做？无非是追念你在我跟前的时候的音容，把流水似的过去的时光重新玩味；此外便只好写日记了。我曾向你说过，在未遇着你以前，我觉得没法子消遣，我的生涯，非常苦恼，俗务纷繁，令人闷煞；而我的双亲偏要拉我去参预，我看见我的朋友们也正混在万斛俗尘里，自以为乐，究其实有什么意思呢？除了忠诚的生活、有目的的生活二者之外，其他什么生活都不能使我满意。我的确想做一个看护妇或安老会姆姆。当我谈到这种话的时候，我的双亲只管耸他们的肩头，他们心中在想：等到我遇着一个男子，我的心

灵有所寄托的时候,那些微弱的意志,自然会消灭了的。他们实在想得有理。但是,到了今日,所谓那个男子,正该是你,为什么爸爸却不承认呢?

你看,我写得多么坏!我哭着写的这句话还是不好。为什么我还重读了一次?我不晓得是否我一辈子也学不会好文章。总之,我不会专心在这上头。

在未遇着你以前,我找寻生活的目的;现在呢,你便是我的目的、我的工作的对象、我的生命的本身,我只找到你,什么都有了。我晓得:若要我自身得到好处,一定是从你那里得来。所以你应该引导我、扶持我,向美的方面走,向善的方面走,向上帝的方面走。我哀求上帝,助我战胜我父亲的反对。为要求更灵验起见,我在这里写下我最热烈的祷辞:“上帝啊,莫强迫我吧,我是不得已而违背爸爸的命令的。您分明晓得我所爱的乃是罗贝尔,没有他,便没有我了。”

老实说,从昨天起,我才懂得我的生活的目的究竟在什么地方。在退尔利花园里的一场谈话,他才把我的眼睛张开,看见伟大人物的生活里,妇女该处于什么地位。我自恨颛愚,他所举的例子我都忘记了;但我至少还记得这么一点,便是自今以后我该把我整个的生命奉献于他,使他的光荣的前途可以顺行无阻。这意思自然不是他亲口说的,因他太谦虚了;我比他骄傲,所以我想到这上头。但他虽则谦虚,我到底相信他有良心,很明确地表现他的价值。他的志气非凡,在我眼里是看得出来的。

“我并非就想做得到”,他说时,带着一种动人的微笑,“然而我却想把我的意见弄到有个好结果。”

假使我的父亲能够了解他,岂不是好?但爸爸对于罗贝尔,成见很深,所以他所觉得的只是他所谓……不!我不愿写出来!实则这种言语,并不损及罗贝尔,却是他自己有了错处,为什么他还不懂呢?严格说,我爱罗贝尔的地方,乃是:他不博自己欢心,他常

看得见自己的责任。有了他在跟前,我似乎觉得别人没有一个晓得所谓华贵。在大庭广座中,他的华贵几乎把我压倒,然而当我们独自二人的时候,他却很当心,不叫我觉得他华贵。有时候他越发矫枉过正了些,因为他怕我自愧像个小女孩,所以他自己也装着童心稚气的样儿闹着玩。昨天我怪他不该这样,他即刻板起脸孔,很严重地说道:

“大人不过是老了的小孩罢了。”说时把他的头靠着我的膝,因他正坐在我的脚边。

这种字眼,非但可爱,有时说得非常深入,满含着丰富的意义,若忘记了,岂不可惜?所以我立意在这里把这种话尽量地记载下来。我敢断定他将来看见这些笔记时,一定很喜欢的。

从此之后,我们便有写日记的意思。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要说“我们”,实则这意思只是他一人的意思。总之,凡是好的意思都是他的。我们互相约好:两人都写日记。即各写各的,他所谓我们的历史。这事儿对于我自然容易得很,因我是为他而存在的。至于他呢,纵使他有时间,我怀疑他未必能够实行。而且我觉得我一人占据在他的思想里实在是不应该,我曾经向他说过:我晓得他有他的职务、他的思想、他的公众生活,不该把我的爱情烦扰他。他虽则是我整个的生命,我却不能而且不该为他整个的生命。他的日记里,不知道说些什么,我很想着一看;但我们已经发过深誓,说彼此不许看,我也就罢了。

“想要很忠实,只有这个办法。”他说时,吻我,不是在额上,却恰是在两眼之间,他愿意这般做的。

虽说彼此不许看,但我们又约定:谁先死,谁的日记便归于后死者的手里。

“这是颇自然的事情。”我说时,有几分呆气。

“不!不!”他说时,声调严重,“我们所要约定的,乃是不许毁灭了它。”

当时我说我恐怕不晓得写些什么在日记里,你便笑我。实在也好笑,此刻我已经写了满满的四页了。我忍不住总想要重读,然而如果重读之后,恐怕又忍不住要撕毁了。最可怪的乃是:我在这上头已经开始得到一点乐趣了。

10月12日

罗贝尔忽然接到一封电报,叫他到北比让去。北比让是他母亲所住的地方,他曾经得到他母亲的不很好的消息。

“我希望这事情不要紧才好。”我说。

“谁不是这般说呢?”他说时,带着严重的微笑,显见他心绪已乱。我立刻自怪不该用那一句糊涂话向他说。

假使把我的谈话里的平庸的语句除去了不算,我简直不会开口;假使把我的生活里种种平庸的举动除去了不算,我简直没有生活可言。所以必要与一个高尚的男子接近,好教我觉察自己的平庸。我所赞美罗贝尔的,乃是他所说的、所做的,没有一点儿像随随便便的人。而他自己却随随便便,毫无自负不凡的样子。我对于他的外貌、衣服、姿态、谈吐,真想找一两个恰当的字来形容他。想了许久,还没有找到。“奇特”吗?形容得太过了。“特别”吗?也不好。结果想到了“超卓”二字才算合意。我愿人们再不把这字眼用到别人的身上去。他的整个人格与其风度之超卓,我想只是他本来如此。因为据他的口气,他的家庭只是庸俗的家庭,所以不能说是受了家庭的影响。他说他有这样家庭,也不愧赧,在这一点,也可见他的人品,如果不像他那么高尚、那么直道的人,能够不愧赧吗?我想他的父亲乃是商界中人。他父亲去世时他的年纪还很小。他不很高兴谈起,我也不敢盘问。但我想他一定很爱他的母亲。

“如果您要妒忌,只妒忌我母亲才是道理。”他有一次对我这样说过,那时他还很客气地叫我做“您”,不像现在“你你我我”般

称呼。

他有一个妹妹,但早已去世了。

我想利用他不在跟前的时间,在这里叙述我们怎样认识的。妈妈想带我到达尔伯雷家里的茶会,这会里该有一个梵亚林家奏艺,这梵亚林家好像是值得注意的人物,但我只托故不去,说是头痛得很厉害,实则是想幽静独留……伴着罗贝尔。从前我醉心于世俗之乐,历时甚久,至今回想故我,百索不得其解。……若必要求一个解答,便是我所以这般爱世俗之乐者,无非虚荣心的作用。现在我所要求的,只是罗贝尔的赞许。我再也不想博别人的欢心,除非为要间接地博罗贝尔喜欢,才愿与别人周旋。但是,曾记得从前有一个时候(为时虽近,我已经觉得远了),罗丝黛独奏新声。我却加入《比多文》的第五折,奏完第二场钢琴,便博得许多人的赞许、颂扬、微笑,甚至于博得些同伴的妒忌,这是何等光荣啊!我所得到的恭维语比罗丝黛得到的多些,使我面上真有光彩。只听人家说道:“罗丝黛不算稀奇,这是她的职业;至于爱梵林呢……”我分明晓得拍掌最厉害的人乃是最不懂音乐的人,但我很喜欢承受他们的颂扬,那时节我该微笑才是。我竟这般想道:“无论如何,他们欣赏的能力竟在我意料之外。”这种没有意义的虚荣,我竟心满意足了……现在我看得很清楚,这不过是人家拿我来开心罢了。在一个团体里,我总觉得我是可笑的人。我晓得我也不很标致,也不很聪明。为什么值得罗贝尔这般钟爱呢?我实在不懂。我在社会里,能够稍出风头,无非有这一点技艺——钢琴的技艺,其他毫无所长;但是数日以来,我连这点技艺都抛弃了。罗贝尔不爱音乐,我要它有什么好处呢?他唯一的短处在此,但他的长处却是对于图画很能了解,很有兴趣。他自己不是画家而能如此,更可惊奇了。我问他既然不习此道,为什么如此关心?他微笑地向我解说,以为当人们忧(“忧”字这样用法,是他特创)天资太杂的时候,对于不很合于他们的天资的某种技能越发关心,不容易放弃。他因为

要真的用功于绘画,应该牺牲了许多别的事情,而他却说绘画并不是最有益于他的事。我以为他是想过政治生涯的,但他不曾对我明白地说过。总之,无论他想要做哪种事情,我敢断定他不会不成功的。只一件稍为使我不快乐,乃是他做任何事情都不待我的帮助而可以成功。但是,他也故意装作不能缺少了我的样子,我虽则不相信,而觉得他待我情深,也就聊以自慰了。

我听凭我们谈论到我自己,虽则从前曾立意不这样做,现在却不能自制了。修道院长伯特说得好,他说我们应该提防自私的陷阱。因为自私有时候便是忠诚与爱情的假面具。人们喜欢竭尽忠诚地待人,却不过是自以为他是有用,又喜欢听见人家说他有用。何尝不是真的忠诚?十分的忠诚只有上帝能知道,只有上帝见怜而施予酬报。但我以为自己无才德而谦逊,没有什么用处。最好仍是去爱一个有价值的人。我有罗贝尔在跟前,我便懂得我有什么缺点,而且我想把我的区区一点儿长处添附于他。……我本来执笔便想叙述我们的历史,现在别的话不多说,且先说我们二人怎样遇见的。

距现在六月零三日以前,即1894年4月9日,便是我们二人遇见的日子。我因在音乐院得奖,我的双亲许我到意大利旅行一次以为鼓励。不料适逢我的叔父去世,又因他的孩子未成年,承继问题有些轇轳,以致旅行的计划延搁下来。我再也不希望能够成行了,忽然间,我父亲丢我母亲与小侄女们在巴黎,把我带到佛罗兰去过复活节。我们住在支拉尔饭馆。这饭店是T夫人介绍的,真介绍得好。住客没有一个不是上流社会的人物,所以吃饭的时候,与他们聚在一起倒还有趣。里头有三个瑞典人、四个美洲人、两个英国人、五个俄国人、一个瑞士人,至于法国人只有我们父女两个与罗贝尔。这班人各说各的国语,但以法语为普通话,因为我们里头有些俄国人与瑞士人——还有一个比利时人,我刚才忘记说——又有我们三个法国人,所以英语不及法语来得普通了。住

客里没有一个讨厌的人,但是罗贝尔却像明月当空,众星皆失其光彩。他坐在我父亲的对面。我父亲颇有涵养,当他遇着些不是他一流的人物的时候,往往不很和蔼可亲。而且我们到的最后,自然不容易参加谈话了。至于我呢,我本很想说话,只怕人家说父亲比不上女儿和蔼可亲,所以我也学爸爸一般涵养。我与他坐在一起,在这大家热闹的酒席上,我们二人却鸦雀无声地好像躲在一个冷僻的小岛里。说也好笑,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偏不能不碰见三两位住客。爸爸迫不得已,看他们施礼,只得还礼;看他们微笑,只得回他们一个微笑。当我们就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从圣达克罗斯或不提宫回来的。爸爸往往说“讨厌”,但也没法子。说到罗贝尔,我们越发常看见了。只要一进教堂或美术院的门,首先要看见罗贝尔。爸爸不觉叫起来道:“好!好!又来……”罗贝尔起先怕烦扰我们,故意装作不曾看见。他原不是呆子,岂有不知道这种屡次的遇见会使爸爸生气的道理?所以他为慎重起见,假装专心欣赏一种名作,不肯首先施礼,等到爸爸有意与他相见的时候,才互相握手。有时候,等了许久,爸爸还是懒洋洋的,因为他在罗贝尔跟前越发假装有涵养了。我实在有点儿看不过眼,因为我敢说涵养到这地步实在近于无礼了。罗贝尔的脾气该是怎样好才能够受得这气!但是,他看见我忍不住向他微笑,他一定懂得我们没有恶意,至少可以说我没有恶意。爸爸越表示冷淡,我越忍不住要微笑,表示亲热。幸亏爸爸不曾留意到,因为我走得后些,我的微笑只在他的背后透过去。罗贝尔真好,他看见我微笑,只当不曾看见,从来不直接地找我说话,因为一说话爸爸就要误会了。罗贝尔与我之间,隔着不懂事的爸爸,演了一幕心心相印的小戏剧,我倒有几分后悔,自怪不该。但是,有什么法子避免呢?

爸爸与罗贝尔话不投机的原因乃是:罗贝尔的思想与他的不同。我从来不曾十分了解爸爸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因为我对于政治是外行。但我晓得爸爸骂他,说他是唯物论者。再者,对于本堂

教士也不大敬爱。当我年纪轻的时候,觉得他从来没有赴过弥撒会,而他为人却这样好,实在令人诧异。他又说“宗教是不能使人学好的”,我不很相信他的话。妈妈觉得他很顽固,但我以为他的心要比她的心好些。他们俩吵嘴的时候很多,哪怕是爸爸没道理,我听见妈妈说话那种声气,转使我向爸爸表同情。他说他不相信有天堂,但修道院长伯特说他这样一个人,终于不由自主地得救,一直走到天堂去的,等他达到了天堂之后,不由他不相信了。我满心相信这话。

像我家这般一团和气的家庭,偏因信仰的不同分了界限,真是可叹!在好些地方,只要大家稍为好心好意,要十分和洽也是容易的事情。至于罗贝尔便无可指摘了:他没有一次进教堂不祈祷的,他的思想乃是又宽大又高贵的思想。

爸爸平常看报,只看《时报》,他最不喜欢《自由评论》,说这是坏报纸,但我不能相信他的话。在支拉尔饭店的第二天,吸烟室里只有罗贝尔与爸爸两人对坐,客厅的门大开,我看见他们坐在靠背椅上,手里各拿着报纸,我说糟了糟了,一定要闹事了!罗贝尔读完了他的报纸之后,糊里糊涂地把它递与爸爸,还说了几句什么话,我听不清楚。爸爸因此便大大地动气,把椅子的靠手上面放着的一杯咖啡碰倒了泼在他的浅色的裤子上。罗贝尔连声道歉,实则并不是他的错处。那时,爸爸只顾拿手帕子吮干他的裤子,罗贝尔在客厅内看见我在外面,趁此机会向我传达一种神情,表示他十分抱歉。这神情虽则秘密,而他的意思显然可见。我看见他这个鬼模样儿,忍不住笑,连忙掉转头不看他,因为我怕他说我在笑爸爸。

到了第六天,爸爸叫骨节痛……唉!多么杀风景啊!……我自然不忍离开他,我说我愿意在饭店里陪伴他,读书给他听。但是天气好得很,他自己要迫我出去玩。于是我利用他不出门的时候,自己去参观西班牙教堂,因他不很喜欢古教堂,所以我宁愿自己

去。自然,罗贝尔也在那边,我没法子同他谈话。他看见我独自出来觉得奇怪,后来知道了原因,便很有礼地问爸爸的病;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可说,只谈到绘画上去。我对于绘画,完全外行;但我因此让他一一向我解释,倒是一个多谈话的机会。他身边带着一本很厚的书,但他用不着打开来看,因为所有古代画家的名字他都一一记熟了。他对于某几处壁画非常欣赏,我觉得它们似乎没有形式,所以我不能即刻赞同;但是,我觉得他所谈的话没有一句不对的。许多好东西,若不经他指示,我一辈子不会知道它们的真价值。后来他又带我到圣麦克修道院去,到了那里,我似乎是第一次看得懂图画了。我们二人欣赏徘徊,以至于顿忘形骸,并忘人我。走到安士里哥的壁画之前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夹住他的臂膀,那时恰巧只有我们二人在教堂里,直到有人进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放手。罗贝尔并不说要瞒爸爸,但当我回到饭店之后,我不敢向爸爸谈起这一次的遇见。这一回的事,留下了很深的纪念,而我偏要谨守秘密,这自然是很不对的。但是不久以后,我在修道院长跟前供出我的忽略的诌语,他非但不怪我,倒反安慰我。同时我又告诉他说我已经订了婚,修道院长晓得爸爸一定不赞成,以为障碍物乃是罗贝尔与他意见不同。这话不错,妈妈与修道院长所以赞成我的婚约,也不过是因为罗贝尔与他们意见相同罢了。话虽这般说,爸爸原是好人,反对不到许久,他说:他所最注重的,无非是希望我的幸福。而他对于我的幸福的前途,相信是很有希望。

我本该先叙意大利的旅行的最后几天的生活,然后叙到订婚的事情,但是,“订婚”这个字眼多么妙啊!有了这一种回忆在心里,别的回忆都减色了!于是我便躐等叙述,下笔不能自休,一时便说到订婚来了。在离开佛罗伦以前,罗贝尔请求爸爸许可他到巴黎看望我们。那时我生怕爸爸拒绝他的请求!但是,罗贝尔又与伯尔家我们的表兄弟们很熟识,我们的表兄弟们请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请他陪座,因此各种事体的进行便顺利多了。到了第二天,

罗贝尔特来拜见妈妈。再过几天之后,又来向她要求我的手^①。“要求我的手”这句成语笨得很!妈妈起初颇为诧异;我呢,我比她更加诧异,因为罗贝尔并不曾真真地向我表白过,便向妈妈开口,未免有些唐突。后来我对他谈起这个,他笑弯了腰,说他不曾想到要如何表白,但如果我还不懂他是爱我的时候,要他怎样表白都可以。他说时拥抱着我,当时我也觉得我此身完全属于他,早已心心相印;假使要说出口来他才懂得,已经是太多事了。

一封电报来了。我让母亲拆看,虽则这电报是寄给我的。

“罗贝尔的母亲死了。”她对我说,并把那电报递给我,我只注意到一件事,乃是他礼拜三来看我。

10月13日

罗贝尔的一封信来了!但这信只是写给妈妈的,我想她对于这种知礼的办法该是能了解的。我又晓得妈妈要保存这一封信,因为这信写得很好。我呢,我也想常常拿来读,所以我把它抄下来:

夫人:

我今天这信只是写给您的,不算是给爱梵林的,我想她一定能原谅我。我不愿把我这种悲惨的景况去扰乱她的快乐的心怀,所以我宁愿转身向您,一洒伤心之泪。自从昨天起,我的“母亲”这个可爱的称呼,只有您一个人能够承受了。昨天失了的那一位母亲,我对于她的深情与敬礼,从今以后,都移奉给您,我想你一定能够许可吧。

是的,使我得见天日的那一位母亲,昨天在我的拥抱着死去了!直到临终前几点钟,她才失了知觉。昨天早上我差人请了牧师来时,她还在他手里领受圣礼哩。她非常镇静地去

① 译者注:这句话乃是求婚的意思。

辨认死神,若要说她有点伤心,无非看见我伤心然后引动她的爱子的念头。她说她的最后的快乐乃是知道我已经订了婚,她不至于抛弃我独自一人在世上了。请您将上面这些话转告爱梵林,并说我母亲此生不能与她认识,乃是我终身之憾事。

母亲,请你承受我的孝心与敬意。

罗贝尔

我的可怜的爱友啊!我巴不得与你同声一哭!我努力想要悲伤,然而总觉得悲伤不来。我的心已被愉快之泉浸润透了,哪怕是最伤心的事情,只要说是你的,传到我的心里,便都变了乐事了。

10月15日

我与他再会见了。他的悲伤是多么值得赞美啊!我对他有更深的认识了。我想他最讨厌的乃是说现成话,因为他对我谈起他家的丧事的时候与从前对我谈爱情都是一样涵养。甚至于怕人家看出他的悲感,所以努力避免惹起愁怀的话头。我们谈话的资料无非物质上的问题,而他对妈妈所谈的却是怎样处置遗产,怎样卖去某处的基业。我的精神灌注不到这些事情上头,只让妈妈与他磋商去。我晓得我们将来一定很富裕,但我非但不喜欢,几乎可以说是惋惜:我愿将这产业送给那些以金钱为幸福的人,至于我们的幸福,却与金钱没有关系。罗贝尔说他自己的用费绰绰有余,他只把金钱当作使他的志愿奏凯旋的一种利器。他曾经与修道院长伯尔特作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伯尔特也说财产来了的时候我们无权把它赶走,只把它向善的地方用去,便是我们的责任了。

可怜的父亲,一切都与他不合!他每次看见修道院长进来的时候便先开口说道:

“对不起,抱歉得很……我绝对的不得不出去……”他说得很快,急急忙忙地施礼便走。

我生怕修道院长生气,但是他为人太好了,太温和了,所以他

假意把这种推托的话当做真的。妈妈过意不去,装出加倍亲热的样子,想要掩饰爸爸的无礼,然而修道院长毫不介意地说道:

“德拉博先生天天是这样忙的。”我听了这话,似乎觉得如果爸爸肯稍为好心好意些,一定与修道院长合得来,因为他两个都是好人,哪有合不来的道理?但当我努力想要说服爸爸的时候,他回答说:

“我的小孩子,你不晓得,我与那些本堂教士并不是信仰同一的上帝。你不要再叽里咕噜了,再说我就要生气了。不久以后,也许你会懂得我的道理,如果你不学足了妈妈的榜样。”

于是我迫不得已,只好说我希望永远不懂他的道理;又说我爱父亲与爱母亲并无差别,不愿看见他们的意见冲突。只因他有那种倒霉的意见,以致他不赞成我的婚约,实在可惜。他又说:

“我的孩子,我不承认我有反对你的婚姻之权。我也不高兴行使我的权力来压迫你,但是我对于你的婚姻只有付之一叹,休想取得我的同意。现在我所希望于你的只有一事:千万不要在最短期间内后悔起来。”

10月19日

今天早上,我曾经问过爸爸,问他怪罗贝尔哪一点不好。他怔怔地看了我许久,起先是紧闭着嘴唇,终于说道:

“我的孩子,我并不怪他哪一点不好,只我不喜欢他罢了。假使我说出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你一定替他辩护,因为你太爱他了。当人们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便看不清楚他是什么人。”

“怎么看不清楚呢?罗贝尔便是我心目中的罗贝尔,所以我爱他!”我满口这样嚷道。

“罗贝尔欺骗了修道院长,欺骗了你的妈妈,欺骗了你,而且我怕他还欺骗了自己;欺骗了自己,越发不得了!”

“你的意思想要说:他自己说的话,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吗?”

“不是，不是。我以为他是相信的，只有我不相信。”

“可又来！爸爸，你吗？你什么也不相信。”

“这也没法子！我是你妈妈所谓怀疑论者。”

我们说到这里，大家住了口，因为这种谈话只会惹起我们两人的烦恼，没有什么用处。可怜的爸爸啊，可怜得很！我只指望罗贝尔终有一天能够使他心悦诚服。他为人真好，在爸爸跟前，常常表示又忍耐又柔和又伶俐的样子……他与爸爸谈话的时候，努力避免碰钉子（连爸爸也是一样的心理）。他把这种谈话叫做“鸡蛋舞”，要小心地跳，不要踏破了鸡蛋。但是这种谈话还有什么意思？当爸爸不在跟前的时候，他与我谈话，那种谈锋，可惜爸爸听不见！在爸爸跟前，我觉得他顾虑太多，说话总不痛快；但是只要爸爸一走开，他放开了话匣子，便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他的全人格都活泼泼地表现出来。我觉得他所说的话，美不胜收，恨不得马上记录到日记上去！他有了这种谈锋，越显得聪明奇怪……所以有一天于繁·比尔说：“人家一听他说话，便不肯走开。”她这话是上礼拜四说的，那时我们在我们的表兄弟家里吃中饭，罗贝尔也在座。莫利思伯尔与爸爸吃了饭即刻出去了，于是罗贝尔又大谈其话，先谈北比让，次谈外省生活的小竞争，后谈他从前所处的环境，现在纵使给他做一个皇帝，他也不能再在那环境里生活下去。我听他说到他的父母的社会里那些灵精古怪的人们，恨不得亲眼看见。但是我懂得，像罗贝尔这样心境高洁的人落在那种社会里，该是何等翻不得身，喘不得气啊！他因想逃脱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所以进了耶教会。他的天性原是虔诚的，所以他信教真是适宜。但他后来又想他如果加入社会上生活，他行善的成绩一定更好。修道院长伯特对于他的意见十分赞成，我也觉得他的万丈光芒，不该屈他做帷灯匣剑。凡听过罗贝尔说话的人，没有一个不希望别人都来听听。在这一点，我也不好意思吃醋。因我觉得想要独占宝库实在是不应该，所以我的生活的目的乃是以我的全力帮助他自表

白于人群。

下一个礼拜我们该一起去拜访几家亲友。我把我的罗贝尔奉献在我们的朋友跟前,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儿啊!

10月26日

这几天的生活闹得不开交了,……我希望每天能够抽得出一些时间来写日记才好。这并不但因为没有时间之故。譬如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也不能专心一志在这日记上头,我的心分到别处去了。访友呀,买物呀,宴会呀,看戏呀,好像一阵旋风,弄得我头昏脑胀。好在罗贝尔虽则戴孝还肯陪我出游。他说只要有真挚的情绪,便用不着无谓的仪节;然而我只以为他觉得他是一个被爱的人,所以大乐忘忧,也不顾戴孝不戴孝了。他陪我到好些熟识的店子里,给我订购了许许多多的物件,他总说是于我大有用处,不可不买。他既然兴高采烈地这样办,显然是溺爱我到了极点,我也不好意思叫他不买。起先是我们一同拣了一只戒指,老实说,这戒指最能诱惑我的心,以致我忍不住满口赞美。后来他又要买一只手镯给我,我坚持不受。他想要我收受,便找了许多话来说,他说买珍宝只是一种花费,莫把它看做存银生息;又说宝石与金银首饰都是无价宝,我分辩说价钱贵贱我不管,于是我们互相争执了一下子。我说“纵使我不晓得这戒指价钱很贵,我也一样地喜欢它”,我这话一说,实在是我的不是。于是他嚷道:

“依你说,人们该喜欢劣货才是。”

其后有趣的事又来了,他像平日一般把问题扩大,从普遍的地方着眼,说:

“现今人们仿制珠宝极尽巧妙,以致人人上当。但是,真的珠宝可以表示财产,假的不过冒充价值的外观而已。”

我订做些衣服,当试衣时,他执意要去参观,因为他很内行,很高兴与裁缝们辩驳。我又买些帽子,也是我们二人一同去拣的。

我戴那些新式帽子总觉得不惯；罗贝尔说这些帽子很合我的身份，而我临镜一照，却几乎认不得自己了。但我以为这都是习惯的作用，至于说不认识自己，却非帽之罪，不久以后，恐怕我不复认识我这一副少女的脸庞，才是真的不认识呢。普遍地说起来罗贝尔所拣给我的东西都是好极了的，但我懂得他的意思，无非要我做得他有体面，于是我再没有谦逊的权利了。但修道院长知道我的心还是谦逊的，只此一点便很够重要了。每天我都自己诧异，觉得我这样一个人不该值得这样的福气，有时候，我又恐罗贝尔发觉了我的原有价值，知道了他估价太高。但是也许因爱情之力，我不至于高攀不起。我满心希望在此，我全力奔赴也在此。他为人真好，很耐烦地扶助我进行，我真是幸福不浅！

10月30日

罗贝尔这人，真是令人叹异！一堆一堆的名人都同他有交情，三教九流的社会都与他有来往。因此，无论哪一类的人有求于他，他都能够替人尽力；人家晓得他好说话，大家也就常来找他了。他说生活里最有见识的行为乃是：“除非确信能够成功，切莫向人开口。”但他所开口求人的事都合道理，他求人家怎样尽义务，人家不好拒绝他，所以他要什么便得什么，毫无困难了。天下没有一个地方不许他进去，我每次同他出门，无论到什么地方，东也来握手，西也来握手。我曾经同他说过，若不是他的真朋友，请他不必给我介绍；但是这话也难说，他的朋友太多了：只要人家与他一面相识，要不变成他的朋友却是一桩难事。他无所不知，随便你是哪一流的人，随便你哪一类的事情，他能够同你大谈特谈，好像这是他的专门学问似的。说老实话，我不相信他有知己的朋友。有一天我曾把这事问他，他不直接地答复我，但他紧挽着我说道：

“友谊便是爱情的前厅。实际上，今天我觉得昨天对于罗丝黛与于繁的友谊只是一种临时的友谊，要说我的第一的真朋友只好

说是罗贝尔。”

他想给爸爸弄一种勋章,使他得到意外的快乐。他与教育部的科长很熟,所以他说这事容易办。办到之后,爸爸一定不会反对,他心里还要暗中欢喜哩。罗贝尔自己不请求勋章,却这般念及爸爸,真是可喜的事;但他自己对于勋章毫不在意,他分明晓得:如果他自己要,还不是容易的事情吗?当他把我介绍给一班大人物会见之后,我听他们谈的都是大问题,我抚心自问,实是一点儿不懂。所以我几乎不敢插进一句话,生怕因此失了他的体面。后来我要他给我开了一张书目单,把我该读的书都买来,等到我稍为闲暇的时候……但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已经决定在正月底结婚。我觉得从此刻到正月,实在远得太厉害了,但是光阴易过,不至于很久吧。结婚后,我们即日该到杜尼斯去。这并不是只当做蜜月旅行,专为快乐而去的,而是因为罗贝尔有些农业在那边,想要去照管一下。他说:“所谓最大的快乐必是其中有利的,否则便不算大快乐。”他的心常常打算,不曾停过。他天天在学乖,很晓得一切都利用机会。

我们预计中的大问题,乃是房子的问题。我们曾经去看过许许多多的房子,但是,每看一间房子,不是我便是妈妈,不是妈妈便是罗贝尔,总有一个人说这样不很妥当,那样不很方便。我以为我们去找罗贝尔所熟识的一位建筑师,他一定能使我们满意。他新近在模爱特区做好了一座房子,地位很妥当,从那边可以望见好几处园子的风景。我们可以买最高的一层,任凭我们怎样布置都行。我们坐在一块儿专为辩论这问题,再没有别的事情比这个更有趣的了。说到罗贝尔,当他母亲在世的时候,他不见得怎样有钱,在安登路赁了小小的一间楼下,住了三年,起初倒心满意足,后来却越住越觉得窄了。而且他每天必须到饭店里吃饭,时间很不经济,肠胃也不相宜。我曾经要求看一看他的地方怎样布置,他有点儿害羞,不很愿意带我去瞧。但我去看了之后,也不见得怎样七零八

乱。他的重要文件都用纸套包好,他又自己发明一种新式牌子,把各项文件一一标明,所以他无论要知道关于谁的事情,随手一翻就得。因此之故,他要替人家办事也容易得很。他觉得普通的人们做事都是没有方法的,社会的组织也很坏。他很喜欢叙述丰登的一句诗:“有了园地便不至于缺乏。”他又说最重要的事情乃是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化为有价值之物。我想这话很有道理,尤其是像他这样天分高的人,更适合于这话。但我对他说我的园地却不值得什么,他不承认我的话,他以为许多在上流社会大出风头的妇女还比不上我聪明哩。他说这话的时候,倒像很忠实,不像开玩笑;因此我反怕他对于他未来的妻子感受了很大的幻象倒不是好事。天啊!但愿他这种幻象常能保存才好!我不管他说我好或说我坏,我希望我有一些闲暇的时候一定在学问上努力,把我的园地耕一耕,每天总要得到一点儿东西搭配得上他才是道理。

我不晓得他究竟能不能抽出一些时间来写日记。我们原约定各记各的,我这方面是记了,他那方面记不记呢?我对于这事很不放心,于是要求他拿出来看。唉!我并不是要读他的日记,不过要瞧一瞧他的簿子罢了!老实说,我怕他延搁下去,未必真的能够写;而他却叫我放心。他放日记的抽屉老是小心地锁着,他指给我看过,但不许我把簿子拿出来。我说我不要看内容,只要看一看簿子,他还不肯。

11月3日

昨天我们请一位画家名叫布尔格·韦尔斯多夫的吃晚饭。这个怪名字,不晓得我写错了没有。但他名字虽怪,也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只是一个可怜而可敬的好少年。罗贝尔救济过好几次,如今安登路的楼下堆着的几堆图画,便是他卖不去的东西,罗贝尔好心给他买受。帮了他的忙,而他也还不至于自馁。前日我对罗贝尔说:“这么一个失败的画家,与其仍旧学画,不若走别

的路,何苦鼓励他的勇气?”但我的话也未必对:这少年好像不会做一件别的事情,而他又自以为有绘画的天才。罗贝尔也固执地承认他有些天才,于是我们在这一点稍有争执。实则只须在他那些劣画里头随便捡一张出来看,便可以知道他当不起一个画家,他对于绘画实在没有一点儿见解(罗贝尔不敢把那些画挂起来,只堆在一个大柜子里,我开了柜子才发现的,因他许我在他家乱搜)。但是罗贝尔偏不服气,于是他把许许多多的成名的美术家拿来作例子,说他们起初也一样地被人家叫做劣画师。我始终不觉得他的话有理,于是他有点儿生气了,说:

“不要说别的,只说:如果他没有价值,我断不肯同他往来,你还不相信我吗?”他说时,态度强硬,有不许辩驳的样子。

罗贝尔的声调这般激昂,我从来不曾听说过。弄得我眼眶里泪汪汪的。他看见了,即刻变了温和的样子,抱着我接吻,说:

“你听我说,我介绍你认识他,你愿意不愿意?你们相会了之后,你再批评他,看他是不是像你意想中那么笨的人。”

我答应了,于是有这一次的请客。

好,事情有个结果了!我在这里对罗贝尔道歉吧:在我看来,布尔格·韦尔斯多夫差不多可以说是可爱得很。我说差不多,因为我还有些不大满意的地方——我不愿说他忘恩,至少是对于罗贝尔不大感激。他似乎忘记他曾受过罗贝尔的帮助,甚至于一点儿敬意都没有了。我分明晓得他口里的话没有大关系——声调里表示的亲热,可以遮掩了言语里表示的野蛮。但是,他实在做得太过了。有好几次,当罗贝尔正在说话的时候,他忽然截断了话头,嚷道:“老罗,你的话不能成立。”其实罗贝尔的话里头,意义丰富,他还没有听见,便先嚷起来了。至于他对于爸爸,却适得其反。爸爸说什么他都赞成,笑迷迷地、必恭必敬地,口是心非,骗得爸爸满心欢喜。我起初以为他是一个无赖,谁知他却是一位好好先生,竟还有几分风雅,态度雍容,颇知检点,他又实在聪明。很有趣的故

事,他可以说上一堆,而且娓娓动听。他谈话很好,只可惜他爱说些不近人情的话,否则真能令人满意了。有些话,我们听了之后,绝对不晓得他是否嘲笑我们,譬如他说赖费尔与蒲生是他所最爱的画家,而他自己的画却不见得有赖费尔与蒲生的风趣。然而这天晚上总算谈得有趣,我想下次再见这位布尔格的时候,我一定很高兴的。但是罗贝尔突然嘱咐他给我画一个像,我与布尔格预先都不知道,出乎意料之外,所以我们不晓得怎样说才好。这事实实在弄得不妥,他该先征求我的同意。假使他在事前先问我,我一定说:“在结婚前,我很难抽出些时间给他描画,等到我们蜜月旅行之后再画不迟。”此刻我只好把我的意思直说出来;但布尔格只听罗贝尔的话,便要约定日子,作第一次的描画。他说只要描三四次便够了,并且他预备要记下几个重要的地方,虽当我们旅行去了的时候,他还可以凭着记忆力去绘画,等到我们回来之后,他再当面修改些地方,便可以完成了。老实说,我想起他会弄得一塌糊涂,实在不大愿意要他画。结果是拗罗贝尔不过,大家约定日子到他的画室去。

11月7日

忙煞,忙煞!买东西呀,招待宾客呀,拜访亲友呀,闹得不亦乐乎。我没有时间写日记,没有时间读书,没有时间运用我的思想,乃至没有时间感觉到我的幸福!最恼人的乃是:一切都启发我的自私心,天天只想念着我的快乐、我的装饰、我的适意、我的嗜好。自今以后,似乎除了罗贝尔的适意,我自己便不会适意;除了罗贝尔的嗜好,我自己便没有嗜好了。甚至于我的小客厅里的家具,只因是他拣买的,所以我便很满意。他买给我一张很漂亮的写字台,将来我可以在那里存放他的信札与我的日记。这台子暂存在商店里,等到我们布置好了我们的新家庭之后才搬过来。这时我恨不得即日置身于我们的家庭,然后心神安定。我似乎觉得这些浪费

光阴的日子太空虚了……我又似乎觉得我每天不曾看见罗贝尔，他也不曾看见我。我们俩虽则寸步不离，却绝对没有独自二人在一块儿的机会。哪怕是很无聊的问题，当人家问起的时候，不能不微笑地回答，表示很幸福的样子，这种表示幸福，几乎要使我不幸福。哪怕是毫不相干的人，也装出与我们同乐的样子。我又不得不因循流俗，遇着那些很无聊很讨厌的人们的时候，也循例说“久仰久仰”，表示“不胜荣幸”。

11月12日

近来我与于繁见面的时候很多。我与她谈话，才觉得幸福这东西很容易变为自私。我最不该的，乃是心里往往只有罗贝尔，没有我自己。我一想到他，便很有些偏心。我并不说我该减少了对他的爱情，但是我的爱情却不该仅以对他为限。我的视线，天天只集中于他，直到上礼拜四，才注意到于繁憔悴的容貌。我的眼睛突然张开了，我平日生活于五色彩云里，而今破了好梦了。她的面貌变得这般厉害，使我心惊胆怕，我一味地追问她，她终于不能不把她悲哀的原因向我直白出来。我晓得她本来爱上了一个少年，几乎订了婚；而她最近却发觉了那负心的少年与另一个女人共同生活……于是我问她道：

“为什么你不早些对我说起呢？”

“我怕扰乱了你的快乐。”她答。

唉，快乐，我真惭愧，这快乐竟是私产，挂着一个“禁止入内”的牌示——无情的牌示！不！不！我实在不愿要这种忍心的幸福！于繁不复知道有我的友谊，无限伤心；当此境况，正是待人援救的时候。她恐怕对于那不复值得爱的人依旧不能不爱，所以她想找一种事情做，借此把伤心的往事稍为忘记了。她想在医院里找一些差事，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见解——至少可以说暂时是相宜的。我对于她的秘密已经说过不肯露泄，至于她找差事的主意，我一定

向罗贝尔提起。因为他平日对待于繁十分和蔼,而且他又与赖安尼克医院的首席很熟识。他可以把她荐给他,担保她能够胜任愉快。像她这么忠诚、这么聪明、这么伶俐的人,一定能够担任重要的任务,毫无疑义。

11月14日

罗贝尔为人真好!我把于繁的意思告诉他,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打电话给马尔爽医生,请他明天晚上吃饭。席设银楼,银楼的大菜原是远近驰名的。

“一场好酒菜,要博得多少成绩啊!”罗贝尔笑着说。

他又说我如果能赴宴,很有点用处,所以他怂恿爸爸许我陪他到银楼去。我对于这事十分乐意,因为无论做什么,只要是与罗贝尔同做的,我便发生兴趣了。而且这么一来,爸爸对于我们的婚姻总会减少了几分轻视的心理;再者,我从来不曾到饭店里吃过饭,何况这一次吃饭又为的是于繁的前途?……罗贝尔说马尔爽医生是不很容易说话的人,但是,有了好酒好菜,他的心便活动了许多,因此罗贝尔特此请他到上等饭店去。

我平常说话的时候,有些语句,据罗贝尔说是不合文法的,而我因听人家说惯了,我也跟着说;但是,每逢罗贝尔在跟前的时候,我说话便很留心,生怕因此使罗贝尔扫兴。当我们独自在一块儿的时候,他教我说,说错了,他即刻矫正。但若在大庭广众之中便糟透了。我正在说话的当儿,忽然看见他的面色露出扫兴的神气,我即刻住了口。他这样神气,只有我自己能够分辨出来;但我一眼看见便知道我的话不合尺寸了。这一次银楼的宴会,我是个主要人物,势不能不与马尔爽医生说话,此刻我心下很有几分踌躇。我自己晓得:过于检点了,一切的自然的态度,随意的神情都会丧失了。所以我哀求罗贝尔,在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屡次注视我。因为我一看见他注视到我,便知道他在想什么;假使我看出他有一

二分扫兴,我便会变为哑口无言。所谓不合文法的话,最能使他动气的,乃是“很”字的用法。他说有许多字不该加上一个比较级(或最高级,我记不清楚了),而我偏要把一个“很”字放在前头。当他不曾提醒我以前,我很流利地说“我有很饿、我有很瞌睡、我有很怕”。他生气了,说:

“你尽可以再说‘我有很勇气、我有很头痛’,为什么不说?”

关于这类的细微的分别,我从来不曾注意到,而今才有了把握。但是我终还怕弄错,差不多把“很”字废止不用了。人家说话的时候,哪里时时刻刻有闲工夫去想哪一个字是名词,哪一个字是形容词,哪一个字是副词?……而且我觉得罗贝尔有时也未免矫枉过正,譬如他不愿意我说“很生气”,实则“生气”并不是名词。他想解释给我听,说这虽不是名词,却也不是形容词。我想有时他自己有一点儿搅不清楚,因为他虽说“待我来告诉你,你马上就会懂得的……”但他的话至此为止,却没有下文,这一课小功课又暂时展期了。话虽这样说,我很愿意把这些文法完全习熟,并且养成习惯;因为罗贝尔说:“保持言语的好处,使它纯洁无疵,正是妇女们的天职,因为她们的保守性比男人们要厉害些,所以她们应该担负这个责任;如果轻易地忽略过去,便是不尽责任了。”

11月16日

爸爸知道我们是在银楼吃过饭回来的,便用他那常用的话头嚷道:“坏东西,你们倒会享乐!”他说他从来不曾到过银楼,但他却晓得银楼是很讲究吃的地方。他要我把菜单详详细细地讲给他听。这一顿饭实在妙不可言。单说酒,已经好极了。我自己不很懂得酒的好坏,但我看见罗贝尔与马尔爽尝酒的时候现出笑容,便能够判断这酒一定很好了。但是,马尔爽医生多么可恨啊!罗贝尔一提起于繁,话还没有说完,他便嚷道:

“游手好闲的姑娘们,讨厌得很!”

罗贝尔向他开口的时候,已经是快要散席了。罗贝尔以为他已经熟透了,才把于繁的事提起,谁知还碰他的钉子。只听他还在叽里咕噜地说下去:

“这并不是第一个了。求这差事的姑娘们很多,我一概拒绝,不肯讲什么情面。她们如果是仁爱会的姑娘,我一句话不说,因为仁爱会的姑娘似乎已经不算普通的妇女了。至于良家的少女……我们是要拒绝的。请您告诉您的女朋友,说是我说,叫她结婚,什么都完了。妇女们最会做的事情便是结婚,你听我的话吧……”说到这里,他转身向我,强作微笑说:“在您跟前我很乐意说这话,因您也该是这样想的。”

“我的女朋友不愿学我,自有她的大道理。”我说时鼓动全身的勇氣,觉得于繁的前途之成败利钝,在此一举,所以非努力争持不可。但当他把眉毛扬得高高地,问我一句“真的吗”的时候,我的勇氣又馁了一大半。

我本想说世界的妇女不能人人都有遇着一个罗贝尔的福气。话到唇边,终于不敢出口,于是只泛泛地说世界的婚姻都是没有幸福的。关于这一点,马尔爽即刻辩驳说:“婚姻固然不一定好,但独身主义却一定只有坏的没有好的……”我正想要问他何故,他又冷笑地说道:“至少可以说妇女方面是如此。”他说得很快,这种抢着说话的样子,活像一个孩子。后来他自己觉得说得太过了些,于是很和气地说道:

“爱梵林姑娘,在我们中间,似乎又当作别论……你的女朋友真的很希望到我那边办事吗?”

“我晓得她有很意思要去。”我不小心地说了这么一句,则见罗贝尔的眼睛即刻盯着了我,我回心一想,原来又用错了一个“很”字,不合语法了。这么一来,弄得我不敢说下去,又让马尔爽抢去说了:

“但是,她没有意思要学美术吗?美术有什么用处?人家发

明美术为的是什么呢？岂非为的是使游手好闲的人有些事情做？请您奉劝您的女朋友，叫她学绣彩或水彩画。本来女人的天职是该给我们生孩子，既然她不愿意结婚，我们也不好勉强她，请您奉劝她学美术吧。”

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他也看出我在动气，所以他又用几句话掉转了谈话的方向：

“再者，纵使我愿意收用她，实在也找不出一件事儿给她做。我们那边做事的人太多了，他们里头有许多整天只抱着手，眼怔怔地望着我，一点儿事情不做，我真气煞！”

这一场酒席的钱枉用了。看罗贝尔的神情，多么杀风景啊！我心里也很不好过，因为他用了这一笔款子无非为的是我的情面，否则于繁与他有什么关系？我对他直说出我对于马尔爽的感想。虽则罗贝尔说他是一个博学的名流，我只觉得他粗鄙。散席后，罗贝尔送我回去，路上还说“不肯放松他”；至于我呢，我宁愿不再遇见他了。

假使于繁专靠着差事吃饭，岂不更糟了吗？幸亏她不做事还可以自活，而她所以找事做，却为的是替社会服务，并不为的是钱。唉！我还有什么心告诉她，说她的请求已经被拒绝了，她的忠诚没处可用了呢？……

没用，是的，没用，自己知道没用……要帮助人家，救济人家，把身边的人都给予快乐，未尝没有这能力，未尝没有这志愿，然而，哪里去找一个办法呢？只听人家说道：

“人家用不着你，姑娘。”

惨啊！我满心可怜于繁。我多谢上帝，谢他不把这种苦味给我尝；又多谢罗贝尔，谢他看中了我。但是，我一想到世间许许多多的女人，她们没有我这种幸福，在生活之路上没有她们的地位，她们想要依着生存的正理，把她们所禀受的天资与德性的价值都表现出来；然而，一切的一切都要等候先生们点头，先生们愿意了

还好,否则便没有指望了,言念及此,真教我心中不平!我在这里立定了志愿:如果我有一个女儿,一定不教她学美术,马尔爽医生连嘲带讽地说过的美术再也不去学它!我定要给她一种非常的教育,好教她将来不必仰人鼻息,受人恩典。

我晓得这里所写的话一切都不对,但我受我的情感所驱使,把这些话记下来,我这情感却是对的。我觉得我嫁了罗贝尔,牺牲了我的自由,乃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与他订婚,不顾爸爸的意见,已经是行使了我的自由权了);但是,照平常的道理说,每一个女人想要在社会上就相当的任务时,该有她的自由才是。

11月17日

罗贝尔正从事于招集股份,预备开一间报馆,他自己担任政治方面的主笔。这报纸要等到明年春天,我们从杜尼斯回来之后才出版,但我们预备结了婚不久便旅行,在启程以前把诸事办妥原是好的。他虽爱我,不至于因迷恋我而害及他在社会的活动,真是万幸!假使他的生活里唯一的目标只是我一人,我倒反不像现在这般爱他了。我是助他的,而不是障碍他的事业的。他的眼光该看得远,不该把视线集中于我——这是我对于他的希望。

11月19日

每天总有一种新快乐。今天早上,罗贝尔把他刚收到的马尔爽医生的一封信交给我看,我又得一种意外的乐事了。马尔爽也许已经忘记了一切他曾经说过的话,也许是自知愧悔,现在他请求于繁到医院去看他,他想要与她商量,看什么地方用得着她……

我自从银楼宴会之后,不曾看见于繁。下次看见她的时候,我也用不着把起初那些令人动气的废话告诉她,只把最后的好结果告诉她就是了。

11月22日

今天早上,我实在太徇情了。我对于罗贝尔的请求,为什么没有一次能够拒绝呢?当我正在小客厅闲坐的时候,料不到他会来得这么早,于是我把日记簿子取出来,正想把昨天晚上的俄国跳舞叙述在那上头,忽然他进来了,要我给他看,看我写的是什么。我笑着回答他说:依照我们共同订立的条约,除非我死了之后他才得看。他也笑着说:那么,他永远不会看见我的日记了,因为我们俩中间,自然是他先死的。再者,他从来不把这种条约认真,早已听凭我的自由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曾经约过,无论何事,各不相瞒。总而言之,他想要看我的日记的热望高到这地步,如果我不能马上使他满意,他的幸福将有裂痕……听他说话时那种神情,非常迫切,非常执拗,非常婉转,我只好让步了。但我也要他允许彼此交换着看,他也答应了。于是我特地走开,让他看一个饱。

但是,到而今,好梦破了!我原自担心,果不出我所料。我今还再写几行,无非想要说明为什么这便算是日记的末页罢了。我写这日记,显然为的是他;但现在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般叙述他的事了。这大概是谨慎的缘故吧。这几页文字,我再也不隐藏了,随他看去吧。

不,我对他的爱情并不减少,但他再也不晓得,除非停一刻之后(这句话也许是很费解,但它自然而然地来到我的笔端)。

11月23日

唉!我以为我的日记完了,谁知又不得不写个“又及”。

刚才罗贝尔竟使我大大地伤心。这是他所给我的第一次痛苦。我很不愿意写在这里,因为我从来只希望这一本小册子所载的无非我的乐事,怎肯加上一个污点呢?话虽这样说,不写是不行的;我写了,还希望他拿来读,因为刚才我同他说的时候,他只把我

的话当做耳边风。

今天我跑到他家里,以为他一定拿他的日记给我看,因为昨天他在看我的日记以前,已经允许我看他的了。我满心以为今天轮到他,谁知他竟说他并没有什么日记,一字一行也不曾写过。他所以瞒了我许久,不肯说他不写者,无非想要鼓励我写我的。一切他都承认了。起先是笑着说,后来怔怔地望着我,结果是大动其气。因为他只管笑,我不笑;他很滑头,想要闹着开心,借此了事,我却不肯。我满心烦恼,怪他不该。并不是说他不该不写日记:我分明晓得他没有时间,而且没有意思要写,但是,不写便说不写好了,犯不着存心骗我,使我信以为真。他听了我的话,竟说我的脾气不好,本来毫不要紧的小事情,给我弄得天一般大。他并不回心想一想:最使我痛心的,乃是:我所认为大事,他偏认为不关重要的事情;我所认为性命交关,在他却是轻描淡写!他食言失信,却没有错处;我抱怨人家,倒有错处了。我并不愿意看见他的理曲、我的理直;我宁愿替他说好话。但是,他给了我这么多的痛苦,我希望他至少要问一问良心。

我抱怨人家到这地步,像个忘恩负义的人了,于是我请他恕罪。但是,这日记实在没有再记的道理,所以我决定从此搁笔了。

下 篇

——二十年后

1914年7月2日于阿尔嘉崇

我把这日记簿带在身边,只像病后无聊,把一种刺绣品随身带着,偶然绣它几针,以资消遣罢了。我这次再写日记,已经不是为罗贝尔而记了。从今以后,他自以为对于我所能感觉到的或想到的事情一概认识了。所以我写这日记不过是想把我的思想理出一个线索来,力求把自我看得清楚。哥奈尔爱美里说得好:“我冒险,我追寻。”

当我年纪轻的时候,念到这首诗,只以为它是废话。大凡人们对于某事物不很了解的时候,往往觉得可笑,我对于这句诗,当时也觉得可笑得很。我也教我的儿女念过,他们也觉得是废话,可笑得很。自然,须要在世上活了不少的年月的人才懂得这句诗的道理。我们在生活里所追寻的事物,若希望一定达到目的,只好冒险,把我们性命交关的事情去碰一碰彩数而已。今日我所追寻的乃是我的解放,我所冒险的乃是社会的批评与儿女的意见。说到社会的批评这一层,我勉强要使我自己相信我是不管的。至于儿女的意见,我一想到便觉得是第一伤心的事,把这个写了下来,心里便觉得好过些。我自问我这几页日记究竟是不是为着他们。不久以后,如果他们读到了,我希望他们在这里头找得出一个判断,至少希望他们找得出一种解答——对于我的行为的判断或解答。我自然先希望他们觉得一种锐利的眼光,好教他们有严格批判或

定罪的能力。

我时时刻刻自己说：我一离开了罗贝尔，在表面上我总会受了一切的罪名。我虽则完全不懂法律，但我恐怕我如果不肯继续地与他同屋而居，便会连累到我的母亲的权利也丧失了。我想在回到巴黎之后便去找一个律师，他一定告诉我避免丧失母亲的权利的法子。假使真的要丧失了，岂不是最难堪的事？我不能说我可以不要我的儿女，但我又不能说我可以与罗贝尔再过共同的生活。若要不恨他，除非不再看见他。唉，尤其是不再听见他说话……写到这里，我已经很觉得他讨厌了。我要说的话都是很可恶的话，不好向别人说，所以，我重新展开这册子，无非感觉到有记载的必要。我记得当年于繁不敢把她的事情告诉我，恐怕因此遮掩了我的幸福的光辉。到而今，却轮到我不敢开口了。再说，她了解不了解我呢？……说她的丈夫吧，起初我觉得他又自私又鄙俗，而今我却晓得他心地光明了。有些时候，这一位真的高尚的人，在罗贝尔面前，露出一一种莫名其妙的轻视的神情。当罗贝尔谈话的时候，当然自以为是一个上好的角色，把他的话都殷勤地说完之后，再加上了一句：

“这是我以为应该对他说的。”

“他呢，他以为应该回答你吗？”马尔爽医生问。

罗贝尔似乎一时理会不来，他觉得马尔爽在批评他，讨厌极了。我想马尔爽所以不肯任意讥讽者，无非碍着我的情面。因为有时候我看见罗贝尔正在夸口，马尔爽忍不住要戳穿他的大话，若不是因我的情面，他早已说出来了。罗贝尔的话虽则响亮，而马尔爽却不是容易上当的人。有时候我竟以为他如果不是对我有感情，早已不再来拜访罗贝尔了。那一天晚上，我晓得非但我一人对于他的大话不满意，在这一点，我的心还好过些。他老是说“我以为应该这样做”，实则他不过是因为有这样的欲望所以这样做；或因为这事于他恰恰适当，如此而已，哪里有什么应该不应该？最

近他越发老练了,他说“我以为这是我的责任……”,好像是他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最高的道德驱使他。他专会谈责任,竟致我对于一切的责任都寒心。他利用宗教来做口实,竟使一切的宗教都成了可怀疑的东西。他假装最好的情感,非但不能博人欢心,只有令人作呕而已。

7月3日

我把古斯达夫送给医生疗治,所以我的日记几乎因此暂停了。谢上帝,我听了医生诊断的话之后,倒很放心地出来了。马尔爽给了我们一个警告,所以我们晓得早日医治。这里的医生很小心看护古斯达夫,依他说,这病断不至于复发。他以为暑假之后,古斯达夫可以入中学。可见这病不致使他的学业展缓了。

我昨天所写的,今天觉得不很满意。我似乎觉得执笔便写,一味骂人,却不曾想到如果不好好地自己解答,像这般骂人是无益的。我们各有各的短处,我晓得,如果要维持夫妇间的和气,第一要互相原谅,第二要每人各占得一点儿小便宜,否则这和气便保存不住了。罗贝尔的短处,变到这种令人难堪的地步,何处是它的来源呢?是不是因为今日我所痛恨的便是昔日我所醉心的、我所认为深可赞许的?……唉!我不得不承认了:并不是他变,却是我自己变了。是我的判断力变了,以致我的最幸福的回忆现在都陷入深渊。呀!我真是从九重天跌下来的人了!我想要对于这次变化有一个解答,于是把二十年前我在这同一的册子里所写的日记拿来重读。唉!我真不容易再认识当年那天真烂漫、没有见过世面的我!当年我叙述罗贝尔说过的话,以为这些话可以引起我的快乐,引起我的爱情的骄傲,现在这些话还在耳边,但我对于这些话的解释却不同了。我对于罗贝尔不信任,并不是从今日起,我想自从我们结婚后不久,我已经开始不信任他了。记得有一次我父亲看见了他那些新式牌子,十分喜欢,赞叹他的方法好,于是问道:

“这是你所发现的吗？”

他回答的语气真是神妙，既高尚又谦虚，既安闲又深入。他说：

“是的……我因寻求而发现的。”

唉！这种闲话，当时我哪里把它当做重要的事情？但后来我到巴克路一间纸店去付账，才知道他所谓自己发明的新式牌签乃是从这纸店里得到的。于是我联想到罗贝尔说话时那种了不起的神情，像是“应该这样说”才对，所以他说“是我发现的”——是的，不错，是你发现的，是你在巴克路发现的，但是何苦又说你寻求？要说寻求，便该索性说明白，说是你在纸店里寻求封套子，因而发现了牌签……，何苦只吞吞吐吐地说了半截？我觉得：一个博学者真的发明了些事物，断不肯说“我因寻求而发现”，因为不用说，人家自然知道的，至于罗贝尔口里说的“我因寻求而发现”，显然是自己不曾发明什么，偏要借此藏拙。爸爸于此，真所谓洞若观火；至于我呢，我虽则笔下如此写，其实要等到不久以后才十分显明。我只本能地觉得这里头总有几分不可索解。然而罗贝尔说这话，也并非有意骗爸爸。从他口里吐露出这话来，并非存心使坏。正因这个缘故，所以这句话才能启发我的观察——他不是骗爸爸，却是骗自己了。

我不能说罗贝尔是个伪君子。他所表达的情感，连他自己也以为真有。我甚至于以为他自己感觉得有这种情感，可以一唤便来，来的情感都是好的、宽大的、高尚的、适合于他的、有利于他的。

我不信许多人都上当，然而他们却都一样做去。爸爸起初似乎看得很明白，而我起初看得最模糊；所以在我们的订婚期内，爸爸的意见最能引起我的烦恼，现在爸爸却完全掉转身来了。每逢我与罗贝尔吵嘴，爸爸都只说我没道理。爸爸太好了、太弱了，罗贝尔太有本领了……至于妈妈……好些时候以来，我觉得孤单极了。我的满怀心事，只能向这册子告诉，把它当作知己的朋友，我

的秘密的事情与苦恼的思想都没处发泄,只有它可以推心置腹了。

罗贝尔自以为深深地认识我,料不到我能够除了他之外还有我自己的生命。他现在只把我当做他的附属品了,我是给他受用的东西。总之,我是他的妻子。

7月5日

每次罗贝尔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我觉得,我晓得,他第一个念头便是想怎样拿住他。表面上看来,他的行为非常高尚,他总表示殷勤,为人尽力;但是,哪怕他怎样殷勤,我总觉得他口是心非,想把人家做成一个感恩者。但看他的行为,何等天真!何等自然!……起初的时候,他不曾晓得不信任我,往往有些语句从他的口里流露,露出他的真情。譬如他说:“我的同情心得不到一点儿好报应。”好像他的同情心在等候他人的报答似的。又譬如他说:“某人某事……我已经替他办了这件事,将来他不至于拒绝我的请求了。”我听了他的话,真是不寒而栗!

他所办的杂志,办了四年,直到去年他的红色大绶变了玫瑰色徽章之后才肯停止。他的杂志也无所谓议论平允,所有的议论,其动机不外是互相扶助、互相恭维,每一篇恭维人家的文章,在罗贝尔看来,乃是一张汇票。他最大的本领乃是:利用了人家还好像是帮了人家的忙。譬如他的杂志如果没有那位少年书记替他编辑、重抄、再三思考,那么,不晓得弄成什么样子了。这么好的少年,天分很高,又很可靠,罗贝尔非但不感激他,还常常嚷道:“这孩子,如果没有我,他不晓得弄成什么样子了!”

依罗贝尔说,这杂志的唯一目的乃是扶助理没了的美术家,尽心竭力地使他们成名;其实同时他自己也因此可以出风头。罗贝尔曾十分拼命地把布尔格的超等艺术大吹特吹,而他本人却表示不屑受民众的欢迎,既谦逊,又自负。其实布尔格已经死去,杂志上替他说得天花乱坠,他的画因此涨了价,罗贝尔在他所谓画集里

面挑了两张布尔格的画去卖,真是一本万利,比他买进各画的价格还高了几倍。这两幅画在柜子里屈了许多年月,一旦被人家拿去便悬挂起来。罗贝尔板起面孔,教训他的儿子道:“上帝毕竟要报应我们,很少有例外的。”

唉!他有没一次肯损己利人?他自己没有利益的事,他曾经有过一次动心吗?他自己没有关系的事,他关心过吗?只要有过一次,我便心满意足了!……

譬如有一次,爸爸与伯尔家表兄弟们及那穷得可怜的布尔格都被他邀入印刷店的股份,那店后来是失败了,但当时却像莫大的恩典:说是到处都来买股票,他只能留下若干股,特别为亲友的利益起见,不肯尽卖给外人……一切都说得非常动听,以致我心内自思道:“罗贝尔为人真好!……”哪里晓得他全靠拉拢这班亲友,爸爸与表兄弟们的股票已经是全额的过半数,他于此得了莫大的利益呢。

印刷店倒闭之后,他又有他的漂亮话说。分明是他自己不小心,受了很大的损失,而他却能自圆其说:

“可怜的亲友们……他们都信托我,竟得不到好报酬。唉!我太想要帮助人家,所以上帝降罚。替人尽力有什么好处呢?……”他说的都是这一类的话,不能尽述。

爸爸与表兄弟的股本姑且不论,至少布尔格的股本是该还的。他因罗贝尔再三要求,又担保万无一失,然后肯拿钱出来。谁知罗贝尔却想法子把他的股本上了真账,后来罗贝尔对我说是“趁机会清账”。当我很生气地怪他不曾想法子保存他的亲友的钱的时候,他惭愧地解答,说是他一则因为没有时间去问亲友们是否许他代卖股票,二则因为如果把大批的股票同时卖出去,一定大起恐慌,价钱即刻低落。那一天我听了罗贝尔这一番话,便把他轻视到了极点。但我却不肯让他晓得我轻视他,所以他毫不在意。他以为他说话很自然,我们既在同一的环境里,他断不至于怀疑我不与他

志同道合。

7月6日

古斯达夫多么像他的父亲啊！我想这是马尔爽使我了解他。我对于罗贝尔，有了许多年的幻想，其后对于古斯达夫的幻想也一样，直到最近这几个月以来才知道觉悟，可见我们爱上了一个人，便不容易判断他的真价值。我自从离开了罗贝尔的迷阵之后，自以为把世情看得透了！但是我的视线又转而集中于古斯达夫，满心希望他好，我起初想道：“他呢，至少……”罗贝尔的短处到了古斯达夫身上，似乎修改了些，并非一样地表现出来。但我现在却看得清楚：外貌虽新，内容则一，我不能再上当了……甚至于罗贝尔某种言语举止，现在倒让他的儿子给我一个解答了。古斯达夫读书的时候，对于人家不会问到的问题，便不肯留心学习。他从来不曾专为学问而学问。他自己晓得不晓得且不管，先求人家相信他是晓得的。无论谈到什么，他都问道：“这有什么用处？”他自小便有这习惯，我很不容易教他改变，而且起初我还以为他说得好哩。现在他不再说这种话了，但我宁愿他说还痛快些，因为哪怕他不说出口，心里还是念念不忘，凡是无用的东西都给他轻视。

再者，起初我还赞赏他对于朋友的选择！当时我多么不懂事啊！我常常对于繁说道：“古斯达夫断不肯交结坏朋友。”马尔爽听了这话，忍不住微笑。记得去年有一天，经古斯达夫的请求、罗贝尔的劝告，我们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儿童会，来宾里头有一个总长的儿子、一个议员的外甥、一个少年的伯爵，总而言之，这里头没有一个儿童的亲属是平常的——不是有钱，便是有势，否则便是有名。便说罗贝尔自己的朋友，也不见得比他的选择得好。古斯达夫还有一个朋友，乃是一个免费生。他的父母从事于教育，穷得很。古斯达夫对我说，若请他来，与那几个同在一起，颇为不便。我起初还以为他细心体贴穷人，现在想来，他无非怕那孩子来时有

伤他的体面。他虽则很愿意同那孩子来往,却无非想要炫耀他,驾驭他。至于我呢,我不很喜欢那几个富贵人家的孩子,只特别地看重他,只有他能够表现个人的真价值。这一个心地光明的少年十分敬爱古斯达夫,每逢古斯达夫说一句话,做一件事,他都赞不绝口,我满心想要进他一个忠告,说:

“我的可怜的孩子,不要上当了!我的儿子只爱你的忠诚,并不是爱你。”

古斯达夫有许多事情可以自己办得妥妥当当的,偏去找他的朋友替他做,我怪他不该这样,他说:

“但是,母亲,他给我办事,他得到多少乐趣啊!这事,在我觉得麻烦;在他做去,却很开心。”

因此,事情给人家代做了,还承受人家一个“谢谢”。

7月9日

我记这日记,并没有什么乐趣,但又不得不记,我已经不像从前那般下笔不能自休。我并不着意要写得好,但因为我反省得周到些,所以似乎写得好些了。我因要古斯达夫与佚丽维耶佛有学问,努力想法子教他,教学相长,连我自己也得到了许多学问。因要使他们好好地了解某一个学者,我自己该先好好地了解,因此我的嗜好便改变了许多。许多时髦的书,最近我还觉得津津有味,现在却觉得太空虚了。至于有些书,我起初勉强读去,讨厌得很,一点儿没有兴趣,只因是万不可不读的书,所以不能不拿来教儿女;现在却觉得其中很有精彩。我觉得过去的大学者,不像时髦的学者专求文字的华丽,他们所有的都是披肝露胆的话,所以我不把他们的书当做美文读,却把他们当做我的秘密的顾问,当做我的朋友。我现在自觉孤单得很,实有寻求安慰的必要,而在他们的书里便可以找到安慰,我便借此藏身。

7月11日

那个修道院长伯尔特原是往波尔多奔丧去的,昨天回来了,到我家谈天。他很了解我,最近我与他的意见还很合得来!……我曾经很信任他,什么话都同他说。许久以来,我十分忽略了我的宗教功课,许多话不曾对修道院长说。罗贝尔的行为已经使我的心里失了爱情,他的慈善事业是这样的,于是我连我自己的慈悲心也怀疑。他那种夸大的言行竟使我心中停止了祈祷……但是,昨天我因意志薄弱之故,因伤感孤单之故,因想要人家表同情之故,所以我忍不住向修道院长谈起。他希望我非但把他看做一位神父,而且把他当做一个知己朋友,所以我有心腹话只好向他诉说。唉!昨天经过了一次谈话之后,我越发意志薄弱了,不知方向了,失了勇气了,只能信任罗贝尔,不能信任自己了!

修道院长开始向我说:“言语这样东西,并不一定常出于心的富裕之处。”譬如在祈祷的时候,在真心诚意的兴奋以前,往往先有手势,所以我不该怪罗贝尔。罗贝尔的情感的表达——即言语——不常有真的情感伴着,我应该容许他。只求他的言语发出之后,不久便有情感来会合就算好了。依修道院长的意思,最重要的并不是说其所思,而是说其所宜思。因为我们所思的往往不对,及至说过话之后,自然而然地,不由自主地,会把我们所已说的话想一想,即所谓说其所宜思。总之,他用全力替罗贝尔辩护,他看见我的诉状里只有一种最可惋惜的骄傲表现出来。皆因我很忽略,不曾履行宗教上的功课,以至这种骄傲渐渐长大,渐渐扩充。修道院长既晓得用这种有威权的话来制胜我,于是我把我所嗟怨的事情又看不清楚了,把我所责备罗贝尔的理由又不了解了。于是我只像一个顽皮的小孩子,不服教训,哭闹了一场,结果还是自己不对。于是我呜咽着说:我固然有牺牲自己的大需要,但总还要对于一些真的事情才好牺牲,而在罗贝尔的似是而非的场面看去,里头实在一无所有,只隐藏着一个太空。修道院长听了我的话便

严肃正气地、怆然地说：

“好，那么，我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责任便是帮助他去隐藏这个太空……”说到这里，他越发严肃了，“对于众人固然隐藏，尤其是对于你的儿女特别该隐藏。因为最重要的乃是使他们能够继续地尊敬他们的父亲。罗贝尔一切的美中不足的地方都靠你助他掩饰。母亲的责任在此，奉教的人为人家的妻子，其责任亦在此。除非你想要侮辱宗教，否则不能卸了这责任的。”

我在他面前俯伏，我的呜咽、我的羞惭，都在我的手里掩藏着。当我抬头的时候，看见他眼泪汪汪，觉得他实有深切而真诚的慈悲心，我忽然大受感动，甚于刚才他说话的时候，我一句话不说，也找不到一句话说，但他已经懂得我是皈依的了。

今天，险些儿我把前几天的日记都撕毁了；但是，我还想留着重读，重读的时候，一定只有羞惭……

7月12日

这么一来，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希望了！我只为一个人而生存，虽则再也不爱他，再也不敬他，却不能不为他服务！哪怕我怎样牺牲，他不会了解我，甚至于并不知道，这种牺牲岂是我所甘心的？我对于他的庸碌，发现太迟了，以致做了木偶的妻子，替它服务，为它牺牲！这便是我的命运，我的生存的理由，我的目的！除此之外，别处哪里有我立足的地方呢？

修道院长尽管说“捐舍之美、在上帝眼里”，都是废话！我自问良心，只能说这么一句话：我停止了信仰上帝，所以同时我停止了信仰罗贝尔。我一想到将来的忠诚得到了悲惨的报应时，在九泉之下再见着他，是多么无趣的事……因此，我的灵魂实不愿有永远的生命了！我所以不怕死者，正因我不相信有长生，我觉得我从今以后再也不相信了。昨天我在日记里说我皈依，这话并非真的，我只觉得失望、反叛、愤激而已。修道院长说我骄傲……是的，我以

为我比罗贝尔的价值高些。将来我在罗贝尔面前最谦卑的时候，我将自问良心、自知身价，于是我将自觉是最骄傲的人。修道院长想要我避免了骄傲的罪孽，难道他不知道这么一来，适足以使我造孽吗？他若要我谦卑，唯一的手段乃是使我骄傲，难道他不懂这个道理吗？

骄傲、谦卑……我再三吟诵这两个名词，不复了解它们的道理，好像是我与修道院长谈话之后，这两个名词便被抽去了一切的意义似的。自从昨天到现在，我脑筋里盘旋着一种思想，总丢不开，修道院长努力宣传他的教义的结果，其力量未必比这种思想更强。什么思想呢？我想：他与教会究竟只关心于表面。修道院长看见于他有益的一种外貌，又看见我这种冒犯他的、不方便于他的真诚，相形之下，自然觉得外貌较为适合于他了。罗贝尔晓得笼络众人（“笼络”二字多么可怕啊），修道院长也上了他的当。对于他，一味恭维；对于我，一味责备。宗教上只看重举止，举止之下有没有东西，毫无关系。在修道院长眼里，只有举止便够了；在众人眼里，也只有举止便够了。我觉得只有举止还不够，乃是我太骄傲了。除了举止之外，我再从事于其他的寻求，实在太没道理——不重要，不存在，不能实现，还寻求它做什么？

好吧！好吧！既然大家都以外观为满足，我也就取了谦卑的外观，但我的内心深处，实在找不出真的谦卑的情感。

然而，今天晚上，在心绪如麻的当儿，我愿信仰上帝，为的是要问问他：宗教上只看重举止，只看重外观，他的希望真的不过如是吗？

7月13日

我父亲突然来了一个惊人的电报，叫我回到巴黎去：罗贝尔被汽车碾伤了。据电报说是轻伤，却还叫我回去。假使罗贝尔伤势很重，我父亲一定连古斯达夫也叫去。我想到这一点，稍为放心

了些。

回忆这几天来我写了的日记,良心上很觉得不安。幸亏古斯达夫的身子好了些,我可以离开他几天还不要紧。旅馆老板愿意照料他,而且,我接到电报的时候,医生恰在旁边,他答应每天寄给我一张健康报告书。于是,我便搭第一班火车回去了。

7月14日于巴黎

谢上帝,罗贝尔还活着哩!马尔爽与另一位外科医生都叫我不必担心。在罗贝尔的床边,我与修道院长伯特再会,他说这一场意外之灾乃是上天的教训。唉!真真不错!汽车的轮子碾着他,要碾碎了他也非难事,幸亏上天有眼,只碾在他的左臂上,斜碾过去,臂骨折了两段,据马尔爽说,接骨并不难。

我这次再见罗贝尔,最令我吓煞的,乃是他的包头布,把脸遮掩了一部分。但是据马尔爽说,他脸上只是不要紧的血斑。话虽如此说,罗贝尔总觉得头部痛得很厉害,而他鼓动勇气忍受着,不肯呻吟,真值得赞赏。我写到这里,该加上两句:我不晓得他开口要说些什么不中听的话,心下正在纳闷。但等到他一开口之后,我听不到几句,便觉得我还是爱他。他仅仅说道:

“你们麻烦得很,皆因我一人之故,请你恕罪。”

我低头就他的时候,他又说:

“不,不要同我接吻,我丑得很。”说时微笑,虽则他痛苦难堪。

我一面哭,一面跪在床前,默默地感谢上帝,谢他听不见我叛教的怨声,谢他代我保存罗贝尔。我从前所希望的自由,乃是有罪的自由,幸亏上帝拒绝了我,我至今但有羞惭,我一心一意地请上帝恕罪。

但愿上帝磨炼我的贞操,如果修道院长不找话来说服我,我自己还感觉得好些。现在他所说的话我是不服的,同时在另一方面说我又是皈依。我当初自不谨慎,有了反叛的精神,现在不要这精

神了,但我的意向又变了,他的生活样法,我实不敢赞成。但我今日懂得昨天我反叛的时候,修道院长责备我的骄傲,实在有理。这一场的斗气使我知道了我的责任,用不着他教我了。上帝啊,我自首了,我将晓得谦卑了,从前我错认了罗贝尔的价值,而今我要取法于他了。

妈妈说愿意代我去照料古斯达夫,于是她今天晚上便到阿尔嘉崇去了。

7月16日

罗贝尔继续地叫头痛,说是痛得非常厉害,但依昨天放的X光看来,却不要紧。马尔爽起初怕他的脑盖还折了骨,后来看了X光之后,才放心了。据马尔爽说,他的臂膀倒不要紧,只要耐心等候一个月之后,一定可以复原。我也因此放心。但是唉,我所以佩服他,他的声音获得我的心弦的回响者,岂非全靠这提心吊胆的心理吗?我想他这两天来实在怕死,所以他口里第一次吐出真声。及至死之恐怖过去了之后,他又编造些遗言了。在我很担心的时候,还看不破他,而今我不担心了,什么都看破了。

他的声调凄怆,至于下泪。假使我们不知道他已经离了危险,我们一定都跟着流泪哩。然而他的心细得很,总想使人家信仰他。他对于马尔爽,不很冒险,只说了有趣的话。他留着那些动人的话去打动修道院长与爸爸的心。修道院长觉得他是人群的师表,爸爸觉得他大有古风。爸爸走出了卧房,还带着满腔的呜咽。至于在我跟前,他未必十分如意,生怕给我看破了真情;因他勉强很坦白的神情,却是他最不自然的表现,所以他对于我特别留神。说也奇怪,还有一个人是他所最注意的,乃是佚丽维耶佛。昨天罗贝尔说了几句话,还不算怎样铺张扬厉,我看见她的唇边露出一种讥诮的微笑,又放眼望我,即刻尽量地变为庄重的神情。我们不能禁止儿女批判我们,但是料不到佚丽维耶佛竟希望在我身上,找出一种

同情于她的恶作剧的表示,实在太令人难堪了。

7月17日

马尔爽看见罗贝尔一味叫头痛,竟不好怎样解说他的病情了。我说他“一味叫头痛”,这话说错了。他一声不响,只咬着牙,皱着眉,好像一个受痛苦到极点的人。人家问他痛不痛,他不开口,也不点头说是痛,大概他以为点头还不算高明,所以只眨了一眨眼,表示临终的神情。马尔爽原以为他的病势不重,看见他这般模样,倒有几分怀疑,至少是有几分踌躇,现出有所期待的样子。他去找一个医生来商量,那医生也不比他更找得出什么危险的症候。他说我枉自惊慌,其实是不妨事的。但我觉得,人家若安慰罗贝尔,倒反令他不高兴。或者还可以说,我们得了安慰,他倒反不高兴了。他看见医生们走了之后,严肃正气地说:

“人类的科学是靠不住的”,说到这里越发郑重地加上一句,“我是指最博学的人而言。”

但是,昨天他已经不愿吃东西,又叫人家关了门以免无聊的人们到来啰唆。今天早上,又要人家从阿尔嘉崇把妈妈与古斯达夫叫来。去了一个电报,计今天晚上他们可以回来。

他所要努力避免的乃是太热的话头,譬如最著名的遗言,他是不肯说的,因他以为这是口头禅。我见他努力避免俗套,忍不住赞美他。然而他因此便很少说话了,实在也没有这许多高尚的话可说。他最近的发明,乃是轻视快乐。修道院长所知道的只是基督教的谦卑说忏悔,所以他觉得罗贝尔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当罗贝尔知道他在床边的时候,便闭着眼嚷道:

“时候到了,正好把所已做的一些小善与欲做而未能做的一切善比较了!”

我们都默然不作声,他又说:

“我奔走一生,干不出什么事业”,说到这里,回头向修道院长,

“我们只希望上帝不把人们的努力与其所得的效果相比较才好!”

我给他放了一贴止痛药水,他停了一会儿嘴;药水放上之后,他又说:

“流水不是明镜,至于水不流时,人们可以照见自己的面容。”

于是他重新喘气,转面向壁。好像是他看见了什么卑陋的景象,所以掉过头不愿意看似的。忽然他的声音变高了,像是责备人家,像是悲伤,像是讨厌,像是轻视,又像是内心的苦恼。

“我看见世界上只有的是糊涂、凶恶、骄矜。”

修道院长打断他的话,说:

“好吧,好吧,我的朋友,上帝能够看见人心的秘密,他会分别得出别的东西来。”

唉!在我的眼看来,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戏剧。

7月18日

昨天晚上妈妈与古斯达夫回来了。罗贝尔在未见他的儿子以前,想要自己打扮打扮;但是那无用的遮头布掩住了额头的一半,他却不肯除开。假说是灯光伤了眼睛,叫人家把灯拿开。于是他的面孔便不容易看得清楚了。爸爸先到客厅去见妈妈与古斯达夫,剩下我与佚丽维耶佛在卧房里。还有夏尔洛德,她服侍罗贝尔打扮好了,也停留在房间里。我们像是在预备一幅活的图画。诸事妥当后,佚丽维耶佛出去请他们进来。

自然,古斯达夫想跑去与他父亲接吻,但他父亲不肯。这时候罗贝尔双眼闭着,面上露出无限威严,以致古斯达夫停住了脚,不知怎样做才是。爸爸与妈妈更在后些。只听罗贝尔说道:

“现在请你们到我跟前来吧……因我的身子太弱了。”

夏尔洛德做出预备悄悄地退出的样子,罗贝尔张开一只眼睛说:

“不要走,不要走,夏尔洛德,你在这里并不是多余的。”

这几天以来,他说了许多收场语,此刻我很想听他又有什么新发明的话头。父亲的情感尽可以供给些新的题目,于是他特别向着古斯达夫与佚丽维耶佛说了一段话。这时,儿女并列床前,活像受足了训练的伶人一般。只听罗贝尔说道:

“我的孩儿们,现在轮到你们来听真理……”

但是,他不能说完这句话。佚丽维耶佛忍不住了,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头,用很清朗的——几乎是快活的声调说道:

“然而,爸爸,听你说话,像是预备同我们永远分别似的。我们大家都晓得你的病差不多好了,在三五天内,你一定能够起床。你看,你说了这许多话,只使得夏尔洛德一个人流泪。假使此刻有人进来,他会以为只她一人有良心哩。”

“古斯达夫先生看见的,他的爸爸也在哭哩。”夏尔洛德这么嚷了两句(真的,罗贝尔说话时,流了许多很大点的眼泪),将身往床前靠近些,不听见我们作声,她越发得势了,继续地说道:“罗贝尔先生觉得身子弱,也许只因为想吃些东西。让我去弄些粥来。”

夏尔洛德出去之后,罗贝尔没话可说,只好问问妈妈路上好不好,古斯达夫在阿尔嘉崇过的生活舒服不舒服。

7月19日

原来佚丽维耶佛并不爱她的父亲,为什么我要这许久才知道呢?大概因为许久以来,我太不关心于她的事情了。古斯达夫的身子太弱,我全副精神贯注于他。再者,我也承认我对于他特别喜欢;因他也像他父亲会博人欢心。罗贝尔在未使我大失所望以前,事事令我生爱,而今在古斯达夫身上又重新发现那些令我生爱的事情,怎教我不爱他呢?说到佚丽维耶佛便不同了,我看见她只专心于学问,别的事都不关心,到而今我倒很怀疑是否该鼓励她研究学问。刚才我同她谈话,可怕得很。在这一次谈话里,我知道与我合得来的只有她一人,同时又知道为什么我不愿与她合得来。这

话怎么讲呢？因为我在她身上可以重新找见我自己的思想，而且她的胆子还大些，大到我害怕为止。我的担心、我的怀疑，在我不过是若有若无，一到她身上，便变了不讲情面的否定。这种否定，我决不愿表示同意，不，决不！我不能允许她这样说她的父亲，太没有尊敬之心了。但当我想要使她自愧的时候，她说：“这些话你还信以为真！”她说得这样粗蛮，我的脸红了，找不到话回答她，也掩饰不了我的惭愧。于是她顺势对我声明，如果丈夫的权势比妻子的权势大，这样的婚姻，她是不赞成的。依她的意见，断不肯低首下心。将来她有了爱人的时候，只愿把他当做一个同志或一个同学；如果能不嫁他，更是有见识。我的榜样已经给她一个警告，使她知道提防。再从另一方面说，我从前教了她许多学问，她却拿她的学问来判断我们。而且，她晓得有个人的生活，不肯把自己的命运附属于别人，因为那人不一定是值得委身的——一切都是我使成的，她该怎样感谢我！

她说话时，在房间里大踏步地踱来踱去；我只坐着，听了她的放肆的话，弄得我有口难开。我怕罗贝尔听见，所以哀求她把声音放低些。她反而嚷道：

“好！他听见了又怎么样？……我现在对你说的一切，我预备都对他说，甚至于你也可以把我的话尽量告诉他。告诉他吧！是的，好，好，告诉他吧！”

我看见她不能自制，只好离开了她。这是仅仅数小时以前的事……

7月20日

是的，这是昨天晚饭前的事。当吃饭的时候，我的心绪怔忡，不能自己掩饰。她看得出来，所以她晚上到我的房间里找我。她投入我的怀里，活像一个小孩；她抚摩我的脸孔，和我接吻，都像从前一样。看她那种柔情，我忍不住流下泪来。只听她说道：

“我的亲爱的妈妈,我说的话引起了你的悲哀了,请你不要太怪我不是。你试想想,在你跟前,我能够说谎吗?我愿意说谎吗?我晓得你是能够了解我的。我呢,虽则你不愿意我了解你,你的心事都给我看透了。我还有话要对你说。有好些事情,你已经教我去思想,而你自己却不敢去思想。有好些事情,你以为你还相信。我呢,我知道我从今以后完全不肯相信了。”

我一声不响,也不敢问她所谓有些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忽然间,她问我死心塌地跟着她父亲过活,是否因为有了儿女——她与古斯达夫。她说:“因为我不怀疑你是死心塌地跟着他过活的。”说时,留心看我的面色,活像人家责骂一个儿童,同时看他的面色似的。我们的谈话转到这一方面来,我觉得她荒唐得很,于是我极力辩明,说我从没有对不住丈夫的心理。她听了我的话,便说她晓得我曾经爱过布尔格,我冷冷地答道:

“也许是吧,但我本人却从来不晓得。”

但她又说:

“当时你尽可以不承认你是爱他,但他很以为你爱他,这一层我相信得很。”

我站起来,不同她拥抱,心中打算,如果她继续地这样说下去,我一定走出去,至少我是不回答她了。于是大家住口一会子,我觉得浑身无力,坠在另一张椅子上。她即刻又重新揽住我,坐在我的膝上,非常娇媚地说:

“但是,母亲,你该晓得,我并不责备你。”

我听了这话,吓得一跳,她拿住我两只臂膀,不让我动。口里微笑,像是想要借孩子的神情来补救刚才她的言语之非礼。她说:

“我只想晓得:在你一方面有没有牺牲?”

她越说越显得郑重其事了;至于我呢,我努力装出铁石心肠的样子。她晓得我不会回答她的,于是她又说:

“我可以把你的平生事迹做成一部小说,名《一个母亲的责

任》，或名《无用的牺牲》。”

我老是不说话，她把头左摇右摆，表示否认，说：

“并不是因为你甘心做你的责任的奴隶……”说到这里，又改口说，“……一种幻想的责任的奴隶……不，不，我看见你如此，我并不感激你，这一层你很可以看得出来……你也不必辩了……我想，如果我觉得我是你的一个受恩的女儿，如果你以为我受你的恩，我便不再爱你！你的品行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我不能忍受你的品行的束缚。”说到这里，声调忽变：

“现在请你赶快说，说什么都不拘；否则，停一会的子我回到我的卧房里独坐的时候，想起对你说的一番话，我一定非常动气的。”

我伤心得要死，一句话不能说，只在她的额上接了一个吻。

我一夜不睡。空虚的内心，但有佚丽维耶佛的话在里头震响。唉，我真不该让她说！现在我分不清楚，今天晚上说这一番的话是她呢，还是我自己？我让这一口怨声发泄之后，能不能再收拾起来？我所以不及她那般愤激，因为我的薄弱的意志给我一颗定心丸。我的思想枉自起革命，而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首下心，我不能做别的事吗？我不能换个方向走吗？不，我枉自搜寻，找不到一条脱身之路；我不由自主地给罗贝尔缚住了，给我的儿女——罗贝尔的儿女——缚住了！我尽管找寻出路，但我分明晓得：我所朝夕祈望的自由，纵使得到手，我还不晓得怎么办好。有一天，佚丽维耶佛对我说了两句话，我好像听见了一阵报丧的钟声。她说：

“母亲，你无论怎样做都不中用了，做到极点也不过是一个贤妻。”

7月22日

我要把我的思想很无伦次地写下去……

起初我为着儿女的敬意，不敢发作，而且拿他们的敬意当做我的靠山。而今这靠山给佚丽维耶佛推倒了，我没有什么可靠了。

现在是我与我自己争。我觉得我所以被困重围,不可救药,无非自己的品行束缚了自己罢了。

假使罗贝尔更给我些损害,更不得了!我所以伤心,我所以恨他,固然因为他有许多短处;但我所谓他的短处,却不是说他怎样对我不好,我只怪他自己的人格。而且我也没有别的爱情,并不是见异思迁,也不肯怎样负心,只不过想要一走了事。唉!一句话,我只想离开他,别的都不想……

唉,他还害病呢!他少不了我呢!

还不曾到四十岁,如何便能捐舍了生命!我的责任乃是:无论如何悲惨,也要委天任命。若要尽别的质量,上帝会容许我吗?

现在我希望哪一类的忠告呢?希望谁指教呢?我的父母正在钦佩罗贝尔,以为我幸福得很。为什么要打破他们的迷梦呢?我还希望他们怎样?顶多不过是大发其慈悲心,我要他们的慈悲心又有什么用处?

修道院长伯特太老了,不能了解我。哪怕我向他怎样诉苦,他不过是把从前在阿尔嘉崇的话再劝我,徒然增加我的苦恼。他一定叫我设法把罗贝尔的短处掩饰,不让儿女们知道。好像……但是,我断不能把刚才佚丽维耶佛的谈话告诉他;他对于她,印象本来不很好,如果告诉了他,他越发不满意她了。而且,假使我告诉了他,他说什么不满意的话时,我一定帮佚丽维耶佛的忙,替她辩护。说到她呢,她从来不喜欢修道院长;她不至于对他怎样放刁,已经算是很好的了。

马尔爽呢?……是的,对他说了,一定说得很投机。正因为太投机了,反使我不敢开口。再者,我觉得如此把这样杀风景的事情去扰乱于繁的幸福,未免心里过不去。我既然是她的好友,这事正该一切瞒着她。

写到这里,忽然得了一个主意。这主意也许未必妥当,但我却觉得是不得不走的一条路。什么主意呢?乃是:要说罗贝尔的事

情便该向罗贝尔自己说。我打定了主意,今天晚上就要同他说。

7月23日

昨天晚上,我预备走进罗贝尔的卧房里,把我所要说的话说出来,不料爸爸先来找我说话了。这么晚的时候,他平常是不来的,所以我诧异得很,忙问道:

“妈妈不是病了吧?”

“妈妈身子很好,哪里会病了呢?”

他拥抱着我,又说:

“我的孩子,倒是你不舒服哩。你的,你的,你的……你不用瞒我了。许久以来,我觉得总有些不妙……我的小爱梵林,我觉得你不幸福,我自己也很难受。”

起初我这样说:

“爸爸,我现在万事如意。谁说我不舒服呢?……”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住口,因他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眼怔怔地看我,我自己觉得举止失措了,他说:

“你的眼圈发黑,显然有些什么心事。你看,我的小女儿……我的小爱梵林,为什么你对我还不肯说真话?罗贝尔有了外遇了,是不是?”

这问题是我意料不到的,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叫道:

“唉!天呀!……”

“但是,……那么,事情更大了。说吧,说吧,究竟怎么样?”

他急到这地步,我忍不住了,于是我说:

“不,罗贝尔并没有外遇,我没有那么好责备他;正因如此,我才失望。”

我看见他不懂,于是,我再说:

“你记得吗?从前的时候,你反对我的婚姻,我质问你罗贝尔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地方,你答复不来,我非常生气。那时节,为什

么你不答复我呢？”

“我的小孩子，我记不起了，许久的事情了……是的，起初我错看了罗贝尔，因为他的言语举动不能使我喜欢。幸亏后来不久，我便知道是我误会了。……”

“唉！爸爸，那时节你才算看得透罗贝尔哩！后来你看见我很幸福地与他过生活，所以你说是你误会。但是，幸福的时期太短了，轮到我看透他了……你本来不曾误会，我原该像一个乖乖的小女孩，听从爸爸的话才是。”

他听了，只是点头，像受了刺激似的，叹道：

“我的可怜的小孩子……我的可怜的小孩子。”

我听了他这两句断肠的话，想起是我给他受的痛苦，心里非常难过。但是，已经开了一个端，实在是骑虎难下了。我再鼓动勇气说：

“我要离开他。”

他吓了一跳，浑身颤战，叫道：“噯呀！噯呀！”他的声调奇怪得很，几乎令我失笑。他坐在一张安乐椅上，把我拉近他的身边，抚摩着我的头发，说：

“如果你做了这一件糊涂事，你的修道院长一定大大地不高兴。你已经把一切告诉了他没有？”

我点了点头，只好承认我从前虽则与修道院长合得来，现在已经是话不投机了。他听了这话，忍不住微笑，眼睛紧紧地望着我，带着嘲笑的神情。一个不同道的人，给他间接地战胜了，所以他像是高兴得了不得。

“奇了！奇了……”说到这里他又变了声调说，“我的亲爱的孩子，我们正经地讨论吧！换句话说，从实际上讨论吧。”

于是他向我解说：如果我离了这家门，一切的罪过都归到我身上了。

“人们往往等到丧失了名誉之后才回想到从前的好名誉。我

的小爱梵林,你老是痴心妄想!你预备到什么地方去?你预备干什么去?不行,不行,你只该继续地跟着罗贝尔过活。总之,他不是一个小孩子。如果你努力想法子向他说明,也许他能够了解……”

“他一定不会了解的,但是我也不得不向他说。说了之后,只像把一根绳子的活结收紧了些。”

于是他又说:“逃避原非上策,只该建立一种生活的样法。”

他因想要安慰我,所以特引我母亲为例,说他结婚之后也是不副当初的期望。他不曾露泄给一个人知道过,后来觉得也还过得去,渐渐地觉得也还快乐,心里渐渐地得了安慰了。我没有勇气打断他的话头,听了 he 这类心腹话,倒觉得莫名其妙地十分为难,与听了佚丽维耶佛那一场酷烈的谈话一样使我不知所可。我想,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思想品行各有不同,应该互相尊重,不该强此就彼。

还有一层道理,也是使我的心里不好过的。但我很不愿意说出来,因为我太爱爸爸,一指摘他,我自己也很伤心,所以我只愿他永远没有错处。如果我不是对于这日记应该忠实,便一辈子不会把这一层道理说出来了。他往往对我叙述他少年时代的大志,以为凡事只要他自己十分明白而妈妈又能助他一臂之力,他一定能够做。我听了 he 这话,忍不住自思:只要他自己努力,他所获得的效果一定比较地好;他自己不会利用他的聪明才力,偏要说这是妈妈的责任所在。自然 he 那种实用的精神为妈妈所限制, he 不免伤心;但有时却是 he 故意把责任卸在妈妈身上,说:“你的妈妈不愿意……你的妈妈的意见不是这样……”

后来他说:想要夫妇间和气一团,绝对不感受到互相束缚的痛苦,真是世间没有的事。我也不愿再辩,因为爸爸不很高兴人家顶嘴。但我对于这种不信宗教的言论,实在不能赞同。

我们的谈话时间很长,直到夜深。爸爸越说越有精神,我越听

越失望。

7月24日

一个活结……我越挣扎它越缚得紧了……我预备了许久，要向罗贝尔作一种最重大的说明，昨天晚上已经说明过了。我放出了最后一张牌，结果是个输局！唉！我原该不动声色地跑了，也不告诉爸爸，也不告诉别人，岂不直截了当！到而今，我再也不能了！我被征服了！

昨天晚上我已经找见了罗贝尔，他躺在一张长椅子上，因为他已经离床几天了。

“我来看你要不要些什么。”我这样说了一句，正在想法子入题。

他鼓动他的莲花妙舌说：

“不，谢谢你，我的爱人。今天晚上我真的觉得舒服了些。我想：死神还不要我吧？”

他是要表示慷慨的，要表示细心体贴的，要表示伟大的心胸的，不肯错过了一次的机会，只听他说道：

“我给你不少的忧愁了！我往往这样想；人家拼命地调理我，但愿我当得起才好！”

我勉强装作很冷淡地注视着他说：

“罗贝尔，我有一场很正经的谈话，要向你谈。”

“我的爱人，你是晓得的，我从来不曾拒绝过正经的谈话。这几天以来，我真个与死神很接近了。凡人到了与死神接近的时候，他的思想都是很严重的。”

忽然间，我想不起我所抱憾的是什么事，我来说的是什么话。严格些说：我所抱憾的事我自己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尤其是不晓得从什么话说起。然而我已经打定主意临阵交锋，自然不好未战先退。于是我自己说道：“如果你现在不做，以后永远不能做

了。”我又自思：也许不拘从什么话说起，只须先起一个头，下面便好办了。于是我像一个游泳的人，把眼睛闭着没在水里，说：

“罗贝尔，我问你一句话，如果你记得当时你娶我是什么道理，请你说给我听！”

他自然料不到会听见这种问题，所以他诧异了一会子。也不过是一会子罢了，因为罗贝尔无论遇着什么重大事件，也不怎样大惊小怪，一定镇定得很快，而且很巧妙。令我联想到一个不倒翁，任凭人们怎样推移，他即刻能够恢复原状。他眼睛怔怔地望着我，想要懂得我的话里头藏着什么主意，一面又想斟酌他自己辩护的话的分量。只听他说道：

“遇到感情上的问题，为什么你想要讲道理呢？”

罗贝尔很晓得制治他的对头。无论人家怎样做，他自己的地位总是占上风的。我觉得战争上的优势快要丧失尽了，不如使他再自己辩护还好些。于是我说：

“请你尽量地说简单一点儿好不好？”

他即刻辩驳说：

“我说的还不简单吗？再不能比这个简单了。”

真的，我的话说错了。从前我常常怪他说话太曲折，所以叫他说简单些。但这一次他说的本来简单，所以我实在错怪了他。于是我说：

“是的，这一次你说的实在简单。但是，平常的时候，你往往用些高深的字眼来压我，你自己爬到很高的地方去，分明晓得我是追不上去的。”

“爱人，我似乎觉得此刻倒是你说话不简单了”，他说时声调和婉，好情好意地微笑，“好，干脆地向我说了吧，你要指摘我的错处。我听你说。”

罗贝尔平常说话曲折的习惯，使我觉得难堪；到而今却是我学到了罗贝尔式的说法，好像我年纪轻的时候，与一个英国人说话，

因彼此同化,我便学了英国的腔调,累得爸爸笑煞。这一次罗贝尔自觉不得不说简单话,我呢,却采用他平时的语气与神情,是不是与学英国话一样道理呢?我越陷越深了,冒险地说:

“如果我能够清清楚楚地把你的错处指摘出来,我的心倒松快了!我分明晓得你不会给人家找出错处,刚才我想要向你说明我的心事,立刻倒给你找出错处来了。然而我并不因了这些无心之遇而退让,我早已要向你说明而一天一天的搁下来不曾说的话是……”

我这句话太长了,简直不能说完。下面我又继续地说了两句很低声的话,他竟能听得见,使我诧异得很。我说:

“罗贝尔,你听我说。简单一句话:我不能再与你过共同的生活。”

这两句话声音虽低,我已经很勉强才说得出来,大约那时我的眼睛不敢望他了。但是,他一时不回答,我又抬起头来看他,则见他的面色已经变了。一会子,他到底开口了:

“如果现在轮到我问你‘你要离开我是什么道理’,你也可以照我刚才的话回答我:‘这不是理智上的问题,乃是感情上的问题。’”

“你分明看得出我是不向你说这话的。”我说。

但他又说:“爱梵林,我该不该懂得你为什么不爱我了?”

他的声音震颤了,几乎不让我怀疑他的感动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费尽气力,心如刀割地说:

“现在给我慢慢地发觉了的你,与当年我一心一意地恋爱的你,差得太远了!”

他把眉毛扬一扬,肩头耸一耸,说:

“如果你专说谜语,我不……”

我又说:

“我渐渐地发觉了:我从前曾经相信的那人,曾经爱过的那人,与你本人相差太远了。”

于是非常的事件发生了：我看见他抱着头，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这再也不能说是假的了——他哭得全身摇动，眼泪双流，他的脸、他的手指，都给眼泪流湿了。他发疯了似的连声说道：

“我的妻不爱我了！我的妻不爱我了！……”

我做梦也梦不到他这样发作的。我被压倒了，不晓得说什么好，也不能说是心中十分感动，因我显然是不爱罗贝尔了。宁可说是气愤不过，因我看见他这样一来，并非堂皇正大。但无论如何，我实在十分为难，因他这次真的悲哀，原是因我而起，我不免心里不安；所以我要说的一切苦情，到此刻只好班师退守。为要安慰罗贝尔起见，免不了找些假话来说。我走近他的身边，把手搁在他的额上，他忽然抬起头来。说：

“但是，为什么我娶了你呢？为你的名吗？为你的财产吗？为你的父母的地位吗？说呀！说呀！你总该说两句，不说我怎么晓得呢？你分明晓得我……我……”

他说到这里，真情全然显露，我料他一定索性说出“我未尝不能找到好些的”，谁知他却说：“你分明晓得是因为我爱你。”一会有子，带着呜咽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而且当时我以为……你……爱我。”

我看见他哭着说，自愧心肠太硬了。罗贝尔的感动如此之真，实在使我寒心。

“起初我以为这一次的说明，只有我一个人难受罢了。”我开始说了这么一句，他便抢着说道：

“你说我不是你从前曾经相信的那人，然而你也不是我当初相信的那人。我们相信一个人是这么样，究竟他真的是不是这么样，谁晓得？”

于是他又依照他的习惯，侵占了人家的思想，强要人家从他的意见（我想他这样做却是出于无心），他说：

“但是，我的可怜的爱人，我们尽管想要高尚，但一定不能常常

维持同样的高度。我们的道德上的生活里,所有一切的悲剧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我不晓得你是否了解(当他想要变换一个论点,他看见听他的话的人也觉得他在变方向的时候,他一定说这一句话)……世界只有那些没有理想的境界的人能够……”

“我的爱人……”我一面说,一面摆手叫他住口,因我知道他的脾气,他这种议论一发,一定是刺刺不休的。我这样一拦,他虽则不曾住口,而他的话却稍为拐了一个弯:

“你以为在生活里,我们好像是可以不必降低身价似的……实则我们达不到理想的境界的时候,不得不退到能力所及的地方。但是你呢,你总是痴心妄想。”

好,这话该是真的了,昨天晚上爸爸说我痴心妄想,而今他又说我痴心妄想,可见我实在是这样了。我想到这里,只好强作苦笑。于是罗贝尔很自然地一跳,仍旧跳上了高处,占了上风。刚才我靠着自私自利的埋怨,很无礼地把他从高处拖了下来。而今他有机可乘,仍旧占了上风。他说:

“爱人,你现在已经达到最重大的问题,这乃是表情的问题。在这一点,我们要看表情的时候是感动耗尽了的时候呢,还是感动真的发生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很怀疑:是否在外观以外便没有真的存在,是否……我要向你解说。一会儿你便懂得了。”

每逢他的话失了系统的时候,一定用“我要向你解说……”这类话来搪塞。这是最能使我动气的一句话,所以我即刻抢着说:

“我已经很懂得你的意思。你想要说,你所表达的好情感,乃是你的内心真的受了感动而发的,我若自己担心,便是个愚蠢的人了。”

他忽然露出一种怨恨的眼色来,用一种尖锐的声音嚷道:

“唉,怪事,你懂得我的意思,倒是我的乐事!你在我们的谈话里所得到的感想,就只有这一点儿吗?我从来不曾向一个人说过这样披肝露胆的话,而今向你说了。我在你跟前低声下气,我在你

跟前痛哭流涕,然而我的眼泪不能感动你的铁石心肠。你推敲我的言语,结果是冷冰冰地要我下一个结论,说一切的情感只是你一方面才有,我对你的一切爱情不过是……”

他说到这里,哽咽起来,又停了一会子。我站起来,此刻只有一个意念了:我把这一次的会话弄得这样糟,一切是我的失败,什么目的都没有达到,表面上还承受了一切错处,所以只好想法子收场,我把我的手放到他的臂上想要说“别矣罗贝尔”的时候,他突然把身子扭转说:

“不,不,这不是真的,你误会了!如果你还有三分爱我的意思,你一定晓得我不过是一个可怜虫,像一切的动物,天天只挣扎着,它努力要变好些,比现在好些,假使它能够的话。”

他到底找到了最能感动我的话了。我低头想要同他接吻,他把我一推,现出很不好惹的样子,说:

“不,不,你不要理我吧!我现在什么都不看见,什么都不觉得,只知道了一件事,乃是:你已经停止爱我了。”

我听了他这话便走开了,另一种苦恼压住了心头,这苦恼与他的苦恼大有相持不下之势。而他的苦恼刚才启发我说:“他还爱你呀!”唉,那么我便不能离开他了……

收场语

1916年……

我已经立意不再写这日记了……自然我与罗贝尔那一次谈话之后，不久便有掀动全欧的大风波把我们个人的忧虑扫除了。我很想重新找到我孩子时代的信心，一心一意地祈祷上帝说：“上帝啊，请您保护法兰西！”但是我想德国也有基督教徒，他们也会向同一的上帝为他们的国家而祈祷。人家尽管告诉我们，说他们是野蛮人，但我相信他们也会爱国。想要保护我们的法国，全靠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我想这意志该是罗贝尔首先懂得很透彻了。他正在病后静养的时候，滞留在家，十分郁郁不乐；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他询问马尔爽该怎样取得健康证书，以便投军。后来他所在的军队快要被调用了，他有从补充队调到前锋队的危险；但是，在未调用以前，他有选择某部的位置的自由。于是他尽量地提防，又设法运动，希望取得好的位置。为什么我在这里重说这话呢？我所要说的，不过是刚才我们二人之间的一幕酷烈的戏剧，我的行为要借此而决定。但是他运动的结果，在最近的征兵会议里，他被认为“慢性头痛”，于是被改编了，如果我不先说这一层，怎好加以解释呢？那时我想投入一个前线的医院，我确信人家一定录用我的，但先须得到罗贝尔的允许。谁知他竟拒绝我，说了一番很厉害的话，说我气他，说我羞他，说我教训他……我只好让步，只好等候机会，暂时

屈在拉里布瓦医院里,我往往在医院里过夜,所以我见他的时候很少了。有一天早上,我遇见他穿的是军服,觉得奇怪得很。他因懂得英文,混得进一个美国人的救援会里,所以他虽则已经不在军队里头,还能够穿军服,现出耀武扬威的神情。但是他的机会不很好:他口口声声说爱国,所以不久便给人家调到威尔登去了。他不能不讲道理的,所以不肯规避,他相信应该毅然决然去办事,所以不久以后他便得到了战绩的徽章。古斯达夫以为这是莫大的光荣,我的父母与许多亲友都替他欢喜。他在威尔登还叫我去看望他,显一显他的英雄气概。我想他等候这勋章,无非借此得被遣回来,他很会运动,要回来并不很难。我看见他忽然回来,十分诧异。不久以前,直至他在威尔登的时候,他还口口声声说要有恒心,说得天花乱坠,而今他突然回来,似乎不很合他的说话。于是他对我解释,说他得了可靠的消息,知道战事快完了。他觉得现在他回巴黎来还有用些,虽则在巴黎方面的道德比前线的道德要坏些。

自此两天之后……我对他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了。自从我们那一次很苦的大辩论之后,我对于他,一味忍受,一句话不说。并非他的行为使我藐视他,却是他所解释他的行为的理由使我生气。也许他在我的眼里看得出藐视他的神情,他自然不服。他有了勋章之后,他不复怀疑他的品行的实证,而同时又漠不关心。我呢,我没有战绩的徽章,我所需要的是品行的本身,我为品行而尽心,并非为博人家称扬而努力。我固然是痴心妄想,但我的妄想总要使它实现……他自己庆祝自战地生还博得厚利,我忍不住付之一笑。他忽然嚷道:

“你恐怕不能像我这样做吧?”

不,罗贝尔,我不许你这样说,尤其不许你这样想。我一句话不说,但我心里已打定了主意。当天晚上,我见了马尔爽,什么都商量妥当了。明天我悄悄地动身,到夏特尔罗去。在这后方的医院里,在众人的眼里看来,我到了安全的地方了。这正是我所希望

的哩。只有佚丽维耶佛知道我的心。她怎么能够知道那边人家调护的病人害的是什么病呢？我也不晓得……她要求我让她跟我去，她可以在旁边帮我的忙。我不愿看见她这样年纪轻的人来干这种事情，她有她的全生命在她的前程，不该轻轻地断送了。“不，佚丽维耶佛，我去的地方，你不能跟我去，而且不该跟我去。”我说时很深情地抱住她接吻，活像永远分别似的。我的可爱的佚丽维耶佛，她也并不是以外观为满足的。我很爱她，我写这日记为的是她。我这小册子是遗传给她的，假使我应该不再回来的话……

幸福之年

[挪威]温玳瑟夫人 著

著者小传

温玳瑟夫人(Sigrid Undset)^①二十九岁的时候,发表她的处女作《吴利夫人》(Marthe Oulie),印成日报的形式,竟能传诵一时。这是1907年的事。次年她又发表她的第二部著作《幸福之年》,名誉更好。1911年她的长篇小说《珍妮》(Jenny)出版后,便得了大文学家的盛名。次年,出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名为《穷人》,在这集里头我想译他一篇《史曼孙》。1920—1922,她发表一部大杰作,名为Kristin Lavransdatter。这是中古式的作品,和上面所述那些现代式的作品不同。但无论哪一部小说里的女主人翁,像Kristin Lavransdatter里的Kristin、《吴利夫人》里的吴利、《幸福之年》里的温妮等等,都是温玳瑟夫人的自传。可以说,她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是自传的。本年11月间,温玳瑟夫人得到192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同时柏格森(Bergson)也得到1927年的。人们以为柏、温都值得受奖。单说在挪威一个小国里,温玳瑟的作品每年卖得八万古兰纳,约值华币五万元,可见她受人欢迎到什么程度了。

译者

^① 编者注:《王力译文集》第四册的《贫之初遇》亦是她的作品。

伊威尔笙夫人沿着园里的栅子走。草地还湿,所以她一面走,一面撩起衣裳。

“孩子们,来!来!看看我们的小产业。你们觉得美丽吗?老实说,房屋都快要倒坍了,园子变了满目荆棘的样儿,还有什么?然而,你们试看这个凉台。”

毕尔支挟着她母亲的臂膊,两人同注视着那一所房子。温妮远远地站在那边的路上。

那一所木造的老房子静悄悄地躲在大园子里,房门的上面刻着“寂寥”的字样,一半儿看不清楚了。

那时,四条新路框着这个住宅,此外再没有第二家了。碧绿的草地上,几条灰色的路线像张着几缕细丝。草地的中央,一座新星很骄傲地矗立,它的窗外的栏杆是铁铸的,它的楼阁是白铅粉饰的。屋子外面错杂地堆着些稻草,却像太阳底下的金子,放起光来。城市遥遥相对,一排一排的屋子,有一根一根的栏杆点缀着;屋顶的目空一切的箭尖,正在表现它高傲的样儿。

在这个景色的前面,温妮感到一种剧烈的情绪。昔日彼轮山那边的屋顶上的紫云,便是今天所见的云吗?她从前在小小的乡镇里住了一年多,所见的景象和今天所见的,实在大不相同了!

她到了克利斯狄亚^①的那一天早上,也曾受了同样的感触。

汽轮驶进了海湾,在油腻而现灰绿色的水面上慢慢地开行。温妮认得这些半圆形的小山——下面是城市,尘埃飞扬成雾;上面是住家,其高度可比于彼格拉、彼格多、奥斯格尔及老而灰色的阿克尔斯山。她听见铁锤子的敲击声、石桥上的车子轧轹声,在寂静

① 克利斯狄亚是挪威的国都。

而燥热的夏天的空气里传入她的耳朵。一阵一阵的呜咽升上了她的喉咙。唉！她享受的是这个环境：燥热、尘埃，以及强烈的气味！

“这棵老榛树……温妮这里来！我晓得你已经听见你母亲告诉过你了。这棵老榛树是你们的祖父种的，那时我年纪也小得很。我们把这树叫做金婚树。这是不很对的，但父亲和母亲常说：‘到我们的金婚的时候，在这榛树下摆酒席。’”

伊威尔笙夫人走了几步，又停了脚，注视园子里。

“这真变化得厉害了。你们听我说。那时节，何等风光！草地夹着路边从我们房间里直可望见西原。

空劳回忆啊！那时你母亲与我都订了婚——温妮，你晓得的，你的父母的婚礼便是在这里举行……我们该离开此地了，彼娜婶娘不高兴等候人家吃饭的。”

伊威尔笙夫人直向城市走去，两个女子都给她的臂膊夹着走。

“毕尔支，那时你父亲常来拜访我们，我们常在郊外散步。你父亲长得很好看，又博得人家的喜欢……啊！他长得真不错啊！……”

她突地把两女子的臂膊夹紧。

“呀，孩子们，你们正当幸福之年，还有整个的奇妙的生活在你们的前程哩！”

彼娜婶娘住在圣约翰山后面的一条新路。这路只一边有屋子。

“彼娜婶娘住城里和住乡下一样好。何等美丽的景致啊！”

伊威尔笙夫人在门前停了脚步，气喘了半晌，才爬上了楼梯。

克利斯狄亚的尽头处……

几条新路直通到青山之外，几处新设的市区在草地上，周围有的是老的贵族人家。城市的薄薄的阳光沿着大江直到格利夫斯山的跑马场，松林在地面的阳光上画出断续的影儿。这阳光照向伊克彼尔山，城里升上的烟雾罩住了山顶。在格律乃尔区——愁惨

而灰色的工人区——的后面,有的是一望无际的东原的草地,红的屋子及树木丛生的园子正在夕阳晴照里洗浴。

“你们到底来了!”彼娜婶娘说,“我不知道是否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到凉台里吃饭。我们只剩下四个人,杜马出去了。温妮,你可以帮帮我的忙吗?”

彼娜婶娘排列许多冷盘子,在茶壶子与乳酪盖的周围。

“伊尔达^①,你坐这里吧——你看这里并没有好多位置。毕尔支、温妮,你们长得小巧,每人拿一张凳子靠着门口坐吧。”

真的,没有好多位置,姑母与伊威尔笙夫人及一张桌子已经把整个的凉台占满了。

彼娜婶娘家里的晚饭老是一件纷繁的事务。温妮坐在凳子上正在打盹,找她甜蜜的梦。城市的喧哗传入耳鼓,像远地来的音乐,混合着悄悄的谈话与旁坐者的笑声。有时琴韵依稀,接着是阿克尔河的涛声,随着风的大小而变它的腔调。不少的电车驶上格律脑尔,在黄昏的景色里发出它们的喧哗。天色逐渐黯淡,却不阴沉。窗栏的花与瓶里的花自画成为无颜色的幌子,久而久之,却成为浓黑了。忽然间,一个星子高高地放出它的光辉来。

温妮听见,震耳欲聋地听见婶娘的肥而愁闷的声音,在叙述他的儿子——海军的官员——死的事情。连这次共说过十次了。

“你们懂吧,那时节,我把他父亲死时的情形告诉他,说他父亲对于耶稣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却回我说:‘我父亲才这样呢。至于我,我是个造孽者。母亲啊!我的生命被炼化了。我非但已经造孽,而且已经否认圣父,侮辱上帝了。不,决不,我不复能信仰了。’唉,我听见了这话,何等的心痛啊!然而我向他说:‘哪怕你的罪孽比血还红,圣父会替你洗干净,成为比雪还白。上帝已经默示给我神圣的预言,这是千真万确的。’到末了,他皈依了。哭了,哭

① 伊尔达是伊威尔笙夫人的名字。

而又哭……上帝该感动了。其后我们一齐祈祷，于是……”

红色的一轮明月在伊克彼尔山上露出来，渐渐褪色而成为镀金的样儿，照到克利斯狄亚的尘雾的上头。

“婶娘”，温妮和婉地说，“毕尔支和我，想在睡觉之前，作一个小小的散步。”

“这样晚了，你呆吗？我们进去吧！不要感受了风寒。”

“呀！一个小而又小的散步罢了。我们很觉得须要走动走动。”

“可爱的孩子们，你们今天出去的时间尽够了。”

温妮很动气地顿脚，固执地说：

“我有运动的必要，你懂吗？”

“我说不行就不行。进来吧！待我去点着灯，温妮，你该乖乖地和我们搅些小玩意儿。”

彼娜婶娘踟蹰地进去了，把挂灯点着，把散乱的垫子移放到红布覆着的椅子上面。

“昨天，我们参加圣约翰山的音乐会。你们晓得明天下午我们干什么吗？我们要到拉得格岛去，在汉园里喝咖啡。伊尔达，你觉得如何？”

“呀！有趣，有趣！温妮和毕尔支将不能……”

“我们该带着些面包去，恐怕要耽搁到晚上才回来哩。”

“正是！像上次一样，我们到乡间旅行的时节……姑母，你记得这个留给妈妈的篮儿吗？”

毕尔支关上了凉台对过的那些门户，于是把钢琴的蜡烛点着。那些婶娘^①都在沙发上打盹。

“她！我们的小艺术家要等人家来请求吗？”

“我全不晓得。”

① 按挪威的习惯，上了年纪的女人可以叫做婶娘。

“哎哟！亏你说得出口！你的可怜的母亲把她所有的钱不给你学些有用的事业，却聘教员来教你钢琴。你却说得真轻松：‘我全不晓得！’”

“我一点儿记不得。”

“哪里话？”毕尔支说，“你记得的多着呢。卓宾^①的《夜课之歌》，你记不得吗？”

温妮的嘴唇轻轻地颤动。

“卓宾吗？你对于这个，真是一点儿不懂！”

她跑近了钢琴，彼娜婶娘很疯狂地连声叫道：“岳米琐狄的《华尔斯》^②。”

第二天，温妮经过克尔约翰路，想到市场去买一个古兰纳^③的花圈，送到双亲的坟墓上去。

太阳照着荒凉的路上，开着花的菩提树的香气轻轻地放出来，几个老头子坐在凳子上，几个穷孩子围绕着维尔遮兰^④的塑像做游戏——所有这些都令她回忆到她的假期及都城的小住。……到了今日，假期已不成为问题了。

这个旅行，已经令她欢喜欲狂了！

在克利斯狄亚她不认识一个人。这个也许对于她更好些，因为她现在不得不把全家拉进博物院去了：毕尔支对于一件小小的事情便大惊小怪，彼娜婶娘时时刻刻在外省亲戚跟前表示她对于艺术的认识，伊尔达婶娘疲劳得要命，偏不服气两脚蹒跚地硬要走路。

“温妮·伊尔希！哈哈，你原来在这里！”

① 卓宾是个著名的钢琴家。

② 音乐谱之一种，伴着华尔斯式跳舞的。

③ 挪威国币名，合华银六七角。

④ 全家由她个人主持的意思。

“达克麦尔·疏德!”

“我真喜欢得了不得!”达克麦尔夹着温妮的臂膊说,“你不晓得吗?”

“我听说你的母亲死了。”温妮很替她伤心地说。达克麦尔长叹一声,默然不语。一会儿,却把她的无名指上的金戒指显给温妮看。

“恭喜!恭喜!你已经订了婚吗?”

“不是,也可以说早已是了。我已经结了婚。让我自己介绍一下:达克麦尔·凯赛尔,船主克利斯托夫·凯赛尔的妻子。你和他很熟。他认识你,他觉得你很标致,呀,你晓得,我不吃醋的。我们现在住在爱尔威克,我希望你来看望我们。你不能吗?你没有工夫来吗?不是吧,温妮……温妮伊希?”

温妮微笑,“温妮伊希”是她在中学的时候的绰号。

“是的,我结婚了,两个月了;然而我绝对地要你到我家里来。这没有什么妨碍,你晓得的;而且,克利斯托夫对人很客气。”

温妮一面走,一面放眼瞧着她。她真时髦啊!衣服的缝工精美到无以复加,一双法兰西式的漆鞋子,一顶配合身份的帽子。温妮真觉得自惭形秽了。达克麦尔只有十九岁——比温妮长一岁——已经是一位夫人了,路上遇着些朋友,她一一施礼,何等风雅的态度啊!

“上我家里去吧!我家离这儿非常地近……你将看见我们布置得何等妥当!”

达克麦尔先进了门,把所有的帷幕都打开了,连一个衣柜子也不肯放过。

“你晓得我银器是有的,只存放到银行去了。这是克利斯托夫的床,那是我的。当你来看望我们的时候,你便在这里宿吧。今年的秋天你便该来了。克利斯托夫可以到吸烟室去睡几夜,这个对于他没有什么妨碍的。”达克麦尔微笑,一道烟火照耀着她一双棕

色的大眼。

她吃了几个糕饼,同时喝了些波尔托^①。

“那么,我昨天在大学路看见的一定是你了。你和你家里的人同在一块儿,是不是?可怜的温妮……呀!对不起!”

温妮笑了一笑,微微地叹息,又呼出了几口气以免雪茄的烟气冲进了鼻孔来。

“你是保姆吗?或者同性质的事情?”

“是的,或者可说,差不多。”

“哎呀呀!这该是讨厌透了吧?大约许多的男女孩子?”

“十个。”

“呀!天啊,吓煞人!这种营生该被禁止的。我向克利斯托夫说过:‘三个,顶多三个。余下的你自己照管吧!’……你看管这一班小鬼头,有多少报酬?”

“十个古兰纳,……不够买一双漆鞋子。”

“十个古兰纳吗?温妮,你这样有才有艺的人,肯干这种营生吗?”

“叔父与婶娘以为这已经很了不起。再说,我相信伊尔达婶娘绝对不曾有过十个古兰纳一个月。白天的工作……夜工也在内。”

温妮把双眼半闭,满意于她的放浪主义。这个可以减轻她的难堪的痛苦。

达克麦尔笑说:“温妮,这不是正经,你不能常守着特郎维克^②。你有这样的才艺,该学演剧,将来变个剧界的明星。”

“我很相信。”温妮含糊地说。

“好,看吧!你将能达到目的,要达到目的才好。”

“你还要怎样!我没有钱而又不能不吃饭。”

“谁叫你不吃饭?你一方面还可以干些营生。教些音乐的功

① 葡萄牙所产的著名葡萄酒。

② 守株待兔的意思。

课。真才艺终久把得好声名,哪怕它千磨百折!再说,你非但嗓子好,而且长得漂亮,演起剧来非常生色。我亲爱的温妮啊,前途无量!”

达克麦尔总是说,老是喝波尔托。

“你常到我这里来,我们一块儿过好日子。到后来,也许你和克利斯托夫的一个朋友结婚,住着华丽的屋子,和上流社会的人物往来。温妮,生活没有像人家说的那么坏吧。”达克麦尔说时把两腿交互着。

温妮从她的女友家里下来,两颊火烧般红,头重耳热,她上午不该喝波尔托酒,而且达克麦尔的希望无意地把她激发起来了。此刻市场一定早已关了门。

“伊尔希姑娘,您认不得您的老朋友了!”

“杜尔纳,呀!原来是您啊!”

“哎呀呀!半天才想起了。……我便是杜尔纳,不错。”

一阵微笑在斯克士特·杜尔纳的孩子样的脸上露出来。

“刚才我在屋顶平台上坐着,看见你走过。你也瞟了我几眼,竟是视而不见。我自语道:‘这一定是伊尔希。’于是我即刻来追你……像疯了似的。”

温妮傍着那一位穿着雅卓丁服^①的斯克士特的身边散步,很有不少的骄傲。

“我的福气真不错。你不过在此经过而已,我却侥幸遇着你。我同希和德及马遮尔孙航海了好些时候,本年的夏天我打算在巴尔狄克海里兜一个圈子。妈妈和爱琶常在罗沙尔特,我的叔父——斯特卓尔子爵——在春天里已经来了,我们有了一个小小的吵闹……可以说是吵闹吧。因此,我不急急地回到那边去……

① 一种运动的衣服,为划船时用的。

您是上坟去的，容许我陪你去吗？你不说我胆子太大了吗？您的态度冷冷淡淡的，您忘记了当年我们两小无猜的时候，你你我我，何等亲热呵！”

温妮嫣然一笑，对面凝睇着他，“我记得比我第一次领圣礼的时节还早些。”

“不是吧，没有那样久远。你记得我们和汉士、丕耶尔、日耳达等一同划船的那一天晚上吗？呀！温妮，我记得你的金黄的头发在夕阳的晴照里耀人眼帘，真像昨天的事情哩。”

“是的，我们大约曾经你你我我地亲热过来。我记得不清楚了，杜尔纳，您也记不清楚吧。”

温妮不愿入戏院咖啡馆去喝嘛喇噶^①，因她怕回家迟了，而且她已经喝过波尔托。

“但是，亲爱的温妮，我们可以随便拣些别样东西。天气这样热，一杯冰淇淋总不会使你讨厌吧。”

一会儿，他们坐在戏院咖啡馆里的一个角儿上了。温妮两肘支着桌子两唇露着微笑和斯克士特鬼混。

不行！不行！她本日下午要同她家里的人出外，第二天要动身，不能够订定一个约会了。……

已经三点一刻了！回家要迟了一点多钟。她差不多算是已经答应了斯克士特的约会。……

此刻要到坟地去是不可能的了。她或者可以寄两个古兰纳来给达克麦尔，请她代买些花圈。

唉！她穿的是何等寒酸样的鞋子，偏遇着一位专从妇人的服饰上注意的斯克士特！

她到家的时候，四点多钟了。

① 西班牙著名的葡萄酒。

毕尔支来开了门。

“我们早已吃过饭了，婶娘非常动气。”

“你真没有一点礼教了”，彼娜婶娘说，“你大概要我们在外面兜一个大圈子，你才快活，居然敢迟到了一点钟！我不许这样！你听见了吗？”

“我在坟地上耽搁了颇久的时间”，温妮回答说，“而且我遇着一位女朋友，凯赛尔夫人……”

温妮和毕尔支上楼去穿衣服。

“呀！温妮，你的鞋子真漂亮！”毕尔支抚摩着她那双灰色山羊皮制的鞋子说，“但是，不晓得和这套黑衣服配不配？”

“怎么不配？这很时髦，尤其是配着令人魂销的小脚。再说，我买的并不贵……十七个古兰纳。”

“呀！呀！真阔绰！”

在毕尔支看来，温妮每月领十个古兰纳的薪水，真是富人了。

那一班婶娘也是一样的意见。温妮用钱太浪费了，像她的母亲诺拉。

温妮在明镜里看了又看，心满意足。她的黑衣服穿在身上，越发显得风雅宜人。她抚摩着自己的一捻腰肢，注视着自己的又匀又密的雪白牙齿——只嘴大了些，唇白了些。然而脸部却非常细嫩，皮很洁白，鼻子高了些，额丰满而阔，头发作金粟色，天然卷曲，不借人工。

她本不该买这一双鞋子，花了两个月的薪水。而今双亲坟墓上的鲜花，却没有余钱去买了。伤心啊！这点小小的礼物还不能奉献母亲以表示纪念！然而她母亲在时，她不算怎样孝顺，有时反会使母亲伤心。后来到了伊威尔笙家之后，回忆当年，唉！才知道母亲好啊！现在，不说别的，连一束花圈的钱都省不下来，何以对死者呢？

她的喉咙哽咽了，卑贱的、贫穷的、疲乏的……种种情绪都来。

忽然得到一个回忆，久远的回忆，苦味的回忆，一辈子不会忘记。有一天，她和袅儿达偷了人家好些覆盆子，给她母亲知道了，不许她们吃；然而也不抛弃，却用来做菜羹。她看见了这菜羹，便觉得身子不舒服，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病的原因。这没有什么意义，不过足以表示一个儿童的非常容易感动的心情。贫穷伤了她的意象，邻儿讥笑她的破旧衣服与粗劣鞋袜，这也激动了她的意象。她母亲所希望的，千万样的小小物件，都不能到手，只听得她的长吁短叹。唉！羞人啊！羞人啊！偷东西来做晚餐！世上还有人穷到这个地步吗？

“你真漂亮啊！”毕尔支和婉地说。温妮注视着她的堂妹子，没有法子撩开手，该带她到澡堂去……温妮一半儿怜，一半儿傲，整理毕尔支的衣裳，扎一根丝带在她的微黄的、厚而短的头发上，找出一条白的领结，一根条带，配她的“海衣”。

“现在你真的美极了！”

毕尔支快活非常。温妮不愿纳闷，在镜子前面，两手扳着颈窝，出神地注视着。

“不，决不，生活没有像人家说的那么坏吧！”

“呀？温妮你疯了？”毕尔支害怕地叫起来。

这咖啡喝不完了，温妮在这样想。她真不快活，糕团都像不新鲜，怎么吃得下口？然而，除她之外，谁不喜欢？

这一所小小的红屋子，配着白色的窗栏。松林里碧绿的溪流放出稀薄的水光。在伊尔达婶娘看来，再没有比这个景色有诗意了。她主张到外面散步一下子。

温妮夹着她的臂膊。一种无限的愁闷，——等候，——宁静而晴热的夏日，使她对于这位面带怒容的婶娘格外柔和。伊威尔笙夫人身材虽小，却很不轻，自从产了第十个孩儿之后，患了腹膜炎症，所以一步一步地慢慢挪移。

那些婶娘各把各的绣工拿出来。

“你们在这里歇息,我和毕尔支洗澡去。”温妮说。

“不行!”这自然是彼娜婶娘的话,“在这里陪着我们!你专会翻花样。”

“唉!这么厉害的天气,洗一个澡,何等凉快!”

“你尽可以每天在斯托尔桑那边洗。再说,吃饭之后,该等三个钟头后方可洗澡……”

温妮急得要死。她和斯克士特约好了六点钟相会,此刻已经将近六点半了。彼娜婶娘常常找着些新的论据,温妮也偏不肯认输。

结果是伊尔达婶娘劝她,让她们走了。

温妮像鸟儿出了笼子,一溜烟地飞跑了。

毕尔支偏不识趣,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还在路上摘些蛇蛋果。“我的小冤家,斯托尔桑那边的蛇蛋果多着呢!”毕尔支拼命跑,才追赶得上她。

澡堂前,斯克士特穿着白衣服,正在踱来踱去。他和温妮无意中在这里遇着,都觉得很奇怪。

“伊威尔笙姑娘,我的堂妹。”温妮和她的体面朋友傍着走,谈论童时的回忆与普通的友人——享用豪华的富家子。毕尔支忽然晓得温妮在这美丽的克利斯狄亚城里,原来是位华贵妇人。这样看来,她镇日闷闷地和一班孩子在斯托尔桑厮守着,教些无聊的功课,和麦克利特玩耍,又在家里管理一切的事情,何等可怜啊!温妮,温妮,真受了苦了!“在家里”,依毕尔支看来,真是灰色而可怜的事情。

“毕尔支姑娘,您是第一次到克利斯狄亚来吗?”

毕尔支红了脸,“我很小的时候来过一次的。”

“您觉得住城里怎么样?”

“我晓得毕尔支宁愿住乡下,她极爱比谷陀。我好容易迫她来

了,她一路上只顾摘蛇蛋果……所以累得我迟到了。”

毕尔支只管睁着双眼,温妮呵呵大笑,“毕尔支,莫把这件事情告诉家里……您想想看,一个约会……”

“那么,您的妹子该有些蛇蛋果吃才行。伊威尔笙姑娘,您说是不是?……”他们吃了些蛇蛋果,斯克士特说:“毕尔支姑娘,您看,我是不是比您的姊姊容易说话些?她在斯托尔桑变了这样坏脾气,您看她不是对我也撒娇吗?自然她在那边不知有多少臭男子向她献殷勤哩……”

“斯克士特,不要老是说那一套话了,这小女孩正在预备领第一次的圣礼呢。”

“毕姑娘,是不是?她一方面跟一班少年男子鬼混,却一方面没良心对他们。”

“说的对。”毕尔支回说。

“天啊!斯克士特,您改天来看望我们好了。说不定您便是臭男子队里的头目呢。”

“唉!那么洛克是个候补员了。还有加尔斯登……”

“但是,我的可怜的小乖乖……”

温妮不好意思生气,勉强笑了一笑:“那一个正是和你鬼混的呢。……他和我的堂妹子一同预备第一次的圣礼。”

毕尔支看见斯克士特握着温妮的手,她非常地快活,一面唱,一面把头摇动以表示节拍。过路的人都很有趣地注意到她。

他们一直到了天气很晚的时候才打算分手,刚刚到了浴堂前面,却看见那些婶娘恰恰到来打个照面。

“哎呀呀!你们干什么?我们很担心,以为你们溺在水里了。”

伊威尔笙面色顿变。她一定是哭了。

温妮介绍她的朋友杜尔纳。斯克士特道了歉。他遇见了这些妇人,他和伊尔希姑娘能再会面,非常欣幸。

斯克士特在两位婶娘的中间走。温妮非常地希望他告别,她

最怕彼娜婶娘的粗言野语。看啊！婶娘们的面色！

他把她们一直送到汉园。桌子上有的是柳枝编的篮子，系着绣带，又有牛乳瓶子及一些乳酪糊的面包。

“我不晓得杜尔纳先生肯否赏光，和我们吃一顿便饭……”彼娜婶娘说。

“多谢多谢！我很抱歉，不能奉陪。……”于是斯克士特面带笑容地、规规矩矩地向她们施礼，告别去了。

温妮望着菜盘子出了神，觉得很不舒服，然而不能给人家看破，只好拣了一片有蒜的臭味的风肠吃了。

毕尔支倒很能守秘密，对于婶娘们的质问，不大答复。

刚刚回到家里，毕尔支赶快跑到她的卧房里，暗中摸索地把温妮的床整理好，这表示她对于温妮的同情。

温妮回来，脱了衣服，一句话不说。毕尔支晓得她哭了。

温妮突地躺到床上，很生气地呜咽地哭……她竖起了半身，在那可怜的卧室周围膘了一眼，看见墙上装饰的邮政明信片，椅子上的面盆，及一个蹩脚的横柜……她越哭越觉伤心，这么穷苦，还有什么希望？一点儿快活都没有，一点儿……

毕尔支很矜怜地看着她，很热烈地说：“喂，温妮，你爱他不是？”

温妮爬起来喝道：“傻瓜！”忍不住又哭了。

二

温妮慢慢地走上荷曼斯陂，在每一家店子的前面都歇了一歇。说不定他也在等候了……她又停了步，轻轻地顿脚，天气冷得很。在一个镜子里她看见了她的面孔，是电灯光使她的脸色淡白了吗？

冷啊！她把双手插在衣袋里，向前跑去。

制造厂里黑暗而荒凉，只有一盏灯，在二层楼上照耀着。

温妮一气地跑上楼来，开了办公室的门：“晚安，先生。”

灯下工作的男子打一个半转身：“晚安，温妮，你来了，谢谢你。坐吧！我已经做完了……”

灯光照着一个广阔的背脊，一段给太阳晒成棕色的颈窝，一簇飘荡不定的金黄头发，一个俯向画桌子的头。

温妮悄悄地走近，在他颈边低头说：

“等一等，让我看看，等一等……我马上就来。”

她在屋子里兜了个圈子，细看那些图画。于是她又跑进主任室，把所有的灯都开了，坐在一张安乐椅上。

“请你把那些灯都关了，回到这边来吧！”

温妮注视着克利斯田的帽子。

“你看，你的帽子不很大方。”

“我将另外买一顶以备我们婚礼之用。”

她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拿一支自来水笔放在嘴里当一支雪茄。下巴靠着手杖的曲柄，坐在另一张桌子旁边，勉强使声音变洪大了些：“朱尔德技师，恐怕我不得不销了您的差事，您干事情不很行……”

“哎呀！”

“我不觉得我的帽子有这么坏”，他一面穿衣，一面说，“你不愿和你的未婚夫接吻吗？”

“你已经等到现在了，你可以再忍耐忍耐……”

她打算出去，说：“你真呆！克利斯田。”

“什么？”

“我对你说，你不该和我接吻。……”

静默了一会子。

他两手抱紧了她，作了一个长时间的接吻。她娇柔就抱，回他一个甜吻，觉得身轻如叶，压在这位伟壮的克利斯田的胸膛，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他们一同到教堂里去。

“你看,已经没有北极晓了”,克利斯田说,“刚才我在窗子里面还看见北极晓。”

“好吧,难道北极晓肯等到你画完了图画才进去吗?”

“我的小温妮,你还有的是坏脾气。”

“我只说笑话作耍罢了,你却当真吗?”

北极晓是没有了,却有月亮儿躲在轻云里像珠钿般放光,薄霜盖着的树林和地面也有微弱的返照。群山露面,却只一些轻淡的影子浸在半明半暗的晨曦里。

他们在跑马场边停留良久,望着一片平原。他们几乎互相看不清面孔。温妮穿着薄布的衣服、有洞的鞋子,冷得几乎失了知觉。疲劳与愁闷的情绪涌上了心头,她想起她的可怜的衣服、淡薄的餐饭,怎能有片刻的适意?她揽紧了他说:“我有我自己的已经够了!”

“我爱,她有的是什么?”

“好吧,……我们老是拌嘴……”

“温妮,是谁起的头?……我爱,你太容易动气了。”他觉得第一句话说得重了些,赶快变了高兴的腔调,“你工作太多:办公室里挨到四点钟,还有杜母荪夫人家里的唱歌及教读的功课。你天天为着金钱问题而愁闷……你疲倦透了,还要为些小小事情而生气。”

温妮只是叹气。

“克利斯田,我们不再说这个了。到我家去吧!我烹些茶喝,我们可以一同吃晚饭。”

“我今天晚上要做工呢……”

温妮冷笑说:“你老是说这个。”

“我爱,你该晓得我为谁辛苦啊!”

“唉呀呀!你辛辛苦苦地工作为的是什么?岂不是为的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结婚……然而此刻我使用得着你,因为我此刻懊

丧愁郁，快要成病。你偏没有时间……今天晚上暂停一天工作好不好？”

“好好！我求之不得，哪有不顾的道理！”

他们重新转向城里走，忽然一对男女在他们身边走过。

“这不是毕尔支吗？现在和她鬼混的一位学生是谁？”

“呀！他和她正同在一个人家里膳宿。他每天晚上都到商业学校去找她。他名叫古尔斯远……”

“你也该住在一个膳宿的人家，像波尔荪姑娘家里便好，你的堂妹子在那边，她觉得那姑娘对人非常客气。”

“好教我也遇着一位学生！……”

他笑了。

“我晓得你不大喜欢我，然而你自己却很舒服。我不喜欢你的小小的坏房子。”

“我却以为你在我家非常舒服，克利斯田。”

“你晓得为什么我这样说？你的婶娘曾经告诉我说这屋子修理了多次，不宜于居住。”

温妮不回答。

“我们去搭电车到戏院咖啡馆去吃晚饭吧。”

“你今天晚上该要工作，还是我离开了你好些。”

“温妮，你听我说，我是你的未婚夫，可以给你一些忠告。保护你的名誉乃是我的责任。”

“我对于人家的闲话一概置之不理；你呢，也该置之不理才是。我觉得你在这问题上这么着意，未免太奇怪了。”

“我的可怜的小温妮，你不晓得人类的险恶，他们常不怀好意……”

“我未尝不晓得，但我可以超过一切。”

“如果我可以超过一切，我只是一个无赖罢了。”

他们到了电车站。

“去吧。晚安，克利斯田。谢谢！”

“哪里话！温妮，你真个……”

“规矩一点，你以为我带你到我家吃饭是很快活的事情，我晓得你总离不了这个念头。”

“我们在外面吃饭也行！”

“不怕人家造谣吗？”

“但是，我们不是已经订过婚吗？”

“再说一层，我没有换衣服。”

“唉！你将要感受风寒了！为我而病了。我为你担心，你晓得不晓得？”

“而且，支伊威尔姑娘请我今晚到她家里去。”

“温妮！”

“让我去吧，克利斯田，晚安。”电车开了，她看见剩下他郁郁不乐地在走道上，未免有些懊悔。

她也没有快活的面色，天色很晚了，她还在打扫她的卧房。

唉！一所小小的顶楼上，许多妇女集会，何等乱七八糟的！红色的灯罩子，浓厚如雾的烟，尖锐的声音——她们谈些自由恋爱。

两副食具摆在沙发之前，一副是预备给他的。她已经给他预备好了他所嗜好的东西！新麦制的面包，一些乳油，还有羊乳的干酪。

为什么他们不像初时一样和合了？

她只吃了一个拌着乳油的面包，收拾好桌子，归房脱衣睡了。自中饭之后，她仅仅吃过几片木瓜，喝了几口茶。

一点钟了。她早已想到七点半钟的时候，晨钟一响，会把她从床上拉起来。唉！何等讨厌啊！

“为什么你对爸爸说你要进戏院里去？”克利斯田问。

“为什么我不能对他这样说？”

他们在斯特兰德威上散步，同望着快隐没的夕阳——冷的夕阳，黄铜的颜色，带着铁锈的红光，浸在寒霜浓雾里。

“我便不说，他迟早会知道的。”温妮说。

“我不懂你为什么这样热心地告诉他。”克利斯田许久才回答。

他们都默然不语，并排着，静寂地走去。路上一个人没有。再远些，有好些工人挑起堤上的雪抛到湖里去。到处幽静，虽有城里传来的闹声，但他们习惯了，真像没有听见。只有些冰片冲激着微浪的声音，很单调地传入耳鼓。

温妮很有些懊悔。克利斯田的父亲到都城来的时候，他对他父亲说到一个良好的位置，在南玛尔那边。那一位老朱尔德是个木材监察员，在那边没有一人不认识他。他自己担任过开河的图样，他以为克利斯田如果谋这一件差事，一定可以到手。

温妮对他说过她想入戏院，但她不愿给克利斯田知道。

“我告诉你这事怎样来的”，她说，“你父亲说我们的结婚的时期，还要等许久哩。我回答他说，如果我受了雇请，可以助成我们的事情……”

“温妮，你很晓得的，纵使你受了雇请，我们的局面也没有多大的变化。先说，你的薪水越多，你的花费越大；再者，如果我供给不起你的需要，我决不愿娶你。好，随你的便吧，我也不来阻挡你！”

“随我的便吗？你老是说随我的便，究其实你却要我随你的便，听凭你处置！”

“绝对没有的事，温妮，无论何事，你不能说是我阻挡你。你看我不找外省的差事，我晓得这是不中你的意的。”

温妮低了头，一脚把一块冰踢开去。

“等些时候，这事也许有用处”，克利斯田说，“实习期之后，我一定比现在行运些。”

“随你做去吧。但是你去了，我何等愁苦啊！……”

“是的”，克利斯田愁闷地说，“但是……”

为什么他们两人间的谈话如此地难呢？他们很愁闷地寻找些字眼来说话。每当他们考虑到他们相互间的地位和他们的前途，老是这样苦心思索的。

“你想要说我们二人互相损害。”温妮静默了一会子和婉地说。克利斯田点点头。

“温妮，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刚才所说的话。我希望你相信我劝你就你性之所近去做事，并不是口是心非，我可以发誓的。假使间或我的意见有和你的愿望相冲突之处，望你不必太着意了。温妮，你信我说的吧。这并不是怎么了不得的事情，只我有些不合时宜的见解罢了。我只脱不了家庭的观念……现在你已经看见过我父亲……但我不愿意强迫你去就与你相宜的生活，我敢断定我离开了城里不久，一切都会变好了。你安然地做你的工作。你说得有理，我们真互相损害……”

温妮强作微笑。

“这一次我们算是同意了。唉！克利斯田，我巴不得过你的生活。假使我现在已经入了戏院，有了成绩，我情愿抛弃了不干。也许你一时不能了解我，这因为我不曾尝试过。我很热心地想干它一干，我始终抛弃不了这个见解，我久存着这念头，想试一试我能否干一件出色的事情。”她在她的暖袖里掏出一块手巾抹着眼睛。

“我的小猫儿鬼……”

温妮作苦笑。

“有许久你不曾这样叫我了，你注意到吗？起初的时候，我们专造这类名称闹着玩。你记得吗？那时节，我们像小孩子一般，和气一团，意见一致……后来正式地订了婚，什么都变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是一样地相亲相爱，是不是？”

“是的，我也这样想，你也许说得有理。……”

“唉！我以为我们可以达到那个地步了。你该听我的话才是，为什么急急忙忙地宣布了。”

“我那时以为人家答应我的差事，一定可以到手的。而且你没有家庭，我若不这样做，怕也不合理。我常常来看望你，我们常常一同出去。总之，这都不过是小事情，还有更大的事情呢。我听到人人都谈论到我们的时候，何等不快活；我到了办公室的时候，何等不自在：‘唉！温妮对人不住……他和温妮合不来。’如果你打电话给我，他们都来听，尤其是那些妇人——我对于她们，真是受气——……日记上做了个笔记，他们不说话了，人人都满意了。”

电灯亮了，在深红的晚照里映成微蓝的珍珠串子。

温妮把手放到克利斯田手里。

“你的父亲该在里勒河上了。我送你一送，我今天打扮得还不错，很愿意到城里走走。”

她整了一整她的裘衣——克利斯田送给她的圣诞节礼物。

“……而且我顺便上去看望夏尔洛德。”

夏尔洛德刚刚从办公室回来。她的妹子在饭厅里教课，她在厨房里用饭：一盘鱼汤，一盘肉丸子。

温妮总觉得在女友家里非常适意。第一天她来的时候，是冬天的一个早上，太阳照着金框子的画片，窗子内有的是蔓生植物的花，旧家具、好瓷器、家庭的肖像以及好些小珍品，使这一所内室充满了喜气。

夏尔洛德的母亲，小小的身材，年纪却老了，面色不像从前娇艳，头发变了灰色；然而人老心嫩，同她三个女儿和气一团地相处，令人羡慕得很。

赫德尔斯夫人穿着拖鞋子，卷起裙子，在厨房与饭厅之间，踱来踱去。

“我不能做得更好了。她们的午饭都弄得好好的，但我却给她们生火取暖。……爱伦四点钟出去了，你却五点钟才来。”

“哎呀！呀！我一句话不说！”

“在同样情况之下，想要料理一家，真不容易……你从办公处一直到这里吗？”

“正是。”

夏尔洛德斟一杯咖啡给温妮，又一杯给自己。

“夏尔洛德不要多吸烟了！你所以狂躁多病，都是烟草之毒。”

“分明是因为这个，难道还有其他的原因不成？”

温妮觉得不很自在。赫德尔斯夫人的声音越来越悲伤，她女儿的声音却越来越不好听。

“你以为不要这样好天气才是有趣，是不是？因你自以为是一家的主人了。”赫德尔斯夫人一面吵着，一面打开两个窗子。

夏尔洛德把托盘拿起说：“我们到卧房里去坐吧。”

卧房里陈设着枫木制的家具，真漂亮啊！

她从抽屉里掏出一张纸笺递给温妮。

“请看这个……”

恰像一双闪烁的眼珠，
瞧得疲倦极了，
还想要透视黑暗而无情之夜；

寒热病一般地怕，
像一双听厌了运命之声的耳朵，

我的心颤震了，
辽阔的天空环绕着我，
我也无心在天底下侦探与搜寻。

孤独，
被抛弃在这死世界上，
只剩得云行天空，

点点青苔盖着一堆灰色的小石。

温妮读完了,把纸笺还了她说:“我却觉得很好。”

夏尔洛德静默了一会子,恬静地说道:“不,我对于什么都厌倦了。”

“去年秋天你着手做的那个,你不继续下去吗?”

夏尔洛德重新燃着一支香烟,摇摇头。

“说也奇怪,我再也不能写了!”

“你写你自己也不能吗?”

“我想写城市,写我们——微贱的劳工的我们——所住的许多路,处处一样的景色的路。脏,湿,走道坏了,两边许多小小的住房和店铺夹着:颜料商、玩具店。店里有的是斯律鲁华德制成的团圉、杂货匣子、可笑的武装、玻璃的串珠,都是一般小孩子很认真地分派的东西。我想象那一般可怜的小孩,对于玻璃窗内值不到几个钱的物件,也垂涎三尺……”

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在路上闲逛,这些路是我从前住过的,后来每天到学校或办公处去,也须经过那边,逛了不久,我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了脚步,这房子正是我们住过很久的。前面有个回光镜,窗子后面却没有帘帷,灯光未亮,却有一个小孩在那儿读书。房子的内部,看见一个缝衣机的亮晶晶的两个轮子。……

你看,都是这些事情!

我顶爱用这些小小陈旧的字眼,一般人不着意的字眼,做我的工作。一般人用这些字眼来互相毁誉,当其快活或不幸的时候,用来宣露他们的心绪……”

在夏尔洛德的一双大眼里,还有些隐藏的事情。两道弯如新月的眉——这眉乃是1830年画派——与厚而红色的唇,把这金栗色的盛鬻的少女,增加了不少的妩媚。体态轻盈而柔软,衣服照常是不要领子的,露出丰腴白净的胸膛。夏尔洛德,真像个该享受安谧而神圣的幸福的少女。

“我可以在这书里写你、写我、写我们办公处的任何职员。我们靠工作而生活,但我们却不是为工作而生活,这里头,并没有什么赌注,没有赢也没有输。不论在办公处、在店铺、在学校,随便什么都摇不动我们的神经。你呢,想学演剧;我呢,想学著作;还有别人……这些少女们我都认识,她们没有历史,却有历史的续篇:膳宿舍里一个卧房,同伴里认识的一个男朋友,约定了会晤的时间地点,手拉手一齐出去玩。其后,这男人不见踪迹了——经过一次的吵闹。也许他住到别区去,相隔远了,交际也就断了,说不定他已经死了!——于是,另一个卧房,一个新的狎昵;妆饰,为的这个;做梦,梦的这个……我们呢,哪一位不是存着这种希望?虽然方式上略有异同,没有什么大关系。

“生活自是一刹那间,然而我们要过的是内的生活。我们的眼睛,再也不在我们周围的浓雾尽管呆看,却是在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欲望的内心。”

卧房里渐渐黑暗了,温妮在沙发上躺下。

“你说的也许有理……夏尔洛德,你听我说,我呢,自始至终只爱克利斯田。你所说的那些女人和别人鬼混的方式,我已是过来人。这算不算恋爱?”

“不算。”

“现在我觉得是接受了爱的人了。我不像从前快活,因为前途的进行方式使我非常地注意,至于没有厌倦的工夫。自从我认识了克利斯田之后,我马上就觉得我对于别人的感情都消灭了,只剩下对他的感情一天一天地生长。我的狂热的爱自然使我快活,想到这前途莫大的幸福,却有些胆怯起来。当我们订婚约尚守着秘密的时候,都是这样心理。自从婚约宣布之后,婶娘们送我些礼物,教训了些应尽的责任,谈些前途的事情……人人都来庆贺我,好像一桩非常的事。……我究竟不是轻薄妇人,……他们借东说西,显然知道,我们在未订婚前,老早便相爱了……”

“然而,你不见得就看得透吧。”

三月了,克利斯狄亚充满了明媚的春光。

晌午的时候,小小的水点落下来,所谓东风解冻了。肮脏的水染黑了屋面,从顶上溜将下来。好些冰块经过空中,砰然落到地上,累得过路的人跳着躲避。淡色的太阳的微黄的光芒,映着冬天的衣服与精光的树枝,使它们现出一个不合时宜的样子,这里头正显示着春愁。每人的心灵里,总有无穷的欲望孵化出来,好些妇人有的是一件新衣的欲望,也不能不算欲望之一种。第一次的春声是:走道上的冰块碎裂声,树枝间的东风长啸声,麻雀的叫声变尖锐了,凝雪上的跑冰鞋子刮出的响声也变尖锐了。墙脚的第一片泥痕,带来了悦人的新春消息。

晚上,天气变冷,冰块在脚底下碎裂,像破玻璃一般地响。沿着西南方的一带小山,薄暮的太阳的反照,在这三月的夜色里,明亮而无际涯,缓缓地隐没。

温妮拿着她已经买到的新阿尼曼花,直到克利斯田家里来了。他正坐在窗前写信给他的兄弟。

“你要不要写几句话给赖尔思?”

她到他身前来,两手从他的头发上伸将过去。

黄昏将它的黯淡而蓝色的帐幕罩住了万物,他们静看着那边的小山,许多儿童在那里玩耍。屋子的地位颇高,下面可以望见一排黯色的屋顶,又另一边乃是伊克彼尔山在西方遥对着。

“今天你可到过戏院主任家里?他怎么说?”

“说我很可爱,说我很懂得艺术,等等。他们都一样的……”

克利斯田拥抱着她说:“爱人,不要气馁,你也一定达到目的。万事起头难。”

“但是,也有些人马上成功的。我知道……他不喜欢杜母荪夫

人……,有的是一个好教习,……又有些假艺术家,没有一点儿技能……”

克利斯田赞叹了两声。

“……我太疲倦了,今儿晚上怕不能到彼娜婶娘那边去。”

他抚摩着她的头发。

“但我已经打电话给杜马,说我们今天那边去。据你的意见该怎样做才是?”

温妮抱住他接了个吻,却没有回答他。她觉得神经受了刺激。记起在戏院主任面前的那种谦卑,他却很客气地谈到她与他的计划以及其他诸事。小小事情却这样谦卑,何等老实!至于她在特兰曼斯维上面散步的时候,妒煞那些住着高堂大厦、穿着绫罗锦绣的人们——实则她所藐视的人们,又何等虚荣心重啊!

论到她的办公处的同事,他们因没有她一样的主见,也没有在西班牙起造屋子,她一样地藐视他们,自己觉得被逼迫在那里工作,实在不情愿。

有一天,斯克士特到办公处来,有话对班长说;她面红了,装作没有看见。他向她说话时,她很笨拙地回答几句。

她也该骄傲了:未成年的小女能自己供给自己的需要。而愚俗的她,幸亏已经是克利斯田的未婚妻了,便希望好些毫无价值的事务:丝织的裙套,特兰曼斯维上面的屋子……唉,这是最时髦的生活了!她的宏愿该有实现的一天——她从来就很相信有希望……

“我想到美洲去。”克利斯田忽然这样说。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

“这里我没有什麼前程。比方你,你多才多艺,人家用不用你?不,在这个地方,人们没有这种需要……我呢,该老守着这个部属的身份,该镇日里费尽心血去制些笑煞人的图案,全不希望贡献给你一个愉快的生活吗?你命不该穷,再说我呢,也不。但这里没有

适当的位置,而我觉得我还可以干些事情……不论哪一个机关里。

“到美洲去,真有天渊之别了。你看赖尔思,他搅得很好。将来我贡献给你好些丝织的裙套、上等的皮货。你只管坐着、唱着,按着钢琴,别的事都用不着你去做。”

“但是赖尔思挨的千辛万苦,你却忘记了?在芝加哥的一年多,他常常连饭都没的吃。……”

“我怎么不晓得?正是这个才引诱我去呢。饿软了,躺在长桥上面。做梦呢,梦见你;醒呢,绕着城市兜圈子找工作,恰像一个野兽在荒林里觅食,何等有趣!如果我真的潦倒不振,也见得我毫无所能,而且对于我们二人也别有好处!倘或天从人愿,有一天我也能够摆摆架子。呃,我便写信给你:‘这里来做个快活神仙吧!’”

他说得自己也笑了。

“我爱,我也不至于无用到这地步,等着瞧吧……”

“我说的不是这个。”他一面说,一面搂着她又是一个甜吻。

“你懂吧?我若晓得终有一天会发财,我自然愿意等待着。但我不愿意看见你这个光景,我们的青春抛弃在无用之地了!

“在最短期间内,我要表示对于你怎样的钟爱。你将见实际的施为胜于画里的爱人、笔端的情话。

“一切的一切,都不能给你一个满足,难道我不知道吗?永远地穷苦下去,没有一个朋友,只朝着千里外的一点小小的光明,去找寻前途的幸福……”

他忽然离开了她,走到沙发上坐下。

“克利斯田……”

她走到他的背后,两手挽住了他,逼着他的头靠近她的胸部。

“我很爱你,爱人,你,我爱你还出乎你意料之外哩。你休执着我所说的话……一切我的主意都很浅薄,没有什么见识,你该晓得……”她的声音很低,几乎要哭,颤巍巍地抱着他。

“贫穷而孤独的青春,我们便在这上头取乐吧。这样一来,只

有你和我。除你我外，不和第三人发生关系。孤独的青春，克利斯田！”

她两手仍旧揽着他的颈，只把身绕过沙发的前面，坐在他的膝上。

“吾友，爱人……”他尽量紧揽着她。

停一会，他起身很温和地给她一个接吻。

“温妮，一切的事情都和我的地位没关系，我常想：‘只有她和我，我担保她，她爱恋我……’呃，莫动，让我拿着你的手……我常常以为如果我们秘密地稍为尝试到一些幸福，一切都会变好了。Und das Leben ist so kurz und man ist so lange tot^①，这是我在柏林一间啤酒店读到的两句德文诗。再说，如果你中意，我们也不妨就结婚，不过头几天是或者有些困难……”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实在不由自主。我们自身的情绪，可以和道理对抗。一般青年——至少可以指中流社会而言——谁不如此？……”

“我们自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渐渐变为不可触犯的信条。”

“由此看来，被逼的结婚，并不是金钱的难关使他成为不幸；不过，一个中流社会的少年，常以为把他的未婚妻当做姘头为羞耻。我看见那些在这种境地寻生活的人们，觉得非常可怜。和妻子造孽的人们，能够爱她的，实在少极了……”

三

“假使我能够住在森林里，我不晓得怎样地快活啊！”夏尔洛德低声地说。

她在雪里仰卧着，嘴里吐出烟圈儿在浅蓝色空气里缭绕。

“你恐怕也会厌倦起来吧”，温妮说，“你也不怎样爱自然

① 译成中文是：生日何其短，死日何其长！

之美。”

“也许是这样……”夏尔洛德坐起来，丢了半截香烟，重新在木炭堆上又燃着另一支吸着。她添了些柴把，两手置膝坐着，静看那蓝色的火焰和浓厚的烟。

克利斯田和杜马抬着好些柴把来了，又再找去。

哥贝尔山上，与大路相隔颇远，他们正在那里预备中饭，太阳正照山上，但浓雾弥漫了苏尔格谷，半掩着西山诸峰。峦岚如画，一望无涯。

“看啊！这正是森林的胜景”，夏尔洛德说，“这景四季不同，在天气晴朗的时节，远远的那些小山，只看见一堆黑松林。也不全是自然之美，使我快活，不过我觉得到这高处，城市的生活实在显得太卑小了。我们刚才离了小路，便发现人踪渐渐地少了。城市、住家、铁轨，在高山上不过只算一些小小黑痣儿罢了。

“……古时，这森林更是堂皇大观啊！野兽山禽是唯一的寓客，树该比现在的还更高大，时或狂风骤雨把它们拔起来，日久年深，寂然自化。天地无情，长此终古！生生死死……唉，真令人有皈依佛教的念头了……”

夏尔洛德低头看火：“喂，那边两位！咖啡预备好了。”

温妮觉得冷，不想吃冰橘。

她对于自然界实在不很发生感情。她同夏尔洛德到过诺尔马克，她们旅行不止一次。在这个期间，夏尔洛德全变了，天天高兴，毫不困倦。有时她跑冰也跌倒过，但随倒随起，依旧风驰电掣般跑下山坡。温妮呢，适得其反，天天叹气。常常跌倒冰上，哪怕她扶着手杖，还爬不起来；小小的难关，也禁不住叫人帮助。而且，她哪里高兴跑冰？不过想博克利斯田的喜欢罢了。

到了夏天的时候，她尽管觉得不该辜负大好的时光，然而她的唯一希望却是只想赶快达到目的地，至于那些风月闲情，哪里有工夫去管它呢？

克利斯田和杜马满身是汗的走来了。夏尔洛德给他们吃中饭。

“我们还是去了，你不高兴吗，温妮？”

温妮想到从斯加亚谷走下去，实在可怕。偏他们高兴这样走。

杜马站起来：“我今举杯恭祝这位女伶，伊尔希姑娘。”

逗得大家笑了，都举杯给温妮庆贺。温妮也只好勉强微笑。此时此地，她的丰采神情都失常态，虽则她对于本月 15 日的试演，非常热烈地希望。

夏尔洛德把温妮介绍给一位戏剧家，名叫哀贝尔，他的剧本已经得西提戏院接受了。夏尔洛德对他说温妮如何如何好，剧中的主角，除了温妮，再没有别人能胜其任了。

一切都草草完事。哀贝尔自己便要欺骗她。一个庸庸碌碌的男子，不晓得该取何种态度，只晓得抄袭人家的文章。她到他家来了，妆扮得十分大方，十足是一位 lady，想要和 Clare Borg 认识认识。

哀贝尔的房间乃是顶楼，又黑暗，又紊乱，没有一样令人高兴的东西。

他们二人间的谈话，实在难得很，像是他们二人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似的。也许她对于技艺的见解还浅薄吗？

依她看来，这剧本真笑煞人，然而哀贝尔尽量称赞她对于他的剧情的理解力，自说他的作品最值得注意，杜母荪夫人又说这剧本实在华美无比，温妮也不好怎样说了。

她恃着她对于戏剧的理解力，便辞了她原来的差事了。这样一来，自然要暂时俭省些；但秋天一到，她包管可以得到聘约，便好过了。

温妮每天去试演。此刻才是正经事儿。许久的梦想，如今竟实现了。

真的有趣啊！闹哄哄的戏院的后台，前面鸦雀无声的空座位，

灰色垫子盖着的椅子,许多伶人在试演,这都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情。她自己呢,因初来未曾习惯,竟忘记自身便是演员之一。她在哀贝尔面前也是一样的情绪——她总觉得自己是不在内的。

她平日只在办公处里做很规则的工作,预先布置好了的工作。当是时,自然每天总有一大半的时间为他人而辛苦,然而她总晓得每天做的是什;到而今却大大不然了,大半天无事可做。她觉得很有点奇怪,但是,Clare Borg 这事情,哪里有每天十六个钟头的工作给她做呢?

温妮穿着衣服,化了妆,预备出演了;她不敢张开眼睛,害怕得几乎僵了,听不见柏凯对她说的话:

“您的未婚夫在那边呢……”

温妮悄悄地在帷幕里看出去。她早已晓得什么地方坐着克利斯田和他的朋友们,然而在昏乱的时候,竟至于看不见一个影儿。

音乐队奏乐到了华尔斯的尾声了。钢琴响了,台上大小电灯都放了光了。

帷幕开了。自开幕至闭幕,她忘记了自己,只恍恍惚惚地做去。完场后,起先是她和斯特罗务与柏凯姑娘被叫了去,后来又叫到她自己一人。

编剧者来给她握手,人人都给她道喜,温妮还不相信是她自己演了一幕剧。

她很想往台下瞟一瞟眼睛,但她虽有些快活,敌不过她的羞怯,到底是赶快跑回来穿衣裳。

她收到了克利斯田与阿伯拉咸的花圈。她和阿伯拉咸不很熟识,只晓得是克利斯田的朋友。

完场后,她陪着哀贝尔及克利斯田所邀请来的她的演剧同人,坐在琉璃室里的时候,才算是神魂初定。……她现在是艺术家了……她有的是音乐、花圈、香槟酒……还有观客们,念着她的名

字看着她……明天又在报纸上……

人们对于她的批评都很好,都说她善于表情,嗓子也不错,但只神经太露了。只有哀贝尔的一位朋友的批评,是有褒无贬。

温妮仗着她的歌人的才艺,获得一个常期的聘约了。到了第二季,她演唱了一出小小的歌剧,也有好成绩。

一本戏要演许多月日,她天天要照例很呆板地做去,实在厌烦。再者,她也并不觉得这新生活比旧时好,然而她还不愿承认是受了骗。这不过是初步,自然不很顺适,再久些便好了。

柏凯姑娘常对她说:“艺术界的清净菩萨!你这样庄严,真真不可救药。你非但守着你平日的品行,而且还不肯丢了你那些村婆子的见识。我劝你风流些,少管些道德好不好,看我吧,海阔天空,到处无牵挂!”

柏凯姑娘看见她战战兢兢的面色,忍不住窃笑。她每次听见这一类的话,总忍不住要生气,虽晓得柏凯也是苦中取乐,但究竟不应该。柏凯是一个时髦女子,靠着老父与一个侄儿——她常常滑稽地叫做儿子——的供给。

温妮混在同人当中,觉得胆怯得很。柏凯那种任人恋爱的主张,她绝对不能引为同调;但她却晓得不给她碰钉子,所以也没人说她傲慢。

温妮拜访夏尔洛德,庆祝她的生辰。

她觉得似乎夏尔洛德和她的母亲不很和气。赫德尔斯夫人只唯唯否否地答应人,夏尔洛德也不大说话。照例沿着河边的晚上散步,适足以形容郁闷了。

夏尔洛德在俾耶尔桥上停了脚,注视着又阔又黄的大河,在红砖制的许多工厂中间流去。多雨的秋天后,好些杨柳在那些工厂的赭色墙下还低垂着它们的绿枝。在闹轰轰的机器声里,还很清

楚地听见人家打钢条的声音。好些工人在桥上来往。

河的对岸，一所小房子孤零零地在那里；有些儿童在堤上玩耍，流水冲堤，每次都像有它的新势力。

臂膀连臂膀地走过了些对偶，欷歔歔歔地谈了些秘密话，微音传到他人的耳朵里。

夏尔洛德又向前走去：“你注意到吗？这些人都看得出来我们是那一流人。虽则衣服穿得不大齐整，也没有什么大关系。”

“我想，他们是从步伐上看出来吧。在模样上，在一种‘我不晓得是什么……’这个所在很可以看到些漂亮的面孔，然而那些妇女总有矫揉造作的样儿……”

她们经过一处很脏的工人区，在些旧的木房子前面走过。这些房子有一些小小的花园围绕者，看它们的神气，该属于另一处静谧的地方，另一个平和的时代，预备给那些安分守己的工人的；却不是预备给那些所谓工团绝大的机轮、极长的皮带、铁丝的窗子的工厂里的那一类的工人。——天天打听城市的风潮，仰着头盼望未来的曙光，像牛马在栏，仰着头吸气一般。只希望有一天与那一班资本皇帝决一死战，战胜他们而打倒他们……

她们不觉又走到北坟地了。

夏尔洛德攀开了栅子，直入到枫径里。

9月的晚霞给那些树杪照得格外分明，不像白天觉得浓厚而阴黯。在这轻淡的天色里，树影儿越显得窈窕而晶莹。

“我越发爱这个时节了。”

夏尔洛德走到一个玫瑰花覆着的坟墓前，停了脚步。

“可叹啊！我们已经不是烂漫的天真，不能把人类的情思传授给这些花草了。9月的花……她们勾动我们的情绪，何等厉害！丁香花、莉蕙花、香喷喷的丁番花，都晓得终须有一夜秋霜！她们在月光里显露光辉，冬天一来，移到门前了。玫瑰花正在发芽，恐怕未必有开花的时候哩……”

温妮默然良久,说:“天啊!二十岁的人,还很年青哩!”

“这个要看怎样情形……——月光晶莹,刺人心脏!在这些光明之夜,我们切莫轻易放过,真该及时行乐;往后便是圣约翰,一切光明都灭了,我们便入了漫漫长夜。树叶黄落,风雨飘荡……圣诞节……一礼拜又礼拜,空气和缓了些,天色晴朗了些,是春天近了,新枝新叶,光明之夜,又在眼前。……只我们又多一岁。光阴流水似的过去,只剩得我们成为水中枯骨,‘我们不活了!’”

“夏尔洛德,显然是你不满意你现在的境地;但还有人比你更可怜,你知道不?”

夏尔洛德勉强地微笑了笑。

“只要不更倒霉,已经是差堪自慰。”

“人家是这样说。”

“不,我说的正经话,差不多人人都羡慕我的境地;然而,除非是有特殊嗜好的人,才爱领略这种苦况。否则,看见他人的生活总是比较地舒服的时候,该希望自己也变幸福些吧。我不认识一个人他的位置比我的更可满意的。这自然是我有了短处,所以倒霉,但我想纵使我改变方针,不见得就变好了。总是我自寻烦恼,以致天天无精打采地过日子。

“今天妈妈还对我说我可以离开办公处,到外国去找一个工作,可以换一换境地!但我真的不能够。我想,我去了,她们租一所小房子住,赫德维克与爱伦仍继续我们的生活吗?不,我不能够,我心里到底不安。从另一方面说,我不能毫不声扬地牺牲一些吗?我虽不是个殉教者,但我也不能绝对的自私自利。我真是无用之物……”

“夏尔洛德,你听我说,你晓得不晓得有快活的家庭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

“好!待我来问你,你晓得一个人无所恋爱又怎么样?”

温妮抬头。

“好！总而言之，我们该晓得没有我们的所有物又怎么样？我们觉悟已迟了。我们也许想得到，但只片刻的思想。”

“有时，我们所爱的便在跟前，不论有无明了的道理。不是有个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吗？‘在我们身上，便有最坏的仇人！’”

夏尔洛德微笑。

“把你的堂妹子为例吧。伊威尔笙家的事情你都告诉了我。我觉得这小小家庭是毕尔支的乐土，现在呢，远离家乡，到城里工作去。”

你相信不相信？如果我离开家庭找一个艰难的生活，我家一定会有变化。然而这么一来，我却可入了梦想之天，在这危险而颠倒的世界上，找到一个僻静的湾角儿。

到了我们这年纪，我们很愿意出去自己奋斗，信赖自己的能力。纵使我母亲不很聪明，未曾受过什么教育，我还可以把一切付托给她。无论怎样的老婆子，缝补着鞋子，把打绒针在耳朵后搔痒，说道上帝自会处置一切的事情——这样的老婆子也可以托付的。

每天，我看见的，老是那些眼睛，认识我的一切痛苦，真算一种刑罚。一年又一年，被逼迫着共同生活……

至于远离家庭，想念的是小小事物的位置，晓得的是日子缓缓地过去，挂心的是那边一些不关痛痒的话头，连演不绝的场幕……常常如此生活。有时，恨的是每一张椅子，每一张桌子，总之，每一件什物，它常看守着我们的整个生活，我们的痛苦与秘密的失败，惟有它知。知道一切的零言琐语，一切按时照例到来的小事情。

至于在家呢，永远只算个孩子。我自从出世的时候便看见母亲为我们而工作，你该明白，我在她面前，要年轻到什么地步？……换一方面说，如果我远离了这里，想到有一个人，他于我有了确实的爱情，而我于他却只是个小孩子，多么幸福！……

妈妈到了我的年纪便结婚，她怎么会懂得我的情绪？再说，我

也绝对不想要她懂得。但是刑罚呢，她却懂透了！……”

“我希望……”温妮才要往下说。

夏尔洛德微笑：“说吧。”

“也罢，我对你说了……我希望你堕入情网里，但要正正经经地恋爱。”

“我从来没有堕入过情网，也不愿讲恋爱。长期的等待，会使我们越发苛求，是不是，温妮？人们起初的幻梦，没有不甜蜜的；到后来，生活所贡献给我们的一切都成为不满足的了。……单独的我们，只会向我们自身上看去，我们搜求，我们梦想……”

温妮瞧着她的淡白的面孔，纯洁的身材，忽然想起了克利斯田，对于他，真像有无穷的希望，她觉得他是一个热肠人、活泼人，哪里肯推想到霜寒的命运。

“你真像纳尔希斯^①，你晓得不？纳尔希斯只爱自身的影儿，自称自赞地跳到水里淹死了。”

“是的，”夏尔洛德很安闲地回答，“但是，现今的世界，像我的人多着呢，你相信不相信？”

他们回来的时候，赫德尔斯夫人已经预备好了水果、糕饼、葡萄酒等物。

温妮想起昔日在赫德尔斯家过了那几夜，何等愉快！那时节，她们母女，欢笑一堂，多么有兴致啊！……

夏尔洛德与她的妹妹们交杯共饮，她对着母亲微笑，她母亲走到她跟前，抚摸着她的又阔又白的额角：“我的好孩子。”

温妮拿着手提眼镜子，四面瞧着，大有顾影自怜的神气。

她快活极了，新帽子、新衣裳，从来没有这样时髦阔绰！

“天啊！克利斯田迟迟不到。……呃，有人敲门了。”

① 纳尔希斯临江对影自怜，投水而死，化为水仙花，故西人谓水仙为纳尔希斯。

“你看怎么样？”温妮叫道。

“好极，好极！……”

“这才是道理！你该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漂亮吧！”

“你的美貌，什么时候不令我神魂飘荡呢？”

“这个总算不扫兴。”

“是说我叹赏你到这地步吗？……”

他们在加尔作汉路上随意散步……二月里的佳日，太阳和煦，春意初透，正是大好的时光。

温妮路上遇见了熟人，逐一地很亲密地施礼。

“唉！凯赛尔夫人。天啊，她真变样了。她的年纪并不比我老了许多，前时也曾是个美人儿，你想想看！”

“你想我们哪里去好？”

“我没有什么选择。”

他本打电话叫她来吃中饭的。她想要到大旅馆去，克利斯田却不愿意；结果，他们选中了戏院咖啡馆。

“可怜的斯克士特”，温妮说，“昨天晚上，我送了他上船。我真可怜他，他的良好的品行的结果乃是倒运！上帝晓得他在那边怎样度日……但愿你的兄弟在开始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

斯克士特有了赌的历史，好些债务，只好跑到美国去。温妮写了一封信给赖尔思荐举斯克士特。他们在去年秋天结识了。

“克利斯田，请告诉我。为什么你从不提起圣诞节前关于斯克士特的谣言？”

克利斯田很深思地看着他的指甲。

“你晓得，我从来不肯提起关于你的好朋友的谣言。”

“说得好！你常存着高贵的心境！”

克利斯田的声音变严肃了。

“今天你像这样儿，到底是什么缘故？……我正要向你说哩，我的薪水加了，现在是二千零六。……”

“你不是高兴吗？”温妮有些心怯地说了。

“刚才……我原是高兴……”他低声回答。

温妮握着克利斯田的手，良久良久。……

“这并不算多”，克利斯田想了想才说，“这要待你来决定，这不够我们用。”

“啡！”温妮嘣了一口气。

克利斯田俯着头向着桌子，像要拾些什么东西似的。又吻着她的手。

“我快活得很，克利斯田。今天晚上我们便写信给你父亲，好不好？”

“我的小乖乖，你真是可人儿……我还有话和你说。我从来没有问及你的工作。你在西提戏院，很满意吗？”

温妮勉强放开了手。

“我晓得你有些时候已经差不多要失了勇气了，但是……我不愿意要求你抛弃了你所爱的工作。”

“你晓得我的艺术对于我怎样吗？”

“我很知道你的艺术对于你已经怎么样。你也已经抱着很热烈的希望了。现在呢，你已经出演了两季，你的艺术还永远是你的第一着吗？是呢，我再也不提，纵使我不过是第二着，我再也不愿说一句话了。如果艺术便是你的生命，再加解释也没用处。你呢，你是我的生命。……但是，今天该正经地讨论，一次定夺了这问题，免得敷衍下去。”

“哪里话？克利斯田，你弄错了，你并不是第二着。艺术又是另一件事情，不能相提并论。在这上头，我很得到些好处。如果我除了自爱之外，不晓得爱一件高尚的事情，或为一种观念而受苦，那么，我又怎么能够对于你用一种有些价值的爱情呢？”

克利斯田不回答一句话。她爱艺术甚于自爱，自然不错；究其实，也不过是她的自我的表现而已。艺术没有什么界线，一个抽象

的东西而已。——实际上是她的欲望,她的能力,她的自我。至于他呢,他却把这些置之度外。

“再说,如果,我们有了些孩子,我因爱孩子胜于自爱的缘故,便会把你放到第二排去吗?我对于你的爱情便减少了吗?”

他感受到一种辛酸的沉痛。孩子吗?……又是一种自我的表现。

“为什么你想要我现在便晓得?”

“你看,西提戏院不过是暂时的局面而已。天啊!克利斯田,你以为出演了两季之后,便能够定夺了吗?”

“别人呢,不能,但是你呢?”

温妮的眼光往来空际。说不定她已经在独居时反省过许多次……她很苦恼地回答说:“克利斯田,我很相信该有才艺、有意志,像我这样的意志,某种爱情、某种欲望……从前一切足以欺骗我的事情,一切难关,到现在渐渐给我打破。我还有的是信仰心与爱情!”

“你说的未尝不是,但我忍不住要想到你告诉过我的关于夏洛德的事情。你以为别人会有这样的爱情?这样的生活饥荒?或者,这样的才艺?唉!你以为她会有一天‘活’了吗?”

“克利斯田?”话到口边又停住了,强作微笑……“你渐渐变成聪明人了,你晓得么?”

“也许是吧”,克利斯田很严重地低声说,“温妮,你听我说,自从我们订了婚,我不晓得什么是艺术,我从来不曾怀疑过艺术的忠臣。现在呢,我猜着了,虽猜的不很完全。

你看,这或者与我对你的爱情一样。上帝晓得我的意志与爱情,有一种大欲望,有一个热烈的信仰心。我不愿意拦阻你走你的路。然而今天——这不是第一次了——我这样对你说,我很有些仇人的神气,而且对于你所相信的幸福,加以攻击了。

你相信我的忠诚和我的意志吧!你该懂得,假使有一天你的

勇气与信仰都失败了的时候,我的爱情也许对于你没有用处了。”

温妮俯着头,吻着克利斯田的手。他们默然良久。温妮重新引起了自信心,又说:“今天人家正许给我一个新角色。我在这上头想得到许多利益哩。我出演时,你看吧。”

“今天你不能谈论那个吗?”他和婉地固执地说。

“不,这样一来,岂不是意料不到的事?”

“只愿这事情永远给你保留着你的欢心。”克利斯田很诚恳地说。

温妮不很相信她所保留着的意料之事会使克利斯田快活。

她该在法兰西歌剧里充主角了。她最爱剧中的主人翁,那个小日内维芙,天真烂漫地说些最不合礼的事情。她却做了些很好的事,她创造了冒险的生活。然而她几乎变了没良心,她想要发现宗教徒与她的保护人所藏匿着的神秘,这个不能下定义的欲望的气压力表现出剧情的特征。再则爱情使她先变胆怯、害怕,其后变为安静而快活。这种妇女的傲慢伴着一种天真的胜利,当时,她同她的情人——现在的丈夫——在旅馆里给她的保护人撞见了。这情人,真凑巧,便是她的叔父替她选中了的丈夫。

扮这角色,在这个时候该只穿一条裤子,一件抹胸。虽则导演人容许她穿上一套短裙,而她却愿演出剧情的真面目。她以为这个很有情趣,而观者也可以得到纯洁天真而诚恳的印象。

然而,克利斯田该如何说法?

刚演第一场,她便觉得大家欢迎。她能尽其所长贡献给大众,真是快活。她的答辞顺口流出,像是不假思索似的。

胜利啊!在休息的时间,克利斯田来看她。谢天谢地!使得他也高兴了!

“说吧,我爱,你觉得如何?”

他握着她的手,笑。

“妙不可言！……你也欢喜，是不是？”她点点头，鼻孔跳动。四面八方都向她道喜。

刺心的恐惧与怀疑，到此都冰消瓦解。

她的答辞活跃而晶莹。正是显手段的时候。

穿着轻纱裤子，腿上套着丝袜子，安安闲闲地、清清楚楚地道白。只姿势笨了些、胆怯些，眼光里露出贞洁而害怕的神情。她觉得做得最有情趣，比之试演时的成绩更好，真使剧中主人翁复活了。

很胜利地完了场，克利斯田来找她，一句话不说。她觉得他愁郁了。

第二天，她看了一切的报纸，真是有褒无贬。“不能忘记的盛事”“一个新的创作”，都是批评家的颂词。她特地进城去看朋友，兼趁着这次胜利去快乐一场。然而恐怕遇着克利斯田的心情，终是掩饰不了。

她一面走，一面预备好怎样辩护。不，她不肯让他毁灭了她的幸福。

中饭后，她到工厂里去见她的未婚夫。他向她道喜，谈了一番她的成绩。温妮鼓着气，等候他的劝练，很担心地细察他每一句话。……

“你对于戏院有何意见？你以为这剧本的招贴可以挨得长久的期间吗？”

“这不用说的，批评家这样颂扬，我相信这个可以演满一季，往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游历。”

“我知道这本戏是你的得意之作，但是……在第二场里，你的服装不能稍为变更一下吗？”

“这是不可能的，答辞里原有脱衣裳的话。”

“你同我说过，剧辞可以变换的。”

“是的，但我不愿意变换。我很知道这剧没有讨厌的地方。你

不觉得吗？”

“你演得好极了！但只一层……今天办公处里人家对我说你很是动人，他们说话那副神情……”

“你不曾疯了？假使我依照你的办公处里的那种野话，来安排我的剧情，岂不是笑煞人？”

“你该懂得我的意思。如果你晓得昨天晚上许多男人用哪一种的眼色来看你，看你，每天晚上看……”

“男人便怎么样？”

“我也是男人。”克利斯田用沉着的声音说。

“你不害羞吗？……”

“也许。但这等事害羞也没有用处，不能改变了什么。”

“克利斯田，似乎你用些凶恶的兵器。”

“兵器吗？”克利斯田眼睛盯住了她。

“你不能否认，克利斯田，你宁愿我的成绩少了些光辉！”

“你相信你所说的话吗？温妮？”

她不回答。

“昨天我曾经欢喜，越演下去，我越高兴，直到最后一场。那时节，见许多男人垂涎欲滴地看着你，我宁愿你用另一种‘兵器’——依你的话——来护得胜利吧。”

“这个不是真的，克利斯田！”

“你不相信我说的是真吗？”

“你呢，你相信，我晓得你相信。然而都和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没有关系，只你永不相信我能够做一件出色的事情。你天天只等候我厌倦了，好转身向你……”

克利斯田停止了说话，一种苦恼直刺心怀。她有理无理，他不晓得。天啊，这历史何等丑恶啊！

“不，不，这绝对不可能！”温妮呜咽地说。

“温妮，你看，什么绝对不可能？我爱。”

“这样延长下去是不可能。”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不该延长下去？”

“我们二人，我给你受苦，你给我受苦，怎能延长下去！”

她脱了手套，把订婚的戒指褪了下来。

“不啊！温妮！温妮，我哀求你，我让步了……”

“我正不愿意要你让步哩！我的戒指，也还了我吧，克利斯田……”

“她有道理。”克利斯田晚上回家的时候这样想。这真是不可能！一根绳子缚着两个人，背着方向走，每天总有好些看不见的纤维渐渐地被一些小东西割断。倒不如索性让它整根绳子都断了，还痛快些！

话虽这样说，他何等爱她！她呢，无论如何，总算也是爱他。不，这再也不可能了。永远地不相信他了！他们从来便没有真真的推心置腹过！刚才他不是对自己说过吗？“她去了，她去走自由之路，你呢，你障碍着她”；他又不是想过吗？终有一天，他的家庭、他的爱情、他的孩子们，会把她缠住了；他又不是希望过吗？缚着她的双翼，不让她飞了……

是的，这真不如意，真不雅观。去年秋天，她曾经和杜尔纳出去过许多次，他曾经吃醋，但他不露出来，只心里不再信任了。自然，杜尔纳不过是一个儿童时代的朋友，但她总想要和上流社会往来——克利斯田所谓 snobs 的环境——这种社会里，他毫不希望她到里头厮混。

不，他所能贡献给温妮的东西，他没有收回的权利。

爱情！爱情是什么东西！竟不能忘记了小小的怨恨，又不能阻挡坏思想混入他的精神……

克利斯田退还了戒指给温妮。

温妮哭着接收了戒指。她早已想到总有些好或坏的影响，但

是，一刹那间，她忽然觉得不很相信姻缘便断绝了。

她哭，她很热烈地要再见克利斯田。一切的一切，都是她的错。

起先她希望常能相见，一切都好安排。但是克利斯田到办公处与出来都有一定的时间，和温妮的时间刚巧冲突。她有时看见杜马，他曾看见克利斯田，然而他所叙述的只不过几句不关痛痒的话。

不久她又游历去了，假期又到了。

过了些时候，她不像从前那么厉害地想他，然而每次她要再见他的念头起时，仍一样地热烈。

下一季的一天，柏凯对她说：“你看到报纸吗？你的前时的未来的公公死了。”

她只听见了“前时的未来的”和“死了”。那时她该出演了，只差几分钟，但这几分钟真是格外长久。她很机械地做了答辞，精神瘫痪，像失了知觉。

柏凯递给她一张晚报。她看：

我们的可爱的父亲水运监督赖尔思·朱尔德，昨日忽然寿终于南梭斯，享年五十七。

恕不发帖。

我的缺席的兄弟与我自己的名义。

克利斯田·朱尔德

她的第一情绪乃是无量的欢欣。晓得克利斯田还活着，心中安慰，叹了一口气之后，一种新的欢欣却隐藏了。当天晚上，她便要写信给他。可怜的爱友啊！他何等爱他的父亲！但她不能很诚恳地分受克利斯田的苦痛。现在呢，她可以重复归他，他或者有用得她的去处。

她写信给他要求一个约会。她愿意一切为他尽力，她的能力还够替他帮忙。除她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像她那样晓得清楚他父

亲死了后他的损失。

她给他寄去一封长信，深情而有见识的信。她想要巧妙地溜进了克利斯田的心。

要待好几天后方有回信，她担心得几乎成病。天啊！但愿她能归他，现在这样受痛苦的他！从今而后，她再也不守着为我主义了。她此刻晓得没有爱情是怎样了。她快变好了啊！低首下心，贤妻良母。

第二天，她到他家里，他搬了家了。好容易找到了他的新地址，他又刚刚启程了。

第三天，晚上回来，收到了从罗罗斯来的一封信。她热狂似的拆开了信封。

可爱的温妮

你的可爱的信寄来，我真感谢不了。我接到电报说我父亲死了的时候，我原想给你写信，但我没有这勇气。……我不晓得说感谢你到什么地步。

你认得我的父亲，你们也曾是好朋友，你该知道我和我父亲的关系怎样。你在我受痛苦时惦念我，我很知道，我因此得了不少的慰藉。你的花圈恰在我整装待发时收到了，我已带着走，将安放到他的坟墓上，当做你份下的礼物。多谢，多谢，可爱的温妮。

但我以为当我回来时，顶好我们不相见。我未尝不很想见你，但只宁愿这样。过去了的事情，哪里还有法子挽回呢？我晓得你是一个好伴侣，我永远愿做你的爱友……

父亲受了中风症，突然去世了。他免了疾病，免了痛苦，长辞人世，也许对于他倒是好事；至于我呢，他年纪不算老，忽然来了这件事情，真真令我伤心啊！

这几行字是在火车上给你写的。

再会吧，可爱的温妮，我疲倦极了，铅笔从指头上坠下来。

再说一声满心感谢，相信我吧，一行一字都是我的热烈的谢忱。

你的忠诚的爱友的千种回忆。

克利斯田·朱尔德

四

一天晚上，温妮、毕尔支、媞媞都到彼娜婶娘家里去。恰当她们下电车时，下了一阵大雪。路上泥滑，这班少女怕跌倒，臂膊夹着臂膊，战战磕磕地走，嘻嘻哈哈地笑，媞媞的笑声最高。她们周身雪白，活像些雪人儿，到了电车站。

温妮因疲倦，一句话不说。在彼娜婶娘家里，她们往往谈到最近的一本挪威剧本，演了三次，结果是失败了。这是很讨厌的一本戏剧：一个少女品行不端，在末场，她变了一个浮华女子。至于装饰也是她们谈话的好题目。某种价钱的衣服只演得三场，真个讨厌！又她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媞媞觉得末场的夜外套最出色，劝她不要改变；毕尔支主张把灰色的天鹅绒替代了杂色的点缀；至于彼娜婶娘呢，态度最鲜明——温妮决不该穿这外套，该完全变换了才是……天啊！她怎么能够在这家庭呀！她留神看过她一些时候——想不到一个妇人的身体，披着一件十来枚英吉利扣针扣着的旗袍，两道皱纹，自肩头坠到腹部。连头巾的外套，和她的年纪不相称。黑绸的帽子，黄铜线张着，天鹅绒和褪色的驼鸟绒镶着。

媞媞呢，怪事奇闻，不知多少，常只叙述她的恋爱的平常历史。至于毕尔支，可怜的小孩……

“马觉尔斯坦，车到尽头了，alle' raussteigen^①。”一个德国人这样叫。

温妮尽量地大笑起来，她的女友们都劝止她，但她还是闹嘈嘈

① 德文，人人都下去的意思。

的,惹得过路的人都回头看。

毕尔支喊道:“温妮,人家要说你醉了……”

三个少年穿着跑冰鞋子,在第二班电车下来,在她们前面走过。最后一位脱帽为礼,他的同伴也跟着施礼。

“唉,这是克利斯田。”媞媞说。

转瞬间,温妮镇静了。

报纸上的批评引起温妮的烦恼,夜里闭不了眼睛。“伊尔希姑娘,天赋绝艺,竟在《罗娥》一剧里失败了……”这还算平和一点的批评。还有:“不结实的剧界明星伊尔希姑娘,在最后一场,光辉顿灭在戏院的泪波里——伊尔希姑娘不能给一点儿生活与玛黛琏,一个社会的原告。”

她常常听见一样的论调:“艳丽,细腻,但不博大。”“总之,无意义的才艺,有穷尽的才艺。”“一些小小的歌剧、俚曲还行,至于出色的、活泼的事情,她便没办法了。”温妮自问,到底这些批评家有没有道理?

她自信能了解《罗娥》:起初对于生活有强烈的乐趣,一天一天地减少了,结果是倒运,一切反叛的言语,无非全世界的少女的哀鸣,她们希望的是幸福,但是路不通行;怪不得她们有怨言,社会践踏她们,迫着她们坐困在黑暗里,不论是品行不端,或诚实勤勉,终日耗尽精力在办公处做事,晚上孤零零地回到可怕的膳宿舍里……和她所爱的一个男子订婚了几年,只落得渐渐疲倦,因一切都引入失望之途;而所谓礼教,又和这两位相亲爱的少年人搏战。……或者,和她的家庭成仇,讥笑母亲,和兄弟姊妹吵嘴;父母未尝不爱,但是,小小一所房子里许许多多的人,镇日价听见门外剥啄地响……

以上所述,便是温妮所想要表演的。那些长而剧烈的答辞,也许构造得不很妥当,但倒还活泼动人。罗娥,一次堕落,便对于无论何人都抱怨,尤其是对于社会;自身却不负责任。

这个正是该表现出来的；但当试演时，人人都劝她改变方针，说她这种表达是不会有效果的。除非人家的批评使她失了自信心，她的同人的说话实在有理……这次的失败，不是没有才艺的失败吧？

初演的时候，她差不多是轻视批评。她自信心很强，以为她有大才艺，终有一天人人都赞成的！她只有这一本剧，一本真的戏剧，对于她自己，不过是儿戏；而对于社会，要显示戏剧是什么东西。当在他人演剧大受欢迎的时候，她非常地想要指摘出他们表达的荒谬，笨拙而浮夸的语法，一切都无生命。然而批评家和一般人都觉得这个很好。也许别人倒有道理吗？这么说起来，剧场上不能表现自然，否则是她不能把自然与艺术连在一起……

但是，假使她在西提戏院是第二等伶人，还能保存她的地位。她在戏院里，不得自由。常是一样的光景：一个头目，是她所附属的；许多同人，没有一个能和她一致；还有便是金钱上的难关。她现在不得不守着戏院吃饭，没有一个办公处要她了。唉！一个女伶！……

天啊！克利斯田的话，何等有理！克利斯田，她想他不晓得多少次了！看见他的面，听见他的声，该怎样快活！他曾经想要救护她，不让她走到会使她受损害的环境去。是了，误会从此而来，他分明晓得她不能开辟一条生命之路，而他不能帮助她，真够使他痛苦了！

天啊！昨天从婊娘家回来的时候，克利斯田会不会猜她醉了？

温妮在新剧本里不出演，觉得倒好。然而伦特戏院的剧却该是她演，现在人家把种种的角色都给她了。

温妮一面想着这个，一面走向跳舞场去。不，她哪里预备去跳舞？没有一件事能娱乐她了。再者，她又到的太早。战战磕磕地停了脚步，注视着带白色的地面与贺尔门哥伦的无数灯光射到山上的反照。

她懒洋洋地爬上了苏尔凯德路，秘密的希望，是想要遇见克利斯田。这么晚了，他一定已经离了工厂。再者，厂屋已经沉没入黑暗里了，他也该出来了。

她下来，到了路上。好几个少年闹嘈嘈地唱着歌走过，她转身向工厂走去。他们假装跟着她，叫她。厂门还开着，温妮进至天井里。

办公室里还有灯光，温妮望见克利斯田和一个工头说话。看着那工头走了，她躲在暗地里。

房门半开，她望见克利斯田，背靠着写字台上。

也不想事情是怎样，也不反省她做的是什麼，她进去了。闻惯了的树胶的气味、柏油与其他的气味，都扑入鼻孔来。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电线的圆柱上走去，走到了克利斯田的写字台边。

他突然扭转身子。

“温妮！”

他的面色顿变，呼吸短促。温妮周身颤战，隐不住颤巍巍的声调。

“我到这一区有些事干……我……我想向你道个晚安……我愿意晓得你身体可好……所以我进来……”

“你来得好，可喜得很……我正要去，许我陪你走吗？我……我们……”

她听不见他说的什麼。他说时声音很低，为感情所冲激，颤巍巍地收拾写字台上的书籍。

“温妮！”

她本能地投入他的怀里。

……她稍为挣开些他的拥抱，好靠近他的耳朵低声说话：“克利斯田，你晓得不？假使不像现在这么一来，我要变疯了。”

他们发疯似的紧抱着。

“克利斯田，你记得你寄给我那一封信吗？”

“请不要提起，温妮。我真后悔不及！那时节，我不复是我了。我父亲刚刚死了，我便赶回家里，分明晓得不能再见他。……我没有再获得你的力量，甚至于不敢以朋友情分和你出入，怕这么一来，什么都完了。……”

寄了那一封信之后，我好不懊悔！纵使你只用你的小指头捻着我，我该用双手揽着你才是。”

他们俩欢笑夹着呜咽。

结果，他们决定出去了。

“自从那天晚上在电车站跟你分别了之后，我天天只想着你”，克利斯田说，“刚才你来的时候，我正在想你，我以为是个幻影呢。”

戏院咖啡馆里的人不多。

“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美丽。”克利斯田替她除下了外套，温妮微笑地表示感激。她穿着紫色旗袍，怕更形容面色的淡白。她的眼睑红得很。

温妮很热情地握着克利斯田的手。

“你呢，你变了一个高大汉子了。”

他庄重地微笑。

“我们两人都变了大人了。”

“我们不再提起这个吧。”

“不，克利斯田，我不想喝香槟酒；我的爱人，你不疯了？”

“不行，不行，多少要喝些。你常对我说过：‘当我穿得齐整的时候。我爱喝香槟。’”

温妮把长而白的手套褪了下来。

“克利斯田，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订婚。”

国家戏院的戏才散了场，许许多多的观客进咖啡馆来了。温妮时时施礼，看见好些面孔在她前面经过，像在大雾里。

“请你还我的戒指，温妮！”

她点头承认了。

“你不质问我些事情吗，克利斯田？”

他很庄重地注视着她，摇摇头。

“既然你自己情愿再来归我……再者，我少了你便不能生活。”

温妮靠着他耳边低声说：“克利斯田，当没有旁人看见的时候，我还给你的戒指，我长跪在你跟前，吻你的手。”

克利斯田微笑，但他的双唇却颤动得厉害，他闭着眼，停一刻才说：

“天啊！老成一点儿，不要小孩子气啊！”

他们慢慢地走向温妮的住处去。她攀着他的手臂，还几乎跌倒。新下的雪胶住了鞋底，无情的北风把雪花打到他们的脸上来。

“跟我上去吧，我好还你的戒指。”温妮恳求说。

温妮房里火熄了，冷得很。

街灯反照到薄霜盖着的玻璃窗上，成淡绿色。温妮找洋火……灯里的煤油已经完了，她点着钢琴上的蜡烛，然后拿出些干葡萄和葡萄酒来。

“不，温妮，不要酒了，天太晚了，你晓得不？”

“我不管。”温妮说时，伸手向横柜的抽屉里掏摸。

克利斯田走近她身边，拥抱着她。好些香料、手套、女衣等物的气味，从抽屉里透出来。

“这是你的戒指……”她把戒指套到他的指头上。

“skaal^①，克利斯田！”

她坐在他身边，很近，非常地近。在沙发的一个角儿上。

“克利斯田，如果你真的爱我，请多坐一会儿，现在我怕孤独了……我已经孤独了许久，你晓得不？”

他把脸贴着她的颈，紧紧地抱着她。他生平所钟爱的小身材……

① 挪威等国的熟语，举杯喝酒时常用。

“温妮，我的心肝，我很热烈地希望的只有一件事：永远不离开你！”

当她最后一次抱着他接吻之后，把她的钥匙递到他的手里，很担心地微笑说：

“过去的让它过去吧，不必懊悔，克利斯田。”

他慢慢地走。北风抓着脸皮，雪点蔽着眼睛，他毫不觉得。那些路都很荒凉，真是万籁俱寂。

那小爱人，……她独坐无聊，或许正在哭吧……她的房间，本想很美术地点缀一下子，而今只落得冷气侵人……此刻她也许睡了吧……

至于他自己呢，只想打瞌睡。他将要忏悔吗？哪里用得着忏悔？……中饭的时候，他还推测不到快要遇着什么事情哩……

话虽这样说，如果这事变了另一个样儿，他也许还幸福些。他还算幸福……懊悔吗，未免太傻吧。他们年纪轻，相爱深，不该把他们的行为报告别人……他想到又小又冷的卧房，她的热狂似的抚爱，与她的脆弱的身体，他真无限伤心，不能自禁……

五

温妮慢慢地从阿凯尔路走过，时时停步，很羡慕地望着电车及别的车子。然而，她只该走路，因她原为的是运动而来。天气不很好：湿气重重的浓雾，大雪正在融化。11月的黄昏凄凉得很，街灯放出淡黄色的微光，很可怜地照到泥泞的路上……

柏凯跑到她跟前来了：

“唉，温妮，你可安好？整天干些什么事情？新编的一本戏，你还没有去看，该有点儿害羞吧？你该去订今天晚上的位置，带你的丈夫来。克拉拉克拉米拉利亚实在不坏，你晓得不？至于我呢，我不愿意说到我自己。”

她到底走开了。这似乎太傻,但她等候着3月里的孩儿,自觉此时的身体粗胖,很不雅观,所以每次遇着朋友,都觉得有点儿害羞。

她在店铺前停了脚步,眼不转睛地望着些婴孩的衣服:好些白羊毛制的很可爱的小小袍褂,到有了一个小女儿的时节,妆饰她,料理她,何等有趣!说老实话,她并不怎样渴望做个母亲……几年后也许……但此刻……总之,她要改变意见吧。她常对克利斯田说,她觉得有厌世的观念,因她很受痛苦。

她又在一家店子窗外停了脚,好些薄绒布陈列在那里。她需要粗布衣与梳妆衣。唉,她有这么多的需要。

温妮看看手表,她出门只一个钟头。她于是进墓地去,这边比之大路还脏些、凄凉些。

她在夏尔洛德的坟前徘徊良久。墓上的花环已经褪色,菊花与玫瑰腐烂成为又湿又黑的污点。况且花环又不多,更形容得凄惨。

……9月间诺尔马克的一个小湖里,发现了她的尸首。她是用手枪自杀的。克利斯田不许温妮看见死尸,但到葬时,他们却来送殡。那时候,爱莲真是肝肠寸断。虽然只悄悄地哭,但听她那种断肠的呜咽,哭到几乎窒了气息,真是可怜。温妮不晓得怎样劝她,爱莲的秘密的痛苦,她知道吗?

克利斯田与温妮跟着赫德维克与她的丈夫后面走。赫德维克的眼眶里流下许多大颗的泪珠,像一个不幸的小孩。她口里唱着圣歌,声音湿滞,但颇高,有点儿假。温妮说过,这令人有信托之感。赫德维克想要人家唱:“地下之美……”因夏尔洛德曾经说过这歌有天堂之美。

温妮自从与克利斯田二次订婚后,很少与夏尔洛德来往。赫德尔斯不久便死了,夏尔洛德该非常地悲伤,但温妮从来不曾很了解她。

当她的婚期,夏尔洛德很客气,送她许多东西:一张工作桌子,一张藤椅子,好些图画、刺绣品及鲜花。她又帮助她布置许多家具在他们新赁的住宅里。她屡次向她说要离开城市,也许她已想到她快要做什么了,也许她已料到现在已经做过的事情了。

朱尔德家住在附近墓地的一条路上。温妮虽已住了三个月,老是想搬到别的城市去。她真不喜欢这屋子,微弱的太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很少,而且只在卧房里。至其他的房间,她常在那里工作的,却给她一个漫漫长夜的印象。屋子脏得不堪,而这一区都有穷苦不堪的景象。温妮觉得好像到处有人伺伺着她:单调的、无尽的、一排一排的窗子,用价值很贱的帘帷点缀着;帘帷的后面,像是隐藏着许许多多的眼睛。毫不奢华的小店铺夹在许多营房样的屋子中间,还有杂色的花架子上的鲜花,白色而缺口的瓷瓶子。到了晚上,挂灯亮了,她可以看见到处都是核桃树制的柜子、镀银的茶壶子、玻璃的鲜红的糖果碟子。

这令人有一个印象:许多木房子的乡镇,好些灰绿纸糊的隔架围绕着,而今已毫无光彩。

这里所有的人们,都有的是二房客。每天早上,可以看见好些人,老的、幼的、种种的——小职员们——出门,各到各的办公处去。

她家的左近,有一家旧的木房子,几棵树围绕着。从前的时候,该是有一个美丽花园,但人家已经建筑房子,剩下一角的草地,还被芟除。地面尽是践踏过的坚土。树身被孩子们朝夕攀爬,已破坏了树皮。克利斯田觉得门外的小园子倒还可爱,至于温妮呢,独自一人,整个上午坐近窗前,闷损损地呆看着脱皮的树及两株还剩绿叶的紫丁香。

住宅里寒冷而阴沉。女仆已出去了,剩下温妮,坐在椅子上,披着围巾在打寒战,懒洋洋的,不愿生火,也不愿换去湿鞋子。

有人敲门了。谢天谢地，原来是毕尔支。

“毕尔支，你肯不肯帮我一个忙，给我生火？如果你肯把暖锅的火点着，我们可以喝两杯茶。天气坏得很，是不是？……你看，你织的花边还不够哩。”温妮打开一个包袱，里头是些小衬衫与小儿用的挡涎披肩。

“温妮，今天我不能做得更多了，但礼拜六包可完工。”

“你这个人真好。礼拜六两点钟可以完工吧？你可以同我们一起吃晚饭，并且帮助我用机器缝衣服，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毕尔支，你怎样了？你有什么事情？”

毕尔支好不容易才生了火，傍着火橱坐，眼不转睛地注视着火焰。

“温妮……哈干和我的事情从此完了……”

“我亲爱的毕尔支……”温妮走近她身边，手抚着她的肩膊。毕尔支悄悄地哭。

“一切都还有法子想，毕尔支。”

毕尔支站起来，到桌子旁边坐下。

“唉，不，决不能再有办法，他别有所恋了。”

毕尔支头伏着案，只是哭。

温妮站着，呆看着她。她这种失望之泪，算是最悲惨不堪；温妮自己的痛苦，与夏尔洛德之死，都比不上这个……毕尔支悄悄地哭，她也不想捣乱，因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她的将来的计划随着她与古尔塔特中将的结合同时断绝了。她不复认识生命了。

温妮很愿深深地吻着她，安慰她，然而有什么话可说？说哭没有用处吗？说那男子值不得为他而伤心吗？说她年纪轻，生命之花正在眼前，像她这样好人，该享受厚福吗？不，这哪里是真的？好人？好人毫无益处，只落得多受痛苦……

她紧抱着毕尔支，但她自觉胆怯，只能抚摩着她的头发说：“毕尔支，我亲爱的毕尔支……”

“你晓得不？我老早便知道靠不住了。他已经出了军官学校，还不肯举行正式的订婚……但我一方面，我总希望不至于断绝关系……然而我常对自己说：‘你永远不能嫁他，你和他无缘，他也并不爱你。’而且她……她，赖克希尔德，人又不错——你晓得不？很漂亮一个女子，她的父母很有钱，赫父奇路那一所美丽的屋子便是她家的……”

“唉！那么……”

“不，你不该相信这个，温妮。哈干也还不是自卖的人，但她这样好，她常在一个社会里来往，我不能到那边，她却跟定了他……我原该即刻和他说，但我没有那勇气，后来我极想要守住他，再克服他，我明知没有用处，但我总想多用几种方法试试看。前天我收到他一封信，于是我去看望他，而他……”

她们听见克利斯田把钥匙在门锁里扭转。

“我走吧，温妮？”

“不，毕尔支，我不肯让你走。”

克利斯田进了房间：“晚安，爱人；咄，你也在这里，毕尔支，晚安。”

“我该走了。”

“说哪里话，我的爱友，陪我们再坐一会儿。我已经带了些虾子回来，”克利斯田说时，很得意地呈出他的包裹，“呀，你们为什么站在暗地里？”他刮了一支洋火，点着了灯，温妮想阻住他，已来不及。他看见两副脸孔飞红似的还带着眼泪，只吓得他目定神呆，捏着灯帽子在手里。温妮示意给他，叫他一句话不说。毕尔支出去了。在外厅里，温妮抱着她笨笨地接吻。

“当你这个境地，我实在不肯让你走，这一夜该在这里歇。克利斯田可以到饭厅里睡去。”

毕尔支只想要走，再者，她不敢和克利斯田说话，不敢告诉他。

“我们到我的卧房里去，他来呢，我赶他走。你连他的面都不

见……不，我不忍离开你。不肯叫你独自一人守着你的卧房哭一夜。”

“唉！温妮，假使我没有现在这种职务，我早已跑回到家里，和母亲接吻……别人也一样，尤其是母亲。我呢，我得了这新位置，何等欢喜，正储蓄些钱为结婚之用！”毕尔支重新又成了泪人儿。温妮毫不迟疑地披了外套，戴了帽子，跟毕尔支走了。

她回来时，克利斯田正在害怕，赶紧跑到卧房里看她。她的外套还没有除下，已经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克利斯田。这样一来，自己可以减轻了些烦恼。克利斯田生气极了，哪里来的流氓！和一位女子订婚了几年，又趁着毕尔支办公的时候，和另一个女子天天到外面逛了一年多。何等无情！何等无赖！

到底不能不吃饭。那些虾子的气味，几乎使温妮作呕。

“温妮，你前两天才说过想吃虾子哩。你总得吃点东西才是，断不能如此延长下去……”

温妮坐在梳妆台前，松了头发。天啊！她的尖脸像个雷公，面带铅色，像个什么样子？……现在当她深思默想的时候，她往往感到一种大恐怖，几乎愿意在分娩以前便死了吧。

克利斯田进来，手握着她的头发说：“爱人，你哭？”她两臂扳着他的颈，使头贴着胸膛。“温妮，我的小乖乖，为什么你哭？不止是毕尔支的事情使你哭吧。我看见你如此，心里好不难受！我能安慰你不？”

“哪里不是？尤其是为着毕尔支。当我送她出去的时候，你晓得她说的什么话：‘假使我不到这个世界来，岂不是好？’她拿他的手放在她的胸膛上说：‘你以为我们的孩子将来也会有一天说这种话吗？’”

克利斯田很深情地紧握着温妮的手：“爱人，我哪里晓得？但我想凡是一个人，总有些时候愿死。然而愉快的生活也未尝没有，

你记得在班特哥特的时节吗？……”

“呀！真的，何等好日子！……说哩，我还忘记告诉你，当我向彼娜婶娘报告我们的婚期的时候，她向我说了些话。”

“该死！她说了什么可以注意的话了？”

“你听我说……她劈头一句便说：‘温妮，你快要生一个孩子。’——你看，克利斯田，不要那样态度——你以为她如果不打算到这一层，便不会送给我一架缝纫机吗？唉！彼娜婶娘真是好人，你不要疑心！……别说话，静听我说，我正说到有精彩的一句话哩——她又说：‘嘘！我的小温妮，你的前途不会更坏，现在你有了严重的事情，一定变了一个好妇人。’——她又说：‘今天以前，你永不曾担当这等大事……’”

克利斯田跪在她面前：“温妮，温妮……”

她浑身颤动，觉得抽筋，她哭，又发狂地笑，自己也莫名其妙。

温妮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听凭看护妇扣好她的夜衬衫的扣子，把她的孩儿放到摇篮里去。

“夫人，要睡一觉才好，我把窗帘放下来吧。”

“不，不要管吧，我还可以睡得着。”

温妮转身向着窗子。太阳的光线离开了，但院子里还有日光，风势颇大，雨点经过窗前，画出一道曲线。温妮归思萦怀，默想着春风的和煦……

温妮得了许多花：容易凋谢的毫无彩色的秋牡丹，好些青苔缠绕着；鲜红色的马兰花；还有些水仙花在菩提树枝中间，很有自鸣得意的样儿。这些花差不多都是毕尔支带来给她的。

毕尔支差不多天天都来。温妮与她的孩儿和毕尔支的关系中间，很有不少伤心事。在孩子未出世以前，毕尔支缝好不少的小衣服，她期望孩子的心……然而，表面尽管如此，而内心究竟还隐藏着深愁。

毕尔支二十三岁的人,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自己的幸福,只好安心忍命地把别人的幸福来聊以自慰:为别人而工作,爱别人的孩儿……温妮还能成家,还有孩子以自娱乐;她呢,想着从前,该胜过温妮千倍……

温妮听见毕尔支向孩子说“向你的毕姑姑笑笑吧……”的时候,总觉得心中不安……不,她不能决定叫毕尔支一声“姑姑”。

一个麻雀飞到窗前,停在太阳晒白晒枯了的圣诞堆上,另一个跟着飞来,一刹那间,来了一群,翻寻麦穗,发出尖锐的噪声。

这群麻雀与这圣诞堆引起了温妮一种记忆。是了,正是她该卧床的那一天……她下去干些事情,看见好些麻雀正在麦堆上翻寻。她觉得有趣,站着看了一会儿……

当她睡醒了的时候,天色黑了,饭厅里的灯亮了。

“克利斯田!”

“爱人,她已经好好地睡了一觉,你晓得不? 你要不要灯光? 身上好不好? 如果你要吃饭,我叫看护妇预备了来。”

卧房里灯亮了,照着许多鲜花,很有做节的光景。

“呀! 多美丽的玫瑰! 是你带来给我的吗?”

克利斯田握着床沿坐下,吻着她:“亲爱的温妮,你该饿了?”

“不,我想再等一会儿。你要回到办公处去吗?”

“唉! 是的,我不得不去……”

“明天我可以起床。凑好是礼拜日,你可以整天和我们在一块儿。我要你扶我走路,我怕忘记了……”

“谢天谢地,明天你就可以起床了。”

“而且我的脸不很黄了。天啊! 我仍旧长得好看些,多么可喜的事!”

克利斯田很温柔地抚着她。

“温妮,我爱你。”

“我爱,你看见我能站起来,该怎样喜欢! 我在床上,简直一点

几事情不能做……”

“算了，我用不着你做什么，你放心吧。”

温妮微笑，很热情地抚摩着他的手。

“克利斯田，要我喜欢，该告诉我说：屋子里一切都零乱不堪，没有人照顾你吃饭，袜子破了没人料理……把孩儿递给我，克利斯田。”

“停一会儿吧。此刻该给她喂乳瓶子。”

“还请递给我，只几分钟也好。”

克利斯田抱起孩儿，周身裹着襁褓。他抱惯了，已经颇为熟手。

“克罗生夫人有了孩儿。不自己喂乳，只给他些 mellin's food 吃，养得胖胖的。至少是克罗生夫人向我说过这话。”

温妮握着孩儿的小手。这一双红色而有皱纹的小手从太大的袖子里伸了出来。这是一个瘦弱的小孩，皮里的筋脉成淡紫色。

“克利斯田，我想起我的母亲，从前该是怎样地爱我！……”

克利斯田俯着头向着妻子与小儿。

“至于我，我想着我对你二人的深挚的爱情。”

“克利斯田，假使有人对我说：‘如果要长保守着你的孩子，须得你再受一场灾难。’好！我便甘心承受，毫不害怕……”

克利斯田到办公处去了。温妮手抚着孩儿的柔软的头，觉得她刚才说过的一番话，洋溢充塞了卧房。

唉！真的，她可以毫不迟疑地做去……有时，她觉得爱克利斯田与爱儿的情如此之厚，她的心将要跳出胸膛而碎裂了。

她该怎样做才能够表示对他的爱情呢？她常常想要做些不可能的事，想要尽心竭力地酬报他，因他之爱她胜于她之爱他，她自觉不配受他爱到这地步。她心中很是不安：施恩少而受恩多，实在对他不住。如果有一天她能自牺牲，正是乐事！……

去年整个冬天她对他实在不好。她不是这样想象吗：他常谈

到儿女,谈到他给她的快乐,这不过是相信此刻的她,心中只有他与儿女,没有别的了。她哪里料得到今天的事?

……话虽这样说,她所演的最后一剧,总算有一部分的成功。这种成功,也许来自她的物质的特别境况,或者来自前一年春夏两季的生活,总之,她已经使她的情绪变为最自由的了。说老实话,这不算确定的成功,还不能使她与众明星并列……

而她总还舍不得离开戏院。连克利斯田自己也心中不安。一切都像很远……直到托尔弼来看望她的孩子那一天。……她的最近的成绩,成了许多谈话的资料;她绝对应该在身体复元之后,即刻回到戏院去,而且克利斯田也对她说过:戏剧便是她的性命,他不愿做她的职业上的障碍物。结果是他恳求她说:“温妮,为我去做吧!”

不,她实在不能。自然她很晓得克利斯田绝对不肯阻碍她的前程,他当娶她的时候,已经晓得是委屈她了。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她不能再演剧,只好做一个克利斯田的人——一个小心的忠诚的妻子。

这时节,她是否还绝对地相信她的才艺……

不一定了……她投入克利斯田怀里,唯一的空想的希望乃是想借着他的抚爱,与他的热情的甜吻,消灭了重上舞台的意志。

她这一辈子终久有些不如意……一种东西,内心的,不能下定义的东西,在克利斯田·朱尔德家里终久找不出来。

什么东西?谁也不会知道……!

她揽着她的女儿聚靠着自己。

“你也不,你永远不会知道,决不会,我的小诺拉。”

十八年一月五日译完

目 录

沙 弗	1177
都德小传	1179
正文	1183
小芳黛	1355
乔治·桑小传与本书略评	1357
正文	1359
贫之初遇	1485
待嫁的少女	1492
父与女	1497
牺 牲	1502
电话号码	1508
罪 过	1513
干面包与清水	1518
猎 狗	1526

沙 弗

[法]都德 著

都德小传

都德(Alphonse Daudet)生于1840年,于1897年逝世。他是在法国南方尼模(Nimes)地方生长的,所以他对于勃罗旺斯省(Provence)的风俗习惯非常熟悉。他的名著Tartarin de Tarascon、Tartarin sur les Alpes、Port-Tarascon都是描写勃罗旺斯省的风俗的,现在我所译的《沙弗》(Sapho)也叙述到勃罗旺斯省的事情。他家是一个衰败的家庭,所以他小的时候很穷,他的小说《小物件》(Le Petit Chose)里头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历史。他到巴黎后,靠着他哥哥的帮助,出版了诗集《爱之歌》(Les Amoureuses)及好些短篇小说,因此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后来《我的磨坊之信》(Les Lettres de Mon Moulin)与《小物件》发表之后,越发著名。嗣后又陆续发表《礼拜一之故事》(Contes du Lundi)、《杰克》(Jack)、《那巴伯》(Nabab)、《谪居之王》(Les Rois en Exil)、《沙弗》诸杰作。《沙弗》是1884年发表的,描写巴黎的淫靡生活的黑暗方面,痛快淋漓。后来由庚与比奈德编成诗剧,至今还在法兰西戏院(comédie Françoise)开演。

都德是自然主义派的文学家,左拉、莫泊三、龚果尔兄弟(Les Gon Court)、惠士门(Huysman)诸人都是他的朋友。他所做的小说——尤其是1874年以后的——都像左拉一班人一般地注重于写实。小说须是生活的真确的图像才有价值,所以除了身受的或眼看见的事情之外,都不该放进小说里去。都德在他的小说里便

描写自己的生活,这并不是要借此忏悔,却是借此避免捏造。当他不自己描写的时候,便去找社会上的真事迹来做小说的资料。有时候,他也不必如何考究小说的布局,只凭他自己的直觉,自然而然地会审察、会记忆、会保留着很深刻的印象,一写下来便是好小说。据他自己说,他从十岁起便会做人类的观察。他的最大的娱乐却是随便拣定了一个路人,直跟他走到里昂,看那人做什么事,他自己便一一的记着,说是“想要与他的生活同化,想要懂得他的内心的思虑”。这么一来,他搜集了一辈子,得了一箱子很详细的记事册,人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收在里头。所以他的小说可以说都是写实小说,如果你是个会索隐的人,书中某人是某人的背景,都可以指出来。所以他自己说:“我做小说,完全不靠想象,只照我的记事册抄下来就是了。”

他虽则是个写实的小小说家,虽则说他的小说只是从记事册抄下来的,然而他并不是冷酷的旁观者,却是一个最富于感情的人。他曾经喟然叹道:“我一生所见的最美的风景却是在梦中!”真的,他一生不曾见过人间的乐事,处处感受凄凉的景象的刺激,时时刻刻在受痛苦,亦时时刻刻在做梦。依照自然主义,本该用冷静的态度去观察事物,用科学的方法把它“实验”,而都德却纯用感情,这一点是与左拉诸人不同的地方。他说:“我原是一具不可思议的、易受感触的机器,尤其是童年时代……我是遇水的干土,我是遇火的熟铁。我的印象、我的情感,都填满了我的书了。”真的,他原先是一个懒汉,后来是一个狂荡不羁的飘泊者。大雨之下,罗奈河边,一个口衔烟斗的都德,衣袋内只剩一小瓶麦酒,过的竟是乞丐的生活。后来做阿来思中学的学监的时候曾受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困厄,到巴黎后做一个无名诗人的时候,想要拿文章卖两个钱还不能如愿。最后算是成功了,荣耀了,在残酷的疾病之前,总算是享了幸福。然而他仍旧是一具“易受感触的机器”,仍旧做他的梦。都德对于社会的真相,绝对不能很冷静地把它当做一件解剖的模

型。他不能站在刽子手与被牺牲者之间，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他所以很起劲地描写万恶社会的真相者，无非借此以鸣不平，借此以泄孤愤，借此以与被牺牲者同声一哭。他的经验告诉他，社会是丑恶的。在他所著的书里头，只有《小物件》有了好结果，因这是他自己的历史，而他自己也有了好结果的缘故。此外如那良善的李士贲自缢，杰克病死，约翰被家庭摈斥，诸如此类，没有一个是得了好结果的。怪不得他说“我一生所见的最美的风景却是在梦中”了！

这以上是都德的略传。若要知道详细，须看他自己所著的《一个文人的自述》(Souvenirs d'un homme de lettres)，与他的儿子列昂·都德(Léon Daudet)所著的《阿尔封士·都德传》(Alphonse Daudet)，及马格利特兄弟(Paul et Victor Marguerite)、奢佛路哀(G. Geffroy)所著关于都德的事迹的文字。

十八年十月十二日
于巴黎大学

第一章

“请把脸儿朝着我……我看……我很喜欢你的眼睛上的颜色……请教你的大名。”

“我叫约翰。”

“简单地叫做约翰吗？”

“不，我叫约翰·葛桑。”

“你是南方人，我听得出来……几岁？”

“二十一。”

“是不是艺术家？”

“不是，夫人。”

“噢，那么，还好……”

6月的一夜，在一个化装跳舞会里，狂呼、大笑、舞曲喧阗的当中，透出这么几句不易了解的谈话。谈话的乃是一个意大利的吹笛乐师的装束的男子，与一个埃及农妇装束的女人，正坐在戴士赉先生的作业室的尽头处，一间棕榈树的花厅里。

那笛师听见了那埃及妇人很殷勤地问他，乐得诚恳地回答。在这几句答语里，他的年纪轻，他的捐舍，他这南方人给人家奚落，许久没有说话的机会，而现在得了安慰的神情都表现出来。自从一个朋友把他带到这里来，眼看周围都是画家与雕刻家，都是面生的人。人家都不理他，给他坐了两个钟头的冷凳子。他的头发髻得很紧很短，像他衣服上的羊皮。淡黄的脸孔，给太阳晒成赤色，

越显得好看；人家都在唧唧喳喳地议论他，他还不很介意。

跳舞的人的肩膊频频地冲撞他，还有些学画的生徒嘲笑他，笑他的风笛斜挂在肩头，笑他那山里人的服装，又笨又重，却在这夏天的夜里穿起来。又有一个日本妇人，眼睛画成市镇的派头，刀一般的一根钢簪插住了一个高髻子，只听她低声唱道：“呀！美呀！美呀！那骑士呀！……”他听了只觉得她啰唆；又见一个西班牙妇人，穿的是白纱，在一个匪首装束的男子的臂膀旁边掠过，把一束白茉莉花放到他的鼻下给他闻。

他对于这些事情，莫名其妙。只自以为在那边太惹人笑话了，所以躲到这边一个回廊里，在清凉的绿荫下面的一张大炕床坐下。即刻就有那一位埃及农妇装束的女人走来坐在他身边。

年纪轻吗？美吗？他实在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丰满的身材在蓝色的衣服内露出流光，两只臂膀又圆又嫩，裸露直到肩际。纤小的手戴着几个戒指，灰色的眼睛张开很大，奇怪的首饰从额上插下来，眼睛越发显得大了，这种装束，倒很和谐。

这大约是一个女伶。戴士赉先生家里往往有许多女伶来往，他想到这一层，倒不放心起来，因他平日便很怕这一类的女人。……她谈话时，同他距离得很近，肘支着膝，手捧着头，又庄重，又温婉，又有几分疲倦。“南方人吗？真的吗？……这一头金黄的头发！……真难得。”

她想晓得他在巴黎住了多久，他所预备的领事考试难不难，他认识的人多不多；他住的是拉丁区，为什么老远的跑到罗马路戴士赉先生家里来参加这一个夜会。

他提起了引他来的那一个学生的名字，说他名叫古纳尔……是一个著作家的亲属……又说她想必认识他……那妇人的面色变了，忽然现出不高兴的样子。但是，他何曾关心到这上头？当在他这年纪，正可谓眼光闪烁而一无所见。那古纳尔向他说过，等他的堂兄到来的时候，一定把他介绍给他。他很高兴地说：“我很喜欢

他的诗……如果能够认识他,真是一件乐事。”

她笑了一笑,意思是说他老实得可怜。她把两肩轻轻地耸了一耸,随手把竹叶分开,看那跳舞场里有没有他所崇拜的大人物。

这一个佳节,到此时正是大放光辉的时候,戴士贵的家里布置得月殿天宫一般。那作业室——该说是客厅,因为他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说高呢,从地面到屋顶那么高;说阔呢,四通八达的那么阔。墙上糊的纸是亮的、轻的、合于夏季的,帘子是细麦秆或茜纱做的,屏风是上漆的,玻璃是五光十色的,黄色的玫瑰点缀着火橱,还有无数的光怪陆离的灯笼,中国式的、日本式的、波斯式的、莫尔斯式的,不一而足。这些灯笼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用透光的铁做的,雕成橄榄格的花纹,活像回教寺的门;第二种是用种种的颜色纸配成种种的果子的颜色;第三种是展开成为扇形,画的是名花、仙鹤、龙蛇之类。忽然间,微蓝色的电灯一射,起先的千道光芒都黯淡了,舞侣的脸上、赤裸裸的臂上、光怪陆离的服装之上、羽毛上、钹叶上、锦带上,都盖着明月般的冷光。荷兰式的楼梯的大栏杆上,堆着许多锦带;第一层楼的琴师的袖子与音乐班长的热狂的手势都隐约地可以看出来。

那少年坐在原位,从一丛绿色的树枝看过去。开花的利安树环绕着他,他眼睛看迷了,把许多藤条抛到舞厅里,落在一个公主装束的女人的银色的衣裾上,又把特拉斯那树的叶子抛到一个女牧童装束的女人的头上。现在他越看越有趣了,因为那埃及妇人把各人的名字都告诉了他,他知道都是阔人,只不过化了装便不容易认识罢了。于是他越发觉得新奇有趣。

那一个掌狗的仆人,拿着短短的皮鞭,乃是查当;再远些,那一个穿着破旧的圣衣,作乡间神父的装束的,乃是那老伊沙比,他穿的是有扣子的鞋,垫着一些纸牌在里头,越发显得他身材很高了。哥拉那老头子,戴着老兵的打鸟帽,大得不堪的帽檐下露出他的微笑。还有古度儿扮的巨獒、庄德扮的狱卒、夏模扮的岛中鸟,人家

都一一指给他看。

此外还有很庄重的历史上的服装，戴着翎冠的苗拉、太子装束的虞仁、还有查理第一，都是青年的画家扮的，在这上头可以看出两代的美术家的不同之点：前一代的都很规矩、很冷静，看去像一个钱庄里的人，心里被金钱扰乱了，额上自然露出皱纹；后一代的都是童心稚气，喧哗胡闹，放荡不羁。

雕刻家高德尔，已经五十五岁了，又得了国家学会的奖章，然而他还高兴扮一个轻骑兵，两臂裸着，露出力士的筋，又把那色料板挂在腿上，算是武士的佩囊，抱着一个骑士作旋风舞。对面又有一个音乐家，名叫菩提，扮一个过节的回教徒，斜戴着卷头巾，玩一个肚子舞，唱着回教歌“阿拉阿拉”，声音尖锐得很。

大家围着这一班快活的名人，列坐成一个圆圈子。第一排坐的是主人戴士贲先生，高高的波斯帽底下露出一双小眼睛，鼻子是加尔模克人的鼻子，胡须是斑白的，他看见满座人都快乐，他自己也就很快乐，虽则自己不出场，而他的兴致已经很不浅。

戴士贲先生是一位技师，十余年来，在巴黎很有名望，为人又好又有钱。他对于艺术原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只爱的是跌宕风流。人家不喜欢独身，而他却不怕鳏居；人家怕远游，而他却跑到波斯去做铁路的企业。每年有十个月在那边，夜里在篷帐下睡觉，白天在沙上或水里奔波；剩下两个月乃是倦游归来的时候，他便在这罗马路的一座大房子过暑假。这房子是依照他的计划做的，专预备做个避暑别墅，召集一班名人学者和许多美女子到来，想在这文明的地方，把世间所有甜美丰富的原质，享受他几个礼拜。

每逢罗马路的大房子的窗帘卷起的时候，大家像看见戏院的幕布卷起一般地喜欢，艺术界传遍了新闻，都说：“戴士贲回来了。”这一句“戴士贲回来了”意思是说：佳节到了，我们将有两个月的音乐可听、宴会可赴，还有很热闹的跳舞。在这大热的夏天，大家都到海边恣浴去，或到山里避暑去，剩下冷清清的巴黎，好容易得戴

士贲回来,闹热一下子。

戴士贲自己,对于这整日整夜闹哄哄的宴会,实在是无谓。他虽则口里笑,眼里看,而他心里却很冷静、很清明。他往往看不起东方人,以为他们太讲道理、太宽宏大度,对着钟情的女人,肯花无数钱。至于他自己便不然了,试看这一班女宾,一个个无非因为羡慕他有钱与这会里的新奇玩意儿才来的,然而哪一个敢夸口说她能够做过他两天的情妇呢?

这些情节,那埃及妇人都告诉了约翰·葛桑,又加上一句批评:“到底他还是一个好人……”说到这里,忽然叫道:

“看!你那诗人……”

“哪里?”

“在你的前面……扮乡下的新郎的便是……”

葛桑“哦”了一声,很有失望的样子。这就是诗人吗?原来是一个胖子,亮晶晶的脸孔渍着许多汗,颈上两个尖角的软领,身上簪花的背心,扮出一个滑稽脚色……于是葛桑的脑海里又现出从前他所著的《爱情之书》,说起这书,葛桑每读一次便感动一次。这时他一面想,一面很机械地吟起那诗人的几句诗来:

沙弗啊^①,

为着要使那高傲的大理石雕刻成的你的身体越加生动,

我已经把我全身脉管的血送给你了……

那妇人陡然掉转身来,把她那野蛮的装束弄得擦擦地响,问道:

“你说什么?”

这原来是古尔纳的诗,为什么她不知道?他觉得很奇怪。

“我不喜欢诗……”她短促地说了一句,站着,皱着眉看人家跳

① 沙弗(Sappho)是古时希腊女子,工琴诗,甚多情,后因事失望,投海而死。后世雕刻师往往塑其像。

舞,又把她前面挂着的紫丁香攀弄。然后像勉强打定了主意的样子,说了一声“晚安”,便走开了。

可怜的笛师,丧魂落魄地呆站着。

“她为什么走开了?……我说错了什么话了?……”他去找她,结果是找不着,只有回去睡觉之一法了。他无精打采地收拾了乐器,向跳舞厅里走去,要通过大庭广众之中才得走到大门,这么一来,比刚才那埃及妇人走开了那一件事情更难堪了。

一班名流的队里,夹着他这无名小卒,他因此越发胆子小了。此刻跳舞是停止了,剩有几对男女,七零八落地步舞着华尔斯的尾声。高德尔在众人里更是特色,长得很大,很好看,正在用他那赭色的手臂抱着一个织绒女子装束的矮妇人跳舞。

厅后面的玻璃门大开,清晨的爽气侵进来了,棕榈的叶微微地动摇,烛光给风吹斜了。一个纸糊的灯笼已经着了火,还有些烛檠乍乍地响。好些仆人在厅的周围摆列许多小桌子,像咖啡馆的外庖一般。大抵在戴士资家里的夜宴,总是四人或五人一桌,这时候,各人去找意气相投的人,预备同桌吃饭了。

此刻越发喧嚣了,到处听见不文雅的呼声,还有交头接耳的私谈,又有给男子摸着拉着的妇人口里发出的肉麻的艳笑。

葛桑趁着人家乱闹的当儿,一溜烟跑到了门口,忽然看见他那朋友——那学生也溜了过来,眼睁得球一般圆,每一只臂膀下夹着一个酒瓶,挡住了他的去路,说:“你刚才哪里去了……叫我找得好苦……我占了一张桌子,好几个女人,其中一个便是那穿日本装的,她叫我来叫你,快来吧!”他说完了,又一溜烟跑了。

葛桑本来口里很渴,加之跳舞场在诱惑着他,那小女伶正在远远地向他挤眉眨眼,心里实在按捺不住,然而他耳边又有人很严肃很和婉地规劝他说:

“不要去!”

原来刚才那埃及妇人正在他的身边,把他往外扯,他毫不迟疑

地跟她走了。为什么跟她走？她也不见得十分有情趣，他本来正眼也不看她，刚才在桌子旁边向他挤眉眨眼的那高髻日本女子比她强多了。然而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只觉得有一种剧烈的欲望，觉得那妇人的意志比他强，不能不遵从她。

“好！不要去！”

于是出来了，他们一气跑到罗马路的步道上。在灰色的晨光里，许多马车等候着。路上几个扫街夫和几个上工的工人，眼望着这一对化装的男女，联想到这一场热闹的盛会，羡慕得很。

“你家里好呢还是我家里好？”她这样问。他不知何故，总觉得自己家里好些，于是把他的地址交给车夫。路虽则很远，他两人说话很少。只她把他的一只手搁在她的双手里，他觉得她的手很小很冷；要不是他觉得身边有一个很冷的女人紧抱着他，他几乎以为她在睡着了，因为看见她头往车后靠着，蓝色的帘子映照着她。

车到查各陌路一间学生旅馆门前停下了。第四层楼，好容易爬得上去！“你要不要我抱你上去？”他笑着这样说，声音很低，怕惊醒了屋里的人。她把眼光射了他许久，带着几分柔情，几分瞧不起的神气。这是一种有经验的眼光，鉴定了葛桑的斤两，分明想要说：“可怜的孩子！”

于是他自告奋勇，不愧是南方人，不愧是个青年，果然把她抱起来。他的皮肤是淡黄色，显得很结实，所以抱她只像抱一个小孩，一口气把她送上了第一层楼，觉得她两只赤裸裸的臂膀揽住他的颈，真令他周身松快。

爬第二层楼的时候便慢些了，没有什么乐趣了。那妇人索性全身倒在他身上，越发重了。她那两个铁做的耳坠子，起先是微微地触着他的皮肤，他倒感觉到一种肉麻的痒；到后来却老实不客气地钻进他的肉里头，未免有点儿难堪。

到了第三层，他不住地喘气，活像一个搬风琴的工人。当他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正是那妇人喝彩的时候，只听她说道：“呀！我

的心肝,好极了,舒服极了!”到了最后的几步楼梯,他简直只能一步一步地爬,这时候,他觉得这竟是一座无穷尽的楼梯,墙呀,梯沿呀,小窗子呀,花花绿绿,看不清楚。此刻他身上已经不是一个女人,只是一件很重的、可怕的怪物,弄得他几乎气绝,他时时刻刻想放开手,生气地往下面一摔,摔碎了便算完事。

到了第四层的小平台了。她睁开眼睛说:“早已到了!”他想要说一句“完了!”但是说不出口,脸色变了,两手抚着胸膛,心在突突地跳。

在清晨的愁人的灰色里,爬上四层楼,这便是他们的整个的历史的开场。

第二章

他留她住了两天之后，她去了。剩下给他的印象乃是：皮肤很柔软，内衣很精致。她是什么人，他也莫名其妙，只知道她的姓名、住址，此外还有：“你要我的时候，就叫我来好了，我时常预备好等候你。”这么两句话。

再看那小小的名片，又雅致，又香，上面印的是：

樊尼·勒格朗

阿尔克德路六号

他把这名片摆在镜台上，伴着那外交部跳舞会的请柬，与戴士賚家宴会的节目单——这是他一年中的两件盛事。

那妇人留下来的纪念——轻清芬馥的余香绕着火橱边，待到香气散的时候，他的回忆也就烟消云散了。葛桑为人很规矩、很用功，常怕落入巴黎的迷魂阵里，再没有闲心肠重找那萍水相逢的情人了。

部里的考试是11月举行的，他只剩有三个月好预备了。考试过后，要在领事实习馆里实习三年或四年；以后便更去得远，要跑到外国去了。这种充军式的生涯，他也并不怕，因为葛桑·阿尔曼家传的习惯，乃是长子该继承父业，他看见他的祖父都干过这种生涯，所以他有了榜样，增加了勇气，便不怕了。在葛桑看来，巴黎只是长途航行暂驻的一个海湾，断不能在这里做任何的正经的结合，爱情上、友谊上，都是势所不能。

戴士賚家的跳舞会开过后一两个礼拜,一天晚上,葛桑开了灯,把书安放好在桌子上,正在开始用功,忽听见有人轻轻地敲门。门开了,一个妇人,身上穿得很风雅很淡素,走了进来,面幕一揭,他才认得是从前那一个。

“你看,是我……我又来了……”

她看见他那不放心、不自然的神气,只顾望着他那正在着手的工作,于是说:“哦!我不打扰你……我不是不懂事的……”她除了帽子,拿着《周游世界》,坐下不动,外面看来像是专心看书;但是,他每一次抬头,总看见她的眼睛正对着他。

不即刻去搂抱她,实在亏他的心肠还硬。看她周身都是诱惑力,额低,鼻短,动人肉欲的双唇,熟透了的软腰,处处令他垂涎。还有那件巴黎时式的衣服,也不像那埃及装束那么可怕了。

次日一早她便走了,这一礼拜内她来了好几次,一进来便是面青青的,手又冷又温,声音带着情感。

“唉!我分明晓得你讨厌我,我烦扰你了。我应该高傲些才是……然而……你信不信?……我早上走的时候,没有一次不赌咒不再来,但一到了晚上,便神差鬼使般地跑了来,像个疯子了。”

他眼睛怔怔地望着她,又惊奇,又好笑,他瞧不起她,而她偏有这等恒久的爱情。直到现今,他所认识的女人们,或是啤酒店里的,或是跑冰场里的,有年纪轻的,也有漂亮的,而他老是讨厌她们那种蠢笑,那种厨子的手,那种粗蛮的言语举动,恨不得即刻躲开。在他这不懂世故的少年看来,以为世上的女子都不外如此。因此,他这一次觉得樊尼有点新奇,那种和婉的神情,那种高贵妇人的修养——他在他母亲家里看见那些中等人家便没有这么高贵,那种美术的妆扮已经够好了;加之她无所不通,同她谈话又有趣,变化又多,更显得她与别人不同。

再者,她又懂音乐,伴着钢琴的声音唱起来,是一种沙声,稍嫌不很匀称,不很起劲;然而到底是习练过来的,她晓得好些古人的

艳曲,以及许多乡间的歌谣,又如伯利、皮加尔布尔冈各处的音乐,她都可以按谱子唱。

葛桑本来爱音乐,当他平日在乡间工作的时候,听见外面的笙歌,便欢喜欲狂,很舒服地休息一下。如今是樊尼所奏的音乐,越发格外使他快乐。他看见她的音乐这样好,却不进戏院去,很觉得奇怪;后来知道她也曾在里里克戏院里唱过,她说:“但是唱的不久……我太不耐烦了……”

真的,她实在配做一个女伶,也不是夸口,也不说谎。但是似乎还有些神秘的生活,这种神秘,虽则到了爱情很浓的时候她也不肯露出来。葛桑也不想要戳穿她的秘密,自己觉得也不妒忌,也不求知道一切,每次她按时到来,便只让她自来,连时钟也不看一看;人家等候一个情人,不知怎样挖耳搔腮,恨不得把时间缩短,而葛桑却完全没有那一回事。

这一年的夏天天气很好,她有巴黎的详明地图,巴黎附近的名胜的地方,她都非常熟悉,于是他们二人不时到郊外去游览。他们在火车站里人群中胡混,在森林边的酒店里吃午饭,或者是水边,只有些太热闹的地方没有去。有一天,他提议到和的赛尼去,她不肯:“不,不,那边去不得的,……画家太多……”

他记得,这对于美术家的仇视,正是他们的爱情的先导。他问她是什么理由,她说:

“他们专爱捣乱,专爱歪缠,没有的事他们会捏造来告诉人家……他们有许多地方对我不住……”

他提出抗议,说:“你的话未尝不是,然而美术究竟是好……生命有了它便更美、更伟大。”

“我的心肝,你不晓得,天下最美莫若像你这般坦白直道的二十岁的青年,好好地娱乐……”

二十岁!她呢,人家也要说她只二十岁哩!这般活泼,这般清闲,笑口常开,事事如意!

有一天晚上,到了圣克赉,恰巧是节前的一天,找不到房子住。天气晚了,要再走很远才能走到第二个乡村;要是不走呢,这里人家只能给他们一张帆布床,摆在谷仓里许多泥水匠的卧榻的中间,给他们睡。

“就是这里吧……恰好教我想起凄凉的时节来。”她笑着说。

原来她也曾有过凄凉的时节。

于是他们摸进了一间石灰粉刷的大房间,摆着许多有人睡着的床,墙边有一个小窝,一支小烛在那里冒烟。整个夜里他们俩只互相拥抱着,也不再笑了,也不再接吻了,只听见旁边的村夫的鼾声、疲倦的叹息声。还有他们的粗布的衣服,笨重的鞋子,与她这巴黎妇人的绸衣和精致的小鞋,像在那里比赛。

天色朦胧将晓的时候,大门的下面开了一个小孔,一线白光从帆布床上掠过,照在地上,忽听一个哑喉的人叫道:“喂!……党会……”于是谷仓里仍旧变为黑暗,房中乱哄哄地闹了一阵,打呵欠呀,伸懒腰呀,咳嗽呀,吐痰呀,不一而足。以后便是一个一个地走出去,懒懒地、一声不响地走光了,绝对想不到夜里曾经伴着一个美女睡了一夜。

他们走完后,她也爬起来,摸到衣服穿好了,匆匆地扭一扭头发,说:“你在这里……我去去就来……”果然不久她就回来了,抱着一簇鲜花,是从夜里的露浸透了的田间摘回来的。“现在我们好安睡了……”她说时,把花朵散放在床上,一阵清香,把空气变换过来。她这一朝在田间进来,晨曦里头发蓬松,轻轻飘动,他觉得她从来不曾像这般好看。

又有一次,他们在阿弗莱城的池塘前吃午饭。秋天早晨的浓雾罩住了池水,对面却是树林;饭馆里只有他们二人,一面吃银白鱼,一面接吻。他们的桌子原摆在一棵枫树下,料不到树上还有一所小屋,忽然听见树上有人大声叫道:“喂!那两位!你们什么时候才停止亲嘴?……”他们抬头一看,狮子的面,赭色的胡子,原来

是雕刻师高德尔,在小茅舍式的小屋门口探头往下张望。

“我真想下去同你们吃中饭……我在树上像个寒鸦,闷得慌……”

樊尼不回答,显然是不好意思遇见他。葛桑巴不得请他同吃,一个著名的美术家同坐吃饭多么风光,而且可以看看名士是什么东西。

高德尔装束得十分风雅,表面看来是懒梳妆,其实他自头至脚都是有计划的:脸色有些红疹,有些皱纹,加上一条中国绸的白领带更衬得好看;身上筋肉凸起,故意穿一件窄狭的上衣。但在葛桑看来,戴士赉家宴会里的高德尔要显得年纪轻些。

然而,有一件事令他惊奇,甚至令他为难,这便是那雕刻师对于他的情妇说话的态度太亲密了。他把她直叫做“樊尼”,你你我我的毫不客气。他一面把刀叉摆列在桌布上,一面对她说:

“你晓得吗?我鳏居了十五天了,马里雅跟着莫拉特尔走了。起先我还以为眼不见心不烦,谁料今天早上走进了作业室便丧魂失魄似的,工也做不成了……于是我丢了那一班人,跑到乡下吃中饭……独居的时候,无聊,真无聊……我在小屋里哭了……”

说着,又定睛看葛桑,初生的胡须,鬢鬢的头发,像杯中那梭特纳酒的颜色。又说道:

“青春真好!……像这个,人家丢了他也没危险……还不算数,又有生意好做……她似乎同他一样年纪轻……”

“不要良心的。”她笑着说,这一笑,表示一个女人想爱人,想被人爱,自然有她的诱惑力,不拘年纪老幼。

“奇了,奇了”,高德尔喃喃地说着,一面看,一面审视着她,又愁郁,又羡慕。“喂!樊尼,你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里吃中饭吗?……唉,好久的事情了……爱沙诺、德如华、你、我,我们队里个个都到……你跌下池塘里去。人家把你捞起来,把渔业巡警的衣服给你穿。扮个男子,倒十分相宜……”

“记不得了……”她冷冷地应了一句。这也不是假话，人类是变动的、偶然的，只有现在的爱情是爱情。过去的，记不清；将来的，顾虑不到。

高德尔却不然，一面喝酒，一面谈他过去的战功、他的爱情。又谈酒场、跳舞会与乡下的娱乐。直说到作业室的成绩。但是他说时把眼向他们看，却见他们不大高兴听他，只顾剥葡萄，互相送到嘴里。

“我说的话很讨厌，是不是？……是的，我烦扰你们了……唉，一个人千万不要年纪老……”

他站起身，丢开饭巾，走向一间饭店去了。看他愁默默地、脚捺着地面走，像是中了不治之症。弯腰走过金色的树叶下，葛桑与樊尼慢慢地跟着他。

“可怜的高德尔……他实在很伤心了……”樊尼很怜惜地叹说，倒使葛桑抱不平了。他以为：马里雅不过是一个女子，一个模特儿，竟使这位美术大家受痛苦，而她所看中的却是一个莫拉特尔，不过是一个小画家，没有天才，有的只是青春，如何能胜过高德尔？樊尼听了他的议论，笑道：“唉！不曾见过世面的小孩子，怪不得你！”于是她双手把他的头放在她的膝上，吮他的眼，嗅他的头发，到处都要闻一闻，像是捧着一簇玫瑰花似的。

这一天晚上，他第一次在他的情妇家里过夜。其实三个月以来樊尼已经屡次要求他了：

“为什么你不肯？”

“我不晓得……我不好意思。”

“我不常对你说过吗？我是独居的，我是自由的。”

这一次亏得乡下这一游，把他弄疲倦了，听凭樊尼拉他到阿尔克德路去，正在火车站的旁边。这是一所市民式的房子，表面像是很规矩，很齐整。她住的是下层楼，家里一个老女仆，戴着乡下人的帽子，露出一副不好惹的神气，听见他们回来了，来给他们开门。

樊尼一见便上前揽住颈叫道：

“这是马淑姆……日安，马淑姆……你知道吗？这是我的爱人，我的王……我带他来了……赶快把所有的灯都开了，弄漂亮这房子……”

约翰独自坐在一间小客厅里，这客厅的窗子是穹隆式的，低的，饰窗的丝布与横炕的丝布一色，还有几件漆器。墙上三四幅风景画，每一幅都有款识，或写“为樊尼·勒格朗作”，或写“为樊尼吾爱作”。

火橱上有一个沙弗的大理石像，是高德尔所塑。这石像到处皆有，葛桑小孩子的时候已经看见他父亲的工作室里有这么一个石像。他借着石像座子旁边的烛光，看见这石像的面很熟，原来这美术作品活像他的情妇，只不过嫩了些，细致了些。那身体斜面的曲线，那动作的态度，那箍着双膝的浑圆的两只臂膀，似乎都是他所熟识的东西。一面看，一面回忆前情，他的眼睛睽睽，忍不住饱看一顿。

樊尼来了，看见他在石像前发呆，从容地问他道：“有好些像我的地方，是不是？……高德尔的模特儿原有些像我。”于是她即刻把他引到卧房里来，马淑姆正在一肚子不好气地把食具摆在一张独脚桌子上，一切的灯光都点亮了，甚至于柜子旁边的小灯也亮了。火橱下生了火，暖烘烘的，真像一个预备穿衣服去跳舞的女人的寝室。

“我早预备在这儿吃夜饭……好快一点儿上床。”她笑着说。

约翰真不曾看见过这样时髦的陈设。他母亲的寝室的陈设，用的是洋纱，何尝比得这里用的是棉絮打底，粗绢作面，木器上面都用软缎铺着。床，只是一张大些的沙发椅，摆些皮货在上面。

在乡间奔波了半天，天下雨，凹凸不平的路上满载污泥，好容易回到这一个安乐窝，艳丽的灯光，明镜的反映，都给他一种愉快。恨只恨一个人，不任他细嚼此间风味，这便是那不好惹的老女仆，

她的怀疑的眼光不住地盯着他，直至樊尼叫她走，说：“马淑姆，你去吧……我们自己照料吃饭好了……”她才走了。她把门带上了之后，樊尼对他说：“你不必计较她，她怪我太溺爱你了……她说我的生活从此完了……乡下人，只晓得贪吃……看，她做的菜倒不错，比她自己好得多……你尝一尝这盘兔子肉好不好！”

她把肉馒头切开，把香槟酒瓶打开，自己忘了吃，只望着他吃。她在家的時候，常穿一件白的软的羊毛呢衣，袖子很阔，每一动手，便把袖子升到肩际。因此她令他回忆到戴士赉家里的第一次遇见，于是他们拥抱着，同坐一张椅子，同用一只碟子，一面吃，一面谈最初那一晚的事情。她说：

“唉！说我吗？我一见你进了门来，即刻想要你……想马上把你带走，生怕别人拉了去……你呢，当你看见我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

他承认他起初怕她，渐渐觉得她可信，终于成为知己了。又说：“我不曾问过你……为什么那天晚上你生气？……是不是为的那古尔纳的两句诗？……”

她听了，仍旧像在跳舞会里一般皱了皱眉，摇一摇头说：“这不过是笑话罢了……我们不必提起。”说到这里，两手揽着他说：“那天晚上我也有几分怕……我很想要走开，想要弹压自己……但是，我不能，永远不能。”

“唉！永远不能！”

“以后你看好了。”

他只管微笑，她那一句“以后你看好了”，说得很多情，又有几分恫吓，他也不管，只是笑。这女人的搂抱，这般温柔，这般和顺，他很相信只消一挣扎，马上可以脱身……

挣脱了，又有什么好处？他在这春情荡漾的寝室里享受多情的抚爱，眼皮给一张小口暖烘烘地吹，这一双眼睛，在乡间看了半天，看了许许多多的山林景致，此刻疲倦了，想睡了，还有人来替他

吹……

第二天早上,他给马淑姆闹醒了,吓得一跳。只听得她在床边毫不掩饰地叫道:“他在外面……要同你说话……”

“什么?他要?我不是在我的家里吗?……你就让他进来了?……”

樊尼很生气地跳起来,寝衣露开,身体半裸,直向寝室外跑。“我的心肝,不要动……我就回来……”他哪里肯等她回来?哪里还睡得舒服?于是又轮到他爬起来,穿好衣服和鞋子。

房门紧闭着,一盏小灯还照着夜饭的残肴。他一面收拾衣服,一面侧耳静听。只听得外面争闹得非常激烈。一个男子的声音,起初怒气冲冲的,后来变为哀求;来势汹汹,变为怯弱的哭泣。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他一时听不出是谁,那声音又粗又硬,所说的尽是卑鄙的话头,与啤酒店里的女子一般无二。

一切华丽的陈设,到此都失了价值,都脏了,洁净的锦绣上溅了污点;连那妇人也污秽不堪,与他从前所轻视的女子同在一个水平线上。

她气喘喘地回来了,用一种很好看的姿势把披散了的头发盘了一盘,说:“堂堂大丈夫还哭,像个什么样子?……”转眼看见他起身了,衣服穿好了,便很发怒地喝道:“你起来吗?……再睡去!快睡!我要你睡!”忽然间,她又变和婉了,搂着他说:“不,不,不要去吧……你不能这样就走……而且我晓得你一定不会再来了……”

“哪里会不再来呢?为什么?”

“赌个咒吧!说你不生气,说你一定再来……唉,我如今认识你!”

他随她要赌什么咒便赌什么咒,只不肯再睡,她一味地哀求。说这是她的家,她的生活自由,行动自由,没人干涉,他一概不听。后来她绝望了,看他走了,直把他送到门口,再也不动气了,倒反十

分谦卑,意思是要求原谅。

在外厅里,因为别意缠绵,两人又滞留着。

“那么……什么时候?……”她双泪欲流地问。他此刻只想出了门口便好,预备说假话,但是当他正要答话的时候,忽然有人按铃,又住了嘴。马淑姆从厨房里出来,樊尼摇摇手说:“不……不要开……”于是他们三人滞留在一起,动也不动,口也不开。

只听得门外有叹息之声,一封信从门底下溜进来,脚步的声音慢慢地下楼去了。

“我原说我是自由的……拿去看……”她把信打开看了,递给他。这是一封爱情信,这信好不卑贱,好没志气,这是在咖啡馆的桌子上用铅笔匆匆忙忙地写的,那可怜的男子在这封信里哀求她宽恕他刚才的胡闹,自知对于她毫无权利——除非她给他他才有。如今他合掌只求她不要把他充军永无归期,如今他愿一切承受,一切退让……只要她不丢了他。天啊,只要她不丢了他就好!

“你相信吗?……”她恶意地笑了一笑,本想借此收买约翰的心,不料他的心却因此加上一重障碍。他以为她太残忍了。原来他不晓得,大凡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子的时候,就只对于他一人有良心,什么仁爱、什么美意、什么慈悲、什么忠诚,无非为一人的利益而发。

“你不理,实在不该……这信实在写得好,写得伤心……”他说到这里,握着她的双手,放浊了声音,低低地说:“你想想……为什么赶了他呢?……”

“我不愿意了……我不爱他。”

“然而,这是你的情人……你从前与现在享受的繁华,都是他给你的。你的需要,都是他供给你。”

“我的心肝”,她诚恳地说,“当我不曾认识你时,我原觉得事事如意……现在呢,只觉得疲倦,只觉得可耻,心里总觉得讨厌……唉!我知道你并不认真,并不爱我……但是,我还是这样做……你

肯也罢,不肯也罢,我总要强迫你爱我。”

他也不答话,只承认了次日的约会,赏给马淑姆几个路易——这是学生的大款子——算是夜里的菜账,于是他便走了。他这一次算是一走了事,自思有什么权利去搅乱这女人的生活?她为他牺牲的一切,他有什么给她做代价呢?

他当天便按着这意思写信给她,尽量地写得很委婉,很诚恳。只一层心事不肯直说:他心中以为从这种结合挣扎脱身,直像脱了强烈的羈勒,离了污秽的旋涡。他回忆那爱情之夜,那戴绿帽子的情人的痛哭,与那泼妇式的咒骂与冷笑,真教他不敢再想了。

葛桑生于南国的荒村,受父亲遗传的只是一些粗鲁的脾气,受母亲遗传的却不少,一切的细心、一切的热诚,都与母亲是一类。他还有一个叔父,风流浪荡,散了一半家产,辱没了家声,他有了这个榜样,越发不敢尽情娱乐了。

假设你向葛桑提起他叔父西萨尔的名字与其行为,借此做诫他,你要他牺牲什么娱乐都可以。何况这一个无谓的女人?然而要脱离情网,何尝是他意想中那么容易呢?

门是关了,人是辞绝了;然而他辞只管辞,她来只管来。“我没有负心……”她写信这样说。

门是关了,但是不能不出去吃饭喝咖啡。她料定他吃饭的时候,到饭馆里找他;有时候,他正在咖啡馆里看报纸,她已经在门口等着,哭也不哭,叫也不叫。如果有人伴着他,她只悄悄地跟着他走,跟到只剩有他独自一人为止。

“今儿晚上,你要我不?……不要?……那么,下次吧。”

于是她安心任命地去了,让他自问良心,该不该如此心硬,该不该老是说谎。

原来他编的谎是:

“考试快到了,……没有时间……迟几天吧……”

其实他心里在想:考试一完,即刻跑到南方去住一个月的假

期,这么一来,她会把他忘记了。

天不从人愿,考试是过了,而约翰却病了。这是在部里感受的喉炎症,起初不很介意,渐渐地发作了。他在巴黎不认识什么人,只有几个同乡,又因自与樊尼结合之后,渐渐与他们疏远,不知道去向了。再者,病的时候,也并非寻常的同乡能够尽力。于是樊尼来了,坐在他的床边,六昼夜不离开,一心地调理他,也不疲倦,也不讨厌,也不害怕。她的伶俐轻妙的手段,好比一个看护妇。当约翰发热的时候,受她那温柔的抚循,使他联想到孩子时代的病况,不知不觉地把她当做叔母萇蘩,当樊尼把手抹他额上的汗的时候,他说:“谢谢你,萇蘩。”

“不是萇蘩……是我……我守着你哩……”

她出钱调理他,门房里制水药,寝室里生火,事事尽心。约翰料不到她这种懒惰的女人忽然会这般活泼、这般苦耐、这般勤快,每天晚上她只在一张沙发椅上打盹。

有一天,他问道:

“我的可怜的樊尼,你不回家去吗?……此刻我的病好些了……你应该回去,好教马淑姆放心。”

她不觉失笑。马淑姆早已走了,房子也完了。人家什么都卖掉,家具没有了,衣服没有了,甚至被褥也没有了,只剩她身上穿的一套衣裳和那女仆替她保留的几件内衣……此刻如果他赶她走,简直无家可归了。

第三章

“这一次我可找到了……安斯特丹路,正对火车站……三个房间,一排很阔的外栏杆……如果你愿意,等你部里事干完了之后,我们去看……很高,在第五层楼……但是不要紧,你可以抱我上去。好极了,你记得吗?……”

她回忆前情,一时高兴,又揽住他的颈,要他抱。

此时他们二人住的旅馆,有许多破衣破鞋的女子在楼梯上上下下,纸壁隔开了房间,另有其他的家眷住在隔壁。钥匙呀,烛盘呀,靴子呀,七零八乱的到处皆是,这自然是难堪的生活了。然而她不要紧,有了约翰,住屋顶也好,住地窖子也好,住污水沟也未尝不好。只有约翰本人太多心,许多事情看不过眼。眼看那些一夜的结合的男女常到这里同居一个旅馆,未免不好意思,未免玷辱了自己这一对。于是联想到植物园内的猿猴的笼子,看它们作人类爱情的表示,是一样的令人讨厌。还有饭馆里也讨厌得很,每天要到两次圣米歇路一间许多学生的大饭堂里,里头非但是学生,还有美术学校的生徒及许多画家、建筑师。他在那里吃饭一年了,人家虽则不知道他是谁,人人都觉得他面熟。

他一推门进来,所有屋里的眼睛都集中于樊尼,他面红了——年纪很轻的男子陪一个妇人入饭馆,免不了脸上红一红,而他又怕遇着部里的司长,或遇着同乡。

此外便是经济问题。樊尼每次拿着菜单,总不免批评几句:

“贵极了……如果我们在家里做,这个价钱可以支持三天。”

“那么我们找地方自己做饭好了,谁来阻挡我们? ……”

于是他们开始找地方。

这是一个陷阱,大家——极好的、极老实的——都被陷进去了。大家都喜欢有一个家,都高兴尝一尝炉灶的风味。

安斯特丹路的房子即刻租定了。厨房与饭堂正对着一个发霉的后院子,下面一间英国酒店冲上来好些脏水的气味,寝室朝着斜的大路,闹得很,塌车呀,大车呀,单轮车呀,马车呀,不分昼夜,把房子摇得几乎倒下来。西火车站的喧哗,车开车到的汽笛,远远地送到耳边。这是未尝没有好处,门前便是火车,圣克鲁呀,阿菲莱城呀,圣日耳曼呀,赛纳河边的车站都可以在平台上看见。原来他们有一个平台,很阔,很便当,多蒙从前的住客的好意,留下了一个帐篷,冬天的寒雨滴沥,虽则令人生愁,而夏天在那上面露天吃饭,倒像个避暑山庄哩。

此刻最紧要是购置家具了。约翰早已通知家里说要自己布置一所房子,于是他叔母蕙蘩——他家的女管家——依数寄给他钱,信内还说下次船开的时候,一定给他寄一个高柜、一个横柜、一张芦苇制的大椅子。这几件家具乃是从风室里抽出来寄给约翰的。

他还记得这一间风室,是在他家的走廊的尽头。没有人住了,窗门紧闭,窗棂外加上横关。北风吹来,屋顶窄窄地响。房里只放些旧东西,每一代添置了些新东西,便把旧的堆到风室里。

唉!蕙蘩哪里晓得这大椅子,会有人在这上面睡奇怪的中觉;又哪里晓得这横柜的抽屉里,会放着女人的裙子和裤子? ……葛桑觉得过意不去,然而有了新居之乐,也就管不得许多了。

部里的事干完了之后,两人夹着臂膀,走到城边去挑选饭堂的家具,有趣得很。他们买的是一个什物橱、一张桌子、六张椅子,还买些花布预备做窗帘与铺床。葛桑闭着眼睛,什么都说好好;樊尼一双眼睛要当做两双用,试坐一坐椅子,把桌子磕一磕,处处显她

是个内行。

她又晓得什么地方去买厨房用具,为小家庭用的一套,只照批发价出售。她要四个铁锅子,又一个涂釉药的,预备早上做巧古力糖;千万不要买铜的,铜的洗起来,要花时间多。六副刀叉,连同调羹,两打又坚又漂亮的英国瓷器碟子——一切都算过,捆好,像小孩子玩的做饭一般。关于买被单、饭巾、抹布之类,她认识一个某大工厂的司账,去那边买,每月付若干便可以了。处处看机会,每经过一间铺面,一定留心看一看。打听什么地方有东西拍卖,什么地方有沉船的剩货。后来她到克里希路买到一张廉价的大床,九成新,很漂亮,阔极了,七姑仙女可以睡得下。

他也学学样,每天办公回来,试出去寻找寻找;但他什么都看不中,又不晓得说“不要”,觉得空手走开未免不好意思。他走进一间杂货店,原是她差他来买一个旧油瓶架子,恰巧油瓶架子卖完了,他不肯空手走开,到底买了一个悬挂的大彩灯笼。——这有什么用处?他们又没有客厅。樊尼怕他惭愧,故意安慰他说:

“不要紧,有用处,我们把它挂在走廊里……”

要陈设家具了,东也量一量,西也量一量,他说放在这里好,她说放在那里好。虽则单子列得很长,以为应有尽有,什么都预备好了,谁知总还有些东西漏了没有买,于是哈哈大笑,——这是陈设家庭的快乐。

还有糖钳子不曾买,一家中没有一个糖钳子,岂不是笑话?……

后来什么都买齐了,安置好了,帘子挂起了,新灯的灯芯装上了,陈设完成,这一夜好不快活!在未睡觉以前,先在三个房间仔细再赏鉴一下。葛桑出去关门,樊尼拿着灯照他出去:“再关一重,再关……好好地关……我们在我们的家里该住得舒服才是。”

新的甜美的生活来了。他每天离开了他的工作,连忙赶回来,恨不得即刻到家,换过拖鞋子,在火炉边坐下。当他在泥泞的路上

的时候,想着卧房里的灯亮了,火生了,衬着那几件祖传的家具,格外古香古色。尤其是那高柜子,镶着路易十六式的珍珠,版上画着伯罗方省的一个大节气,许多牧人穿着绣花的短衫,在箫鼓喧阗中跳舞。他从小便熟识这些古董,现在点缀他的新居,越发使他回忆故乡了。

他只把门铃一按,樊尼即刻出来,打扮的很齐整,很风流。她的黑毛布的衣服,虽则纯黑,倒很时髦,显得是一个善于装饰的老手。袖子卷起,围裙子穿起;原来她自己做饭,只用一个收拾房间的娘姨,很粗的功夫,恐怕她的手弄糙了的时候,才用得着那娘姨。

她倒会做饭得很,什么菜都会弄,南方的、北方的,变化无穷。她的民歌也变化无穷,每逢晚饭吃完之后,把围裙子向厨房的门后一搭,便鼓动她的沙声唱起歌来,又伤心,又缠绵。

楼下的路上闹得凶,像牛叫,像瀑布流。还有冷雨叮咚,滴在走廊的屋顶上。葛桑坐在椅子上,双脚烘着火,远望对面火车站的职员,弯着腰坐在灯光下写字。

他舒服极了,像小儿躺在摇篮里让人家摇。他有了爱情吗?不,然而人家用爱情包裹着他,情意缠绵,恒久不变,他未尝不知感激。回想从前许多时候,何苦自己规规矩矩地不敢乱来呢?怕什么诱惑?怕什么妨碍?此时他转笑从前傻了。从前他东找一个女子,西找一个女子,把身体的健康去赌运气,那种生活,还比不上这种生活干净些哩。

再说后日,也毫不危险。三年之后,他走时,情丝不割自断,毫不费力。葛桑明白地预先向樊尼声明,他们常常谈起,都当做一件命定的事情,譬如死,终久免不了。此刻只有一件事可虑:如果他家的人知道他不是独居,他们便要惹烦恼了,他父亲的脾气不是好惹的。

但是家里人怎么会知道呢?葛桑在巴黎,不同一个人来往。他父亲——本地方人所谓领事——周年只在家里看管他的产业,

他的葡萄常被虫灾,他常要同虫打仗,哪里有闲工夫来巴黎?他母亲残废了,除非有人扶助,否则一步不能行,一事不能做。她因生了一对双生的女儿——马尔德与马利,而精力尽丧,致成残废,这两女孩交给蕙繁照料。至于那叔父西萨尔乃是一个大孩子,人家不让他独自旅行的。

现在樊尼对于他的家庭都很明白了。每逢他收到一封家信,信后有那两个双生女孩的几行附笔——小手指写的大字——樊尼便走来,从他的肩旁看下去,跟着他看,跟着他感动。至于她的家世如何,葛桑却一概不知,也一概不根究。他对于他的青春,不知不觉地存着自私心,也不妒忌,也不挂虑。他把他的生活随处流露出来,而她却不肯开口。

这般的一天又一天,一礼拜又一礼拜,他们很平安很快乐地过日子。忽然来了一件事情,两人都很感动——却是不同样的感动。原来樊尼自以为怀孕了,欢天喜地地告诉葛桑。葛桑见她如此快活,不得不装作眉开眼笑。而他心里却在害怕。这年纪便有一个孩子吗?……怎么办?……该不该承认?……从此他与她之间有了抵押品了,前途岂不多生枝节!

忽然间,他觉得身上加上了很重的链条。夜里他睡不着,她也睡不着。并排躺在大床上,各把双眼张开,各人想入非非,而两人所想的相隔非常之远。

算是运气好,这到底只是一场虚惊,于是他们又过安静的生活了。不久冬天完了,真的太阳重来了,他们的屋子增加了光辉,有屋顶平台及篷帐好用,显得宽展了许多。晚上他们在屋顶用晚饭,仰看双飞燕子,斜掠着蔚蓝的天空。

大路上的热气,邻居的喧哗,都送到屋顶来;然而到底总有几阵微风,他们促膝坐着,忘记了时间,也不觉得下面的喧哗与热气了。约翰联想到罗奈河边,曾有几夜与此相像;又推想将来在一个很热的国家的领事馆里,先要坐海船去,那海船的帐篷上北风呼呼

地吹,也与此刻的光景有些相像。忽然耳边听樊尼娇声问道:“你爱我吗?……”他从梦中惊醒般地答道:“是的,我爱你……”唉!拣情郎莫拣青年,青年的想头太多了!

同一的外栏杆上,有一排铁栏隔开,另一边却有另一对男女在那里唱歌。这是何特玛夫妇,胖得很,人家听见他们接吻的时候以为是打耳光。他们真是天生地配的一对儿,年龄同,嗜好同,笨重的风度也同。看他们年纪不轻了,还倚着栏杆低唱情歌,令人听见有些感动。只听得唱道:

我听见他在暗处长吁;
这是一场好梦,
唉,让我睡吧。

樊尼很喜欢他们,要同他们认识。有时候,隔着黑色的栏杆,樊尼与那女邻居往往交换一种多情而快活的微笑。到底男人不像女子,他们两个男的便各不相顾。总之,他们不曾交谈。

一天的下午,约翰从奥尔赛堤回来,经过洛雅尔路的转角,忽听得人家叫他。这一天,天气很好,巴黎显得格外风光,斜阳照到路角,实是少有的好天气。

“好少年,坐下来喝些什么吧……我眼看着你倒有趣。”

两只大臂膀把他一拉,他只得坐下。这是一间咖啡馆,门前张起布幕,把步道占了三排桌子的地位。他周围有的是外省人,外国人,穿的螺纹短衫,戴的圆帽子,唧唧喳喳地正在暗说高德尔;他正奉陪着这位名人,好不风光!

雕刻师高德尔面前摆着一瓶苦酒,衬着他那军人的身体与勋章,倒很相宜。身边坐的是技师戴士赉,头一天才到巴黎的,面有风尘之色,颧骨凸起,眼神和蔼,仰着知味的鼻子像要闻一闻巴黎的气味。葛桑才坐下,高德尔便很滑稽地指着他向戴士赉道:

“你看,这孩子好看不好看?……我从前也有过这样青春,也烫的这样好头发……唉!青春!青春!”

“老是这样吗？”戴士赉说时，微笑地向葛桑点头。

“好朋友，不要笑……我所有的勋章勋位，与国家学院的位置，一切都愿拿来换取这好看的头发与太阳色的面容……”说到这里，转向葛桑，突然问道：

“沙弗呢？你把她怎么样了？……我们看不到她了。”

葛桑圆睁着眼睛，听不懂。

“那么，你已经不同她一块儿了吗？”高德尔说到这里，见他还摸不着头脑，于是性急起来，说：“沙弗，噯呀，还不懂！……樊尼·勒格朗……阿弗莱城……”

葛桑悟过来，说道：

“哦！……完了，早已不在一块儿了……”

为什么他要说谎？因他听见人家把沙弗这名字加到他的情妇身上，感到一种不快意，一种羞耻；再者，对别的男人谈起她，到底不好意思；也许还因为想要逗引人家纵谈沙弗，所以故意不说出真情。

“奇了，沙弗……还出头吗？”戴士赉不经心地问，眼睛只管望着玛玳珉教堂的石级，望着花市——两排的花丛陈列在很长的大路。

“你这样说，你记不得去年她还到过你的家里吗？……她打扮得像一个埃及妇人，很漂亮……今年的秋天，我在阿弗莱城遇着她同这位美少年在吃中饭，假使你看见，你会说她只是嫁了十五天的新嫁娘哩。”

“现在她有多少年纪了？……自我们认识她以来……”

高德尔昂起头想一想道：“几岁？……几岁？……我看：1853年是十七岁，做我的模特儿……现在是1873年，照此算去吧。”忽然间，眼神眈眈地说：“二十年前，可惜你不曾看见……长、嫩、弓般的嘴，结实的额头……臂膀与肩膊还瘦些，然而正合着那火伤的沙弗……妻子，情妇！……艳丽的肉，精美的石，完整的古琴……古

尔纳所谓整个的丽儿了……”

约翰面色大变,问道:“古尔纳是不是做过她的情人?……”

“古尔纳吗?……岂有不是的道理?我对此事未免伤心……我们一块儿住了四年,俨然夫妇。四年中,我赡养她,尽我的所有,随她的所好……歌师、琴师、骑师,数不清!……当初我在辣嘉斯跳舞会门前遇见她,收留她,用精美的大理石替她塑像,教导她彬彬有礼,很费了不少的心血;一旦间,古尔纳来了,好一个诗人,每礼拜日都到我家来坐的诗人,竟在好朋友的手里夺了她去!”

“好!他这卑劣的行为也没有好结果,三年的同居,竟成地狱!讨好的诗人竟是个古怪脾气的坏人。他们早晚打架,真好看!……当人家拜访他的时候,看见他眼角一幅绷带,脸上许多耳光的伤痕……还有最好看的时候,乃是他想要丢了她。于是她拼命跟着他,在门前鞋垫子上躺着等候他。有一天夜里,很冷的冬天,他们一群人到法尔斯家,上楼去了,她竟在下面等候了五个钟头……可怜……那诗人始终不肯和解,到底靠警察局的力量才得摆脱。呀!好一个诗人……亏得这位美女有她的青春、她的聪明、她的肉体,他却拿来做一卷怀恨的诗、诅咒的诗、痛哭的诗,名叫《爱情之书》,算是他的杰作……”

葛桑呆听着,动也不动,挺着背,用一根芦管把桌子上的冰水慢慢地啜。这哪里是冰水?简直是毒药水要捣毁他的肝肠!

在大好的天气里,他觉得寒战,眼里看见许多阴影前进后退;当时有一个洒水的桶子摆在玛玳珉教室的门前,许多车辆往来悄悄地在地上滚,像有棉花铺在地面似的。巴黎忽然静寂了,除了席上的谈话之外简直没有其他的声音。现在是戴士赉说话了——又轮到他来下毒药水了。

“这种断绝恩情,太狠了!……”说时很沉静,带着和婉、怜惜与讥笑的神情……“同居了几年,身挨身地睡,梦也相连,汗也相混。什么话都说,什么东西都给。习惯、风度、言行、举动,互相模

仿。从头到脚，处处挨近……总之，是胶住了！……忽然说是要分离，要解脱，怎么有这勇气？……要是我吗，断断不能……哪怕她同别人睡，哪怕她怎样污辱我，至于她哭着求我，叫我不走的时候，我一定忍不得走开……所以我不敢作茧自缚，每次我要一个的时候，顶多只一夜……不曾有过第二天……再不然，还是规规矩矩地结婚好。这样，直截了当，而且干净些。”

“不曾有过第二天……不曾有过第二天吗？说得真随便。有些女子，不能只留她一夜……譬如那一个……”

“那一个吗？我也不肯多赏她一分钟……”戴士赉说时，恬静地微笑，葛桑觉得他可恨透了。

“依你说，那么，一定是她看不中你，否则……她真的爱你的时候，她便钩住了不放手……她高兴做小家庭。然而，她的小家庭都不顺利。先是搭上那小说家德若华，他却死了……再搭上伊沙诺，他不久又结了婚……后来轮到那美貌的福拉孟，这是一个雕刻匠，原是一个模特儿——因为她不是爱才，便是爱貌——你晓得的，她因此闹出惊人的事件来……”

“什么事件？……”葛桑哽着喉咙问。又低头啜那芦管的冰水，一面谛听他叙述数年前轰动巴黎的爱情惨剧。

原来那福拉孟很穷，却又为情颠倒。因怕樊尼丢了他，拼命想要装阔绰。于是制造好些假钞票。不久便被发觉，一对男女都给人家捉了去，他被判了十年的徒刑，她被看押了六个月——在圣拉赛尔。因她实在不知情，所以处分轻些。

戴士赉原去看过这一场公案，于是高德尔与他重提旧事。她在圣拉赛尔，戴着犯人的小帽子听审，越发好看。她很倔强，毫不嗟叹，对于她的情郎忠心到底……对法官说话，慷慨激昂；一个远吻，从警兵们的三角帽子上面透过去；加上很多情的几句话，铁石心肠到此也要软了：“我的心肝，不要愁……好日子在后头，将来我们仍旧相爱哩！”话虽如此，可怜的樊尼，她不免因此有些讨厌小家

庭了。

“自此以后，她受了阔人的捧场，得了许多情郎，也有一个月的，也有一个礼拜的，但绝对不要艺术家……唉，艺术家，她害怕了……我想只有我一人，她仍旧来往……不时到我的作业室里来吸香烟，后来渐疏渐远，好几个月没有听见人家提起她，直至有一天，我遇见她正在同这一个漂亮孩子吃中饭，凑着他的嘴边吃葡萄。我自说道：我捏的沙弗原来在这里。”

约翰不能再听下去了。毒药水越嚼越觉得就要死。刚才的寒战过了，此刻是胸部发烧，耳边呼呼地响。信步走到路的中间去，一颠一簸地走，许多车辆给他挡住了，车夫们嚷起来。他心内在想：“这些傻瓜，他们嚷什么呢？”

经过玛玳珽的花市，闻到向日葵的香气。这是他的情妇最爱的花，他因此又生感触，三步并作两步地避开了。此刻他非常动气，心肠寸裂，想道：“我的情妇！……原来是个脏货……沙弗，沙弗……亏我同这个东西混了一年！……”他反复地只念沙弗这名字，记得在好些报纸上看见过许多女子的绰号，里头便有沙弗。

心里一念到“沙弗”两字，那妇人的一生都映到眼帘来了……高德尔的作业室，古尔纳的顿足大怒，诗人门前的久候……往后便是那美貌的雕刻匠，那假钞票，那法庭……那显得越发好看的小帽子，那遥送给她的情郎的甜吻：“我的心肝，不要愁！……”我的心肝，对他不也是一样的称呼吗？不是一样的抚爱吗？……这是多么可耻的事！……唉！你的心肝吗？他要洗一洗这污点了！苍茫的夜色，正像向日葵的颜色，于是他鼻子里的向日葵香味还是跟着他。

忽然间，他觉得他还是在花市转来转去，竟像在海船的甲板上，走来走去终不出圈子之外。于是他转向前面走，不停脚地走到了安斯特丹路，打定了主意，要把那贱妇人驱出家门，推下楼梯，也不必加以说明，一口痰向她背后吐，此后不再辱没他的好声名……

主意是打定了，到了门口又迟疑、反省，在门外踱来踱去。这么一来，她一定咆哮、啼泣，像泼妇骂街般地放粗鄙的话头，与从前在阿尔克德路一样……

然则，写信吗？……是了，写信好多了，只要四个残酷的字，旧账都一笔勾销。于是他走进一间英国酒店，店里沉寂得很，在煤气灯下一人独坐，越显得凄清；旁边有一个唯一的顾客，却是颓唐得要死的女子，在吃一碟熏鱼，也不喝酒。他向酒保要了一杯麦酒，也不喝，开始写他的信。但是他头脑里装的字太多了，同时都要即刻出来；而那凝结而变色的墨水，却从容不迫地不肯写快。

他起了一个头，又撕了，重新又起头，如此两三次，结果没有写，起身要走，忽然身边那女子张开馋嘴，忸怩地问道：“你不喝酒吗？……我可以？……”他点点头。于是她把杯子举起，一口喝干。可见这倒霉的女子，她衣袋里只够买东西充饥，连一杯麦酒也喝不着。忽然他心里起了怜悯的念头，澄心细想女人的生计之难，于是他知道该从人道着眼去批判女人，又开始细想一想他的命运。

总之，樊尼并不曾向他说过假话。他所以不知道她的身世者，只因他从来不曾虑及。现在要指摘她哪一点？……说她在圣拉赛尔的时候吗？……毕竟他已经开释了，还像得了风光哩……此外还有什么？说比他占先的那一班男人吗？……他何尝不早已知道？……她的旧情人，没有一个不很著名，他可以遇得着，可以与他们谈话，许多店面还有他们的肖像，哪一点辱没了他？她爱这一班人，他能不能替她定一个罪名？

他心里忽然起了一种下等的自负心，以为他能与一班美术大家分享美人，亲耳听见人家赞她美。像他这样小小年纪，美的观念还不很准。爱一个女人，只是讲爱情，而没有经验。所以一个少年情郎往往拿他的情妇的相片找人家赏鉴，博取人家的赞美然后安心。自从葛桑知道沙弗给高德尔塑像，给古尔纳吟咏之后，似乎她格外伟大了。

但他忽然又动气了,他原在外面的大路上,6月的晚上的小儿喧哗声与饶舌妇人的谈话声中,一张凳子上坐着。忽然离开了凳子,重新走路,高声地喃喃自语……沙弗的像,美……这是做生意,到处皆有,竟成了流行的货品了。清白的沙弗,经过了几个世纪,竟给人家附会,替她编了污秽的传记,好好的黛爱思,变了疾病的标记……天呀,一切都多么令人可恼?……

他如此的走去,时而恬静,时而发狂,相反的情绪相代而起。大路渐暗,行人渐少,一种辛辣气混杂在热空气中,他认得这里乃是大墓田的门口。记得前年,他曾到这里参加高德尔的塑像落成礼。那像塑的是拉丁区的小说家德若华——《桑得利奈》的作者。德若华、高德尔,最近两个钟头以来,这两个名字似有异样的声调!他似乎觉得她曾说谎话,说什么女学生,说什么小家庭,现在他识透了内幕,从戴士赉口里得悉街头巷角的婚姻了。

墓田的旁边暗得很,他觉得害怕,重向原路走回。身边轻掠着工人的衣服与贫妇的裙子,宛似夜神之翼。短屋的破门衬着路上的大灯笼,好几对男女走过,互相接吻……什么时候了?……他觉得周身劳瘁,像一个日暮途远的老兵。他的痛苦自头降至脚,几乎一步难移……唉,去睡吧!……第二天醒来,只消冷冷地、毫不动气地向那妇人说:“我晓得你是什么人了……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但我们不能一块儿生活了,大家分手吧!……”也不愁她追寻,尽可以回家与母亲、妹子团聚,跑到罗奈河边,借一阵北风,把污点与恐怖吹得干干净净。

她等得不耐烦,已先睡了。灯光未熄,一本书展开放在床上她的面前,竟睡着了。他走近前去,她也不惊醒。他站在床前,定睛只管凝视,像是一个新来的女人,他从来不曾相识似的。

美,唉,美!……臂、颈、肩,像一块又坚又细的琥珀,也没有斑点,也没有裂痕。但是,在那变红的眼皮上——也许因为看小说,也许因为等候担心——在那休息时的懈弛的态度上,不复显得出

那多情的妇人的热望,这分明是厌倦的表示了。她的年龄、她的历史、她的嗜好、她的交结,以及圣拉赛尔,打架呀,流泪呀,恐怖呀,一切的一切,都呈露出来。因娱乐与失眠,面上现出疲劳之色;上唇有一道折痕,皮肤渐渐皱了,显得老境将至了。

约翰要睡也睡不着,死神的沉寂弥漫全室,黑暗里似乎有些模糊的影子晃动,忽然间,他想要哭起来。

第四章

他们的晚饭吃完了，窗子开着，燕子翩翩，向斜阳施礼。约翰不说话，但终预备要说，自从遇着高德尔之后，那些残酷的事件终日在他的神经里缠绕，连樊尼也给他连累得不好过。她看见他的眼睛放低了，现出一种假装没事人儿的神情，她早已猜透了，说：

“你听我说，我知道你预备说什么话了……我劝你不必计较吧……一切的一切都成过去，从前种种都死了，我只爱你，全世界没有别人，只有你……”

他怔怔地望着她那双屡屡变色的美目，说：“如果依你的话，一切都成过去，都死了，为什么你还存留着许多使你回忆前情的东西呢？……看那柜子里……”

她的灰色眼皮忽变暗色了，说：

“你竟知道了吗？”

当此境地，所有一切爱情的信件、相片，几经丧乱还保存着的東西，一旦要放弃了。

“此后，至少，你会相信我了。”

约翰听了她的话，很不相信地笑了笑，只见她果然去找出她的小漆匣子来，匣子原放在她的内衣堆里，锁得好好的，最近以来，她的情郎早已疑心了。

“烧了也行，撕了也行……任凭你……”

他并不忙扭转那小钥匙，却先看匣子面上用云母壳雕的樱桃

树,还有几个仙鹤飞翔。忽然他把钥匙一扭,匣子一揭,则见许多册子、笺纸,纸张或大或小,字形或粗或细,不一而足。金色的题字,变黄了的条子,折叠处已经破了。还有日记簿拆下来的纸,用铅笔乱涂的草字,又有一堆名片,乱七八糟的摆着,像在一个抽屉里天天被人家搜检似的。现在他只管把颤着的手插到匣子里去……

“递给我,让我当着你的面烧了就完了。”

她热狂地只管说,蹲跪在火橱的前面,旁边一支蜡灯点着了。

“给我……”

但是,他说:“不,等一等……”又把声音放低,像有几分惭愧:“我想要看……”

“为什么?你想还要多受痛苦吗?……”

她只怕他受痛苦,并不想到把这些爱情的秘密——这些爱过她的男人的床头供状——尽情泄露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

她跪着慢慢地移行到他跟前,与他同时读下去,一面丢一个眼角侦探他的神色。

十页信笺,签着古尔纳的名字,是1861年写的,写得很长,很殷勤。古尔纳被派到阿尔奢里去,为皇帝及皇后歌颂他们的旅行,于是他把许多荣耀的盛会描写给他的情妇看:

阿尔奢里的都城阿尔奢,像《天方夜谭》的巴格德城一般热闹,全非洲的人都奔赴此城,十分拥挤。结队的黑人,载树胶的骆驼,毛的篷帐,海边的露天宿所,绕着火堆的跳舞,千奇百怪,令人耳目一新。国王来的时候,排着东方的仪仗,奏着不中音节的音乐,芦制的箫,嘎声的鼓,乱闹一场。后面有许多兵士,牵着许多马,马身上穿着丝织的马衣,每走一步,铃子响一响……

这些情节,经过那诗人的描写,越发生动,如在眼前;纸上的字像宝石般放光。唉,一个诗人把这样金玉似的文章抛到一个女人

的膝上,她该是多么骄傲呵!推想那时节,她一定很受宠爱,因此在这般热闹的大盛会里,那诗人还心心念念不忘她,只恨不得见她的面:

唉!记得昨天夜里,阿尔克德路的一张沙发椅上,你我同在一块儿。你衣服脱得精光了,疯狂了。我抚循着你,你快活地欢呼起来。我忽然惊醒,原来只在屋顶上平台上一张毯上辗转反侧。繁星满天,仰着叹息而已。一个回教徒爬上了教堂尖塔上,塔上的灯光,与其说是庄严,不如说是引人的情欲,我梦醒之后,还呆呆地等候你哩!……

他妒心发作,嘴唇变白,手指颤动,还一味读下去,像有人催着他似的。樊尼想要很委婉地把信抢回,但是他一定要读到尾,完了一封又一封,很冷淡地、很轻视地,陆续丢到火橱里去。可怜那诗人费尽心思,而今付之一炬,他连看也不看。大约因为非洲的气候的缘故,使那诗人的笔变淫褻了,比之他那一部《爱情的书》的清白无疵,如出两人手笔。假使他的《爱情的书》的女读者,读到他这些信,要十分诧异,要替他害羞哩。

约翰好不痛心!尤其是读到那几页秽语,使他忽然住口,脸色一变,身子一跳,他自己却不觉得。他还有勇气去冷笑那诗人描写埃骚亚的节气的信。信后附了几句话说:“我重读我这信,里头有些地方写得不错……请你搁起来,我有用处……”

“这位先生,一点儿不肯放过!”

他说了,又另看一封,这一封的字迹相同,语气已变冰冷,古尔纳问她讨回一部阿刺伯歌谣集,一双稻秆制的拖鞋子,算是算清了爱情的账了。唉!他倒晓得一走了事,硬得很。

这是一沟秽水,葛桑不住地想要戾干。天色黑了,他在桌子上点着蜡烛,继续地看那些很短的条子,条子的字写得很清楚,像是那写字的人的粗大的手指拿着一把锥子,当欲望的时候,或发怒的时候,恨不得把纸戳穿。这都是高德尔的信札。在结合的初期,有

约会,有夜宴,有乡间的娱乐;后来伤了感情,有的只是哭泣与哀求,信内用的都是可笑的字眼;在绝交的时候,堂堂美术大家的弱点都暴露出来了。

这些条子又到火里去了。天才的高德尔的血泪都葬在火里,但是樊尼何曾介意?她有了少年的情郎在跟前,便热狂得了不得,没有工夫去管那些旧交了。条子烧了之后,葛桑又找出一个照片来,照片的下面签着嘉华义的名字,还有几句艳语:“此赠爱友樊尼,时在当丕耶的旅店,冷雨之夜。”葛桑看那照片:脸上现出聪明而多愁的样子,眼睛凹进去,一看便知道是个尝试过痛苦的滋味的人。

“这是谁?”

“这是德若华……我从他的签字认出来的……”

他勉强说了一回“保留着它,这是你的自由”,但那不快乐的神情,已给樊尼看透了,于是她把照片撕碎,又投入火里。他又拿到那小说家的信读下去。原来小说家德若华害了病,到海边养病去,正在身心都不安的时候,所以他写的信,一方面讲爱情,一方面问她要些药品,要些药单子。可怜的小说家,医生禁止他想女人,他睡里梦里还只想着沙弗的很美的身体。

葛桑看得发狂了,天真烂漫地嚷道:

“他们都喝了什么迷魂汤?都为的是你……”

他看了这些悲哀的信,只好以此自解。这种光荣的生活,少年男女所羡慕的生活,到头来,只落得一场忏悔……是的,她给他们喝了什么迷魂汤了?……他此刻像一个被绑着的男人,看见他所爱的女人被人凌辱,心中痛苦难堪;然而他终不能闭着眼睛把匣子一倒而空。

现在轮到那雕刻匠的信札了。一个穷苦无名小卒,除了在《审判日报》上出过风头之外,再没有别的声名,假使人家不是对他有伟大的爱情,这宝匣里断没有他的一席位置。依他那些信札看

来,他是一个很笨的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下流种子。他的情话,只像一个兵士写给他的女同乡的话一般。然而,在许多鄙俚的情话里头,却显出一片热烈的忠诚。他尊重那妇人而忘记了自己,这一点是特异于众的地方。他在信内说他因太爱她以致犯了罪,以致法庭对审,这是该请罪的;而他被判决之后,得悉她得了自由,又替她快活了。他并不自嗟自怨,因为已经在她身边享了两年的艳福,现在的甜蜜的回忆尽可以充满他的生机,可以抵偿他的倒运了。最后又拜托樊尼一桩事:

你是晓得的,我有一个孩子在家乡,他的母亲早已去世了。他住在一个女亲戚的家里。那边这样偏僻的地方,他们断不会知道我这一次的事情。我剩下的几个钱,已经寄给他们去了,我说我要到很远的地方旅行,特此寄些钱回去安家。我的好樊尼,我把这事拜托你,请你不时打听这可怜的孩子的消息,写信报告我……

樊尼一定替他照料得很周到了,因为后来还有一封道谢的信,最近又来一封,还不曾有六个月之久。信内说:“唉!你真是个好心人,竟来看我……你多么美!多么香!在我这犯人的短衣相形之下,我只有惭愧了……”约翰住了口不读,怒气冲冲地问道:

“依他这样说,你还继续地去看望他了?”

“渐渐地疏远了,这只是一种慈悲心。”

“甚至于我们在一块儿之后还去吗?……”

“是的,只一次,仅仅一次,在会客室里……人家只许在那里会客。”

“唉!你原来是个好心的女子……”

他心里想:当他们二人要好的时期内,她还去拜访那罪犯,真是天下第一可恨的事情,他太自负了,还不肯说她;但他翻到最后一束的信札,用蓝色彩结缚着,里面的字迹很细很斜,显然是妇人手笔,他一看,越发动气了。

赛车完了之后，我换去了古装……你到我的化妆室来吧……

“不，不……不要看这个……”

她跳到他身上，把纸包儿一抢，撩在火里。他还莫名其妙，只见她蹲跪在火的前面，把脸映得通红，很羞惭地自己供认道：

“那时节，我年纪很轻，只怪高德儿……那疯子……我随他要怎样做便怎样做。”

于是他毕竟懂得了，面色变惨白了，说：

“呀！是了……沙弗……整个的丽儿……”说到这里，把脚踢开她，把她当做污秽的东西。“不要挨着我！……讨厌的东西……”

忽然来了一阵震天动地的声音，同时红光满室，他也没工夫再吵了……火！火！……她魂飞魄散地从地上爬起来，很机械地拿起桌上的水晶瓶子，往纸堆里泼；冬天的烟煤，一时哪里能熄？她又拿桶里及瓮里的水都泼完了，火焰直烧到房的中间，她知道自己是不能救的了，连忙跑到阳台上，喊道：“救火呀！救火呀！”

首先是何特玛夫妇，其次是门房，再其次是警察，都来了。大家嚷道：

“把板子放低……上屋顶去吧！……拿水，拿水！……不，一张被单……”

他们二人垂头丧气，眼看好好的屋子给烧得肮脏了。停一会儿，火灭了，一场失慎告了结束，楼下街灯照着的黑压压的一班看热闹的人散了，邻居的人也放了心，回家去了。剩下一双情人，眼看着一堆脏水、一团湿达达的烟煤，以及七零八乱的家具，使他们心中作呕，大家无精打采的，也没有气力再吵嘴，也没有闲心收拾房间了。他们的生活里，受了一个大打击；他们原先是嫌旅馆不好的，但是这一晚却没法子想，只好跑到一间旅馆里睡觉去。

樊尼这一次牺牲毫无用处。信虽烧了，而信内的话永存在这

情郎的心里,不时在脑海中作祟。像是读了一部不好的书,终久有不良的印象。

说起她从前的情郎,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鼎鼎大名的。死了的不算了,至于生的呢,到处看得见他们的照片,往往有人在他跟前提起他们,每一次他总觉得难为情。

他有了痛苦之后,心窍越发玲珑,眼光越发敏锐,樊尼所受从前的情郎的影响竟给他辨认得清清楚楚。她说话里的一字一句,她的意见,她所保存的习惯,都有线索可寻。譬如她说话的时候,常把拇指一翘,口里先说“你看……”的话引子,这便是雕刻师高德尔的习惯;至于小说家德若华,他曾经印行一部民歌集,到处传诵,所以她也有民歌的嗜好;至于诗人古尔纳高兴很严格地批评近代文学,说话的神气很骄傲,瞧不起人家,她也染了这种脾气。

她与这班人都同化了,不调和的习惯积叠在她一人身上,好像地球里面的地层的现象,可以辨得出时代的变迁。也许她不像他先前意想中那么聪明,但到底还不能算是蠢:看她虽则又糊涂又鄙俚,又比他老了十余岁,还借着过去的力量,与一种卑贱的妒忌心,把他束缚住了。他此刻也忍耐不住,于是每逢谈起从前那班人的时候,他一定动气,一定说他们的坏话。

他说:德若华的小说没有销路了,千百部堆在堤岸上,只卖几个铜子一部。高德尔不要脸,临老还要讲爱情……“你晓得吗?他没有牙齿了……我在阿弗莱城看得很清楚……他只用两个门牙啮东西,像一个啮草的山羊……”末了又谈到他的技能,说他最后一次在沙龙里展览的维纳丝,算是一种失败的作品!她也跟着说:“这实在不行了……”当他攻击从前那一班情敌的时候,樊尼总是随声附和以博他的欢心。实则一个不懂艺术与生命的少年,与一个从美术大家的口里拾得余唾的妇人,高谈阔论批评艺术作品,岂不令人笑煞!

葛桑的劲敌却是那雕刻匠福拉孟。他知道福拉孟很美貌,像

他一般地有金黄的头发,像他一般地得受“我的心肝”的称呼,又知道她往往暗地里去看他,已经很妒忌他了。及至他想像骂高德尔一般地骂福拉孟,叫他做“多情的罪犯”的时候,樊尼便把头扭过去,一句话不说了。他怪樊尼对于那贼子这般宽宏大度,她很委婉地分辩,话虽委婉,却很固执,不肯随声附和了:

“约翰,你该晓得,现在我爱上了你,已经不爱他了……我再也不到那边去,再也不回他的信,你还不满意吗?……只一层,人家爱我爱到发狂,爱到犯罪,你不该再说人家的坏话了……”她这一段真心的话,算是她的好处,约翰不好意思驳她;但他的妒忌心更甚了,因妒生虑,往往在白天特地跑回安斯特丹路来侦探,生怕她去看福拉孟。

然而他每次侦探的结果,觉得她倒像一个东方的女人,不离家门一步,有时却是教那胖邻居——何特玛夫人学钢琴。自从那一次失火之后,他们与何特玛夫妇却有了交情。

何特玛先生是枪炮陈列所的图案师,平常是把他的工作品拿回家里来做的。每逢每天晚上——礼拜日是整天,人家便看见他伏在一张四脚桌上,又出汗,又气喘,只把袖子摆动生风,自胡须到眼眉都给吹动了。他的老婆虽则整天不做事,晚上也穿着大袖短襟的衣服,在他的旁边喘气。也许因为他们想要凉一凉他们的血的缘故,不时把他们所爱的歌同声唱起来。

这两家的感情,很快地到了知己的程度了。

何特玛与葛桑的办公处相隔很近,所以他们常常一块儿走路。每天早上将近十点钟的时候,只听得何特玛粗大的声音在门前叫道:“葛桑,你在不在家?”

那胖子比他的少年伴侣低了几层的流品,很粗鄙,很鲁钝,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胖子说话很少,活像他的胡子塞满了嘴似的。但他到底像个好人,约翰此刻道德上的糊涂,正该要这种交际来矫正他哩。他又觉得:樊尼现在寂寞得很,外面的交际断绝了,无聊

的时候,会勾起许多回忆与懊恼;而今有何特玛夫人给她做个榜样就好了,何特玛夫人一天到晚只照料她的男人,做好菜给他吃,唱新歌给他听,樊尼得与这等人结交,真可以学忠实、学规矩了。

但是,等到感情很好、两家互相邀请的时候,约翰又有所顾虑了。他以为那一对夫妇一定猜他们二人是结了婚的,实则他自问不曾结过婚,不愿人家冤枉他,于是要樊尼向他们解释,以免误会。樊尼一听这话,不觉失笑——可怜的小孩,只有他这般不曾见过世面。“他们何曾有过一分钟猜想我们是结了婚的呢?……他们哪里管这些?……你还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得到他的老婆哩!……我所做过的事,还算是规规矩矩的……他之娶她,不过为的是要独占着她,你看,他何尝觉得过去的事难为情呢?”

他想不出所以然来。说那胖女人也是此中的过来人吗?看她的眼很清明,皮肤很软,笑时像个小孩,村气十足。她所唱的歌也不见得十分多情,说的话也不漂亮。至于那胖男子却很恬静,对于爱情很适意。当他们一同走路的时候,只见那胖子口衔着烟管,露出非常有福分的神气,而他自己呢,时时刻刻想入非非,往往生气。

樊尼猜透他的心理,往往安慰他道:“我的心肝,再过些时候你便会忘记了的……”当他们二人相对的时候,樊尼一味安慰他,很温柔,很可爱,还像当初一样,但是终有几分留恋过去的样子,约翰也猜不中她的心。

她的过去的的生活,伤风败俗、奇诡狂妄的生活,约翰从来不曾问过她。到了此时,大家更熟了,更自由放纵了,她便推心置腹地谈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她不复戒烟,手指常常夹着一支雪茄,纵谈生活的问题,说男子的不名誉,说女人的放荡,都是一套非常猥亵的话头。她说了这种话之后,跟着来了一阵放荡的淫笑。

说到他们的恋爱的表情,也就变了。当初她还不深知他,以为他年纪轻,对他的举动该庄重些;此时她觉得把过去的那些风流放荡的事情发露了之后,看他倒像觉得津津有味,于是她便无所顾忌

了。许久以来,口里蕴蓄着的淫言浪语,手里保留着的轻举妄动,到此时都尽情放泄出来。才显得出一个程度很高的多情名妓,一个大名鼎鼎的沙弗。

廉耻吗? 涵养吗? 有什么好处? 世上的男子都是一样的,都不爱正经,这一个哪里能够成为例外? 他们爱不正经,便把不正经的举动去钓他们,倒是使他们上钩的一个好法子。她在别人处学来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拿来传授给约翰,约翰也会跟着传授给别人。这么一来,毒气弥漫了全世界,人类的肉体与灵魂,哪有不受伤的道理呢?

第五章

在他们的卧房里，某大画家替樊尼画的肖像——青春的艳姿——的旁边，有一幅南方的风景，是一位照相家在乡间太阳底下照的。

在这一幅风景里：许多葡萄田绕着河边，河边许多岩石，再高一点，却有许多柏树，当着北风，倚向一丛松林，映着河水的反照。其间有一所白屋，一半像田庄，一半像府第。很阔的石级，意大利式的屋顶，赭色的墙，一看便像勃罗旺斯省的人家。还有孔雀所棲的架子，喂羊的槽。在厂屋的黑漆漆的门口，许多犁铧之类，在那里放光。万里无云的蔚蓝天下，剩下一个古城楼的废址。这便是葛桑的故乡。

葛桑·阿尔曼一家很有钱，他们的葡萄园远近驰名，父子相传，不分家产。然而到底是次子该理家，因为照祖传的习惯，长子是要送到领事馆去的。可惜次子不一定贤能，譬如那西萨尔·葛桑，在廿四岁上接理产业竟负不起这重大的责任。

西萨尔是一个浪子，娼寮赌馆，无处不到。人家替他起个绰号，叫做“和利央”，意思是说他不长进。可惜家教谨严的阿尔曼家，却生了这一个无赖。

他理家数年之后，一则因为疏忽，二则因为浪费，三则因为赌钱，以致园地抵押给了人家，库藏空空如也，葡萄还不曾熟，葡萄钱已经用光。有一天，欠人家的账太多了，如果不清楚，第二天人家

便要捉他,于是他不得已模仿他的哥哥的手笔,写了三张汇票——票上写明在上海领事馆里交款。原以为暂时押一押,在汇票未到期以前一定能够设法清偿;谁料事与愿违,这三张汇票终于寄到哥哥的手里,还附带一封恳切的信,承认他的败家与造假票子的不应该。于是他的哥哥老远地跑回家来设法补救,幸亏那领事先生身上有几个钱,加上了他的夫人的奁资,终于转危为安。但他看见他的弟弟这样不中用,只好把堂皇的领事头衔抛弃了,回家来做个葡萄园主人。

这真是阿尔曼家的嫡传!这位领事,事事学祖宗的成法,甚至于祖宗的性癖也是他传受了正统。他的性情很剧烈,同时又很安静,像一个熄了火的火山,还有爆发的威势。他为人又勤劳,而且懂得耕种。幸亏他的努力,阿尔曼家从此昌盛起来,所管领的田产直扩充到罗奈河畔。一个人走了红运便喜事重重,他同时还生了一个儿子——约翰。这时候,西萨尔只巡守着家门,自知罪过,不敢昂头望他的哥哥那一副鄙薄弟弟的脸孔。无聊的时候,只好从事于钓鱼和打猎。此外还做些傻瓜的事情:捉了许多蜗牛,削了许多藤杖,还在荒地上烧着橄榄树枝,烤几个小麻雀吃。晚上归家,兄弟同桌吃晚饭的时候,他一句话不说;虽则他的嫂嫂很贤惠,可怜他,常常背着她的丈夫给他钱用;而他的哥哥却待他很严,不但因为他过去的行为,还提防他将来的再犯。果不出他的哥哥所料,从前的胡闹刚刚完了,又有新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少女,每礼拜到阿尔曼做三天缝纫的工作。这是一个渔翁的女儿,名叫蕙繁,在罗奈河边的柳园里生长的,长的很好看,袅娜娉婷,恰似河边杨柳。头上戴着西班牙帽子,颈如凝脂,与面部同带着三分灰色,自颈至肩,都非常细腻可爱,令人联想到山丘上的王宫旧址,昔日的美丽侍姬。

西萨尔脑筋很简单,没有理想,也不读书,自然不知道拿王府的侍姬来相比拟;但他是一个小小身材的人,高兴要高大的女子,

所以第一天看见蕙蘩便着了迷了。他很熟悉在乡下勾引女子的手段：礼拜天的跳舞是一个机会，送野兽肉又是一个机会；或者，在河边的田野间相遇，出其不意地把她向草上一推，推她迎卧地上便得了。然而蕙蘩却不是这么容易的：她从来不到跳舞会，他送给她的野兽肉，她仍旧送回他家的厨房里，河边也不成功。她恰似河边的白杨，很白，很软，却很结实，西萨尔刚想下手，她早已把他推到十步之外，在地上乱滚。自此之后，她腰里常挂着一把很快的剪刀，令他不敢近身。于是他越发着狂了，没法子，只好拜托嫂嫂规规矩矩地去求婚。原来蕙蘩自小便与他的嫂嫂认识，他的嫂嫂很知道她为人很正经，很精细，深以为如果娶了她来，虽则是门户不很相当，也许是这浪子的救星。领事先生的意见却不然，他以为阿尔曼家娶一个渔家女子，岂不辱没了家声？“如果西萨尔真的这样干，我不愿与他再见面了……”后来西萨尔果然这样干，领事先生果然实行他的宣言。

西萨尔结了婚，离开了他的家，到罗奈河边他的岳丈家里住去，他的哥哥规定每年供给他多少钱，他的好嫂嫂每月送钱给他。那小约翰常常跟着他的母亲去，看见蕙蘩家的屋子，倒觉得很好。这是一所圆顶屋子，被火烟熏得很黑，北风吹来的时候，这屋便飘摇欲倒，幸亏屋中间有一架梁，从地面直达屋顶，像一根桅杆，把全间屋支撑住了。门是开的，对面是河坝，河坝上晒着好些渔网，还有许多贝壳在那里放光。缆系着的几张大船，给波浪冲得沙沙地响，还有那厉害的北风，把这阔大而光明的河水吹到一片绿色的小岛上。约翰自小不曾看见过海，这一次到了这渔家，便发生了航海的兴味，愿意作长途的旅行。

西萨尔这种充军的生活延长至二三年之久，假使家中没有事变，恐怕他永远不得归家了。当约翰的妹妹马尔德与马利出世的时候，他的母亲因同时生了两个孩子，竟害了病。于是领事先生允许西萨尔夫妇回家来看望她。兄弟到底是同血脉的，他们不期然

而然地重归于好了,西萨尔夫妇搬到家里来住了。那嫂嫂害了贫血症,后来又夹杂了风痛,以致于瘫了,一切家政都交给蕙蘩,小孩子的饮食也是由她照料。虽则那病人时时刻刻需要她调护,她每礼拜还到阿维让中学校去看望两次约翰。

蕙蘩虽不曾受过好教育,幸亏她有天生的聪明,有农家的耐劳的习惯,她那被征服的丈夫到底还有些学问传给她,所以她办事很有条理。领事先生把一切家中的用度都交给她管理。当时消费一年一年地增加,入息一年一年地减少,蕙蘩的负担更重了。入息减少的原因是葡萄被虫灾,平原一带都给虫吃光了,还剩下园里的不曾被灾,领事先生十分操虑,天天研究治虫的方法,要救他的葡萄。

蕙蘩天天戴着做工的帽子,带着一大串钥匙,老老实实在地做一个管家人。这样荒歉的年冬,管理这入不敷出的家庭,病人的医药费仍旧一样贵,两个小女孩渐渐大了,费用未免增加;还有约翰的学费——起初是进中学,其后是入爱克斯学校习法科,末了是到巴黎继续他的学业——处处要钱用,好不难为了她!

究竟靠什么灵异的法子支持家务,非但人家不知道,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每次约翰想起家中的时候,昂头看见那反光的风光照片的时候,心中第一个幻象,口里第一个名字,一定是蕙蘩。他似乎觉得他家那绅士第宅后面躲着这一位好心的农妇,他一心一意要把她的位置提高。但是,数日以来,自从他知道他的情妇是什么人之后,他再也不在她跟前提起蕙蘩的名字,非但蕙蘩,无论家中任何人的名字都不提起了。每次看到那照片也难为情,索性把它移到沙弗的床上的墙壁内藏起来。

有一天,他回家吃中饭的时候,陡吃一惊,平常是两人用饭,却见桌子上摆了三副刀叉;又见樊尼正在同一个矮男子打牌。起初他还想不起那人是谁,后来看见他掉过脸来,现出他那一双山羊的眼睛,很大的鼻子,带风尘色的脸孔,没头发的脑盖,同盟党的胡子,原来便是约翰的叔父西萨尔。当约翰欢呼“叔父”的时候,他也

不放下牌来,只说:“你看,我倒不寂寞,有我的侄妇同我打牌呢。”

唉!他的侄妇!

约翰非常小心地守秘密,不让一个人知道,而今他的叔父却叫起侄妇来。他心里何等难受!当樊尼去做晚饭的当儿,西萨尔还低声对他说道:“恭喜恭喜,我的孩子……你看,眼睛、手臂……哪一样不好?……”到吃晚饭的时候更倒霉,他把家里的各种事情及他来巴黎的原因,不打自招地全盘托出。

他这一次来巴黎,表面上的理由是取钱,从前他曾借过八千法郎给他的朋友谷伯拜师,他已经不望他还了,忽然接到某律师一封信,说谷伯拜师死了,遗嘱说要奉还他八千法郎。但是,钱是可以寄去的,也不一定要来巴黎领取,所以取钱还不成为来巴黎的理由,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约翰的母亲病重。西萨尔说:“我的可怜的侄儿,我这一次来巴黎,为的是你的老母……近来她身子越发弱了,有时她的头脑发昏,一切都忘记了,甚至两个女儿的名字都记不清了。有一天晚上,你的父亲在她的房间走出去,她问蕙蘩:‘这位先生是谁,为什么常常来看望我?’她这病情,现在只有蕙蘩一人知道。蕙蘩所以告诉我者,只因要催我来找从前医过她的病的那布士洛先生。”

“你家里曾经出过疯人没有?”樊尼问时,现出很庄重而根据学理的神气——诗人古尔纳的神气。

“从来不曾有过……”西萨尔答时,忽想到从前自己曾经有点儿疯狂,于是眉头皱一皱,很滑稽地笑道:“我虽则也曾有过疯狂的时候,但女人们都不曾讨厌我,而且,人家也不曾把我关起来。”

约翰眼怔怔地望着他们,心里十分伤心。非但那不好的消息使他难受,还看见那妇人肘支着桌布上,手指夹着香烟,现出有经验的高贵妇女的神气,用那无所顾忌的话头,纵谈他母亲的病,越发使他不舒服。再听那多嘴的叔父,毫无掩饰地把家中的秘密都泄露出来:

唉！葡萄！倒运的葡萄！……连园里的也保留不久，一半的葡萄苗已经被虫吃光了，不知托赖谁的鸿福，才剩下一半，这一半还靠着许多很贵的治虫药，又靠着许多人工，每一团葡萄都要细心看过，才没有危险。还有更不得了的事，乃是：那领事先生固执地要把那些着了虫的葡萄栽种，以致许多好田地都盖着生癞而黄色的葡萄苗；人家劝他改种橄榄与白花菜，他偏不肯。

幸亏西萨尔自己有几亩地在罗奈河边，他放水浸葡萄苗，竟救了许多——这种新发明，只适宜于近水的卑湿的地土。后来他做得很好的葡萄酒，增加了不少的勇气；但西萨尔也是一个固执的人，这一次，他竟想拿谷伯拜师所还的八千法郎去买丕波来德一小岛……

“你晓得吗？这是罗奈河第一个岛，正在萸繁的娘家的下游……但是这事情，此刻不该让家中任何人知道。……”

“叔父，连萸繁也不知道吗？”樊尼笑着问。

说到他的妻子，他的眼皮湿了，说：

“唉，萸繁吗？我无论什么事都少不得她。再者，她也很信仰我。阿尔曼家快衰败了，我如果能再兴家，她不晓得多么快乐哩。”

约翰打了一个寒战，心里想：“他要尽量地把他的旧事供出来吗？连那假汇票的事情也想告诉她吗？”但是，西萨尔说到了萸繁，想起她的爱情，便专谈论到她身上了。说她长得很美，身材很好看，他有了她，非常地享福：

“我的侄妇，你是个女人，也不用我多说了。”

他在他的小皮夹里抽出一张小相片——朝夕不离身的照片，递给樊尼。

樊尼听见约翰说到他的叔母的时候，那种亲热的表情，又看见她所写的母亲的教训似的许多字，又仔细审视那一副好看的面孔，纹线很清，与那小白幅子配着，越发显明；三十五岁的妇人，身体这样袅娜，这样文雅，真令她一时着了迷了。

“很美,真的很美……!”她咬着嘴唇说,神情古怪得很。

“身材也还不错!”西萨尔说。

后来大家移到外栏杆去了。天气热了一天,走廊上的锌板热得发烧了,忽然下了一场洒花雨,空气为之一新。屋顶上的雨声叮咚,走道上的泥水迸溅,巴黎在这一阵骤雨中笑了,车马喧闹,把西萨尔闹得心猿意马,一味摇头,在回忆三十年前在他的朋友谷伯拜师家里住的三个月的好日子。

那时节,多么快活的日子!……他与谷伯拜师走进勃罗多跳舞场,谷伯拜师扮一个希加尔,他的情妇模儿那扮一个卖曲本的女人——这种扮法,倒令她走了红运,后来在咖啡音乐馆里很享盛名。西萨尔自己却搂着一块烂布裹着的女子,名叫丕丽古尔……

他叙述到这里,快活极了,笑得嘴唇裂开直到耳边,嘴里咿唔着跳舞的曲子,揽住他的侄妇的腰便跳起舞来。

到了半夜,当他与他们分别,要回到古查士旅馆——他在巴黎所认识的唯一的旅馆——去的时候,在楼梯上还大声唱歌,樊尼拿灯照他走,他给她递了一个远吻,又向约翰嚷道:

“你知道吗?当心才是!……”

西萨尔刚走了,樊尼的额上露出挂虑的折痕,急急地跑到梳妆室里梳妆,隔着半开的房门,向约翰胡乱地问道:“喂,你的叔母长得倒很美……怪不得你天天说她……可怜的西萨尔,你们背着他不知怎样捣鬼,他还在醉里梦里呢!……”

他听了她的话,老大不高兴,拼命地分辩……蕙蘩吗?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母亲,他很小便承她照料,替他穿衣……病得要死的时候还是靠她救活……他还敢起什么念头?岂不是一件丑事?

他辩只管辩,樊尼却只管咬着簪子,尖声地嚷道:

“算了吧!随你说得天花乱坠,我也不相信。那么美的眼睛,那么标致的身材,身边伴着像你这么一个金黄的头发、少女的皮肤的青年,她能够不动心吗?……天下老鸦一般黑,罗奈河边与别处

没有两样,我们女人的心理都差不多……”

她斩钉截铁地说,以为他什么嗜好都容易沾染,人家想要他,一手便可以拿住。他听了这种话,口里自然替自己辩护,但是,给她这么一提,不免回忆前情,反省自问:当时那种清白的抚循,有没有几分危险?虽则找不到什么痕迹,心里总不免忐忑忐忑的,好像一块洁白无瑕的美玉,划上了一线伤痕。忽听樊尼叫道:

“喂!……看吧!……你的故乡的帽子……”

她果然把两根很长的带子拢着头发,把一幅围巾用扣针扣好,颇像西班牙帽——蕙蘩少女时代的装束。于是她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身裹着乳白的寝衣,两眼眈眈地问道:

“我像不像蕙蘩?”

唉!蕙蘩吗?一点儿不像!倒像她自己在圣拉赛尔的时候,戴着那犯人的小帽,在公案前遥送给那贼子一个别离的远吻,说:“我的心肝,不要愁……好日子在后头……”

他联想到这里,心里十分难受,巴不得他的情妇睡到床上去,即刻把灯吹熄,不愿再看她。

第二天一早,西萨尔已经拄着手杖,橐橐地敲上楼来,叫道:“喂,孩儿们!”这种叫法是从前谷伯拜师用的。当他拥抱着那不丽古尔睡着的时候,谷伯拜师来找他,也叫“喂,孩儿们”。西萨尔这一天早上比头一晚更高兴了,大约是因为在古查士路住了一夜,又有八千法郎叠在小皮夹里的缘故。这是买丕波来德岛的钱吗?……自然是的,但他到底还有权利花费几个路易,请他的侄妇到乡间去吃一顿中饭!……

他的侄儿却不肯,一则因为还要去看望布士洛医生,二则因为他在部里办事,不能一连两天离开巴黎。于是大家商量,结果是决定在霜邪利斯吃中饭,饭后,他们两个男的便到布士洛家里去。

西萨尔本想载着满车的香槟酒,到圣克鲁开宴;而今虽不得如愿,而霜邪利斯的饭馆也就很过得去了。许多豆球花树攀在饭馆

的前面,旁边有一间咖啡音乐馆,歌声透过饭馆里来。西萨尔很多嘴,很会博女人的欢心,这一次在这位巴黎妇人跟前越发卖力。他一面同听差啰唆,一面赞叹鲑鱼做得好。樊尼一味痴笑,他们二人从约翰的头上传递亲热的神情,恰似在一间特别房间里,约翰心里十分难受。

人家会说他们都只有二十岁!西萨尔加上了几分酒意,越发纵谈家世,谈蕙蘩之后,又谈到小约翰。他说他知道约翰有她在一块儿,实在欢喜得很:有一个正经的女人在身边,便不能到外面乱逛了。说到这里,眼睛湿了,舌头粗了,转谈到约翰的性情是多疑的,要怎样怎样才能够抓住他,活像教导一个新嫁娘,随说随把手轻轻地拍她的臂膀。

西萨尔到了布士洛医生家里便醉醒了。那医生的家在王多梦广场,他们在第一层楼的客厅里等了两个钟头。屋很高,很冷,许多人在那里愁眉不展地静候,恰似一个愁苦的地狱,他们从这地狱穿过去,转弯抹角地走到了那大名鼎鼎的医学博士的医室里。

布士洛在十年以前,葛桑老太太初害病的时候,曾经到她家看过病,而今算是他的记性好极了,他还记得很清楚那病是怎样的,于是再问一问这病有什么变象,看一看从前的药方,即刻告诉他们二人,说这是脑病初发,他给些药医治就可保无忧。只见他静静地坐着,一双尖眼睛像搜寻些什么,一双粗黑的眼眉低低的,正在那里写一封信给阿维让一个会友。西萨尔与约翰只好在旁边听他的鼻息,听那羽笔落纸时的沙沙的声音,好像全巴黎的喧嚣都给这羽笔的声音遮盖了似的,新时代的万能的医生摆架子的时候,真可以令人敬畏哩。……

西萨尔从医生处出来之后,严肃正气地说:

“我要回旅馆去收拾行李了。巴黎的空气不适宜于我,你知道不?……如果我在这里耽搁,一定免不了鬼混一下子……我坐今天晚上七点钟的火车,你替我向侄妇说声对不住吧!啊?”

约翰看见他刚才吃中饭时那种轻佻的样子,实在不愿留他再住巴黎。第二天约翰醒来的时候,以为他早已到家伴着他的蕙蘩了,正自庆幸的当儿,忽然见他进来了,垂头丧气,衣服不整,把约翰吓得大叫道:

“天呀!……叔父,你怎么样了?”

西萨尔一屁股压在椅子上,动也不动,一声也不响;久而久之,才唤起精神来叙述他的事情。原来他遇着从前谷伯拜师的一班朋友,大家吃了一顿很痛快的晚饭,饭后又进赌场,于是八千法郎都输光了……一个铜子也没有了!……怎么回家去呢?有何面目告诉蕙蘩呢?……丕波来德岛买不成了……他想到这里,忽然发狂,两手放在眼上,一会儿又把拇指塞住了双耳,呜呜咽咽地哭,忽然又发脾气,自己骂自己,把一生的事都数出来,表示忏悔:他是辱没家声的子弟,他是败家的孽障,他家出了这样一个子弟,早该给人家赶出去了。假使不是哥哥宽宏大度,他现在不晓得怎样了……也许已经在监狱里同强盗或造假钞票的在一块儿了。

“叔父!叔父!……”约翰心里十分难受,这样叫了两声,希望他停了嘴。

但是西萨尔故意装聋装盲,要把一生的罪过一点儿不漏地向大众宣布,樊尼怔怔地望着他,有几分可怜,却带着几分赞叹。她想:这男子至少是个真性情的人,正是她所爱的破釜沉舟的好汉。想到这里,心肠越发软了,要想法子救他。但是,找谁去呢?一年以来,她不同一个人来往了。约翰也不同谁交际……忽然间,她的脑海里涌现出一个名字来:戴士赉!……这时节他该已回巴黎来了,他为人倒很慷慨。

“但是,我同他只是一面相识罢了……”约翰说。

“让我去吧……”

“什么,你要去?……”

“怎么不去呢?”

他们俩的眼睛对射了半晌,大家都会意了。戴士赉也曾做过她的情人,只一夜的情人,她几乎记不得了。至于戴士赉呢,他的情妇虽多,一个个排列在脑筋里,恰似日历上排列的圣诞,不曾忘记了一个。

“如果你不高兴……”樊尼说。

西萨尔听了他们二人的辩论,便住了嘴不哭,只愁眉不展地掉转头来望他们,现出失望而哀求的样子,约翰看见他这般可怜,只好让步,含含糊糊地答应了……

樊尼去后,叔侄二人倚着外栏杆探望她归来,各有无限的愁怀,大家不肯说出口。

“戴士赉的家,大约是离这儿很远了? ……”

“哪里很远? 在罗马路……不过几步路。”约翰答时,心里动气,也觉樊尼去得太久了。他努力想排解自己,记起戴士赉的爱情格言“不曾有过第二天”的话,又记起他谈论樊尼时那种轻视她的神情,料想这次该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这般设想,岂不把她的价值压低,连自己的身份也低了? 于是他宁愿戴士赉还觉得她美,还觉得她值得垂涎。唉! 都只为这一个老而不死的浪子西萨尔,以致他旧日的心里的伤痕重新发作!

毕竟樊尼的披肩在路角上出现了。她回来了,面上很光彩地说:

“事情妥当了……我有钱了。”

西萨尔看见八千法郎摆在他的面前,欢喜得要哭,自己愿意写一张收据,写明还钱的日期,并且言明利息。

“不必,叔父……我不曾提起你的名字……人家只借钱给我,你可算是欠我的债,随便什么时候还我都可以。”

“我的孩子,你这般好心,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西萨尔非常感激地说。

约翰把他一直送到车站——想要晓得他这次真的回去了,才

可以放心。他还满眶眼泪地说：“何等好的女人，何等丰富的宝库啊！……应该使她快乐才是，晓得吗？……”

约翰自从遇着这件意外的事情之后，心中着实不安。觉得身上的链条已经很重，还渐渐地收紧。他平日把家庭的事情与恋爱的事情的界线分得很清楚，而今却混合了。西萨尔已经把他的工作、他的种植以及家中大小事情都告诉了樊尼，于是樊尼便时常批评领事先生对于种葡萄的固执不通，或谈论约翰的母亲病，时而替他担心，时而向他进忠告，使他越发动气了。幸亏她不曾指东说西地夸奖她借钱的功劳，对于西萨尔的旧事——阿尔曼家的污点，也绝口不提。有一天，她也给约翰得了把柄了，遇着这么一件事：

他们从戏院里出来，天下雨，他们在停车处坐上了一辆马车。这是一辆坏马车——半夜才用得着的，等了许久，车还不动，原来车夫正在打盹，那牲口正在摇动粮袋。他们二人正在车篷下面避雨的时候，前面有一个车夫在整理他的鞭的绳子，看见了樊尼便悄悄地走近车门来，口咬着鞭绳，吐出很臭的酒气，向樊尼很粗声地说道：

“晚安……好吧？……”

“呀？是你吗？”

她吓得轻轻地一跳，即刻镇静了，低声向她的情人说：“这是我父亲！”

她父亲穿着古代仆人的衣服，像个偷东西的，满身是泥。在路灯下，看见他那肿胀的面孔，大约是多喝酒的缘故。一双大眼，却很像樊尼。他不管有人在他的女儿身边，只当不曾看见约翰似的，把家中的新闻一一地告诉樊尼：“那老的已经到奈开十五天了，她只披着一件旧棉衣……你该去看看她，无论哪一个礼拜四都可以……好教她有些勇气……我呢，还好，幸亏我的钱袋还结实，鞭子还硬，绳子还新，只生意不很好……如果你要雇请一个论月的车夫，倒是我的一宗好买卖……不要吗？也就没法……那么，再

会吧！”

“你信不信？呀？”樊尼问了这么一句之后，便索性畅谈她的家世——因为太卑贱了，太丑了，所以从来不肯说起；但是，现在大家很熟了，犯不着守秘密了。

她原是在郊外英吉利磨坊村生长的。父亲从前是一个骑兵，后来在巴黎夏提阳一带赶车；母亲是一间客栈的佣妇，在铺柜边供呼唤的。

她母亲遭难产死了，所以她不认识她的母亲。幸亏车行老板们是好心人，逼着她父亲承认他的女儿，并且要他支给奶妈的月钱。他因欠车行的钱太多，所以不敢不遵从老板的话。樊尼四岁的时候，她父亲把她像小狗般地放在货车的车盖上，拉着车走。她在车上倒还有趣，看那车子在路上打滚，看路灯像走马灯般地经过眼前，闻着马背的气味，北风呼呼的黑夜里，在车上打盹，耳边听见马铃子的声音。

但是，这种父亲的负担，压在勒格朗老头子的肩上，不久便使他疲倦起来。这一个流鼻涕的小冤家，虽则花不了多少钱，到底要给她穿衣，给她吃饭。再者，他想要结婚，小冤家也是一个障碍物。原来他每天赶车经过一个菜园里，园里有甜瓜，有白菜，他早想打主意了。恰好园主人是个寡妇，不久便给他认识，不久便同他结婚。当时樊尼自料她父亲一定把她丢了！醉汉的意思，只求脱了累就好；幸亏那寡妇马淑姆有良心，保护着她……

“说起马淑姆，你曾经认识她，不是吗？”樊尼说。

“什么？从前我在你家里看见的那娘姨，就是她吗？”

“这就是我的后娘……我小的时候，多蒙她照料；后来我父亲把她的产业吃光了之后，天天只赶着她打，要她服侍他那新交的贱妇人，我可怜她受苦，所以叫她到我家里来……可怜的马淑姆，她知道要一个男人须出什么代价了！……还不醒悟……当我同她分手的时候，我千言万语的叮嘱她，她偏不信，仍旧去找他，好，现在

只好进养济院去了。你看那无赖，他丢了她却像没有那么一回事！你看他肮脏不肮脏？活像个叫花子！天下只有他的鞭子好……你不是看见他把鞭子拿得很直吗？……无论醉到七颠八倒，他还捧着鞭子像教堂里的大蜡烛；在寝室里，鞭子还不离身。他的东西，只有鞭子还算干净……天天说好鞭子，好绳子，这就是他的好字眼！”

她毫不着意地说，好像在谈论一个路人，也不害羞，也不难过。而约翰听了，却惊得目定口呆。这样的父亲！……这样的母亲！……陪衬着那领事先生的庄严的面孔与那葛桑太太的天使般的情笑！……樊尼看见她的情人默默不语，猜中了他的心思无非是为着这些卑污的事情而难堪，于是学着哲学家的口吻说：“总之，这种事情，每一家都有些，也不能说是谁该负责……我呢，我有我的父亲勒格朗；你呢，你也有你的叔父西萨尔。”

第六章

我亲爱的侄儿，我们刚才有了一件大事情发生，我今写信给你，我的手还颤着哩。你那一双妹妹竟失踪了，离开了家，昨天一昼夜不曾回来，今天上午也不曾回来！……

这是礼拜日那一天，大家吃中饭的时候，发觉缺少了两个女孩子。这一天，领事先生本该领她们去赴八点钟的弥撒会，我特地替她们打扮得齐齐整整。后来我却没工夫去照管她们，因为你母亲的病忽然加重，神经越发错乱，好像觉得祸事就在目前似的。你还不知道呢，自从她得病以来，往往有先知未来的灵验。看她动弹不得，然而她的头脑倒做些工夫哩。

你的母亲还算好，静静地在房间里，我们却都在客厅里等候孩子们，起初是派人在篱笆外叫唤，那牧童拿着唤羊的角螺在大吹特吹；后来西萨尔一路，我一路，鲁斯林、达尔地夫，大家分头去找，各处都踏遍了。每次我们互相遇见的时候，一个问：“怎样了？”一个答：“影儿也不见。”到末了我们简直不敢再问，大家心头突突地跳，去找井里，又去找仓房那很高的窗子的下面……唉！这一天的日子好不难过！……我又要时时刻刻跑回来看你的母亲，勉强装着坦荡荡笑嘻嘻的样子，向她解释孩子们失踪的缘故，说原是我把她们送到模里别墅她们的姑母家里过礼拜去了。她起初似乎相信，及至天色已晚，我守候她的时候，只见她隔着玻璃窗子远望平原的灯火，在寻觅她

的女儿们，又听得她在床上轻轻地哭泣，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哭，因为有些事情人家不让我知道，但我到底猜着了……”说时的声音，像一个女孩子——大约是受病的影响。于是我们不说话了，各自担心，各自伤感，只不说出口来……

我亲爱的侄儿，幸亏这件悲惨的事延长得不久，礼拜一的上午，一班工人竟把小孩们送来了。这是岛里你叔父所管辖的工人们，他们在一堆葡萄蔓上找到了她们。她们在水边露天睡了一夜，又冷又饿，弄得面如土色了。她们天真烂漫地告诉我们说她们失踪的缘故。原来她们名叫马尔德和马利，又读过古时女圣人马尔德和马利的历史，听说那两位圣人驾着一张无帆无桨的小船，也不带食粮，竟给天风吹送到第一河岸去传布福音，于是俩孩子念念不忘这件事，许久就想要学样了。礼拜天做过了弥撒之后，她们跑到捕鱼处把一张小船的缆解开，在船底跪着，在学那两位女圣人。河水虽则很深，又刮北风，然而她们的小船却给流水慢慢地推移，搁在丕波来德岛的芦苇上。唉！幸亏上帝保佑她们，仍旧把她们送还，只她们的礼拜帽旧了些，瞻礼衣破了些，其他都没有损伤。我们再也没有气力骂她们，只张开双臂给她们许多狂吻。然而我们经过了这一场大惊之后，大家都觉得病了似的。

最令人感动的，乃是你的母亲。我们什么都不曾告诉她，她却说她觉得有死神从阿尔曼家经过。她平日是何等快活、何等安静的人！而今虽则你的父亲、我、大家紧紧地围着她，她还是愁容惨淡……我的约翰，莫怪我说，她天天担心，瘦损腰围，无非为的是想你。她不敢向你父亲直说，因你父亲要让你在巴黎工作；但是，你说过考试完就回家，为什么又不回呢？今年的圣诞节，希望你能够回来，非但你母亲眉开眼笑，连我们也喜出望外了。你还不知道呢，老人家去世之后，人们往往后悔，说不曾多给他们一些快乐的时间哩。

冷雾之下,冬天的懒惰的日光浸透窗纱,约翰手里拿着他的叔母这一封信站在窗前,一面看信,一面嗅着野花的香气,日光的回忆,爱情的回忆,都到心上来了。

“什么东西?……给我看!……”

帘帷映着的黄光里,樊尼醒来了。睡眼惺忪,很机械地伸长了手向桌子上一摸,一盒香烟到了手。约翰听她说要看信,心里正在打稿,分明晓得“荑蓂”二字已经够惹她生气了。但是,信笺是什么形式、什么地方来的,她已经一目了然,怎好瞒过她呢?

起初读到两个女孩失踪,她倒十分感动。她把颈及两臂都伸出被面,挺卧在枕头上,一堆棕色的乱发承着她的头。她一面读,一面吸烟;读到后幅却大大地动气,把信扯得粉碎,丢在地板上。说:“我偏要把你胶住了不放……什么女圣人!都是些捏造的话头,无非要你回去……她缺少了一个标致的侄儿了……那……”

约翰晓得她那一个“那”字之后,一定有一个粗鄙的名称,跟着还有许多不好听的秽语,所以他想要拦住她,不许她说出口。这一次她像吃了臭蒜似的,满口臭话,从来不曾听她说过的。颈筋膨胀了,嘴唇松弛了,一切粗俗的土谈,都任意乱说了。

她以为约翰家里的人打什么主意都瞒不过她:先是西萨尔告诉了大家,后来大家定计把他们的恩情打断,把那身材标致的荑蓂做个甘饵,诱他回到乡下去。

“你晓得吗?如果你走了,我一定写信给你,那女乌龟……我先此声明……不要后悔……”她说话的时候,恨恨地在床上蜷曲着,面色变青了,两腮凹下去了,眉目口鼻都似乎大了许多,恰像一个凶猛的野兽,在预备跳起来似的。

葛桑记得在阿尔克德路曾经有过一次是这样的,但那时候是同别人生气,此刻却是同他生气了。他看见那床头狮子,恨不得趴在它的身上打它一顿。大抵肉欲的爱情,起初互相亲爱的时候,还有互相尊重的意思;后来到了互相不尊重的时候,非但因生气可以

发生野蛮的举动,有时候正在互相抚爱,立刻可以成仇。约翰此刻却怕自己闹什么事,于是连忙到部里办公去了。走路的时候,他自怪先前不该陷入这漩涡里。如今她这样放刁,何不索性求个解脱?……这么一个妇人,真坏透了!可恨透了!……谁没有母亲?谁没有姊妹?……为什么自己的亲骨肉,竟没权利回去看望一下吗?他并不是在监狱里,为什么要走不能走呢?于是他回忆他们结合的历史,想起化装跳舞会之夜,那埃及妇人那一双赤裸裸的雪藕般的手臂箍住了他的颈,直箍到今日,休说亲友隔绝,连家庭也隔绝了,真是岂有此理!因此他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当天晚上一定动身,回家看母亲去。

他把部里重要的几件事情赶着办妥了。告了假,趁早归来,预备一场大闹,甚至于从此绝交亦所不惜。不料一到了门口,樊尼迎出来娇声道了日安,眼睛哭得肿了,脸给眼泪浸透了,倒教他一肚子气都烟消云散了。

“今天晚上我就动身了……”他很坚定地说。

“我的心肝,你有道理……本该看望你的母亲去。尤其是……”她说到这里,很娇媚地把身子靠近约翰……“千万不要把我刚才同你瞎闹的事记恨在心,只因为我太爱你了,这是我的古怪脾气……”

她像是悔过的样子,很小心地替他收拾行李,仍旧像从前他们初结合的时候一样温和,也许想要借此留他。她一面收拾行李,一面还劝他:“不要走,好不好?”及至最后五分钟,看见没有挽回的希望了,于是努力给他一个好印象,希望他在路上,在离别的期间内,都惦念着她。当她接吻道别的时候,还只唠唠叨叨地问道:“喂,约翰,你不恨我吧?……”

第二天早上,约翰在他那童子时代住过的房间里醒来了。唉!这时候又是另一种心情了。初到家时的狂喜,拥抱父母时的热情,还在心里停留着。眼看着他的狭小的床上的蚊帐,与光溜溜的床

栏,正是当年他的旧物。旧梦重温,乐趣盎然。雀架上的孔雀的鸣声,井上的滑车的轱声,与群羊拥挤急走的脚步声,都到耳边来了。及至他把百叶窗一开,则见池上美丽的水光,射进屋里。极目远望,可以看见斜坡上的葡萄苗、扁柏、橄榄树、松林直到罗奈河边为止。这时虽是清晨,却没有一点儿雾;黛绿的天空,下与水光相接。一夜的北风,非但把云吹得干干净净,那广寞的山谷里还有呼呼的余声哩。

约翰回忆在巴黎时的早起,仰头所看到的只是昧昧的天空,抚心所想到的只是暧昧的爱情;自觉此时真自由多了,快活多了。他悄悄地下楼去了。晨曦映成白色的屋子还在睡着,一切的窗还闭着,一切的眼睛也还闭着。他此刻自喜幽独,觉得他的精神上的病势初退,正该这般休养,才能够恢复元气。

他在假山上走了几步,转向花园里的小路走上去。这虽叫做花园,只是崎岖山路上的一带松林,其间有大小不等的小径,小径上的松针干了,弄得地上滑溜溜的。他有一只又老又跛的狗,名叫灵儿,在狗窠里钻出来,静悄悄地跟着他走。唉!回想当年,每逢清晨散步,不是常常有灵儿跟着吗?

不觉到了葡萄园的门口了。当篱笆用的扁柏树的尖顶给灵儿看见了,它很踌躇地不敢就进。原来那领事先生又想出一种治虫的新法子,试把一层很厚的沙铺在泥土上面,灵儿晓得这一层沙比之假山上的石级是一样的难走——尤其是它的老脚,所以不敢进去了。后面终因不肯失了跟随主人的快乐,决定还是进去好。可怜的灵儿,每遇一个障碍,它便十分吃力,发出害怕的吠声,像一个岩上的螃蟹,很笨地走一走歇一歇。约翰也不看那狗,只管注意那些新种的葡萄,因他父亲在昨晚他回来的时候便同他谈了许久这葡萄,所以他非常留心。看见那些葡萄的新芽从光泽而细密的沙上露出来,倒像很靠得住的样子。毕竟这位可怜的领事先生苦心孤诣地研究了许久,大约是有好报应的了。南方的葡萄田,没有一

处不被虫灾,他家的如果真能得救,还不算是领事先生之功吗?

忽然间,一个戴小白帽的人到了他跟前,原来就是萇蘩——一家人就只有她起得早。她手里拿着一张小镰刀,还抛了些什么东西在地上。她的脸平常是没有光彩的,此刻忽然飞红了。说:“约翰,原来是你,你倒吓我一跳……我以为是你的父亲……”说到这里,脸色照常了,问道:“晚上睡得好吗?”

“很好,叔母……为什么你怕我父亲来呢?”

“你问我为什么吗?……”

她把刚才拔起来的葡萄根捡起,给约翰看:

“领事先生同你说,以为这一次包管成功,是不是?……好!看吧,这不是虫是什么?”

约翰低头一看,却是一堆针口般大的黄色小虫,镶在葡萄茎里,看它么小不堪的样子,而渐生渐广,可以把许多省的葡萄吃光。清晨的爽朗的太阳光底下,看这最小不过的微虫,竟是能破坏而不受破坏的神物,真所谓造化小儿恶作剧了。

“这就是一个起点……三个月之内,全园都吃得干干净净了。然而你的父亲既然夸过口,一定重新又种。又是新的葡萄种子,又是新的治虫方法,直至有一天……”

说到这里,不好再说下去,只用一种灰心的表情来补足她不曾说完的话。

“真的吗?我们到这地步了吗?”

“唉!你是晓得你的父亲的……他什么话都不说,照常地每月支钱给我;但我看得出他非常挂虑,他往往跑到阿维让或奥朗蜀去,无非是去找钱……”

“西萨尔呢?他放水灌溉的事情怎么样?”约翰很愁闷地问。

承上帝的恩典,那边水田的事情倒十分顺利。最近一次的收获,他们竟做得五十桶葡萄酒。本年的收获,恐怕还要加倍哩。领事先生看见有这样的成绩,只好把平原的葡萄田一概让给他的弟

弟。这些葡萄田停耕已久，死了许久的葡萄树，一行一行的排列着，恰像一处墓地。如今西萨尔放水灌溉三个月了……

萸蓼将此情节告诉了约翰，觉得自己的男人有这样的成绩，心里着实有好几分骄傲。当时他们正站在高处，远望许多池塘，像盐田般地用石灰的堤壅塞着。萸蓼一一指示给她的侄儿看。

“二年之后，这些葡萄种都可以有收成了，丕波来德岛也一样。你叔父又不曾告诉人家便去买受了一个辣摩特岛，两年内也可以有成绩……到那时候我们可以发财了……但我们应该同心合力，牺牲自己，挨到那时候才好。”

她兴高采烈地谈论妇人该如何牺牲，约翰受了她的诱导，便不假思索地跟着说道：“是的，大家牺牲，萸蓼……”

当日他便写信给樊尼，说他家里不能继续供给他的膳宿费，只剩下部里的薪水，两个人的生活是过不去的了。他原说三四年后才分手，料不到此时便不能不割绝恩情。希望她赞成他的大道理，原谅他的苦衷，成全他的义务。

这真是一种牺牲吗？自从他归家之后，赏自然的美景，得天伦之乐趣，所接触的尽是纯洁的感情；回想巴黎的生活，似乎觉得很卑污、很可恨，所以趁此机会脱身，哪里是什么牺牲？……当他写信的时候，也不伤心，也不勉强。虽则他料定她的回信是何等动气，何等狂妄，而且一定加以恫吓；然而他凭恃着家庭的热烈真实的爱情，尤其是他父亲的庄严高傲，妹妹们的天真的微笑，尽敌得过她了。他像是在卑湿的地方染了寒热病，一旦医治好了，而今有晴朗的天空、清幽的山谷，替换了耳边的粗言野语、眼前的浪态淫情，正该心神舒畅，怎么会伤心呢？

这一次大发动之后，五六天还是静悄悄的没有回音。约翰每天早晚两次跑到邮政局里去，却是空手归来，心中忐忑，莫名其妙。她做什么呢？她打什么主意呢？无论打什么主意，总该回信，为什么只字不见呢？他时时刻刻只想着这件事。到了夜里，长廊透过

的风声把全家催眠了，剩下约翰同西萨尔两人，在一间小寝室里谈话。

“她一定是自己来了！……”西萨尔说到这里，越发担心。他在约翰的绝交书内夹寄了两张借票——一张是一年期的，一张是六月期的，把利息写明，表示不骗她的钱。但是将来怎样付她的钱呢？怎样向蕙蓁解释呢？……他越想越寒心，转怪约翰不是。但是，谈到末了的时候，他敲敲他的烟管，捏捏他的鼻子，很愁闷地向约翰说道：“晚安，约翰……无论如何，你这样干去总是很好的。”

毕竟她有了回信了。劈头第一页便是：“我的亲爱的男人，我所以不早写信给你者，因光是说话没有什么用处，我想要做一件事，使你知道我何等了解你，何等爱你……”约翰停止了嘴不念，像是一个怕听战鼓的人忽然听见合奏曲，诧异得很。于是赶快翻到最后一页念道：“……此生此世只是你的小狗，你尽管打它，它只是爱你，很热烈地抚循你……”

这样看来，她是不曾收到他的信了！然而一行一行地重新读去，忍不住眼泪双流。唉！这原来就是她的回信。她说许久以来就料到一定有这一封信，料定阿尔曼家的穷困的境地，免不了要使他们二人分离。所以她努力找一个位置，以期不用他的赡养。现在她已经在布兰林路一间旅馆里找到掌柜之职，老板是一个很有钱的妇人。月薪一百法郎，供给膳宿，礼拜日可以自由……

“我的男人，你听我说，每礼拜我们有一个整天可以相爱；我想你一定还是很愿意的，是不是？这一次我十分勉强，干这彻日彻夜的守家奴。我平日非常爱自由，而今要何等地低声下气！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工，你总该给我报酬吧？……我为你的爱情而辛苦，虽苦犹甘；因为我受你的恩德不浅，你曾经引导我向正大光明的路走，从来不曾有人像你这样教我许多良言。唉！假使我们早年相逢，岂不是好？……但是，你不曾学走的时候，我已经在许多男人的怀抱里翻身了。说起那一班男人，没有一个能使我下大

决心,始终拿住不放;至于你,我何等看得起你!……现在呢,你要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房间在空着等你。我把我的东西都收拾去了,在检点抽屉的时候免不得触物伤情。如今房间里只剩得一张我的肖像,这肖像用不着你供给什么,只求你不时看一看就是了。唉!我的心肝,我的心肝……但愿你肯礼拜日会一会我,你的颈上还给我的位置——这是我的位置,你该晓得……”在这些热情的字眼上面,有她的手抚的汗痕,母猫舐儿般的舌痕,约翰忍不住把脸贴在光滑的纸面,似乎她的香痕还停留着哩。

“她不说起我的借票吗?”西萨尔胆怯地问。

“她寄还给你了……说等到你有钱的时候再还她就是……”

西萨尔吁了一声,周身松快。额角皱了一皱,现出喜欢的样子,用他那南方人的口气,学着老学究的腔调说:

“约翰,你信我说吗?……这妇人真是一个女圣人。”

说到这里,意思又转一个方向了,他原是没记性而不讲道理的人,只凭着他那可笑的天性,胡说八道。他说:

“我的孩儿,你看,她何等多情,何等热烈!我记得从前我读模儿那给谷伯拜师的信的时候,我口里的津涎都干了,现在读她的信也是一样……”

他又是那一套话了。丕丽古尔与古查士旅馆——他第一次游巴黎的回忆,该使约翰伤心。然而这个约翰却不听见他的话,肘靠着窗沿只管发呆。一轮明月,浴着无声的静夜,雄鸡们以为是天亮了,像朝着太阳般地啼起来。

诗人所谓爱情可以救人,该是不错的。约翰细思,樊尼所爱过的一班名流,非但不能把她引入正途,倒反带她向邪路走。他呢,只凭着一片正直的心怀,也许能把她的坏处永远更改了。想到这里,倒有几分自负。

这一次的半绝交,竟使她这素性懒惰的人,忽然改变习惯,去做很难的工作,约翰真感谢她的好意。于是他在第二天学着父亲

教儿子的话头,用老学究的口吻,写了一封信去奖励她一番。说她这一次的大变动,实在可嘉;只不知她所管的是怎样的一间旅馆,来往的又是什么人。她平日是太宽宏大度了,往往很轻易地说:“事情是这样了,你还要怎么样?……”在这一点,约翰却信她不过。

后来樊尼的信一封一封寄递来了,把旅馆详细说明,几乎是给他列了一张旅客表。原来这旅馆里住的都是外国人的家庭——真的家庭。第一层楼住的是秘鲁人,两夫妇及孩子们,还有许多奴仆;第二层楼却是几个俄国人,还有一个荷兰人——是个珊瑚商。第三层住的是两个赛马的骑士——是两个英国人,非常正经。还有兄妹二人,女的叫做美娜姑娘;是一个德国的琴师;男的叫做黎奥,是一个害肺癆病的。他因为害病,以致不能在巴黎音乐院肄业了,幸亏有个好姊姊,特地来这里调护他。二人的用度也没有什么来源,只靠美娜姑娘在音乐会里奏乐挣的几个钱,付他们的膳宿费。

“我的亲爱的男人,你看,这算是最令人感动,而且最名誉的家庭了。至于我自己呢,人家把我当做一个寡妇,对我表示种种敬意。敬意不敬意,在我是无所谓的;但我既然是你的女人,便应该受人尊重才好,我说我是你的女人,你该好好地了解我的话。我分明晓得你终有走的一天,我终有失你的一天,但是,此后断断没有别人了。此生此世我只是你的,你传授给我的性情与嗜好,我将永远地保存着……唉!贞节的沙弗,倒是一桩奇事,是不是?……是的,没有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便贞节;至于在你的跟前,我仍旧像从前你所爱的沙弗,狂荡无度的了。约翰啊约翰,我只深深地爱你……”

忽然间,约翰的心非常地烦闷起来。大凡一个浪子归家,初时倒很快活,吃的是肥腻的牛肉,感受的是柔和的情绪;但不久又像一个游牧的人,吃的是苦味的橡子,牧的是懒惰的群羊,一切好景

象都变坏了。勃罗旺斯省冬天的清晨,在他看来,已经不像前几天那般可爱。河堤边猎紫獭,萋萋的父亲家的门前打野鸭子,都不发生兴趣了。风太厉害了,水也不好喝了。至于同叔父西萨尔在水浸着的葡萄田上散步,他只管夸说他的治虫方法好。这种生活,未免太单调了。

起初的几天,他看见乡村的风景很好;而今觉得农家的小板屋,处处现出衰颓的气象。当他到邮政局去的时候,一定遇见许多弯腰的老头子,与许多戴着很紧的帽子、下巴像黄杨一般黄的老妇人。他们不是说葡萄被灾,便是说桑树有病。千灾百难,把好好的一省的地方都糟蹋了。约翰想避开他们,特地从小路回家。这些小路正在教皇的第宅的旁边,虽则是废址荒丘,还令人想见当年的盛况哩。

他遇着神父马拉珊正做完了弥撒回来。只见他匆匆忙忙地走,两手撩起他的圣衣,怕给荆棘钩破了。他停了脚步,在喃喃地咒骂那些不虔心的农夫与不名誉的地方自治会。说他们不来行祈祷式,每逢丧葬又不用行圣礼。说他们医病只用磁气学或灵魂说,竟想减省了神父与医生。

“是的,先生,什么灵魂说!请看这些农家所得的报应……怎教葡萄不被虫灾呢?”

约翰正打开了樊尼的一封信放在衣袋子里,耳边虽听见那神父在那里说法,却是心神不贯注,听而不闻。匆匆地回到自己的村里,在一个岩洞里躲住了。太阳照进洞里,旋风在四面吹来,这倒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他特地拣了这一处最偏僻的地方,坐在橡树与荆棘环绕着的洞口,开始读樊尼的信。一行一行的读下去,信内的清香喷出来了,字里的柔情露出来了,昔日的景况现出来了,于是他感受一种肉欲的麻醉,他的脉因此跳动得更厉害了,忽然间,他觉得此间的风景都成了无用的点缀。那长江,那小岛,那高山,那深谷,那冷

风,那暖日,他都不闻不见。他觉得自在巴黎了:灰色的屋顶的火车站前,他们的卧房里,热狂的抚爱,蚂蟥附身般的搂抱。

忽然间小路上来了一阵脚步声,有人笑着叫道:“他在这里了!”只见他的两个妹妹,远远地,赤着腿,踏着香草,由灵儿引导来了。那灵儿很自负它找得着主人的踪迹,摇摆着尾巴,表示胜利;料不到它的主人今天的脾气不好,一脚把它踢开了。妹妹们很胆怯地要求他捉迷藏,他也不肯。但是,妹妹们对于这离家很久的哥哥,实在爱极了。这一次回来,她们常常要他一同游玩。他实在也爱妹妹们,所以勉强学着小孩,逗着她们玩。这两个妹妹,虽说是双生的,长得大不相同。一个身很长,头发是棕色的,成波纹的,性情荒唐而执拗;她读了神父马拉珊的书之后,首先发起坐小船去传布福音。她名叫马利。还有马尔德却是金黄的头发,身体柔软,性情和婉,像她的母亲与哥哥。

在平日,他带着这俩不相像的双生儿出去玩,倒很有趣;但是,他今天看见她们来,倒觉得碍事而可恨了。他正在重寻旧梦的时候,给这俩女孩到来一搅扰,他的情妇的信的香气都给她们搅散了。所以当他的妹妹天真烂漫地抚循着他的时候,他生气地说:“不,不要搅扰我……我要做我的工夫。”于是他预备回家去关门独坐,不料走到半路,他父亲又叫道:

“约翰,原来是你……你听我说……”

送信的时间到了,邮差送来了许多外国的消息,领事先生越发不胜今昔之感。“当我在香港做领事的时候……”那一套话又来了;停一会又读报纸,随读随加以批评。约翰耳听着他说话,眼睛却望着火橱上高德尔所塑的沙弗。看见她的双臂揽着膝头,丽儿琴放在身边——诗人古尔纳所谓整个的丽儿。这是二十年前,他家陈设房屋的时候买下来的,原不过是一种商品,他在巴黎的市面上看见的时候心里十分难受;此刻他在吊影自怜的时候,心中的感想便不同了,恨不得上前去吻她的肩头,把她那冷而有光的双臂扳

开,说:“你的沙弗……约翰啊,沙弗只是你的!”

他出来了,那感人的影像竟跟他出来,他走,它也跟着走,那壮丽的楼梯上俨然有二人走路的声音。老钟楼的钟鸣了,在高呼着沙弗的名字;走廊里的风来了,在低唤着沙弗的名字。他跑到书房里,把小儿时代夹放面包片的红皮书打开一看,每一本书里都有沙弗的名字。直到他走到了母亲的房间的时候,那感人的影像才不跟他了。只见萑繁正在替病人梳头。一头白发,盖着玫瑰色的面庞;虽则久病缠绵,而她的容貌还很安静哩。

“呀!我们的约翰来了。”他的母亲说。

他细看他的叔母:光光的颈,小小的帽子,袖子撩起来替病人梳妆。这种情景,又使他想起他的情妇,早起伸手在桌子上摸着第一支香烟吞云吐雾的时候,正是他的叔母这样打扮。他自己怪自己,不该在这房间里还念念不忘情妇!但是,有什么法子可以避免呢?

“妹妹你看,我们的约翰不是从前那一个约翰了,不晓得他究竟有什么心事?”葛桑老太太很愁闷地说。于是她们共同猜想。

萑繁原是个直心肠的人,没有什么理解力,所以屡次想要当面质问约翰。但是,约翰现在走避她了,不肯同她单独地在一起了。

有一次,给她侦探着约翰的去处了,突然到那岩洞里找他,则见他正在如痴似醉地读着许多书信。他看见了叔母才站起来,两眼无光地想要走开。……她把他拉住了,靠着他在温热的石头上坐下说:“你不爱我了吗?……从前你有什么痛苦都告诉我,现在我不是从前你那萑繁了吗?”

“哪里话?哪里话?……”约翰吃吃地回答。看见她那多情的态度,倒给她扰乱了心。赶快把脸扭过去,怕她因看见他的眼色,会猜着他所读的信是爱情的召唤,是惑溺的呼声,是千里相思的呓语。

“你怎么样了?……为什么发愁?……”萑繁问时的声音,与

抚循约翰时的神情,活像母亲之于儿子。他虽则是成年的人,在蕙蘩看来,只当他是十岁的小孩。

他呢,已经给刚才那些书信烧热了心,眼看着这标致的身材紧靠自己,越发动心了。她因跑了路的缘故,越显得粉面樱唇;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却恰巧成了巴黎时髦的烫发。约翰记起沙弗的格言了:“天下的女人都是一样的……她们遇见了男子的时候,脑筋里仅仅只有一个念头……”想到这里,觉得拉住他问话的手,朝着他很快活的微笑,都含有诱惑的意思。

忽然间,他觉得心里起了一种坏主意;他越想自己镇压,身子越加发抖。蕙蘩看见他面色变青,牙齿打震,吓得叫道:“唉!可怜……他发寒热病了!”她也不及细想,赶快把自己身上的大围巾拿下搭在他的颈上,这时的手势,越发显得千种柔情。她忽然觉得身子给人扳着了,抱住了;热狂的吻,暖烘烘的手,到了她的颈窝上、肩上……总之,太阳光照得像明星灿烂的全身的肌肤上……她没有工夫叫喊,也没有工夫抗拒,也许甚至于不知道这是真的呢还是梦的哩。

“呀!我疯了……我疯了……”他说着,连忙跑了,早跑到很远的荒地上,觉到脚下的石子沙沙地响,似乎报告不吉的兆头哩。

当天中饭的时候,约翰说部里有信来召唤他,他即晚就要到巴黎去了。

“又要去吗?就去?……你说过的……回来不再去了……”于是大家哭泣呀,哀求呀,乱了一阵。

但是,他再也不能同他们在一块儿了,因为受了沙弗的传染,变了一个不正经、不安本分的人,竟把家庭的爱情看坏了,不走怎么得了?再者,他不是已经牺牲了吗?不是已经放弃了他们俩的同居的生活了吗?现在到巴黎去,只是不时见面而已。至于完全绝交,不久也可以实现,到那时再回来讲家庭之爱,不羞惭,不难为情,正正经经地同家中的好人们接吻,才是乐事哩。

夜深了,家里的人睡了,灯熄了,西萨尔才送了侄儿到车站回来。他把稻草送到马厩去,又仔细审察了一会儿天色——靠耕种吃饭的人,不得不学会天文——之后,正要进门,忽见假山的凳子上有一个白色的影像,不觉叫道:“是你吗,蕙蘩?”

“是的,我在等你……”

原来蕙蘩整天做工,没有时间同她亲爱的丈夫聚会,所以往往是晚上在假山上候他,大家谈谈心,散散步。但是今天却稍为有点儿两样了。不知是因为看见那可怜的母亲悄悄地哭,以致受了感动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想起日间与约翰那一幕短剧,越想越明白了的缘故?她说话的声音变了,原是一个平静而忠实的农妇,忽然担心起来。问西萨尔道:“你知道一点儿根底吗?为什么他这样匆匆地离开我们了?”她不信部里有什么信来,只疑心巴黎有什么坏东西把他勾引去了。巴黎是个令人堕落的地方,他在那边免不了有什么不良的遭遇,危险得很。

西萨尔不晓得隐瞒,老实地承认说约翰的生活里的确有一个女子;但这是一个好人,断不至于引坏了他。于是他叙述她为人如何忠心,与她所写的信如何多情,尤其是夸奖她这一次鼓动勇气,下了决心去工作。做惯了农工的蕙蘩觉得并不稀奇,说:“要谋生,自然要工作啦!”

“这种女人却不然……”西萨尔说。

“依你说,她竟是一个浪荡的妇人了!约翰竟同她一块儿生活!……你也到那里头去过,是不是?……”

“蕙蘩,我若说半句假话便不是个人!自从她认识他之后,再没有一个女人比她更贞洁、更忠实了……爱情已经把她的名誉恢复了。”

但是西萨尔的话太玄妙了,蕙蘩不能了解。她只晓得这妇人是伤风败俗的女子,想到她的侄儿约翰竟成了这么一个女人的战利品,直气得心中起火。唉!假使领事先生知道,这还了得!

西萨尔努力要缓和她的怒气,和颜悦色地劝她,说青年的男人是少不得女子的,也不必太责备他。萑蘩听了,很自信地说道:“胡说!给他讨一个老婆就是了。”

“到底他们现在已经不是住在一块儿了……常是这个……”

她听了,很严肃地说:“西萨尔,你听我说……我们县里的俗话说得好:‘不幸的本身,比之引起不幸的东西更延长得久些。’就算你所叙述的话是真的,就算约翰已经把这妇人从污泥里拖了出来,他自己岂不是弄脏了身体?说他把她感化了,自然是可能的事,然而她的坏习惯就不会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吗?”

他们仍旧走向假山上。深夜无人,幽谷清寂,耳边但有江声,眼底但有月色。他们向静空呼气,觉得身与万境隔绝。忽然有一乘上行的火车,经过罗奈河边,汽笛嘟嘟地响。

“唉!巴黎!”萑蘩说时,捏着拳头向巴黎,好像替全省人抱不平似的。“这巴黎!……人家给它的是什么?而它报答人家的又是什么啊!”

第七章

雾气重重的巴黎还加上了冷气，下午四点钟天色已经暗了，霜邪利斯路上，许多车辆在那里静静地走，像是地面垫着棉絮似的。约翰到了一个小园前面。园边的铁栅的门开着，约翰站在门前，抬头看见上面有几个金字，高高的现出在二层楼的外边。这一座房子，在外看起来，很华丽，却很平静，像一所别墅。因天色已晚的缘故，约翰很小心才辨认得出那几个金字：“房子出租，兼包月饭。”又见靠着步道上停着一辆马车在那里候人。

约翰把办公室的门一推，他所找的女人即刻给他看见了。只见她在窗前日光里坐着，正在翻检一本很大的账簿。对面是另一个妇人，很高大，很雅致，手里拿着一块手帕，另有一个钱庄里用的小提包。

“先生来这里有什么贵干？”那高大的妇人问。

樊尼认得是他，惊喜交集，站起身，走过那妇人的面前低声地说：“这是那小……”那妇人不慌不忙地把约翰从头至脚看了一会，有一种很识货的、经验很够的神情。然后毫不难为情地大声嚷道：“我的孩子们，接吻吧！我不看你们。”于是她在樊尼刚才的座位上坐下，继续地算她的账。

他们二人手拉手，唧唧喳喳地说了好些呆话：“近来好吗？——还好，谢谢你！——你是昨天晚上动身的，是不是？……”话虽平常，而说话的声音却变得很厉害，表现出言外的真意

了。于是他们同坐在沙发椅上,神色恢复了些。樊尼低声说:“你不认得我的老板娘了吗?你却还看见过一次……在戴士賚的跳舞会里,扮西班牙的新嫁娘的……新嫁娘,现在没有那么新鲜了。”

“那么,这是……”

“这是洛沙丽荷,菩提的妻子。”

这个洛沙丽荷,简称洛沙,各处的半夜饭馆的镜台上都有她的名字,名字之下还有许多淫秽的话头。她原来是伊波特蓝的一个赶车的姑娘,在花酒场中以风骚著名。俱乐部中的男人,都受她的鞭策。

她是西班牙人氏。妙龄时,真是不妆自美,现在看她一双深灰色的眼睛,紧锁的双眉,还想象得到当年的姿色。但是,到底是五十岁的人了,面部很平、很硬,皮肤很松、很黄——像他故乡的柠檬,虽在天色已晚的时候,还看得出她的老态。她做了许多年樊尼的知己朋友,曾经在花酒场中替她捧场,此时约翰一听了她的名字便害怕得不得了。

樊尼觉得他的手臂颤动,知道他害怕的意思,努力想要自己辩解。请他设身处地,叫她到谁家去找一个位置好?她非常想要找工作,一时找不着,正不知怎样为难!再者,洛沙现在很规矩了,有钱,很有钱,住在维利耶路她的府第里,有时住到安港她的别墅去。虽则不时招待几个朋友,却只有一个情郎——是一个音乐家,常是那一个。

“菩提吗?”约翰问,“我以为他是结了婚的。”

“是的……结过婚,有了几个孩子,似乎他的妻子还很好看……到底禁不住他来看望他的旧人……你还不曾看见她怎样同他说话,怎样对待他哩!唉!他真给她钩住了……”说时,紧握着约翰的手,表示多情的埋怨。那妇人此刻不查账了,走过来拿她的小提包。说:

“不必起劲,樊尼!……”

一会儿，摆起老板的架子，像命令地说：

“赶快给我一块糖，我要给卑尔陀吃。”

樊尼站起身，拿了一块糖给她，她拿到一个木笼旁边，给她的卑尔陀吃，同时像小孩般说了许多恭维的话……樊尼指着木笼向她的情郎说道：“你看那畜牲……”原来卑尔陀是蜥蜴类的动物，皮肤像谷粒般粗，有冠，有齿，头像一顶风帽。这是人家从阿尔奢里送来给洛沙的。当此巴黎的冷天气，洛沙很小心地调护它，给它取暖。她爱它比爱哪一个男人都更甚。约翰自思：他也是樊尼的卑尔陀！

那妇人关了账簿，预备出去，还吩咐樊尼：

“这半个月总算还好……只一层，要当心蜡烛。”

她放出老板的神气来，东张西望，看见客厅的陈设齐整了，家具拂拭干净了，还不满意，又在桌子上的瑜珈花上面吹去了一些尘埃，又细看窗纱的裂痕。事事周到了，回头向一双男女吩咐了几句有经验的话，说：“我的孩子们，你们该晓得，切莫在这里闹什么玩意儿……这是一间很规矩的旅馆……”她出了门口，早有一辆车等着，于是她坐车到树林里兜圈子去了。

“你看，厉害不厉害！……”樊尼说，“每礼拜两次，她或她的母亲，一定来监督我。她的母亲越发厉害，越发死要钱……我因为爱你，不得不在这一间屋子里受罪……毕竟你来了，我还不曾失了你！……我生怕从此完了！……”于是她站着把他搂抱，嘴唇合嘴唇的弄了许久，凭着无数的甜吻，然后深信约翰还完全是她的人了。但是走廊里人来客往，总该顾忌一下子。所以等到人家送灯来的时候，她便坐在常坐的位置，拿着一件手工在做；他也靠着她的身边坐下，像一个来拜访的客人。

“我的容貌改变了没有？呀？……变的不多吧？……”

她微笑地一面说，一面做手工。看她拿针的笨样子，恰像一个初学针线的小女孩。从前她恨煞针线工，书、钢琴、香烟，才算是她

心爱的东西,此外除非是想要弄一两样特别菜,才卷起袖子去做一做,再没有别的事干了。而今在这里,叫她做什么好?客厅里的钢琴,她不能整天去弄,因为时时刻刻要坐在柜台边。至于看小说吗?小说里头的故事还比不上她所知道的故事多哩!掌柜的时候不许吸烟,她没事干,只好学学绣花,指头上有了工作,心头上便少了许多胡思乱想了。现在她才知道从前不该轻视针线工,原来做针线工的女人们也有她们的道理。

当她很没有经验地、很笨地做她的针线工的时候,约翰怔怔地望着她。则见她穿的是朴素的衣服,直的小领子,头发很平的,盘起一个旧派的髻子,面貌显出很忠实、很规矩的样子。再看马路上,华丽的车子里高高地坐着的姑娘小姐们,很风光地在热闹的巴黎闯来闯去。这种繁华的生活,樊尼要享受并非难事,而她偏为着他而轻视繁华。只要他肯不时来看一看她,她甘心过这仰人鼻息的生活,却还觉得有趣哩。

旅馆里所有的住客都十分爱她。那些从外国来的妇人,不知道时髦的妆扮,要买化妆品的时候,常来请教于她。那秘鲁人的长女,每天早上要她教唱歌。她又指点那些男人们读什么好书,看什么好戏。那些男人们对她都很和气、很恭敬,尤其是二层楼的荷兰人更献殷勤。据樊尼说:“他坐在你坐的地方,呆呆地望着我,直到我说‘基伯,你在这里坐,我有点儿不耐烦了’的时候,他才应了一声‘是,是’,然后去了……这一枚珊瑚针是他送给我的……你晓得吗?这已经值得五个法郎了。我领受了他的,免得他啰唆。”

一个男仆进来,手里捧着一个托盘,安放在桌子的角儿上,又把那一瓶瑜珈花稍为移一移。她对约翰说:“我自己在这儿吃饭,比房客们早了一个钟头。”旅馆里的菜单颇长,色样也颇多,而这掌柜的只有点两个菜一个汤的权利。“这个洛沙丽荷,叫她变个狗才好!……然而我倒高兴在这儿吃饭;我没有谈话的需要,我有你的许多信伴着我,趁没人的时候正好拿出来重读哩。”

她一时还不得吃饭，一张桌布和几块饭巾还不曾送来。而且，时时刻刻有人搅扰她，时而是仆人们来请示，时而是房客们来要什么，时而要开一开柜子，闹得几乎没有工夫吃饭。约翰心里想：若不早走，越发阻碍她的事情了。正想着，则见晚饭摆好了。唉！小气得很！看那小小的一碗汤，已经令人叹息。两人同时回忆到从前并肩坐着吃饭的时节，真是不胜今昔之感了。

“礼拜天再见……礼拜天再见……”樊尼送他走时低声地说。

一则因是服务的时候，二则因怕房客们下楼来撞见，所以两人不便接吻。樊尼握着他的手，放在心胸上很久很久，想要他的手抚慰她的心。

早上，夜里，他无时不想她。想到她在那贱妇人跟前——又在那蜥蜴跟前——低首下心，真真令人可恼。后来想到那荷兰人，心里也十分难受。在未到礼拜天以前，真是无以自聊。虽说这一次半绝交是将来永远绝交的张本，却好比人家把树枝伐去了，树越发茂盛起来。他们差不多每天都通信，在潦草的字迹里表示他们不堪久待的心情。或者是当她做针线工的时候，约翰从部里出来，到她的办公室里，多情缱绻地谈一回天。

她在旅馆里提起他的时候，只说：“这是我的一门亲戚……”靠着这种含混的称呼，约翰有时还可以在晚上到客厅里来相会。因此他认识了秘鲁人的一家。这一家养了许多小姐们，穿着不齐整的、颜色不匀的衣服，排列在客厅里，恰像许多鹦鹉排列在鹦鹉架上。他又听见过美娜姑娘的竖琴，看见过她的弟弟。那弟弟病得失音了，听见了琴调，不住地点头表示拍子，手指却装着吹笛的样儿——只有笛子他还可以吹。至于那荷兰人却像一个傻瓜，头光了，相貌也不堂皇。他说全世界的海洋都给他旅行过了。他刚才从澳大利亚住了几个月回来，人家问他澳大利亚的风土，他连眨着眼睛答道：“你们猜猜看，澳大利亚的马铃薯卖多少钱？……”无论

到哪一国,他别的印象都没有,只留心到马铃薯的贵贱。

樊尼是夜会里的主脑,谈天呀,唱歌呀,显出她是一个经过繁华、谙练世故的巴黎妇人。她过流荡的生活时留下的习惯,他们外国人倒不觉得;至于她过繁华的生活时留下的风度,便够他们羡慕了。她说起从前同她来往的人不是美术家便是文学家,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大家听了都肃然起敬。里头有一个俄国妇人,很爱读德若华的小说,她便同她谈德若华的轶事。说那小说家写字是怎样写的,每天夜里要喝多少杯咖啡,又说他那一部著名的《桑得利奈》卖得多少钱。原来他所得的稿费很少很少,而卖他的《桑得利奈》的书店都因此发了财。约翰听说他的情妇曾经这样光荣,快活得忘记吃醋了。假使有人怀疑,他还愿替她证明哩!

在约翰看来,旅馆的客厅里的樊尼,与礼拜天他家里的樊尼,大不相同。在肃静的客厅里,很大的罩灯底下,樊尼倒茶给房客们喝。小姐们唱歌时,她也陪着唱,像一个姊姊教导妹妹们似的。但是,到了礼拜天早上的樊尼便不同了。她一早跑到约翰家里来,衣服湿了,身子冷得发抖了,火橱里特别为她生的火,她却不去取暖,只匆匆忙忙地脱衣裳,滚到大床上同她的情人搂抱。一个礼拜不曾亲近,两人都如饥似渴地相思,而今要补偿一礼拜的损失,该如何紧抱,该如何做长时间的温存,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点钟一点钟地过去了,直到晚上,他们俩还不曾离开床前一步。只有床上好,别的地方都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娱乐的地方,他们不愿去,也不须拜访什么人。何特玛夫妇因要省钱,已经搬到乡下住去了,所以连这一对夫妇也不必拜访了。早饭预备好了,摆在旁边。他们二人静听着礼拜天的闹声:路上踏着泥水行走声,火车的汽笛声,马车的转轮声。还有阳台上的锌板,给很大的雨点滴得叮咚地响,同时他们的心头也跳动得很厉害,恰像互相唱和。他们也记不得钟点,直到入夜了,才想起快要分离了。

他家对面的路灯点着了,一道黯淡的灯光照到墙上。樊尼应

该在七点钟回旅馆,此刻不得不起来了。房间渐暗了,她心中的愁闷也渐增加了,有气无力地穿了那一双泥水浸透了的鞋子——因她是走路来的,又把掌柜妇人所穿的裙子、长衫都穿起来——这一套黑色的衣裳,乃是穷人的装束,她现在也算是穷人了。

最能增她烦恼的,是从前过好日子的时候买下的家具,及她那梳妆室。一切她所心爱的东西,都不得不捐舍了……她顿一顿脚,恨恨地自己催促一声“去吧……”,约翰想要多见她几分钟,特地送她出去。他们互相夹着臂膀,紧靠着,懒洋洋地向霜邪利斯路走上去。则见四面的灯台一行一行地排列着,在拱卫那高高的凯旋门;还有两三颗疏星,缀着青天的一角。二人走到了北歌来思路口,离那旅馆很近了,樊尼撩起面幕,给约翰一个最后的接吻,很忍心地走进旅馆去了。剩下那彷徨歧路的约翰,心怯空房,不忍归去,在诅咒他命里的灾星。起初他原是要为家庭而勉强牺牲,而今他差不多连家里的人都怪起来了。

他们过了两三个月这样的生活,结果是绝对地忍耐不住了。因为旅馆里的仆人说闲话,以致约翰迫不得已,减少了拜访樊尼的次数;樊尼又因洛沙母女二人太吝啬了,渐渐地有不能相安的情势。她觉得约翰也不耐烦了,于是她心里打算仍旧组织一个小家庭,却要等候约翰先开口。

4月的一个礼拜天,樊尼来时,打扮得比平日更出色些。帽子是圆的,衣服是预备春天穿的,朴素得很——穷了的缘故——然而,很合她的身材,倒显得别有风韵。

“快起来!我们到乡下吃中饭去……”

“乡下吗?……”

“是的,到安港洛沙家里去……她请我们两人一起……”起初他不肯,后来当不起她催,说:“如果我们不去,洛沙一定不能原谅的……你看我的情面,答应了吧……我为你不知做了多少不愿意的事哩!”于是约翰只好同她去了。

席设安港的湖边，一间宽敞的别墅里。屋子的粉饰与家具的陈设，都非常地讲究。天花板与镜屏映照着荡漾的湖水，还有花园里的开着的紫丁香、迎春的芳草，都给镜屏摄进屋子里。屋子的前面是一片如茵的草地，直达湖岸。岸上系着几张小船，在水面一高一低地飘摇着。各处的走道上打扫得干干净净，显得是奴仆很勤，尤其显得是主人们——洛沙与他的老母亲丕拉——监督得周到。

他们到的时候，人家已经就席了；因为他们问错了路，从花园里两边高墙夹着的小路走进来，把湖绕了一周，所以迟到了。约翰初到就碰钉子，则因为主人等候得生气了，冷冷地招待他；二则因为洛沙把他介绍给那些恶魔般的妇人，其中许多是一望就令人生畏的，所以他的举动都失了礼仪了。有三个“体面的女人”——据她们互相标榜的称呼——在内，第一个叫做歌霸，第二个叫做桑朴洛思，第三个叫做玳玳，都是第二帝国时代得宠的贵人，与大诗人及大元帅们是一样大的名气。

若说体面，她们三人永远是体面的。穿的是时髦的装束，衣服是春天的颜色，自颈上的颈圈子以至脚下的鞋子，都是很漂亮、很细致的东西；然而，容貌到底是枯槁的了，拼命地搽粉，想用人工来弥补天然！桑朴洛思的嘴唇歪了，眼眉没有了，眼睛花了，在桌子上摸索她的碟子、杯子与刀叉。玳玳长得很高很大，脸上发疹了，一个盛着热水的球儿放在脚边。她那些可怜的手指，因风痛之后屈曲了，还戴着许多亮晶晶的戒指，摆在桌布上展览。歌霸长的瘦长身材，单看她的腰部倒像个妙龄女郎，可惜她的头部像个小丑，相形之下，越发显得丑陋。她的家财用完，穷困不堪的时候，曾到蒙特加罗去，算是最后一次出马，结果一个钱弄不到，还演了一出恋爱的悲剧才回来。原来她那边又看中了一个美貌少年，是个赌场的掌柜；那少年偏不爱她，只落得带了一肚子气跑回巴黎。洛沙收容她，给她吃饭，以为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所有在座的妇人都认识，都对她施礼，道了日安，很可怜地问：

“近来好吗？”实在也难怪人家可怜，她身上只有三个法郎一米的布做的衣服，除了那荷兰人送给她的珊瑚针之外，简直没有别的珠宝。她的周围都是些满身珠玉的妇人，衬着纸醉金迷的屋子；湖光与天色交映着的餐室，还有许多春花的香气从门口透进来，越发显得繁华无比。樊尼置身其间，实在像个可怜的穷骨头了。

还有那老丕拉，越发丑陋不堪了。皮肤松弛而粗糙，常常眨眼扭嘴，做出像煞有介事的样子。灰色的头发垂到耳朵上，是个少年男子的装束。至于她的黑色缎子的衣服，加上蓝色的大领子，却像个舟子。

洛沙把座间的宾客都介绍过之后，说：“我还给诸位介绍卑尔陀先生……”说时，指着那蜥蜴给约翰看，原来那畜牲正在桌子上的棉絮里冷得发抖哩。

“好好！我呢？人家不介绍我。”

说话的是一个高大的壮年男子，灰色的胡子，浅色的衣服，直立的领子，打扮得很齐整。说话时，带着勉强装做快活的神情。

“真的……还有达达夫呢？”大家笑着说了。于是洛沙只好随随便便地把他的名字介绍一下子。

原来达达夫便是她的情郎菩提。菩提是个音乐大家，是著名的《克罗狄亚》与《沙和拿洛尔》的作者。约翰在戴士资家的跳舞会里只看见过他一眼，此刻仔细看他的举止，却不像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他的脸像木头做的，很硬，很呆板，他那无光的眼睛显出他的不可救药的痴情。他因为是个情痴，所以同妻子分离，到这里来迁就这个轻薄妇人；他在戏院里挣下来的许多财产都在这间屋子里用光了，而人家只把他当做一个仆人，很不客气地对待他。有时候，他正想要叙述些什么事情，洛沙即刻沉着脸现出讨厌的样子，用藐视的语气来压制他，不许他发言。丕拉看见她女儿如此，越发推波助澜，很响亮地说道：

“菩提，让我们的耳朵静一静吧！”

约翰正坐在丕拉的旁边,看她吃东西活像一个老牛反刍似的,还喃喃地在骂人,在把眼睛盯着碟子,像一个审判官。这种态度,已经使约翰不舒服,又听洛沙与樊尼谈起旅馆里的夜会,打趣她,说那些外国人糊里糊涂,竟相信她是一个良家的妇女,现在穷了,才到旅馆来做个掌柜;这一番话,越发令约翰难堪了。洛沙脸上的油腻很多,像是很脏似的,只靠着那些五六千法郎一个的耳坠子点缀一下。她看见樊尼受了美貌而年轻的情郎的感通,竟能保存她的妙龄的姿色,似乎十分羡慕。樊尼并不觉得不舒服,倒反说了许多好笑的话,引的一座皆欢。她在讥笑旅馆里那些房客,说那秘鲁的男人向她说他想要一个漂亮的姑娘,又说那荷兰人常常来勾引她,却是不肯明说,只在她的椅子后面喘气似的说道:“你猜猜看,马来的马铃薯卖多少钱?”

约翰笑的很少,丕拉也不笑。她只照管着她女儿的银器。有时候她看见她前面的碟子上或身边的宾客的袖子上有一个苍蝇,她便突然把身子向前或向左右一靠,一掌把那苍蝇扑着,送给那蜥蜴吃,说了许多人家不懂的话:“吃呀,咪亚尔麻;吃呀,咪哥拉桑。”此时那蜥蜴的色彩变了,蜷曲在桌布上;看它那粗糙的身子,正像玳瑁的手指一样难看。

有时候,所有的苍蝇都退走了,她偶然看见碗橱上或门上有一个,连忙站起来,跑去把它一掌扑着,现出很胜利的神情。这一天的上午,洛沙正在发脾气的时候,看见她的母亲走来走去不止一次,忍不住嚷道:

“不要时时刻刻走来走去!太辛苦了!”

她母亲夹用着阿维让的土话回答道:“你们都大吃特吃,波士顿奥特罗……为什么你不许他吃呢?”

“你要吃饭便不许动,要动便不许吃饭!……我们就讨厌你……”

她母亲不服气,于是母女二人用西班牙语相骂起来,骂的都是

街头巷尾的粗言野语,而且是她们家乡的土话:

“希查得尔特模鸟。”^①

“古尔诺德沙打拿。”^②

“布达! ……”^③

“咪吗特尔!”^④

约翰吓得目瞪口呆,怔怔地望着她们;其他的宾客看惯了这种事情,只静悄悄地各自吃饭。菩提见有生客在座,只得出来调停,说:

“噯呀! 不要争吧!”

洛沙正在生气,看见菩提出头干涉,便索性拿他出气。说:“谁要你强出头? ……好规矩! ……我没有说话的自由吗? ……那么,你回到你的老婆家里去好了! ……看你的眼睛像煎透了的鳕鱼,头上剩不下三根头发,谁稀罕要你在这里? ……快回去安慰你的黄脸婆,现在是时候了! ……”菩提陪着笑,面色变了些,嘴里喃喃自语道:

“这么样生活下去吗? ……”

“这样生活,很值得……”洛沙说时,全身向桌子靠去,“门开在那里,滚! 快给我滚!”

“噯呀! 洛沙……”菩提用那无光的眼睛望着洛沙恳求。

丕拉却仍旧吃饭,毫不在意地说:

“菩提,让我们的耳朵静一静吧……”

丕拉说的这般滑稽,惹得大家都笑了,洛沙也笑,菩提也笑着上前和她接吻,她嘴里还喃喃地骂。菩提为要博她的欢心,特地去捉了一个苍蝇,两指尖尖地捏着那苍蝇的翅膀,送给卑尔陀吃。

① 像中国人骂“小贱人”或“小娼妇”。

② 译云:“我的母亲!”

③ 意谓魔鬼之女。

④ 魔鬼之意。

菩提并不是一个无名小卒，他享盛名的乐谱家，法兰西学会还叨他的光哩！那洛沙不过是一个品行不端的半老徐娘，粗鄙不堪。她的母亲越发像个泼妇。看她母亲现在这般丑陋，二十年后的她自然也是一样的。由此看来，她到底有什么妖术，竟羁縻住了菩提呢？

饭后，大家到湖边的石洞里喝咖啡。洞内是用浅色的绸子裱的，映着外面的湖水的波纹，格外悦目。这是18世纪的寓言里所谓接吻之巢。天花板下面明镜高悬，沙发椅上躺着的一班老妖精都给明镜照出原形来了。洛沙那搽着脂粉的脸忽然奕奕地发光，伸了一伸腰，顺势把两臂向后扳着菩提的肩膊，说：

“唉！我的达达夫，……我的达达夫……”

这种热烈的柔情，不久也就完了。宾客中有一个忽然想要划船游湖，洛沙便差菩提去预备小艇。

“你听清楚了没有？我们要你去预备小艇，你不要又去支使那挪威女人。”

“我想去叫德西莱……”

“德西莱在吃中饭。”

“那小船里满装着水，须要戽干，很费工夫……”

樊尼看见他们又要吵嘴了，因说道：

“菩提，不要紧，约翰同你一块儿去做……”

于是菩提与约翰同去了。二人坐在小艇上，每人坐着一张小凳子，跨开了两腿，大家不说话，你不看我我不看你地只管拼命戽水。好像是两只戽斗戽水的声音很好听，把他们迷住了似的。他们身边有一株大树，树荫遮蔽着日光，下与湖光辉映，还有些香气送到鼻孔里来。

“你同樊尼一块儿很久了吗？”菩提忽然停止了工作，这么问了一句。

约翰听了，觉得有点儿奇怪，答道：“两年……”

“只两年！……那么，你看见今天的事情，也许给你一个好教训。我呢，我同洛沙在一块儿二十年了！二十年前，我在意大利住了三年，得了罗马奖金归来，到伊波特蓝去走一趟。有一天晚上，我看见她坐在她的车子上，绕过跑马场的隅角，手里扬着鞭子，戴着盔兜，穿着锁子甲，紧紧地束着身子，直到大腿为止。唉！假使人家向我说过……”

他仍旧屏水，一面叙述他家里的人起初知道他们二人的结合的时候，不过付之一笑；后来他的父母看见不是小事情，便拼命地设法要他们俩分离。洛沙因为钱的缘故走了两三次，他仍旧把她追回来。他的母亲说：“你出外游历试试看……”他果然出外游历，但是游历归来之后仍旧去找她。他家的人以为只有结婚可以救他了，他也愿意，于是结了婚。新娘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嫁奁很丰富……但是，不到三个月，他又丢开了新家庭，去重寻旧好了……他叙述到这里，连声叹道：“唉！少年人，少年人！……”

他很冷静地谈他过去的的生活，面上也不露筋，硬挣挣的像他那上浆的领子那么硬。当时有许多小船经过他们的旁边，船上满载着许多学生们与小姐们，唱歌呀，欢笑呀，极尽青春的乐趣。唉，这一班不曾见过世面的少年里头，有多少应该停船细听菩提的惊人的教训啊！……

这时亭子里那些“体面的女人”正在批评樊尼，好像要她与约翰绝交似的说着：“她那男人，长得果然好看，但是没有钱……将来怎样是好？”

“既然我爱他，也管不了许多！”樊尼说。

洛沙耸着肩说：“让她去罢……我已经看见她放过了许多好机会，现在这个荷兰人，她也要放过了……她自从福拉孟闹了事之后，已经努力想要变为讲究实用的人，谁料她现在越发糊涂了……”

“唉！维拉加……”丕拉说。

那像小丑般的英国妇人——歌霸，用她那可怕的娇声——这声音曾经得了许多场胜利——说：

“我的孩子，你听我说，为爱情而恋爱固然是很好……但你应该同时也爱万能的金钱……看我吧，假使我还有钱，我那赌场的掌柜不至于说我丑陋了，你相信不相信？”说到这里，生气地跳一跳，把声音变尖锐了说：“唉！说起来好不伤心！……想当初，四海闻名，好比一座名山，好比一处古迹……随便你叫一个车夫，说要到歌霸家里去，他即刻就晓得是什么地方……脚底下踏着许多王子，至于说到国王们，当我吐痰的时候，他们还说我吐痰的姿势很好看！……现在呢，那忘八竟说我貌丑，不要我了；我连付他一夜的钱的能力都没有了！”

说到人家以为她貌丑，越发气愤不过，突然把衣服撩开，说：

“若论脸孔，yes，我认输了；但是，颈呢？肩呢？……白不白，硬不硬？”

她不顾廉耻地把她那妖妇般的肌肤展览，说也奇怪，过了三十年的苦生活之后，她的肌肤还像一个妙龄女子；只是自颈以上便像残花败柳了。

“夫人们，船预备好了！……”菩提这么一喊，歌霸把衣服穿好，盖住了那妙龄女子的肌肤，又伤心又滑稽地说：

“我到底不能赤裸裸地跑到船里去呀！……”

新绿的春色，映着那雅致的别墅的白色墙壁；假山与草畦环绕着太阳晒得像鱼鳞般的湖水，老了的歌霸，瞎了的桑朴洛思，瘫了的玳玳，跛了的西黛，亏她们好容易爬得上船！她们的面上三寸厚的脂粉，要把湖水染香了！

约翰弯着腰，拿着桨，很害羞，很烦闷，生怕人家看见他，猜他在这船里做下贱的职务。幸亏对面坐的是樊尼，眼光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原来菩提在掌舵，樊尼便坐在舵边。约翰看她微笑的芳容，从来没有这般显得娇嫩，大约是因为有了比较的缘故。

“樊尼，给我们唱一唱吧……”玳玳给春光迷醉了，这样的要求樊尼。于是樊尼用她那深沉而显露的声音，唱那菩提所编的《克罗狄亚》。菩提听见了，回忆他的作品的成功，忍不住闭着嘴学那乐师打抑扬顿挫的拍子。在这时候，在这景色里，真是妙不可言。旁边的假山上有人喝彩。约翰一面荡桨，一面望着他的情妇的嘴，听她歌喉婉转地唱着，恨不得即刻去亲一亲她的嘴，又恨不得在太阳底下仰天痛饮一场！

忽然间，洛沙听得不耐烦了，打断了歌声，说：“喂，你们要在那里学鹧鸪叫多久？……你们以为我们喜欢听这出殡的歌吗？……我们听够了……再者天时已晚，樊尼也该回旅馆去……”

说着，恶狠狠地把手向下一站的停舟处一指，对她的情郎说：

“就在这里停了吧……好教他们到火车站近些……”

这种送客的态度未免太野蛮了，但是，这是赶车姑娘的习惯，谁也不敢批驳她。于是樊尼与约翰被她赶上岸了。她向约翰说了几句冷淡的客套话，又用吹风般的声音吩咐樊尼旅馆里的事情。那小船离岸去了，远远听见船中的争论的声音，还有哈哈的笑声传到他们俩的耳鼓。樊尼气得脸色变了，说：

“你听见吗？你听见吗？他们在嘲笑我们哩！……”

于是她把一切忍气吞声的积恨，都一一地告诉了约翰，有许多事情是她隐藏着不说的，而今都说出来了。说洛沙老是想她同他疏远，总想给她与别人勾搭的机会。“她无论说什么，无非要我顺从了那荷兰人……刚才她们一致地煽惑我……你晓得吗？我太爱你了，她当然不满意。她自己坏，不肯让清白的人在旁边形容她。她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勾搭，哪怕他怎样卑污、怎样下贱……我再也不愿意了……”

她停了嘴，看见他的面色变得很厉害，嘴唇颤动，恰像从前火烧书信的一夜。

“唉，不要怕！”她说，“你的爱情已经把我从火坑里救出来

了……她与她的蜥蜴，一样地惹我讨厌。”

“我不愿意你仍旧在那旅馆做事了”，约翰听了她叙述那些卑污的事情，妒忌得发狂似的说，“你吃的面包太脏，还是回到我那里去吧，我们终有法子生活下去。”

这几句话正是她期望了许久的话。天天希望他先开口，及至他说了，她倒游移起来。她以为约翰在部里的薪水只有三百法郎。真不容易过共同的生活，如果将来再要分离，更不妙了……又说：“我前次离开了我们的家的时候，已经够伤心了！……”

路旁的电线上有许多燕子，好些绣球花树攀绕着，下面铺着几张残叶。他们为谈话便利起见，都坐在残叶上，臂膀夹着臂膀，两人都非常地感动。

“三百法郎一个月还不够吗？”约翰说，“何特玛夫妇只有二百五十法郎，他们是怎样做的？……”

“他们在乡下住，整年只在沙威尔。”

“好！我们也这么办吧，我不想住巴黎。”

“真的吗？……你愿意吗？……唉！我的心肝，我的心肝！……”

路上有人走动，许多驴子在搬运结婚用过的家具。他们俩不便接吻，只站着不动，紧紧地互相靠着，在幻想夏天的晚上的田野的幽趣，轻骑兵的枪声与郊外的赛会里的风琴声伴着静和的景物，是多么可爱啊！

第八章

他们住到沙威尔去了。在高低两村之间,有一条树林的大路,名叫巡警公路,路中有一处是古时打猎集会之所,正在树林的出口,这便是他们俩所住的地方。屋子里只有三间房子,也不见得比城里他们原住的地方阔了多少。他们的小家庭的用具,像那芦苇制的靠背椅子,与那有图画的高柜子之类,都仍旧搬了来。卧房里绿纸糊的墙很不雅观,只好姑且把樊尼的肖像挂起来点缀点缀。至于他家的风景照片却因搬家时碰破了镜柜子,而且在屋顶下安放久了,已经褪色了,所以不能挂起。

自从叔父与侄妇停止通信之后,大家总不大高兴谈起阿尔曼家了。她想起西萨尔曾经帮约翰的忙,使他同她绝交,便恨恨地骂了几声“好没良心!”只有那两个双生妹妹还报告哥哥许多消息,但是,蕙繁却不写信来了。也许她对于她的侄儿还记恨在心;或者,她猜想樊尼这坏妇人会开读她的信,会批评她那些母亲口吻的书信写得笔画很粗,像个庄家的女人。

间或有些时候,他们还觉得似乎是在从前住过的安斯特丹路,因为何特玛夫妇仍旧是他们的邻居,仍旧唱那些艳情曲;路的另一边也有火车的汽笛声,从公园的树枝丛中看过去还可以看见火车哩。但是,再也看不见西火车站那白色的玻璃窗,也不见窗内隐约露出的办事人埋头伏案的影像,又不听见斜路上的车子辘辘的声音,只能饱看他们的小果子园以外的幽静的景物。园的周围是其

他的园子及树林中的小房子,那些小房子直到山脚还有。

每天早上,约翰未出门以前,在他们的小饭厅里用早点。十字窗开着,窗外便是青草侵啮的石路,路旁有白色而苦味的荆棘。约翰从这路走,沿着鸟语磔磔的树林走去,需要十分钟才走到火车站。当他晚上归来的时候,斜阳把绿苔染红了,树荫移到路上,尘嚣渐息,树林深处几个鹧鸪在呼唤“姑姑”,常春藤上几个黄莺在用她们的娇柔的腔调相唱和,真是天然的乐趣了。

但是,他们的房子陈设好了,乡间的风景,起初觉得是一服清凉散,而今也不稀奇了,于是约翰的妒忌心又生,时时刻刻在猜测樊尼的秘密。樊尼与洛沙不和,离开了旅馆,洛沙竟能谅解她,这里头未必没有黑幕。他越想越疑,越疑越不放心。每天出门之后,在车室里遥望他们那低小的房子——他们住的是楼下,楼上有一个圆的天窗——眼向墙壁内搜寻,自语道:“谁晓得?”直到了部里,这念头还丢不开。

他每日归来,一定要她报告这一天的事情,一举一动以及她的心思都非报告不可。她想的无非平常的不关痛痒的事,而他看见她想,便问道:“你想什么?……快说!……”虽则她每次谈起她过去的事情,都很坦白地说出来,但他终怕她留恋些什么事或什么人。

当他们只能在礼拜天见面的时候,大家如饥似渴地想见面,他没有工夫对于她的道德寻根究底。现在大家在一块儿仍旧过共同的生活了,哪怕是互相抚爱,互相很亲热地拥抱的时候,总会突然起了一种烦恼,两人间的痛苦的心情是不可救药的了。他呢,想要把这萎靡不振的爱情变为她所不曾知道的一种非常振作的爱情;她呢,拼命地要把一种快乐——不曾给与别人的快乐——给他,达不到目的,只好为能力薄弱而伤心了。

后来他们的心又宽了些。也许是因为与自然的美景融和了的缘故,更简单些说,却是有了何特玛夫妇做榜样的缘故。巴黎郊外

的居民,也许没有一家比得上何特玛夫妇的无拘无束。他们很高兴戴着树皮的帽子,穿着破旧的衣服——夫人不用抹胸,先生只穿一双麦秆底的鞋子,便到外面游玩去了。每餐吃剩的面包碎片便去喂鸭子,剩下来的菜便拿去喂兔子,还有刈草呀,接木呀,浇花呀,种种有趣的事情。

唉!浇花……

何特玛先生每天归来,即刻把办公时所穿的衣服脱掉,换了鲁滨孙的短衣,夫妇俩又去做他们的雅事了。晚饭后再做一次。天黑了许久,湿地里升腾着清新的水汽,在暗不见人的小花园里,还可以听见唧水筒的声音,和那很大的喷水壶与他物相触的声音。每一个花畦都有他们二人的喘气声经过,跟着便是洒水的声音——这声音却像从洒花的人的额上流下来似的。不时还听见他们很得意地叫道:

“我已经浇了三十二壶在那些豌豆苗上面了!……”

“我却浇了四十壶在那些凤仙花上面!……”

有些人,自己快乐还不满足,爱看人家快乐,所以自己尝了幸福的滋味,还喜欢给人家尝一尝。尤其是男人。试看何特玛所叙述他们俩在冬天的乐事:

“现在这个不算什么,你们还不曾看见我们的12月哩!……我从巴黎归来的时候,满身泥水,巴黎一切的烦恼都压在背上了;却喜屋子里灯亮了,火炉暖了,羹汤热腾腾地在那里等候着,桌子底下还有一双充满稻草的靴子。我们吃了一盘白菜、一盘腊肠与一块新烘热的乳酪,再喝一瓶酒之后,把靠背椅子拉近火炉边去,一面烧着烟斗,一面喝一杯糖酒和着的咖啡。俩人对面坐,抚弄着一只小狗,雨声滴沥,落在玻璃瓦上,……唉!一只很小很小的狗儿,抚弄着消磨时间等候肚子里消化……往后,我画了几张画,她收拾桌子,去做了一些小事情,铺床叠被呀,拿暖床炉子呀,忙了一下子。不久,她先睡了,被窝里暖了,我将身倒在又厚又软的床上,

周身温暖，恰像钻进了那一双充满了稻草的靴子一般……你说快活不快活？……”

他这多毛的大汉子，平日不大敢说话，未开口，脸先红，一开口又是吞吞吐吐的；而今却很有口才了。

他那伟大的身材，漆黑的胡须，与他的怯人的胆子适成反比例。正因他是这样的人，所以才结了婚，很安静地过日子。他二十五岁的时候，身子强壮得无处发泄了，他却不晓得世间有女人与恋爱。有一天，在那维尔一个聚餐会里，他吃得半醉了，朋友们把他拉拉扯扯，到了一间妓馆里，硬要他拣人。他出来之后，心绪从此乱了，再回去，仍旧拣原来那一个，永不换人。后来替她付清了债务，带她走了。还怕人家在他手里夺了去，下次另找人倒麻烦了。结果是同她结了婚，才得放心。

“我爱，你听我说，这是规规矩矩的小家庭”，樊尼很得意地说，约翰愕然地听，“以我所认识的而论，他们算是最清白、最正直的了。”

她见约翰不懂，于是说了许多她所深知的所谓规矩的家庭，都值不得好批评。要说真呢，何特玛夫妇是一样的真；要说假呢，普天下的都假。

何特玛夫妇是约翰的好邻居，性情很和平。约翰家里有事情，只要是不十分起动的，他们夫妇来帮忙。他们又怕见吵闹，因一吵闹起来，他们不知道帮哪一边说话好。——总之，他们以为吃饱了饭之后，该让它消化，一切障碍消化的事情都不该做，吵闹更不相宜了。何特玛夫妇想要教樊尼养鸡养兔子，又说浇花很快乐，又合卫生。樊尼哪里肯干这些事情呢？

约翰的情妇原是雕刻师的作业室中人，她爱乡间，不过是因为乡间可以狂呼，可以乱滚，可以拥抱着情郎乱来。至于吃力的工作，她便很讨厌了。做了六个月的旅馆掌柜，已经丧失了几分活泼，而今好容易到乡间来，沉醉于自然的美景之中，正是身心舒泰

的时候,差不多连衣服也懒穿,头发也懒梳,甚至于钢琴也懒弹,还说要做别的工作吗?

一切收拾房间的事情,她都交给一个本村的女佣人。到了晚上,该把一天的事情叙述给约翰听的时候,她想不出做了什么工作,不过是去看望一次何特玛夫人,在铁篱上涂了些铅粉,还有那些香烟残屑弄脏了火橱上的大理石,须得弄干净一下子。好!已经十点钟了!……时间仅仅够她穿一件长衫,在马褂上插了一朵花,从绿色的石路去迎接他。

但是,秋天雨多雾重,天色黑得很早,她越发有所借口,不肯出门了。往往是他回来的时候,见她还只穿着早上所穿的那一件白羊毛的寝衣,头发还是像他出门的时候一般,不曾梳过。他觉得她这样不加装扮,倒很动人。颈窝儿很嫩,肌肤很能令人销魂。大有一切预备好了,专候驾临的样子。这种温柔,倒使他心中不快,像遇了危险似的。

他因不愿要家中的款子接济,而自己的钱又不够用,于是想出一个挣钱的法子。帮何特玛画图案——大炮、辘重车、步枪,种种图案皆有——算在何特玛的账内,拿到钱来再分派。当他很辛苦地做了工作之后,觉得乡村的风景与寂寞的环境忽然给他一种坏影响。本来这种坏影响是无论如何强硬、如何活泼的人都免不了的,何况他从小便在偏僻的地方过生活,养成了不活泼的习惯,更何能免得了呢?

何特玛夫妇在他们家里出入惯了,这一对胖夫妇的言论——论道德上或食品上的问题——渐渐地传给他们一对情人,于是约翰与樊尼也往往辩论吃饭问题及睡眠的时间问题了。西萨尔寄了一桶葡萄酒来,他们花了礼拜天一天的工夫,把酒装入许多瓶子里,安放到他们那小小的地窖子去。地窖子的门开了,冬天的太阳照进去,蔚蓝的天空滚着玫瑰色的云,快到用温暖的稻草填塞靴子、两人傍着火炉对坐的时候了。正在冬天无聊的时候,却喜有一

件事情给他们散散心。

一天晚上,他归来看见她像为了什么事情十分感动似的。原来是何特玛夫人来谈起一个可怜的小孩,她因此伤心了。“这小孩是受他的祖母抚养的,他的父母在巴黎做木商,有好几个月不通信,也不付钱作那小孩的用费了。那祖母因急病死了,有些航海的人可怜那小孩,把他带到巴黎来找他的父母。不料那木店已经关了门,母亲跟一个情郎逃走了,父亲是酒鬼,败了家,不见踪迹了……听吧!这原是规矩的婚姻,结果好不好!……可怜的小孩,只六岁,没有人爱他,没有面包吃,没有衣服穿,在路上等死!……”

她越说越感动,至于流泪,突然问约翰道:

“我想我们收容他……你愿意吗?”

“你不疯了?”

“为什么?……”她说时,身靠着他很近,抚着他,“你晓得我何等希望有一个你的儿子,我们把这小孩养大了,给他受教育。须知我们收养这样的小孩,不久我们不知不觉地就很爱他,像我们亲生的一般了。”

她又说她天天无聊,胡思乱想,如果有个孩子,倒给她散散心,免致做出些坏事情来。后来看见他怕钱不够用,便说:“说到钱,更不成问题了……你想想看,只六岁!……把你的旧衣服给他穿……何特玛夫人很赞成,她说我们甚至于不会觉得添了一个人。”

“那么,为什么她不要?”约翰说时,显出他的坏脾气——本来懦弱的男人一时振作的坏脾气。他总想要抵抗她,拿出他的论据,说:“到我将来不在这儿的时候又怎么样呢?……”这一句话,平日他不肯说出口,恐怕樊尼伤心;但是,他日夜只这样想,想起这小家庭的危险,又记起菩提那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不由得他不寒心了。“将来这小孩麻烦得很,你将来的负担也很重……”

樊尼双眼也斜地说：

“我的心肝，你错了。我有了这孩子，好同他谈起你，他便是我的安慰者。再者，我因此也有了责任心，有勇气做工作，感觉到生活的乐趣……”

他思忖了半晌，看见房间空空的，只有她孑然一身，只得问道：

“在什么地方，那小孩？”

“在巴摩东一个航海者的家里，那人只收容他几天……往后便要到公共救济所去了。”

“好吧，既然你执意要收容他，你就去找他来吧！……”

她双手揽着约翰的颈，像小孩般地手舞足蹈。整个晚上只是唱歌弹琴，满面春风，第二天，约翰在火车上同何特玛谈起那小孩的事情，何特玛似乎很知道内幕，只不愿意多管闲事似的。他坐在火车的角儿上，在低头看报纸，吞吞吐吐地说：

“是的，我知道……这是她们女人的事……和我没有关系……”说到这里，抬头向约翰说：“你的女人未免荒唐。”

荒唐也好，不荒唐也好，晚上那小孩已经进了门了。樊尼现出很心疼的样子，蹲跪在小孩跟前，手捧着一碗汤，努力想要弄驯他。那孩子站着，现出退缩的样子，低着那粗大的头——满载着苕麻般的头发的头，硬不肯说话，也不肯吃饭，连面孔也不许人家看见，只反复地说两句很单调的话：

“看米宁去，看米宁去。”

“我想米宁一定是他的祖母的名字……他来了两个钟头了，我不能引诱他说一句别的话。”

约翰也想弄他喝一点儿汤，却不成功。于是他们俩都跪下了——只与那小孩一样高——一个捧着碗子，一个拿着调羹，活像喂一只病了的山羊。鼓励他，哄他，叫他乖乖，无非希望他肯喝几口。

“我们自己吃饭去吧，也许是因为他见了我们害羞；如果我们

不看见他,他自然会吃饭的……”

但是,那小孩仍旧昏头打脑地站着不动,像野兔般只一味嚷着“看米宁去”,嚷得他们俩都伤心了。停一会儿,他忽然不嚷了,原来已经靠定那碗橱睡着。睡得正浓,他们俩悄悄地把他的衣服脱了,把向邻居借来的大摇篮给他躺下去,他也并不张一张眼睛。

“你看,他多么美啊!……”樊尼自庆获得一个小孩,很骄傲地说;又迫着约翰赞美那固执的额,太阳晒黑了的农家子的脸,很细致的耳目口鼻,伟壮的腰,圆满的臂,长而有茸茸小毛的腿。樊尼目不转睛地在看这个美孩儿,连自己也忘了。

“快把被盖上,不要冷坏了他……”约翰这么一说,才把樊尼从梦中唤醒,把被轻轻地盖上。那小孩长吁一声,还带着呜咽。虽则睡着,还辗转反侧的,像是很失望的样子。

夜里,他自言自语说:

“格尔洛特米……米宁……”

“听呀,他在说什么!”

他想要人家“格尔洛特”,他,但是这一句土话是什么意思呢?约翰偶然伸长手臂,把那很重的摇篮摇了一摇,那小孩即刻安静了,伸出他那凹凸不平的小手把约翰的手握着,当做他那死了十五天的米宁的手,于是又睡着了。

从此以后,屋子里像添了一只野猫,爬呀,咬呀,偷吃东西呀,闹个不了;他吃东西的时候,人家走近他,他便“唔唔”地叫起来。有时候,他们诱得他说了几句话,却是摩尔汪的樵夫的土话,除了与他同乡的何特玛夫妇之外,没人可以懂得。然而因为照料殷勤及抚爱备至的缘故,那小孩毕竟驯了许多。他初来的几天,不肯换去他那破旧的衣服,当人家把洁净而温暖的衣服拿给他穿的时候,他像一个豪狗不愿穿母狗的服装似的,硬不肯穿;而今他却肯了。他学会在桌子上吃饭,学会拿调羹与叉子。人家问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晓得回答说:“我叫做左赛夫。”

至于说要给他初步的教育,真是还谈不到。他原是在树林中一间开煤矿用的小茅屋里生下来的。他的大头颅给开矿的声音闹昏了,再也不能把别的事情放进他的脑筋里。哪怕是天气最坏的时候,要把他拘留在屋子里是不可能的。冬天雨雪纷纷,剥了皮的树上霜繁露重,他悄悄地溜出了屋子去,攀折荆棘,探寻巢穴,像黄鼠狼一般凶残、一般灵巧。当他肚子饿了归来的时候,荆棘刺破了的上衣的袋子里,或泥水弄脏了的裤子的夹袋里,一定有几只田鼠、几只鸟或几只虫——半死的或已死的,否则便是从田间偷来的甜萝卜或马铃薯。

他这种打猎与偷窃的习惯,再没有法子可以制治。他还学会了田舍翁藏宝的手段,屋子里所有亮晶晶的东西,譬如铜纽子、黑玉首饰、巧古力糖的锡制的封面,都给他搜罗去埋藏了。他把这些东西叫做“商品”,无论人家打他也好,教训他也好,他的“商品”总是要的。

只有何特玛夫妇能够制治他。当他看见何特玛先生的桌子上有一个罗盘,有几支颜色的铅笔,正预备下手偷窃的时候,何特玛先生拿起一条打狗的鞭子往他的腿上痛打一顿,他再也不敢下手了。至于在约翰与樊尼跟前便不同了。他对于他们的抚爱毫不感动,好像是米宁临死时已经把他的感情带走了似的。他只一味顽皮,他们也不能学何特玛那般威吓他。他同他们老是不亲热。樊尼还好,他说“她身上很香”,所以她有时候还能够抱他在膝上坐一会子;至于约翰,虽则很和气地对待他,他只当他是一个凶猛的野兽,不敢近他。

约翰看见那小孩本能地一味同他疏远,又看他病人般的眉毛,鼠般的眼睛,先就有几分不快;后来又想他们的生活里忽然来了一个漠不相关的人,而樊尼很盲目地、很快地同他十分亲热,越发引起他的疑心了。这也许是她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个奶妈乳养大了的,或者就是她的后母抚养。马淑姆的死耗恰巧在这时候传来,似

乎越发有了证据了。有时候，他握着那小孩的手——当左赛夫打瞌睡的时候，总以为这是米宁的手——心里暗暗地问他：“你从哪里来的？你是什么人？”希望借着那小孩身上的热度的感通，猜中了他出世的秘密。

但是，当她的父亲勒格朗来请他帮助一笔款子，以便埋葬马淑姆的时候，一句话把他的疑团打破了。因为那老头子一眼看见他女儿房里有一个摇篮，篮里躺着左赛夫，便嚷道：

“奇了！一个小团团！……你应该是欢喜的了！……你一辈子不曾生出一个来！”

约翰听了这话，高兴得不得了，也不问他款子的用途，马上把钱给他，还留他吃中饭。

那老车夫，现在是从巴黎到凡尔赛的电车里的佣人了。虽则中了酒毒，气色还是很好。头戴着皮制的帽子，帽边加上缎带，恰像一个扛尸的人。这一天，他看见他女儿的男人款待他很好，非常高兴，从此不时到来，同他们吃晚饭。左赛夫看见他的丑角般的白头发，脸皮臃肿，脸毛剃光了，时时现出醉鬼的神气，只对于他的鞭子很恭敬，很小心地把它安置在妥当的地方。这些举止都给左赛夫一个好印象。于是他们一老一幼，不久便成了知己。有一天，他们刚刚吃了晚饭，何特玛夫妇到来撞见了，何特玛夫人作媚态地说：

“呀，对不起，你们是家庭的聚会哩！……”

唉！家庭！……家庭这字眼，真教约翰难受。这找得来的小孩，在桌布上打瞌睡的小孩，是他家的人吗？这一个海贼般的老车夫，嘴含着烟斗，歪唇歪舌地，不止一百次地，说他那两个铜子买来的鞭子可以用六个月，又说二十年来，他的袖子可以不换，这样一个人，是他家的人吗？……唉，家庭，真是胡说！……就说樊尼，也不是他的妻子。老了，衰弱了，吸香烟的时候软软地靠着他的肘，这样一个妇人，是他的妻子吗？……一年之后，所有这里的一切都

烟消云散。这不过是萍水相逢的同桌吃饭的宾客而已，什么家庭！

但是，他的意志薄弱，虽则靠着一年后出国为口实，而有些时候，他却觉得这事非但不能安慰他，倒反受了千重的束缚。因为他这一走，不止是一处分离，而是许多处分离。那夜里握着他的手的手的左赛夫，将来分离时也就难舍了。还有笼中的黄鸟芭绿，像狱中的红衣主教困守了许久，他常常可怜它的笼子太窄，替它另换一个。这鸟也占着了他的心窝，将来离开它的时候，也要为它而痛苦哩！

然而这不可避免的别离，一天比一天近了。6月里的良辰美景，姹紫嫣红，也许明年不能一块儿共享了。不知是因此之故呢，还是因为左赛夫不会念书之故，樊尼的脾气一天凶似一天。原来那左赛夫受了樊尼很热心的教导，竟还不肯念书。许多方字摆在他跟前，他不看，也不念，额上起了一道很深的皱纹。樊尼从此往往吵闹，天天有新的题目，嚷呀，哭呀，闹个不了。约翰勉强装做宽宏大度，然而樊尼骂得太凶了，骂及他的少年时代，骂及他所受的教育，骂及他的家庭，专会用一针见血的手段，弄得约翰忍不住了，也就回骂起来。

毕竟约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男子，凡事总能涵养些，太凶的话骂不出口；樊尼却把泼妇的脾气放出来，不负责任，不讲廉耻，什么都可以当做她吵嘴的利器；一面窥探着他的面色，见他伤心到不得了的时候，于是她便快活了——残忍的快活，忽然扑进他的怀里，请他恕罪。

这一类的吵闹，差不多都是在吃饭的时候开场。汤锅子揭开了盖的当儿，或刀子切肉的当儿，都有吵嘴的机会。何特玛夫妇在他们吃饭的桌子上面互相丢颜色，那副滑稽的神情，真值得把它画出来。猜想他们能够安然地吃饱呢，还是盘中的羊腿要飞到园子里去呢？

他们两家每次聚会的时候，何特玛夫妇一定说：“首先不要吵嘴才好！……”有一天，是约翰与樊尼请何特玛夫妇同去树林里游

玩的日子,樊尼忽然把一件礼衣从墙上抛到何特玛家里去,只听那边嚷道:“啊!今天千万不要吵嘴,天气好极了!……”于是樊尼走回房里给左赛夫穿衣服,装食物筐子。

一切预备好了,大家正出了门口,一个邮差送来一封挂号信,约翰要签字取信,所以走得落后了。直到树林的入口,才赶上了他们,向樊尼低声说:

“这是叔父的信……他快活极了……收成很好,而且即刻有了销路。他把从前所借戴士赉的八千法郎寄了来,还说了许多恭维与感谢他的侄妇的话。”

“是的,他的侄妇……瞎吹牛,不要脸……老不死的……”樊尼不管叔父不叔父,先骂了一顿。然后很快活地说:

“应该想法子安置这钱才好……”

他很惊骇地望着她。他平日看她对于金银绝对不肯乱要,为什么忽然变了?于是问她:

“安置吗?但这并不是你的钱……”

“噯呀!真的,我还不曾告诉你呢……”她说时,面红了,说到稍为不很真实的地方的时候,眼神黯淡起来……她告诉约翰,说戴士赉为人真好,听说他们收养一个小孩,便写信给她,说这钱可以留下来帮助他们抚养这孩子。她叙述到这里,又说:“如果你讨厌的话,这八千法郎可以即日送还给他,此刻他在巴黎……”

何特玛夫妇见他们在说私语,故意先走了,走到前面很远。他们俩忽听见树林里传出那一对夫妇的声音来:

“向右呢,向左呢?……”

“向右,向右……向池塘边走……”樊尼高声叫了之后,回头向约翰说:“噯呀!你不要为些无谓的事情着恼……我们已经是老相好了……”

她看他的嘴唇又白又颤,他怔怔地望着左赛夫,自头至脚都察看过,她晓得他的心事了。但是,他此刻的妒忌,比先前轻减了许

多。一则因成了习惯而松懈,二则因求暂时相安,所以不愿十分根究。他心里想:“寻根究底,徒然自己伤心,何苦呢?……就算这孩子是她的吧,她隐瞒着真情把他收养在家,而我天天质问她,同她吵嘴,她也就很苦了……倒不如随她去,真也好,假也好,我们只剩有几个月了,何不安安静静地过几天快活的日子呢?……”

他沿着树林中的小路走,手里提着一个很重的、白布袂的筐子,筐子里装的是中饭的食品。他现在忍气吞声,心如槁木,腰背伛偻地像一个老园丁。他的前头,却是子母二人并排着走。左赛夫穿起拜尔查地涅公司所做的礼拜衣,因为穿不惯的缘故,笨得很,要快跑也跑不了。樊尼穿的是浅色的梳妆衣,不戴帽子,露出雪白的颈,头上一把日本的遮阳伞盖着。于是,身子臃肿了,懒洋洋地走路。她那螺纹的美发里露出一根白色的压发来,她也懒得检点了。

前面再低一点儿,斜下的小路里,却是何特玛夫妇。他们戴的是很大的草帽子,活像士亚尔克的骑士所戴的一般,穿的是红色的薄绒布。何特玛先生带着食粮与渔具——如网子与捕虾机之类。他的夫人为要减轻他的负担,雄赳赳地带着猎笛在她的胸膛上。原来这位图案家游树林时是少不了这猎笛的。他们一面走,一面唱:

我爱听
斜阳里,桨打浪的声音;
又爱听
牡鹿的悲鸣……

何特玛夫人的马路上爱情艳曲,真是层出不穷。回想当年,在一间闭着窗子的暗室里,学会了这种艳曲,唱给多少先生们听过!而今有她的丈夫陪着唱,却很体面,很光明正大了。从前华特尔洛的武士说的“他们是太……”一句话^①拿来赠给何特玛先生这样达

^① 华特尔洛(Waterloo)是比利时的一个名镇,至于那一句处的出处,待考。

观的人,真是适当极了。

满怀心事的约翰,眼看那一对胖夫妇向山坳里去了,他也跟着走下去。忽然耳边来了一阵辘辘的车声,接着便是一阵大笑声——是儿童般的憨笑。一会儿,车子到了眼前了。原来是一辆英吉利式的小车,一匹小驴子拉着,上面坐的是一班小女孩,每一个头上的金发上的彩结都随风轻扬。里头有一个少女,年纪稍为大些,控着辔头,在崎岖的路上走。

约翰的魂灵儿飞到那小车上去了,大家都看得出来。那时候,一班小女孩看见这一群异装的人——尤其是那腰间挂着猎笛的胖妇人,都觉得有趣得很,越发哄然大笑。那少女弹压着小女孩们,才静默了一会儿,大家再看那士亚尔克的大草帽,忍不住又大笑起来。车子在约翰面前经过的时候,约翰避在一旁,那少女说了一声“对不住”,向他笑了一笑,像有几分难为情。她看见这一位老园丁却有这样嫩的面孔,又觉得奇怪。

约翰很害羞地施了一个礼,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害羞。车子在半山里的十字路口停止了,只听得那小孩们的声音,在高声读那些雨淋得模糊了的、指示路途的木牌上的字:“池塘路,猎人的橡树,维利西路……”约翰忍不住停了脚,回头眈眈地望。太阳光从树上照下来,在绿苔铺着的小路上印成星形,那小车子便在绿草上碾过去,渐渐地看不见了。树林下的笑声,春天的颜色的小车上的金发女郎的情影,都足使约翰销魂。

何特玛把猎笛一吹,吹出似乎发怒的声音,把约翰从梦里忽然唤醒。他们到了池边坐下,正在把食品的包裹打开。约翰远远地看见白色的桌布铺在浅草的上面,水光与桌布的白色相映。还有他们所穿的红色的布衣,在绿色的草地上越发显得鲜明,像管猎狗的仆人的短衣一般。

“你来吧……这个海蟹给你吃。”何特玛先生嚷了这么两句;樊尼接着很生气地说道:

“你在半路上停了脚步,为的是那布士洛的女儿吗?……”

约翰听见布士洛的名字,心头忽然一跳,回忆到阿尔曼家,觉得自己似乎在久病的母亲的床前坐着。

“怎么不是呢?”何特玛手提着筐子说,“……御车的那一个少女,是布士洛医生的侄女儿……他从他兄弟家里要了来,夏天便住在维利西……她长得很标致……”

“唉!标致!……尤其是不要脸……”樊尼一面说,一面切面包,又放眼偷看他的情郎,见他的眼神不贯注的样子,很不放心。

何特玛夫人正在解开火腿的包裹,听了这一场谈话,便很严肃地责备布士洛的不是,说他不该让一班少女在树林里自由地乱跑。“你们会说这是英国的规矩,他那侄女儿原是在伦敦生长的……然而,还不是一样吗?真的,太不合礼了。”

“虽则不很合礼,却容易有些奇遇!”樊尼说。

“唉!樊尼……”约翰说。

“对不起,我忘记了……葛桑先生相信人家是天真烂漫的……”樊尼说。

“嗳呀!人家正在预备吃中饭……”何特玛听他们俩吵嘴,吓怕了,这么劝他们一句。但是,樊尼晓得的少女的历史太多了,她非尽情泄露出来不可。她以为教养院里的少女才算是干净的,然而从教养院里出来的女子,呆板了,颓唐了,讨厌男子了,甚至于不能生孩子。“于是你们就信天下的少女都是好的!……说什么情窦未开的女子!……天下间有情窦未开的少女吗?……良家也好,非良家也好,少女们谁是不解事的?……先说我吧,我十二岁的时候,什么都用不着人家指教了……何特玛夫人,你也一样的,是不是?”

“自然啦……”何特玛夫人耸着肩说,心里生怕中饭吃不成。因为她看见约翰也动气了,他在辩驳说少女们里头有坏的,但也有好的,在好些家庭内可以找得出来……樊尼听了,很藐视地说:

“是的,家庭,我们就论家庭吧;尤其是先说你的家庭。”

“住口!……我不许你说!……”

“村夫!”

“贱妇!……幸亏快要完了……我没有许多日子同你过生活了……”

“好,好,滚吧!倒是我喜欢呢!……”

他们俩板起面孔只管相骂,左赛夫仰卧在草地上,很好奇地听着。忽然猎笛响了,加上池塘对面的回声,从层叠着的木料堆上传过来,越发响亮,把他们吵闹的声音都盖住了。原来是何特玛先生找不到别的法子弹压他们,因此故意吹的。

“你们觉得够了没有?……还要不要?”何特玛先生吹得面色通红,颈筋胀露,还把笛口靠近唇边,专候他们再吵。

第九章

在平日，他们赌气的时间一定不久，樊尼的一曲钢琴或几句媚语便把他的脾气溶化了。这一次却大不相同，他当真地怪她，额上的皱纹几天不展开，恨恨地只是不说话，吃了饭便跑去画图案去了。她要同他到什么地方去，他都不肯。

自从遇见那少女之后，他忽然觉得自己过的是下贱的生活，起了羞愧之心。时时刻刻幻想着那少女的微笑，生怕再遇着那爬上半山的小车子。久而久之，幻梦消灭了，月殿天宫的幻景渐变了，那少女的影像渐渐隐没在树林的深处，他再也看不见了。只他的心里还剩有愁根，樊尼猜中了原因，决定了主意。有一天，她很快活地说：

“事情妥当了……我去见过戴士贲……钱还给他了……他也像你一样的意见，说这样更合理些；我自问为什么……毕竟好了……不久以后，我孑然一身的时节，他会念及这小孩……你满意了吧？……不恨我了吧？……”

于是她向他叙述罗马路戴士贲家的情形。说她一进门便觉得奇怪。原来从前的花天酒地、狂歌艳舞的地方，竟变了村夫的屋子，闲杂的人不许进去了。大宴会没有了，化装跳舞也没有了。不知是哪一个食客，给人家辞退了之后，生气了，用铅笔在那作业室的小门上题了“现因裱工，暂时关门”几个字，算是这场变化的解释。

“至于真实的原因呢，我爱，你听我说……戴士赉遇见了一个跑冰的女子，名叫阿丽丝，一见便着了迷，带到家里已经住了一个月，组织小家庭，真的小家庭……这是一个性情很好的女子，温和的像一个小羊……他们俩几乎可以说不曾吵过嘴……我已经说过我们要去看看他们，我们的猎笛听厌了，舟子歌也听厌了，正该换一换新花样……喂，你看，好一个哲学家，吹的好哲理！……说什么不曾有过第二天，说什么不让女人钩住，……我着实地嘲笑了他一场！……”

约翰自从在玛玳琏会见戴士赉之后，不曾再见，这一天，却任凭樊尼把他领到戴士赉家去了。戴士赉原是约翰的情妇的旧交，为人这般淫荡，这般瞧不起人家，这一天约翰居然去拜访他，差不多变为好友，毫无厌恶之心，真是令人诧异。第一次拜访的时候，连约翰自己也觉得奇怪，非但不厌恶他，倒觉得心中泰然，毫无芥蒂。只见那戴士赉留了两撇俄国兵的胡子，小孩般地用笑靥迎人，很有和蔼可亲的样子。他因患了肝病，面色变坏了，然而他的气质还很好。

怪不得他对于阿丽丝这样缠绵，原来阿丽丝长得很不错。长而白的柔软的手，金黄的头发——非但头发是金的，眼珠子也是金的，照耀着眉毛，辉映着肌肤，直到指甲尖儿还是一般灿烂。

阿丽丝在跑冰场的时候，人家对待她很粗蛮，很无礼，忽然遇着一位戴士赉先生带她回家去，很有礼貌地对待她，真令她惊奇，令她感动。她原是供人欢乐的鸟兽，忽然间仍旧是一个女人，真是万分感激。到了第二天早上，戴士赉要根据平日的哲理把她打发出去，给她吃一顿很丰富的中饭，赏她几个路易。她的心裂了，连声哀求：“再留我住下吧！”哀求得那般热烈、那般和婉，他觉得竟没有拒绝的勇气了。自此之后，一半是因为存着人类的同情心，一半是因为懒得再找，他竟把他那布置精美的避暑别墅的门关了，过他的意料之外的蜜月。他们俩过的都是美满的生活：她呢，从来不曾

遇见一个这样多情而有敬意的男人；他呢，给一个可怜的女人的幸福，得到她的真挚的感激，已经够快乐了，而且，他从来不曾同女人深交过，不曾发现共同生活的妙处，而今第一次享受温柔乡的风味，便不知不觉地着了迷了。

约翰自己觉得住的是假的小家庭，过的是小职员的生活，常在那卑贱的环境之中，忽然得到罗马路的作业室里与一位艺术家谈天，倒可以换一换空气。戴士赉先生有艺术的欣赏能力，同时又是哲学家，他的哲理是“轻、松”，恰像他所穿的那波斯衣一样。他每次谈起他游历的见闻，都能用很简单的语句叙述得很畅快。约翰到他家，非但可以领略他的议论风采，而且他的屋子的陈设也就够使约翰舒服了。墙上饰的是东方的裱纸，有镀金的佛，有古铜的妖精，总之，这一间大厅里尽是异国的奇宝。玻璃窗外射进来的日光，正是园中的美景：尖而长的竹叶，福奢树间杂着的棕榈，还有斯特灵树、费洛登树，都把绿荫映进屋子里来，摇撼着日光，使地板上起了些轻微的波浪。

尤其是礼拜天，阔大的窗子朝着巴黎的夏天的没有行人的马路，树叶随风轻扬，绿苔布满的地上放出清新的土气，这与沙威尔的乡间与林下的风景并没有什么不同，只缺少了何特玛夫妇与他们的猎笛罢了。戴士赉家里不曾有别人来过，但是，有一天，约翰与樊尼来吃晚饭，刚进门便听见有许多人闹哄哄地说话，太阳快下山了，凉榭里有人在喝拉基酒，约翰似乎听见他们辩论得很厉害：

“我呢，我觉得同玛萨一块儿五年，名誉丧失了，生活颓废了，疯狂的热爱的代价真不小！……戴士赉，我如今赞成你的哲理了！……”

樊尼听了，吓得一跳，向约翰低声地说：“这是高德尔……”

又听得一个人冷淡地回答，不赞成高德尔的意见说：“至于我呢，我不赞成，我同这鄙夫的意见全不一致……”

“现在是古尔纳了”，樊尼说着，揽住约翰嚷道，“我们走吧，如

果你不高兴看见他们……”

“为什么呢？我没有一点儿不高兴……”约翰说。

他也不计较到处身在那些人的跟前的时候他该得到什么感想，他看见这正是一场试验，不该退缩。也许他还想晓得他的妒忌心——苦恼的爱情所从出的妒忌心，现在到了什么程度了。

“进去吧！”约翰说着，同樊尼进凉榭里去了。斜阳把玫瑰色的光辉，照在戴士赉的朋友们的斑白胡须与无发的脑盖之上。他们这一班老汉都坐在沙发椅上，环绕着东方式的桌子，桌子上有五六只杯子，杯子里的香酒还在波动，阿丽丝正在斟酒哩。樊尼上前与阿丽丝接吻。戴士赉在靠背椅上摇摆着，问约翰说：“葛桑，你认识这一班先生们吗？”

唉！还问他认识不认识！……市面上的名人肖像里头，他们的尊容，早被约翰朝夕凝视，面熟得了不得了。为了他们，约翰不知怎样伤心、怎样痛恨，当他在路上遇见他们的时候，恨不得跳到他们的身上，吃他们的肉！……但是，樊尼从前说得好：“过些时候便会忘记了的。”真不错，现在他看见了他们的面，只当他们是熟人，是疏远的亲戚了。

“这小哥儿依然很美！……”高德尔说着，把长大的身子挺直在沙发椅上，拿着一块护目巾遮住了太阳光。“樊尼怎样了？让我看！……”说到这里，肘倚着沙发椅，坐起来，半眨着眼。仔细审察了一番说：“脸孔还行，只身材差了些，你得束一束腰才好……不要紧，我的朋友，古尔纳比你还胖呢，我劝你聊以自慰吧。”

诗人古尔纳紧闭双唇，做出瞧不起人的样子。他坐在一叠垫子上，像一个土耳其人——自从他游阿尔奢里归来之后，便说不能作别的坐法了——此时他的身子胖得厉害，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显得他的聪明，只有一堆白发下的结实的额头，与贩卖黑奴的商人一般的残忍的眼神。他对于樊尼却很有礼貌，很有涵养，像要给高德尔一个教训似的。

这一个小集会里,除了高德尔与古尔纳之外,还有两个风景画家。面色给太阳晒黑了,像两个乡下人。他们也都认识约翰的情妇,其中年纪较轻的那一个上前同她握手,说:

“戴士赉已经把那小孩的事情告诉我们了,我亲爱的朋友,你为人真好,肯这般仗义。”

“是的”,高德尔向约翰说,“是的,一个义子,倒很时髦……全不像个外省人了。”

樊尼听了这类的颂扬话,像有几分难为情。忽然黑暗的作业室里的一件家具被一个人轻轻敲着,问道:“没人在家吗?”

戴士赉说:“这是伊沙诺来了。”

这一个,约翰却不曾见过。但他晓得他当年是个四海为家的浪子,而今很端方了,结了婚了,升了美术院的首席。他记起当年大烧书信时,伊沙诺的多情而动人的书札,可以证明他在樊尼的生活里占过什么位置。只见他的脸孔干枯,步伐板滞,上前来远远地伸手同人家施礼,还是美术院的首席的架子。他看见了樊尼,很觉得奇怪,尤其是看见她经过了几十度春秋,还是这般美丽,越发诧异得很,叫道:

“奇了!……沙弗在这儿……”说时,脸蛋儿隐隐地红起来。

沙弗的名字一提起,惹得大家想起当年,满屋子都是她的旧交,大家免不了有几分难为情。

“是阿尔曼先生带她来的……”戴士赉赶快关照了伊沙诺一句。于是伊沙诺同约翰施礼,大家继续谈话。樊尼见约翰这一天大方得很,倒也放心;又觉得在这一班艺术家——识货的人的跟前,显出她的情郎长得美,年纪又轻,真令她非常地自负,所以这一天她特别兴高采烈了。她此刻心里只有一个情郎,从前这一班名人的爱情早已烟消云散。她与他们同居了多年,传受了他们的习惯与性癖,譬如她爱吸左伯香烟与马利朗香烟,及她吸烟的姿势,都从伊沙诺学了来,而今她再也不念前情了。

这种事情,在昔日尽够约翰难受;而今他却毫不动心地旁观。他觉得自己如此镇静,像一个囚犯已经锉断了链条,只稍稍为挣扎一下,即刻可以脱身。想到这一层,心中暗喜。

“喂,樊尼”,高德尔指着各人,嘲笑地说,“废物,废物!……他们都老了,都颓唐不堪了!……你看,只剩下我们二人,还结实。”

樊尼忍不住笑道:“对不起,大佐”,——因为他的胡子像大佐的胡子,所以人家有时候叫他大佐——“你的话有些不伦不类……我与你并不是同科同榜的人。”

“高德尔老是忘了他是一个老祖宗。”古尔纳说。看见高德尔的神情,知道他动气了,越发故意惹他,说:“他在1840年得了勋章,我的好友,我记得很清楚的……”

他们两个老友中间常存有挑拨的语气,互相记恨在心,虽则不至于绝交,但是在他们眼神与言语之间,往往流露他们的仇念。皆因那诗人在雕刻家的手里夺去了沙弗,以致反目成仇,至于今日。他们此时各人另有快乐的目标,大家不把樊尼放在心上了;但是他们的仇念仍旧存在,而且一年深似一年。

“请你们诸位仔细地看我们二人,老实地批评,究竟我是老祖宗呢,还是他是老祖宗?……”高德尔说着,站起来,挺着身,上衣紧贴着皮肤,露出一身筋络,胸成弓形,把头上发光的头发频摇,找不出一根白发。说:

“在1840年得了勋章……再过三个月便五十八岁了……然而,这算得什么标准?年纪大了便算老了吗?……天下只有法兰西戏院及国立音乐院里的文人易老,不到六十岁便说话不清楚,摇头摆脑的,背驼了,腿软了,百病丛生了。有许多人到了六十岁比三十岁的人做事更直道,因为晓得自己检点的缘故。只要你的心还嫩,还热,把你全身的枯骨振作起来,女人们还愿意尝一尝你的滋味……”

“你相信吗?”古尔纳说时,望着樊尼一笑。戴士赉陪着笑

说道：

“但你不是说过天下只有少年人好吗？现在却打自己的嘴巴了。”

“这因为我那小姑息娜把我的思想变更了……姑息娜是我新用的模特儿……十八岁，周身是圆的，笑靥满面……她母亲是个卖鸡鸭的妇人，所以她很娇憨，有平民的风格，接吻的时候，说了许多傻里傻气的话……有一天，在作业室里，她看见德若华的一部小说，题目叫做《田丽丝》，她把那书一抛，说：‘假使题目是《可怜的田丽丝》，我便要读它一夜……’我听了这种稚憨的话，真着了迷了，你们信不信？”

“一会儿又是一个小家庭！……六个月后又是一次绝交，流眼泪，无心工作，生气至于想要杀人……”

高德尔面色变了黯淡，说：

“真的，都不久……离了一个，又找一个，又离……”

“那么，何苦要她呢？”

“说得好！你呢？你同阿丽丝能够在块儿过一辈子吗？”

“唉！我们并不是小家庭……阿丽丝，是不是？”

“自然不是的。”阿丽丝回答时，声音很和婉，心思不很集中，因为她正在爬上椅子，采些藤蔓，预备供在桌子上。戴士赉续继说道：

“我们将来无所谓绝交，连别离也几乎说不上……我们订了两个月共同生活的租约；到了最后一天，自然而然地撩开手，没有什么失望，也没有什么诧异……两个月后，我回波斯去——我已经在那边定下了我的住所——她呢，丛树路的房子还不曾退租，她仍旧可以回去。”

“是的，丛树路的房子在第四层楼，要跳窗子倒便当得很！”

阿丽丝说着只是微笑，斜阳把她的脸孔映成赭色，宛如碧玉生辉，一束很重的鲜花握在手里——但她的声音很沉重，很严肃，大

家都不回答她。凉风入户，一室清爽，对面的房屋都像高了许多。

“我们吃饭去吧”，高德尔说，“该说些玩笑的话才好。”

“是的，不错。……趁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娱乐一下子，是不是，大佐？……”古尔纳说时，冷笑一声。

数天之后，约翰重新经过罗马路，看见作业室关着，窗帷垂挂着，自地室至天台，只剩有凄凉的静寂。原来，阿丽丝的租期满了，戴士赉按照规定的时间走了。约翰自思道：“一个人把自己的理性与良心制驭着，要做什么便做什么，真真痛快！……我有没有这勇气呢？……”

忽然肩上有一只手攀住：

“日安，葛桑！……”

约翰回头一看，原来是戴士赉。脸色比平日黄了许多，愁眉不展地现出疲倦的样子。他告诉约翰，说他还有事干，不能就离开巴黎；只因一件惨事发生，他不忍再住在作业室里，特地搬到大旅馆去住了。

“什么惨事？”约翰问。

“真的，你还不曾知道呢……阿丽丝死了……她自杀了……你在这儿等一等我，我去看有没有信。”

他进去不久就出来，一面很生气地把报纸随手乱翻，一面向约翰谈论阿丽丝的事情。约翰在他身边走，他也不望着约翰说，只像个走着路做梦的人。

“她自杀了，几天前你们在这儿的时候，她说要跳窗子，后来果然跳窗子了……有什么法子想呢？……事前我并不知道，做梦也想不到……我走的那一天，她很镇静地对我说：‘戴士赉，带我去吧，不要让我孤零零的在巴黎……我少了你便活不成了……’我听了不觉失笑。葛桑，你想想看，波斯的地方，有的是沙漠、寒热病，并且我住的是露天的帐幕，哪里可以携带一个女人去的？……然

而,吃晚饭的时候,她还说:‘我决不累赘你,将来你看,我到那边还更识事体哩……’后来她看见我心里难受,她便不再纠缠了……我们吃了饭,跑到变化戏院去坐包厢……所有一切,都是预先订了约的……她似乎很快活,常常握着我的手,说:‘我很舒服……’我预备在夜里走的,先同她坐车,把她送回她家去;我们二人都愁闷,一句话不说。我把一小包东西——可以做一两年的用度——溜进她的袋子里,她也不道谢。到了丛树路,她要求我上去,我不肯。她说:‘我哀求你,只陪我到房子门口就是了……’我陪她到了房子门口,硬着心肠,不肯进去。因为火车的位置已经定下了,行李已经收拾好了,而且我三番两次说过我要走,再也不好改口……下楼的时候,心里有点儿痛,似乎听见她嚷道:‘我比你还快呢……’我还不懂她的话,及至下了楼来,到了马路上,懂得时已经迟了,唉!……”

他停了脚步,眼睛紧紧地望着地下,此刻的步道上,似乎有一团漆黑而不动的东西,他每走一步,那东西便上前一步。

“两个钟头后她才死了,但是,她没有一句话,不曾怨恨我一声,只把金黄色的眼珠儿盯着我。她痛苦不痛苦?她还认得我不认得我?我都不知道。我们把她抬到她的床上去,拿一块花纱把她的头的一边包裹着,以免看见她的脑盖的伤痕。她的太阳穴上有些鲜血,面色变得很黄,还很美很娇……但是,她的血还不住地流。当我低头揩血的时候,她的眼神似乎露出愤恨的样子,可怕得很……唉!可怜的女子,给我一种无言的诅咒!……其实她这人什么都过得去,并不累赘,我便带她走,又有什么妨碍?否则在巴黎多住几时,也何尝不可?……都只因我太骄傲了,说过的话,很固执地硬要实行……好!我不肯让步,她毕竟死了,我到底爱她,而她竟为我而死了!……”

他越说越兴奋起来,不知不觉地高声说话。他走向安斯特丹路去的时候,两肘把路上的行人乱撞,人家都诧异地目送着他。约

翰到了安斯特丹路,看见他从前的住宅。紧紧地望着窗前的阳台,忽然想起樊尼,想起他们自己的历史,觉得不寒而栗。只听得戴士赉继续地说道:

“我把她送到蒙巴拿斯。她也没有亲属,也没有朋友……我愿独自料理她……自此之后,我的脑海里老是一个念头,总不能决定离开巴黎;却又怕见我的房子,因为我同她在里头过了两个月的快活日子,……我在外面奔走,专找些事情消遣消遣,想要避开她那鲜血模糊、怨恨不平的死眼睛的视线。……”

他又停了脚步,为着良心不安,眼眶里流下两颗大泪珠,溜在他的小而扁的鼻子上,说:

“我的朋友,你听我说,我到底不是狠心人……但是,我这一回做的事,未免太过了些!……”

约翰努力想要安慰他,一切归之于天命,归之于气运。但是戴士赉只管摇头,咬着牙说:

“不,不,……我断不肯饶恕我自己的罪……我想要自己惩戒……”

赎罪的念头,不住地在戴士赉的脑里作祟,他对无论哪一个朋友都说起。约翰刚才从办公处出来,他一手拉住他,又说这话。

高德尔及其他的朋友看见他常说他不是狠心人,常存赎罪的念头,生怕他有什么意外,劝他道:

“戴士赉,我劝你离开巴黎吧!……旅行与工作,都可以使你宽心。”

有一天晚上,也不知是他因为在未走以前,要看一看他的作业室的缘故呢,还是他打定了主意,要解脱苦恼的缘故,他竟回到他的家里去了。第二天早上,许多工人们从郊外进城来做工,在他的门前的步道上收拾得一具死尸,脑盖打成两片。像阿丽丝一样地跳窗子,一样地因失望而自杀,一样的砰訇碎骨声,一样地伤心惨目。

清晨的作业室里,来了许多美术家、模特儿、女伶,以及最近参与戴士賚家里的盛会的人们,黑压压地塞了一屋子。耳语声、脚步声,恰像大蜡烛的短火焰下面的教堂的闹声一般。人们从花叶纷纭的藤蔓下看过去,则见尸体正摆在作业室中间。身子裹着金色花纹的绸缎,一块土耳其式的头巾裹着头上的伤痕,看他直挺挺地躺着,两只白手直伸着,表示他的捐舍,表示他的解脱,而载着他的尸体的横炕,上面扁柏遮荫着,却正是当年化装跳舞之夜,约翰与樊尼初次认识,促膝谈心的地方哩。

第十章

由阿丽丝的事件看来,人们有时候可以为绝交而死!……所以现在约翰胆子小了,当他们俩吵嘴的时候,他再也不敢以一走了事恫吓她,再也不敢气愤愤地说:“幸亏快要完了。”因为他怕此言一出,樊尼便只回答说:“好!好!你去吧……我呢,我自杀,我学阿丽丝的法子……”他因为存了这心,便觉得她的眼神常是脉脉含愁,她所唱的歌都是悲哀的调子,她静默的时候却像想入非非,使他胆怕心惊,放心不下。

但是,部里的实习期满了,考派领事的随员,约翰也考过了。他的差事很好,人家要派他一个清闲的位置。所以他们俩的共同生活,只有几天或几礼拜了!……秋风瑟瑟,日子一天短似一天,一切风景也都急急地变成冬天的气象。一天早上,樊尼打开窗子,朝着第一次的浓雾嚷道:

“唉!燕子去了!……”

乡下的房子,一家一家的把百叶窗关上了。凡尔赛的路上,许多搬家的车子络绎地往来,公共马车上载着许多包裹,车子的月台上堆着许多草木。秋风吹来,树上的叶子坠地乱滚,天上的云儿也在空中乱滚。收获过后的田间,剩有高高的稻草架子。果子园的果子摘完了,绿色全无,园子显得小了。园后的茅屋的门关了,红色的晾衣平台表现出愁惨的景象。还有屋子旁边的铁路,光滑滑的沿着灰色的树林,呈出旅行的一道黑线。

让她独自愁对凄凉的景物,是何等残忍的心肠啊!他想到这里,心先软了,自料没有勇气与她告别。她呢,也正计算着这上头,专候末日来临。直到现在还是很镇静,一句话也不提起。因为这是早已料到的别离,她已经说过不阻碍他的前程,所以只好守着。有一天,约翰回来报告一个消息:

“我受了委任了……”

“唉!……委到哪里去?……”

她仔细问时,勉强装作漠不关心的神气,然而眼睛变色了,面部处处现出愁容,约翰心中不忍,连忙说道:“不,不,……还不曾……我已经把我的位置与爱都安交换了……我们至少还可以多住六个月。”

樊尼泪流满面,转为狂笑,热烈地接吻,说:“多谢!多谢!……现在我该同你过很好的生活才是!……你看,我近来所以脾气不好者,无非因你要走之故……”

她将从此改了坏脾气,渐渐地凡事忍耐些。再者,六个月以后,已经不是秋天,大家都不会记起自杀的事情了。

她果然说得出便做得出,从此不动气了,不吵嘴了。甚至于怕左赛夫在家惹起他们二人间的恶感,索性把他送到凡尔赛的膳宿学校去。他只有礼拜天得出校门,其余的日子都在学校里。他的顽梗不化的性质,纵使不因此而改变,至少可以使他学些表面的规矩,每天的晚饭,与何特玛夫妇同吃,听不见吵嘴的声音;钢琴也重新揭开,奏出心爱的曲谱。他们的生活安静得多了。然而约翰越发踌躇,越发心纷意乱,自问他的薄弱的意志不知要把他弄到什么地步,有时候竟想不做领事的随员,只在部里办办事便算了。在巴黎的小家庭的契约,不住地展期;然而他的少年的壮志消沉了,家中的人也要因此失望了。他这次放弃了他的位置,如果他父亲知道,一定非常不满意,尤其是知道他不走的原因,越发不得了!

为的是谁?……只为的一个色衰的半老徐娘,而且他已经不

爱她,上次许多她的旧情郎排列在他跟前,他毫不觉得难为情,便是不爱她的一个铁证……那么,这种共同的生活,究竟有什么魔鬼从中维持呢?

10月底的一天早上,他走进火车的时候,一个少女先在车里,抬头把眼睛瞟他一眼。他忽然想起这便是数月以来他所念念不忘的、在树林里遇见的满面春风的少女。当时树枝下的太阳的光辉照着的浅色的长衣,依旧在她身上,只加上了一件旅行的大外套。她身边几本书,一个小皮夹,一束芦苇与几朵鲜花,一看便知她是在乡间过暑假回到巴黎来的。她也似曾相识,眼眶里一泓秋水,半笑不笑地凝视着约翰正在出神。在一秒钟里,两人的心绪相同,只欠一言表达而已。

“阿尔曼先生,你母亲的病好了吗?”

约翰正在瞻仰着那少女的芳容,忽然耳边有人问了这么两句话。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同排的一个角儿上坐的布士洛医生,低头看报,黄色的脸孔躲住了,所以约翰初进来的时候不曾看见。

约翰见问,便告诉了些母亲的病况。同时觉得人家对于他,对于他的家庭,这样关心,令他非常感动;尤其是那少女问起他的双生妹妹,说她们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叔父,谢他医治她们的母亲,约翰听了,越发动心。原来她还认识他的妹妹们!……想到这里,满心欢喜。忽又听说他们回到巴黎之后,布士洛要到医科学学校去授课,此后恐怕没有再见她的机会了,想到这里,忽又愁闷起来。这一天早上,他的神经格外敏锐了。车子从田边走过,刚才他从窗外看见的悦目的美景,忽然变了惨目的气象,恰像被蚀的日光照着大地似的。

火车嘟嘟地响,到了车站了。他施了礼,大家分手,但是,在车站门口又互相遇着。布士洛一面在人丛里挤着,一面向约翰说:从下一个礼拜四起,他在王多梦广场他的家里;如果约翰喜欢的话,可以到他家喝一杯茶……那少女把臂膀夹着她叔父的臂膀走了。

约翰似乎觉得,不是布士洛请他,却是她请他,虽则一言不发,而她希望他去的意思更热烈哩。

好几次他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到布士洛家里去,后来却又决定不去——因为去了徒然惹得一场懊恼归来,何苦呢?……——但是,他已经对樊尼说过,说部里不久将有一个盛会,他非去参加不可。于是樊尼替他检点衣服,把白色的领带熨过了;到了礼拜四晚上,他忽然又没有意思要去了,但樊尼却劝着他,以为这是非去不可的;又说都是她自己不好,把他迷住了,太自私自利了。说着,很和婉地替他穿衣,把他的领结仔细打好了,又把他的头发的皱纹弄好看些。她一面替他打扮,一面吸香烟,时而把香烟放在火橱上,时而拿在手里,把指尖熏得许多香烟的气味,这气味传染到他的头发上,晚上跳舞时,同他跳舞的女人不知怎么向他装鬼脸哩。约翰看见她这般快活,这般好情好意,真个情愿在家里陪伴着她。却是樊尼催迫他说:“我要你去……非去不可。”也不顾夜色苍茫,竟把他轻轻地推出门去了。

他回家时,已经夜深了;樊尼睡着了,灯光映着那疲倦的面庞,令他想起三年以前,人家把樊尼的根底告诉了他之后,他回家看见她睡着了,那一夜的情景,与今夜的情景正同。当时他真是一个脓包!应该把链条摆脱的时候,倒反把它缚紧些,错误到了什么地步啊!……想到这里,心中作呕。房间呀,床呀,那女人呀,一样地令他难堪。他把灯拿起,悄悄地送到隔壁的房间去。他想要独自一人,静思他所遇的事……唉!什么事都没有,差不多可以说是没有!……

他爱上了人了。

我们平常用的字眼,里头藏着一根发条,忽然把字眼的内部撑开,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特别的意义。一会子,那字眼收敛起来,仍成平常的形式,照习惯上的用法,没有什么意义了。“爱情”便是这类字眼之一;爱情的发条伸张过一次的人们,自然会懂得这一个钟

头以来,约翰有的是何等美妙而带闲愁的情绪。他也不晓得自己感受到了什么情绪,只觉得妙不可言。

在那边,王多梦广场布士洛家的客厅内,他们聚谈了许久,他所感受到的只是一种舒服,觉得一种动人的情趣包裹了全身。

才出了布士洛家的门口,约翰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的愉快,忽又觉得身子疲弱,血管张开,自问道:“天呀!我怎么样了?……”归途上,他似乎觉得他所经过的巴黎变新了,变大了,灿烂辉煌,不复是平时的景象了。

唉,他原是沙弗的情郎,在巴黎所识所知,无非伤风败俗的事,所看见的只是黄色的路灯底下的污秽的水沟;而今天晚上,那少女从跳舞会归来,穿着缟素的衣裳,在星光下低唱华尔斯舞曲,终令他认识了清白的巴黎,觉得全城浴在皎皎的月光里,许多白璧无瑕般的素心正在与碧霄辉映哩!……及至他走上了火车站的阶段的时候,忽然想起此身又将回到不洁的地方去,同时又想起那少女,不知不觉地高声自语道:“我爱她……我爱她……”

“约翰,你在那里吗?……你做什么?……”

樊尼忽然从梦中惊醒,觉得他不在身边,很吃惊地问。

约翰本该走去同她接吻,哄她说:部里的盛会有什么华丽的装束,说他同谁跳过舞。但是他此时心中只有一个少女,不愿受她的审问,尤其是怕她的亲热的抚循,于是故意推托,说何特玛的图案等着画好,没工夫过房里来。

“火炉的火熄了,仔细受了凉!”

“不会,不会……”

“至少请你让房门开着,好教我看见你的灯光……”

约翰既撒了谎,索性假到底,把桌子收拾好,把图案画拿出来。然而他坐下去之后,动也不动,气也不喘,只管追念晚上的事情,叙述在一封很长的信里,预备寄给西萨尔。北风撼树,但有树枝摆动

的声音,树叶已经落尽了,再听不见落叶萧萧的声音了。火车一辆一辆的经过,远远地传来汽笛的声音。还有那鸚鵡芭绿,为月色所惊,在笼子里站不定了,东跳一跳,西跳一跳,很迟疑地发出啼声。

他在信里一切都叙述明白:先叙林中相遇,再叙车上重逢,末了又叙及布士洛的客厅,说前次他去替母亲请诊的时候,看见客厅里大家愁容相对,门边有人叽叽喳喳地说私话,使他觉得是令人纳闷的地方。不料这一天晚上的景象忽变了,他一进门便觉得有特别不同的感想;看见贯珠般的明灯高悬,心下非常愉快。布士洛先生是个铁面孔、黑眼睛、麻屑般的眉毛的人,平日待人没有和蔼可亲的样子;而这一天晚上却把恶狠狠的面容收敛了,变了个好好先生,任凭人们在他家娱乐。

忽然间,她走向我跟前来,我看不见什么东西了……叔父,她名叫苡兰,很美,很和气,头上那带金色的棕色头发,像个英国女人;还有小孩般的嘴,时时刻刻预备着笑……唉!世上许多妇女,心里不快乐,嘴里只管笑,人家只讨厌她们啰唆。苡兰的笑,却不是这一类:她的笑乃是青春的表现,幸福的显露……她是在伦敦生长的,但她的父亲是法国人;她的法国话绝对不带英国腔——有些字,她念歪了些,倒很好听。布士洛因为他哥哥家里人口太多,把她带在身边,以期减轻哥哥的负担。她的姊姊原先也住在他家里,两年前已经嫁给他的医馆里的主任,所以他要了她来替代她的姊姊。但是,她呢,医生们都同她不很合得来……她同我说笑话,说那少年医生同她的姊姊订婚时,要同时订约,将来他们俩死后的遗体,要赠给人类学会!……她乃是一个旅行的小鸟。她爱船,爱海;看见桅杆一转,便乐趣盎然。……她毫不拘束地同我谈论这些,把我当做一个熟朋友;她虽有的是巴黎女子的风度,而她的举止却很有 Miss 的韵致。我侧耳静听她说,她的声音,她的笑貌,令我心醉。我觉得我们的嗜好完全相符合,我一生的幸福的

确到了我的手里,我只消把她一手拿住,携她高飞远走就是了。我将来的事业是航海远行的冒险事业,而她却爱航海远行,岂不是天生一对配偶吗?……

“我的心肝,来睡吧!……”

他吓了一跳,停了笔,把他正在写的信,本能地藏起来说:“我再等一会儿再睡……你先睡吧,睡吧!……”

他一肚子不好气地回答,把背向后靠,静听樊尼的鼾声再发。虽然他们相隔近极了,然而……他们相隔远极了!

约翰把信拿出来,继续地写下去:

无论如何,这一次的遭遇,这一次的爱情,总算是一个解放。我的生活,你是知道的;虽则我们从前不曾谈起,你总该懂得,我的生活与昔日相同,我不能超越一步。然而,有一层你不知道,这便是:我陷入这不可避免的坏习惯的漩涡里,一天深似一天,将来的事业,几乎没有希望了。幸我今已发现了生命的发条、生命的支柱,再也不任我的弱点发作。我已发过誓,一定要快刀斩乱麻般地觅得自由,然后回家去……准备明天就要脱身……

明天……后天……还是脱身不得!谈何容易。要脱身,先要有所借口,譬如吵闹了一场之后,说声“我走了”,才可以不再回来。然而此时的樊尼却非常温和、非常快活,好像当年同居的初期一样地满面春风,真教约翰无从下手。

想要写一封信,信里说一句“完了”,并不加以说明吗?……但是,像樊尼这样厉害的人,决不甘心从此罢手,一定拼命跟着他,直跟到他的办公处或他的旅馆门前,越发不妙。倒不如当面说明,说这一次绝交是不可挽回的;也不用生气,也不用慈悲,只从容不迫地把原因说明,使她心服,才是上策。

反复筹划了许久,忽然想起阿丽丝的事情,又害怕起来。他们

的屋子的前面,石路的旁边,是一条斜下的小路直通铁道,路旁一道木栅子拦着。邻居们每逢有急事要赶火车的时候,往往从这小路沿着铁轨走向车站去。约翰悬想他宣布了绝交,吵过了嘴之后,他出了门,坐上了火车;他的情妇便从屋子里溜了出来,走到铁道的枕木上躺下,让火车碾碎了。他想到这一层,看看常春藤蒙着的两边墙壁,中间一道木栅子,觉得很放不下心,于是他久想要对樊尼说明的话又耽搁下来了。

再者,假使他有一个好朋友帮他看守着她,以免意外,岂不是好?然而他们久住乡间,好像深居寡出的地鼠,除了何特玛夫妇之外,他们再也不认识一人。何特玛夫妇为人自私自利,脂肪浸透了全身,到了冬天将近,越发忙碌得不可开交,将来樊尼失望的时候,也不能希望他们来救的。

然而绝交终是免不了的,越快越好。约翰自己打定了主意不再到布士洛家里去,毕竟忍不住,又去了两三次,渐渐地着了迷。那老布士洛非常地欢迎,那小苾兰表面上虽则很有涵养,实则已有温柔的表情与谅解的态度了。约翰对于那一方面专候佳音;对于这方面,越发想要从速了结。因为他觉得天天捏造假话,一面要与樊尼敷衍,一面要向苾兰献殷勤,连一句响亮的情话也不敢说,实在不是正当的办法。

第十一章

约翰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有一天，他到部里办事，在桌子上看见一张名片，上面写着：

西萨尔·葛桑·阿尔曼

罗奈谷灌溉事务会会长

葡萄种植保护方法研究委员会委员

罗奈省代表

.....

“有一位先生在上午来看望你，已经来过两次了。”部里的听差向约翰说时，很有几分尊敬之意，因为他看见名片上头衔很多。

原来叔父西萨尔到巴黎来了！……一个浪子，竟做起省代表，做起什么委员会的委员来！……约翰正在发呆，则见西萨尔已经到来了，头发仍旧像松子般的紫红色，眼睛仍旧现出疯狂的样子，笑时的嘴仍旧开到耳边，胡须仍旧是神圣同盟时代的胡须，但是，从前那一套棉布的短衣不穿了，却披了一件厚呢的新礼服，虽则短短的身材，已经俨然是个堂堂的会长了。

为什么他跑到巴黎来呢？依他说，有两件事情：第一，因为要买一具起重机，为灌溉葡萄田之用；第二，因为他的同事们要求他做一个他的半身雕刻像，为点缀会所之用，所以他要来巴黎请雕刻师给他塑像。他叙述到这里，装着很谦卑的样子对约翰说：

“他们已经举我做了会长……南方一带都传遍我的灌溉主义

了……哈！料不到我一个浪子，正在救活法国的葡萄树哩！……你看，世上只有疯头疯脑的人能做一两件事情！……”

但是，他到巴黎，除了上面所述的两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目的，便是因为约翰与樊尼绝交的事情。他晓得事情不是一两天可以了结的，所以特地来助他的侄儿一臂之力。

“你想，我什么都很内行……当谷伯拜师丢了他的情妇以便结婚的时候……”说到这里，暂时停止，解开他的礼服，从里头掏出一个皮夹，皮夹鼓起来像个猪脖子。只听他说：

“你先把钱拿了再说……这是地租……你……”

他看见约翰摆手不要，误会了意思，以为约翰不好意思受他的钱，因说道：“拿去吧！拿去吧！……我哥哥从前对我的好处，我今日能够报答在他的儿子身上，正是我应该自负的……再者，这原是蕙繁的主意。她很识事务，并且听说你想要结婚，不久可以脱了‘鼻钩子’，她替你欢喜！”

约翰觉得自己的情妇曾经对西萨尔做了大大的人情，而今他的嘴里竟说出这样话来，把她比做“鼻钩子”，未免有几分不合理。于是带着几分愁容回答道：

“叔父，请你把你的皮夹收起来吧！……樊尼不把金钱的问题放在心上，你是比谁都知道得的确些……”

“是的，她是一个好女人……”西萨尔说着，把眼睛眨了一眨，继续地说：

“你到底把钱收起来才好……我经不得巴黎的种种诱惑，钱在你的手里比之在我的手里好些……再者，绝交固然要用钱，决斗也不免要用钱……”

说到这里，他站起来，叫肚子饿，说刀叉在手的时候，这重大的问题较为容易讨论些。看他商量女人的事情的时候，还是昔日那种轻狂的态度哩。

他们到了布尔干路的一间饭馆里吃饭。西萨尔非常开怀，把

饭巾承住了下巴,大吃特吃;约翰却觉得肚子满了,像老鼠般地慢慢地啮。西萨尔说:“在我们二人中间,什么话都可以说……我觉得你把事情看得太悲惨了。我未尝不晓得,下手第一着很不容易,要同她说明,一定惹起许多麻烦。但是,如果你觉得向她说明是一件困难的事,那么,你可以学谷伯拜师一样,一句话不说。谷伯拜师结婚的那一天早上,他的情妇模儿那还在醉里梦里呢。到了晚上,谷伯拜师从他的新人的家里出来之后,还到咖啡音乐馆去找模儿那,把她送回她家去哩。你会说他为人不光明磊落,也不忠实。但是,他因为不高兴大闹一场,尤其是模儿那这般厉害的女人,如果同她闹,还了得!……他在这棕色女人跟前老是颤巍巍的,将近十年之久。像他这样怕她,假使不用诡计,休想能够脱身!……”西萨尔说到这里,便叙述他怎样替谷伯拜师做事:

谷伯拜师结婚的前一天,正是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节,西萨尔向模儿那提议,要同她到伊凡德河钓鱼,以便做油煎鱼过节。谷伯拜师假说到晚上才来伊凡德河同吃晚饭,第二天晚上三人同回巴黎;那时,巴黎的火箭烧过了,车尘停息了,他们回来才有趣呢!好!果然西萨尔与模儿那先走了。二人躺在伊凡德河边的草地上,水光滢滢,照耀着两旁的低岸,叶子浓密的杨柳,绿草离离的牧场,都与水光相得益彰。鱼钓过了之后,便是洗澡。模儿那与西萨尔早有友谊,今天的共同游泳,并不算是第一次了;然而今天的模儿那又特别不同,臂膀与两腿都赤裸着,浴衣窄窄,把身子箍成一个模型,着了水之后,越发把全身的凹凸处印出来了。……也许她以为谷伯拜师有意放纵她……唉,她还在快活呢!……她掉转身,眼睛凝视着西萨尔说:

“西萨尔,你听我说,不要再来吧!”

西萨尔怕把事情弄僵了,所以不敢固执,自思道:“吃过晚饭后还不迟。”

他们的晚饭吃得很快活。席设在一间客店的楼上木栏杆前,

两旁有两面国旗,因为今天是8月15,所以店主人悬旗庆祝圣母升天。天气很热,稻草的气味传来,觉得很香。鼓声呀,爆竹声呀,街上音乐队所奏的音乐呀,断断续续地传到耳朵里。

“好一个谷伯拜师,要明天才来,你说扫兴不扫兴?”模儿那说时,眼睛为酒气所熏,醉迷迷地望着西萨尔,又把两臂伸了一伸,腰挺了一挺,再说:“今天晚上我倒很想要消遣消遣呢!”

“我呢,何尝不是?”

他趁势走到她身边,倚在太阳晒热了的栏杆上,轻手轻脚地、得寸进尺地、悄悄地伸着两臂把她的腰一搂,叫道:“模儿那,模儿那……”这一次,模儿那不生气了,却哈哈大笑,笑得那么厉害,笑得那么尽情,连西萨尔也不免跟着大笑一场。到了晚上,他们跳过了舞,抽了杏仁饼,回到客店里来,西萨尔一样地去调戏她,她一样地以哈哈大笑为拒绝的方法。他们的卧房是相连的,夜里她隔着薄薄的板壁唱道:“你太小了,你太小了……”唱了许多得罪他的话,凡是他所不及谷伯拜师的地方都唱出来。弄得他咬牙切齿,恨不得回骂她两句,叫她做“寡妇模儿那”;但是,时候太早,只好忍耐着。到了第二天,一顿丰盛的中饭摆好了,他们正在就席,模儿那等谷伯拜师,等得不耐烦。后来看见她的男人始终不到,越发担心起来;西萨尔把表掏出来一看,心里暗喜,于是很严肃正气地说道:

“午时了,事情妥当了……”

“什么事情?”

“他结了婚了。”

“谁?”

“谷伯拜师。”

噼噼啪啪! 西萨尔脸上一顿耳光!

“唉! 我的侄儿,多么凶的耳光啊! ……风流事儿我也经过不少,妇人赏的耳光我也受过,却不曾像那么凶! ……她马上就要回巴黎去,但是,四点钟前没有火车……当是时,那负心汉——谷伯

拜师——已经携带他的新娘子在巴黎上了火车，到意大利去了。于是她非常着恼，拳打爪抓，把我来泄她的怒气。——恰好我把我们二人都关在房里，我只好由她打由她抓。——后来她又迁怒于碗碟刀叉，乱抓乱摔。结果是神经错乱了，像个疯妇。我叫了五个人进来抬她到床上去，弹压住她；我呢，皮破血流，活像从荆棘丛中冲出来的一般，还跑到外面，去请医生来医治她……做这类的事情，犹如决斗，非有一个医生在身边不可……你想想看，那一天我不曾吃饭，竟在太阳底下走了许多路！……当我把医生请了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走近客店的时候，忽然听得人声嘈杂，看见窗子底下黑压压地围着许多人……唉！天呀！她自杀了吗？或者，她杀了人了吗？模儿那这女人，杀人比自杀更可能些……我赶紧上前去看，唉，你猜猜看，我所看见的是什么情形？原来阳台上挂着许多彩灯，模儿那站在那里非但不愁闷了，倒还十分风光，把一面国旗卷在身上，朝着民众高唱《马赛女人》，借此庆祝圣诞，窗子底下的民众正在同声喝彩哩。

“我的侄儿，你看，谷伯拜师与模儿那的交情是这样结束了的。我说所有一切都在一次内可以做完；十年的情网，一时不易冲破，总不免要顾虑周到些。总之，最厉害的反动却是我替他受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一样地替你担当患难。”

“唉！叔父，她不是那一类的女人啊！”

“干下去吧！”西萨尔说时，拆开一包雪茄，放到耳边摇几摇，听一听是不是干了的，再说：“丢她的人，你并不是第一个……”

“这话倒是真的……”

约翰平日听说他的情妇有许多旧人的时候，心里非常难受；这一次他听西萨尔说“丢她的人，你并不是第一个”的时候，却毫不在意。他觉得已经脱了情网了，心中暗喜西萨尔这一段滑稽的历史，实在令他放心了些；但他所不赞成者乃是数月以来的诳语。他已经迁延太久了，还终于不能决定主意哩。

“那么,你想怎样办呢?”

约翰正因犹豫未决的时候,西萨尔捋了捋胡须,勉强装作微笑,学一个会长的架子。然后毫不着意地问:

“他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远吗?”

“谁呀?”

“我问的是那艺术家,刚才我同你谈起塑肖像,你说该找高德尔……趁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该去问一问价钱……”

高德尔虽很著名,却是很要钱,他初次成功的作业室在阿沙路,而今他还住在那路。西萨尔一路询问高德尔的艺术的价值,说他的同事们要求第一流的作品,价钱贵些倒还愿意。

“唉!叔父,不要操心,如果高德尔愿意担任的话,是再好没有的了……”约翰顺便把这雕刻家的头衔数给他听,说高德尔是国家学会的会员,得了勋级会的奖章,外国也赐给他许多头衔。西萨尔听了,张大了眼睛说:

“你同他是朋友,是不是?”

“是的,很要好的朋友。”

“在巴黎,谁不是好朋友!……唉,在巴黎真好,可以认识好些名流!”

约翰到底还有几分羞耻的心理,不肯直白地说高德尔是他的情妇的一个旧情郎,而且他所以认识他,也全靠她介绍。约翰虽不说,西萨尔似乎已经猜中了。只听他说道:

“我们家里的沙弗肖像便是他塑的,是不是?……那么,他应该认识你的情妇,也许他能够助你与她绝交。国家学会与勋级会的头衔往往令女人注意。”

约翰默然不答,说不定他已在想利用她的第一情郎。

“我不曾向你说起,沙弗的铜像已经不在你父亲的房里了……都是我不好,我向蕙繁说过,说这是樊尼的肖像,她知道了之后,便不肯把它放在你父亲房里了……你想,领事先生的古怪脾气,要把

他的东西移动一下子也很困难；何况这一次毫不讲理由，硬把沙弗的肖像搬走了，真亏蕙繁有本领！……唉！女人真厉害！……不知她怎样哄领事先生，竟把田耶尔先生的铜像陈列在火橱上替代了沙弗，把沙弗丢在风室里，周身灰尘，与一堆陈旧的器具为伍。在移动的时候，竟碰破了颈后一处，手上的古琴也碰脱了。这大概是蕙繁怀恨所致，将来恐怕会有祸事哩。”

他们到了阿沙路了。这是许多美术家聚居的地方，在外面看来，很寒碜，不像名流的住宅，一间一间的作业室的门户都编有号码，两边是长方天井，尽头处是一所县立学校，建筑得并不出色，里面传出来一阵一阵的读书声。西萨尔看见了这种情形，越发怀疑高德尔的艺术，以为这么平凡的住宅里恐怕没有什么大人物。但他一进了高德尔家的门，便知道他是名不虚传的了。

高德尔一听约翰提起塑像的一回事，即刻嚷道：“也不要十万法郎，也不要百万法郎……”他说时，原先躺在沙发椅渐渐把他那粗大的身躯抬起来，朝向他那零乱的作业室说：“一个半身像吗？……好！是的……但是请你们两位看看那边，许多石膏都打碎了在那里。……这是我的肖像，预备放在沙龙里陈列的，已给我一槌打得粉碎了……你看，我现在对于雕刻的兴致如何，可想而知了。虽则我很愿意替先生……”

西萨尔听见高德尔提起他，顺势自己介绍道：

“西萨尔·葛桑·阿尔曼，罗奈谷灌溉事务会会长……葡萄……”

他想把所有的头衔都说了出来，可惜太多了，高德尔听得不耐烦，打断了他的话头，回头向约翰问道：

“葛桑，你眼眈眈地望着我……你觉得我变老了吗？”

真的，在黄昏的时候，高德尔真显得老了。淫佚过度的老汉，颧骨露了，脸皱了，头上像狮子的鬣毛般的头发已变了破毡一样难看。他的腮已经很软很凹，原来金黄色的胡子，他现在也懒得弄髻

懒得染黄……那小模特儿姑息娜已经走了，还装饰头面有什么用处呢？……“是的，好朋友，你听我说，我的姑息娜很顽皮，很野蛮，但她只二十岁？”

听他说话的神气，很愤怒，却又带嘲笑的样子。只见他在作业室里大踏步地走来走去，偶然碰着一张凳子，他一脚把它踢翻。忽然间，在沙发椅上的一面铜框子的镜台前面停了脚步，照着他的脸孔，把嘴一歪说道：“我老了？我貌丑了？脸上一根一根的绳子，像牛喉下的皱皮一般了！……”说着，自己捏着颈背说，“到了明年，我又觉得今年这副脸孔不可复得了，真是不堪设想啊！”说时，果然像个老大伤悲的美男子，声音变凄怆了，却带几分滑稽。

西萨尔听了高德尔的话，惊讶不已。料不到一个名流，竟也老实不客气把他的不高尚的爱情也向人宣露。由此看来，到处都有疯头疯脑的人，甚至于国家学会也免不了。他想起自己的弱点，正与这位名流意气相投，因此把他崇拜名流的心，灰冷了一半。

“樊尼近来好吗？……你们还是住在沙威尔吗？……”高德尔忽然镇静了，走到约翰身旁坐下，手拍着他的肩头，很亲热地问。

“呀！可怜的樊尼！我们同居的时间快完了。”约翰答。

“你要走了吗？”

“是的，不久就要走了……我要结婚，须先……我不得不同她分手……”

高德尔很残酷地笑了一笑，说：

“好！好！我很喜欢……我的孩子，这一班浪妇害得我们好苦，你替我们报仇吧。抛弃了她们吧，另找别人吧。随她们哭去，害人的浪妇们！哪怕你怎么毒对待她们，还赶不上她们对待别人更毒哩。”

西萨尔听见高德尔也这样说，于是越发得意，接着说道：

“约翰，你看，高德尔先生不像你把事情看得太悲惨……高德尔先生，你猜我这不曾见过世面的侄儿是什么意思？……原来他

所以不敢走者,无非怕她自杀。”

约翰很坦白地承认,自从阿丽丝一死,他胆子便小了,常常顾虑到她自杀。

“但是,这不可以相提并论”,高德尔连忙地说,“阿丽丝原是个多愁的女子,软弱得了不得……乃是一个玩偶,缺少了它的……她死,只为的是生活的厌倦;戴士赉却误以为她为他而死……至于说到沙弗,自杀吗?笑话!……她太高兴讲恋爱了,我料她老当益壮,还要坚持到底哩……她好像戏台上的旦角,天天只演的是爱情的戏剧,直至牙齿没有了,眉毛没有了,只要能够登台,演的还是恋爱的戏剧……你看我便知道了,我会不会自杀?……我虽则无限伤心,但我自己料定这个走了之后,我免不了再找一个,我终久少不了女人……你的情妇,当你走了之后,她一定像我一样做,我像她从前一样做……只一层,她年纪不轻了,比较地难些。”

西萨尔越发得了胜利,向约翰说:“你放心了吧?啊?”

约翰默然不答;心中实则给他们说服了,已经打定了主意,再也不怀疑。当他们正要走的时候,高德尔又把他们叫转来,在布满了尘埃的桌子上拿起一张相片,用袖子的里子拭干净了,递给他们看,说:“看吧,这就是姑息娜……这浪妇,美不美?……跪在……看吧,这两条腿,这一条颈,什么地方不是很美的?”约翰看见老气横秋的高德尔,声音与眼都带着热烈的情绪,钉耙般的老手颤巍巍地拿着那小模特儿姑息娜的相片,觉得笑靥微凹、容颜绝代的佳人,落在老头子之手,可叹之至。

第十二章

“原来是你！……你来得真早啊！……”

樊尼从园子里来，衣服满兜着许多坠地的苹果，看见他的情郎今天似乎很难为情，又像打定了什么主意的样子，放心不下，所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了阶台。

“有什么事呀？”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只因为天气很好，冬日可爱……我想趁此残冬的佳日与你同到树林里兜一个圈子，你愿意不愿意？”

樊尼听了，不觉欢呼了一声，活像马路上的小孩喜欢的时候的呼声一般。——每逢她喜欢的时候，忘了形骸，便不知不觉地这样欢呼了：

“呀！好运气！……”

他们有一个多月不曾出游了，11月的冷风雨把他们困在屋里……可见人们住在乡间也不常常觉得有趣……樊尼听说今天要出游，先在家里吩咐女仆做菜，预备何特玛夫妇到来吃晚饭。约翰先到门外等她，站在巡警路上，呆看着自己的小房子，深秋的暖日晒热了屋顶，屋旁的石路满布着绿苔。眼巴巴地看这屋子就要与他分离，新愁旧恨都涌上心头，真真叫他难受。

客厅的窗子大开，笼中黄鸟的清脆悦耳的歌声与樊尼吩咐女仆做菜的声音，透出屋子外面：“六点半钟就要吃饭，千万不要忘记……先吃火鸡……唉！我还要给你拿衣服去洗……”这一天，樊

尼的声音特别响亮,特别清楚,还有厨房里碗碟的响亮与黄鸟朝着太阳的歌声伴着,越发热闹。约翰晓得他们还只有两个钟头的共同生活,却看见樊尼如此兴高采烈在预备盛筵,令他心如刀割了。

他很想再进去,什么都尽情告诉她,却又怕她痛哭大闹,闹得邻居们听见了,全村都来看热闹,更加不妙。他晓得她的脾气,假使惹她动了气,她便一切不顾了,所以他忍耐着,仍旧决意把她送到树林里去。

“好,我来了……”

樊尼这么说了说一句,很轻狂地夹着他的臂膀,教他轻轻地说话,悄悄地走路,以免走到何特玛家的门前的时候被他们听见;因为他们若听见了,一定要求同去,岂不杀风景吗?直至走过了石路,越过了铁道,向左转入树林,樊尼方才放心,晓得他们不会闻声赶来了。

这一天的天气很晴和,太阳当空,下映着一层银色的薄雾,缭绕着树林,树上的黄叶还未落尽,高高地露出许多鸟巢与许多寄生植物。啄木鸟啄树的声音活像锉刀锉物,与樵夫伐木的声音遥遥相应。

他们慢慢地走,秋雨淋湿了的路上的新泥印出二人的脚迹。樊尼因为走得太快了,觉得很热,眼发烧了,腮红了,停了脚步,把她的头巾除下来。这巾乃是洛沙的赠品,樊尼出门时拿来护头的,算是很贵很不经用的东西,也就是过去的风光的遗痕了。至于她的长衫却是黑丝制的,很朴实,很旧,他看见她穿了三年了,现在她的手臂擦着那衫已经簌簌地响。他们经过一个小泥水窝的时候,她把长衫撩起,在他的前面走,他看见她的鞋跟已经动摇了。

人们看见她穷苦,她自己却很快活。她也不嗟叹,也不懊恼。她只要有了他,便什么都觉得舒服了;每天抱着手轻倚着他,便是她的幸福。约翰看见她因今天有太阳,又得同游树林,便变了少女般的快乐的心怀;他自问:为什么她已经经过了許多痛苦的生活,

哭也哭够了,泪也流的不少了,还是这样快活?她的面上虽则露出艰苦备尝的样子,但只要有小小的乐事到来,她便心花大放。她专会忘记,专会谅解,所以不至于为旧事而伤心,常是无忧无虑,真令约翰诧异了。

“这是一个香菇,你听我说,这是一个香菇。”

她走进了林下,直钻入落叶堆里,再出来的时候,头发被荆棘钩乱了,衣服也被钩破了,只见了把一个香菇采在手里,表示她会辨别香菇与毒菌,说:“你看,这是香菇,香菇才有网哩……”说罢,现出很得意的样子。

约翰有事在心,也不听见她说什么,只自问道:“是时候了?……该不该?……”到底他还没有勇气,一则因她笑容满面,二则因地方不很适宜;于是他把她引去远些,又远些,活像一个谋财害命的凶手,要拣地方下手似的。

他正要打定主意的时候,拐过一个路角,恰好遇着一个人打搅他们。原来这是一个地方巡警,名叫何士哥纳,他们平时也遇见过几次。这巡警真可怜,国家特许他住在林中池塘边的一间小屋,他有两个孩子,先后死去了。最后他的妻子也死了,都害的是危险的寒热病。当他的第一个孩子死了的时候,医生说他的住宅不合卫生,因为太近池塘,污水的浊气会使人染病。他虽则是个巡警,到底没有法子搬家,再住两三年,眼巴巴望着全家人都死绝了,只剩下一个小女孩。幸亏他搬到树林的出口处一间屋子里住去,才把这小女孩救活了。

何士哥纳生成固执的相貌,眼神清明,现出有勇气的样子。巡警帽子下面露出他的斜下的额,一看便知道他很忠心于他的巡哨的事情。左肩荷着一枝枪,右肩搭着他那小女孩的头,原来那女孩正在睡觉,在他手里抱着。

“她的身子好吧?”樊尼问着,朝着那四岁的女孩微笑。那被寒热病缠瘦了的女孩醒了,张开一双大眼睛。只听那巡警答道:

“不好……我徒然把她抱着，处处不离身……她已经不吃东西了，无论什么到她嘴里都没有口味。我相信她已经在池边染了病，现在虽则换了地方，换了空气，到底太迟了。夫人，你看，她轻得很，我疑心是一片树叶落在我的肩上哩……再过几天，她难免又像她的母亲哥哥们到坟墓里去了，唉！天呀！……”

“天呀”二字说的很低，他反抗万恶社会的呼声不过如此而已。

“她身子颤动，像是怕冷。”樊尼说。

“不，夫人，这是寒热病。”

“等一等，我给她取暖……”她说着，把臂膊上搭着的头巾取下来，包在那女孩的头上，说：“她实在是怕冷，你就让这头巾裹着她吧……将来这一幅头巾便算是她结婚时的首帕了。”

那巡警痛苦地笑了一笑，摇撼着那女孩的小手。原来那女孩又正在打瞌睡，那首帕里露出黄瘦的脸孔，恰像一个死人，那巡警摇撼着她，叫她向樊尼说了一声“谢谢”，自己又“天呀”的长叹一声，脚踏着地下的残枝，簌簌簌簌地去了。

樊尼此刻不快活了，紧紧地拥抱着约翰——女人们的习惯，凡遇快乐或愁苦，往往是很温柔地偎傍着她们所爱的男人。——约翰自思：“她是何等好心肠的女人啊！……”但是，他的主意非但不变，倒反坚决了些，因为他走到了斜上的小路，正是昔日遇着苡兰的地点，想起当时那少女的微笑，真令他一见神驰，等不到后来深深地认识她的慧心，已经心醉了。他心里想着，以为最后的期限到了……今天又是礼拜四……“好！应该干下去！”看见前面有一片圆形的广陌，他便决意以此为终点。

原来这广陌是林中的隙地，因为树木被斫伐了，所以一望辽阔，地上许多树木横放着，周围堆着许多刨花，还有许多树皮，许多柴把，许多炭窑。放眼向低一点望去，则见一口池塘，升上许多白色的浊气，池边一所没人居住的屋子，屋顶坍倒了，窗子破了，朝外开着，这正是从前何士哥纳的住宅——一处验疫所。再远一点，却

是维利西的一带森林,在赭色的小山上……约翰忽然停了脚步,说:

“我们休息一会子好不好?”

于是他们坐在一件木料之上——这是一株橡树,树枝被斧斫伤了。他们坐的地方颇温暖,淡淡的日光与堇花的香气都足以增加游兴。

“天气真好啊!……”她说着,懒懒地倚着他的肩,在他的颈后找一个接吻的地方。他将身往后略退,握着她的手。她忽然看见他的颜色与语气都变了,吓得急问道:

“什么?有什么事呀?”

“我的可怜的爱人,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报告你……从前我说过的那个代替我的位置的爱都安……”他说话时,一句一句地很难说得出口,声音重浊,连他自己也诧异起来;然而他既然预先捏造了一段事实,不得不说到底……于是说爱都安到任之后,忽然病了,部里命他即日去接任……他觉得这么捏造的话容易说出口些,不像吐露真情那么残忍。樊尼侧耳静听,自始至终,不曾打断他的话头。脸色变黄了,眼睛定了,挣脱了手,不让他握着,然后问他说:

“你什么时候走呢?”

“今天晚上,夜里……”约翰说着,叹了一口气又说:“我打算回家耽搁廿四小时,便到马赛搭船了……”

“够了,不必再撒谎了”,她嚷着,暴躁得站起来,“不必再撒谎了,你不知道!……实际上乃是你结婚……你家里的人久已想法子播弄你了……他们都怕我缠住你,不让你到东方去染受黄热病与窒扶斯症……毕竟他们可以心满意足了……我相信那位小姐一定很合你的脾胃……唉,我想起每逢礼拜四都给你仔细地打领结!……我傻不傻,唉?”

她很痛苦地笑了一笑,笑得嘴也歪了,露出嘴里左边的一枚断齿。她的牙齿本来像云母壳一般白,他平日不曾看见她有断齿,这

大约是最近才断了的。此刻的约翰对着凶恶的脸、凹陷的腮、断折的齿，真令他心里十分难受。

“你听我说”，他一面说，一面仍握着她的手，勉强把她按下，靠自己坐着，“好吧，你既然知道了，我便直说，我要结婚了……你分明晓得我父亲坐定要我结婚，但是，既然我不得不走，结婚不结婚，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她仍旧挣脱了身，不肯消了怒气，说：

“因为这件事，你才把我带出来，在树林里辛辛苦苦地兜了一个大圈子……你以为：‘如果她大哭大嚷，人家也不会听见’……不，你看吧，嚷一声，流一点眼泪，便不算好汉。先说像你这样的男子，我早已讨厌了……你尽管走好了，我断不至于请你回来……好，你便携带你的妻子逃到小岛上去吧……那小贱人，想是干净的了……只不要像猢猻般丑，又不要怀了孕，未入门先成了大肚婆子……替你挑选妻子的人没眼睛，你自己也甘心受骗。”

她再也不讲涵养，尽情地辱骂，骂到末了，只能叽里咕噜地反复念着几个字“脓包……撒谎鬼……脓包……”分明向约翰挑战，只不曾摩拳擦掌而已。

此刻又轮到约翰侧耳静听，一言不发，也不阻她发言。他宁愿看见这样的沙弗：很下贱，很无礼，才是车夫勒格朗的女儿的本色。这么一来，他与她分离之后还可以少几分留恋……然而，也许她还懂得这道理吧？忽然间，她停嘴不骂了，将身倒在她的情郎的膝上，头与上身向前靠，呜呜咽咽地哭，哭得全身震动，断断续续地说：“原谅我吧，饶了我的不是吧……我爱你，我有的只是你……我爱呀，我的命根呀，不要这样做吧！……你去了，我不知变成怎样了！”

约翰毕竟为情所动了……唉，他最怕的还是这种柔情……此刻她的眼泪引出了他的眼泪，他昂着头以免盈眶的泪珠双流，努力要欢慰她，说了许多很笨的话，只执定一个理由，说：“既然我不得

不走……”

她站起身,把她的希望尽情泄露出来,说:

“唉!你还是不走吧!等一等,让我再爱你几时……你相信你能够再遇着一个女人像我这样爱你吗?……你年纪这样轻,怕没有日子结婚吗?……我呢,我不久就完了……我不久便无能为力了,于是我们很自然地撒开手,岂不是好?”

他想要站起来,鼓起勇气,想要说无论她怎样做作都没有用处。然而她攀住了他,也不顾山坳的泥水,竟跪行着把他按下仍旧坐着。把她的嘴唇吻他的脸,眼睛贴他的腮,手掌抚他的额,指头掠他的发、摸他的嘴,种种小儿般的抚循,无非希望他们的爱情死灰复燃。又低声地细说他们同居的乐趣,追叙从前的礼拜天的下午,他们两体交融,睡起无力的妙处。说这都还不算什么,她还晓得许多接吻法,与许多令人陶醉的妙事,如果他肯不走,她还要发明许多新法与他享乐哩……

他叽叽喳喳地说了许多秘诀,活像街头巷尾的妇人拉着男人们说的话一样。说时,泪如泉涌,像个临终的病人,自己挣扎了一会,如梦如痴地嚷道:“唉,这事不成才好……说吧,说你要离开我的话不是真的吧……”说着,呜呜咽咽地哭,时而长叹,时而叫救命,好像看见他手拿着刀要杀她似的。

刽子手并不比被杀的犯人更勇。约翰觉得她的愤怒并不比她的抚爱更可怕。他对于这失望的妇人,取不抵抗主义;怨声充满了森林,自有那黯淡的斜阳照耀着的疫气熏蒸的死水把它埋没了……他未免伤心,却伤心不到这地步。然而,幸亏有新的爱情在他的眼前滢漾着,否则也免不了举起双手说“我不走了,不要哭,我不走了”哩。

他们二人没有什么好说了,相持了许多时间……快下山的太阳,只在天边露出一道赤痕,池水变了青石般的颜色,像是要把它的秽气弥漫了全林,直冲到对面的小山为止。黄昏到了,他再也

看不见别的东西，只见她那黄色的脸庞朝着他，张着嘴，不断地发出怨声。一会儿，天黑了，哭嚷的声音也停了。此刻但有流泪的声音，像一阵大雨，许久不曾止息。不时听见一个“唉”，这“唉”的声音很深长，很微弱，好像她跟前来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她赶走了又再出现似的。

又一会儿，什么都听不见了。完了，猛虎已经死了……一阵北风吹来，把树枝摇动，还带来了远远的钟声。

“喂，来吧，不要停留在这里了。”

约翰说时，把她轻轻扶起，觉得手里好像扶着一件很软的东西，她好像一个柔顺的小女孩，不住地长吁，任凭约翰扶她走了。似乎她这次很着惊，料不到有一个这样的硬汉，倒使她把男人看重。她在他身边走，有时却踏着他的足迹走，但是胆怯了，不敢把手臂夹着约翰的手臂。他们靠着黄土的反光，认定小路走去，步步蹒跚，垂头丧气。假使有人看见，会说他们是一对农家夫妇，在田野间工作疲倦了，正在林中取道归家哩。

到了树林边，则见何士哥纳家的门开着，放出一道微弱的灯光，照见两个胖人的影子。只听有人问道：“葛桑，是你们吗？”原来是何特玛先生的声音。他同那巡警都迎上前来。他们因见约翰与樊尼许久不归，放心不下；又听见树林里有哭嚷的声音，越发怀疑了。何士哥纳正想要荷起枪来，走到林中打听动静，忽然看见他们俩回来了，便说：

“晚安，先生，夫人……这小女儿得了夫人的首帕，喜欢得了不得……睡觉也不肯让它离身。”

对于这女孩的慈爱，乃是约翰与樊尼的最后的一致行动，他们的手，最后一次连合在那将死的小身体的周围。

“再会，再会，何士哥纳老伯伯。”

他们三人与何士哥纳告别了，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去。何特玛自从听见树林里的嗥声之后，至今还放心不下，说：“这声音忽升忽

降,恰像一条牛或一只猪被人屠杀似的……为什么你们都不曾听见一些声息呢?”

约翰、樊尼都默然不答。

到了巡警路的转角,约翰踌躇不前。樊尼低声地哀求说:

“且先在家吃晚饭吧……你的火车已经过了……你坐九点钟的车好了。”

约翰跟着他们进了门。他现在还怕什么?闹了半天也闹够了,不会再闹第二次。乐得多给她几分钟的小安慰。

饭厅里生了火了,上了灯了,他们进门的声音已经提醒了他们的女仆,桌子上的肴饌摆好了。

“毕竟你们来了……”何特玛夫人这么嚷了一声。原来她早已就席,饭巾遮住了胸膛。她刚把汤锅的盖揭开,陡然看见樊尼的脸色,惊得停止了舀汤,叫道:“天啊!我的亲爱的女友!……”

脸色苍白,看去老了十岁,眼皮肿了,眼眶红了,衣服满沾着污泥,直至头发里已给泥水溅透了,像一个给巡警追赶的偷儿,身上没有一样东西是齐整的——这就是樊尼。她呼了几口气,在灯光下半闭着红肿的眼睛。这小屋子的暖气与桌子上的盛饌都令她追想当初的好日子,泪珠重新滚下腮来,说:

“他要离开我了……他要结婚了……”

何特玛先生、何特玛夫人与摆饭的女仆,六只眼睛紧紧望着约翰。何特玛先生似乎有几分生气,说:“毕竟饭总是要吃的。”于是他们开始喝汤,樊尼却过隔壁的房间洗脸。洗脸的水声与调羹舀汤的声音相应。一会儿,她到席间来了,脸上搽了脂粉,身上穿了白色的羊毛的梳妆衣。何特玛夫妇愁眉不展地窥探着她,料她还要哭嚷;谁知竟出他们意料之外,她一句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只管吃菜,像一个船上遭难的人。她把火鸡呀、马铃薯呀、白菜呀、面包呀……不分好歹,都拿来填满那哭饿了肚子、愁空了的肠胃。她吃,她只管大吃特吃……

大家起初很勉强地谈话,后来渐渐地自由了。何特玛夫妇的话,无非说的是平常的事情,无非是物质上的问题。不是说放果子酱在扁面饼上该怎样放才方便些,便是说马鬣做的枕头比鸟毛做的方便于睡觉。直到喝咖啡的时候,大家都平平顺顺地过去。只见那胖夫妇肘据着桌子,正在把一块嘉拉咪糖放进咖啡里,细尝它的滋味哩。

这一对胖夫妇四目对视,现出很安静、很信任的样子。他们断没有分离的念头。约翰一则因看见他们这样,二则因看见饭厅里处处都是令人留恋的东西,心里不知是甘是苦,是疲倦是舒服。樊尼时时刻刻察看他的态度,轻轻地把她的椅子移近他,腿夹着他的腿,臂夹着他的臂,只听他陡然说道:

“樊尼,你听我说……九点钟快到了……快!……从此告别了……我不久还写信给你。”

他站起来了,出门了,越过大路了,暗中摸索火车站的铁栅的门,樊尼忽然两只臂膀把他拦腰一抱,叫道:

“至少总该同我接吻再走不迟……”

他给她这一搂抱,觉得身在她的梳妆衣里,这梳妆衣不曾扣上纽子,简直是裸着上身。他鼻里闻着一阵浓香,身上感觉到女人的肌肤的热气,唇边接受着热烈的、离别的接吻,真令他有几分心软了。樊尼知道他心软,低声说:“再住一夜吧,只一夜,不要多了……”

铁道上的红灯一亮,火车来了!……

车站的路灯照耀着落叶的疏林,约翰把身子一挣扎,两脚一纵,早跑到车站里。他怎么会有这力量?连他自己也诧异。当他气喘喘地走进了车室坐下之后,从车窗外窥见他们的小屋子的窗子透出灯光,又见铁栅边有一个白色的影子,只听得“再会呀,再会呀”的一阵呼声。刚才他走过铁道的时候,看见他的情妇呆呆地站着,像是打定了死的主意似的,令他暗地里担心,及至她连声叫“再

会”，才给了他一个定心丸。

约翰把头向外看，则见他们所住的小屋子渐小渐远，窗外的灯光只变了半明半灭的星光。忽然间，他觉得一种愉快，一种非常的舒畅。在黑夜里看见麦桐一带森林，直到赛纳河边。又见万家灯火，何等美丽的夜景啊！苡兰先在那边等候了，他夜里赶火车，怀着爱情的热望，去看那少女，找少年的生活，享纯洁的幸福……

巴黎！……他到了城里，叫住了一辆马车，预备到王多梦广场去。但是他在路灯底下忽然看见衣服鞋袜满沾着污泥，那污泥又厚又重，使他回忆当初又污秽又重滞的生活，叹了一口气，说：“唉！不，今天晚上不要去吧……”于是他叫车夫把他送到查各陌路的一间旅馆。这旅馆是他住惯了的，西萨尔也就住在他的房间的隔壁。

第十三章

第二天,西萨尔担任一件重大的事情,便是到沙威尔去搬约翰的书籍衣服,借此表示约翰一去不返。约翰在旅馆里等候他许久,不见回来,心里免不了种种的猜想,想得好苦。然后一辆马车到了查各陌路口,这车像柩车般重,车上载着许多小箱子——有绳子系着;还有一只大箱子,他一看便认得是他的。他的叔父也回来了,很神秘,又很伤心。

“我去了许久,为的是想要把一切的东西一次搬完,以免第二次再去……”西萨尔说着,又指着两个苦力搬进房间来摆放好了的小箱子说,“这里头是你的内衣,你的衣服鞋袜;那里头是你的执照,你的书籍……什么都齐了,只欠你的信札。她求我把信札留下,让她不时重读,算是你的纪念品……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危险……她原是一个心肠很好的女人。”

西萨尔说完,深深地呼了几口气,坐在箱子上,把他那饭巾般大的手帕揩他额上的汗。约翰极想知道他去的时候她是什么样的态度,却不敢问他一个底细;西萨尔呢,也不敢告诉他的侄儿,恐怕惹起他的愁怀。他们各自缄默,许多话不曾说出口来,只好谈些闲话。说此刻天气忽变严寒,巴黎的郊外绝少行人,许多工厂的烟囱、铁厂的汽筒,都现出悲惨的景象。一会儿约翰忽然问道:

“叔父,她没有什么东西交给你转交给我吗?”

“不……你放心吧……她不会同你捣乱的,她很拿得定主意,

很知自重……”

不知何故,约翰只听了这几句话,便猜想到她在责备他的严厉。

“这件苦痛事也只于那件苦痛事”,西萨尔说,“我宁愿受模儿那的指爪,不愿受樊尼的眼泪。”

“依你说,她哭得很厉害了?”

“呀,我的侄儿……她哭得那么尽情,我在旁边也陪了不少的眼泪,至于没有力量去……”他说着,打了一个喷嚏,像一个山羊般地把头摇了几摇,说:“总之,你也不要后悔了。这并不是你的过错,你不能把你一辈子的生活断送给她……事情办得很妥当了,你留下银钱给她,她又有许多家具……现在你正好在爱河里游一游了……好好地把你的婚事快些办妥吧……事情太重大了,我担当不起……一定要领事先生办理……我只闲着等候喝喜酒……”说到这里,忽现愁容,把额贴着玻璃窗,看那黯淡的天空,低得几乎与屋顶相齐。

“世界也变凄凉了……我们从前的时候,别离没有这般悲惨。”

西萨尔把他的起重机运回家去了,剩下约翰一人在巴黎。他少了一个饶舌的、快活的女人在身边,须得在巴黎再住一个很长的礼拜,这种过不惯的鳏夫生活,真令他心中彷徨无主了。凡人在这种情形之下,纵使不为爱情而懊恼,也不能不生孤单之感。因为共同的生活过惯了之后,便觉得独居是难堪的事情。食同桌,寝同床,二人中间有了无形的绳索系着,平时还不觉得,一到了痛苦的时候,那两相关联之处便显然了。人与人的影响,很是灵异的现象,两人在同样的生活里过了若干时候,他们的习惯与性情便不知不觉地互相仿效了。

五年的沙弗还不能使他感化到这地步,但他戴了五年的重枷,身上多少总有些伤痕。因此,有许多次,他从部里出来之后,他的脚步自然而然地要向沙威尔走去。而且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在

他身边的枕上还要找那一头蓬松的黑发,想在那上头作清晨的第一次接吻哩。

尤其是夜里,他觉得一夜便是一年。这旅馆恰是他们初次结合的地方,令他回首前尘,宛如有一个静默的情妇在他跟前。又想起那小小的名片,上面写着“樊尼·勒格朗”,摆在火橱下,香气数日不散。越想越困倦,越困倦越睡不着,只在房里踱来踱去,耳听着小戏院的歌声,眼看着窗前的月色,算是过了一夜了。直至那老布士洛允许他每礼拜可以有三天晚上傍近他的未婚妻的权利,然后他夜里才睡得安稳些。

毕竟他们两家都合得来。苡兰爱他,她的叔父也十分情愿;预定4月初旬,功课完了之后,便是婚期了。现在还有三个冬月可以常常见面,交换意见,传达情感,把他与她当初第一次遇见时的心心相印的情形,引申成为无数的佳话。

订婚之夜,约翰回到旅馆之后,毫无意思想要睡觉,却想要把房间收拾齐整些。——这是人们自然的本能,生活总跟着心理为转移。他把桌子移好,书籍摆好——原来他的书籍还堆在一个小箱子里,不曾解脱书带子;这些箱子原是西萨尔匆匆忙忙地收拾的,以致许多法律书里头夹着些短衫与手帕。他检点到他那本常常翻阅的法律字典,忽然从书里溜下一封没有封套的信,却是他的情妇的手笔。

原来樊尼写好信后,本想交给西萨尔,却又怕他一时假慈悲,未必肯转交给约翰,所以特地夹在书里,等待约翰亲手检点出来,这种办法,还可望这信到他的手里。他起初决定不展开信笺,及至偶然看见第一页的几句话却非常和婉,非常合理,除了笔迹微颤、字的行列微斜之外,找不到她动气的痕迹,便忍不住再看下去。原来她说她只求他一种恩典,也不要怎样,只不时去看望她便够了。他们再见面的时候,她一句旧话也不提,也不责备他什么,早知迟早免不了别离,便说他结婚也不足怪。只要他去看望她!……

你想想看,这是一声疾雷,出人意料之外……我觉得好像家里死了人,或受了火灾,心中彷徨无主,不知如何是好……我流泪,我等候,我眼巴巴地望着你平日所坐的地方。我到了这新的境地,除非是你自己来,才能使我的生活安稳……这是一种恩德,来看望我吧,不要让我太寂寞了……我还怕我自己呢!……

信里字字行行,自非自嗟自叹与哀求的语句,处处写着“来吧,来吧”。他忽然觉得身在林中隙地,在沉沉暮气之中,脚边跪着樊尼,昂头望着他,宛如娇柔无力的一个泪人儿,张着嘴只管哭。这一夜是订婚之夜,而他从苾兰处带来的陶醉的心情已消灭无余,只有这未断的情丝缠绕的他一夜不曾合眼。他未尝不想把那纯洁的少女的花般貌、雪般心,去抵抗那色衰的半老徐娘;争奈一合眼便看见樊尼的幻影,真令他无可奈何了。

这信写好已经一礼拜了;由此看来,可怜的樊尼已经等候了一礼拜,希望他来一封信或亲自去看一看她,鼓励她乐天安命。但是,为什么这一个礼拜以来,她再不写信了呢?也许她病了……还有他从前所顾虑的事情,说不定她也干得出来……他想何特玛先生一定可以报告他一些消息,他晓得他每天要到炮兵部里去的,便到炮兵部的门口等候他。

教堂里报十点钟了,只见那胖子从炮兵部前面的小通衢拐弯,撩起了颈巾,含着一支烟斗。又用两手捧着那烟斗,想要暖一暖他的手指。约翰远远地看见他走来,想起前情,十分感动,何特玛却不很着意地说道:“你来了!……我不晓得这礼拜内我们咒骂过你没有!……我们到乡下去,为的是过安静的生活……”

何特玛先生站在炮兵部的门口,先把他的烟吸完,然后告诉他,说上一个礼拜天他们夫妇曾邀请樊尼与左赛夫——左赛夫礼拜天可以出校——到他们家里吃晚饭,希望把她的坏念头打破。果然,那一天大家吃得很快活,将散席的时候,樊尼还给他们唱了

几段歌曲。到了十点钟左右,大家散场,何特玛夫妇正预备很舒服地睡它一觉,忽然有人敲窗板,只听得左赛夫的声音嚷道:

“快来快来,妈妈要服毒了……”

何特玛先生连忙跑过去,幸亏还来得及,把她手里一瓶鸦片药酒抢了。两人混战一场,何特玛先生两臂揽紧她的身,不让她动,她没法子,只好把头撞他的胸,用篦子抓他的脸。当混战的时候,瓶子碰破了,到处溅射,两人的衣服都沾了毒药,樊尼却因此不曾自杀。何特玛叙述到这里,又说:“你想想看,天天这样闹,花样真多,而我们却是爱安静的……好,完了,我已经退了房子,下月一定搬家……”他说着,把烟斗放进烟袋里,很恬静地向约翰说了一声再会,竟向院子里的廊柱间走进去了。剩下约翰一人,把刚才听了的话想了又想,心中十分难受,不知如何是好。

他的脑海里现出樊尼房里服毒的情形:左赛夫怎样呼救,胖子怎样与她蛮打,都像在他眼前。他还觉得溢出瓶子的鸦片药酒的气味把他催整着呢。他整天地想着,越想越怕,下月何特玛夫妇搬走了,只剩她一人,越发危险。她再要服毒的时候,还有谁去抢她的药瓶子呢?

然忽一封信来了,倒使他稍为放心些。樊尼感谢他,说他的心毕竟不十分狠,虽则丢了她,还关心她的情况。“人家已经告诉你了,是不是?……我曾经想要自杀,因我觉得孤零零的太凄凉……我试过一次不成功,固然是人家阻止我,也许我自己的手也震颤……因为我怕痛,又怕服毒死了的容貌很丑……唉!那小阿丽丝,为什么她有这勇气呢?……我自杀不成,起初很惭愧,后来却快乐,因为我想我还可以写信给你,远远地爱你,也许还可以看见你。我还希望你来看我一次,像人们凭着慈悲的心肠,到丧家看一个可怜的朋友。唉,不要说爱情了,只望你大发慈悲吧。”

自此之后,每隔两三天,沙威尔一定有信来。这些信或长或短,无非是她的痛苦的日记,约翰再没有勇气把信退回。而且他果

然有了不含爱情成分的慈悲心,信多了一封,慈悲心便增加了一分热度。这并不为的是他的情妇,却为的是一个为他而受痛苦的人。

有一天,何特玛夫妇搬家了。这是她的过去的幸福的两个见证人,有他们在沙威尔的时候,她还可以有许多好纪念。现在他们走了,引起她的纪念的东西便只有这几件家具,几面墙壁,还有便是女仆与左赛夫。左赛夫只管淘气,完全不懂事,像笼中黄鸟一般。那小鸟羽毛纷乱,感受冬天的寒气,蜷局在笼中之一角,也是她的一种纪念物。然而,何特玛夫妇走了,到底寂寞多了。

又有一天,淡淡的日光照射着玻璃窗,她一醒来便很觉快活,相信约翰今天一定会来!……为什么?……却不为什么,不过偶然来了这么一个念头……她起床来,便把房子收拾齐整,穿起礼拜天的衣服,把头发梳成他所爱看的形式,专候他来。直到晚上,直到太阳落山的最后一晷,她还在饭厅的窗前计算火车的数目,静听巡警路上有没有他的脚步的声音……唉!可以说是疯了!

樊尼把这些可怜的情况都写给他看,有时候却只写一行字:“天下雨,黑得很……我孤零零的只哭你……”有时候连一个字都没有,只把霜露沾染着的、园中最后一枝花放在信封里寄来。这在雪下摘的一枝花可以告诉他说现在是冬天,说她很凄凉孤寂,比写下来的千言万语还强哩。他的脑海里活现出一个樊尼在园中的小路的尽头,花畦的旁边的空地上散步,裙子湿到腰间,走去走来,像个失群的雁。

虽则已经绝交,因为怜悯心生,竟使他过的还是樊尼的生活。醒里想她,梦里想她,脑海里时时刻刻有她的影像。然而他的记忆力不知为什么这样弱,虽则他们俩分别了只有五六个礼拜,虽则他们屋子里的事事物物都历历如在目前——黄鸟芭绿的笼子对面是一个在乡间的赛会里赢得的木鸕,梳妆室前面是一棵榷树,只要刮起一阵微风,便把它的树枝打着玻璃窗子——但是他对于樊尼本人却是十分模糊,记不清楚了。觉得她好像在浓雾当中,只露出

一张歪嘴、一枚断齿、一副可怕的笑容，其余都看不见了。

可怜的樊尼，他同她并头睡了这么久，现在她老了，将来不知变到什么样子？他留给她的钱完了的时候，她不知要堕落到几层地狱？他忽然忆起当年在安斯特丹路的一间英国酒店里遇着的那一个颓唐的女人，只吃一碟熏鱼，连一杯啤酒也喝着。他受了樊尼数年的热烈而温柔的抚爱与调护，现在竟让她变成那一个酒店里的女人吗？想到这里，心中非常难受……然而，叫他怎么样呢？不知是前世的什么冤孽，竟使他遇着她，与她过了许久的共同生活。但是，谁人曾经判决，说他务必牺牲了自己的幸福，永远收留着这妇人？为什么别人可以丢了她，而他却不可以？这是哪一条法律的规定呢？

他虽则自己禁止去看望她，却忍不住还与她通信。他的信虽则冷冷地说些敷衍的话，但他劝她诸事要小心，要宽怀，令她一看便知道他不曾忘情了。他劝她把左赛夫从膳宿学校里叫回家里来住，她好料理他，借此开开心。但她不肯听他的话，她的勇气没有了，她的痛苦一天深似一天，叫这孩子时时刻刻在她跟前，徒然增加她的烦恼，又有什么好处？单说礼拜天他从学校归来，已经令她心中难受。他从这椅子跳到那椅子，从饭厅里走到园子里。自从人家哭着告诉他，说他的爸爸走了，不回来了，他觉得全家布满了衰颓的气象，不敢再问“爸爸约翰”的消息。只不时叹气，说：

“所有我的爸爸都走完了，倒霉，倒霉！”

这被弃的孩子的一句话，从一封信里坠下约翰的心窝，觉得很重很重。不久以后，他觉得她住在沙威尔终久不是个结局，劝她回到巴黎来，好教她多看见几个人。樊尼对于绝交的事情很有经验，对于男人的心理很熟悉，听了约翰的劝告，觉得不外是一种自私心，想要永远地免了她的拖累。这种以爱情为逆旅的惯技，樊尼见过不止一遭，岂有不看破的道理？于是她很老实地答复他说：

你晓得从前我对你说过的话……无论如何，我永远只是

你的女人,你的可爱的女人,你的无二心的女人。我们这所小屋子是我们曾经同居的地方,便拿什么高堂大厦来替换,我也不肯离开此地。……我到巴黎去干甚么呢?过去的事情,我不愿意再干……你想想看,你把我们抛弃……你自己以为了不起,是不是?来吧,来吧……没良心……来一次好了,只一次,不要再多……

约翰始终不曾去;但是,有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他独自一天在房里工作,只听门外剥剥的轻轻敲了两下。他吓了一跳,想起当年她到查各陌路敲门,也是一样的敲法。原来她到了楼下的时候,怕有人盘问她,所以她不问约翰在不在家,便一口气跑到楼上来。约翰走近门边,脚紧紧地盯着地毯。只听得她隔着门缝悄悄地问:

“约翰,你在家吗?……”

唉,这是很谦卑的声音!这是碎了的声音!

一会儿,又低声叫了一声“约翰……”

半晌,只听得一声长叹,一封信沙沙的一声从门底溜进来,还隐约地听见一声远吻。

于是又听她下楼梯,一级一级的慢慢走,像是还希望约翰叫她转来。约翰让她自己去了,只把那信拾起,拆开来看。原来因为何士哥纳的小女孩在巴黎的儿童病院死了,樊尼伴着何士哥纳及沙威尔的几个村民进城,忍不住要来看一看他;并且预先写好一封信,预备看不到人的时候,好把这封信留下。“……你信不信我的话?……假使我搬到巴黎来住,岂不是天天在你的楼梯爬上爬下吗?……再会,我的心肝,我要回家去了……”

他一面看信,一面流泪,想起当年阿尔克德路的一幕相同的悲剧:当年她的情郎被她抛弃了之后,重来敲门,把一封信从门底溜进来,只博得她的没良心的一笑;而今却轮到她来敲约翰的门了。由此看来,他之爱苡兰,还不及樊尼之爱他哩!也许因为男人们的生活的样法较繁,事务较多,不像妇人们除了爱情之外便什么都忘

记,什么都不关心;所以男人们爱上一个女子还不能专心于她,而妇人们爱上一个男子便以爱情为专务,如胶似漆,至死不放松了。

约翰因慈悲而痛苦,惟有看见了苾兰的时候,才可以勉强开怀。在她的碧绿眼睛的和蔼的视线之下,胸中的块垒才融化了。他觉得十分困乏,恨不得把他的头偎着她的肩,也不说话,也不动,安安稳稳地休息一些时候才好。

“你怎么样呀?”苾兰问他说,“你不快乐吗?”

他自然说十分快乐;但是,为什么要这许多眼泪与愁容来造成他的快乐呢?有时候,他很想把她当做一个聪明而好心的女友,将他的一切心事告诉了她,也不计她那一颗全新的心灵,经不起这种暴风雨般的心腹话……唉,假使他能够把她带走了,岂不是好?他觉得如果她跟他走了之后,他的痛苦便从此告终;但那老布士洛除了规定的时间之外,不肯施一小时的恩典,说:“我老了,又多病……我的孩子走了,我便一辈子看不见她了,且留她娱乐我的余年吧……”

看布士洛心肠很硬的样子,倒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心病是不可医治的症候,他自己体察,知道一天重似一天,而他与人谈起的时候,却现出视死如归的神气。他仍旧上气不接下气地去讲他的功课,仍旧诊治许多比他的病还轻的病人。他这旷达的胸里只有一个弱点,便是羡慕贵族,羡慕头衔——真不愧是杜兰省的人氏。因此,他一听见了阿尔曼家的老头衔,记起了阿尔曼家的小城楼,约翰要他的侄女儿做妻子便容易得多了。

将来结婚决定在阿尔曼家,以免累及可怜的老母跑到巴黎来。他那老母深爱她未来的媳妇,每一礼拜寄给苾兰一封多情的信。她虽不能写信,便口授给蕙蓁或她的女儿替她写。约翰很高兴与苾兰谈起他家的人,觉得王多梦广场便是他家,他的热烈的情感都用在苾兰的身上了。

只一层,他在她跟前,自觉太老了,太丑了;童心稚气的她所喜

欢玩的玩意儿,他已经不喜欢玩了。她悬想共同生活的乐趣,而他却早尝此味。凡此种种,都令他自惭形秽。

他预备买些家具及布匹带到领事馆去,因此他先拟一张货单。一天晚上,他写到单子中间忽然停笔不写,因他想起安斯特丹路那一次购置家具,同一个妇人过了五年的假夫妇的生活,而今又为新人而购置家具,心里未免难受。

第十四章

“是的，我的好朋友，昨天夜里那蜥蜴竟在洛沙的手里死去了……刚才我把它送给人家制标本。”

说话的是音乐家菩提，在巴克路的一间铺子里出来，现出安闲无事的样子；遇着约翰，便叫住了他谈话，告诉他，说那可怜的卑尔陀给巴黎的寒气冷死了，虽则洛沙用棉絮替它做被窝，又用火酒烧着灯芯在它的窠底下烘着，好像人家保护未足月的婴儿一般——种种小心，都没有用处，它仍旧周身发抖。前天晚上，他们都环绕着它，看见它最后一次发抖，头尾都摇了一摇，便死去了。他们给它洒了圣水在它那多粒的皮肤上，丕拉举眼向天嚷道：“上帝饶恕它啊！”菩提叙述到这里，又说：

“我看见她们如此，不觉失笑，但是，到底免不了有几分伤心。因为洛沙不住地流泪，但我没法安慰她，尤其令我心中难受……幸亏有樊尼在她身边……”

“樊尼吗？……”

“是的，我们许久不曾看见她了……她今天早上来，恰巧遇着这一场惨剧，她这好心的女人便住下来安慰她的女朋友。”他说着，也不管约翰听了他的话得到什么感触，继续地说道：“你们完了吗？不在一块儿了吗？……你还记得我们在安港湖里的谈话吗？……你倒会利用人家给你的教训……”他在赞成的话里头表示羡慕约翰的意思。

约翰蹙着额,想着樊尼仍旧回到洛沙家里去,真令他十分不舒服;忽然又骂自己没道理,以为此刻他对于她的生活已经没有过问的权利与责任了。

他们走到了波纳路——巴黎古时贵族所居的旧路,菩提在一所屋子的门前停了脚步。这是菩提的家——在社会上认为他的家,实则他只常住在维利耶路或安港,不时回到家里来装个幌子,好教人家不说他的妻儿被抛弃了,如此而已。

约翰一面跟他走,一面预备同他说再会,不料他把他的粗硬的手拉着约翰的手说:

“有一件事请你帮忙……请你跟我上楼来吧。今天我本该在我的妻子家里吃晚饭,但我想到洛沙正在悲哀的时候,我不能让她孤零零的没人安慰她……你跟我上楼,好教我再出门时有所借口,以免与我的妻子讨麻烦。”

约翰上了楼,仔细看那音乐家的作业室。则见第二层楼的村民式的房子里的景象,虽则很美,却冷清清的,一看便知道主人久已不工作了。房中的家具什物十分整齐,像是不曾被人动用似的。桌子上没有一本书,没有一页纸,只剩下一个古铜的墨水池,里头没有墨水,亮晶晶的,像摆在铺面发售的一般。一具古式的钢琴,令人想见他昔日的成绩,而此刻钢琴上头竟没有一本乐谱。没有火的火橱上一个半身的白石塑像,塑的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妇人,容貌温和,给斜阳照成淡黄的颜色,越显得火橱更冷。她的眼光好像注视着墙上的金冠与大绶、徽章与纪念证,好像菩提自身不在家,故意留下这些光荣的宝物来抵偿他妻子的损失似的。他的妻子便保存着这些东西,当做幸福的坟墓的点缀品。

他们刚进了门,作业室的门已经开了,菩提夫人出来道:

“古斯达夫,是你吗?”

那妇人起初以为只有菩提一人,后来看见一副不曾相识的脸孔,便显出不放心的神气,停止说话了。约翰看见她很大方,很标

致,一看便知道她很聪明,比她的半身塑像还来得矜炼些;但只她的温和的容貌变了狂躁而坚决的样子。社会上对于这妇人的品性的批评很不一致:有些人说她在名都大市结了婚,人所共知,竟让她的丈夫公然地欺负她,只一味忍耐着,实在不对;有些人说她乐天安命,这种不怨天不尤人的品性,真可佩服。但是大家都公认她是一个安本分的人,生平只爱静养身体,虽则守活寡,一则有了俊俏的孩儿,二则有了名人的妻子的头衔,也就足以抵偿了。

菩提把约翰介绍给他的妻子,胡乱捏造些事干,以免在家吃晚饭。约翰仔细看那妇人的脸色,只见她闻言之后,吓了一跳,眼神固定,看不见东西,耳朵也听不见人家说话,好像痛苦难堪,无心视听似的。约翰因此可以见得她外貌虽则是随世俗浮沉,而她的内心,却活埋着无限的苦恼。她明知菩提撒谎,却甘心承受,只委婉地说道:

“只怕莱孟要哭了,因为我向他说过:等一会儿我们在他的床前吃晚饭。”

“他怎么样了?”菩提有心无意地问,其实只想走开。

“好些了……只还是咳嗽……你不过来看一看他吗?”

菩提假意在房里四面张望了一会子,口里喃喃地说:“此刻不行……我很忙……俱乐部里六点钟的约会……”实则他无非想要避免独自一人伴着她。

“那么,再会吧。”那妇人这么说了一句,脸色复原了,态度变为恬静,恰像石子坠水,起初是水波微起,后来石子到了水底,水波也就平静。于是她告了别,回房里去了。

“我们走吧!……”菩提说。

菩提好容易骗脱身,马上扯了约翰就走。约翰看见他先走下楼,身上那英国式的紧而长的外套把他的身体箍得直挺挺的,想见他这情场的妖魔,宁愿很热烈地把他的情妇的蜥蜴送给人家制标本,却不愿进房里看一看他的病孩儿。

菩提似乎猜中了约翰的心思,因说:

“我的好朋友,你听我说,一切都是强迫我结婚的人的罪过。他们累得我与那妇人都好苦!……要我做人家的丈夫,做人家的父亲,真是冤枉……我是洛沙的情郎,现在是,将来也是,除非我们里头有一个咽了气,否则永不分离……虽则是一种不良的习惯,但是已经上了瘾的人,却只觉得舒服,肯挣脱身吗?……便来说你们吧,你相信如果樊尼愿意……”

他叫了一辆马车,一面上车,一面说:

“说到樊尼,你知道她的消息吗?……福拉孟得了特赦,从马沙斯出来了……这是戴士赉替他请赦的……可怜的戴士赉,死了还做好事哩!”

约翰听了,动也不动,很热狂地想要跑到那路灯黯淡的路上去追赶那风驰电掣般的车轮。他觉得自己这样感动,倒也奇怪。但他总忍不住低声地连连自语道:“福拉孟遇赦了,……从马沙斯出来了……”于是悟起数日以来樊尼不曾与他通信的缘故,原来她有了安慰她的人抚爱她,便不嗟天怨地了。那造假钞票的贼子遇赦之后,第一个念头便是想去看望樊尼,还有什么疑义呢?

于是他回忆当年福拉孟在狱中写给樊尼的情书。当时她随声附和地与约翰讥评她的许多情郎,偏袒护着福拉孟,可见她对于他的爱的程度了。说也奇怪,此刻她有了福拉孟,约翰正该自庆有了替身,可以放心,不怕她再来纠缠,而且有人照顾她,也教他的良心过得去;不料他的心中竟来了一种无名的苦恼,几乎一夜不曾合眼,只觉得暴躁起来。为什么呢?他固然不爱她了;只一层,他想着自己的书信还落在她的手里,也许她读给福拉孟听。再者,她受了那贼子的坏影响,安知她不会拿着这些书信做把柄,同他捣乱呢?

也不知真的是为着这种忧虑呢,还是夹杂有他种的忧虑,总之,他平日绝对不肯再到沙威尔去,而今却为着书信的缘故,不能

不决定去走一遭了。这种艰难而机密的事件，非自己出马不可……2月的一天早上，他搭了十点钟的火车。心神安定，杂念不生，只怕到了沙威尔的时候，屋子的门关了，那妇人跟着那贼子逃走了。

火车将停了。他看见那屋子的百叶窗开着，窗内挂起布帘子，他才相信她一定在家。他记起他的感触，他看见后面的灯光，自笑他的印象的脆弱。自思此刻此地的约翰已经不是从前那一个男人，可知停一会他所看见的樊尼也不是从前那一个女人了。然而自从他们分离以来只不过两个月，沿着铁道的树林还不曾发新叶子，绝交那一天的衰颓的景象犹存，甚至当时的哭嚷的声音，似乎还可以隐约地听见哩。

在这一个车站只有他一人下车。冷雾侵肌，路上的积雪变硬了。他沿着滑溜溜的小路走去，不曾遇着一人，直到巡警路的拐弯的地方，才遇着一个男人、一个小孩，后面跟着一个火车站的杂差，推着一乘小车，车上载着几个大箱子。

那小孩颈上围着一块大围巾，鸟打帽子罩到耳朵，走到约翰的身边，张开嘴想要打招呼，毕竟一声不响地走过了。约翰自语道：“这不是左赛夫吗？……”想到这孩子这般无情，又诧异，又叹息。他一转身，又正与拉着左赛夫的手的那男人四目相视。则见那男人的相貌很聪明，很细致，只在狱中把脸弄黄了。身上的一套新衣，大约是昨天出狱后才买的。金黄色的胡须在下巴丛生着，还没有工夫整理它……好！原来这就是福拉孟！而左赛夫就是他的儿子……

约翰此时恍然大悟，一切都看透彻了。起初是那小匣子里的一封信，说他有一个孩子在外省，拜托他的情妇替他照料；后来那孩子神出鬼没般地突然到来，何特玛先生听说他们收留这孩子，便说了许多不愿过问的话，樊尼又与何特玛夫人丢眼色。原来他们三人都知道秘密，故意骗着约翰抚养那贼子的孩儿。唉！

好一个上当的君子！他们不知怎样笑他傻了！……这种可耻的往事惹起他厌恶的心肠，恨不得即刻高飞远走；然而还有些事情不曾明白，他又想进去问个底细：那男人与小孩都走了，为什么她不走？……再者，他的书信也不能不要；他的东西，一点儿也不该留在这污秽而倒霉的地方。

“夫人？……先生来了！……”

“哪一位先生？……”卧房里天真烂漫地问。

“是我……”

只听得一声欢呼，一声狂跳，然后说：“等一等，我就起来……来了，来了……”

午时过了，还在床上！约翰猜得中是什么原因：知道她往往是第二天娇柔无力，懒得起床！他没奈何，只好在饭厅里等她。耳听上行的火车的汽笛声，还有邻居的小园子里一个山羊咩咩的叫声；眼看桌子上零乱的刀叉，想起当初每天早上赶火车时，先在饭厅里匆匆地用早点——大小旧事，都上心头。

樊尼进来了，欣然张臂向约翰便扑，忽见他冷冷的不理她，她只好停了脚步。他们踌躇诧异了一秒钟，像是自从他们的恩情断绝之后，二人中间隔着一条断桥，大家远远地对岸相望，而他们自己的心中也就起了万里的波澜。

“日安……”樊尼轻轻地说了一声，身子还是不动。

她觉得他容貌变了，脸黄了。他呢，觉得她年纪轻了许多，只胖了一点儿，却没有他的意想中那么高，又见她的脸色与眼睛都有特别的光彩，林中的草地的凉气呈露在她的温和的容貌里。由此看来，她竟往往在林中枯叶堆积的崎岖路上徘徊，他想到这里，起了怜悯的念头，心中十分难受。

“毕竟住在乡下的人起来的晚……”他带着讥讽的神气说。

樊尼道了歉，假说因为头痛。她也像他一样用些非人称的语法，也不晓得叫“你”，也不晓得叫“您”。后来看见约翰眼睛紧紧望

着桌上的刀叉,像是要知道谁在饭厅里用过早点,于是她说:“这是左赛夫……他临走的时候在这里用早点……”

“他走了吗?……哪里去?”

他勉强装作毫不着意的样子,欲言又止,许多话不肯说出来,然而他的眼睛发火,已显出他的心事了。只听樊尼说道:

“他的父亲又回到巴黎来了……特地到这里讨回他的儿子……”

“从马沙斯回来,是不是?”

她吓了一跳,但也不想要撒谎。

“好,我就直说了吧……我许诺过的事,不得不做……我三番两次想把一切尽情告诉你,但是我不敢,我怕你把那可怜的孩子赶走了……”说到这里,很胆怯地加上一句:“因为当时你非常妒忌……”

他听了,很轻藐地笑了一笑。妒忌吗?同这贼子争高低吗?……真是笑话!……他觉得脾气发了,什么都不说,气愤愤地只说明了来意。说他这一来只为的是他的书信……又说她为什么不把书信交给西萨尔带回,以免两人再见面时大家都受痛苦。

“真的”,她说时,仍旧和颜悦色,“但我现在还你也是一样,你的书信都在房里……”

他跟她进了房里,则见床上被褥紊乱,草草地盖着两只枕头,香烟的气味杂着女人的脂粉气味都到他的鼻孔里。桌子上摆着一只螺钿小匣子,此时他们有同样的心思:“匣子里的信并不多,不很重。”她一面说,一面开匣子……“我们再不要冒险放火烧了……”

他不说话,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看见那被人占据过的床,踌躇地不敢走近。只见樊尼在床前把书信作最后一次的浏览。头俯着,白色的、结实的颈窝儿披着一头绞起的头发,羊毛的、宽松的衣服裹着厚重而柔软的身体……

“有了!……所有一切都在这里。”

约翰拿到那些书信，一手塞在衣袋里，现在他的忧虑又变了，问道：

“那么，他带他的儿子走了？……哪里去？……”

“回到摩汪他的故乡去，不敢出头，将来他把他的雕刻品寄到巴黎来发售，还只用一个假名字。”

“那么，你呢，你打算还住在这里吗？……”

她的眼睛躲开了约翰的视线，吞吞吐吐地说如果她还住在这里，未免太凄凉……所以她想……她也许不久就离开此地……做一个小小的旅行。

“大约是到摩汪旅行去，是不是？……去成家立业，是不是？……”他越说，他的醋意越重，“你何不赶快干脆地说你要去跟随那贼子，去组织你们的小家庭！……你希望能实现这事情。许久许久了……好，回到你的狗窠去吧……贼子与浪妇，才是天生的配偶；我枉做好心人，想把你从污泥里提拔出来。”

她低眉闭嘴，只让他骂。他越讥诮她，越凌辱她，她越得意，越自负。只她的口角上颤动不已。此刻约翰夸奖自己的幸福，说他现在得了纯一的爱情，少年的爱情。唉，清白的女人，像一只很软的枕头，令人睡得很舒服……忽然间，他把声音放低了，像很羞愧地说：

“你的福拉孟，我刚才在路上遇见他，他在这里过夜吗？”

“是的，天气晚了，又下雪……我在沙发椅上给他临时铺了一张床。”

“胡说，他分明是在床上睡的……只消看这床，看你的样子，便知道了。”

“那么，怎样？”她说着，把脸逼近约翰的脸，眨起灰色的眼睛，表示她的放荡不羁的故态……“我晓得你会再来吗？……我既然失了你，还有什么顾忌？你想，我何等凄凉，何等寂寞，没有生人的乐趣……”

“别的还可恕，偏是这个犯人……你同一个正经的男人共同生

活过后,还觉得这桩事儿好吗,啊?……大概你们已经互相温存够了……唉!贱人!……看打……”

她非但不避他的打,倒反把脸迎上来,口里嘘嘘地嚷的是痛苦,是快乐,是得意;将身向约翰一扑,两臂紧紧地揽住他说:“我的心肝……我的心肝……你还爱我……”于是他们俩滚到床上去了。

傍晚的时候,一乘特别快车的隆隆的震响把他唤醒了,吓了一跳。他张开了眼睛,觉得独自一人躺在这一张大床上,许久许久还怀疑这是不是他自己。他觉得好像走过很远的路,四肢百体都酸软了,周身骨骼像堆叠着的一堆乱柴,并没有筋肉粘连着似的。这一天的下午,下了许多雪;在静寂无人的环境里,只听见雪融了,沿着墙壁直流到玻璃窗下,屋顶也有滴沥的声音,火榻的炭火里也不时有雪点飞溅。

他在什么地方?他干什么?……借着小园子里的反照,卧房显得格外白。樊尼的大肖像呈现在他的眼前,他想起了自己堕落,却毫不诧异。自从他进了卧房,看见了这一张床,即刻觉得重新着了魔;那褥子恰似万丈深渊,却有魔鬼正在里面向他招手。他自语道:

“如果我坠下去,便一辈子爬不起来。”他毕竟坠下去了;他一面自骂脓包,一面却觉得周身松快。他自知不能再出这污秽的深潭,说也可怜,竟像一个受了伤的人,血流尽了,伤口也不再痛,很舒服地躺在藁床上等死;痛也痛够了,挣扎也挣扎够了,周身血管开着,在软而臭的、微温的稻草里蜷局着,倒觉得妙不可言。

此时他所该做的事,很可怕,却又很简单。今天的事,已经对苡兰不住,还能够回去找她,组织家庭,像菩提一样地耽误人家吗?……他虽则堕落很深,却还不曾到菩提的地步……他打算写一封信给布士洛。布士洛是一个生理学家,是研究意志病态的一个人,约翰便要把自己的意志病态告诉他。从自己与樊尼第一

次遇见的时候叙述起,直到他自以为得救,自以为幸福的时候,忽然樊尼仗着过去的魔力再拿住了他。就过去的事情而论,爱情并不占什么位置,只因松懈的习惯与上了瘾的性癖已经透入骨髓,竟至无药可医……

房门开了。樊尼悄悄地在房里走动,生怕惊醒了他。约翰把眼开了一线,看见樊尼很强壮,很活泼,似乎年纪轻了许多,她的脚被园里的雪浸湿了,正放在火炉边取暖,不时把头转向着他,像早上吵嘴时一样微笑。她回到床边取了一盒马利兰香烟,抽出一支吸着,正要走时,约翰却拉住她,不让她走。

“那么,你不睡吗?”她问。

“不……你坐在这儿……大家谈话。”

她在床沿坐下,看见约翰严辞正色的样子,倒有几分诧异。

“樊尼,我们就要起程了。”

她起初以为他说笑话,试她的口气。后来听见他详细说出原由,才知道是真的。原来部里还有一个缺,是阿里加的差事,他预备请求这一个位置。这只是半个月的事情,时间刚刚够收拾行李……

“那么,你的婚姻呢?”

“别再提起一个字……我做了的事再也没法补救了……我分明晓得事情从此完了,我再也不能离开你。”

“可怜的孩儿!”她说时,又伤心,又温和,又带几分鄙薄的神气。一会儿,叹了几口气,又问:

“远不远,你所说的地方?”

“阿里加吗?……很远很远,在秘鲁国……”又低声说,“福拉孟不会跑得到那边找你的……”

樊尼一面吞云吐雾地吸烟,一面很神秘地深思。约翰握着她的手,轻轻地抚摩着她赤裸裸的臂膀。外面雨声滴沥把他催眠着,于是他合着眼睛,在雨声中入梦了。

第十五章

船期将近,许多人预备出国,神经兴奋的约翰到马赛已经两天,专候樊尼到来,一同搭船到秘鲁去。一切预备好了,定了二个头等舱位,说是阿里加的副领事与他的堂妹一同旅行。约翰在旅馆房间里褪去红色的地砖上踱来踱去,这是双料的等待!一则等他的情妇,二则等船,他的焦急的心怀可想而知了。

他不得不在房里兜圈子,因为他不敢出门。他像一个罪犯或逃兵,不敢在马路上自由行走,生怕这五方杂处的马赛的街上随时随地可以遇见他的父亲或那老布士洛。假使他们遇见了他,一定会一手抓住他,拉他回去,秘鲁便去不成了。

他困守在房里,连吃饭也不敢到饭厅里,只在房里自己吃。勉强看书,却是视而不见。于是躺到床上去,看见墙上有几张苍蝇叮着的新闻纸,题目是“彼路思船遭难”与“船长古克逝世”,他两眼矇眬地随便看着消遣,其余的时间便是在阳台上,这阳台上面盖着一块布幕,千缝百补,像渔舟的布帆一般,约翰肘倚着栏杆,含愁如醉。

他所住的旅馆名叫阿那沙士旅馆,是当他与樊尼约会的时候,偶然在《商店题名录》里查到了这名字,便决定了的。实则这是一间小小的旧客栈,非但不辉煌,而且不很干净;只有一层好处:对面便是码头,可以看见许多海景,而且便于旅行。这旅馆的窗下便是

一处卖鸟的场所。露天堆积着许多鸟笼，鸚鵡呀，八哥呀，岛上的许多种类的小鸟都叽叽喳喳地不住地唱歌。每逢太阳初升的时候，一阵噪声，恰像在一个森林里；太阳渐高，噪声渐减，但有码头的工作的声音，与嘉特圣母院的钟声相应。

在此地，各国的言语都可以听见。舟子的呼声、挑夫的嚷声、卖虾蟹的人的叫卖声、修船所的锤声、起重机的轧轹声、水冲岸声、海边的钟声、船上的机器声、唧水筒的有韵的水声、船底的辟水声、汽笛声……一切的声音都从邻近的海岸的跳跃板得到了反响。一张大船正在放洋，宛如一条长鲸，向空中嘘气。

至于这码头的气味亦可以表示别的码头更热，更当太阳，又可以表示异国的气味。檀香呀，苏木呀，柠檬呀，橙子呀，松子仁呀，落花生呀，种种气味夹杂着从外国带来的尘埃，在咸水的蒸汽与船中厨房的烟火气里升腾。

到了晚上，闹声渐静了，浊气渐消了。约翰在黑暗里不怕人家认得他，于是把窗前的布幕掀起，静望那黑暗而沉静的码头，则见桅帆的影子印地成错综的纹路。此时万籁俱寂，但闻渔舟一桨，拨浪微响；又远远地听见一阵狗吠。灯塔闪烁地放出光芒，射破长空的浓黑。小岛呀，山寨呀，岩石呀，依着灯光明灭，时隐时现。天涯的众生都靠着这一道光芒指点去路。约翰看见此景，越发惹起了航海的兴趣，似乎海上的旅客正在向他招手，风浪的激响，汽笛的长啸，似乎正在叫他去哩。

约翰还要等待二十四个钟头，因为樊尼非礼拜天不能到。他徒然早到了三天，倒不如把这三天的时间住在家里，他的亲爱的父母恐怕要数年后才得再会，也许永远不复见面了，何不把这有余的时间与家里的人盘桓一下呢？原来他回到阿尔曼家的当天晚上，他父亲知道他解除了婚约，而且猜中了原因，便与他大闹一场，闹得非常厉害，所以他不能不早离家了。

由此看来,我们心里最热烈的感情,却不是用在同血脉的人的身上。譬如这一次约翰的事,同血脉的二人伤了感情,却为的是伴着一个情妇出洋,甘心冒印度洋的飓风的危险——哪怕是老航海家,回忆起来还害怕,叫大家不要谈起,而约翰竟勇往直前,可见感情的作用很大了。

约翰虽则永不再说起,然而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阿尔曼家的假山上的一幕悲剧,他在阿尔曼家过了很快乐的童年。而今竟在假山之上,松柏蓊葱的静景之前,听到严父的责骂。他的脑海里永远现出这高大的老人,皱缩的颊,怀恨的眼与嘴,都不会失去了印象。当时老父所说,无非断绝恩情的话,把他驱逐出了家门以免污辱了家声:“滚吧,跟你那淫妇走吧,我们的约翰已经死了!……”那一对双生的妹妹放声大哭,跪在阶沿上替哥哥求情;蕙蘩脸色惨白,也不看他,也不同他说再会;楼上还有病狂的老母,把和蔼而多愁的脸孔贴着玻璃窗,目送着他,问道为什么吵闹半天,为什么她的约翰临走也不同她接吻。

约翰想到不曾同母亲接吻,所以到了阿维让的半路还忍不住赶回家来。他把车子交给西萨尔,停留在那边;他自己却取小道绕到阿尔曼家,从篱笆上爬进去,像一个偷儿似的。这一夜的天色很黑,葡萄的枯苗纠纷着他的脚步,竟至于不辨东西南北,在暗地里寻觅他家的屋子,因为他离家已久,路径生疏了。结果是靠着粉刷的墙壁的白光,竟引导他摸着了屋子;但是,大门已经关了,各房间的窗子都没有灯光了。按铃吗?叫门吗?他怕他的父亲,所以没有这勇气。他绕着屋子走了两三个巡回,希望找到一个关不牢的窗子。到处遇着蕙蘩的灯笼,依照每夜的习惯巡行守夜。他没法进去,只好朝着他母亲的卧房呆看了半天,又朝着他儿童时代的卧房告别,然后垂头丧气地走开,心中剩下一生的懊悔。

在平常的时候,这样的远行,去冒狂风巨浪的大危险,父母、朋友们一定殷勤送别,直到船开了为止;最后一天,大家在一块儿不

分离,又到船上看他的舱位,好教魂灵儿追随他的左右。然而这一次,约翰只好眼巴巴地看别人的热闹了。他每天总有几次都见旅馆门前有许多多情的送别的人们闹哄哄地经过,尤其是他的房间底下的一层楼新来了一家人,越发使他感动。里头有一个老头子,一个老太婆,都是乡下人的随便的装束,穿的是厚呢的衣服,此次特来送他们的儿子出洋,预备等到他上船之后才回家去!此刻他们都在等船,没事干,三人并肩倚着窗子的栏杆——儿子在中间,父母在旁边,臂膀夹着臂膀,偎倚的非常亲热。他们也不谈话,只紧紧地揽抱着表示依依不舍之情。

约翰看见他们的情形,自思假使是平时,他这一次起程不知怎样热闹……他的父亲、他的妹妹们一定都来了……一只震颤的、柔和的手倚在他的肩上……船首的斜桅把他的活泼的精神与冒险的魄力吸引出来……唉,事已至此,后悔不及了!罪已经犯了,他的命运已成骑虎难下之势,只好走了,只好忘记一切了……

最后的一夜,他觉得何等长!何等残酷啊!他在小客栈的床上翻来覆去,总睡不着,只把眼睛窥探着玻璃窗,则见天色经过许久的时间才由黑色变成灰色,由灰色变成白色的曙光;灯塔还把它的一道红光注射长空,一会儿却被东升的太阳的光芒掩住了。

直到这时候,约翰方才昏昏入睡,忽然太阳射进房里来,窗下的笼中鸟的声音与马赛礼拜天的教堂的钟声也透进房里,把他从梦中惊醒。这时候所有的机器都停止了,船桅但有旗帜飘扬……已经十点钟了!巴黎的特别快车是午时到的,他赶快穿衣去迎接他的情妇;预备在海边吃中饭,然后把行李搬到码头,到了五点钟的时候船就开了。

这一天的天气特别好,澹荡的长空里一群鸥鸟排列成一道白痕,海水的颜色变为深绿,天际的短帆与长烟,历历在目。一切海景都滢漾而生动。当此良辰美景,自然惹起知音的人的逸兴,于是旅馆的十字窗下,有人奏着竖琴,奏的是意大利的曲子,音韵非常

神妙,只听他在弦上一捻一句,竟令人愁肠欲断。这非但是音乐,而且是南方的民情的显露,把生命与爱情都传达在琴韵之中,令人潸然下泪。在约翰的耳朵里听来,这竖琴声声引起他对于苾兰的回忆。唉,多么远了啊!……抛弃了大好的河山,万事成灰,无可补救,终身抱憾,奈何!奈何!……

去吧!

约翰的脚方才跨过了门槛子,陡然遇着一个听差的:“有一封信是寄给领事先生的……早上已经收到了,但是领事先生睡得太浓!……”——原来这一间阿那沙士旅馆很少有阔人光顾,所以一班马赛佬便把这领事先生当做宝贝了……

谁能够写信给他呢?除了樊尼之外,没有一人知道他的地址……他仔细看了信面之后,大惊失色,已经完全懂得了。

好吧,我不去了!这是一件十分狂妄的事情,我自问没有这勇气。我的可怜的爱人,你听我说,要干这种事情,首先要年纪很轻,而我已经不合资格;否则便要有盲目的热情,而这种热情我们俩都没有了。回想五年以前的好日子,只要你一招手,我可以跟你走遍地球;当年我爱你的热诚,你该不能否认吧?我所有一切都给了你;到了不能不离开你的时候,我很受痛苦,试问除了你之外,我曾为谁这般痛苦过来?但是,你看,我们俩这样的爱情终有霉腐之一日……我看见你太俊俏了,太年轻了,天天触目惊心,处处要提防自己!……现在我再也不能了,曾经使我有生机的是你,曾经使我受痛苦的也是你,我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一次长途的旅行与生活的变迁,实在令我害怕。你看,我生平最不爱移动,不曾到过比圣日耳曼更远的地方!再者,女人们在太阳底下晒着越发老得快,当你不曾到三十岁的时候,恐怕我已经脸黄皮皱,像洛沙的母亲一般难看了。那时节,你不免恨我使你牺牲了一切,而可怜的樊尼

不免替人受罪。让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吧。从前我在你订阅的《周游世界》看见一篇文章,叙述东方一个国家的风俗说:当一个女人偷汉子被人家发觉之后,便用一块新剥的牛皮裹着她,把她与一只猫都缝在里头。于是把这一个包裹丢在海岸上,让她与它在烈日下乱叫乱跳。猫抓人,人咬猫,外面的牛皮被太阳晒得渐缩渐硬,里面的人与猫的恶战渐息,直到最后的一呼吸为止……这故事有几分像我们将来所受的刑罚了,如果我跟你走的话……

约翰读到这里,停了一停,志气颓唐,灵机顿失。怔怔地目尽天涯,则见海水深蓝,上与碧霄辉映。十字窗下的竖琴正奏着别离的曲子,还有一人很伤心地叫一声“再会……”约翰的生命坍塌了,被蹂躏了,所余的只是些渣滓与眼泪……农事完了,田原空了,再也没有回家的希望,为的是这个妇人……

我本该早些对你说明白,但我看见你那般坚决,那般热烈,竟令我不敢开口。先是因为你兴奋,激动了我的心;再者,妇人是爱虚荣的,看见绝交之后,还再征服你一次,自然免不了有几分自负。只一层,我抚心自问,觉得事情已经不像从前,似乎完了,破了……经过一次大波动之后,还有什么法子想呢?……你也不必猜说我为的是那可悲的福拉孟。我对他也像对你,像对别人,都完了,我的心死了;不过还剩下这小孩,我舍不得他,只好跟他同到他父亲那边去。可怜的福拉孟,为着爱情受了十年的困苦,而他从马沙斯回来之后,待我还像当年一样热烈,一样多情。你想,我们再会的时候,他竟伏着我的肩头哭了一夜;而我与你再会的时候,似乎不曾有这许多眼泪吧?……所以你也不用生气了……

我的亲爱的孩子,我曾对你说过:我太爱人家了,爱得疲倦了。而今却轮到我要人家爱我,要人家抚循我,要人家欣赏我,要人家叫我乖乖。这一个,将来只晓得跪在我跟前,也不

见我的脸上的皱纹,也不见我的头上的白发;现在他有意同我结婚,如果成为事实,却算是我给他的恩典。你试把你自己与他比一比看……再者,你千万不要傻里傻气地打什么主意,我已经提防好了,你再也找不到我。这一封信是在火车站一间小咖啡馆里写的;我从树林里看过去,还看见我们所住过的、经过好日子与坏日子的一所房子,但是门前已经有了招贴,专候新主人光临……好,你现在自由了,你永远不会再听见我的消息……别矣。约翰,再来一个吻吧,最后的一个,在颈窝上……我的心肝……

小芳黛

[法] 乔治·桑 著

乔治·桑小传与本书略评

乔治·桑(George Sand)原名杜朋(Amandine Lucile Aurore Dupin),1804年生于巴黎,1876年歿于诺昂(Nohant)。她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女作家,与器俄、大仲马、巴尔扎克诸人齐名。她早年无父母,为祖母所养育,过的是田家的生活。1822年,她嫁给杜特汪男爵(Le baron Dudevant),生了两个儿子。她原是多情多恨的人,因她的丈夫为军官,便于1830年离婚,与儿子们同住巴黎。她为人很浪漫,先后所交的情郎不少,当代名士如桑图(San dean)、缪塞(Musset)、叔鹏(Chopin)诸人都同她恋爱过。然而她的文名并不因此稍衰。她终身不离文笔,著情感小说、社会小说、田园小说、传奇小说共六十卷。其中最著名的情感小说是《安第亚娜》(Indiana,1831)、《华兰亭》(Valentine,1832)、《列里亚》(Lélia,1833)、《杰克》(Yacques,1834)、《莫伯拉》(Mauprat,1837),社会小说是《丽儿琴的七弦》(Les 7 cordes da la Lyre,1840)、《孔胥克罗》(Consuclo,1842),田园小说是《霞痕》(Jeanne,1844)、《魔池》(La mare au Diable,1846)、《小芳黛》(La Petite Fadette,1848),传奇小说是《一个少女的忏悔》(La Confession d'une jeune Filie,1865)等。

她做文章下笔不能自休,她的情趣滚滚不尽之点有动人的魔力,因此之故,有时候不免冗长的毛病。她的小说写得最简洁明畅的乃是田园小说一类。她爱那恬静的乡间的太阳与明月、花木与田野、禽鸟与家畜,她自己也努力要分享这种恬静的幸福。田园小

说之中又以《小芳黛》为最著，批评家都以为这是她的最优美的作品。她童年的可爱的回忆，卸载这里的不少；事情并不奇特，却把读者深深地引入家庭故事与农家日常生活的中心去。《小芳黛》之外要算《魔池》是最好的了。

《小芳黛》可以算是一部干净的小说，与译者前次所译左拉的《娜娜》恰恰相反。于此可以看出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分野。我们当然赞成自然主义，然而浪漫主义在历史上占重要的位置，也不得不为国人介绍。译者不该以个人的好恶为选择的标准。

译者

二十年四月八日

歌斯村的巴尔波伯伯的事业并不坏,只看他能做自治区的议员便可证明了。他有两块田地可以赡养他全家的人们,还有其他的利益。他在草场上刈得满满的好几车的干草;除了那附近小河的一个草场稍为蒲草所侵之外,其他的都是本地的人们所公认的上好的草场。

巴尔波伯伯的屋子建筑得很好,是用瓦盖的,位置在空气很好的山坡上;屋后有一个出产很多的园子,与六亩的葡萄田。再者,他的麦仓后又有一个很好的果子园,园里的梨子、李子、樱桃……种种果子都非常之多。尤其是园边的核桃树,乃是附近二十里内最老最大的几株。

巴尔波伯伯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不凶恶,对家里的人固然很好,对邻里的人也没有不公道的地方。

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然而巴尔波妈妈大约以为他们的财产还够赡养五个孩子,而且以为自己的年纪不小了,应该赶快生育才是,于是她打定了主意,便在一胎里替他生了两个很好的儿子。这两个孩子太相像了,以至于人家分辨不出来;他们同在一块儿的时候,人家一见便晓得他们是一对双生的弟兄。

他们出世的时候,那收生婆子沙歇特妈妈把他们抱在围裙里,竟记得用针把初生的孩儿的臂上画了一个十字。因为依她说:如果只把一条彩带或一只颈圈做记号还是容易混乱了的,岂不令他失了做哥哥的权利吗?她又说:将来这孩子大些的时候,应该给他做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号;后来人家也遵了她的话。那初生的名叫西尔环,因为他的大哥名叫西尔环而又做他的代父的缘故;但是不久以后人家只把他叫做西尔维纳,好教他们弟兄有了分别。那后生的名叫郎德烈,因为他的叔父名叫郎德烈而又做他的代父的缘故;但是他的叔父自小就被人家叫做郎德里歇,所以人家只好保留

着他的洗礼的名字,叫他做郎德烈了。

巴尔波伯伯从市场回来,看见摇篮上有两个小人头,便有几分诧异:

“哈!哈!”他说,“这摇篮太小了。明天早上我要把它改大了才行。”

原来他虽则不曾学做木匠,却会做一些木工,所以他的家具有一半是他做的。此刻他不诧异别的事情了,便来调护他的妻子。巴尔波妈妈喝了一大杯的酒,身子比前更强壮呢。他向她说:

“我的妻子,你的工作很好,可以增加我的勇气。你看,我们并不怎样需要孩子,现在又多了两个,又要给他们吃饭了;这么一来,我一辈子只是养牛耕田,没有休息的时候了。你放心,我要努力工作去;但是下次请你不要在一胎里生出三个来,那就太多了。”

于是巴尔波妈妈哭起来,累得巴尔波伯伯的心里很不好过,他说:

“好了吧,好了吧,不要哭了吧,我的贤妻。我说这话,并不是责备你,倒是感谢你。这两个孩儿长得五官端正,他们的身上并没有什么缺点,我是很满意的。”

“唉!天啊!”她说,“我很晓得你不责备我,但是我很操心,因为人家说养双生孩子是最幸福的事,同时也是最艰难的事。他们是互相损害的,往往是其中有一个死了然后另一个才能生存。”

“呃!”他说,“这是真的话?我呢,我是第一次看见了一对双生子。这种情形不是常有的。但是,沙歇特妈妈还在这里,她对于这事很有见识,我们就请她指教吧。”

他们把沙歇特妈妈叫了来,她便回答道:

“请你们相信我的话吧:这两个双生子一定养得长大的,而且并不比别的孩子们多病。我做了五十年的收生婆子了,镇里的孩儿们生生死死都经过我的眼里。所以我看见的双生子也不止一次了。先说,他们尽管生得相像,于他们的身体并没有妨碍。世上有

些双生子很不相像,与你我的面貌一般地相差很远,然而他们当中往往有一个强壮,有一个瘦弱;因此有一个生,有一个就死了。但是,请看你们这两个,他们都长得美,身体也一样的好,竟像同是一个人似的,所以他们在母亲的怀里决不会互相妨害。他们二人都来得好,不会累母亲痛苦,他们自己也不会痛苦。他们这样好看,我包管他们生活得长久。巴尔波妈妈,请您安心吧,将来您看见他们长大了,您也就快乐了。如果他们这样继续下去,我想只有你们夫妻二人与一些天天见面的人们才能分辨得出他们;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相像的双生子。这教人说是两只小鹪鹩从蛋壳里出来,它们的身上处处相同,只有那母鹪鹩才能分别哩。”

“这才好呀!”巴尔波伯伯搔着头说,“但是我听见人家说过:容貌相同的双生子一定互相亲爱到了十分,他们分别了便活不成;至少其中有一个憔悴不堪,因此就死了的。”

“这是很真的真理”,沙歇特妈妈说,“但是请你们听一个最有经验的妇人告诉你们吧。我说了的话,你们不要忘了,因为到了你们的孩子们能离开你们的时候,也许我已经不在世上,不能劝告你们了。将来这两个双生子能互相认识的时候,你们要当心,不要让他们常常在一块儿。你们带一个去工作,便留另一个守屋子;一个去钓鱼的时候,你们就叫另一个去打猎;一个去牧羊的时候,你们就叫另一个去牧牛;一个喝酒的时候,你们就给另一个喝水。然后又叫他们替换做一番。切莫同时责骂他们或惩戒他们,切莫给他们穿同样的衣服。一个有了一顶圆帽子的时候,你们便给另一个一顶鸟打帽子;尤其是他们的工衣不要同是一样的蓝色。总而言之,你们该努力设法避免他们互相混乱,不教他们养成了不能相离的习惯。我说了这一番话,生怕你们当做耳边风;但是,如果你们不遵照我的话做去,将来必有十分懊悔的一天。”

沙歇特妈妈说得这样有理,他们都相信了。他们应承照她的话做去,而且给了她许多赠品然后送她走了。因为她叮嘱不许这

一双孩子同吃一个人的奶,所以他们便从事于寻找一个奶妈。

但是他们在本地方找不出一个奶妈来。巴尔波妈妈从前有了儿女都是自己喂奶的,而且她料不到这一次会同时生了两个孩子,所以她并没有预先准备。现在巴尔波伯伯须到附近的地方找奶妈去,在未找得以前,巴尔波妈妈不能让孩子挨饿,只好暂时把奶给这双生子吃。

我们乡里的人的交易不是容易决定的,无论怎样有钱的人,也要讲一讲价。人家晓得巴尔波伯伯是有钱的,而且巴尔波妈妈的年纪不轻了,不见得能喂养两个孩子而不感觉疲劳。所以巴尔波伯伯所访问的奶妈,没有一个不要他给每月十八厘佛的报酬的,这竟像向一个世宦人家讨价了。

巴尔波觉得这价钱太贵,他只肯给十二至十五厘佛。他到处奔走议价,始终没有结果。其实这事也不必着急,这两孩子还很小,不至于使母亲疲劳,而且他们的身子很好,很安静,并不争奶,所以家中只像有一个孩儿一般。一个睡着了的时候,另一个也睡着了。巴尔波伯伯已经把那摇篮改大了,当他们二人同时啼哭的时候,人家把他们同时摇摆,他们也就同时安静了。

后来巴尔波终于找到了一个每月十五厘佛的奶妈,只差一百个苏的小账还在争持,于是他的妻子对他说:

“喂!老板,我想我们何苦每年花费一百八十或二百厘佛呢?难道我们是先生太太不成?难道我太老了,喂养不得我的孩儿们不成?我的奶很多,两个孩儿还吃不了呢。他们出世已经一个月了,您看他们不是长得胖胖的吗?您想要雇请麦洛德嫂嫂喂养我们两个孩儿中的一个,其实她比不上我一半强健;她的奶已经是十八个月的奶了,不该叫她喂养只出世一个月的孩儿。沙歇特妈妈叮嘱不许他们同吃一个人的奶,要提防他们将来太相亲爱,她的话是不错的;但是她不是又说双生的孩儿到底比不上普通的孩儿强壮,叫我们把他们一样地好好调护吗?我宁愿他们太相亲爱,不愿

牺牲了两个中的一个。再说一层,我们把哪一个交给奶妈呢?我老实对您说,无论与哪一个分离,我也是一样地伤心的。我可以说我已经非常地爱过我的一切的孩儿们,但是我不知道怎样的,我竟觉得这两个是我的手里抱过的孩子当中最可疼的两个。我对于他们,不晓得是什么心理,我常常怕丧失了他们。我的丈夫,我请您不必再打主意找那奶妈了;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我们都遵照沙歇特妈妈的话做去就是了。吃奶的孩儿,怎么会晓得太相亲爱呢?到了他们有了知识的时候,人家已经断他们的奶了。”

巴尔波伯伯注视他的妻子,果然见她很鲜艳,很强壮,是人间少有的体质。于是他回答道:

“我的妻,你说的话不错;但是,假使这两个孩儿渐渐肥壮,你却渐渐衰弱,怎么好呢?”

“你不要怕”,巴尔波妈妈说,“我像十五岁的时候一般地有食量。再说一层,如果我觉得身体衰弱了,我决不瞒您;到了那时候,您才把这两个可怜的孩儿当中的一个赶出屋子外面去还不算迟啊!”

巴尔波伯伯赞成她的意见,因为他也很愿意省了些无益的费用。巴尔波妈妈喂养她的孩儿们,也不嗟怨,也不害病;她的体质这样好,竟于这两个孩子断了奶的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名叫娜纳德,也是由她自己喂养。但是这一次未免太过了,假使她的长女不常常来替她喂奶,恐怕她会觉得辛苦了。

这般地过去,不久之后,全家都长大了,都在太阳底下走动了。小叔叔、小姑姑、小侄儿、小侄女,和气一团,分不出谁比谁规矩,也分不出谁比谁啰唆。

二

这一对孪生儿生长发育,并不比别的孩儿多病;而且他们的气质太温和了,竟不像别的孩儿有牙痛及其他的痛苦。

他们是金发的,一辈子也是金发。他们的面色很好,一双大眼睛是蓝色的,肩是圆的,身是直的,他们的身体比那些同年的孩子们更高,他们的胆量也更大。附近的人们经过歌斯村的时候,一个个都注视他们,叹赏他们的特色,每一个人走开了的时候都说:“这到底是一对标致的小孩。”

因此之故,这一对孪生儿给人们审视惯了,询问惯了,所以见人的时候并不害羞,也不糊涂。他们遇见谁都很不拘束,他们不像我们乡里的孩子们遇见一个面生的人就躲进了丛树后面,他们遇见谁都与他亲近,但是他们规规矩矩的,有问必答,也不低头,也不待人家再问。起初的时候人们看不出分别的地方,以为这是一个鸡蛋,那也是一个鸡蛋。但是,当人们仔细看他们一刻钟之后,便觉得郎德烈高了一点儿,大了一点儿,而且他的头发厚些,鼻子高些,眼睛锐些。他的额也阔些,面上更显得有决断的样子。他的哥哥的右腮上有一个痣,他的痣却在左腮上,而且更显现些。因此之故,本地的人很能辨别他们,不过总要细看一会儿;而且入夜的时候,或有了若干距离的时候,人们几乎一个个都弄不清楚,一则因为他们的声音完全相同,二则因为他们分明晓得人家容易混淆,便索性胡乱答应姓名,不耐烦说破人家的误会。巴尔波伯伯自己有时候也弄不清楚。沙歇特妈妈的话不错,只有他们的母亲永远不会迷误,哪怕是夜深的时候或很远的距离,只要她能看见他们的面或听见他们的声,没有一次不能辨别清楚的。

其实他们两人的价值也是相等的。郎德烈固然比他的哥哥乐观些、勇敢些,但是西尔维纳为人很和蔼、很聪明,所以人家对他的爱情也并不比对他的弟弟的爱情减少。在三个月以内,人家总想阻止他们兄弟太亲热了。乡里的三个月,算是很长的时间,尽可以观察某一件事是否能与习惯相抗。后来一则因为事情没有多大的效果,二则因为牧师先生说沙歇特妈妈是一个爱说废话的人,而且说上帝在自然的法则中创造的东西并不是人力所能改造的。因此

之故,巴尔波夫妇渐渐地忘了他们应承沙歇特妈妈的话了。人家第一次解脱了他们的儿衣,改穿裤子,送他们赴弥撒会的时候,他们的衣服是同样的布做成的,因为这是母亲的一条裙子改做的两套衣服,而且本地方的裁缝又只晓得一种做法,所以他们的衣服的形式也是一样的了。

他们上了年龄的时候,人家注意到他们对于颜色有同一的嗜好。到了新年的时候,他们的姑姑预备赠他们一种东西;恰好有一个负贩商人驱着一匹马,马背上堆着许多杂货沿门叫卖,她就叫他们每人挑拣一条领带,他们都挑了深紫色的。那姑姑问他们是否要永远穿着二人相同的服装,然而这一对孪生儿不晓得这许多道理;西尔维纳回说他觉得那商人的杂货箱里只有这一种领带的颜色与花纹是最美丽的,郎德烈也跟着回说其他的许多领带都是不好看的。那杂货商人在旁听了,笑着问道:

“我的马的颜色呢?你们觉得怎么样?”

“丑极了,它真像一只老喜鹊。”郎德烈说。

“丑得很,这竟是不曾给人家好好地拔毛的喜鹊。”西尔维纳说。

“您看”,那商人明确地向他们的姑姑说,“这两个孩子的眼光是一样的。如果其中的一个看见红色是黄的,另一个就看见黄色是红的。我们不应该逆他们的意见,因为人家说孪生儿像一种图案复印的两个模型,如果我们禁止他们这样,他们会变为糊涂的人,不晓得自己说的是什么话了。”

那杂货商人说这话,因为他的深紫的领带的颜色很坏,他还希望下次每卖一次就卖两条。

从此之后,一切的事情都是如此的。这一对孪生儿的服装太相同了,所以人家越发容易弄不清楚。不知是他们淘气呢,或是那牧师所谓不可改造的自然的法则,他们当中有一个踏破了一只靴子的时候,另一个即刻也踏破了他的靴子,而且同是左脚的或同是

右脚的；他们当中有一个弄破了褂子或帽子的时候，另一个即刻也弄破了他的褂子或帽子，那裂痕非常相似，竟令人猜是同一的意外。当人家问他们怎样弄破了的时候，他们都笑着表现不知情的样子，他们的态度也绝对相同。

不知是福是祸，他们的年纪越大越相亲爱；到了他们懂得事体的时候，他们当中如果少了一个，无论同谁玩耍，都不觉得开心。巴尔波伯伯曾经试把一个留在他身边，把另一个留在他们的母亲身边，整天到晚不许相见，于是他们十分悲哀，懒于工作，以致人家以为他们病了。到了晚上，他们互相见了面之后，两个人牵手到外面散步去，不愿归家，一则因为他们团聚的时候太舒服了，二则因为他们的父母使他们悲哀了一个整天，所以他们也有几分赌气。自此之后，人家不再把他们分离了，因为他们的父母以至于叔叔姑姑哥哥姊姊们没有一个不疼这一对孪生儿，渐渐成为溺爱了。他们因为有许多人称赞这一对孪生儿，他们因此自负；其实也值得自负，因为西尔维纳与郎德烈也不丑陋，也不凶恶，也不糊涂。有些时候，巴尔波原有几分担心，怕的是他们养成了习惯，到了成年之后还不能分离，而且他又记起沙歇特妈妈吩咐的话，所以他试播弄他们，希望他们互相妒忌。当他们稍有过失的时候，他扯西尔维纳的耳朵，向郎德烈说：“这一次我饶了你，因为平日的时候是你明理些。”然而西尔维纳看见人家饶了他的弟弟，他自己的耳朵热了倒也甘心；反是郎德烈啼哭，竟像是他受了惩戒似的。当他们二人同想要某一种东西的时候，人家试把那东西只给了他们其中的一个；但是如果这是可以吃的东西，他们即刻分吃了；如果是可以玩弄的东西，他们便共同玩弄，或把那东西循环地相赠，竟是不分彼此。有时候，人家故意称赞一个的品行，假装说话不公平，那另一个却欣幸他的弟兄受了鼓励，连他自己也去称赞他，温存他。总而言之，人家要分离他们的身或心，真是徒劳无功的事；本来一个人爱了他的孩子们的时候，纵使为的是他们的幸福，也不愿意常常逆他

们的意,所以不久之后人家就听之自然了。其实人家作弄他们,他们也不是受骗的。他们都很有计谋,有时候他们故意争斗,好教人家不再骚扰他们;然而这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娱乐,当他们伏在身上揪打的时候并不伤损一根毫毛。假使有人看见了他们的争斗而诧异起来,他们就悄悄地笑他,后来人家又听见他们像枝上的黄莺一般地细语呢喃,而且歌唱起来了。

他们虽则这般相像,这般相亲,然而上帝造物决没有绝对相同的,所以使他们有不同的气质与不同的命运。

当他们领了第一次圣体之后,他们的恶运就来了。巴尔波的两个长女又养了两个孩儿,于是家中的人口又增加了。他的长子马尔登是一个好男子,为国家服务;他的女婿们很勤快地工作,可惜他们的入息并不多。我们的地方上有了几年不好的年冬,大家的农业与商业都不顺利,所以乡下人们的荷包里进来的钱少,出去的钱多。巴尔波伯伯虽则有两个钱,到底不能把全家赡养,不得不计划把他的孪生儿送给别人做佣工。恰好白里歇村的盖乐伯伯愿意收留这一对孪生儿其中的一个替他牧牛,因为他的田地很多,用人不少,而且他的佣人们不是太大就是太小,都不适宜于牧牛。巴尔波伯伯第一次把这话告诉了他的妻子的时候,她真是又害怕又伤心。她绝对料不到有这事情发生,不过她到底有几分担心。但是她对丈夫非常柔顺,也就不晓得怎样说了。巴尔波伯伯自己也就不放心,所以早就准备。起先的时候,那一双孪生儿同声啼哭,在树林里或牧场上跑来跑去,跑了三天,除非吃饭的时候人家才能看见他们。他们对父母不说一句话,当人家问他们是否预备顺从的时候,他们并不回答;但是当他们二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们却讨论了许久。

在第一天,他们都只晓得啼哭,二人手臂揽着手臂,好像恐怕人家用强力把他们分离了似的。然而巴尔波伯伯并不用强。他果然是一个乡下人,他晓得忍耐,时间久了就有效力了。到了第二

天,他们看见人家并不强迫他们,只等待他们归依道理,于是他们更怕父亲的意志,甚于被威吓或被惩戒了。郎德烈终于向他的哥哥说:

“我们非把事情弄妥不可,只看我们当中哪一个去就是了。盖乐伯伯说过,他不能收留我们二人在一起,人家任凭我们自己挑选一个去。”

“既然我们反正是分离的,我去或不去,有什么分别呢?”西尔维纳说,“我竟不想及到外面过生活去;如果我同你一块儿去呢,我便离了家庭也没有什么留恋的。”

“话虽这样说”,郎德烈说,“然而在家伴着父母的一个到底有了些安慰,省了些烦闷;至于走了的一个呢,非但看不见双生的弟兄,而且看不见父亲,看不见母亲,看不见自己的花园,看不见自己的畜牲,一切平日的娱乐都丧失了,岂不更惨吗?”

郎德烈说话时的态度颇为坚决,但是西尔维纳又哭起来了。因为他不像他的弟弟有主意,他想起不得不把一切都离开的时候,一阵伤心,忍不住又流泪了。

郎德烈也哭,但是不像他的哥哥那么厉害,而且哭的态度也不相同。他平日遇了困苦的时候,常常把最难的事放在自己的身上,先看他的哥哥能承受多少,其余的都是他自己承受了。这一次他分明晓得西尔维纳比他更怕到别的地方居住,同另一家的人相处,所以他向他说:

“喂,哥哥,如果我们决定分离的话,还是我走了好些;你是晓得的,我的身体毕竟比你强些;我们往往同时害病,但是你的身体发烧的程度总更高些。人家说如果我们分离,也许会死了的。我不相信我会死,然而我不担保你,所以我宁愿留你在母亲身边,将来她可以安慰你,调护你。老实说,在表面上似乎人家把我们同样看待,其实不免有一个小小的分别,我相信人家更爱你些,因为你其实也可疼些。你在家吧,让我走吧。我们将来相隔并不远,盖乐

伯伯的田地与我们的田地相连,我们尽可以天天见面。我爱辛苦,辛苦倒能使我散散心,而且我跑路比你快,我每天工作完了之后可以即刻跑来找你。你呢,你没有许多事做,你在散步的时候可以顺便去看我牧牛。你在家,我可以放心些;你到外面去,我在家里,我就更提心吊胆了。因此之故,我要求你停留在家里。”

三

西尔维纳不愿意听这话,他虽则比郎德烈更爱他的父母与那小娜纳德,然而他怕把这重大的责任卸在弟弟身上。

他们争论了许久之后,只好拈阄取决,结果是那短的麦秆被郎德烈拈着了。西尔维纳不服,又要抛钱取决。抛了三次,他所得的都是钱面,还该是郎德烈离家。郎德烈说:

“你看,命运也要我去,我们不要忤逆命运才好。”

到了第三天,西尔维纳还哭,郎德烈几乎不再哭了。他想起了出门,也许比他的哥哥更伤心,因为他觉得他更有勇气,而且知道父母的意见已经不可挽回;然而他想透了害处,也就勉强自慰。至于西尔维纳呢,他只晓得伤心,并没有归依理智的勇气。因此之故,郎德烈已经决定离家的时候,西尔维纳还没有决定让他走。

再者,郎德烈比他的哥哥更有自负心。人家常常说他们如果不养成了相离的习惯,他们只算一半的男子;郎德烈觉得自己已经十四岁了,想要表示他自己不是一个孩儿。自从他们第一次上一株树顶找一个鸟巢的时候直到现在,遇事总是他说服了他的哥哥,所以这一次也是他劝服了他。晚上到了家里,他向他的父亲说他与他的哥哥已经决定服从命令,而且他们拈阄的结果乃是他应该到白里歇村去牧牛。

他们虽则高大了,巴尔波伯伯还把他们抱在膝上,向他们这样说:

“好孩子们,你们到了识道理的年龄了,我因你们服从命令就

可以证明,所以我很喜欢。你们须知,孩子们博得父母的欢心的时候就博得上帝的欢心,将来终有一天你们得到好报应的。我不愿意晓得你们二人当中是哪一个是先决定服从,但是上帝晓得,他要降福于那提议服从的一个,同时也降福于听信善言的一个。”

他说着,便把一双孪生儿领到他们的母亲跟前,让她称赞他们;但是巴尔波妈妈太伤心了,勉强忍着眼泪,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好与他们接吻就算了。

巴尔波伯伯不是一个笨人,他晓得他们弟兄当中哪一个更有勇气,哪一个更有爱情。他不愿意冷了西尔维纳的热诚,同时他又看见郎德烈已经决定了一切,只怕他的哥哥再哭,又把他弄到踌躇起来。所以他在天色未明的时候就把郎德烈唤醒,他的哥哥在他的身边睡着了,巴尔波伯伯不惊动他,只低声地向郎德烈说:

“喂,好孩子,在你的母亲没有看见你以前,我们应该到白里歇村去;你须知,她很伤心,我们要避免与她道别才好。我就拿了你的包袱,把你送到你的新老板家里去吧。”

“我不同哥哥道别吗?”郎德烈问,“如果我不告诉他就走了,他会怪我的。”

“如果你的哥哥醒来,看见你走,他更要哭得厉害了。唉!郎德烈,你是一个好心的孩子,你不肯弄到你的母亲害病吧?好孩子,我劝你做好事便做个彻底,一声不响地就走了吧。至迟在今天晚上我一定把你的哥哥送去给你;而且明天是礼拜天,你们可以在白天回来看望你的母亲。”

郎德烈很有勇气地顺从了命令,他出了门口,并不回头望一望。巴尔波妈妈并不睡得怎样熟,所以她还听见了她的男人对郎德烈所说的话。那可怜的妇人,她觉得丈夫有理,动也不动,只把床帷拨开些,眼看着郎德烈走了就算了。她一阵伤心,跑下床来,想要走去吻他;她到了那孪生儿的床前,看见西尔维纳紧闭了眼睛,睡得正熟,她就停了脚步。可怜的西尔维纳,他哭了三日,而且

差不多哭了三夜，疲倦极了，甚至于觉得身体有点儿发烧；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长叹呻吟，始终不醒。

于是巴尔波妈妈怔怔地望着那孪生儿当中剩下的一个，不禁自思假使是这一个走了，她就更伤心了。真的，他是两个当中最有情感的一个；而且上帝的自然的法律里规定二人相爱的时候必有一个比另一个的爱情更深些。巴尔波伯伯比较爱郎德烈，因为他注重工作，而且很有勇气，不拘拘于儿女的柔情。但是巴尔波妈妈更爱西尔维纳，因为他比他的弟弟更多情、更娴雅的缘故。

她把这可怜的、颓丧的孩儿望了又望，自思假使把他送给人家做佣工，岂不可怜？郎德烈有才干些，可以抵御艰难，而且他对于他的孪生哥哥与他的母亲虽则很有感情，到底不至于因此就害起病来。她想郎德烈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然而他的心肠未免太硬了些，否则他不至于这样毫不踌躇，不回头，不流一点眼泪。假使他不是心硬，一定先跪下来请上帝给他勇气才能开步，而且他一定走近我的床前，我假装睡着了，他只须望我一眼，吻一吻我的床帷，也就算他有心了。我的郎德烈真是一个男子。他只喜欢工作，喜欢移动位置。至于这一个呢，他有的是少女的心肠；看他这样温和多情，怎教人家不爱他呢？

巴尔波妈妈这样自言自语，回到床上，不能再睡着了；同时巴尔波伯伯领着郎德烈走过了许多草地与牧场，径向白里歇村走去。他们走上了一个小坡，下坡时渐渐看不见歌斯村了，郎德烈停了脚步，回头呆望。他的心几乎碎了，他坐在一条横倒着的树干上，不能更走一步了。他的父亲假装看不见，仍旧向前走。一会儿之后，他很温和地向他说：

“我的郎德烈，天色已经亮了，如果我们想要在太阳未出以前赶到白里歇村，就应该走快些才是。”

郎德烈站了起来，他本来向自己发过誓不在父亲跟前啼哭，所

以他把眼眶里的豌豆般大小的泪珠忍耐住了。他假装把他的衣袋里的小刀遗落在地上，直到了白里歇村，并不曾哭，然而他的心中的痛苦却不小。

四

盖乐伯伯看见人家把孪生儿当中最强壮最能干的一个送来给他，他非常地欢迎。他晓得这事情决定的时候人家流了不少的眼泪，而他是一个很忠厚的邻人，对于巴尔波很有交情，所以他竭力鼓励称赞郎德烈。他赶快给他喝了些肉汤与一小瓶的葡萄酒，因为那孩子的痛苦是容易看得出来的。后来他又领他去看那些牛，并且教他牧牛的方法。其实郎德烈对于此道并不是个生手，因为他的父亲有一对牛，他常常料理它们，驱使得非常驯熟。他看见盖乐伯伯的牛养得很肥壮，本地方只有他这一家有这样的好牛种，所以他拿起了那很漂亮的牛鞭的时候，竟惹起了他的骄傲心。再者，他欣幸能够表示他自己不笨不懒，用不着人家教他。他的父亲也替他夸口。到了人们出发工作的时候，盖乐伯伯的孩子们，男的、女的、大的、小的，都来与郎德烈接吻，那年纪最小的女孩把彩带系着的一枝花插在他的帽子上，因为这是他服务的第一天，在收留他的家庭中算是一个好日子。在未与他分别以前，他的父亲当着他的新老板的面教训了他一番，吩咐他凡事依顺盖乐伯伯，小心调护他的牛，像他自己的畜牲一般。

郎德烈听了，便应承竭力做去。他做田工去了，整天到晚很勤快地工作，回来的时候肚子已经饿了。这是第一次他做这种苦工，所以一些疲劳竟是他的悲哀的良药。

然而那可怜的西尔维纳，他在孪生村里就难过了——原来巴尔波伯伯的田地与屋子都在歌斯地方，所以叫做歌斯村；自从他养了一对孪生儿之后，他的屋子里有一个女仆也生了一对孪生女儿，

后来竟养不活；然而村人们喜欢绰号，便把歌斯村改称孛生村了。西尔维纳与郎德烈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听见许多儿童们环绕着他们嚷道：“看呀！孛生村的孛生儿来了！”

这一天，巴尔波伯伯的孛生村里发生了一件大悲哀的事情。西尔维纳醒来的时候不见了他的弟弟在他身边。他本来很有几分怀疑，但是他不能相信郎德烈会这样不辞而别的。现在看见他的弟弟居然走了，他在痛苦的时候就埋怨起来，向他的母亲说道：

“我做了什么对他不起的事情？怎样得罪他了？凡是劝我做的事情，我一件件都做了。他吩咐我不要在您跟前啼哭，我虽则头痛得很，也就忍住了眼泪。他应承过我，说在未走以前一定先劝我许多话，增加我的勇气，而且先同我一块儿在歇纳维耶吃中饭，因为那是我们二人常常谈笑的地方。我想要替他收拾包袱，而且把我的刀子给他，因为我的刀子比他的好些。妈妈，您在昨天晚上已经替他收拾了包袱却不向我说一声吗？您在事前就知道他想要不辞而行吗？”

“我顺着你的父亲的意思做了。”巴尔波妈妈答。

于是她竭力找了许多话安慰他。他不愿意听她一句；后来他看见她也哭起来，然后与她接吻，请她原谅他增加她的悲哀，情愿在家伴着她算是赎罪。然而当她离开他，从事于喂鸡洗衣的时候，他忽然跑出了家门，向白里歇村走去。他甚至于不晓得想要到什么地方去，只像一只雄鸽追寻雌鸽，不计路途。

他没有走到白里歇村的时候，恰巧他的父亲回来，握了他的手，把他拉回家里，说：

“我们今天晚上再去吧。你的弟弟工作的时候，你不该去搅扰他，以致他的老板不满意。再者，你的母亲正在伤心，我正靠你去安慰她呢。”

五

西尔维纳回到他的母亲的裙边挨着,像一个小孩般地整天到晚不离开她,时时刻刻说起郎德烈,心心念念不忘他,凡是他们平日常到的地方,现在他还再经过一次。到了晚上,他要到白里歇村去,他的父亲愿意陪他走一遭。西尔维纳急于赶去与他的孪生弟弟接吻,以致不能吃晚饭。他以为郎德烈一定跑出来迎他,但是郎德烈虽则很想出来,终于不动。他害怕白里歇村那些少年们与孩子们嘲笑他们的感情,以为这是孪生儿的一种毛病,所以不敢出来;西尔维纳进去的时候看见他正在喝酒吃饭,竟像他生平只在盖乐家过生活似的。

郎德烈看见他的哥哥进来的时候,心中欢喜到了极点,假使他不忍耐着,他早就推翻了桌子椅子,好教他能够快些去吻他的哥哥。但是他不敢动,因为他的主人们怀着好奇心注视他,把这种感情看做自然界的新奇的现象。

西尔维纳奔到他的跟前,哭着与他接吻,紧抱着他,像一只小鸟在巢中为了取暖而偎傍它的弟兄。郎德烈被众人看见,十分不好意思;其实他的心中却很快乐。然而他想要表示自己比他的哥哥识事些,所以他不时丢眼色叫西尔维纳注意,西尔维纳因此十分诧异而且生起气来。这时候,巴尔波伯伯与盖乐伯伯谈天喝酒,那一双孪生儿一块儿出来。郎德烈很想在私处与他的哥哥温存,但是其他的孩子们远远地监察着他们,甚至于那年纪最小而又最狡猾的小女孩苏兰芟也小步地跟随他们走到廊子里,当他们注意到她的时候,她只很难为情地笑着,却不肯走开,因为她始终以为她可以看见些什么奇异的事情,然而她却不晓得在兄弟的情谊里有什么可怪的地方。

西尔维纳看见他的弟弟与他接近的态度如此安闲,虽则心中诧异,然而他欣幸与他相逢,也就不想要责备他了。到了第二天,

郎德烈觉得身体是自己的了，因为盖乐伯伯早已免了他的一切的责任，所以他在清晨就离了白里歇村，希望在床上遇见他的哥哥，给他一个意外的欢喜；但是西尔维纳虽则是二人当中最贪睡的一个，当郎德烈穿过了果子园的篱笆的时候，他忽然惊醒，赤着脚走了出来，竟像有什么鬼神报告他，说他的弟弟来了。这一天乃是郎德烈十分满意的日子。他晓得他不能天天回家，所以他欣幸得重见他的家人与房屋，竟像得了一种报酬似的。直到上午，西尔维纳把一切的悲哀都忘了。在吃早饭的时候他自己说要与他的弟弟吃中饭；但是中饭吃完之后，他想到晚饭乃是最后一餐，于是他开始伤心，很不舒服。他非常亲热地照料他的弟弟，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吃，面包的皮、生菜的心，都拿来贡献给郎德烈；后来他又关照弟弟的衣服鞋袜，好像弟弟要旅行很远，很是可怜；其实他自己乃是最伤心的一个，最可怜的一个，他倒反不觉得呢。

六

一礼拜是如此过去了，西尔维纳天天去看郎德烈，郎德烈往往与他盘桓些时候。郎德烈渐渐忍受了别离之苦，西尔维纳却丝毫不能忍受，他计算日子，计算钟点，像一个受苦的灵魂。

世上只有郎德烈能劝西尔维纳遵从道理，所以他的母亲往往求助于他，叫他劝他的哥哥安心；因为这可怜的孩子一天一天的更悲恸了。他不游戏了，非受命令便不工作了；他还抱小妹妹玩耍去，然而他并不向她说话，也没有心肠逗她欢笑，仅仅监视着她，不让她跌跤或受其他的损伤罢了。在人家不把眼睛管着他的当儿，他即刻自己躲起来，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处。沟渠里、篱笆里、小潭上，凡是平日与郎德烈玩耍谈话的地方，都是他藏躲的所在；他坐在当初他们同坐的树根上，当初他们在水里像鸭儿般踏来踏去，现在他也到原地方踏来踏去。他每次遇见从前郎德烈用镰刀斫削过的树枝，或用做火石与铁饼的小石子，他就非常欢喜。他把那些

小石子藏在一个树穴里或一个豆荚里,好教他可以不时到来看一看,竟像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他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搜寻他的脑筋,希望找见过去的幸福的痕迹。这在别人不算什么,在他却算是世上的一切了。他并不顾虑将来,因为他没有勇气推想这些难堪的日子的结果。他只想念过去,把精神消磨在幻梦里。

有些时候,他幻想看见他的弟弟的面,或听见声音,于是他自言自语,以为是与他的弟弟对谈。否则他就睡在他所到的地方,在梦里与他相逢;他醒来的时候就哭了一场,自怜孤独。他并不可惜他的眼泪,因为他希望疲劳能减少他的痛苦。

有一次,他徘徊直到了尚波村,村旁的树林里在下雨的时候有一条小溪流出,现在这小溪差不多干燥了,他在溪里看见了一个小磨坊。原来我们乡里的小孩子往往用些芦苇制造些小磨坊,放在流水上旋转,这种东西做得很巧,所以有时候可以存留许久,除非有别的孩子弄破了,或被大水冲翻了。西尔维纳所看见的一个乃是很完整的,已经存留两个月了;这里的行人绝少,所以没有人看见它、摧残它。西尔维纳认得这是他弟弟的作品;在制造的时候,他们原说过再来观看的,后来他们在别的地方又做了许多小磨坊,于是便把这事忘了。

西尔维纳很欣幸能再见这小磨坊,于是把它移下有水的地方,看它旋转,借此记起当初郎德烈第一次试它的时候的娱乐。他终于把那小磨坊留在原处,到了第一个礼拜天他再领了郎德烈来,教他看这小磨坊是怎样结实,至今还能存在呢。

到了第二天,他忍不住又自己去了一遍,他看见那溪岸已经被饮水的牛践踏坏了,这些牛是人家在早上放出来吃草的。他更上前走几步,则见那些牛已经把那小磨坊踏得粉碎,以致他几乎找不见了。他的心中十分难受,以为这一天他的弟弟有了什么祸事了,于是他一直跑到了白里歇村,要看见郎德烈毫无伤损然后放心。郎德烈不喜欢在白天与他相见,因为他恐怕主人怪他分心,西尔维

纳也晓得他的弟弟的意思,所以只远远地望他工作,并不让他看见自己。他悄悄地回家,不对别人说起他为什么跑到白里歇村去,因为他以为这是可羞的事情,所以许久以后才给人家知道。

他的面色渐渐黄了,睡觉很不好,吃饭也几乎吃不下,他的母亲非常伤心,不晓得如何安慰他才好。她试把他领到菜市上去,或派他跟随父亲或叔叔们到牛羊贩卖场去;但是他对于任何的事都不关心,也不觉得有趣,巴尔波伯伯对他不说什么,却暗地里央求盖乐伯伯把一对孪生儿都收留在他家里服务。但是盖乐伯伯回答了他一段话,他觉得很有道理:

“假定我就把他们二人都收容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我们这样的人家,每一件事务只用得着一个人。到了年底的时候,您不是又须把其中一个送给另一家佣工吗?您看,假使西尔维纳到了某地方,人家强迫他工作,他不会减少了许多胡思乱想,像他的弟弟一般忍受吗?迟早都不免有这一遭的。将来您把他送给人家佣工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您所希望的地方;如果将来这两个孩子相隔更远了,只能每礼拜见面或每月见面,倒不如现在就养成他们的别离的习惯,不让他常在弟弟的衣袋里还好些。老朋友,我劝您懂事些吧,您的妻子与儿女们都太溺爱这一双孪生儿了,您不必再顺从一个孩子的脾气吧。现在重要的关头已经过了,如果您不让步,其余的也就不成问题了,您相信我的话吧。”

巴尔波伯伯也承认:西尔维纳越与他的弟弟见面,越发渴想要见他。于是他预定在圣约翰节把他送给人家佣工,好教他渐渐少见郎德烈,终于像别人一般地养成了独立生活的习惯,不至于因为兄弟的情谊竟作践了身子。

但是这话还不能与巴尔波妈妈说起,因为只提起了一句,她早已流了十斛泪珠。她说西尔维纳会因此丧命,巴尔波伯伯十分为难。

郎德烈听从了他的父母与他的主人的话,常常劝导西尔维纳;

但是西尔维纳一切都应承了,并不自己辩护,只恨不能自己克服自己。他的心中另有一种心事是他所不说出来的,其实他也不晓得怎样说:原来他觉得自己非常妒忌郎德烈。他看见人人都敬重他的弟弟,他的新主人们竟把他当做自己家里的孩子看待,他实在替他的弟弟欢喜,万分欢喜。然而他一方面虽则快乐,另一方面却又伤心,因为他觉得郎德烈对于那些新人物的感情太厚了,未免对他不住。他不能忍受郎德烈那样殷勤,只要盖乐伯伯轻轻地吩咐了一句,他就连忙奔赴,以致抛弃了父母哥哥,把感情比责任看得更轻。有些事情,以西尔维纳设身处地,尽可以为兄弟的情谊而停留一会儿,然而郎德烈却服从命令去了。

于是这可怜的孩子起了一种从来未有的心理:他以为只有他爱人家,人家不爱他,他的情谊没有酬报;他想这事大约早已如此,不过当初他自己没有发觉罢了;后来他又想:也许他的弟弟在近日遇见了更满意的人们,所以对于孪生哥哥的感情便变冷淡了。

七

郎德烈猜不着他的哥哥这种妒忌心,因为在他的性情里,一辈子不曾起过妒忌心。当西尔维纳到白里歇村看他的时候,他为着使他散心起见,领他去看盖乐伯伯的大雄牛、好母牛、繁殖的羊群,丰盛的收获。郎德烈很看重这些事情,这并不是羡慕的心理,只因他生性喜欢田事与养畜,而且赞美乡村。他每天牵了一匹小牝马到牧场上吃草,很喜欢看见它清洁而有光辉。他不肯忽略一件事,凡是有利益的东西,他必不肯抛弃了。西尔维纳毫不关心地看了一遍,觉得自己很不注意的事他的弟弟却非常看重,心中十分诧异。现在他对于一切都怀疑了,所以他对郎德烈说:

“你现在很爱这些大雄牛了;我们家里那些小牛对于我们很是可疼,它们甘心受你束缚,你比爸爸更受它们欢迎,然而你却忘了它们,你竟不问一问那母牛的消息。唉!那可怜的畜牲,它给我们

很好的牛乳,当我送东西给它吃的时候,它很悲哀地望着,好像它看见我孤零零地只剩一个人,想要问另一个孪生儿到哪里去了。”

“不错,它是一个好畜牲”,郎德烈说,“但是,请你看一看这些!等一会你看人家挤乳,你一辈子不会看见同时挤得出这许多牛乳的。”

“这也许是吧”,西尔维纳又说,“但是你要说它们的乳比我们那母牛的乳更好,我敢打赌说不是的,因为孪生村的草比这边的草好得多了。”

“说哩!”郎德烈说,“我相信如果人家把盖乐伯伯的大草场换爸爸的那水边的草地,包管他即刻就肯换呢!”

“不!”西尔维纳耸肩地说,“我们村里的树木比你们的更好,至于我们的干草也很好,虽则不多,却很细,当人家把草运回家里的的时候,草香还落在道路上呢。”

他们往往这样因小事相争,郎德烈晓得一个人总把自己的东西看得比人家的好,西尔维纳却又轻视白里歇村的东西。但是,在这些架空的言语里,他们各有心事。一个是无论如何,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工作就好;另一个却觉得他的弟弟除了他之外另有安心的所在,真令他不懂其所以然了。

郎德烈把他引到盖乐伯伯的园子里去的时候,一面与他谈天,一面把手折了一条接木的枯枝,或拔了一根障碍蔬菜的劣草,这种事给他看见,他又生气了。他自思他自己专候他的弟弟的一言一动,而郎德烈却为别人效劳。他不愿意显示他的心思,因为他自己觉得太容易生气了,心中不免惭愧;但是他与他临别的时候,往往对他说道:

“好,今天我累你尽够了,你看见了我,你的时间太长了。”

郎德烈完全不懂这些埋怨的话,他听了只觉得伤心,后来又轮着他埋怨他的哥哥,西尔维纳不愿意而且不能向他解释。

这可怜的孩子,他非但对于郎德烈所关心的东西发生妒忌,而

且对于他所亲近的人更发生妒忌。他不能忍受郎德烈好情好意地与白里歇村的孩子们相亲,当他看见他与那小苏兰芟温存的时候,就怪他忘了自己的妹子娜纳德,依他说,娜纳德比苏兰芟可疼百倍呢。

一个人的心被妒忌侵犯了之后,始终不能公平,所以郎德烈到了孛生村的时候,他又觉得他太关心于他们的小妹妹了。西尔维纳怪他只注意到她,对于他却毫不关心。

到了后来,他渐渐变为苛求,变为悲哀,以致郎德烈开始感觉痛苦,不很欣幸与他相见太密了。他常常听见西尔维纳怪他顺受命运,听久了便有几分疲倦了。他懂得西尔维纳的意思,于是想要劝解他,说感情太大了的时候反有害处。西尔维纳不肯听从这种话,甚至于把他的弟弟所说的话看做冷酷的心肠的表现。因此他往往赌他的气,整个礼拜不到白里歇村,其实他渴想要去,然而他勉强自禁。为了这种小事,他竟放出他的骄傲心来。

凡是郎德烈劝告西尔维纳的最合理的话,西尔维纳都拿来从坏一方面解释,怒气渐积渐多,这可怜的西尔维纳在愤激的时候竟怀恨他所最爱的人。有一个礼拜天,他特地离了家门;他分明知道郎德烈每逢礼拜天一定来的,然而他不愿意同他消遣。

这种孩子们的淘气法子,使郎德烈十分伤心。他一天一天的好动,爱玩,因为他的身体更强壮,更活泼了。无论哪一种游戏里,他总是第一个,他的身体与眼睛都很灵活。所以他到孛生村来竟是为他的哥哥而牺牲了一种娱乐;因为白里歇村的孩子们一个个都是爱玩的,而他每逢礼拜天却整天停留在孛生村里,他的哥哥并不同他到歌斯广场做游戏去,甚至于不到外面散步。西尔维纳的身体与心思都比郎德烈幼稚,他只想要专一地爱他的弟弟,而且希望郎德烈也专一地爱他。他始终只要他同他到“他们的地方”去,原来“他们的地方”乃是一些小隅角,他们曾经在那边做过游戏,然而这些游戏现在不合他们的年龄了。从前的时候,他们制造柳条

的小车,或小磨坊,或捕鸟机;有时候又起造小石块的房子,耕种那些手帕般大小的田,他们仿效大人们犁田、下种、耘田、收获,周年的田工都给他们学遍了。

郎德烈现在不爱这种娱乐了,他只喜欢做大人的事或帮助大人做事;他宁愿驱一辆六条牛的大车,不愿把一辆树枝小车驾在他的狗儿的尾巴上了。他希望与本地方的强壮的孩子们做撬球的游戏,因为以他的手段尽可以把球撬到三十步之外了。当西尔维纳答应同他去的时候,他自己只在一个角儿上观看他的弟弟游戏,一声不响,也不参加;如果郎德烈太高兴了,他就纳闷起来。

后来郎德烈又在白里歇村学会了跳舞。从前因为他的哥哥没有跳舞的倾向,连他自己也不曾学跳舞,现在他的嗜好虽则迟了些,但是他已经跳得很好,比那些才晓得走路就学跳舞的人们还更强呢。他在白里歇村里号称会跳舞的男子,他虽则还不以吻女子为乐事,但这是跳舞的规矩,他也就喜欢吻她们,因为这可以显得他不是孩子了。他甚至于希望她们做些态度,像对待成年的男子一般。然而她们还不曾这样做,甚至于有些很高大的女子揽着他的颈笑他,他觉得有几分难为情。

西尔维纳看见过一次他跳舞,因此更加气愤了。他看见他吻盖乐伯伯家里的一个女子,生气极了,妒忌极了,竟哭起来,觉得这是没有礼貌而且不合宗教的事情。

因此之故,每逢郎德烈为了兄弟的情谊而牺牲了自己的娱乐的时候,他所度过的礼拜天便不很有兴味;然而他不曾错过一个礼拜天,因为他要博哥哥的欢心,自己并不后悔。

西尔维纳在未到礼拜天以前已经同他吵过嘴,所以这一天他特地离了家门,不愿与弟弟讲和;这一次却轮着郎德烈伤心,大哭起来,这是他离家后第一次流泪。哭了之后,自己也躲起来,因为他始终以在父母跟前表示伤心为可耻,而且他怕增加了父母的悲哀。

假使说妒忌的话,却是郎德烈应该妒忌。巴尔波妈妈最爱西尔维纳,至于巴尔波伯伯,他虽则暗里比较地喜欢郎德烈,表面上却对于西尔维纳更殷勤些,更宽容些。那可怜的西尔维纳不很强壮,不很识事,然而人家更溺爱他,生怕惹他伤心。他是命运最好的人,他的弟弟离家受苦,他自己却安然停留在家里。

这好心的郎德烈第一次想起了这一层道理,他觉得他的哥哥对他很不公平。从前的时候,他禁止自己诿罪于西尔维纳,他非但不说他有过失,而且怪自己的身体太强健了,太爱工作与娱乐了,又比不上他的哥哥会说甜蜜的话,会细心体贴。但是这一次他实在找不出对于兄弟情谊的罪过,为着这一天到这里来,他放弃了一场很好的娱乐。原来白里歇村的孩子们在整个礼拜内商量好要在礼拜天去捕虾子,而且他们说过,如果他跟他们去,他们一定给他一场娱乐。他为娱乐所引诱,终于抵抗住了,以他的年纪而论,算是一种大牺牲。他哭了许久之后,忽然住口,因为他听见另一个人也哭。这人离他不远,而且独自说话;这是乡里的妇女的习惯,伤心的时候便自言自语起来。郎德烈听得出这是他的母亲的声音,连忙跑到她的跟前,她哽咽地说:

“唉!天啊,这孩子叫我操心不少了!他一定把我害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母亲,是我叫您操心吗?”郎德烈说时,上前揽她的颈,“如果是我,请您惩戒我,不要再哭了吧。我不晓得怎样惹您生气了,然而我到底求您恕罪。”

到了此刻,巴尔波妈妈才知道郎德烈不像她意料中那样冷酷。她很亲热地吻他;而且她因为太伤心了,不知不觉地承认她所埋怨的不是他,却是西尔维纳;至于他呢,她有时候对他的观念不公平,她现在悔悟了。又说西尔维纳似乎变了疯狂的人,她很担心,因为天未亮的时候他就出去了,没有吃一点儿东西,现在太阳快下山了,他还没有回来。有人在午时看见他在河边,巴尔波妈妈想来想

去,生怕他竟投了河,不要生命了。

八

巴尔波妈妈以为西尔维纳已经存心自杀了,这意念从她的脑子里度过郎德烈的脑里,竟像一只苍蝇投进了蜘蛛网一般容易,于是他连忙从事于寻觅他的哥哥。他一面奔走,一面伤心,自己说:“从前我的母亲怪我的心冷酷,也许她怪得有理。但是此刻西尔维纳的心也太狠了,否则何至于令母亲与我如此伤心呢?”

他到处搜寻,始终找不着他;到处呼唤,始终听不见他答应;到处问人,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消息。末了,他走到了钟西耶草场,他走进了场中,因为他记得场中有一个地方乃是西尔维纳所爱到的地方。一条河截开了草场,冲倒了两三株榛树,树根朝天,树干躺在地上。巴尔波伯伯不曾愿意把那些榛树抽开。他牺牲了这几株树,因为树根连着泥土恰有用处;那河水在每年冬天必定侵蚀了他的一块草场,累他受了许多损失,所以他保存了这些树根,就可以免受损失了。

郎德烈走近那河坎。河坎的旁边有他们二人从前所砌的阶台,这阶台是用草块搭在树根上做的。他这一次不走那阶台了,他把三步并作两步,赶到了河坎里。原来河边有些丛树与芦荻比他的身材更高,除非他进去,否则纵使他的哥哥在那里,他也找不见的。

他进去了,心中非常感动,因为他相信了他的母亲的话,始终以为西尔维纳想要寻死。他在树叶与芦荻丛中找了又找,呼唤西尔维纳,同时吹口哨叫那小狗,因为家里的人整天不见那小狗,大约它也跟了它的小主人来了。

郎德烈徒然呼唤,徒然搜寻,始终只有他一人在河坎里。他是一个会做事的少年,遇事都很细心,所以他审视各处的河岸,看有没有人的足迹或突然崩坍的小土块。这种研究,一则很悲哀,二则

很困难,因为郎德烈差不多隔了一个月不到这地方来了,虽则说他与这地方很熟,但是难保没有若干变迁。河的右岸已经生了草;河坎里的灯心草与木贼草生得很茂盛,剩不下一个脚底般大小的地方,好教他寻觅踪迹的了。然而郎德烈辗转搜寻,终于发现了一个狗的脚步迹,甚至于发现了一块被睡偃了的草,大约是他家的小狗飞罗或别家的狗像它一般大小的在这里袅着身子睡了半晌。

关于这一点,他考虑了许久,又去审视那河堤。他以为他发现了一处很新的裂痕,好像一个人在跳的时候或失足的时候蹉破了的。这事本来不很显明,因为尽可以是些很大的水鼠把河堤弄破了;然而他伤心已极,他的腿酸软了,竟跪在地上,好像求救于上帝似的。

他这样停留了半晌,没有气力也没有勇气去把他的忧虑告诉别人,于是他含泪望着那河,竟像要质问它怎样把他的哥哥处置了。

这时候,那河安然地奔流,撼动了浸在水里的树枝,水声沙沙,竟像暗中嘲笑他。

这可怜的郎德烈起了祸事的念头,越想越伤心,以致昏乱起来,对于毫无预兆的事他也因此悲哀绝望。他自思道:

“这没良心的河,它不对我说一句话,它让我哭一年也不会把我的哥哥交还我。它推翻了不少的树,侵蚀了不少的田地,如果有一个人投进去,再也不能出来了。天啊!我的哥哥也许就在水里躺着,与我相隔只两步,而我不能看见他,不能在树枝或芦荻丛中找着他,纵使走下了水里,也是枉然啊!”

他说着便哭他的哥哥,而且说了许多责备的话;他一辈子不曾有过这样的痛苦。

末了,他有了一个主意,想要去问一个寡妇。这寡妇名叫芳黛妈妈,住在钟西耶的尽头,附近那往浅滩的一条道路。这妇人没有田地,也没有别的什么,只有她的小园子与小屋子,然而她不怕没

有面包吃,因为懂得许多祸福的事情,所以许多人去询问她。她晓得许多秘术,会医治种种的伤损与疾病。有时候她实在哄骗人家,譬如说你的胃吊下来了,或你的肚子崩了,其实你从来不曾有过这种病。郎德烈从来不十分相信这些话。人家又说她可以把好牛的乳度到不好的牛的身上,哪怕它是很老的母牛或调养不足的母牛,都可以由她弄到它有好牛乳,这话郎德烈更不相信了。

然而她的医治发冷症的丸药、医治疮伤的膏药、医治发热症的水药,都可以赚许多银子。她医好了许多病人。这些病人,假使他们去找另一个医生治疗,早已丧了命了。至少她是如此说的,被她医好过的病人当然相信她的话,不肯冒险去找别的医生们。

依乡间的习惯,有学问的人就有几分仙术,所以人们以为芳黛妈妈口里虽不肯尽说,其实她晓得更多的事情。于是大家说她能教人们重新获得已经失了的东西,甚至于失了的人也可以再得。总之,人家说她很聪明,可以帮助你可能的范围内脱离种种困难,甚至于不在可能的范围内的事她也可以办到。

白里歇村的人比歌斯村的人更迷信些,他们常常谈论芳黛妈妈的仙术。孩子们是爱听故事的,所以郎德烈都听在耳朵里。他听人家说过:芳黛妈妈把些什么种子投在水里,念了一些咒语,便可以找见一个溺死的人。那种子浮在水上,沿河流去,忽然停止了,人家从它停止的地方捞寻,包管可以找得着那死尸。人家又说圣面也有这种功能,各处的磨坊里都保存一些圣面以为救人之用。但是郎德烈并没有圣面,而且芳黛妈妈住得很近,他因为伤心太过,没有工夫仔细考虑了。

于是他一直跑到了芳黛妈妈的家里,把自己的痛苦告诉了她,哀求她跟他到河坎里去,凭她的神力找着他的哥哥,生的固然很好,死的也好。

但是那芳黛妈妈并不喜欢人家替她瞎吹牛,而且不肯白白地为人家效劳,所以她嘲笑他,甚至于不很客气地把他赶走,因为从

前孪生村的孩子有了疾病的时候人家只用沙歇特妈妈而没有用她。

郎德烈本来是一个骄傲的人，假使是在别的时候，他一定生气，甚至于嗟怨她；但是此刻他太悲哀了，所以一言不发，走回到河坎旁边，他虽则不会泅水，也决定到水里去寻找了。然而当他低着头把眼睛盯着地走路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人拍他的肩，他回头一看，乃是芳黛妈妈的孙女。本地方的人把这女孩叫做小芳黛，一则因为芳黛是她的姓，二则因为人家也希望她有些仙术。原来“芳黛”是一种很客气的鬼，只有几分狡猾。我们那边的人又把人们不很信仰的仙女叫做“芳黛”。小芳黛的身体很瘦，头发很乱，胆子很大，所以人家把鬼的名字叫她。她是一个多话而善嘲的孩子，活泼像一只蝴蝶，奇异像一只红颈鸟，黝黑像一只蟋蟀。

我把小芳黛与一只蟋蟀相比，意思是说她长得并不美丽，这田间的蟋蟀比灶上的蟋蟀还更丑呢。但是如果你记得在孩子时代同她玩耍过，你曾经故意惹她生气，你便知道她不是一个糊涂虫，并不惹你生气，甚至于惹你发笑。歌斯村的孩子们不比别的孩子更呆，他们竟替小芳黛想了一个很适当的绰号，叫她做“小蟋蟀”。他们叫她这绰号的时候，当然是故意惹她生气，然而有些时候却是友谊的表现。他们虽则怕她狡猾，却不恨她，因为她常常为他们讲故事，而且凭她的聪明，发明了许多游戏，教他们玩耍。

这些名字一来，竟令我几乎忘了她在受洗的时候所得的名字，这名字，等一会儿也许你们想要晓得的。她的小名叫做佛兰沙史，她的祖母叫她做芳中。

许久以来，孪生村的人与芳黛妈妈不和，所以那一双孪生儿不很与小芳黛说话，甚至于与她疏远，不很高兴同她游戏。她有一个小弟弟名叫“小蝗虫”，比她更无情、更狡猾，常常在她身边。当她走路不等待他的时候他就生气，当她嘲笑他的时候他就向她扔石子；她本是风流善笑的人，他偏惹她生气。人们对于芳黛妈妈的印

象很不好,尤其是巴尔波伯伯家里的人,所以他们以为如果与那小蟋蟀或小蝗虫要好便是招祸。虽则如此,西尔维纳兄弟不免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并不觉得可耻;小芳黛也常常与他们亲近,远远地望见他们的时候就同他们说了许多笑话,叫他们做“孪生村的孪生儿”。

九

这时那可怜的郎德烈有几分讨厌人家拍他的肩,回头见是小芳黛,她的后面不远乃是那“小蝗虫”约翰。那小约翰蹒跚地跟着她,因为在出世的时候他的腿已经坏了。

起初的时候,郎德烈想要不管她,仍旧走路,因为他此刻没有功夫开玩笑。但是小芳黛又拍他另一个肩,说道:

“嘻!嘻!可笑的孪生儿,现在他失了他的一半了。”

郎德烈在此刻非但不受侮辱,而且不受戏弄,所以他又回身向小芳黛一拳打去,假使不是她躲避得快,这一拳就够她受了,因为郎德烈已经上了十五个年头,而且不是个笨人;她呢,她上了十四岁了,因为她长得太矮小,人家不会猜她有十二岁。人家一眼看见她的时候,以为她禁不得一摸就会破碎了呢。

但是她灵活得很,人家休想打得着她,她虽则气力输给人家,她的手段却比人家强。她向旁边一闪,郎德烈的拳头与鼻子险些儿碰着他们的前面的一棵大树。那可怜的孪生儿气愤地向她说道:

“没良心的小蟋蟀,你的心在哪里去了?像我这样伤心的一个人,你还要来同我啰唆。你欺负我很久了,常常叫我做‘一半的孩子’。今天我很想要把你与你的‘小蝗虫’打成四截,看你们二人分成了四个之后又有什么好处?”

小芳黛始终冷笑,回答他说:

“是的,孪生村的漂亮的孪生儿,您真糊涂,不肯同我要好;我

这一来,为的是向您报告您的哥哥的消息,而且告诉您在什么地方可以找见他。”

“这又另是一样说法了”,郎德烈即刻息怒说,“小芳黛,如果你晓得,请你告诉我,我就喜欢了。”

“此刻您叫小蟋蟀也好,叫小芳黛也好,我不能告诉您了。您已经向我说了些糊涂话,假使您不是这样笨重,我竟吃了您的打呢。既然您很高明,就请您自己找去吧。”

郎德烈听了,掉转了背,仍旧向前走,同时说道:

“没良心的女子,我真糊涂,竟信了你的话。你也像我一般地不晓得我的哥哥在什么地方,而且你对于此事也并不比你的祖母高明。你的祖母专会撒谎,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时那“小蝗虫”已经追上了小芳黛,缠在她的肮脏的裙边。小芳黛却跟定郎德烈,始终冷笑地说如果不要她,他一定找不见他的哥哥。郎德烈不能脱离她的缠扰,心中又想她的祖母或她自己与河神有什么往来,能阻止他寻见西尔维纳,于是他决意离了钟西耶,回到孛生村去。

那小芳黛直跟他到了草场的栅栏旁边,当他走下去的时候,她伏着栅栏像一只喜鹊,向他嚷道:

“告别了,你这没良心的孛生儿,把哥哥丢在后面。你尽管等候他吃晚饭,他今天不会回来,明天也不会回来的。因为他在他所在的地方像一块石头不动,此刻大雨快来了,今夜河里一定还有许多树,这河要把西尔维纳搬运得很远很远,你永远看不见他了。”

郎德烈不由自主地听了这些冷酷的言语,出了一身冷汗。他固然不绝对地信她的话,然而芳黛家的人素来是著名与魔鬼交通的,不能说她的话完全没有根据。于是他停了脚步说:

“噯呀,芳中,你不再缠扰我好不好?如果你真的知道我的哥哥的什么消息,请你告诉我好不好?”

“假使在天未下雨以前我教你找见了,你给我些什么呢?”她

说时站在栅栏上，身子摇动，像是要飞起来似的。

郎德烈不晓得允许她一些什么才好，他以为她这样磨炼他，为的是要讹诈他的银子。但是树上的风吹了，雷也鸣了，吓得他非常害怕。这并非他怕大风雨，只因这风雨来得太唐突了，所以他才吃惊。其实他在河坎里徘徊了两个钟头之久，当然要到了上面来才能望见天空。但是他在小芳黛同他说起的当儿才觉得有大风吹来，她的裙子即刻膨胀了，她不好看的黑发冲出她的发网来了，竟像马鬃一般。那“小蝗虫”的乌打帽也被一阵大风吹落了，郎德烈竭力把帽子擒住，才不让它飞去。

在两分钟之间，天空变为浓黑，小芳黛站在栅栏上，似乎比平日高大了一倍。老实说，此刻郎德烈是魂飞魄散的了，他说：

“芳中，如果你把我的哥哥还我，我就投降你了。你也许看见了他，晓得他在什么地方。我劝你做个好心人吧。我不懂你看见我伤心你有什么乐趣。请你把你的好心给我看吧，我相信你的心比你的态度与言语都好些。”

“我对于你，怎么能够做一个好心人呢？”她说，“我并没有得罪你，你已经把我当做一个没良心的女子看待了！你们这一双孪生儿像雄鸡一般地骄傲，从来不曾向我表示一点儿友谊，叫我有好心也无处用啊！”

“那么，小芳黛”，郎德烈说，“你想要我允许你一点儿东西，请你快告诉我，我就赠给你。你要不要我的新刀子呢？”

“你给我看。”小芳黛说时，像一只田鸡在他的旁边跳跃。

她看见那刀子实在不坏，郎德烈的代父花了十个铜子在最近一次的市场上买来的，她的心动了一下子；后来她又觉得这太微小了，于是问他肯不肯在最近把他的小白母鸡送给她。这母鸡只有鸽子一般大小，而且鸡毛直生到脚趾上。郎德烈回答说：

“我不能允许你，因为这鸡乃是我的母亲的；但是我应承代你向她要去，包管她不推辞，因为她也欣幸得见西尔维纳，出什么报

酬都是甘心的。”

“好!”小芳黛又说,“假使我有意要你们那黑鼻的小羊,巴尔波妈妈也肯给我吗?”

“天啊!天啊!芳中,你真不容易打定主意!呃,我只有一句话说:如果我的哥哥此刻正在危险之中,你马上把我引去见他,那么,我敢断定,母鸡也好,小鸡也好,母羊也好,小羊也好,我的父母一定不会推辞的。”

“好,郎德烈,我们看吧”,小芳黛说时,把她的干枯的小手递给郎德烈,好教他与她握手表示事情已经议妥了;他握手时不免有几分发抖,因为此刻小芳黛的眼光闪烁,竟像真的魔王,“此刻我不说我要你什么东西,也许我还不晓得;但是请你谨记此刻你所应承的话,如果你失信呢,我就告诉一切的人们,说孛生儿郎德烈的话是靠不住的。我在这儿与你告别了,你不要忘记,在我未决定以前,我什么都不向你要求;将来我再去找你,命令你一件事,你要依我的话做去,不许延迟,也不许后悔。”

“这才好啊!小芳黛,这事是应承的了,是签了字的了。”郎德烈说时拍她的手。

“好吧!”她很满意而又很自负地说,“请你即刻回到河边;你一直走下去,听见了羊叫的声音你就止步,在那里你就看见一只黄色的羔羊,再一会儿你就看见你的哥哥了。如果我的话不灵验,我就不要你履行你所应承的话。”

那“小蟋蟀”说着,把那“小蝗虫”挽了就走,那“蝗虫”极不愿意,像泥鳅一般地挣扎,她也不管,竟把他拉向丛树中去了。郎德烈不见他们,不闻他们的声音,竟像做了一场大梦。他即刻自问那小芳黛是否作弄他。他一口气跑到了钟西耶的下边,直到了河坎,但是他不打算下去,因为他早已审视许多次,不见西尔维纳的踪迹,相信他一定不在下面了。但是,他正要走开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只羔羊叫起来。他自思道:

“天啊，那女子已经把事情预先告诉我了；我听见了羊叫，我的哥哥一定在这里了。至于他是否生存，我却不知道。”

于是他跳下了河坎，冲进了荆棘里。他的哥哥不在这里，但是他仍旧听见羊叫，他放眼望去，则见十步以外，他的哥哥坐在对面的河岸上，把衣服圈着一只羔羊。真的，这羊的颜色果然自头至尾都是黄的。

西尔维纳非常生动，他的脸孔没有伤损，衣服也没有裂痕。郎德烈一时快乐，竟在心中感激上帝，其实他曾求救于魔术然后得到这幸福，却不请上帝恕罪。这时西尔维纳还没有看见他，而且似乎听不见他的声音，因为这地方的水冲击石子有声，所以他暂时不高声呼唤，且先注视他。他一看时十分诧异，原来果然应了小芳黛的话，西尔维纳坐在树林之间，狂风把他吹得很厉害，他只不动，竟像石头一般。

然而人人晓得大风起的时候在河边停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所有一切的河岸的下面都是掘空了的，而且大风到来的时候那些榛树往往倒了几株，原来除了那些很老很大的树之外，其余的树根都是很短的，所以它们尽可以不动声色地倒落在你的身上。西尔维纳并不比别人糊涂，然而他似乎注意不到危险，竟像躲在一个谷仓里一样安全。他奔走了一个整天，到处乱撞，以至于疲倦极了；虽则侥幸他还没有溺在河里，我们尽可以说他溺在悲愤的心情里，所以他的眼睛紧紧地望着流水，面色淡白，张着嘴像一尾小鱼朝着太阳喘气，他的头发被风吹得很乱，甚至于不注意到他的羔羊了。这羔羊在草场上迷了路，给他遇见，起了怜悯之心，便把它包在衣服里，预备送它回家；不料一路走了，竟忘了询问这羊是哪一家的。此刻他把它放在他的膝上，它叫他也听不见。这可怜的小羊的声音很悲哀，它把一双明亮的眼睛四面张望，看不见它的母亲，甚至于听不见一只羊的声音，觉得十分诧异；而且它看见这地方有许多阴影，有许多野草，不像牧场，那奔流的大河也许竟令它

的心中害怕呢。

十

假使郎德烈不是与西尔维纳隔了这样阔的一条河,他一定毫不考虑地上前揽住他哥哥的颈了。但是西尔维纳竟不看见他,于是他有时间思索一个好法子把他唤醒,而且把他引回家里。因为如果西尔维纳不愿意归家,他尽可以赌气跑了,郎德烈怎能即刻找着一处浅滩或一条桥梁,过河去追赶他呢?

于是郎德烈自己设想:如果他的多谋的父亲处在他的地位又将如何处置?他以为巴尔波伯伯一定假作没事人儿,不让西尔维纳看见他的痛苦,尤其是不教他十分自怨自艾,同时又不鼓励他在下次气愤的时候再逃走才好。

他打定了主意,便吹口哨子,好像是要逗黄莺儿歌唱似的。西尔维纳听了,便抬起头来,看见是他的弟弟,一时惭愧,连忙站了起来,还以为郎德烈没有看见他。于是郎德烈假作瞥见他的样子,并不大声向他说话,因为河水的声音并不很高,他们还可以互相听见。

“呃?我的哥哥,你在这里吗?我今天等候了你一个上午,看见你出去这样久,所以我到这里来散步,等候吃饭的时间,我以为晚饭的时候你一定回家的。但是,现在我遇见了你,我们就一块儿回家去吧。我们可以沿着河岸走,走到了罗澜的浅滩才会合就是了(这浅滩恰在芳黛妈妈家的右边)。”

“好,我们走吧。”

西尔维纳说时,扶起了他的羔羊,那羊认识他不久,所以不很愿意跟他走。他们沿河走下去的时候,不很敢互相注视,因为他们恐怕被看出了他们因不和而生的痛苦与因相逢而生的快乐。郎德烈始终要表示他不知道他的哥哥赌气,一面走,一面对他不时说一两句话。他先问他在哪里捉了这羔羊来,西尔维纳不能说得很清

楚,因为他一则不愿意承认自己走了很远的路,二则他所走过的地方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名字。郎德烈看见他这样为难,便说:

“等一会你再告诉我吧。风太大了,天气不好,我们不该久留在河边的树木的下面。幸亏雨快来了,不久风也可以息了。”

他说着,同时心中自思:“那‘小蟋蟀’的话真是灵验,她说我在雨未下以前就可以找见他。那女子晓得的事情一定比我们晓得的更多了。”

其实他去求那芳黛妈妈的时候耽搁了整整一刻钟,他出了门口才遇见小芳黛,她尽可以在他与她祖母说话的当儿看见了西尔维纳。后来郎德烈想到了这一层,但是他又怀疑:既然当他与她的祖母说话的时候她不在旁边,为什么她一走近了他就知道他正在伤心呢?其实他在钟西耶已经向许多人探问西尔维纳的消息,尽可以有一个人把这事告诉了小芳黛;再者,小芳黛是一个好事的人,往往偷听人家说话,也许他与她的祖母所说的话的后半截已经被她偷听去了;然而郎德烈想不到这一层。

在西尔维纳一方面,他也在心中打算怎样向他的弟弟与母亲解释他自己这一次的脾气。他料不到他的弟弟竟假作不知,于是他不得编造些什么话告诉他才好,因为他生平不曾说过谎,尤其是不曾隐瞒过他的弟弟一件事。

他一直走到了浅滩,还想不出脱离困难的计策,所以他在走过浅滩的时候心中很不舒服。

他刚刚走到了河岸上,郎德烈就与他接吻。郎德烈这一次接吻,不由自主地比平日更加亲热,然而他忍着不质问他,因为他分明看见他不晓得怎样说才好。他把他领回家里,一路上只谈些别的话头,避免提及他们的心事。当他经过芳黛妈妈的屋子前面的时候,他注意看小芳黛是否在那里,他很有意想要向她道谢。但是那屋子的门是关着的,里面只有那“小蝗虫”叫喊的声音;原来他无论有罪无罪,每晚必被他的祖母痛打一顿。

西尔维纳听见那顽皮孩子的哭声,不觉伤心起来,向他的弟弟说:

“你看这不好的家庭,人家只听见里面的鞭声与哭声。我很晓得那‘小蝗虫’是一个最坏的孩子;至于那‘小蟋蟀’呢,两个铜子我也不买她。但是这种孩子也可怜,他们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只受那老妖精的管辖;她常常存心害人,却不给他们一点儿好处。”

“我们的家里却不是这样的”,郎德烈说,“我们的父母从来不曾打过我们一鞭,甚至于责骂我们不受教训的时候也是低声平气的,所以邻人们听不见一点儿声音。世上有些这样的人,他们不晓得他们有福;至于小芳黛呢,她是世上最不幸、最受虐待的一个女子,而她却笑口常开,从来不曾嗟叹过一声。”

西尔维纳懂得他的责备的话,心中十分后悔。其实他在上午已经后悔,有好几次想要归家,只因觉得惭愧,所以始终没有回去。此刻他很伤心,一声不响只管哭,他的弟弟却握着他的手说:

“我的哥哥,大雨来了,我们赶快跑回家里去。”

于是他们二人作势飞跑,郎德烈努力要惹西尔维纳欢笑,西尔维纳也勉强欢笑,令他满意。

然而到了进门的时候,西尔维纳想要躲在谷仓里,因为他恐怕他的父亲责骂他。巴尔波伯伯并不像他的妻子把事情看重,只同他说几句取笑的话就算了。巴尔波妈妈受了丈夫的教训,也努力隐藏她的苦恼。不过,当她教两个孩儿烘火,而且给他吃晚饭的时候,西尔维纳看得很清楚她是哭过了的,她不时把眼睛注视他,现出忧虑与伤心的样子。假使他只独自一人伴着她,他早已向她请罪,与她温存,她就得了安慰了。但是巴尔波伯伯不很喜欢这种事情,西尔维纳吃了晚饭之后只好一声不响地就睡去了,因为他实在疲倦不堪了,他整天没有吃一点儿东西,肚子很饿,一时把晚饭吞了下去,便觉得好像醉了似的,所以他只好让他的弟弟替他脱衣服,扶他睡下。郎德烈停留着陪伴他,坐在他的床前,把手握着他

的一只手。

郎德烈看见他熟睡之后，才向父母告别，他的母亲吻他，比平日更加亲热，而他并不觉得。他始终以为她不能像爱他的哥哥一般地爱他，但是他并不妒忌，只以为自己实在比不上西尔维纳可疼，也怪不得人家多爱他些。他如此着想，非但为的是尊敬母亲，而且为的是兄弟之情，因为西尔维纳比他更需要温存与安慰。

到了第二天，西尔维纳在巴尔波妈妈未起床的时候就跑到她的床前，向她坦白地吐露哀情，表示他的懊悔与惭愧。他对她说：近来他十分悲哀，非但为的是与郎德烈分离，而且他以为郎德烈不爱他。当他的母亲细问他的时候，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这于他好像一种疾病，他自己也不能抵抗。他的母亲表面上不说什么，其实她十分了解他，因为妇女的心肠，越发容易妒忌，所以她每次看见郎德烈做事如此有勇气，她自己也觉得伤心。但是这一次她却承认在种种的感情里妒忌都是不好的，所以她不肯鼓励西尔维纳。她向他陈说他所给予他弟弟的痛苦，又说郎德烈是一个好人，所以他并不嗟怨，也不表示生气。西尔维纳也承认这一层，说他的弟弟比他自己的道德更高。他决定从此改过自新，这确是他的真情。

但是，他虽则勉强自慰，虽则他的母亲揩了他的许多眼泪，当他嗟怨的时候教训了他许多有理的话，虽则他努力想要很公平地对待他的弟弟，然而他不由自主地在心里留下一一种苦恼的根苗。他自思道：“我的弟弟是我们二人当中最明理的一个，我的母亲这样说，其实也是真情；但是如果他像我爱他一般地爱我，一定不能做他所做的事了。”他又想起郎德烈在河边找见他的时候乃是安然无事的樣子，几乎可以说是无情。在他真的想要投河的当儿，郎德烈去寻找他，竟有闲功夫吹口哨子逗黄莺儿唱歌。当他离家的时候，还没有意思投河，后来到了傍晚，他竟想要自尽了，因为他以为他第一次赌气躲开郎德烈，郎德烈一定不会原谅他的。他自思：“假使是他这样欺负我，我一定永远不得安慰。现在他原谅了我，

我固然喜欢,但是我料不到他这样容易原谅我啊。”他这样想来想去,叹息了一会儿又自己责备,责备了又自己叹息一番。

但是如果我们稍为存心做好人,一定有好的报应,所以到了下半年,西尔维纳变为识事些了。他安静地爱郎德烈,不再与他吵闹,也不再赌他的气,他的身体也因此渐渐强壮了。巴尔波伯伯叫他工作多些,因为看见他越不偷闲,身子越好。但是父母的工作无论如何总比不上别人吩咐的工作艰难。郎德烈周年辛苦,不曾安逸,所以这一年他比他的哥哥更高大更强壮了。平日人们所注意到的他们二人不相同的地方,现在更显明了,他们的性情与容貌都有很大的差别了。他们上了十五岁的时候,郎德烈已经是一个美男子,而西尔维纳只是一个漂亮小后生,身体瘦些,肉色也不像郎德烈的好。因此之故,人家不至于分辨不出他们了,虽则他们还像两弟兄,却不致令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孪生儿了。郎德烈比西尔维纳后出世了一个钟头,所以人家把他认为弟弟;然而初次看见他们的人却以为郎德烈比西尔维纳大了一两岁。巴尔波伯伯是一个农人,非常注重体格与气力,所以他更爱郎德烈了。

十一

自从郎德烈与小芳黛有了那一场事故之后,起初的时候他还关心于他所应承的话。在她救他免了忧虑的当儿,他很愿意劝他的父母把孪生村里所有的最好的东西赠送给她。但是他看见巴尔波伯伯并不看重西尔维纳那一次赌气的事情,而且没有表示一点儿忧虑的样子,于是他生怕小芳黛来索报酬的时候被他的父亲驱逐出门,一则瞧不起她的法术,二则瞧不起他的约言。

为了这一怕,竟令郎德烈十分惭愧;到了他的痛苦渐渐消灭的时候,他就自以为太呆,其实不该相信那一次的事情里头有什么法术。他不敢断定小芳黛是作弄他的,但是他总觉得这事可疑,而且他找不到什么同他的父亲说,好教他不责备他应承了一种很大的

报酬。另一方面他又不晓得怎样能破坏自己的约言，因为他在应承的时候乃是神志清明的人，决不能有所推诿。

但是他诧异得很，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小芳黛不到孛生村里来，一个月内也不来，一季之内也不来。她不到白里歇村盖乐伯伯家里找郎德烈说话，也不到巴尔波伯伯家里要求什么；当郎德烈在田野间远远地望见她的时候，她并不走近他，而且似乎并不注意到他。这与她的习惯恰恰相反，因为她在平日专爱走近人家，有时为的是好奇，要观看人家，有时却为的是开玩笑。她遇见了快活的人们便与他们谈话、游戏，遇见了不快活的人们便嘲弄他们。

芳黛妈妈的家里同白里歇、歌斯都很相近，所以郎德烈不能不在路上与小芳黛对面相逢；道路并不很大，他们不得不握一握手，说一句话，然后走过去。

有一天晚上，小芳黛把她的群鹅驱赶回家，她那“小蝗虫”仍旧在她的裙边。这时郎德烈也到牧场上找他的群马，安然地把它们驱回白里歇村。因此之故，他们在罗濼滩上的一条小路相遇，这路两旁都是险岸，他们没有法子躲避。郎德烈的两颊飞红，生怕她催他践约；他不愿意鼓励小芳黛，于是远远地跳上了一匹马的背上，把脚踢那马，要它飞跑；但是所有的马都在脚上加了镣铐，他所骑的一匹当然也不能因此就飞跑。郎德烈眼看着小芳黛来得很近了，他不敢望她，假意回头望那些小马是否跟着他走。当他把眼睛向前看的时候，小芳黛已经走过去了，他不知道她是否注视他，是否用眼睛或微笑示意要他向她道个晚安。那蝗虫小约翰仍旧很淘气，他拾了一块石头，竟扔到他的马的腿上来。郎德烈很想要打他一鞭，却又不敢停步，生怕与他的姊姊争论，所以他假作不曾看见，并不回头，便一直走了。

此后郎德烈每次遇见小芳黛，差不多是一样的情形。他渐渐敢望她了，因为他的年纪渐大，阅历渐深，对于这样的一件小事便不介意。但是，当他有了胆量，安然地望她，预备她向他什么都

不要紧的时候,则见她特地把头掉过一边,竟像他当初一般害怕她似的,他心中十分诧异。这么一来,他的胆子更大了。他原是一个明理的人,于是反心自问:无论是法术或是偶然,她总给了他一场快乐,他没有向她道谢,岂不是大错特错吗?他打定了主意,下次他遇见她的时候一定走近她,向她道个日安,而且同她谈话。

但是当他走近去的时候,小芳黛有骄傲的样子,几乎像生气似的;到了她肯注视他的时候,又是藐视的态度,所以郎德烈十分气短,不敢向她说一句话。

这一天郎德烈与她遇见很近,这是最后一次了。从今天起,小芳黛不晓得起了什么新奇的心理,竟避免与他相逢;她远远地望见了他便转身走进了田中,或绕了一个大圈子,不肯与他相见。郎德烈以为她因他忘恩而生了气;但是他十分瞧她不起,也就不肯弥缝自己的罪过。原来小芳黛并不像别的孩子,她不是怕事的人,她高兴逗人家辱骂或嘲笑她,因为她自恃嘴利,足以应付人家,到了最后的时候她还有最伤人的字眼。人家从来不曾看见她与别人赌气不说话,所以人家说她没有志气,假使是另一个女子,到了十五岁已经晓得自尊了。她常常有淘气的孩子的态度,甚至于往往惹西尔维纳生气;西尔维纳有时候想入非非,一时出了神,被她撞见,她便去骚扰他,窘迫他。每次她遇见他的时候,一定跟随他走了一段路。她故意说郎德烈不爱他,令他伤心,而她倒反自鸣得意。西尔维纳比郎德烈更相信她有法术,怪她猜中了他的心思,因此把她恨入骨髓。他瞧不起她,也瞧不起她的家庭,所以他像她躲避郎德烈一般地躲避她这没有良心的蟋蟀。他说她的母亲从前行为不端,离了她的丈夫,跟一些兵士走了,她迟早也要学她的母亲的榜样的。原来她的母亲自从那“小蝗虫”出世后不久就到军营里做女商人去,后来竟没有人知道消息了。她的丈夫一则伤心,二则羞惭,因此死了,所以芳黛妈妈不得已只好抚养这两个孩子。但是她把他们调理得很不好,一则因为她吝啬,二则因为她的年纪老了,不

能照顾周到,以致孩子们的身体不得清洁。

为了这许多理由,郎德烈虽则不像西尔维纳那样骄傲,却已嫌弃小芳黛;他后悔与她发生过关系,所以绝对不肯告诉人家。甚至于对他的哥哥也不说起,因为他不愿意使他的哥哥知道他为了他而有了忧虑。在另一方面,西尔维纳也不肯把小芳黛对他的坏处告诉他的弟弟,因为他害羞,不肯说她猜透了他的妒忌心。

但是时间过得很快。在这一对孪生儿的年纪,正是身心变化得很快的时候,人家的礼拜就像他们的月,人家的月就像他们的年。不久以后,郎德烈竟忘了那一场事情——起初想起了小芳黛还有几分担心,后来只当做一场春梦了。

郎德烈进白里歇村已经十个月了,这时将近圣约翰节;去年盖乐伯伯在圣约翰节聘他做工,现在将近周年了。盖乐伯伯非常满意他,所以情愿增加他的工钱,不愿让他走。郎德烈一则因为白里歇村离家很近,二则因为他与村里的人们合得来,所以他巴不得继续下去。他甚至于与盖乐伯伯的一个外甥女儿发生了友谊,她名叫玛特琅,是一个美女子。她比他大了一岁,还把他当做小孩看待。但是她这种心理一天一天的消减了。在年头的时候,她笑他在跳舞的时候不很敢与人接吻,到了年尾,她非但不敢招惹他,而且脸红起来。她不敢独自一人与他同在马棚里或谷仓里了。玛特琅不是一个穷女子,他们二人尽有结婚的可能。这两家都很有声名,都受地方人敬重。后来盖乐伯伯见这两个孩子往往互相寻觅,互相顾虑,他便向巴尔波伯伯说他们很可以成为一双好配偶,不妨让他们互相亲近,好教他们得到很深的了解。

因此之故,他们在圣约翰节前一周便决定叫郎德烈仍旧在白里歇村做工,西尔维纳仍旧在父母家里。西尔维纳渐渐老成了,巴尔波伯伯往往有寒热病,所以西尔维纳在家很可以帮他做田工。他生怕他的父亲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因为这一怕,竟于他有了益处;原来他因此便勉强制胜他对郎德烈的热情,至少可以说现在

他不很露出他的热情了。这一对孪生儿现在每礼拜只见面一两次,然而他们都很满意,孪生村里重新得了和平了。圣约翰节乃是他们的幸福的日子,他们一块儿进城去看人家雇请佣人们,后来又在广场上看城里的人庆贺佳节。郎德烈与那美丽的玛特琅跳了好几次舞,西尔维纳要博他的欢心,也勉强跳舞。西尔维纳跳得不很活泼,但是玛特琅表示很尊重他,所以拉着他的手帮助他检点他的脚步;西尔维纳看见自己在他的弟弟跟前出丑,也就说要学会跳舞,只免伤了郎德烈的脸皮。

他觉得自己不十分妒忌玛特琅,因为郎德烈对于她很守规矩。再者,玛特琅也能奖励西尔维纳。她对他毫无拘束,不晓得内容的人会说她所爱的却是他呢。假使郎德烈不是天性不妒忌的人,尽可以同他吃醋;也许他的心里以为玛特琅如此做事无非为的是博他的欢心,好教她与他有相见更密的机会。

在三个月之间,一切的事情都好好地过去了,直到了9月终的圣安朵思节——这是歌斯村的大节日。

在平常的时候,这一双孪生儿始终认这节日为一个很好的日子,因为在那些大核桃树下有跳舞与种种的游戏;然而今年他们却在这一天得了好些新痛苦,乃是他们所意料不到的。

盖乐在头一天就给了郎德烈的假,许他到孪生村里过夜,好教他在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看人家庆贺佳节。于是郎德烈不吃晚饭就回家来,以为他的哥哥只等候他在第二天回家,现在他可以给他一个意外的欢喜了。在9月的时候,正是日渐短夜渐长的时令。郎德烈在青天白日之下从来不生恐怖之心;但是,他一则是年纪的关系,二则是地方的关系,他很不愿意在夜里走路,尤其是在秋天。人家说秋天雾重,妖精与魔鬼正好藏身。郎德烈因为牧牛的缘故,往往在夜里把牛驱赶回白里歇村,所以这一夜他也并不比平日更加害怕;但是他走得很快,口里歌唱着,因为人家说人类的歌声可以惊走恶兽与恶人。

当他走到了罗滩的时候，他把裤子撩高些，因为平日滩里的水浸到他的踝骨。他又注意不向前直走，因为这滩是斜的，滩的左右都有些窟窿。郎德烈过惯了那滩，所以他是不会弄错了的。再者，从那些开始落叶的树丛中望过去，可以望见芳黛妈妈的屋子里露出的灯光；他望着这灯光走去，决不会迷了路的。

然而天色很黑，郎德烈在未下滩以前先把一根棍子测量那滩。他诧异起来，因为他觉得滩水比平时深些；原来人家把水闸开了一个钟头了。他看得清楚芳黛家的窗子里的灯光，所以他冒险前进。但是他走了两步之后，觉得水比他的膝更高，他以为错了，便又退了回来。他又向上流与下流试探，他觉得别处的水更深。天没有下雨，而水闸的水声汹汹：这事情更可怪了。

十二

郎德烈自思道：“我大约是走错了路，芳黛家的灯本该在我的左边，现在为什么却在我的右边呢？”

于是他一直走上了利耶佛，闭着眼睛兜了一个圈子；后来他认清楚了周围的树木与荆棘，觉得他走的路不错了，然后仍回到河边。但是那滩虽则似乎方便了些，他再也不敢上前三步，因为他看见那芳黛家的灯光本该在他的前面的，现在却在他的后面了。他又回到岸上，则见那灯光又回到了对岸了。他又下滩，另向一方面斜走去，这一次滩里的水几乎到了他的腰。但是他仍向前进，因为他以为这只是一个窟窿，如果他再向灯光走去，就可以出了这窟窿了。

幸亏他上步得快，因为他越走，滩水越深，直到了他的肩。那水冷得很，他停留了一会儿，自问是否应该回步；原来他觉得那灯光又换了方位了，他甚至于看见它活动、奔跑、跳跃，从此岸到彼岸，末了又映在水里成为两个，像一只鸟儿在空中翱翔，又窸窣作声，像松脂着火的声音一般。

这一次郎德烈害怕起来，险些儿魂飞魄散，从前他听见人家说过，最凶恶的乃是这一种火；说这火会把看它的人们弄迷了路，引他们到最深的水里去，并不管他们心惊胆怕。

所以郎德烈把眼睛闭了不看，连忙转身，出了窟窿，回到岸上。他倒在草地上看那磷火在笑着跳舞。这真是一种不好看的東西。它时而飞掠像一只小鸟，时而完全消灭。时而变为牛头一般大，时而变为猫眼一般小。它跑到郎德烈的身边，绕着他旋转得很快，以致他的眼睛花了。末了，它看见他不肯跟它走，于是它进了芦荻里跳跃着，像是生气而要骂他似的。

郎德烈不敢再动，因为退逃并不是躲避磷火的法子。原来人们逃走的时候那磷火一定狠狠地追来，拦住他们的去路，直弄到他们吓得发昏，跌倒在地为止。他一则受冷，二则害怕，正在发抖的当儿，忽然听得背后有人娇声唱道：

磷火儿，磷火儿，
鬼先生都有鬼太太；
请你点起你的蜡烛，
我也披起我的外套来。

那小芳黛预备过河，并不怕鬼，但是她走过草地上的时候却碰着了郎德烈。郎德烈站起来说：

“是我，芳中，你不要怕。我不是你的仇人。”

他说这话，因为他怕她几乎像怕鬼火一般。他听见了她的歌，知道她与那鬼同党，那鬼在她跟前回旋跳舞，竟像欢迎她似的。小芳黛注视了一下子，向郎德烈说：

“标致的孪生儿，我看见你这样，我可以自负了，你害怕得要死，你的声音震颤，竟像在我的祖母跟前似的。可怜的孩子，夜里的人比不上白天的人骄傲了，我敢打赌，没有我你就不敢过河。”

“老实说，我险点儿淹在水里，我是在水里出来的。小芳黛，你还要冒险吗？你不怕找不着滩路吗？”

“呃！我怎么会找不着呢？”小芳黛笑着答，“但是我晓得你担心的是什么。好，没胆量的小子，请你把你的手握着我的手吧，那鬼火并不像你意料中那样凶，你怕它呢，它就害你；你不怕呢，它就不管你了。我看惯了它，我们已经相熟了。”

她说，便拉郎德烈向前走，他料不到她有这许多的气力，竟夹着他的臂膀，飞跑地走下滩来，同时唱道：

请你点起你的蜡烛，
我也披起我的外套来。

郎德烈与这小妖精接近，也像与鬼火接近一般地害怕。但是他宁愿看见一个人形的妖精，不愿看见火形的魔鬼，所以他并不抗拒她。后来他觉得小芳黛引导得很好，竟从干燥的石头上面走过，于是他就放心了。但是他们二人都走得很快，鼓动一阵空气，那鬼火越发紧追着他们。据学校里有见识的教师们说，磷火只是自然界的现象，人们不应该怕它。

十三

芳黛妈妈也许晓得这个道理，所以她教她的孙女不必怕夜里的磷火；或因罗濑滩的附近往往有磷火出现，郎德烈虽则侥幸不曾看见过，小芳黛已经见惯了，也许她以为这种鬼并不凶恶，而且有益于人。此刻她看见鬼火越近，郎德烈发抖得越厉害，于是她说：

“呆子，这火是烧不着的，如果你很灵巧，摸得着它，你就知道它是不留痕迹的了。”

郎德烈听了，心中自思：“那更糟了！烧不着的火，还有什么好说的！上帝的火乃是预备做燃烧之用的，烧不着的火便不是从上帝处来的了。”

但是他不让小芳黛晓得他的意思；当他平安地到了岸上之后，他很想要丢开了她，即刻走回孛生村去。但他不是忘恩的人，不愿意不向她道谢就走。于是他向她说：

“芳中,这是第二次你于我有恩了,假使我不向你说我终身不忘你的恩惠,我就是没有人格的人了。当你来看见我的时候我已经吓得发昏,那鬼火正在播弄我,迷惑我。假使没有你,我绝对不能过河,或坠在河里不能出来了。”

“假使你不是这样呆笨,也许你可以过了河,没有艰难,也没有危险。你已经上了十七岁,不久就在下巴生胡子了,我料不到你这样大的一个孩子竟这样容易受惊,而且我喜欢看见你这样。”

“为什么你喜欢看见我这样呢,小芳黛?”

“因为我不爱你。”她很鄙薄地说。

“又为什么你不爱我呢?”

“因为我瞧不起你。非但你,连你的哥哥,你的父母,我都瞧不起。他们因为有钱就骄傲,以为人家好心帮他们的忙只是人家的义务。他们已经学会了忘恩。除了没有胆量之外,忘恩也是人类的短处。”

郎德烈听了这女子的责备的话,心中十分难为情,因为他承认她的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所以他回答道:

“小芳黛,如果我有罪过,您只责备我一人好了。我的哥哥,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以及家中任何人,都不知道前次您已经救助了我一次。但是这一次呢,我一定告诉他们,您要什么报酬都可以。”

“呀!您真是骄傲的人”,小芳黛又说,“因为您以为有了礼物便可以把我们二人的账勾销了。您以为我像我的祖母,只要人家给她两个钱,便可以受人欺负吗?好,我不需要您的礼物,也不希望您的礼物,我瞧不起您家一切的东西,因为自从我医治好了您的大痛苦以来,至今差不多一年了,而您没有一句话向我道谢,或表示一点儿友谊。”

郎德烈第一次听见她这样的理论,不禁诧异,于是说道:

“小芳黛,我是有过失的人,我已经承认了。但也有几分是你

的错处。你教我找着了了我的哥哥，这并不是什么法术，大约在我与你的祖母说话的时候你已经看见了他；你骂我没有良心，然而如果你是良心的人，就不必要我的约言，竟可以即刻告诉我说：‘你在这草场走下去就可以看见他在对岸了。’这么一来，你毫不费心，何苦把我播弄，张扬你的功劳呢？”

小芳黛本来是应对敏捷的人，这一次却沉思了半晌，然后说：

“我分明晓得你努力要拔除你的感恩的心理，因为我要你允许过我一句话，所以你常常要设想你不曾受我的恩。但是我再说一句，你实在太没有良心了，你并没有注意到我从来不曾催问你的报酬，甚至于不曾责你忘恩呢。”

“这是真的话，小芳黛”，郎德烈很诚恳地说，“我做错了事，我自己感觉到，所以我很羞惭；我本该向你说起，其实我也有意向你说起，但是我看见你怒气满面，就不晓得怎样开口了。”

“假使您在第二天就来向我表示友谊，我决不至于那样发怒；而且您即刻可以知道我是不要报酬的，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现在我对您的感想很坏，我本该让您自己与鬼火争持。晚安，孛生村的郎德烈，请您回去把衣服烘干，而且对您的父母说：‘假使没有那小蟋蟀，老实说，我早已在河里喝了不少的水了。’”

她说着便掉转了身子，向自己的家里走去，同时唱道：

孛生儿郎德烈·巴尔波，
没有我，你能不能就过了河？

这一次郎德烈觉得灵魂里非常懊恼，这并不因为他与她有什么友谊；这女子有聪明而没有良心，所以人人都不喜欢她，甚至于借她开怀的人们也不喜欢她的态度。然而他的心境很高，不肯让良心上有什么不安，所以他追上了她，扯住她的外套说：

“噯呀，芳中，此事须在我们二人当中谈妥了才好。你不满意我，我也不很满意我自己。请你把你所希望的东西告诉我，至迟明天我就送来给你。”

“我的希望乃是永远不与你相见”，小芳黛狠狠地说，“随便你把什么送来给我，我包管把那东西扔在你的脸上。”

“呀！人家愿意与你讲和，你却说了这些恶狠狠的话。如果你不愿意要礼物，也许人家有别的法子报你的恩，显得人家希望你好。好吧，请你告诉我，我该怎样做才可以满你的意？”

“您不晓得向我请罪而且要求我的友谊吗？”小芳黛停脚步说。

郎德烈听了，心中自思：她这样大的年纪了，还受人们看轻，而且她并不常常明理，他自己比她高尚，岂有请罪之理？于是他回答道：

“请罪吗？你太苛求了。至于友谊呢，你的性情这样古怪，我实在不很信任你。请你向我要求一件事，是即刻可以给你的，而且我不必再来找你。”

小芳黛听了，用冷淡而明朗的声音说：

“好，那么，我就照您的希望，要求您一件事。我愿意恕您的罪，而您却不肯。现在要催您实行你的约言了。我们有了约：遇必要的时候，我命令您，您不得不服从我。明天是圣安朵思节，就是必要的时候了，我的要求乃是：您在弥撒会完了之后同我跳三次舞，在晚课之后再跳两次，在三钟经之后又跳两次，一共七次。而且，您自从起床的时候直到睡觉的时候，整天到晚，不得同任何的少女或妇人跳舞。如果您不做此事，我就晓得您有三种恶德：第一是忘恩，第二是没有胆量，第三是失信。晚安，郎德烈，我明天在教堂门前等候您。”

她说了就走，郎德烈直跟她到家，她进了门，即刻把门关上了，竟不让他向她再说一句话。

十四

起初的时候，郎德烈觉得小芳黛的意思很滑稽，他非但不生

气,而且觉得好笑。他自思道:“你看,这女子,与其说她没良心,不如说她疯狂,而且人家料不到她这样不谋利益,她所要求的酬报不至于使我家破产。”但是他仔细思量,觉得这债并不是容易还的。小芳黛的舞跳得很好;他看见过她在田上或路上跳跃,像一个小鬼一般地活泼,令人很难追随她的步伐。但是她长得很不美,而且不曾打扮,甚至于礼拜日的衣服也不漂亮,所以像郎德烈这样的少年们没有一个愿意同她跳舞,尤其是在许多人的跟前,越发觉得与她跳舞为可耻。唯有那些牧猪童子与一些没有领圣体的孩子们才肯请她同舞,至于乡里的美女们便不高兴要她同在一处跳舞了。所以郎德烈一想起他有这样的一个舞侣便自己觉得气短,而且他记得曾经要求玛特琅同他至少跳三次舞,她已经答应了,他自问如果他明天不请她跳舞,她怎能忍受这样的侮辱呢?

他一则受了冷,二则肚子饿,三则恐怕那鬼火还跟着他,所以他走得很快,不敢多作考虑,也不敢回头望后面。当他到了家里之后,烘干了衣服,便告诉家里的人,说他因为天色很黑,看不见浅滩,以致很不容易过河,但是他心中惭愧,不肯说他曾经害怕,所以他也不提及那鬼火,也不提及小芳黛。他睡觉的时候,自以为天大的事情也等到明天再考虑不迟,然而他无论如何总是睡得不舒服。他做了五十余个梦,梦见小芳黛跨在一个小妖精的身上,那妖精像一只红色的大雄鸡,把一只鸡爪抓住了一只角制灯笼,灯笼里的烛光照耀着钟西耶的全境。后来芳黛忽然变了一只大蟋蟀,像母羊一般大小,用蟋蟀的声音唱歌,他虽则听不懂,却不时听见“小蟋蟀、小芳黛、鬼火、孪生儿、西尔维纳”等语。他听得害怕起来。他觉得那鬼火十分耀眼,所以当他醒来的时候,眼前还现出许多光芒,像一些小黑球、小红球、小蓝球。我们在很注意看太阳或月亮看了许久之后,眼前也有这种现象的。

郎德烈过了这样坏的一夜,身体非常疲倦,所以他在弥撒会里只管打瞌睡,甚至于听不见牧师称颂圣安朵思的道德。出了教堂

之后,郎德烈困倦已极,竟忘了小芳黛;然而小芳黛恰在长廊之下,站在那美丽的玛特琅身边。玛特琅自恃长得好看,以为人家一定先请她跳舞;但是,当郎德烈走近她,正要向她说话的时候,只见那“小蟋蟀”上前一步,很大胆地向他高声说道:

“喂,郎德烈,你昨晚邀我跳第一次的舞,我们不要错过了才好。”

郎德烈听了,脸色像火一般红;玛特琅看见了这一场意外,一则诧异,二则愤激,所以她的脸也红起来。他看见了这情形,只好大着胆与小芳黛作对。他向她说:

“小蟋蟀,我也许真的已经约你跳舞,但是我在未请你以前先请了一个女子,请你等我先同她跳了,才同你跳吧。”

“不是的”,小芳黛说,“郎德烈,你记错了。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早的,因为这是去年的约言,昨晚只是旧话重提罢了。如果玛特琅今天想要同你跳舞,现有你的孪生哥哥与你相同得很,她用他替代你,岂不是一样吗?”

玛特琅听了,很骄傲地握着西尔维纳的手说:

“小蟋蟀的话有理,郎德烈,既然您的约言是这样旧的了,就应该守约才是。我同您的哥哥跳舞也是一样快乐的。”

“对了,对了,这是一样的,我们四个人一齐跳舞吧。”西尔维纳天真地说。

他们恐怕被众人注目,只好依了小芳黛的话。那“小蟋蟀”很自负,很活泼,所以众人都留心看她。其他的美女子没有她这样轻盈,所以她跳得非常之好,假使她的衣服艳丽,人们也就喜欢她了。但是这可怜的“蟋蟀”的服装很坏,所以她比平日更显得丑了十倍。郎德烈因为伤心短气,不敢再看玛特琅,只好望着自己的舞侣,觉得她比平日穿破旧衣服的时候更丑;她自己以为打扮好看些,其实她越打扮越令人失笑了。

她的帽子给霉气熏黑了;那时本地方的人趋尚小帽,而她却有

掩耳的两个大帽兜；她的头发垂到头上，恰像她的祖母；这么一来，弄得她头大如斗，颈子却小得像棍子一般。她的裙子太短了；她在一年来长大了许多，所以她那被太阳晒黑了的一双瘦手露出袖子外面像蜘蛛的脚爪。她有一件围裙，她因此自负，然而这却是她的母亲的东西；十年以来，少年人已经不用涎挡了，而她却还保留着。原来世上有许多女子太讲究穿衣了，而她却太不讲究；她像一个男子过生活，一心只爱游戏与玩笑，并不念及她的容貌。所以她像一个过礼拜的老妇，人人都瞧不起她的服装；其实这并不因为她家道贫寒，只因她的祖母吝啬，她自己又不会妆饰，以致惹人讪笑罢了。

十五

西尔维纳觉得他的弟弟偏高兴同这小芳黛跳舞乃是奇怪的事情，因为他比郎德烈更憎恶她。郎德烈不晓得如何解释这事，只恨不得躲到地下去。玛特琅十分不满意，虽则小芳黛跳时他不得不跟着也跳，但是他们的容貌很是悲哀，教人猜说他们有鬼物附在他们的身体。

第一次的跳舞完了之后，郎德烈匆匆地走开，躲到他的果子园里。但是不到一会儿，小芳黛由那“小蝗虫”护送着，又来找他；同时她又引了许多比她年轻的女子来，预备他如果拒绝她，她还有人见证。他只好顺从她，把她引到核桃树下，希望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同她跳舞，好教别人不注意他们。幸亏玛特琅与西尔维纳都不到这一边来，本地的人们也不来，他想要趁此机会完成他的义务，再与小芳黛跳三次舞。在他们的身边有的只是些面生的人们，不至于十分注意他们二人了。

他一跳完之后，即刻跑去找玛特琅，要请她到树荫下一块儿吃麦粉。但是她已经同别人跳舞，他们都请她吃东西，她已经答应了，所以她有几分骄傲，竟拒绝了他。此刻她一则自负，二则愤激，比平日更显得美丽，人人都瞻仰她的风采，郎德烈停留在一个角儿

上,满眼含着泪珠。她看见了,便连忙吃了东西,站了起来,高声说道:

“晚课的钟响了,我同谁跳舞好呢?”

她说着,转向郎德烈,以为他一定连忙说道“同我跳”。但是,他还不能启齿,别的男子们早已自荐,她也不暇送给他一种可怜的或责备的眼光,竟同那些男子们上晚课去了。

晚课完了之后,玛特琅与丕耶尔、约翰、伊甸三人即刻同去跳舞,因为她一则美丽,二则有钱,所以三个男子轮流与她跳舞,没有一个肯放松的。郎德烈把眼角注视她,同时那小芳黛还在教堂里祈祷,比别人后走。每逢礼拜日她都如此,有人说她十分虔诚,有人说她与魔鬼私通,借此掩饰。

郎德烈不得已而侮辱玛特琅,却见她毫不在意,而且兴高采烈;这令他非常伤心。他第一次起了这么一个念头:他以为她未免太卖风流,而且没有恋他的心,所以她能少了他而自寻娱乐。

真的,他自知理屈,至少在表面上对她不住;但是她分明看见他在树荫下伤心,她应该猜得着他有话要向她解释。然而她毫不关心,竟像小山羊一般快活,同时他的心肠几乎断了。

当她同那三个舞侣跳完了之后,郎德烈走近她,希望同她说些私话,努力洗雪自己的冤枉。但是他不晓得怎样才能把她引到一边去说私话,因为他的年纪太轻了,没有这胆量,所以他找不着一句适当的话对她说,只拉了她的手,要她跟他走。她一半愤激,一半原谅,说:

“好,郎德烈,你毕竟肯来请我跳舞吗?”

他不晓得说假话,而且不愿失信于人,所以答道:

“不是跳舞,我只想同您说两句话,您是不可不听的。”

“唉!郎德烈,如果你有话同我说,请你下次再说吧”,玛特琅说时摆脱了他的手,“今天乃是跳舞玩耍的日子,我的腿还有气力,你的腿既然被小蟋蟀弄酸软了,请你就回去睡觉吧,我却要停留在

这里。”

她说着，恰好吉尔曼来请她跳舞，她就答应了。当她转背之后，郎德烈听见吉尔曼向她谈论他说：

“看这孩子倒希望这一次跳舞轮着他呢。”

“也许是吧？”她点头说，“但是，纵使轮着他，也不为的是他的脸孔！”

郎德烈听了这话，心中老大不舒服，他停留在旁边观看她跳舞的态度；她并没有什么不合规矩，只是那骄傲的样儿令他十分气愤；当她回到他的一边的时候，他用藐视的眼光望她，她也用挑战的口气说：

“喂，郎德烈，今天你找不到一个舞侣了，你没办法，只好再找‘小蟋蟀’去吧。”

“我甘心再去找她”，郎德烈说，“因为她虽则不是这里最美的一个女子，却算是最会跳舞的一个。”

他说着便走到教堂的周围去找小芳黛，把她领到跳舞场上来，当着玛特琅的面同她跳舞，连跳三次不曾移位。这时那“小蟋蟀”是何等自负，何等喜欢！她并不掩饰她的快乐，她把一双黑眼四面望人，昂着头颅像一只高冠的母鸡。

但是不幸她的胜利却惹起五六个男孩子的愤怒，这些男孩子平日常常请她跳舞，现在却不能近她。他们从来不曾为她而自负，只觉得她的跳舞很好。此刻他们看见她如此骄傲，便叽叽喳喳地批评她：“你看，那‘小蟋蟀’，她以为她能迷惑郎德烈了！”同时还骂了她许多绰号。

十六

后来小芳黛从他们的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们或拉她的袖子，或把脚绊她跌倒，甚至于有几个把她的帽兜从左耳移到右耳，同时嚷道：

“芳黛妈妈的大帽子!”

那可怜的“小蟋蟀”向左右打了五六个巴掌,但是因此更引起人们注意她。本地的人们相向说道:“你们看我们这‘小蟋蟀’,她今天的运气真好,竟得郎德烈·巴尔波时时刻刻请她跳舞!她跳得很好,是的,不错;但是她自以为美丽,竟像喜鹊般扬扬得意了!”

又有些人向郎德烈说:

“可怜的郎德烈,她注定了你的命运吗?否则你为什么只看到她一人呢?也许你想要学法术,不久我们可以看见你在田野间牧狼了。”

郎德烈听了,十分气短;西尔维纳看见弟弟做事并不高明,以致人人笑他,比他更气短了。这时有些面生的人们也注意到了,于是互相询问,而且说道:“这自然是一个标致的男孩,但是他的思想很奇怪,何苦找女子队里最丑的一个同他跳舞呢?”玛特琅来了,听见人们嘲笑的话,她并不起怜悯之心,自己也说:

“您有什么法子?郎德烈还是一个孩子,在他这样的年纪,只要找得着一个人就好,也不管是人头呢还是鬼脸。”

于是西尔维纳握着郎德烈的手,低声说道:

“弟弟,我们走吧,否则我们非生气不可了。人家都说嘲笑的话,从小芳黛的身上笑到你的身上来了。我不晓得今天你起了什么兴头,竟同她一连跳舞四五次。你竟像故意惹人嗤笑似的!我请你不再开这玩笑吧。在她原是好的,因为她专爱招惹人们的笑骂,这是她的嗜好,然而这却不是我们的嗜好。我们走吧,等到三钟经念完后再来,你可以请玛特琅跳舞,因为她是一个很规矩、很有体面的女子。我早就说过,你太爱跳舞了,以致做些没有道理的事。”

郎德烈跟他走了两三步,忽听见一阵喧嚣,便停了脚。原来玛特琅与其他的女子们都嘲笑小芳黛,有些男孩给大家鼓励着,竟一拳把她的帽子打落了。她的一头黑发散在背上,她又悲又怒,在人

丛里挣扎。其实这一次她并没有说话得罪人家，人家竟这样虐待她，有一个恶作剧的男孩拿一根棍子把她的帽子撬去了，她保不住帽子，便气愤地哭起来。

郎德烈见了，很抱不平，便擒住了那男孩，抢了那帽子与棍子，顺手把棍子在他后面打了一棍，然后回到人丛里，其他的男孩一眼看见他来，纷纷走散，他把手挽住了小芳黛，奉还她的帽子。

郎德烈的激烈与群童的怯弱令在场的人们都大笑起来。大家喝郎德烈的彩；然而玛特琅怪他多事，那些与他同年或年龄较大的男子都似乎在取笑他。

郎德烈的惭愧的心理消灭了，他觉得自己很勇敢，很刚强；这女子无论美丑大小，既然他要了她做舞侣，而且人人都晓得了，他觉得他的责任在乎不让人家欺负她。他看见了玛特琅一方面的人注视他的态度，于是他挺着身子直到约翰、伊甸诸人跟前，向他们说：

“喂，你们有什么话说？我高兴留心于这女子，怎么会得罪了你们？而且你们看不过眼就不妨明说，何苦叽叽喳喳地低声说话呢？难道我不在你们的跟前吗？难道你们看不见我吗？人家说我还是一个孩子，然而竟没有一个人向我当面说这话！我等候人家向我说话，试看我这小孩子所请的舞侣受不受人家欺负？”

这时西尔维纳还不曾离开他的弟弟，他虽则不赞成他与人寻仇，然而他预备帮助他。在他们当中有四五个少年男子比这一双孪生儿高了一个头，但是他们看见西尔维纳与郎德烈都很坚决，便不再作声，你望我，我望你，好像是问谁敢与郎德烈计较短长。结果是没有一人出头。这时郎德烈还拉着小芳黛不放手，说：

“芳中，快把帽子戴上，而且同我跳舞，我试看人家来不来拉开你。”

“不”，小芳黛拭泪说，“我今天跳舞已经够了，而且我不要你守约就是了。”

此刻郎德烈一则勇敢,二则自负,便说:

“不行,不行,我们非再跳舞不可。不见得你同我跳舞就一定要受人家欺负的。”

于是他再同她跳舞,没有一个人敢向他说一句话或斜眼望他一望。玛特琅早已同她的男子们到别处跳舞去了。小芳黛跳完了这一次之后,低声向郎德烈说:

“现在够了,郎德烈。我很满意你,我奉还你的约言了。我要回家去。你今晚同谁跳舞都可以了。”

她说着便去找她的弟弟同回家,则见那“小蝗虫”正在与别的孩子们打架。她走得很快,郎德烈竟看不见她从哪里溜走了。

十七

郎德烈同他的哥哥回家吃晚饭去;他看见西尔维纳十分关心于今天经过的事情,于是他便向他叙述昨晚他与鬼火争持,幸亏小芳黛救了他,不知是她有勇气呢,或是她有法术;后来她要求他在圣安朵思的节会里同她跳舞七次作为报酬。其他的话他完全不提及,因为他不肯对他说去年他恐怕他投河的一件事。他这样做乃是很有见识的,因为孩子们曾经有过不好的念头,我们就不该再同他们说起,以免他们重新又起那个意念。

西尔维纳赞成他的弟弟守信,说他因此惹起烦恼越显得他这人可敬。但是他听说郎德烈在河边遇险的时候虽则吃惊,他对于小芳黛却没有感激的心理。他因为与她太疏远了,所以他不肯相信她是偶然在河边遇着他而且凭着良心救他的。他说:

“这原来是她召唤那鬼火来扰乱你的精神,希望把你淹死;但是上帝不曾允许她,因为你并没有犯该死的罪孽。于是那没良心的‘小蟋蟀’却利用你忠厚与感恩的心理,令你答应她一件事,她分明晓得这事是不利于你的。这女子真是一个坏人,一切的魔女都喜欢害人,没有一个是良心的。她累你与玛特琅不和,使你辜负

了人家的好处。她又想要你同人家打架；假使上帝不曾保护你，也许你早已同人家打起来，而且受了伤损了。”

郎德烈注视着他的哥哥，自思也许他有道理，所以他并不替小芳黛辩护。他们大家谈论那鬼火，西尔维纳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虽则不希望看见，却为了好奇心，喜欢听见人家说起。但是他们不敢告诉他们的母亲，因为她很怕鬼，只一想起就惊慌。又不敢告诉他们的父亲，因为巴尔波伯伯不把鬼火当一回事，他看见了好几十次，却毫不在意。

他们可以跳舞到夜深的时候，但是郎德烈因为得罪了玛特琅，心中着实悲伤，所以他不愿利用小芳黛所还给他的自由，他只帮助他的哥哥到牧场上找畜牲去。这么一来，他已经走近了白里歇村，只差一半的路，而且他觉得头痛，所以在钟西耶就同他的哥哥告别。西尔维纳不愿意他从罗濼滩经过，恐怕那鬼火或那“蟋蟀”又播弄他，所以他要他应允多走些路途，从那大磨坊的小板桥上回去。

郎德烈遵从他的哥哥的话，不从钟西耶经过，却沿着叔莫华山坡走去。他并没有什么恐怖，因为节会里种种的声音还传到他的耳朵里。他隐隐地听见风笛与跳舞的人们的声音，而他晓得鬼怪须等待本地的人们都睡着了才敢出头作祟，所以他就不怕了。

当他到了山坡下的时候，他听见呻吟啼哭的声音，起初他还以为是一只古力鸟。但是，他越走近，越觉得这很像人类的哽咽；他原是一个好心人，喜欢救人家的灾难，所以他大着胆子，走到最洼下的地方去。

然而那人听见他来，便住口不哭了。

“是谁在这里哭呢？”他镇静地问。

那人并不回答一声。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病人？”他又问。

那人只不开口，他想要走开。在未走以前，他想要看一看那些

芦荻与乱石丛中；他在月光里看见一个人挺直地躺在地上，脸孔向前，不动一动，竟像死了一般；不知是病了呢还是伤心太过，故意不动，希望人家不看见。

郎德烈生平不曾见过或摸过死人。他以为这也许是一个死人，所以他的心突突地跳；但是他强作硬撑，因为他以为救人乃是他的责任，于是他毅然地去摸那人的手。那人见自己被发现了，等到他走近的时候即刻爬起了一半身子，于是郎德烈认得是小芳黛。

十八

起初的时候，郎德烈觉得自己到处与小芳黛相逢，心中老大不高兴；但是看她像是有痛苦的样子，于是他又怜悯她。这下面是他们交谈的话：

“怎么，小芳黛，是你这样哭吗？又有人打你追你，所以你躲起来哭吗？”

“不是的，郎德烈，自从你很勇敢地保护我之后，再也没有人欺负我了。我躲起来哭，只因我以为把痛苦给人家知道乃是愚蠢的事情，并不是别的缘故。”

“但是为什么你有这样大的痛苦呢？是不是因为今天人家欺负了你？这也有几分是你的错处；但是你只该因此自慰，不必生气才是。”

“为什么您说这有几分是我的错处呢，郎德烈？难道我希望同您跳舞乃是侮辱您吗？难道世上只有我不能像别的女子一般地有娱乐的权利吗？”

“我说的不是这个，小芳黛。关于您希望同我跳舞一件事，我并不责备您。我已经满足了您的愿望，而且我尽我的义务对待您。您的错处并不是今天的事，乃是从前的事；并不是对我不住，乃是对你自己不住，你是晓得的。”

“不，郎德烈，我不晓得我有这种错处。我并没有想起我自己；我的良心上有几分不安，却是因为我在无意中累您受了一场杀风景的事情。”

“请您不必提起我，小芳黛，我并不埋怨您，我们只谈论您吧。既然您不晓得您的短处，让我尽我的友谊指点给您知道好不好？”

“是的，郎德烈，我要你告诉我；我无论是有恩于你或害了你，这总算是我所受的惩罚。”

“好，芳中，既然你说得这样有理，而且我第一次看见你如此温良，让我就告诉你为什么人家不把你当做十六岁的女子一般地尊敬你。这因为你的态度没有一点儿像女子，一切都像男子，而且你不知道注意你自己。先说，看你的样子就不干净，不整齐，人家看见了你的衣服，听见了你言语，就似乎觉得你长得丑。你晓得吗？孩子们还替你起了一个绰号，比‘蟋蟀’一个名称更为不雅。他们把你叫做‘雄女’。你想想看，十六岁的女子还没有女子的态度，这是不是合理的？你爬树像一只松鼠；当你骑马的时候，不要鞍子，不要缰绳，竟像一个魔王。强壮未尝不好，活泼未尝不好，胆子大也未尝不好，但这都是男子特有的美德。至于妇女呢，太强壮，太活泼，胆子太大，就未免太过了，而且你又似乎有意惹人注目。所以人家注意你，作弄你，呐喊着追赶你，像追赶一只狼。你倚恃你有聪明，对任何人都说狡猾的话，所以人家笑你。有聪明也是好的，但是太显露了却惹人仇视你。你是一个好事的人，人们的秘密都被你知道了，当你恨他们的时候便狠狠地当面骂了出来。这么一来，人们很怕你。你须知，人们怕某人就恨某人，报仇的时候的手段也就更毒。总之，无论你是不是有魔术的人，我以为你多少总有些见识，但我希望你不与恶神接近才好。你故意装神装鬼，想要恐吓那些得罪你的人们，其实你因此就弄坏了声名。芳中，这就是你的错处，因为你对你自己不住，所以人们才对你不住。请你反心想一想，如果你肯稍为像众人一样，人家就比较地喜欢你了。”

小芳黛很虔诚地听了，然后正色地答道：

“我谢谢你，郎德烈。你说的话，与众人责备我的话差不多；然而你的话很忠厚，不肯伤我的脸皮，比别人好多了。现在你愿意我答复你吗？你在我的身边坐一会儿好不好？”

“这地方不很舒服。”郎德烈说。

原来他不愿意同她逗留在一块儿，而且他听说如果人家不提防她，她就可以使人家倒运，所以他更不放心了。只听得她又说：

“你不觉得这地方舒服，因为你们是富家子弟，不容易相与。你们在外面，非草畦不坐；你们的园子里还有许多很好的树荫。至于没有财产的人们就不晓得这样苛求，他们随便遇着一块石头就可以做他的枕。荆棘不能伤他们的脚，天地间的美丽的东西都给他们观察出来。郎德烈，在认识自然的美景的人们看来，天下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我虽则没有魔术，然而你的脚底所践踏着的草有何用处我都知道。当我晓得它们的用处之后，我不藐视它们的颜色与气味。郎德烈，我说这话，为的是想要再告诉你一段关于人类的议论，使你知道人类与花草荆棘没有什么不同；人们轻视那些野草闲花，以为它们既不好看，又不芬芳，谁知它们竟是救世的良药呢！”

“我不很懂你的话是什么意思。”郎德烈说时，在她的身边坐下。

他们隔了一会儿不说话，因为小芳黛想入非非，郎德烈猜不着她的用意。他虽则脑筋有几分昏乱，毕竟喜欢听这女子说话，因为此刻芳黛的声音乃是世上最好听的声音，她的言语也是世上最有理的言语。她说：

“郎德烈，你听我说，与其说我可责，不如说我可怜；纵使我对不住我自己，至少我不曾真的对不住别人。如果人类是公平的、明理的，他们就该注意我的好心肠，不专注意我的丑陋的容貌与不好的衣服。你想想看，我自出世以来，所遇的是什么命运？我对你的

面,不会说我母亲的坏话;其实人人都责备她,辱骂她,她自己不在这这里替自己辩护,我也不能替她辩护,因为我不很晓得她做了什么坏事,也不晓得她为什么所驱使而做了那坏事。唉!人类原来是凶恶的!我的母亲刚刚抛弃了我,我还在痛哭她的时候,人家早已骂她了。别的孩子往往与我寻仇,有些事情,在他们相互间是可以原谅的,在我却不可原谅,于是数说我的母亲的过失,希望我为她而羞惭,假使另一个你所谓识事的女子处在我的地位,也许她忍气吞声,以为宁可让人家辱骂她的母亲,以免人家辱骂她本人。我呢,我却不能如此,我想要做也做不来。我的母亲始终是我的母亲,哪怕她变成了什么人,将来我是否能再见她,我都不管,我只晓得尽我的心力爱她。所以当人家骂她做私奔妇或杂货商人的时候,我就生气。我生气不为的是我,因为我不曾做坏事,这些话都不能侮辱我;但是我的责任乃是辩护我那可怜的母亲,我不晓得怎样辩护,于是我就替她报仇,把别人所做的坏事的真相揭露出来,显得他们并不比他们所唾弃的人更有价值。因此之故,他们说我好,说我放肆,说我调查人家的秘密揭露出来。真的,不错,我生来就有求知欲,喜欢认识隐秘的事情。但是,假使人家忠厚地对待我,我也不至于损害别人以满足我的求知欲。我的祖母教了我许多医治人体的秘术,我有了这种知识,也就够我娱乐了。我是一个爱散步、爱搜寻的人,花草石头与苍蝇以及自然界种种的隐秘也就够我研究,够我消遣。我尽可以独往独来,全无烦恼,我的乐趣乃在乎往来于无人的地方,潜心考究几十种动植物,是那些自称最有知识的人们所不曾知道的。我所以同人们接触者,因为我从祖母处得了些小知识,想要以此救人。好,与我同年的孩子们受了伤,害了病,都是我医治好了的,而且我教了他们许多药方,不要他们的报酬,他们非但不感激我,倒反把我当做魔女看待。当他们用得着我的时候便和颜悦色地来恳求我;到了后来,他们却随便地把我大骂一场。

他们实在惹我发怒,我很可以谋害他们,因为我既然能替人造福,也就晓得为人招祸。然而我生平不晓得恨人,所以我从来不曾下过毒手。我所以用言语报仇者,因为我觉得言语到了唇边,非吐出来不得舒服。其实我说了之后也就忘了,并非不晓得原谅别人。至于说到我不注意我的身体与态度,这因为我不疯,我不自以为是一个美女;我分明晓得我长得丑,谁也不会看我的。人家常常对我说起,难道我还不晓得吗?我看见人们的心肠这样狠,专爱轻视那些不美丽的人,所以我故意惹他们憎厌;我又自己安慰,以为我的面貌不至于被上帝憎厌,上帝不怪我,我也不怪他。所以我不像别的孩子一眼看见一条毛虫便说:‘这是一条毛虫。唉!它丑得很!非杀了它不可!’我呢,我不肯伤害上帝创造的生物,当我看见一条毛虫坠在水里的时候,我把一张树叶递给它,让它逃生。因此之故,人家说我爱那些不好的动物,又说我是一个魔女,因为我不喜欢虐待一只田鸡,或拔脱了黄蜂的脚,或把一只蝙蝠活钉在树上。我向它说:‘可怜的蝙蝠,如果世上一切丑陋的生物都是该杀的,我也像你一般地没有生存的权利了。’”

十九

郎德烈听见小芳黛谦虚地、安静地谈说她自己的丑貌,令他非常感动;他在黑暗里看不见她的脸孔,然而他还记得清楚,于是他对她说——并不想要谄谀她:

“但是,小芳黛,你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丑陋。世上还有许多比你更丑的人,人们却不责备他们。”

“郎德烈,我十分丑也好,七分丑也好,总之你不能说我是一个漂亮的女子。请你不必想法子安慰我,我并不因此伤心。”

“说哩!假使你的衣帽能像别人的一般,谁晓得你会变成怎样呢?只有一句话是人人口里所说的:人家说,如果你的鼻子不像这样短,嘴不像这样阔,皮肤不像这样黑,你就没有一点儿坏处了。

而且人家说在本地方上没有像你的一双眼睛，假使你不是眼睛灼灼地像一个大胆的男人，人家很喜欢看见你这一双眼睛呢。”

郎德烈这样说下去，自己也不知所以然。他正在回忆小芳黛的长处与短处，这是第一次他这样关心于她，是以前他所料不到的。她注意他的话，然而她不让他知道她注意，因为她太聪明了，不肯把事情认真。

“我的眼睛看见好的东西就觉得好，看见不好的东西就觉得可怜。所以那些我不喜欢的人们，他们不喜欢我，我毫不在意。我常常看见有些美女子被人家追求，她们就向人人都卖弄风流，竟像人人都合她们的脾胃似的，我实在莫名其妙。我呢，假使我是一个美貌的女子，我只愿意在我所爱的男子的跟前显示我的美貌，而且只有他值得我献殷勤。”

郎德烈听了，便联想到玛特琅，但是小芳黛不让他再想，早已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郎德烈，我的一切的罪过乃在乎我不求人们可怜我的丑貌，原谅我的丑貌。我对于他们不加掩饰，把我的真面目全露出来，所以得罪了他们，以致他们忘了我对他们有恩无仇。再说一层，纵使我要注意我的身体，我有什么可以鼓励我呢？我虽则没有财产，谁见我求乞过人家来？除了食物之外，我的母亲给过我什么东西？我的母亲留下的衣服，我不晓得利用，这并不是我的罪过；其实有没有人教过我？自从十岁以来，我受过一个人的爱情或恩惠吗？我晓得人们责备我的话，你太忠厚了，不肯全说出来。人家说我已经十六岁了，尽可以替人家做佣工，博得些薪水来供给我自己；而我生性疏懒，只晓得依赖我的祖母，其实她并不怎样爱我，而且她有雇请一个女仆的能力。”

“呃，小芳黛，这不是真的话吗？人家怪你不爱做工，你的祖母也说她如果雇请一个女仆来替代你，还更有利益呢。”

“我的祖母说这话，因为她喜欢骂人，而且喜欢埋怨。然而当

我说要离开她的时候她却留我,因为她口里虽不肯说,心里却知道我于她有益。她不是十五岁的人了,眼睛花了,腿也不坚了,她找不着药草来制药水与药粉,而且有些药草在很远而且很不容易到的地方。我认识了些药性,是她所不认识的;我制造了些药丸,她看见有效力,竟诧异起来。至于说到我们的畜牲,人们看见了没有不赞赏的,因为我们只靠公共的牧场牧养牲口,养得这样肥壮也就是难得的了。我家的羊有这样好的羊毛与羊乳,我的祖母未尝不知道是谁的功劳。你放心,她并不想要我离开她,我替她赚来的,比累她费去的更多呢。她虽则虐待我,不供给我的需要,我始终爱她。而且我不离开她,还有另一个理由,郎德烈,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告诉你。”

“好,就请说吧。”郎德烈这样回答,因为他不讨厌小芳黛的话。

“这因为我在十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就把一个很丑很可怜的孩子留在我的怀抱里。这孩子像我一样丑,而且更少风度,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跛脚,又瘦弱,又多病;可怜的孩子,他三天有两天是病的,所以他很痛苦!我的可怜的‘小蝗虫’,人人都藐视他,播弄他!我的祖母也很虐待他,假使我不假意替她打骂他,她早已把他打坏了。我始终留心,不肯真的打他,他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当他做错了一件事之后,他跑来躲在我的裙脚下,向我说道:‘请你打我吧!不要让祖母捉了我去!’于是我假意打他,他也假意哭喊。再者,我又料理他。可怜的孩子,我不能使他不穿破旧衣裳;但是,当我有一些布块的时候,我想法子替他做一件衣服,当他病的时候,我又医治他;我的祖母不晓得料理孩子,假使只有她,‘小蝗虫’早已死了!我不能使我的父亲不死,我却要救护我的弟弟的性命;没有我呢,他一定很不幸,不久就到地下找父亲去了。他是这样曲背,这样丑陋,我不晓得我救他的性命是否于他有恩;但是我想要不做也不能够,郎德烈。当我想要替人家佣工,赚几个钱,脱逃了穷关的时候,我即刻起了怜悯之心,自己责备自己,竟像我是‘小蝗虫’的

母亲,他死了便是我的罪过似的。郎德烈,你看,这就是我一切的罪过与短处。现在我听候上帝裁判,至于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我却原谅他们。”

二十

郎德烈聚精会神地听小芳黛的话,对于她的理由,觉得没有可以批驳的。最后他看见她说到“小蝗虫”的时候那种态度,他忽然感动起来,觉得对她发生了友谊,竟像想要入她的党,与社会为仇,他说:

“小芳黛,谁说你的过失的,他先有了过失;因为你所说的话句句都有道理,再也没有人怀疑你的良心与你的见解。为什么你不直说出来,教人们了解你呢?人家不会再说你的坏话,而且有人替你主持公道。”

“郎德烈,我已经向你说过,我不须要博取我所不喜欢的人的欢心。”

“但是,你既然同我说起,可见得……”

郎德烈说到这里忽然住口,自己诧异他那险些儿说了出来的一句话,后来他改口说道:

“那么,你把我比别人更看重了,是不是?然而我始终没有对你好,我以为你恨我呢。”

“是的,也许我有几分恨过你”,小芳黛说,“但是从今天起我就不恨你了,你让我告诉你这是什么缘故,郎德烈。我起初以为你很骄傲,其实你也是骄傲的人;但是你晓得克制你的骄傲心来尽你的责任,你就有了你的价值。我从前以为你忘恩,这因为人家教你骄傲,以至于使你忘恩;然而你很有信用,无论如何不肯失信。我又以为你是一个懦弱的人,因此我就轻视你;现在我晓得你有的只是迷信,至于危险当前的时候你却能有很大的勇气。今天你请我跳舞,虽则因此气短,到底算你守信。在晚课之后,我祈祷过了,我的

心已经原谅你,不再想要缠扰你了,而你却自动地到教堂的旁边去找我。你曾经压服了那些凶顽的孩子,又同那些少年男子挑战,为的是保护我;假使没有你,他们不知把我虐待到什么地步了。今天晚上,你听见我哭,便来安慰我。郎德烈,你不要以为我会忘了这些事情,我一辈子都保留着这一个回忆;现在轮着你可以要求我的酬报,无论何时,无论何物,随你的便。先说,我晓得今天我累你受了一种大痛苦。是的,郎德烈,我不是笨人,我已经猜着了你的心事;可惜今天早上我还不曾料到。你放心,我虽则狡猾,却不凶狠;假使我早已晓得你爱上了玛特琅,我决不至于逼你同我跳舞,以致你与她伤了感情。我老实说,我高兴开玩笑,看见你抛弃了一个美女在一边,与我这样一个丑丫头跳舞,我觉得有趣得很,但是我以为这只算丢一丢你的面子。后来我渐渐懂得这真的是你的心上的重伤,你不由自主地向玛特琅所在的一方面望去,看见她愤激,你就伤心堕泪,我呢,我也堕泪,真的!我看见你想要与那些向玛特琅献殷勤的男子们打架,所以我哭起来,你还以为我流的是懊悔的眼泪呢。刚才你撞见我在这里痛哭,就为的是这个缘故;我现在承认你是一个好男子,我要哭到我能补救你的痛苦的时候为止。”

她说了,重新流泪。郎德烈十分感动,说:

“我的可怜的芳中,假定我爱她,又假定你累我与她不和,你有什么法子使我们重归于好呢?”

“郎德烈,请你信任我吧。我不很糊涂,还可以规规矩矩地向人家解释两句话。我要把一切真相告诉了玛特琅,使她知道一切的罪过都是因我而起的,就把你弄得雪一般白了。如果她明天不还给你的友谊,就是她不爱你,而且……”

“而且我就不应该懊悔。芳中,其实她也不曾爱过我,你这么一做,乃是劳而无功的。请你不必做吧,我虽则稍为伤了心,你不必介怀。现在我已经好了。”

“这种痛苦不是这样快就好了的”,小芳黛说了,又改变了意

见,说,“至少人家是这样说的。郎德烈,现在你说这话,因为你有一肚子气。等到你静睡了一夜之后,明天你就变为很悲哀,非等到与那女子讲和之后不得安宁。”

“也许是吧”,郎德烈说,“但是,我向你良心话,此刻我完全不晓得,而且我完全不想到这一层。我以为是勉强说我对她有很多的友谊,其实我对她的感情很平常,几乎忘记了。”

“这就奇了”,小芳黛叹说,“依你说,你们男子爱人是这样爱法吗?”

“说哩!你们女子也不见得胜过我们男子,你们很容易生气,而且随便遇到一个男子就得了安慰。但是也许我们还不配谈论这种事情,尤其是你,小芳黛,你还嘲笑恋爱的人们。我想此刻你还拿我寻开心,想要调停我与玛特琅的事情。我请你不要做吧,因为她尽可以误会,说是我拜托你去的。再者,她会因此猜想我自命是她的情人,以致她怪我无礼;其实我从来不曾向她说过一句恋爱的话,虽则我喜欢在她的身边或请她跳舞,然而她从来不曾鼓励我说恋爱的话的勇气。由此看来,我们还是随她去的好。如果她愿意,她自己会回心;如果她不回心,我想我不至于因此就死了。”

“郎德烈”,小芳黛又说,“我比你更晓得你的心事。你说你从来不曾用言语向她表示你的友谊,我是相信的;然而除非她的脑筋简单,否则她可以在你的眼神里看出来,尤其是今天。既然是我累你伤心,也该是我使你满意,而且这是令玛特琅懂得你爱她的好机会。你让我做去吧,我要做得很巧,使她不能说是你指使我去做的。郎德烈,请你信任我这‘小蟋蟀’吧,我的外貌虽则丑陋,而我的内心未必丑陋。而且请你原谅我缠绕你的罪过,其实你因此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将来你会晓得:美女的爱情固然甜蜜,丑女的友谊也有益处。因为丑女做事是没有作用的,她并不愤怒,也不记仇。”

“芳中”,郎德烈握着她的手说,“你美也好,丑也好,我相信你

的友谊是很好的东西,也许爱情比它还坏呢。你为人很忠厚,现在我承认了。今天我很侮辱你,而你不曾注意;虽则你说我做得对,我却觉得我做得很没有道理。”

“这是怎么说的,郎德烈?我不晓得你说的是……”

“芳中,我说的是我在跳舞的时候不曾同你接吻过一次;然而这是本地的习惯,也就是我的义务与权利。我把你当做十岁的女孩看待,人家不肯低头吻一个女孩;但是你差不多有我的年纪了,我们相差不到一岁。由此看来,我已经侮辱了你,假使你不是这样忠厚,你早已觉得了。”

“我甚至于没有想到这上头。”小芳黛说。她说着便站起来,因为她觉得她说的是诳语,不愿意给他看出来。

后来她勉强装作快活的样子,又说:

“喂,你听,那些小蟋蟀在麦场里歌唱了。它们呼唤我的名字,而且明星在天,枭鸱向我们报时候了。”

“我也听见了,现在我非回白里歇村去不可;但是,在我告别以前,小芳黛,你肯不肯恕我的罪呢?”

“但是,郎德烈,我不怪你,你并没有罪,用不着宽恕。”

郎德烈自从听她谈论了爱情与友谊之后,她的声音是像丛树里的黄莺的啼声一样和婉,所以他莫名其妙地动了心,又说:

“哪里话?你应该宽恕我。你应该要求我同你接吻,以补偿今天我所不曾做的事情。”

小芳黛的心有几分震撼,不久仍旧恢复了原来的精神,说:

“郎德烈,你想要我惩戒你,好教你知悔吗?好,我饶了你吧。请一个丑女跳舞已经太过分了,还要接吻吗?”

“唉!你不要说这话了!”郎德烈说时,把手与臂都伸向她,“我想接吻不是一种惩罚……除非你觉得我与你接吻乃是可憎的事情……”

他说了这话之后,非常希望同她接吻,生怕她不愿意。

“郎德烈，你听我说”，小芳黛说时，声音和婉，“假使我是一个美女，我一定说这不是接吻的时间与地点，我们不该偷偷摸摸的；假使我是一个卖弄风流的女子，我又一定以为这乃是接吻的时间与地点，因为夜色把我的丑貌掩藏了，而且这里没有一个人，你不至于害羞。但是，我既不风流，又不美丽，我只好向你这样说：请你握一握我的手，作为友谊的表示，我就很喜欢了。我从来不曾得过人家的友谊，而且此后我也不希望别人的友谊了。”

“是的，小芳黛，我非常愿意握你的手。但是我对你的友谊乃是最诚恳的友谊，我们不妨接吻。如果你否认我这友谊的表示，我就以为你还有多少芥蒂在心。”

他想要出其不意地吻她，但是她抗拒他。当他再三要求的时候，她竟哭起来，说道：

“请你放手吧，郎德烈，你使我十分伤心了。”

郎德烈住了手，十分诧异。他看见她眼泪双流，于是他自己也流泪，好像是因气愤而哭似的。他说：

“你说你只愿意要我一人的友谊，我分明晓得你的话是假的。你另有更大的友谊，所以你才不肯同我接吻。”

“不是的，郎德烈”，她哽咽地说，“但是我恐怕你在夜里看不见我而同我接吻，到白天的时候你再见我就恨我了。”

“难道我没有看见过你吗？”郎德烈躁急地说，“此刻我看不见你吗？呃，请你走到月光里来，好，我看得很清楚了，我不晓得你丑不丑，我只爱你的脸孔，这只因为我爱你，没有别的缘故。”

他说着便吻了她，起初他的心中还在震撼，到后来他再吻时竟十分热烈，累得小芳黛害怕起来，把他推开，说：

“够了，郎德烈，够了！这竟像发怒的接吻，否则你就是心里想着玛特琅。请你放安静些，我明天就同她说；你明天吻她所得的快乐，比我所给你的快乐好多呢。”

她说着，早已走出了牧场，两脚轻盈地走了。

郎德烈很是吃惊,想要追赶她。他踌躇了三次,然后决定主意向河边走去。后来他觉得似乎有魔鬼随身,于是拼命奔跑,直跑到白里歇村为止。

到了第二天,郎德烈在清晨就出去牧牛,想起了他在叔莫华与小芳黛的一场长时间的谈话,竟像片刻以前的事情。他昨天所遇的事情太不平常了,所以他的精神紧张,睡得不好,今早还觉得头昏。他的心中震撼非常,眼前常有那容貌丑陋、衣服不整的女子的影像。有时候他又回想昨天他渴望同她接吻的心理,原来他把她拥抱在心胸之前的时候觉得十分快乐,她竟像忽然变为天下最美丽最可爱的女子似的。他自思道:

“人家说她有法术,她自己不承认,我想她一定会迷惑人,昨天我一定是被她迷惑了的。我生平对于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这种情绪;不要说那美丽的玛特琅,就说我的孪生哥哥,也比不上这女妖,使我在两三分钟内有这样热烈的友谊。我的可怜的西尔维纳,假使他看得出我那时候的心情,他岂不妒忌死了!我对于玛特琅的友谊,并不妨碍我对于西尔维纳的感情;至于小芳黛呢,假使我给她迷了一个整天,我就觉得世界上只有她一人存在了。”

郎德烈一则惭愧,二则疲倦,三则烦躁,觉得十分难堪。他坐在牛槽之上,心中在忧虑那女妖褫夺了他的勇气、理智、康健。

天色渐明,白里歇村的农夫都起来了。他们笑他昨天同“小蟋蟀”跳舞,把她形容得很丑陋,很不知礼,很不会装饰,弄得他没地方藏身。他并非为着他们所看见了的事情而惭愧,却为着他不肯说出来的心事而惭愧。

然而他并不生气,因为白里歇村的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虽则取笑他,其实没有恶意。郎德烈甚至于向他们说小芳黛不是人家意料中的人,说她并不比别人坏,而且能施恩于人。说到这里,人们又嘲笑他道:

“我不说她的母亲；至于她呢，她是一个全不懂事的女孩，如果你有一只畜牲害病，我劝你不要她医治，因为她只晓得嘴里哗啦，其实她不懂得一个药方。但是她似乎有把男孩催眠的法术，所以你在圣安朵思节会里不曾离开过她。郎德烈，我劝你当心，将来人家会把你叫做‘雄蟋蟀’或‘雄鬼’呢。将来魔鬼附在你的身上，我们不得已，只好把你驱逐了。”

“我想”，那小苏兰芟说，“昨天早上我一定把他的一只袜子穿反了。穿反了袜子就可以招邪，小芳黛晓得了，所以有昨天的事情。”

二十一

天明之后，郎德烈正在工作，又看见小芳黛走过。她很快地走向一个藁林里，原来玛特琅就在那藁林里采嫩叶喂羊。这是放牛的时候了，郎德烈把牛群赶到牧场去，同时注视小芳黛走路。她走得那样轻快，令人看不见她践踏青草。他很想要知道她向玛特琅说些什么话，所以他暂时不忙吃饭，竟悄悄地沿着藁林走去，听她们的谈话。他看不见她们，玛特琅嘟哝地说了些含糊的话，他听不出她说的是什么；至于小芳黛的声音既和婉又清朗，虽则她不高声说话，他却听得清楚，不漏一字。她依照她允许了他的话，向玛特琅谈起他，说她在十个月以前就同他有了约，约定将来她可以任意要求他一件事。她说得那样客气，确能令听话的人喜欢。后来她虽则不说郎德烈怕鬼火，却说他在圣安朵思节前一日误入了罗濞滩，以致险点儿淹死了。总之，她完全从好的方面说话，后来她又说一切的罪过都在她的身上，她因为一时好奇，又为虚荣心所驱使，以为她从前仅仅同小孩们跳过舞，所以她想要同一个年纪很大的童子跳一次舞方才甘心。

玛特琅听了便生气起来，提高了声音说：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小蟋蟀’，你尽管同孪生村的孪生儿跳

舞,这并不妨害我,而且我也不羡慕你。”

小芳黛又说:

“玛特琅,请您不要对于那可怜的郎德烈说这种无情的话。郎德烈已经把他的心给了您,如果您不要他呢,我不晓得他要痛苦到什么地步了。”

她的话娓娓动听,尽量地颂扬郎德烈,他听了这样好的颂词,不禁为喜悦而脸红;他恨不得学会了她的口才,以备他日应用的机会。

玛特琅看见小芳黛如此会说话,心中也自惊讶;然而她太藐视她了,所以不肯赞许她,她说:

“你的胆子很大,也很会吠,教人猜说你的祖母曾经教你用言语诱惑世人;但是我不喜欢同魔女们说话,一说就要倒霉。请你不要扰我吧,‘小蟋蟀’。我的小乖乖,你已经找着了一个男子,你就该守着他,因为世上喜欢你的一副丑嘴脸的人,他是第一个,也就是最后一个。至于我呢,我不愿意要你的嘴里的残余,哪怕他是一个王子,我也不管了。你的郎德烈也是一个糊涂虫。你看,你以为从我的手里夺了他去,现在又来求我收回,可见他没有价值了。小芳黛也不稀罕的男子,竟是我的意中人吗?”

小芳黛听了,便回答了一段话,她的措辞真令郎德烈感激涕零,她说:

“如果你以为我的话伤了您,如果您骄傲到这地步,要令我气短然后甘心,那么,玛特琅,我就请您任意压倒我这田野的小蟋蟀吧。您以为我瞧不起郎德烈,否则便不至于求您宽恕他。好,我老实告诉您,我爱他已经很久了,我生平只想他一个人,也许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但是我一则太识事了,二则太自重了,所以从来不曾梦想求爱于人。我晓得他是什么人,也晓得我是什么人。他是美的、富的、受人敬重的男子,我是丑的、穷的、受人藐视的女子。所以我分明晓得他不是我的人,您看他在节会里那瞧不起我的神

情就知道了。那么,我请您满意了吧。小芳黛所不敢望的一个男子,他却脉脉含情地望您了。您如果要惩戒小芳黛,最好的法子乃是瞧不起她,把她的爱人夺去了,使她不敢与您相争。纵使您不爱他,至少可以做戒我的放肆;请您应承我:等到他再来向您道歉的时候,您好好地接待他,安慰他一下子吧。”

小芳黛这样低首下心,这样诚恳,终于不能打动玛特琅的心。玛特琅仍旧是很无情地叫她走,说郎德烈是她的人,至于她自己呢,她觉得他太愚蠢了,太孩子气了。但是,玛特琅虽则厉声拒绝了小芳黛,其实小芳黛的大牺牲已经发生了效力。原来妇女们有这么一种心理:她们看见一个童子被别的女子敬重而且疼爱的时候,即刻就觉得这童子变了成年的男人。玛特琅从来不曾认真地想过郎德烈,自从她把小芳黛赶走了之后竟十分想念他了。她忆起了小芳黛所说郎德烈的爱情,以为小芳黛迷恋他到了那地步竟承认出来,可见她自己已经对小芳黛报了仇,她因此更以为光荣了。

她的住所离白里歇村只有两三弹丸之远,于是她在当晚就到白里歇村里去,借口说她有一只羊混进了她的舅父的羊群里,其实她去给郎德烈看见,而且向他丢眼色,鼓励他来同她说话。

郎德烈晓得很清楚,因为自从小芳黛出头之后,说也奇怪,他的精神已经复原了。他自思道:“小芳黛真是有法术的人,她已经使玛特琅与我重归于好了。她只谈了一刻钟的话,我运动一年还比她不上呢。她实在聪明,她的良心也是人间少有的。”

他想着,同时注视玛特琅;但是她安静地走了,他竟没有决定同她说话。这并不因为他在她的跟前惭愧,他的惭愧不知在哪里去了;只因他一则见了她就心中快乐,有意求爱,所以一时害羞,说不出话来。

他一吃了晚饭就假装睡觉去。但是他在床上爬起来,从小路上走出,沿着围墙,径直地向罗滩滩而来。这一天晚上,那鬼火仍

旧在那里跳舞。然而郎德烈自思：“这才好啊！有了鬼火，小芳黛就不远了。”他也不害怕，也不误会，竟过了河，直到了芳黛妈妈的住宅，四面搜寻。但是他停留了半晌，并不看见灯光，也不听见任何的声音。一切的人们都睡着了。他晓得那“小蟋蟀”往往在晚上她的祖母与弟弟睡着了之后出来，所以他希望她在附近的地方散步。于是他自己也去散步。他走过了钟西耶，直向叔莫华走去，一路上吹口哨，而且唱歌，好教人家注意：然而他仅仅看见猪獾跑进了茅屋里，听见黄莺在树上啼唱。他不得已，只好回白里歇村去，没法子向那大恩人道谢。

二十二

过了整整的一个礼拜，郎德烈始终不能遇见小芳黛，他因此很诧异，又很担心。他自思道：“我恐怕她又以为我忘恩了。然而我寻找她的时候不少了，终于找不见她。这大约因为我在叔莫华勉强吻她，她因此伤了心；但是我用意并不坏，也并非有心侮辱她啊。”

他生平不曾像这一个礼拜一般地多思多虑。他不很晓得脑筋里有了什么，然而他镇日想入非非，心神不定。他虽则勉强工作，再也不能像从前瞻仰那些大雄牛与白犁红土便心满意足了。

礼拜四的晚上，他去看望他的孪生哥哥，觉得西尔维纳也像他一样发愁。西尔维纳的性情与他的性情很有差别，但是有时候反了过来，却十分相同。他好像猜着了他的弟弟有了心事以至于烦恼，然而他却猜不着究竟是什么原因。他问郎德烈是否已经同玛特琅讲了和，郎德烈答应了一个“是”字，这是第一次他有意向他的哥哥说谎。其实郎德烈不曾同玛特琅说了半句话，他以为有的是时间，不必匆忙。

礼拜日到了，郎德烈很早就赴弥撒会。他在钟未响以前先进了教堂，因为他晓得小芳黛平日乃是在这时候来的。原来小芳黛

祈祷的时间很长,人人都嘲笑她。这时郎德烈看见一个少女跪在圣母堂里,背朝外方,双手掩面,专心祈祷。这分明是小芳黛的身段,然而她的衣帽却不相同。于是郎德烈又走出了教堂,看她在不在长廊之下。

他在长廊下看不见衣服不整的小芳黛,弥撒的钟响了,他仍旧不见她来。弥撒经念到首段的时候,他再看圣母堂里那虔心祈祷的少女,则见她抬起头来,认得她是“小蟋蟀”,在他看起来,她的衣服与容色都焕然一新了。她仍旧穿的是粗布的裙子,戴的是没有花边的帽子;然而她在这一个礼拜之内已经把这一切都洗濯过,裁剪过,重新缝过了。她的袍子长了些,直垂到了袜子上;她的帽子也改了新的样式,罩在光溜溜的黑发上;她的颈巾是新的,而且是黄色的,与她的棕色的皮肤陪衬相宜。她又把上衣改长了,显出袅娜的蜂腰,不复是披衣的木偶。再者,不晓得她在这一个礼拜之内用什么药草洗了她的脸孔与她的手,现在她的脸孔变白了,手变润泽了,竟像春天的白蔷薇一般。

郎德烈看见她改变到这地步,不觉他的手里的经文坠下地来。小芳黛听见了声音,把身子完全扭转来看他,同时他也注视着她。她的脸孔有几分发红,只像丛树中的小玫瑰。这么一来,她差不多像一个美女,更兼她那一双没有人不赞赏的黑眼睛灼灼地放光,竟是另一个人了。郎德烈又自思道:“她真是一个妖精,她想要从丑容变为美貌,现在竟灵验了。”他想到这里就害怕起来,然而他未免想要走近她而且同她说话,所以到了弥撒会完场的时候他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但是她却不看他了。这一次她并不在祈祷后与孩子们开玩笑,竟悄悄地走了,以致人们没有时间注意她的容貌与服装的变更。郎德烈因为西尔维纳紧紧望着他,所以不敢追随她;但是,在一个钟头之后,他竟想法子逃了出来。这一次他的心灵感通,竟找见了小芳黛在宪兵坪牧羊。原来从前某国王增加苛税,派兵下乡

收粮,有一个宪兵被歌斯村的人杀害了,所以本地人把宪兵被杀的地方叫做宪兵坪。

二十三

因为这是礼拜日,所以小芳黛在牧羊的时候并不缝纫,也不纺绩。她从事于一种游戏,这是我们乡里的孩子们往往做的。她在寻找四叶的苜蓿;平常的苜蓿只有三叶,人家说谁能采取一枝四叶的苜蓿,谁就有喜事临头了。郎德烈走到她的身旁,即刻问道:

“芳中,你找着了么?”

“我往往找得着”,她说;“但是这并不像人家说的能替人招福,我的书里放着三枝,于我毫无益处。”

郎德烈在她的身旁坐下,像是要同她谈话似的。但是他忽然觉得害羞,比之在玛特琅跟前更甚;他本来有千言万语要同她说,此刻却找不出一句话来。

小芳黛也觉得害羞,因为郎德烈虽则不说话,却用奇异的眼光望着她。末了,她问他为什么看见了她就有诧异的神情。

“除非因为我改了服装”,她说,“我是从了你的劝告的。我以为要做合理的人须先有合理的服装。但是我不敢给人们看见,因为我怕人们还责备我,笑我想要减少丑貌却不成功。”

“人们要说,尽管他们说去;我不晓得你用了什么方法,今天你实在变为漂亮了,除非把自己的眼睛挖了,否则谁看不见呢?”

“请你不要取笑吧,郎德烈”,她说,“人家说美女因美貌而发狂,丑女因丑貌而伤心。我习惯了令人害怕,我不愿意做呆子,以为我能令人喜欢。但是,你这一来,并不为的是向我说这话,我在静听你说玛特琅是否原谅了你。”

“我这一来,并不为的是说玛特琅的事情。她原谅我与否,我不晓得,而且我也不求晓得。不过我知道你同她说了话,说得很好,所以我应该十分感谢你。”

“你怎么知道我同她说了话呢？她告诉了你吗？这样说来，你已经同她讲和了吗？”

“我们并没有讲和，我们还没有爱到成仇的程度，用不着讲和。我知道你同她说了话，因为她告诉了一个人，那人又转告了我。”

小芳黛听了，满脸飞红，显得越发艳丽了。她从来不像今天这样羞怯，这样快活。凡是因羞怯与快活而脸上发红的女子，哪怕她丑到了十分，也显得美丽起来。但是她同时又担心，以为玛特琅已经把她的话告诉了别人，别人知道她承认她爱郎德烈，便成为笑柄了。

“玛特琅是怎样说我的？”她问。

“她说我是一个笨人，没有一个女子喜欢，甚至于小芳黛也不爱我。她说小芳黛瞧不起我，逃避我，躲了整个礼拜不肯见我的面；我徒然到处寻觅，竟找不见小芳黛的踪迹。芳中，你看，我才是人们的笑柄呢，因为人们都知道我爱你而你不爱我。”

小芳黛听了，十分诧异，因为她料不到此刻郎德烈比她更为狡狴，她说：

“你的话实在令人伤心，我料不到玛特琅这样负心而且说谎。但是，郎德烈，你应该原谅她，她因为愤激而至于如此，愤激就是爱情了。”

“也许是吧，所以你对我毫不愤激，芳中。你原谅我的一切，因为你藐视我的一切。”

“我不值得你说这话，郎德烈。真的，我不值得你这样说我。我并没有发疯，怎肯说像她所捏造的那一种言语呢？我向玛特琅说的话乃是另一种说法的。我的话都是为她设想的，却不至于得罪你；恰恰相反，我还说我敬重你呢。”

“芳中，你听我说，我们不必再争论你所说过的是什么话了。你是一个有见识的人，我要问你一件事。上一个礼拜日，我在叔莫华遇见了你，我不知何故，竟对你发生了友谊，后来我隔了整整一

个礼拜不吃饭不睡觉。我不愿意瞒你,因为你太聪明了,瞒你乃是徒劳无功的。我承认我在礼拜一的早上以为对你发生友谊乃是可耻的事情,竟想要走得很远,不愿再堕落这种感情的圈套里。然而到了礼拜一的晚上,我仍旧不能忘情,竟不怕鬼火,在夜里渡过罗瀚滩。那鬼火在滩上,像是要阻止我找你似的,它嘲笑我,我也嘲笑它。自从礼拜一以后,每天上午我像一个愚人,因为人家笑我爱你;每天晚上我又像一个痴人,因为我觉得我的嗜好比我的羞耻更强。直到了今天,我看见你如此美丽,我想将来人人也有同样的感想,如果你继续下去,不出半个月,非但人们原谅我爱你,而且追求你的人还多着呢。我没有什么胜人之处,不值得你特别注意,也就不值得你爱。但是,如果你记得圣安朵思节会,也就该记得当天晚上我在叔莫华请你允许我同你接吻。我曾经很诚恳地吻你,忘了你是著名的丑而可憎的女子。我的权利就在这一点,小芳黛。我请问你:这算不算数?我这话说服了你呢,还是得罪了你呢?”

小芳黛把双手掩着脸孔,只不作声。郎德烈自从听见了她向玛特琅所说的话之后,以为她爱他了;因为他知道她爱他,然后他对她发生了爱情。但是此刻他看见她含羞带愁的样子,又怕她把今天的事告诉了玛特琅,为的是存心善良,要完成他与玛特琅的好事。他想到这里,越发爱小芳黛,因此也伤感起来。他拉下了她的双手,则见她的面色惨白,竟像一个临死的人;他不客气地责备她不该不顾他的热情而不答复他,忽见她倒在地上,合着双手只管喘气,原来她一时气窒,竟昏倒了。

二十四

郎德烈大吃一惊,连忙拍她的手催她醒来。她的手像冰一般冷,木一般硬。他把手搓她的手,把温气度给她。当她醒过来之后,才向他说道:

“郎德烈,我想你是播弄我的。但是世上有些事情是不应该开

玩笑的啊。我请你让我安静,永远不再同我说话;除非你有事要求我,我始终愿意帮你的忙。”

“小芳黛,小芳黛”,郎德烈说,“你的话不是好话,恰是你播弄我呢。你恨我,然而你又把别的话哄骗了我。”

“我吗?”她悲伤地说,“我把什么话哄骗了你?我给了你友谊,与你的孪生哥哥给你的友谊一样,也许还更好些;因为我不像你的哥哥妒忌,我非但不妨碍你的爱情,而且赞助你的爱情。”

“这是真的话”,郎德烈说,“你实在像上帝一样慈善,我原不该责备你。请你原谅我,芳中,而且请你让我尽我的能力爱你。我也许不能像爱我的孪生哥哥或我的妹妹娜纳德一般安静地爱你,但是我情愿此后不再同你接吻,如果你觉得可憎的话。”

郎德烈回心一想,以为小芳黛的友谊的确只是安静的友谊;她不是夸大的人,所以他没有向她进攻的勇气,竟像他不曾亲耳听见她向玛特琅所说的话似的。

至于小芳黛,她原是一个聪明的人,分明晓得郎德烈实在爱她爱到发狂,所以她刚才因快乐过度,竟昏倒了一会儿。但是她恐怕容易得来的幸福也容易失去,所以她想要激他一激,她暂时不露真情,等候他的愿望沸腾到了极度为止。

他陪她坐到黄昏,虽则不敢向她说些绮语,然而他迷恋着她,喜欢看见她的容貌与听见她的声音,竟不能离开她一会儿。那“小蝗虫”也离不了他的姊姊,所以走来会合他们,郎德烈便同他玩耍。他好情好意地对待他,不久就觉得这一个被人欺负的孩子在同他要好的人跟前并不愚蠢也不凶恶,甚至于在一个钟头之后他同郎德烈熟了,很感激他,便吻他的手,把他叫做“我的郎德烈”,好像他把他的姊姊叫做“我的芳中”一般。郎德烈看见他这情形,心中十分感动,觉得从前人们与他自己都把芳黛妈妈的两个孩子欺负乃是有罪的事情,因为他们只需人们把他们像众人一般地看待,已经比许多人优胜了。

从此以后，郎德烈天天都能看见小芳黛。有时是在晚上相见，于是他就与她稍为谈话；有时是在日里，他看见她在田野间工作。她因为不愿忽略她的职务，所以不能与他盘桓很久；但是他欣幸能与她说四五句心腹的话，而且饱看她一顿。她继续地检点她的身体，整理她的服装，改良她待人的态度，以致人人都注意她，不久以后就另眼看她了。她再也不得罪别人，所以人家不再骂她，她因为人家不再骂她，也就不回骂人家，不再惹人伤心了。

然而社会的意见不是容易变更的，人们对于小芳黛，不能一时就从藐视改为敬重，从仇恨改为好感，所以此刻人们并不十分注意小芳黛的变迁。有四五个老翁与老妇，他们是对于少年人不求全责备的，他们在本地方像是众人的父母，有时候他们在歌斯村的核桃树下谈天，眼看着少年们与孩子们打球或跳舞。这几个老人议论纷纷，说道：

“你们看这一个孩子，如果他这样生长下去，将来一定是一个好兵士，因为他的身体太好了，人家不会免除他的兵役的。那边那一个，将来一定像他的父亲一样聪明；另一个将来一定像他的母亲一样安分守己。你们看那绿赛德，她将来必做一个田庄的女仆；又看那肥胖的鲁意丝，将来一定不止一个人爱她；至于那小玛丽央呢，你们让她长大了些，也就像别人一般识事了。”

他们说到这里，轮着小芳黛给他们批评了，他们说：

“你们看，她不愿意唱歌，也不愿意跳舞，匆匆就走了。自从圣安朵思节之后，人家不再看见她了。大约因为这里的孩子们掀落了她的帽子，所以她十分失意，现在她改了一顶大帽子，似乎再也不比别人更丑了。”

“你们注意到她的皮肤在最短的时间内白了许多吗？”古都利耶妈妈说，“从前她的脸孔像一只鹌鹑的卵，有许多赭色的斑点；但是最近我亲近她一次，看见她的面色很白，我竟诧异起来，问她是不是害了寒热症。依现在她的容貌看来，她是可以改造的。谁晓

得？有许多丑陋的女子达到了十七八岁就变为美丽的了。”

“再者，她也明理了”，诺邦伯伯说，“她后悔起来，竟变了大家的风度，而且客气地待人了。这‘小蟋蟀’，到现在才知道她自己不是男子，未免迟了些。天啊，从前人家以为她越变越坏，竟是本地方的羞耻。但是她现在渐渐变好，与别人一样了。将来她会晓得她有了一个这样可责的母亲就应该求社会上的人们恕罪，将来人家再也不说她了。”

“是的”，古尔第耶妈妈说，“一个女子像一匹溜缰马，实在不成体统。我也希望小芳黛学好，因为我前天遇见了她，她非但不像从前跟在我的后面摹仿我的跛脚，而且她向我问安，很客气地请求我把我手里的东西给她代我拿呢。”

“你们所说的女子，与其说她不善良，不如说她疯狂”，亨利伯伯说，“她不是没有良心的人。何以见得呢？譬如我的女儿害病的时候，她往往献殷勤，替她在田野间照管我的孩子们；她对待他们很好，他们还不愿意离开她呢。”

“人家告诉我的话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古都利耶妈妈又说，“人家说巴尔波伯伯的一个孪生儿在最近一次的圣安朵思节会里爱上了小芳黛哩。”

“哪里！”诺邦伯伯答，“我们不要把这事认真。这只是孩子们开玩笑，巴尔波夫妇不是呆人，那一双孪生儿也不是呆人，你们懂吗？”

这是人家议论小芳黛的话，但是因为人家差不多是不能再见她了，所以往往也不想起她了。

二十五

然而最常见她的、最注意她的，乃是郎德烈·巴尔波。当他不能很舒服地同她谈话的时候，他几乎发热发狂。当他与她相聚了一会儿之后，他即刻变为安静而且满意自己，因为她把道理劝他，

又安慰他。她稍为作弄他，也许显得几分风骚——至少他是这样想的——然而她的动机乃是光明正大的，她要等待他的爱情成熟之后才肯接受他的爱，他没有怪她的道理。他这样热烈地爱她，她不能再怀疑他了。原来乡下人与城里人的恋爱不同，乡下人能忍耐些，不像城里的人着急。恰好郎德烈又是一个有耐心的人，谁也料不到他有这样热烈的爱。如果人家知道了，不知是如何惊奇呢。但是小芳黛看见他忽然把全身献给她，恐怕这是一时的烈火，又怕事情做得太过，超过了孩子们的本分。他们二人还没有达到结婚的年龄，至少是不合父母的意而且不合道理的；但是，爱情是无所等待的，当两个少年人的心里发生了爱情之后，怎能等待别人的赞同呢？

小芳黛在表面上虽则还像一个女孩，然而她的内心里的理智与意志都超过她的年龄。她的心非常热烈，也许比郎德烈更甚，然而她的理智也很强。她爱他爱到发狂，但是她又很守规矩。她不分昼夜，时时刻刻想念他，要看他，要同他温存，及至她看见了他之后，即刻持镇静态度，同他说道理，甚至于假装不晓得他的热情，握手时不许他握到手腕以上。

郎德烈与她往往在偏僻的地方，甚至于天色很黑了，他很可以一时忘情，不顺从她，因为他迷恋她太厉害了；但是，他一则恐怕她不喜欢，二则不敢自信被她爱上了，所以他只同她过很清白的生活，把她看做他的姊妹，把自己看做“小蝗虫”。

她晓得他的心事，却不肯鼓励他，于是找别的话来散他的心。原来她很聪明，许多事情是她的祖母所不晓得的，她都晓得了，于是她凭着她的见识指教他。她对于郎德烈不肯装神扮鬼，她晓得他有几分害怕魔术，于是告诉他，说她的见识与魔鬼毫无关系。有一天，她对他说：

“郎德烈，我劝你不必怕恶神。世上只有一个善神，就是上帝。律西费乃是牧师捏造的，卓庄乃是乡里的女巫们捏造的。当我年

纪小的时候我也相信，我也怕我的祖母祸害我。但是我的祖母嘲笑我，她说鬼神都是假的。最不信鬼的人偏劝别人信鬼，所以一班道士们一开口就请萨丹。他们分明知道他们没有看见过萨丹，也没有萨丹来赞助过他们的道术。那些脑筋简单的人们信鬼，要呼唤鬼神，却从来没有人真的把鬼神呼唤了来。我的祖母告诉我，说有一次狗坪村里有一个磨坊老板拿着一根棍子到处呼唤魔鬼，说要打他一顿。人们听见他在夜里喊道：‘你来不来，天狼？你来不来，天狗？你来不来，卓庄？’卓庄始终不来。于是那磨坊老板骄傲到了发狂，说魔鬼也怕他，不敢见他呢。”

“但是”，郎德烈说，“小芳中，你以为世上没有鬼神，这未必很合于基督教吧？”

“我对于这一层不能同你争论，”她又说，“但是，纵使世上有魔鬼存在，他也不至于到尘世来作弄我们，在上帝手里夺取我们的灵魂。他决不能这样放肆，因为这世界是上帝的，只有上帝能裁制世上的万物。”

郎德烈听了，恍然大悟，不禁赞赏小芳黛是一个好教徒，她甚至于比别人更虔诚。她把许多祈祷的话告诉了郎德烈，他真是闻所未闻，因此越发敬重她了。

二十六

他同她一面走，一面谈话，他因此知道了许多药性与药方，晓得了医人及医畜性的法术。恰巧那时盖乐伯伯家里有一头母牛因为吃草太多肚皮肿胀，兽医说它再挨不得一个钟头。郎德烈试用小芳黛的药方，那牛竟被他医治好了。他是在夜里悄悄地做的，第二天早上那些农人们很伤心，以为这样肥壮的一头母牛竟死了，想要把它投进一个地窖里去，谁知他们竟看见它站了起来，张开了一双大眼睛，在嗅那些食料，它的肚子几乎全消了。又有一次，一匹小马被毒蛇咬伤了，郎德烈又依了小芳黛的药方，很敏捷地把那马

救活。他又医治白里歇村的一只疯狗,后来又被他医好了,不再咬人了。他尽量地隐藏他与小芳黛的关系,所以他不自夸有见识。人们只以为他尽心调护那些畜牲,因此那些畜牲就痊愈了。盖乐伯伯也是一个有见识的人——其实好庄家都应该有见识——他自己也诧异地说:

“巴尔波伯伯不会养畜,而且他也没有福气。去年他丧失了许多畜牲,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但是,郎德烈对于畜牲,却有一双福手。福手乃是与生俱来的,有呢就有,没有呢,就一辈子也没有了。哪怕你在学校里研究,终是没有用处的。郎德烈却是一个有手段的人,他要怎样就怎样。这是天赋的大本领,有了这本领就会管理田庄,比资本还更要紧呢。”

盖乐伯伯的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不过他把天赋的本领归属于郎德烈,这就错了。郎德烈的本领只在乎谨慎地把小芳黛所传授的药方施用。但是天赋的本领也不是虚言,譬如小芳黛就当得起这一句话。她的祖母教了她那样少的知识,她竟自己发明了许多药性,而且晓得施用的方法。她说得有理,她对于此事并没有什么魔术;只因她会观察,会比较,会试验,这就是天赋的本领,谁也不能否认。盖乐伯伯把这事推想得更远。他以为某牧童或某农人的手或是福手或是祸手,只要那人到了兽棚里,就可以赐福或降祸给那些畜牲。然而在迷信里也有几分是真的,譬如小心调护的人总比疏忽的人的手有福气些。

郎德烈在平日很注重这种事情,所以他很感谢小芳黛的教训,而且钦佩她的本领,以致他对她的友谊越发增加了。这时候,他乐得迫她躲避他的词锋,好教她撇开爱情的话,改说医药的话。他现在晓得她要把她的爱人造成有用之材,不高兴顺从他的愿望,由他不住地向她献殷勤了。

不久以后,郎德烈十分迷恋她,竟不顾人们笑他爱上了一个著名丑陋、凶恶而且不知礼的女子,他并不因此害羞。他所以守着秘

密者,无非为的是他的孪生哥哥。他晓得他是一个妒忌的人,从前郎德烈爱上了玛特琅的时候,费了不少的气力才弄得他忍受了;现在郎德烈觉得自己对小芳黛的爱情胜于对玛特琅的爱情十倍,怎敢让西尔维纳知道呢?

郎德烈虽则想要守秘密,但是他的情感太兴奋了,很有露泄的危险。幸亏小芳黛是一个善守秘密的人,而且她不愿意令人们嘲笑,尤其是不肯让他家里的人责备他,所以要求他谨守秘密,经过了差不多一年之久,还没有人知道。郎德烈已经使西尔维纳养成了不再步步相随的习惯,而且本地地方的人口并不多,又有许多树林与山坳,越发便于守恋爱的秘密了。

西尔维纳看见郎德烈不再与玛特琅往来,心中十分快乐,以为郎德烈不忙把他的心转给了一个女人;他没有妒忌心之后,每逢假期,他也让他的弟弟自由些,任凭他做他的事情去了。郎德烈一往一来,不怕无所借口。尤其是礼拜日,他很早就离开了孪生村,却在半夜才回到白里歇村来。他觉得方便得很,因为他可以在屋外的收拾房里睡觉。这么一来,他随便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不至于惊动一个人。他的假期是算到礼拜一的上午的,因为盖乐伯伯与他的长子都是老成的人,生平不喜欢到酒店去,每逢安息日他们也不享乐,却在这一日检察田庄,亲自工作。依他们说,庄里的少年人工作了整整的六天,应该让他们游玩去了。

冬天的时候,夜里很冷,人们很难在田野间谈话,所以郎德烈与小芳黛找到了夏各德塔,作为避寒的地方。这是一个旧时的鸽塔,久已没有鸽子了,但是还可以避风雨,又在盖乐伯伯的地界里。盖乐伯伯用这塔子贮藏他家所藏不下的农作物,郎德烈有塔门的钥匙。塔在白里歇村的边境,又离罗濼湾不远,塔的四面都是稠密的苜蓿,最灵敏的鬼也不会撞见这一双爱人谈话。天气暖的时候他们却到藁林里去,树林很阔,正是盗贼与情人们躲藏的地方;我们乡间没有盗贼,所以情人们就把这树林利用了,非但不愁寂寥,

而且没有恐怖呢。

二十七

但是，秘密不是永远守得住的，有一个礼拜天，西尔维纳沿着墓田的墙走去，在转角的时候，忽听得他的弟弟在两步之外说话。郎德烈的声音很轻，但是西尔维纳听惯了他的话，纵使听不清楚，也猜得着是他。只听得他向一个西尔维纳所看不见的人说道：

“为什么你不愿意来跳舞呢？许久以来，弥撒会完场之后，人们不曾看见你停留，而且人家以为我几乎不认得你了，我再请你跳舞，人家不会再说坏话吧？人家不说我爱你，只说我忠厚；而且我想要晓得你隔了这许久不跳舞，还会跳不会跳。”

“不，郎德烈，不。”这回答的声音，西尔维纳是分辨不出来的，小芳黛与众人隔别了许久，尤其是他，所以他不再认识她的声音了。只听得她继续地说道：“不，不要让人家注意我，这样才好。假使你与我跳一次舞，将来每逢礼拜日你都要再跳了，岂不令人家议论我们吗？郎德烈，请你相信我常说的吧：将来人家知道你爱我的一天，就是我们的痛苦开始的一天。你让我走吧，你先去同你家里的人以及你的孛生哥哥相聚半天，再到我们约定的地方来会我。”

“不跳舞毕竟是不快乐的事情！”郎德烈说，“乖乖，你爱跳舞，而且跳得这样好！我握着你的手，揽着你的腰，使你打回旋，这是多么快乐的事！你这样轻盈，这样漂亮，我看见你只同我一人跳舞，岂不妙吗？”

“这恰是不该做的事呢”，她说，“我很晓得你可惜你不得跳舞，但是我不晓得你为什么不再跳了。你就去跳几次吧，我一想起你有开心的事情，我就快乐了，而且我更耐心等候你。”

“唉！你太有耐心了！”郎德烈说时，显得自己没有耐心，“至于我呢，与其叫我同我所不爱的女子跳舞，我宁愿给人家截断了两

腿。哪怕人家给我一百法郎,我也不肯同她们接吻呢。”

“好!”小芳黛说,“假使我跳舞,不能专与你跳,我非同别人跳不可。那么,我不得不让别人吻我了。”

“噯!噯!我不愿意别人吻你!”郎德烈说。

此刻他们不说话了,西尔维纳只听得他们的脚步渐走渐远;又听得他的弟弟回身走向他一方面来,他恐怕被他撞见以至怪他偷听,于是连忙躲进了墓田里,让他走过。

西尔维纳这一次的发现竟像在他的心上砍了一刀。他也没有工夫根究郎德烈所热爱的女子是谁,他只想起世上有一个人占住了郎德烈的整个的心,以至冷待哥哥,不肯向哥哥推心置腹,这一点已经够他难堪了。他自思道:“他一定不信任我,而且他所爱的女子一定能使他怕我、恨我。怪不得他在家里是那样烦闷,当我想要同他散步的时候他又是那样担心。我以为他爱孤独,所以终于让他自己散步去;现在我知道了真相,更不肯缠扰他了。我绝对不肯同他说起,这是他所不肯告诉我的事情,假使我说了出来,他岂不恼我吗?我宁愿自己受痛苦,好教他不受我的缠扰而享受他的幸福。”

西尔维纳依照他自己的话做去,甚至于做得太过了:他非但不勉强挽留他的弟弟在他身边,而且为着不妨碍他起见,他先离了家,到他的果子园里去想入非非。他不愿意到田野间去,因为他自思:“如果我在田野间遇着了郎德烈,他会以为我侦探他,而且怪我搅扰他了。”

他的心病差不多已经好了,现在渐渐复发,他的痛苦比前更甚,不久人家就在他的面上看得出来。他的母亲和婉地责骂他,但是他以为自己有了十八岁,不像十五岁的童子了,再像从前胡闹乃是可耻的事情,所以他不肯把他所受的痛苦告诉人家。

他因此救了他的痛苦。原来自弃的人然后为上帝所弃,有勇气忍受痛苦的人,比嗟怨的人强多了。这可怜的孪生儿悲哀成了

习惯,他不时有一两次发热症,而且他虽则再高了些,仍旧有几分瘦弱。他不很经得起工作,然而这不是他的罪过,他分明知道工作是好的。他因为悲哀,已经令他的父亲讨厌,所以他不愿意躲懒,以致惹他生气。他努力工作,自己催迫自己。他所做的工程往往超过了他的能力,到第二天便疲倦起来,不能再工作了。巴尔波伯伯常常说道:

“他永远不会是一个有能力的工人,但是他尽他的能力做去,甚至于休息不够。因此之故,我不愿意把他送给人家做工,我怕他怪我虐待他。而且他这样瘦弱,不久就会辛苦死了,我岂不懊悔一辈子吗?”

巴尔波妈妈很赞成这个道理,所以她尽量地使西尔维纳开怀。她把他的健康问题询问了许多医生,有些医生说应该让他多休息,而且不许他喝酒,只许喝牛奶,因为他的身体太弱了;又有些医生说应该让他多工作,而且给他喝些好酒,因为他太弱了,所以有滋补的必要。巴尔波不晓得听从哪一方面好。当一个人征求多方面的意见的时候,往往有这情形。

幸亏她因为怀疑,无论哪一方面的意见她都不遵从。西尔维纳顺着上帝开给他的道路,虽则常有小病缠身,还不至于十分劳瘁。直到后来,郎德烈的恋爱事件发作,西尔维纳看见他的弟弟有了痛苦,自己就更痛苦了。

二十八

揭露了秘密的人乃是玛特琅。她虽则做这事的时候没有害人之心,毕竟害了人了。郎德烈与她疏远,她很能自慰,她并没有花许多的时间爱他,也就等不到许久已经忘了他。然而她的心头不免存留一些旧恨,一逢机会就要泄恨的。原来妇女的愤激比懊悔的时间更长。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美丽的玛特琅对于男子们虽则显得很

规矩很骄傲的样子,其实她很风骚,比不上“小蟋蟀”对于爱情那般诚恳。人家虽则嘲笑“小蟋蟀”,其实玛特琅比她相差一倍。除了郎德烈之外,玛特琅已经有过两个情人,现在她又有了第三个,乃是她的表兄——盖乐伯伯的次子。但是她已经给了另一个人希望,被那人监视着,她生怕闹出事来,要找一个地方与她的表兄幽会。她的表兄劝她到鸽塔里谈话去,她不晓得鸽塔恰是郎德烈与小芳黛约会的地方,所以她答应了她的表兄。

盖乐二郎找了许久那鸽塔的钥匙,只找不见,因为钥匙在郎德烈的衣袋里。他不敢向任何人问取钥匙,因为他找不着言语去解释他的理由。除了郎德烈之外,没有一个人知道钥匙在什么地方。盖乐二郎以为那钥匙是失去的,否则就是在盖乐大郎的手里,所以他不顾一切,竟决定捣开塔门。当他实行的一天,郎德烈与小芳黛恰在塔里,他们四个情人相遇,一个个都十分难为情。因此之故,他们都不说话,也不声扬。

但是,玛特琅一则妒忌,二则愤怒,因为郎德烈是本地方最美而且最受敬重的男子,而他自从圣安朵思节以后至今还诚恳地恋着小芳黛,怎不令她着恼?她决意报仇,但是她不把这意思露给盖乐二郎知道,因为盖乐二郎乃是忠厚的人,不会顺从她的。于是她告诉了一两个女友,这一两个女友看见郎德烈从来不曾请她们跳过舞,也有几分怀恨在心,所以她们开始监视小芳黛。用不着许久,她们已经晓得她实在爱上了郎德烈了。她们看见郎德烈与小芳黛在一块儿两三次之后,便在地方上大肆宣传,说郎德烈结识了小芳黛了。

于是一班少年妇女都来参预,因为一个有钱有貌的少年关心于一个女子就像侮辱了其他的女子,如果人家对于这女子有疵可指,也就不肯放松。我们也可以说,凡是妇女们所造的坏话都是很快而且去得很远的。

因此之故,鸽塔事发半个月后,本地方的人无论老幼大小,都

知道了孪生儿郎德烈与“小蟋蟀”芳中发生了恋爱。玛特琅虽则是第一个揭露秘密的人,却很小心,不肯自己出头,甚至于假装听见别人传说消息呢。

这话一直传到巴尔波妈妈的耳朵里,她十分伤心,却不肯对她的男人说起,然而巴尔波伯伯也在别处知道了。尤其是西尔维纳,他曾经替他的弟弟谨守秘密,现在他看见人人都知道了,便替郎德烈伤心。

有一天晚上,郎德烈照常预备在很早就离开孪生村,他的父亲当着他的母亲、姊姊与他的孪生哥哥的面向他说道:

“郎德烈,你不忙离开我们,我有话对你说;但是我要等待你的代父到来再说,因为全家都关心于你的命运,我想在众人的跟前要求你一种解释。”

等到他的代父——即他的叔父郎德里歇——来了之后,巴尔波伯伯这样说:

“郎德烈,我要向你说的话会惹起你多少羞耻;我不得已,在全家的跟前说出来,我自己也有几分羞耻,而且有几分抱歉。但是我希望这一场羞耻乃是一剂良药,你的性癖会妨害你的前途,这一剂良药可以医治你。

我似乎知道,你在去年的圣安朵思节之后结识了一个女子,至今差不多一年了。在第一天人家就对我说起,因为人家看见你与一个最丑、最脏、名誉最坏的女子跳了一个整天舞,乃是奇怪的事情。我不曾愿意关心,因为我以为你只借此开怀;但是我已经不很赞成你那事,因为坏人是不可亲近的;你亲近他们适足以使他们害羞,而且使人人恨他们,竟是给他们的不幸。但是我一时疏忽,不曾同你说起,因为我看见你在第二天很纳闷,我以为你已经反心自责,不愿再做了。最近一礼拜以来,我又听见人们说别的话。虽则说话的人乃是些忠厚的人,我还不轻易相信,除非你自己对我承认。如果我错怪了你,你也应该原谅我有监视你的行为的义务,而

且我关心于你的利益。再者,假使事情是假的,只要你说人家迷惑了我,你以人格担保了,我就大大地喜欢了。”

“父亲”,郎德烈说,“请您说出您所责备我的是什么事,我就依照我对于您应有的敬意答复您,一定不肯隐瞒。”

“郎德烈,我以为我的话已经够你猜想了。人家说你同芳黛妈妈的孙女往来,而那女子却是一个坏妇人。再者,她的亲娘离了她的丈夫、她的子女、她的本乡,跟从兵士们走了。人家说你与小芳黛到处散步,我因此恐怕她诱你到恋爱的路上去。你须知,你如果做了那事,你一辈子都要后悔的。你听懂了吗?”

“我听懂了,我的亲爱的父亲”,郎德烈说,“但是,在我答复您以前,请您容许我再问一句。您认为我结识小芳黛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这是为的她的家庭呢,还是为的她的本身?”

巴尔波伯伯初以为郎德烈听了就会难为情,不料他十分镇静,像是决定了一切似的,所以巴尔波伯伯的神色变为严厉了些,说:

“这当然是为的她的家庭而且为的她的本身。先说,丑陋的亲戚乃是一种污点,像我们这样有名誉的人家决不肯与芳黛家联姻。再说,小芳黛自己也得不到任何人敬重与信任。我们看见她长成,知道她的价值。我听人家说——而且我最近也亲眼看见过她两三次,说她已经自己检点些,不再追赶男子们,也不再说人们的坏话了。你看,我承认这一层,因为我要说公平的话;但是这不够使我相信一个那样不知礼的女子会变成一个善良的妇人。再者,我认识芳黛妈妈的为人,恐怕她们摆下骗局,骗取你的约言,将来累你羞惭,累你为难。人家甚至于说那女子已经怀孕了,我不愿意轻易相信。但是,假使事情是真的,我就非常伤心了,因为人家可以归罪于你,累你打官司,而且失了体面。”

郎德烈起初还在静听着,预备好好地解释,后来听到这里,竟忍不住气,满面通红,站起来说道:

“父亲,说这话的人们乃是畜类,他们乱造谣言。他们侮辱小

芳黛到了这地步,假使他们在这里,我一定要他们改口,否则就要与他们决斗,等到我们当中只剩一人在世上为止。请您告诉他们,说他们是没有人格的人。他们向您造谣,将来我们就闹得好看了!”

“你不要如此生气,郎德烈”,西尔维纳很伤心地说,“父亲并不说你害了那女子,只恐怕她为了别的男子遇着难关,又因你昼夜同她在一块儿,她就归罪于你,要你给她赔礼。”

二十九

西尔维纳的话使郎德烈的气平了些,但是郎德烈回答时,他的声音又渐渐高起来了。他说:

“哥哥,你完全不懂这个。你受了人家的话的影响,先存了成见反对小芳黛,其实你不了解她。人家无论怎样批评我,我都不管;至于小芳黛呢,我不许人家反对她。而且我要劝父亲与母亲放心,请听我说,地球上再也没第二个女子比她更善良、更忠厚、更有见识、更无私心的了。她虽则不幸生在不好的家庭里,但是她本身却很有道德,我料不到基督教的人们竟会怪她生在不好的家庭里,以致把她的好处都抹杀了。”

这时巴尔波伯伯也站了起来,表示他不愿在父子之间再争论了,他向郎德烈说道:

“郎德烈,您自己也像要责备我似的。我晓得你愤激了,你努力维护小芳黛,出乎我意料之外。既然你不惭愧也不懊悔,那么,我们就不再说了吧。我要考虑我所应该做的事情,要把您这少年的狂妄念头挽回。此刻你该先回你的主人家里去了。”

巴尔波伯伯说了就走,西尔维纳拉住了他,劝道:

“你们不能如此就分离了的。父亲,郎德烈得罪了您,他不晓得怎样说话才是。请您恕他的罪,同他接吻,否则他要哭一个整夜,为着您的不满意而自己受罪呢。”

西尔维纳哭了,巴尔波妈妈也哭,他的姊姊与叔父也哭,只剩巴尔波伯伯与郎德烈二人不流泪;但是他们二人都很伤心,众人便迫着他们互相接了吻。巴尔波伯伯不要求郎德烈的一句约言,因为他知道在爱情上头这种约言乃是靠不住的,而且他不愿意多开口,恐怕失了自己的威严。但是他向郎德烈表示这事还不算完结,他将来还要提起。郎德烈赌着气,伤心地走了。西尔维纳很想跟他走,但是 he 不敢,因为他料定他要去把他的痛苦告诉小芳黛。这一夜西尔维纳整夜睡不着,想起了家庭的不幸,只是长吁短叹。

郎德烈果然去敲小芳黛的门。芳黛妈妈是耳聋的人了,所以睡着了之后什么也不会惊醒了她。原来最近郎德烈看见鸽塔事发,只能在晚上与小芳黛在卧房里谈话,而这卧房却是芳黛妈妈与那“小蝗虫”睡觉的地方。他这么办也很冒险,因为假使那老女巫知道了,非但不赞赏他,还要拿扫帚驱逐他呢。郎德烈把他的痛苦告诉了小芳黛,则见她很柔顺,同时也很有勇气。起初的时候,她努力劝他只顾自己的利益,顺从了父亲,不必再念及她。后来她看见他十分伤心,而且渐渐愤激,于是她在劝他服从的时候同时又许他希望将来,她说:

“郎德烈,你听我说,我早已料到今日,而且我往往想及事发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做。你的父亲做事不错,我并不怪他;因为他十分爱你,所以看见你爱上了一个像我这样无价值的女子他就害怕起来。他那样骄傲,而且对我的批评不公,我都原谅他,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原有几分狂妄,这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你在开始爱我的那一天也把这话责备过我呢。一年以来,我虽则改过,然而时间太短,不能令他相信我,他今天向你说的话不错。所以我还需要的是时间,将来人们对我的成见渐渐消灭了,现在人们所造的谣言也自然地消灭了。你的父母将来就知道我是一个规矩的人,不愿意引你到淫邪的路上去,也并非有意骗取你的金钱。那时节,他们知道我们的友谊乃是清白的,我们就可以常常相见,不必躲避人们了。

至于现在呢,我敢断定你的父亲就要禁止你同我往来,你非服从父命不可。”

“我永远不会有这勇气,我宁愿投河死了。”郎德烈说。

“好!”小芳黛说,“如果你没有这勇气,我就替你有这勇气。我要走了,我要离开这地方一些时候。两月以来,人家已经向我说起城里有一个好位置。我的祖母的耳朵聋了,年纪老了,几乎不能再制药卖药,因此也就不能诊治病人。她有一个很好心的亲戚,她愿意与她同居,而且可以调护她;至于我的可怜的‘小蝗虫’呢……”

小芳黛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因为除了郎德烈之外,那“小蝗虫”是她所最爱的人了。但是她鼓起了勇气,又说:

“他的年纪大了些,用不着我了。他不久就领第一次的圣体,同别的孩子们到教堂里听教理问答,可以供他消遣,不致因我走了而十分伤心。你大约也注意到的:他近来识事了些,别的童子们不再激他生气了。总之,这是不得不然的,郎德烈。我要人们先忘了我,因为此刻本地地方的人对我都有很大的怒气与很大的嫉妒心。我在外面居住一两年,比在这里容易博得好声名,等到我有了名誉之后,再回到这里来,人们不会再搅扰我们了,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了。”

郎德烈不愿意听从她这种提议,他只垂头丧气地回白里歇村里去,他那种伤心的样子,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可怜他哩。

两天之后,他把葡萄桶运去收获葡萄,盖乐二郎向他说道:

“郎德烈,我晓得你恼我,近来你不再同我说话了。你大约以为是我露泄了你与小芳黛的爱情,你竟会猜我做这种坏事,我的心里实在不舒服。真的,我从来不曾露泄过半个字,我甚至于因为看见人家给你这许多烦恼而替你伤心;原来我始终敬重你,而且从来不曾侮辱过小芳黛。我可以说自从鸽塔事发之后我更敬重这女子,因为她尽可以向人们乱说,而她谨守秘密,谁也不曾知道。她分明知道事情是玛特琅露泄了的,她尽可以宣传玛特琅的秘密,借

此报仇；但是她始终不做这事，可见外观与声名都是靠不住的了。小芳黛号称坏女子，却是一个好心人；玛特琅号称好心人，其实她很负心，非但对小芳黛不住，而且对我不住，因为此刻我也怪她不诚恳对我了。”

郎德烈很愿意听受盖乐二郎的解释，盖乐二郎也努力安慰他的痛苦，说：

“我的可怜的郎德烈，人家累得你好苦，但是你应该为小芳黛的德行而自慰。她这一去，可以使你的家庭息怒，算是她的好处，刚才我在路上遇见她，同她道别，还赞赏了她几句呢。”

“你说的是什么话，二郎？”郎德烈惊问，“她走了吗？”

“你不晓得吗？”二郎说，“我以为这是你们商量好了的，你不送她，为的是怕人家责备你。她当然是走了的，她从我家里的门前走过还没有一刻钟之久，她的手里拿着一个包袱。她要到魏阳府去，此刻大约只到了旧镇，至多只能到了吴尔蒙。”

郎德烈听了，即刻丢了牛鞭，向前飞跑，直跑到了吴尔蒙，赶上了小芳黛，方才止步。

他一则心中痛苦不堪，二则跑得疲倦了，于是横倒在路上，拦住了她的去路，他不能说话，只表示她在离开他以前非踏在他的身上不可。

当他的精神回复了些之后，小芳黛向他说道：

“我的亲爱的郎德烈，我本想要避免你这一场痛苦，现在你却努力剥夺我的勇气。我劝你做个男子，不要阻止我有良心。唉！我一想起了我那可怜的小约翰正在找我、叫我，我就觉得丧失了勇气，我不难把我的头碰在这些石头上死了。郎德烈，与其阻止我尽我的责任，不如帮助我做个好人！因为如果我今天不走就永远不能走，我们就都完了！”

“芳中，芳中，你不需要很多勇气”，郎德烈说，“你只可惜一个孩子，其实他不久就可以自慰，因为他只是一个孩子。你并不顾虑

我的失望,而且你不晓得什么是爱情。你对我毫无爱情,不久你就忘了我,也许永远不再回来了。”

“我一定回来的,郎德烈。我请上帝为证,至早一年,至迟两年,我一定回来;而且我不会忘了你,也不会有别的男友、情人。”

“芳中,你将来没有男友,这是可能的,因为你将来再也找不到像我一样顺从你的人做你的朋友了;至于说到情人呢,我却不晓得,谁敢担保你?”

“我自己担保自己!”

“小芳黛,你自己也不晓得。你从来不曾恋爱过,等到将来你有了爱情的时候,你就记不得你的可怜的郎德烈了!唉,假使你像我爱你一般地爱我,你就不至于如此离开我了。”

“你以为吗,郎德烈?”小芳黛说时很悲哀地注视他,现出严重的样子,“也许你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话。我呢,我以为我并不是受友谊的命令,却是受爱情所驱使。”

“好,假使是爱情驱使你,我就不至于有这许多痛苦了。唉!是的!芳中,假使这是爱情,我相信我可以为不幸而快乐!我可以相信你的言语而且希望将来,我可以有你的勇气,真的!……然而这并不是爱情,你同我说过了许多次,而且我看见你对我的态度那般的冷静,也就相信不是爱情了。”

“因此你就以为这不是爱情吗?你敢断定吗?”小芳黛问。

她始终注视着他,她的眼睛充满了泪珠,直流到脸上,同时又微笑,现出一种奇异的样子。

“唉!天啊!天啊!假使我是误会了的,岂不是好!”郎德烈一面嚷着,一面把她拥在怀里。

“不错,我相信你误会了”,小芳黛说时,仍旧微笑流泪,“我相信‘小蟋蟀’自从十三岁起就注意郎德烈而从来不曾注意别人。我相信,当她在田野间或道路上追随他、播弄他、令他注意到她的时候,她是莫名其妙,不知是什么鬼神在推她倾向他。我相信,有一

天,她晓得郎德烈因为失了哥哥而伤心,于是她特地替他去寻找西尔维纳,后来她看见他抱着一只小羔羊,在河岸上想入非非,于是她故意向郎德烈说了些神秘的话,好教他感她的恩。我相信,当她在罗濼滩上辱骂他的时候,无非为的是他自从那一次的事情之后不再同她说话,所以她愤激而且伤心。我相信,当她想要同他跳舞的时候,无非为的是她爱他爱到了发狂,要借活泼的跳舞来博取他的欢心。我相信,她在叔莫华痛哭的时候,无非为的是她因失了他的欢心而懊恼、悲哀。我又相信,当他想要同她接吻的时候,她拒绝了他,当他同她谈爱情的时候,她只同他谈友谊,这只因她恐怕令他满意太快倒反失了他的爱情。末了,我又相信这一次她捣碎了她的一颗心而离开他,无非希望将来她回来的时候人人都以为她配得起他,可以做他的妻子,不致使他的家人气短而且伤心。”

这一次郎德烈以为他要完全变为狂人了。他笑,他哭,同时又叫嚷起来。他吻芳中的双手与衣服,假使她允许他,他还要吻她的脚呢!但是她把他扶了起来,给了他一个真的恋爱的甜吻,他险点儿因此死了,因为他从来不曾受过恋爱的吻,这是她第一次给他的,所以他如醉如迷,在路旁呆立着。她的脸上起了红晕,拾起了她的包袱,向他说一声再见,而且发誓说一定回来,只不许他再送她。于是她竟去了。

三十

郎德烈顺从了她,仍旧去收获葡萄,他心中诧异,觉得他并不像意料中那样悲哀;因为一个人晓得自己被爱,便是甜蜜的事情了。他一则诧异,二则快乐,便向盖乐二郎说起,盖乐二郎也很诧异,而且他很赞叹小芳黛自从爱上了郎德烈之后能够那样克制自己的弱点,处处谨慎,真是一个有见识的女子。他对郎德烈说道:

“我看见她有这许多美德,我也喜欢。因为我从来不曾认她是一个坏女子,我甚至于可以说,假使她注意到我,我决不会不喜欢

她。因为她的眼睛之故,我总觉得与其说她丑不如说她美;尤其是最近以来,假使她愿意博取人家的欢心,竟有许多人会向她献殷勤呢。然而她只爱你一人,郎德烈,她只求不得罪别人,也就算了;她只希望博得你的赞许,我老实说,这样一个女人,真配得上做我的妻子。再者,我自小就认识她,始终以为她是一个好心人;假使你要人们凭着良心与真理说话,我相信人人都不得不承认她的好处;不过,世情是这样的,当两三个人说一个人的坏话的时候,便惹得人人都来参预,轻视人家,辱骂人家,自己也莫名其妙;竟想把欺压不能抵抗的人当做一种乐事似的!”

郎德烈听见盖乐二郎这一番议论,心中顿觉松快了许多。自此之后,他与他十分亲热,常常把心事告诉他,自己也就减少了许多烦恼。甚至于有一天他对他说:

“我的好二郎,我劝你不必再想念玛特琅了,她没有一点儿价值,而且我们二人都被她累得好苦。你与我同年,并不忙着结婚。我呢,我有一个妹子名叫娜纳德,很美丽,很知礼,很温和,很可疼,今年十六岁了。请你常常去看望我们,我的父亲很敬重你,将来你十分了解我们的娜纳德之后,你就知道最好的意见莫若变成我的妹夫了。”

“老实说,我并非不肯”,二郎说,“如果你的妹子不曾许了人,我可以每逢礼拜日都到你家去。”

小芳黛动身的晚上,郎德烈想要去看望他的父亲,把他所错认了的女子的好德行告诉他,同时向他说明现在自己愿意服从他的命令,只保留着将来的希望。他在经过芳黛妈妈的门前的时候未免十分伤心,后来他又鼓起勇气,自谓假使小芳黛不走,也许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她爱他呢。他看见芳歇特妈妈,这是芳中的代母,芳黛妈妈的亲戚,她特来替她调护芳黛妈妈与那“小蝗虫”。她正坐在门前,把“小蝗虫”抱在膝上。那可怜的小约翰只管哭,不愿意睡去,因为他说他的芳中还没有回来,而平日却是芳中教他做晚祷

而且扶他睡下。芳歇特妈妈努力安慰他，郎德烈听见她的温和的言语，晓得她有慈爱的心肠，也就替“小蝗虫”喜欢。但是那“小蝗虫”一眼看见了郎德烈经过，即刻挣脱了芳歇特妈妈的手，跑去投入郎德烈的两腿之间，吻他，询问他，求他把芳中还给他。他把他拥在怀里，一面流泪，一面尽力安慰他。恰好盖乐妈妈交了一筐葡萄给他带回送给巴尔波妈妈，于是他拣了一团好葡萄给小约翰吃。那“小蝗虫”平日本是贪吃的孩子，此刻却不要葡萄，只要郎德烈允许他去寻找芳中回来。郎德烈长叹了一口气，答应了他，然后他顺从了芳歇特妈妈，睡觉去了。

巴尔波伯伯料不到小芳黛竟下了这一个大决心。他因此满意了，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好心而且公平的人，看见小芳黛如此做事，未免可惜她，于是他向郎德烈说：

“郎德烈，我可惜你没有勇气与她断绝往来。假使你尽了你的责任，便不至于累她走了。上帝保佑这女子在她的新境地不受痛苦，而且她的祖母与她的弟弟不至于因她走了而有什么妨害。其实虽则有许多人说她的坏话，也未尝没有几个人维护她，说她是好心人，很有益于她的家庭。如果人家说她怀孕的话不是真的，我们将来一定知道，而且我们就依理替她伸一冤；如果不幸而是真的，并且是你的罪过，那么，我们就尽力救助她，不让她受苦。郎德烈，我只要求你不娶她，如此而已。”

“父亲”，郎德烈说，“您的见解与我的见解不同。假使我像您所说，是一个罪人，那么，我恰要您容许我娶她。但是小芳黛像我的妹子娜纳德一样清白，所以此刻我并不要求您别的，只求您宽恕我累您伤心之罪。您说过我们将来再谈这事，那么，现在我们暂且不谈吧。”

巴尔波伯伯只好依了郎德烈的话，不再开口。他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不肯把事情闹翻了，现在他已经得了胜利，也就应该满意了。

从此之后,小芳黛在孛生村里竟不成为问题了。人们甚至于避免提起她的名字,因为小芳黛的名字从别人的嘴里溜了出来,传进了郎德烈的耳朵的时候他就满脸通红,可见他始终不曾忘了小芳黛。

三十一

起初的时候,西尔维纳知道小芳黛走了,便惹起他的自私心,快活起来,以为将来郎德烈只会爱他一人,不会离开他另找别人了。然而事情不是这样的。除了小芳黛之外,西尔维纳实在是郎德烈所最爱的一个人;然而郎德烈同他在一块儿的时候并不快乐,因为他不肯放弃了仇视小芳黛的念头。每逢郎德烈关心于小芳黛,同他说起的时候,他就十分伤心,怪他的弟弟有这念头,一则是父母所憎恶的,二则是他自己所痛心的。自此之后,郎德烈不再同他哥哥说起;但是他不小芳黛就活不成,所以他往往同盖乐二郎往来,又携带小约翰散步去。他使小约翰背诵教理问答,而且努力安慰他。当人家遇见他同那孩子在一块儿的时候,人家便暗暗嘲笑他,只不敢说出口来。然而郎德烈做事非但不怕人们嘲笑,而且他觉得与小芳黛的弟弟亲热乃是可骄傲的事情。因此,当他听见人家说巴尔波伯伯打消了他的爱情算是有见识的时候,他便拼命同人家辩驳。西尔维纳看见他的弟弟不常常回来就他,心中十分失望,又看见他同盖乐二郎与小约翰亲热,越发起了嫉妒心。在另一方面,他又看见他的妹子娜纳德在平日很能安慰他,调护他,博他的欢心,现在却开始与盖乐二郎要好,而且两家的人都赞成他们二人恋爱。可怜的西尔维纳,他的怪癖在于独占他所爱的人们的友谊,于是他落在致命的苦恼之中,一天一天的瘦弱起来,他烦懣得那样厉害,人家竟不晓得怎样使他满意。他再也没有笑容了,什么也不喜欢做了,他瘦弱得那样厉害,竟至不能工作。末了,大家虑及他的生命,因为他的身体差不多常常发烧,而且当他比平日发

热更厉害的时候,他便说了些不很有道理的话,累得他的父母很伤心。他原是一家中最受宠爱的人,却说没有一个人爱他,他说他是一个无用之人,情愿早死;又说人家看见他长得瘦弱,所以可怜他,其实他累父母负担很重,现在上帝所能给他的最大的恩典乃是令他的父母脱卸了他。

有时候,巴尔波伯伯听了他这种无理的话,往往严厉地责备他。然而责备也毫无用处。又有些时候,巴尔波伯伯哭着求他承认家人的爱情。这么一来,更弄坏了:西尔维纳哭起来,自己后悔,向父亲、母亲、弟弟,与全家的人们请罪;他这病人的心,怎经得起这种大感触?所以他的身体更发烧了。

人家又去请教于医生们,医生们也没有什么法子。人家看他们的面色,知道他们以为一切疾病都因为他是孪生儿,孪生儿是相克的,当然是二人当中最弱的一个应该死了。这时沙歇特妈妈已经死了,芳黛妈妈又开始发痴,所以人家去询问克拉维耶的洗儿妇人,因为除了芳黛妈妈与沙歇特之外,要算她是本地方最有见识的了。这巧智的妇人答复巴尔波妈妈说:

“只有一件事可以救您的儿子,这就是教他爱女人。”

“这恰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巴尔波妈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一个男子像他一般老成,一般自负,自从他的弟弟起了恋爱的念头之后,他就只晓得说我们所认识的一切的女子的坏话。他以为那一班女子当中有一个——不幸这一个恰不是好的——把他的弟弟的心抢去了,所以他就恨一切的女子。”

那洗儿妇人对于人类的身病心病都很有见解,于是她又对巴尔波妈妈说道:

“呃,将来有一天,您的儿子西尔维纳爱上了一个女人的时候,要比他爱他的哥哥更甚十倍。我预先告诉您,他是一个感情充溢的人,只因他把感情放在他的弟弟身上,便忘了自己是男性,在这一点,他不合上帝的规律,因为上帝要男子恋爱一个女人,甚于爱

父母兄弟姊妹。但是请您放心：他这念头无论延迟到什么时候，终于逃不了自然的法则，不久他就会爱女人了。将来他所爱的女人，穷也好，丑也好，凶恶也好，你们应该赞成他的婚姻，切莫游移；因为在表面上观察起来，他一辈子不能爱两个女人。他的心太会粘着了，他离开了一会儿他的孪生弟弟便觉得难堪，然而他将来如果离开了一会儿他的爱人，他就活不成了。”

巴尔波伯伯觉得那洗儿妇人的见解很对，所以努力把西尔维纳派到有美丽温良的女子的人家里去。但是西尔维纳虽则美貌而且知礼，然而他那冷淡而愁闷的面容实在博不得女子们的欢心。她们并不逗引他，而他又是一个胆怯的人，因为怕她们，便自以为恨她们了。

盖乐伯伯是巴尔波家的一个好友，常常劝告许多事情，这一次他又另出一种意见，说：

“我常常对您说过，别离乃是一种良药。您看郎德烈，他迷恋着小芳黛，但是自从小芳黛走了之后，他并不失了理智，也不失了健康。从前我们常常观察到他的悲哀，不晓得是什么来由，现在小芳黛走了，他的悲哀倒反减了许多，竟变为十分识事、十分服从的人了。假使西尔维纳隔了五六个月不见他的哥哥，他也会像郎德烈一样的。让我告诉您一个法子，使他们好好地分离。我的白里歇村的农业很好，然而阿尔东那边我的田产却渐弄渐坏了。这因为差不多一年以来，我的庄头病了，一时不能复元。我不愿意赶他走，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好人。但是如果我差遣一个能干的工人去帮助他，他一定可以复元，因为他这病只是疲劳之过。如果您赞成，我就把郎德烈派去那边做下半年的工作。我们叫他走时，不必告诉西尔维纳说他是去住很久的。我们只说叫他住一礼拜。一礼拜过去之后，又说一礼拜。这样说下去，直到他养成了习惯为止。请您听从我的忠告吧，您太纵容了您的儿子，令他在家中做主，现在请您不必再顺从他的性癖了。”

巴尔波伯伯有意遵从这一个忠告,但是巴尔波妈妈却大大地惊慌。她生怕这么一来,就断送了西尔维纳的性命。巴尔波伯伯只好同她妥协,她要求他先试把郎德烈留在家里半个月,看他的哥哥时时刻刻与他相见之后能不能痊愈。假使他的病势更重,然后她遵从盖乐伯伯的主张。

事情是这样照办了。郎德烈很愿意回孛生村来住半个月,人家叫他回来时借口说是西尔维纳不能工作了,要他回来帮助巴尔波伯伯打麦。郎德烈尽心调护他的哥哥,希望他满意于他。他时时刻刻与他见面,夜里与他同床睡觉,把他当做一个小孩看待。第一天西尔维纳非常快乐,但是第二天他就说郎德烈在他跟前纳闷。郎德烈不能破除他这意思。到了第三天,他竟大怒起来,因为“小蝗虫”来看郎德烈,而郎德烈没有勇气赶他走。总之,一礼拜之后,西尔维纳渐渐不讲道理,往往无故妒忌,无故苛求,以致人家不得不放弃了这一个办法。于是人家想要实行盖乐伯伯的话。郎德烈虽则很爱他的地方、他的工作、他的家庭与他的主人们,不愿到阿尔东去与面生的人们相处,然而他为着哥哥的利益,只好遵从人家的劝告了。

三十二

这一次,西尔维纳在第一天险些儿死了;然而第二天就安静了些,到了第三天,他的寒热症竟离了身。他先是忍耐,后来却决定了主意。一礼拜之后,大家承认他的弟弟离开他比之亲近他好得多了。他妒忌的私心计较起来,觉得他差不多满意于郎德烈这一行。他自思:至少在郎德烈所到的地方没有他的一个熟人,他不能即刻同人家发生了新的友谊,他渐渐纳闷起来,渐渐会想起我,可惜离开我了,将来他回来的时候,岂不更爱我吗?

郎德烈去了三个月,小芳黛差不多去了一年,她忽然归来,因为她的祖母已经疯瘫了。她非常热心地调护她,可惜高年绝症,不

到半个月,芳黛妈妈不知不觉地就把灵魂还给上帝了。三日之后,小芳黛把那可怜的老妇人的尸体送到了墓田去了,把屋子收拾好了,替她的弟弟脱了衣服,看他睡下了,又同她的代母接吻,送她到另一个房间睡去了,然后很愁闷地坐在黯淡的炉火之前,听着壁炉上的小蟋蟀唱歌,似乎是这样唱着:

蟋蟀,蟋蟀,小蟋蟀,
小芳黛,你的男子在哪里去了?

天在下雨,雹子打窗,芳中想念她的情人,忽听得有人敲门,而且问道:

“芳中,您在家吗?您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她连忙去把门开了,她是多么快乐,让她的爱友郎德烈把她紧贴在他的心上!原来郎德烈听说芳黛妈妈病了,又听说小芳黛归来了,他忍不住要来看她,预备在夜里来,在早上就回去。于是他们就在炉火旁边谈话,他们很规矩,很正经,因为小芳黛说她的祖母死去未久,枕席未寒,这并不是享乐的地方,也不是享乐的时候。他们虽则守着规矩,然而同在一块儿,比前更加亲爱,也就觉得幸福了。

天色将明的时候,郎德烈竟没有勇气回去,他求小芳黛把他藏在她的谷仓里,好教他在第二夜可以再与她相见。但是小芳黛仍像从前一般地把道理劝他。她说他们不久可以相聚;因为她已经决定停留在本地地方了。她又说:

“关于这一层,我有我的道理,将来我再告诉你,总之,这不至于妨害我们所希望的婚姻。你应该去完成你的主人付托给你的工作,因为据我的代母对我说,你再离开你的哥哥一些时候,很可以医治他的疾病。”

“是的,只有这理由可以使我离开你”,郎德烈说,“我的哥哥累我受了不少的痛苦,我相信他还要再令我伤心呢。小芳中,你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你应该找得到一个法子医治他。”

“我没有别的法子,只晓得把道理劝他”,她说,“因为他的身病由于心病而起,医治好了他的心病,他的身病自然好了。但是他对我十分仇视,我绝对不能有机会同他说话,怎好安慰他呢?”

“但是,小芳黛,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你很会说话,只要你费心些,你即刻可以说服人家。你有这种特别的天才,假使你只同他说了一个钟头的话,我包管有效果的。我求你试一试吧。你不要怪他骄傲,也不必怪他脾气不好,你强迫他听从你吧。芳中,我请你为我而勉强做了这事,这也为的是我们的恋爱的成功,因为如果你把他医治好,我的父亲便不再反对我们了。”

芳中答应了他,于是他们珍重地说了二三百次誓相亲爱的话,然后分别了。

三十三

谁也不知道郎德烈已经回来了一次。假使有人知道,告诉了西尔维纳,他一定会越发病重,他决不能原谅郎德烈回来看小芳黛而不看他。

两天以后,小芳黛穿了很干净的衣服,因为这时她不穷了,她的丧服乃是轻呢做的。她经过了歌斯村,因为她长大了许多,所以人们一眼看见的时候竟认不得她了。她在城里实在长得美了许多;她吃的好些,住的好些,于是她有了好颜色,而且肌肤也适合她的年龄,人家再也不会误说她是一个男子所假扮的,因为她的身体发育,居然是一个女子了。爱情与幸福助成她的丰采,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妙处。总之,小芳黛当然不像郎德烈所幻想的世上最美的女子,但她却算是本地方最有风度、最有体格,而且也许是最令人爱慕的了。

她的手臂上挽着一个大筐子,进了孛生村去,请求与巴尔波伯伯说话。是西尔维纳先看见了她,他十分扫兴,便掉转了身子不看她。但是她很诚恳地问他的父亲在哪里,他只好回答她,把她引到

谷仓里,看见巴尔波伯伯正在工作。小芳黛请求巴尔波伯伯引她到一个可以说心腹话的地方,于是他把谷仓的门关了,叫她要说什么尽可以说了出来。

小芳黛并不因为巴尔波冷淡的态度而失了自己的条理。她坐在一束麦秆上,他坐在另一束之上,于是她这样地对他说:

“巴尔波伯伯,虽则我的先祖母赌您的气,而且您也赌我的气,然而我始终承认您是我们本地方最公正、最可靠的一个人。我的祖母怪您骄傲,同时也对您有公正的批评。再者,您是晓得的,我与您的儿子郎德烈有了很久的友谊。他往往对我说起您,他说得比别人的话更清楚,我因此知道了您的价值。所以我今天来把一件要紧的事情告诉您,而且求您帮忙。”

“请您说吧,小芳黛”,巴尔波伯伯说,“我生平遇着别人求助于我的时候,从来不曾拒绝过;如果是我良心所容许的一件事,您尽可以信任我。”

“事情是这样的”,小芳黛说时,把筐子举起,放在巴尔波伯伯的脚边,“我的先祖母一生听诊卖药,赚得的钱竟出人意料之外;她并不用什么钱,也不存放别处,人家不晓得她把许多金银存在她的贮藏室的壁洞里。她常常指给我看,说道:‘将来我不在世之后,你就在这里得到我的遗产。这是你的钱财,同时也是你的弟弟的;我所以使你们现在挨苦者,无非为的是将来有一天你们可以多得一些钱财。但是你千万不要让律师们摸着这些钱,他们计算种种的手续费,你的钱便给他们吃了。将来你得钱到手之后应该把它保留起来,收藏一辈子,好教你年老的时候有所倚靠,而且毫无危险。”

“当我的可怜的祖母出殡了之后,我就依了她的吩咐,取了贮藏室的钥匙,开了门,撬开了她常常指给我看的壁砖,果然得了许多银子,我都放进了这筐子里。巴尔波伯伯,我特地把筐子送到你这里来,求您依您的意见替我存放这一笔款子;我不认识法律,请

您代我依照法律；我恐怕要用许多手续费，请您代我设法节省些。”

“小芳黛，您肯这样信任我，我很感谢您”，巴尔波伯伯说时，虽则很想看一看，却忍着不打开那筐子，“但是我没有权利收您的银子，也没有权利监督您的经济，我不是您的保护人。您的祖母大约已经立了一个遗嘱吧？”

“她没有立遗嘱，依法律说，我的保护人该是我的母亲。但是，您须知，我已经许久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不晓得她的死活呢！除了她之外，我只有一个代母名叫芳歇特的，算是我的亲属。她原是一个好人，可惜她不能管理我的钱财，甚至于捏不紧。她忍不住告诉人家，给一切的人们都知道了；而且我恐怕她存放的地方不妥当，又怕她把钱交到了多事的人们手里，渐渐减少了，她还不知道呢。因为我那可怜的代母是不会打算的。”

“那么，这是一件要紧的事情了？”巴尔波说时，不由自主地把眼睛盯着那筐盖。

他又拿着筐耳，掂了一掂，觉得很重，便诧异起来，说：

“原来是些碎铁。这差不多够一匹马搬运了。”

小芳黛是一个聪明人，知道他渴想看一看，她觉得有趣，于是假装要开筐的样子；但是巴尔波伯伯以为如果让她开筐，就失了自己的体面，因此又说：

“这是与我没有关系的。既然我不能替您存放，我就不应该看您的东西。”

“巴尔波伯伯”，小芳黛说，“至少要请您帮我这一个忙：我也像我的代母，算到一百以上就不会算了。再者，我也不认识新旧货币的价值，我只能拜托您告诉我实在有多少财产，好教我知道我是穷人呢还是富人。”

“我们看吧”，巴尔波说时不能自持了，“您这一种要求却是小事，我不应该拒绝您，让我就替您算一算吧。”

于是小芳黛轻轻地把筐盖揭开，取出两个大口袋，每一个口袋

里约有两千法郎。

“好,这很不错,您有了这一份嫁费,将来就有许多人向您求婚了。”巴尔波向她说。

“这还没有完”,小芳黛说,“筐底还有一些小小的物件,乃是我所不认识的。”

她说着便又抽出一个小小的荷包,倒在巴尔波伯伯的帽子里。原来这荷包里有一百个金路易,是古代铸造的,竟令那老头子瞪起了一双大眼睛。当他检算过了,放回荷包里之后,她又抽出第二个荷包,又是一百个金路易,后来又抽出第三个、第四个。末了,把金子、银子、零钱,一概计算起来,这筐子里差不多共有四万法郎。

这竟是巴尔波伯伯的一切的不动产的三分之一的价值;乡下人是不容易赚钱的,他一辈子也不曾看见这许多现钱。

哪怕是一个很忠厚、很不谋利的乡下人,看见了钱总不会哭起来的;所以巴尔波伯伯的额上竟流了半晌的汗。当他算完了之后,说:

“你只差二十二法郎就有了四万法郎,换一句话说,你本份就承受了光溜溜的二千金圆的遗产;因此之故,你就是本地方最有嫁费的女子;而且你的弟弟“小蝗虫”尽可以一辈子做一个瘦弱的跛脚:他可以坐车去观看他的产业了。我劝你快乐吧,小芳黛,你可以说你是一个富人,而且到处宣传,如果你想要很快地找得一个丈夫的话。”

“我并不忙着找丈夫”,小芳黛说,“恰恰相反,我请您替我守秘密,巴尔波伯伯。我虽则是一个丑女子,但是我有我的狂性,我不愿意人家为我的钱财而娶我,只愿人家为我的好心肠与好名誉而娶我;我在本地方有很坏的名誉,所以我希望再住几时,让人们知道我是不该受坏的名誉的。”

巴尔波伯伯的眼睛始终盯着那筐子,及至听见了小芳黛的话,才把眼睛举起来看她,说:

“至于您的丑貌，我可以对您凭良心说，亏您还记得，现在您到城里住了许久，变化了许多，人们竟可以把您当做一个漂亮女子看待了。至于您的坏名誉呢，纵使您是不该受的，我也赞成您暂时守着秘密，不必宣传您的财富，恐怕将来有些人并不尊重您的人格，只希望为您的钱财而娶您。

至于说到您想要把钱交给我存放一层，这是不合法律的，将来我有被人怀疑或被人告发的危险，因为人们的舌头乃是坏的居多。再说一层，假定您有权利处置您的财产，您却不能轻易支配您的未成年的弟弟的财产。我所以能做的事乃是替您去询问别人，不必说出您的名字。将来我告诉您用什么法子可以存放到安全的地方，不必经过讼棍们的手里，因为他们并不个个都是忠心的人。请您把钱先拿回去，在未得我的答复以前，您先把它藏起来。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愿意向您的共同继承人的律师证明我们所算过的数目；让我先在谷仓的角儿上写了下来，以免遗忘。”

这已经遂了小芳黛的一切的愿望，因为她只希望巴尔波伯伯知道就好了。她所以在他跟前有几分自负者，因为他此后不能说她企图郎德烈的钱财了。

三十四

巴尔波伯伯看见她那样谨慎、那样聪明，他不忙替她存放钱财，且先去调查她在魏阳府居住一年所得的名誉。他看见她有了这一份大嫁资，固然愿意不计较她的恶家庭，但是当他希望要她做媳妇的时候就不能不顾她本人的名誉。于是他自己到魏阳府去着实调查。调查的结果，他知道小芳黛非但不曾怀孕，不曾在那边生孩子，而且她自治很严，没有一点儿可以责备的。她服侍了一个贵族的女教徒，那女教徒很喜欢与她亲近，不把她当做奴仆看待，因为她觉得她的品行端正，而且识事明理。她很可惜小芳黛走了，据她说小芳黛乃是一个完善的基督教徒，她很知努力，很节俭，很清

洁,很知检点,性情又好,她将来不会找得着这样的一个女佣。那老妇人颇为富有,所以她大大地布施,小芳黛也就帮助她调护病人,烹制汤药。她在革命以前已经在教养院里学会了许多秘方,她把那些秘方都传给了小芳黛。

巴尔波伯伯十分满意,他回到歌斯村里来,便决定索性把事情弄个明白。他召集他的家人,吩咐他的几个大儿子与他的兄弟侄儿们很谨慎地调查小芳黛自从上了理智的年龄以后的行为。假使人家所说她的坏处只是些淘气孩子的过失,他就不必管它了;假使有人能证明她做了什么不合道德或失礼的事,他仍旧应该禁止郎德烈与她往来。大家依照他的吩咐调查去了,却不曾传扬嫁费的问题——原来巴尔波伯伯不曾提起半个字,甚至于他的妻子也不知道。

在这时期内,小芳黛在她的小屋子里隐居不出。她也没有修改她的屋子,只把它弄得很干净,以致那些旧家具都有光辉。她把“小蝗虫”的衣服也弄得很鲜明,而且他与她以及她的代母的食物也都很好。不久之后,“小蝗虫”竟受了滋养的效力,他的容貌渐好,身体也渐强壮了。幸福也把他的性情改良了,他不再受祖母的威吓打骂,所遇着的都是甜蜜的语言与慈善的待遇,于是他变为一个很可疼的童子,很滑稽,很客气,虽则他是跛脚扁鼻的人,也不至于惹人憎厌了。

再者,小芳黛的本身与她的习惯起了这么大的变化,以致大家忘了从前的恶言。而且有许多男子看见她走路如此轻盈有韵,都希望她的丧期快满,好请她跳舞呢。

只有西尔维纳还不肯回心转意。他分明看见家里的人鬼鬼祟祟地做些关于小芳黛的事情,巴尔波伯伯往往谈起她,当他听见人家否认当年污蔑小芳黛的话的时候,他就极力赞同,说他不能容许人家造谣,说他的儿子郎德烈曾经害了这一个无辜的女子。

这时大家又谈起郎德烈不久就回来,巴尔波伯伯似乎希望盖

乐伯伯赞成。总之，西尔维纳看见人家不像从前反对郎德烈的恋爱，于是他又伤感起来。舆论是随风转变的，近来社会上又赞许小芳黛了；人们并不以为她有钱，但是人人喜欢她；西尔维纳越发憎恶她，因为她是他的情敌，他怕她把他的郎德烈夺去了。

有时候巴尔波伯伯又在他跟前露出婚姻二字，说他的孪生儿子到了想要结婚的年龄了。西尔维纳生平最怕郎德烈结婚，以为这是他们兄弟情谊的终点，因此他又害了发热症，他的母亲又去询问医生们。

有一天，她遇着了芳歇特妈妈。芳歇特妈妈听见她很凄凉地说了许多担心的话，于是问她为什么去这么远寻找医生，花费了这许多钱。说她眼前就有一个女医生，比本地方的医生都有手段，而且她不像她的祖母要靠医生赚钱，她只凭着博爱的心去替人们医病。这女医生的名字叫做小芳黛。

巴尔波妈妈把这话告诉了她的丈夫，他也赞成。他说小芳黛在魏阳府以医病著名，四方的人士都去请她诊治，她与她的主妇一样受人信仰呢。

于是巴尔波妈妈请求小芳黛来看那卧病的西尔维纳，而且医治他。

芳中应承过了郎德烈，屡次找机会看西尔维纳，终于未能如愿。所以现在她不待巴尔波妈妈恳求，即刻跑去看望那可怜的孪生儿。她看见他的热症发作，沉沉地睡去了，她请他的家人让她独自伴着他。女医生秘密治病，乃是本地方的习惯，所以没有人违拗她，一个个都出房去了。

西尔维纳有一只手垂在床沿上，小芳黛先把自己的手抚着他的手；虽则他睡得不熟，一只苍蝇飞过已经可以惊醒他，然而她的手放得这样轻，他竟完全不觉得。西尔维纳的手像火一般热，到了小芳黛的手里，越发热了。他稍为动了一动，却不挣脱她的手。于是小芳黛又轻轻地把另一只手放在他的额上，他越发摇动身体了。

但是他渐渐安静起来,她觉得他的颈与手渐渐变凉,他竟像一个小女孩般熟睡了。她停留在他的身边,直到他快要醒来的时候,然后躲在他的床帷后面,出了房来,向巴尔波妈妈说:

“请您去看您的儿子,给他吃一点儿东西,因为他已经不发热了。您千万不要说起我,如果您希望我医好他的话。今天晚上,我依着您所说他的病势发作的时候再来,我要再设法消除他这不好的热症。”

三十五

巴尔波伯伯看见西尔维纳不发热了,十分诧异,连忙给他东西吃,他也就吃了些。他已经六天不曾脱了热症,又不曾吃一点儿东西,所以人家十分嗟叹小芳黛的高明,说她并不惊醒他,也不给他服药,只念了几句咒语,已经把他医治得这样好了。

到了晚上,热症再来,比前更甚。西尔维纳打瞌睡,口里喃喃地说了许多呓语,当他醒来的时候,又畏惧身边的人们。

小芳黛再来了,也像早上一般地独自陪伴他一个钟头,也没有法术,只轻轻地抚着他的头与手,向他那火一般的脸孔嘘着清凉的气。

像早上一般,他再也不昏迷,再也不发热了;她走的时候仍旧吩咐人家不要向西尔维纳说是她来医治他。她去了之后,大家看见他安静地睡着,脸孔不再发红,不像一个病人了。

不晓得小芳黛在什么地方得了这种见解。她一则是偶然,二则也是经验。原来小约翰有好几次几乎死去了,她只把她的手与她的呼吸感应他的肌肤,使他清凉;当他发冷的时候也用同一的法子使他温暖,这么一来,竟能把他救了。她以为一个人如果十分信服上帝,而且身体健康,便可以把洁白的手放在所爱的病人的身上驱除疾病。因此之故,她把她的手放在病人的身上的时候,同时心中祈祷上帝。她为她的弟弟而做的事,现在她又为郎德烈的哥

哥做,然而假使是她所不很亲爱与不很关心的人,她决不肯轻易尝试。因为她以为这种治病的方法的根本在乎把自己的诚恳的情感传到病人的身上,否则上帝也就不许发生效力了。

当小芳黛医治西尔维纳的热症的时候,也像医治她的弟弟一般地祈祷。她说:“上帝啊,请您把我的健康度给病人吧。从前耶苏把他的生命献给您,为的是赎去人类的灵魂;如果您愿意夺取我的生命交给这病人,您就拿了去吧。我要求您许他痊愈,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作为交换就是了。”

当她的祖母害病的时候,小芳黛也曾想用这一个方法,但她终于不敢用,因为她觉得老人病死乃是自然的法则。小芳黛是一个非常信教的人,生怕把上帝从来不肯做的事情要求他,就得罪他了。

这方法的本身不知是有用无用,然而三日之内,她竟免除了西尔维纳的热症。到了最后一次,他竟醒了过来,看见她俯身向他,轻轻地拉他的手。

他起初以为只是一种幻觉,所以他闭了眼睛不看;后来他问他的母亲:小芳黛是否摸他的头、诊他的脉,否则便是他做的梦。巴尔波妈妈知道了她的丈夫的计划,又希望西尔维纳不再憎恨小芳黛,所以她回答说在最近三天小芳黛早晚都来看他,秘密地医治他,果然消除了他的寒热了。

西尔维纳似乎不肯相信,他说他的热症是自然消灭了的,小芳黛所说的话都是夸张狂妄的话。他安静了好几天,身体也很舒服,巴尔波伯伯以为应该利用这时间向他说起他的弟弟的亲事,只不提出女的名字就是了。

“您用不着把您所预定的媳妇名字隐藏着了,我晓得小芳黛把你们一个个都迷惑了。”

真的,巴尔波伯伯的秘密调查实在很有利于小芳黛,现在他并不迟疑,很想把郎德烈召回来。他心中只怕西尔维纳妒忌,所以努

力想要医治他这怪性情,向他说他的弟弟没有小芳黛就永远不得幸福。西尔维纳听了便回答道:

“请您做去吧,我应该要我的弟弟幸福。”

但是人家还不敢做,因为西尔维纳赞成了这事之后即刻又害寒热症了。

三十六

巴尔波伯伯生怕小芳黛还记恨他当年做事不公平,又怕郎德烈去了这许久,她已经有意于别人了。当她到孛生村来调治西尔维纳的时候,他设法对她谈起郎德烈;但她故意不听见,他自己觉得很难为情。

末了,有一天上午,他打定了主意,便去找见了小芳黛,说:

“芳中,我要向您提出一个问题,求您凭着您的人格与事实的真相答复我。在您的祖母未去世以前,您料到她有这许多的财产遗传给您吗?”

“是的,巴尔波伯伯”,小芳黛答,“我早已料到了几分,因为我常常看见她点算金子银子,而我却只看见她花费了许多铜子。再者,当人家嘲笑我的破旧衣服的时候,她往往向我说:‘好孩子,你不要担心这个。你将来要比她们个个都富些,将来有一天,你可以穿绸缎自头到脚,如果你高兴的话。’”

“那么”,巴尔波伯伯又说,“您曾经把事情告诉了郎德烈没有?是不是因为你的金钱,所以他才假意爱恋您?”

“至于这一层呢,巴尔波伯伯”,小芳黛答,“人们常常说我丑,只有我的一双眼睛没有一人不赞美,所以我想要靠我的眼睛去博取男子的爱情。我虽则糊涂,不至于告诉郎德烈,说我的一双美丽的眼睛乃在荷包里,但是,纵使我向他说了也没有危险,郎德烈很诚恳地爱我,他的意念很是高尚,他何曾介意于我的贫富上头呢?”

“我的亲爱的芳中”,巴尔波伯伯又说,“自从您的祖母去世之

后,不曾由您或别人把那事告诉了郎德烈吗?您能以人格担保吗?”

“是的,我能以人格担保”,小芳黛说,“除了我之外,世上只有您一人知道了那一件事情。”

“至于郎德烈的爱情,芳中,您以为他还给您保留着吗?自从您的祖母死了之后,您有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负心呢?”

“我得了很好的证据”,她答,“我对您老实说,我的祖母去世三天后他回来看我一次,他向我发誓,说他如果得不到我做他的妻子,他就痛苦死了。”

“您呢,小芳黛,您怎样回答了他?”

“巴尔波伯伯,关于这一层,我不一定要告诉您,但我说出来使您满意吧。我回答他说我们年纪不大,不必忙着想到婚姻上头;而且一个男子逆了父母的意来向我追求,叫我一时也难决定。”

小芳黛说话的态度颇从容,颇自负,弄得巴尔波伯伯担心起来,说:

“芳中,我没有权利盘诘您,我不晓得您是否有意使我的儿子一生幸福或一生痛苦,我只晓得他爱您爱得厉害极了。您是希望人家为您而爱您的,假使我是您,我一定说:郎德烈爱我的时候我穿的是破旧的衣服,一切的人们都鄙薄我,连他的父母也说他犯了大罪。他觉得我美丽的时候一切的人们都以为我没有变为美丽的希望。他为爱我便不顾痛苦,他为爱我便把千里当做眼前。总之,他如此爱我,我决不能怀疑他,我不要别人,只要他做我的丈夫。”

“我说这话已经许久了,巴尔波伯伯”,小芳黛说,“但是,我再对您说,我生怕进他的家庭,因为他的家人为我而害羞,只因可怜我而让步罢了。”

“如果您只因此而踌躇,请您就决定了,吧,芳中”,巴尔波伯伯又说,“郎德烈的亲属尊重您,也希望要您。您不要以为他们看见您有钱就改变了意见。从前我们憎您,并不因为您穷,只因为人家

说您的坏话。假使人家的话是真的,哪怕我的郎德烈死了,我也不肯把您叫做我的媳妇,但是我要审查这些话的真假,我特地到魏阳府去,那边的事与这里的事,一件件都经我调查清楚了。现在我承认人家骗了我,您原是一个正气的女人,怪不得郎德烈拼命替您辩护。因此之故,芳中,我特来请求您嫁我的儿子,如果您说一个‘是’字,他在一礼拜内就到这里来。”

小芳黛早就料到他有这一个提议,现在她听了自然是很喜欢;但是她不肯给他看出来,因为她希望受她的未来的亲属的敬重,所以她只含糊地答复。于是巴尔波伯伯对她说道:

“亲爱的,我晓得您心上对于我与我的家人总有几分不舒服。您不必苛求一个年老的人向您请罪吧。您只听我说一句好话就够了。我说我们家里的人将来一定爱您敬您,巴尔波伯伯从来不曾说谎,请您听从他的话吧。好吧,请您同您所择定了的保护人或您的未来的公公接吻好不好?”

小芳黛不能再抵抗了,于是她伸手挽住了巴尔波伯伯的颈,他的老心因此喜悦了。

三十七

婚约不久就订立了,等到芳中服满就可以结婚,只消把郎德烈召回来就是了。但是当天晚上巴尔波妈妈去看望芳中的时候,却说西尔维纳因听见了弟弟快要结婚的消息又害了病,她要求再等候几天,好医治他,或安慰他。

“巴尔波妈妈”,小芳黛说,“您做错了事了。当他醒来看见我在他的身边的时候,他以为做梦,您为什么要说是真的呢?现在他的意志与我的意志冲突了,我不是从前那一种性质,不能在他睡着的时候医治他了。也许他甚至于抵抗我,我在他的身边倒反可以增他的病势呢。”

“我以为不是这样的”,巴尔波妈妈说,“刚才他觉得不好过,睡

了下去,说:‘小芳黛哪里去了?我以为从前是她使我松快了的。她还再来不来呢?’我对他说我来找您,他很喜欢,竟至于等得不耐烦呢。”

“我就去”,小芳黛说,“不过,这一次,我要用另一个法子。因为当他不晓得是我的时候我所用的法子,现在再用可不灵验了。”

“您不用药丸,也不用药水吗?”巴尔波妈妈问。

“不”,小芳黛说,“他的身体并不害病,我只该治他的心灵。我要把我的心灵感应他的心灵,但是我不敢说一定成功。我所能允许您的乃是:我耐心等候郎德烈,在我们没有把他的哥哥医治好以前,我不要求您把消息通知他。郎德烈很诚恳地吩咐我看望他的哥哥,所以我晓得将来他也不怪我误他的归期。”

当西尔维纳看见小芳黛坐在他的床前的时候,他现出不高兴的样子;她问他觉得怎样了,他不愿意答复她。她想要诊他的脉,他把手缩了进去,竟把脸孔朝着墙壁。于是小芳黛示意叫人家让她独自伴着他;等到众人都出去了之后,她便把灯吹熄了,只让月光进来,原来这时正是月圆的时候。她又回到西尔维纳的身边,用命令式说话,使他像孩子一般地遵从她,她说:

“西尔维纳,请您把您的双手放在我的双手里,而且据着事实答复我;你须知,我并不为着金银而来,我这样辛苦来看护您,应该受您冷待吗?请您注意我要问您的话,又注意您所要答复我的话,您须知,您是不能向我说假话的。”

西尔维纳从前轻视小芳黛,往往很怠慢地答复她,现在听见她说话这样严厉,一时失了主意,便回答道:

“小芳黛,您要怎样问我就请问吧。”

“西尔维纳·巴尔波,您似乎希望死去。”她说。

西尔维纳心中打稿,一时答复不来;小芳黛把他的手握紧了些,表示她的意志坚强,他很惭愧地说:

“死,岂不是我的一件乐事吗?我分明晓得我妨碍我的家庭,

累我的亲属伤心,为的是我的身子不好,又为的是……”

“请您都说了吧,西尔维纳,您对我不该有点儿隐瞒。”

“为的是我有多愁多虑的心,而我不能改变。”他说时觉得十分难过。

“又为的是您没有良心。”她说时乃是冷酷的语调,令他一则生气,二则吃惊。

三十八

“为什么您骂我没有良心呢?”他说,“您看见我没有气力替自己辩护,您就辱骂我了。”

“我说的是您的事实,西尔维纳”,小芳黛说,“我还要说您别的事实呢。我并不可怜您的病症,因为我不是没见识的人,我看见您的病并不是严重的;如果说您有危险的话,您只有变成疯人的危险,因为您努力要变疯人,不晓得您的恶根性与您的弱心灵要把您弄成什么地步。”

“请您责备我的弱心灵吧”,西尔维纳说,“至于我的恶根性,我,却不该受这种责备。”

“请您不必努力替您自己辩护了”,小芳黛答,“西尔维纳,我了解您,比您了解您自己还强,您的弱点产生您的虚伪,因此您就成为自私而忘恩的人。”

“芳中,您对我的印象这样坏,这大约是我的弟弟郎德烈在言语中把我形容坏了,而且他把他对我的些少的情谊向您夸张;您了解我——或自以为了解我,这都是他的影响。”

“西尔维纳,我早料到您这话。我晓得您说不到三句话就不免嗟怨您的弟弟,冤枉您的弟弟;因为您对于他的情谊太没有裁制了,以致变为愤激,变为仇恨。因此之故,我晓得您是一半疯痴,并不是个好人。好!我老实对您说,郎德烈之爱您,比您之爱他更甚十倍!哪怕您怎样使他伤心,他从来不曾嗟怨过您;至于您呢,哪

怕他怎样顺从您,怎样帮您的忙,您还事事嗟怨他。您怎教我看不出你们二人的不同的地方呢?因此之故,郎德烈越对我说您的好话,我越从坏的方面想,我以为一个这样好心的弟弟只有不要良心的人才能否认他的好处。”

“因此您就恨我,是不是,小芳黛?我从来不曾误会,我分明晓得您对他说我的坏话,把他的爱情从我的手里夺去了。”

“我也早就料到您这话,西尔维纳;您终于骂了出来,我倒觉得喜欢。好!我要再答复您。您有的是凶恶的心肠,您是一个说谎的孩子;您不晓得世上有一个女子分明晓得您仇恨她,她始终爱护您;这女子自己舍弃了她的唯一的快乐,把郎德烈迫回来同您亲近,她自愿牺牲了与他相聚的幸福。其实我并没有受您的恩。您始终是我的一个敌人,据我的记忆所及,您对于我,算是最无情、最骄傲的一个孩子了。我尽可以设法报仇,而且我并不是没有报仇的机会。我所以不曾报仇,我所以暗地里把好处酬答您的坏处者,只因我以为一个善良的基督教徒应该宽恕同类以博上帝的欢心。但是,当我说到上帝,您大约不会听见,因为您是上帝的敌人。”

“小芳黛,我让您骂我什么都可以,至于您这一句话却太厉害了,您竟骂我做一个人。”

“刚才您不是说您希望死去吗?您以为这是基督教徒的思想吗?”

“我没有说这个,芳黛,我只说……”

西尔维纳想起了他说过的话便恐怖起来,加上了芳黛的讥讽,他觉得他刚才做了轻慢上帝的事了。

但是她并不让他安静,还继续地教训他,说:

“也许您的心并不像您的话那么坏”,她说,“我以为您并不怎样希望死去,您只说这话骗人,希望在家里称王,希望恐吓您那可怜的母亲。您的弟弟的脑筋也简单,以为您真的想要了结您的性命。我呢,西尔维纳,我是不受您骗的。我相信您比别人更怕死,

您只播弄那些爱您的人们,希望他们怕您。您高兴看见最必要的许多决议都因为您以性命要挟而打消了。这法子方便得很,一句话就使一切都顺了自己的主张,是多么快乐的事!这么一来,您竟是这里的主人。然而这是不合自然的事情,您的方法乃是上帝所不许可的,所以上帝惩罚您。假使您只知服从,不肯发号施令,您就不至于这样不幸了。您的生活,是最甜蜜的生活,而您却不舒服。西尔维纳,您让我告诉您缺少了什么,以致做不成一个好男子。这因为您没有严厉的父母,而且您不受穷苦,不常常被人打骂,也不至于没有面包吃。假使您像我与我的弟弟小约翰一般地在一个苦恼的地方生长,您非但不至于忘恩,而且得了一点儿好处就感激不尽呢。喂,西尔维纳,您不要借口说您是一个孪生儿。我晓得人家常常在您跟前说孪生儿的情谊乃是自然的法则,如果违拗了这法则,你们就会死了;因此之故,您以为您的爱弟过度乃是顺从您的命运。但是上帝不至于这样不公平,在我们的母亲的肚子里就注定了这一种不良的命运。他并不凶恶,不至于给我们一种不能堪忍的思想;您是一个迷信的人,您因此污辱了上帝,以为您已经有了不良的命运,不是您的理智所能抵抗的了。除非您疯了,否则我绝对不相信您不能战胜您的妒忌心。但是您不肯克服您的妒忌心,因为人家纵容了您的性癖,您只尊重您的性癖,不知尊重您的义务。”

西尔维纳一言不答,让小芳黛教训了他许久,不肯饶他一句。他觉得她其实有道理,只在一点上头她不算是宽宏大度的人:她似乎以为他从来不曾压制他的毛病,又以为他知道他是自私心重的人。其实他不知不觉地到自私的路上去,自己并不愿意。他因此伤心短气,恨不得把心肠剖开给她看。她呢,她分明晓得她的言语是说得太过了的,然而她故意惹他伤心,然后和婉地安慰他;因此她勉强同他说了许多无情的话,表示自己生气,其实她的心里怜爱他,一面假装冷酷,一面自己伤心,所以她走的时候,她比

他更疲倦呢。

三十九

西尔维纳虽则喜欢自称害病,其实他并没有一半的疾病。小芳黛诊他的脉的时候,知道他的热症并不厉害,而且神志也不昏迷,只他的心灵比他的身体的病势更重,所以她以为应该在再来的时候使他怕她,教他的心灵改变。他昨晚不曾好好地睡觉,但是他很安静,似乎疲倦的样子。他一眼看见了她,就伸手给她,不像昨天把手缩进去了。

“为什么您伸手给我,西尔维纳?”她说,“您要我诊您的脉,审察您的热症吗?我看您的脸孔,知道您已经没有热症了。”

西尔维纳很惭愧,因为她不肯摸他的手,他不好意思缩进去,只得说道:

“这为的是向您道个日安,芳黛,而且谢您为我而辛苦。”

“这样说来,我就接受您的日安”,她说时拿了他的手握在她的手里,“因为我从来不曾拒绝过人家的诚意;我以为如果您不关心于我,决不至于假意向我表示情谊的。”

西尔维纳虽则很是清醒,仍旧觉得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里的时候十分舒服,于是他非常和婉地对她说道:

“芳中,昨天晚上您算是很无情地对待我了,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我并不恼您。我甚至于觉得您是一个很忠厚的人,您嫌我有这许多短处,而您还肯来看我。”

芳黛坐在他的床前,说了许多与昨晚不相同的话。她的话很忠厚、很和婉、很多情,弄得他十分快乐,足以抵偿她昨天的生气话了。他哭了又哭,承认他的一切的过失,甚至于请她恕罪,很诚恳地请求她的友谊,她因此知道他的心比他的脸好多了。她让他倾吐哀情,有时候还责骂他几句。当她要走的时候,他把她留住,因为他似乎觉得她的手非但医治好了他的疾病,而且同时医治好了

他的悲哀。

当她看见他达到了她的愿望之后,于是向他说道:

“我要出去了,您也该起来了,西尔维纳;因为您已经没有热症了,不应该自己娇养,以致您母亲辛苦地服侍您,又花费了许多时间陪伴您。等一会儿您的母亲给您吃东西,说是我吩咐的,您就吃了吧。我要您吃的是肉类。我知道您说您憎厌肉类,只肯吃一些菜类;但是我不管,您应该勉强您自己;纵使您不喜欢,也不要露出样子来。您的母亲看见您吃些滋养的东西,她就高兴了。至于您呢,您第一次是勉强吃下去,第二次就好了些,第三次您就不嫌了。将来您看我的话错不错?告别了,西尔维纳,您不要教人家即日又去催我再来,我知道您不再病了,如果您不想要害病的话。”

“今晚您不来吗?我以为您会来呢。”西尔维纳说。

“我不是要钱的医生,西尔维纳。我有别的事情做,而您又不病了,我何苦来调护您呢?”

“您说得有理,芳黛;但是我希望看见您,您以为这也是一种自私心吗?这是另一个道理,我同您谈话就得了安慰。”

“好,那么,您不是残废的人,而且您认识我的家门;我现在对您的感情很好,而且您也晓得我是您的未来的弟妇;您尽可以去同我谈天,并没有什么可责备的。”

“既然您允许我,我一定去”,西尔维纳说,“再见吧,芳黛,我要起来了。可惜昨夜我整夜睡不着,又很伤感,所以现在觉得头痛得很。”

“我愿意替您再医治头痛”,她说,“但是您须知,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吩咐您今夜要好好地睡觉。”

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额上,不到五分钟,他觉得非常清凉,非常舒服,没有一点儿毛病了。他说:

“芳黛,我当初拒绝您,乃是我错了。您原是一个好医生,您会很减除人家的疾病。别的医生都用他们的丸药害我受苦,您呢,只

要摸我一摸,我就好了。我想,假使我能常常在您身边,您可以阻止我害病,而且阻止我做错事。但是,芳黛,请您告诉我,您不呕我的气吗?我已经允许过您,说我完全服从您的劝告,您相信我吗?”

“我相信您,除非您改变了意见”,她说,“而且我把您当做我的孪生哥哥一般地爱您。”

“芳中,假使您的话是真情,就请您把我叫做‘你’,不叫做‘您’^①;因为在孪生兄弟之间用不着这许多礼数。”

“好吧,西尔维纳,你快起来,吃东西,谈话,散步,睡觉”,她说时站了起来,“这是我今天的吩咐。明天你就该工作去。”

“而且我要去看望你。”西尔维纳说。

“好吧。”她说。

她临走的时候把眼睛注视他,表示原谅而且表示友谊。这一望忽然给了他许多力量令他消除了怠惰的心理,很想即刻离了那灾难的床。

四十

巴尔波妈妈把小芳黛的本领赞不住口,到了晚上,她对她的男人说:

“半年以来,西尔维纳的身子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壮;今天我们给他吃的东西,他都吃了,并不像从前蹙眉撅嘴;最奇怪的乃是他说起了小芳黛竟像说起了上帝一般。他把种种的好处都归到她的身上,一心只希望郎德烈早日回来同她结婚。这好像一种灵异的事情,我不晓得我在睡着呢还是醒着。”

“灵异也好,不灵异也好,这女子实在很聪明”,巴尔波伯伯说,“我相信把她娶进门来一定可以召福。”

三天之后,西尔维纳启程,到阿尔东去迎他的弟弟。他曾经请

① “您”字表示敬意,却不如“你”字亲密。

求他的父亲与小芳黛容许他去做报告幸福的第一人,算是人家对他的报酬。

郎德烈得了消息,快乐得几乎发昏,拥抱着他说:

“那么,我的一切的幸福同时都来了:竟是你来迎我,而且你也像我一样喜欢。”

他们一块儿回家,并不在路上玩耍,到了孛生村里,则见小芳黛与小约翰正在就席,预备同他们吃晚饭,大家喜气融融,世上再没有人能比他们快乐了。

在半年之内,他们的生活非常甜蜜,因为娜纳德也许配了郎德烈的好友盖乐二郎。大家决定把二家的婚礼同时举行。西尔维纳对小芳黛的情谊太厚了,每做一件事必先询问她的意见;她对他很有权威,他把她当做姊妹看待。他再也不病了,妒忌也不成问题了。有时候他似乎悲哀或想入非非,小芳黛便责备他,他即刻变为笑容满面,好好地谈天了。

两家的婚礼同日举行,而且同一个弥撒会,因为两家都有的是钱,所以他们大大地庆乐一场。盖乐伯伯生平不喜欢喝酒胡闹,这一次他却一醉三日。郎德烈与他的全家都快乐无涯,本地方的人们一个个也都欢天喜地;因为两家都是富的,小芳黛却有巴尔波与盖乐两家相加的资财,他们对本地方的人都很客气,而且常常救济贫穷。芳中为人太忠厚了,对于从前错怪了她的人们,希望以德报怨。后来郎德烈买了一处好产业,他与他的妻子都是有见识的人,把产业管理得很好。芳中又在那边起造了一所漂亮的房子,收容本区的不幸的孩子们来读书,除了礼拜日之外,每天四个钟头,她自己辛辛苦苦地偕同她的弟弟小约翰去教训他们,把真的宗教传授给他们,甚至于供给穷困的小孩们的衣食。她记得自己曾经是不幸而被人冷待的女孩,所以等到她生了孩子的时候,趁早就教他们很客气地对待贫穷而没人疼爱的孩子。

但是,在这一家幸福的环境里,西尔维纳怎么样呢?他有了一

件事,是人们所不了解的,巴尔波伯伯因此很费思量。他的弟、妹结婚之后差不多一个月,巴尔波伯伯就劝他去找爱人,娶妻子,他回说他丝毫没有结婚的兴趣,但是最近他起了一个念头,想去投军,希望能成为事实。

我们乡下的家庭里男人并不多,而且田地多人口少,所以人们几乎没有看见过志愿投军的人,因此人人都很诧异他这一种决定。西尔维纳也说不出什么理由来,这大约是他对于兵事的嗜好,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父亲、母亲、哥哥们、姊妹们,甚至于郎德烈本人劝阻他,什么话都说尽了,他也不回心转意,后来大家不得已,只好报告芳中,因为她是全家信仰的人。

她同西尔维纳谈了长长的两个钟头,后来他们分别的时候西尔维纳哭了,他的弟妇也哭了;但是他们的态度都很安闲,很坚决,不容再有异论。西尔维纳说他坚持要走,芳中说她赞成他的主意,而且说他将来有许多好处。

大家不很知道她是否没有先见之明,所以不敢再劝阻西尔维纳;巴尔波妈妈流了许多眼泪,也就肯了。郎德烈十分伤心,垂头丧气,但是他的妻子对他说道:

“就上帝的意志说,就我们的责任说,都应该让西尔维纳出门。你只相信我有我的见解就是了,不必多问我了。”

郎德烈把他的哥哥送得很远很远,他把他的包袱还他的时候,珍重地放上他的肩头,竟像把自己的心交给他带去了似的。他归来会见他的亲爱的妻子,她只得调护他——原来郎德烈因伤心太过竟病了整整的一个月。

至于西尔维纳呢,他并不伤心,继续地走他的路,直走到了边境。这时恰是拿破仑大肆战争的时候。他虽则没有战争的嗜好,然而他知道尽责任,所以不久便被上官赏识,说他是一个好军人。打仗的时候,他像一个只知寻死的男子,而他又服从军纪像一个小孩子,他比那些旧军士更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渐渐升级。十年之

后,因为战功与品行兼优,他便变为一个司令,而且受了徽章。

他往往写很好的书信回来,给巴尔波夫妇,给郎德烈,给芳中,总之,一家老幼都受他问候。每逢有信来的一天晚上,巴尔波妈妈就说:

“唉!假使他能回来,岂不是好!他差不多是一位将军了,也就是休养的时候了!”

“他的官职已经很漂亮,不要说再升了”,巴尔波伯伯说,“一个农家出了这么一个军人,算是非常荣耀的了!”

“小芳黛早已说他能如此的,她真有先见之明啊!”巴尔波妈妈说。

“这个我不管”,巴尔波伯伯说,“我只不懂为什么他的思想忽然转到这一方面来。他是一个爱安静爱舒服的人,为什么忽然改变了气质呢?”

“我的老头子”,巴尔波妈妈说,“我们的媳妇对于这一层十分明了,她只不肯说出来;但是像我这样的母亲是瞒骗不得的,我也像我们的小芳黛一般地知道真相呢。”

“你这时候才同我说,太早了!”巴尔波伯伯说。

“好,让我说了吧”,巴尔波妈妈说,“我们芳中乃是一个专会诱惑男子的女人,她在无意中又迷了西尔维纳。当她看见她的诱惑力来得太厉害的时候,她希望自己节制;但是她不能够。我们的西尔维纳觉得自己太想念弟弟的妻子了,所以为荣誉而长征,芳中也就赞成他,帮他说话了。”

“如果是这样的”,巴尔波伯伯搔着耳朵说,“那么,我恐怕他永远不会结婚了。因为从前克拉维耶的洗儿妇人说过:当他爱恋了一个女人的时候,要比爱他的弟弟更加发狂;但是他一生不爱第二个女人,因为他的感情太丰富、太热烈了。”

二十年四月七日译完

贫之初遇

[挪威]温玳瑟夫人 著

我记不清楚是哪一年我的生日，人家给我一个女娃娃，名叫嫫儿达。但这一定是在入学年龄以前；而稍后于我母亲教一个不愿学习的小孩学念 A、B、C，学习缝纫的时期。那时，我大概是七岁了。

但我却记得很清楚那一天的早上，不知人家为着些什么理由，大约已经禁止我几天不许外出；何以见得是几天不外出呢？因为那些枫树的芽好像是头一天晚上忽然地一齐张开了。

那时节，我们住在利得沙庄路。路的一边，有些房子，带着小小的花园。其他的一边，只有一片旷地。然而，这片旷地多么好啊！旷地的一部分，一些已经大了的儿童在那里打球。再远些，在大小石头的堆儿上面，我们盖了些小房子；房子的旁边，便是一条污秽而臭的水沟，我们常在那里洗脚，又有一簇丛生的苕麻远在下面，近于哥蒙登的牧场。苕麻丛里有些可怜的覆盆子长出来。自从圣约翰节以后，我们天天在那里弄得手伤脚破，为的是找些不曾熟的覆盆子。其后，我们望着哥蒙登的园子，他没有孩子，所以我们里头没有一个能够到过那里。然而他的园里，有的是苹果树、梨树、樱桃树，以及许多萝卜。这园子真闹！里头果子真多！——关于这类的历史，我们常常谈起，觉得这是了不得的事情。

有一次牧场里的木桩上系着一匹马,又有几次甚至于有几只牛在那里散步。我们对于这些奇怪的动物,大家小心谨慎地守着远远的距离,一面同声唱着一首歌儿:

小牛儿,小牛儿,
一个猎人快要来捉你去了!
然而,不,决不,一个影儿都没有,
妈妈倒非常地留意啊!

我们里头有几个年纪大些的说,有一年的秋天,甚至于有一群猪在那里好几天。但我们毫不相信,而且我们也不以为将来会遇着这样非常的事情。因为我们里头有一大半没有看见过猪的——我们都是城里的孩子,最年幼的几个绝对不曾看见过乡村。我们只天天在牧场里叫小牛儿,呼吸着兽类的乳臭,幻想着大世界——这世界是从教堂的路以外起首的,远远的那边,我们是不许独自过去散步的。——那边有的是厂屋,谷仓,马棚,牛栏,成群的牛、马、猪……呵,还有的是小山羊!

3月里一个天气晴和的早上,正是人家给我一辆小车子一个女娃娃的那一天,我穿着一件衣服,一件我还没有时间弄脏的衣服。我推着那一辆颠动的车子,走到路上来。这里的堤岸,像奥斯罗路一样,只一边有房子。这堤已经不很好了。车子在大小石头上面打滚,印出一道美丽的痕迹在泥上。轻云航行天空,水沟里反映着春的蔚蓝色。园里的枫树枝头的嫩叶新长出来,恰像黄蜡的颜色。但路的尽头,却是哥蒙登的园子,一带绿色的围墙,荆棘丛生,像一带树林。太阳把它的光辉注射到万物的上头:污秽的水沟上、牧场的金扣子上。千数的小树叶,因树液上升,致成白色;太阳的光辉,也照到这上头。

于是我遇见两个女朋友,她们告诉我说牧场里一匹马在夜里已经产了一匹小马。我本打定了主意要把我的小车子 and 女娃娃显给她们看,然而我们三个都忘记了,我们都只顾跑向牧场去。她们

的话果然是真的,绝对真的。同一条路住的小孩都会集在那里,正谈论这件灵异的事情。我们看见了那小马的小小尾巴卷缩着,瘦得可怕的小脚竟载得起它的身躯,实在令我们觉得奇怪。我们又看见它的颜色格外鲜明,因它的母亲是黑的。当我们看见它抬起头在母亲身下吃奶的时候,我们忽然觉得身体燥热,几乎可说是怕;因为觉得自然的神秘近在眼前了。

我们的女仆来叫我们吃小餐了——正在这当儿,我看见我的小车子已经空了。婊儿达已经不见了。我们到处寻觅,所有的孩子都问过了,所有的房子都走遍了。美厘与迈雅,两个已经大了的小女孩子,很有些胆量,想去找警察局;但我们不让她们去。于是她们便自己当警察,那女仆便是个助手。她们严厉地审问妮娜——她素来名誉不大好——只害得她尖声地哭起来。她母亲来了,恫吓我们说要去见美厘、迈雅与我的父母,告诉我们刚才所做的事情。总之,怎样办都没有用处。袅儿达再也找不着了。

我很流了几滴眼泪,但也不当作悲惨的事情:我得到这女娃娃不过几天,还没有把她放在心上。而且,她没有真的头发,只在她那瓷头上画了些。我母亲给她缝的衣服,用的是朴素的棉布,然而这衣服,像雪一般白,上面也有些花,镶着的是花边,还有丝的带子!此刻剩下来的只有一辆小车子,我把另一个女娃娃放在车子里睡着,唉,只好教她永远地睡着,因为她头发手脚都没有了,人家要笑煞了。

如果没有下面我所叙述的那一件事情发生,也许我早已忘记我的女娃娃婊儿达了。

数月后,我们的女仆带我到巴尔克比去。我记不清楚她是干什么去的,或者是看望她的朋友。后来,我们到了一所木房子,只有一层楼。虽然两面夹着有些新房屋,但已有快要坍了的样子。这房子自我这一次来了之后,也许不久便坍了,后来我去找过,已找不着了。然而,如果它真的还在,终有一天我会找得着的。它的

墙是用棕色涂的,稍为带点灰色:墙上的颜料经久了,起一层泡;趁着我们的女仆去乳酪店买糕团的当儿,我挖着墙上的颜料玩耍。楼下是两家店铺,其一是乳酪店,其二是小小的鞋店。后来我们便到这鞋店里去。

一个鞋匠坐在一张凳子上,围着一幅蓝色围巾,脸上灰黄,露出性情不好的样子。我们的女仆和他说了几句话,我们便进到旁边一个房间里。空气非常地坏,我觉得这房子太新奇了。里头有两张床,我绝对不曾看见这样的床——红的床沿,乱七八糟的褥子和垫子,堆起非常之高,我不懂这些人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怎样爬得到上面去。一张薄薄的被单盖在床上,代替了毯子。一条红网眼的呢布围着大镜子,躺柜的上面放着两个瓶儿,像是银制的,但也有是玻璃的可能。

停一会儿,一个妇人进来了。紧抱一个小孩靠着她的胸膛。我至今还把她记得非常清楚。她的牙齿差不多全没有了。面色很黄,但她的粗布衣服里面露出来的两乳和两个臂膊却很光滑而洁白;蓝色的筋脉,一条条像些黑线,在皮的里面走动。

赫连——我们的女仆——和她谈了好些话,忽然间她说:“苏尔韦怎样了?”

我记不清楚那鞋匠的妻子对赫连怎样回答;但赫连却对我说他们也有一个女儿,和我同年。她又问我愿不愿看见她和她谈谈。我依她的话,起身去找苏尔韦去了。

她睡倒在厨房里。里面的空气几乎不可以呼吸,我感觉得胆怯而不舒服。一个鑫黄头发的女孩,面无血色,睡在大床上,背靠着一个墙角,穿着玫瑰色的夜汗衫。

我问她的名字和年纪——实则我早已晓得了,她叫苏尔韦,和我同年;然而教我说什么好呢?她却没有问我的名字,这使我很奇怪。

“你病得很厉害吗?”我问。

“正是，我的屁股患了结核症，为着我这病，已经到医院去两次施手术了，你瞧！”她带着些骄傲的样儿说了。

“这是不可能的”，我说，“痛不痛？”

苏尔韦不答应我。我找不到话说了。我把放在椅子下面的双脚摇了几摇，又把草帽的树胶带吮了几口。闷人的空气令人欲呕——厨房的门开着，牛皮与松脂的气味和那妇人预备的咖啡的气味相混合。那妇人，在厨房里东奔西走，还有小小的孩儿，挂在干瘪的两乳下面。又有一种气味是因为所有的人都睡在这小房间里，而那些窗子从来没有开过。但我那时却以为苏尔韦害了结核症，又在医院内施过两次手术，自然会使空气变坏了。我的喉咙似乎有些东西紧塞住。——我愁，不晓得到底为什么愁。

我想总要找些话说才好，于是我问道：

“你整天地躺着，不觉得讨厌吗？”

苏尔韦不即刻回答我。她在垫子堆里掏出些物件来。

“爸爸给我这个”，她说，同时指着一个采集植物的小匣子，画着绿的颜色，缚着一根小绳子，“妈妈又给我那个。”

所谓那个，乃是一个女娃娃。她的瓷头上画着金黄的头发，虽然已经弄脏了，我即刻认得出白的衣服带着些花儿和些丝带儿。原来这就是媪儿达。

我脸红了，一滴滴的眼泪涌上了眼帘。我有一个感觉，觉得这是我犯了可怕的非理。我不敢抬起头，不能说出一句话。

同时，那妇人进来，见我涨红了脸，她忙把女娃娃拿起，撂在一边。

“这个不该给有钱人家的女儿瞧见的”，她说，一面装着微笑，“你有更美丽的女娃娃在你家里，我想……”

我略抬一抬头。她的视线巡察房间的周围，她无齿的嘴边，双唇紧闭。半晌，她变了一种腔调，甜蜜的、恭敬的腔调。我听了，一面讨厌，一面觉得莫名其妙的害怕。

“一定的，你有更好的女娃娃，然而苏尔韦，可怜的孩子，觉得这个好。——老实说，我在俄尔门花了两个古兰纳买了来。”

那妇人详述她买这女娃娃的经过。我觉得她的一双眼睛不住地在我俯着的头上打转。

我记得其后她请我到卧房里喝咖啡。我尽管把我母亲禁止我喝咖啡的话来拒绝她，她只管坚持要我喝，我只好依她。喝空了一杯咖啡，还吃了两个赫连从乳酪店买来的糕团。

沿着归途，我哭得很厉害。我不愿说为什么哭。赫连却说我不像那可怜的女孩子的卧病，正该欢喜。她又说我看见别的女孩的生活，正是可以使我学好。我只管哭，越哭越厉害。她害怕起来，许给我些糖果，并禁止我告诉母亲说她曾带我到巴尔克比去。

一路走着，一面想着尽我的能力为苏尔韦做些好事，于是我自己安慰了。我可以再去看她，娱乐她。总之，我想就了好些事情。想到我将来会成为她的恩人时，我渐渐安静了，脾气照常了。

然而，我所计划的事情，我何尝做了一件！先说我身边便只有七个奥尔，这是我唯一的财产。再者，我母亲已经知道了真情，因为当我母亲来教我晚祷的时候，她看见我的眼眶里又来了好些新泪。但我永不曾把女娃娃的事情告诉过一个人。赫连受了严厉的责备，而我永远地再不能到巴尔克比去见那个害结核症的苏尔韦了。

纵使没有这种强力的障碍，我的好计划也不见得便能实现吧。

这是我的贫之初遇。数年之后，有一天，我母亲告诉我说我们自己也变了穷人了。我记得那时候，心头震荡，身子冷了半截，我的童年的面孔起了不少的红晕。我们既然穷了，不是也被处分到一所满布疫性空气的房子去住了吗？不是也须在人家的面前低首下心，眼带惧色，和声降气地说话了吗？……

我变了年纪大的女子了。我变了妇人了。我对于生活的认

识,一天深似一天;对于贫穷的认识,也一天深似一天。

但是较甚的贫穷,却是我的孩子幻想的本能所感触到的那一种贫穷——低首下心是穷人的本份——当那一天,我看见巴尔克比鞋匠的妻子把女娃娃嫫儿达藏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一种犯罪的心灵。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夕译完

原载《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2号

待嫁的少女

[法] Matei Roussou 著

媿尔德从小受教育得来的人生观乃是结婚。结婚是她的目的,结婚是她的理想的乐园,结婚是她所认为应尽的天职。她到巴黎已经许多年了,她的衣服与她的思想完全和在外省的时候一样。我们一看她那些朴素而耐用的衣服,便可以联想到她的村气的程度了。

她不算很美很美的女子,但也找不出丑的地方来。对于巴黎的时髦的妆束,她没有采用的胆量。人家看不出她的聪明,而她却不是笨人。但她生活在巴黎的环境里,总免不了时常大惊小怪。

她的父母在巴黎开一间小小的食品店。他们自然都觉得他们的女儿很聪明,很动人。然而他们看见她的廿二岁的生日快到了,似乎总觉得天空常常现出结婚的典礼。这一桩心事未完,他们两位老人家毕竟还不快活。

嘉赉夫人——媿尔德的母亲——镇日价带着哭丧的脸孔说:

“一班小丫头们都找着丈夫了,只剩下我们的媿尔德……她太正经了:除了她的工作与她的父母之外,再没有什么。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啊!”

原来媿尔德在一间裁缝店里做工。

说到嘉赉先生,他却专找安慰的话;但只口里说说罢了,未必是从内心流露出来的,他说:

“我的亲爱的，不要愁。我们的媿尔德的好运气就会到来的。每人总得轮着一遭……”

然而一天又一天，媿尔德的女友差不多都结婚了——甚至于有一个正在提出离婚——但是，还始终轮不着媿尔德。

于是嘉赉夫人自思道：

“怪不得我们的小媿尔德找不到丈夫！一个人要结婚，势必先学交际，多认识几个人才行。死守在炉灶旁边，一辈子不会有希望的。”

因此，她决定教媿尔德去学跳舞。媿尔德果然聪明，一学便会，父亲母亲都非常地欢喜。

真的，每人总得轮着一遭。有一天，礼拜六的晚上，媿尔德伴着她的女友罗丝到跳舞场里跳舞。一个少年男子特别向媿尔德献殷勤，弄得媿尔德心痒难搔。这少年男子名叫丕耶尔，是一间大公司的伙计。他这人长得还不错，谈话也很有趣。他邀她到跳舞场旁边的一间咖啡店里吃一点儿东西，她晓得这事儿不很合规矩，不敢答应他。然而她却愿意同那少年男子约定第二天礼拜日两点钟在共和广场的地道车站门口相会。

她伴着平日相随的女友罗丝，竟自回家去了。

她忽然有了奥妙的心情。一涡一涡的微笑冲唇而出，她自己也找不出笑的真确的意义来。她的心头跳得比平日厉害，不知不觉叽叽喳喳地自己说起话来。她觉得自己好像喝过香槟酒的人，一种神妙的醉态把她平日的黯淡的生活加上了好几分光彩。

媿尔德与罗丝原是一层楼住的。她们同到了第三层楼的平台上方才分手，这一次媿尔德与罗丝接吻道别时，把她拥抱得格外有情。后来，她很想要唤醒她的母亲，为的是……为的是什么？大约为的是要告诉她，说自己已经平安到家了。依平日的习惯，她回来得晚，一定轻手轻脚地归房，千万分小心，生怕惊醒了父母。这一遭却不然了，她非但不肯轻手轻脚的，而且故意弄出些声音来，

连她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

世上的人,再没有像这一夜的媿尔德难于睡觉的了。她重新看见那可爱的少年丕耶尔在拥抱着她跳舞。又回忆他邀请她到咖啡店里去,而她很有礼地推辞,以及大家约定第一天相会,种种情形,历历在目。大约结婚的希望不会再落空了。

第二天早上,媿尔德连忙把这件大事告诉了她的母亲。嘉赉夫人聚精会神地听她的话,又仔细盘问那少年的面貌、衣服、言语、举动等等。结果是向她丈夫说道:

“绿湘,你看,幸亏我叫她去学跳舞,如今她不愁没丈夫了。”

于是大家商量定妥,嘉赉夫人陪伴她的女儿去会那少年,一则因为恐怕孤男单女相会不很合礼,二则她老人家想要亲眼看一看那可爱的少年——说不定就是她的未来的女婿。

事情照计划办去了。

两点钟前五分,母女二人齐到了共和广场的地道车站门口。这一天,媿尔德穿的是顶漂亮的一件衣服,而且,在这特别情形之下,她破例地画一画眉,点一点唇。天气很好,大家的心花都开了。等到了两点钟,那少年也就来了。一气跑到媿尔德的跟前,猛不防她的身边还有一个女人陪伴着,教他觉得很有几分难为情的样子。后来听说是她的母亲亲自出马,他越发不像先前那么殷勤了。然而在嘉赉夫人看来,却以为这少年真是一个受过好教育的人。古话说得好:“爱其女必敬其母。”有母亲在跟前,他是明理的人,自然不敢放肆啦。

这一场谈话的时间并不很长,因为一起头那少年便对媿尔德说:

“姑娘,我险些儿就要失陪:我有一个叔父忽然害了病,他要我在家守着他。但是我已经答应了你的约会,我不能失信,是不是?……”

嘉赉夫人听了这话,越发钦佩那少年。自思:他这样爱他的家

庭,可见他是一个识道理的人了。

他们三人散步了一会儿,谈一会儿天气,又谈一会儿她的女友罗丝,那少年便匆匆地告别了。临别时大家再订一个约会,乃是第二天一点一刻在原地方相见。

嘉赉夫人对于那少年丕耶尔,得了很好的印象。然而因为他太能够动人了,生怕她的女儿同他做出什么坏勾当来。所以她决定每次陪伴她的女儿赴会,直到那少年正式求婚为止。第二天,她与媿尔德同到了共和广场。母女二人的心头都扑扑地跳,大家静默地等候,五分钟,十分钟,一刻钟过了,那少年还不曾来。忽然远远地来了一个男子,媿尔德以为一定是他,及至他在她跟前经过,扬扬不睬地去了,她才知道认错了人了。嘉赉夫人说:

“一定是他那病了的叔父不放他来。”

等到了一点三十五分,嘉赉夫人决定了主意,对她的女儿说:

“我的小媿尔德,你该做工去了,不要迟到才好;我也该回家去了。”

此后每天一点一刻的时候,媿尔德到了共和广场的地道车站的门口,一定停了脚步,在那里呆等几分钟。丕耶尔的踪迹始终看不见了。他病了吗?他离开巴黎了吗?……说不定竟是她自己得罪了他,谁敢担保不是呢?……

她想要仍旧回到跳舞场里去,希望因此再找着了丕耶尔,但是她的女友罗丝却不肯陪伴她去了。

“不,我再也不肯去了,跳舞只会使我头昏。”

自此之后,媿尔德有了不可告人的隐痛,似乎觉得丕耶尔与罗丝常相往来。但是这一种意料不到的捐弃,她实在百索不得其解。

她不很肯把这事告诉她母亲,只觉得自己渐渐地瘦起来,双睛一天天地加上了一层浓雾。有一天的晚上,她正在揉眼睛,却给她母亲撞见了……又有一天,将近一点钟的时候,她偶然出去买些东西,忽然遇见一件伤心的事情:原来她正在瞥见那少年丕耶尔满面

春风,笑容可掬,揽着罗丝的腰,从从容容地在马路走,没有一个母亲跟着他们……

媿尔德停了脚步,好像前面是万丈深潭似的。她呆立了半晌,然后走过了对面的马路。于是这一个待嫁之女,只好伴着影子走。

大好的春光,到了媿尔德的眼前,徒然增加了她的惆怅。

原载《女子月刊》1933年第1卷第2期

父与女

[法]Frédéric Boutet

十一点多钟了,奥里维耶才离开了宴会厅。他刚才正在那里大演其说,这一次演说与他别的演说一样能够动人。真动人也好,假动人也好,一阵拍掌欢呼,使他不得不用和蔼的微笑来做个答礼,然而他的脸孔还保持着庄严有威的态度。他与一班要人一一握过手之手,满面春风地走了出来。看他像年纪很轻的样子,因为他虽则做了一个政治家,一个著名的律师,天天免不了操心,免不了辛苦,然而他却天天运动,好好地保养他的身子。

“回家去。”他吩咐了那汽车夫。

到了奈依的一个小公馆门前,汽车停了。

他进了门,把大擎与帽子交给一个仆人,那仆人跟他走到作业室里。只见桌子上堆着一叠很高的文件,是书记们预备好了等候他回来办理的。

奥里维耶换过一件粗绒短衫,问那仆人说:

“夫人小姐们自然是不曾回来的了?”

“老爷,小姐不曾回来,刚才夫人却回来了。此刻她在梳妆室里。”

“是了,你去请她……”

说到这里,忽又住口。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来了,门开了,一个妇人,年纪还轻,身子还轻盈,脸孔还好看,只是风韵凋残……走进

来了。

“奥里维耶,我听见你回来了,于是我就下楼来……我不搅扰了你吧? ……”

“不,并不搅扰我……你可以上去了。”

“我回来,因为我头痛”,他的夫人等到仆人出去之后,说,“爱梵林还在那边。夜宴之后,德双府里会把她送回来的。”

“好……恰巧你提起爱梵林,我正想告诉你一个消息。伯赉芬想要同她结婚,这一头亲事,我很满意。伯赉芬很聪明,很用功,很耐苦,很有计划,很出色,我把他认为一个上等人物。我看见过他做工,我很晓得他的价值。我敢断定他的前程远大,将来的政界上的要人里头,他自然是其中的一个了……”

奥里维耶住了口。他的话是命令式的,声音发得很清楚,字眼咬得很响亮,表示他的坚强的意志。他并不征求他妻子的意见,只把他自己的意见发表。

她带着几分胆怯,说:

“爱梵林……她的意见如何?”

“还不曾告诉过她。伯赉芬先问我反对不反对,以为这样才算是尊重我。但是我想爱梵林也巴不得有这么一个丈夫。”

“那么,亲爱的,你希望我告诉她吗?”

“不。我睡得很迟,等到爱梵林回来的时候我就同她说,因为明天我没有工夫……现在你可以休息去了,让我自己在这儿吧。”

“晚安,奥里维耶,不要太辛苦了!”

她走上前,把脸送上去,他有心无意地吻她一吻。她悄悄地走开了。他走到桌子前面坐下,燃着一支香烟,展开一本记录簿子……时间是这样过去了。

二点半钟响了。他抬头,侧耳听着外面,听见公馆门前有一辆汽车停了。他站起来,走到通过室里,恰巧他的女儿进门来。

“呀!爸爸,原来是你……我很晓得你还在工作,但我不敢进

去搅扰你……妈妈睡了吧？”

“是的。”

“可怜的妈妈，她偏头痛……她硬要我停留在那边，我觉得那边倒还有趣，所以我也就不跟她回来了。”

“你这样倒很好。现在，如果你不很疲倦的话，你到我的作业室来，我有话同你说……”

“我不疲倦。有什么事情？”

“你就会晓得的。”

到了作业室里，爱梵林把外套向椅子上一丢，转身向爸爸说：

“好，爸爸，我在静听你的话了，……你给我一支香烟好不好？”

爱梵林很风流地、很内行地燃着一支香烟。奥里维耶放眼看着她。她的身材细长，配着一件夜服恰是十分谐和。她很美，很出色，她的样子固然像她的母亲，但她的风韵却不凋残。看她的外貌，看她的态度，很像她父亲有决断的样子。他真为她而骄傲了！

“我的小爱梵林，人家向我请求与你结婚哩。”

她笑了。

“爸爸，从10月里到现在，已经是第四次了。一次是向你，一次是向妈妈，两次是向我……”

“爱梵林，你该把事情认真，这一次却不是儿戏的了。我先对你说，这一头亲事我非常满意。从前求婚的那一班人都是没有价值的人，你拒绝了他们原是应该的。你很美，很聪明，可以说是天分很高。我说这个，并不是因为你得了什么大学预科本科的好成绩，我只就你的真价值而言，你爸爸不是没有眼睛的。你是我的女儿，我总该替你找到相当的命运。现在求婚的那人恰是给你相当命运的人。他就是伯赉芬。你晓得，伯赉芬是一个……”

奥里维耶像对他的妻子一样，替那求婚人大吹其牛，而且还更说得详细些，表示务必成全的意思。

爱梵林低着头，直听到她父亲说完了之后，举目望着他，用刚

才奥里维耶那种决断的神气回答道：

“爸爸，我不能嫁伯赉芬。”

奥里维耶生平是很镇静的，此刻也给女儿说得现出诧异的样子来。

“你不愿意嫁他吗？为什么？你不喜欢他吗？”

“不，爸爸，我倒很喜欢他……他有许多动人的好品行……假如他不是他，我也许能够爱他……”

“我不懂……”

“好，那么，我老实说了吧：我不愿意嫁他，恰恰因为他有刚才你所说的种种美德。我不愿意嫁他，因为他有成绩，因为他有远大的志气，因为他有远大的前程……一个男人，为他的工作而努力，为他的职业而效劳，早上想要得到光荣，晚上想要得成绩，他一定不顾我，把我撩在一旁，他的时间可以给全世界的人，只不给我！我做一个天下闻名的人的妻子，也就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自然不得不抛弃啦！——这么一个妻子，不许嗟怨！一嗟怨，人家还说你不知足！这么一个妻子，断没有垄断那大人物的时间的权利……我不愿意嫁一个大人物，我只想嫁一个平常的人。他爱我，他不把他的时间花了去旅行，去办事，去赴宴会商议大事，去当主席行典礼。我想要一个人，他不至于每天只有几分钟同我在一块儿。他有时间陪伴我，同我出去玩，我嫁了他，他不至于使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寡妇或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等到我遇着一个平常的人的时候，他没有远大的前程，然而他能够博得我的欢心，我便嫁他。假使伯赉芬没有那些大人物的美德，我也就肯嫁他……他有了，所以我不肯！”

她住了口。大家静默了一会。奥里维耶怔怔地望着他的女儿，说道：

“那么，你以为你的母亲嫁了我，也就很苦了？”

爱梵林游移了一下子，答道：

“爸爸，她不曾同我说过……但我也并不相信她怎么苦……我只以为她不曾得到她意料中的快乐罢了……至于我呢，爸爸你看，我想要顺着我的嗜好，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的生活。只求不苦，我还不愿意哩……”

大家重新又静默了一会。奥里维耶的脸孔现出不舒服的样子，后来渐渐地变为缓和。他把手放在他女儿的肩上，说：

“我的乖乖，你有道理。我明儿回了伯赉芬就是了。他同你合不来……真的，你自己就是女界的大人物，所以不能同一个大人物过共同的生活。你只知道有你自己。我们生在世上，该支使人家，指挥人家，顺着自己的嗜好，顺着自己的意志，自由自在地做事情……我们要替你找一位好好先生，很忠厚，很正经，他为妻子而骄傲，再不敢发展自己的意思；他因为你肯嫁他，便感激你，永远地让步，永远地陪伴着你……是不是，爱梵林？……这么一来，他也一定很快乐的。匿迹销声，自有好处，你相信我的话吧……”

“我不晓得，爸爸，你也不晓得……晚安，爸爸……”

原载《女子月刊》1933年第1卷第2期

牺 牲

[法]Roné Lehmann 作

细儿在戏院的化妆室里,天天晚上都看见一束很美丽的玫瑰花,附带有一张很精致的明信片,片上写着绿湘的名字,还加上几句多情的话头。

“今天他写给你的是什么话?”她的女友若兰问。

她耸了一耸肩,答道:

“这个画家真啰唆……我不爱他,他偏要来歪缠。”

“你这人真是眼高心大。”

“我晓得你不讨厌他。好朋友,我让给你吧。”

“我吗,我生平不肯夺取朋友的爱人。”

“别胡说。我对于他没有什么。我们有时候大家开开心。他虽有心,我却无意。”

“你很侥幸……而你却不爱一个人!”

“也许有一天我会爱上一个人吧!”

细儿读那明信片:

“今天晚上,我可以仍旧把您送回您家去吗?半夜的时候,我在伶人们的外面街道上等您。我恨不得即刻看见您的容貌,听见您的声音!”

“第一号登台。”一个人这样喊。

细儿是属于第一号的,于是她丢开了那明信片,跑上楼梯

去了。

“她永远不会了解人生的。”若兰喃喃地自语。

半夜里的马路上，绿湘不停地踱来踱去，每一分钟都把他的头掉转来看那戏院的门。他二十五岁了，是一个前途很有希望的画家，每年也有小小的入息。他长得很俊俏，为人很怕事，同时又很大胆。数月以来，他非常地爱恋着细儿；而细儿偏不肯接受他的爱，除了平常的友谊之外，真叫他有可望不可即的感想。

当是时，心痒的绿湘正在自思：今天是礼拜五，明天是礼拜六……天气这么好，假使我能够怂恿她明天同到奉天濮洛去逛一逛，多么妙啊！她很高兴坐汽车，而她又还不讨厌我……

“喂，绿湘？”

“哦，细儿！”

他不曾看见她出门口，却突然看见她娉婷地像风吹的杨柳般站在他的跟前，令他想到将来的妙处。

“绿湘，我已经同您说过，叫您不必再送玫瑰花来了……”

“您不爱花了吗？”

“我哪里不爱花呢？我只恨人家用献殷勤的手段来高压我。”

“您太冷酷了。”

“您这人太固执了，我有几分讨厌您。”

“都因为我太爱您的缘故啊。”

“您看我的戏不止一百次了。我见您那么殷勤，那么有礼，所以我肯同您认识，接受您的友谊。您往往把我送到家里，还不时给我吃一块蛋糕或喝一杯巧古力。我对于你的热情，实在非常地感动，但我不愿意您从普通的友谊里更进一步。”

“细儿，您有了爱人吗？”

“我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妹妹，我还爱我那杜克。”

“杜克吗？”

“是的，这是我的狗的名字。”

“您不想要结婚吗？”

“哪里不想呢？只不想同您结婚。”

“您一定是觉得我长得太坏了！”

“嗻呀，绿湘，您又来说呆话了！我肚子里饿得很，我们去吃两块肉面包吧，再不要提起您的苦衷了。”

她的几啜莺声，一番巧笑，弄得绿湘不好再说什么。

细儿是一个小女伶，没有什么靠山，她自己想要同人家讲恋爱，但是她同时又希望一种很荣耀的婚姻，变成一位富家的太太，满足她的奢望。因为现在大家专讲金钱，如果她只讲爱情，愿意过清茶淡饭的生活，未免太不合时宜了。

绿湘眼紧紧地望着细儿吃面包。看她吃东西的模样儿也就够令人销魂。于是他用一种不响亮而微顿的声音向她说道：

“细儿，您好好地听我说，我晓得您这人还很自由；然而您对我老是很冷淡，令我非常痛苦。我现在预备不再歪缠您了。我只要求您的一种最后的牺牲，如果您答应了我，我再也不来扰您，您再听不见人家说起我了。”

她停止了吃面包，现出难为情的样子，说：

“您打算自杀吗？”

“不，请您放心。我只努力想要避免同您相遇罢了。”

“哪一种牺牲？请说吧。”

“明天是礼拜六，我们一块儿坐汽车到奉天濮洛去过一夜，第二天是礼拜天，我们再整整地玩它一天。我们一块儿住在一间很精致的旅馆里——自然也只是普通的友谊，请不要误会。我向您赌个咒，我以我的人格来担保，决不欺负您。我只要能够望着您睡觉，听着您打鼾，望着您吃饭，同您一块儿散步，同您很畅快地作长时间的谈话，便算是我一生的大幸福了。”

她思忖了半晌,觉得倒很开心。

“这种玩意儿倒很危险呀。”

“您怀疑我吗?”

“不,但是这么一来,于您有什么好处呢?”

“细儿,这一场快乐,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了的!”

她耸一耸肩,溜眼偷看绿湘多情的样子,忍不住微笑了……

“我许可您了……坐汽车,走得不太快了吧?”

“细儿,您不晓得我心里是何等快乐啊!”

这一个礼拜六,绿湘用尽了开汽车的本领,把汽车开得又快又不令人疲倦。时当晚秋,斜阳可爱。车开到河边的时候,绿湘故意开慢一点儿,让她欣赏游鱼与一切的河上的风景。她忍不住叫道:

“多么美的风景啊!”

这一天的晚饭,不用说是很丰盛的。他们二人游玩久了,肚子很饿,大家很痛快地吃一顿。

“真的吗?您不曾爱过人家吗?”绿湘问。

“您呢?”

“我自从一眼看见您之后,我觉得我第一次尝着了恋爱的滋味。我觉得恋爱这东西真厉害,真有权威,真……”

“您听我说,不要再提这个吧。看,这淡妆浅抹的天空,不值得您画一画吗?”

“是的,但我如果画的时候,先要把您这美人儿画在里面。”

细儿蹙着双眉说:

“请您赶快改变了谈话的方向,否则我要搭第一班火车回去了。”

绿湘即刻依了她的话,让步了。他们二人开了一架留声机,大家静听音乐。唱片完了之后,他们并肩睡下。绿湘哪里睡得着?一味地把身子挨近去逗她,她只打了几个呵欠,嘲讽地笑了一笑,

便呼呼地睡着了。剩下他独自醒着，怔怔地望着那腻嫩的身子，听着她调匀的呼吸；又细看那一堆波纹的美发之下，耳目口鼻，没有一处不整齐，没有一处不动人。他瞻仰了半晌，几乎失声哭起来，想起自己不中用，忍不住泪流盈腮了。结果是他自己也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只听得细儿说道：

“请您躲到阳台上去，我好起来穿衣。”

他没奈何，这一天还不得不装快乐，唱呀，兜风呀，吸香烟呀，勉强装个没事人儿。

“绿湘，我真爱住乡村。你看，巴黎有的只是烟尘、垃圾与吵闹的声音。”

他们作一次清晨的散步，后来却在水边用午饭。他们的邻桌上是一对对的爱人，正在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其中有一对老夫妇很留心地望着绿湘与细儿。

“你看，多么美的一对儿！”那妻子对她丈夫说。

“又多么脱俗！”那丈夫随声附和地说。

“当您不讲爱情的时候，您真是个好可人儿。”细儿对绿湘说。

“您不讨厌我吧？”绿湘问。

“什么话？您这般高尚的人，我还讨厌您吗？”

他忍不住微笑，而他的心中却起了十斛的闲愁。他一面不得不压下他的洋溢的爱情，一面又不得不应酬他所爱的人的无聊的谈话。尽管她谈天说地，他只是不快活。他的眼里只有这一位冷淡的、快活的然而很古怪的女子。

他们决定在黄昏以前回巴黎。在汽车上，细儿用一种颇奇怪的声音对他说道：

“我们这一游真是快乐极了。您已经实践了您的话，很好很好。我希望从今以后您可以忘记我了。”

“细儿，您放心吧。”

绿湘把汽车慢慢地开，无精打采地把细儿送回巴黎来，这一行

非但得不到快乐,而且心上的伤痕,越加发作了。

“再会,绿湘,谢谢您。”

“再会,细儿。”

他怔怔地望她走了。她头也不回,他捏着拳只是恨。

几个礼拜之后,戏院里编了新剧,细儿仍旧登台。她仍旧与若兰同在一个化装室里。

一天晚上,若兰注意到一件事:

“奇了,你没有花收了。你同你那画家不和了吗?”

“不是的,但他已经晓得我不爱他了!”

话虽如此说,然而她却心如刀割,自思道:

“傻瓜!他偏要实践了他的话!他不会想到他的玫瑰怎样博得我的欢心,他不会想到他的玫瑰不来时,我怎样苦恼!我天天只等候他的玫瑰!唉!这么俊俏的少年……这么忠实的少年……可惜可惜!”

原载《女子月刊》1933年第1卷第2期

电话号码

[法]Heuri Falk 著

有一天的晚上,六点半钟的时候,我到了俱乐部里。因为整天工作疲倦了,想要到游泳池里振刷精神。我从廊下走过的时候,恰遇着李嘉出来。他匆匆地跑,面色变了,眼神像个疯子,周身不自在。他抓住了我的手臂,骤然说道:

“随我来,我有事情用得着你!”

“怎么,你用得着我?”我温和地回答,“我们偶然遇着的,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呀?”

“偶然!”他苦笑地说,“偶然的权力大极了!来吧!如果你是我的朋友,非随我来不可!”

我虽则怀疑他,同时看见他那么感动,又很担心,于是我跟他上了汽车。

他把汽车开得颠颠簸簸的,我只有半高兴——走路的人连一半的高兴也没有哩!他咽着喉,用沈着的声音向我说:

“不曾到十分钟以前!……我从淋浴室出来,穿着浴衣,在游泳池边的咖啡座上坐着。很舒服,很安适,想的只是快乐的事情!……呀!老伙计,我说你就晓得了!……我的邻座有一班朋友正在那里打扑克……他们很快活,很喧哗……我呢,你是知道的,我不愿观场……”

“当心,呆子!”

“你几乎要了他的命了！”我说着，同时指着一个老头子，他正在惊魂未定地走到步道上去了。

“这是他自己到我的车轮下来的……幸亏我还有眼睛……”

“对了，我请你当心啊！”

“于是那一班朋友中间有一人嚷道：‘我要打电话才行！……’另一个对那人说道：‘那么，你须等一等……此刻休烈还在电话室里呢……休烈此刻到电话室里去，还有什么好说的？一定要同人家约时刻了！’于是他们都大笑起来。一直笑到那所谓休烈的出了电话室为止。这休烈我是不认得的，他已经戴上帽子，穿好衣服，一出来便跑。有一个名叫史华的问他道：‘喂，你那亲爱的电话号码：巴西七十八，三十二，叫通了吗？’”

我眼收到收到地望着李嘉。看见他说到这电话号码的时候，显然是受了很大的刺激。我连忙叫道：“停车！停了车还妥当些。”

他听了我的话，紧握着我的手说：

“唉！这恰是樊尼的电话号码！你想，我的心怕不碎了！我站起来，只听得那休烈说道：‘不要说混账话！你们大家晚安！我要迟到了！’于是他像箭般地飞跑了。我呢，我第一个动作就是跳过了铜栏杆去追赶他……但可惜我穿的是浴衣。再者，我自己也不许自己走，因为若要晓得一切的真相，追赶并不是一个顶好的法子……我勉强走到史华跟前，假装没事人儿，问他说：‘他打电话到巴西七十八，三十二，干什么的？’那胖子史华瞅了我一眼，微笑地回答道：‘呀！干什么的！’于是他仍旧打扑克。我想如果再根究下去，越发给人家笑话。我匆匆地穿了衣服，像一个疯子般地跑了出来，恰好遇着了你……喂，老朋友！樊尼这人，我十分爱她，她也说她爱我，她做了我五年的情妇，自己以为绝对没有二心……唉！谁知她竟爱上了这一个黄发鬼！……”

“你错了，你错了……不要说过份的话吧……”

“我不会错的。她不曾同我谈过那人的名字……而他却在电

话里叫她！他打了电话之后，马上去找她；一定是她对他说过，说我在八点钟以前不会回家的！因为我在俱乐部里有一个约会……唉！一切都像火般透明了，休烈是她的情郎，毫无疑问了！……我要回去把他们双双捉住，特请你来做一个见证人。”

他又把汽车开了，从潮湿的细沙路上开过去……我虽则想到一会儿会有事变发生，有几分害怕；但我看见汽车到了他的情妇的门口停下了，我倒放心了。

“我不乘电梯，恐怕人家听见我们上楼……”

于是我们步行走上了四层楼。

“嘘！不要作声……我有钥匙！”

他把钥匙轻轻地开了门，三步并成两步地跑进屋子里。也许他手上有了兵器，我紧紧地跟着他跑进去，预备拦阻他的激烈的举动。我们看见樊尼正在她的房间里擦鞋子，给李嘉吓得一跳：

“原来是你！……唉，你吓杀我了！……晚安，你们两位……”

李嘉捺住气，问道：

“你一个人在家吗？”

“大概是吧？为什么？”

“半点钟以前，没有人打电话给你吗？”

“没有人，你怎么样了？”

“我现在晓得你是一个说谎鬼了！休烈先生呢？”

“休烈？什么休烈？”

“你的情郎！你不敢同我说起过他的名字，不是情郎是什么？”

一场大闹。樊尼始终不肯承认。

“来！你来！”李嘉向我嚷道，“我们只该去迫那先生承认。我已经把他的住址抄来了。我们去吧。”

我跟着他走，樊尼哀求我说：

“请你提防他，不要让他闹乱子。他疯了！他疯了！”

我向天祷告，但愿那休烈不在家就好。谁知他偏在家。我们

进了他家之后，李嘉即刻问道：

“刚才您在俱乐部的游泳池边的咖啡座上打电话，是打给您那少年的情妇，是不是？”

休烈听了很诧异，说道：

“这与您有什么相干？”

“有什么相干！我是她的爱人——五年的爱人了，先生！”

“呀？您是马克丽德的爱人吗？”

“哈！哈！”李嘉作苦笑，说，“她又自称马克丽德了！”

“什么自称？先生，这本是她领洗礼时的名字啊。”

“不是的，先生！”

休烈怔怔地望着我，像是不相信李嘉的话有道理。

“这话太凶了！我的未婚妻的名字，难道我还不晓得不成？”

“现在是你的未婚妻了吗？您想要娶她吗？”

“呀！不！我不要了！既然您是她五年来的爱人，我马上就要同她说清楚……”

他很生气地把电筒拿下来，叫道：

“阿咯！巴西七七八，三十九！”

“您说的是什么？”李嘉嚷道，“该叫巴西七十八，三十二才对啊。”

“呀！不要胡说了……我的未婚妻的电话号码，我还不晓得不成？”

李嘉失色道：

“但是……那胖子史华向您说的是‘你那亲爱的电话号码：巴西七十八，三十二’！……”

“这大概是他记错了一个数目字了……阿咯！姑娘……阿咯！……”

李嘉听了，又惭愧，又快活，连忙哀求道：

“先生！……我的亲爱的朋友！……对不起……一千个对不

起！……”

……于是两人变为极好的朋友。那胖子史华却给他们罚了六席香槟酒，——因为要请樊尼姑娘与马克丽德姑娘吃饭。

原载《女子月刊》1933年第1卷第3期

罪 过

[法]Frédéric Boutet 著

“嗳呀，老保，这有什么要紧呢？……以你这样的境地，而我又是你的童年的朋友，是你的妹夫，你救一救我的急，总还可以吧？”

“我的亲爱的嘉斯坦，刚才我在电话里已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我不能够……”

“我晓得你在电话里说的是什么，但我同时又晓得你是撒谎……嗳呀，保罗，为着这小小的数目，你愿意看见你的妹夫受困吗？”

嘉斯坦的声音显示出他的怒气。他很高大，很结实，在保罗的办事处里走来走去。而保罗很瘦，坐在靠背椅上，勉强装作单据自若的样子。他后悔不该接见他的妹夫，但是，有什么法了避免呢？当他同他的妻子吃完午饭之后，仆人已经来报告，说嘉斯坦来了。他的妻子玛玳琏看见他这妹夫常来吵闹，莫名其妙，有几分担心，于是问保罗道：

“他这一来，想要打你的什么主意呢？”

“我不晓得，让我去看他再说。”

他接见了嘉斯坦之后，二人吵起中级来，一个硬要满足他的要求，一个自以为让步太多了，这一次决不肯再让步。

嘉斯坦静默了一会，忽然在保罗的面前停了脚步，说：

“嗳呀，保罗，总之，你不能眼巴巴地看我受困。我全靠你帮

助,你的妹妹也说全靠你帮助。”

“好,那么,请你向我的妹妹说:我十分抱歉,我不能够……”

“撒谎!……以你的境地而论……赚这么多的钱……花这么多的钱……”

“你不也是一样吗?你也赚钱,你也花钱……何苦只说我……”

“呀,我劝你少教训我几句好不好?……这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借这一笔小款子,代不该拒绝……而且我在几天内就还你的……”

“不会的,从前所借的不曾还过,这一次你也不会还的……而且这并不是一笔小款子。”

“以你而论,这自然是小款子啦。”

“不行,我不能借钱给你,你可以向别人借去。”

“谢谢你吧!我向别人借钱,岂不是给人家笑我敲竹杠?”

“是的,我懂得,你以为向我借就不要紧了……把你的汽车卖了吧。”

“好,亏你说得出口!卖了汽车,岂不教人家看轻我?……唉!一个人靠一个朋友帮助,靠一个亲戚帮助,真是受不了气!”

“不要嚷……”

“我不嚷!你老实说一句,你肯不肯借!”

“我不能够……”

“你不能够吗?……好,老保,算你有胆量,敢拒绝我……你晓得没有钱用的人的苦处吗?”

“假使我能够的话……”

“你怎么不能够呢?而且……”

“嘘!……玛玳琏来了……”

门开了,一个娴雅的妇人进来。嘉斯坦的吵嚷的声音到了她的耳朵里。

“你们有什么事情?”她愕然地问。

“没有什么,你不必管我们吧。”保罗说。

但是嘉斯坦却忍不住嚷道:

“有的是:我来请您的丈夫帮我一个忙,他竟有胆量敢拒绝我,而且教训我……哈,哈,哈!说起金钱的问题,他还没有人教训他呢!”

“嘉斯坦!……”保罗喊。

嘉斯坦因为钱不到手,太生气了,继续地嚷道:

“我说的是真话……你太厉害了。叫我卖汽车,叫我少用些钱!……好,老朋友,你该晓得,一个人做了你曾经做过的事情,便不该再有面子责备人家……我这人很浪费,不错,但是,我不曾做过下流的事情。我呢,我只借钱,我不偷钱!”

嘉斯坦说到这里,住了口不说,也许他自悔失言,虽则他是一个凶恶之辈。

保罗面变土色,踌躇良久,忽然恢复了精神,用一种很低而很涩的声音对他的妹夫说道:

“快出去!……你已经说了出来,倒很好!……几年以来,你总拿恐吓的手段来高压我,说是要当我的妻子跟前说了出来……你的敲竹杠的伎俩,难道我不懂吗?……好,她就可以知道了,我马上自己一一地告诉了她……哪怕惹起怎样大的风波,而我因此不致再受你的威吓,不致再天天提心吊胆,倒算得了一个解放……快出去,迟一刻我是不依的!”

他说话时的神情这么凶,他的面色变得这么厉害,嘉斯坦竟自屈服了,一言不发地出去了。

保罗转身向玛玳琏。他的面色也变得很厉害,呆呆地站着不动。保罗同她说话,却不敢抬头望她:

“玛玳琏,让我来把真情告诉你。我老早就该告诉你的……在结婚以前,我就该承认给你听了……然而我很没有勇气,我太爱你了……生怕你不再爱我,生怕你鄙薄我……你不理我,我便没有生活的乐趣了……于是……我只好忍住不说……然而……我的良心

多么不安啊！……一天又一天，我越发爱你，越发怕说出来之后也许你会离开我，同时，却又觉得不说出来乃是很可耻的事情。我往往想要告诉你，不止千百次了，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我还是没有这勇气。我自语道：‘不行……我还不肯让她离开我呀！’你不晓得我的心里是怎样难受啊！……玛玳琏，你听我说，嘉斯坦这坏蛋刚才的话却是真情：我实在做过贼……让你不要打断我的话头，让我好好地解释给你听……十年前……从我认识你的时候溯上去七年之前，我有二十三岁了，在我父亲的朋友杜赉先生的银行里做工……那时节，我没有多少钱……而我想要多些钱……我爱乱逛……不久就负债了，于是我就赌钱……越赌越糟……而东家往往差我去收钱票子……好，于是我暗地里用了好些钱……那一天是礼拜六，我预备礼拜天去买跑马票赢得钱来就好偿还了……结果又赌输了……于是我知道我做错了事……我想要自杀，却又没有这勇气……后来事情发觉了，杜赉先生倒很可怜我。他知道我自怨自艾了，于是他设法弥缝，还不曾把我辞退……自此之后，当然，我已经偿还了那一笔款子……但是有两三个同事已经知道了……嘉斯坦就是其中的一个。许久以后，我承受了遗产，我的生意又发达之后，他才告诉我，说他知道我偷钱的事……他要娶我的妹妹。他同我赌过咒，说永远不告诉人家。后来，玛玳琏，我认识了你……于是我十分追悔当日的事情……我不敢说出来……时时刻刻怕人家告诉了你……玛玳琏啊！你鄙薄我吗？你不再爱我了吗？唉！你不晓得我惭愧到什么程度……痛苦到什么程度啊！”

他说到这里，住了口不说，仍旧不敢抬头看她。忽然间，一只手搭在他的手上。他举眼一望，看见他那少年妻子的神情，令他喜出望外。只听得她微微冷笑，连嘲带讽地说道：

“你以为世界上的人个个都是隐恶扬善的君子吗？你自己到了这样的境地，还以为没有人妒忌你，与你为仇吗？……当我们的婚约宣布了之后，便有人写匿名信，把你那事情告诉了我的父

亲……还举出了许多证据……我父亲想要悔婚……我不肯……因为我爱你……我替你辩护,说这是少年人的坏习惯……自从那事情发生之后,你已经变了好人,很忠直、很勤俭了……我又说我爱你,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嫁你。”

“玛玳琏! 玛玳琏! ……你晓得了……你还是爱我!”

“是的。哪怕你的罪过比这个更大千倍,我还是爱你! 这也许是不道德的事情,但是,不论有罪无罪,你总是我所爱的男人……世界上有许多女人,只为爱情而颠倒,不知道天下还有第一件事……我就是这类女人里头的一个。我爱你,我对你的爱情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也与你一样。我也想要向你说出真情:我要说我晓得……我晓得一切……我不敢……现在我很快乐了……我爱,你为什么怕我同你分离呢? 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失了和气……你偷了那钱,你不是已经还了吗? ……而且你为这个也就受够了痛苦了……”

“唉! 我爱……现在算是完了……但是,真的,我曾经为此受了不少的痛苦……我一则追悔我不该做那事……二则追悔我不该勾搭上那女人……”

“什么女人?”

玛玳琏挺直了身子,面色大变,气得只是发抖。

保罗愕然望着她,说:

“什么? ……既然人家把一切都告诉你……你分明晓得……”

“人家只告诉我,说你赌钱负债……依你说,还有一个女人,是不是? ……那么,你为一个女人而赌钱吗? 你为一个女人而做贼吗? ……你爱一个女人,至于偷钱去供养她! 后来你却来向我求爱,绝口不提你这可耻的事情! 真可恼! 你这坏蛋!”

于是她倒在一张沙发椅上,哽咽地哭起来。

干面包与清水

——根据 1932 年 7 月报载的一段事实

波多·吴士(Bodo Uhse) 著

将近半夜的时候,安多尼^①骤遇暗礁,全船震撼,因此停止进行,大家想了种种法子,终于不能使船再开行;但是,后来大家倒觉得这是幸事,因为狂风暴雨掀起了巨波,那陈旧而沉重的船身已经东颠西簸了四个钟头,加以暗礁一碰,碰起了很厉害的裂痕,如果船再离礁前进,就非全船覆没不可了。在那时,吸水机毫无用处;水路是那样阔,虽则岩尖冲入船身,塞住了水路,却还有够大的罅隙,让海水滚了进来,海水震荡着,四千吨半的船的底层已经被它侵入了。船上载着大麦、小麦、玉米及许多谷类,现在都给水浸渍着,那水就变了黏汁,吸水机更无法可施了。那些谷类本是干的,遇了液体就膨胀起来,软起来,增加了重量。吸水机是不能用了,然而恰因不能用吸水机而获得安全;船中所载的物品既增加了重量,就不至于离了它的位置,而它所触的岩尖也与它很接近。但是,反过来说,也有另一种危险;海水在船的后面增加重量,就容易使它离开它的位置了。

到了天明,风息了,雨也止了,三四千米之外,显出了美丽清明的海岸,绿色的橄榄树与白色的沙显得海岸特别安静,似乎它并不知道昨天经过了一夜的暴风雨。许多木柱木桶,以及船上种种用

① 安多尼(Antonis),船名。

具,都被海水飘流到了岸,成为奇怪而悲惨的点缀品。

当船长把望远镜瞭望海岸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男子,倚着一根大棍子,直立不动,只把眼睛紧紧望着这船。水手们也瞥见了那人,于是做了种种信号,努力要使他知道他们在向他求救。依船长的望远镜观察,水手们用尽了法子也不能使那人动心:他很冷淡地站在原来的地方,脸上并无感动之色。

贝利·克列斯离开了梅特莎的家,梅特莎的丈夫在近日运了满满的一车羊皮到雅典去了。在深夜里,贝利·克列斯穿过了那睡着的乡村,重复走向他的羊棚;正在暴雨之际,他注意到了绿色与红色的星灯,原来就是遇难的船求救的信号。他真不愧一个海滨的居民,怀着残酷的本能,看见了求救的信号反而幸灾乐祸,当夜他睡得很熟,并不念及遭难的人们的命运;但是,天色初晓时,他连忙赶到了海岸;原来依劫掠的章程,先到的人是有特别权利的。他所意料的事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船上的人们始终守着那船;但是,依他看起来,假使他们要保全他们的生命,等一会儿他们就不得不放弃了他们的船只。果然,当引船人报告船长,说船上所载的货物都滚到船的后面去了的时候,他们就预备好了第一只小汽船,差不多全体船员的一半——十二个人——都上了小汽船,开到海岸来了。

贝利·克列斯等不到他们登岸,早已如飞地踏着白色的沙,穿过了绿色的橄榄林,再穿过了种烟草的田,直奔回村里去。有些女人正从井里汲水归家,肩上一条扁担,挑着一桶一桶的水;走起路来,显得很沉重,很笨,很辛苦。贝利·克列斯把沉船的事告诉她们,话没说完,她们早已把桶子突然放了下来。桶里的水猛溅,把路上的尘都溅得湿遍了。除了负担之后,她们一口气就跑回家去,把她们那些脾气不好的丈夫都从梦里拉了起来,在这些丈夫当中,捕鱼的就拿了他们的铁锚,种烟草的就拿了他们的镰刀、大斧或其他器械,或单身,或结队,迳向海岸走来,寻见了那一只小汽船与

那些水手。有些水手因为一夜辛苦,就在沙上躺着,另有几个走近这些居民,请求他们给他们一些烟草。

引船人是与他们一同来的,现在他向农民们求见村长。恰巧村长也在农民们里头,是一个干瘪的小老头子。引船人向他请求救助。引船人越说越迫切,那小老头子越听越摇头;渔人与农民们干预他们的谈话,嚷着打断他们的话头,越嚷越凶。说到把人从船中救出来的时候,大家嚷着说非常愿意。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以此为止境;他们这一来,并非依照基督教义来实行博爱人群,只为的是取得一些战利品。如果船长与其余的船员们离开了那船,那船就没有主人,于是成为他们的战利品了。

引船人提出抗议,说只要还有一块木板在船里,船长还不肯放弃了那船。引船人的话与船长的意思恰恰相符。船长的意思,并不像从前那些动人的故事里所载的船长们对于他们的船怎样效忠——当然,这破旧的船也不值得船长留恋——但是,还有些关于航海的法令,与规程,船长不尽职是要犯刑律的;再者,不幸而生为吝啬的人,凡是应该救护的东西,决没有不努力救护的;这是一只旧船充其量而言,船主们还可以闭了眼睛不管;但是,那些保险公司,为了希望卸责之故,往往挑剔船长的过失。到了这地步,船主也就会把船长辞退了。从表面看来,船长的行为很有英雄气概,其实他只纯然从物质方面着想,才决定如此做的。农民们因为这行为障碍着他们的愿望,所以越发不能了解了。

我们若要认识这海岸所属的一带地方,先该知道现在这地方与古代的大事业毫无相似之点。学校里的先生们往往指着今日尚存的古迹以证明祖先的丰功伟绩,然而与现代的事实相差太远了。假使我们援引拜伦所做的美而多情的诗句来使人们悬想这地方是什里地方,那么,我们就完全不能接触今日的真相,昔日的哲学家,在今日已变了卑鄙的政客。奴隶的地位已经被失业的饿夫佔去了。从前的土耳其人的思想在乎脱离专制,现在却只好寻觅独裁

的人们以统治他们的国家了。

邻近的乡村的居民不停止地跑了来与这威第加的海岸的农民们集合,因为沉船的消息经过了妇女们的口,就比风还传达得快些。这些农民都是穷光蛋。他们所耕种的田地并不是属于他们的,而是在雅典大马路上坐着汽车兜风的富翁们的财产。为了条约的关系,农民们须以收获所得的四分之三奉献给那些大地主;地主大到那地步,甚至于不屑亲自到来收租,只把收租的事嘱托给一个使者。这些田地出产的是烟草、橄榄,还有一点儿玉米。去年的天气很坏,风灾水灾齐来;农民们辛苦了一场,终于没有收获。政府准予拨款赈济灾区的人民,然而实际上那些赈款并不入于农民之手,而是入了地主之手。因此,农民们没有麦与玉米可吃。他们没钱去买麦,因为近年来的烟草跌价,收获又少,卖不到几个钱。这些乡村本来就很穷苦,现在又闹饥荒;农民们遇着这两位不速之客——穷神与饥神——真没法子款待了。

此刻那老头子仍旧与那引船人谈判,然而,农民们早已与水手们交谈起来,从他们的口里知道了船上所载的是些多么可贵的货物:“谷类! 麦! 玉米!”他们一个向一个这样嚷着。起初的时候,他们还静听村长与引船人的谈话;此刻他们都兴奋起来反对他们二人了。后来那些妇女们听说海水浸入了船底,把谷类都浸坏了,又听说他们所最缺乏的东西还有为波浪所吞的危险,于是她们也嚷起来,大家闹得更凶了。男人的声音还沉着些,被女人的声音掩盖了。他们齐声嚷着:“面包! 面包!”一面流泪,一面吻她们的孩子,又嚷:“面包! 面包!”嚷时对着她们的丈夫,双唇为愤怒而颤动。“面包! 面包!”

她们用她们的一双瘦手,把她们那些肮脏而面带菜色的孩子从地上抱了起来。那些孩子的头面显得很老,几根骨头支撑着一块干瘪的皮。她们把他们抱起,转交给她们的丈夫。那些孩子们都惊颤得可怜。跟着便是一片呼声:这是一种信号,一种反叛的命令。

引船人身旁的一个水手首先受了一斧,倒在地上;第二斧就轮到了那引船人,引船人连忙躲开,拿出了手枪,一枪打倒了那老头子,就与两个水手逃走了。枪声起后,接着是一阵很短的沉寂;忽然又听见,海岸传来贝利·克列斯的呼唤声:“船!船!”他们都赶去观看,看见那船已经渐渐沉下去,其余的船员都上了小汽船。他们连忙掉转了身子,奔向他们停船的海湾。那老头子的血色黯淡,染透了白色的沙;他们就从尸身上踏了过去。他们跳上了他们的船,张起了帆,拼命把他们的桨去拨那海水。到了最后,引船人与逃走了的两个水手竟领了警察赶了来。他们迅速地追赶到了海湾。水面上乱石打来,他们只好退走。引船人咬牙切齿,既恨强盗的凶恶,又恨警察的懦弱无能。

在这时期内,威第加的舰队奋勇进行,希望不错过了谷麦等物。从那海湾到那沉了的船,其路程比从海岸直到那船更远,因为渔船颇重,不能不循着一条深狭的水道前进,于是就绕了一个大圈子。因此之故,那些海贼不曾遇着那从安多尼下来的小汽船;在这颇短的程途中,没有什么大变故,而且他们又要专心一志地划船,所以他们那些冲动的情绪渐渐安静下去了。但是,他们那一双看惯了穷苦状况的眼睛为前途的万分美妙的宝藏所引诱,仍旧觉得心里有什么在推动着,以致手里的桨还不肯慢一点儿摇。在受饿的人看来,面包乃是一种希望。许多的面包,多至不可计算的面包,就是更可靠的希望。他们觉得这是世界的全数的宝藏,他们觉得这是财神的现身,这个还胜于许多山里的黄金。遭遇饥荒的农民,非但缺乏食物,而且荒芜的田地还缺乏种子;非但明天要再捱饿,而且明年一个整年也要再捱饿;而安多尼船上非但有谷类,并且是很多的:这竟是他们的生命,是他们的安慰,是他们的工作,是他们的收获了。

他们到了安多尼的前面,划然停住了桨,忽然瞥见安多尼的船边还站着一个人,靠着防身槔向下望,对他们装了一个鬼脸,大笑

了几声，嚷着说他们尽可以滚回去吧，他在他的船上还有说话的权利，谁敢不服他的命令而上了船来，他就要立刻打死了谁。岸上的妇女们看见众船停止不进，又愤怒叫嚣起来。她们这一嚷，就等于鞭策她们的丈夫。于是众船都向安多尼猛扑；在船长没有开第二枪以前，甲板已经被海贼侵入了。安多尼发了遇难的信号之后，船长相信邻近的一只巡洋舰已经看见了，所以停留在船上；贝利·克列斯一上了甲板，先把船长手里的枪打落地上，二人揪打了一会儿，贝利·克列斯把船长抱起来，往水里一扔。船长落了水之后，他以为完全没有危险了。但是，船长的眼光很敏锐，一看就认得他的仇人是清晨在岸上站着不动的；而且他立刻联想；农民们都是他招引来的，一切的举动都是他捣的鬼。

因为那船的这一边是很倾斜的，所以船长落水之后并没有一点儿伤损。他浮到了水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他忍着水去找了一只小船，割断了缆，用桨划船，迳自去了。

在这时候，农民们蜂拥地冲进了船舱里，像一班疯了的魔鬼。他们把谷麦一铲一铲地放进了箱子里、袋子里、桶子里、纸包里，然后运到了甲板上。每一个人都拼命要多抢一点儿给自己，于是大家汹汹地争吵起来。那些小船装载得太重了，几乎要沉了下去；直到众船都装满了，然后停止了争吵的声音。忽然一件事重新引起了争吵，因为众船所载的货物已超过了它们载重的力量，以致来时容易去时难，不能回到陆地去。他们又争论咒骂了一阵，然后决定谁可以回去，谁应该停留。停留的人们狐疑地望着那船，后来他们又往船里搜寻，找不出什么重要的东西，只发现几瓶烧酒，他们把酒喝干了，为船长祝福。他们在甲板上站着，因为没有动作，就意识到他们所处境地的危险。在他们的脚下，他们听见了流水潺潺的声音，从千万个孔隙渗进了船底。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众船慢慢地拼命开行，直向海湾去了，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说出了大众的意思：“我们在这里喝酒真是失计，等一会儿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大吃一顿了！”

在船的另一边,忽然起了一声汽笛。贝利·克列斯恰在另一边,他把手一指,众人跟着他所指的地方看去,则见一个狭长的半岛之后转前了一只铁甲巡洋舰,烟囱正在冒烟哩。海贼们周身起了寒战,呆呆地站在动摇的甲板上。从那巡洋舰里忽然又分出来一只小汽船,这小汽船开向安多尼与巡洋舰之间的一只小艇,一个人从那小艇出来,走过了那小汽船。这人就是安多尼的船长,他希望阿斯皮斯^①快些来救,所以他努力把小艇划近那巡洋舰。现在那小汽船把他载到巡洋舰上。他对着那些骄傲而表同情的海军军官叙述大风雨及海贼来劫,尽量地表示他的盛怒。他的态度既表示愤恨,又表示忧伤,还有他本人所带的伤痕,都足以证明他的话是真的。于是阿斯皮斯开向那遇难的船,同时舰长下令预备好舰头的大炮,因为在众军官看来,当然他们就要与海贼相遇了。但是,人家并未报告舰长,说他的命令已经施行,于是他就生起气来,特派第一个军官去调查事情怎么样。那军官一会儿就回来,脸上露出愁容,因为他看见了巡洋舰的水手们正在吸烟,双手插在衣袋里,对军官们的命令作无言的反抗。他向舰长报告,同时,舰头发出了些信号,表示要安多尼船上的人投降,而且要他们离开了遇难的船。巡洋舰上的水手也向安多尼船上的人做手势表示友谊。安多尼的船长看见了这情景,只好苦笑着,惹得阿斯皮斯的舰长大怒起来。阿斯皮斯的舰长唤了几个军官来,吩咐他们领了些亲信的水手,佔住了舰尾的大炮,作开炮的准备。大炮准备好了,舰头的乱党也不曾来阻挡。于是舰尾的炮台的几尊大炮对准了安多尼。刚才安多尼船上的人们初见阿斯皮斯的时候,固然大吃一惊;现在他们却兴奋起来,忙于求救。他们努力向岸上的妇女们做手势,叫他们把达到了海湾的那些帆船再划出来,所以他们没有看见后面人家怎样算计他们。他们把那些麦袋堆起在后面当做护身的沙

① 阿斯皮斯(Aspis)就是那巡洋舰的名字。

堆,当中也有几个跳下海去,想要迎着水赶到岸上,另有几个喝醉了酒,东歪西倒地躺在甲板上。其余的人却像看把戏一般地看着那巡洋舰的动作。其中有几个人在想:近岸的水这样浅,阿斯皮斯大约不能再开近安多尼,距离既远,大炮瞄击也就不会准确。再者,他们注意到舰头水手们的手势,使他们从绝望变为有希望,于是他们都揭帽扬巾。贝利·克列斯从前也做过水手,他向巡洋舰上的水手们做了个手势,请他们拯救安多尼船上的人们;于是大家更相信有了救星了。

后来舰尾的炮台掉转了身子,他们重新又担心起来;正在绝望之际,忽然看见一群水手蜂拥地奔向舰尾,要夺占了舰尾的炮台。但是,水手们来得太晚了,非但炮台夺不到,反而促成了舰长开炮的决心。舰长下令开炮了。第一炮超过了安多尼,海湾入口处的水被掀起了高高的一大块,恰巧第一只帆船正从海湾划向安多尼而来,被炮弹打得粉碎,卷入波涛里。第二炮的钢弹子把安多尼打破了,全船覆没在滚热的海水里;数千吨的谷麦,百余个农民,同归于尽。

阿斯皮斯的乱党被镇压住了;威第加海岸上那些被抢去了的谷麦也被警察们夺了回来,因为他们的勇气已经回复了。此后妇女们天天到海上寻找丈夫的尸首,一共找了好几个礼拜。梅特莎的丈夫因在雅典未归,所首,以不曾遇难,然而梅特莎也跟着她们到了海边。贝利·克列斯的尸首不曾找着。直到现在,据威第加附近的村民说,每逢入夜,如果有人到海岸去,还可以看见他倚着一根大棍子,眼睛紧紧地望着海。梅特莎完全不相信这话,因为她已经在夜里去过一次了。

二十三年七月十九日译完

原载《国民文学》1934年第1卷第2期

猎 狗

维尔特拉克(Uildrac) 著

我在阿尔干森林中看见过一所漂亮的府第，这府第虽则不为战事所毁灭，却因战事而留下了一个很可悲痛的伤痕。请看下文就知道了。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主人早已逃到巴黎去了，卫队与园丁们都跟了去，只剩下两个人看守府第：第一个是管猎狗的，名叫安东尼，村气很重；第二个是喂马的小厮，名叫嘉德，只有十五岁。

那时的嘉德大约是一个很粗壮、很聪明活泼的孩子；四年以后，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是一个兵士，这一段故事就是我从他的口里得来的。

除了安东尼与嘉德之外，府第中还有十四条猎狗。嘉德料理它们，常常把它们一对一对的依次牵出去走动。这孩子专爱学打猎，他的号角已经吹得很不错。他不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非但不愁闷，而且觉得快乐极了；因为主人们平日是使他一看见了就胆怯的，仆人们也往往把些苦工派他去做，现在他们都起光了，他自然觉得幸福了。安东尼很爱他，把他当做心腹。从前嘉德是很少机会进府第里去的；现在他去把里面的窗子一个个都打开了；从地窖至屋顶，他都敢去参观；他踏在白滑而响亮的楼梯上，一面走，一面吹着哨子，觉得妙不可言；他大着胆子跨进了一切的门户，看见书房里的桌子上有一本主人遗下来的军用品目录，他很内行地

在那里翻阅；有时候，他在饭厅里坐下，眼怔怔地欣赏一块古代的地毯，毯上织的是圣吴贝尔(Saint Hubert)在阿尔丹森林中跪在神鹿跟前的故事。从此时起，嘉德每到花园里的小路上散步，一定背了一枝猎枪；又每逢安东尼到市镇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就用棍子去打草畦上的茂草，惊走了那些兔子；否则他就昂着头，鼻孔朝天，审察桦树上有没有野鸽或松鼠，预备开枪打它。

有一天，黄昏的时候，兵士们来了，大约十五六个军人，各种等级都有；他们到这府第来住宿。是法国兵呢，还是德国兵呢？不管是哪一国的，总之，这是正在上沙场的战士们。

他们占住了府第之后，首先就去察看地窖里的酒。地窖里所藏的酒很多，除了葡萄酒之外，还有许多烧酒。看见了酒，他们当然大喝一场，直喝了一个整夜；安东尼不肯放弃了看守的义务，所以反对他们喝酒。这种反对，似乎是孩子气，又似乎是不应该。

嘉德也像安东尼一般地生气，但他毕竟是一个孩子，觉得他们喝酒也很有趣；再者，还不到半夜，他已经上床睡去了。

天快亮的时候，有一大半的醉汉都躺在长沙发上及床上，和衣睡着了。但是，其中有三个还很清醒，他们喝了酒之后，却到外面散步去。他们不愿意远离那些酒瓶子，所以只绕着府第兜圈子。于是他们直走到狗窝的前面，看见铁栏里有十四条猎狗；它们齐声狂吠，算是欢迎他们，几乎把他们的耳朵震聋了。

这三位先生在先觉得奇怪，后来竟生起气来，折了许多树枝，从铁栏透过去打那一群猎狗的头与脚。恰巧地上放着一桶冷水，一个排长就提起桶来，往群狗的嘴脸上一泼。那些猎狗因此吠得更厉害了。

“这可恨极了”，一个半醉的胖司令说，“我们非把这班脏畜牲赶走了不可！你们瞧吧！我们每人先拿一根棍子在手，防备

它们。”

那司令一手拿着棍子,另一手便去开那铁栏的门。那一群猎狗都冲了出来,很快活地分散了。在这当儿,马棚的门开了,安东尼直跑到那司令的跟前,气喘喘地嚷道:

“好!你们做的好事!是不是因为你们喝醉了?”

他也不等那司令回答,一口气跑到府第的前面,站在阶沿上。阶下是一道很阔很绿的草畦,只见几条狗翘着尾巴,嘴脸向地,正在热心地寻找。于是安东尼拿起一个木号角,凑在嘴上,吹出疎而长的声音,去唤回那一群猎狗。这时那三位军官已经赶到,连嘉德也因外面喧闹睡不着,从床上爬了起来,远远的跟着军官们;他们看见已经有四五条狗围着安东尼乱叫了。

“我不许您唤它们!”那司令嚷道;“您把这号角给我吧!快给我!”

“不行”,安东尼说,“我该唤它们回去,非唤它们回去不可!”

“不行吗?他竟敢说不可!——喂,你知道我们正在打仗时期吗?你希望我把你关起来吗?”

安东尼走开了几步,仍旧把号角吹了长长的两声。

“等一等,等一等,你等着瞧吧!”胖司令一面说,一面往府第里跑。不一会儿,他带了他的手枪出来,惹得他的两个同伴笑了,安东尼却悄悄地远离了他们。

“我要你让这些畜牲走开,否则我就开枪打它们了!你听见吗?——喂,先生们,你们也去拿了你们的手枪来吧!这是一些很好的靶子,让你们练习练习!”

军人们遇着这一种的冲突是不愿意退让的;在另一方面,安东尼又是一个只知服从主人的奴隶:哪怕你是一位司令,你想要无故地欺负他,是不行的。他咬定了他的号角,拚命地吹,后来竟闭了眼睛,越吹越响。忽然他的身边枪声一轰,一条狗尖声地叫了一叫,就倒在地上,狗嘴大开,满嘴是血。

于是安东尼举起一双拳头，突然转身向那司令，当面破口骂道：

“您真是禽兽，不要脸的禽兽！您真是……”

他还没有说完他的话，那司令早已气得满脸通红，把他一推，同时把手枪指定他的胸膛，也不知是有意无意，竟自开枪。这时嘉德远远地躲在一株黄杨树的后面，看见了这景况，吓得大叫了一声。

安东尼在未倒地以前，先退后一步，转身向着他的朋友，像是他要作见证似的，于是微弱地喊道：

“嘉德！”

在这一刹那间，嘉德的眼睛遇着安东尼的眼睛，看见他双睛倒视，又大又白，现出他的痛苦。

那童子吓得魂飞魄散，拚命拔起两腿向树林里奔逃。先离了大道，后离了小路，冲进了树丛中，把树枝都碰断了，直到气喘不过来，然后倒在一堆落叶之上，头伏在弯曲的臂上，呜咽地哭了好久。

那些军人们就在这一天早上离开了府第。在未离开之前，先由几个兵士把这“吹号角的奸细”埋葬在一棵树的旁边。依他们说，这是敌人的侦探，因被发觉了，自知活不成，就索性辱骂他门的司令。

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嘉德已经在落叶上打了半天的瞌睡，一则因为肚子饿了，二则因为耽心府第的安全，三则因为好奇心所驱使，于是悄悄地走向府第来了。

他竟敢在沿着草畦的大路上走；四面寂无人声，像平日一般幽静。黄地上散布着太阳的热烈的流光。一只喜鹊在草畦上，一面跳着，一面啁啾地似乎在欢笑着。一只熟了的苹果恰恰落在嘉德的脚边，嘉德是拾惯了苹果吃的，于是把它拾起来，连皮咬着就吃了。早上的悲剧，是不是梦里的？唉！可惜不是梦！然而嘉德为

暖日所温存，吐了一口气，心里又起了几分希望：他想，安东尼虽则受了伤，大约不会就死了；而兵士们却因畏罪而避走了！

拐了一个湾，他走到了后院，也看不见一个人影子。马棚的门开着，只剩有安东尼的一匹马。兵士一个也没有了。嘉德跑进了他与安东尼同住的小屋子里，再也看不见安东尼躺在床上。嘉德到处找他，叫他，最后竟跑进府第的正屋里去寻觅。找不着他，又听不见他呻吟，于是他放心了，以为人家已把他那受伤的同伴送到市镇医治去了。一个人才十五岁，身体又格外健康的时候，几乎不知人间有痛苦，更不会相信世上有不可救药的灾难。嘉德想了一想，就决意赶到市镇去看他。但是，当他走进了饭厅的时候，看见阳光映着的食桌上狼藉地摆着盛馔的残余。有一块面包，差不多还是整块的；有几块红色的牛肉，肉上有几只黄蜂盘据着；有一筐子的梨；此外还有许多许多的酒瓶子，并不完全是空了的。

于是嘉德在饭厅里吃喝起来。他虽则肚子很饿，而且他素来是个乐观的人，但是，他想起了市镇里的医生与那看护妇马利亚，在病榻前守着他那受伤而呻吟痛苦的老友安东尼，他竟觉得很难吃得下去。然而等到第二杯布尔干老葡萄酒喝下去之后，他就断定安东尼不曾受了重伤，只在肩上被子弹穿了一个洞。这有什么关系呢？车夫兰生的妻子被她的丈夫开枪打伤了肩膀，不是很快就医治好了吗？

嘉德撑开了肚子只管大吃特吃，好几种的美酒都给他喝干了瓶子。吃喝已完之后，他忽然骄傲起来：觉得现在他是府第的主人翁了。他曾看过些奇情小说，此刻他自比于那勇壮的水手，一时行了好运，变了全舰的总指挥。他觉得现在他的责任大极了，于是他大踏步巡视一周，阖上那些门户，察看屋宇与花园，把一切的钥匙都塞在他的衣袋里。

最后他看见了狗窝的门大开，把他赫得一跳：猎狗还没有回

来！非找它们不可！非唤它们不可！他跑到安东尼的房子里，照例拿了一枝猎枪，又从墙上取下了一个号角，放开了脚步，在露水沾湿的草畦上跑过，直奔向外面去。

他跑进了树林里的一个岔路口，一共六条小路集中在黄昏的微雾里。这乃是树林里的重要地点，当中竖着一块白色的界碑。嘉德右脚踏在界碑上，就把号角吹起来。当他第一次停下来暂时不吹的时候，他忽然觉得周围寂静得十分可怕，他又着急起来，拿起号角又吹，吹得更久，更高声；他尽量地吹得很密，务必使猎狗能够闻声归来。

他变了方向又吹，下意识地吹出了嘎声呜咽的调子，把树林都充满了悲哀的气象。

后来他吹得无力了，稍为休息，忽然很清楚地听见了群狗的声音。他侧耳静听，知道他的号角吹得有了成绩，惊喜欲狂。不错，吠声渐渐近了；现在他得意洋洋，再把号角放在嘴上，从容地吹着。

他知道它们是从哪一条小道来的：他远远地看见了许多白色的东西在跳动，于是他就迎上前去。奇怪！回来的不仅是那一群猎狗；一个深色的大东西比它们先来，而且相离很远：原来那一群猎狗正在打猎，而且每隔一秒钟它们就距那岔路口更近了。

嘉德的心里突突地跳，站在路的中心，丢了号角，打算举起了猎枪去瞄击。但是，一只大鹿已经冲到了他的跟前，太近了，他本能地张开两臂，拦住了它的去路。

那鹿疲倦极了，四只脚颤巍巍地靠着嘉德站住，双眼怔怔地望着他。那孩子忽然叫了一声，躲在一旁：原来那鹿的眼神恰似清晨安东尼临死时的眼神。安东尼临死时，叫了一声嘉德，双眼悲惨地望着他：现在他回忆起来了。

那鹿见嘉德让开，连忙又向前奔跑，那一群猎狗蜂拥地追来。

嘉德一则惊惶,二则惭愧;他忽然又深信安东尼是死了,于是扔了号角与猎枪,一口气跑向市镇去了。

廿三年四月廿六日译完

原载《新文学》1935年第2期

例 言

(一)本书所根据之原本为爱米马尔登所编,原名《莫里哀全集集注》(Oeuvres Complètes de Molière, avec les notes de tous les commentateurs), 1824年由巴黎勒费佛书店出版。

(二)译时偶或参照黑伦华尔所译之英文本(The Dramatic Works of Molière,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901)。

(三)爱米马尔登以克利马列斯特所著《莫里哀传》(Vie de Molière)置于卷首。克利马列斯特可称最先为莫里哀立传之人,传中可宝贵之轶事甚多,偶有罅漏,则爱米马尔登另采他人之笔记以矫正之。兹仍译成国语,置于卷首。至于爱米马尔登原序,与《莫里哀传》后所附《莫里哀剧团略史》,以其关系不大,故未移译。

(四)爱氏原书所集之注,兹或译,或不译,或节译;悉视其重要之程度而定。此外又有译者自注之处。凡原书所有之注,用〔一〕〔二〕〔三〕等字为标识;凡译者自注之处,用①②③等字为标识。原书之注,凡不署注者姓名者,即爱氏自注也。

(五)剧中说明动作之夹注,原本略而英译本较详。兹所译者,往往依英译本增加,间或擅自加注,以求便于表演。

(六)莫里哀之喜剧,本有诗剧与散文剧两种;黑氏译为英文时一律用散文。余为此事颇费踌躇,因商之于朱孟实兄。孟实兄谓以诗译诗,必甚难传达滑稽之语气,不如用散文为佳。余韪其言,

遂悉用散文；仅于剧名下注云原本为诗剧或散文剧，稍存其旧。

(七)余译书六年，此中甘苦，已于《半上流社会》卷首略言之。窃谓译文学书如临画，贵得其神；否则虽描摹不失纤毫，终无是处。黑氏以英译法，其译笔尚极自由^①；吾国文字之组织与法文相去奚啻倍蓰，若必字字比傅，将佶屈聱牙，不可复读。兹所译剧本，取便表演，尤贵流利，俾能上口。今举数例如下：

Et vous, filoux fieffés, ou je me trompe fort, Mettez pour me jouer, vos flûtes mieux d'accord. (《糊涂的人》，第一幕第四出)

直译当为：“至于你们呢，你们这两个极恶的扒手——否则是我误会得厉害了——为着要捉弄我，请你们把你们的两个笛子弄得更调和些吧。”

今译为：“至于你们呢，你们这两个流氓，想要捉弄我，请你们预先练习好了你们的双簧再来吧。”

Malgré le froid, je sue encore de mes efforts. (《糊涂的人》，第四幕第五出)

直译当为：“虽则天气很冷，我还因为用力而出汗呢。”

① 黑氏译本有与原本语意大不相符之处，甚或陷于错误，例如：

原文：Baste! (《糊涂的人》，第四幕第一出)

黑氏译为：We will see by and by.

原文：Ahi! (《糊涂的人》，第三幕第四出)

黑氏译为：Oh that's something new.

原文：Tu m'ose encor tenir un tel propos? (《糊涂的人》，第四幕第八出)

黑氏译为：You dare speak to me!

原文：Oui, va, je m'y tiendrai. (《糊涂的人》，第四幕第八出)

黑氏不译。

原文：J'aime enfin. (《情仇》，第二幕第一出)

黑氏不译。

原文：Je ne veux plus m'embarrasser de femme. (《情仇》，第四幕第二出)

黑氏译为：I am determined to vex myself no more about a wife.

按：原文之 femme 字，在此处当译为 woman，不当译为 wife。

今译为：“天气这样冷，我还急得出汗呢。”^①

Et ne pourrai-je pas te voir être une fois sage avant mon trépas?
(《情仇》，第三幕第六出)

直译当为：“在我未死以前，不能看见你循规蹈矩一次吗？”

今译为：“我在未死以前，竟不能看见你一天不闹乱子吗？”

(八)剧名之翻译，更费考虑。L' Etourdi 初译为《轻率的人》；全剧译完后，始觉当译《糊涂的人》为妥。Les Contretemps, 直译当为《功败垂成》(若依中国所出版之法华字典译为《不虞之事故》，则更不妥)，今体会剧情，译为《误事》。Le Dépit amoureux, 直译当为《爱的悲愤》，今亦依剧情译为《情仇》。凡剧名似与原文不甚相符者，皆仿此。

① 因细玩原文无用力的意思，故黑氏亦译为：notwithstanding the cold, I feel even now all in a perspiration.

莫里哀传

从来不曾有人好好地研究过莫里哀的生活，做成一部完善的传记给我们看，这是一件可怪的事。一个人，在他的本行里，达到了这样的声名，我们自然应该关心于他一生的事迹。现代的喜剧，不能说不是受了莫里哀的恩惠。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喜剧里还没有秩序，没有风俗，没有韵味，没有个性描写；一切都是不完善的。在今日，我们往往觉得，假使没有这超等的天才，也许喜剧还离不了那原始庞杂零乱的状态。莫里哀的想象力既强，又在旧籍中多所取材，加以精心考虑，遂使他的神妙的思想都能活现于舞台之上。他的剧本，经过这许多戏院表演，译成这许多国的文字：只要戏剧还存在一天，人们就景仰他一天。但是，人们并不认识这大人物；从前那些轻淡的描写，都描写得不对，或描写得太浅薄了，不足令人认识他的真面目。读者们所得的乃是许多关于他的假历史。与他同时的人，个个都以能与他交游为荣，几乎没有一个不捏造些事迹，说他曾与他同做了某事某事。我费了不少的工夫，才把事实阐明；我在很可靠的笔记中找事实，又努力避免那些可疑之点。同时，我还避去了许多家庭琐事，因为那是人人所共有的；但是，凡可以唤起读者注意的地方，我却丝毫不肯疏忽。我颇自负，读者们将感激我用过这一番苦功。我教他们认识一个他们所常关心的人的生活，认识一位不可模拟的作家。凡有判别力的人们，能在书本中或舞台上欣赏莫里哀所表现的一切美感的，都念念不忘

莫里哀的本人,而我这一篇传记也就一定会受他们欢迎。

莫里哀原名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一〕};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裱糊匠,又是法王路易十三的侍仆。他们的铺子设在市场^①,是他们自己的房屋。莫里哀的母亲姓布得,也是室内装饰匠^②的女儿,她母家的铺子也在市场。

莫里哀的父母预备把他教养成为一个室内装饰匠。他的父亲还不很老,就叫他承受了他的职务。他们努力使他能好好地从事于室内装饰,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意思要他们的孩子去就比较高尚的职业。因此之故直到了十四岁,他还在铺子里做事;他们只教他读书写字,足供商业上的需要就算了。

莫里哀的祖父非常爱他。这老头子原是一个戏迷,往往把他的孙子领到布尔干府去看喜剧^{〔二〕}。莫里哀的父亲生怕娱乐分了他

〔一〕依贝法拉先生很可宝贵的考证,我们知道莫里哀不是在市场出世的。他生于圣安诺烈路,附近枯树路。他不是生于1620年,而是生于1622年1月15日。他的母亲不是姓布得,而是叫做玛利·克列西,是市场的一个裱糊商人的女儿(Després注)(参看贝法拉所著的《la Dissertation sur Molière》)。

又依德洛尔先生的精确考证,莫里哀的亲族中有五个人曾做巴黎市政府的裁判官(从1647至1685),这在当时是颇大的官职,有时还能升为贵族(Delort: Voyage aux environs de Paris, p199)。

① 在巴黎,今日仍为市场,为鱼肉菜蔬之总销售处,其地即以市场为名。

② 当时之室内装饰匠系一小小官职,任此职者承办王宫内种种布置。

〔二〕我曾考究最初唤起莫里哀注意的是些什么伶人。在那些伶人当中,有三个著名的滑稽家:加基儿、杜律班、胖基洛姆。他们三人很相友善,大家都爱喜剧,于是他们在爱斯特拉巴德广场建立了一个露天剧场。民众非常爱看他们的戏,他们的名声直传到宰相李歇里欧的耳朵里。李歇里欧要看他们的戏,看过后,非常喜欢他们的滑稽,于是召布尔干府的伶人们来,告诉他们人家看了他们的戏之后总觉不快活,并且令他们要那三位滑稽家加入他们的剧团。两三年之后,至1634年,在布尔干府就有了一件大惨事。据巴尔费兄弟^①说:“胖基洛姆胆子太大了,他模仿某司法官的一种惯常的面态;因为他模仿得太相像了,所以皇帝下诏逮捕他与他的两个同伴。他的同伴们逃走了,但胖基洛姆被捕,投入黑牢。胖基洛姆受惊而死,加基儿与杜律班因此悲恸过甚,也在一周内死去了。这三个伶人演剧总是不用女角的。依他们说,恐怕有了女人,就使他们的感情破裂了。”我们很可怜他们,同时又景仰

儿子的心,使他完全忘了应尽的职务。有一天,他问那老头子为什么常常把孙子领去看戏,他颇生气地问:“难道您有意把他造成一个伶人不成?”那祖父回说:“愿上帝保佑他将来成为像贝尔洛斯那样好的一个伶人^{〔一〕}!”他这一回答,令莫里哀大受感触;他虽不因此就有了固定的志向,但他从此对于室内装饰业发生了嫌厌的心理;他以为他祖父既希望他能做一个伶人,那么,纵使伶人做不成,总还可以做些比他父亲更高尚的职业。

这种意思深深地印入了莫里哀的脑筋,所以他在铺子里总觉得苦闷。有一天,他从戏院里回来,他父亲问他近来为什么这样不快活。莫里哀忍不住向他父亲表示他的感想,于是他很坦白地承认他与裱糊业不能相宜,如果他父亲让他求学,他就快乐了。他的祖父从旁听见,也赞成孙儿的志向,帮他说了许多大道理。他父亲

他们。我们感世风之不古也想跟着莫里哀的话说:“这种友谊到哪里去了?”(莫里哀说:“道德到哪里去了?”)

许多年以后,才有一个著名的斯加拉姆士来替代他们。斯加拉姆士是马萨兰从意大利聘来的,是莫里哀的老师。李歇里欧与马萨兰都是红衣主教,法国初生的戏剧是蒙他们保护的。

在那三个滑稽家遇难的时候,莫里哀大约只有十二岁。他大约因此受了感触,因为他没有一本戏剧里是有司法官的,这是可注意的一点。

①此二人为法国戏剧史家(François Parfait, 1698—1753; Claude Parfait, 1705—1777)。

〔一〕贝尔洛斯原名迈斯里耶,是路易十三时代最著名而且最好的一个悲剧伶人。某人有一封信谈及莫里哀的生活与著作,以及与他同时的名伶,其中有谈及贝尔洛斯之处,说(Mercure de France, mai 1740):“人家猜想哥奈尔所编的《新那》(Cinna)剧中新那一角原是贝尔洛斯扮演的。在李歇里欧做主教的时代,他的名誉很好。他的谈吐很文雅,说话很流利,人们往往喜欢听他(他是剧团中的演讲员。哥奈尔所编的《说谎者》里,他原是主角)。李歇里欧赠他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专为扮演说谎者之用。”他的才艺虽高,也不免有若干短处。斯加郎在他所著的《滑稽小说》(Roman comique)里,曾假拉兰根之口说贝尔洛斯太矫揉造作。红衣主教列疵在他的笔记里叙述蒙巴桑夫人不能决定爱罗歇夫高,因为他很像贝尔洛斯,太无趣味了。贝尔洛斯歿于1670年(见Frères Parfait, tome V)。

被他说服了,决定把他送进耶稣会学校^{〔一〕}。

莫里哀的天分很高,所以读书五年,他非但修了普通班次的功课,而且还进了哲学班。

在学校里,他认识了两位在今日认为著名的人物:一位是沙贝尔先生^{〔二〕},另一位是贝尼叶先生^{〔三〕}。

沙贝尔是雷利叶的儿子,但不能为他的法定承继人。不过,假使雷利叶不观察到沙贝尔缺乏管理财产能力,也会把一切财产给他承继的。后来他父亲只为他留下八千厘佛的年金,由受托的人们按年支給。

雷利叶努力要给沙贝尔很好的教育,甚至把著名的嘉山第聘来做他的师傅。嘉山第注意到莫里哀很听话,又很聪明,足以研究哲学,于是在教沙贝尔与贝尼叶的时候,同时愿教莫里哀^{〔四〕}。

西哈诺·贝歇拉克^{〔五〕}在加斯干读书读得不很好,他父亲自己把他领到巴黎来完成他的学问。他厕身于嘉山第的弟子群中,因为他知道可以得到许多益处。但是,他们颇嫌弃他,不很愿意收容他:西哈诺很爱闹,不像莫里哀诸人的思想已经成熟。不过,西哈

〔一〕即克列蒙中学,此后改名为大路易中学,为耶稣会的人所主持。当时莫里哀只有十四岁(1636),他在学校里一直住至1641年。孔代的弟弟孔第王子,当时才七岁,与莫里哀为同学(见La Grange的《莫里哀传》,即1682年出版《莫里哀集》的序文)。

〔二〕沙贝尔原名雷利叶(1626—1686),生于巴黎,是一个诗人,与布瓦洛、兰辛、方特奈为友,曾与巴首蒙合著《旅行记》(Voyage en Provence et en Languedoc),书中满是快活的思想。

〔三〕贝尼叶是一个旅行家,也著有一部《旅行记》。他曾侍从蒙古族印度王奥龙袭伯(1619—1707)十二年,二人同游蒙古、印度等地。

〔四〕克利马列斯特忘了那著名的爱斯诺。爱斯诺也是嘉山第的弟子,是莫里哀的同学。莫里哀与爱斯诺大约受了哲学的影响,才起意翻译拉丁诗人鲁克列西的诗。莫里哀所译已佚;爱斯诺所译仅存有维纳丝祷词。

〔五〕西哈诺生于1620年。他的性情很暴戾,以勇敢著名:差不多没有一天不与人家决斗。不过,做他的传的人说他往往做伴斗的。依加斯特尔说,如果西哈诺不是在他初从事于文学生活时就死去了,他尽可以成为一个大科学家、大批评家或大伦理学家。

诺说话很委婉,为人很活泼,实在没法子摆脱了他。因此,嘉山第所授的功课,只好容他来听;大家讨论学问时,也许他来参加。西哈诺的求知心很切,记忆力很好,他善于利用一切,由此建树了一个很好的学识基础,后日他就在这基础上得了许多益处。西哈诺在他的作品中用过的思想,莫里哀也不惮再用。莫里哀说:“我找见了我的东西,就不妨重拾起来。”^{〔一〕}

莫里哀毕业之后,因为父亲年纪老了^{〔二〕},他不得已而做了一些时候的裱糊匠;他还侍从路易十三到那尔班旅行过^{〔三〕}。他虽在朝廷里做事,仍旧像年轻的时候一样酷嗜喜剧;他的学识适足以助成戏剧方面的学问^{〔四〕}。当时的风俗,往往友朋相聚,演戏为乐。巴黎有几个公民组织了一个剧团,莫里哀也是团员之一;他们演了好几次的剧,聊以自娱。但是,那些公民们自己娱乐够了之后,自以为是好伶人,不妨公开表演,以博利益。他们努力想要实行他

〔一〕莫里哀的《史嘉班的诡计》(Fourberies de Scapin)有两出是取材于西哈诺的《被戏弄的学究》(Le Pédant joué)的。西哈诺在中学的时候,为着要报教员的仇,才编了这一本喜剧。

〔二〕并非因父亲年纪老,当时他的父亲只四十六岁,莫里哀才十九岁(Béffara注)。

〔三〕这一次旅行,有许多可纪念的事件。路易十三从西班牙人的手里夺回了贝披让。李歇里欧临死的时候,发觉了圣马克与特杜谋叛,于是把他们二人捕了,关在一只小船里,由他的大船拖着,从罗奈河直下,把他们送上断头台。论者谓李歇里欧临死还能保守政权,不被他人夺去。莫里哀常在国王之侧,亲见宰相之不慎与专权,及国王之懦弱。这乃是他初次对于人心的研究。

〔四〕这里漏了好几年的事迹。在这几年中,各传记里没有叙述清楚。但我们根据克利马列斯特的《莫里哀传》的末段,又根据讽刺剧《爱洛米》,我们知道1642年莫里哀的父亲决定把他的儿子送到奥列安去学法律;直到1645年8月,莫里哀才回到巴黎来,当年他就考得了律师之职。从此之后,他从事于法庭辩护;但他因酷嗜戏剧之故,常常去看奥维丹与巴里的戏。奥维丹与巴里乃是蒙多尔与达巴兰的继承者,他们的剧场在新桥,与斯加拉姆士一样地受人景仰。有些人的笔记还说这时莫里哀从斯加拉姆士受业(Ménagiana, p. 9; et Vie de Scaramouche, par Mezzetin)。华尔克那尔先生援引修道院长达尔曼的笔记,说莫里哀起初研究神学,他的父母预备把他造成一个牧师(Histoire de La Fontaine, p. 73)。这一说大约是不对的,因为当时莫里哀须代父亲为路易十三的侍仆。达尔曼的捕风捉影之谈,决不可信。

们的计划；一切都预备好了之后，他们就在圣日耳曼堡的白十字游戏场建立他们的戏院^{〔一〕}。从这时起，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就用莫里哀为名。人们问他为什么不用别的名字，而用莫里哀，他不肯说是什么理由；甚至于最要好的朋友问他，他也不解答^{〔二〕}。

这一个新剧团成立后毫无成绩，因为他们不信莫里哀的话；他们的学问不如莫里哀之深造，莫里哀的见解比他们高超得多了。

有一个作家曾叙述莫里哀是怎样决定献身于舞台的。依他说，莫里哀的家庭听说他有这种计划，大起恐慌，于是派一位教士^{〔三〕}去劝他，说他完全丧失了家庭的名誉；说他的父母非常不喜欢，又说这种职业乃是伤风败俗而为宗教所排斥的，如果他做了这事，就不会得天主救的。莫里哀恬静地听那教士说完，于是轮着他大谈戏剧的好处，那教士本是来说他的，倒反被他说服了，于是他就与那教士一块儿做戏去。这些话乃是贝洛先生说的，贝洛先生一定是误信别人的谎言，却拿来告诉我们。纵使我没有什明确证，读者们只须想一想，立刻就知道这不是真的。固然，莫里哀的父母用尽了种种法子要使他改变他的主意；但这是没有用处

〔一〕这一个剧团名为驰名剧团，是由贝查尔兄弟主持的。起初他们的剧场在奈尔门，即今之马萨林路。因为毫无成绩，所以又过了塞纳河，在圣保罗门开演。后来再从圣保罗门迁至圣日耳曼堡，在白十字游戏场建立剧院。

〔二〕这里头没有什么神秘：当时有一部小说《波里线》(La Polyxène)颇为人所爱读；这小说的作者名叫莫里哀，演过许久喜剧。莫里哀以此为名，大约是因此之故(这一段话出于某人所著的一部不甚为人所知的《莫里哀传》，是1724年写的。作者在当时的人的口里采取了许多富有刺激性的传说，本书常常援引他的话)。

〔三〕这故事是贝洛所述的，而他只说是一个学校的教员，而不是一个教士。这话也不是说谎。莫里哀所写的《学校里的先生》(Le Maître d'École)、《恋爱的博士》(Le Docteur amoureux)、《相敌的三位博士》(Les trois Docteurs rivaux)、《米达佛拉士特》(Métaphraste)，我们相信都是为那教员而写的。

的：他们尽管说了许多大道理，终敌不过莫里哀对于戏剧的热情^{〔一〕}。

莫里哀的剧团虽则没有成绩，但是，因为有了这剧团出现，已足使他有表现戏剧天才的机会。孔第王子召他到府里演过好几次的戏，很鼓励他，后来孔第王子到了龙克多克，还召他的剧团到那边演戏，为的是表示给他体面^{〔二〕}。

这剧团的团员是贝查尔姑娘及她的两个兄弟；杜巴克诨号胖勒奈；杜巴克的妻子；此外还有圣安诺烈路的一个糕饼商人，他的女儿是克兰歇姑娘，是特伯利的女仆^{〔三〕}；克兰歇姑娘与她的丈夫也

〔一〕在这时节（即1645年），莫里哀离开了巴黎，与他的剧团到外省演剧。他在外省流浪了四五年，为的是好好地完成他的演剧的艺术。在这长时间内，人们只在波尔多见过他一次，他非常受伊斯贝难公爵的欢迎，而伊斯贝难公爵在亨利第三与亨利第四的时代乃是著名的大臣。1650年，他回巴黎来，他的旧同学孔第王子在这一年才召他到府里演剧（即今之造币厂）。

〔二〕这里又把时期弄错了。大约在1653至1654年之间，稍在龙克多克联邦聚会之前，孔第王子才命莫里哀到贝西叶演剧。由此看来，莫里哀有八年的生活详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只知道1653年他在里昂住了整整的一年。

〔三〕这糕饼商人名叫拉格诺，伶人与诗人们都很爱他，大家都白吃他的点心。有一个诗人名叫贝斯引起了他做诗的意思，于是那可怜的拉格诺就抛了糕饼业而做诗人。他原是一个好的糕饼商人，却变了一个坏诗人，后来又变了一个坏伶人。达素西叙述他的历史，说他因为让诗人们挂账而至于败了家，有一天早上，催债的警吏们竟不看诗神的情面，把他抓进了监牢去。他在监牢里住了一年，出狱之后，想要把他所做的诗集问世；但是，达素西用滑稽的笔叙述说（*Aventures d' Italie*, p284）：“他在巴黎找不着一个诗人愿意养他的，也没有一个糕饼商人肯把一个肉饼去换他一首十四行诗。于是他与妻儿们离了巴黎，连他一共五人，一匹小驴子驮着一大堆他的诗集，往兰克多克谋事去。恰好有一个剧团需要一个扮看门人的角色，于是用了他。他上台只须念四句诗，但他念得太好了，不到一年，就被称为天下第一坏的伶人。剧团的人不知道怎样用他才好，于是打算叫他揩烛槊。他以堂堂诗人的资格，当然不愿意接受这条件。后来他终于敌不过命运之神，我见他在另一剧团里揩烛槊，而且揩得很干净。狂人自命为诗人，该有这命运；诗人变为狂人，也该有这命运的。”

是团员；此外还有几个人^{〔一〕}。

莫里哀在成立他的剧团的时候，与贝查尔姑娘的感情很好。依我所得的很可靠的消息，贝查尔姑娘曾与阿维让的一个绅士名叫莫代纳的秘密结过婚，生下了一个女儿。这小女孩在平时只与莫里哀见面，所以从她会说话的时候起，总把莫里哀叫做她的“丈夫”^{〔二〕}。那女孩渐渐长大，莫里哀也就渐渐不厌恶这“丈夫”的称呼。别人也以为无关轻重的。那母亲^{〔三〕}想不到后来会变成事实。她只注意到这位虚拟的女婿对她的友谊，却未见到这个称呼会引起对方的什么念头。

1653年，莫里哀与他的剧团离开巴黎；经过里昂的时候，表演他的第一部喜剧《糊涂的人》，竟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成功。后来

〔一〕在莫里哀剧团初离巴黎的时候还没有这些伶人；莫里哀在里昂表演《糊涂的人》(1' Etourdi)，成绩很好，有两个剧团被他压倒了，于是那两个剧团里的一等角色都加入了莫里哀的团体。诸人当中有克兰歌、克鲁华西、杜巴克、特伯利姑娘、杜巴克姑娘等。莫里哀在《情仇》(Le Dépit amoureux)里加上了胖勒奈一角，乃是为杜巴克而设的。

〔二〕其实直到1645年，莫里哀才与贝查尔兄弟姊妹合组剧团。贝查尔姑娘名叫玛玳琏，她有一个妹妹名叫阿曼特，也许就随在她的身边。1653年，当她到里昂去的时候，她已经有十四五岁了。后来莫里哀与阿曼特结了婚，人家就散布谣言，说他娶情妇的女儿为妻，甚至说他娶自己的女儿为妻；莫里哀对于这种污蔑的话，始终不屑答辩。但是，直到今日，人们还不知道莫代纳绅士所曾秘密结婚的玛玳琏不是阿曼特的母亲，而是姊姊。幸亏贝法拉先生发现了莫里哀的结婚证书，然后真相大白。其结婚证书如下：

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乃约翰·波克兰先生与已故玛利·克列西之子；阿曼特·克勒心德·贝查尔乃已故左赛夫·贝查尔与玛利·爱尔维之女；双方同属于王官教区，兹得圣母院长老孔德先生与巴黎主教列疵圣父之许可，订婚与结婚同时举行，在场者约翰·波克兰(即新郎之父)、安德烈·布得(即新郎之表兄)、玛利·爱尔维(即新娘之母)、路易·贝查尔(即新娘之兄)、玛玳琏·贝查尔(即新娘之姊)。证书后签名者：S.B. Poquelin(即莫里哀)、J. Poquelin(即其父)、Boudet(即其表兄)、Marie Hervé(即阿曼特之母)、Armande Gresinde Béjart(即新娘)、Louis Béjar(即新娘之兄)、Béjart(即玛玳琏，新娘之姊)。

〔三〕“母亲”当作“姊姊”。

又到了兰克多克,受到孔第王子热烈的欢迎^{〔一〕}。孔第王子很好心,支给伶人们薪水^{〔二〕}。

莫里哀在兰克多克省表演了两部喜剧——《糊涂的人》与《情仇》,得了很大的声名。因此之故,孔第王子越发敬重他,优待他。在王子执政时期,一切娱乐与戏剧都由莫里哀包办。在不久的时期内,王子注意到莫里哀一切的美德,佩服之至,以至想要莫里哀做他的秘书。但莫里哀是很爱自在的,而且非常希望施展他自己的才能,所以请王子让他继续做戏去;于是秘书一席另由西莫尼充任。莫里哀的朋友们责他该不该不接受这样好的位置。莫里哀对他们说:“先生们,还是让我们不换位置吧。如果观众的话是真的,我还算是一个过得去的戏剧家;然而我尽可以是一个很不行秘书。我给王子演剧,还能博他开心;如果我做正经的工作而做不好,倒反惹他生气。再者,你们想想看:我这玩世不恭的人——也可以说是一刻十八变的人——在大人物身边做事,适当不适当?我的脾气太硬,家庭的事做不来。还有一层最重要的:这一班人跟我来这样远,如果我做了官,怎样处置他们?谁来领导他们?他们信任我,依赖我,而我丢了他们,问心何安?”但是,我知道他所最难舍的

〔一〕孔第王子名叫亚猛·布尔邦,是大将孔代王子的兄弟,生于1629年10月11日。1654年,娶红衣主教马萨兰之侄女马第诺疵为妻,因此得为基烟郡王。他非常喜欢喜剧,曾经设想许多适宜于舞台的题材。1666年歿于贝斯纳斯。著作名《依照教会传说的戏剧的研究》(Traité de la comédie et des spectacles selon la tradition de l'Église)。

〔二〕直到1654年,莫里哀才到孔第王子那边去。这时期,有《情仇》初演日期与达素西的笔记为证。达素西的笔记叙述莫里哀这一个时期的生活很有兴味;他描写他的旅行与其度量之宽大。达素西是一个外省的诗人,音乐也很好,常携古琴周游各邑,有两个诗僮跟随着他。到了里昂之后,他觉得教会所设的教养院里尽是他做诗的材料。但是,他说:“最使我快活的,乃是遇见了莫里哀与贝查尔兄弟。他们的喜剧很有风趣,所以我不能马上离开他们:我在里昂住了三个月,为的是赌钱、看戏、宴饮。其实我不该住一日之久,因为我虽恣情娱乐,却遇了好些不幸的事情(他赌输了钱,有一位诗僮离开了他)。”

乃是玛玳珽·贝查尔。玛玳珽的能力足以绾住他的心,使他不能跟随孔第王子。再者,莫里哀看见自己是一个剧团的首领,也觉得快活。他很喜欢领导他那小小的共和国。他爱向群众说话,而事实上他总不曾错过说话的机会。如果剧团里死了一个仆人,他在演剧的第一日又多了一个演说的题目。假使他在王子家里做秘书,怎能有这种机会^{〔一〕}?

在兰克多克省有了四五年的成绩之后,莫里哀的剧团决定回到巴黎来。莫里哀觉得他的力量足以维持一个喜剧的戏院,又觉得他的团员们受了相当的训练,一定会比第一次更有成绩。他因得孔第王子维护,尤可放心。

于是莫里哀与他的剧团就离开了兰克多克^{〔二〕};但他又在克兰诺布尔逗留,整个的嘉纳华尔节他都在那里做戏。后来这些伶人们又到了鲁安,因为鲁安较近巴黎,他们的声名容易传播到首都。他们在鲁安住了整个的夏天;在这期间内,莫里哀到了许多次巴黎,为的是预备入御弟家中演戏。御弟愿意维护他,而且好意地把他介绍给法王与太后。

〔一〕这里克利马列斯特又忘了一件事:这件事也会使莫里哀决定不做秘书的。王子的秘书原是诗人萨拉山,萨拉山死了不久,王子就要莫里哀接他的任。依西克来的笔记说:“萨拉山是四十三岁死的。因为孔第王子虐待他,把铁钳子在他的太阳穴上打了一下,他因此身体发烧,以致身死。王子所以发怒,是因为修道院长哥斯那克(后来升为 Aix 的主教)与萨拉山曾劝他娶了红衣主教马萨兰之女,因此放弃了四万埃居的利益,换得二万五千埃居的年金。从此之后,王子往往没钱用;又因当时人人都恨马萨兰,所以王子深恨劝他娶马萨兰的女儿的人们,以为他们不该劝他做这卑鄙的事(西克来的笔记,页 51)。”

〔二〕离开了兰克多克之后,1657 年 12 月,他经过阿维让,遇见了米惹。米惹在意大利住了二十二年,才回到阿维让的。当时米惹正在画甘歌侯爵夫人的肖像:这是美貌而有悲惨收场的一个贵妇人。莫里哀与米惹的友谊从阿维让相识之时间始,交情终身不渝。米惹歿后,有莫里哀画像传于世;而莫里哀也有《华尔德克拉斯》一首长诗,颂扬米惹的天才;后来布瓦洛说他颂扬得体(见《米惹传》,页 55)。

1658年10月,莫里哀剧团得表演《尼哥迈特》(Nicomède)^①于国王之前^{〔一〕}。他们起头起得好,尤其是女伶们被认为满意。但是,莫里哀觉得他的悲剧无论做得怎样好,总难胜过布尔干府的剧团,所以在那剧演完之后,他亲自出到台前,用很谦恭的话感谢国王宽宏大量,原谅他与他的团员们的短处,又说他们在这样庄严的地方只觉得惶悚失措,然后他说“他们因为意在使大王娱乐,遂忘王家本有极好的人物以供使用;他们自顾只是很笨的模仿者;但是,大王既愿意不责备他们的村野的态度,小臣就恳求大王准予表演另一种小玩意:这是小臣在外省曾受欢迎,颇博声誉的”^{〔二〕}。他预料成功,因为他习惯了使他的剧团即刻用意大利的派头去表演些喜剧。在这些喜剧当中,有两部是兰克多克省人所看不厌的,连最正经的人们都喜欢看:第一部名叫《相敌的三位博士》,第二部叫做《学校里的先生》,都完全是意大利的派头。

莫里哀的话颂扬得体,国王像是很满意他;于是准他试演这两部喜剧,结果都得了好成绩^{〔三〕}。尤其是因为小喜剧久已沦亡,而布

① 《尼哥迈特》是哥奈尔的一部悲剧,作于1651年。

〔一〕第一次演剧是10月24日,法王使人在卢佛故宫建立了一个戏院(见克兰歌的《莫里哀传》)。

〔二〕这一段话是从克兰歌的序文里抄下来的。

〔三〕莫里哀在法王路易十四跟前表演的并不是《相敌的三位博士》,而是《恋爱的博士》。

1682年,克兰歌在他的序文里说:“许久以来,人们已经不演小喜剧,现在演起来,竟像是一种新发明。那一天,表演的时候,人们都讶为新奇,觉得快意。莫里哀扮的是那博士,扮得很有价值,以致国王命他的剧团在巴黎建立戏院。”布瓦洛很可惜那小喜剧《恋爱的博士》已佚,因为莫里哀的作品无论大小,都是有些可以供人模仿的。除了上述两部喜剧之外,莫里哀还在外省编了《学校里的先生》、《飞医生》(Le Médecin volant)、《巴布伊的妒忌》(La Jalousie de Barbouillé)。莫里哀曾把《飞医生》与《巴布伊的妒忌》这两部短短的喜剧为蓝本而编成《被迫的婚姻》(Le Mariage forcé)、《无可奈何的医生》(Le Médecin malgré lui)、《乔治·唐丹》(George Dandin)。这两部喜剧是失而复得的。现存有莫里哀剧团的戏目,从1663年4月6日至1665年1月4日。在那戏目里头,我们发见许多剧本可以是莫里哀编的:

(1)1663年4月13日……《村学究》(Le Docteur Pédant)。

尔干府近来演的都是些庄严的悲剧,所以现在人们更喜欢看这些喜剧伶人的戏了^{〔一〕}。

莫里哀剧团的喜剧既博得国王的欢心,于是国王希望他们在巴黎成立戏院。为帮助他们起见,国王给他们小布尔班府,令他们与意大利伶人轮流出演。1660年,他们从小布尔班府迁至王宫,改名为“御弟喜剧团”。

莫里哀是谨慎的人,常常怕他的力量有限。到了这时,他生怕巴黎的观众不像外省人一般地欢迎他。他本来不满意自己的作品,所以他恐怕巴黎人聪明,也像他一般地不满意。假使他的团员们不说机会难逢,也许他始终不敢表演他的作品。他常常对兰克多克的朋友们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有智识的人们,也还喜欢看我所表演的戏剧;其实,假使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我不会觉得有一点儿兴味。”有一个朋友回答他说:“您放心! 觅笑的人遇着可笑的事就笑,朝臣与平民有什么不同呢?”那些伶人们也像在外省一般地劝他放心,于是1658年11月3日,他们开始在首都公演。同月,他表演了他的第一部喜剧《糊涂的人》,12月他又表演《情仇》,都大受欢迎。1659年,初次表演《装腔作势的女子》(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观众尤为钦佩。有了这一部,大家早就料到他以后所编的许多佳剧了。第一日表演时,只收一份的票价;不料来看的人太

(2) 15日……………《胖勒奈的妒忌》(La Jalousie de Gros-René)。

(3) 17日……………《口袋里的哥奇伯》(Gorgibus dans le sac)。

《史嘉班的诡计》的第二幕的本事似乎是取材于此。

(4) 20日……………《樵夫》(Le Fagoteux)。

莫里哀自己把《无可奈何的医生》也叫做《樵夫》。

(5) 1664年1月20日……《呆儿子》(Le Grand Benêt de fils)。

这似乎是《心病者》(Malade imaginaire 剧中 Thomas Diafoirus 之所本)。

(6) 4月27日……………《小孩胖勒奈》(Gros-René petit enfant)。

(7) 5月26日……………《大袖衣》(La Casaque)。

〔一〕自从胖基洛姆、加基儿、杜律班惨死后,喜剧伶人伯鲁斯甘比尔亦于同年死去。喜剧由此沦亡。

多了,第二天不得已遂把票价加了一倍^{〔一〕}。

《装腔作势的女子》一连演了四个月。初次开演时,米那歇先生^①去看,曾加以很好的批评,他说:“这剧本开演之后,观众没有一个不欢迎,我个人也很满意,我早就料到有好结果。走出戏院的时候,我对沙伯兰先生说:‘刚才剧中所讥讽的无聊的言语举止,都讥讽得很文雅,很合理;而我与您往往就赞成那些无聊的言行!您听我说:从前我们所崇拜的,应该毁灭;从前我们所毁灭的,应该崇拜了。我早就猜到有这一回事,从这一次表演之后,大家该不再奖励矫揉造作的言行了。’”

有一天,正在表演的当儿,池座中间有一个老头子高声叫道:“莫里哀,努力,努力!这才是好的喜剧!”这显得人们早已忽略了喜剧,又显得人们厌看莫里哀以前的作品,像今人厌看莫里哀以后的作品一般。

然而还有人批评这一部喜剧;他们以为剧中言语太重了;其实莫里哀是知道舞台的性质的:言语不重,就不足以动观听。他对于一切所欲描写的人物,都用此法,也都成功。

1660年3月28日,莫里哀初次表演《幻想的捉奸》(Le Cocu Imaginaire)^②,有很大的成绩。但是,当时的小喜剧作家们看见莫里哀名誉日隆,大起恐慌,于是开始结成团体,尽力诋毁他的剧本。有些学者们也散布他们的批评:他们说这剧本的题目太卑鄙了,说他既是从外国取材的,何妨选一个更高尚些的名称?在这剧本里,所指的并不像《装腔作势的女子》所指的人那样普通,所以不像《装

〔一〕其实是加了三倍,而这一部喜剧还可以连演四个月。起初几次开演,莫里哀扮演剧中人马斯加里,似乎是戴着假面具表演的。这是喜剧家维里叶在《侯爵的报仇》(Vengeance des Marquis)里所述(B.注)。

① 米那歇(1613—1692),是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

② 法文里的cocu一字,是个俗字。妻子与人通奸时,丈夫被称为cocu。中文无相当的字可译,故把Cocu Imaginaire暂译为《幻想的捉奸》。

腔作势的女子》那样搔着许多人的痒处。但是，一般剧团与喜剧作家虽则妒忌他，等到《幻想的捉奸》表演时，观众仍旧喝彩。巴黎有一个公民，过的是贵族生活，因为妻子颇美貌，又颇爱生气，当众欺负过他，他心里正在难受，以为莫里哀所编的《幻想的捉奸》指的是他。他以为不该不愤怒，于是向一个朋友表示他的恨意，他说：“怎么？一个小喜剧伶人竟敢任意把我这一类的人物在舞台上表演吗（因为这公民以为朝中大臣比他高不了许多，而他却比伶人高了许多）？我要告他一状，好的警察官一定应该制止这种人的无礼。这是城中的瘟神，他们专观察一切而把它变为可笑的事情。”他的朋友是一个聪明的人，又对于此事知道得很清楚，于是向他说：“先生，纵使莫里哀有意说您是幻想的捉奸，您也不该叫苦。他说的是好的方面；捉奸而是幻想的，您还不满意，难道要是真的吗？”那公民虽则不很满意于这一种解释，但不免也考虑了一下子，结果是再也不去看《幻想的捉奸》了。

1661年2月4日，莫里哀表演《嘉尔西爵士》(Don Gracie de Navarre)，又名《妒忌的王子》(Le Prince Jaloux)，这是他在巴黎所编的第二部喜剧，然而没有成绩。莫里哀也像观众一般地知道那剧本的弱点，所以他不把它付印；他逝世后，人家才把它加入他的作品里。

因为这一场小小的失败，他的敌人们都快活起来；他们希望自己倒下去，也像其他喜剧作家一般，不久就到了才尽之时。但是他偏因此更知道时代的嗜好：1661年6月24日，他表演《丈夫学校》(l'Ecole des Maris)，就是适应潮流的作品。这是他的佳剧中之一部；人们本来就信他是天才，自从此剧出世之后，越发坚定了他们的信仰。人们不复怀疑莫里哀不是喜剧的泰斗；然而那些妒忌的人们，对于他的作品，还不免说坏话。有一个同时的作家不能成名，就往往对人说：“做了这一部戏剧，算不了什么：这是从特兰西的《阿德尔夫兄弟》(Les Adelphe)脱胎来的。抄袭的地方这样多，自

己做的地方这样少,还不容易吗?这所谓以最低的代价换得最大的名誉了。”这一类的话,没有人肯听;其实莫里哀也值得人们喝彩。假使现代还像当时一般地热心表演,又表演得细腻,也会受人欢迎的。

1661年8月,莫里哀在朝廷里表演《讨厌的人》(Les Facheux),11月4日,又在巴黎开演。这两次,更显得他比当时的喜剧家高超了许多。剧中人物有种种的不同,而其描写自然又用鲜明之笔,更受群众的欢迎。人家都承认莫里哀发现了好的喜剧;他使它成为令人快活的、有益的。但是,朝中的人与城中的人往往看见莫里哀戏剧中把他们刻画得太可笑了,于是对他大肆攻击。他们说他把一切都表演得过火了,说他的描写不调和,说他的结局结得不好。这一切恶意的批评都不能阻碍莫里哀的戏剧的成功;观众始终是倾向于他这一方面的。

在莫里哀戏剧集的前面有一篇序文说那些剧本好坏不等,因为人家往往限给他的题材,以致他的天才为题材所拘,又往往不得已而求其速成。但是,我依据许多人的笔记,知道没有人给过他题材;他在外省草拟了许多笑剧,积叠成堆,以为制造喜剧的基础;朝中与城中每日供给他种种的题材,他忍不住就择取印象最深的编入剧本。虽则他在《讨厌的人》的序里说他以半月之功编成此剧,但我很难相信他的话。他的工作是天下最迟钝的,人家要他编剧,他往往把一年前所作的喜剧充数。

米那歌先生说:“《讨厌的人》是莫里哀先生的佳剧中的一部,他在剧中所描写的讨厌的猎人乃是苏耶古尔先生。国王在看了此剧试演之后,从富该先生家里出来,就把这题材给了他。国王看见苏耶古尔先生走过,就对莫里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是您不曾描写的。’”我实在不知道这事的真假;但这关于猎人的一出是怎样编成的,却是我比米那歌先生知道得更亲切:莫里哀除了押韵之外,没有做什么;他因为不懂猎事,所以不肯任描写的工作;另有一人——我因某种理由不能宣布他的名字——在花园里完全口授了

他；经过了莫里哀押韵之后，便成为《讨厌的人》一剧中最精彩的一出，是国王所最爱看的^{〔一〕}。

1662年，表演《妻子学校》(l' Ecole des Femmes)，没有什么成绩。看戏的人的批评好坏各居一半。有些妇人以为这剧本伤及她们，于是努力劝那些有见解的人也跟着她们一样批评。但是，有一位有见解的人对一个大臣说：“其实这剧本的主要情节有什么可指摘的？”那大臣说：“呃！我所要指摘的真有趣。‘糖汁糕’，呸！‘糖汁糕！’”^①那有见解的人说：“‘糖汁糕’并不是一个缺点，您不该这样诽谤这剧本。”那大臣说：“‘糖汁糕’是最可恶的。‘糖汁糕’，天呀！稍有常识的人，能赞成一部剧本里有‘糖汁糕’的吗？”一位大臣这样说了，朝中的小臣与城中的小民也跟着有了回声。他们不能欣赏剧中的好处，只知抓住一个弱点去攻击一位高不可攀的作家。莫里哀听见了他们的恶评，也自气愤不过，于是另编了一部《妻子学校的批评》(La Critique de l' Ecole des Femmes)，于1663年开演。这一次最为观众所欢迎：因为一则迎合时代，二则编得很巧^{〔二〕}。

〔一〕谁敢说莫里哀因为不懂猎人的术语，就不写这一出戏？在另一些当时人的笔记里，说是路易十四命令了莫里哀的第二天，莫里哀就去拜访苏耶古尔先生，兴高采烈地谈了一番关于打猎的话，于是他就得了那一出戏的题材。这种说法，不是更自然些吗？

① “糖汁糕”(Tarte à la crème)是剧中语。

〔二〕伯洛塞特在布瓦洛第七封信的注里提及几个诋毁《妻子学校》的人的名字。上文所谓大臣，是指费雅特公爵而言。他不能赞成剧本里有“糖汁糕”，这话竟变为谚语。布瓦洛的信里也提及苏佛来将军与伯鲁山伯爵。伯鲁山想要向苏佛来将军讨好，有一天，他只看到第二幕就走了。另有1724年某人写的一部《莫里哀传》叙述费雅特公爵看见《妻子学校的批评》里面一个人指的是他，“于是他做了一次很无礼的报复。有一天，莫里哀从一处房屋经过，费雅特公爵恰在那里。公爵走近他，故意表示亲热之状。莫里哀鞠躬之后，公爵忽然抓住他的头，嚷道：‘糖汁糕，莫里哀，糖汁糕！’于是把自己的手巾去擦莫里哀的脸孔，直擦至出血为止。当天国王就看见了莫里哀，问知了此事，深为他抱不平，并向费雅特公爵表示。此后公爵方知道莫里哀深得国王的宠爱。这话是一个与莫里哀同时的人告诉我的；他说他还亲眼看见呢”。

1663年10月14日,《凡尔赛匆草》(l'Impromptu de Versailles)初次开演于国王之前;同年11月4日,开演于巴黎。这只是伶人间的一种讽刺式的谈话;在这谈话里,莫里哀尽量自由地抨击他所不满意的朝臣与仇敌,同时也攻击布尔干府的伶人们。

莫里哀是在正直的风俗里生出来的,他的言语举止都很单纯,很自然,所以他看不惯朝臣们那样胁肩谄笑,患得患失,假仁假义。他们一有机会,就与莫里哀为难;而莫里哀在他的《匆草》里也放纵地攻击他们。他攻击他们对于作品不会欣赏,他努力使群众不信他们对于他的作品的批评。

布尔索先生做了一部戏剧,名叫《画家的肖像》(Le Portrait du Peintre),借此攻击莫里哀;莫里哀也把他的剧本弄成可嘲笑的作品。莫里哀又模仿布尔干府的伶人们不会唱戏,模仿得太自然了,以致观众能在舞台上辨认出其所指的是哪些伶人们。仅有佛洛里多是他所不肯攻击的。他说他们不会欣赏,真有道理。他们不能了解他的艺术,甚至不知道他有艺术。他们的戏词总是矫揉造作的,而且千篇一律,令人看来既不觉得剧中有动作,也不觉得剧中有情绪。但是,波沙多与蒙多利^{〔一〕}都受人欢迎,正因他们善于矫

〔一〕蒙多利歿于1651年,而《凡尔赛匆草》开演于1663年,这里必与蒙多利无关;当是蒙佛勒里之误。莫里哀在《凡尔赛匆草》的第一出就讥讽蒙佛勒里的戏剧,蒙佛勒里不能原谅他,于是他的儿子为报仇起见,也编了一部喜剧,名叫《孔代府匆草》(l'Impromptu de l'Hotel de Condé),剧中描写莫里哀在《班贝之死》(La Mort de Pompée)^①剧中所扮的该撒。假使他仅以此为报仇,还算大幸!然而他因恨意未平,又听信最不道德的谗言,呈给路易十四一张诉状,说莫里哀娶亲生的女儿为妻。当时兰辛年纪很小,已经看破了这种阴谋。他写信给华素先生说:“蒙佛勒里做了一张诉状,呈给国王,说莫里哀从前与一个妇人同居,后来又娶她的女儿;但朝廷里并未听信蒙佛勒里的话。”莫里哀对于此种攻击,不屑答辨;直到贝法拉先生得了当年的结婚证书,然后真相大明。

①班贝为罗马大将,与该撒及克拉素斯组三头政府。但不久又与该撒为仇,大战了一次,失败,逃埃及,被埃及五使人刺杀。

揉造作。莫里哀是懂艺术的人,很不满意于这种编配不善的戏剧,又不满意于无智识的观众那样喝彩。因此,他要他的伶人们趋向于自然。就喜剧说,在莫里哀以前,就悲剧说,在巴郎先生以前(关于巴郎,下文再述),伶人们在嗜好高雅的人看来,都笨得可怜。不幸得很,现代的伶人们也有一大半是不懂艺术的,莫里哀所建立的主义被他们失去了^{〔一〕}。

因为戏剧的派别不同,以致两个剧团之间发生了妒忌。人们到布尔干府去看戏,那些悲剧作家差不多都是带着他们的作品去看的,莫里哀因此生了气。所以,当他知道他们在两月后要表演一部新的剧本的时候,他自己也预备在两个月内做成一部新的,俾得与那旧剧团同时开演。他记得从前有一个少年拿了一部戏剧来找他,这戏剧名叫《玳亚真与夏里克雷》(Théagène et Chariclée),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依那种文笔看来,如果那少年再努力下去,可以成为一位超等的作家。莫里哀并不磨折他的锐气,倒反鼓励他,劝他先在诗上多用工夫,然后以戏剧出而问世。他又叫他在半年内再来见他。在那时候,莫里哀正在计划编制《仇敌的兄弟》^{〔二〕};但那少年一去不复返,等到莫里哀需要他的时候,不知道从何处去找他;他告诉他的伶人们:无论如何,务必把他搜寻到手才罢。他们终于把他找着了。莫里哀把自己的计划传授了他,请他每周交一幕的稿,如果可能的话。那青年作家是一个极热心的人,立刻应承了莫里哀的请求;但是,等到他交稿之后,莫里哀注意

〔一〕这是暗讽波布尔的话。巴郎去职后,由波布尔接任。这亦可以证明克利马列斯特的《莫里哀传》是根据巴郎的笔记的。

〔二〕孟德斯鸠常说,根据波尔多旧时的传说,莫里哀做乡村伶人的时候曾在波尔多表演过一部悲剧,名叫《玳拜衣特》,但因没有什么成绩,以后他就不再写悲剧了。由此看来,兰辛的《玳拜衣特》的大纲也许是莫里哀所传授的(Bret 注)。

到他差不多完全抄袭了罗特鲁的《玳拜衣特》(Théaïde)^{〔一〕}。人们劝他,说抄袭别人的作品是不名誉的;说罗特鲁的剧本还不很旧,观众的脑筋里还记得起它;又说他应该趁此大好机会好好地做他第一次的作品,以博高名。但是,时间太急迫了,莫里哀就帮助他换过了抄袭的地方,完成了他的剧本,恰能应时不误。观众们看完后非常喝彩,共赞兰辛的少年英才^①。兰辛一则受了群众欢迎,二则受了莫里哀的恩赐,非常兴奋。然而他们的交情不能维持许久:兰辛先生编演了《安特洛马克》(Andromaque),有人做了一篇批评,他以为是莫里哀做的;其实这一篇批评与莫里哀没有关系,而是苏伯里尼做的。

法王认识了莫里哀的价值,又知道他特别热心于使君王娱乐,于是赐给他一千厘佛的年俸。在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见他对国王的谢语。有了年俸,莫里哀可以安心工作;从此之后,他以为可以把作品弄得更好些,预备描写些更伟大的人物,又更接近特兰西^②的意境。他与朝臣及学者们更接近了,他们很欢迎他:他在谈话里,也像在戏剧中一般地快活,一般地合理;其友谊之巩固,有如其作品之颠扑不磨。人们所最爱他的地方乃在乎他的心术正直与其思想纯正,不落凡庸。

数年以来,他在朝廷与巴黎,其境地可以说是最幸福的了。但是,他以为如果他把这幸福与一个女人同享,还会觉得更幸福。

〔一〕其实罗特鲁并没有写过《玳拜衣特》,他只写过一部《安第干》(Antigone);但兰辛的确在《安第干》里抄袭了多少。克兰歌山塞尔说,他曾听见兰辛的好友们说过,因为莫里哀给予兰辛的期限很急,兰辛竟在《安第干》里抄了差不多整整的两段。1664年所演的《玳拜衣特》,在印刷时,把那抄袭的两段删去了。克利马列斯特的话,该与此对照,以资纠正。

① 上文所述的少年,就指的是兰辛。

② 特兰西(公元前194—前159)是拉丁的喜剧诗人,生于加达歇。

贝查尔的女儿^{〔一〕}渐渐长大,她的风韵也就渐渐在莫里哀的心坎里生了根,直到了这时,他极想要安顿他对于她的热情。这少女既有吸引男子的姿色,又有固定男子的聪明。莫里哀从与女孩儿玩笑的时候,直达到了被女人引起爱情的时候;但他知道她的母亲别有见解,不易动摇。她母亲是一个好强的人,当人家不赞成她的意见时,她就索性不讲理;她宁愿做莫里哀的女友,不愿做他的岳母。因此,他不敢把娶她女儿的计划告诉她。他决定对她不说什么,秘密就与她女儿结了婚;但是,她把他监视得太密切了,九个月以来,他还不能举行他的婚姻。他本来对于一切事情都避免与玛玳琏·贝查尔吵嘴,何况这事?但是,玛玳琏早已怀疑莫里哀有娶她女儿的计划,于是放出凶泼的口吻,说如果他想娶她的女儿,她就要设法害他^{〔二〕}。莫里哀始终不敢实行他的计划。玛玳琏常常虐待她的女儿,造了许多难堪的事要她承受,她终于不能忍受了;与其说她急于做新娘,不如说她急于脱离了她母亲的毒手,因此,有一天上午,她打定了主意,直跑到了莫里哀的家里,要他承认她为妻子然后她才肯再出他的家门,他没法子,只好承认了。这事宣布了之后,自然有一场很厉害的吵闹;玛玳琏表示她的愤怒与悲哀,竟像莫里哀娶了她的情敌,又像她女儿落在一个不幸的人的手里似的。但是,吵闹终不免有静止的一天;这是没有法子挽回的了。玛玳琏也仔细想过,她的女儿的最大幸福乃在乎与莫里哀结婚:以他的地位与财产而论,假使他是个浪漫的人,不要妻子,就可以有一切的娱乐;要了妻子,结了婚,倒反丧

〔一〕上文说过,莫里哀的妻子阿曼特·贝查尔只是玛玳琏·贝查尔的妹妹,不是她的女儿,这是克利马列斯特弄错了。

〔二〕玛玳琏·贝查尔生气似乎是真有其事,但莫里哀的结婚并不是秘密的,而且玛玳琏以姊的名义还签了字(见上文附录的结婚证书)。

失了一切的娱乐了〔一〕。

阿曼特做了莫里哀夫人,马上就以为她与公爵夫人是同等的身份,又当她开始表演喜剧的时候,那无所事事的朝臣已经说她的闲话。一个女伶,容貌既美,又善修饰,若要她常常检点她的行为,令人无所指摘,岂不是很难的事?一个女伶如果对于一个大人物尽了她的种种义务,社会决不原谅她,一口就说他是她的情郎了。莫里哀幻想着,以为全朝廷与全巴黎的人都在埋怨他的妻子。她并不注意于使他觉悟;恰恰相反,他似乎觉得她所以极力修饰都为

〔一〕这女人能引得莫里哀那样热烈地爱她,后来她又使他那样不幸,其实她并没有整齐的美貌。当她已经使莫里哀很伤心的时候,莫里哀自己有一段文字描写她的容貌,他说(《市民变绅士》Bourgeois Gentilhomme,第三幕第九出):“她的眼睛很小,而她的眼神却很有吸引力;可以说是天下最有光辉、最能令人感动的一双眼睛。她的嘴很阔,但是,别的嘴所没有的韵致却可以在她的嘴上看到。她的身材并不高,但她走起路来很轻盈活泼,肢体也很调匀。她的言语举止都似乎很疏忽,但疏忽之中却有韵致。她的态度里我不知有的是什么风趣,竟能款款地透入人心。再说,她的心思是很精细的,她的谈话是很动人的。她的脾气一刻十八变,但是,美人的一切坏处都是好的,也都是人们所能忍受的。”她原是莫里哀的弟子,后来变了一个很好的女伶。据有一个与她同时的人说:她的嗓子是那样动人,令人以为她的心里真有热情,而不仅仅是嘴里的表现。那人又描写她与克兰歌,说(《雅谈》Entretiens galands,卷二页91):“莫里哀姑娘^①与克兰歌在念戏词时很能表示他们的情趣,甚至他们的戏词完了,他们的戏似乎还继续着。在舞台上,他们时时刻刻都是有用的:当他们听话的时候,与说话的时候表演得差不多一样精彩。他们的眼睛不向包厢里兜圈子,他们的眼神不分散。他们分明知道戏院里坐满了人,但他们好像只看见了剧中有关系的人物,言语举止都仅仅为他们而发。他们做得很妥贴,很好看,却又看不出矫揉造作的地方来。他们很注意装饰,但到了舞台上之后,他们不复念及他们的装饰。固然,有时候,莫里哀姑娘掠一掠她的头发,或整一整她的首饰;但这些小举动里头隐藏着一种自然的讥讽。当她扮演可笑的妇女的时候,恰用得着这种举动;但是,她虽有了这许多好处,假使她的嗓子不那样动人,也不能那样博得观众的欢心。她自己也相信她有好嗓子,所以她凡遇扮演不同的角色,必另换一种声音。”格兰伐尔也说莫里哀对于她丈夫为她而设的角色都扮演得非常好;她虽不是美人,却是善于讽刺的,而且能引起人家的很大的热情(见 Cizeron Rival,页15,与 les Frères Parfait)。

①莫里哀姑娘即指莫里哀的妻子。她小的时候,人家把她当做莫里哀的女儿,见上文。

的是别人而非为的是他：他并不要她修饰到那地步。她越修饰，越引起了他的妒忌。他也曾向妻子表示过，使她知道怎样自持，大家好在一块儿过幸福的生活；但她觉得他的劝告太严厉了，尤其是对于一个青年的妇人，而且她的行为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所以她不肯听从他的劝告。莫里哀因为与妻子不和，受她冷待，越发努力于工作与交友，不复为妻子的品行而悲哀了〔一〕。

然而莫里哀强自抑制，然后能决定与她漠不关心地相处。有一天，他在奥得依他的花园里想入非非，他的朋友沙贝尔偶然到那里散步，走近他的身边。看见他比平时操心似的，几番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觉得这种痛苦乃是当时最流行的痛苦，而他还不能忍受，未免可耻，所以他努力守着秘密；但是，凡是爱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心是很坦白的，又因想要减轻自己的苦痛，终于很老实地承认给他的老友知道。他说，他如此对待他的妻子，非他心中所愿；这乃是他内心挣扎的原因。沙贝尔以为自己是不受这种事束缚的，于是嘲笑莫里哀，说他本是最会描摹别人的弱点的，而他本人就犯了他每日所责备的弱点。又说：“最可笑的是：她既然不能以相当的爱情来报答你的热爱，你又何苦再爱她？假使是我遭逢不幸，也到了这种状态之下，又深知那女的已经接受了别人的爱，那么，我一定很轻视她，以致把我的热情医治好了。再者，如果这是你的情妇，那还难些；但这是你的妻子，就更好办了。一个人生了气，往往以报仇替代了爱情；你的妻子既使你痛苦，你何妨报复一下子？你可以把她关起来。这是一个可靠的法子：你的精神可以从此安定了。

莫里哀静悄悄地听他说，忽然打断他的话头，问他是否恋

〔一〕这下面的一段话是节录《名女伶》(La Fameuse Comédienne)的。《名女伶》又叫做《基冷夫人的历史》(Histoire de la Guérin)，基冷夫人原是莫里哀的妻子。这一段话可以补《莫里哀传》所不及；我认为应该把它插进这里来，同时声明这不是克利马列斯特写的。

爱过。沙贝尔说：“是的，我曾经恋爱过，像一个聪明人一样恋爱过；但是，为我的名誉起见，应做的事我一定做，决不觉得这样为难；像你这样没主意，我真替你害羞。”莫里哀说：“我看你显然是不曾恋爱过的，所以你把爱情的表面看做爱情的本身。关于热爱的力量，例子很多很多，我也不必与你细说。我只把我的困难很忠实地告诉你，让你知道当爱情把它的势力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多么不由自主！我很了解人类的心理，所以我天天刻画他们的真相，你是这样说我，我自己也承认研究过人类的弱点；但是，虽则我的知识告诉我怎样可以逃避危险，然而我的经验却告诉我这危险是不能避免的。我天天观察自己，得到这种见解。我一出世就是非常多情的；我以为我可以努力引起她那时间所不能破坏的情感，使她渐渐爱我；凡所以达到这地步的，我都没有忘了做。当我娶她的时节，她的年纪很轻，我看不出她的坏倾向；我以为我也许比那些在同等情形之下的人们幸福些。结婚之后，我仍旧加意向她献殷勤。但是，我觉得她对我那样不关心，我开始知道我的一切预防都成了无用的，而她之待我，与我昔日所期望的幸福相差很远。我也怪我自己，在丈夫的地位不该那样小心殷勤，我又以为她之所以对我脾气不好也许只因她对我没有什么爱情。但后来我在各方面看来，都知道我误会了。结婚不久，她对基歇伯爵有了极热烈的爱情，社会上传扬得太厉害了，我表面上的安静也保不住了。我既然没法子否认这一事实，就只好努力抑制我自己：我的心力交瘁，无非为此；凡是能安慰我的事物，我都引以为助。我认她的一切价值都在乎天真；因此之故，自从她不贞之后，便没有价值了。从那时起，我决意与她生活下去，譬如一个善良的男人有了一个风流的妻子，尽管人家怎样说，而妻子的坏品行与他的名誉毫无关系。但是，我很伤心：她是一个不美的女子，她的一点儿智慧都是我教养

出来的,而她在一时之间便推翻了我一切的哲学!我的主意虽已决定,但我一见了她,便忘了我的主意;她才说了几句辩护自己的话,我就相信我的猜度是靠不住的,于是我向她请罪,求她恕我轻信人言。从此之后,我仍决定与她生活下去,但只当她不是我的妻子;然而如果你知道我怎样痛苦,一样会可怜我的。我爱她爱到了这地步,她的事情倒反博得我的同情。我为她而伤感,自知不可救药,但同时我又以为她也许深愿戒除风流的倾向而有所未能,因此,与其说我不能不怪责她,不如说我不能不怜惜她。你会对我说:这样恋爱竟成了疯子的恋爱;而在我看来,宇宙间的爱情只有一种,凡是没有经过这种细心体贴的爱情的人,可以说是不曾真的恋爱过。在我的心坎中,世界一切事物都是与她有关系的:我的思想被她占住了,没有了她,我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乐趣。当我看见了她,就发生了一种感触,一种兴奋;这种心情,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这么一来,我立刻丧失了思考的本能;我再也没有眼睛去察看她的过失;她所有的一切都是可爱的。疯,岂非到了极点?我所有的一切理论都只令我认识了我的弱点,而无法解脱,你觉得奇怪不奇怪?”沙贝尔说:“我也承认,你可怜到这地步,乃是我所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切都听时间吩咐吧。我劝你继续努力抑制你自己;等到你心中渐渐忘了你的努力,也就渐渐有了效果了。我呢,我为你祈祷,希望你不久就能满意。”他说完就走了,剩下莫里哀一人,还在那里想了许久,想法子去减轻他的痛苦。

1664年5月,法王大宴后妃们与群臣;莫里哀在这时表演《爱里特王妃》(La Princesse d'Elide),因此他得了他所期待的荣誉。可以说这剧本能使他与不喜欢他的朝臣重归于好;这剧本是在娱乐时期表演的,王子喝它的彩,莫里哀在朝中是没人跟得上的;在各方面,人们都肯为他说公道话,他所描写的主人翁的性情,他的诗句,他的散文(因为他没工夫把全剧编成诗句),一切都被认为极好的。但是,到

了宴会的末日,莫里哀又开演《被迫的婚姻》,却不如前次那样受朝臣的欢迎。有人说:“这两部剧本是同一个作家的吗?这人喜欢对平民说话,是永远平民化的;他以为自己还在乡村的戏台上呢!”莫里哀虽则遇了这种批评,然而斯加拿尔^①的言语仍能使朝臣们发笑。

同年11月,《爱里特王妃》与《被迫的婚姻》开演于巴黎,一样地受人欢迎。但是,有许多人反对《被迫的婚姻》:假使编剧者不是莫里哀,演剧者不是莫里哀剧团,这剧本一定通不过去;最普通的事物,由莫里哀剧团表演,也能使市民们感觉兴趣的。

莫里哀惯把新编的剧本表演给人们看,1665年2月15日,他又试演了他的《石像的盛宴》(Festin de Pierre)。当时人们对此剧的批评也像今日的批评;因为社会上的批评太坏了^{〔一〕},莫里哀为谨慎起见,不曾把它付印。

人们在谈话里,往往谈及莫里哀为什么专爱挖苦医生,由排斥而起呢,抑由怀恨而发?如果我们知道一段事实,这问题就解决了:莫里哀住在一个医生家里,医生的妻子是视钱若命的人,几番向莫里哀的妻子说要把她所住的一部分的屋子增加房租。莫里哀的妻子以为住在一个医生妻子的家里,已经给她增光不少,所以不肯理她;后来那屋子就被另租给了杜巴克的妻子,莫里哀竟被辞走了。这么一来,那三个妇人之间就发生了仇恨。杜巴克的妻子为着向新宅主妇讨好起见,赠给了那医生的妻子一张入场券。那医生的妻子得了入场券,非常快活,因为可以看戏不花钱;但是,她才到了戏院里,没有坐定,莫里哀的妻子已经派两个门警把她撵出门外,还老实不客气地亲自去对她说:既然她把她驱逐出了住宅,现

① 斯加拿尔是《被迫的婚姻》的主人翁。

〔一〕这批评是洛士蒙先生做的,名为《关于石像的盛宴的我见》(Observations sur le Festin de Pierre)。在此文中,作者诋莫里哀为魔鬼。说路易十四如果不制裁莫里哀之叛教,则将有洪水猛兽之祸。文中处处表演是为怕《伪君子》(Tartuffe)而作的;当时《伪君子》虽未完成,已经著名而为人所攻击了。这小册子是经警署许可而后付印的,可见洛士蒙系倚赖着许多有权势的人而作此文。

在戏院里是她为主,轮着她也可以把她撵了出去。那医生的妻子不很觉得羞耻,但因视钱若命,不肯买票,情愿回家。双方冒犯到了这地步,就闹得满城风雨;双方的丈夫都极力袒护着妻子;莫里哀原是受不得气的人,因此就恨那医生。为着报仇起见,五天之内他就做了一部喜剧,名叫《爱情是好医生》(Amour médecin),1665年9月15日,在法王宫中开演,同月22日,在巴黎开演。这剧本实在够不上称为莫里哀的作品;莫里哀自己也知道,所以当付印的时候,他加上了一篇告读者的序文,说他这剧本是短时间内做成的,又说读者们在这里头不会得到很大的乐趣。

从此之后,莫里哀无论遇着好坏的机会,都极力攻击医生们^{〔一〕}。真的,他不能相信他们有医学的知识;他也很少用得着他们,据说他不曾被放过血^①。当时有两部书叙述莫维兰先生与莫里哀同在法王宫中吃饭,法王向莫里哀说:“这是您的医生吗?他对您怎样?”莫里哀回说:“陛下,我们一块儿讨论过;他告诉我好些药品;我没有服他的药,而我的病已经好了。”据人们传说,莫里哀以为医生只是人们聘来在病人的卧房里说废话的,直说到病人自然而然地好了为止,或直至他的药品杀了病人为止。但是,与莫里哀同时而为他所认识的莫维兰先生想要掠夺了莫里哀的妙语,曾对我说这一段话是他说的,而不是莫里哀说的。为了莫维兰之故,莫里哀曾在他的《伪君子》的卷首加了第三请愿书,请求法王把文赛纳的一个地方划为莫维兰的儿子的采邑。

莫里哀常常注意使他的剧团变为更好。他有了许多好的喜剧伶人,但他还缺乏好的悲剧伶人,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能照他的意思在戏台上表演的。恰巧有了一个好机会,使他能如愿以偿,而且他深喜能玉成那些值得玉成的人们。有些好人,被别人一见面就为

〔一〕这段故事之真假,姑置不论。但我们绝对不能说莫里哀的目的不在乎揭破当时医生们惑世的伎俩与知识的缺乏,而另有其他的目的。

① 法国古代医生以放血为一种治病方法。

他所动；巴郎就是这种人其中的一个。我将把他如何引起莫里哀玉成他的事情叙述，大约他不至于觉得不好；这是人生最可爱的阶段，为他所永远不会忘掉的。

特莱有一个琴师名叫莱生，非常希望发财，于是他使人做了一个大琴，共有三个钥盘，约长三尺，阔二尺半，琴身比普通的琴大了一倍。莱生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长得很标致，他曾教过他们奏琴。当他研究得很好之后，就离开了他的音乐队，领着妻子儿女，携着那特制的琴，到了巴黎来。他得人们的允许，在圣日耳曼临时市场表演他所预备好的一出小把戏。他先贴了一张广告，盛夸他的琴的机器巧妙，挥送如意，不可思议；这么一来，人们都相信这琴是一件奇异的东西。人们成群结队地去看那琴，都赞赏它，也都觉得它奇异，而且没有一个人猜得中它是怎样制造的。先是莱生的长子与幼女巴贝每人占一个钥盘，合奏一曲，而第三个钥盘却自动地跟着奏那曲子：当时那两个孩子已经双手举起，大家不知道第三个钥盘是谁奏的。后来他们的父亲把他们叫开，自己取了一把钥匙，做出上发条的样子，上发条的地方只用一个轮子，而琴身里的声音辘辘，竟像有千百个轮子，必需要这许多轮子然后能奏曲似的。他又把那琴移动，变了好几次的位置，以释群疑。等到一切都预备好了之后，他才向那琴说：“喂！琴儿，你替我奏某曲子吧。”那琴真能服从命令，即刻奏起那曲子来，一些不漏。有时候，莱生打断它的声音，说：“琴儿，停一停。”如果他叫它继续下去，它就继续下去；叫它换一个曲子，它就换一个曲子；叫它终止，它就终止。

全巴黎都注意这一个小小的奇迹；有些意志薄弱的人们竟把莱生认为一个仙人，就是最自负的人也猜不中他的幻术。因此，莱生在那市场里共赚了两万厘佛之多。那琴一直传到国王的耳朵里，国王想要看它，欣赏那最新的发明。他甚至令莱生到王后的宫中去演奏。王后看时，忽然害怕起来，于是国王下令即刻把琴身打开。打开了之后，琴里走出来一个五岁的小孩，像天使一般美丽。

这就是莱生的幼子^{〔一〕}，当时全朝廷的人都去温存他。这可怜的小孩，幸亏这时能从“牢狱”中出来；他在琴身里已经被困了五六个钟头，里面的气味很难闻，若再过些时候不出来，怎么得了？

莱生的秘密虽被发觉了，但他打算在下一次的市场里仍旧利用这琴去发财。当他贴广告的时候，所说的话仍与上次无异；但他说定在表演后自动地发表他的秘密，并且除了奏琴之外还有一场小小的戏剧。

这一次的市集，莱生也像上一次一般地发财。他先把那琴照例表演了一番，然后由三个孩子跳舞一次；最后才由孩子们与莱生所招的团员们合演一部喜剧，演得好坏在所不计。他们所演的喜剧有两部，第一部是《仇敌的特里加斯人》(Tricassin rival)，第二部是《特莱的香肠》(l'Andouille de Troyes)。这剧团取名为“多芬先生剧团”。在某一时间内，大家都喜欢去看他们的戏。

我知道这一段故事不很与我的题目相关；但我觉得事情太奇怪了，也许读者也喜欢知道，不至于怪我离题太远。再者莫里哀有些特别的地方也与这故事有多少关系，看到下文便可知道了。

在这新剧团成立的时候，同时，小巴郎也在犹太镇的膳宿学校里读书。他的母亲遗留给他的产业，大部分都被他的保护人——叔父与婶母——吃光了^{〔二〕}。当他们看见小巴郎的产业剩的不多的时候，就开始觉得他累赘了。他们曾用他的名义告状；他们的律师

〔一〕这小菜生后来成为一个很好的伶人。巴黎与凡尔赛争相罗致。

〔二〕巴郎的父母都是极好的伶人。克利马列斯特的《莫里哀传》很像是由巴郎供给他的材料，而他对于他的父母一字不提，殊为可怪。现在我可以从别处抄来两段动人的故事。巴郎的母亲是一个很美的妇人，当她到了太后的跟前的时候，太后便向左右的妇人们说：“夫人们，这是巴郎夫人来了。”于是那些妇人们就走开了。巴郎的父亲死得很奇怪：他在哥奈尔的《西特》(Cid)一剧中扮演狄耶克爵士；他与哥尔玛士伯爵相遇于台上的时候，依照戏情，他的剑该从手里掉下地来，而他气愤地把脚踢了一踢那剑。不料恰恰踢着剑锋，以致他的脚趾被刺伤了。当天晚上，人们医治他的伤口，以为是小事情；不料两天之后，伤处溃发，医生打算割断他的腿。他不愿意割腿，于是说：“不，不，不成！像我这样的一个戏王，有了一条木制的腿，岂不被人嗤笑？”他情愿悄悄地静候死神，到翌日他就死去了（见 *Lettres à mylord...sur Baron, par d'Allainval*）。

名叫马嘉纳,很爱做些打油诗。他所写的一部诗剧名为《胖水仙》(La Nympe dodue),流行于世,大家因此都知道他的诗才不好。有一天,他问巴郎的叔父与婶母希望他们的侄儿将来做些什么事业。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还不看见他有什么志向;但我们常常看见他做诗。”那律师说:“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把他送入多芬先生剧团呢?多芬剧团的名誉多么好!”他们就信从了他的劝告。与其说是他们知道利用侄儿的天才,不如说是他们借此脱了一个累,并且便于侵蚀那剩余的财产。于是他们把巴郎送入莱生夫人的剧团(当时莱生已死),订了五年的契约。莱生夫人很喜欢,因为她无论希望他扮什么角色,他都扮得来。加以特莱一个著名的医生的怂恿,她越发乐于签约。原来那医生希望这寡妇能够建立戏院,又知道巴郎的母亲是一个极好的女伶,她的儿子一定易于学戏,将来一定能对剧团有很大的助力,所以才劝莱生夫人收容了他。

小巴郎到了莱生剧团的戏台上,非常受人欢迎,以至人们不很希望看那琴的把戏,只热烈地希望看他。他只在十岁至十一岁之间,并没有人教他怎样唱戏,而他却很善于表情,真是一件很可诧异的事。

在临时市场闭幕之后,莱生夫人在该尼高旧府的附近建立她的戏院;直等到她赚满了两万埃居^①之后,她才离开了巴黎。她以为乡下的生意也一样好做;但是,她到了鲁安的时候,非但不能找着一个开演的地点,而且把她所有的钱与一位绅士吃光了。这绅士是莫那果王子,小名叫做奥里维叶;他爱她至于发狂,处处跟随着她;不久以后,她的剧团就风流云散,衰落得可怜了。这么一来眼见得没法子在鲁安唱戏了,于是她就领着一班小伶人与她的奥里维叶回到巴黎来。

这妇人穷到了没法子,知道莫里哀是好行善事的人,于是去求他把他的戏院借用三天,使她赚得一笔小款子,好把她的剧团恢复

① 一个埃居等于三个厘佛,都是法国古币的名称。

原状。莫里哀果然愿意答应她的请求。第一天的好成绩已经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听过巴郎的戏的人们都赞赏传扬，以致他登台的第二天竟卖满座，莱生夫人赚了千余埃居。

莫里哀因为身子不舒服，头两天不能去看小巴郎做戏；但是，人人都向他说小巴郎的好话，所以第三天他扶着病，叫人把他抬到王宫去看。布尔干府的伶人们个个都到了，而且都像普通人一般地惊叹那童伶的天才。尤其是杜巴克的妻子，她忽然对小巴郎有了感情，预备好了很大的酒席，要请他当天到她家里吃晚饭。那童子不懂人家殷勤是什么意思，只晓得答应了她，说晚上就到她家去。但这一场酒席却被莫里哀破坏了，莫里哀也请小巴郎同到他家吃饭去。他的话好像命令一般；伶人们对他都有莫大的敬意，所以小巴郎不敢向他说自己已经被别人约定了。而杜巴克的妻子对于小巴郎的失约，也不介意。他们都把莫里哀这次款待认为巴郎的好命运。他刚到了莫里哀家里，莫里哀就叫人去唤自己的裁缝来，为他做衣服（因为当时他的衣服都破旧不堪了）。他吩咐那裁缝：衣服要完整的、合身的，明天上午就得做好。当晚饭时，莫里哀不住地观察小巴郎，问了他许多言语；又留他在自己家里住宿，希望更有时间长谈，借此认识他的性情，才好十分放心地把重大的责任交给他。

第二天早上，在九点至十点钟之间，那裁缝果然践约，把全套的新衣送来给小巴郎。小巴郎忽然加上了这一套合身的漂亮的衣服，真是又惊又喜。那裁缝告诉他，说他应该下楼，到莫里哀的屋子里道谢。那童子说：“我正有此意，但我以为他还没有起来。”那裁缝说他一定早已起来了，于是他下楼去，向莫里哀说了一段感激的话，说得莫里哀很满意，就嫌赠他衣服还不够；他再赠给他十个金的路易^①，而且吩咐他喜欢怎样用就怎样用。小巴郎与狠心的人住了许久，受了不少的痛苦，而且才十二岁，遇着这种意外之喜，恍

① 一个路易可值二十四个厘佛。

疑是在梦中。他有这样的戏剧天才,却落在恶人的手里,乃是可悲而且危险的事。莫里哀因他有这样的境遇,所以更为感动;他以为那童子似乎有种种的美德,是一个可造之材,而自己又有玉成的能力,深自赞许。再者,若使小巴郎加入他的剧团,正是一个发展的好机会,安能轻易放过?

莫里哀请他老实说他所最希望的是什么。小巴郎说:“我希望此后一生与您相处,以报答您给予我的一切恩惠。”莫里哀说:“好,那么,事情已经办妥了。国王已经答应我,愿意下令,使你脱离你那剧团了。”原来莫里哀从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到圣日耳曼去,哀恳国王恩准其所请求;国王即刻下了命令。

不久,莱生夫人就知道她这不幸的事情了;加以奥里维叶说话激她,所以第二天上午她就拿了两支手枪,气愤愤地闯进了莫里哀的房间,向他说:如果他不还她的童伶,她就要他的性命。莫里哀不慌不忙,叫他的男仆把那女人撵了出去。她忽然悲恸起来,手枪从手中落在地上,跪在莫里哀跟前,双眼泪流,哀求他还她的童伶;又说:如果他把小巴郎留住了,她与她的全家都不知贫困凄惨到什么地步了。他对她说:“您要我怎么样?国王要我从您的剧团里收回来的。这就是国王的命令,您瞧。”莱生夫人看见没有希望了,于是恳求莫里哀至少允许小巴郎在她的剧团里再演三天的戏。莫里哀说:“非但三天,一礼拜也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不许他回到您家里去,我派一个人常常跟着他,等到戏唱完了,他就把他立刻带回来交给我。”这因为莫里哀恐怕那妇人与奥里维叶设法诱惑小巴郎,使他仍归他们的剧团。莱生夫人没法子,只好遵从了莫里哀的话;一礼拜后,她赚了许多的钱;她有了钱,就想在布尔干府附近建立一个戏院,但其详情如何,成绩如何,都与我的题目无关。

莫里哀是喜欢好礼教的,所以他很注意教导巴郎,竟像他亲生的儿子一般。那孩子本有惊人的唱戏天才,而莫里哀又复循循善诱。巴郎的教育达到什么地步,是大众所共知的;他很善于利用这

一位喜剧大师的教训。自从莫里哀死后,谁像巴郎那样能继续维持喜剧呢?

莫里哀剧团常以喜剧博得法王欢娱,法王非常喜悦,1665年8月,法王要他们专唱皇家的戏,给他们七千厘佛的年俸^{〔一〕}。从此时起,莫里哀剧团改名为“皇家剧团”,此后不再更改;凡是国王所到之处,有了什么宴会,皇家剧团没有不参加的^{〔二〕}。

莫里哀也十分谨慎,力求维持及增加其所已得之荣誉,以答国

〔一〕剧团的年俸是七千法郎^①,莫里哀的年俸是一千法郎。赐俸之年是值得注意的。莫里哀开演《石像的盛宴》(Festin de Pierre),引起了许多人的惊怪与赞赏。洛歇蒙做了一篇批评的文字,意欲唤起国王的愤怒,他以宗教为名,说莫里哀侮辱宗教,要求国王处莫里哀以极刑。国王袒护莫里哀,故意增加恩俸。

①克利马列斯特说是七千厘佛,而此处则云七千法郎,然则当时的一个厘佛即等于一个法郎。确否待考。

〔二〕莫里哀虽做了伶人,仍旧做国王的侍仆。这二重的职务引起了许多有趣的事件。有一天,莫里哀到国王的卧房里预备铺床,另有一个侍仆本该与他一同工作的,忽然走开,说他的工作不是与一个伶人均分的。当时有一个诗人名叫贝洛克,在旁看见,就走近了莫里哀,问道:“莫里哀先生,我愿意与您同铺国王的床,您允许我有这光荣吗?”后来路易十四知道莫里哀受了侮辱,心里很不高兴(见Molierana,页38)。又甘班夫人的笔记里也述及路易十四常用的一个老医生所谈的一个类似的故事(见甘班夫人的笔记,卷三页8):“这医生名叫拉夫斯,是一个有人格的人,他的话不会是捏造的。据他说,莫里哀是国王的侍仆,而侍臣们都不屑与他同桌吃饭,因为鄙视他是一个伶人,于是莫里哀为自爱起见,就不再去与他们同桌。路易十四知道了此事,不忍看见当代的一个大才子受人侮辱,就想法子补救。有一天早上,路易十四初起床,就对莫里哀说:‘莫里哀,人家说你在这里的待遇不好,我的侍臣们觉得你不是应该同他们一块儿吃饭的。此刻你也许饿了,而我一觉醒来,也很想吃些东西;请你就坐这桌子吧,待我叫他们把临时的饭送上来。’肴饌都摆好之后,国王命莫里哀坐,亲自割鸡,送一只鸡翅膀到莫里哀的盘上,同时自己也取了一只,又命把那些常进宫的大臣们请进来同吃——都是地位很高而且很为国王所宠爱的大臣。国王一面只顾送菜给莫里哀吃,一面对大臣们说:‘你们瞧,我的侍仆们没有这些大人物陪他们吃饭吧?’从此时起,莫里哀用不着与侍仆们同桌吃饭了,全朝廷的人都抢着邀请他吃饭去。”印行这笔记的,乃是巴利耶先生,他所加的考语,也值得一述。他说:“这一段故事足以增加路易十四的价值。堂堂一个国王如此优待一个伶人,以报答他的工作,并为他泄愤,岂不令人感动?岂不足见路易十四之伟大?”

王之大恩。他常常请教于他的朋友们；他很小心地审查他的作品；有时候，他想要知道他的剧本能否感动人，就先向他的女仆宣读，看她动心不动心^{〔一〕}。然而他并不是每次初演就得观众欢迎，譬如《悭吝人》(l'Avare)就只能演了七次。观众听惯了诗剧，忽然来了一部散文剧，他们竟摸不着头脑^{〔二〕}。某公爵说：“怎么？莫里哀不疯了？他把我们当做傻子，要我们挨五幕的散文！谁见过这样狂妄的人？我们有法子把散文去娱乐人吗？”但是，数年以后，莫里哀算是对于这没见识的观众报了仇：1668年9月9日，他第二次开演他的《悭吝人》。人们成群结队去看，差不多开演了整整的一年。可见社会上的人专爱守旧，哪怕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不投合他们的习惯，他们就很难领略的！所以五幕的散文就惹他们生气。但是，他们读了剧本，又仔细思量之后，终于觉悟了，于是当初被鄙视的一个剧本倒反受人欢迎了。

一则因为观众的批判不公平，二则因为家庭的遭遇不好，以至莫里哀虽受国王的宠爱与朋友们的鼓励，仍不免心绪茱如。他自从结婚之后，玛玳琏·贝查尔对他的友谊非但不增加，而且减少；

〔一〕她的名字叫做拉夫莱斯特。布瓦洛的文章里也曾提及她，他说（见布瓦洛的 *Réflexions critiques*, 页 182）：“人家说马雷伯^①常把诗句去请教于人，甚至请教于他的女仆；我记得莫里哀也几次指给我看他家里的一个老女仆，说他有时候读些他的剧本给她听；当他看见有些诙谐的地方不能令她动心的时候，他就把那些地方更改过；因为从前有许多次她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观众所不喜欢的地方。”“有一天，莫里哀想要试一试那女仆的欣赏力，把伯烈姑尔的一部剧本里面的几出读给她听。她并不受骗：听了几句之后，就说这剧本不是她的主人所做的。”（Bross 注）

①马雷伯（1555—1628）是法国古典时代的抒情诗人。

〔二〕这段故事是不可深信的。依法兰西戏院的记录册看来，似乎 1668 年 9 月 9 日才是《悭吝人》的初演期，以前并未演过。先连演了九次，两月以后又连演了十二次。在初演的几次，座子的确几乎是空的；然而布瓦洛天天去看，极力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剧本。兰辛因为恨莫里哀，有一天，他向布瓦洛说（见 *Boléana*, 页 104）：“最近我看见您去听《悭吝人》，戏院里只有您一个人发笑。”布瓦洛回答说：“我因为太看得起您，所以不相信您听了《悭吝人》不发笑，至少您的内心是笑了的。”

他分明看见他的岳母^{〔一〕}不再爱他了,同时又以为他的妻子正在恨他。这两个妇人的性情与莫里哀的性情极端相反,除非他迁就她们的脾气与行为,否则绝对不能同她们享受一些快活的日子。莫里哀厚待巴郎,他的妻子很不满意。她要她的丈夫爱她,她却不爱她的丈夫,而且不能忍受她的丈夫对那孩子的恩惠。巴郎那时才十三岁,不知道他该如何尊敬莫里哀的妻子,有时候,言语亦有失检之处。他看见她的丈夫爱他,戏剧需要他,全朝廷人都同他温存,于是他以为能否博得莫里哀夫人的欢心是没有关系的。她也瞧不起他。有一天,为了一件颇小的事,她竟打了他一个耳光。巴郎气得了不得,于是逃出了莫里哀家:他以为被女人殴打乃是大失体面的事情。这么一来,家庭中就吵起嘴来了,莫里哀对他的妻子说:“你真不谨慎,这样易受感触的孩子,你还打他!再者,我们有一部剧本,就要常常在国王跟前表演的^{〔二〕},而他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你还打他!”莫里哀的妻子说了许多强词夺理的话,甚至冒犯了莫里哀,而莫里哀决定不再理她。当时巴郎已经逃到莱生夫人的剧团里去了,莫里哀努力想要劝他息怒,然而他太生气了,没法子挽回。他还答应扮演那剧本中的角色,但他固执地不愿再回莫里哀的家里。他的胆子不小,竟敢写信到圣日耳曼去,请求国王准他退出皇家剧团。莱生夫人努力刺激他,劝他不要忘了仇恨,他自己也不加考虑,仍旧加入她的剧团去了。

莱生夫人决定了主意,与她的剧团周游各省;因为巴郎的缘故,到处颇受欢迎。但后来又不行了。新起了另一个剧团,团里有

〔一〕当作“他的大姨”。

〔二〕有一位先生注云,这剧本乃是《西施》(Psyché),其实不是的。巴郎被打耳光的时候,才十三岁;而《西施》这一部舞剧乃是五年后才编成的。经过了下文所叙的许多事件,又脱离剧团数年之后,巴郎始在《西施》中扮演爱神。那时巴郎已经十八岁了。这里所说的一部戏剧只指的是《米里赛特》(Mélécerte),巴郎扮的是米尔第(见巴尔费兄弟所著的《法国戏剧史》,卷十五)。

波华尔姑娘；巴郎以为加入那剧团好些，所以又转到那边去了。但是，他还念念不忘莫里哀；年龄渐长，生活发生了变化，渐渐想起了莫里哀的恩德，深悔不该离开了他。巴郎并不隐瞒自己的心情，往往公开地告诉人们；同时却又说不求再与莫里哀合作，因为自问够不上帮他的忙。这话传到了莫里哀的耳朵里，莫里哀非常快活，他的剧团实在需要巴郎，他渴望他能再回到他的剧团里，于是写了一封很动人的信，寄到狄庄给他。他料定巴郎会念及旧恩，仍回他的剧团里，所以他还把国王的新命令寄了去，吩咐他由驿站赶回巴黎，早些与他相聚。

自从巴郎走了之后，莫里哀是很痛苦的。以前，当他不演剧的时候，就教巴郎求学，以为消遣。他在家庭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增加。他不能时时刻刻工作，也不能与朋友们消遣解愁。再者，他既不爱热闹，又不愿受拘束。总之，他没有什么好消遣，把自己弄麻醉了，以免发愁。仔细想来，最伤心的乃是：他既被称为大才子，荣享盛名，而他的家庭却比不上普通的一个家庭，天天只有吵闹。所以他觉得巴郎回来就是一种最好的消愁的法子，他可以与他过着安静的生活，适宜于他的健康与他的主义。这么一来，非但家庭的麻烦可以避免，而且那些讨厌的朋友也可摆脱：因为有些朋友非但不能使自己过更美的生活，而且往往把自己的最可爱的韶光剥夺了去呢。

巴郎也像莫里哀一般地庆幸重逢，他一收到了信，即日启程；莫里哀希望早些看见他的神童，所以当巴郎应该到的那一天，他赶到圣维多门去迎接他。但是他已经认不得他了；巴郎在乡村里住了许久，又因长途辛苦，气色都变了，面貌也改了，所以他让他走过了，不知道打招呼；他等待了许久，回到家里来，十分烦闷。不料一入门就遇见巴郎，真是喜出望外；巴郎在路上本已想就了一大篇颂扬话，见面时却完全忘掉了：他与恩人重逢，快乐到说不出话来了。

莫里哀问巴郎还有钱没有。巴郎回说他所有的仅仅是衣袋里

的零钱；因为昨夜睡时，把钱袋放在床头，今天忘了带来；等到走过了几个驿站之后，他才想起，但他急于与莫里哀重逢，所以不愿回去拿他的钱。莫里哀看见巴郎为感恩而归，十分欣喜。他派他到戏院里去，同时又叫他把外套裹了全身，好教谁也认不得他；因为他的衣服虽很干净，却不很合莫里哀的意思。莫里哀仍旧念念不忘教导他，像起初一般地留意于他的言行：除了教导他好好地演剧之外，还注意于教训他好好地做人。下面所述的是一个例子，也就是他的生活中最美的一段：

有一个伶人，他原来姓米诺，他的戏名是孟多歇，一时穷困起来，决意去求莫里哀援助。莫里哀在奥得依有一所屋子，这时他恰住在那里，所以孟多歇到奥得依去找他，希望得他的若干助力，把全家从可怕的穷乡里救出来。孟多歇到时，先见巴郎；巴郎一眼看见就知道他是来求助的，因为那孟多歇的穷态尽露，太可怜了。他知道巴郎是莫里哀所最亲信的人，所以把困迫的情形告诉他，说他不得已，只好决意来求他援助，希望他使他有能力和妻儿们去某地加入某剧团。他又说他在兰克多克原是莫里哀先生的老朋友，如果巴郎肯为他说话，莫里哀一定会给他多少恩惠的。

巴郎上楼去，把孟多歇的话告诉了莫里哀；说话时，心里很难受，但又很留神，生怕莫里哀以为自己很富，穷朋友来求他，就是丢他的脸。莫里哀说：“是的，不错，我们曾经一块儿做过戏，而且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的事情坏到这地步，我很替他难受。”又说：“你以为我应该给他多少钱？”巴郎不肯由自己确定莫里哀对于孟多歇的恩赐，所以谦逊地推辞；这时，孟多歇早已由巴郎使人领到厨房里，正在大吃一顿，以慰饥肠，等候莫里哀决定他的命运。莫里哀又向巴郎说：“不，我要取决于你，究竟该给他多少？”巴郎推辞不了，只好说出四个比斯脱^①的数目，以为这数目已经够使孟多歇

① 每一比斯脱(pistole)等于十法郎。

能去加入一个剧团了。莫里哀说：“好，你既然以为这数目够用了，我就给他四个比斯脱；但是，我另外再给他二十个，算是你给他的；我想要他知道我之所以助他，完全是你的功劳，他该感你的恩。”他又说：“我还有一套戏衣，大约用不着了，也给了他吧；这可怜的男子，得了这一套衣服，对于他的职业会有用处的。”其实这一套戏衣是花了二千五百厘佛做的，而且差不多全新；他竟这样乐意给了孟多歇。除了这宝贵的赠品之外，他还十分殷勤地接见孟多歇；孟多歇料不到莫里哀有这种宽宏的度量，真是惊喜欲狂了〔一〕。

虽则莫里哀剧团是继续地做戏下去的，但因斯加拉姆士回到巴黎来了，他们也冷落了一些时候。大戏剧家斯加拉姆士挣了不少的钱，等到可得一万或一万二千厘佛的年俸的时候，他把钱都放在佛罗朗斯生息。佛罗朗斯是他的故乡，他有意在故乡成家立业。他开始把他的妻儿们送回故乡去；不久以后，他又请求国王准他退休于故里。国王很愿意批准，但同时又对他说如果他走了，就不可希望重来。斯加拉姆士本不打算重来，所以他并不注意到国王的话；他的钱赚够了，不必再靠戏剧吃饭了。谁知他到了佛罗朗斯之后，所遇见的竟是忘恩的妻儿，他们非但把他当做外人，而且还虐待他。他的儿女们帮助着他的妻子打了他几次，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他同享他所挣来的财产。妻儿们把他虐待得太厉害了，他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托人恳求法王准他重回法国，好教他摆脱了他在意大利那种愁苦的际遇。法王毕竟肯做好人，又让他回到巴黎来。前次巴黎的人本觉得他有可訾议的地方，但这次他再来的时候，全城都快活起来。人们都兴高采烈地到意大利戏院去再看斯加拉姆士的戏，如此者历半年有余。在这期间，莫里哀剧团几乎被人全忘

〔一〕另有一件故事是值得叙述的。有一天，莫里哀与著名乐谱家查班第耶从奥得依回来；半途中，莫里哀赏给一个乞丐钱。不到一刻，那乞丐赶上去，拦住了马车，说道：“先生，您在无意中给了我一枚金钱。”莫里哀叹道：“道德竟在一个乞丐身上！”寻思了一会儿，又向那乞丐说：“喂，我的朋友，我这里再给您一枚吧。”

了；赚不到钱，伶人们就预备与首领作对。那时节，巴郎没有来挽回观众的欢心，而且还没有重来的消息。末了，那些不讲理的伶人们就显然地埋怨莫里哀，说他不该眼看着他们的戏院衰落而不设法挽救。他们对他说：“您为什么不做些能维持我们剧团的剧本？难道让那些意大利的滑稽伶人从我们手里把全巴黎夺去了不成？”总之，那剧团颇有纷乱之象，每一伶人都打自己的主意了。莫里哀本人也感觉困难，不晓得怎样挽回他们；到了最后，那些伶人们的话说得太多了，他听得不耐烦了。他们当中尤以杜巴克姑娘与贝查尔姑娘最把他纠缠得厉害，所以他对她们说，若要与斯加拉姆士争胜而赚钱，只有一个方法：这就是学斯加拉姆士的法子，先远离了巴黎，经过了若干时期，然后回来。但他又说他自己本人既没有能力如此做，也不打算如此做，因为费时太久了；如果她们喜欢这法子尽可以自作主张。他这样地把她们挖苦了一番，然后认真地对她们说巴黎人不会常常这样欢迎斯加拉姆士；凡物无论好坏，总有被人看厌了的一天，莫里哀的第一部戏剧也被人看厌了的。到那时节，又会轮着他们得势了。

莫里哀不仅因此事受团员们的气：他们太贪财了，往往因此忘了从前莫里哀的好处，常常迫他去请求国王的恩典。那时候，朝廷的武士们看戏不花钱，以致戏院的池座里满是军人。那些伶人们就迫着莫里哀去求国王下命令，不许朝中任何人看戏不打票。国王听从了他的话，下了命令。但是，那些军人们深怪他们把这样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又以为他们胆敢请求国王下令，实在是侮辱了他们，于是那些最嚣张的就骚动起来，决定用强。他们成群结队到了戏院，突然打伤了守门的人们。有一个守门人抵抗了一些时候，结果看见敌人太多了，不得已，就把剑扔给他们，以为既经解除了武装，他们就不会杀他了。其实这可怜的男子是误会了的；那些军人在盛怒之下，恨他曾经抵抗他们，就刺了他几十剑；后来每人进门时，顺手又给他一剑。他们又找全团的人，想把对待守门的人们的

方法去对待他们。当时贝查尔正打扮好了一个老翁,预备演剧,见那些武士来势汹汹,就自己出到戏台上,对他们说:“唉!先生们,至少请你们饶了一个可怜的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他只有几天活在世上了。”这少年伶人利用老人的服装把那班乱党劝了这一番话,他们的怒气渐消了。莫里哀也很兴奋地同他们说及国王的命令;他们仔细想了一想,觉得刚才的事实在理屈,于是就退去了。当他们大闹的时候,全团的人都大起恐慌,女人们自己以为是死的了。人人都想法子逃难,尤其是吴贝尔与他的妻子,他们在王宫的墙上挖了一个窟窿。窟窿挖好了之后,那丈夫要先钻进去;但是,因为窟窿挖得不够大,只能钻进了头与两肩,其余的一截身子始终没法子跟着过去。人们在王宫里想把他拖了出来,但无论如何总拖不出;他一味狂嚷着,一则因为人们把他拖得很痛,二则因为他怕有一个武士在他的后身上给他一剑。后来纷扰已经停止了,他的惊魂已定,然后人们把窟窿挖得更大些,才把他拖了出来。

事过之后,莫里哀剧团开了一个会,商议如何应付这严重的局面。莫里哀在会场里埋怨团员们说:“你们真是多事,要我缠着国王,请他下那命令,以致弄得我们一个个都很危险;现在的问题在乎看我们应该怎样处置了。”吴贝尔因为怕有第二次的事变,主张仍让国王的武士们永远看戏不花钱。另有许多团员都是像他一样害怕的,也就赞成他的主张。但是,莫里哀的主意是很坚决的,于是他说:“国王既然肯下了这命令,如果他仍主张维持,就该奉行到底。我此刻就去把事情报告他。”吴贝尔很不赞成这个主意,因为他还在发抖呢。

国王知道了这一次事变之后,就命令军官们在翌日将肇祸的武士们拘押审讯,惩戒了最有罪的几个,又重申训令,不许他们看戏不花钱。莫里哀是喜欢演说的,于是在宪兵队里演说了一番。他说他之所以请求国王下令禁止看戏不花钱,并非为国王的武士们而发;如果他们肯到戏院里去增光,剧团的人是不胜欣幸之至。

但是,有许多许多的可恶的人,往往假借宪兵们的名义与服饰,去占满了池座,以致剧团赚不到应得的钱。他不相信堂堂武士,既有为国王服务之光荣,而甘心袒护那些无赖,与皇家的剧团作对。再者,看戏不花钱并不是一种皇家的特权,值得流血相争的;只有编剧家可以看戏不花钱,除此之外,就是一些穷人,穷到没有十五个铜子买票,才请求人们可怜他们,让他们进去瞧一瞧。堂堂皇家的武士,难道还学那些无赖的穷人吗?这一场演说,得到了莫里哀所期望的效果,从此时起,皇家的人再没有看戏不花钱的了。

巴郎回来(1670)不久以后,莫里哀剧团表演一部戏剧名叫《基佐特爵士》(Don Quixote),我不知道是谁编的。剧中故事是基佐特爵士把山哥·班沙位置在他的政府里^①。莫里哀扮的是山哥,应该是骑驴子登台的。他先骑驴子到了后台,预备等到该骑驴子那一出才出台的。但是,那驴子是没有把剧本背诵熟了的,所以它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出台。它一到了后台,即刻想要冲到前面去,莫里哀无论如何努力阻止它,都没有用处。他拼命扯那缰绳,而那驴子偏不愿遵从,硬要出台。莫里哀叫道:“巴郎,拉夫莱斯特,快来帮我的忙,这可恶的驴子就要出台了!”拉夫莱斯特是他的女仆,他虽则差不多有了三万法郎的年俸,他的仆人就仅有一个。当时拉夫莱斯特在对面的屋子里,必须经过戏台,才能够帮助莫里哀阻止那驴子,但她不敢从戏台上走过;只见莫里哀全身向后倒靠,拼命扯那缰绳,她在心中暗笑。后来一则因为没人帮助他,二则因为他拗不过他的驴子的脾气,于是他决定骑驴进了戏台,做他那一出戏。我们试想一下,莫里哀平日的言语举动是何等的庄重不佻,而一到了戏台上,他所扮演的却是最滑稽的角色,譬如这一次,以平日像一个哲学家的莫里哀而有这一类弄糟了事情的危险,岂非可笑之

^① 山哥·班沙是基佐特爵士的马夫,很忠实,但是很多嘴,脑筋很简单,同时又很聪明:当他没法子的时候,只好循规蹈矩;一逢机会,就要设法弄些好东西来吃了。他所骑的驴子也是很有名的。

至？真的，他对这事厌烦，不止一次了；假使他不为他剧团设想，又不为国王的娱乐起见，他早已抛弃了一切，去过他的哲人生活了；然而他的仆人、他的工作、他的剧团，都不容许他过这种生活。他既十分倾向于哲学，又不能不辛苦做戏，所以他的身体就羸弱了；甚至于仅仅喝牛奶养身了。他曾患咳嗽，不知道早治，竟致害了肺炎症，同时又咯血，常常觉得不舒服，因此他不得不以牛奶养身，好教他能继续他的工作。从此之后，他差不多永远守着这个摄生法；所以除了国王的恩宠之外，他没有什么可以自慰的了。不过，说到朋友方面，他也有些很好的朋友，他往往对他们推心置腹。

沙贝尔与莫里哀，在中学里就有了友谊，直到最后，他们的友谊还是一样地巩固。然而沙贝尔并不是能安慰莫里哀的朋友，因为他太耽于娱乐了；他的友谊是真的，但他不能尽朋友的义务以表现他的友谊。莫里哀在奥得依的住宅里分给他一幢房子，他也常常到那边去住；然而他的目的在乎享乐，并不见得是因为舍不得莫里哀。这是一个超卓而悦人的天才；人家请他来吃饭，早半年就宣传起来了。但是，恰因他是人人的朋友，对普通的朋友太好了，对于一个真朋友也就显得不够好。因此之故，莫里哀再交两个朋友，取得更巩固的友谊。这两个朋友是洛荷先生与米惹先生^{〔一〕}。莫里哀在别处所得的痛苦，都由他们二人补偿了。对于这两位先生，他是能剖心相示的。有一天，他对他们说：“我现在的心情与我的职业境遇如此冲突，你们不可怜我吗？我是爱安静的生活的，偏要被许多平凡烦琐的事情摇撼我的心灵。起初的时候，我料不到是这样的生活；现在呢，我不由自己地把全生活都牺牲在那上头了。世上再没有比我更谨慎的人，然而我所遭逢的纷乱状态，竟与胡乱结婚的人的遭遇相同！”洛荷先生叹说：“唉！唉！”莫里哀又说：“是

〔一〕洛荷是著名的科学家，著了许多书，现在的学者们还看他的书。莫里哀的剧本《市民变绅士》（*Bourgeois Gentilhomme*）里面有一个哲学家，人家以为是把洛荷做标本的。至于莫里哀之认识米惹，乃是1657年，在阿维让。作者把时代弄错了。

的,我的亲爱的洛荷先生,我是世间最不幸的男子,而且是我活该!当初我没有想到我太道学了,不该有家!那时节,我以为我的妻子把她的行为去迁就她的道德与我的心愿;到了现在,看她这情形,我觉得假使她曾经那样做去还要比现在的我更不幸呢。她很快活,很聪明,而且喜欢表现她的快活与聪明;这一切都使我担心,不由自主地担心。我觉得她是可指摘的,而我可怜我自己。这女人比我更合理百倍了,她要风流快活地生活下去。她走她的路。她自信没有失德,也就不肯遵从我的请求去防备人们的闲话。她是不介意,我却认为藐视我。我希望她对我如果真有爱情,就要有爱情的表现;又希望她的行为检点些,使我的精神得安静些。但是,我的妻子是永远不检点她的行为的;假使是比我少担心些的男子也就不怀疑她了,而我偏要提心吊胆,她也不可怜我,让我痛苦下去。她像一切女人一般,喜欢博得普通人的欢心,却也没有特别的念头;她看见我这样不放心,倒反嗤笑我的弱点。假使我能常常看见我的好朋友,要什么时候看见都可以,那么,我还可以麻醉了自己,忘了痛苦与疑惑;但是,您离不了您的职业,我也离不了我的,就没法子满足我这个愿望了。”洛荷先生向莫里哀说了许多哲学上的格言,使他知道他这样因为痛苦就颓废下去乃是不对的。莫里哀说:“唉!像我的妻子这样可爱的一个女人,我与她相处,是不能达观的;假使您处在我的地位,也许您比我更要愁愁闷闷地过日子呢。”

沙贝尔不像洛荷一样能常常听见莫里哀诉苦;他们有时候意气不相投:沙贝尔专爱风流快活,不大喜欢知道家庭的事;他虽则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是不很爱听人家诉说心事的。他非常喜欢娱乐,以致养成了习惯。但是,莫里哀因为身子不好,在娱乐方面不能与他应酬。所以当沙贝尔想要到奥得依娱乐去的时候,他一定请了许多人到那边陪他吃饭,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跟他去的。其实到那边去的人,目的不在娱乐,而在乎认识莫里哀;认识莫里哀

乃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再者，沙贝尔所请来吃饭的也都是些有体面的人。有一天，他请了J先生、N先生与L先生，都到奥得依去与他们的朋友莫里哀一同娱乐^{〔一〕}。他们向莫里哀说：“我们是来陪您吃饭的。”莫里哀说：“如果我能奉陪，我当然是很快乐的；可惜我的身体不容许我，我请沙贝尔先生代我多劝诸位几杯酒吧。”他们太爱莫里哀了，不忍拂逆他的意思，但他们请他至少允许巴郎作陪。莫里哀说：“先生们，我看诸位有意要娱乐一个整夜，这孩子怎么受得了！他会因此身子不舒服了的；我请求你们不必邀他吧。”L先生说：“说哩！没有他，喝酒还有什么意思？请您务必让他来吧！”莫里哀不得不让步了；但他自己终于对着他们喝了他的牛奶，就睡觉去了。

此时他们都就席了。起初的时候，大家冷清清地，不很热闹；普通会娱乐的人，都是这样办的。那些先生们个个都非常懂得娱乐，所以起初不肯就兴奋起来。但是，不到一刻，酒把沙贝尔唤醒了，他兴奋起来，脾气也就变坏了，他说：“唉！我不疯了？天天到这里喝酒，为莫里哀增光！我对于这种场面，真厌烦了；最令人生气的，就是他以为我是不能不来的呢！”席上的人差不多个个都醉了，个个都赞成沙贝尔的怨言。他们继续地喝酒，不知不觉地又变了谈话。这类的人，在这样的酒席上，往往谈起了人生观；到了早上三点钟，大家就讨论起人生来了。沙贝尔嚷道：“人生太没意思了！天天不如意，年年受折磨！三四十年才得到一刻的快乐，将来也就没有了！在少年的时候，那可恶的父母们，把一大堆垃圾硬塞进了我们的脑子里。呸！是地球绕日也好，日绕地球也好；是笛卡儿那疯子有道理也好，是亚里士多德那狂人有道理也好，我管不了许多！然而我从前有一位疯了的教师偏要我听他这一类的废话，常常称赞他的伊壁鸠鲁：其实这一位哲学家还算过得去的，说话最

〔一〕克利马列斯特所不敢说出的名字乃是 Jonsac、Nantouille、Lulli、Despréaux，此外还有几个人。

有道理的还算是他。我们还不曾摆脱了这些讨厌的东西,又说要我们结婚成家了,麻烦的事又来了。”他说到这里,把声音更提高些,又说:“女人们一个个都是扰乱我们的安静的!是的,不错,痛苦,不公道,千灾百难,四方八面都向我们的生活进攻!”J先生连忙与沙贝尔接吻,说:“我的亲爱的朋友,你有道理;如果没有这种娱乐,你叫我们做什么?生命不是好东西,摆脱了它吧,省得我们这样的好朋友还不得同时死去!去,去,我们一块儿投河去,只有投河是办得到的!”N先生说:“真的,好朋友同时死去,快乐地死去,最合适的时候就是现在了;我们这一死,社会上怕不宣传一时吗?”于是众口同声赞成这光荣的计划;那些醉人们都站起来,快活地走向河边去。巴郎连忙跑去通知大家,又去报告莫里哀。莫里哀大吃一惊,知道他们酒后的脾气,未必不实行他们的计划。他正在起身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河边,抢了一张小船,把船撑到了河心,因为河心的水深些,不怕淹不死。奥得依各住宅的仆人们与邻居的人都赶去救他们;当时他们已经落在水里,仆人们把他们捞了起来。他们深恨人家施救,于是拔出剑来,追赶他们的仇人,直追到奥得依,要杀了他们。那些可怜的人有一大半逃到了莫里哀家里避难。莫里哀看见了这一场大闹,就对那些醉汉说:“先生们,这些坏蛋怎样得罪了你们呢?”众人当中是J先生最固执要死,于是他对莫里哀说:“怎么!这些可恶的人,竟阻止我们自杀吗?我的亲爱的莫里哀,你听我说,你是一个聪明人,试看我们错不错:我们因为在这世界上受苦受够了,决定到另一个世界里享受些快乐;投河是最简便的法子,因为这河很近奥得依。而这些无赖竟阻止了我们。我们能不惩戒他们吗?”莫里哀说:“怎么!你们真有道理。”又假装生气,对仆人们说:“坏蛋,你们快滚了出去!否则我还要痛打你们一顿。这样好事,还被你们阻止了,真是胆子太大了!”仆人们一个个都带着伤退去了。

莫里哀又说:“怎么!我不曾冒犯诸位,为什么诸位有了这样

好的计划而不肯告诉我呢？呃？你们想要一块儿自杀，却不要我加入吗？我料不到你们对我的友谊是这样薄的！”沙贝尔说：“他的话说得有理，我们实在对他不住了。好，你就来，同我们一块儿投河去吧。”莫里哀说：“唉！慢些！这种事情不是可以随便做的；这是我们生平最后的一件事，要做得冠冕堂皇才好。假使我们在此刻投河，人家会说我们的坏话，他们一定说我们在夜里投河，像一班穷困绝望的人，或像一班醉汉。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最光荣的时期，使人家知道我们自杀是与我们平日的行为相称的。明天，在八九点钟的时候，也不喝酒，也不偷偷摸摸的，我们当着大众的面，从容不迫地把头倒栽在河里，岂不光明正大？”N先生说：“我很赞成这个道理，没有什么好说的。”L先生说：“对了！刚才我太生气了；莫里哀总是比我们聪明百倍的。好吧，就展期到明天吧；我的眼倦了，先睡觉去吧。”假使不是莫里哀这样灵变，一定会有祸事发生，因为那些先生们醉到了那地步，深恨人们阻止他们投河，盛怒之下，是很容易闯祸的。但是，莫里哀与这样的人发生关系，最能使他伤心；他因此就往往嫌恶沙贝尔；但旧日的友谊终于敌得过嫌恶的心理罢了〔一〕。

遇着这类事情的时候，沙贝尔总是有运气的。另有一次，他仍旧需要莫里哀的助力。有一天，他从奥得依回来，照例喝醉了酒，因为他非喝了酒就不回去；回到了奥得依的小草场，他与一个仆人名叫高特梅的吵嘴。高特梅是一个老仆，跟随了他三十余年，从来不曾离过主人的车子。这一天，从奥得依下来，沙贝尔忽然爱变一个花样儿，不许高特梅坐车，只叫他登在车后面跟随着。高特梅看惯了主人酒醉，知道这是醉后一时的脾气，所以不理他的命令。沙贝尔生气了，而高特梅轻视他，由他生气去。他们你一拳，我一掌，

〔一〕福祿特尔对于此事多少有怀疑，但我们很容易找出一个旁证。兰辛的儿子的笔记里曾援引克利马列斯特的话，而且说布瓦洛往往叙述他少年时代的狂妄：这一次夜宴似乎不很近理，然而实有其事（《兰辛全集》，Lefèvre 的版本，卷一，页 67）。

在马车里就打起来；车夫下了车，到后面去排解他们。高特梅趁此机会，跳出了车子。沙贝尔太生气了，下车去追他，抓住了他的衣领，高特梅只好抵抗。那车夫没法子把他们分开，幸亏莫里哀与巴郎凭窗外望，看见了他们正在打架：他们以为沙贝尔的两个仆人正在打主人，连忙上前救他。巴郎跑得最快，先赶到了，阻止了他们殴打；但是，这一场吵闹终须待莫里哀来解决。沙贝尔说：“呀！莫里哀，您既然来了，就请您评一评理，看是不是我的错。高特梅这坏蛋硬要坐在我的车子上，竟像仆人应该与主人同坐似的。”高特梅说：“您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莫里哀先生是知道的：我在您的车前同坐已经三十余年了，为什么您今天不讲理由就把我赶出车外呢？”沙贝尔驳他说：“你是一个无礼之辈，不知道尊敬主人；从前我高兴让你同坐在车子里，现在我却不高兴了，你登在车后跟着，否则步行也可以。”高特梅说：“这种事是不讲公理的吗？我跟随了您这许久，现在我老了，您就要我步行跟着！您应该趁我年轻的时候叫我步行，那时我有的是脚力；现在呢，我没有气力走路了。总而言之，您既然许我坐车成了习惯，我现在已经改不了；如果人家看见我在车后跟着，岂不丢了我的面皮？”沙贝尔说：“莫里哀，我请您批评吧；您怎样说，我就怎样遵从您。”莫里哀说：“好，您既然由我判断，我就要努力使你们这两个好人不伤和气。”说到这里，转向高特梅说：“是您错了，您不该不尊敬您的主人；他是主人，要您怎样跟他就该怎样跟他，您不该见他平日对您好，您就做得太过度了；所以我罚您登在他的车后，直至草场的尽头为止；到了草场的尽头，您再好好地请求主人许您进车子里；我敢决定他不拒绝您的。”沙贝尔说：“好呀！这种判断使您不至于失体面了。喂，莫里哀，您今天显得比平日更聪明了。好，因为您判断得这样公平，我就看您的情面，饶了这坏蛋吧。”他又接着说：“老实说，莫里哀，我很感谢您，因为这件事使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正在为难呢。再会，亲爱的朋友，您比法官还更会判断呢。”

沙贝尔走了之后,只剩下莫里哀与巴郎二人,莫里哀趁此机会向巴郎说他刚才看见沙贝尔弄到这种境地,实在丧失了他自己的价值;他说可惜沙贝尔这样聪明的人竟没有涵养,又说人生于世,与其讲究风流以博他人的欢心,不如检点行为以求自己的幸福。莫里哀又说:“一个高尚的人,爱上了酒,乃是最可惋惜的。沙贝尔是我的朋友,但是,因为他有了这种坏倾向,就令我觉得我与他的友谊太没有意思了。这话我不敢告诉他,恐怕一说了出来,就牵连了许多人了。”莫里哀说了这一番话,为的是使巴郎厌恶荒淫无度的人,因为他一逢机会,务必使巴郎向善的。但他的用意尤在乎教巴郎不可牺牲了朋友:人们往往因想要说一句好话就惹起许多是非的。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又要叙述沙贝尔的另一件事。沙贝尔做了一首讽刺诗,其所讽刺的是某侯爵。这是贵族当中一个愚而好自用的人:原来愚人是无论哪一阶级都有的。有一天,那被辱的侯爵在 M 先生家里遇见了沙贝尔,他知道他就是做那讽刺诗的人,至少是在猜疑着,于是拼命恐吓那讽刺诗的作者,只不指出姓名。他的怒气越来越盛,说那诗人该被乱棍打死,至少也要把他痛打一顿,使他一辈子忘不了曾经做过那诗。沙贝尔明知他是一个银样蜡枪头,而他用这种语气说个不停,沙贝尔听得不耐烦了,于是站起来,走近了某侯爵,把背脊呈给他,说道:“好吧!如果你这样希望用棍打人,就此请打,打了之后,快滚出去!”

1664年5月,莫里哀所编的喜剧《伪君子》的前三幕在凡尔赛开演,同年9月,这三幕剧又在维莱哥特列疵第二次开演,很受人欢迎。全剧的第一次与第二次是在韩西(Raincy)开演,时间是同年11月与1665年。但是,直至1667年,巴黎还没有开演过《伪君子》。莫里哀觉得若把这剧本公演,一定会遇着困难。他先把剧本读给他们听,而且只读至第四幕为止,以致人们不知道后来奥尔刚在桌子下怎样能出来,十分为他担心。当莫里哀以为已经把人们

的心理训练过了之后,1667年8月5日,他就张贴了《伪君子》的广告。但是,他仅仅做完了一次,那些道学先生就愤激地攻击这剧本。人们劝谏国王,说最好是不许在戏台上表演假仁假义的行为。说莫里哀不该攻击那些以信教为假面具的人,不该不尊敬那些最神圣的规律,又不该扰乱家庭的安宁。后来他们劝谏的话终于有了效果,国王也赞成禁止开演《伪君子》了。命令一下,伶人们与编剧人都突然受一大打击。他们料定这一部戏剧会赚钱不少的,莫里哀自己也以为借着这一个作品,他的名誉可以达到极峰。他把伪君子的行为描写得那样深刻,那样精细,他以为人们非但不攻击他的剧本,而且还赞赏他能把可恨的虚伪的丑面目表现出来呢。在《伪君子》的序文里,他就说过这话;但是他料错了事了,凭这次的经验,他知道民众不是好惹的。然而莫里哀终于把编剧的用意告诉了国王,表示这是一种好意。国王自己也看了那剧本,觉得实在没有使信教崇道的人看了会生气的地方;恰恰相反,这种虚伪的恶德,也是信教崇道所要打倒的,不过其所取的途径不同罢了。因此,他仍旧允许莫里哀在戏台上表演《伪君子》了。

有见识的人们对于《伪君子》都给予很好的批评。这里让我援引米那歇先生的一段话来证明我的话:“昨天,我读了莫里哀的《伪君子》。从前我在孟摩尔先生家里,曾经听见他读了三幕,当时在座者有沙伯兰先生、修道院长马洛尔先生,此外还有些别人。当某先生阻止人家表演的时候,我向他说:这剧本的道德方面是极好的,没有什么可以害及民众的。”

在某一时期内,莫里哀暂时不敢再演《伪君子》,于是先演《隐士斯加拉姆士》(Scaramouche Ermite);公演之后,没有一个人埋怨。路易十四看完了这剧本之后,向孔代王子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看了莫里哀的戏剧往往生气,而他们看了斯加拉姆士的戏剧却没有一句话说。”孔代王子回答说:“这因为斯加拉姆士的戏剧所表演的是天堂与宗教的事,他们毫不关心;至于莫里哀的戏剧所表演

的是他们本人,所以他们就不能忍受了。”〔一〕

莫里哀始终不肯使民众厌倦而不给他们看新的剧本;他是会很挑选特性的角色的,他以前编好了一部《愤世者》,此时就拿来公演。但是,从初演之日起,他就觉得巴黎的民众只爱笑,不很知道欣赏,譬如有二十个人能领略其中的精微高妙的地方,却有一百个人讨厌那些地方,因为他们不能认识好处。莫里哀刚刚退到后台,已经开始编著《无可奈何的医生》,以维持他的《愤世者》。《愤世者》第二次公演,更不受人欢迎,他不得已,又赶着编著他的《斫柴人》(Le Fagotier)〔二〕。在这上头,他没有许多痛苦,因为这只是从前他的剧团匆匆编演的一部小剧本,他只转抄过来就行了。《愤世者》第三次公演时,比前两次更不幸。剧中那许多正经话,都是人家所不爱听的。再者,剧中的侯爵,乃是几位要人的小影,所以他们尽力排斥它。莫里哀逢人便说:“然而当时我没法子做得更好些,而且将来我也不能做得更好。”

维西先生以为如果他替《愤世者》辩护,就是对于莫里哀有功;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书店老板,叫他印在剧本的前面。莫里哀因此着了恼,派人去把书店老板李布叫了来,骂了他一顿,说他不该在没有征求他的同意以前就把那一封讨厌的信印了出来。他不许他卖那些附有维西的信的《愤世者》,后来又把剩下这一类的都

〔一〕孔代王子对莫里哀的友谊特别好,他往往派人去请他来谈话。有一天,他向他说:“莫里哀,我也许请您来的次数太多了,我恐怕分了您的心,不能专心于您的工作。所以此后我不再派人去找您了;但是,在您有工夫的时候,千祈到我这里来;您只须叫一个侍仆进来传报,我即刻摆脱一切来接见您。”当莫里哀来了的时候,王子就辞退了先来的宾客们,与他谈话,一谈就往往是三四个钟头。王子谈了话出来,公开地说:“我与莫里哀谈话永远不会生厌的。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他的学识与判断力是滔滔不尽的。”见克利马列斯特所著的《莫里哀传答辩》。

〔二〕奥奢说这事是假的。依照戏院的戏单,《愤世者》是在六七月开演的,这是戏院生意最不好的时令,然而它还能连演了二十一次,后面也没有跟着什么新的或旧的剧本。能演这许多次,已足证明成绩很好;而且只有最后四次的收入不很够本。《愤世者》也不曾由《无可奈何的医生》维持。

烧去了；但是，他死了之后，人家又把那一封信重新印在上头。维西先生很喜欢看见莫里哀夫人，当天他就到她家里吃晚饭。莫里哀尽量地说了他一番，希望他不必打算辩护他的剧本。

在《愤世者》第四次开演的时候，他同时表演《斫柴人》，圣特尼路的市民们都被它逗得笑了。人们觉得《愤世者》已经好了许多，不知不觉地把它认为自古以来最好的剧本当中的一部了。及至《愤世者》与《无可奈何的医生》同时开演的时候，非但有见识的人喜欢看，全巴黎的各界人士也都争先去看了。莫里哀庆幸自己的计谋成功了，又希望强迫民众认识《愤世者》的真价值，于是又冒一次险，把《愤世者》单独地开演，以图一种光荣的报复。后来他仍旧有了好成绩，所以人们不能怪他把小剧本去扶持大剧本。

《伪君子》开演了之后，惹得一班伪君子十分生气，以致人家假托莫里哀的名义出版了一部坏书^{〔一〕}，在巴黎发行，意欲借此破坏他的名誉。因此之故，莫里哀在《愤世者》里写了这么一段：

人家毁谤了我，他还不满意，于是他在社会上散布了一部很坏的书；连读那书的人也是有罪的，所以值得严禁发行。然而那奸人竟敢说是我所著的。关于这事，奥郎特^①往往爱啰唆，努力要帮助奸人造谣。奥郎特在朝廷里算是一个好人^②。

由这一段话看来，可见《伪君子》开演在《愤世者》之前^{〔二〕}，而且还在《无可奈何的医生》之前；人家在《莫里哀集》里所记载《愤世者》与《无可奈何的医生》的初演日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它

〔一〕书名未详。

① 奥郎特是《愤世者》中的人物。

② 见《愤世者》第五幕第一出。

〔二〕《伪君子》的前三幕是在1664年3月12日开演的，恰在《仙岛的乐事》(Les Plaisirs de l'Isle enchantée)开演的第六天；但全剧之开演却在1667年8月5日。然则《伪君子》全剧之开演乃在《愤世者》与《无可奈何的医生》之后，因为它们是在1666年夏天开演的。克利马列斯特弄错了(Després注)。

们是在 1666 年 3 月与 6 月开演的。

在《愤世者》未开演以前，莫里哀先把它读给全朝廷的人听。人人都向他表示意见。但他常常只顺着自己的意见，因为如果遵从各人的一切意见，就往往非把全剧大大地修改不可了。再者，有时候，那些人的意见是别有用意的。莫里哀是不肯杜撰人物的，他所描写的个性，都是他亲眼看见过的。因此之故，他不愿意更改。有一天，他读《愤世者》给安丽冶德王妃听^①，王妃劝他删去“那瘦长的笨伯，他吐痰在井里做些圈儿”一段，他不肯删。王妃觉得这一处配不起一部这样好的作品；但是，莫里哀剧中的人物是有所影射的，一定要把那人放上戏台。

同年 12 月，他给国王表演他所做的一部牧人诗剧的前两幕，这就是所谓《米里赛特》(Mélécerte)。但是，他认为不必续编第三幕，前两幕也不宜付印；其实他也想得有理。他逝世后，人家才把《米里赛特》印行的。

1667 年，开演《西西里人》(Le Sicilien)；城中与朝中的人都觉得这是一部可喜的小剧本。1668 年 1 月，开演《安斐特里安》(l'Amphitryon)，也为众口所赞成。但是，有一个冒充博学的人偏要埋没了莫里哀的好处，他说：“怎么！他是完全抄袭洛特鲁的，而洛特鲁是抄袭伯劳图斯的^②。这种抄袭的作品，我不明白为什么赞赏它^{〔一〕}！莫

① 安丽冶德王妃是英王查理第一之女，法王路易十四之弟妇。

② 洛特鲁(1609—1650)，是法国 17 世纪的诗人兼戏剧家。伯劳图斯是纪元前 2 世纪的拉丁喜剧家。

〔一〕莫里哀的敌人们故意把抄袭与模仿相混。模仿并不是抄袭，而是依着模型去创造，是与前辈争发明，竞天才。莫里哀在《安斐特里安》里就是与伯劳图斯争发明，竞天才；他做得太好了，虽在模仿的地方，人家还以为他在创造。试把魏琪尔的作品与维达的作品相比较，就知道模仿与抄袭的分别了：魏琪尔模仿荷马，却非抄袭；有时候，他与荷马是并驾齐驱的。维达就是抄袭荷马了，他把荷马的诗句改变了性质，悄悄地偷了过来，在抄袭得最巧妙的时候也显得他比不上他所抄袭的诗人。我们在这里辨明了这一个道理，下文还有许多类似这种指摘莫里哀的地方，我们不再一一置辩了。

里哀的性格始终是如此的,我与他同过学,有一天,他做了些诗拿去给他的教员看,他的教员看出他是抄袭的,莫里哀坚决地说是他自出心裁的;但是,他的教员责他不该说谎,又指出他是抄袭戴和斐尔的,莫里哀只好承认了,而且说他以为一个耶稣会教士不会看过戴和斐尔的作品,所以他放心抄袭。”这人又对我的朋友说:“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莫里哀的作品,就知道他完全是用这种手段得来的;甚至他无可抄袭的时候,他就说了重复的话,也无所顾忌。”这一类的批评终于不能伤害《安斐特里安》的名誉,全巴黎都喜欢去看,觉得这是善用法文而且善于投合法国人嗜好的一部喜剧^{〔一〕}。

莫里哀在1668年1月重演《怪吝人》,有了很好的成绩,这是上文说过的。自此之后,莫里哀打算开演他的《乔治唐丹》(Georges Dandin)。但是,有一个朋友告诉他:社会上有一个唐丹,很可以在剧本认出他自己的影子;为着他的家庭的缘故,他非但会对那剧本加以恶评,而且可以令莫里哀后悔不该做那剧本。莫里哀对那朋友说:“您说得有理。但是,我有一个法子,可以使那人不恨我:我先把我的剧本读给他听。”那人是天天去看莫里哀的戏的;有一天,正在看戏的时候,莫里哀请他以一小时的余暇去听他读一部戏剧。那人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事,所以愿意停止一切的事务,允许他翌日就去;他为虚荣心所驱使,走遍全巴黎,逢人便说莫里哀请他听读剧本。他说:“今天晚上莫里哀为我读一部喜剧,你们要不要去听一听?”到了晚上,莫里哀家里麇集了许多人,推那人坐了首席。读完之后,大家都觉得好极了;后来开演的时候,最赞赏的却是那人。其实莫里哀的剧本里有许多出是影射他的;假使不用这法子,他一

〔一〕达西耶夫人做了一篇论文,要证明伯劳图斯的《安斐特里安》比近代的《安斐特里安》好多了;但是,后来她听说莫里哀要编一部喜剧去嘲笑博学的妇人,她就取消了她那论文(Voltaire注)。——福祿特尔自己也喜欢告诉人家:当他第一次读《安斐特里安》的时候,笑得很痛快,身子往椅后一倒,跌下地来,几乎跌死了。

定会生气了的。大家觉得这是莫里哀的秘诀；自此之后，许多戏剧家都用他的法子，也都得到效果。1668年7月，《乔治唐丹》开演于朝廷，同年11月，开演于巴黎，都很受欢迎。

《伪君子》停演颇久，那些伪君子们起初非常气愤，到此时怒气已消；然而莫里哀打算使他们再发怒一次。他问他的团员们：如果他再演《伪君子》，他们的收入怎样分派——这是随便谈话，未必为的是利益。然而那些伶人们绝对要两份薪水，说每逢演《伪君子》一次，就要两份报酬，演一辈子也须如此；从此之后，他们就永远照此实行了。《伪君子》的广告贴出来了，那些伪君子们又醒来了，他们到处奔走，商议办法，也不顾国王的维护，必求如何避免莫里哀在戏台上挖苦他们。他们觉得莫里哀无耻，觉得他编这种剧本为犯罪。他们习惯于使人不方便，却不愿人家使他们不方便，于是他们到处投诉，要人家制止莫里哀无礼，如果他实行他的广告的话。到了开演那一天，上座的人非常踊跃；最出色的人能占得三等包厢已经算是幸运了。大光灯点起来了，快要开始表演了，忽然有些人来传国王的命令，重新禁止开演。于是伶人们把大光灯灭了，把票价还给了众人。这一次的禁令乃是非法的，因为国王还在佛兰特未回。正因国王未回之故，人们猜想：《伪君子》在第一次被国王禁止了，莫里哀趁国王不在朝，又演第二次。这么一来，看戏的人不免多少有埋怨，尤其是伶人们更非常埋怨莫里哀。据莫里哀说，国王允许他演《伪君子》，然而没有成文的命令，人们尽可以不信他。反过来说，国王已经禁止过一次，莫里哀就不该大胆把《伪君子》再放上戏台，这显得他做事不小心。当时各方面都恐吓他，险些儿在事后他还要受祸呢。他看见事情闹大了，因此他即日遣派多李利耶与克兰歌从驿站赶到佛兰特去，请求国王维护他，以脱离这个不良的境地。那些伪君子们洋洋得意了，但是，他们的快乐不能延长得很久：多李利耶与克兰歌带了国王的命令回来，又允许莫里哀开演《伪君子》了。

用不着我说,读者都知道国王的命令来了之后,皇家剧团的团员们与观众是怎样快乐,尤其是莫里哀,他看见他从前的话得了证明,心中非常欢喜。假使人们知道他是这样正直,是这样服从君王,何至怀疑他未得国王的命令而冒险再演一次《伪君子》呢?

人人都知道的:从此之后,那剧本就接着开演下去,而且每次开演都非常受人欢迎。有些人凭着感情去批评《伪君子》的坏处,也都被那些有见识的人们以理说服了。

有一天,正在开演《伪君子》,张勳烈到莫里哀的厢房里看他——当时张勳烈还没有加入皇家剧团^{〔一〕}。莫里哀的厢房是接近戏台的。他们正在寒暄之际,莫里哀忽然叫道:“唉!狗!唉!刽子手!”说时以手击头,状如中魔。张勳烈以为他着了什么病,不知如何是好。莫里哀早已看见了他那诧异的神情,于是向他说:“我忽然生气,您不要奇怪;刚才我听见一个伶人把我的剧本里的四句诗念错了,而且念得不好;每一句诗就是我所产的一个儿子,我看见人家虐待我的儿子,怎能不伤心?怎能不痛苦?”

《伪君子》在国王下令之后演得固然很有成绩;同时,蒙佛勒利所编的《批判的妇人》(La Femme juge et partie)在布尔干府开演,也很受欢迎,开演的次数至少与《伪君子》相同。由此看来,一部剧本之成功,不一定因为它有价值;譬如有了一个人们所爱看的伶人,有了描写得很好的某一个场合或某一出,有了一种好的化装,或有了一些富于刺激性的思想,都可以引诱人们来看,而戏剧的本身未必就是好的。

自从国王恩准开演《伪君子》之后,更增加了莫里哀的声价。人们甚至希望王恩施于个人身上。国王原是深恨伪君子的,知道虚伪在这剧本里被攻击得很厉害,同时看见社会上的人也跟着莫里哀一般地努力攻击虚伪,更为喜悦。人人都向莫里哀贺这剧本

〔一〕1679年,莫里哀剧团与马赛剧团并合,张勳烈亦于此时以后加入,约在莫里哀死后六年。

的成功；甚至他的仇人们也首先向他表示快乐，说这是表彰道德的佳剧。莫里哀说：“是的，不错；然而我觉得出了这许多代价去博取利益，乃是很危险的事。我往往后悔不该编这剧本。”

莫里哀在编剧方面虽则有许多价值，而在表演方面也很精到。表演得那样入微，纵使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也可以混得过去。他的剧团组织得很好；不会做戏的伶人，他决不让他做；他不像今日的剧团里往往随便捉一个人来充数；再者，最难扮的角色，总是由他自己扮演的。这并非因为他能像巴郎一样有口才，对于什么角色都会扮演。恰恰相反，在起初的时候，甚至在外省的时候，有许多人觉得他似乎是一个不好的伶人；也许因为他的喉咙往往打噎，凡不了解他的人，就觉得他可厌。但是，如果人们稍为留意到他把个性形容得那样入微，把情感表现得那样亲切，就承认他是善于做戏的了。刚才所说打噎的毛病，是由习惯得来的。当他初演剧的时候，觉得自己说话太快了，快到不由自主，以致他的戏做得不好。后来他努力把言语咽着不发，弄成了打噎的习惯，终身再改不了。但是，他在做戏时表情最为细腻，就把这小毛病掩盖住了。他的声调与姿态，没有一次是滥用的，都能打动观众的心。他是不随便做戏的，不像那些不会做戏的人，心中毫无把握，乱做一场。每一动作，他都做得十分详尽。但是，假使他在今日再生，去看他自己所编的剧本，也许他在伶人口中还辨认不出是自己的作品呢！

真的，莫里哀只会表演喜剧，而不能表演悲剧。有许多人说，他曾经尝试过，第一次在戏台上扮演得太不行了，以致人家不让他做完。自此之后，他就专演喜剧；他的喜剧永远是演得有成绩的，虽则有些细心的人嫌他的嘴脸太矫揉造作了些。

莫里哀不是别离了就能忘了的人。贝尼叶先生从蒙古归来，即刻到奥得依去见他。他们先谈了些友谊上的话，就开始谈到贝尼叶的旅行。贝尼叶首先告诉莫里哀说：“蒙古的皇帝失了江山之后，他与他的儿女不像土耳其的废帝那样受人虐待。人家只给他

们一种药丸,名叫普斯丸;他们吃了这种药丸就失了灵性,不能再结党报仇了。”巴郎听得不耐烦了,就说:“那些人大约是先给您吃了些(普斯丸)然后让您回来的。”莫里哀说:“住口,青年人!您不认识贝尼叶先生,而且不知道他是我的朋友。您说话这样不检点,我几乎要认真起来了。”巴郎素来在莫里哀跟前说话是很自由的,于是他辩说:“怎么!你们既是好朋友,贝尼叶先生与您分别了这许久,初次见面,就仅仅有些故事当作谈话的资料吗?”贝尼叶受了巴郎的教训,觉得他说的有理,于是改谈了些感情的话。莫里哀也落得赞成:因为一则他比贝尼叶更有朝臣的风度,二则他只注意到自己的事务,不大关心于蒙古的事情,所以他不很喜欢贝尼叶这一类的叙述。后来他们又谈及健康,莫里哀把自己身体不好的事告诉了贝尼叶。贝尼叶非但不回答他的话,而且夸说他医治好了蒙古的宰相的病;他说他不愿意做蒙古皇帝的医生,因为照例皇帝死了之后,人家要把他的医生给他殉葬的。末了,关于蒙古的话没有什么好说了,然后说他愿意医治莫里哀的病。巴郎说:“唉,先生!莫里哀先生自有名医调护着;自从国王恩赐他的医生的儿子一个采邑之后,他医得很好,莫里哀先生的身体有他照管着,一定能娱乐国王许久的。蒙古的医生与我们的身体是不适宜的;除非您愿意将来给莫里哀先生殉葬,否则我是不肯劝他把他的健康委托给您的。”贝尼叶分明知道巴郎是娇养惯了的,于是转过来谈他的事情。莫里哀很喜欢,就先从历史谈起;但是,巴郎厌听贝尼叶的话,于是到别处寻开心去了。

莫里哀非但是好伶人与好编剧家,而且他常常留心研究哲学。关于这一方面,沙贝尔与他是不投机的:沙贝尔赞成嘉山第^①,莫里哀赞成笛卡儿。有一天,从奥得依回来,在莫里哀的船上,二人谈起了哲学,不久就吵起嘴来。恰巧那时有一个和尚要到班索姆去,

① 嘉山第(1592—1655)是法国唯物论哲学家,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借莫里哀的船坐着；他们二人就在这和尚跟前争雄，大家辩论一个严重的问题。莫里哀说：“我请老伯伯评判一下：笛卡儿的学说是不是比嘉山第的学说远胜百倍？嘉山第只晓得要我们遵从伊壁鸠鲁的梦想！他的道德还算过得去，其余的就不值得我们注意了。是不是，老伯伯？”那和尚只回了两声“唔！唔！”他们就以为他一定是懂得哲学的；不过他太谨慎了，不愿意参加激烈的辩论，尤其是看见他们二人不像容易让步的，更不愿意多管了。但是，沙贝尔看见那和尚说了两声“唔！唔！”以为他赞成了莫里哀的话，于是不肯示弱，连忙说：“唉！老伯伯！笛卡儿创立他的学说，好像一个机器师做了一副美丽的机器，却不曾想到如何应用；这一层，莫里哀不能不承认。笛卡儿的学说是与自然界许多现象发生冲突的，而他并没有预料到。”那和尚似乎又赞成沙贝尔的道理，仍回了两声“唔！唔！”莫里哀看见他得了胜利，一时气愤，就放出哲学家的热烈态度来，增加了一倍的力量去抨击嘉山第；抨击得那样有理，以致那和尚又殷勤地说了第三次的“唔！唔！”好像赞成他的理论似的。沙贝尔的心里更热起来，尽量地嚷着，要把自己的有力的推理去动摇那和尚的批判。他嚷道：“我承认笛卡儿乃是古今中外最善于梦想的人；但是，他的梦想都是抄袭人家的！这不是好事，对不对，老伯伯？”那和尚对于一切都是殷勤地赞成的，又点了一点头，却不说不一句话。莫里哀忘了自己只以牛奶养生，当时仍旧气愤愤地与沙贝尔辩驳。这两位哲学家揎拳奋臂，越吵越凶，几乎大骂起来，不觉已经到了班索姆了。那和尚请他们让他上岸。他很客气地向他们道谢，同时又赞赏他们的学问高深，却没有说到他们是谁比谁有价值。但是，在未上岸以前，他在舟子的脚边取了她的背囊；原来这是一个为教会服役的学徒，不曾受过神品的。那背囊是他上船时就放在舟子脚边的，而他们并没有看见，所以不知道他是一个完全不懂哲学的人。这两位哲学家在他跟前吵闹了半天，毫无用处；于是他们你望我，我望你，一言不发。莫里哀垂头丧气了半晌，看见巴

郎在身边,就对巴郎说:“小孩子,你瞧,静默固然是好的,但也须其行为值得尊重。”巴郎年纪小,不大理会这话。沙贝尔埋怨莫里哀说:“莫里哀,您往往使我与您在这种驴子跟前辩论;驴子哪里知道是我有理?我拼命费了一个钟头的气,到底还是毫无用处哩!”

沙贝尔常常怪莫里哀过于深思,他希望莫里哀也像他一般地喜欢交际,希望他的性情与自己的性情相投,无忧无虑地专找快乐。莫里哀回答说:“唉!先生!您的话太好笑了。这种生活的样法,在您是容易做得到的;您是无牵无挂的,您可以在半个月里想一句话,不会有人缠扰您;想着了一句话之后,喝醉了酒,逢人乱说,也不管是否伤损及您的朋友们;您就只有这种事情好做。假使您也像我一般地要娱乐国王,有四五十人给您养活,给您指挥,有一个戏院给您维持,此外又要著作一些东西来保全您的名誉;那么,老实说,您就不高兴笑了,就不会注意于磨炼您的词锋去得罪别人,创造些仇敌了。”沙贝尔说:“我的可怜的莫里哀,那些所谓仇敌,是因为我不畏惧他们;如果我肯敬重他们,他们也可以变为我的朋友。又假使我要著书,我一定很安静地去著作,也许不至于像您的作品里充满了鄙俚的东西;您呢,您无论怎样做,总离不了滑稽的气味。”莫里哀说:“假使我为光荣而工作,我的作品自然不会是这样的。但是,为着维持我的剧团起见,我是不能不向群众说话的;群众里头,有几个聪明人呢?如果你运用高尚的格调与情感,就与他们不相适合了。您自己也看见过的:当我尝试一些稍为过得去的东西的时候,好容易弄得成功!我相信:今日您虽则责备我,将来我死了之后,您也会恭维我的。但是,您是一个很会取巧的人,又因为您有诗才之故,人们往往以为您帮我编剧;其实我也很希望看见您工作一下。现在我正描写某一种人物,需要某某几出;如果您肯代我写一写,我就感激您,而且我当众承认这是您帮助我的。”沙贝尔经不起他这一激,就答应了他。但是,等他做好了,拿来给莫里哀一看,莫里哀即刻奉还了他。原来沙贝尔的作品

毫无剧本的气味,都是不自然的话;这只是零零碎碎的一些俏皮话,而不像有系统的几出戏。巴黎某家自夸保存有涂改的《伪君子》原稿,大约就是沙贝尔所写的;某家因为妒忌沙贝尔的诗名,不肯承认罢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察,一定找得出那稿子与莫里哀的作品的分别的。

有一出很滑稽的喜剧:剧中人乃是莫里哀与一位朝臣,这朝臣是以狂妄著名的。这朝臣乃是一个伯爵。某人大约是想开他的玩笑,特去报告他,说莫里哀要把他编入剧本,于是那伯爵就去找莫里哀理论。他摆着很大的架子,一进门就很骄傲地说:“莫里哀先生,有人告诉我,说您忽然妙想天开,要把我编入剧本,名叫《狂妄人》。这是真的吗?”莫里哀说:“我吗?先生!我从来不打算描写这一类的人物,因为如果我攻击狂妄的人,世上被攻击的太多了。但是,我老实承认给您听,先生,假使我要描写一个狂妄的人,我一定把您描写做一个反衬。因为我每次描写一个坏人,必须描写一个好人做反衬,就显得那坏人更坏了。”那伯爵说:“呃!我很欢喜,您到底能了解我几分;当初我以为您错认了我,很觉得奇怪。我这一来,为的是阻止您的工作,因为我相信您不会不理我的。”莫里哀说:“但是,先生,您怕什么?您的性情与狂妄恰恰相反,谁敢说您狂妄呢?”那伯爵说:“唉!只要有一举一动与我相像,就会引得全巴黎的人都来看您的剧本的:巴黎人太注意我了,我是知道的。”莫里哀说:“不,先生,像您这样有身份的人,我应该尊敬您,还敢说您的坏话吗?”那伯爵说:“呃,好!您肯与我为友,我非常喜欢;我十分尊重您,将来有机会时,我一定帮您的忙。”他又说:“我请您在某一剧本把我描写去反衬一个坏人吧;我可以把我的日记赠给您,使您知道我的好处。”莫里哀说:“用不着,您的好处给我一看见就全知道了。但是,您为什么要把您的道德在戏台上炫耀呢?社会上已经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您的道德了。”那伯爵说:“这是真的话,但是,我希望您把我一切的美德都聚集在一起给他们瞧,他们

一定更常常称道我了。”他接着又说：“您听我说，我与N君的意见很不对；请您把我们二人编在一起，就成一部好戏剧了。但是，将来这剧本该叫什么名字呢？”莫里哀说：“没有别的名字，我只好把它叫做《狂妄人》。”那伯爵说：“还不是吗？这剧本一定做得很好，因为那人狂妄的程度不浅了。我请您就着手工作吧；往后我还常常来看您，督促您的工作呢。再会吧，莫里哀先生，不要忘了您的剧本；我巴不得它能早日开演哩。”莫里哀非但不喜欢这侯爵，而且很生气，恨他那种愚而好自用的神情，想要真的把他编入剧本做一个狂妄人；后来因为没有时间才罢。

另有一幕戏剧：莫里哀应付一个少年，比应付那朝臣更自然些：他很坦白地应付，完全显出他那大公无私的真性情；在这上头，他是得了胜利的。有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长得很美，五官四肢都很好；有一天，他来谒见莫里哀。寒暄已毕，他就露出来意：他一生出来就具备了一切必需的戏剧天才，而他生平最醉心于演剧；他来求他设法，同时他表示他的话是出于真诚。当时他就当着莫里哀的面唱了几出零碎的戏，有些是悲剧，有些是喜剧。莫里哀十分惊叹，原来他很有表演的艺术，能令人感觉到那些动人的地方。他的语调是那样有把握，竟像已经练习了二十年似的；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他聪明灵巧；莫里哀知道这少年一定是经过很小心的训练的。莫里哀问他怎样学会了唱戏。他说：“我自小就喜欢向群众说话；在求学的时候，我的教师们知道我在先天就有了这种资质，于是更加培养；我努力把那些法则去实用，而且我往往去听戏，以充实我的知识。”莫里哀说：“您有没有财产呢？”那少年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经济颇充裕的律师。”莫里哀说：“好，那么，我劝您还是继承他的职业吧。我们这职业是不适宜于您的。这是没有法子的人，才做到这无可奈何的事情；还有些不受拘束的人，想借以避免工作。再者，您如果上了戏台，就等于把刀子刺穿了您父母的心；因为什么缘故，您是知道的。我常常怪我自己从前不该使父母为我做戏而

伤心；我老实对您说，如果我还能重新择业的话，我决不再选中这一种职业了。您也许以为做戏也有它的乐趣的，其实您是想错了。固然，在表面上看来，那些大人物都需要我们；但是，他们只要我们迁就他们的娱乐；您须知，做了他们的脾气的奴隶，乃是世上最可痛心的境遇。至于其余的人们，都把我们认为堕落的人，都瞧不起我们。所以，先生，我劝您放弃了您的计划：这是与您的幸福、您的安静的生活，都发生冲突的。假使您困穷到没有法子的时候，我可以帮您的忙；但是，我不瞒您：我宁愿阻碍您的进行！”那少年正在陈述些理由，固执着他的主意，恰巧沙贝尔进来了。他喝得半醉；莫里哀让那少年唱戏给他听。他也像莫里哀一般地惊赏。他说：“如果让他做戏，怕不成为一个极好的伶人吗？”莫里哀说：“人家并不请教您这个！”又向那少年说：“请您试想象我们的痛苦：您的身子舒服也好，不舒服也好，人家要你做戏，你不能不做；我们自己的心里往往是悲哀的，还要装着笑脸去逗人家笑；同我们一块儿生活的，有一大半是些粗野的人，而我们不能不忍耐；我们又必须诱惑着一班民众，因为他们给了我们钱，就有权利要我们满足他们的欲望。不，先生，我再劝您一次，您千万不可顺从您的主意；您还是做一个律师吧，我包管您成功的。”沙贝尔说：“呸！律师！他太有价值了，您还叫他在法庭啰唆吗？他如果不做一个传教师，就该做一个伶人，否则就对不住社会。”莫里哀说：“真的，大约您是醉了，否则不会说出这种话来；这样严重的事情，关系到这先生的名誉与事业，您还开玩笑，真不应该！”沙贝尔说：“呃！既然我们所讨论的是严重的问题，我就认真地替他打主意了。”又问那少年：“您喜欢娱乐吗？”那少年说：“凡是我可以享受的娱乐，我总还喜欢的。”沙贝尔说：“好！那么，您紧记我的话吧：尽管莫里哀先生怎样说，您做六个月的伶人还胜于做六年的律师呢！”莫里哀的目的专在乎说服了那少年，于是加倍地努力劝他回心转意；到了最后，那少年终于信从了他的话，不再打算做伶人了。沙贝尔嚷道：“唉！这演说家

终于得了胜利了；但是，等着瞧吧！将来您所劝他做的事业没有好成绩，您是该负责的！”

沙贝尔是有真性情的，然而他的真性情建筑在错误的原理之上，没有人能使他改变。他虽则不存心得罪人，但是，他很喜欢挖苦人，每次有了一句俏皮话，忍不住就说了出来，以致伤及别人。有一天，他与许多人吃饭，席上有一位是 M 侯爵。侯爵的唯一的仆人乃是一个少年贵族，即所谓侍官。席上由侍官斟酒；沙贝尔嫌那侍官斟酒的次数太少了，不像他在别处那样能满足他的欲望；到了最后，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就向那 M 先生发作说：“呃！侯爵，我请您把您的侍官的钱给了我们吧！”

沙贝尔是不忍拒绝任何一场娱乐的；说到了娱乐，他马上就要参加；并不一定要很熟的朋友才可以与他做长夜的宴饮，只须一面相识就行了。莫里哀看见这样可爱、这样忠厚的一个朋友犯了这种毛病，十分伤心；他往往责备他，而沙贝尔先生每次都说愿意改过，但终于不能实行。他的朋友，除了莫里哀之外，还有惋惜他的品行的。有一天，P 先生^{〔一〕}在王宫遇见了他，很坦白地劝他说：“呀！怎么！这种耗损身体的酒席，终于会弄死了您的，您还不回头吗？假使同您喝酒的老是那一班人，那么还好，您可以希望您的体质好，能与他们支持得一样久；但是，当一群人与您痛饮了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您；有些是到军队里去了，有些是到乡下去了，他们都休息去了；在这时候，又有另一群来同您喝酒；因此之故，无论昼夜，您时时刻刻都须应付他们了。您相信您可以常常给他们开玩笑，而不至于伤身吗？再者，您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只该给朋友们赏识，您应该与普通人一个个都做无谓的应酬吗？随便什么人，只要一邀您，您即刻被他邀了去，竟像他是您的最好的朋友似的；将来您愿意牺牲您的时间，陪朋友们娱乐去，他们也不再感激您了。

〔一〕这是德伯列欧先生。

我还可以向您说：为宗教的信仰起见，甚至为名誉起见，您都应该不再喝酒；您实在应该认真地考虑一番了。”沙贝尔听了，十分感动，含着泪说：“呃！我的亲爱的朋友，我的主意打定了，我要严格地拘束我自己了。您的道理说得很好，我非常佩服，很喜欢听您说；我请求您再说一遍，好教我的印象更深些。但是，这里附近有一个酒店，我在酒店里听您说，不更方便些吗？我的亲爱的朋友，我们就进去吧；进去了之后，请您再教训我一番，因为我很愿意痛改一切了。”P先生以为说服沙贝尔的机会到了，于是跟他进了酒店。喝了一杯好酒之后，又向他重述了一遍他的妙论；但是，一杯又一杯，一个说着喝，一个听着喝，教导的与受教的都醉得一塌糊涂，人们只好把他们驮着送回家里去^{〔一〕}。

沙贝尔对朋友不分亲疏厚薄，人们固然不满意他；莫里哀对于家政太认真，太爱整齐，也往往令人不耐烦。无论何人怎样小心，总不能令他满意，譬如他要人家在某时开窗子或关窗子，人家早了一刻或迟了一刻，都能令他气个半死；关于这一类的事，他是很小气的。假使人家把他的书籍移乱了，就会害他半个月不工作。他觉得他的仆人们个个都有短处，那老女仆拉夫列斯特虽则习惯于莫里哀那种爱整齐的性格，也往往被他挑剔。他要求世界上的人一个个都如此，甚至于把这个认为一种道德；因此之故，在他的朋友当中，最爱整齐的一个，就是他所最敬重的一个。

他对于关涉自身的一切，都喜欢人家说好，所以，凡遇平常的事或严重的事，他都能借着机会做些好事；他为着要自己满意，决不能吝惜金钱，因为他的天性是乐善好施的；人们往往注意到他殷勤地施济贫民，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施济呢。

他不喜欢赌博，但他却颇倾向于女性；当他不工作的时候，就

〔一〕路易·兰辛也叙述这一个故事（见《约翰·兰辛轶事》，《兰辛全集》卷一，页29，Lefèvre的版本）。

与 B 姑娘寻开心^{〔一〕}。有一个朋友看见莫里哀这样高雅的人竟倾向于一个庸俗之辈,努力要使他憎厌那女伶。他向莫里哀说:“您爱那女人的什么?道德吗?容貌吗?聪明吗?您须知,拉巴尔与佛洛里蒙^{〔二〕}都是她的男友,她并不美,简直是一副骷髅,而且她还没有普通人的聪明。”莫里哀说:“先生,这一切我都知道;但是,我对于她的短处已经看惯了;如果另换一个女人,我对于那人的短处都很难养成习惯,我一则没有时间,二则没有耐性,倒不如将就些就好了。”也许别的女人也不会稀罕莫里哀的爱情;他对于一个女子,往往不很小心,而且不很缠绵,不求常常见面,每一礼拜只须一场小小的谈话就够了,并不耐烦地去求人家爱他。他生平只希望一个人爱他,这就是他的妻子:他情愿把世上的一切去换取妻子的爱情。但是,在这一方面他虽则感受痛苦,却很能谨守秘密,非好朋友不肯告诉;就是朋友之间,他也等到不得已的时候才说出来呢。

莫里哀是世上最要别人服侍的一个人,他的衣服是别人替他穿的,领带的几条折纹也不是他自己折叠的:这竟是皇家的派头了。他有一个侍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人,我只知道他为人颇笨,莫里哀的衣服是由他照料的。有一天的早上,莫里哀在双坝,那侍仆替他穿袜子,有一只袜子给他穿翻了。莫里哀正色地说:“某某,这袜子穿翻了。”那侍仆即刻提着袜口,从主人的腿上褪了下来,把它改为正面。但是,他不知道褪了下来已经变了正面了,于是他又把手放进那袜子里,把袜子翻了过来,以为这样才是正面。其实这仍旧是反面,而他仍旧给莫里哀穿上。莫里哀又冷冷地对他说:“某某,这袜子穿翻了。”那愚笨的侍仆诧异起来,又提着袜口,照样再做一次。他以为刚才糊涂,此刻却聪

〔一〕这里所指的是特伯利姑娘。

〔二〕拉巴尔是一个音乐家;佛洛里蒙未详。

明了,袜子一定已经被他改为正面的了,于是很放心地又替他的主人穿上;然而这可恶的反面始终露了出来。莫里哀忍不住气了,踢了他一脚,弄得他仰翻在地上,然后骂他说:“唉!好!真气人!这坏蛋一辈子也会把我的袜子穿翻了的;将来无论他做了什么职业,他只是个愚人罢了。”那可怜的侍仆回答说:“您是一个哲学家!我说您是一个魔鬼!”他足足想了二十四小时,然后明白了那可恶的袜子为什么老是穿翻了的^{〔一〕}。

人们说莫里哀的《仆索惹克》(Pourceaugnac)是为一个利母泽的绅士而作的。有一天,在做戏的时候,那绅士在戏台上与伶人们吵嘴,露出许多丑态。莫里哀为着报复这乡下人起见,就把他编入戏剧;这剧本很滑稽,适合民众的嗜好,民众很爱看它。1669年9月,开演于双坝;10月,开演于巴黎^{〔二〕}。

国王打算在1670年2月给朝臣们娱乐一次,于是命莫里哀编一部戏剧。莫里哀编了一部《漂亮的情郎们》(Les Amants magnifiques),朝臣们看了非常喜欢,因为他们始终是爱看这一类喜剧的。

莫里哀常常是依照自然的实事编剧的,因为这样更有把握。洛荷先生虽是他的朋友,也被他编入《市民变绅士》里做一个哲学家。为着把剧情弄得酷肖起见,莫里哀打算借洛荷先生的一顶帽子给克鲁华西戴,因为剧中的哲学家是由克鲁华西扮演的。他派巴郎到洛荷先生家里去告借:因为那帽子的样儿很特别,没法子找一个同样的。但是,当洛荷问巴郎要这帽子有什么用处的时候,巴郎一时不慎,把真情告诉了他,他就拒绝了莫里哀的请求。在这小

〔一〕依照《莫里哀传之批评》(Lettre critique sur la vie de Molière)说,这不会替主人穿袜子的侍仆后来却变为一个很灵敏的技师,又发了大财。他的名字叫做勃罗旺加尔。他改业之后也改了名,但他的新名不可考。

〔二〕依利母泽普通的传说,莫里哀到利母泽时受人招待得很不好,所以他特编《仆索惹克》,以为报复。

事上,莫里哀还如此注意,可见莫里哀力求剧本之尽善,无微不至:固然,他的朋友如果在戏台上辨认出了自己的帽子,一定以为丢他的脸;然而他找不到第二顶帽子像他的朋友的帽子那样富于哲学意味的,他就不得不去告借了。

因为莫里哀十分注意到他的戏剧的成功,所以当《伪君子》初演的时候,他竟给他的妻子受气。她料定这剧本是大受欢迎的,就想要以衣服在台上大出风头。她没有告诉她的丈夫,就做了一套很漂亮的衣服;而且,没有到出台的时候,她早已把衣服穿好了。在《伪君子》开演前半点钟,莫里哀走到她的化装室里,看见她穿得那样漂亮,就说:“怎么!姑娘,您穿了这样的衣服,是什么意思呢?在剧本里您是一个不舒服的人,您知道吗?现在您穿戴得这样漂亮,竟像赴什么宴会似的!快把这一套衣服脱了,另换一套与不舒服的人相称的衣服吧。”莫里哀姑娘几乎不愿再出台了;她希望出风头甚于希望那剧本成功,做了这么漂亮的衣服,不能炫耀给大家看,怎叫她不扫兴呢?

1670年10月,《市民变绅士》初次开演于双坝。从来没有一部戏剧像这一部那样不受人欢迎的;在莫里哀的戏剧中,也没有一部像这一部使他不快乐的。在晚饭的时候,国王不与他谈及一句,朝臣们都对此加以恶评。某公爵说:“莫里哀一定以为我们是容易受骗的:这样没有精彩的东西,竟想拿来娱乐我们!……‘哈喇叭,吧喇咪’^①,这是什么意思?……这可怜的人,他的才尽了,就胡乱地搪塞了。如果没有别人来维持法国的戏剧,戏剧就要衰落了;他所演的只是意大利的滑稽剧的派头罢了。”五天以后,《伪君子》才开演第二次。在这五天之内,莫里哀因为难为情,躲在卧房里,不敢出来,他生怕那些朝臣当面讥笑他;他只派了巴郎去打听消息,而巴郎老是把不好的消息带了回来。全朝廷的人都生气了。

^① “哈喇叭,吧喇咪”,是剧中之语。

但是,《市民变绅士》终于开演第二次。国王从来不曾批评过这剧本,及至此次演完之后,他才对莫里哀说:“在第一次开演的时候,我不曾谈及您的剧本,这因为我恐怕被表演的技巧迷惑了,看不出真的价值来。其实呢,莫里哀,您的剧本要算这一部最能使我开心,所以这是极好的剧本。”莫里哀听了国王的批评,才抽了一口气;这时朝臣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个个都跟着国王的话即刻去恭维莫里哀。前次那一位公爵又说:“这人真不可及……他的剧本没有一部不是富于喜剧力的,古人也还不能像他这样成功。”这些先生们真倒霉:假使国王在初演的时候就说出了他的感想,岂不省得他们改口?岂不省得他们自己承认是不会欣赏作品的人?从前开演《愤世者》的时候,他们也被那十四行诗^①难倒了。初听的时候,他们都受了感动,以为这是一篇好诗,大家都赞叹不已;后来那愤世者说明这是一篇可恶的诗,他们都诧异起来,几乎要说那愤世者的话不对呢。

实际上,还有什么能比《市民变绅士》的第一出更好的?哪怕是仅有常识的人,如果他能凭着公正的心理去批评,一定被这一出感动的。莫里哀辛苦地工作了这许久,竟被人们藐视得如此厉害,也怪不得他难为情。国王做了这小小的好事,我似乎不该为他颂扬,因为他所做的大善事还多着呢;但是,就此一点,我们可以见得国王的判断力是很好的,无论对于大事小事,他的批评都没有不合理的。

同年(1670)11月,《市民变绅士》开演于巴黎。大多数的人都是赞成这剧本的。每一市民都觉得剧中有他的邻近的人的小影,于是大家都欣然去看这小影。那剧本虽则有些铺张过甚、不近情理之处,但是,因为做得好,就能引诱人们去看;尽管批评家怎样攻击这剧本,观众也不管他们了。

^① 十四行诗共十四句,分四首,前两首各四句,后两首各三句。见《愤世者》第一幕第二出。

当时有些人以为莫里哀所描写的城里的绅士是以甘都安为背景的。甘都安是一个帽商,他为一个妇人用了五万埃居,又把墨塘的一所漂亮房子赠给她:这妇人是莫里哀认识的。当这人败了家之后,想要告状,以求恢复他的产业。他的侄儿是一个公家律师,比他有见识些,不赞成他告状,他生气了,就把他的侄儿斫了一刀,没有斫死。人们把这疯人关在沙郎墩的疯人院里,他却爬墙逃脱了。其实,莫里哀非但不把这市民做戏剧的背景,而且无论在编剧以前或以后,莫里哀始终不认识他。在莫里哀死了之后,这帽商的事情如何,更不关涉本题,我尽可以不管了。

1671年5月24日,《史嘉班的诡计》初次开演;次年2月,《伊斯加巴那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scarbagnas)初演于朝廷;同年7月8日,开演于巴黎。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有见识的人与大批评家都不赞成这两部剧本;但是,莫里哀这两部戏剧是专为民众而编的,只求投合民众的嗜好,所以人们成群结队地去看,一个个都看得满意。

国王对于莫里哀的《博学的妇人》,也像从前对于他的《城里的绅士》一般地爱护;假使不是如此,《博学的妇人》也许又要失败了。人们说,这戏剧太干燥无味了,只适宜于一些读书人。某侯爵说:“一个学究的笑话,与我有什么相干?我哪里有闲工夫去管这一类的人物!如果莫里哀要博取我的欢心,还是在朝廷中择一个人物去描写好些。”某伯爵说:“他在哪里找得来这些愚妇人?他认真地去描写她们,竟像对付一个好题目似的。无论朝臣或民众,都不会觉得这里头有什么好笑的。”当这剧本第一次开演的时候,国王没有说什么;第二次,在圣克鲁(Saint-Cloud)开演,国王对莫里哀说:第一次他心中有别的事情,不能专心看戏,其实这是很好的剧本,他看了非常喜欢。莫里哀得此已足,他知道国王喜欢了之后,那些所谓有见识的人们也一定欢迎,而其他的人也不得不赞成了。所以他很

放心地在 1672 年 5 月 11 日把《博学的妇人》开演于巴黎^{〔一〕}。

每逢受人攻击的时候,莫里哀是很激烈的。班斯拉特^①曾经攻击过他,但我记不得是为的什么事了。莫里哀决意报复班斯拉特;虽则有一位大臣维护着他,莫里哀也不肯饶了他。于是莫里哀模仿他的风格做了一篇诗去颂扬国王,这诗是咏海王星的,预备在一个宴会里诵读的。莫里哀并不声明这是自己的作品,却为谨慎起见,先告诉了国王。全朝廷的人都觉得这诗很好,众口同声都猜这是班斯拉特做的。班斯拉特虽则也谨慎,不肯自夸,却也不客气地接受了那些恭维的话。那维护他的大臣^{〔二〕}看见他得了胜利,也自喜欢,竟像这诗是他自己做的,觉得十分光荣。莫里哀把报复的圈套做成了之后,就对众宣布这诗是他本人做的。班斯拉特满面含羞;那大臣也生气了,以为他所尊重而爱护的人不该受莫里哀那样玩弄。但是,那大臣的人格高尚,所以莫里哀也不怕他会阴谋报仇。

有许多人以为莫里哀与兰辛先生特别有交情。依我的研究所得,我不觉得这是真的。恰恰相反,他们的年龄、工作、性格,都很不相同,所以我不相信他们会相投;我甚至以为莫里哀并不敬重兰辛。试看他们对于《亚历山大》(Alexandre)所闹的意见,就可以知道了。兰辛写好了《亚历山大》之后,答应了莫里哀,愿把这剧本在他的戏院里开演,他甚至于让他出了广告。到了后来,他竟改变了主意,交给布尔干府的伶人们表演,莫里哀与巴郎都为此事气愤不平。P 先生^{〔三〕}在奉天濮洛遇见了巴郎,就说他可惜他的剧团不得表演《亚历山大》;假使能表演这剧本,他的剧团一定增加了光荣。

〔一〕《博学的妇人》开演了不久,路易十四就问布瓦洛:在他的御宇期内,谁是最伟大的作家?布瓦洛说出莫里哀的名字。国王说:“我想不到就是他;但是,您总比我认识得清楚些。”这话传了出来,一口传一口,莫里哀的光荣就达极点了。

① 班斯拉特(1613—1691)是路易十四朝中的诗人,他的十四行诗很有名。

〔二〕这大臣就是海军上将伯烈西,见 Taillefer 所著的 Tableau historique,卷二,页 124。

〔三〕人们以为这是布瓦洛。

巴郎回说,他不曾与一个没有人格的人发生关系,正在十分快活呢。P先生说他竟这样说他的朋友的坏话,未免胆子太大了。巴郎动了气,也就毫不客气地维持他的意见,终于相骂起来。当他们在戏台后面几乎动手相打的时候,恰巧莫里哀到了。莫里哀先把二人排开,问知了情由,就责巴郎不该在P先生的跟前说兰辛的坏话,说他分明知道兰辛是他的朋友,一个青年人不该这样对长者无礼。又说他自己也到处说兰辛为人不好,表示自己气愤不平,但是他很谨慎,不肯在P先生跟前说他的朋友的坏话。P先生听了莫里哀教训巴郎的一番话,虽则不满意,决定不再回答,就走开了。但是,我却常常听见兰辛先生对我说莫里哀的好话;我所叙述的话有许多是由他告诉我的^{〔一〕}。

上文说过不止一次:莫里哀与他的妻子并不常能和谐地相处;我不必细说,大家也会看得出是什么原因。但是,我趁此机会要说一说:从前与现在都有许多人发表了笔记,说了许多关于莫里哀夫妇的假话。拜尔先生在他的《历史字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里,受了一部不良小说的影响,把莫里哀夫妇的感情叙述得特别

〔一〕这些事情都不是很真确的。路易·兰辛所述比较地真确些,从他的书中可见这两个伟大的人物还能主持公道。他说(见路易·兰辛的笔记,页30;参看Boléana,页104; la Furetierana,页73):“《亚历山大》起初是由莫里哀剧团开演的;但是,编剧人不满意于演员们,于是把剧本收回,同时,莫里哀剧团里一位上等的女角(杜巴克姑娘)也因此转入布尔干府的戏院。这么一来,莫里哀觉得很难为情,以致二人的交情冷淡,终身不复发生好感;然而他们却能主持公道,往往互相称赞作品。在《辩护者》(Plaideurs,是兰辛的剧本)初演不受欢迎之后,莫里哀去看第二次开演。他虽则与兰辛失和,却不肯为私人的利益所诱,或为民众的批评所影响,而说那剧本的坏话。在出戏院的时候,他高声地说这剧本是极好的;说轻视这剧本的人就该被人轻视……莫里哀的《愤世者》初次开演也是很不幸的;翌日,有一个人想要向兰辛讨好,就跑到他家里报告消息。他说:‘那剧本失败了,戏院里冷淡得很,您相信我的话吧;我是去看了来的。’我的父亲(即兰辛)说:‘您去看了来,我却去看。但是,我绝对不相信您的话,因为莫里哀是不会编一部坏剧本的。我劝您再去看,更仔细地观察吧。’”

坏,与事实距离颇远;不过也非但拜尔如此。其实莫里哀过的是哲学家的生活,常常注意于怎样把他的作品去博取国王的欢心,又怎样保持他的好人的声誉;他并不因为妻子的脾气而痛苦^{〔一〕};他让她爱过什么生活就过什么生活,虽则他对她始终是真的多情。但是他的朋友们努力要为他们讲和;如果说得好听些,就是使他们更能和谐地相处。他们终于成功了,莫里哀为着增进夫妇感情起见,把素来不曾间断的吃牛奶的习惯改了,仍旧吃肉类;因为食料变更之故,他的咳嗽与肺炎都加重起来^{〔二〕}。但是,他仍旧不停止他的工作;他在许久以前就着手编《心病者》(Le Malade imaginaire),现在仍旧把它做完。上文说过,他写文章是不快的,然而他也喜欢人家说他写得快。当国王要他编一部剧本而他在1672年1月以《西施》应命的时候,大家以为这剧本里凡是写的地方都是国王下令后才写的,而他也并不否认;但是,我知道他在一年半以前,就开始写《西施》;后来看见时间不够了,恐怕做不完,就去请求哥奈尔先

〔一〕这话与上文所述莫里哀的痛苦未免有矛盾之处。

〔二〕在莫里哀逝世之前两个月,德伯列欧先生去拜访他,看见他咳嗽得很厉害,呼吸很吃力,似乎死期将近的样子。莫里哀平日对人并不很热烈,这一次对德伯列欧先生却特别表示亲密。德伯列欧看见他以友谊相待,就忍不住对他说:“我的可怜的莫里哀,现在您的情况太可怜了。您不停止地运用您的精神,又在戏台上不停止地摇撼您的肺脏,一切都应该使您决心放弃演戏的工作了。在您的剧团里,难道仅仅有您能扮演主要的角色不成?我劝您只担任编剧就算了吧,戏台上的工作就交给您的一个同事好了。这么一来,您在社会上更有光荣些,因为民众把您的演员们认为您所雇请来的;您的演员们本来不算十分服从您,您如果不亲自做戏,他们就会把您看高了。”莫里哀说:“唉!先生,您说的是什么话?我不停止做戏,才是我的光荣呢。”那讽刺诗人(即德伯列欧)心中自思道:“光荣吗?这种看法真是可笑!天天把脸孔涂黑,画成斯加拿尔的两撇胡子,把背脊迎受棍子,这也是光荣不成?这是当代的第一伟人,他的心思与情感都是一个真的哲学家的心思情感;他对于人类的一切狂妄的病都很会批评,然而他每天所做的比他所嘲笑的还更狂妄呢。这显得人类太藐小了。”见 Ménagiana et Boléana。

生帮助他^{〔一〕}。大家都知道：1672年7月，《西施》在巴黎获得一切它所应得的成绩。其实，莫里哀的文章写得不快，也难怪他；他的剧团要他指挥，主要的角色要他扮演，贵族与朋友们又常常去拜访他，这一切都弄得他很忙，所以没有许多时间在书房里工作；再者，他的身子很弱，他也不能不休养的。

他与他的妻子重归于好之后两月，1673年2月10日，《心病者》初次开演；人们以为这剧本是以他自己为背景的。人们欢迎惯了他的剧本，此次也照例喝彩；同时，社会上也起了激烈的批评。他的好剧本老是遇着这种命运的：人家要仔细思量之后才能欣赏。我们注意到他只有两部戏剧是即刻成功的：第一部是《装腔作势的女子》，第二部是《安斐特里安》。

有一天，《心病者》该开演第三次了，莫里哀的肺炎病比平日更加厉害，以致他使人把他的妻子请了来，当着巴郎的面，向她说：“在我的生活里，快乐与痛苦相等的时候，我始终觉得是幸福的。但是，今天我的痛苦这样深，又不能希望有一刻的满意与甜蜜的生活，我很知道我应该放弃我的生命了；痛苦与烦恼常来缠我，叫我不得一刻的休息，我再也支撑不住了。”说到这里，沉思了一会儿，又说：“但是，一个人在临死之前是应该痛苦的！不过，我很觉得我是完了。”莫里哀的妻子与巴郎虽见他病得厉害，却料不到他有这类的话；现在听他说了，都十分伤感。他们含着泪劝他当天不要登台，且先休息，待身体复原再演戏未迟。莫里哀向他们说：“你们叫我怎么办呢？有五十个工人是专候着本日的工钱来维持生活的；如果我们不做戏，他们怎么办？当我还能工作的时候，如果一天不

〔一〕莫里哀只写了一篇开场与第一幕，及第二幕的第一出、第三幕的第一出。其余的诗句，凡遇道白的地方，都由哥奈尔写了，而莫里哀自己也说哥奈尔只费了半月的工夫就做完了。凡遇该唱的地方，都由基诺担任，只有意大利的怨词是由鲁里供给的。后来基诺以为他可以把同一的题材做一部悲剧，就把他替莫里哀做的一切都收回去了（见1724年所写的《莫里哀传》）。

给他们面包吃,我实在问心难安!”但是,他又使人去把伶人们叫来了,向他们说:他的身子比平日更不舒服了,如果他们不在正四点钟的时候预备好,他今天就不能登台了。他说:“要不然,我就不能去,你们只好把票价还给人家了。”到了正四点钟,伶人们把大光灯点好了,戏幕也布置好了。莫里哀扮演得非常艰难,有一半的观者注意到:当那心病者举行仪式宣誓的时候,他发了一声誓语,即刻着了一个拘挛。他自己也注意到被人家看见了,于是鼓起勇气,勉强笑了一笑,以掩饰刚才的病态。

戏完了之后,他披上一件寝衣,走进了巴郎的化妆室里,问他知道人家怎样批评他的剧本。巴郎先生说他的剧本经过人家仔细观察之后,没有不成功的;表演的次数越多,人家越会欣赏了。他接着又说:“但是,我似乎觉得您比刚才更不好了。”莫里哀说:“是的,不错,我觉得冷得要死。”巴郎摸了一摸他的手,觉得冰冷,就把他的双手放进自己的暖袖里取暖;他又使人去唤莫里哀的轿夫们来即刻把他抬回家去,巴郎一路跟着莫里哀的轿子,深怕从王宫至他所居的李歇里欧路的途中会有什么意外。当莫里哀到了他的卧房之后,巴郎想要给他喝些肉汤;原来莫里哀的妻子最爱享福,家中常备有肉汤的。莫里哀说:“唉,不行!我的妻子的肉汤,我如果喝了就会像喝了硝酸似的;她在肉汤里放了些什么东西,您不是知道吗?您不如给我吃些巴母桑的干酪吧。”拉夫列斯特给他取了些干酪来;他把面包夹着干酪吃了,就躺到床上去。睡不到一会儿,他又使人去问他的妻子要一个枕头,因为枕里有一个药丸,她说过这药丸是可以催眠的。他说:“凡是不吃进肚子里的,我都甘心尝试;如果要吃药,我就怕了;再吃一点儿药,岂不把我剩下来的一线生机都断送了?”过了一会儿,他咳嗽得非常厉害,吐了一口痰,就叫点灯,他说:“这可有点儿变化了。”巴郎看见刚才他所吐的是一口鲜血,吓得叫起来。莫里哀向他说:“您不要怕,从前您看见过我吐的更多呢。不过,请您去告诉我的妻子,叫她上楼来吧。”巴郎出去了,只剩有两个道姊伴着他:每逢封斋节,她们照例到巴黎来募

施,莫里哀把她们款待在家。在他临终的时候,她们竭尽慈悲,用尽种种方法去救他;而且他能使她们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徒,能不逆上帝的意志。末了,他在两位道姊的手里长辞了人世;他嘴里的血不住地流,以至于咽了气。等到他的妻子与巴郎上得楼来,已经看见他死了^{〔一〕}。我以为我应该详细叙述他的死事,因为有许多人借此机会捏造了些事实以欺惑民众,我不得不纠正他们。莫里哀歿于1673年2月17日,星期五,享寿五十三岁^{〔二〕}。所有的文学家、朝臣、平民,无不同声惋惜。他只有一个女儿^{〔三〕}。这波克

〔一〕莫里哀歿于李歇里欧路他的住宅。此宅附近一个图画学院,在喷泉之前,特拉维西耶路与李歇里欧路的转角。此宅在今日是李歇里欧路三十四号(Beffara注)。

〔二〕莫里哀仅有五十一岁一个月又两日(克利马列斯特以为五十三岁,误),法国就丧失了他。与他同时的一位文学家曾批评他如下(见Chapusault所著的le Théâtre français,页196):“后世能有美丽的喜剧,都是他的恩惠!他晓得用一种伟大的艺术去博取人家的欢心;他惩戒那些坏人与愚人,惩戒得那样巧妙,以致许多人看了戏就能痛改前非;假使你认真地用慧直的话去规谏他们,能像他那些充满了乐趣的作品有效力吗?他像一个神妙的医生,把药品变为甘饵;他的技巧是特别的,是不可及的,能使喜剧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既能悦人,又能益人。然而莫里哀非但能编极好的喜剧,而且能在戏台上扮演主要的角色:他是好诗人、好伶人、好演说家,总之,真是戏剧界的万能者。除了这些美德之外,他还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很慷慨,很仁慈,他的一切举动都很文明有礼;人家恭维他的时候,他很谦虚;他是一个博学的人,却不愿意炫耀他的学问;他的谈话是那样温和、那样客气,以致朝中与城中的上流人物都喜欢与他接近。”凡是伶人所需要的才艺,莫里哀都具备了。他虽则在悲剧中很没有价值,在喜剧中他却是极好的伶人,所以当他死了之后,凡是扮演他所曾扮演的角色的人,都只能学得他一个大概,比他差了许多。他又很善于支配伶人们的衣服,使人人都有特色;又某人扮某角色,他都分配得很妥当,而且训练得很好,使他们不像伶人,而像剧中的真主人翁(见贝洛的《名人颂》,页79)。

〔三〕莫里哀与贝查尔姑娘结婚后所生的女儿名叫爱斯匹里·玛利·玛玳琏·波克兰·莫里哀。她长得很高,五官与身段都不错,却不算美;然而她很聪明,足以抵补容貌上的缺点了。她的母亲要为她择一个好人家,择了许久,她等得不耐烦了,就跟着骑士克罗德·拉歇尔逃走了。拉歇尔也是一个贵族,叫做孟达郎爵士。那时节,莫里哀的妻子已改嫁基冷·德特里歇,调查了几次她的女儿的下落;后来有些普通的朋友替她们调解了事。孟达郎爵士与孟达郎夫人都歿于亚山堆(Argenteuil,在巴黎附近),没有后裔(见Cizerou Rival,页14)。

兰姑娘的品行很知检点,谈话很认真,很有情;与其说她承继了她的父亲的财产,不如说她承继了他的各种美德。

莫里哀逝世之后,巴郎马上赶到圣日耳曼去报告国王;国王很受感动,而且肯向人表示。这是一个极有道德的人,像他这样门第的人很难有像他这样的思想的。读者在我所述他的生活的种种过程上,应该能注意到他的道德;至于他的思想,现有他的作品可按,用不着我颂扬了。他对于国王非常眷恋,常常注意于博取君王的欢心;同时他也不忽略了民众的敬意,他对于民众的敬意是很感激的。他的友谊是不变的,而且他善用他的友谊。在一班大人物当中,要算大元帅维藩最能以友谊去增加莫里哀的光荣。沙贝尔听说他的朋友死了,大恸了一场;他以为此后再没有人安慰他、帮助他了。他常常向人表示他丧友的大痛苦,以致人们怀疑他自己也活不长久了。

人人都知道:莫里哀家里的人要以基督教徒的礼仪殡葬莫里哀,还经过了许多困难,教会里派人调查他的思想是否纯正,人格是否高尚;调查的结果,大家认为与宗教无碍,然后允许埋葬于圣左赛夫。出殡的那一天,他家的门口聚集了一大群的民众。莫里哀的妻子大起恐慌,她猜不出这一群人的用意。有人劝她在窗子里抛出一百来枚的金钱(即 pistole)。她毫不迟疑,就把金钱往地上散,同时请求那一群民众为她的丈夫祈祷。她的言词说得那样动人,所以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向上帝祈祷的。

2月21日,星期二,一百个火把照耀着莫里哀的丧仪,从容地向坟地进行。当他经过蒙麦特路的时候,有人请问一个妇人:他们葬的是谁?她回说:“呃!就是那莫里哀。”另有一个妇人靠着窗子往下观看,听见了那妇人的话,就嚷道:“怎么!您这人真可恼!你不能称他做先生吗?”

他才死了,悼亡的诗文就散满了巴黎。没有一个诗人不做一两首诗追悼他的;却很少能做得成功。

阿弗兰歇的主教胡爱先生,因为博闻强记,得在朝中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在今日已变为有名的主教了。下面的一首诗是他为纪念莫里哀而作的:

Plaudebat, Moleri, tibi plenis aula theatris;
 Nunc eadem mœrens post tua fata gemit.
 Si risum nobis movisses parcius olim,
 Parcius, heu!
 lacrymis tingeret ora dolor.

译文:

嗟嗟莫里哀,英才谁与拟?
 俳优娱至尊,喜气溢丹陛。
 一朝传噩耗,哀声动遐迩。
 吁嗟乎,
 至今举国共椎心,报答当年妙语传来喜!

莫里哀死后,有道德的人与文学家们都觉得喜剧界忽然有了大损失。但是,他的仇人们当他生时已经努力压低他的声价而徒劳无功,所以当他死后还要攻击他。数年以前,有些愚蠢而发牢骚的诗人做了两部诗集:第一部是《画家的肖像》(Le Portrait du Peintre),是上文述过了的;第二部是《报了仇的医生》(Elomire hypocondre, ou les Médecins vengés)。这些诗里尽是诽谤嘲笑莫里哀的话,而莫里哀的仇人们却努力把它宣传。依他们说,莫里哀是不顾风俗、反叛宗教的一个人,是下流的作家。因为妒忌与愚蠢之故,他们坚持这一种感想;他们在言语里,或在作品里,也都表现他们这种感想给大家知道。直到现在,还有人狂妄地批评他们所不能及的人,他们怀疑莫里哀的品行,又找莫里哀的作品的缺点去攻击他。但是,我向大众替这作家辩护,我敢担保我所说的都是真话。国王对他的敬意与恩典,他所与交游的人,他的作品攻击恶德与

维护美德的地方,以及后人把他归入名人之列……这一切都可证明我所描写的乃是莫里哀的真相。将来时间过去越多,人们越工作,也就越承认我的话是真理;所嫌者乃是我这一支拙笔,不会描写罢了。

读者如果不揣度作者的用意而不厌求详,那么,也许希望我把莫里哀所有的剧本的成绩都作更详细的描写,又更顾及当时人士对于他的剧本的批评。人家这样非难我,我也这样非难我自己。但是,假使那么一来,岂不成了莫里哀戏剧史?还像一篇《莫里哀传》吗?每逢一部戏剧都加上那些千篇一律的考语,岂不令人生厌?说话的人老是莫里哀那一班仇敌,他们的批评也老是那一套。一个人是不能使全社会满意的;偶然有一个善于挑剔的人觉得某剧本的某处稍有可嫌的地方,那一班妒忌的人就抓住了这一个感想,硬说是他们自己的感想,于是努力攻击作者;但是,莫里哀永远是胜利的。他知道他所娱乐的共有三种人:第一种是朝臣;第二种是学者;第三种是市民。朝臣们喜欢看布景,喜欢美丽的情感,所以他们爱看《爱里特王妃》《漂亮的爱人》与《西施》;但为寻开心起见,也爱看《史嘉班的诡计》《被迫的婚姻》与《伊斯加巴那伯爵夫人》。至于民众就只爱看滑稽剧;凡是他们的欣赏力所不及的,他们就忽略了。有些才子希望莫里哀这样的一个作家效法特兰西,每逢择定了一个人物去描写的时候,都该描写得很高雅。譬如德伯列欧先生^①在他的《诗艺术》(Art poétique)里,就有这一类的批评:

你不要使伶人们随便向人说话;
莫把老翁当少年,少年当老翁。
你该研究朝廷,认识城市,

^① 德伯列欧就是布瓦洛(1636—1711),是法国17世纪的诗人兼批评家。他与哥奈尔、莫里哀、兰辛、拉方特奈都是朋友,而他们五人就是法国17世纪文学界的五颗明星。

朝与市永远有许多的好模型。
 莫里哀的作品就是这样著名的；
 但是，假使他不常常扮鬼脸，
 去博取民众的欢心，
 那么，他的艺术也许就到了极峰了。
 然而他因滑稽而失了高雅可悦的情调；
 厚颜地，把达巴兰^①与特兰西并肩。
 当他描写史嘉班被裹在口袋里的时候，
 我认不得他是《愤世者》的作者了。^{〔一〕}

伯鲁耶先生^③也这样批评说：“特兰西仅仅有一个缺点，就嫌太冷了些；然而他是何等纯洁，何等精确，何等有礼，何等高雅，而个

① 达巴兰是法国的大地主，约生于1584年，是当代很著名的滑稽家。

〔一〕我觉得布瓦洛这几句诗是不公平的。但他是一个很有权威的批评家，我们最好是不驳他，否则我们就该把一个与他身份相称的人的话拿来与他对抗，然后抵当得住。在卢梭写给寿佛伦先生的一封信里（见《卢梭集》，卷五，页321），有一段话批评莫里哀，我认为最公平最深刻的批评，所以移录于此。假使布瓦洛能看见这一段话，也许他自己还愿意修改他的批评呢。

只有我们的戏剧诗人似乎是可与古代的诗人们相颉颃的。我甚至于比较地喜欢我们的戏剧诗人，假使个个都能像莫里哀那样成功的话。兰辛与哥奈尔的戏剧虽好，但我不敢说他们已经达到了悲剧的极峰而毫无缺憾。也许还有更可靠的路途好走哩。至于莫里哀，几乎可以说没有人在前领导，而他竟找着了喜剧的唯一途径；后世的人，若非追寻他的踪迹，就必误入迷途。人们往往责莫里哀太通俗化了，其实有许多种题材，就该有许多种的写法，《仆索惹克》里的笑话与《愤世者》里的笑话是应该用两种笔调描写的。《仆索惹克》是为一般的民众而写的，不能专顾到少数的高雅的心理。在纸上看来，莫里哀的确有描写过火之处，但一到了戏台上，因为动作多于言语，若非把自然界的事物放大些，决不能令人看去活像自然界的事物。其实莫里哀并未离开了自然界，与亚里士多芬不同；亚里士多芬差不多老是离了自然界的。虽然如此，希腊的最高尚的人也都景仰亚里士多芬，与景仰米难特一般；假使这一类的戏剧的特出者就可以把那一类的戏剧的特出者压倒，人们岂不藐视亚里士多芬了？这两位希腊戏剧大家能够齐名，可见喜剧有两条路径。莫里哀能兼二者之长，我们赞赏之不暇，还能非难他吗？

③ 伯鲁耶是17世纪法国伦理学家。

性的描写又何等逼真！莫里哀也仅仅有一个缺点，就是不避粗鄙的言语，写得不很纯洁；然而他是何等热烈，何等天真，多么好的诙谐的源泉，多么善于模仿风俗，多么会嘲笑人！但是，假使这两位喜剧大家都能更进一步，避免了这小小的缺点，岂不尽善尽美！”所有学者们对于莫里哀的作品差不多都是这样批评，其实他是轮流地娱乐刚才我所说的三种人的；他们都看见了他的作品，而每一类的人只就关涉本类的人的地方去批评，所以莫里哀也不很伤心。当他编一部剧本的时候，或欲博取朝臣的欢心，或欲博得民众的赞赏，或欲取得识者的敬意；只要人们的批评能合于他的原定计划，他就算是成功了。我因为目的只在乎写一篇《莫里哀传》，所以我以为不该涉及他的剧本的讨论，剧本的讨论在传记中是不关重要的。再者，若要涉及各家的批评，一定需要更多的参考资料，而是我的能力所不及的。因此，本文所叙，限于他一生的主要的行为所由生的那些事实，与能使我认识他的人格的那些事实，以及他所遭遇的种种境地。自从他的诞生以至他的死亡，我都谨慎地叙述，务求不背真相。我不敢说我所说的已经说尽了莫里哀的生活，尽可以有些事实被我遗漏了或误记了；但是，说到莫里哀的思想、心术、境遇，决不能有异于我所说的了。

我本来很想觅得莫里哀的未刊作品。我知道有几部剧本的几个片段是他已经写好了的；我又知道有几部是全部写好了，却永远不曾发表。但是，他的妻子是不管丈夫的作品的，他死了不久，她都给了克兰歇。克兰歇是一个伶人，他知道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谨慎地保存，直到他死的时候。克兰歇的妻子也不比莫里哀的妻子更能珍惜这些作品，她把她丈夫所藏的书一概卖给了人家，莫里哀的遗著大约也一并被卖了。

莫里哀曾经译过差不多全部的鲁克列西集^①。如果不是中途

^① 鲁克列西是拉丁的大诗人，以纪元前 95 年生于罗马，著有《物性论》(De la nature des choses)。

遇了一件不幸的事,他一定会完成他的工作的。他叫一个仆人把他的假发^①放在纸的底下,不料后来那仆人竟把他所译的一本鲁克列西集做了一只纸筒,以为卷发之用。莫里哀真没有用仆人的福气,一个个都是糊里糊涂的,这一个毁了稿子的比那一个穿翻了袜子的还更呆呢。莫里哀是很容易生气的人,他看见一本稿子被毁了之后,一时盛怒,就把其余的投入火里。当他陆续翻译的时候,他陆续读给洛荷先生听;洛荷先生听了很满意,还同许多人提及呢。莫里哀对于一切的哲学文章都是用散文写的,只有鲁克列西的美丽的描写是被他译成了诗句。

人们看见我不曾叙述莫里哀先生做过律师,也许觉得奇怪。但是,有些人向我否认这事实,而我以为他们总比普通人更知道真相,所以我不能不服从他们的道理。不过,他家的人却又向我坚决地说他实在做过律师,所以我在上文又不能不说莫里哀与他的一个同学一块儿学过法律;又说,当他考取律师的资格的时候,那同学却做了伶人;二人各在自己的职业上有了成绩,到了后来,莫里哀忽然高兴抛弃了法庭生活而上戏台,那同学又抛弃了伶人的生活而做律师。这两人的转变颇奇怪,我也只好依着人家的话补说一番,勉强算是莫里哀做过律师的证据吧。^②

上文把鼎鼎大名的莫里哀的一生的可叙述的事迹都搜罗了:他之对于喜剧,也像哥奈尔之对于悲剧。但是,哥奈尔在未死之前,还看见一个少年的敌手与他争夺悲剧的首席^③,看戏的人对于他们二人也难于为左右袒。至于莫里哀呢,却没有一个人能与他并驾齐驱;若照张佛的说法,他的御座还空着呢!

① 当时的人喜欢用假发加在头上做装饰品。

② 克利马列斯特的《莫里哀传》至此已完。下面两段文字系节录 1742 年某君所作《莫里哀传》。

③ 这少年的敌手是指兰辛而言。

人们在他的戏剧中虽则可以指出些缺点,但是,在法国的一切喜剧作家当中,要算他最能支配民众的嗜好;他的对话之美,他那无穷的而且巧妙的笑话的源泉,与他那些很有趣的剧情,都能令民众欢迎。在剧团中,他是一个主脑,指挥领导,已经够他劳瘁了;在家庭中,他又遭了痛苦的侵蚀,他的妻子永远不停止地给他受气;此外还有人妒忌他的光荣与他的天才,因此造了许多谣言去中伤他,又因痼疾缠绵以至于死,有时候不能不停止工作。然而他竟能在二十年之间编了二十一部喜剧,真堪惊叹!这二十一部喜剧当中,有一半是无可比拟的杰作;就说其余一半吧,其中也有许多出是后世最著名的喜剧作家所不能及的呢。

糊涂的人

(原本为诗剧)

1653 年初次上演于里昂

1658 年演于巴黎

[法]莫里哀 著

剧中人物

- 李礼——潘朵夫之子,简称礼
 西丽——特路发登的女奴,简称西
 玛斯加里尔^{〔一〕}——李礼之仆,简称玛
 伊波里特——安斯模之女,简称伊
 安斯模——伊波里特之父,简称安
 特路发登——老人,简称特
 潘朵夫——李礼之父,简称潘
 李安特——花花公子,简称李
 安德烈——在剧中被当作埃及人,简称烈
 爱嘉斯特——玛斯加里尔的朋友,简称爱
 一个送信的人,简称送
 两队戴假面具的人

地 点

米西纳^①

〔一〕一切都令人相信玛斯加里尔是莫里哀杜撰的名字,因为前人的喜剧里都不曾有过玛斯加里尔。玛斯加里尔(Mascarille)也许出于意文的 maschera,是假面具的意思;或说它出于西班牙文的 mascara 更切当些,因为 mascara 的缩小式乃是 mascarilla。这个假定也有证据的:莫里哀扮演玛斯加里尔,起初的时候,还是带着假面具的呢(Auger 注)。

① 米西纳在西西里,属意大利。

第一幕

第一出

出场人：李礼。

礼 好，李安特，好！我们非争夺不可！看我们两个人当中是谁胜利？我们共同追求这一个可爱的女子，还不知谁比谁更有希望，谁更能阻碍谁。您分明知道，我这一方面是要拼命进攻的，您好好地准备您的力量，来抵抗我吧。

第二出

出场人：李礼、玛斯加里尔。

礼 呃！玛斯加里尔，你来了！

玛 什么事情？

礼 事情多着呢！关于我的恋爱，一切都糟了：李安特爱上了西丽。我虽然改变了我恋爱的对象，但也许是命中注定吧，他也跟着我改变了他的恋爱对象，所以他仍旧是我的情敌^{〔一〕}。

玛 李安特爱上了西丽！

礼 他爱她到了极点，你知道吗？

玛 那就更糟了。

礼 呃！是的，更糟了。我因此很伤心。但是，我还不该绝望，因

〔一〕李安特与李礼两人都爱过伊波里特，后来他们又都摆脱了她，而另爱西丽。这真相直到最后才显露了（Auger注）。

为有你帮助我,我就可以放心。我知道你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无论遇着什么事情,你都不会觉得困难的。我们该把你封为仆人之王,全世界……

玛 喂,请不要恭维人了!当人家需要我们这班可怜人的时候,人家就爱我们,把我们认为天下最好的人;但是,当人家稍为生气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该吃棍子的坏蛋了。

礼 唉!你这话错怪我了。但是,我们还是谈一谈我那美丽的丫头吧。请你告诉我:最冷酷的心肠,能不能抵抗她那动人的姿色?在我看来,她的言语和容貌之间都隐藏着高贵的神气;我相信她的出身并非微贱,只因命运不好,才堕落在下流社会里,不能自拔。

玛 看您这样想入非非,真是一个浪漫的人。但是这么一来,您叫潘朵夫怎么办呢?他是您的父亲,至少他自己这样说。您晓得他是很容易生气的;当他看见您放荡不羁的时候,他一定会狠狠地申斥您的。他已经亲口允许安斯模,要把伊波里特配给您做妻子。他以为只有结婚可以使您循规蹈矩。他如果听说您不肯娶他所选定的女子,又听说您爱上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丫头,您竟忘了遵从父命的义务,那么,一定要惹起一场大风波,您经得起他的啰唆吗?

礼 唉!你不要对我耍你这套花言巧语吧!

玛 您呢,您也不要耍您这套手段吧!您的手段并不很高明,您应该努力去……

礼 你该知道,惹我生气是没有好处的。一个仆人向主人进谏总不会得到好的报酬,只落得自己倒霉罢了。

玛 (旁白)他生气了。(高声)刚才我所说的都是笑话,打算试您一试罢了。您瞧我玛斯加里尔这样儿,像不像一个反对自然、不赞成娱乐的人?一向人家只怪我太顺人情,从来没有怪我太讲道学的,您知道吗?您尽管顺着您的意思去做吧,也不

必管那老头子的啰唆。老实说,依我的意见,他们那些老货真不该把些废话来惹我们生气。他们老了,所以不得不拿道德做招牌,其实他们在妒忌我们,希望破坏了我们少年人的娱乐。您是知道我的才干的,我愿意为您效力。

礼 呃!这话才叫我听了开心呢!其实当我表示我的爱情的时候,那使我发生爱情的人儿也未尝不感动。但是,刚才李安特对我说,他正在预备向我夺取西丽呢。所以事不宜迟,你就该赶快替我想法子占有了她,如果能用种种诡计战败了我的情敌,使他不能再夸口,我就高兴了。

玛 您让我仔细想一想吧。(旁白)我有什么法子好想呢?

礼 喂!法子想出来了?

玛 唉!哪里有这么快的?我的脑筋想法子是有一定步骤的。有了,我想出来了:您应该……不,我想错了。但是,如果您到……

礼 到哪里去?

玛 这又是一个靠不住的法子。我又另想了一个……

礼 一个什么法子?

玛 也不很行。但是,您能不能……

礼 怎么样?

玛 这个法子您是办不到的。我劝您还是和安斯模去谈一谈吧。

礼 你叫我和他谈什么呢?

玛 真的,和他说了,也许更糟。但是,我们总该有一个办法才好啊。您到特路发登家里去一趟吧。

礼 到他家里去做什么?

玛 我不知道。

礼 你太不行了:这样开玩笑的说法,真把我气死了!

玛 先生,如果您有许多钱,我们就用不着拐许多弯儿、想许多诡计了。我们干脆把那丫头买过来,您的情敌还能向您挑战吗?

她是那些埃及人把她贩了来的；他们把她转押给特路发登，然而现在特路发登的手头也不很宽裕。他们长久不来赎她，而他又急于要钱用；如果我们给他钱，包管他喜欢卖的。他从来就是非常吝啬的；给他两个钱，他可以让您打一顿屁股。他所最崇拜的乃是财神；但是，可惜……

礼 怎么？可惜……

玛 可惜您的父亲也不好：您虽然很愿意拿钱去买西丽，可是您的父亲哪里肯让您用他的钱呢？由此看来，您是没法子弄到一点儿钱的了。但是，您不妨先和西丽谈一谈，看她的意见如何再说。窗户就在这里。

礼 但是，特路发登是昼夜监视着她的。你要多留神！

玛 我们就在这儿歇一歇吧。呃！恰巧她出来了！

第三出

出场人：西丽、李礼、玛斯加里尔。

礼 呀！谢天谢地！您这天仙似的美貌竟给我看见了。虽然您的眼光扫过来，竟像两把火，烧得我好难受，但是我在这儿能看见您这一双美丽的眼睛，我还是非常快活的。

西 您的话真叫我惊奇，我不以为我的眼光会伤人的。如果我的眼睛真的冒犯了您，您也该原谅我是无心之过才对。

礼 呀！眼光扫过来是那么甜美，我怎会认作侮辱！非但不怪您，我还以为光荣，而爱惜我的伤痕哩。并且……

玛 你们的话说得太高雅了；其实用不着这种格调。我们应该争取时间，快快问她……

特 （在屋内）西丽！

玛 （向李礼）您瞧！

礼 唉！真不凑巧！想不到这老头子会来搅扰我们的。

玛 好吧！您先走开，我自然有话对他说。

第四出

出场人：特路发登、西丽、李礼(躲在角落里)、玛斯加里尔。

特 (向西丽)你在外面做什么?这样鬼鬼祟祟的!我曾经禁止你和任何人说话,你忘了吗?

西 这个忠厚的少年是我从前认识的,您不必怀疑。

玛 这一位就是特路发登老爷吗?

西 不错,就是他。

玛 先生,我这里有礼了。我今天得见一位天下闻名的大人物,我真快乐到极点了。

特 不敢当,不敢当。

玛 我也许是不知进退;但是,我在别处见过她,知道她能知未来的吉凶,我想来问她一件事。

特 (向西丽)怎么!你也玩那些邪魔外道的勾当吗?

西 不是的,我只会白的魔术^①罢了。

玛 那么,我就告诉您吧。我所服侍的主人,为着他所钟爱的一个女子而憔悴了。他很希望和他所爱的美人谈一谈他心里燃烧着的那股热情。但是有一条毒龙看守着那绝代的美人,不管他怎样设法,它总不让他和她亲近。而且,使他更感觉为难而懊丧的是他又发现了一个可怕的情敌。我想知道他这种爱情有没有成功的希望。我知道您的嘴会把我们关心的机密告诉我们的,所以我来请教您。请吧。

西 您的主人是哪一天出世的?是在哪颗星保护之下降生的?

玛 是爱情永不变更的那颗星。

西 您也不必说出他所爱的人的名字来,我凭着我的学问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这女子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她虽然处在很不

① 据说魔术有两种:白的和黑的。白的魔术以行善为目的,黑的魔术则遣使魔鬼,无恶不作。

幸的时候,也还知道保存她那高贵的自尊心。她受了人家的爱慕,她的心中发生什么影响,这是她的秘密,她不很愿意告诉别人。但是我知道她的心事;并且我也不像她那样固执,所以我可以三言两语把她的心情完全告诉您。

玛 呀! 您的法力是多么神妙啊!

西 如果您的主人的爱情是有恒的,又如果他的动机是合于道德的,那么,请他不必失望,决不至于徒劳无功。他是有希望的,他所要夺取的堡垒终于会有投降的一天,因为把守堡垒的人并不是不愿意谈判条件的。

玛 这都很好,不过守堡垒的总督是个很难说服的人。

西 倒霉也正在这里。

玛 (望着李礼,低声)这老头子真讨厌! 老是监视着我们!

西 让我来教给您怎么办吧。

礼 (走近他们)呀! 特路发登,您不要担心。他乃是我派来的。我特地派一个忠心的仆人来和您商量:我想和您商量,赎取她的自由,只要我们二人商量好价钱就行了。

玛 (旁白)真是傻瓜!

特 哈! 哈! 叫我相信哪一个人好? 他们俩的话竟是自相矛盾。

玛 先生,这公子的脑筋受伤了,您知道吗?

特 我的事我自己明白! 我恐怕有人要耍什么手段啊。(向西丽)进去吧,不许再自由出入了。至于你们呢,你们这两个流氓,想要捉弄我,请你们预先练习好了你们的双簧再说。

特路发登与西丽走出。

第五出

出场人:李礼、玛斯加里尔。

玛 好! 活该! 老实说,我恨不得叫他再给我们两个一顿棍子! 您何苦闯了出来? 出来也罢了,谁叫您这样糊涂,竟来拆穿了

我的谎？

礼 我以为那样说才好哇。

玛 当然您以为好啦！其实我也不应该觉得奇怪：您是专门糊涂误事的，您的糊涂、马虎，人家也已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了。

礼 呀！天啊！一点儿事情，竟像犯了弥天大罪似的！我的事情难道就误到不可收拾了吗？总之，如果你不替我把西丽弄到手里，你便应该想法使李安特也实行不了他的计划：不能叫他先下手，把这美人儿买去。——我怕在这里又犯什么错误，让我先走了吧。

玛 (独自一人)好的。老实说，在我们这桩事里，金钱实在是最可靠最有效的法子；但是，既然没有钱，那就不得不用别的法子了。

第六出

出场人：安斯模(他身边掖着一个钱袋)、玛斯加里尔。

安 说实话，我们这时代真是一个奇怪的时代！我一想起来就害羞。现代的人是多么爱金钱，多么不容易叫他们拿出自己的钱来！无论如何留心，债务好像小孩：快乐中怀了胎，生产可就痛苦了。钱走进我们的钱袋的时候，是很可喜的；等到期满该还的时候，我们又痛苦了。可说哩！这两千法郎借出了整整两年，现在好不容易才收回来。不过总还算运气。

玛 (旁白)呀！天啊！这是多么肥的天鹅飞着让我开枪打！好，让我去拍一拍他的马屁，我自然有话去哄他。(走到安斯模身旁)安斯模，刚才我看见了……

安 谁？

玛 看见了您那妮琳。

安 你看见了她吗？她这残忍的女子怎样说起我的？

玛 她爱您，爱得热烈极了。

安 她吗?

玛 她太爱您了,令人觉得她怪可怜的。

安 你真令我快活啊!

玛 那可怜的女子,差点儿就为爱情送了命。她时时刻刻在喊:“安斯模,我的心肝,什么时候婚姻才把我们两颗心结合在一起呢?什么时候您才肯扑灭我心中的烈火呢?”

安 为什么直到今天她还不肯说出来呢?怪不得人家说女孩子们都爱装假!玛斯加里尔,我来问你:我老虽老,脸上的气色还好看,是不是?

玛 对啊!真的,您的面孔还不坏:即使不是最漂亮的,至少还算好看的^①。

安 所以呢?……

玛 (想要偷他的钱袋)所以她才爱您,以至于发狂了,她只知道把您当做……

安 当做什么?

玛 当做她的丈夫;而且她想要您……

安 她想要我怎样?

玛 想要您的钱袋……

安 什么?

玛 (偷了他的钱袋,撂在一旁)想要您的嘴凑着她的嘴^②。

安 呃!我听懂了。你听我说:明天你看见她的时候,就努力替我吹嘘吹嘘吧。

玛 您放心交给我去办吧。

安 再会。

① 原文是 il est des-agréable, 读连音时,就成为 il est désagréable(可厌的),意思恰恰相反。这种取巧法,是没法子译出来的。

② 法文 bourse(钱袋)和 bouche(嘴)发音相近。玛斯加里尔冲口说了“钱袋”,自己感到不对头,所以在安斯模叮问之下,赶快改口说“要您的嘴凑着她的嘴”。

玛 (旁白)让老天引导您走吧!

安 (回来)唉!我真糊涂!你也许会怪我无情呢。我从你的口里得到了这样一个好消息,又派你去替我的爱情办事,我却没有一点儿什么来报答你的热诚,真是岂有此理!喂,我要你想着我的好处,让我……

玛 呀!请您不必客气了!

安 你不要拦阻我……

玛 不行!不行!我不是为图利这样做的。

安 我知道,但是……

玛 不,安斯模,您听我说,我是一个有人格的人;您这么一来,我倒不高兴了。

安 那么,再会吧,玛斯加里尔。

玛 (旁白)唉!多么啰唆!

安 (又回来)我要你替我去博取我那美人儿的欢心,所以我要给你两个钱,你给她买一只戒指送去,或者买另一种你认为好的东西也行。

玛 不,您把钱留下吧;您不必操心,我替您送礼就是了。昨天有人把一只戒指交给我代卖;如果合她戴,您再给我钱,好不好?

安 也罢,你就说是我买给她的吧。但是,你首先要使她永远热烈地想着我,把我当做她的人才好。

第七出

出场人:李礼、安斯模、玛斯加里尔。

礼 (把钱袋拾起来)这钱袋是谁的?

安 呀!天啊!是我的,不留神掉在地上了!如果不是您告诉我,将来我还会疑心是人家偷了我的呢!我非常感激您:您把钱还了我,免得我叫苦连天。我这就把它拿到家里去安放妥当。(出)

第八出

出场人：李礼、玛斯加里尔。

玛 您真是天下第一般勤的人！

礼 可不是吗。没有我，他的钱岂不丢了？

玛 谁说不是呢？您气死我啦！今天的事，可以证明您的见解高超，也可以证明您是最有福气的人。请您永远这样做下去吧！我们的事情就很有进步了！

礼 怎么，我又做了什么坏事了？

玛 您做了傻瓜！您要问我，我就说了吧！您分明知道您的父亲不会给您钱；而那可怕的情敌又逼得很紧。好容易，我冒着险，不顾廉耻，想要帮您一个忙，而您……

礼 怎么！那就是……？

玛 是的，您这个刽子手！正是为了那美丽的丫头，我才想要偷钱；而您偏要献殷勤，把钱还给了人家。

礼 这么说，是我错了^①；但是，谁猜得着是这么回事呢？

玛 对啊！除非十分细心的人才猜得着呢！

礼 你应该向我丢一个眼色啊！

玛 是的，不错，我应该在背上生一双眼睛！看上帝的情面，您不要再打搅我吧，您少说两句讨厌的话吧。如果是别人，这样失败了，也许就不干了。至于我呢，刚才我又想了一条妙计，我打算立刻进行，而且我预料到它的效果，除非……

礼 好，我允许你，我再也不搅乱你的事了；我也不动，也不说话，好不好？

玛 您去吧；我看见您就生气！

礼 但是，你该快点做；恐怕这事情会……

① 批评家们往往指摘这一句话，为莫里哀不该海盜。可是，这班批评家未免太道学气了。

玛 好,再来一次,我马上就开始工作。(李礼出)让我好好地依照我的计划来办事;如果这计策能像我所料的那样成功,真是天下最妙的计策了。让我来瞧……呃!好极了!恰巧他来了!

第九出

出场人:潘朵夫、玛斯加里尔。

潘 玛斯加里尔。

玛 先生。

潘 老实说,我很不满意我的儿子。

玛 我的主人吗?岂但您一个人不满意他?他的品行是那样不好,我哪一天不为他生几次气呢?

潘 我以为你们俩是很合得来的,不是吗?

玛 我吗?先生,您不要那样想。我常常努力劝他尽他的义务,因此我们时时刻刻在吵嘴。刚才我恰又为了伊波里特的婚姻问题,和他争论了一番。我看出来他反对和她结婚,不服从父亲的命令,真所谓有亏子职,罪过,罪过!

潘 吵嘴了吗?

玛 是的,吵得很厉害呢!

潘 那么,是我误会了:我以为他无论做什么,你都帮他的忙呢。

玛 我吗?我帮他的忙吗?您瞧现在的世界,无辜的人总是受压制!假使您确实知道了我的公正无私,我非但可以领仆人的工钱,而且您还会把我看作他的师傅,发给师傅的薪金呢。是的,我教他做好人,那一种教训的话,恐怕连您做父亲的也说不出哩。我往往对他说:“先生,请您看上帝的情面,不要再胡作非为。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不行的;我劝您检束身心吧。您看看老天赐给您的父亲,人家那样看重他!您不该使他伤心,您该当拿他做个榜样,自己也做一个有名誉的人。”

潘 这话才是道理。他怎样回答你呢?

玛 回答吗？他胡乱辩驳了一番，希望我不再责备他。并不是他心中没有您传给他的道德的萌芽，只是现在他的理智已做不了主。但是，假使我大着胆子对您说，贡献给您一个意见，我包管他在最近就会服从您的。

潘 说吧。

玛 这是一种秘密；假使我泄露了这秘密，对于我本人是很不利的。但是，您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我尽可以放心对您说。

潘 好，你就说吧。

玛 您不知道，因为您的儿子爱上了一个丫头，所以您才达不到您的希望。

潘 人家也告诉过我，现在你也这样说，我更相信了。

玛 您瞧！我不就是您的心腹吗？……

潘 真的，我很喜欢您这样。

玛 但是，如果我们不动声色，就能使这个荡子回头，您愿意不愿意？我们应该……我怕人家听见了我们的话。假使他知道我这样对您说，我就该吃不了兜着走呢！——为着斩草除根起见，我们应该悄悄地把那迷人的丫头买了来，把她送到别处去。安斯模和特路发登很接近，您可以叫他替您买去，趁今天上午就买了来。买来之后，如果您肯把她交给我，我可以不管您的儿子着急，马上把她带走；我认识些商人，包管卖得原价还您。因为如果您希望他甘心结婚，就应该断绝他初生的爱情；否则哪怕他服从了您，真的结了婚，只要这丫头还在这里，她还能引诱他的。

潘 你想得很对；我非常喜欢你这一个建议……好，我就去看安斯模。你放心，我一定努力趁早把这倒霉的丫头买了来，然后交给你，由你去摆布。

玛 (独自一人)好！让我把这事去告诉我主人。呀！诡计万岁！用诡计的人万岁！

第十出

出场人：伊波里特、玛斯加里尔。

伊 好，负心的奴才！你是这样帮我忙吗！你的诡计，我都知道了：刚才我什么都听见了，都看见了！如果我没有听见，我真猜想不到呢！你专爱说谎，却给我发觉了。没良心的，从前你说过，你愿意帮我成全我对李安特的爱情；又说人家虽然想要强迫我嫁李礼，你可以有妙计，使我不必嫁他。你说你可以使我的父亲的计划不成功。但是现在你所做的事情，都和你从前的话恰恰相反！不过，你也枉费心机；我有一个好法子，使你的妙计不能成功；我要破坏了你们的买卖。我此刻就去……

玛 唉！您的性情太急了！偶然遇着一件事，也不仔细想一想，立刻就像着了魔似的，乱骂人！是的，我错了！既然您这样冤我，我就索性顺着您的话，和您捣乱好了！我打算做的事，还没有做完，现在我想还是不做的好。

伊 呸！你打算把些谜语儿来搪塞我吗？负心的，刚才我听见了的话，你还能否认吗？

玛 不，我不否认。但是，您要知道，这诡计是对您有利的；我为着帮您的忙，才设下这个计策呢！这一个忠实的建议，好像其中没有诡计似的；其实他们两个老头子都给我蒙在鼓里！我从他们的手里把西丽要来了，无非打算把她交给李礼。这么一来，安斯模一时生气，就会恨他那未来的女婿，而回心转意来选中李安特了。

伊 怎么！我生气这半天，原来你这个大计划是为了我的！是不是，玛斯加里尔？

玛 还不为的是您！但是，我这样费力不讨好，还得受您的气！非但不肯报答我的功劳，还把我负心呀、奴才呀、没良心呀，骂个不了！我错了，现在我应该弥补我的过失；让我就去破坏我自

己的阴谋吧!

伊 (阻止玛斯加里尔) 唉! 请你不要这样严厉对待我! 我一时生气, 言语失于检点, 请你恕罪吧。

玛 不行, 不行, 您让我做去吧。刚才我做事冒犯了您, 现在幸亏我还有力量挽回。往后您再也不会怨我不忠心了; 是的, 包管您得到我的主人做您的丈夫就是了。

伊 唉! 玛斯加里尔, 你不要再生气了。我错怪了你, 是我的不是, 现在我承认了。(打开钱袋) 我拿这个来弥补我的过失。你能够这样就离开我吗?

玛 是的, 纵使我不努力赌着气, 也没法子就这样离开您。但是, 您的脾气也太不好了。您要知道, 人格高尚的人被人家说他没有人格, 乃是天下最可伤心的事。

伊 真的, 我骂你骂得太厉害了。但是, 这些金钱总可以医好你的伤痕吧?

玛 唉! 不要紧, 不要紧, 您一说这种话, 我就软了。(接受伊波里特的钱) 我已经不生气了。朋友之间, 原该忍耐些才是。

伊 你真的能使我达到我的目的吗? 你的计划实行之后, 对于我的爱情, 真能有你说所说的成绩吗?

玛 请您不要提心吊胆吧。我是有七十二种变化的。纵使这计不能达到我们的希望, 我还有别的妙计, 一定要成功才为止。

伊 你要知道, 伊波里特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玛 您要知道, 玛斯加里尔也不是贪图酬报的人。

伊 你的主人向你招手了, 大约是要和你说话。我先走了; 但是, 你不要忘了给我帮忙啊。

第十一出

出场人: 李礼、玛斯加里尔。

礼 呸!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说你多么有智谋, 而我看你做事多

么慢！假使不是我福至心灵，我的幸福早已完了。我做得好，我做得妙，否则我真要终身抱恨了。总之，假使我不在那边，安斯模早已把那丫头带了去，而我就得不到她了。幸亏我向特路发登陈说了利害，说得他怕起来，然后才把她留住。

玛 好，第三次了！等到够了十次的时候，我再好好画上一个十字记下您的功劳！唉！糊涂虫！安斯模去买她，乃是我用的计策；买来之后，人家还要把她交给我的。你偏着了魔，劝那老头子把她留下。将来您还希望我为您的爱情而尽力吗？我宁愿变了呆子、傻瓜、糊涂虫，也不愿再帮您的忙了！我还希望魔鬼来扭您的脖子哩！（走出）

礼 （独自一人）我只好把他领到酒店里去，用酒消消他的怒气才行。

第二幕

第一出

出场人：李礼、玛斯加里尔。

玛 唉！我终于不能不顺从您的请求：我虽然发了誓，到底还不能坚持。我本来想不再管您的事了；谁知一时不忍，又为您冒了许多危险。由此看来，我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假使上帝把我降生做一个女子，您想……用不着我说下去了。但是，您不要因为我好说话，又来破坏我的计划！真的，您不要再误我的事了！我打算在安斯模的跟前替您道歉；但是，从今以后，如果您再不小心，我就撒手不管，永远不管您那恋爱的事了。

礼 是的，我往后一定小心，你不要怕；将来你看……

玛 好，您就记着吧。我已经运用了一个胆大包天的计策：您的父亲老不肯死，老不让您达到您的希望。刚才我把他弄死了——当然不是真死，只是口头上把他弄死罢了。我向外面宣传，说这老头子忽然中了风，一会儿就去世了。但是，为着更容易造假起见，我又哄他到他的田庄上去。我差了一个人去告诉他，说他的工人们在掘地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宝藏。他受了骗，像飞似的赶到乡下去了；我们家里，除了您和我之外，一个个都跟着他走了。现在呢，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我已把他弄死了，并且还替他做了一个假的尸首，已用殓布缠好了。总之，我把一切的诡计都告诉了您，就请您好好地扮演您的角色

吧；至于我呢，如果您发觉我说错了半个字，尽管把我叫做糊涂虫就是了。

第二出

出场人：李礼。

礼 真的，他竟妙想天开，有了法子使我达到我的希望。但是，当一个人爱女子爱到极点的时候，为了追求幸福，什么事做不来？为了爱情，就犯了大罪也可以原谅，何况这小小诡计？我为了将来的快乐，也就不能不赞成了。天啊！他们真快！我看见他们在谈论这个死讯了。好，让我预备预备来扮演我的角色吧。（走出）

第三出

出场人：安斯模、玛斯加里尔。

玛 这个消息当然要使您吃惊。

安 唉！就这样死了！

玛 真的，他真不该这样突然死掉，实在没有道理，我很不喜欢。

安 连害病的时间也没有！

玛 是的，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急于要死的。

安 李礼呢？

玛 他太痛苦了。苦到难堪的时候，他自己打自己，打得周身肿起来；他恨不得跟他的爸爸到坟墓里去。因为他太伤心了，我怕起来，就赶快把那死的装殓了，免得他做出什么极端的举动。

安 无论如何，你总该等到晚上再用殓布把他裹起来：一则因为我还想见他一面，二则因为早殓往往等于杀人；有时候，看来像是死的了，其实还不曾咽了气呢。

玛 我敢担保他是真的死了。再说，让我们过会儿再谈刚才所谈的话吧。李礼是一个孝子，他打算为他父亲举行大出殡：这死

的死得太可怜了,该替他撑一撑场面,使他在地下也瞑目。他所承继的遗产很多;但是,他对于家务还是一个生手,什么都不熟悉;再说,他的财产又有许多是在很远的地方,远水救不得近火;除此之外,还有的是些契纸之类,一时也变不了钱。他想恳求您宽恕刚才的冒犯,再借给他一点儿钱,让他能尽一尽他的孝心……

安 这话你已经对我说过了,我就去看他吧。

玛 (独自一人)截至现在为止,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努力做到以后也能这样成功就好了。我只怕船近岸时遇到暗礁,让我眼灵手敏地去驾驶这一只大船吧。

第四出

出场人:安斯模、李礼、玛斯加里尔。

安 我们出去吧。我看见他被缠裹得这样难看,我的心里难受得很。唉!这样快就死!今天早上他还活着呢!

玛 有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走很长的路哩。

礼 (哭)呜,呜!

安 怎么!亲爱的李礼,人是免不了要死的。罗马也不能颁发免死的执照。

礼 呜,呜!

安 死神时时刻刻在暗算人类:当它袭击人的时候,是不预先提醒的。

礼 呜,呜!

安 这骄傲的畜生,不管人怎样恳求,它总是张牙舞爪地来咬人。人人都逃不过它的口。

礼 呜,呜!

玛 您尽管劝他也没有用处;他的悲哀是生了根的,您没法子拔除的。

安 如果我说了这许多理由还不能解除您的悲哀,那么,亲爱的李礼,您自己注意节哀减痛吧。

礼 呜,呜!

玛 他是不肯节哀的,我知道他的性情。

安 再说,我听您的仆人说您需要钱用,我已经把钱带来了,您好好地替您的父亲发丧吧。

礼 呜,呜!

玛 您这么一说,他更伤心了!他一想起他的不幸的命运,怕不就哭死了?

安 将来您看见了您的父亲的契纸的时候,就会知道我欠他更多的钱。但是,纵使我不欠你们一个钱,您也可以自由地支配我的财产。喂,拿去吧!我是愿意帮助您的,将来您就知道了。

礼 (拿了钱就走)呜,呜!

玛 我的主人是多么哀痛啊!

安 玛斯加里尔,我想,让他给我写两个字的收条,似乎更妥当些。

玛 呜,呜!

安 世事是很难预料的。

玛 呜,呜!

安 你叫他写吧,我是要收条的。

玛 唉!他痛苦到这地步,怎能满足您这种愿望呢?您且让他的痛苦过了再说吧;等他好些的时候,我一定先设法使您放心。再会!我觉得心里不舒服极了,我要跟他痛哭一场哩!呜,呜!

安 (独自一人)这世界是充满了烦恼的,每人每天都有种种不同的麻烦,人生永远不……

第五出

出场人:潘朵夫、安斯模。

安 呀！天呀！吓杀我了！潘朵夫回来了！上帝让他的灵魂安宁吧！唉！他死了之后，竟瘦了这许多！喂！我请您不要挨近我！我生平最怕与死人接近！

潘 你看他大惊小怪的，这是哪里说起？

安 请您远远地告诉我：您为什么回来的？如果您辛辛苦苦地回来，为的是要与我说一声再会；那么，就嫌太多礼了。真的，我用不着您这样重感情！如果您的灵魂痛苦，须要祈祷，那么，我就答应替您祈祷好了，请您不要来吓唬我吧！因为我怕您，我愿意马上替您祈祷上帝，使您满意。您听吧：

快走吧，别吓人！

老天爷，施鸿恩：

保佑您在地下快活，

安慰您的灵魂。

潘 （笑）哈！哈！真叫我又好气又好笑！

安 呸！一个死了的人还能这样快活！

潘 我请问您：我明明是活着的人，您偏把我当做死人，这是开玩笑呢，还是您疯了昵？

安 唉！您已经死了，刚才我还看见您的死尸呢。

潘 奇了！我死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吗？

安 刚才玛斯加里尔把这消息报告了我，我立刻觉得很伤心，巴不得跟着您死了去。

潘 您做梦吗？还是醒着呢？您不认得我吗？

安 您这身体是鬼的身体，当然模仿着您本人的身体；但是，说不定一会儿您就另变一个样子。我怕您忽然变了一个高高的个子、丑恶的面孔，那更要把我吓坏了。天啊！请您不要另变一副嘴脸吧，我一想起就已经够受了！

潘 如果在别的时候，您这样天真，这样容易受人哄骗，我就索性捉弄您一下子，寻一寻开心。但是，除了说我死之外，玛斯加

里尔还说乡下发现了宝藏,把我哄到了中途,幸亏有人提醒了我。因此,我的心里起了大大的怀疑。玛斯加里尔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他既不怕人,也不怕神,专门捉弄人,不知道他又在捣什么鬼了!

安 怎么?我这样聪明的人,还会受骗吗?(旁白)让我摸他一摸,看他是人呢,是鬼?……唉!今天我真是个糊涂虫!(高声)请您不要把这事情告诉别人吧,否则人家要嘲笑我,我就惭愧死了。但是,潘朵夫,我借了钱给您的儿子,预备埋葬您的,您能替我取回来吗?

潘 钱吗?您说他骗了钱去吗?好,这事情的枢纽给我猜中了。是您活该,我不管!我只立刻去报官惩治玛斯加里尔。唉!如果我们捉住了他,无论如何,我非要求把他绞死不可。

安 (独自一人)我呢,我太傻了,偏要听信无赖的话。今天我把我的聪明失去了,钱也失去了。唉!头发已经半白了,还是这样容易上当!遇见一件事情,也不知道仔细考虑一下子……呃!我看见……

第六出

出场人:李礼、安斯模。

礼 (没有看见安斯模)现在有了这护照^①,可以很容易去见特路发登了。

安 依我看来,您的悲哀已经没有了,是不是?

礼 这是什么话?我是抱憾终身的,岂有此刻就不悲哀的道理?

安 我所以回来是要老老实实告诉您一句话:刚才我弄错了,把些假金钱给了您。看来好像是真的,很好看,其实有一部分是假的,我在无意中给了您。现在呢,我照数带了来,想把那些假

^① 护照,暗指金钱。

的换回去。现在伪造金钱的人的胆子太大了,我们国内到处都是假的,以致我们收钱的时候不能不发生怀疑。天啊!如果把那些人都绞死了,岂不是好!

礼 您这样忠厚,肯换给我钱,我很感激您。但是,我想,我所收到的钱里不至于有假的吧?

安 我是认得出来的。给我瞧瞧。……都在这里吧?

礼 是的。

安 这才好呢!我终于又抓住你们了!我的亲爱的金钱,请进我的衣袋里来吧。您呢,好骗子,您手上还有吗?好好活着的人,您硬要杀了他们?我这弱小的岳父,如果真的把女儿嫁了您,您不知怎样捉弄我哩!我险些儿挑选了这么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婿!去吧,去吧,您还不该惭愧死、懊悔死吗?

礼 (独自一人)应该承认我的计谋是被戳穿了。唉,奇怪极了!为什么这样早他就发觉了我们的诡计呢?

第七出

出场人:李礼、玛斯加里尔。

玛 怎么!刚才您出去了吗?我到处找您呢!好,现在我们总算达到目的了,是不是?最狡猾的人,我让他试六次,他也许还办不到我们所做的事。请您把钱给我,我就买我们那丫头去;买来之后,您的情敌一定会觉得奇怪的。

礼 唉!可怜的玛斯加里尔,我们的运气又变了!你猜得着我们的坏运气吗?

玛 怎么!是怎么一回事?

礼 安斯模知道了我们的诡计,就说他的金钱是假的,要给我换一换;于是,他借给我们的钱又被他骗回去了。

玛 您也许是开我的玩笑吧?

礼 我哪里肯说谎呢?

玛 真的吗？

礼 真的。我伤心极了。这么一来，您应该怒发冲冠了。

玛 我吗？先生！我是这样的傻瓜吗？怒气是能伤身的；无论遇着什么事，我总是笑口常开。西丽自由也好，做奴也好；李安特买了她也好，没有买也好，和我有什么相干？我肯瞎操心吗？

礼 唉！你对于我的事情，不要这样太不关心了！我这一次偶然糊涂，你应该原谅我。除了最后我仍免不了失败之外，你该承认我扮演得好。当我扮演孝子的时候，哭得那样悲哀，最聪明的人也会当是真的呢！

玛 真的，您也有可以夸口的地方。

礼 好！我有错误我承认。但是，如果你关心我的幸福，就请补救这一场祸事，帮一帮我的忙吧。

玛 对不起，我没有工夫。

礼 玛斯加里尔，我的好孩子。

玛 不行。

礼 帮我这个忙吧。

玛 不，我不能。

礼 如果你再坚持，我只好自杀了。

玛 也好，请便。

礼 我不能叫你回心转意了？

玛 不能了。

礼 你看我的剑预备好了没有？

玛 预备好了。

礼 让我插进胸膛去吧。

玛 您高兴怎样就怎样。

礼 你见死不救，将来不会后悔吗？

玛 有什么好后悔的？

礼 告别了,玛斯加里尔!

玛 一路顺风,先生!

礼 怎么!……

玛 快点儿自杀呀! 哪里有这样慢的?

礼 你希望得到我的衣服,所以巴不得我做傻瓜,巴不得我自杀!

玛 我难道看不出您是装腔作势吗? 现在的人,尽管发誓要自杀,有几个真的死了的?

第八出

出场人:特路发登、李安特、李礼、玛斯加里尔。

特路发登与李安特在戏台后方低声说话。

礼 我看见什么了? 我的情敌和特路发登在一块儿! 他买了西丽了;呀! 我吓得发抖了!

玛 他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您用不着怀疑;如果他有钱,他就能达到他的目的。我呢,我快活极了! 您是那样糊涂,那样没有忍耐心,这才是您的报应呢。

礼 我该怎么办呢? 说吧,请你指教我吧。

玛 我不知道。

礼 你不要拦阻我,让我同他闹去。

玛 闹的结果怎么样呢?

礼 我只好这样做,否则怎能阻止他们的买卖呢?

玛 好吧,我饶了您了;我看您怪可怜的。让我仔细地观察他一下:我要用比较和平些的方法去侦察他的计划。

李礼走出。

特 (向李安特)等一会儿,人来的时候,事情就妥了^①。(走出)

玛 (一面走,一面自语)我应该哄他一哄,让他把他的计划告诉

① 李安特因为怕父亲知道,所以要派人去领西丽,看下文自明。

我,然后我再破坏他的计划。

李 (独自一人)谢天谢地!我的幸福是没有危险的了。我办得很妥当,不再怕什么了。虽然有一个情敌,但他也没有法子奈何我了。

第九出

出场人:李安特、玛斯加里尔。

玛 (在后台)噯唷!救人啊!打死人了!救人啊!打死人了!噯唷!噯唷!呜!呜!负心的!刽子手!(走入)

李 这是什么来由?什么事?人家把你怎样了?

玛 刚才人家把我打了二百棍子。

李 谁呀?

玛 李礼。

李 为什么?

玛 为了一件小小的事情,他驱逐了我不算数,还恶狠狠地把我毒打了一顿。

李 呀!真的,这是他的不是了。

玛 但是,我发了誓,除非我没有能力,否则我一定要报仇。狠心的,我要教训教训你,使你知道不该无故打人。你要知道,我虽然是一个仆人,却是很有人格的;我服侍了你这四年,你不该轻易拿棍子打我,而且打得我这么厉害,这分明是侮辱我了!你听我说,我是要报仇的!你喜欢人家的一个丫头,要我把她弄到你的手里;好!我偏教别人夺了你的去,否则我玛斯加里尔誓不为人!

李 你听我说,玛斯加里尔,你不必再生气了。我早就喜欢你,很希望有像你这样聪明忠实的一个青年做我的仆人。如果你觉得好,愿意服侍我,我就把你留下吧。

玛 是的,先生,我服侍您,同时就容易报仇了,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吗?为着使您满意起见,我有法子惩戒我那畜生。总之,凭着

我的妙计,我可以使西丽……

李 不过,我的爱情已经有了办法了。我因为热烈地爱她,已经把她买了;她这样毫无缺点的人,我买的价钱还算便宜呢。

玛 怎么!西丽是您的了吗?

李 如果一切由我做主,一会儿你就可以看见她了。但是,唉!一切都由我的父亲做主:刚才我收到了一封信,知道他一定要我和伊波里特结婚。因此,我不愿意惹他生气。我从特路发登家里出来,我和他商量定了,假说这是别人买的。钱已经付过了,我和他说好,以我的戒指为号:谁拿了我的戒指去,他就把西丽交给谁。现在我正在想法子,看怎样才能使谁也看不见我所爱的美人。我想最好是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先把她藏起来再说。

玛 离城不远,我有一个亲戚,他可以借给您一所房子。她到了那里,您尽可放心,决不会有人知道是您买了她的。

李 是的,老实说,你真能令我高兴。好,你就拿了这戒指,替我去领那美人吧。特路发登看见了戒指,他会立刻把她交给你的,于是你把她领到你所说的那房子里去,等到……嘘!伊波里特来了!

第十出

出场人:伊波里特、李安特、玛斯加里尔。

伊 李安特,我有一个消息报告您,不知道您会觉得是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呢?

李 要我判断它的好坏,明白答复您,先要您把那消息告诉了我才行。

伊 那么,请让我挽着您的臂一同走到教堂那面去,我在路上再告诉您^①。

① 莫里哀使伊波里特把李安特拉去了,剩下玛斯加里尔一人,这是他编剧的手段。至于伊波里特所要报告的是什么消息,我们不知道,下文也不再提了(Auger注)。

李 (向玛斯加里尔) 去吧,你替我做事去,越快越好。

第十一出

出场人:玛斯加里尔。

玛 是的,让我好好地收拾你一下!你瞧,他是多么快活!等一会儿又要轮着李礼快活了!他的爱人就这样到了我们的手!非但转祸为福,而且是敌人替他造福呢!这妙计成功之后,我希望人家把我画成一个英雄,头上簪着桂花^①,肖像的下面还加上一行金字:“狡猾皇帝玛斯加里尔万岁!”

第十二出

出场人:特路发登、玛斯加里尔。

玛 喂!喂!

特 您找我有什么事?

玛 您如果认得这戒指,就知道我的来意了。

特 是的,我认得这戒指。好,我就找那丫头去;您在这儿候一候。

第十三出

出场人:特路发登、一个送信的人、玛斯加里尔。

送 先生,我请您告诉我一个人……

特 谁?

送 我想他的名字是特路发登吧?

特 您有什么事找他?他恰好在这里呢。

送 我只要交他这一封信。

特 (读信)“顷蒙上帝怜悯,得知小女的消息。小女四岁即为骗子拐走,听说现在您家为奴,名叫西丽。我请您千万代我保

① 簪桂花表示胜利和光荣。

留着我的爱女,把她平等待遇。现在我就启程,来迎我的女儿,将来父女重逢之日,我一定重重地报酬您,使您也像我一般地幸福。孟达干侯爵古斯曼自马德里寄。”虽然埃及人是不很可信的,但是,当他们把她卖给我的时候,他们也曾说过不久就有人来赎取,而且我可以得到大大的报酬。唉!我太没有耐性了,险些儿就失去了这很好的机会。(向送信人)您如果迟到一刻,就算空走了一趟,我险些儿把那女子交给这个人。但是,现在您既然来了,我一定依照信里的话厚待她。(送信人走出。向玛斯加里尔)刚才您自己也听见了我念的那一封信。请您回去告诉那差您来的人,说我没法子履行条约,请他来把他的钱收回去吧。

玛 但是,您这样欺负他……

特 去吧,不要再啰唆了。

玛 (独自一人)唉!真倒霉!偏让他收到这样的一封信!我的一场欢喜又成空了!不知是什么神差鬼使,偏叫这送信的人老远的从西班牙跑了来!真的,那样美丽的开场,谁料有这样可恨的结局呢?

第十四出

出场人:李礼(笑着)、玛斯加里尔。

玛 您为什么快活到这个样儿呢?

礼 让我笑够了再和你说。

玛 好,我们就尽量地笑它一场吧,其实也值得笑的。

礼 呀!你再也不能埋怨我了。你老是怪我破坏你的妙计,这一回你却不能说了;我自己也会运用了一条最妙的计策,你知道吗?当然,我是性急的人,有时候不免误事;但是,当我高兴的时候,我的神机妙算比谁都强呢。等我把我所做的事告诉你以后,你自己也会承认我是一个天下少有的聪明人。

玛 好,让我听一听您的妙计吧。

礼 刚才我看见我的情敌和特路发登在一块儿,我一时恐慌起来,就寻思补救的法子。我搜索了我的五脏六腑,就想出了一条妙计。你在平日专门夸说你的计策高明,其实你的计策遇着我的计策,就非偃旗息鼓赶快逃走不可。

玛 是什么计策呀?

礼 呀!请你不要着急,让我慢慢地告诉你。我一想好主意,就连忙写了一封假信,派人送给特路发登。这信签的是一个侯爵的名字,说他侥幸知道了他的女儿的消息,说他的女儿被一群骗子拐卖在他家为奴,名叫西丽;说他即日就来接她,希望他暂时保留着她,好好地维护她;又说,他如果使他父女重逢,他还重重地报答他呢。

玛 好极了。

礼 你听我说,还有更好的在后头呢。当我的信交到了他的手以后,你知道怎样吗?那送信的人对我说,如果他迟到一步,她就被人家领去了;那人领着她要走,忽然被我的信阻止了。弄得他垂头丧气,可怜得很呢!

玛 您没有求神拜佛,就会运用这样的妙计吗?

礼 是的。你想不到我会这样机灵吧?我破坏了我的敌人的计划,弄得他功败垂成,你不该向我歌功颂德吗?

玛 我既没有口才,也没有能力去颂扬您的大功。是的,您这样卖力,建立了这样大的功勋,运用了天下最妙的计策,我的舌头太笨了,实在不足以颂扬。我希望我变成一个大诗人,或一个大学者,做一首美丽的诗,或一篇高雅的散文,来叙述您的生平。但是,让我先把大致情形告诉您:无论如何,您是始终如一,至死不变的。您的思想是混乱的,您的理智是不健全的,您的判断是错误的,您的聪明是缺乏的:您是一个笨伯,一个疯子,一个没脑筋的,一个糊涂虫,一个……我不说了,反正是

说不完的。总之,这都是颂扬您的话。

礼 你为什么生气? 请你告诉我! 我又做错了什么事吗? 我真莫名其妙!

玛 不,您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是,您别跟着我!

礼 我到处跟着你,一直跟到我知道了这个秘密为止。

玛 是吗? 好,就请预备好了您的脚力吧;让我教您练习赛跑,好不好?

礼 (独自一人)他竟逃了! 唉! 真倒霉! 我实在不懂他的话! 不知道我又做错什么事了!

第三幕

第一出

出场人：玛斯加里尔(独自一人)。

玛 我的慈悲心呀,你不要多嘴了,你是一个傻瓜,同你在一起干不出我的事业来的。而你呢,我的怒火,老实说,你是对的。被一个糊涂虫误了这许多次的事。我还是干下去,我的耐心也太过分了。他破坏了这许多次,我真不该再管他的事了。但是,让我平心静气再想一想:如果现在赌气不干了,人家岂不要说我稍遇困难就退缩?岂不要说我计穷力尽了?从前人们那样钦仰我,到处有人称我做狡猾皇帝,每次遇事不曾失败过,而现在呢,如果我撒手不干,人们岂不嘲笑我?唉!玛斯加里尔,名誉不是小事啊?往下干吧,不要罢手吧!虽然你的主人惹你生气,但是完成你的高贵的工作,并非为的是要他感恩,而是为了争你自己的光荣!不过,事情也难办:他这魔鬼,时时刻刻同你捣乱;你的妙计就像一座高楼,他的糊涂就像一道湍急的瀑布,他的瀑布时时刻刻冲击着你的高楼,你想在瀑布上打两下,就能阻止它吗?也罢!做个好心人,至少再来一次吧。再牺牲一些心思,看有没有成绩。如果他再破坏我们的机会,老实说我们再也不帮他的忙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再捉弄我们的敌人,使他厌倦,不再去追求她,而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去施行我们的计划,事情还是好办的。是的,我的脑筋

里正在运用一条妙计；如果不像遇见像从前那样的障碍，包管有光荣的成功。好，试看他的热情是不是恒久的。

第二出

出场人：李安特、玛斯加里尔。

玛 先生，我空走了一趟，那人竟自食其言了。

李 他自己也来告诉了我。但是，事情还不是这样简单：所谓埃及人的拐诱，所谓贵族的父亲要从西班牙到这里来接他的女儿，这一切的神秘无非一条诡计，是李礼捏造，目的就是要使我们买不成西丽罢了。

玛 您瞧，这样的诡计！

李 但是，特路发登深信这假话是真的，甘心上人家的钓钩，至死也不肯觉悟呢。

玛 所以将来他一定热心保留着她，我看再也没有什么法子了。

李 起初的时候，我只觉得她可爱；现在呢，我简直崇拜她了。我的心里正在盘算：该不该采用最后的手段？该不该把她救出火坑，而同她结婚？

玛 您可以娶她吗？

李 这个我还不知道。但是，她的命运虽然黑暗，而她的风度和她的品行都有不少的力量，专能引诱人家的心呢。

玛 您说的是她的品行吗？

李 怎么？你咕噜些什么？请你把话说完：她的品行怎样？

玛 先生，您的面色突然变了，我也许是闭口不提好些。

李 不行，不行，快说！

玛 好，让我做个好心人，来唤醒您的迷梦。这丫头……

李 继续说下去……

玛 她并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她也能帮人家忙。她的心并非铁石：如果您会对付她，包管您会有成绩。她似乎很有身份，看

来像一个很守规矩的女人,但是我可以说破她的真相。您须知,在这种事情上头,我算是一个内行人,哪一点能瞒得过我?

李 西丽……

玛 是的,她的贞操乃是装腔作势的;她表面的品行和她的真面目完全不能相符。把金钱上的太阳^①向她一照,她就会现出原形来了。

李 嘻!你说什么?我能相信这类的话吗?

玛 先生,人类的意志是自由的,您信不信由您,和我有什么关系?是的,请您不要信我的话!您最好是依照您自己的意思,就和这个丫头结婚吧。这么一来,全城的人都知道您的恋爱是出于真诚,肯娶一个大家共有的女人。

李 奇怪,这真出我的意料之外了!

玛 (旁白)他上了钩了!好!努力吧;如果他真的受了骗,我们脚上的芒刺就可以拔除了。

李 是的,你突然说了这一段话,竟把我气坏了。

玛 怎么!您尽可以……

李 你到邮局里去,看有没有我的信。(独自一人,沉思了半晌)谁能不上她的当呢?如果他的话是真的,那么,她的态度算是最会骗人的了。

第三出

出场人:李礼、李安特。

礼 我看您愁眉苦脸的,这是什么缘故?

李 我吗?

礼 就是您。

李 但是,我却没有什么可愁的。

① 法国路易十四世期间所铸的金钱,上面刻有太阳。

礼 我知道了:为的是西丽。

李 我不会为这么小的事情而伤心的。

礼 本来您是千方百计想要得到她的。现在计划不成功,就只好这样说了。

李 假使我是个傻瓜,真的爱上了她,那么,我才不怕您捣鬼呢。

礼 捣什么鬼?

李 天啊,一切我都知道了。

礼 什么?

李 您的手段,从头到尾我都知道了。

礼 您说的简直是希伯来语,我不懂。

李 说不懂,倒不如假装不听见的好!但是,请您不必再怕了:我再也不愿意和您争夺那丫头了。我所爱的是干净的美女;至于人家所鄙弃的女人,我是不愿意爱她的。

礼 李安特,不要无礼,不要无礼!

李 唉!您真是个好人的好人!好,您也不必怀疑,就去服侍她吧,您才是所谓有福气的人呢。老实说,她的容貌还算不平凡;但是,除了容貌之外,其余的可就太平凡了。

礼 李安特,我们不要再谈这些讨厌的话吧。为了她,您要怎样攻击我,就让您攻击吧;至于她呢,您如果污辱她,就是我的致命伤了。您要知道,如果我任凭您说话中伤我的神圣的爱人,我自己就太没有人格了。我宁愿您爱她,不愿您污辱她。您爱她,我还经得住;您污辱她,我就觉得您卑鄙了。

李 我所说的话是有可靠的来源的。

礼 谁说这话谁就没有人格,他就是一个坏蛋!这女子是不许加以污辱的,我很了解她的心。

李 但是,玛斯加里尔对于这种事是内行的;说她的坏话的就是他。

礼 是他!

李 正是!

礼 他以为他可以任意侮辱一个少女的名誉,也许他又以为我会一笑置之的!我非要他改口不可!

李 我呢,我非要他维持他的话不可!

礼 好!如果他对我也维持这一类的谣言,我非把他乱棍打死不可!

李 我呢,如果他不肯维持他的话,我非立刻把他的一双耳朵割下来不可!

第四出

出场人:李礼、李安特、玛斯加里尔。

礼 呃!好!好!他来了!走近来吧,可恶的狗!

玛 什么?

礼 你的舌头是毒蛇的舌头,竟敢咬伤西丽。她虽然在微贱之中,她的坏命运还掩不住她的好道德;这样难得的好人,你还要散布她的谣言吗?

玛 (低声向李礼)您不要嚷嚷。我说这话,是别有用意的。

礼 不行,不行,你不要丢眼色,也不要开玩笑。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耳朵什么也听不见。哪怕是我的亲兄弟,我也不肯和他甘休的。你敢毁谤我所爱的人,就等于刺伤了我的灵魂的最深处。这一切的眼色都是不中用的。你说了什么,快告诉我!

玛 天啊!我们不要闹吧,否则我就走了。

礼 不能叫你跑掉。

玛 哎唷!

礼 快说吧!快招认吧!

玛 (低声向李礼)您听我说,这是我用的计。您放了我吧。

礼 快!快!你说了什么话来?我非知道不可!

玛 (低声向李礼)我没有说别的。您不要生气。

礼 (拔出剑来)呀!我非要你换一种口气不可!

李 (阻止李礼)您也未免太过了。不要闹得这样凶吧。

玛 (旁白)世界上竟有这样不聪明的人!

礼 他得罪了我,我就要惩戒他,请您不要拦阻我。

李 但是,当着我的面打他,未免太过分了吧。

礼 什么?我不能惩戒我的人吗?

李 怎么?您的人吗?

玛 (旁白)又来了!好,一切都要被他泄露了。

礼 这是我的仆人,我要把他打死也未尝不可!

李 现在他是我的了。

礼 这话倒妙!他怎会做了您的仆人呢?大约……

玛 (低声向李礼)不要嚷嚷。

礼 唔!你要说什么?

玛 (旁白)唉!你瞧这个刽子手!一切都要被他破坏了。我尽管给他好些暗示,他老是不懂!

礼 李安特,您倒想要哄我!他竟不是我的仆人了?

李 他不是做错了一件什么事,被您驱逐了的吗?

礼 我不懂。

李 而且,您在盛怒之下,不是毒打了他一顿吗?

礼 没有这事!我吗?我驱逐了他?打了他?李安特,这是您开我的玩笑,否则就是他开您的玩笑了。

玛 (旁白)刽子手,索性说下去吧!你把你的事情弄得真好!

李 (向玛斯加里尔)原来你所谓毒打只是说谎!

玛 他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的记忆力……

李 不行,不行!你这些暗示都不是好的。我怀疑你在运用诡计,但是,你去吧,我恕你的罪了。他提醒了我,总算还好。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哄骗我了。我虽然被你的假装的忠诚骗了一

时,现在幸亏还能脱身。——告别了,李礼,再会!

第五出

出场人:李礼、玛斯加里尔。

玛 努力吧,拔出剑来,上前迎敌吧,胜利就在目前了!让我们扮演奥里伯里尤^①,专杀无辜的人吧!

礼 他说你毁谤……

玛 我为了帮您的忙,造了一个谣言,使他误会西丽,差不多已经完全不爱她了,而您竟不肯让他误会下去吗?不肯让我用计吗?您太老实了,经不起一两句假话!我好好地捉弄他,几乎要把您的爱人弄回给您了,您偏要多嘴,误了我的大事!我尽管给您许多暗示,表示这是诡计,而您还要提醒他!没法子!您一说非说到底不可,非泄露了一切不可!唉,真可惜!这是最妙的一条计策,可以进贡给国王的,竟被您弄糟了!

礼 我破坏了你的计划,这并不是奇怪的事。如果你不先向我说明了你的用意,我还要破坏一百次呢。

玛 那也没法子!

礼 至少你也该把你的计划的一部分告诉我,如果我不遵守,然后你才可以责备我。现在呢,我是一个门外汉,怪不得我常常误你的事。

玛 我以为您可以做一个剑术的师傅,因为您是专会破坏,专会误事的。

礼 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提了。总而言之,我的敌人是不能奈何我的,只要我信赖你的主张……

玛 我们不要再说这个,先说别的话吧。我太生气了,不是这样容易息怒的。您应该先帮我一个忙,然后我再看该不该继续帮

① 奥里伯里尤是罗马的总督,以残酷著名。

助您。

礼 如果只须这样,我完全可以照办。请你告诉我,你要我替你流血打仗吗?

玛 您的心里只会想到流血!您好像普通那一班喜欢决斗的人:他们拔出剑来,比掏一个铜子给人还容易些!

礼 那么,我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忙的?

玛 您的父亲的怒气非设法消除不可。

礼 我已经同他讲和了。

玛 是的。但是,我跟他并没有讲和。今天早上,为了您的爱情,我造谣说他死了。像他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死期将近,一想起死,就会害怕,何况我把他硬说成是死了,他的心里仔细一想,哪有不悲哀的?这老头子,老虽老,却很爱生命,最恨不祥的预兆,所以他非常恨我,要到法庭去告我。您要知道,国王的房子是很好的,如果我住在那里,一时觉得太舒服,恐怕就不大愿意出来帮您的忙了。——许久以来,已经有许多人告我,法庭屡次通缉我了。在这可恶的世界上,你有道德,人家就妒忌你,就要追控你!——请您去劝他息怒吧。

礼 是的,让我劝他息怒就是了。但是,你须允许我……

玛 呀!好!我们再看吧。(李礼走出)唉!忙了这半天,该休息休息了。暂时不要用计,不要时刻操心。此刻李安特再也不能损害我们,因为自从李礼假造了那信,西丽已经被扣留在家了……

第六出

出场人:爱嘉斯特、玛斯加里尔。

爱 我到处找你,为的是帮你的忙,把一件重要的秘密来报告你。

玛 什么秘密?

爱 没有人在这里偷听吗?

玛 没有。

爱 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我知道你的计划和你的主人的爱情。你要当心,李安特打算把西丽拐走。我听说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预备用一队戴假面具的人闯进特路发登的家里。因为他晓得:在这时候,往往有些街坊妇女戴着假面具在晚上去拜望他的。

玛 是吗?也罢,他的快乐并不完满,等一会儿我就要破坏他的计划了。我要将计就计,令他也进我的圈套。他还不知道我的神机妙算呢!再会吧,下次见面时,我们应该喝一杯!
爱嘉斯特走出。

第七出

出场人:玛斯加里尔(独自一人)。

玛 我们应当从恋爱计划里尽量吸取快乐的成分。让我略施与众不同、出色惊人的手段,绝无危险,去碰碰运气。如果我也戴上了假面具而比李安特先到,他一定不敢惹我。我先把人抢了去,却让他去受罪;因为他的计划差不多已经被人全知道了,人家一定怀疑到他的身上;至于我们呢,事情是我们做了却有别人顶缸,我们毫无危险。这叫做借用猫爪去火炉里取栗子,有得吃却省得烧痛了手。好,让我去找兄弟们,大家戴上了假面具吧。事不宜迟,此刻就该通知他们。野兔子在哪里,我已知道;猎人们我也号召得来。我的才力,我是愿意运用的;上帝既然给我狡猾的天才,我决不肯藏而不用啊!

第八出

出场人:李礼、爱嘉斯特。

礼 他说他要用一队戴假面具的人去抢她吗?

爱 是的,一点儿不错。他那一队人当中有一位把计划告诉了我,

我一口气就跑来找玛斯加里尔,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说他立刻想一条妙计,就去破坏他们的企图。恰巧我又遇见了您,我以为也应该把一切都告诉您。

礼 你来报告这消息,我很感激你。去吧,将来我不会忘了你的忠诚的。

第九出

出场人:李礼。

礼 我那怪物一定又捉弄他们去了,但是,我也愿意助他一臂之力。这是和我有关系的事,难道我还袖手旁观不成?时候到了!他们看见我的时候,一定很诧异的。也罢!难道我没有随身的军器吗?我有两支好枪,一口宝剑,谁敢惹我,就叫谁来——喂!喂!那里面的人,我有一句话和您说。

第十出

出场人:特路发登(凭窗向外)、李礼。

特 什么事?谁来看我?

礼 今天晚上,请您小心把门关好吧。

特 为什么?

礼 有一群人戴了假面具,预备到您家里大闹一场。他们想要把您的西丽抢去。

特 唉!天啊!

礼 大约他们等一会儿就到这里来了。您不要动,您在窗子里可以看见一切。呃!您瞧!我说的话不错吧?您不是看见他们来了吗?嘘!我要当您的面丢他们的脸!如果绳子不断,您就可以看好戏了。

第十一出

出场人:李礼、特路发登、玛斯加里尔(他和那一群人都戴着假

面具)。

特 唉！你们这一班傻瓜，竟以为我没有准备，就来打劫我吗？

礼 戴假面具的，你们到哪里去？能告诉我们吗？特路发登，请您给他们开门，看他们跳舞吧。（向那假扮女人的玛斯加里尔）
天啊！她是多么漂亮，多么乖！怎么！您还叽里咕噜吗？我想要给您脱了假面具，看一看您的真面目，您不怪我无礼吗？

特 可恶的坏蛋！快退去吧！——至于您呢，先生，晚安，我非常感谢您。

第十二出

出场人：李礼、玛斯加里尔。

礼 （摘了玛斯加里尔的假面具）玛斯加里尔，是你吗？

玛 不，是另一个人！

礼 哎呀！真料不到！我们是多么倒霉啊！你没有告诉我，我怎能猜得着你戴了假面具呢？我真不幸，不知不觉地竟来捉弄了你！唉！我真生气，恨不得把我自己打一百棍子。

玛 告别了，绝顶的聪明人，天下少有的智多星！

礼 如果你因生气就不再帮助我，那么，叫我去依赖哪一位神圣呢？

玛 您去依赖守地狱的魔鬼吧！

礼 如果你不是铁石的心肠，至少还请你再原谅我这一次的糊涂吧。如果我吻你的膝头就可以得你原谅……你瞧……

玛 我没有耳朵听您的话！走吧，伙计们，走吧！我听见有一群人跟着我们来了。

第十三出

出场人：李安特（和他那一群人都戴着假面具）、特路发登（凭窗向外）。

李 别大声嚷嚷,我们只该像些很规矩的人。

特 怎么! 整夜都有假面具包围着我的门口吗? 先生们,深夜里着了凉不是玩的! 要抢西丽,未免晚了些。她请诸位改天再来吧。今天她已经睡了,不能来和你们说话,我很替她抱歉。但是,你们对她既然这样关心,她为报答你们起见,特地叫我赠给你们一点儿香水,以留纪念。

李 呸! 臭得很! 我全身都脏了! 我们的计划被发觉了。走吧,向这方面退走吧。

第四幕

第一出

出场人：李礼（假扮亚美尼亚人）、玛斯加里尔。

玛 您现在假扮得太好笑了。

礼 这么一来，我的死了的希望又被你弄复活了。

玛 我的怒气老是支持不久的。我尽管生气发誓，结果仍旧是可以挽回的。

礼 所以，你听我说：如果我有一天大权在握，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报酬，纵使将来我只剩一块干面包……

玛 废话！您只该念念不忘您的计划。这一次，如果您再糊涂，再也不能说是我没有预先告诉您了。在这一幕戏剧里，您应该把您的台词背熟了才行。

礼 但是，特路发登在他家里是怎样招待你的？

玛 我假装诚恳，他就上了我的圈套。我殷勤地去和他说：如果他不小心防备，人们就要出其不意暗算他。到处的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丫头身上。譬如前次的信，假称她是名门之女，就是一个好例子。人们也曾邀我入伙，一同暗算他，但是，我终于设法推辞了。我又因为他十分关心他的事情，所以我特地去报告他，叫他提防。说到这里，我就摆起道学家的架子，演说了一番。我说世界上天天都有人在暗算别人。至于我呢，我深恨这肮脏的世界和这个不道德的社会，所以我努力想要

拯救我的灵魂。我希望能常在一个善良的人的身边,过些安静的生活,远离了那污浊的人群。又说,如果他赞成的话,我愿意在他家里度过我这一辈子。甚至说,我喜欢他,喜欢到这地步,非但不要他给工钱,还情愿把我父亲的遗产和我半世辛苦挣来的几个钱,都交给他的可靠的手中。将来上帝把我召去之后,他就可以承受我的遗产。——只有这个法子可以使他动心!有些诡计,是要您和您的爱人商量决定的,所以我想使你们能会面一次。他自己给我开了一条路,我将计就计,可以使您和她同住在一所房子里。他和我谈起他的一个失踪的儿子,说他昨天夜里梦见他回来。同时他又把他儿子的历史告诉了我,我即刻悟出了一条妙计……

礼 够了,我都知道了;你已经向我说过两次了。

玛 是的,是的!但是,纵使 I 说了三次,也许还不够,有时候您还会糊涂误事的。

礼 但是,要等候那么久,我忍耐不住了。

玛 唉!怕跌倒的人就不该跑得太快!您知道吗?您的脑筋有点儿迟钝,应该趁这机会训练您一下子。——特路发登是从那不勒斯来的,那时候,他的名字叫做萨诺丕佑·鲁贝第。当时那不勒斯有一群乱党骚扰了一次,人家怀疑他也参加——事实上他并不是能够骚乱国家的人——因此,他只好悄悄地离开了那不勒斯。他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年纪很轻的女儿。他没有把她们带着逃难,不久以后,她们就去世了。他知道了这消息,十分伤心。他只剩一个儿子,名叫贺拉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由他交给一位先生名叫阿尔贝的,领他到波兰去读书。鲁贝第写信到波兰给阿尔贝,调查他的儿子的消息,打算把他的儿子与他的财产都带到另一个城市里去。但是,过了整整的两年,终于没有一个人来找他。他以为他们都死了,所以他才到这里来,改名为特路发登。又过了整整的十二年,阿尔贝

和他的儿子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这就是那历史的大略,我告诉了您,给您做一个根据。现在您就假扮亚美尼亚^①的一个商人,您说您在土耳其曾经看见阿尔贝和贺拉斯都还活着。我所以不想别的法子,只要使他所梦想的儿子复活,这里头也有一个缘故。往往有些人,被土耳其的海贼拐了去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人家以为已经死了,而那些海贼却把他们忽然送还给他们的家庭。这一类的小说我看过不止一百部了。我就利用这种故事,这比自己创造的妙计还更强些。您应该说他们自己告诉您:他们被降为奴隶了。您替他们出钱,把他们赎了出来。但是,因为您有事,急于要离开土耳其,所以您比他们先走一步,他们随后就来。贺拉斯又要求您告诉他的父亲,说他是知道他的环境的,他该让您在他家稍为住两天,等候他们来。——我教给您的这一番话,您听懂了没有?

礼 你这样反复申说是多余的,我一听就全懂了。

玛 让我就去开始工作吧。

礼 你听我说,玛斯加里尔,我只担心一件事。假使他要问我,他的儿子的相貌,叫我如何回答呢?

玛 好一件难事!刚才我不是说他的儿子很小就离开了他吗?再说,时间这么久,又做了奴隶,相貌不是会发生变化的吗?

礼 这倒是真的。但是,如果他认得我,怎么办呢?

玛 您没有记性吗?刚才我说过,他在路上看见过您一次,该忘了您的相貌了,何况又配上胡子和衣服,他怎能认得是您呢?

礼 好极了。但是,我请问你:土耳其是一个什么地方?

玛 这有什么关系?您说土耳其也行,说野蛮国也行。

礼 但是,如果他问我在什么地方看见了他们,我怎能知道那城市的名字呢?

^① 亚美尼亚,古地名。

- 玛 您说在突尼斯^①就是了。唉！您打算把我缠到晚上还不放手吗？这一个地名，我一连说了十余次，您还记不得吗？
- 礼 去吧，你就去开始工作吧，我没有什么要问你的了。
- 玛 至少您应该小心，好好地做去；再不要自作聪明，又误了大事！
- 礼 你让我自己安排吧！你的胆子太小了！
- 玛 贺拉斯在波兰读书……特路发登在那不勒斯原名萨诺丕佑·鲁贝第……那先生名叫阿尔贝……
- 礼 唉！你这样啰唆，打算羞辱我吗？在你看来，我是一个糊涂虫吗？
- 玛 绝对不是糊涂虫；你只是有一点儿像糊涂虫罢了。

第二出

出场人：李礼（独自一人）。

- 礼 当我用不着他的时候，他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但是，当他知道我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就放肆起来了。好，等一会儿，我就可以承受那一双美丽的眼睛的青睐了。她的眼睛的力量真的把我管束住了！我打算在这美人的跟前，自由地、热烈地陈述我的灵魂的苦痛。我自然会向她说……呃！他们来了。

第三出

出场人：特路发登、李礼、玛斯加里尔。

- 特 我的命运变好了些，谢天谢地！
- 玛 人家说梦里的事是假的，而您的梦却是可以实现的，世上只有您会做梦。
- 特 （向李礼）先生，我该把您称为我的幸福的天使。您这样于我有恩，我不知如何才能报答您呢。

① 突尼斯，地名，在非洲，旧属土耳其。

- 礼 先生太客气了,尽可以不必。
- 特 不知在什么地方,我似乎看见过一个人很像这一位亚美尼亚商人。
- 玛 我也这么说呢。但是,这也难说,有时候巧得很,有些人的相貌竟是很相似的。
- 特 我所希望复得的儿子,您看见了他吗?
- 礼 是的,特路发登先生,他是世上最活泼的一个人。
- 特 他曾经把他的生活告诉您吗?又常常说起我吗?
- 礼 是的,不止一万次了。
- 玛 我想还差几次吧?
- 礼 他的口中所说的您,和我的眼中所见的您是一样的;您的脸孔,您的态度……
- 特 这是可能的吗?他和我分别的时候,只有七岁。就说他的先生吧,分别了这样久,也很难记得起我的相貌了。
- 玛 由于血统的关系,记忆力是特别强的。譬如我的父亲,他的相貌给予我的印象特别的深,所以……
- 特 够了!——您把他留在什么地方呢?
- 礼 在土耳其的都灵^①。
- 特 都灵吗?我以为都灵在比也蒙,不在土耳其,不是吗?
- 玛 (旁白)唉!好笨的脑筋!(向特路发登)您听不懂他的话,他想要说突尼斯,他把您的儿子留在突尼斯。但是,亚美尼亚人有一种坏习惯,也许是他们的舌头有病,他们爱把“尼斯”念做“灵”,所以他把突尼斯念成都灵。
- 特 原来如此,假使您先这样解释过,我就会懂他的话了。他向您说过要用什么法子会见他的父亲呢?
- 玛 (旁白)他回答不来了!(舞剑,向特路发登)让我把舞剑功课

① 都灵是意大利比也蒙省的首府。

温习温习^①。从前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比我的剑术高明的,我在舞剑学校里不知赢了多少次呢。

特 (向玛斯加里尔)我此刻不愿意知道这个。(向李礼)他说我从前用的是什麼名字?

玛 呀! 萨诺丕佑·鲁贝第先生! 上帝这一次降福于您,真是极大的乐事啊!

礼 您的真名是萨诺丕佑·鲁贝第,特路发登是假名字。

特 但是,他对您说过他是在什么地方生长的?

玛 喂,到那不勒斯游历一趟,似乎是很快乐的;但是,在您看来,也许是一个讨厌的地方。

特 您不能暂时住口,静听我们谈话吗?

礼 他是在那不勒斯生长的。

特 他很小的时候,我把他送到哪里去? 是谁领他去的?

玛 呃! 这可怜的阿尔贝,他的功劳真大! 您把您的儿子交托给他领到波兰去,后来又从波兰跟他回来。他的功劳真大!

特 呀!

玛 (旁白)如果再说下去,我们就完了!

特 我希望您把他们的遭遇告诉我,他们在哪一只船上遇了难……

玛 我不知道是什麼缘故:我只管打呵欠! 特路发登先生,这位先生从外国来,也许肚子饿了,须要吃些东西,而且时候也不早了……

礼 我吗? 我的肚子并不饿。

玛 呀! 您实在肚子饿了,您自己也不知道呢!

特 那么,请进来吧。

① 玛斯加里尔看见李礼回答不来,作手势教他说,又用脚踢他,被特路发登瞧见,只好假说是温习舞剑。

玛 (向特路发登)先生,在亚美尼亚,主人是不拘礼的。(特路发登已进他的屋内,向李礼)可怜的脑筋!连一两句话也记不牢吗?

礼 起初的时候,他突然问我,我一时回答不来。但是,你再不要害怕,我的精神已经恢复了,我要大着胆子和他说去……

玛 您的情敌来了,他还不知道我们的诡计呢。
他们进特路发登屋内。

第四出

出场人:安斯模、李安特。

安 李安特,请您站一站,听我说两句话。这是和您的名誉有关系的,同时也和您的安静的生活有关。我并不是拿伊波里特的父亲的资格来和您谈话,可见这不是因为我的家庭利益的缘故。我权把我当做是您的父亲,来跟您说话,只是为了您的利益,既不奉承您,也不向您隐瞒什么。简单地说,我愿意,如果我的子孙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时,也有人以我这样坦白纯洁的心灵来劝他们。您的恋爱事件,在一夜之间就传遍了全城,您知道人们怎样看这个恋爱吧?昨天您的事,惹起多少议论,给了人多少笑柄,您知道吗?人家说您选中了一个埃及的女流氓,一个淫荡的妇女为妻,她的最高尚的职业乃是讨饭!我替您害羞,比替我自己更害羞,因为我觉得竟像和您同受羞耻一般。我的女儿已经许给您了,人家如果藐视她岂不伤了我的体面?唉!李安特,不要再做这样下流的事了!睁开眼睛看一看您所误入的迷途吧!固然,我们做事不能时时刻刻都合道理,但是,错误的时间总是越短越好。如果您娶了一个有貌无德的妻子,结婚不久,就会后悔的。一个女人不管生得怎样美,欢乐之后总不免冷淡。您听我说:这种热烈的情欲,这种少年的兴奋,只能使我们得到几夜的欢娱;这种幸福是不能

持久的,我们的热情渐渐和缓下去。经过了一些良宵,坏日子接着就来了。首先是留心,其次是担心,最后是受苦;父亲一生气,儿子就不能承继遗产了。

李 在您所说的话里,没有一句不是我心中所想过的。您来劝导我,我很感激这番好意,不过我实在不配您这样关怀。我虽然一时为感情所驱使,但是,我还知道您的女儿的价值和她的道德,因此,我想要努力……

安 有人开这门了! 我们走远些吧,恐怕他们又会把什么有毒的东西泼到我的身上来。

第五出

出场人:李礼、玛斯加里尔。

玛 如果您仍旧那样糊涂,我们的诡计不久又被您破坏了。

礼 你叫我一辈子老听你的教训吗? 你有什么可怨的? 刚才我说的话不都成功了吗?

玛 也还不错! 例如您说土耳其人是信奉邪教的,说他们所崇拜的神乃是太阳和月亮! 这还说得下去。最令我生气的乃是您的爱情在西丽身边完全显露了出来,竟忘记掩藏了。这好像人家煮粥,火烧得太大了,水冲破了锅盖,直流到锅外来了!

礼 我还不够耐心吗? 我差不多连句话都没和她说!

玛 是的,但是仅仅不说话不能就算完。吃饭的时候您的举动处处令人怀疑。一刻的工夫,您叫人对您起疑的地方比别人一年的工夫还要多。

礼 这是怎么说的?

玛 怎么说吗? 谁也看得出来! 吃饭的时候,特路发登叫西丽也来陪坐,您总是眼睁睁地望着她。您忘了说话,一会儿脸红,一会儿丢眼色,人家给您吃什么东西,您都像没有看见似的;等到她喝酒的时候,您才觉得口渴。她喝了之后,您从她的手

里把她的杯子抢了过来,也不把余下的酒倒在地下,也不再洗一洗,抬起头来,把嘴凑近她的嘴所接触过的部位,就喝了她所剩下的酒。凡是她的纤纤小手所接触过的或她的牙齿所咬过的东西,您伸过手去抓了就放进口里,竟像饿猫见了老鼠!除此以外,您在桌子底下又弄得怪响的。您把脚在桌子下踢来踢去,特路发登也被重重地踢了两脚,累得两个无辜的小狗挨了他两次打。如果小狗们有胆量,还要和您争论道理呢!这样做法,您还以为您做得好吗?我呢,我觉得背上好像长了芒刺似的!天气这样冷,我还急得出汗呢!我的眼睛跟着您的一举一动,像玩把戏的人的眼睛跟着他的球儿一上一下。我的身体一直是前俯后仰地动着,无非希望能止住您的动作。

礼 天啊!批评别人是何等容易!假使你也能感受我的乐趣,你也会像我一样的!不过,为再叫你满意一次,我希望我能压抑着我的爱情,从今以后……

第六出

出场人:特路发登、李礼、玛斯加里尔。

玛 我们正在谈论贺拉斯的命运呢。

特 (向李礼)好极了。但是,我要和他说一句秘密的话,您能允许我吗?

礼 如果我不允许,那就是不知礼了。(走进特路发登屋内)

第七出

出场人:特路发登、玛斯加里尔。

特 喂,你知道我刚才做了什么事?

玛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您肯告诉我,马上我就知道了。

特 有一棵大橡树,差不多已经生长了二百多年了;我挑选了它粗得很可观的一枝。于是我砍了下来,立刻很热心地做成了一

根棍子,(说时,以臂示玛斯加里尔)差不多像我的手臂一般粗。也许有一头比较小一些,但是,如果拿来打人家的肩膀,比三十根竹竿还强,因为这棍子是很结实、很多节、很重的。

玛 请问您这棍子是预备打谁的?

特 先打你,后打那亚美尼亚的商人。他假造了一段历史,说要把一个人送来给我,其实是想骗走我的一个人!

玛 怎么! 您不相信……

特 你不要再辩驳了! 他本人就破坏了他自己的诡计。刚才他握着西丽的手,向她说:他这一次托故而来,为的是她。他没有注意到我的义女小霞娜在旁边,她把每一句话都听清楚了。他虽然没有攀出你来,我相信你一定是和他同谋的。真可恶!

玛 呀! 您错怪我了。如果真有人这样欺骗您,那么我是第一个受骗的,您不相信吗?

特 你肯证明你说的是实话吗? 那你就必须帮我的忙,一起来把那坏蛋痛打一顿,然后把他赶走。这么一来,我就不怪罪你了。

玛 好,好,我愿意得很! 我要拼命打他,使您知道我没有参加他的诡计。(旁白)唉! 亚美尼亚的先生,您老是破坏人家的计划,一定要叫你吃一顿棍子!

第八出

出场人:李礼、特路发登、玛斯加里尔。

特 (敲门,李礼出来,向李礼)请听我说一句话。骗子先生,今天您竟敢来欺骗一个忠厚的人?

玛 您竟敢假说在外国曾看见他的儿子,为的是容易混进他的家里来!

特 滚蛋! 马上滚蛋!

礼 (看见玛斯加里尔也打他,向玛斯加里尔)呀! 坏蛋!

玛 用诡计的人就该……

礼 刽子手!

玛 就该这样加以惩治的。好好记住这一棍。

礼 什么! 我竟是……

玛 (一面打李礼,一面往外赶李礼) 出去吧,出去吧,否则我就要打死您!

特 我很喜欢你这样,进来吧,我满意了。

特路发登进屋内,玛斯加里尔随入。

礼 (回来) 打我! 一个仆人,竟敢对我这样无礼! 想不到他这样忘恩负义,竟打起他的主人来了!

玛 (在特路发登屋内,凭窗向外) 请问:您的背脊痛不痛?

礼 怎么! 你还敢这样说吗?

玛 谁叫您看不见小霞娜? 谁叫您老多嘴! 但是,这一次我可不会生气了,我再也不骂您、不埋怨您了。您虽然十分糊涂,我亲手打了您一顿,也就足以抵偿了。

礼 唉! 你这样不讲理,我非报仇不可!

玛 一切灾害都是您自己惹来的。

礼 我吗?

玛 刚才您同您的爱人谈话的时候,假使您不发病,一定会看见那小霞娜在旁边,您的话也不会被她听去了。

礼 我向西丽说的话被别人听去了吗?

玛 否则您为什么突然被赶了出来呢? 是的,您因为多嘴,所以被驱逐了! 我不知道您是否常常打牌,总之您偷牌的手段还不够高明。

礼 唉! 我真是天下最倒霉的人了! 但是,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连你也驱逐我呢?

玛 我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驱逐您;至少他不会怀疑我和您同谋。

礼 那么,你打,也该打得轻些啊!

玛 您是多么傻啊！特路发登老是把眼睛盯着我，我能骗他吗？再者，我老实对您说，我也巴不得趁此机会，消一消我这一肚子的气呢！总之，事情是过去了；如果您能答应不报复我——无论直接或间接都不报复——从此忘了我给您这一顿恶打，那么，我一定给您好处；趁我现在有这样好一个位置，在两天之内，包管您能达到您的目的！

礼 你虽然这样粗暴地对待了我，但是，你既肯允许我这一件事，那么什么都可以原谅了。

玛 那么，您是答应我了？

礼 是的，我答应你。

玛 这还不算数。您还该答应我：以后我做的事不许您再过问。

礼 好吧！

玛 如果您失信，您就害四天一次的疟疾！

礼 但是，你也不要失信，不要教我老是这样丧魂落魄的！

玛 走吧。回去换换您的衣服，好好地贴上两张膏药。

礼 （独自一人）不幸之神老是跟着我，什么时候才有幸福呢？

玛 （从特路发登屋内出来）怎么！您还没有走？快走吧！但是，您千万不要再担心了。既然有我替您做事，也就够了，您不要再来帮忙，只回家好好休息就是了。

礼 （临走时）是的，你放心，我不动就是了。

玛 （独自一人）现在让我看看该用什么计策才好。

第九出

出场人：爱嘉斯特、玛斯加里尔。

爱 玛斯加里尔，我来告诉你一个消息，你的计划因此又要受大大的打击了。当我此刻说话的时候，一个少年的埃及人就要来了。他的皮肤不黑，也很像一个文雅的人；有一个很黄很瘦的老妇人伴着他。他似乎很爱你们所希望得到的那个西丽，所

以他要到特路发登的家里来赎她。

玛 这一定是西丽说过的她那爱人了。我们的命运真是不顺得很！刚逃脱了一层困难，我们又陷入另一层困难。我听说李安特快要放弃他的计划，不再和我们作对了；他万想不到他的父亲会突然回来，使伊波里特占了上风。他受了父亲的严命，不得不服从，于是一切都变了，今天就可以签订婚约了。然而这只是一场空欢喜；一个敌人去了，另一个敌人又来了，比前一个更凶，以致我们的一线希望都断绝了。不过，凭着我的高明的手段，我想我可以使他们迟一些动身到这儿来；于是我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去努力完成好事。近来发生了一件大窃案，大家不知是谁干的；但是，埃及人的名誉平常就不很好，我想要略施妙计，使这一位埃及人摊上盗窃的嫌疑，累他坐几天监牢。我认识些警察官，他们对于这种事，是很容易说话的。当他们渴望着几个钱的贿赂的时候，他们就甘心闭了眼睛，任人播弄。被告的人有罪无罪，姑且不管；有钱袋就是有罪，非叫他受罪不可！

第五幕

第一出

出场人：玛斯加里尔、爱嘉斯特。

玛 唉！你这个狗！唉！双料的狗！糊涂虫！你想折磨我一辈子吗？

爱 那位警察官巴拉佛莱做事是很谨慎的，如果没有你的主人跑出来那样拼命地破坏你的妙计，你的事情早就办得妥妥当当了，那个小伙子早被关起来了。但是你的主人却骄傲非常地说：“我看见一个善良的人竟这样被人无耻地捉了去，我是不能坐视不管的。我一看他的脸孔就知道他是好人，我敢担保他！”警察们捉住那埃及人，不肯放手，于是他就生气，要打他们。你要知道，警察素来是怕挨打的。当我此刻说话的时候，他们还在奔逃，一个个都以为李礼正在追赶他们呢！

玛 这笨伯！他全不知道此刻那个埃及人已经到了屋子里，抢夺他的宝贝去了！

爱 再会吧。我还有事，不能奉陪了。

第二出

出场人：玛斯加里尔（独自一人）。

玛 真的，这最后的意外真使我惊奇！我相信一定有一个魔鬼附在李礼的身上，专爱和我挑战；什么地方他可以误我的事，它

就把他领到什么地方去！但是，我还要继续做下去。虽然失败了这许多次，我要看看那魔鬼和我是谁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西丽多少是明白我们的勾当的，所以她很不愿意离开此地。让我就努力利用这一个机会吧。——呃！他们来了！不要忘了实行我的计划！这有家具的屋子对于我是很适宜的，我可以自由支配它；如果命运好，就一切都妥当了！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人在这里；钥匙也由我保管。唉！天啊！这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我这智多星真不能没有七十二种变化啊！

第三出

出场人：西丽、安德烈。

烈 西丽，您是知道的，凡可以表示我对您的热情的事，我都做过了。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战争曾使我在威尼斯人的眼中得到勇敢的名气。不是我高抬我自己，如果我不离开他们，继续给他们效力，我是可以希望有一天得到一个高贵的职位的。但是，为了爱您，我忘了一切，我忽然变了心，愿意混在埃及人的队里，做您的情人。中间经过了许多波折，而您又对我那样冷淡，我仍旧坚持到底。后来由于一件意外的事，我和您分散了，料不到竟别离了这么久！我不惜时间，不避辛苦到处寻找您。恰巧遇见了一个埃及老妇人，她把您的情况告诉了我：她说当时您那一班人很需要钱用，把您抵押到这里来，得了钱去挽救他们的恶运。我听了这话，马上赶来赎您，一切都唯命是从。我以为您应该表示快乐了，谁知您更显得愁眉苦脸！如果您喜欢过幽静的生活，您就跟我到威尼斯去。战争中得到的胜利品，尽够我们两人过活了。如果您要我像从前那样一味跟随着您，我也十分愿意，因为我的唯一的志愿就在于能常常和您一起，您要怎样我都可以照办。

- 西 您对我的热情是很明显的；如果我因此发愁，就是一个忘恩的人了。我的脸色虽然显得愁苦，并不是因为您的缘故，只因为我的头痛得很厉害罢了。假使您真心爱我，肯信我的话，那么，我请您至少展期三四天，等到我的病好了些，然后启程。
- 烈 您喜欢展期多久都可以！我没有别的希望，只希望能博得您的欢心。让我找一所房子给您安身吧。——呃！恰巧这儿有一个招租的牌子，好极了！

第四出

出场人：西丽、安德烈、玛斯加里尔（假扮一个瑞士人）。

- 烈 瑞士的先生，您是这房子的主人吗？
- 玛 岂敢！岂敢！
- 烈 我们可以租赁这房子吗？
- 玛 是的，我有些带家具的房子是预备租给外国人的，但是，来历不明的人我却不租。
- 烈 您的房子是没有什么暧昧的事情的，是不是？
- 玛 我看您的脸孔，就知道您不是本地人。
- 烈 不是的。
- 玛 这位女士是和您结了婚的吗？
- 烈 什么？
- 玛 她是您的妻子呢，还是您的妹妹呢^①？
- 烈 都不是。
- 玛 呃！她长得很美。——您到此地来，是为做生意呢，还是为告状？如果为告状，我就劝您不要告状，告状是要花钱的！审判官都是些强盗，律师们也都不是好人。
- 烈 我不是为这个来的。

① 原文是 *s'il étre son fame, ou s'il étre son sœur*？这是描写瑞士人说法语不合文法。此外还有许多描写他的读音错误的地方，可惜无法译出。

玛 那么,您是陪着这位姑娘来游览这城市的了?

烈 这个,您不必多管。(向西丽)等一会儿我就回来。我要去把那老婆子唤来,同时也要吩咐他们给我们预备旅行的车子。

玛 她的身子不很舒服?

烈 她头疼。

玛 我有的是很好的葡萄酒和很好的干酪。请进来吧,请到屋子里来。

西丽、安德烈、玛斯加里尔都进屋内。

第五出

出场人:李礼(独自一人)。

礼 我的心里虽然很焦急了,但是,为了实践我的诺言,我不能不静候消息;姑且让别人替我做去,看上帝怎样支配我的命运。

第六出

出场人:安德烈、李礼。

礼 (看见安德烈自屋中出来,向安德烈)您到这房子里来找什么人吗?

烈 这是一所带家具的房子,是我刚才租下来的。

礼 这是我父亲的房子,我的仆人晚上在这里住宿,看守着房子。

烈 这个我不知道。这里有一个招租的牌子,可见至少是要出租的。请看!

礼 果然有一个牌子!这就奇怪了!是谁挂起来的呢?挂起来,有什么用处呢?……呃!我大约猜中了!一定是为了那个,才有这事!

烈 这是什么来由?您可以告诉我吗?

礼 如果遇着别人,我一定守秘密的;至于您呢,我不必瞒您,只要您不告诉别人就是了。依我猜想,您所看见的牌子是我的仆

人挂起来的。我因为爱上了一个埃及女人,想把她弄到手,就叫我那仆人替我设法。我们的计划已经失败了好几次,这一次大约他又定下了计策,所以把这招租的牌子挂了起来。

烈 那埃及女人叫什么名字?

礼 西丽。

烈 呃!您为什么不早说呢?您只须向我说一句话,也许什么计策都不必再用了。

礼 怎么!您认识她吗?

烈 我刚才把她赎了出来。

礼 唉!真是想不到的事!

烈 因为她害病,我们不能马上离开此地,所以我赁了这所房子给她暂住。您现在把您的希望告诉了我,这是使我非常快活的。

礼 怎么!我所希望的幸福,可以在您的手中取得吗?您不是可以……

烈 (去敲门)等一会儿我就叫您满意了。

礼 叫我向您说什么好呢?我的感激……

烈 不,不必提感激,我是不需要道谢的。

第七出

出场人:李礼、安德烈、玛斯加里尔。

玛 (旁白)好!好!我那疯主人又来了!他又要把新的祸事带来给我们了!

礼 您瞧!他换了这样奇怪的衣服,谁认得出是他呢?走过来吧,玛斯加里尔,我欢迎你。

玛 我是一个有名誉的人,不是玛斯加里尔。我不卖妇人,也不卖少女。

- 礼 你这套乱七八糟的话倒真有趣^①！假装得倒还不错！
- 玛 您到外面散步去吧，不要在这里嘲笑我。
- 礼 呸！快把你的假面具摘下来，承认我是你的主人吧。
- 玛 呸！我从来不曾看见过你！
- 礼 一切事情都妥当了，你不必再假装别人了。
- 玛 如果你不走，我就要打你一拳了。
- 礼 你听我说，你这些歪话都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已经商量妥当了，我很感激他的好心。我所希望于他的一切，他都答应了，你可以不必再怕什么了。
- 玛 如果你们商量妥当了您那最大的幸福，那么，让我不再做瑞士人，仍旧做玛斯加里尔吧。
- 烈 这仆人服侍您很热心。但是请您等一等，我一会儿就来。

第八出

出场人：李礼、玛斯加里尔。

- 礼 喂！你看怎么样？
- 玛 我很欣幸，我们辛苦了这么久，终于有了好的成绩。
- 礼 你还迟疑不肯马上剥下你的假面具，你料得到这样一个结局吗？
- 玛 我是知道您的脾气的，所以刚才我很害怕；其实现在我还觉得事情奇怪呢！
- 礼 但是，你不能不承认我这功劳已经不小，至少这一次可以抵偿我以往的过失。我还要争取完成全部工作的光荣。
- 玛 也罢。您的幸福也许比您的聪明大些。

第九出

出场人：西丽、安德烈、李礼、玛斯加里尔。

① 因为玛斯加里尔学瑞士人说法国话，读音不正，又不合语法，所以李礼这样笑他。

烈 刚才您所说的女子,不就是这一位吗?

礼 呀!世上再没有别的幸福能比我的幸福了!

烈 不错,我曾受过您的恩;假使我不承认,我就有罪了。不过,如果要我割下我的心肝来报答您这一次的恩惠,不也有点过分吗?请您想一想:这样的一个美人儿是怎样叫我神魂颠倒,我肯把她当做报恩的礼品送给您吗?您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我想您也不愿意我这样做吧?告别了,让我们回到特路发登的家里再去住几天吧。

安德烈领西丽出去。

第十出

出场人:李礼、玛斯加里尔。

玛 (唱了歌之后)我笑,其实我并没有笑的意思!好!你们原来这样商量妥当了,他把西丽这样给了您!哈!哈!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礼 这打击未免太大了!我也不想再求你帮忙了!我是一条狗,一个负心人,一个可恨的刽子手,不配旁人帮助,也没能力做任何的事情!你走吧,你再也不必努力帮助一个不幸的人了!我简直是不愿意别人替我求幸福!我遭逢了这许多不幸,又做了这许多糊涂事,只有死神能帮助我了!(走出)

第十一出

出场人:玛斯加里尔。

玛 好,这就是他结束生命的妙法!干了这么多糊涂事还不够,最后,变本加厉竟想一死了事!他因为犯错误太多灰心绝望,不再要我帮助,但这是枉然的。我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还是要帮他的忙,要帮他夺回那个女子。障碍越多,成功的人越光荣;没有困难,怎能显出我的坚忍的美德呢?

第十二出

出场人：西丽、玛斯加里尔。

西 （玛斯加里尔低声向她说话之后，向玛斯加里尔）尽管你怎样说，尽管人们怎样建议，我觉得展期启程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刚才你不是看见了吗？他们是很不容易妥协的。至于我呢，我曾经对你说过：像我这样的心，我是不愿意为着这一个就害那一个的。虽然情形各有不同，而我和他们二人的关系之密切是一样的。李礼依仗的是他的爱情和势力；安德烈则依仗他给我的恩惠。我因为感恩之故，决不能私自计划去害他。是的，我以为这是对的。我虽然不能顺从他的愿望，拿我的心去迁就他的爱情，但是，至少我应该把拒绝他的事也拒绝了别人，至少我应该拂逆我的希望，像拂逆他的希望一般！这是我的责任，由这责任就生出了种种的困难，你想想看，你还能希望我什么呢？

玛 老实说，这些障碍是非常麻烦的，我一时也找不出什么奥妙的好法子。但是，我要用尽我的力量，升天入地，四面八方去设法，务必找得一个两全的妙计。一会儿我再告诉您解决的方法。

第十三出

出场人：伊波里特、西丽。

伊 自从您到了此地之后，本地的妇女都怨恨您的一双美丽的眼睛，其实也怨恨得有理，她们的诱惑力都没有用处了，她们的爱人都变得不忠实了。您善于打动人们的心灵，没有一颗心能躲避您的诱惑。千万人的自由都被您锁住了；您天天只管掠夺我们的爱，竟像想要以此致富似的。至于我呢，我并不怨您；您的动人的地方实在太少见了，怪不得您有绝对的权威。

不过,当您把我的爱人们夺去的时候,至少该给我留下一个啊! 只要留下一个,其余的我都失去了,也还勉强可以自慰。谁知您把他们一个个都要了去,这未免太惨了,所以我就不能不埋怨您。

西 唉! 您这话,表面是多么文雅,其实您在嘲笑我! 但是,我请求您宽恕我。您自己的眼睛是什么样的眼睛,您难道不知道吗? 何必害怕呢? 它们的诱人的魔力是十分可靠的,永远用不着您这样恐慌。

伊 但是,今天我向您所说的话乃是本地的人们所共有的意思。别的且不说,谁不知道西丽已经迷上了李安特和李礼呢?

西 依我说,他们既然没有眼光,您失了他们也不可惜;他们既然不能鉴别优劣,您还要这类爱人干什么?

伊 恰恰相反,我倒不是这个态度;我觉得您的确长得很美,因此我也原谅那些甘心受您的美貌诱惑的人。李安特忘了我而爱上了您,我也不怪他。我希望他在最近的期间内,也不怀恨,也不生气,听凭他的父亲做主和我结婚,就好了。

第十四出

出场人:西丽、伊波里特、玛斯加里尔。

玛 好消息! 好消息! 意外之喜! 让我现在亲口告诉你们吧!

西 什么消息?

玛 您听我说:不是我胡说……

西 什么呀?

玛 这真是一幕喜剧的收场了。正在这时候,那埃及老妇人……

西 她怎样?

玛 她正在经过广场,一点也想不到会发生什么事,忽然另有一个很丑的老婆子,怔怔地望了她半晌,突然把她大骂起来。她们对骂之后,接着就对打;她们没有刀枪弓箭,只用她们干瘦的

指爪,互相抓破了她们那又黄又皱的皮。我们只听见她们骂:“母狗!母狼!老泼妇!”先是她们的帽子飞落地上,只剩了两个光头;后来她们的仗打得更厉害了。许多人听见吵闹的声音,都走来观看,安德烈和特路发登也来了。他们费了不少的力气,才把她们拉开,她们还在那里咬牙切齿呢。经过这一场恶打之后,她们二人都想要隐藏了她们的脸上的羞耻;同时,人们也问她们为什么争闹。那首先下手的老婆子虽然气昏了,还怔怔地望着特路发登;望了许久,忽然高兴地说道:“是您吗?人家向我说过,您隐姓埋名,在此地居住。大约不是我眼花错认了人吧?唉!碰得巧极了!是的,萨诺丕佑·鲁贝第先生,天教我认得您!刚才我正为您的利益而发愁哩!您记得吗?当您在那不勒斯离开了您的家庭的时候,您的女儿是交给我的。我是她的奶妈,把她养到四岁,她的五官百体已经没有任何一处不动人。这里您所看见的这个贱人,她先到我们的家里混熟了,后来竟把我们的小宝贝拐去了!您的妻子听说女儿失了踪,伤心太过,她的寿命也就缩短了!我因为怕您责备我保管不住您的女儿,所以我只好撒一个谎,说她们母女二人都死了。但是,现在我认得是她,就要她把您的女儿的消息告诉我,非告诉我不可!”当她述说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提起了好几次萨诺丕佑·鲁贝第的名字,安德烈听了,脸色变了半晌;特路发登也觉得奇怪。忽听得安德烈向他说道:“怎么!幸亏上天保佑,我寻找了许久的一个人终于给我找着了!唉!我的血统相关的人,我的生命的创造者!相逢竟不相识哩!是的,父亲,我就是您的儿子贺拉斯。我先是由阿尔贝照料的;阿尔贝死了之后,我觉得心灵很不安定,于是离开了波兰。我为好奇心所驱使,就抛开了学业,出外游历了六年,经过了许多地方。但是,游历了之后,我忽然想起了故乡,希望见一见家里的人。唉!谁知我到了那不勒斯的时候,您早已离开

那里了；人们谣传您这样那样，总得不到一个确实的消息。我到处寻找您，都找不着，后来我到了威尼斯，就在那边住下了。关于我家的事，除了父亲的姓名之外，什么我都不知道，也没法知道。”——您想想看：特路发登听了这几段话，是多么高兴啊！话也不必累赘了，您自己也会明白了的，特路发登逼着那埃及老妇人说出您在什么地方，她照实说了出来，现在特路发登已经承认您是他的女儿了。安德烈是您的哥哥；哥哥哪有与妹妹结婚的道理？他说他受了我的主人的恩，就劝他的父亲把您嫁给我的主人了！我的主人的父亲亲眼看见了这场喜剧，不由他不满口答应这一头亲事。他还愿意把他的女儿配给安德烈，好完成两家的大幸福。您瞧！这许多意外的喜事都一齐来了！

西 我听了这许多新消息，简直把我弄呆了！

玛 他们一个个都跟着我来了；只剩下那两个老婆子不来，她们打得疲倦了，须要休息休息。（向伊波里特）李安特跟了来，您的父亲也来了。至于我呢，让我报告我的主人去。当我们以为他的希望最难达到的时候，谁知上帝竟替他造福，得了这样神奇的结局。（走出）

伊 我知道了这一件喜事，连我也乐得发呆了；纵使这些幸福全是我的，我也不过如此快活罢了。——呃！他们来了！

第十五出

出场人：特路发登、安斯模、潘朵夫、西丽、伊波里特、安德烈。

特 呀！我的女儿！

西 呀！我的父亲！

特 你知道上帝是怎样保佑我们的！

西 刚才我听说这意外的幸福了。

伊 （向李安特）我眼前有了证据：无论您怎样辩护，也是枉然，您

的心已经倾向别人了！

李 您是个大量的人,我只希望您宽恕。但是,上帝可以证明:我这一次回心向您,并不完全是我父亲的功劳,其实有一大半是我自己的主意。

烈 (向西丽)谁料得到这样纯洁的爱情会遇到伦常的谴责?好在这种爱情是发于情而止于礼,毫无邪念,因此稍稍变换一下,仍可保持。

西 至于我呢,我刚才还责备我自己,以为我有了罪过,因为对于您,只有极高的尊敬心而没有爱情。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您为人这样温和,我的心偏不倾向于您,而倾向于另一个人。我奈何不得我自己。

特 (向西丽)但是,我不知道你会怎样说我:我刚刚和你重逢,又打算和你分离,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潘朵夫先生,把你嫁给他的儿子了。

西 爸爸,现在我的命运是由您决定的了。

第十六出

出场人:特路发登、安斯模、潘朵夫、西丽、伊波里特、李礼、李安特、安德烈、玛斯加里尔。

玛 (向李礼)您瞧!跟着您的那魔鬼还能破坏这一次的稳固的希望吗?您还能自作聪明,误我的事吗?您的命运真好,有了一场意外之喜:您的目的达到了,西丽是属于您了。

礼 我不敢相信上帝竟有这样绝对的权力……

特 是的,我的女婿,这是真的。

潘 事情已经决定了。

烈 (向李礼)我借此报答您的恩德。

礼 (向玛斯加里尔)我应该和你接吻千万次,因为这一场喜事……

玛 哎唷！哎唷！轻些！呸！谁叫您把我拥抱得那么重，我几乎呼吸不来了！我真替西丽担心，如果您把她拥抱得这样紧，怎么得了！这样的接吻，人家宁愿不要您的！

特 （向李礼）您是知道的，上帝给我的幸福真多。同一天，我们一个个都快活了。今天我们该欢聚一个整天，让我叫人去把他的父亲^①也接了来。

玛 好，你们一个个都有了老婆了！剩下我这可怜的玛斯加里尔，你们竟没有一个女子给我搭配搭配吗？我看见他们一双双、一对对的，我周身都发痒了，也想要结婚了。

安 你放心，我有法子。

玛 好，我们走吧。——我希望上帝多降生几个孩儿，让我们做他们的父亲吧！

剧终

① 他的父亲是指李安特的父亲而言。

情 仇

(原本为诗剧)

1654 年初次上演于比西耶

1658 年演于巴黎

[法]莫里哀 著

剧中人物

- 爱拉斯特——绿西的求爱者,简称爱
阿尔贝——绿西和埃士嘉尼的父亲,简称阿
胖勒奈——爱拉斯特的仆人,简称胖
瓦赖尔——波里多的儿子,简称瓦
绿西——阿尔贝的女儿,简称绿
玛利奈特——绿西的女仆,简称玛
波里多——瓦赖尔的父亲,简称波
福劳辛——埃士嘉尼的心腹,简称福
埃士嘉尼——阿尔贝的女儿,作男装,简称埃
玛斯加里尔——瓦赖尔的仆人,简称尔
米达佛拉士特——老学究,简称米
赖丕耶——凶汉,简称赖

地点

巴黎

第一幕

第一出

出场人：爱拉斯特、胖勒奈。

爱 你要不要我告诉你？我的心里隐隐地起了一种忧虑，总觉得不安似的。你尽管说我的爱情怎样怎样，其实不瞒你说，我大约是上了当了。我怕你的心变了，你的心不是向着我，而是向着我的情敌；至少可以说你自己也像我一样上了人家的当了。

胖 您怀疑我要了什么手段，就等于不相信我是老实人；这是不公道的，同时也可见您不会观察人家的相貌。像我这样相貌的人，决不会被人怀疑是奸猾之辈。人家说我们当仆人的如何如何，我也不否认；我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都是老老实实的。至于说到我上了人家的当，这是很可能的，您怀疑得比较有道理；但是我还不相信。也许我是一个糊涂虫，我还看不出您有什么理由可以像这样愁眉苦脸。依我看来，绿西向您表示的爱情不薄，她时时刻刻都和您见面，和您说话。您虽然很怕瓦赖尔，但是现在瓦赖尔似乎比您更痛苦呢。

爱 一个情人往往生活在一种不能兑现的希望里：最受优待的人不一定就是最被爱的人。女人所表现的一切热情，有时候只像一块美丽的帷幕，帷幕里还隐藏着对别人的浓情蜜意。假使瓦赖尔是被拒绝了的爱人，为什么近来他能表现得那么安静呢？你从表面观察，以为绿西对我有情；但是，为什么他看

见绿西对我有情还表示很快活,或者是表示满不在乎的样子呢?这么一来,我觉得绿西的深情都变了苦味,我对于我的幸福发生了怀疑,对于绿西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完全相信:这就是我痛苦的原因,是你所不能理解的。为使我现在的遭遇更好受一些,我真希望瓦赖尔吃醋、生气;他如果不快活了,着急了,我的心就舒服了。你自己想一想,假使你所喜欢的女人爱上了你的情敌,你能像瓦赖尔那样,一点儿不着急吗?如果你以为不能,那么,我对于此事提心吊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吧?

胖 也许他已知道他没有希望,因而另找对象去了。

爱 不!不!当一个人在情场失败以后,他首先要避开的是他爱情的对象;并且割断情网的时候,也决不能不动声色,也不能这样安安静静。一个曾被我们爱过的人老出现在我们眼前,是不能不叫我们动心的。如果看了一点也不增加怒气,这种爱情也就不成为爱情了。总之,你相信我的话吧:在情场上,人们尽管灰了心,心里总还不免剩有一点儿酸溜溜的味道;自己得不到的人,被别人占了去,还能不生气吗?

胖 至于我呢,我不懂得这么些哲学!我只相信我的眼睛,眼睛看见了什么就把它当做真相;我犯不着跟自己做死对头,无缘无故地就伤起心来。人生于世,为什么要想入非非,假充内行,硬找些理由来自寻苦恼呢?我能凭空怀疑,无事恐慌吗?菩萨还没有来,何苦就烧香呢?我觉得痛苦不是什么好东西,除非有了正当的理由,否则我是不要它的!哪怕我的眼前发生了一百件伤心的事情,我也只当是没看见。其实,在爱情方面,我和您碰的运气是相同的:您的运气好呢,我的运气也好;反之,坏也跟着坏。我看您的爱人是不会骗您的,除非她的女仆也照样骗了我。但是,我绝对不肯这样着想。我是愿意信任人家的:当人家说“我爱你”的时候,我就完全相信了。至于

玛斯加里尔是不是气得怒发冲冠,我可管不着了^①。我只要玛利奈特任凭我闻香,任凭我温存,让我的情敌在旁边像疯子般地狂笑;他笑,我也跟着他笑,看谁笑得好看!

爱 唉!你说话老是这样的。

胖 呃!我看见她来了。

第二出

出场人:爱拉斯特、玛利奈特、胖勒奈。

胖 喂!玛利奈特?

玛 喂!喂!你在这里做什么?

胖 你问我吗?老实说,刚才我们正在讲你。

玛 先生,您也在这里?您害我跑了不少的路,把我累死了!

爱 怎么?

玛 因为要找您,我各处都跑到了。其实我早知道……

爱 知道什么?

玛 知道您不在教堂,也不在散步场,也不在您的家里,也不在大广场。

胖 那就应该赌咒发誓呀!

爱 那么,请你告诉我:是谁叫你去找我的?

玛 说真的,这人对您感情还很不错呢。一句话:就是我家小姐。

爱 呀!亲爱的玛利奈特,你的话真能代表她的心事吗?如果我的命中注定该失恋,请你也不必隐瞒,我决不因此而恨你。请你看上帝的情面,老实告诉我:你那美丽的小姐不是在用一种假殷勤来哄我喜欢吗?

玛 唉!您这可笑的话是从何说起的?她不是充分地表示了她的感情吗?您还要求什么样的保证呢?您还需要什么呢?

^① 玛斯加里尔是瓦赖尔的仆人,与胖勒奈同爱玛利奈特。

胖 你还说呢！除非瓦赖尔已经悬梁自尽，否则他还是不放心的。

玛 为什么？

胖 他妒忌他到了极点。

玛 妒忌瓦赖尔吗？（向爱拉斯特）唉！您想得倒真妙，只有您的头脑才能发生这种思想！从前我以为您是富于理智的，直到现在为止，我总拿您当作一个聪明人；今天一看您这样，我知道我看错了人了！（向胖勒索）你呢，你也是这样担心吗？

胖 我吗？我妒忌吗？我是一个笑口常开的人，肯这样瞎操心，使自己瘦了几磅吗？不但你的真诚可以使我放心，而且我也把我自己看得很高：我以为有了我做比较，你就不会喜欢别人了。唔！你哪里找得着一个和我人品相等的人呢？

玛 真的，你的话很对；其实也正应该如此。千万不要学那种好吃醋的人，动不动就怀疑自己心爱的人；怀疑的结果，是自己吃了亏，同时还帮了情敌的忙。你越是怪罪你的爱人，你的爱人就越觉得你的情敌比你好；我从前看见过一个人，由于情敌十分妒忌他，他反而胜利了。总之，无论如何，在情场上，如果你爱表示怀疑，就是不懂得恋爱，除了使自己遭到惨败以外，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向爱拉斯特）这话也算是对您说的，先生。

爱 好！咱们别再说这个了。你到这儿来，有什么话告诉我？

玛 您害我走了这许多路，我真该叫您再等一等；我要保守着这一个大秘密，算是惩罚您。——好，也罢，您把这一封信拿了去，再不要怀疑了。这里没有别人，您尽可以高声念下去。

爱 （念）“从前您告诉过我，说您为了爱情，一切都可以做到。今天您如果获得您父亲的同意，咱们的爱情就算成功了。请您告诉他，您是怎样占据了我的心。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只要他答应了，我没有不依着您的。”呀！多么大的幸福呀！——哦！你！这信是你送来的，我该把你看做一个天使！

胖 我早就告诉过您，您偏不相信！其实我所料的事情是不会

错的。

爱 (再念)“请您告诉他,您是怎样占据了我的心。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只要他答应了,我没有不依着您的。”

玛 假使我把您刚才的种种猜疑告诉了她,对于这样一封信,她马上就会收回成命的。

爱 唉!刚才是我一时多心,有点儿疑神疑鬼,现在我已经明白了,请你替我隐瞒一下吧。如果你一定要告诉她,那么也请告诉她说我准备一死,来赎我的罪过。如果她因此而恼了我,这也是应该的,让我跪在她的跟前自杀,使她息怒。

玛 咱们别说死吧,这不是时候。

爱 是的,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你这一位好心而又美丽的送信人,麻烦你跑了半天,我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好好地报答你。

玛 您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了:您知道刚才我还到什么地方找您来着?

爱 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玛 就在市场附近。您知道是什么地方了吧。

爱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玛 我还到那一家铺子里去找您,因为上一个月您很慷慨地答应给我买一个戒指,刚才我以为您正在铺子里买戒指呢。

爱 呀!我明白了!

胖 坏丫头!

爱 真的,我答应过你这一件事,直到现在还不曾实行我的诺言,抱歉得很;但是……

玛 我说这话,并不是催您去买戒指。

胖 啊!可不是吗?她没这种意思!

爱 (把自己的戒指给玛利奈特)你也许喜欢这一只;就请戴上,算是我买来送给你的吧。

玛 先生,您这是开玩笑吧。我如果受了您的戒指,岂不是不害臊吗?

胖 可怜的害臊的丫头,不用客气了,你就收下了吧。这所谓却之不恭,你懂吗?

玛 好,让我收下来做一个纪念吧。

爱 什么时候我才能报答我那可爱的天使的美意呢?

玛 您先努力使您的父亲同意吧。

爱 但是,如果他不同意,我应该怎么样呢?

玛 等到那时候再说。为了您的事,我们一定努力想种种的法子,无论如何,总要使她能做您的妻子。您尽您的力量吧,我们也尽我们的力量。

爱 再会吧,在今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知道事情成功不成功了。(爱拉斯特低声再读那封信)

玛 (向胖勒奈)咱们呢?咱们的爱情怎么样了?你为什么不对我说起呢?

胖 像咱们这样的人,希望结婚,还不容易吗?我愿意要你做妻子;你呢,你愿意要我做丈夫吗?

玛 是的,我很愿意。

胖 握手吧!——这就够了!

玛 再会,胖勒奈,我的牛郎。

胖 再会,我的织女!

玛 再会。我的爱情是火,你就是生火的木柴。

胖 再会。我的灵魂是水,你就是反映那水的天虹。(玛利奈特走出。向爱拉斯特)感谢上帝,咱们的事情顺利得很:阿尔贝这人是不会不同意您的任何要求的。

爱 瓦赖尔朝着咱们这里来了。

胖 可怜的瓦赖尔!我知道了这一切以后,觉得他太可怜了。

第三出

出场人：瓦赖尔、爱拉斯特、胖勒奈。

爱 喂！是瓦赖尔先生吗？

瓦 喂！是爱拉斯特先生吗？

爱 您的爱情怎么样了？

瓦 您的恋爱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爱 一天比一天更热烈了。

瓦 我的爱情也比从前更深了。

爱 为的是绿西吗？

瓦 是的，为的是她。

爱 我得承认：您是一个最有恒心的人。

瓦 而您这种坚持到底的精神，也足可以做后世的榜样。

爱 依我的意见，如果对方只看了我两眼，我绝对不能认为满意；那种过于严肃的爱情实在太没有意义了。人家慢待我，我就受不了，决不会还向人家献殷勤的。总而言之，当我爱上了一个女子的时候，我很希望她也爱我。

瓦 当然啦！我不也是这样吗？哪怕她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对象，假使她不爱我，我也不肯爱她的。

爱 但是绿西……

瓦 绿西以一片热忱报答我的爱情，真能令我满意。

爱 那么，您该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了，是不是？

瓦 并不像您所想的那样容易满足。

爱 但是，不是我夸口，我相信她所爱的是我。

瓦 我呢？我深知我在她的心灵中占有相当优越的地位。

爱 您不要上当，请您相信我的话吧。

瓦 请您相信我的话，不要过于自信，以致看错了人。

爱 假使我敢拿出一个确凿的证据给您看，证明她的心……不，我

给您看了以后,会使您寒心的。

瓦 假使我敢对您泄露了一个秘密……不,您知道了以后,会生气的;我还是保守秘密的好。

爱 唉!您竟逼着我,没法子,我只好来消除您的成见了。——您拿去看吧。

瓦 (看了信之后)这些话真甜蜜呀!

爱 您认得出这是谁的笔迹吗?

瓦 我认得,这是绿西写的。

爱 好!那么,这样靠得住的希望……

瓦 (笑着走开)再会,爱拉斯特先生。

胖 这位先生莫非是疯了?这封信里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呢?

爱 真的,我也莫名其妙。这里面隐藏着的是什么神秘呢?

胖 这不是他的仆人来了吗?

爱 是的,我看见他来了。咱们哄他一哄,让他自动地把他的主人的爱情告诉咱们吧。

第四出

出场人:爱拉斯特、玛斯加里尔、胖勒奈。

尔 (背语)唉!天下最倒霉的就是我,有这样一个年轻而又多情的主人!

胖 你好,玛斯加里尔。

尔 你好,胖勒奈。

胖 你这会儿到哪儿去?做什么?你是回来吗?你是去呢?你是要停留在这儿吗?

尔 都不是。我不是回来,因为我没有去;我也不是去,因为我现在在停止前进;我又不是停留在这儿的,因为我打算马上就走。

爱 他说话真干脆!——玛斯加里尔,你待一会儿再走好不好?

尔 呀!先生,您好!

爱 你看见了我们的,马上就想走开,你是怕我吗?

尔 您是一个有礼貌的人,我怎么会怕您呢?

爱 握手吧;咱们用不着再吃醋了。我已经放弃了我的爱情,让你们顺利地达到你们的目的。现在咱们变为朋友了,不再是情敌了。

尔 但愿上帝保佑,能够如此!

爱 胖勒索是知道的,我另有所恋了。

胖 不错,我也把玛利奈特让给你了。

尔 咱们别提玛利奈特吧;咱们俩犯不着结深仇。(向爱拉斯特)先生,至于您呢,您真的不爱她了吗?是不是在开玩笑呢?

爱 我知道你的主人的爱情进行得很顺利;他既然获得了那美人的最大的恩宠,如果我再打算怎样,岂不是一个疯子吗?

尔 是的,我听了您这个消息,我很高兴。从前我也有点儿怕您破坏我们的计划,其实我是过虑了;您这样知难而退,总算您还聪明。您放弃了您的爱情,您做得很对;人家和您亲近,只不过是开您的玩笑罢了。在您背后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我很明白人家是拿一种假希望来哄骗您,想起来我就替您可怜,真不止一千次了。欺骗一个好人,就等于侮辱一个好人,我很替您不平!——但是,您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二人订立誓约的时候,是在夜晚,在旁作证的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后来这对情人终于如愿以偿,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把这门亲事当作一个极大的秘密。这件事,您怎么也知道了?

爱 呃?你说什么?

尔 我说我觉得十分奇怪:他们为了骗大家,同时也是为了骗您,故意装作不亲热的样子;其实他们二人因为热烈相爱,已经秘密地结了婚。这件事,没有一个人知道,是谁告诉您的呢?

爱 你说谎!

尔 先生,我很愿意这是说谎。

- 爱 你是一个坏蛋。
- 尔 我承认。
- 爱 你这样大胆,应该马上打一百棍子!
- 尔 您本来有这个权力!
- 爱 唉!胖勒索!
- 胖 先生。
- 爱 我嘴里尽管说他是说谎,心里实在着急得很。(向玛斯加里尔)你想要逃走吗?
- 尔 没有的事。
- 爱 什么!绿西已经嫁给……
- 尔 不,先生,这是我开的玩笑。
- 爱 啊!是你开的玩笑?坏蛋!
- 尔 不,我没有开玩笑。
- 爱 那么,这是真的了?
- 尔 也不然。我没说这是真的。
- 爱 那么,你说的是什么呢?
- 尔 唉!我什么也不说,因为我怕说错了话。
- 爱 说呀!到底是真是假,要你说个明白!
- 尔 您说是真就是真,您说是假就是假;我不是到这里来和您辩论的。
- 爱 (拔剑)你说不说?这剑要把你的舌头割下来,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 尔 舌头割了下来,它又要去胡说八道了。我想您不如当场打我几棍子,让我一声不响就走了,岂不痛快?
- 爱 你愿意死呢,还是愿意说真话?
- 尔 唉!我就说了吧!但是,先生,我说了以后,也许您会生气的。
- 爱 说吧!但是,说的时候要当心!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如果你的话里有一句是假的,那你就休想活了。

尔 好吧！如果我说的话有一句是哄您的，您就砍了我的腿，割了我的胳膊，甚至于更厉害些，就杀了我！

爱 这门婚事是真的吗？

尔 真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后悔已经晚了。事情是真的。连着五天，我的主人和绿西在夜晚相会，而您却做了他们的挡箭牌。到了前天晚上，他们竟私自结了婚。从此以后，绿西更加小心地把她对我的主人的热情掩饰起来，故意向您表示好感，同时还让我的主人知道这是一种手段：这么一来，人们就不会知道他们的秘密了。如果我赌了咒而您也还怀疑我的话，那么，您可以让胖勒奈在一个晚上跟我去一趟，我是担任巡风的，我可以让他看看，在树荫中，我们有一条道路，可以随时去和绿西见面的。

爱 你给我滚开吧！坏东西！

尔 那太好了，我正求之不得呢！

第五出

出场人：爱拉斯特、胖勒奈。

爱 喂！怎么样？

胖 怎么样！先生，如果他的话是真的，咱们俩都完了！

爱 唉！还有什么不是真的？他所说的一切，我都看得很清楚。瓦赖尔念那封信的时候，那种神情也可以证明他和绿西是串通一气的。他故意那样表示，好来掩饰那没良心的绿西对他的爱情。

第六出

出场人：爱拉斯特、玛利奈特、胖勒奈。

玛 我来通知您：您今晚可以到花园里去见我家小姐。

爱 口是心非的坏丫头！你还敢来见我吗？滚吧！我不愿意看见

你！你回去告诉你家小姐，叫她别再拿书信来麻烦我了！你瞧，我把她的信弄成什么样子。（把信撕碎，走出）

玛 胖勒奈，请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胖 你还敢来同我说话吗？阴险的女人！骗人的鳄鱼^①！你的心比什么都毒！去吧！快回去干脆地告诉你家小姐，说她的诡计虽多，我和我的主人都不再受她的骗了。我们不是傻瓜，今后请她和你找魔鬼说话去吧。

玛 （独自一人）可怜的玛利奈特，你是不是在做梦？他们是不是疯了？我们对他们这样好，竟受到他们这样报答吗？唉！我家小姐知道了这事，她会觉得多么奇怪啊！

① 法国俗语有“鳄鱼泪”一语，是假慈悲的意思。这里所谓骗人的鳄鱼，大约是从“鳄鱼泪”一语引伸的。

第二幕

第一出

出场人：埃士嘉尼、福劳辛。

福 埃士嘉尼，我是一个最能保守秘密的女人。

埃 但是，咱们在这里谈这种话，妥当不妥当？当心！我怕突然有人来看见了咱们，又怕有人躲在什么地方听见了咱们的话。

福 假使咱们在家里说话，更不方便呢。这里咱们可以四面张望，很容易看见有人来，所以咱们尽可以放心地谈下去。

埃 唉！我是多么难开口啊！

福 奇怪了！难道这是一件很重大的秘密吗？

埃 太重大了；就是对于您，我都不大敢说呢。假使我还能隐瞒，我决不会告诉您的。

福 唉！您这样说，就是瞧不起我了！我素来是能保守您的秘密的，您还不肯把我当做心腹吗？我从小曾同您在一块儿吃过奶，多么大的事情我不替您瞒着？难道我不晓得您……

埃 是的，我的性别和我的家世，是瞒着一切的人们的，只有您一个人知道此中的秘密。您知道，我自小是在这家里长大的；这家原有一个男孩子，名叫埃士嘉尼，但是他很小就死了。为了保住一笔遗产，人家就把我改了男装，也叫做埃士嘉尼；假使不如此，那笔遗产早已到了别人的手里。因为您知道这一切，所以我才把您当做心腹，一切的秘密都不瞒您。但是，在把这

一新的秘密告诉您以前,我希望您先答复我的一个疑问,这是我始终不曾明白的:我这样女扮男装,并且把阿尔贝当做我的父亲,他完全不知道其中的秘密吗?

福 老实说,您急于要我答复的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容易说明。关于这一密谋的底细,对我说来实在是一个谜。我的母亲从前对我也说得很模糊。我只知道埃士嘉尼有一个叔父,那叔父很慷慨,又很富有,他临死的时候,曾立下一个遗嘱,愿意把一笔遗产赠给他的侄儿。但遗嘱里特别指明,只赠给一个男的,如果是一个侄女,这个遗赠就无效了。所以埃士嘉尼未出世以前就有了承受遗产的权利;出世以后,自然是很受宠爱的了。谁知他很小就死了!死的时候,他的父亲不在家,他的母亲怕他的父亲回家以后,知道埃士嘉尼死了,眼看全家所指望的这么肥的一份产业就要落在别人手里,一定会跟她吵闹,所以一点儿也不敢声张出去;为了遮掩这一不幸的事件,她想起了偷梁换柱的方法。那时候,您正寄养在我们家里;于是埃士嘉尼的母亲就从我们家里把您抱走了。您的母亲也同意这个骗局,因为那时她正在阿尔贝家做埃士嘉尼的奶妈,这样一来,就拿您代替了埃士嘉尼。当时人人都受了贿赂,约定了大家保守秘密。我们从来不曾告诉过阿尔贝;至于阿尔贝的妻子呢,她把这事隐瞒了十二年,忽然得了急病就死了,或许不会有时间把真情吐露给她的丈夫知道。但是,我看见阿尔贝和您的亲生母亲的感情很好,甚至他常常暗地里给她一些好处,大约这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吧。不过,他为什么又催您结婚呢?这是很难明白的。也许他只知道您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却不知道您是女扮男装。——但是,这话越说越远了,咱们还是回到我所急于要知道的那一个秘密吧。

埃 好,就告诉了您吧。您要知道,我假扮男子,只能骗得过普通的人们,却骗不过爱神。爱神的一支箭会穿过了我这身男子

的服装,而深入了我这少女的软弱的心呢。——总之,我爱上了一个人了!

福 您爱上了一个人了!

埃 福劳辛,您先不要嚷,使您吃惊的事情还在后头呢!我这一颗跳动的心还有别的事情告诉您,您这会儿还没有到吃惊的时候呢。

福 还有什么?

埃 我爱上了瓦赖尔了。

福 呀!您的话有道理,这真使我更加吃惊了。您所爱的对象,就是您的对头,因为您这个假的埃士嘉尼夺去的正是应由他继承的那份很大的产业。假使他稍微怀疑起您是一个女性,他可以马上把这份遗产夺回去的!真的,我更吃惊了!

埃 但是我还能使您更加吃惊呢:我已经是他的妻子了!

福 哦,天啊!他的妻子!

埃 是的,他的妻子。

福 呀!这更超过一切了,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

埃 这还不算数呢。

福 还有吗?

埃 不但我做了他的妻子,他并不知道,而且他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呢。

福 好,好,说下去吧!我也不多猜了!您的谜语像连珠般说出来,我的脑筋全乱了!我一点儿也不懂了!

埃 如果您愿意听我说,我就解释给您听。瓦赖尔爱上了我的姐姐,作为一个情人来说,我觉得他的话是可以听得进去的;但是,我的姐姐偏要拒绝他的爱情,我看见了,不免为他伤心。我希望姐姐喜欢他,常常和他谈话;而姐姐偏不理他,因此我就怪她太冷酷了。我因为怪她冷酷,于是不知不觉地就设身处地,自己对瓦赖尔发生了爱情,连我也奈何不得我自己!当他向姐姐说求爱的话的时候,被说服的不是姐姐而是我。当

他在姐姐的面前叹气的时候,动心的也不是姐姐而是我。他的愿望遭到了他所热恋的对象的拒绝,却以胜利者的姿态,打动了我的心。唉!我的心太软弱了,人家献殷勤并不是为了我,而我偏因为人家献殷勤而甘心投降了!这好像拿棍子打的是别人,而受伤的却是我;又好像别人负债,我代替别人还钱,还付出了很重的利息呢。总之,亲爱的福劳辛,我终于向他表示了我的爱情,但用的却是别人的名义。有一个晚上,我假扮了绿西;那可爱的瓦赖尔听我说话,以为是绿西在说话,非常高兴,认为绿西爱上了他了。我把话说得很巧妙,他一点儿也没听出来是我说的。趁他喜欢的时候,我对他说我实在爱他;但是,我知道我父亲希望我嫁另一个人,所以我不得不假装讨好那个人,算是顺从父亲的意志。因此之故,我们的爱情,只能让星星月亮知道,除此之外,是应该保守秘密的。在白天,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应该避免私人的谈话,以免被人怀疑。我说我今后在表面上对他仍然很冷淡,就像我们没有经过这次谈话似的。我还叫他对我,也学我对他那样,无论是用言语、举动、书信,都不可以向我有任何爱的表示。——总之,我把这个大胆的计划勇敢地进行到底,终于使自己稳稳当当地获得了一个丈夫。

福 哈!哈!看不出您有这么大的本领!看您这一副冷面孔,心里却如此多情。不过,您做事也未免太急了!事情虽然成功到了这地步,终会有被人知道的一天;您就没有考虑到将来的结局吗?

埃 当一个人的爱情十分强烈的时候,他只知道进行他的计划,来满足自己的心愿,无论什么也不能阻止他。——我只要求达到我的目的,其余的一切就算不了什么!但是,今天我把这个秘密泄露给您听,是希望您贡献点儿意见……呃!我那丈夫来了!

第二出

出场人：瓦赖尔、埃士嘉尼、福劳辛。

瓦 如果你们俩在谈什么事情，我在这里妨碍了你们，那么，我就走开吧。

埃 不，不，您尽可以打断我们的话，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您。

瓦 说我？

埃 正是。

瓦 说我什么？

埃 我说，假如我是一个女子，我一定非常喜欢瓦赖尔；而瓦赖尔如果也十分喜欢我，我马上可以使他幸福。

瓦 您这些话是不能实现的，所以您的盛情并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假如您真的处在被爱的地位，您倒觉得为难了。

埃 这决不会的。我对您说：如果您能把我当做您的心上人，我非常愿意报答您的爱情。

瓦 但是，假如我爱上了一个女子，而您对我终身的幸福又能有所帮助的话，您又怎么样呢？

埃 那么，我也许不愿意效劳。

瓦 这样的答复未免太不客气了。

埃 怎么？我是一个女子，我的心十分爱您，您还要我帮助您去追求另一个女子，这是什么道理！这样痛苦的事，我是做不来的！

瓦 但是您并不是女子啊！

埃 我刚才向您说那种话的时候，已经把自己当做一个女子；您就应该认为这是女子说的话才是。

瓦 那么，埃士嘉尼，您就不该自夸您能施恩于我，除非上帝显示奇迹，把您变成一个女子。总之，您既然不是女子，我就只好对您的爱情表示心领，因为您没有什么能使我留恋的。

埃 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凡是关于爱情方面的事，只要人家稍

微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就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但是,瓦赖尔,我又是个诚实的人,您如果要我帮您的忙,除非您向我提出保证:说您对我至少也有同样的感情,说您对我的友谊也是很热烈的;并且还说,假如我是一个女子,您绝不会爱别人甚于爱我,以致使我感到难堪。

瓦 我从来不曾看见过这种好吃醋的自尊心!但是,不管这是多么奇怪,您这种情义是非常可感的,所以您所要求于我的,我都答应您了。

埃 真的吗?

瓦 真的。

埃 如果这是真话,那么,将来您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我先允许您。

瓦 我不久就有一件秘密的事告诉您,您不要忘了您所说的话啊!

埃 我也有一件秘密的事要告诉您的;您对我的爱情不久就有表现的机会了。

瓦 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埃 这因为我已经爱上了一个人,而我不敢明白表示我的爱情;您是有足够的权力来支配我的爱情的,所以您将来能助成我的幸福。

瓦 埃士嘉尼,您有什么秘密,请您明白地告诉我吧。您可以相信我:如果是我力所能及的,包管使您得到您的幸福。

埃 您这一句诺言,它的关系重大,是您所想象不到的。

瓦 不,不,请把您的对象的名字说出来吧,我好替您设法。

埃 这还不是时候;但是,她和您是很接近的。

瓦 您的话我实在觉得奇怪。唉!但愿我的妹妹……

埃 我告诉您,这还不是我向您解释的时候呢。

瓦 为什么?

埃 为的是某种理由。等到我知道了您的秘密的时候,您也就会

知道我的秘密了。

瓦 我须要得到某一个人的同意,我才能告诉您。

埃 那么,您就先去征求她的同意吧。将来咱们互相说出真情的时候,看咱们俩谁比谁更能遵守他的诺言。

瓦 再会,我满意了。

埃 我也满意了,瓦赖尔。

瓦赖尔走出。

福 他以为您是以兄弟的资格来帮他的忙呢。

第三出

出场人:绿西、埃士嘉尼、福劳辛、玛利奈特。

绿 (向玛利奈特)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只有如此,我才能报仇;如果这么办能使他伤心的话,我就满意了。我的心并不希望别的什么。(向埃士嘉尼)弟弟,你瞧,我的爱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起初的时候,我对瓦赖尔是那样傲慢;现在我回心转意,又打算爱瓦赖尔了。

埃 姐姐,您说的是什么话?怎么!转变得这么快!你这样没有恒心,我觉得很奇怪。

绿 你那样没有恒心,才更使我惊奇呢!从前的时候,你是袒护瓦赖尔的;你常常骂我三心二意,骂我不认识人,骂我冷酷,骂我高傲,骂我不公平。等到我打算爱他的时候,你又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所说的话,竟像是要破坏他的幸福!

埃 姐姐,我因为要保护你的幸福,就顾不得他的幸福了。我知道他现在爱上了另一个女子,如果你回心向他而他不肯回心来爱你,岂不是你的耻辱吗?

绿 如果你只担心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我并不是不顾体面的。对于他的爱情,我有完全的把握,他在我面前已经表示得很清楚了。所以你尽可以放心,请你去把我的心情告诉他。如果

你不肯去,我就亲口对他说,他的热诚已经感动了我的心。——怎么!弟弟,你听了我这话,像是受了很大的刺激似的!

埃 唉!姐姐,如果我对你说话还能有点儿力量,如果你不忍不顾一个亲弟弟的哀求,你就打消了你的主意吧。瓦赖尔已经被另一个少女爱上了,而我是非常关心这个少女的幸福的;老实说,如果你知道她是谁,你的心也会软了呢。你何苦从她手里夺去了她的心上人?这个可怜的女子是热烈地恋爱着他的;她认为我是她的心腹,把事情告诉了我。我看她那万种柔情,铁石的心肠也是会受感动的。真的,如果你知道你一转念头就害得她十分痛苦,你一定也会可怜她的痴情的。姐姐,如果你夺了她的爱人,我相信她非死不可!爱拉斯特很好,你应该满意了,而且你们俩热烈相爱……

绿 弟弟,算了吧!我不知道你是为了谁,这样热心辩护;但是,我请你别再说下去了,让我静心想一想吧。

埃 唉!狠心的姐姐,如果你真的实行了你所决定的计划,你就使我伤心到极点了!

埃士嘉尼与福劳辛走出。

第四出

出场人:绿西、玛利奈特。

玛 小姐,您的主意未免决定得太快了。

绿 一个人受了侮辱的时候,做事是不瞻前顾后的。我急于要报仇,只要有雪恨的机会,我决不肯放过。——唉!那没良心的!竟给了我这种极大的侮辱!

玛 是呀,我到现在也还非常气愤呢。我对于这件事,虽然不停地想了又想,始终想不出一个道理来。当他得了好消息的时候,他是多么喜欢,甚至把我认为是天使;但是,当我把第二次

的消息传给他的时候,他竟把我侮辱到那个地步,说我连最下贱的女人也不如!我不知道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什麼意外,以致引起这么大的变化来。

绿 发生了什麼意外,你也不必费心去想。总之,我心里已经恨上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他了。怎么!他这样卑鄙,这样对我不住,你还要替他找理由来辩护吗?我真后悔写了那一封信,他这样忘恩负义,还有一点儿什麼可以原谅的理由吗?

玛 事实上,我也承认您说的有道理:这完全是因为他们负心,才故意来和我们寻衅。小姐,咱们都上了当了!这两个坏蛋,他们起初说得天花乱坠;他们假装多情,来哄咱们;咱们听了他们的甜言蜜语,心就软了!咱们实在太软弱了,竟接受了他们的追求。唉!咱们真是傻瓜,男人都是要不得的。

绿 好吧!好吧!让他们幸灾乐祸吧!咱们上了当,就让他们嗤笑咱们吧!他们决不能永远这样得意的。我要让他们知道:咱们是有志气的女人,当咱们的恩惠被拒绝了之后,他们会马上被咱们抛弃的。

玛 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咱们还可以自慰,因为咱们并没有真的上了他们的当;他们在晚上开玩笑的时候,我玛利奈特不是一个傻瓜,我不曾允许了什麼。假如是别人,因为希望结婚,也许被甜言蜜语诱惑上了,而我却没有答应……

绿 你说的都是废话,这是说废话的时候吗?总之,我的心现在痛苦极了,念念不忘地想要报仇。——其实上帝既然要让我伤心,我也未必有报仇的希望。不过,如果我偶然遇到了好运气,能使那负心汉回来跪在我的脚边,忏悔今天的事,愿意牺牲他的生命来赎他的罪过,我也不许你替他说好话。恰恰相反,我希望你在我面前把他的罪过说得越大越好,这才见得你对我忠心。甚至当我受他感动,有意饶恕他的时候,你也该坚持你对我的忠诚,不要让我息怒,才是道理。

玛 唉！您别怕，让我去办吧。我至少也像您一样生气的。我宁愿一辈子做老处女，也不肯再希望嫁我那没良心的胖子！如果他来……

第五出

出场人：阿尔贝、绿西、玛利奈特。

阿 绿西，你进去吧。你给我把那老师请了出来。他是埃士嘉尼的先生，埃士嘉尼这两天不知道为了什么，总是愁眉苦脸的，让我问一问他，看他知道不知道。

第六出

出场人：阿尔贝（独自一人）。

阿 我因为做了一件不合理的事，就惹起许多麻烦来了！我因为贪财，抱来一个假儿子，就害得我的心里经常觉得难过。当我看见我自己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的时候，我真后悔当初不该贪图这份财产。有时候，我怕人家发现了我的阴谋，弄得全家丧失了名誉和财产；有时候，我又为这个假儿子而担心，因为我既然收养了这么一个儿子，也就怕他遇到了什么意外。如果我有事出门，心里先怕回到家里的时候，得到这么一个不幸的消息：“唉！您知道吗？人家没有告诉您吗？您的儿子正在发烧呢，——或手脚摔断了。”总之，无论我做什么事情，我的心里老是不安宁，不是怕这个就是怕那个。唉！……

第七出

出场人：阿尔贝、米达佛拉士特。

米 （用拉丁语）Mandatum tuum curo diligenter^{〔一〕}。

〔一〕我连忙来遵从您的命令。

阿 先生,我想要……

米 “先生”二字是从拉丁文 *magis ter* 来的,意思是说大三倍。

阿 唉!谁知道这个呢?好,算您说得对。——但是,先生……

米 请说下去吧。

阿 我是要说下去的,但是,您别这样打断我的话头才行啊!先生,——这是我第三次叫您“先生”了!——我的儿子让我发愁。您知道我是爱他的,我那么操心把他养活了这么大。

米 对了:*Filio non potest præferri nisi filius*^{〔一〕}。

阿 先生,当我们在一块儿说话的时候,我认为您尽可以不咕噜您的拉丁文。我知道您是一个大学者,精通拉丁文;人家推荐您的时候就向我说过了,难道我还不相信您学问渊博不成?但是,现在我有话同您商量,您就不该卖弄您的学问,做我的先生,向我咕噜这么些深奥话,竟像登坛传教似的!我的父亲虽然是一个聪明人,也只教我学了几句祈祷的话。这五十年来,我天天放在口里念着;其实我念的是什麼,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呢。所以您该让您的肚子学问去休息休息,让您的舌头迁就迁就我这没有学问的人吧。

米 也好。

阿 我的儿子像是怕结婚似的。无论我向他提出哪一门亲事,他都表示冷淡得很,不赞成我的意思。

米 他的性情也许很像马克杜尔的弟弟的性情。这是阿底古斯说过的;希腊人也说:*atanaton*……^{〔二〕}

阿 天啊!您这位喋喋不休的先生!希腊人也好,阿尔巴尼亚人也好,斯洛伐克人也好,都请您不必提起,他们和我的儿子有什么关系呢?

〔一〕人之爱子,不能更胜于爱子。引申说就是:天下的爱情以爱子之情为最深。

〔二〕这字没有什么意义,或作 *athanaton*,在希腊文是不死的意思,这一句话没有完,所以我们无从断定。

米 好,您的儿子怎么样?

阿 我不知道他是否秘密地爱上了一个女子;除非我猜错了,他真像有一肚子心事似的。昨天我看见他在树林里一个没有人到的地方呆着,他却没看见我。

米 您想要说“一个人踪罕至的地方”吗?这在拉丁文是 *secessus*; 譬如维吉尔曾经说过: *Est in secessu...locus*^①。

阿 我相信,在那偏僻的地方,仅仅有我和我儿子两个人,那维吉尔并没有看见我们,怎能说这话呢?

米 维吉尔是一个著名的作家,我所以引用他的话,是让您知道同样一句话,人家用的字眼比您用的文雅的多,并不是拉他做见证,来证明你们昨天的事情。

阿 老实说,我不需要更文雅的词句,也不需要作家,也不需要证人。我只亲自看见就算了。

米 但是,我们应该采用大文豪的成语;古人说得好: *Tu vivendo, bonos; scribendo, sequere peritos*^{〔一〕}。

阿 呸!魔鬼,您不要和我争辩,静静地听我说,好不好?

米 这是干底连的格言。

阿 谁要你这样多嘴!

米 关于这一点,他还说了一句很古雅的话,您一定很愿意知道的。

阿 我愿意变作一个魔鬼,把你立刻抓了去!哎!你这笨驴,我恨不得给你一拳!

米 先生,是谁惹您生气的?您要我怎么样?

阿 我对您说过不止二十次了:当我说话的时候,我希望您静听我说。

① 维吉尔(前70—前19),拉丁大诗人。这是维吉尔的《伊尼特》某首诗开始的一句,意思是说:在僻静的地方。

〔一〕以善人之行律尔行,以名士之文律尔文。这是德波代尔的格言,而米达佛拉士特误以为是拉丁的修辞学家干底连的格言。

米 呀！当然啦！如果您只要我如此，我包管使您满意；让我闭口不说就是了。

阿 您就规规矩矩地静听着吧。

米 好，我现在静等着听您说话了。

阿 这才好呢。

米 如果我再吭声，就让我死吧！

阿 愿上帝保佑您！

米 您再也不能怪我多嘴了。

阿 好的！

米 有话请说吧！

阿 好，我这就说。

米 您不必再怕我打断您的话头了。

阿 这个您已经说过了。

米 我说得出就做得出，不像别人能言不能行。

阿 我相信您。

米 我已经应允了您：我不再说话了。

阿 够了！

米 从现在起，我变了哑巴了。

阿 很好！

米 说吧！您尽管说下去吧！至少我好好听着呢，您再也不能怨我只管咕噜了：我连嘴也不开呢！

阿 （背语）这坏蛋！

米 但是，请您赶快把话说完吧，我静听您的话，有好半天了；现在该轮着我说了。

阿 那么，你这可恨的东西……

米 天啊！您要我永远闭着口，专听您说吗？至少我要和您平分一半说话的时间，否则我就走了。

阿 我的脾气再也……

米 怎么！您还要继续说下去吗？您还没有说完吗？算了吧！我的头都给您闹昏了！

阿 我还没有说……

米 还有吗？天啊！哪里有这许多的话！您一说下去，就没有法子打住吗？

阿 气死我了！

米 又说！呀！急死我了！请您让我也说两句吧。您要知道：一个不说话的学者，和一个不说话的傻子有什么分别呢？

阿 唔！等一会儿你就不能不住口了！（走出）

第八出

出场人：米达佛拉士特（独自一人）。

米 怪不得古代的一位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你说话，人家才了解你。”不让我说话，人家怎能了解我呢？在我看来，如果我失了说话的权利，我宁愿失了人性，变成禽兽还好些！这一下足够让我头痛一个礼拜的！唉！我最恨的是那些多言的人们！假使人们要一个学者永远闭着嘴，专听别人说话，而不说话给别人听，那么，世界上一切事情都该颠倒了：不久以后，母鸡会吃了狐狸；孩子会教训老翁；小羊会追赶豺狼；疯子会制定法律；妇女会上战场；罪犯会审判法官；学生会打先生；病人会给健康的人吃药；而那些胆怯的兔子也会……

第九出

出场人：阿尔贝、米达佛拉士特。

阿尔贝把一个马铃在米达佛拉士特的耳边摇响，迫他走避。

米 （逃走）呀！呀！救命啊！

第三幕

第一出

出场人：玛斯加里尔（独自一人）。

尔 一个人遇上一件麻烦事，能怎样解决就得怎样解决；我的计划虽然有点冒险，上帝也许会帮助我成功的。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一时多口，把事情弄糟了，最快的补救方法就是索性再多说几句，赶紧把一切的秘密都告诉我的老主人。他的儿子是个糊涂虫，专会误我的事；如果他把我的话都泄露给他父亲，他父亲一定会大发其火，我的事情就更糟了！但是，在此以前，也许还可以挽回；他们两个老头子也许可以设法妥协。所以我不妨试一试，让我就依照主人的命令，马上去找阿尔贝去吧。

敲阿尔贝的门。

第二出

出场人：阿尔贝、玛斯加里尔。

阿 是谁敲门？

尔 是一个朋友。

阿 哦！玛斯加里尔，你为什么来的？

尔 先生，我来向您请安。

阿 唉！真是难得！辛苦你了！日安，玛斯加里尔。（说完就走）

- 尔 回答得匆匆忙忙的,真是一个性急的人!(再敲门)
- 阿 又来了!
- 尔 先生,您没有听我说话呢。
- 阿 你不是向我请过安了吗?
- 尔 是的。
- 阿 好,那么,日安,玛斯加里尔!
- 阿尔贝说完就走,玛斯加里尔把他拦住
- 尔 是的;但是,我到这儿来,还没替我家老爷波里多给您请安呢。
- 阿 哦,这倒是另一回事儿。是你的主人叫你来向我请安的吗?
- 尔 是的。
- 阿 谢谢你。去吧,回去告诉你家老爷,说我恭祝他永远快乐。
(说完就走)
- 尔 这老头子是不讲礼貌的!(又敲门)先生,我还没有把他的话说完呢。他有一件要紧的事恳求您。
- 阿 好!随便什么时候我都可以帮他的忙。(又想要进去)
- 尔 (把他拦住)等一等,我再说两句就完了。——他想要同您谈一次话,跟您商量一件重大的事情;他就要到这里来了。
- 阿 他有什么事要找我商量呢?
- 尔 是他刚才新发现的一件大秘密,大约是和你们俩都有关系的。——这就是我的使命。(走出)

第三出

出场人:阿尔贝(独自一人)。

- 阿 呀!天啊!吓得我直发抖!我们平日是不大来往的。眼看要有一场风波,推翻了我的计划;这一个秘密一定就是我所怕的那件事了。想必是有人贪图报酬,泄露了我的秘密;这岂不就是我一生的污点?糟糕!我的阴谋被发现了!唉!事实的真相是很难长久隐瞒下去的啊!我天天为这件事担心害怕;为

着爱惜名誉起见,我早就该停止这一阴谋。当时我很想把波里多所该得的财产还给了他,使一切事情都平安地过去,免得被人发觉,当场出丑:我这主意在脑子里不知道转过多少次了,结果还是贪财!唉!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后悔也来不及了。我用阴谋得来了这一份财产,将来出去的时候,恐怕连我自己的财产也要被带走一大部分呢!

第四出

出场人:阿尔贝、波里多。

波 (没有看见阿尔贝)结了婚,谁也不知道!但愿这一件事不闹出乱子来就好了!我不晓得怎样办,只好等着;我很怕那老头子,他有钱,脾气又大。(看了看阿尔贝)哦!我看见他独自一人在那里。

阿 (旁白)天啊!波里多来了!

波 (旁白)我还没走到他跟前,就先发起抖来了。

阿 (旁白)我都吓傻了!

波 (旁白)我见他面,先跟他说些什么呢?

阿 (旁白)让我怎样对他说呢?

波 (旁白)他的心太激动了!

阿 (旁白)他的脸色都变了!

波 (向阿尔贝)阿尔贝先生,我一看您的眼神,就知道您早已明白我的来意了。

阿 唉!是的!

波 也怪不得您觉得奇怪;假使不是我亲耳听见了这消息,连我也不敢相信哩!

阿 我应该惭愧,应该脸红。

波 我觉得这种行为是一种罪恶;我不敢希望您饶恕犯过这种罪的人。

- 阿 上帝该怜悯这个可怜的造孽者。
- 波 您正应当从这方面来考虑。
- 阿 咱们都应该做个好的基督教徒。
- 波 对啊！一点儿不错。
- 阿 波里多先生，请您恕罪！看上帝的面，请您宽恕了我的罪吧！
- 波 唉！现在该是我这样请求您啊！
- 阿 为着求您恕罪，我在这里跪下了！（跪）
- 波 该是我跪下来求您呢！（也跪）
- 阿 我做了这件不幸的事，请您可怜我吧。
- 波 这件事，是我对您不住，我只好哀求您。
- 阿 您这样好心，我的心都碎了！
- 波 您这样谦逊，我更惭愧了！
- 阿 我再说一次：请您恕罪吧！
- 波 唉！该由您恕我的罪呢！
- 阿 我对于这事，觉得痛苦极了！
- 波 我呢，我的心也痛苦到了极点。
- 阿 我哀求您别宣布这一件秘密。
- 波 唉！阿尔贝先生，我也这样希望呢。
- 阿 让我们保持住我们的名誉吧。
- 波 对啊！我巴不得如此！
- 阿 至于财产该要多少，任凭您自己决定就是了。
- 波 您愿意给我多少，我就要多少；不给我，就不要。——一切关于财产的问题，由您一个人作主就是了。如果您能满意，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 阿 唉！多么宽宏的人，多么仁慈的心啊！
- 波 经过这样不幸的事，您还这样忠厚待人，真是难得！
- 阿 我敬祝您一生幸福！

波 我敬祝您事事如意!

阿 我们像弟兄般拥抱吧。

波 我非常赞成;这事解决得这么圆满,我是多么快活啊!

阿 让我谢天谢地。

他们都起来了。

波 您可别假装饶恕我呀!我未来以前就怕您大发脾气。绿西和我的儿子做错了事,而我又看见您是有钱有势的人……

阿 嗯?您说的是什么?绿西做错了事?

波 算了吧,我们不要说废话了。我愿意承认,在这件事情上,我的儿子应负大部分的责任;再者,如果您爱听的话,我甚至于可以说这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过错。您的女儿的道德是很高尚的,假使没有一个轻狂的少年去诱惑她,她一定不会失足,做下这样不名誉的事情。她本是一个清白的女子,因为那坏蛋引诱坏了她,同时也就破坏了您对她的希望。事情已经没法子挽回了,幸亏咱们俩都是好脾气的人,一切都获得了圆满的解决;这恰是我所希望的,也是再好没有的了。我们不必再说什么了,让咱们以庄严的婚礼来补偿这一件耻辱的事吧。

阿 (旁白)唉!天啊!误会得多么厉害!但是,他这是从何说起的呢?我刚摆脱了这一个烦恼,却又陷入到另一个烦恼里面去了。我在这种心烦意乱的时候,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才好。我怕一开口就说错了话,那就更糟了。

波 阿尔贝先生,您在想什么?

阿 我没有想什么。咱们等一会儿再谈这件事吧。我忽然觉得身子不舒服,只好暂时失陪了。

第五出

出场人:波里多(独自一人)。

波 我完全知道他心里的事儿;他为什么匆忙走开,我也看得很清

楚。他虽然服从了他的理智而饶恕了我,他那不愉快的心情还没有完全消除掉。他又想起了所受的耻辱,所以借故走开,不愿意让我看出他的烦恼。我和他都觉得很惭愧,他的痛苦使我更加伤心。他需要一些时候来恢复他的精神。痛苦越憋在心里是越感觉痛苦的。——哦!我那傻孩子来了!这场风波都是由他而起的!

第六出

出场人:波里多、瓦赖尔。

波 好,我的小乖乖,你的好品行使你老子的晚年一会儿也得不到安宁!你每天总有些新鲜事儿,我的耳朵里还听得见别的事情吗?

瓦 我每天都做了些什么罪大恶极的事儿,惹得父亲这样生气?

波 我是一个性情古怪、脾气暴躁的人,竟责备像你这样一个又老实又安静的儿子!唉!你简直是一个圣人,整天到晚只晓得在家里读《圣经》!若说你颠倒了自然的秩序,以夜为昼,那简直是骗人的话!如果说你常常不把父亲看在眼里,不止一次地不听父亲的教训那更是造你的谣!近来又有人说你私自和阿尔贝的女儿结了婚,不顾将来会有什么麻烦;这当然是别人做的事,而人家误会是你做的!你瞧,我说了出来,你还不知道,岂不是冤枉了你吗?——唉!狗东西!你是上帝差来折磨我的吗?你就这样永远任意胡为吗?我在未死以前,竟不能看见你一天不闹乱子吗?(走出)

瓦 (独自沉思)这一场祸事是哪里来的?我不明白!想来想去,一定是玛斯加里尔把我的事告诉了他。但是,玛斯加里尔这人不是马上肯说实话的。让我先压制着我的怒火,慢慢地用手段去引诱他吐露真情吧。

第七出

出场人:瓦赖尔、玛斯加里尔。

瓦 玛斯加里尔,刚才我遇见了我的父亲,他完全知道我的事情了。

尔 他知道了吗?

瓦 是的。

尔 真见鬼!他是从哪里打听来的呢?

瓦 我简直猜不出是谁告诉他的;但是,这么一来,事情反倒成功了;从各方面看来,我都应该高兴。他并没有对我说一句生气的话;他原谅我的过错,赞成我的恋爱,真是再好没有了。是谁这样会劝他,使他这么容易说话呢?我实在感激那一位告诉他的人。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快乐啊!

尔 先生,假使是我给您造成了这样大的幸福,您又怎么说呢?

瓦 好!好!多亏你想要给我这样一种幸福!

尔 是我告诉了老主人,因此您才有这样好的结果。

瓦 你说这话,不是在开玩笑吗?

尔 如果我开玩笑,如果事情不是这样,我就给魔鬼抓了去!

瓦 (拔剑在手)如果我不痛痛快快地惩罚你一下,就让魔鬼把我抓了去!

尔 呀,先生!这是什么意思?您这样吓唬我,我是不依的!

瓦 你不是向我表示过忠诚吗?原来这就是你对我的忠诚!我虽然知道是你捣的鬼,假如我不诈你这一下,你还不肯承认呢。没良心的奴才,你的舌头闲着没话说,竟在我父亲跟前播弄是非,使他对我发了一阵脾气,弄糟了我的事情!现在我只要你死,没有什么可说的。

尔 慢来,慢来!现在并不是让我死的时候。请你等一等这件事情的结果,好不好?您的婚姻本来是难守秘密的,而我去泄露了您的秘密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有我的许多理由。这是一种高明的手段,将来您瞧,您会后悔不该对我发脾气的。只要我把您从困难的处境里救了出来,使您完全满足了您的愿望,

这就够了,您还生气做什么?

瓦 假如你说的都是骗人的话呢?

尔 那么,等到那时候您再杀我也不晚啊!不过,我的计划一定能有效果的。上帝是会帮助我们的;将来您满意了的时候,还该感谢我这种了不起的安排呢。

瓦 将来咱们再看吧。但是,绿西……

尔 嘘!她父亲出来了。

第八出

出场人:阿尔贝、玛斯加里尔、瓦赖尔。

阿 (自语)关于这件离奇的事,我刚一听说的时侯,把我吓糊涂了,差点儿受了人家的骗;现在我越想越觉得不对了。因为绿西说这完全是谣言,看她跟我说话时侯那种神气,我实在不该有一点儿怀疑。(看见瓦赖尔)呀!先生,是您这样大胆,竟敢编这种瞎话来破坏我的名誉吗?

尔 阿尔贝先生,请您说话客气些,不要这样怒气冲冲地向您的女婿说话。

阿 怎么!女婿?你这个坏蛋!看你的样子,很像一个主谋的人,一切的事都是你从中捣鬼的。

尔 我不懂您为什么生气。

阿 损害我女儿的名誉,败坏我全家的名声,你还认为这做得对吗?

尔 他现在已准备着遵照您的意旨去做一切的事情。

阿 我只要他说出真情;此外我还要他做什么呢?假如他有意要娶绿西,他尽可以正大光明地进行这件事。他应该按照正当的手续,先向她父亲求婚;不该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损害一个少女的名誉。

尔 怎么?绿西不是和我的主人已经秘密地结了婚吗?

- 阿 你胡说,坏奴才,绿西决不会做这种事!
- 尔 您先别这么说;如果这真的已经成为事实,您肯承认这种秘密的结合吗?
- 阿 如果事情不是真的,你肯让我打断你的手脚吗?
- 瓦 (打断阿尔贝的话)先生,他所说的确是真话,这是很容易证明的。
- 阿 好!又来了一个!这样的奴仆,真该有这样的主人!啊!你们是两个大胆的说谎鬼!
- 尔 我拿人格担保我的话是真的。
- 瓦 我们为什么要骗您呢?
- 阿 (旁白)看他们俩人异口同声,明明是狼狈为奸!
- 尔 但是,我们就证明这件事吧。咱们也不必吵嘴,您只把绿西唤了出来,让她说个明白就是了。
- 阿 假如她也否认这件事呢?
- 尔 先生,您听我说,她一定不会否认的。咱们先这样约定好不好?如果她承认,您就允许他们正式结婚;如果她否认,我就受最严厉的惩罚。她一则不肯违背所订的誓约,二则为爱情所驱使,一定会亲口直认一切的。
- 阿 好,咱们等着瞧吧。(敲门)
- 尔 (向瓦赖尔)您放心,一切都很顺利。
- 阿 喂,绿西,我有一句话跟你说。
- 瓦 (向玛斯加里尔)我怕……
- 尔 您不要怕!

第九出

出场人:绿西、阿尔贝、瓦赖尔、玛斯加里尔。

- 尔 阿尔贝先生,请您先不要说话。——(向绿西)小姐,一切事情都在促成您的幸福:我们已经把您的爱情告诉了您的父亲,他

愿意承认您的丈夫,承认您的婚姻;只要您消除一切不必要的顾虑,在您父亲面前,简简单单地正式表示一下,证实了我们的话,就行了。

绿 你这坏蛋,向我说的是什么野话?

尔 好!她一开口就先赏给我一个体面的头衔!

绿 (向瓦赖尔)先生,请您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造这种谣言,而且现在还公开地这样讲呢?

瓦 我的亲爱的绿西,请您宽恕我:由于我的仆人多嘴,泄露了咱们的婚姻,我也无可奈何了。

绿 咱们的婚姻?

瓦 什么都让人家知道了。我所热爱的绿西,否认也没有用处了。

绿 怎么!我爱上了您,秘密地嫁给了您?

瓦 我确有了这幸福,真教千万人羡慕我。我所谓幸福,与其说是您对我的爱情,不如说是您给我的恩赐。唉!这也怪不得您生气:您本来是要保守秘密的,我也遵从了您的命令,不管心里怎样爱您,白天在您面前总是装作冷淡的样子。但是……

尔 好!是的!是我泄露了你们的秘密!是我闯下了大祸了!

绿 有像这样造谣言的吗?在我本人面前,你们还敢撒谎;你们竟想用这种计策达到你们的目的!——(向瓦赖尔)唉!您这位可笑的爱人,您得不到我的爱情,就想要损害我的名誉。您以为我的父亲一听这种谣言就会大起恐慌,马上让我和您结婚,来掩盖我所受的耻辱;其实,假定一切都助成了您的希望:我的父亲,我的命运,甚至我本人的心都已倾向于您;现在您想用这种手段把我弄到手,在我盛怒之下,我就要反抗我的父亲,反抗我的命运,反抗我本人的心。我是宁愿自杀,决不肯和您结婚的。去吧!假如我不是个女人,我一定用武力对付您,给您一个教训,叫您下次再不敢这样对待我!

瓦 (向玛斯加里尔)糟糕!她的怒火消不下去了!咱们算完了!

尔 让我和她说去。——喂,小姐,您现在这样装腔作势,还有什么用处呢?您为了这件事大发脾气,甘心破坏您自己的幸福,这是什么意思?假如您父亲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还有可说,可是我看他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他自己对我说过:如果您坦白地承认了一切,他仍旧爱您,没什么不依着您的。我很明白:您这不正当的恋爱,由您亲口说出来,当然会觉得难以为情的;但是,您虽然做错了事,将来正式结了婚,就可以弥补一切了。即便有人指摘您这种自由恋爱,总不至于说您像杀人那样犯了大罪。您要知道,人心都是软的;女子的心不是木石,谁能无情?做这种事的女子,难道您是第一个不成?又难道您是最后一个不成?

绿 (向阿尔贝)怎么?您静听着他这样侮辱我,竟不帮我说他一声吗?

阿 你要我说什么呢?这样的一件事已经把我气糊涂了。

尔 小姐,您听我说:您早就该把事情都痛快说出来。

绿 我早该说什么?

尔 说什么?当然是说您和我的主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啊!您还问我,这未免太滑稽了!

绿 不要脸的奴才,你的主人和我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来着?

尔 关于这里面的事,您应该知道得比我还清楚吧?那天夜晚,对您说来实在太甜蜜了,为什么这样快您就忘了呢?

绿 父亲,这奴才太无礼了,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打玛斯加里尔一个耳刮子。走出)

第十出

出场人:阿尔贝、瓦赖尔、玛斯加里尔。

尔 我想刚才我大约是让她打了一个耳刮子。

阿 去吧,坏蛋,你这个恶棍,我的女儿打了你一巴掌,我很赞赏她

打得痛快。

尔 无论如何,我的话是不错的;如果我说了半句假话,我情愿让魔鬼把我抓了去。

阿 无论如何,如果我还让你继续散布这种谣言,我情愿让人家把我一双耳朵割下去。

尔 我去找两个人来证明我的话是真的,好不好?

阿 我去找两个人来打你一顿棍子,好不好?

尔 他们把事情证明了以后,您就相信我了。

阿 他们的胳膊很有力气,比我这文弱的老头子强多了。

尔 我告诉您:绿西不肯说实话,是因为她害羞。

阿 我告诉你:我非惩治你一下,消消我的气不可!

尔 您认识那位胖公证人奥尔曼吗?

阿 你认识本城的刽子手克林班吗?

尔 还有一位当年很著名的裁缝,名叫西门的,您认识吗?

阿 竖在市场中间的绞刑架,你看见了吗?

尔 您看,等一会儿可以由他们证明这个婚姻。

阿 你瞧,等一会儿可以由他们结果你的性命。

尔 他们俩曾找过那两位做证人,证明他们相爱。

阿 我要找那两位做帮手,替我报仇。

尔 那两位是亲眼看见了他们订约的。

阿 那两位将要亲眼看见你吓得打哆嗦。

尔 绿西那天戴着黑色的面网,作为她的记号。

阿 你明儿在额上带了血斑,那就是你的记号。

尔 唉! 顽固的老头子!

阿 唉! 该死的奴才! 你该感谢我的年龄;如果我的年纪不老,马上就要把你痛打一顿。不过,你是始终逃不了的,等着瞧吧!

第十一出

出场人：瓦赖尔、玛斯加里尔。

瓦 好！你不是包管有圆满的结果吗？

尔 您这话的意思，我完全懂得了。一切都在和我作对；眼看四面八方都准备好棍子和断头台在等着我。在这狼狈不堪的状态中，为图个心静起见，我只好去找一个高岩，将身一跳，就完了。在我不愿再活下去的时候，但愿能找得到一个称心的高岩就好了。告别了，先生。

瓦 不行，不行，你不能逃走！如果你要死的话，我非亲眼看见你死不可。

尔 当我寻死的时候，如果有人在旁边看着我，我就死不成了！这样，我的死期岂不是又要推延了吗？

瓦 随我来吧，没良心的奴才，随我来吧；在我恋爱失败、怒气正盛的时候，你看我是不是和你开玩笑的！（走出）

尔 不幸的玛斯加里尔，由于别人的罪过，你受了多少的灾难啊！

第四幕

第一出

出场人：埃士嘉尼、福劳辛。

福 这件事麻烦得很。

埃 唉！我的亲爱的福劳辛，我的命运真不好，我是该倒霉的时候了。这事到了这个地步，决不会就此为止的，非往坏里发展下去不可！绿西和瓦赖尔忽然知道了这里面另有神秘的情节，他们总会有一天要追究此中的秘密，而我们的计划就不能不失败了。关于继承遗产的阴谋，阿尔贝也许是知道的，也许他和大家一样蒙在鼓里，总之，如果我的事情被发觉了，他所谋得的财产就归了别人，那么，他还能让我在他家里住下去吗？他的利益落了空，他对我的感情也就算完了。至于我的爱人呢，由于我用了诡计，他才成为我的爱人；无论他对我的爱情深到什么程度，将来他知道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没有财产的女子，他肯要我做他的妻子吗？

福 我觉得您这种想法是对的；只可惜您考虑得太晚了。这事情不是早已很明显地摆在那里吗？当初您打算嫁他的时候，不是仙人也会未卜先知，我早已料定结果是不会好的，而您却等到今天才明白过来！

埃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的心乱极了；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个法子吧。

福 但是,如果我设身处地以后,我就变了您,您就变了我了;那么,该是您替我想法子,不该是我替您想法子了,那就该我说:福劳辛,请您给我出个主意吧。我的事情糟到了这地步,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呢?说呀!我哀求您!

埃 唉呀!请您不要把这事情当作儿戏吧。我已落到了这种地步,您还跟我开玩笑,您太不关心我的痛苦了!

福 不,老实说,我对于您的苦恼是很表同情的;我真想尽我的力量把您从这种绝境里救了出来。但是,您叫我怎么办呢?我看不出有什么法子,可以助成您的爱情,使这件事情化凶为吉的。

埃 如果没法子补救,我就只能以一死了事了。

福 呀!至于寻死,还未免太早些。您要知道,寻死乃是一种随时可以采取的灵药,如果要服这种药,越晚越好,反正不怕错过了机会的。

埃 不行,不行,福劳辛;如果您不给我指条明路,使我脱离了这难关,在绝望之中我真不想活下去了。

福 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应该去看那一位……但是,爱拉斯特来了,他一来,我们就不便再谈下去了。咱们一面走,一面谈这件事吧。走吧,不要在这里了。

第二出

出场人:爱拉斯特、胖勒奈。

爱 又碰了一个钉子吗?

胖 我是天下最倒霉的一位大使!当我去告诉她,说您希望和她谈一次话的时候,她假装不理睬。她说:“去吧!去吧!我瞧不起他,也瞧不起你。你叫他不要再来碰钉子吧。”说了这话以后,她就扭脸走了。连玛利奈特也撅了一撅她的狗嘴,咕噜了两句:“胖奴才,你不要再来缠我们了!”说完了以后,她

也像绿西一样,甩了我就走了。我的命运和您的命运都一样,谁也不用笑话谁了。

爱 没良心的!我本该怪她的;而我这么早就息了怒去迁就她,她却这样傲慢地对待我!怎么!在那种真像有其事的情况下,我因恼恨她不忠实于我的爱情而发作起来,还不值得原谅吗?我既然热烈地爱她,在这最严重的时候,我能让我的情敌夺去了我的幸福而不动心吗?无论何人,处在我的地位,能不像我这样做么?眼看有这种事,能不发生误会吗?我的怀疑本是应该的,现在我明白了,这还算晚吗?我没有等她来向我解释,我早已回心转意了;在大家都还相信那谣言的时候,我已情不自禁地给她以种种的体面了。我这一方面只管抱歉,她那一方面只管怪我,她不能从我这敬意里看出我的伟大的热诚。她不但不肯安慰我的心灵,不帮助我去抵抗我的情敌,而且她还任凭我遭受妒忌的痛苦,拒绝我的使命、我的书信,并且不肯给我一个约会!唉!她受了小小的气就这样容易消灭了她的爱情,恐怕从前她对我的爱情也不是很深的。她这样容易走到了极端,可见从前我在她的心里并不占什么重要的地位;我从前那样喜欢她的性情,现在我却看出她是什么样的人了。好,人家既然这样瞧不起我,我也犯不上一定要爱她。她对于她的情人,要不要都不当一回事,难道我不能跟她一样吗?

胖 我也是这样的。让咱们都跟她们断绝来往吧,就把咱们的恋爱算作是往昔的罪过吧!咱们应该把这种善变的女人教训教训,使她们知道咱们并不是没有勇气的。咱们受女人的轻视,那是咱们自找。如果咱们能够有自尊心,女人们说话也就不敢这样趾高气扬了。哎!女人对我们所以敢那么骄傲,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错儿!现在的世界,大多数的男子们不但天天都去奉承女人,竭力讨她们的欢心,而且还把这种自贬身

份的事儿当做一种义务；假如大家不是这样，我包管女人们跑上来亲热地和我们接吻，我们还不喜欢呢！

爱 我呢，我料不到她这样瞧不起我。现在我也想要表示我瞧不起她，所以我打算爱另一个女子。

胖 至于我呢，我不愿意再和女人怄气了，所有一切的女人，我都放弃了；老实说，您如果照我这样做，对您也有好处呢。您要知道，人家说过，女人是一种不容易了解的动物，她们的本性是倾向于恶的方面的；一个动物永远是一个动物，哪怕它活了一千岁，也不过是一个动物；同样，一个女人永远是一个女人，哪怕到了世界的末日，也不过是一个女人。因此，希腊的一位作家说，女人的头脑像一种流沙——请您静听我这高明的议论吧——头脑是一身的主宰，身体失去了主宰就连禽兽都不如了。如果主宰和头脑不能谐和，而一切又不能由这种谐和去支配，那么，头脑里就会纷乱起来了。这么一来，兽性的一面就占了上风而压倒了理智的一面；理智要向左，兽性要向右；理智要来软的，兽性要来硬的，总之，一切都不晓得往哪里去了。人家又说，女人像屋顶的一面小旗，是随风飘荡，可东可西的。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侄儿也往往把女人比较海水；所以人们常说，世上最稳定的就是波浪了^①。这样譬喻起来——您要知道，议论必须有一两个譬喻，然后令人容易了解；在我们读书人看来，譬喻法比直说法好多了——这样譬喻起来，我的主人，您听我说，譬如在海上，暴风雨快来了，海水怒吼，等到狂风大作的时候，一个波浪跟着一个波浪打下去，海面就激荡得更加可怕了；这时节，那船也不听掌舵人的驾驭，忽然上天，忽然入地。女人的头脑也是这样变化多端的，只要她们脑筋一转，眼看就是一场大风波……她们想要争风……用一些

① 胖勒索的话是没有条理的，甚至于说错了，譬如该说世上最不稳定的就是波浪，他反而说世上最稳定的就是波浪了。

言语……不……一阵大风……一些波浪……如同飞沙走石……那时节……总之,女人比魔鬼还不如呢。

爱 这个议论很有道理,亏你想得这样透彻。

胖 本来不错么!——哦!先生,我看见她们要从这里经过了!您的心该放硬些才好!

爱 你不要担心。

胖 我怕您一看她那双眼睛,又做了她的俘虏了。

第三出

出场人:绿西、爱拉斯特、玛利奈特、胖勒奈。

玛 我又看见他了,但是,您不要让他说服了才好。

绿 你不要怀疑我懦弱到这个地步。

玛 他走近我们了。

爱 不,不,小姐,您不要以为我是又和您谈爱情来了。一切都已成过去了;我只想医好我心头的创伤,因为我知道我在您的心里已不占什么地位了。您由于怀疑我侮辱了您,竟跟我发了这么久的脾气,可见您对我冷淡到什么程度了。老实告诉您,一个有志气的人,对于人家的蔑视是非常敏感的。不过,我也不能不承认,您那绰约的风姿是我在别的女子的身上找不着的;我宁愿做您的奴隶,也不愿做一个皇帝。是的,从前我对您真是一往情深;我曾把整个的生命都寄托在您的身上。我甚至于不能不承认:我虽然受到您的侮辱,也是舍不得和您分离的。很可能:虽然我想医好我心头的创伤,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仍然会感觉痛苦的;当日的爱情是我的一切,现在我虽脱离了情网,我也决不想再去爱别的女人了。总之,这没有什么关系;既然我的爱情曾多次使我回心转意,而您在愤怒之下,也多次拒绝了我,那么,这一次乃是您拒绝的一个最后机会,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来缠扰您了。

绿 先生,如果您连这最后一次的机会也给我免除的话,我就觉得您的恩惠更大了。

爱 好!小姐!那么,我包管您满意。我就和您绝交了!既然您要求如此,我就永远和您断绝关系了!我宁愿死,也不再愿意找您说话了!

绿 这才好呢!我真感激您。

爱 是的!是的!您不要怕我失信。即使我是一个懦弱的人,心里不能磨灭了您的影子,您也不能看见我再来找您了。您相信我的话吧。

绿 再来找我也是徒然的。

爱 您既然这样傲慢无礼地对待我,我宁愿用刀子戳一百次我的胸膛,也不会那么不知羞耻,再来见您了!

绿 算了吧,咱们别再说这个了吧。

爱 是的,是的,咱们不要再说这个了。负心的女人,我为了省得说废话,同时也为了向您证明从此以后我决不想再投入您的圈套情网,我要把应该抛弃的东西都抛弃了,不肯保留一点纪念品。这是您的相片;从相片上看来,您长得真是千娇百媚,谁知您心里却藏着千百种的奸诈呢。这种骗人的东西,让我还了您吧。

胖 好!

绿 我呢,您既然要把一切东西还给我,我也跟您学,把您送给我的这颗钻石还给您吧。

玛 好极了!

爱 这只镯子也是您的。

绿 这玛瑙石,您用它刻了一个图章送给我,现在也还了您。

爱 (念)“爱拉斯特,您说您爱我到了极点,同时您想要知道我对您的心情。虽然我不像您爱我一样地爱您,至少我心里非常喜欢您这样爱我。绿西。”依这信里的话;您是接受了我的

爱情的,其实您是在骗我,所以我该这样的对付您!(把那封信撕了)

绿 (念)“我不知道我的爱情的命运,也不知道我痛苦到什么时候为止;但是,可爱的美人啊,我知道我永远爱您!爱拉斯特。”这一封信是用来证明您的爱情的,但是写信的人和这封信都骗了我了! (把那信撕了)

胖 好,继续下去吧!

爱 (掏出另一封信)这也是您的。好,也同样地处理吧! (又把那信撕了)

玛 (向绿西)硬着心肠吧!

绿 (掏出另一封信)如果我保留了任何一封信,我心里一定会感觉不安的! (又把那信撕了)

胖 (向爱拉斯特)您别保存她的最后一个字!

玛 (向绿西)您应该坚持到底!

绿 好,最后一封也同归于尽了。

爱 谢天谢地,都撕完了!我宁愿死,说了话不能不实行!

绿 如果我把说了的话当儿戏,我宁愿受上帝的处罚!

爱 那么,告别了。

绿 告别了。

玛 (向绿西)事情做得再好没有了。

胖 (向爱拉斯特)您胜利了。

玛 (向绿西)走!不要让他再看见您了!

胖 (向爱拉斯特)走!您努力表示了您的勇气,就该走了!

玛 (向绿西)您还等什么呢?

胖 (向爱拉斯特)您还要怎么样?

爱 唉!绿西,将来您想起我这样好心,您总有后悔的一天。

绿 爱拉斯特,爱拉斯特,像您这样心肠的人,我还不容易找到吗?

爱 不,不,我敢断定,您尽管到处寻找,决找不出像我对您这样热

诚的一个人。我说这话,并非想要打动您的心;如果我还存着什么愿望,我就错了。您既然决定和我绝交,我的敬意和热情都不曾令您感动,现在我不该希望重归于好了。但是,在我之后,无论是谁,又无论人家怎样对您夸口,决不会像我这样痴心爱您的。

绿 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的时候,决不会这样对待对方的;关于对方的为人,总会加以较好的评断。

爱 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的时候,也可能由于捕风捉影而吃起醋来,伤起心来;但是,既然已经爱上了他,决不肯轻易抛弃他的。至于您呢,您就随便把我抛弃了。

绿 吃醋而能尊重对方才是真正的爱情呢。

爱 由于爱情的冲动而得罪了爱人,是应当得到爱人另眼看待的。

绿 不,爱拉斯特,您不曾真的爱过我。

爱 不,绿西,您从来没有爱过我。

绿 呸! 您还关心这一点吗? 也许对我的终身还好些,假如我……但是,这种废话不必提了,我决不肯让您知道我的意思。

爱 为什么?

绿 因为咱们俩已经断绝关系,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了。

爱 咱们俩已经断绝关系了吗?

绿 呃,是的;怎么,这还不算是断绝关系吗?

爱 您看见咱们俩断绝关系,您很满意吗?

绿 跟您一样。

爱 跟我一样?

绿 当然啦。不过,一个人在因失恋而伤心的时候,如果向人家表示出来,只能说明自己太懦弱,除此以外,毫无用处。

爱 唉! 狠心的! 这原是您的主意啊!

绿 我吗? 笑话! 这原是您自己的主意。

- 爱 我吗？我以为您非常喜欢这样做，我才顺了您的主意呢。
- 绿 没有的事！您只想要使您自己满意罢了。
- 爱 那么，假如我的心还愿意再投入您的情网呢？我痛苦到了这地步，假如我求您恕罪呢？
- 绿 不，请您不要这样做吧。我的心太软了，我怕马上就顺从了您的要求。
- 爱 唉！您恕我的罪，是不嫌太早的；我请您恕罪，也不嫌太早。小姐，请您同意了吧。为着您的幸福起见，像这样伟大的、火一般的爱情，应当让它永久存在下去啊！现在我正式请求您了，您肯施恩，饶恕我吗？
- 绿 您送我回家去吧^{〔一〕}。

第四出

出场人：玛利奈特、胖勒奈。

- 玛 呸！你看她多么没有志气！
- 胖 唉！他真没有一点儿勇气！
- 玛 她把我脸都气红了。
- 胖 他把我肚子都气臃了。你不要以为我也会投降你的。
- 玛 你呢，你也不要想来哄我。
- 胖 正在我满肚子是火的时候，你来惹一惹我试试看！
- 玛 你认错了人了，你以为我也像我家小姐那样傻吗？你瞧！你这样一副嘴脸，我稀罕不稀罕！我会爱上你这丑胖子吗？我会追求你吗？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肯和你这样的—一个臭男子打交道吗？
- 胖 好，你这是成心找碴！喂，喂，咱们也不必再说废话了；你快把这白穗子拿去，还有这根丝带，也还给你吧，我不稀罕这些

〔一〕法国文学批评家奥奢非常赞赏这一句话。他以为如果说“我恕您的罪了”，就显得是一句很笨的话，而且不合小姐的口气。

东西,不肯再搁在我的枕头上了!

玛 为了证明我打心里看不起你,这是你昨天送给我的,在巴黎买的五十枚别针;送给我的时候,你还大吹其牛,好,现在都还了你!

胖 这刀子,你也拿回去吧。这是一件宝贝,当你买来赠我的时候,还花了不少的钱,一共用去了六个大铜子呢!

玛 这带着铜链子的剪刀,也还你吧。

胖 昨天你给我的一片干酪,我险些儿忘了还你! 拿去吧! 昨天你还让我喝了你的一碗白菜汤,我恨不得马上吐了出来,好让我身上再也没有什么是你的!

玛 现在我身上没带着你写的那几封信,但是,我回去以后,一定把它们烧了,烧到最后一封信为止。

胖 至于我要怎样处理你的信,不用我说,你是知道的。

玛 当心,你不要再来哀求我!

胖 (取了一根麦秆)为着表示决心绝交起见,咱们应该弄断了这一根麦秆;当两个正人君子议定了一件事的时候,是要以折断麦秆为表示的。——你不要再用眼睛诱惑我! 不然的话,我非生气不可!

玛 你呢,你不要再拿眼睛瞟我;我太伤心了!

胖 (把麦秆折断)掰断了! 只有这法子可以使我们不反悔! 掰断了! ——你笑什么? 坏丫头!

玛 我笑,因为你做的事太好笑了。

胖 呸! 你这一笑就糟了! 我这一肚子的气都给你笑跑了! 你怎么说? 咱们绝交好呢,还是不绝交好呢?

玛 看吧。

胖 你看吧。

玛 不,你看吧。

胖 难道你希望我永远不爱你吗?

玛 我吗？随你的便吧。

胖 不，随你的便吧。说呀！

玛 我什么也不说。

胖 我也不说。

玛 我也不说。

胖 算了吧！咱们不要再装腔作势了，握手吧，我原谅你了。

玛 我呢，我也恕你的罪了。

胖 天啊！我看见你这样动人，竟着了迷了。

玛 天啊！有我的胖勒奈在身边，我这玛利奈特就变成傻瓜了！

第五幕

第一出

出场人：玛斯加里尔(独自一人)。

尔 “等到天黑的时候,我要马上闯进绿西的屋子里去。玛斯加里尔,快给我预备好遮光灯笼和宝剑,晚上就要用的!”当他向我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就好像听他在跟我说:“玛斯加里尔,你快去找一条绳子,悬梁自尽吧。”〔一〕我的主人,请您到这里来吧;您刚才这样命令我的时候,真使我大吃一惊,不知道怎样回答您才好。现在呢,我有话同您说了,并且还要把您驳得闭口无言。咱们悄悄地推想一下,您好好地跟我争辩一场吧。——“今天晚上,您打算去看绿西吗?”——“是的,玛斯加里尔。”——“您想要做什么呢?”——“我爱她,我想要使自己称心满意。”——“您这样做,显得您是一个没有脑筋的人,无缘无故去冒生命的危险。”——“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去见她?因为她生气了。”——“那是她活该!”——“但是,我为爱神所驱使,不能不去求她息怒。”——“爱神是一个傻瓜,他只晓得驱使您,他敢担保您不遇着您那正在发怒的情敌,或者是她的父亲,或者是她的弟弟吗?”——“你以为他们想要害我吗?”——“当然啦!尤其是您的情敌。”——“总之,玛斯加里

〔一〕这一段是模仿特兰西的。参看特兰西的 l'Andrienne, 第一幕第五出。

尔,我既然存着这个希望,就非去不可;但是,咱们好好地带着兵器去。如果有人要把咱们怎么样,咱们就同他们拼命。”——“是吗?这恰恰是您的仆人所不愿意的呢!我也同人家拼命吗?天啊!请问我的主人,我是罗兰吗?我是费拉古斯吗^①?您太不认识我是什么样的人了。我是很爱惜我的身体发肤的:刚才我想了一想,想见两寸的铁戳入我的身体里,就立刻可以使我闭上了眼睛钻进棺材里去;想到这种凄惨的情况,我就不敢去同人家拼命了。”——“但是,我叫你从头到脚,周身戴上盔甲,还怕什么?”——“那更糟了,盔甲是那样笨重,当我逃命的时候,岂不是个累赘?再说,尽管有了盔甲,刀剑还是可以从夹缝里刺进来的。”——“唉!那么,你竟情愿让人把你叫做一个胆小如鼠的奴才了!”——“胆小也好,胆大也好,只要我能保住我这吃饭的家伙就行了。吃饭的时候,您如果愿意的话,不妨把我算上,凑够四位。至于打仗呢,请您不要把我也算在内吧。总之,您也许在阳世住腻了,觉得阴间别有风味;至于我呢,我觉得阳世也就够有趣的了。我不希望死,也不希望受伤;您要做傻瓜,您就做吧,恕不奉陪了!”

第二出

出场人:瓦赖尔、玛斯加里尔。

瓦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恼恨白天。太阳似乎在天上忘记了自己的职务了。它走了这么久,还没有走到它的目的地;我觉得今天这太阳竟像不会落下去似的!唉!看它这样从容不迫地前进,怕不把我气疯了!

尔 您忙什么?为的是等天黑了,您就好在黑暗之中去闯一些祸事吗?您分明知道绿西正在坚决地拒绝……

① 罗兰与费拉古斯是16世纪初意大利诗人阿辽斯特所著的史诗《发怒的罗兰》中的人物,都是勇将。

瓦 你不要再说废话了。即使我明知前面有千百陷阱,冒生命的危险,我也要去求她息怒的;因为她这一怒,我的心就非常难受。我这一去,就死了也甘心。我决定这么办了。

尔 我很赞美您的热诚;但是,先生,只可惜咱们是应该悄悄地去去的。

瓦 是的,不错。

尔 我只怕我连累了您。

瓦 为什么?

尔 我这两天咳嗽得要死,只怕人家听见了我的声音,随时可以发现您。(咳嗽)您瞧,这不是很厉害吗?

瓦 不要紧,你喝点儿甘草汁就好了。

尔 我不相信我这咳嗽马上就会好的。先生,我非常愿意时时刻刻跟随着您;但是,假使因为我而害得我的亲爱的主人有了三长两短,我就抱恨一辈子了!

第三出

出场人:瓦赖尔、赖丕耶、玛斯加里尔。

赖 先生,刚才我得了一个很可靠的消息:爱拉斯特很生气,要和您拼命,阿尔贝也说要打断了玛斯加里尔的手脚,为他的女儿报仇。

尔 我吗?在这场纠纷里,有我什么事儿呢?我犯了什么罪,要打断我的手脚?难道我是……让我说一句文雅的话……难道我是全城处女童贞的守护者吗?我有能力去鼓动她们的春情吗?您瞧,我长得这样软弱,她们高兴找男子,我有什么办法呢?

瓦 唉!我想他们不会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厉害吧。爱拉斯特尽管因吃醋而大发脾气,也未必能把咱们怎么样!

赖 如果您需要的话,我这一双拳头完全是为您服务的。您平日

总知道我和您是好弟兄啊!

瓦 我很感激您,赖丕耶先生。

赖 我还有两个朋友可以介绍给您。无论您遇到什么危险,他们都是可以拔剑相助的,请您放心吧。

尔 先生,您就答应了吧。

瓦 您实在对我太殷勤了。

赖 可惜那小基尔在前次不幸事件中遭了难,否则这一次他还可以帮助咱们呢。先生,小基尔之死实在太可惜了!这真是一个热心服务的人!您知道法庭曾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他吗?他死的时候,像凯撒一样地英雄^①;那刽子手尽管剁碎了他的骨头,他也不肯说出半句话哩^{〔一〕}。

瓦 赖丕耶先生,这样的一个勇士是值得令人惋惜的;但是,至于您说要替我找护卫,我谢谢您的美意吧^{〔二〕}。

赖 也罢;但是您要当心,他的确要与您寻衅,很可能他会害您一下子。

瓦 我呢,为着表示我不怕他起见,如果他来找寻我,无论他要我干什么,我都敢奉陪;我可以陪着他走遍了全城,也用不着别人跟着我。

第四出

出场人:瓦赖尔、玛斯加里尔。

尔 怎么!先生,您想要在太岁头上动土吗?好大胆!唉!您瞧,咱们俩已受到严重的威胁;四面八方……

瓦 你在看什么?

① 凯撒是罗马最著名的大将,其所征服之地最多。

〔一〕在那时代,一个少年得其情人给了一个约会,就买了许多剑客,陪着他去。这是当时的风俗,莫里哀借赖丕耶之口略为叙述。

〔二〕这显得莫里哀也不赞成那种行为。

尔 我觉得这边好像有人一棍子打来似的。——总之,如果您肯相信我的话,我想还是谨慎些好,不要再固执地在路上逗留了。让咱们回家关上门躲起来吧。

瓦 关上门躲起来? 没勇气的奴才,你竟敢让我做这种胆小鬼的事儿吗? 别再多嘴,你只决定跟着我走就行了。

尔 唉! 我的亲爱的主人先生,活着多么有趣啊! 咱们只能死一次,而且一死就那么久啊!

瓦 如果你再说,我就先痛打你一顿。——埃士嘉尼来了,咱们先走吧。且看他打算怎么办再说。趁这时候,咱们先回家去取了兵器,预备打架……(走出)

尔 呸! 我不是木匠;给你搭什么架^①? 唉! 恋爱不是好事,女人也不是好东西! 她们先想尝试此中的风味,以后却又跟你装腔作势了!

第五出

出场人:埃士嘉尼、福劳辛。

埃 福劳辛,真的吗? 我是不是在做梦呢? 请您把事情从头到尾告诉我一番吧。

福 不用您打听,这里面的详细情节,等一会儿您就都知道了。这种奇怪的事,人们总有机会时常提起的。现在我只把主要的经过告诉您就行了:按照那遗嘱的规定,必须是个男孩子才能承受遗产;但是从前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却有许多是误会了的。阿尔贝的妻子最后一次生的是您本人,并不是一个男孩子。阿尔贝早就处心积虑地想得到那份产业,看见卖花的女人伊妮丝恰巧生了一个男孩,于是他就拿您去换了那男孩来;那卖

① 瓦赖尔说:Cependant avec moi viens prendre à la maison pour nous froter..., 玛斯加里尔说:Je n'ainullement démangéaison。frotter 一词有双关意,无法翻译,故另换上“打架、搭架”,以声音相谐为戏。

花的女人把您领了去,另交给我的母亲来抚养,而她自己却来阿尔贝家做奶妈,表面上是奶妈,实际上仍然是喂养她亲生的儿子。大约在半年以后,那男孩忽然死了,恰巧阿尔贝不在家;他的妻子一则怕他跟她吵闹,二则爱女心切,所以就想了——一条计策,悄悄地把您接回家来,改了男装。阿尔贝回家以后,您的母亲假说他那亲生女儿已经死了;其实死的只是那卖花女人的儿子。因此之故,阿尔贝只以为您是假儿子,却不知道您是女扮男装。——这一段故事,是刚才那卖花女人告诉我的。她隐瞒了这许久,依她说有许多理由;其实她还另有其他的理由,因为她的利害关系与您的利害关系并不相同。总之,我今天去见她,本来不存着什么大希望;结果竟能助成了您的爱情。那卖花女人既然不认您是她的儿子了,同时,为了您和瓦赖尔的事情,又不能不揭露此中的秘密,于是我和她索性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您的父亲。您的母亲遗留下来的一封信,也完全证实了这件事。趁着这样的好机会,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圆满些,我们又运用了一些智巧,竭力说服阿尔贝和波里多。我们妥善地调和了两家的利益。尤其是当我们把种种隐情向波里多全盘托出的时候,我们把话说得特别委婉,以免把事情弄糟。总之,我们费尽了心思,终于使波里多一步一步地迁就了我们;到了后来,他也像您的父亲一样地同情您,他愿意答应你们结婚,造成你们的幸福了。

埃 呀! 福劳辛! 您把我一步一步地引上了幸福的最高峰了! ……唉! 我很感激您替我这样费心。

福 波里多那老头儿倒会开玩笑,他还不许我们告诉他的儿子呢。

第六出

出场人:波里多、埃士嘉尼、福劳辛。

波 (向埃士嘉尼)我的孩子,你走过来吧! 我想我是可以这样称

呼你的,而且我已经知道你那女扮男装之谜了。你做了一件惊人的事;于勇敢之中,还显示出你是那样聪明,那样可爱。所以我原谅了你的一切。等我的儿子知道了他所爱的对象是谁以后,他一定也很快乐的。你胜过世界上一切的女子,我可以这样肯定地说^{〔一〕}——哦!他来了!让我们开他一个玩笑。你去把你们那些人都叫来吧。

埃 敬遵您的命令。

埃士嘉尼与福劳辛走出。

第七出

出场人:波里多、瓦赖尔、玛斯加里尔。

尔 (向瓦赖尔) 祸事往往是有预兆的。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串珠子脱了线,许多鸡蛋都被打碎。先生,我一想起了这一个梦,我忍不住就发抖。

瓦 胆小的奴才!

波 瓦赖尔,他们在预备一场战斗。等一会儿你就会遇着一个劲敌,非把你的勇气完全拿出来不可。

尔 先生,眼看就要发生流血的惨剧,竟没有一个人去阻止他们吗?我呢,我死了不要紧;但是,倘若您的儿子有了三长两短,请您不要怪我啊!

波 不,不,在这地方,我自己也要求他做他所应该做的事呢。

尔 没有父子之情的老子!

瓦 父亲,我尊重您的意思,因为这是一个勇敢的人应有的要求。

〔一〕在第三幕第四出,波里多甚恨他的儿子与绿西秘密结婚。为什么此刻又变了这样容易说话的人呢?绿西那样贞节,他还不喜欢;倒反喜欢埃士嘉尼的胆量吗?不是的;但是,埃士嘉尼的事情泄露了,遗产就归了波里多了。当初如果波里多承认儿子的苟合,显得是怕阿尔贝有钱有势;现在呢,却是他自己有钱有势,是他饶了人家,而不是怕人家了。莫里哀是深知人类的心理的,细心人自能领略剧情。

我太对不起您了；我没有征求您的同意，就做了这件事，实在应该责骂。但是，您虽然因为我犯了这种罪过而生气，您究竟是一个好强的人，为了顾全您的名誉，所以您不希望您的儿子因为受到爱拉斯特的威胁而恐惧起来。

波 刚才人家告诉了我，我还恐怕是爱拉斯特要来威吓你；现在呢，情势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另外有一个更厉害的敌人来和你作对，你要逃也逃不了呢。

尔 没法子讲和吗？

瓦 我？我要逃跑？没有的事！——究竟是谁要和我作对呢？

波 埃士嘉尼。

瓦 埃士嘉尼？

波 是的，一会儿你就看见他来了。

瓦 他还说愿意帮我的忙呢。

波 但是他现在说要和你拼命；为着争荣誉起见，他还希望在战场上一个打一个，不许别人参加。

尔 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为了自己的事，决不肯连累别人，真是一片好心，难得！难得！

波 （向瓦赖尔）总之，他们告发了你的阴谋；我也觉得他们所以恨你，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和阿尔贝特地允许埃士嘉尼拿你来报仇雪恨。这场决斗再也不能迟延，而且还要在众目共睹之下，按照正常的手续进行才成呢。

瓦 但是，父亲，绿西的心也太狠了，她竟……

波 绿西也怪你不好，所以愿意嫁爱拉斯特；你从前那样冤枉了她，现在她要当着你的面举行婚礼给你看。

瓦 她这样不害臊，真把我气疯了。唉！理智、忠诚、良心、名誉，所有这一切难道她都丧失了吗？

第八出

出场人：阿尔贝、波里多、绿西、爱拉斯特、瓦赖尔、玛斯加里尔。

阿 喂！决斗的人呢？我们的人快来了；您的勇气准备好了没有？
瓦 是的，是的，已经准备好了！你们既然逼着我，我能不答应吗？我之所以有点踌躇，并非因为怕敌人的能力比我强，只是因为我还存着几分尊敬对方之心。但是，现在你们把我逼得太厉害了，我虽尊敬对方也忍无可忍，走任何极端，我也在所不惜了。不过，人家对我这样负心，我非为我的爱情报仇不可！（向绿西）并非是我对您还有所留恋，我全部的热情都已变成抑制不住的怒火了；我已经把您的丑事宣布出去，您这种罪恶的婚姻，没什么可使我烦恼的了。绿西，您所使用的手段是很卑鄙的，我几乎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您这样不顾贞节，不该羞死了您吗？

绿 假如没有人替我报仇，您这一类的话也许会使我伤心的。但是，埃士嘉尼来了；他可以很不费力地使您改变口气，您等着瞧吧。

第九出

出场人：阿尔贝、波里多、埃士嘉尼、绿西、爱拉斯特、瓦赖尔、福劳辛、玛利奈特、胖勒奈、玛斯加里尔。

瓦 哪怕再加十个人帮助他打我，也不能使我改变口气。他居然袒护一个有罪的姐姐，我真替他惭愧；但是，他既然执迷不悟，一定要和我决斗，我可以满足他的要求。（向爱拉斯特）您呢，老哥，您如有意，也不妨参加。

爱 刚才我本打算和您决斗的；现在埃士嘉尼已经把这件事承担起来，我就无须再出面了，只让他和您决个胜负就是了。

瓦 您做的对！谨慎总不嫌太晚的。但是……

爱 他会替我们大家出这口气。

瓦 他吗？

波 你不要弄错了；你还不知道埃士嘉尼是多么奇怪的男子呢。

阿 你是不知道的;但是,等一会儿埃士嘉尼就能让你知道了。

瓦 唔!那么,现在就叫他让我瞧一瞧他是怎样奇怪吧。

玛 当着众人的面吗?

胖 这可太不规矩了!

瓦 你们拿我开玩笑吗?谁先笑,我就打破谁的脑袋!——好,现在我要看……

埃 不,不,我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厉害;在这件事情里,我是一个最有关系的人,我宁愿向您示弱。您要知道,上帝既然注定了咱们的命运,我的心是不能抵抗您的。恰恰相反,上帝使您很容易打败绿西的弟弟。是的,我的武艺不但不高明,而且埃士嘉尼就要死在您的面前。真的,如果埃士嘉尼能当着众人的面,把您应该娶的妻子交给了您,而您也能满意,他就很愿意死掉。

瓦 不行!她这样没良心,这样无耻,全世界……

埃 唉!瓦赖尔,请您静听我说:她已把她的终身许配给您,决不能做出任何一件对不起您的事。她的爱情始终是纯洁的,她的贞操是很坚定的,您自己的父亲也可以做证人呢。

波 是的,我的儿,你的怒气也给我们取笑够了,因此可以把真相告诉你了。你所发誓恋爱的女子不是绿西,而是就在你眼前的女扮男装的埃士嘉尼。为着遗产的问题,她很小的时候就改了男装,把许多人都蒙住了。近来她爱上了你,却用的是绿西的名义,因此把你也给蒙住了。但是,这么一来,倒使咱们两家成为一家人了。你不要眼怔怔望着大家,我现在所说的话都是真话。是的,总而言之,夜里和你谈爱情的就是她。只因为她使用了这条难以识破的巧计,才把大家都引入了迷魂阵。但是,既然埃士嘉尼现在已变了女子,我们就应该把你们的爱情从神秘中解放出来,使你们正式结婚,然后你们的爱情就更加稳固了。

阿 呃,这才是一个对一个,是法律所不禁止的决斗呢;你得罪了我们,现在可以借此赎罪了。

波 事情这样突如其来,把你闹糊涂了;但是,在这上面,你踌躇是没有用处的。

瓦 不,不,我并不踌躇。当然,这件意想不到的事,难免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同时我也很高兴,因为我这会儿真是如获至宝,又惊又喜又爱,只看她这一双眼睛,谁能不……

阿 亲爱的瓦赖尔,她穿着这身衣服,听你这种赞美的话是很难以为情的。让她先去梳妆打扮吧。等一会儿见,你就可以知道一切详情了。

瓦 绿西,对不住,我因为一时误会……

绿 这种小小的冒犯,是很容易忘掉的。

阿 好吧,这种客气话,回家再说吧。将来我们还怕没有说这种话的机会吗?

爱 你们这样说,竟把另一件决斗的事情给忘了。我们二人的爱情总算是如愿以偿了;但是,还有玛斯加里尔和我的胖勒奈呢,玛利奈特究竟应该归谁才好?这件事儿非用血来解决不可!

尔 不,不,我的血在我的身体里流得很舒畅;就让胖勒奈平安无事地娶了玛利奈特吧,我是不在乎的。我知道我那亲爱的玛利奈特的脾气,结婚并不妨碍她和情人去谈情的。

玛 你以为我会拿你当做我的情人吗?如果你做我的丈夫,那倒没什么关系,丈夫是可以随便嫁一个的,用不着挑来挑去;至于所谓情人,就必须是能让我喜欢的才行。

胖 你听我说,等到咱们俩结了婚,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无论哪一个美少年来向你献殷勤,我希望你都装听不见他们的话才好。

尔 胖货,你以为你结了婚就不让你的妻子跟任何人来往了吗?

胖 当然啦！我希望有一个正派的妻子，否则我就会吵闹得鸡犬不宁。

尔 唉！你可别这么说！你将来也会像其他做丈夫的一样，脾气会变得非常温柔的。普通一班人，在没有结婚以前，是那样爱吃醋，爱生气；等到结婚以后，就变成很和气的丈夫了。

玛 你放心！当家的，你不要怕我对你不住；将来人家诱惑我，我一定不会顺从人家，一切的话我都告诉你。

尔 唉！好办法！把丈夫当作一个心腹！

玛 丑奴才，不要多嘴！

阿 现在，让我说第三次，请你们回到我家里去，再痛痛快快地谈这些有趣的话吧。

剧终

装腔作势的女子^[一]

(原本为散文剧)

1659年初次上演

[法]莫里哀 著

[一]从这第三部戏剧起,莫里哀完全脱离了前人的路径,另辟新路,而这新路是没有人敢跟着他走的。《装腔作势的女子》虽则是没有变幻的情节的独幕剧,已经算是戏剧界的一场革命:在舞台上首次出现了实际可笑的人物,对于现实社会加以讽刺与批评(La Harp注)。在此时以前,戏剧家的题材都是借自意大利或西班牙的,连莫里哀本人也不免如此。这种戏剧,唯一的目的在于使观众开心,所以着重于情节之变幻,例如男扮女装、误会、拐诱、夜会等等;至于真正的喜剧,可以移风易俗的,还没有出现于世上。莫里哀的《装腔作势的女子》才开了一条新路,表示他的喜剧天才。他说(Meuagiana, ton II, p 65):“我现在不必再研究伯劳图斯与特兰西,也不必再钻讨米难特的残篇,我只须以社会为研究的对象就是了。”

剧中人物

- 克兰歇,简称克 }
 克鲁华西,简称西 } 碰钉子的求爱者
 高奇伯——有身份的公民,简称高
 玛特琅——高奇伯之女,简称玛 }
 嘉多思——高奇伯之侄女,简称嘉 } 装腔作势的女子
 马洛德——装腔作势的女子之女仆,简称德
 阿尔曼佐——装腔作势的女子之跟班,简称阿
 马斯加里——克兰歇之仆,简称马
 朱德烈——克鲁华西之仆,简称朱
 两个轿夫(甲、乙)
 绿西,简称绿 }
 西里曼 } 女邻人们
 奏琴者们

原 序

没有得到作者的同意,就把他的著作付印,这真是一件怪事。世上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不合理;别人怎样得罪我,我都能够原谅,只有这种事是我所不能原谅的。

并不是我要做一个谦虚的作家,故意轻视我自己的戏剧,以沽名钓誉。假使我说巴黎人曾经欢迎了一部坏剧本,岂不得罪了全巴黎的人?这一类的作品,该让观众有绝对批判之权;假使我说他们批评错了,就是我自己无礼。纵使在未开演以前,我对于《装腔作势的女子》有了极坏的印象,到了现在,有了这许多人说了这许多好话,我也该相信它有多少价值了。但是,这剧本里所有大部分的精彩都在乎表演方面的动作与言语;动作与言语就是它的装饰品。我觉得在舞台上既然成功,就该知足,何苦剥夺了它的装饰品而叫它献丑呢?我已经决定使它只在烛光下出现,好教别人不能说应了一句古谚^{〔一〕};总之,我不愿意它从布尔班戏院走到王宫巷去^①。然而,我终于不能避免这件事:不幸得很,我的原稿被人家偷抄了一份送到了那些书贾的手里,而且他们还取得了一种特别的利益。我徒然诅咒时代与风俗,却不能不让人家印行我的作品;若不让他们印行,除非告状,然而告状岂不更麻烦?因此之故,我只好听天由命,索性赞成一件我所不能反对的事吧!

〔一〕莫里哀所暗示的古谚是:“她在烛光下是美的,一遇太阳就完全糟了!”

① 《装腔作势的女子》第一版是由雷纳士印行的,而雷纳士住在王宫巷。

天啊！一本书出现于社会，而著者又是第一次印行他的著作，这是多么为难的事啊！不过，假使人家给我充分的时间，我还可以好好地打个主意，做种种的预防；那些著作家们——现在可以说是我的同行——在这种情形之下，谁不预先准备一切呢？我也会先找一个大人物，不由他肯不肯，硬要他维护我的作品；我还可以堂皇地在卷端标明，说这书是献给他的。除此之外，我还会做一篇博大精深的序文，说明悲剧与喜剧的字原、定义与其历史，以及其他种种；我尽有许多书籍足供参考，不怕不能做一篇漂亮的文章。

我又可以通知我的朋友们，他们可以做些法文诗或拉丁诗，给我吹嘘一下子。我甚至于有些朋友是会用希腊文做诗的；假使他们在卷首给我写了一篇希腊文的诗来颂扬我，岂不发生了神妙的效果？但是，不知不觉就被人家把我的作品发表了，我甚至于没有说两句话的自由，不能说明我这剧本的用意。如果我有说法的机会，我想说这是一部很规矩的喜剧，一切讽刺的地方都不曾越出正轨；又说，最好的人物也可以被模仿成为最丑的猴子，令人觉得是值得鞭挞的；最完善的事物，被仿效得很坏的时候，就成为喜剧的资料；同理，真的学者与善人决不会因看见了喜剧中的博士与甲必丹而生气；而法官、王子、国王也不该因为看见了特里佛林^{〔一〕}，或其他在舞台上的可笑的法官、王子、国王而生气。由此看来，真的高贵的妇女，看见人家模仿她们而模仿不像，显得可笑的时候，她们本人也不该生气^①。但是，上文说过，人家不让我有呼吸的时间，雷纳士先生马上又要把我这剧本印行了。好吧！是上帝要如此的，叫我有什么法子呢？

〔一〕博士、甲必丹、特里佛林，是意大利的笑剧中的三个人物。

① 莫里哀虽则这样说，其实他隐约地攻击当时的一个很有权威的集会，这集会是由许多有学问或自以为有学问的贵族妇人与绅士结合而成的，会址设于蓝布耶府。

第一出

出场人：克兰歇、克鲁华西。

西 克兰歇先生。

克 什么？

西 请您把眼睛看着我，不要笑。

克 好吧。——怎么样？

西 您觉得我们去见她们的结果怎么样？您很满意吗？

克 依您的意见，我们二人都该满意吗？

西 老实说，我不十分满意。

克 我呢，老实对您说，我给她们的丑态气坏了。谁看见过外省的女子也要摆架子像她们两个的？谁看见过男子给人轻视像我们二人的？好容易才得她们叫人给我们椅子坐！她们老是低声地互相说话，老是打呵欠，老是揉眼睛，老是问：“此刻是几点钟了？”谁看见过这样招待来宾的！我们向她们说了许多话，她们回答了一个“是”或一个“不是”没有？您想想看，纵使我们是天下最下流的人，也不会被人轻视得比她们更厉害的，是不是？

西 我似乎觉得您为了这事，心中很不舒服。

克 当然啦！我非但心中不舒服，我恨她们无礼到了这地步，还打算报仇哩。我知道为什么我们给她们轻视。装腔作势的臭空气非但弥漫了巴黎，而且传染到了外省；我们这两位可笑的女公子也就传染了不少的症候。总而言之，她们的表面是雍容华贵，骨子里却是卖弄风流。我知道应该怎样才能得到她们殷勤招待；如果您相信我的话，让我们二人给她们合演一幕喜剧，使她们的丑态尽露，教她们下次再也不敢轻视我们。

西 您打算怎么办呢？

克 我有一个仆人，名叫马斯加里，许多人说他很聪明——其实现

在“聪明”这两个字是太容易得到的。这是一个狂妄之徒，他老是希望做一个有身份的阔人。他在平日很喜欢摆架子，喜欢做诗，同时又很瞧不起其他的仆人们，甚至把他们叫做禽兽。

西 好，您打算要他怎么样？

克 您问我打算怎么样吗？我打算……让我们先出去再说吧。

第二出

出场人：高奇伯、克鲁华西、克兰歌。

高 喂，你们看见了我的女儿与我的侄女儿吧？事情弄得好吗？这一次进见的结果怎么样？

克 关于这事，您问她们，比问我们还更可以知道清楚些。我们所能说的，只是谢谢您的好意，我们永远感激您就是了。

西 我们永远感激您。（二人出）

高 噫！他们这一去，像是很不满意似的。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不高兴呢？让我调查调查。——喂！

第三出

出场人：高奇伯、马洛德。

德 您要什么，先生？

高 小姐们在哪里？

德 在她们的梳妆室里。

高 她们在做什么？

德 她们在把胭脂涂嘴唇。

高 她们太爱弄胭脂了；叫她们下楼来吧。（马洛德出）

第四出

出场人：高奇伯（独自一人）。

高 这两个坏丫头,我想她们打算拿脂粉败了我的家!我到处都看见些蛋白、乳膏,还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是我所不认得的。自从我们到了这里,她们至少用了十二只猪的油;而她们每天所用的羊脚,还足供四个仆人的用度哩。

第五出

出场人:玛特琅、嘉多思、高奇伯。

高 真的,你们非花这许多钱去涂抹你们的狗脸不可吗?刚才那两位先生,我看见他们很冷淡地出去了,你们怎样对待了他们?我打算把他们配给你们做丈夫,不是叫你们好好地招待他们吗?

玛 爸爸,他们那样不合规矩,叫我们怎样瞧得起他们呢?

嘉 伯父,一个稍为明理的女子,有什么法子与他们合得来呢?

高 你们觉得有什么可说的?

玛 他们真会与女子应酬,开口就谈婚姻!

高 你要他们先谈什么?难道先谈合姘头吗?他们这样对待你们,不也像对待我一般地令人喜欢吗?这种话还不算是最献殷勤的话吗?他们要求的是结婚,是神圣的结合,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用意是光明正大的吗?

玛 唉!爸爸,您这话乃是下流社会的话!我听见您这样说,连我也替您害羞。您应该学一学上流社会的言语举止啊!

高 我用不着学什么言语举止。我对你说:婚姻乃是神圣的事情;他们从婚姻说起,才显得是正经的人哩。

玛 天啊!假使人人都跟您一样,就很容易做成一部小说了!假使西鲁士娶了曼达娜,克莱丽嫁了阿郎士^{〔一〕},岂不是天下最可

〔一〕西鲁士与曼达娜,是当时小说《阿达米纳》(Artamène)里的人物;克莱丽与阿郎士是《克莱丽》里的人物,二书皆为史古达利小姐(Mademoiselle Scudéry, 1607—1701)所著。

笑的事？

高 你瞧！这丫头说的是什么话？

玛 爸爸，妹妹也会像我一般地告诉您：婚姻不是一步踏得到的，必须先经过种种的事情。所谓可爱的爱人，先要他晓得表达他那些美妙的情感，尽量地表示温柔、殷勤、热烈。他所用的手段都是有家数的。起初的时候，他在教堂里、公园里，或在什么公众的集会里，看见了一个女子而爱上了她；或者，因为天缘巧合，由一个亲戚或朋友引他到她家里去一次，出来的时候，他就幻想入神以至于常带闲愁。在某一时期内，他还不让他所爱的人知道他爱上了她，但是他常常去看望她，在看望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中，他总晓得提出些高雅的问题，去磨炼大家的脑筋。到了某一天，求婚的机会来了，譬如在一个花园的小道上，当大家稍稍离开了他们二人的时候，他才向她表示。那时候，她马上生气，显出害羞的样子，不愿与他再见面了。又过了些时候，他想出一个法子来使她息怒，令她不知不觉地听惯了他的情话，久而久之，才让他很艰难地逗出她的一个“爱”字来。从此时起，麻烦的事情又来了：情敌们来扰乱那已经成立了的爱情，父母来反对他们的结合，此外还要因为捕风捉影而吃醋；埋怨、绝望、拐诱等事，也会跟着发生。这才是求婚的好方式，是没法子省去的。至于一步踏到了婚姻，结了婚然后恋爱，这好像把一部小说从最后一页读起！爸爸，我再对您说，这种方法是与买卖最相像的；我只一想起，已经觉得心中作呕了！

高 这是哪里来的糊涂话？真是高雅的语法，我不懂！

嘉 伯父，姐姐说的乃是真理。完全不懂风雅的人，我们真没法子好好地招待他们！我敢担保他们没有看见过多情国的地图，所以多情国里的委婉信、小心、风雅信、佳诗诸村，都是他们所

不认识的^①。您一看见他们的言语举止,不是已经完全看得出来了吗?像他们那个模样,能博得别人的好印象吗?为着求爱而来拜访我们,而他们的腿上并没有什么装饰品,帽上没有羽毛,头发也不整齐,衣服上的带子又少;唉!这是哪一类的爱人!他们的装束显得多么粗心!他们的谈话显得多么冷淡!谁稀罕他们的谈话?谁能忍受他们的谈话?我又注意到他们的领子不是高明的女工做的,他们的裤子至少还该加大六寸呢?

高 我想她们两个都疯了,她们说得一塌糊涂,我一点儿不懂。嘉多思、玛特琅,你们……

玛 哎!爸爸,请您改口,不要叫这两个奇怪的名字,把我们另叫别的名字吧。

高 怎么?这是奇怪的名字吗?不是你们受洗礼的名字吗?

玛 天啊!您这人太俗了!我觉得很奇怪,您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能生出我这样聪明文雅的一个女儿呢?在文雅的话里,谁曾说过嘉多思或玛特琅?唉!您须知,您把我们这么一叫,就够给人家做一部天下第一妙的小说了!

嘉 真的,伯父,稍为文雅的人听见了这些名称,一定会觉得很刺耳,不能不生气的。因此之故,姊姊选中了“波里线”做她的名字,我也取了“阿明德”这样文雅的名字,您非赞成不可^{〔一〕}。

高 你们听我说:只有一句话是有用的。你们的代父与代母给了你们什么名字,你们就该用什么名字,不许更改;至于说到那两位先生,我知道他们的家世与财产,我一定要你们答应嫁给他们。我的年纪这样大,还要提携你们,实在厌倦了!

① 这些地名皆见于《克莱丽》卷一。

〔一〕蓝布耶府的侯爵嘉特林(Catherine de Vivonne)觉得她自己的名字不很高贵,于是把其中的字母颠倒错乱,改成 Carinthèe、Eracinte、Arthenice 三个名字,挑选了许久,然后决定采用了最后一个(P.注)。

嘉 我呢,伯父,我所能告诉您的,就是我觉得结婚乃是天下最无耻的事情。您想想看,一个女子,怎好与一个裸体的男人睡在一起呢?

玛 请您容许我们在巴黎这高尚的社会里呼吸一下子空气吧,我们到巴黎还不久呢。您让我们从容地造成一部美妙的小说,不要催促我们的收场,好不好?

高 (背语)好,她们都疯了,毫无疑义。(高声)我再说一次,你们这些废话,我都不管:事情非由我做主不可。闲话少说,除非你们在最近就嫁了人,否则我让你们做尼姑去。我已经发过誓了。(出)

第六出

出场人:嘉多思、玛特琅。

嘉 天啊!亲爱的姊姊,你的父亲是多么固执!他的脑筋是多么简单!心里是多么糊涂!

玛 你有什么法子,亲爱的妹妹?我也替他害羞。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是他的亲女儿;我料将来会有一场新发现,使我变了更高贵的门第的后裔。

嘉 我很相信您的话,您处处都像十分高贵的人家的女儿;至于我呢,当我看见我自己...(马洛德入)。

第七出

出场人:嘉多思、玛特琅、马洛德。

德 外面有一个跟班的请问小姐们在不在家,说是他的主人想进来拜候。

玛 傻丫头,你该先学会了传报!不要说得那么俗气!你该说:“现在有一种需要,要知道小姐们是否便于见客。”

德 说哩!我不懂拉丁文,也不像你们在学校里念过什么“蔗

学”的!

玛 无礼的奴才!我真受不了你的气!——且说,那跟班的,他的主人是谁?

德 他说是马斯加里侯爵。

玛 呀!亲爱的妹妹,原来是一个侯爵!——好,你出去说,我们可以接见他。——这大概是一位很聪明很文雅的人,他听见人家说起了我们,才来拜候我们的。

嘉 可不是吗?

玛 我们该在下面的客厅里接见他,不要在卧房里。让我们先理一理我们的头发,不要弄坏了我们的名誉。——马洛德,快给我们把那“风韵顾问”请了来!

德 糟糕!我不懂!请谁?是猫呢,还是狗呢?如果你们要我懂,除非向我说本国话!

嘉 你太没知识了。——把镜子拿来吧!但是,你要当心,别用你的面孔照脏了我们的镜子(她们出)。

第八出

出场人:马斯加里、甲、乙两个轿夫。

马 喂,轿夫,小心些!哎呀!哎呀!呸!这两个坏蛋,抬着我东碰墙西碰壁的,打算把我碰折了腰骨吗?

甲 说哩!门口太小了,而您偏要我们抬了进来!

马 当然啦!难道你们希望我的帽上的羽毛受雨天的折磨,而我的鞋子印在污泥上吗?去吧,快把轿子抬走吧!

乙 请您先打赏我们,先生。

马 什么?

乙 我说,先生,请您给我们的钱。

马 (打他一个耳光)怎么!坏蛋!我这样身份的人,你竟敢向我要钱吗?

- 乙 富人应该这样报答穷人吗？您的身份可以给我们当面包吃吗？
- 马 哈，哈！我要教你们知道你们的身份！你们这两个流氓，竟敢捉弄我！
- 甲 （把轿杠拔了出来拿在手里）喂！赶快把钱给我们！
- 马 什么？
- 甲 我说，我马上要钱！
- 马 这才是一个懂道理的。
- 甲 快呀！
- 马 好吧，你说话很有礼貌；你的伙计却是一个坏蛋，说话得罪人！——拿去吧！你满意了吗？
- 甲 不，我还不满意，您打了我的伙计一个耳光，我就要……（举起轿杠）
- 马 别忙！拿去吧，这算是补偿他的耳光的。只要人家规规矩矩地对我说，要我怎样都可以。去吧；等到国王将睡的时候，再来接我到卢佛去^①。

第九出

出场人：马洛德、马斯加里。

- 德 先生，我家小姐们马上就来了。
- 马 叫她们不要忙；我在这里坐得很舒服，可以慢慢地等候她们。
- 德 呃！她们来了。

第十出

出场人：玛特琅、嘉多思、马斯加里、阿尔曼佐。

- 马 （施礼之后）小姐们，你们也许觉得我这一来，未免太唐突了；

^① 国王临睡时，例须向群臣道晚安。

但是,这也只能怪你们的名誉太大了,以致有接见我这客人的麻烦。我是一个极端羡慕道德的人,所以道德到了哪里,我就追随到哪里。

玛 如果您是追寻道德的,到我们这里来追寻,恐怕要有负雅望了。

嘉 如果我们这里有道德,也只是先生您所带来的。

马 我不能承认你们这种谦虚的话。你们的盛名与你们的真价值是相当的,巴黎所有的风雅的女士不久都要倾倒在你们了。

玛 您太殷勤了,以致颂扬超过了事实;我们姊妹二人听了不该认真,只该当作普通的恭维话罢了。

嘉 姊姊! 我们该叫人拿软椅子来。

玛 阿尔曼佐!

阿 小姐。

玛 你快去把那些“谈话的方便”移到这里来。(阿尔曼佐出)

马 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平安无事吗?

嘉 您怕什么?

马 我怕的是我的心灵被抢劫了,我的自由被剥夺了。我在这里,看见了两双眼睛,它们像四个凶猛的男子,打算来征服我,似乎不肯饶了我。我越走近它们,它们越发盘马弯弓,预备要我的命! 老实说,我不大相信它们是不伤人的! 除非你们担保它们不伤害我,否则我就要逃走了^①!

玛 妹妹,你看他多么有趣!

嘉 是的,我看他乃是一个阿米尔加^②。

玛 请您不要怕:我们的眼睛没有什么恶意;您的心灵尽可以高枕无忧。

① 形容她们的眼睛的凶,就算是形容她们长得很美,这大约是玛特琅与嘉多思所谓委婉文雅的话。

② 阿米尔加也是《克莱丽》中的人物,很快活,很有趣。

嘉 先生,这椅子向您伸手,已经一刻钟之久了,它很想要拥抱您;请您不要太冷待它,就给它满意吧。

马 (坐下,梳了头,整了一整膝圈^①)小姐们,你们二位觉得巴黎怎么样?

玛 唉!叫我们怎样说呢?除非是反对真理的人,否则谁敢不承认巴黎是文化的中心、高人的总汇?巴黎的人是多么聪明、多么文雅、多么有礼貌啊!

马 我呢,我说除了巴黎之外,好人就没有安身之地了。

嘉 这乃是不容反驳的真理。

马 今天稍微下了一点儿雨;但是,我们有的是轿子。

玛 是的,轿子拿来抵抗污泥与不好的天气,是再好没有的了。

马 你们常常接见许多宾客吗?我想你们的宾客一定都是很聪明文雅的,不是吗?

玛 可惜人家还不知道我们!但是,不久也就会有人知道的。我们有一位知己的女朋友,她说要把《现代诗文选》里的作家们一个个都邀到我们这里来。

嘉 人家又说要给我们介绍几个名流,他们是最善于批评言语举止的。

马 我可以给你们帮忙:我比谁都强,他们一个个都来拜候我;我在早晨一起来,已经有半打贵客在客厅里等候着我了。

玛 哎!天啊!如果您肯见爱,帮我们一个忙,我们一定非常感激您;因为我们如果要入上流社会,就不能不认识那一班先生。一个人想在巴黎出名,必须靠他们宣传;哪怕我们没有什么道德学问,只要他们常来走动,我们至少也被称为有知人之明。但是,在我个人的意思,还不管名誉不名誉,只要有一班雅人肯与我们亲近,我们就可以增加见识,将来人也变文雅了,一

① 这是当时最讲规矩的人的礼节。

切应知的事都知道了。每天我们可以从他们嘴里知道许多风流韵事,听见了许多美妙的诗文。譬如某君用某事为题材,编了一部好诗剧;某君以某词谱入某调;某君曾吟一件乐事;某君曾咏某人负心;某某先生昨晚写了一首六行诗赠给某某小姐,那小姐在今天八点钟也答复了他一首诗;某一画家画了一幅什么图画;某一小说家的一部小说已经写到了第三章;某一作家正在把自己的作品付印……这一切我们都可以知道得清清楚楚。知道了这种事,然后为社会所重视;否则,哪怕你懂得其余的一切,也算不得雅人的。

嘉 真的,我也觉得日常生活里离不了做诗,如果每天吟不出一首短短的四行诗,哪怕你越自夸聪明,越令人觉得你可笑。再说,假使某事物是我所没有知道的,如果有人问我知道不知道,我就觉得是天下最可耻的事了。

马 是的,社会上的事,若不能及早知道,真是可耻。但是你们放心,我可以把一群的雅人介绍给你们组织一个诗社;我敢担保:巴黎人吟了半句诗,就会首先传到你们的耳朵里。我呢,你们不要看我这个样儿,当我高兴的时候,我也会诌几句的;不久以后,你们可以看见全巴黎的名流的大客厅里,会堆着我所写的两百首长歌,两百首十四行诗,四百首讽刺诗,千余首绝句,此外如谜语、肖像,还不算哩!

玛 我承认给您听,我非常爱欣赏肖像:世上最风雅的事就是画肖像了。

马 肖像是很不容易画的,非深心的人做不来;将来您看见了我的派头,大约不会不喜欢的。

嘉 我呢,我非常喜欢谜语。

马 这可以练习我们的聪明;今天早上我还做了四个,等一会儿我说出来给你们猜吧。

玛 绝句是很可爱的,不过,必须转折得好。

- 马 这也是我的特长；我正在把一部罗马史都吟成了绝句。
- 玛 好呀！这是再好没有的了！如果您把它付印，我至少要预约一部。
- 马 我可以赠你们每人一部，而且是精装的。这于我未免有失身份；但是书店老板们迫得太紧了，我不能不让他们赚两个钱啊。
- 玛 我想一个人能看见自己的作品出版，乃是一件乐事。
- 马 当然啦。我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了：昨天我去看望一位公爵夫人，她是我的朋友，我在她家里做了一首即席诗；您须知，即席诗乃是我的拿手好戏。
- 嘉 即席诗乃是天才的试金石。
- 马 那么，请你们听我念吧。
- 玛 我们正在洗耳恭听哩。
- 马 “唉！唉！我没有留神：
我以为不要紧，就看了您一眼，
谁知您的眼睛突然把我这一颗心抢了去；
贼啊！贼啊！贼啊！贼啊！”
- 嘉 呀！天啊！这真是风雅到了极点了！
- 马 我的诗都是有骑士气概的，绝对没有村学究的寒酸味儿。
- 玛 这与村学究相隔不知几千万里了。
- 马 你们注意到这起头的“唉！唉！”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忽然起了感慨，就叫“唉！唉！”惊讶起来，也叫“唉！唉！”
- 玛 是的，我觉得这个“唉！唉！”是很可赞美的。
- 马 这好像没有什么稀奇似的。
- 嘉 呀！天啊！您说的是什么话？这种句法才是无价宝呢。
- 玛 当然啦。我宁愿写一个“唉！唉！”不愿做一篇史诗。
- 马 对了！您真有见解啊！
- 玛 呃！我的见解倒还不十分坏。

马 你们不也赞赏“我没有留神”一句吗？“我没有留神”，等于说我没有注意；不过“留神”比“注意”更说得自然些。“我以为不要紧”，意思是说我是天真烂漫，没有打算，像一只可怜的小羊。“就看了您一眼”，这一眼，表示我观察您，瞻仰您，觉得有趣。“谁知您的眼睛突然……”你们觉得“突然”两个字怎么样？不是用得很适当吗？

嘉 好极了。

马 “突然”者，出其不意也。这好像猫捉老鼠，突然！

玛 这是再好没有的了。

马 “把我这一颗心抢了去”，意思是说我的心被劫夺了。“贼啊！贼啊！贼啊！贼啊！”活现出一个人着急叫起来，追赶盗贼的情景，您说是不是？“贼啊！贼啊！贼啊！贼啊！”

玛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很文雅、很聪明的写法。

马 为了这一首绝句，我还制了一个乐谱，你们要不要我唱给你们听？

嘉 您学过音乐吗？

马 我吗？没有的事。

嘉 那么，为什么您会制乐谱呢？

马 高尚的人，什么都没有学过，然而什么他都会。

玛 妹妹，这是真话啊！

马 请听我这乐谱好不好：hem, hem, la, la, la, la, 因为天气不好，所以把我的嗓子弄坏了；但是，不要紧，这是骑士式的唱法。（唱）。

“唉！唉！我没有留神：

我以为不要紧，就看了您一眼。

谁知您的眼睛突然把我这一颗心抢了去；

贼啊！贼啊！贼啊！贼啊！”

嘉 呀！这才是动人的调子！怎不令人爱煞！

玛 这里头是些连续的半音阶。

马 你们不觉得这调子能表现当时的情绪吗?“贼啊! ……”后来,越叫越急:“贼贼贼贼贼啊!”忽然又像一个喘嘘嘘的人:“贼……啊! ……”

玛 这才是体贴入微之作,真的人微,微之又微!一切都是美妙的;老实说,乐谱与歌词都令我钦佩极了。

嘉 这种才力,是我生平所未见的。

马 我并没有学习过,一切都是自然得来的。

玛 您真是大自然的宠儿!

马 你们的日子是怎样消遣的?

嘉 没有什么好消遣的。

玛 直到现在,我们完全没有娱乐,真闷得慌!

马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在这几天内,领你们到戏院里看戏去;恰巧人家打算演一本新的喜剧,如果我们能一块儿去看,我是很快活的。

玛 我们愿意得很。

马 但是,当我们到了那边,请你们好好地给他们喝彩才好;因为我已经答应给他们捧场,今天早上那编剧的人还再来恳求我一次呢。依巴黎的规矩:像我们这身份的人,他们那些戏剧家做了新的剧本都必须先拿来读给我们听,恳求我们赞赏几句,好教他们博取名誉。你们试想一想:当我们说出了一句话,看戏的人们还敢反对吗?我呢,我是不失信的;当我答应了某戏剧家之后,我一定给他喝彩;烛台还没有亮,我早已乱叫“好啊! 好啊!”了。

玛 唉! 请您别提啦! 巴黎真是一个可赞美的地方,有许多事情是我们外省人所不知道的。哪怕我们怎样聪明,到底耳闻不如目见啊。

嘉 好吧,现在我们知道了;到了戏院里,我们就尽我们的责任,随

便他们说什么,我们一味叫好就是了。

马 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看你们的样儿,似乎是曾经写过一两部戏剧的。

玛 呃!也许您猜中了几分吧?

马 呀!那么,我们非看你们的戏剧不可。说一句知己话:我也写了一部喜剧,打算交给人家表演。

嘉 是吗?您把它交给哪一些伶人表演呢?

马 还要问吗?当然是交给那些名伶啦!只有他们能够表现出戏院的好处的;其余都是些没有知识的伶人,他们念诗竟像平常说话似的;他们不晓得颤声念诗,也不晓得在美妙的地方停止。好的伶人,念诗念到了美妙的地方,一定停止一下子,暗示人们喝彩;否则人家怎能知道好诗句在什么地方呢?

嘉 当然,该有一个法子使听戏的人感觉得剧中的妙处;有好处而没有法子表现,不是等于没有好处吗?

马 你们觉得我的帽子、羽毛、带子怎么样?与我的衣服相配吗?

嘉 是的,完全相配。

马 带子选得不错吧?

玛 好极了,这简直是贝特利庄做的^{〔一〕}!

马 我的膝圈呢^{〔二〕}?

玛 真是时髦得很。

马 我可以夸口,我的膝圈比别人的要阔了四分之一哩。

玛 老实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高贵的装束。

马 请你们闻一闻我的手套。

玛 您的手套香极了。

嘉 我从来没有闻过这样香的手套。

〔一〕贝特利庄是著名的商人,专替绅士们办服饰。

〔二〕膝圈是一幅很阔的布,往往加上花边,系在膝上,盖住了腿部的一半。摆架子的人喜欢把膝圈做得很阔,所以马斯加里夸说他的膝圈比别人的阔了四分之一(B.注)。

- 马 这个呢？（说时，把他的上了粉的假发给她们闻）
- 玛 这真是贵人的头发；这香味就显出您的身份来了。
- 马 你们还没有说到我的羽毛！你们觉得怎么样？
- 嘉 美极了！
- 马 您知道吗？我这羽毛，每一根是花了一个金路易买来的呢。我有一个毛病，专爱买最好的东西，价钱贵贱是不管的。
- 玛 真的，您与我是志同道合了。我很关心于我所穿戴的一切；甚至于袜子，不是上等女工做的，我还不肯穿呢。
- 马 （忽然嚷起来）噯唷！噯唷！噯唷！慢些吧！糟糕！小姐们，你们太厉害了；我怨你们不该用这手段；这不是忠厚的手段啊！
- 嘉 什么事？您怎样了？
- 马 怎么！你们二人同时向我这一颗心进攻！一个从左边来，一个从右边来！唉！这是违犯人权的，不公平，让我出去叫“救命”！
- 嘉 （向玛特琅）你瞧！他把事情说得特别得很。
- 玛 他真聪明，会这样转变！
- 嘉 （向马斯加里）您是所谓未痛先怕：您的心还没有受伤，您先嚷起来了。
- 马 说哩！它从头到脚，全受了伤哩！

第十一出

出场人：嘉多思、玛特琅、马斯加里、马洛德。

- 德 小姐，外面有人请见。
- 玛 谁？
- 德 朱德烈子爵。
- 马 朱德烈子爵吗？
- 德 是的，先生。

嘉 您认识他吗？
马 他是我的好朋友。
玛 快请他进来！
马 我们隔了些时候不见面了，今天巧得很，我很高兴看见他。
嘉 呃，他进来了。

第十二出

出场人：嘉多思、玛特琅、朱德烈、马斯加里、马洛德、阿尔曼佐。

马 呀，子爵！
朱 （与马斯加里拥抱接吻）呀！侯爵！
马 今天巧遇，我是多么快活啊！
朱 我是多么喜欢看见你啊！
马 请你再吻我一下吧^{〔一〕}。
玛 （向嘉多思）妹妹，我们开始给人们知道了。你瞧，许多上流人都来看望我们哩。
马 小姐们，让我给你们介绍这一位绅士吧。老实说，他真是一位值得认识的人物。
朱 我们本该来拜候小姐们，才是道理。无论哪一流的人，看见了你们这种高贵的态度，谁敢不肃然起敬呢？
玛 先生把我们恭维得太厉害了，请不必这样客气吧。
嘉 这一天该在我们的日历上记载着，算是最快乐的一个日子。
玛 （向阿尔曼佐）喂，小孩子，每次都要我们吩咐吗？你不看见我们缺少一张软椅子吗？
马 你们看见子爵这个模样，请不必诧异；他最近害了一场大病，现在刚好了不久，所以你们看见他的面孔微带黄色。

〔一〕当时所谓上流人，摆起架子来，往往于见面时拥抱接吻至许多次，所以莫里哀借此嘲笑他们。

朱 这因为我在朝廷里熬夜,又则为打仗辛苦的缘故。

马 小姐们,子爵乃是现代的一个勇士,你们知道吗?他乃是三根长须的英雄^{〔一〕}。

朱 侯爵,您的威风也不减于我;我们也知道您的能力。

马 这倒是真话:我们在沙场上是互相看见的。

朱 而且是在些很热的地方。

马 (眼望着嘉多思与玛特琅)是的,然而还不像这里热。呵,呵,呵!

朱 我们是在军队里认识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在马尔特的战舰上任骑兵队的总司令。

马 这也是真的;但是,你比我先在军队里服务。我记得:当我还做小军官的时候,你已经统领两千马兵了。

朱 战争原是乐事,但是,老实说,像我们这样为国宣劳,朝廷的报酬很小,未免太不公平了。

马 因此之故,我想把宝剑挂到墙上去。

嘉 我呢,我是非常爱武人的。

玛 我也很爱他们,不过,我希望他们的智慧能调剂他们的勇气。

马 子爵,当年包围阿拉,我与你夺了敌人的半月^①,你还记得吗?

朱 你为什么说是“半月”呢?我记得很清楚是“全月”啊^②!

马 我想是你有道理。

朱 当然,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哩!那一次,我被手榴弹伤了我的腿,现在我还带着记号呢。呃!请您摸一摸看:这是多么厉害的手榴弹!

嘉 (摸了一摸他的腿)真的,他的伤痕大得很!

马 请您伸手过来,也摸一摸我这里;呃,恰巧脑袋的后面。您摸

〔一〕古代的英雄喜欢在口的两边留几根细长的胡须,下巴的胡须则剪成尖形。

① “半月”(Demi-lune)是一种堡名,为防守之用。

② 没有“全月”的说法,是朱德烈弄错了。

着了吗？

玛 是的：我觉得有点儿特别。

马 这因为我在最近一次的战争，被枪打伤了。

朱 （解衣露胸）我这里也受了一伤，从这面穿到那面；这是在克拉佛林那一次受的伤。

马 （作欲解裤纽状）让我给你们看一处极厉害的伤痕。

玛 用不着了：我们不用看已经相信您的话了。

马 这是一些光荣的记号，显得我们是怎样的一個人。

嘉 我们并没有怀疑您的人格。

马 子爵，你的大车来了吗？

朱 为什么？

马 让我们领两位小姐到城外游览，而且请她们吃一顿饭^①。

玛 我们今天不能出门。

马 那么，我们雇请些音乐师来奏提琴吧。

朱 好啊！亏你会想！

玛 这个我们倒赞成，但是，总该多找几个宾客才好。

马 喂！喂！拿酒来！香槟、丕加、布基南、加斯加烈、巴斯克、凡都尔、洛兰、勃罗旺沙、紫罗兰^②！这些跟班的都该打！法国的绅士，被人服侍最不周到的，要算我了！这一班坏蛋，永远是不在我的旁边的！

玛 （向阿尔曼佐）阿尔曼佐，你出去吩咐侯爵先生的仆人们，叫他们去找些音乐师来；你再去邀请邻居的夫人先生们到这里来，好教我们的跳舞会更热闹些。（阿尔曼佐出）

马 子爵，你看这些眼睛怎么样^③？

① 原文说是给她们一个 cadeau；cadeau 在现代法语里，是赠品的意思，而在当时则指宴请妇女的酒席而言。

② 皆酒名。

③ 西洋人注意眼睛美，故以眼睛代表容貌，这句的意思是说：你看她们长得怎么样？

- 朱 你呢，侯爵，你觉得怎么样？
- 马 我吗？我说我们看见了这样的眼睛，就很难保存我们的自由。至少我是如此：我的心巍巍地震动，像只有一缕细丝悬挂着似的！
- 玛 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多么自然啊！普通的一句话，给他拐了一个弯儿，就变了世上最妙的了！
- 嘉 真的，他很浪费他的聪明。
- 马 为着证实我的真诚起见，让我吟一首即席诗吧。（沉思）
- 嘉 呀！我非常热诚地恳求您：人家为我们而吟诗，这是多么可喜啊！
- 朱 我很想要跟他一样做；可惜近日医生给我放了许多血，我的诗脉的血都给他放完了，觉得不很舒服，所以吟不出诗来了。
- 马 可惜！可惜！我呢，第一句往往做得很好，其余的句子就觉得难做了。老实说，此刻未免匆忙了些；让我有工夫再给你们吟一首即席诗吧，包管你们觉得是天下最好的。
- 朱 他真像鬼一般聪明！
- 玛 而且又风雅，说话又得体！
- 马 子爵，我来问你，你许久没有看见那伯爵夫人吗？
- 朱 我已经三个礼拜不去拜候她了。
- 马 你知道吗？今天上午那公爵还来看望我，想要我陪他到乡下射鹿去呢。
- 玛 呃，我的朋友们来了。

第十三出

出场人：绿西、西丽曼、嘉多思、玛特琅、马斯加里、朱德烈、马洛德、阿尔曼佐、奏琴者们。

- 玛 天啊！我的亲爱的姊妹们，我们要请你们恕罪。这两位先生

忽然高兴,要赐给我们“脚的灵魂”^①;我们特此差人去请你们来参加我们的盛会。

绿 我们很感谢你们的盛意。

马 这只是一个临时的跳舞会,但是,再过几天,我们还要请你们参加一个正式的跳舞会。——奏琴的人都来了吗?

阿 是的,先生,他们都在这里了。

嘉 来吧,亲爱的姊妹们,先来站定位置吧。

马 (先自起舞,像是给他们起一个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玛 他的身段文雅极了。

嘉 而且看他很像非常会跳舞的。

马 (拉玛特琅同舞)我的自由也像我的脚一样地会跳舞哩^②。奏乐要合着步伐啊,乐师们!唉!这一班坏蛋都是不懂音乐的!他们奏的音乐,我们没法子跳舞!——呸!你们疯了吗!不懂拍子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唉!你们真是乡村里的琴师!

朱 (跟着也跳舞)喂!你们不要奏那么快的音乐吧!我的病好了还不久呢!

第十四出

出场人:克鲁华西、克兰歇、嘉多思、玛特琅、绿西、西丽曼、朱德烈、马斯加里、马洛德、奏琴者们。

克 (手里拿一根棍子)哈!坏奴才!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找你们三个钟头了!(敲打马斯加里与朱德烈)

马 (觉得痛)暖唷!暖唷!暖唷!你们没有说过要打人的啊!

① “脚的灵魂”,意思是说跳舞,也是玛特琅故意要说文雅的话。

② 这句话也是故意说文雅的话。“自由”在原文是 franchise, franchise 现在当“坦白”讲,在古代却当“自由”讲。

朱 暖唷！暖唷！暖唷！

克 下流种子！谁叫你想要做有身份的人呢？

西 这可以教训教训你，使你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克鲁华西与克兰歇出）

第十五出

出场人：嘉多思、玛特琅、绿西、西丽曼、马斯加里、朱德烈、马洛德、奏琴者们。

玛 这是什么意思？

朱 这是一场打赌的事情。

嘉 怎么！你们竟让人家这样打你们吗？

马 天啊！我不愿意把这事认真；因为我的脾气太凶暴了，生起气来，不是好玩的！

玛 当着我们的面竟能这样忍辱！

马 这没有什么，我们不必介意。我与他们认识了许多年；朋友之间，区区小事，是不必生气的。

第十六出

出场人：克鲁华西、克兰歇、玛特琅、嘉多思、西丽曼、绿西、马斯加里、朱德烈、马洛德、奏琴者们。

克 坏蛋！你们不能再开我们的玩笑了。——喂，你们进来吧！（三四个打手进来）

玛 你们的胆子真大，竟敢到我们这里来骚扰到这地步！

西 怎么！小姐们，你们招待我们的仆人，比招待我们还好些；他们到这里来向你们谈爱情，做我们的情敌，还开了一个跳舞会，叫我们怎能忍受呢？

玛 你们的仆人？！

克 是的，是我们的仆人！你们这样诱坏了我们的人，真是伤风

败俗！

玛 唉！天啊！这是多么无礼啊！

克 但是，他们是没有权利穿戴我们的衣冠给你们看的；老实说，如果你们爱他们，只算爱他们的美丽的眼睛，与他们的衣冠没有关系！——快！你们快把他们的衣服剥了！

朱 我的勇气寿终正寝了！

马 堂堂的侯爵与子爵，都倒霉了！

西 哈，哈！坏奴才！你们好大胆，竟敢与我们竞争！现在请你们再到别处去找些东西来，博取你们的美人的欢心吧！

克 你们占了我们所爱的人还不要紧，还要穿了我们的衣服，未免太过了！

马 啊！命运之神，你是多么无常啊！

西 快！快！把所有的一切都剥光了！

克 把这些衣服都拿走了吧，快，快！——好，小姐们，现在他们变了这样儿，请你们继续与他们谈爱情，随便怎样谈都可以；我们让你们有种种的自由，我们二人包管不会吃醋的。

第十七出

出场人：玛特琅、嘉多思、朱德烈、马斯加里、奏琴者们。

嘉 唉！多么可耻啊！

玛 真的把我气坏了！

一个奏琴者（向马斯加里）这是怎么一回事？谁给我们钱呢？

马 请问子爵吧。

一个奏琴者（向朱德烈）我们的工资该归谁支付呢？

朱 请问侯爵吧。

第十八出

出场人：高奇伯、玛特琅、嘉多思、朱德烈、马斯加里、奏琴者们。

高 唉！坏丫头！我的面皮给你们丢尽了！刚才那两位先生出去的时候，告诉了我许多好事情哩！

玛 唉！爸爸！他们太残酷了，做了这么一个圈套！

高 不错，这是一个残酷的圈套；但是，这因为你们太无礼了，所以惹出这么一个圈套来。你们把他们招待得不好，所以他们记仇；我呢，我真倒霉，还替你们丢脸呢！

玛 唉！我发誓非报仇不可！否则我们就要伤心死了！——你们这两个坏奴才，做了这样无礼的事，还敢在这里站着不走吗？

马 这样对待一位侯爵！这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只要你稍为失势，从前爱你的人，现在却瞧不起你了！喂，朋友，去吧，我们到别处碰机会去吧；这里乃是只看衣冠不看人的地方，我们的赤裸裸的美德就不受人看重了！

第十九出

出场人：高奇伯、玛特琅、嘉多思、奏琴者们。

一个奏琴者 先生，既然他们不给我们钱，而我们又奏过音乐，就请您老人家赏两个钱，使我们满意吧。

高 （打他们）是的，是的，让我使你们满意，这就是我要给你们的钱！——至于你们呢，不长进的丫头，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时不能像打他们一般地打你们！我们将来一定被全社会的人传为笑柄，这就是你们狂妄的报应了！进去躲起来吧，傻丫头，躲一辈子不出来吧！（独自一人）至于你们呢^①，你们乃是她们狂妄的原因：长篇的废话、闲人的娱乐、小说、大说、诗歌、尿歌，你们都跟魔鬼走了吧！

① “你们”即指下文的小说、诗歌而言。

斯卡纳赖尔^{〔一〕}

(原文为诗剧)

1660年5月28日初次上演于巴黎

[法]莫里哀 著

〔一〕有一个人名叫诺斐年的，他听了五六次《幻想的捉奸》（即《斯卡纳赖尔》，又名《多疑的丈夫》），就把全剧记熟了，而且把它印刷出来，贡献给莫里哀。他给莫里哀的信里说：“当您那可爱的喜剧《幻想的捉奸》第一次把它的美丽的色相显示大众的时候，我曾经看过。我觉得这剧本太可赞美了，如果仅仅看它一次，未免对不住这种美妙的作品，所以我一共去看了五六次。我并没有存心记忆它，但是，好文章很容易影响到人们的想象，令人容易记忆，以致全部的《幻想的捉奸》都给我记熟了。虽则记熟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直到巧遇了一个机会，然后发觉了的。有一天，我参加名流们的闲谈，他们谈起了您的聪明与您对于戏剧的特别天才，我也跟着他们赞赏您。在他们极力恭维您的时候，于是我给他们叙述《幻想的捉奸》的故事。叙述的时候，说也奇怪，我竟能把剧本背诵起来，仅仅差一百句背不出。于是我由讲故事而变为背诵剧本了！因此之故，我又回到戏院里再听一次，把那一百句也记熟了。”（下略）诺斐年于每出之前，加上了一段提要，杂以议论。兹因与原剧无大关系，故不译。

剧中人物

高西布斯——巴黎一市民,简称高

西丽——高西布斯的女儿,简称西

李礼——西丽的爱人,简称李

胖勒奈——李礼的仆人,简称胖

斯卡纳赖尔——巴黎一市民,即多疑的丈夫,简称斯

斯卡纳赖尔的妻子,简称妻

魏尔朴刚——瓦赖尔的父亲,简称魏

西丽的女仆,简称仆

斯卡纳赖尔的妻子的一个亲属,简称亲

地点

巴黎

第一出

出场人：高西布斯、西丽、西丽的女仆。

西 （含泪出，其父随出）唉！您不要希望我会顺从您的意思！

高 无礼的丫头，你嘟哝些什么？你想要违反我决定了的主意吗？我对于你，不是有绝对的权威吗？你的年纪很轻，还不明白事理，你竟想拿你那些理由来改变我的主张吗？咱们两人当中，该是谁服从谁？傻瓜！依你看来，是我更懂得为你谋利益呢，还是你自己更懂得为你谋利益呢？唔！你不要惹我生气吧！你再惹我，我就要让你试一试我的手臂还有没有力量捶你！固执小姐，你听我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给你选谁做丈夫，你就要谁做丈夫。据你说，我还不知道他的性情如何，应该先问问你本人喜欢他不喜欢他。但是，我已经调查得很清楚，知道他最近继承了一份很大的财产，还用得着再打听别的事情吗？这男子有两万金币的财产，还不值得你爱他吗？你放心！无论他本人如何，他既然有了这份财产，我就敢担保他是一个好人了。

西 唉！

高 怎么！你唉声叹气，这是什么意思？你瞧，你竟向我叹起气来！啊！如果我的脾气发作，我要叫你整天地“唉！唉！”。这都因为你整日整夜看那些小说，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你的脑子里充满了肉麻的恋爱词句，你每天说上帝的时候还比不上说克莱丽^{〔一〕}的时候多呢！许多少年人的思想都是被这一类的书给引坏了的，你给我把它们烧了吧！你应该放弃这些无用的书籍，规规矩矩地去读一读丕伯拉克的绝句诗，与议员马第欧的故事诗^{〔二〕}；这是很有价值的作品，声韵铿锵是可以背诵

〔一〕克莱丽是史古达利女士所著的小说《克莱丽》的主人翁。

〔二〕这两部书，在当时很有名，等于后世拉封丹的寓言。

的。《造孽者的慈航》^{〔一〕}也是一部好书,读了之后,即刻就会处世了。假使你所读过的只是这些教人学好的正经书,你就不至于这样违反我的意志了。

西 怎么!我是应该永远爱李礼的,难道您要我变心吗?假如当初是我独自选中了他,不曾取得您的同意,还可以说是我错了,但是,从前您自己也曾劝过我爱他呀!

高 纵使从前你什么都答应了他,现在既然又有一个比他更有钱的人,你就可以不必遵守以前的诺言了。李礼固然长得很不错;但是,你要知道,世界上一切的好处都比不上有钱更好。哪怕是最丑的人,有了钱,我们也觉得他美了几分;如果没有钱,其余一切都是可悲哀的。我很知道,你是不爱瓦赖尔的。但是,在他追求你的时候,你不爱他,等到他做了你的丈夫,你就会爱他了。说也奇怪,丈夫的名义是有很大作用的:爱情往往是由婚姻产生出来的。但是,我何苦这样和你讲理呢?我不是有绝对的权威来命令你吗?所以我劝你不要再说这种不知进退的话吧。你这种无病呻吟,我不愿意再听了。我这女婿今天晚上就要来拜访你,你敢不好好地招待他吗?如果我看见你稍微露出不高兴的样子,我就把你……我不必再说下去了。

第二出

出场人:西丽、西丽的女仆。

仆 怎么!小姐,这是许多人希望不到的好事,您为什么这样坚决拒绝呢?人家给您提这么一门好亲事,您却拿眼泪来回答人家。点个头答应婚事,那是多么可爱!您偏迟迟不肯点头!唉!假如人家也给我提亲,我才用不着人家三邀四请呢!还

〔一〕是西班牙教徒克尔那特所著。

用得着人家来催我答应吗？我不但不觉得点头没什么困难，而且我可以很快地点上十次头！教您小弟弟读书的那位先生说话很有道理。他和我们谈论世界上事情的时候，曾谈起了女人。他说女人好比常春藤，当它紧紧缠着一棵树的时候，它长得非常茂盛；一旦离开那棵树，它就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了。我的亲爱的小姐，这话是很合乎真理的；我虽然是一个罪孽重重的女子，但我心里却体验得很清楚！现在我那可怜的马尔登是被上帝召去了；但是，当他在世的时候，我的脸色光润得像一个可爱的天使，肌肉丰满，眼里有神，心里也快乐；现在呢，我跟从前一比，简直是两个人了。那幸福的光明真像电光一般容易度过！在那个时代，虽然遇着很冷的冬天，我夜里也用不着生火就能睡着；被单潮湿，也无须晒干。现在呢，哪怕是在三伏的热天，我夜里睡觉也冷得发抖！总之，小姐，您相信我的话吧，世界上一切都比不上有一个丈夫睡在自己的身边好；晚上你在床上打一个嚏，你的丈夫就在旁边马上说一声“上帝保佑你”；哪怕只是为这一点点，也是有个丈夫好。

西 你能劝我做坏事吗？你要我抛弃了李礼，和那丑汉子结婚吗？
仆 老实说，您的李礼也不是个聪明人。他为什么出外游历那样久呢？他去得那样久，真叫我怀疑他对您的爱情是否有了变化。

西 （拿李礼的肖像给她看）唉！你不要拿这可悲的预言来扰乱我的心情，你先仔细看看这一副相貌吧。看他的样子，他对我的爱情是永久的。总之，我相信这种相貌不会是一个负心郎的相貌；既然这上面画的是他，可见他对我的爱情是不变的。

仆 真的，这种相貌真值得做您的情郎，怪不得您这样热烈地爱他呢。

西 但是我不得不……呀！快来扶着我！（李礼的肖像落在地上）
仆 小姐，您这是怎么了？……呀！天啊！她的脸色都变了！呃！

呃！快来个人吧！

第三出

出场人：西丽、斯卡纳赖尔、西丽的女仆。

斯 什么事？我来了。

仆 我家小姐快要死了！

斯 怎么！这就值得大惊小怪吗？你叫得这样凶，我以为有了天大的事情呢！不过，让我上前瞧一瞧。小姐，您真的死了吗？啊！她竟一声也不回答我！

仆 请您先扶着她一会儿，让我去找人来抬她回去吧。

第四出

出场人：西丽、斯卡纳赖尔、斯卡纳赖尔的妻子。

斯 （以手摸西丽之胸）^{〔一〕}她浑身都凉了，我不知道怎样是好！让我把脸靠近她的嘴，看她是否还在呼吸。唉！我还不肯断定；但是，我想她总不至于就死了吧？

妻 （从窗内看见）呀！我看见什么了？我的丈夫在西丽的怀抱里！……好！我赶紧下楼去吧。他背着我和别人捣鬼，让我去捉住他！

斯 我非赶快救她不可！真的，她不该死去啊！傻瓜！咱们在这世界上住得很舒服，还想要到另一世界去做什么？

女仆领了一个人来，斯卡纳赖尔和那人把西丽抬了出去。

第五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的妻子（独自一人）。

〔一〕有些批评家以为此处斯卡纳赖尔的动作很不应该。其实，斯卡纳赖尔看见西丽晕倒，自然想要知道他是否还在呼吸。就情境言，该有这种动作，观众不觉得无礼；而且他的妻子看见了这动作，更能引起她们妒忌。

妻 他悄悄地离开了这地方；他既然已经走开，我想要把事情弄清楚，也不行了。但是，他对不住我，这是毫无疑问的；只看见了这一些行为，已经够明白了！怪不得近来他对我那样冷淡；我很守规矩地热爱他，他却不大理会！没良心的！原来他把他的那些温存给别人留着呢；他只要博得别人的欢笑，哪里还管我的苦闷呢？天下的丈夫都是这样对待妻子的；正当的恩爱，他却觉得腻了。在起初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妙的；男子们总向我们女子表示无比的热情。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讨厌我们的爱情了；没良心的丈夫们又拿爱他们妻子的心跑到别处去爱旁人了。唉！我恨法律不许我们随时更换丈夫，像换汗衫一样容易；如果是这样，岂不方便吗？我知道某一女人也像我一样，巴不得更换她的丈夫呢！（拾起了西丽刚才掉在地上的肖像）哦！我的运气真好，拾得了一件宝贝！这是什么呢？这外面的珐琅很好看，雕刻也很漂亮，让我打开看看吧。

第六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斯卡纳赖尔的妻子。

斯 （以为没有别人）我们还以为她死了呢，谁知是毫无关系！她没什么病，和从前一样健康。——哦！我的妻子在这里呢。

妻 （也以为没有别人）唉！天啊！这原来是一张小小的工笔画！这是一个美男子的肖像！

斯 （从妻子的肩上看过去，旁白）她这样仔细看的是什么？原来是一张肖像；这还有什么好事儿！我觉得心里起了重大的怀疑。

妻 （还没有看见她的丈夫）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美丽的东西；这种作品实在比黄金还有价值。唉！这是多么香啊^{〔一〕}！

〔一〕因为装肖像的盒子是香的，所以斯卡纳赖尔的妻子把它放在鼻上闻一闻。这是很简单的动作，却更惹起她的丈夫的妒忌，因他猜她是吻那肖像。

斯 (旁白)怎么! 糟糕,吻起来了! 唉! 我忍不住了!

妻 (继续说下去)真的,假如一个女子有这样一个男子爱上了她,真是一件乐事! 假如他一心一意地追求一个女子,谁能经得住他的诱惑呢? 唉! 我却没有这样美貌的丈夫! 你瞧我那秃头的村夫……

斯 (夺了那肖像)唉! 贱人! 我捉住了你的短处了:你的亲爱的丈夫的名誉被你败坏尽了。呀! 我的好浑家,依你的意见,老爷还配不上太太吗? 呸! 你不是见鬼了? 这样好的丈夫,你还不满意,你还想嫁什么样的人呢? 在我身上,你找得出哪一点是可以挑剔的? 我这身材,我这风采,谁不羡慕? 我这相貌是这样令人一见倾心,世界上还有千百个女人日日夜夜地想要追求我呢。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我都是一个可爱的人物,你还不该满足吗? 你这么贪吃无厌,除了丈夫以外,还要弄一个小白脸来当点心?

妻 你这开玩笑的用意,我一听就明白了。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

斯 请你不要先下手为强吧。事情是很明显的,我并非冤枉你:我已经有了铁一般的证据了。

妻 我的怒气已经不小了,你还要来火上加油! 老实说,你快把我那件宝贝还我! 你该想一想……

斯 我想扭断了你的脖子! 我既然把他的肖像抢到手,我就恨不得捉住他本人!

妻 为什么?

斯 不为什么,亲爱的。其实我该十分感谢你,因为你在我的额角上安了一些好东西^①! (注视李礼的肖像)好,就是这一位了! 这是你的美丽的天使,同床的小乖乖! 这是你秘密恋爱的对

① 依法国人说,妻子偷了人,丈夫的额上该生两角。

象,你和他……

妻 我和他怎样?……说下去呀!

斯 老实说,你和他……唉!气煞我了!

妻 你瞧这醉汉,他到底要对我说些什么呢?

斯 不害臊的女人,你这是装糊涂,其实你心里比我还明白。今后人家不会再叫我斯卡纳赖尔了,人人都要尊称我为双角先生了!我的名誉是一败涂地了;你既然取消了我的名誉,我也打算除掉你一只胳膊或两根肋骨,作为报酬。

妻 你竟敢对我说出这一类的话?

斯 你竟敢瞒着我做了这一类的把戏?

妻 什么把戏?请不要扭扭捏捏,就直说了吧!

斯 唉!这是值得埋怨的!戴上一顶绿帽子,让大家看看,倒也有趣!

妻 哈!哈!明明是你做了对不住我的事,该是我拿你来报仇;现在你却找个碴儿假装生气,想要借此让我不再吵闹!这样的法子,真是一种新发明!你得罪了我以后,倒反先来跟我吵闹,真是岂有此理!

斯 唉!好一个不要脸的女人!看她这种理直气壮的样子,简直叫人以为她是个正经的女人了。

妻 干吧!继续往下干吧!去讨你那些情人们的欢心,向她们倾吐你的爱情,表示你的温存吧,但是,你不要再开我的玩笑,快把我的宝贝还给我。(夺了肖像就走)

斯 (追妻子)呃!你以为逃得了吗?我非把它夺回来不可!

第七出

出场人:李礼、胖勒索。

胖 咱们终于到了这里了。但是,先生,我想要请问您一件事,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李 好,快说吧!

胖 您身上是否有魔鬼附着?为什么辛苦了这许久,您还不觉得疲倦?整整一个礼拜以来,咱们跑了不少的路;咱们只是快马加鞭地飞奔,一路上那瘟畜生把咱们震动坏了,我觉得我的四肢都快散了!四肢震疼了还不算数,还震伤了我的某部分——我也不愿意说明是哪一部分。到了家以后,您也不休息,也不吃喝,又兴致勃勃地赶到这里来。佩服!佩服!

李 你也别怪我太匆忙,这因为人家告诉我说西丽就要结婚了。你知道,我爱她爱到了极点,叫我怎能不大起恐慌呢?所以我搁下了一切,先到这里来,要打听这消息是不是真的。

胖 是的,但是,先生,您要去调查这件事,也非先吃一顿好饭不可。吃饱了,您的勇气就更大了,就可以抵抗命运之神的打击。这是我亲身体验过的:当我肚子空着的时候,一点小小不如意的事就够让我惊慌失措;但是,当我吃饱了的时候,我的意志就坚定了,最大的祸事也不能使我动心了。您相信我的话吧,您尽量地吃一顿,吃到不能再吃为止,包管您能抵抗命运之神的一切打击;再说,您若希望关闭了痛苦之门,那就非把二十杯葡萄酒浇在您的心上不可!

李 我吃不下去啊!

胖 (低声,旁白)我可巴不得就吃呢!(高声)但是您的饭马上就预备好了。

李 住口!我命令你。

胖 呀!这是多么不近人情的命令啊!

李 我只觉得担心,并不觉得肚子饿。

胖 我觉得肚子饿,同时也觉得担心;我看见您这样痴情,怎不令我替您担心呢?

李 好,你让我调查我的爱人的事情去,别再来惹厌了;如果你要吃饭,你就自己吃去。

胖 主人吩咐下来,我是不能不遵命的。

第八出

出场人:李礼(独自一人)。

李 唉!唉!其实我也太傻了,何苦这样恐慌呢?她的父亲已经答应了我,她本人也曾表示爱我,所以我是应该感到绝望的。

第九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李礼。

斯 (手里拿着李礼的肖像,没有看见李礼)好,叫我抢到手了!我可以从容地看看那坏蛋;他给我戴了绿帽子,让我看他是什么样的面孔!——呃,我不认识他。

李 (旁白)天啊!我看见什么了?如果这是我的肖像,我该如何猜测呢?

斯 (未见李礼)呀!可怜的斯卡纳赖尔,为什么你的命运这样坏,竟至于名誉扫地?你应该……(瞥见李礼正在注视他,于是转到戏台的另一边)

李 (旁白)这一个信物,本是我交到她手中的,现在竟落在别人的手里,怎么叫我不着急!

斯 (旁白)唉!斯卡纳赖尔,从此以后,谈到你的时候人家会用两个指头在头上比划着形容你,或者唱些歌曲来挖苦你。人家到处遇着你的时候,都可以当面嘲笑你那没有德行的妻子偷了人,笑你戴上了绿头巾!

李 (旁白)我没有弄错吧?

斯 (旁白)唉!贱人!正在我的青春时代,你竟有勇气叫我当王八?像我这样的丈夫,至少可以说是长得漂亮的,难道还比不上一个面貌可憎的野小子!……

李 (旁白,眼睛仍注视着斯卡纳赖尔手上的肖像)我没有弄错,这果然是我自己的肖像。

斯 (转过身来)这人太好奇了!

李 (旁白)这真奇怪到了极点了!

斯 (旁白)他这是怎么回事呀?

李 (旁白)让我上前和他说句话吧。(斯卡纳赖尔欲走开,李礼高声)喂!我只要和您说一句话,可以吗?

斯 (仍欲走开,旁白)他要对我说什么?

李 我请问您:这肖像是怎样到了您的手里的,您能告诉我吗?

斯 (旁白)他这一问,是什么意思呢?哦!我想起来了……(仔细看了一眼李礼,又看那肖像)哈!哈!现在我明白他为什么着急了!怪不得刚才他那样好奇呢,原来他就是我那个小伙子,不,应该说我的老婆的那的小伙子!

李 请您消除我的痛苦,告诉我:这肖像是您从哪里……

斯 谢上帝,我明白您为什么着急,这让您着急的肖像就是您本人的肖像,原来是在您的情人手里的。她和您情意缠绵,是瞒不了我的。我不知道她在谈情说爱中曾否向您提及我的小名,但是我请您不再这样搞恋爱吧,因为她的丈夫太不满意这种行为了。请您考虑一下,婚姻是神圣的结合……

李 怎么!您说这肖像是从一个女人手里得来的,而她……?

斯 而她就是我的妻子,我是她的丈夫。

李 她的丈夫?

斯 是的,我是她的丈夫,丈夫!丈夫!丈夫!您听见了吗^①?一切您都知道,还假装不知道吗?让我告诉她的亲戚去!(走出)

^① 原文是 Cui, son mari, vous dis-je et mari,这是以同音字相谐为戏,无法译成中文(mari 是丈夫,marri 是发怒,二字同音)。

第十出

出场人：李礼(独自一人)。

李 呀！我刚才听见的是什么话？怪不得人家告诉我，说她的丈夫是天下长得最难看的一个男子。唉！西丽！即使从前你说永远相爱的话不是出于真心，至少你看见了这样下流可耻的臭汉子，也不该轻率地抛弃了我的热情啊！负心的人啊！人家无论怎样有钱……呀！我旅行了这许久，已经疲倦不堪了，忽然又受了这样大的耻辱，心里受了强烈的刺激，我实在支持不住了，身子都有点儿发晃了。

第十一出

出场人：李礼、斯卡纳赖尔的妻子。

妻 (以为独自一人)没良心的丈夫，他不管我肯不肯……(瞥见李礼)哎呀！先生，您觉得不舒服吗？我看见您快要倒在地上了。

李 是的，我忽然觉得不舒服。

妻 我怕您就要晕倒；请进屋子里休息休息，等您觉得好了再出来。

李 谢谢您，我可以进去休息几分钟。

他们进了屋子里。

第十二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其妻的一个亲属。

亲 做丈夫的担心他的妻子偷人，是可以原谅的，不过，您也不该马上就发脾气。刚才我听您谈的她的一切，都还不能证明她是有罪的。这是一件名誉攸关的事：除非有了真凭实据，是不该胡乱冤枉人的。

斯 依您说,是要当场捉着才算了!

亲 虽然不必当场捉着,但是过分鲁莽也是容易弄错的。您知道这肖像是怎样到她手里的?她到底认识他不认识他?这些您都该先调查清楚。如果不出您之所料,我们做亲戚的,自会忙着惩罚她。(走出)

第十三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独自一人)。

斯 他的话说得再好没有了;我实在应该慢慢来。也许我这额上的双角是我凭空幻想出来的,凭白无故地急得满头大汗。其实一个肖像并不能完全证明我的妻子偷人,我犯不着这样惊慌。现在让我再小心地……

第十四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斯卡纳赖尔的妻子(在门口送李礼)、李礼。

斯 (瞥见妻子和李礼,旁白)呀!我看见什么了?真把我气死了!现在已经不是肖像的问题了!好,本人都亲自出现了,肖像还算什么!

妻 先生,您未免太急了。如果您这样快就出去,也许您的病会复发的。

李 不会的,不会的。我很感谢您,因为您这样好心,肯救我。

斯 (旁白)你瞧这女人真会装腔作势,还同他讲究这许多礼貌哩!斯卡纳赖尔的妻子进了屋里。

第十五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李礼。

斯 (旁白)他看见我了;让我看他对我说些什么。

李 (旁白)唉!我一看见这个人,心里就生气……但是,我这怒气是不合理的;我应该压制自己,只怪命运之神给我痛苦罢了。真的,我只能羡慕他的幸福,他能博得她的爱情。(在经过斯卡纳赖尔身边的时候)唉!有了这样美丽的妻子,太幸福了!

第十六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西丽(凭窗,看见李礼走了)。

斯 (独自一人)他既然这样讲,还有什么含糊的地方?听他这种话,比额上生了双角还更使我难堪!(望着李礼走出的地方)呸!这真不是正人君子干的事儿!

西 (自语)怎么,刚才我看见了李礼,他回来了,为什么不通知我呢?

斯 (没有看见西丽)“唉!有了这样美丽的妻子,太幸福了!”这种不要脸的女人,有了她做妻子,才是不幸呢!她只管自己浪漫,却不管丈夫做了乌龟: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好说的!唉!他这样明白地承认了,我却忍气吞声,傻瓜般呆呆地望着他走开!呸!太没出息了!我至少应该把他的帽子扔在地上,拿石头打他,或者拿泥土弄脏了他的大衣,甚至为了发泄我这一肚子的气,把街坊邻舍都喊出来,让大家羞辱他一场,岂不痛快!

当斯卡纳赖尔说话时,西丽渐渐地走近,等他的怒气消下去了,然后问他。

西 (向斯卡纳赖尔)先生,刚才有一个男子从您的身边走过,并且同您说话,您在哪里认识他的?

斯 唉!小姐,请不要说起!不是我认识他,是我的妻子认识他。

西 看您像是很痛苦的样子,为什么?

斯 请您不要以为我是无病呻吟;我有很大的痛苦,您让我尽量地叹气吧!

西 照您的说法,您这痛苦并不是寻常的痛苦。它是怎样来的,您能告诉我吗?

斯 我这样伤心,并非为的是柴米小事;无论是谁处在我的地位,也是会难受的。我这个可怜的斯卡纳赖尔呀,可算是不幸的丈夫的典型,我的脸面已经被人丢尽了。不但丢尽了我的脸,人家还败坏了我的名声呢。

西 怎么?

斯 这无赖——在您面前,说话应该文雅些,姑且叫他做无赖——他的行为十分荒唐,竟给我戴上了绿帽子,今天我亲眼所见,也证实了他和我妻子的秘密来往。

西 就是刚才那……

斯 是的,是的,是他使我丢尽了脸,他爱上了我的妻子,我的妻子也爱上了他。

西 呀!我早就猜想:他这次秘密回来,一定是要捣什么鬼,所以瞒着我。刚才我一看见了他,就有点儿提心吊胆,唯恐他做出这种事来。

斯 您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肯这样帮我说话;其余的人就不能像您这样热心了。刚才有许多人知道了我的痛苦,他们不但不表同情,倒反取笑我哩!

西 还有比你这种卑鄙的行为更为阴险的吗?我们竟没法子惩治你吗?你这样负心,还有脸活在世上吗?呀!天啊!这是可能的事情吗^①?

斯 她说的正是我心里的话。

西 唉!负心汉!恶棍!口是心非不讲信义的坏蛋!

斯 好小姐!

西 唉!地狱里一切刑罚,对于你都算太轻!

① 这一段话是责骂李礼的。

斯 说得好！说得妙！

西 这样无辜的好人，竟被你这样对待！

斯 （高声叹气）唉！

西 可怜这一颗赤心，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竟敢这样轻视和凌辱？

斯 对啊！

西 他从很远的地方……唉！太难堪了！我一想起，就要气死了！

斯 我的最亲爱的小姐，请您不必太生气。我的痛苦使您很伤心，而您说的这些话也伤透了我的心。唉！

西 但是，你不要弄错，你以为我只晓得呆呆地暗地里叹息！其实我有法子对付你，我就要报仇去，什么也阻止不住我！（走出）

第十七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独自一人）。

斯 唉！愿上天保佑她一辈子平平安安！她想要替我报仇，这是多么好的心！她看见我遇着这不幸的事情，就这样发脾气，我本人，还不应该大发雷霆吗？除非是一个真正的呆子，否则受了这种耻辱，决不会忍气吞声的。所以我应该再去找那欺负我的坏蛋，表示我是有勇气的，敢报仇雪恨的。大坏蛋，我要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我不是好惹的，也让你今后不敢再给人家戴绿帽子了。（走了几步，又退回来）慢着！我看这人，脾气似乎并不很好，他那样子也是够蛮横的；他既然敢给我绿帽子戴，又何尝不敢在我的脊梁上给我几棍子呢？假使我赔了妻子还再挨一顿打，岂不是双重的耻辱吗？我生平最恨那些轻易动气的人，我最爱的是和平持重的人。我一生不爱打架，因为我怕挨打^{〔一〕}；温和软弱是我最大的美德。——但是，我的名

〔一〕这两句话后来成了法国的谚语。

誉心跟我说：你受了这样的侮辱，仇是非报不可的！——呸！它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它说得好听，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让它去见鬼吧！假如我好胜逞强终于被人家一剑戳穿了我的大肚子，那时节，我的死的消息传遍了全城，而我的名誉又能好了多少？棺材里闷死人，而且我又是一个最怕闹肚子的人，呆在里面，未免太不合卫生了！我已经仔细盘算过了，做乌龟还比做冤鬼合算些。妻子偷人，对丈夫又有什么坏处？腿会因此弯曲了吗？身材会因此丑陋了吗？水性杨花的女人做的事，却硬把它和一个最正经的男人的名誉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二者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拿这种荒谬的想法来自寻苦恼，真是岂有此理！按道理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一个女人犯了罪，怎能带累到我们男人的名誉？别人做了坏事，受指摘的却是我们：她们做妻子的，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做下这种丑事，为什么要把一切不良的后果都推在我们身上呢？妻子做了糊涂事，倒反说做丈夫的是个糊涂虫！这是很不公平的；警吏们应该替我们男子维持公道啊。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讨厌的事，我们不愿意它们来，它们还是要来的。没饭吃，没衣裳穿，打官司，以及种种疾病，已经够让我们的生活不得安定了；何苦又加上了一种没来由的痛苦呢？呃！不错！我们不管这些闲事，也不必大惊小怪，叹息和眼泪，那更用不着！我的妻子做了坏事，她应该大哭特哭；我呢，我既然没有什么错儿，何必哭呢？总之我之所以完全不伤心，是因为世界上做乌龟的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看见了无数的上流人物，眼看他们的妻子偷了人，没奈何只好忍气吞声。所以我也犯不着为这小小的事情而去找人家争论。是的，我不报仇，人家会笑我是傻瓜；但是，如果我因报仇而送了命，岂不更是傻瓜吗？（以手抚胸）但是，我觉得胸口难过得很，总想要做些有丈夫气的事情。是的！我又生气了！一个人何苦这样胆子

小！我非报复那坏蛋不可！趁着我这怒气冲冲的时候，让我先逢人就说他和我妻子睡觉的事吧。

第十八出

出场人：高西布斯、西丽、西丽的女仆。

西 是的，我很愿意遵守这一个大道理：父亲，我的终身大事就由您做主吧。婚约是可以随时签订的；我已经决定尽女儿的孝道了。我要严厉责备我那不正当的私情，一切都遵从您的命令。

高 呀！你这样说，我就喜欢了！我快乐到这地步，如果不怕人家笑话，我早已跳起来了。走过来点，来吧，让我吻吻你。这没什么难看；父亲对于女儿，要吻就吻，没有人感觉奇怪的。好，我看见你这样孝顺，竟令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

第十九出

出场人：西丽、西丽的女仆。

仆 您这样突然转变，我觉得很奇怪。

西 等你知道了我为什么这样做，你就佩服我了。

仆 这是很可能的。

西 你知道吗？李礼做了负心汉，令我十分伤心。他回来了，竟不……

仆 呃！看，他找我们来了。

第二十出

出场人：李礼、西丽、西丽的女仆。

李 在和您永远分别以前，我至少还要在这儿责备您……

西 怎么！您还要和我说话吗？您的胆子真不小！

李 是的，我的胆子不算小。您挑中了这样的人，如果我再责备

您,连我也有罪了!好,我恭祝您今后的生活很满意;有了一个配得上您的丈夫,这是您无上的光荣,将来您想起了我,还要笑我哩!

西 对啊,负心的人!我希望今后的生活很满意;如果您因我幸福而不愉快,我更心满意足了。

李 您跟我生这么大的气,为的是什么?

西 怎么!您还假装不知道您的罪过,倒反过来问我吗?

第二十一出

出场人:西丽、李礼、斯卡纳赖尔(全身盔甲)、西丽的女仆。

斯 杀呀!杀呀!这奸贼败坏了我的名誉,非杀他不可!

西 (向李礼指着斯卡纳赖尔)看呀!您不必再问我,请转身看看他是谁!

李 是了!我看见……

西 您看见了他,该知道惭愧了。

李 您看见了他,才不能不脸红呢!

斯 (旁白)现在我的脾气可以发作了;我的勇气已经准备得足够了!如果我看见了他,一定是一场厮杀。是的,我已经发了誓,一定要把他杀死,什么也阻挡不住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一看见他,就送他归天!(把剑抽出一半,走近李礼)让我把剑对准了他的心口戳吧!……

李 (转身)谁得罪了您?

斯 谁也没有得罪我。

李 那么,您穿这身盔甲干什么?

斯 这不是盔甲,这是避雨的衣服。(旁白)呀!如果我能杀了他,我是多么快乐啊!拿出勇气来吧!

李 (又转身)嗯?

斯 我没有说什么。(自己打了几个耳光以刺激自己后,旁白)呀!

没有胆量的斯卡纳赖尔,真可恨!临阵退缩,你要不要脸?

西 (向李礼)您一看见了他,自然就会觉得惭愧,我看您那眼神也可以看得出来;自己还假装不明白吗?

李 是的,我看见了他,就知道您那不忠实的行为是最不可原谅的;天下的情郎,再没有比我更难堪的了。

斯 (旁白)唉!我为什么一点儿勇气都没有呢?

西 唉!没良心的人,不必在我面前讲这种极端无礼的话了!

斯 (旁白)斯卡纳赖尔,你瞧,她一直帮助你和他争,你本人更应当厉害些。好!努力做一件光荣的事吧!等他转身的时候,你在后面一剑就结果了他吧。

斯卡纳赖尔本想走近李礼,乘机结果他;李礼无意地向前走了几步,吓得斯卡纳赖尔连忙往后退。

李 既然我这类的话使您生气,那么,我应该对您的行为表示满意,赞成您所选择的配偶,才是道理。

西 是的!当然!我所选定的配偶,谁也不敢说不好!

李 好,您实在应该替他说话。

斯 当然,她维护我的权利,这难道不应该吗?先生,您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也怪不得我怨恨您。假如我不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我早就跟您拼命了。

李 您这怨恨是从哪里来的,您有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

斯 别多说了!我的秘密的痛苦,您是很知道的。但是,您如果是有良心的人,扪心自问,也该想到我的妻子总是我的妻子;您当着我的面夺去了我的妻子,这是善良的基督教徒的行为吗?

李 您这种怀疑,真是又愚蠢又可笑。您放心,关于这一点,请您不必忧虑。我知道她是您的;我不但不会爱……

西 呀!没良心的,你真会掩饰啊!

李 怎么!他以为我侮辱了他,您也怀疑我有这种念头吗?您打算拿这没有人格的事来污蔑我吗?

西 说吧,您对他本人说吧,他会明白告诉您……

斯 (向西丽)您替我说的话,比我自己说得还好;您这样从旁帮助我,真是再好没有了。

第二十二出

出场人:西丽、李礼、斯卡纳赖尔、斯卡纳赖尔的妻子、西丽的女仆。

妻 小姐,我很不愿意跟您当面争吵,显得我是一个好吃醋的女人。但是,我也不是一个傻瓜,一切的事情我都看得很清楚。世界上有某种爱情是非常不体面的。我的人总是我的人;您与其诱惑他,还不如把您这番心用在一个更适当的人的身上呢!

西 她这番话可以算得直言无隐了。

斯 (向妻子)小贱人,我们并不需要你到这里来。她正在帮助我说话,你偏要来和她吵闹!是的,你怕她夺去了你的情郎!

西 您放心,我才不稀罕他呢!(转向李礼)您瞧,刚才是我在说谎话吗?这么一来,我快乐极了。

李 你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仆 好!这种莫名其妙的话,说起来还有个完吗?我本想把它听懂,但是,现在我越听越糊涂了。我知道,结果是非我来参加不可了。(站在李礼与西丽之间)你们顺着次序回答我,不要打断我的话头。(向李礼)我先来问您:我家小姐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您这样责备她?

李 我怪你这没良心的小姐,抛弃了我,另找别人;我在外面听见了她结婚的消息,心里非常着急,连忙不分昼夜赶了回来。我以为我们的爱情好到无以复加,你家小姐决不会把我忘掉。哪知我刚回到了此地,就听说她已经结了婚!

仆 结了婚!嫁给谁?

李 (指斯卡纳赖尔)他。

仆 怎么! 他吗?

李 可不是吗?

仆 是谁说的?

李 是他今天自己说的。

仆 (向斯卡纳赖尔)这是真的吗?

斯 我吗? 我说的是我已经结婚,她就是我的妻子。

李 刚才我看见您眼睁睁地望着我的肖像,显出心里很难受的样子。

斯 这倒是真的,肖像在这里。

李 (向斯卡纳赖尔)您还对我说过:这肖像是从一个女人的手里夺了来的,而那女人就是您的妻子。

斯 (指着妻子)当然啦,我是从她的手里夺过来的;没有这肖像,我还不会知道她的罪恶呢。

妻 你不要再胡乱冤枉人了。我偶然在地下看见了它,才把它拾起来的;你不问情由就跟我发了一阵脾气。(指着李礼)后来,我看见他忽然要昏倒,曾把他扶到我们家里去,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没认出那肖像画的就是他。

西 这些误会都是我惹起的;我一时晕倒,肖像就掉下来。(指斯卡纳赖尔)后来是您把我抬回家里的。

仆 你们瞧! 没有我,你们至今还在迷魂阵里呢! 你们毕竟需要我来参加,才能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斯 我该不该相信这些话呢? 但是刚才我的确觉得额角有点儿发热啊!

妻 然而我还不十分放心;虽然我没受什么害,我还怕他瞒着我和别人捣鬼。

斯 (向妻子)喂! 咱们互相信任,谁也别说谁不忠实了。其实我这一方面的危险比你那一方面还多些。既然人家已经把事情

弄清楚了,咱们就别再胡闹了。

妻 也罢!但是,将来如果我听见什么风声,你就当心吃棍子吧!

西 (与李礼低声谈了一会儿的话,高声向李礼)呀!天啊!原来事情是这样的,那么,我太不应该那样做了!我一时气愤,做错了事,现在又发愁了。刚才我以为您负心,我想要报仇,就服从了父亲的命令;我所始终拒绝的一门亲事,刚才我竟答应了,想要借此使您难堪。现在最令我伤心的乃是……呃!父亲来了!

李 他既然答应过我,我想他不会失信的。

第二十三出

出场人:高西布斯、西丽、李礼、斯卡纳赖尔、斯卡纳赖尔的妻子、西丽的女仆。

李 先生,您看,我已经回来了,我对西丽的爱情是始终如一的。您曾答应把西丽许配给我做妻子,现在我想您一定会实践您的诺言。

高 先生,您已经回来了,您对西丽的爱情是始终如一的。我曾答应把西丽许配给您做妻子,现在您想我一定会实践我的诺言。但是,抱歉得很!……

李 怎么!先生,您这样说,意思是要失信于我?

高 是的,先生,我这样说,意思是要尽我的责任;我的女儿也愿尽她的责任。

西 父亲,我的责任在于请您实践您的诺言。

高 你竟这样违反我的命令,能算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吗?刚才你已经愿意了,现在忽然又改口?刚才你说愿嫁瓦赖尔……呃!我看见瓦赖尔的父亲来了,一定是为了订立婚约而来的。

第二十四出

出场人:魏尔朴刚、高西布斯、西丽、李礼、斯卡纳赖尔、斯卡纳

赖尔的妻子、西丽的女仆。

高 魏尔朴刚先生,今天大驾光临,有什么事指教?

魏 今天上午,我发觉了一件重大的秘密,使我不得不取消我先前的诺言。您的女儿虽然答应嫁给我的儿子,想不到他竟于四个月以前早已和丽丝秘密地结了婚,直到今天才被我们发觉。我因为丽丝的父母很有财产,门第又高,实在没法子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所以我特地来告诉您……

高 请别多说了!您的儿子瓦赖尔,没有得到您的允许,就和别人结了婚;我也不瞒您,我的女儿西丽在许久以前已经由我把她许配给李礼了。李礼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现在他既然回来了,我只好把女儿嫁给他,不能失信。

魏 您有这样的一个女婿,我很赞成。

李 这是我一生的幸福,我真快乐。

高 让我们就择定结婚的日子吧。

斯 (独自一人)谁能像我这样深信不疑地以为自己做了乌龟呢?你瞧,在这种事情上,尽管表面很像是真的,而我们也未必应该相信是真的。有了这样一个事例,我奉劝世人:哪怕您看见了真凭实据,还是不相信的好。

剧终

嘉尔西爵士^{〔一〕}

(原本为诗剧)

1661 年初次上演

[法]莫里哀 著

〔一〕《嘉尔西爵士》是模仿意大利的一部喜剧的。原名《妒忌的王子》(Il Principe Geloso),为西哥义尼所著,出版在莫里哀此剧初演之前七年。莫里哀把西哥义尼原书中的某几出略为改变,然而剧情的骨架仍是原书的(C.注)。莫里哀在剧中扮嘉尔西爵士,剧本与莫里哀的表情都很不受观众欢迎。失败了这一次之后,《妒忌的王子》永不再演。这时莫里哀方将成名,因此受大打击,而他的敌人们高兴了一个时期。

剧中人物

嘉尔西爵士——那法尔^①的王子,爱而畏女爵士的爱人,简称嘉

爱而畏女爵士——烈昂^②的公主,简称爱

阿尔风斯爵士——烈昂的王子,易名为西尔佛爵士,假称加斯第^③的王子,简称阿

伊涅斯女爵士——女伯爵,西尔佛爵士的爱人^④,被爱于烈昂王国的篡位者莫尔嘉,简称伊

伊利思——爱而畏女爵士的心腹,简称思

阿尔怀爵士——嘉尔西爵士的心腹,伊利思的爱人,简称怀

罗伯爵士——嘉尔西爵士之另一心腹,伊利思之爱人,简称罗

彼得爵士——伊涅斯之随员,简称彼

爱尔畏女爵士的一个跟班

地点

西班牙之亚斯多克城,属于烈昂王国

① 那法尔为古王国,在今法国比利牛斯山之西部,接近西班牙。

② 烈昂为西班牙之王国,1220年为加斯第所归并。

③ 加斯第为西班牙之王国,其首都即今之西班牙首都。

④ 莫里哀剧中所谓“爱人”,只指施爱者而言。

第一幕

第一出

出场人：爱而畏女爵士、伊利思。

爱 不，我对于这两个爱人，实在不会怎样选择：我的秘密的心情并不是由选择而来的。嘉尔西爵士虽则表示爱我，但就其一切人品看来，并不能令我觉得他比西尔佛爵士更好。西尔佛爵士在我眼前，也像他一般地炫耀着光荣的英雄的一切美德；他们的英雄气概相同，他们的门第也相同，所以他们二人都值得我爱；如果单就人品的价值上决胜负，那么，恐怕现在我还踌躇未决，不知让谁得胜才好呢。但是，姻缘乃是天定的，天要我们爱谁，我们就不能不爱。我对于他们二人是一样地钦佩的，然而我的灵魂却倾向于嘉尔西爵士了。

思 您对他的爱情，从前不很能在行为上表现；我们都在怀疑，不知道您会特别优待哪一个呢。

爱 当他们这两位尊贵的情敌向我求爱的时候，令我心中成了战场。当我看见其中一位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倾向于他乃是应该的；但是，当我看见另一位的时候，我又想起牺牲了他乃是不合理的。总之，西尔佛爵士这样真心地爱我，似乎值得一个较好的命运。我又想起：烈昂先王的女儿似乎应该与加斯第王的儿子结合；我记得我的父亲与他的父亲曾经有过很长久的友谊，他们的利害关系是很密切的。因此之故，在我的心

中,这一位越占优势,我也就从各方面去怜悯那一位的失败。因为可怜他,就不忍断绝了他的希望,在表面上我总显得和蔼可亲;其实在我内心的深处我乃是对不住他的,只想用表面的殷勤来补偿他的损失罢了。

思 不过,现在您已经知道他以前还爱过别人,您就不必为他瞎操心了。他在未爱您以前,曾向伊涅斯女爵士表示过他爱她,这是她亲口告诉您的。她与您既然是很知己的朋友,您就有理由去拒绝他的追求;您只说为了伊涅斯女爵士的友谊,不能接受他的爱就是了。

爱 固然,西尔佛对他以前的爱人不忠实,给我知道了,这乃是一个好消息;因此我可以不顾他的爱情的高压,尽可以另爱一个人了。但是,我这一颗心,虽能抵抗他的殷勤,同时却要受另一种的高压,这又有什么乐趣?嘉尔西爵士乃是一个妒忌的王子,我本不该给予他种种的温存;我生怕我一时愤激起来,我们的来往就因此断绝了。

思 但是,如果您不亲口告诉他,说您爱他,您能怪他不相信您的爱情吗?您对于他的情敌,给予了种种好处,这还不够使他怀疑您的真诚吗?

爱 不,不,他妒忌得这样厉害,这样无聊,乃是绝对不能原谅的。由我的行为表示,他很可以自夸有了被爱的幸福。用不着开口,另有许多动作是可以显明地表达我们的秘密的心绪的。譬如叹一口气,看他一眼,我的脸上红了一红,甚至于默然无言,已足以说明我的一颗心了。在爱情上,一举一动都等于说话一般;凡关于恋爱方面,一线的光明就等于很大的显示,因为我们女性的名誉是重要的,我们心里想到了十分,才肯向男子表示五分呢。我承认,从前我也曾想要不偏不倚,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他们二人的价值。但是,内心的倾向是没法子制止的:造作的爱情与自然倾心的爱情的分别,一看就看得出来。

来！前者乃是勉强做去的；后者乃是不知不觉地做去的，好像清洁美丽的河水一样，从自然的源泉里毫不费力地奔流。我尽管可怜西尔佛爵士，努力使他感动，而我总是不知不觉地露出我那勉强慰藉的神情。至于嘉尔西爵士呢，真没法子，我的眼神里往往藏着深情，虽则口里不说，但比说出来还更显明哩！

思 纵使我顺着您的意思，说这高贵的爱人的猜疑是没有根据的，至少也可以证明他深深地爱您；您这样叹息，如果别人处在您的地位，恰恰觉得快乐呢。当我们所不喜欢的一个男子因爱我而生妒意的时候，我们自然觉得可恶；但是，当我们爱他的时候，他在爱情上的一切恐慌，都是够使我们心满意足的。因为这么一来，更显得他的爱情是热烈的；所以他越妒忌，我们越该爱他。现在既然有这高贵的王子在您的心里……

爱 唉！请您不必提这种奇怪的格言吧！妒忌，无论如何总是可恶的。它那些令人气愤的地方，无论如何是不能原谅的。虽说妒忌是由爱情而生的，然而爱情越深，越该觉得这是得罪人的一件事。我看见他那样兴奋起来，真的情人的互相尊重的敬意都常常被他失去了；他的灵魂沉湎在妒忌的深渊里，我的痛苦与我的快乐都成为他仇视的对象。我的言语，我的行为，都被他认为有利于他的情敌的，这是多么令人生气！伊利思，老实对您说，我对于他的妒忌，真是气愤不过。我实在很爱嘉尔西爵士，因为他能了解我，令我的心与他的心相感应。他在烈昂是以勇著名的，他的忠诚由此得到一个高尚的证据。他冒了最大的危险，把我从卑鄙的暴徒的手里救了出来，令我逃脱了一种可怕的无礼的婚姻。我又不瞒您说，假使是别人救了我，我倒觉得麻烦，因为人生最大的乐事乃是把一颗恋爱的心去爱一个大恩人。以恋爱为报恩，我们这种害羞的人的爱情就比较地容易发泄了。是的，当他为我而冒生命的危险的

时候,似乎他已经有了爱我的权利;我很庆幸我的灾难使我落在他的手里。唉!如果人们的传说是真的,如果我的哥哥真能蒙上帝的保佑而回到国里来,那么,我的最热烈的愿望乃在乎他能帮助我的兄弟把那叛逆的坏种赶走了,重登王位。这么一来,他的大勇既告成功,更值得我感激而拼命爱他了。但是,哪怕他有这许多好处,如果他再惹我生气,如果他不在爱情中淘汰了他的妒性,不能对我深信不疑,那么,他徒然希望得到爱而畏女爵士,我们永远是不能结合的。这样的婚姻,会变为夫妻双方的地狱,乃是我所最怕的。

思 无论嘉尔西的意见是怎样的,他总应该牺牲他的意见来迁就您的意见。您在您的书信已经把您的意见说得很明白了,当他看了信之后……

爱 伊利思,我不愿意把这一封信寄发,我觉得亲口对他说比写信好些。书信落在一个爱人之手,我们女儿家的恋爱就未免太着痕迹了,所以我请您吩咐不必把这信送给嘉尔西爵士吧。

思 您的一切意志都是人们所应该服从的法律。然而我很佩服上帝给予人们种种不同的兴趣与见解:同是一件事,甲种人觉得是令人气愤的,乙种人却会觉得快乐。譬如我有了一个能够妒忌的爱人,我不知怎样赞美我的命运呢。他一为我而担心,我就格外高兴了。可惜阿尔怀爵士从来不曾有过一点儿妒性,所以我的心里往往因此不舒服。

爱 我们料不到他这样近;呃,他来了。

第二出

出场人:爱而畏女爵士、阿尔怀爵士、伊利思。

爱 我们料不到您就回来了。您有什么消息报告我吗?阿尔怀爵士也来吗?我们该不该等他?

怀 是的,公主。您的兄弟在加斯第生长,现在是他该恢复他的权

利的时候了。先王临终的时候,曾把幼年的阿尔风斯爵士嘱托给路易爵士,叫他谨慎维护他。路易爵士因怕叛贼莫尔嘉知道而加害于他,所以直到现在,还守着秘密,国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阿尔风斯是烈昂的王子。那叛贼自从用卑劣的手段篡了位之后,往往寻求王子,说要把王位还给他;但是,路易爵士是个忠心谨慎的人,不肯相信他的假仁假义,所以王子没有被他诱去的危险。不过,民众因为那叛贼对您用强蛮的手段,大家都十分愤激,路易老爵士就打算趁此机会达到二十年来的愿望。于是他向烈昂全国宣传,他的忠实的密使,把贵族与民众的心都说活了。同时,加斯第又派了一万兵来助烈昂王子恢复他的王位。于是他又向国外宣传王子的英名,说要等到大军来后方能使他出现。大家预备把惩戒的疾雷去处治那卑鄙的叛贼。现在烈昂被围住了,加斯第王为您而派来的兵,是由西尔佛爵士统率的。

爱 这样有力的救兵当然给予我们很大的希望;但是,我恐怕我的兄弟受西尔佛爵士的恩太重了。

怀 但是,公主,说也奇怪,虽则那叛贼听见了雷声在他的头上震响,烈昂国的人还传说他一定要与伊涅斯女伯爵结婚哩。

爱 他要与她结婚,目的在乎借她的家声来镇压人心。近日我没有得到她的消息,我很担心。但是,从前她对于那暴君总存着仇视的心理,这是我所知道的。

思 她为了名誉,为了爱情,都不能顺从了这强迫的婚姻。她……
怀 呃,王子进来了。

第三出

出场人:嘉尔西爵士、爱而畏女爵士、阿尔怀爵士、伊利思。

嘉 公主,他刚才把好消息报告了您,我也来与您一同庆祝。您的兄弟来威吓这有罪的暴君,令我这热烈的爱情里也发生了希

望。我真感谢他,因他这么一来,就有一种新光荣在我的前途,我可以为您而再冒一次新的危险。如果上帝是助我的,我就可以顺着天理而得到胜利,使叛贼伏法于您的脚下,恢复你们旧时的尊严。但是,在种种新的希望当中,最能令我感动的,乃是您的兄弟可以复归于您,而且可以做国王。因此我更可表示我的纯洁的爱情,不致他人怀疑我另有野心,想要在您身上取得烈昂国的王冠。真的,我很愿意向一切人们表示我的心迹,使他们知道我心里只有您,没有别的什么。如果您不怪我说实话,我就老实告诉您:我的心里往往埋怨您的门第太高;我看见您既有了神圣的动人的姿色,就希望您的命运坏些,门第低些。这么一来,虽说上天对您不公平,但我的心中的高贵的牺牲恰足以补偿天公的缺陷;于是您从门第所得的好处,却变为在我手中得了去,岂不是好!但是,上天偏要公平,不肯亏了您,同时也就等于不肯给予我一个试验爱情的机会;现在我只希望我能亲手杀死那暴君,借此大功以博取您的兄弟与全国的同情。

爱 王子,我很知道,您为着我们的权利而替我们报仇,很足以表示您的爱情。但是,全国公认与我的兄弟赞成了您的爱情之后,您也不能就达到您所期望的目的。我不会仅仅因感激您就爱上了您;我看您还有更大的障碍在您的前途,必须打破才行。

嘉 是的,公主,我很懂得您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分明知道我的希望是空的;我的爱情上的最大障碍,也不必您说出口来,我早已猜着了。

爱 一个人对于一件事,往往自以为十分懂得,其实是不曾懂得。求知心越急,越容易误会了。好,既然不能不说,我就说了吧:您希望知道在什么时候您才有希望,才能博得我的欢心吗?

嘉 您如果肯让我知道,就是给我最大的恩惠了。

- 爱 将来您晓得依照恋爱的道理来爱我的时候,我才爱您。
- 嘉 唉! 您的眼睛所引起我的热烈的爱情,还不是天下第一的吗?
- 爱 不,必须等到您的热情的表现不使您所爱的人生气才行。
- 嘉 这乃是我所最注意的。
- 爱 必须等到您对我不再怀着卑鄙的念头。
- 嘉 我太敬重您了。
- 爱 必须等到您的理智能征服您那种无理的疑猜,驱除了您心中那些可恶的魔鬼,以免您的爱情中了毒。您的妒忌的心情累得我不能顺从您的愿望,倒反令我生气,其实我也生气得有道理。
- 嘉 唉! 公主,这倒是真的! 我尽管努力强制我自己,总不免有若干妒性在我的心中停留:我的情敌此刻虽不在您的跟前,我总怕他有时候会来与我挑战,扰乱我的内心的安宁。我不知道我猜着了还是猜错了,我总以为您也许可惜他不在您的跟前;您也许不顾我的深情,不知不觉地倾向我那太幸福了的情敌。但是,假使您不喜欢我这样疑猜,那么,您很容易令我不再疑猜啊! 我很赞成排除了我的疑心,但这排除的责任在您,不在我。是的,只要您说出两句深情的言语,就可以援助我的灵魂去战胜我的妒性。只要您明白地给予我一个光荣的希望,这恶魔所引进的恐怖都会消散了的。所以我请您替我取消了那重压我的疑心,再由您那可爱的嘴里赐给我一种定心的保证;我虽自知值不得您爱,然而恐怖怀疑到了这地步,只有希望您救我了。
- 爱 王子,你的妒性未免太猖狂了。在恋爱上,我们希望说半句话而对方就懂得一句;我们不喜欢对方恋爱到令人讨厌,而要求我们明白地解释我们的心情。我们的灵魂在举动上有了首次的表示,对方如果是个识时势的人,就该满意了;如果对方再强迫我们明白承认,这就等于允许我们改口,不承认爱他。虽

则我有择爱的自由,但我不说在您与西尔佛爵士之间我已经选中了谁。然而我既然想要禁止您的妒忌,假使是别人听了,一定稍为明白我的用意了。从前我以为我这命令等于颇甜蜜的话语,用不着我再说什么了,谁知您的心还不满足,而您要求我给您一种更明显的表示。若要您不猜疑,除非我用很明显的言语,亲口对您说我爱您;也许为使您放心起见,您还固执地要我发誓呢。

嘉 好,公主,好!我太爱瞎猜了;凡是您所喜欢的事,我都应该满意才是道理。我再也不要您更明白表示了。我想您对我总有多少仁心,我的热诚总能引起您多少的同情,而我现在觉得我是分外的幸福了。事情决定了:从此以后,我放弃了我那种妒忌的疑猜;您的禁止妒忌的命令乃是一个很甜蜜的命令,我愿意服从它,以免我的心再受妒性的束缚。

爱 王子,您答应得太爽快了,我很不相信您能有这种克制自己的大力量。

嘉 唉!公主,凡是别人对您答应过的话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您只须这样想,就会相信我了。我以能服从您的命令为幸福,很难的事也就变为很容易的了。纵使上帝与我永远宣战,纵使天雷把我打死在您的脚边,纵使比死更苦,而受您的盛怒的打击,如果我的爱情变弱了,以至于失信于您,令我的心中发生了一些妒意……

第四出^①

出场人:爱而畏女爵士,嘉尔西爵士,阿尔怀爵士,伊利思,一个跟班(把一封信呈给爱而畏女爵士)^②。

爱 你来得恰好,我正在烦恼呢!你吩咐送信的人候一候吧。(跟

① 黑氏英译本以第四、第五两出并入第三出,当系别有所据。

② 黑氏英译本以跟班为彼得爵士。

班出)

第五出

出场人：爱而畏女爵士、嘉尔西爵士、阿尔怀爵士、伊利思。

爱 (低声,背语)他把眼睛盯住了我这一封信,看他这情形,不是又担心起来了么?他的妒性是多么难改啊!(高声)王子,刚才您正在发誓,为什么忽然停止了?

嘉 我刚才以为你们有秘密话说,所以不肯打断了你们的话头。

爱 我似乎觉得此刻您回答我的声音变得很厉害了。我看见您的脸色也忽然变了。您这样急剧的变化,当然令我惊奇:您为什么如此?您能告诉我吗?

嘉 我觉得心里忽然痛起来了。

爱 心痛往往有料不到的危险,您非从速医治不可;但是,请您告诉我:您常有这病吗?

嘉 有些时候是如此的。

爱 唉!意志薄弱的王子!好吧!就让这一封信把您医治吧,因为您有的只是精神上的病。

嘉 这一封信吗?唉!公主,我的手拒绝与这信接触!我明白您的意思,我知道您为什么怪我。如果……

爱 真的,请看吧,看了您就满意了。

嘉 看了之后,您岂不又说我的意志薄弱,说我妒忌吗?不,不!我在这里正该让您得个明证,知道这一封信并不能使我的心中起了什么疑猜;虽则您很宽仁,让我有看信的权利,但是,为着表明我的心迹起见,我不愿看它。

爱 如果您一定拒绝,我也不该勉强你;只请您代我看一看是谁写来的,也就够了。

嘉 我是应该永远服从您的意志的:如果您喜欢我替您读这信,我很愿意接受您的命令。

爱 是的,是的,王子,您就替我读吧。

嘉 这不过为的是服从您;我可以说不……

爱 随便您怎样说都可以;请您快读吧。

嘉 依我看,这是伊涅斯女爵士写来的。

爱 是的。我因此为您欢喜,也为我欢喜。

嘉 (读信)“我虽则始终藐视那暴君,他仍旧爱我。自从您走了之后,他用尽了他的威权与暴力,想使我顺从了他的意思,也像他曾用权力强迫您嫁他的儿子一样。凡是我所该服从的尊长们都为了卑鄙的虚荣所引诱,于是赞成这可耻的婚姻。我还不知道我的痛苦将来是何结局,但我宁愿死,决不答应什么。美丽的爱而畏,我希望您的命运能比我的命运更甜蜜!伊涅斯女爵士。”唉!她的心肠为贞节所鼓励而更坚了。

爱 让我去写一封信答复我这高贵的女友。但是,王子,我希望您练习怎样征服您的妒性,切勿易于惊慌。刚才我故意使您看信,好教您的心中安定,所以事情的经过很好。然而我不瞒您说,有时候我却不能如此宽宏大量了。

嘉 怎么!您相信……?

爱 我相信该信的事情。再会吧!请您谨记着我的意见。如果您对我真有伟大的爱情,就请您把证据拿出来给我瞧吧。

嘉 请您相信我:此后我唯一的希望就在乎此。我宁愿死,再也不愿违反您的吩咐了。

第二幕

第一出

出场人：伊利思、罗伯爵士。

思 老实说，我对于王子所做的一切，都不觉得怎样奇怪。因为灵魂里感受了高尚的爱情之后，就兴奋起来，直至妒忌为止。爱情里是不免常有疑猜掺杂其间的。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颇赞成他。但是，我最觉得奇怪的，乃是您往往造成他的疑猜；听说他所以疑忌，都是您的缘故；因为您不肯劝他觉悟，倒反引起他的妒性。罗伯爵士，让我再说一句：凡是正在热恋着的人，他的疑猜，在我觉得是不足怪的；至于毫无爱情的人却还十分妒忌，那就只有您是破天荒第一个了。

罗 我这行为，随便人家高兴怎样解释都可以；各人的行为，都是依着各人的目的的。我的爱情既然被您拒绝了，我就只好打算在王子跟前献殷勤了。

思 但是，如果您把您的妒性传染给他，倒反害了他，您没有想到这一层吗？

罗 可爱的伊利思，您没有看见过在大人物身边而只顾自己的利益的人吗？一个会逢迎的人，肯挑剔大人物的错处吗？只求自己能从中取利，管他的言语害他不害他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为的是博取他的恩宠，所以我们所取的路径越短越好。而博取恩宠的最简便的办法乃在乎始终逢迎他的心中的弱

点。盲目地赞成他所要做的事,永远不劝他做他所不喜欢的事,这才是侍奉大人物的秘诀。你如果贡献些有益的忠告,他就会讨厌你,决不肯把你引为心腹;如果你向他献殷勤,他马上就可以推心置腹的。总之,请您试看,无论何处,宠臣们总不免利用大人物的弱点;他们永远培养着他的过失,决不肯跟着人家责备他的。

思 是的,这种格言可以成功一时;但是,也有些祸事是不能不顾虑到的。在大人物的脑筋中,终有露出一线光明的时候;到了那时,逢迎的人们都被他公正地报了仇,而从前以逢迎而得来的光荣都消灭了。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您的政策未免太轻易露泄了;假使有人把这种动机告诉了王子,您那逢迎的目的,岂不是达不到了吗?

罗 我虽则泄露了我的真情,将来我尽可以否认;何况我很知道您是一个很能守秘密的人,怎肯把我们这一场秘密的谈话泄露了呢?

再者,我所说的话,有谁不晓得?难道还要我隐藏着我的妙诀吗?如果我对王子用诡计,对他不忠,也许我还恐怕失败;然而现在我只向他献小小的殷勤,顺着他的妒忌心,我怕什么?他的灵魂本来就倾向于疑猜,我只研究怎样去培养他的顾虑,而且到处寻找一些秘密谈话的资料罢了。当我带着一个消息去见他的时候,他那安静的心灵又受了致命伤,于是他更爱我了。他很饥渴地吞了这毒物,还甘心向我道谢,竟像我为他带来了一个战胜的消息,使他一生都享受光荣而幸福的生活似的。——呃,我的情敌来了!我走吧,让你们二人在一块儿。虽则我已经不再敢希望您爱我,但是,当我看见您对他有比较亲爱的表示的时候,我总不免有些伤心,所以我尽量地要避免这种痛苦。

思 凡是懂道理的爱人都该这样做的。(罗伯爵士出)

第二出

出场人：阿尔怀爵士、伊利思。

怀 我们终于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那法尔国王宣言赞成王子的意见，增派了一队大军来援助爱而畏女爵士。我觉得很奇怪，他的军队竟进行得这样快……呃！他……

第三出

出场人：嘉尔西爵士、伊利思、阿尔怀爵士。

嘉 公主在做什么？

思 我猜想她在写几封信，王子。但是，让我去告诉她，说您在这里。

嘉 我可以等候她写完。

伊利思与阿尔怀爵士出。

第四出

出场人：嘉尔西爵士（独自一人）。

嘉 在快要见她的时候，我的心中又起了新的纷扰。我是恨中带怕，以致全身忽然发抖了。王子，你须当心：不要给那盲目的妒性把你引到深渊里去。因为你的精神纷乱，恐怕你凭着一时的感觉就做错了事。你先咨询你的理智吧！让它做你的向导吧！试看你的疑猜是不可靠的。可靠的固然不该不相信；然而你不要让妒忌心影响了你，以致不可靠的也轻信了。你这样兴奋是没有用处的，还是细心再看这半封信吧。唉！我这可怜的心！我恨不得把那半封也找了来！但是，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只这半封，不是已经足以表示我的不幸了吗？（读那信）

“虽则您的情敌……”

然而您应该……
因为您自身就有……
这最大的障碍足以……
我非常地喜欢……
为着是他把我从……
他的爱情,他的责任……
但是我恨他……
所以您应该在您心中除去了……
表示您值得人家……
当人家好心,要使您……
您不应该固执……”

是的,看了这半封信,就可以明白我的命运了;在这里,她的心肠、她的笔迹,都显现了。这一封不幸的书信,虽则因残缺以致它的意义不完全;但是,在我看来,用不着看其余的一半,我已经十分了解了。不过,我们做事不该太激烈了,还是对那负心的公主隐藏着我的恨意吧。我不要向她表示我拿到了什么证据,只让她从掩饰中露泄出来,她才更害羞呢。呃,她来了!我的理智啊,请你关禁着我的怒气,暂时做我心中的主宰吧!

第五出

出场人:爱而畏女爵士、嘉尔西爵士。

爱 您愿意久候我吗?

嘉 (低声,背语)唉!她掩饰得多么好!……

爱 刚才有人报告我们,说您的父亲赞成您的主意,他很愿意他的儿子替我们恢复我们的江山;我的心中快乐极了。

嘉 是的,公主,我也一样地欢喜;但是……

爱 现在四面八方都像雷一般地攻击那昏君,我想他一定逃不了。我敢相信前次救我的那位勇士,他既然能破坏那昏君的强暴

行为,把我从阿斯多克的城堡里救出来,这一次他一定能占领了烈昂全境,用他的伟大的力量把那昏君打倒。

嘉 是的,数天以后,有了功绩,就可知道了。但是,让我们改一改谈话的方向好不好?公主,我请问您:自从我来了之后,您曾经写信给谁?

爱 您为什么要这样问呢?您担心什么?

嘉 这是我一时高兴发问,是纯粹的一种求知心。

爱 您这求知心乃是从妒忌心生出来的。

嘉 不是的,您猜想的完全不对;您已经明令禁止我妒忌了。

爱 我也不必再根究您所以发问的动机,让我就告诉了您吧。我写了两次信,给烈昂的伊涅斯女伯爵,又写了两次给布尔歌的路易侯爵。我这样答复,您的心安定了没有?

嘉 此外您没有写信给别人吗?

爱 当然没有写啦。您这话令我觉得很奇怪。

嘉 请您不必作肯定的话,且先仔细想一想吧。记忆力不好的人,往往肯定错了的。

爱 就这一点说,我决没有错。

嘉 既然不是记忆错了,那么,是您存心瞒我了。

爱 王子?

嘉 公主?

爱 呀,天啊!这是哪里说起!难道您已经失了判断力了吗?

嘉 是的,是的,我看见了您,还甘心吃了那足以杀我的毒药,这是我失了判断力!负心的幻象来迷惑我,使我竟信以为真,这是我失了判断力!

爱 有什么负心的事,值得您这样诉苦?

嘉 唉!您的心是二重的,然而您真懂得掩饰的艺术!但是,我想这次您实在没法子再掩饰了。请看吧!请认明您的笔迹吧!我也不必看见其余的半封信,已经知道您这种语调是为谁而

用的。

爱 (看了那信之后)这就是您心中纷扰的原因吗?

嘉 您看见了这信,还不脸红吗?

爱 无辜的人是不会脸红的。

嘉 当然,到了这地步,您不能不说您无辜。因为后面没有签字,所以您否认……

爱 这是我亲手写的信,为什么否认呢?

嘉 您肯坦白地承认这是您写的,已经算是难得;但是,我敢担保,这信当然是写给一个没关系的人的;这里头有些很明显的亲热话,因为受信的人是一个女朋友,或一位女亲戚。

爱 不,我这信是亲手写给一个爱人的;而我可以再说一句:受信的乃是我所爱的一个爱人^①。

嘉 而且我能……唉!负心的……!

爱 无礼的王子,请您压止您这没道理的怒气吧!虽则您没有权利干涉我的心事,我做的事有我自己负责;但是,为着省得您受苦起见,我要把您的妒性所强给我的罪名洗清。您放心,我自有法子辩护,一切都在这时预备好了,您即刻就可以完全明白了,我的冤枉也可以昭雪了。等一会儿,您自己想一想您本身的利害,您还会自己宣布自己的罪状呢。

嘉 这些话隐晦得很,我没法子懂得。

爱 等一会儿您就懂了,还该脸红呢!——喂,伊利思……

第六出

出场人:嘉尔西爵士、爱而畏女爵士、伊利思。

思 公主。

① “爱人”只指施爱之人而言。譬如说“爱而畏女爵士的爱人”,只等于说“爱爱而畏女爵士之人”,爱而畏女爵士是否爱他,尚未可知。至云“我所爱的爱人”,则非但他爱她,她也爱他了。此种字义,读莫里哀剧本者不可不知,故译者不惮反复注释。

爱 (向嘉尔西爵士)至少请您留心,看我敢用什么法子来欺骗您。请看我丢不丢眼色,歪不歪嘴唇,使伊利思会意,而替我圆谎。(向伊利思)请您赶快答复我:刚才我亲手写的那一封信,您撂哪里去了?

思 公主,我应该承认有罪。我不很知道事情是怎么的,因为我把书信安放在我的桌上。但是,刚才我听说,罗伯爵士不讲理,竟冒昧地闯进我的屋子里去,到处搜寻,于是找着了这一封信。在他展开欲看的当儿,李安诺^①想要趁他未看之前,一手夺了回来。争持之下,那信便被均分为两截;李安诺尽管嚷,罗伯爵士已经拿着那半封信如飞地跑了。

爱 您手里有没有其余的半封信呢?

思 有的,在这里,公主。

爱 给我。(向嘉尔西爵士)让我们看谁是该受责备的。请您把您手里的半封与这半封合起来,高声诵读;连我也要听一听。

嘉 (读那信)“嘉尔西爵士鉴。”唉!

爱 读下去呀!头一句就把您吓住了吗?

嘉 (读)“虽则您的情敌使您恐慌,然而您应该怕您自己,甚于怕他。因为您自身就有最大的障碍,这最大的障碍足以妨害您的爱情,非把它除掉不可。我非常地喜欢嘉尔西爵士所做过的事,为的是他把我从暴徒的手里救了出来。他的爱情,他的责任,都是我所羡慕的,但是我恨他有的是妒忌心。所以您应该在您心中除去了妒忌的根源,表示您值得人家另眼相看。当人家好心,要使您在爱情里享受幸福的时候,您不应该固执地不肯享受啊!”

爱 好!您有什么话说?

嘉 唉!公主,我说我看了信之后觉得羞惭至于无地自容了。我

① 李安诺大约是一个女仆。

错怪了您,真是太没道理;无论怎样大的刑罚,都不足以治我的罪了。

爱 算了!您须知,我所以希望您亲眼看见这信,无非为的是我打算改口;刚才您所读的一切言语,现在我都不承认了。告别了,王子。

嘉 哎呀!公主!您逃往哪里去?

爱 我要逃到您所不在的地方去;您的妒性太可恨了。

嘉 唉!公主,请您原谅一个可怜的爱人吧。因为遇着一场意外,以致他对于您犯了罪。不过,他虽使您这样大怒,假使刚才他完全不怪您,他的罪还更大呢。一个钟情的人,在他的甜蜜的希望中能不混杂着一些疑惧吗?假使这半封信不能使我大起恐慌,您还能相信我的心爱过您吗?当我以为我的幸福全部粉碎了的时候,也难怪我受这雷一般的打击而发抖。您自己想一想,假使别人处在我的境地,会不会与我犯同一的错误?遇着这种甚似明显的证据,我能不相信吗?

爱 是的,您尽可以不相信。我的心情算是向您表示得够明白了,您既然有了保证,就用不着再担心什么。别人处在您的地位,纵使全世界给他的证据,他也不肯相信我是负心的。

嘉 当我们希望某一种幸福,而觉得自己不配享受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更难相信我们对于那幸福是有把握的。光荣的命运,在我们看来,是高不可攀的,所以往往堕落在猜疑的深渊里。就说我个人吧:我总自以为不配接受您的恩宠,因此我就往往怀疑我那妄想里的幸福。我以为此地是我的势力所在,您勉强向我表示殷勤,其实您只隐藏着您那藐视的心理……

爱 您以为我会如此卑鄙吗?我肯做这种可耻的假事吗?我的行为的动机竟是一种奴隶的恐怖吗?我能对于我自己的情感不忠实吗?因为在您的势力范围之内,我就不能不把亲热的假面具来掩蔽我的藐视的心理吗?人格在我看来,是这样无关

轻重吗？您能这样设想，而且敢告诉我吗？您须知，我从来是不愿降心相从的，普天之下，任何事物都不能强迫我的心。我因一时弄错，对您表示好感，其实您是不配的；然而我的心尽可一变而为恨您。我不怕您的势力，我敢与您的怒气挑战，使您知道我从来不曾卑鄙过，而且永远不会卑鄙的。

嘉 好，那么，是我错了，我并不替自己辩护，我只请求您恕我的罪。我请您看爱神的情面；从古以来，一双美丽的眼睛在一个灵魂里所引起的热情之火，没有比我更热烈的了。唉！如果您的怒气不能停息，如果您认我的罪过太大了，不可宽恕，如果您不念及事前是爱情所驱使，事后我又向您表示忏悔，那么，我为着避免我所不能忍受的痛苦起见，我只能以一死了事了！是的，您不要以为我知道了您不爱我之后，还能再活一小时，来看您的怒容！现在仅仅因为良心不安，已经令我觉得活着的时间太长了！我宁愿一千只饿鹰来啄伤了我，也不至于像这种痛苦能致我于死地。公主，只消您声明一句，如果没有得您恕罪的希望，我就要您亲眼看见我把这剑刺进我这不幸者的心胸。这一颗对不住您的心，既因多疑而使您生气，辜负了您的好意，那么，我不如把它剝了出来！假使我这一死，能使您忘了我的大罪，稍为念及我的深情，不再怀恨在心，我已经算是十分幸福的了。我所要求于您的，只是这种恩德罢了。

爱 唉！狠心的王子！

嘉 公主，说呀！

爱 看您这样冒犯我，我还该对您保存好感吗？

嘉 一个人真能恋爱的时候，决不会冒犯了他的爱人的。爱神所做错了的事，爱神会自己原谅自己。

爱 爱神是不能原谅这种暴动的。

嘉 心里所有一切的热情，能不在行为上表现吗？爱情越深，心里

越觉得痛苦……

爱 请您不再说吧,您是值得我恨的。

嘉 那么,您是恨我的了?

爱 至少我是要努力做到恨您。但是,唉!我生怕我办不到!您的冒犯行为所激起我的愤怒,也许不能令我到报复的地步,可惜,可惜!

嘉 请您不要努力做到这样大的惩戒,因为我已经愿以一死替您报仇了。请您下命令吧,我即刻可以服从您。

爱 不能恨人的人还能希望人家死吗?

嘉 我呢,除非您肯大发慈悲,饶了我这糊涂的罪过,否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或惩或赦,请您择一施行吧!

爱 唉!您看得很清楚我是怎样决定的了:向一个罪人说我不能恨他,这不是恕罪是什么?

嘉 唉!这太好了!可爱的公主,请您许我……

爱 算了吧。我很怪我不该这样懦弱。(出)

嘉 总之,我是……

第七出

出场人:嘉尔西爵士、罗伯爵士。

罗 殿下,我来报告您一个秘密,您这多情的人又该恐慌起来了。

嘉 恰在我快乐得手舞足蹈的当儿,请您不要向我报告秘密,引起我的恐慌。依照刚才我亲眼所见的事实看来,一切的可疑的话我都不该听信了。她为人是那样仁慈,那样神圣,我应该掩着耳朵,不再听这些无用的报告了。请您不再报告吧。

罗 殿下,我的目的只在博取您的欢心;一切都以您的利益为前提。刚才我以为探听了一个秘密,是值得从速来报告您的;但是,您既然不愿意我说,我们就换一个谈话的方向吧。我告诉您另一个消息:在烈昂国里,每一贵族的家庭听说加斯第的军

队来,都揭起他们的假面具;尤其是民众们欢迎他们的真王,几乎把那昏君吓坏了。

嘉 但是,我们不要让加斯第独得胜利;非大家分享这光荣不可。难道我们的军队就不能使莫尔嘉寒心吗?——但是,刚才你想要告诉我那个秘密,究竟是什么秘密?你说出来,让我听一听。

罗 殿下,我没有什么可告诉您的。

嘉 说吧,说吧,我给你报告的权利了。

罗 殿下,刚才您所说的话,我很明白。您既然不喜欢我的报告,从此以后,我要学缄默了。

嘉 不行!我一定要知道!

罗 我不能违背您的命令。但是,殿下,这样的一个秘密,我不敢在这里说。我们到外面说去吧。我说了之后,您自己也能判断是非的。

第三幕

第一出

出场人：爱而畏女爵士、伊利思。

爱 伊利思，一个公主的心，懦弱到了这地步，你觉得奇怪不奇怪？我正在盛怒之下，忽然又息怒了；他把我侮辱得那样厉害，而我竟没有勇气报复他。你以为怎样？

思 我吗？我以为我们所爱的人如果真的侮辱了我们，这当然是受不了的；但是，在情场上，最容易生气，也最容易恕罪。一个可爱的男子犯了罪，只须跪在我们的膝下，我们的火一般的怒气也会消灭了。尤其是爱情过盛所生的冒犯行为，更是容易原谅的了。所以人家尽管怎样使您生了气，现在您的气消了，我并不觉得奇怪。您尽管威吓他，我知道某一种力量可以使您宽恕他的罪过的。

爱 唉！你须知，无论他怎样爱我，怎样能支配我，我是最后一次为懦弱而羞惭了。如果此后他还惹我生气，他再也不能希望我息怒了。纵使我还爱他，然而我已经发誓不让他再妒忌了。总之，一个稍有自负心的人，是以食言为最大耻辱的。无论心中受了多少痛苦，我总要牺牲一切以维持我的誓言，保存我的高贵的人格。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刚才宽恕了他，将来也永远宽恕他。你相信我的话吧：无论命运如何支配我，我总不会归属于那法尔王子，除非他把他的妒性完全医治好了，恢复

了他的理智,使我这一颗心不怕他再犯旧病,然后我可以顺了他。

思 但是,妒性的发作,对于我们有什么侮辱呢?

爱 世上还有别的事情比这个更能令人生气的吗?我们心里的爱情,不知经过了多少的踌躇,然后说出口来;我们女性素来就是不肯轻易吐露爱情的,爱情吐露了之后,被爱的男子庆幸之不暇,还该随便地怀疑我们的话吗?我们费了不少的挣扎,承认出来的话,他还不相信,这不是他的罪过吗?

思 我呢,我主张在这情形之下,男子有点儿不信任,并不就算冒犯了我们。公主,如果他太相信您真的爱他,倒反是危险的事,譬如……

爱 我们不再辩论了吧。各人有各人的思想。总之,他这样疑猜,令我十分伤心;我固然希望同他要好,但是,不知为的什么,我预料将来王子与我必有一场大决裂;哪怕他有什么好道德……呃!天啊!加斯第的西尔佛爵士到这里来了!

第二出

出场人:爱而畏女爵士、阿尔风斯爵士(假称西尔佛爵士)、伊利思。

爱 呀!殿下!今天何幸,得与您相见?

阿 公主,我知道我这一来是出您意料之外的。我的仇人下了命令提防我,我想进城来是很难的,而我竟悄悄地进来了。他的兵士没有看见我,这一件事乃是您所预料不到的。但是,我虽则能渡过了许多障碍,然而我因热心要再见您,比这事更灵异的事还多着呢。是的,我不能在您跟前的时候,我的心是那样痛苦,以致抵抗不住我的愿望,总想要与您亲近几分钟,谈几句秘密的话。我特来向您道喜:我看见您逃脱了那昏君的毒手,我替您向天谢恩。但是,甚至在这大幸福里,我还有最大

的痛苦,因为命运之神竟不令我有救您的机会,反令我的情敌冒大危险,建立了这大功劳。是的,公主,我也像他一般地热心要解除您的羈勒;假使上天存心给我此等荣耀,我也能为您而得了这种胜利的。

爱 殿下,我很知道您的心是不怕危险的。我又相信您对我的热诚足以驱使您为我报仇;假使您有了机会,您也能像别人一般地破坏了叛贼的毒计,把我救出火坑的。但是,这事您虽能做而未做,我仍旧应该感激加斯第的恩德。大家知道您的父亲伯爵是我的先王的好朋友,他对他做了不少的好事。他非但辅助我的先王直到临终为止,而且他允许我的兄弟在贵国里寄居。整整二十年以来,他庇护着他,以免卑鄙的仇人的攻击;现在又为着恢复他的王位起见,命您亲自带兵,来讨伐我们的叛贼。这还不够吗?这种深仁厚泽,还不够我感激吗?殿下,难道您希望一手包办我的命运吗?除了您之外,不让我再受别人的恩吗?唉!在我这千辛万苦、危险非常的境地,请您让别人也仗着勇气来救我一救;您没有得到他的功劳,他也没有得到您的功劳,我劝您不必嗟怨了吧。

阿 是的,公主,我是不该嗟怨的了;您这样命令我,实在很有道理。再者,当我们看见另有一种不幸在我们的前途的时候,目前这一种不幸更不值得我们嗟怨了。我的情敌救了您,固然使我很伤心;但是,我的伤心事并不以此为最惨的!我所受的最残酷的打击乃在乎您偏爱了我这情敌。是的,我看得很明白:他的爱情在您的心中战胜了我的爱情了。他有显示勇气的机会,能立此大功,把您救了出来,皆因您先喜欢了他,然后他因幸福而拼命。您既然暗地里希望他立功,他受了兴奋,当然能立功了!至于我呢,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我虽则统率了一队大军,来讨伐你们的叛贼,然而我走路时还自发抖,因为我知道您的心并不倾向于我。纵使您的期望实现

了,命运之神也预备把最美满的幸福交给那法尔的王子享受啊!唉!公主,我梦想着最大的光荣,您忍看见我失败吗?我犯了什么大罪,值得这样倒霉?您能告诉我吗?

爱 在您未审察您对于我的心应该怎样要求以前,请您不必问我什么。我似乎对您冷淡。为什么?殿下,我的答案,让您自己去找吧。因为您须知:您的灵魂中的秘密已经给我猜中了不少;而且我相信您的灵魂是很高尚的,不至于强迫我去犯一种过失。请您自己想一想:该不该希望我做一个人不忠实的人?譬如您的心已经给了别人,您能再把它贡献给我,而不至于违反做人的道理吗?当我希望保全您的盛德,不让您有过失的时候,您能怪我拒绝您的要求吗?是的,殿下,这乃是一种过失;高尚的灵魂是以第一爱情为神圣的:我宁愿失了我的富贵,甚至于死亡,而不愿倾向于第二爱情。我因您有高尚的勇气与伟大的心胸,所以我十分钦佩您;但是,请您不要要求我所不该给您的东西,而且很忠实地对待您第一次所选中的人吧。您瞧:那女伯爵虽则知道您新有所恋,她仍旧在热烈地爱您哩。您瞧:她竟拒绝了最大的贡献,为的是一个负心的爱人——是的,殿下,您是一个负心的爱人。您瞧:她因爱您之故,竟慷慨地拒绝了做皇后的光荣!您看她为您而冒了多少的危险,您能不报答她那一颗心吗?

阿 唉!公主,请勿对我提及她的道德了!我这负心的,虽则抛弃了她,而念念不忘她的好处;如果我把我对她的感想告诉您,恐怕我对您也对不住了!是的,我的心竟敢怜悯她,她为爱情所束缚而挣扎,我不免为她而痛苦。我每逢在您这一方面稍有希望的时候,总不免为她叹气;我一念及她的苦恼,就不免愁惨地回顾我那第一爱情;我怪我不该受您的神圣的美貌所诱惑,于是我在最可爱的希望中又杂着些忏悔了。唉!既然不能完全告诉了您,我就都说了吧!我比忏悔还进了一步:

我曾经想要脱离了您的支配,解放了我的桎梏,仍旧把我这一颗心去归顺它那第一个胜利者。但是,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我的恒心终于敌不过这新兴的爱力,而被它破坏了。纵使我一生的都是不幸的,我也不能放弃您的爱情了。我一念及亲眼看见别人占领了您,我就恐怖到了极点,忍受不下。这照耀您的美貌的太阳将先照耀了我的尸体,然后照耀别人与您的婚礼!我分明晓得我对不住一个可爱的女伯爵,但是,公主,我的心是不是有罪的?您的美貌有了这样大的权威,还容许我的心灵有丝毫的自由吗?唉!就这一点说,我比她更可怜哩:她失了我,只算是失了一个负心郎,这种不幸还是可以自慰的;至于我呢,我失了您,就是失了一个可爱的美人,这是天下最大的不幸,怎教我的心中不受一切痛苦呢?

爱 您的痛苦乃是您甘心自惹的;其实我们的心都由我们做主。它固然有时候也显露了多少弱点;但是,我们的理智与心中的主宰……

第三出

出场人:嘉尔西爵士、爱而畏女爵士、阿尔风斯爵士(假称西尔佛爵士)。

嘉 公主,我很明白:我这一来,打断了你们的谈话,真是不巧得很。老实说,我料不到您有贵客来临。

爱 真的,西尔佛爵士的光临,我与您一样地没有预先料到。

嘉 是的,公主,您既然这样说,我相信您也没有知道西尔佛爵士到来。(向西尔佛爵士)但是,殿下,您这一来,我们不胜荣幸,您该预先通知我们啊。如果不是出于意料之外,我们该以殿下应受的敬礼献给殿下。

阿 殿下,您正在专心于用兵,如果我叨扰您,倒是我的不是了。大战士的高尚思想是不能迁就那些俗套的。

嘉 大战士非但不喜欢秘密,而且做事都喜欢人家看见。他们自从童年的时候,就知道以光荣为重;他们常常是昂着头去实行他们的计划的。他们既以高尚的情绪为依据,自然不肯降低了人格而做那些掩饰的行为了。您悄悄地进了这里来,于您的英雄气概不是有伤吗?您不怕大家都以为这种事不该是您这种人做的吗?

阿 我这一次秘密地到了这里来,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会责备我的品行。但是,王子,我知道:凡是应该光明正大地去做的事,我决不肯在暗地里做了的。如果我对您要干一件什么事,我决不会出您不意就做了的;您只须担保您一方面,至于我一方面呢,我一定预先通知您。——但是,现在让我们仍旧照常谈话,暂时不争论这一层吧。我们应该压抑着我们的意气,不要忘了我们目前该对谁说话才好。

爱 (向嘉尔西爵士)王子,您错了;他这一来……

嘉 唉!公主,您也不必助他争论了;既然您说您不知道他来,您索性不替他辩护,岂不装得像些?看您这样热心袒护他,似乎不很显得他这一来是出您意料之外的了。

爱 您要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吧。这是于我毫无关系的,值不得我与您争论是非。

嘉 请您索性把您这英雄式的傲性推广到了极点吧。毫无疑问的,您的心地完全显露了:您显然是鼓励他掩饰!您已经说出来了,就请不必再否认了吧。说坦白的的话吧!说呀,请您不再强制您自己。请您明白说出:您是被他的热情感动了,很乐于看见他的面,所以……

爱 好!如果我爱他,您能阻止我吗?您敢说您有权支配我的心吗?我必须受了您的命令,然后能决定爱谁吗?您须知,如果您以为您有权支配我的心,这就是您的自负心欺骗了您。我的灵魂太伟大了,人家询问我的情绪,我决不会隐瞒人家。我

且不对您说我是是否爱这位伯爵,但我可以告诉您,我十分敬重他。我很钦佩他那高尚的道德,他的道德的价值,依我看来,比您的心目中的一个公主的爱情的价值还更高些。他的热诚,与他对我所表现的种种殷勤,都使我的心灵十分感动。现在我为命运所支配,不能自由地将我本人去报答他;但是,我至少还有力量对他声明我永远不能属于您。请您放死了心吧。我的话已说出了,我就要实行我的话。既然您希望我说坦白的話,现在我算是剖心相示了,我的真情绪都陈列在您的眼前了。您满意了没有?您再想想看,还有什么怀疑的地方,需要我再替您说明?(向西尔佛爵士)但是,伯爵,如果您希望博取我的欢心,您须念及我需要您的武力援助;无论他这妒忌的人如何向您挑战,我总希望你们能合力攻击我们的叛贼。尽管他怎样生气,怎样说您,请您掩了耳朵不理他;这是我请求您的,望您能顺从我的意思才好。(出)

第四出

出场人:嘉尔西爵士、阿尔风斯爵士(假称西尔佛爵士)。

嘉 一切都向您笑了!在这机会之下,您的灵魂该是为我的羞惭而庆幸了!您看见人家明白地承认敬重您,这是您对于情敌战胜了,您该觉得多么快乐啊!但是,还有喜中之喜,就是能使情敌亲眼看见您得了这种快乐。我的希望被拒绝,就可以证明您的爱情得了胜利了。请您尽量地玩味这种难得的幸福吧!但是,您须知,事情并没有到了止境!我的怒气不是没有理由的;也许将来您可以看见许多事情发生呢。一个人绝望了之后,什么事情做不来?而且绝望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虽则这负心的公主为着报答您的爱情起见,已经说过永远不属于我的话;但是,我一生起气来,也晓得设法使她不属于您啊。

阿 我并不怕您妨碍我。将来我们看是谁空希望了一场。我们每人都可以由人格上的价值去表现,或保护我们的光荣,或报复我们的不幸。但是,无论是怎样镇静的人,遇了情敌,说起话来,总不免倾向于酸辣的语气;我不希望这种谈话使我与您的心都太兴奋了。王子,请您让我告退,省得大家在这里忍着一肚子的气吧。

嘉 不,不,请您不要怕,我决不会迫您在这里违犯了公主刚才的命令。伯爵,我这样生气,适足以使您自负;但是,我无论抱愤到了什么地步,我知道这时还不是发泄怒气的时候。这地方是开放的,您尽可以自由出去。去吧,把您的甜蜜的光荣带走吧。但是,您须知,除非我的头断了,否则您不会完成您的胜利的!

阿 等到时间来临的时候,命运与战功就可以解决我们的争端了。

第四幕

第一出

出场人：爱而畏女爵士、阿尔怀爵士。

爱 阿尔怀爵士，请您回去吧，不必希望劝我忘了这一次的侮辱了。我的心中受了伤，是没法子医治的；如果人家努力设法医治它，适足以增加它的伤势。他以向我表示他那种虚伪的敬意，就能使我让步了吗？不行，不行，他已经惹我太生气了。您虽则到这里来替他表示忏悔，也决不会得我宽恕的。

怀 公主，他真可怜。天下的人，做错了事而忏悔的，要算他忏悔得最厉害了；如果您看见他痛苦到了那地步，您总不免感动而原谅他的。我们知道：在王子这年纪，他应该顺从他的灵魂的第一倾向；他正在血气很盛的时候，热情发作，就不让他有遇事三思的余地了。罗伯爵士得到了虚伪的报告，就供给他的主人误会的资料。人们散布了谣言，说那伯爵偷进这禁地里来，是您所默许了的。王子听信了这一种谣言，又为爱情所驱使，遂致大闹了一场。但是，现在他已经觉悟，知道您是无辜的了；他辞退了罗伯爵士，显然足以证明他十分忏悔以前不该那样闹了。

爱 唉！他忽然又相信我是无辜的，未免太快了，连他自己也还不能十分担保呢。请您告诉他，说我劝他把一切都仔细思量过，不必匆忙，恐怕又弄错了。

怀 公主,他很知道……

爱 但是,阿尔怀爵士,这是令我生厌的话,请您不再说下去吧。您这一说,引起了我一种痛苦,这一种痛苦又在我的心中惹起了更大的痛苦。是的,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又得了一种很不幸的消息。听说那高贵的女伯爵已经死了,我的心中十分伤感,所以无心再念及别的事情了。

怀 公主,这尽可以是一个靠不住的消息;但是,如果我这样就回去,真算是把一个最惨的消息带回去给王子了。

爱 他无论因此而痛苦到了什么地步,还不足以抵当我的过失哩。(阿尔怀爵士出)

第二出

出场人:爱而畏女爵士、伊利思。

思 公主,我等他走了之后才告诉您:您听了我的话,就会放心的,因为刚才您得了伊涅斯女爵士的坏消息而伤心,此刻您却可以明白真相了。有一个不愿通姓名的男子特为这个消息而来,他先使他的一个人来求见公主。

爱 伊利思,我必须见他,请他快进来吧。

思 但是,他只希望您独自一人见他,所以他的使者替他请求与您单独会面。

爱 好吧,我们就单独会面吧!让我去下命令,同时请您费心去把他领到这里来。唉!我的心急得很!命运之神啊!人家带来给我的,是快乐呢,还是痛苦呢?(出)

第三出

出场人:彼得爵士、伊利思。

思 哪里……

彼 小姐,如果您找我,我在这里。

思 您的主人在什么地方？

彼 他在很近的地方；我就请他进来，好不好？

思 就请他进来吧，公主急于见他呢。您告诉他：没有别人能看见他的。（彼得爵士出）我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神秘。他为什么要提防得这样周密呢？……呃！他已经到了！

第四出

出场人：伊涅斯女爵士（假扮一个男子）、伊利思。

思 先生，为着接见您，我们已经……呀！我看见什么了？唉！女伯爵，我的眼睛……

伊 嘘！伊利思，请您不要露泄了我的事，让我在这里平安地休息吧。我已假说我死了，因此那一班暴徒都不能再下毒手——连我的亲属们也是暴徒！我这一死，就避免了那可怕的婚姻；否则我会因此真的死了！我现在已经改了装，又散布了我死亡的谣言，我就该向一切人们都守秘密；否则暴徒们还能到这里来处治我的私逃，而我就避免不了灾害了。

思 幸亏我只一人在这里，否则我当着众人这样惊讶，岂不泄露了您的事情？但是，请您赶快进这屋里，省得公主再嗟叹了！她一看见了您的容貌，就会心花怒放的。您将看见她独自一人：因为她自己也注意使您出入自由，不被一个人看见。

第五出

出场人：阿尔怀爵士、伊利思。

思 我看到的不是阿尔怀爵士吗？

怀 王子差我来求您帮助他。美丽的伊利思，如果您不允许与他谈话一会儿，他就没有生存的希望了。他的灵魂兴奋极了……呃！他自己来了。

第六出

出场人：嘉尔西爵士、阿尔怀爵士、伊利思。

嘉 唉！伊利思，请你可怜一下子我这极度的不幸吧！你看见我这一颗心受了非常的痛苦，还能坐视不救吗？

思 殿下，假使我的眼光与公主的眼光相同，我一定看不见您所受的痛苦；但是，因为天赋的气质不同，各人对于一切的眼光也不会相同的。不过，既然她小题大做，把您的妒性认为最可怕的魔鬼，因此她责备您，我也只好顺着她，不肯忤逆她的意思，使她生气。一个男子如果使他的性情凑合我们的性情，就算他懂得有用的方法；一百种义务也还比不上这一种适应作用，因为这么一来，就令人以为你们的两颗心所有的是同一的情绪了。意气相投，最能使男女双方联络，因为我们所最爱的莫若与我们相似的人。

嘉 我是知道的！但是，唉！残酷的命运不容许我实行我这正当的计划啊！我尽管怎样留心，总不免遇着这一个陷阱，连我也保不住我自己的心。这并不因为负心的公主当着我那情敌的面表示她十分爱他，又表示她不爱我，我很伤心，就该怪她；但是，我本来对她的情感太热烈了，忽然又听说他是她叫到这里来的，所以我非常觉得难堪，谁知她竟以此为埋怨我的口实。呃！如果她抛弃了我，就只能说是她负心。我这一来，虽则忏悔我不该责备她；但如果她仍不理我，那么，她对爱情不忠实，也是无庸讳言的。

思 殿下，请您不必忙于见她，且让她的怒气消了再说吧。

嘉 唉！如果你对我有感情，就该设法使我见她：这是她该允许我的一种自由；我决不肯离开此地，除非她的藐视的心理……

思 王子，我请您缓些同她说吧。

嘉 不行，不行，你劝我也没有用处。

思 (背语)只有公主能赶他走;一句话就够了。(向嘉尔西爵士)
那么,殿下,请您等一等,让我同她说去。
嘉 请你告诉她:劝我冒犯她的那一个人已经被我驱逐了,罗伯爵士……

第七出

出场人:嘉尔西爵士、阿尔怀爵士。

嘉 (当伊利思把门半开的时候,他向门内望了一眼)唉!天啊!我看见什么了!我的眼睛亲自报告,我还该不相信吗?眼睛还不是忠实的证人吗?唉!我的心中的致命伤,已经到了可怕的极点了!这是宿命的打击,把我打倒了!我从前的瞎操心,原来竟是上天给我的预兆,预告我说这可怕的灾祸就要来了。

怀 殿下,您看见了什么,以致您这样激动呢?

嘉 我所看见的,乃是我的灵魂里所设想不到的一件事。天翻地覆,也还比不上这一件事令我吃惊。完了!……命运之神……我不能说……

怀 殿下,您须要镇静才好。

嘉 我看见了……报仇啊!唉!天啊!

怀 您忽然有了什么感触……?

嘉 阿尔怀爵士,事情是真确的了,我要死了!

怀 但是,什么事情能使……

嘉 呀!一切都坏了!我被,我被辜负,我被凶杀了!一个男子……我在未告诉你以前,怕不气死了!一个男子竟在那负心的爱而畏的怀里!

怀 呀!殿下!公主是很有道德的,甚至……

嘉 呀!阿尔怀爵士,这是我亲眼看见的,请你不再辩驳我吧。我这一双眼睛已经证明了她的卑鄙的行为,你何苦还维护她的

名誉呢？

怀 殿下,当我们的情感热烈的时候,往往把一件哄人的事误认为真的;又往往把极清洁的灵魂认为……

嘉 阿尔怀爵士,请你不要管我吧。在这情形之下,我很讨厌人家向我进忠告;现在我只能信从我的情感的劝告罢了。

怀 (背语)看他的势子这样凶,我不该再驳他了。

嘉 唉!我为此事,是多么伤心啊!但是,让我先看是谁,然后我亲手惩戒……呃!她来了!我的怒气啊,你能自制吗?

第八出

出场人:爱而畏女爵士、嘉尔西爵士、阿尔怀爵士。

爱 好!您想要怎么样?尽管您的胆子怎样大,您已经欺负了我,还敢存着什么希望吗?您竟敢再来见我吗?您还有什么言语是我所应该听的?

嘉 是的,我要说您为人这样不忠实,竟能做出了一切可鄙的事情,是别人所做不到的。命运之神与魔鬼,以及盛怒的上天,都比不上您做事来得更凶哩。

爱 呀!真的,我料您这一来,为的是因之前冒犯于我而特来道歉的;但是,依我现在看来,竟是另一种语气了。

嘉 是的,是的,是另一种语气!您料不到我会发现那无赖在您的怀里;偶然房门半开,我就看见了您的羞耻,同时我也发现了我的损失。是那幸福的情人回来呢,还是另有我所不认识的一个情敌到来呢?天啊!请您赐给我充分的力量来忍受这厉害的痛苦吧!呀!对了!您让您满面通红吧:您做了负心的事,现在您的假面具被揭穿了。也怪不得我担心,原来并非无故;我常常猜疑您,您认为是可恨的,然而刚才我竟亲眼看见我所寻找的不幸了。您尽管小心,用手段来对我掩饰,我的命运之神早就把我所应该顾虑的事情告诉我了。但是,您不要

以为我只会受您欺负,不会报仇。我知道:恋爱是不能勉强的,爱情生灭都是自由而无所系属的。强力决不足以攻心;一个人要爱谁就爱谁,别人是不能干涉的;所以假使您早就对我说了老实话,我决没有埋怨您的理由;这么一来,令我放死了心,只能埋怨命运而已。但是,您偏要哄我一场,使我满心欢喜,这就成了不忠实的行为,负心的举动,是值得大大的报应的,所以我就有恨您的权利了。是的,是的,您这样欺负了我,再也不必希望什么了;我是不由自主的了,我的怒气冲天了!您处处辜负我,使我到了这悲惨的情境,我非拼命地替我的爱情报仇不可。我要为我的怒气而牺牲一切,我要以我的生命结束我的绝望。

爱 我算是安静地听您说了吧? 此刻轮着我自由地说话了,是不是?

嘉 尽管您善于掩饰,说出了一篇大道理……

爱 如果您还有什么言语要对我说的,尽可以再说下去,我是预备恭听的;如果没有呢,就请您安静地听我说两三分钟,好不好?

嘉 好! 我就听您说吧。天啊! 我如何能忍耐啊!

爱 我镇压着我的怒气,想要平心静气地答复您这一大篇充满了怒气的言语。

嘉 这因为您分明晓得……

爱 呀! 我已经静听您尽量地说完了您的话,您也该同样地对待我啊。我觉得我的命运真奇怪,天下再没有比这个更不可解、更难设想的事了! 我看见我有一个爱人,他常常不惮烦,只管用尽一切的方法来虐待我;他的嘴里尽量说爱我,他的心里却丝毫不尊重我的人格;虽说您爱我的容貌,您的心里从未念及我是什么门第的女儿,而且您当遇着可疑的事迹的时候,从来不曾辩护过我的无辜。是的,我晓得……(嘉尔西爵士作忍不住要说话的样子)呀! 您千万不要打断了我的话头! 我晓得

我的命运坏到了这地步：您是我的爱人，您说您爱我，您就应该以为全世界怀疑我的人格的时候，您还愿意担保我的人格，而与全世界作对；然而不然，您竟是我的人格的大仇敌！在您恋爱的时候，不曾错过一次猜疑我的机会；猜疑还不算数，您又大闹特闹，必使爱情受了损伤为止。凡是真正的爱人，他怕冒犯他所爱的人，甚于怕死；他偶然遇着了可疑的情节，先悄悄地叹息，然后设法打破他的疑团，同时还顾全别人的人格。至于您呢，您一猜疑起来，就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只是发怒、辱骂、威吓。但是，今天我打算闭了眼睛，看不见您的一切可恨的地方；您虽则又侮辱了我一次，我还指示您一条自新之路。——刚才我受了您的气，完全为的是您偶然看见了一件事。您的心灵似乎因此受了感动，假使我否认您所亲眼看见的东西，那就是我的不是了。

嘉 难道还不是……

爱 请您再留心听我说两句，您就晓得我所决定的主意了。我们二人的命运，在这一会儿就可以决定了：现在您好像立马悬崖，只因一念之差，尽可以坠入深渊；如果主意打得好，却反得到幸福。王子，如果您不管您刚才看见的是什么人，只一味信任我的人格，除了以我的话为证据之外，您不再找别的证据，于是您恍然觉悟了您的谬误；又如果是仅凭我的话就盲目地相信我是无辜，因此您就祛除了您心中一切的疑猜；那么，这一则显得您服从我，二则显得您尊重我的人格，您过去的一切罪恶，我都可以忘了。从前我盛怒时所说的一切排斥您的话，现在都可以收回。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可以自由选择一个男子而不至于辱没我的家声，那么，因为您能尊重我，我以人格担保，将来一定爱您，嫁您。——但是，请您更留心听我下面的话：如果您不高兴依照我这一个提议，如果您不能完全牺牲了您的妒忌心，如果我以我的家声与人格担保还不足以博取

您的信任,一定要我找出一个真凭实据,然后能消灭了您的疑团,保存了我的名誉,那么,我也甘心这样做,做到您心满意足为止;但是,只有一个条件:我要您先声明与我脱离,永远不再希望我爱您。我呢,我请全能的上帝为证人:无论将来命运之神怎样命令我,我宁愿死,不愿归属于您。——话是说完了,现在请您在两条路当中选择一条您所喜欢走的路,您试仔细考虑考虑吧^{〔一〕}。

嘉 天啊!谁也比不上您会掩饰,谁也比不上您这样不忠实!地狱中的囚犯也研究不出这样一个残酷的办法来,使人难于选择!唉!负心的公主,您晓得利用我的大弱点,因为我热烈地爱您,您就顺势拿些难题来捉弄我!您的事情被我发觉了,没有什么可以原谅的,于是假说宽恕我的罪过,省得我再质问您!您想要假意温存,以缓和我的愤怒;您嘴里说要我选择一个办法,心里却希望因此我就不再报复您那心上人。是的,您用这诡计,无非希望我转移了眼光,不再要您解释那一件丧失人格的事情。您既假装无辜,所以要在某一些条件之下才肯向我说明一切;您以为我从前很热烈地希望得到您,决不轻易放弃了的。但是,您如果这样打主意,您就错了。是的,是的,我偏要看您有什么可以替您辩护,看您怎样昭雪您的沉冤,看您怎样能够责备我这一场大闹!

爱 您须知,您择定了这办法之后,就算立了约;此后爱而畏女爵士的心永远不是您的了。

嘉 好吧,我一切都承认了。我既已到了这境地,也不愿再希望什

〔一〕这种选择法乃是很残酷的,真是出于嘉尔西爵士的意料之外!当他责备她的时候,她偏说愿意爱他;她一切都承认了,却要他一切都不信。这一个境地乃是最紧张的,布置得最好的。假使妒性是可医的,这种霸道的医法该已把他医好了。莫里哀之所以编这一部剧本,就专为的是这一出。其境地虽则紧张,而其用意则颇滑稽,所以与莫里哀的脾胃相合。这是模仿意大利的戏剧的,本出的原文附于本剧之后,以资比较。

么了。

爱 您这样大闹,将来您会后悔的。

嘉 不,不,这些言语都是无用的;倒反是我要告诉您:将来会有另一个人后悔的;当我立志报仇的时候,我那仇人——无论是谁——决不能从我手里逃了他的性命的。

爱 (向伊利思)唉!何苦再忍耐呢!我既然伤了心,就不必这样傻,仍旧厚待他了。既然他心情是反复无常的,我就由他去吧!他要灭亡,我能教他不灭亡吗?伊利思……(向嘉尔西爵士)您想强迫我同您大闹,但是,等一会儿您就知道不该这样侮辱我了。

第九出

出场人:爱而畏女爵士、嘉尔西爵士、伊利思、阿尔怀爵士。

爱 (向伊利思)你去请我所爱的那人出来……去吧,去吧,您说这是我的要求。

嘉 而且……

爱 等着吧,您会满意的。

思 (临出时背语)这大约又是他的妒性重新发作了。

爱 请您注意:我这种高贵的人,发起怒了,就能很自负地坚持到底的;此后您千万要回忆起:您要解释您的疑团,是费了不小的代价的啊!

第十出

出场人:爱而畏女爵士、嘉尔西爵士、伊涅斯女爵士(假扮一个男子)、伊利思、阿尔怀爵士。

爱 (指伊涅斯女爵士给嘉尔西爵士看)谢天谢地!幸亏她这一来,才引起了您的猜疑,给予我许多好处!请您仔细看一看这人的耳目口鼻,是不是伊涅斯女爵士呢?

嘉 呀！天啊！

爱 如果您因为盛怒之下，连视觉也模糊了，那么，这里有的是好几双眼睛，您可以问一问他们。难道还让您有怀疑的余地吗？她因为受不了暴徒们的虐待，所以须要假称身死；她又改了男装，令人更不知她还生存在人间。（向伊涅斯女爵士）请您原谅我：我不能不露泄了您的秘密，辜负了您的期望；我刚才被他迫得很紧，以致我的一切行为都失了自由；他怀疑我的人格，我不能不时时刻刻为自己辩护。——这妒忌的王子，他偶然看见了我们亲热地拥抱着，于是辱骂了我不少的言语。是的，这就是他盛怒的原因，是我的耻辱的铁证了！（向嘉尔西爵士）好！您这绝对专制的爱人，希望事情明白，现在已经明白了，您应该快乐了。但是，您须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这一次对于我的人格绝大侮辱；假使将来我忘了我的誓言，仍旧决心接受您的爱，那么，上天就要给我最大的惩戒，天雷就把我的头打得粉碎！——走吧，我们走吧，这地方给这盛怒的魔鬼的眼睛看过就看脏了，我们不该在此地停留了；我们应该逃避，恐怕他愤怒到了疯狂的时候还会伤损了我们。走吧！我们只希望不久就完全脱离他的掌握就好了。

伊 殿下，因为您怀疑得不合理，在盛怒之下，竟侮辱了最有道德的人了。

爱而畏女爵士、伊涅斯女爵士、伊利思皆出。

第十一出

出场人：嘉尔西爵士、阿尔怀爵士。

嘉 唉！这事明白了之后，我不再误会了；然而我觉得周围起了甚深的恐怖：我的灵魂沮丧，只剩有一个忏悔的对象，这就是我的致命伤。呀！阿尔怀爵士，现在我知道您的话有道理了。但是，地狱的魔鬼已经把毒药灌入我的心里；为命运所驱使，

我竟与我自己为仇。现在我因为爱情热烈过度,成了可恨的爱情;人家既然恨我了,我的爱情尽管是天下第一热烈的,又有什么用处?我侮辱了我所爱的美人,我就该替她报仇,但报仇就只有死之一法。那么,今日我该信从哪一种的劝告呢?唉!我所以生存于世,为的是我的对象,而现在我已经失了我的对象了!我天天希望她爱我;现在要我牺牲了这希望,我宁愿牺牲了我的性命还好些!

怀 殿下……

嘉 不,阿尔怀爵士,我是必须死的:没有理由阻止我,也没有人能劝止我。不过,当我要死的时候,必须趁此机会为公主立下一个大大的功劳;我有了这高尚的志愿,就想要一个光荣的方法去死。我要轰轰烈烈地干一场,表示我对她的忠诚;等到我为她而死之后,她会后悔起来。她虽则泄了她的怨恨,同时她也不能不说一声:“他实在因为爱情太热烈了,然后冒犯了我!”我必须亲手杀了那死有余辜的莫尔嘉。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使我比加斯第的军队先到;我从我的情敌方面夺了这莫大的光荣,就算死无余憾了。

怀 殿下,这样的一场大功劳,一定能补赎您的过失了。但是,冒险……

嘉 这是我的天职;我必须以这高尚的行为来补救我的绝望啊^{〔一〕}!

〔一〕在意大利原剧里,罗特里克要自杀,德弥儿可怜他绝望,就宽恕了他。此处嘉尔西爵士却要以死立功,这乃是莫里哀自出心裁的。第五幕就完全是莫里哀自创的作品。

第五幕

第一出

出场人：阿尔怀爵士、伊利思。

怀 唉！这真是意外的可叹的一件事！他本来决定了这一个高尚的计划：他打算以绝望拼命的精神去杀莫尔嘉。他希望以这战功去取得公主的原谅，同时也避免与情敌分功的耻辱。然而他刚离开了这里，就得了一个坏消息：原来他不曾占了先，他的情敌已先杀了莫里嘉，夺了他所期望的光荣。阿尔风斯爵士坐享这一场大功的恩惠，马上就要回国来；他又依照西尔佛爵士的意思，到这里来迎接他的姊姊。还有一个令人难信的消息：据说阿尔风斯爵士因为感激西尔佛爵士助他登基之恩，打算把他的姊姊嫁给他。

思 是的，爱而畏女爵士也知道了这些消息，那路易老爵士也承认实有此事，他说现在烈昂全国等候阿尔风斯爵士与公主归国；又说她该从她的兄弟的手里接受一个丈夫。他虽则没有说出名字来，听他的语气，我们很容易懂得是西尔佛爵士。

怀 王子受了这一打击……

思 当然是很难堪啦。我看他那提心吊胆的样子，实在可怜。但是，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他虽屡次冒犯过她，她的心里仍旧爱他。譬如这一次大功告成，人人都兴高采烈，而公主似乎并不以她的弟弟归国为满足，也不很满意于那一封信；但是……

第二出

出场人：爱而畏女爵士、伊涅斯女爵士（假扮一个男子）、伊利思、阿尔怀爵士。

爱 阿尔怀爵士，烦您去请王子到这里来。（阿尔怀爵士出）女伯爵，请您允许我在您的跟前对他说起这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我现在对于他，已经没有丝毫恨意，请您不要责备我转变得这样快。他的意外的不幸实在能使我不再恨他；纵使我不恨他，他已经够可怜了。上天这样磨折他，正合我的心愿。当他冒犯我的人格的时候，我发誓永远不归属于他；但是，当我看见命运之神替我报了仇之后，我又觉得我对他的爱情未免太苛待了。他对于我，一切进行都不顺利，适足以使我忘了他的冒犯，反而钟情于他。是的，他经过这几次大失败之后，我觉得我的仇早已报之有余了。现在我起了慈悲之心，要设法安慰这一个不幸的爱人；我相信他从前那样热烈地爱我，总值得我现在表同情吧。

伊 公主，我们都看见他能使您感动，谁敢说您不该钟情于他呢？他为您而做了的事……呃！他来了。看他的脸色黯淡，可见他经过这次意外的不幸，所受的痛苦不小了。

第三出

出场人：嘉尔西爵士、爱而畏女爵士、伊涅斯女爵士（假扮一个男子）、伊利思。

嘉 公主，我有何面目上前见您呢？您最不喜欢看见我，而我竟敢……

爱 王子，请您不必再提及我恨您的话了。您的命运已经使我的心转变了；它把您弄到了这悲惨的境地，我的怒气全消了，我们二人之间已经恢复和平了。是的，虽则您这样恋爱，值得上

天发怒而惩戒您；虽则您因多疑之故，冒犯我的尊严，有许多地方实在太可恶；但是，我承认我可怜您的不幸，甚至于为了我们胜利而伤心。我深恨人家立了大功，竟要我的心为他而牺牲；我宁愿恢复从前的情况，因为那时节仅有我的誓言间隔着我们罢了。但是，您须知，我们的命运往往是与民众的利害有关系的：支配我的婚姻的人，虽说是我的兄弟，同时也是我的国王。王子，请您也像我一般地对他让步吧，因为我这样门第的人，不能不服从君王的；如果您心里觉得痛苦，就请相信我也分担您的痛苦，使您自己的痛苦可以减轻些。请您在此地切勿利用您的权力；如果您因不幸而欲与命运相争持，那就是您的不是了。当我们知道敌不过命运的时候，我们预先服从它，倒反显得我们有伟大的勇气。所以我请您不要反抗命运，快为我所期待的兄弟而开了阿斯多克的城门吧！我这可怜的心已经决定服从他了；他既以为他有权支配我，我何苦反抗呢？但是，您须知，我的意志是被迫的；也许不像您的意想中那样甘心爱上了别人啊。

嘉 公主，人家预备给我一个大攻击，而您想要减轻我的痛苦，这真是人间少有的仁慈。其实您尽可以责任为辞，不必这样安慰我。到了这地步，我没有一句话可说了。我是值得命运之神降祸的；我知道，无论它使我怎样受罪，我再也没有呼冤的权利了。唉！在我这大不幸的景况里，我敢凭什么来埋怨您一声呢？我的爱情只晓得冒犯您，而且不止千百次；后来我决心以死赎罪，希望为您而立下一个功劳；然而我的命运偏不让我有幸福，以致我的情敌比我占了先。公主，从此以后，我不敢再希望什么了，人家预备给我一个打击，原是我自己活该。我眼看着恶运到来，而不敢把您的仁慈的助力去抵抗它。我在这极端不幸的时候，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在我自己的身上谋补救；换句话说就是顺着我的愿望，借死神之力以消灭我的

心中的悲哀。是的,阿尔风斯爵士快要到这里来了,我的情敌也要来了;他似乎要从烈昂飞到这里来,为的是领受杀贼的上奖。您放心,我虽则在这里颇有权威,但我决不肯利用我的权威去抵抗他。如果您允许我保留您,天下最勇的勇士我也敢与他挑战;但是,我已经做了许多惹您恨我的事,我就不该希望您还承认爱我;而且您的计划是正当的,我不愿意徒劳无功地给您一些障碍。是的,公主,我决不强迫您的情绪;我要让您的心灵自由,我愿为那幸福的胜利者而开阿斯多克的城门,甘心受残酷的命运支配我。(出)

第四出

出场人:爱而畏女爵士、伊涅斯女爵士(假扮一个男子)、伊利思。

爱 女爵士,请您不要以为我伤心的唯一原因在乎他的痛苦。如果您相信我特别为您的命运而伤感,又如果您相信我的友谊重于爱情,那么,您才是了解我的。我所以自叹不幸者,因上天震怒,把射我的箭移来射您:您的爱人辜负了您的好心,爱上了我的容貌,这是我所最痛心的。

伊 公主,在这一件事情里,您不该为我而埋怨上天。虽则我的容貌不足以动人,使我有被人遗弃的命运,但我有可以自慰者,因为我所爱的人不落在别人的手,而落在您的手。因为您长得实在比我美,他变了心来爱您,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我所以为他没有恒心而叹息者,并非为的是我,而为的是担心于您的前途。现在我为您而悲伤,深怪我自己没有价值,不能挽回他的心,以致他阻碍了您的幸福。

爱 您倒应该深怪您守着秘密,不曾让我了解你们二人的心。假使我早知道了您爱他,也许现在省得闹成这个模样了;我尽可以在起初的时候就对他冷淡,使他不敢对您变卦,也许他早已

回心转意……

伊 公主,他来了。

爱 您可以停留在这里,他不会认得是您的。请您不要走,试看我在这种痛苦的境地对他怎样说。

伊 我知道,在这情形之下,别人一定逃走的;但是我却愿意不走。

爱 如果上天保佑我的话,他虽在得意的时候,决不会让他说话使您难堪的。

第五出

出场人:阿尔风斯爵士(假称西尔佛爵士)、爱而畏女爵士、伊涅斯女爵士(假扮一个男子)、伊利思。

爱 殿下,在您未说话以前,我恳切地请求您先听我说两句。我们早已听说您忽然得了战功,名誉传遍了全国;我与众人一般地钦佩您能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得了这惊人的胜利,而挽回我们的命运。我分明晓得,这种恩德是感激不尽的;您能使我的兄弟复登先父的御座,这种不朽的功绩,真值得我们把世上的一切来报酬您。但是,无论我的兄弟打算怎样报您的恩,仍请您利用您的优势来做一个慷慨的人;殿下,我希望您不让您的功劳来把我勉强上了枷锁。您分明知道我的意向,而且我拒绝的理由很正当,请您不要固执地希望压服了我。等一会儿我可以见到我的兄弟了,我希望不要让他做一个专制的君王,先从我本人专制起。在这情况之下,他尽可用别的代价来报酬您的勇烈,因为烈昂全国有的是贵重的东西。如果勉强用一个不愿意的女子来报答您的丰功伟绩,这种报酬未免太没有价值了。一个人如果用强力去取得他所爱的女子,他自己会不会觉得满意呢?这是一种可悲的利益;高尚的爱人,在这情形之下,决不会觉得幸福的。我们因为门第特殊之故,有服从君王之义务;然而高尚的爱人也决不肯利用君王的权力来支

配我们的心灵；他对于他所爱的女子，永远是忠诚的，决不肯牺牲了她的幸福以期造成自己的幸福。这并非因为我预备保留这一颗心给别人，然后拒绝您；殿下，我敢以人格担保，没有一个人能有权支配我的；我要找一个神圣的地方去隐居，别人也一样地不能追求我……

阿 公主，您的话说得太长了；其实您如果不肯深信谣言，我只两句话就可以使您安心了。我知道，人们到处都散布了谣言，说那暴君是我杀了的；其实是全国的民众受了路易爵士的激劝，立了这样的功劳，因此人家就误以为是我的功劳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谣言呢？这因为路易爵士要达到他的目的，所以定下一个有用的计策，假说我由我的徒党扶助着，就夺得了城池。他用这一个假消息激动了民众的爱国心，使民众更急于致暴君于死地。路易爵士又忠诚又谨慎，一切都指挥得很好，这一切都是他差了一个心腹来告诉我的。同时，他又使我知道了一个秘密，我想您知道了这秘密之后，一定会像我一般地惊讶的。您所等候的是您的一个兄弟，烈昂所等候的是它的真主。此刻他就在您的眼前了！是的，我就是阿尔风斯爵士；我的生命之保存，与我之所以冒充加斯第的王子，这都是因路易爵士与我们的先王的友谊所致。路易爵士保存有一切的证据，他要向全世界披露这些真相。——现在我的心中却另有一种苦恼。这种苦恼并非因您而起：并非因此事露泄后妨碍了我的爱情，也非因我的心坎中有一个兄弟与一个爱人打仗。这是自然的支配，我绝对不会发生怨言。我从前虽则爱过，现在知道我们有自然的血统联络着，也就不需男女间的爱情了。现在我只该念及我的第一爱情，伊涅斯对我那样厚待，那样恩爱，我该设法报答她。但是，她现在生死未卜，连我也觉得难堪。如果人家所说的话是真的，哪怕烈昂的民众欢迎我，先王的御座等候我，也是徒然！王冠并不能使我满意，除非我能把

它戴在她的头上；因为上天为她才生了我，所以我要补赎我对于她的高尚的道德的冒犯。公主，我只能希望在您这里打听出她的消息；请您告诉我吧，请您索性促成我的绝望，否则给予我一生的幸福吧。

爱 我这样迟迟地答复您，请您不要觉得奇怪；殿下，这些消息实在使我不知如何是好了。伊涅斯女爵士是死是活，我不能告诉您；但是，这一位骑士恰是她的心腹，您一定可以从他的口里得到许多消息的。

阿（认得是伊涅斯爵士）呀！女伯爵，正在我十分苦恼的时候，在这里再见您这天仙般的美貌，我是感觉多么地甜蜜啊！但是，您呢？您再看见这没有恒心的爱人，他的罪过……

伊 唉！请您不要得罪我，不要说我所爱的一个男子是一个没有恒心的人。我不愿有这念头；您请我原谅，适足以使我不满意。关于公主方面的，没有一件事算是冒犯了我；她有这样高的价值，能使您热烈地爱她，这也难怪，所以我早已原谅您了。您对于她为多情，对于我为无罪。您须知，我是有高贵的自负心的，如果我以为您有罪，那么，无论如何您也不能挽回我鄙弃您的心理，您尽管忏悔，尽管利用最高的权威，也不能使我的心忘掉您的侮辱的。

爱 我的好弟弟——请您允许我用这甜蜜的称呼——你使得你的姊姊今天是多么快乐啊！我喜欢你的选择；我敬谢上帝，使你能报答这样纯洁的一个爱人！在我所爱的两个高尚的人当中……

第六出

出场人：嘉尔西爵士、爱而畏女爵士、伊涅斯女爵士（假扮一个男子）、阿尔风斯爵士（假称西尔佛爵士）、伊利思。

嘉 公主，请您暂时掩饰着您的快乐，让我以为您是被义务所迫

的,我死也甘心。我知道您对于婚姻是自由的,您所喜欢做的事,我并没有意思强迫您不做;您的命令可以使我失了一切的权威,您不是看得很明白吗?但是,我承认给您听:您这样快乐起来,使我打定了的主意忽然动摇了;我看了这现象,使我的心又兴奋起来,我生怕不能自主。固然,我深愿永远敬重您,服从您;如果我违反了您的命令,我自己也要惩戒我自己的。是的,您已经吩咐我的灵魂,叫它忍受痛苦,不许发作;这命令在我的心中很占势力,我宁愿死,不肯不遵从。但是,我再说一句,我看见您如此快乐,又使我经历一种极难堪的试验;在此情况之下,最和平的心灵也难压止情感的冲动。公主,请您不要让我受这最残酷的痛苦吧;请您可怜我,先压制您几分钟的快乐吧。无论我的情敌怎样能使您快乐,请您不要让我在旁边看见,做一个可怜的见证者!一个爱人不幸到了我这地步,我想也还可以要求您这小小的恩惠啊。公主,我并不不要很久,等一会儿我就离开此地,您就可以满足您的爱情了。我要到一个含辛茹苦的地方去,只凭道路传说得知您的婚期罢了。公主,我用不着参观您的婚礼;不看,已经够断送我的生命了!

伊 殿下,请您容许我责备您不该埋怨公主。公主对于您的痛苦,已经很表同情了;现在您虽看见她快乐,但您不该这样埋怨,因为她的快乐恰是对于您有好处的。她此刻正在玩味着您所希望的一种幸福,原来您的情敌就是她的兄弟;这就是人家常道及的阿尔风斯爵士,他的秘密刚才已经披露了。

阿 殿下,我敬谢上帝,在这长期的痛苦之后,我的心竟能满足了它的希望,同时又不致伤及您的爱情;我能助成您的爱情,这与我自已遇了好命运是一样令我快乐的。

嘉 唉!殿下,您这样宽仁,真令我惭愧得很。您竟肯顺了我的最甜蜜的希望;我所怕的打击已经被上天免除了。在这情形之

下,别人处在我的地位,总该觉得幸福了。但是,这一种秘密的披露也适足以使我觉得对不住我所爱的人。人家给了我不少的教训,叫我不再存妒性,然而刚才我又猜疑起来!我的爱情是这样可恨的,我想我一辈子也不能希望幸福了。是的,人家有种理由可以恨我,我自己也觉得我不值得人家恕罪。无论命运之神贡献给我何等的幸福的机会,我觉得只有死才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爱 不,不,殿下,您的忏悔已经在我的心中唤起更甜蜜的情绪了。我不能坚持我的誓言了;您的埋怨、您的敬意、您的痛苦,都能使我感动。我到处看见的都是过度的爱情,您的毛病是值得怜悯的。殿下,我知道上天生人不能不使他有若干毛病,所以我们就不该求全责备。总之,一句话:妒忌也好,不妒忌也好,我的国王尽可以把我配给您,我不会觉得不满意的。

嘉 她这样承认给我过度的幸福。天啊,请你使我这一颗心有能力去承受这种快乐吧!

阿 殿下,我们从前的争持都是白费了的;我希望这一场婚姻能联络我们的心与我们的国家。但是,时间不早了,烈昂全国都欢迎我们了,让我们去满足他们的热望吧。凭着我们的武力合作,去对付那些暴徒,作最后的肃清吧。

剧终

附录：妒忌的王子^①（片段）

出场人：德弥儿、罗特里克

德 殿下，刚才您找我来，现在我来了。怎么！您一句话也不说吗？您不理我了吗？您是不是变了石头？您是不是一个石像？您是不是一块大理石做成的？您是多么冷酷啊！殿下，请您说话吧，否则我就要告退了，请您不要怪我。

罗 负心的，我能向您说些什么呢？如果我责备您那可耻的罪过，就等于增加了您的快乐；如果我埋怨您负心，就等于使您更能表示扬扬得意。不名誉的公主，您辱没了您的家声，您是一个学坏了的妻子，是一个不洁的爱人，是您自己的人格的仇敌；总之，您是罪恶所常伴随着的一个女人。您要我向您说些什么呢？

德 罗特里克，您这样辱骂了我许多言语，伤损及于我的人格，假使我听了还满不在乎，我就是个呆子了。是的，您的言语并不是不明显的；您把通奸、负心、失体面、犯罪……种种的头衔都加在我的身上了。您用这黝黑的色彩，画出来的并不是国王的女儿，也不是人们从来不敢污蔑的公主，也不是万分爱您的那一个德弥儿；这只是地狱里钻出来的一个魔鬼，是全世界的大污点，是……

① 西哥义尼原著，莫里哀的《嘉尔西爵士》之所本。

罗 怎么！您能否认……？

德 且慢，殿下！当您说话的时候，当您盛怒地辱骂我的时候，我不曾打断您的话头；现在轮着我说了。您还有话辱骂我吗？刚才辱骂的话还不够，那么，您还能加上一些什么言语呢？所以您该让我说话才是道理。我仍旧可怜您；虽则您不值得怜悯，然而我还不忍强烈地对付您。趁这时候，您该让我先说；不要让我的怒气越积越多，那时就更不好办了。是的，我很愿意向您表示您所知道的乃是一种谣言，您不该猜疑我。

罗 猜疑？

德 罗特里克，轮着我说话了。如果您有别的事情责备我，就请快说；否则请您等我说完了我的话之后，您再答复我吧。

罗 那么，您就说吧。

德 谢上帝！您所以发怒，是因为在我的卧房里看见了那少年的骑士赛利多罗爵士。说吧，这是不是唯一的原因？

罗 是的！您打算怎样向我解释？说他甚至于不敢看您吗？说他的爱情是很纯洁的，是柏拉图式的吗？您在卧房里接见他，完全为的是礼节的关系吗？说他是您的亲属吗？说您一时误会，就接见了是吗？说呀！您预备些什么谎话来替您伸冤呢？

德 什么！王子，您不能决定让我说完我的话吗？不，如果我照您所猜想的种种说法，就算冒犯了真理。恰恰相反，我想要增加您的疑心与您的怒气，供给您许多新证据，使您更相信我有罪。是的，我承认那骑士与我亲密地互相拥抱了多次。我又承认：假使不是您忍耐不住，突然就到了这里来，那么，我们早已一块儿躺在床上了。我又承认，我并不是误会的，恰因我与他十分相熟，然后我在我的卧房里接见他。我们并不是亲属的关系，而是最甜蜜的交情；我们的两颗心，是由一种最强烈的热诚联络着的。王子，您瞧，您所贡献给我的那些口实，我都不肯采用；恰恰相反……

罗 您以为……？

德 唉！王子，这话是我依照您的意思说的，而您不肯让我说完！——那么，请您说完您的话吧：您想要说什么？

罗 我想要说什么吗，负心的？您被我追究得没话辩护了，于是您索性承认有罪，希望这么一来，比较容易地得我恕罪。

德 恕罪？噯！谁来请您恕罪？犯罪的人才有罪可恕；至于无辜的人，还有什么罪可恕呢？——但是，我们回到刚才的话吧。请您答复我：依您看来，德弥儿是有罪的；但是，为什么您不先审问她，马上就把她认为一个不名誉的人呢？假使您审问了她的，她也许可以解释您的猜疑；她也许能满足您那正当的求知心，把您的妒性所依据的假相打破了。从前您也曾依据过那些很似乎真相的假相，发生了毫无理由的猜疑，因此您最近也受了一场大教训；您曾发过誓，要驱除了您心中的妒魔，甚至于不愿再信任您的眼睛。为什么现在您只遇了可以猜疑的第一机会，立刻开始声明我是一个罪人呢？唉！您所提出的那几种女人，我一听了她们的名称，已经够使我脸红了！您这样待人，实在是不可宽恕的。

罗 纵使我不肯信任我自己的眼睛，假装痴呆，安静地听您说，您又有什么话可以答复我呢？您能说赛利多罗爵士假借我的名义，您误信他是罗特里克爵士，所以您才接见他吗？您能把我所亲眼看见的事实归之于海市蜃楼的幻象吗？唉！德弥儿，您须知，这些谎话只能骗骗那些无知识的村夫俗子，决不能骗我们这些戴金冠的人。不，连您自己也不会这样呆，能受这样的谎话欺骗您；恰恰相反，您会负心，会犯罪，可见您只会骗人，决不会给人家骗了的。

德 好，我恰希望您这样对付我哩！您那盲目的妒性使您伤心，现在竟把您引到一个危崖之上了。您听我说：我只对您声明我是德弥儿，就可以证明我无罪，用不着别的证据。如果我说

谎,我的生命就在您的掌握里;请您致我于死地,而且永远贬落了我的声名;如果我是有罪的,受您这样处置也是活该。然而实际上我是无辜的——您本该相信我无辜——现在我决定了一个对付您的方法。您这样残酷地侮辱了我,我用这方法对付您,还嫌太轻呢。罗特里克,您听见我的话吗?……

罗 是的,我听见您的话。

德 如果我只凭着我的誓言来证明我无辜,您就满意了,那么,我愿意实行从前我答应过您的话,嫁给您做妻子。

罗 多么漂亮的提议!

德 且慢,殿下! 让我使您满意。是的,如果您愿意相信我,如果您绝对不怀疑我那以真相为根据的誓言,我随时都可以与您订婚。但是,如果您要我在形式上证明,要我拿出无辜的真凭实据来,我当然可以答应您,使您彻底明白为止,同时您却不能再希望我爱您;我甚至于请您忘了您曾经认识我,永远不再想起我这一个不幸的公主,因为我的道德与我的清白都不足以抵抗您的无理的攻击。是的! 虽则表面上我有了嫌疑,您也该根据我的言语而相信我的贞洁;否则您就等于把我认为不值得做您的妻子,就不能证明您还稍为尊重我的人格。殿下,赶快吧,快打定您的主意吧。我不愿意再做罪人,甚至于不愿意在您的眼中为有罪;虽则我知道您因热烈而变为盲目,但我也宁愿让盲目的人说我不干净。好,这一刻乃是命中注定的一刻:我的不幸要从此告终了。

罗 唉! 假使我的心不被残酷的痛苦所打伤,还能快活一下子,那么,您这可笑的提议一定会迫我大笑一场了! 怎么! 您以为我为热情所燃烧,又为您给我的婚姻的希望所引诱,我就非信任您不可吗? 亲眼看见的事情,也叫我不相信吗? 您以为我这样热烈地希望的东西,无论冒什么危险也不肯放弃吗? 不行! 德弥儿,您的计策决不能使我上当的。

德 殿下,我不愿意用激烈的言语来答复您这种无礼的话头;我分明晓得这样一个合理的提议乃是您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如果您拒绝我的提议,我另有方法对付您!

罗 您打算怎么办?说呀!

德 我打算怎么办吗?我要把我的无辜,与您的狂妄的污蔑,都让全朝廷的人明白;我要永远离开你;我把你看做我的人格之仇敌,看做最可恨的恶魔,您来时我就逃避;您所在的地方我就掉过头来不看;您所不在的地方却是我所最喜欢的。好吧,您赶快决定吧!纵使您不决定,我的主意也是一定不易的了。

罗 唉!您这样厚颜,这样大胆,竟敢向我提议用这种方法去证明您没有虚伪的心肠与罪恶的灵魂,真是出我意料之外了。

德 殿下,请您不必关心我,先关心您的事情吧。我质问您的事情,请您想想看该如何答复:如果我不能使您满意,我的生命,我的名誉,都由您一人支配;我决不会有怨言。请您立刻决定吧!

罗 请您稍为缓一点儿。我不能决定得这样快。

德 我呢,我这种威吓却是急不容缓的。喂!鲍第亚、狄里亚、德奥多!

罗 您打算怎么样?

德 我打算叫唤我的仆人们,让他们去找些证人来证明我无罪。然而您呢,殿下,您也该停留在这里,好教您不能怀疑我让那骑士逃走了。喂,狄里亚!

罗 公主,请您住口吧;我的主意决定了。

德 好,那么,就请说吧。您择定了哪一个方法?

罗 我要……

德 说下去呀!

罗 我要……我要您给我看您的无辜的证据。

德 谢上帝!但您不要以为我还保存着一点儿爱情给您,罗特里

克,您好好地想一想,将来您会后悔的。

罗 您答应了我的事,您不能实行,打算反悔吗? 唉! 不行,不行!

德 让我们瞧吧。自己惹来的不幸,是没有什么可怨的了! 伸手来!

罗 为什么?

德 握一握手,表示您愿意实行您的约言。

罗 手在这里了。

德 (握手)我向罗特里克约定:我要找证据来给他看,让他自己也承认我是无辜的。

罗 我呢……我该怎样与您约定?

德 既然我约定使您自己承认您冤枉了我,那么,您非但应该约定此后不再希望与我结婚,而且应该约定此后永远放弃了我的爱情,忘了我是曾经认识您的;此后您不再把眼睛望我,您也不敢说我再把眼睛望您……您不肯如此约定吗?

罗 是的……我与您如此约定了。

德 好,那么,德弥儿发誓履行她的约言。

罗 罗特里克也发誓遵守他的预约。

德 该是我先实行:这是马上就能办到的。喂,贝利吉多爵士,出来吧! 你不听见我叫你吗?

丈夫学堂

1661 年初次上演

[法]莫里哀 著

剧中人物

斯卡纳赖尔——亚里士德的弟弟,简称斯

亚里士德——斯卡纳赖尔的哥哥,简称亚

伊莎比萝——丽安诺的妹妹,简称伊

丽安诺——伊莎比萝的姐姐,简称丽

丽赛德——丽安诺的女仆,简称德

瓦赖尔——伊莎比萝的情人,简称瓦

爱嘉斯特——瓦赖尔的仆人,简称爱

一个警吏

一个公证人

地点

巴黎

致奥列安公爵——国王唯一的御弟

殿下：

在这里，我为法兰西所做的事真是太不相称了。我在这书的卷首放着这样伟大、这样高贵的一个名称^①，而书中所包含的却是天下最无价值的东西。无论是谁，看了这书，总会觉得这种搭配是很奇怪的；有些人要形容这不相称的状态，很可以譬喻说这是泥像上戴着一个珍珠钻石的王冠，又好像极美丽的大门，一进去却是很坏的小屋子。但是，殿下，我有一点是可以原谅的，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并没有容我选择的余地，我既侥幸得为殿下的人^②，我就绝对地应该把我自己做的第一部作品献给殿下^{〔一〕}。这不是我献给殿下的一种礼物，只是我对殿下尽了一种义务；而且，人们并不从礼物上去估定送礼的人的敬意。殿下，因此我就敢把这无价值的东西献给殿下，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如此做的。人们对于殿下，有许多光荣而合乎事实的颂扬语，我所以不敢加入于此书者，因为我怕这些伟大的颂词一来，相形见绌，更显得我所献的东西太无价值了。我先保守静默，等到将来有更适宜的地方，然后安放这样美丽

① 这书算是献给御弟的，所谓名称，就是御弟的名称。

② 当时莫里哀乃是御弟剧团的首领。

〔一〕《装腔作势的女子》是被人家抄了去发表的，然后莫里哀才付印。《幻想的捉奸》是由 Neufvellenaine 付印的，其余各剧则尚未付印。

的颂词。在这一封信里,我无非想要对全法国证明我的工作,又表示我不胜荣幸,能对殿下很驯服地说:我是殿下的很谦卑、很驯服、很忠诚的小臣,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莫里哀。

第一幕

第一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亚里士德。

斯 哥哥，我请您不要这样叨唠了；咱们俩谁喜欢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谁也不要干涉谁。您的年纪比我大，当然您也应该比我多懂些道理；但是，我并不打算接受您的那些指责。我只听凭我的兴趣的指挥，高兴怎样做就怎样做；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是很好的。

亚 但是人家都不赞成你这种生活方式。

斯 是的，哥哥，他们也跟您一样都是疯子。

亚 多谢！这是很甜蜜的恭维话！

斯 既然什么都得了解一下，我就索性问问您：那些大批评家们是怎样批评我的？

亚 他们都说你的脾气粗暴，不通人情；凡是社会上的娱乐事情，你都不喜欢。你的一切行为都很古怪，甚至穿衣服也不例外，从上到下，像个野蛮人。

斯 那么，我穿衣服是为别人而不是为我自己？我便应该依照时髦的样式，不能自由？您说这一套漂亮话，亚里士德我的老哥哥，——老实说，您的确比我差不多大二十岁，这虽不值得提起，但也不必隐瞒，——您说这一套漂亮话，是希望我受到您的感化，在这类问题上，拿您所提到的那些美少年做我的榜样

吗？他们戴的是很小的帽子，让风吹着他们那弱不禁风的脑筋；他们还戴着很厚的金黄色假发，几乎把面孔都遮住；他们穿着一件又窄又短的上衣，而领巾却长到肚脐上；他们的袖子很肥，吃饭时把酱油都沾在上面；他们的裤子虽然叫做短裤，可是宽得像女人的裙子；他们的鞋子上面结着许多彩带，很像那些脚上有毛的鸽子；他们有的是花边，每天早上把两只腿扎得一点也不自由，好像马系上了绊脚；这些文雅的先生们，走路来，两膝向外歪歪着，像风磨的两翼。您是要我学他们吗？如果我也打扮成那样，不用说，您也许就满意了，因为我看您也跟他们一样穿着那些可笑的东西啊！

亚 人生在世，应该顺从大众的习惯，不应该使人家特别注意你。太时髦或太守旧，都使别人觉得刺眼；所以明理的人们不但和众人说一样的言语，而且和众人穿一样的服装。咱们也不必十分矫揉造作，只顺其自然地随着大众习惯的改变而改变也就行了。我也不希望做一个专赶时髦的人，因为如果过分地追赶时髦，看见别人赛过了自己，就会觉得非常气愤。但是，无论你持什么理由，我总觉得咱们不应该固执己见，违反人人所遵守的习惯：假如大家都是疯子，我宁愿算作一个疯子，也不肯自作聪明，单单使自己一个人跟大家不一样。

斯 怪不得像您这样一个老头儿，为了让人相信不老，用黑色的假发掩盖住自己的灰白的真发。

亚 真奇怪！你怎么一会儿也忘不了当着我面说我老！我的衣服、我的娱乐，没有一样不挨你的指摘，竟好像是说，老人家只好等死，不该再有什么爱好；就好像老丑得还不够，连清洁和美观都不必讲求了。

斯 无论如何，我已经拿定了主意，决不改变我的服装。我要戴一顶不时髦的帽子，因为我的头戴起它来很方便，不受罪；我要穿一件够长够大的上衣，扣得好好的，免得我的肚子受凉，以

致消化不良。我要穿一条适合我的大腿的裤子；我还要学我那些聪明的祖先那样，穿一双不让我的脚受罪的鞋子。谁觉得我的服装不顺眼，谁闭上眼就是了！

第二出

出场人：丽安诺、伊莎比萝、丽赛德、亚里士德与斯卡纳赖尔。

后二人在台前低声谈话，其他的人没有看见他们。

丽 （向伊莎比萝）全有我承担，如果他要骂你的话。

德 （向伊莎比萝）老是关在屋子里，不许见人吗？

伊 他生成就是这样。

丽 妹妹，我真可怜你。

德 （向丽安诺）小姐，幸亏他的哥哥性情不跟他一样；您的命运真好，它使您落在一个明理的人的手里。

伊 今天还算好呢，也许是上帝保佑着我，他不曾把我关在屋子里，也不曾把我带走。

德 老实说，让他围着他那双层领圈^①去找魔鬼去吧，而且……

斯 （被丽赛德撞了一下）你们到哪里去，可以告诉我吗？

丽 我们还不晓得到哪里去。今天天气这么好，我叫我妹妹出来呼吸一下好空气，而……

斯 （向丽安诺）您呢，您喜欢到什么地方都行。（指着丽赛德）你们俩在一起，尽可以飞跑。（向伊莎比萝）但是你呢，我不许你出去。

亚 噯！弟弟，你让她们出去消遣消遣吧。

斯 哥哥，对不起，可别这么说。

亚 少年人需要……

斯 少年人是傻瓜；有时候，老年人也是傻瓜。

① 法国古代的装束，颈上围着双层披肩似的领子，后来改为系领带。但 17 世纪，有些老人还喜爱这种装束。

亚 你以为她和丽安诺在一块儿不妥当吗？

斯 不是的。但是，我以为她和我在一块儿更妥当些。

亚 但是……

斯 但是她的行动应当受我的支配，我知道她的行为不是和我没有关系的。

亚 她的姐姐的行为，不是一样地和我有关系吗？

斯 天啊，各有各的理由，高兴怎样做都行！她们是两个孤儿，她们的父亲是咱们的朋友，临终时嘱托咱们监督她们的行动。将来咱们可以自己娶她们为妻；如果咱们不要的话，也可以把她们嫁给别人。他立下了遗嘱，允许咱们，从她们的童年起，就可以对她们行使父权和夫权。您担任教育姐姐，我担任教育妹妹；您尽可以凭着您的主意去管束您那一个，至于我呢，请也让我凭着我的主意来管束我这一个。

亚 我似乎觉得……

斯 我老实对您说，我也似乎觉得我对于这件事的主张是不错的。您让您那一个天天浓妆艳服，随意出门，我不反对；您让她有跟班和女仆，我也很赞成；您让她游手好闲，东跑西颠，去招惹那些狂蜂浪蝶，我也十分满意。但是，我要我这一个按照我的理想做人，而不能按照她的理想。我要她穿那些很朴素的衣服；除非遇着好日子，否则不许她穿过于鲜艳的服装。我要她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循规蹈矩地料理一切家务，有工夫的时候替我补一补衬衫，或者给我打几双袜子；我要她掩着耳朵不听男子们的无聊的话，除非有人监视着，否则不许她出去。总之，人心是软的，我已听见了种种的流言。如果可能的话，我不愿意我的额上生双角^①；她既然是命中注定嫁给我的，我对她要负责，就像对我自己负责一样。

① 额上生双角为法国俗语，指妻子偷人而言。已见于《斯卡纳赖尔》。

伊 我想您没有理由要我……

斯 住口！如果没有我陪着，你敢出门，那我非教训你一顿不可！

丽 怎么，先生？

斯 天啊！小姐，请你别说话；你是一位很规矩的女子，但我并不是跟你说话。

丽 您不高兴看见伊莎比萝和我们在一起吗？

斯 不高兴，既然你逼着我说，我就说个明白：是你把她给引诱坏了。你到这儿来，我很不喜欢；如果你从此不再来，我就感激不尽了。

丽 您愿意我也向您说个明白吗？您这样对待她，我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样；如果我是她的话，一定会对您起很大的反感。您天天这样对待她，如果还能引起她的爱情，那么我们尽管是一母所生，也未免太不像同胞姊妹了。

德 真的，您这样提防着她，实在可耻。我们并不是在土耳其，何苦把女人老关在家里呢？人家说土耳其人把妇女当做奴隶般看守着，因此，上帝很恨他们。先生，假如我们需要别人经常看守着然后才不做坏事，那么，我们的意志也未免太薄弱了。再说，您以为您这样提防，就能拦阻我们的邪念吗？老实说，如果我们打了什么主意，哪怕是最精明的男子也会变成个糊涂虫！世界上只有疯子才看守女人，依我说，最可靠的法子还是信任我们。我们总该知道爱护自己的名誉吧；如果你们偏要管着我们，倒是你们冒绝大的危险了。你们越提防我们做坏事，就越能引起我们做坏事的念头。假如我有一个丈夫，他经常监视着我，那么，我倒很想叫他所害怕的那件事成为事实。

斯 （向亚里士德）好一位老师，这是您的教训的结果！您就让她说这种话，而不觉得怎么样吗？

亚 好弟弟，她说的只是玩笑话；但她的话也有几分道理。女人总

喜欢享受一点自由,如果把她们管得太严,倒反不能管好。门闩和铁栅栏,以及其他一切提防,都不能养成妇人或少女的美德。只有名誉心可以使她们束身自爱;至于向她们表示你的严厉,这是毫无用处的。不瞒你说,假如妇女仅仅因受管束而不做坏事,那真是天下奇闻!我觉得只应该感化她们的心,不必步步监视着她们。如果她们的心不正,常常受到欲念的袭击,有了机会,立刻就会做坏事,那么,无论你怎样提防,也无法担保她们不丢你的脸。

斯 这都是废话。

亚 就算是废话吧。但是,我一向主张咱们应当和颜悦色地教导少年人,委婉地责备她们的过错,不要使她们听见道德二字就害怕。我教训丽安诺,就是依照我这种主张的。她的行为稍微自由了些,我并不认为那是罪恶,对于一个少女所应有的要求,我从来没有拒绝过;我这样做,直到现在我也不后悔。我曾允许她去寻找好的伴侣;娱乐呀,跳舞呀,看戏呀,我都不干涉她。我总认为这些事情是最足以增长少年人的智慧的。而且社会教导人们的处世方法,比任何一本书都强。她喜欢花钱去买衣服首饰,你有什么法子?我只好顺从她。像咱们这样有财产的人家,当然能供给少女们这种快乐。依她的父亲的遗嘱,她不能不嫁我;但是,我决不想压制她。我分明知道我和她的年龄相差很远,所以我让她有完全的自由。如果她以为我每年有四千埃居的进款,又对她很殷勤、很多情,就足以弥补年龄上的缺陷,那么,她可以嫁我;否则她也可以另嫁别人。如果她不需要我也能得到幸福,那么,我也很赞成,因为我宁愿看见她嫁了别人,也不愿意强迫她嫁给我。

斯 噯!他真会假温存!这完全是甜言蜜语!

亚 总之,这是我的性格,而且我感谢上天给予我这种性格。世间的父亲往往把儿女管束得太严,以致儿女们诅咒父亲早死;我

是决不肯这样做的。

斯 但是,少年时代做惯了的事是很不容易改变的。将来您要她改变她的生活方式,她也不会依您了。

亚 为什么要改变她呢?

斯 为什么?

亚 是啊,为什么?

斯 我不知道。

亚 你看出有什么可以损害名誉的吗?

斯 怎么! 如果您娶了她,她还能像少女时代这样自由行动吗?

亚 为什么不能呢?

斯 您希望向她讨好,甚至于仍旧允许她在脸上点黑痣,在头上系着彩带吗?

亚 当然啦。

斯 您让她仍旧疯疯癫癫到舞会和各公共场所去吗?

亚 是的,不错。

斯 那些轻薄少年们仍旧可以跟她到您家里去吗?

亚 那又怎样呢?

斯 您还让他们和她打牌,而且请她吃饭吗?

亚 对啊!

斯 还让您的妻子听他们的甜言蜜语吗?

亚 这也未尝不可。

斯 您甘心接见那些求爱的青年,心里不觉得难受吗?

亚 那有什么难受的?

斯 呸! 您真是一个老疯子。(向伊莎比萝)快进去吧! 不要在这里听这种可耻的话。

伊莎比萝走出。

第三出

出场人:亚里士德、斯卡纳赖尔、丽安诺、丽赛德。

- 亚 我愿意信任我的妻子,并且永远这样生活下去。
- 斯 如果人家给你戴上了绿帽子,我是多么快活啊!
- 亚 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如何;但是,你呢,如果你戴不上绿帽子的话,总不能说是你的错儿,因为为戴这顶绿帽子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 斯 笑吧,耍贫嘴的人! 唉! 差不多六十岁的人了,还爱开玩笑,实在有趣得很!
- 丽 如果我嫁了他,我敢担保不让他遭受到您所说的那种命运;他尽可以放心。至于您呢,您要知道,假如我是您的妻子,我可就什么也不敢担保了。
- 德 如果人家信任我们,我们实在不愿意负心;至于像您这一类的人,我们尽管做了对不起他们的事,还要骂他们一声“活该”呢!
- 斯 去吧,你这个恶嘴烂舌最坏的坏东西!
- 亚 弟弟,人家这样挖苦你,都是你自找的。再会吧。请你改改你那怪脾气吧! 你要知道:把妻子关起来乃是一个笨主意。我是你的仆人^①。
- 斯 我可不是您的仆人。

第四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独自一人)。

- 斯 唉! 他们搭配得正好,好一个家庭! 就男主人说,是一个老疯子,凭他那副老皮囊还想去勾引女子;就女主人说,她是一个少女,最会卖弄风流;还有一些无耻的仆人! 就是让圣人来治理这种家庭,也会弄得一塌糊涂的! 天天和这些人打交道,伊莎比萝不久便会把在我的培养下而产生的名誉心失去的。若

① 客套语,意即供你驱使,法国旧时往往用这句话代替“再会”。

要提防她学坏,除非使她回去看守我们的白菜和火鸡^①!

第五出

出场人:瓦赖尔、斯卡纳赖尔、爱嘉斯特。

瓦 (在台的后方)爱嘉斯特,你看,这就是我所厌恶的监视人,也就是我所热爱的女子的保护人,他严厉得很哩!

斯 (以为无人旁)真奇怪! 现在的风俗竟坏到了这地步!

瓦 如果我能够的话,我愿意去接近他,跟他交交朋友。

斯 (以为无人旁)古代的道德是很好的,规矩很严,现在却不同了:这里的少年人只晓得放荡不羁,无耻……

瓦赖尔远远地向斯卡纳赖尔施礼。

瓦 他不知道我在这里向他施礼。

爱 他那只坏眼也许在这一边^{〔一〕},让我们转到右边去吧。

斯 (以为无人旁)让我离开这里吧! 我住在城里没有益处,倒反……

瓦 (渐渐走近斯卡纳赖尔)我非跟他亲近亲近不可。

斯 (听见了人声)呃! 我似乎听见有人说话。(又以为无人旁)到了乡下以后,谢天谢地,我就不会再看见现时代的毛病了,那些让我看着真不顺眼。

爱 (向瓦赖尔)索性到他跟前去吧!

斯 (又听见了人声)什么事?(忽又听不见什么了)原来是我的耳朵响!(仍以为无人旁)在乡下,女人的消遣就有限制了……(看见瓦赖尔向他施礼)呀? 他是不是向我施礼呢?

爱 (向瓦赖尔)再走过去点!

斯 (没有注意到瓦赖尔)在乡下,没有轻薄的少年来……(瓦赖尔

① 意思是说让伊莎比萝回到乡下去。

〔一〕这一句话,看来只像是笑话,其实是为下文伏一笔;在第二幕里,伊莎比萝当着斯卡纳赖尔的面,让瓦赖尔吻她的手,令人忆起他有一只眼睛是坏的(Cailhava注)。

又向他施礼) 呸! ……(掉转了身。爱嘉斯特又在另一边向他施礼) 又来了! 怎么有这么多人在行礼啊!

瓦 先生,我们一直走到您跟前,搅扰了您,是不是?

斯 这是可能的。

瓦 但是,先生,一个人能认识您,可算是一种光荣,一种幸福,一种甜蜜的乐趣,所以我早就想来给您请安。

斯 我知道了。

瓦 并且来向您说我是随时都愿意为您效劳的,这是我的一片至诚。

斯 这个,我相信。

瓦 我很侥幸做您的邻居,我应该感谢命运之神。

斯 您说得不错。

瓦 但是,先生,人家从朝廷里传出了些可靠的新闻,您知道吗?

斯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瓦 不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有时候,我们为好奇心所驱使,也想知道一下新近发生的大事情。现在朝廷正在筹备庆祝我们的太子的降生^{〔一〕},您大概也要去看看热闹吧?

斯 如果我高兴的话。

瓦 我们应该承认:巴黎有的是千百种娱乐,这是别处所没有的。外省和巴黎相形之下,就显得太寂寞了。——您的时间是怎样消遣的?

斯 消遣在我的事业上。

瓦 咱们的精神是需要休息的;如果咱们太努力于正经职务,有时候会伤害身体。晚上在睡觉以前,您做些什么事情?

斯 我做我所喜欢的事情。

〔一〕此处说的是路易十四的儿子,1661年11月1日生于风丹卜洛,1711年4月14日殁于麦同。《丈夫学堂》初演后五个月太子方始降生,这几句关于庆祝的话,乃是后来莫里哀加上去的(Auger注)。

瓦 当然啦！谁也不能答复得比您更好了。您的话非常有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真是有见识的人。假如我不是想到您太忙的话，我还希望常常在晚饭后到您府上去拜访您呢。

斯 谢谢您，再会吧。（走出）

第六出

出场人：瓦赖尔、爱嘉斯特。

瓦 你觉得这个奇怪的疯子怎么样？

爱 他的答复太唐突您了，而且他对您也太粗野了。

瓦 唉！我恨透了！

爱 恨什么？

瓦 恨什么？我恨我所爱的人竟落在一个野蛮人的手里。这一个恶魔，天天在监视着她，监视得那样厉害，以致她竟不能享受一点儿自由。

爱 这是于您有利的，他这样监视着，您的恋爱的前途才有希望呢。您更可以加强您的信心；您要知道，一个女人，只要被人监视着，就可以说已经被她的情人弄到手里一半了；做丈夫的或者做父亲的顾虑越多，越可以帮助追求者成功。我不会求爱于人，也不会向女人献殷勤，这不是我所长的事情；但是，我曾经服侍过许多追求女子的主人，他们往往说他们最大的快乐是遇着一个讨厌的丈夫。这一类的丈夫，他们一回家就非骂妻子不可；他们一味野蛮，不讲道理，专要检查妻子的一切行为。他们很自负地摆出做丈夫的威风，当着追求者的面，痛骂她们。其实那些追求者最善于利用这种机会；一方面，那女人受了辱，怀恨在心；另一方面，那男子看见她受了辱，不免对她深表同情，于是事情就大有可为了。总之，伊莎比萝的保护人那样严厉，正是给您一个绝好的机会。

瓦 但是，自从四个月以来，我很热烈地爱她，而我总没找到同她

说一会儿话的机会。

爱 爱情会给人智谋,然而您却越来越笨了!假如我是……

瓦 假如你是我,你又有什么法子?咱们看见她的时候,同时也一定看见那位野蛮的汉子在后面跟着;他家没有女使,也没有男仆,否则我允许给他们一点儿报酬,也许他们还能为我的爱情帮一点忙。

爱 那么,她还不知道您爱她吗?

瓦 关于这一点,我还不能答复你。随便那野蛮的男人把这美人儿领到什么地方,她总看见我在后面跟着,像她的影子似的。而且我这一双眼睛每天都努力想要向她表示我这热烈的爱情。我用眼神已经表达不少话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种话语能否透进了她的慧心。谁能告诉我呢?

爱 是的,如果没有文字或声音作媒介,您这种话语有时候是很难让人明白的。

瓦 我应该怎样做,才能脱离了这极度的痛苦,而且知道她已经晓得我爱她呢?请你告诉我一个法子吧。

爱 是的,咱们必须想出一个法子来。咱们且到您的房子里去,好好地思索一番吧。

第二幕

第一出

出场人：伊莎比萝、斯卡纳赖尔。

斯 你放心，我认识他的家，现在你既然亲口说出他的模样，我一定找得着他本人。

伊 (旁白) 唉！天啊，请您保佑我！我的爱情是纯洁的，请您今天保佑我这妙计成功吧！

斯 你说他名叫瓦赖尔吗？

伊 是的。

斯 回去吧！你放心，让我去办吧；我立刻就去找那荒唐少年谈一谈。

伊 (临走时旁白) 我是一个少女，我定下了这种计划，未免显得胆子太大了；但是，他对待我也未免严厉得没有道理，在明理的人看来，是能原谅我的。(走出)

第二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独自一人)。

斯 好，让我赶快去吧！（敲瓦赖尔的门）就是这里。——那边是谁？——好，我在做梦呢！——喂，来个人啊！怪不得刚才他对我那样客气，现在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一切都明白了。——但是，让我赶快办这件事，好让他那种痴心妄想……

第三出

出场人：瓦赖尔、斯卡纳赖尔、爱嘉斯特。

斯 （向突然出来的爱嘉斯特）你瞧，这一头肥牛，在我的跟前一站，像一座牌坊，险些儿把我撞倒！

瓦 先生，我很抱歉……

斯 呀！我找的正是您！

瓦 您找我，先生？

斯 不错。您不是名叫瓦赖尔吗？

瓦 是呀。

斯 我是来找您说话的，如果您喜欢的话。

瓦 我能有荣幸帮您的忙吗？

斯 不是的。恰恰相反，我要来为您效劳，因此我才到您家里来。

瓦 到我家里来？

斯 是的，到您家里来。您用得着这样诧异吗？

瓦 我很有诧异的理由。——但是，我很快乐，能有这种光荣……

斯 请您不必提什么光荣。

瓦 您不愿意进来吗？

斯 用不着。

瓦 请，请，先生！

斯 不，我不再前进一步了。

瓦 如果您只在这儿站着，我就不能听您说话了。

斯 我呢，我却不愿意再动一动。

瓦 好，那么，我只好顺着您。爱嘉斯特，既然先生决定不进去，你就拿一把椅子到这儿来吧。

斯 我要站着说话。

瓦 怎么！我可以这样招待您吗？

斯 唉！何必要这些讨厌的礼节呢！

瓦 对客人这样不讲礼貌未免太得罪人了。

斯 人家要同您说话,您不愿意听,这才算是最大的不礼貌呢。

瓦 那么,我只好遵命了。

斯 这才对,您最好是这样做。(他们互相行了许多礼,然后再戴上帽子)其实这许多礼节都是不必要的。——您愿意听我说话吗?

瓦 当然啦。我愿意得很。

斯 喂,请您答复我:有一个女子,年纪相当轻,长得也很不错,她住在这附近,名叫伊莎比萝,而我是她的保护人,您知道吗?

瓦 知道。

斯 如果您知道,我就用不着告诉您了。但是,我看她长得很动人,所以我不以保护人的地位为满足,我还准备叫她做我的妻子,您知道吗?

瓦 不知道。

斯 好,现在我告诉您,您该知道了。今后您不要再拿您的爱情去打搅她,才是道理。

瓦 什么? 是我吗? 先生!

斯 是的,是您。您不用再掩饰了。

瓦 谁告诉您,说我爱上了她?

斯 一个相当可靠的人。

瓦 究竟是谁呢?

斯 就是她自己。

瓦 她?

斯 是她,您还听不清楚吗? 她是一个很守规矩的少女,而且她从小就爱我,所以刚才把秘密完全告诉了我;并且她托我来告诉您,说自从您时时刻刻跟着她以后,她很明白您用眼神所表达的话语,觉得您这种追求,对她是极度的侮辱。她很明白您心中隐藏着的欲望;然而她认为您这是枉费心机,因为她既然爱

我,就不能再容纳您的爱情,您也用不着向她再有所表示了^{〔一〕}。

瓦 您说是她亲自请您来……

斯 是的,来把这一段老实的话直截了当地告诉您。她看出您那火一般的爱情在您心里燃烧着,本该早些让您知道她的意见;但是,她因为心里非常激动,竟想不出一个适当的人来替她传话,所以一直拖延到现在。现在她终于忍受不住您那无理的追逐所给予她的痛苦,只好托我做她的传话人。您应当明白她这段话的意思。她的心除了爱我,是不应当再爱任何人的。您用眼睛向她挑情,已经很够瞧的了;如果您稍微有点儿脑筋的话,就应该另打主意去爱别人。再会吧!这就是我所要告诉您的话了。

瓦 (低声)爱嘉斯特,你以为这件事情怎么样?

斯 (低声,旁白)这一下是他万想不到的!

爱 (低声,向瓦赖尔)依我猜想,这件事决没有不利于您的地方,而且里面还藏着一种神秘的意味。总之,他所传的这一段话,决不是由一个希望您停止爱情的女子说的。

斯 (旁白)他难受了,活该!

瓦 (低声,向爱嘉斯特)你认为这里面有一种神秘的……

爱 是的……但是,他在注视着我们,我们先走开吧。

瓦赖尔与爱嘉斯特走出。

第四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独自一人)。

〔一〕在这里,斯卡纳赖尔的信心是可笑的,也像第一幕里他的猜疑心是可恨的一般。为什么?这因为他有同源的两种心理:自私心与骄傲心。唯其自私,故不信任;唯其骄傲,故表信任。假使他真的有一刹那的爱情与信任心,读者会可怜他的真诚而责备伊莎比萝。事实上,斯卡纳赖尔既不是真的信任,伊莎比萝也可告无罪了。

斯 你看他那狼狈的样子！他当然料不到我来说这一段话！让我把伊莎比萝叫出来吧。教育是有益于人心的，她就是一个证据。伊莎比萝的心是那么重视道德，所以一个男子只拿眼睛看了她一下，她也不肯甘休呢！

第五出

出场人：伊莎比萝、斯卡纳赖尔。

伊 (入时，低声自语) 我怕这充满了热情的爱人不懂我叫人传话的用意；我既然处在牢笼之中，一点儿不得自由，我只好冒险委托他再去一趟，使我那爱人更明白我的意思。

斯 好，我回来了。

伊 怎么样？

斯 我替你传的话真有效力，这一下可把那臭男子给治好了。起初的时候，他还要否认他那不正当的爱情，后来我说我是你派去的，他就哑口无言，神色仓皇。我想他不会再来惹你了。

伊 唉！你说的是什么话？恰恰相反，我恐怕他还预备努力进攻呢。

斯 你这种恐惧有什么根据？

伊 您刚出门，我因为要呼吸新鲜空气，从窗子里向外张望，看见一个少年男子在转角的地方出现了。他先说他是那无礼的男子派来向我请安的，然后他把一只小匣子突然抛进我的卧房里。小匣子里盛着一封书信，看那封口，就知道是一封情书^①。我想要马上把这一切都扔还给他，但他早已走到了街口。这会儿我的心里还气闷得很。

斯 你瞧！天下竟有这种狡猾的坏蛋！

伊 现在我的责任是把这小匣子和这一封书信马上送还给那个可

^① 当时的情书的封口大约是用火漆打成两点，像小鸡的两只翅膀。故法文谓之 poulet (原是小鸡的意思)。

恨的求爱者；我需要一个人替我办这一件事……但是，我不敢请您……

斯 哪里话！小乖乖，这显得你对我的爱情和真诚，我非常乐意接受你的差遣。这一来，我真说不出的感激。

伊 那么，请拿去吧。

斯 好的。让我看看他写了些什么。

伊 呀，天啊！您还是不拆开的好！

斯 为什么呢？

伊 难道您愿意让他猜想是我拆开的吗？一个贞洁的少女应该永远禁止自己看一个男子写给她的信。如果我起了好奇心，要看他的信，这就显得我心里隐藏着一种快乐，想要知道他怎样赞美我。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封没拆开的信马上送还给他，让他知道我心里非常鄙视他；他晓得今后他的爱情永远断绝了希望，他就不会再有这种狂妄的行为了。

斯 真的，亏你想得到，这话实在不错。唉！我不但喜爱你的美德，同时还喜爱你的谨慎。我看我的教育已经在你的心里生了根，你有这种表现，真不愧做我的妻子。

伊 但是我也不愿意违反您的意思。书信在您的手里，您尽可以拆开。

斯 不，无论如何，我是不拆开的了。唉！你的见解太高明！让我去完成你的使命吧。我马上就到他家，三言两语就回来，今后你就可以放心了。

伊莎比萝走出。

第六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独自一人）。

斯 我的心里快活极了！她竟是这样循规蹈矩的一个女子！这是我家的光荣！她以为一看了人家的情书就算是对我负心！她

把这封信当做一种极大的侮辱,叫我亲自送还给那追求她的人!我看见了这一切,很想要知道我哥哥的那一位能不能如此做。老实说,女子的一切都是我们男子养成的!喂!喂!
(敲瓦赖尔的门)

第七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爱嘉斯特。

爱 什么事?

斯 拿去吧。请你告诉你的主人,叫他今后不必再写情书藏在金匣子里送人了。伊莎比萝已经非常生气。你瞧,人家连信都没拆。他可以看出来人家是怎样对待他的爱情,并且可以知道他的爱情有没有成功的希望。(走出)

第八出

出场人:瓦赖尔、爱嘉斯特。

瓦 那野蛮的畜生刚才交给你的是什么?

爱 先生,他把这一封书信和这一只小匣子交给我,说是您打发人给伊莎比萝送去的,又说她因此非常生气。她连信都不曾拆开,就派他送还给您。您快拆开看看,看我猜想得对不对。

瓦 (读信)“这一封信一定会使您诧异。我敢于写信给您,还敢于用这种方法传递给您,您或许会觉得我的胆子太大了。但是,在我的情况下,我也顾不了许多。六天之后我将被迫和人结婚,这门亲事是我十分痛恨的,所以不能再有任何顾虑。我决定不管采取什么方法,也要逃避这个婚姻,我宁愿选择您,也不愿使自己陷入绝望之中。但是,请您不要以为这完全是我的坏命运赐给您的好处;我对您的感情,并非因受别人的压迫而起的;不过,他这一逼,逼得我顾不得一个女儿家所应遵循的礼节,就把我这种感情向您表示出来罢了。只要您愿意,我

不久就是您的人。我只等候着您向我表示您的爱情,我就可以把我所决定的主意告诉您。但是,您应该知道,时机紧迫得很,相爱的两颗心是只需要半句话就可以互相了解的。”

爱 您瞧!先生,她这一手儿新奇不新奇?她虽然是一个少女,却懂得了不少事情!谁料她能有这种恋爱的计策呢?

瓦 啊!我觉得她真太可爱!她的智慧和深情,使我对她的爱情增加了一倍;而且她的美貌所引起的我的情感……

爱 那上当的傻瓜来了;请您想妥了怎样和他说话。

第九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瓦赖尔、爱嘉斯特。

斯 (以为无人在旁)唉!我真庆幸我们有了这一道诏令,禁止人们穿奢华的服装^{〔一〕}。将来做丈夫的痛苦不会像从前那样大了,做妻子的也不敢毫无顾忌地要求丈夫买衣服了。唉!我是多么感激国王啊!但是,为了使做丈夫的能够安心起见,我希望国王也像禁刺绣品一样,禁止女人们卖弄风流!我特地把那诏令买了一份来,让伊莎比萝高声地念给我听。等一会儿,当我们工作完毕以后,这可以当做晚饭后的一种消遣呢。(瞥见瓦赖尔)黄头发先生,您要不要再把您的情书藏在金匣子里送过来?从前您以为遇着一个风流的少女,她喜欢跟您捣鬼,她会受您甜言蜜语的诱惑,是不是?现在您瞧,人家怎样报答您的礼物?您相信我的话吧:麻雀儿打不着,您的火药却花费了。她是一个贞洁的女人,她爱我,她把您的爱情当做一种侮辱。请您收拾行李,另找别人去吧。

瓦 是的,是的,先生,谁都佩服您的才能,所以我把您看做我爱情上的最大的障碍,奈何您不得。我虽然有诚恳的热情,也不该

〔一〕这是1660年11月27日的诏令,禁止刺绣品等物。

和您争雄,去向伊莎比萝求爱;我真是一个疯子。

斯 真的,这是疯子的行为。

瓦 因此,假如我早知道我这一颗可怜的心会遇着您这样一个可怕的劲敌,我早就放弃了她的美貌,不再追求她了。

斯 我也这样想。

瓦 现在我不再存着什么希望了;先生,我向您表示退让,毫无怨言。

斯 您做得对。

瓦 您有您的权利;而且您本人既然具备了许多美德,假如我因看见伊莎比萝多情地爱您我就生气,倒是我不对了。

斯 可不是吗?

瓦 是的,是的,我让位给您了。但是,我是一个可怜的求爱者,今天我所受的一切痛苦都是您给我造成的,因此,我至少要求您一件小事,也算是我向您要求的唯一的一种恩典。是的,我哀求您回去告诉伊莎比萝,说我虽然自从三个月以来,就很热烈地爱她,但是我这种爱情是非常纯洁的,因为我从来不曾想到任何可以伤害她的人格的事情。

斯 是的。

瓦 再请告诉她,我只听凭我心灵的选择,我一切的计划无非是要得到她做我的妻子,然而命运之神偏要让您征服了她的心,使我纯正的热诚受到了障碍,也就没法子了。

斯 说得好。

瓦 请您告诉她,无论如何不要以为我会把她忘掉;我虽然不能不服从上天的意旨,然而我只要一息尚存,心中仍旧爱她。不过,我既然佩服了您的才能,就只好停止了追求,如此而已。

斯 这话说得实在得体;让我马上回去把您的话告诉她,她不至于因此生气的。但是,如果您相信我的忠告,我劝您努力把这份

儿热情从您的脑子里赶出去。再会！

爱 (向瓦赖尔) 好一个上当的傻瓜！

爱嘉斯特与瓦赖尔同出。

第十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独自一人)。

斯 我很可怜他，他是一个不幸的人，心里充满了爱情，却不能达到目的。但是，这分明是我所占领了的堡垒，他偏要来争夺，也未免太不知自量了。(敲自己的门)

第十一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伊莎比萝。

斯 我把那一封没拆开的书信送还给他以后，天下的爱人当中从来没有像他那样狼狈不堪的了。他终于完全绝望而走了，但是，临走的时候，他还很多情地哀求我告诉你一段话。他说他虽然爱你，却从来不曾想到任何可以伤害你的人格的事情。他只凭他的心灵的选择，而且他一切的计划无非希望得到你做他的妻子，但是命运之神偏要让我征服了你的心，使他这纯正的热诚遇到了障碍，也就没法子了。他叫你无论如何不要以为他会把你忘掉；他虽然不能不服从上天的意旨，然而他只要一息尚存，心中仍旧爱你。不过，他既然佩服了我的才能，就只好停止了她的追求，如此而已。——这是他亲口说的；我不但不责备他，倒反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他爱上了你，我实在可怜他。

伊 (低声) 我心里早就猜到他爱我，他如此多情更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从他那眼神里，也可以看出他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

斯 你说什么？

伊 我说，您真令我难堪，我所痛恨的一个男子，您却可怜他！假

如您真的像您所说的那样爱我,您也就会感觉到他这样追求我,对我是多么大的侮辱了。

斯 但是,以前他并不知道你这么爱我呀;他的用意既然是纯洁的,他的爱情也就该……

伊 怎么!请您告诉我:一个男人打算诱拐一个女子,还能说他的用意不坏吗?他存心从您手里把我夺走,强迫我和他结婚,还能说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吗?倘若我真的受到了这样的污辱,我还能活得下去吗?

斯 怎么?

伊 是的,是的,我刚才知道这个阴险的人打算把我拐走。您打算最迟在一礼拜内和我结婚,这是昨天您告诉我的;他倒有探听消息的本领,他比我先知道了。我不晓得他是怎样打听出来的,但是,据说他要在我们的婚期以前把我拐走。

斯 啊!他真是一个无赖!

伊 唉!可别这么说!他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对于我只打算……

斯 这是他不对了;这不是可以开玩笑的!

伊 您听我说,这都是因为您的脾气太好,他才敢这样疯狂。假如刚才您严厉地对他说那一段话,他一定会怕您发脾气,而且也会怕我恨他。现在他在我退还他的书信以后,还敢把他这计划告诉我,真使我又羞又愤!我知道,他心里还以为我很喜欢他呢;他以为无论如何,我总是要避免和您结婚的;他以为我巴不得他从您手里把我夺走,我就快活了。

斯 他疯了。

伊 在您跟前,他真会装假,目的在于开您的玩笑。您听我说,这个奸贼说了这么些好听的话,无非是要捉弄您。老实说,我真不幸得很!我一向束身自爱要做一个贞洁的女子,所以我拒绝了一个无赖的追求;谁知道他还在进行无耻的阴谋,我仍然

不免有被人拐走的危险!

斯 你放心,不要怕!

伊 我告诉您,如果您对于他这种大胆的阴谋,并不生气;又如果您眼看着这个无耻之徒这样欺负我,而不赶快设法加以阻止,那么,我情愿牺牲一切,也不愿再忍受他的侮辱所给我的苦恼了。

斯 我的亲爱的妻子,你别这样伤心了。我马上就去找他,同他算账去!

伊 您至少要告诉他,这件事,他就是否认也没有用处;原是他派人来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我,还不可靠吗?这一次把话对他说明以后,不管他进行什么样的阴谋,我敢说他决不能使我上他的当了。总之,他不该再枉费时间,也不该再自寻苦恼,他应该知道我对您的感情是怎样的。如果他不希望闯出一场大祸的话,就不该让咱们为一件事情去教训他两次了。

斯 我自然会好好地教训他一顿。

伊 但是,您务必声色俱厉地对他说,让他知道我说这话不是跟他闹着玩的。

斯 你放心,我什么也忘不了,我敢担保。

伊 我急于等候您回来,请您尽量快些回来吧。只一会儿不见您,我就要苦闷起来。

斯 你放心,我的小乖乖,我的心肝,我马上就回来的。

伊 莎比萝出。

第十二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独自一人)。

斯 世上还有比她更规矩、更好的女子吗?呀!我真幸福!有了这样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我快活极了!是的,女人们本该如此,而不该像我所知道的一些卖弄风流的女人,她们任凭人家

调戏,以致全巴黎都把手指着她们的可怜的丈夫,嘲笑他们。
(又敲瓦赖尔的门)喂,喂,风流男子做的好事!快出来!

第十三出

出场人:瓦赖尔、斯卡纳赖尔、爱嘉斯特。

瓦 先生,您为了什么事情到这里来?

斯 为了您所做的傻事。

瓦 怎么?

斯 您分明知道我所指的是什么事。老实说,我料不到您坏到这个地步。您一方面拿些甜言蜜语哄着我,一方面却暗藏着野心。您瞧,我本来想要好好地对待您,而您却终于逼得我非跟您大闹一场不可。您这样的一个人,心里竟怀着那样的一种计划,您不害臊?您想要拐走一个贞洁的少女吗?您想要破坏关系她终身幸福的婚姻吗?

瓦 先生,这奇怪的消息是谁告诉您的?

斯 请您不要掩饰了,我这消息是伊莎比萝告诉我的。这是最后一次她让我来告诉您,说她早已让您明白她所选中的男子是谁了。她的心是完全属于我的,所以她认为您的计划对她简直是一种侮辱;她宁愿死,也不肯受您这样的侮辱。如果您不马上停止这种无理的缠扰,将来总不免要闯出一场大祸。

瓦 我所听见的这一段话,如果的确是她说出的,我就承认我不敢再打她的主意了;她的话说得很明白,眼看一切都完了,我只好服从她的命令了。

斯 怎么!您不相信我的话吗?您以为我所传达的她那些怨言,都是我捏造的吗?您要不要她亲口表白她的心迹?我也很赞成,因为这么一来,您就不至于发生误会了。随我来吧!您看我有没有加添半句话,并且看看她那颗少女的心是否徘徊于我们二人之间!(敲自己的门)

第十四出

出场人：伊莎比萝、斯卡纳赖尔、瓦赖尔、爱嘉斯特。

伊 怎么！您把他领到家来了？这是什么意思？您是打算帮他的忙来跟我作对吗？您是因为钦佩他那稀有的人品，所以想要强迫我爱他，容许他天天来见我吗？

斯 不是的，我的小乖乖，我太爱你了，怎能做这种事呢？但是，他以为我的话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他以为我在使用手段，故意让你恨他而爱我。所以我希望你亲口对他说，使他不再误会，永远消灭了他的爱情。

伊 （向瓦赖尔）怎么！您还看不出我的心完全属于谁吗？对于我的爱情，您还能有所怀疑吗？

瓦 是的，小姐，刚才先生替您传达的一切，都是出我意料之外的，我承认我曾表示怀疑。但是，您的命令关系太重大了；我那忠实无比的爱情，它的命运完全是由您一言而决定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生死关头，所以我愿意听您亲口再说一次。

伊 不，不，我这种决定，并非出于您意料之外的；他所告诉您的，正是我本人的意思。我的意思很合理，所以我不妨表白出来。是的，我希望人家知道，而且人家也该相信我：我眼前有命运之神给我安排下两个对象，他们给予我的印象是不相同的，因此我心里乱极了。其中一个是正人君子，正是我应当选择的，我十分敬重他，十分爱他；而那一个，他尽管爱我，所得的代价不过是我的愤怒和厌恶。这一个，有他在我身旁，我便觉得非常快活，心里感受一种很美满的乐趣；而那一个，我一看见了他，从心里就把他恨得要死。我整个的希望是做这一个的妻子；至于那一个，我情愿一死，也不愿嫁给他。我对这一个所表示的正当的爱，已经够了；而我呻吟在那一个所给我的苦恼之中，时间也过于长久了。我所爱的这一个，他应该赶快设

法,让我所恨的那一个完全绝望。这样的一种命运,使我现在比死还痛苦,我只希望一个美满的婚姻使我脱离苦海。

斯 是的,小乖乖,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伊 这是让我满意的唯一方法。

斯 你不久就会满意的。

伊 我知道,一个少女这样自由地表示她的爱情,是很可耻的一件事。

斯 不,不!

伊 不过,我的命运坏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应该有这一类的自由。向我认为已经是我丈夫的人,说这一种甜蜜的话,我是用不着脸红的。

斯 是的,我的小宝贝,我的心肝!

伊 所以,您也应该设法证明您爱我!

斯 是的,呃,你吻我的手吧。

伊 您也不必再叹气了,您就马上决定我所满心希望的这一婚姻吧。我在这里向您表明:永不接受别人的爱。(假装欲吻斯卡纳赖尔的样子,却悄悄伸手给瓦赖尔让他吻)

斯 哈哈! 我的小宝贝,我的爱人儿,你不会苦闷许久了,我可以担保!(向瓦赖尔)去吧,嘘! 您瞧,并不是我教她说的。她的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瓦 好吧,小姐,好吧! 这话说得很明白了。从您的话里,我知道您急于教我做的是什么事情。您所最恨的对象,我总设法使您脱离他就是了。

伊 您如果这样做,我真快活到了极点,因为我很讨厌看见这种人,一看见就感到痛恨;我憎恶他到这地步,所以我……

斯 唉! 唉!

伊 我这样说,您不喜欢吗? 难道我……

斯 天啊! 不,不,我没说这话;但是,老实说,我可怜他落到了这

种地步。你所表现的仇恨未免太过火了。

伊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怒气还嫌发泄得不够呢!

瓦 是的,您一定会满意的。三天之后,您的眼睛再也看不见您所痛恨的对象了。

伊 这才好呢。再会吧。

斯 (向瓦赖尔)我可怜您的命运;但是……

瓦 不,您决听不见我的怨言。毫无疑问,小姐对待咱们两人,都很公平,让我设法满足她的期望吧。再会。

斯 可怜的少年!他的痛苦已到极点了;喂,吻吻我吧,您把我当作她就是了。(吻瓦赖尔)

第十五出

出场人:伊莎比萝、斯卡纳赖尔。

斯 我觉得他太可怜了。

伊 您放心,他并不可怜。

斯 再说,乖乖,你的爱情使我感动到了极点,我非报答你不可。一个礼拜太远了,我知道你等急了,明天我就娶你吧!我也不打算邀请……

伊 明天就结婚吗?

斯 女儿家最爱害臊,所以你假意嫌早。可是我很知道,你听了我的话,心中却暗自喜欢,巴不得提前完成好事呢。

伊 但是……

斯 咱们就准备一切吧。

伊 (旁白)唉!天啊!暗示我一个避难的法子吧!

第三幕

第一出

出场人：伊莎比萝(独自一人)。

伊 真的，他终于强迫我马上和他结婚，我觉得这种不幸的婚姻比死还可怕百倍；我为了避祸，无论怎样做，社会上的人们总不忍责备我的。时机急迫了，天色黑了；我什么也顾不得了，只去投奔我那爱人就是了。

第二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伊莎比萝。

斯 (向在家里的人们说)我就回来的。你们替我准备明天……

伊 唉！天啊！

斯 是你吗？小乖乖？天色这样晚，你还到哪里去？刚才我和你分手的时候，你说你觉得有点儿疲倦，要关上门在卧房里休息一会儿。你甚至请求我在回来以后不必找你，让你一直休息到明天呢。

伊 这是真的，但是……

斯 什么呀？

伊 您看我有点儿不自然的样子，我不晓得怎样向您解释才好。

斯 什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伊 这是一个意料不到的秘密；是我姐姐强迫我出来的。为了实

行她的计划,她要借用我的卧室,我责备了她半天,然后才把她关在屋里了。

斯 怎么?

伊 谁料得到呢?今天被我们驱逐出去的那个男子,就是她所爱的人儿。

斯 瓦赖尔吗?

伊 而且爱得很厉害呢。这是天下少有的深情。您可以想一想,她那爱情的力量有多大,在这时候,她独自一人,竟敢到这里来,把她的心事告诉我;她还坚决地说,如果她不能达到她的期望,她只能以一死了事。他们曾经秘密地来往,热烈地相爱,至今一年有余。他们在初恋的时候,已经互订终身之约了……

斯 坏丫头!

伊 今天她知道了她喜欢和他见面的那个人儿,我已经使他绝了望,而且他就要离开此地,于是她来哀求我,要我允许她设法不让他走,因为他这一走会使她心痛欲碎。她的方法是:今天晚上,假借我的名字,隔着窗子,朝着窗前的小街,和她的爱人谈话;她模仿着我的声音,向他说些甜蜜的话语,打动他的心;总之,她要用些巧妙的手段,使他转移爱我的心情去爱她。

斯 你对于这事,作何感想?

伊 我?这件事把我气坏了!我马上对她说:怎么!姐姐,您莫非疯了吗?对于这种乱搞恋爱的男人,您竟如此多情地爱上了他,您不害臊吗?您忘记了女人的本分,竟欺骗上天给你指定的那个男子,您不觉得可耻吗?

斯 这是他的报应,我听着非常痛快。

伊 总之,我又恼又恨,所以我用种种理由来责备她这种下流的事,希望今晚能打退她的念头。但是,她一再向我表示她那迫切的愿望,流了那么多的眼泪,叹了那么多气,还说了许多埋

怨我的话,她说假如我拒绝了她的要求,她就活不成了;我一时心软,不由自主就依了她。但是,我虽然不忍伤害骨肉之情,同时我又想要证明今天晚上的幽会与我无关,所以我打算去找吕克赖斯来陪我睡,因为您天天赞扬她的美德。——真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

斯 不行,不行,我不愿意有人在我家里干这种秘密的勾当。想到我的哥哥,我倒可以答应这件事;但是,街上的人可能看见他们;而且我既然非常看重你,决定娶你为妻,你不但应该像个名门闺秀的样子,而且应该不受任何的嫌疑。让我去赶走那贱人吧;她的爱情……

伊 唉!这么一来,未免太令她难堪了!她会怪我不能替她保守秘密;如果她这样怪我,那也不是无理由的。我既然不再帮助她的计划,您至少该让我去叫她自己出来啊。

斯 好!那么,你就去吧。

伊 但是,我请您一定要躲起来,不向她说一句话,只看着她出去就是了。

斯 是的,看在你的情分上,我忍着我的怒气;但是,等她到了门口以后,我要马上就去找我的哥哥,我很高兴跑去把这事情告诉他。

伊 那么,我恳求您别提及我的名字吧。晚安!我要关了房门,休息到明天了。

斯 明天见吧,我的心肝……(独自一人)我是多么急于看见我的哥哥,把他的好运气告诉他啊!他这老东西,平常专爱说大话,想不到他也会有今天!即使人家给我二十个埃居,我也不肯不去气他一气哩!

伊 (在屋内)是的,您这样苦恼,我也很难过,但是,姐姐,您所希望的事是我所办不到的。我非常爱惜我的名誉,这么一来,我的名誉未免太冒险了。再会吧。您快回去吧,别在这儿再耽

搁了。(走出来)

斯 她出来了!我想她该是多么悲伤而苦恼啊!恐怕她会再回来,让我把门上了锁吧^①。

伊 (临出时旁白)天啊!请您保佑我的计划成功吧!

斯 (旁白)她要到哪里去呢?让我跟她一跟!

伊 (旁白)在我的艰难困苦中,至少这夜色是帮助我的。

斯 (旁白)怎么!她到她的爱人家里去!她打算做什么呢?

第三出

出场人:瓦赖尔、伊莎比萝、斯卡纳赖尔。

瓦 (突然出来)是的,是的,今天晚上我要努力去做,去说一说……那边是谁?

伊 (向瓦赖尔)嘘!瓦赖尔,您不要嚷!您落在后头了。我是伊莎比萝。

斯 (旁白)下贱的女人,你真会撒谎!你哪里是伊莎比萝?你是一点儿不顾脸面的,而她却是非常爱惜名誉的;你只假借她的名义和模仿她的声音罢了。

伊 (向瓦赖尔)我希望您以一种神圣的婚姻……

瓦 是的,这就是我唯一的目的;现在我答应您,明天随便您喜欢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和您在那里结婚。

斯 (旁白)可怜的傻瓜!他可上了当啦!

瓦 请您放心,进来吧!不管您那阿古士^②多么厉害,我才不怕他呢!如果他要从我手里把您抢走,我非用剑照他心上刺一百下不可!(走出)

① 伊莎比萝是带了面网出来的,在夜色里,斯卡纳赖尔以为她是丽安诺。

② 阿古士是古希腊的阿哥斯王子,依神话所载,他有一百只眼睛,其中有五十只是永远睁着的。后世以他为监视人的象征。

第四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独自一人)。

斯 呀！你不要怕！这无耻的丫头，她既然为爱情而失节，我也决不会从你手里把她抢走。她允许和你结婚，我并不妒忌你；恰恰相反，如果人家肯信我的话，你就能做她的丈夫了。是的，让我叫人来把他和那无耻的丫头双双捉住！一则因为我考虑到她的父亲的委托，二则因为我不愿她的妹妹受到任何嫌疑，至少我应该保全她的名誉。——喂，喂！（敲一个警吏的门）

第五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一个警吏、一个公证人、一个仆从(拿着一个火把)。

警 什么事？

斯 警吏先生，我给您施礼了。有件事，非得您以司法警吏的身份亲自去一趟不可。请您带着火把，随我来吧。

警 我们出去是为……

斯 这是相当紧急的一件事。

警 什么事呢？

斯 请您进那屋子里，把里面的两个人双双捉住，索性让他们正式结婚吧。这是我们家的一个女子，瓦赖尔以答应和她结婚为名，诱骗了她，把她拐到他家里来了。这个女子出身于一个高贵而清白的家庭，但是……

警 如果为的是这个，您的机会算是好极了，我们恰巧有一位公证人在这里。

斯 是这位先生？

证 是的，我是王室公证人。

警 而且为人非常正直。

斯 这用不着说。请您在门口等候，一声不响，只守望着，不让一个人出来。您的劳苦总不会没有报酬的，但是，至少，不要受别人的贿赂。

警 怎么！您以为一个司法警吏还肯……

斯 我说这话，并非有意诋毁你们警吏。——让我赶快去叫我的哥哥来；您只叫人家用这火把照着我就是了。（旁白）这位心平气和的男子，我也让他乐一乐吧。喂，喂！（敲亚里士德的门）

第六出

出场人：亚里士德、斯卡纳赖尔。

亚 是谁敲门？呀！弟弟，原来是你！什么事？

斯 来，来！漂亮的指导人，过了时的风流男子，我要给您看些好看的东西。

亚 怎么？

斯 我给您带来好消息。

亚 什么？

斯 我请问您：您的丽安诺到哪里去了？

亚 您为什么这样问我呢？我想她是在她的女朋友家里参加一个跳舞会。

斯 呃！是的，是的！请您随我来，就知道这位小姐所参加的是什么跳舞会了。

亚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斯 您把她教训得很好。您不是说过吗？“人生于世，板起面孔去批评人是不行的；和颜悦色，然后得到人心。门闩和铁栅栏，以及其他一切提防，徒然引起对方的恶感，决不能养成妇人或少女的道德；我们滥用了权威，倒反使她们趋向于作恶；女人也要享受一点儿自由。”真的，现在她已经尽量地利用她的自由，甚至于拿妇女的道德当做了儿戏！

亚 你这样说下去,目的何在呢?

斯 喂,哥哥,这个事对您非常合适。我宁愿不要二十个比斯脱^①,也不愿您收不到您那些荒谬格言的实际效果!您瞧,她们本是姊妹,却由咱们俩教训成为两种人:一个躲避男子,一个追逐男子。

亚 如果你不把这隐语说得明白些……

斯 打开窗户说亮话:她的跳舞会就在瓦赖尔先生家里;我在夜里看见她进去的,现在她已经在瓦赖尔的怀抱里了。

亚 谁?

斯 丽安诺。

亚 请你别再开玩笑。

斯 我开玩笑……亏您说得出口!可怜虫!我告诉您,我再告诉您:这会儿瓦赖尔正把您的丽安诺留在他家里;而且,在他没有追求伊莎比萝以前,他和丽安诺已经私订终身了。

亚 这话很不像是真的……

斯 呸!等到您亲眼看见了,您还不肯相信呢!气死我了!老实说,如果没有这东西,(说时用手指在额上比划着^②)怎么显得是老年人呢?

亚 什么!弟弟,你要不要……?

斯 天啊!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请您跟着我走;等一会儿您就满意了。我是否哄您,他们是否已经相爱了一年有余,等一会儿您自己就可以明白了。

亚 难道她答应了和别人结婚,竟不告诉我吗?从她小的时候起,无论遇着什么事情,我都没有不依着她的;我向她表示过不止一百次,说我永远不妨碍她的爱情:她用得着这样瞒我吗?

斯 总之,这件事,您只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一下就行了。我已

① 比斯脱为法国古币,值十法郎。

② 拿手指放在额上,比喻头上生角,暗示戴了绿帽子。

找来了警吏和公证人；她既然做下了这种事，咱们应该索性让她和瓦赖尔结婚，来补偿她所失掉的名誉。我想，如果您还有一点儿理智，不甘心受一切人们的嘲笑，那么，您决不至于那样没志气，仍旧希望娶这一个有污点的女子为妻。

亚 我吗？我决不会懦弱到这种程度，竟违反本人的意思，要强占少女的一颗心。但是，我总不能相信……

斯 别废话了！咱们这样说下去，一辈子也说不完！来吧！

第七出

出场人：斯卡纳赖尔、亚里士德、一个警吏、一个公证人。

警 先生们，在这里一点也用不着强力；如果你们只希望他们结婚，那么，你们就用不着生气了。他们二人都是愿意结婚的。刚才瓦赖尔已经签了约，愿意娶他所隐藏的那个女子为妻。和你们有关的也就在于这一点。

亚 那女的……？

警 女的还关在屋里呢，她说除非你们同意他们的婚姻，她是决不肯出来的。

第八出

出场人：瓦赖尔、一个警吏、一个公证人、斯卡纳赖尔、亚里士德。

瓦 （在屋里，凭窗向外）先生们，请听我说：除非你们向我明白表示同意，否则谁也不准进来。你们已经知道我是谁；并且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签了婚约，可以拿给你们看。如果你们有意促成我们的结合，就请你们也签了字；不然的话，我宁愿让你们夺去我的生命，也不能让你们夺去我所爱的人。

斯 不，我们并不打算使您和她分离。（低声，旁白）他始终认错了人，以为她是伊莎比萝呢！让我就利用他的误会吧。

亚 (向瓦赖尔)但是,她是不是丽安诺呢?

斯 (向亚里士德)您别说话!

亚 但是……

斯 住口!

亚 我要知道……

斯 还要说?我请您不要说话,好不好?

瓦 总之,无论如何,伊莎比萝已经答应嫁我,我也已经答应娶她;我们这样互相择定了配偶,你们总不该反对。

亚 (向斯卡纳赖尔)他所说的并不是……

斯 请住口吧,我有我的道理;一会儿您就知道其中的秘密了。
(向瓦赖尔)我们俩都同意您娶现在藏在您家里的那个女子为妻。

警 事情就这样一言为定了,至于女方的名字,暂时留个空白,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见她本人。请签字吧。你们签了字以后,那女子也不会不签字的。

瓦 我赞成这样办。

斯 至于我,我巴不得如此呢!(旁白)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大笑一场!(高声)呃,哥哥,您先签了吧。该您先签,这是您应有的光荣。

亚 怎么!这里面的一切神秘……

斯 唉!您太啰唆了!签字吧,可怜的笨伯!

亚 他说的是伊莎比萝,而你说的却是丽安诺。

斯 哥哥,如果是伊莎比萝,他们既然相爱,您不也让他们结婚吗?

亚 当然啦。

斯 那么,您就签了吧;我跟着也签。

亚 好吧!我一点儿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斯卡纳赖尔和亚里士德都签了字。

斯 不久您就明白了。

警 等一会儿我们再来。

斯 (向亚里士德)现在,您来吧,我要把这里面的一切情节都告诉您。

斯卡纳赖尔和亚里士德退到了戏台的后方。

第九出

出场人:丽安诺、斯卡纳赖尔、亚里士德、丽赛德。

丽 唉!倒霉极了!我真讨厌那一帮疯狂的少年。为了逃避他们的追求,我只得从跳舞会里偷着跑了出来。

德 他们当中每个人都希望博得您的欢心。

丽 我呢,我觉得他们太讨厌了。我宁愿听普通的谈话,也不愿听他们那些毫无意义的甜言蜜语。他们以为人家看见了他们那金黄色的假发就会顺从了他们,并且以为他们所说的话乃是天下最漂亮的话。他们往往嘲笑老年人的爱情,其实他们嘲笑得很没道理。我呢,我认为一个老年人的真诚比一个少年人的热情更有价值——呃!我似乎看见……

斯 (向亚里士德)对了,事情是这样的。(瞥见丽安诺)呀!我看见她来了,她的女仆也来了。

亚 丽安诺,我虽然不生气,却不能不埋怨你。你知道,我从来不曾压制过你,我不是告诉过你千百次,说我允许你有恋爱的自由吗?但是,你因为不愿嫁我,竟自许身于别人,不让我知道。我并不后悔我一向待你那么好,但是你所使用的手段实在使我伤心。你这种行为真辜负了我这份儿热烈的情谊。

丽 我不知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请您相信,我还和从前一样,对您的尊重始终没有变更。接受别人的爱,在我看来,是一种罪恶。如果您愿意满足我的愿望,咱们明天就可以结婚。

亚 那么,弟弟,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根据的是什么……?

斯 (向丽安诺)怎么!你不是从瓦赖尔家里出来的吗?今天你不

曾向他表示你的爱情吗？一年以来，你不是热烈地爱着他吗？
丽 谁在您面前把我描绘成这个样子呢？为什么要造这种谣言呢？

第十出

出场人：伊莎比萝、瓦赖尔、丽安诺、亚里士德、斯卡纳赖尔、警吏、公证人、丽赛德、爱嘉斯特。

伊 姐姐，我求您慷慨地恕我的罪吧，我曾污辱了您的名誉，未免太放肆了。这是由于忽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使我十分为难；当时我灵机一动，才想出了这一条可耻的计策。拿您平素为人来说，我这样污辱您的名誉，是有罪的；但是，命运之神对待咱们俩也太不一样了！（向斯卡纳赖尔）至于您呢，我用不着求您原谅；我虽然欺骗了您，对您却有很大的好处。上天生下咱们两个人，并不是让咱们成为夫妇的；我承认我不配让您爱我。我宁愿落在别人的手里，也不愿承受像您那样的爱情。

瓦 （向斯卡纳赖尔）至于我呢，先生，我从您的手里得到她，我认为这是我的光荣，也是我最大的幸福。

亚 弟弟，这件事，你只好逆来顺受，因为你平常那样对待人家，所以今天人家也这样对待你。你真不幸极了，人们虽然知道你上了当，可是一点儿也不可怜你。

德 老实说，这件事倒使我很满意，他所受的报应，正可以做世人的榜样。

丽 我不知道伊莎比萝这种行为是否值得钦佩，但我知道至少我是不能责备她的。

爱 他本来有戴绿帽子的危险；现在他还不算戴绿帽子，所谓不幸中之幸了。

斯 （气昏了半晌之后，醒过来）唉！差点儿没把我气死！她这样欺骗了我，气得我简直不知道说她什么好了。哪怕是鬼中之

王撒旦到来,我想也不至于像这个坏丫头一样地凶恶吧。我还愿意保证她不会学坏呢!唉!从此之后,谁再信任女人,就算谁倒霉!最好的女人往往有最多的诡计;天生女人是为的使男人受罪的!这种骗人的女性,我情愿把她们奉送给魔鬼,永远不再和她们打交道了!

爱 这才好呢。

亚 咱们都到我的家里来吧。瓦赖尔先生,请您也来吧。明天我们再想法子安慰他就是了。

德 (向台下)诸位,如果你们的熟人当中有些不通人情的野蛮丈夫,就请把他们送到我们的学堂里来吧。

剧终

无可奈何的医生

1666 年初次上演

[法]莫里哀 著

剧中人物

斯加拿尔——玛尔登之夫,简称斯

玛尔登——斯加拿尔之妻,简称玛

罗贝尔先生——斯加拿尔之邻人,简称罗

华莲尔——奢郎特之仆,简称华

吕嘉——夏格怜之夫,简称吕

奢郎特——绿笙之父,简称奢

夏格怜——奢家之乳母,吕嘉之妻,简称夏

绿笙——奢郎特之女,简称绿

郎德尔——绿笙之情人,简称郎

齐波——北郎之父,简称齐

北郎——齐波之子,简称北

} 乡下人

第一幕

第一出

出场人：斯加拿尔、玛尔登。

现于剧场，正在吵嘴。

斯 不，我一点儿都不愿意做，我是主人，任凭我说。

玛 我嫁你是希望你好好地奉侍我，并不是希望到你家里来受你的气。

斯 唉！有妻子的人真倒霉。怪不得亚里士多德说：“女人比魔鬼还凶。”

玛 好大本领的男子！把亚里士多德都请来做帮手了。

斯 不是吹牛，你再找不出一个像我一样的，世界上的事情件件都晓得些的、替一个鼎鼎大名的医生服务了六年的、自从少年的时候就把一本《拉丁初步》背得烂熟的砍柴的人。

玛 疯子！

斯 泼妇！

玛 真该死！当初不该答应嫁你。

斯 真该死！当初不该签字娶你，省得现在倒霉。

玛 你还不满意？你有我做你的妻子，不该谢天谢地吗？你娶一个像我这样的妻子，配吗？

斯 你真的曾经给我很多好处，结婚的第一夜，我曾经是很满意的。呃！好吧！别再提了，我有正经话说……

- 玛 什么？你有什么话？
- 斯 都不要提起，我们自己心里明白就够了。你很侥幸找着了。我。
- 玛 什么叫侥幸？我找着了一个冤家，一个浪子，一个负心汉，他把我所有的都吃光了……
- 斯 你说谎，我只吃喝了一小部分。
- 玛 他把屋子一间一间地快卖完了。
- 斯 好省下了些家用钱。
- 玛 他把我所有的什物剥夺精光，直搜到床上的东西来了。
- 斯 好教你早些起床。
- 玛 他把全家的家具都变掉了。
- 斯 好教人家搬动容易些。
- 玛 而且你，一天到晚，除了喝酒玩耍没有事干。
- 斯 好教我不纳闷。
- 玛 在这个光景，你叫我怎样理家务？
- 斯 你喜欢怎样便怎样。
- 玛 有四个可怜的小孩在我的怀抱里。
- 斯 放他们到地下去。
- 玛 他们时时刻刻向我要面包。
- 斯 打他们一顿好了；当我酒醉饭饱的时候，我倒很愿意全家都不受饿。
- 玛 酒鬼！你以为这些事情永远可以如此干下去吗？
- 斯 我的浑家！请客气些。
- 玛 你以为我能够永远地忍得住你这样不要脸、这样胡为吗？
- 斯 我的浑家，我们不要闹得太凶了。
- 玛 你以为我没有法子使你负你的责任吗？
- 斯 我的浑家，你该晓得我没有忍耐的脾气，只有两条结实的手臂。
- 玛 你休想吓得退我。

斯 我的小浑家,我的小乖乖,你的皮肉发痒了,你是惯了的。
玛 我一点儿不怕你。
斯 我的可爱的老婆,你似乎想要些我的东西。
玛 你以为你的话能够令我魂飞魄散吗?
斯 好,我一定要赏你两个耳光。
玛 酒鬼!
斯 我要打了!
玛 王八!
斯 我要打你一个翻身不得!
玛 不要脸!
斯 我要打你一个九死一生!
玛 负心汉,无赖,笨伯,坏蛋,混账东西,该死的,穷骨头,骗子,扒手,强盗! ……
斯 (拿棍子打她)啊! 你想要这样,是不是?
玛 啊! 啊! 啊! 啊!
斯 还是这个法子才能够把你弹压下去。

第二出

出场人:罗贝尔先生、斯加拿尔、玛尔登。

罗 哎呀! 哎呀! 哎呀! 呸! 什么道理! 不要脸! 乱打妻子的混账东西!
玛 (两手叉腰,随说随迫着罗贝尔向后退,结果是打他一个嘴巴)我偏高兴要他打我。
罗 呃! 我极端赞成。
玛 与你何干!
罗 我错了。
玛 这是你的事情吗?
罗 你有道理。

玛 看看这个横闯鬼,人家打人家的妻子,要他来管!

罗 我把刚才的话取消了。

玛 你有什么想法?

罗 一点儿没有。

玛 用得着你来横闯吗?

罗 用不着。

玛 你去管你自己的事情好了。

罗 我再不提半个字。

玛 我高兴给人家打。

罗 对! 对!

玛 这对于你毫无损害。

罗 是,是!

玛 你是一个大傻瓜,来管你所管不到的事情。

罗 (从斯加拿尔面前经过,斯加拿尔也一样地随说随迫着他向后退,拿刚才那根棍子打他,他走避)老哥! 千万请您恕罪。请您尽管打您的妻子,看该怎样打便怎样打;如果您愿意要我帮忙,我可助您一臂之力。

斯 我不高兴。

罗 呀! 这又是另一问题。

斯 我愿意打她的时候,我便打她;我不愿打她的时候,我便不打。

罗 好极!

斯 这是我的妻子,不是你的。

罗 毫无疑义。

斯 你没有权利命令我。

罗 对! 对!

斯 我用不着你帮忙。

罗 是的。

斯 你干涉人家的事情,太没道理,你该晓得西泻郎说过:“树和手

指之间不该放进一层树皮。”^①(再到其妻之前,随说随伸出手来)喂!我们来和平解决,握握手。

玛 好!我已经给你这么样打过了!

斯 不要紧。

玛 我不高兴。

斯 吓!

玛 不。

斯 我的小乖乖。

玛 不行。

斯 来吧!

玛 我不干!

斯 来!来!来!

玛 不,我一肚子郁气。

斯 呸!小事情;来吧!来吧!

玛 别理我。

斯 来吧!握握手。

玛 你太虐待我了。

斯 好!我请你恕罪;放你的手来!

玛 我恕你的罪,(把声音放低)但你总得给我报复一下子才行。

斯 你真傻,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了。这类小事,有时候倒可以表示亲善;五六下的棍子,在互相亲爱的两个人中间,只是增加感情的媒介。好!我要到树林里去了,今天一定要砍他一百多把柴把。

第三出

出场人:玛尔登(独自一人)。

^① 原文是“树和树皮之间,不该放进一个手指”,斯加拿尔记错了。

玛 好！无论如何，我总忘不了我的仇恨，我誓必想出一条妙计使他也像我这样被打一顿。虽则妻子对于他的男人，要想报复，非常容易；可是平常的报复，太便宜了这个坏蛋，不足以报复他那种无理的虐待，我总要想一个绝妙的报复才好。

第四出

出场人：华莲尔、吕嘉、玛尔登。

吕 糟糕！我们两个领了一件讨厌透了的差事，我不晓得我们该去捉谁来顶缸！

华 朋友你要怎样？一则，我们该服从主人的命令；二则，我们小姐的病，我们也不得不关心。她的婚姻因病而延迟；如果弄得她病好了而结婚，我们也许得些报酬，何辣斯为人很是疏财仗义；至于郎德尔，虽则我们小姐爱他，她的父亲绝对不肯要他做女婿的。

玛 （喃喃自语）我不能想出一条妙计来报复他吗？

吕 可是，许多医生都无法可施了，他何苦叫我们去再找？

华 大凡我们要找些什么，起初以为无法去找了，但如果肯费心去找，往往还可以找得到，而且往往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玛 无论如何，我总要报复他。一下下的棍子还存在我的心里，叫我怎能忍耐得了？……（只管喃喃自语，不觉撞着吕、华两人）唉！先生，请你们恕罪，我没有看见你们，因我有些事情在脑筋里打滚。

华 各人有各人的操心，我们也正在找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玛 也许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帮助。

华 也许是可以的，我们想要遇着一个高明的医生，能够医得好我们的小姐的，她的舌头失了作用，许多医生毫无办法；但是，世间也许有些人们，守着绝妙的秘诀，制有专门的药料，当人家无法可施的时候，他们手到春回。我们现在便是要找这类

的人。

玛 (低语) 皇天有眼,我报复那坏蛋的机会来了! (高声) 你们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找,我们这儿有一位先生,专会医群医束手的病症,真算是天下第一,世界无双。

华 请教您,什么地方可以遇见他?

玛 此刻你们从这条小路走去,包您遇见他;他在砍柴玩儿。

吕 砍柴的医生?!

华 他在采药,是不是?

玛 不是,他是一个异人,稀奇古怪,你们绝对不会猜他是个医生。他穿着不整不齐的衣服,假装痴呆的样儿,却隐藏着惊人的手段;他天天只想避免了施行他的绝妙的医学,隐没了天赋的高才。

华 大凡伟大的人物,都有他的怪脾气,三分的神经病拌着七分的学问。

玛 这个伟人的神经病比之旁的伟人还来得大些,他往往等到被人家打了,才肯承认他的本领。我预先告诉你们:除非你们每人拿一根棍子,给他一顿好打,才得他供出他的真相;否则,他的怪脾气发作的时候,永远不会承认他是医生,你们绝不会达到目的的。——我们从前用着他的时候,也是这样降伏他。

华 稀奇古怪的神经病!

玛 是的;可是,除此之外,他会显些惊人的本领给您瞧。

华 他叫什么名字?

玛 他叫斯加拿尔,很容易认识的:他有一大把黑胡子,黄绿的衣裳。

吕 黄绿的衣裳! 是个“鸚鵡医生”!

华 他真的像您所说的那么高明吗?

玛 什么话! 他已经做了许多很灵验的事:有一个病重的妇人,无论哪一个医生都说是没法医治的了。已经停止了六个月不

医,终于死了。死了六个钟头,大家正预备把她埋葬,忽然间,我们所说那个奇人,被人家用强迫手段拉了来。他看了病,即刻拿出一点儿我不晓得叫做什么东西,放进她的嘴里头;她马上在床上爬起来,在房间里散步,好像没事儿似的。

吕 呀!

华 这一点儿大概是所谓金津玉液。

玛 大概是的。不到三个礼拜之后,又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从钟楼上跌到地下,被石头碰穿了脑袋,手臂和大腿也折断了。人家赶快把我们那个奇人请了来,他拿出一种什么膏药,全身贴上,不消一刻钟,那孩子在地下站起来,跑到球场里玩儿去了。

吕 呀!

华 这种膏药大概是所谓世界奇方。

玛 谁说不是?

吕 呵!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快快去找他。

华 您令我们这么快活,不胜感谢。

玛 但是,你们至少要记得我刚才关照您的话。

吕 您放心,凭我们做去吧;如果他只要的是打,我们便毫不费事了。

华 我们真侥幸遇着了这个妇人,我想我们有绝大的希望了。

第五出

出场人:斯加拿尔、华莲尔、吕嘉。

斯 (现于剧场,唱歌,拿着瓶子)啦! 啦! 啦!

华 我听见有人唱歌,而且砍柴。

斯 啦! 啦! 啦! 好,工作不少了,该喝它一口,歇一歇。(喝酒。喝完了酒,说道)这些树木真可恶。

“可爱的瓶子啊!

你的咕噜咕噜的流声，
使我周身都发松了。
只要你永远地盛着满满的酒，
我再不愿意做富翁了。
瓶子啊！瓶子啊！
为什么你又空了？”

呀！人生在世，绝不该愁愁闷闷地过日子。

华 他在这里了。

吕 你的话很对。

华 你看，快走近去了。

斯 (看见他们，转身向华，又转身向吕，注视良久，低声说)呀！我的宝贝，我爱你，我的瓶塞子，我爱你。“只要你永远地盛着满满的酒，我……”碰到鬼！这两个人想要打什么人的主意？

华 一定是他。

吕 他真像人家所告诉我们的样子。

斯加拿尔把瓶子放在地上，华莲尔鞠躬致敬，他以为华莲尔想夺取他的瓶子，连忙把它放到另一边去。吕嘉在另一边，又鞠躬，他又以为吕嘉想抢瓶子，连忙把它拿起来，靠着肚子紧紧抱着。种种姿势神情，做出剧场上的大把戏。

斯 (自语)他们眼睛盯着我，互相商议，他们到底有什么想头？

华 先生，您不是名叫斯加拿尔吗？

斯 吁？什么？

华 我问您，您是否名叫斯加拿尔。

斯 (转身向华，又向吕)是与不是，要看你们要他怎么样，才能决定。

华 我们并不要他怎样，不过是想尽量地恭维他。

斯 照这样说嘿，我便是叫作斯加拿尔。

华 先生，我们遇见了您，真喜欢得了不得。我们要找一个人，人

家教我们来找您。我们很诚恳地哀求您的帮助,因我们对于这事有很大的需要。

斯 如果你们所需要的是关于我这宗小小生意,我很愿意效劳。

华 这是您的莫大的恩德,请先把帽子戴起,太阳厉害得很。

吕 请戴起您的帽子来,再说话。

斯 (低语)他们倒很有礼貌。

华 先生,休怪我们到您跟前来;有本领的人往往被人家相烦的,我们已经打听清楚您的本领了。

斯 是的,先生,我是天下第一个会砍柴的人。

华 呀!先生!

斯 我的柴把,一点儿不退班,它的样子,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华 先生,并不是这个问题。

斯 所以我卖每百束价钱一百一十个苏。

华 请您不要再说这个。

斯 再要减价我是不能了。

华 先生,我们不是不懂事的。

斯 如果你们不是不懂事,那么,该晓得我要卖这个价钱。

华 您开玩笑……

斯 我并不开玩笑,我实在不能减价。

华 请您变一个说法吧。

斯 你们也能找得出再便宜的,但那劈柴不是这劈柴;说到我所做的……

华 呀!先生,不要说得这么重赘了。

斯 如果价钱还差一倍,你们休想买得到。

华 呀!呸!

斯 不!凭良心说,你们总得给这个价钱,我的话很忠实,我并不是要虚价的人。

华 先生,像您这样的人,应该装痴呆作玩儿吗?应该自己降低来

说这类话吗？像您这样一个博学的人，著名的医生，想要世界上的人的眼睛，都被您遮掩住了吗？您甘心把您的本领埋没了么？

斯 （背语）他疯了。

华 请您不再瞒我们吧！

斯 什么？

吕 您隐瞒不了，我们什么都知道了。

斯 什么？你们说我怎么样？你们把我当作什么人？

华 您原来是什么，我们便把您当作什么：我们把您当作一个大名鼎鼎的医生。

斯 您便是医生！我不是，我从来没有做过医生。

华 （低语）他神经病发了。（高声）先生，莫再否认了，请您不要令我们动气。

斯 为什么动气？

华 因您令人可恼。

斯 好！任凭你们摆布吧；我并不是医生，完全不懂你们的话。

华 （低语）我早已晓得一定要用强的。（高声）先生，我再说一次，请您好好地承认您是什么人吧！

吕 呃！讨厌！别再开玩笑，老实地承认您是医生吧！

斯 可恶！

华 人家都晓得了，隐瞒有什么好处？

吕 我不晓得为什么要装成这个鬼模样。

斯 先生们，一句话，也便等于千万句话，我并不是医生！

华 您真的不是医生吗？

斯 不是。

吕 您不是医生？

斯 我说不是便不是！

华 既然您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们只好动手了。（他们持棍子打斯

加拿尔)

斯 呀! 呀! 呀! 先生们,你们要把我当什么,我便是什么吧!

华 您为什么一定要弄到这步田地。

吕 您一定要等到我们动手,是何用意?

华 我对您十二分的抱歉!

吕 这个对不住得很!

斯 这是哪里说起? 请问,你们两个人疯疯癫癫地一定要我做个医生,是否要拿我来开玩笑?

华 什么? 您还不承认吗? 您仍旧辩护您不是医生吗?

斯 我若是医生,天诛地灭!

吕 您真的不是医生?

斯 不是,倒霉极了。(华、吕二人又打他)呀! 呀! 好! 先生们,你们既然要我做个医生,我便是医生! 我便是医生! 而且,如果您觉得我好,我可以兼做卖药的。(背语)我宁愿什么都一口应承,只求免打。

华 好了好了! 先生,我见您这样回答,令我喜欢得了不得!

吕 我听见您这么说,我的心花都开了。

华 我现在诚诚敬敬地向您赔罪。

吕 刚才大胆莽撞,千祈原谅!

斯 (背语)咦! 难道是我自己弄错了吗? 我已经变成了医生,我自己还不晓得吗?

华 您也不用追悔您刚才承认的话,我包管您有好处的。

斯 但是,先生们,你们自己没有弄错吗? 我的的确确是个医生吗?

吕 是的,一点儿不会错!

斯 好吗?

华 毫无疑义。

斯 我若晓得我是医生,天诛地灭!

华 什么？您是世界上顶高明的医生。

斯 唉！

吕 不晓得已经医治好了多少病症！

斯 天晓得！

华 有一个妇人，人家以为已经死了六个钟头的，正在预备埋葬，忽然间，您来了，给些东西她喝下去，即刻还魂，能在房间里行走。

斯 胡说！

吕 又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孩，从钟楼上跌下来，头和手臂、小腿都碰破了，我不晓得您用了些什么膏药，那孩子马上爬起来，跑到外面玩儿去了。

斯 咦！

华 先生，您有福气遇着我们，只要您任凭我们要您哪里去您便哪里去，包管您发一注大财。

斯 包管我发一注大财吗？

华 嗯。

斯 呀！我的确是个医生。我自己忘了，现在才记起。你们有什么事情？要我到哪里去？

华 我们领您去好了。去看一位小姐，失了声音的。

斯 她失了声音，我没有给她找着。

华 真会开玩笑。先生，走吧！

斯 一件医生的衣服都没有！

华 我们给您找一套来。

斯 （把瓶子交给华莲尔）拿着这个，这便是放止痛药水的瓶子。
（又向吕嘉，吐痰）听医生吩咐，踏上去。

吕 好！这个医生我很喜欢，我以为他一定成功，因他是很滑稽的。

第二幕

第一出

出场人：奢郎特、华莲尔、吕嘉、夏格怜。

华 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一位世界第一的著名医生，包管您十分满意的。

吕 呀！这医生真个了不得！其他的医生都够不上给他脱靴子。

华 他有绝妙惊人的手段。

吕 已经死了的人，也给他医活了。

华 我已经向您说过，他有些怪脾气，有时候神经错乱，不像一个国手。

吕 是的，他喜欢开玩笑，有时候弄到你不喜欢，因他有些傻里傻气。

华 然而，究其实，他是最科学的，他的说话往往很高明。

吕 碰到他高兴的时候，他说话最有条理，像念一本书。

华 他的名誉传播得很远，人家都去找他。

奢 我极想见他，快请他来！

华 待我找他去。

夏 先生，以我之见，这医生未必就胜过其他的医生。我想找得他来也没用处，您的女儿所需要的药，依我说，只是一个丈夫，很体面很有道德的丈夫，她对于他很有爱情的。

奢 你又来多管事了。

吕 夏格怜,不要多嘴,这是你管不着的。

夏 我敢断定无论哪一种药都治不好她。她所需要的不是葛根、茯苓,只是一个丈夫。丈夫便是医治女子的万应膏药。

奢 她病到这个样儿,我们就可以谈到这个问题了吗?我已经打算给她订婚,不晓得她顺不顺从我。

夏 我晓得!您打算给她一个她所不爱的男子!……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选了郎德尔,他才是她的意中人。我和您赌个东道,如果您照我的话,您的女儿不顺从您,郎德尔不要您的女儿,都唯我是问!

奢 郎德尔配不起她,他比不上别人有家当。

夏 他的叔父很富裕,他便是他叔父的承继人。

奢 这类家财,我只当它是镜花水月。钱财在自己手里才算是真有;至于别人手里的钱,好容易打他的主意?哪怕你承继人整天地咒他快些死,死神不见得便肯光临。只落得饿着肚皮,垂涎千丈,专候别人的死耗。

夏 但是我常听见人家说过:“钱不如情。”……世间的为父母者,都喜欢问“他有什么?”“她有什么?”试看邛也尔把他的女儿西摩袅配了杜马,只因杜马的家产比罗斌多了一个葡萄园。然而西摩袅爱罗斌而不爱杜马。到而今只害得她又黄又瘦,而且不见得她享受过什么来。奢郎特先生,这便是您的好榜样。人生于世,只有快乐最值钱,我宁愿把我的女儿配给她的意中人,胜过家财千万。

奢 胡说!别再开口了!你太热心管事了,当心你的奶也热起来!

吕 (说时以手拍夏格怜之肩) 唏!别胡说!该晓得些礼貌!奢郎特先生难道不晓得怎样办,用得着你来教训吗?快去给你的小孩子喂奶去,这里用不着你来插嘴,奢郎特先生是他女儿的父亲,他难道不想得比你周到吗?

奢 妙极!唉!妙极!

吕 我想制治制治她,教她知道一些儿体统。
奢 说得是;但也不必太认真了。

第二出

出场人:华莲尔、斯加拿尔、奢郎特、吕嘉、夏格怜。

华 奢先生,预备!医生来了。

奢 得见先生,不胜万幸!我们有件最要紧的事情,干烦先生。

斯 (穿着医生的装束,戴着很尖的帽子)伊波克拉^①说过:“我们两个都不必脱帽子。”

奢 伊波克拉说过这话吗?

斯 是的。

奢 请教先生,在第几卷?

斯 在第……在帽子的那一卷。

奢 既然伊波克拉说过,我们该照办才是。

斯 名医先生,精通医学、手到春回的先生……

奢 您在对谁说话?

斯 对您说。

奢 我不是医生呀!

斯 您不是医生吗?

奢 真的,我不是。

斯 (找到一根棍子,像从前人家打他的样子,打奢郎特)好了吧?

奢 好了!呀!呀!呀!

斯 您现在是医生了,我的医生的头衔也是这样得来的。

奢 你们把一个什么人带来给我?

华 我曾经明白地对您说过他是个滑稽医生。

奢 那么,叫他和些丑角玩笑去吧!

① 古之名医的名字。

吕 先生莫管这个,这不过偶然取笑罢了。

奢 这种取笑法,我不喜欢。

斯 先生,刚才大胆莽撞,千祈原谅!

奢 先生,区区小事,不必提起……

斯 我已经害您……

奢 不要紧。

斯 ……受了一顿恶打……

奢 没有什么损害。

斯 ……不胜抱歉之至。

奢 不必再提这些了。先生,我有一个女儿,她害了一种稀奇古怪的病症。

斯 奢郎特先生,我听说您的女公子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不胜欣幸之至。我满心希望您和您的全家都用得着我,我很愿意为您效劳。

奢 先生深情厚意,鄙人不胜感谢!

斯 我对您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很诚恳的。

奢 真正感激不尽。

斯 令爱叫什么名字?

奢 绿笙。

斯 绿笙! 唉! 好名字,我的药方有效力了。绿笙! 绿笙!

奢 我去看看她怎样了。

斯 这个高大的女人是谁?

奢 这是我的小儿的奶妈。

斯 罪过! 这样标致的奶妈! 唉! 奶妈! 勾魂灵儿的奶妈! 我的药剂对于您的乳汁要退避三舍了。我愿变个有福分的婴孩,受您的洪恩,吮您的乳头。(他握着她的手,放于胸前)所有我的药剂、我的科学、我的能力,都愿为您效劳,而且……

吕 先生,请放了我女人的手吧!

斯 什么？她是你的女人吗？

吕 是的。

斯 （假装想要和吕嘉拥抱的样子，转到奶妈身边，抱着她接吻）
唉！我在先并不晓得。我现在特为你们庆祝你们的爱情。

吕 （拉开他）请放尊重些！

斯 我实在觉得你们如此相亲相爱，使我喜欢得了不得，我庆祝她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丈夫。（他再假装想要和吕嘉拥抱，从吕嘉的膀子底下冲过，揽住他的妻子的颈，接吻）我又庆祝你有这样一个又美貌又聪明、事事如意的夫人。

吕 （再拉开他）呀！呸！不要这样多礼吧！

斯 你有了好匹配，我替你喜欢，你还不愿意吗？

吕 对于我，随便您怎样都可以；至于我的女人，用不着您这样恭敬！

斯 我躬逢盛事，岂肯有所偏枯。（他再做同样举动）既然我拥抱你以表示我的快乐，我也该拥抱她以表示我的喜欢。

吕 呀！呸！不要再开玩笑。

第三出

出场人：斯加拿尔、奢郎特、吕嘉、夏格怜。

奢 先生，小女快到来了。

斯 先生，我谨备药剂，恭候小姐。

奢 药剂在哪里？

斯 （自指其额）在这里头。

奢 好极！

斯 （作欲摸奶妈之乳状）但是，我既然对于您的全家都很关心，那么，我该试一试你们的奶妈的乳汁，验一验她的乳头。

吕 （拉开他，使他打几个回旋）呸！我们用不着您这样做。

斯 检查奶妈的乳，正是医生的责任。

吕 医生哪里有这责任!?

斯 好大胆! 你敢反对医生的话吗? 快给我滚蛋!

吕 休想吓得退我!

斯 (斜目视吕) 我要给你三天的寒热症!

夏 (以臂挽吕, 作回旋) 我也叫你滚出去! 便是他有什么不规矩的举动, 我也用不着你来帮助。我长得这么大, 还不能够自己保护自己吗?

吕 我不肯, 我决不肯给他摸你!

斯 呸! 坏东西! 吃起醋来了。

奢 小女到了。

第四出

出场人: 绿笙、华莲尔、奢郎特、吕嘉、斯加拿尔、夏格怜。

斯 这位就是病人吗?

奢 是的, 我只有这一个女儿, 如果她因此死了, 您想我还愿意生吗?

斯 好好的一位女公子, 自然不该任凭她死去, 不去医治她。

奢 来一张椅子!

斯 这病并不是如何的讨厌, 我想只要一位壮健的医生便够了。

奢 先生, 您逗得她笑了。

斯 正好, 医生逗得病人笑, 便是顶好的先兆。唔! 女公子, 您觉得有什么不舒服? 请对我说!

绿 (以手指口, 指头, 指下巴) 哑, 啞, 呵, 啞。

斯 吶? 您说什么?

绿 (如前状) 啞, 啞, 啞, 呵, 啞啞。

斯 什么?

绿 啞, 啞, 呵。

斯 (效其声) 啞, 啞, 呵呵。我一点儿不懂! 哪里来的怪舌头?

- 奢 先生,这便是她的病症。她变了哑巴,至今没有人知道她的病源。为着这桩意外的事情,把她的婚姻的日子都耽搁下来了。
- 斯 为什么耽搁?
- 奢 想要娶她的人,要等到她病好了,好商量一切的事情。
- 斯 这位傻瓜是谁?他偏不愿要哑巴的老婆。天呀!我只愿我那位浑家有一天变了哑巴,我绝对地不肯医治她的。
- 奢 我们毕竟要恳求先生千万留心医治。
- 斯 呀!不要愁!请告诉我,这病害得她好苦吗?
- 奢 是的,斯加拿尔先生。
- 斯 正好,她觉得很痛吗?
- 奢 痛极。
- 斯 如此恰好!她所到的地方,您都晓得吗?
- 奢 是的。
- 斯 丰丰富富地?
- 奢 我全听不懂。
- 斯 很可赞美的吗?
- 奢 这些事情,我完全不理睬。
- 斯 (转身向病人)请把您的手给我。……依脉理说,女公子的病症乃是哑巴病。
- 奢 是的,先生,这便是她的病症了。亏您的手一摸到,立刻可以证明。
- 斯 哈!哈!
- 夏 你们看,他已猜中了病症了。
- 斯 我们大医生,无论什么,都可以立刻晓得。不像其他的蹩脚医生,半天摸不着头脑,东拉西扯,说了一大堆废话。至于我,我的三个指头一到,即刻就敢断定您的女公子是病哑了的。
- 奢 是的。但我还想知道这病从哪里来的,您肯告诉我吗?
- 斯 这容易极了。这因为女公子失了说话的本能,所以变成哑巴。

奢 好极；但是怎样会失了说话的本能呢？

斯 我们医书上都说是因为舌头的动作，发生了障碍。

奢 再请教您，舌头的动作，怎样会发生障碍呢？

斯 亚里士多德说过……说得好！说得好！

奢 自然说得好。

斯 这是一位大人物。

奢 毫无疑义。

斯 (举臂)真是大人物，比我还要大些……闲话少说，刚才您问我什么东西障碍了舌头的动作，我可以说是一种气质，我们的老前辈把它叫做“病原恶液”。“病原恶液”，这说的是……“病原恶液”。像臭东西的水蒸气，在病人的内部，来自……这个……这个……您懂得拉丁文吗？

奢 全不懂得。

斯 (惊起)您全不懂得拉丁文吗？

奢 不懂。

斯 (作种种怪态)伽伯利亚亚渥斯特亚姆，伽打拉姆，星矫拉利，拿咪拿地和^①，是的……伽罗……何故？几雅需，妮姆郎，伽需。

奢 唉！恨我不曾学拉丁文！

夏 这才是了不得的人物！

吕 是的，好极，好到我一点儿不懂！

斯 于是，我刚才告诉你们的那种气从左边经过，这是肝，一直到右边，这是心。至于肺，在拉丁文谓之“渥咪阳”，和脑子交通；脑子，在希腊文谓之“拿斯苗”，靠着大动脉的联络；大动脉，在希伯来语谓之“古卑路”，在半路上遇着我所说的气，这气充满了胃脏。而且，因为我所说的气……请你们留心听我这个道

① 都是斯加拿尔杜撰的拉丁文。

理,因为我所说的气含有某种恶性……仔细听明白我的话……

奢 呃!

斯 含有某种恶性,这恶性是来自……请你们专心一意地听我!

奢 我专心极了。

斯 这恶性来自某种气质,这种气质产生于横膈膜的凹处。以致这种气……阿沙邦都,尼机,波打里能,劫沙米料……这个……这个正是使女公子变成哑巴的真正原因。

夏 呀!我的爷!说得再好没有了!

吕 恨我没有他那样的莲花妙舌!

奢 先生所说,自然是妙不可言。但只有一点,我有些怀疑,这便是心与肝的位置。似乎您所说的位置,和它们实在的位置刚刚相反,我记得心是在左,肝是在右。

斯 是的,古时本来如此,但我们已经都把它改变了,所以我们的医学是新医学、新法则。

奢 原来如此,恕我愚昧无知,听了先生的话才明白了。

斯 不要紧,不要紧。如果个个都像我们这样高明,我们的饭碗岂不打破了?

奢 先生说的是;但是,先生对于这病,将如何医治呢?

斯 您问我如何医治吗?

奢 嗯!

斯 依我之见,把她放在床上,每天给她好些面包,浸在酒里,当药吃。

奢 为什么要这样办?请教先生!

斯 因为面包和酒调和起来,两种性质交相感应,便能使哑巴说话了。试看人们喂养鹦哥,别的东西都不给,只给它一些面包浸着葡萄酒,它便学会说话了。

奢 真的不错。呀!不愧大国手!快拿些面包和酒来!

斯 我今天晚上再来看她可好些。(向奶妈)千万珍重!(向奢)这位奶妈,也该要用些药剂。

夏 谁?我吗?我的身子再壮健没有了。

斯 没法子!这样壮的身子也得用药!让我好好地打一两针,灌一灌肠,便好了。

奢 先生,这一个窍我又不懂了,人家好好地没有病症,何以也要打针呢?

斯 没有关碍,这是有益于卫生的。我们口没有渴的时候应该喝些茶水以免口渴,同理,我们没有病的时候也该打针以免害病。

夏 呸!谁信这些废话?我的肚子里不是药材店,我断不肯无故用药的。

斯 你真是所谓不可救药的了,你终有服从真理的一日。(向奢)再见吧。

奢 请等一等!

斯 您想要怎样?

奢 先生,我想给您几个钱。

斯 (两手放于背后,张开后襟,奢郎特开钱袋)不敢当,我不要。

奢 先生……

斯 不,不。

奢 等一刻儿。

斯 无论如何,不敢领受。

奢 请不要客气!

斯 您太开玩笑。

奢 成了。

斯 不成,不成。

奢 暖!

斯 我不是为钱而来的。

奢 我相信您不是为钱而来的。
斯 (把银子收起)这个是否称过的。
奢 先生,称过的。
斯 我不是孜孜为利的医生。
奢 我晓得。
斯 我从来没有受过金钱的支配。
奢 我并不这样想,先生休要多心。

第五出

出场人:斯加拿尔、郎德尔。

斯 (细看银子)哈!哈!生意倒很不坏,我只望……
郎 先生,我等候多时了,我特来请您帮助的。
斯 (以指按郎德尔之腕)呀!这道脉凶极了!
郎 先生不要误会,我是没病的。我并不是因病来找您。
斯 呸!您既然没病,为何不早说?
郎 实告先生,我名叫郎德尔,刚才您看病的绿笙,便是我的爱人。她父亲脾气很坏,不许我们俩相接近。我冒昧来找先生,恳先生助成我的爱情。我已经想好一条妙计,可以和她见面交谈,但这计只有先生能够助我成功,不知先生肯不肯救我的性命,造成我的幸福?
斯 (现怒色)你当我作何等样人!?!什么?你好大胆,在我们庄严华贵的医生跟前,说出这类污秽的话,要我助成你的爱情,休想!休想!
郎 先生,请不要闹!
斯 (逼郎德尔后退)我不肯做这事。你太无礼了。
郎 噯!先生,从容些。
斯 你打错了主意了。
郎 请教怎样?

斯 我并不是管这件事情的。天下最无耻的事便是……

郎 (拿钱袋,给斯)喂!先生。

斯 便是把医生当作……(受钱袋)我说的不是您,您是个好人,我很愿意给您尽一点义务。但是,世上有一类的人,有眼不识泰山,往往错认了人,所以使我动气。

郎 先生,刚才大胆莽撞,千祈……

斯 好说了。您有何事见教?

郎 您现在所医的病,乃是假病。所有的医生都当作真病,所以或以为病根在脑,或以为在脏腑,或以为在脾,或以为在肝,却不知恋爱乃是她的真病根,绿笙想要用这个病症来避免她所不愿意的婚姻……恐怕人家会看见我们在此密商,我们离开此地吧。我一面走,一面告诉您我所请求于您的事情。

斯 走吧。先生,您为着您的爱情,给我过分的厚惠,我的医学无所用之。她的病快好了,她本身也快要归于您了。

第三幕

第一出

出场人：斯加拿尔、郎德尔。

郎 我这个卖药的身份，倒还可以冒充得过去，她的父亲许久没有看见我，我现在换了衣服，装了假发，料想在他的眼前，总可以瞒得过去了。

斯 毫无疑义。

郎 现在我只希望学得几句医生的时髦话，点缀点缀，表示我是很高明的人物。

斯 算了，算了。这都没有用处，只须换过一套衣服便够了。老实说，我也并不比您高明。

郎 什么!?

斯 我对于医学，何曾有一点研究！您是老实人，您把您的真情告诉了我，我也把我的真情告诉您吧。

郎 什么？您不是真的……

斯 不，不是的。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派我做医生。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玩意儿，我所研究真够不上称为最下等，我至今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乱来；但我觉得他们拼命地要我承认是个医生，我也就决意骗他们一骗。说了您也不肯信，我这样将错就错，竟弄到人人信仰我是真的高明，四面八方的人都到我们的门前来了。唉！如果事情是这样顺利下去，我情愿一生一

世做了医生。我觉得这种营生比什么都强,医好也好,医坏也好,一样的有银子收。我们任意摆布人家,绝不会触霉头的。一个鞋匠,在做鞋子的时候,对于一片皮子,不知如何珍重爱惜,生怕弄坏了;至于我们,尽可以弄坏了一个人,不算一回事。罪过是死者活该,我们一点儿没有罪过。还有一层最大的好处,这是:死了的人顶忠厚,顶客气,虽然医生杀了他,从来没有看见他埋怨医生的。

郎 对,对! 死了的人,实在是太忠厚了。

斯 (看见许多人到来) 这些人们,看他们的样儿是来要我看病的。请您先到您的爱人家里的附近等候我吧。

第二出

出场人:斯加拿尔、齐波、北郎。

齐 先生,我和我的小儿北郎,特来拜访。

斯 什么事?

齐 他的妈巴列德病倒在床,六个月了。

斯 (伸手作要钱状) 你们想要我怎样呢?

齐 先生,我们想请先生略施妙技,把她救活了。

斯 先要晓得她的病在何处再说。

齐 她病在“虚伪”。

斯 病在“虚伪”吗?

齐 我们说的是:她周身鼓胀,人家说她里头装满了血水;实则,她的肝、她的肚子、她的脾——随便您叫做什么都行——有的并不是血,只是些水,她每天发皮寒,周身疲倦,腿又疼痛。她喉咙里的喘息,几乎听不见了。而且往往着惊昏倒,不省人事,我们以为她已经死了。在我们村里有一位外科医生,他医治她不晓得多少时候了。不瞒您说,我不晓得花了多少金钱,种种的药方都用过了,结果只是一个空。后来他想用一味呕吐

剂,但我怕因此把她弄死了,所以不肯用。据说这位大医生,用这手段杀了不少的人哩。

斯 (仍伸着手,又摇了几指,似乎表示要钱的意思)好朋友,还没有说到本题。

齐 说到本题便是:我们到来求您说明应该如何医治。

斯 我听不清楚,不晓得您说的什么。

北 先生,我母亲病了,这里几两银子,作为医药的费用,务望先生笑纳。

斯 呀!您,您的话我全懂得。还是你这位少年人说话清楚些,善于表达你的意思,你说的是:你的母亲得了“虚伪”症,周身鼓胀,每日发皮寒,腿又疼痛,有时着惊昏倒,不省人事。是不是?

北 正是,正是!一点儿不错。

斯 你的话,我立刻听得懂,不像你的老子,半天叽里咕噜,不知说的是什么。现在你们想要求我一帖药,是不是?

北 是的,先生。

斯 要一帖药来医治她吗?

北 我们正是因此而来。

斯 来,来!这是一片奶饼,拿回去给她吃便好了。

北 奶饼吗?

斯 你不晓得这奶饼的来历,这饼是和着些金属、珊瑚、珍珠,以及其他种种宝贵之物调制成功的。

北 感谢先生的恩德,我们停一会儿把这个给她吃就是了。

斯 去吧!如果她死了,你们应该尽你们的能力,好好地埋葬她。

第三出

出场人:夏格怜、斯加拿尔、吕嘉。

斯 哈,哈!标致的奶妈又来了。唉!我的奶妈,我的心肝,我真

侥幸又遇着了您，您便是巴豆、大黄，我心里所堆积的新愁旧闷，都被您放泻得无影无踪了。

夏 啐，医生先生，说得太过奖了，我不懂您的鬼话。

斯 我的可爱的奶妈，您病了吧，为我的爱情而病了吧！您病了，我应该如何快活地来医治您呵！

夏 谢谢您吧！我病了，宁可没人医治我。

斯 我可怜您，您有一个妒忌而脾气很坏的丈夫，多么可怜呵！

夏 先生，有什么法想呢！这大概是我前生造下来的罪孽了！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还有什么话好说！

斯 什么？唉！这样一个粗蛮汉子！天天像野狸守鸡似的守住了您，不许一个人和您说话！

夏 唉！再坏的事情您还没有看见哩！您所晓得的不过是他的坏脾气的小小一部分罢了！

斯 一个男子，竟有这样狠心肠，虐待您这样一个女子吗？唉！可爱的奶妈，爱您的人近在眼前，他只要和您的小脚接一接吻，便是莫大的荣幸。唉！一朵鲜花，落于野人之手。而这个禽兽、傻瓜、疯子、没天良的……对不起，我不该当您面骂您的丈夫，万望原谅！

夏 唉！先生，他实在配得上这些名字哩。

斯 是的，不错，他配得上这些称呼。而且像他这样疑心重，您便索性做出一件风流事儿给他瞧，也不为过。

夏 真的，要不是我还顾他面子，早已给他一个样儿瞧。

斯 呃！您便和别人算计他，也是应该的。这个人正该这样制治他。而且，可爱的奶妈，如果我有福分，被您选中了……

吕嘉在后，尽闻二人之言，二人回头见吕，分头走开，医生现滑稽貌。

第四出

出场人：奢郎特、吕嘉。

奢 喂！吕嘉！吕嘉！你看见我们的医生没有？
吕 是的，真倒霉，我曾看见他，我的女人也看见了。
奢 此刻他到哪里去了？
吕 我不晓得，但我希望他去闯祸去了。
奢 你去看看我的女儿怎样了！

第五出

出场人：斯加拿尔、郎德尔、奢郎特。
奢 呀，先生，我正在找您呢。
斯 我在您的天井里，排泄无用的饮料，很好玩……病人怎样了？
奢 服了您的药之后，越发显得坏些。
斯 正好：显见是药力行了。
奢 是的；但药力行的时候，怕她因此便咽了气。
斯 不要慌，我有一种百发百中的灵药，等到她临终的时候再说。
奢 跟您来的这位，是什么人？
斯 （以手势表示这是卖药的）这位是……
奢 是什么？
斯 是一个……
奢 吖？
斯 他……
奢 说呀？
斯 他是您的女公子最用得着的人。

第六出

出场人：夏格怜、绿笙、奢郎特、郎德尔、斯加拿尔。
夏 先生，您的女儿想要走几步路。
斯 这正是好现象；卖药先生，请上前去摸一摸小姐的脉，停一会儿我好和你商量处方。

在这个地方，斯加拿尔把奢郎特拉到剧场的旁边，把一个臂膊放到他的肩上，手放在他的下巴处。当奢郎特想要看他的女儿和卖药先生做什么的时候，斯加拿尔便用手将他的下巴扭转，不让他瞧，同时又说些有趣的话使他开心。

先生，医生常觉得的大问题，便是：到底女人是否比男人容易医治呢？请您留心听我的话……有些人说“是的”，有些人却说“不是”；至于我，我说“也是也不是”。因为：女人有不通透的气质，以致蛮性压服了感情；她的偏见，活像她行步的袅袅不正：这像个月亮；至于太阳便不同了。太阳光照四方，无微不至……

绿 不，我决不能转移我的爱情。

奢 好了，好了，我的女儿说话了！唉！好药方！好医生！斯加拿尔先生，您已经医治好了她，我应该怎样感激您？我不晓得怎么报答您才好！

斯 （在剧场走来走去，拭汗）我为着这病，也呕尽心血了！

绿 是的，父亲，我又会说话了。但我所以会说话，为的是要告诉您：我是非郎德尔不嫁的，您要把我给了何辣斯，实在是是不可能的。

奢 但是……

绿 我打定了的主意，休想推得翻！

奢 吶！

绿 我这个充分的理由休想反对！

奢 如果……

绿 哪怕您千言万语，我只当耳边风。

奢 我……

绿 这件事情是我想透彻了的。

奢 但……

绿 父亲的权威，不能违反了我的意见，强迫我嫁人。

奢 我已经……

绿 您实在枉费心机了。

奢 他……

绿 我不能屈服于专制权威之下。

奢 那个……

绿 我宁愿做尼姑去,决不嫁我所不爱的人。

奢 但是……

绿 (变厌烦的声调)不,决不,总而言之,我决不肯。您不要耽搁了时间,我的主意早打定了。

奢 唉!好利嘴!没有我开口的余地!(向斯加拿尔)先生,请您再把她弄哑了吧!

斯 这件事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的能力,只能把您弄聋去,如果您愿意。

奢 谢谢您的好意吧!(向绿笙)你想……

绿 不!无论您怎样的理由,我没有心来听您。

奢 好!我今晚便要你嫁何辣斯!

绿 我情愿嫁了死神!

斯 噯唷!你们不要吵!让我来医治医治这件事情。这是一种病症缠住了她,我也会医的。

奢 先生,精神上的病症,您也会医治吗?

斯 是的,凭我做去吧;我有万应药方,我的卖药先生便可以供给这种药料。(喊卖药的来)听我说。您看她对于郎德尔如此钟情,不顾忤逆了她父亲……不要耽搁时间了……看她的血气都涌涨起来了,该快些设法医治,若迟了,怕要更糟。依我之见,只有一个药方在此。这药方叫作“逃之夭夭散”,以三两二钱的“宜其室家丸”调和服之。她也许不很愿意服这个药方,然而您的手段倒还高明,您自会哄她好好地服药。去吧!您和她到园子里散散步,趁此奉劝她服药,我则在这儿绊着她的

父亲;但是,千万不要耽搁了时间,快!快!服药!快服灵验的圣药!

第七出

出场人:奢郎特、斯加拿尔。

奢 先生,您刚才说的是什么药?我自小儿没有听过这些药方的怪名字。

斯 这些药方,所谓救急奇方,寻常不大用得着。

奢 您曾看见过像小女这样倔强的人吗?

斯 女孩子们,稍为执拗,也是常有的事。

奢 您还没有看见,她对于郎德尔的痴情,真是天下少有。

斯 少年男女热烈的感情,自然会到这步田地。

奢 我自从发觉了这对痴男女这样痴狂之后,我便禁止小女出外了。

斯 先生真有见识。

奢 我不让他们两人有一些交通的机会。

斯 好极!

奢 假使我许可他们两人见面,也许早已弄出些不体面的事情来了。

斯 说的有理。

奢 不是我这样做,也许她早已成了私奔的女子。

斯 先生见解高超,不胜佩服!

奢 听说他努力地设法要和她谈话。

斯 笑话!

奢 他枉费心机了。

斯 哈,哈!

奢 我永远不许他们见面。

斯 先生老成练达,他哪里能够逃得出您的圈套呢!……总而言之

之,先生断不是呆子。

第八出

出场人:吕嘉、奢郎特、斯加拿尔。

吕 呀!奢郎特先生,不好了,祸事不小!您的女儿跟着她的郎德尔逃走了。刚才那位卖药先生便是郎德尔,好,我们这位大医生斯加拿尔先生做的好买卖!

奢 哎呀!可恶可恶!他们竟敢作弄我?快去叫警察来!别让他逃了!唉!忘恩背义的贼子,听候法律来惩治你!

吕 呀!呸!名医先生,你快要给人家绞死了。等着不许动!

第九出

出场人:玛尔登、斯加拿尔、吕嘉。

玛 呀!天呀!我费尽了气力,才找到了这户人家!先生们,请告诉我一些消息,我介绍给你们那位医生的消息。

吕 他吗?快要上绞刑了。

玛 呵?我的丈夫上绞刑吗?哎呀!他犯了什么罪?

吕 他教人家把我们主人的女儿拐走了。

玛 哎呀!我的可爱的丈夫呀!你真的快上绞刑了吗?

斯 你看!呀!

玛 在这许多人的跟前,活活地看你死去了不成?

斯 你想要我怎么办?

玛 还说呢?假使你仍旧砍你的柴,我还可以有些安慰。

斯 离开了我吧!我看见你,我的心都碎了!

玛 不,我要在此等候祝你升天,除非看见你被绞之后,我决不离开了你。

斯 唉!

第十出

出场人：奢郎特、斯加拿尔、玛尔登、吕嘉。

奢 警察快来了，你快要受你应得之罪了。

斯 (帽在手) 哎呀！这种罪，用一顿棍子来代替，行不行？

奢 不行！不行！须听候法庭的判决……唉！我也活不成了！

第十一出

出场人：郎德尔、绿笙、夏格怜、吕嘉、奢郎特、斯加拿尔、玛尔登。

郎 奢郎特先生，我特地来这里，把郎德尔解送到您跟前，并且还您一个绿笙。我们原打算一同逃走到别处结婚去，然而，现在，这种手段，尽可以用比较文明些的手段来代替了。我并不愿意偷您的女儿，我却希望在您的手里好好地把她接过来。奢郎特先生，我刚才收到了些信件，知道我的叔父死了，我承继了他所有的全部产业了。

奢 郎德尔先生，您的道德高尚得很，我十分愿意地把我的女儿配给了您。

斯 哈！哈！我这医生，因祸得福！

玛 既然你不被绞了，该多谢我；因为我使你变成医生，你的福气都是我给你的。

斯 是的！你使我受了不少的棍子！

郎 君子不念旧恶，只要结果好便算了。

斯 算了吧！玛尔登，你虽然使我受了几顿棍子，但你也使我成了大医生，可以将功赎罪；但是，从今以后，应该恭恭敬敬地奉承我，要晓得一个医生发起脾气来，比什么都可怕哩。

剧终

后 记

1932年,国民党政府下面的国立编译馆约我翻译《莫里哀全集》。既然叫作全集,自然应该从第一册译起,也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预计译后可以分为四册出版,想不到只译成一册半,编译馆就停止了 my 稿费,说是以后改为抽版税。在国民党统治下,文化专业是可怜的,书籍销路很差,版税也少得可怜。所谓抽版税,几乎可以说是不给钱。所以我不愿意翻译下去了。第一册出版了,第二册上半册还留在编译馆,因为只有半册,所以也没有出版。

我本来不是研究文学的人,只因在巴黎靠卖文为活,所以陆续译了二十多种法国剧本和小说(有几部稿子在日本侵略军放火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时候被烧毁了,记得其中有博马舍的《塞维尔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结婚》)。后来回国教书,生活问题解决了,就专心搞我的语言学了。所以从来没有想到继续把《莫里哀全集》译完。

最近收到作家出版社来信,希望我把旧译的《糊涂人》交他们重印。我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惭愧。我的法文程度是不够的,译文难免有错误;这次又不能挤出充分的时间来校订。更严重的是:我的法文已经荒疏了二十多年,如果当年不懂的,现在更不懂了。所以这次校订,在改译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少。

在文字方面,修改的地方比较多。从前有人说我译笔流畅,我自己也认为我有这个优点。现在检查起来,觉得毛病很多:第一是

不能避免文言,第二是不合北方口语,把古语方言成分杂糅在一起,简直不能上口。此外,甚至有语法上的错误。这次虽然改动了不少,但是,由于原来的底子不好,改动后仍然不能完全适合汉语规范化的要求。

希望专家们多多指教,使我以后能作第二次的修订。

王了一

1956.6.17,北京大学

半上流社会

[法]小仲马 著

剧中人物

男

奥里维叶·夏澜,简称奥

赖孟·南查克,简称赖

伊波利特·李崇,简称伊

段纳琅侯爵,简称段

第一个仆人

第二个仆人

第三个仆人

} 简称仆

女

胥珊·安若——男爵夫人,简称胥

卫尼叶——子爵夫人,简称卫

华兰亭·山棣夫人,简称华

玛瑟儿·桑士诺——卫尼叶的内侄女,简称玛

梭榧——胥珊的女仆,简称梭

地 点

在巴黎——第一与第五幕在奥里维叶家;第二幕在子爵夫人家;第三与第四幕在胥珊家

译者的自白

我译法兰西国立戏院剧本汇编，已经到了第六种，在这期间内，我的译法很有些变迁。我很想把这变迁的原因，向读者们说一说。

我起初趋向于直译。虽则我不主张欧化的译法，虽则我始终不曾逐字译过，但是我永远守着一个规律，就是：“苟非万不得已，还是直译的好。”意思是说：平常该谨守着直译的规律；如果直译下来，中国人看不懂的时候，才用意译。我所译的第一部文学书乃是莫里哀的《无可奈何的医生》，就是用的这种译法。后来接着译的《幸福之年》《水土》《少女之梦》《沙弗》四部小说，也是守着这个规律。

本来直译与意译就没有严格的界线。绝对的直译是不可能的。欧美各国，文字同源，但是他们从甲国的文字移译到乙国的文字的时候，也不能逐字译出；何况中文的结构与西文相差这么远，还有逐字译出的可能吗？有时候，与其以辞害意，倒不如易“辞以达意”好些。

我反对欧化的译法。假如要主张文字革命，把中国文字欧化，那是另一问题。但是，在现代的中国，语言文字欧化的成分很少很少的时候，我们先在翻译界提倡欧化，倒反无益而有害。凡是懂得欧化的文字的人们，他们至少有些西文的根柢，大约都可以直接看西文，用不着看我们的译本。尤其是就戏剧而论，假使太欧化了，

演出来人家就不懂。所以我所译的戏剧努力避免欧化,有时候不得已而掺用一两句欧化的话,也已经是中国用惯的了。我以为欧化译法有时候乃是译者躲懒的表现,因为逐字译去,用不着颠倒次序,容易多了。

我又反对省略或冗长的意译。省略的意译,差不多可以说是不懂西文的表现。因为不懂,所以故意省去。冗长的意译,乃是因为没法连接上下的文气,特地加上一两句作为承上起下的关键,这也是很笨的译法。

反对尽管反对,我本人也不敢说没有这些毛病。但是我既然认为这是毛病,我总想极力避免。

上面说过,我从前所守的规律是:“苟非万不得已,还是直译的好。”后来译到《大地主》的时候,我的方法已经渐渐变了,直到这一篇《半上流社会》里,我越发变得多了。现在我的规律乃是:“如果不失真相,字句不妨稍有异同。”因为我觉得戏剧是要表演的,所以字句以传神为妙。如果过于拘泥,把神气都失了,哪怕是只字不易,又有什么好处?但我并不追悔从前的规律,因为这是必经的阶段。在一年前的我,假使用我现在这方法,势必弄到更坏的成绩。

现在我在《半上流社会》里举出几个例子:

Alors, vous me permettez que l'affaire n'aura pas de suite?

直译该是:“那么,您允许我这件事将没有下文吗?”

我译的是:“那么,您答应我了?事情是不会闹起来的了?”

又如:

Elle ne peut pas eu avoir.

直译该是:“她不能有这个的。”

我译的是:“事情要闹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是指那件事,“这个”是指下文,而下文的意思是说闹起来,所以我引申其意,索性译为“事情要闹起来是不可能的”。试看上面这两个例子,假使我直译起来,我相信没有一个中国人懂得。

以上说的是怕直译下来人家不懂,所以用意译。然而有些地方直译下来,人家是懂得的;只比不上意译更流畅,更能传神,譬如:

C'est bieu plus simple.

直译该是:“这个简单多了。”

我译的是:“省了许多周折。”因为玛瑟儿要写一封信给胥珊转致侯爵,却想要回到自己家里写好之后才差人送来,胥珊叫玛瑟儿在她家里就写,不必回去才写,省了许多周折。

又如:

Il faut réfléchir plus longtemps que vous ne l'avez fait.

直译该是:“应该考虑更久,比之您所已做的。”这简直不成话!但是,这话实在没法子直译。意思是说您曾经做过考虑的功夫来,但是还不算考虑得周到,应该考虑更久些。所以

我译的是:“应该考虑很久,不像您这么快。”

又如:

Vous êtes plus adroit que je ne le peusais.

直译该是:“您很巧,比我以前所猜想的更巧。”

我译的是:“我想不到您的手段这样高。”

又如:

Vous doutez de ma parole?

直译该是:“您怀疑我的话吗?”或“您怀疑我的信用吗?”

我译的是:“您怕我失信吗?”

我最不愿意添加字句,但也有万不得已的时候。譬如法文里有一种条件式的动词,譬如说:“如果您不这样做,您就会变成那样了。”这以上两个字句,在法文里往往可以省去陪句(如果您不这样做),单写主句。在中文里就不行了,譬如:

Mon cher, vous pourriez plus mal tomber.

直译该是:“我的亲爱的,您可以跌得更不好的。”但说话的人

的意思乃是：“如果您不同我的内侄女儿结婚，将来您所找到的妻子一定更不行。”所以

我译的是：“我的亲爱的，您放着这高枝儿不攀，将来会跌到更坏的地方去的。”我以为不如此译出便不能达意。

在表面上看来，似乎译戏剧比译别的书容易，因为生字少些。其实戏剧也有难的地方。因为戏剧是会话的体裁，话是活的，不是专在字典里可以找出解释来的，尤其是中文的字典不可靠，譬如 *in-discret* 一字，字典上解作“不谨慎”，其实只当“不知进退”解。*tromper* 一字，字典上解作“欺骗”，但这字用于夫妇间却是指夫或妻有外遇而言。*élégant* 一字，字典上解作“雅的”，而现在的法国人都把会打扮的人叫做 *élégant* 的人了。*déception* 一字，字典解作“欺诈”，其实只当“失望”讲；“欺诈”与“失望”不知相差几千万里了。还有些最常见的字眼也要当心，譬如 *Je crois*，普通人译作“我相信”，其实往往只该译作“我以为”。又如 *sans doute* 普通人译作“无疑”，其实往往只该译作“大约”或“多半是”。试看下面的例子：

C'est bon, Je crois

这并不是说：“我相信这是好的”，只是说：“我以为这是好的。”这事物实际上好不好，我不敢相信，我只心中以为是好罢了。试看下面的一段会话：

A. C'est bon. ——甲说：这是好的。

B. Etes-vous sûr? ——乙说：您相信吗？

A. Je crois, mais je n'en suis pas sûr. ——甲说：我以为是的，但是我不敢断定。

又试看下面一个句子：

Je ne sais quand, mais ce sera demain sans doute

意思是说：“我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大约是明天吧。”假使我们译为“我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将是明天无疑”，岂不成为笑话吗？

我的译品里有没有类似于这种的笑话,我自己不敢担保!我以为真能够完全透彻地了解法语的只有法国人,中国人无论谁都不该夸口说能够懂得透彻。就说法国人吧,他们自己也已经不能透彻地了解十七八世纪的法语了!例如莫里哀的戏剧中所谓 galant 只是高雅的意思,现在的人所谓 galant 乃是会奉承女人的意思了。

虽然如此,如果我不停止地做翻译的工作,我想终有一天我的译品会更进步些。

十八年五月三日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小仲马 (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 年生于巴黎, 1895 年逝世。他的剧本有:《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 1852, 中国有刘复先生的译本);《半上流社会》(Le Demi-Monde, 1855);《金钱问题》(La Question d'Argent, 1857);《私生子》(Le Fils Naturel, 1858);《妇人的男友》(l'Ami des Femmes, 1864);《奥白来夫人的思想》(Les Idées de Madame Aubray, 1867);《乔治公主》(La Princesse Georges, 1871);《克罗德的妻》(La Femme de Claude, 1873);《阿尔方斯先生》(Monsieur Alphonse, 1874);《异国之女》(l'Etrangère, 1876);《黛妮丝》(Denise, 1885);《佛兰西原》(Francillon, 1887)等。

小仲马的戏剧可分为三类。他起初只想直接地观察社会的人物,很逼真地描画出来,像《茶花女》与《半上流社会》都是这一类。后来他想在戏剧上解决社会问题,遂写了些剧本,表示不满意于社会的成见与国家的法律,像《私生子》就是这一类。最后到了晚年,他想依象征,把自己的思想具体化、永远化,《异国之女》就是这一类的作品。

他的戏剧,在法兰西戏院里最常演的乃是《半上流社会》(最近一次是 1930 年 2 月 28 日),故先译出。

《半上流社会》乃是天堂地狱的交界,下流社会的妇人到了这社会,便好似出了地狱;上流社会的妇人到了这社会,便好似降自天堂。但是,小仲马所谓的半上流社会与现代的半上流社会又大

不相同了。那时节的半上流社会的妇人只晓得欺世盗名，而现代的半上流社会的妇人却一味要钱。试看小仲马所描写的作恶的妇人，在现代却还不容易遇见哩！现代所谓上流社会，还比不上小仲马所谓的半上流社会！假使他生在现代，不晓得他又作何感想？

译者

十八年五月二日

第一幕

布景 奥里维叶·夏澜家里的客厅。

第一出

出场人：卫尼叶、奥里维叶。

卫 那么，您答应我了？事情是不会闹起来的了？……

奥 事情要闹起来是不可能的。

卫 我为着这个，想要来求您，虽则怕遇着些什么人，也顾不得了！

奥 依您的话，我这里招待的乃是下流社会的人了？

卫 人家是这样说的。

奥 他们误会了；到这里来的人，都是您的朋友们。

卫 我的朋友们却当不起这光荣呢。

奥 再者，您这一次的行动，有什么不可告诉人家的？您的两个熟客，一个是莫克鲁华先生，一个是赖图先生，他们在您家打牌，有了一个小小的误会，非大家解释一番不可。所以决定在我家解释。我是莫克鲁华先生的证人，您来求我和解了事，这是很自然的，有什么不可告诉人家的呢？

卫 当然啦；但是我也愿意人家不知道我来，因为我希望巴黎全城的人都不晓得人们在我家的客厅里赌钱。如果事情弄得不好，会打起官司来。一个规矩的妇人断不肯到法庭去出面，就算是证人也不好；而且报纸上要发表我的名字，越发不好了。

请您努力和解了事才好；万一和解不了，请您看我的情面，把决斗的原因变一个样儿，使我不至于有关系——连间接的关系都没有才好。我许人们在我家打牌，为的是叫他们取乐，并不是叫他们吵闹啊。

奥 话是这样说了。

卫 那么，既然山棣夫人不来，我就此告辞了。

奥 山棣夫人要来我家增光吗？

卫 当她晓得我来的时候，她说：“等一会儿我去接您；那高大汉子，我去见一见他也不妨。”但是她这人大意得很，大约她已经忘记了，我不能再等她，再会吧。有一件事要请您当心：您不向我问我的内侄女儿的好；她呢，她倒拜托我同您说许多话哩。

奥 好听的话吗？

卫 当然啦。

奥 她真可爱。

卫 当然可爱啦；她分明晓得您不会同她结婚的，她本来犯不着关心您啊。

奥 唉！不会的，不会的！

卫 我的亲爱的，您放着这高枝儿不攀，将来会跌下更坏的地方去的。

奥 跌下去的时候，自然不会好的啦。

卫 总之，我们比您好。

奥 您相信吗？

卫 您是小小的贵族，又不是富家，不是吗？

奥 每年有三万法郎的入息。

卫 存款的利息吗？

奥 不，田地的入息。

卫 呃！这还不坏；但是您有家庭吗？

奥 谁没有家庭呢？不过，我的家庭减缩到只剩下我的母亲。她

再嫁了；我到了成年的时候，为着要领有我父亲的财产，不得不同她的丈夫打官司。于是我同她很少见面，我想她也不十分爱我。唉！寡妇真不应该再嫁！一个寡妇把她前夫的名字抹杀了之后，对于他的儿女们，简直变了路人。我的亲爱的子爵夫人，您看，我因此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没人管束了，我放荡了不少的日子，负了不少的债，后来才还清了。现在我变成了一个谨慎的人，很不愿意与您的内侄女儿结合；虽则我觉得她很可爱，虽则就孤儿而论，我觉得她很有好处，虽则有时候我怕我终于同她结婚。

卫 您吗？

奥 是我！从前我已经变成了很爱她的一个人，假使我仍旧常到您家里去，像我这么一个忠厚的人，恐怕已经向您求她的婚了，那么，真是没有道理。

卫 因为她没有财产吗？

奥 我倒不在乎这一层，我不是同金钱结婚的人。只因有别的理由罢了。

卫 什么理由？

奥 我们上流社会的人，看来不见得怎样聪明，却也不很蠢。我们一结婚，就是想把平日在别人的妻子身上要求不到的事情在自己的妻子的身上找出来。我们越入世，越发主张我们所娶的女人是不认识生活的才好。至于有些小姐们，他们还不曾结婚，已经十足地出了名：有名的聪明，有名的自由，这种女子，娶了来真是可叹。您看那山棣夫人！

卫 但是，玛瑟儿却没有华兰亭的性情啊。

奥 性情虽则不同，但是，您看，山棣夫人离开了她的丈夫——她丈夫是谁，我们都不知道；她自己招是惹非，还替人家招惹是非，这种人，竟是您的内侄女儿桑士诺小姐的知己朋友。您看，山棣夫人可以做二十岁的一个少女的伴侣吗？

卫 您有什么法子呢？我没有钱，玛瑟儿没有许多的娱乐。山棣夫人爱看戏，她有一辆车，玛瑟儿就占她的便宜。这孩子，不让她消遣消遣怎么行呢？总之，她不会做坏事就是了。

奥 她不做坏事；但是她教人家猜她做坏事，将来她终于做坏事。

卫 我的亲爱的奥里维叶！

奥 您做错了事了；您晓得您本来应该怎么办吗？三年前，她从她的膳宿学校出来的时候，段纳琅侯爵想要把她安置于他的女儿身边，那时您就应该把她交托给他。那么，玛瑟儿可以在一个有礼教的社会里生活，恐怕现在她已经结了婚，否则也有结婚的把握了；而今我却很怀疑她能够有好的真的婚姻。

卫 那时候因为我太爱她，离不了她。

奥 这种利己的心理，将来您会后悔的，她也会有责备您的一天。

卫 不会的。如果她愿意的话，两个月之后她就可以结婚，而且可以变成一个很可爱的妻子；妻子好不好都是丈夫弄成的。

奥 丈夫好不好，也是妻子弄成的啊！这种赔补是不够的，而且，这一次您想把她嫁给谁呢？

卫 嫁给一个少年人。

奥 他爱桑士诺小姐吗？桑士诺小姐也爱他吗？

卫 不，但是不要紧。在婚姻上头，有了爱情的时候，习惯可以杀爱情；没有爱情的时候，习惯可以生爱情。

奥 您说话很像赖洛虚夫戈^①。——那少年人是哪里来的呢？

卫 是赖图先生介绍给我的。

奥 赖图先生介绍的乃是劣货：一半丝，一半棉。

卫 您听我说，正经人我是认得出来的。他就是一个正经人，我敢断定。这恰是配得起玛瑟儿的一个丈夫。他的年纪很轻，至多只有三十二岁，样子长得很非凡。他是一个受过勋章的军

^① 赖洛虚夫戈(1613—1680)著有格言。

官,没有家庭,只有一个妹子,已经是一个寡妇,她隐居在圣日耳曼的乡村里。他每年大约有两万厘佛的入息,他很自由,要结婚明天就可以结婚;巴黎的人他只认识赖图先生、玛瑟儿与我。这是一个好机会,我永远不会找得到更好的了;您认识了他之后,您首先就要说我的话有理。

奥 我可以认识这位先生吗?

卫 今天就可以;这就是赖图先生的证人。

奥 是南查克先生吗? 昨天他来递了一张名片,说今天三点钟来,就是他吗?

卫 就是他。现在请您做个好心人吧;您肯做就能够做的。南查克先生会同您情投意合起来,这是意中事。如果他同您谈起玛瑟儿,请您千万不要把刚才您说的一番废话告诉他。

仆 (传报)山棣夫人到。

第二出

出场人:卫尼叶、奥里维叶、华兰亭。

卫 好孩子,您来了! 您从哪儿来?

华 请不要说起……我以为说半天还说不完呢……(向奥里维叶)您好吗?

奥 很好。

华 您看,我的裁缝来了,我不在家试穿衣服是不行的,明天您就见我有一件新衣穿去看赛马呢。后来,我又去订下了一辆车——用两匹马的,我叫人家领那车夫来给我看过了,他是一个英国人,很不错。后来,我又到我的房东家里去,因为我要搬家,您是知道的……您这儿的房租是多少? ……

奥 三千法郎。

华 但是,您这儿是个新区域,很少人住的地方,人家可以在这里杀人,也不怕有人瞧见。要是我呢,早就不耐烦了。我在和平

路找着了一所漂亮房子,在二层楼,朝着街道的,七千五百法郎,将来装璜的纸料是房东的。客厅裱的是红色与金黄色,卧房裱的是黄绸,梳妆室裱的是中国蓝缎。我把我一切的器具都漆新了,将来一定很舒服。

奥 您拿什么钱来付这一笔账呢?

华 怎么? 什么钱? 我不是有我的奁钱吗?

奥 看您这般排场,您的奁钱该剩下的不多了,不是吗?

华 大约还有三万法郎。(向子爵夫人)喂! 我的亲爱的,如果您要钱用,我介绍我那经纪人米歇尔先生给您。杜来恩那边我的产业一时卖不了,我等不得那么久,所以我把契纸抵押给他,他马上借给我五千法郎,八厘的利息;还不算贵。等一会儿我出去的时候,还要去取我那余下的钱呢。

奥 米歇尔很瘦,有两撇胡子,穿的是绣花的衬衫,珐琅质的背心纽子,是不是?

华 他很像个上流人。

奥 这要看他是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骗子,您晓得吗? 我是认识他的,我未成年的时候,他借过钱给我。您这三万法郎到了他的手里,就完得快了,完了之后,您又怎么办呢?

华 我没有我的丈夫吗? 将来他不得不供给我的膳费,否则,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仍旧回去依他。

奥 这一个丈夫将来要走红运了! 此刻他也许还不晓得他有这福气哩! 但是,万一他不赞成您的办法呢?

华 他不能够的。我们并不是经过法律手续的离婚。将来我喜欢的时候,我还有回家的权利。他非收留我不可。再者,他永远是爱我的,他巴不得我回去呢。

奥 我倒很想看一看将来怎样。

华 将来您看吧……要告个结束才好! 我还到什么地方去呢? 没有什么地方了。我从霜邪利邪经过,那里有许多人! 邦爽呀,

白里雅德伯爵呀,嘉萨和先生呀,这一班先生我都遇着了!我请他们明天到我家里去喝茶;您也去好不好?

奥 不,谢谢您。

华 我去租了一间包厢,预备今天晚上看戏,这包厢在楼下,靠近戏台……我又去付了我那做帽子的女人的账。我不要她了,她专替女伶们做帽子……这就是我一天所做的事情……(向子爵夫人)喂! 礼拜二,我们到嘉维若先生家里吃晚饭去。他请吃入宅喜酒。他的屋子漂亮得很。他请我代他邀请女客。您可以同玛瑟儿去,包您快乐。

奥 (怔怔地望她)可怜的妇人!

华 您怎么样了?

奥 没有怎么样,我可怜您。

华 为什么?

奥 因为您很可怜。如果您不懂,我也犯不着花许多时间解释给您听。

华 您说哩! 我恰好有些事情要问您。

奥 我说的话,她只当不曾听见! ……真没有心肝……您想要问我什么?

华 您有安若夫人的信息吗?

奥 为什么?

华 她在巴特的时候,没有写信给您吗?

奥 没有。

华 对我,您还说这话! 恰是我……(笑)

奥 恰是您? ……

华 是我把信交到邮局去的。您放心,看我疯疯癫癫的样儿,却是个肯守秘密的人哩。她写给您的信多么有情趣啊!(笑)

奥 您为什么笑呢?

华 因为您想要在我跟前守秘密,而我知道的还比您多些呢!

- 奥 是的,但是两礼拜以来,我不曾接到过她的信。
- 华 对啊;却不是自从我走了之后。
- 奥 您也没有收到过她的信吗?
- 华 她干脆就没有写过信。(嘻嘻地笑,作嘲笑他的样子)
- 奥 (注视她的眼睛的白的部分)您这里有些什么东西?
- 华 哪里?
- 卫 他还想逗您生气哩。
- 奥 您的眼睛的周围黑得很。
- 华 您也像别人一样,想要说我画眼画眉。认识我的人,有一半以为我画脸谱哩!
- 奥 还有其他的一半呢,他们不但以为而且相信。
- 华 您不疯了?
- 奥 您不搽白的东西吗?
- 华 我搽粉——一切的妇人们也是一样……
- 奥 胭脂呢,搽不搽?
- 华 决不!
- 奥 决不?
- 华 晚上搽一点儿,还不每天晚上都搽呢。
- 奥 您不画眉画眼吗?
- 华 怎么不画?这是时样啊!
- 奥 无论如何,不是上流的妇人所应有的。
- 华 只要适合于我们的脸孔,有什么要紧呢?人家分明晓得我是上流的妇人啊!
- 奥 是与不是,人家看得出来的。
- 卫 您算是多嘴的人了!……我们走吧!
- 华 (向子爵夫人)如果您愿意的话,我领您去看我的房子。
- 卫 我愿意极了,我恰没有事情做呢。
- 华 (向奥里维叶)您也跟我们来吧,您看墙壁该怎样装璜,指教

指教。

奥 我不能出去,我等一个人。

华 谁?

奥 一个朋友。

华 叫作什么名字?

奥 为什么您关心到这上头呢?

华 (冷冷地)您告诉了我? 我有话说。

奥 他的名字叫作伊波利特·李崇。十年以前,他旅行的地方真不少。他回巴黎来有一个礼拜了。他是马赛的一个富商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以油业终身的——您满意了吗? 您认识他吗?

华 (发抖)不认识。

卫 他结了婚吗?

奥 是的;您不必打他的主意了。

华 您认识他的妻子吗?

奥 连他的儿子我也认识。

华 (诧异)他有儿子?

奥 有五六岁了,您诧异什么? 既然您不认识他。

华 这位李崇先生住在? ……

奥 他住在利禄路七号。您想要见他吗? 等一等,我就可以给您介绍。

华 不,不,我不想要见他。

奥 您怎么样了!

华 没有怎么样;再会! ……

仆 (传报)伊波利特·李崇先生到。

奥 (向华兰亭)好不好?

华 不,用不着。(把面网放下,经过伊波利特之前,把头掉过去,与子爵夫人出)

第三出

出场人：伊波利特、奥里维叶。

奥 您好吗？

伊 很好，您呢？

奥 很好；您的妻子呢？

伊 都很好。刚才那妇人是谁？

奥 她叫山棣夫人。

伊 原来是华兰亭！

奥 您认识她吗？

伊 我个人不认识她；但是我同她的丈夫很熟。

奥 那么，她真的结过婚了？

伊 一点儿不差。

奥 呀！真的！依她说，她的丈夫很有许多过失哩。

伊 这倒是真话：首先他的过失就是不该娶她，因为她似乎已经把她的帽子抛向各磨坊的顶上去了^①。

奥 这倒不尽然；但是，她是一个有礼貌的人，遇着磨坊，自然脱帽致敬啦。

伊 您同她很熟吗？

奥 熟倒很熟，却并不打她的主意！刚才您看见有一个妇人同她在一起，她就是找那妇人来的。再者，当我把您的名字告诉她的时候，她的脸色忽然变了，然而她却说不认得您。

伊 我们从来不曾谈过话，但是她该晓得她一生的事迹都瞒不过我。

奥 山棣先生此刻在什么地方呢？……

伊 她的丈夫并不叫做山棣。山棣是华兰亭的母家的姓，自从她

① 意思是说她的品行不端。

脱离了丈夫之后,她就改称山棣夫人,因为她丈夫不许她用他的名义了。

奥 他怪她哪一点不好呢?

伊 这少年很爱她,而她却没有良心,给他戴绿帽子。我应该承认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人家都叫她美丽的山棣小姐。说到财产呢,她一个铜子也没有。那少年很有钱,年纪很轻,很多情,却很胆小,不敢向她求婚。他原是一个朋友介绍他到她家去的,那朋友情愿替他求婚,他于是答应了。不久就订婚、结婚;那朋友便是两个证婚人里头的一个。

奥 另一个证婚人却是您吗?……

伊 是的。结婚后六个月,那丈夫来找我,说他的证婚人恰是他妻子的情郎。于是他同那人决斗,杀了他,逃走了,留下了二十万法郎给他的妻子,承认这算是给她的奁钱,只不许她再用他的名义,甚至于不许她说她认识他。自此之后,他们不再见面,已经十年了。

奥 现在她的丈夫哪里去了呢?

伊 他在外国过活。两个月以前,我在德国遇见他。

奥 他不爱他的妻子了吗?

伊 我想他是不爱她的了。

奥 然而她却说他永远是爱她的,只要她肯回家依他,没有不行的。

伊 她错了。——那妇人,同她一块儿在你这里出去的,是什么人?

奥 这是一个贵族妇人队里的落伍者,她因为爱奢华,爱娱乐,渐渐地堕落到浪漫的社会里来。她丈夫的家产给她败了,他因此就自尽了,已经有十年或十二年之久。她的财源,第一是靠几个旧交;第二是人家照额面价格卖给她的证券,她拿去再卖,超过额面价格;第三是她那已经漂流将尽的产业的残余,

有时候遇着顺风,还把它吹到她的现在之岸。她有一个很标致的内侄女儿,她预备靠着这少女的婚姻刷新她的金塔;只一层,丈夫还找不到。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她只好自己尽力地挣扎一下子。她常常开夜会,但是人们显然觉得她的抽屉里没有钱,到了第二天,不得不变卖或典当几件珠宝,好开支夜来的茶钱、冰钱、蜡烛钱。她所邀请的少年们,冰是吃的,茶是喝的,新年的时候还送糖果的年礼。他们未尝不结婚,却只同真的上流社会的女子结婚,至于他们对于那子爵夫人与她的内侄女儿呢,遇着的时候,大家只点点头,却不愿使她们同他们的母亲、妻子亲热。

伊 山棣夫人乃是这妇人的朋友吗?

奥 您想她能够看见什么别的社会呢?

伊 说得对!——现在,您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有事要我帮忙。我听您讲来。

奥 几点钟了?

伊 两点钟了。

奥 (按铃)那么,为我们很舒服地畅谈起见,请您让我结束了一件事再说。

伊 不要忙,我有的是时间。

仆人入。

奥 (把一封信交给仆人说)你把这一封信送给洛南伯爵。你认识他吗?……万一他不在家,你叫人家交给伯爵夫人。去吧。

仆人出。

伊 你会写两方通用的信吗?给那丈夫也可以,给那妻子也可以吗?

奥 不。我这信只能给那妻子看的,但是,我恐怕替她惹是非,所以送给她的丈夫。

伊 如果人家把这信交给她的丈夫呢?

奥 呆子！她的丈夫还在乡下呢。

伊 原来如此！这是一件妙计；您晓得吗？

奥 您要这妙计吗？要，我就租给您。只今天我不得已而用这计，这是第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而且为的是那妇人的利益。

伊 您相信吗？

奥 我把历史告诉您，这历史简单得很。我把人名都说了出来，给您一个证据，使您知道那丈夫不怕他的妻子怎么样，那妻子也不怕我怎么样！去年的秋天……呃，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令，尤其是在乡间。在这时令，寂寥给人们幻想的自由，每一张落叶便是一首现成的悲诗。在这时令，人们觉得有变为肺癆病者的需要，因为在这黯淡而湮郁的自然里，不是肺癆便配不起它的格调啊。

伊 是的。米勒怀的《叶之凋零》^①第一卷第 12 页。我只晓得这个，我已经害过肺病了。

奥 谁不是一样呢？自从 1830 年以来，肺病与国家骑士，乃是人人必经的两条路。——且说，去年秋天，人家把我介绍给洛南伯爵夫人，那时候是 10 月，她住在我的一个朋友的母亲家里。我那朋友叫做莫克鲁华，等一会儿我们恰要谈起他呢。那伯爵夫人有的是金黄的头发，很出色，很有诗意，很有情，却有三分神经病。她的丈夫旅行去了，您晓得普通的习惯吗？我奉承那妇人，自信爱上了她了。大家回到巴黎来之后，她介绍我给她的丈夫认识。

伊 是一个呆子吗？

奥 不，他是一个可爱的男子，大约有四十岁，他对我很有交情，我对他也很有好感；因此之故，两个礼拜之后，我便变成了那丈夫的知己朋友，再也不想及那妻子了，完全不想及了！于是，

① 米勒怀是法国 18 世纪之末的诗人，著有《叶之凋零》(Chutes des feuilles)，恰是咏肺病的。

您看,当初这妇人不给我一点儿希望,在我们二人中间不妨说,她不是私通的人,也不是……(思索)

伊 算了吧,下次您再找一个比方吧。

奥 这妇人,她的自尊心受了伤了,她以为我轻视她……简单地说了吧,她昨天写信给我,说她的丈夫出门了,要几天后才回来,她有些话要向我说明,所以她今天两点钟在家里等我。我已经把她的信烧了,这种无用的说明,难为情的说明,我不愿意要,所以刚才我写了一封信给她说出真情,说我愿意做她的朋友,但是我不十分爱她,或者可以说是太爱她了,不忍拉她走错了路。她一定有几分怪我,但是她却从此得救了。不是我夸口,这倒是救了一个妇人的名誉哩!……

伊 好,您做了这事情,真算忠厚!

奥 我做这事,并不是口是心非的,我可以同您赌咒!也许因为我入世太深,也许因为我的确是一个忠厚人,我决定不再犯这些不名誉的事情,不肯以爱情为口实。去到一个男子家里,同他握手,叫他朋友,却要了他的妻子,这种事情,不是与我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做,随他们做去;至于我呢,我觉得这个太可耻了,太令人心中作恶了。

伊 您真是好到了极点!

奥 我这人原是这样的。

伊 这因为您对于另一方面有了爱情罢了。

奥 怀疑派……

伊 承认了吧。

奥 呃!这个当然……

伊 我刚才在想:“一个风流男子装作圣人,其中必有缘故。”——那女的呢,我认识她吗?……

奥 不。您没有到巴黎以前,她已经到水边住去了。再者,我不肯说出她的名字,因为怕替她招是非。她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妇人。

伊 算了吧!

奥 这是她说的。在这时候,她很自由,自称寡妇,已经不是二十岁的女子,打扮得很漂亮,又聪明,晓得妆饰外观;现在没有危险,将来没有烦恼。因为世上有一种女人,她们同人家结合的时候,预先料定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然而她们却能够含笑地说她们的现成的话,把爱情送到驿站,直等到换了新马,再奔前程。她呢,便是这种女人里头的一个。我同她结合,好像一个清闲的旅客不高兴赶火车,却高兴骑驿马;因为骑马快活些,要停呢,即刻可以停。

伊 这事情是从什么时候起的?

奥 有半年了。

伊 还要延长下去吗?

奥 她要延长就延长。

伊 直到您结婚的时候为止吗?

奥 我永远不会结婚的。

伊 说是这样说的,但是,将来有一天……

仆 (入)先生! ……

奥 什么事情?

仆 (低声)这乃是旅行去了的那一个妇人。

奥 (指旁边的一室)请她进那边去,我就来。

仆人出。

伊 是她吗?

奥 正是。

伊 我走了。

奥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伊 随您的便。

奥 喂?

伊 什么?

奥 您这样就走了吗?

伊 要我怎样才走呢?

奥 莫克鲁华呢? 我们什么都谈了,却把他的事情除外。

伊 真的,我们忘记他了。我们真呆!

奥 请您不要说“我们”,不说复数人称,只说单数人称,好不好?

伊 好的。您真呆!

奥 先生,您倒会说俏皮话哩。

伊 有些时候。

奥 您听我说,事情的关系是这样的:刚才您看见的那一位卫尼叶子爵夫人,莫克鲁华先生在她家里同一位赖图先生打牌,吵了一场嘴。那赖图先生要在今天三点钟派一个证人来。看他只派一个证人,可见事情是可以和解的。但是,如果事情和解不了,又要决定一个新的约会,而且我们应该每一方面有两个证人。假使有新约会,大约是今天晚上,但是了结得越早越好。如果我用得着您,到哪里去找您呢?

伊 六点钟以前,我在家;六点钟以后,我在英吉利咖啡店吃晚饭。如果您肯来,我们一块儿吃。

奥 很好! 那么,六点钟的时候,您来邀我吧,这是您所必须经过的路。

伊波利特出。

第四出

出场人:奥里维叶、胥珊。

奥 (走向旁边的门,门开;后方的门同时闭了) 怎么! 您来了吗?
(向她伸手)

胥 (微笑握他的手) 我来了。

奥 我以为您死了呢。

胥 我的身子很好。

奥 您什么时候从巴特回来的？

胥 有一个礼拜了。

奥 一个礼拜？

胥 是的！

奥 呃！呃！呃！但是我今天才看见您！该有新的事情发生了。

胥 也许吧。（半晌）您仍旧很聪明吗？

奥 我更聪明了。

胥 从什么时候起的？

奥 从您回来的时候起。

胥 这差不多是一句恭维话。

奥 差不多。

胥 好，那么很好。

奥 为什么？

胥 因为从巴特回来的人，总还喜欢谈话。

奥 你们在巴特不谈话吗？

胥 至多只说话，不谈话。

奥 呃，似乎您也不很想谈话，否则您回来一个礼拜了，为什么今天才来看我呢？

胥 这一个礼拜我总是在乡下过日子，今天第一次到巴黎来；没有一个知道我来呢。我再说，您是很聪明的了？

奥 是的，不错。

胥 等一会儿我看就晓得了。

奥 您想说什么呀？

胥 天啊！只一个问题：您愿意不愿意同我结婚？

奥 您吗？

胥 不要大惊小怪的，倒弄成没有礼貌了。

奥 这是什么意思呢？

胥 那么，您是不愿意的了？我们也不必再提了。喂，我的亲爱的

奥里维叶,我只剩有一句话告诉您: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我就要离开此地了。

奥 离开很久吗?

胥 是的,很久。

奥 哪里去呢?

胥 很远,很远。

奥 您使我担心起来了。

胥 有什么稀奇呢?天天有许多人离开此地;人家发明些火车轮船,为的是这种人啊!

奥 说得对。好,那么,我呢?

胥 您吗?

奥 呃。

胥 您?……我想您大约仍旧在巴黎吧。

奥 呀!

胥 除非是您也想要离开此地。

奥 同您一起吗?

胥 呀!不行!

奥 那么,完了吗?

胥 什么?

奥 我们不相爱了吗?

胥 依您说,我们是相爱过来的了?

奥 我曾经相信过来。

胥 我呢,我曾经努力想要相信。

奥 真是!

胥 我一辈子都讲恋爱;但是,直至现在,我已经不能够恋爱了。

奥 让我谢谢您。

胥 我并不只为您一人说话。

奥 那么,让“我们”谢谢您吧。

胥 但是,您该晓得:我到巴特去,并不很像一个清闲的妇人去水边住,却像一个会思想的妇人到远的地方考虑去,因为相隔远了,才容易看得见自己的真的情绪。也许您对于我的关系重大,出于我意料之外。于是我离开了此地,试看我是否少不了您。

奥 结果怎么样?

胥 呃,我竟过得去了!您不曾跟着我走;您写给我的信只是灵的方面的。我走了两礼拜之后,完全觉得您是无可无不可的东西了。

奥 您的言语里头很有值得赞赏的地方,这算是大放光明了。

胥 我回来之后,第一个念头竟是不想再来看您,只等候我们有偶然相逢的一天,好同您说明此事。后来我仔细一想,我们两个都是聪明人,与其遇事巧避,倒不如趁早办妥还合理些。现在我来了,我要问您,您肯不肯把我们的爱情做成一种真友谊……(奥里维叶笑)您笑什么?

奥 我笑,因为我心里在想:两个钟头以前,我恰巧说了这话——写了这话,虽则字眼不同,意思却是一样的。

胥 写给一个妇人吗?

奥 是的。

胥 写给那美丽的夏尔洛德·洛南夫人吗?

奥 我不认识这女人。

胥 前次我住在巴黎的最后的日子里,您去看我,已经不像从前一般地有恒。我很快地发现了在您不来以后的解释与不来以前的托故里头显然隐藏着几分神秘。这种神秘,不是女人是什么?有一天,您从我的家里出来,说您要去会一个朋友,我悄悄地跟着您一直到您所到的地方,我打赏了那门房二十个法郎,他告诉我说那屋子里住的是洛南夫人,还说您天天去看望她。您看,要晓得您的事情有什么难呢?从那时候我就知道

- 我并不爱您,因为我努力地想要妒忌,却妒忌不来!
- 奥 您怎么弄到此刻才同我说起洛南夫人呢?
- 胥 要同您说的时候,同时要叫您在二人里头挑选一个。那么,她是新的,我不得不牺牲,而我的自尊心因此要受痛苦,所以我不愿意。
- 奥 呃,您误会了;我真的到过洛南夫人家里,但是她只是我的朋友,永远只是朋友。
- 胥 这个不关我事。您要爱谁就爱谁,我只要求您的友谊,您肯给我吗?
- 奥 既然您要走了,还有什么用处呢?
- 胥 正因为这个哩。远的朋友,难得些,宝贵些。
- 奥 请您把一切的真情告诉了我吧。
- 胥 什么真情?
- 奥 您为什么要走?
- 胥 因为我要走。
- 奥 没有别的理由吗?
- 胥 没有别的。
- 奥 那么,不要走吧。
- 胥 不,我有不能停留的理由。
- 奥 这理由,您能告诉我吗?
- 胥 要人家的秘密作为友谊的交换,这不是给友谊,却是卖友谊了。
- 奥 您就是逻辑的本身了。——在未走以前,您? ……
- 胥 我仍旧在乡下住。我晓得您讨厌乡下,所以我不敢请您到乡下去。
- 奥 很好。这是一种正式的绝交,至于友谊一层,我要尽责任是不难的。
- 胥 这是您意料不到的难事哩。“友谊”两个字,我不把它当作习

惯上的很平庸的话头。普通情郎与情妇分别的时候,互相说保存友谊,只是相互间的冷淡的情感特征;我所要的友谊呢,却是互相了解的、有效的,这种友谊乃是忠心与维护的别名,遇必要的时候,大家谨守秘密,尤其是这种友谊的特性。您也许只有一次的五分钟的机会对我承认了这友谊,我尽可以相信您了。话是这样说了吗?

奥 话是这样说了。

仆 (入)赖孟·南查克先生请问先生能否接见他。这是他的名片,他是从赖图先生一方面来的,说先生今天在家等候他。

奥 对了。我就来。

胥 (向仆人)等一等,让我看一看那名片。

奥 (把名片递给她)名片在这里。

胥 对了。那么,南查克先生是您的朋友了?

奥 我从来不曾看见过他。

胥 为什么他来看您呢?

奥 赖图先生同我的一个朋友吵闹,他来做赖图先生的证人的。

胥 巧得很!

奥 怎么样的?

胥 在什么地方出去可以不给人家看见呢?

奥 这个您是很晓得的。——看您多么不自在啊!您认识南查克先生吗?

胥 在巴特的时候,人家把他介绍给我;我同他谈过一两次的話。

奥 哈!哈!倒给我像射覆般射中了!南查克先生是?……

胥 您在做梦。

奥 呃!呃!

胥 既然您要南查克看见我,您就请他进来吧。

奥 我并不不要他看见您啊!

胥 (变为不慌不忙地)不,请他进来吧;这么还好些。

奥 (示意叫仆人请客)我不懂了。

仆 (传报)赖孟·南查克先生到。

第五出

出场人:奥里维叶、胥珊、赖孟。

奥 (上前迎接)先生,累您等候了一会儿,万望恕罪。

赖孟鞠躬,注视胥珊,作诧异状,又作心中有所感触状。

胥 南查克先生,您不认得我了吗?

赖 夫人,刚才我似乎认得您,但我一时不敢断定。

胥 您什么时候从巴特回来的?

赖 昨天。我预备今天去拜候您,但是也许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使我今天不能去。这意外的事情,不是我所希望的。

胥 先生,当您喜欢来看我的时候,我永远是很欢迎的。我的亲爱的奥里维叶,我告别了。您不要忘记了我们说好了的话啊!

奥 决不会的。

胥 (向赖孟)告别了,先生;我希望再会。

第六出

出场人:奥里维叶、赖孟。

奥 先生,我听候先生的教诲。(示意请他坐)

赖 (坐,有几分不好气地)啊!先生,事情是很简单的,我的朋友赖图先生……

奥 对不起,我打断您的话头:赖图先生是您的朋友吗?

赖 是的,先生。为什么您问这话呢?

奥 因为有时候……先生,您是军界中人吗?

赖 是的,先生。

奥 因为有时候一个军人以为人家请他做证人是不能拒绝的,无论是他不很熟的人,甚至于完全不认识的人,请他,他也不

拒绝。

赖 真的,我们不肯帮忙的时候很少;但是我却认识赖图先生,我同他握手,把他当做我的朋友,他配不起做我的朋友吗?您问我,为的是这个吗?

奥 不,决不,先生。请您继续讲下去吧。

赖 呃,前天晚上,赖图先生在卫尼叶子爵夫人家里。我也同他一起,他们在打牌。那时候,那里有一个少年人,名叫乔治·莫克鲁华……

奥 是我的一个朋友。

赖 那时候,莫克鲁华先生得手了,“得手”这字眼,我想是他们赌钱的人用的。我从来没有赌过钱,所以关于这一类的专门名词,我一概不懂。

奥 是的,这是赌界通用的字眼。

赖 莫克鲁华先生已经通过了三四次,桌子上有了二十五个路易。于是赖图先生开打,但是这一晚他输得多了,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于是他对莫克鲁华先生说他用口头下注。说到这里,莫克鲁华恰要转牌,便把牌递给右边邻座的人,说一声“我通过了”。赖图先生看见他不允许他用口头下注,于是以为他一定是欺负他,便要同他理论。莫克鲁华先生回说他们二人所在的地方并不是争论是非的地方。于是他说出您的名字来,把您的地址写给了赖图先生。赖图先生便托我到您家里来,说您的朋友既然不以为应该直接答复,便请您对于这事情给他一个解答。

奥 先生,要一个解答容易得很,我以为在这事情上头,结果只便宜了我侥幸因此与您拜识,此外没有什么。乔治并非有意得罪赖图先生:他把牌通过,这是一切的打牌的人们的权利。当人们看见赢了许多注,不愿意一次失去的时候,尽可以把牌通过的。

- 赖 在赖图先生未下注以前,莫克鲁华先生就该决定了。
- 奥 他因为考虑了一下子。
- 赖 我敢相信,假使是别人下注,他一定受注;假使赖图先生有钱摆在桌子上,他也一定受注。
- 奥 先生,这个我们完全不知道,请您容许我说,我们所能辩论的只是显然可见的事实——我们所知道的事实。现在我把莫克鲁华先生自己说的话重述给您听:他说他所做的乃是他所常做的事情,也就是人人所做的事情。依我看来,假使我处在赖图先生的地位,我甚至于并不注意到这种细节。
- 赖 先生,在上流社会里也许如此,但是我们是军人……
- 奥 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赖图先生是军人。
- 赖 但是,我却是军人啊。
- 奥 先生,请您注意,这上头并不关系于您,也不关系于我,只关系于赖图先生与莫克鲁华先生,而他们却都不是军人。
- 赖 既然赖图先生选了我做他的代表,我便把这事当做我个人的事情一般看待了。
- 奥 先生,请您容许我说,您在这上头有了误会了:证人们应该关心于当事人的名誉像他们自己的名誉一样,这个我承认;但是,依我的浅见,尤其应该在当事人的关系上头存一种和解的心理——至少该存一种不偏不党的心理,万一有什么不幸,他们可以不负责任。做证人的,不把当事人的事情推想,看自己设身处地的时候能不能做去,便糊里糊涂地大家辩论起来,这已经是不该的事。再者,请您相信我的话,先生,世上并没有两种不同的名誉,一种特为您的军服而设,一种特为我的衣服而设。人们穿的衣服虽则不同,人心总是一样的。只一层,我觉得人命重要,所以我们该认真地讨论,如果有别的路可走,我们绝对不该很冷酷地把两个男子引到决斗场上去。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再订一个约会,因为,我老实说,您今天

的气质似乎很容易动气的样子,您的朋友与我的朋友不会得解决的。这是第一次我侥幸与您拜识,我不很知道您的心肠,也许有其他的原因,弄到我们并不是真心希望和解两个敌人的人,而我们自己却互相成了敌人,还用得着别的证人呢。

赖 (变语调)先生说的有理,刚才我说的话实在有我个人的问题做背景的。请您原谅我吧,同时请您容许我坦白地同您说。

奥 请说吧,先生。

赖 我是很坦白的人,纯然是军人的本色,我想请求您也一样地坦白对我。

奥 噫呀!

赖 我们两个都是忠厚人,同是上流社会的人,年纪也一样。假使我不像熊一般地在非洲住了十年,我们早已互相遇见了,结交朋友了;您相信吗?

奥 我开始相信了。

赖 我此刻说的话,早该对您说,不让我的脾气发作,也不让您像刚才那样很聪明地教训我。假使我不是遇着您这样明理的人,而遇着像我一般的性情的人,那么,我们要弄到互相砍喉咙为止,岂不是呆吗?现在请您容许我质问你一些难开口的问题,这些问题该是您的十年的老朋友才有质问的权利;我预先许可您,一切您所答复我的话都在这屋子里消灭了的。

奥 遵命。

赖 谢谢您;因为这一场谈话可以影响到我的一生。

奥 我在静听了。

赖 我进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这里,她叫什么名字?

奥 安若男爵夫人。

赖 这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妇人吗?

奥 是的。

赖 寡妇?

奥 寡妇。

赖 什么关系——先生,请您答复我,假使您同样地质问我,我也用我的人格做担保地答复您——她与您是什么关系?

奥 (半晌)友谊的关系。

赖 您只是她的朋友吗?

奥 (把“是”字着重地说)我只是她的朋友。

赖 谢谢,先生;但是,再问一句:为什么安若夫人会在您家里呢?她只是一个朋友……

奥 一个正经的妇人来看望一个正经的男子也不行吗?为什么不行?安若夫人在这里没有做什么,她并不想隐藏什么,您看,她本来可以从这门口出去,不让您看见,而她却磊磊落落地同您谈了一会子的话才走,这不是一个证据吗?

赖 这倒是真话;但是刚才我必须请您解释,现在我想要坦白到底,索性都说了吧。我是非洲的一个军官。三个月以前,我受伤颇重,医好之后,我告了假休养。两礼拜以前我回到了巴特。我看见了安若夫人,我叫人家介绍我同她认识;她不久就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跟她回到巴黎,爱她爱到发狂了。她对于我的爱情,没有一分鼓励的意思;她的年纪轻,她长得美;我自问她是不是已经爱上了人,因为她在巴特的时候的品行,乃是无可指摘的。所以刚才我忽然看见她在您家里,我不觉诧异起来,心中很有感触,因此,我自然会猜想,会害怕,会动气,后来因为您说话有理,我的气消了,结果是很坦白地请求您的解释,而您也很有礼地答复我。先生,我希望我们有再见的机会。请您自今天起,把我算进您的朋友里头,如果什么时候您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愿听候差遣。

奥 先生,我所应该告诉您的都告诉您了;祝您好运数吧!

赖 至于那两个敌人,我以为事情是可以和解的。

奥 我的意见也如此。

赖 我们把我们的谈话作一个小小的纪录；我们通知他们，什么都可以说妥了。

奥 一点儿不错；如果您愿意的话，明天见。我到您家里去拜候您；我有您的地址在您的名片上；仍旧照今天这个时间，好不好？

赖 明天见，先生。
二人握手，赖孟出。

第七出

出场人：奥里维叶、伊波利特。

伊 （开门）我可以进来吗？

奥 （向后台，最后一次施礼送赖孟，低声说）可怜的男子！

伊 怎么样的？

奥 我的亲爱的，这上头有一大段历史，我看得不很清楚的还不算在内呢。

伊 莫克鲁华先生的事情呢？

奥 已经完了……

伊 这才好……那从水边回来的妇人呢？

奥 一切我的将来的计划都打破了。阿罗根摆布好了的东西，哥伦宾却来推翻了^①。

伊 这么一来，您在一天之内，做了两处的绝交了。

奥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假使棣图处在我的地位，他可以睡得很早，白天的功夫不会耽误了。

伊 呃，我也遇着了一件事情。

奥 什么事情？

伊 刚才我收到了卫尼叶夫人的一张请柬，上面说的是：“卫尼叶

① 意思是说：张三摆布好了的东西，李四却来推翻了。

子爵夫人恭请伊波利特·李崇先生在下礼拜三晚上赴她的夜会……”前头写的是地址；但是，我给您猜一猜，这请柬的下面还写的是什么呢？……原是写的是：“山棣夫人借此恭请，并候起居……”大约山棣夫人想要同我说她的丈夫的事情吧。

奥 您怎样答复了的？

伊 还不曾答复，但是我一定去。

奥 我也同您去。

伊 她也请您吗？

奥 卫尼叶夫人家里，谁不是她的客呢？再者，在这社会里头将有一种诡秘的行动。要等到事情告了结束之后，人家才肯给我知道，倒不如我亲眼看见还痛快些。——您肚子饿吗？

伊 呃！是的。

奥 好，我们吃饭去吧！

第二幕

布景 卫尼叶夫人家里的客厅。

第一出

出场人：卫尼叶、一个仆人、(其后)胥珊。

卫 (向仆人)把梳妆室与我的卧房的灯点上了吧。

仆 (临走时,传报)安若男爵夫人到。(仆人出)

胥 我亲爱的子爵夫人,我本来想要早到,却不能像意料中那么早。但是您该晓得,住在乡下的人,保不定能够常常守时刻。我是在巴黎我的家里穿衣服来的,但是此刻我家的什物东一件,西一件,像是主人离家许久才回来似的。但是,明天呢,什么都可以布置好了。

卫 您并不算迟到啊!

胥 来帮忙的人,总恨到得太迟。

卫 您这样说话,真是可爱!您收到我的信了,您不怪我不知进退吗?

胥 朋友间有什么不可以说的?这不过是互相酬报罢了。这里是您所要的东西。(交给卫尼叶一张钞票)如果这个还不够……

卫 谢谢。这个够了,但是今天的白天我已经需要这一笔款子的了。

胥 您为什么不在昨天差人去问我要呢?

卫 最后的时候,我还以为可以有钱收;因为山棣夫人许可过我,叫我去她的经纪人家里支取。到了午时,他才告诉我,说他不能给我钱。华兰亭因此也很难为情;这时候,真不是要她帮助金钱的时候;我可以对您说,我还接到了些讨账单子;我生怕明天给人家传我,那真是败坏名誉的事情,所以我想要避免。

胥 您说得有理,您今天晚上就该付那讨账人的钱。

卫 有两个讨账人哩。

胥 那么,就该付那些讨账人的钱。

卫 我就差我的女仆去。

胥 这种事情,不要给您的下人知道才好。

卫 但是,我不能等到明天。恐怕那些人会来得很早呢。

胥 您自己去吧。

卫 我的宾客们呢?

胥 我替您招待吧;而且,还没有人来以前,您已经可以回来了。您的宾客是谁?

卫 华兰亭,李崇先生——这是她的丈夫的朋友,她要求我给她请来的;查南克先生……唉!假使这一头亲事可以成为事实……这个我还要倚靠您……那么,我们就有了救星了!玛瑟儿,您,我,还有段纳琅侯爵,这都是我预料中的人物。至于莫克鲁华与赖图两位先生,他们的事情虽则和解了,我不晓得他们来不来。

胥 您没有请夏澜先生吗?

卫 他决不来的。

胥 段纳琅侯爵会来吗?

卫 他并没有回我的信;那么,他该是来的。

胥 快出去干您的事情去吧,我等您。

卫 我坐车去,二十分钟后我就来。恐怕您在这里等得不耐烦了……我把玛瑟儿领去好不好?也许她不须要跟我去。

胥 在这上头,她能够做什么呢?

卫 让我告诉您:我的经济状况紊乱得很,有些事情,我非用另一个人的名义便办不通。所以我解放了玛瑟儿,她的母亲留下一份小小的财产给她,而我是她的保护人;在这名义上,她可以把现在归属于我的财产索还,因为在法律上这是她唯一的权利;我往往因此避免了些新的债主临门,但是也许不得不叫她签个字。

胥 那么,您领她去好了。

仆 (传报)段纳琅侯爵到。

胥 我去同侯爵谈天等您。

卫 对了,我呢,我走了;如果我接见他,我再也躲不出来。请您同他谈起玛瑟儿与南查克先生;他可以对于我们有益处。

卫 尼叶出。段纳琅侯爵从另一门入。

第二出

出场人:胥珊、段纳琅侯爵。

段 出去的是谁?

胥 是这一家的女主人,她要出去干一件事情;但是一会儿她就回来的。

段 不要紧!我大约不等到见了她才走的了。

胥 那么,您不在这儿过夜会吗?

段 不,我只有很少的时间。我的女儿今天从乡下回来,我应该今天把她领到我的兄弟家里去。因为您有信给我,所以我来,否则我连来也不来。

胥 我想要同您说话,却又不愿意叫您到乡下去,因为怕太烦扰了您。段纳琅小姐身体好吗?

段 很好。

胥 您永远不许我看见她吗?我倒很想看见她,只远远地看见她

一面就好了,我知道您不会领她到我家里去的。

段 我的亲爱的胥珊,关于这事情,我们已经解说过,一次就够了,何必再讲呢?您有话同我说,我在静听您说。

胥 您同我说过,无论如何,您总愿意帮我的忙的。

段 对的,我现在还是这样说。

胥 但是我听见您今天的声气冷冷的,不晓得我倚靠您的约言,是不是不知进退。

段 我不相信我同您约过的话不曾实行过。我说话的声气,适合我的年龄;在这时候我该记得我不是二十岁,而且不是四十岁的人了;我因为怕见笑,所以我只应该现出我的真面目,我是一个老头子,对于我有时候得罪过的人,觉得他们很大量,不同我计较,所以,在可能范围内,我总很喜欢帮他们的忙。

胥 那么,我也用同样的声气回答您。侯爵,我的一切都是您的恩惠;您自己是恩人,也许忘记了;我是受恩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了。也许您对于我只是逢场作戏,而您总算已经给了我一点儿爱情,也就是我的光荣了。

段 胥珊! ……

胥 我当初不算什么东西,而您却把我做成了个人物;我因为有您,才得到这社会里来。这社会,就那些上流妇人说起来,这算是她们的末路;但是就我说起来,我本是在低处,算是爬上了山峰了。但是,我一说您就容易懂得的,我不敢说大话,然而实际上是如此,我靠着您,得了这地位,不免有得寸进尺之心,竟发生了些奢望。以我现在的地位说,要么,我愿意跌低些;要么,我愿意升高些。——我现在所缺少的乃是结婚,一结婚我就可以满足了。

段 结婚?

胥 是的。

段 您的野心太大了。

胥 您不要消灭了我的勇气吧。您此刻说的话,我也说过,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因为我所找的男子,第一要他有信任心,肯相信我;第二要他是个贵族,好把我引进上流社会去;第三要他很勇敢,好保护我;第四要他很多情,肯把他的全生活给了我;第五要他年纪轻,样儿长得好看、出色,好教我爱他,好教他自以为被爱。

段 这一位贵族的、多情的、有信任心的丈夫,您找着了吗?

胥 是的。

段 他的年纪还轻,自以为被爱吗?

胥 他的年纪还轻,值得我爱。

段 您爱他吗?

胥 是的。您要怎么样呢?我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人。

段 这男子会同您结婚吗?

胥 只要我说起一句话,他马上就会向我求婚的。

段 为什么您还不说呢?

胥 因为我想在事前先征求您的意见;这是不得不做的事。

段 呃,只有三层可虑:第一,这男人表面上很可爱,实际上恐怕是做投机事业的;第二,怕他晓得您的过去的事情;第三,您以为他有钱,也许他的唯一可靠的东西只是一个名字,他只把名字卖给您;这种事情是常常有的。

胥 这男子离开法国十年了,他对于我的身世完全不晓得;假使他晓得一点儿,此刻他马上会离开此地了。他每年有二十或二十五厘佛的入息;所以他不须要卖名,却要买了。等到您知道了他的名字之后……

段 我不想,我不应该知道他的名字。我对于您的事情很关心,所以我甚至于希望您能够实现您的愿望;但是,您问我的动机虽则很可嘉,而我决不能帮助您的心去决定。而且,万一是您说出名字来,乃是我所认识的人,那么,我不得不帮您欺骗一个

有名誉的人,要不然,就不得不对您不起。

胥 真的,好人总是互相维护的。

段 您的主意怎样呢?

胥 我决定离开此地,这样才算顾虑得周到些。我对于我的生活,应该完全能够作主;遇着必要的时候,我应该离开法国,离开欧洲,永远不再回来。我这一头亲事,不该使我的丈夫的眼里有一刻看见我在打算他的金钱,所以我应该有一份财产,这财产要差不多与他的财产相等,而且要马上可以实现的。您是我的保护人,只有您知道我的财产的真相:究竟有多少?

段 直到现在为止,您每年有一万五千法郎的人息。

胥 是的。

段 这个代表三十万法郎的本金,利息五厘。

胥 现在这本金呢?……

段 您只消通知我书办一声,他是照管您的利益的,他可以把所有一切的契纸都交给您。

胥 您真是一个好人!

段 我清理我的手续而已。

胥 我将来的一切,都是您之所赐;甚至于我的幸福,在别人的手里得来,也是您的功劳。

段 一个聪明伶俐的妇人绝对不受人家的恩惠。

胥 这是一种间接的责备了。

段 这乃是普通清手续的话。(吻他的手)请您代我向子爵夫人道歉吧。(出)

第三出

出场人:胥珊、仆人、(其后)赖孟。

仆 (传报)赖孟·南查克先生到。

赖 我是从您家里出来的。我希望在未到子爵夫人家里来以前,

先同您在一块儿谈谈,而且我预备陪送您来的。

胥 卫尼叶夫人写了一封信给我,叫我早些来。她有事要我帮忙。

赖 假使您要我原谅,这倒是一个理由。我进来的时候,同您谈话的人,是子爵夫人吗?

胥 不,乃是段纳琅侯爵。

赖 他不是有一个妹妹吗?

胥 就是奥伯奈公爵夫人。

赖 我的姐姐同她很要好;我回来之后,我的姐姐常常缠我,要把我介绍到这一家里去;但是我始终不肯,去有什么好处呢?

胥 侯爵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

赖 与我有什么相干?

胥 将来她有四五百万的奁钱呢。

赖 我不预备娶她,我倒不关心她这个。

胥 为什么不呢?

赖 我既然爱您,什么段纳琅小姐或别的女子,我还想她们做什么?

胥 真是儿戏!您才刚认识我呢。

赖 一个男子,如果爱一个女人,第一次看见就爱她了;也许不到遇见她的时候,头一天已经爱她了,爱情是感受的,而不是论理的;有么即刻有,否则永远不会有。我好像十年前已经爱您了。

胥 这也罢了;但是,爱情虽则生可以不论时间,而活下去却非要时间不可;我们骤然间感受到的情绪,虽则不望它能够与天俱老,但是我们女界中人,总希望把它的期限延长。您看,您说您爱我,而您却在六个礼拜后就要离开此地了,也许永远不再回来了。您看我像不像一个只求一个月的快乐的妇人?假使您是这样想的,您就侮辱了我了。

赖 昨天我同您说的什么话来?

胥 说的是些疯话……您说不愿意走了……说您想要我做您的妻

子……但是夜里转心一想,第二天就不然了。

赖 我不走……我已经向部里递了我的辞职书了。

胥 真的吗?您不疯了?您如果这样为我牺牲,在一年之内,也许一个月之内,您一定后悔。您把我当作您的真的女朋友,同您说老实话。请您想一想,我在您跟前,算是一个老妇人了。我二十八岁了。二十八岁的妇人比三十岁的男子还老些。我为我们两人设想,您该明白这道理。

赖 依您说,一个人要在庸庸碌碌的爱情上头弄陈旧了他的灵魂,虚度了他的光阴,才有自称三十岁的权利吗?我的意思却不然,我多谢上帝:自从我的青春期以来,他就给我一个灵活的生命,保存着我的一切的情绪,很完整的,很强旺的,直到我在这年纪,这才是一个男子真的懂得爱情的年纪。您把我当作一个小孩看待!胥珊,我丧失了我所钟爱的母亲的时候,我只有十岁。一个人,无论年纪怎样小,丧失了一个母亲,即刻就会变老了的。您想,我过的是田野的生活,整天的在寂寞的海边过日子,真所谓与鬼为邻,时时刻刻都想起我的最相好的朋友们躺倒在我的身边,您以为这种生活不会催促我的心思,使我增加了一倍的年龄吗?……胥珊,我的头发白了,我是个老头子了,您爱我吧。

胥 我爱您,您却仍旧怀疑我。我到夏澜先生家里去谈起您,您看见了我,就怀疑起来。如果我时时刻刻不得不同您的疑心争持,同您的妒忌心争持,那么,我将来变成怎么样呢?

赖 我同奥里维叶说的话恰可以证明我的爱情。哪里有一个真真恋爱的人,肯使他所爱的女人受怀疑呢?世界上没有不尊重人格的爱情啊!

胥 这倒是真话!我怪您妒忌,其实我很能够了解,将来我也会妒忌,也许现在我已经妒忌了呢。我最喜欢您的,乃是您从来不曾恋爱过。但是,假使我是您的妻子,我希望一切人们的眼睛

都看不见我的爱情与幸福。现在我所生活的社会,我不愿意再晓得它是否存在,因为这社会里比我更美、年纪更轻的女子太多了,终有一天您会爱起她们来。我心目中的婚姻,乃是永远的离群索居的生活。

赖 胥珊,我要爱,恰是要这样爱法;我要被爱,也是要这样被爱法。从明天起,您要什么时候走,我们就走,走了之后,一辈子也不回来。

胥 天啊!您的姐姐该是怎样说呢?

赖 她该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爱这妇人,如果她爱你,如果她配得起你,你就娶她吧。”

胥 但是,我的亲爱的,她并不认识我啊。她以为我年纪轻,长得美,她猜想我的家庭会与她的家庭一样。她不晓得我只是孑然一身,而且我们该离开此地,那么我的婚姻却使您同她分离。假使她知道了这一切的情形,她一定照我刚才劝您的话劝您。您爱她,您终于会信她的话的。

赖 我的姐姐可以跟定我们过日子的。无论什么地方都留不住她。

胥 您先使我认识了她说。我想要博她的欢心,博得她尊重我,亲爱我。我希望她自己起意要我做她的弟妇,这一头亲事,我不只想要她答应而已,我还想她自己恭祝成功呢。

赖 任凭您的主意。

胥 还有您的朋友呢?您会去请教于他们,不晓得将来怎样?

赖 我没有朋友。

胥 夏澜先生呢?

赖 只有这一个;但是您该承认他当得起我的友谊,因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胥 自然是的。然而我们的面子同很小的事情也有关系的!假使您同人家说起这一头亲事,后来因为什么理由,结果是不能成

为事实,我该是怎样惹人笑话啊! 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我使您伤心,您尽可以去投诉奥里维叶;但是,在我没有使您伤心以前,请您守着我们的秘密吧。没有人知道的幸福,才是真幸福啊。

赖 您说得有理,永远有理……奥里维叶虽则值得我推心置腹,我与他虽则四天以来时刻不分离,他不曾问过我,大家没有一次提起过您的名字。不管怎样,我不告诉我的姐姐,也不告诉奥里维叶……好了吧?

胥 是的。

赖 我多么爱您啊!

胥 有人来了。

仆 (传报)奥里维叶·夏澜先生到……伊波利特·李崇先生到。

胥 (低声)奥里维叶! 他来这里做什么呢?

第四出

出场人:胥珊、赖孟、伊波利特、奥里维叶。

奥 怎么! 子爵夫人不在家吗? 这样叫做招待宾客? ……

胥 子爵夫人就来的。

奥 总之,她算是顶会挑选她的代表了;男爵夫人,既然您代表主人,请您容许我给您介绍我的朋友伊波利特·李崇。

伊 (施礼)夫人……

胥 (亦施礼)先生……

奥 您呢,我的亲爱的赖孟,今天您好吗?

赖 很好。

胥 (向奥里维叶与赖孟)一个礼拜以前还不曾相识的两个人,现在已经这样亲密了,可喜,可喜!

奥 我的亲爱的男爵夫人,在良善的人们的中间,有一根神秘的绳子,在他们未相识以前,那绳子早已把他们联络起来了。一到了他们相逢的时候,那绳子便很容易地变成了友谊。——我

的亲爱的赖孟,我现在有两个朋友了,我把另一个好朋友介绍给您,这是伊波利特·李崇先生,他旅行了许多地方,非洲他也到过,他可以同您谈非洲。

赖 呀!先生,这一个好地方,许多人说它不好,您倒去过吗?……(二人一面谈话,一面走开)

奥 (向胥珊)我以为您还在乡下……

胥 我是今天晚上回来的。

奥 哦!……您有什么新闻告诉我?

胥 什么也没有。

奥 那么,轮到我要告诉您些消息了。

胥 说吧。

奥 南查克先生爱您哩!

胥 您说笑话!

奥 他没有同您说起什么吗?……

胥 没有。

奥 唉!奇了!……他倒对我说起?

胥 那么,他走了弯路了。

奥 您预备听他说出来吧。

胥 您预先告诉了我,倒是一桩好事。

奥 为什么?

胥 因为我好赶快向他表示意思,使他知道他爱我也是枉然的。

奥 那么,您不爱南查克先生吗?

胥 我呢?这是什么话?……

奥 不是“有几分爱”吗?

胥 也不是“十分爱”。

奥 也不是“热狂的爱”;那么,是“完全不爱”了^①?

① 这是法国流行的占爱情的话头。占语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有几分爱”,第二种是“十分爱”,第三种是“热狂的爱”,第四种是“完全不爱”。

胥 您说的对了,完全不爱。

奥 我误会得妙啊!但是,您这样对我说,我倒很欢喜。

胥 为什么?

奥 等到只有我们两人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才告诉您。

胥 赶快吧,您晓得我要走的。

奥 您还没有走啊。

胥 谁会拉住我呢?

奥 是我!……我希望。

胥 当心!我要去请求洛南夫人保护我。

奥 洛南夫人是不管我的事情的。我去拜访了她三天,她都不接见我。

胥 您要不要我去见她,替你们调停?

奥 您吗?……

胥 是的。

奥 她不接见我,却会接见您吗?

胥 也许吧……我要人家接见我,人家就接见我的……让我替您效劳吧。(走开)

奥 (自语)这倒像一种恐吓的话。我们将来看吧。

第五出

出场人:胥珊、赖孟、伊波利特、奥里维叶、卫尼叶、玛瑟儿。

卫 (入)先生们原谅我。

胥 (向子爵夫人)怎么样?

卫 都办妥了,谢谢您。

玛 (向胥珊)夫人,您好吗?

胥 您呢,我亲爱的孩子?

玛 我吗?我身子很好,这才讨厌呢;常常一个女人身体很好的时候,便没人关心于她了。

胥 当您夜里睡觉的时候,我听见您有时候还咳嗽哩!

玛 唉!这个不算数。自从我知道有我之后,我就伤风到现在。大约是出世的时候已经感受了风寒了。

卫 (当是时,奥里维叶把伊波利特介绍给她,她向伊波利特说)先生,您这人真好。虽则我这一次请您,不很合普通的规矩,而您居然肯来。山棣夫人,她的丈夫是您所认得的……

伊 是的,夫人。

卫 山棣夫人希望同您谈起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她家里还没有布置得很好;所以她想要借我家请您,她说您一定来。我很爱华兰亭,我热烈地希望她的心愿能够实现。

伊 夫人,如果这个只关系及我一人,事情是可以实现的。

玛 段纳琅先生没有来吗?

胥 他拜托我替他道歉。他特地来说他不能来的。他的妹妹今天请客。

玛 唉!我很希望见他呢!

卫 你们一说,我就想起一件事来了:南查克先生,您不是同我说过同您的姐姐来吗?

赖 是的,夫人,但是她的服还没有满期,而且她的身体还有几分不舒服。等到她好些的时候,我马上就介绍她同您拜识的。

奥 (向赖孟)喂?

赖 什么?

玛 喂,南查克先生?

奥 等一下我再把我要说的话同您说吧。

赖 小姐?

玛 (向奥里维叶)奥里维叶先生,请您把南查克先生借给我一会儿,我就还您的。(向赖孟)我有话向您谈,但是,在未谈话以前,请您把我的帽子上的别针除下来好不好?

伊 (向奥里维叶)这少年妇人像是很聪明似的。

- 奥 她是一个少女。您绝对不会猜她是个少女哩！
- 玛 喂，南查克先生，人家在算计您，您晓得吗？
- 赖 真的吗，小姐？
- 玛 真的，人家想要您同我结婚。
- 赖 但是……
- 玛 唉！不要客气，您不愿意娶我，我也不应该做您的妻子；您所爱的一个人比我好多了。这人已经给我猜中了，我却不说出来。现在您可以放心，不用怕了，随我来吧，这么一来，我的姑母要说您在追求我，她就快乐了。一个人为亲属而做些事情，本是应该的；然而我是一个好人，看见些不幸的人们给人家算计，我决定提醒他们。话是这样说了，当心不要弄破了我的帽子；我只有这一顶了，恐怕还是赊来的呢。（笑着偕赖孟出）
- 卫 （向胥珊）我同您说什么话来着？您看，顺利极了。
- 伊 南查克很像个好心的人。
- 奥 这是一个可爱的男子，我也预备要救他，也许将来我要后悔，也顾不得了。
- 仆 （传报）山棣夫人到。
- 奥 这是你的事情了。

第六出

出场人：华兰亭、卫尼叶、胥珊、奥里维叶、伊波利特、（其后）玛瑟儿、赖孟。

- 卫 又是您到得最后。
- 华 （低声向子爵夫人）赖图先生不让我走；我好容易逃了出来；他不晓得我在这里。李崇先生来了吗？
- 卫 他在那边同奥里维叶谈话。
- 华 唉！我的心跳得很快。
- 胥 放出些勇气来！

奥 (走近华兰亭)您的身子好吗?

华 很好,谢谢。

奥 您今天打扮得像一个中流社会的妇人一般,倒很相宜。我把我的朋友李崇介绍给您。既然您叫人家请他来,大约是想认识他吧。

华 请您介绍好了。

奥 (介绍伊波利特)这一位是伊波利特·李崇先生……这一位是山棣夫人……

胥 是……

华 (施礼)先生,我希望了许久,今天侥幸得与先生相逢。

伊 夫人,您这人真好。十年以来,我很少住在法国。

华 (看没有人听见她说话,悄悄地向伊波利特)噫呀!伊波利特,您预备把我怎样处置呢?

伊 您吗,夫人?

华 是的!

伊 直到现在,我怎样处置您,我预备将来也是如此啊。

华 但是,我现在的境况是难堪的了。

伊 为什么?

华 您还问我哩!我们有十年不曾说话了。我总算是您的妻子啊。

伊 在法律上,是的。

华 您爱过我的。

伊 爱到了十分。我几乎因此死了;幸亏没有死。

华 现在呢?

伊 现在我再也不想起您了,我并不关心于您,好像世界上没有您似的。

华 但是,您晓得到这里来会看见我的,您却肯来。假使您不关心于我,您还来吗?

伊 夫人,您误会了,我这一来,恰恰因为我不怕同您相逢。

华 那么,您永远不恕我的罪吗?

伊 决不!

华 您的家门永远不为我开吗?

伊 就是我愿意,我再也不能了。

华 那么,人家告诉我的话是真的了?

伊 人家告诉您的是什么话?

华 说您家里有人住了,不是吗?

伊 给我所爱的人们住了,这倒是真的。

华 我可以把他们驱逐出去。

伊 您该晓得,我们两人中间,只我有示威的权利;请您不要忘记了。我经过三年的痛苦、寂寥、失望,在那时期之内,假使您肯忏悔,说一句话,流一点眼泪,我早已恕了您的罪了,因为那时我始终还爱您。我过了三年的凄凉生活之后,我决定仍旧活下去。在一个偶然的假定的家庭里,我得到了些幸福,乃是您不曾愿意给我的幸福。唉!您看,一个妻子做错了事,把一个善良的男人弄到这个非常的地位。自从我们分离之后,您做了什么事,我都知道。直到今天您才有意依靠我。您清闲放浪地把您的财产乱用,用到快完的时候,才自思道:“看现在我的丈夫肯不肯再要我!”自从您在这里,您口里的话没有一个字是从心里出来的。不,夫人,不,我们什么都完了;我只当您死了。

华 那么,将来我变成怎样您都不管了?

伊 您喜欢做什么就做吧;我不爱您了,您不能使我痛苦了;我是一个善良的男子,您不能使我惹人笑话。

华 我正想要知道这一层,将来闹出事来,都为的是您。

伊 那么,告别了,我们一定不会再见面了的。

玛 (当二人说话的时候,入,屡屡示意叫伊波利特忍耐)先生,您

就走了吗？

伊 是的,小姐。(向华兰亭)夫人……(向她施礼)

华 (施礼)先生……

卫 李崇先生,您就同我分别了吗?您未免不客气了。

伊 我同家里说过早些回去的。

卫 您为什么不同李崇夫人来呢?

伊 山棣夫人只邀我一个人。

卫 每礼拜三我都招待宾客,先生,您与李崇夫人愿意来增光,来同我们喝一杯清茶的时候,我非常欢迎。

伊 (向奥里维叶)我明天去见您,有话同您谈。(施礼而出)

第七出

出场人:玛瑟儿、赖孟、华兰亭、卫尼叶、胥珊、奥里维叶。

玛 结了婚的人都是靠不住的。

赖 (向奥里维叶)刚才您想同我说些什么话吗?

奥 是的……喂,我的亲爱的赖孟,您再也不同我谈起安若夫人了。这伟大的爱情怎么样了?

赖 我放弃了。

奥 就放弃了吗?

赖 是的,我枉费工夫。

奥 您看见枉费工夫,马上就决定放弃了吗?

赖 叫我怎么办呢?

奥 这才对啊。您该晓得,您完全变了巴黎人了,您这样有见识,真是我意料所不及。我恭喜您,因此我就敢给您进一个忠告。

赖 什么忠告?

奥 您同子爵夫人说过,说您可以给她介绍您的姐姐吗?

赖 是的。

奥 您听我说,不要领她到这里来。

赖 为什么？子爵夫人的家里不是一个规矩的人家吗？

奥 我不说这个，好人家不一定有好面目。但是，您试抓一抓这上面，您就看见下面有什么了。您听？（高声）赖图先生今天不会来吗？

卫 他已经写信来道歉，说有意外的事……

玛 假使发明这“意外的事”四个字的人可以得一张发明奖凭，那么，他可以发财了。

奥 赖图先生也许不说谎；偶然说一次，他本来可以说出真情啊。

玛 他怎样得罪您了？您老是说他的坏话；他呢，只说您的好话。

奥 他说我的好话，只是他的义务。

玛 他是一个可爱的男子，很规矩，很大方，很有礼貌；不是可以用随便责备别人的话来责备他的。

奥 很好！那么，他什么都有了；因为他把他的财产用得很阔气……

华 这也是真的。

奥 真的，要看他的钱来得容易不容易啊！他每夜都赌钱，老是赢的。

卫 您也许想要说他赌骗局，是不是？

奥 不，我只说他常常走赌运，运气不像我们的肚皮，每人可以有的，不要故意造作也可以有的。

赖 我的亲爱的奥里维叶，不要忘记了我是赖图先生的证人啊。

奥 是的，他是您在巴特的旅客的食桌上认识的。我的亲爱的赖孟，您是一个忠厚的人，您以为世上的人都像您一样，这真危险极了。我看赖图先生像是往往寻人家决斗，我呢，我是绝对不肯像他一样的。

胥 您想要说他没有勇气吗？他在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决斗，就杀了他的敌人。

卫 这样走进生活里，很好。

奥 好,走进别人的生活里,我不肯冒犯赖图先生的勇气,我只说像莫克鲁华这么一个有名誉的人不该同赖图先生决斗,像南查克先生这么一个有名誉的人,也不该给他做证人。

胥 暖唷,我的亲爱的奥里维叶,赖图先生还配得上莫克鲁华先生吧。

奥 配不上。因为赖图先生自称伯爵,却是马赉的一个放重利的人的儿子。他遗下了五万上下的法郎给他,他这少爷靠着赌运,把这款子变为每年有四万法郎的入息。

华 不要说了!他是个世家子弟。

奥 呃,是哪一个世家?

华 他是赖图·奥怀让的后裔。

奥 至多他只是赖图当心的后裔罢了^①。

玛 唉,说得好。

奥 我觉得很奇怪,有些女人,她们自称上流社会的女人……

卫 我的亲爱的,她们非但自称,其实也是上流社会的女人啊。

奥 是的,随您的便吧。——她们这样轻易招待这么一个没人招待的男子,他一来,结果要把她们家里其他的正经男子都弄走了的。我敢相信,像山棣夫人所谓一班先生:白里雅德先生、邦爽先生等,今天不到子爵夫人家里来,只因为他们恐怕碰见了赖图先生。

卫 在这问题上说的尽够了。(半晌)

奥 山棣夫人!山棣夫人!

华 怎么样?

奥 您那和平路的房子布置完了吗?

华 与您有什么关系?我不相信您会常到我家去。

奥 谢谢……您的丈夫呢?

① 赖图当心是一种赌博,奥里维叶借此嘲笑他。

华 我的丈夫？

奥 他也妥当了，我是晓得的。我的朋友李崇刚才报告了一些消息。他愿意重归于好吗？中国的蓝缎、黄绸，他买给您吗？

华 我的丈夫吗？我要叫他知道我厉害。

奥 他恰高兴这个哩！

华 我的丈夫，我要告他一状。

奥 这倒是个主意！只不晓得是好呢是坏。为什么要告他呢？

华 将来您看吧。我的丈夫做过的坏事，我都晓得，我的律师会办理得很好的。无论如何，我总还是他的妻子啊。

奥 是您的律师的妻子吗？

玛 我的亲爱的，每礼拜您只有一天聪明；昨天才是您的日子；不要多说吧。

奥 您这话说得太高明了，您晓得吗？

玛 我的亲爱的华兰亭，您让他说去吧。您有您的权利，您的官司一定赢，你相信我的话吧。——奥里维叶先生，您不必再说了。

奥 不，小姐，既然您说，我也可以说。我只说我所懂得的事情。譬如我不懂得弄玩偶，不懂得做假饭，我就同小女孩子们说。

玛 您这话是说我了？

奥 是的，小姐。

玛 我说的乃是您所说的话。当那些大人在小女孩跟前谈论某种事情的时候，小女孩们有参加谈话的权利。何况我已经不是小女孩了呢。

奥 那么是什么，小姐？

玛 我是一个妇人，我说话像个妇人！

奥 您甚至于可以说：像一个男人。

玛 先生！……

华 我早就料到你们会反脸的。

卫 (拉玛瑟儿走)夏澜先生,您走得太远了;这孩子并没有得罪您。下次如果您在我家里须要同人家淘气,只向我一个人说话好了。——来,玛瑟儿。——南查克先生,您陪我们走吗?

赖 我就来。

女人们皆出。

第八出

出场人:赖孟、奥里维叶。

奥 我的亲爱的赖孟,您听见了吗?您还要领您的姐姐到卫尼叶夫人家里来吗?

赖 您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

奥 再真没有了。

赖 那赖图先生呢?

奥 那是一个君子贼。

赖 那山棣夫人呢?

奥 那是一个没有心肝的妇人。假使她的丈夫不禁止她用他的名义,他的名誉早已给她污辱了。

赖 那桑士诺小姐呢?

奥 她是一个待嫁的少女,是我们所在的社会里的不曾沾污的产物。

赖 我们所在的是什么社会呢?实际上,我完全不懂。

奥 唉!我的亲爱的,除非像我这样在巴黎的各种社会的内幕里生活了很久很久,才能够分辨得出这社会与别的社会大同小异的地方来,而且懂了也还很难加以说明哩。——您喜欢吃桃子吗?

赖 (诧异)桃子?喜欢的。

奥 呃,您试在某一天走进一家食品店里——歇维也可以,波台尔也可以——您问他要好桃子。那么,他会把一筐上好的桃子

给您看,这些桃子是一个一个的用叶子隔开的,使它们不会互相碰着,也不会因互相接触而腐败了。您试问他价钱,他会答复您说:“三十个铜子一个。”——这是我的假定。您试放眼看您的身边,一定看见这一个筐子的旁边另有一个筐子,筐子里的桃子,表面上与刚才那些桃子一般无二,只一层,它们互相靠得紧些,看不见它们的周围,这些桃子,那商人不会拿给您看的……您试问他:“这些卖多少钱?”他会答复您说:“十五个铜子。”您自然会问他:“为什么这些桃子与那些桃子一样大,一样好看,一样熟,一样好吃,却便宜了许多?”于是他轻轻地用两个指尖随便夹起一个,把它翻转来给你看,您可以看见下面有一个小小的黑点,这就是价低的原因。喂,我的亲爱的,您在这儿,恰是在十五个铜子一个的桃子的筐子里。环绕着您的妇人们,个个都是在从前有了过失的,污辱了名声的。她们互相靠得很紧,努力想要使人家看不清楚她们。她们与上流社会的妇人们同一个根源,同一种外观,同一派成见,但是她们已经不是上流社会的人了;于是她们另组织一个社会,我们叫它做“半上流社会”。这社会在巴黎之海里荡漾着,像一个浮岛。这社会召集、收容一切堕落的妇人——逃走的、离乡的、不知所从来的,都收容了,漂流的还不算数哩。

赖 这社会的人在什么地方生活呢?

奥 到处皆有,没有分别;但是巴黎人一看就晓得。

赖 怎样晓得的呢?

奥 看里头有没有丈夫。这社会里充满了实际上结过婚的妇人,而人家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们的丈夫。

赖 这种奇异的社会从哪里来的呢?

奥 这乃是现代的新产物。从前没有通奸的罪名,我们是晓得的。那时候,风俗比现代宽得多了,现代所谓通奸,在那时候另有一个粗鄙的字眼。莫里哀常用这字眼;这字眼一来,做丈夫的

给妻子的通奸的罪名,还比不上这字眼能够惹人嗤笑那做丈夫的呢。但是自从做丈夫的有了法律为护符,有了把不遵契约的妻子驱逐出家的权利之后,婚姻的风俗里起了一种变化,因此便产生了一个新社会;因为,一切惹是非的、被休弃的妇人们,她们会变成怎样呢?……第一个被赶出门口的妇人,隐藏着她的羞耻,哭泣她的过失,找到一个最凄凉的地方休养去了;但是,第二个呢?第二个去找第一个,等到她们有了两个人的时候,她们便把“过失”叫做“不幸”,把“罪恶”叫做“误犯”,于是她们互相安慰,互相原谅;等到她们有三个人的时候,她们便互相请吃饭;等到她们有了四个人的时候,她们便手拉手地跳起舞来了。那时候,来在这些妇人身边聚集的大约是这么几种人:第一种是在生活里开始有了过失的少女;第二种是假的寡妇;第三种是用同居的男子的名义的妇人;第四种是真的已经成过家,经过了许多年的夫妇结合的试习期的妇人。总之,凡是自以为是个人物,不愿意人家晓得她的真相的,都集合起来。到了此刻,这不规则的社会居然很规则地活动起来;在少年的人们看来,这私生的社会倒很可爱。在这社会里的爱情,比上流社会的易得些,比下流社会的便宜些。

赖 这社会要走到什么地步为止呢?

奥 这个我们完全不晓得。只一层,在这闪光的,青春、美貌、财产所点缀的表面之下,在这绣花的、享乐的、欢笑的、恋爱的社会之下,有的是灾祸流行。在这里头酝酿着黑暗的罪恶:失体面呀,破产呀,污辱家声呀,打官司呀,母子相离呀,真是数不清!为儿女的,不得不早早地忘记了自己的母亲,以免将来咒骂她。后来,青春过去了,公子王孙都走开了,不再逢迎她们了;于是,往事成尘,剩有懊恼、悔憾、捐舍、寂寥,占住了将来之路。在这些妇人里头,有些找到了一个男子,这男子傻里傻气

地把她们的事情认真,于是她们又像摧残自己的生命一般地摧残那男子的生命;还有其他的妇人失了踪,将来结果如何,人们概不过问。后一种妇人攀附着这社会,像卫尼叶子爵夫人就是一个,她们一方面想要爬上去,一方面恐怕跌下来,终于在这社会里了此一生;前一种妇人,或因真心忏悔,或因四顾无人,害怕起来,于是或以家庭的利益为口实,或以儿女为口实,去哀求她们的丈夫恕罪。于是有些朋友出来调停,拿出几个大道理做个大前提,但是那妇人已经老了,人们不再提起她了;大家好好歹歹地把那曾经衰落的婚姻重新粉饰起来,把门面裱糊一下子,走到某地方去活了一两年;其后仍旧回到家里,社会上的人们闭着眼睛,让她不时悄悄地从一个小门进去;唉!她当年出来的时候,光明正大地走的是大门啊!

赖 怎么!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假使那男爵夫人听见您这话,她一定很欢喜的。

奥 为什么?

赖 因为她也一样地告诉过我。

奥 她吗?

赖 是的;她说的不像您说的通畅,这个我承认。

奥 呀!(自语)她这么一来,倒显得她还有手段。(高声)但是如果她这么认识这社会,为什么她也到这里来呢?

赖 我已经这样问过她,她答复我说:从前结交了些朋友,现在有时候不得不周旋一下子——譬如山棣夫人就是她童年的女友。再者,她很关心于桑士诺小姐,她看见她在这个坏地方,正想要把她提拔出来呢。话虽如此说,她不久也就与这社会断绝关系的。

奥 怎么?

赖 这是一种秘密,但是在一礼拜内您就可以知道一个重大的消息了。

第九出

出场人：赖孟、奥里维叶、玛瑟儿。

玛 南查克先生，安若夫人请您，她想要同您说话。（赖孟出）夏澜先生，您不要走，我有话同您谈。

奥 遵命，小姐。

玛 刚才您对我真狠，我哭了；我怎样得罪了您呢？

奥 绝对没有的事。

玛 您对待我不好，这不是第一次了。我晓得您对于我感想很坏，人家已经告诉我了。

奥 人家骗您的。

玛 但是从前您并不如此对待我，而且还有许多好话同我说呢。我差不多已经相信您的友谊了。您在您的家庭里不曾享过福，您已经推心置腹告诉过我了……我呢，我也有我的痛苦。那么我们二人中间，应该同病相怜才是，为什么现在您倒反怪起我来呢？我哪一种行为是可以责备的？

奥 小姐，现在也似从前，您仍旧引起我的同病相怜的心理。只一层……

玛 唉！说呀！

奥 好，我就说了吧。一个少女该是一个少女，她所管的事情该与她自己年龄的程度相当。至于您呢，我是一个男人，听见您的谈话，有时候我也很难为情！我不晓得如何答复您才好。所以，我看见您在这不良的社会生长，听见您说刚才那一类的话，我实在为您而伤心哩。

玛 那么，您这样严厉，却是关心于我，谢谢您。但是，怎么办呢？我在这社会里生活，脱离不了。我没有父亲了，也没有母亲了。我所说的话头乃是许多年以来我所听见的话头。也许我生活在这环境里不算是幸吧？每天我看见一个妇人犯了第

一次的过失,我就知道了,不至于犯这过失了。

奥 这是真的。

玛 但是,这个似乎还不够,尤其是为前途设想。好,奥里维叶先生,既然您关心于我,我就请教于您吧。

奥 请您说吧,小姐。

玛 像我这样一个女子,没有家庭,没有财产,除了像卫尼叶夫人这样一个亲戚之外,没有别的保护人,在我所在的社会里生长,如果这女子她想不受她们的影响,避免她们的揣测,抵抗她们的不良的劝告,不肯使她的志气消磨,应该怎么办才对呢?(半晌)您一句话也不答复吗?您能够可怜我,甚至于责备我,却不能教导我。现在我可以说我不是一个小女孩了吗?

奥 (感动)请您原谅我吧。

玛 我非但原谅您,我还感谢您把我的眼睛张开,以免将来后悔不及。只一层,我要求您,无论如何,如果有人说我坏话,请您替我辩护一下子;在我一方面,我同您说定,我务必设法永远地做个好人,算是报答您。也许有一天我可以遇着一个好心的男子,他会满意我。再见吧,奥里维叶先生,再见,谢谢。(伸手与他握手。胥珊入)

第十出

出场人:奥里维叶、玛瑟儿、胥珊。

胥 我很喜欢,看见你们和气了。

玛 是的,我因此快乐得很。(出)

奥 奇女子!

胥 (向奥里维叶)她爱您。

奥 我吗?

胥 很久了。

奥 好,总算天天知道些消息。

胥 对啊,我也知道一个消息,我知道您说的话是靠不住的。

奥 为什么?

胥 因为您允许给我友谊,而您并没有守约。

奥 我做了什么事了?

胥 您与南查克先生所谈的话,刚才他告诉了我了。

奥 我没有说起您啊。

胥 这是一种妙手段。假使不是我偶然先下手,那么,您同南查克说了刚才那一番话,岂不就是说我的坏话吗?

奥 既然您不爱南查克先生,那么,这有什么关系呢?

胥 您怎么晓得呢?

奥 您爱他吗?

胥 我没有报告您的必要。

奥 也许吧。

胥 那么,就宣战了吗?

奥 宣战了。

胥 您有些我的信;我请您交还我。

奥 明天我自己送去给您。

胥 那么,明天见吧。

奥 明天见。

第三幕

布景 胥珊家里的客厅。

第一出

出场人：胥珊、梭榧。

胥 (向梭榧) 我的书办还没有来吗？

梭 是的，夫人。

胥 我要出去了；如果有人来，您叫他等我。

梭 (开门欲出) 桑士诺小姐来了。

胥 请她进来吧……

玛瑟儿入，梭榧出。

第二出

出场人：胥珊、玛瑟儿。

胥 亲爱的孩子，您好意来拜访我，有什么事情？

玛 我不搅扰您吗？

胥 您永远不搅扰我的。您该晓得我爱您，我很喜欢帮您的忙。
是什么事情？

玛 关于我的前途，您可以帮我很大的忙。

胥 请说吧。

玛 您同段纳琅先生说话很有力量，不是吗？

胥 他倒很想同我要好。

玛 四五年以前,他同我的姑母说,愿意收留我在他家里陪他的女儿同受教育,因为他希望给他女儿一个同年龄的伴侣。

胥 真的,那时节,他对我说过他有这意思;但是您的姑母已经拒绝了。

玛 可惜之至!假使她赞成了,现在我不至于在我这地位了。

胥 现在怎么样了呢?

玛 我不愿意埋怨我的姑母。我的父母留下的一份小小的财产,因为家中的日用,渐渐花费了,这并不是她的罪过。假使我们算起账来,倒还是我欠她的债呢——调护与抚爱的债是还不清的;但是经济困难的结果,好脾气也弄成了坏脾气。昨天您走了之后,我同她说我不爱南查克先生,说我绝对不愿意做他的妻子,于是我们争起来,大家很有几分不好过。

胥 这也因为您已经爱上一个人了。

玛 也许吧!我们争论过了之后,我的姑母示意我:如果我不依她的意见,就不应该倚靠她。昨天夜里我睡不着,总想找出一个办法,不再要她照顾我。我想起了当年段纳琅先生的提议,于是我来找您。您这人很喜欢帮忙,我想请您去问侯爵,问他四年前所想要做的事,今日是否还愿意做。在一两年之内,段纳琅小姐不会就结婚的;她很寂寞地过日子,我很爱她,我相信她将来也一定爱我。她结婚之后,我相信她还留我在她身边。我敢断定:如果您肯维护我,我这小小的计划一定能够成功,纵使得不到这样荣耀的生活,至少是我所希望的、自由的、平静的、淡泊的生活,那我就感激您了。

胥 我今天就去见侯爵。

玛 真的吗?

胥 我反正要出去的,我就去见他。

玛 您这人真好!……

胥 您写一封信给我交给他吧。

玛 我就回去叫人送信来给您。

胥 您就在这里写吧,省了许多周折,同时我也还要披围巾、戴帽子。您预备好您的信,拿到我的卧房里给我,您就可以等候回音;我在一个钟头以内就回来的……(按铃)

玛 您走了之后,我也就回我姑母家里去。我同女仆出来,没有告诉她,她会担心我的。

胥 (见仆人入,向他)如果夏澜先生来,你就请他等我,南查克先生来也是一样……(仆人出,向玛瑟儿)也许就有客来,那么又要耽搁我们的事情了。我在我的卧房里等您吧。(出)

第三出

出场人:玛瑟儿、(其后)奥里维叶。

玛 (独自一人,写信)我倒很有好的文思……只要上帝保佑我就好!他一定保佑我的……(此时,奥里维叶入,默然望了玛瑟儿一会。——玛瑟儿站起来,把信封好,回头瞥见奥里维叶)呀!

奥 小姐,我吓了您了?

玛 我料不到忽然看见您。

奥 今朝您似乎很快乐的样子。……

玛 是的,我的心里有一种甜蜜的希望,而我恰在此刻遇着您,我很喜欢,因为这都是您之所赐。自从昨天以来,我的前途已经现出新的景象。

奥 您有什么事情了?

玛 不久您就晓得的。我的好朋友,我对于您还能够有秘密吗?再见吧!

奥 您就走吗?

玛 一个钟头之后我再来。再来的时候,您还在这儿的;我此刻去见男爵夫人,我要同她说,叫她留您。(同他握手)您应该永远

地很诚恳,像昨天一样。(出)

第四出

出场人:奥里维叶(独自一人)。

奥 妇人的心,也许可以测量得准,至于少女的心,能够测量得准的人,真算手段高了。昨天我对于这女孩子的感想,与今天她所给我的印象,大不相同!(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包裹,里头包藏着许多信)这时候且把墓志刻在死的过去之上,还希望土地松些才好。(写,念)“交安若男爵夫人收启”……(瞥见赖孟入)赖孟!糟糕!

第五出

出场人:奥里维叶、赖孟。

奥 呃,原来是您,我的亲爱的赖孟!我刚才就该遇着您,刚才我还说起您呢。

赖 在什么地方?

奥 在莫克鲁华的父亲家里,我同他吃中饭。我说我说起您,我弄错了;乃是他说起您。

赖 这么说起来,莫克鲁华的父亲认识我吗?

奥 以个人而论,他不认识您;但是他同军政部长要好,一则因为莫克鲁华先生晓得我认识您,二则因为他原是个老军人,很关心于像您一般配穿军服的人们,所以他问我晓得不晓得您为什么向部长辞职。我答复说,我非但不晓得为什么,连您辞职的事情我还不知道呢。我加上了一句,说我怀疑这不是事实;但是他说这是他本人在部长处得来的消息哩。

赖 这事情是真的,我所以没有告诉您者……

奥 我的亲爱的赖孟,您有您的秘密。我们的友谊达到互相关心的地步,却达不到不知进退的地步。辞职是一件大事,您辞

职,一定有很强的理由,不是一个朋友的劝谏所能动摇的。——您的身体好吗?

赖 很好。——您要同我分别了吗?

奥 是的,因为男爵夫人不回来。

赖 我们可以在一块儿等候她,如果您愿意的话。

奥 我没有时间;我要拜访一个人。……

赖 您要我替您同她说什么话吗?

奥 (半晌)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您告诉她,说我把她要的东西带来给她。

赖 这差事神秘得很!您怪我吗?

奥 天啊,为什么?

赖 这是很自然的。您同我很有交情,我有瞒您的事情的时候,怪不得您诧异,而且怪不得您怪我。请您宽恕我吧!人家吩咐我不要多嘴,我对于这人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我非但不曾同您说出真情,而且昨天我还在您跟前打了一个小小的诳语。我抱歉得很。现在,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了,因为自从昨天以来,我心里不舒服得很;我骗了您,觉得非常地可耻。

奥 我觉得您不说也好,我甚至于要求您不必提起一个字。

赖 我的亲爱的奥里维叶。这种小小的怨恨,对于小孩子们是相宜的,对于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却不相宜了,而且我今天本来要到您家去请求帮忙一件事。

奥 帮忙一件事吗?

赖 我要结婚了。

奥 您吗?

赖 是我。

奥 同谁?

赖 猜猜看。

奥 我哪里猜得着呢。

赖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请教您好些话,我曾经对您说那一场谈话可以影响到我的一生。现在我要同安若夫人结婚了。

奥 胥珊吗?(连忙改口)男爵夫人吗?

赖 是的。

奥 您说的是笑话。

赖 我不说笑话。

奥 那么,当真的了?

赖 再真没有的了。

奥 是她先有意结婚吗?

赖 是我。

奥 呀!——好朋友,恭喜,恭喜!

赖 这消息似乎使您诧异的样子。

奥 我承认这是我意料不到的事情。虽则您昨天想要免除我的误会,我总一心以为您始终是爱安若夫人的,我想您辞职为的是要同她在法国住许久许久;但是我承认我没有一秒钟猜想到这是婚姻的问题。

赖 为什么不呢?

奥 因为依我之见,婚姻是件大事,一句话关系一生,应该考虑很久,不像您这么快。

赖 好朋友,我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以为一个人遇着幸福到来的时候,应该赶快擒住才是。我很自由,我没有家庭,我不曾恋爱过。我有三十岁了。安若夫人也很自由,她是个寡妇,她是上流社会的妇人,您自己也这样同我说过;我爱她,她爱我,我们相爱;我似乎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奥 一点儿不错。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赖 在法定的期间内。请您不要同人家说起这一场婚姻,男爵夫人希望人家不谈起;我们预备隐逸的,她甚至于要远离巴黎之后才结婚呢。只有我要这一场婚姻在这里举行,因为您的

缘故。

奥 因为我的缘故吗？

赖 是的，我结婚需要人证明，我预备请您参加我的婚礼。

奥 您同男爵夫人结婚，要我作证婚人吗？这是不可能的。

赖 您拒绝我的请求吗？

奥 我明天就动身了。

赖 您为什么没有同我说起您要旅行呢？唉！我的亲爱的奥里维叶，您怎么样了？这几分钟内，看您的神气，很有难为情的样子。

奥 因为这本来是难为情的事。

赖 怎么样的？说呀。

奥 喂，赖孟，您是否相信：如果我对于一件重大的事情给您进一个忠告，只为的是希望您好？

赖 是的。

奥 那么，您相信我的话，把这一场婚姻延搁下去吧，这时候还来得及。

赖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奥 我的意思是：一个人无论怎样钟情，也用不着结婚——如果有别路可走的话。

赖 我的亲爱的奥里维叶，我同您说我爱安若夫人的时候，我也许忘记说我尊重她的人格。

奥 也罢，我的亲爱的，我们不再谈起了吧；再会。

赖 您不等男爵夫人了吗？

奥 不，我再来。

赖 奥里维叶。

奥 赖孟？

赖 您有心事，我晓得。

奥 什么心事都没有。

赖 有的。

奥 我的亲爱的,不是我说,您这人真是与众不同!

赖 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奥 人家没有法子同您谈话,人家希望您好,您却当人家不怀好意。人家只说半句话,您就动气,像一尊大炮着了火似的,您的推论,竟是四十八生^①的大炮弹,把您的手脚都打碎了,这真令人灰心。我以为我尽朋友的责任,向您进一个忠告;您却用一种冰冷的答复来拦我的话头,我想只有您会这样。我们说话,不惯用整个的字眼,我们巴黎人,只说半个字就懂得了。您这么一来,却把我吓煞。

赖 呀!我的亲爱的,我虽则是军人的身份,我的感觉与心灵并不因此就完全消灭了。我晓得——这大约就是您想要说的——我晓得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正经,一方面是滑稽;直至现在,我把我的事情认为正经;如果它是滑稽的而我看不出来,这就是我少经验之过,做我的朋友的朋友有开导我的权利与义务。请您相信我吧,如果给我看出来之后,先是我笑起来呢!

奥 您说是这么说的,却不会笑起来。

赖 您不算了解我的。每天总有迷路的人,只要有一天人家告诉他的错误,他唯一的好办法乃是欢欢喜喜地听从。“不完全则宁无”,这是我的口号。

奥 您不会改口?

赖 我不改口。

奥 好,我的亲爱的,既然事情如此,我们只好笑吧。

赖 我走错了路吗?

奥 错得妙。

① 编者注:此为计量单位 centimètre 音译“生的米突”之省,即厘米。

赖 她不爱我吗？

奥 我不说这话；而且我还以为她十分爱您。但是，我们二人中间不妨说，这并不成为您结婚的一个理由，她一方面却不同了。像您这样一个丈夫，不是天天可以找到的，在未遇见以前，不知经过多少尝试哩。

赖 呀！那男爵夫人呢？……请您叙述给我听吧。

奥 说起来话长呢。再者，别人的事情，与我有什么相干？一切我所能告诉您的，乃是人们不会同安若夫人结婚。

赖 真的吗？

奥 除非从非洲回来的人，才打这个主意。

赖 您把我的眼睛张开了！现在我晓得为什么她想要我为这婚姻守秘密；为什么她要离开巴黎才结婚；为什么她对我说，叫我当心您。

奥 她分明晓得我很爱您，不让您……做这样一件事，一定要给您多少指示的。

赖 你晓得这妇人的手段高吗？她把我的心灵整个地占住了。

奥 她本来很得人心，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她有很能动人的心灵，她的左右的妇人都比不上她，因为她能够走进她们的社会里占一个位置，已经算是胜人一筹了。我劝您不要同胥珊结婚，却该爱她，她本来值得爱。

赖 您在这上头晓得些什么了？

奥 我吗？不。

赖 此刻还客气，有什么用处呢？这一次不像我初见您的那一次了；那一天，您很客气，说话很谨慎，那是自然的。因为那时候您还没有了解我。

奥 那一天我说的原是真话。

赖 算了吧！

奥 您还说哩！您问我：“您只是她的朋友吗？”我说：“是的。”这倒

是真话,我只是她的朋友。再者,您说的很对,那时候我没有了解您;看您的来势,活像要大杀一场;我没来由关心于您。我自己说道:“这是一个爱男爵夫人的少年;他是——或不久就是她的情郎;不出两个月,他离了巴黎之后,还深信曾经给一个上流社会的妇人爱上了,因此他便甘心去战死了。好,一路福星!”但是,此刻我才了解您的心、您的性情、您的坦荡的襟怀,而您却告诉我,说要把您的名给了她!糟糕!这又是另一件事,我如果静默下去,乃是对您不起,总有值得您责备的一天。所以此刻我一点儿不隐藏了。这事情是顺着自然的发展的,您不怪我吧?

赖 我吗?好朋友,我怪您吗?您不疯了?请您相信我吧。我非但不怪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恩呢。……

奥 与恋爱的人相处,不知如何说话才好。

赖 我不爱这妇人了。

奥 一切我刚才告诉您的话不许第三人知道,这是一定的。

赖 自然啦。现在您怎样劝我呢?

奥 您说哩?这是您的事儿。

赖 这倒不很容易办。事情弄到了这地步,总得找个理由,有所借口才行。

奥 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的理由都是好的。到了决定了主意的时候,您就会悟出一个理由来的。再者,到了那时候,您就不得不承认她的地位。于是您的理由就是充分的了。

赖 什么地位?

奥 要做一个寡妇,先要有个丈夫,丈夫死了,不错;但是,死了的丈夫,不像活着的丈夫那么容易得到手啊!

赖 这样说来,她不是寡妇了?

奥 她从来没有结过婚。

赖 您敢断定吗?

奥 我敢断定。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安若男爵！……再者，您的姐姐认得段纳琅侯爵，如果您想要知道底细，您可以去找侯爵，问他。这乃是对于男爵夫人的身世知道得最确切的一个人！但是您千万不要对不起我；这种帮忙，乃是朋友间的事情，用不着公布的。话说完了，再会吧。我情愿不看见她回来，她看见了我，就会怀疑起来，我是不愿意她晓得我们这一场谈话的。

赖 当然。——那么，您托我的事情，我也不必办了？

奥 什么事情？

赖 您不是请我同她说，说您今天上午给她带来的东西，下次再带来给她吗？

奥 什么都不必说。

赖 这乃是什么东西？

奥 是些文件。

赖 关于事务的文件吗？

奥 是的。

赖 关于经济上的事务吗？

奥 正是。——再会吧。

赖 好朋友，今天您不是第一次看见我了。您坦白，却不坦白到底，这是您的错处。这些文件乃是些书信，您承认了吧。（静默）噫呀！我们到了这地步；您对我说得越多越好。

奥 好，那么，是的，这是些书信。

赖 这是她写给您的信，她因为结婚所以想要收回。喂，我请您做好事吧。

奥 怎么？

赖 如果您的确是我的朋友，请您给我一个证明。

奥 要怎样证明呢？

赖 把这些书信交给我。

奥 给您？

赖 是的。

奥 您分明晓得这是不行的。

赖 为什么？

奥 因为一个女人的信是不能交给人家的。

赖 这要看……

奥 要看怎么样？

赖 要看那请求的人是谁，与被请求的人的地位是什么地位。

奥 无论是怎样的一个妇人，她的书信总是神圣的。

赖 (神气严重起来)我的亲爱的奥里维叶，此刻您才引用这些格言，未免太迟了吧？

奥 您觉得吗？

赖 是的，一个人说您这一类的心腹话，既然开了端，非说尽了不可。

奥 呀！喂，我的亲爱的赖孟，我现在觉得我做了傻瓜了，我本来不该开口的。

赖 为什么？

奥 因为您并没有意志想要“笑”，因为您口头上不说，心里却十分爱安若夫人，因为刚才您欢天喜地无非逗我开口。我想不到您的手段这样高。再会吧。

赖 嗳呀，奥里维叶，看朋友的情分上，把这些信交给我吧。

奥 我再申明一句，您真是强人所不能，这不是您我所应该做的事；您这么一来，令我诧异得很。

赖 我只求对于您刚才所说的话得一个证明……

奥 信与不信，乃是您的自由。

赖 我所求于您的事，将来我也一样地对待您。

奥 您用您的人格同我赌个咒吧。

赖 我……(住口)

奥 您瞧！

赖 您有道理。好,我用人格担保,决不看这些信。请您交给我,我自己转交给安若夫人。

奥 不行。

赖 您怕我失信吗?

奥 神明在上,我决不怀疑您。

赖 但是……

奥 赖孟,您听我说,我把真情告诉了您,您决不会原谅我的。我呢,我并不后悔,因为我以为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我才告诉了您的。安若夫人的密谋与我的报告,二者之间,很容易选择,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在我们这种人之间,我们刚才所说明的话应该已经够了!然而竟还不够,只当我们没有谈起吧。我这一来,为的是交这些文件给安若夫人,如果她不在家,我预备留在她家里。自从她问我要收回的那一时刻起,这些文件已经归属于她了。这里都是用信封封好了的。安若夫人出去了,我把这些文件存放在桌子上,好教她回来的时候看见,半个钟头以后我再来看她收起了没有。现在,我的亲爱的赖孟,您高兴怎样就怎样吧!我曾经是您的朋友,如果您喜欢我,我永远还是您的朋友。告别了,再会吧。(出)

第六出

出场人:赖孟(独自一人)。

赖 奥里维叶!……(走向那些书信)无论如何,既然我把我的名给了这妇人,她的过去就归属于我了!让我看这些信吧……(仍旧把信放回原处)他有道理,这是不行的!

第七出

出场人:赖孟、胥珊。

胥 (入)我的亲爱的,我在外面太久了。

赖 不久;而且我并不是一个人在这里。

胥 谁来过的?

赖 夏澜先生。

胥 为什么他不等我回来呢?

赖 他似乎是很忙。

胥 他再来不?

赖 是的,半个钟头以后再来。我的亲爱的胥珊,您是从哪里来的?

胥 唉!我刚才奔走了一场,很麻烦;但是为着您的事情,我也就没有什么可恨的。

赖 为着我吗?

胥 是的,先生,为着您。一个人结婚,不该把种种的事情清理吗?假使您变了心,我就自怜薄命了。……

赖 还不曾。

胥 您有没有变心的机会呢?

赖 这要看您怎么样。

胥 那么,我就不怕了。您始终爱我吗?

赖 始终是的;我爱您的程度是您所想不到的。喂,胥珊,您从……

胥 我从我的书办家里来。做我的丈夫的,应该晓得我的财产的状况。

赖 我们略过这个吧。

胥 我刚才把我的生年证取来了;您看,我没有骗您,我有二十八岁了,没有什么好改口的。(念那生年证)女性的孩子,1818年2月4日,夜十一时生;父:约翰·雅辛·克卢伯爵;母:左赛芬·姻粗冶德,约翰·雅辛之妻。……呀!我是好人家的女儿!您看,我前半生所爱的两个人——父母,现在只留下一张差不多灭了字迹的字纸与一张冷干像墓碑般的公文。——这

里是我从前结婚的契约。我的亲爱的赖孟,那一天我并不很快乐,因为我并不爱我的丈夫,只遵从我家的命令罢了;然而男爵也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他对于我总算很好了;他是世家的后裔,到了今日,他家已经衰微了。末了,这里是我的丈夫去世的证明书,证明我有光明正大地爱您的权利。您看,我守寡了八年了。过去的事情都妥当了,我们只管将来吧。——您怎么样了?您似乎很挂心的样子。

赖 您把这些文件交托给我好不好?

胥 好极了,但是切莫丢了。

赖 放心吧,等我收到我的文件之后,我把它们放在一起。——今天上午您就只办了这些事情吗?

胥 不。我去见了我的保护人段纳琅侯爵,因为桑士诺小姐托我替她请求他一件事;我没有替她办成功,不称心得很!那可怜的女孩就要来讨回音了,我不晓得怎样回复她才好。

赖 有一个法子。

胥 什么法子?

赖 在她没有来的时候先写信给她。人们遇着不好的消息的时候,不是常用这法子吗?

胥 是的;然而写信也麻烦得很!

赖 这要看情形!写给爱人就不然了!

胥 呀!这个又当别论。

赖 但是您从来没有写过信给我。

胥 我天天见您,写信有什么好说呢?再者,您不要可惜,您还不曾看见过我的字哩!我的字不好得很,活像苍蝇的脚一般。

赖 我们就看这不好的书法。

胥 您一定要我写吗?

赖 是的。

胥 好。(写,念道)“我亲爱的孩子!……”呀!这一支坏笔头!

“我已经依照我同您约过的话,去见过了段纳琅先生,但是我看见我们的老朋友并不像我所希望的一般地肯听说话……”
(赖孟目送她的笔尖,她向他说)这些字真是看不出来的,不是吗?

赖 差不多。——您把这信起头的一页交给我好不好?

胥 要它有什么用处?

赖 给我。

胥 拿去。

赖 (小心地注视那信之后)我的亲爱的胥珊,我忘记了告诉您,夏澜先生留下了一个包裹给您。

胥 里头有什么?

赖 有些书信。

胥 书信吗?什么书信?

赖 您问他要的书信。

胥 我吗?

赖 就是您。

胥 是谁的信呢?

赖 您的!

胥 我的?我完全不懂。信在哪里?

赖 在这里。

胥 给我。

赖 对不起,我的亲爱的胥珊,我请您允许我拆开这包裹。

胥 夏澜先生带这些信来,是给我的吗?

赖 我已经说过了。

胥 那么,拆开吧,如果您高兴看,就看吧。假使您希望在这些信里头发现些什么,您甚至于没有等我回来的必要;只一层,等到您看完您所要看的之后,我要请求您给我解释一切,因为我绝对不懂。

赖 我允许您了,我一定解释给你听——与其说我解释,不如说我们互相解释。(他把包裹拆开,取出一封信,念,又拿来与胥珊写给玛瑟儿的信比较)

胥 怎么样?

赖 胥珊! 这里有人玩弄人家呢!

胥 自然是玩弄我啦,因为如果我猜着了这谜语的一个字,我怕不死了?

赖 您看这些信。

胥 这是些女人的信。

赖 您看下去吧。

胥 (浏览那些书信)这是——或差不多是恋爱的书信,我说差不多,因为看那语气不很多情;然而到底算是恋爱的书信了;往后呢?

赖 您不知道是谁写的吗?

胥 您叫我怎么知道呢? 又没有签字。

赖 不是您写的吗?

胥 怎么,我写的!?! 您不疯了? 我的笔迹像这个吗? 这妇人写的一笔好字,我巴不得这是我写的呢!

赖 那么为什么奥里维叶说谎呢? 看他很老实的样子!

胥 说什么谎? 唉! 这是什么来由? 夏澜先生对您说这些信是我写的吗?

赖 是的。

胥 (生气)那么,夏澜先生做过我的情郎了?

赖 似乎是的。

胥 是他说的吗?

赖 他露出了这意思。

胥 这是哪里来的笑话?

赖 夏澜先生是不说笑话的。

胥 他是开您的玩笑的。您昨天哄了他一哄，他发觉了，所以今天他报复您。我认识夏澜先生的时候比您久，我晓得他会做没出息的行为。您说他撒谎，也就是这类行为之一种。他追求过我，我还有他的信，我可以给您看；我想，他看见我结婚，心中老大不高兴，因为我结了婚他越发绝望了；但是，说他会希望冤枉我、阻碍我的婚姻，也未免太过了些。我不晓得事情是怎么来的，但是我声明夏澜先生不会有这种行为。

赖 我们将来看吧。

胥 您怀疑吗？

赖 这是他与我二人间应该清理的事情。您要同我发誓，说夏澜先生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胥 发誓吗？唉！且不要说夏澜先生说笑话冤枉我，而且您自己也负心，先生！

赖 负心？

胥 是的，您同我订的条约，此刻您已经后悔了；但是您坦白地同我说了，岂不直截了当？何苦找出这一个法子呢？这只显示您的心计，不显得您的小心。

赖 您说我做了丑事了，胥珊。

胥 您呢，您怎么样说我的？

赖 夏澜先生快要来了；我们当他的面说明白吧。

胥 怎么！您要等夏澜先生的允许，才相信我正经吗？我要叫夏澜先生自己说他不是我的情郎，否则您决不会相信我的。这样看来，您把我当做什么人？我曾经爱过您，赖孟；但是我老实说，您的怀疑与妒忌的性情，实在令人寒心，因此我也曾很游移，不敢做您的妻子。然而我以为至少您还尊重我的人格。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不愿意追求这是什么理由或什么原因，您已经磨折我的爱情与我的人格了，您已经怀疑我了，我们二人的事从此完了。

赖 但是我的妒忌乃是我的爱情的证据。胥珊,我是何等爱您啊!

胥 我不愿意人家这样爱我。

赖 我对你发誓。……

胥 算了!

赖 胥珊!

梭 (入)桑士诺小姐请问夫人可以见她吗?

胥 请她进来。

赖 我不离开您。

玛瑟儿入。

第八出

出场人:赖孟、胥珊、玛瑟儿。

玛 夫人,我来了。

胥 好孩子,我不胜欢迎之至。(向赖孟)南查克先生,请您原谅我,我与桑士诺小姐有话商量。

赖 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再见您呢,夫人?

胥 等我回来的时候再见;我今天晚上就启程,在启程以前,我不接见一个客。

赖孟施礼,出。胥珊按铃。

第九出

出场人:胥珊、玛瑟儿、(其后)一个仆人。

胥 (向仆人)如果南查克先生今天来,你告诉他说我不在家;如果他再三要见,你再说我不许人家进门。去吧!(仆人出)我的可怜的孩子,我去见了侯爵了,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报告您:段纳琅先生关心您的事情,但是……

玛 但是他拒绝我的请求。

胥 他恨不得答应您。……

玛 只因怕社会上的批评,所以不敢答应。自从我来看您之后,我已经仔细想过。我晓得他也许实在没有权利把我这等可鄙的地位的人收留在他的女儿身边。段纳琅小姐真有福气,她有一个父亲这样维护她。夫人,我谢谢您,还请您恕罪,烦您走了一遭。

胥 我巴不得做成功;侯爵很爱您,他说他能够帮您的忙的时候,没有不帮忙的,假使有一个男子爱您,而那男子与您之间只有财产的障碍,那么他就除去这障碍。

玛 我只请求依靠他,没有请求他施舍啊!

胥 您这话说得不好。我的亲爱的孩子,为什么您灰心得这样快呢?谁说您所爱的男子没有爱您的一天?谁敢说他此刻不已经爱您了呢?如果他爱您,谁阻挡您做他的妻子呢?

玛 我不爱一个人。

胥 算了,我的亲爱的玛瑟儿,守着您的秘密吧。

玛 我不是听见您说今天晚上启程吗?

胥 是的。

玛 那么,也许我们不再见面了,但是我永远忘不了您对于我的好处。

胥 我到了什么地方,一定告诉您的;您同我通信。远近是一样的,我总尽我的力量帮您的忙。

玛 多谢。(与胥珊接吻)再会吧。

胥 再会!努力前程!

仆 奥里维叶·夏澜先生到。

玛瑟儿预备出去。

第十出

出场人:胥珊、玛瑟儿、奥里维叶。

奥 是我赶您走的吗,小姐?

玛 不,先生,我本来打算走的。

奥 此刻您愁容满面,怎么了?

玛 时间相追随而不相同。我希望得太快了。料不到生活这样艰难,尤其是孤身与生活奋斗。

奥 但是,如果有两个人呢?我不是您的朋友吗?……我再也不愿意您这样忧愁。您肯不肯允许我去看您?您可以把您的苦情告诉我啊。

玛 是的,而且您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奥 那么,再会吧——一会儿见吧,也许。(他握她的手。她出)

第十一出

出场人:胥珊、奥里维叶、(其后)梭榧。

胥 这真令人动心!我听见了您说她的话,我希望能够看见您与她结婚。

奥 从前我不了解她,现在我了解她了。

胥 由此可见一个人不该忙着说人家的坏话;说到这一层,我们二人恰要算一个账。

奥 算什么账?

胥 您尽管装个没事人儿吧!您同南查克先生说,说他不应该与我结婚。

奥 这是真的。

胥 您同他说出不应该的理由吗?

奥 是的。

胥 您至少有诚实的好处,但是总不免犯了一种……一种什么?……关于这类的事情,有一种字眼可以适用的。

奥 (作思索状)糊涂?

胥 不是。

奥 不善体贴人情?

胥 也不尽然……乃是一种……卑……

奥 卑鄙的事情……说出来吧,不要让它冲破了您的嘴唇。

胥 对了,一种卑鄙的事情!

奥 为什么我这样做乃是卑鄙呢?

胥 因为有人格的人决不肯说出这种话来。

奥 由此可见您的人格的观念与我的不同,侥幸侥幸。

胥 您绝对不是卑鄙吗?

奥 决不。

胥 您相信南查克先生不会把您的话告诉我吗?

奥 因为他说他决不失信,所以我相信他。

胥 您也说您给我的友谊,这不是失信吗?

奥 做您的朋友是可以的,做您的从犯却不行。

胥 从犯却不容易做。——(笑)喂,奥里维叶!

奥 什么样?

胥 您这种行为倒给了我益处,您晓得不?

奥 那么更好啦!这么一来,我一方面尽了我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帮了您的忙。

胥 他从来没有此刻这样多情。

奥 真的吗?

胥 因此我实在没有法子恨您……奇了!您这么一个聪明人,上了当还不晓得吗?

奥 上当?

胥 是的,我的可怜的朋友。您想要同一个妇人争斗,一个最呆的妇人比一个最聪明的男子的计策还多些,您晓得吗?况且我还不是最呆的妇人!昨天我看见您同南查克先生谈话,我很怀疑我们的友谊是靠不住的,那么关于婚姻的问题,您对我也就不会忠心了。假使我不大战一场,把真相埋没了,怎么能够使您的诽谤的话没有一点儿效力呢?于是我就请求您今天把

书信带来还我。只有这么办,才能够使您张开您的眼睛!您看我是一个索还书信的妇人吗?但是您一点儿不猜疑,居然很客气地把书信塞在夹袋里带来了。我看您来的时间快到了的时候,我故意出去,让您与南查克先生在一块儿。您已经尽了您的忠厚的本事,您告诉了南查克先生,说您从前是我的什么人,又设法把我的书信交给他……后来我回来了……他不曾看见过我的笔迹,叫我当面写字给他看,于是他把我的笔迹与那些书信上的笔迹相比对。……

奥 后来呢?……

胥 后来他看见两种笔迹绝不相同,于是他就相信我是受了冤枉的,他比以前更爱我了,此刻他只有一个意思,便是要同您拼命!怎么!您这么大的年纪,还不晓得一个人要同自己最好的朋友决裂,百发百中的法子乃是说他所爱的妇人的坏处吗?纵使能够证明那妇人的坏处,该不该证明还是问题。我因为他怀疑,已经把他赶走了。我同他说我不愿意再见他了,说我今天就要离开此地——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聪明的妇人不晓得如此说法吗?我已经向他示意,说我永远不做他的妻子!十分钟后,他一定到这里来,一礼拜后,我们一定结婚。我的亲爱的,这都是您之所赐。好,您输了,该罚!

奥 这样说来,您可以写两种字了?

胥 不,我只能写一种字,也就很够了。

奥 那么,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的?……

胥 我愿意一切都告诉您,因为我到底是一个好人,我并不怪您。我的亲爱的朋友,您该晓得,像我这样的一个妇人,费了十年的功夫来砌造一所生活的场所,一块一块的砖,一段一段的木,好容易砌造起来。她第一着眼的地方,就是看人家的房子会如何崩颓,自己务必避免那些危险的可能性,在这些危险的可能性当中,最危险的莫若笔迹。一百个招是非的妇人当中,

有三分之二是从她们所写的书信里发作的。妇人的书信：预备给收信的人失去，预备退还给写信的人，预备给不该看的人截去看，预备给仆人偷去，预备给一切的人们公共阅读。在爱情上头，写信非但没有用处，而且是顶危险的事情。在这种理论之下，我曾经发誓，永远不写招是惹非的信，十年以来，我都依我的誓言做去。

奥 那么，我所收到您的那些书信？……

胥 是山棣夫人写的。她是有名的大写手，整天手里不离笔管，这是她的嗜好。在巴特的时候，她不离开我，有时候我利用她的怪脾气，叫她设身处地，替我写些回信给您。这些回信，我是不看的。她写得一笔很好的英国字，又长，又细，又贵族，像一个散步的 lady！她受过很好的教育！这样说来，您却同华兰亭通过信来！您放心，我决不向您的朋友李崇先生说起；一说呢，他就会同您决裂了。

奥 （施礼）我没有一句话答复了。呀！您的力量还强……

胥 现在我们说正经话吧。您做了这种举动，根据的是什么权利？您非难我哪一点？假使南查克先生是您的老朋友，是您的童年时代的同学，或是您的兄弟，还有可说；然而不是的，您只认识他十天或八天。您自以为在这问题上头您是大公无私的，但是，您相信您不曾受了您那伤损了的良心的不善的命令吗？您不爱我了，不错，但是，当一个妇人同一个男子说她不再爱他的时候，那男子当初自以为被爱，忽然失了爱，总不免怀恨在心。为什么？因为您曾经高兴求爱于我；因为我相信您，以为您是一个好人；因为我也许曾经爱过您，所以您就变成了我的一生的幸福的障碍吗？我给您招过是非没有？我败了您的家产没有？而且，我瞒着您，同别人捣过鬼没有？就算在道德上说起来，我不配存这野心，希望这么大的声名与这么高的地位，——其实我也不配？——但是，您是助成我的不道德的行

为的人,轮得着您来闭塞我的光明之路吗?我要走光明的路也不行吗?我的亲爱的奥里维叶,这一切都是不合理的。我们不能说参加了人家的不善的行为之后,便应该倒戈相向!一个男子受了一个妇人的爱,无论爱情怎样少,如果这爱情不是以利益为前提的,这妇人便终身是这男子的恩人,无论他如何报答她,总还报答不了她的恩呢。

奥 您的话不错。也许我以为走的是光明之路,其实是为妒忌心所驱使。但是,凡是好人处在我的地位,没有不像我这样做去的。为赖孟设想,我该说话;为您设想,我不该开口。阿拉伯的俗话说得好:“言语是银,静默是金。”

胥 我只希望您说出这话来。现在……

奥 现在?……

梭榧入。

胥 (看见梭榧进来)没有什么。(向梭榧)有什么事?

梭 南查克先生来了!

胥 我已经吩咐过了。……

梭 他再三地要见男爵夫人。我说男爵夫人不见客。他问夏澜先生是否在夫人家里,如果在呢,就请他出去同他说话。

胥 告诉南查克先生,叫他进来。

梭榧出。

奥 您接见他吗?

胥 不,您接见他。现在您以为该怎样说,您就同他怎样说。您只不要忘记他是爱我的,我是爱他的,我要怎样就怎样。再会,我的亲爱的奥里维叶。(出)

第十二出

出场人:奥里维叶、(其后)赖孟。

奥 好!完得越快越好!(见赖孟入,向他)我的亲爱的赖孟,您想

要同我说话。男爵夫人不在这里,我们只两个人。我听您说。

赖 奥里维叶,我还没有忘记我叫过您做我的朋友;但是……

奥 但是? ……

赖 您骗我了。

奥 没有。

赖 您听我说。我打定了主意,非有证据的事情我不信。您所报告我的话,安若夫人给我许多反证了。您说她没有结过婚,我却亲眼看见她的婚约。您想说她那婚约是假的吗?

奥 不。

赖 您说她不是寡妇,而我却看见她丈夫的逝世证明书。难道这证明书也是捏造的不成?

奥 不。

赖 我从段纳琅先生家里来,我曾经问过他,他说关于男爵夫人的身世他一点儿不晓得。末了,说到您所谓的安若夫人的书信……

奥 不是她的,我现在晓得了。这是她的一个女朋友写的,教我认为是男爵夫人写的,她们都嗤笑我呢。那么,这并不是我骗您,乃是人家骗我。我以为我有报告您的权利,其实却没有。我的良心以为找到了些反对男爵夫人的证据,实则这上头我自己矜夸的证据却一点儿没有。总之,我想要证明我是您的朋友,结果却只证明了我是一个傻子。我给人家玩弄了,您相信我的话吧。

赖 那么,您把一切您所对我说的话都取消了吗?

奥 一切都取消了。她是好人家的妇女,她曾经结过婚,她是男爵夫人,她是寡妇,她爱您,她与我不过像路人一般,她配得起您。谁说不是呢,谁就冤枉了她;因为一个人说人家的坏话,拿不出证据来,就是冤枉了人家。再会吧,赖孟;自从这次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不晓得怎样再见男爵夫人;除非她请我来,

否则我再也不来了,而且我想她也不会就请我来的!至于您一方面呢,请您只怪我笨吧。再会。

赖 再会!

奥里维叶出。

第十三出

出场人:赖孟、(其后)仆人。

赖 将来我非要他说出最后一句话不可。

仆 (入)先生晓得男爵夫人已经出去了,要很晚才回来的。

赖 (坐)好的,我等她。

第四幕

布景 胥珊家里的客厅。

第一出

出场人：胥珊、段纳琅侯爵。

仆 (传报)段纳琅侯爵到。

段 日安,男爵夫人。

胥 我的亲爱的侯爵,今天光临,有何见教?

段 我的亲爱的胥珊,我来看我的书办已经把该交给您的东西都交给了您没有?

胥 都收到了,谢谢。

段 再者,我来问您的安。

胥 我很好。

段 您的婚姻呢?

胥 我的婚姻吗?

段 是的,成功不成功?

胥 真的,我许久没有看见您了,您什么都不晓得?

段 都不晓得。

胥 (叹息)侯爵先生,您说的话真不错,我的野心太大了;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

段 您承认了吗?

胥 我不得不承认了。

段 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了我吧。

胥 人家说出来了！

段 谁？

胥 是我平日很信任的一个人：夏澜先生。

段 他告诉了南查克先生吗？……

胥 您现在晓得名字了吗？

段 是的。南查克先生呢，他怎么样？

胥 他起初相信夏澜先生，后来因为他毕竟爱我，所以又相信我。

段 现在呢？

胥 现在他还是爱我，却不是信任的爱，乃是妒忌的爱了。质问呀，怀疑呀，监视呀，时刻不停。在我一方面呢，我老实说，从前我很有野心，现在却没有接受这新生命的勇气了。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怕过去的事情一旦暴露，每天早上造了一种新的诳语来维持生命，到了晚上又不得不否认。在这环境里面，想要很诚恳地、很光明地爱一个人乃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奋斗之下，我非但把我的气力费尽了，连我的爱情也耗尽了。现在不爱南查克先生了。

段 当真的吗？

胥 我唯有在您跟前不打诳语。

段 您不爱南查克先生吗？

胥 不爱。

段 那么，这一场婚姻是不会实现的了。

胥 是的，我保存我的自由。我要跑到意大利住去。那边的人不很追究妇人们的出处，只要有财产，只要广交游，只要长得不很丑，说什么话人家都相信。我打算在哥姆湖边买一所房子，像山棣夫人一般地布置得又红又白，我可以在星光下散步，做两句拜伦式的诗，自命为“不逢知己的妇人”，我招待些艺术

家,保护他们。如果我一定要结婚的话,我结果只嫁一个意大利的破产的假公子,他会败了我的财产,他会包一个舞女,他会嫌我倒霉还不够,要把我打骂起来。我这主意很好,不是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不能希望别的事业了,不是吗?

段 您什么时候走呢?

胥 在三四天后。

段 自己走吗?

胥 还有我的女仆。……

段 南查克先生不晓得您走吗?

胥 完全不晓得。

段 您不会告诉他您到哪里去吗?

胥 假使我要继续地与他相见,我索性住在巴黎不省事些吗?我走,恰因为这种交情在现在是不可能的,将来更不可能,倒不如停止了好。

段 好,那么我恭喜您,我很喜欢您能够如此决定。算您是个聪明有见识的人,能够如此做去,否则遇必要时,您迫不得已也要做的。

胥 (不很注意的样子)为什么?

段 偶然乃是一个笨伯,它管不着的事情它也要管。因为偶然的的关系,竟使南查克先生的姐姐是我妹妹的朋友;南查克对于婚姻的计划,并不瞒着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却来告诉了我的妹妹,所以我虽则不愿意向您追究姓名,却因此知道了南查克先生的名字。还有呢,南查克自己去看我,细问您的身世。我闭口不说,因为我愿意做好人,情愿让您自己顾全名誉,逃出了这难关。今天我特此到来,把上次的话再同您说:将来有一天,因为我的自由的环境的关系,我会认识了您所想要嫁的人,我会把真情告诉了他。我忍耐了一下子;其实也忍耐得好,因为我看见您此刻已经决定不同他结婚了。一切都好了,

如果您是真心的话。……

胥 我是真心的。明天,南查克先生可以恢复他的自由,如果您觉得好的话,您可以把段纳琅小姐配给他做妻子。

段 我的亲爱的胥珊,请您不要忘记了:这事与我的女儿是毫无关系的。——我们所说过的一切都是正经话了。

胥 非常正经的。

段 祝您幸福,这是我最后的愿望。告别了,男爵夫人,请不要忘记。

胥 我一切都不忘记。……

侯爵出,同时华兰亭入,互相施礼。

第二出

出场人:胥珊、华兰亭(穿的是旅行的衣服)。

华 (望着侯爵所从出的门)这是段纳琅侯爵吗?

胥 是的。

华 这侯爵真是老当益壮!

胥 您穿这种衣服到哪里去?

华 我启程了。

胥 什么时候?

华 一个钟头之后。

胥 到……?

华 到伦敦去;再从伦敦到比利时与德国。

胥 同……?

华 是的,有人同我去。

胥 您要告的状呢?

华 我不告状。我只希望去投诉一下子……谁知投诉也失败了——当我去诉苦的时候,那审判长对我说:“您信我的话吧,不要同您的丈夫捣乱,这是您的上策。”于是我就要离开此地。

胥 我许久不见您了。

华 我要买旅行的东西哩！我似乎觉得在伦敦是买不到的。而且我要把我那和平路的房子退租。我付了房东一年的房钱，他才让我搬走。我又把家具什物都退还给卖主，给了他的损失费，此刻我可以像空气般自由了。

胥 我等了许多您的回音，您因为搬家就没有时间理我了。

华 我已经把事情的结果写信告诉您了，您没有收到我的信吗？

胥 收到的，但是……

华 我就告诉您吧，口里说简便多了。

胥 请说吧。

华 我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洛南夫人。

胥 好极了。

华 我很当心，摹仿别人的笔迹。在这一封信里，我说有一个女人非常关心于她，却不肯出名，但又务必要同她谈话。我露出意思，说这是关涉及夏澜先生的事情。我请她谨守秘密，前天晚上我给了她一个约会。

胥 她来会了您吗？

华 是的，我们在退尔里相会；天色很黑，我又披着面网。她大约不能看见我的脸孔，而我却看清楚她的脸孔，她长得很美。

胥 您同她说了什么话？

华 一点儿不差地依照我们商量好了的话：说奥里维叶背着她同别的女人要好，说他爱桑士诺小姐，说他想要同她结婚，说这是一场胡闹，亦可以说是一场不幸，因为这女子配不起他。我假装相信洛南夫人只是奥里维叶的一个女朋友；其实也只是他的女朋友，但是她爱他，所以她也就吃醋了。

胥 您同她说起我吗？

华 先是她同我说起您。我说我认识您，说我晓得您对于这事情很知道内容，说你们两人可以阻止他的婚姻；说这算是施恩于

夏澜先生；说她不妨来看望您，同您接洽。她游移了许久，她要同我约定：她来的时候只许您一人在家，我已经答应了她，今天两点钟她就来的，我在信里已经通知您了。这可怜的妇人，她心中无主了！谁料夏澜先生会这么逗引妇人的热情！您晓得他的消息吗？

胥 晓得的。

华 他同南查克先生的交情如何？

胥 他们不再见面了；但是奥里维叶写了一封信给我。……

华 说的什么？

胥 说他爱我，说他所以想要阻止我的婚姻者，无非因为爱我之故。……

华 这也许是真的。……

胥 谁晓得呢？也许吧！但是，多半不是真的，因为他要求我到 he 家里会他。他想要同我辩白一件事，他说这是不可以在我家里说的。

华 真的，这里头恐怕有诡计。

胥 但是我相信他与南查克是很不对的了。

华 我巴不得南查克先生赏他一剑，教他下次不要管他所管不着的事！这夏澜先生，我真受不了他的气！是他教唆伊波利特对我的感情不好。因此之故，我的亲爱的，如果您能够作弄他，您不妨做去，我委您做我的代表，有事我担当一半。

胥 请您放心吧，我什么也不忘记。假使一个人原谅人家的罪过，有罪也算无罪。夏澜先生同南查克先生说了许多话，其中有一句是说一个人不该把一个好妇人引到我们的社会里来。今天他会与洛南夫人同在我家了。这么一来，他的成见总会改变些吧。……

华 他就来吗？

胥 是的。

华 他会发怒的……他生气呢,怎么得了! ……

胥 生气! 他只须提半个字,已经可以同南查克先生闹起来,而他却不想闹。他只有默然受教而已。

华 我迫不得已,要离开此地,多么不幸啊! 好,告别了。您写信到伦敦邮局,待我到邮局领取。信封上请您写“罗丝小姐收”——这是我的女仆的名字,在我不得安全以前,我不愿意我的丈夫能够晓得我在什么地方。我离开巴黎,真不是情愿的事……只有这里可以寻开心,但是不得不走了! 好,再会吧。

胥 您给我通信吗?

华 我不会不通信的……告别了。叫我罗丝小姐。

南查克先生入,同时华兰亭从另一门出。

第三出

出场人:胥珊、赖孟。

胥 将来我结婚之后不得接见的人,这又是一个了!(向赖孟)我急着要见您哩。

赖 一切都办好了。

胥 契约呢?

赖 我们明天可以签约。

胥 我们什么时候走?

赖 随您的便。

胥 您仍旧爱我吗?

赖 您呢,胥珊?

胥 现在您还能够怀疑吗? 我所能够给您的证据,不都给了您吗? 唉! 是的! 我爱您。

赖 但是,请您告诉我,您再看见了夏澜先生没有?

胥 没有。为什么? ……

赖 因为刚才我看见他与他的朋友李崇先生走向这边来。
胥 不错,他是到这里来的。
赖 我以为您再也不该接见他了。我要求过您,您也答应过我了。
胥 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有话同我说。我接见他,只当不曾有过什么事情。等一会我只假装没事人儿,我劝您也忘记了吧。
赖 请您去吩咐仆人们料理明天的宴会吧。我希望我们的婚姻在一切我们的朋友们跟前宣布,夏澜先生也在内。我就要接见他,因为我希望他在这里会见的第一个人乃是我。我想要他很晓得他在您家该取哪一种态度,等一会儿我再来会您。
胥 珊出。

第四出

出场人:赖孟、奥里维叶、伊波利特。

仆 (传报)奥里维叶·夏澜先生到……伊波利特·李崇先生到。
赖 (很冷淡地施礼)先生们。……
奥 赖孟,您的身子好?
赖 很好,谢谢您。
奥 男爵夫人不见客吗?……
赖 她拜托我代她请你们等候她,一会儿她就来。——先生们。……(施礼而出)

第五出

出场人:伊波利特、奥里维叶。

奥 好一副脸孔!
伊 您到这里来,就该先料到这一着了。为什么您来呢?您已经逃出了一切的圈套了,何苦再走进来?您的责任已经尽了。南查克先生绝对要同这妇人结婚;既然他不晓得危险,就让他去吧。总之,这个还与您有什么相干?

奥 您的话一点儿不错。我已经决定不再管这一切的事情了,虽则有些人们值得救护,不必问他们愿不愿被救,而我却不愿意再干涉了;但是,妇人们真没有分寸,胥珊重新又来惹我。这不是我的错处啊。

伊 您巴不得有所借口,再到她家来。

奥 也许吧;我这一来,也为的是将来再也无所借口。

伊 您且说她怎样惹您。

奥 您的妻子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洛南夫人。

伊 我的妻子吗?

奥 是的,她假装别人的手笔,但是我认得出来,为着她的笔迹,曾经害得我好苦!这一封信给洛南夫人一个约会,由洛南夫人的女管家交给我看,这女管家知道我关心于她的女主人,虽则夏尔洛德仍旧不接见我。这里头有的是胥珊作怪!但是,叫她当心!如果我所料的不差,如果她有一点儿恶意对待洛南夫人,我不晓得我会怎样对付她。这一次,我誓必破坏她的婚姻,如果她有一分成功的希望,我把我的头输给您!

伊 我恐怕要报官把我的妻子拘留起来!如果她只害我一人,这还算好;但是既然她害及别人……

奥 我自己会解决这事情。当我晓得了这新消息之后,我写信给胥珊,请她到我家里会我,她死也不肯;但是她答复我,说她今天在家等我。您让我把钓丝放到哪里就是哪里,您不要嚷,在一个钟头以内,她会上钩了的。

第六出

出场人:伊波里特、奥里维叶、卫尼叶。

卫 (很忙乱)男爵夫人在哪里?

奥 我的亲爱的子爵夫人,您怎么样了?您像狂风般跑了来!

卫 您看,我在发怒哩!

奥 好,我倒喜欢看见您如此:平日我只看见您快活,今天换一换新花样。

卫 我并不同您说笑话。

奥 那么,我答复您的问题吧:男爵夫人伴着南查克先生,我们在等她。

卫 (把奥里维叶拉到一边去,先向伊波利特说)对不起,先生……
(向奥里维叶)您晓得玛瑟儿做了什么事情吗?

奥 她很坦白地告诉了南查克先生,说她不愿意嫁他。

卫 是的。

奥 因为她不爱他。

卫 好一个理由!但是这还不算数,我今天早上走进玛瑟儿的房里,看不见一个影儿。

奥 总会有一封信吧。

卫 是的。在这一封信里玛瑟儿向我声明她已经有了办法,此后不再要我供应她,叫我不怕,叫我不为她而害羞。

奥 而且她说她回到从前她受教育的那一间膳宿学校去了,不是吗?

卫 您看见过她来?

奥 我刚才看见她。

卫 在什么地方。

奥 在她的学校里。

卫 您怎么会到她的学校里去的?

奥 她写了一封信给我。

卫 给您吗?

奥 是的,给我。

卫 这是什么来由?

奥 她所做了的事情,乃是我劝她做的。

卫 为什么要您来管?

奥 因为我管得着。

卫 她离开巴黎,大约也是您的主意了?

奥 正是,她明天就动身。她的学校的女教员已经给她找到了一个位置。

卫 一个位置在什么地方?

奥 在伯桑宋的一个很好的家庭里。桑士诺小姐在那家庭里教一个少女的英文与音乐。八百法郎一年,膳宿在外。这并不怎样开心,但是她觉得这样比之住在巴黎光荣些。在巴黎耽误了她的婚姻,只会打牌,只会招是惹非,有什么好处?我赞同她的意见。

卫 好,您做的好事!我就要写信给她,叫她至少要改换姓名。我的哥哥的女儿——一个桑士诺家的女儿,这么一来,岂不玷辱了家门?一个桑士诺家的小姐做一个小学教师!为什么不叫她做女仆去?

奥 您把这事情叫做玷辱了家门吗?我的亲爱的子爵夫人,卖逻辑给您的人便是偷您的钱的人。这大约是赖图先生。

卫 有了这件丑事,将来怎么能够把她嫁出去啊!

奥 也许她离了您家之后,她结婚还可以快些。

卫 她走的路不对呀。

奥 一切的道路都可以通罗马,而且最长的路往往是最稳当的路。

卫 好的,我们将来看吧……我为了她,已经尽了我的能力了。她总之不过是我的一个内侄女儿罢了。

第七出

出场人:伊波利特、奥里维叶、卫尼叶、胥珊、(其后)赖孟、一个仆人。

胥 日安,子爵夫人……

卫 日安,我的亲爱的孩子……

胥 您怎么样的？

卫 等一会儿我再告诉您。承您的雅意，通融给我的钱，现在我特来奉还。

胥 何必着急！

卫 我手头松了些了，谢谢。

胥 (向伊波利特)先生，您真好意，会想起同夏澜先生来看望我一下子。

伊 我恐怕我是不知进退，但是奥里维叶……

胥 夏澜先生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了。

伊 谢谢，夫人。

胥 (向奥里维叶)您来了？

奥 不是吗？您写信叫我来看看您的。

胥 我请您来，为的是要知道您有什么话说。

奥 我已经在信里说过了。

胥 您爱我吗？

奥 我爱您。

胥 因此您才想要把我逗到您家去。呃！您叫我去，您先通知南查克先生，好教他看见我走进您的家门！您这么办，乃是小孩子打的仗，木头的大炮，面包的弹丸。您想要迫我缴械吗？

奥 您不相信我吗？

胥 是的！

奥 好的，再会吧。

胥 不要走，我给您看一样东西。

奥 看什么？

胥 我不能告诉您，这乃是出人意料的事。(当二人谈话时，赖孟入，同子爵夫人、伊波利特谈话。——胥珊高声向子爵夫人)我的亲爱的子爵夫人，您该是认识一个洛南夫人吧？

卫 从前我同她认识过，但是我们许久不见面了。

胥 人家说她的品行很好。

卫 这是真的。

胥 而且不容易随便什么人家都去,她是要选择的。

卫 她很少见人。

胥 她就来的。我的亲爱的南查克先生,我一定把您介绍给她,您可以看见一个雅人。

奥 您晓得她来?

胥 呀!是了,不错,我的亲爱的夏澜先生,您与洛南夫人是很熟的了。

奥 因此我敢打赌她不来,至少她来了也不进屋里。

胥 您赌些什么?

奥 您要我赌什么我就赌什么。一个正经的妇人所打赌的乃是:一袋子的糖果或一束鲜花,我就赌这个吧。

胥 我就同您赌。(看见仆人进来)我想我马上就赢您。(向仆人)什么事情?

仆 有一个妇人要见男爵夫人有话说。

胥 这妇人的名字呢?

仆 她不肯说。

胥 请您答复那妇人,说我非知名的客不见。

仆人出。

奥 (低声向赖孟)赖孟,请您看我们从前的情分上,不要让洛南夫人进这里来。

赖 为什么?

奥 因此她一进来之后,会有一场大祸。

赖 是谁的祸。

奥 是许多人的祸。

赖 在安若夫人家里,我毫无权利。她高兴接见谁就接见谁,我管不着。

奥 好的。

仆 (再开门)洛南夫人叫我请问男爵夫人可否见她。

胥 可以,请她进来吧。

奥 不幸的她!(跑向门口,出)

第八出

出场人:伊波利特、赖孟、胥珊、卫尼叶。

伊 夫人,您这样做,上帝保佑您不后悔!

胥 我一辈子不曾后悔过。(向赖孟。时赖孟正欲出)不要走!夏澜先生就要夹着洛南夫人的手臂进来的。他赌输了东道了,他做的好事。

赖孟走向门口;恰到门口,门已开,奥里维叶入。

第九出

出场人:伊波利特、赖孟、胥珊、卫尼叶、奥里维叶。

赖 先生,您从哪里来?

奥 我刚才告诉了洛南夫人,叫她不要进来。

赖 您有什么权利?

奥 一个善良的男子有阻止一个善良的妇人误入迷途的权利。

胥 尤其因为这善良的妇人是那善良的男子的情妇。

奥 您撒谎,夫人!

赖 先生,您得罪了一个妇人了。

奥 先生,许久以来,您巴不得有机会同我闹;我呢,我特地到这里来供给您机会。您以为您现在给绳子缚住了,只要一剑就可以砍断绳子。好,我们就用剑吧。我没有不遵命的。

赖 先生,一个钟头之后,我的决斗的证人们就到您家里去。

奥 好的,我等候他们。

赖 现在只有决斗的条件要磋商;至于决斗的原因,应该不必让人

晓得。(他们欲出)

胥 赖孟!

赖 胥珊,您等我,我就回来。(出)

奥 来,伊波利特。(他们施礼,自另一边出)

第十出

出场人:胥珊、卫尼叶。

卫 好朋友,数天前还很要好的两个男子,忽然在您家里寻仇!这是什么来由。

胥 我一点儿不知道。

卫 但是您不让他们决斗吧?

胥 我当然不得不阻止他们;再难些的事情我也还做过来。

卫 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的吗?

胥 不,没有,谢谢您。

卫 那么,我走了;您该赶快弄妥这事才好;您还把事情报告我,不是吗?

胥 是的,我答应您了;您在日里来吧,或者我到您家里也好。

卫 一会儿见。(一面出,一面说)这一切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意思?
(出)

第十一出

出场人:胥珊、(其后)仆人、梭榧。

胥 (独自一人)真的,我料不到这奥里维叶这样英雄!呀!善良的男子,说得好!奥里维叶不爱这妇人;假使他爱她,他是怎样的呢?

仆 (入)有一封信给男爵夫人。

胥 好的……去吧。(开信)这是侯爵的信。(念)“您欺骗我了,您又与南查克先生见面了。我说过这一场婚姻是不可能的,

您不服我的劝阻,硬要决断下去。现在我限您在一个钟头之内取消了这婚姻。如果在一个钟头之内您还没有办法,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了南查克先生。”唉!这过去的事情,好像一把大汗,一点一滴地坠在我的额上,我一辈子也不能够揩干吗?好,我就都供认了吧……不!我要奋斗到底。(按铃)不要错过了时候,这乃是第一着。(写信,梭榧入,向梭榧)你就到段纳琅先生家里去,亲手把这信交给他。把门关上吧。

第十二出

出场人:梭榧、胥珊、赖孟。

梭 (正欲关门,赖孟入)夫人,南查克先生来了。

胥 (安静地把吸墨板盖上,高声)好的;去吧,梭榧,这一件差事,您迟一点再做吧。(梭榧出。——向赖孟)我的亲爱的,怎么样了?

赖 我从两个同事家里来。他们是两个军官,我请他们做我的证人。恰巧他们出去了。我留了一张条子。

胥 噫呀,赖孟,这场决斗是做不得的。

赖 胥珊,您不疯了?我调停了赖图先生与莫克鲁华先生的决斗,但是我自己的决斗,决不让人家调停的。再者,夏澜先生说的话不错,我实在恨他。

胥 赖孟,您放弃了我吧,我只害了您,没有什么好处。

赖 您一定做我的妻子,我对您发过誓,我对我自己也发过誓,这非成为事实不可。但是说不定我会给他杀了。在决斗场上,一个男子与另一个男子的价值相当,而且夏澜先生也很英雄,他一定也很能够自保。我要实行了我的约言才死。(坐在桌子,正想把吸墨板揭开)

胥 (无意中吓了一跳)您要做什么?

赖 我要写信给我的书办,叫他来。烦您叫人替我带信。

胥 这可以不必。

赖 您怎么样了？这不是说好了的吗？

胥 是的，但是您有的是时间。

赖 恰恰相反，我有很少的时间。

胥 写信的纸笔，让我来给您。

赖 我所需要的东西，这儿都有了。

胥 不。

赖 您弄错了，我回来的当儿您正在写信呢。

胥 赖孟，我求您不揭开这吸墨板。

赖 我不揭开，既然您所写的话是我所不该看的，我揭开做什么？

胥 您又来怀疑我了？

赖 不，我的亲爱的胥珊，不；既然您有您的秘密，我就尊重您的秘密。

胥 那么，揭开吧，而且您就看了吧。

赖 您允许我吗？

胥 是的。（赖孟正想揭开，胥珊止住他）您这样不相信人！

赖 我吗？不该是您来这样责备我。这并不是不相信，乃是一种好奇心。既然您允许我看，我就看。

胥 您肯同我约定不轻视我吗？

赖 肯的。

胥 假使您晓得这里头的关系……

赖 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胥 您看如不看，这不过是我订买旅行用品的信罢了。

赖 要买什么？

胥 买些破布，天啊，我买的是绣花裙子，丝做的长袍，上半做些皱纹，斜着衬些飘带。好，一个男子要看这样琐碎的书信！

赖 这就是一切的秘密了吗？

胥 是的。

赖 那么,您是写信给您的女裁缝的了?

胥 还不是吗?

赖 恰在我去找证人预备决斗的时候,您却写信去订做衣服?您看,胥珊,您把我当做一个傻子!

胥 赖孟!

赖 我想要晓得您写信给谁。

胥 呀!原来如此。好,那么,您是不会晓得的。(揭开那吸墨板,收起了那一封信)

赖 当心!

胥 吓我!……您有什么权利?承上帝的保佑,我还不是您的妻子,我在我的家里,我有我的自由,我的行为由我自己做主,譬如您的行为也由您自己做主,我也不侵犯您的自由。我质问过您吗?我检查过您的文件吗?

赖 (捏住她的手腕)这信!

胥 这信您是得不到的,老实说!我从来不受强力屈服过。我已经把真话告诉了您,信不信由您,随便您高兴怎样猜就怎样猜吧。

赖 我猜您欺骗我。

胥 对了!

赖 胥珊!……

胥 算了,先生!我把您的盟约奉还您,我的盟约我也收回;我们二人没有一点儿关系了。

赖 夫人,这法子您已经用过一次了。这一次我可走了。

胥 这么说,我遇着个什么人了?

赖 这人,他把他的荣耀的声名给了您,只要求您把一刹那的真情做个交换;这人,你曾经对他说过您是没有什麼可以给人非难的;这人,他明天要为一个妇人而与一个男子决斗,这男子的人格他并不能怀疑,而这妇人的人格他却怀疑了;这人,他自

从两礼拜以来,无论人家怎样说谎,怎样三心两意,他只凭着他的光明磊落、诚恳坦白的一颗心,去对待人家;到了现在,这人却打定了主意——无论用什么手段,非晓得真相不可!看您这种慌张的样子,这一封信里纵使不藏着全部的真相,至少有一部分的真相在里头。我非要这信不可,请您给了我吧,否则我要抢了。

胥 (把信搓捏,想要扯碎了)您是得不到的。

赖 (捏紧她的臂)这信!

胥 您想打一个女人吗?

赖 (渐渐动气)这信! ……

胥 好,我说了吧,我不爱您,我从来不曾爱过您! ……我欺骗了您;话说完了,现在您可以放手了。

赖 这信! ……(他想要强行把她的手掌掀开)

胥 赖孟,我就把一切对您说了吧……您捏得我好痛……我并没有罪:有罪呢,便是你的娘之过! ……(赖孟把信抢过手)无赖!(无气力地倒在椅子上)好的,念下去吧;但是我誓必报仇,您相信我的话吧。

赖 (用伤感的声音念道)“我请求您不要弄坏了我的事情,我势必要看您一面,向您解释一切。您命令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南查克先生爱我,这并不是我的不是;我爱他,也就可以原谅。我的祸福都在您手里。请您宽宏些,饶了我吧;假使他晓得了真相,我可要羞愧死了。我同您约好一定不做他的妻子,只求他不晓得什么就好。请您等候我,我一有工夫,我就……”(说)我刚才还怀疑呢……(以手掩面)我怎样对您不起了,胥珊?为什么您要欺骗我? ……信在这里,拿去吧;告别了! ……(他打算出去;走到半路,却倒在椅子上,忍不住流泪)

胥 (看见他颓唐了,用害怕的声音说)赖孟!

赖 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不曾哭过的一个男子,现在为您而哭了;我感谢您,流泪很有好处。

胥 (用和婉而带责备的声气)赖孟,我的臂膀与手腕都给您捏碎了。

赖 我请求您恕罪,这乃是卑鄙的举动,但是我本来爱您啊!

胥 (走近他)本来我也爱您。

赖 假使您本来爱我,您就不至于欺骗我了!

胥 (越走越近)世上没有一个妇人,处在我的地位,受了您的质问,会承认了真情的;我爱您、尊重您,我想要您爱我、尊重我。我将来要把我的一生都告诉了您。是的,有一件事我应该瞒您的,但只一件而已。您不晓得!看我像是有罪的人,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罪;再者,当年没有人劝我,没有人帮助我。我的错处乃是瞒您,其实我该都告诉了您;您是一个宽容的人,岂不早已恕我的罪了吗?现在呢,您再也不肯相信我了。但是,我虽则贞节不足,够不上做您这么一个男人的妻子,而我爱您的热情,也就够受您的爱了;现在我犯不着告诉您了。(跪下来,拉着赖孟的手)赖孟,“你”相信我吧,我爱“你”!

赖 您这信是写给谁的?

胥 我说了,您会去与那人寻仇。

赖 我什么都不会同他说,只求晓得他的名字!

胥 这人对于我没有一点儿权利,您看我对他说我爱您就可以见得了。

赖 那么,为什么他不许您做我的妻子呢?

胥 等到您安静些的时候,我把一切都告诉了您。

赖 (站起来)告别了!

胥 (拉住他)我就一切都对“你”说了吧。

赖 请说!

胥 我写这一封信给……

赖 给奥里维叶？

胥 (坚决地)不,我可以同您赌咒;但是您要先同我约好,不许同那人寻仇。

赖 我答应了“你”了。

胥 这信是写给段纳琅侯爵的。(赖孟作诧异与发怒状)赖孟,您该设身处地:一个妇人,受一切的人们委弃,幸亏得到了意外的、秘密的保护,应该怎样?我的一切都是侯爵的恩典!您不晓得!我从来不曾有过家庭!

赖 这么说,您的婚姻呢?

胥 婚姻是假的!

赖 您给我看过的那些契约呢?

胥 这乃是一个少年妇人的东西,她在外国死了的,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

赖 您的财产呢?

胥 是侯爵给我的。

赖 您看,您预备好一种可耻的事,来换我的信任心,来换我的爱情!您本该很高尚地、很合理地把一切都承认给我听,而您非但不承认,还把偷来的姓名与丧失人格后得来的财产送给我。您不懂得,假使我早知道我做了这种不顾廉耻的交易,唯一的办法,乃是先杀了您,而后自己吃手枪。胥珊,您非但不曾爱我,而且没有尊重我哩。

胥 是的,我是一个无赖的妇人,配不上您的爱情,也值不得您纪念。去吧,赖孟,忘了我吧。

赖 但是,这大约还没有完,索性闹到底吧。您还有什么可以承认的?

胥 没有什么了!

赖 奥里维叶呢?是穷苦迫您去找他吗?是因为一切的人们都委弃您,所以您才去找他吗?这人得做过您的情郎,只因为您爱

他之故？胥珊，这一次的恋爱，我可永远不能原谅您了！

胥 奥里维叶从来不曾做过我的什么人；他自己也对您说过，您还不晓得吗？

赖 您同我发誓吗？

胥 是的，我同您发誓。

赖 而且您爱我吗？

胥 假使我不爱您，我肯把一切都承认了吗？

赖 好，那么，胥珊，我只求您的爱情的一个证据。

胥 请说。

赖 您所得到的段纳琅先生的东西，一切都送还他吧。

胥 我即刻就做！（她在抽屉里取出些文件，包好，封好。仆人入，向仆人）你马上把这些文件送交段纳琅先生，说我不回他的信。

仆 此刻侯爵先生正在上楼哩。

胥 他！

赖 （向仆人）您去请侯爵先生等一等！（仆人出。——向胥珊）请您把这些文件交给我，我自己交给他。

胥 您吓得我怕起来了。

赖 唉！不要怕！现在还是时候，胥珊！两条路由您选择：要么，您保留着这些文件，而我离开此地，永不再来；否则，如果您重新宣誓，而我决斗后仍旧生存，那么，我只从宣誓之日起根究您以后的生活，过去的一概不问，而我们就一块儿动身。

胥 我说的乃是实情。

赖 呀！胥珊，我自己也料不到我本来爱您到这地步！（出）

第十三出

出场人：胥珊（独自一人）。

胥 唉！刚才我的一生成为孤注！过去与将来，都从此判定。现

在呢,断送我的人或救我的人只有奥里维叶。假使他像他所说的那样爱我……呀!那就奇了!(披起披肩,戴起帽子,出)我们看吧!

第五幕

布景 奥里维叶的家里。幕启,奥里维叶写信。

第一出

出场人:奥里维叶、伊波利特。

伊 (入,以手触奥里维叶之肩)是我。

奥 (先把信封好)怎么样了?

伊 呃,我把您委我的事都办了。

奥 您看见了洛南夫人没有?

伊 是的,由她的女管家做媒介,因为她的丈夫已经回来了。因此之故,洛南夫人写信给您,问您的消息。这几天她是不能出来的了。我已经告诉了她,说这一场决斗大约是不会成功的。

奥 还说我无论如何,决不会提起她的名字。这大约是她所最希望的一点了?

伊 她很有三五分希望这个,但她尤其是希望您没有事。您曾经想要救她,结果是救了她了,那么,纵使她不肯为您而招惹是非,您也不该怪她。那教训是很好的教训,她会利用这教训的。我已经叫她十分安心了。叫她安心有什么难呢?我自己已经十分安心了。

奥 怎么?

伊 我再说:这一场决斗是不会成为事实的。

奥 为什么？

伊 因为我看见了侯爵，事情有了新的变化。

奥 我与南查克先生已经到了这地步，无论有什么新的变化，也不能阻止我们的决斗。除非他向我道歉，但这是不可能的。

伊 这只要看您怎么样。

奥 好，您就解释给我听吧。

伊 我看见了侯爵。

奥 他不肯参与我的决斗吗？

伊 是的。

奥 我早就猜到的。他也是怕招惹是非。

伊 他怕招惹是非，乃是他有道理。以他的年龄与身份而论，他实在不该管这种事情。因为他的女儿的缘故，他的姓氏是不能与这事发生关系的。但是他看见了南查克先生，南查克先生知道了一切。

奥 一切吗？

伊 乃是关于侯爵的一切。胥珊写给段纳琅先生的一封信给他发现了。胥珊与赖孟大闹了一场。胥珊迫不得已，把她与侯爵的关系供认了。赖孟已经宽恕了她，只要胥珊把从侯爵处所得来的一切都送还了侯爵。

奥 她把一切的不义之财都退还了吗？

伊 似乎是的。

奥 这事我并不觉得奇怪；这一场变化怎么就能够阻止我们的决斗呢？

伊 是南查克先生自己把财产退还的，侯爵先生早已听说你们要决斗，便利用这机会劝南查克先生，说这一头亲事与这一场决斗都是不可能的。说安若夫人配不起他。说您的行为，无论在哪一方面看起来，都足以表示您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好朋友。您该晓得，一个为爱所迷的男子，入了迷途之后，人家

越攻击他所爱的妇人,他越发认为该负担护那妇人之责。南查克先生即刻把事情弄大了,对侯爵说:“先生,既然您很大量地赠给安若夫人的一切都由我来偿还您了,可见我高兴把她的一生与您的关系都忘记了。至于夏澜先生呢,他起初已经对我说他不过是安若夫人的朋友,后来他又说恰恰相反;夏澜先生,我以为他是我的朋友,而他却不曾尽了他的友谊,不肯完全地肯定或否定。现在我只要他当面对我说:‘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安若夫人曾经做过我的情妇!……’假使他对我有三分交情,他应该这样做。这么一来,我也以我的人格担保:我向他道歉,像昔日一般地同他握手,决不再见安若夫人。”您看,这一场决斗还有什么意义呢?

奥 您说完了吗?

伊 是的。

奥 喂,我的可怜的伊波利特,我谢谢您的好意,但是我们枉费了光阴,没有用处。

伊 为什么?

奥 因为现在安若夫人已经不在问题的范围内了。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与南查克已经寻仇过来。已经如此决定了的一场决斗,却要我告发一个妇人的罪过,以求避免,哪怕告发的是真情,总不是一个有志气的大丈夫做的事。南查克先生是一个军人,我是所谓的一个世家子弟,如果这一场决斗不成功,教人家怎样说我们?我们让事情这样下去吧。南查克先生比我更可怜;但是我懂得他的行为,我愿意同他握手,但也许我就杀了他。这就是社会上的荣名的不合逻辑的定律。这些定律并不是我造的,而我却迫不得已而遵行。

伊 这有什么关系呢?杀人总不是快乐的事情吧?您看,现在如果我看见了我的妻子,想起了我曾经为她而杀了一个男子……呃!您知道我的妻子做了什么事情吗?

奥 不。

伊 我是刚才听说的。她跟赖图先生走了。赖图先生还留有四十万法郎的缺额在证券交易所里。她的结果不能有别的花样的,而且还不算是结果。世上有一类的妇人,她们要学下流,谁也拦不住:她们一降下去就降到底。她们在社会的最下级发现了的妇人们也就像她们一般。她们做错了事,堕落了,没有见识,都没有可以原谅的地方。

奥 对不起,已经两点半钟了。

伊 真的。段纳琅先生不肯做决斗的证人,后来我去找到了莫克鲁华先生,我们又一块儿去找到了南查克先生的两位证人。约好的是三点钟。我们还有两刻钟哩。

奥 决斗的地点在哪里?

伊 在屋子后面的地基上,地很宽,很僻静,再不会有人来找见我们;而且是离您家只两步路。如果有了事变,我们好有一所安全的屋子安顿受伤的人。

奥 用什么兵器?

伊 证人们曾经任凭我们选择。

奥 你们不肯选择吗?

伊 是的,因为您叫我们不要人家给我们任何的优先权;后来大家拈阄,结果还是像证人们的意思,我们有选择之权。

奥 你们选择了什么?

伊 用剑。

奥 如果我遭了不幸,您在我这抽屉里可以找出一封信,您即刻转交给桑士诺小姐,因为她今天晚上就该起程了,这信可以阻止她动身。

伊 没有别的吩咐了吗?

奥 是的。

伊 没有一句话为着安若夫人的?

奥 没有,而且用不着——她就会来的。

伊 她叫人告诉您吗?

奥 不,但是她只在胜利的时候才骄傲,才有勇气;如果她晓得我只一句话就可以阻止了她的婚姻,她该相信我会说出这话,而她一定用尽千方百计叫我不说。所以她就会来的。

伊 您愿意晓得我的心思吗?

奥 说吧。

伊 看您像是不爱胥珊,其实您很爱她;而且,也许您口说不爱,心里的确爱她。

奥 (微笑)谁晓得? 男子的心是很奇怪的。

仆 (入)下面有一辆车子,车子里一位少年妇人请求与先生会话。

奥 什么名字?

仆 她写在这纸上。

奥 “玛瑟儿! ……”请那妇人上来吧……(向伊波利特)您过我的房里去;我要接见一个人,是不许您看见的。等到我们该走的时候,请您敲门,我就来会您的。

伊 只有半个钟头了。

奥 放心,我们不会迟了的。(伊波利特出,奥里维叶走向门口;玛瑟儿入)玛瑟儿,您来了? ……真是不谨慎!

第二出

出场人:奥里维叶、玛瑟儿。

玛 没有一个人看见我进来,而且纵使人家怎样猜想我,我也不管。我今天晚上启程,也许永远不再回来了,我一定要见您一面才走。

奥 您不来,我也会去送行的。

玛 也许那时候您已经不可能了吧? 也许那时候您不会想起了吧。

奥 这是责备的话了？

玛 我有什么权利责备您？我是您的朋友吗？我当得起您的知己吗？假使您有一种痛苦，您肯向我倾吐吗？假使您去冒险，您会想起先同我握一握手才去吗？唉！我真不幸！

奥 玛瑟儿，您怎么样了？

玛 您就去决斗了，也许给人家杀了，而您想要我安静，还问我怎么样了！

奥 谁说我决斗？

玛 我的姑母，她从安若夫人家出来就去看望我，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您为哪一个妇人而决斗，她也说出来了，乃是洛南夫人。

奥 她弄错了。

玛 不。假使您遇到了大祸，我只像普通人一般地得到您被杀的消息而已。在您有危险的时候，竟没有一个字给我。这真是辜负了我的深情！我同您发誓，假使我遇着危险，我只求救于您，再没有第二个人。您不该像我对您一般地对我吗？好，这一切都且不提；我是要阻止这一场决斗的。

奥 您怎样阻止呢？

玛 您不要以为您就决斗得成功！我看外面第一个警吏来的时候，我就告发您。

奥 您有什么权利？

玛 我有妇人该救其所爱的男子的权利。

奥 您爱我？

玛 您还不晓得？

奥 玛瑟儿！

玛 一句话使我改变了整个的生活，谁有这么大的影响到我的身上来？谁使我离开了我所生活的社会？我安贫忍苦地甘心走到偏僻的外省，很愁苦、很黯淡地谋生，却为谁来？假使您只尊重我，却忘了我，那么，我仅仅受了您的钦佩，没有其他的慰

安,我何苦离开此地?……总之,一个妇人如此大变动,不是为的她所爱的男子,却为的是谁?在我的内心的深处,我存的一种希望。我自语道:“也许他要试验我一下子,将来当他看见我是一个正气的女子的时候,当他已经把我造成了他的理想中的妇人之后,谁晓得他不会有爱我的一天?”我正在把终身付托在这好梦里,忽然听说您要为一个妇人而决斗……您还以为我许可您去决斗哩!……她是您所爱的人,她许可您也罢……至于我呢,我是爱您的人,要我许可,万万不能!……

奥 玛瑟儿,您听我说,我同您发誓,如果您采用一种手段,说一句话,阻止了我的决斗……总之,如果您阻止了之后,人家一定说我利用一个女子出头,避免了决斗,我的名誉何在?玛瑟儿,我同您发誓,如果我丧失了名誉,我的性命也不要了。

玛 我一句话也不说了,我只祈祷。

奥 玛瑟儿,此刻您该回去了;等一会儿我们再见。

玛 因为决斗在今天,所以您要我就走。

奥 不,也许决斗不成。现在我晓得您爱我,我就想要生存了。有一个法子可以和解一切的。

玛 您答应我今天您不决斗吗?

奥 我答应了您了。(伊波利特敲门呼唤。——高声)我就来。

玛 什么事?

奥 是我的一个朋友叫我。

玛 是您的证人中之一个吗?

奥 是的。

玛 他来叫您到决斗场上去。奥里维叶,我再也不离开您了。

奥 我的证人们来了。他们与南查克先生的证人们辩论,他们需要我去,所以伊波利特来叫我。

玛 我怕!

奥 玛瑟儿,您听我说:您所做好梦,说不定我也做过。我从前猜想您有很好的心情,后来果然把您的好心唤起了,我因此也曾非常快活,非常自负。我的幸福的自然的冲动,把我冲到您的跟前;我平日只希望您值得敬重,我不能解释是何居心;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其所以然,这只是我的内心的需要。我所能告诉您的只有这一点了,因为一个人在性命交关的时候,再也没有谈将来的愿望的权利了。

玛 奥里维叶!

奥 一个钟头之后,一切都告结束,而我也就可以解释一切。在这时间以前,不可让人看见您在我家。请您回到子爵夫人家里去等候我。我同您约定,我们一定再见面。我在这里,除非出去看望您,否则我不出门口。请您放出些勇气来吧!……
(出)

第三出

出场人:玛瑟儿(独自一人)。

玛 我的上帝啊!保佑我们吧!(她预备回去。胥珊入)

第四出

出场人:玛瑟儿、胥珊、(其后)一个仆人。

胥 玛瑟儿!

玛 (回头)夫人,是您!

胥 您怎样会到这里来的?

玛 我得了决斗的消息,所以赶来了。

胥 您看见了奥里维叶吗?

玛 看见了。

胥 决斗在什么时候举行?

玛 不会举行的——我希望如此。

胥 怎么会呢?

玛 有一个避免的法子。

胥 什么法子?

玛 我不晓得,但是奥里维叶说他会用这法子的。

胥 这法子乃是不名誉的举动!

玛 您晓得吗?

胥 是的,为着避免这场决斗,奥里维叶不会丢了一个妇人——无论这妇人是谁。他欺骗了您了。

玛 他!

胥 请您答复我,您来的时候,对他说了什么话?

玛 说我不愿意他决斗。

胥 还说您爱他吗?

玛 是的。

胥 还说:如果他要决斗,您就不离开他了,是不是?

玛 您怎么晓得呢?

胥 我知道一个女人在这情形之下会如此的。那么,他已经允许了您,说他要和解了事吗?

玛 是的。

胥 大约他也已经对您说他本来爱您。

玛 我已经看出来了。

胥 他欺骗您了。他只不想要错过了时间,此刻他已经决斗去了。

玛 不,他还家里。

胥 您敢断定吗?

玛 我只要一叫他就来的。

胥 您叫他看。

玛 (呼唤)奥里维叶! 奥里维叶!

胥 (开门)影儿也没有! 现在您服气了吗?

玛 这是不可能的。

胥 (按铃)您还怀疑吗?(仆人入,向仆人)您的主人出去了,是不是?

仆 是的,夫人。

胥 他一个人出去吗?

仆 李崇先生与莫克鲁华先生来叫他同去的。

胥 他没有一句话留给小姐或留给我的吗?

仆 没有。

胥 好的。(向玛瑟儿)您到哪里去?

玛 我誓必找他,誓必救他!

胥 您到哪里去找他?您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呢?而且您怎样救他呢?我们只有静候消息,没有别的法子!我们只能听天由命罢了。此刻奥里维叶与赖孟正在决斗,毫无疑义。他们二人都很英雄,互相仇恨,总有一个被杀了的。

玛 上帝啊!

胥 现在请您听我说。奥里维叶不是骗您便是骗我……因为他对我也说他本来爱我。

玛 对您说?……什么时候说的?……

胥 两个钟头以前。在一分钟之内,我可以失了爱情,失了财产,失了前程!如果赖孟独存,我就得救;如果他死了呢,奥里维叶的爱情乃是我唯一的源泉;我非他爱我不可,他不爱我呢,我就很可耻,要给人家嗤笑了。您也一样,您该执定要知道真情。同一的男子却对我们二人说本来爱我们。我们的权利乃是晓得是否他爱我们。如果回来的是他,只该让他看见我们二人中的一人在这里,您懂得这道理吗?如果他在我们二人跟前,他就不好自己解释了。我们该派一个躲在门后,一切都可以听见;如果您愿意我躲,我就躲。如果他对您重复申明他爱您,我就牺牲,一句话不说就走了……请您答复我吧!……

玛 夫人,我不懂您的话了,我不晓得您说的是什么。您在什么地

方得来这一副冷心肠？看您这样安静，可怕得很？

胥 您听！

玛 什么？

胥 一辆车来了！

玛 是他！

胥 有一场祸事了。您躲进那儿去吧。

玛 我要见他。

胥 进去吧，您听我说……呀，是他！……奥里维叶！

玛 得救了！……他生存了！……现在呢，上帝啊！随便您怎样使我受苦受难都可以了！

胥 （把她推进了左边的房间里）进去呀！

第五出

出场人：胥珊、奥里维叶、（其后）玛瑟儿、赖孟、伊波利特。

奥 （用微弱的声气）胥珊，您来了？

胥 您料不到我来吗？

奥 是的。

胥 您受了伤吗？

奥 没有什么要紧！

胥 赖孟呢？……

奥 （声气渐渐地洪大）胥珊，您看，过去的这件事里，我是不是有这权利？我是不是已经欺骗了赖孟？

胥 不，您没有欺骗他。往后呢？……

奥 我做了的事，是不是一个正气的男子所应该做的？……请您答复我。

胥 是的。怎么样？……

奥 凭您的良心说，当您把剑放在我们二人的手里的时候，您以为是谁有理。

胥 是您。

奥 那么,他死,只是一场不幸,而不是我的罪恶,是不是?

胥 他死?! ……

奥 是的,他死! 胥珊,您听我说。自从那一天您来告诉我,说您不再爱我了之后,我就妒忌起来。我本想要硬着心肠,我笑了;然而我爱您的心理是很奇怪的,可以说是宿命的。一切爱过您的人们都是如此的心理。段纳琅那老头子,有时为您而忘了他的女儿;赖孟呢,他只信任您,谁也不能说服他,他不愿意知道什么,他宁愿杀了我,却不愿给我说服。好,您看,我如此想要阻止您的婚姻,我如此向赖孟说了这许多话,在决斗场上,我竟忘记了他是我的朋友……我竟……杀了一个数天前我还同他握手的男子,凡此种种,并不是因为受了他的侮辱,却只因为我本来爱您,现在还是爱您。在一分钟内,我使您丧失了一切;然而在一分钟内,我也能奉还您的一切。我只能是你的,您只能是我的。请您不要再离开我了。我们一块儿启程吧。

胥 (睁眼对正他的脸看了一会儿之后)好! 我们走吧!

奥 (两手揽住她)到底! ……(哈哈大笑)唉! ……我好不费了苦心!

胥 您说什么?

奥 我的亲爱的朋友,您输了,该罚个东道! 您瞧!

胥 (看见赖孟入,伊波利特随入)赖孟!

玛 (入,直奔奥里维叶,投入怀里)唉!

奥 我的亲爱的孩子,请您原谅我,我是不得不救一个朋友的。

赖 (向奥里维叶)多谢,奥里维叶。我本来实是疯了。您自始至终都维护我的幸福。我有眼无珠,不识好人,我很无理地怀恨您,甚至于伤了您——幸亏不是重伤。您呢,您并不怪我,还始终要说服我。现在我与安若夫人之间没有别的关系了,只

有经济上的问题,要请您替我清理。(交一张纸给他)这么一来,我甚至于不必同她再说话了。(玛瑟儿走近赖孟,赖孟很亲热地同她握手。奥里维叶走近胥珊)

胥 您真是一个无赖!

奥 唉!不要说得这么厉害!您已经用两个男子的生命与名誉作为孤注,您就该做个赌界英雄,输了也就算了。我干得好,我给他砍了一剑,好教我有证明事实的权利。这并不是我阻止了您的婚姻,这乃是正义,这乃是公道,这乃是社会的定律:一个正气的男子必须同一个正气的妇人结婚。您虽则赌输了,您所下的注还可以收回呢!

胥 这是怎么说的?

奥 赖孟给您这一张单子,您为他而损失了的财产都赔偿给您。

胥 (怀着最后的希望)给我!(接过那单子扯碎了,同时双眼盯住赖孟)我所想要他的东西,乃是他的名而不是他的利……在一个钟头之后,我已经离开了巴黎,在法国境外了。(赖孟假装听不见)

奥 然而您什么都没有了,都还给侯爵了。

胥 我不晓得是怎么样的:当我把那些文件交给南查克先生的当儿,我的心忙乱得很,后来他走了之后,我在桌上还找得出一大半侯爵的文件呢。——告别了,奥里维叶。(出)

奥 我们想想看:这妇人作恶用了这许多聪明智巧,假使她行善,她的才能岂不绰绰有余吗?

赖 (向玛瑟儿)小姐,您将来一定很幸福;我一生所认识的第一个正气的男子同您结婚了。

剧终

生意经

1903年4月20日首演于法兰西戏院

[法] 米尔波 著

时 间

现代

地 点

俄伯都府——历史上有名的地方,伊惜多·洛霞的产业

剧中人物**男**

伊惜多·洛霞——报馆经理,企业家,57岁,简称伊

波士赉侯爵——60岁,简称波

伊克沙维耶·洛霞——伊惜多之子,21岁,简称耶

绿湘·贾洛——化学师,洛霞家雇用人,30岁,简称绿

方克——电气工程师,35岁,简称方

克罗克——电气工程师,35岁,简称克

方特奈——俄伯都府总管,64岁,原是一个子爵,简称奈

余勒——俄伯都府园丁长,简称余

小园丁

船长,简称船

地保,简称地

医生,简称医

收税官,简称税

女

洛霞夫人——伊惜多之妻,57岁,简称洛

姑尔曼·洛霞——洛霞夫人之女,25岁,简称姑

玉荔——姑尔曼房中女仆,简称玉

地保之妻

医生之妻

收税官之妻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米尔波(Octave Mirabeau),1848年生于嘉尔华多县之特拉维耶尔乡,或云生于巴黎。1917年逝世。所著小说有《嘉尔怀尔》(Le Calvaire,1886);《修道院长余勒》(L'Abbé Jules,1888);《西巴斯田》(Sébastien Roch,1890);《一个女仆的日记》(Le Journal D'Nne Femme de Chambre)等。戏剧有《不良之牧人》(Les Mauvais bergers,1898,中国有岳焯先生译本,改名为《女工马得兰》,开明书店出版);《生意是生意》(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1903。这题目的意思是说:生意是生意,良心是良心,有生意便可以不要良心。我改名为《生意经》,中国人看来易懂些);《家庭》(Le Foyer,1909)等。

米尔波属于自然主义派,自然主义者趋向于描写社会的丑恶的方面,然而描写得最彻底者,左拉、莫泊桑以后,只有米尔波一人。但他并不知道什么科学的现实主义,也不计及泰尼、罗兰、比尔特洛诸人的哲学,只因他生平酷爱主张公道,深恨假仁假义的人,所以他特别关心于社会上的可杀之人与可恨之事。于是他很忠实地写下了些小说与戏剧,绘出好些坏风俗。恶人与狂人都在纸上活现出来。他的一枝铁笔,从来不怕强暴,但在他描写强暴的时候,也不时露出慈悲的心肠。

他在他的戏剧里,极力描写他对于乡绅的深恨,剧中的主人翁都是很阴险、很残酷的。因为描写得太过淋漓尽致,以至于开演

《家庭》的时候,不得不取消了其中的一幕。无论在小说里、戏剧里,都有很深刻、很动人的地方。

他的小说,以《一个女仆的日记》为最有名;他的戏剧,以《生意经》为最有名。《生意经》于1903年4月20日第一次在法兰西戏院开演,直到现在,每隔两个礼拜还演一次。人家说他这一本戏剧极会描写个性,剧中的主人翁伊惜多·洛霞是一个大地主的模型。他的描写的手段可以比得上巴尔扎克。至于剧中的详细情节,要听读者自己去下批评了。

译者

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巴黎

米尔波致法兰西戏院 经理克辣梯的信

我的亲爱的朋友：

我怀抱着许多很大的缺点与一些小小的优点，竟混进法兰西戏院来了。你对于我的剧本，不曾要求我让步过；而且，当我疲倦于我的著作，或怀疑我的著作的时候，你只一味地鼓励我。现在我这剧本竟值得一班可赞美的、动人的名伶表演，令我喜欢得了不得；谨在卷首题记你的名字，表示我的深深的谢意。

我不知道《生意经》将来得到什么结果。然而，我与民众所已经得到的好处，我却知道了。……我呢，我得到了你的宝贵的友谊；民众呢，得到了一个天才的伶人——费洛谛。

米尔波

第一幕

布景 戏台上表现俄伯都府的花园。

右边，一道壮丽的阶台，两旁有金的烛台点缀着。这阶台直通府第；台下人虽则看不见屋子，但可以猜想屋子就在后方。隐约的一间花厅的前面，即阶台的下面，左边有许多丛生的玫瑰树，右边有一簇正开着花的小树。戏台的左边，直至后方，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园是法国式的，有花畦，有池塘，有假山，山上有水松，有大理石的栏杆，布置得非常华丽……左边又有一棵大树，树荫下有一只雕花的像座，座上一个大理石塑的、上了绿苔的神像正在高踞而冷笑。园外的大路送来尘埃的、日光的、直线的远景。从空隙处看去，可以看见平原、田野、松柏丛生的山坡……尽是美丽的点缀。

幕启，洛霞夫人坐在一张柳梗制的、垫子盖着的靠背椅上，身穿着花纱的裘衣，戴着一副很大的眼镜，正在打绒线；她的身边——她的手伸得到的地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是她的绒线筐子。她是很胖的妇人，脸色颇白，很柔软，很不大方，浓妆艳抹，一看便知道她是个俗不可耐的人。她的左边，是她的女儿姑尔曼，躺在一张花园里常用的长凳上面，膝上放着一本展开的书……她正在沉思，双睛注视到园外的田野……她才二十五岁，身体很柔软活泼，眼睛露出愁闷的神气，而且表示热烈

的感情。她只淡妆浅抹,毫不着意,却非常好看……
桌椅参差,散布在园子里……
时乃初秋佳日的黄昏。

第一出

出场人:洛霞夫人、姑尔曼、(其后)一个跟班。

洛 (同时还打着绒线,并不举目望她的女儿)姑尔曼! ……

姑 妈妈有什么话说?

洛 为什么你不说话呢?

姑 自然是因为我没有话说啦。

洛 你看书看够了没有?

姑 我并不看书。

洛 你做梦吗?

姑 我也不做梦。

洛 那么……你在做什么呀?

姑 什么都不做……我只纳闷……

洛 (耸肩)是了,是了……我晓得了……那么……你听我说……
说说话倒可以解解闷……几点钟了?

姑 六点钟了……

洛 已经六点钟了吗? ……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个跟班从门房里走出,径下阶沿,手捧着一只托盘子,托盘上有一封电报)……这是什么?

跟 一封电报,夫人。

洛 一封电报吗? ……谁会打电报给我? ……(发抖)奇了,我每次接到一封电报,总是心头扑扑地跳的……(她接了电报,拆开,那跟班欲退)等一等! ……(看电报)这是从奥斯丹德寄来的……是你弟弟的电报……(读电报)……“明日回府午饭,伊克沙维耶……”(转向跟班)你在这儿干什么? ……好了……

(跟班退)……明天……是赛马的日子……伊克沙维耶? ……
(她把那电报捻了又捻,蹙额)……这并不是自然的事情。(点点头)……这里头总有些坏主意……(半晌)总之……他断不至于因为舍不得父亲母亲……我相信他还不曾付那送信的人的酒钱哩……(她察看信面)……果然给我猜着了! ……(把那电报摆在桌子上,叹气)……算了吧! ……(再打绒线)几点钟了?

姑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六点钟了。……

洛 呃,是的……时间过得真快啊! ……你的父亲呢? ……我真不放心……他的脾气真古怪,遇着人便邀请到家里来吃饭……今天不晓得他又从巴黎拉什么人来了? ……你晓得吗?

姑 问的真奇怪,我怎样会晓得呢?

洛 我想也许他预先告诉你……

姑 今天早上我不曾看见他……再者,我父亲从来有话不向我说。

洛 噯唷! ……听你说话的神气,很像想要同你父亲捣乱似的。

姑 再说一层,每天早上九点钟的时候,他会晓得晚上六点钟的时候他自己做什么事情吗?

洛 这个……这倒是真的……他正是这样的人……(停一停)……若论那些新闻记者,我倒不在乎的……至于像那一天来的五六个人,我就很担心了。……他请起客来,是不肯停止了……而且都是些面生的人……今天是礼拜六……明天自然是礼拜天了……不消说,又要像上礼拜一般……把房间给他们睡觉,借睡衣给他们穿……唉! 多么讨厌的事情啊! ……(长叹)……今天的晚饭是一顿很淡薄的晚饭……只有昨天剩下来的菜,别的都没有……我怕不很够吃……(姑尔曼耸肩)是了,是了,我知道你看见我这样理家,实在看不上眼……唉! 最好是你不要结婚……结婚后你的家庭一定弄得好看极

了……不到两年之间,要把家产都败完了……(姑尔曼笑,在长凳子上挺直了身子,想要起来)我不晓得你为什么笑……其实我的话都是正经话,有什么可笑的? ……

姑 您要我哭吗? ……(她头上的篦子溜下来,她把手重新理发)……我这样还好些……

洛 我与你……从来不能规规矩矩地……说两分钟的话……(停一停)你的父亲要请客的时候,从来不预先告诉我,你说讨厌不讨厌? ……他该打一个电话回来,简单得很……他偏不打电话……(仍旧叹气)……这类的事情……我想叫人家杀一只鸡……你以为怎么样?

姑 既然您知道我父亲老是请客来的……那么,事情简单得很……您老是把晚饭预备好就是了……(她随说随站起来……沿着玫瑰树走,做出讨厌的态度)

洛 你真会说响亮的话,真会办事! ……不是你当家,怪不得你说的这般口爽……万一他今天不请客,那么我这一只鸡岂不是白杀了的? ……虽则我们有两个钱……我不高兴糟蹋了东西……我最恨的是平白地宰鸡杀鸭的败家精! ……

姑 吃不了,可以拿来喂狗……

洛 好一个慈悲的菩萨! ……

姑 还有一班穷人……

洛 穷人吗? ……唉,自然啦……穷人……这里的穷人实在不少……我不曾看见一个地方有这许多穷人的……(姑尔曼在玫瑰树前站住,采些残花)……真可恨! ……

姑 大凡某地方有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富翁……因此一定有许多非常穷苦的人家在他的周围……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

洛 我们也不能怎样救济他们……再者,把鸡肉送给他们,未免太没有道理了……如果他们肯做工,也不至于如此的穷。

姑 做工吗? ……有什么工好做? ……

- 洛 什么？……你问有什么工好做吗？……
- 姑 他们的小田地……小房屋……小园子……都给我们要了来，做爸爸所谓的“我的产业”了……他们里头，能够走的……都走了……
- 洛 我们不是付他们的钱吗？又不是夺了他们的……
- 姑 不能够走的……（在玫瑰树上捉了一个昆虫，丢在地上，一脚踏烂了）就是这样！
- 洛 你父亲给他们常年的工作……他们不肯……情愿讨吃去……他们的事情是这样的，哪里能怪你的父亲呢？
- 姑 我父亲叫他们常年饿肚皮……他们……
- 洛 罢了，罢了！……我的脾气太好，竟让你同我吵起嘴来……你说的是什么？……
- 姑 没有说什么。……
- 洛 真奇怪……我不晓得谁把这种痴呆的思想放进你脑筋里来……（轻藐地说）……大约是绿湘·贾洛先生……不错吧？
- 姑 贾洛先生到这里来是做什么的？
- 洛 问得好！……这是一个不说话的人……
- 姑 他既然不说话……何以您又说他把些什么思想放进我的脑筋里呢？……
- 洛 我懂得……不说话的人……说起一句话来比人家千百句还强……再者……他不来见我了……你的贾洛先生……
- 姑 我的？……为什么……我的？……
- 洛 你还问我吗？你们常常在一块儿……像你这样一个女子……一个大财主的女儿……同你父亲所雇用的人员来往……差不多是一个听差！……
- 姑 唉！一个听差吗？……
- 洛 差不多……我只说差不多……他配得起你吗？……他只够得上制造肥料，蒸馏烧酒……唉！我不晓得你父亲从什么地方

把他提拔出来……说是一个化学师……化学师吗？……不要脸！……他的肥料做得好吗？（摇头）我想他无非是瞎吹牛……当他初来的时候……甚至于一件衬衫也没有……也罢……（停一停，姑尔曼做出忍不住的样子）说是从中央学校毕业出来的吗？……是的……老实说是从中央狗洞里钻出来的还痛快些……

姑 噁唷，妈妈……为什么这样高兴说人家的坏话呢？……

洛 我并不是高兴说人家的坏话……这原是真的……你父亲雇请了他来之后，特地盖起一所房子做什么实验室，花了不少的钱……自从三个月以来，我想要修理那果物贮藏所，你父亲说再也没有钱修理了……你看，可恨不可恨？……（她停止打绒线，除去了眼镜）几点钟了？

姑 六点一刻了……

洛 时间过得真快啊！……你父亲不久该回来了……同谁来呢？……天晓得……算了吧……我也管不了许多……我不叫人家杀鸡了……如果有客来，家里有什么便吃什么就是了……姑尔曼？

姑 （动气）什么？……

洛 时候到了，你该到地室里去拿酒上来……

姑 我已经同您说过……我再也不到地室里去了……您有您的奴仆们……

洛 奴仆们吗？他们只会偷酒……昨天还在中间那一堆里少了五瓶……天天是这样的……我不晓得他们怎样偷的……钥匙却在我手里。

姑 假使您对于他们信任些，也许他们会少偷些……他们在一个专讲究算计别人的人家里，也难怪他们偷东西……您放心吧，他们无论怎样偷，总还比不上有些人赚整千整万的财产更来得厉害哩……

洛 (大怒) 姑尔曼! ……

姑 您为什么生气呀? ……我只说是赚来的……

洛 我不许你这样说……近来……你有你的字眼……你的态度! ……真的……我受不住了……

姑 你受不住,我倒受得住! ……自从我年纪大些,懂得说话,辨别得事情之后……这一家里的人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上帝知道是不是……

洛 (盛气截断她女儿的话。)住口! ……你不指名,不指姓,到底是骂谁?(她伏在桌上,很生气地把绒线揉皱了,放进筐子里)……你想说你的父亲,是不是? ……(姑尔曼不作声,摘了一朵玫瑰花,回到长凳上坐着,嗅那玫瑰花)……好,我们索性明白地说了吧……说穿了倒痛快些……

姑 (作烦闷状)唉! ……我哀求您! ……

洛 不行,不行……我偏要说……你的父亲有些短处……很大的短处……我是第一个为他的短处而伤心的人,我也常常责备他……他爱虚荣……他很浪费……无礼……不小心……专会撒谎……是的,他专会撒谎……有时候还发疯哩……这是可能的……他说过过了的话往往不承认? ……他爱骗人? ……尤其是关于他的企业上的事情? ……但是,这是一个忠厚长者,忠厚长者,你晓得不晓得? ……再者,哪怕他不是忠厚长者,哪怕他是最下流的下流种子,你也管不着……你的父亲是你的父亲……轮不到你去批评他……

姑 (冷笑)依您说,该谁去批评他呢? ……

洛 你说什么? 呸? ……(停一停)是了,是了……尽量地耸你的肩吧……(半晌)你该晓得,他的产业不曾靠谁替他弄来的……不曾靠谁……听懂了没有? ……他的产业……是由工作得来的……他很有好运气……碰到了许多好机会……我自然巴不得他如此……再者,他很会用手段,很有勇气……说他

有过两次的破产吗？……后来他是不是已经还清了债？……说他坐过监牢吗？……有什么好说的……后来人家是不是已经放了他？……唉！可怜的男子，受过不少的灾难了……假使是别人，意志薄弱些的，怕不会颓废下去了？……他却不然……每失败一次，再爬起来，赚钱更多……地位更高……他差不多是一个不会写字的人，竟开了一间报馆……总之，你看……假使你的父亲是一个流氓，他会做得起一个部长的朋友吗？……

姑（嘲讽说）两个部长的朋友……

洛（望了她女儿一会子）两个部长的朋友……倒是真话……（兴奋起来）再说我自己，也还不错……我有理家的本领……我有节俭的习惯……我会劝导丈夫……现在你所瞧不起的财产，也靠着我的功劳……也难怪我自夸了……到了今日，我与他都累得这位小姐满心惭愧，也不知是嫌我们出身微贱呢，还是嫌我们出身穷苦……我一辈子不曾看见过这么一个傻女儿，……这么一个骄傲鬼……竟敢批评起她的父母来！……

姑让我自己来批评还好些呢！……

洛可恼，可恼！……生了个不肖的女儿……假使有人听见你的说话，叫我们还有面子见人吗？

姑有口说别人，没口说自己……您自己天天不是说他的坏话吗？……

洛我吗？……

姑是的，是您……您天天埋怨我的父亲，毫不顾忌地在人家跟前说他的短处，诉您的苦，甚至于在面生的人跟前还忍不住……我自己还算是平心静气的哩。

洛我与你不同……

姑自然啦……

洛我实在诧异得很……不晓得你今天怎样的……只差一点儿不

曾煽动奴仆们去打劫……我受你的气已经够了……你愿不愿到地室里取酒去？说呀……

姑 不愿……

洛 好……(站起来)我去,我伤风也不要紧,我去……(作想要激她女儿的样子)我伤风也不要紧……没良心的女儿……(她很艰难地走上阶台)真料不到!唉!你一辈子不要结婚才好……(她停了脚步,转身凭倚在栏杆上)你在这里做什么?……至少,你该回去换衣服才是……如果有客来……我不愿人家看见你这种七零八落的样子……人家会说我不给你好衣服穿哩……(姑尔曼不作声)你听见了吗?……你懂得了吗?……

姑 我这样已经很好了……

洛 (耸肩)总之……随你的便……你不怕人家嗤笑吗?……我真料不到生了这样一个女儿!……(她沿着假山走,进府去了)
姑尔曼仍旧远远地望着外面的许多园子、树林与田野。
园丁长自左边出……穿的是礼拜衣。

第二出

出场人:姑尔曼、园丁长余勒。

余 姑尔曼小姐……

姑 (看见园丁长穿的是好衣服,诧异)您今天穿得真漂亮啊!……您参加人家的结婚礼回来吗,余勒?……

余 结婚礼吗?……唉,姑尔曼小姐……

姑 真的!……为什么您愁容满面……现出很为难的样子?……说呀……还有别的事情吗?……

余 小姐,依您说,您是不知道的了?……

姑 我哪里会知道呢?……

余 让我告诉您吧……刚才我正在自己说,今天不见小姐到花园

里来,真是例外了……

姑 为什么……今天? ……

余 因为……小姐啊! ……我真不好对您说起……我特地来向您告别……

姑 告别吗? ……这是哪里说起? ……

余 (低首向地,摇动身子)今天早上……我已经向老爷……辞职了。

姑 您吗?

余 是的……小姐……

姑 没有的事……

余 真的……小姐……真的……事情不能不如此了……唉!我因此倒伤心得很……

姑 那么,是您不高兴在这里了?

余 (为难的样子)不是这个缘故……不是这个缘故……(有几分生气)我是迫不得已的啊! ……

姑 为什么? ……

余 要做老爷的事情,实在没有法子……无论什么小事情,他总要与您讲一大堆的道理……譬如菜畦开得向右斜……好,老爷偏要它向左……假使它本来已经向左了……“给我滚吧,为什么不向右开?”……您看,这还是工作吗? ……再者,老爷的成见太深! ……许久以来……我一句话不说……我忍耐到现在……为的是……舍不得离开了小姐;小姐对我、对我的妻子,都好极了……但是,到末了……小姐您说是不是? ……到末了,气受得太多了……不得不吐出一两口来! ……(姑尔曼神色变为严重,……沉思)

姑 (半晌)请您告诉我,我父亲与您之间,有了什么事情发生了? ……

余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姑 说呀……

余 大家说了几句话……冲突起来……他说不要我……我也说不愿意再住……于是我说明了在今天晚上就走……一个人反正要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宁愿马上离开……大家都干脆些……小姐,您说是不是?……

姑 也许您是……神经过敏了……我父亲说的话大约是不关紧要的闲话……您却太认真了……

余 神经过敏吗?……我服侍了老爷四年,还会误会他的意思吗?……唉!姑尔曼小姐……(半晌)……我分明晓得自己不曾受过教育……然而……关于这小小的园艺……我倒还内行……治菜畦……管暖室……斫树枝……我都做得还不错……我爱我的手艺……姑尔曼小姐,您满意我吗?……

姑 您分明晓得我是满意您的……

余 这小园……那些牡丹……

姑 园子真美丽……

余 我们费了不少的力量……小姐您记得吗?……还有那大池塘旁边种的日本花……是小姐的主意……

姑 是的……是的……

余 再说花架下……小姐您天天来……采取几束鲜花……(半晌)说起这些花……还是小姐您教我种的哩……再说那玫瑰……那花苗……老爷是不是舍不得下肥料……天晓得!……然而……毕竟给我们弄得还有个样子……

大家不说话一会子。

姑 您舍得马上就要同这些花木分离吗?……

余 (愁容)既然小姐很满意我……我走了……心里还好过些……

姑 让我想一想……也许你们只有了小小的误会……很容易排解的……让我……今天晚上……同我父亲再说说看……

余 谢谢您吧,小姐……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姑 但是……

余 假使我还在这里住,明儿又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或者是别的事情……不,不,我干不下去了……(越说越起劲)再者……(又住口)

姑 什么?……说呀……

余 再者……(他用手指播弄他的帽子,现出更为难的神气)……也罢!……我该把一切都告诉了小姐……小姐,您知道我的妻子怀了孕吗?……

姑 知道的……怎么样?

余 她在两个月内就要生孩子了。

姑 是的,我知道。

余 好,您看……老爷不愿意家里有人生孩子……今天早上他对我说……“老实告诉你……我这里不许生孩子的……生了孩子……花畦要给他弄脏了……花径也惹了秽气……马也受了惊……”(停了一停,姑尔曼掉转头去,心中感动,而且觉得难为情)自然……我们生孩子……难道为的是寻快乐不成?……我们这种生涯……两口子也难过日子……但是,生了下来,叫我杀了他吗?……小姐……您说是不是?……

姑 (像自言自语)好,我如今知道您要走的理由了……但是,您走了之后,又怎么样呢?……

余 我打算另找一个位置……可惜此刻不合时令……工作很忙的时候……到处的好位置都给人家占了……我又带着一个孕妇,该找许多地方的工作才行!……不方便得很!……唉,真倒霉……不方便得很……

姑 您大约还积下来几个钱……可以等候几时,不至于闹饥荒吧?

余 我有的是一双白手……

姑 (感动)我的可怜的余勒……我真是爱莫能助……我只晓得可怜您、爱您,如此而已。(她站起来……与他握手)再会!……

余 (昏昏乱乱地半晌不说话……也舍不得就走) 姑尔曼小姐……我想要向您说两句话……(指喉)话在这里头……我不敢说出口……

姑 请说吧……

余 (颤声) 姑尔曼小姐……您也不……您也不很快乐……

姑 您错了……我是很快乐的……

余 (摇头) 不, 小姐……我是很知道您的……像您这般好心的人……住在这种人家里……一定不会快乐的……(他走几步……欲退)

姑 (稍稍低头) 您的妻子呢? ……

余 她在城里……她去叫一辆车来搬我们的家具和几件破烂的衣服……

姑 为什么? ……这里有的是车……

余 各有各的名分, 小姐……我们还是这样办好些……

姑 我还可以看见她吗?

余 唉, 自然啦! 小姐……但是……今天早上直到此刻……她忙得不得开交……您想想看……她实在没有功夫来辞行! ……

姑 (大感动) 再会吧!

余 再会, 小姐……

他懒洋洋地走了……经过花畦的时候, 依照平日的习惯, 看见一株花的护花竿子倾斜了, 忍不住把它扶直。

第三出

出场人: 姑尔曼、(其后)洛霞夫人、(再后)绿湘。

园丁走了之后, 姑尔曼仍旧回到长凳上坐下, 十分烦闷。起初她把书很机械地翻了几翻, 终于掩了书, 两手支颐, 双睛盯着地上……外厅里洛霞夫人吵嚷的声音透出来。

洛 (出到阶台上, 转身向门房走) 他们在哪里? ……他们干什么

去了,竟没有一个听差在外厅!……真是要不得!……(下阶)这一班懒骨头,越多越不中用……(看见绿湘自右边出,她停了脚步)喂,贾洛先生,现在……(姑尔曼起身回绿湘的礼。洛霞夫人恶狠狠地同他说话,像是有意赶他走似的)……贾洛先生,我的丈夫不曾回来吗?……

绿 夫人……我似乎已经听见了车声,我以为他回来了……

洛 您听错了……(她下了一阶级,停步)您有话要向我的丈夫说吗?

绿 是的,夫人。

洛 (向她的女儿)你竟不来扶我下阶台……(姑尔曼走去扶她)……这才好……(经过绿湘前面)……这一班听差……一个也看不见……我希望你父亲把这一班好家伙都教训一顿才好……

姑 像那可怜的余勒一般……

洛 那可怜的余勒……自然啦……你只晓得可怜那些游手好闲的人……酒鬼……和强盗……

姑 我并不是对于每个人都可怜……

洛 (发怒,望着她的女儿)算了……他们来这里不满一年,一个个的都反奴为主……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家了……(仍旧学姑尔曼的语气)那可怜的余勒!……(说时,姑尔曼已把她扶到一张靠背椅上再坐下)唔啵!……(她气喘了一下子,再打绒线)你看,我这么大的年纪……这么弱的身子……每天晚上还派到我下地室去取酒……世界变了……世界变了!……(气愤愤地打绒线)喂……贾洛先生?……

绿 夫人……

洛 似乎您同我的丈夫干的好事……您嫌他发疯的程度还不够……给他加上了好几分……岂有此理!……

绿 夫人,我吗?……

洛 不是您,是谁?……现在他天天只说农业革命……不要种麦……不要种稻子……不要种萝卜……他说这些都陈旧了……都不合时宜了……贾洛先生,我来问您……他梦想要种……要种……我不晓得是种什么……

绿 这倒万分真确……但是,这不是我的错处……我非但不教坏了洛霞先生,还很忠心地指点他的不对的地方……他老是不听我的话……以为我是一个村夫……(笑)甚至以为我是下流的村夫哩。

洛 您……您想要说我的丈夫是个疯子,使我相信吗?

绿 唉!夫人!……但是,洛霞先生为人胆子很大……很爱革新……很固执……

洛 是的……因此他又想要制什么肥料……什么实验……可笑极了……一点儿没有用处……徒然花了整千整万的法郎。

绿 我也怕他这么做……

洛 好,谢谢您……他的农业的新法……加上了两月后的选举……唉!我们今年的经济要弄得好看了!……

绿 (委婉地)夫人,您记得吗?上月本乡做节的时候,洛霞先生想把大路旁边那些很老很好的榆树染成三色……幸亏夫人您劝止了……如今他要在农业上大革命……我希望夫人也能够劝止他才好。

洛 (沉思,停止打绒线)我们的好榆树……染成三色……这倒是真的……同这么一个人做夫妇,真是没有一分钟可以放心的……(停一停)但是……贾洛先生,您似乎是一个通达事理的人……您看,他的怪脾气是哪里来的?……说他呆吗?也不是。他为人很聪明……而且很有本领……他很著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企业家……是巴黎第一个人……

绿 谁敢说不是呢?

洛 但是,除了他的企业之外……他往往说呆话,做呆事……(绿

湘摇头不承认)……真的……真的……有时候他竟是个呆子……

绿 (不敢得罪她)唉,夫人,您这话,我很难答复您……大凡一个大企业家往往是像洛霞先生这么样的……自信心很重……制驭惯了别人,做事不曾失败过……往往须要创造些新事物……所以他看见事情有了阻碍越发喜欢……我不晓得……(胆小地)……还有些骄傲……想要实现他的理想……也许是吧?(他糊里糊涂地做了个手势)

洛 唉,理想……

绿 每个人都有他的理想……只一层,土地不像人心容易改造……土地的抵抗性强些,可塑性少些……

洛 我来问您……(半晌)……我以为我的丈夫受了您多少的影响,不是吗?

绿 绝对没有的事,夫人。

姑 贾洛先生穷得很……说话不敢得罪人家……

洛 (很严厉地望着她的女儿)我不同你说……(这时候,门外车声鳞鳞,渐来渐近……她静听)……我听见车声了……这一遭,一定是他……

绿 我接他去。

洛 (现出哀求的神气)千祈请您劝劝他……

绿湘鞠躬而退。

第四出

出场人:洛霞夫人、姑尔曼、伊惜多。

洛 (坐立不安。……把绒线放进筐子里)不知他又从巴黎带了什么人回来了?……几点钟了?……(姑尔曼不作声)几点钟了?

姑 (短促地答应)我不晓得……

洛 自然啦……(她仔细察看了一番她的衣服的折痕)我的手套

呢?……呀!……(从桌上看见了手套,连忙拿起,戴上)你呢……还不把头发梳一梳……噯呀!……你今天的样子,我不晓得怎样说好……你的背后的衬衫又鼓起来……这里来……(她替姑尔曼理好衬衫)你这么大了,还不会穿衣服……唉,你完全不顾母亲的面子……(手忙脚乱)晚饭还不曾预备好,天呀,但愿来的不是些大人物才好……我已经够麻烦了……嫁了这样的一个丈夫,每天晚上都免不了起恐慌的!……(车声停了,后台有人欢呼)

后台的声音 伊惜多·洛霞万岁!……伊惜多·洛霞万岁!……

洛 好,……得了……庄家的工人都欢呼起来。那么,我想,至少是一个部长来了……农业部长常到这里来的……唉,糟糕!

后台的声音 伊惜多·洛霞万岁!……

伊 (在后台)好了……算了……再不要嚷吧……(吵嚷的声音越大,伊惜多把身子露出半面,在戏台的后方右边,倒退出来,向后台摆手)……真捣乱……快不要嚷吧……你们不该欢迎一个人……只该为我的思想与见解而欢呼才是道理……

后台的声音 伊惜多·洛霞万岁……

伊 你们给我走开吧!……好……这是我的思想与见解……(他拿了些零钱抛散)现在不要再嚷了,吖?……(转身)呀!……这些妇人……好一幅乡村的景象……恰像华陀所画的一幅画……好,朋友们,晚安……(他全身进了前台,后面有绿湘跟着。再后是方克与克罗克,后面有两个跟班远远地跟着,各拿一只提箱与一件外套)

第五出

出场人:伊惜多、绿湘、方克、克罗克、洛霞夫人、姑尔曼、两个跟班。

伊惜多戴着一顶草帽,穿着件黑色长衫,很长很阔,衣袋里塞

满了报纸……浅色的棉背心，上面挂着一条很粗的金链子……灰色的裤子……黄色的鞋子……他很胖，肚子很大，步伐很粗俗……眼睛现出奸猾的样子，视线总是斜的，走路半走半跳，手脚常常摆动……斑白的胡须，又短又硬，还掩不住他的双唇，他说话或笑时，现出狼牙般的白齿。牙床骨很重，像个肉食兽……

洛霞夫人起身迎客，在这一幕开始的时间内，她很不放心地把眼睛望了二客，又望那两个跟班拿着的提箱，循环不已。

伊 (很骄傲地向方克与克罗克说，微带冷笑)他们都是疯了的，……那一班无赖……这里的人专会打人家的主意……坏蛋！……(突然把表取出来看)十五分钟……从火车站到府里，你看，只要十五分钟……每点钟可以走二十四个基罗米突^①……这样的车……总要不坏吧？……(方克与克罗克点头赞成。——他转向绿湘)肥料的事情呢？……

绿 还是从前一样，先生。

伊 糟糕！……我的好孩子……赶快点儿……赶快点儿……我已经在农会里宣布了我们的新发明……又告诉了麦林总长……谁知道了……我在《小三色》杂志上已经开始做宣传的工夫……我还靠着这个去运动我的选举哩……糟糕……快办吧……快办吧……(他介绍他的朋友们给他的妻子)这是方克先生！……这是……(犹豫……思索他的朋友的名字)

克 克罗克……威尔爱尔兰·克罗克。

伊 克罗克……真的……好一个克罗克……糟糕！……我几乎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堂皇地说)克罗克先生！……(大家施礼)

洛 先生们……

① 编者注：基罗米突为英文 kilometer 的音译，即千米(公里)。

伊 他们两位都是电气工程师……我的朋友……老朋友……(他拍二人的肩,三人皆笑)你小心看这两个好汉……看他们不出,竟代表一间一万匹马力的电厂……

方 对不起……两万匹……

伊 两万匹……两万匹马力……呀!真是好汉……(介绍他的妻子)……这是伊惜多·洛霞夫人……我的妻子……(大家重新施礼)

洛 先生们……

伊 这是姑尔曼·伊惜多·洛霞小姐……我的女儿……(方克与克罗克向姑尔曼施礼,她只稍为点点头)……好一个女儿……哈,哈!……有时候,脾气不很好……心却是很好的……像她父亲一般……她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这是时髦的病症……是不是,我的小乖乖?……赌输了的侯爵、破了产的王爷,也不必冒风波,到海外去求一个有很富的嫁奁的女子……(指他的女儿)我的家里就是美洲……哈,哈!……

姑 呀,父亲,请您不要这样说吧!……

伊 她为人又谦虚……行了……行了……(从衣袋拿出几份报纸,分派给她的妻子、女儿与贾洛)……你们看……今天的报纸好极了……里头有一栏是批评种麦的……(向贾洛)您看吧……(贾洛展开报纸)在第二页……一共三栏……签着巴西法尔的名字……(向她的妻子)巴西法尔便是蓝榜……是受你保护的人……他进步很快……那小蓝榜……天分很高……他那一管笔很行……

洛 我早就同你说过的……他的前程不可限量……

伊 (向方克与克罗克)你们想想看……去年……他在我的报馆里学工……不过是记载天时而已……后来我给他担任剧场消息……现在……我又试给他担任政治经济栏……料不到他竟会做得很……你们知道吗?……我的报纸上……也没有文学

栏……用不着文学家……文学是空的,有什么用处呢?……
我的报纸上所载的都是的确的事实……离不了金钱的问题……你们说对不对?……

克 办一种报纸……倒是一桩乐事……

伊 不,这不过是一根起重的杠杆而已……(他把自己手里剩下的报纸放在桌子上,瞥见电报)……这电报是谁打来的?(拿电报)

洛 伊克沙维耶打来的……

伊 哈,哈!……(看过电报后)……好呀!……(扬起电报)……
我给你们介绍伊克沙维耶·伊惜多·洛霞·俄伯都……我的儿子……的确是一个好汉……又时髦……俄伯都的家声该靠着
他振起来的……(很骄傲,又颇滑稽)……洛霞·俄伯都……你们明天可以看见他了……

洛 (心里不舒服)那么……先生们是在这里睡觉的了?……

伊 自然……他们不睡觉……难道像个鸟儿般蹲着吗?……(向方克与克罗克)你们认得我的儿子吗?……

方 不认得……

克 不认得……

伊 什么?……不认得?……但是,他是很有名的……在运动界的报纸上,人家专替他鼓吹……他自己在赛马场有一个马棚……又有一张游船……一乘五万法郎的汽车……许多上流社会的朋友……还认识了巴黎许多漂亮的女伶……他只有二十一岁!……已经在巴黎闹了两三次风流佳话……

洛 他闹的事多着呢……他闹了事来拖累爷娘……尤其是我……
先生们,您看……都是他父亲的错处,……纵容他的儿子……什么事都饶恕他……(伊惜多越发开心,搓手)这顽皮的孩子越发天不怕地不怕了……

伊 这小流氓,很会消遣……这样的年纪,也怪他不得……

洛 消遣,我不怪他……但是,他长得这样俊俏,少花几个钱还可以呀……

伊 你老是怨天怨地的……花几个钱有什么要紧呢?……我虽则不是富翁,为儿子的光荣而花几个钱倒还负担得起……伊克沙维耶混进了巴黎的社会里,十分阔绰,大出风头……你看见报纸吗?你的儿子……把约凯会的全体会员……用汽车送到奥斯丹德去……有了这么一个儿子……还不快活!……母亲的心……我真是莫名其妙!

洛 假使他少花几个钱……我什么话也不说……

伊 算了吧!……(向方克与克罗克)……她还不知道伊克沙维耶是我的企业的招牌哩……(向他的妻子)……傻瓜,你还不……我给他用的钱……可以说是存款生息……一百的本钱可以有一百的利钱……唉!女人们是不懂事的……只晓得讲爱情……不晓得发财……(耸肩,一摇三摆地走,搓手……掏出表来)喂……那孟希公爵……我在火车站里指给你们看见过的……他还不曾到得马来古尔……他曾经超越过我的马车的前面……我等候他……你们觉得我的马车怎么样?

克 意料不到地好……

伊 (拍他的肩)老伙计……二万八千法郎……

克 好极了……

方 还有,夫人……我们在路上碾死了一只羊……

伊 (骄傲地嚷)两只……两只羊……(拍手)上一个礼拜……我也……不瞒你说……我也碾死了一条母牛与它的小牛……我还几乎碾死了一个孩子——清道夫的儿子哩……

洛 这等事,你不该吹牛……

伊 有什么要紧?……我给钱就是了……(拍手)真的……本村里的三个小绅士……三个坏蛋……每年三家总算起来,还没有十五万法郎的收入……竟想同我比赛马车……(扯着克罗克

的衣纽,说)你听我说……我一说你就会懂得的……上一个礼拜天……且慢,我叫你做“你”,不叫做“您”,你不怪我无礼吧?……

克 哪里话?我求之不得哩!……

伊 好呀!……你真是个嘴快心直的人……我顶喜欢人家嘴快心直……我很喜欢大家你你我我地称呼……我们不是老大帝国的人民……也不是公爵……也不是伯爵……我们只是老老实实的平民……只是些劳动者……不是吗?……(拍克罗克的肚子)……我一说你就会懂得的……上一个礼拜天……我从圣歌布助回来……由树林里经过……路很小……只能容得下一辆马车……你们猜猜看,我遇着了什么?……原来前面五十米以外……是一个公爵……便是刚才你在火车站里看见的那一个坏蛋……他竟有胆量同我争选举……(耸肩)是的……我不肯让人家超越过我……何况又是孟希公爵……正所谓仇人在狭路相逢……于是我吩咐车夫道:“放马赶过他的前头去!”我的车夫说:“路太小,过不去。”我说:“理他呢?……挤过去!替我把那公爵……那车……那几匹马……都挤下坑里去……否则……今天晚上我便要你滚蛋……”说来会笑痛了你的肚皮……我那车夫把那几匹马加上了几鞭……吧喇吧喇……那公爵在一边……我在另一边……那车夫……在十米以外……滚进了树林里……大家弄得带了伤……然而我还十分清醒……我从来就是清醒的……我即刻爬起来……扶起车子……理好缰辮……于是我便过去了……回头看那公爵……还是四脚朝天……哈,哈,哈!……你看那些公爵,我待他们怎样?……你以为怎样?……

克 真是可赞赏之至!……

伊 不是吗?……我有五千万的家产……那公爵呢……顶多不过二百万……真是可怜虫……贵族吗?……贵族同我对抗起来

总是要吃亏的。

方 喂,先生……像您这样做事……该是很得民众的欢心的了?

伊 你问我是否得民众的欢心吗?……刚才你不曾听见人家欢呼吗?……他们对我真好……下次的选举告终之后,你便知道我不是吹牛了……你知道这里的人叫我做什么名字?洛霞吗?不,他们叫我做“洛霞·提格尔”^①……(大笑,二人跟着也大笑)你看,“虎猫”,厉害不厉害?(拍手)……但是且不谈这个……我看……(向一个跟班)把这一只提箱拿到福朗素华第一的房间里去……(向克罗克)你觉得行了吧?……

克 行了,行了……

伊 这一只呢……拿到路易十四的房间里去……

洛 告诉你吧……路易十四的房间不空……

伊 什么?不空吗?……

洛 我在那里烘茶叶……

伊 哈,哈!……胡说……那么……路易十五的房间里好了……(向方克)但是……如果你喜欢亨利第二……亨利第三……亨利第四……路易十三……抑或路易十六,随你的便。法国历史上有多少国王,我的府里便有多少房间……(拍手)这样办……我的见解不错吧?……

方 (很聪明地说)但是,一个德谟克拉西主义者……

伊 不要紧,我这样办,是表示轻视贵族的……你挑拣吧……

方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要路易十五的房间。

伊 路易十五吗?……我早猜中你是要这一间的……哈,哈!小鬼头!……(向另一个跟班)拿到路易十五的房间里去……两个跟班拿着提箱,上阶。

洛 先生们不要见怪……今天晚上……我们只吃些很淡薄的酒

^① “洛霞”与法文“猫”字(le chat)谐音,“提格尔”与法文“虎”字(tigre)谐音。

菜……(向她的丈夫)这是你的错处……假使你打电话告诉我,岂不是好?……(向克罗克与方克)你们两位相信不相信?他从巴黎请客到家里来,永远不曾预先通知过我……

伊 这并不是客……只是我的朋友……

洛 就算是朋友……总该预备的有个样子才好……

伊 好了,不必提了……他们不是为吃饭而来的……

方 对呀!夫人,请您不要操心吧……

伊 他们来,为的是磋商要紧的事情。

克 对呀……

伊 事情要紧得很……二万匹马力……(他把方克与克罗克推到戏台的后方——低声)……我的妻子有什么话说的时候,你们都不要睬她……她是个好人……但是不曾见惯世面……(回到戏台的前方)呀!要紧的事情……用的是无数的人……收的是无数的钱……别人的钱……吓?……都是大工程……桥呀,码头呀,矿山呀,电车呀……我真爱这个。……这便是我的性命……(向方克)我们要胜过你的同乡——瑞士人,你相信不相信?(向克罗克)……你的朋友们……德国人……自称电气之王……好,他们不曾知道有我……你们试看我这府第……路易十四所建筑的……全朝廷的人,所有的贵族,都穿着锦绣绫罗在这里排过班……他们当时也够阔绰了……到而今……这王家的府第归谁所有呢?……属于一个王子吗?不……属于一个公爵吗?不……属于一个无产阶级的人吗?……属于一个社会主义者吗?……

方、克 属于伊惜多·洛霞!……

伊 我替平民吐气……哈,哈!平民万岁!……

当是时,总管方特奈自左边跑出……胆怯地停了脚步……不止地喘气……这是一个老翁,头发斑白,面红……胡须也差不多全白了……穿的是绒制的上衣,胫套满布着尘埃。黄色皮

鞘里一把做标记的小斧斜挂在胸前。

第六出

出场人：同上人物、总管方特奈。

伊 好，你毕竟来了吗？……我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在这里？……

奈 （还是气喘，口里吃吃地说）先生，请您原谅我……今天因为卖富狄耶山的橡树，我去做标记来……

伊 什么标记不标记？……无论如何……我回家的时候，你总该在这里伺候……下次切莫再如此了，懂不懂？……（他把那总管从脚看到头，很奸猾地讥笑说）喂……你的头上……还戴着帽子……这样才时髦吗？……（那总管除下帽子）不……不必拘束……假使在你的社会里。……仆人同主人说话时还戴着帽子……那倒很好……（转身向众人）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方特奈子爵……我家的总管……还是一个贵族……他走了黑运……逛女人呀……赛马呀……打牌呀……弄到这地步！……

奈 （心中不平，举手作欲戴帽状）先生！……

伊 惜多眼睛狠狠地盯着他——那总管住口，手仍旧吊下来。

伊 这很好……（冷笑）……你尽管戴起你的帽子……甚至于戴起你的礼冠，假使你不曾把它连同你的家产卖掉的话……（那总管时而谦卑，时而想要反抗，终于把帽子戴起。——形势严重，大家都难为情……姑尔曼勉强忍气，不曾发作。伊惜多在桌子前一张靠背椅上坐下，两腿交互着。两个工程师离开他们，另在一边谈话）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

奈 （声音尚涩）维尔轴那边，您的佃客古恩今天到府里来……再请展缓两个月的期限……付您的田租……

伊 一天也不能缓……那门监……明天……

- 奈 这是一个忠厚的人……他很不幸……我敢擅自……
- 伊 (打断他的话头,眼色很是无礼)什么?……(那总管不作声)……往后呢?……
- 奈 园丁的事,我没有办法处置……您留他,他不肯……
- 伊 不肯?……真的吗?……这傻瓜……甚至于种豌豆也不会……还敢在我家里生孩子……不经我的许可吗?……明儿叫地保来同他算账……呀!明天再雇一个新园丁来……你好好地处置他……往后呢?……快,快……
- 奈 我今天看见那画工……他说您吩咐他告诉那锁匠,叫他到这里的大屋子里装置门铃……
- 伊 他有没有我亲笔的命令?……没有吗?……叫他不要胡说吧……他该晓得……(张大其辞)我所说的都不算数……我所写下来的方才有效……这画工……他自己吃亏了……往后呢?
- 奈 我已经遵照您的吩咐……把乌秣卖给人家了……
- 伊 (低声)那些烂了的乌秣呢?
- 奈 我把它混在那些好的里头……混和得很匀……
- 伊 好极了……今天没有私自打猎的人吗?……
- 奈 我不知道……掌山林的人今天不曾来报告……
- 伊 为什么?……他们干什么来?……
- 奈 先生……还不曾到七点钟呢……但是……我想人家已经撞见了那摩陀姥姥……正在拾干柴……
- 伊 在那“禁园”里拾干柴吗?
- 奈 不,先生……在那大园里。
- 伊 哈,哈!……她以为那篱笆……那园墙……那铁钉子……都只是提防蜗牛的吗?……我想……已经叫她吃官司了……是不是?
- 奈 不会吧?……先生……

伊 为什么? ……

奈 这是乡下的习惯……先生……告起状来恐怕要失败的……

洛 (被姑尔曼在后面推了一推)但是……到处的穷人都有拾干柴的权利呀……

伊 权利吗? ……权利吗? ……先说穷人便没有任何的权利……纵使他们有权利……不合理的权利……我也不愿意他们假说是拾干柴,却混进我的山林里来张网捕兔子,攀折我的树枝,破坏我的树芽。无论如何,我是不许可的……唉,真的意料不到……现在所有我的一切的产业,像是都归他们穷人所有了……真的地主却是他们……德谟克拉西主义吗? ……我原是德谟克拉西主义者,再没有人比我更懂得的了……但是,我到底不是一个给人家欺骗的人啊……(向他的妻子)……每逢礼拜六……我们这里不是分发面包吗?

洛 分发的。

伊 (把筐子里的绒线乱翻)你的生活还过不去吗? ……还是为穷人们打绒线,做背心……做帽子……做袜子? ……

洛 这个吗? ……这倒是真的! ……

伊 算了吧……如果他们要取暖,他们有的是煤炭呀……(他站起来,走路。向那总管)那老妖精,下次捉住她的时候……应该送到我这里来……你听见吗? ……我要教训教训她……(拍手)……事情就是这几件了吗?

奈 那侯爵波士费刚才来了……

伊 (得意)哈,哈! ……那侯爵竟肯来我这里增光吗? ……亲自来吗? ……不会吧? ……那么,他是穷了? ……

奈 他想要明天来见您……他曾经恳切地拜托我致意的……

伊 哈,哈! ……他忙起来了?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说我明天两点钟在家里候他……你应该先预备好他的账簿……(拍手)笑煞,笑煞!

奈 还有那母牛……

伊 唉,蠢才!……你该先提起那母牛……它怎样了?

奈 很不好。

伊 你胡说的的是什么话?

奈 那兽医今天来……验过它的病……很久很久……说它有了肺炎症……是医不好的了……

伊 (高声嚷道)一条一千八百法郎的牛!……他不疯了?……胡说……胡说……你那兽医原是个傻瓜……你该到马来古尔去找一个接骨的医生来……在接骨的医生未来以前……我先亲自去瞧一瞧吧……(向朋友们)你们许可我吗?……我只去两分钟就来……

方 请去吧……

克 请不要客气……

伊 贾洛?……

绿 先生!……

伊 跟我去吧……我们在路上好说话……(向那总管)你呢……你先滚……好一个子爵……(那总管先走了)……两分钟后我就回来……(他向他们做手势,意思是叫他们不要管他妻子所说的话)……说到肥料问题……我的好孩子……(他同绿湘走了)
后台的声音 公民伊惜多·洛霞万岁!……

伊 (在后台)不要嚷吧……一个人没有什么稀奇……只思想与见解特别一点儿罢了……

后台欢呼的声音渐远渐灭。

洛 (看见方克与克罗克有点儿莫名其妙,大家不作声,半晌,她才向二人说)你们看这一个大孩子!……

第七出

出场人:洛霞夫人、姑尔曼、克罗克、方克。

自从那总管进来之后,姑尔曼看见她父亲对他的态度,十分看

不过眼,时而难为情……时而想要反抗……总是一种愤愤之气,自己压制不下……那总管与她父亲都走了之后,她走到桌子前面,把她原先拿来的零星物件拿在手里。

姑 (向母亲)妈,请您允许我回房间里去吧……我有点儿头晕……觉得不很舒服……

洛 你怎么样了?……你不吃晚饭吗?

姑 不吃……我觉得我病了……

洛 (稍为耸一耸肩)那么……去吧!……

姑 (轻轻地向二客点一点头告辞)请先生们恕罪……

方 请便……小姐……

克 小姐不要客气……

姑尔曼上阶去了。

第八出

出场人:洛霞夫人、克罗克、方克。

克 病不重吧?

洛 不……不……

方 大约是稍为有点儿头痛……是不是?

洛 对了……

方 好一个动人的女郎啊!……

克 非但动人,而且正经……

洛 她不大说话……但是,不怕两位见笑……有时候她一开口便是一大堆的话……又爱淘气……先生们……伊惜多累你们两位站了许久了……对不起……

方 不要紧……不要紧……(二客各取一张椅子坐下)……呀!……洛霞先生真是一个有福的人……

洛 (愁容)太有福了……太有福了……

方 说也奇怪……他真所谓东成西就……生意……家庭……社会

上的地位……哪一样不如意的？……（做手势，表示一个府第，远远的一个园子……一望无涯的样子）……夫人……你们这里有的是天下无双的产业……

克 人间第一……您看……这些房屋……这些道路……这些山林……我从来不曾见过这样威严……这样华丽的产业……真的是路易十四原有的产业吗？

洛 据说是的……

克 妙极……妙极……

洛 （失望的样子）太大了……我在这么大的府第当中，真住不惯……我闹不清楚……

方 唉！……

洛 不瞒你们说……这一家的日用……奴仆又多……东要监视，西要稽查……这么大的家庭……（叹气）……你们想想看……真闹得我头昏脑胀……唉！责任太重了……别人还可……我这笨人，实在觉得太吃力……（摇头作愁状）……先生们，我们发财太迟了……也怪不得我理不惯这家务……

克 夫人您说的是什么话？

方 夫人您太客气了。假使是我，我辛辛苦苦地工作得来的产业，我还不自负吗？……夫人您也不用谦虚，这实在可佩服得很……

洛 不，不……一个人应该生来便富……否则该是年纪很轻……至于像我这样的年纪，习惯已经养成，没法改变了……说也奇怪……我并不觉得这儿是我的家……似乎只是旅行到一间旅馆……在外国……

克 （笑）哈，哈！

洛 不是吗？……屋子外面还好……有的只是树林……草畦……花朵……我还看得惯……至于客厅里……卧房里……到处无非是些很大的照片……冠冕堂皇的王子……披甲荷枪的将军……好不吓煞人！……我从来不敢正眼望一望……每逢我

在这些王子将军们面前走过的时候,似乎他们自言自语道:
“这是哪里来的村婆子?她不是这儿的人,我们不认得她。”
(很愁闷地摇头)……这倒是真的话哩!……

克 您这样实在不应该……对于您自己,对于您的幸福,都不应该。

洛 我的幸福……我的幸福!……

方 自然啦……再者……凡是一个好女人,到处都不会住不惯的……

洛 先生们过奖了……但是……您看……我总觉得不舒服……依我的意见,我只要一所小房子,一个丫头,一个小园子,便尽够我享受了……怎奈我的丈夫不像平常的人,偏不知足……我来问你们:他在巴黎做大生意……做种种的企业……钱庄呀,报馆呀……我也不知道这许多……除了夏天之外,他只有晚上在家,您看,有没有道理?……每年枉费的钱不少……东用一笔款子……西用一笔款子……买机器,机器用不得;做实验,实验不成功……雇用一大群的人员……常住在这里吃我们……金钱溜走了……还说想要因此发财哩……

克 既然洛霞先生以此为乐事……

洛 乐事吗?他非但不能搅几个钱来,倒反因此花了许多钱……大凡要花钱的事情便不是乐事了……世界原来是这样的,莫怪我直口说破了……

克 总而言之,洛霞先生的家产已经这样大了……但是,等到他被举为议员之后,还要大大地发财呢……

方 这是很……与发财很有关系的。

洛 做议员!做议员!

克 可靠之至!……他对我们说过了。

洛 好……他什么不会向你们说?……他运动选举……这是第三次了……(叹气)……我真是心烦……天啊!……真叫人担

心啊!

伊惜多入,绿湘随入。

第九出

出场人:伊惜多、绿湘、洛霞夫人、方克、克罗克。

伊 (看看他的妻子,又看看他的二客)呀,你们给我捉住了……你们一班坏蛋……在这儿造我的谣言……不知说了多少我的坏话了……

洛 那母牛呢? ……

伊 (拍手)不要紧……我给它喝了一大瓶酒精,不久就会好了的……是不是,贾洛?

绿湘很有涵养地只不作声。

洛 酒精给牛喝吗? ……你是不是要它死快些? ……

伊 笑话,笑话……你不曾学过养牛法,怪不得你说……奇了……
 姑尔曼哪里去了?

洛 姑尔曼回房间去了……她说她害病……

伊 神经病又发作了吗? ……呀!用脑筋的人……一天到晚只晓得用脑筋……怪不得!(从长凳旁边走过,瞥见姑尔曼的书,拿起来看了一下,把它抛在地上)……读书……老是读书……又吟什么歪诗……她不知道这些东西最会伤脑筋的……天天恍恍惚惚的,肚子也熬坏了……(他翕唇作滑稽状。向方克说)什么歪诗……拉马亭……器俄……苗赛……你晓得吗?

方 这……这是诗呀……

伊 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屎”……(笑)你呢,你读书吗?

方 我吗?我读银钱行情单……与火车时间表。

伊 好呀!……(向克罗克)你呢? ……

克 间或有些时候……在火车上,没事干……一本小小的传记……

我还不讨厌的……

伊 好一个诗人！……好，说我自己吧……孩子们，老实说，我从来不曾读过书……口里不曾念过一个字……这是我的傲骨……书虽则不读，我免不了还是一个伊惜多·洛霞……俄伯都府的主人……五百万的家产……我有一间报馆……政界、文学界、哲学界……总之，无论什么界都在我的指导之下……（他一摇三摆地走，现出很荣耀的样子，轻轻地拍手，直走到戏台的后方才止步……两眼望着周围……两只拇指插在背心的旁边……面现喜色）方克……你呢……你的……你的……（思索克罗克的名字）

克 克罗克……威尔爱尔兰·克罗克！

伊 克罗克……真的……我的脑筋里老是藏不住这名字……这里来吧……两个都来……（他做手势，表示管领很广大的产业）你们觉得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田地怎么样？

方 好极了！……

克 刚才……我们同洛霞夫人……正在赞美您的产业哩……

伊 （低声）我的妻子吗？……她晓得什么？……她不曾见惯世面……（高声）所有一切你们所看见的……左边……右边……前方……后方……所有的田……所有的牧场……而且……远些的地方……这河……河边的大磨坊……那山……那树林……你们看见吗？……看见了？……那么，好，这都是我的产业……还有你们所不曾看见的……我有七千万平方米的土地……跨了两省，共有八镇，二十四区的地方……我有四百十九处的田与牧场……保存待用的在内……但是，你们在我的地图上看得清楚些……贾洛？

绿 先生！……

伊 劳您的驾……请您到外厅里把我的地图拿来……在右边……安团纳德皇后的御桌上……旁边是一只御鹤……（绿湘上阶

去了。——伊惜多向二客说)这御鹤是 1898 年我在华尔帝我的牧场里打死了的……我这儿什么都有……什么都是御用的东西……(他再回到戏台的前方)要走过我的田地,至少须得花八个钟头……但是,你们也不必走,只在我这地图上面看去还清楚些……明天你们还可以看见我那六十条母牛……一百三十条雄牛……看见我的水沟……我的秧田……我的鱼池……我的羊棚……总之,所有一切你们都可以看见……

方 您的田地上,有许多野禽野兽可以给人家打猎的吗?

伊 多极了……除了一些雉鸡与小鹧鸪之外,我的田地上差不多一只鸟也没有了……

方 唉,可惜之至!

伊 什么,可惜吗?……照你的话看来,你还不晓得鸟类是有害于农业的哩……它们专从事于破坏……然而我比它们还凶……我使人家把它们都杀光了……死的麻雀,我打赏两个铜子一只……红颈鸟与绿雀,三个铜子一只……秀眼鸟,五个铜子……黄莺儿,因为太少的缘故,我赏六个铜子……在春天的时候……那些鸟巢连鸟卵卖给我,我给一个法郎……十里内的鸟儿都给我杀得干干净净……假使这样继续下去,整个法国的鸟儿也保不了它们的性命了……(拍手)……你们看……这里还有许多东西,我不曾告诉你们呢……

方 (指着左边小路的一角,说)对不起,我不是眼花吧?

伊 什么?

方 一只鸟!

伊 (耸肩)撒谎鬼!

方 我哪里是撒谎?我分明看见一只鸟……在那边……小路上……你看!那里不是一只鸟吗?

伊 一只红颈鸟……真的……杀不尽的坏蛋!……(绿湘拿了卷着的地图进来)……拿到这里来……放在桌子上……(从绿湘

手里拿了地图,展开,摆在桌子上)……我们大家看地图吧……(三人一齐低头看图,二客的眼睛跟着他的手指……他东指西指,把地图的各部都指遍了)这很美丽吶?我的田……我的牧场……我的树林……你们这么看一看,恰像拿着一根手杖到各处巡游一遍似的……注意!这些红格子,乃是我的二十处熟田……那些黄格黑边的,乃是我的不曾耕种的田地……你看……这是那牧场……我在那里打死了一只御鹤的……

方 这一处,画的是绿色,似乎是水……到底表示什么呢?

伊 这是古鲁华湖……恰像法王的奉天濮洛……我在那里养了许多大鲤鱼……有鲸鱼一般粗细……这湖共有一百十四万平方米……你们仔细随我的手指看去……那边……

洛 先生们给你弄疲倦了……他们在吃饭以前,也许要到卧房里休息一下。

伊 奇了,看我这地图,会使你们疲倦吗?

克 绝对没有的事。

伊 (低声)她不曾见惯世面……(高声,向方克)你愿意脱了你的帽子吗?……戴着帽子看不清楚……(他拿方克的帽子放在桌子上)你们看,这一块白的地方,在右边,环绕着我的产业的,乃是波士赉侯爵的产业……这侯爵乃是一只无底筐子……一个老败家精,已经向我借了一百二十万法郎……抵押的田地不少……哈,哈!俄伯都与波士赉两府的产业联合起来……倒是一桩乐事哩。

方 对呀!

伊 看吧……事情成功了……至少明天可以成功……明天……你们可以看见伊惜多·洛霞的手段……惭愧,我伊惜多竟能使一班贵族在我门下低头……怕不笑煞人……

洛 还想要田地……还想要府第!……唉,你自己的田地与府第

还不够吗？……你希望我真的完全疯狂了吗？

伊（耸肩）这是不幸的事情吗？……你老是怨天怨地的！……

方 喂，先生……您这地图上面，每一区都有一个小人儿……种种颜色不等……都在那里跳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伊 你猜不着吗？

方 不！……

伊 这是我的肖像……用显微镜照出来……倒很像我……我的主意不错吧？……这样一来，人家马上就晓得这些田地是我的……不是哪一个无赖的……（他又用手指着那些小曲线说）……看吧，这一个淡紫色的斜方形，乃是我的蒸馏场……我在那里起了一间新式的实验室……（转身向绿湘）……这就是我的化学师……他是一个好少年……将来的博学家……现在有了他，我便晓得了奇妙的实验方法……贾洛的实验方法！

绿 先生！

伊 喂，我们现在所做的实验，叫做什么名称？

绿 叫做植物的实验。

伊 是了！……植物的实验。不平常吧，吖？……我的新发明，要不要加以解释？……（一面卷起地图，一面指手画脚）我不是一个农人……我是……你们注意这不同之点……我是一个农学家……意思是说，我是一个聪明人而兼农人……一个经济学家而兼农人……一个新思想家而兼农人……所以我觉得……大麦呀，小麦呀……都不行了……人家不要了……卖不出去了……该换一换花样……人类总是有进步的呀！……人类的需要增加了……变换了……难道世界的人都开倒车，都一成不变，我伊惜多是一个社会农学家，一个经济革命家，还跟着他们走不成？……所以……你们听我说……我现在种稻子……种茶……种咖啡……种甘蔗……

方克与克罗克听得有点儿不耐烦了。

洛 (耸肩)好吧!

伊 什么“好吧”?你只管做你的手工好了……(越发说得响亮)……又种甘蔗……(半晌,向二客)……你们呢……你们似乎还不曾懂得我的话,是不是?

洛 我请求你,不要再说这个吧!

伊 呀!不要唠叨……女人们晓得社会上的大问题吗?……然而,这问题却简单得很……依照我的学说做去,非但把农业上的旧习惯改变了……还可以不要殖民地……因此也就省去了战争……也不必从远地运输物产到本国来,徒然靡费金钱……也不必杀人流血,夺取地盘……本国就是殖民地了……(拍掌笑)印度……支那……非洲……东京……马达加斯卡……都在本国了!……你们真真意料不到……不能不承认吧?……你们自己断不会如此打算吧?

方 唉!起初的时候……

克 这倒有点儿稀奇……

伊 无论什么新发明,都有点儿稀奇的……后来毕竟实现了……唉,我晓得反对我的人一定会说:“这些植物在我们这里不会生长的。”……好,我们等着瞧吧……(骄傲而残酷的样子)我所希望的一切事情……件件都实现了……我希望发财……毕竟发财了……我希望得到这府第……毕竟得到了……现在我希望得到波士费的产业……不久也一定到手的……至于我希望甘蔗在我们这里生长……它也一定生长的……是不是,贾洛?是的呀……是的呀……这都是肥料的关系……我相信它一定生长的……我便靠这种经济的、科学的、人道的农学……去运动下届的选举……你们看见吗?所有我的地界内的墙壁上都贴着传单……“伊惜多·洛霞——社会农学家,新殖民派,反教士派……”

洛 (尖声)六百张选举票子!……

伊 你胡说些什么话?

洛 我说,六百张选举票子要花了六十万法郎,老是这样的……(动气)反教士派吗?……只要你害一场小病……“快,快……请一位修道院长来!”……(向克罗克与方克)你们两位不要听他的话……教士们常常驾驭他呢……好吧,好吧……六百张选举票子!……

伊 (格格地笑,把二客推到戏台的后方)哈,哈!她真奇怪……她不晓得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她的话无意识得很……笑话,笑话……教士们……保皇党……终有一天他们要吃我的打哩……(晚饭的钟响第一声)……我们吃饭去吧!……(他再回到戏台的前面,洛霞夫人夹着方克的臂膀,上阶)

洛 我们有电话也是枉然……他请客……一味请客……不预先通知我……

伊 (夹着克罗克的臂膀……很可怜地说)你们应该原谅她……她不曾见惯世面……

当是时,七个宾客,仪仗辉煌,一齐到了。

第十出

出场人:同上人物、(其后)地保与其妻、医生与其妻、收税官与其妻、退职之船长。

洛 (瞠目愕然)这些人来做什么的?

伊 (以手击额)呀,真的……这是从马来古尔来的……我已经邀请过他们……我不曾告诉你吗?

洛 (手足无措)你已经邀请他们吗?

伊 不错,是的。

洛 你全不思量一下……我是不能招待他们的……

伊 嗷唷,嗷唷!

洛 (再下阶)你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给这许多人吃饭?

伊 这是些选举人……我的朋友……(他连忙上前迎接诸宾客,很

粗暴地一一握手)

洛 (十分伤心)天啊!(她呆呆地望着众人走到她跟前)

伊 (东西奔走招呼)我的亲爱的医生……我的亲爱的地保……夫人们……

地 我们到迟了一点儿,请恕罪。

伊 不,不……还早得很……

地妻 (向洛霞夫人)亲爱的夫人,累您久候了。

医妻 请您原谅……都是那公共马车不好……走不快……

伊惜多努力装做有礼貌,东握一握手,西拍一拍肩,闹个不了。

伊 喂,船长……你的筋骨痛……现在好了吧?

船 请不要提起了!(他努力想要运用他的膝部)唉,倒霉!

伊 请你用生兜医治好了……呀!我已经看见了军务总长。

船 事情怎样了?

伊 事情是这样的……(拉那船长。经过那收税官的前面)呀,喂,我已经看见了财政总长。

税 事情怎样了?

伊 事情是这样的……(又拉那收税官)

那些女人们在洛霞夫人旁边奔走奉承。那地保与医生同绿湘谈话。正在人声嘈杂之中,方克与克罗克躲在一边私语。

克 他原来是一个粗蛮的人……

方 也许是吧。

克 一个疯子……我相信,我们要什么都不会不成功的了。

方 说是容易的……这类的疯子,我们也不该太大意了……您看他的眼睛……可怕得很……

克 算了吧。

方 我们小心为上计……我看见过许多这类的人……最危险不过……

克 您一辈子也是没有胆子的……

方 您呢……您没有眼睛……您仔细瞧他吧。

克 一个人,用了金钱,还运动不到一个议员来做,这般不中用,我们还怕他吗?

方 运动做议员的时候不中用,同我们捣乱的时候却中用呢。

克 我真想要看看他有多大的本领。

伊 (在戏台后方一群人的当中)孟希公爵……一个可怜虫……现在他的荷包空了。(众人皆笑)

洛 (神色未定,向旁边的人们说)对不起……我们只有很淡薄的酒菜。

伊 (回到人丛里)一顿家常便饭……不要见怪。

医妻 这里的家常便饭已经好极了……

洛 总还要……

伊 好吧,好吧!夫人们到这里来,并不为的是吃饭……只为的是陪你谈谈罢了。(绿湘告别)那么,你不在这儿用饭吗?

绿 谢谢吧,先生……

伊 哈,哈!我知道了。今天晚上……又想要闹什么风流事儿……您的年纪很轻,也怪不得您……但是,好孩子,我的肥料的事情……千万不要忘记……赶快给我好好地办妥了吧……(晚饭的钟响第二声)我们扶这些夫人们吃饭去吧!

跟班们很庄严地在阶上两边排列着……大家很有礼貌地谦让……作媚态。

洛 (让地保扶她上阶)你相信吗?我的丈夫有事情总不打电话先通知我……

地 洛霞先生的事情太多了!

伊 (夹着地保之妻的臂膀,在收税官的后面。那收税官听见伊惜多同他说话,遂掉转头来)今天晚上《小三色》里头有一栏很好的文章……是批评种麦的。我劝您不妨看一看。(向地保之妻)这篇文章是蓝榜做的……这蓝榜,您在这儿也看见过

的……不是吗？

地妻 蓝榜先生吗？……是不是那一位头发黄黄的，很奇怪的？

伊 对了……

地妻 他是模仿比尔那的^①？……

伊 不错……

地妻 他奏钢琴……用脚……用鼻……是不是？

伊 什么都用……一点儿不错……他署名是：巴西法尔……一个好少年……一个著名的经济学者！……

他们走了。

第十一出

出场人：绿湘、(其后) 姑尔曼、(再后) 一个仆人。

绿湘滞留在戏台上。天色稍为黑了一点儿……阶台上的火炬架亮了。他遥望着府第。正当要走的当儿，姑尔曼突然从阶后的屋角出，奔向绿湘。

姑 是您吗？……(绿湘奔向姑尔曼) 毕竟是您来了……我以为他们可以一辈子不走的……(说着，上前拥抱) 绿湘……我的亲爱的绿湘！……

绿 (紧抱姑尔曼) 我的小姑娘尔曼啊……刚才我不看见您……我担心得很……愁闷得很……把脸儿朝着我……好好地把脸儿朝着我吧……(抚她的头)……您病了？

姑 (头偎着绿湘的肩，作惰状) 不……不……

绿 您哭了？

姑 不，不……您信我的话吧……

绿 刚才为什么您走开了？

姑 我忍无可忍了……我不由自主了……这类的把戏把我气

① 比尔那是 19 世纪戏剧家。

坏……这种生活把我杀死……我害羞……我着恼……我时时想要反抗……我看得不得这样一个人家，每天，每一分钟，纵使不犯罪，至少要做一两件不讲道理的事情……我忍无可忍了……(长叹)我忍无可忍了……

绿 (四顾)当心……恐怕人家会看见我们……听见我们说话……
姑 唉，天啊！……怕人家听见吗？……有什么要紧……于您有什么关系？(十分动气)……既然我们到了这个地步，怕什么？

绿 (很和婉很温柔)放静些吧，我爱！……我恳求您！……

姑 (越发震颤)为什么？……(半晌)现在，您在这儿……真甜蜜啊！……(她紧搂着他，他拉她靠近石像)好呀……(半晌)您不晓得，您在这儿的时候，在我身边的时候，拥抱着我的时候，我多么舒服啊！……您同我说话……您同我温存……冰冷的我也热起来了……(半晌)您瞧，我现在不动气了，很安静了……不愁了……快活了……(半晌)很……很快活……(哀求的语气)如果您愿意的话……(更恳切的语气)……唉，如果您愿意……(眼怔怔地望着他，现出很深情的样子)……绿湘……

绿 姑尔曼！

姑 请您把我从这一所屋子提拔出去吧……请您带我走了吧……(绿湘作态)真的……真的……我哀求您，可怜我吧！……我愿意穷……同您在一块儿穷……离开这里而穷，倒算是得了解放！

绿 当心，当心！

一个仆人下阶，给洛霞夫人找寻她所遗失了的东西。他在桌子上找着一件披肩，带着走了。这时，姑尔曼与绿湘躲在树林里，那仆人走了之后，他们再出来，互相拥抱着从戏台上横走过。慢慢地，一声不响地，像两个影儿一般走了。

幕闭

第二幕

时间 次日上午

布景 一间路易十六式的小客厅，用古器布置，却有许多搭配不妥当的地方。后方的墙壁用古时的绸糊着……左边一门开着，直通另一个客厅，那客厅也一样地华丽。另有一门，可通伊惜多的办事室。右边有一个很高的窗子，下面是花园。厅中一张古式的、价值很贵的供案上，有一个熟泥塑的爱神，奉献一朵玫瑰。这爱神太新式了，塑得很不自然。案上许多很精致的古玩中间，堆着许多杂货。左右边的墙上，挂着古时的王子及教皇的肖像。又有一个伊惜多的全身肖像，旁边两盏反射灯映照着，非常当眼。

幕启，姑尔曼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有心无意地把一本有插图的书乱翻。一会儿，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抓耳搔腮地很不耐烦，似乎在等候一个人。总管方特奈自伊惜多的办事室出，臂下夹着一只小皮包。看见了姑尔曼，一声不响地施了一礼，也不停步，径向后方的门口走去。

第一出

出场人：姑尔曼、总管。

姑 方特奈先生？……

奈 小姐？……

姑 您是从我父亲处来的？

奈 不错，小姐……

姑 我以为他出去了。

奈 真的，他此刻刚走了……从走廊里出去……大约是到马棚里去吧。

姑 今天早上他好吗？

奈 很好……很快活……

姑 很快活！……他不曾同您说什么吗？

奈 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小姐。他打了许久电话……谈的是那两个工程师的事情。后来我们又谈论了些银钱的事件……
大家静默了一会儿。

姑 方特奈先生，您愿意替我做一件事吗？

奈 小姐说哪里话？岂有不愿意的道理？

姑 那园丁……余勒……已经离开了俄伯都府吗？

奈 昨天晚上……

姑 他再也不回来了？

奈 我倒不是这么想。明天一早，我的办公房里，如果没有余勒来，那真出我意料之外了……这些可怜的穷骨头……我晓得他们……他们的反抗力延长不到一天以上……

姑 (交一只信封给那总管)您愿意把这一点儿钱转交给他吗？

奈 遵命，小姐。

姑 不必提起这钱是哪里来的……

奈 便不提起，他也猜得着……

姑 您回宿舍去吗？

奈 是的……

姑 我想要您告诉贾洛先生一声，说我有话同他说。您不觉得太麻烦吧？

奈 一点儿不麻烦……

姑 我有些事情要请教于他。

奈 小姐,您晓得,我什么事都愿意替小姐效劳……

姑 谢谢您……(那总管施礼欲退)方特奈先生?……(停一停)昨天晚上……一场可恨的谈话……(方特奈作手势哀求她不必提起)我现在特地向您请罪……(伸手给那总管)

奈 (大感动)唉!小姐!……(他吻姑尔曼的手。当拿她的手时,皮包坠地,姑尔曼迅速地替他拾起,递给他。他吃吃地说)……小……姐……小姐!……

姑 每人要轮着一次的……

奈 小姐……我当不起您的好心……我不会做人……几乎不能生活了……社会上也不容留我了……幸亏我遇着您的父亲……否则……不知变成怎样了?……到了这里……假使没有小姐……我也不知变成怎样了?……(拭泪)您不知道……

姑 (和婉地打断他的话头)您是不幸的人……我所要知道您的只是这一点……

方克与克罗克自大客厅的门过来。

第二出

出场人:姑尔曼、方克、克罗克、总管。

克 小姐,请您原谅我们。

姑 (有礼之中,带几分傲气)先生们是找我父亲来的吗?

克 是的……小姐。

姑 我父亲出去了……

方 我很喜欢看见您的样子,似乎昨天的贵体欠安,今天已经好了。

姑 是的,好了。(向总管)……方特奈先生,烦您送两位先生出去。他们出去了。

第三出

出场人：姑尔曼、(其后)洛霞夫人、(再后)一个仆人。

姑尔曼仍旧抓耳搔腮地走来走去，十分不耐烦。——洛霞夫人穿着出门的衣服进来……一本圣经在手。

洛 (在门口)喂，姑尔曼？……你还不曾打扮好吗？

姑 打扮好？

洛 (入)时间到了。

姑 什么时间？……

洛 赴弥撒会的时间，你还不晓得吗？……(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把手套扣好)

姑 我不赴弥撒会。

洛 噫唷！……好……什么新花样？

姑 这也不新……也不是什么花样……我不赴弥撒会，因为我不高兴去……

洛 我们不去，你父亲一定生气的……这时候，他很希望我们不要错过了弥撒会……你晓得吗？

姑 我不须要晓得我父亲希望什么或不希望什么……我只晓得依照我的嗜好……今天早上，我的嗜好是在家里闲坐……

洛 (失望的样子)唉，你的旧脾气又发了……

姑 既然我父亲忽然喜欢弥撒会……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呢？

洛 因为今年他是反教士派……所以他不……只一层，他以为我们赴弥撒会却于他的企业、他的选举都有益，尤其是他的选举……我想，也许没有什么大用处。但是，我们落得博他的欢心，去一去也不要紧。

姑 妙啊！……

洛 这是政治上的……手段……

姑 好吧……我不管什么政治上的手段……

洛 再者,你借此可以出去玩一玩……消遣消遣……你许久不曾出去消遣了…

姑 (冷冷地)我不须要消遣……

洛 (愁容满面地望着她的女儿)我的可怜的孩子……真的,我不晓得你……最近以来……有了什么心事?……但是,我相信总不是好的念头……你近来很兴奋,很激烈,时时同我们寻仇……你不愿意见一个人……每逢有人来的时候,你马上躲开,给人家钉子碰……你想,我们快活不快活?……人家再也不能同你谈话……你一开口就得罪人……还怪人家有时候生气……我呢……我自问……我往往自问……你真的有点儿发疯了不是?……好吧……告诉我吧……你到底怎么样呀?

姑 我并不怎么样……

洛 你病了吗?

姑 哪里就病了?……

洛 如果你有什么伤心的事情,明白地告诉我吧……(更亲热地)我是你的母亲……无论如何……

姑 (语气不像先时冷淡)我也没有伤心的事情……

洛 你真教我伤心啊!……好像是人家欺负你似的……拒绝你的任何的要求似的……你怨恨谁吗?

姑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洛 真真意料不到……你在这儿活像雁儿般自由……一往一来……要做什么便做什么……像一个男子……且说今天早上……你还问我要了三百法郎……我依数给了你……我本来可以根究你的用途……但是……我却一声不问,无条件地给了你……你看,世间有几个母亲能够像我这样的?……你想想看……三百法郎的数目不小了……你又惯向人家施恩……不值得施恩的人,你也只管给他们的钱……好,你还要怎样?

姑 我什么都不要……我哀求您……妈妈……不再说这个吧……

洛 天呀,我不知前生造了什么罪孽!……我有两个孩子……男的老是不在家……他只晓得给我受气……女的呢,她的心老是向外的……我也不知道她想什么,她要什么……她对于我,不曾有过一次笑容……不曾有过一回亲热……(长叹)有钱又有什么用呢?……

姑 但是……妈妈……这不是我的错处……

洛 那么,这是我的错处,毫无疑义了……我晓得……唉,我晓得……我不是一个上流的妇人……不能像……贾洛与你一般……会谈论些高超的话头……

姑 (声气颇促)妈妈……我求您不再说吧……

洛 真的……我不曾受过这等的教育……我只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妇人……(半晌)我这样的人,谈话的时候,虽则不很出风头……然而处世也许是我们占便宜哩……

姑 妈妈……这都是毫无关系的话……

洛 是的……也罢……唉,天啊!(站起来)你打定主意了吗?……不肯同我赴弥撒会去吗?

姑 老实说……我宁愿在家里,不出去……

洛 (忽然担心一件事)那么……我应该叫人家另换一辆车……(按铃)你看,因为你的怪脾气……累得一家人为你起动……(一个仆人入)叫马棚里给我预备一辆旧车……只用一匹马……

仆 我正要来禀告夫人,夫人的车已经预备好了……

洛 是那维多利亚车吗?

仆 是的……夫人……

洛 用两匹马的吗?

仆 是的……夫人……

洛 我不要这个……告诉马棚里给我预备一辆小车……一辆旧车……

仆 遵命,夫人……(仆人出)

姑 这么一来,您会迟到了的……您到的时候,人家已经做了弥撒了……

洛 我总还可以来得及……唉,我实在干不来……我自己一个人……坐一辆维多利亚车,用两匹马……我实在坐得不舒服……也许我是个傻瓜……但是,你有什么法子想?……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头,一定害羞起来……我至少要一个人陪着我……或好些包裹堆上我的身边……我才能够坐那大车……也罢!……(半晌)车既然不能即刻预备好,让我吩咐几件事情再去不迟……(沉思了一会儿)我想,今天晚上,那两位客不会再在这里住了吧?

姑 我不晓得。

洛 我实在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他们似乎不是好人……

姑 别的宾客就好吗?……我父亲所带来的人都是一样的。

洛 咄!……什么企业中人!……管不了许多……假使我处在伊惜多的地位,我一定不肯信任他们。

姑 他们谈到我父亲的时候,也该有这么一句话。

洛 暖唷……暖唷……不要太凶了吧……你不肯同我接吻吗?

姑 肯的,妈妈……(她懒懒地同她母亲接吻)

洛 唉,假使你愿意的话……假使你那坏鬼的心肠愿意的话……给我尽量地笑一场……给我开开心吧……(姑尔曼微笑,现出愁闷而被迫的样子)那三百法郎呢?……为什么用的?……

姑 唉,妈妈……您已经允许不根究我的了……

洛 好吧……好吧……(她预备出去,到了门口,又转身)我的祈祷书……(姑尔曼在桌子上拿起祈祷书交给她母亲)……呀,如果你的弟弟回家的时候我不曾回来……你应该劝戒劝戒他……不晓得他今天又闹了什么事了……

姑 伊克沙维耶绝对不会信我的话……况且……他要做什么便做

什么,用不着人家管他。

洛 也罢!(哀求的语气)你打扮一下子吧……中饭的时候好见人……我想看见你很漂亮……你答应我吗?

姑 是了,妈妈。

洛 很漂亮,吖!(她去了)

第四出

出场人:姑尔曼、一个小园丁、(其后)绿湘。

姑尔曼仍旧不耐烦地走来走去。一个小园丁来换花木,看见姑尔曼,踌躇不敢进。

姑 进来……请进来吧!……

小 小姐……请恕罪……请原谅……今天早上我来得迟了一点儿……因为余勒走了的缘故……(他把些新花木替换去了旧花木。把那爱神手捧着的一朵玫瑰也换了。退后些,看放得正不正,现出欣赏的样子)这个真美丽啊!

姑 新园丁来了没有?

小 他正在搬家进府来呢……这是一条黑汉……满嘴胡须……好看极了!……(他继续地工作)今天早上,小姐您不曾要花吗?

姑 不要……谢谢您吧!

小园丁工作完了,拿着那些旧花木,预备出去。绿湘入。

小 日安,贾洛先生。

绿 日安,我的好孩子!

小园丁出。

第五出

出场人:姑尔曼、绿湘。

绿 (先让那小园丁走开)您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吧?

姑 没有……我只想要见您……想要同您说话……今天早上,没

有什么消息吗？

绿 没有……唉！（静默一会子）

姑 绿湘，您明白吗？……总该打定一个主意才好……今天就该决定……我们不能在这游移不定的境况里长久住下去……至少我是再也不能的了。

绿 （愁容）您还是天天受气吗？

姑 受气……时时刻刻受气……每天忍耐，每礼拜屈服……这是幸福……而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不幸……不行……不行……先说，这种长久的忍耐，这种每日的诳语，您也干不来，我也干不来……再者……我在这一家……心上受了重压……现在再也受不住了……老实对您说……绿湘……我们应该堂堂地做人……大着胆……向青天白日的地方走去……当众露出我们的真面目……

绿 我还要请求您……我哀恳您……千万不要着急……只再等候几天好了……您已经看见了那些信……

姑 那些信？……

绿 那些信里头包含有重要的预约……

姑 预约？……

绿 我爱，我到底不能在最短期间内……即刻……找到一个地位……来安置您……供给您的需要呀……

姑 地位吗？我们犯不着在这儿呆等……该有的自然会有……我们到了什么地方，自然在那里有我们的地位……我们二人……独自二人……您想，妙不妙？

绿 但是，明天……也许……

姑 明天……为什么明天？为什么展期到明天呢？……不行……应该即刻办完了才是……如果您爱我的话……

绿 还问我爱您不爱您！……

姑 好，那么，听我说……（握他的手）今天一早，当我回到卧房里

的时候,竟没有法子睡得着……我的心太热了……我的血太沸腾了……您的言语……您的温存……您的甜吻……竟使我一刻不能独居。我等到太阳完全升上了之后,下了楼去……走到田野间……又走到树林里……我走……一味走……这么一来,我舒服多了……我的脑筋沉静下来了……我只觉得全身浴在新鲜的愉快之中……我想您……想我们……想我们的广漠的、离俗的抚爱……我摩挲着那沾露的树枝,联想到我们的爱情也和那树一样……我闻着那清香的花瓣,联想到我们的爱情也和那花一样……后来……我慢慢地走回家里来……心安了……快乐了……是的,差不多可以说是快乐了……忽然间,在树林中的空地上,我一眼看见了俄伯都府,远远地直立在我的面前……于是我受了一个打击,活像看见了死神似的……这是可怕的一刹那……什么怪现象都来了……我看见……很清楚地看见……这府第所隐藏的……所压榨的……所杀害的……——都在眼前……府第的旁边……那树林……那田野……那园子……那石子堆里……处处藏着罪恶……没有一根草、一块小石头、一条小路,不是偷来的……就说我所踏着的地面……你想,这分明是我的地面了……而我耳边所听见的只有哭声,眼前所看见的只有鲜血……我似乎觉得身边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都向我喝道:“女强盗!女强盗!”所有我心中的愉快,突然变了痛苦……所有我心中的爱情,突然变了仇恨与反抗的心理……不行……不行……我再也不能够了……我再也不能够了……我相信此后我只有同您在一块儿能够生活……同您在一块儿,我能够忍耐一切……绿湘,如果我住在这儿,结果也许我连您也恨起来……

绿 那么……您想要走吗?

姑 (用力地说)是啊!……唉,是啊!……

绿 我们向哪里去呢?

姑 无论哪里都行……

绿 我们怎样生活呢？

姑 我不能工作吗？……我有的是气力……我有的是自由的意志与求幸福的愿望……

绿 工作吗？……您相信您找得到工作吗？唉，我的亲爱的姑尔曼，您相信我的话吧……我认识世界的真相……我曾经在千辛万苦的境况里挣扎过来……这种地方，我几乎一跌不起，我劝您不要把我再推到苦海里去吧……穷苦的境地最是不堪设想的……有时候，人们因此断送了性命……最常见的，乃是因此失了自负心，失了认识力……还有更可悲的，乃是因此失了爱情……在那愁云惨淡之中，还容许人们谈爱情吗？……您不要说您有的是气力……我也有的是气力……有的是聪明……有的是技艺……有的是百折不挠的毅力……总而言之，应有尽有……而我却找不到工作……三年之间……我敲遍了千门万户，竟没有一门是半开的……说来您也难相信……而事实却是如此……奈何奈何……

姑 可怜的孩子！

绿 为着不愿意饿死——请您听清楚，“饿死”……我竟不得不承受了些低首下心的事业……甚至于妥协到问心有愧为止……唉，我还不曾同您叙述过我这一段生涯哩！……您晓得：我是一个男人……换句话说，我是社会上的占有特殊权利者……社会对于男人，特别优待，特别保护，无论哪一种职业都可以做……无论哪一种活动都可以参加……至于您呢……您是一个女人……社会不认识您……

姑 您没有一点儿自信心……现在我们两个人越发可以共同奋斗……

绿 两个人……越发可以加倍受苦……要受两次的屈服……我因此越发胆子小……越发不得不谨慎……

- 姑 我倒不然……我因此越发胆子大……越发觉得有希望……
- 绿 我爱……您这般兴奋,越发使我怕起来……今日……您的心灵,您的生活,都是我一肩担承……因此,我的责任是使您晓得生活的真相,不该把梦里的生活来骗您……您的性情太热烈了,太勇敢了……老是倾向于绝对……实则生活里却是没有绝对的……
- 姑 既然有绝对痛苦,有绝对的罪恶……我想也许有绝对的幸福……有绝对清白……
- 绿 都是没有绝对的,您不要弄错了……
- 姑 爱情呢? 有没有绝对的爱情?
- 绿 唉! ……
- 姑 那么……您是没有爱情的人了……您是不爱我的了……否则……爱情里头有盲目的、至高无上的信仰,可以制胜一切,您为什么没有这种信仰呢? ……
- 绿 我哪里没有爱情呢? ……我爱您……世界上只有您在我的心头……
- 姑 好,那么,不要争了……要了我吧……带我走吧……真生活……只有爱情在灵魂里所创造的才是真生活……别的都不算数……
- 绿 别的……却是整个的生活……真也好,假也好,正是您所谓的假生活可以把咱们弄得粉骨碎身……我还不要紧,我有了习惯了……然而您呢? ……正因为我对您的爱情太热烈了,太深切了,太不可磨灭了……所以我只愿永远保存着您的幸福……不肯像赌钱般地把您的幸福去下最后的一注……您这种勇而无谋的计划,我不得不反对您……
- 姑 也罢,也罢!
- 绿 您信我不过吗?
- 姑 不是的……唉,不是的……只一层……您老是前后顾虑,不愧

是一个男人,一个学者……我呢……我的话是妇人的整个的赤心的披露……我说您才是做梦,是想入非非……我却是顺着自然,走的是生活的大路……也罢……依您的意见……您想要怎么办?……

绿 等一等再说……

姑 也罢……假使您所等待的事情不成功……永远不成功……又怎么样?

绿 不会不成功的……

姑 可又来!刚才您不是自己怕起来吗?也罢,您就相信这个吧……(绿湘不作声)您分明晓得……(半晌)不……您还有别的意思不曾说出来……我感觉到……这几天以来……您的态度……您的言语……都不同了……您不肯说,让我来说穿了吧……

绿 我绝对没有别的意思……您相信我的话吧……

姑 有我的父亲……您顾忌我的父亲……

绿 不是顾忌您的父亲……也许可以说是顾忌我自己……

姑 还不是一样吗?……先说,假使您要顾忌我的父亲,也不该在此时顾忌……再者,老实说,顾忌伊惜多·洛霞做什么?……您不是舍不得这里的繁华吧?……

绿 我受他的恩德不浅。

姑 (耸肩)像方特奈先生一样……他把我父亲当做圣人……当做人类的恩主……我死也不肯相信这类糊涂话……

绿 不要嘲笑吧。他曾经把我从穷苦里救了出来……我在力竭声嘶的时候,幸亏他向我伸一伸手……

姑 他伸手救你吗?……无非为的是把您向卑污的境界再推进一重……利用您的聪明……利用您的智识……利用您的品行……严格说……他连利用的资格还够不上哩……这算是一种无礼的欺骗……像您自己所说的……“假面具”……

- 绿 (愁容)唉!我有时候骄傲起来,说过这么一句话……其实这种骄傲是很不好的……
- 姑 (坚强地)老实告诉您……我呢,我不愿意……我爱上了一个人,我便为他而自负……我不愿意人家触犯他……高压他……(半晌)我们互相亲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用得着别人的同意吗?用得着当众宣誓吗?用得着签字盖章吗?……我在这一家里,天天看见我父亲立约、宣誓、签字……后来,他自己所立的约还不是自己违背了吗?……所宣的誓还不是自己否认了吗?……(不像先时势凶)再说我自己……他不曾把我从穷苦里救出来吗?……他不曾向我伸过手吗?……
- 绿 (很痛心、很亲热地说)我的亲爱的姑尔曼,请您好好地了解我的话吧……您反对您的父亲,我不愿意替他辩护……您也许有道理……而且,爱他不爱他,是您的自由权……既然您为他而痛苦,那么,您不爱他也是应该的……但是,在您不爱他的时候,同时尽可以不必太苛刻地批评他吧?……
- 姑 我的批评的程度是依照着我的仇恨的程度的……我自己也没法想……(绿湘作态)您怎么样了?
- 绿 您说这话,令我伤心得很……
- 姑 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 绿 您很相信你自己对于您的父亲有正确的认识吗?……您以为他所做的事情,他自己都该负责任吗?……
- 姑 假使我父亲只是一个疯子,我还忍受得住……我可以爱他,我可以想法子医治他……然而……他并不是疯子……您看,他这样一个人……做事这样有把握……哪怕他乱来的时候还不至于失足……他在他的无理的行为当中却做得非常地合逻辑……这样一个人……还是疯子吗?
- 绿 我的可怜的姑尔曼!……(他把她拉近身来,抚她的头,很温柔地说)好一副顽强的头脑……唉,假使我能够替您另换一

副,使您的度量大些,使您的慈悲心增加些,岂不是好!……假使我能够……(吻她的额)在这里头……放进了一种对于生活有较真的认识的感觉……(怔怔地望着她,良久)与其说您是为您的父亲而痛苦,倒不如说您为自己而痛苦……

姑 不对……不对……

绿 怎么不对呢?……您所以痛苦者,因为您自己做了超人之梦……依您的想象,以为世上有绝对的公道,这么一来,将来真免不了痛苦……您相信我的话吧……我自己呢,我也不是一个圣人……我也和众人一般……是好与坏的混合物……也许坏的成分还比好的成分多……将来……有一天……您发觉了我不过是一个人……一个地球上的平常的人……并不是您平日所梦想的偶像……谁敢担保您不反而恨我呢?……到那时候……不知您又变成怎样了?

姑 不要说这种呆话吧……

绿 不是呆话,这是人类的事实……您在您的家里所闻所见的事,将来您在外边也可以听得到、见得到……也许是形式上、强度上稍为有点儿不同……人心的轮廓稍为有点儿不同……然而人心总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大分别……可怜的人类的心肠,总有它的欲望、它的兴趣、它的热情、它的矛盾的思想、它的罪恶……是的,还有穷苦的宿命……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人类的心肠,不该仇恨,而该觉得可怜……普通的人不晓得……在最堕落的人的灵魂里……在最大的罪恶里……依明眼的人看来……往往有一道小光芒……这一道小光芒便值得可怜了……

姑 可怜吗?……正因为我的慈悲心重,所以我的仇恨心也重……(绿湘轻轻地挣脱身子,姑尔曼把他再揽住)噯唷,噯唷……亲热一点儿吧……再来吧……(半晌。兴奋地说)我为着顾全我与我的父母的廉耻的缘故,许多话不曾尽情告诉

您……其实我错了……大凡两个人真的相爱了之后,该把二人间一切所有的都归共有……有快乐,二人同享……有痛苦,二人同受……有羞耻,也该二人都晓得……您知道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曾知道我的生活的全部……换句话说,您不曾知道我的内的生活,秘密的生活……好,现在让您知道了吧……实在值得告诉您,您静听吧……先说我的母亲……她实在不算什么……也不是坏心肠的人……她自以为她爱我……但是,她自己不觉得,她的心……因为天天看见了些坏榜样,养成了些坏习惯,她的心渐渐变硬了……她有钱,也不晓得怎样用钱,而她所有的一点儿良心,却在金钱堆里埋没了……她说她爱我,而她所为我打算的事情都是很鄙俗的,很丑陋的,与爱情的路不知离开几千万里……所以我虽则千思万想,努力想要把她认为一个母亲……认为我的母亲……然而……结果我还是觉得做不起她的女儿……

绿 您对于她,太苛求了……

姑 (有几分急躁)为什么您这样同我开玩笑呢?……为什么您这样惹我生气呢?……我对于她有什么苛求?……我只要求她不时笑一笑……兴奋一下子……还要求她有信任心……有良心……是的……我要求她有良心!这是太苛求了吗?真的吗?……只因为您不曾真的认识她……所以您这样说……其实,她是一个女人,本来该小气了一点儿——您看,我还原谅她呢。还说我苛求!——但是,我并不是要她很宽宏大量地去施什么恩,我只希望她行一些小小的善事,把我父亲随处害人的事情设法消除了一两件。这是她所办得到的事,而她却从来没有办过……她未尝不觉得惭愧……未尝不觉得他的阴谋诡计太毒了……未尝不觉得他的贪心太厉害了……但是,她虽则不时稍为嗟怨了两声……不时稍为反抗了两句……到底自以为应该尽妇道,往往帮他说好话,替他做坏事……甚至

于火上加油……(更悲苦地)我所以责备她者……并不是因为她不爱我……却是我不能爱她……唉!谁不想爱自己的母亲?……我实在没办法了!……

绿 我的亲爱的姑尔曼,依您的话说起来,您的母亲非但不是可恶的人,却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人了……您该晓得,人们的德行感动人心,还比不上人们的弱点感动人心更来得厉害……甚至于是有时候,人们做了很可笑的事情,越发值得人家可怜……您说我不曾真的认识您的母亲,其实我何尝不认识她呢?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没有了解的能力……没有判断的能力……她虽则有钱,自己不曾享受过有钱人的福分……她是莫名其妙的人……只就她的能力做去……

姑 (颤战)我的父亲呢?……他也是就他的能力做去吗?……他拐带……他敲竹杠……他操纵金融……他借营商的名义去偷骗人家……他谋财害命……这就是他的历史了!

绿 您所看见的只是坏处……您不知道坏的方面的旁边往往有好的方面……您的父亲虽则是这样可怕的人……然而他却做了些大事情……

姑 我不管……他做他的大事情,与我有什么相干?……唉!让我说个痛快吧……今天我要在您跟前把所有一切我的心中的积恨都吐了出来才罢……等到我说完了之后,也许您会了解了,也许您会因此打定了主意了……我是在这两个人中间生长的……却只算是一个孤儿……一个路人……还比不上家里的一只猪或狗……我们的家……巴黎的公馆……这里的府第……您看见的,是不是?您看见我在里头,是不是?……这只能算是人间的地狱……我没有一次看见过不着惊的眼色与很欢喜的面容……我没有一次听见过温和的言语与快乐的欢笑……这里有的只是匆忙的神气……狂乱的举动……假装的微笑……这里发生的只是些罪恶……许多面生的人不住地到

来……后来却是一去不返……像昨天那两个呆子……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料定今天晚上他们走的时候,假使他们有财产,包管他们破产;假使他们有名誉,包管他们丧失了名誉。(半晌——声调更苦)有时候,他们是些从犯,但是,最普通的却只是些牺牲者……这一班人真可怜……尤其是经过我父亲的口叙述过,越发使我心中感受非常的痛苦……因为……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当着外人与自家人的面前,他还叙述他的手段……看他那种幸灾乐祸的神气……那种凶手的冷笑……竟告诉我们……怎样骗了某甲的钱……怎样骗了某乙的货……又怎样破坏了某丙的名誉……您还责备我,说我没有慈悲心……其实这可诅咒的几年以来,我每次从马路走过,看见了带孝的妇人与儿童的时候,便忍不住自己说道:“这说不定也是我们的罪过啊!”我每次看见人家哭,便忍不住自己说道:“这说不定也是我们弄到他哭的啊!”

绿 (深悲)为什么您甘心这样自寻烦恼呀? ……

姑 不幸得很……却报应在我身上……那银行家杜芳的事件,您听见说过吗?

绿 我听见说过的。

姑 您晓得他为什么死了的?

绿 听说是他自杀了的……

姑 他为我们而自杀了的……(绿湘愕然)是的,他为我们而自杀了的……这一场惨剧的情节,我不能很详细地报告您……我是个女子,我不懂得商家的事情……但是,我把我所懂得的一点告诉你……我把我所发觉的、巴黎马路上的人们唧唧喳喳地谈论的……都告诉了你吧……报纸是靠不住的……巴黎的报馆都与我父亲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再者,大约我父亲已经买了他们的口舌了……(姑尔曼的声音发颤——面色渐渐地越发现出痛苦的样子)

绿 我的亲爱的姑尔曼……您的一切的回忆都使您难过……您的手发烧了……我觉得您的声音也哽咽了……我哀求您,不再说吧!

姑 不……不……我非但不觉得难过,倒反觉得好过些……这样一来,倒使我周身松快……活像一根鱼骨头哽在喉咙里,吐了出来才得舒服……(再叙述)其初是杜芳快要破产了,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来请教于我的父亲,求他搭救……他们二人中间有什么交易,我不知道。他们二人中间有什么秘密,我也莫名其妙……我所晓得的乃是:我父亲空口许可救他,却要他寄托——听清楚,只是寄托……却要他寄托他的银行里剩下的一切股票在我们家里……几天之后,这些股票一起卖给证券交易所……于是真的破产来了,钞票不通用了,银行倒闭了……杜芳的屋子也完了……杜芳面色晦黑,神经错乱,跑到我父亲这边来……要求他……恐吓他……后来甚至于跪下来哀恳他。杜芳说:“这是一桩罪恶。”我父亲说:“这是我的权利。”杜芳说:“这么一来,您弄到我破产了。”我父亲说:“这么一来,我才可以免致破产。”杜芳说:“我家里有妻有子。”我父亲说:“我家里也有妻有子。”杜芳说:“您这么办,简直是强迫我自杀了。”我父亲说:“我不管。”……于是杜芳回家之后便服毒自杀……他自杀不自杀,谁去管他?钱却不可不要的!……

绿 说来真吓煞人!……但是,杜芳自己也是一个骗子呀……

姑 但是,他是一个弱者……一个不幸者……一个被征服者……
唉!绿湘!

绿 这也许是人家传错了吧!

姑 不要胡说!……这是真的……我自己去看杜芳夫人……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我跪在她跟前……我们两人同声哭起来……杜芳不算数,还有其他的……其他的千数的人

们！……现在您还觉得我没有批评我的父亲的权利吗？……（绿湘不作声）我所以要离开这一所房子者，因为这里头……一只砖，一块土，无非是用人家的血泪换得来的……现在您懂了吧？（绿湘不作声）从前我说我的父母从来是不睬我的……其实我错了……他们正是把我当做宝贝哩……我的父亲做梦也梦见把我嫁出去……要不是卖很高的价钱，便是订很便宜的条约……在他的投机事业里，依照他的主顾的嗜好，时而把我当做甘饵，时而把我当做找头……总求于他自己有益……在他的眼里看来，我并不是一个人，只是他的投机事业里的一种价值随时变换的东西……有时候，他把我看得贱得很，他的生意交涉停妥之后，还把我加上去，活像一个屠夫卖肉，称了半基罗的肉给人家之后，还稍为加上一些碎肉……您敢担保他此刻不正在把我当做甘饵来引诱方克或克罗克吗？……是的！……我相信！……

绿 我爱，您的热情把您的心窍蒙蔽了……世界上人人对于婚姻都存这一种观念，为什么您单独地责备您的父亲呢？……神圣的爱情的结合，偏要订立契约，加上了印花；固然有些人办得文明些，有些人办得野蛮些；有些人办得大方些，有些人办得卑鄙些；总之，还不是一样可恨吗？……好，不结婚便不成为恋爱吗？……您刚才也说过……结婚不结婚，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的爱情是纯洁的、自由的……我们二人是互相赠与的……您不要我的家财，我不要您的嫁奁；我要的是“你”，你要的是“我”……姑尔曼，我哀求您，忘记了过去的的事情吧……

姑 我可以忘记了的……如果您要我忘记，我就可以忘记了……我早就想要告诉您……我非但不一定反抗这种生活，还有承受这种生活的可能……假使一个人无所依靠，没有友谊，没有兴奋剂，匹马单枪，虽说奋斗，终久有疲倦的一天……看见他

们的榜样,染到他们的习惯,要学坏了也不难……我在这种环境里,看惯了羞耻的事情与罪恶的事情,不难一天一天的堕落……伊克沙维耶,不是一下子就堕落了吗?我也尽可以不知不觉地跟着他们走啊……到底我怎样避免了这传染症的?我自己也不很明白……但是我想:起初是凭着反抗的豪气……其后却是凭着爱情……也不知是什么鬼神启示,我竟能反抗到现在……唉!绿湘,我还不曾告诉您……曾经有过好几次,当我心中作呕的时候,当我想要报复的时候,当我想入非非要丢他们的脸皮的时候,我恨不得把自己赠给一个马夫或一个厨子去呢!……(她的声音变坏了,喉咙塞了)

绿 姑尔曼!……(很热烈地捻着她的手)姑尔曼!住口……不说这个吧……千万不要说……这不是真的!

姑 您看,所有一切经过我们家里的人,他们里头,淫荡的人也有,邪道的人也有,但是,还不像我家的人卑鄙哩!……(说罢,哭)

绿 姑尔曼……姑尔曼……我哀求您,不再说吧!……您的信仰……您的直道……您的宽宏大量……您的激烈而纯洁的心情,您的爱自由、爱公平的热望……以及您的痛苦……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爱您的真原因,至于您的美貌还在其次哩……刚才我发抖,不愿意走,也是因此之故……也罢……算了……我们走就是了……您要什么时候走便什么时候走……如果您要今天走,就走!……

姑 是的……是的……但是不要像偷儿般偷偷摸摸的……我们走,该在众人面前走……头要昂……心要定!……

绿 是的……

姑 我的亲爱的绿湘,您让我一人办去吧……我晓得您总免不了有几分顾忌……我呢,我无所顾忌,所以该是我一人担承……我爱,您回公事房里吧。账目要算得清清楚楚,账簿要摆得齐齐整整,我不愿意我父亲在这上头找得出一句话来骂您……

吻我吧,紧紧地拥抱着我吧。(二人拥抱)好,包您不会后悔的……我们离了这一家,独自二人在一块儿的时候,您看,我一定变得很快活……您天天骂我愁眉不展的,到那时节,您再也不会看见我蹙一蹙眉毛……那时节,您爱我,我爱您……将来您看,我们多么幸福啊! …

绿 是的……将来我们一定很幸福……如果您不希望我们的幸福比生活高……比我们高……

姑 没良心……(半晌)我们的幸福,是要很费您的力量去苦苦地寻找得来的吗? ……(半晌)您有没有钱呢? ……

绿 (难为情)现在……我有的……还可以够用……到巴黎之后,我再想法子,总可以拿到一点儿钱……

姑 去吧! ……去吧! ……可怜的孩子! 千万不要离开这府第!

绿 湘出。姑尔曼眼送着他,面有喜色。

第六出

出场人:姑尔曼、(其后)一个男仆、(再后)玉荔。

绿 湘去后,姑尔曼按铃。一个男仆入。

姑 烦你去对玉荔说,叫她即刻到这儿来同我说话。

男仆出。姑尔曼在房中走来走去。在瓶中拿起一枝花来闻它的香气……又凭窗而望。玉荔入。

姑 玉荔……你替我预备一只大箱子……把我的内衣……我的长袍……我的日常需要的东西……都收拾好了等候着……

玉 是,是,小姐。

姑 (思忖良久,忽然决定)我的首饰也要……所有我的宝贵的首饰都要! ……

玉 是,是,小姐。……(半晌)小姐旅行去吗?

姑 我不晓得……

玉 那么……小姐是长行的了? ……

姑 为什么你问我这话……玉荔？……
 玉 唉！因为……
 姑 无论对谁，不许提起半个字……
 玉 我呢……小姐？……
 姑 （望了玉荔许久）我的好孩子，去吧！……
 玉荔出。

第七出

出场人：姑尔曼、（其后）伊惜多、方克、克罗克。
 姑尔曼刚要出去，伊惜多、方克与克罗克入。
 伊 奇了……姑尔曼，这是你吗？……那么，你不赴弥撒会去吗？
 姑 不……刚才我只同贾洛先生在一块儿……
 伊 同贾洛在一块儿吗？
 姑 是的……
 伊 （四顾）现在呢，他哪里去了？
 姑 他回去了……
 伊 他是想要来看我的吗？
 姑 绝对不是的……
 伊 那么，刚才他来这儿干什么？
 姑 （半晌。——很傲地望着她父亲）等一会儿您就晓得了！……
 她急步走出。

第八出

出场人：伊惜多、方克、克罗克、（其后）一个仆人。
 伊 （眼送着姑尔曼走了）有几分奇怪……有几分……（自打其额）
 这是一个美女子，不是吗？……谁娶到她，真是福气不小！……（向方克）你结过婚没有？

方 唉！不幸得很！

伊 （向克罗克）你呢？……

克 我也与方克一样……

伊 好……我的孩子们……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只算你们福气小一点儿就是了……好，我们还是工作要紧……

一个仆人入。

仆 老爷，有人打电话来。

伊 谁打来的？……

仆 从《小三色》报馆打来的，老爷。

伊 见鬼！……巧得很……（向方克与克罗克）稍为等一等……
（向仆人）你呢，你去把波托^①拿来……

仆 什么波托？……（望着方克与克罗克）生意的波托吗？

伊 傻瓜……波托酒……还拿些香烟来……

仆 老爷您是知道的，我没有香烟柜子的钥匙……这是夫人……

伊 （暗推那仆人）这是夫人……这是夫人……傻瓜，谁问你要东西了？……你所偷我的香烟呢？流氓！……去吧……快，快……（他推仆人，仆人出。伊惜多从左边的门走进他的办公室去了）

第九出

出场人：方克、克罗克。

他们在厅里走来走去，现出烦躁的样子。

方 （十分烦躁）今天早上，我的心不定得很……我觉得所有我的方法似乎都靠不住……还有什么法子想呢？……我实在不能自信了……

克 我不懂您的话……您听我说，这只是一个呆子……

① 波托(porto)是葡萄牙的美酒。

方 (指左门)不要说得这般高声……假使他是一个呆子,便不会赚得这么多的钱了……

克 他只是个木偶……您看他种甘蔗便知道了。

方 这个您不能说他……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您记得吗?他叙述他的铁路事业的历史的时候,说得多么有条理,多么有口才……从此可以看见他办这一件事是多么妙的手段啊!

克 这不过碰机会罢了。

方 您这样固执,我实在怕您……您听我说,他这人,对于他的企业,对于他的时间,实在是一个有本领的人……我们小心为第一……大家再商量一次吧……

克 (不耐烦)那么,这是第七次了……

方 您以为我们工程上的预算,可以承认给他知道吗?……也许这是很危险的呀,这么一来,他会把我们当做两个贼。

克 不……他会把我们当做两个狡猾的人……我们总该哄骗他……总该使他知道我们有能力做什么事情……

方 好!……真的,也许这么办好些……但是,与那些建筑师接洽的利益呢?

克 他哪里会想到这一层?

方 假使他想到呢?

克 固执鬼!……假使他问我的时候,我可以否认有利益的呀……

方 您否认吗?……您否认吗?……唉!我哀求您……在那战线内的电厂的地基问题上,您千万不要太争执……我晓得您的怪脾气……往往是说这般的建筑怎样难办……

克 您随我办去吧……看您这般像煞有介事,似乎这计划原是您所发明的……

方 这是一个弱点……他马上就会猜中了我们是无能力的……

克 好,那么……我们再辩论吧……

方 我所怕的就在这一点……我再向您说明一句,他真是一个魔

王……至于铝的问题呢？

克 这问题，我们不能不向他提起，因为这是这事情的重要的元素……这可以率引他……

方 （搔头）毫无疑问……

克 从另一方面说……总该留一些东西在他家里的……

方 （用力地说）留的越少越好……

克 自然……但是，多少总要些……

方 总之……最多不过是把我的执照留下……

克 （耸肩，很滑稽地）您的执照吗？……唉！……

方 是的，我的执照……我还不肯白给了他的，您信我的话吧……

克 说得好！

方 关于薪水的问题……千万不要让步……

克 （讨厌）是了……人家晓得了！……

方 现在您说：“是了，人家晓得了……”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您总免不了要让步的……尤其是千万不要吐露出姓名与地址……都该保留着，放在契约里去……因为那时候洛霞才不能够改口。

克 （讨厌）是了！……晓得了！……（半晌）再者，您不要时时刻刻说话……您一开口就气煞人……最明了的事情也给您说得一塌糊涂……

方 自然要说话啦……不说话怎样行呢？……

克 不见得时时刻刻要说话……

方 依您说……我是一个呆子了！……

克 住口……他来了。

他们假装很安静的态度，指手画脚地望着伊惜多的肖像。伊惜多入，面有喜色，拍手。

第十出

出场人：伊惜多、克罗克、方克、（其后）一个仆人。

伊 （看见他们在瞻仰他的肖像）好朋友，这是一个“波那”……像

大总统的肖像一样……等一等……等一等！……（他把那两盏反射灯放亮了。退后几步，仔细地看）看吧！……这里？……你们以为如何？

方 美极了……堂皇极了！

克 而且多么相似啊！

伊 （拍克罗克的肩）三万五千法郎，老伙计！……这还不错，吖？……好……再看这波托……（同时，一个仆人捧着托盘进来）呀，这倒不算不幸……你倒花了不少的时间……（看瓶子）这波托酒好不好，吖？（那仆人把酒摆在桌上）把门关上……我在这里，无论谁来，我也不见……除非我的儿子来时，便让他进来。（那仆人出，把两扇门带上）呀，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谈话了……（斟酒）好朋友，请了……（他们喝酒）

方 （尝酒味）妙啊，妙啊！……

伊 （拍方克的肩）1804年的……这还不错，吖？（把杯子放在托盘上）好，此刻我静听你们说话……（克罗克站起来，背靠着火橱，像一个演说人的态度）你就是演说的人吗？

克 如果您许可的话。

伊 好，说吧！……不再咬文嚼字，吖？……而且越简单越好。（他躺在靠背椅上，头仰着，脚跷着。方克坐在写字台之一角。克罗克在他的皮包里取出几张纸摆在他的面前，预备说话）

克 洛霞先生，您对于欧洲的工业的新运动是很明了的，我想您一定知道将来的工业完全属于电气……瑞士……德国……

伊 （不动）略过去吧……普通的理论不必谈吧……我们今天又不是行什么开幕礼……用不着你演说……只三言两语说完就算了，如果你能够的话……

克 那么，我就很简单地说吧……我们应该把一个模范工厂赠给法兰西，像瑞士与德国的一样……

伊 用不着拉上了瑞士与德国……快直说了吧……

- 克 而且更重要些……更伟大些……
- 伊 多么唠叨啊!
- 克 我敢说,我今天光荣得很,能够把一件一举两得的大事业介绍给您去做……第一,这是爱国的事业……
- 伊 一切的企业都是爱国的事业……人人知道的了……
- 克 第二,这是很能够赚钱的事业……
- 伊 这个吗?……等着瞧吧!……
- 克 (已经有点儿受窘,开始思索语句)既然我对您这么一个内行的人说话,我用不着把电气的益处一一地告诉您了……
- 伊 用不着……用不着……
- 克 何况这又是很容易懂的……只两个字可以包括了,“一切”……有了电气,一切都可以做……这是利用电气的牵引力……
- 伊 略过去吧……略过去吧……
- 克 (有几分忙乱)再者,您将要向我说……
- 伊 我什么也不说……归到本题吧……你们有一个二万匹马力的电厂……我是晓得的……但是,这电厂在哪里呢?
- 克 且慢,让我先把些大纲告诉了您……然后我们再谈到那些细目……
- 伊 算了吧……算了吧……只不要是空中楼阁就好……(说罢,冷笑)
- 克 这一间极好的电厂……是在一个山上……离一个工业发达、人口很多的大城市只有二十六基罗米突的路程……这电厂的条约……请注意……这条约是与煤气公司订立的,三年满期……现在换了一个新董事……为人很聪明……很晓得促进社会的文化……
- 伊 你不要替那些董事们吹牛……我懂得他们……
- 克 这董事只希望同我们接洽……
- 伊 问题在乎多要两个暗钱……这个我明白了……往后呢?……
- 克 又有三个温泉的地方……很重要……很合地位……都在电厂

的开采田上……这上头,共有九十二间大旅馆……最后,我该提起这企业的例外的利益,便是邻近的土地都有很多的铝质……到处都是矿苗……很热,很强……我们可以在那边建设一间铝矿工厂……同德国竞争一下……

伊 好,好……晓得了……

方 这是计算不清的利益……

伊 是吗?……那么,我们暂且不要计算吧……(他站起来……两手在衣裾后交叉着,走来走去)这电厂……是你们的吗?……

克 (犹豫一会)自然是……

伊 我觉得奇怪……

方 为什么?这里头有什么可怪的吗?

伊 我觉得如此……你们真的是那电厂的主人吗?……

克 是的……我将要告诉您……

伊 你将要告诉我,说你们不是那电厂的主人……

克 不是主人,也像主人一样了……我们已经得到他的许可,卖给我们……

伊 哪一个他?

克 自然是那电厂的主人啦……

伊 你又说你们自己是那电厂的主人!……(冷笑)好朋友,你们听我说,你们两位待我都很好……我呢,我当然是一个傻瓜……你们所贡献给我的事业……也许很值得干的……但是,枝节太多了……我做一次生意……从来必先要知道这生意是什么……在什么地方……该同谁交易……否则我断不肯干的……

伊惜多在他自己的肖像前面停了脚步,很热心地瞻望着。两腿跨开,两手放在衣袋里,头仰着……像一个狡猾的人……克罗克与方克渐渐地应付不来。二人互相丢眼色,现出想要互相咨询的样子。伊惜多时而把那两盏反射灯放亮,时而把它

们熄灭。

克 交易时,您该同我们交易……但是,我们也不肯有一点儿隐瞒您……(有几分不满意的样子)您不让我好好地说下去……
伊 惜多不作声。

方 您时时刻刻打断人家的话头……(伊惜多不作声)人家不晓得说到什么地方了。

克 (丢眼色,与方克商量了之后)他名叫伯鲁诺……

伊 可怜的伯鲁诺!……这是一个倒运的人了……(他走到桌子的一角,靠着方克坐下)这人究竟是怎样的人?

克 一半农夫……一半乡绅……是一个无所谓的人……不很狡猾……却十分固执……起初,无论哪一类的合作,他都一概拒绝……后来,我们把整千整万的银子摆在他的眼前打晃……终于给我们说服了……他愿意卖了……

伊 依你说,这伯鲁诺却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了?

克 当时他大约有三十万法郎的资本……我们贡献给他一个工程的预算,他承受了……于是开始工作……但是,共该掘六个基罗米突的隧道,还不曾掘完三个基罗米突……他那三十万法郎已经完了……我们所预算的工程原来是算错了的……

伊 (嘲笑)呸?……

方 工程的预算往往是弄错了的……

伊 对呀!……(冷笑)往后呢?(伊惜多抬头望着二人,现出更当心的样子)

克 于是那伯鲁诺听凭我们的操纵……他即刻心里明白了……于是我们大家签了一张白契……言定这生意归我们承办……他呢,或者我们再给他一笔款子算完了事……或者,给他一个小小的股份……

伊 唉!这就是伯鲁诺得到的利益了……可怜的伯鲁诺!那电厂呢?……那著名的电厂呢?

克 (先丢眼色与方克商量的之后)在圣嘉来克斯……格罗诺贝尔的附近……

伊 圣嘉来克斯吗? ……但是……喂,好朋友。圣嘉来克斯……我是晓得的……圣嘉来克斯似乎是在战线上……

克 是的……

方 这个小关系,不要紧的……

伊 真的吗? 你觉得这是小关系吗? ……将来,军事的机关要给我们许多障碍……许多很麻烦的事情……展限呀,拒绝呀,闹个不了……到头来,奋斗了几年,布置了几年,徒然花了时间,花了金钱……你想要做什么都不行……想要开采什么都无从着手……这个,你还叫做“小关系”吗? ……好,那么,方克你……

方 (自信的样子)您想想看,这样的一件大事业……我们决不肯马马虎虎地做去的……我们有很高的靠山……

伊 呀! ……而且……另一方面又有很厚的资本……是不是? 好,那么,事情是千安万妥的了……你们用不着我的了,不是吗? 好朋友,干下去吧,你们自己干下去吧……我倒也很愿意不出头……再来一杯酒,好不好? 1804年的! ……我们举杯为伯鲁诺庆祝吧,吖? ……(他斟酒,三人喝酒)喂,你们似乎觉得这酒不很好吗?

方 哪里话? 好极了!

克 但是,我的亲爱的洛霞先生……我们从来不敢说我们用不着您老人家……假使我们这么存心,岂不是疯了吗? ……

伊 话又说回来了吗? ……

克 您有一间报馆……这是近代资本家的最有权威的利器……

方 这是各大企业的起重机……

克 您又有……

伊 是的……是的……我尽管如此,你们还想要打我的主意……

(克罗克与方克摇头否认)你们弄错了……我原是个老实人……很忠厚,很光明正大……生平不放暗箭……但是,什么事情我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呢,我不是伯鲁诺……可怜的伯鲁诺!……我的骨头很硬……我的皮很结实……当人家想要吞我的时候,我把身子一横,人家便吞不下去……我说这个,给你们一个警戒……现在呢,你们好好地听我说……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我只据着你一番吞吞吐吐的话……那么……实在的情形我却不知道……但是,我很愿意规规矩矩地把这事情研究得很深切……也许是很坏……也许是很好……我的嗅觉很灵,我说好就好……只一层,我要求一种不可移动的条件……不是承受便是拒绝……没有含含糊糊的办法……这种小孩子的诡计……这种可笑的废话……对于你们没有一点儿益处……对于我却是很讨厌的……我们不要徒然花了宝贵的时间吧……

克 但是……对不起……这种废话……

伊 别多说了……依你们估算……这第一次的房子……工作……建筑……机器……一共需要多少钱?

方 八百万……

伊 坏蛋!……(半晌)将来看吧……(半晌)我担任筹到资本……不用说的了……但是,让我问你们……这企业,严格说起来,是不是有益于我的?

克 不消说得,自然是有益于您老人家的……

伊 我又担任军政部的一切的接洽……我敢担保,一定接洽得非常满意……(停了脚步)但是,我要求你们一件事……先说,那伯鲁诺,我不认识他……我也不想认识他……随便你们干去吧……

克 对不起……可怜的伯鲁诺!……

伊 讲仁爱便讲不得生意,讲生意便讲不得仁爱……你们是讲生

意的,不是吗?……好,那么,在第一次,你们自己能够哄骗他……这第二次,也用不着我帮忙了……伯鲁诺方面,我放弃了,让给你们吧……(大笑)但是,在这上头,我先此声明,将来你们贡献给我的工程的预算,我一定要很严格地审查的……唉!假使将来有钱剩下来,你们还不是放进自己的荷包里吗?……

克罗克现出不耐烦的样子。方克丢眼色叫他镇静。

方 但是,先说,我们的股份怎样派法?……

伊 我们两家平均……

方 您的意思想要说我们三家吧?

伊 什么?……我们三家吗?……你在哪一点可以看见我们是三家?……(向克罗克)你……(向方克)与你……这是一家……我是一家……一加一,岂不是两家?哪里有第三家呢?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关于财政方面该完全由我一人支配……我觉得有什么发展的计划,我可以任意施行,你们不得借着任何的理由来干涉我……你们应有的权利,我自然替你们保留……但是,我先此声明,你们将来所得的利益并不很大……

克 这个我不懂……

伊 不久你就会懂了的……让我说完了吧……既然是我拿钱出来,将来我同那些企业家或建筑师交易,用了的一切佣金,我没有告诉你们的必要……

方 什么佣金?

克 这没有什么佣金的……

伊 好,那么,好朋友……如果没有佣金,却是我自己骗自己了……一个企业不需要佣金,岂不是很可怪的事情吗?……

克 您还不曾谈起我们的薪水,不是吗?

伊 我不想要……

克 然而这却是个通例……

- 伊 我无论如何是不要的……我们又不是雇请来的职员！……
- 方 请许可了吧……请许可了吧……
- 伊 绝对没有的……绝对没有的……
- 方 我的执照呢？
- 伊 (带着嘲笑的神气,望了方克一眼之后)你的执照吗?……什么执照?我不晓得……哈,哈!(拍其肩)你什么时候走?……六点半十分有一班火车……而且是快车……再好没有了……
- 方 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条件……
- 克 这么一来,您剥我们的皮了……
- 方 这么一来,您斫我们的喉咙了……
- 克 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
- 方 奇怪!……我很尊重资本的权利……但是,在一个企业里,资本不能把一切的权利都占了呀……我的执照呢?(他翻动一页纸)我的执照也有它的权利呀……
- 伊 (装作好好先生的样子)好朋友,你们有你们的自由……好,那么,我们把一切都作罢论好了……算是我们不曾提起,什么话都不必多说了……大家讨论一宗生意……后来大家意见不合……这是天天常见的事情……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半晌)最倒霉的还是那伯鲁诺……(一味走来走去)可怜的伯鲁诺……无论如何……我总把这位老先生放在心头……我非常想要到外边兜一个小圈子,从他的家里经过,拜访拜访他……你们以为如何?……喂,明儿《小三色》报上载着我与伯鲁诺会面,倒是一桩动人的新闻……而且是滑稽的新闻,不是吗?……(他说着,拍手。——二客愕然)喂,真的……倒是一个好计较……再者,为什么我不明天就去会一会军政部长呢?(张大其辞)军政部像我自己的家里一般……我戴着帽子可以走进总长的办公室……这也是一个

好计较,不是吗?……(拍手)你们看,这种办法,对于他们还相宜吧?

克 (沮丧)我们希望大家考虑考虑再说吧……

伊 考虑有什么好处呢?……你们既然不喜欢这生意,就干脆地放手好了……你们该晓得……不愿意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做……

一个仆人入。

仆 伊克沙维耶先生……

伊 叫他等一等……我就见他……(仆人出。——向方克与克罗克)好朋友,我请你们原谅……我须要同我的儿子说话……

克罗克拿起帽子……方克把执照等件放进皮包里,关了皮包……二人都垂头丧气,预备出去。

克 好,那么……话是这样说了,让我们再考虑考虑……

伊 听凭尊便……

方 我们再看一看数目……改一改我们的预算……

伊 对了……

方 我们这一来,希望的是什么?不是希望大家好好地接洽吗?……在您老人家一方面……

伊 好朋友,不要要求我再考虑吧……我的考虑于你们毫无益处……越考虑,你们越会觉得不好……

方 (垂头)好,那么……唉,事情是这样了!……

伊 在六点钟以前,你们还有的是时间……喂,如果你们考虑过之后,还愿意决定我们的生意的话……

方 噯唷!……此刻已经完全是另一种计划了……

伊 也罢……假使你们容纳我的条件的話,请你们起草一个临时的契约……很严格的契约……依照刚才我所说的根本几点……你们听懂了我的话吧?……将来不久,我们正式立约的时候,我还要提出几个附带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我们所

不曾提起的……(方克与克罗克吓得一跳)那时不关重要的小事情……

克 (很懊丧,眼怔怔地望着自己的靴子)好,那么……唉,事情是这样了!……我们等一会儿再商量吧。

方 (懊丧)唉!自然啦!

克 (作态如前)我们这一来,为的是什么?……不是吗?

方 想要找一个好办法……很难……

伊 (把二客送到门口,很亲热地拍他们的肩)噯唷,噯唷!你们两位老先生真奇怪……我刚才帮你们发财,而你们却有一副送殡的面孔……好朋友,兴奋一下子吧……快活一下子吧……(二客出。——伊惜多在门口叫道)六点三十分……不要忘记了……

伊克沙维耶入。

第十一出

出场人:伊惜多、伊克沙维耶。

伊克沙维耶穿的是驾车时的衣服,很阔绰。——身材高长,面色已经有几分衰老的样子。态度很冷淡。

伊 (表情太过……张臂迎其子)呀!到底来了……一个汽车夫!……

耶 父亲!……(他很冷淡地伸出两个指头给他父亲)

伊 这只给我两个指头就完了吗?噯唷!你看……一个儿子不同他的爸爸接吻的吗?……这样老的爸爸!……

耶 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吻他的父亲)

伊 这不时髦吗?在你们的会里没有这种举动吗?……抬头看一看我吧……今儿你的面色为什么这样的?……有麻烦的事儿吗?吶?

耶 (不很明白地)唉!……

- 伊 女人的事情吗?……相思病吗?……
- 耶 唉,不是的……相思病,我已经病够了……
- 伊 好一个汽车夫,说吧……金钱的事情吗?
- 耶 可以说是的……
- 伊 呀!……很大的数目吗?
- 耶 还算很大……
- 伊 在奥斯丹德吗?
- 耶 奥斯丹德……
- 伊 叙述给我听吧……一杯波托酒,好不好?
- 耶 谢谢吧……你分明晓得我是不喝酒的……
- 伊 坏蛋!……(坐)说吧……
- 耶 (也坐)二十万法郎……
- 伊 (吓了一跳)你说什么?
- 耶 (冷冷地,一字一字都咬得很清楚)二十万法郎……
- 伊 我听真了……倒霉!……(很懊丧地望着他的儿子)我的好孩子,你所叙述的话很简短,却很妙呀!……
- 耶 妙吗?……妙不妙,总是这样的啦!……
- 伊 喂,你听我说……二十万法郎,这倒是一个数目……
- 耶 唉!……在你说起来……
- 伊 什么?在我说起来?……你真奇怪……谁有二十万法郎可以随时这样移动的?……至少还该先通知一声呀!……
- 耶 明天的一场交易……过了明天就完了……
- 伊 一场交易……一场交易……说的何等容易……没有法子通融吗?
- 耶 没有法子……这是有关名誉的一笔款子……
- 伊 名誉……名誉……什么鬼名誉!……有金钱的地方没有名誉……有交易的时候,大家订条约……
- 耶 我的社会里倒不是这样……

- 伊 在你的社会里！……你倒会说话得很……你以为自己是一个奇特的孩子吗？……说吧，这笔款是不能免的了？……
- 耶 （冷冷地）是的！……
- 伊 一定不可免的了？
- 耶 （冷冷地）一定不可免的……
- 伊 是了！……（沉思了半晌）你听我说……我很愿意给你这二十万法郎……只一层，我要你再替我赚回来的……
- 耶 如果我能够的话……
- 伊 你能够……唉！我今天早上办了许多事情，搅得头昏脑胀……（站起来）等一会我还有一桩很重要的事情，同那波士资家的流氓商量……我们用过早饭后再谈吧……
- 耶 我的钱呢？
- 伊 （抚摩他儿子的颊）你到底还可疼……来看看我的马吧……（掏出表来看）我们有的是时间……
- 耶 我六点钟就要回到巴黎去了，……你晓得不晓得？
- 伊 包你六点钟到巴黎……不要向你母亲提起半个字，谨记，谨记……
- 耶 噯唷！……
- 伊 她会在我跟前嗟怨十五天……哭十五天……
- 耶 她还是从前那么啰唆讨厌吗？……
- 伊 唉！我的好孩子……
- 二人互相夹着臂膀，走向门口。
- 耶 那嘉百丽呢？……
- 伊 （很自信地）一个仙人……渐渐地变成一个仙人！……
- 耶 呀！爸爸……你这么大的年纪了！……
- 伊 你有什么办法呢？我不像你……我人老心嫩……我是少不了爱情的……
- 耶 （嘲笑地）而且少不了想象，是不是？

伊 好,我就承认了吧!……做事情疲倦了,靠这个休息休息!……

二人相视而笑,同出。

幕闭

第三幕

时间 同日,午饭后。

布景 戏台上表现伊惜多·洛霞的办公室。

后方,一个古代遗下的火橱,所装嵌的木料都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古人的肖像。墙的左右边,糊的是16世纪的花纸,上面绘有很风雅的人物。戏台的右方,有一门,直通客厅;另有一门,较小,开着,直通内室……戏台的左边,有一扇玻璃门,很大,向假山开着,在那里可以看见花园与日光……

室的中间,有一张路易十四式的写字台,工作很巧,很精致,台上有些美术品与文件之类……家具都是很华丽的……皮制的古式椅子与新式椅子杂排着……

第一出

出场人:伊惜多、伊克沙维耶。

幕启,伊惜多坐在写字台前,填写一张支票。伊克沙维耶背靠着火橱,吸着一支香烟,在看报。——静寂了一会儿……

伊 (从册子上扯下一张支票,交给伊克沙维耶) 拿去吧……

耶 (接过了支票,仔细看过) 谢谢……(他从容地把那支票折好,放进钞票夹子里)

伊 只一层……你该晓得……我的好孩子……不要习惯了这样支配钱财……到头来,爸爸的荷包终久会空了的。

耶 (微笑,轻轻地摇头)唉! ……

伊 不……但是……我哀求你! ……(停一停,沉思)现在……告诉我吧……你同伯拉嘉家那孩子还像从前那么要好吗?

耶 哪一个?

伊 大将军的儿子……

耶 亨利吗? ……(不着意地)是的,昨天夜里,我们一块儿从奥斯丹德回来的…

伊 他是哪一种派头?

耶 呀! ……还不是同人家一样! ……但是,很时髦……

伊 伯拉嘉家没有钱,是不是?

耶 真的……人家不说他们有钱……

伊 他们倒还很排场……不是吗?

耶 排场吗? ……还算是吧……他们还不失了身份……他们还算时髦……

伊 但是,他们没有钱呢? ……

耶 没有钱便不能时髦,这话说不通……

伊 对了,刚刚相反……(半晌)我有一件事要向你说明……我调查得军政部长想把部员一概换过……决定用伯拉嘉将军做参谋长……可以说是不会有变化的了……

耶 呀! ……亨利对我不曾提起过半个字……

伊 是的……但是……我却晓得……

耶 正好! ……这么一来,他家可以翻一翻身了……

伊 中饭的时候,你所看见的那两个傻瓜,我正在同他们订条约,预备做一件大企业……我需要……

耶 看他们倒还像煞有介事……只不像很得意的样子……

伊 你还说哩! ……(用手作转螺丝钉状。伊克沙维耶笑)我需要人家把我安插在伯拉嘉将军身边……你想想看,如果我所调查得来的话是可靠的,那么,这里头有二千万法郎的关系……

(伊克沙维耶像吹笛般吹气)真的,我的好孩子……真的,不骗你……

耶 怪不得!……你是不怕麻烦的。

伊 也许……我的好孩子,也许这一场我可以增加一倍的家产……(伊克沙维耶不免露出很关心的样子)真的,无论如何,我总想要那伯拉嘉……

耶 伯拉嘉吗?……你已经有了波士赉……他的表兄……两个人胆子都很小……

伊 是的,不错……但是,我想要一个近些的人……再者……波士赉……(半晌)我还不晓得把他怎样做作才好……(半晌)你的朋友亨利,他同他的老子说话有力量吗?

耶 这个我倒不晓得……但是,一个人,如果好好地用些手段,同老子说话总是有力量的……

伊 哈,哈!……你想要说我吗?……

耶 唉!你!……你愿意的事情你才肯做哩……

伊 (表示父亲的感情)是的,是的……此刻你有了二十万在荷包里,尽可以讥笑我了……小流氓!……说吧……你对于那小亨利,意见如何?

耶 可以看见他……

伊 好,那么……我的好孩子……明天,你应该把他带到我的报馆里来……我们三人一块儿吃中饭……一块儿谈天……

耶 (半晌)这个……这个却不很容易……

伊 为什么?……

耶 我想,亨利原是一个可以接近的人……但是他很谨慎……非常拘泥形式。

伊 他要什么形式,我便给他什么形式就是了……

耶 你听我说……我恐怕他不很高兴……同你相会……

伊 什么缘故呢?……

- 耶 因为……你是……一个……名誉不很好的人。
- 伊 胡说……胡说……名誉不好吗？我吗？……你放什么屁？
- 耶 我很知道……人家说你的话……到处皆有……我在俱乐部里……天天撞见人家讲你的故事……
- 伊 我的故事吗？……好吧，好吧！……关于女人的故事，是不是？
- 耶 不很明了……（含糊地）……你的故事……在我看来，倒无所谓……我还觉得你知趣哩……只有些人却不满意于你……
- 伊 噢！……一班呆子……我不睬他们！
- 耶 我想……我干得好……我同亨利的情妇结合得很好……（郑重其辞）很好……
- 伊 是谁？
- 耶 这女人，你不认识的……很伶俐……很老成……只有点儿古怪……她对于她的情郎，很有权威……
- 伊 （很注意地听）呀！
- 耶 这是一个俄国人……有时候却是德国人，有时候却是意大利人……你懂吗？
- 伊 （沉思半晌）我倒不是这一流……女人本来是很好的……但是……除了爱情之外……我提防女人像提防鼠疫一样……不行，不行……生意里头要不得女人的……
- 耶 你错了……其实说起来，女人专为做生意好用的……
- 伊 一个女侦探吗？
- 耶 （非常冷淡）好吧？……正是这种情形……
静寂了一会儿。
- 伊 （注视他的儿子，现出赞赏的神气）小坏蛋！……（重新考虑）不行，不行……我要自己磋商这一件事……
- 耶 如果你信我不过……那么……
- 伊 你又不是呆子！……假使我信你不过，我肯叫你参加这一次

的会谈吗？……

一个仆人入。

仆 波士赉侯爵请问老爷能不能接见他……

伊 两点钟了……那侯爵倒很按时刻的……(向仆人)……你出去请波士赉先生再等一会儿……(向伊克沙维耶)你打算见他吗？

耶 不,不……

伊惜多向仆人丢眼色。仆人出。

伊 这侯爵,让他在外厅里等一等,我倒没有什么过意不去……他倒守时刻得很……

耶 守时刻,这是败家精的礼貌……

伊 看不出你这孩子,倒很聪明!……(站起来)那么……话是这样说了?……明天,一点钟……你带他来见我,是不是?

耶 我尽我的力量做去吧……

伊 没有什么尽不尽力量……事情一定要办的……

耶 (寂静了一会,然后涎着脸说)你答应给我多少?

伊 暖唷……暖唷……

耶 好……这一场生意之后,既然你的家产增加了一倍……你的度量也该增加一倍才是……那么,生意不是生意了吗?

伊 你真没有良心。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怕爸爸心痛!……我从来同你算过账没有?

耶 好……那么,明天见!

伊 这才是道理……吻我吧……(二人接吻)……你的汽车呢?还像从前一样满意吗?

耶 意想不到的妙处……

伊 我的好孩子……小心一点儿……不要开得太快了……

耶 噗!……一点钟五十五个基罗米突。

伊 太快了……唉!我很不高兴这件物事……在未走以前,不要

忘记了同你母亲与你姐姐接吻……

耶 假使今天晚上我偶然遇见了你那一位仙人……我也该同她接吻吗？

伊 噯唷……噯唷……不要脸的无赖……留一些体面给你的老父亲吧……今天晚上，如果你遇见她，也千万不要提起那二十万法郎……

耶 (笑)呀！爸爸……

伊 明天见……我的好孩子……

耶 明天见……(出)

伊惜多一面沉思，一面在室中走来走去……后来，回到写字台前，翻检一本账簿……翻检毕，按铃……一个仆人引波士费侯爵入。

第二出

出场人：伊惜多、波士费侯爵。

伊 (迎接那侯爵)侯爵先生……我有无上的光荣，得与先生施礼……

波 (衣冠华贵，步伐端庄)我的亲爱的洛霞先生……
二人握手。

伊 累先生在外厅里久候，万望恕罪……

波 不要紧……不要紧……

伊 (移动一张椅子)先生请坐。

波 多谢……

伊 请吸一支香烟吧？……(侯爵作手势拒绝)……请喝一杯波托酒吧？……

波 谢谢您吧……我酒也不喝……

伊 (在写字台前坐下)唉！侯爵先生……许久以来，先生不曾光临了……我们大家是邻居……交情又好……说也奇怪……大

家总不见面……差不多三年了……

波 唉！您是晓得的……许多麻烦的事情……每天东乱一阵，西乱一阵……此身并不是自己的了……

伊 先生这话是对谁说的？

波 再者……最近以来……因为我的儿子回来了，……我越发忙不开交……

伊 您应该带他来……不要客气……我非常喜欢看见一个开垦家……一个奥烈安王子的勇猛的伴侣……

波 此刻他在我的姑母桑伯洛斯家里……在丕利果尔……

伊 呀！……（半晌）他这一次旅行，很满意吧？……不很辛苦吧？……不害寒热症吧？

波 不……不……他自东京回来，兴高采烈……他说东京是一个很好打猎的地方……

伊 呀！……

波 是的……似乎打孔雀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伊 哈，哈！……

波 很危险……但是，又很有趣……

伊 那么……那边的孔雀是很凶的了？

波 孔雀自然不凶……但又有老虎……因为要在老虎时常来往的森林里才找得到孔雀……在东京那边……有鹿的地方，有老虎……有老虎的地方，有孔雀……

伊 这倒奇怪得很……

波 不是吗？……罗贝尔说，他所打的鸟兽，要算孔雀是最美丽的了……

伊 我相信他的话……呀！游历真好……要增加少年人的见识，再没有比游历更好的办法了……

波 再者……这可以给他消磨光阴……走进安南的深山，比之走进巴黎的梳妆室里，安全得多了……

伊 您老人家有道理……因为有梳妆室的地方,有女人……有女人的地方,有……

波 有鸽子……(笑)

伊 或者是有兔子……(二人皆笑)兔子不像鸽子那么凶。

此刻他们二人都像很舒服、很相信的样子。

波 我的亲爱的洛霞先生……我今天得看见您,我心里真的非常快乐……(半晌)……非常快乐……(又半晌)……除了握手欢笑快乐之外……

伊 侯爵先生,您不必说“我”,您尽可以说是“我们”……

波 (作感谢状)我这一来,想同您商量一件……颇为紧急的事……

伊 侯爵先生……鄙人能力所及,没有不遵命的……

波 事情是这样的……(脱手套)……加斯朗店的清账……麦阑林的生意……

伊 我晓得了……我晓得了……

波 都弄得不好……那书记写信给我,说我没有那么大希望了……

伊 绝对没有希望的,侯爵先生……

波 呀!……您的意见也一样吗?……

伊 是的……

波 我正顾虑到这一层哩……(半晌)这是我的大损失……弄得我十分麻烦。恰巧我的紧要的债又到期了……钱路很不活动……是的……我很为难……很操心……所以特地跑到府上来,请您老人家再借二十万法郎……

伊 (非常镇静)我们看吧……侯爵先生……我们看吧……

波 假使您肯救急……洛霞先生……我不知怎样感谢您……

伊 呃……巧得很……我这里恰放着您先生的账簿……(好情好意地)……我们看吧……(他很快地检查了账簿)……有四次

的本钱是二十万法郎……另有一次是四十万……一共一百二十万……百分之五的利息一概不曾付清……连两年的利息计算……共该一百三十二万……对不对？……

波 很对……很对……

伊 是的……是的……(抬头望着天花板……像是做心祷的样子)那么……对不起,侯爵先生,我抱歉得很……这一次再也不能借了。

波 您拒绝吗？……

伊 抱歉得很……但我不得不拒绝……

波 但是……您所要的保证的东西……我都带了来呀……

伊 (歪嘴)抵押品吗？……还有吗？……

波 多么好的抵押品啊？……您想要吧？

伊 但是,您的抵押,已经超过您的田地的价值了……

波 对不起,您错了……

伊 您的田地,壅培得十分坏……许多田庄都要不得了……您的树林也不料理……如果我下一百万的资本……一定弄得很好的……

波 (动气)什么……您下资本吗？……

伊 您还说哩！……

寂静了一会子。

波 但是……先生……我可以给您别的保证品……先说……我的名誉……

伊 您的名誉！……我晓得您的名誉的价值……我非常敬重您老先生……但是……在生意上头,我们是不管名誉不名誉的……

波 再者……我承继我的姑母桑伯洛斯……另有一份产业……

伊 唔！……

波 (郑重其辞)八十三年！……

伊 将来的承继……谁能等候这么长久的时间? ……

波 (有几分懊丧,但是还不失了身份)好吧……先生……(站起来)……既然是这么说法,我不得已,只好告别了,请您原谅……

伊 侯爵……先生……看朋友的情面上……再坐下来吧……

波 但是……

伊 请坐……请坐! ……(侯爵坐——寂静了一会子)……侯爵先生,我爱您……我非常喜欢您……看见您此刻落在不幸的境地上……我很愿意把您扶起来……

波 不幸吗? ……唉! ……

伊 老实说了吧……您破产了……

波 (假作镇静)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亲爱的洛霞先生……您的神经过敏了……

伊 假装是没有用的……侯爵先生……我对于您的地位,与您自己一样地明了……比您还更明了些……

波 您的话不错,我此刻的地位原是不很风光……但是,……也不能就说是失望……

伊 怎么不是呢? ……侯爵先生……实在是失望的了……(稍为有几分嘲笑的样子)而且……侯爵先生……我有一件事,老实对您承认了吧……许久以来……我很想把俄伯都府……与波士费府连合起来……(侯爵吓得一跳)……唉,真的……这是我的梦想……侯爵先生,您的产业多么好啊!(停一停)……这梦想……(把那账簿展开,摆在桌子上)……明天可以成为事实……(狠心地)如果我想要的话……(又变为好情好意地)……但是,我很喜欢您……我常常自问:我虽则有这梦想,但是,这事情实现起来,我们大家心里都不舒服……在未实现之前,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谅解的方法……一种和平解决的方法……我们大家都是好人,能不能好好地处置我们……

波 (很谨慎……不轻易入圈套)天啊! ……我愿意极了……

伊 这要看您怎么样……

波 您怎样向我提议呢? ……

伊 一个极好的计划……侯爵先生……

波 我们看吧……

伊 但是,侯爵先生……您是一个讲主义的人……新文化的运动,您完全不晓得……您的思想还是古人的思想……请您许可我说老实话吧……一切不合时宜的成见都还存在您的心里……贵族的思想,未尝不好……却是不合实用,可惜得很……

波 (假作高贵的样子)在一个太讲究实用的社会里,我们偏不很讲究实用……这正足以表示我们的高贵,我们的光荣……

伊 这是贵族的末日罢了! ……

波 (作态如前)这也就罢了! ……先生,我们是先讲名誉,后讲利益的……

伊 还说名誉哩!

波 先生说什么? ……

伊 没有说什么……对不起……我刚才想起我的儿子,恰巧说了那么一句话,并不是说侯爵先生……

波 (有几分傲慢)自然……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宗教上……我有我的不可动摇的主义……在这些主义上,我是不肯妥协的……但是……我并不因此而反对社会一切的进步。我是您意想不到的,我对于社会必需的事业都很关心……种种新事业我都不反对……只要同我生平的志愿不相冲突就好……

伊 是的……只一层……这些新事业往往是同您的志愿冲突的……

波 不会……不会……我们看吧……您刚才说的那计划究竟是什么计划呢?

伊 (半晌)唉! ……侯爵先生……刚才您说了些大字眼……倒把

我的心灰了几分……名誉！……名誉！……自然啦……但是，关于名誉，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生怕您所谓的名誉不是我所谓的名誉……不行……您看……这种计划……刚才我已经考虑过……我想还是放弃了的好……

波 说总要说的……

伊 说有什么用处呢？

波 那么，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伊 这是一宗生意……

波 我们谈吧……好不好都不要紧……

伊 好，那么……侯爵先生……既然您要我说……（半晌）我不是一个外交家……我不会很委婉地说那些吞吞吐吐的话……我生平不会鬼鬼祟祟的……我说话乃是开门见山……三言两语就完了……侯爵先生，您有一个穷了的儿子，我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女儿……（半晌）我们把他们配合了吧……

波 （站起来）您说什么？

伊 我说，我们把他们配合了吧……我很懂得事体……该牺牲的时候我自然肯牺牲……您欠我的一百三十二万法郎不用还我了……您那波士賚家的产业……仍旧完全地归您的掌握……（半晌）……请坐，请坐，侯爵先生。（侯爵坐）……您看我这流氓伊惜多·洛霞倒会趁机会高攀绅士的门第哩……

波 （自语）这是不可能的……（半晌）……您不考虑一下子吗？

伊 对不起……我考虑得很周到的……我又想每年支付二十五万法郎的年金给我的女儿……我自己管理着本钱……我想：这本钱在我的手里比在她的手里好些……因为我同本钱很熟，本钱没有我，我没有本钱，大家都不快活……（笑）

波 那么……这是一场买卖了……

伊 这是一宗生意……

波 您想要买我吗？……干脆地说了吧……买我吗？

伊 唉！又是大字眼来了……我哪里敢买您……侯爵先生……我不过想把您……从不可免的灾难里救出来罢了……等到您不能不放弃您那波士賚家的产业的时候……您那很风光的生活烟消云散了……千万重的债务压在身上……人家要同您打官司……要拍卖您的东西……法庭里有您的足迹……又等到穷极无聊的时候，越发好看了……您终久有一天像那方特奈子爵……做一个管家……在像我一般的行善的人的家里过日子……我是懂得世故的……我经过了两次破产……这也没有什么稀奇……但是，我呢，我有多少手段……至于您……您只有您的主义……您信我说吧……拿主义去抵抗不幸，真是靠不住……

波 买我！……买我！……

伊 请您不要老是说那一句话吧……我并不买……我只交换……做生意，不过是交换而已……钱的交换……地的交换……头衔的交换……选举权的交换……聪明才力的交换……社会地位的交换……官职的交换……爱情的交换……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再合法没有的了……而且，您信我说吧……再光荣没有的了……

波 （不像先时那么硬了）但是……我的儿子……他并没有意思想要结婚……

伊 是的……我很晓得……一个人，本来没有意思想做某一件事……后来……终不免要做……意料不到的境遇……生活的需要……往往把人们的意志改变了……最不愿意做的事变为最愿意做……唉！侯爵先生……假使您肯听从我的指导……我们二人……将有多么好的生意可做啊！……呀！天晓得！……喂，您听我说……那波士賚家的公馆……一间非常堂皇的公馆……在令先兄败了家之后，卖给了的加朵夫王子……现在……听说几个月以内，又要转卖给别人了……

波 呀! ……

伊 您不晓得吗? ……

波 完全不晓得……

伊 (微笑)您看……您自己家里的事情,倒是我最关心……是我把您家里的事情告诉您……这一间公馆……我可以再把它买回来……一砖一瓦、一椅一桌,都放进我的女儿结婚的花篮里……这是最风光的赠品! 唉! 为什么我们不干下去? ……血脉相同的关系……利害相同的关系……我们两家联合起来……一块儿去征服社会……再好没有的了……(寂静了一会……侯爵仍如前沉思)……请您注意……在我们这一场交易上头……您所给我的好处并不比我给您的好处少……结果,我们是利益均沾……甚至于我们在金钱上头计算的时候……您给我弄来的钱也不比我给您的钱少……各有各的价值……也许您的比我的价值更高哩……这是很容易算得出来的,您的疑心该因此而消灭了吧? ……(侯爵摇头)依此说起来,在这一场交易上头,如果说是有人被买的话,那么,被买的乃是我,却不是您……(侯爵很诧异地望着他)……真的……这是显然的事情……先说,您对于您的表弟伯拉嘉将军,很有信用……这是一个特出的军官……不久便要被任为参谋长了……我是知道的……

波 那么,什么事情您都知道了?

伊 (客气)这乃是我的职业,侯爵先生……且说我现在有一宗很大的生意同伯拉嘉将军有几分关系的……但是,他对于我没有信用……不消说这件事全仗侯爵先生的力量了。(很神秘地)我在这上头,有些护国的计划……我相信大将军一定赞成的……因为……您不怀疑我不是一个爱国的人吧? ……(张大其辞,兴奋地说)随便您说我是怎样的人……总不能否认我是一个爱国者……我们停一会儿再谈这个吧……(半晌)……

您又有……

波 还有吗？……

伊 您又有……选举上的权威……不很大的权威……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如此……一毫不曾忽略过去……这一种权威……您自然为我们这一次运动选举而用的了……（侯爵一跳）……自然并不是明目张胆的……我不要您替我贴广告……也不要您在十字街头或酒店里高声叫道“我们该选举伊惜多·洛霞”……不……不……决不！……我只要一种暗地里的运动就够了……我告诉您我的策略……先给巴黎的维新会选定了……暗暗地倚靠着政府……又倚靠着保皇党、波那巴特党、国民党、宗教党的一部分……一定不会不成功的……

波 那么……先生……您非但买我的名……而且买我个人的信用……买我政治上的权威……还有什么没有？

伊 侯爵先生……您真的使我伤心了……没有一点儿损害的事情，您偏找得出些很坏的意义来……我想要同您谅解，您偏要自己为难……您相信我的话吧……我固然很希望同您妥协，但是，我放弃了我的提议，也没有什么懊悔……（郑重其辞）我还有那波士费家的好田地……我的梦想的东西……来安慰我……

寂静了一会儿。

波 但是……先生……如果我所得的消息是真确的……我知道这一次选举，您所宣布的政见……您说您是社会党……反教士党……同那莫希公爵对抗……那莫希公爵却是我的朋友……他的政见，我完全赞同……

伊 政见吗？……（作推物远离状）……一个人当选了之后……所谓政见就去得很远了……

波 也许吧？……听说您同教会有不可和解的仇恨，这也不错吧？……

伊 不可和解吗？……侯爵先生，您真使我诧异了……若论信仰，有时候实在是不可和解的……若论做生意，决不……（他站起来，兴高采烈地走来走去）……那么，您以为我这社会党或反教士党，比之那乞灵于神圣的莫希公爵，对于教会更有害吗？……

波 （讥讽地）这见地倒是新的……

伊 这非但是新的，而且是永远的真理……那公爵所表示的是什么？……您能不能告诉我？……他所表示的只是过去……换句话说，是灰尘……是无生物……是死的东西……说教会吗？……说教会吗？……您不晓得，教会在现代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贵族的偶像已经不灵了……他们死守着阶级与名誉的成见，因此越发没有生气……现代所创造的东西，活的东西，没有他们的份儿……现在的贵族，渐渐地、很笨地，让人家剥夺了他们的田地……他们的府第……他们的权威……他们的行为……他们因为自己很弱，又不得民心，非但不能表扬教会，倒反使教会的寿命缩短……

波 （谨慎地笑）哈！哈！哈！……

伊 真的，侯爵先生……事情本是这样！……教会在新文化运动里占一个位置……它非但不阻碍新文化，而且帮助新文化的发展……它能够使新文化遍行于世界上……它有发展，改变与采用的能力……真可赞美……它又有制驭的权威，因为它工作不停……因为它摇动人类……金钱……思想……荒地……今日到处有它……它做尽了一切……它是一切的本身……它非但有祭台……有迷信的灵异之说……有忏悔的礼仪……而且它又有满放着货物的店子……有满放着金子的银行……有洋行……有工厂……有报馆……又有些政府……有温和的经纪人……有客气的仲买人……您看，我倒很晓得教会的真价值……

波 (讥讽地)您真是一个可赞美的人!我从前不晓得您有这么好的口才……

伊 也没有什么,不过我看得清楚就是了!……古时……教会把刀枪交给贵族的手,叫他们去战场上为教会杀人,或被杀……但是现代战争已经变了方式……因此,教会也就改用别的利器……今日战争,用的不是刀枪,而是金钱,是工具……而贵族不晓得用金钱,也不晓得用工具……于是我们把金钱与工具都收拾起来,……呀,妙啊!

波 在污泥里,在血河里……

伊 洗扫干净了……一切洗扫干净了……甚至于你们的徽章……(半晌)您好好地了解我的话吧……今日的教会所寻找的自然同盟,却是我们这一班人……侯爵先生,教会与我原是同根源的……至于贵族呢,贵族已经死了……它死,因为它不会认识生命的规律:工作……这是说,贵族不晓得利用生活上的一切力……你们不要以为教会不时发给你们几张入场券,许你们参预教会行政会议,像国家赏给纸烟公卖所的已故职员的寡妇的恤金一般,你们便自夸还能够活着哩!……

波 但是,先生,依您说起来,我是死的了……为什么您还要我呢?

伊 这是我的生意……

波 这却不是我的生意……

伊 随便您怎样说都可以……但是,你错了……

波 我想……您料不到我会替教会伸冤……您虽则诬告教会,而教会并没有什么伤损……

伊 我并不诬告它……我是给它表扬!……(耸肩)……您甚至于不晓得什么叫做教会……

波 假使我们不幸,教会果然像您刚才所形容的一般……那么,真的,我宁愿不晓得什么叫做教会……但是你所努力攻击的贵族,以为已经衰微了,实则正在重新兴起来,我属于这贵族,觉

得自负得很!

伊 是的……你们贵族正在想煽动一切的内乱与种族的战争哩! ……

波 我们努力想要恢复我们的古风,我们的国粹……我又因为……

伊 (打断他的话头)说吧! ……说吧! ……

波 我又因为我不曾服从那可恶的德谟克拉西主义,所以我越发自负……那德谟克拉西主义,用金钱一样东西,换去了名誉,换去了国家,换去了信仰心,换去了慈悲心,真是岂有此理……

伊 说吧,说吧! ……侯爵先生,请把您的一肚子气消散消散……倒于身体有益……

波 你们很野心,想要做主人翁……其实你们只做一时的主人翁而已……这种主人翁,非但不吉利,而且非常可笑……你们一到发了财之后,即刻只剩下一个意思:想要模仿我们……你们所需要的是我们的公馆、我们的田地、我们的怪脾气、我们的坏习惯……又需要我们的光荣的名誉,直至于我们的家具。(轻薄地)您看,有一样东西你们买不到的,便是我们处世的方法……

伊 对不起,侯爵先生,我有我的处世的方法……

波 您倒容易满意得很。

伊 其实我有我的已经够了……

波 但是,那些民众,你们所剥削的民众,他们不觉得够吧?

伊 这个! ……这个您不知道……连我也不知道……照现在说起来,一班民众对于我的处世的方法,比之对于您的处世的方法,还喜欢些……

波 如果你们想要像您所说的,去征服世界……那么,你们不该专从事于模仿,应该鼓动勇气,自己发明一些新事物出来……应该轮到你们创造新的风俗……但是,不行,你们绝对不曾梦想到什么德行、什么艺术、什么高尚的言语举动……你们绝对没

有伟大的心胸……

伊 (打断他的话头) 伟大……伟大! ……老是这样的字眼……一点儿没有意思。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表现社会或个人的伟大, 这就是钱……这个意思, 教会比谁都懂得透彻些。(半晌)……是的……是的……在你们看起来, 我们是强盗, 是海贼……真的……实际上是如此……但是……请注意听我的话……强盗却会干些事情……海贼却会分担促进社会文化的义务……换句话说, 是谋人类的幸福……最下等的流氓却会把钱装满了钱柜子……是的, 可以说都是坏人……但是, 世界上有了这一种坏人, 才到处有新文化的运动……到处有富裕的源泉……到处有活泼的生命……若论古时, 你们当权的时代, 你们剥夺人民的权利……至于使他们受饿……你们给他们的食料是什么? 在城里, 是水沟的垃圾; 在乡间, 是他们立脚的一块土……除此之外, 所有人民的产业都剥夺干净……你们拿什么同他们交换呢? 唉, 侯爵先生, 原来你们的交换品乃是一顿棍子……至于我呢, 我给他们马路……火车……电灯……卫生的设备……还有一点儿教育……又给他们很便宜的物产……又给他们工作……不像一顿棍子那么有声势……这个我承认……但是, 强盗、海贼会干出这些事情来, 总还不见笑吧?

波 先生, 您这种报纸的笔战般的话, 我不能, 而且不愿同您辩论……

伊 对呀……我们的哲学谈够了……哲学是空的, 一点儿没有用处……徒然使我们失了谈话的头绪……喂……您愿不愿同我赌一赌输赢?

波 我既不愿同您做一场交易, 也不愿同您赌一场输赢……

伊 对呀……赌起来我一定赢的……好, 那么……这一场赌赛……我可以改变一种方式……请您去问一位大政治家……

黑袍的……白袍的……棕色袍的……红袍的……袍的颜色没有关系,只要他是一位指导民众的政治家……只要您对于他有信仰,是不是?……请您去问一问您的先生——不论他是哪一类的人……您问他:一个不信教的社会主义者,五千万的大财主伊惜多·洛霞,与一个可怜的小公爵莫希比较,他愿意要哪一个?……(停一停……眼睛盯着侯爵)……是的……而且……请您又问他,刚才我向您提议的婚姻的事情及其余的事情,他的意见怎么样?……凭您的良心说,他会不会这样答复您?说:“我的信徒呀……你应该做……你可以做……圣母降福于你!”

又寂静了一会儿……二人四目相视。

波 (稍为低头,不像先时那么坚决)这是不可能的!……

寂静了半晌。

伊 呀!……(半晌)……侯爵先生……当您进这里来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想一手把你的喉咙扼住,扼死您……我很老实,您看,我明白告诉您……我一想到可以把波士费家的田地拿到手的时候,我就快活得了不得……两年以来,我早已把它看做我自己的产业……要晓得这不是假话,有抽屉里的地图为证……您要不要我拿出来给您看?在这地图上,波士费家的田地,预先划入俄伯都家的区域内了……我已经涂了您的名字,换上了我的名字……这倒奇怪得很,吶?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您……很受您的感动……这是老实话……我毕竟是一个好心的人……人家不了解我,其实我很有良心……于是,我另外找一个办法……一个面面俱圆的办法……顾到我的生意,顾到我的快乐,同时顾到您的利益……(侯爵讥讽地摇头)不是吗?……我想到了这个办法,已经算是很好的了……我的女儿很美……很有大家的风度……而且这丫头又不傻!……您尽管在您的社会里找寻,看有没有这

么一个女子……请您设想：波士賚家的公馆买回来之后，把她安置在里头……唉，侯爵先生，那公馆便算王宫，我的女儿便是公主！……

波 令爱的美德，我从来不曾怀疑过……

伊 好，那么？……请您不要迫我回到我第一个念头上去吧……凭良心说，假使我不得已而对不起您，这多么令我伤心啊！……（张大其辞）今天是我的好日子……请不要错过了机会吧！……

波 （越说越现出不坚决的样子）这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伊 困难在什么地方呢？……联这样的婚姻的人，您不算是第一个吧？

波 自然啦……

伊 好，那么？……

波 亲爱的洛霞先生，我不愿意得罪您……但是，这上头……有些特别不妥的地方……

伊 （很狡猾地注视着侯爵）呀！……

波 是的……当初……您曾经有过些很可痛惜的事件。——我不愿意加以批评……但是……到底……

伊 这是奋斗呀！……呀！假使我们要追求财产的来源……先说您家的财产的来源……真是说不尽……侯爵先生……归根一句话，您所顾虑的，您所觉得难为情的，无非是怕舆论……怕您的社会里的舆论……

波 我的行为并不受社会的舆论的束缚……

伊 不，我不说这个……只一层，您总还不能不放在心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好，那么，请您告诉他们……谁有钱，谁就有舆论……当没有钱的时候，哪怕你是公子王孙，送给狗吃，狗也不睬哩……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世界的公理……这是

不幸吗？……请看您的周围……

波 (慢慢地……很为难的样子)我的表弟伯拉嘉那边的事情的本身,当然没有什么可訾议的地方……

伊 正是啦……这事情再简单没有了……非但无可訾议,而且是很合理的……

波 至于选举的事情,要我出头……

伊 放心吧……侯爵先生……放心吧……不要为这么小的事情而害怕……这只看智谋与手段如何……

波 是的……但是……我的亲爱的先生……这上头,除了政治上的问题之外……还有廉耻的问题……

伊 政治上的问题不发生阻碍,教会里已经原谅您了……

波 原谅……原谅……

伊 我敢断定……而且您自己也晓得……廉耻的问题吗？……唉！天啊！……您希望您的媳妇的父亲成功,才是非常合理的事呢……(好情好意地微笑)非没有什么廉耻的问题,而且是最合道德的了……至于家庭呢……看吧……

波 我不曾问过我的儿子……

伊 我呢,我问过我的女儿没有？……孩子们出世便注定要服从父母的命令的……而且,侯爵先生,我有一件事请教于您……我听人家说,您的儿子在东京的时候,您曾经替他议一头很无聊的亲事,您也先问过他没有？

波 这是些闲话……谣言……

伊 也许是吧？……但是所谓谣言者,往往是些不曾成功的事情……况且……我也认识一位打孔雀的某先生,他不像您这般难说话……您信我的话吧……他将来会知道他的家产完了,不能倚赖他人了,需要自己谋生了……若论我呢……侯爵先生……我本人并不常常妨碍您……我决不会到俱乐部里去丢你们的脸皮……(笑,拍手)不,不……我有别的野心……

- 波 (勉强地)好吧!……让我看吧……让我考虑考虑吧……
- 伊 没有什么好考虑的……在您出去以前,一切都该完结了才行……您真好运气,是一个鳏……所以您的儿子的婚约只由您一人决定就够了……再说一层……在您这种境地……越发不该考虑……只用一时的直觉……再好没有的了……
- 波 这到底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在这上头……
- 伊 (打断他的话头,用更硬的声音)除了奉还您那波士赉家的田地之外,……不用说,我还再给您二十万法郎……其他您的债务,我也担任替您还清……(寂静了一会子。——侯爵站着,低着头,眼怔怔地呆望着糊墙的纸上的一朵花)侯爵先生……(侯爵举目注视伊惜多,则见他正用手指按铃)我可以叫我的妻子与我的女儿出来吗?
- 波 (勉强地)叫吧……先生……(他再坐下,身子很重似的……伊惜多按铃……一个仆人入。)
- 伊 你告诉夫人与小姐说,波士赉侯爵与我……我们请他们到这儿来……
- 仆人出……侯爵坐着,眼睛呆定……伊惜多在室的后方踱来踱去,手插在衣袋里……寂静了许久。

第三出

出场人:洛霞夫人、姑尔曼、伊惜多、侯爵。

洛霞夫人先入……很担心地望着侯爵与她的丈夫,发抖……姑尔曼后入……一眼看见室中情形,便知道将有非常的事情发生……她们入室之后,侯爵即刻站起来,静静地施礼……洛霞夫人的忧虑与时俱增……伊惜多注视了写字台之后……面上露出很得意的样子。

- 伊 你们请坐……侯爵先生有话要对你们说……(她们坐下……伊惜多仍旧站着,把波士赉的账簿卷起来)侯爵先生……

波 (很勉强地,声音不很响亮)夫人……我荣幸得很,特来府上,为我的儿子罗贝尔——波士賚子爵,向您请求许可您的女儿 姑尔曼·洛霞小姐同他结婚……

姑尔曼掉转头向侯爵紧紧地注视着。

洛 (惊讶已极……吃吃地说)但是……我……(她不能说下去,两手加额,注视她的丈夫……注视侯爵……注视姑尔曼)……对不起,侯爵先生刚才说什么?……

伊 好……是的……你怎样了?……(是时姑尔曼用鄙薄的眼光注视她的父亲)人家请求你的女儿的婚姻……你不曾听见吗?……

洛 听见的……听见的……我觉得头重眼花……

伊 侯爵先生,这因为她做母亲的快乐太过了……噯唷,傻婆子,醒过来吧……(向他女儿)姑尔曼,你呢……你先答复了吧……

姑 (站起来)先生……这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我不晓得怎样感激您……但是,我不答应……

波 (站起来)小姐,您不答应吗?……

姑 是的……先生……

伊 你不答应吗?

姑 是的……

伊 (所有他的卑贱鄙俗的神气重新露现出来)噯唷……噯唷……这决不是真的话……侯爵先生为他的儿子向你求婚……听清楚我的话……求婚……

姑 我不答应……(向侯爵)我很抱歉,我父亲在这一次会晤以前,并不曾征求过我的同意……假使他先问一问我,便不会有这一场苦恼,闹得大家都不好过……

伊 (低声下气地)不是的……不是的……侯爵先生……我的女儿不曾听见您的话……不曾懂得您的话……大约是她一时詫

异……快乐……骄傲……但她是答应的……

姑 (越说越硬) 我不答应……为什么您要迫我再三地申说呢? ……

伊 这个……奇了……莫是一个疯子……

波 (很苦恼地) 大约您觉得波士贵家的门第配不起您呢, 是不是, 小姐?

姑 (很伤心地) 无论哪一种门第, 伊惜多·洛霞的女儿都没有说它配不起的权利……不行……我不答应……因为我不自由……

伊 不自由……你胡说些什么? ……既然我与你的母亲都赞成了……

姑 我不自由!

伊 为什么?

姑 我不能在这里说。

伊 (威吓地) 为什么? 为什么?

姑 您真的要我说吗? ……

伊 是的……

姑 我不自由……因为我有一个情郎!

众皆愕然。

伊 什么? ……什么? ……你说的是什么话? ……决不是的, 侯爵先生, (格格地笑) 您看得很明白……她在说笑话……她在闹着玩……她自己不晓得说的是什么……一个情郎吗? ……我的女儿吗? ……哈, 哈, 哈! ……笑话, 笑话! ……(走向他的女儿, 威吓她) ……你敢再说! ……在你父亲面前……再说! ……

姑 我有一个情郎……一个情郎……一个情郎! ……您要我嚷多少次才算数?

伊 你说谎……她说谎……你们听我说, 她说谎……但是……侯

爵先生,她不认识一个人……她从来不曾同一个人见过面……她说谎……(声调忽变)……好吧……我的乖乖的姑尔曼……此刻你说够了,不是吗?你想要哄我们一场大笑……我们不信你的话……好,快说你刚才的话不是真的吧……

姑 而且这个情郎……我选中了他……我爱他……他是我的……是我的……他不附属于哪一场的交易……不是生意的找头……他是我的,完全是我的……很自由地归属于我……(向侯爵)侯爵先生,您一定诧异得很……我自己也觉得一个姓洛霞的人却是买不到的……她不卖身……而把身子赠给人家。真是例外。

伊 (向他的妻子)你呢……你一句话不说……你在这儿像一座石碑似的……你叫她住口好不好?……

洛 (瘫软)你要我怎样说好呢?……天啊!……

伊 那么……是真的了?……

洛 我一概不知道……(忽然间)……天啊!天啊……天啊!……(哭)这事该是有的……

伊 什么?……什么事该是有的?

洛 (含泪说)我不晓得……我不晓得……

伊 (在室中走动,排挤着那些家具)我的女儿疯了……我的妻子也疯了。两个都疯了!……(侯爵预备走)侯爵先生……这决不会……决不会是真的……其中必有误会……您听我说……其中必有误会……

波 我此刻只好告退了……

伊 您说的很对。这么样更好些让我同她说话。(送侯爵)唉!侯爵先生……人们工作,为的是儿女……弄来整千整万的家财,为的是他们的幸福……一生做的好梦……结果弄到如此!……但是,等一下我在家庭间会处置这事情。我见得多,做得多,不妨!……(低声)如果还要我牺牲多一点儿……您

懂吧？……侯爵先生，明天见……

波（很冷淡地，强作高傲状）先生，我似乎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伊（注视侯爵半晌……把后方的门开了）您似乎觉得吗？……

波 是的……

伊 呀！……

波 再会，先生……（他打算出去，伊惜多拉住他）

伊 喂……那一场生意，您觉得不是好生意了吗？

波 先生，我们把那事作为罢论吧。

伊 那么……我们二人的事情完了吗？……（侯爵不作声）……您相信这个吗？……（侯爵仍不作声）……好，那么……明天……我们用得着印花了！……

波 随您的便吧！……（出）

伊（捏拳向侯爵出处）流氓！……

第四出

出场人：伊惜多、洛霞夫人、姑尔曼。

伊 现在轮到我们两个人了！……（他走到姑尔曼跟前挺立着，姑尔曼跟着他的动作，眼紧紧地望着他，现出挑战的样子）……小丫头，不要这样紧紧地望着我！……（威吓地）跪下来！……你在这里……在我的屋顶下……只有我可以下命令……你听见吗？……先跪下来……后……给我滚出去。（他很野蛮地握着姑尔曼的手臂，要想强迫她跪。姑尔曼抵抗，终于挣脱了身）

姑 您放心吧……我一定走的……但是，您不要以为是您赶我走的……我走，是我自己甘心要走……这一次的事件……不可避免的事件……并不把我走的时间提早些……我要说的话……我心上的事……用不着很长的时间了……

伊 (伸臂向天花板)那些书……那些坏书……弄得我的女儿这个样儿! ……

姑 您不要拉扯上那些书吧……并不是那些书使我走,却是您使我走。您的女儿吗? ……在什么地方见得我是您的女儿? 我们从来不曾交换过十句话。再者,同您说话又有什么用呢? 我纵使愿意同您说,您也决不会懂得的……至于您所说的话,只有使我心中作呕……使我气愤不过……

伊 (愤怒地嘲笑)是的……是的……我晓得……你瞧不起生意……但是,你并不是瞧不起金钱……

姑 我问您要过钱吗? 我不要您的赠品……我不要您的钱……凡是您的东西,我都不愿意要……

洛 (不知如何是好)姑尔曼! ……这是你的父亲呀!

伊 (向他的妻子)不要睬她……不要睬她!(向姑尔曼)哈,哈! ……谁养活你? ……谁教育你?

洛 我的亲爱的……这是你的女儿呀!

伊 (向他的女儿)你的奢侈品呢? ……你的衣服呢? ……

姑 自从我到了懂事的年龄之后……自从我知道您的财产的来源之后,您的奢侈品……我已经拒绝不用了……您的化妆品,我已经放弃了……因为这些东西弄坏了我的皮肤,您懂不懂? ……因为这一家里所有一切的东西……不是人骨头便是眼泪……强盗……强盗……

洛 (哭道)住口……住口……呀! 淘气的孩子! ……

伊 不要睬她……她太蠢了,不会了解我……(耸肩,捏拳)奇了,奇了! 是她教人家欺负她自己……是她欺负我们? ……(走向姑尔曼)你的胆子大,你的罪过也一样地大……怎么你敢说出口来,小丫头?

姑 我的良心并没有什么不安……

伊 那么……刚才……你在侯爵跟前说的……是假话了?

- 姑 我说的是真话……
- 伊 (卑鄙地)一个男人……你不觉得心中作呕吗,女圣人?
- 姑 我宁愿把身子赠给人家,总比卖身好些。
- 伊 你胡说够了……放屁够了……像你这样的人,我不知制服过多少……小丫头,一会儿你就不能不服我……
- 姑 您对于我,没有一点儿法子想……
- 伊 没有法子吗? ……
- 洛 我的亲爱的……饶了她吧! ……
- 伊 唉! 你还惹我动气! ……都只为你懦弱不振,至于如此……我要教她生活的样法……(向他的女儿)你在什么地方找着他的? ……你在什么地方钓着他的?
- 姑 等一等……您就可以认识他……
- 伊 我是受你的命令的吗? ……你要我扼你的喉咙吗? ……我偏要你就说……他的名字……
- 姑 (走向那对着假山的开着的门……朝外叫喊)绿湘! ……绿湘! ……
- 伊 (起初闻声而诧异……寂静了一会)绿湘! ……哪一个绿湘? ……贾洛吗? ……暖唷……这是不会有的……真的疯了!
- 洛 我才想要猜是他呢!
绿湘从假山上匆忙地走进来。

第五出

出场人:伊惜多、洛霞夫人、姑尔曼、绿湘。

- 伊 (一眼看见绿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向绿湘)不是你吧? ……(绿湘不作声)……是你吗? ……(绿湘仍不作声)……好……你们用尽毒手段了! ……真是一桩怪事……(忽然跑向绿湘,摩拳擦掌)贼子……贼子!

姑尔曼从中拦住……绿湘推开伊惜多。

绿 (镇静而强硬) 当心,先生……(伊惜多停步……嘴里咕噜地说些不清楚的话,稍为退后些)……我努力想要忍耐着……但是,我预先向您声明,我决不许您有粗暴的举动……

伊 (很粗的声音) 你也一样吗?……现在你却教训起我来了吗?……贼子,你到这里来打算承继我的产业,还不够,还要教训我吗?……但是,我老实告诉你,我的钱,你还不曾得到手哩!……

绿 没有人想要您的钱……

姑 他很晓得哩!……

伊 是的……是的!……手段倒还有……只有一个缺点……让我们设法补救吧……洛霞老头子的千百万家产都送给你们,是不是?……你打算错了……

绿 您错了,先生……我并不曾打算什么……

伊 对呀!……

绿 姑尔曼永远放弃了您的家产的承继权。

姑 我出世以来就放弃了!……

伊 我巴不得她放弃呢……(向绿湘)这是我褫夺了她的承继权……你不以为……(指姑尔曼)她,她什么都不懂……但是你,你不以为当父亲的不能褫夺女儿的承继权吧?……固然有法津……然而还有司法的人们……我同他们不知做了多少更难的事,何况这件小事情?

姑 我很晓得!

伊 (向绿湘)一个铜子也没有,一定没有,你听见吗?……我的钱,一个铜子不得到她的手……

姑 正好!

伊 纵使有一天,她回来哀求我——我敢断定,不久她一定走回来——穷到饿倒在我的门口……

姑 穷吗？……我将来便过穷的生活给您看！……我要穷，我巴不得就穷……您给我穷吗？这个我倒愿意领受您的……

伊 傻丫头！……唉！……这是我的女儿！……他呢，他又是我所爱的唯一的男子！自然……要说我不呆是不行的了！……（走向绿湘，很近）看吧……绿湘……你没有这权利……你该考虑考虑。

绿 什么都考虑过了……

伊 我看你不是一个不聪明的人……看吧……你出去干什么去？

绿 我做工……

伊 说倒容易……二百法郎一个月……也许你每年可以得到二千四百法郎……还有什么呢？……我晓得你……你是一个做梦的人……永远不会赚钱的……

绿 世界上不只有钱一样东西……

伊 不只有钱一样东西！……他与她原来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从前你还不像这么蠢呀……她把什么蔽心汤给你喝了，是不是？……（越发走近绿湘）……这真料不到……我为着她，有很大的想头……这是说，我在她身上，建立了很好的计划！……我的女儿……唉！……偏是她对于我一点儿没有用处！……呀！绿湘，当我把你从污泥里拉出来的那一天，我本该打折了我的腿……你不否认我曾经把你从污泥里拉出来吧？

绿 先生……您对于我的好处，我是晓得的。

伊 那么，你报答我……

绿 我花了我的时间……用了我的精力……尽了我的忠心……已经报答了您了……

姑 这都毫无关系……你只把账簿交还他就完了。

伊 住口！……先说……我不许你在我跟前同他你你我我的。

绿 （委婉地示意姑尔曼，叫她不作声）至于我的思想……我的情

感……乃是属于我个人的……我不能为您而牺牲……您的恩德与我对于她的爱情,完全是两件事。

伊 (嚷)呀!今天我听够了你们的野话了……你不得不走……不久你就走了……你想要一点儿钱吗?好,那么,老实地告诉我你的价钱……我好给你……

绿 先生,您疯了!

伊 能够敲洛霞老头子的竹杠的,要算你是第一个了……这倒不是平常的事情……说吧,你的价钱?

绿 一个人忍耐的时间是有限的呀。

伊 不是金钱的关系吗?不是!……那么,是爱情的关系了?……(说着,举眼注视二人……后来又狠狠地冷笑了几声)……傻贼子,傻丫头!……我自己也太不聪明了!……总而言之,这事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尽可以不管你们……你们去吧……找穷鬼去吧……一个糊涂汉子……一个疯癫丫头……倒是天生地配的一对儿……去吧,在什么地方饿死,都随你们的便……饿死了,算是皇天替我报了仇……我才快乐呢!……

姑 走……绿湘……我跟你去……

绿湘出……洛霞夫人站起来,面有愁苦之色。

第六出

出场人:伊惜多、洛霞夫人、姑尔曼。

伊惜多在室中行走,像一只猛虎,又把许多椅子移动……用脚踢踏地毯。

洛 (哀求的神气)我的亲爱的……你听我说……

伊 呀!你毕竟醒来了……人家偷了你的女儿……你在这里……一声不响……动也不动……压在椅子上……像一个包裹似的!……

洛 我的亲爱的……你听我说……

伊 贾洛！……一个叫花子……没有一样长处……（走到写字台前，用拳猛击台面）但是……假使……当时是……唉！我不晓得……

洛 你听我说……你这般生气是枉然的……纵使是儿女们有罪，也不该重声浊气地说话……你此刻不由自主了……让我同她说吧。

伊 你没有什么话同她说了……

洛 （高傲了些）你怎么晓得我没有话说呢？……你让我自己同姑尔曼在一块儿……一会儿……再瞧吧……

伊 我也管不得你们许多……好……你们尽管哭去吧！……只不许她在这儿再见我的面！……（脚声橐橐地走出去了）

第七出

出场人：洛霞夫人、姑尔曼。

洛霞夫人望了她的女儿半晌，现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气与哀求的样子。后来又伸臂向姑尔曼。

洛 姑尔曼……我的乖乖的姑尔曼！……（小步走向她，仍伸着臂）……唉，我的乖乖的姑尔曼！……

姑尔曼稍为掉转头……稍退……努力自制，不为所动……后来……忽然投入母怀。

姑 妈！……妈！……

二人相抱痛哭……拥抱的时间很久，声音哽咽，身体颤战……洛霞夫人手捧着姑尔曼的头，抚循备至。

洛 你不走吧？……你不丢了我吧？……告诉我，说你不丢了我吧！……这太……太惨了……

姑 妈，不要问我这个……现在太迟了……

洛 （加倍亲热）不……不……我的乖乖的姑尔曼……不要说太迟

了……而且……现在不行……今天不行……因为你父亲的气太大了……我说也不中用……但是……明天……最近这两天……我一定同他说……我叫他了解一切……他一定会听我的话的……是的……是的……我敢担保他一定听我的话……而且他还可以赞成你同贾洛先生结婚……

姑 (听见说到她的父亲,面色又变冷淡)他……他永远不会赞成的……

洛 既然我对你说……既然我负责任……你父亲……你看……

姑 妈,不要再提起父亲吧……

洛 是的……好,那么,我再也不提起你父亲了……但是,你可以不走,同我在一块儿,好不好?

姑 妈,我哀求你……我没法子做的事,您不必要求我做吧……我是不能不走的……

洛 不……不……这是不可能的……嗟呀!……我的儿……你看,这么大的屋子里,剩下我一个零仃孤鬼,你叫我怎样活下去呀?我这样的年纪,孤零零的一个人,你想想看!……真是生不如死了!嗟呀!……嗟呀!……姑尔曼……心肠不要太硬了……做个好人吧……不要让我独自一人住在这里吧……

姑 妈,跟我们走吧……同我们在一块儿,您一定更幸福些……

洛 儿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已经同他过了这么长久的日子……我不能同他在一处死……我不能丢了他……这是一种罪孽,我干不来……我干不来……(半晌)是了……是了……到了今日,我觉悟了……我们不曾十分爱你……我的可怜的娇儿……我们本该爱你,而我们不曾爱你……我们错了……尤其是我……真的……我现在追悔了……但是,你也有一点儿错处……你在我的跟前,老是愁愁闷闷的……额上有千百道皱纹……于是我有时候因此生气……同你说些无情的话……因为……我不十分了解你……因为我不十分看得清

楚你的心……但是,我到底还算爱你呀……从今天起……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姑 我也是一样……我往往错怪了您……我也不能了解您……

洛 (连忙说道)好,那么,此刻我们互相了解了之后……

姑 太迟了……

洛 天啊!……这是可能的吗?……唉!假使我们在—间小茅屋里过日子,这些事情都不会有的……你看……都只为有了这一座大府第……这些冷静的房子,这些奢侈品……这些金钱……所以使我们互相听不见我们的心声了……天啊!真是命中注定的!……我今天才算得了一个女儿,却同时又失去了……永远失去了……(哽咽)我本预备好许多话要同你说……后来……我不晓得了……我忘记了……好像有一块千斤重的石头压在我的头上似的……眼前浓雾模糊,看不见东西了……(越发紧抱姑尔曼)

姑 妈,让我走吧……

洛 不,不……不要走……我的乖乖的姑尔曼……我哀求你,暂时不要走吧……明天……只再等一两天……唉!……今天……不要让我孤零零的……今天不要丢我独自一天在这里……

姑 我不愿意我父亲再看见我在这里……我没有仇恨的心了……让我无仇无恨地走了吧……

洛霞夫人的手渐松,姑尔曼想要挣脱。

洛 天啊!……天啊!……(含泪说道)你写信给我吧……允许我同你通信吧……发个誓吧!……

姑 我允许您……我誓必同您通信就是了……

洛 如果你到巴黎……马上就要给我你的地址呀……

姑 是的……是的……妈……

洛 我常常去看你……人家不会知道……我决不告诉一个人……假使你害病呢?天啊!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钱……他

呢,他也不是富的,是不是?……那么,怎样办?……(忽然记起)……喂……那三百法郎呢?……

姑 (极可怜她的母亲)不……可怜的妈妈……

洛 你要什么,尽管写信告诉我好了……

姑 妈,再会吧!……

二人重新紧抱良久……姑尔曼挣脱身,连忙跑出去了。

洛 姑尔曼!……姑尔曼!……不要走……不要走!(她四面张望,似乎周围的事物都是可怕的东西……瘫软了,苦呆了……一声不响……倒在靠背椅上……寂静了一会……伊惜多入……

第八出

出场人:洛霞夫人、伊惜多。

伊惜多进来之后,低着头……面色很坏……视线倾斜……双手插在裤袋里。

洛 (不抬头)她走了……

伊 我巴不得她高飞远走!

洛 (举目望着她的丈夫)你听见你的女儿走了,只这么样就算完了吗?……

伊 (粗鄙的神气)怎么样?……

洛 你叫她回来……向她吩咐一两句话……哭一两声……不会损伤你吧?

伊 住口,不要胡说!

洛 (站起来)好……到头来,连我也受不了你的气……我的心太难堪了……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你的罪过……你懂不懂?都是你的罪过……(她预备走出去)

伊 呀!……喂……如果你要跟她走,不必拘束吧……晚安……

洛 (转身)衰鬼!……你值得我听你的命令吗?……

伊 人人都反对我吗？……好吧！我巴不得这样……不怕笑煞人！……

洛霞夫人出。

第九出

出场人：伊惜多、(其后)总管。

伊惜多坐在写字台前……沉思了一会儿……又把台上的文件乱翻。

伊 呀！侯爵先生！……(耸肩)呀！你以为这是完了的吗？……好,是的……不怕笑煞人……

他双手捧腮,腕据台上……似与周围的事物远隔……总管从办事室的门外匆匆走入……手忙脚乱地向伊惜多说话。

奈 先生！……先生！……

伊 (不动,懒懒地问)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奈 (几乎不能说话)一场祸事……一场可怕的大祸！……

伊 (仍不动)我禁止你说这话……这不关你事……

奈 您的儿子……

伊 我的女儿……她是个傻丫头……

奈 这事并不关联到您的女儿……

伊 她走了……好,是的……

奈 不呀……先生……不呀……

伊 你疯了……你不疯了吧？……

奈 先生,您听不懂吗？您的儿子……(吃力地)伊克沙维耶先生……

伊 好,怎么样？……

奈 ……他遭难死了！……

伊 (他仍旧不动……头仍旧藏在手里……许久之后,才散开手,眼怔怔地望着那总管,十分诧异,以为他为什么忽然在这里)

你说什么? ……

奈 伊克沙维耶先生遭难死了……

伊 (突然跳起来……跳到那总管身边,握住他的喉咙……) 呆子, 刚才你说的是什么话? ……(他摇那总管,那总管挣扎) 蠢奴才,你敢再说刚才那一句话……

奈 (喉咙被握,声音很浊) 放松我吧,先生……放松我吧……

伊 (放了总管) 好……快说吧……

那总管越说,吓得伊惜多的眼睛越睁得大……面色全变……

奈 (断断续续地说) 伊克沙维耶先生……从马来古尔……出来……走到拐弯的地方……他的汽车尽量地开快……那车向前面一掀……把伊克沙维耶先生……抛到嘉多咖啡店的墙上……很厉害地一碰……把他碰断了骨节……当时倒躺着……死了! ……

伊 (发抖,气壅……嘴几乎不能开……像个中风的人) 什……么……(说到这里,只见他张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奈 那公爵的儿子……骑了一匹马来……遇见这一场惨事……特地到府里来报信……

伊 这……这……(不住地把两唇开合,但他所说的是什么,人家听不见)

奈 我已经吩咐人家把伊克沙维耶的尸首运回来……十分钟后……一定可以回到府里……

伊惜多不能再说话……他把领结抓开……衬衫的纽子解开,露出胸膛……嘴开得很大,在找空气呼吸……他的领子两边翘起在他的两腮边,像一双小角……蹒跚地走……那总管扶着他,到一张靠背椅子坐着,身子很重似的……忽然间……他哭起来……呜呜咽咽地把全身摇动。

奈 先生……先生……

伊 (数秒钟之后,发出很颤的声音,仅可听见) 我一切都失掉……

在一天之内……一切都失掉！……（喘气）还有……夫人呢？……

奈 刚才我不敢……

伊 是了……是了！（半晌）在一天之内！……（又半晌）空气……给我一点儿空气……我气闷煞了……

那总管把一个窗子打开，把伊惜多扶到窗前……伊惜多拼命地呼吸。

奈 先生……好些了？……

伊 是的……好……些……了……（半晌——吸气）此刻……我硬撑起来了……我想要去看……

奈 先生……您不曾舒服哩……

伊 舒服了……舒服了……没有什么了……我想要去看……（他走两步，那总管想要扶他）……不……不必管我……我硬撑起来了……（他努力要走，却一步一跌……门开了……方克与克罗克入）

第十出

出场人：伊惜多、方克、克罗克、总管、（其后）一个仆人。

奈 先生，坐下来吧……您分明晓得……您不能……（他把一张椅子移到伊惜多身边……方克与克罗克愕然……各到椅子两旁坐下）

克 唉！多么惨的祸事啊！

方 我们特此到来表示我们与先生分担痛苦……

伊 唉！我的朋友们……我的亲爱的朋友们……

方 您的同事们……

伊 我的亲爱的同事们……

克 年纪这样轻！……

方 前途这样有希望！……

克 惨啊！……

伊 在一天之内……一切……都失掉……

方 我们想要安慰您……但是，天啊！……在这样惨的情形之下，我们真找不出安慰的话了……

伊 在一天之内！……

克 时间……只有时间……还有！……

方 这么一个俊俏的后生！……（伊惜多摇头）……刚才他还在这儿……非常快活……非常可爱……非常活泼有生气！……

伊 我的亲爱的朋友们……

克 您爱他，爱得这样厉害！……唉！……真是皇天没有眼睛！……

伊 （伸手向二客）我的亲爱的朋友们！……

克 请你放出些勇气来吧……不要颓废下去才好。

伊 唉！……现在！……

方克与克罗克有话要说……二人互相丢眼色，现出为难的样子……寂静了一会儿。

方 我们请先生原谅……我们不得已……要搅扰一下您老人家的愁苦的心肠……

克 自然……我们晓得……在这个时候谈起生意来，真是令人心难中难受……（从衣袋里掏出两张字纸来，展开）假使我们不是今天一定要走才行……我们决不……

伊惜多望着二客……现出要求的神气……克罗克把纸递过来。

方 这是您要我们写的白契……（伊惜多不作声）您还记得吗？

伊 不……不……今天不行……让我静一静再说……（说毕，仍旧紧紧地望着二客）

克 对不起……我们再三请求您老人家……

伊 不行……不行……让我静一静吧……

方 因为……

克罗克又把字纸递过来。

伊 (半晌之后,神色变的很可怕)好……给我吧……(他把字纸抢过来)

克 我们完全地依照您老人家的意思……

方 是的,一点儿不差……

伊 (阅那白契……双手尚颤……不时把手摩喉……阅毕……用可怕的眼光望着二客……直到闭幕之前,他的声音还是很颤,很不响亮)你们真是一班流氓……

方 怎么? ……

伊 一伙强盗! ……

克 但是……

伊 你们瞅着我伤心的时候……想来趁火打劫……(他站起来,走近写字台,脚步还是不稳)

克 我不懂您的话……

伊 你们都到这儿来吧……

方 我们忘记了些什么了? ……

伊 这儿来吧……(二客走到写字台前,伊惜多给他们每人的面前摆一张契纸……又给他们每人一支笔)……在这儿写一条附则……(用指头指定附则的地位)写吧! ……(二客犹豫未决。伊惜多的声音越发沉浊)写吧! ……(念附则)……“伊惜多·洛霞先生……在该营业里……特保留有财政上的指挥权……与经营上的规划权……克罗克先生与方克先生……对于此项权利……声明自愿放弃……”(二客抬头,停笔不写)……写呀! ……(又念)“声明自愿放弃……此后不得借端干涉……亦不得反对……”

一个仆人骤入。

仆 (惊慌)老爷……伊克沙维耶先生的尸首运回来了……夫人晕

倒在地……在客厅里……

奈 (哀求地)先生! ……

伊 (声音越坏……两手扶着写字台,以免跌倒)我就来……我就来……(总管与仆人出,他又念附则)……“亦不得反对条文所无而为伊惜多·洛霞先生所认为有利于营业之计划……”……好,完了……再在这儿画一画……在这上头签个字!(二客签字毕)……给我吧! ……(伊惜多把两张白契抢在手里,重读一遍……自己也签了字……一声不响地把一张交还方克手里……后来才把自己的一张折起来,放进衣袋里……也不施礼……摇摆着酸软的两条腿,一步一跌地,倚着家具,走向门外。二客愕然,十分沮丧,目送着他,找不出一句话说,想不出一个举动来做,他们都吓得冰冻了全身……伊惜多头也不回,竟自去了……剩有二位工程师在台上,不言不动,眼睛呆定,嘴开着,朝着伊惜多所从出的门只管望,不转睛地望着……)

幕闭

讨厌的社会

[法]巴越浪 著

时 间

1881 年

地 点

圣日耳曼雪兰夫人的府第

剧中人物

毕拉克——教授,简称毕

洛歇·雪兰——雪兰伯爵夫人之子,简称洛

保罗·赖孟——阿歇尼县长,简称保

杜洛涅——国务院秘书,简称杜

伯利叶将军——参议院议员,简称伯

卫洛——众议院议员,简称卫

福朗素华——仆人、管家,简称福

圣赉罗——子爵,东方言语学家,简称圣

米烈——诗人,简称米

赉威尔公爵夫人——雪兰夫人之姑母,简称赉

卢登夫人——侯爵夫人,简称卢

霞痕·赖孟——保罗·赖孟之妻,简称霞

绿西·华特桑——孤儿,审计院长的侄女,英国人,简称绿

胥珊·卫里叶——私生儿,洛歇之父的表侄女,简称胥

雪兰伯爵夫人——洛歇之母,简称雪

圣赉罗夫人——圣赉罗之妻,简称罗

阿丽柯夫人,简称阿

布恩夫人,简称布

盖亚克,简称盖

迈尔希乐·布恩,简称迈

著者自序

假使有人在这本戏剧里找出些当代的人物来,我也不觉得奇怪。凡是描写性情的戏剧里头,一定可以找得出当代的人物,譬如在医书里头一定可以发现些病症一般。

实际上乃是,我对于个人的描写,与对于一个叙雅厅的描写,并没有多少分别。我制造我那些人型的时候,的确把好些叙雅厅与好些个人的特性做我的标本;但是,叫我向什么地方找去呢?

只因是人型而不是肖像,所以每一个人型给人家傅会至于五个当代的人物。

他们自以为是我的模特儿,以为我在描写他们;实则他们与我的剧中人物很有一个区别:一则忠厚,一则阴谋;一则真才实学,一则纯盗虚声;一则借才学而上进,一则但有上进的才学而已。

再者,纵使我的剧中人走路像 X 先生,或装束像 Y 夫人,这算得什么证据? 一个可笑的人物往往像某一个人。而且不止像一个人。这不成为问题。我这里也没有 X 先生,也没有 Y 夫人。假使大家在剧本里假装到处看见些当代人物,于是假装发怒,这种倾向,实足以使现代风俗的研究没有可能性了。

戏剧自有它的权限:先是尊重自身,其次是尊重他人。我自信不曾超过了这权限。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巴越浪(Édouard Pailleron) 1834年生于巴黎, 1899年逝世。生平的杰作是《下弦》(Le Dernier quartier, 1863); 《假家庭》(Les Faux Ménages, 1369); 《青春的初期》(l'Age ingrat, 1378); 《光芒》(l'Étincelle, 1879); 《讨厌的社会》(Le Monde où l'on s'ennuie, 1881); 《小老鼠》(La souris, 1887)等剧。尤以《讨厌的社会》为最著名。他被选入法兰西硕学院。

巴越浪的戏剧的特色在乎轻盈而有逸致。他的造句诗巧妙处, 实在是别人比不上的。

《讨厌的社会》于1881年4月25日第一次开演于法兰西戏院, 此后每年必演许多次(最近的一次是1930年2月23日)。这是一本描写法国上流社会的戏剧, 剧中所谓叙雅厅(salon, 有人译音, 叫做“沙龙”)乃是一班政客文人聚集的地方。这种叙雅厅的主人往往是贵族妇人。剧中保罗所谓: “许多人的名誉、地位、选举, 都在这儿做, 在这儿改造, 在这儿高价发卖。外面挂着文学与艺术的招牌, 里头却是一班滑头的人在做生意。这儿乃是国务院的小门, 硕学院的外厅, 成功的实验室。”巴越浪这一本戏剧的主脑在此。

译者

十九年三月九日于巴黎

第一幕

布景 一个客厅。厅的后方一门开着，直达另一个大厅。第一排与第三排各有门。左边，二门之间，有一具钢琴。第一排的右边有一门；更高些，还有一个装玻璃的通过室，一个门口，下面便是花园。左边一张桌子。桌子两边各有椅子。右边有小桌、安乐椅、靠背椅、小椅子等。

第一出

出场人：福朗素华(独自一人)、(其后)绿西。

福 (在桌子上找东西,桌子上满堆着文件)这不会在那上头,也不会在那里头,《唯物论杂志》……《演讲录》……《博学日报》……

绿西入。

绿 喂,福朗素华,您找着了那一封信吗?

福 不,密司绿西,还没有找着呢。

绿 这是一封没有信封的信,是玫瑰色纸的。

福 有密司华特桑的名字在上面吗?

绿 我同您说过这是我的吗?

福 但是……

绿 总之,您是不曾找着的了?

福 还不曾;但是我还要找,还要问……

绿 不,不要问,问也没有用处! 只一层,既然我想要,烦您仍旧找找看。您从您交信给我们的地方找起,直找到这厅子里为止。决不会落在别的地方的……请您找吧! ……请您找吧! ……
(绿西出)

第二出

出场人:福朗素华、(其后)霞痕、保罗。

福 (独自一人,回到桌前)“请您找吧! 请您找吧!”……《殖民地杂志》!《外交杂志》!《考古学杂志》!

霞 (入,欢喜地说)呀! 有人在这里了!(向福朗素华)雪兰夫人……

保 (拉她的手,低声)嘘! ……(庄严地向福朗素华)雪兰伯爵夫人此刻在府里吗?

福 是的,先生。

霞 (欢喜地)好! 那么,请您去告诉她,说保罗与保罗夫人……

保 (又拉她的手,低声嘘了一嘘,然后冷冷地向福朗素华)请您禀告伯爵夫人,说阿歇尼知县赖孟与赖孟夫人从巴黎来,在客厅里等候。

霞 还说……

保 (又拉她的手,低声)嘘!(向福朗素华)好朋友,去吧……

福 是的,县长先生。(自语)这是新结婚的夫妇……(高声)我替县长先生卸行李好不好? ……(他接过那两个来人的行李,出)

霞 呀! 这个! 但是,保罗……

保 这儿没有保罗,该叫“赖孟先生”^①。

霞 怎么? 你想? ……

保 这儿没有“你”,该叫“您”,我早已同您说过了。

① 在法国上流社会里,大庭广众之中,夫妇互相称姓不称名,称“您”不称“你”。

霞 (笑)呀! 这嘴脸……

保 这儿不许笑,我请求您。

霞 好! 那么,您要骂我吗?(她上前拥抱,吓得他连忙挣脱)

保 贱骨头! 专找最坏的事儿做!

霞 呀! 我讨厌你了! ……

保 真的! 这一次,你真有规矩! 我在火车上同你说过的话,你都忘记了吗?

霞 我以为是你说笑话的。

保 说笑话! 在这儿说笑话吗? 你看,你愿意不愿意做知府太太?

霞 愿意的,如果我喜欢的话。

保 好,那么,你自己检点吧,我求你自己检点吧! 我还叫你做“你”,因为只有我们两人在这里;等一会儿到了大庭广众之中,我们该叫“您”,时时刻刻是“您”! 我荣幸得很,雪兰伯爵夫人邀请我来介绍我的少年妻子,还请我在圣日耳曼她的府里住几天。巴黎只有三四个最有势力的叙雅厅,雪兰夫人的厅子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到这里来,并不为的是消遣,我进来的时候是知县,出去的时候该是知府才好。一切的关系在她,在我,在你!

霞 在我吗? ……怎么? 在我吗?

保 自然啦。社会上批评一个男人,往往以他的妻子为标准。这倒是合理的事情。因此你就该当心! 你应该庄重而不骄傲,微笑而带深思;眼睛要看得准,耳朵要听得多,口里要说得少! 恭维的话尽管你说,越多越妙;叙述的话也很有用处,该多说,却要说得短,说得深:哲学上是黑格尔,文学上是约翰·保罗,政治上……

霞 我是不谈政治的。

保 这儿所有一切的女人都是谈政治的。

霞 我一点儿不懂。

保 她们也是一点儿不懂啊！不要紧，谈，总是要谈的！你谈布芬多夫与马侠威尔^①，把他们当做你的亲戚；你又谈三十主教会议^②，好像是你做主席似的。至于说到消遣的方法，我所许可你说的乃是：房中的小音乐，花园里的散步，还有便是打怀斯特牌。再者，还谈些长袍子……我低声告诉你几个拉丁字，作为你谈话的资料……我希望在一个礼拜内，人家谈起你的时候，都说：“呀！呀！这一位赖孟夫人，怕不是一个总长的妻子吗？”你该晓得，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当人家说某妇人是一个总长夫人的时候，她的丈夫不是总长也差不多了。

霞 怎么？你想做总长吗？

保 你说哩！我不愿意人家特别注意我，把我看做例外！

霞 但是，雪兰夫人既然是一个反对派，你还能够等候她的什么位置呢？

保 你真是一个不曾见过世面的孩子！关于位置的事情，在保守派与反对派之间，只有一个很小的分别：保守派是请求位置的，反对派却是承受位置的。你不要看轻了这地方，你须晓得许多人的名誉、地位、选举，都在这儿做，在这儿改造，在这儿高价发卖。外面挂着文学与艺术的招牌，里头却是一班滑头的人在做生意。这儿乃是国务院的小门，硕学院的外厅，成功的实验室！

霞 哎哟！这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呀？

保 好孩子，这社会乃是 1881 年的兰佩野府^③。在这社会里头，人家谈笑，人家装模作样；在这社会里头，村学究充了科学家，自作多情者充了多情者，假殷勤充了真殷勤；在这社会里头，人

① 布芬多夫(1632—1694)是德国的政论家；马侠威尔(1469—1527)是意大利的政论家。

② 三十主教会议(Concile de Trente)，1545—1563。

③ 兰佩野府乃是 16 世纪兰佩野侯爵家，在文学界很有权威。保罗把雪兰府比于当年的兰佩野府。

家所想的绝对不是所说的；在这社会里头，勤拜访乃是政治的手腕，讲交情乃是一种计划，客气乃是一种方法，在这社会里头，到了外厅不得不吞手杖，到了客厅不得不吞舌头^①！总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社会！

霞 但是，这乃是讨厌的社会啊！

保 对啊！

霞 这社会，既然人家讨厌它，还有什么权威呢？

保 “什么权威！”……不曾见过世面的孩子！讨厌的事情对于我们有什么权威吗？它的权威大得很呢！……可惊得很呢！法国人怕讨厌的事情，怕到崇拜起来！在他们看来，讨厌的事情譬如一个凶神，凶神自有凶神的权威的样法，一样地可以使民众信仰。他们唯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才懂得什么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不说他们怎样奉行，但是他们的信仰更坚，却是毫无疑义的了。他们宁愿相信，不愿亲眼看个清楚。真的，这民族实际上乃是快乐的民族，然而他们却把快乐看轻。他们对于昔日那种笑口常开的好趋向，已经失了信仰了。本来是善疑而爱说话的民族，现在却爱静默了。本来是襟怀坦荡、蔼然可亲的民族，现在却受骄傲的村学究的指挥。村学究们自己毫无学问，却像白领带的大教长一般地摆架子。在政界如此，在科学界如此，在艺术界如此，在文学界如此。法国人嘲笑他们，痛恨他们，走避他们像走避瘟疫似的，但是，只有他们能够得到法国人的秘密的赞美与绝对的信仰。讨厌的事情有什么权威！唉！好孩子！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晓得找讨厌的事情做的，这是不长进的；一种是晓得找讨厌的事情做的，这是最长进的……除此之外，才数到那些令人讨厌的人们啊！

霞 好！你却领我到这讨厌的社会来！真倒霉！

① 意思是：有话不敢说。

保 你愿意不愿意做知府太太?

霞 唉! 首先一层,我就不能……

保 随它去吧。只挨过了一礼拜就好了。

霞 一礼拜! 在一礼拜内不能说话,不能笑,不能同你接吻!

保 在众人跟前才是这样;但是,在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在屋角儿的时候……不要说了! ……非但不苦,倒有趣得很:我给你些约会……在花园里……到处可以做……像我们不曾结婚以前,在你的父亲家里的时候一样……你懂吗? ……

霞 呀! 反正是一样的! 反正是一样的! ……(她揭开了钢琴,弹一曲《安固夫人的女儿》)^①

保 (着慌)喂! 喂! 你在干什么?

霞 这是昨天听过的歌剧。

保 贱骨头! 你偏会利用……

霞 我们两人坐的是楼下的包厢。保罗,好啊! 妙啊!

保 霞痕……霞痕……有人来的时候怎么得了? ……你还不停手吗? ……(福朗素华自后方出)太迟了!(霞痕改奏贝多芬的合奏曲;保罗暗自向他妻子说)贝多芬! 好极了!(他做出聚精会神领略音乐的样子)呀! 真的,只有国家音乐馆的音乐才是音乐啊。

第三出

出场人:霞痕、保罗、福朗素华。

福 伯爵夫人请县长先生等她五分钟,她正在同圣賚罗子爵讨论事情。

保 是那东方言语学家吗?

福 我不晓得,先生;我只晓得他是一个学者,他有的是多才多艺

^① 《安固夫人的女儿》(Fille de Madame Angot)是俗调,乃洛哥克所制的谱子。

的父亲……

保 (自语)对了! 他还有的位置! (高声)呀! 圣賚罗先生在府上,大约圣賚罗夫人也在的?

福 是的,县长先生,还有的是卢登侯爵夫人与阿丽柯夫人。但是这些夫人们此刻却同胥珊·卫里叶小姐在巴黎听毕拉克先生演讲。

保 此外没有别的人在这里住的吗? ……

福 还有賚威尔公爵夫人,她是夫人的姑母。

保 呀! 公爵夫人,密司华特桑,卫里叶小姐,都是府上的人,我问的不是她们;我问的只是像我们外来的人。

福 那么,没有别人了,县长先生。

保 而且不等候谁来吗?

福 “不等候谁?”……不是的,县长先生。伯爵夫人的儿子洛歇奉命去东方调查科学回来,今天可到,我们时时刻刻等候他呢……呀! 再者,毕拉克教授演讲完了之后,也要来这里住些时候——至少我们的希望是如此吧。

保 (自语)怪不得有这许多的女人! (高声)好,谢谢您。

福 那么,县长先生是愿意等候的了?

保 是的。请您告诉伯爵夫人,请她不忙出来。

第四出

出场人:保罗、霞痕。

保 唔! 你刚才奏音乐,怕不吓煞了我! ……幸亏你会转弯。从洛哥克变到贝多芬,厉害得很!

霞 你以为我很蠢,是吗? ……

保 唉! 我分明晓得你是不蠢的! 我们还有五分钟,我要同你谈两句,说一说这儿的人物。这么一来,才妥当些。

霞 好了好了,不要说吧。

保 暖呀！霞痕！还有五分钟！我的报告是不可少的。

霞 那么，每一次报告之后，你该同我接一次吻。

保 也罢，我答应你了！暖唷！多么孩子气！呀！要不了许多时间的！……那母亲，那儿子，那朋友，那些宾客，——无论男女，都是正经的人。

霞 好！那么，该快活了！

保 你放心！还有两个不正经的，我留在末了再告诉你。

霞 等一等，先清了账再说！（用手指计算）雪兰夫人，一；她的儿子洛歇，二；密司绿西，三；圣费罗夫妇两个；一个毕拉克，一个卢登夫人，一个阿丽柯夫人，总共八个。（她把脸儿迎上去）

保 八个什么？

霞 八个报告；付账吧！（又把脸儿迎上去）

保 多么孩子气！……呃！呃！呃！（他不停止地吻她）

霞 呀！不要这么快！分开来！分开来！

保 （较慢地吻她之后）好，你满意了吗？

霞 我可以再等。现在该说到那两个不正经的了。

保 先说费威尔公爵夫人。这是给人家承继的姑母，是一个漂亮老太婆，当年是一个漂亮女人……

霞 （作有疑欲问状）吁？

保 人家是这样说的。她有几分狂妄，说话过分了些；但是她这人很出色，很明理，将来你看就知道了……最后说到胥珊·卫里叶做个收场。呀！这女子没有一点儿正气，正气不够。

霞 毕竟有了！

保 她是一个十八岁的顽皮女孩，做事绝不三思，一味爱说话，一味任性。她的言语举动，处处显得出她无法无天……唉！她的历史便是一部小说。

霞 妙啊！妙啊！幸亏还有这个！

保 她是某寡妇的女儿……

霞 (又作有疑欲问状) 吖?

保 不是吗? 一个寡妇的女儿……她的父亲却是那疯狂的乔治·卫里叶, 这乔治乃是公爵夫人所钟爱的一个侄儿。这么说起来, 她自然是一个私生儿……

霞 私生儿? 呀! 这才妙啊!

保 她的母亲死了, 父亲也死了。这孩子十二岁就变了孤儿。她受了享乐主义的遗传, 而且受了享乐主义的教育。乔治教她学爪哇文。公爵夫人十分疼她, 把她领到雪兰夫人家里来, 雪兰夫人很厌恶她。公爵夫人却把洛歇给她做个保护人。人家曾经试把她送到教养院里去, 但是她逃出来两次了。第三次人家又把她送回来, 所以现在还在这里! 你看这一家的事情! 真是月里的烟火戏! ——呀! 我以为我已经报告完了; 这些事情妙不妙?

霞 妙极了, 所以我赦免了你该我的两个吻……

保 (失望) 呀!

霞 免了你给我的吻, 却是我来给你。(吻他)

保 疯妇! (后方的门开了) 呀! 圣赉罗与雪兰夫人来了。你假意吹吹我的眼睛吧! ……不……她还不曾看见我们! 你要当心! 呃! 您要当心! ……

第五出

出场人: 保罗、霞痕、雪兰夫人、圣赉罗。

雪兰夫人与圣赉罗到了门口, 只管谈话, 不曾看见他们。

雪 不, 好朋友! 不在第一选! 您该懂得! 第一选只有十五——八——十五……第一选没有当选人, 依理该有第二选; 这事情还很简单啊。

圣 简单! 简单! 在第二选里头, 既然我在第二选只有四票, 连同第一选里头我们所得的九票, 一共只有十三票在第二选里。

- 雪 第一选里头我们还有七票,一共不是二十票了吗? 您该懂得!
- 圣 (恍然大悟)呀!
- 保 (向霞痕)事情简单得很!
- 雪 但是!……我向您再说,您该照管那达里贝尔与他的自由党人。此刻硕学院是自由党的了……(重说)此刻是自由党的了。
- 他们一面谈话,一面下来。
- 圣 洛怀尔不也是青年学校的校长吗?
- 雪 (望他)呀!这个吗!洛怀尔不是死了吗?……
- 圣 哪里就死了?
- 雪 (又望他)病也不病吗? 吖!
- 圣 (有几分为难)唉!病!……他哪一天不病呢?
- 雪 那么,还要怎样?
- 圣 总之,应该先预备好,谁知道将来怎样?……我担任这一方面就是了。
- 雪 (自语)事情总不免有些蹊跷了。(瞥见赖孟,走向他)呀!我亲爱的赖孟先生,我忘了您了,请您原谅我吧。
- 保 呀!伯爵夫人……(把霞痕介绍)这一位是保罗·赖孟夫人。
- 雪 夫人,您肯到我家里来,不胜欢迎之至。您在这儿,就是在您的女友的家里一样。(把他们介绍给圣赉罗,又把圣赉罗介绍给他们)这一位是阿歇尼县长保罗·赖孟先生;这一位是保罗·赖孟夫人;这一位是爱义·圣赉罗子爵。
- 保 子爵先生,我今天拜访尊颜,固然不胜欢喜之至,而当年我年纪很轻的时候,侥幸认识了您那鼎鼎大名的父亲,也是一样的荣幸哩。(自语)我的大学预科的学位却是他断送了的!
- 圣 (施礼)县长先生,恰巧我家两世与先生相识,不胜荣幸之至。
- 保 子爵先生,您没有我这么荣幸;无论如何,我总比较地因此自负些。

圣賚罗走到桌子前面,写信。

雪 (向霞痕)夫人,您也许觉得我家太严肃了,不合你们少年人的脾胃。如果您在这儿住下,觉得受不住单调的生活的时候,您只怪您的丈夫就是了;你们还该安慰自己,说:“忍耐便是服从,既然到了这里来,便不得自由了。”

霞 (正色地)伯爵夫人说哪里话来? 哲学家恕贝尔说得好:“任意做事不是自由,做自己认为有益的事才是自由啊。”

雪 (望了一望保罗之后,嘉许地说)好孩子,这话倒使我安心。再者,我家的叙雅厅虽则纯然是斯文的举动,在意志高尚的人看来,其间并不是没有兴趣的。您看,今天的晚会恰巧就特别有趣。圣賚罗先生做了一部不曾出版的书,是研究喇嘛的,他愿意给我们讲一个大略,又讲一讲梵文里的菩萨修行传。

保 好呀! 霞痕,好呀!

霞 妙极了!

雪 除此之外,我还敢担保你们能够听到毕拉克先生一些什么话。

霞 是那教授吗?

雪 您认识他吗?

霞 哪一个女人不认识他呢? 呀! 这该是多么有趣啊!

雪 这乃是一场心腹谈话 *ad usum mundi*^①,只说几句话,已经是无价宝了! 末了,我们还读一本未开演的戏剧做个收场。

保 呀! 大约是诗剧了?

雪 是的,这是一个未著名的诗人的处女作。今天晚上,人家把他介绍与我相识。刚才他这戏剧已蒙法兰西戏院采纳了。

保 夫人,自古以来,曲高和寡,不是经过夫人的门下,怎能够有这样的福气呢?

雪 夫人,您不有点儿怕这一大堆的文学作品吗? ……这么一个

① 拉丁文,意思是说照平日的习惯。

晚会,弄到您的美貌没有用处,您不觉得虚度光阴吗?

霞 (正色地)夫人,托克威尔说得好:“俗人所谓虚度光阴,恰是善用光阴。”

雪 (诧异地望她,低声向保罗)她这人很可爱!(圣賚罗站起来,向门外走)喂,圣賚罗,您到哪里去?

圣 (一面出,一面回答)到火车站去;对不起……我要打一个电报,我在十分钟内再来。(出)

雪 真的,事情总不免有些蹊跷了……(在桌上找东西——向霞痕与保罗)对不起!(按铃,福朗素华入)报纸呢?

福 圣賚罗先生拿去了,夫人。此刻都在他的房间里。

保 (自衣袋里掏出一份《开心报》)伯爵夫人,您看这一份好不好?霞痕连忙止住他,在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份《每日评论》,递给雪兰夫人。

霞 这是今天的。

雪 我愿意极了……我就想要看……对不起。(展阅报纸)

保 (低声向霞痕)妙啊!好极了!继续下去吧!恕贝尔,托克威尔,都妙不可言!……呀!……

霞 (低声)这不是托克威尔的话,乃是我的话。

保 呸!

雪 (读报纸)“洛怀尔病了……”好!给我猜中了!圣賚罗不会失了时机的。(把报纸递还给保罗)谢谢您,我想要知道的都知道了。我不愿意留你们再坐了,人家就给你们指定房间。我们准六点钟吃晚饭,一分钟也不差;公爵夫人很守时刻,您是知道的。她在四点钟喝肉汤,五点钟散步,六点钟吃晚饭。(四点钟响了)呃,四点钟了,她来了。

第六出

出场人:保罗、霞痕、雪兰夫人、賚威尔、公爵夫人、福朗素华。

公爵夫人入,福朗素华随入,替她搬靠背椅子,安置绣彩筐子。另有一个女仆拿了肉汤来。椅子安置好了之后,公爵夫人坐。

雪 我亲爱的姑母,您容许我给您介绍……

赉 (就坐)等一等……等一等……呃,你给我介绍谁?……(用手眼镜照着)你想给我介绍赖孟,不是吗?……我认识他不止一天了。

保 (偕霞痕上前)不是的,公爵夫人。我们想给您介绍这一位保罗·赖孟夫人,如果您愿意的话。

赉 (用手眼镜窥看霞痕;霞痕施礼)她长得标致……标致得很!连同我那小胥珊与绿西——绿西戴眼镜姑勿论——总共有三个美人在我们家里了……不是我夸口,这也不算多。(喝汤——向霞痕)怎么?您长得这么美,为什么偏嫁了这么一个讨厌的共和党呢?……

保 (惊呼)呀!公爵夫人!我哪里是共和党?

赉 至少您从前是的。(喝汤)

保 唉!是的,人人如此!我小的时候也不能不如此!公爵夫人,这是政治上的痘疹子,每人总须经过这一遭。

赉 (笑)哈!哈!痘疹子!……这人滑稽得很。(向霞痕)您呢?您觉得这儿还快乐吗?

霞 (涵养地)天啊,公爵夫人!我不是这种合礼的快乐的仇人……而且我……

赉 是的;总之,您比之一只雀儿,还有一点儿差别吧?我看得出来。也罢!也罢!……我愿意人们快乐……尤其是你们这样年纪的人。(向女仆)喂,拿开这个。(指那杯子)

雪 (向女仆)姑娘,您领赖孟夫人到她的房间去,好不好?(向霞痕)你们的房子就在那里,在我的房子旁边……

霞 谢谢,夫人。(向保罗)我的亲爱的,您来吧。

雪 不!您的丈夫,我把他安顿到别处,同一班用功的人在一块

儿。他有我的儿子洛歇伯爵与毕拉克先生作伴,同住在另一所小宅里。这小宅——也许是我们自夸了些——我们把它叫做“藐子之宅”。(向保罗)等一会儿福朗素华领您去,我想您在那边住下,工作更好些。

保 妙极了!伯爵夫人,谢谢您!(霞痕捻他一捻)嗷唷!

霞 (悄悄地)我的亲爱的,去吧。

保 (低声)至少你该来帮我的忙,打开行李。

霞 怎么?

保 从上面的游廊里走过。

賚 (向雪兰夫人)你以为把他们的身体隔开,可以博得他们的欢心吗?

霞 (低声向保罗)我这人太好了。

雪 怎么?我这样处置,你们不高兴吗?

霞 我吗?伯爵夫人,我绝对不会不高兴的。再者,quid debeat, quid non^①,您是比谁都明白的。(施礼而退)

雪 (向保罗)她可爱极了!

他们出,保罗向右,霞痕向左。

第七出

出场人:雪兰夫人、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坐在桌子左边,做绣彩的工作。

賚 呀!她会说拉丁文,好!好!她在我们这一群里头,不会丢我们的面子了。

雪 我的姑母,您晓得吗?洛怀尔病得更厉害了。

賚 他只会害病!与我有什么关系?

雪 怎么?姑母!洛怀尔乃是第二个圣賚罗,他至少占据了十五

① 拉丁文,意思是说:有利必有弊。

个位置。这十五个位置里头,有一个是少年学校的校长。做了这校长,什么路都通了。这位置该给了洛歇才好,恰巧今天他回来,国务院的秘书又来吃晚饭,您是知道的。

賚 是的,这秘书乃是一个新派的人物,叫做什么杜洛涅的。

雪 今天晚上我要夺取那位置了。

賚 那么,现在你想把你的儿子做成一个教师吗?

雪 这只当做阶梯而已。姑母,您该懂得!

賚 真的,你把你的儿子教成一个学监了。

雪 我把他教成了一个正经的人,姑母!

賚 唉!是的!索性说了吧!二十八岁的男子,还不曾做过一件坏事?……我可以打赌!不怕羞煞人!

雪 三十岁,他可以进国家学会;三十五岁,他可以进议院。

賚 唉!真的!你同你的丈夫做了的事,又要同你的儿子做吗?

雪 从前我做错了吗?

賚 唉!若论你的丈夫,我倒没有什么好说的:他的心肠很硬,聪明也有限得很……

雪 我的姑母呀!

賚 你让我说下去吧,他是一个糊涂虫,你的丈夫!

雪 公爵夫人!

賚 一个有规模的糊涂虫!你把他推到政界里去,这是自然的。你最拿手的好戏,便是使他做了农业部长与商业部长。这也并不值得吹牛!好,不要说他了;且说洛歇,他该不同了:他很聪明,很有良心——或可以说将来有良心……否则就不是我的外甥了!你不想到这一层吗?

雪 我想到他的事业,姑母!

賚 他的幸福呢?

雪 这个我也想到了。

賚 是的,是的,唉!绿西,是不是?他们常常通信,我是晓得的;

妙极了！你看，一个有眼镜而没有胸脯的女子……你想到她，就算想到了洛歇的幸福吗？

雪 公爵夫人，您太厉害了。

费 一块陨石落到这里来，本该只停留两礼拜，却停留了两年。一个不通的女士却与许多学者通信，还翻译叔本华呢！

雪 她乃是一个很正经、很有学问的人。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孤儿，是审计院长的侄女儿，审计院长把她寄托给我的……假使她做了洛歇的妻子，真是一个……

费 这一块英国冰吗？……唉！……只要他同她接一个吻，怕不把他的鼻子冻裂了！总之，你走错了路了，你晓得吗？先说，毕拉克早已有意于她。是的，那教授！呀！他向我不知调查了多少话了……再者，她也有意于他。

雪 绿西吗？

费 是的！绿西！哪里会错呢？而且，她是像你们一样的，你们里头，哪一个不爱他爱到发狂？……唉！我也许比你多些。不！不！绿西不该配给你的儿子。

雪 是了，该是胥珊，我是晓得您的计划的。

费 而我也不瞒你！是的，我把胥珊带到这儿来，便为的是想把她嫁给他。我要他做她的保护人兼几分教师的责任，无非想要他娶她。他不能不娶她的，我已经计划好了。

雪 公爵夫人，您的计划是不要我参加的吗？我永远不会赞成的！

费 为什么呢？这孩子乃是一个……

雪 这孩子，她的来源靠不住，她的品行靠不住，她没有受过教育，而且没有规矩！

费 （发笑）我在她这样年纪的时候，完全与她一样！

雪 又没有家财，又没有身世。

费 没有身世？我那可怜的乔治……胥珊这样美，这样好，这样有勇气，你还嫌什么？……总之，她是你的丈夫的表侄女儿啊！

雪 她是一个私生儿！

賚 私生儿！私生儿又怎么样？哪一家的孩子不是私生的？难道是公生的吗？……不怕笑煞人！再者，乔治已经承认了。再者，再者，你不肯也是枉然的。假使鬼神作祟……而我也愿意！

雪 公爵夫人，鬼神是作祟的，却不适合您的希望。乃是您走错了路了。

賚 唉！是的！你同我说过的。那教授！那毕拉克！依你说起来，听他的演讲的人一定是爱他的了？

雪 但是，姑母，胥珊不曾错过一次的演讲，还写笔记，写下来还加以整理呢！很认真地工作呢！当他在这里的时候，她没有一分钟离开过他，他的话都给她记熟了。您以为这都为的是科学吗？不要骗人吧！她并不是爱科学，却是爱学者，这是很显明的了！我们只看她与绿西便知道了，她在吃醋呢！许久以来，她变了风流了，性情也改了！唱呀，做冷脸呀。她的脸孔时而红，时而白，时而笑，时而哭……

賚 妙呀！春雨来了，春花开了！可怜的孩子，她在这儿也讨厌够了！

雪 这儿吗？

賚 不是这儿是哪儿？你以为人家在这儿很开心吗？先说我吧，你懂吗？先说我吧！……假使我只有十八岁，你以为我肯在这儿伴着你那一班老妇人与老头子吗？我非跟青年人走了不可！谁年纪轻，我就爱谁！谁长得标致，我就爱谁！谁最能够奉承我，我就爱谁！我们女人家，只有一件事不讨厌，这便是爱人与被爱于人！我年纪越老，越觉得世上没有别的幸福。

雪 还有更重大的事呢，公爵夫人。

賚 还有比爱情更重大的事吗？不要骗人吧！人们所以做别的事情者，无非是因为此路不通！老了的人有的是假牙齿，也就有

的是假幸福。世上只有一种真幸福,唯一的幸福就是爱情!是爱情,我说!

雪 您太浪漫了,姑母。

赉 甥妇,这是我的年纪使成的。女人们有两次浪漫期:十六岁的时候,为自己而浪漫;六十岁的时候,为他人而浪漫。总而言之,你想要绿西嫁你的儿子,我却要胥珊嫁他;你说胥珊爱毕拉克,我却说是绿西。也许我们二人都错了,让洛歇自己判断去吧。

雪 怎么?

赉 是的,我要把一切的境况说给他听。我也等不得许久,一会儿他到家的时候,我马上告诉他。

雪 您想要……

赉 呀!他是胥珊的保护人!该使他晓得才是!(自语)而且我想要激他一激,他这人,非激他不可。

第八出

出场人:雪兰夫人、公爵夫人、绿西。

绿西入。穿着露肩艳服,围着一幅围巾。

绿 夫人,我想是您的儿子回来了。

雪 伯爵回来了!

赉 洛歇回来了!

绿 他的车子到了院子里了。

雪 毕竟他来了!

赉 你怕他不回来吗?

雪 我怕他错过了时候……是的,为的是那一个位置的缘故。

绿 呀!……他曾经写信告诉我,说他今天星期四可以到家。

赉 您因为想要早些看见他,便连那教授的演讲也不去听了吗?这倒难得。

绿 哦！我不为的是这个，夫人。

费 （低声向雪兰夫人）你瞧！……（高声）不是吗？那么怎样？

绿 不……我因为找东西……我……这是别的事情纠缠着我的。

费 我想：您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为的是那所谓叔本华吧？

绿 但是，夫人，今天晚上我们不等候什么客吗？

费 （低声向雪兰夫人）显然说的是毕拉克了。（向绿西）您打扮得漂亮极了。只可惜这一幅讨厌的眼镜子……为什么您戴这种丑东西呢？

绿 否则我就看不见了，夫人。

费 很有道理！（自语）她倒很讲实用；要是我呢，我最怕这个！……还不要紧，她不像我意料中那么瘦。英国妇人往往有出人意外的好处哩。

雪 呀！您看！我的儿子来了。

第九出

出场人：雪兰夫人、公爵夫人、绿西、洛歇。

洛 妈妈！呀！妈妈！……我看见了您，多么快乐啊！

雪 我亲爱的孩子，我也一样呢。（伸手给他，他吻她的手）

洛 许久不见了！……再来一个吻吧！（又吻她的手）

费 怪装腔作势的！

雪 （指费威尔夫人给他看）我的亲爱的，公爵夫人在这里。

洛 公爵夫人！

费 你该叫我做姑母，还同我接吻。

洛 我亲爱的姑母……（他上前想要吻她的手）

费 不！……不！……该在脸上，我呢，非在脸上不可。我这样年纪的人，正该利用这种小机会……你看！……你老是像个学监！呃！你已经留起胡子来了。这么一来，你这孩子越发显得乖了。

- 雪 洛歇,我希望你剃去你的胡子……
- 洛 是的,母亲,请放心吧……呀!绿西,日安,绿西!……
- 绿 日安,洛歇!(握手)您旅行很好吗?
- 洛 是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旅行。一个差不多未经发现的地方,您想想看!真是我写信给您所说的话:这乃是学者、诗人、艺术家的矿山哩。
- 賚 (坐)还有女人们呢?你把那边的女人们说给我听。
- 雪 公爵夫人!
- 洛 (诧异)什么女人,姑母?
- 賚 自然是东方的美人啦。似乎……唉!坏孩子!
- 洛 姑母,我老实说,时间不够,所以我不曾考察到这一种小节。
- 賚 (生气)小节!
- 洛 (陪笑)而且政府差我去,也不为的是这个。
- 賚 那么,你看见的是什么呢?
- 洛 这个您可以在《考古学杂志》上读到。
- 绿 您叙述的是亚洲西部的殉葬物,是不是,洛歇?
- 洛 是的。呀!绿西,那边有的是古墓……
- 绿 呀!古墓!
- 賚 噯呀!噯呀!这种高调,这种废话,等你们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再谈吧。你同我说一说,你该是很疲倦了?……你此刻才从那边回来吗?
- 洛 呀!不!姑母,我昨天晚上已经到了巴黎了。
- 賚 你看了戏来吗?
- 洛 不,我只去见了总长。
- 雪 很好。他同你说了什么话?
- 绿 我走了。
- 雪 呀!绿西,您不必走。
- 绿 不,我走了合规矩些,等一会儿我再来……一会儿见,洛歇。

洛 (握她的手)一会儿见,绿西。

赉 (自语)若论这两人,我包管他们很平静,再没有人比他们更平静了。

绿西出,洛歇送她到右边门口,雪兰夫人在桌子另一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第十出

出场人:雪兰夫人、公爵夫人、洛歇。

雪 说吧,那总长同你说了什么话? ……

赉 呀!真的!过了许多时间了,该说入题了……

洛 他问我这一次旅行的结果,要我在最短的期限内做一个报告。等到他把报告呈报之日,他给我一种褒奖。这种褒奖您可以猜得中的,不是吗?(说时,把衣纽间的骑士徽章指给他母亲看)

雪 你做了军官吗?很好,但我还有更好的。往后呢?

洛 他还吩咐我回来向母亲表示敬意,请您记挂着他,为的是那议案。

雪 如果他记挂着我们,我便记挂着他……你马上就该做你的报告,不要迟误了。

洛 我即刻就着手。

雪 大总统家里你递了名片没有?

洛 今天上午就递过了;还有伯利叶将军与卫尔峰夫人的家里也都递过了。

雪 很好!要教人家晓得你回来了才是。再者,我要把一张稿子送到报馆里去登一登。说到这里,我要指摘你一下。你从那边寄回来的文章写得还好;只一层,我诧异得很,我发现你倾向到……教我怎么说好?是了,在文章的格调上说,你倾向到想象一方面。你往往离了本题去描写风景……甚至于夹杂有

- 些诗……(沉痛地责备说)好孩子,你写的是缪塞的诗呢。
- 贲 是的!是的!缪塞的诗差不多是开心的作品,你应该避免才对啊!
- 雪 我的亲爱的,公爵夫人说的乃是笑话。但是,我请你到底避免诗歌才好……做文章关于正经的事情的时候,就该正经。
- 洛 妈妈,我不相信……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一本书不是正经的书呢?
- 贲 (拿一本书给他看)我的亲爱的,不曾割开的书,乃是正经的书^①!
- 雪 你的姑母说得太过分了;但是,你听我说,不可要诗。现在我们要等到六点钟才吃晚饭,你还有一个钟头可以做你的报告。我不留你坐了,工作去吧,去吧!……
- 贲 等一等!……现在你们的衷情都露泄完了,请你谈一谈我们的事情吧。胥珊呢,怎么样?
- 洛 呀!可爱的孩子,她哪里去了?
- 贲 她听比较文学去了,我的亲爱的。
- 洛 胥珊吗?
- 贲 是的,她去听毕拉克的演讲。
- 洛 毕拉克?……谁是毕拉克?……
- 贲 他是这一个冬季的幸运儿,是一个时髦的学者,是师范学校的道长里头的一个。他会奉迎女人们,女人们也奉迎他,因此他就出风头了。奥哥利王妃给他迷住了;岂但是她,我们一班老妇都是一样的!那王妃想出一个法子来,叫她在她的叙雅厅里每礼拜演讲两次,表面上说是讲文学,而实际上她的目的在乎谈天。你的受护人看见整个的妇女社会都给那年轻的、可爱的、会吹牛的村学究迷住了,她自己也跟着众人一样!

① 意思是说:人家讨厌正经的书,不肯割开来看。

你看！

雪 用不着说这个，公爵夫人……

賚 对不起，他是她的保护人，他应该晓得一切。

洛 姑母，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賚 我的意思是说：胥珊爱上了那教授了！……你懂吗？

洛 胥珊！……不要说了吧！她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儿家！

賚 唉！一个女儿家变成一个妇人，要不到许多时候的。你晓得吗？

洛 胥珊吗？

賚 总之，你的母亲是这样说的。

雪 我说！我说这个……这位小姐显然在邀一个男人的恩宠。这男人太正经了，是不会娶她的；但是他平日爱在女人身上用功夫，同她玩一玩是有的。我说：在我的家里，这一件事只能达到非礼的地步，还不能到没廉耻的地步哩。

賚 （向洛歇）你听见吗？

洛 但是，妈妈，您这话使我诧异得很！胥珊吗？我从前给她穿短衣，爬树。有时候我罚她做功课，有时候她跳到我的膝头上来，叫我做爸爸……不要说了吧！……这是不可能的……她要变坏，也变不得这样早……

賚 变坏吗？她晓得恋爱就算变坏了吗？唉！你真不愧是你母亲的儿子！怪不得！怪不得！……至于你说还早，我像她的年纪的时候，我早已春情发动了……那时候，我好比一个轻骑兵，蓝色的衣服，银色的帽子，漂亮极了！……这轻骑兵却像他的腰刀一样笨。但是，到了这年纪！……一颗新的心，好比一座新的房子，揩墙的人却不是真的住客呢！总之，似乎毕拉克……呀！这是似是而非的；但是少女们近了男子，总该当心她们才是。（自语）我自己不相信一个字，但是这个可以激他……（高声）因此，我劝你也不必做报告了，你只照管她，专

心照管她,我就疼你了。

第十一出

出场人:雪兰夫人、公爵夫人、洛歇、胥珊。

胥 (蹑蹑地走进来,躲在洛歇背后,两手掩住他的眼睛) 咕咕! ……

洛 (站起来) 呃?

胥 (走到他的面前挺立着) 呀! 我在这里了。

洛 (诧异) 呃! 小姐……

胥 不是好人! ……自己的女儿也不认得。

洛 胥珊!

胥 他脸红了。

胥 喂! 你不同我接吻吗?

雪 噯呀! 胥珊! 这是不合规矩的……

胥 同父亲接吻也不合规矩吗? ……说得好!

胥 (向洛歇) 噯呀,你就同她接吻吧! ……

他们接吻。

胥 我欢喜得很! 你想想看,我不知道你今天回来! 刚才听演讲的时候,圣费罗夫人才告诉我的,于是,我一声不响……恰巧我坐近门口……我悄悄地溜了出来,跑到了火车站! ……

雪 一个人吗?

胥 是的,只我一个人! 唉! 开心得很! ……最奇怪的乃是……你们听我说就知道了……我跑到了卖票处,却没有钱! 旁边有一位先生正在买票,他愿意替我买一张。这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少年人,他恰巧是到圣日耳曼来的。还有一位很可敬的老头子,他也愿意替我买票;再来第三个。末了却是车站里的男人们都来……他们都是搭火车到圣日耳曼来的。他们都说:“小姐,请您容许我……我非替您买不可……我买,小姐,

我买！……”我结果是挑选了那可敬的老头子，这才合规矩些。

雪 你接受了吗？

胥 噫唷！难道叫我不回来不成！

雪 一个不认识的人，你也接受他的吗？

胥 一个可敬的老头子，有什么要紧？……呀！他这人真好，他扶我上了车室……呀！好极了！他们都好！他们都上了车，都是很和气的样子！他们掀起了窗镜子，各自找位置给我坐，各自献殷勤：“这里坐吧，小姐；……不，这么一来，您坐逆了！……喂！这儿来吧；小姐，这儿没有太阳！……”看他们，时而扯一扯衣袖，时而捋一捋胡子，完全把我当做一个妇人了……呀！真的！自己一个人出门多么有趣啊！……只有那可敬的老头子同我说话，说他的田地很大……田地大不大，与我有什么相干？

雪 这太荒唐了！

胥 呀！不，但是最奇怪的乃是：车子到了的时候，我的钱袋子也就找着了！原来只落在我的衣袋里！……于是我奉还了那可敬的老头子的钱，恭恭敬敬地向那些先生们施礼，然后我才溜走了。呀！他们一个个眼怔怔地望着我……（向洛歇）喂，像你一样！……你怎么样了？……再吻我一吻吧！……

雪 （向公爵夫人）您看，这种非礼，比别的更厉害了。

胥 这是非礼吗？

雪 一个女儿家单独地在路上走！

胥 绿西不也常常一个人出去吗？

雪 她并不是十八岁。

胥 我晓得！她至少有二十四岁了！

雪 绿西晓得自己检点。

胥 为什么？因为她有一双眼镜吗？

賚 (笑) 噯呀! 胥珊! ……(自语) 这乖孩子, 我真爱她!

雪 绿西不曾给人家送到教养院里去过。

胥 唉!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当我不耐烦的时候……

雪 说也没有用处, 你的保护人是晓得的……

胥 是的, 但是他不晓得是什么缘故……您听我说, 您就晓得这件事情有没有道理了。当我在课堂里十分不耐烦的时候, 我想要到花园里去, 于是故意使人家赶我出来, 您懂吗? ……呀! 容易极了! ……我有一个办法! 在大家静默的当中, 我忽然嚷道: “呀! 福禄特尔真是一个天才!” 于是那赛拉费恩姑娘即刻向我说道: “出去! 小姐!” 您看, 花不了许多时间, 却没有不成功的! 有一次, 天气很好, 我从窗玻璃望出去, 忽然叫起来: “呀! 福禄特尔真是一个天才!” 叫了之后, 我专候人家赶我。人家一声不响! ……我又叫: “呀! 福禄特尔……” 人家还是不响……大家只静默着。我诧异得很, 回头一看, 则见院长正在那里, 她进来的时候我没有听见呢! 糟糕! 她并不把我赶到花园里去, 却把我赶到这儿来! 好! 也罢! ……现在我不是女儿家了, 已经是一个妇人了, 还用得着教养院吗? ……

雪 依你的行为看来, 像个妇人吗? 圣賚罗夫人怕不担心死了!

胥 唉! 演讲差不多已经完了, 一会儿她就同别的夫人们与毕拉克先生都来了……呀! 今天是他演讲……呀!

賚 (望洛歇) 唔!

胥 呀! 夫人们都拍掌! 我敢向你们担保, 人家听他的演讲, 没有一次不拍掌的! ……再说他的打扮……真像圣克罗德结婚的时候一样……呀! 他真是……(吻手指作响) 美极了!

賚 (望洛歇) 唔!

胥 美极了! ……只听夫人们啧啧地叹道: “呀! 可爱! 可爱!” 卢登夫人哈哈笑, 笑的声音像一只印度猪。我不喜欢这妇人!

賚 (望洛歇) 唔! (向胥珊) 那么, 这就是你听演讲的笔记吗? ……

胥 我吗? ……呀! 我另外还有笔记呢。(向洛歇) 你等着瞧吧。

賚 (把胥珊进来时放在桌上的笔记簿子拿起, 向洛歇) 我们就可以看。(五点钟响了) 五点钟了! 呀! 呀! 我的散步! (低声向洛歇) 喂, 说到毕拉克, 你觉得事情有什么两样吗? ……

洛 不, 我……

賚 你寻思吧! 你考查吧! 你校勘吧!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值得研究的。

洛 我一点儿不懂。

賚 这是你的责任!

雪 (自语) 真是枉费工夫!

賚 (望着洛歇, 自语) 这可以激他一激。

胥 (注视众人, 自语) 他们怎么样的?

第十二出

出场人: 洛歇、胥珊。

胥 你瞪起眼睛盯住我……因为我是一个人回来的吗? ……你生气了吗?

洛 不, 胥珊; 但是您该懂得……

胥 但是, 你叫我做“您”, 不是生气是什么?

洛 不, 但是到底……

胥 那么, 是因为你觉得我现在是一个妇人了吗? 不是吗? ……呃? ……是的? ……那么, 说出来吧! 说出来吧! ……我倒快活得很!

洛 是的, 胥珊, 您现在是一个妇人了; 正因如此, 越发应该监督您。

胥 (将身紧凑着他) 是的, 那么, 你责骂我吧, 我很愿意给你责骂。

- 洛 (轻轻地把她推开) 噯呀! 您坐到那边去吧!
- 胥 等一等! 你叫我做“您”;那么,你希望我也叫你做“您”了?
- 洛 这样才好些。
- 胥 呀! 这个倒开心得很! ……可惜不容易!
- 洛 还有许多别的礼貌,此后您都应该遵守,人家责备您就在这一点……
- 胥 是的,是的,我晓得:毕拉克先生往往说我没有规矩。
- 洛 呀! 毕……
- 胥 但是,你要怎样? ……真没有法子……这不是我的过错,你相信我吧,“您”相信我吧……你看,不容易得很! 我曾经打定了主意,等你……等“您”回来的时候,要使你……要使“您”……唉! 我说不来! 算了吧! 下次再叫你做“您”吧! 是的,我曾经打定了主意,等你回来的时候,要使你看见我像绿西一般结实,要使你在我用了许多工夫……我用功半年了……忽然间,我听说你回家……呜呼! 半年的工夫,没有一点儿效果!
- 洛 (责备的语气) 没有一点儿效果?
- 胥 是的,你来了,我快活得很! ……我如此爱你! 如此爱你! 爱到了极点了! ……
- 洛 胥珊! 胥珊! 您说话往往不知道字眼的分量,您该改了这种习惯才好。
- 胥 怎样? 我不知道字眼的分量吗? ……我比你还知道呢! ……我爱你到了极点,你听见吗? 看你那怪样儿,你不爱我吗? ……为什么你有这个怪样儿? ……你不是爱我胜于爱绿西了?
- 洛 胥珊!
- 胥 我晓得! 你不是就要同她结婚吗?
- 洛 胥珊……
- 胥 人家告诉我了。

洛 不要说吧……不要说吧！……

胥 那么,为什么你写信给她呢?……是的,你写了二十七封信给她!……呀!我已经数过了……二十七封。

洛 信里只说些事情……

胥 今天早上还有一封……都说的是些事情吗?喂,今天早上那一封信里,你写的是什么?

洛 我只说礼拜四可以到家。

胥 说你礼拜四到家?真的?那么,为什么不告诉我?要是你告诉了我,我是迎接你的第一个人了。

洛 我去了之后,不曾写信给您吗?还常常写呢。

胥 唉!常常!……十次!还只写得很少,寥寥的几行,说些无聊的话,活像写给一个婴孩!我不是一个婴孩了;半年以来,我考虑了许久;我学会些事儿了……

洛 什么?……什么事情?(胥珊把头俯靠着他的肩,哭)胥珊,您怎么样了?

胥 (拭泪欲笑)唉!而且我努力工作……很用功;你晓得,我恨的是钢琴……现在我却会弹叔曼的调子了^①;你说硬不硬?

洛 唉!……

胥 我给你弹一曲,好不好?

洛 不,迟些吧。

胥 你说的话很对!……而且我有了学问了。

洛 是的,您听毕拉克先生的演讲;那么,是毕拉克先生替代了我了?

胥 是的。呀!他为人很好!呀!他呢,我也爱!

洛 呀!

胥 (连忙地)你同他吃醋吗?

① 叔曼是19世纪德国的钢琴家。

洛 我吗？……

胥 唉！说出来吧，我懂得。我自己也就吃醋！……唉！但是你，你为什么吃醋呢？你与别人完全不同……你不是我的父亲吗？

洛 请您容许我说，您的父亲……

胥 你怎么样了？暖唷！你像当年一般地娇我一娇好不好？

洛 像当年一般吗？不！

胥 怎么不呢？怎么不呢？……像当年一般。（上前欲吻）

洛 胥珊！唉！不，这个不行了。

胥 为什么？

洛 暖呀！去吧！哇哇哇！（他坐在安乐椅上）

胥 我很喜欢听你的“哇哇哇”！

洛 （又叫哇哇哇）我劝您规矩些吧。

胥 呀！……今天的规矩已经够了。（笑着搓弄他的头发）

洛 去吧！……您是一个大的女子了！……

胥 唉！假使是绿西呢……

洛 你去吧！暖呀！

胥 你叫我做“你”！该罚！（坐在他的膝上，吻他）

洛 胥珊！再来一次！……

胥 是的，再来一次。（又吻他）

洛 （推开她，自己站起来）真难堪！

胥 我逗弄了你了，不是吗？算了吧！我去找我的笔记来给你看，我们就会和气起来的……（她到了门口，停了脚步向外望）呀！夫人们陪着毕拉克先生来了！怎么？绿西穿起露肩衣来了吗？等一等！我也把我的穿一穿！（跑出）

洛 （独自一人，十分不自在）真难堪！……

第十三出

出场人：洛歇、公爵夫人。

赉 喂?

洛 喂?

赉 看你是很动心的样儿啊!

洛 唉!……她很有情了……也许太有情了!

赉 我劝你可怜你自己吧……你没有发现什么吗?我呢,我却发现了这个……(在胥珊的笔记簿里抽出一张相片)

洛 这相片是……

赉 是那教授的相片……

洛 在她的日记簿里?

赉 (淡淡地)是的,但是这个……

洛 呀!请您容许我,这个……

妇人们 (在外面)这一次的演讲真可赞美……好极了!

赉 他来了!一件宝贝,伴着他的卫队来了!

第十四出

出场人:洛歇、公爵夫人、毕拉克、阿丽柯夫人、卢登夫人、圣赉罗夫人、雪兰夫人、绿西。

罗 好极了……他的演讲好极了!

毕 圣赉罗夫人,请您宽容我!

卢 真是意想中的人物……你们晓得吗?意想中的人物!

毕 侯爵夫人!……

阿 美啊!……美啊!……美啊!……呀!我爱极了!

毕 嗳呀!阿丽柯夫人!

卢 夫人们,我们说老实话吧:他的演讲危险极了!但是,这不是他习惯上的罪孽吗?

毕 请您不要说吧,卢登夫人。

卢 唉!先说我,我就是很爱您的才能的人,是的,爱到发狂了!非但爱您的才能,而且爱您!……唉!我不瞒人家,我到处说

这话！很不要脸地说这话……您是我的天神……我像崇拜神佛一般地崇拜您！……

阿 你们晓得吗？我的玉牌上还刻有他写的字呢？（说时，指颈上的玉牌给大家看）这儿不是？

卢 （示其胸）我呢，我有他的一支笔，这儿不是？

賚 （向洛歇）一班老狐狸精！……

卢 （向雪兰夫人）呀！伯爵夫人，您为什么不去听这一次的演讲呢？

雪 （介绍洛歇）我不去的原因在此！夫人们，这是我的儿子。

妇人们 呀！伯爵！

卢 充军的人回来了！

洛 （施礼）夫人们！

雪 （介绍毕拉克给她的儿子）这一位是毕拉克先生……这一位是洛歇·雪兰伯爵。

卢 雪兰夫人有事缠住了她，不得不缺课，这个我承认；但是绿西呢？绿西，您呢？

绿 我在这里有事情。

卢 您不去，他没有他的女诗神了。

毕 （很客气地）呀！侯爵夫人，我可以答复您：您就是另一个女诗神。

卢 他真是个好儿！（向绿西）呀！您不晓得您错过了什么机会了。

绿 唉！我晓得……

阿 不！她不晓得！她错过了一场热烈的情绪的奔流！

卢 她错过言语的美味与思想的妙谛！

毕 在这么一个讲座上，谁敢自夸口才呢？

賚 今天他演讲的是什么？

众人 讲的是爱情！

賚 (向洛歇)自然啦!

阿 他说得像一个大诗人!

卢 像一个大学者! 像一个幻想的心理学家! 像一具古琴, 像一张解剖刀! ……这是……呀! 只有一件我不赞成: 他说爱情是本能的。

毕 不过, 侯爵夫人, 我说的是……

卢 唉! 这个! 不行! 不行!

毕 我说的是自然界的爱情。

卢 本能吗? 呸! 夫人们, 帮我的忙吧! 绿西, 我们该努力自卫!

毕 侯爵夫人, 您拉得不巧, 密司华特桑恰是主张本能的。

罗 绿西, 真的吗?

卢 本能?

阿 爱情中有本能?

卢 这么一来, 把灵魂里的鲜花都偷了去。绿西, 依您说, 爱情却是无所谓好歹的了。

绿 (冷冷地)夫人, 这上头说不上好歹, 只是人类的生活的状态。

妇人们 (抗议)哦!

賚 (自语)不错, 她是主张实用的!

卢 (生气地)喂! 你污蔑了爱情了!

绿 亨忒与达尔文……

卢 不! 不! 不! 肉体的宿命论, 我比谁都明白些。我知道我们不能不受物质的制御与压迫, 但是至少要给我们的灵魂留一个位置, 使我们的纯粹的精神作用不至于无地安身啊!

毕 但是, 侯爵夫人……

卢 不要说了! 您这人真不好! 我不愿意打我的天神, 打天神是有罪的; 但是我不满意您。

賚 (自语)好一个滑稽妇人!

毕 我希望你们读了我的书之后, 我们就不会再争了。

卢 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呢？唉！全世界的人都等这一本书看！但是始终不见出版，连书名也不晓得！

众 书名是什么？至少说个书名！

阿 绿西，您该要求他说出来！

绿 是的！书名是什么？

毕 （半晌，向绿西）书名叫做《毕氏杂掇》。

卢 呀！书名漂亮极了！……但是什么时候呢？

毕 我催着出版，因为我在谋一件差事，有了这一部书，越发显得我有就这一件差事的权利。

雪 您在谋什么差事呢？

阿 他还希望要什么差事吗？

卢 他！他是仙人的义子，还谋差事！

毕 天啊！那可怜的洛怀尔病势很重，您是知道的。我不怕你们见笑，我老实说，我已经接洽了少年学校校长的位置，万一洛怀尔有了不测，那位置就是我的了。

賚 （向雪兰夫人）三个人候补了！

毕 夫人们，万一有了机会，我全仗诸位夫人的大力。

妇人们 放心吧，毕拉克。

毕 （走向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您呢，我可以希望您帮忙吗？

賚 唉！我吗？在未吃饭以前，千万不要问我；我合着了卢登夫人的话，我是受物质的制御的，先吃了饭再说吧。（钟鸣）喂！第一次钟响了，您只须再等一刻钟。您穿衣去吧，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再谈。

雪 吃饭？杜洛涅先生还没有来呢，公爵夫人。

賚 呀！我不管！等到了正六点钟的时候，他来，也吃，不来，也吃……

雪 不来，也吃？他是一个国务院的秘书呀！

賚 唉！在共和国体之下，管他呢！

胥珊拿着笔记簿子入,走去放在右边的桌子上。

雪 我接他去。(向毕拉克)我亲爱的教授,我叫人家指示您的房间。(按铃,福朗素华入)

毕 用不着,伯爵夫人,我荣幸得很,自己还认得路哩。(低声,向绿西)您收到了我的信吗?

绿 是的,但是……

毕拉克作势叫她住口,鞠躬,从右边出,往内宅去了。

卢 夫人们,我们去吧,去打扮得很好看的,来奉陪天神。

阿 去吧!

雪 绿西,您同我走,好不好?

绿 我愿意极了,夫人。

卢 您是这种的打扮吗?我的亲爱的,您不怕春寒吗?

绿 呀!我不冷。

卢 真的,您是所谓青女素娥。至于我呢,我非常地怕这春天的湿气。(与阿丽柯夫人从左方出,向内宅去了)

当是时,绿西正想要随雪兰夫人到园里去,福朗素华止住她。

福 (向绿西)密司,我仍旧找不着您那一张字纸。

胥 (拨开桌上的文件,预备安置那笔记簿子;文件堆里一张玫瑰色的字纸落下来了,她拾起来,自语)一张玫瑰色的字纸。(注视那纸)

绿 呀!是的,今天早上的一封信。

胥 (连忙把字纸藏在身后,自语)原来是今天早上的一封信!

绿 (一面走,一面说)好!不必再找了!找也没有用处。(出,向花园里去,福朗素华随出)

第十五出

出场人:公爵夫人、洛歇、胥珊。

胥 (先目送了绿西,然后注视洛歇,自语)原来是今天早上的一

封信!

賚 怎么? 你也还不曾打扮好吗? 你来这儿干什么的?

胥珊只管呆望洛歇,不答。

洛 (向公爵夫人)呀! 这是她的笔记簿子。请您给我,胥珊。(他走向胥珊,胥珊把笔记簿子递给他,仍旧呆望着他,不说话)她怎么了?

賚 我们看一看这笔记!

公爵夫人坐在左边,洛歇走向她。胥珊在右边,近桌,左手拿着那一张字纸,想要悄悄地展阅,不让人家看见。

洛 (注视胥珊,诧异地自语)奇了!

賚 (拉洛歇近她,说)放近些! 唉! 我的眼睛! ……

洛 (把笔记簿子放低些,同时溜眼瞧着胥珊,忽然把公爵夫人的手臂一拉,低声说道)姑母!

賚 (低声向洛歇)你怎么了?

洛 请您留心看! 不要抬头! 她在念些什么! 一封信! 您看见吗? 她躲着看的,您看见吗?

賚 是的!

胥 (展开字纸,念)“我礼拜四来。”(诧异地)原来是洛歇的! 他今天早上给绿西的信! (注视那字纸)但是为什么写的是反笔字,又不签名呢?(念)“晚上十点钟在花厅里。您务必假说头痛。”呀!

賚 这是怎么一回事?(叫)胥珊!

胥 (吓得一跳,把拿着信的手藏在背后,转身向公爵夫人)姑母?

賚 你在那儿念什么?

胥 我吗,姑母? 没有念什么……

賚 我似乎觉得……你到这儿来。

胥 (她的身体本靠着桌子,左手藏在背后,她顺势把那信放到桌上,用些书盖住)哼! 姑母! ……(走向公爵夫人)

賚 (自语)呀! 奇了! 真是令人不解。

胥 (走近公爵夫人身边)姑母,您叫我来做什么?

賚 你去给我拿一件外套来。

胥 (踌躇地)但是……

賚 你不肯吗?

胥 肯的……肯的,姑母。

賚 外套在我的房间里。去吧!(胥珊出,向洛歇)桌子上,快去!

洛 什么?

賚 一封藏起来的信! 我已经看见了!

洛 藏起来! ……(走近桌子,搜寻)

賚 是的,在那角儿,那黑书的下面! 你看不见吗?

洛 不……呃,看见了! ……一张玫瑰色的字纸!(拿起那信,一面看,一面送到公爵夫人跟前)唉!

賚 什么?

洛 (念)“我礼拜四来。”原来是毕拉克的!

賚 (抢过那信细看)谁的! ……还不曾签名呢! 而且这些字……

洛 是反笔字,不错。唉! 这位先生倒小心得很! 但是礼拜四来的,不是他便是我了!

賚 (念)“晚上十点钟在花厅里。您务必假说头痛。”原来是一个约会!(把信递给他)快! 快! 快放到原地方去! 我听见她来了。

洛 (心乱)是是……(把信放回原处)

賚 此刻你再到这儿来吧。

洛 (心乱)是,是!

賚 快! 快!(洛歇在她身边坐下)放镇静些! 她来了! ……(胥珊入,公爵夫人假意翻阅笔记高声说)呃! 很好! 好极了!

胥 姑母,您的外套拿来了。

賚 好孩子,谢谢你。(低声向洛歇)你也该说说话呀。

胥珊走到桌边,拿了那信,还在桌子望了一望,转身如前站着。同时,洛歇说话。

洛 (心乱)真的,这上头可以看得出她有……惊人的进步……我惊奇得很……(指胥珊,低声向公爵夫人)姑母!

赉 (低声)是的,她又拿起那信了,我已经看见了。(钟鸣。公爵夫人高声)第二次钟响了!胥珊,快穿衣去吧,否则你没打扮好我们就开始吃饭了!

胥 (望洛歇,自语)他同绿西有约会!唉!(她踏在洛歇的脚上,一言不发,仍旧注视着他,在他的手里取过了笔记簿子,扯碎了,怒气冲冲地摔在地上,出)

第十六出

出场人:公爵夫人、洛歇。

洛 (心中害怕,转身向公爵夫人)姑母?

赉 一个约会!

洛 毕拉克约的!

赉 不要说了吧!……

洛 (倒在椅子上)我周身发抖,活像一个没有手脚的人了!

外面有人声;后方的门开了。

赉 (向外望)杜洛涅来了!众人也来了!可以吃饭了!……喂!去穿你的衣服去吧!去了来你就安静了,你看,你的脸色变了……

洛 胥珊!这是不可能的!(出)

赉 对啊!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到底……

第十七出

出场人:公爵夫人、雪兰夫人、杜洛涅、圣赉罗、圣赉罗夫人、(不久以后)绿西、卢登夫人、阿丽柯夫人、毕拉克(绿

西三人围绕着他进来)。

雪 (把杜洛涅介绍给公爵夫人) 姑母, 这一位是国务院秘书杜洛涅先生。

杜 (施礼) 公爵夫人!

賚 我亲爱的杜洛涅先生, 不瞒您说, 我几乎不等您吃饭了。

杜 公爵夫人, 请您原谅我, 我的事情多得很, 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我请您容许我早些回去, 好不好?

賚 先生说哪里话? 我自然愿意的了。

雪 (很为难地) 这一位是毕拉克先生!

杜 (看见雪兰夫人把毕拉克介绍给他) 先生!
毕拉克与他握手, 二人谈话。

雪 (回向公爵夫人) 姑母, 请您宽容他吧。

賚 宽容你那共和党吗? 不要说吧! 他活像一个国王, 只给人家二十分钟! 你见过这样的人吗?

雪 至少您还肯要他扶您去吃饭吧?

賚 绝不! 让他扶你吧! 我呢, 我要那小赖孟扶我还快活些。

洛 (穿好衣服来了, 慌慌张张地向公爵夫人) 姑母?

賚 还有什么事情?

洛 唉! 还有一件事! ……刚才我在上面的走廊里听见……!
唉! 说来您也不相信!

賚 什么呀?

洛 我没看见一个人, 但是我却听得很的确……!

赖孟与霞痕悄悄地入。

賚 什么呀? 什么呀?

洛 我说了吧: 我听见一阵接吻的声音!

賚 一阵……

洛 唉! 我是听见了的!

賚 是谁呢? ……

雪 (把赖孟介绍给杜洛涅) 这一位是阿歇尼县长保罗·赖孟先生。

二人施礼。

赖 (介绍霞痕) 秘书先生, 这一位是保罗·赖孟夫人。

胥珊穿着露肩衣入。

卢 (看见胥珊) 嗟唷!

毕 呀! 我的少年的学生来了。

大家诧异, 窃窃私语。

洛 (向公爵夫人) 姑母, 您看, 穿露肩衣! 真不得了!

賚 我不觉得……(自语) 她哭了来的。

福 (入报) 公爵夫人, 酒席摆好了。

洛 (看见胥珊与毕拉克谈话, 走向她) 唉! 我想晓得! ……(把手臂递给她) 胥珊!

当时毕拉克正在同绿西说话, 胥珊挽着他的手臂, 望着洛歇作傲态。

毕 (向胥珊) 小姐, 您这么一来, 许多人羡慕我了。

洛 (向自己) 唉! 太凶了! (把手臂递给绿西)

賚 (自语) 这些举动是什么意思呢? (高声) 喂! 赖孟, 放您的手臂来。(赖孟来她身旁) 呀! 不是我说, 好朋友, 要做知府先要受苦啊!

保 公爵夫人, 这种苦工却是乐事。

賚 吃饭的时候, 您坐在我的旁边, 我们谈一谈政府的坏处。

保 唉! 公爵夫人! 我是一个官员, 怎好说政府的坏处呢? ……

唉! 不行……但是, 我听一听总还可以的。

第二幕

布景 如第一幕。

第一出

出场人：圣賚罗、毕拉克、杜洛涅、洛歇、赖孟、雪兰夫人、阿丽柯夫人、卢登夫人、公爵夫人、胥珊、绿西、霞痕。

大家排列而坐，在听圣賚罗读完他的《菩萨修行传》。

圣 我们不要误会了！这些修行传虽则叙述了许多奇异的事迹，恰像我的鼎鼎大名的父亲在 1834 年所著的书里的话：这都只不过是与《邬波尼杀昙》里头所采集的婆罗门的超人观念比较所得的幻象，否则便是在那《吠陀经》的编者韦阿萨的十八罗汉传里比较出来的。

霞 （低声向保罗）你打瞌睡吗？

保 不，不……我像鸭子听雷。

圣 （继续地）这显然是佛教的具体的学说，我打算说到这里为止。一阵声音，——大家站起来。

许多人声 （微弱地）好极了！好极了……

圣 而现在……

大家忽然静默，复坐。

圣 而现在……（咳嗽）

雪 （殷勤地）圣賚罗，您疲倦了吗？

圣 哪里就疲倦了？伯爵夫人。

阿 是的！您真的疲倦了；休息一下吧，我们等您。

许多人声 是的！您休息吧！休息休息吧！

卢 子爵，您不能老是飞，须得下地才好。

圣 谢谢，但是……而且，我已经完了！

众人站起来。

许多人声 （在喧哗里）很有趣！只难懂了些！好极了！只太长！

毕 （向妇人们）唯物论者！太唯物了！……

保 （向霞痕）不成器的！

胥 （很高声）毕拉克先生！

毕 小姐！

胥 您到我的身边来吧。

毕拉克走向她。

洛 （低声）姑母！

胥 （亦低声）真的，她好像是故意如此做！

圣 （重回桌前）只再说一句！（大家诧异，复坐，静默，局促）或者，要把我的意思表达得妥当些，可以说是一种愿望。——这一门学问，因为我不会演讲，把它的范围弄窄了，形式弄得不足轻重了……

胥 （自语）好！他倒客气得很！

圣 ……然而它的影响之大，我们都可以大略地看见。依我说，这一门学问，在1821年——离现在快满六十年了，有一个开路先锋……我索性说好些，有一个发明者。这发明者是一个天才，我真当不起这光荣，竟是这发明者的儿子……

保 （向霞痕）你看这人，他把死尸拿来卖弄呢！

圣 我敢说，在他所开的路上，我跟着他走，还不算没有发明。在我们之后，还有一个人，他像我们一般地想要在“史芬斯”那里找出永久的真理的几句话，还想在原始的多神教里得到真诠……这就是洛怀尔，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学者。我的鼎鼎

大名的父亲去世了,洛怀尔不久也要跟他到坟墓里去……也许他此刻已经去了呢。于是这科学的新园地,我父亲是首先占据的人,现在只剩下我一人独占了。独占了!(望杜洛涅)但愿现在的执政者,国权的承受与施行者,当心一件危险的使命。什么使命呢?也许明天我们就要哭我们的同志,为国家痛惜,而求一个承继的人。但愿当代的名流(说时,注视毕拉克,毕拉克正在同杜洛涅谈话)不管多少人去包围他们,不管人们的要求的理由正大与否,总能够不偏不党地、光明正大地去选择那承继人。选择的标准有三种:第一是年龄,第二是能力,第三是既有的权利。总之,这一种重大的科学乃是我的鼎鼎大名的父亲的成绩,现在只有我能够代表这科学,执政的人如果想要找一个搭配得起我的父亲的人,应该晓得如何选择了。

众人皆起。拍掌,大动作起来,厅里有喧嚣之声。仆人们入,各捧着托盘子穿来插去。当时只听得很清楚的

许多声音 (在喧嚣声里)好!好!好极了!

保 这个却容易懂些了,好福气!

雪 这是候补洛怀尔的缺的了。

毕 硕学院的缺,少年学校的缺,一切的缺!

雪 (自语)我早就怀疑到这一层了!

仆 (传报)伯利叶将军到,卫洛先生到。

伯 (吻雪兰夫人的手)伯爵夫人!

雪 呀!参议院议员先生……

卫 (吻雪兰夫人的手)伯爵夫人!

雪 (向卫洛)我亲爱的众议院议员先生,太迟了!您到得太迟了!

伯 (客气地)伯爵夫人,人家到您这叙雅厅来,老是太迟了的!

雪 圣费罗先生演讲过了,什么都说完了!

伯 (向圣费罗施礼,说)唉!唉!可惜之至!

卫 (把伯利叶拉到左边)喂!如果众议院通过了那议案,你们反

- 对吗？
- 伯 自然啦……至少第一次是反对的！否则要参议院做什么？
- 卫 呀！公爵夫人！
- 二人上前施礼——保罗·赖孟与霞痕溜出了客厅，到花园里去了。
- 雪 （向圣赉罗）圣赉罗，真的，您今天比平日更强了！
- 阿 是的，是的，“比平日更强”，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颂词了。
- 卢 呀！子爵！子爵！您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了！您谈到这种信仰，虽则难懂，却是何等可爱啊！呀！您的佛菩萨，我就心醉了！
- 绿 （向圣赉罗）请您恕我大胆，我似乎觉得您数那些佛经的时候，有些遗漏的地方。
- 圣 （动气）小姐，你相信吗？
- 绿 我不曾听见您叙述《摩阿波罗多》^①与《罗摩若那》^②。
- 圣 小姐，这并不是佛法的书，只是些简单的诗歌，因为时代久了，印度人便奉为神品，这是真的；但是，到底只是简单的诗歌。
- 绿 但是，哥尔古多的佛会……
- 圣 （嘲讽地）呀！我这话至少是波罗门教徒的意见！……您却别有见地……
- 胥 （很高声）毕拉克先生？
- 毕 小姐！
- 胥 把您的手臂给我，我想到外面换一换空气。
- 毕 但是……小姐！……
- 胥 您不肯吗？
- 毕 但是，您以为此刻……？
- 胥 来呀！来呀！（她拉他，——二人同出）

① 《摩阿波罗多》(Mahabarata)是 Vyasa 的颂圣歌。

② 《罗摩若那》(Ramayana)是 Valmiki 的诗歌。

洛 (向公爵夫人) 姑母! ——她同他出去了!

賚 好,那么,你跟他们去就是了! 等一等,我同你去。这也好,我须要走几步,那“老铜像”用他那婆罗门催我的眠,我不耐烦了。(二人同出)

杜 (向圣賚罗) 您真博学,很有新的见解……(低声) 我亲爱的子爵,您未了的隐语,我全懂得了;但是,您用不着说啊。我们是您的人,您还不晓得吗?(二人握手)

雪 (向圣賚罗) 对不起!(低声向杜洛涅) 您不会忘记了我的儿子吧?

杜 伯爵夫人,我答应过的话是不会忘记的,您答应过的话呢?

雪 参议院里您可以得六票,这是说定了的;但是,还有说定了的一件事,乃是他的报告书出版之后……

杜 伯爵夫人,我们是您的人,您还不晓得吗?

保 (悄悄地与霞痕从花园里回来,向霞痕) 你听我说,人家已经看见我们了。

霞 树下面太黑了。

保 还不曾吃饭,已经几乎给人家捉住了。两次,太多了! 我不想再要了!

霞 唉! 你答应过我,说愿意在屋角儿上同我接吻,是呢,不是?

保 (生气) 你呢? 你愿意做知府太太,是呢,不是?

霞 (也生气) 是的,但是我不愿意做寡妇。

雪兰夫人走近他们。

保 (低声,向霞痕) 伯爵夫人来了! ……(高声) 真的,霞痕,——您喜欢那《薄伽梵歌》吗?

霞 上帝啊! 我的亲爱的,那《薄伽梵歌》……

雪 怎么? 夫人,您对于这科学还听得懂多少吗? 但是我似乎觉得圣賚罗今天说的特别冗长,特别难懂。

保 (自语) 竞争的关系!

霞 但是,到末了倒还容易懂得,伯爵夫人。

雪 呀! 是的,他想要候补,您懂了吗?

霞 再者,迈斯特尔说得好^①:“科学把信仰推翻,然而科学的本身就没有信仰吗?”

雪 漂亮极了! ——我该把一个于你们有利的人介绍给你们认识才好:那伯利叶将军,他是参议院议员。

霞 那众议院议员呢,伯爵夫人?

雪 呀! 参议院的权力大些。

霞 但是,也许众议院同政界的关系密切些啊。

雪 真的,我亲爱的赖孟,您真好福气,有了贤内助了……(握霞痕的手)——我也快乐得很。(向霞痕)也罢! 那么,两个都介绍就是了。

保 (随着霞痕,霞痕随着雪兰夫人。低声向妻)天使! 你真是个天使!

霞 (亦低声)我们还到屋角儿上去吗?

保 是的,天使! 但是,等到没有人的时候才行……有了! 等到人家念悲剧的时候最好。

仆 (传报)布恩子爵夫人到。——迈尔希乐·布恩先生到。

布 (雪兰夫人上前迎见的时候,向她)呀! 我的亲爱的,我来得合时候吗?

雪 如果为的是科学,那么太迟了;如果为的是诗歌,那么还太早。我还等候我的诗人呢。

布 哪一个诗人?

雪 一个不曾著名的诗人。

布 年纪很轻吗?

雪 我完全不晓得……但是,我相信他的年纪还轻,这只是他的第

^① 迈斯特尔(1753—1821)是法国的哲学家。

一部著作。是盖亚克把他领来的。您晓得盖亚克吗？他是一个保守党的报馆里的人。他们该是九点钟到的……我不晓得为什么……

布 我为偶然祝福了。然而我这一来，也不为的是学者，也不为的是诗人，我的亲爱的，我只为的是他——毕拉克。您想想看，我不认识他，人家说他很动人。奥哥利王妃爱他爱到发狂了，您是晓得的。他在哪里？呀！指给我看吧，伯爵夫人。

雪 但是，我在找他，而我……（看见毕拉克与胥珊入）在这里了！

布 伴着卫里叶小姐进来的，就是他吗？

雪 （诧异）是的。

布 呀！他长得真好，我的亲爱的，他长得真好！而您却让他同那女儿家出去吗？

雪 （注视胥珊与毕拉克）这事有些蹊跷……

迈 洛歇呢？伯爵夫人，我可以同他握手吗？

雪 此刻我怕不行，他该是正在努力做功夫哩。

公爵夫人与洛歇入。

雪 （看见他们，自语）呃！他同公爵夫人进来，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洛 （很伤感地向公爵夫人）喂！姑母，您听见了吗？

賚 是的，但是我没有看见。

洛 这一次我可听清楚了，的确是接一个吻！

賚 吻得还凶呢！唉！这个！这儿有谁可以像这般地接吻的？

洛 谁？谁？

賚 （看见雪兰夫人走近来）你的母亲来了。

雪 怎么，洛歇，你不是工作去吗？

洛 不，妈妈，我……

雪 好，那么，你的古墓的报告呢？

洛 我还有的是时间，我夜里可以做，我……而且，我用不着

忙! ……

雪 你不想一想吗? 好孩子,总长在等你呢。

洛 他等我,就让他等吧!(走开)

雪 (吓坏了)公爵夫人,这是什么意思?

賚 你告诉我:今天晚上人家不是要给我们念些什么臭话吗? 大概总该念一本悲剧吧?

雪 是的。

賚 好! 那么,在另一个客厅里念好不好? 你把这一个让给我吧,我有用处,而且越早越好。

雪 为什么呢?

賚 人家念悲剧的时候我才告诉你。

仆 (传报)盖亚克子爵到,米烈先生到。

賚 呃! ……恰好你的诗人来了!

妇人们 (嚷道)诗人? 诗人来了吗? 少年的诗人! 在哪里? 在哪里?

盖 伯爵夫人,我实在对不起得很,我的报纸缠住了我,(低声)我预备您今晚的宴会的报告,(高声)这一位是我的朋友米烈先生,他乃是一位悲剧诗人,等一会儿你们诸位可以赏鉴他的文才。

米 (施礼)伯爵夫人……

賚 (向洛歇)这就是那少年诗人吗? 呃,他倒很新鲜。

阿 (低声向其他的妇人)丑极了!

布 (同样)黑极了!

罗 (同样)是一个秃子!

卢 (同样)有什么文才呢? 太丑了,我的亲爱的!

雪 (向米烈)先生,我与我的宾客们都幸福得很,得蒙先生的宠爱。

卢 (走近来)先生,您的成功的作品,却给我们首先领略! 真是感

激不尽!

米 (惭愧)呀! 夫人!

雪 先生,这是您的第一部著作了?

米 哦! 我曾经做过些长诗。

盖 而且得了硕学院的褒奖,伯爵夫人……我们都是受奖人。

霞 (羡慕地向保罗低声)受奖人! ……

保 (向霞痕)有什么稀奇?

雪 然而您总还是第一次与戏院接头吧? 总之,年龄是文才的保障,年龄到了成熟的时候,也就是文才成熟的时候。

米 唉! 伯爵夫人,我的剧本已经做好了十五年了!

妇人们 十五年! 这是可能的吗? 唉! 真是! ……

盖 这因为米烈是一个有气节的人! 有气节的人是应该提举的,是不是,夫人们?

卢 是的,说得有理,自然啦……悲剧是该鼓吹的,是不是,将军? 悲剧……

伯 (正在同卫洛谈话,中止了,答卢登夫人)呢? ……呀! 是的,悲剧! 《奥拉斯》! 《西那》^①! 真不可少! ……自然啦! 民众不可没有一本悲剧……(向米烈)您可以把题目告诉我吗?

米 《费理伯·奥古斯特》!

伯 很漂亮的题目! 这是军事的题目……这大概是有韵的吧?

米 哦! 将军! ……一本悲剧还不是有韵的吗?

伯 大约是分许多幕的了?

米 五幕!

伯 (很高声)哈,哈! ……(平和的声气)正好! 正好!

霞 (低声向保罗)五幕! 真好福气! 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

保 嘘!

① 《奥拉斯》(Horace)与《西那》(Ciuna)是法国大戏剧家哥尔奈的杰作。

卢 这是长时间的大作了!

罗 不知费了多少气力了!

阿 这个非鼓励不可! ……

大家听见胥珊笑。

雪 胥珊!

胥 (向雪兰夫人)好了! 赶快把这诗人与他的乡导都领去了吧!
把一切的人都领去!

雪 喂,夫人们,我们到大厅里念诗去吧,(向米烈)先生,您预备好了吗?

米 谨候尊命,伯爵夫人。

保 (低声向霞痕)该让少年人出头才是!

雪 走吧,夫人们!

卢 (止住她)哦! 伯爵夫人,在未走之前,请您让我们把我们的一
个小小的捣乱的计划实行了再说,(走向毕拉克,作哀求的语
气)毕拉克先生?

毕 侯爵夫人!

卢 我们请求您的一个恩惠。

毕 (温雅地)侯爵夫人,你们诸位赏脸,肯请求我事情,这就是给
我的恩惠;比你们所请求于我的恩惠大得多了。

众妇人 哦! 说得漂亮!

卢 这一本诗剧也许要占了整整的一晚,算是最后的光辉,在这个
之前,请您向我们发表些议论。呀! 很少也不要紧! 天才是
不受人家论价的! ……但是,只求您一些议论! ……您的话
便是我们的《圣经》!

胥 是的,哦! 毕拉克先生!

阿 做个好心人吧!

布 我们跪下来了!

毕 (表示不肯)哦! 夫人们!

卢 绿西,您帮我们的忙吧! 您是他的藐子之神! 您请求他吧!

绿 当然,我也请求。

胥 我呢,我一定要!

众人 (嚷道)哦! 哦!

雪 胥珊!

毕 既然你们用强硬的手段……

卢 呀! 他肯了! 来一张椅子好不好?

妇人们大动作,围绕着他。

阿 来一张桌子好不好?

卢 您要不要人家退后些?

雪 夫人们,不要混在一堆吧!

毕 哦! 我请求你们……我没有什么要唤起你们的注意的……

卫 (向伯利叶)呀! 但是,您要当心;这议案乃是民意之所在。

众人 嘘!

毕 我恳求你们……不要这样开场……我没有什么要报告你们的……

卫 好,是的。但是,那些选举人呢? ……

伯 我的乃是一个终身职!

妇人们 嘘! 嘘! 呀! 将军!

毕 也不像上课,也不像演讲,也不像村学究吹牛。夫人们,我请求你们只谈一谈话吧,只问一问我就是了。

卢 (合掌)哦! 毕拉克! 您所著的书里说的是什么呀?

阿 (同样)是的,他的书!

布 (同样)您的书,是的!

胥 (同样)哦! 毕拉克先生!

毕 这是不可抵抗的请求了! 然而你们到底容我抵抗吧! 我这本书,将来一切的人们都可以看……现在呢,谁也不能知道一字。

卢 (有意地)甚至于……仅仅一个人也不行吗?

毕 呀!侯爵夫人,昔日方特奈^①对古兰茈夫人说过:“当心!这里头也许有一种秘密。”

众妇人 呀!可爱!呀!可爱!

布 (低声向卢登夫人)他这人很有聪明。

卢 (亦低声)岂但有聪明而已?

布 (仍低声)有什么?

卢 (仍低声)有翼!等一下您看,他有翼!

毕 夫人们,我一说,你们就会承认我的话是对的:我的书里那些千古的难题,要从其中拿出一两个来研究,可惜这地方不是地方,这时候也不是时候。在这些难题上头,凡是高飞的灵魂——像你们诸位的——神秘的生命之谜与方外之谜所不住地摇撼着的灵魂,都在那里怡然自乐呢!

妇人们 呀!方外之谜!我的亲爱的!方外之谜!

毕 但是,我声明保留了之后,其他的都可以听候夫人们的吩咐了。呃,恰巧我有一种思想,这思想时时在我的心里动摇,不曾得个解答,现在我请夫人们许可我用三两句话把这思想表达出来。

众妇人 是的,是的!说呀!

毕 (坐)我说的時候有三个目的:第一,是服从夫人们的命令;(说着,注视卢登夫人)第二,是把一个彷徨无主的女朋友引导回来……

众妇人 (嚷道)这是卢登夫人了。

布 (看见卢登夫人很害羞地低头,向她说)我的亲爱的,是您。

毕 (注视绿西)第三,是无论如何,要与一个很危险的敌人宣战……

① 方特奈(1657—1757)是法国的文学家,哥尔奈的侄儿。

众妇人（嚷道）这是绿西！绿西！绿西！……

毕 我说的是：爱情的问题！

妇人们 哈！哈！

賚（自语）他预备变卦了！

胥（喝彩）好！好！

众人轻嚷声。

霞（向保罗）你看那女子，她倒很有个样子！

毕 爱情的问题！——懦弱乃是一种强力！——灵魂的冲动乃是一种信仰！也许天下的信仰都是假的，只这信仰是真！

众妇人 哈！哈！可爱啊！

卢（向布恩夫人）他的翼！我的亲爱的……您看！

毕 今天早上，在王妃家里，我给人家引起我谈论德国的文学，说起某种哲学。这哲学把本能当做我们一切的思想与行为的基础与原则。

众妇人（抗议）哦！哦！

毕 好！于是我擒住这个机会，大胆地声明，说这意见不是我的意见，我誓必用我这骄傲的灵魂的全力去抵抗这一种学说！……

众妇人 好极了！这才对啊！

布（向卢登夫人，低声）真好看的手！

毕 是的，夫人们，是的！爱情并不是德国那哲学家所说的一样。他说：爱情是纯粹的特征的情绪，爱情是一种骗人的幻象，这幻象的本身炫耀着人们的眼睛，使人们达到它的终点。唉！不，不，一千个不！假说我们有灵魂的话！

众妇人 对啊！对啊！

胥（喝彩）好！好！

賚（低声向洛歇）她故意这样做的，毫无疑义！

毕 这种降低心灵的学说，它的本身就很平庸，只是诡辩学者的主

张,我们让它去吧,甚至于不必同他们争;我们只该报之以静默,以不理理之!

众妇人 妙啊!

毕 死罪!死罪!美貌对于人们的薄弱的意志,具有绝大的权威,这种权威,现在我也否认了!(四顾)我此刻美人环境,真所谓不识尊严!……

众妇人 哈!哈!

洛 (向公爵夫人)他用眼睛瞟她了!

賚 是的。

毕 然而,在这“可见之美、必朽之美”之上,另有一种美。这种美呢,时间不能限制它,眼睛不能看见它,只有我们的提净的心灵会去瞻仰它,会用一种非物质的爱情去爱它。夫人们,这种爱情才是爱情之神,才能够使二人的伉俪灵魂高飞起来,远离了尘土,直到理想的蓝色的天涯!

众妇人 (喝彩)好!好!

賚 (自语,声音颇高)这是混七搭八的话!

毕 (注视她)这种爱情呢,有人嘲笑它,有人否认它,而大部分的人却不认识它;便说我自己吧,这种爱情打击到我的心头的时候,我也还不认识它。然而它到底是存在的!存在什么地方呢?在出类拔萃的灵魂里,蒲鲁东这样说过的……

几个人的声音 (抗议)哦!哦!蒲鲁东!

卢 哦!毕拉克!

毕 我用这一个著作家引证,我自己也诧异,谨此向诸位道歉……在出类拔萃的灵魂里,爱情是没有骸骨的。

妇人们 哈!哈!微妙极了!可爱极了!

賚 (发作)唉!好!一场呆话,岂有此理!

妇人们 哦!哦!公爵夫人!

毕 (向公爵夫人施礼)然而它到底是存在的!高尚的人的心里常

常感觉着,大诗人的诗里常常吟咏着,而且,在幻梦的天空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些不朽的灵魂的真面目,这正是不朽的灵的爱纯洁的明证。譬如毕阿特丽丝^①……洛尔德诺芙^②……

賚 洛尔德诺芙!好先生,她有十二个儿女哩!

众妇人 公爵夫人!

賚 她有十二个孩子!你还说她是灵的爱!

卢 这些孩子并不是她的;噫呀,公爵夫人,说话要公平才好!

毕 爱罗绮丝^③……

賚 呀!这个……

毕 还有她们的不同时的姊妹们:爱儿微、爱洛阿!此外还有许多不著名的呢!这种神秘而纯洁的爱情的信仰者,真是多极,出人意料之外……我特此向女人们说法!……

妇人们 哈!哈!我的亲爱的!这倒是真话!

毕 是的!是的!灵魂有它自己的言语,有它自己的呼吸,有它自己的情欲,有它自己的痛苦,总之,它有它的生命!灵魂连附于肉体,譬如羽翼连附于鸟类:有灵魂才能够把肉体升上了高峰!

众妇人 哈!哈!妙啊!妙啊!

毕 (站起来)现代的科学界所应该了解的就在乎此……(注视圣賚罗)因为他们的晓得看重物质……我因此要说到……既然刚才我们的可敬的朋友发表了些隐语——这些隐语也许还早了些……他说科学界快要受一种损失,但我希望科学界不这样早就有可痛惜的事情发生……我因此要说到……(此刻圣賚罗正在同杜洛涅说话,毕拉克注视杜洛涅)我呢,我也要向执政者进一个忠告:怀洛尔所教育的一班青年,正该用这种学说教他们,无论如何,继承他的人总该拿这个来做教育的方针。我在此

① 毕阿特丽丝是但丁《神曲》里的人物。

② 洛尔德诺芙是毕特拉尔克的诗中的美人。

③ 爱罗绮丝生于12世纪,是教士之女,后为修道院长。

谨向我们的伟大的同志道歉：要负这个大责任，只有一种不充分的优先权还不行，只有年高积学的资格还不行，非得一种不可抵抗的大力，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一种青年的气魄不可！

众人（喝彩）好！妙啊！可爱啊！动人啊！

众人皆起，窸窣之声大作。妇人们环绕着毕拉克。

賚（自语）圣賚罗活该！

保（自语）第二个候补者！

卢呀！毕拉克先生！

胥我的亲爱的教授！

布真是精神上的庆祝了！

阿美！美！美！

毕哦！夫人们，我不过把你们的意见发挥罢了！

卢呀！销魂使者！销魂使者！

毕喂，侯爵夫人，我们和洽了吧？

卢谁还敌得过您呢？（介绍布恩夫人）这一位是布恩子爵夫人，是您刚才弄得销魂的一个，她是您的了！

布刚才我哭了，先生！

毕哦！子爵夫人！

阿美极了，不是吗？

布美极了！……

胥他热得很！（毕拉克找手帕子）您没有手帕子吗？呃！（她把她的手帕子给他）

毕哦！小姐！

雪但是，胥珊，您不想一想？

胥（见毕拉克欲还她的手帕子）您就留下好了，我去拿水给您喝。

卢（走上去，直到一张桌子前面，这是刚才圣賚罗演讲时所用的桌子，上面有一只托盘，盘上有些糖水杯子）对了！对了！给他水喝！

洛 (低声向公爵夫人)姑母,您看!

賚 (亦低声)这一切……这一切……要做一个有罪的人,胆子大得很!

毕 (低声向绿西)您呢? 您服我了吗?

绿 哦! 在我看起来,爱情的概念乃是……不,将来再说吧……

毕 (低声)等一会儿说好不好?

绿 好的……您要不要一杯水?(走上去)

卢 (拿了一杯水下来)不! ……让我来! 我希望我的天神原谅我! ……只一杯清水! 呀! 甘露的秘密已经丧失了!

阿 (拿了一杯水来)毕拉克先生,喝一杯水好不好?

卢 不,不……选了我的吧! ……我的!

阿 不,……我的! 我的! ……

毕 (为难)但是……

绿 (把一杯水递给他)呃!

卢 他一定要绿西的了,我敢断定! ……唉! 我要吃醋了! ……不! 我的! 我的!

胥 (拿了一杯水来,硬要他接受)不,绝不! ……要我的才行! ……哈! 哈! 第四个贼^①! ……

绿 但是,小姐! ……

卢 (自语)这女孩的脸皮真厚……

洛 (指着胥珊,向公爵夫人)姑母!

賚 她怎么样了?

洛 毕拉克到了之后,她才这么样了的。

后方的门大开,现出大厅,内有灯光。

賚 毕竟好了!(向雪兰夫人)你把你的客引去吧;你该晓得这是时候了!

① 意思是说:第四杯水。

雪 夫人们,我们走吧,读我们的悲剧去! 过大厅里读去! 读完之后,我们到花厅里喝茶!

绿、毕、胥 (皆自语)花厅里?

洛 (低声向公爵夫人)您看见胥珊吗? 她听了妈妈的话之后,身子忽然动了一动。

赉 (亦低声)真的! 毕拉克的身子也动了一动。

卢 夫人们,走吧,诗神在招呼我们了!

众人开始慢慢地走过后方的大厅。

伯 (向保罗)怎么? 我亲爱的县长,三年! ……

雪 我们走吧,将军!

伯 (正在同保罗谈话)是! 是! 伯爵夫人,悲剧! ……您有道理,该鼓励这个! ……五幕……走吧! ……

霞 (低声向保罗)等一会儿,这是说定了的呀!

保 (亦低声)当然! ……当然! ……这是说定了的!

伯 (复回向保罗)三年的县长,只在一个地方吗? 人家还说现在的政府不是保守党的呢!

保 哦! 很好,参议员先生,很好!

伯 (谦逊地)哦!

杜 (向卢登夫人)事情是这样说定了,侯爵夫人! ……(向阿丽柯夫人)我亲爱的夫人,事情全在鄙人身上!

毕 (向杜洛涅)喂,秘书先生,我有希望吗? ……

杜 (伸手给他)我的亲爱的朋友,这事情不归您还归谁呢? 您该晓得我们是您的人啊。(二人自后方出)

伯 (一面走上去,一面向保罗)我的亲爱的县长,您的县里的民魂是这样的? ……您在那边做了三年的县长,总该知道的!

保 唉! 将军! 县里的民魂……让我告诉您……县里的民魂……县里没有民魂!

他们自后方出。——胥珊走过的时候,触着一具不曾盖上的

钢琴的键子，铿然作大响。

雪 (向胥珊, 严厉地说) 唉! 胥珊, 真是! ……

胥 什么呀? 表婶!

賚 (把她拉住, 正眼望她) 你怎么样了?

胥 (赌气地发笑) 我吗? ……我寻开心, 呃!

賚 你怎么了?

胥 没有什么, 姑母, 我寻开心, 你信我说的吧。

賚 你怎么样了?

胥 (哽咽, 气促地) 我有的是痛苦! (她进了大厅, 猛烈地把门掩上)

賚 (自语) 这到底总是爱情的关系, 否则我便知道了……我是知道的!

第二出

出场人: 洛歇、公爵夫人、雪兰夫人。

雪 (向公爵夫人) 唉, 这个! 您看, 这是怎么一回事? ……(向洛歇) 为什么你不做报告去?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洛 母亲, 您太有道理了!

雪 胥珊吗? ……

洛 是的, 胥珊……与那男的! ……

賚 住口! 你想要说疯话了!

洛 但是……

賚 (向雪兰夫人) 让我说了吧! 我们在她的手里得了一封信。

雪 毕拉克的吗?

賚 我一概不晓得! ……

洛 怎样?

賚 这是一封反笔的信, 又不曾签字……我一概不晓得! ……

洛 是的, 是的……唉! 他哪里肯连累了自己呢? ……但是, 您听我告诉您……

賚 (向洛歇)住口!(向雪兰夫人)你听我告诉你:“我礼拜四来……”

洛 今天!依理说,不是他就是我!

賚 住口!让我说完:“礼拜四,晚上十点钟,在花厅里。”

洛 “您务必假说头痛。”

賚 呀!是的!我忘记了:“务必假说头痛。”

雪 这是一个约会了!

賚 显然是的啦!

雪 约她!

賚 这个我一概不晓得。

洛 唉!我毕竟以为……

賚 唉!……你以为!……你以为!……凡是要告发一个女人的罪过……你听清楚!凡是要告发一个女人的罪过,并不是说“以为”就行了的!应该亲眼看见,看了又看……看见了之后,那么……唉,那么……那么,还不算是真的呢!(自语)同少年人说这种话总是好的!

雪 一个约会!我平日说什么来?唉!她真是可以证明她的根源!……在我的家里!……唉!一个风骚的工女!……总之,公爵夫人,您打算怎么办呢?快说呀!我虽则请人家不必等我,先自开始读那剧本,但是我毕竟不能久留在这里的!呃!您听,他们开始了,我听见那诗人的声音了。我请您快说,您打算怎么办呢?

賚 我打算怎么办吗?……我只打算在这儿守着,……十点钟只欠五分了。如果她赴约会的,非在这儿经过不可,于是我就可以看见她。

洛 如果她去呢,姑母?

賚 我的侄孙儿,如果她去吗?好,那么,我也去!我一句话不说,只看他们怎样……等到我看见他们怎样了……于是我……才看怎样办理,还不迟呢。

洛 (坐)也罢! 我们就等吧。

雪 唉! 你可以不必,我的亲爱的! 有我们在这里呢。你有你的报告,你的古墓,去吧! ……(把他推到门口)

洛 母亲,请您容许我! 关系在……

雪 (又推他)关系在你的位置……噯呀! 去吧,去吧!

洛 (固执地)请您恕我不遵命之罪,只因……

雪 唉! 洛歇……

洛 母亲,我哀求您……再者,今天晚上我再也不能写一行字……我太……我不晓得……我的心乱极了……我觉得我对于这女子,我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母亲,您想想看……胥珊! ……这么一来,真丑极了! ……我的地位可怕极了! ……

賚 噯呀……你说得太过了!

洛 (跳起来)实际上是如此!

雪 洛歇! 你不想一想吗?

洛 我是她的保护人,我对于她的灵魂负责任……请您想一想,我的责任是卸不了的! 这孩子的名誉,也不能不想一想! ……这是神圣的寄托,我有维护的责任……我把她的财产让人家偷了去,我的罪过还轻些! 刚才您同我说起古墓! 呃! 古墓! 古墓! ……关系真在古墓! 可恨的古墓! ……

雪 (害怕起来)唉! ……

賚 (自语)呃! 呃!

洛 如果这是真的,如果这贱骨头竟敢不顾自己,不顾她,不顾我们……那么,我要直走到他的跟前,当众打他的耳光……您听见吗? ……

雪 我的儿!

洛 是的,当众打他!

雪 真是堕落了! ……公爵夫人……对不起……

賚 怎么? 这么一来,我还更爱她呢……你晓得吗?

雪 洛歇!

洛 不,母亲,不! ……这事情与我有关系的……我要等候……(坐)

雪 好……我也等候。

洛 您吗?

雪 是的,而且我要同她说……

賚 呀! 但是,要当心呀! ……

雪 唉! 您放心,我只说些暗语;但是,如果她坚持要去,就算她承认是知情的了! ……我也等候着。(坐)

賚 不久了! 十点只欠五分了! 如果她要头痛的,不会再迟了。
(有人悄悄地开后方的门)嘘!

洛 她来了!

门开时,那诗人念诗的声音同时传出来。

那诗人 (在台外)

我要把这污浊的尘世洗个干净!

我要报仇,

它死了,我还要跟定它;

我不退缩,

非但在它的坟墓前……

霞痕入,门闭,同时诗声亦止。

賚 (自语)这是县长夫人! ……

第三出

出场人:洛歇、公爵夫人、雪兰夫人、霞痕。

霞 (看见他们,停了脚步,着慌)呀! ……

賚 来呀! 来呀! ……喂! 您似乎已经听够了,是不是?

霞 我吗? 不,公爵夫人……但是,因为……

賚 我晓得! 因为您不爱悲剧……

霞 爱的……哦! 爱的。

賚 唉！您也不必自己辩护，还有许多像您一样的呢。（自语）她是怎么样的？（高声）那么，是那剧本太不好了，是不是？

霞 哦！好极了，怎说不好呢？

賚 好，像人家踏着您的脚那么好吗？

霞 不！不！……那上头竟有些……有些……有一句很妙的诗句！

賚 已经有妙句了！

霞 大家喝彩，喝得厉害哩。（自语）怎么办呢？

賚 哈！哈！……这妙句说的是什么呢？

霞 “名声像一个神，这神……”我怕背诵得不好，倒失了原诗的韵味了。

賚 呃！保留着吧，好孩子，保留着吧！您现在妙句也不听，就走了吗？

霞 唉！我在非常可惜呢。（自语）说什么好呢？……（忽生一计）呀！……（高声）我不晓得是旅行辛苦呢……还是天气太热的缘故……我……我觉得不舒服！……

賚 呀！……

霞 是的，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我想……我……我有了头痛的病了！……

雪、賚、洛（都站起来）头痛？

霞（吓得一跳，自语）他们怎么了？

賚（静默了半晌之后）是的，这个不足为奇，因为空气坏的缘故。

霞 呀！您也一样吗？

賚 我吗？唉！……我这样的年纪，不会头痛了……呀！您有……好，但是，好孩子，该医一医才好。

霞 是的，我想走走……您恕我的罪吧？

賚 您去就是了！……您去就是了！

霞（捧着头向外走）唉！痛啊！……（自语）得了！……保罗自然会溜出来的。（从通花园的门出）

第四出

出场人：雪兰夫人、公爵夫人、洛歇。

賚 (向洛歇)哈！哈！你以为？喂！你以为？

洛 呃！姑母，这不过是偶然的事情罢了！

賚 偶然，也许是的；但是，你看，尽可以冤枉了好人，所以千万不可……(后方的门开了，也像前次一样地听见诗声)哈！哈！这一次！

米烈的声音 (门半开时诗声传出来，门掩上的时候，诗声同时亦寂)
当他们达到百数，
又当他们达到千数的时候……

賚 这诗人倒有好嗓子！

米 我孤身向前，犯他们的无用之怒，
问他们委靡不振的理由……
绿西入。

雪、洛 这是绿西！

第五出

出场人：洛歇、公爵夫人、雪兰夫人、绿西。

绿西向那通花园的门走去。

賚 怎么？绿西，您走了吗？

绿 (止步)对不起，我没有看见你们。

賚 似乎有一句妙句：“名声像一个神！……”

绿 (再走)“这神……”

賚 是的，正是这个了。(十点钟响了，绿西走到了门口)但是，您毕竟还要走吗？

绿 (转身)是的，我要到外面吸一吸空气，我的头痛得很。(出)

三人 (坐)呀！

第六出

出场人：公爵夫人、雪兰夫人、洛歇。

賚 呀！真是！……奇怪得很！

雪 这还不过是偶然的事情罢了！……

賚 又偶然！……呀！这一次可不是了！怎么？他们都是偶然，只胥珊不是偶然！……不要说吧！事情有些蹊跷！……她不会来了……我敢打赌，她不会来了。（后方的门突然开了，悲剧的声音突然传出，只不很清楚，突然又停止了。胥珊骤入，如欲追赶什么人似的）她来了！

第七出

出场人：公爵夫人、雪兰夫人、洛歇、胥珊。

雪 （站起来）小姐，你离开大厅吗？

胥 （想逃走）是的，表婶！

雪 不要走！

胥 但是，表婶……

雪 不要走……坐下来吧！

胥珊倒在风琴前的凳子上，每逢她同谁说话，便转身向谁。

胥 坐下来了！

雪 为什么你离开了大厅？请你告诉我。

胥 自然是因为那老先生的诗讨厌啦。

洛 真的是这个理由吗？

胥 如果您再要一个理由，我可以说是：因为绿西出来，我也就出来！

雪 小姐，密司华特桑……

胥 唉！当然！……密司华特桑完美极了，真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物，是一只凤凰！……她什么都可以做……只有我……

洛 只有您，胥珊……

雪 呀！你让我同她说！小姐，只有你独自一人在路上跑……

胥 像绿西一般!

雪 你垄断了毕拉克先生,你努力想法子找他说话……

胥 像绿西一般!……她呢?她不同他说话吗?(转身向洛歇)她不也同这位先生说话吗?

雪 唉!但是,你却说秘密话!你是完全懂得我的话的!

胥 唉!要传达秘密,用不着说话……只写信就够了……(注视洛歇,低声)还写的是反笔字呢!

雪 呃?

洛 (低声向公爵夫人)姑母!

賚 (低声)嘘!

雪 真是!……

胥 真是!……绿西要同谁说话便同谁说话,要出去便出去,要穿什么衣服便穿什么衣服。既然人家这样爱绿西,我也要跟她学样!

雪 小姐,你晓得人家为什么爱她吗?你看,她虽则是个英国人,虽则行动自由,而她为人很谨慎,很正经,很有学问……

胥 是的,然而我呢?这些我不都有了么?唉!半年以来,直到今天,直到今天晚上五点钟,我一味用功,与她一样地用功研究学问!她晓得的,我都晓得了!什么客观的、主观的,一古脑儿都在我心里!好!到而今有何用处?……人家比从前更爱我些吗?……人家不是仍旧把我当做一个小女孩看待吗?还有一切的人们!是的,一切的人们!……(睨洛歇)谁会注意到我?胥珊啊胥珊!胥珊是上算的吗?一切的一切,都因为我不是一个英国的老女子……

洛 胥珊!

胥 是的,您替她辩护吧!唉!我晓得怎样才博得您的欢心……您欺我不晓得吗?(把公爵夫人的手眼镜抢了过来,搁在鼻上)美学!叔本华!“自我!”“非我!”……汪!……汪!……汪!……

雪 小姐,请你不要这么孩子气,好不好?

胥 (行大礼) 谨谢教诲, 表婶!

雪 是的, 你的孩子气……与你的无意识的言语举动……

胥 既然我是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的无意识, 有什么稀奇呢? (生气) 好! 真的, 我有的是无意识的言语举动……我故意做的, 我还要再做呢!

雪 我包管你再也不得在我家里这样做了。

胥 是的, 我同毕拉克先生出去了; 是的, 我同毕拉克先生说过话了; 是的, 我同毕拉克先生有秘密的关系!

洛 您竟敢……!

胥 他比您有学问! 他比您好! 我爱他胜于爱您! 是的, 我爱他! 不错, 我爱他!

雪 我想你不懂什么叫做正经的事情。

胥 懂得! 懂得! 我懂得什么叫正经! 哪里不懂得呢?

雪 那么, 你听我说! 你刚才恐吓我, 说要做无意识的事情, 在未做以前, 请你好好地考虑一下! 胡闹呀, 说混账话呀, 失体统呀, 这都不是你这卫里叶小姐所应有的啊!

賚 呀! 当心!

雪 呃! 公爵夫人, 至少该使她晓得……

胥 (含泪) 唉! 我晓得!

賚 怎么?

胥 (投入她的怀里哭) 唉! 姑母! 姑母!

賚 胥珊, 嗳呀, 我的好孩子! ……(向雪兰夫人) 你的意思是要吓煞了这野兔子的! (向胥珊) 说吧, 你晓得什么? 究竟是什么? (抱她在膝上坐)

胥 (一面哭, 一面说) 唉! 什么? 我不晓得, 但是我晓得总有些什么同我作对的地方……许多就如此了!

賚 是谁告诉你的? ……

胥 谁也不曾告诉我……一切的人们也都告诉我! ……人家看见

我都怔怔地瞧我，叽叽喳喳地说我，我一进来，大家即刻住口……人家吻我，叫我做“可怜的孩子”！——你们以为小孩子是没有感觉的吗？……

賚 (替她拭泪) 嗷呀，我的乖乖，嗷呀！

胥 而且，在教养院里，我显然看得出我不像别人一般，你们欺我不懂吗？……唉！我懂得！人家老是说起我的父亲……说起我的母亲……既然我没有父母了，为什么还说呢？有一次，我同一个大女孩玩，不晓得我怎样得罪了她……她怒气冲冲……忽然叫我做“不合法的小姐”！她自己不晓得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晓得！后来我们和解了之后，她承认给我听，说这话是她的母亲说的，她在旁边听见，也就学着说了。……唉！我真命苦！（哽咽）我们也曾在字典里找过……却找不着……找着了也不懂……（发怒）这到底是什么来由？……我为了什么，不能与众人一样？我为了什么，做事都是不对的？这是我的罪过不成？

賚 (吻她) 不是的，好孩子……不是的，我的乖乖……

雪 我很抱歉……

胥 好，那么，既然不是我的罪过，为什么人家责备我，责备得这般厉害？我是这家里一切的人们的痰盂！我晓得！我不愿意再住了，我要走了！……这家里没有一个人疼我的！

洛 (心甚不安) 胥珊，为什么说出这话来？您说这话真不该！与事实恰恰相反，这家里一切的人们……与我……

胥 (怒气冲冲地站起来) 您？

洛 是的，我！我同您赌咒……

胥 您？唉！喂！……不要惹我，您！我恨您，我再也不愿意看见您！决不！……您听见吗？（向那通花园的门走去）

洛 胥珊，胥珊！您到哪里去？

胥 哪里去？我散步去，而且我要到哪里去便到哪里去，您管不着！

洛 为什么此刻去呢？为什么您出来呢？

胥 为什么吗？（下来，走向他）为什么吗？（眯起眼睛）我有头痛的病！

众人皆起，胥珊从那通花园的门出。

第八出

出场人：洛歇、公爵夫人、雪兰夫人。

洛 （心乱）喂，姑母！现在显明了吧？

胥 （起）越弄越不清楚了！

洛 好！我去看她！

雪 洛歇，你到哪里去？

洛 哪里去？我当然依姑母的话做去，看他们怎么样！我先发个誓，如果事情是真的……如果那男子竟敢……！

雪 如果是真的……我要赶他走！

洛 我呢，如果是真的……我要杀他！（从那通花园的门出）

胥 我呢，如果是真的，我要把他们结婚！……但这不是真的……总之，我们等着瞧吧；来吧！（她想要拉雪兰夫人走——大厅里喝彩之声甚烈，有椅子声，谈话声）

雪 （游移）但是……

胥 呃？什么？又有一句妙句了！不，这是一幕的收场！快！快！不要等他们出来！

雪 但是，我的宾客呢？

胥 呃！你的宾客吗？他们不要你也会睡着了了的！来！来！

她们出。后方的门开了，一对一对的人们隐隐可见。米烈被人们围绕着。

杂声 美极了！大艺术！高尚极了！

伯 （大声地打呵欠）妙啊！还有四幕！

保罗悄悄地溜出来，从通花园的门出。

幕闭

第三幕

布景 一间大花厅,有煤气灯照耀着,有水池,有喷泉,又有家具、椅子等。小树丛生,花卉纵横。人们进了里面,很容易躲避。

第一出

出场人:公爵夫人、雪兰夫人。

她们从后方右边入,踌躇不前,先放眼四顾,然后低声谈话。

賚 没有人吧?

雪 没有。

賚 好!(走下来,停步)三个人头痛!

雪 我迫不得已,丢开了那诗人,真是意料不到!……

賚 呀!好,你的诗人,他念他的诗!你该晓得,一个诗人只要有诗念就好了!

雪 洛歇的感情的冲动,真把我吓煞!我从来不曾看见他这样的!……姑母,您在那儿做什么?

賚 你分明看见我在关那喷泉啦!

雪 为什么?

賚 好孩子,为的是听话清楚些!

雪 他在园子里,我不晓得他在哪儿……谁跟着他,谁监视着他……不知他要弄到什么地步?呀!可怜的孩子!……怎

么？公爵夫人，您要把灯熄了吗？

賚 不，我把灯光弄小些。

雪 为什么？

賚 好孩子，为的是看人清楚些！

雪 为的是？……

賚 还不明白吗？……这么一来，人家很难看见我们，而我们却很容易看见人家……三个人头痛！……却同在一个地方，同在一个时候！你看得出来一点儿眉目来吗？

雪 我所不懂的乃是：毕拉克先生……

賚 我所不懂的乃是：胥珊……

雪 唉！她……

賚 她？我们等着瞧吧！现在什么都预备好了，他们可以来了。

雪 如果洛歇看见他们在一块儿……他会……

賚 呸！……呸！看了再说！……看了再说！……

雪 但是……

賚 嘘！……你听见吗？

雪 听见的。

賚 （把雪兰夫人推进丛树里，在戏台的第一行）是时候了！……来吧！

雪 怎么？您想偷听吗？

賚 （躲起来）不是吗？我们要听，只好这么办，你懂吗？……呃！在这角儿上，我们恰像两个鬼王。你放心，该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出去。人家进来了吗？

雪 （躲起来，从树枝间瞭望）进来了。

賚 两人当中是哪一个？……

雪 那女的……

賚 胥珊吗？

雪 是的！（诧异）不是的！

賚 怎么不是？
雪 不！没有露肩衣……这是另一个。
賚 另一个？……谁？
雪 我看不出来。
霞 来呀，保罗！
雪 原来是那县长夫人！
賚 又来！……

第二出

出场人：公爵夫人、雪兰夫人、霞痕、(其后)保罗。

公爵夫人与雪兰夫人躲在戏台的第一行。保罗在霞痕其后，自后方右边入。

霞 你到底把这门怎样弄的？

保 (在后台的右方)小心者，安全之母也！我很小心地把我们弄得安安全全的了！

霞 怎么？

保 是这样的……(开门，门呀然作声)

霞 (害怕)呃？……

保 (入)成绩很好！……

霞 这是什么玩意儿？

保 这个？这是我刚才安置的一个“守门奴”……这是一块小木块儿……放在门闩上。这么一来，假使有人——我不说有人像我们这样为幽会而来的，在这环境里，不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怕有人讨厌那悲剧，偶然逃到这儿来……便没有危险了！他把门一推，那门呀的一响，我们向别的门口一跑，呃！……妙不妙？我计划得妥当吗？呀！不愧是政治家的手段！……夫人，现在我们逃脱了人家的监视，我把我的官样儿去掉，仍旧做一个私人；把我的忍耐了许久的情绪都发泄出

来,允许您向我你你我我地称呼了。

霞 妙啊!你在这儿却是个好人了!

保 我在这儿好,因为我在这儿放心;但是,你该晓得,刚才你来帮我卸行李的时候,在走廊里接吻,我多么不放心啊!

賚 (自语)原来是他们!

保 又像今天晚上,在花园里接吻!……

賚 (自语)又是他们!

保 再不要那么办了!在这家里,这样做,太不谨慎了……唉!好一个人家!我对你说过的话是骗你的吗?唉!想要做一个知府,便不得不到这么一个“呵欠厅”里来受苦!

雪 呢?

賚 (向雪兰夫人)你听!你听!

霞 (叫他来身边坐下)这儿来!……

保 (坐下,又起,不安宁地踱来踱去)好一个人家!主人们,宾客们,一切的人们!那阿丽柯夫人!那诗人!那侯爵夫人!那冰块般的英国女子!那木偶般的洛歇!只有那公爵夫人还随俗些……

賚 (向雪兰夫人)喂!他说到我,却是这样……

保 (确定地)但是,其他的人,呀!

賚 这是说你!

霞 这儿来呀!

保 (坐下,又起,仍旧不安宁地踱来踱去)还有念书!讲文学!谈候补!呀!洛怀尔的缺!你想想看,那洛怀尔是一个老坏蛋,他每天晚上死了,每天早上还魂,再加一个位置!(走向她身边欲坐,再说)还有那圣賚罗!呀!圣賚罗!什么喇嘛!什么佛教的劳什子!

雪 (生气)哦!

賚 (笑)他倒滑稽得很!

保 喂！还有那妇人们的毕拉克，他的“灵的爱”！

霞 （低头）他是一个傻瓜！

保 （坐）你以为他傻吗？……（生气地又站起来）还有那悲剧！……唉！那悲剧！……

霞 保罗，你怎么样了？

保 还有那老费理伯·奥古斯特与他的诗句！谁不曾做过两句妙句呢？……值得拿来念吗？……我也做过些……

霞 你吗？

保 是的，是我！当我做学生没有钱的时候，我还拿去卖钱哩！

霞 卖给一个书局吗？

保 不，卖给一个牙科医生！我这诗名叫《镶牙乐》，一名《镶牙的艺术》——这是一首长歌，一共三百韵……卖三十个法郎……你听我念……

霞 唉！不，岂有此理！

保 （吟诗）

藐子，上帝盛怒时，在世界上
散布了许多痛苦。
这些痛苦里头有一种
令人丧失了天下的美味。
是哪一种痛苦呢？
盘据在口里的就是！……

霞 嗳呀，保罗！……

保 （又吟）

呀！拔牙似乎是有趣的事！
然而太没有见识了！
只该医治它，
不该拔去它！
呀！永远不该拔，

纵使它吊下来也不要拔！
谁料到，有一天，
巧妙的人会把它镶起来！
否则无论上，无论下，都保不住，
笑也不风流，吃也不方便！

賚 （笑）哈！哈！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霞 真真孩子气！看你在客厅里的样儿，谁会相信你这个？（摹仿他在客厅里的样子）“唉！参议员先生，德谟克拉西的潮流……1815年的条约……”哈！哈！哈！

保 好，你呢？喂！……同女主人说话，倒是你比我强！

雪 呃？

保 真难得！

霞 但是，亲爱的，我只依照你吩咐我的话做去。

保 （摹仿她的口气）“我只依照你吩咐我的话做去！”——哈，哈！听你这种娇声，想要假装忠厚哩！哈！哈！你把恕贝尔、托克威尔与一些拉丁文，都供给了那伯爵夫人！而且是你杜撰的呢！

雪 怎么？杜撰的！

賚 这么一来，我却同她表同情了！

霞 唉！我的良心并没有什么不安！……你看这妇人，她把我们将分开住，一个东，一个西！

雪 （站起来）我要请她出去！

賚 住口！

霞 没良心！……我敢断定她是没良心！……一个妇人当然晓得新婚的夫妇时时刻刻互相有话说的，是不是？

保 （怜爱地）是的。时时刻刻如此。

霞 时时刻刻，真的吗？……时时刻刻如此吗？

保 你有的是好嗓子！刚才我谈 1815 年的条约的时候听见了！

很细,很和,很缭绕……呀!托克威尔说得好:“嗓子是心的音乐!”

霞 唉!保罗!……我不愿意你用正经的事情来开玩笑。

保 唉!好,我哀求你,让我乐一乐吧!我在这儿快乐极了!——上帝啊!像此刻的快乐,我做不做格嘉山的知府都不要紧了!

霞 先生,我对于这个,永远是不要紧的。这就是我们二人不同之点。

保 我的乖乖!(吻她的手)

雪 (低声向公爵夫人)这是非礼的事情啊……

赉 (亦低声)我呢,我不恨这个!

保 唉!这一天,我非但不能借账,连旧账也不能清还。现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得自由呢?我的乖乖,你不晓得我爱你到什么程度哩!

霞 哪里话?我晓得……

保 我的霞痕!

霞 呀!保罗!时时刻刻如此,再说呀,时时刻刻如此!

保 (偎傍着她,怜爱地)时时刻刻如此!

雪 (向公爵夫人,低声)公爵夫人!

赉 (亦低声)呀!他们是结了婚的!

门呀然作响,保罗与霞痕站起来,着慌。

保、霞 呃?

霞 有人来了!

保 我们逃吧!像悲剧里所说的话。

霞 快!快!……

保 你瞧,我提防得好不好?

霞 就完了!真倒霉!

二人从后方左边逃出。

雪 (走过左方)好,幸亏人家打断他们的谈话。

賚 (跟她走过左方)我呢,我可惜得很!——是的,没有笑话可听了。

第三出

出场人:雪兰夫人、公爵夫人、毕拉克。

雪兰夫人与公爵夫人躲在戏台第一行左方,毕拉克自后方右边入。

毕 这门响起来了!

雪 (低声向公爵夫人)这是毕拉克!

賚 (亦低声)毕拉克!

毕 这儿很不明亮。

雪 真的吗?……您看,一切都是真的了。

賚 一切!不!现在只算有一半是真的。

雪 另一半也不远了,您放心!

賚 无论如何,这只是宾客的胆子大,自不小心……事情是不可能的。(门呀然作响)她来了!……唉!真是!我的心跳了……在这些事情上头,相信也没有用,总看不透的……你看见她吗?

雪 (窥视)呀!是她!……洛歇侦探着她的,等一会儿也快来了……公爵夫人,我们露面好不好?

賚 不……不……现在我想要看他们究竟怎样,要使我的心里彻底地明白。

雪 (仍窥视)我担心死了……穿的是露肩衣……是了。不是她是谁?……

賚 唉!小坏种!……让我瞧……(从树叶间窥视半晌)呃?

雪 什么?

賚 你瞧。

雪 (窥视)这是绿西!

賚 绿西。

雪 这是什么来由？

賚 呀！我还不晓得，但是我觉得这么一来，已经好多了。

第四出

出场人：雪兰夫人、公爵夫人、毕拉克、绿西、保罗、霞痕。

雪兰夫人与公爵夫人依旧躲在戏台第一行左边，毕拉克与绿西二人在右边摸索，保罗拉着霞痕从后方左边再进来。

霞 (低声)不！不！保罗！不！

保 (亦低声)怎么不呢？……让我瞧一瞧！在这地方，这时候，只有情人的约会，你相信我的话吧……而在这府里！……唉！……太滑稽了！……

霞 当心！

保 嘘！

绿 毕拉克先生，您在这儿吗？

保 这是那英国女子！

毕 是的，小姐。

保 这是那教授……英国女子与一个教授，真是神话！我刚才说什么话来？一个幽会！……呀！我不走了，真是！……

霞 怎么？

保 听见了这个，你还想要走吗？

霞 呀！哪里！

二人在后方左边的丛树里躲着。

绿 您在这一边吗？

毕 在这里！……我请您恕罪……这花厅平常是亮的……我不晓得什么缘故，今天晚上……(走向她)

雪 (低声向公爵夫人)绿西！……但是，那么，胥珊呢？……我弄不清楚了！

- 赉 (亦低声)等一等,我以为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明白的。
- 绿 毕拉克先生,这种约会是什么意思?您今天早上的信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写信给我?
- 毕 亲爱的密司绿西,我为的是要同您谈话。我们离开了众人,单独地交换意见,这还是第一次吗?
- 保 (失笑,低声向霞痕)唉!……交换意见!……我不晓得这叫做交换意见……
- 毕 我在这里老是给她们围绕着,有什么别的法子同您单独地谈话呢?
- 绿 “有什么别的法子!”只消把我的手一拉,同我出了客厅就行了。我并不是一个法国的闺阁小姐。
- 毕 但是,您在法国。
- 绿 无论在法国,在什么地方,我要做什么便做什么;我用不着秘密,更用不着装神做鬼的。您写反笔字……您不签名……连那玫瑰色的信纸也不是您的……唉!您真不愧是一个法国人!……
- 保 (低声向霞痕)坏蛋!
- 毕 小姐,您真是科学界的谨严的藐子,是美极了的波廉妮!是冷而傲的丕叶里德^①……请坐吧!
- 绿 不坐!不坐!……您看,一切您的提防都失败了……我把那信失去了。
- 赉 (声颇高)我明白了!……
- 绿 西吓得一跳。
- 毕 什么?
- 绿 您没有听见吗?
- 毕 没有!……呀!您失去了!……

① 波廉妮与丕叶里德皆藐子(Muse)之别名,藐子是个诗神。

绿 拾得这信的人,会作什么感想呢?

赉 (低声向雪兰夫人)现在你明白了吗?

绿 当然,这信没有信封……因此也就没有姓名地址……

毕 而且没有我的笔迹……也没有我的签名……您看,我办得多么好?亲爱的密司绿西,总之,我认为做得很妥当,请您原谅您的教授,原谅您的朋友吧……请坐……

绿 不坐!请您告诉我,看您这样大的秘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说完之后,我们回去。

毕 等一等!……为什么您今天不来听我的演讲呢?

绿 恰恰因为我用我的时间去找寻那信了!您有什么话要向我说的?

毕 您真的不耐烦,就要离开我?(把一札字纸递给她,是用玫瑰色的彩条缚着的)呃!

绿 这是些初校的印件。

毕 (感动)就是我的书。

绿 (亦感动)您的书?……呀!毕拉克!

毕 在一切的人们未看以前,我愿意给您一个人先认识这书!

绿 (感动地握他的手)呀!我的亲爱的,我的亲爱的!

保 (失笑)哦!这种恋爱的赠品!呸!……

毕拉克吓得一跳,向左边一望。

绿 您怎么了?

毕 不,没有怎么……我以为……在这书里,我把我的思想都放进去了,我包管您同我表同情……除非有一点……唉!这一点!

绿 哪一点?

毕 (多情地)您是不是不相信灵的爱的?

绿 我吗?唉!我绝对不相信!

毕 (殷勤地)好!……我们呢,到底……?

绿 (简单地)我们只是友谊的关系。

毕 (温雅地)对不起!这超过了友谊,而且比爱情更进一步了!

绿 那么,超过了友谊,当然不是友谊,比爱情更进一步当然也不是爱情。现在我谢谢您的书,千谢万谢;但是,我们回去,好不好?(欲出)

毕 (仍拉住她)等一等!

绿 不!不!我们回去吧!

保 (向霞痕)鱼儿不上钩了。

毕 (拉住她)请您等一等!只说两句话!……两句!开我的心窍,或者开您的心窍……这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噯呀!绿西!……

绿 (着恼,走过右方)噯呀!毕拉克!我的朋友,您看,您的灵的爱!……在哲学上是讲得通的,其实却站不住!

毕 请您容许我说:这种爱情乃是一种友谊……

绿 是友谊便不是爱情了!

毕 这是一种二重的概念。

绿 是二重便不是一种了!

毕 但是,这是混合的!(坐)

绿 是混合的便没有特质了!……我再说远些……(坐)

保 (向霞痕)鱼儿上钩了!

绿 我否认爱情与友谊可以混合。爱情是有个性做基础的,友谊只是意气相投的形式。换言之,只是一种由自我变到非我的事实。我绝对地否认,唉!绝对否认!

赉 (低声向雪兰夫人)我听人家谈爱情也不算少了,却不曾听见这样的话……

毕 噯呀,绿西!……

绿 噯呀,毕拉克!是呢不是?爱情的要素……

毕 喂,绿西,我举一个例子。假定有两个人——两个抽象——两个本质——一个任何的男子——一个任何的女子,两人相爱,

却只是通常的爱,生理上的爱……您懂得我的话吗?

绿 完全懂得!

毕 我假定这两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两人单独在一块儿,会发生什么结果?

赉 (向雪兰夫人)我在怀疑哩,你呢?

毕 结果免不了……——您好好地听我说——结果免不了发生这么一个现象……

霞 (向保罗)呀!有趣得很!……

保 呃!夫人?

毕 这两个人同时……——切实些说,首先该是二人中的一个——那男子……

保 (向霞痕)这是阳的本质了!

毕 那男子挨近他以为他爱的那女子的身旁……(挨近她)

绿 (略退后)但是……

毕 (轻轻地拉住她)不,不!……您瞧!于是他们二人你望我,我望你;二人的呼吸混合了,头发也混合了……

绿 但是,毕拉克先生……

毕 于是……于是!……在他们的自我里……纯然在他们的自我的本身里,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动作的不中止的现象。在这时候,这意识有了一种进步,一种缓慢而不可避免的发展,于是把他们二人弄到一种意料中的、不可免的结局。这上头,意志失了效用,聪明失了效用,灵魂也失了效用。

绿 请您容许我说!……这一种发展……

毕 等一等!等一等!……现在假定有另一对的爱人,是心理上的爱,不是生理上的爱,——两个例外……您仍旧懂得我的话吗?

绿 懂的。

毕 他们也一样,身傍身地坐着,互相挨近。(说着,又挨近她)

绿 (又避开他)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不同呀!

毕 (仍拉住她)等一等! 这里头有一个小小的分别,让我表现给您看。他们也一样地可以你望我,我望你;也可以混合他们的头发……

绿 但是结果怎么样?(站起来)

毕 (使她再坐)只一层……只一层! ……他们所望的不是他们的美貌,却是他们的灵魂了;他们所听的不是他们的声音,却是他们的心弦了。这一种发展与那一种发展虽则同类,却很有分别。但是,他们也一样地达到一个暧昧而动摇的地点,到了这地点,大家不知所以然。这是一种欲望上的美妙的麻醉,似乎是人类的幸福的最高点,同时也就是个终点。他们这二人呢,不在地上醒悟转来,却在天上醒悟转来。因为他们的爱情把他们从庸俗之爱的乌云里提拔出来,送到最高的理想的纯洁的以太里去了。

静默。

保 (向霞痕)他会同她接吻的! ……

毕 绿西! 亲爱的绿西,您了解我的话吗? 唉! 告诉我,说您已经了解了吧!

绿 (心乱)但是! ……我似乎觉得这两个概念……

保 唉! 还讲概念! 他们真滑稽!

绿 (仍心乱)这两个概念……却是同一的!

保 唉! 同一的!

毕 (情绪冲动)同一的! ……唉! 绿西,您太冷酷了! ……同一的! 但是请您想一想:这上头,一切都是主观的啊!

保 主观的! ……我非同他捣一个乱不可了!

毕 (非常动情)主观的! 绿西! 您好好地了解我吧!

绿 (十分感动)但是,毕拉克……主观的! ……

霞 (向保罗)他不会同她接吻了!

保 那么,让我同你接吻吧!

霞 (挣扎)保罗! 保罗!

接吻作声。

毕、绿 (站起来,着慌)呃?

賚 (诧异,也起来)好! 怎么? 他们竟接吻了吗?

绿 有人! 有人在这里!

毕 来吧! 来吧! 拉住我的手!

绿 人家偷听了我们的话了! 唉! 毕拉克,我早就叫您不要多说话呀!

毕 来呀!

绿 可恨! 我招了是非了。(从后方左边出)

毕 (跟她走)让我来补救,亲爱的密司,让我来补救! ……

第五出

出场人:公爵夫人、雪兰夫人、霞痕、保罗。

公爵夫人与雪兰夫人仍旧藏躲着,保罗与霞痕从躲藏处笑着走出来。

保 呀! 灵的爱! 哈! 哈! 哈!

賚 (自语)这是赖孟!

霞 还有“自我”呀,“发展”呀,“终点”呀! 哈! 哈! 哈!

賚 (轮等她从躲藏处出来,自语)呀! 你们这两个小鬼头! ……
等我一等! (走向他们)

保 呃? 好一个达尔杜夫^①,他的主张是两面的,而且有制动机的。
(摹仿毕拉克)亲爱的密司,爱情的概念是二重的。

霞 (摹仿绿西)但是,爱情的要素……

保 噯呀,绿西!

霞 噯呀,毕拉克!

保 但是,这是一种小小的分别。让我表现给您看!

① 达尔杜夫是莫里哀戏剧中的人物。

霞 那么,这却是同一的……

保 同一的! 唉,太冷酷了……请您想一想:这上头,一切都是主观的啊!

霞 哦! 毕拉克! 主观的!

公爵夫人同自己的手接吻作声。

保、霞 (站起来,着慌)呢?

霞 有人!

保 给人家捉住了!

霞 给人家偷听了去了!

保 (拉她)来呀! 来呀!

霞 (一面走一面说)呀! 保罗,也许起初也是这样的……

保 我要补救,亲爱的天使,我要补救! ……(二人自左边出)

第六出

出场人:公爵夫人、雪兰夫人。

賚 (笑)哈! 哈! 哈! 下流种子! ……他们很有情趣……却还值得人家教训教训……哈! 哈! ……现在……我可以笑了……哈! 哈! 你看,绿西……你那娼妇,干的好事! 起初我同你说的时候……好,此刻你明白了吗? 胥珊……这约会……这一封信……你明白了吗?

雪 是的,这原来是毕拉克给绿西的信,给胥珊拾着了!

賚 而且她把这信当做洛歇给绿西的信,所以她才吃醋,才那么生气哩!

雪 吃醋吗? 公爵夫人,您的意思是说她爱我的儿子吗?

賚 唉! 你还想要他娶那一个吗? ……刚才那些“发展、元素”一种的话,你没听见吗?

雪 那一个吗? ……不,当然不要她了……但是,姑母,我永远不要胥珊!

賚 不幸我们还不到那地步……在事情未终结以前,你先回去照

管你那悲剧与那候补洛怀尔的事情吧。去吧！……我呢，我担任捉住洛歇，使他把腰刀仍旧插进鞘里。——好的事情结果也好……唔！不要紧，我的心安定得多了！震了半天的雷只下这么一点儿雨……现在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走吧！

她们走向左边的门，欲出。右边的呀然作响。

二人（止步）呃！

费 还有！——唉！真是！……你这花厅却是费嘉洛的栗树下^①！呀！好，好看极了！

雪 但是，还有谁来呢？

费 谁？（心生一计）呀！（把雪兰夫人推向左边，说）你先回客厅吧，等一会儿我告诉你。

雪 但是……

费（又推她）你总不能丢开你的宾客们一辈子吧？……

雪（放眼欲望）这倒是真的，但是，谁来呢？……

费（又推她）我反正告诉你就是了。快去，趁人家不进来的时候先走……否则你就不能……

雪 对的；而且，等一会儿我们还到这里来喝茶呢。

费 喝茶！对了！——去，去；快，快！

雪兰夫人自左边出。

第七出

出场人：公爵夫人、（其后）胥珊、（再后）洛歇。

费 还有谁呢？不是洛歇来侦探胥珊，便是胥珊来侦探洛歇了。（向右边望）是的，是的，正是他。——这是我们的巴尔托罗^②……（向左边望）现在，我那吃醋女儿也来了，她以为洛歇

① 用波马歇剧本里的故事。

② 巴尔托罗（Bratholo）也是波马歇剧本里的人物，是一个很善疑善妒的保护人，所以拿他来比洛歇。

同绿西在一块儿,她要来看一看是怎样的经过。对了!第三个头痛,我的账算清了!……呀!如果命运之神不把这个弄得一个结果,那就不算巧了!……(悄悄地把煤气灯的灯光放微小些)让我帮一帮他们的忙。

胥 (藏躲地走进来)我分明晓得他故意在花厅外兜一个圈子,结果还是进来的。我妨碍他的好事了。

洛 (亦藏躲地走进来)她故意在花厅外兜一个圈子,此刻却进来了。——我看见她进来了。好!我毕竟可以晓得如何处置了。

胥 他们在捉迷藏呢。

胥 (侧耳静听)他那英国女子似乎是迟到吧?

洛 (亦侧耳静听)唉!真是!毕拉克还不来?……

胥 他们会老是这样呆等的……除非是我来混他们一混。(作呼唤声)喂!……

洛 她叫他了!……唉!假使我的胆子大,我就替代了他,既然他不在这儿,还有什么不行的?要看他们到底怎样,这乃是一个法子。

胥 (自语)对呀!……就这么办吧!……(又作呼唤声)喂!

洛 真是!随它去吧!……既然他不来,我总可以探一探她的口气……(作呼唤声)喂!

胥 呃!

胥 (自语)他把我当做绿西……唉!我很想晓得他要同她说什么话。

洛 (半低声)是您吗?

胥 (半低声)是的!……(自语,作决断貌)我也管不了许多!

洛 (自语)她把我当做毕拉克哩。

胥 呀!好……此刻可好了!——做去吧,孩子们,做去吧!……(躲到后方左边丛树里去了)

洛 您收到了我的信没有？

胥 (生气,当面骂他,却只当做自语,洛歇看不见她,也听不见她的话)是的,我收到你的信了!……是的,我收到了!你猜不中这信竟落在我的手里!(悄悄地向他)自然啦!否则我怎么晓得赴您的约会呢?

洛 (自语)“您的约会!”……好!这一次可明白了!……唉!贱骨头!……我们等着瞧吧!(向她)我生怕您不来呢……我的亲爱的。

胥 (自语)“我的亲爱的!”……唉!(向他)刚才您不是看见我从客厅里出来吗?……我的亲爱的。

洛 (自语)他们至少是很熟的了!……还有什么好说?……我非晓得不可……(向她)为什么您离开我这么远呢?(走向她)

胥 (自语)他要看见我比绿西矮些了。(坐下)呃!这么一来……

洛 您不愿意我坐近您吗?

胥 我愿意极了。

洛 (一面走近她,一面自语)唉!她愿意极了!……我最觉得奇怪的,乃是她把我当做毕拉克;我毕竟没有他的声音,也没有……唉!随它去吧,不要失了机会。(坐近她,却把背朝着她,向她说)您这人真好,肯来!……我的亲爱的,那么,您有几分爱我了。

胥 (也是把背朝着他)当然啦,我的亲爱的。

洛 (站起来,自语)她爱他!……唉!贱骨头!

胥 (自语)他怎么样的?

洛 (复回坐近她)好!那么,让我像从前的几次一般地偎傍着您吧。(摸她的手)

胥 (生气,自语)他摸她的手了!

洛 (生气,自语)她居然让他摸她的手……太令人难堪了!

胥 (同样)唉!

洛 (向她)您发抖吗? ……

胥 不……您才发抖呢……

洛 不,不,是您! 大约是……(自语)让我试试看……管它呢! ……(向她)大约是你害怕,是不是?

胥 (生气,站起来,自语)叫起“你”来了! ……

洛 (作了一个长呼吸,自语)他们只到这地方罢了!

胥 复回,作毅然决定状,复坐近他,一言不发。

洛 (心惊,自语)怎么? ……更进一层吗? ……那么,还有什么好说! ……(向她)呀! 你不怕吗?

胥 怕? ……怕同你在一块儿吗? ……

洛 (自语)同你在一块儿! ……那贱骨头,不晓得他把她迷惑到什么程度了! 唉! 我可以晓得的! 我要晓得! ……我一定要晓得……我应该晓得……我对于她的灵魂负责任……(决定后,向她)好,那么……既然如此,你看,如果你不怕,为什么你逃走呢?(拉她近他)

胥 (发怒)哦!

洛 (恍然大悟)拾着了!

胥 是的……是的……拾着了什么约会,什么头痛……一切的一切,我都知道了! ……我想要看你们怎样,所以到这里来……而您却把我当做绿西……

洛 我吗?

胥 (开始流泪)是的,你,是的。你! ……你把我当做她,所以你同她说你爱她! ……还不是吗? 还不是吗? ……既然如此,为什么你告诉我说你不爱她呢? ……是的,刚才你同我说过的……你说你不要同她结婚……为什么你要说这话呢? 你真不应该说! 你要娶她就娶她,与我有什么相干? 只不该那么说! 你欺骗我了……你撒谎了! 这是不对的! 既然你爱她,你就不应该……你就应该……!(投入他的怀里)唉! 不要娶

她！……不要娶她！……不要娶她！……

洛 胥珊！……哦，我亲爱的胥珊！我真快乐极了！……

胥 呃？

洛 那么，那一封信，是你拾着的，不是你的了？

胥 我的吗？

洛 好！也不是我的……我同你赌咒！

胥 但是……

洛 既然我赌咒，你就可以相信了！这是绿西的！是毕拉克的！……是别人的！……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呀！此刻我明白了……起初你以为……对了，对了……我起初也以为……我明白了！……唉！亲爱的孩子……我的亲爱的胥珊！……你几乎把我吓煞！……天啊！你几乎把我吓煞！

胥 你怕什么？

洛 怕什么？唉！真的！……真没理由！……不，不，不要追究了吧……这太值得诅咒了！……对不起……你听见吗？……我特此向你道歉……

胥 那么，你是不同她结婚的了？

洛 我不是同你说过了吗？……

胥 唉！我一点儿不懂……我只求你说一句你不娶她，我就相信你了……

洛 当然啦！……当然啦！……你多么孩子气！……噯呀，不要哭……快揩干你的眼泪，好孩子，亲爱的胥珊。我们不生气了……不要再哭了！

胥 (走到中央)我忍不住啊！

洛 为什么？

胥 洛歇，我有的只是你……我不愿意你丢了我。

洛 丢了你吗？

胥 (仍哭)我吃醋了，你是晓得的……你竟不了解我……不，

不……唉！今天晚上我看得很清楚：当我奉承毕拉克，想要气你的时候，你正眼也不瞧我一瞧！毕拉克与你没有关系的。

洛 他！刚才我打算杀他呢！……

胥 杀他！……（上前拥抱）呀！你这人真好！……那么，起初你以为？……

洛 为什么你不扭转身来呢？（搂她的腰）

胥 （发怒）哦！

洛 为什么你保护着你的脸呢？……（俯向她的脸）

胥 （顿足）哦！太凶了！

洛 是的！太凶了！

胥 请你看清楚吧！我是胥珊！不是绿西！你听见吗？

洛 我呢，我是洛歇，不是毕拉克！你听见吗？

胥 毕拉克？

洛 唉！贱骨头！那么，这是真的了？……唉！胥珊！胥珊！……你真坏极了！……弄得我好苦！……好！他就要来的，我要等候他！

胥 怎么？谁？

洛 依你的话，你不知道我已经看见那一封信了吗？

胥 那一封信！……你的信，是我看过了的！

洛 我的信吗？毕拉克的信！

胥 毕拉克的吗？……你的！……

洛 我的？

胥 你的！……写给绿西的！……

洛 写给绿西的吗？……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

胥 给绿西的！……给绿西的！……给绿西的！……她失去了。

洛 （惊）失去了！

胥 呃！当她问仆人的时候，我恰在旁边！你不要告诉人家……是我拾着了！……

洛 住口……我们不必再说这个了……这个完了……大家忘记了,算是不曾有那么一回事!……我们一切重新开始,我与你一般地重新开始……日安,胥珊,日安,我爱……我许久不见你了……这儿来吧……来我的身边……像刚才一样吧。(坐,又使她坐,甚相近)

胥 呀!洛歇,此刻你真好!同我说这许多好话!……那么,你爱我胜于爱她吗?真的吗?

洛 (越说越兴奋)爱你吗?爱你不是我的责任吗?……不是亲戚的责任,保护人的责任吗?……不是忠厚的人的责任吗?爱你!你看,当我看见了那一封信之后……我不晓得心里怎样难过……呀!因此我才知道我于你有了了不得的感情……唉,是的,好孩子,亲爱的纯洁的孩子,我爱你,我自己料不到我这样爱你,我想要使你知道……(很多情地)你不是知道的吗?……你感觉不到我爱你吗,我的亲爱的小胥珊?

胥 (有几分诧异)是的……洛歇……

洛 你眼怔怔地望着我……你有几分诧异吗?……我不能使你相信吗?……我太不习惯表现爱情了,太不会疼人家了……这种事情,我实在不晓得说……人心的教育全是母亲的关系,你是认识我的母亲的……她把我教育成为一个用功者、一个博学者。我的生命给科学充满了……我的生活里,有了你我才有了休息,有了微笑,有了青春……你说你有的只是我!我呢,我所爱过的只有你,而我自己却不觉得!……昔日你对于我,像现在一些孩子们对于你:他们不晓得于你有什么影响,你自己也怀疑,然而实际上乃是如此的;因为他们自身的有力的表情的缘故,因为他们的神趣所迷惑的缘故,因为他们的弱点所诱导的缘故,无形中使我们学会了爱情。因为人们对于其所保护的人,无形中表示服从,表示捐舍。我是你的教员,同时也是你的学生。我把思想灌输给你的时候,同时是你把

爱情灌输给我的时候。……我教你读书……你教我恋爱。我的不识不知的一颗心,因为你的玫瑰色的小手指的缘故,因为你的黄金色的童发的缘故,竟了解了什么叫做“心中的接吻”……你很小的时候就进了我的心里,渐渐地长大,现在给你占据了我的心的一切了。全部了!你听见吗?(静默)喂!你放心吧?

胥 (感动,站起来,低声)我们走吧!

洛 (诧异)为什么?哪里去?

胥 (很发抖)别处去……

洛 为什么呢?

胥 (发抖)黑暗得很!

洛 但是,刚才不也是黑暗吗?……

胥 唉!刚才我没有看见黑暗。

洛 不!不要走!……不要走!……什么地方能够比这里好呢?我还有许多话……心里充满了……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说这话……真的……说了才好!……唉!胥珊……再坐一坐吧,我的亲爱的胥珊……(拉住她)

胥 (欲挣脱)不……不……请您放手吧……

洛 (诧异)“您?”……你又叫我做“您”了吗?……

胥 (发抖更甚)我……我请您放手吧!……

洛 刚才呢……

胥 是的,此刻却不能了……

洛 为什么?

胥 我不晓得……我……

洛 噯呀!……又来!……又哭了……我使你伤心了吗?

胥 不是的……唉!……不是的……

洛 那么……我无意中欺侮了你了……我已经……

胥 不是的……不是的……我不晓得……我不懂……我是……我

们走吧,请您放我走吧……

洛 胥珊……我也不懂……我猜不着……

第八出

出场人:洛歇、胥珊、公爵夫人(露面)。

胥 你们晓得是什么缘故吗?这是你们互相看不清楚的缘故。
(把煤气灯的制机一扭,全台光明)好了!

洛 姑母!……

胥 呀!我的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真使我快乐得不得了!……喂,
你快同你的妻子接吻吧!

洛 (先吃惊)我的妻子……胥珊吗?(望望他的姑母,又望望胥珊
忽然叫起来)呀!真的……我爱她!……

胥 (大悦)好啊……有一个明白的了……(向胥珊)喂!……
你呢?

胥 (低头)呀!姑母!……

胥 你似乎也早已明白了……女人们的眼光总敏锐些……是不是?
煤气灯的发明真不小……一切都好了,不是吗?……只有你母亲一方面……

洛 怎么?

胥 呀!不是我说!这事儿倒很吃力!……她来了!……听悲剧
的人们全体都来了!……你一声不响……让我做去……我担
任一切!……呃!他们在那里怎么了?

第九出

出场人:洛歇、胥珊、公爵夫人、雪兰夫人、米烈、伯利叶将军、
毕拉克、绿西、卢登夫人、阿丽柯夫人、保罗、霞痕。

雪兰夫人喜悦地先入。其后,众人从各门渐渐地进来。米烈
被众妇人环绕着。

雪 姑母,有一个要紧的消息!

賚 什么消息?

雪 洛怀尔死了!

賚 不要撒谎! ……

雪 这是晚报上载的,您瞧!(把一张报纸递给她)

賚 好家伙! ……(接过报纸,看)

阿 (向那诗人)妙极了! 美极了。

卢 上好的作品! 高尚得很!

伯 真值得注意! 里头有一句妙句!

米 哦! 将军!

伯 真的! …… 真的! …… 很妙的诗句! 荣…… 您怎么说的? …… 荣……“荣誉此刻像一个连祭台也没有了的天神。”
这是一句很妙的诗句!

保 (向霞痕)只长了些!

毕 (拿着一张报纸,向绿西)他是六点钟死的。

圣 (拿着一张报纸,向他的妻子)是的! 六点钟——呀! 杜洛涅先生允许过我了。

毕 (向绿西)杜洛涅正式地答应过我的……

雪 (向公爵夫人)杜洛涅是我们的人!

賚 真的! 你们的杜洛涅哪里去了?

圣 人家刚才送了一个电报给他。

雪 报消息的电报……对了……但是为什么? ……(看见杜洛涅进来)呀! 他毕竟来了! ……

众人 是他来了! 哈! 哈!

杜洛涅走下来,大家围着他。

雪 我的亲爱的国务院秘书!

圣 我的亲爱的杜洛涅!

雪 喂! 那电报是怎么样的?

毕 关于洛怀尔的事情不是吗？

杜 (为难) 是的,关于洛怀尔的。

毕 好,那电报说的是什么？

賚 (注视杜洛涅) 妙啊! 我晓得! 说的是他没有死! ……

雪、毕、圣 (各以报纸示人) 但是报纸上的消息呢？

賚 这是他们弄错了的!

众人 呸!

賚 只弄错了一次! (向杜洛涅) 不是吗？

杜 (慎言地) 真的,他没有死!

圣 (倒在椅子上) 又来!

賚 我敢打赌,人家还要多给他一个头衔呢!

杜 是的,勋级会的会长。

圣 (顿足) 老是这样的!

杜 (以电报示人) 明天要在《政府公报》上发表的……你们瞧! ……(伤心地向圣賚罗) 我很替你……

賚 (注视杜洛涅自语) 他来的时候早已晓得了;他倒厉害得很。
(高声) 我呢,我也有一个要紧的消息报告。

众人 哦! (大家转身向公爵夫人)

賚 我甚至于有两个消息哩。

绿 怎么？

卢 怎样的两个消息,公爵夫人？

毕 什么消息？

賚 第一个消息是:密司绿西·华特桑与毕拉克先生订婚。

众人 同毕拉克吗? 怎么?

毕 公爵夫人!

賚 唉! ……非补救不可!

毕 补……呀! 我幸福极了! 呀! 绿西!

绿 (诧异) 对不起,夫人……

賚 (低声)呀! 非补救不可,好孩子!

绿 (亦低声)这里头不能有什么补救;没有失误便用不着补救,夫人您说错了。

毕 怎么样?

绿 我的情绪与我的意志相合了。(伸手给毕拉克接吻)

毕 呀! 绿西!

賚 妙啊! ……这算一个消息了!

卢 唉! 绿西! 世界上的妇人,只有您是幸福的。

賚 还有第二个消息!

卢 又是订婚吗?

賚 是的,又来一个!

卢 唉! 这竟是婚姻的圣诞了!

賚 订婚人乃是我的内侄儿洛歇·雪兰……

雪 公爵夫人!

賚 与一位我最心爱的女子……

雪 姑母!

賚 而且是我的唯一的承继遗产的人! ……

雪 您的……

賚 她非但承受我的产业,而且承受我的名义,这乃是我的义女胥珊·卫里叶小姐。

胥 (上前拥抱她)呀! 我的妈妈!

雪 但是,公爵夫人!

賚 请你去找一个更有钱的、更好的人家的女儿给我瞧!

雪 我不说这个。但是……到底……(向洛歇)洛歇,你考虑看……

洛 我爱她,妈妈! ……

賚 (放眼四顾)两个消息完了! 剩下的乃是……(向保罗)喂! 请您走近些来……您呢,您想要如何补救?

保 (窘迫)呀! 公爵夫人,刚才是您吗?

霞 (羞惭)呀! 夫人,刚才您听见了吗?

赉 是的,孩子们,是的,我已经听见了。

保 哦!

赉 但是,您不曾说许多我的坏话,我倒原谅您。您放心,您的知府是有的!

保 呀! 公爵夫人!(吻她的手)

霞 呀! 夫人……圣爱佛尔曼说得好:……感恩者……

保 (向霞痕)哦! 此刻却用不着了! ……

十九年三月七日译完

所谓英语

[法]贝尔纳 著

剧中人物

男

虞仁——翻译员,简称虞

何克山——比蒂之父,简称何

余良·西干特尔,简称余

检察员,简称检

旅馆伙计,简称伙

一个警察

女

比蒂,简称比

女掌柜,简称女

布 景

巴黎的一间旅馆的通过室里——右边,戏台的第一行,有一门。后方的门口直通大门,中间是一道走廊,左右各有出口。戏台的第一行左边,有一门;第二行有一张柜台,台旁有一个架子,架上挂着许多房间的钥匙。墙上参差地贴有彩色的铁道图,还有火车轮船时刻表。戏台第一行右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几份报纸,一些书,与一副电话机。

作者简介与本剧略评

贝尔纳(Tristan Bernara)1866年生于伯桑宋(Besancon),是现代法国很有名的戏剧家。他的戏剧往往是独幕的滑稽剧,他的滑稽是有实际的根据的,并不凭空杜撰,是以心理的分析见长,并不是随意找几句笑话来博观众的欢笑。他的戏剧是讽刺的作品,却不讽刺社会上的某种习惯,也不讽刺政治上的某种主义,只从些不很重大的事情上着笔。在他写实一点看来,很像倍克(Becque)的戏剧,却没有倍克那种粗的气息。

他所著的戏剧是:《镀镍的脚》(Les pieds nicheles, 1895);《自由的累》(Le Fardeau de la liberte, 1897);《白吃》(Frauches lipp'ers, 1898);《村镇的唯一贼党》(Le Seul Bandit du Village, 1898);《真的勇气》(Le Vrai Courage, 1899);《所谓英语》(l'Anglais tel Qu, on le parle, 1899);《马第欧事传》(l'Affaire Mathieu, 1901);《泰斯》(Daisy, 1902);《俘虏》(Le Captif, 1904);《哥多玛先生》(Mosieur Codomat, 1907);《面生的跳舞家》(Le Danseur inconnue, 1910);《苛求的画家》(Le Peintre Exigeant, 1910);《小咖啡店》(Le petit cafe, 1912)等。

《所谓英语》于1899年2月28日第一次在巴黎戏院开演。后于1907年1月1日在法兰西戏院开演。至今年(1930)还演了一二次。

中国人如果采用这本戏剧,应该略为修改,便是把英国人不懂

法国话的地方改为不懂中国话。至于英国人所说的英语仍旧不改。好在这上头的英语大部分都是很浅的,我想凡是稍为学过些英语的人都可以懂得,这本戏剧非但讥消法国人不懂英语,同时也讥消英国人的法语不合语法,譬如比蒂的法语真像上海所谓洋泾浜,她把 *c'est facile de Se souveuir* 误作 *c'est facile se Souveuir*; *vous dites* 误作 *vous disez*; *me marier avec vous* 误作 *me marier contre vous*; *vous ne voulez pas m'associer* 误作 *vous voulez pas me associer*; *votre bec dans l'eau* 误作 *votre bec dans de l'eau*; *vous serez obligé de me quitter* 误作 *vous serez obligé me quitter*; *je m'embete* 误作 *je me ewbete*; *ceux qui savent* 误作 *ceux qui sait*; *je pense que c'était* 误作 *je pense c'était*; *je vais m'en aller* 误作 *je vais me en aller*。可惜我不便照抄在我的译本里,所以顺便在这里述及。中国人采演的时候,也该把英国人的蓝青官话形容一下子,才合著者的原意。

译者

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第一出

出场人：余良、比蒂、旅馆伙计、女掌柜。

余 (向旅馆伙计) 我们想要两个房间。

伙 好, 我告诉夫人知道。

余 这里附近有没有邮政局?

伙 玛玳琏就有一个。先生您要差人送什么去吗?

余 (像对自己说一般) 我要打一个电报到伦敦……不, 我欢喜自己去。

伙 伙计出。

比 My dear; I should like a room exposed to the sun. (亲爱的, 我喜欢一间向太阳的房间。)

余 Yes, my dear. (是的, 亲爱的。)

比 I am very tired, my clothes are dirty. (我疲倦得很。我的衣服都弄脏了。)

余 请您习惯了法国话吧, 好教人家不太注意我们。

比 (用法语) Oh! Je sais si pas bien parler fran, cais. (唉……我不会说法国话^①。)

余 哪里, 您会说得很。

女 先生想要……?

余 (向女掌柜) 两个房间, 要相隔不远的。

女 我们有的是第十一号与第十二号, 在二层楼。

余 就是第十一号和第十二号吧。

比 太近了。

余 (低声) 您别说话!

女 先生您把名字写下来好不好?

① 这是不通的法语, 本来该说: je ne sais pas bien parler fran, cais.

余 写吧:费理伯先生与费理伯夫人。

女 请等一等。我叫人家收拾房间。

比 (白余良)唉! 费理伯先生! 唉! 费理伯夫人!

余 呃,是的,我不能把我们的真名字给她啊,假使我说余良·西干特尔与比蒂·何克山小姐,那还得了! 您说您的父亲认识这旅馆,他会追来的。

比 他会追来?

余 是的,他会追来……to run after us。

比 这是一件可恨的事情。您在家里提起这旅馆不止一两次了,他的记性很好。他该记得哥伦纳旅馆这个名字了。这名字很容易记……再者,我还要告诉您一件可怕的事情:刚才我似乎看见我的父亲。我远远地瞧见他那帽子^①。

余 巴黎灰色的帽子多着呢。

比 爸爸的帽子我是认得的。

余 这所谓血脉的感通……您说的是傻话。

比 (多情地)My dear.

余 别说 my dear,该叫我 petit ch'eri(小乖乖)。

比 (学语)petit cli'ere……唉! 我希望不久就与您结婚才好。我们干得不好,两人如此的走出来。

余 不得不如此的。只有这个法子可以使他赞成。

比 但是假使您的老板愿意请您……怎么说? ……to take as partner 在法文里怎么说的?

余 Associer(入股)。

比 As-so-cier……是的,假使您的老板请您入股,我的父亲就会赞成我同您结婚。

余 我晓得,但是我的老板老是推延,他说:三个月后我们再看吧。

^① 原文故意写些不通的法语,语繁不便解释。

您的父亲也一味推延,要等我做了股东再说,唉!早该用大手段了。

比 您本该……同您的老板脱离,说:“您不肯让我入股……我就走!……”就行了。

余 是的,然而我是没有地盘的人。假使他一口应承,让我同他脱离,岂不令我嘴在水里^①?

比 嘴在水里!唉!为什么嘴在水里?……(笑)唉!费理伯先生!

余 再者,我本该为银行里的事情到法国来的,需要三千法郎的费用。这么一来,拐带的用度还可以在行里开销哩!

比 是的,然而因此您就不得不离开我,去做您的事情去了。

余 有时候我要到外面跑一趟,但是并不很久。况且我们不时离开一会儿更妙;假使我们时时刻刻在一块儿,结果要讨厌起来的。离开几分钟,再合起来,不是更好吗?

比 唉!我呢,我同您在一块儿,不会讨厌的。

余 好,那么,只当我没有说什么:我也不讨厌。您晓得么?我常常怕您讨厌起来,既然您不讨厌,我也就不讨厌了……我要离开您半个钟头……我到邮政局去打电报给我的老板,再到九四路去拜访一个主顾。

比 您让我自己在这里吗?假使我要问些什么呢?

余 您的法国话说得很好啊。

女掌柜入。

比 我只能同那些懂英语的人们说法国话,因为我晓得如果我一时说不出来,他们会用英语提醒我。至于那些法国人呢,我一时想不起字句的时候,就说不来了。

余 总之,(向女掌柜)这里可有一个翻译员?

① 法国俗语,意思是说无路可走。

女 当然啦,先生,这里常有的是翻译员。一会儿他就来的,你们可以用他。——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余 (向比蒂)我把您先送到房里,然后我去打电报。(他们从左方出)

第二出

出场人:女掌柜、旅馆伙计、(其后)虞仁。

女 真的,查理,那翻译员还没有来,这是什么缘故?

伙 斯包克先生吗?您不记得他今天不来吗?今天他的妹妹离婚,他全家在奈依的饭店里吃饭。但是斯包克先生已经派了一个替人,他刚才来了,此刻正在通过室里。

女 请他来吧。(伙计走到走廊的尽头,向右方招手。虞仁慢慢地走进来,施礼)您是来替代斯包克先生的吗?(虞仁点头)薪水您是知道的,六个法郎一天,这是上等的价钱,因为老板绝对的要一个称职的翻译员。您没有别的事情做,只在这儿等候些外国人就是了。您懂吗?

虞仁鞠躬。女掌柜由左边出去一會子。

虞 (四顾之后,向伙计)有许多外国人到这里来吗?

伙 不多也不少,这要看时令,英国人倒常常有几个来。

虞 (担心)呀……这几天还有许多来吗?

伙 这几天来的并不很多。

虞 (满意)呀……您想今天有没有来呢?

伙 那我不能告诉您。我把帽子给您戴了起来再说。(他拿了一顶乌打帽来,帽子的边上有 interpreter 字样)

伙计出。

虞 (用法文的拼音法念那字)in-ter-pre-ter-...(他把帽子戴起)行了!我希望英国人不来才好!我不懂一句英国话,而且德国话、意大利话、西班牙话……一切这些土话我都不懂!然而

做翻译员的人到底用得着这些话啊,所以我踌躇了许久,才肯做这一天的替人。但是还有什么说的?我家没有矿山!我看见什么就得抓住什么啊!只一层,我希望没有英国人来;来呢,我们的谈话就索然无味了。

女 (入)喂!有一件颇为重要的事情,我忘了问您。往往有些翻译员会咕噜许多国的话,而法国话还不大懂,您懂得法国话吗?

虞 懂得之至!

女 因为刚才您不曾同我说话,我怕您不很懂得我们的话。

虞 请您放心。我的法国话漂亮得很。

女 而且这几天我们这里没有许多外国人来。(铃响)呃!有电话。(她走到右方的桌子前,接电话,静默了一会儿)是伦敦来的电话。(当时虞仁倚在柜台边不动。女掌柜回到柜台)喂!伦敦方面有电话来!说的是英语。请您去接吧!

虞 (慢慢地走向电话机,拿起电筒)呵嚻?……(向台下,垂头丧气地说)不好了!是英国人!(静默了一会儿,向台下)我一点儿也不懂,不懂。(向电筒)Yes! Yes!(静默了一会儿,向台下作懊恼状。又垂头丧气地向电筒)Yes! Yes!

女 (从她的柜台发问)他们说什么?

虞 他们说什么吗?是些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

女 他们老远地从伦敦打电话来,总不至于没有什么话说的吧!

虞 (向电筒)Yes! Yes!(向女掌柜,很为难地说)这是些英国人……这是些英国人,他们要预定些房间。我答应他们说:Yes! Yes!

女 但是,您应该补问他们几句的。他们要多少房间呢?

虞 (确信地)四个。

女 什么时候要?

虞 下礼拜二。

女 要第几层楼呢?

虞 第一层楼。

女 请您告诉他们,说此刻我们只有两个房间在第一层楼,还有一间却须要等到本月十五才可以空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在第二层楼给他们两间很美丽的房间。

虞 要我同他们说这个吗?

女 自然啦……快些吧……(他在踌躇)您等什么?

虞 (向台下)管它呢!(一面怔怔地望着女掌柜,一面含含糊糊地向电筒说) Lavatory, Manchester, Chapeau, Littlelich, Regent street,(静默一会子。向台下)呃!完了!难道他们想我能让他们这样骂我一个钟头吗?

女 这该是些阔气的人。从伦敦打电话来,似乎是要每三分钟十个法郎。

虞 每三分钟十个法郎,每一点钟该是多少?

女 (思索)两百个法郎。(出)

虞 原来刚才我挨骂值得两百法郎一点钟……我生平给人家骂得不少了,却从来不曾达到过这个价值……懂得各国的话毕竟真有好处!您看,英语的需要从此可以见得,不必再找什么论据了。我可惜法国人——尤其是翻译员们——不都在这儿,否则我要奉劝他们学外国话!我们的父母,与其使我们坐破了学校的凳子去学那死文字——拉丁文,倒不如……我不说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拉丁文……唉!我希望可以勉强对付过去才好!

他时倚着柜台眼看着左方。何克山自后方的右边入,把旅行的大衣与提包放在右方桌子的左边椅子上。他走近虞仁。虞仁背朝着他,没有看见他。

第三出

出场人:虞仁、何克山、女掌柜。

- 何 Is it here Hotel de Cologne? (这里是哥兰纳旅馆吗?)
- 虞 (回头) Yes! Yes!
他把帽子戴反了,不让那英国人看见 interpreter 字样。
- 何 Very well. I want to ask the landlady if she has not received a young gentleman and a lady. (很好。我要问旅馆老板,问她是否招待了一位年轻的先生与一位女人在这里。)
- 虞 Yes! Yes! (他退到戏台第一行左边的门口,溜出)
- 何 (回台前) What is the matter with him? (他是怎样的?) I shall speak to the interpreter... where is he?... (让我同翻译员说去吧……他在哪里呢?)(走到后方) Interpreter! Interpreter! (翻译员! 翻译员!)
- 女 (从左方来)有什么事情? 这是什么意思?
- 何 Oh! Good morning madam, can you tell me if master Cicandel is here? (呀! 早安,夫人! 西干特尔先生在不在这里,您可以告诉我吗?)
- 女 Cicandel?
- 何 Cicandel!
- 女 他说的是一个旅馆的名字了……我们这里没有西干特尔。(摇头)不! 不!
- 何 Now look here! Have you received this morning a young gentleman and a young lady? (你听我说! 你招待了一位年轻的先生与一位年轻的女人在这里吗?)
- 女 (陪着笑,有几分忙乱)呀! 我不懂! ……翻译员! 翻译员! 他在哪里? 他干什么的?(伙计来,向伙计)你曾看见那翻译员吗?
- 伙 刚才他还在这里。
- 何 (查一本小字典)警察……局员……here……(他作手势表示他说的 here 是“这里”的意思)
- 女 我想他是要一个警察局员(向那英国人,指着后方,大声说)离

这儿很近!

何 (作手势表示他要人家引警察来)警察局员……here……

伙 他说什么?

女 我想他是要人家叫警察来。

何 (给那伙计一块洋钱)警察……局员……come here。

伙 他给我十法郎。

女 他所给您的,值得十二法郎五十生丁哩……喂,您听我说!您跑到警察局去给他叫一个检察员来,他要说什么让他同他说去。

伙 他不懂法国话。

女 我们有的是翻译员。

何 Now I want a room! (现在我要一个房间!)

女 这是说要房间了!好,我就给你一间 room。(向伙计)您去的时候,顺便把他领到十七号去吧。(给他钥匙)

何 (正要向戏台第一行右边的门出去的时候)Take my luggage.
(拿我的行李。)

伙 (其实不懂)是的,先生。

何 Take my luggage.

伙 当然啦!

何 (动气)Take my luggage.(指提包。伙计很生气地拿了)What is the matter with this fellow. I don't like repeating twice...(这人是怎么样的?我不高兴说重复的话……)Now then follow me.(现在你随我来吧。)

他们从右方出。

女 那翻译员哪里去了?

她从后方右边出。比蒂与余良从后方左边入。

第四出

出场人:比蒂、余良。

比 那么,您走吧!您不久就回来吗?

余 我只到邮政局。

比 我怕得很!刚才您听见人家喧嚷吗?我想这是我父亲的声音。

余 哪里!哪里!这是您的疑心生暗鬼!今天早上您瞧见了他的灰色的帽子,现在您又以为听见他的声音。好!再见。

比 再见,my dear。

余 该说法语:petit cheri。

比 petit cheri.

她从左边进内。他从右边出外。

第五出

出场人:虞仁、女掌柜、(其后)何克山、(其后)检察员。

虞 (不久就溜了出来,走到戏台第一行左边。还是反戴着帽子)一个影儿也不见了……现在只十点钟。要到夜里十二点钟才完呢!(走到后方,看那彩色的火车时刻表)在七点钟以前,伦敦方面没有火车来。在这时间内,大约我可以放心了。

女 (从戏台第二行右方入)翻译员!刚才您在哪里?

虞 刚才吗?

女 是的,我吩咐过您,叫您不要离开这里。

虞 我是匆忙地走开了的……我听见一个人用西班牙语喊道:“救命……”我走出去看,原来不是这里的人,我弄错了。

女 因为您是匆忙地走开了的,所以帽子也戴反了。

虞 (摸一摸他的帽子)是!是!

女 您还等什么,不把帽子戴正?……戴正了您的帽子……现在再不可走开了。(他坐在柜台前,女掌柜也回原位)一会儿就有一个英国人来,他不懂一句法国话……他刚才要一个警察局的检察员……我不懂得他是什么意思……

- 虞 (自语)我也不懂得,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懂得他是什么意思呢。
- 何 (在后台)Look here,waiter!... waiter! Give us a good polish on patent leat her boots and bring us a bottle of soda water! (喂,伙计!……伙计!……请你把我的黑漆皮靴子擦得光光的,还给我拿一瓶苏打水来!)
- 虞 唉!这是哪里来的野话?真是胡说!什么时候是全世界懂得法文的时候呢?似乎有一个什么会是宣传法文的呀!他们做什么的?
- 何 (从戏台第一行右方入,同时检察员从后方入)Well,what about that inspector?(好,且看这检察员如何?)
- 检 唉!有什么事?是这位先生要我来吗?喂!您的胆子真够大的。您劳驾一下子,到警察局去跑一趟也不可以吗?
- 何 Yes.
- 检 没有什么 yes,这乃是通例。
- 何 Yes!
- 检 我看您是一个上流的人。下次您该学会了地方的规矩才好。
- 何 Yes!
- 检 好!他真容易说话!
- 女 他不懂一句法国话。
- 检 我呢,我不懂一句英国话……人生于世,本该互相懂得意思的啊。
- 女 (看见虞仁渐渐地溜到后方,叫道)翻译员!
- 虞 (惊得一跳)来了!……
- 检 请您使他叙述他的事件吧。
虞仁走近何克山。
- 何 (注视虞仁的帽子。很欢喜地说)Oh! Interpreter! (呀!翻译员!)

虞 Yes! Yes!

何 Tell him I am James Hogson from Newcastle on Tyne... Tell him! I have five daughters. My second daughter, Betty, ran away from home in company with a young gentleman, master Cicandel ... Tell him.(请您告诉他,说我是詹姆士·何克山,从牛加斯来……告诉他!……我有五个女儿。我的第二个女儿比蒂从家里逃了出来,伴着她走的乃是一个少年人——西干特尔先生……请您告诉他。)(虞仁只管怔怔地望着他不动) Tell him...(告诉他!……)(生气) Tell him, I say! (告诉他,我说!)

检 他说什么?

虞 您瞧……这话复杂得很……真是一段历史……这位先生他是英国人……

检 我晓得。

虞 我也晓得。他像别的英国人一般地来游览巴黎……

检 因此他就要找警察吗?

虞 不……等一等……等一等……让我从容地翻译啊……

何 Oh! Tell him also this young man is a French man and a clerk in a banking house of Saint-james street.(唉!请您再告诉他,说这少年是一个法国人,在圣詹姆士路的一间银行里当职员。)

虞 对啊!……(向检察员)为什么一个英国人刚到巴黎就须要找警察呢?(为难)因为他的珠宝……他的钞票夹子给人家偷了……(忽生一计)原来这位先生从特别快车下来……

何 Tell him that the young gentleman...(请你告诉他,说这位少年人……)

虞 (向何克山,作掩他的嘴的样子)住口!(向检察员)这位先生他在北火车站下了快车的时候,一个男子突然扑到他的身边,把钞票夹子抢去了。(检察员走到一边,做他的笔记)

- 何 (认可虞仁的叙述) Yes! ... Very well... Yes!...
- 虞 (诧异) Yes? ……好, 先生, 你还不算厉害……
他走向后方, 何克山走近翻译员, 掏出钞票夹子。
- 检 (诧异) 原来您有两个钞票夹子? (向虞仁) 这样看来, 他本来有两个钞票夹子了!
- 虞 当然! ……当然! ……英国人还没有两个钞票夹子吗?
- 何 (把夹子递给检察员) That is the likeness, the... young man's... photo... photograph! (这是一张肖像, 是……那少年的……照……照片!)
- 检 (诧异) 那贼子的照片吗?
- 何 Yes!
- 检 英国人真有惊人的手段! ……一个陌生的人在马路上撞了他, 偷了他的东西, 他即刻有了那人的照片! ……(思忖) 他怎么弄得来的?
- 虞 我不同您说过吗? 撞他的人乃是与他很相熟的一个男子啊。
- 检 不, 您没有说起! 那人叫什么名字, 您问他看。
- 虞 我还要问他吗? 他已经告诉我了……他名叫…… John…… John……(像母鸡唤雏的声音) Lroukx。
- 检 这字怎样写的?
- 虞 怎样写的吗? ... W... K... M... X...
- 检 见鬼! 您怎么好拼音的?
- 虞 (又像母鸡唤雏的声音) Crouie!
- 检 也罢! 我调查所得的不少了。我就开始去严紧地侦探吧。
- 虞 对啊! 对啊! 去吧。(指英国人) 他疲倦得很, 我想他就要去睡觉了。
- 检 我去了。(向英国人) 我就开始严紧地侦探去。(出)

第六出

出场人: 同上人物(只少了检察员)。

何 (向虞仁) What did he say to me? (他刚才同我说的是什么?)

虞仁点头不答。

何 What did he say to me?

虞仁点头。

何 What did he say to me?

虞 Yes! Yes!

何 (发怒) What? Yes! Yes! Damn it all? (怎么老是 yes! yes! 该死!)

女 他说什么?

虞 没有什么。

女 看他像是很生气的样子! ……请您问他怎么样的。

虞 不! 不! 应该让他安静。他叫我们不要搅扰他。他说: 如果我们同他说话, 那真倒霉, 他即刻要离开这旅馆。

女 这是一个疯子!

虞 (自语) 或是一个倒霉的人! ……不! ……我才是倒霉呢!

何 (吃力地向女掌柜) Bad, bad interpreter! (不好! 不好的翻译员。)

女 他说什么?

何 (更吃力地向女掌柜, 用法语) maovais! maovais interpreter! (不好! 不好的翻译员^①!)

女 呀! 他说的是“不好的翻译员”!

虞 (耸肩) 哈! ……哈! ……movey! movey! 我先问您懂不懂英文里什么叫做 movey?

何 (发怒, 向女掌柜) Look here madam... I never saw such a damned hotel in my blooming life. (夫人, 您听我说……我一辈子也不曾看见过这样的一间该死的旅馆。)(走向虞仁)

① 何克山的法语不好, 所以把 mauvais 念作 maovais。

Never...and such a cursed fool of you interpreter。(我也不曾看见过这样的—个可恶的愚蠢翻译员。) Do you think I have come all the way from London to be laughed at? It is the last time. (您以为我老远地从伦敦来给你们取笑的吗? 这是最后一次了……)(—面走, —面说) I have a room in your damned hotel……(我在你们这该死的旅馆里住—个房间!)

他从戏台第一行左方出。

女 他发怒了!

虞 哪里? 他才喜欢呢! ……(仿效何克山发怒走路的样子) 这乃是英国人的派头。

女 我出去—会儿就来。您该停留在这里, 不要动。(出)

虞 (拭额, 垂头丧气地在柜台边坐下) 啊! 我愿意要杜兰纳的—所乡村的房子, 去法国的中心! 这里, 我们被外国人侵进来了! ……我怕没有安静的生活? ……乡下人怕不同我说土话? 我并不—定要答复他们。我不是土话的翻译员啊。

第七出

出场人: 虞仁、比蒂。

比 Interpreter! (翻译员!)

虞 好! 好! (指着—自己的喉咙给比蒂看, 表示他有喉病) 喉咙……有病……声音哑了……(自语) 她不懂, 该说英语她才懂啊。

比 (用法语) 你不能说话吗?

虞 (热狂地, 用平常的声音) 您会说法国话! 为什么不早说呢?

比 您此刻又能说话了。

虞 (又假装哑音) 还不十分行! 但是已经好些了。(作平常的声音) 好了, 复原了! 不必再提了。

比 Do you know the post office is far from here? (你晓得邮政局离

这儿远不远?)

虞 唉!您既然懂得说几句法国话,为什么还拿英语来开玩笑呢?这不是学法国话的法子啊。

比 我懂得很少。

虞 才因为这个哩!再者,我想教您学惯了法国话。我打定了主意,如果您同我说英语,我就不答复您。

比 (作恳求的样子)Oh! I speak French with such a difficulty.(唉!我说法国话这样吃力!)

虞 (用力地摇头)我不能懂!我不要懂!

比 (用法语)好,那么,我告诉您……(看见桌子上有何克山的灰色帽子)呀!

虞 什么事?

比 这帽子是怎么来的?

虞 是刚才一个英国人留下来的。

比 (走近桌子)啊!(注视那帽子的里面)My father's hat!(我的父亲的帽子!)(向虞仁,很急促地说)Oh! my friend is out, my friend left me alone, he is not returned yet! I am going in my room!(唉!我的朋友出去了,他让我一个人在家。他还没有回来!我要回我的房间去了!)

虞 是的!是的!话是这样说了!

比 (用法语)我要回我的房间去了。

虞 是的……是的……对了……去吧!去吧!(她去了)同她至少还有法子谈话,不像那老头子。他们学一学我们的国语还不错啊!真是英国人的傲气!

第八出

出场人:虞仁、余良。

余 (自左方来)Interpreter!(翻译员!)

虞 不! 不! 到了极点了! 完了! 我再也不夸口了! 英国人太多, 太多英国人! (向余良) 猪猡! 快闭了你的狗嘴! 你真可恶^①!

余 你更可恶呢! 算你有 Culot^②! 我要在你的猴子跟前告你^③, 把你赶出去, 看你还有你的 blair 吗^④?

虞 (握他的手) 呀! 您会说法国话! 谢谢! 谢谢! 教我听见了国语, 真是喜欢之至! 请您再说: 我有 Culot! 我有 Culot! 我的 blair! 呀! 既然我终于找着了一个同国的人, 我就要请他帮忙, 帮一个大大的忙。您想想看, 我懂的英语很少很少。我只会说西班牙话、意大利话、土耳其话、俄国话、爪哇话。

余 您懂西班牙话吗? ……Que hora son^⑤?

虞 我们说话不要离题才好! 刚才我说……

余 我已经给了您一个问题: Que hora son? 请您答复了我的问题再说。

虞 您要即刻答复的吗? 我要求您许我考虑一下子。

余 您要考虑一下子才晓得此刻是几点钟吗?

虞 (放心了) 此刻是十一点半钟了……您听我说……我要请您帮一个忙, 这就是请您同这里的一个英国人说话, 他的英语我不懂, 我完全不晓得他要什么。

余 这英国人在哪里?

虞 我们就找他去……唉! 您这人真好, 肯帮我的忙。将来我有机会一定报答你。

余 好! 那么我们去吧。

① 虞仁以为余良不懂法语, 所以用法国的粗鄙的话骂他。

② 这是法国的俗语, 意思是说: 算你有胆量。

③ 亦俗语, 意思是说: 在你的老板跟前告你。

④ 意思是说: 看你还有你的脸孔吗? 这些都是最粗鄙的俗话。

⑤ 西班牙语, 意思是说: 此刻是几点钟了?

虞 他该是在那小办公室里。喂！这里是我的帽子！（把帽子戴在余良头上）好！您现在是翻译员了。（走近左边的门）先生！先生！

余 你该叫他：Sir！

虞 Sir！Sir！（回向余良）我想要说这里有一个好的翻译员。

余 Good interpreter.

虞 好！好！Good interpreter！（高兴）我想，我们可以参加一场很漂亮的谈话，这两个都是 gentlemen^①（走向门口）Sir！Sir！Good interpreter！

何克山入。余良瞥见他，连忙扭转身子。

第九出

出场人：同上人物、何克山、（其后）检察员、比蒂、女掌柜、旅馆伙计、一个警察。

何（在外面）Allo！A good interpreter？...All right！（呃？一个好的翻译员吗？……好极了！）（入）

何（向余良）Oh！Is this the new man？Very well. I want to get my breakfast served in the dining room, but on a separate table.（喂！你就是新来的人吗？很好，我要在饭厅里用早餐，但是我要自己一桌。）

余良先轻轻地走，忽变为快跑，斜穿过戏台，从后方右边出。

虞（诧异）哈！哈！给英国人吓得跑的并不只是我一个啊！

何（向虞仁）What is the matter with him？（他是怎么样的？）

虞 不！先生，不是我了，是他……（用客气的声音）再会，先生！再会，先生！

何（发怒）What do you mean, you rascal, stupid, scoundrel, you

① 虞仁不会拼英文音，所以把 gentleman 念作 gentlemen。

brute, damned frog-eating beggar! (你想要怎么样? 流氓! 蠢才! 畜生! 可恶的吃田鸡的叫化子^①!)(从左方出)

虞 (独自一人)不行! 我同这老家伙永远是合不来的。我只好忍气吞声。(左方有喧闹声)又来! 外面嚷什么? 呃! 行凶了! 打起来了! 他们却是说法国话的人! 好极了! 这可不关我的事。

检 (入,一个警察随入,警察捉住余良的臂膊,检察员向虞仁)我捉到贼子了! 我捉到他了! 恰在我经过门口的当儿,我看见他匆匆忙忙地跑了出来,我认得他与那照片一样。哈! 哈! 您给我把那英国人找来吧。我们要给他晓得法国警察的手段。即刻认得人,即刻捉了来!(向翻译员)您去给我把那英国人找来吧。还请您同他来,因为我们需要您帮忙。

虞 您同我这样说,好极了! ……(自语)我不晓得旅馆的屋顶是怎样的。让我去看一看。(他自后方左边出)

余 究竟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捉我! 你们捉我! 捉人是这样捉的吗? 我要使你们晓得我厉害!

检 哈! 哈! 不要叽哩咕噜了! 你的名字是……(取出笔记簿,勉强念那名字)W... K... M... X...? 唉! 不要做出惊奇的样儿……你们到局里辩去吧。(向伙计)烦您给我把今天早上那英国人叫来,那高长大汉,戴灰色帽子的。

余 (勉力要逃脱警察之手)戴灰色帽子的!

检 哈! 哈! 哈! 说着了你的道儿了!(向警察)紧紧地捉住他!

比 (自右方的门入)Oh! Petit cheri! Petit cheri! (唉! 小乖乖! 小乖乖! ——这是法语)

检 捉住这女人,我们捉两个!
警察捉住比蒂的臂膊。

① 英国人轻视法国人,就骂他们是吃田鸡的民族。

比 Oh! My dear! 这是什么意思?

余 今天早上您说的不错,那灰色帽子来了……

比蒂吓得一跳。

检 住口! 不要打暗号! 这灰色帽子的历史我不会忘记了的。
(向警察)在我们说起灰色帽子的当儿,您看见了他们着急的样子吗? 这乃是最危险的一个贼党。

伙 (与何克山入,在第一行左方)这位先生来了!

何 (看见比蒂低首匿面,用教训的语气同她说) Oh! Betty! Are you still my daughter? Is that you? Have you thought of your poor mother's anxiety et despair! (唉! 比蒂! 你还是我的女儿吗? 这是你吗? 你没有想到你那可怜的母亲提心吊胆而且悲愁绝望吗?)(检察员想要打断他的话头,他向他说) Leave me alone. (你别管!)(向比蒂) Have you thought of abominable exemple of immorality for your dear sisters! Have you thought...(你没有想到你那亲爱的姊妹们会学你这不道德的可鄙的榜样吗? 你没有想到……)(向检察员) Leave me alone, all right. (你别管! 好。)(向比蒂) Have you thought of tremendous scandal...(你没有顾虑到社会上的可怕的笑骂吗? ……)

检 你该晓得! 不要枉费工夫! 许久以来,我已经不肯再劝作恶的人行善了。

何 (向检察员,用尽情吐露的语气) My friend, I have five daughters, my second daughter, Betty, ran away from...(朋友,我有五个女儿。第二女儿比蒂从家里逃……)

检 (指余良)好了! 好了! 这的确是偷了您的钞票夹子的人吗?

何 (用力地) Yes!

余 怎么? 现在他告起我偷东西来了? You told this man I robbed your pocket book? (你告诉过他说我偷了你的钞票夹子吗?)

何 My pocket book! ...but I never said such a thing! (钞票夹子

- 吗! ……我并没有说过这话啊!)
- 余 您瞧! 他说他并没有说过这话哩!
- 检 您晓得我不懂英语。您可以高兴叫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走吧! 男的,女的,都到局里去。
- 余 (向何克山) Do you know he will send your daughter to prison?
(他要把您的女儿送到监牢里去了,您晓得不晓得!)
- 何 My daughter? My daughter into prison? (我的女儿吗? 我的女儿坐监牢吗?)(捉住他的女儿的臂膊)
- 女 (到来)这是什么意思?
- 检 唉! 到头来,你们都惹我生气。让我把他们都捉起来,你们到局里辩去。
- 比 (用法语)我是他的女儿呵!
- 检 这一切是什么来由?
电话的铃响,声甚长。
- 女 (接电话)电话是伦敦来的,叫余良·西干特尔先生。
- 余 就是我!
- 女 你名叫费理伯。
- 余 我又叫做西干特尔。
- 检 又叫做 Wkmx! 唉! 这真可疑! 越说越可疑!
- 余 让我去答话吧。(他走向电话机,那警察仍旧捉着他)啊啰! 啊啰! 这乃是伦敦我的老板……Yes! Yes! 似乎刚才他已经打过一次电话,而人家却把电话接到一个疯子的家里去了! All right! Oh! Thank you! Thank you! (离了电筒)这乃是我的老板,他说他愿意与我合股了。
- 比 (欢喜得跳起来)Oh! Papa! Papa! He will interest Julian in the bank! (呀! 爸爸! 爸爸! 他要余良参加银行的股份了!)
- 何 He will, he really...? (他要……? 真的?)
- 比 Yes! Oh! I am happy! I am happy! (是的! 呀! 我快活了!

我快活了!)

余 让您的父亲自己听去吧! (向何克山) Listen yourself! (您自己去听吧!)

何 (走近电话,向检察员) Oh! it is a good thing(呀! 这是一件好事。)(坐下) Allo! Allo! Speak louder I can't hear you...(啊啰! 啊啰! 请您说高声些;我听不见……) Allo! Allo! All right! ...If you interest Julian, I have nothing more to say...(啊啰! 啊啰! 好! ……如果您肯与他合股! 我再也没有什么好说了……) That's good... thank you... good bye.(这很好……谢谢您……再会。)(站起来,向余良) My friend, I give you my daughter.(我的亲爱的,我把我的女儿给您了。)

比蒂与父亲接吻,回就余良的臂膀里。

虞 (从戏台第一行左边来)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检 有的是很不平常的事情发生。您记得吗? 刚才的英国人,他说被人偷了东西,向我们诉苦。我好容易替他把贼子捉了来,他却把女儿嫁给了贼子! 从今以后,您看,凡是说到英国人的事情,我可没有耳朵听了。(出)

虞 (注视少年伴侣)你们很快乐吗?

余 是的! 是的!

虞 然而,有我才有这么事情啊。

余 怎么样的?

虞 这不是一言可以说尽的,但是如果您是一个知趣的人,您尽可以给我在伦敦找一个位置。

余 翻译员的位置吗?

虞 (憎恶地)不! 我再也不做这翻译的勾当了。我要开始学外国话。

余 好,我的岳父可以给您在伦敦找到一个位置的。

何 (握虞仁的手) My fellow, since you are his friend, you are my

friend.(朋友,既然您是他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了。)

虞 (向何克山)也许很好。(向余良)我想要同他说两句很客气、很好听的话……说:他的话我一句也不懂。

余 I cannot understand!

虞 (握何克山的手)Canote endoustan.

剧终

十九年五月十一日译完

[附记]这是十八年前的旧稿。被商务印书馆认为不合用,保存至今。

三十七年双十节
了一记

人类的呼声

(独幕剧)

[法]哥克多 著

剧中人物

唯一的演员乃是一个女子。初演者乃是媿尔德·波微姑娘
(Melle Berthe Bovy)

作者简介与本剧略评

哥克多(Jean Cocteau),生于1892年。他的著作有:《校场》(Paradel,1917);《屋顶之牛》(Le Bouf sur le Toit,1920);《巴黎铁塔的新郎与新娘》(Les Mariés de la Tour Eiffel,1921);《安第干》(Antigone,1922,本于苏富克尔);《罗米俄与虞利冶德》(Roméo et Juliette,1924,本于莎士比亚);《奥尔费》(Orphée,1926)等。

哥克多今年才38岁,已经很有名望。他的剧本先后在夏特烈、霜邪利邪、阿特利耶诸戏院开演。今年(1930)他又著一本独幕剧《人类的呼声》(La Voix Humaine),于2月17日第一次开演于法兰西戏院,大受观众的欢迎。演员波微女士亦甚能称职。其后差不多每周开演一两次。《人类的呼声》里只用一个演员打电话,剧情简单极了。妙处在他描写妇人的缠绵,却不是死也不肯放手的爱情,只想说得凄凉动人,使她的情郎回心转意,纵使抛弃了她呢,也给他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这算是最时髦的绝交!

这是独幕剧,布景很简单,只用一个演员,最合中国人采用。现在把著者自序中所说许多使他决定写这一幕短剧的动机译述如下:

(一)神秘的动机推动诗人,使他做诗,而甚深的懒意却反对他下笔。同时却来了一种回忆,忆及偶然听见电话里的一场谈话,话里有严重而奇异的声调,有无始无终的沉寂。

(二)人们责备他用机械,说他把他的戏剧都机械化了,说

他太靠布景出色了。那么，最要紧的乃是把布景变到最简单：独幕，一个卧室，一个伶人，爱情，以及现代戏剧中的平庸的附属品——电话。

(三)写实派的戏剧对于生活，恰像美术馆的国画对于自然界。所以应该画一个坐着的妇人——不是指定某妇人，不说定她是聪明或痴愚，只是一个无名的妇人。又应该避免戏剧惯用的热烈奋激的表现。不作针锋相对的会话，不作像小孩子的话一般地令人难堪的爱情话。总之，凡是用毒手段、用诡计、用含糊的会话去代替了真的戏剧，为戏剧而作的戏剧——苏富克尔、兰辛、莫利耶的戏剧——都是著者所不取的。

著者自知工作不容易，所以他依照嚣俄的话，把悲剧、悲喜剧、喜剧融为一炉，借着复杂的剧情，用最不适宜于表达爱情的一具机械做他的工具。

(四)既然人们非难他，说他要伶人们绝对地服从他，不容他们的天才发展，说他老是要求第一个位置，这一次呢，他希望写一本读不明白的戏剧，使女伶有任意表情的口实(像他的《罗迈俄》使人们有任意布景的口实)。剧本的一半不见了，给女伶以一身兼两职的机会：说的時候是一职，听的时候又是一职，因为听的时候，对方那看不见的、在沉寂中表达情意的人的性情态度都由她传达出来了。

译者

布景 戏台的范围缩小,表现一个妇人的卧室的一个不相等的隅角,四面尽是绒织的、绣花的、红色的挂屏。房里黯淡微蓝,左边有一张床,床上被褥零乱;左边有一扇半开的门,门外是白色的浴室,室中很亮。卧室的中间,板壁上,有某画家的杰作,用照相机放大,俯挂着;或以家属肖像代之。一言以蔽之,这卧室的外观,大有鬼影憧憧的景象。

在监戏洞的前面,一张低的椅子,一张小桌子,桌上有电话、书籍、电灯。灯光惨淡。

幕启,呈露一间充满自杀气象的卧室。床前一个妇人穿着长的内衣躺在地上,活像被人暗杀了似的。万籁俱寂。那妇人挺了挺身,另换一个躺的样子,又依旧不动。末了,她打定了主意,站起来,从床上取了一件外衣,走向门口,却中途对着电话机呆立了一会子。等到她摸着门,打算开门出去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她撂下了外衣,连忙跑去接话。那外衣在地上阻她的去路,她一脚踢开。把电筒取下来。

从此刻起,她站着说,坐着说,向外说,向里说,斜向着说,在椅子的背后跪着说,垂着头说,倚着椅背说,拉着电线在室中踱着说,直到末了,仰倒在床上。于是她的头倒吊下来,撒手把电筒一放,像石子般堕地。每一个姿态,适用于自语或对话的每一个段落(谈天的段落——说谎的段落——误与另一个打电话的妇人说话的段落等)。那妇人的神经兴奋,不在乎用着急的表情,而在乎姿态的变更的次序。每一个姿态该表现她不舒服到了极点。

浴衣,天花板,门,靠背椅子,器具的外套,白色的灯罩。

在监戏洞放出一道灯光,使坐下的那妇人的后面有一个很高的影子,又从灯罩下的灯光底下透过。

这一场戏剧,对于一切类似装腔作势、有声有色的、热烈的表情,都不采纳。著者叮嘱演这一本戏剧的女演员(不经著者

本人的监督),切勿努力装个心醉的妇人,切勿做出辛酸的情态。书中的主人是一个平庸的牺牲者,她的恋爱是走马灯的恋爱;她只想用一条诡计——做一个圈套使那男子承认他说谎,使他将来有一个不寻常的回忆。著者想要女演员给人家的印象乃是流血,乃是像一个跛了的牛或狗,一面走,一面流它的血,直到末了,一室充满了血为止。

书中的有的是不合文法的法语,有累赘语,有诌文的地方,有平坦的地方,结果恰能使分量适当。所以著者请观众尊重这些缺点。

啊啰,啊啰,啊啰……不对的,夫人^①,我们许多人在一条线上,请您挂起您的电筒吧……啊啰……您在同一个定户说话……唉!……啊啰!呀,夫人,请您自己挂起来吧……啊啰,姑娘^②,啊啰……不是的!我不是歇密特医生……零八,不是零七……啊啰!……真可笑……人家叫我,我不晓得。(她把电筒挂起,手仍按着电筒。铃响)……啊啰!……呀,夫人,您要我怎么样?……您太令人讨厌了……怎么?是我的错处吗?……决不……决不……啊啰!……啊啰,姑娘……人家打电话给我,而我不能接话。这一条线上有人。请您叫那妇人走开吧。(她把电筒挂起。铃又响)啊啰!是你吗?……是你吗?……是的……我听得不是很清楚……你在很远,很远……啊啰!……可恨!……许多人同一条线……你再叫吧。啊啰!你——再——叫——吧……我说:你再叫我吧……呀,夫人,您走开吧。我再说我不是歇密特医生……啊啰!……(她把电筒挂起,铃又响)

呀!毕竟是你了……是的……很好……啊啰!……是的……

① 这夫人乃是那妇人所不认识的,只因偶然打电话在同一条路线上相逢,所以那妇人叫她挂起电筒,好教她自己与那打电话给她的人谈话。

② 凡书中称姑娘的地方都是叫电话局里的接线女子。

你的话要经过全世界才到我的耳朵里,真是活受罪……是的……是的……不……这真凑巧……我回来才十分钟……刚才你没有叫过吧?……呀!……不,不……我在外面吃晚饭来的……在玛尔德家里……现在该是十一点一刻了……你是在你家里吗?……那么,你看一看那电气挂钟……我恰是这样想呢……是的,是的,爱!……昨天晚上吗?昨天晚上我即刻睡觉,却睡不着,所以我吃了一粒药丸……不……只一粒……九点钟……我起初头有几分昏,只因我动得太厉害了。玛尔德来过了,她同我吃晚饭。我出去买了些东西。我回到家里来,把所有的书信都放进了黄袋子里,我……什么?……很厉害……你信我的话吧……我有许多、许多勇气……后来吗?后来我穿好了衣服,玛尔德来叫我走,于是就走了……我从她家回来……她为人好到了十分……好极了,好极了,她真好……看她那么样,其实不然。你说的不错,素来是如此的……是我那淡红色的长袍,加上那狐裘……是那黑帽子……是的,我的帽子还在头上呢……不,不,我不吸烟。我只吸了三支香烟……哪里不是呢?这是真话……哪里不是呢?……你这人真好……你停留在家里……什么官司?……呃,是的……不要太辛苦了……啊哟!啊哟!请您不要截断了^①。啊哟!……啊哟!爱!……啊哟!……如果人家截断了,你即刻再叫我……当然啦……啊哟!不!……我在这里……那口袋吗?……你的书信与我的书信。你可以差人来拿去,如果你要的话……有几分难堪……我懂得……唉!爱!不必请我原谅。这是很自然的,只我自己太呆了……你这人真好……你真好……我也不然,我料不到我这般硬撑……你不必赞赏我。我像行尸走肉般地动了一下子。我穿衣,我出门,我很机械地回家。明天呢,也许我比不上此刻有勇气了……你吗?……哪里话?……呀,爱!我没有一句话可以

① 叫那接线女子不要截断了电话。

责备你的……我……我……你让……怎么？……很自然的……恰恰相反……这……这是我们早已约定了的，我们应该坦白。假使你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告诉我，我才觉得你有罪过呢。平地一声雷，好不残酷！而今不然，我有时间养成了习惯，有时间了解……什么把戏？……啊！……谁？……我吗？我在你跟前耍把戏吗？……你是晓得我的，我不能遏止我的情绪啊……决不……我很镇静……你会听得出来的……我说：你会听得出来的。我的声音并不像隐藏什么事情的人的声音……不，我决定要有勇气，我不会没有的……请你容许我……这却不同……也许吧，但是我们怀疑尽管怀疑，尽管料到有祸事，而祸事临头的时候，终于不免吃惊……不要说得太过了……我总算有了养成习惯的时间。你曾经很费心地娇养过我，疼过我……当日我们的恋爱的进行，与许多事物相对抗。那时节，我们不得不抵抗，除非不要五年的幸福，否则便该冒险。我从来不曾想到我们的生活会有办法的。我用很高的代价收买一种无价的快乐……无价的，而我也就……也就……也就一点儿不后悔……你……你弄错了。我有……啊！……我有活该受苦的地方。我曾经希望疯狂，要享狂人的幸福……爱！……你听我说……啊！……爱！……你让……啊！……你让我说。你不必请罪。一切都是我的罪过。哪里不是呢？……你记得在凡尔赛那一个礼拜天吗？又记得那一封快信吗？……呀！……啊！……是“我”要来的，是“我”使你闭口的，是“我”说一切与我不相干……不……不……不……这一点你却说得对……我……是我先打电话……不，那一个礼拜二……有一个礼拜二……我敢断定。礼拜二，二十七。你的电报是礼拜一晚上到的，二十六。你看，这些日子我都背诵得出来……你的母亲吗？为什么……这真可以不必……我还不晓得……是的……也许吧……呀，不，决不马上就干，你呢？……明天吗？……我不晓得是这么快的……啊，等一等……这简单得很……那口袋子明天早上就

在门房里。只叫左赛夫过来拿去就是了……唉！我吗？你听我说，我也许不走，也许到乡下玛尔德家里住几天……它在这里，活像一个伤心人^①。昨天它只在通过室与卧室中间守着。它眼怔怔地望着我。它把耳朵翘起来静听。它处处找你。看它的神情，似乎怪我坐着，不同它一块儿找去……我觉得顶好是你把它带走……如果它该是不幸的……唉！我吗？……这不是女人的狗。我不会照料它。我不能带它出门。还是留它在你身边好些……它不久就会忘记了我的……我们将来看吧……我们将来看吧……这并不是什么九弯十八曲的。你只说这是一个朋友的狗就是了。它很爱左赛夫。叫左赛夫来带了它去吧……我给它戴一条红色的项圈。它没有名牌……我们将来看吧……是的……是的……是的，爱！……话是这样说了……当然，爱！……什么手套？……你那一双皮的手套吗？你用来开汽车的那一双手套吗？……我不晓得。我没有看见。也许吧。让我看一看……你等我呀。不要让人截断了。

她在桌上，灯后，拾起一双皮手套，很多情地吻了几吻。把手套偎着面颊说话。

啊嘞……啊嘞……不……柜子里找过了，椅子上，外厅里，什么地方都找过了，看不见你的手套。……你听我说，等一会儿我再找找看，但是我相信……万一明天早上找着了呢，我叫人家拿到楼下同口袋子在一起……爱？！……那些书信……是的……你烧了才好……我要求你一件很可笑的事……不是的，我只想同你说，如果你烧了呢，烧剩了的灰，我希望你放进我从前赠给你的那一个玳瑁制的香烟盒子里，我又希望你……啊嘞！……不……我呆得很……你原谅我吧，刚才我太兴奋了。（哭）……呃，完了，我揩眼泪了。总之，如果我得到那灰，我就快活了……你这人真好！……呀！“至于你的妹妹的文件，我都放进灶里烧了。起初我还想要打

^① 说的是一只狗。

开拿出你所谈起过的那一幅图画,后来我想既然你说过要都烧了的,于是我就都烧了……呀!好的……好的……是的……”^①(用法语)真的,你此刻穿的是寝衣……你睡觉吗?……你不要工作这样晚;如果你明天早上要早起的,你就该睡了。啊啰!……啊啰!……这样吗?……到底我还算说得高声的啊……现在,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说:现在,你听见我的话了吗?……说也奇怪,我呢,我听得很清楚,像是你在我房里似的……啊啰!……啊啰!……呃!好啦!此刻却是我听不清楚了啦……还可以,只太远了,太远了……所谓每人一次……不,不要挂起了电筒……啊啰!……我在说话,姑娘,我在说话!……呀!我听见了。听得很清楚了。是的,刚才真讨厌。像是死了似的。听见了呢,对方却听不见……不,很,很好。说也奇怪,人家让我们谈这许久。平常的时候,要每三分钟截断一次,再给一个错误的号码……还好,还好……我比刚才还听得清楚些呢,但是你的电话机响了。活像不是你的电话机似的……我看得见你,你晓得吗?(他使她猜)……什么绸衣吗?……是那红色的绸衣……呃!……你的身斜靠在左边……你的袖子是撩起的……你的左手吗?拿电筒。右手吗?你的自来水笔。你在吸墨纸板上画些人影,画些人心,画些星子。你笑了!我的耳朵里有眼睛呢……(机械地掩面)唉!不行,爱!千万不要怔怔地望我……怕吗?……不,我不会怕的……这更不好哩……总之,我独自一人是睡不惯了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允许你了……我,我……我允许你了……我允许你了……你这人真好……我不晓得。我避免看见我自己。我不敢开梳妆室的电灯了。昨天,我恰巧同一个老妇人打对面……不,不!一个很瘦的老妇人,头发白了,额上许多皱纹……你真好心!但是,爱,一副好脸孔比什么都比不上,这只有女伶们

^① 加引号的这一段话,须用外国语(非法语),以女演员最懂得的为妙。

用得着……那时节我宁愿你说：你瞧，这一副歪嘴脸！……是的，亲爱的先生！……我说的是笑话……你真呆……“幸亏”你很笨，而你爱我。假使你不爱我，假使你不笨，那么这电话就变了可怕的兵器了。这兵器杀了人还没有痕迹，也没有声音哩……我吗？我放赖吗？……啊啰！……啊啰！啊啰！……啊啰，爱！……你在哪里？……啊啰，啊啰，啊啰，姑娘。（按铃）啊啰，姑娘，人家截断了。（把电筒挂起。静默。又把电筒取下来）啊啰！（按铃）啊啰！啊啰！（又按铃）啊啰！姑娘。（她按铃。又有人按铃）啊啰！是你吗？……不是的，姑娘。我这里给人家截断了……我不晓得……乃是……真的……等一等……奥德依零四，逗点，七。啊啰！……不空闲吗？啊啰，姑娘，他再叫我……好的。（挂起电筒。铃响）啊啰！啊啰！零四，逗点，七，是不是？不，不是六，是七。唉！（按铃）啊啰！……啊啰，姑娘。人家弄错了，把逗点六给我，而我要的是逗点七。零四，逗点，七，奥德依。（她等候）啊啰！奥德依零四，逗点，七，是这里吗？呀！是的。您是左赛夫吗？……我是夫人……我同先生打电话，给人家截断了……不在家？……是的……是的……他今晚不回来……真的，我真糊涂！刚才先生在一间饭店里打电话给我，后来给人家截断了，现在我再叫他的号码……对不起，左赛夫……谢谢……多谢……晚安，左赛夫……（她挂起电筒，觉得很难过。铃响）

啊啰！呀！爱！是你吗？……刚才给人家截断了……不是的，不是的。刚才我等候你。人家按铃，我把电筒取下来，却没有人答话……大约是吧。……当然啦……你眼困了吗？……你真好，肯打电话来。……你真好。（哭。……静默）……不，我在这里……什么？……你原谅我吧……这真没有道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没有……我同你赌咒，我没有……这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你误会了。……和刚才一样……只一层，你要晓得，说尽管说，尽管说，还想不到将来不能不住口，不能

不挂起电筒,倒跌在虚空中,在黑暗里!……那么……(哭)……你听我说,爱神!我从来不向你说谎……是的,我晓得,我晓得,我相信你,我十分相信你……不,我说的不是这个……只是为我刚才说谎了……即刻……呃……在一刻钟前,在电话里,我说谎了。我分明晓得我没有任何的机会好等,但是说谎并不可以得到机会,而我也不喜欢向你说谎,我不能,也不愿意向你说谎,哪怕说谎有益于你,我也不肯……唉!一点儿也不要紧,爱!不要怕!……刚才我说的谎乃是说我的衣服与说我在玛尔德家里吃晚饭……其实我没有吃晚饭,也没有穿那淡红色的长袍。我只有一件外衣盖在我的汗衫上。你晓得是什么缘故吗?刚才我等你的电话,眼怔怔地望着电话机,时而坐,时而站起来,时而踱来踱去,我变了疯妇了!疯了!于是我披上了外衣,正要出去叫一辆汽车,坐到你家的窗子前面等候……等什么吗?呃,我等,我不晓得是等什么……你说得不错……哪里不呢?……是的,我听你的话……我再也不闹乱了……我听你的话……我要一切实行,你相信我吧……这里……我什么也没有吃过……因为我不能吃……刚才我的身子很难过……昨天晚上,我想吃一粒药丸,好教我睡得着;我自思假使我越多吃一定越容易睡得着,假使我都吃了呢,我一定可以睡着了,也不做梦,也不会醒来,从此就死了。(哭)……于是我吞了十二粒……用热水送下……像一块死肉。于是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真的事情。我突然跳醒,心里欢喜,以为只是一个梦。后来我晓得这是真的,晓得我是孤单,晓得我的头不在你的颈上、肩上,我的腿不在你的腿丫里,于是我知道我不能——不能活了……我很轻,很冷,觉得心头不再跳了,死神要许久才来,而我心惊得很,一个钟头之后,我打电话给玛尔德。孤零零地死去,我没有这勇气……爱!……爱!……是早上四点钟。她同一个医生来,这医生是租她的房子住的。我超过了四十度。似乎服毒是很难的事情,关于服毒的分量,往往会弄错了的。那医生开了一张药单,玛尔德陪伴

着我一直到今天晚上。我请求她回去了,因为你说过要同我打最后一次电话,我怕有人在这里耽误我说话……很好了,很好了……没有的事……真的,不骗你……只有几分发烧……三十八度零三……这是神经兴奋……你不必担心……我真不高明!我自己赌过咒,不要使你担心,让你安静地启程,好好地说个再会,像是隔一天就可以再相见似的……真呆……真的,真的,呆极了!……最惨的乃是挂起电筒,孤灯只影的……(哭)……啊哟!……我以为人家已经截断了……你真好心,爱!……我的可怜的心肝,我害你伤心了……是的,说呀,说呀,说什么都好……我在地上打滚太辛苦了,只要你说话,我就觉得舒服了许多,我就闭了眼睛了。你晓得吗?有时候我们在睡着,我的头枕在你的胸上,你一说话,我就听得很清楚,和此刻在电筒里一般无二……没有志气吗?……我才没有志气呢……我……我自己赌过咒……哪里话!你……你……你从来不曾害过我,只给了我幸福……呃,爱!这话不对。因为我早已晓得,我早已晓得——我早已等候这事儿临头。不像别的妇人,她们天天梦想在她们所爱的男子身边过生活,突然听得绝交的消息,才后悔不早作打算——我呢,我早已晓得了……甚至于,我从来不肯告诉你,喂,你晓得吗?我在帽工家里,在一部杂志上,我早已看见过她的照片……在桌子上,堂皇地展开陈列着……这是人类的天性,或说是妇人的特性还切合些……因为只剩有这几个礼拜,我不愿意糟蹋了我们的最后的幸福……不,这是很自然的……我没有这样好,不要给我戴高帽子……啊哟!我听见音乐……我说,我听见音乐……呃,那么,你应该弹一弹墙壁,叫你的邻居不要在这时间还开留声机。你从来不在你的家里住过,所以他们养成了坏习惯了。……这用不着。再者,玛尔德的医生明天会来的……不,爱!这是一个好医生。我没有理由得罪他,另请一个……你不要担心吧……当然……当然……她会报告你些消息……我懂得……我懂得……再者,这一次我很硬撑了,很硬撑

了……什么？……唉！真的，好了一千倍了。假使你不叫我，我早已死了……不是的……等一等……等一等……我们想一个法子吧……（她踱来踱去。她的痛苦引出她的怨声）……你原谅我吧。我晓得这场惨剧是很难堪的，算你有耐心，但是请你了解我吧，我痛苦了，我痛苦了。这一条线乃是联络我们的最后的东西……前天晚上吗？我睡了一觉。我是伴着电话睡的……不是的，不是的。乃是在我的床上……是的。我晓得。我真可笑得很，但是，我想无论如何，电话总是联合我们的东西，所以我把它放在床上。它到你家里去。再者，你又说过要打一次电话来。呃，你看，于是我就做了许多小小的梦。从你打电话变成了你打我。我在梦中跳起，时而我看见一个人的颈给人家扼住了，时而我落在海底，这海底却像奥德依的屋子一般。海面有一张船，船上一具鲑海桔棒，你在船上用那桔棒的一根绳子系着我，放我到海底，我哀求你不要割断那绳子。——总之，这是些糊里糊涂的梦，值不得告诉人家的；只一层，我一打瞌睡，这些梦也就来了，可怕得很……因为你同我说话的缘故。唉！五年以来，我为你而生活，我所能够呼吸的空气只是你一人，我的时间专用来等候你，你迟到呢，我生怕你是死了，想到你死呢，我也就死了，结果是你来了，我也就复活，想到你要走呢，我又怕得要死。现在我呼吸得来，乃是因为你同我说话的缘故。我的梦并不是没道理。如果你截断这电话呢，就是割断了鲑海的绳子……好，我一定这么办，我的爱神！我也经睡了一觉。因为这是第一次，所以我睡了一觉。医生说：这是毒气来侵。第一夜呢，是睡得着的。再者，痛苦还可以分心，还很新，所以还受得住。受不住的乃是昨天第二夜，今天第三夜，几分钟后。还有明天的下午，还有后天又后天，上帝啊，叫我如何是好？……我身上并不发烧，一点儿也不发烧；我看得很准……因为这是没法解决的事情，我本该鼓起勇气，对你撒几个谎还好些……而且……而且就算我能够睡，做梦，醒来，吃饭，起床，洗脸，出门，但是，到哪里去呢？……但

是,我的亲爱的,除了同你聚会之外,我从来没有别的事情做啊!……对不起,你说错了!我终日没有工夫,是的,不错,但是我没有工夫只为的是你,是你累得我没有工夫啊……玛尔德的生活是上了轨道的生活……这好像你问一尾鱼,问它如果没有水,打算怎样生活?……我再说,我不需要任何人……消愁吗?我承认一件事给你听,这事不很有诗意,却是真的事情。自从那一个礼拜天的好日子之后,我只有过一次消愁,乃是在牙科医生家里,他撬我的牙筋,痛得我没有愁了!……我独自一人……我独自一人……两天了,它只守着外厅不走……我想叫它,抚慰它。它不许人家摸它。差一点儿它就咬伤了我……呃,呃,咬我!它把两唇翻起,汪汪地叫起来。你听我说,这竟是另一个狗了。它把我吓煞……在玛尔德家里吗?你还没有听见我说它不许人近她吗?玛尔德要出去,比升天还难。它不让她开门……这才算谨慎哩。你听我说:我实在怕它。它不吃了,不动了。当它眼怔怔地望我的时候,我的毛管都耸起来……我怎么晓得呢?也许它以为是我害了你……可怜的畜生!……我没有恨它的道理。我极懂得它的意思。它爱你。它再也不看见你来了,以为是我的罪过……你叫左赛夫来试一试……我想它会跟左赛夫去的……唉!我吗?……一时好,一时歹……它并不爱我。你看这就是个证据!……也许看它似乎爱我,其实我以为我再也不能摸它一摸了……如果你不愿意要它,我就把它交给人家看管。犯不着叫它病了,变凶恶了……它到了你家呢,谁也不咬。你所爱的人就是它所爱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你所同居的人们就是它所爱的人们了……是的,爱!是的,不错;但是这是一只狗。它虽则有聪明,怎么猜得着呢?……那时候,我不顾忌它,它什么都看见了,天啊!……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它认不得我,也许我吓坏它了……将来的事谁晓得?……恰恰相反……你看霞痕姑母,那一天晚上我报告她说她的儿子被杀了。她这人脸很黄,身材很小——好,忽然间她的脸变红了,身材变得像个开

路神……一个红脸的开路神；她的头顶着天花板，周身是手，她的影子充满了卧房，吓煞人……吓煞人！……我请你恕罪。恰是她的母狗。那狗，它在横柜底下躲着，不住地乱叫，像是追赶一只兽类似的……唉！我不晓得，爱！我怎么晓得呢？我已经不是我了。我该是已经做了些可怕的事情了。你看，我把一包我的照片都扯碎了，纵使是一个男子，也要在气很盛的时候就可以办得到……是那些办执照用的相片……什么？……不，我再也用不着任何的执照了……这不算是一种损失。我那时候太丑了……决不！从前我旅行，机会很好，遇着了你。现在呢，假使我旅行，遇着了你，要算是机会很不好了！……不要争执了……不要说了……啊哟！啊哟！夫人，您走开吧。您在同些定户说话。啊哟！不是的，夫人……唉，夫人，我们两人毫无关系的。您只不滞留在同一的路线上就完了……如果您觉得我们可笑，为什么您枉费光阴，不把电筒挂起呢？……唉！……爱！爱！不要生气……毕竟！……不，不，这一次是我了。刚才我摸着电筒。她已经挂起了。她说了这句粗鄙的话之后即刻挂起了电筒……啊哟！……你似乎受了刺激……哪里不是呢？你因为刚才听了那话受了刺激了，我听你的声气，听得出来的……你受了刺激了！……我……但是爱！这妇人一定是很坏的，她不认得你。她以为你像别的男子一般……当然不是啦！爱！不同得很……怎么良心不安？……啊哟！……不要说吧，不要说吧。不要再想这件糊涂事。这已经完了……你实在太天真烂漫了！……谁吗？不管是谁。前天我遇着了那人，她的名是S字起头的……S字，又B字。——是的，亨利·马尔登……她问我是否知道你有一个兄弟，人家宣告结婚的是不是你的兄弟……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实际上乃是……装做慰问不幸的样子……我老实对你说，我并不算是滞留太久。我向人们说过了，说我家有客来……你不要在十四点钟的时候寻找午时，这事简单得很。人们恨人家丢了他们，但是我也渐渐丢了众人了……我不肯失了我

们的一分钟……我一切不管。他们说,由他们说去……说话要得当才好。我们的地位,在人们看来,是解释不得的……在人们看来……在人们看来,人生不是爱就是恨,绝交是绝交,一切都完了。他们的眼光小得很。你永远不会令他们了解的……你……你永远不能使他们懂得某种事情……最好是像我一般做去,不管他人笑骂……完全不管。(她喊了一声,表示有隐痛)哦!……没有什么。我说话,我在说话;我以为我们像平常一般地谈话,忽然间我想起了真情了……(流泪)……何苦还做好梦呢?……是的……是的……不行!从前呢,我们互相见面。脑筋昏乱了可以,失信可以,冒险也可以。一接吻,一揽腰,可以说服了爱人。只眼睛一瞟,可以变更一切。但是,现在只对着电话机,完了的是完了的了……放心吧。自杀不会有两次的……也许因为要睡得着……我不会晓得买一支手枪。你没看见我买一支手枪!……我可怜的爱人,你看我哪里还有编谎的力量呢?……没有了!……我本来该有力量的。在有些情况之下,说谎是有益的。你呢,假使你说谎,好教我们分别减了几分痛苦……我不说你说谎。我说:假使你说谎而给我知道了。譬如:假使你不在家而你同我说……不是的,不是的。爱!你听我说……我相信你……我并没有意思说我不相信你……你为什么生气呢?……怎么不是?你的声气变凶恶了。刚才我只说:假使你怀着慈悲的心肠,向我说谎而给我发觉了,我只有增加对你的爱情……啊哟!啊哟!……啊哟!……(挂起电筒,低声急促地说)上帝啊,使他再叫吧。上帝啊,使他再叫吧。上帝啊,使他再叫吧。上帝啊,使他再叫吧。上帝啊,使他……(铃响。她急忙把电筒取下来)刚才人家截断了。我正在说假使你怀着慈悲的心肠,向我说谎而给我发觉了,我只有增加对你的爱情……当然啦……你不疯了?……我的爱神……我的亲爱的爱神……(她把电线围绕她的颈)……我分明晓得不得不如此,但是这太残酷了……我永远不会有这勇气……是的。我们幻想到彼此偎倚着,

忽然人家把全城的地窖子与污水沟隔在我们的中间……你记得伊娥痕的话吗？她自问：为什么把电线拗曲了，声音还透得过？现在我把电线围绕在我的颈上了。你的声音围绕着我的颈了……该要电话局偶然把电话截断了……唉！爱！为什么你会猜我设想到那么坏的地步呢！？我分明晓得这一次的举动在你的方面更觉得残酷不堪，岂但是我一方面？……不是的……不，不是的……马赛吗？……你听我说，爱！既然后天晚上你到马赛，我想要你……总之，我希望你……我希望你不住我们常住的那一间旅馆……因为我所不设想的事乃是不存在的事，或者，事虽存在，却在很渺茫的地方，令人减少痛苦……你懂吗？……谢谢……谢谢。你真好心。我爱你。（她站起来，拿着电筒走向床上）喂，是了……是了……我几乎很机械地说“一会儿再谈”呢！……我很不敢断定……将来的事谁晓得？……唉！……好些了。好多了……（她躺在床上，拥抱着电筒）我爱！……我的美的爱神！……我有勇气了。赶快吧。去吧。截断了吧！赶快截断了吧！截断了吧！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电筒坠地）

幕闭

十九年五月十九日译完

婚礼进行曲

[法]巴达一 著

剧中人物

男

洛歇·夏特利耶——胥珊之夫,简称夏
 克罗德·莫礼乐——格兰思之夫,简称克
 虞仁——旅馆仆人,简称虞
 路易·苏西——子爵,简称苏
 克洛西耶,简称洛
 赖图将军,简称赖
 左赛夫——老仆,简称左
 安特利——安特利小姐之兄,简称利
 音乐队长,简称音
 福朗素华——仆人,简称福
 两个挑夫——送钢琴的人

女

格兰思·伯烈桑——克罗德之妻,简称格
 胥珊·夏特利耶——洛歇之妻,格兰思女友,简称胥
 伯烈桑夫人——格兰思之母,简称伯
 克洛西耶夫人——克洛西耶之妻,简称耶
 安特利小姐——安特利之妹,简称安
 玛崖——维尔奈夫人之女,简称玛
 爱美姑娘——旅馆租客,格兰思之邻居,简称爱
 奥妲斯·伯烈桑——格兰思之妹,简称奥
 维尔奈夫人——玛崖和余丽燕之母,简称维
 克礼雅夫人——旅馆女主人,简称雅
 玛丽·伯烈桑——格兰思之妹,简称玛
 余丽燕——维尔奈夫人之女,简称余
 娜丽·夏特利耶——洛歇和胥珊之女,简称娜
 欧奢尼——玛崖和余丽燕之女仆
 米冶德——跳舞者,简称米
 华拉男爵夫人
 小玛玳琏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巴达一(Henry Bataille), 1872年生于宁姆(Nimes), 于1922年逝世。其生平杰作有:《睡林之美女》(La Belle au Bois Dormant, 1894);《癩病的女人》(La Lépreuse, 1896);《你的血》(Ton Sang, 1896);《大快乐》(l'Enchantement, 1900);《假面具》(Le Masque, 1902);《复活》(Résurrection, 1902);《戈利伯里妈妈》(Maman Colibri, 1904);《婚礼进行曲》(La Marche Nuptiale, 1905);《波里虚》(Poliche, 1906);《裸体的女人》(La Femme Nue, 1908);《坏名誉》(le Scandale, 1909);《疯狂的处女》(La Vierge Folle, 1910)。

巴达一与易卜生、梅特林克同是戏剧界的潜意识派,然而他的戏剧非但与梅特林克不同,即与易卜生亦大有区别。他的戏剧向明显方面发展。他的剧中人往往有明确的生活,他们不求成为象征的人物。凡他所取的资料,都是法国的风俗习惯:一个人恋爱,失恋,奋斗,失败;一个女子生而多情,一年一年的老去,最后有了罪恶的遭遇。他的戏剧的结构,大半是古人的笔法。先是徐徐引入,其次渐渐明显,其次急转直下,最后乃是一个大结局。他虽则有古人的笔法,却承受了现实主义的戏剧的家法。现实主义的人们轻视社会里精神上的信条,与中流社会的循规蹈矩。人家批评他的《戈利伯里妈妈》说:“三十年来,巴达一的戏剧被认为不道德的戏剧。”他在一切他的戏剧中,对于赤心热情的人们都表同情——或明白地说出,或隐而不言。然而他这种表同情,并不是浪

漫主义。巴达一知道一个赤心热情的人不会享受幸福,结果只能坠落灾难之渊。他把这些人都投进了灾难之渊,也不说这是社会之过。但是,凡不曾因想要避免坠落深渊而努力爬上山峰的人们,他都放弃了不提。现实主义要很忠实地描写确切的生活,这一点,巴达一是采用了的。但他自己说他轻视蛮性的现实主义,说他们只晓得廉价地把生活的幻象售给民众。他关于戏剧的见解,在他的自序有详细的说明,兹不赘及。

他的戏剧在法兰西戏院里最常演者为《婚礼进行曲》,其次为《戈利伯里妈妈》。《婚礼进行曲》于1905年10月27日第一次在和特威尔戏院开演,其后每年常在法兰西戏院开演,最近的几次是:1930年5月20、22两日,27、29两日,7月2日。

《婚礼进行曲》描写人类的心灵的震撼。剧中人物格兰思是两个人:一个是浪漫的人物,认爱情为一种慈悲、一种牺牲,所以她鄙弃安适的生活,只爱上了一个有良心然而很平凡的音乐家;一个是爱娱乐的人物,醉心于奢华雅丽的生活与细腻的爱情。她自杀,因为她觉得她过浪漫的生活上了大当,又不甘心对娱乐的生活让步。在我所译过的戏剧中,我最爱这一本。

译者

十九年七月九日

第一幕

布景 一个小女孩独自在客厅里。客厅的电灯开了一半,预备接待宾客。从开着的几个门口看进去,有一个饭厅,很亮。仆人们来来往往,预备酒席,高声说话。
幕启,室内有人呼唤“娜丽”。

第一出

出场人:娜丽(独自一人)、(其后)胥珊·夏特利耶。

娜 (嚷道)妈妈,我在这里……

胥珊·夏特利耶匆匆地入。她穿衣还没有穿好。裙子系上了,珍珠项链挂上了,但是,肩上只披着一件轻纱的便衣。

胥 娜丽! ……喂,快! ……饭桌上的名牌……你做,好不好?

娜 好的,妈妈。

胥 名单在这里。你不要弄错了;这一切都在我的右边,这一切都在我的左边,要顺着次序……你把名牌写好了之后,你自己去排列去……

娜 好的,妈妈。

胥 你不要弄错了。我并不照常地把乌都恩夫人排在奥特威尔身边。乌都恩夫人打了一个电报给我,说昨天晚上她与他已经不和了。我把他们排得相离很远。

娜 为的是使他们不能在桌子下用脚互相踢起来吗?

胥 我很希望我的宾客们没有这么坏的习惯。

娜 但是那小玛玳琏每次在这里吃晚饭的时候,她踢我踢得不少啊。

胥 这不是一样的。乌都恩夫人与奥特威尔先生是很高尚的人,决不会像那小玛玳琏一样的。你们吃饭的时候,应该乖乖的,孩子们……

娜 妈妈,如果今天晚上,那小玛玳琏再踢我,我该不该还踢她呢?

胥 决不。等一会儿你好好地把脚放在椅子下面;你该记得你是主人,你是接待宾客的,应该忍受宾客所给予的种种的不便,永远不可抵抗……因此你就可以学会处世……写吧。

那女孩在一张揭开的写字台前坐下。恰在她的母亲走的时候,一个仆人入,后面跟着一个买花小厮。

仆 夫人,这是饭桌上的花篮。

胥 (注视花篮)是的,行了……

仆 还有些紫丁香,预备客厅用的;但是,花匠叮嘱放进冰室里五分钟,所以没有拿来。

胥 好的。

仆人们出。

娜 (写字)妈妈,小心冻坏了身子。你没有穿衣服呢。

胥 我做完了……唉!这颈圈真讨厌!……我非叫人弄好不可。维儿还在接口上塞上了些我的颈后的碎发。这女人真不细心!……你帮我一帮,好不好?(娜丽蹑足攀那颈圈。胥珊把身挫低)当心,你把我弄痛了。

娜 这因为我不够高……

胥 现在放手吧……行了……

一个仆人从正门入,手托着一个托盘。

胥 (看见那托盘)什么……不,不,我谁也不见;在这时候我是决不见人的。

仆 夫人,外面的人再三要求我至少把这名片交给夫人……她说只希望见夫人一面,即刻就走的。

胥 (接过那名片) 格兰思·伯烈桑! ……格兰思! ……唉! 不得了! 是的是的,请她进这里来……告诉她说我穿衣服去……两分钟就完了的……此刻是什么时候了?

仆 七点钟了,夫人。

胥 是的,我有的是时间。晚饭是正八点半,不是吗? ……请进来吧。来,娜丽,你把名牌拿到爸爸的办公室写去,或者在你的房间里也行。

娜 (把那些纸片带走) 妈妈,我希望我们的桌上不摆香槟酒……(出去的时候,在她母亲的裙后) 因为那小玛玳珉很爱喝香槟酒……不摆酒呢,她就没了喝了……再者,妈妈……(声音渐远,听不见了。仆人把与饭堂相通的门关上了,燃着挂灯,出。不久又入,领着二人)

仆 烦你们两位进来坐一坐。夫人就来的。(又出)

第二出

出场人: 格兰思·伯烈桑、克罗德·莫礼乐。

二人直立一会子,难为情。其一为一少妇,看来有二十七岁的光景,头发是少女的装束,身上穿的是截衣,戴的是裘帽子,打扮得很简单。其一为一男子,看来年纪差不多,温和胆小的样子,他的礼服很不合身,一顶不合时的高帽子,他很笨地拿在手里。他们不坐。

克 (低声) 你看,我们搅扰他们了。他们有宴会。我们走,好不好? ……

格 你的胆子真小! 这个有什么要紧呢?

克 (摇头) 这个……这个……我说这个,为的是你……

格 唉! 如果只为的是我,你不要怕。总之,最坏不过的结果也不

是很可怕的事情。再者,你听我说,我很了解她,她的心地很好。一会儿你就晓得了……你一看见她就会意气相投的……除非她已经变得很厉害了。

克 我不怀疑这个。只一层,她看见我也许并不觉得意气相投,这就可虑了……那么,当场丢脸……

格 我的可怜的克罗德! 这样看来,你是没有什么勇气的了?

克 唉! 有的,放心吧。格兰思,只为的是你……

格 再者,不是这样怎么行呢? ……这是不得不做的……如果这里不成功,明天我们看威若尔夫人去。

克 任凭你的主意! 你是晓得的,我闭着眼睛跟着你。他们住的是很好的地方……那么,他们是很,很有钱的人了,吶?

格 我不晓得。自从她结婚之后,我没有再看见她……玛利姐姐^①写信到爱克斯,说她结了一桩很好的婚姻……现在的时代,葡萄糖的生意是很赚钱的。

克 (摇头)当然比音乐更赚钱啦!(静默)真呆,我的心头跳得很:你完全没有这意思! ……

格 你的脸色全变了……把你的裤脚放下来吧。

克 (连忙地)唉! 真的,我忘记了……请你宽恕我……我本该在未上楼之先,找一个刷鞋匠把我的裤子刷一刷……

格 唉! 刷鞋匠! 在巴黎! ……

克 我本来又应该穿那方格子的裤子……那个新些。但是我料不到这里的灯光亮得这么厉害。(他自己审视,难为情。既而把他的眼睛举起向她,强笑)我不太脏了吧? ……我不太丢你的脸吧,喂?

格 (作责备的样子)唉! ……等一等,你的领结……你非但不丢我的脸,我要为你而骄傲,为我的克罗德而骄傲呢! 你为什么

① 这不是她的亲姐姐,只是教养院中的保姆。

这样想,吖?(她很快地一手把他的领结弄好,又把他的头发压平些。蹙眉。一弹指)

克 呀!她来了……

二人突然分离,直立如木偶。

格 不是的……这大约还是一个仆人……

半晌。他们又坐。不说话,只等候,侧耳静听屋内的声音。在长时间的沉寂里,忽然间,他们的眼光相遇,他向她微笑,像是借此给自己一些勇气似的,又愀然太息。

克 小乖乖,呀……

格 (远远地、机械般地,回他一涡微笑,而她的眼睛却向别处望,耳亦听别处,心另有所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他们仍旧站着不动,很耐心地不言不笑,只眉梢有点儿颦蹙。门启,砰然有声。

第三出

出场人:格兰思、克罗德、胥珊。

胥 (飞跑进来,在门口就叫道)呃,日安……我的小格兰思!……怎么!你到巴黎来?……让我来吻你!

格 (简单地)日安,胥珊……

胥珊一眼看见了伴着格兰思来的一个男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刚才吐露的热情完全停止了。她施礼,诧异。

胥 先生……(向格兰思)我请你恕罪,也许我不知道情形……我们十年不见面,五六年不通信了!……其间尽可以有許多幸福的事情发生,而你却没有告诉我……(想到这里,她放心了。于是感叹地说道)格兰思,你没有变样子,你晓得吗?……我呢?……

格 你也没有变。你更美了……更……令人胆怯了……你的眼睛依然如旧。(连忙地)我要向你说明……我竟不敢单身来看

你……我情愿很坦白地对你……我这一来,为的是要求你帮一个忙……从前在教养院的时候,我认识你,知道你总是心很好的很聪明的人……我自己说道:我们用不着走弯路儿了……

胥 (更冷淡)你坐吧……先生,请坐。

克 (本匿在格兰思背后,把帽子的边缘打旋转,听见胥珊叫请坐,强作笑容地说道)但是夫人也许没有工夫听我们说话了。

格 (坐)你今天晚上请客吗?我只停留一会儿……我谢谢你肯接待我……

胥 (作有涵养的语气)唉!我有的是时间……我们当年的交情,乃是少女间的最深最好的友谊……一则因为生活,二则因为相隔,所以没法子见面了……我往往觉得可惜。你看,我这样不晓得你的生活,所以我以为你还在爱克斯!……玛利姐姐还与我通信,她写信给我,还说你在爱克斯呢……

格 是的,一礼拜前我还在那边……

胥 呀!原来如此!(溜眼望了克罗德一眼)总之,亲爱的,如果你愿意向我说明……

格 唉!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先生与我,我们相爱……在爱克斯。我的父母不愿意听见我们说起婚姻……克罗德·莫礼乐先生……(她把他介绍)

克 (站起来,施礼)夫人……

格 克罗德·莫礼乐先生原是我的钢琴教员……我们玩了许久音乐……你看,这是很平常的……先生在朗西国立音乐院里考第一名。

克 (辩解)唉!……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格 你认识我的父亲吗?你记得他吗?……

胥 总还记得……

格 妈妈呢!……当我声明说我择定了我的男人,决定听从我的

良心嫁他的时候,真是一场惨剧。你想想看!我们的根源,我们的贵族的旧家声……

胥 我想你们的远祖是卢西阳,真是大名鼎鼎的贵族。

格 难道我不晓得不成?……人家趁这机会,把我的老祖宗一个一个地都请了来!……我想他们在九泉之下都睡得不安了……

胥 照我的意思,这乃是可尊重的意见啊。

格 胥珊,我说话不带一点儿恨意,也并不愤激……今天我还是当年你在教养院里所认识的那一个格兰思……很会反省,很安本分,你记得吗?功课好,分数也多。我把我的主意早已报告了爸爸与妈妈了。爸爸是首任主席,你知道吗?

胥 当年我晓得他在政府里做官,但是我不晓得究竟是什么官……

格 是的,在法庭里。他的官职,与我们的家声,真是两口大钟!……全家怕不都给我污辱了……全省也要给我污辱了,因为我们的亲戚布满了全省……爸爸的身份也要给我污辱了……所以,你该懂得!我们闹得很凶!……我的母亲也许不很执拗。她是南方人,口里尽管吵,心里却没有定见的……至于爸爸呢,他属于冷的南方,冰冻的南方;再没有比他厉害的了。人家把先生赶了出来。

克 (把头摆动,表示她的叙述有理)一点儿不错,一点儿不错。

格 他曾经做过中学教员……

克 也许夫人厌听我们一切的历史。

格 说得有理……归根说一句,我们的境地变成不能忍受的了。我的选择已经决定了……我的父亲在家庭会议里,当着两个妹妹,把我咒骂了一场……我去找着了莫礼乐先生,于是我们就到巴黎来了……我们住巴黎已经一个礼拜了。

胥 (站起来)唉,这真无意识!……无意识!……这是一时忍不

住气的胡闹,结果是很可怕的……我的小格兰思!

格 什么结果我们都料到了……这并不是胡闹……唉!我并不浪漫……也不狂妄……我们已经深深地觉得我们终身相爱,我与莫……你容许我在你跟前叫他做克罗德吗?这么一来,简单些,而且不那么笨。

胥 唉!你胡闹到什么地步了!……我自问是不是在做梦……你是格兰思·伯烈桑,你放弃了上流社会的地位……放弃了灿烂的前途……把你的生活减到零度!……先生,对不起,我在您跟前说这话;但是既然我的女朋友觉得领您来这里好,那么,我心里想什么,就该给您听见……

克 不要拘礼,不要拘礼,夫人;这乃是很自然的……请您相信我的话吧,我对伯烈桑小姐说了不止一次,说我不陪她来还好些……我是知道规矩的。

胥 先生,这并不关系到规矩。假使我只讲规矩,我甚至于不接见您,而我早已想法子对付这一次的会见了,您相信我的话吧;这事情的关系在一个女朋友,她与我并不是寻常的友谊,我对于她的事情特别关心。所以我觉得把我的意见尽量发表,乃是我的义务……她这少年的脑筋,受了什么刺激,以致她这样胡闹,都用不着我批评……但是她因此创造了可痛哭的境遇,假使我仅仅有及时阻止的机会,我总应该提醒她……我不相信她这情形乃是……

克 唉!夫人,您尽管怎样再说,也不过像我曾经说过的一套话罢了……不舒服,甚至于穷困不堪……一切的一切,我都排列在她的眼前了。

格 (连忙站起来)胥珊,莫礼乐先生是不受责备的。这一次的逃走,完全不关他的事……恰是我迫他动身的。他为我设想,还不肯决定呢……一切的责任,都归属于我……

胥 但是你们将来到底怎样生活呢?你们有点儿钱吗?

格 我有少女时代的一点儿积蓄,先生有他做温习教师时代的积蓄,乃是在中学校教特别课所得的利益。最近他又在教区里组织一个宗教音乐会,赚了两个钱……唉!总计起来,还不算什么数目!……他预备教钢琴的课;他是很懂乐理的……但是此刻他情愿只教些学生……

胥 教每一点钟五法郎的功课,要在巴黎生活,很难,很难……呃,是的,我说得太惨了……何苦打破你们的好梦?

格 (胆怯地)恰因这个缘故,我想你的交游很广,也许你能够给他在白天里找一种别的工作……他在五点钟至八点钟的时候才教钢琴的课……其余的时间,他可以工作的……我想你的丈夫有的是许多大工厂,不是吗?……也许一个空缺还可以找得到……

克 (辩明)唉!身份很低也不要紧……很小的位置我也可以接受。

格 他很聪明……他不久就很内行了的。请你原谅我,我第一个念头,第一个回忆,就是想起你……至于我呢,将来我也工作……我非但不怕,而且以为乐事……有一位威若尔夫人,她是微特婀克的好朋友,我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她?……

胥 呀!是的,是那西莎林,背后有辫子的。

格 人家往往把些蝗虫或蝉挂在她的辫子上,你记得吗?……好,她的一个好朋友名叫威若尔夫人的,允许我把介绍到李灭尔商店里去。

胥 (讪笑地)一个上流社会的少女,在商店里陪笑地问人家:“夫人还要别的什么东西?”我想你是甘心过这生涯的。

格 唉!不是这个……我一去乃是做文字上的工作……只一层,我的美梦,我的理想……(微笑)你看,我用起大字眼来了……我的理想乃是能够指挥一间茶店。干净些,爽快些。我情愿做这个……但我分明晓得这不过只是一个理想……也许到底

不能实现的？

胥 (滚眼望她)天！听见说这类的话，好不令人生气！格兰思，不是我说，你真没有意识！……

格 (把视线移过去，很和婉地)有的，小珊，有的……

胥珊·夏特利耶动气了，向格兰思作种种不耐烦的姿势，表示她要毫不顾忌地说话。末了，她果然忍不住了。

胥 我须要同我的女朋友说一句私话。先生，请您容许我。

克 (殷勤地)我告退了，夫人。(连忙站起欲出)

胥 这可以不必……只一句话……喂，如果您愿意的话，您看一看桌子上的照片册子，您恰可以找着格兰思十六岁的照片。(在室之后方，她把桌子上摆着的小册子递给他，递得很快，像交给一个下人或一个没有关系的人。又把格兰思拉到一边说话)好，亲爱的，向我说了吧，说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胡闹，说你在这几天内乖乖地回爱克斯去，把你的古怪的意见取消了吧。你看……

格 哪里！我决不向你说这话的。这不是真话。

胥 你的父母会宽恕你的。

格 他们不愿意我们堂皇地结婚，情愿丢脸子……要我回爱克斯，除非与我所要做丈夫的人一块儿回去……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你相信我吧，我在父亲跟前，什么法子都用尽了……他们说他们的女儿已经死了。我说一句，他们驳一句。你不要以为外省人的思想有那么开通！

胥 我很晓得在旧贵族的环境里，很有高视阔步的毛病……但是有一点你也应该承认：哪怕怎样谦卑的人，太不相当的婚姻，也未免太难堪了……

格 我不怀疑这个……

胥 只一层，事情到了这地步，终有一天你的父母会听天由命的……

格 我只计算现在,将来他们高兴怎样就怎样……

胥 但是我想他们不会让你在这里受灾难吧!无论如何,他们总会接济你多少钱的……

格 这个已经不成为问题了……我甚至于不晓得他们是否打算把我抛在经济困难、生活艰苦的境地,好教我抛弃了我的克罗德……再者,我们入了衰败的贵族的队里了。爸爸的产业已经抵押给人家……他告状,告到穷了……人家打算把三个女儿嫁出去,好教家运中兴……尤其是还有一个主要的理由,胥珊,这理由乃是我决不肯受他们一点儿什么。我太骄傲了!你不了解我!……我除了我自己所有的之外,决不肯受人家的什么。我先此告诉你,免致你将来想要直接地救济我……你听我说,如果不是这个缘故,我也不会跑到这里来了。

胥 格兰思,格兰思!你把我吓煞!……你究竟是不是当年我所认识的那小女子,包着黑色的包头带,有的是颇为浪漫的姓名……伯烈桑小姐!……

格 (微笑)对了!“小圣母!”……

胥 真的!“小圣母!”人家这样称呼你!……那时节,你的眼睛已经有几分奇怪,你的神气那么有涵养,那么温和……

格 (眉飞色舞地)这因为我的相貌与会食堂里挂着的巴烈颠圣母像一样……

胥 真的!……这是多么久远的事了!……天啊!我们都改变了!我呢,很幸福,我有一个好丈夫,两个孩子……

格 你真算会走路……

胥 我的意思不是要这样说的;不过我是在火炉旁边生长的罢了……至于你呢,从前你差不多是一个偏于灵的方面的……你几乎变了尼姑了,不是吗?

格 是的,这是一时的意见……那时节,我想不到爱情……我不相信有爱情……人家甚至于把我的头发剪去了……道姐们有一

间尼姑庵在布诺斯,我几乎动身到那边去了……

胥 这是可能的吗?……现在呢,你却在这里!……一切都变了!……像一个学生逃学……给人家在头上打了一下之后……

格 (激烈地)唉!不,不……你不晓得!……

胥 跟着你的钢琴教员!为了这一个男人,竟迫得你把稍有价值的生活的前途都放弃了!(她把眼角瞟了莫礼乐一眼,莫礼乐努力想要人家不注意他,所以他装做聚精会神地看那照片册子)这男人,不要说别的,说美也不美……

格 (面上起了一道小红晕,但是仍旧和婉地微笑,低了头,难为情地说)胥珊,你伤我了!……你该想一想,我觉得他纵使不美也是可爱……这人,我为了他,抛弃了一切,要同他相守一辈子……

胥 (故意作残酷的样子)恰因这个,我才害怕呢。

格 (蹙额)我倒不然!各人有各人的乐园,你有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求你了解……我们这么合得来……尤其是我们的意气相投,嗜好一致……唉!我是不怕穷苦的!我本来就厌恶社会。在爱克斯的时候,人家把我叫做灰色小姐,因为我老是穿灰色的衣服……凡是看不见的东西我都爱……在一种严重的、黯淡的生活里,实心实意地爱我所喜欢的男人,我用不着许多勇气已经受得住了!……自从我们到巴黎,已经一礼拜了,我们住在沙马利天^①旁边的一间很便宜的旅馆里,而我欢天喜地的,你真猜不到!……恰恰相反,我变了一个有用的人,两人一齐工作,这乃是一种新生活,使我的心神为之一振!我的梦想乃是在生活里正经地做个人……把我寄托到理想之国……我实行了一种非常的举动,起初为的是自私……后来为的是

① 沙马利天是一间百货公司。

爱情。

胥 一种非常的举动！呀！我的好孩子！

格 胥珊，我劝你不要再用你这鄙视的自高的态度对待我；我有二十七岁了……你不晓得我痛恨那些假的、荒唐的心思！从前我与那小维希尼合不来，就因为她太爱宣露她的热情，所谓新奇的思想；又因为她穿的是异教的衣服，戴的是蓝色小方帽。你记得吗？

胥 (诧异)一切在教养院里的回忆都如此的逼真！……

格 不错！……只有教养院与克罗德……似乎其他的都不算数……例如几次的跳舞会，几次的黯淡的夜宴……

胥 教养院！……我们关于生活的谈话！……

格 你变成了一个巴黎人了。

胥 那教堂！……我那写字桌，我在桌上挑起过一条草花蛇。还有那院子……

格 院子里的大枫树……夏天睡觉钟响的时候，一群麻雀在啁啾地叫……

胥 说也奇怪！……(默然沉思一会子)真的，那时候你已经很会奏钢琴……(克罗德悄悄地站起来，拿起帽子，打算向门口走去。胥珊瞥见他)不，先生，您不要走……唉！唉！可怜的，你们快要变成怎么样了？……你们住在哪里？……

格 我们住在一间很小很小的旅馆，在沙马利天的附近……

克 在靠着李和利路的一条小街道。

胥 (叫他们在火橱旁再坐)总之，如果你们真的决定如此生活下去，决不再求伯烈桑家，那么，你们明人不做暗事，该把事情弄个仪式才好……一则免致坏了名声……二则免致人家打你们的主意。

格 我们正是这个意见。

克 唉！当然，夫人，我们心里恰有这个主张……我们不是硬颈

的人！

格 但是在这事以前，我们在巴黎所交游的几个人不会厌恶我们这不规则的境地！等到我们稍为有个地方安顿的时候，我们再结婚不迟。

胥 我当然努力替先生介绍几点钟的功课……

格 尤其是你有机会的时候，替他找一个办事处的位置，让他在五点钟以后有时间……我分明晓得这是很难的事情。

胥 哪里！我一时想不起，似乎是没有位置。你让我再思索多少时候……可惜你恰在我有宴会的时候来见我。

格 真的；我请你恕罪……我们搅扰你了。克罗德，我们告退吧，时间不早了。

胥 没有的事。我已经穿好衣服……我说有宴会，不过希望你们原谅我不能立刻答复你们。

格 我是七点钟来的，我以为这时候你一定在家。谁知恰恰遇着你有宴会，我看……

胥 唉！这是熟客的宴会……你们并不搅扰我……巴黎吃晚饭很迟的……请你们等一等……（按铃）

第四出

出场人：胥珊、格兰思、克罗德、福朗素华、（其后）娜丽。

胥 （向进来的福朗素华）福朗素华，老爷在穿衣吗？

福 是的，夫人；老爷回来半个钟头了。

胥 如果他穿好了衣服，你同他说我请他下楼来一下子，好不好？

福 好的，夫人。（出）

格 唉！我请求你，不要为了我们便烦动你的丈夫……

克 我惭愧得很……夫人……你的好处……

胥 这是很自然的。

娜丽从饭厅的门入。

娜 (把名牌交给她的母亲)妈妈,呃。

胥 好的,爱!

娜 你看,写得好吗?

格 这是你的女儿吗?唉!她这么大了,又这么美!……你容许我吻她吗?小姐,您愿意要我吻您吗?……她叫什么名字?

娜 娜丽,夫人。

克 小姐真可爱……

格 我想不到你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

胥 她不久要举行第一次领圣体了。呃,是的,我从阿三湘教养院出来之后就结婚,至今十二年了……这已经很久远了。

克 (和颜悦色地)夫人,少年的时候,一个月像一年般长……

胥 刚才我叫她写宾客的名牌……给我看,写得好不好?……

格 (当胥珊察视名牌的时候,低声向克罗德)你的领结向左边斜了……把它弄正吧。

克 呀!谢谢你。

胥 (低声向娜丽)你拿去放在桌子上……在未开饭以前,我请你不再踏进这屋子里。

娜 是的,妈妈。(她走过饭厅去了。一个仆人拿着花,入)

胥 紫丁香放在白瓶子里……玫瑰放在火橱上的塑像旁边。(仆人做完了之后)请你把天花板的灯放亮了吧。(仆人把灯放亮。胥珊放出女主妇的身份。放眼察视室内一周)

格 (在这时候低声向克罗德)行了……行了……

克 你以为吗?

格 她觉得你很出色。

胥 (高声)这里不太冷吗?

格 非但不冷,而且很好,很温和。

克 (放胆说)这冬天,我们真冷得很苦。今天下雨不曾停止过。洛歇·夏特利耶穿好衣服,入。

第五出

出场人：胥珊、格兰思、克罗德、洛歇·夏特利耶。

胥 亲爱的，我给你介绍格兰思·伯烈桑小姐。我常常向你提起的，你记得吗？……

夏 至少是模糊地记得的……这是从前与你通信的一位女朋友，不是吗？……小姐……（马马虎虎地施礼）还有这位先生……她的哥哥吗？……

胥 （很快地）不是的。我要很简单地向你说出真情。这是一场胡闹，却是我们所管不着的……小姐与先生相爱了……伯烈桑家不愿意听说结婚……格兰思已经是成年的人，于是他们到巴黎来了，却没有财源……将来我再向你解说。

夏 （不关心地，很快地）哈！哈！……亲爱的，这是您的事儿。我不见得有能力……在这种情形之下……

胥 （固请地）格兰思已经想过，也想得有理，她想看我们当年的友谊上头，我们可以把平常的成见消除……

夏 （冰冷地）这个自然……但是我再说一次……

格 先生，我的朋友胥珊很仁爱地解释了一番，却解释不很完全。我们并不是来求救济的；我们的财源，小虽小，我想还勉强过得去……至少，靠着几种工作是可以度日的。

胥 先生教钢琴的功课……除了教课之外，他希望在白天找到一种工作。（示意叫莫礼乐说话）不是吗，先生？

克 正是，夫人，正是……请您相信我的话；我自知这一来十分唐突……我同伯烈桑小姐说过我怎样地怕这种拜访……您肯接见我们已经是万幸了。我懂得你们是不能……

格 （连忙打断他的话头）先生，刚才不是如此说的……请您原谅他，他的胆子很小……但是他很能干，甚至于他不曾习惯的工作，他不久就很内行的……是不是，克罗德？……噯呀，说呀。

- 克 唉！很快！当然很快！……
- 夏 天啊，先生，让我看，让我想一想……但是您须知商场里与官场里是一样的，要腾出一个位置来，很难很难……
- 克 当然……我是很晓得的！……
- 夏 （不听他的话，却继续地说）有的是轮流的职务。我不能主张您就下等的职务，而且薪水……少得可笑……
- 格 先生，职务没有什么下等不下等的；我们决不争这傲气，不肯接受薪水少的职务……只要不污辱人格就好……生活是生活……是不是，克罗德？哪怕先生给你很小很小的职务，你也该感激的……谁晓得没有前程呢？……
- 克 （几乎要哭的样子，否定地说）唉！便是没有前程也好！
众人皆笑。
- 格 先生，您瞧……我替他说客气话，谁知他自己更客气呢！
- 夏 （好情好意地）真的，小姐，我觉得他并不存奢望！……也许事情容易找些……话虽如此说，我到底不能在我的葡萄糖制造厂里给您做绑糖的职务，是不是？
- 格 （坚决地）这当然是不行的。
- 胥 （抬起眼睛向她丈夫）但是，亲爱的，也许有一天你能……
- 夏 天！也许……在会计部里……一百……一百五十法郎一个月……时期还很远……您写得一笔好字吗？
- 格 （立刻回答）很美，很清楚。
- 夏 要一笔生意字……您的本行是钢琴家，不是吗？账目与音乐是不能发生关系的……
- 格 （又立刻回答）不是的，先生，做一个乐谱家，至少要有一部分抽象的工夫，差不多是数学的……他算账算得很快……
- 克 我虽则不是伊诺第^①，我以为其实……

① 伊诺第大约是一个乐谱家。未详。

夏 好,那么,先生,几天后烦您到我的办事处走一趟好不好?……我们再商量这个……

克 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吗?

夏 不,不。我接见的时间是礼拜二与礼拜五,两点至四点,在圣拉赛尔路……您可以同那出来见您的伙计说,说我与您订了约会……此刻我的能力如此而已。

克 我不晓得说我们感激您到了什么地步了……

格 您对于莫礼乐先生将有很大的恩德;我晓得您肯收留我们,都是胥珊的功劳。我早就料到她有这样好心……克罗德,我们起来吧。在这时候来搅扰你们,我特此向你们请罪。

夏 真的,我们等候宾客,您看。

胥 (向格兰思)你把你的地址留下给我好不好?我写信给你。

格 (很快地用铅笔写在一张纸片上)是这样的:沙马利天旅馆,老牛路七号。(与胥珊握手)你须知我满心感激你。

胥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夏 (向格兰思)再会,小姐……

克 先生……

夏 (冷冷地)先生……

格 (叫克罗德在她前面走)过去吧……(二人出)

第六出

出场人:洛歇、胥珊。

夏 (大笑)呸!……这是怎么一回事?……好,你所交游的人物真漂亮!我恭贺你!

胥 你不要提起吧。我还在诧异呢……我比你更着惊……这小格兰思,当年我认识她的时候,是多么规矩,多么平正!……你须知他们是很好的人家……唉!你想想看,世界上竟有些狂人!……

夏 唉！钢琴的教员……唉！看他拿帽子的姿势！……这差不多是一位波华丽小姐^①……

胥 这上头大约还有别的缘故……我不懂……我的脑筋昏乱了，我承认……

夏 这是一个伤风败俗的女人。

胥 我想不是的……在我看来，这女孩子不是弯弯曲曲的人。

夏 人家才说不良的风俗是没有什么弯曲的哩……恰恰相反，败坏的风俗，倒是变简单了的爱情。

胥 这须要用解释才行。你还说得不明白。

夏 将来再解释吧，现在且不谈。这好比代数学一般，看来很繁杂，然而一变简单就行了……再者，你的女朋友，她的眼睛周围是青色的，人家一看，决不会猜错……

胥 这也许是太伤感了的缘故。

夏 或者是克尔蒙特^②的琴谱的缘故……我是看得出这种人的。我有一个小表妹恰是这样，见人一味献殷勤，与她一般无二。

胥 这是好处啊！

夏 唉！谁没有殷勤的表妹？……喂，在阿三湘教养院里，她们都是这样的吗？

胥 这要看在哪一班……我仔细想一想，玛利姐姐所有的女学生们都走错了路。但是这一个却几乎出了家。

夏 幸亏上帝不曾要她！

胥 你听我说，这上头有几分神秘……

夏 是的，有音乐替她们撮合！……无穷的幻影，悲壮的琴曲，叔鹏的梵尔斯^③……一切的一切，都是钢琴之过……好一个小说的题目：“琴之罪！”

① 波华丽小姐未详，或系用佛罗贝尔《波华丽夫人传》里的故事。

② 克尔蒙特是意大利的著名乐谱家。

③ 叔鹏是法国 19 世纪的钢琴家，“梵尔斯”即 waltzes。

胥 你不要说笑话。其实我觉得可怜……她不久就要吃苦了。

夏 他呢,他吃钢琴。

胥 真的,我们应该替他找些工作,不是吗,洛歇?

夏 这种人,你打算要我保荐给我们的朋友吗?……譬如他要引坏了那小华兰瑯,你肯不肯……不要给他引坏了吧!……

胥 (思忖)你注意到吗?她像一个母亲,担心他的事情,常常把眼睛顾着他,尽量地保护他,看她很简单的,纯任自然,很少造作的样子。

夏 还有就是你你我我地称呼,是不是?……在我们跟前,一点儿不顾忌……

胥 你想想看,她这种细心,一切为的是这么一个男子!……洛歇,当我低声与娜丽说话的时候,我听见了两句很令人感动的話。

夏 吶?……什么话?

胥 她想不到我会听见的……她很低声地同他说:“你的领结斜了,把它弄正吧。”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你不觉得还可爱吗?

夏 (笑)呀!不,岂有此理!在这上头,我不会感动的……你不要倚靠我,我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好做呢……张三先生说得好:慈悲心保留着给我们自己用,不晓得我们将来结果如何呢。

胥 洛歇,洛歇,你不要笑,我叫你不要笑。在这女人的心里还有别的心情……在她的大眼睛里表现她的牺牲的精神,在庄严中有愉快之意……这很奇怪,洛歇,你再想想……他们处在什么地位?将来变成怎样?然而他们没有悲愁的样子。她本有可以希望很幸福的,而她一切都放弃了。你仔细看她:昨日她还可以救济别人,今天她却为着她的男人——比她老了许多男人——向别人乞怜,丝毫没有羞耻。看她乞怜得那么不

费力,活像她一辈子只过这生涯似的!当她说话的时候,我看着我的奢华的陈设,美丽的鲜花,不知不觉地难为情起来。其实我不应该难为情,这一切的东西她都没有看见呢!……她这一来,为的是替他求工作……像一只谦卑的狗,热心地静候着一片面包,面包得到了就走……你没有注意到吗?当她看见事情行了的时候,她的一双眼睛闪闪地发光,表示她的幸福。呀!何等英雄,洛歇,何等奇异的英雄,哪怕是怎样小,总算是英雄了,当她这英雄气概透过我们这客厅,射进我们这家具,配着我们的灯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多么俗不可耐!等一等……我发抖了……

夏 (不复笑)是的……他们还算不是把爱情当做儿戏的人……
(他们在火橱旁,不动。他站着,以背向火取暖,心神不注;她坐着,玩弄她的戒指,渐渐想入非非)

胥 此刻他们在哪里?在这大巴黎里,这两个可怜虫,要变成怎么样了?……大约此刻他们臂夹臂地一同撑着一把雨伞……她也许很幸福地、很耐烦地在等候七十二辆公共汽车了。现在她还有少女时代的衣服,样子很好;但是你试想想,等到她的什物用坏了之后,衣服擦破了之后,她的真相露出来之后……岂不是可怕的事情!……

夏 好!这么一来,爱河里添了一个怨鬼,人类的幸福要增加些。

胥 谁能知道呢!总之,这与我们不同!……我越想越感动……这小格兰思!(突然)喂,其实你不爱我!

夏 (笑起来)呀!好的!……意料不到的结论!……喂,同我接吻,庆祝你的妙论。(吻她)

胥 (离开他)洛歇,纵使我寿得一百岁,我决不会忘记了今天这一幕剧:他们这两个可怜虫向生活之路走去,向穷苦的生活之路走去,承受一切……你看,在这半开的门口里,我永远看见他们的影子从……

当是时，她所指的门开了，一妇人盛装入，气概俨然。乃是克洛西耶夫人。

第七出

出场人：洛歇、胥珊、克洛西耶夫人、(其后)克洛西耶、华拉男爵夫人、小玛玳琏。

耶 日安，亲爱的……我是最先到的一个……我不太早了吧？好坏的天气！狗也不能放到屋子外面去。快给我暖一暖我的脚尖儿……冷死人！这冬天的生活变了一种刑罚了！……日安，追脂粉先生！

夏 追脂粉先生？

耶 是的，是的，还说哩！……昨天我看见您在骑士路上追随着一个妇人……总之，我替您守秘密就是了……

夏 我看见……(克洛西耶先生入，他上前与他道好)喂，亲爱的，您好吗？

洛 是的，像一个兴高采烈的人……我是从王子园来的……马尔希约的飞行机真可赞美！……这飞机落地很有个步数！……还有那人真了不起！……单说材木一项，他已经花了五百个路易。这类法国人，真替我们争面子！我们大家给他在俱乐部里摆一场酒席吧！……

耶 (向胥珊)亲爱的，您看，我丈夫为着我的纪念日，给我买了一串项珠，今天晚上，我第一次用它。

胥 漂亮极了。

耶 我情愿马上把价钱告诉您，告诉了您，我就快活了。四千法郎，在古龙公司买的……您听我说，我贡献您一个意见好不好？……您应该把您的项珠上的小金条除掉，把珍珠排成两行；像这么大小的珍珠，您再买五六颗……

胥 (看见一个妇人领着女儿入，起身迎接)呀！男爵夫人来了！

洛 (向男爵夫人)刚才在楼梯上,我们先后地走!

胥 (呼唤)娜丽,娜丽!快来看你的小女友。

客厅里热闹起来。

耶 (走近洛歇·夏特利耶)亲爱的,我贡献给您的妻子一个好意见……叫她把她的珍珠排成斜十字形……她要排成两行尽可能的,再者……您听得明白吗?

夏 很明白。

耶 好,那么,只消再加上四五颗像这颗一般大小的珍珠,您看,而且……

继续谈话。

第二幕

布景 一间寒素的旅馆里的一个房间。这房间与后方另一个房间相通。后方的当做卧室；这一间却没有床，改做梳洗室兼餐室等。室中虽则清洁，但是种种的家具都表示不整齐的样子：嵌镜的高柜上堆着好些纸匣子，墙边一个数层的架子，架子上摆着什物。墙上挂着衣帽等。右边的窗子下瞰老牛路，左边的门向着楼的平台。另一个房间的门，此刻在开着。有些浅色的布帛小幅，东一件西一件散放着，显出主人努力点缀。桌上一只镀金的什物匣。四月的太阳把一些光线射进窗子里。

第一出

出场人：克罗德、格兰思。

格 酒精灯哪里去了？

克 (只穿着衬衫与背心)在这儿。

格 请你给我一枝火柴……谢谢……(她把些整个的鸡蛋放进滚水锅里，同时，克罗德穿好了衣服)你要不要熟的？

克 半生半熟。

格 那么，我放进冷水里……等到水一开，我即刻拿起来。这是维希尼的做法。

克 好一个维希尼！呀！此刻的她，大约正在咒骂我了！从前每

逢星期四,她在你的父母家里很小心地给我预备些鸡鸭卷子,此后她一定后悔了!……

格 我出去买了些火腿与五肉糕来给你,你觉得行了吧?

克 呃,我相信你!……

格 你看一看门口,人家把牛乳送来没有。

克罗德开门。

克 来了。还有一个小包裹。

格 我晓得,这是意外的事……

克 (打开纸包)是一个鲜糕!乖乖!

格 你不要谢我,这乃是下面面包店老板的赠品;我不肯要,他偏要送来。

克 这给你吃好了。

格 我不喜欢糖制的东西,你是知道的……

克 我希望你不要自己吃苦,呵?……因为我们有的是办法……甚至于好处出乎意料之外……我算过账了。东家加了薪,除了二十法郎的钢琴与公司的货品之外,每月还可以剩下三十来个法郎在荷包里……这写意得很。……你笑什么?

格 可怜的乖乖,我笑你担心。为什么你老是提心吊胆的?纵使每月只有十个法郎买几块鲜糕与一瓶铃兰,我还不当一回事!我的心花开了……眉飞色舞了……这样就够了,先生。你看我这5月1日的铃兰^①,你还不曾与我论及呢!

克 (向桌子上那一小瓶的铃兰嗅了嗅)好极了!

格 喂,请你把一个羹匙递给我……就在那摆钟的旁边……

克 呀!你看!真的,我们这两个小房间给你都改变了……成了月殿天宫!一切的愁闷到此都消除了,上帝晓得!我呢,我不觉得难堪……我生平住惯了走江湖的旅馆。但是你呢,你从

① 法国风俗,5月1日的铃兰可以招致幸福。

爱克斯一间蓝色的小卧房移到这里来……

格 这里格外有生气……

克 可惜天花板下面还不免有一道旧的黑痕。

格 真的。我要把它粉刷过才行。

克 还好……在这卧房里……

格 (矫正他)你想要说在我们的客厅里,是不是? ……

克 是的,在我们这客厅里……我们的生活还可以过得去。但是那边……(指另一个房间)朝着天井,天井里一棵树,几张旧椅子,还有许多破碎的瓶子!(胆怯地)你以为我们每月多得十个法郎不能再找好些的地方吗?

格 为什么呢? 五十法郎,蜡烛另算,我觉得已经够贵了……再者,现在我已经住惯了……一则 在巴黎的中心,二则 近河边。

克 这与圣拉赛尔路相隔很远……有时候要到洛华鲁花工厂去,也很远……

格 还说! 你有电车……你听,今天早上斯哥曼^①快活得很……(她指墙上挂着的鸟笼,笼中有一只黄雀)

克 他认得你! 他这么远地听见你来,他就唱起来了,这畜生。

格 你说得太过了。

克 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走向鸟笼,把食料放在笼眼里)日安,斯哥曼!

格 你的鸡蛋好了。

克 你真的不愿意与我吃一次中饭吗? ……你陪我吃,我多么快活啊!

格 不……你走了之后,我吃得舒服些。再者,我老是怕你迟到。那夏特利耶先生的脾气不歹吧?

克 我很少看见他。(一阵嘹亮的笛声透过天花板)怎么! ……这

① 斯哥曼,黄雀名。

么快!

格 十一点半钟了! 这是不可能的! 他提早了。

克 决不! 我听人家说过了。这是一个商店里的老伙计。十一点一刻,他回家。正十一点半,他吹笛子,直吹到十二点前一刻,然后吃中饭去……全旅馆的人都以他的笛子为标准。

格 这比之校正时钟还方便些。

克 你分明晓得旅馆的时钟永远是不走的。

格 你做什么?

克 我毕竟还用它校合时间。它本来指着六点钟,我把它改为永远是十一点半,好教我们看见了,心里受用些。六点钟呢,不是太早便是太晚……(他把时针拨正,退后瞻仰那时钟,微笑) 保罗与维希尼塑成铜像^①……

格 手拉手……

克 这是女主人的细心。

格 你的饭预备好了。

 克罗德走去洗手。

克 等一等……我就来……你在哪里买来这肥皂?(洗手)

格 在卢佛公司……共一盒子……家庭肥皂……每盒一法郎二十。

克 这肥皂很香。我要利用它,把我的套袖洗一洗。我的套袖未免脏了。

格 (在桌子旁)我给你打破鸡蛋。

克 谢谢你,乖乖……这上胶的套袖到底还方便得很!

格 牛奶呢,还是啤酒呢?

克 啤酒。(在桌子前坐下,开始吃东西)呀! 当我们爬上夏特利耶家的楼梯的时候,心里突突地跳,谁敢说两天以后,我就在

^① 保罗与维希尼是毕纳单(1737—1814)的写景小品里的人物。

会计处得了工作, 办事处里的工作, 有报酬的工作……反艺术的工作! ……

格 谁又料得到一个月以后……我算过了, 恰恰一个月……谁料一个月以后你又无缘无故地得到了这二百法郎的赠金, 这与什么都不发生关系! ……这些人们真可怪! ……我们毕竟有几分难为情……因为这一件意外的事, 实在没有一点儿正当的理由。

克 是的……喂, 如果你看见夏特利耶夫人, 不要同她说起, 还是谨慎些好……

格 但是你分明晓得我是没看见她的。我总共只去拜访过她三次; 以我现在的身份, 我生怕她难为情, 又怕遇着人! ……昔日许多共同的回忆, 而今也许她不高兴想起了。

克 是的, 一点儿不错……她给我们帮了忙, 没有一点儿得色, 如果你说穿了, 倒会得罪她, 总之, 还是不说的好。

格 真算帮了忙, 总之事情不算坏了……还只欠钢琴的功课! ……然而威若尔夫人到底答应过我, 说可以替你找学生……

克罗德像饿虎般地大吃有声, 刀叉擎得高高的。同时, 格兰思坐在克罗德的身旁, 手拿着一枝铅笔, 浏览一本小簿子。

克 (犹豫地) 还有那纸店老板的女儿, 为着保养身子的缘故, 也许要跑到南方去, 我没有同你说过吗? ……唉! 说不定! ……但是, 你晓得吗? 我的朋友洛奈答应过我, 说要把我介绍与哥罗纳认识^①, 至迟在礼拜天……哈! 哈! ……将来我们看一看! 依此刻说起来, 亲爱的, 我们实在穷苦……但是等一等……等一等……半年之后, 我誓必要在爱拉尔厅奏乐……半年之后, 我就很有名, 而且……

格 (算数, 低声) 十与二, 是十二, 进一。

① 哥罗纳大约是个音乐大家。

克 不是我夸口!……李士烈、狄耶米,将来都不及我^①!(用刀屡击桌,作大响)

格 四加五,九。

克 那就很公道了!……人们将来看我这莫礼乐!……(他大笑,声很清,在椅子上模仿骑士的姿势,像赛马夺得了锦标似的)

格 (仍算数)是的……是的……二十八……三十二……

克 (停止)你在那里做什么?

格 我算账……你不必关心……继续下去吧……

克 不,我完了!(他不复快活……叹气。忽然有忧虑之容。长时间的静默……只听见他吃东西)它^②今天上午还不能到来的。

格 似乎是不能到来的。

静默。

克 正午了。不,它是不会来的了……用不着把乐谱拿出来。

格 呃!你一说我又想起纪念箱里还有一部分的乐谱呢。(站起来)

克 呀!纪念箱!我从来不敢向箱里望一眼,因为怕对你不起……

格 (把那箱子安排好)唉!你不要客气……我少年时代的東西,我就只能带这么一些来了……我死也不肯放弃了这些古玩。我还没有把它们摆出来,因为没有地方可放……终有一天我把它们安放好的……如果你喜欢的话,今晚你回家来的时候,我就可以给你看……这里头有些很笨的东西,例如哥迭阳跳舞纪念品之类,此外有的是我的祈祷经,所有一切我的女友领圣体的图像,等等。还有些东西,你是混在里头的……

克 真的吗?

① 作者把克罗德的言语举动描写得很平凡,甚至于鄙俗,这是此书的着眼点。

② 指钢琴而言,观下文自明。

格 (把些东西给他看)喂!……这一个信封……你记得吗?

克 乖乖!……

格 这里是一本插图的圣经,当我年纪小的时候,把插图加上了彩色……脸孔加玫瑰色,衣服加蓝色或红色。这里是最爱的一页,我常常呆看着它……这是天堂!……那亘古老人垂着一把胡须,很安静的……亚当与夏娃……人间的乐园,克罗德!男人与女人……树,青草,狗,和平之神!……当我决定跟着我的克罗德动身的那一天晚上,我还把它呆看了一回。我要把一切都给你看……这是我的家庭照片册子,我在客厅的桌子上偷了来。将来我回想不可再得的过去,我是多么爱翻看这册子啊!……(把册子展开一页)这是七岁的我。

克 给我看?……那时候你已经很美了!……

格 我的妹妹玛丽,在妈妈的膝头上……妈妈,二十岁……爸爸,穿的是首任主席的衣冠……我呢,穿的是领圣体的衣服……你看……

克 是的。这一个男的呢?

格 我不晓得……大约是一个舅父。

克 这一个女的呢?

格 是马第尔德舅母,穿的是宽阔的短裙……这是约翰马山……唉!这是爱梵林姑母,一家人只有她走了斜路……她像我一般地跟着一个男子逃走了……人们从来不提起她……我不晓得她变成怎样了……而且她比别人都好看。

克 当然啦!……她有几分像你!

格 (闭了册子)你吃完了再说吧……今天晚上,我们在火炉边细看。

克 那么,可怜的乖乖,你收拾,整天只是收拾……你不出去,日子这么长,什么别的事情都不做吗?……

格 我等候你……我倚着窗子……我想入非非……你晓得吗?天

下雨的时候,瓦涧里的雨声滴沥,我侧耳静听……你从前教过我,而且给我解释过那叔鹏的曲子,我听见了雨声,便想起那曲子来了……

克 呀!是的……那是雨淋铃曲。

格 是的,人家说有一天他在等候乔奇桑^①,天下雨,他模仿着下雨的声音写成这曲子……唏,唏,唏……

克 ……比磨尔^②。(有人敲门)请进!

格 呃!真的!我忘记了……是时候了!

第二出

出场人:格兰思、克罗德、虞仁。

虞 (入,掌托着一个盘子,盘上冒气)日安,莫礼乐先生。

格 下面的饭店里有一盘菜是你爱吃的……我请虞仁给你送一份上来。

虞 是红豆子!

克 我肚子饱了;但是,为了红豆子,我可以破例。

虞 这豆子蛮香的,楼梯也染了香气。老板娘在柜面看见了,只管嗅鼻子……等一下我包她叫我去再买一盘子来……您的夫人不同您一块儿吃吗?……

格 我的肚子不饿。

虞 在巴黎应该勉强吃些才好!但是您现在比您来的时候的面色好多了!可见你们的生活很舒服……请您容许我说这个,莫礼乐先生!……当你们来的时候,我自己说道:“你看,这女人是在她的故乡里工作太辛苦了……”现在呢,你们休息了……

格 (微笑地)对了,虞仁,我的面色很好。

① 乔奇桑(1804—1876),是法国的女文学家。

② 比磨尔大约也是一个音乐家。

虞 而且,说哩! 巴黎的生活就只有这个! ……一个人在巴黎过惯了舒服的生活,换一个地方就过不惯了。两年前我到南方嘉纳去一趟……嗷呀呀! 真是吃黄连! ……我不明白竟有人到那边去享福! ……我再住下去,怕不闷死了! ……后来我回到了巴黎,立刻再得享这小小的舒服的生活……恢复了原来的我! 真的,我又呼吸起来了。何况你们在旅馆里有两个相通的房间,马路的景致与天井的景致都给你们占尽了! ……还可以看见车马往来……喂,您看二十七号房间那商店伙计郎特林先生……呃,礼拜天,你们注意到他做什么吗? 哈! 哈! ……他并不到布兰若或文先恩树林里散步去,枉费了时间……他只坐在楼梯的阶级上,看人们上楼下楼。他说他觉得与其坐着电车顶层去闹得头昏脑胀的,倒不如这么做还有趣些……

克 (一面吃,一面说)我似乎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兴趣……老是那几个房客。

虞 (用说心腹话的语调)这因为您白天不在家……您晓得吗? 在我们二人之间不妨说……那三十三号房间……所谓恋爱的房间……老板娘把它出租,房租以每小时计算……于是……有时候可以看见些阔人……

克 虞仁,嗷呀……谢谢您吧……

虞 呀! 真的,这里真不至于无聊……呃,我只管谈话,其实我不免到三十三号去一趟;这房间恰恰有了人……晚安,莫礼乐先生……先生与夫人不需要什么了? ……

克 (冷冷地)不要什么了,谢谢……

第三出

出场人:克罗德、格兰思。

克 这仆人真可恨! ……我为你设想,这个混浊的地方,实在令我

难受……

格 为什么？虞仁是一个可爱的少年……我敢如此说法。喂，我想起一件事来了……我们初来的时候，人家不是把那三十三号房间给我们住吗？……

克 唉！真的，不错……

格 怪不得第二天人家就把我们迫着搬间，说房间是给一个全权公使预定下来了！……

克 （一面吃，一面说）多么污秽的旅馆！等到我们能够换地方的时候……

门外有喧嚣声。

格 什么事？

克罗德站起来，上前开门。

克 （变色）格兰思……它！……是它来了！……

格 真的吗？……呀！天啊！我的心跳起来了！……

二人呆立，口不能喻。克罗德手抚着开了的门。

门外一个人的声音 莫礼乐先生是这里吗？

克 （和颜悦色地）请进！请进呀！正是这里！

第四出

出场人：克罗德、格兰思、两个挑夫（推着一具钢琴入）。

挑 （后退）摆在哪里？

克 这里，靠着墙壁……位置是预备好了的……（低声向格兰思）毕竟到手了！（挑夫们已经把钢琴推到那位置，正在垫好那琴，克罗德向他们说）你们有发货单吗？

挑 是的，先生。

克 （向格兰思）呃！你以为这一笔赠金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假使没有这一笔款子，也许再过几个月我们还租不起这钢琴呢……

格 我只欠这一件东西,只欠这一件! ……

挑 (呈上发货单)呃!

克 朋友们,你们口渴吗? ……格兰思,把我的麦酒斟给他们喝。

挑 唉! 先生,请不要客气……

克 要的,要的……我一定要给你们。(低声向格兰思)而且这么一来,我们可以少赏他们几个钱了。

格兰思斟酒给他们喝。

挑 二十法郎一个月,这是租给艺术家的价钱……您晓得吗? 这种钢琴,假使租给阔绰的人家,要算三十来个法郎呢!

克 (算数)十……十五,二十……这几个钱是给你们两位的……

挑 多谢……晚安,你们两位……

挑夫们出后,克罗德狂喜地捉住格兰思的臂,咿唔地唱歌曲。

克 唱“修女,您在这冷石之下休息! ……”(他唱毕,拥抱着她,作狂舞)

格 (挣脱)真是小孩子! 噯呀,克罗德,你真傻!

克罗德中止。格兰思欲走向钢琴,他阻止她。他与她向后方走成一条线,指着钢琴,在右边。

克 一齐来。(发口号)一……二……三……

他们奔赴钢琴,展开,站着依次按了七个键子。

格 这钢琴很好。

克 对啊! ……是伯来叶唛的!(找可以坐的东西)快! 椅子来! 乐谱来!

格 你没有时间,你该走了……

克 不要紧! 四五分钟……

他们把些乐谱积叠在麦秆椅子上。

格 你够高吗?

克 快,快……弹什么?

格 随你的便……

克 孟特尔孙的《婚礼进行曲》^①?

格 赞成! ……

二人四手,奏《婚礼进行曲》。

克 (一面弹,一面算数)一,二,三,一,二,三……(奏曲)你的手还不算十分上锈……

格 起先我以为我弹不来……

克 注意……一,二,三,一,二,三。(一面弹,一面欢呼)呀!妙啊!妙啊!妙啊!

格 我早就想要这东西,像肚子饿似的!

克 唉!真令人心神畅快!

格 但愿人家不因听见琴声而把我们赶出去才好!……世上有些傻子,听见琴声会讨厌起来……

克 《婚礼进行曲》,格兰思!把我的旧愁都勾起来了!假使我们能够结婚,岂不该在爱克斯请圣约翰牧师给我们奏《婚礼进行曲》!……一,二……一,二……你试设想……我们走进了教堂……我们上前……向祭台走去……人家要说那红色的毯子把我们送得很远,很远,直上天空……你看见我们吗?……

格 我呢,我还看见我们在黄色的客厅里实习……

克 是的,因为你的母亲之故,琴声是不能停止的……一,二……一,二……格兰思,你记得吗?有一天,正在弹琴的时候,你第一次把头偎在我的肩上……你的头发掠着我的脸很痒……我不敢动……你仍旧弹琴……不用看乐谱……

格 而且你轻轻地、纯洁地按摩着我的膝头……

克 (把自己的头偎着格兰思的肩,同时用左手弹琴)那时节,你的头恰是这般地偎着我的肩……爱!那时我们没有一个字提及恋爱……但是,到了第二天,你记得我敢做什么事吗?……

① 孟特尔孙(1809—1847),是德国的乐谱家。

格 (手势改慢)什么? 已经……

克 突然间……你奏一出断续曲……我吻你的手,你的手……你的手在钢琴上跑……我的嘴唇也跟着你的手跑,喂,就是这样的……(他学着昔日的样子)于是你的手像小鸟般飞跑……叫我捉拿不住。(他不弹琴了,用嘴唇追随着格兰思的手,连吻)

格 那时候你阻碍我弹琴,像现在一样……你的嘴压在我的手上……

这一次,他们完全停止了,但是还并肩坐在琴前。

克 那时候我对于你的手是多么有情! 呀! 当我觉得你的手不推开我的时候,我的心动了,突突地跳起来! ……格兰思,有时候我以为我在做梦……这在我看来,太好了! 我当不起这幸福,我想这幸福会逃走了的,非逃走不可! 而且我还不懂为什么我有这幸福! ……呀! 我的小圣母,我的小圣母,为什么你爱上了我? ……

格 (凝睇他)因为你这人心地很好,我的克罗德,因为你很朴实,很细心……因为我看见了你的灵魂,而我再不想要别的了。良心乃是美的极点。

克 (低声)格兰思! 格兰思! 我对于你,永远愿做一只狗……我要使你幸福;将来你看,我总有法子……但愿你不痛苦就好,天啊! ……我不敢整天地如此想……你竟自愿意跟着我这穷人走了。你是小姐,有的是温柔的、鲜艳的、细腻的肌肤……当初我做梦想到的时候还发抖,我只希望得到你的一段香气或一块手帕,已经是太幸福了! ……而今你归属于我……在我的卧房里! ……我好比一个贼子,在一个人家里偷了些东西出来,不晓得是什么,当然是很宝贵的,然而他不敢睁开眼睛看,恐怕太美了,闪坏了眼睛……或者偷的是一个空箱子,也说不定……

格 我的克罗德! ……你的好眼睛! ……你的诚恳的声音! ……

克 (紧搂着她)你这高贵的身份,是不该受苦的……

格 不,永远不会受苦的。

克 再者,你务必爱我,永远地,永远地……

格 永远地爱你,克罗德……

克 现在,我们在那边的幸福已经得不到了!……再者,你也应该散散心……我预备在我的朋友洛奈那边讨取几张票子,本礼拜天的晚上我们到逸趣歌剧院去,我先允许你……

格 好的,好的……你真可笑!此刻你错过了时刻了。等一会儿你要给人家责骂了……淘气的大孩子!去,快,快,快,出门!……你的帽子。(她给他帽子、手杖、外套)

克 (穿外套)你得到了这钢琴,很欢喜不,吖?

格 我的心开花了!

克 幸运儿,你可以弹琴了!

格 五点钟的时候,我们两人都可以弹……去吧,先生……你的手杖。

克 再会,乖乖,天使,青天,心肝……喂,我喜欢了,精神焕发了!……唉!生命是美的!我要一面吹口哨,一面飞跑到圣拉赛尔路去……吻吻?……

格 你坐地道车,妥当些。

克 你说得对……一会儿见……吻吻?……

格 一会儿见,克罗德。

克罗德正想出去,格兰思突然把他的臂拉住,定睛地、静默地凝视良久。于是她在克罗德的额上轻轻地吻了一吻,神气庄严,差不多是宗教式。克罗德出,她送至门口。只听见克罗德一面下楼,一面与人说话。

克 爱美姑娘,您出去吗?好天气,好路程……

声音渐远。

格 (向平台,与人说话,背向戏台下)那么,这是走第二遭的时间

了? ……祝您好机会,又不很辛苦。

一人的声音 唉! 照常!

格 喂, 爱美姑娘, 请您进来一会儿, 我赠给您一朵铃兰……今天是5月1日。这一朵花等于幸福的祝词了……

第五出

出场人: 格兰思、爱美姑娘。

爱 您真好意……您的家里陈设得很好。

格 (把一朵铃兰插在她的上衣) 好, 邻居……我祝您幸福……您是当得起的……您这面貌实在很动人……我觉得与您有几分友谊……您容许我吗?

爱 我谢谢您, 夫人, 而且我感激我这平台, 它把您这么一个邻居贡献给我……

格 您做这生意, 照常每天要上多少层楼? ……

爱 大约六十多层……穷人是住近青天的。当然, 上楼有时候是苦事……但是我并不叫苦。

格 好奇怪的工作! ……去救济那些给孩子喂乳的穷妇人……她们给钱的时候, 不会骗您吧? ……

爱 没有的事……习惯了的! ……再者, 对于穷人效劳, 乃是一桩乐事……往往有些妇人很刚强, 很可怜……您不晓得! ……

格 真是奇事一宗! ……您有这样的美貌, 这样的风情, 这样好的姓氏——因为您说过您的父亲败了家, 败得很光荣——您情愿过这寂寞的生涯, 而不……(住口)

爱 而不做错了事吗? ……不, 我不愿意……人家甚至于要求与我结婚……是一个社会党的国会议员, 他在我的母家的营业上稍为帮忙, 为人很好……他对于社会主义, 对于生活, 对于穷人, 都与我一样的意见……好, 每一个月他都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您愿不愿?” 我回说: “不愿。” 我以为这是真心的话……

您有什么法子？我情愿做一个纯洁的老处女……

格 为什么？……您这誓愿是什么理由？……

爱 我不晓得……

格 总得说一说呀……

爱 我同您赌咒，我不晓得。

格 这就奇了……您所保守的保密的理由，连您自己也不能下一个定义。

爱 是的……把自己赠给一个人……乃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我情愿永远做个贞女……这是一种意见……您有什么法子？……这是一种偏好……我想我到死的时候也不会打定主意的……我永远继续地每天上六十多层楼……在中流社会的人家里吃饭……

格 (沉思)一切的一切，都为的是不愿做错了事！……

爱 (微笑)您说着了……好，再会，莫礼乐夫人……我不要错过了时间才好……今天我到克里让古那边去……

格 祝您生意好！……

爱 我也谢谢您的铃兰。香得很……

格兰思凝视她下楼。

第六出

出场人：格兰思、旅馆伙计。

格 (独自一人，沉思一会子，机械地自抚其唇)把自己赠给一个人……(又沉思一会子，突然变为刚强地)好吧！……把这里收拾收拾……

她一面把桌子收拾一下，一面吃着一块新月面包。她原先倒了一碗咖啡，于是她把面包不时浸在咖啡里，随浸随吃。只听见旁边的房间里，旅馆伙计入，探头进来。

伙 夫人，我可以收拾房间吗？

格 是的,收拾吧。

旅馆伙计把门关上。格兰思再吃面包。人家在外面敲门。

格 请进……

第七出

出场人:格兰思、洛歇。

夏 对不起,小姐……莫礼乐出去了吗?

格 (看见了夏特利耶,不知如何是好)是的,先生,他恰恰出去了,这是平常的习惯。您应该能够遇着他……这时候他总是到办公处去的……莫不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需要您亲身到这里来?

夏 绝对没有的事……我从李和利路经过……我有一封信,要送给某信托公司……我想起莫礼乐住在这里……于是我在下面柜口问一问。人家把你们的房间号数告诉我……小姐,我搅扰了您,请您恕罪……

格 唉!搅扰是没有的事……只一层,我们的房间偶然如此布置,零乱不堪,不足以接见先生,我惭愧得很……(她羞耻地把露开的上衣纽好)

夏 我是懂得世情的!……您不要担心……而且像您这么一个女人,是用不着点缀的……

格 先生……

夏 (把门关上,进房里来)真的,真的……您的确很可爱,为什么您从来不去看望我的妻子呢?……她很关心于您……

格 对不住,您说错了。我去过一次……

夏 呀!人家没有告诉我。

格 其余的时候,我怕弄到她心里不受用。

夏 您在七点钟前后来吧,七点钟我在家。我很喜欢看见您。(他微笑地注视她,双睛灼灼。她低头)您不晓得,我很满意莫礼

乐……是一个好少年,很勤快……只一层,他不十分守时刻……

格 呀!我呢,恰恰相反,我以为他不会错过一分钟……他从这儿出去,是很有常规的……

夏 真的吗?这是可能的。也许是我误会了……您不晓得,我很抱歉,不能给他一个高些的位置。这种人息太少了,不够维持你们这小家庭。

格 但是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请您相信我的话吧。

夏 说哩!巴黎的生活,您不晓得!……初学做工的少年人,他们的地位是没有一定的……而且没有法子增加他的人息……请您不要希望有前程……呃,呃,不要希望有前程……倒是女人好些,智巧的女人,有时候很有希望。巴黎的生活是这样的……重女轻男,乃是巴黎的生活!它供给妇人们智巧的手段……巴黎的一切都是为妇人而设的,一切都是她们的前程的阶梯……尤其是论到您这一类的妇人,我的亲爱的孩子——您容许我如此称呼您吗?——您具备了种种高尚的条件,而为宿命所困,忍受这生活不舒服的苦……这种生活实在配不起您……(他注视那卧房)

格 先生,我只在有些情形之下才感受痛苦。譬如此刻的情形,就是其中之一了。假使我不念您是克罗德的监督——他所谓东家,——那么,我就请您施恩,赏还我的清幽了……

夏 (直率地)没有的事,好孩子……您对于我不必客气……我甚至于不看见您的房子……我不放眼瞧一瞧……我所以奉劝您者,因为我关心于您,您相信我的话吧……胥珊曾经把您的历史告诉我,很不平凡。

格 我也这么想!

夏 (笑嘻嘻地,眼盯着她)在经过李和利路的时候,我本想叫唤莫礼乐,但是,说也奇怪,我忽然这样想:“呃,我去看一看我的妻

子的女友不好吗？”那时候我很有……我怎样说好？……我很有情感上的求知心……您懂吗？……您不怪我吗？……

格 为什么怪您……天！……

夏 (拍她的手)这才好啊！像您这样的人,不该感受衰败。(说到这里,看见格兰思耸肩,急改口)……物质上的衰败,我的意思是要这样说的……您不误会我的话的意义吧？……于是,您这种衰败,有药可医,并不费事,只需要一种光明而多情的友谊的帮助就够了……

格 一个保护人的友谊吗？

夏 (大着胆)正是……

格 例如您？……

夏 是的,这是一个例。

格 一个保护人,他供给我的缺乏,而我与莫礼乐先生的关系并不改变？……您想说的是这个吗？我没有误会吗？……

夏 (看见格兰思说得如此明了,倒觉得难为情)我很想要多方面地同您说明我的用意,(微笑)但是您的话已经根本相同了。我说了这种话,您不觉得我得罪了您吧？

格 我一点儿不觉得……

夏 这才好啊！……否则我是很抱歉的……

格 (微笑)不会的……我只觉得心里不很舒服……

夏 不舒服？……

格 是的……不舒服……我承认……当初我以为我的美善的行为,十分正直,不容人家疑问了……我以为人家一看见我的脸孔就晓得了！……您的话一来,使我忽然伤心……而且您并不找话开端,一起首便坦白地说了出来！……可见得这种误会乃是很自然的了！……唉！唉！先生,毕竟您也有多少错处！……您怎么会正经地猜想,以为像我这种社会里的女子,离开了家庭,放弃了财产,不顾一切的前程,换取生活上的辛

酸滋味,她的目的乃在乎到巴黎来卖身,从甲方面放弃了金钱,要在乙方面取偿……这是何等呆笨的计划!……您这样聪明的人,会推想到这一层,真是没道理,真是小孩子气,因为这上头当然没有一点儿可怀疑的地方,您应该懂得……

夏 我开始相信我是不聪明的了……

格 不是的,不是的……只一层,您的心分散在您的生意上头了……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上流社会的男子!……但是,我也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啊!……请您记起,先生……非但是上流社会,而且是上流中的上流哩!我们二人之间不妨……

夏 小姐,您取笑我了……您的话有千层道理。但是,您有什么法子?一个人有了只顾自己的习惯,就会有得罪人家的手段,结果弄到很笨的行为。我这一来,真像一个呆子……我求您恕罪。

格 您没有什么可以请罪的,亲爱的先生;您只误会了而已。您刚才不是对格兰思·伯烈桑说话,我不至于如何发怒。您没有了解我。呃,我相信现在您说过了那话之后,已经不敢再用那种字眼了。(夏特利耶低头)所以,您分明晓得我并没有什么可以怪您的……不,我只记得一件事,我记得此刻在我跟前的乃是我所爱的人的恩主,是我最亲爱的女友的丈夫……现在我招待您,这里是我的客厅,我的屋子……(戏作谦恭状)请坐,亲爱的先生……请您相信我的话,我没有一杯清茶奉献,抱歉得很。

夏 (坐)好!……我岂不做了傻子!……您看所谓商界中人!……太容易成功了,习惯成自然,也就不怕天不怕地……呀!我的伙计们的妻子也就很有罪过……最可痛惜的乃是您会把我当做一个不懂事的人,其实我恰是一个很细心的少年,您不晓得!……很细心,您相信我吧……还有许多可爱的美德……

格 (微笑)我哪里怀疑您不细心呢! ……

夏 真的,您怀疑……而您怀疑得有理! ……

格 先生,我再申说一次,您的误会是情有可原的……您当初以为一个女子跟着她的钢琴教员走了……当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女子,没有什么动人的好处……是的,先生,没有动人的好处……如果有一个很可爱、更能动人的男子,与她同种类的男子,肯献身于她,她巴不得就答应……

夏 暖呀!

格 这是您说的。

夏 呃! 以话还话! ……活该! ……

格 好,老实说,先生,不行,我是很光明的……我所爱的男人,表面上看来,也许是很平凡,但是刚才您已经得了一个例子,有时候专看表面是会弄错了的……一个人的动人之处,不但有表面的,还有里面的……我爱他,我跟随他,为的是很深奥的理由,只我自己可以过问……一个平凡的人往往有些地方很高尚,很出色。唉! 假使我所附属的人们容许我称心遂意地嫁了他,此刻我该是像一个外省妇人,在洛拉杜克山上过生活,无忧无虑地、不识不知地过日子了……然而我的命运却要我变成一个刚强明智的人! 不到一两天,事情已经如此! ……在二十岁的时候,我想做尼姑;将来我却是一个妇人……唉! 您是巴黎人,我生怕我这种论调使您觉得奇怪!

夏 我到外省去过不止一次了,难道我还不知道外省人是骄傲的吗?

格 (昂然地)而且有时候还比人家高尚哩,先生……

夏 我也常常这样说,并不是取笑的话。

格 您须知在外省有时候有些人的灵魂只接受一个人的爱。她们很谨慎地选择一个男子,选中了之后,便委身于他……一经选定,至死不变……什么都不能摇动……困难呀,穷苦呀,羞耻

呀,都不放在心上……所以,先生,您看我这里杯盘零乱,靴鞋纵横,还有许多打开的纸匣子,而我招待您,并不脸红,就是这个缘故……(她说这话的时候,作种种的姿势,现出很高雅的风度)

夏 有了贞洁的姿态,周围的不洁的事物都消灭了……

格 像我这样受了宗教上的教育,恰可以使我对于生命的丑的方面早已看惯了,我想各人有各人的理想上的苦恼……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样法!……

夏 是的,您说得这样漂亮,表示您的天真烂漫,我很感动……但是,前程呢!……您没有想到吗?……

格 呀!先生,前程,如果我们瞧它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发花,那么,我们只须把它当做太阳一般地对待就是了……我们只须张开手掌……造成一个小阴影……不很大,却尽可以在其间生活了。先生,承认吧……承认我有道理吧……

夏 当然!……这一切都是很可赞美的……但是很不像巴黎气!您生于这时代,这种东西在市场上的价值已经降得很低了……刚才我很呆地向您表示我的经验,我这老经验与您的理论很有些抵触的地方……我所接见的少女,或听见说起的少女,她们与她们的神父打牌。所以,不是吗?……您与她们相隔不知多少远!……总之,从您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出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您实在比平常的人高出一筹……再者,您是一个外省的女子,竟向我这巴黎人施一种教训,俨然自尊地教我做人的道理……这算是当头的棒喝了……

夏特利耶站起来。

格 请走吧,先生,不要再找话说了……请您放心,我决不把刚才您那种奇怪的行为报告您的妻子……您这一次的拜访,永远只有我们二人知道……我决不失信……

夏 (模糊地作态)唉!您晓得……

格 是的,那可怜的胥珊,您大约是常常使她伤心的了!……

夏 (思忖良久)她也是一个很高尚、很好心的妇人,我想她只把她的好心向我表示,而不肯把痛苦给我看见。

格 亲爱的先生,只这一次她不会受这种痛苦。您宽恕我吗?……

夏 小姐,千征百战的勇将也有好几次失败的……每逢失败的时候,应该很刚强地忍耐着……这是一种练习得来的事情。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情窦初开,我已经试向退尔利花园里的女子的塑像调戏,养成被拒绝的习惯。某一种年龄另有某一种娱乐哩。

格 (把他放在桌子上的帽子拿起来递给他)好,那么,此刻您就到退尔利花园去散步一回吧……这恰是您的路线。

夏 好的,我就走……小姐,我走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异的然而很好的印象。刚才我在您跟前失礼,您尽可以把我驱逐出门,我也是罪有应得。然而您没有做。

格 (连忙地)因为我首先想起我们受您的恩,先生……这最后的赠金,也是您的一种恩惠。

夏 什么赠金?

格 还不是昨天交给克罗德那二百法郎吗?

夏 您弄错了。

格 是您的管账人送来的。

夏 呀!……我交来的?……这是可能的……然而我不知道,您看……请您不要向我道谢,这是一种不确实的功劳,请您不必说起……(变语调)呃!但是,我这一来,虽则做得很笨,却因此得了某种乐趣。也许趁此机会,我可以认识一个超卓的灵魂,假使不是如此,我永远梦想不到……您刚才接见我,像接见一个皇后。您无意中露出一一种风情雅趣,很高超,很尊严,使我认识了我的罪过的大小。这是很可爱的举动……我进来的时候,怀着一肚子的不信任心,许多糊涂话要冲口而出;现

在我出去的时候,肚子里有了是尊重您的高尚的人格的心理……我求您此后永远地相信这一层吧。

格 (简单地)我谢谢您,先生。

夏 我还敢请您加恩,让我吻您的手,表示我对您应尽的敬礼。

格 我非常乐意,先生,手在这里。

夏 (庄严地、尊重地吻格兰思伸过来的手)谢谢……(到门口,一面施礼,一面说)我重新向您道歉,小姐。(他开门,出。大约他在出去的时候冲撞着一个人,因为格兰思在房内即刻示意请那人进来)

第八出

出场人:格兰思、克礼雅夫人。

格 (怒气冲冲地)我不愿意这样……克礼雅夫人……我不愿意这样:您在门外私听人家说话。

雅 唉!莫礼乐夫人,说话可以如此说的吗?

格 现在至少请您把门关上,好教人家听不见您的辩驳。

雅 (关门)假使您有房客,请您为他们效劳!让我来跟您学样!

格 我要人家尊重我,您听见吗?我有受人尊重的权利……否则我要离开您这里……请您打听打听,凡是可疑的人,可以令人非难的人,我一概不接见。

雅 唉!莫礼乐夫人,您这意思是哪里来的?……一个人是可以这样任意诽谤的吗?我私听你们说话,真的不错,然而这是为您设想,我怀的是好意。下面有几个人来求见您……因为她们是女的,所以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搅扰您……呀!怎样?请您设身处地吧!

格 无论什么时候,您尽可以到这里来,您不妨任意敲门,决不会搅扰我。

雅 您有什么法子?做我这种生涯的人,哪里晓得人家是怎样的!

刚才我做的事于您很有好处。那先生刚才没有走……而楼下那些妇人又说急于要见。老实说,我自己原没有这样大胆;只因她们再三请求我上楼……甚至于赏给我五个法郎,您看,好了吧,您懂了吧?……

格 这些妇人真好胆量!……她们说出姓名吗?一共多少人?

雅 三个人。呃,那老的把她的姓名写在一片纸上。

格 (念毕)呀!好的!……她们在哪里?

雅 我想她们还在我的办事室里……否则就是在楼下。

格 (走到门口)等一等。

雅 (指楼梯)呃,她们上来了。大约她们已经看见那先生下去了……您瞧,她们一定要上来。呀!好,怎样办呢?您这里七零八乱的。您看,莫礼乐夫人,我预先通知您没有道理吗?要不要阻止她们上楼?

格 现在让她们来吧……让我们自己在这里吧……谢谢您。

克礼雅夫人闪开,让路。

雅 没有什么!但是,从此之后,我晓得不该说的话不可冒险乱说了!(在门外)夫人们,这就是三十七号。

一个年纪颇老的妇人,容貌庄重,气喘喘地进来。左右是她的两个女儿:大的约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现出不懂世情的样子;小的有一头黄发,结成辫子,垂在背后。那妇人在门闩上止步,二女跟着止步。静默了半晌,大家相视不言。格兰思站在室内呆着不动,现出不如意的样子。不久之后,那妇人摇头,举臂向天;同时,那大的女儿小心地把门关上。

第九出

出场人:格兰思、伯烈桑夫人、奥坦斯、玛丽。

伯 贱骨头!贱骨头!……孩子们,你们看她,这所谓你们的姐姐!……唉!你希望与你的家庭断绝关系……不行,多蒙你

做的好事,我不久要进坟墓里去,在未去以前,我要到这里来,把母亲骂女儿的话,向你骂一番……我来……(她住口,注视格兰思的卧室。她的眼睛循环地瞟着那桌上的什物,墙上悬挂着的衣服,零乱的纸匣。从她的胸中发出一阵呻吟之声)呀!天主!您在无穷的九霄上鉴临着我,我这做母亲的如此痛苦,是可能的吗?呀!上帝啊!上帝啊!……水来,一杯水……我气塞了……给我空气……(她在桌前的一张椅上倒下)

格 (走近她的母亲)喂,奥姐斯,把那玻璃瓶子拿来。(她斟水在杯子里)

伯 (呻吟)我在这里死了!……玛丽……那迷利斯水在不在提包里?

玛 在这里。(她打开旅行提包,抽出一瓶迷利斯)

伯 放一块白糖……你们扇我。(向格兰思)坏孩子,我死乃是你害死的!

格 噯呀!噯呀!妈妈……您不要这样,这是没有意义的……你们为什么离开了爱克斯?怎样到了巴黎来的?(低声向奥姐斯,生气地)唉!奥姐斯,你是大的女儿,你应该反对此一次无意义的旅行……你倒肯陪她到来,可见你是个蠢才……

奥 你以为妈妈是容易说话的吗?……

伯 (向玛丽,当时玛丽在用日本扇扇她)你把我的上衣解开吧!……大家把她的上衣解开,以湿帕子印她的太阳穴。

格 (轻拍她的手心,好情好意地)为什么您把她们领到这里来呢?……这不是她们的地方……天!多么无意义!

奥 (低声向格兰思)她没有征求爸爸的同意,此刻爸爸一定很生气了……昨天她把我们像拖包裹一般地搬到火车站。我想她以为你看见了我们之后会更感动些。

格 天!我真不喜欢这把戏!……你看,玛丽的身体这样不禁风雨,教她跑这么远,好一个抚养女儿的方法!

伯 呀！天上的裁判，天上的裁判！终有一天裁判你！（向玛丽）揉我的手……扇我……用力地扇我！……

格 （向奥妲斯）她常常有这急症吗？

奥 （低声，努嘴）你不要着慌……她的身体很好，医生说她的血气很旺呢。

格 （仍低声向奥妲斯）你们怎样把我的住址弄了去？既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而我又没有写信给你们。

奥 今天早上，我们一到，马上去见威若尔夫人；她不等到我们再三恳求，已经肯告诉我们了……

玛 呃……亲爱的妈妈……好些了。

伯烈桑夫人突然哽咽起来。

奥 她哭了，没事了……这一次可用不着热的内衣了……

大家恭敬地静候她哭了一会子。

伯 （流泪，打嚏，呻吟地说）格兰思……我的可怜的女儿，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的心中，感动已经缓和了我的凶气了……我这一来，本为的是咒骂你……我要说的话都早已预备好了，后来……到了门口……看见我的女儿这般模样……在这可怜的房间里……陈设这样简陋……洛克兰姑娘给你做的衣服，你都挂在墙上……（泣更甚）你的什物匣放在这又旧又脏的桌子上……（重新哽咽）呀！上帝啊！我的心怕不碎了！你有什么说的？这算人家把我的女儿偷去了……是的……给一个浪子偷去了！……

格 （耸肩）妈妈……妈妈……噯呀！……

伯 你听我说，我要把一切的真情都告诉你……为什么我来……你的父亲是商量不来的，是的，不错，然而我敢相信，如果你回去跪在他的跟前，他会宽恕了的。家庭中仍旧有你的——一席位置……将来大家都忘记了一切……对于过去的事情，决不会有指桑骂槐的话……你看，我这话是再好没有的

了！……最伤心的回忆——最大的失败——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在母亲的心里抹杀了的……嘉伯利克主教一定赦你的罪，我敢相信……至于名誉一层，什么都还保得住……我们曾经对人家说你是到卢尔德去的，说你有宗教的根性，毅然地要到修行的地方去。这是宗教上的诳语……只有那母蝗虫赖巴都德夫人，她也许知道了几分真相……这不要紧，我们可以把一班长舌妇人的口都封闭了……你的可怜的父亲说过，家庭的一分子有了过失，并不损及全家的名誉；在爱克斯的马路上，我们还可以昂着头走路哩。只有耶稣新教的人会说我们的坏话，我们不必管他们，随他们说去！因为他们这种人已经有了习惯了！……好！今天晚上你同我们一块儿走……我领你回去。

格 请您相信我的话……您要我回去，我巴不得就跟您走，只要莫礼乐先生一块儿走，只要你们把他当做我的未婚夫招待，赞成我们在爱克斯结婚。

伯 不行！不行！……

格 那么，您晓得再三要求也是枉然的，妈妈……

伯 不行！……你的父亲决不能让步的！他决不肯。他是一个硬颈的人，可怕得很……你就是他的小影……女儿总是受父亲的遗传的！……要他把这浪子收留在家，当做他的儿子……呀！好的！……

格 那么，您来这里做什么？您怎么会猜想我经过了启程以前的一场大闹还肯把我打定了的主意取消呢？……这真枉费心机！……我到底还没有疯了！……我离开了爱克斯，已经于您们很有好处，您与爸爸可以免了贵贱联婚的羞耻，因为你们似乎觉得贵贱联婚就像要了你们的命似的……再者，如果你们不赞成，我们怎么能够在那边生活呢？怎么能够找到工作呢？……

伯 （举臂向天）工作！

格 在爱克斯工作,东家该是从前与我们同等级的人,而且在许多亲友之间,怎么办得到呢?……我被驱逐,走出来了……我们应该顺着事情的形势,从前什么都说尽了,此后我们不该再翻旧案了,天!……

伯 你分明晓得,要我挽回你的父亲,这是做不到的。将来他顶多只能做到把你的罪减轻,把必需的经费寄给他的女儿,免致她与那穷汉子一块儿饿死……

格 (傲然)够了……关于这问题,不必再提半个字。我现在很骄傲地、很幸福地专候我的行为的结果。决不,您听见吗?妈妈,我决不肯受你们一个铜子。您谨记我的话。我情愿饿死。我心目中的幸福,已经给我得到了。做母亲的往往胆子大得新奇,您把这两个孩子领来,希图打动我的心,真是大胆胡为!然而你们跋涉长途,弄不得什么结果……我们在这里止步吧。我们各自保存过去的回忆,您还要怎样?……话是这么说了,我的可怜的妈妈!……

伯 贼子,他把我的女儿迷惑了,贼子!

格 (不耐烦地)放端重些,妈妈……

伯 (悲)唉!真的,我不晓得我说什么!……我不晓得我在什么地方……

格 (愀然)哪里话,妈妈?您实在痛苦,我是觉得的……世上有些人不晓得怎样表现他们的痛苦,您就是其中的一个……做父母的都逃不出这种情形……他们因为不能了解我们做子女的,所以才痛苦……这是真情,然而他们却不晓得说这个……
此时,室中忽有一人哽咽起来。这是那小玛丽,她独在一隅,伴着钢琴,感受孤单之苦,所以哽咽起来。

格 (跑向玛丽)玛丽,小玛丽!……这里来……来,我同你说耳朵话。(她把她拉到一边)

伯 你的小玛丽,从前你是多么爱她啊!

格 我永远的爱她的！……我的最亲爱的女孩，你这样小的年纪，人家把这么大的情感给你看见，也就够你受苦了……你不要怕，这没有什么……

玛 (一面流泪，一面向她姐姐耳边吞吞吐吐地说) 我再也看不见你了，格兰思！……我再也看不见你了！

格 哪里话，我的爱神！我的心中有你的大大的位置，你不晓得！我在爱克斯抛开你的时候，我是多么难过……好吧，好吧，这没有什么……

玛 (仍旧哽咽，哀求) 你不要走……不要丢下我自己一人……我再也看不见你了！……

格 你不要说这个，不要说这些事情，我的爱！……唉！是的，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再会……不过那时节，你的年纪更大些了……你将来胜过我，你可以变成一个高长美丽的少女，幸福也受得，穷苦也受得，那时节，你愿意再找着我……那时的我是怎样的呢，小玛丽？……呀！小玛丽，他们把你这一块娇嫩的肉体送到我这里来，他们早已有用意了！……(忽然发怒，离开玛丽) 可恨！……可恨！你们使这孩子有一种不合理的伤感……我不愿意你们如此。

奥 (原先受了母命，悄悄地倚窗不语。突然嚷道) 妈妈！……莫礼乐先生回到对面的走道上了！

伯 呀！天主！……

格 (跑到窗前) 克罗德吗？这是不可能的！……还不是吗？……正是他……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弄到他此刻跑回来？……也许他晓得你们在这里！……

伯 我们的车帘是放下来的……他出去的时候，是看不见我们的。

格 (害怕) 看上天的情面，你们快走吧！……最要紧的乃是不让他看见你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如何是好？……您看，您自己弄到了什么地步，妈妈！……这是有意寻事的！……他

应该是知道你们在这里……

玛丽连忙把什物摆入提包里。

伯 玛丽,赶快……否则我们要在楼梯上与他打照面了! ……

格 不……喂……你们走过那一个卧房里去。房里有一个门,直通平台。进去吧……等到你们听见这儿有一种新的声音的时候,你们即刻悄悄地跑出去……你们住在哪一间旅馆?

伯 圣洛虚旅馆,查各伯路。

格 我在半点钟后再去看你们……完成我们这一场谈话。但是你们不可在这里再逗留一分钟……

伯 我觉得你不会来的了……我永远失了你了!

格 哪里! ……我把帽子一戴,外套一披……我就来了……你们听懂了吗? ……那门……当你们听见有人说话的时候……(她把她们一推一挽地推进了后方的卧房。奥姆斯在最后。她临进去的时候,在门口递给格兰思一些东西)

奥 拿去。

格 这是什么?

奥 这是妈妈叫我交给你的。

格 一个钞票夹子! ……里面有的是钱! ……你! ……你还不赶快收起来……小呆子!

奥 唉! 你不晓得,我是不在乎的! 我同妈妈说过:这么一来,只教我给他捉住了,没有什么益处。

格 快走……我听见上楼了……(未关门之前,她改变主意低声呼唤)玛丽……让我再给你些东西……

玛 什么?

格 (退至屋角,向她伸臂)一个吻……

玛丽连忙跑近。她们很悲惨地、很笨地、很快地接吻。格兰思赶快把门再关上。

第十出

出场人：格兰思、克罗德(从右方入)。

格 你！……这么快！……你没有到你的办公处……为什么你又回来？……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的脸色全变了……你不病了吧？你的脸色多么颓唐！你没有到你的办公处吗？

克 去过的，我恰恰从那边来。

格 唉，你怎么样了？天！——你不曾看见了、遇见了什么人吗？

克 没有……为什么？

格 没有什么……你也许看见了夏特利耶先生了？

克 (不好气地) 东家吗？为什么？……不……为什么要说东家？——关系还在别的事情！……格兰思！格兰思！……你预备一切吧！……嘘！……

格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克 你听我说：……(他住口，侧耳静听)你没有听见吗？……旁边的门有一阵声音……嘘！……不要让人家听见……

格 也许是旅馆伙计收拾完了房间……等一等。(她走向卧房门口，先是很小心地把门半开，然后完全地大开。卧房已空)你瞧……一个影儿也没有……只是一阵声响……

克 格兰思，把你的手给我……

格 有什么事情？

克 我犯了一种不良的行为……为你之故，格兰思，这是为你之故！……我料不到这是如此重大的……

格 唉！到底你愿意不愿意说明？……你把我吓得周身发冷了！……

克 这为的是那钢琴，格兰思……你早就梦想要一具钢琴，给我猜中了！我不愿意你因得不到手而愁闷，我因为太爱你了，所以越想越烦恼……我的朋友洛奈答应过我，说下月可以借给我

一百法郎……我等不得这么久……我真呆……我想如果能够供给你这很小很小的娱乐,我也就欢天喜地了……再者,我不敢同你说那纸店老板的女儿早已到南方去了,我们又缺少了六十法郎的收入……于是我就创出那二百法郎的赠金……

格 (害怕) 克罗德!

克 我没有做贼,你不要以为我是偷来的! 我拿……我在我的银库里暂时挪借……这当然要还的,我预备洛奈借钱给我的时候我就筹还……他该在本月 15 日给我的钱。我以为并没有什么危险……料不到那银库主任不曾等到 15 日就要我交账。

格 (怕得叫起来) 你吗? ……你做了这事!

克 我不晓得那银库主任有了怀疑呢,还是为了什么……刚才他问我要账簿……我还能够把收支的数目弄得适合,料不到他又检查库里的现金……于是他很冷酷地望了我许久,说:“好的,我们要报告去。”我像疯子般跑了出来……一口气飞跑到家……格兰思,这事怎样得了?

格 (悲) 你做了这事吗,克罗德? ……

克 (以手掩面) 呀! 这为的是你……格兰思,请你恕我的罪……那钢琴! 我觉得你的指头发痒,非弹琴不可……只求你不愁闷,要我做什么不可以呢! ——人家纵使偷东西,也只为一个妇人而偷! ……我不曾有过情妇! ……唉! 我是一个可怜的人! ……人家要把我驱逐……没脸孔见人……也许如此而已……他们不至于追究我赔偿……但是我们的生活从此就糟了……

格 你以为夏特利耶先生会不会即刻知道?

克 这时候大约他已经知道了……

格 那么,这真的不可挽回了……钱的问题,假使我把脸皮放厚些,我可以问一个女人要! 这女人,她刚才恰恰要贡献给我些钱,救济我……

克 谁?

格 你不要管是谁……我所担心者不在乎钱财,而在乎行为。如果夏特利耶先生知道了,他哪里要你还钱!……这乃是道德的破产!……

克 我怎么会做了这没见识的事呢?……我伤了你的体面了……伤了你的朋友们的体面了!是你把我位置在这里的……呀!你永远不会宽恕我的罪了……不要这样怔怔地望着我……眼睛盯着我……你把我吓煞……

格 (把他当做一件东西注视)没有的事,可怜的克罗德!……我只考虑罢了……我平日如何地信仰你,如何地对人家说你的人品好!

克 唉!不要再压我吧!……你不晓得!……我呢,不算什么;但是你呢!……我起初不以为做坏了事……真呆!真呆!……唉!只要稍有风吹草动,我就自杀,不愿看到将来!……

格 克罗德,放安静些吧!(慢慢地寻思,但是她的声音变新了,哑了)我不怪你……我分明知道你为的是你的小圣母……你有什么法子?……这是一场祸事,一场意外……你的孩子般的灵魂把生活当做儿戏了……世上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懂得责任心的……

克 格兰思!这事怎么得了?你在你的女友跟前,怎么能够忍受这种羞耻?……而且假使他想要报复……假使人家捉拿我?……

格 (把唇放在他的发上,表面是安静,却令人见而害怕)没有的事,孩子……不要自己吓自己……我可以处置妥当的……这只是一场小祸事……我因骄傲冒犯了神明……这只是一种惩戒而已!……我们只安心等候,你不要怕……决不会有什么事发生,因为我虽则几经磨炼,其实似乎天罚太宽,上帝把我看得太小,值不得高尚的痛苦……你暂时放安静吧,你在椅子

上坐下……你的大衣呢？你怎样弄丢了？……

克 (模糊地、颓唐地)我丢在那边,办公室里……因为我走得太急了……

格 小心着了凉……你把我这围巾搭在你的肩上……初春的天气是冷的……

克 (捏拳击额)呀！倒运又倒运！失时又失时！……我怎么会做了这事？……你听我说……(站起来)你听不见吗？有人上楼了……人家差人来找我了。

格 没有的事。你真是孩子气……

克 你没有听见什么吗？

格 没有……我只听见路的尽头的一具大风琴……你等一等……

克 (吓得一跳)你做什么？

格 没有什么。我只吩咐一件事。(按铃,走向桌前,沉思良久,作恐怖状,同时作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后来又作毅然决定状,拿了一张纸,写道)“别矣,妈妈,永不相见……我不回去……”(旅馆伙计入。格兰思示意叫他不可惊动那椅子上垂头丧气的克罗德。她低声向伙计)喂,你即刻坐一辆车,把这个依地址送去……去吧……

伙计出。她悄悄地、自然地走近克罗德。他哭。

克 格兰思,一切我们的幸福都破坏了！呀！我们的小卧房……5月1日的铃兰……黄雀……一切的一切！……

格 你尽管伤心吧……这才有益。(她站在他背后,抚她的额。他眼睛盯着地,不时说些断断续续的话。在静寂里)

克 我的可怜的母亲,在那边……阿尔萨斯那边……假使她知道了这个……叫我做儿子的如何是好！……那村妇,我还记得她的话：“去吧……你不会成功的……我的孩子,音乐吗？……你终有一天回到村里来……这里你总还有的吃……”我们应该承认她的话说得对……“母亲,您的话有

理……”

格 哭吧,我的孩子……哭你自己吧……好,好!

克 呀!当年在那边……在维洛尔森林里,我还很小很小,跑来跑去,谁料到有今日的事?……圣诞节的前一日,吃小饼干……我的母亲此刻在哪里?……在火炉边……两手伸着……

格 哭你自己吧,我的克罗德……哭吧……

路角的琴声粗俗,自远而近。一线日光坠在铃兰上。那黄雀在笼里光着头开始唱歌,声比琴声更响亮。

幕闭

第三幕

布景 冈比恩的附近。一座 18 世纪的府第的大客厅，在戏台的后方右边，屋顶作圆形，门窗口皆很阔，当中有许多玫瑰色的铜柱，对面是一座很大的台子，高高地临着冈比恩的小峰与森林中的小路。——后方原是府第的回廊，而今因主人有盛会，把它改建为戏台，把幕染成与屋子一色。还有许多花草，乃是从暖室里匆忙地搬来的。左边的进口正对各客厅，诸玻璃门皆洞开。——幕启时，约为晚上九点钟。大家在预备明天的盛会。水晶灯已经燃着。外面台子上有些盆栽的橙树，还有些花灯的彩结随风飘荡。

第一出

出场人：安特利小姐、格兰思、克洛西耶夫人、胥珊、赖图将军、路易·苏西、娜丽。

胥 (向安特利小姐、格兰思、克洛西耶夫人；当时她们都在一架很大的两面梯上)喂，安特利小姐，再把这一把国旗挂在门上，好不好？……

安 是的，夫人……但是结果要把这地方弄成一座凯旋门了。

胥 我承认您这话……只一层，自从冈比恩被归入避暑胜地之后，霞痕·达克^①的旧城已经变了五方杂处的地方。我们应该像

① 霞痕·达克是法国 15 世纪尽忠报国的英雄，被英人擒于冈比恩。

在圣莫利兹做节似的,不可得罪了任何一国……我们的宾客的国家,无论哪一国的国旗都该挂起……

赖 说得妙……但是如果您把这些小旗都串在绳子上,便恰像铁甲舰上的军事庆祝会,您的夜会……

胥 好,将军,那么,军人们认为这是我对于他们的细心体贴了……冈比恩不是法兰西的第一屯兵的地方吗?

赖 天啊,真的!……我虽则退休了,我觉得我还不能在别处生活……军队,高等社会,大打猎,我们在这里是在我们的家……

胥 你们甚至于应该把我们当做僭越的人,因为我们来租借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树林……

赖 唉!您只有夏天在这里……(连忙改口)对不起,我的意思不是要这样说的……我只想要说明,除了夏天承您招待,受这短期间的幸福之外,我……

胥 (笑)不要吞吞吐吐了……我已经拿着您的真意了。

赖 (向苏西子爵,时苏西正拿着一面国旗)是不是,苏西?

苏 什么,将军?

赖 (向胥珊)他整天地缠着女人们说话!

胥 他这样的年纪,怪不得他。

赖 呸!我这年纪不也一样吗?他垄断了……

苏 (走近来)我垄断了什么?

赖 垄断了漂亮的女人们,亲爱的……您教我坐冷凳子。

胥 (向娜丽)娜丽,好孩子,是睡觉的时候了……十点钟了……如果你要参加明天的盛会……你不该连熬两夜……好,去吧……

娜 是的,妈妈。

胥 免了你向众人道晚安吧。你只合拢来施一个礼就是了。

众妇人 (从梯上向娜丽)晚安,小爱神……

大家给她送远吻。

赖 三个美人,多么美啊!亲爱的,您给我瞧那梯子上……风雅不风雅?……那小安特利小姐真所谓秀色可餐。

苏 这是一个赶时髦的女子……但是这秀色是不容易给你做餐的。

赖 (向胥珊)还有吃饭时在我旁边的那一位女的,她真有个派头!(指格兰思)再者,她似乎很聪明……吃饭的时候,她同我谈了些很有理的、很精细的话,谈的是正经的事情……她只是您的暂时的宾客吗?

胥 可惜得很,夏兰德烈夫人想在这几天内就走了……她在这里只住了短短的三个礼拜,但是我希望能够劝她把行期展缓些。

赖 在她未走之前,我很希望她肯让我照一个相。

胥 这是再容易没有的了……(呼唤)夏兰德烈夫人?

格 (上前)有话请说。

胥 赖图将军请求您的恩惠,在这几天内让他拍一个您的小照。

格 我非常愿意……

苏 现在您专喜欢照相了吗?

赖 呃!是的……一个人退休的时候,总想尽量地消遣这清闲的光阴……大约喜欢的是不很剧烈的运动……我呢,现在我利用慢性的运动……再者,照相自有照相的乐趣……已经不算坏了……拿破仑在圣爱莲的时候,想要这种娱乐还得不到呢。

安 (与其他的妇人把戏台边的旗杆上悬着的节目单安排好)现在你们把它升起来吧。

赖 这节目单很有美国气。还有主人翁呢?

耶 他引我的丈夫看他的产业。我的丈夫刚才搭了九点钟的火车来的。

赖 呀!他们来了。

第二出

出场人：同上人物、洛歇、克洛西耶。

胥 克洛西耶先生……为什么您穿起常礼服来？您应该只照您原来的衣服就好了……

夏 我要劝止他……他不肯……似乎不是为的我们，只为的是他的妻子……（向克洛西耶）我给你介绍，好不好？……这一位是我的朋友克洛西耶……这一位是安特利小姐，这一位是夏兰德烈夫人。

格 （施礼）先生。

夏 这一位是赖图将军……（他把众人一一介绍毕）

赖 （低声向苏西）这夏兰德烈夫人究竟是怎样的人？您常常亲近她……您告诉我一个大概好不好？

苏 这是夏特利耶的一个同事的妻子……我想她的丈夫大约是做糖的生意的。

赖 但愿他永远做糖的生意去好了！

洛 （向胥珊）我的心花开了，您晓得吗？

胥 是不是？

洛 妙极了。

赖 先生，似乎您没有来过。

洛 是的！……去年这时候，我的妻子是来过的……夏特利耶夫人一定要款留她三五个礼拜……但是我呢，我没有找着一分钟的闲工夫。这里太近巴黎了……火车太多了……今天我不知道怎么样的，竟能跳上了火车室里。

夏 这里是客厅，您看……那边是戏台。

胥 我们向夏兰桑公爵租了来，于今三年了……但是我想等到洛歇多积了几个钱之后，怎见得我们不会买断了呢？……不是吗？洛歇？

洛 (向洛歇) 妙啊! ……这恰是您所应有的……离巴黎只两点钟……

夏 而且离冈比恩车站只有四基罗米突。

洛 那森林上的日本月亮^①, 还有那……(他退后, 撞入妇人的队里)

安 (向克洛西耶) 对不起……否则我们把您连同这节目单都升起来……

苏 (向赖图将军) 那丈夫很有意气相投的样子。

赖 是的, 一个戴绿帽子的好汉……(向胥珊) 喂……你们的节目单上, 究竟有的是什么?

胥 (指着空中彩绢环绕的节目单子) 请您念下去吧! 安特利小姐——就是跟前这一位——她奏竖琴。

安 唉! 我只是二等角色……我奏竖琴, 好比我打高尔夫球! 或打波罗球, 很坏很坏, 因为我是得了成绩最坏的奖品的。

胥 (继续地) 其次是一本哑剧, 著者失名, 演员是夏兰德烈夫人。苏西先生与我的丈夫自己……其次是夏兰德烈夫人所奏的叔鹏的曲子……还有种种娱乐……其中一种, 等一会儿我们就要试演的: 这就是苏格兰的新式跳舞, 跳舞者乃是那米治德与维尔奈夫人的两位女公子, 穿的是伊格兰的服装。

洛 是地道的伊格兰的服装吗? ……短短的裙, 光溜溜的膝头吗?

胥 正是。

赖 了不得!

胥 是的, 了不得……也不管她们已经有十六岁了。我要求她们今天晚上来, 穿上了服装试先演一遍, 看她们是否不至于太失体统或太靠不住……她们的母亲该在今天晚上给我们把她们领来的。

安 她们甚至于应该已经来了。我的哥哥说过: 在九点钟前后, 他

① 未详。

到她们家里,把她们用车子送来。

赖 往后便是大轴子了,不用说了……

胥 大轴子是希腊巴黎的剧本,共只一幕,就此收场。我们决定等到演这一幕剧的时候,叫少女们都出去^①。

赖 可怜的女孩子们!

仆 (入)夫人,音乐队长有一句话要同夫人说。

胥 我就来……或者,您请他进来更好些。

夏 你们看,我的妻子在巴黎叫了整队的音乐队来,因为冈比恩的音乐队是要不得的。他们是搭四点钟的火车来的。

音 (入)夫人,我来请示跳舞的节目……

胥 你们大家都安顿好了吗?

音 好极了,夫人。

胥 好,那么,关于节目一层,要看这两位……安特利小姐与您……克洛西耶夫人,请你们两位到客厅里去指示一个地点给先生安排音乐队,再者,请你们随意编定跳舞的节目……当然不要古风舞……

耶 这里来,先生。

赖 我呢?……我呢?……我跟少年人去。

夏 对了……去吧,亲爱的。您可以代替保姆。

格 (走近胥珊)喂。我能帮你的忙吗?我给你们斟酒好不好?……

胥 不,不,爱!你伴着她们去吧……今天晚上你的气色很好……

格 这是天气热的缘故……

夏 (从地上把一个上衣的纽子拾起)您丢了那个,夫人。

格 谢谢,先生。(她随那些女人进客厅)

① 大约剧中有淫邪的情节,所以不许少女们看见。

第三出

出场人：胥珊、洛歇、克洛西耶。

洛 奇了，这人，她的眼神活像那美丽的费兰尼冶^①，而她走路的步伐活像在很滑的地板上走似的。

夏 亲爱的，假使您不多嘴，我可以把一件事情露泄给您听，给您开开心。

洛 我决不会多嘴的。

夏 甚至于在您的妻子跟前也不多嘴吗？……而且，总之……现在您的妻子也可以晓得了。她来这里半个月了，她也像别人一般，毫不猜疑什么……明天的盛会过了之后，事情泄漏不泄漏，我们再也不管了……我曾经对您说过，有一位外省的女子，跟着她的钢琴教员逃了出来。那教员后来在我手下做了一件很重要的罪案，您记得吗？

洛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

夏 好……就是她……

洛 呀！……夏兰……我记不得叫做什么了……

夏 没有的事……夏兰德烈乃是我们给她的假名，预备在这里住的时候用的……她的真名在《姓氏编》里太显明了……再者，这么一来，不会在我们平日的亲友队里留下一个痕迹。

洛 但是为什么她会到了这里来呢？……我不懂……当您知道了她的丈夫偷钱之后，你怎样办？

夏 我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板起面孔责骂他一顿……又加了他的薪水，妙啊！

洛 为什么妙？……这并不是不得不如此办的啊……

夏 我的意思是说……可怜的人们！……人生于世，有势不可使

① 费兰尼冶是 16 世纪的美人，为法王福朗素华第一所宠爱。

尽,我假使不这样办,未免过意不去!应该做些好事才好……

洛 您说了这一番,我还是不很懂这女人有什么神通,会跑到这里来,在你们的客厅里,用一个假名……

胥 唉!这个简单得很……那可怜的孩子,在5月的时候,她病了……是一场寒热症……其实是因为生活完全变了,失了平日的需要的缘故……我派我的医生去看她,医生努力劝我不要让她在那旅馆的卧房里过暑,因为那房间太寒碜了,没有空气,弄得她的脸色惨白,奶子压下来……巴黎的穷苦的区域,到了夏天,实在无聊得可怜。于是我们有意请她隐藏了真姓名,到这里来住小小的一个月……我们恳求了她很久之后,她因为希望养病,也就愿意来了……伯烈桑小姐——这是她的姓——她与我是老朋友、好朋友……我看见她表面上再能稍为回复到她的等级,我很欢喜……虽则是暂时的,到底还好些……我们几乎因此大家不好意思,因为她很强硬地拒绝,不肯来……您明白了吧?

夏 是的,这是胥珊的仁爱的心肠。

胥 先是你的意思,亲爱的。

夏 我们同时有这意思的。

洛 还有那钢琴教员呢?

胥 说哩!……我们没有法子请他。

洛 怎么没有法子?……放他在音乐队里就是了。

夏 (笑) 呃,这倒是个主意……而且这少年,他并没有什么趣味……总之,自从我加了他的薪水之后,至少要他做工才是……现在他有许多事干了。

洛 她在哪里钓得了这一件玫瑰色的长袍呢?

胥 可怜的孩子!这是我的一件旧衣,叫我的女仆给她修改好的。她靠着少女时代的首饰过生活,实在可怜。无论什么东西,我们要她领受,先要当心,不可说错了话!……要她领受一件旧

衣服,比之要她领受金钱还容易些……我还给她当年的繁华的境地,使她娱乐;恢复了她的身份,却不令她自己觉得,于是我的心才安些……这几天虚幻似的假期,使她重新与她的同阶级的人们聚会,倒是一件好事。

洛 世事真是可笑……看她这样的一个女人,谁会说她隐藏着这许多神秘呢!……

夏 呀!亲爱的……人人有这神秘!……您不晓得!……在外省的人家的客厅里,往往有些女子,看她们遇事并不关心,很有涵养的样子,没有什么令人注意的地方,这种人您遇见过吗?……人家有心无意地问她们一句:“您呢,小姐?”她们一定很自然地答复你,例如这一类的话:“我吗,先生,下礼拜我进西昂或嘉尔美利德的修道院。”她们的心非常地坚决,而看她们却像毫不在乎的样子……谁能够把她们弄到这地步呢?我们不晓得……这可谓冷的情、静的狂气……看她们的眼睛像很和平的人,看不出她们有一定不易的成见……

胥 世上有些妇人,把5月的头等香味都保存在头等裁缝所做的衣服的折痕里,她们就是这一类……^①

夏 对了,真的……格兰思·伯烈桑小姐乃是基督教徒。

洛 呀!莫叫我笑穿了肚皮!老实说……假使像她跟着一个美少年逃走的妇人可以认为一个基督教徒……那么,当年国家与宗教分离的决议乃是多此一举了!……

夏 您要怎样想就怎样想,但她是一个走错了路的奇人;再者,她虽则做了那一件事,其实她还算是禅心没有动过……我敢担保……正因我像您这样笑过来,所以我议论得切当些,现在我当她在避暑的三个礼拜内我把她拉近来了,唉,很远很远地拉近来,您相信我的话吧……“一个基督教徒”,我坚持这个

① 意思是说信教的人同时趋向繁华。

名字……也许她不很信仰了,总之我不晓得。(越说越有兴致)但是您看一看,考虑考虑;这乃是些老教理:克己节欲呀,牺牲呀,自尊呀,自苦呀,谦恭的热诚呀,只加上了近代的人情,虽则一样庄严,却利用古人的道德做今人的道德的基础……这些道德,归根说起来乃是一样的意思,却因时代不同而起了变化了。

洛 而且一代不如一代了……

夏 您这样说也可以……只一层,其元素还是可以找见的……假使这妇人生在古代,她可以拿贵族的身份点缀纯洁的教理,于是过去的贵族可以受她的光荣……说不定现在她已经是一个修道院女院长或一位县长的贤良妻子……昔日谨守闭关主义的社会里出产的名花,给今日的烦恼之风吹斜了,于是朴实的敬天的幻梦不能满足这些名花的需要了。它们还像当年一样口渴,但是解渴的方法却不同了。我们不能不相信外省的思想有了变更,因为,您看,昔日所谓罪恶,所谓贵贱不相当,而今她却甘心认为一种美德了。

洛 您推想得很有理,因为您是锻炼过的人,亲爱的夏特利耶……又因为您也是现代的出产物,您兼有了各种阶级与各种意志的特长。只一层我们该晓得:你们这么一来,是不是给她一个不良的结果?她随着她的钢琴教员逃走,只当是出家修行,或升了天堂,现在你们突然地把她所已经放弃了的繁华重新给她,更加上了百倍的奢侈,使她在金迷纸醉的空气里生活……我觉得你们教她玩这玩意儿,危险得很!……

胥 真的,我也想到了这一层……是不是,洛歇?苏西在她跟前献殷勤,我不很放心……

夏 (连忙地)哪里!……哪里!……他不晓得他说什么,这汉子!……您设想得多么糊涂!一切的一切都很顺利……很顺利……

第四出

出场人:胥珊、洛歇、克洛西耶、安特利小姐。

安 (引那音乐队长自客厅入)夫人?……既然维尔奈家的小姐就要来的,那么,我们有十个人了……这先生可以利用他的乐师们给我们奏一曲波斯东……您不怪我多事吧?

胥 岂敢……先生,请您教乐师们预备吧。

仆 (从台子上来)人家就要在假山上放灯彩了;老爷与夫人要去看吗?

胥珊、洛歇、克洛西耶皆起,走向假山,假山上的盆里的橙树上已有灯彩。

洛 这些锦葵色的小灯球,是您从哪里弄来的?我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看见过。

胥 这只是灯笼的骨架子,我的女仆用彩绸糊起来。他们走到假山上去了。

第五出

出场人:安特利小姐、格兰思、苏西(从客厅再出来)、左赛夫、两个仆人(甲、乙)、(其后)洛歇。

安 唔啡!……真是令人自以为身在马达加斯噶了……

苏 喂,我们有的喝了……(克洛西耶夫人与赖图将军走过,到假山上去了)一小杯的橙汁,您喝了之后,精神会振作起来的……

格 我宁愿喝一杯清水,如果有的话。

苏 没有清水,有什么法子呢!……劝您将就些吧。

后方一个老仆人叫另一个仆人到他跟前,低声吩咐了几句。

苏 (向格兰思)您喝水的时候,就头向后仰,像一个鸟儿饮水似的……滑稽得很。

格 (向安特利小姐)小姐,请您把扇子借给我用一会儿,好不好?
我的丢在回廊里,忘记带来。

安 请拿去吧。

左 (又低声呼唤在台子上往来的一个仆人)查理,快去回廊里拿
夏兰德烈夫人的白扇子来……快!快!……

苏 (向格兰思)您在这里住得满意吗?各地方您都参观过了没有?……

格 大约都参观过了。

苏 老磨坊您看见过了没有?

格 没有,将来我一定懊悔……我本来很想去看……人家说这是
很有趣的地方……可惜我动身的期限太近了。

安 夏兰德烈先生尽可以耐心再等一等吧?

格 (看见一个仆人捧着托盘)这是什么?

甲仆 夫人想要喝一杯清水吗?

格 (诧异)呃?……谢谢……

乙仆 (拿找来的扇子奉上)夫人的扇子,丢在回廊里没有拿来。

格 好的……

当格兰思与安特利小姐换扇的时候,洛歇从台子上来。

左 (瞥见他)老爷……(他与洛歇作耳语)

夏 老磨坊吗?……您没有听错吗?……

左 是的,老爷。

夏 (走近诸人)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安 您好!……我们休息……我们累得很……自从吃了晚饭之
后,忙到此刻……您不休息的吗?……

夏 是的……所以我睡得很迟,是不是?好,明天九点钟,我们又
坐汽车游览去……我与我的妻子,克洛西耶先生与他的妻子,
还有夏兰德烈夫人,我们一块儿到老磨坊吃中饭去。

安 (天真地)奇了,巧得很!

夏 为什么？

苏 刚才我们恰恰谈起老磨坊。

夏 真的吗？

赖 (在台子上拼命地喊)你们来呀……你们来呀！灯笼着了火，快救火……踏在上面。

苏 一场失火！好！“虎，虎……虎，虎……”(他飞跑出来，学着水龙的声音。台子上的灯笼都着了火，大家用脚踏熄。安特利小姐与格兰思也去。)

第六出

出场人：洛歇、格兰思、(其后)克洛西耶、苏西、赖图将军、安特利小姐、克洛西耶夫人、安特利、玛崖、余丽燕、米冶德。

夏 (赶快在椅子上拿了一件晚用外套)请您把这外套披上吧……小心冻坏了身子……今天晚上虽则很热，却是湿气很重。

格 (几乎忍不住气)呀！

夏 什么？

格 (披上了外套)没有什么……(作寻物状)我在花室里摘了一束茶花插在这上面……大约是在路上丢了。

夏 (指外套上用别针扣着的一束花)花在这里扣着的不是吗？

格 (机械地注视那一束花)这当中有一朵花不是我摘的。

夏 丢了它吧……不好看……

格 也是一个意思……(静默)请您听我说……这玩意儿要玩到什么时候为止？这并不是一间屋子，乃是月殿天宫。没有一次我的希望不能实现的……我不能口渴，也不能觉得热……我甚至于不敢在自己心里起一个念头，生怕有鬼神躲在身边，即刻猜着了……这真令人难堪。

夏 (佯为诧异状)我不懂您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

格 是的,好一副假面具!……我所希望的一切的乐趣都实现了,我的双脚下垫着棉花……非但是您,连您的仆人们也都监视我、侦探我了……

夏 您说什么?……这真是意料不到。您大约是弄错了……

格 真的,连您那忠心的老仆左赛夫也是一样……他是您童年时代所用的仆人,我晓得……您秘密地把我交托给他,吩咐他先事承意……我活像一个旅行的国王……或像一个大总统。

夏 说良心话,您所说的话我半个字也不懂。

格 每天晚上,我临睡的时候,一定看见桌子上另换了一朵新的红玫瑰,活像有神仙送来似的。

夏 仆人们这样的不守规矩……

格 总而言之,一切皆然……我觉得您时刻在我跟前,用慈母调护儿女的态度来包围我,压迫我,缠绕我……这乃是卑鄙的行为。当我允许您的邀请的时候,我以为我可以不必顾虑什么。我很平安地来了,当初您瞒着众人,到我的旅馆去做了一次奇怪的访问,后来您自己说悔过的话,我就一辈子相信您……再者,您晓得我这一来并非情愿,只因我结果找不到话来拒绝您,又怕伤了胥珊的感情,然后勉强来走一遭……再者……再者,您分明晓得您宽恕了克罗德的罪过之后,显得您的慷慨宽宏,我们一辈子感激不尽……

夏 (打断她的话头)不要说了吧……再说下去,您就想要说我的坏话,甚至于辱骂我,而我是该受这罪名的……真的吗?我有什么可以给您责备的吗?我说了半个字,或有了丝毫举动得罪了您吗?

格 正因为您如此才算厉害哩!……是的,我找不出一点儿不合礼貌的地方来责备您,您的品行没有丝毫亏损……您是一个“完人”……但是,您听我说,这才是最难堪的!我们一块儿过了三个礼拜的生活,您不曾有过一样错处,然而您的静默更令

人千倍难堪。您悄悄地给人家的好处，您低着眉，闭着眼，只用轻描淡写。当您走开的时候，总是走得凑巧……又总是留下了痕迹的……唉！假使我早就猜到您一天一天地下罗网，时时刻刻不放松，那么，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来的；纵使胥珊知道了我拒绝的理由，我也不管……我请您停止了吧，停止了吧……如果您不想要我明天就走的话……为了胥珊，我忍气吞声；但是，您听我说，这太难堪了……好！……现在您分明晓得您的机谋都逃不出我的眼里，我请您知足了吧……我劝您为您这令人讨厌的美德向我道歉吧。

夏 您说的话太凶了！您分明晓得我没有机谋，而您偏说我有！……然而您到底不能禁止我静默地爱您、恭敬地爱您啊！……我犯了什么不是了？……我这寂寥的乐趣有您所意想不到的妙处，请您不必干涉了吧……呀！喂，我的心里有这一种静睡着的芳香，为什么您偏要来扰我的好梦？……您本该一句话不说，不要责备我才是……

格 真的……我本该一声不响地走了就完了……

夏 走吗？

格 是的……

静默。

夏 呀！（又静默）呃……请您去假山上帮一帮她们的忙吧……

格 （难为情，伸手）我们到底不该记恨，不是吗？

夏 记恨吗？唉！没有的事……我听了您这一番话之后，我有几分伤心罢了……有几分伤心……请您宽恕了吧。

外面有欢呼之声。

众人的声音 呀！她们来了……她们来了！

赖 好啊！

胥 （在台子上低头下望）跳舞，请你们一面跳舞，一面走到台子上来。

一阵瓷螺之声,很清越。

洛 谁引导她们?

苏 安特利小姐的哥哥。

夏 好啊……安特利,从前我不知道您有这种天才。

赖 吹瓷螺的是他吗?……妙,妙……

苏 没有乐队的时候,这可以替代风笛……

安 唉!余丽燕的腿!……

台子上来了三个少女,都是约摸十五岁,穿的是伊格兰的服装。她们一面作支格舞,一面走上去。安特利先生吹着瓷螺,伴着她们上台。

夏 (向赖图将军)妙啊!……

赖 苏格兰万岁,亲爱的!

苏 还有未去壳的豌豆,将军^①。

少女们跳舞入,众人随入。

第七出

出场人:同上人物、维尔奈夫人。

安特利先生站在一张椅子上吹瓷螺。

耶 (看见洛歇独自一人,特走近他轻轻地谈话;同时,玛崖、余丽燕在后方右边实习她们的跳舞,宾客们环绕着)亲爱的,您要不要我的意见?

夏 请您说了我再看。

耶 这一次您真的着了迷了。

夏 迷什么?给那英国女子迷住了吗?我太老了,或年纪太小了,够不上资格。

耶 不是的,乃是那夏兰德烈夫人……真所谓入肉三分。

① 法文里:苏格兰念作 Ecosse,“去壳”念作 Ecosser,所以苏西如此说,乃是谐音的笑话。

夏 我的好朋友,您在做梦。

耶 我从来不在白日里做过梦。说良心话,我没有看见过您这样……也许您一生只这一次,活像一个着了迷的中学生。

夏 您从哪里看出来的?

耶 处处都看得出来……我回忆当年,您如何瞒得过我!

夏 但是刚才您说我一生只这一次着了迷……可见您的回忆是不能拿来比较的……

耶 负心!……冷酷!

夏 亲爱的,您唤起了什么回忆?为什么您忽然回想当年?……那三五天的事情,把我们的交情改变了另一个样子,谁也没有知道;非但别人,我的妻子也莫名其妙……为什么您要说隐语呢?……我们自己也早已忘记了……今天晚上,您忽然提起,是什么缘故?

耶 因为别的情感虽则在我们心上死去了,我至少还保存着对于您的伟大的旧友谊……洛歇,我觉得您走上了不好的道路了……我预料有危险,所以特此报告您。

夏 谢谢您这慈母之心。

耶 尽管您怎样说,我总可以估量我的回忆,照我的回忆比较起来,我敢断定您就要犯一切的坏行为……一切的。

夏 见鬼!……您这一说,我也就不放心。

耶 当心……我直接地调查了夏兰德烈的行为了。

夏 唉!妙!越说越有趣了。

耶 是的,她背着丈夫同别人捣鬼……非常地放肆。

夏 可怜的夏兰德烈先生!……您是向谁调查来的?

耶 向一个普通的女友……这是些快要破产的人们,而这妇人是很危险的。

夏 见鬼!……见鬼!……纸牌全变了……谢谢您报告我……我要考虑考虑……总之,如果您能够的话,请您努力给我调查夏

兰德烈家的事情。您不知道,我非常地关心这个呢。

耶 是的,我可以给您调查……洛歇,假使我没有友谊驱使我,我断不肯说这话的。

夏 对啊!……(以指指口)您给我守秘密,吶?

耶 当然,我是您的女朋友。

少女们跳舞已毕,众人喝彩。妇人们与她们接吻。只听得“妙啊,有趣啊……”的呼声。

胥 然而这是很合规矩的。

安 (向玛崖)让我来吻你。你真漂亮,爱!……给我看一看你的裙子……

赖图将军与苏西摸玛崖的膝。

维 (兴奋地)现在,孩子们,你们记得你们答应过我的话吗?快去换衣服去……我是不许你们穿着舞装在客厅里停留一秒钟的。

苏 您觉得有什么不好呢,夫人?

维 是的,是的……这上头有个分别……好,孩子们,听我的吩咐吧……夏特利耶把你们送上楼去。

玛 我们就去……那么,请您吩咐欧奢尼,把车子上的衣服送上楼来吧。

安 喂,用不着上楼……可以在戏院的后台……已经布置好,预备明天用的了……

胥 在未换衣以前,我们先回客厅里去,是不是,先生们?……在客厅里,我们利用着音乐队,请这些小姐们给我们演一小时的跳舞。

余 好运气!……那么,赶快吧……人家已经去叫欧奢尼了吗?

安 是的。

余 明天,你们整天的把我们赶出客厅外吗?

玛 说到这里,我记起一件事来了:夏特利耶先生,您应该给我们

一种游戏,作为补偿,不是吗?

夏 呃,是的!……这像问安一般容易。明天,我们把你们关在饭厅里……你们在里头预备好你们的游戏,等到台上闭幕之后,我马上就来开门。如果我猜不着,我就买些小玩物赠给你们。呀!你们会笑我不大方哩!

玛 那么,是什么游戏?

米冶德、苏西等在台上右边大踏步;同时,左边近客厅的地方,胥珊、维尔奈夫人等另为一群,与音乐队长讨论。

夏 呃,你们照你们的人数预备几张纸……你们轮流地把手平放在纸上,把五个手指的周围画下来……让我猜哪一张纸上画的是哪一个人的手。

玛 这不算聪明。

夏 不聪明?……谁有铅笔?

苏 我有活动铅笔。

夏 喂,玛崖……把您的爪拿来。(他从桌子取了一张纸片)等一下您看,画下来黑线,一点儿不像您的手。

玛崖把手平放在纸上。夏特利耶描画。

余 呀!呼!……这事儿真讨厌……音乐队长在哪里?我要同他说一句很有情理的话……(她的脚跟作回旋)

玛 您的铅笔画得我发痒了……噯唷!……可恨……痒得很……

夏 您不正经。

玛 (笑)您不要弄到我抽筋起来!

安特利小姐、格兰思、克洛西耶夫人在旁观看。

夏 您弄得我画的都走样了。

耶 (故意拿着格兰思的手)喂,夏特利耶……这一只手比较的正经……

夏 (神色不变)好的……噯呀……我活像一个修手匠……我们坐得不好,我的手有点儿颤动……

耶 这是看得出来的……

夏 (向格兰思)喂,请您把手好好地放在桌子上……这儿……(他专心描画,不看格兰思。忽然间,客厅里传出凯克舞的曲子,众人皆回头向客厅。奔赴)

苏 这是余丽燕在跳凯克舞。这女孩真令人开怀……

耶 (故意把安特利小姐迅速地拉向客厅的门,那时客厅里众人麇集)我们去看……让他们在这里耍风情……

安 唉!您以为……

耶 我并不以为,我相信……

夏 (见格兰思欲起,拉住她的手,仍旧描画)不要动……让我……让我看您的手……这是第一次,我能够仔细看您的手……您的手这样平放着,真是非凡……好比有些宗教上的图画,表面很正经,毕竟有些邪气……我描画的时候,觉得您的手的暖气直冲到我的脸孔上来……我趁势轻轻地摸一摸,我的心怕不碎了……不要动……美极,妙极……让我仔细看您这一双美手,手腕很像男孩子的,手皮像丝制的纸一般光润,唉,我爱您这一双手,我要同它们说话……

格 (面色大变)请您不要再说吧。

夏 (继续地描画,并不抬头)呀!也罢!……是的,我乱说一场,但是我自己也不能奈何我。我同您的手说话,好像我做生意的时候与中人们谈判一般……您不晓得,我在勉强支持,否则我的头早已压在您的手上了……

格 您不疯了?……(她站起来,走路不稳)

安 (与克洛西耶夫人回头)您怎么样了?……夏兰德烈夫人觉得身子不好吗?(她们走近来)

格 一阵头昏……不要惊动众人。我常常如此的……等一会儿就好了……

安 您要不要我的还魂砂?

格 谢谢,要的。

耶 (向洛歇)这可怜的妇人……她的身子不大好。

夏 对了。

一个女仆从台子上来,手里拿着一个包裹,走过他们的跟前,直向安特利先生说话。那时安特利先生正站在客厅门口,与男人们同看凯克舞。

利 (向客厅里呼唤)玛崖!余丽燕!……你们的女佣人来了。

余 (在喝彩声中走出了客厅,玛崖与米冶德跟着出来)好的……你们男的不要进来!……玛崖,来!……人家要关门了,先生们!……(示意洛歇走过去,她把客厅的门关上)

夏 (与安特利出)我们不奉陪你们了。

余 (中途拦住了安特利小姐与格兰思)说的不是你们……你们帮助我们……可以快些……

余 我们在幕后换衣服。呼!跳过去,欧奢尼。(她将身一纵,上了戏台的右方,把幕开了一半,入后面去了。玛崖与米冶德也学着她一样做,三人由女仆相助,在幕后换衣)

第八出

出场人:格兰思、安特利小姐、少女们(在幕后)。

安 (向格兰思)夫人,您好些了吧?

格 这不算什么,谢谢您……我有时候受不住夏天的热气……再者,今年的春天我病过来。

玛 (在幕后)喂……我因此想起游泳的功课来了……我似乎在冷水池边脱衣裳。

余 (在幕后)我因此又想起了笛纳尔^①……这里活像浴场的更衣室……洗澡的男子要捻我的蓝白色的紧身衣了。

① 笛纳尔,是法国著名的海滨。

安 (呼唤)玛崖?

玛 (在幕后)什么?

安 我忘了问你的未婚夫的消息。

玛 谢谢你……我想他近来很好。

安 你的婚期依旧决定在8月里吗?

玛 不,展期了……杰克近来买了一辆八十匹马力的汽车……可怜的孩子,他非试开这车子不可……他要到奥维若比赛去……于是把我的婚期展缓了……这是很自然的。

安 呃,妙啊!

玛 先试汽车,后试妻子,才是正理。

安 当然啦。你赞成他展期吗?

玛 为什么不呢?我这样爱他。

安 自从订婚之后,你们常常相见吗?

玛 还说呢!……一个月之内,只四五次。

格 (低声,向安特利小姐)这女子说的是反话吗?

安 我想不是吧?您从前与夏兰德烈先生相见的次数多了许多吗?

格 是的,多了许多。

安 那么,您可以自夸有福分了。我们的结婚,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形。我此刻同您说话,我自己因为要找这一类的好婚姻,没有一个跳舞场,没有一个网球会我不曾到过……有两三家,在我看来是很有成功的机会的,而我的父母却不赞成……现在我耐心地等候着,一面依照我们上流社会的少女的身份学习规矩,等将来有一个光荣的骑士选中了我做他的千里马,于是我梦想的金字招牌实现了:“结婚!结婚!”我的叔父余勒常常说这并不是婚姻,乃是一种贩马的生意。只一层,您该晓得我的叔父是一个无政府党……

格 我不认识您的叔父余勒,但是我很佩服他……真的不错,我已

相信了许久,以为教堂里祭台前的盟约,乃是妇女们一生最重要的关头。

安 叔父余勒又说:国家至少应该设立一个婚姻检验局,好教劣货骗不了人。

玛 (从幕后伸出一只腿来)好,我是不怕检验的……喂,你们看一看我的腿……卖得出去呢,卖不出去?

安 玛崖! 玛崖! ……你们该想一想,米冶德比你们的年纪轻呢。

玛 (走下来,一件晚衣只穿上了一半,唱着:“快活呀,快活呀! ……我们结婚呀!”向安特利小姐与格兰思)喂,请你们给我系扣子,同时欧奢尼给她们系她们的……(嚷道)喂,那边的人,赶快!

余与米 (在幕后)就好了……就好了……

玛 (当安特利小姐替她在后面系扣子的时候)我趁着这时候给你们唱一首歌,这歌是明天他们不许我们听,要赶我们出去的——你们要不要听我唱? ……

余与米 (把幕完全开了。女仆替她们装扮已毕)唉! 是的……呢。这个有趣得很。

玛 等一下你们看,这歌并不很坏……似乎表演的动作更妙,一切的妙处都放在动作上头;可惜这一层人家没有告诉我。

余 你毕竟唱下去吧,其余的不必管。

玛 (唱)

“爱神是一个小男子,
粉红色的身子,
没有什么伟大……
唉! 料不到,这不算一回事。
他做东……他做西……
他眨眼挤眉……他装腔作势……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唉！哪怕他作态多端，
料不到，这不算一回事！”……

你们看，真的，这不算一回事！……

格 真的，不错。

玛 （向安特利小姐，此时她已替她系好了扣子）谢谢，您这人好到了极点，现在呢。可以开门让那些虎狼进来了！（她把客厅的门开了，人家已在跳舞。余丽燕与米冶德打扮亦毕）

第九出

出场人：格兰思、安特利小姐、少女们、苏西、（其后）洛歇。

先入者为苏西。音乐的声音传出来。

格 呃？这是摩斯高斯基的《曼声华尔斯》。

安 妙，妙。

余 （把桌子上刚才洛歇所描画的格兰思的手拾起来）呃？
喂！……苏西……我敢打赌，您猜不中这是谁的手……

苏 如果我猜中了，我要请她容许我吻她的手。

余 如果是我的呢，我甚至于容许您向爸爸要求我的手^①。

苏 然而这没有什么可疑的，这决不是您的手……这手乃是屋子里最美丽的妇人的手……就是这一只……（他拿着格兰思的手，如饥似渴地放在他的嘴上紧凑着）

格 （挣扎）先生！……噯呀，先生……您做什么？

夏 （自客厅瞥见，入，见他们的动作未完）什么事？苏西，我似乎觉得您超过了一些分寸了。

苏 您刚才提议的宴会游戏，我们照样做去，消遣消遣……

夏 （冷冷地）亲爱的，这不算一种理由，您不能因此就对于我家的一个女宾失了敬礼。

① 法文成语：要求某女子的手，即要求与她结婚。

苏 您何苦生气,夏特利耶?……我老实对您说,我不把这玩笑的事儿当真。

格 (连忙地)不错,苏西先生刚才只是开玩笑……这事于他只算小孩般的胡闹,没有什么要紧……您误会了……

苏 (挖苦地)您听见了吗?……亲爱的,请您允许我同这些女公子们跳一个华尔斯舞,散散我的惊怪的心;这么一来,该是正经的了。来吧,玛崖?

玛 乐意得很。(苏西抱着她跳舞。玛崖扯一扯余丽燕,低声说)吵起嘴来了。

余 对啊!……人家犯了他的地盘了……苏西,您太没有本领了……活该!谁叫您不喜欢女公子们,偏喜欢那泼妇!这一次可受了教训了!

格 (正色地向洛歇,低声)您不疯了?……您的脑筋为什么这样糊涂?……您一味的给我招是非!……

夏 真的……不错……我不晓得为什么一时这样做了……大约我也昏乱了……

玛 (唱而出)

“爱神是一个小男子,
粉红色的身子……”

她们带笑出去了。

第十出

出场人:格兰思、洛歇、(其后)胥珊。

格 (伤感之至,不能再忍)所以您没有看见您做了什么事!……

夏 对不起……我请您宽恕我!……我以为这男子竟敢令您脸色大变……险些儿我要打他两巴掌!……再者,刚才我忍耐了许久不敢做的举动,他竟敢做了……我觉得这比什么都要紧……而且我看见他吻您的掌心……

格 您莫怪我说,我想您是神经错乱的了!

夏 也许吧……我已经不认识我自己了。

格 您试想一下:他们可以造谣,直送到您的妻子的耳朵里……您瞧,刚才人家故意关我们二人在这里。

夏 好,我们二人在一起,这不算第一次吧?人家只看做旧戏新演罢了……您听我说……

格 (打断他的话头)不……这一遭该是您听我说。我只说两个字,却是很鲜明的两个字:“够了!”也许您诱惑我个人的手段是出于无心,然而表面上却免不了许多痕迹。

夏 我向您发誓,我并没有诱惑您。

格 好的。那么,我晓得我该怎样办了。您顺着了男子的本能,想要把您渐渐地勉强纳进我的心里……您没有想到这一次您犯了可恼的行为……

夏 唉!

格 (忽然声色俱厉)但是,不幸的,您不懂得:假使您所希望的事情实现了,假使有一天您终于成功,使我爱上了您,那么,我会成为一个完了的妇人,您不懂得!……

夏 “完了的妇人”,您这一句话是怎么讲的?……

格 就是完了,规规矩矩地完了!……您不懂得,假使有一天,克罗德不是我所有的一切,他在我的脑海里消灭了的时候,我的生命也就突然地完全地等于零了!……纵使我是一个更鄙俗的妇人,请您想一想,还有别的路走吗?怎样呢?……回到母家去吗?这是什么生活!自暴自弃,如此而已!……变成一个献身或卖身的妇人,不是情妇就是卖笑的生涯!……这种打算,乃是我替她们鄙俗的人,以此自满自足者说话……但是,我呢!……呀!还有别的啊!像我这样一个人,心灵上满是伤痕,您怎样处置呢?……我的心上的伤痕,为的是一日里做错了事,便一辈子以生活为孤注!……为的是自以为英雄,

自以为美丽；为的是起了万丈光华的幻像——有几分像美后的花冠，——像慈母护儿般地把一个残废的人，叫化子所不肯要的残废的人，紧抱在怀里，而今醒来了，只有抱恨终身了！……

夏 您不要找些字眼来激动您自己……真理是很简单的，您不要推波助澜吧……

格 真理！我不是见了真理吗？……这里不是？……我的手摸着它了！……至于您想要我找寻的真理，那是多么令人作呕！假使我这样的一个人也还受得住，那么，是何等可鄙的生活啊！……

夏 为什么可鄙呢？

格 为什么？……还有另一个，那一个可怜的男的，您又怎样处置呢？……那可怜的男的去掉了！……那人，他原是我的心腹，我的爱人——您听见我的话的音浪吗？——时时刻刻钟爱的人，变成了一个路人……有几分惹人生气，如果用冷眼观察，他就变为昔日那不相识的男人……很笨，很可笑，短处多到数不清！……唉！用了慈母的心怀，费了周身的精力，去爱一个人，却看见他落在别人的眼里，您听见吗，说来真可怕，落在别人的眼里……您的双眼，胥珊的双眼！……从此以后，我所不曾发现的，都渐渐地露出真面目：肮脏的套袖，他的嘴唇的皱纹，没有光彩的眼睛，还有他的鸡肠蚊子肚，很小很小的事情他都要过问，人家看不见的一个小窟窿，他偏看得见，惹厌不惹厌！……哪怕你把手掩着眼睛，回想当年，将身倒在床上，脸孔贴着褥子，哭了又哭，一夜又一夜，还是没有用处！……如果这叫做爱情，那么爱情不是好东西了……我起初很想感觉到爱情，于是天天处处寻找；到头来只有这一种否定，只有这灵魂上的污点……呀！早知加鞭赶不上路程，何苦打伤了马匹！

夏 您的话令我伤心……我不愿意觉得您在这情况之下！

格 是的，但是遇着这事情的乃是我，乃是格兰思·伯烈桑，唉，当初我是怎样想的？是怎样说我自己的？忽然间，第一次转身，倾向于第一个来者，这未免滑稽了，您不能不承认吧！……再者，晓得其中的道理，倒是一种乐趣！喂，您打我的主意，算是做得好……因为如果我只是自欺者，只是自大的外省人，遇见了第一个男子，听见了第一句恭维语，便为情颠倒，那么，这种女子的灾祸不算什么重要；您说得有理！……“将来只把账目算清就是了，我的小女孩！……”

夏 是的，很小……小极了……我听您说，觉得您的内心动摇，可怕得很……当年您的孩子气竟到了这地步？——您又是一个自负的女孩，您自己扰乱自己，您发现一切的爱情上头有的是一个摇篮，同时有一具棺材……然而您所叙述的历史，岂但是您个人的？不是我们一切的人们所共有的吗？……您看，这屋子里有一个妇人，我爱过她，她当年也以为深深地爱过我……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一个人知道。还有！……您看，今天晚上她在这屋子里……我觉得她只像一只灯蛾，从窗子里飞进来，在灯下扑来扑去，如此而已。当年我们的内心多么震撼，而今我们却安静了，漠不关心了……然而也许她也曾把我当做您对我说过的那一种乐园……她也几乎成了我的乐园……现在呢，我们差不多全忘记了……这很可怕，同时也很可喜。过去的行为，千万不可回顾。呀！有一天，您同我说过：那少女的《圣经》，里头的插画……人间的乐园，男人与女人——据您说，——屋子筑成，千古不坏……永远是一个人的影子支配着我们的全生命……呀！将来您看，一个人永远是诧异的。当年您诧异的时候，说：“这一次是这样的。”到后来又诧异起来，因为您的乐园变了，您转身又说：“什么！原来只如此而已！”您这可怜的小女孩，您听我说，自从有世界以来，

始终不外如此。人们天天只哭他们的失去的乐园。

格 男子们听天由命,也就罢了……但是女人们呢?……看您说得这般轻描淡写,除非是您不知道什么是自负的能力,我们唯一的能力,乃是自负……让我找一个字眼……委身……婚姻上的委身……是了……当年我孤零零地被关在教养院里,幻想怎样处置我的生活,直至于愿把生命献给上帝,总之,我找了好久我的人生观之后,有一天忽然懂得:妇人们的“最纯洁的现在”,“自然”容许她们占有的唯一的“现在”,便只是她自己……呀!您想想看,一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懂了这个道理,内心震撼起来,便不能用以前的眼光看自己了……那时节,我对于自己,有贞洁的自负……所以我竭尽了我的心力,去找寻一个男子,好把我这宝贵的身委托给他。如果依您所说,我何苦在教养院的黑影之下等候那美丽的曙光照着我跑到新的世界里去?……再者,那时节我又快乐,又自负,以为我挑中了爱人,要伴着他走向理想的宫殿,走向生活的路上,美妙与丑恶,皆所不计!这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其妙处正像一首没有字句的歌……立定了主意,全力奔赴,已经摸着了山峰的时候,忽然发觉这种委身的价值等于零……唯一的能力等于零……觉得我只是天地间最平凡的玩物……呀!这种痛苦,怕不透了骨髓!……受了这场灾难之后,伤痕未复,我重新起来……没有别的路走,只好垂头丧气地转身走向修道院,走向上帝,——如果他能听见我们的话——请他给我另一种爱情,但愿这爱情没有这般丑恶,而爱神之翼也张开些!……

夏 自负的女子!她还是一个基督教徒,真的,这起波澜的贞操!……然而假定有一半妇人实际上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未尝不可补救。您当年虽走错了路,而今及早回头,走向命中注定的男子,也不算迟!……

格 先生,我这一流的妇人只归属于一个男子……这是她们对于自己的唯一的刑罚。

夏 不要说吧!您以为假使我们不是有缘分的,事情会有这样的经过吗?您听我说,那一天,我糊里糊涂地跑到您家,走进了您那灰色的小卧房里,假使没有一种超越我们的力量在那里震撼我们的心弦,那么,您尽可以一言不发,直截了当地把我推出门外了!……所以我说:我们二人当中,曾经有过朦胧的风情的共鸣……

格 这决不是真的!……

夏 真的!千真万真!您自己也很觉得……我们初见面的时候,已经有些不可抵抗的力量在推挽我们相接近……譬如这一次,您以为您这一来为的是尽您的责任,其实为的是您与我意气相投,您自己莫名其妙……真的,真的,我所知道的如此,而且我像一个野人,像一个小孩一般地爱您……我为您害了相思病,甚至于夜里,竟使我张开这一张嘴向空中吸取您的鲜艳的身体的浓香……

格 我多么痛苦,天啊,我多么痛苦!……我重新有一种感觉,很甜蜜,同时很悲愁,唉!您做得太不好了,太不好了!……

夏 (俯身向她,低声)我想要爱您……

格 (闭目,眼睑里露出白色的、固定的眼光)我想要死……

胥珊开了客厅的门。

胥 洛歇,请你吩咐人家把冰冻的香槟酒送上楼来,好不好?

夏 好的,好的。(出)

第十一出

出场人:格兰思、胥珊。

胥 亲爱的,我并不是因为看见你独自伴着我的丈夫我才要说这话……当然,你要独自伴着他,随你的便!……但是,刚才我

听见一个我所不爱的妇人的口里说你有好些小地方对不住我,令我很不高兴……上帝晓得,我是不把她的话认真的,但是,有了这种话发生,已经够令人难堪了……再者,我们不能否认,在这屋子的空气里,未免有些不自然的现象……再说一句:我有时候坦白过分了些,只因我喜欢态度鲜明……你只消用一句话安慰我就够了……我说话不拐弯,很坦白地说了出来,我以为我做得对,是不是?因为我平日说话都是很明白的……

格 你做得对,胥珊……假使你有一两分怀疑……哪怕你没有分毫的证据……

胥 我并不怀疑……真的,假使我胡乱猜想,实在太坏了,太不近情理了。在你一方面,无论怎样小的一种负心的行为,决不是你所肯做的!……耍风情,还够不上……数月以来,我承你推心置腹,把你的思想告诉了我,我还不了解你吗?……你为人很直道,有几分怪脾气,却诚恳到了极点。我即刻说了这么两句话:“这妇人,我永远没有什么怀疑她的。我可以把她做我的朋友。”自此以后,我对待你,可谓再好没有的了……在别人会把你当做一个败坏风俗的或降了阶级的人看待,而我却不然;我把你看做绝对的与我同等,而且看做知己的女友。凡是别人可以误会你的地方,我努力把它看做高尚的行为……总说一句,你太值得我信仰了,我太有信仰你的必要了,所以绝对不能怀疑你……

静默一会子。

格 说完了吧?

胥 是的。

格 (微笑)我的亲爱的胥珊,我以为你用不着唤醒我的感恩之心,因为我的心它自己已经晓得天天唤醒自己了。至于你的隐语,意思是说我有负心的可能,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来由……你

不发狂了,我的小胥珊?

胥 (愀然)不是的,只是别人不好……你看,我口里不说,心里实在为着洛歇而痛苦,不知你是否看得出来。他很容易兴奋起来……妇人们都相信他。他是个忠实的人……洛歇是人家所谓任情的人……他起初老是只想消遣消遣,后来自己上自己的当,像一个大孩子!……开场的时候只是一种儿戏,收场的时候却成为热烈的感情,加上许多大字眼!我把眼睛闭了……我有的是很厉害的痛苦,人家没有看见……我甚至于忍受近在眼前的负心的行为,譬如今天晚上有一个妇人在这里,她哪里料到我所知道的一切!……但是,忽然间,我听那妇人向我耳边说了几句,我以为你也是一流人……呀!不行!岂有此理!……我承认,这几天以来,我已经模糊地猜疑,也记不清楚为的是什么……但是这一次,真的,我的心头火起了……我的微弱的心起了怒气,是我从来所未有的……唉!不行!一切的女人都可以,只你不可以!……呀!你是不可以的!……你笑吗?

格 笑痛了肚子,我承认……

胥 然而到底……格兰思……假使我的丈夫爱你……真的爱你……这是一种假定……请你答复我……你将如何处置呢?

格 (沉思之后,简单地)我要设法解脱,胥珊。完了吧?

胥 不。(静默半晌。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她,用难为情的声调)还有,假使你……你爱他,格兰思……请你答复我。

格 假使我爱他吗?

胥 是的。

格 你的眼睛看着我。(她走近胥珊,眼睛盯着她,蹑着脚跟,朗然说道)假使我爱他,我就自己惩戒。

又静默一会子。

胥 好的……此刻我们的行为未免是一场惨剧……但是我觉得我

们二人中间用这种举动还好些……此后我睡觉也睡得安稳些了。(一个仆人自台子上来,捧着一只托盘。胥珊变语调)你不要喝酒吗,爱?

格 要的……给我一点儿香槟。

胥珊把托盘移近,斟酒。

胥 (仍旧严紧地察看她,侦探她的口气)那么,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使你不再在这里逗留几天,不是吗?

格 (用最自然的神色)当然啦,我可以再逗留……随你的便……

胥 (把客厅的门大开)孩子们,这里有东西喝……有的只是香槟与冰冻的咖啡……你们分配去吧……(她入客厅)

第十二出

出场人:格兰思、玛崖、余丽燕、安特利先生、(其后)洛歇。

玛 (停止了波斯东舞,入)对了,一杯酒,我的亲爱的安特利先生……请您给我斟一杯……我热得快要融化了。

余 休息一分钟,小饮。

利 (斟酒)您,余丽燕……

玛 暖呀,快些……我就要走的。今天晚上我想要出汗,出汗,出汗……我为热气而醉了。8月的夜里真是美妙……流动的天星……令人感触,满心发痒……是不是,夏兰德烈夫人?好吧,不要冷坏了……这一次,您暖一暖吧!……

格 是的,您有道理。喂,小玛崖,请您给我一杯酒吧……我很想像你们一般地玩赏8月的夜景……天气多么好!……(她闭目而饮)

玛与余 (笑)这才对啊!

格 是的,再来一杯。

客厅里奏华尔斯的舞曲。

玛 (挽着安特利的臂)喂!走!安特利!……我们再去……喂,

夫人,请您替我保存我这一扎花……累赘得很……

玛崖把她的上衣的白色花束向格兰思当面抛去,花坠地分散。夏特利耶从台子上远远地窥探着,看见格兰思独自一人,连忙走近她。她掉过身来。二人相视不言,良久。他们在绿色的花丛之间,客厅的灯光照不着。他们二人互相凝视,不知是何用意,只见夏特利耶忽然两手揽住格兰思,嘴寻她的嘴。

夏 格兰思! 格兰思! (他绝对地要紧抱她,她的头向后仰,色变如死人,不抗) 唉! 我们再也忍不住了……等一会儿,在花园里……喷水池边……我的爱! 我的爱! ……

格 是的……是的……等一会儿,在花园里,喷水池边,是的……但是,您去吧,现在,您去吧,我哀求您! ……

夏 还有您的嘴。(他再搂她,她顺了他)

格 是的……我就来……我就来……我来了……

夏特利耶手插着衣袋,佯作无事般地溜进客厅去了。

第十三出

出场人:格兰思(独自一人)、(其后)福朗素华、另一个仆人。

格 (奔赴台子的一门)福朗素华,老爷每逢礼拜天所搭的夜车,是几点钟经过冈比恩?

福 十二点三十五分。

格 好的。(看见另一个仆人从客厅里来,手捧着一只托盘)呀! 是您,喂,请您给我在通过室里把我的外套与我的手提包拿来好不好? ……

仆 好的,夫人。(仆人出。客厅里传来音乐之声,杂着人声喧哗)

众人的声音 华盛顿波斯特^①! ……去吧,在屋子里! ……

格 (看见福朗素华未走开,问他)从这里到冈比恩的车站,大约有

① 大约是一种无线电话。

多少路？

福 仅仅有四个基罗米突。

格 从大路走吗？

福 从大路走最近。

众人的声音 你们找着了吗？……在台子上……在回廊里拐弯！……

音乐队奏嘉洛舞曲。客厅里椅子移动冲撞有声。

格 (向那把她的外套与提包拿来的仆人)谢谢,完了……我用不着您了。(她把她们遣退。二仆出。格兰思把外套披在肩上,匆忙地用一块长巾围着头)现在!……(她从台子上奔出;同时客厅里奏法郎多尔舞曲,声甚激急,众人欢呼喧笑)

幕闭

第四幕

布景 旅馆里的房间,如第二幕。格兰思神色沮丧,坐于火橱边的一张靠背椅上。她穿的仍是第三幕里所见的那一件长袍,加上了外套,遮掩不住那一双玫瑰色的舞鞋。幕启时,时钟报上午十一点。

第一出

出场人:格兰思、(其后)爱美姑娘。

格 (如梦中惊醒,注视时钟)奇了,这钟走了!……十一点……
(她站起来,机械地)好吧,脏丫头!(她颤巍巍地慢步走进了旁边的卧房,让房门开着)。

爱 (从平台的门探头进来)有人吗?

格 (自后方的房里问)什么事?

爱 呀!是您吗,莫礼乐夫人?……您回来了吗?……我走过的时候,看见房门半开,我晓得这不是莫礼乐先生回来的时间,所以我不放心……

格 (仍在内室)日安,好朋友。您近来好吗?

爱 不坏……老是那个样儿,谢谢您。

格 等一等……我穿一件衣服……

爱 先穿好您的衣服吧……而且,我要走了……

格 不,等一等,我要同您握手。

爱 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

格 我只回来了一个钟头……您看,我突然搭了冈比恩的夜车,穿的是露肩的长袍,花缎的鞋子,用外套罩着;我在早上三点钟到了巴黎。在这非常的时间,我不愿意回家惊醒我的丈夫,怕他有千种的猜疑……而且恰好我要在天亮的时候,坐马车在巴黎买一样要紧的东西……于是我在北火车站租了一间旅馆的房间……我直等到十点钟才回到老牛路来。等一下克罗德从他的办公处回来,看见我正在预备他的中饭,他一定觉得奇怪……

爱 天啊! 为什么半夜里赶火车呢?

格 唉! 说来话长哩! ……这没有什么要紧……我今早在旅馆里竟不在床上睡觉,只在一张靠背椅上挨到天亮,您看!(入)日安……(与她握手)

爱 不错,我觉得您的眼睛有几分疲倦,然而您在这假期内总算是脸色光彩多了……没有什么新闻吗? ……

格 没有……有的,有的……地球上有了件大事。亲爱的邻居……只有您值得我报告。

爱 快说呀。

格 这新闻是最近我才知道的,我没有告诉一个人,譬如我的知己的女友,我总算是在她家生活了,然而我却并没有告诉她……我静默地把这秘密保留给我自己……我甚至于不肯告诉森林中的一棵树。(缓声说)将来有一天,有一天,我要做母亲了。

爱 (兴奋地)唉! 爱! 让我来吻您……您容许我吗? 我听了您的报告,是何等快活,何等感动……这是您的莫大的幸福! 所爱的男人的孩子,这该是多么甜蜜啊!

格 所爱的男人的孩子!

爱 我守着女贞,所抱憾的只这一件事……将来您看,您的生活将变了样式的!

格 也许吧。

爱 这是达到了的目的。

格 是的……这是个总结。

爱 您不晓得这有什么好处！我每天看见不少的可怜的妇人，假使她们没有孩子，还肯甘心忍受她们的生活吗？……我把门一开……日光里一颗雪白的奶子……在最不堪的顶楼上，两张嘴还笑得合不拢来哩。

格 您走过了一间又一间的屋子破屋子，在这许多妇人里头，没有一个不愿做母亲，而诅咒她的爱情的结晶品的吗？

爱 如果她们爱过来，没有什么诅咒的……然而到底有几个哭的……这却因为她们有了不好的回忆，所以迁怒于孩儿……有些妇人，她们抬起一双凶恶的眼睛望着你……这种妇人大约都是些未嫁的母亲……然而她们的孩儿天天张着小手臂向她们，渐渐地发生爱情，终于得了安慰。

格 （以手支颐）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拒绝，不愿再做一次自然界的奴隶，不愿永远守着这糊里糊涂的生活的吗？……然而到底有些妇人觉得儿女乃是大不幸的终结……这是不可洗濯的生活……怎样办呢？……将来是什么结局呢？

爱 这种不幸的妇女，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不认识她们……我去的时候，人家已经产生了儿女了！

格 这只因您不曾看见罢了，这些女子，她们的爱情已经破产，要她们永远保存着爱情的结晶品乃是不可能的……不行，不行，您只像一个小天使，轻手轻脚地走过去，不知道这种大不幸的环境当中有这爱情上的大神秘……真的，您看不见她们的内心的深处，您听不见夜里的咒诅……

爱 也许是的……但是当我把门一开的时候，往往听见晚祷……这是很好听的……

格 晚祷！……您信教吗？

爱 不信。您不满意我吗？

格 假使是当年，我一定很不满意您……今日呢，我对于一切的事物的见解都混乱了……我甚至于不再晓得是否有将来的生命……总之，我再也不信有地狱了……一切都在那里！……这么一来，太呆了，太可憎了……我看见上帝像一道很大的光芒……那广宽的、寂寥的、令人安慰的乐国里，才有人了解我们……呀！生命不是好东西！

爱 您似乎太颓唐了！……恰恰相反，您应该很快乐才是！……

格 喂，亲爱的，您常常在各团体里往来，有一个问题是你们天天想到的，我来问您：生活、社会、人类的天性，三样之中，哪一样最不良？

爱 （先笑，后变为庄严，以指指天，正色地说）是第二样……

格 是的，也许吧……社会阻止少女们依着她们的心愿去嫁人，阻止她们自己去找幸福……可怜的少女们，人家还以为她们幸福呢！……我恰在冈比恩看见了几个少女，她们的社会比我的社会自由些……她们都受了压抑，受了束缚，她们为忍受烦恼而生，或为大胆胡闹而生，大胆胡闹之后，生命也就完了……是的，现代这种无所依归的风俗，不能容许她们自由处置，小心地选择她们的生活。话虽如此说，您呢，您却有这选择的能力，而您偏不高兴选择……请您解释这个吧！……说到这里，我又想到您那社会党的议员来了，那贝利耶先生，现在怎么样了？……

爱 怎么，您没有看见吗？……内阁里快要更动了，我在一种晚报上面看见，说是他相信内阁里有他的份子。

格 好，那么，为您设想，是再好没有的了。

爱 不行……您看，半个月以前，我还对他说：“老实说，不行……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我不相信我爱您爱到了某种程度。”似乎他因此伤了心……于是他对我说他要同他所认识的另一个

女子结婚……于是我们在马路上分手……您相信不相信？
(笑)我本可以做个部长夫人！……但是您有什么法子？……
我的命中注定是以工女终身的。唉！幸福真可羡慕！……也许到底是我做了呆子了……您以为怎么样？

格 呀！爱美，小爱美！……真英雄乃是您！……我们这种人，只算半英雄，只算败军之将！……我记得从前我问您为什么不委身于人，您答复了我一句绝妙的话……您回答我说：“我不晓得。”……我不晓得！这就是一句妙极了的话了！……这就是最美善的行为的秘诀，这就是一切乐园的钥匙！……等到晓得为什么之后，那就完了！……您现在是独身，对于您所决定了的主意并不后悔……没有一点儿后悔，不是吗？……

爱 (笑)不瞒您说，我并不后悔，算了吧！……一个人应该欢欢喜喜地听天由命……得过且过，今天不管明天的事，并不觉得怎样讨厌……您看，天气很好……今天我要步行到蒙麦特去……一路上，河岸，花儿，鸟儿，都可以看到……(格兰思走近窗前，将窗大开。日光照着屋顶，诸教堂里钟鸣，商人的喧哗声自马路传上楼来)

格 唉！巴黎！……我在外省常常梦想着的巴黎！……在你的马路上，许多屋子互相排挤得很痛苦，屋子里的没有声名的英雄，不知被你埋没了多少！……广大的巴黎！唯有这城里的人们死去像是理应死去。在你这里死了只像归家，没有人知道死人的名字！巴黎！比森林还深密些！……

爱 (看见她忍泪)您看，您有的是痛苦啊！……

格 这没有什么……我不愿意人家照顾我……您快跑出去做您的事情去吧……您不要误了时间，也不必再想起您的女朋友……喂，请您再与我接吻一次，快走吧……

爱 那么，晚上见！……七点钟的时候，我再经过这里，您容许我开门吗？

格 开门……对了……七点钟的时候我在这里。

爱 您有这好消息,应该很快乐才是! 再会……

格 (怔怔地望着她出去)告别了,小鸟! ……

第二出

出场人:格兰思(独自一人)。

格 (先沉思一会儿,后走向一个横柜)先把这个放在披肩里……
(她把一只黑匣子滚在披肩里)再把这个……唉! 要他照常地看见中饭预备好了才好。(她安排桌子,又把些纸包的绳子解开)火腿……面包……现在再摆盘子。(她连忙收拾,同时听见一阵声音)他来了! ……

门猛然开了。洛歇·夏特利耶气喘喘地入。

第三出

出场人:格兰思、洛歇。

格 您! 您!

夏 (气塞,止步,在门闩上)是的,是我……到底! ……谢上帝! ……

格 您有什么权利到这里来? ……什么权利? ……

夏 您走了之后,我没有生命了……昨天晚上我的心焦得很……我怕起来,是的,我承认……我看见您如此发狂,叫我怎能不提心吊胆! ……自从半夜,人家发觉您离了府第之后,我的妻子与我不曾说了一句话……我等候早上的第一班车……我向车站里的职员们调查……唉! 这些时间! ……我好不容易挨过了这几个钟头! ……

格 (怕极了,用发怒的声调)还有胥珊呢,胥珊呢? 不幸的! ……我匆匆地走了,乃是实行了昨夜我与她的谈话……现在一切都给您破坏了! ……您要替您那可怜的妻子招祸,我做好事,

您却接着我的脚跟去破坏……真是命中注定,我的好计划老是给您破坏了的……胥珊!……

夏 呀!管它呢!她将来会了解的!……您不要把您的责任说得太重了。当然,她爱您,然而她最爱您的一点,乃是您曾经尽量地把您的恋爱的观念灌输给她!……而且,我呢,我忍不住了,我怕得太厉害了……我生怕不得再见您。我自己也不晓得!……

格 往后呢?还有什么说的?……我的生命只与我有关系……请您走吧……快离开这里!……

夏 现在您的生命与我也有关了。

格 不……我要怎样处置我的生命都随我的便……您只是一个罪人。

夏 是的,不错,一个罪人……现在我还不知道不成!……但是这罪人搭救您……您所尝试的一件事,太没道理,我们这个时代还不能实现这种事情。谁曾看见两层相反的阶级的人相结合呢?……乌托邦!……迟早您与这男子之间总会发生了裂痕……阶级的斗争是不可免的……一切您的过去,一切您的知识感觉,都是注定给与您同阶级的一个人……自然的真宰要重新摆布您。好,既然我是撞在您的路上的一个人,这不会是徒然的……我要搭救您,先此与您约定。您的生活虽则弄坏了,并不是医不好的……格兰思,我要用我一切的爱力来救您……将来您看!……

格 不……您没有这能力……您让我的命运完成了吧……从此之后,您是除外的了……走吧!……不要再累什么人痛苦了。告别了!……

夏 一千个不,我不走。

格 我要您走。您听我说,无论到了什么地步,我禁止您在克罗德跟前露出一些风声……

夏 但是……

门开,这一次却是悄悄地开了的;克罗德臂夹着一个皮夹子,撞进来。

第四出

出场人:格兰思、洛歇、克罗德。

格 (走向他)日安,亲爱的……我在冈比恩,身子很不好过。所以我想匆匆地离开那边……我病得如此厉害,所以夏特利耶先生愿意送我回家,因为夏特利耶夫人不能离开冈比恩……你看,先生真好意,肯等候你回来……

夏 是的,您的妻子昨天不很舒服……所以我送她回来……

克 谢谢您,夏特利耶……您这人真好……

夏 然而她的脸色到底光彩得很,是不是? 我们觉得她变好了许多。

格 你看,亲爱的……真的。你觉得我怎样?

克 很好……你的脸色好极了……因为那边空气好,所以你的身体强健起来。

格 我的行李还在车站里,我先回来几个钟头。现在夏特利耶先生已经把我交还你的手里,他要回去办他的事去了……我们不要留他坐得太久才是。

夏 但是我没有这样忙……是的! ……我很喜欢与莫礼乐先生谈话……唐丕耶的事情,您已经赶办好了吗?

克 是的,先生……我的皮夹子里恰有他的细账……您要看吗? ……我预备今天晚上就把它封好寄去。(克罗德把皮夹子放在桌上,寻找那账目)

夏 (低声向格兰思)这真可恶! ……我不能如此就离开您!

格 嘘! 不要作声! ……(定睛望着他)高些,洛歇……您的视线放高些。

克 (走近来)账目在这里。

夏 (糊里糊涂地审查)是的……好的……今天晚上五点钟,您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我的种种的事情对您说……晚上我要差人来打听您的妻子的消息……(连忙地)喂,请您在上面写了地址……我在路上可以把信投邮局。(克罗德走开,到桌子前写字。洛歇向格兰思)呀!我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我的心碎了……如此就离开您,我是多么不放心啊!

格 不得不如此。

夏 至少请您发个誓:从此刻到明天,您还是一般地安静。明天十一点钟我再来……

格 (离开他,走近克罗德写字的桌子)夏特利耶先生与他的夫人对我都很好……他们太关心我的健康,这是他们错了……我同先生说过,我要振作精神。我一定实行我的话……我再也不忧愁,也不懦弱。我从来没有此刻这般的勇气。(注视夏特利耶)我祷祝天下的人都像我一般有勇气,去抵抗我们的可怜的肉体的弱点!……喂,先生,在未离开我们以前,烦您把这一件首饰拿回去交给您的夫人好不好?……这原是她东西,我忘记了还她。(低声)注意看我用什么包裹这一件首饰。(她走到火橱前,把第二幕里所见的那一本《圣经》拿下来。这《圣经》是她刚才从提包里取出的。她从中抽出了一页)这是乐园的一页!(高声)这是很宝贵的一件小东西……(把那东西包裹好后,交给洛歇,离克罗德颇远。她又低声说)您把这更宝贵的纪念品带去吧。这就是整个的我!……现在我相信我是爱您的了。

格兰思的眼光里露出强烈而可怕的光芒,令人一见即知她把一切都给了洛歇。

夏 格兰思!……

后来格兰思的眼光突然黯淡了:眼睑下垂,依然是平日那种不

可侵犯的教士的态度。

格 (微笑) 克罗德, 向夏特利耶先生道个再会吧。

夏 (吞吞吐吐地) 您听我说……我尽可以再坐五分钟……

克 (上前, 在洛歇的面前挺立, 声音变粗) 再会, 东家……信写好了……

夏 但是……

克 (粗蛮地) 这一次乃是我的妻子请您走……她需要休息, 难道您看不出来吗? ……(他开了门, 挺立等候他走)

夏 (沮丧, 游移; 现出有不可告人的苦痛的样子) 这是应该的……对了……不得不然……一会儿见, 莫礼乐……我再来打听您的妻子的消息……再会吧……(当他跨过门阈的时候, 格兰思再定睛望他一次)

格 告别了, 先生……

莫礼乐把门关上。静默一会子。

第五出

出场人: 格兰思、克罗德。

克 (走近格兰思, 看见她的脸孔很可怕) 你痛苦吗?

格 有几分。

克 我也痛苦。

格 为什么? ……你怎么样了?

克 唉! 除非我的眼睛瞎了……你的伤感的样子……他的伤感的样子, ……一切的一切……

格 克罗德, 你误会了……我向你发誓……这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

克 (摇头) 哪里! 哪里! 我不会误会的……妙啊……这本来应该到这地步! ……(他发抖, 走近她) 唉! 格兰思, 天啊……千万不可丢了我……我的小圣母, 我的小圣母!

格 你不要胡思乱想,弄得你没来由受痛苦!……夏特利耶先生也许很文明地向我追求过……但是这都是些不关轻重的举动,从来不曾超越过平常的规矩……我甚至于用不着拒绝他。

克 (泪流满面)呀!你放心,我并不埋怨你!……无论到了什么地步,我决不会埋怨你的……这是很自然的……你很有道理……当年的梦也太美妙了……我并不大方……我并不长得好……我犯了一种不合情理的举动,纵使与你同阶级的人也不至于如此……

格 可怜的孩子!你的天真的声音刺痛我的心了。

克 我每天早上都自己说:“上帝啊,请您不要唤醒我的好梦吧……上帝啊,我希望永远感谢您的赠与!”当然,这事情要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

格 (用疲倦不耐的声气)你不要说了吧……你不晓得你的猜想错误到了什么地步……将来夏特利耶会自己对你解释的。

克 唉!为什么?……我绝对不向他这人提起什么!我的一切都是他的所赐……现在你还要我同他说什么呢?……再者,什么?总之,他曾经很好心地对待我……一切的人们都对待我很好。我还有什么好埋怨的?……纵使你抛弃了我,我还只能感谢你曾经给我的光荣……而且分受了我的生活——肮脏的、平凡的、呆笨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当年你以为你能够……我早就对你说过的!……

格 (失意地)唉!有这么胡思乱想的,倒不如坐在桌子前面吃你的中饭去!……你看,我照常地预备好了……你看……你的火腿……你的五肉糕……好,刚才我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欢喜……现在成功了……

他凭她做去。走到桌前坐下。

克 谢谢……谢谢……这是真的话……

格 好,笑一笑吧……

克 (和婉地注视她,怀着满腔的爱情,强作微笑)心肝!……心肝!……(后来变为哽咽)千万不可丢了我……决不……你懂吗?

格 又来!……你要我说到什么时候为止?

克 (和婉地打断她的话头)不……你让我说……你不要开口……我要你晓得……我从前是一个可怜的男子……我原打算终身过那平凡的生活……你却给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堂……这种美丽的天堂乃是我从来不敢希望的……当年你不应该给我这种好处……而今我认识了这大幸福之后,叫我以为怎么办呢?……为什么你要了我?……因为你要了我……因为是你先有这主意的……我呢,我天天对你说过,说你将来会有厌倦的一天……呀!我并不是幻想:假使当年你的父母允许我们结婚,情形便不同了,我们此刻该是在爱克斯过外省人的生活,有两个钱……常常有些亲友来往……那么,你就住得惯了,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你是不幸的人了……但是当你一时气愤不过,要实行私奔的时候,当时我就预先觉得这是你的力量所办不来的事,心肝。再者,巴黎,巴黎的情形又不同了……我们本来不该……这种穷困的境况,在巴黎的空气又两样了……嘘!嘘!你不要开口……让我同你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丢了我……你想想,你的克罗德没有你,叫他怎样生活下去!……唉!为什么当年我也相信你的话?……我本该自己逃走了才是……请你记起你所说的一切的话吧。你说:“你有我所需要的高尚的美质,你有良心的光辉……你的良心能够望人,像忠心的狗的眼睛望着它的主妇。”你看,我都还记得……至于你所不说的一切,我知道吗!?!……那时节,你很高兴,你要抵抗将来一切的困难。后来——你记得吗?——后来你喃喃地念着一句嘉达兰人的俗话:“母亲,请你给我的幸福,把我抛在波浪里!”

格 (目极天涯的样子)母亲,母亲,请你给我幸福!……

克 好,人家把幸福给了你,你说你已经带了幸福走……我们抱着幸福跳进海里去,于是我们都淹死了,如此而已……那可怜的克罗德沉在海底,我的小圣母……幸福是不浮起水面的。

格 你放心,不要怕!你信任我发过的誓言吧,克罗德。(慢慢地,沉重地)我对你决不负心,直到最后的一个呼吸。

克 (心里松快了,叹了一口气)谢谢……你的心真好……当然,这不快乐……这种的房间……这种的生活……但是,这会变好些的,将来你看……我终有成功的一天。再者,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有些快乐的时候……火炉的一角……并肩地吃饭……拥抱……

格 (学着他说)并肩地吃饭……

克 礼拜天的散步……读乐谱……

格 是的,礼拜天的散步……永远是这样的。

克 还有雀儿……书籍……

格 雀儿……书籍……永远是这样的……

克 谁晓得!将来有一天,格兰思……将来有一天,说不定有一个孩子……

格 (猛然一跳)一个孩子……呀!上帝啊!……

克 谁晓得!这种大希望还不是已经放弃了……当然,这么一来,更麻烦了……但是你想一想:一个玫瑰色的婴孩在我们二人中间,向你伸手……向你叫:“妈妈……”呀!那么,我们的生活岂不是变了新景象了!

格 (用简短而冷淡的声调)这乃是一场梦想,克罗德……命运之神不愿这事情实现。

克 总之,我们希望,我们不妨仍旧希望……将来你看,灰色的天空也会有太阳光哩。

格 (吻他的额)可怜的孩子!你不能晓得我如何的祷祝,尽我的心力祷祝你将来很幸福,我希望将来你的生活小虽小,然而

很甜蜜……我的可怜的！……（静默一会子，克罗德还有一阵呜咽）好，现在你安心吃饭吧，我要回到卧房里休息一分钟……

克 是的，心肝……（胆怯地，把盘子推开）我的肚子不饿……我的心还痛呢……如果你容许我，等一会儿我再吃吧。

格 好，那么，当我进了卧房里的时候，你给我弹一弹钢琴好不好？你弹一弹琴我就快乐了。

克 （快活地站起来）唉！我的爱！我很相信能够使你快乐。我把巴克的弥撒曲^①研究得很到家，我记得很熟……你要不要我弹这个？……

格 不……不……凡是令人想到将来的生活，令人想到现状之外的曲子都不要弹……只要世界上的好东西……你懂得莫斯高斯基的《爱情的华尔斯》吗？……我昨天晚上在冈比恩听见人家弹过……妙得很。

克 （到钢琴前坐下）这个吗？……

格 呀！……是的……是的不错……弹吧！……这个很妙。（她再走近，吻他。后来她走到横柜前，悄悄地从抽屉里取出那披肩里包着的一件东西）不要停止……再弹吧……这个再好没有了。（她的面色因绝望而兴奋焕发。她的眼光飘摇不定，还低唱着那令人快乐的曲子，手脚随着拍子）这很好，像太阳，像勇气，像爱情……很伟大……有翅膀……

当她走过卧房的时候，口里仍旧唱着；但是很沮丧，两眼瞪然，如暝眩状。入门后，小心地用钥匙把门关上。克罗德仍旧弹琴，很专心，很快活，微笑，过了许多时间。只听得一阵声音爆发。克罗德诧异，站起来。走向窗前望了一望，然后走向房门。

克 格兰思！（他胆怯地开门，有几分恐怖，说）格兰思，你没有听

^① 巴克(1685—1750)是德国的大音乐家。

见吗？（后来他把门完全开了。只见格兰思躺在地上，头顶着床脚，身后有一张推翻了的椅子。克罗德奔赴，抚尸号啕）

幕闭

十九年七月七日译完

目 录

卖糖小女	2469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2471
正文	2473
我的妻	2581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2583
正文	2585
爱	2689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2691
正文	2693
伯辽賚侯爵	2753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2755
正文	2757
恋爱的妇人	2835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2837
正文	2839
佃户的女儿	2921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2923
正文	2925
绝交的乐趣	2995

卖糖小女

[法]嘉禾 著

剧中人物

男

- 费理湘·俾达利特——画家,简称费
赖丕斯多——巧古力糖商人,简称赖
保罗·诺尔孟——互助部职员,简称保
曼加稣——互助部经理,简称曼
杜披先生——互助部职员,简称杜
爱克多·巴甫查克——伴霞民之未婚夫,简称爱
班克莱——汽车夫,简称班
布瓦西先生——互助部职员,简称布
嘉西米尔——互助部职员,简称嘉
约翰
一个伙计

女

- 伴霞民——赖丕斯多之女,简称伴
玉荔——保罗之女仆,简称玉
罗赛德——费理湘之情妇、模特儿,简称罗
佛罗丽思——曼加稣之女,简称佛

(扮费理湘者,须稍带马赛口音)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嘉禾(Paul Gavault),生于1860年,擅长于滑稽剧。他的著作里很有韵致与真理。他的杰作是:《灵异的儿童》(l'Enfant du Miracle, 1903);《淑赛德小姐,我的妻》(Mademoiselle Josette ma femme, 1906);《亢佛陇的姨妈》(Mataute d'Houffleur, 1914);《卖糖小女》(La Petite Chacolataière, 1909)等。

《卖糖小女》于1909年10月23日第一次在文艺复兴戏院开演,大受观众欢迎。此后常在奥迪安戏院开演,很能卖座。所以几乎每周开演一次,甚或二次。最近开演日期为5月21、26两日。

译者从前所译,都是法兰西戏院所演之剧本。然而奥迪安亦国立戏院,与法兰西戏院齐名,不宜忽略。所以先择其最常开演的一本译出,以后尚当陆续选择。

译者

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第一幕

布景 台上表现胥西的一所乡间小屋的楼下。胥西乃是里昂林边的一个小地方。这楼下的房间颇宽，成为作业室的形式，房的右角有宽阔的火橱，台的第一行有门。左边有楼梯直通回廊，回廊的左边角上，正对两个卧室。台的后方有正门下临花园。时在晚上十点半钟。下次布景时，红日已升，在左边向后方的玻璃望过去，遥见一路直达安得利。楼梯下有一门通厨房或副厨。家具简单而文雅；这一种特别的野趣，一看即可知是巴黎人在乡间小住的地方。桌子在室之中央。谈话处在火橱前。

第一出

出场人：保罗、费理湘、罗赛德、玉荔。

打牌。保罗、费理湘、罗赛德依次把牌打出，玉荔举手，犹豫良久。

保 （向玉荔）请您打吧……不拘什么，只打出来就是了……

玉 也罢！……花！^①

保 （生气）我早就料定您打花！

罗 我要了……现在我打两个角头。

① 牌有四种：花、枪、心、角（Trèfle、pique、cœur、carreau）。

费 这么一来,我们有一圈了。

保 (向玉荔)您为什么打花? 难道您没有心了吗?①

玉 怎么没有呢? ……我有心的三点与两点。

保 三点与两点,岂不是最大的了吗!? ……我们收起了两场,赢过了两次……唉,不行,您这么一来,真令人灰心。

玉 我学会打牌还只有十五天之久……怪不得我打错了……您错的也不止一次呢!

保 我吗?

玉 是的,是您。而且费理湘先生也一样……罗赛德姑娘错得更多! 您晓得,我是不让人欺负的。

保 也罢。好的。我口渴得要死。你呢?

费 我也不辞一饮。

保 (向玉荔)请您给我们拿一瓶啤酒来。

玉 (把钱摆在桌上)我就去,但是我一定要与您说明:这一圈是我弄输了,不错,然而昨天晚上您拆散了心,却累我输了两法郎七十。您我两清了。(出)

第二出

出场人:保罗、费理湘、罗赛德。

保 她变成要不得的了。你们听见她回答我的话头吗?

罗 是您先开口的啊。

保 就算是我先开口! ……总而言之,她是我的女仆。

费 我不同你说,但是你这样冲撞她,乃是你不对。

罗 结果她会不再打牌了的。

费 你到这么一个地方来过假期,假使我们没有你的女仆凑成四家打牌,我看你晚上怎样消遣。

① 这种牌戏只分两方面,保罗与玉荔是一方面,罗赛德与费理湘是一方面,所以保罗怪玉荔打错了牌。

- 保 亲爱的,如果你讨厌我这里……
- 罗 您分明晓得他不讨厌的啊……
- 费 对不起……对不起……这里实在不开心……但是你很晓得我不能领罗赛德到别处去,因为我没有钱……
- 保 但是,我的亲爱的费理湘,我的意思不是说……
- 费 我不晓得你的意思要怎样说,我只晓得你已经说出来的话。你说:“如果你讨厌我这里……”好,我就答复你:“纵使我讨厌你这里,我也不走,因为我与罗赛德需要乡村的空气。而且,你虽则不很殷勤,你毕竟在胥西有一所小屋子,在里昂林边……。”
- 保 在这小屋子里,我很喜欢款待你,你很知道的。
- 罗 所以我们很感激。
- 费 假使我们不住你这卧房,你有什么用处?岂不是空着?
- 保 当然啦!
- 费 所以我们并不妨碍你。
- 保 难道我说过这话不成! ……
- 费 只剩有吃饭的问题。谢上帝,我的心还安宁,还没有关心到饥寒。
- 保 请你赏脸,相信我……
- 罗 我很喜欢住在这里……舒服得很……
- 费 你很喜欢,你很舒服,因为你有我伴着你。你爱我。我到了什么地方,你就在什么地方呼吸。
- 保 费理湘,我的老友! 恰是你于我有恩。你安慰我的寂寥。而且,我是一辈子没有出息的。我只希望将来人家在你的传里记载说:“法国新派画家费理湘·俾达利特曾与保罗·诺尔孟做知己的朋友……”唉! 我有你做我的朋友,我是怎样骄傲啊!
- 费 对的,我很有天才! 我的前程很大。所欠者……

保 所欠者,乃是现在……

费 还不是……乃是机会。

罗 爱! 机会就来的……

费 我晓得,所以我在胥西等机会,因为今年的夏天,保罗偏高兴到这里来避暑。

保 我很爱这树林!

费 这树林还不坏,但是我所需要的并不恰恰是树林……我是画像的。假使是在特鲁维尔岂不是好? ……也罢! ……

罗 人家在树林里游玩,实在很好。

费 是的……自从这里有了一辆双座脚踏车,倒还有趣。(向保罗)你买的时候,好容易! ……你说你不乘脚踏车,说这个……说那个……现在你看,我们要他很有用处。

保 我因此也就很快乐。

费 你应该常常听我指导。你是一个好少年,然而你是一个骑墙派。你的小家庭留下给你一些年金,你在互助部里得到一个小小的位置^①。呀! ……这一切都小气得很。我呢,我看得很远。

保 各有各的性情。恰恰因为我们的性情不同,所以我们合得来。

费 是的,但是你的性情有令我讨厌的地方。你听我说,你在部里办事……好的……很好。但是,为什么你每天都按时刻到部里去呢? 你喜欢我说你吗? 你这人真是小气……先说你的头目们就讨厌你,因为他们常常迟到,岂不给你形容出他们的毛病来?

保 也许你说得有理。

费 你永远不会高升的。为什么? 因为当人家办理升任的时候,那部长自己说道:“这一个,用不着升他;他天天来,可见他已

① 互助部大约是假定的名称。

经满意了。”于是他先把那些不来的高升了，因为他自己说：“这几个，如果我不给他们一些好处，他们简直溜走了。”

罗 您怎样回答这个呢？

保 (微笑)没有怎样。

费 你试看我绘画的秘诀。我真的绘画吗？不。我在等候。我有这样的天才，我尽可以画任何的标本……譬如你的头面，并不很能表情！……我可以画成一种杰作！然而决没有人注意。但是，你让我认识了比利时的国王，甚至于只认识了摩那哥的首长，我把我的调色板拿起来，不消三个月，我就出名了。

罗 呀！将来到了这么一天，我是何等快乐啊！

保 还有我呢！

费 你们很好……你们两个都没有大志气，但是你们为人很好。

第三出

出场人：保罗、费理湘、罗赛德、玉荔。

玉 (入)啤酒来了。

费 很清凉吗？

玉 晚饭前，我已经把瓶子放在水桶里浸过了。(斟啤酒)

保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罗 我给您斟酒好不好？

保 我很乐意，谢谢！

罗 您呢？

费 给我，小乖乖。

保 罗赛德，我为您的爱情祝寿。

罗 保罗先生，我也为您的爱情祝寿。

费 (吸烟斗)世事真是滑稽得很。

保 你笑什么？

费 我在想：我们四个人在这里，都是无名之辈……祝您健康，玉

荔……我不是骄傲的人，我们交杯吧……呃！

保 往后呢？

费 往后，也许二十年后你们三人都回到这里来，你们说：“老费毕竟进了国家学会了！”

保 这才漂亮啊！

费 对了。

保 绿色的衣服与剑子……恰与你相宜。

费 还不坏。我们南方人很会穿礼服。

罗赛德掉过头去，欲哭。

保 （瞧见了）您怎么样了，罗赛德？

费 你哭起来了！

罗 二十年后……他早已忘记了他的罗赛德了……

费 哎呀！……不要伤感吧。

罗 那么，到了那时节，我变成怎么样？

费 放安静些吧，罗赛德……我说这话……但是这并不一定的！

玉 喂，费理湘先生，在您未进国家学会以前，我们再打一圈牌好不好？

费 不，不……快到十一点钟了。这么玩也尽够了。

保 我们睡觉去吧。

费 再者，我所以爱住乡下者正在乎此，因为可以早些睡觉，早上可以不必起得很早。

玉 （燃烛交给罗赛德）姑娘，这是您的蜡烛。

罗 谢谢。（上楼）

费 晚安，保罗，我的老友。（吻他的额）

保 说也可笑，你有这怪脾气，每天晚上都吻我的额。

费 这是南方的习惯，很天真，很有情。我很喜欢这样做。

保 那么……

费 （在楼梯上）呀！喂，我想起来了，这是你的信。

保 我的信吗？

费 是的……这是一封给你的信，今天早上到的……我放进了我的衣袋里。这里不是？（把信抛给他）

保 （接信）这很有趣！但愿没有紧急的事情才好。

费 假使有紧要的事，真是出我意料之外了……依封面看来，不像有急事。（再上楼梯，出）

保 （注视信面）这是曼加稣先生——我的副经理——的笔迹……（念那信）明天……他明天来吃中饭……同他的女儿来！这事本该有的……玉荔！

玉 （入）什么事，先生？

保 玉荔，曼加稣府里的人明天来吃中饭。

玉 曼加稣府里的人吗？

保 是的。曼加稣……一个重要的人物……总之，对于我乃是重要……

玉 好，那么，明天我们杀一只兔子。

保 是的……不错……

玉 曼加稣府里的人，一共有几个？

保 （拿着蜡烛）两个……他们一共两人……

玉 合起罗赛德与费理湘先生，一共五人坐席。

保 （把烛吹熄）呀！不行！呸！不要罗赛德……罗赛德是要不得的。（呼唤）费理湘？（向玉荔）我们在正午吃饭……曼加稣先生与我的佛罗丽思……天！……

玉 先生很有不自然的样子。

保 我吗？没有的事……我很安静……很安静……您让我自己在这里一会儿好不好？

玉 但是，先生，我没有关门。

保 您等一会儿再关吧。

玉 好的，先生。等一会儿您再叫我好了。

保 是的,去吧。

玉 我就去,先生。(出)

第四出

出场人:保罗、费理湘。

保 (呼唤)费理湘!

费的声音 你叫我吗?

保 是的……你来一下子好不好?

费 (只穿着衬衫背心,在回廊里)你搅扰我了……我已经睡去一半了。

保 我有话同你说。

费 什么事?有什么话说?

保 关于这一封信的。

费 你早些看你的信不行吗?

保 刚才你才给我的。

费 也罢……我听你说。

保 不行!你先下来再说。

费 (下楼)你叫我过的生活不是生活,请人家到乡下来住,却叫人家熬夜,真不成话!

保 老友,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客气的?……我很麻烦。

费 呃……是的。你的姑母取消了你的承继权了吗?

保 不是的……我明天有客来吃中饭……官场的客。

费 我懂得……我懂得……我们不是正式结过婚的人……我们没有陪官场的客吃饭的权利。好的……我们走了就是了。(呼唤)罗赛德!

罗的声音 我的爱!

费 来!

罗的声音 好的,我的爱!

保 你不疯了？我并不希望你们走！……我尤其是不愿意罗赛德有一点儿伤心……我们设法周全吧……我们大家想法子。

费 也罢……(呼唤)罗赛德！

罗的声音 我的爱！

费 不要来……(向保罗)明天同你吃中饭的官场的客是谁？

保 我的部里的副经理与他的女儿。

费 (不放心地)你的副经理与他的女儿来这里吃中饭吗？

保 是的。

费 保罗！

保 什么？

费 你结婚了！

保 我想是吧。

费 (嚷起来)唉！这到了极点了！

保 但是并没有什么一定不易的啊！

费 你结婚了！唉，十五年的推心置腹的知己，如此就完了！当初，我们在一块儿，很安静，很镇定，有福同享，有忧同分，一个拿着烟斗，一个拿着瘦钱袋，这是很难得的好事……而今有一天你在路上得了一个山鸡……

保 对不起……你不认识她……她是一个美妙的女子。

费 (鄙薄地)对了……她有一份嫁奁。

保 当然啦。

费 当然啦。那么，告别了，费理湘，一切都告别了。人家把背脊向着理想的路，居然结起婚来。

保 不怪我说，你推想错了！你以为这么一来，我们就不能再见面了吗？

费 唉！对不起！我不是把生活的伴侣抛在河边的人。罗赛德不到的地方，我也不到。

保 我会到你们家里去的……

费 我们家里！……我们的家在哪里，现在？

保 你听我说，我有一个错处，我本该即刻告诉了你才是……我早就想要与你说起我的计划了。

费 （不答复他的话）也罢，世事原是如此的！人生往往受些很严的教训，这倒有益处，可以磨炼我们。

保 唉！我料不到我对你宣告我结婚的一天，你会同我吵闹起来的！

费 唉！我并不同您吵闹，保罗·诺尔孟先生！您暗地里顺从着您那小家子的习气。这是您的祖传的守旧的毛病，在您身上乃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宿命，我真佩服您。（呼唤）罗赛德……

保 请你不要告诉罗赛德吧……

费 罗赛德！

罗的声音 我的爱！

费 来！

罗的声音 但是我已经睡下了。

费 你起来，系上一条裙子就下来吧。

罗的声音 好的，我的爱！

保 费理湘，你使我十分难受。

费 真的吗？

保 你怎么会猜想到我有意思不再与你们相见呢？

费 偷偷摸摸地，每月一次吗？不行，先生！

保 没有的事！光朋正大地，常常见面，像昨天，像今天。

费 我不懂。

保 因为，我再说一次，因为你不认识佛罗丽思。她并不是一只山鸡。她是很会体贴的人，她预备对于一切我所爱的人们都有很好的友谊。总之，罗赛德不像你的妻子一样吗？等到我结了婚的第二天，你们来看我，我对佛罗丽思说：“这是我的两个

好友。”于是生活仍旧是从前的生活，只一层，在我却有趣些，因为我有了一个妻子。

费 你会如此做吗？

保 是的，我会如此做。

费 你赌一个咒？

保 好的！

费 （吻他的额）好的。（呼唤）罗赛德！

罗的声音 我的爱！

费 不要来。

罗的声音 你用不着我了？

费 脱了你的裙子再睡下去吧。

罗的声音 好的，我的爱。

保 我还有一个主意，可以使这事更容易哩。

费 什么主意？

保 为什么你不同罗赛德结婚呢？

费 为什么吗？

保 是的。

费 因为我是一个会体贴的人。

保 正因为这个呢！

费 我一说你就懂的。罗赛德很可爱，很好看，还不笨，受过很好的教育。我看不出她的短处。她配得起一个王子，你懂吗？

保 那么，怎样？

费 怎样？此刻我是什么人？什么都不是！我有什么地位？什么都没有！我要做个丈夫，有什么保障？什么都没有！她这样一个女人，有要求一切的幸福的权利，我肯让她随便嫁一个人吗？不，朋友，我太爱她了，所以我决不同她结婚。

保 这是真的话……我没有想到这一层。

费 至于明天的事情，我们应该安排好。这一位亲爱的罗赛德不

能停留在这里,这是显然的。

保 你们尽可以到安得利去吃中饭,我们晚上再会。

费 不……你用得着我……我不要走,我决不想卸了朋友的义务,你是很知道的。

保 那么怎样? ……

费 你任凭我做去吧……(呼唤)罗赛德!

罗的声音 我的爱!

费 明天你拿了十个法郎,可以到外面过一个礼拜天吗?

罗的声音 当然可以啦,我的爱!

费 好,那么,明天早上保罗给你十个法郎,你等到晚上再回来……(向保罗)几点钟?

保 我不晓得……五点钟前后。

费 晚上五点钟回来。

罗的声音 好的,我的爱。

费 现在你可以睡觉了。

罗的声音 是的,我的爱。

保 呀!我的好费理湘,现在我深信能够保存你的友谊之后,我可以尽量地欢喜一场了。佛罗丽思同她的父亲在这里吃中饭……我的亲爱的佛罗丽思!

费 她是金黄头发的呢,还是棕色头发的?

保 等一等……这很不容易说。

费 依你的话看来,乃是栗色的了。

保 是的,不错……她是栗色的。她是谦虚的,她是害羞的,她是栗色的。呀!将来我得到怎样的一个妻子啊!

费 我们睡觉好不好?

保 是的,在我兴高采烈的时候,我忘记了……对不起。

费 好一个小家子气!(拍他的肩)正该如此,才能永远地继续你的苗裔。

保 你可以放心……我心心念念只要继续。(呼唤)玉荔!(二人同上楼梯)

费 十一点半钟了……真是胡闹……

第五出

出场人:保罗、费理湘、玉荔。

玉 (入)先生?

保 请您把门关上,睡觉去吧。

玉 好的,先生。晚安,先生们。

费 晚安,玉荔。

保 (在门闩上)似乎她的母亲曾经发明一种在衣橱里安排内衣的方法……

费 你放安静些吧,哎呀……你兴奋起来了……

保 是的,你说得有理。夜安……天!我多么爱她啊!

保罗出。玉荔在台的后方,把进口的玻璃窗的木棍关上,正在预备关门。静默了一会子,忽听见一种很厉害的爆炸声。

玉 呀!天啊!(俯首外望)

保 (只穿着衬衫与背心,入)什么事?

费 (像保罗一样,入)我们的屋子飞了?

玉 (到台前)没有事,先生,是一辆汽车,在拐弯的时候,那橡皮轮子破了。

保 呀……好的!(出)

费 好,他们这种人,也有他们的惊人的手段!(出)

第六出

出场人:玉荔、班克莱。

班 (入)对不起,姑娘。

玉 您想要怎样?

- 班 请您不要怕……我是刚才坏了的汽车的车主。我看见这里有灯光,所以我进来……
- 玉 这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忙的,先生?
- 班 您长得蛮好,您晓得吗?
- 玉 呸,先生!
- 班 是的……对不起……我说话离题了……我的脾气真不好! 您可否告诉我,这地方可以找到一个工程师吗?
- 玉 工程师! 唉,不,先生,连一个锁匠也找不出!
- 班 那么,糟糕! ……我在这里是什么地方?
- 玉 这里是胥西,离安得利有十个基罗米突的路。
- 班 这里附近没有火车站吗?
- 玉 怎么没有? 在加意阳。
- 班 远不远?
- 玉 唉! 不……二十五基罗米突! ……
- 班 那么,糟糕!
- 玉 如果是走路去的……
- 班 天呀天! 这是小姐的意思,偏要我在这时候开车赶回巴黎。现在可糟了!
- 玉 您没有什么可以修理的吗?
- 班 怎么没有? ……只一层,自己一个人,很不方便……你们这里没有一个种田的佣人吗?
- 玉 唉! 不……做佣人的只有我。
- 班 我舍不得把您这一双美丽的手……白嫩的手臂……弄疲倦了,弄伤损了。天理良心! ……您毕竟是很可疼的!
- 玉 呸,先生!
- 班 是的……对不起……我说话离题了。
- 玉 好,您的老板们不能帮你一帮吗? 可见他们太骄傲了!
- 班 不是的。汽车上只有小姐一人。我同您说良心话,她这小鹿

子很不容易相与,也没有耐心……等一下我修理的时候,她还要说一大堆的话哩!

第七出

出场人:玉荔、班克莱、伴霞民、(其后)保罗、(再后)费理湘。

伴 (入)喂,班克莱,您在做什么?

班 小姐……

伴 叫您调查一句话,要这许多时间吗?

班 我调查好了,小姐……我调查好了……这地方真没有一个救星。

伴 这就妙了!……也罢,您自己去修理……要努力赶快些。您要多少时候?

班 独自一人……至少要预备半个钟头……还不晓得行不行哩!

伴 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您的吗?

玉 没有,夫人。

伴 谁住在这屋子里?

玉 保罗·诺尔孟先生。

伴 他是什么年纪了?

玉 二十九岁。

伴 好,这年纪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叫醒他吧……

玉 但是,小姐……

伴 (呼唤)保罗·诺尔孟先生!

玉 (向班克莱)她倒有趣得很!……

伴 保罗·诺尔孟先生!

班 您的老板要给她叫出来的。

保 (衣服脱了一半,只穿着裤子、衬衫、拖鞋,入)谁叫我?

伴 是我,先生。

保 唉!对不起,夫人。

伴 小姐!

保 呀! 正是! ……您想要……?

伴 您今年二十九岁,是不是?

保 是的,小姐。

伴 二十九岁的人,还不像生得很结实的样子。

保 我请您恕罪,但是我一点儿摸不着头脑,不晓得您为什么来我家增光……

伴 也罢,我只有您在我手里,不是吗? ……敢烦您下楼来。

保 下楼来做什么?

伴 我的汽车的后面的轮子破了一个,烦您帮助我的车夫修理。

保 呀! 是您吗?

伴 是的。我本该在半夜到巴黎。此刻已经迟了,我家里的人要担心了。所以,如果您肯下楼……

费 (入,衣履如保罗)呀! 糟糕! 今天夜里睡不成了!

伴 晚安,先生。妙啊,这才是一个风流汉子。先生,您长得很结实!

费 对不起……我有什么荣幸,蒙小姐……

伴 请您下楼来好不好? ……(保罗下楼)不,瘦弱的不必下来,我只要那南方人。

费 (向保罗)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保 小姐的汽车刚才坏了,她的车夫需要一个人帮助修理。

费 这个,岂有此理,毫不客气……

伴 对不起,先生! ……我偶然在这可笑的小乡村停了车,只你们这屋子有灯光。我急不暇择……请您下楼来吧。

保 但是,先说我们就不懂汽车的结构。

费 对不起,我倒还内行。

班 而且,先生您只听我请您怎样做就怎样做就行了。

费 这女子有趣得很!

保 我不觉得。

费 (下楼)好吧……让我来帮您一帮……
保罗随下。

伴 多谢,先生……烦您赶快些,时间太急促了……

班 (指玉荔)假使姑娘能够陪我出去……她可以替我拿着提灯……

玉 我可以去吗,先生?

保 去吧,玉荔,去吧!

伴 我起动你们,我很抱歉,但是我非回巴黎不可,是不是?

费 自然啦。(向保罗)这女孩的胆子大得很。

班 先生跟我来好不好? ……

费 你们的汽车是怎样的?

班 六十匹马力,样式是……
二人出,声音随灭。

第八出

出场人:保罗、伴霞氏。

伴 先生,您做什么事情?

保 天!小姐,我在等候人家修理好您的汽车。

伴 不……我问您在社会上做什么事情……

保 我是互助部的职员。

伴 您不说我也这么猜……看您很客气的样儿,我一看就该晓得是一个政府里的职员。

保 (自语)这小姐,我不喜欢。

伴 您的朋友比您好多了。

保 我不否认。

伴 他是什么人?

保 是一个画家。

伴 一个艺术家!妙啊!

保 要很久吗？修理您那六十匹马力？

伴 半个钟头。但是，如果您讨厌，您尽可以上楼再睡去。您不要以为不得不……

保 对不起，我以为我不得不陪您。因为您在我家里。

伴 好，那么，先生，我们谈话吧。

保 我们谈话吧，小姐。

伴 谈什么呢？

保 随您的便……历史、地理、飞行术……随您的便。

伴 您要不要我说出我的名字？

保 不，小姐。

伴 说我的父亲做什么事情？

保 也不，小姐。

伴 您真是我生平不曾遇见过的一个没趣的职员。

保 既然我们不预备再见面……

伴 我很希望不再见面……

保 我也一样。

伴 您是不曾结婚的吗？

保 是的，但是我已经订婚了。

伴 您订婚不订婚，与我有什么关系？

保 没有什么。我因为很高兴想到这上头，所以顺口说出来了。

伴 你曾经博得一个女子的欢心吗？

保 是的，小姐。

伴 这有趣得很！

保 事情是如此的。

伴 总之，大约您所有的好处，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逐渐发觉的了？

保 我的胆子小，有耐心，很温和。我最恨时髦的人，他们没有一点儿出色，却藐视一切。

伴 您的话是说我吗！？

保 没有的事,小姐。
伴 恰恰相反,您觉得我没有受过好教育,是不是?
保 我没有评判的能力。
伴 那么,索性把您的深藏的意思说出来吧。我是没有受过好教育的。
保 (深信地)我不晓得您是否没有受过好教育,但是,小姐,您当然是一个很有胆量的人。
伴 这话倒有几分真理。
保 您走进了没有一个熟人的人家里,驱使一屋子的人们……外面又有爆炸声,打断了他的话。
伴 唉!……糟糕!……
保 又是您的轮子破了吗?
伴 我觉得很像是的。
保 呀!见鬼!见鬼!见鬼!这一场把戏,怕不闹一个整夜!……

第九出

出场人:保罗、伴霞民、费理湘、班克莱、玉荔。

班 (入)小姐,得了!……汽车后面的另一个轮子又破了。
伴 真个把人累煞!
保 呀!真是!你们在夜里开行的车是什么劣货呢?
伴 先生!这劣货,单买车身,要二万五千法郎!……
班 只一层,经笨人摸过之后……
费 (入)好!您的轮子上有的是劣货。
班 先生,那一个轮子用不着度气,您偏要度气,却不曾帮我度那另一个轮子的气。
费 您想要说这是我的错处吗?
班 是的,先生。
费 我敢相信还很内行。

- 伴 我恰恰遇着一双怪物！又要在这里再停留半个钟头了！
- 班 小姐说的是笑话；我再也不能修理，因为只有一个待换的轮子，而今又破了！
- 伴 怎么！我们不能走了吗？
- 班 这是不可能的，小姐。
- 伴 我们在这里停车吗？（向费理湘）呀！先生，您真是好手段！
- 费 我只晓得因此自己庆贺，因为我可以有利益，我们可以……
- 保 呀！不！不！……小姐，您听我说，我抱歉得很，因为明天我们应该很早起来。
- 费 谁说不是呢？
- 保 所以我很抱歉，不能尽地主之谊。
- 伴 您不要怕，先生，您做主人，礼貌如此周全，我不忍烦累您太久了……我同我的车夫到旅馆里睡觉去。
- 费 旅馆吗？……什么旅馆？
- 众人皆笑。
- 伴 我的话有什么可笑的？
- 费 您在晋西，还说到旅馆里住去，所以可笑。
- 保 这是真话，这里连一个小客店也没有。
- 伴 这是什么地方！
- 费 这地方很有些风景。但是，以游览而论……
- 伴 好，那么，班克莱把车子看守着，你们把我送到最近的火车站去。（众人皆笑）我的话又有什么好笑的？
- 班 最近的车站是加意阳……离这儿有二十五基罗米突，小姐。
- 伴 （向保罗）先生，莫怪我说，住这种地方的，除非是一个傻子。
- 保 我当初不能料到……
- 伴 那么，我们只有一个主意了。
- 保 什么主意，小姐？
- 伴 我在这里睡觉。

保 唉！不行，不行！……这不行！

伴 为什么，先生？

保 为什么？一则因为我这里没有地方；二则，一个少年男子款待一个不相识的女子，实在不合规矩。

费 他说得有理……让我给你们介绍：伴霞民·赖丕斯多小姐，巴黎霜邪利耶路一百二十一号巧古力糖店老板赖丕斯多先生的唯一的女儿。

保 小姐……

伴 （向费理湘）您认识我吗？

费 我很知道您，因为我们与班克莱谈起，我们还知道有些熟人开玩笑，把您叫做“卖糖小女”哩。

保 是的……总之……卖巧古力糖的也好，卖咖啡的也好，我不愿意……而且我每天早上才吃巧古力糖，夜里我是不吃的。

伴 真不懂人情！

保 呀！请您容许我，小姐……

伴 我什么也不容许，先生！……

费 （把他们劝开）哎呀哎呀，孩子们，不可失了我们的口齿。我们当然不能把这女孩抛到路上去。

玉 当然啦。

班 当然啦。

保 谁向你们二人说话？

费 你说你没有地方……这是推辞的话……你很可以把你的房间让给她啊。

玉 恰好今天早上我换了新褥子。

费 好，请您去看，缺少了什么不？

玉 我就去。

伴 喂，这是我的提包，请拿去吧。

玉 荔上楼。

保 我的房间……我的房间……你尽可以奉献你那一间啊！
费 你说的是糊涂话……你分明知道我是不能的……
伴 有客吗？
费 唉！没有客……但是，总之有人就是了。
保 那么，我让了我的房间，好的……往后呢？……
费 往后，你把你的双座脚踏车借给班克莱。
班 我宁愿要一具单座脚踏车。
费 单座的没有。班克莱，您跑到加意阳去，赶明天早上两点钟的火车，四点钟可以到巴黎。四点二十分您到她爸爸赖丕斯多家里，把一打汽车烧热了一辆——因为这一家里共有一打汽车——六点钟赶回到这里来……或六点五分……把这一小包遗失了的巧古力糖送回糖厂里去。
伴 好极了！
保 是的，人家做梦也想不到。
伴 是您想到的吗！？
班 （沉吟地）一个人坐双座脚踏车，无聊得很。

第十出

出场人：保罗、伴霞民、费理湘、班克莱、罗赛德、（其后）玉荔。

罗 （在楼梯上）你们诸位听我说，对不起，我情愿加入你们的谈话……因为我再不希望睡得着了。（下楼）
伴 唉！……我料不到这屋子住得这样有趣！
罗 您这人很可爱。您在这里做什么事情？
保 （笑）我不晓得。
罗 （挖苦地）保罗……保罗……您是一个卖糖小郎了。
伴 唉！不，不，您不要这样想……我这一来，是偶然……是意外……
保 是宿命！
费 小姐的汽车破了轮子。今天晚上她该在这里住下。

罗 唉！这个开心得很。
保 美妙得很！
伴 您呢，小姐，您是客吗？
罗 什么？
费 这是我的妹妹。
伴 兄妹同在一个房间里睡觉吗？唉！真所谓南方人的本能！
保 那么，话说定了……明天早上六点五分。您……
伴 呃，是的。不是吗，班克莱？
班 我负责。
玉 （出现，下楼）房间安顿好了，让我领这先生去找脚踏车。
保 呀！玉荔，千万记得在明天早上五点三刻的时候叫醒我！
玉 好的，先生。
伴 （向保罗）您毕竟还怕我明天不走吗？
班 请您领我去看那脚踏车。
玉荔与班克莱出。

第十一出

出场人：保罗、伴霞民、费理湘、罗赛德。

保 （向伴霞民）那么，罗赛德领您到您的房间……我的房间里去。
伴 我们的房间。
罗 您容许我吗，小姐？
伴 怎么！我很喜欢您，您的哥哥我也喜欢。（与罗赛德上楼）
罗 明天早上您看，这里的景致多么好！这里看不见巴黎的铁塔。
伴 呀！这才好呢！（她们出）

第十二出

出场人：保罗、费理湘。

保 你把我推进难关去了……你！
费 我们人少，寂寞得很……你晓得，那第二个轮子？

保 是的。怎么样？

费 我故意弄坏了的。

保 什么？

费 嘘！今夜有二万万的家财落在你家里。所以，就杀了我，我也不肯放他们到别处睡去。

保 为什么？

费 因为，这卖糖小女，对于我，也许对于你，乃是发财的阶梯。

保 你不疯了？

费 你不喜欢她吗？

保 唉！没有的事！

费 算了吧……我本来想劝你做一件事……也罢，我们不必再想起了……晚，晚安。（上楼）

保 （苦恼地）你真是个好心的人！

费 呃？真的！你到哪里睡去呢？

保 我？……在汽车里！（出）

费 好，也不苦了你！二万五千法郎的一张床。

罗 （从保罗的卧房里出）晚安，小姐。

费 （到门闩上与她会合）她安顿好了吗？

罗 是的……你不晓得……她很可疼……没有傲气……很有风度哩。（二人皆出）

第十三出

出场人：玉荔、班克莱。

玉 （入）不行，不行，不行，班克莱先生。我不愿意。

班 这是唯一的机会。一乘双座脚踏车！我非常会开车。我们在月光之下作一次很妙的夜游，直到车站为止。

玉 是的……唉！这很有诗意……但是……

班 什么“但是”？您没有一点儿危险。我们在两点钟到加意阳，于是我们坐火车，我替您买头等座，妈的！

玉 唉！头等座！

班 四点钟到巴黎。把那 564-48 烧热了。我叫你坐汽车，游逛一场……每一点钟走一百二十基罗米突，妈的！

玉 每一点钟走一百二十基罗米突！

班 这么一来，有两种可能：要么，弄得头破血流；要么，很早地赶回来，没人猜得到您离开过此地。

玉 唉！班克莱先生，班克莱先生……无论如何，您不要不怀好意才好啊！

班 噯唷，您考虑吧！我们有时间吗？妈的！

玉 真的，我们没有时间……我答应了。

班 来吧。（二人出）

第十四出

出场人：保罗、（其后）费理湘、（再后）罗赛德、伴霞氏。

保 （入，上衣的领竖起来）这是一辆揭盖的车子……（打喷嚏）我在这里睡下就是了……（打喷嚏）在这靠背椅子上。（打喷嚏）

众人的声音 （从楼上）呀！不行！不行！

费 （在门口）是你在这里叽里咕噜吗？

保 我打喷嚏……我在汽车里受了凉。

费 你只把车篷盖上就完了。

伴 （在门口）呀！不行！我请求您！我的习惯是要人家让我安静地睡觉。

保 我请您恕罪。我请你们都恕我的罪。

费 而且，这灯是要吹熄的。

伴 是的……那马赛佬说得有理……您这灯太妨碍人家了。

保 我就吹。（吹灯，两房之门复闭）在乡下住，所怕者不是跑江湖的无赖……却是百万的财主。

幕闭

第二幕

布景 同第一幕。时为晨九点。

幕启，保罗在台的中央一张靠背椅上打瞌睡。

第一出

出场人：保罗、费理湘。

钟鸣九下。

费 (从那可应用的门入，瞥见保罗)他还睡着……真是意想不到！
(呼唤)保罗！(保罗不应)他睡得很浓……小怪物！(下来，
走向保罗)喂，老伙计！

保 (惊醒)吖？什么？

费 早上九点钟了。

保 九点钟了，……她走了吗？

费 谁？

保 那卖糖小女。

费 这个我不晓得。我晓得最清楚的乃是：今天早上我们还没有
用早餐。

保 唉！我吩咐过玉荔，叫她唤醒我。(呼唤)玉荔！……(向费理
湘)这是怎么的一夜，我的可怜的费理湘！

费 保罗……你不要时时刻刻想你自己，你也该照顾我们一下
子……我肚子饿了。

保 费理湘,我的好友,这不是大事情。玉荔可以安排你与罗赛德的早餐。最重要的乃是夜里的恶梦已经完结了。她已经走了。

费 她不唤醒你,就走了……可见她很细心。总之,她这人很可赞美。

保 是的……唉!此刻她走远了,我赞成你的话,她是一个妙人。

费 (自语)太迟了!

保 (上楼)我要梳洗一下子。你找玉荔去吧。等一会儿我再来会合你们。

费 快做去。

保 (在门闩上)只三分钟。(开卧房的门)我就来。

伴的声音 (自内)呃!喂!您……

保 唉!对不起。(又把门掩上)她在房里!

费 我听见了。

保 讨厌极了!刚才我十分失礼。

费 有这么厉害?

保 还说哩!

费 糟糕!

保 (向房门)喂!小姐?……

伴的声音 先生?

保 我以为人家该是在今早六点钟来接您回去了。

伴的声音 我也以为如此。

保 后来怎样?

伴的声音 后来却不见有人到。

保 您是否……您没有意思在今天回巴黎去吗?

伴的声音 哪里话!亲爱的先生。我穿好衣服就走,您放心吧。

保 唉!好的!

伴的声音 还是一样客气……甚至于初醒来的时候。

费 (呼唤)小姐……

伴的声音 日安,费理湘先生。

费 日安,小姐。早上您吃些什么?

伴的声音 吃些巧古力糖。

费 人家就给您做去。

伴的声音 谢谢!

费 不要客气。(向保罗)你竟没有想起,真是自私自利!

保 唉!我遇着这事情,真是冤枉!曼加稣父女要在十点钟来的……假使我的岳父知道了这一笔糊涂账,他就可以……

费 可以怎样?

保 可以解除我的婚约,还有什么好说的!

费 往后呢?

保 怎么!什么“往后呢”?

费 喂,保罗……你对你的未婚妻,是纯洁的爱情吗?

保 当然啦。

费 假使她的父亲是庚刚部亚路的一个锁匠,你会不会有一刻想念及她呢?

保 你这话,想要启发些什么意思?

费 要启发你结一个门户相当的婚姻……换句话说,结一个利益的婚姻。

保 我爱我的未婚妻。

费 不是的。

保 我清醒地爱她。老实说,我很快乐,因为她非但给我幸福,给我爱情,而且同时给我前程的保障,所以我爱她!

费 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只可怜你这样有情,这样有见解,都只不过是小家子气……我因此很伤心。

保 费理湘先生……

费 假使你的婚姻纯粹地为的是爱情或金钱,虽则因此破坏了我

们同居的乐趣,我还可以原谅你……凡是俯就一个很穷的女子,或高攀一个很富的女子,都算有几分伟大的心胸。至于你呢,你也不俯就,也不高攀……你只就地打滚!

保 几点钟了?

费 九点二十分。

保 这女子,绝对地要她走了才行。

第二出

出场人:保罗、费理湘、罗赛德。

罗 (出现于她的房门闩上,下楼梯)我也是的,我要走了才行……日安……保罗……

保 日安,罗赛德。

费 是的,爱,你非走不可……这又是保罗先生的小家子气。

保 您应该懂得……

罗 当然,当然!

费 (向保罗)你还等什么?给她十个法郎吧。

保 好,拿去吧。

费 而且我请你去看玉荔在什么地方,叫她预备些巧古力糖。

保 是的……好……我就去……这妇人,她到哪里去了?……(呼唤)玉荔!(出)

第三出

出场人:费理湘、罗赛德、(其后)保罗。

费 罗赛德,我做了一个梦。

罗 我的爱,这因为你伏着打睡的缘故。

费 不。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好梦。你来,我叙述给你听。

罗 我听你说。

费 你晓得,那百万财主在楼上穿衣服?

罗 呀！她还在这里吗？

费 是的。呃，在我的梦里，她在一个很大的花园里的大路上散步，娇柔无力地偎倚着她的丈夫的肩，而她的丈夫……就是保罗。

罗 不！

费 是的！有好些孩子在绿色的草畦上玩耍。我呢，我穿着玄青色的衣服，站在府第的槛子上，微笑地望着这一双美妙的伴侣……（指上衣的空纽扣）那时节，我有一点红东西在这儿……①

罗 呀！我的爱……我的爱……我呢，我在哪里？

费 你吗？……你不在。

罗 （欲哭）吖？……

费 你不要哭，我们可以假定你在洗手……只不在阶台上……如此而已……呀！这府第！真是说不出的好处！……我不晓得这府第在什么地方。

罗 在西班牙，我的爱②。

费 也许吧。

保 （入）这真令人不懂，玉荔仍旧不见。我走进了她的卧房，看见她的床还很齐整的。

罗 岂有此理！

费 她在外面过夜了？

保 还有什么好说的！……

费 这还了得！

第四出

出场人：保罗、费理湘、罗赛德、伴霞民。

① 费理湘的意思是说那时节他已入国家学会，有红色的徽章。

② 法国俗话“西班牙的府第”，意思是说吹牛。

伴 (入)日安,姑娘。

罗 日安。

伴 (走下来,向保罗)您晓得,我抱歉得很。爸爸早该到来了,为什么这样迟,我不懂。

保 小姐,请不要提起……区区小事,何必挂怀。

伴 不,不,我分明晓得我终于弄到妨碍您的。我只找得出一种解释:大约是爸爸所开的汽车又破了轮子了。

费 那么,这乃是清一色了。

保 小姐,您听我说,我不晓得令尊在哪里买来这些汽车。老实说,他也该试一试别的唛头了。

罗 我先问您,您睡得好吧?

伴 很……很不好。

费 真的吗?

伴 呃。

保 然而我的床到底……

伴 唉!床是再好没有的了!……只一层,您的家禽埘里有一只鸭子在那里叫了一个整夜。

费 呀!对了,这是福烈德利克^①,我们听惯了。

伴 我却不惯。究竟这鸭子怎么样的?

费 它有的是痛苦。

伴 真的吗?

保 是的……一礼拜前,我们吃了它的妻子。

伴 您听我说,您绝对地应该送它去会合它的妻子,这更慈悲些。再者,这么一来,人家在您这里可以睡得着……直睡到那驴子醒来的时候。我应该告诉你们,它昨天一夜不曾睡着哩。

保 这是一匹母驴。它也妨碍您的睡眠吗?

① 鸭的名字。

- 伴 天！一个人如果不曾习惯，听见了这不停止的驴声……您的母驴是不是也有痛苦？
- 费 是的。
- 伴 你们怎样害它？
- 费 没有怎样……它的灵魂的状况不是我所能够断定的。这不久也会好了的。
- 保 你住口好不好！
- 费 我没有多说一句话啊！
- 伴 巧古力糖呢？
- 保 没有女仆。
- 费 最方便的莫如自己去做。
- 伴 对了，罗赛德与我。
- 费 我们也来帮你们的忙。
- 罗 （向伴霞民）怎么！您晓得？……
- 伴 这是我的拿手好戏。
- 保 您这人很好。我本来情愿在别的情形之下与您认识……但是，总之，您这人很好。
- 伴 呀！当心，保罗先生，您不要变成太客气的人吧。
- 保 为什么呢？
- 伴 （坐下来）因为我很可以趁势逗留。
- 保 那么，糟糕！
- 伴 （向罗赛德）我把他吓煞……
- 费 这边是厨房。（伴霞民与罗赛德出。费理湘向保罗）假使是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从天上落到我的别墅来……
- 保 你真惹我生气，你！（二人出）

第五出

出场人：玉荔、（其后）费理湘、保罗。

台上杳然无人,半晌,玉荔自后方推着双座脚踏车入。

玉 但愿人家不知道我离家就好……这时候该是很不早了。

费 (入)白糖吗?好的……我就拿来。(瞥见玉荔把脚踏车靠门安放)原来是玉荔!

玉 是的,先生。

费 连同那脚踏车吗?……唉!真是!

玉 几点钟了,先生?

费 九点半钟了,不幸的!人家到处找您……

玉 我完了!

费 天!这是什么神秘?

玉 先生,请您不要问得太严紧了!我的心苦闷得很。

保 (入)喂,伙计……白糖呢?

费 (指玉荔)她来了。

保 您!您从哪里出来的?您到了什么地方?

费 她是送脚踏车回来的。(他把车子安放好)

保 那汽车夫呢?他变成怎样了?

玉 他在巴黎,先生。

保 但是这家伙怎样到了您的手里?

玉 我对他说了不止一次,说这事结果是弄坏了的……

保 玉荔,我要您马上给我说明……

玉 是的,先生,我就对您说明。但是,请您温和地对我说,先生。如果您迫得太紧了,我会大哭起来,就不能告诉您了……

费 玉荔,恢复您的精神吧……

保 而且说吧。

玉 我做错了事了,先生。我是很有罪过的。但是他用他的眼睛诱惑我……

费 他把您带走吗?

玉 他答应过我,说可以回来得很早,使先生一点儿不知道。他本

来说给我买头等座,又给我坐汽车。我从来没有坐过汽车……

保 后来呢?说呀!

玉 后来我们向火车站去。

保 在路上,车的轮子又破了吗?

玉 不是的,先生。我们平安地到了火车站,至少还早了一个钟头。于是不晓得做什么好。他领我去看一个小池塘,在大路的右边。先生,这池塘的风景很好,那里有的是月亮照下水里,有很好看的回光。

费 后来呢?

玉 后来他诱惑我,说了许多巴黎人的字眼。

保 略过去吧!

玉 不,先生,我不愿意略过去……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了您。先是他问我过了十五岁没有?

费 后来呢?

玉 后来我说我有十八岁了。他说这是恋爱的年龄了。我说也许是吧。他说当然是的。后来我对他说:“放手吧!噯呀,人家会看见我们的!”后来他说:“这时候很不容易有人来的。”后来我说:“您是一个无赖,您!……”后来他说:“我奈何我自己不得!”

费 贱骨头!下文我知道了!忽然间,火车头的汽笛响了。

玉 是的,先生。

费 这是火车到了车站。

玉 是的,先生。

费 你们赶快跑去。

玉 是的,先生。

费 于是你们错过了它。

玉 错过了什么,先生?

费 火车。

玉 是的,先生。

费 那么……那无赖是几点钟走了的?

玉 下一次的火车是六点钟。他对我说:“我在这里等火车。”我呢,我步行把脚踏车拖了回来。

保 六点钟……他要在八点钟才到巴黎……现在快到十点了。

费 他不久就来的。

玉 他答应过我,说一定再来。他对我说他要补救……

保 又补救!

玉 不是补救汽车,先生……不是补救汽车!

保 这是干净的话!

玉 当然,先生把我赶出去。先生有道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保 不,玉荔,我不赶您走。我把您看做汽车主义的牺牲者。我满心可怜您,我仍旧把您收留。

玉 任凭先生的尊意,但这不是本地方的习惯。

保 怎么?

玉 平常一个女子学坏了,人家把她赶走,于是她到巴黎,进音乐场去。

费 让她走吧……你没有破坏她的职业的权利。

保 总之,如果您情愿……

玉 唉!不,先生。我很愿意在乡下多住几时……我的年纪这样轻!

保 好,那么,您到厨房里去,看小姐们正在做巧古力糖。

玉 好的,先生。(出时,向费理湘)先生,我做的事很不好。

费 是的,好孩子。我希望您能够改过才好……

玉 呀!先生,这话难说得很……我想我会再做的!(出)

第六出

出场人:费理湘、保罗。

保 呀！不行！不行！我受不了气！我的家给人家侵进了，我的房间给人家占住了，我的女仆给人家弄坏了……赖丕斯多一家人都给我气受！

费 这是上流社会的人们……不像我们一样。

保 试看这样的一个汽车夫，我们就不能放心；我想这赖丕斯多小姐不会离开这里。

费 你说得太过了……

保 总之，双方并进比一方面安全些，我们到电报局里去，务必打电报通知赖丕斯多先生，说他的女儿在这里。

费 依你。

保 我告诉你一句话好不好？夜里有人敲门的时候，永远不该开门的。（二人出）

第七出

出场人：伴霞民、罗赛德。

伴霞民自左方入，罗赛德随入。她们捧着许多小碗子，与一大碗的巧古力糖。

伴 您看，我的成绩很好。

罗 看来很像有美味，可见您有成绩了。

伴 （呼唤）保罗先生……费理湘先生……唉！他们哪里去了？

罗 （助她收拾桌子）也许他们到大路上去窥探赖丕斯多先生。

伴 算他们没有口福……我的肚子饿了，您呢？

罗 我也饿了。

二人就桌，吃巧古力糖。

伴 （向罗赛德）您爱您的费理湘吗？

罗 呀！是的，小姐！

伴 他有才学吗？

罗 很有才学。

伴 是的……我这话问得很笨……既然您爱他,当然觉得他有才学。

罗 当然啦。

伴 还有保罗·诺尔孟先生呢?我们谈一谈保罗·诺尔孟先生吧。既然您与他很熟,请您解释给我听听,为什么我自从入门之后,他总是不喜欢我呢?

罗 您怎样会猜想……

伴 我不是猜想,乃是断定。喂,我们说良心话吧。我本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令他这样恼我?

罗 唉!小姐,您说的是笑话!谁不觉得您可爱呢?

伴 哪里!竟有人不喜欢我……有的是证据!

罗 您听我说……一则因为保罗是一个胆小的少年,有一点儿怪脾气,而且你们相会也唐突了些;二则因为他订了婚,所以对于别的女子不得不……

伴 我不懂。我也是订了婚的,但是我遇见了少年的男子们的时候,我总是很温和的,也没有什么妨碍。我甚至于想要说我只对于一个少年男子不很温和……而这一个男子就是将来与我结婚的。

罗 也许您太爱他了。

伴 太爱他,就弄得脾气不好了吗?

罗 有些时候……

伴 依您说,我该是万分爱他了,因为我自朝至晚都逗弄他。

罗 他喜欢给您逗弄吗?

伴 我想是吧。至少他是强装喜欢。您晓得,我因为太有钱了,所以我总不很知道人家是爱我的钱呢还是爱我。这讨厌得很,不是吗?

罗 为什么您想到这一层?

伴 我不愿意想,也不得不想。但是,您放心,我是不会伤感的。

当在她们谈到最后的几段的时候，曼加稣已与佛罗丽思出现于后方。他瞥见了伴霞民与罗赛德，遂在闾上止步，作欲进不进的样子。

第八出

出场人：伴霞民、罗赛德、曼加稣、佛罗丽思。

曼 (稍为下来) 夫人们，我请你们恕罪。

罗 先生，您想要……？

曼 我先想要道歉，我不该毫无顾忌地闯进了你们家里。这是一个本地人的错处，因为我们向他问保罗·诺尔孟先生的住址，一定是他把一个不对的地址告诉我们的。

伴 恰是这里，先生。

曼 呀！我以为他自己住在这里……

伴 本来是的，但是……

曼 我请您恕罪，小姐。(向佛罗丽思) 佛罗丽思，好孩子，烦你到外面去鉴赏一下子风景，等到我叫你才回来。

佛 好的，爸爸。(出)

罗 (向伴霞民) 他本该是十点钟才来的。

伴 他们早到了。爸爸迟到，恰恰相抵消。

曼 (监视着他女儿走了之后) 现在我听你们指教。

伴 呀！您是曼加稣先生吗？

曼 一点儿不错。

罗 先生，人家只在十点钟等候您。

曼 真的不错，小姐。但是我稍为改变了我的计划，我并不懊悔。因为这么一来，我可以证明……

伴 先生，您听我说。您这样说下去，要弄成一大堆的误会，可惜得很。

曼 但是，小姐……

伴 您相信我的话吧。今天早上,保罗·诺尔孟先生家里稍为混乱,都是我弄成的。所以您有要求我向您解释的权利。

曼 我听您说,小姐。

伴 您认识费理湘·俾达利特先生吗?

曼 认识的。

伴 姑娘是他的模特儿。

曼 好的。

伴 保罗先生知道您要来拜访他,所以他决定请罗赛德把位置让给您,好教保罗先生能够在这里招待他的未婚妻,罗赛德已经很客气地答应了。

曼 真的,假使是如此的,就好多了。

伴 我一来,便把一屋子的人都弄得七颠八倒。

曼 真的吗?

伴 是的。我是伴霞民·赖丕斯多小姐,巧古力糖商人赖丕斯多先生的女儿。

曼 不认识!

伴 (生气)天下只有您不认识!昨天夜里,我坐汽车经过这乡村,轮子破了,我停了车。不能修理,不能回家。保罗·诺尔孟不得已,把我款待在他家里。

曼 您来的时候是几点钟了,小姐?

罗 约摸在晚上十点。

曼 在十二小时的时间内,您还没有法子修理吗?

伴 (渐渐着恼)是的,先生!……

曼 然而我似乎听说汽车的进步……

伴 却不过如此……

曼 于是保罗·诺尔孟先生让了一个房间给您……

伴 是的,是他自己的房间。(向罗赛德)他开始惹我生气了!

曼 他自己睡在……?

伴 (大怒)先生!他睡在他想要睡的地方!……我还识体统,不曾调查清楚!……

曼 您这意外的事情,真令人听不入耳!您承认我的话吧!……

伴 我什么也不承认。总之,我最大的错处,乃是事不关己也出头!如果您要知道我深藏的心思,我就告诉您:我觉得您是一个村学究,一个蠢才!……好。

曼 小姐!

罗 请你们放安静些吧!

伴 呀!因为他说了许多话挑拨我,使我生气。这先生,连赖丕斯多家的巧古力糖店也不认识!

曼 我敢说,在这情形之下……

伴 保守住您的保罗·诺尔孟吧!……天保佑他同您的女儿结婚,快乐一辈子……如果她像您一样,那就是一个泼妇了!……罗赛德,来吧……(与罗赛德出)

第九出

出场人:曼加稣、佛罗丽思、(其后)保罗。

曼 奇哉怪事!我一生是统治人的,不曾遇着这种事!……(呼唤)佛罗丽思!

佛 (自后方入)爸爸?

曼 好孩子……我知道你是很富于感情的人,我要好好地给你一个预备,万一有严重的事件发生,好教你没有损害。

佛 严重的事件吗?……关于什么的?

曼 关于你的婚姻的……

佛 呀!天啊!

曼 我哀求你:不要发昏!……你受了你的可怜的母亲遗传,很容易发昏。一个人不是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最讨厌就是发昏了……

佛 爸爸,我预备硬撑着……究竟有什么事?

保 (自后方入)曼加稣先生!……佛罗丽思小姐!……(奔赴他们)你们近来好吗?(握曼加稣的手)真是喜出望外!……我料不到你们来得这样早!

曼 然而我们毕竟来了!……

保 这越发好了!……我可以同我的未婚妻接吻吗?……

曼 是的……如果您有纯洁的良心?……

保 呀!好……(吻佛罗丽思)天!我多么快乐!您呢?

佛 我也一样。

保 你们很容易找到这屋子吗?

曼 容易得很。

保 (担心)而且……谁接见你们?

曼 没有人!

保 (自语)教我捏了一把汗!

曼 谁能接见我们呢?……您独自一人住这屋子,而您又出去了。

保 (窘)当然啦。

曼 您自己住在这里,不是吗?

保 是的,……这是说……同费理湘在一起。

曼 当然。假使这屋子里有任何的不规则的事情,您是决不肯在这里招待您的未婚妻与她的父亲的。

保 (窘,强笑)这是不用说的。

曼 您晓得我在这上头是很严的!

保 您的话有道理!

曼 佛罗丽思,好孩子……出去鉴赏一下子风景……

佛 我已经看过了……

曼 去!……

佛 好的,爸爸。(出)

曼 不要说谎了,先生!……我认识她们,我已经看见了她们了!

保 谁？

曼 罗赛德与伴霞民……

保 天啊，天啊！……叫我吃不了兜着走！……

曼 您冒险地让佛罗丽思在这里与俾达斯特先生的荡妇碰头，已经了不得！……而且，我是您的经理，您的未来的岳父，您却教我受那赖丕斯多小姐赐了无数的辱骂！唉！真是到了极点了！

保 她辱骂了您吗？

曼 怎么？

保 我不觉得奇怪。这原是一个要不得的女子……自从昨天晚上她在我家歇下之后，我真所谓步步招灾。

曼 我说不出我此刻的状况……我的手震颤了……我的领子妨碍我了，我的肚子发烧了！……

保 她就走的，曼加稣先生，她就走的，我们再也不与她见面了。

曼 不行，先生，不行！我让位给她吧！我另拣一个女婿，要他有好些的交游，不像您所交游的人们这么令人难堪！……

保 这是不可能的！……这女子做错了事，您打算惩戒在我身上吗？

曼 在我这样地位的人断不能甘心忍受这样的耻辱……您要我不走吗？那么，我要求道歉才行……

保 我跪下来告罪……

曼 我不应该要您道歉……

保 您要她道歉吗？……

曼 是的，先生……

保 这个等于说您决定走的了……我决不能得到她的同意的！

曼 我的话已经说出来了。但是，我的性情的成分，有五分刚，有五分柔。现在我到花园里会合我的女儿，在那边等候您五分钟……如果过了期限，伴霞民·赖丕斯多小姐还不好好地向

我道歉,说她悔不该叫我做村学究与蠢才,那么,我就走……
我的女儿知道了,一定发昏,我把她背起来,回巴黎去,此后我
把您抹杀,我的生活里没有您了!

保 (沮丧)好的,曼加稣先生。

曼加稣先生出。

第十出

出场人:保罗、伴霞氏。

保 我真用不着尝试……

伴 (自右方入)奇了! 奇了! ……爸爸老是不来!

保 唉! 小姐,我再也不像刚才那样渴望他来了!

伴 呀! 您与我熟起来了吗?

保 不! 唉! 不! ……但是,因为此后您再也不能添上别的大祸
给我……

伴 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保 没有什么! 您成功了,把我的婚姻破坏了……

伴 我吗?

保 曼加稣把你们会面的情形告诉了我。您待他和气极了!

伴 呃……我放硬了些,把他按下去……这是他与我的事情……
与您没有关系! ……

保 他倒不是这样见解。

伴 我料不到他这样傻……后来怎样?

保 后来,小姐,一切都完了,因为我要他不走,他却提出了一种不
可能的条件! ……

伴 ……什么条件?

保 唉! ……同您说有什么用处呢?

伴 如果这条件不关涉到我……

保 恰恰因为关涉到您,所以犯不着同您说……

- 伴 先说再看……说出来您有什么危险呢？
- 保 唉！现在没有什么危险了。这倒是真话！……曼加稣先生不了解您，他敢说要您向他道歉……这真是滑稽得很！……
- 伴 我是办不来的！
- 保 唉！一点儿不错。
- 伴 喂，保罗……您猜错了我了，我要给您一个证明……
- 保 怎么？
- 伴 您的曼加稣在哪里？
- 保 在花园里。
- 伴 您去找他来吧！
- 保 您同意了吗？……
- 伴 这不算一回事。昨天夜里，多蒙您……给了我许多不良的印象……然而到底！……我把您所最爱的佛罗丽思奉还给您……
- 保 呀！小姐，您竟肯做好事了……您是一个好心人，良心与灵魂都算是天下无双的！……
- 伴 大约您拼命要您的佛罗丽思了！……
- 保 还算是的……不错！
- 伴 将来您结婚之后，该教她学会穿衣服……她没有奶子，您不能给她奶子……但是，她不时髦，也许您能教她学时髦！……
- 保 小姐，您不要破坏了我的好事吧！……刚才您已经把他的性情压了一下子……请您不要让他再发作吧！……
- 伴 您去找您那两个怪物来吧！让我跪下去向他们请罪……
- 保 （指着自后方出现的曼加稣）他在那边……（走去找他）曼加稣先生……

第十一出

出场人：保罗、伴霞民、曼加稣、（其后）佛罗丽思。

曼 （入）五分钟过了。

伴 呀！还有时间的条件吗？

保 曼加稣先生，赖丕斯多小姐有话，想要同您说……

曼 请说吧！

伴 先生，我虽则是无心之过，但是我觉得如果把同一个鼻孔出气的人们分隔开了，实在抱歉得很……所以，刚才我们会面的时候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现在向您道歉。

曼 是您心里想说的？

伴 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我的一种美德。

保 我想您是满意的了？

曼 恰恰够！

伴 这话说过了，让我再加一句：刚才我的批评厉害了一点儿，也因为您一方面批拨之所致！

曼 怎么？

保 小姐，事情已经完了！……

伴 对不起！假使先生所说的话里不含有污辱我的一种假定，我决不至于冒昧地得罪先生……

曼 但是……这是一场教训了！……

伴 您说是呢就是。

曼 我是不承受的。

伴 我到底还是给您。

保 我们谈别的事情吧……

曼 小姐，您生成是无礼的……

伴 我觉得比遗传的糊涂性情还好些……

曼 这分明说我是一个傻子，只说弯了些罢了！……

伴 我还怕吗！……

保 （重重地坐他的椅子）糟糕！

曼 （呼唤佛罗丽思）这种道歉……——佛罗丽思！……——比那寻仇的话更无礼些……佛罗丽思！……

佛 (入)爸爸?

曼 好孩子,放硬撑些!……这儿离大路还有一千八百基罗米突。你不要发昏!到家里再发昏不迟!

佛 什么事,爸爸?

曼 刚才你的父亲又给人家辱骂得很厉害……你的婚约解除了……

佛 天!……呀!……(倒在他的怀里)

曼 真把人累煞!……她受了她的母亲的遗传……

保 我去找些还魂砂来……

曼 用不着!……我把她驮到火车站就是了……

保 曼加稣先生,我要痛苦死了!……

曼 我满心希望哩!……告别了,先生!(负女儿出)

第十二出

出场人:伴霞民、保罗、(其后)费理湘。

保 (回向伴霞民)小姐!……

伴 这是我道歉的最后一次,令人太难堪了!……

保 尤其是我!

费 (自右方入)小姐,一切都好了,您父亲的汽车来了……

保 来得太早了!

费 (瞥见弄好了的巧古力糖)这是我的巧古力糖……(向保罗)您怎么样了?

保 曼加稣先生从这里出去了……小姐辱骂了他。我的婚约解除了……

费 这是料不到的!……

保 完全料不到。

伴 我说您一句好不好?……您没有一点儿勇气……

保 这是很可能的……自从昨天晚上以来,我的勇气渐渐地给您磨灭了!……

伴 一切都还有法子想。您的生活里快没有我了……

保 我开始怀疑您的话。

伴 您放心！……包您再得到您的佛罗丽思！

费 这是不用说的。

伴 说也奇怪，意外的事的妙处，你们都不晓得欣赏！……意外的事！……这乃是生活里唯一的乐趣！

费 而且，哲学也要的。

伴 说老实话……我应该比您担心千倍哩！……

保 您！

伴 我似乎觉得昨天晚上这一场意外的事显然有嫌疑的痕迹，以致人人都猜疑起来……

保 正因这个，所以我惹了是非了！……

伴 还有我呢！……我也是订了婚的！……谁晓得明儿巴甫查克先生怎样猜想？

费 这是真的话。

伴 好，我非但不因此心惊胆怕，而我从另一个好的方面设想……

保 如果您找得到另一个好的方面，我就快活了！……

伴 这乃是现成的。这一件事可以试验爱克多的爱情……

保 不要说了吧！

伴 明儿他一定发怒……一定同您吃醋……一定吵闹一场……于是他越吵闹，我越爱他……

费 这女子倒很刚强……

第十三出

出场人：伴霞民、保罗、费理湘、玉荔、赖丕斯多。

玉 (入而传报)小姐的父亲到！

保 毕竟来了！

伴 (走向赖丕斯多)日安，你！

赖 日安，我的女儿。我很不快活，我的女儿。你给我介绍这两位

先生吧！

伴 这一位是费理湘·俾达斯先生，是一个大画家……这一位是保罗·诺尔孟先生，是互助部的编辑员……这是爸爸……好！……

赖 （向保罗）先生，我很感谢您这样好意地收容伴霞民……班克莱告诉了我……

保 先生，请不必提起……这是很小的事情……

费 我们已经不胜荣幸之至……

赖 先生，您容许我，不是吗？……我非责骂我的女儿一顿不可！等一下我再也不想起了，真的……

伴 （吻他）我原值得骂！……

赖 伴霞民，这不是玩话！……你听我说，假使你养成了习惯，夜里不回家，你就有过失了。

伴 你对于我，变成严厉的人了。

费 在这一场小小的意外，有些命运的关系，这是不能否认的！

赖 我很晓得……唉！当然，这不是要紧的事……我还想要说我很喜欢，因为我因此认识了你们两位。

保 （显然有不好的脾气）先生，请您相信我的话，我也一样地喜欢……

赖 我说一句很老实的话，亲爱的先生，您实在没有喜欢的样子。

伴 保罗先生刚才遇见了一场不如意的事情，关系不小。

赖 唉！……可惜。

伴 他订过婚而他的婚约解除了。

赖 天！怎么弄得这样的？

伴 因为我与他的岳父辩了一场。

赖 你吗？

伴 是的……而且这一场辩论里头，一切都是那先生没道理，这是不用说的。

费 唉！这个！……一切都是他没道理？

赖 您在场吗？……

费 不，先生。

赖 这没有关系……（向伴霞民）刚才我已经责骂了你，我不愿意再骂；但是，假使你这样地养成了习惯，弄得你所不认识的人们解除了婚约，你就有罪过了。

保 几点钟了？

赖 我与您意气相投得很，先生。此刻是十一点了。

保 十一点半以前没有火车。我可以在车站里找着他们。我要跪下去哀求曼加稣先生。

赖 我也劝您如此。

伴 而且我相信一切都可以弄妥的。请您把您所想到的我的坏处都告诉了他，又声明我已经走了，那么，他就同您仍旧亲热起来了。

保 您以为吗？

赖 这是当然的。

保 呀！小姐，如果我的佛罗丽思失而复得……

伴 总之您的生活里有一段美妙的情感乃是我之所赐，还有什么不是的！

保 那么，我真是一生感谢不尽。

伴 好，告别了……祝您顺利！

赖 亲爱的先生，再谢谢您！

保 不要客气，先生。我永远愿意效劳。（出）

赖 他的脾气真好。

伴 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然而还不坏。

费 呀！我生怕事情和解了……

赖 怎么！您怕什么？

费 当然……这是一头没道理的亲事，我不赞成……也罢！

赖 （向伴霞民）说到亲事……你晓得爱克多·巴甫查克今天早上

来看望你吗？

伴 后来呢？

赖 后来他知道你没有回来，于是他心烦意乱起来。

伴 这不算什么一回事。我宁愿他不心烦意乱还好些！

赖 他跳上了汽车，到叔特兰西家打听消息去。

伴 他到安得利！那么，他该是从这里经过了。

赖 大概是的。

费 有两条路可走。

伴 那么，大约他是走另一条路了。他笨到这地步！……

赖 这么一来，他可以娱乐一天。

伴 恰是他该倒霉！

赖 喂！……喂！（向费理湘）……您听见吗？她欺负她的未婚夫活像欺负她的父亲一样！

费 这还算是幸福哩……

赖 当然！喂，女儿，我们可以打算向先生告别了。

伴 还不是吗？……请你容许我爬到我的卧房里去。

赖 你的卧房？

伴 是的。上面第一层楼乃是我的卧房。我预备好了就来。一会儿见。（上楼梯）

费 她这人妙得很。

赖 是的……有一点儿特别，妙却妙。

伴 喂，费理湘先生，您以为我爸爸怎么样？他时髦不时髦，吖？

费 很时髦，小姐。

伴 您猜他几岁？

赖 喂呀，女儿！

费 四十岁……还不够。

伴 他五十四岁了，老费。他这造我的人，您猜他硬撑不硬撑？而且，风流的生活……他也在里头。

赖 伴霞民小姐……

伴 没法子叫他在早上三点钟以前回家。

赖 你呢！你简直不回，比我更强呢！

伴 回答得好！……我就来。（出）

赖 她那一张嘴真厉害！

费 一点儿不错。

赖 而且您还看不透她，因为她在这里还有点儿顾忌，至于她没有顾忌的时候……她更有趣了。

费 我也这样猜想呢！

第十四出

出场人：赖丕斯多、费理湘、班克莱。

班 （入）老板！……

赖 呀！你来了！喂，修理好了吗？

班 差不多完了，老板。我要些水放进发动机里。

费 （走向门口）再容易没有了……玉荔！拿些水来给这汽车夫。

玉的声音 好的，先生。

班 （自语）糟糕！

赖 （看见桌上弄好了的巧古力糖）这是哪一家的巧古力糖？

费 不晓得。

赖 （尝试）这不是赖丕斯多字号的。

费 我们等候您给我们送些来……

赖 在这伴霞民预备的时候，我们参观主人的地方好不好？

费 您是不是开玩笑？

赖 没有的事……这里很好，刚才我看见花园的后方有一个养鸡场。

费 好，那么，来吧。我给您看那树。

赖 呀！有一棵树吗？

费 是的，这树是两家共有的，因为它生在两家的地皮交界的

地方。

赖 我要去鉴赏鉴赏。(他们出)

第十五出

出场人：班克莱、玉荔。

班 (自语)糟糕!这可逃不了!

玉 (入)一桶水来了。

班 日安,姑娘。

玉 日安,绿湘。

班 您很好吗?

玉 绿湘,您不爱我了吗?

班 我吗?我万分爱您。妈的!

玉 您不吻我吗?

班 我怕有人来。

玉 在加意阳的时候,您不是这样胆小的啊。

班 早上两点钟,在乡野里,什么都好办。但是,这儿……

玉 呀!班克莱先生,把您这一桶水拿走吧……我看得很清楚,是完了的!

班 我不能看见一个女人流泪,妈的!

玉 我只是您的一时的嗜好,现在您又爱了别人了,我敢断定。

班 唉,我又动了心!妈的!

玉 告别了!

班 玉荔……我不爱别人,只喜欢您。

玉 这是真话吗?您是个正气的人吗?

班 我是一个很正气的人!

玉 不,噫,不……我不相信您,您去吧!

班 我说一句话使您相信我,好不好?玉荔……将来我非您不娶!

玉 您肯发誓?

班 是的,我发誓!

玉 唉,我真快活!我真快活!我给您把这一桶水送出去。

班 我不忍……

玉 我要做,我要做……我很喜欢做……既然您将来非我不娶……
(上去)

班 (随她,临出的时候)呸,她可以放心吧……我已经结过婚了,
妈的!(二人出)

第十六出

出场人:罗赛德、(其后)赖丕斯多。

罗 (自右方)费理湘说我可以不走,没有什么妨碍。所以……

赖 (自左方入,作向人说话状)对了,亲爱的费理湘,您监视修理吧。
我等您。(瞥见罗赛德)唉,好一个漂亮女子!……

罗 先生……

赖 姑娘……您容许我自己介绍吗?……我是赖丕斯多小姐的
父亲。

罗 唉!是的。

赖 您呢?

罗 我是罗赛德……费理湘的模特儿……

赖 钦佩,钦佩。我十分爱模特儿……而且我很爱图画。

罗 图画很美丽。

赖 是的……模特儿也很美丽……尤其是您。

罗 您太客气了。

赖 我决定与费理湘先生常常来往……将来我到他的画室里看望
他,我希望能够在那里遇着您。

罗 先生……

赖 我……我在剩下来的时间,也学画的,如果您愿意的话……

罗 我愿意什么,先生?

赖 做我的画兴的启发者……

罗 呸！先生，您枉费心机了……我只给我的爱人画罢了。（出）
赖 妙！妙！我顶高兴碰钉子！

第十七出

出场人：赖丕斯多、费理湘、爱克多。

费 （入）赖丕斯多先生，爱克多·巴甫查克先生来了。

赖 亲爱的爱克多！呀！很妙的意外！您怎么会摸到这里来的？

爱 我从安得利回来，心焦到了极点。忽然看见您的汽车，于是我停了车就来了。

赖 一切都好了。伴霞民在预备，让我催班克莱去。一会儿见。
（出）

费 （自语）不晓得行不行？……让我试一试！……（高声）请坐，先生。

爱 谢谢……我受了几分刺激。

费 大约是担心吧？

爱 一点儿不错……是担心。

费 请您放心。赖丕斯多的身体很好。一切经过的事情，我简单地报告您一句！昨天晚上，恰在她的汽车到了我们的门口的时候，四个轮子都破了。

爱 四个？

费 四个。

爱 同时？

费 同时。

爱 您该承认这是一桩奇事！

费 为什么呢？平常的汽车，往往是一个一个轮子独自破了的，我才觉得稀奇呢！本来四个轮子都是一个工厂里造出来的，走的路相同，遭逢的命运相同，本该同时破了才合道理啊。

爱 这也罢了。但是，在这没道理的乡村里，甚至于没有一个很鄙

陋很鄙陋的小客栈,让一个女子在汽车坏了之后可以在那里休息几个钟头的吗?

费 没有一个鄙陋的客栈,没有一个很小的旅馆。但是,您放心,保罗先生对于您的未婚妻,非常殷勤。她在他的卧房里睡了。

爱 在他的卧房里!?

费 是的。但只独自一人。保罗先生却在这椅子上睡了。今天早上,他去唤醒她。

爱 去唤醒她?

费 是的……他一进门,她猛然叫了一声,好听得。后来大家一块儿做巧古力糖,大家很和气地等候她爸爸赖丕斯多。好,完了……再也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了……您听了这清白的报告,应该看做乡村的佳话。

爱 天啊!……天啊!……

费 我用不着说,您是知体的:从前赖丕斯多先生不相认识,从来没有见过面,只这一场意外,使他们会合了。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这话是真的。

爱 谢谢,先生。您是一个好人。您对于我,这样意气相投,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我打算同伴霞民大闹一场……

费 (自语)呀,不啊!不啊!(向爱克多)先生,您听我说,既然您我意气相投,您容许我向您进一个忠告吗?

爱 欢迎之至!

费 好,我说了吧。我们曾经与伴霞民谈起您。

爱 真的吗?

费 您一心要成就这婚姻吗?

爱 这是不消说的!……

费 我也看得出,一则赖丕斯多小姐是一个妙人;二则,不用说,这当然是一个财源。

爱 一点儿不错,先生。一切都可以使我看见他年的光明之路。

费 那么,如果您觉得这一次的事件里头有些苦味……

爱 我相信您这话……

费 您就忍气吞声吧!不要责备人家一句,不要指摘人家一处,应该满面笑容,做出很客气的样子。

爱 话虽如此说,我最低的限度……

费 她声明过了:只要您指摘她半句,表示三分不满意,她就还您的自由!呀!她真厉害得很!

爱 唉!我晓得她!

费 好,我已经预先通知您了。

爱 好的。我自己节制一下吧,但是这太不容易了。

第十八出

出场人:费理湘、爱克多、伴霞民。

伴 (在楼梯上)好,我预备好了……呃?爱克多?

费 巴甫查克先生才来的。

爱 您……您好吗,伴霞民?

伴 (下楼)很好,爱克多,我谢谢您。

费 我告退了。你们该是有许许多多话说的。一会儿见。

伴 (向费理湘)我希望他把我大骂一顿。

费 这是很可能的,如果他爱您的话。(出)

爱 清晨的天气真好极了。

伴 (自语)他不敢!(高声)爱克多,我自己晓得我的品行有几分不妥了。

爱 唉,我们不要说这个吧!……

伴 怎么不呢!说吧。我偏要谈这个。我要您把心里所想的都说了出来。

爱 伴霞民,我在想:如果汽车走得顺利,我们可以赶得到巴黎吃中饭。

伴 关系不在这上头。我值得您责备,我自己知道的。请您打开心肠告诉我吧。

爱 唉!我懂您的话。在这一场小意外上头,我丝毫不觉得稀奇,也没有什么可责备的。

伴 真的吗?

爱 真的。

伴 那么,您觉得您的未婚妻独自一人夜里在路上往来,直到上午十一点钟还不回家,这都是很自然的吗?

爱 汽车出了事,这是无可奈何的。

伴 您的未婚妻在一个少年男子家里过夜,睡在这少年男子的卧房里,您还不在于,是不是?

爱 只一个人睡,伴霞民,只一个人睡!

伴 您怎么晓得呢?

爱 暖呀!

伴 人家向您解释,您没有一句话辩驳,就忍受了吗?假使是人家骗您的呢?

爱 我绝对怀疑不到这一层。

伴 这倒是真话!

爱 我相信您的人格。我笑了一笑,也就不说什么。

伴 不行,不行!我绝对料不到人家这样对待我!

爱 伴霞民!

伴 我生平的美梦都打破了。

爱 您说什么?

伴 我说:假使您真的爱我,您这一来,一定是怒气冲冲的,满心愤激,您把我当做一个最卑贱的人看待,说我这样轻佻是超过了规矩,说我是一个无价值的、糊涂的女子……也许比这更坏,先生,比这更坏,您可以骂我做个荡妇。您一定马上走了,把门猛然一磕,声明我们此后断绝关系,眯起眼睛望着我,表示

您的鄙薄与怨恨。——这就是您应该有的态度,先生。呀!假使您有这种举动,我该是多么爱您啊!

爱 您说得太多了!自从您在这楼梯上出现之后,我忍气吞声,一句话不说……此刻我要说了!……是的,伴霞民,您做的事……

伴 太迟了,先生,太迟了!您忍耐太久了。我太懂得您了!我太看得清楚了!我永远不能做您的妻子!

爱 伴霞民,您不能……

伴 也许您希望补救吗?好,我索性对您声明。我记得《圣经》里有一个女子——我想不起她的名字,她守着她的女贞,一直到一百六七十岁,我宁愿学这女子做一辈子的处女,不肯给您破了我的女贞!

爱 我哀求您!……

第十九出

出场人:伴霞民、爱克多、赖丕斯多。

伴 (向进来的赖丕斯多)呀!爸爸!您来得恰好!

赖 又有什么事了?

伴 有的是:我与先生永远告别。

赖 你们再也不结婚了吗?……

伴 呀!不!不!

赖 (向爱克多)您又怎样得罪她了?

伴 等于最厉害的辱骂……他没有责备我。

爱 赖丕斯多先生,我希望您劝她懂得……

伴 懂得什么?懂得您只希望要我的嫁奁吗?我都懂得了。

爱 我受侮辱到了这地步,只好告退了。

伴 您早该走了!

爱 (向赖丕斯多)告别了,先生……

赖 我很抱歉……

爱克多出。

伴 呀！傻子！傻子！

赖 噯呀，女儿，今天上午，这里没有婚姻可以打破的了……我们走吧。

伴 再者……这是您的罪过，爸爸！

赖 好的，这竟是我的罪过了！

伴 你太放纵我了……您任凭我无法无天，只晓得顺着自己的脾气，养成了习惯。于是仆人们、亲戚们、朋友们、未婚妻们、未婚夫们，都看惯了，都等候我做错一件事，或说错一句话，给他们开心！

赖 假使我料到……

伴 因此之故，我一生没有一个人指导我，忠告我。我只是顺着我的兴致，而我的兴致十次里有九次是不合理的，却从来没有一个反抗过我……唉！……说起来真令人伤心！

赖 你真讨厌！

伴 好的，不错……好了，我自从出世以来，这是第一次听见你一句好话了。

第二十出

出场人：伴霞民、赖丕期多、保罗。

保 (入)当着四十三个搭火车的人的面前，曼加稣先生把我叫做坏蛋！……佛罗丽思仍旧发昏。

赖 呀！亲爱的先生！您出去之后，这里又有快乐的事情发生。我的女儿把她的未婚夫赶走了。

保 先生，我老实对您说，我不管。如果她这坏脾气有时候害了她自己，这是她活该！

赖 先生，您容我说您一句，您大约因为伤心，所以动气吧？

保 你们要走了吗?

赖 是的,先生。

保 好,那么,在你们未走以前,我非说两句不可不说的真情话不可。

赖 先生!

伴 让他说吧。

保 您是我生平所未见的一个受过最坏的教育的女子。您在生活之路上,像一个溜缰的马,到处降灾降祸,没有一个人敢说您可恶。好,我就敢说您! ……

伴 唉! 到底! 到底我发现了一个人能照我的希望对待我的了!

赖 够了,先生……

保 不,还不够。您不要以为您有钱,您怎样胡为都不要紧。您想错了。哪怕您更富些,有些罪恶不是钱可以弥补的!

伴 再说! 再说!

保 假使从前有人说出您的错处,就是您的大恩人了!

赖 先生……

保 傻丫头! 傻丫头!

伴 (眉飞色舞地)爸爸! 爸爸! 我喜欢这男子……

赖 呀! 这不行!

幕闭

第三幕

布景 互助部的一个办公室。——后方两个窗子。二窗之间，一张写字台。右边角上有门直通部里的走廊。右边，台的第一行，一张写字台；左边，第一行，一门直通总经理的办公室。左边，第二行，一张写字台；好些椅子、小凳子。电话机在右边，第一行。

第一出

出场人：杜披、布瓦西、(其后)曼加稣。

二人皆就写字台前坐下。杜披阅一张报纸。布瓦西写字。

杜 这个礼拜又有两宗罪案，本月一共有十二宗了，如果我没有算错……而这时候，恰是人家想要取消死刑的时候呢……布瓦西，您是主张取消的吗？(布瓦西不应)布瓦西先生？

布 哦！对不起，杜披先生。

杜 我敬请先生指教：您是否主张取消死刑的一派？

布 唉！杜披先生……

杜 是的……您对于这个没有意见。您是一个编杂志的，只有一个穿紧身衣的小妇人的事件才与您有关系。再说，好像您对于互助部的职务……您是不管的！

布 唉！……杜披先生……

杜 而且您很有道理。亲爱的同事，您办杂志吧，这并不妨碍您高

升。而且还可以留些位置给我们的首领,做个人情……

布 但是,杜披先生,实际上……

杜 我说的不是赌气的话。我没有奢望了,因此也就没有忧虑了。您是20世纪的新人物,为目的不择手段。因为薪水太少了,所以靠着些不道德的文章以资弥补。我也许可怜您,却不责备您。委身于国的人,应该另有一种气概。我这样唠叨,大约打断了您所做的浪漫的诗了……我向您告罪……请您继续下去吧……(仍旧阅报)

布 我谢谢您,杜披先生……(仍旧写字)

杜 (念)“今天材料太多,我们不得已,把余兴栏的续稿改在明天登载……”这个很妙!……也罢!……(折起报纸)今天是谁值日?(布瓦西不答)布瓦西先生?

布 先生,唉!对不起,杜披先生。

杜 我敬请先生指示今天是谁值日?

布 是诺尔孟,杜披先生。

杜 呀!原来是保罗·诺尔孟——我们的未来的副头目……五年前,这少年是我指导他做工的,明儿却是他发号施令了。这人乃是另一种人……他娶经理的女儿。这是一个走捷径者。您晓得什么叫做走捷径者吗?

布 我相信您……这是我的杂志的阿爷。阿妈乃是广告。意思很好。是不是?

杜 好极了!

布 (念)“我要与全世界挑战,
 瞧不起什么廉耻;
 没有什么可以打动我的心,
 没有什么可以扰乱我的意。
 我是一个走捷径之士。”

这是进场的一首。

杜 我觉得这是一首糊涂诗。

布 唉！杜披先生！

杜 而且我觉得您的杂志都是糊里糊涂……

布 真的吗？

杜 是的。我这是平心静气的话，是旁观者的话。

曼 （自左方入，在门口止步）杜披先生？

杜 （连忙上前）经理先生？

曼 烦您给我把这一份报告抄下来，好不好？这是今天下午四点钟一定要的。

杜 当然可以的，经理先生。

曼 诺尔孟先生没有来吗？

布 是的，经理先生。今天是他值日，所以要等到十点钟他才来。

曼 很好！（出）

杜 （施礼）经理先生……（曼加稣出后）老货！……害人的怪物！……今天下午要抄四页……为什么不叫保罗·诺尔孟先生抄去呢？……

布 因为您写得一笔好字！

杜 是的，先生，我写得一笔好字！我的祖父就会写工笔字，不觉得可耻。但是不见得会写的人就该多写！我打算不抄这一个报告。

第二出

出场人：杜披、布瓦西、保罗。

保罗入，面带忧虑之色，走到衣钩前，把帽子外衣挂好。

保 日安，先生们！

布 日安。

杜 日安，诺尔孟先生。您迟到了五分钟了，诺尔孟先生。

保 不是我迟到，乃是火车迟到。

杜 谁强迫您住乡下呢？

保 您听我说，杜披先生，我宁愿即刻告诉了您！今天我的脾气很不好。

杜 吖？

保 是的。我如此占了你们的职分，我特此告罪……

布 这就奇了！

杜 您这半露不露的意思，我也不追究；但是，在您不曾做副头目、不曾发号施令以前，我算不算一个资格最老的？

保 那么怎样？

杜 那么，我就以我这资格，把这一个月报告交给您，请您在三点钟以前抄好。

保 唉！愿意得很！在这时间内，我什么都不想就是了……

杜 （向布瓦西）您瞧，我说过我是不抄的！

布 看他很有心事的样子。

杜 是的。

布 他会有什么事情呢？

杜 大约他买了赛马票，输了钱。

第三出

出场人：保罗、杜披、布瓦西、嘉西米尔。

嘉 （入）利足饭店的伙计，请问诺尔孟先生是否在办事处里吃中饭。

保 是的，是的。

嘉 他把菜单送来了。

保 拿来我看。

嘉 我呢，我取了一盘小香肠与一盘蒸烧番茄。他们很会做香肠。

保 您对他说，叫他送给我一盘山芋拌羊肉，一盘生菜，一盘果品。

嘉 好的。咖啡？

保 是的。

嘉 冲些马克酒吗？

保 是的。

嘉 知道了。正午吗？

保 正午。

嘉 好的,诺尔孟先生。(出)

杜 布瓦西先生……

布 杜披先生？

杜 如果您在诗人与部员两重职务之外还有余闲,我想请您到互助啤酒店里打三十分的台球赌一瓶饮料。

布 我愿意得很,先生。但是我从来不喜欢饮料。

杜 我只说我自己。布瓦西先生,如果我输了,我就照平日一般地给您些邮票。

布 遵命。

他们披上了外衣,收拾好案件,预备出门。

第四出

出场人:保罗、杜披、布瓦西、费理湘。

费 (入)先生们,日安。

布 日安,先生。

杜 俾达利特先生,鄙人问安了。

费 鄙人也问安了,杜披先生。你们不是因为我来才走的吗？

杜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我们已经把上午的工作做完了,我们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先走几分钟,良心上没有什么不安。

杜披与布瓦西出。

保 你到巴黎来了?……为什么你不停留在那边呢？

费 因为我猜想我是不得不来的。而我猜得实在有道理。

保 还有什么事？

费 没有什么可以使你担心的。呀！你真烦躁起来了！

保 我似乎觉得烦躁是应该的！我没有再看见曼加稣先生，但是我把一本二十五页的说明书放在他的写字台上，说明昨天晚上的可怕的一场意外，我在等候他……呀！我的朋友！……我一想到我的亲爱的佛罗丽思会在我的手里溜走了！……

费 不要骗我吧！……你不爱她！

保 我吗？

费 是你。你以为你拼命地要她，只因你快要失了她。究其实，你是不爱她。我请你谈别的有趣的事吧。

保 我似乎觉得我的婚姻……

费 我到了赖丕斯多家里来。

保 (起立)你去看了那一类人吗？

费 当然啦。而且是他们邀请我的。

保 因此，你所吸的富人的香烟……

费 是他们家里的……这是一支哈瓦恩烟，值二法郎五十。我吸第一、第二支的时候，忍不住作呕，到了第三支之后，也就习惯了……

保 你只是一个听差！

费 你只是一个部员……是的，我同赖丕斯多家往来……是的，今天早上我去拜访他们，因为有一件事，我想使它显露真相……

保 这一件事是……？

费 保罗，你听我说，你晓得我的心理学很精明，我会猜，会料，会想……我是一个有思想的画家。

保 那么怎样？

费 那么，你对于那女子，有了一种很深的印象了。

保 哪一个女子？

费 自然是那卖糖小女啦！她不知不觉地也正在那里爱你。

保 我讨厌你，我讨厌你，我讨厌你！……赖丕斯多与我没有一点

儿关系,我与她也没有一点儿关系。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谢上帝,我们是永远不会再见面的了!

费 永远不见面?

保 永远不见面,你相信我的话吧。

费 我呢,我不敢断定! ……

保 (心神不定地踱来踱去)不行,不行,不行!我连想也不许想及!……这女子在我的生活里,曾经是一阵巨浪,一阵飓风,一场大雨,也就好了!大风雨过了之后,人家弄干了身子,把窗子的玻璃装上,重新再找生活……我决不愿意她……不行……我决不愿意她……

费 噫呀!放安静些吧!……这只是—种假定罢了。你放心,你尽可以娶你的曼加稣小姐。你一辈子只是一个平庸的人。你愿意,我也就赞成你。

保 你以为曼加稣先生可以原谅我吗?

费 我敢绝对地断定。明儿,他瞧了你许久之后,说:“是我误会了。看他这容貌,神色很温和,额角很窄,眼光很小,只能做一个办事室的职员,决不会做一个用手段的人,决不会做一个走捷径者。”

保 呀!假使你说的话有灵验! ……

费 于是他把女儿嫁给你。这一位小姐可以在她的钢琴上奏《处女的祈祷》或《印度的进行曲》。

保 是的,是的……她奏这些曲子……

费 我早就猜着了。伴霞民奏的却是黑人琴!她甚至于允许我:不时到我的画室里弹奏。

保 你的画室吗?

费 是的,在维利耶路一百八十七号。屋子很漂亮。你可以到那边拜访我,我很欢迎。

保 你自己有一个画室吗?

费 当然啦。

保 什么时候有的？

费 今天早上有的，我就要画一个肖像……你猜是谁的？乃是她爸爸赖丕斯多的……我受了提拔了……至于你呢，你只就地打滚！……也罢！……

第五出

出场人：保罗、费理湘、曼加稣。

曼 (从他的办公室出) 呀！保罗·诺尔孟先生，您在这里吗？

保 当然啦，曼加稣先生。

曼 这是对的。今天是您值日，而您却趁这机会接见朋友。我很抱歉，因为今天我有许多工作交给您做……许多工作……

费 我告退了。日安，再会！亲爱的曼加稣先生……

保 (向费理湘) 再坐一下子吧。(向曼加稣) 经理先生……

曼 怎么样？

保 我把一本小小的说明书放在您的写字台上，您大略翻过了吗？

曼 无论什么文件，我从来不肯大略翻过，我要审查彻底。

保 我请您看完了吧！您不能把我排斥出了您的家庭，只因赖丕斯多小姐喜欢……

曼 诺尔孟先生，假使只因这位小姐在我跟前无礼，也许我可以忘记了，不至于把我们分离。但是，不瞒您说，我还有一种隐藏的意思。

保 还有一种隐藏的意思吗，曼加稣先生？

曼 是的，先生。这女子在无意中到了您的家里，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直到第二天十点钟还没有起来……

保 这些不规则的行为，我已经在说明书第十九页与第二十页里给您说明了。

费 先生，一切表面的情况都是害他的……其实他是无辜的人。

曼 可惜得很,保罗先生的一个游戏伴侣的证明,不能增加我的信心。我看见赖丕斯多小姐的时候,同时看见一个罗赛德,这是什么人?

费 这是我该负责的,她是我的情妇。

曼 一方面有您的情妇,另一方面有那女子……

费 是的。她们还很合得来呢。

曼 她们还很合得来呢。(向保罗)您承认这个吗,先生?

保 第二十一页与第二十三页,经理先生。

费 (嚷道)我用我的孩儿们赌咒……

曼 够了。先生,我就很细心地把您的说明书看完……如果有能够说服我的话……

保 有的。

曼 那么,我一定原谅您。

保 (快乐地)曼加稣先生!

曼 但是,我想要确切知道能够把佛罗丽思给了一个配得起她的人,所以我要监察您半年。您的门房是与我相熟的,如果在半年内,我向您的门房调查您的品行得了满意的报告,那么,您才可以同我的女儿结婚。

保 我等候……我等候,我等候! 我是不怕试验的。

曼 那么,一切都好了。等一下我回家的时候,我对我的女儿说您承认了这些条件。她一定坐到一张椅子上发昏,我敢断定的。但是我在路上先买些英国的强烈的还魂砂……

保 呀! 谢谢,曼加稣先生,谢谢! ……一切关于政治与家庭的尽忠报答……

曼 够了。跟我到我的办公室来吧。我有许多话吩咐您。(向费理湘)先生,再会。(出)

保 (向费理湘)你替我辩护的话奇怪得很!

费 我已经用我的孩儿们赌咒了……

保 你没有孩儿啊!

费 你以为我没有就不爱了吗?

保 再者,你非说伴霞民与罗赛德很合得来不成?

费 这乃真情啊! 现在你要我撒谎吗?

保 (发怒)唉!

曼的声音 保罗·诺尔孟先生! ……

保 来了! 来了! (向费理湘)你只是一个傻子……(出)

费 你只是一个写手! (独自一人)好,我不管你肯不肯,我偏要给你造福! ……(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我把那赖丕斯多的女儿的相片带了来。她长得很美! 佛罗丽思与她比较真有天渊之别……好,我把它压在你的吸墨纸板下面;这么一来,她来的时候……——因为她就来的——她来的时候,总有一些灵验的。

第六出

出场人:费理湘、(其后)赖丕斯多、伴霞民。

费 (掏出表来)呀! 真是! ……他们迟到了……

赖的声音 这里走吗? ……谢谢,朋友。

费 呀! 这是他们了!

嘉西米尔引赖丕斯多与伴霞民入。

伴 我们来了……日安,费理湘先生。

费 (走向她)日安,小姐。

赖 为什么伴霞民一定要我送她到这里来呢? 她说是您要求她来的。

费 令爱希望向我的朋友保罗道歉,于是……我说在正午的时候,可以在部里找得着他……我又说我也在这里……拜访了他之后,我就送你们回家,因为我们在您家里吃中饭。

伴 对了!

赖 你觉得你有向诺尔孟先生道歉的必要吗？

伴 是的。

赖 但是,他不是辱骂了你吗？

伴 我也辱骂了他。

赖 那么,你们不是两清了吗？

伴 清不了的。因我之故,他的婚约已经解除了。

赖 因他之故,你的婚约也几乎解除了。

伴 (向费理湘)您晓得我爸爸为什么脾气不好吗？

赖 我并不是脾气不好! ……

伴 因为我打破他的计划了。

费 什么计划？

伴 今天正午,爸爸原要等候干娘^①……这是一位很漂亮的干娘,常常弄得爸爸头昏脑胀……

赖 女儿! ……

伴 您不要否认……当您把并奇怪的珠串子带上了的时候,人家就晓得您要出马了。

赖 不要信她的话,俾达利特先生。

费 我一点儿不相信。

伴 所以爸爸忙得很……我勉强拉了他来,因为我以为一个女儿家独自到部里来实在不合规矩……

赖 我也一样,我以为是不合规矩的。

伴 您放心,爸爸……人家只停留五分钟,以后您就可以自由了……(向费理湘)因为他怕干娘同他闹。您不晓得,干娘的脾气很不好。

赖 没有的事!

① 暗谓等候情妇。原文是 Papa est attendu à son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直译该是“爸爸等候行政会议”,不成话,故用意译。若径译作“情妇”,又不合女儿说爸爸的口气,故勉强译为“干娘”。

伴 怎么没有呢？……而且，费理湘先生，这一切都为的是商量一件不好的事情……这事情，要挖空了荷包才行。

费 真的吗？

赖 (低声向费理湘) 不要相信她一个字……这乃是很好的事情！……

第七出

出场人：费理湘、伴霞民、赖丕斯多、保罗。

保 (向曼加稣说话) 经理先生，他大约还在这里。我去看。

(瞥见伴霞民与赖丕斯多) 唉！

费 有人拜访你。

保 见鬼！

伴 我们太不知进退了，吖？

保 小姐……怎么！……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还有您，先生……(向费理湘) 你……我们再谈吧！

赖 我承认您的意思：我们这一来实在不合道理……只因我的女儿希望向您道歉。

保 道歉！？

伴 是的。

保 我忙得要命……

伴 先生。我只有几句话同您说……说了这一句话之后，我与爸爸就走，我们再也不见面了……

保 那么，说吧。

伴 您与您的岳父仍旧不和吗？

保 是的，仍旧不和。

伴 好，那么，你们不和，因我之故。我非常抱歉，请您不要恨我。

保 我不恨您，小姐。

伴 如果您愿意，我与爸爸还可以向曼加稣先生说情。

保 唉！不，小姐，这种说情不是幸福的……尤其是令尊陪着您去……我宁愿自己做去……小姐，您很好心，但是我不要您，一切还妥当些。幸亏曼加稣先生出去了，否则他看见你们到部里来，我就难为情了。

伴 但是往后我再也不踏进这门口，亲爱的先生。

保 那么才好……再会，小姐……再会，先生……我很感动……永远很感动……再会吧。（向费理湘）你把先生与小姐送出去好不好？……你再回来与我说话吧。（出）

第八出

出场人：费理湘、伴霞民、赖丕斯多。

伴 他真的不晓得承受人家的道歉！

赖 这时候，他把你赶出门口，活该！

伴 唉！我晓得他为什么这样没情趣了。

赖 真的吗？

伴 他憎你这一副嘴脸……昨天在乡下我就注意到了。有你在场，他就变成一个没情趣的人。

赖 我早就料到结果是归罪于我的。

伴 总之……算了，算了，不是吗？（向费理湘）说也奇怪，我一辈子都给男子们围绕着追求，他们独脚跳遍巴黎，博取我的一涡微笑。然而我今天在吃中饭的时候，却跑到这里来给一个小职员奚落，真是奇事一桩！

赖 但是，女儿，也许有一种法子是你所想不到的，却是能够弄妥一切的。这法子，就是我们走吧。

伴 是的，不错，我们走吧。（赖丕斯多出，伴霞民向费理湘）您懂吗？他与这少年见面的时候，好像吃些不很熟的覆盆子，酸得牙齿打震，然而我越发想要再吃哩。

赖 （在外面）伴霞民！

伴 呃,爸爸。再会,费理湘先生;算了吧,你的朋友性情太坏了,我可怜有些人天天要与他见面。

费 (自语)她走了!……还有那相片呢!

伴 他在这里工作吗?

费 (连忙上前)是的,这就是他的写字台。

伴 这是他的椅子?

费 他的墨水池,他的刮字刀,他的印子,他的松香。

伴 这是他的吸墨纸板吗?

费 (作愁苦状)请您不要摸这纸板!

伴 为什么?

费 他特别叮嘱我说:“尤其是伴霞民小姐到来的时候,不要叫她揭开我这纸板……”(以手掩板)呀!这下面有的是报告书、说明书及往来信件……

伴 这也许很有趣吧?(费理湘佯作不经心,揭起那纸板。伴霞民瞥见那相片)唉!

费 (自语)得了!我好容易!

赖 (再入)女儿,你何苦开玩笑,又迫我再上一层楼……来吧……

伴 虞勒,您听我说……您让我独自与俾达利特先生谈一会儿好不好?

赖 可又来!……你忽然又有什么话要对俾达利特先生说的?

伴 假使我把我要向他说的话告诉了您,我就用不着叫您走开才说了。

赖 好的,爸爸^①!

伴 而且此刻只差十分钟就是正午了……

赖 糟了!她说的有理。那干娘要在两点钟到城外演剧去的!

费 什么?

① 赖丕斯多叫女儿爸爸,是愠她的气。

伴 你是不能领我去的。

赖 这是真的话,但是我也不能丢你在这里。一则因为我有父亲的责任,二则我有监督的责任……天啊,做父亲真不容易!

费 应该弯弯曲曲地走去……

赖 我们就弯弯曲曲地走吧。

费 您坐不坐汽车?

赖 (犹豫)不,不。

费 那么,请您把伴霞民小姐交托给我,等一会儿我把她送回您家,我们再会合起来吃中饭。

赖 一点钟再见。(出)

伴 一点钟再见。

赖 再会,爸爸!

伴 再会,虞勒!

第九出

出场人:费理湘、伴霞民、(其后)饭店伙计、保罗。

伴 俾达利特先生?

费 (自语)她回到这上头来了……(高声)小姐……

伴 我没有做梦。刚才保罗·诺尔孟先生的态度是冷的,很冷的……

费 一点儿不错。

伴 他明白地表示他不希望他再看见我了……

费 是的,他明白地表示过。

伴 简单说一句,依保罗·诺尔孟先生的行径看来,我于他是无可无不可的。

费 (用力地)我们甚至于可以说是仇视的。

伴 好的。我请您揭起那吸墨纸板,看有什么在下面,好不好?

费 好的,好的。(揭起那纸板)唉!

伴 您没有看错了吧？这是我的相片。他的吸墨纸板下面有我的小照。费理湘先生，请您说明这个。

费 (作惊愁状) 唉！傻子！唉！冒失鬼！唉！不幸的俾达利特！
(坐下)

伴 您怎么样了。

费 因为我给捉住了……我发过誓不露泄，而我又有说话的必要。

伴 怎么！他叫您发过誓……

费 先说，他怎么弄来的您的一张相片？您的相片是出卖的吗？

伴 唉，没有的事……

费 那么……那么……？

伴 (学他的口气) 那么？……那么？……我不晓得……

费 我也一样地不晓得……我一点儿不知道……人家一定不饶我的……唉！冒失鬼！……

伴 (走向他) 他爱我吗？

费 我没有告诉您。您将来同他说时，请您说不是我告诉您的。

伴 喂，费理湘先生，这个……有趣得很！

费 你欢喜吗？

伴 欢喜吗？不……我想不是的……只心乱起来罢了！

费 然而他的行为到底是很简单的。他欺骗您，使人家不怀疑他希图您的百万家财。您本该猜着了您的爱情。一个对您冷淡的男子，至少对您还客气些。他呢，他对您毫不客气，把您当做最下流的人看待……可见他是爱您的了。

伴 这人，他爱我吗？

费 爱到发狂了！但是您该晓得，不要兴高采烈起来……这是没有法子的！您问他：“我这相片是怎么样的？”他一定说：“这不是我安放的。”好吧，来吧，做个好心人吧。不要再给他看见了。让他忘记了您，让他同曼加稣的女儿结婚吧。

伴 好，那么，我觉得这很有趣：一个人对一个女子，尽可以不要良

心,不让她晓得有人爱她,真可谓时髦得很!你们这职员,我一天一天地更喜欢他了。我非等到我们变成一对好朋友之后,我是不肯走的。

伙 (入)日安,先生夫人们。

伴 这人,他来这里做什么?

费 他把保罗的中饭送来。

那伙计把他的筐子安放在保罗的写字台边。

伴 他在这里吃中饭吗?

费 是的,当他办公的日子。

伴 在他的写字台上吗?

费 是的,在他的写字台上。

伴 这很有趣,(伙计出)做部里的职员,倒很好玩。(电话铃响)结婚的男子们,是不是这般地与他们的妻子吃饭?(电话铃响)

费 不,这是没有的事。

伴 可惜之至……假使如此一块儿吃饭,岂不妙极!

电话铃连响。

费 有人打电话来。

伴 也许是保罗先生的小女友^①,他有没有?

费 他从来没有向我说过。

电铃又响。

伴 嗟呀呀!让我答话去。(向电话机说话)我同您说,他不在这里……要我去找他来吗?……呀!不行……呸!胡子^②!(把电话机放回原处)

费 这是什么事?

伴 没有什么……只是一个男子问……我不晓得……是了,他问值日的职员……这不算什么!……

① 法国现代俗语,小女友即情妇。

② 法国人最讨厌的时候,骂一句“胡子”,这是鄙俚的话。

费 不要说吧……这不是您的父亲！
伴 噯！是爸爸也好，不是也好，我都不担心。
保 (入，手臂夹着一本记录册子)怎么！还在这里？
伴 我们走！我们走！
费 我们只想再向您说一次再会，便让你吃中饭了。(自左方出)
保 对了！
伴 您这菜很香。
保 您见笑了，小姐。
伴 没有的事。我相信这一定很好吃。这是什么菜？
保 羊肉拌山芋。
伴 这菜我没有吃过……好，再会。
保 再会。
费 不久再见。
保 好的。
伴 好吧，最后的努力，请您在我未离开您以前，对我说几句好话吧。
保 请您代我向您父亲请安……好……这算好话吗？
伴 很好。告别了。(她与费理湘出。保罗独留，摆好菜肴，坐下将食。门开，伴霞民再现)

第十出

出场人：保罗、伴霞民。

保 小姐，您忘记了什么吗？
伴 不，不……我什么也没有忘记。
保 那么？
伴 那么……我想要吃些羊肉拌山芋！
保 老实说，小姐……
伴 我早料到您如此招待我。但是我毕竟还回来。我想要吃些羊

肉拌山芋。

保 无论哪一间酒店都可以买到,小姐。

伴 是的,但是我要吃这个。

保 刚才我同您说过:假使曼加稣先生遇见您在这里……

伴 我调查过了,没有危险。非三点钟以后,他绝对不会回来。您给我一些羊肉拌山芋,好不好?

保 假使我拒绝您,实在太不客气了,然而,真的话……

伴 唉!您这人真好!您不晓得,您永远不会晓得您怎样能博得我的欢心。(她就坐)

保 我相信您一吃就不满意的。

伴 (吃)妙妙!梦想的妙!我今天才晓得羊肉拌山芋好吃。

保 我觉得这羊肉太肥了。

伴 您有一种毛病,偏爱瘦的。我一看见曼加稣小姐,就知道您喜欢瘦的了。

保 佛罗丽思不瘦。

伴 您说不瘦也可以。她不瘦,也不胖。您容许我再吃一点儿这羊肉吗?

保 请呀……但是,您索性老实说您要同我吃中饭吧!

伴 我老实说,我要同您吃中饭!

保 但是,您累得您父亲等候您了。

伴 爸爸吗?随他等候去吧。为您之故,麻烦些也不要紧。假使我不怕十分失礼的话,我想请您……

保 什么?

伴 请您借给我一只杯子……我口渴得要命。

保 但是,我只有一只杯子,而我已经喝过了。

伴 唉!对于我是不要紧的。只一层,等一会儿我喝过之后,恐怕您再也不肯喝了。

保 我请您恕罪,小姐,说话不要说得太过了。这种很知己的人的

举动,我实在不敢当,然而您喝过之后,我很可以在这杯子里再喝的。(斟酒而饮)这就是证据!

伴 人家说:这么一来,可以猜得透别人的心理。

保 唉!您的心理是很容易猜中的。直到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不曾顺从您的古怪脾气。刚才您要强迫我才得我与您并肩而坐,您心里很不舒服。

伴 呃……没有的事。我的心理比这个更笨。刚才我离开您的时候,我想到要回家再与巴甫查克先生相见,于是我的心就闷起来。

保 您的未婚夫吗?

伴 是的,我的未婚夫。我们本该在一块儿吃中饭,他也在等候我。后来我想起这羊肉很香,又有几分想起您,可怜您独自一人在一张桌子的角儿上慢慢地啮。于是我对俾达利特先生说道:“再会吧,我去尝一尝那羊肉再来。”他大笑一场,我也就来了!

保 百万财主的女儿的新花样!

伴 您听我说:看您的样子,老是怪我有钱。这并不是我的罪过,我自己也很不愿意啊!

保 对了,说是这样说的!再者,我只怪您一件事,乃是您希望把我当做您的不关重要的玩物。喂,小姐,我把我的真情吐露了吧。也许全世界都把我看做不长进的人,然而我自己却看得很重。

伴 而且,赖丕斯多小姐几乎把您与您的佛罗丽思分离,所以您希望她高飞远走。

保 这有几分是真情。

伴 我不晓得我看错了没有,我觉得您的佛罗丽思博得您如此热烈地爱她,实在没有话可以解释。她长得瘦得很。

保 不是的,小姐。

伴 她的头发的颜色很平常,又太高了,配不起您……呀! 的确的,您不能说:“不是的,小姐。”您应该娶一个矮的、活泼的、有趣的妻子,因为您需要人家逗引您才快乐。(起立,到杜披的写字台前坐下)您在这里的生活单调得很。

保 对不起,小姐,您翻乱了杜披先生的案件了。

伴 (离开杜披的写字台)唉! 对不起!(走向文件架子,打开纸匣,取出些文件)再者,您这事业是赚不到钱的。您看,我随手取出的。(念)“互助会。入会统计表。”(把那些文件抛在布瓦西的写字台上)这里尽够闷死人。

保 (连忙上前)我哀求您……(把文件放回原处)您喝不喝咖啡?

伴 是的,我很愿意喝。

保 (献上他的咖啡碗)请您赏光,先喝了吧。

伴 谢谢。

保 要糖吗?

伴 不,我从来不要糖。

保 奇了! 我们没有一种嗜好相同的。我呢,我放四块糖。

伴 这不算咖啡了,只是些黄糖。(喝咖啡)您以为我的未婚夫怎么样?

保 小姐,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

伴 呀! 他不像我。我看这少年很不行!

保 说哩!

伴 将来您到我家增光的时候……呀! 您是辞不了的……我一定要还您的人情……那时节,我一定把他介绍给您认识。他也太高了,配不起我。

保 我替您可惜。

伴 不是吹牛,他受过很好的教育,然而他很呆!

保 那么,为什么您愿意嫁他?

伴 我不晓得。我想大概是因为他要求我同他结婚。

保 您说人家也不相信：像您这样的脾气，要使一个您所不喜欢的人与您订婚是不可能的。

伴 您太不了解我了。我表面上很任性，因为人人都对我让步。其实我的性情乃是很柔顺的。

保 （笑）哈！哈！这就好了！

伴 还不是吗？换一句话说，您的性情乃是爱使势力。

保 我吗？爱使势力吗？

伴 请您细想一想。您不愿意在您家里接待我，您不愿意把您的卧房给我，您不愿意我进您的办公室来，您不愿意我陪您吃饭。这是很容易明白的，每一次人家请求您什么事，您都拒绝了。好，我呢，您这强烈的专制的性情，倒反使我迁就您。

保 您这女子毕竟滑稽得很！

伴 这瓶子里有的是什么？

保 是些马克酒！

伴 马克酒的酒性猛烈得很！

保 是的。

伴 这是给男人喝的吗？

保 是的。

伴 我也要喝些。

保 嗳呀！小姐，您是喝不得的。

伴 呃……刚才我说的话真不错！（斟酒）您竟不肯给我喝马克酒。（尝）您说的话有道理，因为这酒很可憎。

保 活该！（也喝酒）

伴 您的情妇叫什么名字？

保 我的情妇！？我没有情妇啊！

伴 您这样的年纪，叫人也难相信。

保 相信不相信也是如此。

伴 巴甫查克就有一个，也在赛马场里指给我看过；她很美，名叫

“两个铜子的油炸山芋”。这名字很新鲜,不是吗?

保 新鲜得很。

伴 他同我说过,说快要离开她了,然而这不是真话。

保 怎么?

伴 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少年人结婚之后是不离开他的情妇的。否则要给人家嗤笑。

保 不要说吧!

伴 这种男子,在结婚之日,赠给他的情妇一种很好的赠品,向她作永远的告别,但是一礼拜之后,仍旧到她家里去。

保 (把吸墨纸板仍放回桌上)奇怪。

伴 这是巴黎的派头。我希望将来您陪您的妻子去拜访我。

保 愿意之至。

伴 保罗先生……请您把眼睛望着我……

保 把眼睛望着您?

伴 您同曼加稣小姐结婚,您很满意吗?

保 很满意。

伴 那么,请告诉我……为什么? ……

保 什么“为什么”?

伴 为什么您把我的相片放在您的吸墨纸板下面?

保 这下面并没有相片。(揭起纸板)奇了,是的,是您……您同我开玩笑。我不觉得好笑,而且太不谨慎了。假使曼加稣先生看见……

伴 好的,我看得出您有很强的愿望,的确隐藏着您的感情。

保 呀!

伴 我爱这个!但是我从来不像现在这般地发怒,恨我不该生在富家!

保 (走向她)为什么?

伴 没有什么,怪物!没有什么!……我们至少还保存友谊,不是

吗,保罗先生?

保 很好的友谊,小姐。

伴 在我们永远不再相见之前,我们接一个吻好不好?

保 我满心愿意。

伴 无论在什么马路上,人家找不到您这种男人!

保 有的!

伴 没有的!

保 有的!

伴 没有的……吻我! ……

保 (吻她)您是一阵飓风……又是一个哑谜!

第十一出

出场人:保罗、伴霞民、曼加稣先生。

曼 (出现于他的办公室门闩上)当然!

保与伴 (分离)唉!

曼 有人匿名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我跑了来,却看见您在小姐的怀里。

保 我同您发誓,这是宿命……

曼 先生,总长传您去。

保 呀!为什么?

曼 我不晓得。大约是些公事。

保 未走以前,请您让我告诉您:这些情形……

曼 不要累总长久候了,先生。

保 (向伴霞民)小姐,请您向他解释……

伴 您放心。

保 请您向他解释,说我不曾丧失人格……曼加稣先生,第十五页与第十六页……而且我的亲爱的佛罗丽思……

曼 (用力地)我禁止您叫她做您的亲爱的佛罗丽思,她是无瑕的

璧玉,此后她对于您只是一个路人。

保 天啊!

曼 我求您下楼,到总长的房里去吧。

保 是的,经理先生。(向伴霞民)唉!您!(出)

第十二出

出场人:曼加稣、伴霞民。

伴 曼加稣先生?

曼 您呢,您也该即刻离开这里?

伴 离开这里?

曼 而且我劝您快活吧。人家要把您的小情人还给您了,因为我想总长此刻正在赶走他哩。

伴 不是的!

曼 一点儿不错。

伴 这是什么缘故?

曼 因为保罗·诺尔孟先生在电话里对总长说:“呸!胡子!”

伴 我的娘!他原来是总长!

曼 他显然没有脑子了……他把他的上司骂起来……把办公室当做幽会的房间……呀!我的孩子,您缠住他了,您缠住他了。

伴 我不是您的孩子,我是上流社会的女士,老先生!

曼 好,上流社会的女士,我限您在五分钟内离开这屋子。

伴 喂,这是决定的了?您再也不要保罗·诺尔孟先生做您的女婿了?

曼 呀!当然不要!

伴 您不后悔吗?

曼 我想不会吧。(出)

伴 好,我呢,我要他。这不算数的男子,我要他!(出)

第十三出

出场人：保罗、(其后)费理湘、(其后)爱克多。

保罗入，径趋写字台前坐下，两手捧腮。

保 我被辞退了！她趁我不在的时候，竟回答了总长一句：“呸！胡子！”我把真情说了，人家不相信。完了，我再也不奋斗了，一切听之天命吧。

费 (入)呀！你在这里！我来看你是否……

保 老费，我被辞退了。

费 呀！我的可怜的朋友！

保 但是，我再也不奋斗了。我微笑地承受将来一切的命运。我今天认识了部长。他这人很好。他向我说：“先生，此后您不是我这机关里的人员了。”我回答说：“谢谢总长。”就是这样完了。

费 一切都有办法。将来你看。

爱 (入)保罗·诺尔孟先生……

保 是我，先生。

爱 我是巴甫查克先生。

保 您有什么事情找我，先生？

爱 有人匿名打电话给我，说您偷了我的幸福去。

保 您不必费心。您要决斗吗？……好的。

爱 用骑士的佩刀，先生，明天上午。

保 好的，用骑士佩刀。我当初还不敢希望这光荣呢。

爱 好的。(向费理湘)先生，我向您施礼，您是一个忠厚的人。您却同这人往来，乃是您错了！

保 谢谢您！

费 先生！

爱 爱克多出。

保 今天上午我没有可以希望的了。我要走了。

费 你到哪里去？

保 我不晓得……我想要笔直沿着马路走去，遇着第一条颇大的河……

费 大约是赛纳河。

保 我跳进里头去。

费 呸！……呸！保罗……这一切都不算什么。

保 你以为吗？

费 我预先觉得前途的幸福了。

第十四出

出场人：保罗、费理湘、伴霞民、赖丕斯多。

伴 （与赖丕斯多入）他在这里，爸爸。

赖 我看见他了。

伴 带上你的手套^①。

费 （自语）我到底得了胜利了。

保 日安，先生。小姐，我永远尊敬您。我不很晓得这一次您又有什么新的灾祸降临在我的身上，然而我到底听您说。

伴 （微笑）说呀，爸爸。

赖 先生，昨天您同我说话很轻薄。您甚至于到了无礼的地步，所以我发过誓不再见您。万一遇见了您的时候，只好赏您一巴掌。

保 请赏，先生！

赖 但是今天我承认不得不与比我更厉害的一个人商量。

保 吖？

赖 我不很瞧得起您的价值，但是我尊敬您。您有一种力量。保罗·诺尔孟先生，我不胜荣幸，特此要求您与我的女儿伴霞民·赖丕斯多小姐结婚。

① 带上你的手套，意思说预备求婚。

费 好啊!

伴 呀! 我是多么感动啊!

保 对不起,先生,您说的是……?

赖 我说我要求您与我的女儿结婚,她现在这里。

保 哈! 哈! 要这个给我增加几分力量。

赖 至于嫁奁一层……

保 我吗! ……娶您的女儿! ……

费 你不肯! 你真对不起人家的好意!

伴 保罗先生……

保 要我变成小姐的丈夫吗? 您在开玩笑,赖丕斯多先生,您在开玩笑。

赖 他的神经错乱了!

保 老实说,我宁愿做一个填泥工人,在7月正午的时候,不戴帽子,在埃及之南的爱第奥丕国建造铁路,而不愿意每天看见她六十秒钟。

伴 爸爸……这不是真话……他爱我!

保 我吗,我爱您? ……当心,小姐,这屋子的地板要裂开了,墙壁要坍倒了。我吗,我爱您? 老实说,我重新鼓起勇气向您说我憎您,您是天下最可恶、最凶、最自私的人。不知是哪一个凶神把您放出了地层,到地球上降灾惹祸。请您回家坐您的汽车,坐您的游船,住您的大屋子,伴着您的不幸的父亲,智识衰弱了的父亲……

伴 呀! ……我万分爱他!

保 将来有一天,您的心里自怨自艾起来。到了那时节,您很惭愧,很恐怖,结果是修行去了的! 告别了!(出)

赖 (向伴霞民)女儿,他叫我做得好事!

伴 他多么美啊! 他多么美啊!

赖 此后如果你对我提起他的名字……

伴 爸爸……保罗·诺尔孟先生说过了,而且说得有理……要么我做他的妻子,要么我出家修行去!

赖 伴霞民! ……

费 让她说去吧! ……现在已经没有修道院了!

幕闭

第四幕

布景 新式的画室,家具很悦目,很合美术。正门在台的后方。台的第一行左右各有门。室中有赖丕斯多的画像,差不多已经完成,十分当眼。

第一出

出场人:费理湘、罗赛德。

幕启,罗赛德把画室收拾收拾,费理湘很愁闷地注视赖丕斯多的肖像。

罗 你望你的画片吗,我的爱?

费 是的。

罗 这能令你愁闷吗?

费 这所以能令我愁闷者,因为这肖像终于画不完成,像《巡夜》一般^①。

罗 那么,真的吗……赖丕斯多小姐把你的画室收回吗?

费 再真不过的了!罗赛德,我们已经摸着了幸福……

罗 尤其是你,因为我已经得到了幸福……

费 你真是忠厚、简单、不很苛求的人。

罗 我不愿意你如此伤感……你离开了赖丕斯多父女,但是你的

^① 《巡夜》是荷兰大画家蓝伯兰(1606—1669)的杰作。

才艺还跟随着你啊。

费 说得好！才艺并不稀奇，所难得的是机会！现在我们到哪里找饭碗去呢？

罗 到我们的朋友保罗家里去吧。我们三人都有愁，索性混合起来吧。

费 （气冲冲地）你不要说起保罗·诺尔孟先生，我的一切的希望都给他故意弄坏了！我想要这样，他偏要那样。这乃是朽腐了的阶梯！

第二出

出场人：费理湘、罗赛德、保罗。

保 （进来已经一会子）你在说我吗？

费 一点儿不错。

保 日安，罗赛德。

罗 日安，我的可怜的保罗……

费 喂，那河呢？……你在路上没有遇见一条河吗？

保 （胆怯地）遇见的……但是又有一座桥……于是我利用这桥，又利用二十四小时的生命给予我的经验……要我为一个无聊的女子而死，实在不值得！我要活着！我不嫌我的生命太长，因为我可以有恨她的时间，而且有报复她的日子！……

费 好，那么，你先恨你自己吧，呆子！

保 你说什么？……

罗 费理湘！

费 唉！我非大发牢骚不可！你是一个呆子……尤其是一个小气的人……很小气的人……怎么！我费理湘·俾达利特……我看中了法国第一有钱、第一美丽的女子，不知什么神差鬼使，竟令我决定教她爱上了一个毫无价值的男子。我达到这一种不可思议的结果，而这毫无价值的男子竟自不服气，要喊报

仇？……呀！不行！……不行！……

保 你咕噜些什么？你决定了……

费 是的，先生！我因为太爱朋友之故，把 815-105 号的汽车弄破了四个橡皮轮子。吸了几支令人头昏的雪茄，偷了些相片放在你的吸墨纸板底下……

保 原来是你！

费 我弄到人家向你求婚……人家向你求婚了……因为人家爱你……

保 你说谎！

费 人家爱你！

保 你说谎！……这女子始终恨我。证据乃是她与另一个男子结婚……今天早上《费嘉洛报》上登了广告了。

费 (耸肩)小气……真小气！……

保 不，不……我从刚才你的口供看来，只知道你欺骗我，你有野心……卑鄙的野心……你把我看做你的阶梯……这是你刚才自己说出口的……要把我的幸福的残砖剩瓦，做你的幸福的高堂大厦。

费 好，我们索性说个明白！……

罗 先生们，我请求你们！……

费 我们就说我自己的幸福吧！朋友，赖丕斯多父女已经向我下逐客令了……

保 真的吗？

罗 真的！

保 毕竟有一个好消息了！

费 好极，妙极！

罗 您所在的画室，我们该在今天晚上以前退还伴霞民小姐。

保 怎么！退还！……依您说，这画室不是你们的了？

罗 不是的……

保 你对我说过……

费 当我对你说我有一个画室的时候,我不晓得我的领有的期间是以每小时计算的……

保 由此看来,我来请你们给我一个容身之处,教我与她远离……而我却来错了!……告别了!

费 你又回到河边去吗?

保 我高兴回到哪里就回到哪里。大约是我那胥西的小屋子……罗赛德,我很欢迎您到胥西去看望我……

罗 我的亲爱的保罗,您不要太伤心……我心里在想:佛罗丽思终于归您的……

保 (先是不懂)佛罗丽思……呀!是的,佛罗丽思。(片刻之后)告别了!

第三出

出场人:费理湘、罗赛德、(其后)赖丕斯多。

罗 这毕竟是一个好少年……

费 这尤其是封闭得很紧的头脑。

赖 (入)刚才我在楼梯上所遇见的是保罗·诺尔孟先生吗?

费 是的。

赖 您还与这位先生往来吗?

费 我不得不重寻旧友,因为新的……

赖 新的朋友并不抛弃了您,俾达利特先生……(向罗赛德)鄙人请安了。姑娘。

罗 我告退了。

赖 不,不……您在这里并不是多余的。

费 您说的是……

赖 我说的是:我还是您的朋友,我的亲爱的大师……我们要完成我的肖像的最后一次的工作。

费 噫！天！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赖 （哈哈地笑说）发生的事情是：我的女儿要弄得我“一夜发白！”……（罗赛德微笑）您为什么笑，姑娘？

罗 没有为什么……

赖 这是她的条子，刚才她的女仆才交给我的。（念）“我的亲爱的爸爸。今天早上我看见了《费嘉洛报》，报上载我一定同巴甫查克先生结婚，我因此考虑了很久。这未婚夫，我信了你的话允许他，乃是我一时的消遣；后来我驱逐了他，乃是我一时有见识；后来我又收容他，乃是我一时发怒……这些反反复复的举动，皆出于一个原因。这原因乃是：我在世上只爱一个人……最高无上的一个人……我叫他做天神……”她完全疯了！

费 （微笑）不疯！不疯！

赖 （继续念下去）“……我要修行去……人家常常同我谈起冥想宗，我也许就修这一门。既然你去让俾达利特先生画像，请你对我说我后悔不该对他不好。至于他的一个朋友——我记不清楚叫做什么名字——我也不该那样对他。俾达利特先生领有了他的画室，便请他保守着吧……”

费 自从她出家之后，她变成很好的人了。

赖 “……告别了，爸爸，现在你自由了，你可以尽量地眠花宿柳，因为我替你祈祷。”

费 奇怪！

赖 我呢，我了解伴霞民……她这种怪脾气只能够支持一礼拜。

罗 这是很可能的。

赖 但是，总算在一个礼拜内她不会搅扰我，却去搅扰她那另一个父亲去了……

罗 怎么？

赖 她那天上的父亲恰轮着他了。

- 费 巴甫查克呢？……他将以为如何？
- 赖 照从前一样。
- 费 对了！那么，我们继续我们的工作吗？
- 赖 当然啦……
- 费 呀！我多么快活！罗赛德，这又是光荣，又是成功！……我的毛笔都捆起来了，现在我再去找来吧……
- 赖 喂，差不多完成了吗？
- 费 差不多了……
- 赖 可以看吗？
- 费 请看……（展开那画，半晌）怎么样？
- 赖 （没有兴高采烈的样子）呃，是的……
- 费 这是令人惊奇的一幅画，是不是？
- 赖 喂，这是我吗？
- 费 当然啦。
- 赖 我一眼看见的时候却认不出来。
- 费 这并不是一张照片。这是绘画的关于您的印象……
- 赖 是的……这样观察……
- 费 将来在展览会里，不知有多少呼声啊！
- 赖 我相信您的话……我想人家一定喝彩的。
- 费 好啊！您答应过我的话，您记得吗？如果您愿意，请您替我拉两个主顾，譬如博旦小姐或杜波奈公子。
- 赖 好的，我就提拔您！……但是，天呀天！亲爱的朋友，您的画也就特别了！
- 费 幸亏是特别哩！我找毛笔去……（出）

第四出

出场人：赖丕斯多、罗赛德。

赖 姑娘，我给您的朋友的快乐，同时就给您的愁容……

罗 说哩！还不是吗？……

赖 为什么？

罗 没有为什么。

赖 我这样不知进退，请您宽恕我，但是，这因为我真的太关心于您了……

罗 呀！

赖 是的……在诺尔孟先生家里的时候，您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给我碰钉子……这好极了，我没有忘掉……

罗 唉！先生……

赖 是的……是的……您是个好人……您是一个好女人……再者，您爱您的费理湘……这也是好事……

罗 呀！是的，我爱他！……呃，这是真的话，先生……他可以变成著名的人物吗？

赖 这个我答应您。我负了这责任，一定不肯失信！……

罗 唉！谢谢，先生。您不晓得您供给我多少快乐啊！

赖 一年之后，俾达利特的画要卖得很贵。在我们二人中间不妨说……我向他自己，也说过我的意见了……我觉得他的画有些特别……然而这没有什么要紧……我还是要提拔他！

罗 真的？提拔一个画家是很不容易的，不是吗？

赖 不！……提拔一个画家，也像提拔巧古力糖。这只是舆论的关系。

罗 再者，有一件事您也应该顾到的，您晓得吗？

赖 不……

罗 这乃是使他结一场很好的婚姻。

赖 一场很好的婚姻！是您来请求我……

罗 当然！我是不算数的！我常常想到终有一天我在他的生活里消灭了。现在我不愿意与他同居了。

赖 为什么呢？

罗 因为他快要改变他的生活了。他到您家去,到别的很好的人家去,这些人家是不能接待我的……于是他会丢我自己在家里……我一定很痛苦……或者,有时候他想要同我在一块儿……而人家又会说他不应该。

赖 那么怎样?

罗 那么,我既然不愿意妨碍他的前程,我就要离开他了。

赖 您同他谈起过这计划吗?

罗 唉!不……也许他会叫我不走,于是就减了我的锐气了。

赖 (自语)看这女孩不出,她的话倒很妙!

罗 您看,先生,爱一个男子就伴着他在一块儿,这乃是容易的事;爱他而因怕妨碍他就走了,这却是难做的事。但是,我晓得我做得出来。

赖 说得妙!

罗 我说的话是不是有理?

赖 我不说您没有理。

罗 当然,开始的几天,他一定觉得缺少了些什么似的……

赖 您预备到哪里去呢?

罗 先生,我有一种职业。我是做女帽的。

赖 好极了。

罗 而且我并不笨。在和平路,十年内,我可以成为第一等的裁缝。

赖 在别人家里工作吗?……笨法子!……您应该自立……好孩子……

罗 是的,先生,自立……您并不想一想。

赖 在奥比亚的左近,开一间小铺子,白色的墙,金字的招牌:“罗赛德姑娘,时式帽子。”于是就发财了……

罗 (笑)好容易!

赖 我常常有意思是投资给人家一间帽子店……这是真话……

罗 唉！先生！……

赖 我再说远些。您能引起我的信任心。（在一张写字的桌子前面坐下）先说，我素来会猜度人心……

罗 先生，您在做什么？

赖 我使您自立，这里是二万五千法郎的支票。

罗 唉！不，先生……

赖 怎么不？……您可以拿这个到普通公司去领款子，人家认得我的签字。（递支票给她）

罗 先生，我不晓得您是否注意到：其实您使我心里很痛苦。

赖 为什么呢？

罗 像您这样年纪的一位先生，把二万五千法郎交给像我这样年纪的一个女人，人家晓得他想打她什么主意了。

赖 我一言为定……

罗 先生，请您保存您的钱吧。我也许是不识抬举，然而我是一个正经女子……

赖 罗赛德姑娘……人家遇得着……甚至在巴黎……虽则少见，到底遇得着些老先生们对于妇人们并不一律看待，并不个个都打主意。请您拿了这支票吧。您放心，我绝对没有与您再见的野心。您去买您的小铺子吧，将来如果您变成很有钱的人，好，您就还我的钱……连本带利。

罗 （十分感动）但是，先生……我怕不成功！……我没有主顾。

赖 将来人家拉些主顾给您！我要提拔您，不是吹牛，帽子店，我是从来没有开过，但是我想不比别的生意更难做吧。我提拔您，像提拔我的巧古力糖。

罗 先生，我不晓得怎样感谢您……

赖 唉！不……我请求您……不要道谢……我讨厌这个。再者，我忙得要命。我不奉陪了。最要紧的乃是：这事情只我们二人晓得就好。

罗 然而我到底想要人家知道我爱谁的恩……

赖 不,不……我是晓得巴黎人的,如果这事传了出去,一切的人们的意见都像您刚才的意见了。我不晓得您怕不怕这种麻烦,我呢,我怕极了……

罗 您很愿意我同您接吻吗?

赖 不……请您把您的指头给我。(拿她的手吻)好!……祝您好机会,小老板娘!……俾达利特先生还不回来,太迟了!我要到交易所去了。请您告诉他,我明天上午再来。(注视那画像)而且,他不要我,也许还画得好些……

第五出

出场人:罗赛德、赖丕斯多、爱克多。

爱 (慌张地)伴霞民不在这里吗?

赖 是的。

爱 呀!岳父……我是从您家里来的。人家告诉我,说伴霞民再也不接见我了……永远不接见我了……

赖 真的……她再也不结婚了。她出家了。这是最近的消息。

爱 唉,这真没有道理!……今天早上的《费嘉洛报》!……(向罗赛德)日安,姑娘……(向赖丕斯多)这真没有道理!

赖 您不必烦恼……她会仍旧归您的。

爱 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不能如此活下去——在她的爱情与她的脾气中间打回旋!

赖 这种打回旋的生活,我十八年来不曾脱离过,先生!……

爱 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您的成绩,却不是我的成绩!

赖 您说的是反抗的话吗?

爱 不,是埋怨的话。

赖 好,那么,随我来吧……我到交易所去。在交易所出来之后,我们努力设法找到她,教她重归于好。

爱 我请求您……(向罗赛德)再见,姑娘……

赖 (向罗赛德)再见,我的亲爱的孩子。

爱 (对着画像)这是什么东西,岳父?

赖 这是俾达利特先生画的我的肖像……

爱 您的!……唉!天呀天!……

赖 您与我的意见完全相同。(二人出)

第六出

出场人:罗赛德、费理湘。

费 (入)呀!亲爱的赖丕斯多先生……呃?他走了?

罗 是的……刚刚出了门口。

费 罗赛德,你怎么样了?……你的样子很奇怪……

罗 我吗?……不……我没有怎么样。

费 你看,你哭了!……

罗 不是的……你信我的话吧……

费 噯呀,罗赛德……有什么事?

罗 不错,你有道理……我同你说了还好些……好,我就说了吧:
我已经向赖丕斯多先生声明我有离开你的意思了。

费 离开我?

罗 是的……我常常说过的话,你记得吗?现在你出名了,我不愿意妨碍你进国家学会。

费 那么怎样?

罗 他觉得在我一方面做得很好。

费 太好了……我不肯受这种牺牲。往后呢?

罗 往后他给了我一张二万五千法郎的支票,使我自立。

费 一张支票……天呀天!……你真有彩数!

罗 这就是支票!

费 (半晌)算了……我料不到赖丕斯多先生如此,……也料不到

你如此……二万五千法郎……好的,祝你们幸福吧!

罗 唉! 费理湘……你要猜想到哪里去了?

费 我似乎觉得这是很显明的!

罗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我料定我接受这钱是有罪过的。好,既然你可以猜想到这上头,我就不肯要他的钱。你看这支票……我撕破了就完了!

费 (止住她)不……不要撕破了……

罗 但是,既然……

费 不要撕破了! ……二万五千法郎的支票,哪怕它的来路如何……是不该撕破的……只该支取。

第七出

出场人:费理湘、罗赛德、保罗。

罗 (瞥见保罗入)呀! 是保罗!

保 (向费理湘)人家爱我! 刚才你根据什么,说人家爱我?

费 根据显明的事实。

保 那女子,她同你说过她爱我吗?

费 噫! 天! 她对我们都明白表示过的!

保 她爱我,同时又嫁巴甫查克先生,是不是?

费 她再也不嫁巴甫查克先生。

保 呀!

费 她出家了。将来她请求上帝宽恕你的。

保 她出家了!

费 至于我,我再也不恨你,绝对不恨你……赖丕斯多先生已经认识我的价值,我自己划船向财富之源走去,朋友……

保 你的朽腐了的阶梯毕竟还造福于你。

罗 保罗,您这一来真好……因为此刻这里就是您的家……

费 罗赛德说得有理。在你没有找到工作以前,我款待你,像当初

你款待我一般。

保 谢谢,费理湘! 呀! 可怜的朋友们……不知将来我要变成怎么样了?

罗 将来总有办法的。

保 我不相信。

罗 (向费理湘)我有一个主意……我想把我这支票给他。

费 唉! 不,不……你有的是怪毛病! ……让我穿了一件上衣便带你出去,即刻领取……否则,依你这种性情……(向保罗)你不怪我吗? 吖?(吻他)无家可归的可怜虫! ……一会儿见!(出)

第八出

出场人:罗赛德、保罗。

保 那么,既然这画室是你们的,她是再也不来了的,是不是?

罗 谁?

保 伴霞民……伴霞民·赖丕斯多……

罗 是的,她再也不到这儿来了,因为她出了家。

保 我宁愿她出了家。

罗 当然。

保 为什么当然?

罗 因为这么一来,她就不嫁巴甫查克先生了。

保 她嫁不嫁巴甫查克先生与我有什么关系?

罗 与您没有一点儿关系,保罗。

保 那么怎样?(半晌。保罗心不自在地踱来踱去)喂,罗赛德……她该是幸福的了……

罗 (细心地)说哩! 没有爱人了,又有一个曼加稣先生做父亲,这不是快活的事!

保 您说的是谁?

罗 是佛罗丽思小姐。

保 但是我说的是伴霞民,我说,她不是很不幸福,就不至于出家了……

罗 否则就是因为她觉悟她对您不住。

保 我到底不要求她补过啊。

罗 我想您不像从前那样恨她了。

保 谁?

罗 伴霞民。

保 不,我仍旧一样地恨她,只一层,我告诉您,罗赛德……我的心里常有她的影子……我如今相信: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未必像恨一个人的时候那么念念不忘哩。

罗 事实上乃是:您绝口不再提起您的未婚妻了……

保 我没有时间想起她,罗赛德……再者,佛罗丽思与我,我们是即刻发生了爱情的……这很简单,很甜蜜……当我沉吟着她的名字的时候,我很感动……但是,当我想起另一个的时候……我却是颠颠倒倒的……我恨不得咬她一口……您是不懂的。

罗 我懂,我懂……我晓得您爱赖丕斯多小姐,爱到发狂了……

保 不要说这个,罗赛德!……不要说这个!

罗 而且,假使她从这门口进来……

保 假使她从这门口进来……我就从那门口出去!呀!我尽够了……受她播弄尽够了。够了!

第九出

出场人:罗赛德、保罗、一个仆人。

仆 (入)有客来请见先生。

保 是谁?

仆 伴霞民道姊。

保 怎么?

仆 伴霞民道姊。

罗 赖丕斯多小姐吗？

仆 是的，姑娘。

保 但是，她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

仆 我不晓得，先生。

罗 呃，但是……这是她的家，她要进来就进来……

保 罗赛德……

罗 她要进来就进来。（仆人出）我为人很好……这门是您该从这里出去的，让我替您出去吧。（出）

第十出

出场人：保罗、伴霞民。

保 我的心动了……这是我生气……当然是生气……

伴 我的哥哥，我很喜欢看见您。

保 这只是一场笑话吗，小姐？

伴 什么是笑话？

保 所谓出家……

伴 呀！您知道了吗？……不，这不是笑话。我有了信心，我已经启发了我的信心。

保 这真是奇事一桩！

伴 我这一来，为的是同我父亲接吻；但是，哥哥，人家说您在这里，我希望与您做一场太上的谈话。

保 但是，呸！您与巴甫查克先生结婚，已经在报纸上发表。为什么突然解约呢？

伴 因为我觉得我配不起他。

保 配不起他吗？……但是，巴甫查克先生不算什么……

伴 我越发不算什么，哥哥。

保 您听我说，小姐，您还没有出家，不是吗？那么，虽则您是不在乎的，而您叫我做哥哥，实在使我非常难为情！

伴 听凭尊便，先生。（瞥见赖丕斯多的画像）呀！这是什么？

保 这是令尊的肖像,费理湘画的。

伴 我要常常祈祷吾主耶稣,请他宽恕您的朋友画这肖像之罪。

保 但是,请说了吧:为什么您希望与我作一场太上的谈话呢?

伴 为的是请您恕罪……为的是对您说定,将来我替您祈祷上天给您一生的鸿福,没有一片乌云。

保 太迟了!我没有位置了,您又出了家!您还希望我明儿得到鸿福,没有一片乌云吗!?

伴 呀!是的,是的……我实在害人不浅……现在我觉得我已经离了人世的情网,我对于这些小小的事件,实在瞧不上眼睛。

保 我呢,我在这些小小的事件里头摸索!

伴 说话不要说得太过分了……您终于可以得到您的幸福。我这一种非常的决定,可以使曼加稣先生恍然大悟,于是……

保 咳!曼加稣先生!请您不要提起曼加稣先生!这与我没有关系,曼加稣先生……

伴 唉!您说什么话,哥哥?……

保 我说:您所给我的害处是您意想不到的,我就原谅了您也无济于事……无济于事!我说:在胥西的时候,我觉得您是令人难堪的人……在部里的时候,您弄到我发狂;现在呢,您怀着宗教上的见解,越发令我着恼!……这就是我要说的话,我的道姊!

伴 呀!天!……您是不是爱我……?

保 我不晓得我是爱您呢或是恨您……但是,您像磁石般吸住我,这却是真的!……

伴 您爱我了!……您看,我做了一切,为的是想做您的人,而您却拒绝了我……而今我此身已经归属于吾主耶稣,所以我再也不能做您的妻子……您爱我了!

保 那么,俾达利特说的话是真的吗?……您对于我曾经有过爱情……真的爱情吗?

伴 是的……我有的是不服气的性情！那时节，一切都把我们隔开：我的身已经许给别人，而您也快要结婚了……您对于我，老是惹我生气；于是，我渐渐地注意到您与别人不同，以为您永远不会是我的……于是我偏想要您……唉！那时节，我不服气，偏要您！

保 伴霞民道姊！……

伴 是的，您有道理，我放安静了。这是过去的余情重上心头……但是现在都完了，我不爱您了。

保 那么，我还有什么好做呢？

伴 您只好学我。

保 学您出家吗？

伴 是的……人家说达赖干那边的善男子的生活很好。

保 我到达赖干去，是的……您呢，您到哪里去？

伴 我还不晓得。人家对我说起奥大利有一座很好的修道院。

保 奥大利离达赖干远不远^①？

伴 很远。

保 当然……有法国在中间离开我们。

伴 还有意大利……

保 (十分伤感)还有瑞士……

伴 (亦十分伤感)又有波斯……

保 (垂泪)唉！不是的……波斯不近那边……

伴 呀！……保罗哥哥……

保 伴霞民道姊？……

伴 我们不幸得很，唉！

保 是的。

伴 告别了……

① 达赖干(Tarragone)在西班牙，近地中海。

保 在未分别以前……也许我们可以……作最后一次的接吻……

伴 如果您愿意的话……

保 (拥抱她)我爱你! ……

伴 我万分爱你!

第十一出

出场人:保罗、伴霞民、费理湘、罗赛德。

罗 (指他们一对儿给费理湘看)你瞧!

费 我早就说过了的!

保 奇怪,奇怪!每逢我吻您的时候,老是给人家捉住的……

伴 俾达利特先生,我向您宣告我的婚姻。

保 好,您听我说……我承受了……却不要您的嫁奁!于是,我呢……我将来再找一个位置。

伴 您的位置已经找好了。您将来做赖丕斯多糖厂的副经理。

保 也罢,好的!

伴 俾达利特先生,至于您呢,我任命您做糖厂的秘书长。这是特创的位置:每年二万五千法郎。

费 您要求我毁了我的调色板吗?

伴 为的是二万五千法郎的年薪。

费 我在考虑……我自问:假使第先^①处在我的地位,他该是怎样做?

伴 他该是把二万五千个金饼子收了。

费 那么,用不着迟疑,我承受了。

伴 而且,他该是娶了罗赛德做妻子。

费 您以为吗?

伴 我敢断定!而且,您该懂得……想要使我们四人都好好地与爸爸往来,须得使你们像我们一样做……你们非过了正路不可……

① 第先(1477—1576),意大利的大画家。

费 我很愿意……

罗 这太好了！……（向费理湘）我的爱，赖丕斯多所给的二万五千法郎，应该马上还他。

费 不！噯呀，她真是教不变的！

伴 罗赛德，您就收了吧，这算是画像的酬金。

费 好极了……这么一来，这钱是我的了！……

伴 喂，只有一个条件……乃是不许您把这画像展览……

第十二出

出场人：保罗、伴霞民、费理湘、罗赛德、赖丕斯多。

赖 （向伴霞民）到底……我找见你了！

伴 日安，爸爸；你来得恰好，我有好些重大的消息报告你。先说：我不出家了。

赖 好极了。免得我去请求上帝恕罪……越迟越好！

伴 还有就是：我同保罗·诺尔孟先生结婚。

赖 这不行！他给总长辱骂了之后……不行！

伴 你错了！……他变成一个佳婿了……刚才他已经被任命，做你的糖厂的副经理。

赖 我免他的职！

众 赖丕斯多先生……

赖 而且我不同意于你们的婚姻。

伴 我们不要紧。

赖 为什么？……

伴 因为明儿你就同意了。

赖 她真了解我！

幕闭

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译完

我的妻

[法]嘉禾 著

剧中人物

男

安德烈·特尔奈,简称安

达我·巴拿尔,简称巴

阿里斯特·华洛丕耶,简称华

杜不赖先生,简称杜

卓爱·杰克生,简称卓

圣达西斯,简称圣

夏拉梵尔,简称夏

吴尔邦——安德烈的男仆,简称吴

丕托赖,简称丕

旅馆主人,简称旅

一个听差,简称听

女

淑赛德,简称淑

米丽恩,简称米

圣达西斯夫人,简称斯

杜不赖夫人,简称赖

赖安婷——安德烈的女仆,简称婷

托托斯,简称托

玛利——淑赛德的女仆,简称玛

地点

第一、第三、第四幕皆在巴黎安德烈·特尔奈的家里;

第二幕在美景旅馆,高沙吴华省,摩诺提耶乡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嘉禾的小传已见于所译《卖糖小女》篇首，兹不赘及。

嘉禾的剧本以轻狂胜，令人看见便从头笑到尾。他的杰作《淑赛德小姐，我的妻》(Mademoiselle Josette, ma femme, 兹声称《我的妻》)逸趣横生，有奇峰突起之妙，所谓乐而不淫的戏剧。1906年11月16日第一次在詹纳斯戏院开演，巴黎士女奔走相告，故院中常卖满座。其后改在国立奥迪安戏院开演，1929年几乎每周演一两次。今年因改演嘉禾所著《卖糖小女》(la Petite Chocolatière)，然后停演《我的妻》；但是本剧的声誉至今尚脍炙人口。

巴黎私立各戏院竞尚轻狂之剧，嘉禾的戏剧虽经国立戏院采用，然其作风可以代表巴黎士女的趋向与嗜好，兹特译出，以见一斑。

译者

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第一幕

布景 特尔奈先生的府第里的一间客厅——台之第二行,左角上,是厅的正门。——火櫺在后方。台之第一行,右方有门直通特尔奈先生的卧房。家具雅丽。厅之中央有桌子。左边一张长凳子。还有座子、靠背椅等等。

第一出

出场人:吴尔邦、巴拿尔、(其后)赖安婷。

巴拿尔自左角上的正门入,很伤感,手里拿着一个小袋,袋为丝制,缘以彩结。袋里有一只很小很小的狗儿,名叫华尔斯舞之王。这狗穿的是红色的长大外套,绣着黄金色的英国军徽。吴尔邦随入。

巴 喂,安德烈不在家吗?

吴 是的,先生,他还没有回来……他在杜不赖先生与杜不赖夫人家里吃晚饭。平日他遇着这种情形,非到十一点钟以后决不回家的。

巴 呀!吴尔邦,今天晚上,陆离戏院里的事好不把人气煞!

吴 夫人给人家吊膀子吗?

巴 这与平日没有两样,但是关系不在这上头。

吴 那么,是什么事?

巴 您不看见我把什么带了来吗?……

- 吴 (看见那小狗)华尔舞之王!(上前欲抚弄它)
- 巴 不,不……今天晚上请您不要抚弄它。
- 吴 它做了坏事吗?
- 巴 糟透了!
- 吴 请您告诉我,巴拿尔先生。
- 巴 好,我就说了吧。吴尔邦,您知道那一幕戏剧的情节吗?
- 吴 呃,先生……试演的时候我还在场呢。
- 巴 好的。那么,您记得:第二场不是有“修改宪法”一幕吗?
- 吴 我记得很清楚。
- 巴 表演的男女伶是布成一个半圆圈的……
- 吴 是的,夫人是左边第二个。
- 巴 那福星说:“夫人小姐们,你们真是妙人儿,只可惜你们缺少了一样东西。”于是爱神进来说道:“你们所缺少的乃是我;我是宪法的尾巴。”^①
- 吴 那爱神是伴松姑娘扮的。她是编剧者的情妇。
- 巴 正是。好,她正在唱着的时候,华尔舞之王趁着那化妆奴的一个不提防,竟自登台!
- 吴 有趣!有趣!
- 巴 伴松唱着,华尔舞之王舞着,观众嚷着!不料这小狗儿一时发疯,竟跑到监戏位前,当众撒了一泡尿,它哪里顾及那五千六百法郎的收入!
- 吴 好不教人笑痛了肚皮!
- 巴 人家把幕闭了,只听得观众乱嚷:“再来!再来!”
- 吴 这是值得喝彩的。
- 巴 后来花了一刻钟的时间,才能够使观众安静了,把监戏位揩干。
- 吴 结果是怎样?

① 法文 codal 字是“宪法的”的意思,caudal 是“尾的”的意思,二字声音相近,故以为戏言。

巴 那管场的罚了米丽恩五百法郎。

吴 罚了姑娘！……

巴 而且把华尔斯舞之王驱逐了。那时节，我照常地在她身边，她哽咽着把它交托给我，——所以我把她的儿子带给你们。

吴 姑娘该是气极了？

巴 还用说吗！然而她毕竟还很硬撑，工作直到完场。她的脑筋刺激了一下子，而她还晓得利用休演的时间，不至于当场出丑。半个钟头以后她就来的。

吴 巴拿尔先生，您知道姑娘是否在这里住？

巴 当然啦。您想想看：米丽恩这样伤感之后，还能独自度过这一夜吗？

吴 那么，先生，让我通知赖安婷。（按铃）

巴 唉！惨啊！惨啊！最令人伤心的乃是：当这一场祸事发生的时候，恰是安德烈·特尔奈先生在杜不赖家安静地吃晚饭的时候！

婷 （入）晚安，先生，有什么事？

巴 等一下吴尔邦再告诉您；姑娘快要来了，她这一来，十分伤感，请您给她预备她的水药。

婷 先生，水药共有两种……要哪一种？

巴 要那安神药！……那安神药！

婷 好的，先生，我即刻就去预备。呃，华尔斯舞之王也来了……让我引它睡觉去。

巴 不！我赌过咒：在米丽恩未回来以前，我决不离开它一秒钟。

婷 好的，先生。晚安，华尔斯舞之王。

吴 晚安，小冒失鬼！

婷 它做了什么事来？

吴 （出时偷偷地向赖安婷）赖安婷，您看这一条小泥鳅^①！

① 法国的隐语，把 cabot（鱼名，姑译为“泥鳅”）当做“狗”字讲，亦当做伶人讲。

婷 是的。

吴 您看……明天,所有的报纸都要登载它的!(二人出)

第二出

出场人:巴拿尔、(其后)安德烈、(又后)吴尔邦。

巴 (向华尔斯舞之王)现在,伙计,我们评一评理吧!看你的样子,似乎你不晓得你闯了大祸。唉!我把你恨煞!你教我处在一个难为情的地位!我正在去向侯爵讨些巧古力糖给你吃,而你竟利用这机会做坏事,真是无聊!……在我们二人中间不妨说:是我让那化妆室里的门半开着……人们都以为是化妆奴不小心,于是我用钱买她闭口,花了十个法郎!呃,伙计,是的,十只金饼!……你竟惹了这一场大祸!……唉,这是不可原谅的!你每天在化妆室里,有我伴随着你坐三个钟头,你还烦闷吗?你是不关心于我的话的,我偏要告诉你:我爱你的女主人,爱到发狂,假使她不是我的老朋友的爱人……我早已……你不要这样舔我,越舔我,我的心越动了。当然,我不恨你……然而我们到底要过七天暴风雨的生活。不是你,却是安德烈!……尤其是我,我天天在他们身边,很忠心,很灵敏,却毫无希望……你只是一个乖狗……而我却是一个忠狗。(吻它)唉!我们原是老兄弟!

安 (入)呀!罪人们来了!

巴 你瞧!……

安 吴尔邦告诉我的是什么话?我们有了一场意外了?

巴 一场悲剧!

安 唉!不要说得太过了。

巴 一场惊人的悲剧。你信我的话吧。

安 请你就事论事吧。华尔斯舞之王这一次的玩意儿只值得十五生丁,而它却给人家罚了五百法郎。我们把钱付了还要名扬

四海!

巴 你不晓得,米丽恩此刻是什么情况!

安 她不久就安静了的……(按铃)

巴 你在做什么?

安 ①

巴 我同米丽恩赌过咒:无论如何,我不离开它……

安 (把外套交给进来的吴尔邦说)请您安放好我的外套。而且,
(指狗)把这位“先生”领去。

巴 (抗议)我赌过咒……

安 你真讨厌。

吴 (捉那狗)好,来吧,我的乖乖;来吧,我的儿,(走到门阈上,背着他们说)来吧,脏东西!(出)

第三出

出场人:巴拿尔、安德烈。

巴 我曾经赌过咒……

安 老友,你听我说:平常的时候,你与米丽恩的孩子气,我都甘心忍受;今天却不同了,因为我有事在心。我劝你做个明理的人,让我休息休息吧。

巴 你有麻烦的事情吗?

安 不……我有几分心焦,如此而已。

巴 你遇着什么事情了?

安 很简单的:淑赛德订婚了。

巴 你的义女吗?

安 是的。今晚大家吃一顿有用意的饭,吃到快完的时候,与杜不赖先生合股开转运代办公司的都提惠尔先生,正式地请求淑

① 编者注:此处对白原缺,疑或为“让人把它带它”之类。

赛德做他的唯一的儿子伯洛斯比的妻子。

巴 好,那么,你该快活才是道理,因为你所爱的义女已经有了好人家了。

安 依理是该快活的。但是我觉得未免太早了。淑赛德还没有十八岁。我似乎觉得再等一等也不妨。

巴 但是我想杜不赖有这计划已经很久了。

安 唉!不错,他始终只是这计划。就说我吧,当初我也赞成他。淑赛德一出世我就认识了她,以我的年龄说来我快到四十二岁了,她很可以是我亲生的女儿,所以我很关心于她的前途。呃,老友,我有四十二岁了,你不会晓得一个人上了我这年纪……

巴 上了我们这年纪……

安 随便你说。

巴 我并不固执。

安 我再说淑赛德吧。当初的时候,我以为这一种婚姻的计划是合理的、方便的,而且差不多是照例的。那小伯洛斯比在十岁的时候很好,后来越大越不行了。在现在看起来,却是一个庸材。

巴 是的……非驴非马^①。

安 淑赛德呢,恰恰相反,她越大越标致,越发达,越鲜艳。她长得好到这程度,有时候我却诧异起来,像杜不赖这一双夫妇,一个粗牛,一个瘦狗,在这臭水沟里,竟能产出这一朵名花来。

巴 她其实是一个妙人。

安 巴拿尔,你是一个有眼力的。我所爱于她的乃是:她非但身体长得美,她的心灵也美。你不晓得,她的性情很像我的性情,很伶俐,很自由。她做事往往喜欢首倡,虽则有几分古怪,却不失为光明磊落的人!而且她还有艺术家的习气,我不晓得

① 此句原文系用英语 Yes... half and half。

她是从哪里学来的……

巴 也许从你学来的……因为你总算是把她教养成长的了！

安 巴拿尔,你是一个聪明人。你说得很对,所以几天前我领他们三人去看古代图画展览会。

巴 呀!他们真是不幸!

安 (微笑)是的……我也不再说了。老友,有些理由你是不懂得,总之我不满意这一头亲事。再说,我喜欢不喜欢,是不值得注意的,然而我看淑赛德一方面,与其说她应承,不如说她迫不得已。

巴 不要说吧!

安 我也不要说什么幸福的曙光了,只一些喜气也不曾上过她的眉头,这是我注意到的。非但如此,当她仔细看伯洛斯比先生的时候,她的眼神总有嘲笑或不顺从的表示。假使我是他,我只有一半儿放心。

巴 因此你……

安 因此我莫名其妙地担心起来……

巴 你没有意思想要探淑赛德小姐的口气吗?

安 还没有机会。有两三次,我觉得她似乎要同我说话,但是我老是在商场里打牌,没有功夫听她说。这个可惜得很,因为假使我同她四眼相对的时候,她一定会对我说道:“义父,无论如何,我……”

外厅有喧嚷的声音。

安 呃!米丽恩来了。

第四出

出场人:安德烈、巴拿尔、吴尔邦、(其后)米丽恩、夏拉梵尔、托托斯、(又后)赖安婷。

吴 (开门)是的,姑娘,先生与巴拿尔先生都在这里。

- 米 (飞跑而入,托托斯与夏拉梵尔随入)我的狗呢?
- 安 你放心……你的狗睡着了……
- 米 我同您说过……
- 安 日安,托托斯……日安,夏拉梵尔。
- 巴 (向米丽恩)我所以敢离开它者……
- 米 您不要理我吧,您的话只有使我动气而已。
- 安 我的爱,我似乎觉得你对于这一场意外,未免看得太要紧了些。
- 托 (向安德烈)她刚才很伤感……
- 夏 只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与托托斯才一定要陪她来。我们洗了化妆之后,即刻……
- 安 你们太客气了……其实可以不必……
- 米 真的吗?……(向托托斯与夏拉梵尔)我同你们说了什么话来?我说他一定归罪于我,不是吗?好吧,算了……
- 安 噯呀,米丽恩……
- 米 人家把我的狗抛出了门外,那管场的辱骂了我一顿,那经理把我处罚了……你还说我把这一场意外看得太要紧了!我走吧……
- 巴 米丽恩……
- 米 你们告诉我:我的狗在哪里?……
- 安 我请你揭了帽子,尤其是不要管你的狗……
- 米 我要走了。
- 托 不要走吧,爱!……陪我们在这里吧……
- 夏 假使人家老是服从他的脾气……
- 米 我不走了,但是我不走只为的是看朋友们的情面……
- 安 我替巴拿尔道谢,我自己也谢谢你。
- 托 (向安德烈)她说这话,其实她爱您爱极了。
- 夏 当然啦。
- 安 我也相信。而且我一方面……

婷 (入)夫人的水药来了。

托 爱!吃水药吧,吃下去就舒服了。你看,安德烈想到这个。

米 唉!我分明晓得这是巴拿尔的意思。

巴 天!是的……

婷 夫人可以吃了,这药不很热。

米丽恩吃药。

米 呀!……我觉得舒服些了。(她把杯子递给赖安婷,赖安婷出)

巴 (向夏拉梵尔)这药很灵验……乃是我所开的单子。

米 喂,你!……你打算怎么办?

安 吶?

米 呃……你打算怎么办?

安 我吗?我打算贡献香槟酒给他们这两位好人——托托斯与夏拉梵尔,每人一杯,谢他们肯见爱,直到这里来……

米 我问的不是这个……你是我的情人……我给人家辱骂了……你打算怎么办?

安 好,我把你从戏院里拔出来吧。

夏与托 呸!

夏 她会因此死了的。

米 你不要说呆话吧。

安 我到底不能去与那管场的寻仇啊。

米 不,但是你可以要求戏院里辞退他。

安 我用什么名义?

米 用股东的名义。

安 我不是股东。

米 你可以买股票啊。

夏 恰好股票的价值要增加了。在下次的剧本里,我做一个好角色……

安 (微笑)我决定了……达我替我办理去吧。(按铃)

巴 晓得了。(掏出日记簿)你要买多少股票?

安 我不晓得……买一把就是了……(向进来的赖安婷)请您在饭厅里摆香槟酒。

婷 好的,先生。(出)

托 (向米丽恩)你去吻他吧。他这人真好。

米 你以为吗?

托 当然。

米 (走向安德烈)谢谢,我的乖乖。(吻他)

夏 这才是好举动。

安 有这好举动,还有陆离戏院的股票……^①

 吴尔邦入,捧着托盘,盘上有名片。递给安德烈。

安 (接过名片)在这时候吗?……是谁?……(读名片)“阿里斯特·华洛丕耶”,我不认得。

夏 (抢着说)这是高特古先生。

米 是斯加拉穆虚报馆的。

夏 是一个访员!……

托与米 是一个访员!……

夏 请他进来!……

安 (看见吴尔邦迟疑)是的……是的。

 吴尔邦出。

米 天啊,我此刻披头散发的!

托 还有我呢!

巴 你们披头散发都好……

米 总未免……来吧,托托斯。

托 我跟你走。

① 在法文里:“举动”与“股票”同是 action 一个字,所以安德烈说这一句谐声的滑稽话。

米 烦你们请他耐心等一等。

夏 有我们负责。

米丽恩与托托斯出。

第五出

出场人：安德烈、巴拿尔、夏拉梵尔、吴尔邦、华洛丕耶。

华 (由吴尔邦导入)对不起,先生们……我原打算在这里找见米丽恩姑娘——陆离戏院的。

安 她就接见您的,先生,请您等一等好不好?

华 我愿意得很……

夏 (与华洛丕耶握手,华洛丕耶不认得他了,于是他自己说出名字)夏拉梵尔!……

华 这一位大约是特尔奈先生了?

安 正是我。

华 久仰久仰。我的来意您是知道的。那狗儿的历史乃是巴黎之夜的资料,我们不轻易忽略过的。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

安 天!先生,我只是她的情人,但是巴拿尔是在场的,他可以报告您……

夏 如果您容许我……我习惯了……

安 好极了,好极了。先生,等到您把这事记录完毕之后,您陪我们喝一杯香槟,如果您肯见爱。

华 深感盛情。

安 夏拉梵尔,等一下您指点华洛丕耶先生到饭厅里来。一会儿见。巴拿尔,你来吧?

巴 我跟你走——我们让你们工作。(他们二人出)

第六出

出场人：夏拉梵尔、华洛丕耶、(其后)米丽恩。

华 那么,您是陆离戏院的夏拉梵尔先生吗?

夏 是的,亲爱的先生。

华 好,先生,我听您说。(掏出笔记簿子)

夏 好,我就说:我是1871年生的,1889年开始做戏。这两个大年头都不是好年头……1871年有大战事……1889年有……在这情况之下,怎能博得人们注意呢?也罢,这且不说了。我开始做戏是在北滑稽歌场,像穆奈与兰特一样^①。

华 不胜钦佩之至。那么,那狗儿……

夏 我们就说到了。——我第一次的拿手好戏……

华 我请您恕罪,最要紧的是那狗儿……

夏 我很晓得。那么,我把陆离戏院聘我的故事略过了吧……

华 对了。那么,那小畜牲……

夏 那时候,我恰在我的化妆室里,与界雅卫、佛莱尔两位先生谈话^②,谈的是我下一次所扮的角色……

华 在什么剧本里?

夏 我们还找不到好的名字。

华 好的。在你们谈话的当儿,您听见人家嚷起来?……

夏 唉!先生,当我专心于我的艺术的时候,我的周围的声音都不能走进我的耳朵里。

华 (担心)那么,我的调查……我们也许可以找……

夏 不,不……我可以使您满意的。在我们二人之间不妨说,这一段历史是很平常的,当不起您记载的光荣。再者,那小米丽恩虽则是可爱的女孩,还没有什么技能,也没有什么名气。

华 她现在却出风头了。明天她就著名了。所有的报纸都要谈论她的,亲爱的夏拉梵尔。

夏 您以为吗?

华 这是一定的。

① 穆奈与兰特都是当时的名伶。

② 界雅卫(1869—1915)、佛莱尔(1872—1927)都是大戏剧家。二人合作。

夏 那么,先生,这是可痛哭的。

米 (入)晚安,我的亲爱的华洛丕耶。呀!您这人真好,马上就跑了来!真所谓好朋友。

华 我的亲爱的米丽恩,您是最近的新闻资料,我不得不……

夏 (自语)这是讨好的话!

米 夏拉梵尔同您说过了?

夏 (连忙地)一切都说过了!

华 只说了一个大略。

米 请您来先喝一杯香槟,我再给您说个详细。(向夏拉梵尔)你来吧?

夏 我来。

华 (出时,向米丽恩)真的,我调查狗的事情,他却同我说他做戏的历史。

夏 (跟他们走)多么倒霉!……呀!……假使我有两条美丽的腿!…(出)

第七出

出场人:淑赛德、吴尔邦、玛利。

吴 (开左方的门)夫人小姐们,你们可以进来,这里没有人。

淑 (入,玛利随入)谢谢,吴尔邦。那么,您听我说,烦您即刻去告诉特尔奈先生,说他的义女来了,有秘密的事情告诉他。

吴 但是,小姐……因为……

淑 什么?

吴 先生正在与好些朋友就席。

淑 已经用晚饭了吗?

吴 唉!这是意外的事,临时款待。

玛 真的,小姐,我顺从了您,是我错了,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非走不可。

淑 玛利,我同您说过了,一切都有我担当。(向吴尔邦)去吧,吴

尔邦,您悄悄地给我传话去,犯不着使我的义父的宾客知道……

吴 小姐,您放心。(自语)客厅里有天真烂漫的人,饭厅里有花天酒地的客……这就是巴黎!(出)

玛 呀!假使先生与夫人知道我们出来了……

淑 爸爸与妈妈正在安静地睡着,而且,我再申明一句,我负责保护您。

玛 这没有关系……总之,小姐太不谨慎了……

第八出

出场人:淑赛德、玛利、安德烈、(其后)巴拿尔。

安 (入)是你吗?淑赛德……此刻到这里来,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淑 您不要怕,义父……事情是很简单的,却是很紧急的。

安 好,那么,说吧。

淑 是的,是的……但是,玛利,请您先到厨房里会见赖安婷,等一下我再按铃叫您。

玛 (向安德烈)先生该想一想:假使小姐不坚持要来……

安 这不消说得。淑赛德有这种举动,一定有她的理由。去吧,玛利。

玛 我就去,先生。(出)

安 现在,我的孩子,我听你说。

淑 义父,我不幸得很……

安 为什么呢?

淑 人家要我嫁伯洛斯比,而我并不爱他。

安 好的,给我猜中了。

淑 是不是?我早就相信我给人家看得出来的。

安 因为要对我说这心腹话,所以你才在半夜里逃到这里来吗?

淑 我这步骤是延缓不得的。

安 我不懂。

淑 因为您不让我有向您解释的时间。无论如何,这一场婚姻是应该阻止的。

安 好,那么,亲爱的孩子,事情是再简单没有的了。你的父母并不是野蛮的人,明天我就把你不敢亲口对他们说的话对他们说了,伯洛斯比先生的事就不成问题了。

淑 这样说了还不够。

安 吖?

淑 我不爱伯洛斯比先生,但是我爱另一个男子。您看,这事情怎么得了?

安 有什么了不得呢,这另一个男子是谁?

淑 是那少年卓爱·杰克生先生。

安 呀!……是那少年的英国男子,你今年冬天同他跳过许多次舞的,是不是?

淑 是的……他这人很不错,不是吗?

安 很不错。他是杰克生公司主人的独子,而且他很规矩,很出色,像一个君子。

淑 对了。

安 好,亲爱的孩子……你们就结婚了吧。

淑 因此之故,事情就麻烦起来了。

安 有这么厉害?

淑 而且我们要在明天以前决定主意。

安 唉! 唉!

淑 卓爱·杰克生明天早上八点钟就要离开巴黎,要旅行一年才回来。

安 唉! 他在海船上干些什么事情?

淑 他要去参观他的公司的支店,因为东西半球都有支店,照例,公司的将来的总理在未成年以前,应该周游世界,观察一次。

- 安 好极了！我承认英国人是实用主义的。
- 淑 所以杰克生先生非在一年后不能得他的父母赞成他结婚。
- 安 你才十八岁，再等一年有什么要紧呢！
- 淑 我至多只能再等两个月，如此而已。
- 安 呃，你在十九岁结婚……岂不是好！
- 淑 （很镇静）这是不可能的。
- 安 是什么理由？
- 淑 理由是：……我须在未满十八岁以前就结婚。
- 安 谁强迫你？……
- 淑 这是金钱的关系。
- 安 呀！……如果你把金钱混合在爱情里头……
- 淑 不是我要混合的。
- 安 是你的父亲吗？
- 淑 义父……请坐下来再说。
- 安 这因为……我有很少的时间……
- 淑 哪里！唉！……我的姑母阿迷里，她死了十二年了，留下给我五十万法郎。我的父亲是我的保护人，他用这一笔款子做生意了。
- 安 我晓得。
- 淑 是的，但是，您所不晓得的，几天前爸爸才告诉我的，乃是：要我在十八岁以前结婚才有享受这一份遗产的权利。否则将来不知是哪一种慈善事业把这款子拿去了。
- 安 这条款真奇怪！
- 淑 唉！这是很容易了解的。我的姑母阿迷里……
- 安 我的小乖乖……外面有人等候我。
- 淑 呃！由他们等候吧！……（后台有喧笑声）这些人是不会烦闷的……我的姑母遭了不幸，所以她不愿意我有同样的遭遇。她在恰恰满十八岁的时候，拒绝了一个可爱的少年的求婚。

自此之后,直到九十二岁,一辈子也没有人向她求婚。(后台又有喧笑声)您听我说话吗?

安 当然啦……可怜的姑母阿迷里!你的情形也许不同,但是我很懂得那老女的遗嘱的用意。

淑 你看见有难题发生了吧?

安 我看得很清楚。难题在乎不令你的父亲忽然不得不把五十万法郎投入现代的慈善事业。

淑 对了。而且在生意场中,您是晓得的……爸爸也解释给我听过……想要突然赚得五十万法郎,乃是不容易的事情。

安 那么,怎样?

淑 那么,我自问良心,是应该结婚。

安 好的,你就结婚吧。

淑 是的……一年之后,同我所爱的结婚。

安 不,在两个月内……同……

淑 吖?同谁?

安 糟糕!

淑 呀!您看……

安 是的,这是很讨厌的事情。

淑 是不是?

安 不用说,这是没有出路的难关了。

淑 呃,义父,我半夜来找您,有没有道理?

安 说良心话,在这情形之下,我不见得我能够帮助你。

淑 恰恰用得着您。

安 我不是好奇的人,但是我想要晓得是怎么样的?

淑 您很晓得是要打破这难关的。

安 什么法子都没有。

淑 有的,有一个法子……很简单,很容易。所以当卓爱·杰克生先生发现了这法子之后,我自问这样现成的法子,为什么我自

己竟想不起来？

安 呀！我是不是一个傻子？我总想不起！

淑 我依您的话看来，您是预备无论如何一定肯为您的小淑赛德竭力的了。

安 当然啦。

淑 那么，完了……一切都妥当了。

安 怎么样？

淑 安德烈·特尔奈先生，我不胜荣幸，谨此请求您与您的义女淑赛德·杜不赖小姐结婚。

安 你说什么？

淑 我说是您快要同我结婚了。

安 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淑 当然只是一种儿戏的婚姻。这么一来，合了遗嘱的条款，我的亲爱的卓爱可以安静地完成他的旅行，将来回到巴黎的时候，恰是我离婚的时候，很自由，预备再嫁……那一次才是真的！

安 不行，不行，不行……决不！这种想入非非的计划，要我考虑一下我也不肯，何况实行！你想一想：我是一个独身惯了的……

巴 （把门半开）喂，老友。（瞥见淑赛德，吃了一惊）

淑 晚安，巴拿尔先生！

巴 呀！……对不起，小姐，我谨此表示敬意……（向安德烈）人家委我来问你是否……因为是不是？…因为……为的是……

安 好的，你不要唠叨，我能来的时候就来。

巴 好的，好的……好的……行了，行了……很好……对不起……小姐，请您原谅……行了，很好。……（出）

安 你不疯了？二十五年以来，我很爱我这老童子的生活，我习惯了，安排好了……我很爱我这生活。

淑 义父，我劝您的精神不可如此紧张。我要求您些什么？一年

的光阴,在您的生活只是小小的一片段。这种婚姻,并不花费您的什么;只算您好心做好事,大家并不起淫邪的念头。您的生活仍旧是照常的生活。我以人格担保,决不使您有一点儿不舒服。

安 哈!哈!真滑稽!你要我把你怎么样?

淑 您可以把我放在一个小角儿上,我倚傍在您的身边,一声不响……您甚至于不知道有我。

安 不!但是你看!好像我已经答应了似的,我看见你的影像在我身边往来了……

淑 而且您该晓得……我是一个很知礼的女子,现代教育的神髓都给我得到了。我高等毕业文凭,我很会说英语,还会说几句意大利话。去年我在万国烹饪比赛会里得了“雪蛋”的二等奖。我又很会调护战场上的伤兵。您同我相处,一定很幸福的。

安 淑赛德,我不许你再说下去了!……我恨煞那些“雪蛋”!……

淑 假使爸爸妈妈不得已而离家许久,他们会把我交托给谁呢?

安 当然是我啦。

淑 好,我们假定有了这事情发生就是了。

安 那与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淑 这完全是一样的事情!

安 总之,我就假定我一时疯了,赞成这一件没道理的事情……

淑 您总会赞成的。

安 ……谁敢担保卓爱·杰克生先生一定回来呢?

淑 他不能失信啊!

安 好!还有沉船呢?风寒呢?损伤呢?遇着吃人的民族呢?

淑 (正色地)如果杰克生先生不回来,我就把自己认为寡妇,我就离婚,你不要怕,我到尼姑庵里度过我的余年。

安 您的父母呢,他们以为你这妙计如何?

淑 (连忙地)他们该是永远不知道才好。

安 妙极！为什么？

淑 因为……请坐下来再说……我忘记对您说：爸爸妈妈决不会赞成我与杰克生先生结婚。

安 呀！你只忘记了这个吗？

淑 我家的公司与他家的公司是敌对的。

安 对了。

淑 因此之故，我的计划越发显得妙了；因为离过一次婚之后，我不需要爸爸赞成了。

安 （自语）您想要怎样答复这女孩子呢？

淑 应该回答说：“我应承了！”

安 我不应承。

淑 那么，这是决定的了？

安 是的。

淑 我要求您一件小事，您竟拒绝了。

安 不错。

淑 好的，义父。呀！我料不到您这样对待我……我的幸福完全在您的手里，却给您破坏了。好的，我一句话也不说了……

安 噯呀！……噯呀！……你不要因此哭起来吧。

淑 呃，我偏要哭！……

安 我不晓得怎样做了……我的脑筋翻了。

第九出

出场人：安德烈、淑赛德、吴尔邦、（其后）卓爱。

吴 （入）有一位先生来，他一定要见先生。

安 又来！今夜真不得了！

淑 这一定是我的未婚夫。

安 是你叫他来的吗？

淑 （向吴尔邦）请他进来。

安 我已经不是我家的主人了!

吴尔邦引卓爱入,然后出。

卓 (入,走向淑赛德,用英语)晚安,密司。

淑 (亦用英语)卓爱,您来了?您收到我的信了吗?您来得这样快,我很感谢您。

卓 (用英语)怎么?这是很自然的。我是盼望得怎么似的!在我动身以前,事情非办妥不可。

淑 (用英语)好了。一切的进行都顺利了;我的义父刚刚应承了……

卓 (上前伸手向安德烈,用英语)唉!……谢谢您,先生。
安德烈不答。

淑 (用法语)这可怜的少年,请您不要使他难为情吧。

安 唉!……对不起,我以为你们在说私话……而且,请您恕罪,先生,我不懂英语。

卓 (仍用英语)请您原谅我!

安 这没有什么,只是我的不是……我本该学英语的。

卓 (用法语,间杂些英国字,下同)淑赛德小姐刚才告诉我,说您已经赞成我们的计划了。

安 先生,您听我说,你们两位把我对于淑赛德的感情经过了一次严格的试验了。

卓 我早已料到您的感情是不怕试验的。

淑 呀!义父,您已经应承了,现在不能改口了。

卓 再者,只有您是我信得过的,您决不会……

安 蒙你信任,不胜荣幸!请坐吧!

卓 把一个妻子交托给一个男人同居一年,乃是一件很费考虑的事。

安 当然啦。

卓 然而我呢,我可以放心地走了,没有危险。

安 谢谢,感谢之至!那么,如果我答应了,您明天就动身吗?

卓 是的,八点钟。

安 您去很远吗?

卓 唉!远得很!我要绕地球一周。

安 糟糕!在这种游历的期间内,很可以有事变发生。

卓 请您不要说这个。我们英国人是很会旅行的。

安 这没有关系,只小心些就是了。我希望您一定回来才好。

卓 唉!我也是这样希望!

安 请您晚上记得盖被单,把一件薄绒衣服、一支手枪、一些金鸡纳带去。

淑 我的义父很关心于您。

卓 我很感动。

安 请您费心:每到一个码头,给我们打一个电报。而且您每到一个城市,便买一些明信片寄给我们。

卓 画集吗?……画集吗?……(他把“画集”一字念成英文的音)

安 不,不是的。但是,您该懂得:我多么关心于您的命运啊。

卓 我懂得。那么,我想我们没有什么话说了吧?

安 真的……没有话说了。

卓 事情告了结束了。好,今天是4月17日。等到明年4月17日我就敲您的门,问您偿还我的权利。

安 只还要看方法如何……

卓 这却是您一方面的事了。告别了,先生。您容许我向我的未婚妻告别吗?

安 请便!

卓 再会,淑赛德,我满心爱您。

淑 再会,卓爱。

安 对不起,先生……

卓 怎么样,先生?

安 在法国,一个人同未婚妻要分离一年的时候,是可以接吻的。

卓 (用英语)淑赛德,这是法国的风俗吗?

淑 (用英语)我想是的,卓爱。

卓 (用英语)这真奇怪。好的,来吧。(吻她,又用法语)保重。

(又用英语)再会。(出)

安 他竟不向我道谢!

第十出

出场人:淑赛德、安德烈、(其后)巴拿尔。

淑 您这人真好!在法国有这样的一个义父,真值得重重地吻几吻!(吻他)

安 淑赛德,今天晚上我做的事,乃是我一生中最没有道理的事了。

巴 (把门半开)喂,老友……对不起,只是我……呃……没有……什么……人家委我来问你……我很惭愧,但是……应该……是不是?……你是否……还要多少时候?

安 只一分钟!我把淑赛德交给她的女仆的手之后,我就来。

巴 好的……好极了……让我报告去……对不起……行了……很好!(出)

安 赶快,淑赛德,穿上你的外衣就走吧。时间不早了!……(助淑赛德穿衣)

第十一出

出场人:安德烈、淑赛德、杜不赖夫妇。

杜 (入,杜不赖夫人随入)她在这里了!

赖 呀!天啊!险点儿不吓煞了我!

淑 (很快活)晚安,爸爸!晚安,妈妈!

杜 用不着请安。你来这里干什么?

安 (向杜不赖)我的亲爱的米提尔,让我解释给你听……

杜 她这样不守规矩,无论是什么情由,我先此声明,她是不可原谅的。

安 在未晓得以前,你不要责骂她……

杜 你让我做去吧。(向淑赛德)我们带了那老维克杜华来了,她在底下,你出去会见她,跟她回家睡觉去吧。

淑 好的,爸爸。晚安,爸爸!晚安,妈妈!晚安,义父!晚安,众人!我快活死了!(出)

杜 看她的样子,是想要气我们!

赖 安德烈,我们忍耐不住,就想要您告诉我们……

安 用不着两句话,你们就明白了些。你们请坐……淑赛德不愿意嫁伯洛斯比先生。

杜 (严重地)安德烈,她先来告诉你吗?

安 是的,米提尔,是我。我还说:你们的女儿有别的计划。

赖 这是可能的吗?

杜 她有计划,也先来报告你吗?

安 是的,米提尔,是我。

杜 你该承认我们夫妇有愤激的权利!我们的女儿逃走了……在半夜里……到这里来……

第十二出

出场人:安德烈、杜不赖夫妇、巴拿尔。

巴 (把门半开)喂,老友……(瞥见杜不赖夫妇,吃惊)唉!对不起……杜不赖夫人……杜不赖先生……唉!料不到!真料不到!……(向安德烈)你今夜招待宾客吗?……(向杜不赖夫妇)久违,久违!……你们身体可好?……好的……行了!……

安 又有什么事?

巴 没有什么……这是时间的关系。华洛丕耶先生与夏拉梵尔要

走了……托托斯“先生”也要走了^①。所以,如果你能够……

安 你分明看见我此刻是没有功夫的。

巴 是的……好……我原谅你……你们从那小客厅出去就是了……行了,很好!

杜 但是……该是我们让位才是。

安 没有的事!

巴 这没有什么。行了……你们不必起劲……对不起……祝你们身体好……这是很要紧的!……(出)

赖 我们妨碍您了。

安 没有的事。

杜 那么,淑赛德小姐还想要结婚的,不过她所选中的人与我们所选的不同而已,是不是?

安 是的。

杜 而且她不得不先报告你,然后报告我,是不是?

安 是的!

杜 好,你既然是我们的女儿的心腹,烦你把她的意思说给我们知道吧。

赖 您认识那少年吗?

安 我同他很熟。我应该告诉你们……这不算一个少年了。他正在壮年……十分强盛的时候。

杜 那么更好了。

赖 是好人家吗?

安 上等的人家。

杜 他的父母呢?

安 他没有父母了。

杜 他的家财呢?

① 托托斯原是女人。

- 安 很能令人满意。
- 杜 究竟有多少？……
- 安 每年有八千厘佛的收入。
- 杜 (动心)这很好。
- 赖 但是,既然这位先生样样都好,都有保证,为什么我的小淑赛德不亲口同我们说出来呢?
- 安 呀!亲爱的夫人,这因为她希望在事前得到确定的协议。
- 杜 究竟你在这事情里头是一个什么角色呢?
- 安 颇重要的角色。
- 赖 您是那先生的媒人吗?
- 安 不……我是那先生的本人。
- 杜 (跳起来)你!?
- 赖 您!?
- 安 是我。你们愿意把淑赛德给我吗?
- 杜 给你做什么?
- 安 自然是做我的妻子啦!天!
- 赖 您要做我的女婿?我真做梦也梦不到!
- 杜 我呢!
- 安 (自语)我呢!(高声)总之,你们肯不肯?
- 杜 你让我们恢复精神,再考虑考虑吧。
- 安 你们能够找出什么反对的论调呢?
- 赖 天啊!这很不容易说!
- 杜 让我来说:我的亲爱的安德烈,你是一个好朋友,我与你相识多年,但是你的年纪……
- 安 什么?我的年纪?……我只三十岁零十二岁!
- 杜 对的,加起来差不多是四十二岁了。总之,你是一个老童子,喜欢不受拘束的生活,养成独身的习惯,执迷不悟,以至于今日……所以……

第十三出

出场人：安德烈、杜不赖夫妇、巴拿尔。

巴（把门半开）对不起……万乞原谅……只一分钟……我只来取这一副纸牌……好……在这里了……（在桌子拿了一盒纸牌）

安 好，赶快去吧。

巴 是的……（向杜不赖）这因为安德烈丢我在饭厅里伴着他的一个老同学，他烦闷得不得了……

米丽恩的声音 喂，达我，这么久！

杜 这位老同学的声音未免尖了些。

安 去吧。

米丽恩的声音 您找不见吗？

巴 找见了……（向杜不赖）是的。真奇怪，晚上的时候，他的声音变尖了。（出）

杜（向安德烈）你瞧！……我们突然到你家里……所以……所以……你看！……

赖 这种求婚的步骤，似乎很难令人放心。

杜 一场夜宴！

安 是绝交的夜宴。

杜 那么，你与淑赛德都十分决定了吗？

安 绝对地决定了。

杜（向妻）亲爱的，你想怎么样？

赖 我十分诧异，但是……天啊！如果淑赛德看见里头有她的幸福……

安 而且有我的幸福。

赖 而且有你们的幸福……您要说怎么说呢？……同我们接吻吧……我的女婿……这没有什么好说了……一个钟头以前谁晓得……

杜 我呢!

安 (自语)我呢!

杜 女孩子的心理真是不可测量的!

安 喂,你们尽管诧异吧,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我却是好意……

杜 是的……(掏出表来)两点钟了!

赖 我们回去吧。

安 好的,否则你们要向我说许多不好听的话了。

杜 好,那么,晚安,明天见。我们再谈这一切吧。呀!喂,我想起来了,你是晓得的:都提惠尔存有二十万法郎在我处,预备作为他儿子的聘金的。现在你占了他的地位,那么……

安 糟糕!

杜 这条件是不可通融的。

安 那么,我只好应承了!

杜 你尽管怨命吧,这是有百分之十二的利息的,你晓得吗?

安 我恰恰怕这个呢!也罢!

赖 喂,米提尔,你来吧?

杜 我们走吧,明天见。(与杜不赖夫人出)

第十四出

出场人:安德烈、(其后)巴拿尔、米丽恩。

安 唔啡!……真是荒唐!但是我怎好看见淑赛德受困难呢?……她很晓得我满心疼她……所以她越发得寸进尺了!
(踱来踱去,精神紧张)

巴 (入)对不起……呀!你只一人在这里了……到底!……(回到门口)米丽恩您可以来了。

米 (入)你真有胆量,敢教我们坐一夜的冷板凳!

安 我请你们二人恕罪,刚才我实在没有功夫。

米 真的吗？你做了些什么事？

安 我订了婚了。

米 你订……呀！（叫了一声，倒在椅子上。巴拿尔连忙跑上前小心调护她）

幕闭

第二幕

布景 摩诺提耶的一间旅馆的台子。台的后方有门洞,从此可以瞭览阿尔伯山全景。门洞的中央有一玻璃门,正对楼梯,花园更在其下。台之第一行左右各有门。台子上有桌子、椅子等等。

第一出

出场人: 圣达西斯、旅馆主人、(其后)安德烈。

幕启,圣达西斯坐在一张小桌之前,桌上有两副刀叉。他一面阅报,一面把他的巧古力糖喝完。旅馆主人在台的后方,安德烈自左方入,坐在另一张小桌之前,此桌位置与彼桌的位置相称。安德烈作势叫旅馆主人走近。

安 (掏出表来) 巴黎的报纸来了没有?

旅 来了,先生。

安 拿来给我看!

旅 有人在看着,先生。

安 所有的报纸都有人在看着吗?

旅 是的……其实我们只收到一份报纸。

安 好的,好的。(又掏出表来) 八点半钟了……请您到十九号房间去请问特尔奈夫人,问她已经梳妆好了,预备下楼来吗?

旅 好的,先生。(欲出)

圣 (很客气地)先生,这是毫无用处的!

安 为什么呢,先生?

圣 因为今天早上我们二人都成了鳏夫了。

安 真的吗?

圣 在一个钟头以前,特尔奈夫人与我的妻子出去游览去了,同行的还有丕托赖先生与华洛丕耶先生——就是您在这里遇见的那很客气的新闻记者。

安 是的,不错。

圣 他是您的好朋友,我想。

安 是的,先生。

圣 他们走的时候,您没有醒来,所以他们拜托我通知您。

安 我谢谢您。

旅 先生们用不着我了吗?

安 是的,此刻用不着。

旅馆主人出。

圣 (离了桌子,走到后方门洞前,向外瞭望)今早阿尔伯山的风景美极了。您瞧!我们看得很清楚那白山。

安 是的。不错。

圣 这似乎是下雨的预兆。

安 我替游览的人们可惜。

圣 是的……在您却没有什么为难。您与我是一样的,我们都不喜欢这一种运动。

安 我老实说……

圣 (走到安德烈的桌前坐下)我曾注意到:您甘心放任您的少年妻子陪伴着比您更勇猛的游览家出去践踏沙吴华的名胜的山脉。

安 在我一方面……

圣 呀!我了解您!就说我吧,我决定放弃了陪伴圣达西斯夫人,

而且我很喜欢有丕托赖先生肯……

安 (起立)至于我呢,我……

圣 (跟着他)同理:特尔奈夫人觉得您的朋友华洛丕耶很勇猛,很快活……

安 天啊,我与我的妻子早已打定主意……

圣 当然,当然! 我的意见与您一样。狂妄的热情,让新婚的夫妇享受去吧。像我们这种人,把终身伴侣带到了海边,又带到了陆地,游览了好几年之后……

安 请您容许我……

圣 我结婚九年了。您大约也……

安 不,不。我与您不完全相同。

圣 呀! 说哩!

安 我结婚才一个月。

圣 不要说吧,您令我吃惊了。

安 为什么呢,先生?

圣 我不晓得,叫我怎样同您说呢? ……是了……我看见你们二人很熟……所以我想……

安 总之,您没有猜着我与特尔奈夫人正在度蜜月吗?

圣 没有……真的,我猜想不到……但是,因此我更恭贺您了……因为您很快就变成一个哲学家……像我一般。

安 我们两家的哲学似乎相同,其实大有分别。

圣 无论如何,其中总有相同的好处,所以才能把我们二人连络。

安 您太客气了!

圣 刚才您问巴黎的报纸,是不是?

安 是的。

圣 让我奉献给您吧! 这报纸仍旧是毫无趣味。请您赏玩报纸吧,如果您容许我,我要喝我的妻子的巧古力糖了。

安 您没有喝过您自己的吗?

圣 喝过的……只剩下圣达西斯夫人这一份。因为价钱已经总算在内了,我平日是不肯放过的。(就桌)谢上帝。我的胃口很好。一个人有了好胃口……

安 (自语)将来我岂不是变成他这样?……趁早挽回,还是时候。外面有喧嚣声。

圣 (嘴贴着杯子)呀!我们的快活的游览家来了!
淑赛德与华洛丕耶入,像两个队长。其次是圣达西斯夫人,再次是丕托赖。丕托赖佩着照相机。

第二出

出场人:安德烈、圣达西斯、淑赛德、圣达西斯夫人、华洛丕耶、丕托赖。

淑 (她撑着阳伞,挽着华洛丕耶的臂入。华洛丕耶光着头,她手里拿着阿尔伯山的一枝花)话是说定了,亲爱的华洛丕耶,您就可以得到报酬。

华 (没有看见安德烈)我是念念不忘的。什么时候呢?

淑 如果您愿意,即刻也行。吻我。

华 (瞥见安德烈)这个……

淑 (呈上脸孔)来吧……赶快。

安 日安,淑赛德!

淑 呀!我的丈夫在这里。(跑向他)日安,我的亲爱的丈夫!(揽颈)我给您介绍一个英雄。

华 (不肯承认)亲爱的夫人……

斯 是的……是的……刚才他实在值得赞赏。不是吗,丕托赖?

丕 是的,夫人。

华 我请求您,夫人……我觉得我几乎是一个可笑的人了。

淑 您有这么大的功绩,还可笑吗!?

安 唉,这是什么来由?先生,您救了什么人的性命吗?

淑 比这更强呢！他为着我的爱情，竟把他自己的性命去冒险了！
安 呀！

淑 我们刚才爬上了那洒泪岩，真可爱。我不知道您是否晓得那羚羊小路旁边有一个可怕的深潭……

安 是的……

淑 好，我们正在爬山，我忽然看见小路旁边相离一米的空中有这一枝阿尔伯山的花。唉，好美丽的花！华洛丕耶对我说：“您喜欢这花吗？”我说：“当然啦。”他说：“用它换一个吻，您肯不肯？”我说：“还用说吗？交易的条件议妥了。”

安 唔！

淑 他伏下地去，像一条水蛇一般地向潭里爬，有一半身体俯在潭上。个个人都叫道：“华洛丕耶……华洛丕耶，当心！”我扳住他的靴子。他达到了那花，折断了花枝，爬起来，很胜利地把花摆在草地上，我的脚边。只一层，在那时候，他的帽子——一顶第洛尔的新帽子，两边各插着一根雉鸡毛——这可爱的帽子，竟落在瀑布里去了！华洛丕耶，我的手在这里。

华 （吻她的指头）我有了百倍的报酬了。亲爱的夫人。

安 对不起……我欠您的帽子……淑赛德，你这般孩子气，竟累我花了一个路易。

华 呀！先生……

安 先生……我的妻子的债就是我的债，该是我付钱。（把一个路易递给他）

华 （拿钱）也罢……拿来救济一个穷人也好。

斯 您该晓得，这一段故事是很可纪念的，应该留传子孙。（指丕托赖的照相机）我希望您的相底有很好的成绩。

丕 是的，夫人。

安 是您所照的吗，先生？

丕 是的，先生。

安 您很喜欢照相吗？

丕 不是的，先生。

斯 他只因为要博我的欢心。

圣 丕托赖是一个忠心的人。他为着要博我的妻子的欢心，他做什么都可以。

丕 (向安德烈) 是的，先生。

圣 你们就拿去洗吗？

斯 ……当然……我如饥似渴地想要看见这很有诗意的一幕剧。华洛丕耶先生跪在草地上，把一枝阿尔伯山的花奉献给特尔奈夫人……是多么妙啊！……(向淑赛德) 等一下您看，洗相片的手术是很有趣的。

淑 但是，我简直是个生手……

斯 恰因这个呢！……华洛丕耶先生经验很富，他可以当您的教员。

安 今天早上我还没有看见我的妻子，如果您容许我，我就把她留下了。

斯 您是一个自私的人，特尔奈先生。

华 假使我们再三请求，也许……

安 那么，我就生气了。

斯 这实在太可惜了……那么我们不要你们两位，我们到黑室里去，等一下你们看见了我们的相片，你们会惊奇起来的……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一共三打。

圣 这越发好了！从前我们只保存了五百张。

斯 我取了好景，很调和。

安 我不怀疑您的艺术。

斯 谢谢！……那么，一会儿见。

淑 对了！

斯 (向华洛丕耶与丕托赖) 你们来吧？

华 我们跟你走。(临出的时候)你们不觉得特尔奈先生有几分杀风景的样子吗?

丕 是山里的空气把人的脾气弄坏了。

圣 我呢,我到车站去……此刻是火车的时刻了……我非常喜欢看火车走过……(安德烈与淑赛德不答。他临出时自语)我非常喜欢看火车经过。

第三出

出场人:安德烈、淑赛德。

淑 真令人开心,不是吗?

安 你说你自己好了。

淑 你有生气的样子是不是?

安 是的。

淑 天啊,您的脾气真要不得! 幸亏我们不是当真结了婚,否则我要给您糟蹋了。

安 我吗?

淑 总之,我做错了什么事了?

安 你还问我? 唉,刚才你在这里,当着我的眼前,做了的事,比一个最不懂规矩的女孩也比不上了! ……

淑 是因为那一枝花与我的报酬,所以你说这话吗?

安 还不是吗!

淑 您真是个时代的落伍者! 假使卓爱听见了您的话……

安 那么,他一定说我有理……

淑 不,他会惊奇起来! 我把我所做的糊涂事都写信告诉他,他回信说他很满意。您看,在昨天,我所收到的一封信里,他写得很多情,很热烈,他说……

安 他吩咐你给一切的人们接吻吗?

淑 他没有吩咐我,但是我相信他就是知道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害

处。义父,耍风情乃是现代的婚姻的基础。我结了婚,我要风情,这是很自然的。

安 将来杰克生先生做你的丈夫的时候,你们关于这个,要如何定夺都可以。至于此刻呢,我因一时发狂,把你归我保护,在道德上我是该为你负责的,所以我觉得此后……

淑 我忽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安 你又要说什么废话了?

淑 您是不是为我而吃醋?

安 吃醋? 我吗? ……为我的义女而吃醋吗? ……嗳,淑赛德,你这人真可笑。

淑 那么,您为什么动气? 我不很懂。

安 因为有一件事是我所最不放松的,也是你所不关心的,像不关心于一只破烂手套一样……这是什么事呢? 原来就是我的体统!

淑 我失了您的体统吗?

安 嗳,淑赛德,我的好孩子……请你仔细想一想,你同华洛丕耶招是非,我像一个什么人?

淑 但是我并没有招是非啊……我要风情……像圣达西斯夫人与丕托赖先生一般。您还没有看见他们二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哩……人家没有看见过她隔了五分钟不允许他一次报酬的。

安 她这人真可恶! 有些事情是我不能向你说的,因为你是一个女孩子……

淑 我是一个结了婚的妇人了。

安 你是一个女孩子,你应该服从我,信仰我的话,我请你如何做,你就该如何做。

淑 好的,爸爸!

安 我答应了你那事之后,我想现在你至少……

淑 呀! 如果您现在责备我那事……

安 我不责备你什么。我只觉得我是你的义父,我为爱义女之故,至于甘心让步。你骗得我答应你的无理的条件了,而你却忘记了答应了的条件。

淑 我忘记了吗?

安 你本该在我家寄宿,直到卓爱回来的时候;你本该把身子缩小,不至于妨碍我……我此刻还看见你蹒跚在我的客厅的椅子上,低头发誓,说要使我甚至于不知道有你。

淑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要离开巴黎的吗?这一种儿戏的蜜月旅行,是我出的主意吗?

安 不是你,是我。这一来,在我是杀风景的事情。因为我临时把我平日所不肯丢开的许多事物都丢开了……

淑 这许多事物里头,我认识一件。这一件乃是很可爱的。它名叫米丽恩。

安 我请你住口吧。

淑 如果您尽管说话,结果一定是您有理……

安 唉!还说呢!我们不得不离开巴黎,只因为要避免你的父母的歪缠!这里,我们很安静,我相信他们决不会来追寻我们……

淑 (难为情)当然啦!

安 除非你同我开玩笑,把我们的地址给了他们。

淑 唉!不!……

安 我的小淑赛德,如果你做了这事……

淑 是的……但是我没有做。

安 我希望你没有做。既然我们离开巴黎专为的是避免……

淑 避免什么?

安 不,但是你看,假使在我家里——在我们家里,结婚的第二天,我们二人一块儿起床……

淑 好,那么,我们就互相道个日安,像在这里一般。我还是一样

地吻您,向您问好……我是一个知礼的人啊!

安 是的……是的!我再申说一次,有些事情是我所不能向你解释的……

淑 为什么?我有我的高等毕业文凭。

安 我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们本来不能停留在巴黎的。

淑 吖?……

安 我们不得不避免好些问题……譬如视线与微笑,以及仆人们的窥探,千种意料不到的轳轳会使我们弄假成真的。

淑 呀!岂有此理!我自问:一对夫妇有意离婚,别人怎样猜得着呢!

安 人家要猜,并不是猜这个。

淑 那么,是什么呢?

安 你真讨厌。

淑 也罢,我在这里也住得很满意。人人都对我很客气,而且……

安 而且?……

淑 而且我是结了婚的人了,人家不避忌我了。人家同我说些心腹话,好些心腹话……

安 怎么样的?

淑 可以使一个元老院的老头子脸红的。

安 淑赛德!

淑 呃,就说今早吧……华洛丕耶先生对我们叙述一件很轻狂的故事……

安 淑赛德小姐!

淑 是的……是一男,一女,又一个军人的故事……真令人笑弯了腰!(笑)

安 怎么?

淑 我本想把这一段故事告诉您……但是我不能,因为我是一个少女……您懂吗?

- 安 我懂得。我懂得我们即刻就要与这一班人绝交。
- 淑 与圣达西斯夫人绝交吗？
- 安 首先就是圣达西斯夫人。
- 淑 为什么？因为她有一个情郎吗？
- 安 你说什么？
- 淑 呃，是的……她有一个情郎，但是这与我有何相干。
- 安 不幸的！
- 淑 我犯不着因此就不去看他们洗相片啊。
- 安 同华洛丕耶在一起吗？
- 淑 是的。
- 安 在那……
- 淑 在那黑室里。
- 安 这事断断不可以的！……一间黑室……
- 淑 您给我说中了。您绝对不会迎合新潮流。
- 安 吖？
- 淑 您是一个老腐败，呃！
- 安 老腐败！……我，老腐败……特尔奈夫人，请您使我快乐好不好？……
- 淑 我愿意极了。
- 安 请您回您那明室——十九号房间里去，您在房里等候我。
- 淑 您罚我忏悔吗？
- 安 当然啦！自此之后，如果你要出外游览，只许同我出去……只许同我一人在一起……
- 淑 好，那么，我们二人还可以寻开心！
- 安 一个情郎……一个军人……一间黑室……呀！不行！请您回房里去吧，夫人！去，去……
- 淑 我就去，义父，唉！不要说了！……我料不到您是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安 不合时宜? ……杰克生夫人……

淑 特尔奈先生,您尽量地装做发怒的样子,而您的眼睛里却有笑容。您要不要我说出来? ……您就正在装扮那军人! ……
(出)

第四出

出场人:安德烈、(其后)圣达西斯夫人。

安 很好! 好极了! ……我真想不到! ……奇哉怪事! ……唉! 假使我不整顿一番,一礼拜后我岂不成了一个最可笑的丈夫……还只是儿戏的丈夫哩! ……人家会说淑赛德这么一个女孩子……

斯 (入)淑赛德不在这里吗?

安 不,夫人,不。特尔奈夫人回房里去了。

斯 唉! 可惜得很! 我恰想要把这相底给她看……这是她的相底……我们偶然先把她这一张显出来了! 成绩很好……(她对着日光透视那片)

安 让我看……(接过相底)真的。这是有诗意的一幕剧。

斯 请您看这详细的美妙的情节……淑赛德……华洛丕耶……那花……

安 这真可爱……(故意失手,相底坠地)唉! ……

斯 摔破了! ……这是一场不幸!

安 我希望这是修补不得的了。

斯 (赌气地)也罢,我们今天下午再拍照同样的一张。就完了。

安 我抱歉得很,您没有再拍照的机会了。

斯 真的吗?

安 特尔奈夫人忽然觉得头痛,她一定很抱歉,不能再奉陪你们游览。

斯 这真是一场急病……但是既然我们一定希望有淑赛德作伴,

我们可以展期到明天。

安 用不着,夫人,我的妻子的病一定延长几天之久的。

斯 吓?……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这是一场压迫的病,是不是?

安 也可以说是真的病。

斯 亲爱的特尔奈先生,这事几乎是无礼的了,您晓得不晓得?

安 没有的事,夫人。而且,我常常自禁,绝对不肯过问别人的行为,同时我希望人家对于我所决定的事不加以干涉或批评。

斯 这种连珠论法很奇怪,而且缺少几分大方的气概。

安 我看见您如此批评我,我很抱歉,但是我做事并不是没有考虑过的。

斯 也罢,先生。但是您忽然翻脸的原因,可以说给人家知道吗?

安 夫人,这个太费口舌,我们越说,话越长了。我再申说一句:我们各有行动的自由,将来您不理我,我不理您,再简单没有了。我不奉陪了。(自语)假使她没有懂得……(出)

斯 真无礼!我要教他看我的手段!谢上帝,我要使他倒霉,容易得很!

第五出

出场人:圣达西斯夫人、华洛丕耶。

华 请你把相底给我好不好?我要把它连同其他的都放进水里去。

斯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请您把这些碎片拾了去吧。这里不是?……

华 唉!可惜!可惜!

斯 因为特尔奈先生故意失手,所以如此。

华 故意吗?为什么?

斯 您向他妻子献殷勤,十分得罪了他,您看,这就是他赌气的痕迹。

华 糟糕,这讨厌得很!

斯 做了这种事,不免有这种小危险……您应该好情好意地承受,而且谋个报复。

华 这是不容易的。

斯 哪里!……有我这样一个助手……

华 唉!夫人……有没有助手,我恐怕特尔奈夫人的心始终是打不动的。

斯 您以为吗?

华 我常常自负,以为自己还有些手段,但是,这一礼拜以来,我努力想要接近她,终于找不着下手的地方。

斯 让我来帮助您。

华 您也不能使她失节。看这妇人的行为,很自由,几乎是太不检束了,然而她却是绝对的正气的妇人,为我生平所未见。随便你从正面来,从侧面来,她只等候你,向你微笑,向你招手……结果却是给你碰钉子。

斯 好,让我答复您:特尔奈夫人太伶俐了,绝对扮不得尼姑,也装不得假道学的女圣人……不,不……恰恰相反……她有……我怎样说才好?……是了……她有外面的假正气……这才算更狡猾……她表面上很有体统,其实是任人调戏……是一种假冒的骄傲……她因此能够骗得过许多老实的人,这个我承认……

华 唉!

斯 您不要不服气!……我对于妇人心理的经验多得很,这一场小把戏,经不起我一眨眼,就看穿了。

华 不要说了吧!

斯 我的亲爱的朋友,请您相信我的话吧。您须知她挂着坦白的招牌,其实她的不可动摇的心只是一种可以得到的货品。

华 然而我要发誓……

斯 当心……不要发一个假誓。

- 华 我可以把手放在火上^①。
- 斯 那么您就错了……您的手会被烧伤了的。
- 华 要我怎样想呢？……要我怎样相信呢？
- 斯 华洛丕耶，您要知道一切的真相吗？
- 华 当然啦。
- 斯 请您留心听我说……特尔奈夫人有一个情郎。
- 华 您说什么？
- 斯 我说……特尔奈夫人有一个情郎。
- 华 我听清楚了……但是……（半晌）
- 斯 怎么样？（半晌）
- 华 您认识那男子吗？
- 斯 差不多。
- 华 您晓得他的名字吗？
- 斯 也差不多。
- 华 但是您毕竟知道得不很确实，是不是？
- 斯 岂但确实？……关于这段故事，我有一个证据。
- 华 一个证据？
- 斯 不容非难的证据……
- 华 什么证据呢？
- 斯 这证据，给您的眼睛看见了之后……给您的手摸着了之后……那么，您这不信人家的话的，您将要如何说法？
- 华 我要说我一切的幻想都消灭了，我要快活得发狂了。
- 斯 那么，来吧……我的亲爱的圣杜马^②，让我把这地方的钥匙交给您。
- 华 如果您这样做，您真是可爱极了。
- 二人出。

① 法国风俗：发誓的人把手放在火上，如果他的誓言是假的，手就被火烧伤。

② 圣杜马(Saint Thomas)，使徒之一，以不信仰著名。

第六出

出场人：巴拿尔、旅馆主人。

巴 (入,旅馆主人随入,巴拿尔容色憔悴,头上一顶退了光泽的高帽子,衣服亦揉皱了好些地方。他的手巾围着他的颈)朋友,您这旅馆不差一个人到车站接行李,幸亏我是不带行李的,否则……

旅 请先生原谅我,我们有一个听差在十一点钟到车站接客,十一点钟的车是经过凡利耶与摩诺提耶的,但是先生您竟取道安纳马斯与伊特浪比。从来没有一个旅行的人是……

巴 还有换车的地方呢?先生,我本该要怎么办,才赶得上换车的地方去换车?

旅 假使先生在巴黎乘了那七点二十分的快车……

巴 旅馆主人,我是乘第一班车来的,因为事情太紧急了……再者,这些都与您没有关系。请您预备一个房间给我吧。

旅 是的,先生。

巴 (自语)我失了我的手巾了。

旅 二十一号房间……

巴 二十一号……随您的便。请您马上通知我的朋友特尔奈先生,说巴拿尔先生来了,想要同他说话。

旅 好的,先生。(巴拿尔打呵欠)先生肚子不饿吗?

巴 我只眼困了,想要睡觉。因为我是在火车里睡不得觉的人。

旅 假使是在七点二十分的火车里,您倒可以找得到睡炕。

巴 去吧!呸!去吧!

旅 是的,先生!

巴 再者,我不曾把事情告诉了安德烈之前,会不会想到睡觉呢?……而且这与您不相干。

旅 您看,特尔奈先生恰恰自己出来了。

第七出

出场人：安德烈、巴拿尔、(其后)淑赛德、旅馆主人。

安 (入)达我！……你来了！……真是意料不到！

巴 呀！老友……我这旅行！——特尔奈夫人好吗？

安 是的！你没有看见她吗？

巴 没有。我才来。

安 (向旅馆主人)烦您去请特尔奈夫人来见我们。

旅 好的,先生。

安 你的行李呢？

巴 我没有行李。箱子没有,替换的内衣没有。领子没有,什么都没有……(摸自己的领)呢？我的手巾原来在这里……(拭鼻涕)昨夜我像疯子一般跳上了第一班火车,这车是开向瑞士去的。

安 这是什么来由！你不能先回到你家里,换了一套旅行的内衣才来吗？

巴 我没有时间。当我们觉得我非对你说话不可的时候,已经是七点欠十分,我在米洛妹斯尼路。那火车是七点十五分在里昂车站开的。所以,老友……我就赶来了。

安 唉。你真令我担心。米丽恩病了吗？

巴 她很好。却是我病了。昨夜我没有睡觉。

安 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巴 呀！你不要迫我了。你不迫我,我已经很难集中我的思想了。

安 说呀！说呀！……

巴 是的。我就说……慢慢地……不要忙。好,我说了：糟糕……巴黎方面糟糕得很！

安 怎么？

巴 不是我说,你真是个妙人！你结婚不先提醒人家……你保留

着你的情妇……这是最不道德的事……总之……这是你的事情……呃？这里有一张椅子！天！我疲倦极了！

安 你就解说给我听吧！

巴 等一等……我说到……是了，说到最不道德的事情。好！你把米丽恩交托给我，你同我们说你在半个月以后就回来，叫我领她出去玩，使她开开心。你竟领了你的义女，做蜜月的旅行……好一个幸运儿……两个你都要！……我呢，我一个也没有！但是这是另一种思想，如果我不走正路，我就完了。

安 说到本题吧，巴拿尔，说到本题吧！米丽恩等得不耐烦吗？

巴 如果只是这个缘故，我只须同她打打牌就完了。但是还有别的事情。还有危险……可怕的危险……我看见危险在我的面前，我一阵忙乱，像疯子般地走来了。

安 你把我吓煞。

巴 老友，你再也不该让我独自一人伴着米丽恩了。

安 你说什么？

巴 我说的是真情！当你在家的時候，很好……什么都好。我是你的反光……我给你遮盖了……她只看见你，不看见我。及至你不在家之后，呃，就变了。

安 真的吗？

巴 是的。我更有价值了……米丽恩注意到我了。最后一次我们在—块儿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互相望着……说来真可恶。那时是七点欠十分……七点欠五分……

安 不要说了吧！

巴 老友，我是一个诚恳的人。我不愿意同你捣乱，不先通知你……

安 你是来通知我的吗？

巴 对了。

安 好，亲爱的巴拿尔，你做这事，时髦得很。

巴 是不是？

安 谢谢你。你的话十分有理，米丽恩再也不能与我离开太久了。

巴 我也是这样想。

安 因此，你就可以去找她。

巴 唔！……

安 领她到这里来。

巴 怎么？……

安 我们把她安顿在一所小村舍里，当做你的情妇，一切都妥当了。

巴 你不疯了？你的妻子呢？

安 淑赛德吗？……这一点儿也不要紧。

巴 好，算了，我也不惊奇，我早已晓得我在睡觉。我所听见你说的话，只是我的怪梦的一部分……

安 你是十分清醒的，而且你听得很明白。（掏出表来）开向巴黎的下一班车是五点钟，你可以就搭这车。

巴（嚷）不，不行……我不能！在我这情形之下，我不能。我非睡觉不可。

安 好，那么，你先睡觉去吧，在车开的前一刻钟，我再唤醒你。

巴 好的……好的……因为这是你的命令……那么，我就找我的房间去，第二十一号……

安 是从这里走去的。

巴 你看，这路程……加上了担心……我便站着睡觉了。

安 倒运的巴拿尔！

巴 你不怕我这次回到巴黎之后，独自一人同她一块儿，我会……

安 呸！请你不要老是想这个好不好？

巴 真的，我这样疲倦了，当然不……

淑（入）巴拿尔！您来了！……您这一来，真好，我的小达我！

巴 是的……我这一来真好。

安 他来向我们问安,就要搭下一班车走的。

淑 不要说吧!您没有瞧见山谷一眼就走了吗?您不晓得,这里的风景好极了。

巴 我预备带些风景片回去。

安 让他休息去吧……他疲倦了。

淑 可怜的达我。

巴 让我试一试……但是我是晓得我的……我的精神如此紧张,一定睡不成的。

安 你很有睡得着的机会。我的皮篋里有一瓶催眠药。你可以喝上三个羹匙,在火车未开以前,天崩了也惊不醒你。

巴 谢谢……我领受了……亲爱的夫人,请您原谅我……我跑了不少的路,是不是?……而且车室里我们一共是八个人。所以要伸一伸腿,也不……

安 来吧,不要多嘴了!

巴 是的,是的……要伸一伸腿也不可能……所以我……

淑 巴拿尔,请你休息去吧,而且在这里住几天更好些。

安 呀!不,不……他不能……但是他可以再来……

淑 好啊!……安德烈,我在这儿等你。

安 一会儿见……

他与巴拿尔出。淑赛德独留,走向左方的桌子,伸手要拿一本书,忽见华洛丕耶进来。她欲从后方出。华洛丕耶止住她。

第八出

出场人:淑赛德、华洛丕耶。

华 我来赶走了您吗?

淑 没有的事……我拿了一本书到房里看去,因为我的丈夫罚我在卧房里忏悔。

华 忏悔!……唉!不好的丈夫……

淑 是不是？……而且一切都为的是您……

华 我吗？

淑 是您……他以为我对您未免疯狂了些。

华 这是什么意思！总之，夫人，如果只为的是我，他不久就宽待您的……因为我特来向您告别了……

淑 您走了吗？

华 是的，今天晚上。

淑 (向他伸手)再会，华洛丕耶先生……

华 告别了，夫人……请您承认了吧！从前您一定觉得我不懂世故，我觉得我曾经在你跟前做了一个呆子……我很惭愧，请您原谅……

淑 您的话，我一句也不懂。

华 哪里，……哪里！……总之，现在我快要与您分别了，请您容许我恭恭敬敬地向您进一个忠告，尽一个小小的义务。

淑 尽义务吗？……忠告吗？……

华 我劝您将来不再在山中小路上散布您的情书……

淑 什么？

华 今早您是不是失了一封信？

淑 一封信……卓爱的信吗？

华 (微笑)卓爱的信……正是。

淑 您看过了那信吗？

华 我不得不看……因为那信是没有封面的，我不得不看一看，然后知道是寄给谁的……

淑 您懂英文吗？

华 (用英语)是的，我的能力尽可以翻译一封英文信，(仍用法语)我晓得 love 是爱的意思，kiss 是……接吻的意思。

淑 对了……

华 (把信递给她)请您捏紧这一封信……天啊！幸亏不曾落在他的

人之手！……否则就累了您了。

淑 累了我吗？

华 说哩！

淑 真的……真的。（笑）天！这真好玩！

华 您觉得吗？

淑 当然啦！……当然啦！……您就晓得的……您看见了这一封信，得了什么结论？……

华 我没有下结论的权利。

淑 哪里！……有的……有的……您有什么意思，请告诉我……说呀……一说我就喜欢了……

华 您一定要我说吗？

淑 是的……是的。

华 呃，我曾经想得透彻，我以为是……（游移）是……

淑 是我有一个情郎！（大笑）这很滑稽！……很滑稽！

华 有这样滑稽吗？……

淑 滑稽极了！……您真猜想不到……继续说下去吧……怎么样？

华 这已经说完了……

淑 不……不……还有别的事情。

华 我对您发誓！……

淑 呀！华洛丕耶！……

华 好，我说了吧，是的，夫人……还有别的事情……我自己说过……

淑 说呀……说呀……

华 我自己说过：卓爱先生住得很远……信是从印度来的……他要许久才回来……他说要等几个月……

淑 那么，怎样？

华 那么，我想别离总是不好的……我想也许……也许……

淑 也许人家可以暂时替代他,是不是?

华 淑赛德!……淑赛德!……您真是一个妙人儿!

淑 别胡说,华洛丕耶先生!您的笑话很妙,但是如果您再说下去我就不开心了。

华 我请您恕罪。

淑 为着避免误会起见,我要即刻同您说明:您的假定完全是错的。

华 夫人,只要您一说我就相信了。

淑 再者,请您不要用这种嘲笑的口气,好像口不对心似的。

华 我不知道您在哪里见得……

淑 我的亲爱的华洛丕耶,我很正经地对您说,虽则这一封信尽可以使您作任何的猜想,其实我是一个正气的妇人,我很爱我的丈夫,而且十分尊敬他,我决不容许您有丝毫的猜疑,以致伤了他的人格。

华 晓得了。

淑 我不愿意您仍旧用这嘲笑的口气……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您竟敢猜想到……

华 要我怎么说,才见得我不猜想呢?……

二人谈到这里,安德烈入。

淑 喂,先生,我的丈夫来了,您就可以得到证据……

安 什么事?

华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淑 有的:是我丢了一封信,给华洛丕耶先生拾着了,我想要您收起这信,而且看一看。

安 (接过信来)卓爱的信……好的!……先生,您懂英文吗?

华 是的,先生。

淑 是的,他懂得。

安 妙!妙!他懂得而我完全不懂!

淑 请您在这里说明白：说这信是我们收到的，而且一块儿看过了的。

安 不错。

淑 (向华洛丕耶)呀！您看……您看，我没有说谎。

华 夫人，您误解了我的话，我很痛心。

安 既然您偶然有了机会，我只好向您说一个明白。

华 用不着。

安 哪里话？这是不可少的。淑赛德，请你走开，让我们在一起吧。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

淑 安德烈，我是一个糊涂人……

安 不是的。你听我说，你一时胡闹，不会有什么很坏的结果的。你去看那催眠药是否在我们的朋友巴拿尔身上发生效力。我就来会合你们！

淑 是的……我就去。

华 夫人，我向您表示敬意。

淑 告别了，先生！（出）

第九出

出场人：安德烈、华洛丕耶。

安 先生，此刻您只一人在这里，我就向您说明了吧……

华 亲爱的特尔奈先生……

安 我一说您就知道了，这很简单。您很有礼，把我的妻子丢了的一封信还了她。我很懂得信内的语调很够使您惊奇的。

华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安 当然……当然……一眼看见的时候……

华 我请求您，先生，这一场小意外早已完结了，我竟记不起了……我不要求您说个明白。

安 您不要求，我也要说的。

华 这很没有用处。

安 哪里！这正是我的好机会，我趁此把真情告诉您，同时请您此后对于特尔奈夫人应该放端重些。

华 您说什么，先生？

安 我说：您不知道您的举动的乖谬，您曾经与她玩了一种不合礼的游戏了。

华 呀！这又是另一件事。先生，我不十分高兴人家教训我。

安 也许吧，但是一个人在非受教训不可的时候……

华 当心，先生。

安 倒是您生起气来吗？……

华 除非您把您的语气改一改。

安 我喜欢什么语气，就用什么语气。而且，如果您要知道我的真意思，我老实说：您在潭边采花的事情，乃是最不高雅的！

华 真的吗？

安 这种举动，显见得您不知礼……

华 您要马上取消这一句话，先生……

安 绝对不能。

华 那么，我要报复您这无礼的话。

安 什么？

华 我们决斗去。

安 随您的便。

华 今天晚上我的证人就来找您。

安 我等候他们。

华 或者不花费了时间更好。我今晚回巴黎去。如果您愿意的话，半点钟后，请您与您的证人们到那棠球树林里散步，就可以看见我，我们就完结了这一件小事，我向您施礼了，先生！

安 先生……

华洛丕耶出。

第十出

出场人：安德烈、(其后)旅馆主人。

安 这事情真把人累煞！（按铃）

旅 （入）先生按了铃吗？

安 是的，烦你到二十一号房里唤醒巴拿尔先生，请他来与我说话。

旅 好的，先生。

安 料不到这女子与我结了婚，同时又很疏忽地把她的未婚夫的信件散布在路上……唉！她与我结了婚……此刻却累我决斗了！我分明晓得这原来是不很严重的，然而我竟与一个笨人吵起嘴来了。呀！如果再有人强迫我代理婚姻！……

第十一出

出场人：安德烈、巴拿尔。

安 呀！你来了！

巴 老伙计，如果你同我开玩笑……

安 不要说废话！

巴 废话！……开玩笑，人家把催眠药给我服了，恰在我打瞌睡的当儿，人家又匆匆忙忙地把我拉起床来。

安 我需要你……我要决斗。

巴 你决斗？

安 是的……同华洛丕耶……

巴 真糊涂？你为什么决斗？

安 这你不必管。

巴 我睡觉去。

安 请你不要走……这因为一种辩论……糊涂的……

巴 喂，你为什么叫我做糊涂的？

- 安 不是你糊涂,只是那一种辩论糊涂。
- 巴 这才对啊,你已经向我道歉,也就罢了。
- 安 刚才我与他谈白山……他把白山归入瑞士,你须知……
- 巴 叫他同地图争斗去吧。
- 安 我已经矫正了。
- 巴 矫正了那白山吗?
- 安 不,矫正了华洛丕耶! 于是他同我挑战……请你替我找两把剑与一个证人……不要耽搁了事……这里十米之远,有一个棠球树林,很适宜于决斗……华洛丕耶在那边等我……我先走了……你快做去……一会儿见。
- 巴 你说什么?
- 安 跟我来,快做去……
- 巴 怎么!
- 安 跟我来,快做去……(出)

第十二出

出场人:巴拿尔、(其后)旅馆主人。

- 巴 (独留)快做去……快做去……(懒懒地倚在墙上。电铃频响)他这人妙极了。在这一千二百米的海拔之上,在我不认识一个人的山里,叫我怎能找得出两把剑与一个证人! 旅馆里有一位先生不耐烦……而且这催眠药……(打呵欠)也罢。
- 旅 (入)我请先生恕罪,刚才我不得闲……先生按了铃吗?
- 巴 我吗? 不!(他不倚墙了,电铃也就不响了)唉! 是我按了铃! 请您把旅馆里的两把剑带来给我。
- 旅 先生说的是? ……
- 巴 一副剑,我要你的一副剑……
- 旅 这个我不晓得还有没有,先生……
- 巴 这太不行了……在这高沙吴华省——国家的边境里,竟没有

剑！……唉！这个！但是您这里什么也没有吗？我限您五分钟找到我所要求的東西，否則我要告你一狀！

旅 請先生原諒我：我這裡的劍，除非是在板壁上的兵器古玩……
巴 您有板壁上的兵器古玩，而您却不早說！……快跑去，不幸的，快跑去……呀！等一等……証人呢？……請您替我把旅館的証人領了來。

旅 （嘲笑地）唉！先生，沒有証人了！

巴 沒有証人了！……我完了！等一等……請您把這飯巾放下……把眼望着我。

旅 是，是，先生。

巴 把這一雙手套帶上……不，帶一只就夠了……留一只給我……好……您有沒有大禮服？

旅 我有一件常禮服。

巴 也罷，管它呢！……請您掉轉身……而且，山里的事該當做山里的事辦……您就可以做一個很適宜的証人了……去找劍給我吧……而且穿上您的禮服。

旅 我就去，先生。

巴 （把飯巾擲給他）還有這個，拿了去！……

旅 旅行的人畢竟有很滑稽的。

第十三出

出場人：巴拿爾、聖達西斯、丕托賴、（其後）旅館主人。

巴 （坐）儘管這麼一來……我还是要打瞌睡！……

聖 （與丕托賴入。丕托賴拿着一副劍，用綠絨裹着）幸亏您的汽車里的東西應有盡有。

丕 我是一個愛提防的人……一個人旅行應該事事如意才好。

聖 （指巴拿爾）這先生顯然是特爾奈先生的証人中之一個了。

丕 我們上前接洽吧。

- 圣 是的……(走近巴拿尔的椅子,巴拿尔正在打盹)先生……呃!先生!
- 巴 (开眼,歪嘴)这催眠药太不行!……你们是什么人?
- 圣 您是不是特尔奈先生的证人?我们不胜荣幸……
- 巴 不错……
- 丕 我们是华洛丕耶先生指定的……
- 巴 幸会,幸会……我看你们带有剑吧……
- 丕 上好的剑……
- 巴 这越发好了……
- 旅 (入。肩上担着15世纪的两把很大很大的剑,剑柄是十字形,须用双手拿的)你们看,我们所有的剑就是这样的了……
- 众 呸!
- 巴 不幸的!看这记下来的年月,乃是查理·特迈莱^①时代的。
- 旅 依传记里说,那最长的一把原是威廉退尔^②的旧物……
- 丕 唉!那么,怎样?
- 圣 这未免太庄重了!……
- 旅 请先生注意:我实在竭尽能力了……
- 巴 把这两把剑拿去仍旧挂起来吧……或者,不,挂在这雨伞架上吧……不要走……先生们,我们在外地方……在旅行的时候,只好将就些……匆猝间,我们缺少了一个证人……我们的旅馆主人……(向旅馆主人)施礼吧……呀!不要这样……您像是要给我擦靴子似的……也不要这样!……这样!……先生们,你们看,我们的旅馆主人……
- 圣 可以充数。
- 丕 毫无疑义。
- 巴 那么,我们什么都齐备了……呀!一个医生……(向旅馆主

① 查理·特迈莱(1433—1477)是15世纪法国的贵族。

② 威廉退尔是古代传说中之英雄。

人)旅馆的医生。

旅 这可容易了,我们有一个医生。

丕 你们不必操心……我的汽车夫乃是一个医院学生。

圣 算您有见识! ……

巴 那么,一切都妥当了……先生们,我们走吧,在路上再商量条件……

圣 很和平的条件,不是吗?

丕 当然,因为没有人观场。

巴 (向旅馆主人)您的手套,扣上您的手套……您不能吗? 妙,妙! 您的手太粗了! ……

他们出。

第十四出

出场人:杜不赖、杜不赖夫人、一个听差。

杜 (入,其妻随入)我同你说,他一定是住在这里的。

赖 你相信吗?

杜 你看淑赛德的信:“我们在摩纳提耶,美景旅馆。你们千万不可告诉安德烈说我把地址给了你们,否则他要责骂我的。我同你们接吻……淑赛德……”

赖 这爱守秘密的安德烈,真令人不懂!

杜 幸亏淑赛德泄露了……(向进来的听差)喂,您把我们的行李运来了吧?

听 是的,先生。

杜 现在请您给我们一个房间。

听 烦先生与夫人到办公室里来……是从这里走的。

杜 我们跟您走。(向杜不赖夫人)我们悄悄地去,要把他们吓得又惊又喜的。

赖 对了。

第十五出

出场人：听差、(其后)淑赛德、(又后)圣达西斯夫人。

铃响,一会儿又响,更急。

听 (入)呀!这个!旅馆主人干什么去了?(注视旅客表)这是十九号的房客不耐烦……让我去看……唉!做人家的奴仆真是不幸。

淑 (入)喂……这是什么来由?为什么不回答我?旅馆主人不在家吗?

听 是的,夫人。如果夫人需要些什么……

淑 我须要知道特尔奈先生在哪里。

听 我没有看见他,夫人。也许他在亭子里。

淑 您去看一看。

听 好的,夫人。(出)

淑 (拿一张报纸)呀!精神这样紧张,何苦呢?

斯 (入)亲爱的,您独自一人在这里吗?

淑 是的。我在等候我的丈夫,他说过就来会我的。我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

斯 那么,今天是隐藏的日子了!我也正在寻找我的丈夫与丕托赖先生。

淑 他们二人都抛弃了您吗?

斯 天啊!是的。而且他们没有说他们到哪里去。

淑 而且……华洛丕耶先生呢?

斯 也不见了。

淑 他们决斗了!?

斯 您说什么?

淑 我说刚才我的丈夫与华洛丕耶先生有了一场小小的争论,我预先料到结果是不好的。

斯 唉,真是废话!他们不会去得很远,而您却疑心生暗鬼了。

淑 不是的,不是的。忽然间……我敢断定我没有误会。

斯 嗳呀,亲爱的……

淑 呀!我担心到发狂了!我要到附近的地方找寻去……您须知,假使有祸事发生,乃是我的罪过……

斯 我同您走,但是我敢断定……

第十六出

出场人:淑赛德、圣达西斯夫人、巴拿尔。

巴 我的亲爱的淑赛德……夫人,幸会,幸会。

淑 (跑向他)他要决斗了?

巴 不是的。他已经斗过了。

淑 怎么样了?

巴 很好。好得很。他受伤了。

淑 呀!

斯 重伤吗?

巴 不……只伤了手指……破了一片皮。我给他用薄绢包裹了手指……很可以放心。

淑 呀!巴拿尔……刚才您把我吓煞!……

斯 现在您放心了,我也快乐了,再会吧,亲爱的朋友。

淑 谢谢。再会吧。

巴 再会,亲爱的朋友……不久再见……她这人很可爱……我不认识她……

第十七出

出场人:淑赛德、巴拿尔、安德烈。

淑 但是,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他来了!……(跑向进来的安德烈)刚才我害怕极了,您须知……(滚入他的怀里)

巴 他刚才很妙。

安 你想要说我很可笑,是不是?我本想教训这无礼的人……而结果却如此!

淑 安德烈,我所做了的事,真像一个昏头打脑的人,但是我与您约好,下次再不做了。

安 我们就如此希望吧。

淑 您不怪我吗?

安 我什么时候怪过你!?(巴拿尔以手轻敲桌子——安德烈说)请进。

巴 喂,我是懂得事体的。你们要大感动了,要热烈地接吻了……但是,我呢,我还有两个钟头的好光阴……我可以睡觉去,是不是?

淑 对了,巴拿尔,您休息去吧。

巴 (向安德烈)再者,你呢……你须知……在火车未开以前,我再也不许你搅扰我了!……

安 我向你发誓了。

巴 否则我要咬你。

安 好的。

巴 我预先向你声明了……(出)

淑 唉!我将来该如何学好,才能使您忘记了今天的事情啊!

安 这是过去的事情了,淑赛德。他再也不想起了。

淑 您对我真好!此后我要很规矩地同您过生活。

安 对了!

淑 我希望您在这美丽的山水之间,很安宁,很平静,很幸福。

安 真的,我享些安静的福也不为过分……

第十八出

出场人:淑赛德、安德烈、杜不赖、杜不赖夫人。

杜 (入)咕咕……

赖 咕咕……

杜 呀!我们来了!

淑 爸爸！妈妈呀！真有趣！……（跑上前，吻他们）我是何等快活啊！

安 你们来了……两位都来了！

杜 是的，两个都来了。你没有料到吗？

安 说良心话，是的！

赖 我们来陪你们住半个月。

安 只半个月吗？

杜 你可以用你的汽车载我们游览去，一定很有趣的。

安 呀！不，不……这未免太过了。

杜 喂！……你们这一对鸳鸯过的是好日子，是不是？

淑 我们很幸福……很幸福。

杜 （拉安德烈到一边）喂，亲爱的安德烈，你没有话告诉我们吗？

安 没有什么。

赖 没有……

安 什么？

杜 没有希望吗？

安 你们说话不知深浅！……

赖 我们似乎觉得还有问你的权利……

杜 女婿，你虚度了光阴，而且像你这样年纪，如果不顾到这一层，未免是没有见识……

安 你真啰唆！

杜 （向杜不赖夫人）我这几句话是不得不向他说的。

安 （向淑赛德）我们明天就启程。

淑 随您的便。

杜 你们住得很好吗？

淑 当然啦！

赖 你们的卧房对着阿尔伯山吗？

淑 是的，我的卧房对着阿尔伯山。

赖 怎么？

淑 安德烈的卧房却对着山谷。

杜 我听不清楚。

赖 你们不会分住两个房间吧？

杜 我想你们该是同住一个房间，不是吗？

淑 不是的。

杜 呀！亲爱的安德烈……（向杜不赖夫人）怪不得他不……

赖 我们很不满意。

安 是的，但这尤其是我的事情……

杜 对不起……我干涉你……我是岳父，有权利要求女婿同我的女儿要好。

安 这话未免太厉害了！淑赛德，我请你开导你的父母……

杜 我想不会是淑赛德反对我……

淑 好……这因为……我们养成习惯了……

杜 呃，这是可惜的习惯。

赖 这习惯非改不可。

杜 还不是吗！

安 那么，你们这一来，为的是侦探我们的行为，利用我的汽车去游览……而且扰乱我们的家庭的秩序……

杜 我的亲爱的安德烈……

安 好，我受够了！（按铃，呼唤）伙计！……巴拿尔！……旅馆主人！……（向进来的旅馆主人）请您赶快去唤醒巴拿尔先生。

旅 是的，先生。

杜 你说什么？

安 我说我生气了，我说我忍受不住，非走不可。

淑 您走吗？……

赖 先生，究竟您到什么地方去？

安 什么地方吗，夫人？我到巴黎去再会我的情妇！（向进来的巴

拿尔)呀!你来了!

淑 安德烈……

杜 特尔奈先生……

巴 又有何事?

安 有的,是:一切都变了。我带你回巴黎去。

巴 不行,不行……我不走。

安 随便你!

巴 我要睡觉!……倒霉!……

幕闭

第三幕

布景 同第一幕。

第一出

出场人：安德烈、吴尔邦、赖安婷。

时在晚上九点钟。安德烈穿着晚礼服，预备出去。奴仆们站在他的旁边，听他吩咐。

安 你们两个都懂得我的话了吗？

吴 是的，先生。

安 我要完全恢复未结婚以前的生活。

婷 先生在家里吃饭，不是吗？

安 有时候是的……

吴 先生在半夜还没有回来的时候……

婷 那就是有人留宿了……

安 不错。

吴 先生您容许您的忠心的吴尔邦劝您一句话吗？……

安 说吧，吴尔邦，说吧……如果我不满意，我只不依你的话就完了。

吴 先生今天下午从瑞士回来，路程辛苦，也许可以休息一晚……

安 休息吗？我并不疲倦啊！我是一个老青年，经过这一片段拘束的生活，谢上帝，现在我已经把这生活结束了。我这一次旅

行,非但不疲倦,而且是长期休养的好机会,所以我此刻的身体壮旺极了。

婷 那么,姑娘从陆离戏院出来之后,要来向先生问晚安了?

安 是的,姑娘今晚要来向我问晚安,请您明早给我们预备两杯巧古力糖。

婷 好的,先生!

安 您先预备好她的小食,她一到来,你们就可以不必在这里伺候了。

吴 总之,一切的事务都照常,好像不曾经过什么事故似的。

安 还不是吗?其实也没有什么经过!(电铃响。吴尔邦去开门)呀!巴拿尔来了!

婷 先生领了巴拿尔先生来吗?

安 是的,他一连睡了十四个钟头……我想他这一来,大约为的是邀我到俱乐部里去。

婷 他来了……我不奉陪先生了。

安 去吧,赖安婷!

第二出

出场人:安德烈、巴拿尔、吴尔邦、赖安婷(只一会儿)。

安 (向进来的巴拿尔)喂,达我,你竟穿好衣服预备好了。

吴尔邦与赖安婷出。

巴 (晚礼服,雨衣,手杖)你瞧……

安 你从陆离戏院来吗?

巴 当然啦!

安 你告诉了米丽恩,说我们回来了吗?她喜欢吗?

巴 是的,也可以说不是的……她喜欢,因为你回来了;她抱歉,因为她在树林里游玩久了些,以致你去拜访她不着;她发怒,因为你没有先打电报叫她到火车站接你。

安 唉！我最恨的是腮上的接吻！

巴 是的，我晓得。再者，在你这一段姻缘上头，是你爱她，是我多情。

安 她今晚一定来吗？

巴 一定来的！而且，我一看见你们互相拥抱之后，我……

安 你回家睡觉去，是不是？

巴 不，我找托托斯去。

安 呀！你竟对不住我们吗？

巴 终于到这地步的！……我为你们守节了两个月……现在……

安 老友，你有道理，我了解你。我这一次回来，乃是受恋爱的饥荒所迫……真的恋爱。

巴 还说哩！——你是结了婚的人！……

安 唉！不算数！……

巴 什么？

安 没有什么……

巴 喂，你是打定了主意的了？

安 什么主意？

巴 离婚的主意。

安 呀！离婚？妙啊！我像一个没有决断的人吗？

巴 妙，妙！你以为你的妻肯答应忽然与你分离吗？

安 她满意极了，我们的意见完全相同。你放心吧。

巴 你们当初何苦结婚呢？

安 当初是应该的……我承认表面上不应该，而实际上却是应该的。

巴 我不多说了！我不多说！因为我不懂。只一层，你叫了米丽恩来……

安 她不是来过三个月吗？

巴 那与这个没有一点儿关系。从前她来的时候你没有结婚！

安 你怕人家捉我们吗？

巴 人家会很严厉地批评你的。

安 那么越发好了！因为这样一来，一切的罪名都在我身上，恰是很适宜的。

巴 你可以说你已经有了罪过了，因为你在山上那么忽然发怒，匆匆跑回巴黎！……以我看来，淑赛德就会再来的。

安 （按铃）巴拿尔，我讨厌你。她今天不会再来，明天也不来，永远也不来，我敢绝对地断定。我们到俱乐部去吧，我极想输去二十五个路易。

巴 把这二十五个路易借给我吧。

安 不行，比不得输了快活。

巴 那么，走吧！

吴 （拿着安德烈的外衣、帽子、手杖，入）来了，先生。

安 你瞧，吴尔邦早已懂得了！（披上外衣，呼唤）赖安婷！……（吴尔邦助他穿外衣，他向吴尔邦说）谢谢，吴尔邦！（赖安婷入）如果姑娘比我们先来，请您陪她打一圈牌吧。

婷 好的，先生。

巴拿尔与安德烈预备出去。

安 （在门槛上）请您打牌只要输不要赢！……

婷 请先生放心！

安德烈出。

第三出

出场人：吴尔邦、赖安婷。

吴 赖安婷！

婷 吴尔邦！

吴 我有遇大事不吃惊的习惯！

婷 我也一样。

吴 自从我到这一家以来,我看见先生东找一个棕色发的,西找一个金色发的,我毫不在意。

婷 我也一样。

吴 所以我敢说我是一个巴黎气十足的仆人。

婷 谁说不是呢!

吴 好,现在我却摸不着头脑了。除非我是一个呆子,否则我敢说先生的婚姻是爱情的结合……

婷 对啊,吴尔邦,爱极了才结合的。

吴 好,他做蜜月旅行,六个礼拜之后,他独自回家,声称离婚,再去找米丽恩姑娘来代替正式的妻子。

婷 厉害得很!

吴 我们二人独自在家……不是吗?……这不成体统。令人猜是……

有人按铃。

婷 呃?先生忘记了些什么了。

吴 大约是的。对不住!(去开门)

婷 什么呢?……是了……大约是他的香烟盒子!

第四出

出场人:吴尔邦、赖安婷、淑赛德、(其后)朱丽恩。

淑 喂,我的好吴尔邦,怎么?您的脸色惊呆了?

婷 (自语)夫人来了!……鸡狗同笼了!……

吴 不错,夫人,因为……

淑 那么,先生出去了吗?

婷 是的,夫人,他出去一会儿了。

淑 吴尔邦,请您照料我的行李。我的箱子不用说是要搬到我的卧房去的。

吴 不过……

淑 什么？

吴 我们料不到夫人来。

婷 先生同我们说过……

吴 总之,我们没有受命令。

淑 因此我才命令你们。

吴 请夫人恕罪,今晚您真的不能在这里住下。

淑 岂有此理! 你们大概不会叫我到旅馆里住去吧?

婷 这样办还好些,夫人。

淑 怎么?

吴 只因一场偶然的事,以致夫人与夫人的奴仆都处在困难的境地了。

淑 您怎么见得呢!

吴 我觉得我有通知夫人的责任:您如果坚持要在这里住下,一会儿您须得接见一个客……

淑 一个客?

婷 这客一来,夫人心里一定不受用。

淑 米丽恩姑娘吗?

吴 正是她。

淑 先生吩咐你们,说她要来吗?

婷 是的,夫人。

吴 (向赖安婷)她要把家具都打碎了的。您当心照顾着那些花瓶吧。

淑 好,你们不必担心,让我接见她。

吴 奇了!

淑 此刻你们放心了,依照我的话做去吧。

吴 好的,夫人!(出)

婷 请夫人原谅,我想恭恭敬敬地向您贡献一个意见: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场大闹是值不得的。

- 淑 您以为吗?
- 婷 夫人尽可以于明早与先生见面,把这一场误会……
- 淑 赖安婷,谁说我与先生之间有一点儿误会呢?
- 婷 这是我设想的……先生说过……
- 淑 您误解了特尔奈先生了。我劝您将来不要再把您这种好意思说出来才好。
- 婷 是,是,夫人。
- 吴 (入)夫人,我恐怕……
- 淑 什么事?
- 吴 米丽恩姑娘来了。
- 淑 好极了!您同她说过我在这里没有?
- 吴 唉!没有,夫人!
- 淑 好,请她进来,而且你们退出去。
- 吴 (自语)她的巴黎气越发十足!(走向门口)姑娘,请进……
(吴尔邦闪在一旁,米丽恩入)
- 米 (瞥见淑赛德)怎么!一个女人在这里?
- 淑 姑娘,请进来,不要怕,原是我想要同您说话。我是特尔奈夫人。
- 米 但是,夫人……
- 淑 您不会拒绝我吧?
- 米 (向吴尔邦)您的胆子不小!
- 淑 (向吴尔邦与赖安婷)你们可以退出去了。
- 吴 是的,夫人!(向赖安婷)我们快可以看热闹了!(二人出)

第五出

出场人:淑赛德、米丽恩、(其后)赖安婷。

- 米 夫人,我想我告退了还好些。
- 淑 (固请)请不要走……米丽恩姑娘——陆离戏院的名伶,您到

了特尔奈夫人家里,只有受欢迎而已。

米 夫人,请您相信我的话,我原不晓得……

淑 不晓得我在这里?当然!我是突然到来的!……

米 您将来会明白……

淑 我再申说一句,姑娘,我很快乐,得偶然与您相逢,与您谈话,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推心置腹……

米 然而我恐怕……

淑 您不要怕……我是很坦白的人……我很喜欢透明的境地……我要请您帮一个忙……您肯听我说吗?

米 天啊,夫人……如果是要我帮忙……

淑 请您好好地坐在这椅子上,而且我哀求您听我说……您肯不肯?

米 遵命,夫人!

淑 米丽恩姑娘,我不是不晓得在我们未结婚以前您是安德烈的……特尔奈先生的……一个可爱的、聪明的女伴侣。

米 您晓得吗?……

淑 我的丈夫告诉过我……

米 呀!

淑 是的……现在我觉得他的眼力真不错!……

米 夫人!

淑 我说的是真话……安德烈宣告结婚,该是您所不及料的事。

米 (微笑)不错,我没有料到他结婚。我曾经有几分不如意……然而您须知……男子们都是负心的……

淑 真的吗?

米 唉!对不起!……我以为他是突然变了心!……

淑 您错了。特尔奈先生娶我,纯然为的是帮我一个忙。

米 (微笑)这倒不是常有的事。

淑 这是奇事,其实却是很简单的事……是的,我有特别的理由,

这理由不仅属于我一人,请您原谅我,我暂时不能向您露泄,但是我很须要假装一个结了婚的人。

米 真的吗? ……

淑 是的……我的义父非常爱我,把我从小就娇养惯了,我要什么他没有不依的……后来我同他说一定要把他当做我的丈夫……表面上的丈夫……只做几个月……

米 于是他即刻应承了……

淑 唉!不是即刻应承的……先是为着您,他就不依。

米 这算是他对我还好……

淑 后来,过了一个钟头……

米 不,两个钟头……

淑 (笑)是的,两个钟头……当时您恰在旁边的房间里……好,过了两个钟头之后,他终于像平日一般地让步了……这就是我们结婚的历史……

米 有趣得很!

淑 有趣得很……自此之后,在一切的人们看来,我们居然做起夫妇了……这把戏玩得还不坏,只一层……

米 有些不方便吗?

淑 可惜我的义父不久就厌倦了,不肯玩这把戏了。

米 呀?

淑 他把我撂在一旁……

米 哦!

淑 把我丢在瑞士! ……

米 我懂得!我也被他丢过一次,在意大利! ……

淑 最麻烦的乃是因为我还需要他一些时候。您肯把他再借给我几时,我就感激不尽了!

米 小姐……

淑 请您为我做了这事吧,我一辈子忘不了您……我同您发誓,将

来一定把他奉还您……

米 但是……

淑 说肯吧！……说肯吧！……如果您拒绝了我，不知我是何等的
不幸啊！

米 累您不幸，我怎样过意得去！

淑 唉！您的心地真好！我晓得您是一个好人！

米 您的话不错……我不是一个没良心的女子！再者，女与女之
间是应该互相帮忙的……您一定要这样办吗？如果我肯了，
您就非常快乐吗？

淑 唉！是的！

米 好，那么……我应承了。

淑 唉。谢谢……谢谢！……

米 小姐，您还要用您的丈夫多少时候呢？

淑 夫人，我希望在两三个月以后把他奉还您。

米 好的！那么，您就要了他吧……而且我细想起来……如果您
要永远占了他……

淑 谢谢您……不……您太客气了。

米 好的！那么，您就保留他两三个月吧，您不要难为情……您须
知……在戏院里，凡是年纪还轻，容貌不错的……

淑 何况您是长得这样美！……

米 要一个男子并不难！

淑 还不是吗！

米 我们每一个人便是几个化身……依我的意思，凡是认真做戏
的女伶，每演一本戏，应该有一个情郎……每次的情郎应该恰
合剧中的身份……假使我们要对得住编剧的人，只有这一个
法子！……因此之故……如果您愿意的话……

淑 不，谢谢，米丽恩姑娘！您这人很好，我满心爱您！……喂，如
果您肯博我喜欢……您不至于不肯领受我这小小的戒指。这

戒指没有什么价值,是我在教养院里戴的,直戴到少女时代。
米 呀! 这个……我很愿意领受,我相信带了您这戒指一定有好运气。
淑 也许吧! ……我年纪小的时候很幸福……
米 还有我呢! ……您想想看,我的父亲原是一个陆军大佐……
婷 (入)夫人们,先生回来了,我听得出他的汽车的号笛的声音。
淑 安德烈来了! 叫我怎样同他说好?
米 您不必担心。我在这家里很熟,我可以出去,不让他看见我。
淑 好,就是这样办吧……再谢谢您,而且向您表示我的友谊。
米 无论如何,您已经招待了我,我总是感激您的。(施礼)夫人……
淑 姑娘……
米 这女子真可爱。(与赖安婷从右方出)
淑 这妇人妙极了! ……唉! 我真呆! ……我的政策实行了,而我却有几分怕起来了! 他回来了!(犹豫一会儿之后)唉! 让我躲起来。(连忙地跑进了右方的房间里)

第六出

出场人:安德烈、(其后)淑赛德。

安 (入)怎么? 没有人! ……(呼唤)米丽恩! ……我的小乖乖,你在这里吗?
淑赛德的声音 是的!
安 你与我分别了两个月,还不快来拥抱我接吻吗?
淑赛德的声音 来了!
安 你不爱我了吗? 这是你不好,我呢,我万分爱你!
淑赛德的声音 真的?
安 一会儿你就见,坏了头! ……喂,米丽恩,进来吧!
淑 (入)原来只是我。

安 淑赛德!

淑 您毕竟还可以吻我一吻啊!

安 淑赛德,你在这里!……

淑 是的,安德烈,我累您这样大失所望,请您恕我的罪,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安 呀!岂有此理!我料不到……倒霉!

淑 米丽恩姑娘来过了。

安 米丽恩!你看见她了吗?同她说过话了吗?

淑 是的。

安 这是不合规矩的……

淑 您教我关门不许她进来不成?我已经接见了她,同她说:如果她有话同您说,可以在几天后再来。

安 妙极了!——但是你呢?淑赛德,你呢?……你来这里做什么?

淑 我来求您再留我住些时候。

安 唉!不行,这个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怎么!一切都妥当了!我已经得了绝交的最妙的口实,重新组织了生命……呼!淑赛德小姐收拾行李,竟突然又来了!

淑 来的是特尔奈夫人。

安 总之,亲爱的孩子,我想这一场把戏,已经玩得够久了。

淑 不,安德烈,不!我这一来,恰要请您把时间再延长哩。

安 请问你:为什么呢?

淑 因为您已经替我招了是非了。

安 我吗?

淑 您走了之后,爸爸妈妈很伤心,严重地质问我。我说有一位先生打我的主意,您同那先生决斗了。

安 谁叫你告诉他们!

淑 于是他们举手向天;我尽管说我没有大错过,没有什么可责备

的地方,然而他们不相信,因为您决定与我离婚,把他们吓昏了,您须知……而且……

安 而且怎样?

淑 而且他们以为我失了节!

安 呸!

淑 他们对我声明,如果我不得您恕罪,他们再也不收留我了……您看!……

安 我的可怜的小淑赛德!

淑 我们从前约好的:我们离婚的时候,一切的罪过都是您担承。请您回想一下……

安 当然啦!

淑 现在我似乎是一个失德的女人……爸爸、妈妈、我,我们三个人都十分伤心。

安 我的可怜的淑赛德! 你的话不错,现在我仔细想来,我这一次的举动,显然是太疏忽了……

淑 一个人为了一个妇人而决斗,就是替她招是非。

安 当然,尤其是为着自己的妻子而决斗。

淑 因此我才回来。

安 你回来得好。我不责备你,甚至于觉得你迟了些。

淑 因为没有别的火车。

安 不久以后,我们再假托别的原因就是了。

淑 唉! 您放心。这很容易。最要紧的乃是您应该装一个凶神恶煞。

安 对了!

淑 我呢,一个遭殃的女人!

安 不错!

淑 还不是吗?

安 此刻你可以安心在你的义父家里再住下……赖安婷大约已经

收拾好你的卧房了……

淑 是的,安德烈……唉!对不起……是的,义父。

安 请你草一个电稿,预备打给你的父母,说一场风雨已经平静了……

淑 这个吗?

安 还不是吗?

淑 您喜欢看见我吧,吖?

安 我料不到你回来,但是我却很喜欢看见你……好……

淑 好……

安 (看表之后)亲爱的,睡去吧,像一个乖乖的小女孩……

淑 我原是乖乖的小女孩。

安 不错,晚安。

淑 晚安,义父。

安 至于我呢……

淑 您出去吗?

安 当然啦!

淑 在这时候?

安 说哩!

淑 我归家的第一夜,您就让我独守空房吗?

安 你听我说,淑赛德,您该懂得道理才好。

淑 我的眼不倦,您须知。

安 好,那么,拿一本书看吧。

淑 您到哪里去?

安 这个你管不着。

淑 去看米丽恩吗?……

安 呃,是的……去看米丽恩……而且巴拿尔在等候我。

淑 唉!巴拿尔……

安 这是一个忠心的朋友,我不愿意因他的性情很好就欺负他。

淑 这一场夜宴席上还有别的妇人吗？

安 谁说我赴夜宴去？

淑 我的小指头说的！

安 你调查错了，可惜。

淑 如果您肯做好人，您就牺牲了您的夜宴吧。

安 呀！这个！……不！一千个不！……在巴黎我要完全自由，谁也阻不得我的行动。

淑 您有道理。您打算还收留我多少时候？

安 我不晓得！……一个月吧！总之，亲爱的孩子，我们该为前途着想。我们越迁延下去，将来卓爱回来之后，你的订婚期越要展缓。

淑 您以为吗？

安 说哩！还有那十个月。你忘记了那十个月。

淑 哪十个月？

安 法律上的十个月。一个妇人在离婚或丈夫死了之后，应该等十个月才能再结婚。

淑 呀！奇哉怪事！为什么呢？

安 “为什么”吗？……为的是……（用拉丁语）为的是避免血统的混杂……你满意了吗？

淑 不很满意……我不懂！

安 将来卓爱可以解说给你听……唉，我尽管说，尽管说，（掏出表来）我至少要迟到半个钟头了。晚安。

淑 （吻他）晚安……那么，您不愿意在家住下了？

安 不，迷人的丫头！今晚你真美，你不晓得，你美到令人喝彩了！

淑 这才好哩。

安 呀！卓爱先生真有眼力！

淑 然而我到底不够美，不能与米丽恩姑娘相比。

安 天！你多么傻啊！这哪里可以相提并论的！好，这一次我可

是真要走的了,晚安!

第七出

出场人:安德烈、淑赛德、吴尔邦、(其后)巴拿尔。

吴 (入)先生……

安 什么事,吴尔邦?

吴 巴拿尔先生来在下面。

淑 达我来得恰好!您用不着去会他了。

安 这因为他等得不耐烦才来找我的。

淑 (向吴尔邦)请他上楼来吧。

吴 不过……

淑 不过?……

吴 巴拿尔先生不止一个人。

安 唔!我就去!……

淑 不,不,我请求您……(向吴尔邦)您不必说我在这里,请他上楼来一下子……自然是独自上来。

吴 好的,夫人!(出)

淑 (向安德烈)您有什么麻烦的事?

安 淑赛德小姐,你是一个淘气的女孩,我对你声明,我是不能顺从你的脾气的。

淑 不得不如此。假使您丢了我,去找米丽恩姑娘,巴拿尔该是怎样猜想?

安 你知道我不能对巴拿尔吐露真情,你就想要趁此挟制我……

淑 我是所谓有刀用刀,有枪用枪……

安 淑赛德,这不是正大的举动。

巴 (入)怎么样,老友?

安 (指淑赛德)你看,这是邮政寄给我的包裹来了。

巴 (瞥见淑赛德)呀!这个!这是料不到的事……料不到,料不

到……

淑 是不是？

巴 当然！……杜不赖先生与杜不赖夫人好吗？

淑 很好。谢谢您。您来接安德烈出去吗？

巴 是的。

淑 唉！

巴 不过……也罢……不是的。

安 哪里！是的！

巴 也罢，是的……或者……

安 我就走……来吧！

淑 不，安德烈，不！我留您住下！……（向巴拿尔）您须知，我们重归于好了……所以我要留他住下……

巴 这是很自然的。

安 哪里！

淑 请您开导那一位陪您来的客……

巴 是一个老法官，我们烦他预备一种法律上的手续。

淑 在这时候吗？

巴 他要等到半夜以后才有功夫，因为白天他要会审……（向安德烈）是托托斯！

安 我恰是这样猜想。

淑 达我，请您不要拆散我们。这不是好事，我会怪您的。

巴 唉！夫人，我是没有能力的！……（低声向安德烈）这事真令人闷煞！米丽恩呢？

安 她来了，却给我的妻子赶走了。

巴 糟糕！

安 再见，达我。

巴 我懂得了。我走吧。

安 （低声）等一等。（向淑赛德）也罢，既然我不得不让步！……

总之,这未免太厉害了!

淑 您不要给人家看出您的不如意的面色来……我在这里!

安 (生气)算了吧!但是无论如何我总有一句话对巴拿尔说,你容许我吧?

淑 说吧,我不听你们的话。

安 你出去把托托斯打发走了。

巴 好的!……妙,妙!……这一次……踌躇了许久之后……我决定了……她也决定了。

安 而且……你赶快跑到米丽恩家里去。

巴 既然这是一道命令……

安 你去安慰她,说我明早八点钟一定到她家里。

巴 她一定愁闷极了!

安 你同她打牌,直到她眼倦为止。

巴 好一种夜里的娱乐!

安 她眼倦之后,你就回家睡觉去。

巴 呀!假使我不爱你们三个!……

淑 你们商量好了吗?

巴 完全妥当了,亲爱的夫人,你不晓得我是何等快乐,能够……

淑 去吧……去吧,那老法官要等得不耐烦了。

安 再会!

巴 我很喜欢再见夫人!真的!(低声)我同你说过什么话来?……她果然回来了……

安 谢谢!

巴 没有什么……却是我……不,实际上不是我……(出)

第八出

出场人:安德烈、淑赛德。

淑 看您很有脾气的样子!

安 其实也是的。

- 淑 您陪着您的淑赛德挨肩坐几分钟,竟会这样讨厌吗?
- 安 先说你就不是我的淑赛德!你是卓爱·杰克生先生的淑赛德。说起这少年人,好不叫我恨煞!
- 淑 您不是个好人。
- 安 你好好地听我说。我不愿意在达我眼前显得我是一个无礼的丈夫,半夜里抛弃了妻子,去寻花问柳!
- 淑 这样说,您又是一个好人了。
- 安 但是,天!你听我说:这是最后一次我顺从你的怪脾气,最后一次!
- 淑 唉!您不要对我说凶话吧。我还没有这习惯。
- 安 我想你不会就哭起来吧?
- 淑 不……我忍着眼泪。
- 安 然而,可怜的孩子,我为了你,过的是难堪的生活,我天天在挣扎不安,你没有注意到吗?
- 淑 这是您的不是。您从来只顺着我的意志,并没有考虑,也不曾拒绝过我。
- 安 于是你索性播弄我。
- 淑 有几分,为的是要保守着您……您对我笑一笑好不好?……
- 安 不,我生气了。
- 淑 您赶快乖乖地笑一笑好不好?笑一笑吧。
- 安 (不由自主地微笑)孩子气!你听我说,无论如何,我要同你确切地约定:一个月后我们就离婚。
- 淑 也罢!我答应您了,一个月后就离婚。但是在这一个月,我希望您做个好人,很有感情……不要骂我!
- 安 唉!这也因为有时候我忍耐不住……而且我……

第九出

出场人:安德烈、淑赛德、赖安婷。

婷 (入)唉!对不起!……

安 又有什么事了？
婷 请夫人恕罪。我来搅扰您，因为我刚才注意到：今天早上到的一封信是寄给夫人的，而夫人还没有看见。
安 大约是卓爱先生的信了？
淑 （接过信来）是的。
婷 这信原放在火橱上，我以为也许有紧急的话在里头。
淑 您做得好，赖安婷……现在您休息去吧。
婷 晚安，夫人！晚安，先生！
安 晚安！
婷 （低声向安德烈）明早还要两杯巧古力糖吗？
安 是的……但是分开送来。
婷 好的，先生。（出）

第十出

出场人：安德烈、淑赛德。

淑 （看过信之后）唉！不……这是不可能的！
安 又有什么事了？
淑 您不晓得……一场大祸！
安 他不回来了吗？
淑 不是的……不是的！……
安 呀！好了！我只怕他不回来！
淑 他回来的，却不就回来，不像他意料中那么快。
安 呸！究竟什么时候他才来呢？
淑 四年后！
安 吖？
淑 （读信）让我翻译给您听：“5月1日，自桑西巴尔发。——我们无意中忽然遇祸。昨天我在城里的马路上误撞了一个回教徒，他把我辱骂；我打伤了他，法庭把我判决坐监牢四年。原来他就是桑西巴尔国王的首相……不久再会吧……我一切都

是您的！……”

安 怎么！还说不久再会！四年后！……我要找他这位先生去！

淑 您看，他也很抱歉了。

安 他做了这事！

淑 真不得了！

安 这孩子真糊涂！

淑 他哪里料得到！……

安 好，我们进了大难关了？

淑 也许他能够请求减等处罚。

安 人家还说英国人会旅行哩！

淑 您有挖苦他的，倒不如可怜他吧。

安 他还任人处置！他不能到领事馆诉冤吗？他不能请英国派舰队去吗？

淑 大约他已经试过了。

安 四年！这四年内，我能在这可笑的、无理的、恼人的情境里生活吗？唉，不行！唉，不行！不行！

淑 但是，亲爱的，您放心吧……这祸事只能害我一人……无论什么时候，您要我们分离，没有不可以的……

安 你预备到哪里去呢？

淑 到修道院里去。

安 你不想一想！现在你是独身的了，我替你招了是非了，你有了痛苦了，我还能够抛弃你吗？

淑 您的心地真好！您肯收留我在您的身边，我能在您的心中占一个位置，我永远不会觉得不幸！（上前吻他）

安 你这人真好！

淑 我很爱您，您须知。

安 你这话是真的吗？

淑 是的，不错，我非常爱您。

安 我也非常爱你,然而我的情况却很可怜,(半晌)请你不要坐在我的膝上。

淑 您不愿意吗?

安 你的年纪不小了!

淑 如果您赞成的话,在这四年内,我们可以生活得很安静,很幸福。我可以变成一个很会理家的内助……

安 (站起来)我再说:我不愿意你坐在我的膝上……好……

淑 为什么?……您不爱我了吗?

安 但是,唉!我的亲爱的孩子……我的亲爱的义女……

淑 我的亲爱的妻子!

安 你不懂得吗?现在我为情势所逼,不得不……不得不在外面……在外面找些事情消遣,好教我不……不致于想到……

淑 想到什么?

安 想到许多事情,使我心烦意乱……唉!……我四十二岁了!……我还不完全失了雄心……你是……(连忙改口)你将来是,我说你将来是一个可爱的妇人;我对您有一个热情,往往按捺不住!……所以我不愿意你坐在我的膝上!我不愿意在这四年内,每天晚上瞻仰你的容貌……你明白了吧?

淑 为什么?……如果您喜欢她,为什么不可以呢?

安 因为……因为我是一个正气的男子、善良的男子……然而到底是一个男子!现在我看见这时候是……是……

淑 说呀,说呀,说到我懂才好。您可以一切都对我说,既然我是你的妻子……儿戏的,不错……然而到底是妻子。(她走近他)

安 (离开她)淑赛德……我请你走到对面很远很远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淑 随您的便,安德烈……我晓得您因为有我之故,得不到幸福……我伤心极了,您让我走了吧……

安 是的,你的话有理,走了还好些!……你去选,我去选……我们去选一个好的修道院,要那里头容许接见宾客的……每逢礼拜天,我去看你……我带给你一些蜜柑与果子酱……还有讲时装的杂志……你要什么我就买什么带去……至于不是礼拜天的时候……

淑 你做什么事情呢?

安 我到花天酒地里胡闹一场。

淑 很有趣吗?

安 我要杀畜牲^①,非杀畜牲不可。

淑 什么畜牲?

安 畜牲就是畜牲!再者,我们该开始说一个晚安才是。

淑 随便您。

安 这是不得不然的,我老实对你说。

淑 (走向他)安德烈,我是您的一日的妻子,我很忠心,很抱歉,请您不要怀恨,我服从您的话,明天我就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安 亲爱的,到底你还吻我一吻吧,吻一吻你的儿戏的丈夫吧。

淑 晚安。

安 (紧抱她)晚安,淑赛德。你走了之后,不晓得我是怎样痛苦啊。

淑 那么……假使我不走呢?

安 呀!……(他吻她,唇与唇相触。忽又推开她)不……去吧!去吧……

淑 (心很震动)是的。此刻我才懂得了……我就走!……不得不走……告别了!(骤出)

安 我做的好事!……这一场火灾酝酿了许久,现在爆发

① 法国俗语,“杀畜牲”意思是说到花天酒地里逛去。淑赛德年纪小,还不懂这话。

了! ……唉! 这是避免不了的! (倒在靠背椅上, 两手捧头)
我爱这女子爱极了……现在叫我怎样好呢?

淑 (悄悄地入, 走向他) 安德烈! ……(很低声) 我想要不走。

安 淑赛德, 我的淑赛德! ……我的妻! ……

淑 我爱你! …

他拉她进怀里, 作长时间的接吻。

幕闭

第四幕

布景 同前幕。

第一出

出场人：吴尔邦、赖安婷。

幕启，吴尔邦拂拭家具的尘埃。赖安婷入，手里捧着一个托盘，盘上两杯巧古力糖。

婷 喂，吴尔邦？

吴 怎么样，赖安婷？

婷 先生仍旧没有按铃要他的巧古力糖吗？

吴 是的。

婷 夫人也是一样。此刻已经九点半钟了，我有几分不放心。

吴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他们二人都旅行回来，都疲倦了，所以各自休息。

婷 像旅行以前一样。

吴 当然啦。

婷 也罢，我总想把夫人这一杯送去。

吴 随便您。您要向夫人讨好吗？何苦呢？他们不久就离婚了。

婷 谁晓得呢？（她敲门。不应，又敲）

吴 让您的老板娘睡觉吧。

婷 （悄悄地开门，注视房内）可笑，可笑。

吴 什么？
婷 还说他们要离婚……
吴 怎么样？
婷 怎么样？夫人不在她的卧房里。
吴 唔！
婷 大约是讲和了。
吴 多么滑稽的夫妇！
婷 叫人一点儿不懂。
吴 如果先生爱上了他的妻子，教米丽恩姑娘如何是好？
婷 她还有巴拿尔哩。
吴 巴拿尔？他老是不敢动手的。我现在相信了……（外面铃响）
我现在相信了……（铃又响）呃，有客来了！让我开门去……
您容许我吗？
婷 说哪里话来！
吴尔邦出。

第二出

出场人：安德烈、赖安婷。

安 （在后台）我就去，淑赛德，我就去。（他入，在门槛上）你说一句你爱我吧。

淑赛德的声音 我万分爱你。

安 呃！（送她一个远吻，把门掩上。瞥见赖安婷）呀！您在这里？

婷 是的，先生。夫人想要她的巧古力糖吗？

安 不，不！您预备一些……呃……一些……

婷 一些橘子花？

安 不是的。一些头晕药水，用清水混合，加上些白糖，要很甜的。

婷 夫人不是病了吧？

安 不……只有几分疲倦。

婷 我就去,先生。此刻是差不多十点钟了,先生知道吗?

安 十点钟又怎样?

婷 先生平日起得早些,所以我恐怕……

安 怕什么?

婷 没有什么,先生。我预备头晕药水去。

安 赶快吧。

婷 我马上就预备好了拿来。(她出,安德烈亦出。台上一时无人。其后,吴尔邦引卓爱·杰克生入)

第三出

出场人:吴尔邦、卓爱。

卓 我希望就得接见。

吴 但是,先生,我再说一句:在特尔奈先生未按铃以前,我是不能进他的卧房里的。

卓 好的。那么,我要同特尔奈夫人说话。

吴 夫人也在休息。

卓 烦您叫那女仆把夫人唤醒。

吴 但是,先生……把夫人唤醒,岂不是把先生也唤醒了?

卓 唉!……您这话使我十分惊奇。总之,我在这里等候。

吴 这是不可能的,先生,我没有受命令。

卓 那么,我在别一个房间里等候。

吴 我不能,先生。

卓 我老实对您说一句:如果您迫我走了,特尔奈先生一定把您辞退的。

吴 先生尽可以先把名片留下,等一会儿再来就是了。

卓 好的。这就是我的名片。请您即刻交给特尔奈先生,说我在一刻钟后再来。(以下用英语)再会。真糊涂,我来了还迫我走!天,真糊涂!(出)

吴 我不认识这英国人,并不能因为现在是英法邦交很好的时代,我就……

第四出

出场人:安德烈、吴尔邦、(其后)赖安婷。

安 (入)有什么事?刚才吵些什么?

吴 先生被惊醒了吗?

安 不是的,但是您妨碍我们。刚才有一个人同您说话很高声,这是谁?

吴 这是一位先生,从前有一天晚上来过的,今天他拼命要在这里等候先生。

安 岂有此理。

吴 这是他的名片。

安 (接过名片,念)是他!……他来了!……这是不可能的……那先生长得怎么样?

吴 一个英国人,很高,不胖,倒还大方。

安 呀!这个!那么,他是逃出监牢的了?

吴 这是一个贼子吗?我原是这样猜想呢!

安 我们做的好事!……我们做的好人!

婷 (入)来了,先生。我预备得很快。

安 把这药水交给我……你们都出去吧。(向吴尔邦)如果那先生再来,您说我们不在家。

吴 好的,先生。

婷 (出时,向吴尔邦)又吵嘴吗?

吴 是的……这一次却是国际的吵嘴了。(二人出)

第五出

出场人:安德烈、淑赛德。

安 (走向房门,呼唤)淑赛德!

淑赛德的声音 我的爱神!

安 来! 爱! 快来!

淑 (入)来了。呀! 天啊,看你很有心烦意乱的样子,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安 我就告诉你的。但是我先问你:你爱我,是不是?

淑 你还要我! ……

安 你是我的妻子了?

淑 我是你的妻子,我拼命爱你,此后我只为你而活着。

安 我的淑赛德……我的淑赛德……

淑 怎么样? 说呀……既然我们相爱,还怕什么,还有什么祸事能够降临到我们身上呢?

安 淑赛德……杰克生先生到巴黎了。

淑 卓爱吗?

安 这是很难信的,是不是? 然而事情竟是如此。

淑 你知道得的确吗?

安 刚才他还在这里与吴尔邦谈话。

淑 但是,他怎么不预先通知呢? 如果他恢复了自由,他怎么不先打一个电报来呢?

安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他在巴黎,他来问我要你,却是事实。

淑 问你要我吗?

安 说哩! 你试设身处地想一想看。

淑 (悄悄地)原是你担保无事的。

安 淑赛德! 淑赛德! 我哀求你,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你不晓得,我只一想到会把你失掉,已经够我寒心了。

淑 把我失掉! 你怎么会把我失掉呢? 我是你的人了……完全属于你了……而且这么幸福,这么骄傲……

安 我的亲爱的爱神!

淑 这没有什么……可怜的男子。

安 是的……假使他早到了二十四小时,那就没事了。

淑 你后悔吗?

安 (吻她一吻)你呢?

淑 现在不得不同他说……

安 可怕的就在这一点!同他说什么?

淑 呃!说他原不该旅行去……说一个人真的想要一个稍为美貌的女子,便不该毫不谨慎地周游世界……说事情弄到这地步,乃是势所必然的。

安 但是如果他叫我回想当年曾经以人格担保……你也一样……如果他要求我们尊重我们的盟约……在可能范围以内……

淑 自然!唉!安德烈!你怎么想要……我……我……现在还做别人的妻子!

安 我请你相信这一种意见非但你不赞成,我也一样地不赞成。

淑 我很希望你就是这样。

安 也罢!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要去接见他……唉!叫我晓得怎样对他说……

淑 我正在想……假使他发怒……

安 那就是他倒霉。

淑 呀!不,不……我再也不愿意你决斗了……从前那一次我已经吓得半死,现在……

安 爱!

淑 我有一个意见,好得多了。

安 什么意见?

淑 我们预备逃走,很远很远,这一次决不留下地址给任何一个人。

安 噯呀,你不疯了?我不能叫人家说我……

淑 说你怎样?说你爱我吗?我们这一次真的度蜜月去……你肯不肯?

安 妙啊,我还不肯吗!但是须在事后!

淑 不,在事前。这英国人,我与他只一面相识,我讨厌他。这是真情……而且他是爸爸的商业上的敌人……我不能嫁一个对敌的商家啊!

安 你说呆话越见得你可疼。不,你须知,这是不可能的,我非等候他不可。

淑 刚才你允许过我什么来?你说我第一次的要求,无论如何,你总……

安 不错……我允许过你。

淑 好,那么,我第一次的要求就是要你同我逃走。在路上我们写一封短信给他道歉,于是我们赶快掉转方向,好教谁也不知道我们的脚迹。唉!这该是多么有趣……将来你看。

安 总之,这一次,也许是有见识……时间往往把事情弄妥了!……将来我们回来的时候,也许他已经得到安慰了。

淑 一定的。而且,先说我就不愿意停留在巴黎。

安 呀!

淑 不为的是卓爱……只为的是米丽恩……我不愿意你再看见她……决不……她太美了。

安 你不信任我吗?

淑 不是的……我很晓得你不会使我受这种大痛苦……但是我毕竟觉得离开巴黎好些。

安 我们也该写给她一封信,在换火车的时候寄给她。

淑 是的。但是这一个却是我给她写信才好。

安 依你吧。我们什么时候走?

淑 越早越好。我们的行李还没有卸开,这是一极好机会。我就穿衣去。在一个钟头之内我就装扮好了的。

安 淑赛德!

淑 什么?

安 你须知我其实是心花开了。

淑 那么,吻我吧。

安 (吻她)我只二十岁,你晓得吗?……

淑 这是我的年纪……我的青春已经给你了。(出)

第六出

出场人:安德烈、吴尔邦、(其后)巴拿尔。

安 说良心话,逃走也好的。

吴 (入)先生,巴拿尔先生来了。他可以进来吗?

安 怎么不可以呢?……他来得恰好……我恰用得着他。

吴 好的,先生。(引巴拿尔入,出)

安 呀!亲爱的达我,你来了!(巴拿尔入,有难为情的样子,而且有愁倦状)老弟兄,你来得恰好。我有许多事情告诉你,请你指教。(伸手给他)

巴 不,请你不与我握手。

安 为什么呢?

巴 安德烈!我是无赖中的无赖!

安 你吗?……你?我的忠心的巴拿尔?

巴 我做了的行为,对于你……不……不……这是很可鄙的……

安 总之,说呀。

巴 是的,我就说,因为在这情况之下,不得不鼓起勇气来说这丑事。我的良心不安极了。

安 唉,你吓煞我了!

巴 特尔奈先生,我特来报告您一个消息,这消息,您该是知道的第一人。我从米丽恩姑娘家里出来,便一直来通知您:昨夜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早上十点钟,我已经背着您与你的情妇要好了。

安 (假装气愤)您做了这事情吗,先生?

巴 (流泪,哭着说)在我这情形之下,最可恶的乃是:我尽管勉强,终于不能后悔我的行为。我恨我自己,然而我却等不到今晚!

安 唉!您真是人间的丑类!

巴 特尔奈先生,我向您施礼。不用说我是听您处置的了。您要斫我一剑,我也不躲开。烦您代我向您的妻子问安吧。(欲出)

安 用不着这样……不要走,糊涂虫。

巴 糊涂虫!你仍旧爱我哩。

安 来,让我吻你……刚才你所做了的事,乃是你一生对我最显著的功劳。

巴 我吗?

安 就是你。我原恐怕摆不脱米丽恩,现在她有了主了,我快乐极了,老朋友。

巴 真的吗?你不要她了吗?

安 呀!不要了,绝对不要了!

巴 你把她让给我吧?

安 全盘出让。

巴 妙妙!你竟这样顾全友谊……我说不出怎样感激你……我……(又哭起来)

安 呀!不!你不要再哭了吧。

巴 其实你失了米丽恩,该是如何痛苦啊……你承认了吧……

安 我对你说,我喜欢得不得了。假使我被困的一切难关都这般地解决了,岂不是好!……

巴 你有困难的事情吗?

安 是的。昨天夜里,当你背着我与米丽恩要好的时候,同时我也背着某一个男子,与……

巴 与哪一个?

安 与我的妻子要好。

巴 这真滑稽！滑稽得很！

安 然而这竟是最确切的事实。你肯答应我，不露泄我的秘密，像一块墓碑般哑口无言吗？

巴 不，只像一尾鲤鱼，鲤鱼比墓碑快活些。

安 好，我说吧，亲爱的达我，今早从桑西巴尔来了一个英国少年，是淑赛德的未婚夫。我娶了淑赛德，不过是替他保留着。

巴 他回来的时候，你应该还他的完璧吗？

安 对了……

巴 这么一说，事情就显明了。那么，恰在他回巴黎的前一夜，你……

安 恰在前一夜……我！……

巴 那英国人未免撅唇歪嘴了！

安 正是。

巴 活该！淑赛德是你生平最疼爱的，而你又是四十余岁的风流男子，谁叫他把她交托给你！

安 总之，你此刻是晓得我们的地位的了。

巴 那么怎样？

安 那么，我与淑赛德预备逃走，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譬如梵尼斯。

巴 妙！那英国人会再来的……

安 他一定是很凶地跑进来，摔破了一切的家具，打杀了那向他报消息的人……但是我们已经高飞远走了。

巴 那真是一场大闹了！

安 我已经想过，只有你对我忠心，不会不肯代我接见他吧？

巴 呀！不行……呀！这不行！……

安 朋友间有应尽的义务……

巴 然而我要顾全我这一块皮！我也恋爱啊！……米丽恩……有人接铃。

安 这是那英国人来了。
巴 再会吧。
安 你不要走好不好？……
吴 (传报)卓爱·杰克生先生到。
安 你瞧……你要逃也逃不了。放出一点儿勇气来吧！
巴 你说得何等容易。
安 你说我们走了……不晓得哪里去了……如果他一定要见，好，你放心，就说我在家吧。
巴 对了，你不要走开。(安德烈出)您也不要走开，吴尔邦……您请那先生进来，您也停留在这里……如果他作势要擒我，我们有两个人，就够抵挡他了……
吴 我请他进来吧？
巴 随便您。
吴 (开门，引卓爱入)先生！

第七出

出场人：巴拿尔、吴尔邦、卓爱。

卓 (用英语)先生，我请您恕罪。(用法语)我希望同特尔奈先生谈话。
巴 先生，虽则英国人的拳术是天下闻名的，我毫不迟疑同您说：特尔奈先生走了。
卓 真的吗？
巴 这是如此的。他到外国去了，预算非十年或十二年后不回来。好！
卓 (十分镇静)这不是真的。
巴 (向吴尔邦)他说的是什么！(向卓爱)你说的是什么？
卓 我说您是一个说谎的人！
巴 先生，当我肯定了一件事之后，我不许人家加以否认的。
卓 我呢，我否认。

巴 我请您出去。

卓 我呢,我不走。

巴 好的,先生。

卓 我已经在门外等候了足足一刻钟。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出门,所以我敢断定特尔奈先生与特尔奈夫人在这屋子里。我坐在这里等候,直等到看见他们为止……好!

巴 好的!(向吴尔邦)这个……这可糟了!

吴 如果先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每人捉着他的一只肩膊,推他出去。

巴 也许他带有兵器!

卓 我不懂他们为什么死也不肯见我。我这一来,无非为的是贡献给他一种大利益。

巴 不要说吧!

卓 这是千真万确的。

巴 您以人格担保吗?

卓 是的。

巴 那么,情形就变了。特尔奈先生也许没有完全离开此地。

吴 (低声向巴拿尔)这是一个圈套!

巴 您以为吗?

吴 我宁愿用我的办法。

卓 他来呢不来,这特尔奈先生?

第八出

出场人:巴拿尔、吴尔邦、卓爱、安德烈。

安 我来了,杰克生先生。

卓 呀!……

安 (向巴拿尔)亲爱的朋友,我谢谢你,你曾经想要替我避免这一场会见。但是,既然杰克生先生不曾懂得这一见面会有悲惨

的结果,那么,好的。我就同他谈话吧。

卓 先生,我想这样好些。

巴 你打算独自陪着他吗?

安 是的。请你去会合淑赛德吧。

巴 他真勇敢……没有……他真勇敢。(出)

安 吴尔邦,您也出去吧。

吴 (低声)先生当心坐近电铃才好。

安 去吧。

吴尔邦出。

卓 好的。

安 杰克生先生,您是容易猜得着的,我所以极力要避免与您相见者,无非为的是我受一种最严重的理由所驱使。

卓 我不知道,先生。但是,我呢,我十分希望与您展开一场谈判。

安 是了!

卓 特尔奈先生,一个上流人对于另一个上流人约了某一件事,后来这一个上流人失信了,您以为他怎么样?

安 (十分难为情)天啊!先生……在未判定这人以前……我认为应该先审察他的境地,看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

卓 很好。如果这上流人的境地是可以原谅的,您是否以为在可能范围以内他可以用一笔很大的赔偿金来补救他的罪过呢?

安 赔偿金?……呀……赔偿金……

卓 是的。

安 先生……依理,这种的轳辘是金钱所不能补救的。

卓 但是,在例外,有时候也可以……

安 也许吧,真的。(自语)我觉得他有几分可鄙。

卓 很好。那么,我假定这一个上流人贡献二十万法郎,加上了许多道歉的话……这事情就妥了吧?

安 这还不坏……咸了些……还不坏。

卓 您觉得不够吗? 那么,三十万法郎,仍旧加上许多道歉的话……

安 这一次却好极了。我们把事情结束了吧,先生。三十万法郎,这是您的数目。我应承了,不要再加了!

卓 我以为应该即刻办妥才好。

安 听凭尊便。(他坐到桌前,执笔就写)我需要些时间通知一个银行家,好教他预备好……

卓 (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册子)好! 我已经预备好一张支票了。

安 对不起,我不懂。

卓 这是二十万法郎……我要再写一张。

安 您把钱给我吗?

卓 您已经应承了。

安 我吗!?

卓 我已经失信了。

安 您?

卓 是的,特尔奈先生,一个例外的境地竟迫我在路上结婚了。

安 您结婚了吗?

卓 很好。

安 当真吗?

卓 我没有说笑话的习惯。

安 呀! 先生,您救了我们的命了。

卓 真的,我喜欢极了。

安 (呼唤)淑赛德! 达我! ……呀! 你们来吧!

第九出

出场人:安德烈、卓爱、淑赛德、巴拿尔。

巴 (与淑赛德入)他要杀你吗?

淑 杰克生先生,看上帝的情面……

安 他? 啐! ……他已经结婚了! ……

淑 您做得真好!

巴 可以说给我们听吗?

卓 我进监牢的第二天,那首相以我娶他的女儿为条件,才肯放我出来。我考虑了许久,结果是应承了……

淑 呀!我的亲爱的旧未婚夫,您真考虑得不错!

卓 我生怕你们会生气……

安 我们吗?

淑赛德躲入安德烈的怀里。

卓 唉!……也许你们偶然?……

安 是的,先生。

卓 唉!这真奇怪!

淑 您不能怪我们吧?

卓 我?……没有的事。我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希望先生做个义父。

安 太客气了!

巴 老友,你应承了吧;但是,如果是一个女儿……请你千万不要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同她结婚!……

幕闭

爱

[法] 奢拉尔第 著

剧中人物

爱莲——亨利之妻,简称爱

亨利,简称亨

夏南杰,简称夏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奢拉尔第(Paul Géraudy)的小传,译者在译成《银婚》时已有叙述,兹不赘及。

奢拉尔第著《银婚》之后,复写成这一部《爱》(Aimer),于1921年12月5日第一次在法兰西戏院开演,比《银婚》更有声誉。直到现在,几乎每周开演一次。

上次说过奢拉尔第专从事于刻画爱情。《银婚》里是亲与子之间的爱;《爱》里是夫妇的爱。《爱》这戏剧很简单,同时也很曲折。简单处是布景随便,演员只有三人;曲折处是剧中人的情绪屡起波澜,有千变万化之妙。

至于著者的艺术,译者未敢深谈,谨留以待真能鉴赏者。

译者

十九年八月十七日

第一幕

布景 一间客厅。门开着，外面是法国式的花园。

第一出

出场人：亨利、(其后)爱莲。

厅内无人。亨利自花园入，手拿看些书信。

亨 (向邻室)爱莲,你在这里吗?(他在阈上止步。观众看不见爱莲,也听不见她的声音,半晌)我恰把这个送来给你。(他上前,把手里的书信的一部分给那观众所看不见的爱莲。仍旧回到门阈上)不,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一面下来,一面拆开那些书信。扬声)呀!有的!妈妈的一封信!

爱 (观众仍旧看不见她,但此刻她已扬声)你母亲的?她近来好吗?(亨利只管看信,不答。于是她出现于门边)她好吗?(走近亨利)我可以看不?

亨 当然啦,呆子!

爱 站正些。(倚着他,与他同时看信)

亨 她预备在下月里到我们家里来住几天……

爱 你让我看下去吧!(半晌,二人同看。他想要翻过一页)等等。(半晌)翻过去吧!(他翻过一页。又同看。同时微笑,笑的态度同,所笑的地方亦同。末了,她离了亨利的肩。二人相视,有快乐而感动的样子)她这人真好……

- 亨 你呢,你的信里说什么?
- 爱 没有什么。马尔德心闷,胥珊怪这一季的空气没有力量。
- 亨 你的姐姐老是没有消息吗?
- 爱 你晓得霞痕从来不写信的。
- 亨 你可以请她到我们家里来住几天,与妈妈同时。
- 爱 站正些!
- 亨 (站正)你令我不舒服,爱莲!……说呀!你愿意请你的姐姐来吗?
- 爱 唉!我吗?我愿意得很。
- 亨 总之,你愿意不愿意?
- 爱 随你的便!
- 亨 天!我真可恶这种答复!你没有意见吗?
- 爱 说良心话,我没有意见!你自己决定吧。我预先赞成你。
- 亨 我实在情愿你勉强给我一个主意!天天依我的主意做事,讨厌得很。真的!我喜欢不喜欢没有什么关系!我宁愿博得你的欢心!
- 爱 好,那么,我们就请她吧。
- 亨 爱莲,你晓得你有的的是什么态度吗?我看你很有不如意的样子。
- 爱 你真呆。(吻他)
- 亨 呀!夏南杰打了一个电话来。今天晚饭以前,他上楼来看你。
- 爱 我吗?他要见的是我吗?
- 亨 他特别说明了的。他想在这几天内,请我们吃一顿饭……我告诉了他,说下午将近吃饭的时候你在家。
- 爱 为什么你这样同他说了呢?我绝对没有见夏南杰的必要!前天他已经过来了!
- 亨 请你原谅我,我以为你喜欢他来拜访你。直到现在你总还喜欢他吧?

爱 是的。但是我不愿意每礼拜见他三次。我不喜欢勉强拜访的人们。

亨 我常常怕你纳闷。这一次来了一个机会,你可以得一个钟头的消遣。于是我擒住了这机会,料不到你却不高兴……然而每逢你独自一人过了一个下午之后,晚上你的脾气就不好了……真的,我曾经注意到……你的邻居怎样了?左弗夫人呢?唐珊夫人呢?

爱 她们令我不舒服。妇人就都令我不舒服。

亨 我承认,有趣的妇人是很少的。但是,至于谈到衣服的问题……

爱 真的,我却醉心于此道!

亨 不,我不能以此责备你。

爱 唉!非但你不责备我,我自己也不厌这个。我并不敢说我能离开这些问题。在生活里,自有这些问题的位置。但是,同妇人们谈衣服,只能令人心中作呕。至于同一个男人谈起,同你谈起的时候,却能令我开心。

亨 你却说我没有一点儿鉴赏的能力。

爱 然而我到底留心于你所指摘的话……你听我说,你有的是鉴赏的能力,只你要许久才能够鉴赏。每逢我做一套新衣服,你毫不觉得好。后来呢,你却不许我丢了它。你好像不懂音乐的人们,只晓得爱旧调,不晓得爱新腔。

亨 真的,在我不懂得的时候,我实在觉得不舒服。翻一句话说,我爱上了的东西,却不容易厌倦,你承认我这话吧。(吻她)

爱 就说我自己,你也费了许久的时间才了解我。我们新结婚的几年,吵闹的次数真不少!

亨 那时节,你想要离婚。

爱 你也一样。

亨 那时节,你可憎到什么地步!老是不听我说话!

- 爱 我保护我的嗜好与我的个性。那时,你太专制了。
- 亨 因为我爱你,所以不许你与我两样。
- 爱 何等厉害的吵闹!你记得吗?何等激烈的风雨!然而我们到底是爱情的结合啊。
- 亨 正因这个,所以我们相互的要求更大,我们要求一切。
- 爱 有一天,你激烈到那地步,我以为你就要下手打我。
- 亨 只因为我受过好教育,否则……
- 爱 否则你已经打了我了,是不是?
- 亨 说哩!怕不像打石灰一般!
- 爱 (动气)哦!……(半晌)你回想当年,并不懊悔吗?
- 亨 说良心话,我不懊悔。
- 爱 真的,那时候,算是愁惨的阶段。家里几乎是空的。花园只是荒芜零落的一块地皮……
- 亨 那时节,你憎恶这地方,觉得彷徨歧路。
- 爱 现在我却不愿意住别的地方了……真的,现在好多了……但是,当年我美些。
- 亨 你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
- 爱 你所说的不是你所想的。
- 亨 真的。你的美貌发达了,更广大,更完全……而且更清醒。
- 爱 (听了最后一句,诧异)清醒?……喂,这是一句责备的话了?
- 亨 没有的事。这是很自然的。
- 爱 唉!我不久就到三十岁了!说来令人寒心。
- 亨 三十岁吗?恰恰相反,这正是妇人的妙龄,这是最完满、最准确、最高度的时期。
- 爱 是少年的末期。
- 亨 呃!是的,少年的末期!……自私的、艰难的、提心吊胆的少年期已经过了……现在是夏天,平静而富裕的夏天……正是心情旺盛的时节!……过去的让它过去,切莫悲愁。最能令

人伤心的,乃是虚度了的日子。至于快乐的日子,绝对不算是虚度……譬如最近的几年,我觉得过去的日子并不曾过去,常常存在,谁也抢不了去……将来尽可以有比较坏些的日子;然而过去的好日子终不因此而有所伤损……你听我说,一个人真的很富裕之后,穷了也不妨。

爱 你觉得你很富裕吗?

亨 我吗? 是的,很富裕。

爱 你幸福吗?

亨 幸福到了完满的地步。你呢? ……呃,你不回答吗? ……你不幸福吗?

爱 哪里话!

亨 你缺少了什么吗?

爱 唉! 什么也不缺少! 我所希望的都有了,甚至于不曾希望的也有了。我有你……当我把我与别的女人比较的时候,我觉得她们都可怜。

亨 爱莲,如果你不幸福,我也跟着不幸福了。我是少不了你的幸福的。

爱 我岂有不幸福的道理!

亨 你所埋怨的是不是我?

爱 我已经说我幸福了!

亨 你不像从前一般地爱我了吗?

爱 唉! 我现在爱你,当然不像从前一样爱法。然而爱情并不减少。

亨 请你说明其所以不同的地方。

爱 从前我怕你。我在你跟前,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女孩。

亨 我真料不到这个!

爱 那时节,我反抗你,我不听你的话。但是我心里晓得你有道理。我嘴里硬,心里万分爱你。

亨 至于现在呢？

爱 现在，我仍旧赞成你的话，而且不反抗你了。然而我也不怕你了，我了解你了。再者，我自己的思想也发达……我继续地相信你比我高，但是我却不觉得像从前一样低。我觉得我……我说出来你会笑我的。

亨 说呀。

爱 我觉得我差不多与你相等。

亨 什么！你不崇拜我了？

爱 (多情地向他微笑)是的。

亨 说哩！你天天与我见面，现在你认识我的不伟大的地方与我的怪脾气了……而且，为什么你要崇拜我呢？我并不比你高。有许多事情，是你比我更懂得……我以为我们是互相补足的。

爱 我是不是聪明的人？

亨 我所认识的女人里头，算你最聪明了。

爱 你这话没有什么意思。我所想要晓得的是：我是不是聪明的人？

亨 你不很努力求学，读书不很多。这很可惜……

爱 我晓得。但是，说呀！

亨 呃，是的，你……是的，你是很聪明的人。

爱 (愉快地)真的吗？

亨 真的。

爱 我爱你，呃，我爱你！……(沉思一会子)真的，当年不像现在好……当年很令人发愁……不能相爱。

亨 (颇带愁容)但是……我在细想刚才你说的话……到底你没有觉得我……我退步了吧？

爱 你不疯了？

亨 请你告诉我：自从你不崇拜我了之后，你爱我是怎样爱法？

爱 呃，我说了吧。现在我少不了你。我少了你便不觉得有生命。

我每逢有一句话,非告诉你不可。如果我为一件事而感动,而你不在场,不与我同时感动,我就觉得这一次的感动是不完全的、不确定的。加上了你,我的一切的感觉都变为准确了、决定了。我需要你在我跟前审定我的心情……(他很钟情地,吻她的发)你是我的伟大的朋友^①。

亨 (像忽然惊醒的样子)你的朋友?

爱 是的。你怎么样了?

亨 我不喜欢这字眼……真的吗?我只是你的朋友吗?

爱 当然啦!智识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总之,是朋友,是我的朋友。你有什么不舒服的?

亨 (拥抱她)我只是朋友,没有别的了?

爱 唉!那时代已经完了!现在我们太相了解了!

亨 (面色变)呀!

爱 呆子!我同你开玩笑罢了!

亨 (沉思,正色地)也许我太没有情趣了……也许你觉得我们的生活太单调了,太平衡了。我们看见很少朋友,天天只是那么几个……

爱 你以为我爱繁华吗?

亨 我常常主张止步,自己划定一个疆界:我们所认识的,其实不认识得彻底;我们所爱的,其实可以爱上加爱……但是,唉!……

爱 我了解你的意思,你分明晓得我的意思也是一样的。

亨 你相信吗?每一次的事情,我不晓得争执了多久,你才服我!也许有时候你给我缠得不耐烦,结果自以为服我……刚才你同我说起你的三十岁,好像觉得你的生活还有几分空泛似的。

爱 我说的是笑话。

^① 法文里所谓朋友(Ami),有时候与“爱人”的意义差不多。

亨 有许多人的意见与我不相同。你试看我们的左右的人们：他们的心多么不知足，心心念念只想要重寻新生命！多少通奸！多少离婚！

爱 你想起那可怜的安段娜德吗？她呢，她有她的理由，她的丈夫不算爱她。

亨 她也不算爱她的丈夫。

爱 从前她爱过他的。

亨 他呢，当她是少女的时候，他爱她爱到万分……实际上乃是他们二人都不曾晓得保养他们的热烈的爱情，使它在生活里不生冲突。婚姻乃是一桩难事！完全是一种艺术……预先爱上了的时候，容易得很！那时候，互相不了解。难关在乎互相了解后的爱情。互相了解之后，假面具没有了，骗局也没有了！一个人要求他人的爱情，先要自己当得起……安段娜德以为爱情与幸福是很远的，不晓得在什么地方……要拼命地跑，才赶得上……你试看一般旅行的人：他们认识了全世界的名胜，终于喜欢他们的故乡。

爱 为什么你对我再三说起这个呢？我的意见始终是如此的啊。

亨 我为不知足的灵魂说法。

爱 几点钟了？

亨 请你正眼望我一下子……你疲倦了吗？

爱 为什么而疲倦？

亨 为我们的生活而疲倦。

爱 (多情地) 呸！(二人拥抱。一会的子之后) 你叫夏南杰来，是什么意思啊！

亨 好了，不要说吧！

爱 我觉得这先生太爱歪缠了！

亨 先是我们常常授意给他。

爱 太多了。你是没有限量的。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再也

少不了他。

亨 这样有价值的人是不多见的啊？

爱 他真的有这许多价值吗？

亨 他做事欠深思，普通的做事的人，大半是这样的。但是他的果敢善断，却可惊人。这是一个领袖的人才，是毫无疑义的。

爱 但是看他似乎太晓得这道理了。太自负的人往往有不成功的危险。

亨 唉！忽然间，你对于夏南杰就这么严厉起来！

爱 他喜欢说斩钉截铁的话，而且他评判人物总用一种十分肯定的态度，结果使我讨厌他……你对他太谦虚了。几天前，我听你们辩论，他似乎压服了你，其实我深信是你有理。

亨 他的论据不是没有价值的。

爱 这个我不管！我不愿意你有投降他的样子！

亨 我并没有投降他。

爱 我要你永远是最强的！

亨 你真骄傲！

爱 是的。我骄傲得很……今天晚上我很想要叫头痛。

亨 你不能如此做的！如果你希望的话，将来我对于夏南杰可以少献殷勤。但是，今天，既然我说过叫他上楼来……

爱 但是，假使我头痛呢？

亨 不要孩子气，这与你不宜的。

爱 假使我有不能接见他的理由呢？

亨 假使你有一个理由，你就告诉我吧。

爱 我有一个理由。

亨 说出来看。

爱 夏南杰打我的主意。

亨 我很晓得。

爱 （非常诧异）怎么！你注意到了吗？

亨 当然,我注意到了。

爱 不! 真的? 但是……你于何处见得?

亨 你呢?

爱 唉! 这真非凡! ……这是什么时候起头的?

亨 是一个月以前,当他到这里来,第一次在我们家里吃晚饭的时候。

爱 那一天晚上,有很少很少的痕迹。

亨 是的,只客气过分了些,笑了几笑……

爱 你看见了那个吗?

亨 像我现在看见你一样。第二个礼拜,在唐珊家,稍为有些不同,殷勤的情意显明些……

爱 (觉得有趣,引起无味)但是,你怎样看得出来呢?

亨 末了,像前天,在这里,耍弄一下子态度,向你说话的声气特别些,而且会说话些,尤其是说“再会”的那种神情。

爱 (低头)那么,你怎样着想?

亨 你呢?

爱 我吗? ……我不能阻止这个。

亨 (十分和婉地)假使你肯阻止的话,你早已能够阻止了。

爱 我自问为什么他这样做!

亨 你很美……真的,爱莲,你美得很。你分明晓得! 然而直到现在,胆子最大的男人们在你跟前都十分知道自重。

爱 也许他们不喜欢我。

亨 他们是喜欢你的。但是,直到现在,人家看见你的态度很贞洁,明白到了十分,所以人人知道打你的主意是不合理的,而且是无用的。

爱 那么,现在我不贞洁了吗? 不明白了吗?

亨 你还贞洁,还明白,只不像从前那般强……你对于夏南杰,有几分风流。

爱 这个你也注意到吗!?! ……呃,是的,我曾经有几分风流,不错。让我解释给你听。你常常说我长得美,然而在客厅里,凡是恭维的话都给别的女人占了去,所以我想要试一试看。

亨 男人们的恭维话,表面上说得好,其实暗藏着一种侮辱女人的用意。哪怕最大胆的男人们,他们只能对于他们所猜为可犯的妇人们下攻击罢了。

爱 不要说吧! 男人们不见得常常有这种口是心非的习惯!

亨 真的,爱莲!

爱 总之,只有夏南杰一人能够使我觉得……——唉! 小心谨慎地来,不愧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使我觉得他注意到我,他喜欢与我谈话。起先我以为我误会了。你同我说过他是一个高尚的人,我心里想: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男子竟关心于我?

亨 你多么谦虚啊!

爱 唉! 你不相信我吗?

亨 哪里话! 我相信你。

爱 当时,我看见他是一个非常客气的人。而且,我的眼睛时时刻刻遇着他的眼睛。他总托故走到我的身旁坐下……但是我还不相信是真的……于是我……我想要试一试看。你懂吗?

亨 你真是孩子气! 你听我说,像你这样一个强硬的、有志的妇人,你的聪明令我时时叹赏,而你竟是这样孩子气,真是我从来所未见!

爱 (多情地)你不生气吧?

亨 我不生气,但是你该晓得,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是很危险的。只稍稍不留心,就可以很快地造成不可原谅的境地! 既然你可惜我叫夏南杰来,可见你自己也觉得你一时的糊涂已经造成重大而恼人的空气……你不觉得吗? 一个男子得与你亲近,发生了希望,相信事情是可能的……这是多么令人丢脸的事啊!

爱 唉!

亨 而且他不即刻碰钉子! 这事丢了你的脸, 丢了我的脸……真令人发愁。

爱 这显然是我的不是, 我没有考虑。但是我也不懂你的用意。既然你觉得这一切, 为什么你一声不响呢?

亨 我等你先对我说!

爱 既然你看破了夏南杰的态度, 为什么你能够继续地接见他? 而且还邀他来呢?

亨 因为我不承认夏南杰是危险物! 我不肯使他猜说我怕他, 说我以为你遇着了稍为有手段的男子就由他摆布!

爱 我呢, 假使我处在你的地位, 我早已想出一个法子, 使他懂得……

亨 这法子只是你个人所应该有的。

爱 你是我的丈夫。

亨 那么, 怎样?

爱 总之, 维护妻子, 乃是你的责任!

亨 你还不够大, 不能自己维护吗? ……好了吧! (举起双肩) 再者, 我了解你。我敢断定, 假使我干涉你, 你一定凭着你的自负心反抗我。那么, 却是他有理了。像你这样一个妇人, 是不受看管的! (越说越兴奋) 干涉! 我对于你, 能像狱卒般看守犯人, 像地主般看守田产, 使你服从我吗? 我有这种权利吗? 你容许我对于“丈夫”二字加上这些原始的、野蛮的意义吗? 不, 爱莲! 在爱情上头, 没有权利, 没有条约, 没有合同! 有的只是爱! 假使我监视你, 防御别人, 适足以使你喜欢别人而不喜欢我……你在这上头, 有一种与我不同的见解, 我很惊奇。

爱 (有几分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 好一个信仰的表示! 但是, 你这话要归结到哪里去呢?

亨 维护你吗? 我的爱! 假使我以为我有维护你的必要, 假使我

不像平日那般相信我是你的一切,那么,我再也不能与你生活下去了。

爱 假使是如此的,我们就离婚了吗?

亨 还有什么好说的!

爱 你说的是老实话吗?

亨 老实之至,爱莲。我们的孩子已经失去了,维系我们的只有我们的自身。假使你不爱我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地过共同的生活?

爱 不,但是,真的……请你望着我……你能够想到这地步吗?

亨 世上一切的幸福都是可以消灭的!

爱 请你住口吧! 再说下去,你怕不要说我已经犯了罪! 你放心! 这一段可笑的历史已经完了! 完了! 今天晚上我就要给夏南杰碰钉子。我不愿意因这位先生之故,以至我们吵起嘴来! 这先生并不能引起我的兴味! 从此之后,我要请他停留在他家里不要来。

亨 不! 不! 这一次你又说得太过分了。你没有关门不许他来的必要。你没有理由,因为他并没有什么不是。他做的是男人的常事。他觉得你有趣,这事我并不觉得稀奇。他本不该这样露出意思,而他竟露出了,这是你的错处,却不是他的错处……你只消改变你的态度对他,如此而已! ……我想你该注意到:你粗蛮地干涉他,将来有许多不便。我们与他的关系岂不断绝了? 他在这地方住下,现在他是我们的邻居,还住许多年月……

爱 依你说,我们的一生都有他牵连着了?

亨 这似乎是很可能的。

爱 好生活! ……假使我再也不愿意见他了,我还不能够不见他吗?

亨 你为什么再也不愿意见他呢? 将来你改变了你的态度对他之

后,我们的交情便变了适当的交情,换句话说,是可喜的交情。

爱 如果他一方面,他不改变态度呢?

亨 你会使他改变的。我不担心这个。

爱 你以为容易到这地步吗?

亨 一个妇人,只笑一笑,便可以使一个男人碰钉子,使他的举动成为可笑的举动。

爱 这要看情形。

亨 对了,这要看女的方面!

爱 总之,假使他到底爱我呢?

亨 (有三分动气)假使他爱你?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了解你吗? 他知道你什么? 他晓得你长得美? 你把你的美貌亲近他,乃是最可喜的事情! (爱莲耸肩)只要你一方面对他表示像你这样一个妇人另有其他高尚的意义……在他那一类人与我们这一类人之间,老早就有一种误解。独身的人们绝对猜不中婚姻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对于正式的配偶,有一种……文学上的见解……你可以唤醒他。你可以对他表示你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关系。他不是傻子,他会懂得的。

爱 (半晌之后)你以为假使起初我对他就很冷淡,他不会像现在这样殷勤吗?

亨 我完全不晓得,而且这与我完全没有关系。过去的让它过去,懊悔徒然花费了时间。

爱 你怪我吗,吶?

亨 哪里! ……哪里! ……

爱 (倚怀)喂,我不是一个不正气的妇人吧?

亨 不是的,傻子!

爱 请你望着我。

亨 好。

爱 你的心里以为我怎么样?

亨 (双手捧她的头, 注视良久, 多情地说) 我爱你。

爱 是的, 但是……你以为我怎么样?

亨 我已经答复你了! “我爱你”, 这一句话在我的意思是说: 我赞美你, 我为你而自负, 我对于你有绝对的信任心。

爱 (愉快地) 真的吗?

亨 还说呢!

爱 我万分爱你, 呃! ……我同你说了, 恰像卸了一个重担子! 真的, 当初我受了一种压力, 此刻完了, 我觉得轻松多了。……(她坐在他的膝上) 当时是我糊涂, 我不晓得为什么我那么做了。(他向她微笑) 你不晓得, 在我眼里, 别人都不算数! 好, 你尽可以放心! 我爱你, 超越一切! ……呃!

亨 这没有什么好哭的……

爱 (掉转头, 拭泪) 我不哭! ……(笑) 你以为我这样呆吗!?

亨 (向花园望去) 当心……揩干你的眼睛……我让你们二人在一起, 不是吗?

爱 不! 不! 我请求你陪我在一块儿!

亨 他并不是来看我的。

爱 尤其是因为这个。

亨 如果我不在这里, 你的态度更有意义些。(他走向台子, 作势欢迎来宾) 日安, 亲爱的。

第二出

出场人: 爱莲、亨利、夏南杰。

夏 (入) 日安, 夫人!

爱 (冷冷地) 日安, 夏南杰。

夏 您的屋子真漂亮!

爱 我承认给您听: 我可以说您的意见与我完全相同。但是这并不是我的功劳, 一切都是我的丈夫做的。

夏 我晓得他有很妙的鉴赏能力……(从那开着的门望风景)天边的景物,何等有情!何等天籁,何等纯洁!

亨 (夹着他的臂,很有感情地把他引到门槛上)您看,在这旖旎的风光里,一绺一绺的垂杨不多不少地点缀得恰恰相宜。

夏 你们的地位恰恰得妙处。

亨 亨利第四把这地方叫做他的法国境内最美的地方……这里有很多水,所以我们有这许多茂盛的树木。

爱 我的丈夫没有告诉您的乃是:这产业都是他一手造成。池塘是他掘的,这瀑布乃是他要做的……

夏 什么!这一切都是人造的吗?

亨 不,我并没有逆反自然。恰恰相反,我帮助自然界的发展,以至于一切的美景都因为我的热心与我的恒久的爱情而宣露它们的美妙。

夏 人家可以说这地方的神秘都给你们发现了。

亨 一个人永远不能彻底认识一个地方。我努力想要认识我的地方……认识越深越好……因为越认识越能证明这是我之所有……这里的乡民,他们所以原谅我占领这华丽的地方者,因为他们把我看做最能认识地方的一个人,甚至于颇远的人也来请教于我。我因此自负……我所以认此地为乐土者,因为我常常赏玩的缘故。

夏 夫人,您也一样吗?您也很爱这地方吗?

爱 我吗?我再也不能在别处生活。我愿意在这里整年住下!……我不喜欢巴黎了。社会的人变成我所憎恶的人了。在这里,我有整个的丈夫归属于我。我们独自二人。(说着,上前倚亨利的肩)

夏 但是,冬天呢?

爱 冬天吗?冬天才可爱哩!外面有的是赤裸裸的风景,屋子里有的是野树的枯枝的暖火……

亨 (向夏南杰) 亲爱的,您须留心! 我的妻要学诗人般赞美自然……我让您自己在这里与她辩论。

爱 你就来吗?

亨 我一会儿就来……我有一句话要向刚第耶说^①。(出)

第三出

出场人:爱莲、夏南杰。

爱 真的,夏南杰先生,您真对我太好了! 这礼拜我已经欣幸与您相见过。我料不到这么快,您又……

夏 夫人,我晓得我是不曾顾虑到通常的习惯的。我晓得我是不知进退,如果您也觉得我讨厌,那么,我真是一个不幸的人了。再者,今天晚上,我这一来,并不是无所借口的。大约您的丈夫已经告诉您了?

爱 请您说看……我记不清楚了。

夏 唉! 说来很简单,您肯不肯赏脸,后天到我家吃晚饭? 我问过您的丈夫,他叫我来问您。

爱 既然该是我答复您……那么,我不能。此刻我有几分疲倦,我需要休养,需要安静。

夏 好吧! 我拣错了日子了。请您原谅我……假使我走的时候,不能带着可赞美的印象走,以至于我的良心不安,时时懊悔,不能自慰,那么,我真是不幸的人了……夫人,您这衣服真漂亮啊!

爱 (冰冷)您这人太客气了!

夏 您的衣服毕竟是很朴素的,然而这里头却有惊人的艺术! 您的衣服像您自己。您有的是朴实与旖旎的调和,您的衣服也是一样……

① 刚第耶是他的园丁,看下文自明。

爱 先生,请您免了我,不说这些恭维话吧!您恭维我太过了。

夏 我所说的只是我所想的。

爱 那么,您太客气了!

夏 您只喜欢有限量!出门的次数不可太多,恭维不可太多,诚意不可太多……夫人,我一想起您,就联想到法国式的美丽的花园。一切花木都排列得齐齐整整,非常文明。连树液的出路都没有!自然的景物都受规律的限制,只晓得服从。

爱 这是批评的话了?

夏 您不许我恭维哩!

爱 您呢,您喜欢树林吗?

夏 您不然吗?

爱 我最怕走到树丛里扯破了衣服,走到树荫里闷煞,走到小路上不住地拐弯,不能一直走去,而且不知走向什么地方!

夏 唉,夫人,在花园里才是打回旋呢!(半晌。二人相视)我不奉陪了。

爱 假使我不知道像您这样的一个人的时间很宝贵,我一定留您再坐。但是,使您失了宝贵的光阴,我的心实在不安。

夏 我既然说我不奉陪了,您为什么还有催我走的样子?今天您怎么样了?听您的声调,很像要寻事的样子……我对您有了不是吗?

爱 呃,是的……我很坦白地说……我认识您的时候,我很欢喜。您一回到法国来,我的丈夫就向我谈起您。他用来形容您的字眼,是他很少用的字眼。我的丈夫的意见很容易变成我的意见,于是他赞赏您,我跟着也赞赏您。我曾经很坦白地向您说过我欣幸得认识您……好,我如此诚恳地对您表示意气相投,却不见得您以光明的态度报答我……呃,我们直说了吧:男女间的风流的关系,乃是今日的男女的通病,而您却想在我们二人之间试造这种关系。唉!这是区区小事,我赞成您,然

而未免太过了。

夏 好,夫人,既然您忽然这样严厉地批评我的态度,如果您容许我的话,我想向您解释……

爱 用不着!我不能与您辩驳这问题。刚才我变了态度,您觉得奇怪,问我是什么道理,我把理由告诉了您,如此而已。

夏 请您容许我向您……

爱 不!如果是我误会了的,那更好了!您要证明我的误会倒很容易。此后我与我的丈夫都欣幸得接见您,表示我们的敬意……(半晌)喂!我们是好朋友吧?……(他不答)还用说吗?我们是好朋友!

夏 也罢!是的!

爱 只须我们互相了解就是了!……(很要好地)请坐……(他犹豫未决)请坐!(他坐)天气多么好啊!

夏 (黯然)是的……日子过去了!……这么好的日子,失落了,消灭了,多么悲惨……大好的时光失去了!

爱 不,不是失去。“快乐的日子,绝对不算是虚度。”

夏 真的。您很幸福!

爱 唉!幸福到了十分!

夏 您是一个讲理的人!……时间给予您的东西,您只要求能够保守!您把没有灾害的生活叫做幸福!

爱 您弄错了,我把幸福叫做幸福。

夏 无所希望,便不是生活。

爱 希望呢,便不会幸福……我很幸福。过去的日子回给我美满的回忆,所以我并不可惜过去的光阴。刚才我与我的丈夫恰谈起这个……一个人,如果不曾虚度少年的时光,心里时时有宝贵的回忆,每天有增无减,那么,年纪越大,生活越甜蜜……

夏 回忆!?

爱 为什么您有这种神情?

夏 回忆不是良好的东西！我呢，我最恨的是过去！所以我甚至不留一张字纸或一封书信，我不要存案的文件！我把我的生活里的痕迹都抹杀了，幸福的、光荣的，与其他种种的同归于尽。我以为将来的生活里还有许多乐事、许多光荣……我们的本能已经是爱开倒车，我们也就不该顺着本能了！我们的脑里保存的印象已经太多，我们渡过后的航迹已经太深，再也不该弯着腰停留在一个地方了。我们应该挺直了身子，站在船头，向前划去！

爱 将来终有一天我们的回忆成为我们唯一的宝藏。

夏 那时节再算账不迟。在未到那时节以前，我们应该尽量地制造他年的回忆，应该过强烈的生活，不可虚度了光阴……生命一天一天地缩短了！……滑溜溜的日子，层叠地失落了，您不觉得吗？……现在我想起第一次到这里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我问路，迷路，找不着您的家门……我记得第一次看见树林里您的屋子的外貌，与今天的外貌大不相同，因为当时我看事物的另是一双眼睛……再者，我记得与您相逢……您从玫瑰圃里来……手拿着一个花篮……一切的一切，只是一刹那间的事！只是刚才的事！……谁知已经是一个月了……一个月了！您想到这一层吗？

爱 真的……算起来有一个月了。

夏 那一天，滑溜溜的日子，像一个贼子般溜走了，您想到它有什么留下给我们吗？我们只有一次的生命，我们的能力不住地消磨，您注意到吗？……眼前的一切，转瞬间便不是我们所有！我们一天一天地在生活之路上向前走去，时时刻刻丧失了些我们所有的东西，您不觉得吗？一个人，年纪很轻的时候，以为一切都是可能的。谁知步步荆棘，处处藩篱！我呢，我一想到将来我不能做的事情，也就万念皆灰。海军轮不着我做了，学者轮不着我做了，艺术家轮不着我做了……太迟

了！一切都没有我的份儿了！不可能了！……我常常想到别人所做一切的事情……一想起就怕！夫人，有别人在世间，而我依然是个故我！……我似乎觉得我们每天总放弃了一种能力！……呀！每一秒钟也是宝贵的！整个的生命只是一刹那！

爱 是的，一刹那……尤其是我们做女人的晓得这道理，因为我们这一刹那比您们男子的那一刹那更短了一倍！……因此之故，我们应该好好地度过这一刹那，温和地、安静地、深深地领略其中的滋味。生命小得很，只容得下一个幸福。要求多福的人，结果却是一无所获……所以我们遇见了一件事物，就该热烈地搂抱着，时刻当心，不让它掉下地来。

夏 只一件事物吗？不得了！疲倦就会来的。

爱 真是好的事物，我们绝对不会厌倦的……您看，这风景，我每天早上从房子里望出去，已经望了许多年，然而我天天都眉飞色舞，叹赏新奇。每天早上我都对着它想道：“多么玄妙的风景啊！”真所谓日日新。真的幸福是层出不穷的。有了这一个幸福，一切的幸福都包括在里头。一个人爱上了一件事物，便觉得一切的事物都在里头。一个花园便是整个的天地。

夏 不！不！事物有种种不同的事物！地方有种种不同的地方！把全世界缩小了，放进人类的狭小的界限里，乃是一种罪孽！

爱 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知止步，世上怎能有完满的事情实现呢？

夏 呀！对了！完满！

爱 当然啦。

夏 唉，完满的事情乃是一面墙壁！请问您达到了这墙壁之后，还有什么好做？您只好领略那“完满”，今天领略，明天领略，天天领略！……目的地不换新，乃是一个界限！须知达到了一个目的之后，还有其他的目的，得到一次的完满之后，

还有千万次的完满！您没有听见吗？你的胸中该有许多妇人在叫烦闷！如果您容许她们有生命，也许她们会自己出头！……您想起吗？还有另一个妇人！您只是您自身的一小部分罢了！还有别的事物！您觉得我这话玄妙吗？在别的陈设里，别的脸孔中间，还有另一个自我！呀！我晓得，您所有的是完满！您的夏浪特，从前是府第，是完满的。您的产业经您的丈夫用他的恒心与信心去装点，是完满的。您的屋子，配置得宜，颜色、陈设都是完满的！这风景也是完满的！……然而还有甘第啊！还有哥伦布啊！……唉，夫人，还有世界啊！

爱 请您住口！您扰乱我的脑筋了！……别的事物？另一个人吗！……不行！不行！说来真可怕！……世界吗？世界只是海市蜃楼！当然！您这人真浪漫！您以为您可以摇动我吗？不！不！让我来答复您！“你试看一般旅行的人，他们认识了全世界的名胜，终于喜欢他们的故乡！”

夏 他们是这样说的，然而不是真情，这上头，您可以相信我的话！故乡吗？我们一踏着故乡，两脚就发烧。每一次回乡，只赚得更热烈的离乡的情绪……而且，造物偶然把我们生在某一个地方，并不是我们所择定的，我们怎能爱故乡呢？！

爱 但是，我这夏浪特是我所择定的！……是我的丈夫择定的，还不是一样吗？

夏 您相信是一样吗？

爱 当然啦！我与我的丈夫的嗜好相同！我所以嫁他者，正因为我与他的嗜好相同！

夏 您在几岁结婚的？

爱 二十岁。

夏 您以为二十岁的人便晓得爱什么了吗？……您容纳了他的嗜好，因为当时他在您身边，而且妇人们本来就有信仰与容纳的

需要。您因为偶然遇着了这么一个男子,于是您就信从了他的话了。

爱 当心! 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约言! 再者,您该晓得,我是为爱情而嫁他的,我们是恋爱的结婚!

夏 二十岁的少女的爱情是什么东西! 您真的以为一个少女能够认识自身,能够懂得委身于他人吗!?! ……我常常自问:一个自负非凡的男子,怎能满意于一个少女的爱情! 我呢,我绝对不能同一个少女结婚,因为她是蒙昧的、不完成的,我不能为这种不懂世事的人而用我的热情。以妇人而论,只有第二次的爱情才算爱情。第二次才是选择的,男的亲自来求她,她懂得他有什么价值,他有什么用意,一个妇人委身才算委身! 至于一个少女,不算委身,只算给人家要了去!

爱 够了! 您说的话真无礼! 这话无礼,而且不是真情! ……您伤损我了! ……您看,同您自由地谈话,非后悔不可! ……而且,您非放肆到了极点不止!

夏 请您恕我的罪。但是,您该晓得,我所说的一番话,我是十分相信的!

爱 好,请您保存您的信心吧! 这种谈话,委实令人不舒服! (她离开他,走近门口,呼唤)亨利! ……请您在过路的时候顺便告诉我的丈夫……他在那边同园丁说话……告诉他,说我要他来……您愿意吗? (他鞠躬。她冷冷地)谢谢。

夏 您的手! (她作势拒绝)您真不好相与!

爱 您不愿意叫我的丈夫来吗?

夏 (在尊敬中微露忤逆之意)愿意的,夫人。(出)

第四出

出场人:爱莲、(其后)亨利。

爱 (兴奋地)唉! 你这么久! (亨利入)好一个晚景,呵? ……你

不觉得天气很温和吗？……你爱我吗？

亨 是的。

爱 我同他说了，你晓得！

亨 呀！

爱 他来邀请我们后天吃饭，我已经拒绝了。

亨 呀！

爱 于是他开始对我说了些恭维的话，我请他住口。而且我痛痛快快地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我说我们对他有友谊，有敬意，但是他的态度令我不喜欢。假使他愿意同我们要好，须得请他改变他的态度。

亨 好极了。他怎样答复你？

爱 唉！我不曾让他答复！我说：“我不愿意与您在这上头辩论！……”后来我谈到别的事情去了。

亨 再好没有了！

爱 那么，你不怪我了吧？

亨 我并没有怪你！

爱 当真？

亨 当真。

爱 你瞧！地面都成了玫瑰色了，树身都成了紫色了……又看这天空！教人家猜是海岸的平沙，傍着金黄色的小山崖！

亨 这是真的话。

爱 看来丰盛像一堆火焰，而柔腻像一团旧丝……令人醉心，同时令人奋发！（偎倚着他，作想入非非之貌）我恨不得走进这热烈的醉乡里！……（半晌，二人仰视天空）你来我身边坐一会儿吧……你应该多来我身边坐，同我表示亲热些……如果你常常同我疏远，教他怎能觉得你是我的什么人呢？

亨 今天我不得不如此……而且，我是你的什么人，要教他在你身上觉得才对！

爱 他真是一个奇人！令人觉得他爱生活，爱活动！他努力想要装作安静，然而我对他说的话都在他的心上。人家觉得他胸有成见，他不肯说，无意中也就说了出来！……唉！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我听不见！他谈的是平常的事情，但是每一句话之内，一定包含些隐语……然而我到底懂得答复他！你放心！……他有的是儿童的见解。他说了许多话！……然而，要同他争，却不方便得很！他往往突然一攻击，令人来不及提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有时候找不着话答复他，找不着适当的论据……

亨 这用不着什么论据。只要他同你说的话，落在你的心头，不能使你感动，而且他也知道你不为他所感动，这就够了。

爱 当然啦！但是，我为着要争豪气，到底喜欢能够答复他……他呢，他是旅行过的，看见了许多事物。所以每逢他说一句话，表面上总像是真理，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在场，你只用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他！我呢，我变成懒惰了，不能传达我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我所感觉到的事物，一经你说了出来，总比我自己的好得多。

亨 他同你说了些什么？请你给我举一个例子。

爱 唉！他说……我记不得了！……他说一个人应该过强烈的生活，应该时常存着进一步的希望，应该追寻新的幸福……

亨 他以为达到一个幸福乃是容易的事情！他不晓得一个幸福达到了，完成了，已经是一种灵异的事情，非常的成绩！

爱 我也是这样说他的。然而他回答说：“只有一件事物吗？那就不得了！”这话却有几分真理。所以，你看：孩儿多，是好极的事情；至于只有一个孩儿，那就可怕了，那就不得了了！孩儿只有一个，说起来令人寒心！……（静默一会子）他又说：困守在疆域之内，乃是自己限定自己。他说每一个人身上有种种的人物，该让这些人物出头。他说我们猜不到将来我们换了

一个新环境,进了一个新天地,该是怎样的美妙。

亨 安段娜德就是这样想的。你看她的二重经验的结果如何?……一个人是不可以革新的,东奔西走的人终于误入迷途。

爱 这话我也同他说了。

亨 我们应该沿着一条路直走去,专心料理一事物,将来终有一天我们能够满足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欲望,关于确定的欲望,关于完满的欲望。

爱 完满……

亨 只有完满可以令人满足。

爱 这话我也同他说了……但是他说:“达到了这完满之后,终久只是这完满吗?永远是一样的吗?老是这个吗?老是这个吗?”……你看我们的家。这夏浪特也是完满的……那么,今年是夏浪特的屋子,明年也是夏浪特的屋子,后年又是夏浪特的屋子,年年夏浪特,一辈子也是夏浪特了!

亨 (变色)呃,是的,不错……你还想要别的什么?

爱 他说世界这样大,社会上有种种美妙的地方……他说还有别的事物……他说有……我不晓得……总之……你懂得……有别的事物!

亨 当然啦!凡是远的东西都是美妙的!凡是未经认识的东西都可以满足我们的美梦……美梦……我们童年时代的幻梦还天天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搅扰……今天我们还谈起我们当年很呆,要求人间的乐园……你说你喜欢我们现在的生活更现实些,更近人情些,尤其是更幸福些!……是不是?刚才你不是喜欢这个吗?……你听我说吗?

爱 (神情不属)是的,我听你说。

亨 (静默了一会子之后)他说的就是这些话吗?

爱 他还说:“一个少女……”

亨 一个少女怎样？……

爱 不……不……没有什么……

亨 他说一个少女怎样？……

爱 我记不得了……

亨 (静默了一会子之后)当然,在现实的生活里,总有多少强烈的成分……好的成分与不很好的混合,甚至于与坏的混合,往往分辨不清楚……二人的共同生活总不免有多少危险。每一段时间都不是完满的,往往是双方面都走错了多少路途……最要紧的乃是保存信任心,不可纪念旧恶,应该利用人家借给你的不讲人情的明镜,照见你的无价值的或不良的部分,然后好从事于淘汰……世上一般没有耐心的人,他们灰心或愤愤不平,因为当他们走到某一条新路途的时候,仍旧只得到同样的结果,始终不曾成功。婚姻所以有得到幸福的机会者,恰因为婚姻是确定的结合。一般以为可以重寻生命的人,他们一生只在寻觅之中……我说的话你听见吗,爱莲?

爱 是的,是的……

亨 你没有听我说。

爱 哪里！……

亨 我说的是什么？

爱 你说的是完满,是唯一,是故乡……

亨 还有呢？

爱 没有了。

亨 你看！你并没有听我说！

爱 你天天只说那么几句！

亨 呀！……呃,刚才我恰恰同你说了些新的、合理的话,假使你听了,你一定会感动的……你应该听的恰是这几句。我说的是……(她有不耐状,却不很显)你怎么样了？

爱 我没有怎么样啊！

亨 你讨厌我说的话吗？

爱 没有的事。

亨 刚才你要我说理由……

爱 你坐下来吧！

亨 你怎么样了？

爱 我没有怎么样啊！

亨 (静默了一会子之后,和婉地,然而吃力地)你在想什么？

爱 请你暂且住口!……(末了,她像对自己说)美啊!小屋里的窗子亮了……仆人们在未关窗子以前,偏要先开灯……不用说,飞蛾就要进去了……说也奇怪,刚才天时还早,只这窗子一亮,便把花园照成晚景了。

亨 你晓得,天时已经很晚了。

爱 是的。但是在这灯未亮以前,我们不觉得……(他走近她,她不关情地,想入非非地,转身向那开着的门,正对晚景。他注视她,半晌)

幕闭

第二幕

布景 园子里的一个台子。时在9月。

第一出

出场人：爱莲、(其后)亨利。

爱莲独自一人，坐在花园的一张椅子上，膝上一本书，然而她并不看书。有聚精会神的样子。忽然有所感触，突然起立。走向台子的栏杆，如饥似渴地用双睛搜寻乡村的景物。末了，她又回来，预备重到椅子上坐下。但是，未达到椅子之前，先已止步，打了一个寒噤。她连忙回身向着树荫，然而台下的观众并不见有别人。

爱 怎么！你在这里！你在做什么？

亨 (上前)我走过。你不必起动。

爱 你在这里很久了吗？

亨 不，我才来的。你放心。

爱 我不喜欢人家当我不晓得的时候在我的后面望我。

亨 你怕人家猜透你的心思吗？

爱 你到哪里去？

亨 我下台去。

爱 你为什么打这儿经过？你有话同我说吗？

亨 我吗？不，我没有什么话同你说。(半晌)我看你的样子，你也

没有话同我说……不是吗？你没有什么告诉我的吗？

爱 假使我有话同你说，我一定说出来了！（二人互相紧紧地注视着。末了，她低头，难为情。后来又和婉地说）我听见这里有刀斧的声音，是什么缘故？

亨 人家为我们斫白杨……我要去看它坠地。我爱听它的叶声瑟瑟，树身噼噼啪啪地响，很能动人，教人猜是树枝想要把天拉了下来……你不高兴去看吗？

爱 是的。

亨 也许你在等候一个人？

爱 是的，夏南杰说他或者会来。

亨 现在他天天来了吗？

爱 他隔了三天没有来了。再说，就算他天天来，有什么害处？我们的朋友当中，只有他是我所喜欢的。你不会觉得奇怪吧？从前你批评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现在你觉得他的好处太多了，却不是我的错处。

亨 是的。呃，不错，该完了的！

爱 我不懂。

亨 哪里！你是懂得的。（二人相视）夏南杰追求你，他要你！（爱莲耸肩）人家既然说他爱你，如果你高兴的话，我们就假定他爱你！（她掉转头去。他再说）我想，我算是能忍耐了。我把他当做朋友款待，因为我相信你能维护你自己，相信你对我的爱情，相信你这样一个妇人，决不会……但是，结果我是不肯的了。现在是改变方针的时候了！

爱 我却比较地喜欢你当初的态度。

亨 我也一样。

爱 好，那么……你下逐客令就是了！

亨 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我们共是二人，只把夏南杰赶出我的家还不够，应该赶出我们的家。我不承认——至少现在还不

承认我与你不是一体。因此之故,须得我们二人的同意。我需要你赞成。

爱 疑心真大! 天啊!

亨 没有什么疑心不疑心! 如果我一个人做这举动,就把我们二人的价值都灭了。

爱 那么,怎样?

亨 那么,我请问你:你是否以为试验的期间够久了?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向他表示他在这里是多余的?

爱 而你主张要我……

亨 唉! 你也可以,我也可以,这上头没有关系……我再申说一句:关系在乎我们一致行动,在乎使他觉得我们是一致的。

爱 这种野蛮的举动,没有什么证据做口实,我是拒绝参预的。我对于夏南杰,觉得他没有可怪的地方。

亨 妙啊! 你感觉着人家拼命爱你了! ……你呢,这并没有得罪你! 而且博得你的欢心! 但是这位先生的态度实在得罪了你的丈夫,而你并不觉得,而你并不关心,是不是? 你是不管这个的! ……你以为你尽了妇道吗?

爱 他的态度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想你总相信得过我吧! 我做我所应做的人,你也就够了!

亨 你并不做你所应做的人! 自从我对你说了一番之后,假使你就表示你冷淡对他,表示你鄙薄他,那么,事情早已完了。这男子,他的主意你不是不知道的,而你却谄媚他,向他微笑!

爱 你说什么?

亨 你们一块儿出游了好几次。

爱 唉! 只有过一次! 我本来要到浦第耶去的。他自愿陪送我去……而且是当你的面说的。

亨 当我的面,是的,不错! 然而看他的样子,多么告奋勇,活像要与我寻仇似的! 我这话并不苛刻,只是就事论事! 也不能说

我是个伪君子！他还不是欺骗！看他的样子，竟想高声说出他的用意来！……假使你曾经挫折过他的勇气，你以为他还有这样大胆吗？

爱 我曾经挫折过他了！

亨 不，你没有实行过！如果你不信，试看现在，当他到这里来的时候，我非常地不舒服。在你们二人中间，我像一个障碍物，一个妒忌人……我不愿意玩这把戏，真为这令我心中作恶，令我十分难堪……假使我看见你讨厌他的殷勤，我早已打他几个耳光了！然而你并不讨厌！……他的胆子大，我还不很要紧，至于你很舒服地忍受他的态度，那就令我面子上过不去了……所以我现在周身瘫软，这并不是他与我的斗争，爱莲，这乃是你我之间的斗争！是的，是你与我的斗争！

爱 唉，这个！但是……你以为是怎样的？

亨 我以为你着了迷了，眼睛看不清楚了……

爱 你错了。我是很清醒的。我对于夏南杰的感想是很深的，十分可敬的，很美的……我尽我的责任做去，使这种感想安静，进化，变为没有毛病的……

亨 你这样医病，需要多少时候？

爱 我不晓得！……再者，你随我去吧！你这样猜想，这样怀疑，实在污辱我！……我不许你用这口气同我说话！

亨 说话比答话还容易些！……但是，亲爱的，假使此刻你是无可责备的，你真是原来的你，那么，这男的只是一个外来人，竟使我们这样粗鄙地吵起嘴来，你还不觉得心里难受吗！？岂不是你向我嚷道：“唉，完了！我不愿意再见他了！我要把他驱逐出这屋子！”

爱 并不是我先吵闹起的！你疯了就是你活该！……这男子，我尊敬他，我赞赏他，而且当初你自己也教我赞赏他，我不能把这一类污辱的话加在他的身上！

亨 唉！不幸的！你承认了吧！毕竟他摇动了你了！此刻你的心灵里充满着他，你正在挣扎，正在痛苦！

爱 纵使这是真的，也只是我个人的事！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亨 我禁止你接见这男子！

爱 呀！我们归结到这里了！原来你说来说去，只想说出这话来！

亨 总之，我本该开始就说了出来！女人本是下等的，只该像一件东西一般地保管着。你不过是一个女人，与别的女人并不两样！当初我实在疯了，一味信任你，以为你有良心，识道理，鄙薄一般的妇人，不肯像她们甘心做男子的欲望的对象，因为觉得自己是钓男子的甘饵而满心欢喜！我早就该像别的丈夫一样做。假使别人处在我的地位，早就这样办：在第一天起就不许那男的接近你，也不必找什么文明的办法了！……现在是我去接见夏南杰！你回屋子里去！快！快！

爱 （难为情，至于流泪）我不服从你。我不受任何的命令！

亨 （作凶恶状，捏着她的手腕）爱莲！

爱 （目定，咬牙）亨利！

二人脸孔对着脸孔，很凶地互相注视。

亨 （末了，自抑，放手，回头）唉！我们竟到这地步！

爱 （声音断续，如有所恨）我错了。这屋子里你是主人。我服从你。我不再见夏南杰了。你满意了吧？你达到了你的愿望了吧！（欲去）

亨 （止住她）等一等！……不要走。是我错了。我不愿意这样破坏……你心里有所怀疑或有隐藏的意思，越发令我难堪……不行！不行！非要一切都很显明不可！……你见夏南杰吧！招待他吧！……我不妨碍你……我希望在最短期间内你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如果你喜欢的是他，你就自己作主。你年纪还轻，你可以再造你的生命……（比较和缓）总之，我们遇着这事，乃是很自然的……经过了十年，你的心理成熟了，进

化了,童心越少,你越把从前不成问题的事认为问题……为什么不呢?有时候我也想及:终有一天你把我与别人比较的……我承受斗争……承受危险。你见他吧。夏南杰有他的武器:他有的是神秘,新奇……他最占优胜的乃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但是我也有占优胜的地方,乃是因为你了解我……(眼湿,大感动)我相信我。我也相信你,爱莲……我把你交托给你了……晚上见。我要很晚才回来。我需要外面的空气。你不必等我……我让你自己一个人吃晚饭,请你原谅……(他走开。她目送他,良久……变为沉思,眼睛转向田野的风景。半晌。夏南杰入)

第二出

出场人:爱莲、夏南杰。

夏 毕竟!……毕竟!……(跑向她,急激地说)为什么您迫着我休养了三天的恼人的日子呢?三天以来,我坐着我的汽车赶路……我几次到了海边,疯狂地开车,像是要靠着汽车的速度把我催眠,好教日子过得快些!好把时间消磨了……请说!您为什么这几天不许我来呢?您分明知道这是令我难堪的啊!

爱 请您住口!我不愿意晓得这个!您没有这样对我说话的权利!……我尽管对您说了许多话,而您到来的时候,一天比一天疯狂,一天比一天兴奋……您的态度不很光明……您记得我们的约言吗?您并没有尊重我们的约言……您说过,而且天天说些话是我不该知道的,我所不愿意听见的……您没有注意到吗?自从您到了这里,屋子里的空气是不堪呼吸的了……真的!真的!……我们结束了吧!我再也不愿意见您了!

夏 每次我重来看您的时候,我已经是望眼欲穿的人了,而我看见

您的脸孔总是冷的,心灵总是闭的,这是什么缘故?

爱 您再也不会如此倒霉了……您再也不到这里来……您再也不见我……我误会了。您不能做我的朋友——我所期望的朋友……所以请您走吧,我们分离吧。这样还好些。

夏 不要说了!这并不是您说这话。乃是您丈夫要求您,勉强您……

爱 您错了!我的丈夫从来没有勉强我做过任何的事情!是我,是我自己一人,您听见吗?是我请您走,不要再到这屋子里来。

夏 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肯……我与您见面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爱 但是我要如此!

夏 您对我下逐客令!您!

爱 是的,是我!

夏 我们有过长时间的谈话,我们几天前到浦第耶游过,我同您说了几番话,您还能够这样说!

爱 我是怎样回答您的?

夏 我不晓得。而且我不管!我只晓得您把我的话听进了耳朵了!

爱 唉!我对于您,实在太弱了……我让您说的话太多了……这因为您的话很有力量!……当您走了之后,我再想起,就恨我自己。然而我到底再三申明,要您不再打这糊涂主意,不是吗?

夏 您所想的不是您所说的!

爱 您说什么?

夏 我的言语摇动您了!

爱 这不是真的!

夏 真的!您的嘴里不承认,但是您的眼神已经默许我了!……几天前,我们恰在这儿遇着雨,我把您送回客厅……您记得

吗？……我凑着您的耳朵说话……您的肌肤忽然有了些什么光泽似的，您忽然变得更美，以至于我把您送到镜台前面。我一声不响，让您自己看！

爱 这是假的！我答复了您了！我说过您的胆子太大！我说过假使您再如此我就不许您再见我！

夏 是您说得不好！

爱 好，那么，现在请您望着我！我再三申明！我再也不愿意见您了！我要您走……我把门开了！您相信了吧？

夏 那么，您还不懂我怎样地爱您吗？

爱 又是这字眼！您要当我的面说破，您才快活！真是无理！真是无聊！不要管我吧！

夏 (愀然)爱莲，我不是一个青年了。我已经三十八岁，我活了一辈子，而今才第一次向您说出这字眼。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这是第一次。我以为不算得罪了您。真的，在未认识您以前，我以为女人都是下等的，只晓得妨碍男子们的工作。所以我只把她们当做玩物看待。后来我看见了您……我似乎觉得忽然变换了生命。除了您，世上什么都不算数。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大志，什么叫做工作，以及力量、财产、名誉种种的意义。您是我的太上的目的……像我这样一个男子是不晓得放弃的。

爱 那么，您希望什么？

夏 我要您变成我的妻子。

爱 您真是狂妄之至！

夏 我是一个爱您的男子！

爱 现在可够了！如果您不立刻走，我要叫了！

夏 请您叫吧！请您叫吧！如果您有胆量，您尽管丢脸，与我没有关系。我先此告诉您，您要不许我见您是不行的。我从来不曾相信爱情，到了这年纪才有爱情，您不晓得是怎么样的！千磨百折，我不管！礼法、社会、您的家庭、我的家庭、我都不

管！……您的丈夫，我不管！……我们所交际的人物是一样的。我到处可以遇见您，到处我可以唤醒您，说我爱您，说我这样地爱您！

爱 您敢吗!?

夏 (凶狠地)我怕什么！……(二人很凶地互相注视。夏南杰忽然丧失了全身的力量，立足不稳，以手加眼，胆子小了，发抖了)呀！爱莲，我们在这里脸孔朝着脸孔站着，我们互相挑战，我们互相有怨恨的样子……但是，您不晓得我是怎样尊敬您，尊敬到什么地步啊！

爱 (一时忘情)我相信您……(自制，找话说)我晓得您很诚恳……一个人有没有某种情感，自己做不得主，我晓得……但是情感总可以抑制的……自己抑制是可能的……只要您有毅力就行。您可以有这毅力的……不是吗？……您不再追求我，歪缠我了吧？……您分明晓得我不爱您，而且我不能爱您！您要依照我的要求做去才是！（他作势表示不肯，她和婉地说）噯！噯！您晓得我们是怎样的人！您晓得我的丈夫是怎样的人。

夏 我晓得您丈夫是怎样的一个男子，我晓得您对他的感情如何。但是，假使与您共同生活的男人不是一个高尚的人，那么，您也就不能成为现在的您了，我也就不这样爱您了。

爱 (哀恳地)您应该忘记了我！非忘记不可！您不该再爱我了，夏南杰！……我对您很有友谊，请您证明您有受我的友谊的资格……您忘记了我吧！……这在您是很容易的……请您回答我！……是不是？您不执拗了吧？您放弃了您的糊涂主意了吧？……说呀！说呀！……您就走了吧？……唉！我真怕您，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您把我看错了……您不了解我。这并不完全是您的过失……您听我说……我要努力劝您一番……请您在这里坐下……我相信我一说您就懂的……为

什么老是过这斗争的生活呢？我们不能温和地说，安静地说吗？您的眼光不缠扰我不行吗？……我不是好战的人。我不喜欢斗争，也不会斗争。我为着要反对您这寻仇的态度、用兵的态度，我已经力竭声嘶了……我宁愿很平静对您说明我是什么人，我过的是什么生活……我要对您说的话多着哩！我敢说您不了解我，您相信我的话吧。

夏 这是真的话。此刻我想起了也有几分惭愧。我们所谈的始终只谈到我一人……

爱 （又有信任心了，安静些了）这是很自然的。男子们要叙述自己总比较容易些。在你们男子的举动上，外的生活上，可以看得出你们整个的人。至于一个女人呢，要找她的真相，却在乎很小很小的事情，乃是在内的生活，不可捉摸的情境上头！一个女人要说自己，总觉得有几分害羞，因为女人只能谈灵魂，……始终只是灵魂……然而到底应该使您晓得……我们二人当中有一种很大的误解。您有的是奇怪的思想……有一天您同我说：一个少女的爱情是没有价值的……

夏 您想过这一层吗？

爱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假话！

夏 这是真话。第一次的爱情没有什么，不算爱情。

爱 您错了！我爱我的丈夫！（吃力地）我爱我的丈夫！我很幸福！（半晌，他注视她，惊奇）当然，一个人在二十岁是懂事的，灵魂还不曾澄澈。然而一个人年纪轻的时候，倾向前途的力量却是很强的。那时节，有的是本能的冲动，有的是发现神秘的要求！……我给人家求婚不至一次了。每一个到来，我都毫不迟疑地拒绝了。末了是他到来，我很觉得非他不可……我并没有弄错，夏南杰！我爱我的丈夫！十年以来，我爱我的丈夫！我很幸福！……倒不晓得他的为人。他很少表现他的真相！人们不了解他！谁也不了解他！甚至于他的母

亲也不了解他！……

夏 您同我说过要说您自己……请只说您自己吧……

爱 我吗？要我同您说起我吗？我说他，就是说我，我在他的生活里头生活。在他跟前，没有我存在。自从第一次他同我谈话之后我才觉得我有几分聪明……呃，我记起了，我们结婚后，做过一次旅行。有一次晚上，我们肘倚着船边的栏杆，朝着斜阳。我困倦了。我放眼望着海水，望着崖岸，望着美丽的天空。这一刻，我有千情万绪涌上心头，复杂而有力量，于是我迷迷糊糊昏乱一阵，却像没有感觉到什么似的。忽然间，我向他叫起来：“快！快！给我叙述这旅行！”他开始向我徐徐地解说，于是我的感觉更显明，更有力。我耳朵里听着他的声音，同时我的心里认识了好些事物，而且认识了自我。整个的我都扩大了。我似乎觉得他的声音给我一个天地，我在此时才产生，才存在……好，十年以来，我还记得当年沿着海岸往来，他时时在我身边，很聪明地、很安静地给我叙述这旅行！您懂吗？……（渐渐兴奋）我怎能不把一切都归属于他呢？我就是他的一部分！您看见我，就是看见他。我没有一次做事不觉得他在我的身边，批评我。没有一次不暗暗地希望他赞许我，因此爱我。我挑选一件衣服，无非希望成为他所爱的女人。我同他说话，只是同我说，只是令我反省……我对您说这些话，为的是要您懂得我的为人，懂得我们是怎样的，好教您不再缠绕我。我是他的妻子。我爱他。您应该相信。真的，要我对于他隐藏着什么心情，掩饰着什么事物，我是做不来的，因为我的内心要受苦刑。我们对于一切都是共有的，朋友是共有的，甚至于家庭也是共有的！您不晓得，这种混合，这种不相提防不相计较的态度是多么好啊！他的脚步合着我的脚步，橐橐地声声相应，十分和谐，是何等的令人安心，令人静虑！总之：没有一件事是一人独有的，所以一件事成为重复的

两件事,进步,是分有的;愿望,是分有的;痛苦、骄傲,无一不是分有的!……您觉得这一切都是好的,不是吗?这乃是真理。爱情是时间造成的,是绵延的,是人心的原质造成的,您不觉得吗?……我有道理,是不是?您很懂得我的话吗?我同您说的是不是真的?……(她说了,非常感动。住口,有几分找不着话说的样子。她再说,现害怕状)喂?喂?您不再兴奋了吧?您就离开我吧?呵?您就走了吧?(哀恳)我爱我的丈夫!您走吧!您走吧!您走吧!

夏 (只管紧紧地望着她)唉!您多么容易动气!多么容易受刺激!

爱 (气竭的样子)既然我叫您走了!既然我嚷起来了!……走吧!……离开我……离开我……

夏 (突然快活起来,现出胜利的样子)您说的是假话!……您爱的是我!……您分明晓得您的内心要发出爱我的呼声了!……您爱我了!

爱 好,是的,呃,我给您闹病了!……不晓得您怎样播弄我?以至于我时刻只想会着您……我的脑子里常有您的影像往来……您不在跟前,生活便不成为生活!您不晓得,这礼拜真令人难堪!……我不能够了。我的气力已经尽了……您望我吗?是的,是的,这是我。这妇人就是我!这怪物就是我!是我!

夏 爱莲!毕竟!

爱 您看!从昨天到现在,我只等候、希望、窥探,不住地在空房里走去走来!您看!我不得不把房门关上,好教我把您的名字叫个痛快!您看!我到了这地步!……几天前,您用您的手抚着这树。那时候我不敢抬头,生怕我的眼光遇着您的眼光——有时候您的眼光太透明了!于是,当您说话的时候,我只望着您的手——男子的手。我不时打寒战!直到现在我还

看见那手,我时时想起。再到这里来看这树……我的朋友,您不晓得,您不在这里的时候,这树包含着多少的寂寥啊!……后来,我听见您的车声了,人家给您开大门了。于是我重新有了生命,我的血液流溢出来。耳朵听见了一切,眼睛看见了一切……

夏 呀!您说这话!您说这话,您须知这就是我朝夕期望的了!

爱 唉!请您不要因此自负,呃!我敢说,这上头没有可以自负的!您把我的心弄成了一个杂货箱子!这真可怕!为什么我能够如此想念您!……我素来以为一个正气的女人只能恋爱一次,以为我这样的爱情可以延长到一辈子了。谁知这不是真的!这一颗心,本只有我的丈夫充满着,此刻却为另一个人而动摇!当年我的玄妙的心情又露出来了!我从来不曾到过这地步,竟令我不能自制!我记得起初的时候我还清醒。我能够把我的情感忍耐着,只让我自己知道。这是一种大幸福,然而却是安静的、明显的……现在可不同了,激烈了,动摇了……说起来真可怕!教人猜是我的血液里中了毒!这是可能的吗,呵?这是自然的现象吗?世上有这种事实存在吗?我素来以为世上一切都是美善的,现在却有这类的事情发生!……唉!我们为什么而生?古人欺骗了我們了!生活原来是丑恶的!

夏 生活吗?您还不曾认识生活!现在您快就认识了……骄傲的,我劝您听之自然,到快乐的世界去吧!我早就晓得您爱我,晓得您不能拒绝我,我早就晓得,早就等候您。我爱您……

爱 (忽然又自抑制)唉,您还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您不了解我!刚才我所承认的那一个妇人,她是我,而我却不肯应承她,换句话说,我不肯应承我自己!我所以如此向您说者,是要您帮助我把我拔出您的牢笼!……您分明看见我是一个病态的妇

人,一个被领有的妇人……我用得着您! 帮助我吧! 把我变成原来的我吧! 您看,现在我不赶您走了……我再也少不了您……我恰恰要您再来。将来您是我的好朋友。这一切都会变纯洁了的,会医好了的,我们这种人本该如此……您看,这种怪心理,像我这样一个妇人爱上了两个男子,倒不如死了干净! ……我晓得您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利用我这一番话来捉弄我! 我信仰您。您不会捉弄我的,不是吗? 您不会太苛求我的,不是吗?

夏 哪里! 我要求一切! 要您放弃一切! 我恰恰是苛求您的呢!

爱 (又软弱下来,揉她的双手)呀! 那么,怎样得了!?

夏 这是什么缘故? 谁拉住您? 您要同什么挣扎? ……爱莲,现在您爱我了! 刚才您怀着儿童的坦白的胸怀,天真烂漫地承认您爱我! ……那么,为什么装这可怕的样子? ……我不懂! ……您分明晓得我们不能要暧昧的或卑鄙的爱情,我所要求的乃是您的全生命! ……既然您所爱的是我,还有什么可以阻止您做我的妻子? ……我敢说我不懂您的意思……请您听我说……此刻我们正在把我们二人的生命做孤注……这种斗争,一方面是所谓道理,一方面是热烈的爱情,何去何从,还有什么好迟疑的? 宗教认爱情的革新为罪过,但是,宗教本来就恨爱情,就恨生命! 我懂得。宗教的目的在制欲,在放弃! 这是合伦理的。宗教是合伦理的……然而您并不是教徒,爱莲! 您所信仰的只是生命! ……那么,您应该怎样? ……社会也与宗教一样,要求人家从一而终,要求固结不解的爱情。但是社会也有它的道理,这是为儿童设想的。牺牲了恋爱的权利,顾全儿童的权利。这是好的,这是合理的……然而您呢,您没有儿童! ……我敢说我不懂您的意思! ……爱情在您的内心发出呼声了,我们可以触摸着人间的幸福了,而您却倒戈向自己进攻! 您拒绝了这人生唯一的

乐事！……爱莲，爱莲，我的伟大的朋友，我敢说我不懂您的意思！

爱 我爱我的丈夫！

夏 这不是真话！假使您爱您的丈夫，您的心里还有我存在吗？既然我是您的敌人，为什么要求我救您？为什么您这样颓唐，任我摆布？我很觉得您归属于我了，整个人都是我的了。这是什么爱情？这怎样发生的？……喂，您不要发抖，答复我吧。您说您爱您的丈夫，您在何处见得您爱他？

爱 （先是找不着话，后来欲说而无声，末了，总勉强吐出声音来）我不能害他。

夏 （一时语塞。连忙又说）那么，您要害了我们两个了？您牺牲了您自己，又牺牲了我……这一念的慈悲，却惹起更大的灾难，这又何苦呢？不行！您这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声，我劝您不要反抗吧！（傍近她）您为回忆而疲倦了！这些树与这男人再也不能给您一些新意义，把您闷煞了……

爱 （终于沮丧）您真执拗！您真执拗！您还不觉得我被征服！说这一大堆的话有什么用处，天啊！您分明晓得我是不抵抗的了！您在这里！您兴奋起来！您执意要胜利，决不动心！那么，一切都完了！拿去吧！我放弃了我了！既然我一天一天的挣扎，一天一天的疲困，既然不得不如此，那么，随您的意思做去吧。我不维护我了，我爱您，我爱您！……我不敢说我爱您爱到什么地步！……这是可恨的！然而您不管！您看见我痛苦，却与您没有关系！那么，我是被放弃的人了，您要，您就拿去吧！我是一个被放弃的妇人！……拿去！拿去！拿去！……

夏 （退后）您把您弄到什么境地去了！……您能够同我说这话！……这不是真的吧？……这不是可能的吧？……我所给您的不是“失望”吧？说呀，我呢，我的心里多么快乐！……爱

情就是快乐！您快要得到这快乐了！……您信仰我吗？……喂！请您望着我！……唉！这脸孔！……爱莲，您这脸孔扰乱我的心了……爱莲！

爱（用没有腔调的声音，漠然不关心地，如死人）这于您有什么关系？……我归属于您了。我爱您了……这就够了……请您不必多求了……（他怔怔地望着她，惭愧，游移，不动。静默一会儿）您不说话了吗？

夏（作谦卑状，作放弃状）我不愿意要您的酷烈的痛苦！（她注视他，诧异）起初我不晓得女人的心是如此的……（静默一会儿。他离开她，低头，如有内疚）是的，也许……这么一来，很不容易……但是，如果您不免痛苦……如果您只把一颗破碎的心给我……这是什么生活！……我不愿意引您到这种生活的路上去！……（沉思）也许我实际上只给您一些兴奋剂，一些夸张的话头……（反省）要我这里来，停留在这里，等候您，看见您，而不许我存一点儿希望，不许我要求什么，这是我的能力所做不到的……至于要我走，也许可以的……现在我爱您，不止是爱您的自身……爱莲，我可以走了……

爱 您走吗？……您到哪里去？

夏 您不必问！……完了……我的生命从此不算数了……

爱 您走吗！？……却是我当不起这……

夏 谢谢您这一句话……这话可以帮助我……告别了……（她走近他，好像有人拉她，她不能不走近似的。他伤心地说）您让我走吧！（她傍近他，哑口无言，如哀恳状）您让我走吧！……（怔怔地望着她）您不能做我的妻子。（她不答）您不能，是不是？（忽有希望）请您答复我！……您不能吗？……请您只答复我一句：“我不能”……说了吧，教我好走……（此刻她瞠然注视他。他开始快乐，同时有几分胆怯）您一声不响吗？（伸手向她）爱莲！……（二人互相怔怔地望着。良久）爱莲！……

爱莲的身的全部,面的全部,都只有承受的样子。二人互视,呼吸对着呼吸,正要互相拥抱。

爱 (和缓地,很镇静的样子)当心……

半晌。亨利入,走向二人,夏南杰向亨利上前一步。后来他们两个男子止步,互相注视。一种可怕的静默。末了,是夏南杰低头。教人猜想他被征服。他懒洋洋地扭转身,在黑暗的树荫下走去了。

第三出

出场人:亨利、爱莲。

亨 喂! 爱莲……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爱 你让我走吧……(欲逃)

亨 你到哪里去? ……你分明晓得你有话同我说……好! 说吧……你分明晓得一切都可以同我说的……天黑了,我看不见你了……我们至少应该维持我们平日那种光明坦白的态度。好! 喂! 把你要同我说的话说了吧!

爱 我一句话也没有。让我过去吧。

亨 呀! ……好的。

爱 (走了几步。忽止。声噎,几乎令人听不见)你听我说……我须要……我想要……到巴黎去……我须要到巴黎去……

亨 呀! ……你看! 你不是有话同我说吗? ……好! 这是再容易没有的了。你要到巴黎去……你要在哪一天走? ……(静默一会子)告诉我吧……

爱 我不晓得……

亨 明天吗?

爱 是……(“是”字几乎令人听不见)

亨 呀! ……而且……你要离家很久吗? 是的,是的,这是显然的,你要离家很久……非常的久……你不再回来了? ……爱

莲,你要走了……(静默良久)那么越早越好。我要尽我的能力做去,使你很快地恢复你的自由,越快越好……告别了……(她固执地把头掉过去,与他反面,使他看不见她的脸孔。他作势要瞥见她的脸。她躲避他的视线。他把话再说,作质问状,像要求她一个非常的肯定)告别了?……(她十分勉强地转脸向他。她怔怔地望他,想要跟着说一个“告别了”,却不能说,她的声音不服从她。于是她只能冷冷地、很笨地点一点头,算是答应了一个“是”。于是亨利用一种确定的口气再说)告别了,爱莲。(他走开,但是,走了几步之后,又说)呀!……我以为你未必要把能令你想起我们的任何事物保存,或带去了……但是,万一你要保留一点儿纪念品……随便你要什么就拿了去吧。(走开)

幕闭

第三幕

布景 客厅如第一幕。时已入夜。

第一出

出场人：爱莲、(其后)夏南杰。

一个横柜的抽屉开着，爱莲坐在柜前，不动，穿的是前幕的那一件衣服，孤灯映照着。

爱 (突然起立)是谁？什么事？(擎灯)

夏 (从园里来，悄悄地入。低声)爱莲！

爱 您！

夏 请您原谅我！……我不能离开您……刚才我离了您之后，我打算走，打算回家……结果还是走不了！我的全生命都在这里……我看见所有的灯光都灭了，只剩有这一盏。我晓得这是您的灯……还有楼上那一盏……

爱 那是他的灯。他在楼上，把自己关在房里……

夏 您同他说过了吗？现在 he 知道了吗？

爱 是的。

夏 那么，您是自由的了？他同您说了些什么？

爱 他还了我的自由，是的……完了。

夏 那么，您在什么时候离开这里？……什么时候您才是我的？

爱 我……我不晓得……我……明天离开这里。我再也不能停留

在这里了……于是我……我要到巴黎去。我预备住在我的姐姐家里,要住许久……在那边,我们可以常常见面,直等我完全自由了之后……

夏 怎么! 完全自由?

爱 总之,要等到宣告离婚之后。

夏 离婚! ……您愿意吗? ……不,您是不愿意的……爱莲! ……这是不可能的! ……您竟能想到把我们下苦刑! 您教我们的爱情在绵绵的期限里度日如年! 爱莲! 爱莲! 我却不能等候您了。我需要您,像需要呼吸一般! ……请您想一想,我不曾得过您一点儿好处! ……

爱 依您说,您要我怎样办?

夏 我要您明天就去找我! ……您的姐姐家里吗? 不行! 不行! 我的家! 我们的家! ……我早就等候您向我说这话!

爱 明天……

夏 是的,明天! ……您明天就去找我! 于是我们离开此地……我把您领了去!

爱 这是真的话! ……现在还等候,实在没有道理……我没有想到这一层……

夏 这岂是我们所应该演的戏剧! 您是分明晓得的!

爱 是的……是的……

夏 那么,怎样?

爱 我不晓得……一切都由您自己决定……我顺着您的意思去做……

夏 您明天上午就走。到巴黎之后,您就叫车径到我家去。我在家里等您。明天晚上。是不是? 明天晚上? 您来吧?

爱 明天晚上我一定到您家里。

夏 爱莲! (他想要拥抱她)

爱 (无力地哀求) 唉! 不要在这里!

夏 (作罢)也罢!……我也想要服从您。那么,明天见吧……但是,在未走以前,我想要看一看您的脸孔,这美丽的脸孔,在嘴里答应了一个“是”……让我看您一看吧!

爱 您要看吗?(走近灯光)好……请看……

夏 (诧异)您的脸孔变了……您哭了!

爱 我吗?哪里!……呀!真的,刚才我哭了!……那没有什么。这没有什么。现在已经完了。

夏 为什么您哭了呢?我务必要您告诉我……看您很愁……我不愿意要您愁,要您苦!我只要您自由,要您幸福!您归向我,须是归向快乐才行。

爱 您想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很幸福,幸福!现在您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简单了,容易了……好啊!此刻我毫无思想,也不反对自己,只听命运的支配,命运决定的是什麼,我就做什么,我是盲目的、自由的……我很幸福,您相信我的话吧!……但是,在您未到来以前,我在这里独自一人,夜色包围,万籁都静,向这一切的事物告别……

夏 爱莲,什麼事物!……最强的是您,最大的是您,而您却给事物感动了!……

爱 这些事物就是我的自身……这是……这是……我曾经做过那么一个妇人……不免有一时的烦恼……一个人孤独的时候免不了胡思乱想……免不了有几分害怕自己的影子……我也许哭过来……我记不得了……不要管!这没有什么……这不算数……您来了之后,我的心里就只有您!(握他的手)您这人真好,到这里来!

夏 我就要走了!唉!让夜色包围您,让您在这可怕的静默里!……

爱 唉!现在我倒很强了!

夏 谁晓得?我走了之后,也许您的烦恼又来……您听我说……

今天晚上我不能让您一人在这里……爱莲！您应该此刻就走！

爱 您说什么？

夏 呃！我要领您走！

爱 此刻吗？

夏 现在您在这屋子里没有什么事情做了。您不应该停留在这里，让这些事物惹起您的痛苦……凄凄凉凉地熬一个整夜，我劝您避免了吧……来吧！来吧！

爱 这真是胡闹！……不……不……明天……

夏 为什么还要把我们分开呢？您瞧！（他把向着园子的门大开。月夜无云，天青如洗，是夏天的夜色）您瞧，今天晚上，天为我们预备这多么好的月夜……月儿在等候我们了，在呼唤我们了！……来吧！……来吧！（他努力想要拉她走。她抗拒，变色）

爱 不！不！我不能！……请您不要说吧！请您不要说吧！

夏 您不必考虑了！让我领您走吧……辜负这时光乃是一件罪恶……我们走吧！……爱莲！爱莲！我们走吧！……亲爱的，我的妻，明天您在我的怀抱里醒来了……快！快！

爱 真的，此刻我已经自由了……（她向门口走了一步，那门真的似乎在逗引她。后来，转身向室内，看见灯罩放出金光）自由……（又转身向夜色）自由！……呀！您有道理。领我去吧！我们走吧！先说我已经不晓得不服从您了。而实际上也许这么办还好些……而且，我们不要管！而且我再也不能停留了……您说的有理，我们不再分离更好……（她缓缓地走向门口。刚要踏过门槛子，又止步，如有所阻）

夏 快！快！

爱 请等一等！

夏 您发抖吗？

爱 是的，有几分。

夏 您怕吗？

爱 不是的。但是……前面的空虚……忽然间，我的脚踏不着地……一阵昏迷……

夏 这种昏迷，譬如突然放出笼子的鸟儿，譬如逃出监牢的罪犯……

爱 是的，是的……

夏 把您的手给我！

爱 手在这里……（然而她另一手却扳着门框）请等一等！

夏 您为什么又止步了？

爱 请等一等……只一会儿！……是的，我们就走了……但是这些事物……这屋子……我的屋子……您看！……让我看一会儿……只一会儿！

夏 您同我说过，我这一来，已经把您的愁闷驱除了。此刻您又要自寻苦恼了！

爱 有您在此，我不怕愁闷来侵了……再者，也有道一声别离的必要……您该懂得，我不否认这屋子……我不恨这屋子……这里的一切我都不否认……我只走向另一个幸福，强烈些的幸福……然而我在这里已经幸福过来……您是晓得的……我爱您……您看……这里是我年年的历史，轻狂的、快活的、重大的、厉害的……

夏 （责备的语气）我呢，我只有我对您的爱情……自从我认识了您之后，以前种种的历史都消灭无踪了……

爱 我呢，我老了，亲爱的。

夏 死了的年华不算数。

爱 我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女孩……

夏 请您只想现在您是一个妇人！（试轻轻地拉她走）

爱 我在这屋子里成熟了……我变了，进化了……

夏 一切都从今日始！

爱 在这屋子里,我失去了一个四岁的儿子。

夏 (放手,诧异)您吗?……(声音较低)真的,人家同我说起过!……我记得了……

爱 (没有声音,半晌。心里糊涂的样子)您早已忘记了!

夏 (忽然惭愧,难为情)您并没有提起……

爱 (伤心已极,作反语)我没有提起,真的,不错……

夏 然而,对我!……

爱 我本来预备把他的几张小照带走,刚才您进来的时候,我把它们撂在一旁。(在桌上拿起小照,紧紧地捏住)现在您懂得我为什么哭了吧?请您走近来……在这黑地里我看不见您……现在却是我须要看您的脸孔了……一个男人的脸孔是这样的无情!(她细看他很久,活像是第一次见面似的)说也可怕,您不能晓得这样的一件事情!……说也可怕,您这样的不了解我!……

夏 我哪一次看见您的面不是很快的,很不清楚的?

爱 这是真的话……我们见面的时间很少……我的心不住地对您说话,而我的口却几乎不曾同您说过一句话……您不了解我……我的事情您一点儿也不晓得!……

夏 (总想要拉她走)为什么您自寻痛苦呢?……伤心的事不要提吧……过去的事令您伤心……您不要念起它吧……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吧!

爱 过去?这种事也会过去的吗?……自从我做了世上最不幸的妇人之后,一切这些都在眼前……这些事情时刻在我心头……有这些事情然后有我……您所拿去的也只是这些事情……(室中诸物引起她的愁心,她怔怔地四面望了许久)

夏 (庄重地)爱莲,我要求在您的心里占一个自由的位置,整个的位置……我想将来是我充满这位置的……(她注视他。他悲愁而多情地,用责备的口气)您要我帮助您回忆当初,而我恰

想要无论如何使您忘记一切！……（爱莲把捏着的小照放回桌上。他热烈地说）我爱您！……您不觉得这一句话里头有多少生命的力量、革新的权威吗？……来吧！来吧！

爱 不！不！明天……

夏 爱莲！

爱 我明天去找您。这样好些。（看见他不肯的样子）起初您自己也说过，叫我明天去找您的！

夏 但是后来您已经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非现在就走是不行的了！

爱 不！不！这是我糊涂了！像我这样一个妇人决不能如此在夜里悄悄地走了的！……亲爱的，您不要害我！……您让我在白昼里走吧，这才是应该的……再者，请您想一想……我们总免不了人间的生活……我总还要预备行李才行……

夏 （不复固执，然而十分痛苦）呀！您真是理智的！

爱 明天见！……此刻您走吧！……究竟我要求您些什么？……只要求您几个钟头……明天我们就成事了……只是一刹那的工夫……我把整个的生命给了您，您给我几个钟头也可以吗！？

夏 您爱我吗？

爱 我爱您。

夏 明天见……

夏南杰走了。爱莲举目四顾，有烦恼而无聊的神情……她打寒战……门开着，她在阈上站了一会儿，不动……后来，她向外走一步，抬头望楼上，怔怔地呆了一会……然后复入，把门关上。走向另一门，此门向内室开着。她叫：“亨利！……”后来，又高声些：“亨利！……”她听见亨利的脚步，于是她走回台前，作心惊状。

第二出

出场人：爱莲、亨利。

亨（衣服不整，容色颓唐）什么事？你要我做什么？

爱 请你听我一句话……只一句话！

亨 你的话不都对我说了吗！？我的话不都对你说了吗！？……我听你说。什么事？……我请你快说了吧！

爱 好……你晓得这里头有……这柜子里头有所保存的好些东西……你记得吗？……有些小物件，又有他的一一切的照片……

亨 那么，怎样？

爱 那么，我……我想起……我希望你晓得一切都在这里……我一件也不拿走……我都留下给你……你看……都在这里……

亨 呀！……我不懂……你因为这个，所以叫我来吗？

爱 我不能把你这些东西拿走。我晓得这不是我所应该有的。我的身边没有它们的位置了。

亨 呀！原来你留下来为的是我！……那么，你可以拿走吧。我不要！

爱 怎么！你……你不要……他的照片吗？

亨 这屋子里的东西，什么我也不要……你，你自以为你忘记了一切，我，你却要我不忘记！你所抛弃了的东西，要我都当做宝贝！……好，请你不要希望我吧！我也要忘记一切！

爱 唉！我懂得……这是自然的……我懂得你对于能令你想念起我的东西都不愿意要，而且要诅咒呢……但是，至于他！……这是不可能的！……他呢，他没有害你！……

亨 够了！住口！我已经答复你了！说也奇怪，却是你很固执地逗引起过去的事情……死了的，算是不曾生，算是不曾存在！……完了，我们的儿子死了……他死了……他死，却是你

的好机会！

爱 唉！

亨 这样才恢复了你的自由……你去创造你的新生命吧！快去吧！而且请你让我忘记了我的生命……我们二人之间，没有什么经过！从前的历史一笔勾销！生命从明天开始。我不认识你。你走吧！走！

爱 你放心！我就走……但是，你为想要惩戒我，要使我痛苦，才说这些话，是不是？世上有些回忆是不能否认的，真所谓深入骨髓！……你究竟不能使他的影子不存在你的心上啊！

亨 就是有，我也要拔除了！呃，他的影子与别的事物的影子都要拔除了的！因为一切都给你毒杀了……只有最后的一分钟才算数！此刻我从这最后一分钟里头透视过去，一切其余的都可以给我看见……然而我同你说，我是要拔除了一切的！我要我的心怀成为太空！

爱 你的心真狠！唉！你的话何等令人难堪！……这是你的小儿子！……请你记起从前你所说的：“我的小儿子！”你不能忘了他！……你太爱过他了！……请你记起！……亨利！……亨利！……请你记起！

亨 （痛苦而成拘挛状）呀！这是不可忍的！……够了！够了！住口！不要伤了我们的脑筋！你弄得我好痛苦！（他呜咽地哭，是男子的呜咽，有几分粗暴）

爱 （在她的泪容上，忽现一种快乐的光彩）呀！你看！……你分明晓得他还在你的心头，你不能撇开他！

亨 是的，是的……现在我明白你的用意了！你生怕我的痛苦不够！……吽？是不是？你想要看见我痛苦吗？……好，那么，你该是心满意足了！此刻已经够了！……你让我去吧！

爱 （心灵上的大痛苦的呼声）等一等！

亨 到底你要我怎样？……到了这时候，你的儿子还做得什

么？……关系不在乎过去，只在乎现在！关系不在乎你的儿子，只在乎我们！到底你不再提你的儿子好不好！

爱（上前缠住他）你听我说，我说的是他……而我心里想的是我们……亨利！……请你记起！……当年我并不这样疼儿子啊！……

亨 那么，你有什么话说我们的？……快说！

爱 我不晓得……但是我须要同你说话……我们太匆忙地就分离了！亨利！……刚才你是看得出来的，在花园里……我是……我那时不能说话……我并没有愿意这样就走了，我还要同你说……

亨 当然啦！……我们分离得太干净了，没有丑恶的现象……你以为还不够……所以你要大家哭、闹、嚷起来……

爱 不，我要听你的声音……你同我说话吧……你说的话是我所应该受的……说吧……说吧……

亨 我们说了那一番话，你还不能走吗？这种廉耻你也没有吗？

爱 我试过了……而我做不来……

亨 为什么？

爱 我不晓得……我做不来……

亨 呀！（他注视她，半晌）你要我说什么呢？……也罢！……我们本可以用不着吵闹，用不着这一场痛苦，而你偏不肯避免！……（爱莲哭。他再说，声气变和缓）我晓得了，你想在未走以前，要向我表示你伤心……我猜着了吧？……现在……（欲出）

爱 请你不要走！（他回身）我害怕……你不要丢我自己在这里……（他高傲地审视她，诧异）请你留我！请你保存我！亨利！我是你的妻子！

亨 你不记得有另一个人等候你，你已经许给另一个人了吗！？……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你走吧！你不是我的什么

人了!

爱 如果你相信是如此的,你就赶我走吧……我服从你。你可以任意处置我……但是,我哀恳你考虑一下子!……亨利,请你想一想你将来怎样!……至于我,离了你就算是失了我……没有你,我简直不成为我……我是你的一部分……没有你,就没有我了……

亨 然而到底是你走的啊!你不是爱上了他,还肯立意要走吗!?

爱 我曾经立意要走……这是真的……

亨 你看!你曾经爱上了他了!请你答复我!喂!你爱上了他了,是不是?

爱 我不晓得……“爱”字是怎么讲的?……我遇了一阵狂风,误认了自己,竟给风刮了去。我不晓得是什么浑浑冥冥的东西把我兴奋起来,拐了我走,留给我的只是恐怖与不定的心情……如果这样叫做“爱”,那么,我是爱过他的……然而我是没有爱过他,因为我终于不能跟他走……亨利,我没有说谎。我在你跟前过的是光明的生活。现在你自己判断去吧……凭你决定吧……至于我呢,我所能说的乃是我受了不少的痛苦……你不晓得,这两个月以来,我受尽了痛苦了!

亨 这一切都是空话!我看见你疯狂了,心乱了!这男子现在隔开了我们,永远也隔开了!我想要听信你的话,而我实在做不来了!我们中间已经有了裂痕!……因为你既然自以为爱过他,就是爱过他了……现在就假定你不爱他了,你教我怎能忘记了曾经爱过他呢!?

爱 唉!假使你要做,就做得来!因为在这种爱情之中,其实没有什么爱情……当时我想起我不像从前爱你了,你不整个是我的了,同时便觉得孤单!孤单!你不晓得,在我最疯狂的时候,最兴奋的时候,同时我是怎样的觉得孤单!……我曾经要

同他说起……好,现在我同你说了。你听我说,请你相信我的话……一个人在这种爱情里头是觉得孤单的……刚才我再看见你那么心硬,那么痛苦,我已经懂得我爱你,我就是你……唉!我们二人都幸福过来,也都不幸过来!……你了解我,你是我的家庭,你是我……我此刻大觉悟了:假使我果然跟他走了,一定不能真的做他的妻子,他一辈子也只有另一个人的妻子在他身边……他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这一层!……喂!现在,既然这一个字扰乱你的心怀,我请问你:这蹂躏我的两种力,哪一种是爱情?喂,你以为哪一种应该叫做爱情?……你不回答我吗?……你不说话吗?……(烦恼地)亨利!

亨 这因为……我自己不晓得我现在是怎样的……我不晓得我心里想什么……只晓得你害我痛苦了,我只有痛苦……如此而已。

爱 痛苦到这地步吗?真的吗?……然而今天晚上,当我同你说起的时候,我们宣告长别的时候,你的神情却那样的安静!

亨 唉!这因为我早已想到这收场!……早已预备好了我的态度……再者,在最后的关头,往往有一种骄傲的心理救了我们……但是,当我独自一人在楼上的时候,只有我与我相对的时候,人类的爱占有、爱管领、爱斗争……种种的本能都露出来了……呀!这真不是快乐的事!

爱 亨利!

亨 险些儿不把我气死了,痛苦死了!……后来我勉强自制之后,所得的结果只是失败……我那时不爱你了,是的,不错;然而我也不爱我自己了,爱莲!……这一场战争之后,我失了我的骄傲与我的嗜好……男女原是有连带性的……

爱 那么,你永远不能原谅我了吗?

亨 你分明晓得我又开始对你说话像对我自己说一般了,我的心事又尽情向你披露了!

爱 那么……你留我了？

亨 那么……你不走了？

爱 (踊跃上前抱他)亨利！……

亨 (不由自主地推开她)不……还不行……等一等……稍为等一等……等一等……

爱 (失望地)呀！你不会忘记了的！你恨我了！

亨 不,我不恨你……我不恨你,你信我的话吧……甚至于想起的时候……(他游移不语,怔怔地望着她,继续地多情,然而有几分胆怯)不,我不恨你……(后来,表示尊敬与赞赏之意)你已经好好地维护了你自己了。(爱莲的容光焕发。然而亨利感触旧情,脸色忽青)但是再迟些吧……让我有恢复精神的时间吧……你上楼去吧,休息去吧……我还有几分心迷意乱。这没有什么。就好的了……不久就好的了……让我歇一歇……去……去……你不必照料我……(爱莲后退,离开亨利……他坐下,十分疲倦,以手捧头。半晌。爱莲远远地站着不动。末了,亨利抬头。起立,四顾,如初出深渊。爱莲不动,却打寒战,给他瞥见)你在这里吗?……你在这里做什么?……噯!上楼去吧!你的脸孔全白了!……你支持不住了……快上楼去吧。你勉强睡一睡才好……此刻该是夜深了……天快亮了……唉!唉!你休息去吧!……天气冷得很……你在这里,穿的很薄的衣裳……而且门还没有关呢!……(爱莲懒洋洋地走了一步,欲退。他把对着园子的门关上)等一等。你先在这儿坐一坐吧。(他在火橱前的一个箱子里取出一把松枝。她怔怔地望着他做,诧异而且担心)

爱 (声音带恐惧意)唉!……你预备做什么?……你要生火吗?

亨 我烧些松针……你冷得发抖了!

爱 唉!这本来用不着生火啊!(他跪在火橱前。她胆怯地走近他)那么,给我!让我来做。

亨 (冷冷地,如不着意)不。

爱莲退,觉得亨利不用她,很难为情。亨利起立,同时火盛。

爱 我累得你好苦!

亨 (仍冷冷地)请坐。(她游移,含泪。亨利又像命令般地说)请坐!(她胆怯地听从)你取暖吧。

爱莲坐在火前,给火照得满面通红。亨利走开,欲出……爱莲忍着呜咽,终于不能忍,周身颤动……亨利止步,注视火前的颓唐的身体……他走近她,在她身后站了一会儿。起初还游移,终于把身俯下,忽然间,激烈地然而多情地,双手捧着她的头,先在她的头发上一吻,然后吻在她的颈上,不复抬头。她掉过身来,热烈地,把眼泪浸透了的脸孔向他一送。他把她像一个小女孩一般地拥入怀里。

幕闭

伯辽赉侯爵

[法]赉复旦 著

剧中人物**男**

伯辽赛侯爵,简称伯

歇瑟纳,简称歇

沙维耶医生,简称沙

丕耶尔·穆兰,简称穆

伯纳班宋,简称宋

第一个男子,简称甲

第二个男子,简称乙

一个仆人,简称仆

女

华尔路拉夫人,简称华

沙维耶夫人,简称耶

歇瑟纳夫人,简称纳

一个女仆,简称仆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赉复旦(Henri Lavedan),1859年生于奥列安(Orléans),被选入法兰西硕学院。

他的戏剧可分为庄重的和滑稽的两种。庄重的如:《伯辽赉侯爵》(Le Marquis de Priola, 1902);《决斗》(Le Duel, 1905);《服务》(Servir, 1913)等。滑稽的如:《新游戏》(Le Nouveau Jeu, 1898);《年老的健步者》(Le Vieux Marcheur, 1909)等。

《伯辽赉侯爵》于1902年4月6日第一次在法兰西戏院开演。此后每年常常开演,最近一次是本年6月17日。

此剧描写一个现代的叔安爵士。叔安爵士是莫里哀戏剧中的人物,专会诱惑妇人,无恶不作,然而他的聪明是够用的,所谓:“言足以饰非。”所以他藐视一切,唯我独尊。赉复旦这一篇戏剧可以说是最深刻的了;但他在剧中暗寓劝惩之意,这是与别的作家不同的地方。

译者

十九年八月三十日

第一幕

布景 一个小客厅里。此厅与另一厅相接,彼厅里有列饌处。台的后方又有许多客厅,宾客喧阗,衣冠整肃。

第一出

出场人:第一个男子(甲)、第二个男子(乙)、伯辽賚侯爵、丕耶尔·穆兰。

甲 喂,那先生,坐在那少年旁边的,是谁?

乙 是伯辽賚侯爵。

甲 是那现代的造孽鬼吗?是那专会玩弄女性的男子吗?

乙 正是他。

甲 我常常听见人家说起他,但我是第一次看见他。我不喜欢他。

乙 男子们是不喜欢他的。

甲 他是什么来历?

乙 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英国人。

甲 那么,他不是法国人了?

乙 怎么不是呢?他已经入籍了。

甲 唉!……原来如此!陪着他坐的那少年呢?

乙 刚才我听见他说出了名字……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丕耶尔·穆兰。……

甲 我不晓得他。我们到下面有人跳舞的客厅里去吧!(他们走)

开)这里闷煞人!

伯 (向穆兰)喂,你满意了吧?

穆 我不晓得。我在自问我是做梦呢,还是清醒?

伯 你是清醒的。你很好,今天是12月12日晚上,在意大利公使馆里,刚才我还把新公使夫人——高多尼亚公主给你介绍了!

穆 是的,是的!

伯 我懂得,这几年以来,你有的只是莫名其妙的好机会,你该有几分惊奇……

穆 这好机会就是您造成的吗?

伯 假定是我助成的。

穆 是您一手造成的。我的一切都是您之所赐!

伯 一切,太多了。说得太过分了。先说你的生命就不是我所赐的,假使你说是的,岂不污辱了你的母亲的德行?

穆 除了生命之外,其余的都是你之所赐了。当年在圣奥琅——您的地方——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小孩,您已经……

伯 请你不要数吧。

穆 为什么?

伯 你会忘了些的!我为你做了的事,我比你清楚些!……但是,为什么我如此做了?是什么道理?你知道吗?

穆 当然啦。

伯 你说出来看。

穆 我是你的猎卒——一个退伍兵——穆兰的唯一的儿子。

伯 一个好猎卒。我有他的时候,我很放心。所以,当他拿着上了弹子的手枪,一时不当心,自己打死了自己的时候,我忍不住叹道:唉!笨人!

穆 那时节,我才十岁。您把我与我的母亲都收留,给您服务……后来她因伤心又死了,于是……

伯 我晓得你的下文了!你想要说我因为你的悲惨的命运引起我

的慈悲心,所以我把你收留了?

穆 是的。

伯 你看,你是不知道的。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当你做了孤儿,带了黄色的脸孔,穿了黑色的布衣,到我家来的时候,你真不能晓得那时节你有何等有趣的风致啊!你像一个石印!当时我就分明晓得慈善家就要来搭救你的。我觉得慈善事业只能给你些可怕的害处,所以我只能做一种苦笑而已。我预先料到你给一般慈善家的手里拿去之后,他们只用假的希望供养你,用谦卑的道理强迫你,用约言哄骗你,用教训弄你头昏。他们只算保护你,不算救助你。教你东住几天,西住几天。人家收留你,也可以忘了你。于是你成了可恨的、令人低眉的赈济的恭维者,你只辛辛苦苦地做工,过你的最难堪的生涯,活像拖着一辆坏车子。

穆 唉!那时我的前途多么危险啊!

伯 你听我说,那时你真可爱!你的童子的面貌已经有了美貌少年的底子。我是爱美的,所以我自己发心愿说:“也罢!让我替这人造福!”

穆 后来您实行了吗?

伯 依我的办法实行了。而且我敢说这是好办法。起初的时候,我同一个邻居的大地主因小事吵嘴。他是一个慈善家,名叫歇瑟纳先生……

穆 怎么,就是他吗?

伯 是的……当我不喜欢我的妻子了之后,他便娶了她。他看上了你!可怜的孩子,他竟想搭救你!这正是你危险的时候,幸亏有我出头。后来是我比他强,我终于得了你。我梦想要把你造成一种人:粗鲁,同时又是细心;好淫,有钱;风雅,轻视人类,鄙薄思想;不要廉耻,不要信心;总之一切无用的德行都不要。我本人只能实现了一半,我希望你能够完全实行。当然,

我又要你有自由的灵魂,活泼的情绪,树胶式的良心,因此我把你送到国外去受教育。若住在现代的法兰西,岂不使你度过愁闷的青春?你吸饱了外国的好空气之后,成了没有国家观念的中学生。多亏了我,你受了各国的好教育:德国两年,意大利两年,英国两年。直到上一个礼拜之末你才回到法国来;到了今天早上,你已经有十九岁了。呃,这不是我自夸,我实在满意于我的成绩!现在我提携了你,你可以努力前途了!你应该开了眼,闭了心,纵性任情,但求快乐。末了,我把一件大事告诉你:你应该在女人身上用功夫,时时刻刻只想要欺骗她们。

穆 要等她们先欺骗我,然后我才欺骗她们,是不是?

伯 这可以不管。你只欺骗她们就是了,也不要什么原因。欺骗她们为的是自己取乐,为的是觉得如此才可以自负,才可以自命风流。这只需养成习惯就行了。你自己不信,她们就会相信了。你应该制驭她们,但是千万不可以爱她们。她们好像一把火,你会给她们烧伤了的。你不可有一分钟把她们认为重要,不可使她们在你的命运上存放一根毫毛。你不要怕任何的女人。而且应该提防任何的女人,尤其是自称正气的,你千万不可信任她们。她们越自称正气,越是坏种。她们的德行只是一种破旧的假面具。你一看见她们要抬头的时候,你应该就压抑她们,践踏在她们身上。世上再没有这样柔软的地毯了。还有一层,无论如何,你不可结婚!

穆 那么,您为什么结了婚呢?

伯 为的是离婚,为的是要认识一切。

穆 然而我们到底要家庭……

伯 家庭只是一间铺子,婚姻只是铺子的门。你千万不可以要妻子。

穆 独身吗?

伯 独身也就够了。

穆 没有人在我身边吗？

伯 怎么没有？有的是仇人们、情妇们、仆人们。全人类都在你身边，你还要求什么？再者，你并不是绝对的独身，因为你还有我。

穆 真的。

伯 你在远处的时候，我忽略了你。从今天起，我希望我们是好朋友。

穆 真的，先生……

伯 不要叫先生了，你叫我做亲爱的朋友……约翰……以后你可以叫我做“你”，不必叫做“您”。

穆 我永远不敢的。

伯 你是一个呆子。有什么不敢的？喂，我在府里划了一所房子给你，你满意吗？

穆 当然啦！

伯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除了我供给你的膳宿之外，我的钱财也是你的。每逢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你可以请求我，可以吩咐仆人们。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连我的情妇也在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把她们允许给你。（穆兰作不愿之状）你遮掩着你的真面目吗？你不像我的朋友伯纳班宋。他呢，他不像你这样正经。

穆 我不一定要学他。

伯 你有道理。他不是个模范，只是个可笑的人。他摹仿我，他自以为他就是我。我们二人因此笑了不止一次。好，话说完了，你有什么话告诉我吗？

穆 呀！是的。我向您道谢一切的恩惠。

伯 快不要说了吧。你没有受我的恩。

穆 受过的。

伯 我免了你谢恩吧。你越感激我，我越不喜欢你。感恩只是假

话。受恩的人偏恨施恩的人。这是唯一的报复！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报复的。我不要你爱我，也不要你恨我。

穆 您要我怎样呢？

伯 我要你年纪轻，容貌美。

穆 为什么我一想说起我对您的感情的时候您就叫我住口呢？

伯 因为说也没有用处。

穆 我至少希望向您证明。

伯 这是不可能的。

穆 您使我伤心了。

伯 真是孩子气！

穆 但是，为什么您这样做人呢？其中必有缘故。您这可怕的悲观主义，以藐视他人乐趣，这是什么来由？

伯 我不晓得。总之，我这些意思的来源似乎很远。过去的一切的罪恶，一切的破产，一切的淫荡的事情，疯狂的、流血的悲剧，都有伯辽贲家的人在里头。当年有一个伯辽贲是一个天才的诗人，西萨尔波希亚^①在邦白陵做主教的时候曾经宠爱过他。另一个伯辽贲在蒲尔邦的身边，帮助他打劫罗马；又另一个却帮助居斯在伯鲁花做事情；又另一个参加赖庄的夜宴；最后一个伯辽贲是一个弑君的人，是那黄发的圣俞的朋友。就说我的父母，也不会辱没了家声。我的父亲非常有钱，是一个会赌的人。他在伦敦的马路上遇着我的母亲，收她为妻，爱她，负她，打她。到了三十八岁，他厌恶这溷浊的世界，用钱用到疲倦了还不败家，于是他生气起来，在纳尔泊的一个庆祝会里开枪打死了自己。

穆 您的母亲呢？

伯 她似乎以身材说起来是可赞美的。人家曾经把她的身材画成

① 西萨尔波希亚是16世纪西班牙的政治家，以淫荡狡诈著名。后面所引的蒲尔邦、居斯、赖庄、圣俞都是一些恶人。

图画或塑成石像,不知多少次了。

穆 她曾经照料过您吗?

伯 她不大照料我。她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因为她须要培养她的美貌。所以我在童年时代,总是在女仆们的手里过生活,因此之故,我年纪很小就听见仆人们自由地议论他们的主人……到了十六岁,我就读阿列田的著作^①。

穆 不懂吧?

伯 懂些;再后一年,我的母亲成了知道我的初恋的罪孽的一个人。她见我如此,却忍不住笑。她爱我像爱一只猎犬。我生平所痛惜的唯一的亲爱的人只有她。她生活得很舒服,而她结果却很坏。

穆 为什么这样的呢?

伯 现在她在西班牙的一个修道院里。这一切都养成了我的生活。我因此很早就习惯了观察事物的真相的正面,言语的反面,心的底面,酒的糟粕。实际上,我看不惯我们这污秽的时代,有的只是假仁假义,平淡无奇。我应该生活在从前那波浪汹涌的时代,因为那时人们还不会讲廉耻与良心。那时候,铁与火,刀剑与毒药,都是人类可以用的,上帝所保佑的。那时候,人们尽可以胡为乱作,互相践踏。呃,你怎样想?

穆 我想,要达到这境界,您该是已经自己受苦了。

伯 决不。我生来就是这样。我是不受伤损的。我曾经能使男人们尤其是女人们受苦,但是他们不能使我叹息一声,休说流一点眼泪。

穆 然而您到底不是坏人吧?

伯 我是好人。只对于我自己很好。

穆 您对于我这样好,岂不是一个相反的证据吗?

^① 阿列田(Arélin, 1492—1557)是意大利的讽刺家,他的文字没有规则,又喜欢骂人。

伯 有了例外,越发可以证明常例。再者,你不能懂得我的用意。谁也不能懂得。我是一个迷楼。将来你与我相处久了之后,你会着了迷的。现在说到收场,我有一个很重大的消息在这里报告你。这消息,我特地保留到今天晚上,因为这时正是你初到世间,上了战线的时候。

穆 还有什么消息?您吓煞我了!

伯 你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有意把我的财产与我的头衔遗传给你。

穆 我吗?

伯 给你。

穆 但是……

伯 我没有儿子,正式的没有,私生的也没有。然而这不是我的过失!你可以继承我。将来你可以改名叫做伯辽赉,比“穆兰”二字要响亮些。

穆 我不说不是的……然而……

伯 因为——我要向你说一句真心的话——我对于世间万事都不在意,只有一件事我稍为关心,乃是我的头衔!

穆 我懂得这个。因此,我……

伯 ……我这好头衔,可以使妇人们变色,可以使我出色。我这头衔经过了许多世纪,可以来去自由,可以任意征服,所以我常常有一种闲愁,生怕我的身后便灭了家声。不久以后,我要把这头衔传给你。在未传给你以前,先要你有被传的资格。

穆 怎么?

伯 你瞧,这一群的人,赤裸了半身,风流可爱。这里头是些什么人?是些少女。

穆 是人家的妻子们。

伯 是些寡妇。

穆 是些少年的母亲。

伯 也是的。呃,这一切的女人都是男子们的!

穆 不能说都是的。

伯 都是的。没有什么分别。这些是……妇人们!她们是你的。你去要了她们吧!

第二出

出场人:伯辽贲、穆兰、沙维耶医生。

沙 (诧异)怎么!您在这里?

伯 自然啦。当年我在基利纳尔的公使馆做书记的时候,已经认识了高多尼亚公主。

沙 真的。我常常可惜您辞了职。您本来有做外交官的大才。

伯 是的。但是我找到了更好的事情。现在我给您介绍这一位孤儿,受我保护的……

沙 我听人家说过……这是您的良善的举动!……丕耶尔·穆兰先生?

伯 (向穆兰)这一位是沙维耶医生,是一个多疑而轻狂的人。他是我的医生,自称我的朋友。

沙 实际上也是的。(摸着伯辽贲的钻石戒指)这上等的勋章,又是从妇人身上得来的吗?

伯 当然啦。

穆 这是何等的光彩!

沙 这是诱雀机!

伯 (向穆兰)你去找见伯纳班宋,代我告诉他,叫他给你介绍最美的妇人。

穆兰走开。

第三出

出场人:伯辽贲、沙维耶。

伯 说到这里……我不看见沙维耶夫人……真的,她怕交际。她

这美丽而强硬的耶稣教徒能嫁了您这不信教的人做妻子,我常常觉得神秘得很! 为什么?

沙 恰恰相反,是再合理没有的了。因为她希望劝我信教。

伯 她会不会达到她的目的呢?

沙 她作为罢论了。但是我们不说这个吧。沙维耶夫人如此怕交际,然而今晚她却快要到这里来了。

伯 真的吗?

沙 是的。您晓得她同谁来吗?

伯 不晓得。

沙 她同歇瑟纳夫妇来。

伯 我的妻子!

沙 是的。

伯 呀!(一会的)那么,他们是认识新公使夫人的了?

沙 我想是的。

伯 但是您怎么晓得呢?

沙 我们曾经同他们吃过饭。

伯 真的。您同他们往来很密吗?

沙 我们常常看望他们。我的妻子本来是您的妻子的好朋友。您记得清楚吗?……我并没有同您谈起,因为谈起也没用处。今天晚上,吃过饭之后,我先走了,因为我要去看望一个病人。

伯 著名的病人。——这是说,您宁愿徒步走来,好在路上从容地吸您的雪茄。

沙 总之,几分钟后,她们就跟着我进来了。

伯 她们? 同歇瑟纳先生在一块儿吗?

沙 不,歇瑟纳先生先到另一家去了,他要在夜会的中间才来会合我们。喂,您又深思了。您想什么?

伯 没有什么。

沙 哪里! 您实在有一种思想……甚至于竟是不怀好意。

伯 有思想到我的脑里来,我就要了的。

沙 您的思想给我猜着了。

伯 那么,用不着我说了。

沙 好!我希望您不要实行。

伯 为什么?

沙 理由多得很,此刻不便对您说。

伯 可惜,可惜。

沙 但是我等到……

伯 什么时候?

沙 在我家里。随便您要在哪一天。

伯 去问病吗?您这话有趣得很!……我不说不去。

沙 我在家等候您。在您未去以前,我先给您一个忠告,亲爱的朋友……我劝您学好了吧,精神上,肉体上,您都不该糟蹋了;您有休养的必要。您过的生活太多了!

伯 我只尽了我的义务。

沙 我呢,我警告您,也是尽我的义务。我虽则多疑而轻狂,有许多年我不说笑话了。请您告诉我……您的眼睛,是不是有时候您忽然看见一件东西成为两件?

伯 是的。

沙 呀!

伯 当我仔细看女人的酥胸的时候。

沙 您不是个正经人,我让您同您的仆人说去吧。

第四出

出场人:伯辽贲、沙维耶、伯纳班宋。

宋 (向沙维耶)医生,您就走吗?因为我来,您就走吗?

沙 哪里话!亲爱的朋友。(溜出)

宋 喂,你看见了她吗?刚才她来了。

伯 谁?

宋 黛列思。

伯 哪一个黛列思？

宋 呀！你怎么就昏了？就是华尔路拉夫人，你所包围的，你记不得了么？

伯 呀！这并不是兵家必争之地！真的，她叫做黛列思，我忘记了。

宋 你真是了不起。你现在怎么样了？事情的进行如何？说呀！你叫我闷煞！

伯 呀！你不要加重你的病势吧。你的身子已经发烧了。

宋 噫！这不是我的错处！你是晓得的，每逢你玩一次把戏的时候，我一定有这病势。似乎地球不转了，而我也就瘦了。这不是自然的吗？……先说，我是你的朋友，自从我们有第一个情妇的时候我们就相识了。我们一块儿玩爱情的把戏，不知有多少事是一致行动的！我们是同党，嗜好相同，衣服相同……精神上，肉体上，我们差不多是相同的。

伯 这是真的话。尤其是你！

宋 我有几分你的身材，你的风度。

伯 而且更好些。

宋 总之，我可以这样说，我同你在一起，我就算是巴黎第一个会在妇人身上用功夫的人。

伯 我们实在是第一个。

宋 你这人真好。那么，你有自知之明吗？我常常把你的愿望记在心头，结果你的愿望成为我的愿望。我分明晓得在妇人跟前献殷勤的是你，然而这没有关系，我非常关心于你的成败，我似乎觉得我们二人合成一人。当你成功的时候，我觉得与我自己成功差不多是一样的快乐。

伯 你倒是一个容易说话的人。但是当我失败的时候呢？

宋 我们并没有失败过。

伯 可恨的捧场家！……这是令人发愁的话……丕耶尔哪里去了？

宋 在那边……在裙子底下……他有疯狂的成绩。

伯 他快学会了的。我把他嘱托给你，你监视他吧，你关心他吧。半点钟后，我不愿意人家搅扰我了。

宋 懂得！你要工作去吗？

此时，华尔路拉夫人及二男子入。

伯 是的。呃，我开始了，那小黛列思来在火边。你给我监视着吧。这并不是偶然的，她竟给两个男子引进客厅里来。（她坐，二男子站在她的跟前）她看见我了。对了，她就设法避开众人的……（二男子告辞）你瞧！你也走吧！

宋 祝你好机会！幸运儿！

伯 你喜欢她吗？

宋 我吗？呀！假使你没有选中了她……

伯 是的。但是我选了她了……

宋 那么我不要了。你是我的老板！

第五出

出场人：伯辽赉、华尔路拉夫人。

华 您找我找了许久了？

伯 我吗？我等了您许久。您同我约过的话，什么时候实行呢？

华 约的是什么？

伯 请您不要假装不知道。您说过要去看我的历书。我收集了许多美丽的历书，您知道吗？

华 我从前不曾同您约过这样的事情。

伯 您以为吗？

华 我相信。

伯 好，那么，您就同我约了吧。

华 不行！

伯 为什么？

华 因为我要顾全我的名誉。

伯 您的名誉比您的德行更要紧吗？

华 一样的要紧。您不疯了？到您家里？白昼里去？

伯 如果您喜欢……晚上……

华 不，完了……我喜欢……不，我什么也不喜欢。

伯 谢谢……这是一句承认的话了。

华 请问您：我承认什么？

伯 承认您动心，承认您害怕。（她笑）您不相信您的心吗？……

华 您不要说我的心，这与我的心完全没有关系。

伯 我不说了。——您不很相信您的情绪与您的肉感吗？

华 好！说到我的肉感来了！……您真是胡说！无论您如何说法，我只相信我。

伯 那么，您只不相信我了？

华 当然啦。您是一个绝对败坏风俗的人。

伯 噯唷！不要恭维我吧！

华 您的历书有很丑的声名，我绝对不能去看。

伯 这是历书的不幸！

华 也是您的不幸。

伯 我正想要说哩。

华 再者，亲爱的，看见您的历书的人太多了。巴黎人谈起一个妇人的时候，如果说“她看见过侯爵的历书”，人家就懂得是什么意思了^①。

伯 这是什么意思呢？（她欲答，耸肩）您竟不敢说哩！您怕那话吗？

华 尤其是怕那事。

① 法国古代王宫里有所谓历书者，乃是一种宫廷秘戏图，并非真的历书。

伯 您怕一切。当初我以为您不是这样的妇人。

华 我也不肯把我改造。再者,我自问为什么两月以来,自从您认识了我之后,紧紧地向我追求?为什么?您不爱我吧?

伯 我吗?我万分爱您,爱到发狂,从来没有人爱妇人像我一样。只一层,我很不想告诉您,甚至于不肯给您看破,因为我一说您就不相信了,至于不说呢……

华 也许您希望我相信您吗?……请您回答我,不要说谎……

伯 我一生不说谎!

华 在我们说话这时候,您有多少情妇?

伯 呀!我一说您就会吃惊的。

华 现在我不吃惊了。

伯 现在我没有一个情妇。

华 没有吗?

伯 您似乎觉得这是假话,其实却是真情。我有过三个永久的情妇,我对于她们的确舍不得丢开,所以结合了许久。但是上礼拜我已经同她们绝交了。您要不要我说出她们的名字来?

华 用不着。

伯 现在我已经五天没有人……真是不成体统!

华 您预备把我成为您的体统吗?

伯 当然啦。

华 您枉费了您的时间。

伯 我费了时间是有所补偿的。

华 您找别人补偿去吧,我是不行的。谢谢您吧!您所爱的妇人都不曾有过什么幸福。

伯 她们尽可以不爱我就是了。这是容易不过的事情。

华 在您未结婚以前,您的情妇里头有两个为您死了。

伯 对不起!只有一个是自杀了的!

- 华 您觉得这还不够吗？而且您的妻子呢？……
- 伯 她没有死啊！……
- 华 您怪她没有死吗？……
- 伯 您说得太过分了！……这也是一个爱我的，比别的妇人更爱我，我不爱她，她也爱我！
- 华 从前的时候，也许是如此的。但是许久以来，她已经不再想起您了。她再嫁了。
- 伯 她的懊悔也不少了！她是我的不可慰安的寡妇！
- 华 不要说了吧！
- 伯 我说的是事实。再者，这是不得不然的。请您试想她丈夫是怎样的人……
- 华 您很喜欢把人家与您比较。
- 伯 这要看是谁。而且，我须要把人家与我比较才能使妇人们喜欢我吗？我一句不说，自然有人爱我……
- 华 依我听见说的，歇瑟纳先生却不是第一个……
- 伯 不是第一个在他的妻子怀抱里。
- 华 您这人真可恨。
- 伯 为什么您对我恭维他这笨人呢？您又没有看见过他。
- 华 是的，我没有看见过他。
- 伯 我描写给您看。这是一个村学究，头发白了，活像格洛斯^①所画的老公公。人家说他受过好教育，言语庄重，心地慈祥，是一个博爱家。这是一个以道德博得人们尊重的老头子。除此之外，他有百万家财，他会教训人们，他是受了宗教的尊号的一个慈善家，五十二处慈善机关的总理。民众都钦仰他。将来您看人们给他送葬多么热闹。我一定也去送葬的。
- 华 我听见了。但是，您以为您所描写的乃是一个良善的人的肖

① 格洛斯，是 18 世纪法国的画家。

像吗？

伯 我很相信是的！他有几分可憎！……至于我的妻子，也是您所不认识的，您刚才同我谈起她的话都不中窍，她只是一个很平庸的妇人。她爱我实在是爱极了，但是当我眼睛望着她的时候，心里忍不住笑起来。

华 您到底同她说过您爱她吧？

伯 当然，起初的时候，我说爱她，博取她一场欢喜，因为我是一个有礼貌的人。

华 后来您又使她痛苦。假使我听从您的话，您岂不使我像她一样不幸吗？

伯 不！您自夸了。先说，您不是我的妻子；再者，爱我的妇人，我才能使她痛苦，而您却不爱我……至少要等到将来改变意见。正因这个缘故我才喜欢您！现在我们不要谈我的妻子，只……

华 恰恰相反，我们正该再谈她。她美不美？

伯 当年我曾经承认她有几分姿色。但是在我未与她脱离以前，她的姿色已经与她脱离了。

华 她做了歇瑟纳夫人已经几年了？

伯 三年。

华 您再看见过她吗？

伯 没有看见过一次。

华 这真奇怪。

伯 这是如此的。

华 怎么！你们并不偶然碰见过吗？我很不容易相信您的话。世界是这样小！

伯 然而巴黎是这样大。

华 只一次就够了。假使忽然间您与她对面相逢呢？

伯 无意中相逢吗？

华 当然啦！吓？毕竟……？

伯 呀！是的，我承认……这么一来，她的心里要起革命的。

华 您呢？

伯 我没有什么。我自有主张。（此时，歇瑟纳夫人与沙维耶夫人入。伯辽赉窥伺已久，瞥见她们）喂……请您看证据……好……

华 （诧异）是哪一个？

伯 是那棕色发的。

伯辽赉不动。

第六出

出场人：伯辽赉、华尔路拉夫人、歇瑟纳夫人、沙维耶夫人、（其后）穆兰。

歇瑟纳夫人与沙维耶夫人经过台前，走向后台，算是走向旁边的客厅。歇瑟纳夫人忽然看见伯辽赉，呆着不动。二人相视。后来，她大有感触，走路不稳，倚着沙维耶夫人。沙维耶夫人还不懂。

耶 你怎么样了？

纳 （声甚低）我的丈夫。

耶 （声亦甚低）请你放安静些。（她要拉她走。她们走了一步）

伯 （向华尔路拉夫人）您瞧！我刚才说的是什么话？

华 （厉声地）请您给我叫我的车子来好不好？

伯 这么早吗？

华 我即刻就走。（挽他的臂）

伯 （微笑地向华尔路拉夫人）请您向我微笑吧。她看见我们了。

此时，丕耶尔·穆兰已经进来一会子，注意看了歇瑟纳夫人半晌，突然走近伯辽赉，当时伯辽赉正预备同华尔路拉夫人出去。

穆 (向伯辽赉耳边,低声说)先生,请您告诉我……我没有弄错吧?……刚才进来的那妇人……您看见了吗?

伯 怎么不看见?……这就是她。怎么!你还认得她吗?你可以自由地在华尔路拉夫人跟前说话……(介绍)这一位是丕耶尔·穆兰先生。

穆兰鞠躬。

华 (伸手向他)我是知道情节了的。我们从这里出去吧。

伯 (向穆兰)你不要再进来了。

第七出

出场人:歇瑟纳夫人、沙维耶夫人。

耶 他去了。你放心吧。

纳 是的。你看见了吗?他望我望得多么厉害!

耶 放肆得很。

纳 岂但如此!……他的容貌变了,变得年纪轻些。

耶 我不觉得。

纳 同他出去的是谁?

耶 叫做什么华尔路拉夫人。不算什么!

纳 她结了婚没有?

耶 结过也像没有结过。她的丈夫在外国住,人家从来没有看见过。

纳 呀!

耶 你晓得,假使我是你,我怎样办?……好!我一定走了!

纳 我不能够。歇瑟纳先生要来会合我们的。

耶 我可以差人去告诉他,说你忽然身子不舒服,所以回家去了。

纳 唉!不行。再者,如果我就走了,他是怎样猜想我呢?

耶 你的丈夫吗?

纳 不,伯辽赉先生。如果我就走,似乎是我怕他。

耶 你担心于他怎样猜想你吗？

纳 我没有担心什么。

耶 (握她的手,紧紧地望着她)请你望着我……不要说谎……你还爱他吗？

纳 我吗？唉！你不疯了？

耶 那么,来吧。你来,我就相信你了。(站起来)

纳 (忽然强笑)你的话又可笑了……听了你的话,令人猜想我在这里有危险。

耶 很大的危险。

纳 同你在一块儿还怕吗？在你保护之下还怕吗？不行,请你说了吧。你怕我去亲近伯辽赉先生吗？

耶 他呢？假使他来亲近你呢？

纳 唉！（有恐惧之意,有忧虑之意,几乎可以说是有所希望）你以为他敢吗？

耶 你分明知道他是无所不为的！假使他来同你说话,你怎么办？

纳 他不会来的。再者,无论如何,我总有话答复他……当着你的面答复他！……我这样对付他,下次他再也不敢了……

耶 唉！你真是没有见识！……（瞥见伯辽赉走来）喂,你果然遂了心愿了……他来了。

纳 是的。你不要离开我！

耶 你放心。

纳 (忽然眉飞色舞)不！你去吧！我情愿你出去还好些！

耶 (决断地)我不走！

纳 (发怒而兴奋)你去吧……我要你去……去吧……否则我就离开你……

耶 (灰心,低声)呀！霞痕！霞痕！你在这里做什么!？（她走开,很伤感）

第八出

出场人：歇瑟纳夫人、伯辽赉。

伯辽赉向歇瑟纳夫人鞠躬。她不还礼，走开，然而觉得可惜，他走到歇瑟纳夫人身边，施礼。静默一会子。

纳（勉强地）您要我怎么样？

伯 请您不要怕！

纳 我有怕的样子吗？

伯 您说得有理。您分明晓得，自从我害您受痛苦之后，您永远是我所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了。

纳 够了。现在您要我怎么样？

伯 没有怎么样。我刚才在这盛会里却是孤零零的，所以我想念及您……您不要笑！我常常想念起的。

纳 您的良心不安吗？

伯 正是……当我忽然看见了您之后……好像看见了我的破碎了的幸福。我与您脱离了四年，今天才得再会……

纳 是永远地脱离了。

伯 请您不要再唤起我的回忆吧。——于是我的心里忽然起了烦恼，我的声音与眼神都可以表示我的心情的热烈与诚恳，所以我想要走近您，同您说话……

纳 请您不再提一个字！

伯 只最后一句话。我想要同您说我后悔，说我尊敬您，说我的不可安慰的痛苦。我分明晓得您恨我，不是吗？

纳 我谁也不恨。

伯 您不恨我！谢谢您这话。我不敢希望您不恨我了。总之，您算是报了仇了；因为您很幸福。不是吗？

纳 很幸福。

伯 这样才好！我虽则心里痛苦，得到您的幸福的真确消息之后，虽苦亦甘。是的，您现在有的是真幸福、真和平，还有良善的

人的尊崇钦佩。您很值得受这幸福。我呢,我配不起您。

纳 先生,我请求您……

伯 现在完了。我把这一场令您伤心的谈话告一个结束。

纳 当然啦。

伯 我因此引起愁怀,有了不可补救的苦恼。我敢断定:我们在失了我们的乐园之后,才感觉到当年的幸福的价值。现在后悔不及了!只成为一种苦刑。

纳 是谁的过失呢?

伯 是我的过失,我一人的过失。因此我在忏悔。我不是当年那一个男子了。

纳 我也不是当年那一个妇人了。

伯 这是真的话。伯辽赉侯爵夫人……

纳 伯辽赉侯爵夫人已经死了。

伯 的确的吗?

纳 告别了?(走去会合沙维耶夫人。沙维耶夫人窥伺已久,出而迎她)我们走吧?走吧!

她们走开。

第九出

出场人:伯辽赉、伯纳班宋。

宋 唉!喂!你晓得!(二人相视而笑)呃!这真可赞赏!这乃是大把戏!刚才我让你同那金黄头发的姘头在一块儿,而我再来的时候却看见……

伯 却看见我同棕色头发的正妻在一块儿。

宋 你竟先见姘头!喂!你们重新又结婚吗?

伯 还不会。

宋 她在这里!你同她说话了……你放胆说了吗?

伯 我只趁势说了两句。因为是旧相识。

宋 她同你说了些什么？

伯 没有什么。

宋 这还不够。

伯 这才更好哩。你晓得吗？她比当年更美了！

宋 唉，不要学小说里的主人翁吧，说到小说，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了：你晓得这几天以来社会上的人们怎样低声谈论吗？

伯 不晓得。

宋 人家说穆兰是你的儿子。

伯 呀！人家说这个？那是他们弄错了。

宋 请你容许我！你看这孩子，你收容他，教养他，从来不拒绝他的要求……而你却以为……

伯 我没有什么以为不以为。我做这事也像做别的事情，只是我喜欢玩小把戏。再者……唉！我不自己辩护了！……因为我要博取名誉，略用诡计……

宋 怎么？

伯 我曾经仔细观察过：人生于世，要博得人家尊重，用不着创功立业，品学兼优……哪怕你有凶狠、吝啬、淫邪、偷盗等等的恶德，都不能伤损名誉的一厘一毫，只要你有了一种善举，只一种就绰绰有余。你先把这善举隐藏着，让那些愚人发现了然后欢喜。这种善举须是明显的、无疵的、有保障的。你在生活上有了这种举动，譬如军人有了徽章，尽可以昂着头，到处横行直走了。

宋 你这话很有趣。但是你说的善举，要是哪一种才行呢？

伯 这没有关系。随便我们挑选。没有创见的人们就爱他们的母亲，他们与她同居，替她切肉，扶她上楼。他们是可赞赏的儿子，除此之外，他们可以犯一千种不道德的事情，像一根毛般不足轻重。还有些人，他们或替人家拦住了一匹溜缰的马，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或趁着一场火灾或水灾，救了许多人命与

财产,或……

宋 (笑)是的!……是的!……

伯 世上的奸雄都有他们的善举。这很有趣。因为这种善举一给人家知道了,就一口传一口,付印呀,批评呀,恭维呀,张扬呀,越弄越大,弄得全世界都闻名钦仰。人家把这事传为家教,给子子孙孙做榜样。自朝到晚都用得着,好像一枚金钱。为家长的可以这事当做存款生息的事情。同仇人争斗的时候,还可以用来做挡箭牌。总之,这种善举真是万应灵丹……当然,我不替伯辽贲侯爵辩护。他是一个坏人,专会诱惑妇女,是亵渎神圣的爱情的怪物,随便你们怎样说都可以,但是他在生活里却有一种善举,真的!(向伯纳班宋)轮到你说话了!

宋 (声音与侯爵不同)不要说了吧!你有什么善举?我要晓得。

伯 怎么!先生!您不晓得吗?唉,不幸的!他收留了他的一个猎卒的儿子,抚养这孤儿成长,担任他的一切用途。(向伯纳班宋)轮到你了。

宋 真的!他做了这事。呀!我不知道!唉!这是很好的!我对他表示敬意了!道歉了!

伯 这用不着道歉。

宋 我听见了。这事很有成绩!但是我们不要夸口吧,尽可以有另一个人来向我说:“对不起!您的侯爵的善举并不像您说的那样好,甚至于是可疑的。”(向伯辽贲)轮到你说话了。

伯 (傲慢地,举动如前)怎么?可疑吗?

宋 怎么不是呢,先生?因为这孤儿未成孤儿以前,未蒙他收养以前,曾经有一个母亲……

伯 这大约是的。

宋 而且侯爵就是她的情人。你不否认吧?

伯 这是真的,但是,这值得大惊小怪。

宋 我还没有说完。他的父亲——那猎卒,人家说他是一时失手自杀了的,其实不是的,却是甘心给自己吃手枪。这是不是真的?

伯 这也是真的。只一层,人们不说这许多话,因为人们不知道。

宋 总之,那丈夫为什么自杀了呢?

伯 你问我问得太紧了。我想他是一时发狂或失望。他已经发觉了我们的结合吗?他发现了他的妻子寄给我的某一张条子吗?他的妻子是很爱写信的。

宋 是的。你呢,你是很爱保存一切的物件的。

伯 只除了她的书信不算。我都烧了,因为信里的错字太多,没有趣味。

宋 嘘!小天使来了!

穆兰挽着华尔路拉夫人的臂入。

伯 他同黛列思来。

宋 他夺了我们的她了!

第十出

出场人:伯辽赉、伯纳班宋、穆兰、华尔路拉夫人。

伯 (向华尔路拉夫人)怎么!夫人,您还没有走吗?……刚才您好像很忙着要走似的。

华 这是穆兰先生的不是。自从您教我认识他之后,我们即刻成为好朋友了。

伯 这个我不觉得奇怪。

华 他游历过许多地方。

宋 (向华尔路拉夫人)您也一样,是不是?

华 所以我们即刻就有许多话说。但是现在我可要走了。

伯 当真吗?

华 是的。先生们,你们哪一位肯见爱,先下楼去替我讨我的外衣?

穆 我去。我去,夫人!

宋 (被伯辽赉悄悄地拍了一拍,表示他要独留)不,让我去!

他们二人抢着下楼。

伯 您看他们争先恐后的样子!

第十一出

出场人:伯辽赉、华尔路拉夫人。

华 你同歇瑟纳夫人说过话了吗?

伯 说过了。

华 我料不到她这样美!

伯 真的,她美起来了。

华 您同她谈了些什么?

伯 谈爱情。

华 像对我一样吗?一样的诗歌……

伯 却两样的腔调。要分别诗歌,先该懂得腔调。

华 过不到一个钟头,您竟有胆量……

伯 什么胆量我都有。我有的只是胆量,这是我的特色。唉,当心!此刻您要变成可笑的人了。

华 有什么可笑的?请您赐教。

伯 因为您吃醋。

华 我吗?同谁吃醋?天!

伯 同我的妻子……(她笑)当然啦……我的妻子忽然到来……

华 先说她已经不是您的妻子,而是别人的了。

伯 在我看来,她总算是我的,我是第一个……而且,凡是妇人都是我的妻子……我继续地说吧:她忽然到来,您就动了气。您快要走,却走不成;您去逗引我那小丕耶尔,糊里糊涂地希望打动我的心……我这伯辽赉的心还给您打动吗?唉!唉!您多么孩子气!而且您再上楼来,像神差鬼使似的,无非要知道事情的经过,想要同我谈起。好,那么,我只有一句话向您说,

就是请您明天到我家里来。

华 我要等到明天吗？谢谢。这是一个命令。请问在几点钟？我恐怕迟到了。

伯 从两点起，最晚直到五点，五点后我要到俱乐部里去了。

华 好极了。我料不到您如此放肆！呀！明天我们二人里头会有一个人诧异的。

伯 是的。但是，哪一个呢？神秘得很！

华 我来您才诧异呢，还是我不来您更诧异呢？

伯 这个问题！……您不来我才诧异哩！

华 妙极了！如果我来呢？

伯 那么我就不诧异了！

华 好，那么，我决定了，我一定来。

伯 这才对啊！

华 总之我的心很安定！

二人皆笑。

伯 还有我呢！

华 好，话是这样说定了……您似乎不相信，是不是？

伯 我吗？我并没有怀疑。

华 明天两点至五点之间我到您家，看您的历书，请您预备好吧。

伯 我们总是预备好了的！（此时，歇瑟纳走过，瞥见伯辽赛。伯辽赛也见他，二人相视。华尔路拉夫人注意看他们相遇的情形）这是我的幸福的继承者歇瑟纳先生。——请您许我把您送上车子。

二人出，歇瑟纳目送。沙维耶入。

第十二出

出场人：歇瑟纳、沙维耶。

沙 您在找歇瑟纳夫人吗？

歇 是的。

沙 她恰恰走了,我的妻子把她送回她家。

歇 呀!

沙 她觉得有几分疲倦,她吩咐我告诉您。(佯作欲出状)

歇 (拉住他)请您不要隐藏。她看见了他没有?

沙 谁?

歇 伯辽赉先生。请您不要假装惊奇。刚才我遇见了他。

沙 真的,他曾经在这里。但是我以为歇瑟纳夫人只逗留了一会儿,未必注意到他在这里。

歇 您不要骗我。我敢断定她看见了他,所以她匆忙地走了。

沙 她不走,又怎么样呢?她走得好。

歇 请您原谅我……我心中不能自主了……再者,您是不会了解我的。

沙 哪里!我恰是了解您的……太了解了!

歇 不是的。

沙 我不是您的医生。但是自从我看见您的第一天……我就猜着……

歇 什么?这不是真的。您猜着了什么?

沙 猜着了您所感受的病。您要不要我说出来?

歇 我到了这地步了,请您说了吧!

沙 好,我就说:您爱您妻子,像一个情郎对情妇的热情!

歇 请您住口。我对于她,只是一个保护人,一个父亲。我的口里从来没有一句话……

沙 呃!我很晓得!您很英雄地尽您的职责,但是您会因此死了的。这是不是真的?您承认了吧!

歇 好,我说了吧:是的,不错。虽则她不觉得,其实我爱她爱到发狂,像一个少年人,为的是她的美貌与她的奇异的风情。

沙 您用不着对我说出理由。说您爱她就够了。

歇 要说的,现在我要您都晓得了。我爱她,因为她有新奇美妙的

韵致；我爱她，因为她有自负而可喜的聪明。她的心里隐藏着珍宝都给我猜着了。当她是伯辽贲夫人的时候，我已经爱她了。因此之故，她得了自由之后，我是何等热烈地想得到她！她有了不幸，我越发觉得她可宝贵……我晓得利用她的失望的心情，运用艺术来说谎，隐藏着我的爱情，表面上只替她流了同情之泪！呀！我用我的白发去逗引她的红颜，费了不少功夫！……为的是什么呢？我分明晓得我的妻子曾经拼命地爱过了伯辽贲先生，但是我以为她的爱情早已因为受他鄙弃而黯淡了。

沙 您真不会了解妇人。

歇 我以为她与别的妇人不同。自从我做了被人羡慕的丈夫之后……我不休息了，我睡不着了；我的生活竟成了无穷的苦恼！我妒忌了！夜里很苦，睡不着的时候，我怀疑她，同时又原谅她；我告发她，同时又恕她的罪！我把自己责备得很苦，我把自己诅咒。我觉得自己太老了，太丑了，太可笑了，而且罪恶太多了。唉！我真是个可怜虫，我自己轻视自己！

沙 您吗！您是一个行善的人。

歇 是的！呀！我们索性说穿了吧！先说我的德行，可说是不为利益，难能可贵。然而这事不是与别的事情一样吗？我说谎，我骗人，我欺世盗名，竟博得人家尊敬。

沙 不要说了吧！

歇 我的慈善事业吗？呀！在这里头，用不着许多抓搔，已经露出马脚……这不是好事。

沙 您的救济的工作呢？

歇 这只是我的不可少的止痛散，我的开门的钥匙。您以为是宗教驱使我做这有利益的事业吗？不是的！——您信不信宗教？

沙 唉，不！

歇 呃,我也不信。我还没有找到信仰。

沙 是的。但是您至少正在寻找信仰……因为您行善……

歇 我做别的事情不是一样吗?……与伯辽赉收集历书不是一样吗?我这事只算是高尚些的运动……如此而已!

沙 您每年的进款都用在慈善事业上头了。

歇 我每年的进款很多。人家叫我做现代的蒙堤容^①,而且我是领有采地的人……不,不,我晓得我的价值,也许比伯辽赉先生的价值还低些。

沙 您心里念念不忘他。

歇 他不讲廉耻,无恶不作,至少还算坦白,不肯否认……至于我呢,人家说我很正直,很值得尊重,其实我只是一个风流的老头子,羡慕而且痛恨他人的青春。每天的夜里,人家从窗子里看见我的房里整夜有灯光,于是说道:“这是歇瑟纳先生,他正在为穷苦的人而工作!”呀!好人们!如果他们知道了真情,却得了一种好教训!原来我只是对着一个相片流泪,做嘴脸……(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相片)您看,我把这相片吻了又吻;两步之外另有一个卧房,房门并不关锁,我走近那门,不止千百次了,衰颓无力,终于没有开门的勇气!好,这所谓圣人!

沙 可怜的男子!

歇 她呢?她始终只爱旧人!她为他守身,为他保存着情绪!她今天晚上与他再遇见了。她逃走了,为的是惊喜交集,重到情场!

沙 哪里话!

歇 真的!真的!我敢断定!当我的眼睛与那人中虎狼的眼睛相遇的时候,他的眼珠里的得胜的神情已经给我看破了。

沙 那么,您也该奋斗去。

① 蒙堤容(1733—1820)是法国的慈善大家,甚富。

歇 我太老了。

沙 您明天就同您的夫人启程,旅行去吧!

歇 我办不到……我的工作……我的可诅咒的工作纠缠着我在
这里。

沙 您把她一人送到远地方,住在亲戚或朋友家里就是了。

歇 不行。离得远了,她越发爱他。再者,我一天少了她就活不
成了。

沙 那么怎样?

歇 没有怎样! 痛苦就是了!

幕闭

第二幕

布景 一个布置华丽的客厅；后方玻璃橱内，放着伯辽费侯爵所搜集的历书。左边一张写字台。右边，安乐椅之后，有一具铜笙。

第一出

出场人：伯纳班宋、穆兰。

伯纳班宋在室中踱来踱去，赏玩某一张椅子，或某一件古玩。穆兰坐着，看一本书。

宋 做了伯辽费这等人，不能而且不该有别的陈设，只有这路易十五的房式才相宜。古人说得好：“看人必先看他的房式。”您看，他的屋子里的陈设妙不妙？

穆（眼睛仍看着书）是的，很好看。

宋 您看，每一件东西都布置得很合妇人的心理。家具呀、图画呀、艺术品呀，陈列得井井有条……（住口）您听见我的话吗？

穆 怎么不听见呢？

宋 您哪里听见！您看什么书？这样有趣？是一本坏书吗？

穆 不要胡说！（把书递给他）

宋 是一部医书！《神经病的历史》。您对于这书很有兴味吗？

穆 我爱极了。您看，伯辽费先生……他就有了神经病！

宋 呀！说哩！他的神经有时候的确兴奋起来。

穆 他很容易生气吗？

宋 有时候简直是怒气冲冲的！

穆 他没有向您诉过苦吗？他感觉到什么激烈的苦痛没有？……

宋 有的！

穆 他晚上睡得好吗？

宋 不好！常常有些恶梦。有些时候我看见他有一件事很奇怪……在写字的当儿，他写不来……他的手发抖……他的脸色变了，闭了眼睛，捧着额角，休息了许多秒钟……后来这事过去了，一切也就好了。这是重大的病症吗？

穆 不是的！

宋 是的！……这是从胃里来的病症。再者，我曾经注意到：往往是当他恋爱不如意的时候才有这种小毛病……因为这先生他不喜欢人家反抗他，不喜欢不成功……呀！真的！他非胜利不可！失利呢，就要动气！如果他遇着一个妇女，很想要得到她，结果是被她反抗，得不到手，我想这一天就是他的末日！……但是，不，他的手段太高了！是您所猜想不到的！我看见他有过一百次是很伤心的，愁容满面，厌弃一切，说要自杀；然而不到一分钟后，为着一件女衣，一绺头发，甚至于不为着什么，他又高车骏马地出去了！……呀！这真是一个硬汉！

穆 是的，您也如此！

宋 好！还有您呢！您是另一类的人。您为人很好，然而很奇怪，您说话很少，好像您不在家似的。伯辽贲也注意到您这一层了。

穆 呀！

宋 是的，看您的眼神与您的静默，像一个老哲学家。如果您觉得这样有趣，您在别人跟前如此还有可说！至于在我们跟前……唉！您有什么心事了？告诉我吧！我只想做一个朋友。您爱上了人吗？病了吗？您梦想着政治上的生活吗？

什么？

穆 我没有什么。

宋 哪里！您有些心事。我晓得！

穆 请您赐教！

宋 您的命运太好了。这所谓天之骄子！一个人万事齐全的时候，却不知道如何享受。您晓得您该怎么办吗？您应该在社会里要一个美丽的情妇！

穆 谢谢您吧！

宋 在妇人们里头，越正气的越好，越是结了婚的越好。天下美人不少……情妇也不少！喂，例如沙维耶夫人！这是有趣的工作！伯辽赉入，听见这话。

第二出

出场人：穆兰、伯纳班宋、伯辽赉。

伯 (在伯纳班宋说最后一句话时，入，向他说)你劝他要她吗？

宋 是的。

伯 真的，她不很平凡。而且她是一个耶稣教徒，一个假贞节的妇人，像一个王妃，越发有趣！（向穆兰）将来你习惯了之后，你就晓得穿衣不露胸的、见人低着头的、谨守清规的妇人比别的妇人更好百倍，因为她们更懂得爱情，更懂得温存。看她这般假严肃，终有一天挨不得凄清，归向真宰。那时节，她的求爱的热烈的情怀，真可以令人脸红……你的年纪很轻，根柢很好……你不会害怕这个吧？岂但不害怕，你该是何等高兴试一试啊！

宋 呀！我呢！假使我只少了两岁……我还要试试看。

伯 真的。你曾经爱过她吗？

宋 爱到发狂！（捧额）你结婚的那一天……在更衣所里，她穿的是什么衣服，我还可以告诉你……她的衣服是淡紫而带银光的……你记不得了……

伯 是的！……你真幸福，有这么好的记性！至于我呢……（作势表示完全忘记）

宋 在那时节，我情愿花十万法郎，换她陪我在一个角儿上坐两个钟头。呀！是的，我爱过她！

穆 总之，您是失败的了？

宋 我没有失败！她梦里也想不到我曾经爱过她，因为我从来不敢同她说起。那时我像您一样，有几分傻气。我在马路上远远地跟随了她几次。呀！其中有一天，她把我引到和希拉·伯洛麦路九十九号，那时是12月里一个礼拜四，天下雪，一会儿……她好像想要躲起来似的。

伯 她去听牧师说教吗？

宋 不是的。

伯 有约会吗？

宋 起初我希望是的！后来竟不是的！

穆 也许是到穷人家里去？

宋 （赞赏地）呃！给他猜着了！

伯 呸！（按铃）

宋 我是何等失望！呸？一个妇人爬上顶楼去，做一个女慈善家，穿蓝色小裙的女慈善家！呀！不行！这令我心中作呕，所以我就罢手了。

仆人入。

伯 （向进来的仆人，低声）两点至三点的时候，有一个妇人来，金黄头发的，很伶俐的……

仆 （懂得）来看历书的？

伯 来看历书的！

宋 （高兴地向穆兰）这是华尔路拉夫人！

仆 好的，先生。不要别人进来？

伯 她来了之后，是的！

仆人出。

宋 这样说来,行了吧? 黛列思快来了吧?

伯 黛列思允许过我了。

宋 就算她允许了,你也不能就相信她。

伯 她一定来的。

宋 好! 又有一场买卖了!

伯 是的。

宋 你总还喜欢吧?

伯 说良心话,我不喜欢。

宋 你勉强做的吗?

伯 是的。我毕竟觉得这妇人还不是值得征服的美人。

穆 那么,为什么您向她讨好呢?

伯 我不晓得……也许因为那一天有太阳,我起了这念头;也许因为我吃中饭吃得太饱了……也许因为我看见华尔路拉夫人有一顶漂亮的帽子,也许因为我与她的谈话上了邪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最高兴攻打难关。这事虽没有不可超越的障碍,终不免有些很不顺手的地方。我过了困难,越发兴奋。我是一个知音者,是一个好奇者……专爱看妇人们的烦恼、游移、心神不定的情形。这是我的喜剧;我看她们笑、哭、说谎、伤心,在我的眼睛里、声音里、怀抱里,于是我就感受到最深的愉快,但愿她们这些微笑、这些甜吻、这些眼泪,都有艺术的意味就好了。

宋 好一个艺术家!

穆 不错^①!

伯 美妙的时间到来之后,我先是心动,然后炮制我的战利品。看她感恩的神情,娇柔无力的样子,不晓得她的眼神里藏着的是恐惧呢还是要求……这是美妙而确定的时间! ……你们看!

① 穆兰原说的是一个拉丁字 *qualis*, 因为古代罗马王奈郎说过 *qualis artifeu pereu*, 意思是说“我死,艺术亦死”。穆兰此语,是嘲讽的意思。

一再失败之后,才能令人兴奋,令人鼓动热烈的心绪,这才是真爱情! 往后乃是占有的时期,享受的时期,抢劫与征服的时期,这又是另一种消遣法子。

宋 呸! 不要说坏话!

伯 我虽则自夸老手,老实说,有时候我还要这种胜利——精神上的胜利。我一方面避免幻影的消灭,另一方面又可以报仇。最厉害、最自负的妇人,终于进了我的圈套。尽管她发怒,尽管她害羞,只增加了我的美妙的乐趣。

宋 是的,是的。(向穆兰)他真是了不起,吖?

伯 好! 再回说黛列思·华尔路拉吧……她并没有十分维护自己,只像一个卖帽子的妇人……

宋 但是,到底……

伯 或者说她太不会维护自己了,值不得我们谈论她。

宋 你同我说过,说她没有听你的话,不是吗?

伯 她想法子要专听我的话。——她口里虽则无礼,而她心里的欲望却给我猜着了。她以拒绝作为应承。她的淫荡的眼睛证明她说的是假话。她才是个没有手段的人,她诙谐地说要到这里来。她想要我,想到发狂了。这是她倒霉,其实不该进行得这样快。她太忙了。我晓得这是什么缘故。她的地位很危险,她有过许多情郎,都是平凡的,没有能力的。现在她的生活里需要一个骑士,一个李歇里欧^①。她预备把我做阶梯,希望我提拔她。她这样瞧得起我,我预备用某种态度报答她……

穆 什么态度?

伯 呃? 这种却唤醒你了?

仆人入。

^① 李歇里欧(1585—1642)路易十三的大臣。

仆 侯爵先生,一辆车子来了……我……

伯 是她来了,你们到一边去吧!

宋 (拉穆兰走)我们到您家去吧。

伯 你们不要走远了。

宋 你放心!

二人出。仆人随出。

第三出

出场人:伯辽赉、华尔路拉夫人。

华 (决定地)日安!

伯 (十分诧异,而又快活)怎么!是您!

华 当然啦。您看见我来,惊奇到这个样子吗?

伯 说哩!此刻您来了,我可以承认了。我实在惊奇得很。

华 然而昨天晚上您好像不怀疑似的,是不是?

伯 昨天我说谎。

华 您也有说谎的时候吗?

伯 我与普通人是一样的。

华 今天呢?

伯 唉!今天我却很忠实了。再者,我当天不说谎的,只有一天的话才是假话。

华 (佯为欲出状)我明天再来。

伯 请您再坐一坐,今天我真是受宠若惊。我真料不到您肯来。我晓得您虽则很动人,很能令人倾倒,然而您到底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比不得别的妇人可以随便要求的……

华 您尽可以要求,我不答应就完了。

伯 唉!唉!我晓得您很爱华尔路拉先生,他离开了您,让您自由行动,越发足以坚您的对丈夫的忠心……我晓得……

华 您晓得的事情太多了,请您住口吧。您因为恭维我,您自己快

要变成无礼的人了。

伯 怎么？我如此设想，没有道理吗？

华 很有道理。

伯 呀！因此之故，您该懂得我为什么看见了您就如此发呆了。我自己这样想……我不曾看错了您……唉！不会错的……但是我也许说得太过了些……我……

华 不，我恰是您起初所猜想的那种妇人，我虽则来了，并非为的是想要您改变观念。

伯 为的是什么呢？

华 为的是要教训您一番。假使一切的妇人们都像我一般地知道检束自己，您决不能够有这许多次的成功，使您因此自负，瞧不起人，又使别人不敢近您。

伯 也许吧，我不说不是的。但是我劝您对于像我这种疯狂的、放肆的可怜虫，也不必太板起脸孔才好。您受他们这种人的恩太多了。

华 我不懂。

伯 当然啦。没有他们的恶德，怎能形容得出你们的美德？他们不来攻击你们，你们能够自夸抵抗的手段吗？这些罪大恶极的人们，恰是造成你们的名誉的功臣。假使他们不说话，不向你们丢眼睛，不动手摸你们，那么，人家永远不会知道你们保守礼教的心这样坚，不失贞操的志气这样硬。甚至于有些坏心肠的人们还怀疑你们是不贞节的呢！

华 人们信与不信，我们终不失为正气的妇人。

伯 自然！但是，没有人晓得！幸亏有了他们，你们的甘心放弃的行为才给天下人都知道了。人家替你们贴街招，说好话。

华 我们直说到我们的事情吧。今天早上我自己说：“这可怪的侯爵！他以为一切的妇人们一看见了他的胡子，即刻会爱上了他。他以为没有人能够抵抗他，人家一进了他的门口就失身

了,他满心希望着。好!我偏要到他家去,而且穿上一件最漂亮的衣服。”

伯 还有其他的话呢?

华 “我预备坐一个钟头!”

伯 噫!噫!一个钟头!

华 “他只能要我坐一个钟头……我很晓得:一个人愿意才失身,我不愿意,他怎能强迫我?我偏要去给他看一个榜样,使他知道世上有一个不怕事的妇人,教他不敢正眼看我们……”

伯 非但不怕事,而且无可责备。

华 我这一来,是无所为而来。

伯 为的是名誉吧?

华 天啊!是的!

伯 那么,您是特开生面的了!

华 这才好呢!我因此更自负了。现在请您给我看您那著名的历书吧,我渴望已久了。

伯 即刻要看吗?

华 否则我就走了。我来只为这个。

伯 (背着她,作手势表示他想要说:“胡说!”)好的,您就可以看。
(他引她到玻璃橱前)

华 唉!好福气!(她开橱)可以看吗?

伯 非但可以看,而且可以摸。

华 这是杜巴丽的兵器吗^①?

伯 是的,放到前面去吧!

华 嘘!还有这个呢?

伯 巴拉媳儿^②……洛桑^③……都是些名人……

① 杜巴丽是路易十五所爱宠的妇人。

② 巴拉媳儿,未详。

③ 洛桑是路易十五的大臣。

华 这是有用的年礼……

伯 (以指指示一个人的头衔)而且是可喜的……男性女性都喜欢。

华 我喜欢那一部《旅行的诱惑者》。

伯 这一部是《爱情的深渊》。而且有些插画……(他给她看几个插画)

华 (先是注视,忽掉过头来)快拿开!……唉!(他把书拿开)您还是给我看看吧!

伯 哈!哈!

华 看一看没有什么关系。

伯 说是这样说的!看一看,往往就是一个开端。

华 也往往是个结束。(注视)呸!

伯 够了!您学坏了却是可惜的事!(接过那书)请您来看这铜笙吧……这笙当年归属于路易十五的一个女儿,名叫阿典赖以德夫人,人家叫她做克洛。您来合着这铜笙唱一首短歌吧。

华 不,先生。

伯 只一首很短的就是了。(他奏笙,成二三曲)您听当年的妙音,您不动心吗?

华 我没有好嗓子。

伯 低声唱好不好?只低唱就够了。我陪您唱。来吧。(高声念道)

“有一天,赛尔邦说:

我长叹也是徒然……”

华 赛尔邦!呸!(走到铜笙前坐下)好!现在您又要把我什么臭诗给我唱了?

伯 臭诗!您能说这是臭诗吗?(翻检)喂,这一首《从瑞士的巴鲁归来》。

华 这还合乎礼教吧?让我先看一看:

“爱尽天下的美人,

乃是风流的命运。”

伯 “所谓恒久的爱情，
恰为不钟情的人而设。”

华 亏您说得出口！
“假使你只爱一个女人，
一生不留话柄，
你试自问你的灵魂：
是不是辜负了性的功能？”

伯 “可憎恶的恒心，
不合我的脾胃，
如果我只爱一个女子，
人家相信不相信我是法国人？”

(他挨近她，双睛闪烁)

华 呃。这一首诗很可笑，而且全无道理。

伯 这是国粹！

华 我不唱这个！（掉转身）

伯 我们谈论这诗吧。（握她的手）在这些轻狂的话里头，他究竟想要说些什么？

华 说些废话。

伯 他说：爱情如风驰电掣，云行水流；反复无常，乃是爱情的真相；自由放浪，乃是爱情的极峰。总之，自由的爱情是不死的，多一次的离魂，恰是多一次的复活。

华 一首诗里有这许多意思！

伯 一个旅行的人，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城市里，很快活地住了两天之后，他是否……

华 是的，巴鲁！瑞士！

伯 您这样说也可以……他住了两天之后，是否仍旧住下去？不！第二天他又要游览新的地方去了。

华 新地方不一定比得上旧地方……

伯 这可以不管。他只游历,只晓得变化。您又试看战胜了的人,他大屠杀了一次之后,肯不肯就罢手?肯不肯说:“够了,我们回去吧,不再要胜利了!”哪里!他还要到别的地方打仗去呢!生活的乐趣在乎有不停止的变化与刺激。旅行呀,恋爱呀,思想呀,痛苦呀,老呀,死呀,这一切都是变化。不变化的爱情乃是很笨的爱情。

华 您是一个爱变化的人,卓斯先生^①。

伯 我不是假道学,我心里想什么,口里就说什么。我存着这变化的念头,是我的罪过吗?谁教我起这念头?我能忍耐吗?每次我遇着像您这样的一个新女人,我就欣赏,就动心,把她看做一个垂手可得到的地方。

华 这地方您是不能进去的。

伯 您错了;当我被美貌迷醉了之后,我已经看不见了一切,只看见我的目标,只看见我的将来的俘虏。她在这里,当着我的面,向我微笑,向我挑战,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她;她归属于我了。(挨近她)

华 呀!您有什么权利?

伯 我有最大的权利。我就拿住她。(握她的手)

华 (微笑)您会放手的。

伯 当然;但是我先要说……

华 噯!您的把戏,我都晓得!让我背给您听:先是允许永远相爱,其次是叹息,其次是合掌……

伯 不,夫人。这种旧圈套不适用于我们二人。我看见您这一双风流浪荡的眼睛,就知道我们是心心相印的了。

华 那么,怎样?……

^① 卓斯先生是莫里哀戏剧中人物。

伯 我们用不着交换什么山盟海誓,用不着说谎,用不着扮鬼脸。我劝您像采一朵花一般地把我们的生命里的宝贵光阴采取一个片段。我们不要结合,不要盟约,不要计算将来,不要做心灵的奴隶……我们只做一种狂人的遇合!……还说不上委身……

华 简直是任人调戏。

伯 我们只是一时的嗜好,一天的罪孽……此后我们……

华 此后我们南北分飞……

伯 算是没有那一回事……说定了吧?(她用眼睛表示同意。他拥抱她)呀!

华 当初何苦唱着贞节的高调,而今到这地步!……

伯 请您住口!不要使我记起我的得罪您的话吧。我很惭愧,我知道您为我牺牲,只有感激。

华 真的!您不轻视我吗?不像对待别人一样吗?

伯 我吗?轻视您吗?您能相信这个?

华 谁晓得?

伯 (热狂地)不,不!我决不轻视您!

华 好的,我的朋友。

伯 不。我晓得您以为我轻视您。您真看错了人!您真不了解我!喂,我要给您一个证据,这证据是我从来没有给过别人的,证明我尊敬您。

华 您预备做什么?你有几分爱我吗?

伯 还问我爱不爱您!您就看见了!

华 怎么样?

伯 呃!这快乐的时间,是我热烈地希望的,您多情地赞成的……(她作势表示“是的”,现媚态)现在我不要了!

华 (先是怕听错了)怎么?

伯 我不肯了。

华 为什么？

伯 因为我尊敬您。

华 (忍怒)真的,未免太迟了些。

伯 我很晓得!我一时忘记了您是什么人。现在我懊悔了!当初我实在发狂了,请您恕罪!现在我看得清楚我的心与您的心了。

华 唉!我的心!

伯 我反对您,为的是保护您。请您不再反抗我吧。不要消灭了我的勇气吧!我需要许多勇气才办得到啊!

华 我越发需要勇气呢!

伯 谢谢您,黛列思!您看,假使我们没有勇气,我们不晓得相爱到什么程度了!(她作势表示他得罪了她)此刻我有叫您做黛列思的权利了吧?您不晓得,我是一个很坏而且很难相处的男子,我配不起您!但是,假使您我相爱,您一定给我黏着了。

华 大约是因为您有许多好处了?

伯 不!恰因为我有许多坏处……您因为对我诚恳,而且可怜我,就爱我了……妇人的心是不可测量的!

华 有些男子的心更不可测量呢……

伯 唉!假使我顺着我的欲望,岂不害了您!岂不令我抱憾终身!我不能看见一个妇人痛苦。现在完了,我硬撑起来了。我懂得我的责任了。

华 (讥讽地)是的。哈,哈!

伯 您这人还不值得爱吗?我拒绝您,同时证明我爱您的强度。因为刚才我同您谈一时的嗜好,实在是自己对自己说谎。像您这样一个妇人,是否一个钟头的妇人?不,不,我很感觉得。(抚心)假使我们结合了,一定永远地万分爱您,比任何的妇人都好。

华 而且一定负心!

伯 自然啦！……那么怎样？……我们岂不是两人都受苦！您岂不因为我妒忌或发怒而伤心！我时而希望，时而鄙弃，您岂不更难堪！真教这些夹竹桃也下泪了！不行，不行！

华 够了！

伯 是的。现在我们非但没有那些烦恼，而且我们有的是……

华 ……友谊。

伯 给您说着了！……这是何等美妙的情感！……

华 何等难得！

伯 尤其是在男女之间！您将来一定感激我，因为我为您的幸福牺牲了我的幸福，真是英雄的气概。

华 是的！……您是一个……英雄！

伯 您意料不到的英雄，黛列思！请您老实说：您这一来，您懊悔吗？

华 呀！决不！

伯 我早已晓得的！这样结束，一切都好了。我想不到您肯顺从我。这一点就够了。大家有意，已经难得！谢天谢地，您这一出去，仍旧是原来的那一个妇人——可尊敬的、正气的妇人！您看，这有趣没有趣？

华 妙极了！

伯 我失了一个情妇，却得了一个女友。

华 而且是一个好女友，我敢说！

伯 我也以为是的！

华 但是您晓得一句古话吗？“尽管是好朋友……”

伯 “……终久会分离的！”怎么？您就走吗？

华 我走了！请您不要送吧。

伯 为什么？……

华 您该是已经疲倦了。

伯 哪里！

华 告别了,侯爵。不要记恨。(出)

第四出

出场人:伯辽赉、(其后)穆兰、伯纳班宋、(其后)一个仆人。

伯 (突然说)她怒气冲冲地走了!(他走向穆兰与伯纳班宋所从出的门。开门。伯纳班宋与穆兰入)我恰要叫你们呢。

伯纳班宋很兴奋。穆兰仍旧很平静,很冷淡。

宋 怎么样?她走了吗?

伯 是的,而且怒气冲冲地走了!

宋 为什么?请你告诉我们吧。

伯 因为我同她开玩笑。

宋 开什么玩笑?

伯 自然是好的啦。她这一来,是打算委身于我,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早就料定了。她装腔作势了一刻钟,结果是自己奉献,于是大家很客气地像好朋友一般……

宋 后来呢?

伯 后来我却不愿意。

宋 呀!

伯 我说:“呀!请你住口!这未免到了极点了!不!……我不肯乱来!……我们放硬撑些吧。以友谊为前提吧!”呀!那时候,我有五分钟可谓黄金的时间!她敢怒而不敢言,她的眼睛像刀剑,她的微笑像毒药,她的一双小手像预备绞杀我的一副链条……我觉得被她恨到无可再恨……然而我越发喜欢!

穆 结果呢?

伯 结果是走了,垂头丧气地走了。

宋 最近的时候她不会原谅你的。

伯 你可以说:她永远不会原谅。哪怕在十年以后,人家报告他说我给车子碾死了,或给人家谋杀了,她看见我周身流血,脸破

头穿,她不晓得是怎样快活哩!唉!我了解她。但我是一个好人,我却能够原谅她。

宋 这我不管。她自己上门,你却不要,岂不是傻子!呀!呸!

伯 假使你处在我的地位,你怎么样?

宋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伯 俗人!你应该感谢我。我这样工作,也为的是你。

宋 怎么?

伯 当然啦!你要她吗?你喜欢她吗?

宋 还问我哩!现在你既然罢手了,我……

伯 好!你可以要了她,并不很费工夫。此刻她心中无主,只想报仇……你就去拜访她吧,不要再缓了。……你要假装不晓得什么;她的自负心受了伤,你应该好好地医治她;利用她恨我的心理激她。激得她非常热烈的时候,你还不慌不忙,说些闲话去逗引她,又说我的坏话,许许多多的坏话。你可以制造些事实。或者用不着制造,只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对于我,尽可以负心,把我大骂一场,务必令她也跟着骂我。你们尽量地把一切的罪恶都放在我的身上。假使你能够使她相信我同你吃醋,因为你比我有钱;假使你说我晓得你是她的情郎就要气煞,那么,她即刻上前揽你的颈,说你像一个骑士那么美貌!你也会相信她的话!

宋 (起立)我就去。

伯 现在不要去!今天我用得着你。

穆 (佯作欲出状)也得着我吗?

伯 用得着你们两个。你们都是我的心腹。谁叫你们就离开我?请坐。我不笑了。我想了一个大计划……我预备重新征服我的妻子。

宋 我们明白了!自从昨天以来,你心心念念只想着她!

伯 真的。我看见了,像给人家打了一鞭。我再爱上了她了,她

也再爱上了我。再说,她本来就没有停止爱我。你们注意她吧……我原是她丈夫,将来我要做她的情人。

宋 这还不成事!

伯 不久就成事了。

宋 你有什么理由,晓得她还爱你?

伯 一切的理由。当年原是她要嫁我的。

穆 但是她离婚了呢。

伯 是我要离的。有法律在,她避免不了。

穆 她再嫁了呢。

伯 她的心已经死了。是她的母亲要她再嫁的,为的是对我示威,以为将来纵使我再要收留她也办不到了。恰巧歇瑟纳在场,人家就把这女的抛进他的怀里。

穆 这妇人也许很幸福。你不知道吧?

伯 不是的。她很不幸。我是知道的。她很痛苦,很失意。她想要我,等候我。今天晚上,或明天,我想要她的时候,只用一个口哨,她就来了。

穆 (骄傲地,用怀疑的口气)您以为吗?

宋 你太快了。而且有一层你没有想到:你的妻子给沙维耶夫人守护着。沙维耶夫人是她的知己、她的心腹,她有话一定向她说。沙维耶夫人很恨你,决不肯教她近你。

伯 我也想到了这一层……沙维耶夫人尽管怎样做,也阻不得我!……如果她要拦我的去路,我顺手把她也要了来就是了!

宋 妙! 妙!

伯 我从她一方面下手,然后达到我的妻子,这越发有趣了。但是我却不高兴如此拐弯。(从他的座位旁边的写字台里扯出一个抽屉,取出一包书信)你们看这个! 那些书信都是有信封的。

穆 这是她的书信吗?

伯 是的,这是我们新婚的时候她写给我的。

宋 这是……很热烈的书信吗?

伯 这是不用说的。昨天我回来的时候就把这些书信找着了。我隔了好几年不摸着,抽屉里已经是乱七八糟的……幸亏她的书信都在底层,我一找就见了。好!我有了这个,不怕她不到手!(拿出其中一封递给伯纳班宋)她写得一笔好字,是不是?

宋 (注视封面)好一笔英国字。(嗅那信,作势表示很香。放到穆兰的鼻下,给他闻)你闻一闻?

穆 (躲开)谢谢。我不会闻。

伯 (把那许多信排成扇面形,递给伯纳班宋)请你把那一封插进来。(伯纳班宋笑着把那信插进许多信中间)你笑什么?

宋 你好像一位玩戏法的先生。请你心里想着一张牌……先洗牌……

伯 原牌!好!果然是原牌!喂,这一封信真是可赞美的……在这信里她对我说——我只说个大略——她说她是我的人,永远是我的,无论到什么地步,纵使将来命运使我们分离之后,只要我向她一招手,她即刻再跑回来。

宋 多么好的约言!

穆 可惜忘记了!

伯 因此我预备提醒她。我已经把这信抄写下来,就要寄给她。

穆 怎么!您敢……

伯 我怎么不敢呢?

穆 您不怕……

伯 怕什么?

穆 我不晓得……怕歇瑟纳先生他……

伯 一个知礼的男子是不拆妻子的书信的。

宋 再者你应该想到将来种种的可能!

伯 总之,信笺已经放进了信封里;(在皮夹里取出给他们看)我只须写上地址就是了。

穆 (镇静而坚定的样子)喂,这信是发不得的!

宋 吶?

伯 但是我偏要寄发。

穆 我请求您。

伯 你真讨厌!这信是属于我的,是呢不是?

穆 但是,您想要这样利用这一封信,您没有这种权利。

伯 没有权利?哈!哈!你看我有没有权利!(按铃)我就行使这权利!(他坐在桌前写封面。在写的时候,他写不来,他的手发抖了,他的脸拘挛了,于是他捧额闭目。伯纳班宋与穆兰看见了病状,二人相视不言。二三秒钟后,伯辽赉恢复元气,迅速地把封面写好。仆人入)请您马上把这信依照地址送去。

穆 (低声)唉!

宋 (向穆兰)这与您有什么相干?

仆 (走了一步)要不要等候回信?

伯 不!(仆人出)好了!

穆 好!先生,刚才您犯了一种……

宋 (止住他)穆兰!

伯 你让他说完吧。(向穆兰)一种什么?

穆 您已经懂得我的意思了。

伯 不错,我开始懂得……而且懂得许多事情。

穆 我也一样。

宋 (向伯辽赉)请你不必介怀,他是一个小孩子。

穆 我不是小孩子。

宋 请你原谅……

伯 那么,你以为你是什么?

穆 我是一个成年的男子!

伯 可怜的孩子!

宋 你们听我说:我觉得你们都忍不住,要推心置腹地说一番话了。我不奉陪了。我要到华尔路拉夫人家里去。(出)

第五出

出场人:伯辽赉、穆兰。

伯 喂!我早就同你说过,说你不久就会成为忘恩的人,我的话没有说错吧?

穆 您误会了。

伯 呀!你没有枉费了时间!……你到我家没有一个钟头,我已经猜着你是我的仇人了。

穆 我吗?

伯 你的静默,你的含蓄,都对于我有仇敌之意。你起初隐藏着你恨我的心,刚才却发作了。

穆 我不是恨您……

伯 那么是什么?

穆 我愤愤不平。

伯 真的!你好!你竟这么样感谢我吗?你真所谓恩将仇报。

穆 对不起!我以为您不要我感谢的!您不是说过了吗?我现在利用您的教训。

伯 (嘲讽地)不错。

穆 也许此刻您觉得我太会利用您的教训了,是不是?唉,不!我绝对不受您的教训,所以我们不得不辩驳一场!

伯 我恰想要求你辩驳哩。

穆 是的,您对我有了许多好处,我始终不懂是什么原因。自从您收养我,一直到现在,您很关心于我,我不晓得是什么道理。当然,我不算是受过可怜的生活的人……然而我并没有感觉到您爱我!

伯 你要怎么样？

穆 我要证据。

伯 我给了你不少的证据啊！

穆 您所给的，却不是我所想要的。您没有写过信给我，我没有看见过您。我在外国读书七年，不曾接到过您的一行字……表示您个人对我的感情。

伯 我不是一个心肠软的人。

穆 起初的时候，我写了好些长信给您，您不回信。究竟您看过我的信没有？

伯 我大约是看过的。

穆 后来不久我就不搅扰您了。您始终与我距离很远，我很少看见您！我只认得伯辽贲夫人。至于您呢，我记得您同我的父亲打猎的时候，我偶然看见过您三五次，如此而已。有时候，人家告诉我：“您的保护人身体很好……侯爵先生把本季用费寄来了。”

伯 是的。我付了钱。

穆 这是很好的。但是，就够了吗？

伯 我不能再怎么样做了。

穆 未了，我毕了业，您召我回到您的身边……

伯 这是我的好意！

穆 于是我自己想道：“我不久就接近这远处的恩人了。我早就在我的心里描写出一个清闲的、和蔼可亲的、无忧无虑的、一辈子只晓得娱乐的人。”

伯 描写得妙！

穆 我已经悬想着一个慷慨轻狂的贵族。我说：“我自有生以来，恐怕只做了他的善举的口实。”

伯 天！你真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

穆 我到来的时候，满心信任您，希望与您推心置腹。现在我发现

了什么？

伯 发现我是一个妖精！

穆 不，我发现了藐视世界的人……（伯辽赉举臂向天。穆兰暗笑）我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您就嘲笑我。我很笨地向您说我感激您，您却当做笑话！……我刚才入世，您却很活活地、很殷勤地、很野蛮地把世界描写成为一幅可怕的图画！这样的世界，一个人热烈没有用处，忠诚没有用处！爱情是假的！友谊是假的！您竟没有半个字说到德行！世上没有正气的妇人，没有善良的男子！一切只是妒忌、淫荡、卑鄙的行为……后来我请求您说明为什么您肯照顾我？我不是您的什么人，您为什么有这奇怪的念头？您说这不过是一种怪脾气，只因为我是一个美貌的孩子，希望我做一個藐视一切的人，像您一般，却更完备些！……好！老实说，不行！不行！先生！您弄错了！……也许我有这资格……然而我不肯做！

伯 你说完了没有？

穆 没有。我这样惊奇，这样失望，这样痛苦，所以过了一分钟之后，我就觉得有原谅您的必要。

伯 你这人太好了。

穆 起初我以为您故意夸张，实际上未必坏到这地步。唉，我真是孩子气！您是何等老实的人啊！这一个礼拜以来，我认识了您，认识了您的朋友们，一切都使我不舒服、使我生气或使我伤心……我看见我堕落在一个丑恶的社会里，一切都令我心中作呕，令我发生恐怖。

伯 亲爱的，到处都是一样的啊。

穆 呀！不！我相信不是的！……我看见您随意诽谤妇女们，华尔路拉夫人给您欺负；歇瑟纳夫人是您所不该侵犯的，却给您调戏，给您四面埋伏！而且您做这些事只是诡计，只是儿戏，只是存心作恶，并没有什么爱情，没有什么可以原谅的地

方……所以,您要怎么样?我奈何不得我自己!……您虽则是我的恩人,我终于愤愤不平,断不肯参加您这些行为!

伯 结论是什么?

穆 我要走了。

伯 离开我吗?

穆 是的。

伯 很久吗?

穆 一辈子!请您保留着您的头衔与您的财产吧,先生。假使您只靠我一个人承继您这伯辽贲家的家声……那么,请您放死了心吧!伯辽贲家从此绝嗣了!

伯 (似信不信地)真的吗?

穆 再说一层:我没有这资格。我只是一个猎卒与一个村妇的儿子。我不是什么伯爵侯爵的血统,超等的血统。我的父亲只是一个兵士,母亲只是一个村妇,一个可赞赏的母亲。

伯 唉!把那些妈妈略过去吧!一切的母亲都不算数,人家晓得!我也不向你说我的母亲,不是吗?

穆 那是您的母亲不幸,也是您的不幸!我呢,我光明正大地说我的父母,以及他们传给我的正直而纯洁的心情,而且我要保守这种遗传。自今天起,一切属于您的东西我都不要了。

伯 很高尚,可惜迟了些!但是,你恢复了自由之后,出了我这无名誉的家门之后,你打算做什么?你考虑过吗?

穆 我做医生去。

伯 这职业很不高超!但是,你还需要时间研究医学呢?……

穆 我已经是利伯西克的医学博士。我在德国一切的考试都通过了。

伯 你吗?你真爱守秘密!从前你在外国做了什么事?

穆 我做工!

伯 真无聊!好吧,现在你是医生了,你到什么地方医病去?

穆 我不晓得。我打算先到我的故乡圣多垠住几个月。我很想要再见那地方,而且您本不该把我从圣多垠接了来。

伯 但是,在你的故乡里,你会饿死了的!将来谁照顾你?谁?

穆 歇瑟纳先生。

伯 歇瑟纳!?

穆 您曾经同我说过,说他从前愿意收养我。

伯 哈!哈!怎么!假使他当年问你愿不愿受他的保护,大约你已经甘心应承了,是不是?他的钱,你是可以用的,因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钱的来路分明,是不是?是的,他的钱,是他人的血汗换来的,他人的贞节换来的!再说我的妻子,你甘心跟随她吗?你年纪很小的时候,不曾离开过她的裙下。

穆 她当年对待我多么好啊!

伯 是的。假使当年你归她收养,她越发加倍地疼爱你了!你是她家的小天使,她家的爱神,说是从魔鬼的手里救出来的!呀!你竟喜欢歇瑟纳夫妇而不喜欢我!我又受一个教训了。我后悔当年因你之故,与他们争吵不少。为着成全你们的好事,我希望如果今日还不算迟,他们就收留你做他们的儿子。我劝你就去找见他们,热烈地告诉他们,说你在我这里大失所望,他们一定收留你,把你当做浪子回头,杀一个牛款待你!

穆 问题不在这里!

伯 我请你恕罪。我阻止了你许久,此刻你可以飞跑到你那最好的父亲家里去了。你可以告诉他我是什么人!

穆 大约他已经晓得了。

伯 他晓得不完全。你可以把我的弥天大罪一件一件告诉他。而且你可以把我算计他的妻子的阴谋都向他披露……他的妻子……我的妻子……你的妻子……不晓得是谁的了!……

穆 我请求您,先生……

伯 什么?你听了这话不舒服吗?……你可以把一切告诉了他,

再加上这么几句：“亲爱的、可敬的先生，您以为我纯然因为心中愤愤不平，因为恨那淫邪的生活，就到您这富翁家里来吗？没有的事！”

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伯 “我受了一种更动人的感触，这是人类的劣根性，但却是自然的性情。我有了这种感触，自己还莫名其妙，后来经您的朋友伯辽贲的启发，才恍然大悟了。我爱您的妻子……”

穆 我吗？您不疯了？您褻渎了人家了！

伯 我并没有褻渎谁。你放安静些，让我启发你。现在你何苦假装诚实，我只一句话就够推翻了！……你现在已经心花怒放，同时又恐怖起来，向后倒退，退到一个深渊的前面，你还昂着头，蹶着脚走路，你晓得不晓得？

穆 哪里！您乱说一场！

伯 你是敌不过宿命的了。你爱她，我说！

穆 我不爱她。我只赞赏她，可怜她……

伯 你爱她了！这是免不了的！这事的来源很远！当你很小很小的时候，因为玩偶与糖果，你的爱情已经开始。起初是一个姐姐，后来是一个代母。你的天真的眼泪是她给你揩干的……这些事情，是时间所不能磨灭的；恰恰相反，时间越久，越放光辉了，越有诗意了！因此之故，昨天晚上你在跳舞会里遇见她的时候，你的脸色变了，神情不安定了，我很容易了解这道理。你虽则没有忘记她，已经与她分别了许多年，而今你再遇着她，看见她变嫩了，不像个慈母了；你觉得她只像小说里的什么表姐，然而你还记得她的手握过你的手，她的嘴唇印过你的额……你的运气真好，得与你少年时代的代母重逢，看见她嫁了一个衰朽的老头子，而且几乎坠入一个诱惑者的陷阱里，于是你伤心了，奋激了，满心可怜她了！像你这样年纪的人，谁不晓得这样做？你与她重逢的时候，觉得她更华贵了，更动人

了,于是你不愿意看见人家害她,甚至于不愿意听见人家说她的坏话;你一味维护她……好,你走了!你以为你高尚的了不得,其实你只是害相思病!

穆 (很伤感)够了!先生!请住口!我们实在没法子互相了解的!

伯 你说得有理。我与你合不来,巴黎与你合不来,世界也与你合不来!你到圣多琅去吧!……回你那鄙陋的故乡去吧!……这才是你所做的事情!到乡里去!到乡里去!当年我真不该把你从不幸中救了出来,送你到了外国,学了三国的言语,却达到这个地步!我给人家偷盗了!大家不要再说了吧!

穆 我晓得您为我用了许多钱,我将来总要想一个法子还您的钱。

伯 呀!我瞧不起这个!你不要打断我的话头!刚才我让你任意吵了一番;我忍耐了不少的气,我这种镇静的态度该能使你惊奇!因为你只是一个不懂世故的少年,当不起我的脾气。现在我什么都不要说了,只给你一个最后的忠告。好孩子,你用你的热烈的情感太早了!譬如骑马,你还不会骑,而偏要骑,终有一天你会跌下地来,伤了腰骨!我劝你先在爱河里往来观看吧。你先看世界一切都是虚无的,你先合了几个姘头,给妇人们辜负了,你也使她们痛苦。你先哭得泪流满面,等到没有一点眼泪之后,不妨再流一点血。这么一来,你才知道世界不是你梦想中的世界,你才后悔不能了解我。然而太晚了!像你这种见解,将来只有穷困得很可怜!

穆 我不怕。

伯 在事前你是不怕的……假使你依着我的见解,你还可以得到相对的幸福……世上只有这幸福是可以得到的;作恶有作恶的艺术,行善实在是很无聊的……所以……

穆 我选择过了。

伯 好极了!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吧!你在一个礼拜后走就是了。

(穆兰摇头)明天也好。

穆 今天晚上。

伯 这太早了! 至少我劝你再住一夜,清夜自思,也许有回心转意的希望。夜里乃是我们最宝贵的时间。

穆 再住一夜也不能改变我的主意。

伯 你哪里料得定呢? 在未走以前,请你帮我一个忙。

穆 帮什么忙?

伯 把这抽屉收拾一下子。

穆 我吗?

伯 是的,把这些书信整理整理。

穆 请您不要靠我做这事。

伯 我是靠你做的! 你总可以替我做这个吧? 这是我要求你的最后一件事。(他拿取那些信件,满握着抛在一个柜子上。有些信件从他的手里坠下地来)这是一个纸包,一切都在里头。旧文件、旧手套、旧袖章……还有些头发与花朵……这是二十五年的档案了! 你把你的手放进这尘埃里吧!(拉他的臂)你还不敢做。但是等一会儿你独自一人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在这里头随便抓取一两件,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好教训,知道山盟海誓的效果,爱情的人格的热狂的收场。你可以懂得妇人的真价值!

穆 还可以知道男子的真价值!

伯 是的。男女的价值都不贵,都可以放在同上的袋子里,同一的床上! 所以……有什么益处。我不陪你了。(出)

第六出

出场人:穆兰(独自一人)。

穆 呀! 是的! 告别了! ……(走向桌前)把这抽屉收拾!(把那些信件胡乱地抛回抽屉里)在同一的毛坑里!(忽然瞥见一个

相片,拿起来看,痛苦地大叫一声,跪下来,倚着桌子呜咽)唉!
妈妈! 妈妈! 妈妈!

幕闭

第三幕

布景 一间小客厅。三门：一在后方，向着楼梯的平台，其余二门在左方。

第一出

出场人：沙维耶夫人、沙维耶、女仆。

幕启，沙维耶夫人独坐含愁，眼怔怔地望着空中沉思。膝上一书，展而不阅。举手向目。她的丈夫的室门忽开，沙维耶穿着外衣，戴着帽，入。

沙 我非出去不可。但是一个钟头以后我就回来。伯辽赉先生应该就会来的。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绝对地须要见我。如果我没有回来之前他就来了，就请他在我的工作室里耐心等待。

耶 晓得了。

沙 （更注意地望她）你怎么会有这样的面容！你的身子不舒服吗？

耶 没有的事。

仆 （入）夫人，歇瑟纳夫人来了。

耶 请她进来。

女仆出。

沙 当心。你不要留她坐很久……如果那一个……

耶 他们在这客厅里相逢是没有危险的。再者,你放心,我决不会撮合他们的。

沙 晚上见。(出)

第二出

出场人:沙维耶夫人、歇瑟纳夫人。

耶 我料不到你来。

纳 我有话同你说。(把一封信递给她)这是我收到的一封信。

耶 (接过信来,拆阅)“我的最亲爱的……”(注视她)我不懂。

纳 我说你就懂的。伯辽赉先生保存着我当年的书信。现在他在我们新婚的时候我写给他的信里头拣了一封寄给我。

耶 在你们同居的时期内你还写信给他,这是什么缘故?

纳 因为那时节我还不肯口头上尽情地宣露我的情感,所以悄悄地写了些信给他!是的!让你笑去吧!

耶 我不笑。往后呢?

纳 他从中抄了一封信寄给我。在这一封里头,我说无论到什么地步他还是我的主人,我还拼命地爱他。

耶 他寄到你家里去吗?

纳 昨天寄来的。人家当着歇瑟纳先生的面交给我。

耶 你总还没有露出马脚吧?

纳 你不要怕,我晓得隐藏。只一层,自从昨天以来我活不成了,心烦意乱了。

耶 没有什么关系。

纳 哪里话!我只读了两行,即刻感受了当年写信时的心境。旧事重上心头了!

耶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你答复他吗?

纳 唉!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耶 是一个快要堕落的妇人。呀!在公使馆的时候我已经同你说

过：“走吧，不要回头。”你没有听从我的话。今天你却发狂了！

纳 好，我说了吧！是的，我爱他！

耶 你以为你爱他，然而你并不是爱他，只是爱你的回忆，痛惜你的青春。却不知过去的幻象比将来的幻象更是骗人的呢！

纳 不是的。我只爱他，只爱他一个人。

耶 但是他不爱你！

纳 这有什么要紧？

耶 如果你说这话，我就没有什么好说了！……

纳 而且他也许爱我！

耶 这是不可能的。

纳 他启程了，快要爱我了！

耶 不会的。你不要妄想吧……他有的只是一时的嗜好与好奇心，还有就是报仇的心理。

纳 天啊！他要报谁的仇？

耶 他恨你得了安宁，得了社会上的地位。他是一个破坏者，他既然破坏了你的生活，决不甘心让你再造你的生活！他是一个妒忌的人，看见你现在享福，所以要报仇。

纳 我享福！假使他晓得！……

耶 你还怨命哩！你什么都有！你的丈夫是一个有高尚的灵魂的人……

纳 一个老头子。

耶 是一个最可尊重的男人。

纳 呀！他的德行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尊重他又有什么用处？我不爱他。而我们的关系却在乎此。

耶 是的！但是你的伯辽贲呢？你不能尊重他，而且轻视他……

纳 然而我爱他！事情是这样的！

耶 他对于你这样无礼，你也不管吗？

纳 我不管。

耶 当年你做他的妻子的时候,他还同许多妇人私通。他对娼妇们说的话与对你说的话一样。他使你流了一担的眼泪,你都忘记了吗?

纳 我还记得。然而我也记得是他启发了我的爱情。

耶 什么爱情!你敢如此谈爱情吗?高尚而神圣的爱情,从天上降下来的爱情,使我们兴奋的爱情,决不是这一种肉欲的、兽性的爱情。你自己误入迷途,却给淫佚的人诱惑,把这个叫做爱情。你可惜失了他的温存、他的接吻;恨不复得当年的娱乐与良宵。你与这淫人相处,只赚得兽性的增加……然而你的灵魂却堕落了。呀!霞痕!你的少女时代的信仰心在哪里?你理想中的宗教在哪里?你当年的灵魂在哪里?我找不见当年的你了!

纳 我也找不见当年的我了!我害我,我恨我,然而我不能不恋爱!于是我痛苦……到了极点!

耶 你痛苦,因为你有了过失。

纳 然而我的痛苦总之一样的。

耶 你压制你的痛苦吧。

纳 是的,你说得好容易!

耶 做也不难。假使我处在你的地位……

纳 你却不能相提并论。

耶 为什么呢?

纳 因为你是一个教徒,信了否定的教义,就离了恋爱了!……

耶 宗教使我养成高尚的人格!

纳 宗教使你的心冷,对己对人都不动心,所以你没有怜悯心,没有柔情,怪不得你诅咒恋爱!

耶 诅咒你这种恋爱,是的!

纳 ……又因为你只晓得尽责任,违背人类的本能,所以你不觉得我有痛苦。你的心是平坦的,你的肉是死的,心是空的!

耶 是的,不错!你何等骄傲,何等自私!你以为只有你富于感情,晓得痛苦吗?噯!你错了!我也像你一般,只是一个可怜的妇人,一般地受灾难,受痛苦!你觉得我幸福吗?其实不是的!你以为我的心肠硬吗?呀!我的可怜的朋友,你不晓得!……

纳 我的亲爱的!

耶 而且我也受了诱惑,不止一次……几乎堕落了。

纳 你吗?

耶 是的,是我。你觉得奇怪吗?

纳 后来你怎样办?

耶 我反抗了我的欲望。

纳 直到现在。

耶 唉!非但现在,将来我也不怕了!过去的痛苦已经给我将来的教训。再者,不久我就老了……而且……

纳 请你继续说下去吧……你的话很可以安慰我……我更爱你了……我们同病相怜。

耶 那么你就学我吧。

纳 我不能。

耶 你不肯。

纳 我没有毅力了。

耶 好!我的毅力就是你的毅力。我一定救你。既然不免与伯辽赉先生打仗,我就与他大战一场。我不怕他,我觉得他并不是不可抵挡的。恰巧此刻他就要来的。

纳 他到你家里来吗?

耶 正是他。

纳 呀!为什么?

耶 唉!你不要胡思乱想,他这一来,并不是希望遇见你。他与我的丈夫有约会,而我的丈夫有事情出去了。他料不到你在我

家里。当他来的时候,我在这客厅里接见他,你却躲在我的卧房里。

纳 唉!

耶 而且你听我们说话,我同他专谈起你。我不是娇媚的妇人,你是知道的。但是,你看!不到十分钟,他就会向我求爱的。

纳 呀!我不相信这个。岂有此理!

耶 你应承吗?

纳 当然啦。但是……

耶 你游移吗?你怕吗?你还不知道他的为人吗?

纳 唉!不是这个缘故!

耶 那是什么?……你同我吃醋吗?

纳 呸!

耶 我听见有人来了。你打定主意吧。

纳 我不走。

耶 快进去!

歇瑟纳夫人进了邻室。

第三出

出场人:沙维耶夫人、一个男仆。

仆 夫人,伯辽贲先生来了。

耶 呃,您请他等候沙维耶先生吗?

仆 是的,夫人。但是他又问夫人在不在家?

耶 您怎样答复了他?

仆 我说我不晓得……我说让我进来看。

耶 这真令人不舒服。也罢……请他来吧,让我接见他。

男仆出,引侯爵入。

第四出

出场人:沙维耶夫人、伯辽贲。

耶 先生,听说您要见我,是不是?

伯 是的,夫人。

耶 我也想要见您。

伯 夫人,这真所谓心心相印了。

耶 如果您容许我,我就先开口了……我要说的是歇瑟纳夫人……在公使馆里您同她说过话,昨天您又写信给她。

伯 那么,怎样?

耶 那么,我请您罢手才好。

伯 是她拜托您说这话吗?

耶 是她。

伯 有什么做证据?

耶 我说的是。

伯 这不算证据。我以为您尽可以不让歇瑟纳夫人知道,您自己独断独行。我说这话,有两个理由!

耶 哪两个?

伯 一则因为对于我的妻子有友谊,二则因为您恨我。

耶 我们不要说到友谊吧。

伯 我们只说仇恨吧。

耶 不错,我对于霞痕有热烈的爱情,像姊妹一般……

伯 我呢!您恨我!承认了吧。

耶 这没有关系。再者,您也恨我!

伯 您误会了。

耶 唉!您很可以恨我。

伯 不!世上的妇人只有您是我所尊重的。

耶 您对别人,心肠很硬吗?

伯 我仅仅对您还好。在妇女的丑恶队伍里,惟有您是高尚的,算是例外。您可以驾驶一切的妇人们。

耶 我自问有什么好处?

伯 您有……贞节的力量,放弃的勇气,牺牲的精神。人家非赞赏

您不可,人家要毁谤您却不能够。当您走过的时候,男人们不敢起淫邪的念头。因为您太高了,所以人家攀不上。您具有道德上的纯洁之美,为我生平所未见,我惟有瞻仰崇拜而已……

耶 够了。您再说就使我骄傲了!

伯 我从来不胡乱恭维人家,至于您,我却非常尊敬。我为着要表白我的真诚,说话还不算数,我愿以行为证明:我听从了您的要求,与歇瑟纳夫人断绝关系了。您满意了吧?

耶 您失信不失信?

伯 既然您的女友一切都对您说,将来您看就是了。

耶 我谢谢您。

伯 用不着道谢。

耶 哪里话! 这样的一种牺牲!

伯 这是最轻的牺牲。

耶 怎么?

伯 我对您说话,没有一句瞒您。假使别人处在我的地位,他一定不要廉耻,自夸有功,说他听从您的话乃是他的恩惠,使您满心感激他,不知道他的用意。

耶 您则不然吗?

伯 是的。您该晓得,我理不理我的妻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耶 您的话……?

伯 我的话我可以把我的人格担保的。我不爱她,我从来没有爱过她。

耶 为什么您同她结了婚呢?

伯 因为赌气的缘故,那时节我爱另一个人。

耶 那么,您应该娶那另一个!

伯 她结过婚了。

耶 那么,您应该做她的情郎。这在您是何等容易啊!

伯 她是一个正气的妇人。

耶 这是不可能的!……依您说,世上竟有正气的妇人了?

伯 (悄悄地)多着呢!只不好说出口来。

耶 但是,如果您不关心于我的女友,为什么您努力想要再得到她呢?为什么您同她说话,写信……

伯 (神秘地)我有我的理由。

耶 我正在寻找您的理由。

伯 您找不着的。这一切都与那人有关系。

耶 那正气的妇人吗?

伯 正是。

耶 我认识不认识她?

伯 您认识她。

耶 请您说出名字来。

伯 不行。

耶 您不相信我能替您守秘密吗?我守秘密总还比得上您。

伯 比我强哩。但是我说了出来,您不会相信的。

耶 请说了再看。

伯 您要我说吗?……

耶 是的。

伯 就是您。

耶 我吗?我是高尚的?例外的?道德上的纯洁之美?男人们不敢起淫邪的念头?……(笑)唉!不是的!我请求您……

伯 如果我能证明我爱您呢?

耶 呀!如果您能够!……

伯 您听我说。我有过几百个情妇……

耶 只几百个吗?

伯 然而我只爱过一个人……

耶 是我？

伯 是您。不幸得很，当我认识您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您恰恰结了婚。

耶 假使我早已知道了，岂不是好！

伯 那时节，我觉得我失了您了，我以为会死……

耶 悲伤而死吗？

伯 不。自杀。

耶 谁叫您不死？

伯 我的薄弱的意志叫我不死。

耶 那么，您是怕死的了？

伯 不是的。我只怕死了就看不见您。那时候，我一时赌气，便娶了霞痕。自此以后，我心中只有您。没有一个钟头，没有一分钟不想起您，不暗地里赞美您，不打您的主意。我结婚的那一天，在教堂之内，祭台之前，牧师以为把我与她结合了……其实我爱的乃是您。

耶 您能说那时候我穿的是什么衣服吗？

伯 是淡紫色而带银光的，乃是路易十六时代的衣服。

耶 您真有记性！好一双眼睛！

伯 好一颗心！

耶 是的。但是我不相信您。假使有人爱过我！……假使您爱过我，时间这样久了，您没有同我说过一次吗？您等候什么？

伯 等候时机。现在时机到了，您不幸福……

耶 不是的，先生。

伯 哪里！您不幸得可怕呢。您的丈夫心肠很冷，很自私，又不信上帝，他从来不了解您，他娶了您，为的是要您的钱财；他不理您，他对不起您，另找女人。

耶 您说谎！

伯 您有温柔的情感，无处发泄；您过的是无聊的生活，假使您有

一个孩子,还有可说!然而,您有吗?

耶 (十分难堪……低声)唉!

伯 您有没有一个小天使安慰您这没人了解的一颗心?(沙维耶夫人忍不住,几乎流下泪来)不!您的丈夫非但对您没有寻常的爱情,并且没有让您做母亲!您有没有情郎呢?

耶 (再振作起来,用力地)没有的事!

伯 我是很晓得的。您因为有了无意识的骄傲,竟为着您所谓的义务而挨苦,其实只是一种无聊的牺牲!您丧失了神圣自由的权利,就是恋爱的权利!有了恋爱,一切可以不顾!

耶 恋爱是应该的,却不像您说的这样爱法。

伯 总之,可怜的遭难者,您信宗教吗?

耶 幸亏我信宗教!

伯 不是的。(指着桌上的一本书)您读《圣经》,但是您的眼睛却是红的!您并没有得到安慰。您没有能力,没有希望,只天天挣扎着。您叫:“救命!”而天主不来。

耶 他不久就来的。

伯 纵使他来也太迟了!您在等候天主,同时鼓动您的情感,激发您的无理的怒气,为的是使您自己变为麻木不仁!您维护着歇瑟纳夫人,您顾全别人的人格,您行善!……您常常到穷人的家里,伯洛麦路……还有其他的……

耶 怎么!您晓得!……

伯 呀!我跟随了您一百次了。在那污秽穷苦的区域里,您爬上了那恶臭的楼梯之后……您发现了什么?爱情在破屋里!到处皆有!

耶 不错,有痛苦的地方就有爱情。

伯 痛苦不算数!还有挣扎,哽咽哭喊,诉冤……然而活着的人,终不免心如刀割,两手捧心,觉得心头跳动,像一只受伤的野兔……我的妻子爱我,她活着;那老歇瑟纳已经有一只脚踏进

了坟墓里,他爱她,他活着;那小穆兰怀着纯洁的热情与二十岁的青春去爱她,他也活着。一切的妇人们,我所诱惑的、欺骗的、毁谤的,都活过来,而且现在她们还在回忆中与懊悔中活着……

耶 她们的良心是多么不安!

伯 您这样说也可以……她们在忏悔中活着,在诅咒中活着……都不必计较,总之她们还活着!但是,您呢……您不活着!您死了!

沙 我很愿意!

伯 然而您毕竟会为爱情而生的!(他走向她,她慢慢地退后,因为她受了诱惑,已经渐渐不能自主了)您逃避爱神,爱神偏跟着您。您以为您恨他,其实您的脑海里常有他的踪影。

耶 您不要说了吧……

伯 您越来得远,来得迟,越容易上爱神的圈套。您是为恋爱而生的。您的灵魂在呼唤爱神呢!

耶 (渐渐被他摇动)我请求您……

伯 (加倍热烈)……这一双眼睛,这一副嘴唇,这一丛头发,这一个美丽的身躯,都没有用处,像一座虚空的庙宇!……

耶 您走吧!……看上帝的情面……

伯 是的,我服从您的命令……我就走……但是在未走之前,先要得到您的一种约言……一句话……一次的眼色,使我有几分希望……

耶 不行!不行!我不爱您!

伯 您就会爱我的!

耶 这是不可能的……我曾经恨过您……

伯 恰因这个呢!恋爱的收场是一个恨字,开场也是一个恨字。您就会爱我的……您已经爱我了……我要您爱我,我爱您到了极点了!(搂抱她)

耶 (挣脱,呼唤)霞痕! ……

歇瑟纳夫人入。

第五出

出场人:伯辽赉、沙维耶夫人、歇瑟纳夫人。

伯 (向后退,愕然,低声)呀!这两个坏蛋!

纳 您给我捉住了!好!您打算怎样出去呢!……您还有什么诡计、什么新的戏剧?您还敢说谎吗?……您敢说您晓得我在这门后面吗?……

伯 (忍气)不,夫人。我并不想说什么。您说的有理。我不晓得您躲在这里。

纳 到底……!

伯 我不晓得您与您的女友诱我进了陷阱。你们很强,你们得了胜利了!好!我们看结果吧!有什么结果?(向沙维耶夫人)先说您吧:您平日以道德人格自夸,竟给我推翻了。您的灵魂已经给我扰乱了。

耶 不,先生。我只尽了我的义务。

伯 您做得不好,连自己也上了当。(向歇瑟纳夫人)至于您呢,您看见了我的嘴唇凑上了您的女友的嘴唇之后,您可以懂得妒忌了。此后我常常在你们二人之间,您越发加倍地爱我。

纳 不,先生。您还努力作恶,至死不变。然而您再也不能了。尽管您怎样夸口,其实您不能摇动我的女友。她玩弄了您。我感谢她晓得如此揭破了您的假面具,所以我更爱她。至于您呢,我的心里没有您了,非但不爱您,而且不恨您,不鄙薄您。您不是我的什么人,您并没有做过我的什么人!(她欲出。门开。沙维耶与穆兰入)

第六出

出场人:伯辽赉、歇瑟纳夫人、沙维耶夫人、穆兰。

沙 (看见歇瑟纳夫人,诧异)夫人,您在这里吗?(瞟了伯辽赉一眼,又瞟了妻子一眼,看见他们的脸上都有所感触)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纳 (指伯辽赉)先生就告诉您的!……(出)

伯 我即刻就说!因为这两位夫人……

穆 (向沙维耶)对不起!……您不要忘记了……

沙 真的。(指着穆兰,向伯辽赉)刚才我遇着这位先生,他找您,似乎他有很重要的事情报告您,是延迟不得的。我让你们两位说去吧。一会儿见。(他与沙维耶夫人出)

第七出

出场人:伯辽赉、穆兰。

伯 呀!这个?这种开玩笑法,这种神秘,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昨天离开了你,你正在看我的恋爱的旧信件……后来我不再看见你了。你失踪了。你到哪里去了?又从哪里来?我不晓得是什么缘故,我想你一定正在算计我,预备恩将仇报!好,回答我吧!承认了吧!否则你就自己伸冤吧!(在他说话的当儿,穆兰走向他,在衣袋里取出他的母亲的相片,放在他的面前。伯辽赉瞟了相片一眼,发抖)这是什么?

穆 这个吗?这是我的母亲,您做过她的情郎。

伯 你不疯了?

穆 我在您的情妇们的相片堆里发见了她的相片。她是悲伤死了的,而我的父亲是怀恨自杀了的!

伯 你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话。

穆 (恶狠狠地注视他的眼睛)我什么都晓得!从昨天以来,我调查得了可靠的消息了。

伯 (不敢正视)也罢!

穆 您是杀我父母的凶手!我要报仇!

伯 怎么样？

穆 您不久就晓得的。我尽可以杀了您……我本该杀了您！

伯 那么，算你做得好事！

穆 然而我有更好的法子。二十年来，您无恶不作，没有受过惩戒……您以为您还可以作恶许久吗？呃！您想错了！您不久就活不成了的。我特此报告您，好教您在天罚未来以前，先受恐怖与悲愁之苦！

伯 亲爱的孩子！但是，我该受的天罚是哪一种呢？

穆 是死！

伯 当然啦！但是死神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个吃醋的情郎吗？一个被欺的丈夫吗？一个被诱的女子吗？

穆 不是的，只是您自己。

伯 自杀吗？像我的父亲一般？……

穆 也像我的父亲一般——然而不是的。

伯 那么，是什么？

穆 死神在您身上了。

伯 我病了吗？

穆 死症！

伯 我有什么病？……（静默）说呀，既然你是一个神仙。

穆 我不是神仙，我是一个医生！

伯 真的！多亏了我！

穆 呀！此刻我们两清了！

伯 好！我们把话说完了吧！我要为什么而死了的？

穆 为荒淫而死！您已经有了疯瘫的症候了。自从我认识您之后，我常常审察您的症候，知道您这病进步很快。您的淫荡的行为已经使您中了毒！唉！伯辽贲家的血统！您所自负的血统，历代积下来的污点，您还加上您自己的遗臭万年的行为！譬如禽兽的心灵的遗传，愈变愈坏。您一辈子只专心作恶，不

顾人家的咒骂……

伯 我也以此自负!

穆 ……到了今日,害人终害了自己,天理难容。

伯 呸!

穆 您使人们痛苦过了,您自己也快受痛苦。您是败坏风俗的人,您自己的身体也败坏了。这所谓公平的报应!

伯 你弄坏了我了!然而你不配教训我。你要报仇却报不成。你譬如用了湿的弹丸,开不得枪。因为你所说的一切我早已知道了。

穆 不是的。

伯 (更用力地)我早已晓得!

穆 也罢。

伯 你未说这话以前,死神早已向我招手,而且我知道的样式比你更多呢!呀!你的心肠真硬!你残忍到这地步!恭喜!恭喜!唉!罢了!我本来不是这样希望你的。

穆 您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我明天就走。

伯 哪里!此刻你是有地位的人……是这一家的嗣子……你可以希望一切!至于我这老的……(作手势表示他活不久了)

穆 不幸的,住口吧!我因一念之差,便成了终身的余憾!但是您的不光明的劝导,与您的鼓励人家作恶然后快乐的态度,都给我看破了。我把心里一切有罪的思想都拔除了,明天我就动身,永远不回来。

伯 对了!我呢,在你到远处生活之后,你的年纪很轻。容貌很美,很光辉,很有道德,而我却在这里等死,是不是?独自一人,人们都抛弃了我……

穆 连伯纳班宋也会抛弃了您的。

伯 ……病得衰颓无力,烦躁发狂,高声呼唤死神,而他偏先临到别人身上!你希望我如此,是不是?你真是不了解我!要我

忍受这种半死不死的苦恼,我宁愿自杀二十次!

穆 一次也不会有的!

伯 你以为我不敢自杀吗?

穆 是的。恶人都是没有志气的。

伯 (举手,想要打他的嘴巴;后来又忍住了)呀!假使不是你!……

穆 (很镇静)再者,纵使您要自杀……人家也不许您自杀……所以您不能……

伯 刽子手!纵使人家不许我自杀,总禁不得我发怒,怨恨藐视世界!你该晓得,无论有何灾难到来,我都抵挡得住。假使是猛烈的死,我专心等候着,随处都可以,床上也可以。假使我还活着,只是天天受痛苦,手脚残废了,老境难挨,我也专心等候着,绝对不会发抖,而且挺着身子!……(走路不稳)

穆 (拉住他,扶着他的手腕)您就要跌下地来了。

伯 (挣脱,越说,越愤激)而且我此刻还怕死吗?(病狂地笑)生活?哈!哈!我在生活里要什么都到手了!生活把一切都给了我!……

穆 除了爱情不算,您为爱情徒然奔走了一生,终于找不到!

伯 因为世上本来没有爱情的存在!

穆 因为您始终只在娱乐的低处寻找爱情!

伯 然而我至少可以说是被爱过的……我是给人家拼命爱过的,你一辈子也跟不上我……

穆 坏极了!

伯 我发了光辉了……现在熄灭了也用不着懊悔!我愿意用一生的光阴专做一件乐事!

穆 什么?

伯 专从事于破坏!

穆 明儿您就是被破坏的一个。

伯 再说,既然我一生不能爱人……你们看,我却很晓得恨人!在我最后一呼吸以前,人们还可以听见我诅咒上帝。我非先向这世界吐一口痰,绝对不肯就走!因为这是卑鄙的、假仁假义的、无礼的世界,世上的人都不了解我!我要向这世界吐一口痰,表示我瞧不起它的不公平的法律、不忠实的道德以及世上一切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不是骗人的,说什么天堂地狱,无非是虚无的约言……(走近穆兰,以手抚其胸,怒气冲冲地)至于你呢,也许是我曾经爱过的唯一的人……而你要走了,头也不回!……还要先刺杀我!……你看我一看!我是你的父亲啊!

穆 (又感动,又厌恶)呀!(伯辽赉倒在他的怀里,他抱住他,放他卧在安乐椅上,走去开那沙维耶所从出的门)快来!快来!

第八出

出场人:伯辽赉、穆兰、沙维耶、沙维耶夫人。

沙 (闻声奔赴,见状)什么事?

穆 (呆着不动,吃吃地说)我不晓得……他倒下地来了。(沙维耶趋至伯辽赉身旁,跪着,俯身向他,听诊)

耶 (低声)怎么样?

穆 死了?

沙 不。只昏过去了。这是急性抽筋。半年之后,他的眼睛要瞎了,手脚要瘫了……

穆 而且失了知觉吗?

沙 不会的。这种病可以延长到二十年之久。

耶 吓煞人!将来是谁调护他呢?……谁收留他呢?……

穆 是我。

幕闭

十九年三十日译完

恋爱的妇人

[法]博多里煦 著

剧中人物

男

伊甸·费礼乐,简称伊

巴斯嘉·狄拉奴亚,简称巴

女

姑尔曼·费礼乐——伊甸之妻,简称姑

嘉特菱·卫里叶,简称嘉

夏萨尔夫人,简称夏

安利耶夫人,简称安

玛玳珽——伊甸家的女仆,简称玛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博多里煦(Georges de Porto-Riche) 1849年生于波尔多,至今年——1930年9月歿于巴黎。他的父亲是法国加斯干人,原籍意大利,他的母亲生于阿维让。

博多里煦少时,在戈奈斯读书,十六岁进某银行里服务。因为他只晓得读器俄的书,尤其是戏剧,所以人家说他不宜于营商。于是他获得父亲的许诺,再求学问。一年之后,他在大学预科毕业,报名入大学法科。

后来他回家,即开始做诗。著有《初言》(Prima Verba),《哇尼那》(Vanina),《当年偶唱》(Quelque Vers d' Autrefois),《错过的幸福》(Le Bonheur Manqué)等。

他开始做的戏剧是《眩晕》(le Vertige),《菲力第二时代的一幕悲剧》(Un Drame sous Philippe II),因此渐渐著名。这都是他受浪漫主义影响的作品。后来他于1889年著《佛朗素华的幸福》,在自由戏院开演。当时他已经与莫泊桑联合,致力于爱情的分析,所以人家叫他的戏剧为“爱情的戏剧”。他的杰作有:《恋爱的妇人》(Amoureuse, 1891);《过去》(Le Passé, 1897);《老翁》(Le Vieil Homme, 1911);《照相铜版商人》(Le Marchand d' Estampes, 1917)等等。

博多里煦是马萨林图书馆总经理。1923年5月被选入法兰西硕学院。逝世的时候,法兰西戏院为之停演一日,以志哀悼。译者

特先选译其杰作一种,以饷国人。

《恋爱的妇人》于1891年4月25日第一次在奥迪安戏院开演,同年11月25日在同院重演。1896年3月24日、1896年10月21日、1899年6月1日,皆在和特威尔戏院重演。1904年在文艺复兴戏院开演。1908年6月5日在法兰西戏院开演。此后常在法兰西戏院开演,最近一次是1930年9月21日。

《恋爱的妇人》剧中的主人翁伊甸是一个与爱情宣战的人,结果只是失败。伊甸结了婚八年,他的妻子还是恋爱他,垄断他。他的年纪很大了,一心只想做些事业,恨他的妻子妨碍他。他顺从他的妻子,但是每次屈服之后,总不免口出怨言。后来他的妻子痛苦极了,故意与别人私通以为报复。他因此也感觉痛苦,与妻重归于好。剧中的警句是:“唉!被爱是何等的苦恼!”

还有他的《过去》与《老翁》二剧,都是我预备移译的。

译者

十九年九月十八日,于博多里煦逝世十日后

第一幕

布景 伊甸·费礼乐的家里。陈设零乱的一个作业室。书籍、零乱的文件等。一盏灯在一张写字台上亮着。

第一出

出场人：玛玳琏、巴斯嘉。

巴 (戴着帽子入) 先生回来了没有?

玛 (正在把一个托盘安放在一张小桌上, 盘上盛着一个瓶子, 几个杯子) 还没有。

巴 夫人呢?

玛 夫人在家。

巴 独自一人吗?

玛 还有卫特丽夫人。

巴 (躁急的声气) 老是有人的!

玛 但是, 先生, 今天礼拜四, 乃是夫人见客的日子。

巴 (脱帽) 我不进去了。玛玳琏, 请您给我把火炉加些火吧。

玛 刚才我加了一块炭了。

巴 再加一块吧。

玛 (拨火) 先生虽则是一个艺术家, 却不容易服侍。

巴 姑娘, 穷人比富人更需要舒服呢。现在请您打开窗子吧, 屋子里有烟草的气味。

玛 好的,先生。

巴斯嘉拿了一张报纸,走到火炉边的一张靠背椅上坐下。

巴 (读报)“C夫人……”(停止读报)又是一个丈夫捉住他的妻子了……C夫人……我敢打赌是克洛沙夫人……可怜的丫头!

玛 先生不要什么了吗?

巴 要的。您这瓶子里有的是什么?

玛 马拉家酒。

巴 呀!我的马拉家酒!

玛 是的,先生。

巴 这恰凑着我的胃口了。(斟酒自饮)这里的酒只有马拉家酒是可以喝的。

玛 啊!先生!

巴 (突然地)玛玳琏,您的情郎近来好吗?

玛 我并没有情郎啊!

巴 像您这样美的女子也没有情郎吗?

玛 没有,先生。

巴 您今年几岁了!

玛 二十二岁。

巴 虚度了六年了!

玛 假使我有了人,我就不像现在这么快活了。

巴 但是您可以比现在满意啊。

玛 我认识一个画家,他往往同我说这一类的废话。

巴 一个画家吗?

玛 是的,在对面那玻璃匠的家里住着一个画家。

巴 好说!(停一停)费礼乐先生今晚动身吗?

玛 他等一会儿就动身的。

巴 那么,这一家不会很快活了。我可要烦闷起来了。

玛玳琏出。

第二出

出场人：巴斯嘉、姑尔曼。

姑 (在门槛上,娇声地)你在这里吗?

巴 (在椅子上不动)不,夫人,他不在这里。

姑 呃?原来是您!巴斯嘉!

巴 我在等候伊甸。

姑 为什么您不进去看我呢?

巴 您有客,讨厌得很。

姑 假使您进去了,倒可以帮我招待他们。

巴 要起动我吗?不行,不行!

姑 我走了。喂,自私者,随我来吧。

巴 嗳呀,我的小姑尔曼,您不要希望我起动吧。您瞧,我坐得多么舒服。

姑 (预备出去)肥猫!

巴 呀!不要丢了我,此刻只剩下我孤零零的!

姑 我恐怕人家按铃叫我。

巴 不要走吧。

姑 不行。

巴 等一会儿您的丈夫回来的时候,我不许人家通知您。

姑 通知不通知都是一样的,我在窗子里窥探他。

巴 他打算在几点钟动身?

姑 (拿起一张椅子,挨近他的身边坐下)八点钟,我的巴斯嘉。

巴 呃?您坐下来了。

姑 您相信吗,吶?他今晚动身到意大利去。他要出席医学会,做法兰西代表团的主席。

巴 这主意真稀奇,竟这样把我们抛开了。

姑 我们结婚八年了,这是第一次我们分离。

- 巴 十五年来,我没有一天不见他。
- 姑 这一次旅行,似乎对于他的工作是不可少的。
- 巴 他的工作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 姑 可怜的男子,我虐待他,我磨折他。现在他要一点儿自由,也不是过分的。
- 巴 在我们两人中间不妨说,亲爱的,您变成难堪的人了。
- 姑 我很晓得。您要我怎样? 一家里的两个时钟没有校准同一的时间。一个提前,一个落后。
- 巴 而且这两个时钟从来不同时响的。
- 姑 丈夫是不能不爱的! 假使我不爱我的丈夫,一切的事务都可以进行得好多了。
- 巴 真的,您家的事都弄得乱七八糟。吵嘴呀,吃不好的东西呀……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再也不踏进你们的家门了。
- 姑 将来您找一个更安静的人家。
- 巴 我说的是笑话,我的年纪太大了,习惯改不过来了。
- 姑 像您的朋友一样做吧,旅行去吧。
- 巴 我的痛苦把我留在巴黎。
- 姑 您的女骑士呢? 照常吗?
- 巴 还照常。
- 姑 您不工作吗?
- 巴 唉! 是的。
- 姑 可惜得很! 昨天我看见那《图画杂志》的经理。他不满意您,您晓得吗?
- 巴 一个经理常常发怒,有趣得很。
- 姑 他等您的图画,等了一个月了。
- 巴 谁叫他先付钱给我? 这是他错了。
- 姑 摩荔赛德是一个亲爱的情妇吗?
- 巴 还不曾,她年轻得很。

姑 老实说,巴斯嘉,为着您的体面起见,您应该与这妇人绝交。

巴 我专会与人绝交的。

姑 您不爱她,她给您戴绿帽子。而您却受痛苦,竟像真的爱他。

巴 她使我痛苦,但是她不给我戴绿帽子。

姑 孩子气!

巴 爱情是盲目的。

姑 然而爱情的种种颜色都给您看见了。

巴 这个我承认。

姑 如果您是有理智的人,您该听我说……

巴 您叫我同伯利索大人结婚。

姑 为什么不可以呢?

巴 一个离了婚的妇人?一部看过了的书!

姑 但是这书已经绝版了。

巴 您一定要我娶她吗?

姑 说哩!我的朋友,她有五万法郎的年金。

巴 您的婚姻原是爱情的结合,而您劝我这话,您羞不羞?

姑 伯利索夫人是可以爱的。

巴 太瘦了。

姑 呃!瘦人有时候却危险得很。

巴 像鱼骨一般危险。我不肯。先说,她信宗教就教人闷煞。唉!
从事于宗教的女人们,我……

姑 您死也不肯要。

巴 如果上帝理她们,还可以说得过去,我还懂得,但是……

姑 好了吧,不要说上帝的坏话,这是不时髦的了。

巴 也罢,我们且说他的好话。既然他不在这里,显得我们大量。

姑 说良心话:常常不到,而人家原谅的,只有他。

巴 因为人们从来没有看见他。

姑 住口吧,您说话像一个县议员。

第三出

出场人：巴斯嘉、姑尔曼、伊甸、(其后)玛玳琏。

巴 毕竟！……

姑 他来了！

伊 (入)呀！亲爱的，我疲倦极了！

巴 自然啦。他回来的时候老是疲倦的，出去的时候却不不然了。

姑 (向伊甸)这是好教训。

巴 你向我们解释吧。为什么你去了这许久？

姑 是的，你从哪里来？

伊 我从医学会里来。

巴 这不是真话。

姑 今天医学会里并不开会。

伊 (斟酒自饮)我在一个委员会里做主席。

姑 我相信你！

巴 呀！不要喝我的酒！

伊 我回得迟，因为我是步行回来的。

姑 假使你是一个多情的人，你早已坐车子回来了。

伊 我本来想搭电车。

巴 那么，只算是一个朋友。

伊 但是要我等了许多，我不耐烦了。

巴 所以你步行回来，很合卫生，我原谅你。

伊 (在衣袋里取出一张等车的号码)我忘记还了这号码，现在给你们看，倒可以证明我说的是真情：五十三！（仍放进衣袋里）

巴 那么，你是决定代表法国出席一个会议的了？

伊 等一会儿我就动身，到佛罗兰斯去。

巴 你不要我，你敢自己去再看意大利吗？

伊 你也来吧。——我同马尔各德与他的情妇一块儿去。

巴 那小夏娜吗？

姑 (好情好意地)她是卫里叶姑娘的女友;是从前你常常去看望的一对儿,是不是？

伊 正是。

巴 你逗得我心动了,我很想与你同去;但是我仔细想来,姑尔曼岂不更孤单了吗？

姑 你带我去怎么样？

伊 你不疯了！

巴 我们并不一定要与马尔各德他们同一个车室。

伊 (指姑尔曼)如果我带她到那边去,我是没有时间与她相见的。

巴 我呢,我可以看望她。

伊 我在一礼拜后就回来。

姑 (向巴斯嘉)您不必再三要求他了。

巴 那么,我也不走。

伊 我抛开你们原是不应该的;但是我没有拒绝这件差事的权利,这一层你们不得不承认。(越说越高兴)这一次的差遣,可以使我的意见有发表的机会。幸亏有了这一次会议,于是传染病的预防……

巴 呀!你打算向我们演说吗？

姑 你保留着你的学理,等一会儿在车室里向夏娜小姐说明吧。

伊 说不定她会比你更关心些。

巴 呸!你不是她的丈夫。

伊 算了,我们不谈我的事情吧。

姑 噯呀,请你不要作生气的样子。

巴 人家很晓得你还是一个人物。

姑 请您不要笑,他的工作倒还有过成绩。

伊 也许吧。

巴 不要说吧。医学的发明很像军器的发明,只教人家杀人可以

快些罢了。

姑 但是也有些人……

巴 (指伊甸)但愿只剩下一个人就好。

伊 (好情好意地)呀!这一盏灯结灯花了。(整理那灯)

姑 巴斯嘉,您同我们吃晚饭吗?

巴 这要看您的晚饭好不好。

伊 是我叫的菜。

巴 那么我就放心了。

伊 现在是我开菜单了。我们吃一只小鸭,一盘俄国生菜。

巴 只有这个吗?

伊 是的。

巴 加上些大虾给你的妻子吧。

伊 她不须要吃大虾。

姑 (向巴斯嘉)您!(向伊甸)你经过杜赛家没有!

伊 你的衣服明天可以好了。

姑 你没有忘掉,谢谢你。

伊 说到这个……

姑 你在你的衣袋里找些什么?一件赠品吗?

伊 你猜着了。(给她一只小匣子)

姑 一个戒指!

巴 让我看。

姑 唉!多么好看。

巴 (喃喃地)我不觉得,那钻石太小了。

伊 你喜欢吗?

巴 人家从来不赠给我一点儿什么。

姑 我非吻你不可。

巴 好,快吻我吧。

姑 (多情地)接吻哪里可以快的?

巴 我掉过头去。

姑 用不着。

巴 (向伊甸)你再等也是一样的。

姑 那么,你有几分爱我了。

伊 你是很晓得的。

巴 呀!亲爱的,请你们可怜我,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伊 你今天露肩露得多么厉害啊!

姑 这一句是不是责备的话?

伊 (心醉)是的,也不是的。我现在不由自主地心醉了,突然被你动摇了;我的忧虑这样大,所以我宁愿……宁愿不想及别的事情。

玛玳琏用托盘捧着些信件入。

姑 有信件!

伊 (向玛玳琏)请给我。

姑 (把刚才拿来的一封信还给伊甸)唉!你放心,我不至于拆你的书信。

伊 你已经闻了气味。

姑 这可不一样。

巴 这是一样的。信上有一种香气,一闻这香气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人的信了。

玛玳琏出。

伊 (坐在写字台前,拆阅他的信件)这是些请诊的信,但是我不要主顾了……爱丁堡杂志……马根西的一篇文章,论咽喉炎与哥歇的方法……呃?我的名字,好几次!巴斯嘉,你不懂英文吗?

巴 连俄文我也不懂。

伊 将来你再学吧……勒蒲店里的一张发货单,二百一十个法郎。

姑 是我那黑帽子。

伊 (把发货单递给她)拿去。

姑 (不肯接收)你叫人家付他的钱吧。

伊 好的,我负责任。

巴 他真是一个仁厚的人;姑尔曼,这原是您的事情。那么,您整天做些什么呢?

伊 我的妻子,她料理她的丈夫,其余的是我料理。

姑 唉!你这人真好,当你发怒的时候,我深深地爱你。

伊 我的职业开始使我厌倦了。

巴 好吧,且不要骂吧。

姑 你自己不知道你有这许多好处。

巴 当她病伤寒的时候,你的行为,已经给我们知道了。

姑 可怜的朋友,您记得吗?他在我的病床旁边守了二十夜。

伊 你妨碍我看信,请不要说话。

姑 我要说话。

伊 巴里戈住在什么地方?

巴 在索尔班路。

姑 不是的,他搬家了。

伊 糟糕!我要即刻复信的。

巴 你可以在《全巴黎》里找他的住址。

伊 (躁急)《全巴黎》在哪里?

姑 在这里。

巴 不是的。

伊 呃,这是你的面网,我的写字台上常常有的是扣针。

姑 假使你没有结婚,就不会有这类东西,你就不会嗟怨了。

伊 我找不着。这屋子的东西都是找不着的。

巴 除非是尘埃。

伊 等一会儿我再写吧。呀!好一场抢劫,我的屋子里的东西都失了秩序了!我需要一书记,把我的东西收拾好。我须得

一个姐姐或一个什么外省的姨妈,虽则有几分讨厌,她倒可以巡行屋子里,收拾种种的物件。我甚至于连一个岳母也没有!

玛玳琏拿着一个包裹入。

巴 (向玛玳琏)又有什么来了?

玛 这是给夫人的一些书籍。

姑 (打开包裹)《妇人的心》。

伊 《我们的心》。

巴 《她们的心》。

姑 《三人的心》。

玛玳琏出。

伊 布尔遮、莫泊桑……

姑 费复旦、洛得。

巴 恋爱的故事。

伊 私通的历史。

姑 妇女的痛苦。

伊 这就是她所读的书!

姑 我读我所最了解的。

伊 既然你这样好奇,便索性给我戴绿帽子吧。

巴 你耐心等一等吧。

姑 你什么也不该批评。你的少年生活告结束了,我的少年生活才开场。

伊 你的少年生活吗?

巴 自然啦,你是她的第一个情人。

伊 也就是最后一个。

姑 我满心希望是这样的。

伊 你只希望而已,不能相信吗?

巴 当心,亲爱的,有时候你很恃蛮,怕不很容易弄到她对你不住吗?

- 伊 一个正气的妇人是三思而后行的。
- 姑 我们这样希望着吧。
- 巴 噫！一件丧失名誉的事，譬如一套丧服，只要二十四小时就可以做好的。
- 伊 我的爱神，如果你要给你的丈夫戴绿帽子，我劝你好好地选择吧，因为我们男子都是些无赖。
- 巴 只我不是。
- 伊 是的，你是一个好人。
- 姑 因此您绝对没有机会。
- 巴 为什么我绝对没有机会呢？现在我抱不平了。喂，九年前我向您求婚，您拒绝了也许是您弄坏了事。
- 姑 那时候，谁叫您托伊甸替您求婚呢？
- 伊 那时候，我却光明磊落地办了他所拜托的事。
- 姑 他向我求婚不止一次，很恳切。
- 巴 差一点儿我就造成了我的幸福。
- 姑 差一点儿我就成为您的妻子，（走向伊甸）而我就成为你的情妇。
- 巴 将来也许是适得其反。
- 姑 决不，我的好巴斯嘉。
- 伊 （戏向巴斯嘉）谁晓得？……你虽则有那许多历史，而你只爱我的妻子一人。
- 巴 唉！
- 伊 如果我弄得她太不幸了，你可以安慰她。
- 巴 你以为吗？妙妙！
- 伊 将来我们有分散的一天。爱，我预先知道你会脱离我的。
- 姑 脱离你？唉！决不！亲爱的，你不要存着这念头吧。你不要做这种无理的希望吧，这是用不着的。无论我做什么或你做什么，我终久住在你的屋子里依傍在你身边，一辈子同你一块

儿过生活,像一个小铁钩。

巴 小铁钩!

伊 你这人真厉害!

姑 我们永远是在一块儿生活的。

巴 将来人家把你与她一起埋葬。

伊 呀! 这不行,我要自己到那边去。

姑 但是,在那边,我到底不会十分妨碍你。

伊 不,我不肯。

巴 好,那么,请你先走,将来她再看。

伊 亲爱的,你们看,我等不得许久了,我渐渐老了……多么幸福!

巴 幸福?

伊 (苦恼地)是的,我躁急地等待老年,好教我的心安静下去。年老是何等的快乐啊!

姑 满头白发是何等的快乐啊!

巴 没有白发更快乐。

伊 我已经看见我满头白发,在火炉旁边,很有理智,很老成,被人轻视。桌上有书,身边有妻有子,因为将来终有一天我会有……

巴 一个儿子吗? 你可以向一个朋友要去。

伊 呀! 脑筋清闲何等幸福! 天气好的时候,尽管有许多情男情女经过我的窗前,我决不会用眼睛送他们,决不会羡慕。是的,我拍着手,默想他们的精神紧张,时时痛苦,虚度了光阴,不知道尽他们的责任,做他们的工作,用他们的思想。那时候,我有六十岁,才是真真享福的时候。

姑 是的,但是你现在只有四十三岁。

巴 而且身体还结实。

姑 还可以恋爱二十年,亲爱的,放出些勇气来吧。

伊 请你原谅我,我所说的不是我所想的。

巴 (低声向伊甸)你的话伤了她了,亲爱的。

伊 只要她能够赌气一礼拜就好!

巴 你不会愿意她如此的。

玛 (入)夏萨尔夫人与安利耶夫人来了。

姑 我就去。

玛玳琏出。

巴 两个上流社会的妇人。

姑 这是两只火鸡,她们不为我而来,却是为我的丈夫而来。

巴 这是家里的习惯。

姑 (向伊甸)你还没有白头发。

巴 她们想夺了您的人吗?

姑 也许她们已经得到手了。

伊 噫呀,姑尔曼!

姑 呀!我对于我的女友们没有幻想,我晓得她们要寻找什么。

巴 而且他怪您不招待女客。

姑 (预备出去)对啊,我不给他机会。

伊 (生气)你的话没有道理。

姑 刚才有一个妇人被偷去了。她借口要请教于他一件重要的事情,再三要求允许她进他的作业室里。但是,不巧得很,多情的男子已经出去了。

伊 哪一个?

姑 那小夏以丽。

巴 是那寡妇,结婚那一天晚上就死了丈夫的吗?

姑 幸福的丈夫!

伊 说到这里,我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明天早上你那理发匠不能来了,请你不必望他来吧。

姑 为什么?

伊 他自缢死了,所以不能来。

姑 自缢死了!?
巴 在他的铺子里吗?
伊 因为他的妻子同别人要好。
姑 可怜,可怜! ……………你不会自缢吧,吖?
伊 谁晓得?
姑 (责备的声气)唉! 绳子会断了的。
伊 天啊! 天啊!
姑 我去打发她们走了,我就来。(出)
巴 我们并不担心。

第四出

出场人:伊甸、巴斯嘉。

伊 你容许我写几个字吗?
巴 今晚看你的神情很杀风景。
伊 (一面写字,一面说)我的脾气发了。
巴 这是看得出的。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伊 没有什么,老是那么样。
巴 (绘画)呃? 你的鼻子比平日长了许多。你像那些孩子们,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的脸孔就难看了。
伊 你描写我的面孔吗?
巴 这并不花费你一个铜子,但是明天却是付房租的时期。
伊 如果你需要钱用……
巴 我不能借钱,我太忘恩背义了。假使我的朋友帮我的忙,借钱给我,我一定恨他。
伊 那么,请你向一个敌人借去吧。
巴 这么办,代价低些^①。

① 因为向敌人借钱可以不必感恩,所以代价低些

伊 噫呀,我们独自二人在这里,不要假装不要脸皮吧。(静默一会子)说到这里,你的油画有一幅卖了二千法郎,你知道了吗?

巴 这是不可能的。

伊 真的,昨天在蒙第尼贩卖场里卖去了。我在一张晨报上看见的。

巴 二千法郎吗?我的一幅油画吗?天啊!人们是多么愚蠢啊!

伊 不见得很愚蠢吧。

巴 商人们给我这价钱的时候还没有到呢。

伊 你好好地做工,就有这么一个时候的。

巴 等到那么一天,我至少有躲懒的权利了。

伊 那时节,你可以娱乐去。

巴 那么,我每年只画三十多幅图画,不更多了。

伊 往后呢?

巴 一到我的生活安定之后,我就寻找快乐去。

伊 唉!假使你没有天才,也许你是一个很勤苦的人!

巴 那么,我自贺我有几分天才。

伊 你有很大的天才,亲爱的。

巴 你弄错了,我是知道我自己的。你晓得我一想起我的艺术的程度便作什么感想?我想要抱着臂膀不再绘画了,因为这是避免劣画的好法子。我是一个庸碌的人,像我的邻居,像许多人们,像你一般庸碌。只一层,我比你谦虚些。

伊 谢谢你。

巴 天才,现在世上的人都有天才,天才变成令人难堪的东西了。

伊 依你说,你没有什么大志愿了?

巴 没有的。我常常想到将来在外省的美术馆陈列着我的图画,随时可以撤去,这就是我的光荣正在等待我,叫我好不寒心。

伊 呃?真的,你不爱你的艺术。

巴 我觉得爱情与友谊都比我的艺术好些。

伊 朋友们与我们撒手,妇人们背着我们与别人要好。

巴 等一等再说。

伊 在我个人说起来,只能在这作业桌子前面得到完全的幸福。

巴 今天因为你肚子饱了。

伊 不,因为我的价值增高了。

巴 你以为你有进步吗?

伊 我以爱情开始,以科学告终。

巴 我为你的妻子可惜。

伊 也许我们相逢太迟了。

巴 先要顾到人类的幸福,然后顾到她的幸福,是不是?

伊 如果我是有用的人,她的责任乃是尊敬我的主张。

巴 自私者!

伊 我对于咽喉炎的研究,可以救千万人的性命,你晓得吗?

巴 你的研究还不曾达到目的,你不必张扬吧。

伊 不久就可以达到目的的。

巴 好! 往后呢? 你做的好事! 你医治好了一个病人之后,上帝又遣送一个给你。这溷浊世界里,灾祸的数目似乎是有一定的。我们保存着我们所认识的灾祸,比较地还好些。再者,有什么好处呢? 世上永远有的是富人与穷人,坏人享福,好人遭殃。你尽管关住门工作,你尽管有天才,决不能把世情改变。一切的事都是值不得做的。

伊 你所开导我的乃是卑鄙的话,你说努力是无益的。假使我们的祖宗像你一样设想地球至今还居住不得,男人们还是裸体的。

巴 女人们也一样。

伊 我们岂不像猴子般四脚爬地。

巴 也许我觉得这个更有趣呢。

伊 你画树木,但是你的祖宗曾经爬过树木呢。

巴 叫我爬树,我可为难了。

伊 你所嘲笑的人——博学者、艺术家、诗人，恰都是改良这不完善的社会的。他们使社会变成不像从前一样令人难堪，使享乐者安享他们的乐趣，贫苦者还可以生存。大约当时也有的是不好的丈夫，没有价值的朋友，不遵教训的子女。这算什么呢？他们的工作与他们的理想已经在地球上播种幸福、公理以及美的事物了。他们这一班自私者，他们不曾恋爱过，然而他们已经为着后来的人创造幸福了。

巴 好，继续人类的友谊，消除痛苦与怨恨，我巴不得这样呢。

伊 我们将来可以达到这境界的。

巴 在六个礼拜之后吗？

伊 在几个世纪之后。现在我们已经把生命的疆域开拓了。

巴 这是多么残酷啊！……谁晓得？如果你们有一些机会，也许可以消除了死亡。

伊 战胜死神吗？呃，亲爱的，我们有这样的进步，怕不可以战胜死神吗？

巴 我很愿意生在那时代。

伊 你还没有结婚。

巴 再者，有什么好处呢？你们不能把青春延长。

伊 呸，自作多情！

第五出

出场人：伊甸、巴斯嘉、姑尔曼、夏萨尔夫人、安利耶夫人。

姑尔曼入，夏萨尔夫人、安利耶夫人随入。

安 (向伊甸)人家可以握您的手吗？

夏 (向伊甸)人家可以恭祝您一路平安吗？

伊 当然可以啦。

夏 (向巴斯嘉)呃？这一位可是狄拉奴亚先生？

巴 (鞠躬)正是。

姑 (走近伊甸的写字台，问道)刚才你在写信吗？

伊 你看吧。

姑 我惹你生气了。

伊 没有的事。

夏 (向巴斯嘉)人家说您要同伯利索夫人结婚,真的吗?

巴 那真出我意料之外了。先说我就是婚姻制度的仇敌。

姑 请您住口好不好!

巴 婚姻乃是不合时宜的东西了。它有它的来源,不久也就有它的末路。

伊 (风流地)好,你千万不要立这一种契约吧……

巴 这是一种不道德的契约,因为人们自问能够实行某事才立某种契约。至于婚姻的契约,谁也不敢说能够实行。

安 (向巴斯嘉)您口里这样说,而今晚人家却在费佛利耶家宣布您订婚。

姑 (感动)呀!订婚!……

伊 这是婚姻制度上最美妙的时期。

姑 我呢,我觉得最美妙的时期乃是……

巴 乃是结婚之后……

姑 我不敢说出来。

安 (向伊甸)您看,她在恭维您。

夏 而且是在您度过了四十岁之后。

巴 他已经是一个后备队的兵士了,而人家还要他在大旗下面打仗。

伊 (为难)我没有福气,她们都爱我。

夏 一个人对于人人都有情趣,却有不能使任何人享福的危险。

巴 (调笑地)然而请你们仔细看这汉子,他长得并不美。

安 他是色衰的人了。

夏 他又不会穿衣服。

伊 我故意忽略了。

- 姑 不要紧,我们并不因此减少了锐气。
- 夏 您的朋友们该是恨您的了,是不是?
- 伊 是的,满心恨我。
- 巴 坏汉子,好一头的美发!
- 伊 我因此才有仇敌哩。
- 巴 我认识一个秃子,他要拔尽你的头发。
- 伊 是一个老朋友,是一个潦倒的艺术家,是不是?……非但他的脑盖上没有毛,他的灵魂里也毫无所有。
- 姑 (向巴斯嘉)您看,我的伊甸还不错,是不是?
- 巴 (怒气冲冲地)当我们一块儿出去的时候,是我向人家丢眼角,而人家却丢眼角看他!
- 安 可怜的巴斯嘉!
- 姑 (向伊甸)那些妇女,她们在路上拦住你吗?
- 巴 不,但是她们追随着他。
- 伊 撒谎鬼!
- 巴 这一个冬季,人家追随过你两次,我注意到了。
- 安 这未免太厉害了。
- 夏 人家追随他。
- 巴 像男子追随妇人一般。
- 姑 像追随一个卖笑的女子。
- 伊 噯! 有时候我真的自问我是不是一个卖笑的女子!
- 姑 幸亏你还不是金钱买得来的。
- 伊 (风流地)呀! 朋友们,我尽可以赚千百万。
- 姑 (给安利耶夫人一些糖果)您要不要吃一块糖?(姑尔曼、安利耶夫人、巴斯嘉都到上方去)
- 夏 (向伊甸)妇人们喜欢您,您却有不安的样子。
- 伊 “不安”二字恰恰适当。
- 夏 情人太多了吗。

伊 (孩子气)命令太多了。

夏 也就罢了。

伊 (向后退)是的,此刻我有许多事情做,我忙得很。

夏 在您未结婚以前,我们在某一个二层楼上相逢,您记得吗?

伊 有十五年了。

夏 没有那么久。

伊 请您容许我,现在您是在……

夏 那时节,是何等的淫荡!

伊 后来是哈佛尔的一个妇人代替了您。

夏 在同一层楼吗?

伊 噫!

夏 昨天我从那一家经过,二层楼的房间现在空着。

伊 这是那房间有福气!

夏 我们再租那房间好不好?

伊 我要动身了。

夏 您回来的时候行不行?

伊 呀!亲爱的,我再申说一句,我现在忙极了。

夏 忙到疲倦了吗?

伊 真的,在这上头您不会满意,我是晓得您的。

夏 忙到疲倦了吗?我该不该说出来?

伊 是的,是的!我请您说了吧……好教人家不再缠扰我。

夏 假使姑尔曼知道您讨厌这个,她便不会这样妒忌了。

伊 我不理您,也不理别人。这一切都只是虚张声势。实际上我是努力工作,而且不负我的妻子。

夏 您不负她,而您却令她怀疑您负她。

伊 因为我爱虚荣。

夏 您究竟爱她不?

伊 您这问题乃是刚才她问我的,大约在五分钟之内,她又要再问

- 我了。
- 夏 夸口！
- 伊 我们打赌吧。
- 姑 (上前)你们在这角儿上笑什么？我敢断定你们在说我的坏话。
- 夏 不是的。
- 伊 不是的,我的爱神。
- 姑 (娇声地)你爱我吗？
- 伊 我赢了。
- 姑 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意思？
- 伊 我同夏萨尔夫人打赌,说你在五分钟内一定问我这一个问题。
夏萨尔夫人走近安利耶夫人与巴斯嘉。
- 姑 (向伊甸)你打趣我,你有道理,我实在是太可笑了。
- 伊 噫呀,大孩子,我寻开心罢了。
- 姑 (愁苦地)妇人们有一种怪脾气,她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你们男子给她们一个良好的答复,然而她们明知这种答复是假的。
- 伊 (说笑话)我们讲和吧,我的寻常人。
- 姑 现在我是你的寻常人,将来我却是某人的非常人。
- 伊 姑尔曼! ……。
- 姑 (风流地)妇女到了感受尽种种的心情之后,才是完善的妇女。
姑尔曼走近巴斯嘉与夏萨尔夫人。
- 夏 (向安利耶夫人)六点钟了!我要在城里吃饭,我们走吧。我有的时间仅仅够换衣服。
- 巴 你觉得这事很难吗？
- 夏 不,容易得很。
- 安 (向伊甸)告别了,骄傲的。
- 伊 我为什么是骄傲的？
- 安 因为您忘记了您的约言。

伊 我吗？

安 您同我约过写信给我。

伊 是的，该写信允许给您一小时。

安 对不起，两小时。

伊 就算是两小时吧。

安 我老是等候您的信。

伊 我曾经想念及您，这就是证据。

安 您的妻子眼望着我们。

伊 (严重地) 拿去吧。(他把那等候电车的号码放进她的手里)

安 (气窒) 五十三……一个号码。

伊 我回来的时候，也许还可以给您一个更好的。

安 不知礼的男子！

伊 (笑起来) 请您原谅我，我爱恋我的妻子。

安 一个放荡不羁的男子变成这样，是何等的苦刑啊！

巴 (向夏萨尔夫人) 那么，您不要我吗？

夏 是的。

巴 要怎样才可以使您决意呢？

夏 要许多东西。

安 红十字与旗牌^①。

巴 尤其是旗牌。

夏 浪子！(向伊甸) 一路平安，医博士。

伊 谢谢。

安 不久再见。

姑 告别了。

巴 让我把她们拥进车子里去。

夏萨尔夫人、安利耶夫人出，巴斯嘉随出。

① 意思是说要天下最难得之物。

第六出

出场人：姑尔曼、伊甸。

姑 现在我们只有两人在这里了，你不再惹我伤心了吧？

伊 你还恨我吗？

姑 不是的。

伊 （关门）这才对啊。

姑 好福气！两人在一块儿！

伊 是的。

姑 你有道理，该把门关上。

伊 我告诉你，我并没有完全关好。

姑 唉！从来不是你上铁门子。

伊 性急的丫头！

姑 （孩子气）至少该让我吻你。唉！你不要怕，我不会拥抱得太紧的。我多情地吻你，没有不好的用意，像你吻我一般。

伊 随便你要怎样吻我都可以。

姑 随便我吗？

伊 爱恋你的人容许你。

姑 是的，但是我的丈夫禁止我。（她给他一个吻）

伊 够了。

姑 再来一个……

伊 我忙得很！

姑 这是不费时间的。

伊 那么，这该是最后一次了。

姑 是的。（又吻他）

伊 呀！你惹我动心了。快活的女孩！你晓得一切的诡计。

姑 我尽可以发明些诡计。

伊 无耻的，请你住口好不好！？假使一个新闻记者听见我们的

话……

姑 淫邪的人偏恨淫邪。——现在轮着你了。

伊 (吻她)好。

姑 就完了吗?

伊 是的。

姑 只一个吗?

伊 再来一个就危险了。

姑 那么怎样?……

伊 改变我们的谈话吧。

姑 既然你就要出去的,还有什么危险呢?

伊 等一下吧。

姑 只一个吗?好的!老是这样。现在请你说话吧,告诉我吧。

伊 告诉你什么?

姑 你今天所做的事情。

伊 我没有什麼可以告诉的。

姑 (多情地)仍旧说一说吧,扯一扯谎也好。现在你竟不再打你的亲爱的诳语了。

伊 我一切都向你说了,我同你发誓。(起立)

姑 (勉强使他再坐下)唉!我请你不要动。我隔了一个礼拜没有看见你了。

伊 噯呀,我在两点半钟才出去的。

姑 不,两点钟。

伊 现在只有六点钟。

姑 六点一刻了。

伊 糟糕!我要错过了火车。

姑 时钟太快了。

伊 多么孩子气!没有人相信你结婚已经八年了。

姑 你觉得我爱你这许久是奇怪的事情吗?唉!我很喜欢看见

你。没有人会说你与我在一块儿生活,不是吗?

伊 实际上是……

姑 你不凶恶的时候我很快活,你注意到吗?

伊 (自负地)这是真的……

姑 (赞美地)你晓得你像个什么样子吗?你很像是一个美妇人刚才给人家恭维似的。

伊 请把火柴递给我。

姑 你问我要一样东西,是何等可喜!此刻你再要什么?我愿意供给你。

伊 (燃看一枝火柴)请你坐在这里,不再说话吧。

姑 唉!你不要看你的文件,留到路上再看吧。

伊 你说得有理。再者,今晚我也没有什么兴致。

姑 而且你咳嗽。

伊 这房间里的天气很冷。

姑 有这样的火还冷吗?你说笑话,人家却气闷煞。

伊 我打寒战了,让我取暖好不好?

姑 对了,我们取暖吧。二人在一块儿有趣些。

伊 是的,我们取暖吧。(他们走近火边)

姑 真的,今晚你有疲倦的样子。你不觉得不舒服吧?

伊 什么话。

姑 伊甸,你应该稍为注意你的健康,我觉得你很不谨慎。

伊 不谨慎吗?

姑 因此你身上穿的是很薄的衣服。

伊 你错了,我穿的不少呢。

姑 三月的天气,这些衣服还不够。

伊 (打呵欠)你放心,我的身体好极了。

姑 亏你说,你打呵欠了,你的胃气不和了。

伊 我打呵欠,因为这是吃晚饭的时间,我的肚子饿了。

姑 尽管你怎样说,你的脸色比平常黄了。

伊 你不要说起我的健康吧。

姑 总之,一见你的脸孔很黄,就知道你近来工作太多了。

伊 这是不对的。你该很知道。我们不要再说起工作吧,一说起我就要责骂你了;幸亏我们还有两个钱!喂,你承认了吧,你看见我的脸孔变了这许多,你不觉得有些惭愧吗?

姑 我不觉得惭愧,只觉得愁闷。

伊 我所过的生活不是我所应该过的:我睡得太迟了,起来太早了。这就是我的脸色不好的原因。你犯不着寻找别的原因来减轻你的良心上的不安。

姑 你以为吗?

伊 谁处在我的地位不会疲倦呢?我们常常出游,在城里吃晚饭,吃夜饭,不住地自己烦扰自己。昨夜我们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三点钟了……当然……

姑 唉!第二天老是那么样的!稍有一些快乐的时候,你非把些懊恼掺进去不可。你要怎样?谁也不是完善的人。我毕竟不能纳闷,当在……不说了,说出来倒是扯谎。把最甜蜜的时间幻想成为最有害的时间!我不赞成你这意见。

伊 好呀。

姑 总之,昨天原是你提议出去的。

伊 这个我承认。

姑 到底还好。

伊 这实在因为我们昨天恰恰吵嘴。要不吵嘴,要重归于好,不得不出游。

姑 还有呢?

伊 还有就是:你恰有这一件增加你的美貌的衣服,每一次你穿的时候,我注意到……

姑 注意到什么?

伊 我注意到：你那衣服一穿上，你要我如何便如何。

姑 呸！

伊 因此你就常常穿这衣服。

姑 这所谓感恩图报。

伊 姑尔曼，我请求你另穿一件衣服吧，你这样一来，我就着了迷。

姑 不幸得很，你不久也就清醒了。

伊 太迟了。

姑 在早上的时候。

伊 太阳终于要出来的啊。

姑 (愁容)呀！太阳乃是我的仇敌。太阳出来之后，你重新得到了你的理智与你的聪明，以及你的残忍的心理。一切反对我的，能致我的爱情的死命的事物都给你收集了来，你再发现你自己了。我的权威因遇着太阳而消灭了，我的魔力丧失了，于是在我面前的只是一个路人，只是一个我所不敢相信能够征服的男子。呀！在那最可爱的时间，我是你自身的一半，为什么这时间竟逃走了？既然肉体的狂欢是二人一样的，为什么二人的心灵却会有这许多差别呢？可叹啊！合为体的两个人竟能分离，有时候竟成仇敌。真是糊涂！

伊 我爱，假使我们分居两个房间，也许……

姑 两个房间吗？不，我宁愿你在早上醒来的时候恨我，我要像一个小女孩一般地在你的心上睡一辈子。我仔细想过，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得到幸福。假使你把我这些夜间的快乐取消了，我们还剩下来一些什么呢？

伊 (自负地)那么，当你在我这肩膀上打睡的时候，你满意了吗？

姑 不。

伊 扯谎。

姑 请你不要说了，你老是说你给人家幸福，至于人家给你的幸福，你却从来没有提及。然而，呆子，假使你像我爱你一般地

爱我,你不晓得是怎样幸福啊。你放心,我不肯把我的命运与你的命运交换,虽则你使我受了这许多苦恼。

伊 (感动)我这人很无情,是不是?

姑 有几分。

伊 我冒犯你?我使你短气?

姑 常常是的。

伊 可怜的女孩!

姑 你看得出来的,我不是自负的人。你待我好的时候,我也可怜我自己。

伊 你有道理,可怜你自己吧。

姑 当我的确知道你对我多情的时候,我不再需要骄傲了。

伊 说吧,你的话令我愉快。

姑 我博得你的欢心吗?

伊 假使你没有受痛苦,不晓得已经说了多少可爱的话了!

姑 这没有什么,请你不教我多说吧。谁晓得?也许我将来会感觉到幸福哩。

伊 幸福吗?你要幸福的时候,幸福就有了。

姑 须在我不搅扰你之后的时候。

伊 在你肯不像现在一般地浪漫的时候。普通人爱丈夫不像你这样厉害。

姑 我唯一的错处乃是:我对于我丈夫的感情,与我的女友们对我丈夫的感情一样。而我却叫做妻子,这是何等不幸啊!

伊 是的,这可惜得很。

姑 总之,请你公平些,正式的结合并不是一种罪恶,只是一种事变。假使你没有娶我,也许我是你一生中的最好的情人哩。

伊 你原是我的情人队里最堪自负的一个啊。

姑 我可以助成你的贞操,也可以助成你的淫佚,比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先说你就只是一个情郎,不是一个丈夫。你所扮演的

角色只是一个恋爱的男子,永远恋爱的男子。

伊 (忍耐地)我是狄洛奈^①!

姑 你想要改演一种角色,因为你有四十三岁了。这是不可能的!你一辈子只能过恋爱的生活,或被恋的生活。宿命是不可逃避的。

伊 这可怕得很。

姑 所以如果你有几分见识,与其把四分之三的时间用来避免我的爱情,倒不如用哲学的眼光来承受。假使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一定说:“现在上天判定我爱一切的妇女,与其爱别人,倒不如索性爱我的妻子,让她摆布。她对我这样好。”

伊 但是每天当人家工作,没有兴致的时候,脾气不好的时候呢?

姑 这个不要紧。在这种时候,可以停止工作,微笑,悄悄地自思:“她要来烦扰我了,但是她该是多么喜欢啊!”

伊 好,那么,你还是爱我吧。

姑 我要怎样爱就怎样爱吗?

伊 是的,但是不要再增加了。

姑 唉!你已经先怕起来了。

伊 你以为这种热烈的爱可以永远继续吗?

姑 我恐怕是这样的。

伊 那么,直到你的晚年。你心心念念只有你的丈夫吗?

姑 甚至年老发白,我也只操心这个。我的可怜的爱人,我如此爱你!

伊 (突然地)唉!我深深地爱你。

姑 哦!请你再说几番!你晓得,我却不晓得。

伊 我爱你,我爱你。

姑 比爱道理、比爱工作更强吗?

^① 狄洛奈(1826—1903)是法兰西戏院的伶人,专扮演恋爱的角色,技艺卓绝。

伊 比爱科学更强。
姑 胜过佛罗兰斯的会议吗？
伊 我瞧不起什么会议，我不去了。
姑 呀！不要说呆话，你还是去吧，这是说定了的。
伊 我在家陪伴你。
姑 我不愿意。你去收拾行李吧。既然你爱我，你去了我也不伤心。不要孩子气才好。
伊 我们不曾分别过，不要破例吧。
姑 噯呀，伊甸，你做事欠思量。你的责任乃是出席会议，你是分明知道的。
伊 我不管我的责任了！
姑 再者，现在太迟了，你已经受了委任，非去不可。
伊 我受了委任，是的，不错；但是并不是不可挽回。
姑 扯谎！
伊 你听我说，我曾经保留临时拒绝的权利。
姑 你没有同我说过这话。
伊 我忘记了。现在让我写信给部长。
姑 请你考虑考虑，你的位置会给别人占了去的。
伊 那么我更喜欢了。
姑 请你不要这样办吧。
伊 （执笔）让我做去吧。
姑 呀！你不要这样做好人，一个钟头之后你就会恨我的。

第七出

出场人：伊甸、姑尔曼、玛玳琏。

玛 （入）夫人，戴里和伯爵来了。
伊 戴里和伯爵吗？
玛 是那容貌憔悴的一位先生。
姑 这是爱我的男子中之一个，我就来。

伊 (把信递给她)玛玳玳,您叫一辆车,把这一封信送到克尔奈路去。这是紧急的。

玛 好的,先生。(出)

第八出

出场人: 姑尔曼、伊甸。

姑 等一下你不会发怒吧? 不会责备我什么吧?

伊 是的。我允许你,你放心吧。

姑 而且,管它呢! 你所想的只是细节。你不走,我有你,这就是大纲了。

伊 我们一块儿过夜,大家很快乐,等一会儿你看。

姑 (预备出去)谢谢。(走回来)我们去不去看洛汉克林?

伊 我不想去,你呢?

姑 这是第一次开演,你晓得吗? 我们的两张大厅座位的票子没有用处,岂不可惜?

伊 你可以赠给人家。我们不出去好些。

姑 今晚你好极了。

伊 你有什么法子? 我没有别的法子爱你,只能用爱情。

姑 (调笑地)这是何等不幸,吖?

伊 (独自一人,严重地)是的,这是何等不幸啊!

幕闭

第二幕

布景 如前幕。伊甸的写字台上有一支蜡烛，烧去了一半。

第一出

出场人：伊甸、姑尔曼。

伊 (独自一人，坐在写字台前，有忧虑之容，研究火车时间表) 阿力山得利，佛罗兰斯，八点欠五分……刚才我还来得及……呸！不要想了吧，穆里索代我去了……穆里索！一个好人物！……唉！妇人！

姑 (在门槛上，娇声地) 怎么！你独自一人，而你却不叫人告诉我吗？

伊 (自语) 呀！现在我该理一理她的一颗心了。(向姑尔曼) 你找什么？

姑 (乱翻伊甸的文件) 我的书呢？……呀！在这里！

伊 当心，不要翻倒了墨水。

姑 你允许我在你旁边坐下吗？

伊 随便你。

姑 我的裁纸刀在哪里？

伊 我没有摸到。

姑 (从他的手里抢过他的裁纸刀来) 我用你的。这一本字典妨碍我，请你拿开吧。

伊 你觉得舒服吗?

姑 (挨近他坐下)现在我很好,谢谢。我很喜欢。

伊 这就好了。

姑 你呢?

伊 既然你很喜欢,我也很喜欢。

姑 我同玛玳琏说过叫她在这里摆饭。我们在这小桌子上吃饭,像前天一样。你不讨厌吧?

伊 哪里话!我才快乐呢。

姑 而且等一会儿我们把奴仆们遣开。

伊 晓得了。

姑 你可以坐在这里,把背向着火。如果巴斯嘉不请而来,你千万不可把座位让给他。我牺牲这座位,为的是你,不为的是他。

伊 我们今天不会看见他。

姑 他一定来。我敢断定。

伊 为的是在我未走以前来同我握一握手。

姑 除非他的情妇留住他。

伊 那就是例外了。

姑 这是很可能的。

伊 可怜的男子!

姑 他的爱情不行了,他起恐慌了。

伊 他不工作。

一时沉寂。姑尔曼展阅一本小说,伊甸写信。

姑 刚才我看见的。那一位先生是从部里来的,是不是?

伊 是的。

姑 他没有给你带来些不好的消息吧?

伊 没有。

姑 那么,你不追悔什么了?

伊 是的。

姑 你做得好！先说今夜你就不至于像在火车上一般挨冷。

伊 不错。

姑 明早你不至于被尘埃蒙住了。

伊 大约是的。

姑 你不至于难看。

伊 这个！……

姑 明早你起来很舒服，心平气静。

伊 （不相信）你以为吗？

姑 你知道到佛罗兰斯去要多少时候吗？三十二小时，爱！

伊 从前我旅行过更远的地力。

姑 尽管你说，三十二小时的火车总是令人疲倦的。

伊 不见得，有时候却可以借此休息。我在睡车里睡得很好。

姑 （不好气地）呃，今晚你本该走了的。

伊 （发怒）为什么你说这话？

姑 不为什么。

伊 噯，既然我不后悔，你不要令我后悔吧。

姑 你后悔了，我是晓得你的。

伊 你误会了。

姑 你自己不看见你的脸孔，亲爱的，你像一个被判决的罪犯。

伊 你老是关心我的脸孔的！

姑 请你说良心话，自从你放弃了这一次旅行之后，你就心里埋怨我了。

伊 没有的事！我再说你误会了。我为你牺牲了这一件小事，我很快乐。

姑 你看，这一种好思想，竟活像一种责备的话了。

伊 责备的话！什么责备的话？老实说，埋怨你却是我没有道理了。你不是劝我走的吗？你放心，我还没有忘记，永远不会忘记。纵使现在我感觉得某种的懊恼，这是我活该！我只该自

怨自艾,你却丝毫不负责任。我是唯一的罪人。

姑 唉! 下动员令了!

伊 当然,我仔细观察事情,觉得我听从了你的话也许还好些。天啊,我不说不是的。一个学者本该趁机会施展他的才能……我没有尽我的责任,这是显然的。

姑 非常显然。

伊 假使我能取消辞职,还有可说。

姑 为什么不能呢?

伊 不是时候了。

姑 你怎么晓得?

伊 我晓得。

姑 噯,你不必灰心。火车是几点钟开的?

伊 八点欠五分。

姑 哪里! 比这个更迟些。我们可以查一查火车时刻表看。

伊 刚才我查过了。

姑 呀!

伊 再者,查它又有什么用处? 穆里索受了委任,代替了我了。

姑 穆里索医博士吗? 是谁告诉你的?

伊 是刚才到来的那一位少年所说的。

姑 穆里索吗? 他怎么能够这样快就受了委任呢?

伊 当人家把我的信交去的时候,他恰在部里。

姑 这人天天在部里守着的。

伊 他没有错过机会。

姑 穆里索,一个好人物! 这一次的任命倒可以使你减少后悔。

伊 (不好气地)穆里索教授是一个有大才的人,我相信他到那边一定很有成绩。

姑 那么,当心我吧,你会怪我的。

一时沉寂。

伊 我的亲爱的孩子,你看,你是一个不会设想的人。

姑 我吗?

伊 请你留心,你爱我未免太过了些,使我昏乱起来,不会审察事物了。

姑 好,说到这上头了!

伊 你的意见原是好极了的,我是承认你的意见很好的第一人,但是你总设法弄到我不能利用你的意见。所以我往往莫名其妙地、不由自主地为你而改变了我的主意。

姑 这是何等埋怨的话!

伊 你弄得我的心逆着你的忠告,顺着你所不敢说出来的内心的愿望。

姑 我骗了你了。

伊 不是的。但是你却用柔情缚住了我,用温存的手段勾引我。

姑 请你诚恳些吧!

伊 我是一个弱者,自作多情,竟很笨地决定了有害于我的利益的主意,今天的事,从前有过了的,将来一定还有……唉!我不埋怨你,只就事论事。

姑 是的,不错。

伊 而且,这是一件特别的事情,我注意到了,一切的人们也注意到了:每逢人家给我干一件事,于我有益的,或能令我愉快的,我因为怕损害及你的爱情的缘故,不得不拒绝了。你对于你的丈夫的感情好极了,这个我不否认,但是假使你不改变你的行为,你尽可以成为他的仇人……人家会猜想你有一种计划。

姑 我没有什么计划,亲爱的,我不懂你的话。

伊 那么,如果你没有计划,就更厉害了。在这情形之下,没有什么办法了。

姑 请你不再说下去,否则你就成为凶恶的人了。

伊 你竟不喜欢真理!

姑 也罢,既然你存心令我难堪,你就继续说下去吧。但是这一次我可不痛苦了,我预先告诉你。

伊 (发怒)你看见我为你的过失而心里不受用,为什么你还不伤心呢?

姑 我的过失吗? 是的,不错……我本该有你所没有的意志。

伊 当然啦。

姑 你的意志薄弱,你就惩戒我吧。

伊 我说大话,我自己反口,结果常常是我有不合理的样子;但是你到底很晓得是我有理。

姑 这是可能的。但是你太不宽宏大量了,爱! ……你发觉我的过失,你是何等喜欢! 当你以为你真的受了委屈的时候,你是多么快活! 你很热心地寻机会埋怨我。刚才我说的不错,我说一个钟头之后你会恨我的。(走向门口)

伊 你走吗?

姑 我不想要吵嘴。

伊 你走,为的是不愿意听些不好听的话,是不是?

姑 还不是吗!

伊 你依照你的习惯,不答复就走了。唉,这就是你的理论!

姑 我不像你一样有机智。

伊 (拿帽子)你可以停留,我出去。

姑 你出去吗?

伊 是的,我让位给你,我放弃了我的作业室了。

姑 你不在这里吃饭吗?

伊 (戴起帽子)一刻钟后我就来。

姑 随你的便,我不阻你出去。

伊 你不问我到哪里去吗? 真是例外的事!

姑 我不在乎这个。

伊 我头痛,要到马路上吸一支香烟。我想这是不犯禁的吧?

姑 你可以吸两支香烟,如果你愿意的话。

伊 你犯不着为这事流泪。

姑 (哭)你不要理我吧。

伊 你想要我带着愁容出去吗?好!完了!(把帽子脱了)

姑 唉!请你不要再坐下吧。

伊 我变了主意了。

姑 去吧,再戴起你的帽子,不再在这里惹我伤心吧。

伊 在你的跟前是不能怨命的,一说你就伤心。

姑 我伤心与你有什么相干?

伊 这使我难为情。

姑 呀!你的好心是不能久的……老是那一套把戏!起初是可怜我,其次是心里不受用,结果是大动其气……刚才你是那么会温存,现在你是这么凶恶,你不害羞吗?你的记忆力真不好!

伊 你要怎样?时间相随而不相似。总该不时改变谈话的方向才好,否则生活太单调了。

姑 你有道理,专谈爱情是不行的。

伊 我们相爱,我是巴不得的;但是我们不要再谈爱情了,唉!世上不止有爱情,还有的是工作、家庭、儿女。

姑 (吃惊)儿女吗?给我一个吧!

伊 儿女是要调护的,是要照管的。

姑 我是你的情人,爱你太甚了,就不能做一个好母亲。你的话是这意思吗?

伊 呀!我们庆贺我们没有儿女吧。你是一个好心的女子,你一定能尽你的义务,这个我相信,只一层……

姑 只一层?

伊 假使有了一个可怜的孩子,也许你不由自主地恼他分散了你的幸福。

姑 恼那可怜的孩子吗?

伊 是的,恼那可怜的孩子!

姑 你至少应该等到那时节,看怎么样,然后批评我!

伊 好的,将来一切都是好的。

姑 (生气)呀! 恋爱是何等不幸的事情!

伊 呀! 被爱是何等的苦恼!

第二出

出场人:伊甸、姑尔曼、巴斯嘉。

巴 (突然入)呀! 朋友,爱情是多么讨厌的东西啊!

伊 看你弄成这个样子! 你的领结斜了。

巴 我刚才与摩荔赛德吵了嘴。

伊 又来吗?

巴 但是这一次我却给她一巴掌……

伊 (大乐)这才对啊!

姑 (向伊甸)你听了这话,心就松快了!

巴 姑尔曼,您不陪我们了吗?

姑 (走向门口)请您把您的痛苦同我的丈夫谈吧,今晚他比我更能了解您。

伊 (目送她出)唔啵!

第三出

出场人:伊甸、巴斯嘉、(其后)玛玳琏。

巴 她给我戴绿帽子,我有证据了。

伊 呀!

巴 我不会再讲和的。而且她不会肯和……喂,请你明天才动身吧,我跟你到意大利去。

伊 我不去了,亲爱的。

巴 为什么?

伊 因为有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巴 什么事情？

伊 你一定要晓得吗？我放弃了这一次旅行，为的是我对妻子的爱情！

巴 （自语）他竟把这个叫做意外的事情！（向伊甸）那么，你叫我变成怎样呢？伊甸，我是一个不幸的男子，你应该安慰我。

伊 我认识有些人比你更可怜。

巴 你又同你的妻子吵一次嘴了！

伊 你不幸，但是你可以在家里关着门哭一个整天！你是自由的！

巴 非常的自由。

伊 （兴奋）自由！你懂得这一个神圣的字眼吗？你可以去，可以来，可以上楼，下楼，随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巴 可叹啊！

伊 你还不曾失了独居的权利！你的情妇——你那恶劣的情妇，她给你戴绿帽子，这有什么要紧！她不吃醋不歪缠，不常常质问你！

巴 我巴不得哩。

伊 （越说越兴奋）当你出去的时候，她不问你到哪里去；回来的时候，她不问你从哪里来。如果你说“我觉得冷”，她不会答说：“我们取暖吧。”

巴 她甚至于不说：“请你取暖吧。”

伊 你写一封信的时候，她不伏在你的肩上；你同一个妇人说话的时候，她不在你的身边兜圈子。当你在重要的时间，正该立定主意的当儿，她不消灭了你的意志。她不会说些模糊的、隐藏深意的话，这种话表面上没有什么，其实深入人心，令人英雄气短。

巴 唉！我可以钻进一个马戏场的野兽圈里，她也不至于阻挡我的。

伊 换一方面说,如果你比平常多情了些,她也不至于连忙滚入你的怀里,像第一次赴约会的情妇一般地缠绵。

巴 我从来不曾看见她缠绵。

伊 如果你偶然在外面吃晚饭,没有她陪着你,你不至于半夜里看见她躺在床上醒着,脸色不变,但是声音变了,眼睛里满藏着妒忌的神情。

巴 幸运儿!

伊 噫!我们不必谈爱情了,我诅咒爱情,我恨爱情。你因戴绿帽子而嗟怨吗?呀!亲爱的,我有时候还做戴绿帽子的梦想呢!

巴 我是戴绿帽子的,你不是,所以你羡慕我。

伊 (在桌上拿了一只小镜子,摇弄)你不要笑,一切这些都是非常令人发愁的。(生气)这妇人的生命在我的手里!她缺少不了我,譬如空气与日光。当我在家的时候,你注意到她的脸色很好吗?我不在场,她非但得不到幸福,而且生命也保不住了。假使我抛弃了她,我就是个坏人。

巴 (调笑地)你真有责任心!

伊 呀!这是慈善的心肠!……

巴 请你不要打破了这一个镜子,打破了乃是不吉祥的,而且我一定要保存。十年前,你容貌很美的时候,嘉特菱·卫里叶赠给你这一个镜子,所以我可以借此回忆到你结婚前的生活。

伊 是不是?我在那时节还快活些。

巴 大约是因为你的情妇比不上你的妻子爱你……

伊 那时节,人家更晓得爱我。她懂得我已经不堪烦扰,渐变老成了。所以她的聪明,使我感受工作的乐趣。那时我是一个好少年……她是一个美妙的伴侣!

巴 是的,但她却是多么不好的女伶!

伊 我们那时候在一块儿生活,然而我们很合得来。没有什么好说的,那时候我所得到的和平。

巴 是夫妻间的和平。

伊 假使她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女友,也许我不至于想到结婚。忠心、安静、有见识,她样样都全。

巴 因此之故,有一天,你觉得她缺少了一样美德。

伊 我渐渐地暗中怪她曾经有过些情郎,因她而联想到一个无可指摘的妻子。(向自己说)呆子!

巴 你已经学过修道,所以你想要许愿。

伊 其余的你都知道,因为你因此痛苦过来。

巴 那时候,我迷恋着一个少女,你愿意替我去求婚。

伊 我还记得在她母亲家里第一次的谈判。我早就料到未来的烦恼。我看见她为难的样子。我自己,在这担心的少女跟前,我心跳了。我觉得一辈子只会做一个懦弱的丈夫。

巴 她即刻爱上了你。

伊 整个的我,被三年的绅士生活所昏迷,一旦清醒转来。承你容许我,于是我就结婚了。我很诧异,觉得我的幸福竟是生平所未梦见。

巴 你想要变为老成,于是受了引导。

伊 有情妇的时候,却是有规则的生活;有妻子的时候,反是无规则的生活。我与一个女伶绝交之后,乃是放弃了理智与安宁;我与一个少女结婚之后,乃是堕落在浪漫生活里。

巴 这不算是有福。

伊 假使我像她一般地专讲恋爱,还有可说。不幸一旦我把我的书籍重新展读。

巴 那一天,姑尔曼就有过失了。

伊 我呢,我不是第一次的爱情。我已经恋爱过了。

巴 嘉特菱·卫里叶吗?

伊 不是她,你是知道的,是另一个。

巴 那么,是以前的了。

伊 说来令人发愁,我结婚后半年,便如饥似渴地想要工作与自由。

巴 过了八年的共同生活之后,你的妻子还是拼命地爱你。

伊 噫呀呀!

巴 世上有些人家里的炉灶只在晚饭的时候起火,有些人家里的却整天烧着柴^①。

伊 可叹啊!

巴 (不放心地注视门口)当心!……假使……

伊 你放心,她听不见,或者她听见也当做听不见。恋爱我们的人,不见得常常急切地要知道事情的底蕴。这乃是一个细节,主要的目的在乎你在她身边,她能占有你。你尽管在她身边纳闷得要死,你尽管恨她与你温存,她还不发觉,她不愿意发觉;她这样有深意的谨慎,比之专从事于探听更令人可恨呢。

巴 不要说了,你也不必这样烦躁,其实你并不这样凶恶,你毕竟还喜欢她。

伊 是的,有些时候。

巴 不要装模作样吧。我看见过你兴高采烈,十分兴高采烈。

伊 有些时候。

巴 总之,你常常有这神气。

伊 我有这神气,因为这是我的旧习惯。

巴 呃,你保存着你的旧习惯,这是你错了。而且我要附带地向你说几句:你与你的妻子还过的是淫佚的生活,与别的妇人是一样的。你的言语举动,打情骂俏,无非惹起爱情,而且妒忌心便跟着来……亲爱的,请你注意,你这种反复无常的疼爱心理,往往是与狂热的爱情相似。她尽管冒犯你,你尽管假定你不爱她,然而姑尔曼总以为你爱她,而她也本该有这一个意

① 意思是说姑尔曼整天缠扰着伊甸。

念。你们所有的幸福存留在一种误会上头,假使你破除了这种误会,你就是一场大祸的罪魁。

伊 这是很可能的。

巴 (拿起帽子)可怜的女子!

玛玳琏入,手里捧着一个托盘。她把刀叉摆在一张小桌上,同时伊甸与巴斯嘉续完他们的谈话。

伊 你走了吗?

巴 你们快吃饭了?

伊 我竟没有谈起你的痛苦,请你恕罪。

巴 我的痛苦不比你的要紧。

伊 你到哪里去?到摩荔赛德家里去吗?

巴 我要换一换^①。

伊 既然你们绝交了,当然要换一换。

巴 然而她到底不是我理想中的情妇。

伊 理想中的情妇乃是可以脱离的女人。

玛 (打断他们的谈话,把一张名片交给伊甸)这一位夫人,只有一句话同先生说。

伊 (背着他们念道)嘉特菱·卫里叶!(向玛玳琏)请她进来。

玛玳琏出。伊甸把名片递给巴斯嘉。

巴 嘉特菱?奇了!

伊 她在这时候到来,要打我的什么主意呢?

巴 也许有一个瞌睡虫告诉她,说你正在发愁,叫她来安慰你。

伊 你不要走。

第四出

出场人:伊甸、巴斯嘉、嘉特菱·卫里叶。

嘉特菱入。

① 这是反话,意思是说我不能换。

伊 您来得恰巧,我们正在谈起您。

嘉 (手里拿着一只小皮筐)话总是这样说的,甚至在十年之后。

巴 这是真话,他没有扯谎。刚才我们谈起我们的爱情,大家伤感。我为他的事情而伤感,他呢……为他自己而伤感。

伊 刚才我说:您的许多可爱的美德驱使我结了婚。

嘉 这些美德都是不能造福于我的。

巴 假使他没有认识您,现在他还没有结婚哩。

嘉 (向伊甸)老实说,在你们二人之间我可以猜想您还是没有结婚的人呢。

巴 (风流地)在一块儿!

伊 三个人!

嘉 像当年一般。

伊 这是很滑稽的。

巴 (向伊甸)淫荡的汉子!

嘉 我进了这屋子里,到底有几分不舒服。

伊 然而您却进来过的。

巴 吡! 吡!

伊 唉! 去年来了一次。

嘉 现在……没有意思要养成这习惯。

伊 我是晓得嘉特菱的,晚上七点钟到来按门铃,一定有一种重大的事故。

嘉 对了。

伊 请坐,说吧。

嘉 (熄了写字台上的蜡烛)您容许我吗? ……这烛檠快要破了。

伊 你瞧! 假使她是一个妻子,岂不是好!

巴 那竟是家中的财宝了!

伊 现在请说吧,我静听您。

嘉 我这一来,为的是看医生。

巴 这医生是不听诊的,您很知道。

伊 请您不必理他。

巴 我该告退吗?

嘉 唉!天啊,我并不为的是这个!

伊 请说。

嘉 我今天在马尔各德家里吃中饭,听说您今晚要到佛罗兰斯去。

伊 我不去了。

嘉 那就罢了。

伊 为什么?

嘉 我来请您帮一个忙。

伊 帮什么忙?

嘉 在丕斯那边,我有一个害病的朋友。

伊 唔!

嘉 病得很厉害,他用得着您。

巴 是谁?

嘉 现在我们是旧相好了,不是吗,伊甸?我可以说出名字来了。

伊 是加林登吗?

嘉 是的。

巴 老是那一个吗?

嘉 已经八年了。

巴 呸!

伊 你不要多嘴!……呃,现在是穆里索替代我去,您要不要我写一封信给他?

嘉 写也好。

伊 您这上衣是多么适合于您啊!

嘉 这是从一间英国店子里买来的。

伊 您穿上了这衣服,不加美也不加丑。

嘉 您还是二十五岁的人!

- 伊 (坐下写信)您真令人惊奇,没有一道皱纹。
- 巴 您没有起动过。
- 嘉 用理智,讲卫生,免除无用的伤感。一个人是不会老的,假使……
- 巴 假使生来就老了,就不会再老。
- 嘉 您始终会说话。
- 巴 做戏的事情呢?这一个冬季,我们看见广告上没有您。
- 嘉 我的时间完全花费在意大利。
- 巴 那么,您不再在社会上活动了?
- 嘉 我是一个看护妇。
- 巴 您一天到晚只同一个男人厮守着,您不讨厌吗?
- 伊 今晚您到不到洛汉克林去看那第一次开演的戏?
- 嘉 不,但是昨天我已经看过试演了。
- 伊 怎么样?
- 嘉 成绩很好。
- 伊 (起立)既然如此,我不让座位给您了。
- 嘉 请您保留着吧,我看过那戏了。
- 伊 (把信交给她)信在这里,我的亲爱的女友。您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 嘉 明天或后天。
- 伊 穆里索该比您先到佛罗兰斯。等一下您到他家里,人家可以告诉您,说他到那边住哪一间旅馆。
- 嘉 (把那信放进小皮筐里)晓得了,谢谢。
- 巴 您丢了什么到地下来了。
- 嘉 呀!我的钥匙。
- 伊 噫唷,竟是一串钥匙!
- 巴 (一面还她的钥匙,一面向她说)您应该捡白糖了^①。

① 嘲她太专心于家政,事事不放心。

嘉 您呢,您打碎的糖块太多了^①。(向伊甸)您工作还是一样地起劲吗?

伊 比不上从前。

巴 (调笑地,向嘉特菱)喂,荆棘路大吃一顿,您记得吗?

嘉 是的,在三层楼。

巴 直到晚上十点钟。

伊 那时候玩耍得倒还痛快。

巴 这是呆板的工作!……他在您的旁边写字,您在他的旁边缝衣!

伊 这是那时候的习惯。

巴 我看见过您给他裁几件薄绒衬衫。

嘉 请您不惹我伤心吧。

伊 (愁容)此刻我的衬衫却是丝织的了。

巴 我不奉陪你们了。

嘉 您可以不必走。

巴 (预备出去)你的妻子在等候我,我想。现在你们没有事情互相告诉了,应该谈谈心了。

嘉 再会,巴斯嘉。

巴 (止步)我要走了。

嘉 像当年一样。

伊 这是很滑稽的。

巴 (在门槛上回头)你们不要胡闹啊!(出)

第五出

出场人:嘉特菱、伊甸。

伊 请您再坐一坐。

① 意思是说:你说人家的坏话太多了。

嘉 (预备出去)您在预备吃饭,我搅扰了您。

伊 不。这里的饭是不按时刻的。

嘉 这于肠胃很不相宜。

伊 我失了我的好习惯了。

嘉 您记得吗?您结婚的时候,我曾经送给您一份小章程,教您讲究卫生,不可学坏。

伊 我还记不得吗?我把您亲手所写的规则很珍重地收藏在抽屉里。一切都给您料到了:工作的时间,走动,休息……

嘉 ……营业……

伊 ……娱乐。

嘉 您保留起来了,却没有注意到。

伊 可叹之至!这屋子里住的不是老成的人们。

嘉 (放眼望那预备好了的刀叉)只要放眼一看,就可以晓得一切了。您常常这样吃饭吗?

伊 是的。

嘉 呀!

伊 这种新花样,引不起您的兴味吗?

嘉 偶然一次,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我老实说,我喜欢那饭厅里的灯光明亮,那圆桌子令人舒服多了。

伊 呃,亲爱的,我也是这样想。

嘉 我有几分村气,我需要那大挂灯。

伊 我此刻还看见您的刀叉摆在那瓷制的大灯罩之下,还有您那镀银的饭巾箍子。而且您的身边还有许多小匣子,匣子里都是些药品,因为您一生注重于您的健康。您每天检查报纸的第四页,看有没有好的补药。您一面看报,一面对我说:“医博士,我试一试这个行不行?”

嘉 轻薄儿!

伊 (多情地)唉!那些好日子!

嘉 (离开桌子)那我不管,只您的晚饭惹我嘴馋,我要换一个位置。您看,这八仙桌摆在一个角儿上,那屏风多情地遮掩着它,这一瓶香槟酒,那一束鲜花,一切都令人想起淫荡的生涯,使我联想到我入世的初期。

伊 那是您与另一个男子的生活,不是您与我所过的生活。

嘉 蛋拌的鲟鱼,俄国的青菜!从前我不认识这么一个男子!真的,十年前,您比现在有理智些。

伊 十年前我比现在老些。

嘉 这是何等悲愁的语调!(静默一会子)您是不是?……

伊 (连忙地)我是幸福的,但是我心烦意乱了,虚度光阴了……总之,您须知……当年我有您的时候,至少……

嘉 您有我的时候,您睡得着吧?

伊 那时节,我没有恋爱的必要。

嘉 原来如此。(静默一会子)您要怎样?我们未相识以前,大家都饱经世故了;至于您的妻子,您遇见她的时候,她还是未入世的女子,一切都不识不知。我们恋爱过来,她也须得恋爱一次才是正理。

伊 我不见得她有恋爱的必要。

嘉 再会吧,请您不必追悔得太厉害了。

伊 (把她的小皮筐交给她)您忘记了您的小皮筐了。

嘉 呀!险些儿不把我吓煞!

伊 这里头有宝贵的东西吗?

嘉 刚才我预备到我的经纪人家里去,所以我带了来。

伊 现在您有了一个经纪人吗?

嘉 我甚至于有两个。

伊 这算您有见识。

嘉 还不是吗!(出)

第六出

出场人：姑尔曼、伊甸。

姑 (入。孩子气)我可以再进来吗?

伊 为什么不可以呢?

姑 我这一次看见的你,是一个善良的男子呢,还是一个凶恶的男子?

伊 这要看情形。

姑 唉!唉!已经闹起来了。

伊 我们吃饭吧。

姑 你该先请我恕罪。(她把颈递上来,他轻轻地用嘴唇印了一吻)不十分好;我毕竟原谅你。

伊 (就席)你把巴斯嘉怎么样了?

姑 没有怎么样,他早已走了;他只陪我坐了一会儿。(坐下)

伊 他是求和去了。

姑 请你把那鲟鱼递给我。

伊 (喃喃地)没有汤吗?

姑 这原是你叫的菜。

伊 巴斯嘉有没有把刚才到来的那人的名字告诉你?

姑 卫里叶姑娘。

伊 她的朋友加林登现在丕斯,病得快要死了,她来要求我在到佛罗兰斯的时候顺便到丕斯去看他的病。

姑 她晓得你要动身吗?

伊 今天上午她同马尔各德他们吃中饭。

姑 她有来求你的必要吗?算她有胆量!

伊 噫呀,我是医生,到那边去,而且在十年后!……嘉特菱已经不是一个少妇了。

姑 她还活动呢?

伊 很少活动!

姑 她仍旧是村妇的脸孔吗?

伊 她的皮肤仍旧是白的,头发仍旧是放光的。

姑 人家绝对料不到她是一个女伶。

伊 说良心话,你比她更像一个女伶。

姑 她的屋子里该是多么辉煌啊!

伊 她的屋子里收拾得很好。

姑 她的抽屉也收拾得很好,是不是?

伊 你要怎样?我是喜欢有秩序的。

姑 我看见她的装镜衣橱了:一堆内衣,白晶晶的。

伊 还有一包护衣药。

姑 一点儿不错。

伊 坏丫头,给我些面包。

姑 请你喝一些香槟,老丈夫。(静默一会子)加林登爵士很有钱,是不是?

伊 百万财主。她的情妇的装饰不会使他败家的。她为人很朴素……

姑 我比她花钱更多。

伊 她的身上穿的是两个铜子的衣服。

姑 亲爱的,人家有一个百万财主在身边的时候,人家不买衣服,却买头衔。

伊 唉!这一盘生菜里头的胡椒粉太多了。

姑 太多!你老是把“太多”二字放在嘴上……她还同你说了些什么讨厌的话?

伊 没有什么。呀!有的,她昨天去看洛汉克林的试演。

姑 演得很好吗?

伊 好极了。

姑 呀!……

- 伊 第一次开演一定很好看,我很高兴去看。我们赶快吃饭吧。
- 姑 但是! 可怜的爱人,我们不要去。(她笑起来)
- 伊 为什么呢?
- 姑 因为我已经……你记不得吗?
- 伊 什么?
- 姑 我已经把入场券赠给人家了。
- 伊 (发怒)你打的好主意!
- 姑 你是同我说好了的。
- 伊 我只不留神说了一句……你就连忙赠送给人家! 你赠给了谁?
- 姑 戴里和伯爵。
- 伊 赠给这小傻子了吗?
- 姑 是的,在刚才他来的时候。
- 伊 好的,这样马上赠送了人……老实说,把这两张票子送给一个比较聪明些的人岂不好些! 恰巧卫里叶姑娘没有位置;假使我存心在家休息,我早已把票子送给她了。
- 姑 我们赠送了千万人,才可以赠送到她呢。
- 伊 这个自然,我不至于这样做。再者,问题不在乎这上头。呀! 可惜! 我今天没有福气!
- 姑 我哪里料得到你有这一场追悔! ……谁猜得着你会这样不受用?
- 伊 (恍惚地)我还有爱音乐的权利啊!
- 姑 我们已经决定不出去了。
- 伊 这不算一个理由,用不着这样急。
- 姑 你已经允许我,说你在家陪伴我了。
- 伊 你应该留给人家改变意见的余地。呀! 你不错过时间! 老是这样! 还不够,再向我冷笑,瞧我不起。
- 姑 看你这副嘴脸!

伊 我下了监牢了,是不是?你却因此开心。也罢!我们就一块儿过夜。呀!这是什么生活!

姑 你可又来,想要再使我痛苦。

伊 我呢,你以为我不痛苦吗?我这人不好,这个我承认,但是我却不幸得很。

姑 你不幸吗?太厉害了!我怎样害了你?

伊 暖,你不要迫我说出来吧。

姑 请你说个明白,你令我纳闷了。有什么呀?

伊 (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把饭巾掷在桌上)有的是我受够了,再也受不下,我要发作了。是的,我讨厌你那吸引人的柔情、过度的热爱。你欺负弱者,用恋爱的方式来专制人家。精神上、物质上,我都受痛苦,我想要自由。

姑 你是自由的。

伊 (愤恨地)不是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顺过我的嗜好。虽则有时候我可以做我所想做的事情,却从来不能做我所高兴做的、我所梦想要做的事情。我没有我的自由,只算是抢来的,偷来的。我这种自由甚至于不是你所表示同意的,却是我自私或残忍的结果。可叹之至!当我喜欢的时候,老是像一个罪人。我的娱乐活像不道德的行为。请你自问良心:你的妒忌心与我热烈地要求自由的心理绝对不相容。我每逢你流泪或回骂,或精神兴奋的时候我只好赎罪。

姑 (轮到她也站起来)住口,这话太狠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必继续说下去吧。

伊 我想起我要写信的时候,不得以竟走进一间咖啡店里,以避免你的质问;有时候我竟无缘无故地走到马路上,为的是避免你的专制!上帝保佑我不害病,否则我简直是你的俘虏!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结合。我一生只要逃避你,你一生只要捉拿我。你哪里计及我的大志与我的梦想,你是一概不懂的。

什么时候我可以在这里工作呢？我们的一切的时间都消磨在吵嘴与讲和里头了。幸亏我的诳语能够抵挡了许多狂风暴雨。

姑 你的诳语？

伊 是的，我常常扯谎。有许多事情给我隐藏了，或改变了。

姑 为的是要耳边清静吗？

伊 这是你的错处。多亏了你的多疑的性情，令我心中有了扯谎的根性，现在我养成习惯了。假使明儿我找到一个情妇，要扯谎也毫不费力。

姑 呀！你是男子当中最不幸的一个，这个我承认，但是一个人卑鄙到这地步，也就不值得矜怜了。

伊 辱骂我吧，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一次，你是不能从我的怒气里取利的，我预先告诉你：你想要我自怨自艾，很多情地、很卑鄙地向你求饶，这是不成功的。再说一层，我的愤怒只是一种细故，你的流泪也不能把事情变更；最重大的乃是我所说的话，乃是实际上的事。

姑 是的，实际上的事。

伊 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我本该对你让步。我绝不会有脱离你的勇气。是不是？我是晓得我自己的；那么，有什么用处？倒不如忍气吞声为佳！我归属于你侦探我的生活，审查我的行为，窥伺我的举动，搜检我的脑筋像搜检这些抽屉一般，这都是你的权利。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尽可以质问我、赞成我或非难我。我惟有低头忍受，因为这屋子是我们的，这些家具是你的，我的书也是你的。我的财产、我的名义、我的友谊、我的仇恨，一切都是我们共有的，我自己却没有一样东西！你有权利打断我的工作，坐在我的写字台前，追随我从这房间走到那房间，你要见我就见，要谈话就谈，要诉苦就诉，这都是你的权利。

姑 亲爱的,这不是权利的问题,只是爱情的问题。

伊 噯!我是为你牺牲的,八年来为你牺牲。

姑 八年来?

伊 是的,而且我受苦还没有完。

姑 你真是负心!

伊 还要许久的时间,把我们一切的日常生活的行为都做完了,直做到最可笑的举动,把我们的习惯、兴趣、失望的心情都混合起来,我是判归你的,你是判归我的,我们一辈子只谈爱情,天天只谈爱情。

姑 夜夜也只谈爱情。

伊 呀!夜间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给了我的身体比之给了我的思想还好些。

姑 你不否认这些时候,这却可怪。

伊 假使不先是你祷祝这些时候,也许我还感谢上帝呢。

姑 你说谎。

伊 假使你不把价值降低,不赶紧表示同意,假使有时候你让我先迷恋你、要求你,那么就好了。

姑 我不许你再说下去了。

伊 唉!你有道理。你不是骄傲的人。

姑 你说谎,你所说的都是些可恼的诳语。并不是我求乞你,乃是你来寻我。呃,是的,是你,……

伊 因为你发怒,因为我被征服了。

姑 因为你的心地好吗?

伊 是的,我疼爱你,有十分之九是投降的心理。

姑 (嚷起来)无赖!当年你晓得我爱你,你就不该娶我。

伊 这是我错了。

姑 (又悲又愤)你已经三十余岁了,我只二十岁。一个人到这地步该考虑考虑,尤其是你这样不可和解的人。我同你说过我

万分爱你,你为什么耍了我?为什么你这样好心,这样懦弱?为什么你让我相信你的爱情?为什么你说谎骗我?为什么当初你不就显出残忍的真面目来?为什么你等到此刻才说实话呢?

伊 这是我错了。

姑 但是你不过是一个爱虚荣的人,一个专从妇女身上用功夫的男子,当年你想要人家爱你。

伊 是的,然而不必到这地步!

姑 我所给你的,超过你的希望之外吗?

伊 正是。

姑 可怜的男子! 我爱你太过,你爱我不够,这就是我的罪。

伊 这就是我们的灾难。

姑 这个我不管! 今天你不要了的爱情,你所污蔑了的爱情,既然当年你曾经鼓励过我,与我分担过,现在你就丧失了责备我的权利了。

伊 这个我承认。

姑 再者,纵使你没有鼓励过我,没有与我分担过这爱情,我又有什么罪? 那么,因为我是你的妻子就不应该爱你了吗? 因为我把我的贞节、青春、忠心都给了你,因为我未遇见你以前不曾滚进过十个男子的怀抱里,所以你不许我向你谈爱情吗? 你们所要求的,你们向娼妇们所乞请的,如今我们给你们,你们却拒绝了吗? 但是我并不因为只归属于你一人,就不值得人家垂涎,并不因为我太爱你就降低了我的身价啊!

伊 你有道理,你有道理。

姑 唉! 人家应该告诉少女们:恋爱与结婚是两件不相同的事,是合不拢来的。她们该先选择,或者像你们一样做先恋爱,后结婚。你要了我,为的是要我守你的屋子,管你的奴仆,遇必要时满足你的性欲,是不是? 我在这里是奴仆的变相。呀! 你

在偶然的遭遇或随意的娱乐的时候,你就懂得爱情,这所谓恋爱的奢侈品;至于婚姻上头,有了是平静的生活,人家调养身体,计算收支,时时顾到财产与职业,这种生涯,你认为不适宜的,不能忍受的,而且,如果你敢说,还可以说是不干净的。但是,可怜的爱人,你该晓得,假使我当年只求理智的婚姻,我决不至于嫁了你。

伊 为什么呢?

姑 因为我可以找得更好的丈夫!而且容易得很。我的财产、我的门第、我的年龄,都容许我选择,容许我等待。我拒绝了好些比你更有钱、更大方、更著名的男子。

伊 可惜,可惜。

姑 我嫁你,不是嫁一个学者,只是嫁一个我所爱的人。

伊 我很晓得你的自私主义。

姑 与你结理智的婚姻吗?你不想一想!如果今日你才提出这话,未免太迟了。

伊 那么,是我们倒霉。

姑 未免太迟了,因为八年以来,无论是虚是实,我所过的总算是恋爱的生活。理智的婚姻吗?你竟给我这种好生活!妙啊,这遂了你的愿了!我看见我们两个:你整天到晚关着门守着你的字纸堆,我孤零零地在另一个房间,或是接见无益的朋友。我们要与别的家庭一样。我们谈金钱,谈健康;我不该爱你,却该接受你的温存。用不着爱神宽恕我们,我们的精神肉体毕竟相粘连,直到死的一天为止。你做那么一个男子,我做那么一个妇人吗?啐!这真令人作呕!我看见一双男女这样一块儿生活,我只觉得可怜。这并不是两个爱人互相维系,却是两个同事互相算计。

伊 不见得,你说的太过了。

姑 我再申说,在我一方面,我不肯受这可怜的生涯,我要做原来

的我,专从事于恋爱,过浪漫的生活。我觉得你所责备于我的短处比之你所要求于我的长处更能增加我的价值。

伊 多么自负!

姑 我纠缠你,我垄断你,时时刻刻扰乱你的心思,这个我承认。我是专制的、妒忌的、惹人生气的人,这个我也承认。凭我的理智,我是赞成你的;只我的心与身反对你、非难你,觉得你不应该。你须知,痛苦比一切的理智更强有力。再说,我的笨拙的爱情与你的微弱的爱情相比较,我是怎样的?我是不是一个善良而忠诚的爱人?当你灰心的时候,我有没有安慰过你?假使你不高兴把你卖弄风流或全不关心的事实来使我提心吊胆,我会不会有这样疑心大,会不会这样惹厌?假使你不常常当众把些冷嘲热讽的话中伤我,我会不会这样惹人笑话?请你做个好人,我就不是人家的笑柄了。既然我不懂得爱你,你就指教我吧。请你安慰我,把我当做朋友看待,不要老是这样想入非非的。请你像对小孩般地给我自新的时日。将来你看,我会变另一个人,很聪明甚至于很讲究实用。日常的生活不至像现在这样累你,我尊重你的工作,也许你会得到幸福……唉!当初我以为你已经是幸福的了!(泪流满面,静默一会子)

伊 噯呀,不要哭。

姑 我常常自己说:他不像我爱他一般地爱我,但是我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总还觉得多少甜蜜的意味。这是我误会了。……你不说话了吗?答复我一两句好不好?

伊 你要我答复你什么话呢?一切你所说的话都是对的,我深深地可怜你。但是我是四十三岁的人了,我不是恨你的人,只是维护自己的工作的人。将来尽管你怎样做,恋爱只能尽自己的能力罢了。唉!恋爱的热狂并不是一辈子都有的!

姑 你不想及这些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你不会这样想的,否则就

请你说老实话吧,你爱上另一个妇人了。

伊 (举臂向天)呀!上帝啊,不是的!

姑 因此我应该相信你,你不爱我了,你从来不曾爱过我,是不是?我的幸福存在一种误会之上,我受骗了……这一次的觉悟,好不令人寒心!

伊 噯呀!

姑 慈悲心,假爱情,这就是我所得于你的一切,甚至于新婚的期间内也不过如此。

伊 我不说这个。

姑 你看,我不相信你才是!

伊 我请求你。

姑 也许你自己误会了?你仔细想一想……也许你还有几分爱我吧?

伊 我晓得吗?

姑 一切都完了,是呢不是?

伊 (残忍地)是又怎么样?

姑 你能这样假定吗?

伊 假定我改变了,不是当年那一个人了;你虽则年纪轻,容貌美,性情正直,有种种的美德,假定我结了婚八年之后忽然完全冷淡了,又怎么样?

姑 怎么样?

伊 我有什么罪?我对于我的情感,是不负责任的。我在行为上对你负责,在思想上不对你负责。我的心理的变化,你不能过问,谁也不能过问。刚才我说了些相反的话,乃是我一时糊涂。我的脑筋是我的,完全归属于我!

姑 这是对的,我服你了。但是,既然我失恋了,既然你不说谎了,我恃以生活的幻象也消灭了,那么,我的生命也就完了。我生也无益,倒不如自杀了吧。

伊 你疯了吗？

姑 是的。

伊 你自杀吗？

姑 是的，我要自杀。

伊 （说反话）为的是这个？

姑 呃，为的是这个。

伊 这太厉害了！一切的妇女的生活，你却不满意吗？我们是婚姻中人，就过婚姻中的生活吧。

姑 我所做的，比别人多了些——至少是我以为如此——所以我所要求的也多些。

伊 但是假使你自杀了，人家会说……

姑 说我播弄你，是不是？

伊 你很可以消灭了你，不必自杀。

姑 要我停留在这屋子里，不痛苦也不思想吗？要我压抑我的心，以求方便于你吗？唉！可惜我不能！我宁愿死了还好些。

伊 你自杀！实际上这却是合乎伦理的。恋爱的性癖本该驱迫你走那一条路，现在你所欠的只是像小说里的情女子一般地告终。你真所谓一个完人。

姑 （藐视地，愤恨地）噯，你还不值得我为你而死。你放心，将来我决不使你有难堪的回忆，以致你的生活受了纷扰。我向你发誓，从此之后，你不会知道我痛苦了。

伊 这才好哩。

姑 今日你是最强硬的，这因为你是最不迷恋的，但是你要当心，在生活里是有报复的。将来有一天我可以在我们二人中间加上了一件不可挽救的事情，那时节你可真的不幸了，真的可笑了。

伊 （耸肩）那时节……

姑 我同你说好，你为我牺牲的时间不会延长很久了……呀！

现在我妨碍你！好，另一个男子会替你消除了你的妨碍物的！

伊 你威吓我吗？

姑 是的，我威吓你。

伊 那么，你向我说你的两刀论法：“你非热狂地恋爱就须得戴绿帽子……”我很抱歉，亲爱的，我不能选择。

姑 住口，伊甸，你不要与我挑战吧。你不很了解我……糊涂事我是做得来的！

伊 （拿起帽子）随你的便。我先到外面吃晚饭再说。

姑 （绝望地）伊甸！

伊 （戴起帽子）晚安。亲爱的，一个人只打算给丈夫戴绿帽子还不成功，应该还要有这意志才行。

姑 当心！

第七出

出场人：伊甸、姑尔曼、巴斯嘉。

巴斯嘉入。

伊 （盛怒，向巴斯嘉）喂，亲爱的，你来得恰巧。既然你钟爱我的妻子，你就安慰她吧。我呢，我受够了，我把她送给你了。

巴 你变疯狂了吗？这些狂妄的话是什么意思？

伊 （气冲冲走出）晚安。

第八出

出场人：姑尔曼、巴斯嘉。

姑 （又愤恨又失望）呀！无赖！呆子！豺狼！

巴 岂有此理！这等人戴绿帽子也是活该的！

姑 戴绿帽子的痛苦不更大些，可惜之至！亲爱的，他把我贡献给您了，您就利用他的大量吧。

巴 我吗？做您的情郎吗？

姑 如果不是您，便是另一个，我敢担保。

巴 好了吧，姑尔曼，放安静些，不要逗引我。

姑 我要负他！我要负他！我要负他！

巴 天啊！假使您一定要做一件糊涂事……

姑 无赖！……

巴 那么，与其找别人，倒不如要了我……

姑 无赖！……

巴 我可以受委托，污辱你们的家声，比别人好些。

姑 我的亲爱的巴斯嘉，请您不要笑，您料不到这一次却是认真的了。

巴 呀！请您不要说吧，也许我还爱你呢。

姑 （发狂）什么我都不顾！

幕闭

第三幕

布景 如前幕。秩序整齐些。

第一出

出场人：伊甸、巴斯嘉、玛玳琏。

伊甸坐在写字台前，巴斯嘉站在火橱边；玛玳琏正在把一个托盘放在桌上，托盘上有一个瓶子、几个杯子。长时间的静默。

玛 (向巴斯嘉) 要不要加上一块炭？

巴 (心神不在) 火够了，谢谢。

玛 (拨火) 先生不像从前那么怕冷了。

巴 我变了。

玛 我晓得一些来由。

巴 说着我又想起来了，您那画家呢？您把他怎么样了？

玛 我不敢说。

巴 当心，您的身材很好，不要糟蹋了。

玛 呸！至多不过变了一个小兵。

巴 或一个卖笑妇。……

伊 (自语) 一切的前程。

玛玳琏出。长时间的静默。

第二出

出场人：伊甸、巴斯嘉。

伊 (停止写字) 不行，真的，我今天没有兴致。(向巴斯嘉) 这是你

的最后一句话了吗？为什么你不说话？

巴 我烘着火等候姑尔曼。

伊 (站起来)你只晓得用我的丫头,却没有一句话同我说吗？

巴 你在工作。

伊 平常的时候你很好,你阻止我工作。

巴 这要看是什么时候。

伊 (走向他)唉！你的神气严重得很。

巴 (假装无事)我吗？没有的事。

伊 (妒忌)你怎么样了？

巴 没有怎么样。

伊 摩荔赛德吗？

巴 是的,摩荔赛德。

伊 你以人格担保你的话吗？

巴 (为难)你真呆。

伊 (斟酒自饮)你要不要？

巴 (拒绝)不,谢谢。

伊 这是你的马拉家酒。

巴 我认得。

伊 你不喝吗？

巴 我不喜欢这酒了。

伊 你错了,开了瓶的马拉家酒更好。

巴 许多人是如此的。(静默一会子)你又工作吗？

伊 (坐下)我已经迟了,非赶紧不可。

巴 你在做什么？

伊 我替《文库》做一篇稿子。

巴 做得好吧？

伊 (一面写,一面说)差不多。

第三出

出场人：伊甸、巴斯嘉、姑尔曼、(其后)玛玳琏。

姑尔曼入。

姑 (向巴斯嘉)您等候我吗?

巴 五点钟了,您看,我很守时刻。

姑 您从来不曾失了这一种美德。

巴 刚才您同谁在一块儿?

姑 克洛沙先生与克洛沙夫人。

巴 他们和好了吗?

姑 那丈夫宽恕她了。

伊 (一面写,一面说)滑稽的时代!到处遇见的妇女无非是给丈夫宽恕的。

巴 克洛沙是什么年纪了?

伊 六十七岁。

姑 是做好爸爸的年纪了。

巴 他接吻是在额上的。

伊 (妒忌)假使他年纪轻些,便不像这样容易说话了。

巴 除非他爱他的妻子,少不了她。

伊 (继续写字,说)加上了几分理智,世上的一切都不是少不了的。(静默一会子)

巴 (向姑尔曼)您来吧?

伊 你们到哪里去?

巴 到俱乐部里去。

姑 我不晓得我去不去。

巴 您改变了主意吗?

姑 (脱去外衣)老实说。……。

巴 (灰心)她是靠不住的!

伊 可怜的巴斯嘉!

玛玳珉入。

玛 先生您可以来一下子吗？

伊 什么事？

玛 那糊房匠问：先生的卧房里的图画该挂在哪一边？

伊 姑尔曼，你担任这事好不好？

姑 （拿了一本书，坐下）唉！我知道你的嗜好，比知道我的嗜好更的确！

伊 （向玛玳珉）我就去。（向巴斯嘉）自从那一天以来我们分住两个房间了。

姑 这于脑力很有益处。

伊 （向巴斯嘉）她同我赌气了。

巴 （自语）我还没有受骗。

伊 （向玛玳珉）这一封信是交邮局的。

玛 好的，先生。

伊 而且请您放些墨水进这墨水池里。

玛 （自语）他们叫把墨水池放满，好教他们可以互相把墨水射脸孔！

姑 （看见玛玳珉想要把她的外衣拿开）请您不要把我的外衣拿去。

玛玳珉出，伊甸站起来，走向门口。

伊 （走回来，向姑尔曼）如果你出去，不要回来太晚了；我们今晚到安利耶家吃饭去。

姑 你自己去好不好？我预备在火炉边过夜。

巴 那么，我来陪伴您。

姑 用不着。

伊 （向姑尔曼）我丢你自己在家里你不会发愁吗？

姑 我只会仅仅有应有的痛苦。

伊 （作反语）多么乐天安命！真的，这一礼拜来，我看你不像从

前了。

姑 将来你看,再过些时候我就是个完善的人了。

伊 唉!你离完善的路不远了。现在一切的美德你都有了。

巴 (自语)我不叫他说这话。

伊 我可以出去,可以回来,你不再盘问我了,你不再审查我的行为了。

姑 你是自由的。

伊 你赌气呢,还是老成了?

姑 你猜。

伊 现在我工作了,屋子里安静了。

姑 我学会爱你了。

伊 (妒忌而又自负)巴斯嘉是你的教员吗?

姑 他向我进了多少忠告。

伊 (向巴斯嘉)难得,难得!

姑 这没有什么。

伊 我请你恕罪。

巴 (从中调停)嗳呀,亲爱的。

伊 (向巴斯嘉)我不说笑话,你照管她,实在是帮我的忙。

姑 (向伊甸)恰是他该感激你哩。

伊 (预备出去)我就来。你们在这里玩私通的把戏吧,既然你们这样高兴。

姑 谢谢你的许可。

巴 (低声向姑尔曼)当心,他吃醋了。

姑 您不晓得他。他是愚而好自用的人,我们尽管怎样做,怎样不谨慎,也不妨事的。

伊 (到了门槛上,怀疑,自语)也许他们?……(耸肩)呸!等一会儿我再考究这个吧。(出)

第四出

出场人：巴斯嘉、姑尔曼。

巴 您愿意不愿意做个好人？

姑 这要看情形。

巴 请您丢了这一本没趣味的书，戴起您的帽子，同我到俱乐部里去吧。

姑（冷冷地）我已经说过我不去了。

巴 您错了，那边有一副波纳的画很好。

姑 我不管它波纳不波纳。

巴 我们老是一块儿到展览会去的，为什么这一次您不同我去看呢？

姑 我没有闲心情看图画，您相信我的话吧。

巴 我也不想看。只一层，我喜欢陪您在马路上走，散一散步，你躲避我一个礼拜了。我本该向我的旧女友叙述我的痛苦，这痛苦为的是……

姑（打断他的话头）为的是您的新情妇。

巴 我的情妇！

姑 暖，我本来宁愿做我丈夫的情妇，而他却不肯。

巴 呆子！

姑 走吧，不要等我。今天我如果陪您走，只是一个愁闷的伴侣。而且，我宁愿不听见您的心腹话。

巴 唉！我并不是口是心非的人，我可以向您发誓。我太注意您的感情了，所以有些问题是不必谈的，您放心，我绝不会努力打动您的心。我们只很亲密地，很好心地，大家谈天，像当天一样。

姑 那么，就在这里谈吧。

巴 这里吗？我恐怕不能。

姑 为什么？

巴 现在我惭愧了,我很难为情。我觉得一切都复杂了,艰难了,可恨了。最简单的事情,此刻在我看来,却是非常的事情。这里的家私什物忽然改了外观,好像人家改变了灯光一样。

姑 可叹啊！

巴 在这屋子里,我不把它当做我的家了。我不敢坐在你们的桌子前面了。我不敢命令你们的奴仆了。

姑 您的习惯受了牵制了。

巴 我不敢穿短衣服来了。

姑 您的生活受了动摇了。

巴 刚才我冷得要命,却不敢在火炉上加一块炭。您看,这些香烟是我所最爱的,一刻钟以前我就想吸它一支;好,到此刻我还不忍动手。现在这些香烟乃是您的丈夫的了。我在不曾要了他的妻子以前,他的东西,我要什么就拿什么。

姑 “更好”乃是“好”的仇敌。

巴 如果您以为我的良心没有什么不安,那就是您误会了。我的良心与您一样地不安,也许还更甚些。我笑,我表示我的胆子大;其实我是活受罪。我以为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有罪的。呀!像我这样一个人,不应该生于我们这时代。

姑 天啊!假使您不与我同时生存。……

巴 您不要嘲笑我。您始终是一个不幸的妇人,而我们的友谊却破坏了。

姑 说哩!

巴 当初我们三人是多么快活,多么亲密,多么光明正大地联合起来。唉!我们的良好的夜会从此完了!我们虽则有时候吵嘴,但总还算是好的。现在我丧失了两个好朋友了!

姑 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有这样的爱心。

巴 呀!为什么您那一天的糊涂事竟引我上了当!?!为什么……

姑 请您不要责备我引您上当吧。

巴 当初我是何等自负,我以为我能安慰您。

姑 很像可能的样子。

巴 我现在是徒劳无功的了。九年以来,我做梦也梦不到这幸福,而今一场大祸,却使我得这幸福,大约明天就丧失了,然而我始终迷恋您,热狂地迷恋您。唉! 好一个结果!

姑 我劝您客气些吧。

巴 我们可以打赌:不出三天之内,你们就要关门不许我来了。

姑 这是很可能的。

巴 唉! 这一定会成为事实! 看您这种平静的神气,就没有什么好预兆。不久我会领受人家一剑——我不会就死,这才是不幸——于是我们三人的关系就告终了。我们各向一方面走,只剩下这屋子空着。

姑 不,还有些家具。

巴 如果我不能天天再见您,教我如何是好? 我会因此死了的,您晓得吗?

姑 好,那么,您就死吧,朋友。

巴 如此而已吗?

姑 否则您就同伯利索夫人结婚。

巴 她没有胖起来。

姑 那么,您就同摩荔赛德讲和吧。

巴 但是,当我是摩荔赛德的情人的时候,我每天在这里过日子。唉,这是您错了,您选中了一个男子,这男子乃是以爱您为手段,替您报复您的丈夫的。既然您的过失是可一不可再的,您随便挑选一个没有关系的男子就够了,何苦要了我?

姑 因为您在这里。

静默一会子。

巴 (差不多是快活)那么,不来了,决不再来了?

姑 是的。

巴 您做得不好。

姑 真的,您曾经发誓要使我快活。

巴 是的,呃,我要使您快活。假使您听从我? ……

姑 说出来的看。……

巴 请您不必考虑吧。像前次一样做,您须得先吵一次嘴。

姑 我们应该规规矩矩的才好。

巴 您放心,您的罪恶不会因此增加了。

姑 倒还可以减少。

巴 当然,还可以减少。您委身于一个过路的可怜的魔鬼的时候,您已经同他立了一个条约。为什么您要失信呢? 给一个不幸的人许多好处,末了却把他推下水里,这是不应该的啊。

姑 开始了的事是要继续下去的。

巴 一则因为有仁慈的心命令您,二则因为有舆论监督您。

姑 舆论!

巴 有些罪过是可以因为再犯而减轻的。

姑 甚至于有些罪恶越能延长,越受人敬重。

巴 人家原谅一个上流妇女与另一个男子结合,却不原谅她……

姑 (完成他的话)却不原谅她一时高兴的私通。

巴 这是合理的话。

姑 偶然不小心,以至于不安本分,这乃是社会所不容的。

巴 是的,说到这里,我记起当年有一个西班牙的兵士——叫做什么名字的——他的意见我很赞同。他往往临阵脱逃,人家责备他,说他不该再三犯罪,我在旁边听见他生气地回答道:“亲爱的,一个西班牙兵士脱逃,便终身不变的了。”

姑 假使是一个西班牙女子,她不会如此回答的。

第五出

出场人:巴斯嘉、姑尔曼、伊甸。

伊 甸入。

伊 (妒忌而又自负) 请你们不必起动, 继续说下去吧。

姑 假使我继续说下去, 也许你不喜欢。

巴 她说得太过了。

伊 (向巴斯嘉) 你须知, 你可以向她再三地说你爱她, 我不阻挡你。

姑 他说这些事情, 说得很好, 我意料不到。

伊 好一个巴斯嘉。他诚恳得很。

巴 可叹啊! 诚恳的人是没有福气的。

姑 有时候也有福气。

伊 有时候吗?

姑 这要看情形。

巴 (自语) 糟糕!

伊 (向巴斯嘉) 妇女的事情, 只要你趁机会就行了, 是不是?

姑 这也许千真万确, 为你意料所不及。

伊 (愤怒而又自负) 不, 但是你到了那地步, 你叫我一声就是了……

姑 怎么? 你不运用莫里哀的字眼吗^①?

伊 用的。我想要听见说这话。这可以使我改变。

姑 (预备嚷出来) 好, 我说了吧, 你是! ……

伊 说呀, 放出些勇气来吧。

姑 你不要催我, 我不说还好些。

伊 说呀, 你急急要把真情告诉我, 而我也急急要知道真情。

巴 我们不要闹这笑话了吧。

伊 (向巴斯嘉) 她恐怕博得人家喜欢。(向姑尔曼) 说呀。

姑 我很愿意说, 只不愿意当他的面。

① 莫里哀的戏剧中常用 cocu 一字, 等于中国人所谓“乌龟”。

伊 (向巴斯嘉)那么,你去吧。

巴 (向姑尔曼)您赶我走吗?

姑 告别了。

伊 这是送行的话了,我想?

巴 真的,我没有福气。一会儿见。(出)

静默一会子。

第六出

出场人:伊甸、姑尔曼。

伊 现在你可以说了。

姑 如果你愿意的话。

静默一会子。

伊 (愤激)你不要吞吞吐吐的,也不必说反话了! 我要知道你的冷嘲热讽与他的行坐不安的情形里头有的是什么。

姑 好的。

伊 你们两人都与我挑战了一个钟头,现在是笑话告终的时候了。我要事情确定。我们独自在这里,门也关上了。我们即刻互相说明吧。

姑 (游移)好! 我说……

伊 怎么样? ……(静默一会子)你不害怕吧,我想?

姑 我不怕。

伊 (残酷地)如果你怕说出来令我伤心,那你就错到了极点,因为我所怕的唯一的的事情只是你的热烈的爱情。

姑 (愤激)伊甸!

伊 你尽忠于我与否,我不放在心头!

姑 伊甸! ……

伊 我不爱你,你是晓得的,我没有爱过你,甚至于没有一小时的爱情。八年以来,你的脾气太好了,竟不知道我讨厌你到了什

么地步。

姑 (愤激)呀! 你还辱骂我!

伊 这是真的吗? 是呢不是?

姑 是真的。

伊 同他吗?

姑 是的,在那一天。

伊 (作威吓状)贱人!

姑 你把我贡献给他,好,我就委身于他了。你犯不着再贡献一次,事情已经完了。

伊 住口! 你说谎,我不肯相信你。

姑 这是你错了。我负了你,你听懂了吗? 我负了你! 是的,我犯了这一件不名誉的事,而我觉得很快乐,很高兴告诉你。假使你要我再做,我就再做。

伊 住口! 住口!

姑 不,我要说。这是你要我说的。我要把我满心的怨气都告诉你了。

伊 住口,否则我要杀你。

姑 你何苦动手呢? 你不是遂了愿吗? 既然你执意要摆脱我,此刻你该满意了。你是自由的了。

伊 你负我? 我吗?

姑 是的,是你,当年我所钟爱的你,一切的妇人们所爱过的你,现在你像别的男子一般地给妻子辜负了。你以为你可以永远使我痛苦,而我绝对不会能够使你痛苦。当初我为我的爱情而悲哀,现在你也不免为你的虚荣心而悲哀了。谢上帝的恩典,你成为可笑的人了。

伊 可笑吗?

姑 现在我们两清了。

伊 你住口不住口?

姑 呀！那一天，你辱骂了我之后，你安然地进去了，你在这安乐椅上打睡，不管我的死活。你不敢跨进我的卧房一步，生怕我同你讲和，是不是？好，这是你的聪明不够了，亲爱的，让我说你一句吧。那一天晚上却是例外，假使你进了我的卧房，决不会遭殃，不会受我的疼爱，而我也就早已把刚才的话告诉你了，我不至于受苦一礼拜，这样假仁假义地忍住这一口气，你也不至于猜我会体贴你，会乐天安命了。男子们都是这样笨的！

伊 你说完了吗？

姑 是的，我说完了，此刻你可以杀我了。我要说的话都说了。我等候。你放心，尽管你怎样做，绝对不会比从前更残酷的。（她坐下）

伊 不，我不杀你，我不给你这恩惠，杀了你，你岂不太快活了？我离了这屋子就完了。（拿起帽子）

姑 呀！

伊 我不再看见你，不再听见你说话，这就是我唯一的报仇的方法。从前我有一妻一友，现在妻也没有了，友也没有了；然而将来我忘记了这些，我工作，八年来因为你的嗟怨与吵闹使我不能实现我的梦想，将来却可以实现了。我为了你，失了的时间不少。告别了，现在我的奴隶生活完了，我自由了。你说得不错，我摆脱了你了。多亏你做了不名誉的行为，使我得了解放！

姑 告别了。

伊 无论如何，哪怕你堕落到什么地步，我的自由的代价总不算是太高。你须知，我把自由看得比我的幸福与我的名誉更要紧。

姑 你可以走了。你料不到你以一走了事作为报仇的方法还算不十分卑鄙呢。

伊 （走向她）走的不是一个被凌辱的丈夫，只是一个抛弃了讨厌

的情妇的男子。你不晓得我诅咒了多少次我的慈悲心,说我不该受慈悲心束缚在这里。谢上帝,此刻我可以丢了你,良心上没有什​​么不安了。此刻不走,将来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无论我怎样有责任心与慈悲心,我不该与一个坏女人过生活。

姑 随你的便。

伊 (气冲冲地)因为只有坏女人能因受激而委身于一个过路的男子。你叫她负你,她就负你,这样的妻子,你不叫她负你,她也会负你。可见她从前不是一个正气的女人。

姑 说大话。

伊 除非是一个坏女人,否则不能因为一时发怒就做坏事。谁也没有这权利。一个人心地纯良,决不肯听从一个疯子的话,去偷东西。你犯不着自夸你的好行为。你这行为乃是最可恶的。

姑 我因为绝望,所以堕落。

伊 因为淫邪。

姑 因为愤激。

伊 我的过失无论怎样大,你的负心的行为是不可以原谅的。我欺负你的事小,你惩戒我的事太大了。

姑 这才好哩。

伊 你敢非难我吗? 哪怕我怎样凶恶,怎样不完善,我从来不曾负你。我因为自私,因为残忍,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事我不能为你做好,但是我也不曾为别人做过。你这样多情,而你所犯的罪却是一个无情的女人所不犯的。假使你不曾恋爱过我,还有什么更大的罪给你犯呢?

姑 假使我不曾恋爱过,你我就不痛苦;不痛苦,我就安然地生活下去。

伊 那就好得多了。唉! 我何苦发怒这许久呢? 人家在这里,从来没有过婚姻的生活,我犯不着说丈夫的话。告别了,我不再

回这屋子里,除非你离开了。

姑 我不久就离开。

伊 我预备你这样。

姑 用不到许多时候了。

伊 一切使你联属于我的东西,我都给你解放了。你要怎样做都可以。

姑 谢谢。

伊 (在门槛上)我离开你,还保存使你痛苦的能力,我再申说:因为我不爱你,你却爱我。

姑 (激烈地)你猜错了,我的病好了,不爱你了!你的辱骂已经消灭了我的爱情,而且另一个男子的爱情又来分我的心。

伊 请你快去找他,否则明天已经迟了,我把他杀了。(出)

姑 (多情地)伊甸!(独自一人,泪下如雨)现在我失了他了,完了。

长时间的静默。

第七出

出场人:姑尔曼、巴斯嘉。

巴斯嘉入。

巴 您哭吗?(姑尔曼抬头)您刚才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是不是?这男子又苦了您了。

姑 (绝望,而且藐视)我不许您非难他。

巴 您已经忘记他的错处了。

姑 他的错处吗?他对待您,还有错处吗?这不好的丈夫,他怎样对您不住?为什么您要了他的妻子?您是他的朋友,您是他的老相知,您是他的生活的证明者,您是知道他一切的秘密的一个人,您有什么权利偷了他的东西?谁晓得他不常常对您说他爱我?他大约已经告诉了您,而您隐藏着不告诉我。

巴 不是的。

姑 (呜咽)不是的,您也该说是的,教我相信。但是您看见我那么爱他,您太妒忌了,所以您不肯说。妙啊!您耐心等候机会抢夺他的人,因为您是一个被我拒绝了丑男子,您怀恨在心,要这么一来才得心满意足。

巴 我爱您。

姑 您说谎。

巴 我对您发誓。

姑 (呜咽)总之,我不爱您,您老早晓得的。一个会体贴妇女的男子,能趁着一个妇人失望的时候于中取利吗?尤其是爱她的时候,肯害她吗?您与其把我造成您的情妇,何不向我进忠告,维护我,劝我的丈夫来就我?……唉!我想到这里……(恨恨地)您去吧,我恨您,我瞧不起您,我不愿意再见您。您这哭丧的脸孔,您这淫邪的心肠,您这不吉祥的友谊,请您都给了别人吧。您是我一切痛苦的主动者,没有您,我还可以得到幸福;没有您,他还在这里。去吧,您是一个卑鄙的人,这里的人只有您是不可以原谅的。如果我的丈夫明天杀了您,这也是您活该。

巴 (预备出去)我不会抵抗他的。

姑 我也劝您如此。

巴 (在门槛上,自语)好!我这一次再来,真所谓打的好主意^①!
(出)

姑 (独自一人,绝望地)我也一样,我在这屋子里是多余的人了。我也一样,我非离开这里不可。我很晓得怎样……(她披起她的外衣,向门外跑)

① 开演时,取消了巴斯嘉这一段。

第八出

出场人：姑尔曼、伊甸。

伊 (入。拦阻她的去路)你到哪里去?

姑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伊 我要知道。(她套手套)你去自杀,我猜着了。

姑 (矫饰)你误会了,快要自杀的妇人不会如此安静地套手套的。

伊 那么,你到哪里去呢?(她继续地套手套)请你答复我。(她上前几步,欲出,他拦阻她的去路)等一会儿,你答复了我再出去不迟。我想你不会去找那男子吧?

姑 老实说,你此刻才妒忌,未免太迟了。

伊 你现在还用我的姓氏。

姑 你驱逐了我,我要走了。

伊 请你等我与这男子讲理之后再走。

姑 我不能与你在同一的屋宇之下再生活五分钟。

伊 (大闹起来)我宁可关锁你,我宁可踏碎你,决不让你去会合那无赖!这个,我禁止你!(她抢门欲出,他猛烈地用臂擒住她;她喊了一声痛。伊甸惭愧,而且感动)呀!我捻痛了你,对不起。

姑 (有希望的样子)伊甸!

静默半晌。

伊 (苦恼地)呀!为什么我因担心与妒忌,竟把这门再开了?为什么我拦阻你的去路?我这一次回来,是多么厉害的矛盾的心理?此刻我还能够走吗?可叹啊!我们像仇人般地大家破了情面,说了许多不可挽回的话,我误解了你,你负了我,然而我还在这里!我害了你,你害了我,我辱骂了你,你辱骂了我,大家闹了一场。这是何等轻贱的举动啊!(哭)

姑 (亦哭)上帝啊!上帝啊!

静默半晌。

伊 (惭愧地)你说谎了,是不是? 你不去找他吧?

姑 不去。

伊 而且你爱我,你从来不停止爱我,是不是? 呀! 请你答复我,你看,我是何等无聊!

姑 答复你有什么用处? 我做了的事,永远不只是我们自己知道吗? 现在我们再也不能在一块儿生活了。

伊 (低头)也许吧?

姑 也许吧。那么,世上是没有公理的了?

伊 (多情地)幸亏是如此的。

姑 (奔向门外)你疯了,我还是走了的好。

伊 (拦阻她的去路)我不愿意。

姑 伊甸,请你考虑考虑,将来你是不幸的。

伊 (不敢望她,不敢近她)这有什么要紧呢!

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译完

佃户的女儿

[法] 爱尔克曼、夏特里安 著

剧中人物

男

福厘慈·高仆——独身者，恃放利为活的人，简称福

达维特·西歇尔——犹太教士，简称达

弗来得力——测量委员，独身者，简称弗

哈乃佐——收税委员，独身者，简称哈

克利斯退尔——高仆的佃户，简称克

左赛夫——流荡者，简称左

一个割草的工人

女

胥赛儿——克利斯退尔之女，简称胥

嘉特菱——高仆的丫头，简称嘉

李斯比德——女佣，简称李

一个翻草的女工

还有几个割草的男工与翻草的女工们

时 间

剧情发生于现代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爱尔克曼(Emile Erckmann),1822年生于法尔斯浦,1889年逝世。夏特里安(Alexandre Chatran)1826年生于莫尔德省之索尔达坦乡,1890年逝世。

他们二人的著述都是合作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们当做一个人看待,但究竟是爱尔克曼的力量多些。

他们是浪漫主义派的后进,写了些历史上的小说,例如《黛列丝夫人》(Mme. Thérèse, 1863);《1813年的一个新兵的历史》(Histoire d'un Conscrit de 1813, 1864);《阿尔萨斯的小说与短篇故事》(Contes et Romans Alsaciens, 1876);《和歇的故事》(Contes Vosgiens, 1877)。至于他们所做的戏剧则有《佃户的女儿》(原名《朋友福厘慈》l' Ami Fritz, 1876);《郎佐家》(Les Rantzau)等。

他们的文笔很朴实温厚,像村里的老头子,这都是阿尔萨斯人的气概。

《佃户的女儿》于1876年12月4日第一次在法兰西戏院开演,此后常在此院开演,最近的两次是1930年9月14日与23日。

译者

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第一幕

布景 福厘慈·高仆的饭厅。家具是老橡树雕刻成的。戏台的第一行左边是厨房的门；稍远些，是高仆的卧房的门。后方是两个大窗子，窗上是小圆格子。二窗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食具橱，雕刻图画颇美。戏台的第一行右边是一张小桌，桌上文具，应有尽有。靠桌的墙上有些小架子，挂着好些烟斗。稍远些，是一个大门直对通过室。同方，后面，是玻璃门直达花园。二门之间，是陶制的大火炉，在左边。后方二窗之旁有许多小桌，为安放什物之用。

第一出

出场人：嘉特菱、李斯比德。

嘉 (手倚着桌子)现在，李斯比德，桌子摆好了，我们可以摆上桌布了。(她爬在一张椅子上，把后方的衣橱开了)

李 姑娘，你们今天有许多客吗？

嘉 不！福厘慈先生从来不请外人，只请他的老朋友们：那收税委员哈乃佐先生，测量委员弗来得力先生，还有就是那老教士达维特。十五年来，我没有看见他请过外人，除非是那流荡人左赛夫。福厘慈先生于1860年的冬天在大雪里搭救了他，每年逢先生的生日，他一定到来奏音乐。

李 他们互相很合得来吗？

嘉 (笑)说哩!……他们都是老朋友……您想想看!……他们除了达维特伯伯之外,都是没有结婚的。(拿了一张桌布,下了椅子)我们所需要的桌布来了,请您拿住那一个角儿,李斯比德。(她把桌布展开,摆在桌上)

李 唉!你们有的是好桌布!

嘉 是的。先生的母亲很爱好的桌布、好的饭巾,他的可怜的母亲,她一生的幸福都在乎这个。您瞧。(她爬上一张凳子,开了柜子)

李 上帝啊!这是可能的吗?

嘉 (作骄傲状)这是传家的什物;老夫人纺织了许多年,洗涤了许多年,才有这成绩。当年地方裁判人高仆老先生所爱的只是银器。(开了一只大抽屉)您瞧。

李 唉!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这许多好东西……

嘉 (把一个调羹给她)您掂一掂看。

李 (以手掂一掂那调羹)唉!重得很!

嘉 这是纯银,是好唛头。裁判先生不在乎多几个钱或少几个钱,只要买好的东西。高仆一家,子子孙孙都是如此的:一个喜欢好酒,另一个喜欢好家私,另一个喜欢好田庄与好磨坊——阿尔沙斯与和歇的好田地都给他们买完了。(停止谈话)李斯比德,请您把这桌布拉一拉,中间有一道折痕。(李斯比德拉桌布。嘉特菱用手按了几按)好了!

李 这些饭巾,该折成船只的样儿呢,还是折成主教的帽子的样儿呢?

嘉 随您的便;这可以不拘。

李 (继续工作)是的,你们有的是好桌布、好饭巾、好餐具;一所大屋子,从地窖到屋顶都充满了。但是,嘉特菱姑娘,这一切还不算是幸福……你们缺少了……

嘉 (打断她的话头)噯,我很晓得,我们所缺少的乃是一个好主妇

与几个小孩子。

李 不错啊！……福厘慈先生不愿意结婚吗？

嘉 是的。

李 这真是奇怪的见解！一个这样仁慈的男子……做他的妻子该是多么幸福！……呀！自从我的丈夫死了之后，他对待我的好处，我一辈子忘不了……假使没有福厘慈先生，我与我那四个孩子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岂不早已饿死了吗？

嘉 （停止工作）李斯比德，您听我说，我早已告诉过您，千万不可说出这话来；假使福厘慈先生知道了，他一定不高兴的。

李 （诧异）天啊！为什么呢？

嘉 我一点儿不晓得。……然而却是这样的。世上的人们做恶事怕人知道，福厘慈先生做善事怕人知道。李斯比德，你须知，他与别人不同！那老教士达维特说福厘慈先生是一个奇人，我想他说的有理。假使他与别人相同，岂不早已结婚了？我们的旧第宅里岂不有了半打孩子们在这里享福？

李 有什么可以妨碍他呢？他很有家财，身体也很好……还没有到四十岁。

嘉 （打断她的话头）这只是他的见解，李斯比德。他自思：有了妻子，就妨碍他与老朋友们的交情；她或者不满意他的烟斗，或者不满意他的啤酒，嫌这个，嫌那个，总之，她要支配他。

李 这不算是妨碍；世上许多女人，并不安静地住在家里料理家务，只把时间用来拜访亲友，心心念念只要扯着丈夫的鼻子，拉他跟她走。

嘉 您说得有理，李斯比德，但是在未结婚以前，应该先从事于调查。

李 假使福厘慈先生请教于老教士达维特，他一定肯指点他的。

嘉 您想想看：这是世代的老朋友了！裁判先生在世的时候，他已经到这一家里来；他抱那小福厘慈在他的膝头上摇弄，让他持

他的胡子！……唉！假使福厘慈先生肯听他说，岂不是好！

李 唉！这达维特伯伯，四十年来，他不知撮合了多少婚姻了！

嘉 您要怎样？撮合婚姻，便是他的幸福。假使只凭他一人的主意，裁判先生死了之后，福厘慈先生就结婚了。可怜的老教士！十五年来，他所提出的女子不少了！棕色发的、金色发的，天主教的、耶稣教的，富的、穷的——因为这老教士并不注意在金钱上头，但愿人们相爱以至于结婚，他就快活了。

李 福厘慈先生不肯吗？

嘉 是的。他笑……他倒在靠背椅子上嚷道：“这是第十个了……这是第二十个了。”

李 这是何等的不幸！……一个善良的女人进了这一所美丽的屋子里，这多么幸福的事……而且福厘慈先生……

嘉 (连忙地)嘘！他从地窖里来了。(她安排好了刀叉，装作很忙的样子。厨房的门开了，福厘慈出现在门槛上，穿的是早上的衣服，手里一只筐子，筐子里充满着许多酒瓶，又拿着一个烛擎，上面燃着蜡烛)

第二出

出场人：嘉特菱、李斯比德、福厘慈。

福 (注视桌子)哈！哈！行了……(吹熄了蜡烛，交给嘉特菱。又把筐子放下)嘉特菱，酒瓶子来了，我在地窖里挑选了上好的酒。饭预备好了吧？

嘉 是的，先生。

福 我希望你今天更进一步；你今天所做的饭该是……

嘉 您放心，先生，您曾经嫌过我做的饭不好吗？

福 不，嘉特菱，非但不嫌你，而且喜欢你；但是你须知，做好了还可以做更好，做得好到极点。让我看，你预备给我们吃些什么？

嘉 你们将有一碗虾仁汤, 一盘牛肝, 一盘竹签鱼, 一盘小野鸡……

福 (打断她的话头) 呷! ……不要说其余的了……保留着一些不说, 让我们有意料不到的快乐才好。总之, 我晓得我们可以有一顿可口的饭吃的。左赛夫来了没有?

嘉 那流荡人吗? 不, 先生, 还没有来。

福 奇了, 每逢我的生日, 他没有不来的。但愿他不病了就好! 还有那高大的弗来得力呢? 哈乃佐呢?

嘉 李斯比德已经去通知他们了; 正午欠一刻他们就来的。

福 好的……好的! ……还有那老教士达维特呢?

嘉 他为着一件事情出去了; 他的夫人说过她可以通知他。

福 你该再去, 说我在等他! ……没有他, 我的生日就不完美了; 我是少不了这老教士的, 你听见吗, 嘉特菱?

嘉 是的, 先生。李斯比德, 您赶快去; 我呢, 我回厨房里去守着我的中饭。

福 对了。

李斯比德与嘉特菱自左边出。福厘慈独留。

第三出

出场人: 福厘慈(独自一人)。

福 让我先把窗子打开; 吃饭的时候需要空气, 否则酒气就升上头来了。(开窗注视) 好天气! 春天报得好消息……乐事快要重来了; 我们可以在收拾房里把凳车拖了出来, 把轮子上了油, 把新鲜的麦秆放在车的上面, 克力克勒, 到附近的地方看热闹去了……哈! 哈! 哈! 我们又要乐它一场了! (打开另一窗) 呃! 燕子再来了……它们吱吱喳喳叫着, 飞入空中, 多么快活! ……还有那边, 山坡上, 我的迈桑歇田庄的上面, 枫树已经发叶了……我相信沿着篱笆的紫罗兰也开了……那克利斯

退尔伯伯与那吴尔胥妈妈,以及他们的女儿胥赛儿,他们该趁着这好时光耕耘田园,播种花果!好勤快的人们!……在这几天内,我非去看一看不可。(在右边坐下)哈!哈!哈!做一个无妻无子的人,有的是老朋友们,好酒好菜好肠胃;又有的是许多钱放息,抵押的都是好产业;又有的是勤快的佃户们,他们整年鼓着勇气工作,替我弄钱!这是多么好的事!福厘慈,这都因为你有见识,所以能够如此享福!……假使你听从了那老教士达维特的话结了婚,此刻你正在愁闷到头发也白了,与其他的丈夫一般了……(站起来,走近桌子)呀!让我看桌上安排好了没有……是的……什么都有了!(指那些座位)那高大的弗来得力……那收税委员!……左赛夫坐这一边……达维特坐那一边……我呢,这里……(坐)是的,我坐这里很好;厨房的门一开,我即刻看见了一切;我晓得要上什么菜,因此我可以示意叫嘉特菱送上来或等一等……这很好……现在要看酒了!(起立,走近筐子,抽出一只酒瓶)我们先饮这一瓶波尔多,这是我的父亲福厘慈、我的祖父安团纳、我的曾祖马尔登·高仆所最喜欢的酒。(他拭干了瓶底,放在桌上;面上颇带闲愁)我一想起世上的人们,我就愁起来:他们尽管怎样忠厚,怎样有见识,却把好酒抛在一旁,长辞了人世,再也不能多饮一杯,快乐地感谢天主……是的,这是如此的……我应该代替他们……总之,这一件事儿迟早是要临到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应该趁着能喝能吃的时候,利用好酒好菜,大吃大喝一场。(老教士达维特自右方入,手里拿着棉布的雨伞,在门槛上止步,注视福厘慈)

第四出

出场人:福厘慈、达维特。

福 (瞥见他,作快乐的声气) 呃? 是你,老教士……欢迎……欢

迎……(老教士小步上前,摇头微笑)

达 高仆,我老是看见你在许多酒瓶中间,你老是这样的吗?

福 你要怎样?这是我的生日,我总该乐它一乐……你的祖宗沙罗门^①不是这样说过吗?“空上加空,一切皆空。”他是这样说过的,老教士,是呢不是?

达 是的!

福 好,那么,既然这尘世一切皆空,最好乃是生平不做一件事,好教我们将来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快乐地生活下去,听候天命。

达 (生气)呸!高仆,呸!……在这问题上,你的笑话是不行的……我不容许你引沙罗门做证人,便把你贪吃懒做的毛病遮盖了……这个不行……你是伊壁鸠鲁派,不要信仰,不要法律!

福 (大笑)哈!哈!哈!教士,我爱你,我所认识的人以你为最好;既然你不敢替沙罗门辩护,我们谈别的事情吧。

达 (不好气地)他不需要人家替他辩护,他自己辩护已经够了。

福 是的,现在要难为他,不是容易的事了……也罢……也罢……不要提这个吧……喂,这是你的座位,他们也快来了。

达 不,谢谢你,我不要坐,我没有时间;我特来告诉你:我只能来喝咖啡。

福 为什么呢?

达 (难为情)我有一件事……

福 什么事?……我敢断定又是一头亲事了。

达 呃,不错!……我要向你借五十个路易……

福 五十个路易!……唉!唉!……做一起借吗?

达 是的,做一起借。

① 沙罗门是犹太教的祖宗。

福 是给你用的吗？

达 说是给我用的也可以，因为只我一人负责还你的钱，但是我要这钱，为的是帮人家的忙……

福 帮谁的忙，达维特？

达 那负贩商人莫以思伯伯，你是认识他的；好，他的女儿给圣狄耶的沙罗门的儿子求婚；真是一对好孩子！……不过，你须知，那女孩需要一份嫁资，于是莫以思伯伯来找我……

福 （打断他的话头）那么，你是至死不变的了！你自己负债还不够，还要替人家担负许多债务……你因为高兴撮合人们的婚姻，便糊涂起来了。

达 但是，高仆！……高仆！……你还没有看见那两个可爱的孩子哩！……这是他们一生的幸福，叫我怎好拒绝？……再者，莫以思的生意还好，至迟在一两年内他一定可以还我的钱。

福 你要借吗？好的。但是，你听我说，这一次我却要你给百分之五的利息了！我借给你，很愿意不要利息；至于借给别人……

达 （快活了）呀！天！谁说不是呢？但愿那一对可怜的孩子得享福就好了！莫以思一定还给我百分之五的利息。

福 （把右方的小桌子移到靠背椅前给他）喂，请在这儿坐下……这里是纸笔……让我去取钱来……请你在契纸上写明百分之五的利息，规规矩矩的……而且请你谨记，如果你不满意于我取笑你的祖宗沙罗门的话，我可以凭着这一片纸缠你到很远去！（他从左方出。达维特很快活地坐在桌前，戴起眼镜）

达 （写）“立约人达维特·西歇尔，明泉乡教士，承认欠同村放利人福厘慈·高仆先生的款，共一千二百法郎，将来还款时，附带纳息百分之五……”（福厘慈入，把一卷银圆放在桌上）

福 这里是五十个路易……（老教士仍旧写字，福厘慈在他的肩上看下去）你在写什么？

达 我在写契约。（念）“立约人达维特·西歇尔……”

福 老教士,你老是这样的,人家说笑话,你却当真。你要人家说正经话,像法律或《圣经》里的预言一般!……难道你不是我的最老的朋友吗?现在却要这些字纸做什么?(把契纸抢过来撕了)

达 (感动,起立,与福厘慈握手)谢谢你,高仆!(他拿了那一卷银圆,走向门口,有很忙的样子)谢谢!

福 不要忘记来喝咖啡!

达 (在门上回头)你放心。(出)

第五出

出场人:福厘慈、达维特。

福 (独自一人)好心的人!……他为别人奔走,好像为的是他自己的幸福;他看见别人的孩子们快乐,他的心也就笑了。(此时,老教士在窗前走过,手放在裤袋里,小步疾走)我到底要同他捣乱一下子。(呼唤)喂,教士……教士……(走上去)

达 (向窗)什么?……你要怎样,高仆?

福 还有我呢,你不想起我了吗?……你没有女子举荐给我了吗?第二十个……你须知……

达 (举臂作滑稽状)呀!高仆!……你唯一的短处乃是爱开玩笑,否则你就是世上最好的人了……(小步疾走而去。福厘慈很快活地望他走开)

福 哈!哈!哈!有趣,有趣,住在这种地方,看见这种奇怪的人们,心地很好,笑口常开……

嘉特菱自左方入。

第六出

出场人:福厘慈、嘉特菱。

嘉 高仆先生,收税委员哈乃佐先生与测量委员弗来得力先生经

过通衢来了。

福 好的……好的……一切都预备好了……让我穿衣去……请你叫他们等我一等。嘉特菱,你可以先把汤送上来,我们在正午开始吃饭。(他从左方出,哈乃佐与弗来得力从右方入)

第七出

出场人:嘉特菱、哈乃佐、弗来得力、(其后)福厘慈。

哈 (在门上)喂!……喂!……嘉特菱,高仆哪里去了?

嘉 他去穿上一件礼服,马上就来的。先生们请进……请进……我去找汤锅子来。(她从左方出。哈乃佐与弗来得力独留。他们安放好了他们的手杖,挂好他们的帽子,似乎都很快活)

弗 (拍手)哈!哈!我们要快乐一场了!(弄他的领带为戏)

哈 (整理他的头发)是的,我们要快乐一场了……你喝了一杯樱桃酒,开一开你的胃口吗?

弗 对啊!我喝了两杯!你呢?

哈 我吗?我用不着喝樱桃酒,我的肚子总是饿着的。(他双手撩开他的背心,显得他有的是大肚子)

弗 呀!这是世间最大的幸福,肚子时刻饿着,这所谓天赋的本能!……(在桌前止步,如有无限的感叹)喂,哈乃佐,你看这个!……这不是一幅好图画,让有理智的、身体好的男子来欣赏吗?……这个使你快乐……这个使你感动……这个使你感谢造物的真宰,他造了这许多好东西给你吃!……上帝啊!多么好的酒席!……

哈 是的,这酒席很丰富,很结实,这是古代的奢华!今日的人们无非装饰门面,最穷的人有了假门面便可以冒充富翁……说也可怜!……我们的祖宗做事比我们有意义些。

弗 (从筐子里取出一个酒瓶)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把酒瓶举起齐眉,注视。福厘慈从左方入。哈乃佐走近弗来得力,要看

那酒瓶)

哈 教人猜是曹尼斯比酒! ……

福 (拍他的肩)不,哈乃佐,这乃是 1834 年的利克威尔酒,是一班老朋友赠的。(他把酒瓶安放在食具橱上,与弗来得力、哈乃佐二人握手。嘉特菱捧着汤锅子入)

第八出

出场人:哈乃佐、弗来得力、福厘慈、嘉特菱。

嘉 高仆先生,正午到了,这里是汤来了。(把汤锅子放在桌上)

福 好的,嘉特菱,好的;我们尽可以吃着等候他们。(他又把那酒瓶放进筐子里。正午了。他们各各看表,表现满意的样子。福厘慈把表放回小衣袋里)好,朋友们,就席吧。今年左赛夫迟到,这是第一遭;至于那老教士,他只来喝咖啡。(他们都把饭巾承着下巴。福厘慈上汤)请你们尝一尝这虾仁汤,然后告诉我这汤做得好不好……嘉特菱,你可以上菜了。(嘉特菱从左方出)

哈 好极,妙极!

弗 好极! ……呀! 真是……好极……好极!

福 是的,这汤还好。

弗 (举起他的羹匙,正色地)假使我有这样一碗汤,一盘好鱼,一盘好肉,两三瓶老酒,其余的菜品都相称,那么,说一句良心话,我一定不出家门一步了;我让别的测量委员们测量田地,他们高兴测量就测量,我是不管的了。

哈与福 哈! 哈! 哈! (福厘慈打开一瓶酒,斟酒。嘉特菱入,手里拿着一大束紫罗兰)

嘉 您看,先生,人家送东西给您……

福 什么东西? ……是些紫罗兰……这样早! ……(接过那一束花)香得很! 是春天的香气了;是谁送来的,嘉特菱?

- 嘉 是胥赛儿——您的佃户克利斯退尔的女儿。
- 福 是那小胥赛儿吗？……
- 嘉 是的，先生。她在厨房里……
- 福 呀！请她进来。
- 嘉 （在门上）胥赛儿，先生要你进来。
- 胥 （在后台）唉！天啊！嘉特菱姑娘，我绝对不敢进去，我穿的衣服不好……
- 哈 （举指）呃？……多么美妙的声腔！……你们听见吗？……
 噯！噯！噯！造孽的高仆，您看！……
- 福 （把声音提高）胥赛儿，请进呀！……（大家回头向门。胥赛儿出现在门槛上，穿的是白羊毛的小裙，蓝布的短外衣；她止步低头含羞）

第九出

出场人：福厘慈、哈乃佐、弗来得力、嘉特菱、胥赛儿。

- 福 胥赛儿，许久不见，你竟长得这么大了！……上前些……不要怕……人家不会吃了你。
- 胥 呀！我很晓得，高仆先生……不过我穿的衣服不好……
- 弗 穿衣！……一个美女子穿的衣服还有不好的吗？……
- 福 （转身向弗来得力，摇头耸肩）弗来得力……弗来得力，这是一个女孩……真的一个女孩！……好吧，胥赛儿，来同我们吃饭吧。呃，你就坐在那老教士的座位上。
- 胥 唉！高仆先生，我绝对不敢……
- 福 哪里！哪里！好吧……我要你坐。胥赛儿你坐一坐我就快乐了。（哈乃佐指一个座位给她，她端端正正地坐下，福厘慈给她上菜）怎么，你想起我吗，胥赛儿？
- 胥 是的，高仆先生。爸爸对我说：“明天你把新鲜的鸡蛋奶油送给高仆先生做他的生日！……”于是我想起您很爱紫罗兰，所

以今早我起来很早,到田庄的篱笆下采了些来。

福 胥赛儿,你打的好主意。是的,我爱紫罗兰,这是我最宠爱的。如今为着尊敬你起见,我们要把这一束鲜花供在桌子上,像世宦人家一般。嘉特菱,拿一只花瓶来,喂,那边,拣一只顶好的,让我们把胥赛儿的紫罗兰插进里头。

嘉 是的,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让我去换一瓶新鲜的水来,好教这花能够耐久些。

福 (把花交给她)对了……(嘉特菱拿了花瓶与花束,从左方出)胥赛儿,庄里的人在做什么?克利斯退尔伯伯与吴尔胥妈妈都纳福吗?

胥 唉!是的,先生。谢上帝,他们都很好。他们叫我问候先生的起居。

福 这才好啊,我因此很快乐。今年你们有许多雪吗?

胥 天下了三个月的雪,田庄旁边的雪有一尺来深;后来只一礼拜就融化了。

福 那么,你们所播的种子都被雪盖得很好了?

胥 是的,高仆先生。种子都发芽了;田上都现绿色,直绿到田沟里。

福 请吃东西呀,胥赛儿;你不吃,人家以为你客气呢。

胥 唉!不是的,高仆先生。

福 那么,你们已经开始做园工了,是不是?

胥 是的,高仆先生。土地未免还湿些;但是经过了一礼拜的太阳,一切都行了。呀!爸爸很想要见您;我们不见您,大家都觉得度日如年……爸爸有许多话要对您说……

福 (斟酒给大家)我不久就去的,胥赛儿。这几天内我要去走一遭,看一看,好教我的心安定。(嘉特菱捧花瓶入)

嘉 花来了……我换了新鲜的水,可以耐久些。(她把花瓶安置在桌上。只听得屋外窗下有人奏两个梵亚铃与一个大胡琴,做

一曲初调)

哈 这是左赛夫! 我听得出他的指法! (音乐开始)

福 (举指)嘘! ……(大家静默良久。他们摇头拍掌听音乐。乐止。左赛夫从后方的窗前出现,两臂伸张,一手拿着弹弓,一手拿着梵亚铃)

左 高仆!

福 左赛夫! ……请进呀,请进! ……(右方的门开,左赛夫入)

第十出

出场人:福厘慈、哈乃佐、弗来得力、胥赛儿、左赛夫、(其后)达维特。

福 (吻左赛夫)呀! 我的好左赛夫! 我得与你再会,是多么可喜啊……刚才我在担心……我说:“他是不是病了呢? ……难道他忘了我不成? ……”

左 唉! 福厘慈,你设想到哪里去了? 你分明晓得这可怜流荡人的第一曲是为你而奏的……一个人能不能忘记救命的恩人? 当年我在大雪里冻得半死,是谁收留我的? ……

福 (感动)呀! 如果你再叙述这一段历史,我就生气了……我们在这里聚会,为的是寻快乐,大家开心……你们说是不是?

哈 当然啦!

弗 是的……是的……就席吧……吃了饭再说令人感动的话不迟……

福 你把你的梵亚铃交给嘉特菱,坐下来吧。……此刻只少了那老教士,否则我这生日就是完善的了。(开一瓶酒)请你们干了你们的杯子。让我们喝一杯列克威尔,为我们的朋友左赛夫祝寿。(斟酒)胥赛儿,把你的杯子给我……呀! 你怎么样? 人家会说你想要哭呢!

胥 (把杯子递过来)呀! 没有什么,高仆先生。我每次听见好音

乐总想要哭的。(达维特自右方入)

福 (起立擎杯)为左赛夫祝福!

众 (亦起立擎杯)为左赛夫祝福!

哈 (瞥见达维特)呃! 达维特! ……

众 (欢呼)达维特! 达维特!

哈 妙啊,他来得恰好!

第十一出

出场人:福厘慈、哈乃佐、弗来得力、左赛夫、胥赛儿、达维特、
(其后)嘉特菱、李斯比德。

福 (快活地)恰是时候;再迟十分钟我就叫警兵去传你来了。

弗 我们等了你半个钟头。

达 (微笑地走近桌子)总之,这不是在巴比伦的怨声中啊。

福 他专会说话捣乱! 好吧,你拿了一张椅子坐下吧。可惜得很,你来不及尝一尝这牛肝! 好吃得很!

弗 是的,但是这是莫以思的规律上所不容许的,没有法子;天主创造好的东西,只为的是我们。

达 食积病也是为你们而设的! 当年你的父亲约翰·弗来得力也同我说过这话,不止一次了;你们父子相传,都会说笑话,也都是贪吃的。由此看来,假使你的父亲不那么讲究吃好东西,也许此刻他的身体还像我一般结实,不至于到山上睡觉去了……你们一班贪吃懒做的伊壁鸠鲁派,绝对不肯听信人家的话。你们像贪吃腊肉的老鼠,终于会被捕鼠机捉了去的。

福 你们看,这老教士自以为怕食积病,好像并非因为《圣经》禁他吃肉似的!

达 不要胡说! ……(嘉特菱与李斯比德入,各捧一个大托盘,盘上有咖啡、白糖、瓷杯等物)

福 (快活地)嘉特菱,请你预备咖啡! 你拿樱桃酒、糖酒精、界珠

酒、哥牙克酒，凡是屋子里所有的好烧酒都拿了来；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童心稚气，我们非乐它一场不可……哈！哈！哈！好极了！……

嘉 （微笑地）是的，先生，正在开始了。（向李斯比德）李斯比德，请您把托盘放在桌子上，让我去拿烧酒来。（走向厨房的门）

福 请你再拿香烟与烟草来，嘉特菱……（嘉特菱出。福厘慈指着墙上挂着的烟斗）这里是些烟斗……适合种种嗜好的都有……请你们各自挑选吧……（哈乃佐与弗来得力起立，去挑选他们的烟斗。达维特走近桌子的左方，瞥见胥赛儿的花束，诧异，止步）

达 唉！好花！……是谁送给你的，福厘慈？

福 呃！是胥赛儿。

达 胥赛儿？

福 呃！是的……你不认识她吗？

达 怎么……怎么……胥赛儿，原来是你！我认不得你了……自从去年秋天以来，你长大得真快！……呀！是你把这一束美丽的紫罗兰送来吗？

胥 是的，达维特先生。

达 呃，这是我所谓的好女孩了。（胥赛儿低头）但是她的胆子还小。喂，胥赛儿，请你饮上一杯就有勇气了。

胥 谢谢，达维特先生，我已经饮过了。（嘉特菱入，捧着一个托盘，盘上许多酒瓶，一个香烟盒子，一个烟草罐）

哈 （从墙上取下来一个土耳其烟斗）我用这个。

弗 我用这个！（他们走近桌子，装他们的烟斗，同时左赛夫挑取一支香烟）

嘉 胥赛儿，你们的哥儿驱了车子来在门口了；要不要叫他再等一等？

胥 唉，不，嘉特菱姑娘，我们即刻就走的。

- 福 怎么,胥赛儿? 还有咖啡呢? ……你不愿意同我们喝咖啡吗?
- 胥 谢谢您吧,高仆先生;爸爸千叮万嘱,叫我早早回去,家里还有许多工作……此刻我已经迟了。
- 福 呸! 克利斯退尔伯伯再等一等也不妨……(胥赛儿有为难的样子)
- 嘉 (低声向福厘慈)让她走吧,她有几分难为情了。
- 福 真的吗? 胥赛儿,你在我们跟前觉得难为情吗?
- 胥 是的,高仆先生!
- 福 好,那么,去吧,好孩子,去吧! 我看见了,非常欢喜。(向嘉特菱)嘉特菱,请你给她一块很好的牛肝面包与一瓶老波尔多酒,送给克利斯退尔伯伯。
- 胥 谢谢,高仆先生。
- 福 该是我谢你,胥赛儿,你送了我一束花;你很博得我的欢心,你晓得吗? 请你记得告诉那边的人,说我至迟在半个月内一定去的。
- 胥 (在门上)是的,先生,我不会忘记的;他们该是何等喜欢啊。(她施一礼,与嘉特菱、李斯比德同出)

第十二出

出场人:福厘慈、哈乃佐、弗来得力、左赛夫、达维特。

哈乃佐与弗来得力燃着他们的烟斗,左赛夫燃着他的香烟。福厘慈起立,走向右方墙上的小架子。

达 (把一块糖浸在他的咖啡里)这所谓一个美丽的女孩,我希望她不久就成为一个当家的好妻子。

福 (从墙上取了他的烟斗,回到桌上装烟)一个当家的好妻子,哈! 哈! 哈! 这老教士没有一次看见一个少年女子或男子不即刻联想到给他们结婚的! ……(他走到右边的一张靠背椅上坐下)

达 (生气) 呃! 是的, 我说了又说: 一个当家的好妻子! 两年之后, 这小胥赛儿尽可以嫁了人, 生了一个粉红的孩儿抱在怀里了。

福 (燃着他的烟斗) 好吧, 不要说了, 老友, 你说的是糊涂话。

达 糊涂话! ……糊涂话! 福厘慈, 你才说糊涂话呢! 你对于世上一切的事情都像很聪明, 只对于婚姻问题上头, 你实在是不通之至!

福 好的, 现在我是不通的人, 而达维特·西歇尔是明理的人了。

哈 (尽力吸烟斗) 高仆, 抵抗他吧, 不要让他伤了你。

弗 (跨在椅上, 如骑马状) 对啊! 这老教士什么也不尊重了, 这未免太过了。他有了撮合婚姻毛病, 假使我们不教训他一番, 将来我们岂不是一个一个地被他结婚了?

达 呃! 结婚有什么害处?

弗 (跳在椅子上) 什么害处?

达 是的! 上帝创造男女, 不是注定结婚的吗? 上帝不是说过吗? “去吧……孳生繁殖去吧! ……”《福音书》里也教人把不受孕的无花果树拔除了, 投入火里……假使世上没有婚姻, 人类岂不完了! ……(众人大笑。达维特愤激地) 你们笑! ……你们笑! ……笑是容易的! 但是, 哈! 哈! 哈! 呃! 呃! 呃! 当你们这样做到世界的末日, 事情就大了! (众人又笑, 比前更放纵。达维特起立, 两手分放耳边) 你们这样笑法, 令我更气了! (众人在椅上捧腹) 你们只管很呆笨地笑, 并不静心想一想, 是不是我堵住你们的嘴了? ……你们笑……把你们贪吃的一张嘴开裂到耳边, 以为你们聪明! ……不! ……事情不是这样的……人家一看就晓得你们对于生活上正经的事情并没有考虑过。

福 (笑得满眼泪, 拭泪说) 我呢, 我考虑了十五年。

达 (再坐) 你吗?

福 是的,教士,是我。你以为我是不懂事的。十五年来,我很安静地与我这老嘉特菱一块儿生活,家里事事妥当,十分舒服。我想要散步,就散步;我想要睡觉,就睡觉;我想要拿我的酒杯子,就拿我的酒杯子;如果我有意邀请三个四个或五个朋友,我就邀请他们。谁也不说我一句;我像空气一般自由!……而你却要我改变这一切,你要把一个女人送来给我,好教她把我屋子里的东西自高至低都推翻,先就把我这老嘉特菱赶走!老实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向哈乃佐与弗来得力)对不对?

哈 妙啊!

弗 (耸肩)岂有不对的道理!……

达 高仆,依你说来,你永远可以这样做吗?

福 为什么不呢?

达 醒来吧,少年人,年纪到了;四五年后你的头发斑白了;依你现在的场面看来,我预料将来你一定后悔你开玩笑的时间太长了。于是你想要一个妻子了,你对我说道:“教士,你给我找一个妻子吧;找去吧……你不看见有适合于我的女子吗?……”但是,那时节太迟了!

福 我有嘉特菱。

达 你那老嘉特菱像我一样,是过时的人了。将来你迫不得已,另雇一个女仆,这女仆会吃你的家财,偷你的什物,那时候,你害了脚疯,只好坐在椅子上叹气。

福 (作沉思状,吐出大口的烟)噫!如果我遇着这事情,那时再改变主意不迟。现在我是幸福的,幸福极了。如果现在我娶一个妻子,假定我的福气很好,娶得一个很贤惠的,很会理家的,一切都好的;然而,达维特,我有时候不得不同她散步,不得不送她到市长或县长家里跳舞;不得不改变我的习惯,再也不能随便穿起我的老外套,把毡帽子盖到耳边或头窝上,出门去了;不得不穿一件常礼服,把头发梳得亮油油的,去逛游戏场,

放弃了我的啤酒与我的烟斗。——这乃是预言家所断定的可怕的灾难,我只一想起已经够发抖了!……(起立,走近达维特)你看,我剖明这些事情,比一个犹太老教士在教堂里说教还强呢。总之,我们努力寻快乐,这就是生活的目标。(走去坐下)

哈 (庄重地)这才是所谓议论。(饮)

弗 对了,这正是我的意思!(向达维特)老友,你打算怎样答辩呢?我很想要知道……你在这里不像在你的教堂;你在教堂里只一个人说话,别人不能答辩的……(作反语)好吧……教士,说教吧……说教吧……

达 (愤激地起立)好!是的,让我来说吧,既然你们迫得这样紧,我不得不说;你们胡闹得太久了,让我把你们打得粉碎。

众 (除了左赛夫之外,都大乐狂笑)哦!哦!达维特……哦!哦!……哦!哦!……

达 (兴奋地)是的,打得粉碎!……先说,假使你们的祖宗都像你们一般地只晓得喝酒、吃菜、寻开心——你们所谓幸福,假使他们不整天到晚努力工作来养你们、教你们,积钱给你们,那么,你们现在能不能坐享太平,享祖宗的余福?不,大约你们都是些拖着破鞋走路的穷汉子,甚至于不能享受生存的幸福。你们的聪明、你们的理智、你们的感激心,以及世上的公理——我不说宗教,因为你们都是伊壁鸠鲁派——这一切,不叫你们学着别人为你们造福一般地造福于人吗?你们的生命是祖宗传给你们的,你们不该传给后代吗?你们不该创造家庭吗?……

福 (打断他的话头,有为难的样子)达维特……我们谈别的话吧!……

达 (愤怒地拍案)假使我不高兴谈别的话呢!?我要好好地同你们说一番真理……因为你们非但是不肖的子孙,而且是不良

的公民！……

众 呀！……达维特！……

达 一个好公民的责任，不是养活些勇敢的男儿来救护国家吗？国家比之好酒好菜总算是要紧些；这是我们的种族的基业，我们历代的祖先，千辛万苦，经过多少奋斗，才创下来这些基业！凡是利用这基业而不知道保护这基业的人们都是可恨的公民！……你们应该与我一般地知道，因为学校里曾经把历史教给你们：停止繁殖的民族势必逐渐衰微！换句话说，繁殖的民族永远不会灭亡。你们试看那可怜的犹太民族，他们被驱逐了，被人排斥了两千年，今日他们比沙罗门的时代更强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依着天主的话，不停止地孳生繁殖……还有英国人、美国人，为什么他们管领地球的一半？因为他们国内没有无花果！将来的世界乃是繁殖的民族的世界；至于有些民族，他们以享乐为前提，不顾家庭的义务，将来必被征服以至于灭亡。自有世界以来，灭亡的国家的历史都不出此例；呀！假使法国的人民都像你们，那么法国也要灭亡了。（转身向弗来得力）我说教完了。（再坐下）

哈 （沉思）这老教士说得倒还有理，像我们的先人的话一般。

弗 是的，他有的是奇怪的思想，教人说他的心与口还相符。

福 （转身向左赛夫）你呢，左赛夫，你以为怎样？

左 我吗，福厘慈，我以为老教士有道理；他所说的像一个好人的话。

福 那么，为什么你不结婚呢？

左 （起立）呀！我结婚很久了！（大家作诧异状）可惜我的妻子不喜欢梵亚铃，所以有一天早上她跟一个吹喇叭的走了。（众人大笑。除了达维特之外，他们都站起来，走到台前）

福 （走近达维特）呀！达维特……你从前没有同我说过这种话，这是你的不是！……真的，我坚持我的成见；我是独身的人，

我永远守着独身主义。

达 (作激他的样子)你吗?

福 是的……是我……福厘慈·高仆。

达 (作反语)你很相信,是不是?

福 (指桌上的花束)我很相信,与相信这胥赛儿送来给我的花一般。

达 真的!……(起立)好,那么,你听我说!我从来不曾说过预言——我是犹太教士,本有说预言的权利……——但是今天我却要预先断定你一件事。

福 (诧异)什么事,老教士?

达 我预先断定将来你必结婚!……

福 (大笑)哈!哈!哈!达维特,你太滑稽了!……哈!哈!哈!……

达 (举手)将来你必结婚!……

弗 住口,老友,你只是伊斯拉爱尔的假预言家!

哈 这是一句滑稽话!……

达 (转身向福厘慈与哈乃佐)我说他将来一定结婚……你们听清楚了吧?……

福 我敢打赌不是的,达维特……

达 你不要打赌……你会输了的!……

福 真的,我要打赌……我看……我用小榄坡的葡萄田打赌……你须知……小榄坡是出产上好白酒的地方,在本地很著名,你是知道的,老教士,我与你赌这个……

达 我把什么来赌呢?

福 你什么也不要赌……我太相信能够赢了。

达 好,我答应你了!……你们三位作证人……

众 是的……是的……话说定了。

达 这是我的手,福厘慈。

- 福 这是我的手,达维特。(二人握手)
- 达 将来我不费一个钱,可以喝上好的白酒;将来我的子孙还可以喝。哈!哈!哈!
- 福 (把手按他的肩)你放心,达维特,这酒决不会升上你们的头的!(转身向众人)现在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到啤酒店喝啤酒去好不好?……你们以为怎样?……
- 哈 (整发)这是一个主意!……(扯开他的背心)
- 弗 是的,吃了这么一顿饭之后,绝对应该喝啤酒!
- 哈 我们生活得很舒服;快乐之神万岁!……(他们去拿他们的帽子)
- 福 (呼唤)嘉特菱!……嘉特菱!……(嘉特菱入,李斯比德随入)饭吃完了,你们可以撤席了;我们到啤酒店里去。(他揽着左赛夫的臂。又止步,低声向嘉特菱)你告诉李斯比德,叫她把吃剩的酒菜带去……穷人也须有享乐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高声)朋友们,走吧!……
- 弗 (揽哈乃佐的臂)好了,好了!
- 哈 好得很!(他们笑着说着,揽臂而出)
- 达 (最后出去)是的,是的……再喝几杯啤酒就行了!(嘉特菱与李斯比德开始撤席。)

幕下

第二幕

布景 迈桑歇的田庄。

左边是田庄。大而平的屋顶，有檐。许多方形的窗，八角形的窗格子；葡萄田在屋前。外面的楼梯，木的栏杆，直通第一层楼。楼梯下，一个大唧筒，连着一个大槽，为牛马饮水之用。右边，花园的墙上有一棵樱桃树的树枝掩盖着，墙中有一个小环洞，一扇柴扉，在台的第一行。后方是荆棘的篱笆；篱笆后，一个大牧场，场中一条小河通过，河边有垂杨；稍远些，有松树浓荫的山谷。许多镰刀与耙子倚在田庄的墙上。右边，台的第二行，一张小圆桌，好些花园的椅子。后方右边，靠着篱笆一张小板凳。时在上午。

第一出

出场人：几个割草的男工、几个翻草的女工、(其后)胥赛儿。

工人们从田庄里出；他们吃过早饭，出去工作。

男 多么好的天气！傍午的时候，牧场里一定很热。（他们拿了镰刀耙子，女人们把她们的草帽戴起来）

女 （戴帽）呀！太阳美丽，空气温和！一切都有香味！令人想要唱歌了。

众 是的……是的……我们唱歌吧。（一个男工一面把镰刀装柄，一面开始唱道：“美貌的兵士从战地归来。”其余的男女都跟着

唱。胥赛儿匆匆地从田庄里出)

胥 (生气的样子)请你们住口好不好!高仆先生要给你们嚷醒了。我不是说过叫你们不要唱歌吗?(歌声停止)

男 呀!胥赛儿姑娘,您有什么法子?我们看见了这美丽的太阳,便像鸟儿般唱起来了。

胥 你们到牧场上唱去,唱到今晚,时间还不够吗?

男 呀!牧场上可不同了,在热烈的太阳之下割草,心里还记得唱歌吗?(第一层楼的一个窗子开了,窗对着外面的回廊;高仆出现,只穿着衬衫背心,头发蓬松)

第二出

出场人:几个割草的男工、几个翻草的女工、胥赛儿、福厘慈。

胥 (拍手)呃!果不出我所料!你们看,高仆先生给你们嚷醒了。(众人转身注视高仆,现出担心的样子)

福 (好情好意地)什么事,胥赛儿,什么事?你有生气的样子。

胥 人家尽管吩咐他们早上离庄时不要唱歌,他们只当没有听见,仍旧唱他们的!……好……此刻您给他们嚷醒了!

福 你不必生气,胥赛儿,我早就醒来了。

胥 是的,您说这话原谅他们,因为您这人太好了。

福 不是的,我早就醒来了,你相信我的话吧;我静听花园里的黄莺儿唱了一个钟头。(向男女工)你们尽管唱好了,这并不烦扰我;而且我还喜欢听见快乐的人们唱歌呢。

众 哈!哈!哈!这才好啊!

女 胥赛儿姑娘,您看,福厘慈先生很喜欢……好吧,请您陪我们唱吧。

众 对了,对了……

胥 (连忙地)我不晓得唱歌。

女 高仆先生,您不要听她的话,她唱得很好。

福 好吧,胥赛儿,不要等人家再三请求,你就陪诸位唱一唱吧。

胥 (难为情)但是,高仆先生,您听我说……

福 (打断她的话头)你一唱我就喜欢你了,胥赛儿。

胥 好,既然您一定要我唱,我就试一试,但是今天我有点儿伤风。

(向男女工们)你们不要忘记帮腔啊。

众 您放心,胥赛尔姑娘。(他们围绕着胥赛儿)

胥 (唱)

美貌的兵士从战地归来,
“你有没有看见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在地下长眠,
与其他许多人们同朽!”

众 (合唱)

他再也不回来了,
他再也不回来了,
他再也不回来了,
他在地下了。

福 呀! 胥赛儿,你唱得很好……我不晓得你这般会唱。

胥 (低头)唉! 高仆先生!

她打听得她的好朋友
死于敌人之手,
可怜的女子,叫一声母亲! ……
长躺在地上,再也不还魂!

众 (合唱)

他们再也不相见了,
他们再也不相见了,
他们再也不相见了,
他们在地上了。

男 好,再会吧,高仆先生……日安!

众 是的,是的,日安,高仆先生……

福 再会吧,朋友们,努力工作!(他们把他们的大草帽揭下与福厘慈施礼,自后方右边出。胥赛儿跟着他们)

胥 (在后方叫道)先从迈桑歇牧场开手,不要忘了。你们听见吗?

众 (临出时回头)是的,是的,胥赛儿姑娘!(众人又合唱第二曲,歌声渐远渐灭。福厘慈倚栏静听,沉思。胥赛儿也侧耳静听)

第三出

出场人:福厘慈、胥赛儿。

福 (自语)这些老歌曲到底还好听。是的,词句虽则简单,却有深意。(向胥赛儿)说也奇怪,胥赛儿,从前我听见音乐只晓得笑,想要跳舞;现在歌声却惹起我的闲愁;也许是年龄所致……我变老了。

胥 唉!高仆先生,您设想到哪里去了?您一点儿不老!

福 你觉得吗,胥赛儿?呃!我不是一个青年了,但是,谢上帝,我的身体很好,这就是主要的了。(他穿了外衣,出到回廊上,下楼)我打的好主意,到迈桑歇田庄来住几天,山村的空气于我的身体很有益处……这倒是老教士之所赐。

胥 (诧异)达维特先生吗?

福 是的,他料不到,然而这却是真情。(作倾吐衷曲的样子)你不晓得,胥赛儿,在我的生日那一天,我与那老教士打赌一件事……呃,就是你送紫罗兰给我那一天,你记得吗,胥赛儿?

胥 记得的,高仆先生。

福 那老教士打赌,说我将来一定结婚,我呢,我用小榄坡的葡萄田打赌,说我永远守着独身主义。这葡萄田出的是很好的葡萄酒,酒是桃红色的,很能助兴,像春天的清晨!你想想看,那老教士还不希望赌赢吗?所以从第二天起,他就来给我介绍一个女子,年纪很轻,容貌很美,家财很多,应有尽有,这个令

我失笑。但是他天天来说一个新的,一礼拜过后,我已经受够了;只要看见那老头子到了马路上来,我即刻就发愁。然而我到底不能关门拒绝他,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你须知!……于是我忽然想起我答应过你,说要到庄里来,所以一天早上,人不知鬼不觉,我就移了营!(笑)这该弄得达维特不好意思了!……他千辛万苦,天天奔走,要替我找许多门当户对的婚姻,同时我却逃到这里来享安静的幸福……我散步,我钓鱼……还有就是享受很好的调护,胥赛儿,我可以这样说,你调护得我非常好。

胥 唉!高仆先生,我尽我的能力罢了。你晓得,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好东西,比不上明泉村里,嘉特菱姑娘要什么都可以到菜市场里买去。

福 (坐在槽旁)哈!哈!你比嘉特菱还强呢。你娇养惯我了……我有意在这里住下。(笑着注视她)

胥 您说的是笑话,高仆先生。

福 不,我说的是老实话。喂,假使我在庄里住下,你以为怎么样?

胥 唉!那么,爸爸妈妈一定很喜欢。

福 (注视她)你呢,胥赛儿?

胥 我也一样,高仆先生。(她低头整理她的围裙)

福 是的……是的……你现在说这话……不久你就讨厌起来了……(她摇头不语)我的脾气不是常常好的。喂,我到庄里的第一天,早上给那公鸡叫醒,假使我捉着它,怕不把它的颈扭断了!然而这到底不是它的罪过,是不是?报晓乃是它的责任,但是我却因此睡不着了!好,你看习惯厉害不厉害:现在我竟不再听见鸡啼了,我比在明泉村里睡得更好。

胥 但是,高仆先生,这因为它不再啼了。

福 怎么!胥赛儿,你已经把它杀了吗?这么好看的一只公鸡!……

胥 唉!不是的!它像别的公鸡一般,每天早上看见鸡埘的天窗

里有一线太阳光透进来的时候,它就啼了……于是我拿些麦秆把天窗塞住了……你是懂得的,它常常以为天还没有亮……我等到你起来之后才把天窗开了……

福 (起立)哈!哈!哈!滑稽得很!却是它见太阳而惊怪起来了!哈!哈!哈!那公鸡窥伺太阳的时候,正是我很舒服地安睡的时候……(笑)

胥 对了,高仆先生,我因此想起今天我还没有开它的窗哩。

福 好,去给它开了吧,胥赛儿;赶快吧。

胥 是的,高仆先生,我同时收鸡蛋去。今早您喜欢不喜欢在用早饭的时候吃些新鲜的鸡蛋?

福 我很喜欢,胥赛儿;呃,我很爱新鲜的鸡蛋,很合卫生,又很有味道。

胥 我们还有很嫩的萝卜,等一会儿我打些新鲜的奶油加上去,如果您要吃的話。

福 我很愿意,胥赛儿,我很愿意。

胥 还有的是樱桃。

福 樱桃!樱桃熟了吗?

胥 (指着右方的樱桃树)是的!……您看,在那边的樱桃树上。

福 这些樱桃还很白啊。

胥 唉!这没有关系的。您放心,这些樱桃还是很好吃的!高仆先生,您须知,这种樱桃永远不会变红的。这是一种少有的樱桃。爸爸在我出世的那一天种了这一棵树……您晓得,这是我们的宗教里的习惯。

福 是的,是一种好习惯。好,胥赛儿,你试摘些下来,我们看。

胥 我就去,高仆先生。(她很快活地从花园的门出)

福 这女子真奇怪,凡是我所喜欢的事物她都猜着了……今天早上,听见黄莺儿唱歌的当儿,我自己说道:“我很希望吃些半熟的鸡蛋,同一些小萝卜合着新打的奶油。”好,她竟有同样的念

头;还说起樱桃,这乃是高仆祖孙父子所顶喜欢吃的……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孩。(胥赛儿在墙的另一边出现在梯子上,把围裙翘起成为口袋)

胥 您要不要尝一尝,高仆先生?

福 我很愿意,胥赛儿;请你抛几个下来给我。

胥 等一等,让我摘了那边那一簇来。(她伸张手臂,去摘那攀过墙上的树枝)

福 (连忙走近)你的梯子放得稳不稳?

胥 稳的……稳的……呀!到手了!您看,多么好的一簇樱桃!现在请您伸手来。(她肘着墙,注视福厘慈。他大吃一顿。静默)怎么样?……

福 妙!妙!

胥 是不是?

福 妙!妙!我从来不曾吃过这么好的樱桃。(坐在后方右边的板凳上)新从树上摘下来的樱桃,放进口里是多么清凉;这上头满是露水,樱桃的原味都保存了。(静默。他吃樱桃)喂,胥赛儿,每天早上唱歌的黄莺鸟是不是在这樱桃树上唱的?

胥 对了,高仆先生。

福 呀!坏蛋!它很快活,它很快活!……这鸟儿可以自夸博得我的欢心;它所唱的,比左赛夫的梵亚林还更好些。吁!胥赛儿,假使我们能够懂得它说什么,岂不是好?

胥 这是很容易的。

福 容易吗?

胥 呃,是的……它说它很喜欢生活,说太阳很美丽,空气很温和,说土地都绿了,篱笆上满盖着好花。它说它有一个很暖和的巢子在很浓密的丛树里,它的孩子接受了它嘴里带来的食物之后在巢里休息,同时它唱一首歌曲给它们开心。

福 (笑)哈!哈!哈!胥赛儿,你摆布得好,叫我开心。好像这是

实有的事。

胥 这不是很自然的吗？难道它能说别的话不成？

福 (起立)呀！好了！（他瞠目注视她；二人都笑起来。）我们应该把这话问那老教士，他时时刻刻钻在他的《圣经》里，《圣经》里的鸟兽是会说话的，也许他可以答复我们！我呢，我宁愿吃些樱桃；胥赛儿，再抛些下来给我吧。

胥 但是，高仆先生，恐怕您肚子饱了就吃不得饭了！

福 恰恰相反，樱桃是很能开胃的；仍旧抛下来吧，胥赛儿……（克利斯退尔出现于后方右边）

第四出

出场人：福厘慈、胥赛儿、克利斯退尔。

克 (揭帽)日安，高仆先生；您今早好吗？

福 呃？原来是您，克利斯退尔伯伯！谢上帝，我很好；您看，胥赛儿把她的樱桃摘给我吃。

克 已经好吃了吗？

福 很好吃！

克 你该挑选那些最熟的，胥赛儿。

胥 是的，爸爸。

克 高仆先生，您还没有吃早饭吗？

福 是的，伯伯，我们一块儿吃吧。

克 愿意得很，高仆先生，愿意得很。

胥 好！我的筐子满了！现在我去打奶油，合着小萝卜吃。

克 是的，去吧，好孩子，快去，高仆先生该是肚子饿了。（胥赛儿下了梯子，从墙后隐没了）

第五出

出场人：福厘慈、克利斯退尔。

福 克利斯退尔伯伯，您今早出去得很早吗？

克 我在早上三点钟就出去了,高仆先生。我从明泉村回来,然后去看堵池塘的铁闸子。您须知,世上的人们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却往往失信。所以我要自己去看;大约在五六天后就可以做好了。泥水匠们明天可以把池塘掘好,此外只须在河边的塘口与水门两处各安置一个铁闸子;这只要一天的工程。

福 (在右边坐下)呀!很好!很好!等到铁闸子安放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头养鱼秧,像人们在园子里种白菜与萝卜一般;而且我们只须一撒网,要多少鱼都可以。

克 对了,高仆先生,这么一来,更方便了。您要什么,尽管写信给我们,我们叫胥赛儿每周把鱼与奶油鸡蛋等等都送到明泉村给您。(此时胥赛儿从后方走过,围裙上满是樱桃。福厘慈目送她。她从左方去了)

福 (起立)克利斯退尔,胥赛儿是一个非常的女子,您晓得吗?我非但赞赏她出主意做池塘,而且我每天都发现她的许多美德。

克 是的,高仆先生,这是一个好女孩,很服从,很勤快,我们都满意她。(只听得后方有车轮声与马鞭声)奇了!这时候谁来找我们呢?(走上去)这是一辆凳车。呀!是那收税委员哈乃佐先生,测量委员弗来得力先生,与那教士达维特·西歇尔先生。(弗来得力、哈乃佐、达维特次第从后方入。弗来得力拿着一个大包裹。哈乃佐拿着鞭子)

第六出

出场人:福厘慈、克利斯退尔、弗来得力、哈乃佐、达维特。

福 呃!都是老朋友!(趋前迎接他们)日安,弗来得力;日安,哈乃佐;日安,我的老达维特。我非常欢迎你们。你们打的好主意!……哈!哈!哈!我们要大乐一场。(他一一握手,很亲热)

克 (向哈乃佐)收税委员先生,您的马要不要解缰?

哈 是的,克利斯退尔伯伯,是的;请您给它一份荞麦,再给它喝水,因为天气很热……哺呼!

克 我即刻就去,收税委员先生。

哈 好的!(克利斯退尔从后方右边出)

第七出

出场人:福厘慈、弗来得力、哈乃佐、达维特。

福 (指着弗来得力的包裹)你这里头有些什么,弗来得力?

弗 (把包裹交给他)这是些内衣,嘉特菱交我拿来给你的。

福 内衣吗?

弗 是的,你该是用得着内衣了!你走的时候只带了两件衬衫,说是第二天就回家的,现在已经差不多三个礼拜了,你还在田庄里。

福 三个礼拜吗?……弗来得力,你说笑话,是不是?

哈 哪里是笑话!福厘慈,自从那一天,我们娱乐了一场,一块儿到野人啤酒店去喝啤酒之后,到明天就是三个礼拜了。

福 奇了,奇了,时间过得很快!

达 (注视他,抹了一捻鼻烟,自语)他似乎在庄里不厌烦……难道这一次我可以成功吗?(高声)那么,高仆,你不觉得时间长吗?

福 是的!我在这里住得很舒服。这很奇怪,我自己也料不到!你们有什么法子?天气这样好,鸟儿这样会唱,而且胥赛儿给我做的这样好吃的菜!

达 你们看,我说的是什么话来?人家调养他了……人家调养他了!……贪吃的!……只有这个可以使他忘记了他的老朋友们!

哈 福厘慈,实际上你是像和尚一般胖了。

弗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人家会看不见你的眼睛了。

福 这倒是真的！……我在这里的生活舒服极了。

达 (翘指)他承认了！他承认了！（众人都笑起来）^①(克利斯退尔自后方入)

第八出

出场人：福厘慈、弗来得力、哈乃佐、达维特、克利斯退尔。

克 高仆先生，请原谅我，因为……

福 什么事，克利斯退尔伯伯？

克 我想要知道这几位先生在不在这里吃饭，您是懂得的……

福 这是不用说的。

哈与弗 不，福厘慈，不！

福 怎么？……

哈 这是不可能的！我要在十点钟到新城收税去。我在昨天上午就通知了该纳税的人们，我不肯使他们等候我，这是不合规矩的。我们从这里经过，顺便进来同你握一握手，还有几分为的是好奇心，想要看一看你的池塘，这事已经传遍了明泉村了。

福 达维特，你呢？

达 唉！我不走。我有话对你说……人家拜托我请你吃结婚的喜酒。莫以思伯伯在十五天后嫁女，因为你是……

福 嘘！

达 你是不能拒绝的，高仆。

福 也罢……我应承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须在这里陪我住到明天。

达 呃！愿意得很……愿意得很。

福 这才对啊！好，达维特，既然你不走，我要酬报你。（转身向众人。呼唤）胥赛儿！胥赛儿！胥赛儿！（田庄的门开了。胥赛

^① 原文这下面尚有数段会话，后于开演时删去，故不译。

儿出现在门坎上,双袖撩起,一条大围裙紧系在腰间)

第九出

出场人:福厘慈、弗来得力、哈乃佐、达维特、克利斯退尔、胥赛儿。

胥 高仆先生,您叫我吗?

福 是的,胥赛儿;走上前些。(胥赛儿很高兴地走近)

达 这是一位很好的当家的小奶奶。(自语)呃!呃!我懂得他为什么住在庄里不厌烦!

福 胥赛儿,你听我说,我要在众人跟前恭维你两句……你昨天做给我吃的馒头这样好……这样好……

胥 唉!高仆先生!……

福 噫呀,不要脸红……这是真话……

克 高仆先生,请您容许我说两句,您把这孩子恭维得太过了,会使她骄傲起来。

福 不是的,克利斯退尔伯伯,我只说公正话,并没有夸张一点儿。(克利斯退尔作诧异状。福厘慈向胥赛儿)喂,胥赛儿,这老教士达维特先生今天在这里同我吃饭;(胥赛儿微笑鞠躬)我很喜欢。你能不能给我们预备一盘像昨天一样的馒头呢?

胥 是的,高仆先生,这是很容易的。

福 等一等,胥赛儿,等一等,倒不如你所设想的那么容易!达维特妈妈是一位著名会做菜的人……老教士给她娇养惯了……他很分别得出糕团的好坏……是一位知味的老先生。

达 高仆,高仆,现在你要把我当做与你同类的贪吃的人吗?当然,我宁愿我的盘子里有一块好吃的牛肉,不愿吃一条鲞鱼的尾巴……

弗 你毕竟承认了!

达 是的!但是我不预先想起这种事情,自有我的妻子替我关心。

福 啐！啐！啐！等一下馒头到了桌子上，加上一瓶老波佐烈酒……我们看你要扮什么嘴脸！

达 呃！天啊，我也是一个人……馒头来的时候我是很欢迎的。

哈 波佐烈酒你也欢迎吗？

达 自然啦。（众人皆笑）

福 （向胥赛儿）总之，胥赛儿，你现在知道了。努力做出色些！但愿今天的馒头跟昨天的一样好吃就好。

胥 唉！高仆先生，比昨天还要更好呢！（她施一礼，跑进庄里。克利斯退尔拿了弗来得力送来的包裹，走向楼梯）

达 （抹一捻鼻烟，自语）呃！呃！

第十出

出场人：福厘慈、弗来得力、哈乃佐、达维特。

弗 福厘慈，这小胥赛儿真的是一个会做菜的吗？

福 很值得赞美！

哈 说也奇怪！……她从来没有出过庄外；而吴尔胥妈妈又……

福 吴尔胥妈妈是一个好人，却欠才干。（瞥见克利斯退尔上楼梯，低声）欠才干。

达 那么，这些事情，是谁教给胥赛儿的？

福 呀！半月以来，我也以此自问。然而她乃是非常的女子，她会猜……

哈 她会猜吗？

福 对了！……她的聪明很够，甚至于有计谋！你们也许以为这田庄是由克利斯退尔伯伯与吴尔胥妈妈监督的吗？没有的事！一切都是胥赛儿！是的，胥赛儿！看她拍她的小手，听她发她的小声音，全庄的人们都受她驱使……

达 （自语）果不出我所料！……

哈 福厘慈，也许你有几分是替她鼓吹，是不是？

弗 当然啦！她小心调护他……给他好东西吃。

福 不，哈乃佐，我说的是事实……（指着自己的外衣的下角）喂，你们看！（三人皆看）

弗 什么？

达 这是什么，高仆？

福 你们看不见什么，是不是？

众 是的。

福 我料定你们看不见哩！好，让我说吧，有一天，我从一丛野蔷薇的旁边走过，我的外衣被勾破了一大块……你们看，这里有没有缝补的痕迹……来吧，老教士，戴起你的眼镜来吧。

达 等一等。（把一双旧式眼镜戴起）我看不见什么，高仆。

哈 我也看不见。

福 你呢，弗来得力？

弗 我吗，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福 （快活地）呃！这没有什么可怪的……这是胥赛儿替我缝补的……假使我不亲眼看见了裂痕，连我自己也不相信呢。

达 这是一个仙女了！

弗 是的，缝补得很好，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缝工……缝工……

福 她对于别的事情也是一样的！等一下你们去看池塘，就可以晓得了。

弗 怎么？

福 这是她向我提议的。

达 胥赛儿吗。

福 是的，我没有想到这一层。我每天拿着钓竿在河边守了好些时候，只钓得半打小白鱼，却给太阳烤透了！好！有一晚，我拿了几尾鱼儿回到庄里来，胥赛儿对我说道：“高仆先生，您费了许多苦工夫，都没有用处。”我说：“怎么办呢，胥赛儿？”她说：

“假使您叫人家在河边掘一个池塘,上下各安一个水闸,水流得过,鱼游不过,我们可以在那里养许多小白鱼;鱼在那里生长繁殖,将来您用不着给太阳晒脊梁,给蚊子蜇肿了您的手,您只消把网子一撒,一次可以得到几百尾的鱼呢。”

弗 呀! 这却不同了;这个! ……乃是了不起的见解,是不是?

哈 是的,这乃一个好主意。

弗 好,我们马上去看这工程吧;我心急得很……(向达维特)喂,老教士,来吧!(他们预备出去)

达 呀! 我有几分疲倦。

弗 疲倦! 你是像我们一样坐车子来的。

达 不错,不错! 但是我的腿老了,不像你们年轻的人有气力!(向高仆)福厘慈,假使你不见怪,我吃了饭再去参观你那池塘吧。既然我停留在庄里,我有的是时间……(坐)嗟唷!

福 (拍他的肩)好,也罢,让你休息休息。(他揽着哈乃佐与弗来得力的臂,三人走向后方)这可怜的教士,恃老卖老的……唉! 年龄的关系真大。

弗 呋! 只要您有的是饭量……

哈 便是主要的了。(他们从右方出)

第十一出

出场人:达维特(独自一人)。

达 (起立。慢慢地走向后方上去,目送他们离开,然后抹了一捻鼻烟。又走下来)他爱她了! ……当然他自己不觉得,但是他爱她了! 一个男子觉得某一个女子有这许多美德,事情就像火一般透明了。真的,我做得好,我天天缠他,向他提亲,迫他逃到庄里来避难。在高仆做生日那一天,我看见胥赛儿长大了,美丽了,我即刻想道:这一个天真烂漫的、温和的、聪明的女孩子,比之明泉村里那些穿着长尾巴的袍子、戴着纪元前的

帽子的小姐们,更能给这伊壁鸠鲁派的少年一个好印象。一个人的身向哪一边弯,便向哪一边跌。有些人们喜欢摆架子
的女人;有些人们喜欢一头丰盛的美发;有些人们喜欢美丽的
嘴,嘴开时露出美丽的牙齿。至于福厘慈呢,因为他贪吃之
故,竟给一个女子用做菜的手段诱惑了他……(笑)好!……
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大家都须得走上这一条路来。呃!这
些事情都是上帝创造的。一个人决不能抵抗爱情……沙罗门
在他的遗书上说:“我的爱人美丽像繁星的天空,可爱像耶路
撒冷,可怕像展开旗帜正在进行的军队!”唉!假使爱情不是
人间最美的、最甜蜜的、最不可抵抗的事物,沙罗门这话有什
么意思呢?是的,他爱她了!……我得手了!(拍掌)哈!哈!
哈!(他踱来踱去,忽然停步)现在只要看胥赛儿是不是也动
了情?……她的心坎里是不是已经开始唱情歌了?(胥赛儿
出现在门坎上,一只水瓮在手)她来了!(他坐在右边)

第十二出

出场人:达维特、胥赛儿。

胥 呃?……达维特先生,您还在这里?

达 是的,胥赛儿……是的。

胥 我以为您已经同那几位先生看池塘去了。

达 不,我有几分疲倦了!……你须知,胥赛儿,一个人老了的时候……

胥 是的,达维特先生,您有道理,休息休息吧……(她把瓮子放在
唧筒下面取水)

达 (自语)这女子很美。(高声)好水,好水,胥赛儿。

胥 是不是,达维特先生?

达 我只看见了这水,口就渴了。

胥 呀!达维特先生,您不要客气;如果您要喝水,让我去找一个

杯子来。

达 不,这用不着,我只就瓮子里喝就行了,如果你愿意的话,胥赛儿。

胥 (微笑)我很愿意,达维特先生。(达维特走近,她举起瓮子,他喝水,胡子朝天,双手在背)

达 呀!好水,好水!

胥 这可以解渴,是不是?

达 是的!我从来不曾喝过这样好水;这水比上好的葡萄酒还更好些。

胥 您还再要不要,达维特先生?

达 等一下吧,胥赛儿,让我先喘一喘气……我喝得太快了……

胥 也许因为我把瓮子提得太高了……

达 不,不,是我……是我喝得太快了……我太贪嘴了!(笑)

胥 呀!原来如此!

达 是的!……(他们都大笑。胥赛儿又把瓮子放到唧筒下。达维特自语)她真可爱。(他坐在槽边)胥赛儿,我打赌:你猜不中我此刻在想什么?

胥 (取水)这是很可能的,达维特先生,我不晓得猜。

达 好,我说了吧:我看见你在这老井旁边,张着你这一双大眼睛,瓮子里满盛着澄清的好水,我觉得你很像莱贝嘉……你晓得……莱贝嘉……当她给那老伊利耶赛水喝的时候……

胥 (惭愧)达维特先生,您当然是想要打趣我的了。

达 不是的。请你再把这好水给我一口,胥赛儿。(喝水)呀!……(他抹了一抹胡子)你晓得伊利耶赛的故事吗,胥赛儿?

胥 (把瓮子安放在井栏上)是的!是的!达维特先生。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家里念《圣经》;是我念,爸爸妈妈与奴仆们听。

达 好,那么,说给我听一听看。

胥 但是,达维特先生,我的饭在火上了!

达 哈!哈!我们有的是吃饭的时间,而且吴尔胥妈妈也在家……说来看……(微笑)假使你很晓得的话。

胥 (难为情)天啊!达维特先生……

达 好吧,好吧,放出些勇气来吧。

胥 (双手交叉在她的瓮子上,在井栏边)阿伯拉汉上了年纪,上帝把一切的福都赐给了他。有一天,他对他的最老的侍者——管领他所有的一切的一个侍者——说道:“请你到我的故乡去,替我的儿子伊沙阿克挑选一个妻子,我不要夏乃安民族的女儿做媳妇。去吧,上帝引导你!”于是他的侍者伊利耶赛赶着十只骆驼,载了许多礼物,到那说尔的城附近的阿蓝村去。傍晚的时候,他在路边的一口井旁边休息,遇着城里许多妇女到来汲水,他说:“上帝啊!我的主人阿伯拉汉的上帝啊!保佑你的侍者伊利耶赛吧!我要向一个少女说:‘请你让我在你的瓮子里喝一点儿水。’如果她回说:‘请喝吧。’这就是上帝你所预定配给我的小主人伊沙阿克的。”(达维特屡屡点头,像是说:“对了,对极了!”)他刚说完这话之后,阿伯拉汉的哥哥那说尔的儿子巴杜爱尔的女儿莱贝嘉就背着瓮子走近来。那少女很美丽,走下泉水旁边汲满了她的瓮子。那侍者迎上前来说道:“请你让我在你的瓮子里喝一点儿水。”她回说:“请喝吧,先生。”于是她把瓮子放下肩来,让他喝水。

达 (感动)对了,对了!(自语)这孩子受得起一切的幸福!(起立,高声)好,那么,胥赛儿,刚才你也把这好水给我喝了,假使我像那老伊利耶赛向莱贝嘉说:“我是被差遣来找你的……上帝已经把许多幸福赐给了我的主人,他成为伟大的人了;上帝给他许多牛、羊、金、银、奴、仆,……你怎样回答呢?”(胥赛儿低头不答)好吧,老实说了吧。

胥 (仍低头)我不晓得,达维特先生;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层。

- 达 没有吗,胥赛儿?(她摇头不答,手放在槽里。静默)
- 达 (又走近)你的父亲会不会像巴杜爱尔一般地说:“这是上帝预定的事情……这里是莱贝嘉,你就把她带走吧!既然是上帝的意思,就让她做你的主人的妻子吧!”(胥赛儿咳嗽。他走近她)你呢,胥赛儿,你看见伊沙阿克来的时候,(指后方)你会不会像莱贝嘉一般地说:“这男子,从田间来迎接我们的,是谁?……”(胥赛儿回头注视,甚感动。静默)
- 福 (在后台)下次吧,哈乃佐,下次吧。
- 胥 (双手掩面)呀!天啊……呀!天啊!(静默)我的馒头呢?(她拿了她的瓮子,奔回庄里)
- 达 (自语)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结婚!(拍手走下来。福厘慈从后方右边入)

第十三出

出场人:达维特、福厘慈。

- 福 (入)哺呼!热得很!……呀!那些可怜的人们在牧场上割草,他们更难堪啊!(以手帕拭额)喂,老教士,你休息了吗?(他在右边坐下)
- 达 是的,好些了……好些了……我这两条腿不那么硬了。
- 福 你独自一人,该是很烦闷的了?
- 达 不,我同胥赛儿谈话来。
- 福 呀!(达维特把一捻鼻烟给他)谢谢,老教士,谢谢,你很晓得我是不闻鼻烟的。
- 达 对啊!我老是记不得。(抹鼻烟)你晓得吗,福厘慈?那小胥赛儿令我惊奇了!……
- 福 呃!我不是说过了吗?你还不相信呢……
- 达 她是聪明绝顶的人!……要到很远的地方才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女子。

福 找不到的,教士,找不到的。

达 (坐在福厘慈旁边)这是很可能的……因此,我有了一个意见……我给他说明亲好不好?

福 胥赛儿吗?

达 (低头)是的……

福 不要说了吧!

达 (自语)哈!哈!(高声)为什么不呢?

福 (转身)一个女孩!真的一个女孩!

达 胥赛尔不是一个女孩了。她已经过了十七岁,上了十八岁了。

福 (耸肩)好了吧!好了吧!(他欲起立,达维特拉住他)

达 没有什么“好了吧”!比她年纪更轻的,我不知嫁了多少呢!

福 她不会肯的。

达 她会肯的!如果我向她提一个少年男子,很端方,很勤快,我包管她肯!(福厘慈耸肩)但是,这事于你有益,高仆……克利斯退尔老了……

福 (打断他的话头)克利斯退尔比我还更结实,在二十年内,他还行的。

达 呸,呸!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农夫的生涯很苦,容易把身体弄坏的。

福 克利斯退尔伯伯习惯了命令庄里的人们,做一个头目……他决不愿意要一个女婿来违拗他,像普通的少年人一样,自以为比老人家更聪明,要超过老人家。再者……再者,他做事没有不先问我的……我是这田庄的主人翁,我不是没有挑选我的佃户的权利的,我想!……

达 呀!谁说不是的?天啊!我要把那少年领到你跟前。……给你看,这是很自然的。将来你看见了这少年之后,我才对你说:“高仆,这就是我挑选给胥赛儿的,这就是将来替代克利斯退尔伯伯在你的田庄里主持的……”我包管你马上就答应了。

福 (不好气地)我一定不答应……(起立,踱来踱去,有心乱的样子)

达 (用眼睛管住他)但是,假使这少年的美德是应有尽有的……假使克利斯退尔伯伯、吴尔胥妈妈、胥赛儿都喜欢他呢?……

福 (转身大怒)我一定不答应。

达 为什么?

福 (气冲冲地)呃!你这一套话讨厌得很!

达 (十分镇静地)这不是一个理由,高仆;生气不算答复。

福 是了,是了,我生气了!你有了这一种毛病,喜欢不尴不尬地催成人家的婚姻,真真可恼!……你让人家自由地生活好不好?(把帽子丢在桌上)这太不行了!(突然坐下,背朝着达维特。静默)

达 (起立,徐徐地走近福厘慈)呀!高仆,你对付事情是这样的吗?你对待你的最老的朋友——你的父亲的朋友——是这样的吗?你以为你把声音放大了,就可以吓得退我吗?你不要打错主意了,我这老教士是不怕事的。好!既然你没有一个好理由答复我,(高仆转身欲答。达维特举指止住他)毫无理由!既然你把我当做一个贱民对待,我就要安静地实行我的主张……我要替胥赛儿造福……这是一个善良的、可爱的女孩子……(高仆作不耐状)你不能说相反的话;你自己刚才还要说服我……说一百方里之内没有比得上她的女子……呃,我要即刻请求克利斯退尔伯伯容许我安排这事情。(走向庄里,自语)总要你把不肯的缘故说出来……(把手放在门闩上)

福 (连忙起立)达维特!

达 (自语)得了!(作不识不知的样子)什么,高仆?

福 (踌躇了一会之后)去吧!

达 (自语)你终于逃不了……你放心,你在我的掌握中了!(他进了庄里。高仆独留;向庄里疾走几步,忽然又止,以手抚心,像

要遏止心跳似的)

第十四出

出场人:福厘慈(独自一人)。

福 喂,福厘慈,这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这女子结婚不结婚,与你有什么关系?(倒在槽边坐下)呀!(不放心地回顾)你疯了!(起立)你这年纪!……高仆,你竟爱上了你的佃户的女儿……一个女孩,门户不相当,财产也不相称……这真没有意义!假使不幸给人家猜着了,你有何面目见人?福厘慈,你十五年来过的是什么生活?嘲笑了多少人?现在要轮到人家笑你了!那老教士虽则喜欢撮合婚姻,也会当面嗤笑你的。(停止)唉!现在我懂得为什么我喜欢住在庄里!……你看!……你看!……我自己全不觉得!假使事情再延长半个月,将来我觉悟迟了,岂不成为网里的鱼!幸亏老教士这一来,真是好福气!(平静了)好!现在谁也不知道,还算很大的幸福……我需要勇气……要把这个一刀两断……起初的几天一定难堪……是的,难堪得很……但是不久你就清醒了……你的老酒可以安慰你……将来你常常请客吃饭……常常旅行,常常……(哈乃佐从后方右边入,手拿着鞭子)

第十五出

出场人:福厘慈、哈乃佐。

哈 喂,马已经上了缰,我们要走了。

福 (自语)这是我的事儿了!

哈 (伸手向他)再会,福厘慈。

福 (连忙地)等一等,我同你一块儿走……

哈 (诧异)怎么?

福 是的,我考虑过了……

- 哈 但是你的池塘……你的铁闸子……你说……
- 福 不要紧,克利斯退尔监督安放闸子,与我亲自监督是一样的。
- 哈 (拍手)呀!这一次你终于决定走了……这不算是不幸。(握他的手)你这样,我很喜欢你。我们可以大乐一场。将来你看!
- 福 对了!庄里的单调的生活使我发愁……我须要动一动……吃喝一顿。
- 哈 (把帽子抛到空中)哈!哈!哈!我们快有一场娱乐了!一场娱乐,多么开心!
- 福 (挽他的臂)走!(拉他向后方走)
- 哈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就走了的,福厘慈,我们该同克利斯退尔伯伯道别才是。
- 福 (拉他)用不着!
- 哈 还有那教士呢?……那教士呢?
- 福 不久我们再见他……再告诉他……来吧……(自语)假使我看见了,我就完了!……
- 哈 (挣扎)这是不合理的,福厘慈,一个老朋友……
- 福 呀!如果告诉他,不免要向他解释,他是一个寻根究底的人……他要知道原因……其余的人也来歪缠,他们努力把我挽留,我很可以给他们感动了。
- 哈 (连忙地)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我得了你的允许了……呀!真的,不要做糊涂事……你说的有理,福厘慈……走吧!弗来得力在天井里,我们走过的时候喊他一声。(欲走又止)你的帽子呢?……
- 福 呀!是的……我忘了。(匆匆地下来,拿了他的帽子。自语)可怜的胥赛儿!(庄里有人声,在后台。他有吃惊的样子)她来了!……
- 哈 (挽他的臂)走吧!(福厘慈匆匆把帽子戴上;二人奔出。克利

斯退尔与达维特从左方入,在田庄的门槛上停步)

第十六出

出场人:克利斯退尔、达维特。

克 天啊,达维特先生,我不说不是的,但是胥赛儿的年纪还太轻。婚姻是终身大事,应该男女往来很久,才可以决定。如果您找着一个种种方面都适合的男子,我就允许他到庄里走动,孩子们互相见面,渐渐互相了解。我呢,我与我的妻子来往了三年;她家离我们的庄里很远,有二十里的路程,我每逢礼拜天去看她一次。有时候,天下的倾盆大雨,冬天的雪直到膝头!呃,这却是我一生的好时代!……

达 高仆,你听见吗?(左右望)他到哪里去了?

克 他也许在花园里。高仆先生往往到花园里的蜂室旁边吸他的烟斗;他高兴看蜜蜂工作。

达 (开了花园的门,往外看)我不见他。(呼唤)高仆!(更高声)高仆!高仆!高仆!

克 那么,他是进他的卧房去了。(他上楼梯。后方右边有车轮声与马鞭声。达维特连忙走上去。走到后方,惊怪地叫了一声)

达 呃!……

克 (止步)什么事?……您怎么样了?(注视)呃?那收税委员先生去了!……似乎高仆先生也在车子里。

达 呃!当然,他在车子里!他逃走了!

克 (下楼梯)他逃走了吗?为什么,达维特先生?……庄里的人没有得罪他啊。

达 (走下来,自语)呀!没志气的!(胥赛儿很快活地在厨房门口出现)

第十七出

出场人:克利斯退尔、达维特、胥赛儿。

胥 高仆先生,饭摆好了。

克 高仆先生走了。

胥 高仆先生吗？……

克 是的，与那收税委员一块儿走了……喂，你看，在牧场的尽头，车子沿着迈桑歇的树林边走……（胥赛儿连忙走向后方张望）

克 （以手盖眼作瞭望状）车子看不见了！（胥赛儿低头，倒在后方的板凳上坐下，双手捧面。克利斯退尔回头，看见胥赛儿流泪）喂！什么事？你为什么哭？

胥 （仍旧不抬头）我不晓得，爸爸。

克 （粗暴地）你不晓得？……

达 （温和地）随她去，克利斯退尔伯伯……不要骂他……（作不识不知的样子）她哭，为的是她的馒头。（只听得左边有人声，原来是割草翻草的男女工人回来，合唱）

美貌的兵士从战地归来，
“你有没有看见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在地下长眠，
与其他许多人们同朽！”

克 这是男女工人们回来了。（走向庄里叫道）吴尔胥！……吴尔胥！……快摆饭！（走进了庄里）

男女工人们合唱的声音渐近。

他再也不回来了，
他再也不回来了，
他再也不回来了，
他在地下了。

胥赛儿哽咽一声。

达 （坐在胥赛儿身旁，轻轻地扶她的头靠着他的胸）好吧……好吧……胥赛儿……放硬撑些吧！……（自语）呀！福厘慈，将来你看我的手段！……

男女工人们合唱的声音迫近田庄。

他再也不回来了，
他再也不回来了，
他再也不回来了，
他在地下了。

幕闭

第三幕

布景 高仆的饭厅。陈设与第一幕同。

第一出

出场人：嘉特菱、哈乃佐、弗来得力。

哈 所以，嘉特菱，你很懂得了，是不是？

嘉 是的，哈乃佐先生。

哈 等到高仆醒来之后，你立刻告诉他，说弗来得力与我到来请他到加斯脱去看节期；这是一个好节期，有的是些游戏、跳舞以及许多娱乐，像古时一般。

弗 在这节期，人们吃的虾子像拳头般大。（捏拳）

哈 十年以来，我们一块儿去看这节期，已经成了习惯。高仆不能拒绝的……假使他不，左赛夫一定很伤心；因为左赛夫每年到了这节期都在加斯脱指挥一个音乐队。嘉特菱，不要忘记说这些，这都是少不了的话。

嘉 您放心，哈乃佐先生，我什么也不忘记；等到高仆先生起来之后，我立刻替您说话……但是我生怕他不肯去。

弗 （很诧异）不肯去！

嘉 是的。

哈 为什么？

嘉 您晓得吗？自从高仆先生陪您去收税，旅行了一次之后，他不

是原来那一个人了。从前他是一个快活的人,笑口常开,时时欢喜;现在他却发愁了。我徒然给他做了许多他所喜欢的菜,他都不觉得好吃……他对于无论什么都指摘起来!他不吃东西了。

弗 唉!

嘉 夜里我听见他在卧房里踱来踱去,独自说话……总之,他愁闷起来了。您看,昨天,他叫了那桶匠加叔特来,把他自从他父亲死后保存在桶子里的葡萄酒都装进瓶子里去。他对我说过好几次:“这酒比得上我那最老的波尔多酒。”好!下午两点钟前后,加叔特怒气冲冲地走了;房里空空的。似乎是因为高仆先生把些热蜡倒在他的手指上……加叔特以为他故意如此的。我敢相信不是的,但是这可以证明高仆先生不注意他的老酒了。他心里在想别的事情!(她住口,把二人各看一眼)

哈 他会想到什么事情呢?

嘉 呀!……我不晓得……

弗 没有想什么!一个人不想什么的时候,往往是如此的。

嘉 我也以为他有几分病了……你们旅行的时候一定吃喝得太厉害!

哈 (挺身)嘉特菱!……请你记起,我巡行收税的时候,从来不大吃大喝的!我把政府的金钱为前提;我的娱乐还在其次。

弗 我们快活过来,如此而已!……我甚至于记得高仆不曾像平日一般拗我们的颈,他有他的消遣,他把水加进他的酒里;他叙述些令人发愁的历史。

哈 是的,弗来得力说得对!当我们在客栈的晚上,他非但不说些快活的话头来娱乐我们,而且他叙述他的父亲的结婚,他的祖父的,他的曾祖的,总之,百年来他家的婚事都拿来告诉我们。我吸着我的烟斗听他说,我想:福厘慈想要挖苦我们了!……你须知,嘉特菱,在我们独身主义的人们中间,大家觉得结婚

的人是可笑的。

弗 这是一段滑稽话,只是一段滑稽话!……吃了饭之后,尽可以谈天说地,都是没有什么用意的。第二天清醒过来,又想别的方法娱乐去了。我相信高仆一定高兴同我们去看加斯脱的节期,他一定十分高兴!

嘉 我想不是的,弗来得力先生。

哈 总之,嘉特菱,你告诉他说我们来了;你还详细地解说给他听。

嘉 是的,哈乃佐先生。

哈 而且我们吃了饭之后再来看他。(走向右方的门口)

嘉 我不会忘记的!但是,我对你们申说……高仆先生有几分病了。

弗 (挽哈乃佐的臂)这越发是一个理由了!……一个人有几分害病的时候,最好是找一场小小的娱乐,可以恢复精神。

哈 (在门上)好……再会,嘉特菱。(二人挽臂出)

嘉 再会,先生们。

后方右边有呼声在后台 剪刀,刀子……磨刀子。

嘉特菱把门关上。

福 (左方后台大声呼唤)嘉特菱!……

嘉 高仆先生醒来了……

福 (在后台,更高声)嘉特菱!……嘉特菱!……嘉特菱!……
(嘉特菱连忙向左方走。卧房门开了,福厘慈出现在门槛上,头发蓬松,有发怒的样子)

第二出

出场人:福厘慈、嘉特菱。

嘉 我来了,先生。

福 刚才你在哪里?我叫了半个钟头。在这屋子里叫人是叫不来的了。

嘉 呀！先生，刚才我在这里！……

福 你做什么来？……

嘉 我与哈乃佐、弗来得力两位先生谈话，他们来请你去看加斯脱的节期。

福 让他们去吧！我看节期看厌了！……我不要去了。

嘉 但是，先生，我答应了……

福 住口！……刚才是谁叫喊，把我嚷醒了？

后台的声音 剪刀……刀子……磨刀子……（车轮的声音）辘辘……

嘉 这乃是特尼索，先生。

福 特尼索吗？

嘉 是的，是那磨刀匠。三十年来，他每天在这路角叫喊。您从来没有听见吗？

福 没有！从前我睡着了……从前我有睡觉的福气！（自语）现在我可睡不成了！

特尼索的呼声（在外面，甚锐）剪刀……刀子……磨刀子……（车轮的声音）辘辘……

福 你听见吗？

嘉（笑）是的，先生，他叫的声音颇高。

福 你笑！……这是好笑的！……

嘉 呀！先生，难道您喜欢我哭吗？

福 叫他走吧！……如果他不走，我要向地方裁判人跟前告他。

嘉（开一窗）特尼索！特尼索！

特（在外面）什么，嘉特菱姑娘？

嘉 高仆先生身子不大舒服……听不得叫喊的声音……您去远些好不好？……

特 呀！既然扰了高仆先生……好的！……好的！……

嘉（把窗关上）他走了，先生；您不会再听见了。

- 福 这算有福气！……(很疲倦地坐在一张靠背椅上,附近左边的桌子)刚才我在睡觉……恰恰想要睡着……
- 嘉 先生,依您说,昨夜您是没有睡着的了?
- 福 是的。
- 嘉 从前您睡得多么好!
- 福 是的,从前我像一个时钟,一睡就是一周,十二小时!……现在不是那时节了!……
- 嘉 您病了……有几分病了……
- 福 我这儿不很舒服。(以右手按心口)
- 嘉 您应该请医生来。
- 福 (耸肩)你不要提起医生,我听不得!他一来就按我的脉息,给我药丸吞……我用不着药丸……我晓得我的病根……我的病在这儿!……这一次旅行,我喝酒太多了……把我的肠胃扰乱了。
- 嘉 我也这样想,您的病是这样得来的!……我同弗来得力先生说过,但是他回说您并没有喝酒……说您把水加进您的酒里……
- 福 (打断他的话头)弗来得力说过这话吗?
- 嘉 是的,先生……他又说您叙述些历史……(她望了他一眼,住口)
- 福 (不好气地)什么历史?
- 嘉 呃!是些结婚的历史。
- 福 弗来得力不晓得他说的是什么话。我喝酒太多了……如此而已!结婚的历史?……我也管那些婚姻的事情吗?……这种事情只有那老教士喜欢……(强笑)哈!哈!哈!婚姻!……婚姻!喂,……我们谈别的事情吧。
- 嘉 今天上午您要吃什么,先生?
- 福 我的肚子不饿。

嘉 但是,先生,您不能如此生活下去的,您非自己保养不可。昨天您差不多没有吃东西。

福 真的!那桶匠惹我发怒;假使我没有忍耐着,当他说我故意倒些热蜡在他手上的时候,我怕不把他的颈扭断了。

嘉 晚饭呢,先生,您要吃什么?

福 随你的便。

嘉 但是,先生……

福 (不好气地)随你买什么都可以。

嘉 那么,我可以到市场去了。

福 是的……去吧!

嘉 您不需要什么吗?

福 不要什么!……

嘉 好,那么,我去了……我即刻就去……(注视高仆,自语)他有些心事了。(她摇着头从左方出,顺手把门关上)

第三出

出场人:福厘慈(独自一人)。

福 (起立)这弗来得力真是糊涂!……把我们旅行期间的事情去告诉我的女仆,这是多么糊涂!……(耸肩。静默一会子。担心地四顾,低声)当然,我把水加进我的酒里;假使我不掺水,岂不给全村人都知道了我的心事!(把一指放在心胸上)岂不给人们笑煞!……(静默一会子。坐到右边)可怜的高仆……你何苦小心谨慎地安排你的葡萄酒?……一个简单的村女子却把一切这些都扰乱了!……(止步。静默一会子)然而我到底把提防祸患所应该做的事都做了,我不见她就走了……而她在庄里待我多么好!我以为旅行可以消遣消遣,把狂妄的心理打消;谁知我要逃避扰乱我的安宁的仇人,倒反把这仇人放在心里!(静默一会子)呀!这一次旅行,我许久也不会忘

了的……我到处遇见人们在表演爱情！……（止步）在法兰歇，遇着人家行结婚礼；许多人挽着手臂进礼拜堂去，吹笛的在前引导；他们踊跃摇摆，好像都是富人似的！在迈斯尼，遇着人家行洗礼；收生婆子抱着粉红的小婴孩，代父与代母捧着许多鲜花跟随着！在伊提华，遇着一对老夫妇庆贺他们的五十生日，他们规规矩矩地在村里的广场跳舞，许多人绕着他们欢呼，声震天地！……爱情！……老是爱情！……（止步一会儿，双手交叉着，像自己赞赏自己所叙述的话。又走）我希望回到我的旧习惯，就可以清醒了，谁知竟出我意料之外！从前能使我幸福的事物，现在都不在我心上了。这一所屋子，给我陈设得件件都全，预备在这里头生活直到晚年，现在我却觉得只是一片沙漠；我的朋友们是惹厌的，我的老酒是苦的了；我不能喝上一瓶不醉，醉了就乱说话；总而言之，一切都不能安慰我了！而我只想起胥赛儿！我越要不想她，她的影像越在我的眼前窈窕地滉漾，她的声音越在我的耳边委婉地歌唱……（愕然）唉！倒霉！倒霉！为什么胥赛儿在我的生日偏要把花送了来？为什么我到庄里去的时候，不折了一条腿？为什么？（达维特出现在右边的门槛上。高仆自语）好！好！可又来了！（他坐在左边，附近桌子）

第四出

出场人：福厘慈、达维特。

达（快活地入）喂，日安，无花果；我到底找着你了，是不是？（把他的帽子、雨伞安放在桌上）喂，喂，你好吗？（走近福厘慈）你的老嘉特菱刚才告诉我，说你有几分病了……大约因为你们在旅行的时候享乐太多了。

福（起立，走过右边坐下）是的，这个扰乱了我的肠胃，我非常不舒服。（他把手按心口）

达 (不识不知的样子)怎么,怎么,你也有害病的一天吗? 呃! 这是该受的。我说的不止一次了:“当心……高仆,当心……瓮子碰水,久了也会破的……”但是你不肯相信我的话……你笑……好,现在果不出我所料了……(走向后方拿了一张椅子坐下)也罢,你休息休息,戒口三五天,就会好的。(福厘慈咳嗽。达维特自语)他究竟有颓唐的样子,莫不真是病了? 让我看。(走近福厘慈,坐在他身旁,作抚慰的样子)不要紧,福厘慈,我看见了,我很欢喜。我不见你,觉得时间多么长啊! 再者,说老实话,我曾经很担心……那一天你匆匆地离开了庄里,我生怕是我说了什么话得罪了你,当然不是有心的,然而我自思道:“高仆会不会恨他的老教士呢?”

福 (连忙地)你设想到什么地方去了,达维特? 不! ……我在庄里住厌了……当然不肯说出口……他们拼命博取我的欢心,我不愿意令他们伤感……但是我实在生厌了……再者,许久以来,我已经答应了哈乃佐,说愿意陪他收一次税;我到底不能失信,所以,老实说,我忽然间……

达 忽然间就让他把你拐走了。

福 对了。

达 好,那么,这也不出我所料。我向你的老佃户说道:“克利斯退尔,您晓得吗! 您这样伤感,是您错了,高仆在庄里住厌了。我是晓得他的……他在晚上要到啤酒店里喝啤酒打牌;他养成这习惯已经许久了,怎能连隔好几天不喝啤酒打牌呢?”

福 他懂了吗? ……

达 懂了之至! ……那小胥赛儿很有了几分伤感……呀! 她做了这许多好馒头! ……(静默一会子。察看高仆)高仆,你晓得吗? 这女子生在这等人家,算是最有学问的了。

福 呃!

达 她写字像一个书记。

福 像一个书记！她只乱图乱画就是了。

达 她写得一笔好字。克利斯退尔伯伯给我看庄里的账簿，这簿子归胥赛儿掌了两年了，我不得不说：非但我的妻子，便全村的妇女也没有一个能够记得这般井井有条。我十分叹赏她，因为你须知，条理乃是家务的唯一的要素。没有条理，金钱走了也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也不晓得是怎么走了的。

福 (起立，走过左边，自语)天啊，此后人家永远对我说起她了！

达 总之，我这样满意胥赛儿，所以我离了庄里之后即刻着手宣传！现在成为事实了。(拍手)

福 什么？什么事实？

达 呃！胥赛儿的婚姻。

福 胥赛儿订婚了？

达 (起立)是的。(福厘慈一声不响地坐在左边附近桌子)你怎么样了？你的脸色变了。

福 这是我的病复发了。(把手抚着心口，叹息)

达 (自语)呀！好的……这并不是肠胃有病……(高声)你要不要喝一杯糖水。

福 (微弱的声音)我很愿意。

达 (殷勤地)你不要动……让我替你做去……(走近后方右边的桌前，预备一杯糖水。自语)果不出我所料！(转身向高仆，高声)加上一点儿酒精，是不是？这可以振作精神。

福 (点头)是的。

达 好。(拿着杯子来，福厘慈伸手要接)等一等那白糖溶了才喝。(把小匙在杯里搅了一下子)呃……喝吧！

福 (接过杯子)谢谢。

达 当心，不要倒泼了，你的手这样发抖。(福厘慈喝水)

福 (停止饮水。呼吸)病来的时候老是如此的……(再饮)

达 这病令你发抖吗？(福厘慈一面喝水，一面点头承认)这是很

自然的。(自语)气煞他了!

福 (还杯子给他)拿去。

达 好了些吗?

福 是的。

达 你竟不得不病起来……像你这样一个结实的男子,怕不把铁吞去也消化了!……(他在胡子里笑着把杯子放回桌上,同时高仆揩脸;他又回来,拿了一张椅子放在福厘慈身边坐下)呃,这差不多决定了。(举手)唉!这并没有经过很大的难关!我认识那少年许久了……他是沙尔母的浸礼教徒查各伯·贝姆的儿子。我晓得查各伯要给他的儿子娶妻,……所以第二天我就启程,爬上山坡。恰好那老查各伯在家,我对他说克利斯退尔也想嫁女;查各伯以为门户相当,即刻拜托我去请求克利斯退尔容许他的儿子安德烈进庄里走动,——当然是秘密的。总之,事情只到了这地步。克利斯退尔在未接待这少年以前,要先来看你一次,因为他不肯不征求你的同意就决定了。安德烈很合他的意,这是一个美少年,只二十五岁,长得高大结实,很勤快,很端方……但是克利斯退尔不肯不征求你的同意就答应了。(他住口,注视福厘慈,福厘慈眼望着地下听他说。静默一会子)你以为如何,福厘慈?

福 (举眼如梦中惊醒)我吗?

达 是的。

福 (摇头)没有怎么样!这与我不相干!

达 怎么?你不是田庄的主人吗?这一个将来接替克利斯退尔的人,不需要种种方面都适合于你才行吗?

福 克利斯退尔纳田租给我,我只要求他这一点……其余的事,我不愿意干预。

达 不过,有一天你在庄里对我说过……

福 我说了这话,好像没有说一般。

达 我恰是如此猜想哩！但是我务必通知你，说克利斯退尔来拜访。现在我的事务完了，不奉陪了，家里有人等我……（拿了他的帽子、雨伞）你不愿意我给你叫医生来吗？我恰从他家门前经过。

福 不，谢谢你吧。

达 你不觉得怎么样了吧？（以手按心口）

福 不怎么样了！

达 呃……这样才好！（自语）气煞他了！（高声）再会，高仆，小心保养。（从右方出）

第五出

出场人：福厘慈、（其后）胥赛儿。

福 （独自一人）她要结婚了！嫁别人了！人家提亲，第一个男子她就要了！……我还可怜她……我还后悔不该不向她告别就离了庄里！……呀！胥赛儿！……胥赛儿！……我料不到你是这样的……（掩目。静默。外面有按铃声，在左边。他连忙抬头）有人来！……（静听）这是嘉特菱，她从市场回来。（揩眼睛。呼唤）嘉特菱？（静默。他把声音提高）是你吗，嘉特菱？

胥 （把门半开，微弱的声音）不是的，高仆先生。（她出现在门槛上）

福 （起立）胥赛儿！……（他惊惶地退后。静默）你……你在这里……做什么？

胥 （作颤音）我等候嘉特菱姑娘。

福 嘉特菱！……

胥 是的……高仆先生……我在市场上遇见她……她叫我到屋子里等候她……（静默）我送奶油鸡蛋来，像每礼拜一样……（她住口，面色大变，低头）

福 原来如此。(他怔怔地望着她,半晌不语。后乃自语)她的面色大变了!……(高声)请进!……你在这里等候嘉特菱也是一样的……不必在厨房里……(她徐徐地走进来,仍不抬头。福厘慈自语)她不敢抬头望我……她再见我,觉得惭愧了……因为她做了那事!……呀!不好心的!……(高声,把声音收紧)胥赛儿……自从你我分别之后……你照常很好吗?

胥 (作颤音)是的……高仆先生。

福 还有克利斯退尔伯伯……吴尔胥妈妈他们的身子都好吗?

胥 是的……高仆先生。

福 庄里没有什么新闻吗?

胥 没有,高仆先生。

福 (自语)唉!扯谎鬼!……(高声,作反语)呃?呃?……奇了!……那老教士来告诉我……说你……不久就要结婚了……嫁的是查各伯先生的儿子……是一个美少年!那么,他来说这话,是故意打趣我的了……(胥赛儿低头不答)这到底算是新闻……十五天前还不成问题的一件事……(静默)胥赛儿,你晓得我看见你有什么感想吗?

胥 不,高仆先生。

福 (用眼紧紧地望着她)我想你这一来,为的是请我吃喜酒的。

胥 (抬头,满眼是泪)唉!高仆先生!

福 (发抖)你哭!……你为什么哭?

胥 (双手掩面)您使我痛苦了!

福 胥赛儿……你不肯嫁这少年吗?……也许你不爱他,是不是?(胥赛儿摇头表示不愿意)那么……你为什么耍他呢?是谁强迫你?

胥 是我的父亲,高仆先生。

福 你的父亲!……却不是你的父亲结婚,呸!……你尽可以对他说你不肯嫁这少年。……

胥 (摇头)我不敢说!

福 为什么?

胥 我的母亲说这是一头好亲事……说查各伯先生有钱……假使我反对……他们一定很伤心。

福 这算不得一个理由! 那么,为着不肯使父母伤心,你竟肯一辈子受苦吗? ……你竟嫁你所不爱的一个男子吗? ……因为你刚才对我说你不爱他。

胥 您叫我怎能爱他呢? 我只见过他一次。

福 好,那么,你应该反对! 应该……你不能让人家把你放进罗网,毫不抵抗! ……这太不行了……这……

胥 (发作)唉! 高仆先生,假使您肯同我的父亲说……假使您肯对他说……他一定听从您的……我不敢来同您说起……因为我害羞……但是,即然我有福气,遇见了您……我大着胆对您说了……是的,高仆先生,我很不幸;一礼拜以来我整夜只是哭……唉! 您肯对爸爸说一句,您就是好人了……我愿意一辈子伴着他……我做庄里的丫头……永远不嫁人! 一辈子只服侍他! ……高仆先生,我唯一的希望只在您的身上……您平日对待我很好! ……您须知,如果人家迫我嫁这男子……那么,我觉得上帝抛弃我了……最后惟有一死了事……(合掌跪在福厘慈跟前)呀! 高仆先生……可怜我吧! ……

福 (连忙地)胥赛儿,你爱另一个男子了! ……

胥 (惊惶地起来)不!

福 你爱另一个了!

胥 (恐怖地)不!

福 你该把他的名字告诉我……我要晓得……我须要有话对你父亲说才好。(她低头)把你所爱的人的名字告诉我……你一定得到那人……我把我的为人格担保! ……我就去找见你的父亲,对他说:“您不能为您的利益而牺牲了您的女儿……胥赛

儿爱上另一个了!”……(走近胥赛儿,很低声)说了吧!……

(她抬头如欲语)说呀!……(他握她的手)

胥 (低头)不,先生……我宁愿死,不能告诉您。

嘉 (在后台)胥赛儿!……胥赛儿!……

胥 (惊惶无措)天啊……嘉特菱姑娘来了!……

嘉 (在后台)胥赛儿……你在哪里?

福 (把花园的门开了)喂……你走过花园去……我同她说你已经走了……说你等不得她了……(胥赛儿出。福厘慈连忙把门关上,同时,嘉特菱自左方入)

第六出

出场人:福厘慈、嘉特菱。

嘉 先生,您没有看见胥赛儿吗?她的筐子还在厨房里的桌子上……我同她说过,叫她等我……而她……

福 (连忙地)她出去了,嘉特菱……她出去了……她等了您许久……但是您还不来……她又很忙……很忙,所以她干她的事去了……因为您不来……您懂吗?……

嘉 真的,先生,我比平日回来迟了些;但是您须知,我每次同李斯比德回来都是这样的,叫我也无可奈何……

福 (心还未定)李斯比德?

嘉 是的,那盖屋匠的寡妇,您叫我救过她的……您记不得李斯比德了吗?

福 (精神回复)呀!好的……好的……我懂得了!(强作微笑)你今天很多嘴,是不是……你今天快活了?

嘉 不是的,先生,这只因为她的孩子们……他们很可爱……尤其是那男孩!他们叫我做“嘉特菱姑姑”。您想,我常常有东西给他们,所以我每次到她家里去的时候,他们即刻走来把手放进我的衣袋里!……(她尽情地笑)

福 (诧异)你爱孩子们吗?

嘉 是的,先生,假使我有许多小孩子围绕我的身边,我就幸福了!

福 (双手交叉在背上)奇了……奇了……奇了! 你没有对我说过这话。

嘉 我不敢说! 再者,我老实说……既然我们谈起这个,先生……我就老实说了吧,我常常希望……

福 你希望什么?

嘉 (大着胆子)我自己说道:“那老教士是一个有计谋的人,他终久可以使高仆先生决意结婚,那么我们毕竟有孩子们了。我把他们抚养成长! ……(她说的时候,福厘慈瞠目注视她,作惊讶状)将来他们同我捣乱,像高仆先生小的时候一般……将来我爱他们,好比我自己的……他们天天攀着我的围裙说:“嘉特菱,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哈! 哈! 哈! 我只一想起,已经很幸福了。(静默一会子。和婉地)先生,您不爱孩子们吗? 把一个男孩与一个女孩领去散步,他们乱跳乱说话,告诉您许多好笑的故事,您不喜欢吗?

福 (难为情)喜欢的……喜欢的……我不说不喜欢! 你也许说得有理……但是孩子们总会天天吵嚷……闹得屋子里不安宁!

嘉 呀! 先生,您说的是什么话? 一家里没有孩子,哪怕怎样有钱,屋子怎样华丽,总是不快活的……您看我们家里整天到晚只听见时钟的声音! 假使我们有了孩子,这屋子就像满装着小鸟的美丽的鸟笼了。

福 (他双手在背,俯着头踱来踱去;突然在嘉特菱面前停步)但是,嘉特菱,有一件事你没有考虑过吗?

嘉 什么事,先生?

福 假使我听信你的话结了婚……这只是一个假定,你懂得吗? 这只是一个假定;假使我引了一个女人到屋里来,她要发号施令……你就做不得女主人了!

嘉 (合掌)呀!天啊……女主人要做一切,要看管一切!呀!我希望有一个少年的主妇到来,很贤惠,很勤快,我可以把一切都卸肩了……我欢天喜地地把钥匙交给她……只要人家容许我摇摇篮,抚养小孩子们。

福 (静默了半晌之后)那么,你不会生气了……真的吗?

嘉 岂但不生气!……先生,我老了,支持不久了……我恰因此担忧……我自己说:“嘉特菱,你在的时候,一切都行;但是假使一旦没有了你,谁来照管这屋子?高仆先生从来不管家务的……岂不被人偷骗!而且假使他病了,没有人调护他,有的都是外人!”……假使您有了妻子,我死也安心。所以我想到这里就很伤感!……先生,您没有想到这一层,这是您错了……

福 哪里!嘉特菱,我哪里不想到呢?……最近我才想到……(踱来踱去)

嘉 (用眼角察看)先生,假使我处在您的地位,假使我想要结婚,您晓得我怎么办?

福 (止步)你怎么办?

嘉 (走近他,低声)那么,我娶一个好女子,很美,很忠厚,很勤快,很会理家的;我不关心她有没有钱;您自己还算富有,用不着靠嫁费生活吧?我娶她,为的是她的美貌、她的良心、她的美德,于是我相信一定可以享福了。

福 你认识这样的一个女子吗?……(眼紧紧地望着她)

嘉 是的,先生……而且您也认识!(福厘慈作吃惊状。嘉特菱暗笑。达维特自右方入)

第七出

出场人:福厘慈、达维特、(其后)克利斯退尔、嘉特菱。

达 (在门槛上)又是我,高仆!……我同你的佃户来了。

福 (转身)克利斯退尔吗?

达 是的！他来找我去……我不能拒绝不陪他走……你懂吗？
（转身向外面的克利斯退尔）请进，高仆先生在这里。请进！……（克利斯退尔出现在门槛上，穿的是礼服，很规矩的样子。嘉特菱从花园的门出）

克 （揭帽）高仆先生……我不胜荣幸……您有几分不舒服吗，高仆先生？

福 这是不要紧的，克利斯退尔伯伯。请进吧！（伸手向他）

达 （抹了一捻鼻烟，自语）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候了！……上帝啊，阿伯拉汉我主，伊沙阿克我主，查各伯我主，保佑你们的侍者达维特·西歇尔！

利 （咳嗽，把帽子安放在桌上之后）高仆先生……我这一来，为的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家庭的事情……与您也有关系。达维特先生安排好了一切，他大约已经告诉您了……

福 是的……是的！……您来征求我的同意，是不是，克利斯退尔伯伯？

克 对了，高仆先生……而且我与我的妻子都希望……

福 （打断他的话头）好，我不肯！

达 （跳到半空里）你不肯！

克 （诧异）但是，高仆先生，那少年是好人家的孩子；他为人很忠厚，还有家产……这是一头很好的亲事……我们为我们的女儿设想，是再好没有的了！

福 我不肯！

达与克 为什么？

福 因为我爱胥赛儿。

达 （举帽）呀！谢上帝！……（走近福厘慈，伸双臂）喂，我非吻你不可。（二人相吻）

克 （吃惊的样子）高仆先生，您说的是什么话？……您爱胥赛儿……您……您！这是不可能的！我要您再说一次我才肯

相信。

福 (坚决的声气)这是如此的,克利斯退尔伯伯。我爱胥赛儿,我向您要求与她结婚。(克利斯退尔惊讶退后。达维特掏出手帕子,揩眼睛)

克 (把声音提高)但是,高仆先生,请您细想您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我请您仔细考虑,好教您将来不至于后悔,而且我们也不至于看见您因一时错误而成为不幸的人而替您伤心。

达 (向福厘慈)这是一个忠厚的人!

福 我考虑过了,克利斯退尔伯伯!半月以来我只想这个……我爱胥赛儿!如果您把她给了我,我就是世上第一有福的人,我要努力使她幸福;如果您拒绝了我,我就离开此地!

嘉 (从花园的门入)克利斯退尔伯伯,胥赛儿来了……她的事情都做完了……我已经同她说您在这里,要不要叫她等您?

福 请她进来!

嘉 (在门上)胥赛儿,请进。(胥赛儿入,看见她父亲与那老教士及福厘慈,在门槛上停步)

第八出

出场人:福厘慈、达维特、克利斯退尔、胥赛儿、嘉特菱。

克 (用堂皇的声调)胥赛儿,这里来!我有一件事对你说,这是与你有关关系的……是一件大事。(指福厘慈)我们的主人高仆先生向你求婚。(胥赛儿双手掩面)这对于我们的家门乃是很大的荣耀,我梦里也不敢着想!但是,我是你的父亲……我想要看见你幸福……在未答应以前,我先要知道你是否爱高仆先生。(胥赛儿倚着她父亲的肩。静默。克利斯退尔把声音提高)喂……坦白地说了吧……(寂然)

福 (声音震颤,伸臂向胥赛儿)胥赛儿,你爱我吗?

胥 唉!是的,高仆先生。(她跑上前,投入福厘慈的怀里,福厘慈紧

抱她靠着心胸。右方的门开了,哈乃佐与弗来得力出现在门槛上,看见胥赛儿在福厘慈的怀里,他们止步,像吃惊的样子)

第九出

出场人:福厘慈、达维特、克利斯退尔、胥赛儿、嘉特菱、哈乃佐、弗来得力。

福 (快活地转身)呀!是你们吗?……请进……请进!……你们来请我去看加斯脱的节期。……好,我应承了……但只有一个条件:我要你们做我的陪婚童子!

哈与弗 (吃惊)你的陪婚童子!?

福 是的,我要结婚了……(指胥赛儿)这就是我的妻子!

哈与弗 他的妻子!?

福 (伸手向达维特)你呢,你代替我的父亲!

嘉 呀!先生,(拿胥赛儿的手放在自己的唇上)您选择得很好。

福 (感动)胥赛儿,吻她吧,是她使我决定的。(胥赛儿与嘉特菱互吻)

弗与哈 他结婚了!

福 (拍老教士的肩,快活地)达维特,你快活吗?

达 快活得很。

福 而且还赢了我的葡萄田。

达 不是我赢了的,却是胥赛儿……所以我把这田赠给她做嫁奁。

胥 唉!达维特先生。

达 (举指作不许说话状)胥赛儿,如果你拒绝了,我的心就不安。

福 也罢,我承受了!……(握胥赛儿的手)我们承受了!(胥赛儿点头)但只有个条件:要你喝这葡萄田所出的葡萄酒直到你的末日,又要你在书办处立约,务必活到马都沙冷一样的高寿^①。

① 马都沙冷是犹太教的祖宗,寿九百六十九岁。

- 达 (举手)呀!高仆如鱼得水了;你们看,他的肠胃病已经好了。
- 福 (很快活地)是的,胥赛儿把我医治好了。(他挽胥赛儿的臂,同她低声谈话)
- 哈 (颓丧地望着弗来得力)我们二人怎么办呢?
- 达 (在衣袋里取出他的鼻烟盒子)天啊,你们像他一样做就是了。你们放心,我替你们设法。(哈乃佐与弗来得力伸臂作不服欲辩的样子。达维特愤激地)呃!这是法国人人应尽的第一义务:再造国家,需要人民!

幕闭

十九年十月十七日译完

绝交的乐趣

(独幕剧)

[法]勒纳尔 著

剧中人物

白兰胥

穆理士

布景 在巴黎。五层楼上一个客厅里。主人是一个女子，多经恋爱，少积资财，室内有的只是人家赠给她的一些古玩，与雅俗不等的家具。火橱在后方，左方有门，门上有布幔。右方有桌子，中央有矮圆座子。一具展开的钢琴。几枝廉价的花。墙上几幅挂屏。炭火。灯亮着。

幕启，白兰胥坐在桌前，穿的是内室的衣服。旧的花纱，就是她唯一的奢侈品，也就是她的祖传的一切。她搜索了许多抽屉，烧了些文件，把一个小包裹的彩结系紧了，从一个小盒子里取出一封旧信来重读。或者说她只读那些记得很清楚的字句。某一句使她伤感成愁，另一句使她摇头太息，又另一句迫她老实地笑起来。有人按铃。白兰胥不慌不忙地把那信放进盒子里，把盒子放进桌子的抽屉里。然后她自己去开门。

穆理士入。人家一看见他最初的举动，听见他最初的语句，便知道他把这里当做他自己的家一般。

穆 (把字眼咬得很正确响亮)日安,我的亲爱而美丽的朋友。

白 (不是像他那么矫揉造作)日安,我的朋友。(穆理士想要吻她,一则是习惯,二则是礼貌,三则是冒险。她向后退)不。

穆 唉!只像朋友一样。

白 现在不行了。

穆 您相信我的话,我不会因此动心的。

白 我也不会。恰恰因此才用不着呢!您外面的事情办完了吗?

穆 (把帽子与手杖放在一件家具之上,坐在火橱之左,伸手向火取暖,拨火使燃,勉强装作不是难为情的样子。白兰胥坐近桌子,但不是刚才看信时所坐的那一方面,恰是对面)都办完了,我坐下来,腿疼得要命。真所谓:“高枕无忧的童子,辗转反侧的新郎。”我先是到市政局里去,东走,西走,左转,右转,问了许多无精打采的先生们,他们总是不大开心我的样子;出了市政局之后,我到一间裁缝店里试穿我的礼服,那裁缝固执地劝我在这儿垫些棉花,说我有一只肩膊比另一只低些,其实不错。

白 我没有注意到。

穆 现在我可以承认了,因为这与您已经没有关系了。

白 我不会告诉人家的。

穆 出了裁缝店之后,我到教堂里,我似乎觉得要忏悔一次。

白 当然,该把您的灵魂洗刷干净。

穆 有些人告诉我,说忏悔票可以买得来的,又有些人说我尽可以落在一个杀风景的牧师手里。如果我承认我是一个上流的、意志很强的人,他会对我说道:“关系不在乎此,我的孩子。您是基督教徒,是呢不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教徒,请您跪下来审判您的良心吧。”我觉得我很滑稽,用我那一双上漆的靴子只管打地下的石砖。真可喜的一刻钟!

白 我恐怕您还不止要一刻钟呢!可怜的朋友,您的未婚妻该满

意您这样的一种牺牲了！

穆 (起立,背倚火櫺)我为难得很!喂,请您告诉我,(犹豫)我的亲爱的朋友,您不想躲起来吧?您一定参预我的婚礼吧?

白 您请我吗?

穆 当然啦。请您参预宗教上的仪式。

白 我一定去。

穆 我想您不会失信。(冷冷地)我们可以开开心。(更快活地)尤其是您。您可以看见我携着一个白衣女子的手走下教堂的阶沿来。

白 您一定做得很好的。

穆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该说不该说?——唉!我对您,什么话都可以说的……(他来坐在矮圆座子上,与白兰胥对面)我想起硫酸钴的故事来^①。

白 呀!您想要测量我!好,朋友,您不要起这个念头吧。这么一来,只显得您的孩子气。一个男子还怕事,羞不羞?因为您害怕,所以先拿起藤牌来取守势,诸圣要在龕里失笑了。在您是活该,……只怕我给硫酸钴渍坏了衣服。

穆 淘气的丫头!您误会了我,我并不怕您,我甚至于想把您当做我的亲戚,介绍给我的妻子。

白 或者当做您的未来的儿女的教员。将来我替你们看守儿女,让你们旅行去。

穆 笑里藏刀的话来了!起头起得不好。

白 您却令我讨厌,偏说那些补偿的臭话。(她起立,把卖花妇的名片与波兰夫人的名片交给他)我呢,我到那卖花妇家里去了来。她答应每天早上供给您一束十个法郎的鲜花。

穆 十个法郎?

① 法国风俗:当某人行结婚礼的时候,如果他的情妇怀恨,便到教堂里用硫酸钴向新郎的头面抛去,弄得他满脸肿痛,以为报复。

白 唉！我同她讲过价来。这样冷的天气，并不算贵。

穆 是的，如果花很美丽而又送到住宅，就不贵了。

白 人家送去给您。——我又拜托波兰夫人替您买一只戒指，一把扇子，一个糖果匣子，几件小古玩。我说您要做得很阔气，同时又不胡乱用钱。

穆 当然啦。有几分担心。付钱的时期是？…

白 随您的便。等到结婚后不迟。

穆 (放心)我谢谢您。(起立，二人中间有桌子隔开)真的，您不像别的妇人。

白 世上没有一个妇人与别的妇人相像的。我是什么妇人呢？

穆 (握她的手)一个善于体贴的妇人。

白 既然一切都说好了，决定了，不善于体贴又怎样？

穆 说得有理。唉！从当初直到这最后一次相见，我们都是尽善尽美的。然而这是最后一次，此后我们不再相见了。

白 我们将来以友谊再相见。刚才您已经说过了。

穆 是的，然而不像从前了。刚才我上楼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

白 为什么？

穆 因为……

白 我的心头并不跳一跳。当初我献身于您的时候，我不是早已知道终有收回的一天吗？脱离虽则如此痛苦……

穆 我们实在说不完。当初我们两颗心粘得很紧。

白 现在却拆散了。我在这小包裹里放着些最后的根据：几张照片，一张您的生年证——当初我想要知道您年龄的时候问您要来看的——唉！……您实在年纪还轻！

穆 同您活着的人不会老的。

白 ……还有借您的一部书，完了。

穆 好啊！与您绝交，倒有乐趣。

白 与您绝交,也有乐趣。

穆 我们做得很好,好得很。世上很少有这样绝交的!当初我们相爱的时候,尽量地恋爱,因为一个人一生没有两次的恋爱;现在我们分离的时候,因为不得不分离,并没有用卑劣的手段,并没有受丝毫的苦恼。

白 我们努力做好好的绝交。

穆 我们要做理想中的绝交的模式。呀!白兰胥,请您相信我的话,将来如果有人说您的坏话,一定不会是我说的。

白 在我一方面,除非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毁谤您的……(她坐在桌子的右边,穆理士在左边)您把我的相片还我吧!

穆 我把它保留。

白 您把它还了我,或扯碎了,比之丢在箱子底下还好些。

穆 我一定要把它保留,将来我说:“这是一个女伶的相片,我在某一场戏剧里看见她表演得很可赞美,所以把她的相片保留着。”

白 我的书信呢?

穆 您只写了两三封冷淡的话,像一个主顾写给他的交易惯了的商家……

白 我最恨写信。

穆 您的信我也保留,遇必要的时候,可以保护我。

白 您不要动肝火,我们平心静气地谈您的婚姻吧。您今天看见了她没有?

穆 仅仅看见五分钟。因为她忙着,料理她的嫁妆!好日子近了!

白 她喜欢美丽的东西吗?

穆 是的,美丽而又很贵的她才喜欢。

白 请您告诉她:金黄头发的女人适宜于蓝色。我有一本时装图,很合用,我可以借给您。——她有审美的能力吗?

穆 她有的是时髦的审美能力。

白 您大约吓得她怕起您来了。

穆 我很希望这个。

白 她在您跟前的时候,是什么态度,什么丰采?

穆 像没有遮尘布的一张椅子。

白 请您说良心话,您觉得她美不美?

穆 您才美呢。

白 我说的是她,您觉得她美吗?

穆 美,而且鲜艳,像春天的风景。

白 总之,您喜欢她吗? 唉! 您不必顾及我的情面。

穆 我渐渐地不讨厌她了。

白 请您记起:是我把她指点给您的。

穆 指点得好。

白 (翻开一本书)我庆贺我自己。——她有些怪脾气吗?(穆理士心神不注,不答。白兰胥推他的臂)您在看什么?

穆 我在充满我的眼睛。我在集中记忆。这些鲜花在您的小客厅里,很像做节的样子。

白 她没有怪脾气,有没有偏好?

穆 我所爱的东西她都爱。

白 这就方便了。

穆 我们用不着做两种菜了。

白 今晚您说话很聪明。

穆 这是我的最后的拿手好戏。

白 一个少女,她快做您的妻子了,您这样说她,不觉得难为情吗?

穆 却是您来责备我了! 您须知,我说话用这种语气,有几分为的是博您喜欢。

白 我们不要说伤感的话吧。

穆 我并不伤感。我们偶然谈谈我们的小事情。基洛先生要听也可以听的。

白 请您不必提起基洛先生。(她起立,缓缓地走了几步)

穆 请您容许我,亲爱的朋友,您的婚姻与我的婚姻一样地使我关心;我不能装做比您更自私的样子。既然您顾虑及我的前途,我也应该担心您的将来。您把我安置好,我也把您安置好才是。

白 是的……但是,我们谈别的事情吧。(她坐在火榻之左)

穆 不行!不行!我把我的未来的妻子讲给您听,我也一定要您把您的未来的丈夫讲给我听。否则我就以为您别有用意了。这种相互的审问乃是我们的友谊的证据。我非但没有妒忌基洛先生的理由,而且我还想要认识他。我只看见过他一眼,我的脑筋里已经得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他常来看望您吗?

白 半个月一次,有一定的期间。

穆 这是好的预兆!他是一个守时间、守规矩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什么?

白 叫做基洛。

穆 他的小名呢?

白 像他这样年纪,人家不叫他小名了。

穆 但是您呢?您叫他做什么?

白 我吗,我叫他做基洛先生。

穆 常常是这样称呼吗?

白 是的。您审问完了没有?

穆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您肯让我开开心吧?

白 随便您。

穆 你们做些什么事情?

白 您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穆 他只晓得吻您的指头吗?

白 指头也不常吻呢。我们只谈话。他很会说话。他给我许多教训,劝我不同坏人来往。还有,他是头等的音乐家,有时候他

还把他的梵亚林带了来。(穆理士四顾寻觅)奏了后,又带去了。

穆 后来呢?谈话告终,琴声停止之后呢?

白 您说得太远了。(起立)我有不答复您的权利。

穆 您喜欢让我猜想吗?

白 猜什么……您马上就想到那……您须知生活上还有别的事情啊!从今日起,我要做一个正经的、实用的人。唉!现在我倒不在乎了!我已经恋爱过了,此后我可以不要爱情了。

穆 唉!唉!

白 真的。再者,基洛先生很知自重,他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他爱我,为的是我,不为的是他自己。您须知,他能使我与他情意相投,已经心满意足了。(坐在座子上)

穆 原来他是一个喜欢淡泊生涯的人。

白 算是我的运气好。知礼的男子很少,基洛先生还保存着前世纪的礼教。他每次来看望我,总之前两天通知的。

穆 他对您说的话,没有一个字比别人的话更动火的吗?

白 您觉得他尊重我乃是可怪的事吗?基洛先生能与一个毫不可憎的妇人做终身伴侣,常常把一副快活的脸孔给他看,殷勤地听他说话,理他的家,接见他的朋友,常常调护他,永远不惹他讨厌,他得此已足,再也不要我允许他别的事情了。

穆 (把那包裹掂一掂)假使他知道我们的过去的历史呢?

白 他知道了也不会让人家看出来的。

穆 (起立)好一个忠厚人!他的事情告一个结束了。我的事情告一个结束了,您的事情也告一个结束了。三个人同时完了。这是一场灾祸。

白 却没有人遭殃。

穆 我再问您一句。这只是开玩笑的,像问一个小女孩:“你爱妈妈呢还是爱爸爸?”(庄重地)好,让我问您:假使我哀求您,您

肯放弃了基洛先生吗？

白 我觉得：我们到了这地步，您这问题已经毫无意义了。

穆 （坐在白兰胥前面）既然我问的是笑话，请您笑着答复我就是了。

白 您记得吗？有一天晚上，您一时很兴奋，说要同我结婚，与我一块儿离开巴黎，住在一个清道夫的板屋里，每天只吃些面包，又说我们可以到北非洲住去。那边的生活程度低得很！——后来我是怎样答复您的？

穆 （很慢地）您说您怕穷苦，挨不得干面包——纵使是小家庭的面包，干面包总是挨不得的。您说您最恨搬场，说您没有开拓殖民地的天才，说您那十只尖尖的指头只会抚摩温存，不会做别的事情。——这就是您答复的话。

白 所以您的事早已成了定局了。您说完了吗？

穆 说完了。（白兰胥站起来，走向火橱）婚期是哪一天？

白 谁的婚期？

穆 你们的。

白 唉！我们一点儿不忙。

穆 假使我处在您的地位，我一定先定一个日子，这样才算有见识。

白 已经展期到明年了。

穆 您要再等一个冬天，好教北风吹冷了您的心吗？您错了。（起立，绕着桌子走向火橱）在婚姻决定了之后，应该马上把头先钻进去，像我一般。

他们背靠着火橱，白兰胥在左，穆理士在右。

白 梦里的幻想也许是要我们在同日结婚。

穆 为什么不可以呢？刚才我审问您一番之后，结果使我十分尊重基洛先生了。

白 在他一方面，他也会赏识您的。

- 穆 假使您把我介绍给他,大家见面之下,未免有些难堪。
- 白 我不找机会使你们相见,但是我也不避免机会。基洛先生是懂世情的人。
- 穆 他像我的未婚妻的母亲。她也懂得世情。她懂得我是有些情妇的,我是受过磨炼的,她只要我至少在结婚前一日与我的情妇绝交就够了。
- 白 如果她的女儿为过去的历史而吃醋,也就算了。
- 穆 不要紧,她的母亲会解释给她听,说情妇与妻子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 白 这是一个超群的妇人。
- 穆 这是一个有见识的、坦白的、快活的妇人。您叫她天天嫁女也可以的。(他走到幕启时白兰胥所坐的地方坐下)
- 白 您已经说服了她吗?
- 穆 她非常悦服了。
- 白 但愿她永远悦服就好!
- 穆 唉!我不敢担保那女儿,却敢相信那母亲。她看见我的相片的时候,她说:“这少年决不会是一个不忠厚的男子;除非我不会看相,否则媿尔德一定很幸福的。”
- 白 她说得有理,我相信您可以做一个模范的丈夫。凡是好丈夫的美德您都有了。
- 穆 亲爱的朋友,您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妻子。他将来与您一块儿生活,一定很幸福的。
- 白 媿尔德与您一块儿生活,也很幸福的;可怜的女孩!(良久。白兰胥走近穆理士。他们二人隔着桌子对坐)我希望看见您向她献殷勤。
- 穆 我不是很笨的人。
- 白 您进行得很好吗?
- 穆 像当年向您进行恰是一样。

白 您有没有进步?

穆 我有希望这事成功的理由,因为我似乎觉得她比您容易奉承些。

白 这是第二次了,您比前次更有手段了。

穆 而且,您从前抵抗我也比她厉害。

白 这并不是我卖弄风流。当您追求我的时候,我以为我的妇女生活已经完了,不愿意再把我这一颗心去过飘萍的生涯了。在未认识您以前,我的情郎都不曾使我致富;因为我虽则不专找穷人,而我所爱过的却是一班穷汉子……

穆 所以您不是因为我的二千四百……^①

白 所以 I 有意要一个合理的婚姻,我承认这并不难,只要等机会就是了。因此之故,我抵抗了您。再者,那时候您的年龄也太小了!您像一个小兵一样的笨。而且那时候您太瘦了,太瘦了!

穆 我正因此才得了胜利呢。

白 我也因此自负,因为您是在我手里养胖了的,现在我把完美的您交给另一个女人。

穆 譬如把一所完美的房子租给人家,将来如果有所破坏,该由房客修理。

白 唉!

穆 我想要说:您要我再把我租给您也还可以。

白 我却不愿意了。您不是从前那一个了。当年我所收留的差不多是一个小孩,现在走了的却是一个男人。我宁愿要小孩。当年您可以说是貌丑,现在您的年龄把您……

穆 把我变成美貌了,是不是?

白 不是的,您变成无味的人了。现在您没有当年的浓郁的美味

① 意思是说二千四百法郎。

与委婉的妙音了。当年您把另一个世界的事说得很有诗意。老实说,那时候,人家猜想您说的话竟是有韵的诗歌呢。

穆 而且有时候的确是诗,只是别人的诗罢了。我只抄袭别人的,这才妥当些。我记得有一次我写一封信给您,里头有些向您表示爱恋的诗句,您竟念给您的旧情郎听,谁知这却是缪塞的诗。

白 怎么?您以为我能够这样粗心,竟把您的信念给我的旧情郎听吗?

穆 我相信是的,因为后来您曾经咬着我的耳朵告诉过我。

白 我觉得您这话奇怪。

穆 我敢断定是的。似乎您那旧情郎笑了,您也笑了。这真不好!

白 不好得很。我已经开始看轻您;这是照规矩的。而且,假使我不先下手,您终于也会看轻我的。

穆 这是照规矩的。

白 再者,在我对您的情感里头,往往可以找出些乐趣。我很高兴把您捏圆捏扁地闹着玩。不是我夸口,您当年虽则还聪明,然而您所以能变成大方些,都是我的功劳。现在您的举动很有个样子。您从来不发誓。您对妇女说话很有礼,再也不把香烟搁在嘴里了。您晓得带手套了,晓得剪指甲了,晓得应付事情了。自从我教您用袜带之后,您的袜子不至于褪落在鞋子上面了。

穆 为着交换您这些小恩惠起见,我教您写书信的封面,教您写数目字;因为从前您所写的三字活像一个单峰骆驼。

白 我呢,我把您的头发改了样子,把您的脸上的皱纹消灭了,又教您扎领结。

穆 您还教了我许多别的事情。

白 您还不算是教不懂的。

穆 我是多么注意啊!

白 您还不算是忘恩的。您感恩的证据还在我的手里,我把它当做宝贝呢。

穆 什么证据?

白 您须知。您有爱写信的毛病,这很危险,而我禁止您不得,所以我每次接到您的信的时候,即刻把它烧了。

穆 不看一眼吗?

白 看的,但是看了就烧了。

穆 报应在您的子孙。

白 呃,我还保存了一封信。这是我舍不得丢了的,因为我太爱这信了。这是我给您的幸福的证据,可以当做我们的爱情的证书,您的感恩的供状。

穆 这信该是很长的了。

白 密密的四页。

穆 长信的话是从心里出来的。

白 唉!这一封是从您的心里出来的。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念这信,因为我实在情不自禁。

穆 信在哪里?请给我看……

白 我的信从来不给人家看的。

穆 既然是我写给您的……

白 说的有理。我很愿意;请您走开!(她站起来,走到穆理士的原地位,拉开抽屉,取出那小盒子给穆理士看,那时他还是站着)

穆 这是一盒子的好糖果!

白 我不许您笑。

穆 您的书信都藏在这盒子里吗?

白 我只放您这一封信在里头,还有就是家传的两三件首饰。

穆 我认得这黄色信封与那不值钱的信纸,因为我是在咖啡店里写的。我从您的家——您的怀里出来。我的手指在您的玉体

滚跑过了之后,指头上还有些发抖,我想这一封信的字迹一定写得很坏。

白 这里头恰是一个最好的您。

穆 呃,我记得:在这冰冷的大理石的桌子上,我的双手都冻僵了,于是我感觉得有向您道谢的必要,想要为您唱感恩的诗歌。

白 这信里没有月日,没有姓,没有名。

穆 我记起了,我记起了:这信一起头是叙述,像一首国歌。

白 (念)“您是美人,您是好人。我爱您的全部:您的身,您的心,您的灵魂,与其他附属于您的一切……”(她笑)

穆 (打断她的话头)唉!假使人家把我们的爱情这般地写成一部书,那真是一部好书!

白 (指那信)您尽可以抄去好了。(她又念,作只择几段念下去的样子)“您对于别人的短处很能原谅,所以人家爱您的短处……您绝不自夸聪明。您希望人家说您是一个妙人,不愿人家说您是一个有大才能的人……”再看这一段!“您不说别人的坏话,除非人家先说您的坏话。虽则您有时候说谎……”我有时候说谎吗?

穆 唉!很少很少,而且是无心为恶的。譬如人家把头发染成某种颜色,自以为好看,您也不过自以为那么一说便更风流而已。

白 (念)“您爱脂粉,因为脂粉与您相宜;您爱戏院,因为戏院里有说有笑;您爱交际,因为像您这年纪的一个妇人当然不能像一个狼,过独居的生活……”唉!这个!“老实说,您是一个懒人,这因为您觉得一个美女的天职只是保养她的美貌,甚至于她不必要求人家,人家也该供给她的衣服、零用钱、住居、饮食……”(她笑)

穆 有这话吗?

白 (把信递给他)拿去念吧。

穆 真的,(念)“……您从来没有动过气,您害怕恋爱的裂痕,像怕雷一般。纵使男的上前预备欺负您,眼睛冒血,脸孔变青,您也只一声不响地即刻让步,以取和平。”(二人皆笑)

白 这未免说得太过了。如果有这事,我一定是很客气地请那男的出门。但是您这样写信给我,总算是可爱的。往后呢?

穆 (他继续地念信,身倚在白兰胥的椅子上)“您喜欢人家细心体贴地爱您,不时买两个铜子的花送给您,或是一个掺酒精的柠檬糕,或是一片花纱,或是请您坐汽车游玩去。您又要人家对您事事留心,使您的心热得比那鸟绒围着的颈边热……”

白 是的,我喜欢人家这样爱我。

穆 (他随念,他的感动的心情随即增加。白兰胥渐渐转身)“今夜我还有没有什么时间吻您。我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占有您。我像一个胆小的拜访者,出了门之后,重新经过一定要说:‘我要把您从头至脚都吻过。’于是我自己说道:‘我恰该在这儿接吻,这儿也应该,这儿也应该!唉,美丽而慈祥的朋友,我原不该抬头一分钟啊!’”(他不觉把信从手里溜下地去)您是我的梦想中的伴侣……而我却同您脱离!

白 (起立)穆理士,穆理士,您不念信,却说出题外去了。

穆 (握白兰胥的手)白兰胥,白兰胥,我曾经拼命地爱过您,我相信此刻您还是我的唯一的、真的妻子!

白 唉!唉!我请求您,好朋友,您热烈起来了。您再说就会说些糊涂话了。我不许您说,说来有什么用处呢?

穆 一句话,我要排斥了那女的与她的财产;我不顾礼法,不顾前程;一切都放弃了吧。

白 您会这么办吗?

穆 我马上实行。您试试看。

白 (双手放在他的肩上)谢谢,无论如何,我听了您这话总觉得快乐。但是我不愿意说出那话来。我闭住嘴,永远不肯开口的。

穆 你的眼睛。

白 休说眼睛,额角也不行。

穆 你的嘴唇,快,快!

白 什么都不行。

穆 那么,我索性什么都要了。

白 您要我按电铃吗?

穆 你按铃叫谁? 服侍你的人都不在这里;替你收拾房间的妇人要早上才来。

白 那么,我自己卫护我自己。

穆 与我对抗!

白 您吓不怕我的。

穆 我如饥似渴地要再得到你。

白 我同您发誓,您要带着您的饥渴回去的。

穆 白兰胥,或只想再要你一次。这最后一次,一定要很美妙的,很新样的,很滑稽的。

白 一定是令人笑痛了肚子的!

穆 白兰胥,噯呀!

白 是的,我懂得,这么一来,可以有一种美味。在我们互相寄请柬报告婚姻之前,先来这一次私通! 您简单地请我再与您恋爱,于是我们只像同学们一般地握握手,您只一跳,便从这妇人跳过那妇人的身边去了。您真所谓妙想天开!

穆 这意思与别的意思是一样的,有什么妙想天开?

白 唉! 您是可笑的人……您是不道德的人。

穆 啐! 您才是可笑的呢! 我真莫名其妙! 请问您:这么一来,我们会害了谁? 谁会知道?

白 害了我! 我知道!

穆 呃,您真可笑,真不好! 您这样退缩,为的是孩子的骄傲,您要装一个自重的人。其实您是受了气的,(白兰胥耸肩)当然,您

为我的婚姻受了气……好像这不是您一手造成的一般！其实您是不由我肯不肯，竟把我迫到婚姻的路上去了。至于您的婚姻，您鬼鬼祟祟地预备好了，却找话来解释。您不得不离开我，因为基洛先生早已在门外等候了！

白 穆理士，我请求您！

穆 我可以给您一个证据：我呢，我毫不懊悔地马上牺牲了我所看不起的一份财产，愿意回头就您，至于您呢！……

白 这个只能证明您误入迷途；我主持正义，大家都好。

穆 唉！好的好的，不要哭了吧！

白 我并不哭。

穆 ……也不要耸断了您的肩。既然我得罪了您，我就告退了。总之，刚才我要那么办，因为我以为您巴不得那么办……然而我并不十分固执。此刻我却不要那么办了。日安，再会，夜安，告别了。为基洛先生祝福吧！（他预备走，其实是假的，所以他已经掌了帽子、手杖，又放回原处，如此循环不已）

白 （悲愁，不望穆理士说）我们应该弄到这种可怜的结果吗？当您来的时候，并没有谁迫您来。您无非想要光明到底，多情到底；然而您临走却把我辱骂起来！当年我为您而骄傲，您也为我而自负。情人的价值在乎互相留下好回忆，所以我们努力想要大家保存一个宝贵的印象。这是一种可赞赏的努力，却给您弄坏了！呀！笨人！

穆 （慢慢地走回来）是的，笨人。我把一切都弄坏了。您始终是一个可称赞的朋友，而我想要讨好，结果是得罪了您。在这一点，我很认识我自己。我老是允许人家些大事情，而我从来没有实行过。无论如何，在我的局面不会有什么变化的。我料定我不止害了一个女人就完了的。为着继续起见，我今晚与您分别之后，像您刚才的话，我马上去找见那一个女的，她正在那边等候我呢。她虽则不是一个柔顺的天使，凭良心说，我

实在可怜她。

白 您把自己弄黑了。实际上您不是一个不好的人,但是有时候您却高兴说残忍的话。

穆 您以为我说这种话,为的是寻开心吗!

白 我相信您只这样说,心里却不这样想。

穆 是的,我不由自主地竟说出那些话来了。

白 直到今天,您的德行还是无可责备的。一切都很好! 刚才您为什么突然说出那种话来?

穆 我不晓得……是一时的昏乱吧?

白 那么,您始终只有这一刹那的错误,我原谅您。(她伸手给他)

穆 您总是原谅我的! 但是我终是一个罪人。(握她的手)绝交的罪总是我弄成的! ……狡猾极了! ……我现在不敢再把我这可怜的个人去妨碍您的事情了。但愿我明天不再来就好! ……我们的账怎么样? 一切都清理了吗? 您不欠我的吗? 我不欠您的吗?

白 唉! 您要不要一张收条?

穆 呀! 一张收条,记了年月日,签了名,让我在行结婚礼的那一天很大方地摆在婚篮上吗?

白 当心!

穆 是的,我觉得现在我每多说一句话,便只增加了一种笨拙的表现。时而我像与一个旅行的女伴分别的样子:我来了,此刻向您施礼,下楼,很合规矩,然而很平常。时而我又想说几句很深切的、很甜蜜的话,斩钉截铁的、收场的话。我找不到话说,然而我到底不能像英国人不辞而别啊。上帝啊,请您启发一个可怜的男子吧。还有您——我的悲愁的、大量的女友,您帮我一帮吧。

白 您使我伤心,而且令我可怜您。请您不要自寻苦恼,不必找什么话说吧。去吧。

穆 我就去。但是我至少要等到您安静了之后。

白 我本来很安静。去吧,好好地享乐吧……桌子上您那一个小包裹呢?

穆 (已走开,又回来)是的,我在想起……您的脑筋疲倦了,您可以休息吧,可以睡得着吧?

白 我试一试看。我很疲倦。您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吧。

穆 请您靠着垫子躺下吧。我替您把灯光放小些好不好?

白 不。这么一来,岂不越发令人发愁!请您拨一拨炉火吧,我发抖了。(穆理士连忙去拨火,然后他蹑着脚走向白兰胥,吻她的手)您还在这里吗?

穆 嘘!您不要理我,我已经走了。您的身边已经没有人了。

白 多么空虚啊!您这一走,不知带了多少事物去了!

穆 (揭起布幔)还剩下来的乃是您所演的好角色。(他出。布幔下垂。白兰胥凝视)

十九年九月十七日译完

恶之花

[法]波德莱尔 著

目 录

译者序	3025
致读者	3027
愁与愿	3029
1. 谢天曲	3029
2. 安巴铎	3031
3. 逍遥游	3032
4. 交感	3032
5.	3033
6. 灯塔	3034
7. 藐子有疾	3037
8. 藐子自鬻	3037
9. 劣僧	3038
10. 仇	3038
11. 蹇运	3039
12. 前生	3039
13. 吉普赛人旅行	3040
14. 人与海	3040

15.胡安先生在地狱	3041
16.骄傲之报	3042
17.美神	3042
18.理想	3043
19.巨人	3044
20.面具	3044
21.美神颂歌	3045
22.异域之香	3047
23.发	3047
24.	3048
25.	3048
26.	3049
27.	3050
28.舞蛇	3050
29.死兽	3051
30.深谷怨	3052
31.吸血鬼	3053
32.	3053
33.黄泉悔	3054
34.猫	3054
35.决斗	3055
36.阳台	3055
37.魔迷	3056
38.一个幽灵	3056
39.	3058
40.常如是	3059
41.太一	3059
42.	3060

43.活炬	3060
44.逆反应	3061
45.心腹语	3062
46.心灵之曙光	3063
47.夜之谐和	3064
48.香瓶	3064
49.毒	3065
50.混沌天	3066
51.猫	3066
52.美舟	3068
53.劝游曲	3068
54.不可治	3069
55.闲谈	3071
56.秋兴	3072
57.献给一个小圣母像	3073
58.下午之歌	3074
59.西西娜	3075
60.颂我佛兰莎	3076
61.赠土生白种女子	3077
62.苦闷与流浪	3077
63.夜归魂	3078
64.秋之诗	3079
65.月愁	3079
66.猫	3080
67.鸱	3081
68.烟斗	3081
69.音乐	3082
70.被诅咒诗人之墓	3082

71.幻想之雕刻像	3082
72.逍遥死	3083
73.仇恨之桶	3083
74.破钟	3084
75.愁	3084
76.愁	3085
77.愁	3086
78.愁	3086
79.鬼迷	3087
80.虚无之乐	3087
81.痛苦之炼丹术	3088
82.丑恶之同情	3088
83.自惩之人	3089
84.不可救药	3090
85.时钟	3091
巴黎图	3092
86.风景	3092
87.日	3092
88.赠赭发女丐	3093
89.天鹅	3094
90.七老翁	3097
91.小老妇们	3099
92.群盲	3103
93.为过街女客作	3103
94.髑髅耕	3104
95.黄昏	3105
96.赌	3106

97.骷髅舞	3107
98.虚幻之爱	3108
99.	3109
100.	3110
101.雾与雨	3110
102.巴黎梦	3111
103.侵晨	3112
酒	3114
104.酒魂	3114
105.拾破布者之酒	3115
106.杀人犯之酒	3116
107.独居者之酒	3117
108.情侣之酒	3118
恶之花	3119
109.破坏	3119
110.女殉道者	3119
111.孽妇们	3121
112.二贤姊	3122
113.血泉	3123
114.寓意	3123
115.	3124
116.西提岛之游	3125
117.爱情与脑盖	3127
叛逆	3128
118.圣丕耶尔之否认	3128

119. 亚伯与该隐	3129
120. 告撒旦文	3130
死	3133
121. 情侣之死	3133
122. 贫人之死	3133
123. 艺术家之死	3134
124. 一日之末	3134
125. 求知者之梦	3135
126. 旅行	3136
新恶之花	3144
127. 罪书卷头语	3144
128. 子夜之省察	3144
129. 愁苦之恋歌	3145
130. 赠马拉巴女子	3147
131. 警告	3148
132. 颂词	3148
133. 语音	3149
134. 叛徒	3150
135. 喷泉	3151
136. 贝特之目	3152
137. 仇恨	3152
138. 远隔此地	3153
139. 反省	3153
140. 深渊	3154
141. 伊嘉怨	3154
142. 镞盖	3155

瓦 砾	3157
143.浪漫之落日	3157
144.赠庞维勒	3158
145.题杜米耶画像	3158
146.华伦斯	3159
147.题马奈《塔索在狱中》	3159
148.和平之长烟斗	3160
149.异教徒之祷语	3163
150.意料之外	3163
151.被冒渎之明月	3165
罪我篇	3166
152.璎珞	3166
153.梨堤河	3167
154.某女士欢乐过甚,诗以赠之	3167
155.雷波岛	3168
156.孽妇们	3171
157.吸血鬼诸色相	3174
译后记	3175

译者序

为信诗情具别肠，生平自戒弄词章。
蜉蝣投火心徒热，鸚喙鸣春语不香。
岂有鸿文传鸚鸟？羞将秃笔咏河梁。
深知遍体无仙骨，敢与骚人竞短长？

嗜饮焉能不爱诗？常将篇什当金卮。
青霜西哲豪狂句，醇酒先贤委婉词。
夜浪激成沧海志，秋风吹动故园思。
盲心未必兼盲目，蜂蝶犹寻吐蕊枝。

频年格物叹偏枯，偶译佳诗只自娱。
不在文辞呆刻画，要将神态活描摹。
移根漫惜逾淮橘，买椟犹存入郑珠。
莫作他人情绪读，最伤心处见今吾！

1940 年作

致读者

乞人养虬虱，吾辈养邪魔。
智慧供驱策，官骸随琢磨。
五步三失足，愆尤何其多！

业障强如虎，悔心怯如驢。
热泪满衣襟，何由补昨非？
欣然循故道，仍复陷污泥。

撒旦^①令人迷，赠人罪之枕。
终夜勤抚摩，恍惚得安寝。
善念坚似铁，熔化成流沈。

人心如傀儡，魔鬼牵其丝。
幽冥拟乐土，恶臭甘如饴。
行行近地狱，万劫无归期。

① 撒旦，基督教传说中的魔鬼，能诱人作恶。

老妓瘪双乳,贫儿求怀抱。
慰情聊胜无,饥者易为饱。
众生趋淫乐,敝帚亦云宝。

群鬼集人脑,纷如万蛔虫。
死神据人肺,隐伏如潜龙。
呼吸出幽怨,悠悠靡有穷。

性恶常就下,奸淫肆杀戮。
天理宁复论? 横流惟人欲。
人欲有未尽,只缘胆不足!

心田丛万恶,五毒无不有。
虎豹吼于前,豺狼嗥于后。
山魃杂魍魉,森然备群丑。

其中有一魔,凶恶尤称最。
不动亦不哗,祸害反为大。
悄然一欠伸,吸尽全人类。

此魔名“无聊”,蕴泪不自主。
存心欲杀人,作态故容与。
读者皆伪善,孰肯听斯语?

1857 年

愁与愿

1. 谢天曲

上苍降旨命诗人，小滴红尘作善因。
母氏凄惶怨造物，仰天戟指誓申申。

“薄命犹甘生蛇蝎，莫生诗人受轻蔑。
悔恨良宵片刻欢，构此祸胎偿宿孽。”

裙钗唯我蒙奇羞，槁砧恩爱付东流。
犹念孱儿恩爱种，踌躇未作杀人谋。

我今既受天虐待，还将恶意酬真宰。
时时践踏不祥花，定教不得抽蓓蕾！”

誓罢含嗔意未平，天心深奥固难明。
世间尽使诗人苦，地狱难逃恶母刑。

母弃偏邀天使佑，阳春煦育如春柳。
下咽冷炙变珍馐，入口残羹成美酒。

喜偕云姊共论诗,遨游时复约风姨。
行歌谒圣陶然乐,野鬼相随不敢欺。

爱人偏被他人忌,恬静转遭他人戏。
欲赚诗人呼暑声,时将恶行来相试。

酒和涕唾使之饮,饭杂粪土使之吞。
所触之物无人取,所践之迹无人遵。

其妇当衢语下里:“吾夫爱我谓我美。
将令缱绻竭痴情,香花供奉如仙子。”

日饜酒肉饫肥甘,闲居垂拱受朝参。
漫嘲僭享神仙福,聊试郎情果胜潭。

画眉事久终生倦,柔荑似铁加郎面。
春葱纤纤鹰爪尖,抓破郎胸肺肝见。

郎心赤如唇上朱,郎心弱如初生雏。
区区一心何足惜?剜来掷地饲狸奴!”

道高不为尘情染,心地晶莹无可掩。
虔诚伸臂向天庭,宝座灵光当眼闪。

“受苦应须谢上苍,常因磨折更纯良。
百炼身逢三昧火,转教遍体得清凉。”

帝于诗人殊爱惜,忉利仙班留首席。
永生会上宴琼花,特约诗人为尊客。

地狱康庄路不难,天堂路上苦千般。
随时随地尝艰苦,博取天神万世冠。

天宫自昔饶珠玉,寰海奇珍并收蓄。
欲为诗人制一冠,用兹浊物嫌未足。

炎炎赤日辟鸿蒙,光铸神冠造化工。
肉眼瞶瞶浑不识,镜台黯黩被尘封。”

2. 安巴铎^①

海上有大鸟,名曰“安巴铎”。
海客好事者,捕养以为乐。
长随万里征,共逐风波恶。

可怜天外王,局促系绳索。
委地曳玉翅,彳亍殊落魄。
空惭六翮坚,颓唐难振作。

昔日一何美!而今丑且弱!
烟斗拨其喙,海客竞相虐。
时或效其惫,蹒跚跛一脚。

诗人困浊世,命运正相若。
本是云中君,逍遥在碧落。
弋人复何篡?焦明翔寥廓。
被谪堕尘寰,从此遭束缚。

① 安巴铎,法语音译,即信天翁,澳洲海上的一种蹼膜水鸟。

沾泥垂天翼，跬步受牵掣！

3. 逍遥游

吾心常患胸臆隘，出窍奋飞鹰隼快。
转眼山岳万丈高，顷刻江湖千里外。
直上层云犹未已，振翮忽复穿以太。
日月星辰皆在下，扶摇竟越三千界。
此时我心乐无穷，定非笔墨能描绘。

吾亦诏吾心，远此尘氛毒。
飘飘赴太清，濯垢得芬郁。
九霄有神火，炎炎炳天烛。
此是清凉散，饮之如醪醕。

尘世累，人间愁，重重黑雾压心头。
六翮健者天骄子，灵光圈里任遨游。
心思何幸如天鸚，高飞戾天得自由。

既擅冲天羽，复谙静物语。
尘滴亦何伤？逍遥神仙侣。

4. 交 感

宇宙一兰若，楹柱皆有情。
偶然相攀谈，隐约笑语生。
行人此经过，森然见群形。
逢人如相识，凝视不转睛。

六合只一体，深邃而幽冥。

其阔如夜色,其远如光明。
色香与音响,千里相感并。
有如空谷音,迢迢寄回声。

世有极品香,鲜如初生婴。
其和如坝簾,其绿如郊垌。
又有腐朽香,浓郁迷性灵。
琥珀、檀、乳、麝,纷然难指名。
精神通感觉,互递芝兰馨。

5.

忆昔世洪荒,未有衣与裳。
费布^①塑活像,喜用金光装。
男女皆天真,活泼无愁肠。
上苍保赤子,都令寿且康。
运彼鸿钧炉,铸此百炼钢。
当时西贝尔^②,儿女已成行。
但求多孕育,不辞谋稻粱。
洗洗满大地,恩勤给乳浆。
猗欤古之人,都雅复健强。
一生无病疾,铁骨傲风霜。
肤坚不容手,曾无小毁伤。
得此应自负,应号美中王。

诗人慕前哲,伟大复纯洁。
男女不须衣,阳春映白雪。

① 费布,即阿波罗,艺术之神。这里指雕塑家。

② 西贝尔,天神的女儿,即地神。

盛世不可攀，怀此中肠热。
 回首视斯世，怵目肝胆裂。
 古今人相较，妍媸何迥别！
 自失肌肤美，衣裳不可缺。
 躯干丑突兀，人体疑妖孽。
 抚育凭“有益”，襁褓硬如铁。
 肥者腹便便，瘦者曳柴橛。
 骀背浑无力，病犬步蹙蹙。
 少妇面似蜡，惨白乏鲜血。
 淫乐久伤神，孤灯黯欲灭。
 处女复何如？母传姿质劣。
 百丑自先天，妇容詎堪说？

末世亦有美，其美在孱躯！
 万虑蚀心肠，容貌特清癯。
 病态以为美，诚哉古所无！
 近代新发明，举目皆病夫。
 幸有贤少年，众口交称誉。
 胸中水镜清，颡额甚丰腴。
 吐属出奇句，吟咏成天书。
 琪花散芬馥，好鸟相传呼。
 春风泛荡漾，无远不吹嘘。
 清歌随口发，春意洽寰区。

6. 灯 塔

卢本斯^①，遗忘之河，怠惰之园。

① 卢本斯(1577—1640)，法兰德斯画家。

冰肌以为枕,欲爱且无缘。
生命常流荡,如水在海,如气在天。

芬奇^①,镜黯而深。
悦人天使笑嘻嘻,满面神秘,现于浓荫。
冰山松柏掩其它,夜沉沉。

伦勃朗^②,医院满眼愁。
冬日片时经病榻,呻吟入耳声啾啾。
耶稣苦像只一帧,祷者哀哀双泪流,恶臭吐不休。

弥盖朗琪罗^③,画模糊,希昆杂耶稣^④。
强鬼黄昏裂襁起,屹立伸指长且粗。

布遮^⑤,弱且黄,囚徒之王。
傲骨与侠肠。
流民拳士自有美,不惜丹青为表彰。

华多^⑥,爱嘉会,喜盛筵。
玉楼光似昼,锦罽灿疑仙。
彻夜恣狂欢,蛱蝶舞翩翩。

① 芬奇(1452—1519),意大利著名画家。

② 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

③ 弥盖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塑家和诗人。

④ 希昆,通译赫刺克勒斯,传说中的大力士。耶稣,这里指十字架上的耶稣。

⑤ 布遮(1620—1694),法国雕塑家。

⑥ 华多(1684—1721),法国画家和雕刻家。

戈雅^①,梦魇事多奇。
妖巫集夜会,鼎镬烹胎儿。
老妇对镜,幼女无衣。
时时佯理袜,冀得鬼相思。

特拉克洛阿^②,作品复如何?
赤松荫血池,往往邪神多。
天色黯抑郁,军乐常经过。
呜咽作异响,宛如华贝^③歌。

遍地闻咒诅,冲天起怨气。
号泣于旻天,古今无二致。
言辞有千种,意义岂云异?
尘心独耽此,鸦片兴奋剂。

哨兵互传呼,响筒共发令。
灯塔悬千寨,指示安危境。
猎人迷深山,号角使知径。
怨天亦若是,宣播无究竟。

竭诚告上帝,请毋怪其然。
吾人此身分,云何不可怜?
痛哭历万祀,泪洒天阶前!

①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

② 特拉克洛阿(1798—1863),法国画家。

③ 华贝(1786—1826),通译韦白,德国作曲家。

7. 藐子^①有疾

嗟乎吾藐子,今朝何所苦?
昨夜定不安,双眸深如许。
容色异寻常,痴然冷不语。
时复存余悸,惕息如遇虎。

赤鬼蓝妖精,手持髑髅瓶。
欺汝使战慄,迷汝使有情。
梦魇逞淫威,处汝灭顶刑。
果如吾言否?真相无由明。

愿汝饶精力,永葆金石质。
愿汝富想象,文思抽乙乙。
邃古有元音,常来萦汝笔。
大潘^②稼穡主,费布有韵律。
轮流为汝君,逸兴应无匹。

8. 藐子自鬻

腊尽风悲雪夜阑,孤灯寂寞褐衣单。
玉楼藐子娇生惯,可有残薪度岁寒?

凄然冷月照窗前,月色难温碧玉肩。
榑罄房空君觉否? 讵能云里拾金钱?

① 藐子,通译缪斯,主管文艺的女神,这里指诗神。

② 潘,传说中的社稷神。

饥肠辘辘佯为饱,热泪汪汪强作欢。
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无奈博三餐!

9. 劣 僧

昔有修道院,墙墉高无比。
墙上绘人物,所以状真理。
牖启善士心,油然而难已。
庄严近于冷,得此全其美。

耶教全盛时,名僧非一人。
各绘丧葬仪,寓意颂死神。
绘事失之简,自谓得其真。

死神谓劣僧:“灵魂吾坟墓。
自从有天地,常游亦常住。
汝画曷云美?徒然惹厌恶。
何当觅机缘,亲手施丹膜。
吾生千万劫,一一着绢素。
聊以悦吾目,庸夫宁知趣?”

10. 仇

狂风暴雨躏青春,旭日稀疏雷电频。
艺圃收成佳果少,可怜辛苦灌园人。

情意萧条已入秋,伤心犹自把锄耰。
水痕深陷如坟墓,旧土翻新望岁收。

雨洗园泥瘠似沙,痴情枉自梦新花。
花根何处寻滋养?他日难偿意愿赊。

蚀人生命是光阴,仇敌潜来啮此心。
人血消时仇血长,空怀剧痛发哀吟!

11. 蹇 运

诗人仔肩重,当须存大勇。
时短艺术长,坚心毋摇动。

远隔名士墓,寒莹僻处独。
吾心如湿鼓,凄然奏葬曲。

明珠大如斗,埋没沮洳场。
琪花在幽谷,寂寞赏孤芳。
锹锄远莫及,永与世相忘!

12. 前 生

我尝久居大厦中,海日如火染阶红。
楹柱矗立摩苍穹,夜来恍惚疑天宫。

海波天镜相击冲,时有雅乐随神风。
斜阳光彩映双瞳,声色相配和雍雍。

尔时我心乐无穷,闲情聊寄蔚蓝空。
目送波涛逐游龙,佳景不与寻常同。

裸奴香露洒其胸,羽扇招凉入我躬。
惊奇见我憔悴容,人生到此苦何从?
殚思猜度莫能通!

13. 吉普赛人^①旅行

莘莘星者群，双睛蕴热情。
昨日束装发，负儿事长征。
阔胸垂大乳，时见铺宁馨。

男人沿车行，兵器照眼明。
妻儿在车上，拥挤蹲屏营。
倦眼望天涯，好梦惜已醒。

路旁有蟋蟀，尘沙掩其城。
凝视游子过，唧唧加倍鸣。

山灵爱旅客，草木亦弥青。
大漠见奇葩，旱麓水滢滢。
远处有天国，开门待游氓。

14. 人与海

凡是自由人，永将爱大海。
海波人之镜，纤毫照不改。
临波视灵魂，真相于焉在。
漫云海水苦，人心苦犹倍。

浮沉已影里，拥抱如有情。
波涛起汹涌，人心自不平。
时复啸澎湃，人心发怨声。

① 吉普赛人，法语称为波爱姆人。这个民族乘马拉的篷车流浪，随时露营，常以算命为生。

拥波销永昼,人海各忘形。

人心虽云深,海水能相比。
海水虽云奥,人心亦若是。
谁识此中情? 举世两知己。

惜哉人与海,万世不相容!
兄弟非不亲,残杀一何凶!
好杀亦无悔,天地共始终!

15. 胡安^①先生在地狱

胡安先生既畀沙朗^②一小钱,乘舟降至孽海边。
一丐忽来阻其船,目光骄傲有如安地善^③,一手夺桨不令前。

妇人裸体垂双乳,纵横挣扎在阴府。
宛如一群牛羊上祭台,将为牺牲哀鸣苦。

斯卡纳赖尔^④带笑向之索傭值,唐路易^⑤有子曾嘲其白额,
颤手指给徘徊岸上众游魂,一一使认识。

贞妇安维尔^⑥,纤腰寒抖丧服里。
痴心偎倚薄情郎,似欲得其最后一微笑,藉此回忆当年山盟
海誓温柔乡。

① 胡安,通译璜,又译唐璜,西班牙的传奇人物。

② 沙朗,地狱的艄公,在孽海上摇渡,鬼魂们每人给他一枚小钱,他就把他们渡到彼岸。

③ 安地善,又译安提西尼,希腊哲学家。

④ 斯卡纳赖尔,莫里哀喜剧《唐璜》中的人物,是一个聪明的仆人。

⑤ 唐路易,莫里哀喜剧《唐璜》中的人物,唐璜的父亲。

⑥ 安维尔,拉马丁《沉思集》(Meditation)中的人物。

尔时一巨人，擐甲凭栏屹立海之濬。
引剑割黑波，专心看划痕。
默然不见亦无闻。

16. 骄傲之报

闻道神学最盛期，信士尽心求全知。
其中有一老博士，学识深邃冠当时。
讲道点化木石心，使之变成菩萨慈。
某日欣然适天国，偶经一处路途奇。
博士毕生未曾到，唯有野鬼此游嬉。
越过此处尤高峻，中心惴惴畏陆危。
撒旦忽令生骄傲，频呼耶稣发狂词：
“平日颂汝多溢美，曾无一言及瑕疵。
向使吾肯攻汝短，将令荣辱两相亏。
汝将永为世嘲笑，幼稚何异一胎儿！”

言罢智慧即远逸，顿时层纱掩赤日。
昔者庙宇何辉煌，左右廊庑皆秩秩。
楹柱跃跃如欲生，累累宝藏数难悉。
只缘此心偶逞强，遂令富丽一朝毕。
心中黑暗如地窖，诚以金钥已遗失。
沉沉长夜寂无声，但有秋风动萧瑟。
从兹蠢似路旁豕，齷齪丑陋如废物。
双眼瞠然无所睹，不辨春花与秋实。
博学多能成何用？徒供小儿笑吃吃！

17. 美 神

冰肌玉质世无俦，神女酥胸摄众眸。

无语诗人唯解爱，含情脉脉自千秋。

高楼碧落孰相知？雁翅冰心契合宜。
不为笑啼轻启口，恐离绳墨损容姿。

铜像巍峨意态骄，美神风度亦逍遥。
诗人终日忙何事？仔细推敲巧样描。

炯炯双眸映水晶，凭兹幻镜鉴幽明。
镜中万物皆增艳，不负诗人爱美情。

18. 理 想

浊世之物瑜不掩瑕，纷纷野草与闲花。
舞妓摇响板，优伶踏古靴。
以吾观之卑卑不足夸。

贫血诗人嘉华尼^①，喜咏病体美。
吾今宁耽此？
吾不能从此浅色玫瑰丛中，寻得一花与我大红理想相比。

吾心深如渊，只有二人与我有善缘。
麦克白夫人^②罪恶之强魂。
热风吹梦自南天，唯汝能邀爱斯希尔^③怜。
夜神，弥盖朗琪罗之爱女，唯汝能媚诸提坦^④。

① 嘉华尼(1804—1866)，法国画家，诗人。

② 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人物。

③ 爱斯希尔(前525—前456)，希腊悲剧家。

④ 提坦，天地神的几个儿女。

腰肢袅娜作奇态,情趣胜如凌波仙。

19. 巨人

由今上溯万千年,造物兴致尚盎然。
每日巨人造无数,身长直欲手擎天。
闲思窃愿生斯世,游息常依少妇前。
亦如当时好色猫,美人裙下常流连。

我愿静观造化工,心灵肢体长芊绵。
我愿试猜眼中雾,深处可有明灯悬?
官骸匀称名山水,我来其上赋游仙。
巨膝高处如斜坡,暇时我亦喜攀缘。

偶值盛夏赤日烈,美人倦卧百亩田。
我来乳峰之麓陶然眠,宛如小村静傍崇山边。

20. 面具

——文艺复兴风格的寓意塑像

赠雕塑像家克利斯托弗

名家衣钵君传受,神品塑成凭老手。
雪肤荡漾筋络浮,隐隐如见血脉走。
风度大方远鄙倍,体魄壮旺得天厚。
雅健二字乃秘诀,谓予不信视此偶。
当入王宫据象床,清闲豪贵常相守。

迷人浅笑意扬扬,别有深情凝睇长。
销魂粉面飘轻靱,沾沾自负非寻常。
极乐之乡此为主,爱情之国此为王。

吾侪不妨试瞻仰,评头品足细衡量。
妙处一一从头数,愿为神品颂荣光。

嗟乎艺术真无赖!详审之余出意外。
玉体晶莹貌憔悴,可怖犹如双头怪!

眉飞色舞笑春风,此乃面具非真容。
憔悴清癯真面目,但凭假面作幌幪。
嗟汝泪河成胜景,灏灏直达我心胸。
苦神使汝泪波涌,我将以之养性聪。

堪夸体态天仙好,裙下人人应拜倒。
珠泪何因常簌簌?健躯何故渐枯槁?
曾生斯世阅沧桑,遂使美人泪灑灑。
去日苦多未为酷,荡魄惊心来日长。
明朝重上人生道,前途坎坷多羊肠!

21. 美神颂歌

美神何自来?奥妙难指名。
岂升自地狱?抑降自天庭?
媚眼如醺醪,善恶不分明。
既能活血脉,亦复乱性灵。

汝目何所蕴?斜阳与朝曦。
当汝散清芬,暴雨袭重门。
汝口如酒瓶,汝吻迷人魂。
小儿有立志,英雄勇不存。

汝升自幽渊,抑降自星斗?

“命运”被汝迷，从汝如家狗。
灾乐随意播，祸福出一手。
权威唯汝尊，杀人不任咎。

嗟汝于死人，践踏不关怀。
髑髅入眼美，“恐怖”当金钗。
凶神腹上舞，珠宝为朋侪。

明烛照蜉蝣，蜉蝣趋明烛。
葬身火窟时，满口犹祝福。
倾心美人者，至此心悦服。
弥留梦温磨，荒坟比华屋。

奇哉汝美神，怪物大无伦！
可怖汝称最，亦复率天真。
我心慕“无极”，无由一问津。
愿凭大法力，为我披荆榛。
媚眼加微笑，吸引远嚣尘。
天堂与地狱，何必苦追询？

汝或为天仙，实奉上帝旨。
汝或为女妖，曾受撒旦使。
仙妖何足辨？但求绝代美。
睫毛天鹅绒，双睛鉴清泚。
举步中音律，吹气播兰茝。
宇宙减其丑，光阴逝流水。
猗欤吾美后，吾生赖有尔！

22. 异域之香

初秋夜热闭双眼，嗅汝胸怀气息暖。
忽见南天极乐土，芳村傍海骄阳焯。
异卉奇花鲜果甜，不烦耕耘无潦旱。
男子健壮不痴肥，村姑美目人间罕。

气息导我去益遥，山水钟灵胜景饶。
檣帆掩映承朝日，洲渚虺颓带暮潮。
遍地青葱罗望子^①，奇香扑鼻冲云霄。
情意飘飘心已醉，何堪更听船家谣！

23. 发

吾发髻如羊，上有坐忘香。
旧事劳追忆，模糊入睡乡。
今夜搔鬢鬢，助我静思量。

炙热有非洲，相思有东方。
念此忽已远，心影浑渺茫。
鬢鬢香林深，一切此中藏。
他人爱琴瑟，我爱汝芬芳。
常愿走天涯，不惮道路长。

异域有君子，得暖怀热肠。
树木感和煦，参天矗千章。
愿汝兴狂波，挟我赴彼疆。

① 罗望子，一种热带植物，果实为荚，果肉供药用，为清凉剂。

嗟汝青丝海,簇簇多帆樯。
海港暮潮来,冲击声泱泱。
香气与光彩,亦复恣汪洋。
我心患奇渴,此波当琼浆。
舳舻荡金碧,巨臂揽穹苍。
穹苍永温暾,不感人情凉。

嗟汝棕色发,还我青天阔。
种种异域香,薰染到颠末。
我心为之醉,我魂为之夺。

我心爱清酤,汝为醺醪壶。
我心喜美梦,汝为逍遥庐。
何以酬汝劳? 宝石与明珠。
时时勤播植,使我愿不虚。

24.

美人含愁静无言,嗟我爱汝如爱夜之天!
赖汝点缀我长夜,避我弥远爱弥坚。
我今伸臂立汝前,纵汝去我万里云烟亦徒然。

我欲冲锋陷阵,我欲斩将搴旗。
犹如虫蛆随腐尸。
任汝忍情仇意,我心甘如饴。
貌若冰霜添媚态:汝愈冷,我愈痴!

25.

缺德妇,汝将置全宇宙于汝床第间。

无聊使汝心残忍，每日咬牙切齿方开颜。
双眼通明如夜市，又如佳节花灯耀火山。
汝何尝识得顾盼之真美？徒僭威权逞野蛮。

汝乃机器瞽且聋，残酷之事出无穷。
汝岂不觉风情减？汝胡不曾有惭容？
造物密计诚伟大，用汝磨折天才施陶镕。
嗟汝作孽之王后，自以为对于罪恶甚精通。
罪恶积如山，汝犹无动于中。
呜呼！
汝诚秽浊中之伟人，伟人中之元凶！

26.

奇哉汝女神，棕发夜苍茫。
发上何所有？烟草杂麝香。
汝乃浮士德^①，魔迷在牧场。
汝乃怪女巫，乌木为脊梁。
汝乃午夜儿，漆黑无微光。

我不爱鸦片，亦不爱夜凉。
独爱汝之吻，吾心此徜徉。
“欲望”结队发，大漠历蛮荒。

汝目承雨井，“闲愁”得壶浆。
深黝耀双睛，此乃汝心窗。
目光炙手热，苦苦烧我肠。

① 浮士德，德国传奇中的人物，出卖灵魂给魔鬼。歌德著有剧本《浮士德》。

梅遮尔^①,忒荒唐!
嗟乎我非斯提史^②,不能地狱搂汝九次如疯狂。
我亦不能变汝母,挫汝勇气,使汝偃蹇病在床。

27.

裙耀珠光袖漾波,闲行犹似舞婆娑。
神仙棒拨长蛇动,韵协霓裳步调和。

极目荒沙大漠天,海波起伏万山连。
波沙不识人间苦,彼美芳心亦漠然!

可爱双睛剪水清,美人奇性竟无情!
目中神秘如金玉,无用星光万世明。

28. 舞 蛇

吾爱懒惰蛇,浑身何其艳!
汝皮如明星,闪烁光可鉴。

汝发深隐藏,中有刺鼻香。
海气吐芬馥,波光乱青黄。

馐彼晨风发,惊醒万里船。
顾我非非魂,整装赴远天。

风度何飘逸!孰能美似汝?
步调甚和谐,宛如棒头舞。

① 梅遮尔,地神之女,她的使命是惩罚有罪孽的人。

② 斯提史,地狱的一条河,环绕地狱七周。

汝如三月婴，惰性压汝头。
汝如初生象，蠕蠕体态柔。

汝如巧制舟，时俯时引长。
逍遥赴彼岸，海水浸帆樯。

汝山倒汹涌，入海添波涛。
蛇涎亦若是，齿际溢滔滔。

饮此流浪酒，虽苦亦自豪。
我将如歆溶解之青天，群星浸润吾心如春膏！

29. 死 兽

清晨步晨曦，一事最惨目。
死兽横歧路，碎石为茵褥。

皮肤热如焚，满身流汁毒。
坦腹卧泰然，朝天翘双足。
有如淫贱妇，放浪不检束。

骄阳炙腐败，似欲使之熟。
将身还造物，偿彼百倍肉。

上帝视此尸，东篱开秋菊。
恶臭薰蒸烈，刺鼻欲昏仆。

薨薨苍蝇群，来集泥泞腹。
蛆发臭皮囊，流动如污渌。

尸体庞然肿,众虫纷起伏。
恍疑血肉躯,蕃衍成巨族。

如水亦如风,合奏成怪曲。
又如簸箕声,反复簸嘉谷。

轮廓皆漫灭,浮生一梦促。
画稿久未成,委在遗忘幅。
画师不关怀,留待忆中续。
饿犬舍肉去,含怒匿岩谷。
眈眈伺机会,冀遂饕餮欲。

——嗟乎吾魂灵,吾心之日星。
汝将有一日,亦如此兽形。

临终圣事讫,负草入寒茕。
泥水毁汝容,秽臭溷汝清。
脂膏蒸发尽,枯骨带霉青。

虫蛆来吻汝,汝亦毋庸惊。
吾体虽分解,吾心保精英。

30. 深谷怨

寄语天庭乞帝恩,千寻幽谷陷灵魂。
周遭黯黩凄凉甚,惟有森森丑象存。

年年半载日无温,余月尤悲夜色昏。
林壑不存禽兽绝,争如两极有城村!

冰冷曦微浑沌天，愁肠寸断日如年。
伤心尤羨诸虫豸，懵懵无知自在眠！

31. 吸血鬼

吾心方懔懔，汝如利刃入。
汝力胜群魔，侵我一何急！

吾心为汝床，吾身汝采邑。
我汝相连结，如囚被拘繫。

博者趋樗蒲，酒徒就醕汁。
又如蝇与蛆，死兽身上集。

吾尝请利剑，助我寻自由。
又尝请鸩毒，救我脱重牢。

嗟乎剑与鸩，不允为我谋。
我若得解脱，将往吻吾仇，僵尸借此复活寿千秋！

32.

一夜风流母夜叉，恍疑白骨卧荒沙。
身依枕上摇钱树，魂傍天涯解语花。
绒眼神清传媚力，云鬟香远透轻纱。
只今追忆心犹荡，无那关山苦自嗟。

好梦难圆剩泪痕，频年结想枉销魂。
天生丽质花相妒，人抱冰心德自尊。
既有姿容昭日月，争教眉目吝温存？

瓣香若许妆台献，直吻青丝到脚跟！

33. 黄泉悔

美人既长眠，墓碑树黑石。
何以为床寝？深坑雨水积。

腰软舞春风，胆小不禁吓。
今为石下囚，寂寞谁怜惜？

芳心已静止，不复为形役。
双足亦僵冷，胜地余陈迹。
黄泉无倦眼，萧然度永夕。

茕墓诗人友，相知最清晰。
隐隐语美人，措词简而直：
“汝于死者苦，不肯早认识；
而今苦自尝，忌讳复何益？”
——虫蛆啮肌肤，徒劳悔夙昔！

34. 猫

来！吾美丽之小猫，偎倚吾多情之心胸。
汝有美目，内蕴玛瑙与青铜。
毋肆汝利爪，任我沉湎于汝目光之中。

我随意以指抚汝头与汝弹性之背。
尤喜摩挲汝电气之躯，令我心醉。

当是时，我如见我妻在我旁。

妻亦似汝,目光深而冷,且能斩棘如刀枪。
其棕色之身,自顶至踵皆有灵气与危险之香。

35. 决 斗

二士虩然竞短长,龙泉点血斗光芒。
纵铮声里求宣泄,此是青年气正刚。

剑折仇存岁月过,只今牙爪代干戈。
秋阳晒透园梨熟,年事弥增恨更多。

千寻深谷走山猫,堕谷仇人怨未消。
搏扼不教生并世,腐尸积处棘荆饶。

人间地狱此深沟,亲友纷纷结伴投。
自是豪情何足悔,留将怒焰炳千秋!

36. 阳 台

相思寸寸总关卿,南面非荣德业轻。
缱绻良宵闺阁乐,摩挲旧梦有余情。

雪夜红炉艳似梅,照将绯色掩阳台。
酥胸神女心肠佛,不朽言从肺腑来。

夜热浑疑见午阳,乾坤深奥此心强。
并肩温语神情往,久倚如闻血脉香。

情意浓时夜更浓,澄神暗处赏芳容。
兰吹醉我如醇酒,倦抱纤腰听晓钟。

良晨美景我能招,心境常留酩酊宵。
妙处不烦天外觅,无非蜜意与纤腰。

斜阳入海浴黄昏,翌日千家仰晓暾。
热吻香衾消逝后,深渊那得有还魂?

37. 魔 迷

天上日既蚀。
汝乃吾生命之月,亦当遍体衣深黑。
睡眠吸烟如汝意,但求阴郁与沉默。
汝其置全身于无聊之渊,深莫测。

汝能如斯堪慰我。
虽然,若今朝汝欲如既蚀之日,
脱离黑暗,逍遥于狂妄之宫,亦未尝不可。
汝乃可爱之匕首,岂能永埋宝匣遭封锁?

汝眼可如千烛悬,汝心可放野人欲焰熊熊然。
病容与狂容,以我观之总似仙。

任凭汝为黑暗之夜,或为鲜红之晓天,
在我颤巍巍之身体中,无一细胞不送爱慕之词到唇边:
“啊!我亲爱之别西卜^①,我将爱汝亿万年!”

38. 一个幽灵

(1) 黑暗

命神闭我入重阴,地窖穹窿莫测深。

^① 别西卜,《新约》中的鬼王。

苦脸夜神延我坐，骄阳不入闷沉沉。

糊涂罚我一仙翁，惨淡丹青黑暗中。
堪叹悲哀成食欲，解馋烹煮我心胸。

忽然出现一幽灵，遍体金光熠熠明。
玉体颀长躯干阔，灿然伟大复多情。

静婉神凝若梦思，东方神态引惊奇。
暗中还有真光照，熟视芳容竟是伊！

(2) 香

问君曾否偶闻香？心醉炉馨在教堂。
堂庑乳檀芬馥甚，麝囊千载尚留芳。

过去风流再现今，神奇醉我旧情深。
情郎偎倚横陈体，畴昔琪花取次寻。

香炉喷出野花香，浓郁氤氲满洞房。
柔软青丝载情重，我来其上任徜徉。

鹅绒轻縠透芳馨，玉体浓香檀麝成。
哪得芳馨浓若此？青年纯洁有深情！

(3) 画框

美人入画复加框，妙笔生花挂画廊。
广阔自然胥隔绝，居然美妙亦端庄。

辉然珠宝杂金银，瓔珞庄严称美身。

完善清光无障碍,诸珍环绕为伊陈。

众庶夸她她自夸,一切有情都爱她。
玉体裸裎轻縠裹,微寒抖擞一娇花。

美人矫健似猿轻,缓急随心步伐精。
手足低昂头俯仰,天真动作似童婴。

(4) 画像

吾生似火本熊熊,灭火存灰刹那中。
试问是谁施毒手?病魔残忍死神凶!

方寸深潜汝口中,温柔魅力有双瞳。
从来热吻为灵药,暖我心房火样红。

零落今兹何所存?嗟乎寂寞我灵魂!
模糊画像两三笔,丑恶干枯不足论。

时神伤艺亦伤生,巨翼创伤我性灵。
快乐光荣渠所赐,焉能抹杀我宁馨!

39.

烦汝传我诗,迢迢百代后。
人脑如巨船,狂风驱之走。
终将有一夜,我诗入人脑。

世人厌我诗,视之如湿鼓。
我诗格调高,世人不我顾。

只缘友好情,悬挂在廊庑。

最下至深谷,最高至九天,
我诗被咒骂,无人为一言。
惟我抱不平,捍卫我诗篇。

汝是暂时影,步轻视脉脉。
汝是雕塑像,塑汝以黑石。
汝是大天使,青铜铸汝额。
痴人不懂诗,谤汝何足责?

40. 常如是

深愁似海啮岩隈,见问愁情何处来。
一自灵魂收获后,须知生活即悲哀。

吾辈凄凉总一般,愁情显露似君欢。
莺喉檀口休相诘,此苦寻常识岂难?

终日欢娱乐似婴,何曾参透死生情?
漫云生活缠人急,惟死缠人法最精。

不计愁情似海深,且凭虚幻醉吾心。
欲从美目寻佳梦,恕我怡然卧睫阴。

41. 太 一

魔鬼今朝来相见,会谈在我上议院。
存心常欲寻吾短,故将巧语来相难:

“宇宙之美不胜收，媚人孰为尤？
天地之体红与黑，悦人孰为极？”

嗟乎吾灵魂，汝其还答以此言：
“一切皆芬馥，吾无所偏欲；
一切皆怡情，吾无所偏倾。
慰人如长夜，炫人如黎明。

美人甚谐和，处处臻美妙。
难将人间智，分析高低调。

诸觉交融太一成，化为神秘非常形。
不但呼吸出音乐，亦且声音吐芳馨。”

42.

寂寞灵魂萎谢心，忽因美盼得甘霖。
诗肠底事劳搜索？仙貌神恩取次吟。

特将傲笔颂芳徽，艳骨仙香世所稀。
妙处固知难尽识，只从眼里挹清辉。

热闹通衢冷静宵，无非倩影舞苗条。
玛瑞^①貌子家家有，访美何须上九霄？

43. 活 炬

神眼通明导我行，光如钻石撼吾睛。

① 玛瑞，意大利人指称圣母玛利亚的小塑像。

高才天使施奇术,玄秘双瞳磁化成。

避险趋夷赖掖扶,殷勤引我美之途。
永世一心遵活炬,汝为真宰我为奴。

堪称玄秘亦庄严,伟大神睛百美兼。
恰似烛光煊白昼,骄阳不掩太虚炎。

谢他仙烛荣吾死,赖汝神睛唤我醒。
大悟灵魂随妙曲,日光难灭永明星!

44. 逆反应

嗟汝天使实优游,可曾见到人间愁?
惭悔与无聊,纷纷上心头。
长夜梦魂惊,如纸被搓揉。
嗟汝天使实优游,可曾见到人间愁?

嗟汝天使仁且善,可曾见到人间恨?
双拳黑里捏,苦泪眼中溅。
魔鬼奖报仇,频向人心煽。
嗟汝天使仁且善,可曾见到人间恨?

嗟汝天使实旺盛,可曾见到人间病?
沮洳养济院,仰屋延残命。
沿壁曳弱足,当窗觅余映。
嗟汝天使实旺盛,可曾见到人间病?

嗟汝天使美且秀,可曾见过容颜皱?
作态像圣贤,存心学禽兽。

高义口舌宣,凉德眉目漏。
嗟汝天使美且秀,可曾见过容颜皱?

嗟汝天使何其臧!满怀愉悦满身光。
大卫^①临终日,羨汝健体香。
我非畏死者,乞汝祈祷方。
嗟汝天使何其臧!满怀愉悦满身光。

45. 心腹语

青娥温且粲,玉臂挽吾臂。
心中景历历,至今犹省记。

夜深月正圆,有如新勋章。
月色淹巴黎,大江流汪洋。

时见猫过街,门下侧耳静。
亦或缓相随,可爱如阴影。

卿如富贵琴,但有欢愉声。
又如军乐队,喧阗耀黎明。
月光伴雅奏,自由表衷情。
忽然变一调,凄婉作奇鸣。

恰似孱弱儿,艰难蹙蹙行。
丑秽乏光彩,不肖辱门庭。
早当置秘窟,免玷宗族名。

① 大卫,古以色列王。

此调亦有歌，歌中语如是：
“世事变沧桑，一切非可恃。
饰词虽堂皇，人人只为己！
女子已难为，那堪更貌美！
狂舞冷佳人，含情启皓齿。
此乃机械笑，受宠何足喜？
心上筑楼台，愚人而已矣。
情爱与红颜，终将成敝屣。
‘遗忘’掷背兜，持还‘无终始’。”

吾常忆当时，皓月伴清幽。
相倚意态慵，无言有泪眸。
心中神功架，静听诉咻咻。
此是心腹语，荡魄令人愁。

46. 心灵之曙光

滔滔浊世蚀心灵，旭日东方昧爽明。
巧借复仇神秘力，半眠天使遽然醒。

遥隔情天远蔚蓝，心灵扑地最难堪。
欠伸梦寐无聊甚，邪魔吸引人深潭。

神女通明纯洁心，人间邪恶岂能淫？
历历旧情萦梦寐，晴明方寸辟浓荫。

晨曦明处烛光微，爱汝幽灵似曙晖。
终古太阳沉复起，贞魂永久耀清徽。

47. 夜之谐和

银瓶玫瑰吐芳馨，赤瓣摇摇倚弱茎。
良夜浓香传妙响，霓裳舞罢不胜情。

霓裳舞罢不胜情，肠断提琴泣诉声。
天色含愁仍自美，此心何必怨幽冥？

此心何必怨幽冥？陈迹如新照眼明。
赤日只今凝碧血，犹从心境见卿卿。

48. 香 瓶

世有极浓香，无物不能渗。
沆瀣透坚密，玻璃难拘禁。

小篋来东方，启时锁键鸣。
闲时偶搜检，中有旧香瓶。

或在荒废屋，偶见一古柜。
尘埃掩其上，奇辣刺人鼻。
亦藏旧香瓶，能忆千年事。
魂魄复归来，依香散灵气。
心思有千种，如蛹眠三冬。
镀金绣玫瑰，着色象苍穹。
常常微颤抖，如怯夜露淞。
忽奋扶摇翼，高飞入太空。

旧事上心头，直入五里雾。

双眸虽紧闭,无以宁思绪。
灵魂铄羽鸟,瞑眩驱之去。
推陷千年谷,拉撒^①旧坟墓。
枯骨积既多,毒气纷四布。
下有灵异尸,恋墓如亲故。

他年人与我,百代永相忘。
亦如旧香瓶,委弃不祥箱。
身秽尘埃满,口缺裂痕长。
吾将为药瓶,专盛毒质浆。
助其毒更烈,使其力更强。
天神躬炮制,啮蚀我肝肠。
嗟乎!吾心因此以死,亦赖此以还阳!

49. 毒

酒有惊人术,灵异颇足夸。
醉中起小筑,陈设极豪华。
红沫吐赤金,渲染帝王家。
恰似斜阳好,从容倚晚霞。

鸦片非常物,妙用亦云大。
能令无垠者,更拓其疆界。
闲者益优游,乐者更愉快。
心享黑籍欢,溢出能力外。

凡此何足赞?未若汝双眸。

① 拉撒,《福音书》中的麻风病人。

汝眸有毒汁，在我心中流。
吾心颤迷惘，不复辨明幽。
魂梦纷然集，饮此润干喉。

凡此何足矜？未若汝津液。
汝津擅神奇，含毒能侵蚀。
盍我每悔心，一切不复忆。
颓然恹恹魂，日趋死之域！

50. 混沌天

忽然冷酷忽多情，浓雾迷蒙神秘睛。
恰似天公慵倦态，欲晴欲雨不分明。

�矻微光淡淡阴，入魔深者泪盈襟。
只因染得无名苦，烦躁还嘲止水心。

暖昧颜如混沌天，疏林带雨弱光燃。
玉容美似三冬色，无力斜阳映暮烟。

霜稠犹自慕严冬，冰冷仍将爱玉容。
欲借穷阴寻乐趣，寒于白雪与青锋。

51. 猫

(1)

美猫游吾脑，如在室中行。
形貌强而和，温温动人情。
当其呦呦时，静若不闻声。

问渠何能尔,音柔响自轻。
低吟固可悦,咆哮亦动听。
媚人有妙诀,此猫得其精。

猫声如石磔,亦复如滤布。
除我心粗浊,直到最深处。
充我如佳诗,娱我如甘露。
愈我最剧病,生我最妙趣。
不用着一词,洋洋抵千句。

吾心如良琴,猫声如良弓。
良弓弹良琴,其妙乃无穷。
猗欤神奇猫,滴降自天宫。
一切如天使,灵变而和雍。

(2)

其裘黄而紫,其香浓而美。
随手一抚摩,浓香遍吾体。

此乃本地主,有土亦有民。
裁判而领导,俨然群物君。
岂其是地仙?或当是天神!

含情视吾猫,怜惜如性命。
徐徐转吾睛,自顾相参证。
猫眸无鲜色,但有火光迸。
其灵如宝石,其明如神镜。
奇哉猫视我,脉脉双睛定!

52. 美 舟

少女仙姿美且清，贱子歌颂君请听。
美人何时美最多？未达中年离童婴。

长裙窈窕随微风，宛如海帆事长征。
从容起伏协音律，偶添情态更轻盈。

粉颈圆阔双肩肥，眉目顾盼多奇情。
态度安详步伐骄，所过人人仰尊荣。

鸡头欲穿电光毂，有如宝棹耀晶莹。
棹面隆起紧如鼓，又如银盾缀繁星。
银盾之端玫瑰红，美人挑战凭短兵！

宝棹之中富神秘，满贮美物尽芳馨。
佳酿奇香不胜数，一一皆能迷性灵。

玉腿举时裙带飞，多情吉士私心倾。
有如妖巫施蛊惑，搅动黑汁在深瓶。

双臂力大敌巨蟒，能驯虎将戏群英。
他日搂得情郎紧，好将所爱印胸膺。

53. 劝游曲

劝汝整行装，共作汗漫游。
天涯有仙乡，性质与我侔。
苍天色抑郁，赤日怀深愁。
汝目正如此，幽光透泪眸。

吾心爱神秘,平素颂阴幽。
愿携掺掺手,相恋天尽头。
居彼即终老,何须念故丘?

仙乡无地不整洁,仙乡无物不可悦。
仙乡之丽如天宫,仙乡之静如明月。

明窗并净几,年远增辉光。
有物无非古,井然饰我房。
奇花希世珍,珠杂琥珀香。
床上鸳鸯枕,屋脊玳瑁梁。
凡此东方物,一一异寻常。
将与我私语,宛转东方腔。

仙乡无地不整洁,仙乡无物不可悦。
仙乡之丽如天宫,仙乡之静如明月。

请观此大船,现舶运河边。
来自天一角,不取载客钱。
专载流浪者,万里赋游仙。
斜阳耀今衾,覆盖城与田。
大地阳光暖,居民自在眠。
欲得仙乡乐,但须一念虔。

仙乡无地不整洁,仙乡无物不可悦。
仙乡之丽如天宫,仙乡之静如明月。

54. 不可治

(1)

悔吝依人活,摇动复转扭。

如蛆在死尸,如虫在榆柳。
已结不解仇,尚能驱遣否?

忍耐既如蚁,贪狠复如娼,
此是老仇人,伺隙食人肠。
醉之以何酒?治之以何汤?

战马奋铁蹄,践踏垂死人。
伤者递相压,不得稍翻身。
吾心亦若是,愁情蹂躏频。

豺狼已来嗅,鸦鹊已来窥。
伤兵残喘促,自分作野尸。
既无十字架,亦无墓与碑。

漫天惟黑云,浓厚如沥青。
既无晨与夕,亦无日与星。
谁能施奇术,使之复光明?

“希望”如明烛,照耀逆旅客。
魔鬼来吹之,全室变阴黑。
无月亦无光,凄然度永夕。

一言问巫姊:汝可爱地狱?
罪孽亦已深,百劫不可赎。
悔吝如毒矢,吾心为之鹄。

悔吝啮人心,深入不可治^①。
白蚁蚀宫室,先蚀其地基。
可怜金碧辉,颓圯草离离!

(2)

乐队有光明,炳耀大舞台。
偶然见一仙,施术显奇才。
妙手造晨曦,照到地狱来。
面目金光装,衣服绫罗裁。
撒旦虽魁梧,揪倒在尘埃。

嗟乎吾之心,从未生妙思^②。
虽亦一舞台,情形与彼异。
观众翘企劳,不见神仙翅!

55. 闲 谈

仙貌怜卿红艳秋,海波灌我一腔愁。
吾唇留得千年苦,未逐降潮下白洲。

妇人牙爪逞奇凶,方寸常遭劫掠空。
久矣此心膏兽吻,徒劳纤手索残胸。

吾心徒筑玉楼高,楼上难堪万众骚。
酗酒杀人相摔搏,无时不见闹噉嘈。

美人胸际吐清香,汝是连枷我稻粱。

① “治”读 chí,平声。

② “思”读 sì,去声。

冒火明眸何所毁？豺狼啮剩旧衣裳！

56. 秋 兴

(1)

炎夏骄阳何处寻？距今几日到穷阴。
枯枝坠处庭除响，侧耳愁听荡魄音。

冬来将见苦难胜^①，满腹悲哀杂怨憎。
赤日滴降寒地狱，吾心亦冷似红冰。

堕梗声声入耳哀，伤情如听断头台。
吾心已遇雄羊棒^②，撞击无休壁垒摧。

只因单调更辛酸，刺耳如钉急葬棺。
夏日辞尘秋执缚，同歌薤露赴冬寒。

(2)

美发柔长泛绿光，佳人静对亦神伤。
闺房尽有千般爱，不及熊熊海上阳。

仍乞恩情厚似妈，休将薄幸怨冤家。
温磨日蹙知何似？秋色阑珊夕照斜。

将头偃膝惜芳菲，寂寞寒莹待我归。
白热骄阳今已逝，徒从秋日恋残晖。

① “胜”读 shēng，平声。

② 雄羊棒，古代攻城用具。

57. 献给一个小圣母像

(仿西班牙风格的许愿词)

嗟乎我玛瑞^①,汝是我娘娘!
我将在我悲哀之灵魂深处,为汝建筑一祠堂。
又在我心坎最黑暗之角落,用宝贵之黄金与青色之珉琅,
远离轻蔑之眼神与尘世之欲望,为汝造一小圣房。
嗟我敬仰之尊神,从兹可以立堂皇!

我诗光滑如纯金,我诗清明如水晶。
纯金为冠水晶饰,王冠献汝显尊荣。

嫉妒之中裁汝衣,疑虑之中制汝襦。
何以蕴藏汝魅力?野人衣裙重且粗。
何以妆饰汝衣裙?不是明珠是泪珠。

我之欲望汝长袍,巍巍摇荡似波涛。
时而小憩在山脚,时而翻腾万仞高。
爱汝玉躯绯且白,热吻为袍将汝包!

神圣之脚染尘埃,我之景仰汝缎鞋。
鞋似铜模适汝脚,似我紧抱汝胸怀。

银月为梯上天庭,艺术虽勤造不成。
蝮蛇啮我肝肠断,暂借此蛇送汝升。

^① 玛瑞,见 3060 页注。

此蛇浑身都是恨,胜利王后踏蛇精。
堪笑毒蛇休放肆,而今镇压有神灵。

我心熏汝如乳麝,我心仰汝如昆嵩。
雷雨侵心化云雾,直上灵台白雪峰。

黑心犯罪以为乐,存心要犯七大罪^①。
为汝制造七钢刀,七刀锐利应无比。
匕首刺汝病恻心,汝心流血如流水。
对汝悲剧要完成,不辞罪孽犯累累。
爱汝恨汝存一心,虐汝长期我岂悔!

58. 下午之歌

汝似有奇情,愀然双眉蹙。
不若女中仙,销魂凭美目。

吾心甚爱汝,热情不可遏。
有如虔念僧,一心皈菩萨。

林漠吐浓香,润汝干涩鬓。
汝头秘密多,神秘此中蕴。

玉肌泛芬郁,恰似炉香飘。
神女黑且温,媚人如良宵。

情态最动人,胜于迷魂汤。
纤手一抚循,死者可还阳!

① 基督教以骄傲、贪婪、色欲、愤怒、饕餮、嫉妒、怠惰为七大罪。

汝臀亦多情,爱汝胸背艳。
只因姿势佳,倾倒白绫垫。

有时情欲狂,狂中念神秘。
庄重不轻佻,热吻偏浪费。

汝笑如带嘲,使我心肠裂。
忽然变温柔,悦人如明月。

我有大欢乐,寄于汝美脚。
我有命与才,寄于汝缎鞋。
汝是色与光,疗我灵魂伤。
汝身热且炽,照我冰洲黑。

59. 西西娜

君不见狄燕^①出猎众女从,英姿飒爽搜林丛。
云鬓飘飘胸旖旎,骑士甘心拜下风。

又不见缙鸾^②儿戏视搏战,火冒双眸血溅面。
大声激励无鞋民,提剑直上君王殿。

今有西西娜^③,威风不相差。
其勇固可称,其仁尤可嘉。

战鼓喧阗枪炮发,芳心勃勃恣冲杀。
惟有温语善哀求,青锋之下得苟活。

① 狄燕,通译狄爱娜,天神之女。天神允许她不嫁,赐给她弓箭与扈从,行猎于山林中。

② 缙鸾(1762—1817),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女英雄,她参加了摧毁巴斯底狱的战斗。

③ 西西娜,诗人幻想中的女英雄。

嗟乎佳人酷而慈，心中亦有蓄泪池。
每逢值得矜怜者，辄如慈母慰孱儿！

60. 颂我佛兰莎^①

我歌为汝谱新声，弦索悠扬款款情。
自是吾心寂寞甚，轻歌曼舞总凭卿。

佳人盛饰有繁花，细腻柔情不涉邪。
罪孽虽深终获释，皇天怜汝女儿家。

惠我梨堤^②感大恩，多情劳汝吻千番。
缠绵吸引如磁铁，汲汝朱唇灌我魂。

重重罪孽似风雷，道路阴霾扫不开。
谢汝女神相拯救，专程救我自天来。

显现明星作救星，船沉人活赖卿卿。
祭坛十丈神相佑，高挂吾心献赤诚。

女神贞德满深渊，永远青春赖此泉。
汝口有声皆美意，我唇无语味卿言。

一生秽浊赖卿清，道路崎岖赖汝平。
嗟我孱躯赖卿健，争教对汝不深情！

① 此诗原文为拉丁文。此处佛兰莎似指罗马圣女佛兰莎(1384—1440)，她既是个贤妻良母，又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罗马受苦受难的穷苦人，因此，死后被尊为圣女。

② 梨堤，通译忘川，地狱中的一条大河。依照旧传说，鬼魂饮此河水，就会忘记尘世的苦乐。

我饿汝为吾饭店,夜临汝是我灯光。
迷途汝是吾先导,随汝逍遥入乐乡。

即今汝力加吾力,力量相加力更强。
浴罢兰汤偎倚久,共欣遍体有浓香。

懿软贞洁是卿腰,腰带缠身耀永宵。
天液浸身愁夜短,光阴易逝福难消。

玉杯熠熠伴清歌,海错山珍美味多。
神醴千钟常不醉,终身膜拜佛兰莎!

61. 赠土生白种女子

艳阳煦煦抚香国,棕榈为亭繁花饰。
摩挲倦眼见佳人,生长蛮乡人不识。

热风吹得雪肤黄,容仪幽雅亦端庄。
长身轻盈如猎士,笑靥娴静眼安详。

天姿应置王侯府,何不一游光荣土?
塞纳罗儿^①河畔青,亦有繁荫幽静所。

碧眼诗人仰玉容,胜如黑族尽归从。
新诗千首为君作,方见佳人启发功!

62. 苦闷与流浪

阿嘉^②容我问一语:汝心可曾思高举?
远此重阴污秽城,适彼光明干净土。

① 塞纳,法国河名,流经巴黎。罗儿,通译卢瓦尔河,法国河名,横亘法国中部。

② 阿嘉,处女殉道者。

天色苍苍碧海深,一切贞洁如处女。

大海激滟歌喉暗,海风飏飏如巨琴。
为慰吾侪终日苦,天魔教与催眠吟。

速乘舟车驶飞箭,远离浊世无留恋。
罪疚满心惨痛多,泪珠化作泥泞溅。

吁嗟香国隔千山,蔚蓝天下乐安闲。
凡所爱者皆可爱,人心沉湎莫愁湾。

乐园惟有童心爱,赠花唱和皆天籁。
山隈奏出琴韵幽,月夜小林樽酒醉。

思乐园兮道路赊,恐非印度非中华。
焉能痛哭使之返吾土,清歌使之仍生异卉与奇花!

63. 夜归魂

我如红眼仙,悄然登汝榻。
偃傍无音响,黑影摇残蜡。

我亦频吻汝,唇吻冷如月。
我亦抚循汝,如蛇绕圻穴。

瞳眈天欲曙,见我眠处阒。
自从我去后,衾冷直到夕。

尘世青春侣,殷勤媚所欢。

我爱别有在,使汝心胆寒!

64. 秋之诗

汝眸如水晶,询问我心情:
“汝乃一奇士,于我何所喜?”

嗟乎吾美人,请勿苦追询。
但求垂青盼,与我永相亲。

吾心于尘世,一切感烦恼。
唯有邃古人,于我为至宝。

惟汝能消愁,纤手邀我睡乡游。

因此,吾心不愿以地狱之秘密相示,
亦不愿以火焰写成之惨史相寄。

我所恨者情怀,我所难堪者思惟!

吾侪相爱不宜过于热烈。
爱神匿于暗隙,悲哀之弓矢已为吾侪而设!
我已知其兵工厂之所造:风狂、恐怖与罪孽!

嗟乎! 汝肤何其白! 汝容何其凉!
汝乃黄菊傲寒霜。
汝亦似我,为三秋之阳光!

65. 月 愁

今夜月更愁,深思意态慵。

宛如倦美人,倚衾带惰容。
神情已远注,信手抚酥胸。

明月在山巅,含愁视积雪。
白气上青天,月心更凄绝。

偶然泪一滴,飘堕到尘寰。
时有一诗人,愁重未成眠。
伸掌承此泪,置之胸臆间。

月泪如明珠,色彩明且鲜。
诗人之心离日远,得此光辉意盎然。

66. 猫

美猫和善复威严,端坐看家怯暮寒。
炽热情郎严谨士,爱猫常喜共盘桓。

好学何妨情欲深,猫耽恬静爱阴森。
美猫肯减三分傲,可作埃来^①送葬驂。

夜蝶翩翩寂寞园,似将长睡梦频繁。
美猫效蝶非为戏,欲保情怀寂寞尊。

双眸藏珍幻术精,细沙金屑迸繁星。
矇眈猫眼无常态,羨汝迷人神秘睛。

① 埃来,地下的黑暗层,在地狱的上面(神话)。

67. 鸱

扁柏垂繁荫，其上匿群鸱。
有如异域神，来此借栖枝。

但见红睛闪，常作深长思。
不鸣亦不动，直到黄昏时。

红日已西沉，方从暗里飞。
此中有至理，非关愚与痴。

吾人生斯世，切忌有施为。
眼前黑影过，恬然勿顾之。
好动无善果，鸱鸢是我师。

68. 烟斗

我乃一烟斗，常在作家手。
试观吾容色，即知烟癖厚。

方其伤心时，吾烟为良友。
有如农夫归，吾为备樽酒。

绿烟动轻网，缭绕出吾口。
将其寂寞魂，拥抱入吾肘。

我又发浓香，功效如天授。
心动为我迷，神疲复何有？

69. 音 乐

琴笙常作海潮听,以太迢迢大雾青。
独荡扁舟上天去,寻吾黯淡命中星。

膨脝两肺似帆张,直挺胸怀权作樯。
银浪堆山高峻甚,掀天倒海势难当。

声声琴韵逗深愁,痛苦心情烦恼舟。
时见风波时见静,从知无日志能酬!

70. 被诅咒诗人之墓

夜色阴且重,诗人潦倒死。
偶逢好教徒,废墟藁葬尔。

贞星闭倦眼,群小欺孤鬼。
既见蜘蛛网,复睹蛇生子。
狼狸叫凄清,饥巫啼不已。

风流老翁狂,阴谋贼党诡。
周年不祥音,入汝天谴耳。

71. 幻想之雕刻像

此鬼之奇世罕见,竟将髑髅为头面。
头上金冠深可嗤,有如傀儡坐金殿。

无鞭无镫骑驽骀,此马之状亦怪哉!
有如多年病癫痫,纷纷白沫鼻中来。

上天下地恣驰骤，铁蹄任情踏宇宙。
手中火剑斫群头，蹄下血尸堆死兽。

寒莹万里广无边，骑士信马巡冈阡。
阳光惨白乏佳色，下有古今千载人长眠。

72. 逍遥死

沃地蜗牛场，我欲掘深圪。
他日老骸骨，此处可埋葬。
长眠世相忘，鲨鱼沉巨浪。

我恨遗嘱词，我恨碑与坟。
哭我无真泪，吊我皆虚文。
宁以污浊躯，生饲鸦鹊群。

嗟乎虫与蛆，无目亦无耳。
汝乃莫愁君，汝乃腐败子。
为我地下友，证我逍遥死。
不必存疚心，请访此废址。
老肉无灵魂，腐尸没狗矢。
尚有苦痛否？或当消逝矣！

73. 仇恨之桶

“仇恨”是达娜依德^①被投入之大桶，桶中死人血泪滚滚。
桶黑而空，千寻无底，“报复”徒然投入，无法充满。

① 达娜依德，神话中埃及国王达奈尤斯的五十个女儿。其中四十九人，在婚礼的晚上都杀死了她们的丈夫。她们被罚每天挑水填满无底的大桶。

魔鬼窃凿此桶成深渊,汗水力气浪费万千年。
彼甚至能令死里复生,使之继续流血成喷泉。

“仇恨”是酒柜旁之酒鬼,为酒流涎为酒渴。
“仇恨”有如九头蛇^①,无人能将九头同时割。

——然而幸福酒仙认识“仇”,“仇”之命运亦可怜。
“仇恨”之桶既无底,永将无处可安眠!

74. 破 钟

红炉烈火炙严冬,爱听和鸣雾里钟。
此际尘心甘杂苦,远年旧事忆重重。

古钟永世擅金喉,布道年年未肯休。
宗教营前勤守望,老兵千岁健于猱。

惟吾心作破钟嘶,愁绪难祛夜雨凄。
恰似伤兵藉尸卧,临终挣扎血湖堤!

75. 愁

雨月^②沉沉促我生,泼将巨浪浸寒莹。
阴森寒冷凄凉甚,鬼籍还从雨月增。

可叹灵猫癡且孱,遍寻藁荐把身安。

① 九头蛇,一说七头蛇。据古代寓言,这是一种怪物。如果人们不把它的九个头同时砍掉,你砍掉一个头它会再长出一个头来。

② 雨月,法国共和历的第五月,等于今公历1月20、21或22日到2月19、20或21日。即中国大寒节到雨水节一段时间。

诗人愁似惊寒鬼，檐下徘徊泪不干。

冒烟柴炭木悲鸣，钟摆哀传滴嗒声。
秽物漫夸香气盛，命中注定病缠萦。

郎官美貌有真心，贵妇黑桃伤感深。
已死情人难再会，两情互诉动哀吟。

76. 愁

吾生未四十，往事忆千年。
臣牍抽屉多，堆积深情笺。
账单裹重发，案牍杂诗篇。
吾脑比此牍，愁绪更纷然。
斯乃金字塔，大窟广无边。
又如公共冢，尸骸累万千。

明月照寒莹，见者双泪泫。
长蛆纷蠢动，啮人如罪愆。
嗟我诸所亲，肉尽骨不全。
我乃老闺阁，玫瑰亦已蔫。
衣裳不合时，拉杂堆床前。
古画无光彩，蒙尘壁上悬。
有如拔塞瓶，香气欠清鲜。

长日如跛脚，缓步过跼蹐。
天寒雪雾霏，岁暮雨连绵。
灰心生无聊，闲愁寿若仙。

嗟汝本有生，此后将长眠。

化为花岗石，上有恐怖烟。
 浓雾掩大漠，万里无水泉！
 寂寞史芬斯^①，与人乏善缘。
 举世已相忘，野性无由宣。
 何时发狂歌？惟有夕阳天！

77. 愁

我恰似多雨之国少年王，富而无势，年少而发苍苍。
 渠厌恶师保卑躬屈节，有如厌恶哈巴狗与绵羊。

不爱猎鹰与野兔，怕看杀人坐包厢。
 可笑丑角滑稽诗，难疗君王抑郁肠。

绣床枉用琪花饰，渠以坟墓视此床。
 妃妾淫态施百媚，君王淡然对靓妆。
 博士金言劝为善，金言难救灵魂伤。

罗马君王浴血浆，至尊以此逞豪强。
 白痴之尸难还阳，少年王不浴血，而把梨堤当兰汤。

78. 愁

吾心方为愁所蚀，乾坤亦变凄怆色。
 天低云重掩大地，白日阴沉如永夕。

“愿望”而今陷重牢，有如蝙蝠扇墙壁。
 头触朽腐面粪土，此身播弄凭鬼蜮。

① 史芬斯，通译斯芬克斯，狮身人首的怪物。

雨丝笼罩山与川，为此猖狂造铁栅。
脑中无数哑蜘蛛，要将愁网重重织。

忽然钟声震天响，宛如怒雷吼霹雳。
又如无家众游魂，引吭呻吟鸣冤抑。

吾心自有殡葬仪，凄然无鼓亦无笛。
“愿望”战败双泪垂，“牢愁”直上降服之脑树黑帜！

79. 鬼 迷

我今不喜大树林，恰如不喜教堂琴。
吾心永作临终咽，时时响应《深谷吟》。

我亦不喜海风啸，吾心奔腾同此调。
坎坷屈辱余啜泣，海音伴我作苦笑。

我所喜者夜阴幽，不用银河耀斗牛。
星月之乐人人识，黑暗虚空我所求。

漫将黯黹嘲长夜，黑暗本身即是画。
常眼视之无所见，吾眸自见万象光四射！

80. 虚无之乐

昔者吾心喜争先，“愿望”促我着先鞭。
今也颓唐如病弱，神情沮丧步不前。
老马步步遭障碍，不如索性卧槽边。

太息吾心如兽眠，灰心安命不怨天。
吾心已是战败者，无心恋爱不鸣冤。

笙歌笛怨永诀别,欢乐难动病心弦。

春花不香秋月暗,时间蚀我如蚕然,
又如雪压万顷田。居高观看地球圆,
无心托庇求安全。愿得雪崩埋我万千年!

81. 痛苦之炼丹术

乐者开颜,歌颂江山;
愁者酸鼻,诅咒天地。
同一物也,乐者见之则呼为生命与光明;
愁者见之则呼为丧服与寒莹。

汝乃未曾相识之黑迷斯^①,助我而常令我心怯。
汝使我成为最苦之炼丹人,与米达^②为同业。

吾赖汝之力,化黄金为黑铁,变天国为泥犁^③。
取亲爱之尸于白云之襪,建高大之槲于碧落之堤。

82. 丑恶之同情

“苍天郁阴霾,似汝命运乖。
汝心甚空虚,天公令汝何所怀?”

黑暗与渺茫,生平所企望。
未若奥维德^④,嗟叹乐园丧。

天破如沙滩,我以寄吾傲。

① 黑迷斯,又译赫尔墨斯,希腊神名,称雄辩之神。

② 米达,古弗利基亚国王,从天神狄俄倪索斯学会了点金术,所触之物都变黄金。

③ 泥犁,即地狱。

④ 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罗马诗人。

黑云带深丧,我以为梦想中之棺罩。
天光乃地狱之反映,而地狱乃吾心之所好!

83. 自惩之人^①

——赠 J.G.F.

嗟我挞汝不怒汝,有如屠夫不恨猪。
摩西登山不恨山,登上名山望远都。

汝眼涌出悲哀水,灌我此心沙漠干。
汝眼深如沧海咸,浮我愿望如巨船。

汝之呜咽醉我心,汝之呜咽振我神。
汝之呜咽如鼙鼓,鼓我上阵扫千军。

我于神圣交响乐,奏出不谐之和声。
幸有强烈之反嘲,摇我咬我唤我醒。

我血有如黑毒汁,化作歌喉出恶声。
我血有如倒霉镜,照出泼妇丑恶形。

我是创伤亦刺刀,我是耳光亦是颐。
我是车裂亦四肢,我是刽子亦死尸!

我是我心吸血鬼,永遭嘲笑天地间。
此心永留千古恨,何能有日笑开颜!

① 自惩之人,原文是 l' Heaulontimoroumenos。这是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斯的一部喜剧,剧中主人翁自己决定放逐他的不受教诲的儿子,事后又十分痛心。

84. 不可救药

(1)

魂灵高滴自蓝天,地狱深深陷九泉。
泥淖斯提^①坚似铁,可知天眼不能穿!

糊涂天使爱畸形,梦魇轰隆撼性灵。
恰似没人惊灭顶,奋身战水冀全生。

含悲饮恨战漩涡,浪大渊深可奈何!
竞舞芭蕾阴影里,群狂相与发狂歌。

鬼迷心窍可怜虫,摸索搜寻黑暗中。
何曾觅得光明路?遍地蚰蛇与毒龙!

香气氤氲掩邃渊,罪魂深陷最堪怜。
恰似楼梯缺扶手,无灯黑夜万千年。

狱中守者众妖精,瞪起黄磷大眼睛。
鬼火翻教夜更黑,磷光只为鬼头明!

水晶陷阱在天边,北极南来有大船。
寻觅从何阴海峡,竟然堕入地深渊!

明显象征完美图,命途多舛疗方无。
从知魔鬼猖狂甚,不许人寰改命途。

① 即斯提史,见 3050 页注②。

(2)

吾心如镜照真容,明暗同时入镜中。
黑白并存真理并,银灰星斗晃朦胧。

路灯招引地牢魂,炬照深衔撒旦恩。
唯一光荣除苦痛,从今认识恶为尊!

85. 时 钟

时钟狠狠如凶神,气势汹汹无比伦。
戟指大声威胁我,要我从头忆前尘。
苦痛如箭穿我胸,使我无计定惊魂。

欢乐化烟走天涯,风伯躲避海峡中。
分秒蚕食我欢乐,及时行乐总成空。

一时三千六百秒,秒秒传来唧唧声。
“吹嘘畴昔多欢乐,而今寂寞打孤城!”

时钟诲我忆前尘,宜从欢乐爱光阴。
时间原是无价宝,稍纵即逝惜黄金。

贪婪赌徒夸常赢,光阴善博术最精。
白日潜消黑夜长,铜壶滴漏岁月惊。

嗟乎汝妇尚童贞,命运之神懊恼情。
不久当闻时钟鸣,彼等对汝语同声:
“丈夫死耳何屏营!死已晚矣毋滞行!”

巴黎图

86. 风 景

欲寻净土养诗才，居近云霄不染埃。
闲傍钟楼痴侧耳，高凭脊阁静叉腮。
神歌清彻随风远，人语喧豕出厂来。
市景何如天景好？无终仙国梦徘徊。

常倚高楼览古城，望穿重雾更怡情。
疏星乍现经天碧，银烛初燃照室明。
炭气成河千道直，月光如水万心倾。
三时景尽余冬雪，夜闭窗扉造玉京。

漫将凝闭惜冬天，意境犹存景物妍。
好鸟恋花歌啾啾，清泉滴玉泪涓涓。
心田种火生红日，思路涵春起暖烟。
窗外喧嚣关底事？低头澄念写诗笺。

87. 日

烈日照城村，熊熊炙百谷。
负郭有古街，旧窗挂破屋。
窗户虽残破，其中藏淫欲。

我来此街游, 茕茕行喜独。
为欲觅诗料, 四隅徐踟躅。
韵味久推敲, 佳句偶然触。

阳精养众生, 强光祛百疾。
庭除盛花草, 田野醒虫蛭。
人脑与蜂巢, 处处皆甜蜜。
忧思被蒸晒, 化汽即消失。
残废亦欣欣, 嫩如少女质。
世有不朽心, 常望得葱郁。
时时向日倾, 繁花覆茂实。

诗人与众异, 美丑皆可珍。
太阳亦如是, 一视而同仁。
医院与宫殿, 无非日为君。
不用盛扈从, 万类尽称臣!

88. 赠赭发女丐

白女披赭发, 褴褛曳鹑尾。
即此见汝贫, 亦以显汝美。
我乃瘦诗人, 爱汝多病体。
满面现赭斑, 要亦自可喜。
羨汝步调和, 蹒跚踏敝屣。
胜如绝代后, 足下丝绒履。
汝虽着短衣, 娴雅有容止。
胜如朝服长, 玎玲及踵趾。
美腿袜虽破, 犹惑登徒子。
昔日系金刀, 光辉今未已。
上衣结偶松, 酥胸袒然启。

双乳艳似眸，令人邪念起。
裙带不轻解，香肩岂易倚？
无赖枉垂涎，不得稍染指。

设想汝得志，光景大不同。
逢迎岂乏人？礼物献何穷？
佳诗饰书架，明珠缀房栊。
诗人得新作，题名赠闺中。
瞻仰阶梯步，讴歌裙带风。
往来皆贵胄，交接尽王公。
争觅仙乡乐，竞谒蓬莱宫。
腕上友吻多，床头鲜花红。
皇族供驱使，兢兢执役恭。

今也汝何如？饥寒常相逼。
白昼乞残肴，黑夜卧冷闼。
首饰廿九苏^①，偷窥恋不释。
我愿购相赠，惜乎无此力！
劝汝掉头去，毋庸珠宝饰。
裸汝清瘦躯，即此美无敌！

89. 天 鹅

——赠雨果

(1)

我念安罗麦^②，烦忧此小河。

① 苏，法国货币名，一法郎的百分之一。

② 安罗麦，一译安德洛玛刻，希腊英雄赫克托耳的妻子，特洛伊城沦陷后，她被虏为爱丕尔国王皮罗的妻子。皮罗死后，又为其弟赫里内所占有。

当年寡妇泪,西梅^①水涌波。
泪添西梅美,今日复如何?
我过新加鲁^②,记忆忽增多。

巴黎此古城,变迁何其速!
心变已嫌快,城变更怵目。
碎砖堆错杂,木棚撑破屋。
野草侵街道,石路添苔绿。

当年动物园,风凉空气鲜。
清晨晴朗日,“工作”正惊眠。
道路震巨雷,干扰静穆天。
忽睹一天鹅,脱笼竟颓然!

足蹠擦燥石,秽地曳白翼。
临河苦无水,张嘴空叹息。
展翅浴尘埃,清泉不可得。
回忆天鹅湖,仰天语愤激。
“天汝何日雨?何日雷霹雳?”

神话奇且惨,天鹅殊可怜。
深怀奥卫^③愁,仰首奈何天。
天汝蓝且酷,天汝正而偏。
鹅颈忽痉挛,鹅眼亦泫然。
抬头怨上帝,上帝亦无言。

① 西梅,一译西摩伊斯,河神。

② 加鲁,广场名,在巴黎,近卢浮宫。

③ 即奥维德,著有《哀怨集》。

(2)

莫道巴黎变,我心仍烦恼。
莫道宫殿新,争奈市郊老。
一切象征我,心烦不能好。
重如千钧杵,直向心头捣。

卢浮宫前立,我念我天鹅。
汝如流放人,可泣亦可歌。
汝貌似疯癫,汝心实巍峨。
遗恨在终身,愿望逐逝波。

顾汝安罗麦,英雄怀里坠。
身落皮罗手,卑贱如畜类。
英雄赫托妻,竟配赫里内!
泥首空坟前,默然心已碎!

顾彼非洲女,瘦瘠兼肺癆。
伶仃孤苦身,脚踏泥泞高。
病眼视模糊,椰树无由遭。
浓雾似重墙,遍觅总徒劳。

我念天下人,既失不复得。
亦念伤心者,饮泣不能拭。
感彼慈善狼,哺人痛苦液。
念彼众孤儿,个个病瘦瘠。
病容如落花,憔悴无鲜色。

我心如号角,旧情呜呜呜。

我魂迷森林,不复识归途。
我念航海手,远岛寄微躯。
我念败军将,亦念縲继俘。
嗟我所念多,屈指能穷乎?

90. 七老翁

——赠雨果

古城居民如蚁集,鬼魅白昼侵人急。
梦魇之多满城郭,神秘横流如树汁。
像座承溜犹有此,更知无孔不能入。

晨雾黯然罩层楼,小街尤有漫天愁。
左右房屋如二堤,中间小河直奔流。

雾色黄秽如洪水,嗟我心情亦若是。
脑筋已弛强使张,灵魂已疲思未已。
重车辚辚撼石路,我亦废然曳破履。

忽逢老翁在我前,鹑衣黄如久雨天。
倘非双目含凶恶,穷态应博千家钱。

眼珠曾经胆汁炼,眼光寒冷如霜霰。
须坚如箭向前伸,犹大^①铁髯今复见。

身折岂但腰背隆,直角岂但如弯弓。

① 犹大,耶稣十二弟子之一,叛徒。

爬地竟成四脚兽，倚杖亦似三足虫。

冲泥踏雪行连蹇，破靴欲得死人践。
直与宇宙结深仇，岂独无心复为善？

又一老翁紧相随，眼髯杖履不差池。
应是同一地狱出，宛如孪生两期颐。
怪鬼齐步上前途，所赴何地无人知。

不知何人恶作剧，抑或否运来相厄？
顷刻之间七老翁，从我眼前去络绎。

君莫笑我自多愁，如斯同类铍吾眸。
七丑衰颓虽若此，恐将挣扎寿千秋。

可恶传灰费尼史^①，自为父兮亦为子。
疑是一人化七身，丑态丝毫皆相似。
我若不死仍守候，第八老翁将莅止！
怕见地狱鬼排场，吾终掉臂不复视。

愁肠如醉嗒然归，心寒手颤掩吾扉。
神志昏昏方寸乱，只存丑象影依稀。

嗟我理智空防守，疾风暴雨侵窗牖。
吾心恰似无橈舟，四顾无岸浪滔滔！

① 费尼史，神话中的一种怪鸟，或称长生鸟，它在阿拉伯沙漠中生活数千年。它在烈火中自焚死，然后又在死灰中重生。

91. 小老妇们

(1)

古城弯且曲,虽丑亦悦目。
我秉造孽心,猎奇饱眼福。

昔日莱伊斯^①,当年爱波宁^②。
今日小老妇,其丑无比伦。
嗟汝驼背者,头低齐下身。
我仍爱汝曹,为汝有灵魂。

裹头冷破布,蹩蹩艰难步。
罡风刺骨寒,苦况凭谁诉?
辘辘公共车,摇摇高低路。
绣花小香囊,徒劳忆平素。

嗟汝步蹒跚,有如舞木偶。
颓然曳两腿,又如负伤兽。

汝如可怜铃,汝舞非所愿。
恶魔太狠心,悬挂当汝面。

伛偻汝曹形,锐利汝曹睛。
池水静夜梦,池面耀眼明。

① 莱伊斯,古希腊的高等妓女。

② 爱波宁,高乐族的女英雄,高乐族首领沙比努斯的妻子。沙比努斯为了民族解放同罗马进行战争,兵败,与爱波宁匿居地窖九年。后来沙比努斯被叛徒出卖,罗马皇帝下令把他处死。爱波宁辱骂了皇帝,也被杀。

汝曹神秘眼,宛如小女婴。
对于一切光,既笑亦复惊。

多数老人棺,宛如孩儿柩。
死神真聪明,异想君知否?
老幼棺一般,象征死速朽。

嗟汝孱弱鬼,步过巴黎市。
脆弱此群魂,将化新生子。
走向新摇篮,轮回而已矣!

何当觅巧匠,妙手出神奇。
改变棺枢形,纳此老妇尸。

泪泉千叠涌,坩锅淬热铁。
泪眼神秘睛,于神为可悦。
蹇运天所嘉,赞汝长泣血。

(2)

古老佛拉城^①,贞女患相思。
泰莉^②今已死,哀我女祭司。
盛名何炫赫,今日无人知!
舞台道汝名,全靠人提词。
回首忆当年,誉满梯倭离^③。
名园飞瀑布,美花映艳姬。

① 佛拉城,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其地有许多别墅。

② 泰莉,神话中的美神。

③ 梯倭离,意大利的一个城市。郊区多名胜,以瀑布闻名。

陶然醉我心,芳容与丽质。
其中亡艳姬,苦泪为甘蜜。
忠诚感上苍,假汝冲天翼。
默默向天祷:“天马有神力,
携我穿层云,直上九天碧。”

一姬悲薄命,被逐坎坷乡。
一姬遇不淑,受苦怨夫郎。
一姬生玛瑞^①,反受其创伤。
热泪流成河,滔滔恣汪洋。

(3)

我随一老妇,相伴送斜阳。
西天色鲜红,如受战斗伤。
公园军乐队,弦管正悠扬。
老妇坐板凳,侧耳细思量。
莫惜金乌坠,激发英雄肠。
仿然歆军乐,神态何昂藏!
张目如老鹰,锐气谁敢当?
宛如待桂冠,桂冠何堂皇!

(4)

嗟汝斯多噶^②,坚忍不叫苦。
城市闹嚷嚷,汝曹横过路。
汝曹在当年,贞女或淫妇。
大名天下扬,沥血在肺腑。

① 玛瑞,见 3060 页注。

② 斯多噶,这里指坚强的人。

汝曾称都雅，汝曾为光荣。
嗟乎到而今，无人知汝名！
醉汉过汝旁，向汝表爱情。
实为嘲弄汝，无礼出淫声。
顽童恶作剧，随汝跳屏营。

偷生自觉丑，弯腰循墙走。
影碎人骸骸，谁复怜老朽？
凄凉命注定，永恒不可守。

我独爱怜汝，远随不惮劳。
嗟汝步不稳，两步一低高。
我目视汝步，随汝走周遭。
俨然为汝父，殷勤护汝曹。
秘密忠于汝，我心乐陶陶。

我见汝青春，熊熊有热情。
汝是向阳花，亦暗亦光明。
我亦赞汝淫，汝淫亦是贞。
贞淫一切事，我心与共鸣。

嗟我诸姑姊，头脑举相同。
八旬老夏娃^①，潦倒遭凶凶。
上帝顷刻来，利爪抓汝胸。
明日汝何在？毁灭随罡风！

① 夏娃，《旧约圣经》说是原始时代第一个女人。这里原文用复数，指小老妇们。

92. 群 盲

吾心素好奇,瞻仰此群盲。
有如活模型,可笑亦堪伤。
又如梦游者,摸索魑魅场。

当年目如炬,今日渠丧明。
举头静向天,凝视彼苍冥。
低头悄向地,不见石路形。
俯仰皆徒然,头重脚不轻。

横度无穷黑,永恒此沉寂。
嗟汝巴黎城,歌笑无虚夕。
欢乐至于狂,疾苦谁怜惜?
我亦效群盲,曳脚行踟躅。
如醉亦如痴,疑团不能释:
“群盲梦升天,天上何所觅?”

93. 为过街女客作

市器震耳曳长雷,少妇深丧过户来。
素手雍容褰彩带,悲怀虽惨亦豪哉!

圆腴如塑态轻盈,天晦风狂电闪晴。
我踞层楼何所饮,杀人乐趣惑人情。

电光一闪夜沉沉,走马仙姝何处寻?
美盼顿教吾复活,重逢须待几光阴?

此后萍踪两不知,天涯会合苦无期。
刹那应已心相印,方寸终留百岁思。

94. 髑髅耕

(1)

凄凄解剖室,下临多尘堤。
何以为书籍?即此千具尸。

一一寂然眠,状如木乃伊。
枯骨有全形,鲜躯无寸皮。

谁制解剖图?博学一名医。
题材虽寒心,其美亦在兹。
尤有神秘者,髑髅善耘耔。

(2)

嗟嗟汝贱农,夜台应徭役!
推犁抽汝耕,挥锄折汝脊。

作何稻粱谋?供谁仓廩积?
否运压双肩,不容不竭力。

须知圻穴中,长眠未必得!
“虚无”不可凭,死神枉结识。

一旦被征发,远赴不毛域。
永抱千钧锄,强耕万顷瘠。
裸足血淋漓,百劫无休息!

95. 黄 昏

常人恋黄昏,恶人望日暮。
夜色助其虐,悄然来狼步。
天低云为床,人凶狮搏兔。

双臂终日劳,借此可小休。
精神受剧痛,入夜亦温柔。
学者脑已疲,抛书养倦眸。
工人腰久屈,喜得倚床头。

邪魔待时动,空中开夜目。
忙忙漫天飞,纷向门窗扑。

风摇银烛光,中杂倚门香。
遑遑如群蚁,各觅逐臭场。
处处秘密路,街街夜度娘。
毒如仇人手,殷勤挽玉郎。
古城多淫秽,荡妇故猖狂。
有如蛇与蛆,窃食吾人粮。

侧耳听远近,如闻庖厨啸。
乐队呜呜鼙,歌女哑哑叫。
圆桌聚赌徒,赏心亦云妙。
布局念秧谋,充室淫娃笑。

偷儿无休息,亦将赴良机。
蹑足撬门入,扬眉挟宝归。

以供数日粮,以制情妇衣。

值此严重时,吾心宜自敛。
由他百种器,守我双耳掩。

病人痛益剧,夜神扼其咽。
各耗其天禄,同趋无底渊。
医院延残喘,呻吟苦难宣。
其中多有不复能返私宅,傍炉边啗香饭倚情肩。
吁嗟乎!
其中尚有泰半未得尝家庭之醇酒,闺阁之甘泉!

96. 赌

胡床色衰老妓萎,媚眼长眉衬蜡纸。
胁肩谄笑弄风情,金石丁当摇瘦耳。

青毡桌畔面无唇,齧陷牙残发似银。
苦将发热拘挛手,搜索胸前锦袋贫。

承尘秽黑如涂炭,其下高悬灯烛灿。
光照阴霾名士额,诗人来此输血汗!

夜梦依稀见此图,梦中慧眼判群愚。
淡然静坐销金窟,忽起奇情羨赌徒。

兴浓如此诚难得,男女风狂戏不息。
墨客矜夸昔日名,徐娘卖弄衰年色。

万众争投大泽中，吾心虽羨亦哀恫。
倘教饱饮吾腔血，总觉生灾胜死空！

97. 骷髅舞

——赠克里斯托夫^①

身材高贵似生人，浓艳花环洁白巾。
杨柳蛮腰纤细甚，娉婷舞态妙传神。

蹁跹舞榭瘦身材，拂地宫裙巧样裁。
轻划花鞋扬只脚，盈盈仙步踏云来。

双肩承带恣飘扬，欲海波涛拂岸狂。
只为提防无赖犯，强将媚态暗收藏。

双目深深陷且空，天灵花饰巧玲珑。
脊椎摇曳纤腰软，弱柳迷人澹荡风。

红尘肉欲世人情，白骨嶙峋俗士惊。
盔甲骷髅无限美，卿应怜我我怜卿！

汝凭鬼脸扰欢场，汝借骷髅入睡乡。
应羨骷髅神力大，狂欢安息汝相帮。

烛光琴韵尽欢娱，痴愿能将梦魇驱。
烈火焚心沉地狱，狂欢能得暂凉无？

^① 克里斯托夫(1827—1892)，法国雕塑家。

无恨愆尤无限狂,千年劫数旧创伤。
汝身骨骼虚空处,窥见食人枵腹狼。

巧笑徒劳美盼空,凡人岂识汝娇容?
销魂唯有顽强客,恐怖能温勇士胸。

汝目深藏恐怖情,令人晕眩使人惊。
皓齿瓠犀三十二,徒教舞侣战兢兢。

人生孰不抱骷髅?滋养谁非墓里求?
服饰衣冠香遍体,令人欲呕亦堪羞。

塌鼻佳人陷眼精,冷嘲舞侣隐真形:
“胭脂粉黛夸香馥,实是骷髅装饰成!”

凋萎佳人油漆尸,花花公子白须髭。
骷髅摇摆为前导,导汝他乡幻境奇。

遥从塞纳达恒河,狂热腾欢跃且歌。
天使喇叭张口阔,不祥朕兆送音波。

死神瞻仰汝尊容,热带寒区无不同。
鬼亦薰香香似汝,痴癫笑汝可怜虫!”

98. 虚幻之爱

绕梁妙响协笙歌,爱汝姗姗缓步过。
小立浑身呈惰态,闲愁倾泻入秋波。

病骨堆成绝代姝,灯光泛彩掩黄肤。
芳容夜炬生初日,脉脉双眸似画图。

憔悴佳人别样鲜,泪痕盈臆苦中仙。
身心苦透蟠桃熟,风致应邀识者怜。

汝乃三秋异味柑,或为香枕与花篮。
若非乐土招魂麝,恐是愁乡待泪坛。

亦知世有假愁容,未必奇珍蕴此中。
宝匣辉煌无佛骨,到头终似九霄空。

吾心避实慕空虚,幻象销魂已有余。
襤褸无情仍自美,真愁假怨总相如。

99.

去城不数里,有我旧乡井。
犹忆白垩墙,屋小房枕静。
石膏古梵奴^①,疏林匿清影。
窗镜折斜晖,庭砖流晚景。
晚餐乏盛馔,蔬蓏在粗皿。
人少语无哗,时长肴不冷。
太阳视我食,九霄双目炯。
反射成烛光,布帟灿然炳。
何用夸金碧,即此是仙境^②。

① 梵奴,通译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美神。

② 境,读 jǐng。

100.

女仆忠诚汝所慕,只今已入黄泉路。
须知死者苦无穷,尽心聊把花堆墓。

十月愁风绕墓碑,声震荒郊折老树。
应觉生人最无情,拥衾觅梦温磨处。

枯骨凝冰聚虫蛆,静听严冬滴冷露。
夜眠无伴昼无朋,怨气成烟凭谁诉?
百年更无亲与邻,来为铁栏易破布。

设想魂归来,暂离万年榻。
静坐吾室中,炉火正飒沓。
又或倚室隅,瑟缩怯岁腊。
凝睇长成儿,愀然泪盈颌。
对此可怜魂,吾将何以答?

101. 雾与雨

春眠吾爱雨纷纷,尤喜三冬惨淡云。
心脑不愁无葬处,雾为衾褥气为坟。

旷野狂飙撼弱晖,辛勤长夜嘎风旂。
愁肠不恋春光暖,常效寒鸦冒雪飞。

此心久已满秋霜,惨景能医寸断肠。
赏识吾邦真气候,千重雾里漫翱翔。

休将无月怨阴霾,漆黑千年正自佳!
除却并头偃倚夜,静眠危榻遣悲怀。

102. 巴黎梦

——赠君士坦丁·珪士^①

(1)

昨夜见奇景,肉眼所未见。
今朝忆依稀,境远心犹恋。

梦寐多灵迹,吾心生妙想。
为此修罗场,芟除榛与莽。

自负绘事才,铁石建楼台。
结构虽单调,心醉久低回。

高阁直参天,崇楼广无边。
喷泉与瀑布,日夜滴金砖。

金墙挂激湍,下地千钧重。
宛如水晶帘,十丈波光涌。

铜柱绕瑶池,清水安眠静。
巍峨众水仙,临池怜倩影。

汪洋蓝海水,四面红绿堤。
掩盖亿万里,欲与天涯齐。

^① 君士坦丁·珪士(1802—1892),法国画家,以第二帝国时代风俗素描著名。

奇石希世珍,神波凭法力。
明湖千顷水,映物生诸色。

恒河自无心,无底流泱泱。
常将仙瓶露,倾入翡翠窟。

吾乃建筑师,仙宫随意造。
海底可通车,宝石为隧道。

一切黯淡色,到手皆光明。
淡如东流水,尚犹嵌水晶。

既非恃众星,亦非凭神日。
惟我热心肠,生死惊人术。

凡此诸灵迹,为目不为耳。
万象虽运行,寂然含静理。

(2)

启我烈火睛^①,重见凄凉屋。
嗟我百劫心,仍遭烦恼馘。

时钟鸣哀哀,犷然报中午。
苍天降阴霾,掩此多愁土。

103. 侵 晨

军笳响彻众兵营,飒飒晨风吹路灯。

① 启我烈火睛,指梦醒。前段讲梦境,后段讲梦醒后的心情。

缠扰青年邪恶梦,埋头枕上遽然醒^①。

睡眼惺忪带血丝,晨曦照得小灯微。
浑身重担灵魂弱,勉效残灯战早晖。

西风吹得泪痕干,往事难温晓梦残。
妇女无心谈恋爱,男人意懒赋诗难。

间阎远近起炊烟,荡妇犹然自在眠。
蓝脸严封呈倦态,朱唇大启现痴颜。

女丐生涯迥不同,瘦胸瘪乳战寒风。
残薪火细难持暖,呵冻频频叹命穷。

为富不仁慳吝成,临盆贫妇可怜生。
从知分娩人间苦,不料严寒痛苦增。

重重迷雾掩楼台,一唱雄鸡晓雾开。
贫士弥留济贫院,临终一息亦哀哉!

千斤重担压工人,纵酒能医愤世筋。
彻夜盘桓春瓮侧,入门始觉是清晨。

旭日冲寒红绿袍,朝晖踟躅在江皋。
巴黎黯淡强睁眼,老弱勤劳运斧刀!

① 醒,读 xǐng。

酒

104. 酒 魂

红蜡严封黑漆瓶,玻璃狱锁酒魂灵。
良宵偶唱多情曲,敬请莘莘众士听。

洪炉山畔艺葡萄,汗雨淋漓赤日熬。
赐我灵魂生我命,知恩敢不报君劳?

小子能医尽瘁躬,葬身喉下乐无穷。
迁乔弃我冰寒窟,卜圻投君火热胸。

每逢主日^①唱团圞,我亦欣然愿佐餐。
揜袖横肱寻一醉,增吾荣耀尽君欢。

内子星眸带浅醺,娇儿桃靥泛红晕。
漫愁缺乏生存力,醇酒加强奋斗筋。

怡情甘露出仙家,造物神工实足夸。
人酒相成诗更妙,光冲帝座献奇葩。

① 主日,指礼拜日。法语 dimanche,来源于拉丁语 dñsdominicus,天主的日子的意思。

105. 拾破布者^①之酒

红光闪闪颤街灯，风摇玻璃肆侵陵。
古城老街泥泞满，万民嘘气云霞蒸。

常见窶人拾破布，颠顿触墙如无路。
心中筹划光荣策，警士当前非所顾。

誓维正谊定人伦，惩戒凶顽济赤贫。
苍穹高悬如华盖，自赏清高有德身。

君不见妻儿累重双肩折，又不見昼夜辛勤精力竭。
鞠躬走遍大巴黎，涕唾堆中觅残屑！

归途带得浊醪香，战侣相随意气扬。
铁髯长悬如古帜，鲜花朵朵缀弓枪。

醉乡自有惊人术，笳鼓喧阗噪红日。
盛筵庆贺酒中仙，佳肴满桌光满室。

泊丹神水涌黄金^②，流遍尘寰德泽深。
酒帝丰功难尽纪，黎民感戴共归心。

贫人颠沛由来久，常存怨气冲牛斗。
上帝内疚慰之以睡眠，人类更添赤日之子其名酒。

① 拾破布者，就是捡破烂的。

② 泊丹，小河名，在小亚细亚利迪亚。古代泊丹流出黄金，利迪亚国王克列素思（约公元前？—546）因此致富。

106. 杀人犯之酒

我妻已死我自由,开怀痛饮无忧愁。
忆昔入门无一苏,我妻发怒肆咆哮。

我妻已死我幸福,空气清新天悦目。
忆昔我俩热恋时,携手踏青春草绿。

无酒令我渴欲死,有酒令我醉当歌。
试问几斤满足我,妻坟贮酒不嫌多。

我已推妻坠井底,我妻下井更落石。
记忆犹新心尚悸,情景在目今历历。

夫妻恩爱盟誓坚,情深似海意缠绵。
夫妻反目寻常事,醉约良辰缱绻言。

我与妻约黄昏后,小径苍凉垂弱柳。
可怜我妻惠然来,痴狂无独竟有偶!

我妻半老风韵存,惺忪倦态立踟蹰。
只缘我爱吾妻甚:“死矣我妻莫怨夫!”

无人了解我情怀,有一醉鬼胡乱猜。
谓我夜深逞病态,竟凭美酒作棺材。

嗟彼醉鬼铁石心,一生不识真爱情。
无论严寒与溽暑,彼心总是冷冰冰。

爱此邪魔诱惑术，爱此新坟腐尸骨。
爱此毒药与热泪，爱此锁链声窸窣。

——我今孤独且自由，今宵醉死自风流。
怡然无惧亦无悔，熟睡如狗无忧愁。

货车重轮载土石，我卧路上当车迹。
车碎我头断我腰，死矣罪犯不堪惜！

我于死神横眉对，藐视死神如上帝。
生平不喜圣事桌^①，区区魔鬼何足畏？

107. 独居者之酒

湖波潋潋月光摇，出浴姮娥玉体娇。
佳人善睐正如此，蒙青眼者心情美。

心情美，乐有穷，何如良夜醉黄封？

赌徒孤注虽云重，未若酒一桶；
处女热吻虽云甜，未若酒一坛。

琴韵悠扬泣且诉，争似酒香浸透诗人渴心绪？

惟酒赐我生命泉，惟酒送我返青年。

贫士无财有傲骨，酒后傲骨尤突兀。

① 圣事桌，教堂里信徒领圣事的地方。

下视凡俗隔云泥,此身直与天神齐。

108. 情侣之酒

今日天气清,山川呈佳色。
我有曲蘖驹,不用鞍鞞饰。
携卿作远游,逍遥神仙域。
汝我双谪仙,中心热已极。

晴空蓝水晶,蜃楼远可即。
狂风亦多情,助我双飞翼。
并肩泳天际,矢志不稍息。
弃此浊人寰,同趋极乐国。

恶之花

109. 破 坏

魔鬼在我前,时时来相袭。
绕我如空气,浮动不可执。
侵寻入我喉,煎我肺肝急。
使我生邪念,为恶如不及。

时或化佳人,亭亭玉树立。
知我爱美癖,遂尔乘隙入。
时或出甘言,诱我嗜毒汁。
既陷淫邪道,从兹成积习。

恶魔导我游,远离上帝眸。
气喘筋骨折,万里不稍休。
行抵“无聊”国,大漠无河洲。
泥涂满衣履,创伤血横流。
投我破坏机,予我千古愁!

110. 女殉道者

——一幅不知名画家之画

宝瓶铁甲淫荡床,翠玉名画绉裙香。

房枕温暖似温室,气氛郁律似殓房。
花束凋萎玻璃棺,最后一息命不长。

女尸一具惨无头,鲜血淌出似河流。
布枕吸血似旱苗,血在枕上被吸收。

珍宝簪钗饰秀发,发似堆云殊可悦。
身首分离可奈何,触目伤心哀永诀!

夜壶箱上置头颅,头既安息思想无。
双目不瞑白眼翻,定睛看人视模糊。

腰肢全裸卧床上,昔何矜持今何荡!
天生丽质想当年,昔日荣华今尽丧!

袜饰碎金留永念,想见当年红菱艳。
袜带轻垂似汝目,当年炯炯双睛闪。

嗟汝奇态惯离群,巨幅姿容瘦损身。
汝目隐含挑战意,有情深恨无情人。

佳节狂欢罪孽深,孽海狂吻诲汝淫。
罗帏摺处隐天使,享汝热吻诱汝心。

瘦肩雅韵此翩翩,瘦臀承腰稍稍尖。
纤腰袅娜如蛇蟒,爬虫被刺舞蜿蜒。

牺牲怜汝尚年轻,闷损心灵寂寞情。
游丝意绪流离愿,走狗无能逐饿鹰!

冤家难解是仇冤,欲海汪洋不易填。
汝体温柔心满爱,负心送汝入黄泉!

汝郎手颤举汝尸,汝尸僵硬漫置之。
汝头仰放汝齿冷,死后谁吻汝唇皮?

远离尘世一身单,不见法官严峻颜。
祝汝从今无烦恼,祝汝静谧入土安。

汝夫畏罪走天涯,汝魂随夫人梦来。
祝彼缱绻情似汝,海枯石烂葆情怀!

111. 孽妇们

老牛惯冥想,仰卧沙场上。
群妇似群牛,联袂天边望。
时而肩并肩,时而背接项。
形容何憔悴!神情何沮丧!

或者倾肺腑,童心今欲诉。
我亦爱河流,我亦爱丛树。
哀情诉不尽,谁识我心苦?

或者如修女,曳足步珊珊。
路经岩洞侧,鬼魅舞蹁跹。
袒胸复露乳,吐焰似火山。
荡妇死为鬼,能惑圣安端^①。

^① 圣安端(251—356),宗教隐士。传奇式的人物,他曾经抗拒了各种诱惑。

亦有呼救者，呼声殊凄绝。
昔年异教徒，深掘此洞穴。
树皮黯淡光，照此人呜咽。
巴古^①迷魂香，悔恨何由灭？

亦有爱肩衣^②，衣长藏暧昧。
此是窝藏者，皮鞭在其内。
寂寞森林暗，良夜孰晤对？
嗟汝枕席欢，杂以辛酸泪！

贞女兮魔鬼，殉道兮妖孽。
伟大此心胸，现实皆轻蔑。
无终追求者，信徒或变节。
狂呼山岳震，痛哭心肠裂。

可怜诸姊妹，我心随汝行。
行行入地狱，亦爱亦哀矜。
汝渴无止境，汝哀不自胜^③。
小小骨灰盒，汝爱此充盈。
伟大此心胸，懿软仰慕情。

112. 二贤姊

淫神与死神，可人二少女。
疾病永不染，唇吻随意予。
腰肢常贞洁，身体裹褴褛。

① 巴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② 肩衣，修道士披在肩上的一块布。

③ 胜，读 shēng。

虽未产婴孩,事业殊辛苦。

潦倒之诗人,家庭之仇讎。
地狱之宠臣,颂德不获酬。
坟墓与淫窟,殷勤引之游。
棺槨与衾枕,轮流诱其眸。
爱此二贤姊,无悔亦无忧。
斯乃可怖之乐趣,可喜之深愁。

嗟乎淫神,汝欲何时用汝秽手为我造坟墓?
嗟乎死神,汝将何时用彼淫花接汝黑柏树?

113. 血 泉

一腔热血涌狂波,呜咽山泉节奏和。
摸索创伤终不得,只闻长叹发悲歌。

满城奔注竟成渠,裕血围场尚弗如。
遍饮人人皆解渴,红披草木染阶除。

欲将醺醖息怔营,稍避跟前丑恶情。
不料瓮头春睡足,耳尤聪敏目尤明!

亦从情爱觅遗忘,情爱偏如芒刺床。
可恨仙班残忍女,直将吾血作流觞!

114. 寓 意

有女貌倾国,胸际富缀饰。
美发曳酒中,曾不一顾惜。

爱神非无爪,奈彼肤如石;
淫神非无毒,彼以为仙液。
死神与淫神,常受其讥刺。

邪魔破坏手,时时喜剽击。
对此金玉躯,不容不辟易。

蹁跹神女步,雍容国母色。
虽嗜尘寰乐,还守回教德。

两臂送衷情,双乳盈胸臆。
常将剪水眸,召唤寻香客。

处女虽不育,人间缺不得。
美貌世所稀,仙容天所锡。
纵有诸秽行,亦将蒙恩释。

炼狱与泥犁,生平素不识。
黑夜死神来,凝神视脉脉。
恰似初生婴,无恨无悔惕。

115.

烧灰赤地无青草,罡风吹给我烦恼。
悠悠我思黯淡地,利刃徐向我心捣。

正午头上现乌云,狂风暴雨降魔群。
淫野毒狠如野兽,如此凶神罕所闻。

恶煞冷眼观察我，有如路人看狂人。
群魔时笑时耳语，指手画脚递眼神：

“消闲且看此小丑，头发蓬松眉目丑。
哈姆莱特^①是其影，欲效其愁双眉皱。”

放眼看此可怜虫，善揣剧情演技工。
落花流水哀情曲，感动蟋蟀与飞鸿。

吾侪总算善演剧，不及此人善痛哭。
听者销魂且断肠，凭被哀吟动世俗。”

嗟乎我傲高云山，不屑计较群魔喧。
本欲掉头浑不顾，德高何必听烦言？

孰料遮阳黑朦胧，吾心之后在其中。
我后巧笑兼美盼，居然嘲我如群凶。
竟是魔鬼同情者，嘲我悲歌众口同！

116. 西提岛^②之游

吾心如鸟乐飞翔，自由盘旋傍帆樯。
晴空无云舢舨滚，恰似神仙醉艳阳。

满目凄凉此何岛？谓是西提名誉好。
歌谣盛道黄金邦，如此愁人何足宝？

① 哈姆莱特，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主人公。

② 西提岛，爱琴海中的一个岛。

见说岛中祀仙姬，梵奴懿德久钦迟。
逍遥海上散芳馥，启人情爱牖相思。

花有清芬天气爽，美岛千秋人共仰。
信士春心受熏陶，常发情香与爱响。

今兹目睹竟如何？大漠荒瘠沙石多！
尖声刺耳尘迷眼，令人缺望作悲歌。

无复高林荫古庙，妙龄美尼含浅笑。
无复娇娃趁热风，云裳半启腰肢俏。

翱翔微掠大海边，白翼惊扰沙鸥眠。
突见绞人三叉架，宛如黑柏挂青天。

架上死者肉已败，鸷鸟纷纷来破坏。
竟将锐喙作刀叉，分享佳肴与美脍。

双睛剜去剩空眶，腹破肠流委腿旁。
群鹰饱饫珍馐后，利爪为骗臭皮囊。

架下羨煞诸野兽，绕架徘徊仰鼻嗅。
其中一兽巨且凶，有如刽子之领袖。

汝乃西提美岛民，竟有奇灾及汝身！
补赎一生罪孽重，横死不得勒贞珉。

嗟乎汝苦即吾苦，愁见汝尸架上舞。

旧恨多如胆汁河，直上咽喉频欲吐。

吾肌曾遭虎豹牙，吾肤曾逢长嘴鸦。
禽兽纷来争碎齧，有如蜂蝶恋残花。

天朗气清沧海静，吾心但存丑恶景。
如裹厚裈葬深渊，永伴血腥与黑影！

嗟乎梵奴！来汝岛中，
只能发现一象征之绞架，而其所绞者即吾之真容！
嗟乎上帝！请赐我以力量与勇气，
俾得观察吾之身心，而无所嫌弃！

117. 爱情与脑盖

古老卷头语

爱神坐脑盖，宝座即人脑。
此是渎圣者，狂笑吹圆泡。

圆泡上天庭，狂神心如醉。
直入以太层，重新集人类。

明亮兮易破，圆球浮太空。
有似黄金梦，冲击柔弱胸。

每泡皆人脑，颤声向天祷：
“悲剧忒残忍，演唱何时了？”

嗟汝杀人妖，汝口散多泡。
此泡非他物，血肉与吾脑！”

叛逆

118. 圣丕耶尔^①之否认

民怨沸腾冲帝阍,上苍何以慰烦冤?
竟似昏君饜酒肉,卧听元元负痛喧!

殉道遭刑纷痛哭,此是娱天合奏曲!
天神喜见人血流,冤骨如山犹未足!

嗟乎耶稣请忆橄榄园,汝以诚实之心祷苍天。
当时刽子钉汝之活肉,汝所祷者正在天上栩栩然!

兵士庖人唾汝面,嗟汝圣躬何其贱!
脑中仁道虽恢弘,荆棘刺入脑浆见。

十字架上双臂张,腰折筋疲遍体伤。
血汗淋漓流颊辅,竟如靶子悬广场!

忆否当年心境乐? 特来人世践金诺。

① 圣丕耶尔,通译彼得,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他曾经三次不认耶稣,见《圣经》。

骑驴踏春赏佳景,野花吐馥穿林薄。

满心希望与勇气,奋臂鞭笞奸商膊。
而今可有悔恨刺心头?痛苦甚于腰腹遭枪槊!

我于人世则何如?尘浊不可一日居!
与世长辞大佳事,但愿腰间利剑送我入清虚!
圣丕耶尔诚有理:不认耶稣!

119. 亚伯与该隐^①

(1)

亚伯之子孙,饮、食、眠,上帝对汝笑蔼然;
该隐之子孙,贫、病、徙,泥中挣扎街头死。

亚伯之子孙,祭神神降临,格且歆;
该隐之子孙,苦刑无天日,何时毕?

亚伯之子孙,稼穡维臧,畜牧繁昌;
该隐之子孙,难谋升斗,枵腹如狗。

亚伯之子孙,古圣祖之灶火熊熊,煦汝躬;
该隐之子孙,无日光之洞冰冽冽,如豺穴!

亚伯之子孙,相爱且荣滋,金银亦生儿;
该隐之子孙,烈火烧心烫,当心大饭量!

① 亚伯,亚当与夏娃的次子,他的哥哥该隐由于妒忌上帝偏爱他,把他杀了。

亚伯之子孙,繁殖随东风,如虱在木中;
该隐之子孙,全家无生路,困苦凭谁诉?

(2)

嗟乎! 亚伯之子孙,沃土得汝尸以益肥;
该隐之子孙,汝虽终日劳顿,不能免于饥!

亚伯之子孙,铁棍为木棒所败,是汝所愧;
该隐之子孙,汝其升天,掷上帝于平地!

120. 告撒旦文

嗟乎汝撒旦,最美亦最博。
只缘命运乖,人人溢汝恶。

嗟乎撒旦,请怜我一世辛酸!

嗟汝谪仙王,不畏人陷害。
屡仆亦属起,声势更浩大。

嗟乎撒旦,请怜我一世辛酸!

癞子与贱民,汝所不鄙弃。
赐之仁与德,使知乐园味。

嗟乎撒旦,请怜我一世辛酸!

汝复教世人,死中生希望。
希望何其甜! 死神何其壮!

嗟乎撒旦,请怜我一世辛酸!

汝又教罪犯,目光静而傲。
刑场环观者,将受泥犁报。

嗟乎撒旦,请怜我一世辛酸!

天地嫉人富,窖藏连城玉。
惟汝知识高,善能发其覆。

嗟乎撒旦,请怜我一世辛酸!

秘密兵工厂,深埋金与铁。
惟汝具明眼,千寻能识别。

嗟乎撒旦,请怜我一世辛酸!

惟彼冒冒者,徘徊崇楼边。
汝伸巨灵掌,不令见深渊。

嗟乎撒旦,请怜我一世辛酸!

惟彼醉如泥,卧道遭马蹄。
赖汝运神术,为之施刀圭。

嗟乎撒旦,请怜我一世辛酸!

为怜弱者苦,使合硝与硫。
苦况虽千般,得此可全瘳。

嗟乎撒旦,请怜我一世辛酸!

为富常不仁,凶残多劣迹。
惟汝秉公道,铁笔志其额。

嗟乎撒旦,请怜我一世辛酸!

赖汝善熏陶,人间有淑女。
明眸敬创伤,芳心爱褴褛。

嗟乎撒旦,请怜我一世辛酸!

充军者之杖,发明家之烛。
罪犯与叛徒,向你诉衷曲。

嗟乎撒旦,请怜我一世辛酸!

天父发淫威,逐人出乐土。
尘世伤心客,奉汝为继父。

嗟乎撒旦,请怜我一世辛酸!

祷语

懿欤撒旦!听我颂汝:
天堂巍然高,昔者汝常为其主;
地狱穹然深,汝今败后静思默无语。

将来请汝使我灵魂憩于“学树”之荫,汝身之旁;
枝叶扶疏如新庙,永荫汝之颡^①。

① 颡,读 sāng。

死

121. 情侣之死

长榻高深恰似坟，满床兰麝散清芬。
劝君莫漫愁归宿，更艳奇花更美云。

尽放心中最后光，千寻火炬恣辉煌。
胸怀自有鸳鸯镜，行见双双情焰长。

花夕天颁神秘蓝，电光交感两心参。
长辞即此高千古，何必叮咛语再三？

翌日房门半启轻，天尊含笑慰多情。
双心借得神仙力，尘镜重光死炬明。

122. 贫人之死

尘寰凛冽夜台温，唯死能医垂绝魂。
此念提神如曲蘖，犹堪生活到黄昏。

死是阴天动荡光，横穿风雨贯冰霜。
千秋逆旅驰名甚，食息安眠胜四方。

可敬高明磁手仙,催人美梦诱人眠。
常怜贫士无衾枕,为易新床软似棉。

库藏充盈廩不虚,仙邦贫士旧乡闾。
欲知世外桃源乐,速趁仙槎觅故居!

123. 艺术家之死

手把铃铛摇不休,吻颜察貌寄深愁。
一生心血消磨尽,嗟我投枪失鹄候!

机关用尽巧阴谋,压体兜鍪一旦休。
朝天枉自存奢望,涕泪阑珊地狱囚!

漫夸塑巧与雕工,媚世无能艺术穷。
雕塑徒然遭咒骂,莫雕君面塑君胸!

死神所管是生涯,惟死能生艺术家。
死似骄阳照寰宇,能教^①大脑产新花。

124. 一日之末

尽日天光微,生命奔且舞。
嬉笑皆无谓,俯仰徒自苦。

及至夜神临,乐事赏幽昏。
一切皆宁静,饥肠不复喧。

一切皆消灭,羞耻不复存。

① 教,读 jiào。

诗人睹此景,欣然发狂言:

“吾心与吾脊,渴望得休息。
心中恶梦多,何如得深黑。
我将泰然仰天眠,长拥黑衾乐永夕。”

125. 求知者之梦

——赠 F.N.

自谓是奇人,痛苦当美酒。
君亦奇人也,颇有同感否?

吾将死矣。
死,在吾多情之心中,
乃杂有恐怖之一种愿望,亦即一种特殊之疾病。

时而焦灼难堪,时而望眼欲穿,
我终不敢违抗死神之命令。

生命之漏壶渐罄,吾之痛苦渐加剧烈,
然而其味亦渐加甘旨。
我之整个灵魂,亦渐与此熟识之世界分离矣。

我如儿童,酷嗜观剧。
我恨戏幕,甚于旅行者之恨荆棘。

卒之,无情之真相已露:
我已酣然死去,极强之晨曦裹我如缣素。
——何耶? 仅此而已欤?

幕启矣,我犹拭目以须。

126. 旅 行

——赠杜刚^①

(1)

儿童何所爱? 纸牌与积木。
不识宇宙大, 仅如其食欲。
世界最大时, 华灯照满屋。
世界最小时, 记忆犹在目。

清晨整装发, 烈焰满头脑。
满心愁与怨, 一腔是烦恼。
沧海一摇篮, 摇我东西倒。
沧海有穷期, 吾生无终了。

或者心悦怍, 欣然离浊世。
或者厌摇篮, 单调无滋味。
或如观象家, 凝神美妇视。
或如魔术师, 毒雾都能制。

为免轮回苦, 免堕畜牲道。
炎天明且旷, 倾心甘醉倒。
严冬冰雪啮, 溽暑骄阳烤。
热吻已成灰, 泯灭当年好。

真正旅游者, 为游而旅游。

^① 杜刚(1822—1894), 法国作家、旅行家, 法国作家福楼拜青年时代的朋友。

我心甚轻松，飘飘如气球。
命运既如此，乐天复何求？
每日话“行矣！”泰然无所谋。

另有旅游者，浮云为心愿。
幻想何其多？新奇兮多变。
淫欲有种种，称名谁能遍？
有如议会法，临行犹恋恋！

(2)

我效彼陀螺，回旋作圆舞。
我效彼小球，滚滚不自主。
即当我熟睡，求知扰我寤。
有如天使酷，群星遭夏楚。

命运甚稀奇，常换目的地。
趋向无定所，方面随所至。
哀我薄命人，终身多希冀。
狂奔求休息，所得是疲惫。

众心一帆船，寻找伊加利^①。
甲板有人呼：“快来张目视！”
帆台有人呼：“爱情兮福祉！”
地狱即彼岸，群情相庆喜。

水手指诸岛，岛岛可淘金。
命中所注定，送穷继自今。

① 伊加利，土耳其西边的一个岛。

幻想千金宴,豪华感受深。
幻梦破灭后,晨光照石林。

嗟乎可怜虫,梦想乌托邦。
水手醉胡言,何处有仙乡?
赏他铁锁链,投他入沧浪。
海湾有苦水,其水苦非常!

衰年流浪者,赤脚踏泥涂。
仰天作幻梦,梦见天堂居。
双眼为鬼迷,发现一天都。
如豆彼灯光,照此一蜗庐!

(3)

嗟汝旅游者,汝目深似海。
汝目启示我,历史光荣在。
记忆甚丰富,宝匣隐光彩。
明星乃明珠,奇宝乃以太。

君欲游沧海,无帆亦无汽。
请述汝经历,慰我囹圄泪。
吾心平似纸,一一为君记。
消我万古愁,赖汝一生事。

(4)

语我何所见:“我见有群星。
波浪与沙滩,历历现众形。
冲击与灾难,袭我未尝停。
我亦如汝曹,烦恼常相撻。”

碧海映红日,红日何光荣!
斜阳照街市,光荣在古城。
光荣照我心,我心有热情。
所虑夕曛透,沉湎不能醒^①。

最富彼城市,最大彼山水,
不如天际云,神秘迷天醉。
云中有风景,春光更明媚。
欲望比天高,我忧更十倍。

我愿强有力,欢乐与之俱。
愿望如老树,肥料是欢娱。
树皮日益坚,树身日益粗。
树枝愿参天,与日共天都。

汝是常青树,能如榭树不^②?
——谨为集标本,供汝之所求。
汝求不厌多,所集不厌稠。
汝爱远方物,此美不胜^③收。

我辈拜偶像,宝座珠玉饰。
珠玉闪明光,我心乐已极。
宫殿郁巍峨,仙境美奕奕。
汝等银行家,破产非所惜。

① 醒,读 xǐng。

② 不,读 fǒu。

③ 胜,读 shèng。

服装何辉煌,眩目令人醉。
 妇女指甲红,染齿如编贝。
 博学行吟人,蝮蛇抚其背。”

(5)

请君毕其言!

(6)

“童心殊可怜。

要事有一桩,令人不能忘^①。
 此事随地见,不须发隐藏。
 循彼悲惨梯,从高到下方。
 嗟彼造孽人,一一入刑场。

女性卑贱奴,愚蠢而骄傲。
 相爱不知憎,崇拜不知笑。
 男性饕餮人,专横而残暴。
 奴隶之奴隶,点滴之行潦。

时见刽子笑,常闻死人哭。
 鲜血作香料,调味成风俗。
 臆别彼独夫,肆此权威毒。
 百姓性情奇,偏爱鞭笞酷。

各教如吾教,总是求升天。

① 忘,读 wáng。

圣者滚钉板,犹如床上眠。
床上铺鹅绒,鹅绒软如绵。
圣者虽受苦,其心仍泰然。

人类本多言,常为天才醉。
昔日甚风狂,今兹亦不异。
临终发狂怒,高声骂上帝:
‘汝枉为天主,我说汝不配!’

亦有不甚愚,大胆爱癫狂。
命神追捕急,脱身逃慌忙。
避难何所之? 鸦片洞天藏。
——举世永如斯,哀哉不能忘^①!”

(7)

世人爱旅游,渐识旅游苦。
世界既单调,狭小不足取。
昨日复明朝,形相永如许。
沙漠烦恼多,绿洲更可怖!

当去时即去,当留时即留。
有人急急奔,有人亦小休。
小休何所为? 专为迷吾仇。
时时奔驰急,去去不回头。

流浪犹太人,忠诚传教徒。

① 忘,读 wáng。

舟车虽载远,不足事长途。
命网兮恢恢,人人难逃逋。
或在摇篮里,竟是命呜呼!

时间不停留,踏足在我肩。
我等存奢望,高呼“齐向前”。
当年赴中国,举目望远天。
乱发迎海风,今日亦云然。

大海黑森森,我在此登船。
我心甚喜悦,欢畅如少年。
请听葬仪曲,悦耳如管弦。
“汝爱忘乡果,请来此尝鲜。”

此乡多仙果,累累满树枝。
愿君多采食,可以疗心饥。
斜阳不下山,行看景物奇。
以此醉汝心,陶陶遂忘归。”

此声最熟闻,能知此鬼魂。
彼乃丕拉特^①,迎我话寒暄。
“会汝伊丽特^②,心冷得温存。”
当年吻伊膝,今伊出此言。

① 丕拉特,通译皮拉得斯,斯特洛非俄斯儿子,俄瑞斯忒斯的朋友,厄勒克特拉的未婚夫。

② 伊丽特,通译厄勒克特拉,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女儿,俄瑞斯忒斯的姐姐,曾帮助他为父报仇。

(8)

死神兮船长,请汝速起航。
此邦我所厌,启锚游远方。
蓝天黑如墨,碧海黯茫茫。
吾心汝所知,充满太阳光。

灌我毒药浆,使我心更强。
烈火焚我脑,我愿适他乡。
深渊无所择,地狱与天堂。
异域不知名,所望是“新疆”!

新恶之花

127. 罪书卷头语

君如恬静爱牧诗,请君掷此断肠词。
君如为善循规矩,请勿阅此淫邪语。

未从撒旦学辩才,决无慧眼识鸿裁。
或谓此书不可解,或云作者狂且呆。

不冀地狱能迷尔,但求君心解凝视。
视彼地狱读吾诗,自然爱此非常理。

好奇心,痛苦魂,前途寻觅极乐园。
敬请对我表矜怜,否则我将赠汝诅咒篇!

128. 子夜之省察

时钟报子夜,一日又断送!
试问此一日,以之作何用?

今日星期五,十三日最凶^①。
吾侪虽信教,教义未尝从。

耶稣无可诬,我则加指摘。
不仁克莱苏^②,吾为其食客。

主人事魔鬼,食客不敢逆。
辱吾心所爱,谄吾心所斥。

弱者非可轻,我反施侵陵。
愚魔大如牛,信奉如神灵。
“物质”无可慕,竭力献忠诚。
丑恶无佳色,颂之如光明。

吾侪违正道,拜星尊北极。
诗歌颂悲哀,吾侪之天职。
今日病瞑眩,欲求稍休息。
不渴亦已饮,未饥亦已食!
——从速灭灯光,俾得黑中匿!

129. 愁苦之恋歌

贤惠何尝足重轻?
爱卿美貌与愁情。
泪痕更助芳容艳,河水能添风景清。
繁花得雨更年青。

① 据传耶稣死于犹太历第一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当日是星期五。迷信的人因此以十三为凶数,星期五为不吉利的日子。

② 克莱苏,利迪亚最后一个国王。

喜看^①欢乐逝眉端，
爱汝愁情刺骨寒。
沉湎深潭频战栗，缅怀过去欲忘^②难。
抚今追昔泪潸潸。

大眼涓涓滴热泉，
浑如热血洒潺湲。
徒劳我手勤安抚，竟似临终气奄然。
汝愁太重岂能捐？

颂歌绝妙尽销魂，
深厚清商美味存。
我嗅汝胸闻啜泣，汝心明朗若秋痕。
泪珠滚滚有余温！

汝心留有旧深情，
宛若洪炉熠熠明。
在汝酥胸偎倚处，静心听我倔强声。
纵遭天谴不须惊！

沉沉长夜梦迷离，
地狱阴森怨鬼悲。
恶梦纷纭刀剑锐，安排毒药世长辞。
怕生爱死起深思。

① 看,读 kān(刊)。

② 忘,读 wáng(亡)。

次第开门陆续惊，
重重苦痛意难明。
悲哀抵抗终何益？大限来时性命轻。
怜汝沉冤恨不平。

汝为王后亦为奴，
问汝惊魂爱我无？
值此凄凉阴郁夜，可能汝向我高呼。
“汝是吾王亦我夫！”

130. 赠马拉巴^①女子

汝眼之黑如汝肤，汝手纤纤脚不粗。
臀阔犹胜西方美，腰细应入名师图。

天令汝生蓝热土，当燃烟斗事汝主。
鲛绡帐里驱蚊蚋，净水瓶中实香乳。

清晨旭日浴枝柯，往市香蕉与菠萝。
闲来赤脚踏青草，信口低吟野老歌。

天卸红袍日已夕，倦体悠然卧凉席。
小鸟纷纷入浮梦，不识人间有悲戚。

法国人满多烦忧，何因万里欲往游？
捐弃香甜罗望子，舟人怀里觅温柔？

彰身半体袈裟薄，怎耐吾邦霜与雹？

① 马拉巴，在印度德干高原。

裂衣紧紧困纤腰,何如此土逍遥乐?

泥中残炙慰饥肠,穷来须售肌肤香。
雾里难寻椰树影,徒瞪愁眼忆仙乡!

131. 警 告

凡是“真”人不可无,黄蛇盘踞我胸脯。
有似君主施诰令,余曰“行乎?”蛇曰“毋!”

诗人讽刺写诗成,沙底雷斯^①闪闪睛。
汝目正看沙底目,蛇云:“应念汝忠诚!”

种树生儿莫漫图,吟诗塑玉总成虚。
黄蛇据腹高声语:“知汝今宵能活无?”

图谋希望总成空,生活难堪一毒龙。
若不凛遵龙警告,岂能再活五分钟!

132. 颂 词

彼姝者子,锡我光明。
美神不死,予我永生。

美于吾生,如乳在水。
吾心调饥,饫我甘旨。

锦囊维新,其香满室。

① 沙底雷斯,神名。在希腊讽刺剧中,他们在合唱中吹奏乐器。

寂寞炉烟,彻夜郁律。

爱不朽兮,靡言可宣。

心藏麝兮,亿万斯年。

我怀大德,乐且康兮。

美神佑我,得永臧兮。

133. 语 音

昔我在摇篮,常卧青橱旁。
橱中富书籍,种种杂收藏。
小说与童话,科学亦多方。
拉丁与希腊,灰尘与秕糠。
时我尚婴孩,身仅如书长。

忽闻二人语,其言亦各异。
其一语我云:“可爱哉大地!
大地如糕饼,其味甚甜美。
我能使汝尝,饱尝而后已。
毕生享厚福,永世常欢喜!”
甘言如陷阱,何尝能如此!

另一语我云:“请汝随我来。
来作梦中游,梦境实美哉!
‘不能’变可能,‘不知’变可猜。”

此言得我心,如歌如鬼叫。
不知何自来,有如海风啸。

娓娓甚悦耳,使我神出窍。
余曰:“善哉言! 汝言亦甚妙!”

创伤与宿命,嗟乎从此始。
大地饰繁华,深渊而已矣。
人群亦甚奇,我心常察视。
无端心境明,脚被群蛇噬!

即从此时始,我如预言家。
我爱苍茫海,我爱戈壁沙。
含笑看殡仪,垂泪吊繁华。
苦酒于我甜,爱之如琼花!

坎坷事常有,我不信为真。
仰天张吾目,堕渊陷吾身。
语音安慰我:“永与梦相亲。
美梦无贤愚,愚人如圣人!”

134. 叛 徒

天使降自天,矫矫如雄鹰。
猛揪叛徒发,摇撼作恶声:
“我是汝天使,汝其听分明。
汝应识教规,否则不容情!”

宗教讲博爱,此义汝须知。
贫穷与凶恶,伛偻与白痴。
博爱无差等,圣教此庶几。
他日见耶稣,敬献奏凯旗。

此是人性爱,最大之爱情。
汝心未停跳,应放此光明。
人生能如此,上帝以为荣。
此是五官娱,真正娱心灵。”

天使谈“爱”乎? 威胁加老拳。
叛徒遭刑罚,天使心安然。
叛徒愤然曰:“吾不从汝言!”

135. 喷 泉

乐事使汝惊,翻教人倦态。
美目一何慵! 尽心敛眉黛。
院中有喷泉,昼夜响沆漭。
情深神益远,悠然与泉会。

清泉溅处千花开,明月照将诸色来,泪下如雨呜咽哀!

汝心含极乐,烈焰如神炬。
奋飞勇且捷,扶摇上天府。
忽然悲欲绝,化为泪波苦。
隐隐沿阶梯,直入我肺腑。

清泉溅处千花开,明月照将诸色来,泪飞如雨呜咽哀!

入夜汝更美,芳容比明月。
将身偎酥胸,爱听池声咽。
月色照鸣泉,夜树影摇曳。
怀我尽清愁,我心自凄绝!

清泉溅处千花开，明月照将诸色来，泪飞如雨呜咽哀！

136. 贝特^①之目

清眸浓黑拟深宵，更有阿谁似汝娇？
倘有殷勤施美盼，阴霾罩我福难消。

金星闪烁两眸粗，仙洞神山妙不殊。
谁识重重阴影后，光辉隐约耀明珠。

迢迢夜色暗而明，炯炯睛光黑且莹。
信念爱情双结合，从教心境荡兼贞。

137. 仇 恨

报仇消恨雪沉冤，全赖深耕两亩田。
公理为锄勤垦殖，田园花木自芊芊。

一朵琼花岂易求？几根麦穗也难收。
泪珠滚滚从头落，浇向心田不肯休！

一田艺术一田情，两者兼施大事成。
等到他年严酷日，伸冤雪恨在公庭。

麦穗满仓花满丘，稻粱饱满牡丹娇。
天神赞赏欣投票，使我沉冤积恨消。

① 贝特，约生于964年。她是布尔干的公主，先后嫁给法国国王 Eudes 第一、Blois 伯爵和法国国王 Robert 第二，最后 Robert 和她离婚。

138. 远隔此地

此乃神圣之房,中有少女艳装。
安静,时时准备。
酥胸,羽扇招凉。
玉肘,倚于枕旁。
静听,池泉滴泪。

此乃桃乐丝^①之闺。
风与水,远处痛哭,
以哽咽为歌曲,娱此宠儿。

小心濯嫩肤:自上而下,
涂香油,浴兰麝。
——瓶花醉倒室隅。

139. 反 省

漫嗟苦痛泪双流,黑夜来临汝所求。
夜幕阴沉裹城市,有人安谧有人愁。

欢乐钢鞭造孽人,凶残刽子贱奴身。
“苦神”伸手相援救,莫与伧夫作比邻。

绿袍陈旧倚天轩,死去流年栩栩然。
莫道人生沉湎苦,“悔神”含笑在深渊。

① 桃乐丝,即圣桃乐丝,处女,第三世纪末的殉道者。

太阳临死睡蒙眬,斜照楼台面向东。
良夜宵行安静甚,请君倾耳听清风!

140. 深 渊

圣哲有深渊;人动渊亦动。
嘉言兮懿行,良愿兮美梦,
一一是深渊,使我毛骨耸。
有如罡风来,使我千番恐。

处处是深渊,直到天尽头。
万籁此俱寂,一切静幽幽。
夜梦无底渊,种种多烦忧。
上帝赐恶梦,多样且无休。

我心畏夜寐,如畏无底渊。
导我知何处? 凛凛心惘然。
我从窗棂间,窥见无终泉。

我羨无知人,碌碌心麻木。
我心患瞑眩,时时多感触。
何时能逃出:物类与数目!

141. 伊嘉^①怨

挟妓自有乐,称心且快意。
我则欲凌云,遂遭折双臂。

① 伊嘉,建筑师 Dedale 的儿子。Dedale 为克里特国王 Minos 建筑迷宫,用来囚禁牛魔。Minos 把 Dedale 也囚禁在迷宫里。伊嘉和她的父亲用蜡做成翅膀,飞出迷宫。伊嘉飞得太近太阳,翅膀上的蜡溶化了,坠海死(神话)。

幸有无敌星,九天耀明烛。
犹令日月光,历历在病目。

奋飞穷九垓,此望亦已绝。
明眸炳烈火,使我双翼折。

爱美以焚身,深渊为墓穴。
吾名难以名此渊,失此荣名增凄咽。

142. 镬 盖

火岛与冰洲,无地不生愁。
居海或居陆,无人得全福。

耶稣徒,西提^①臣,
乞丐兮富人,乡老兮市民,流浪兮隐沦,
一一皆有其痛苦之原因!

脑筋钝,神经敏,
亦莫不各有其难言之隐。
处处人人皆感受一种神秘之凄惶,仰首含泪视上苍。

上苍!
愁窟之围墙。
滑稽之歌剧形成其承尘之光。
每一个坏演员皆在此践踏流血之广场!

^① 西提,见 3125 页注。

天府！

修士之期望终成虚语！

淫邪之徒则明知其为丑恶与痛苦！

吁嗟乎！

此穹窿者无非鼎镬之盖，刑人之所；

无形中乃有广大之人群，在此受千万年之烹煮！

瓦砾

143. 浪漫之落日

朝日一何美！新浴出东方。
有如放喜炮，向人祝吉祥。
黄昏亦可悦，比梦更荣光。
世间有福者，含情送夕阳。

犹忆日当午，晔晔晞原野。
如受美人顾，中心动奔马。
惜今日已斜，瞬息即西下。
疾驰赴崦嵫，好景莫轻舍！

落日终不返，徒劳远追寻。
夜神之御宇，冷湿伴穷阴。
墓气浮林泽，兢兢足不禁^①。
蟾蜍触破屨，蜗牛寒素心。

① 禁，读 jīn。

144. 赠庞维勒^①

君曾手揪神女发,心意藐藐如不属。
疑是浪子虐情妇,大肆淫威使颠扑。

神慧漫云嫌早熟,君显大才建华屋。
结构新奇矩矱严,落成将见人皆服。

吾辈诗人血为宝,胡为逃窜如斯速?
南极星君有妖衣,能含血脉成沟渌。
昔者希昆在襁褓,扼杀二蛇余液毒^②。
此衣三染毒蛇液,恐将借此图报复。

145. 题杜米耶^③画像

羨君画像巧传神,神态容颜尽逼真。
笑貌宛如嘲笑我,知君真是大才人!

此画真如讽刺诗,笔穿纸背力称奇。
恶神姿态能如此,足见灵魂美可知。

笑容不是假装成,“三怒”^④逢人严厉惩。
神炬焚人炎似火,我心遇炬冷于冰!

① 庞维勒(1823—1891),法国诗人。

② 希昆,又译赫克勒斯,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曾在摇篮里扼杀二蛇。

③ 杜米耶(1808—1879),法国画家、雕刻家,以政治漫画、社会漫画闻名于世。

④ 三怒,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的总称,正译应为厄里倪厄斯。她们是地神的女儿,生活在鞑鞞族中,专门惩罚有罪的人。

笑容未必尽心欢,笑里仍教苦痛存。
笑是仁慈真信号,冬阳照暖万家村。

146. 华伦斯^①

——马奈^②画幅题记

名画竞神奇,美景处处在。
我知选择难,众情方摇摆。
忽睹华伦斯,珍宝耀光彩。
璎珞红与黑,堪称最可爱!

147. 题马奈《塔索^③在狱中》

诗人病倒小牢房,诗稿纷陈跛脚旁。
恐怖焚心张病眼,深渊梯级细衡量。

狱中充满众人嗤,怂恿多吟混账诗。
诗若如斯何足取?令人恐怖使人疑。

天才被困秽牢笼,鬼脸狂嘲鬼影幢。
耳后嗡嗡不可耐,扰人安睡似群蜂。

恐怖牢房梦不长,象征汝我亦神伤。
无情现实惊残梦,窒息灵魂四面墙!

① 华伦斯,西班牙东部的一个城市,地临地中海。

② 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大师。

③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

148. 和平之长烟斗^①仿朗费罗^②

(1)

马尼都^③,生命主,降自九天到原野。
旷野四周多峰峦,红河^④浩浩向东泻。

天神屹立河边峰,金光闪闪护其躬。
万里山川归控驭,昂藏神态何其雄!

天神准备召黎首,其多如沙亦如草。
巨手折取岩一块,造成精致大烟斗。
岸上芦苇择一根,用为烟管长无偶。
何以为烟树之皮,天神剥尽山前柳。

巨手乃将烟斗燃,宛如神炬光烛天。
神身巍峨浴光芒,屹立独吸和平烟。
此是和平之信号,欲令万国受宣传。

晨曦暖暖天初晓,神烟徐升香缭绕。
方升但见一线黑,其后渐绿渐夭矫。
最终稍白漫长空,磅礴如欲穿云表。

① 长烟斗,北美印第安人所用的长管烟斗。

② 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

③ 马尼都,北美印第安人信奉的神。

④ 红河,今译雷德河,美国中南部的大河。

落基山脉^①蜿蜒长,北国之湖波汪洋。
泰华仙沙之谷美无比,都嘉卢萨^②之林多妙香。
处处皆见和平烟,朝日光中杂绿光。

“先知”见象对众语,为此气者生命主。
黑氛贯日影动摇,将有良言诏万户。
所盼四方好战者,齐集红河恭听取。

不辞霜雪冒风波,不畏长途跋涉多。
四方战士受神召,虔念兼程赴红河。

十万貔貅踵相接,盔甲遍野光烨烨。
壮士雄姿如虓虎,战衣杂色如秋叶。
屡世深仇积未消,直教怒焰溢眉睫。

怒火烧睛积怨深,深感天神恻隐心。
天神万国之慈父,肯令诸子自相侵?

空中忽现巨灵掌,警戒世人褊狭想。
欲令战士心中火,掌阴之下得清爽。

其时乃闻有大声,洪钟震响激湍鸣。
隆隆及地益奔放,山谷传音麋鹿惊。

(2)

“嗟乎芸芸吾子孙,其来谛听神明言。”

① 落基山脉,北美山脉,从阿拉斯加到墨西哥。

② 都嘉卢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城市。

吾乃纪泽马克都,亦即生命之泉源。
吾以鱼鸟置藪泽,复将麋鹿放高原。

渔猎从此既方便,汝曹何事不如愿?
麋鹿不猎猎同群,竟与邻人结深怨!

我心深恨战与争,汝祷愈多罪愈盈。
相侵相杀祸所伏,共存共荣力所凭。
汝当相处如兄弟,各畅生机乐和平。

我将特遣一贤哲,敷陈利害与汝说。
汝曹如肯听良言,人生处处逢佳节。
汝曹如不听良言,即令一一皆绝灭!

汝曹应即脱征袍,洗涤战色凭清涛。
消闲不患无烟斗,岩石甚厚芦苇高。
从今共吸和平烟,相亲相爱乐陶陶!”

(3)

顿时兵器尽抛掷,临河更将战色涤。
战色在昔何辉煌!而今但余慈祥额。

竟捏泥土为烟斗,河边犹复抽长荻。
造成美管吸氤氲,浓烟直上九霄碧。
吸烟既毕赋归来,人人心中静且悻。

天神睹此含笑升,直上天门归天庭。
战争已除大功成,太阳煜煜祥云呈。

但有芬芳与光明。

149. 异教徒之祷语

吾心冷已僵,请速添汝火。
嗟汝淫乐神,不妨炮烙我!

汝乃地下光,汝乃天上娥。
惟我结冰魂,献汝侘傺歌。

嗟汝淫乐神,请常为我后^①。
或借肉与绒,乔装为荡妇;
或将催眠药,置于神秘酒。
懿软弹性鬼,谁复谓汝丑?

150. 意料之外

慳吝阿巴干^②,倚奉临死父。
父唇已惨白,犹自暗考虑:
“尚有几块板,贮藏在仓库!”

慧黠赛丽曼^③,啾啾开口语:
“心好貌自美,上帝所嘉许。”
——彼心坚似铁,烈火炼千古!

① 后,王后。

② 阿巴干,又译阿尔巴贡,莫里哀喜剧《吝啬鬼》的主人公,为吝啬鬼的典型。

③ 赛丽曼,又译色里曼纳,莫里哀喜剧《恨世者》里的人物,为秀外慧中的妇女的典型。

嗟彼报业人,自诩光明烛。
嗟彼贫苦人,贬入黑地狱:
“骑士打不平,汝何尝属目!”

嗟汝纵欲者,呵欠朝与夕。
终日双泪流,仰天长叹息。
“我愿循规矩,节欲在片刻!”

时钟低声语:“罪孽已成熟。
纵欲已陷渊,徒然进忠告^①。
白蚁啮高墙,罪人无耳目!”

忽然一人来,嘲笑兮骄傲。
笑彼纵欲者,造孽终有报。
“参加黑弥撒^②,结果并不好。”

各在汝心中,有我庙宇存。
汝实崇拜我,暗暗吻我臀。
魔鬼嘲笑汝,应识撒旦尊!

嗟汝伪善者,嘲主助主偷。
自然获双奖,幸福与仙伴:
为善登天堂,巨富敌王侯。

猎人窥伺久,狐兔应就擒。
汝我同道人,欢乐杂愁心。

① 告,读 gǔ。

② 弥撒,天主教的领圣餐礼。

我将挟汝游，行行人纵深。

踏过汝灰堆，踏过崔嵬山。
进入一宫殿，巍峨如我颜。
盘盘柱石粗，恢恢玉堂宽。

此是光荣宫，罪孽为建材。
骄傲为栋梁，痛苦为楼台！”
——忽闻九霄中，天使传谕来。

真正胜利者，其心如此语：
“祝福天使鞭，汝赐我痛苦。
灵魂落汝手，由汝为我主。
谨慎加小心，诚哉天主谕！”

呜呜小喇叭，其声甚和柔。
静夜何庄严！天麦正丰收。
默坐想天恩，高歌颂天庥。

151. 被冒读之明月

蓝天高挂月宫明，世代相传爱月情。
灿烂群星随月去，照君退却是明灯。

象床柔软睡鸳鸯，齿露瓠犀口半张。
伏案诗人思绪涌，长蛇卧草亦成双。

掩体衣裳脚步轻，潜然来吻旧时情。
当年自是多情种，腻意黄昏吻到明！

“——我见勤劳汝母亲，肩挑重担不堪贫。
乳浆喂大亲生子，我是高空见证人！”

罪我篇

152. ① 璵 珞

多情为我赋无衣，璵珞撩人意绪飞。
银铠铿锵增士气，青锋闪烁壮军威。
金珠乐伴纤腰舞，琼玖欣添玉臂辉。
素爱声光双配合，良宵相赏莫相违。

佳人含笑倚香衾，涵泳春光喜不禁②。
情重海波朝岭峤，神凝家虎恋山林。
心旌已觉高低荡，身势偏劳反复寻。
学得销魂新妙诀，三分天籁七分淫。

试凭慧眼赏奇观，玉臂圆腓仔细看③。
鸿雁一身流雪浪，葡萄双簇映冰盘。
怜卿巧借邪神媚，笑我重温槁木欢。
岩穴藏心幽静久，何图古井起波澜！

国色天香世所无，名师绘出美人图。

① 原书此下不编号，今加编号。

② 禁，读 jīn。

③ 看，读 kān。

粉敷红颊弥增艳，臀衬纤腰不厌粗。
桌上炷残垂死烛，床前炽透向荣炉。
火光爆发如长叹，鲜血匀流琥珀肤。

153. 梨堤河

山精野兽意中人，汝自无情我自亲。
爱此青丝深似海，好教十指久沉沦。

乳麝清芬染绛裳，吾头负痛此中藏。
旧情已死应难觅，嗅取当年萎谢香。

纵使长眠未必宁，仍贪梦寐胜于醒^①。
玉躯光泽如铜像，吻寄蒙眬养性灵。

热泪都从枕上收，象床深处可忘忧。
朱唇内有梨堤在，掬饮能消万古愁。

从今当奉命为尊，受苦如承预简恩。
心热更添炮烙火，怡然殉道不呼冤。

酥胸双凸耀红尖，未有心灵受继箝。
我吮鸡头消积恨，尼班西蕒^②一般甜。

154. 某女士欢乐过甚，诗以赠之

芳颜何所似？悦目名山川。
巧笑复何如？凉风在晴天。

① 醒，读 xīng。

② 尼班，古希腊传说中治悲哀的灵药。西蕒，一种毒药。

闲愁偶然遭，身强愁自掩。
玉臂与圆腴，处处光芒闪。

粉黛映钗钿，有色亦有声。
照入诗人心，变为群花形。

汝衣纷陆离，汝心狂如许。
我则畏汝狂，爱汝更恨汝。

名园偶散步，体弱不禁风。
赤日如相戏，熊熊裂我胸。

春来芳草绿，吾心如受辱。
我尝惩一花，借此为报复。

我如无赖徒，每起恶心肠。
欲待思淫时，悄然登汝床。
惩汝欢愉容，毁汝肌肤光。
刺汝纤细腰，予汝深广创^①。
美艳双新唇，注以毒质浆。
我心乐欲眩，素愿得以偿！

155. 雷波岛^②

风流希腊与拉丁，
火热朱唇忽似冰。
慰我烦忧添我乐，靓装昼夜足光荣。

① 创，读 chuāng。

② 雷波岛，一译来兹波斯岛，在爱琴海中，属希腊。

风流希腊与拉丁。

雷波热吻似飞泉，
泻入深深无底渊。
时似伏流时暴雨，忽呈狂态忽潜然。
雷波热吻似飞泉！

名岛丽姝相引行，
美人长喟有回声。
沙芙^①应被梵奴妒，巴府^②雷波并著名。
名岛丽姝相引行。

名城夜暖是良时，
少女春心人岂知？
凹陷双睛情脉脉，摩挲熟果念婚期。
名城夜暖是良时。

何劳圣哲皱眉头？
热吻频繁汝自由。
此是名城堪爱处，柔情永不逐东流。
何劳圣哲皱眉头。

苦痛长存情可原，
心高不敌奈何天。
明眸巧笑终难觅，远在天涯路万千。
苦痛长存情可原！

① 沙芙，古希腊女诗人，生于雷波岛。

② 巴府，塞浦路斯岛的旧名。岛上有著名的维纳斯庙。

谁是雷波审判神？
积劳眉蹙永难伸。
汝将泪雨倾沧海，正直当怜受苦人。
谁是雷波审判神？

法律无平无不平，
守贞处女在名城。
天堂地狱皆堪笑，信仰崇高属爱情。
法律无平无不平。

雷波选我颂贞媛，
神秘贞媛我独传。
我自童年知秘隐，狂欢声里泪涟涟。
雷波选我颂贞媛。

当我巡逻柳葛峰^①，
目光敏锐耳尤聪。
哨兵日夜勤监视，属目千帆望远空。
当我巡逻柳葛峰。

茫茫沧海果仁慈？
岩石回声哽咽悲。
怒涛汹涌雷波岸，浮出沙芙美艳尸。
茫茫沧海果仁慈？

情种诗人共一身，
梵奴不及断肠人。
蓝天不及乌珠眼，愁绪纷如惨淡云。

① 柳葛，地中海岸的一座山。

情种诗人共一身！

绝世佳人胜梵奴，
风和日丽世间无。
海洋爱汝金黄发，反映朝阳似汝肤。
绝世佳人胜梵奴！

渎圣沙芙竟丧生，
不遵教义骂神明。
投将玉体豺狼食，不敬终当受痛惩。
渎圣沙芙竟丧生！

从此雷波悼念深，
纵然举世尽倾心。
怯闻夜夜冤魂哭，野岸频传远送音。
从此雷波悼念深！

156. 孽妇们

无力繁灯吐焰微，氤氲香气袭罗帏。
希波^①幻想多情手，撩拨青春意绪飞。

风霾迷眼觅天真，望断天涯幻梦人。
游客徒劳回首觅，蓝天早已过清晨。

任凭懒泪湿双睛，如病如痴荡妇情。
卸尽武装肢体弱，佳人美貌更轻盈。

① 希波，全译为希波吕忒，神话中阿马孙族之王后。

玉体横陈静且欢,田芬^①凝视最销魂。
狐狸衔得鸡雏去,犹自眈眈未肯吞。

强人长跪弱人前,汝似天神我似仙。
美酒半酣欣胜利,美人腻语谢周旋。

狂欢已极唱无声,面对娇娃眉目情。
感激深恩长太息,娇娃爱语对牺牲:

“嗟乎吾爱汝希波,乡人温柔意若何?
初蕊不堪风肆虐,牺牲宜少不宜多。

我唇轻接似蜉蝣,澄澈明湖静夜幽。
我吻如轮如耒耜,能从汝吻挖深沟。

马蹄牛角足伤身,吻似车轮压汝唇。
汝我一心还一体,汝应回首好相亲。

双瞳剪水足销魂,中有神浆圣水存。
欢乐深藏吾揭幕,赐卿甜梦万年温。”

希波仰首诉衷情:“不负深恩不悔盟。
肠断更添心忐忑,夜餐凄惨亦堪惊。

阴风飒飒撼楼台,络绎阴魂盖顶来。
导我天边临血海,天边处处总堪哀。

奇哉胆战复心惊,所为何因疑莫明。
汝吻我唇增我怖,汝呼天使我怔营。

① 田芬,斯达尔夫人小说中的女主角。

情人凝睇我何堪？念我深情永似潭。
纵使汝身为陷阱，我今落井也心甘！”

田芬摇首鬓云飞，悲剧已成谁敢违？
宛似降乩三脚座^①，扬眉致语最权威：

“情深谁敢说阎罗？汝莫徒劳幻梦多。
莫把爱情加道德，邪神能去鬼能雉。

纵变宵寒为昼温，漫夸魔术可通神。
爱情炽热如红日，犹是难温瘫痪身。

行行汝往觅痴郎，苦吻贞心枉自伤。
满腹悲哀兼悔恨，满怀烙印诉衷肠。”

孩儿苦痛惨无边，倏忽狂呼复泫然。
“顾我此心深且广，窅然深陷似深渊。

欲使重帷隔地球，疲劳使我得全休。
汝胸是我新莹地，但愿埋身在汝喉。”

沉沦怜汝众牺牲，迢递征途地狱行。
孽妇深渊宁有底？罡风吹汝冷于冰！

暴雨乘风似沸羹，群趋欲望集狂形。
痴心妄想何曾达？欢乐收场是孽刑。

① 古希腊风俗，巫师坐在三脚座上，传达阿波罗的神谕。

可怜洞穴乏阳光，瘴疠强侵透气墙。
毒瘴熏蒸如烛焰，汝肤渗透害人香。

堪叹欢娱不久常，汝喉增渴汝皮僵。
西风劈拍旌旗响，肉欲弥深情更狂！

157. 吸血鬼诸色相

妇人对我扭腰股，宛如长蛇炭上舞。
胸衣铁上揉双乳，口中宣传兰麝语：

“我有樱唇润且红，我能令汝醉春风。
旧愁忘却象床中。
鸡头善医涕泪容，老翁欢笑如儿童。

迨我裸体更玲珑，可代星月与晴空。
床第之乐我精通：拥抱臂耀天鹅绒，
任人牙齿啮酥胸；怯而荡，弱而雄。
多情裊裊动惺忪。
神仙亦将甘心为我入地狱，弃天宫！”

我既被她吸骨髓，四肢瘫痪神委靡。
回头犹欲赠情吻，忽见丑女脓遍体。
吸血已多成积粮，腰间黏液可糊纸！

我心恐怖闭双睛，重启复见满室明。
妇人丑女皆已杳，但见髑髅残碎形。
枯骨东西摇飒飒，恰似信旂店帜冬夜随风鸣。

译后记

一、译文大部分是 1940 年的旧译,略加修改,并补译了四十三首。

二、译文根据巴黎 Alphonse Lemerre 出版社的版本,诗的次序也依照这个版本。

三、译文纯用意译。我认为诗只有意译才能把诗味译出来,不必以字字比对为工。

四、我把《恶之花》译成旧体诗,这是一种尝试。这并不妨碍别人把它译成白话诗。

五、译文略加注释,以帮助读者了解诗的内容。

译者

1980 年 3 月



社会分工论

[法]涂尔干 著

目 录

再版原序	3181
初版原序	3211
导 言	3219
卷一 分工的作用	3227
第一章 对这作用下定义的方法	3227
第二章 机械的连带性	3247
第三章 由分工而成的连带性	3285
第四章 上文的另一证据	3304
第五章 有机连带性之渐占优势及其结果	3317
第六章 有机连带性之渐占优势及其结果(续)	3342
第七章 有机的连带性与契约的连带性	3364
卷二 原因与条件	3392
第一章 分工的进步与幸福的进步	3392
第二章 原因	3414
第三章 副因	3440
第四章 副因(续)	3460
第五章 上文的结论	3484

卷三 变态的形式	3505
第一章 无法律的分工	3505
第二章 强迫的分工	3524
第三章 另一种变态的形式	3537
结 论	3543

再版原序

——关于职业集团的几个观察点

在这书再版的时候,我不肯把原文的内容修改。每一部书自有它的个性,这个性是该保存的,所以我们不宜改变它出世的时候的面目^①。

但是,在初版的时候,这书便暗藏着一个意思;现在我觉得有把这意思抽出来而且更明确地申说的必要,因为这可以把本书的某几部分表彰,甚至于可以表彰从前我所发表的几种著作^②。这意思乃是关于现代社会组织里的职业集团应有的任务。关于这问题,在起初的时候我只隐隐地提及者^③,这因为我预备再提,而且预备特别做一篇研究的文字。然而我忽然有了别的事情缠扰着,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够做这一篇文章,倒不如趁这再版的机会,说一说这问题与本书的论点是怎样粘连着的,这可以表明问题的关系,尤其是想要令许多人懂得这问题的急迫与其关系的重大;因为有许多理由可以阻止人们懂得,我要努力打破这些理由。这就是我这新序文的对象。

① 我仅仅在绪论里大约删去了三十页,因为我觉得那一段在今日是用不着的了。在下文删改了的地方我再加以说明。

② 参看《自杀论》(Le Suicide)的结论。

③ 参看下文。

在本书里,我再三地提及现代经济对于道德上、法律上,都有无定的状况^①。在现代的种种职务里,实际上,职业的道德只存在于初步的状况。律师、官吏、军人、教员、医生、神父,都有他们的职业上的道德。但是,至于雇用人与被雇人的关系、工人与监督的关系、工业家与他们的同行或与民众的关系,假使我们要用稍为明确的字眼去下一个说明,结果一定是只获得一个笼统的解答!社会上只有一个含糊的通论,譬如说被雇人应该怎样尽忠于雇用人,说雇用人怎样不该滥用经济的最高权,此外还责备那些太明目张胆的不正直的商战,与那些太显然的剥蚀消费者的行为;职业界对于道德的观念,大约就只有这几点了。再者,这些戒条有一大半是不带法律的性质的,犯条的人只受舆论的惩戒,不受法律的制裁;而且舆论对于尽这种含糊的义务的行为是非常宽待的。世上最可责备的行为往往因成功而受社会的原宥;舆论容许不容许,事情公平不公平,是没有一定的界限的,只由各人把界线挪移,去凑合他们的私见。这样不明确的无定的一种道德是没法子成为一种规条的。因此之故,这种团体生活的权限有一大部分是逃出规律的制裁之外的。

如下文所述,经济界给我们看见的惨现象,例如种种的紊乱与不停止地发生的种种冲突,都该归罪于这种无定的状况。因为既然没有什么能够管住社会上的种种势力,也没有什么界限是指定给人们遵守的,所以这些势力就倾向于无限的发展,甲乙互相冲突,以至互相压迫,互相摧残。当然,那些强者就能压倒那些弱者或管领他们。但是,那被征服者虽则不得已而受人隶属,忍耐一时,然而他们并非情愿,因此,那隶属的地位没法子不受动摇^②。强

① 参看下文。

② 参看卷三第一章第三节。

力所迫成的休战始终只是临时的,人是休战了,心却不肯罢休。人类的热烈的心情只有其所尊重的道德的权威能够遏止。如果没有这种权威,那就只有最强者的法律当权,然而战争——无论是潜伏的或急剧的——却是永远不能免的病症了。

这种紊乱乃是一种病态,毫无疑义,因为这是与社会的目的恰恰相反的。社会的目的在于消除——至少还该节制——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把最强者的物质上的规律隶属于一种更高的规律之下,却不在乎紊乱。人们往往替这紊乱的状态辩护,夸说这可以奖励个人的自由的进展,然而这是徒然的。人们往往要说个人的自由与法律的权威是不相容的,这乃是最不通的论调。恰恰相反,自由(我说的是正当的自由,是社会应该令人尊重的自由)的本身就是法律的出产品。我们要自由,除非先禁止别人利用他们的物质上或经济上或其他的优胜点来臣服我们的自由;而且只有社会的规律能禁止他们滥用这种权力。所以现在 we 晓得某种繁复的规则是需要的;有了这规定,个人经济的自由就有了保障,否则自由不过是虚名罢了。

但是这状况到了今日更成了非常严重的现象,这因为在大约二百年以来,经济上的职务发展得很厉害,是从前所未见的。从前经济上的职务只占次要的地位,现在却在首要的地位了。当初人们不屑谈经济,把它委托给下级社会,但那时代离我们的时代很远了。现在我们看见军事、行政、宗教上的职务,都一天一天的向经济上的职务退让,仅仅有科学上的职务还能同它争这首席;然而现代的科学除了供给社会的实利就没有权威,换句话说,科学的大部分只是替经济上的职务效劳。所以人家能说我们的社会是或将是绝对的实业的社会,这也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话。一种活动的形式在社会的生活全体里占了一个这么重要的地位,假使长此没有规律,显然会发生最大的纷扰的。这尤其是普通社会的道德破产的源泉。正因经济的职务把最大部分的公民吸收了去,就有许多

个人的生活是完全在工界或商界里过去的；这么一来，既然他们的环境里的道德观念不深，他们的生活就有一大部分溢出了道德的范围之外。我们如果想要义务的观念深深地印入我们的脑筋，非得我们所处的环境常常把这观念提醒我们不可。我们是不能自然而然地妨碍我们或压制我们的；那么，假使没有一种东西时时刻刻叫我们压制某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们怎能养成这种习惯呢？我们的时间都支配在职务上，假使我们除了关于我们自己的利益的规律之外并不遵守其他的规律，我们怎能知爱、大公无私、忘我、牺牲……种种美德呢？所以，经济上的规律不存在，其影响乃超出经济界自身之外，民众的道德也一定会被引入漩涡，同趋下流了。

但是，疾病证明了，病源是什么呢？应该怎样下药呢？

在本书里，我曾经尽量地申说社会的分工对于这种病态是不负责任的；人家有时候说这是分工的弊端，这话是不对的。我曾经说过，社会的分工不一定产生散漫支离的结果，而且各种职务在甲乙互相充分地接触的时候，它们本身就倾向于求一个平衡，而且求一个规律。但是，我这一个解释乃是不完满的。因为虽则各种社会职务在规则地互相有了关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求一个相互间的适合，然而在另一方面说，这适合的方式如果没有一个团体把权力去维持它，它就不能变为一种行为的规律。实际上，一种规律并不仅仅是习惯上的一种行为的样法，而是一种义务的行为的样法，换句话说，就是不徇个人私见的一种样法。只有团体能具有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最高权，所以要个人遵守规律，非建立一个团体不可，因为在各个特别的个性之上的唯一的道德上的个性乃是团体所造成的。而且，除了每天的短时期的交际可以形成规律之外，也只有团体能有连续性甚至于能有永久性去维持那规律。还有一层，团体的任务不仅仅限于把各个人相互间的条约的最普通的结果造成一种命令式的规律，它还积极地干涉一切的规律的创立。

先说,它是一个公正人,被指定来解决那些利益上的纠纷,而且决断各人应守的界限。再说,首先是它需要秩序与和平;无法律所以是一种毛病者,首先就因为社会由此受苦,因为社会要生存就不能缺少了连贯性与规则性。所以,道德上或法律上的一种规定乃是社会的种种需要的表示,也只有社会能认识这需要。这种规定固然建立在舆论之上,然而一切的舆论都是团体的同化的结果。如果想要医好这无法律的病态,就须有或须造成一个团体,然后在这团体内建立现代所缺乏的一种法律制度。

无论是政治社会的全体或国家,都不能负担这种任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经济的生活是很特别的,而且天天向特别的路上走,所以政治社会或国家的权限都不能范围它。一种职业的活动,非与它颇为相近的一个团体就不能很有效地去规定它,因为要相近才能好好地认识它的作用,才能感觉它的一切的需要,才能追随它的一切的变化。合于这些条件的唯一的团体,便是那些结合在同一的实业而且同一的组织之下的人们所建立的团体。这就是所谓同业组合或职业集团。

然而在经济上,非但职业的道德不存在,连职业的团体也不存在。自从前世纪取消了——也取消得有理——那些旧组合之后,并没有怎样从新的基础上重建一些组合,有的仅仅是零碎的不完全的尝试。当然,从事于同一职业的各个人因为事务相似之故就互相发生关系。甚至于他们的竞争也是发生关系的媒介。然而这种关系并没有什么规则;这只是偶然遇合而发生的关系,而且往往是纯然的个性的表现。甲实业家与乙实业家相接触,这并不是甲种或乙种特别的实业团体自身联络起来取一致的行动。间或偶然有些时候,我们看见同一职业的支体都集合起来开一个会,为的是讨论公共利益的某问题,然而这会的寿命是一时的,它因为某种特别情形而产生,等到那特别情形消灭时它也不能不跟着消灭。因此之故,这种集会虽则曾经造成团体生活的机会,等到那些集会告

终了的时候,团体的生活也就完全告终了,或差不多告终了。

只有几种集团大约是不中断的,这就是今日所谓资本家联合会或工人联合会。在这上头,当然有一个职业上的组织的起点,然而这还是草创的,还没有一定的模型。先说,一个联合会乃是一个私立的团体,并没有法定的权威,因此也就没有一切合规则的能力。这种会的数目,依理是没有定限的,甚至于在同一类的实业界的内部也是如此;甲会与乙会是分立的,假使它们不相联络,不求统一,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表现那职业的整体的统一性。还有一层,非但资本家联合会与工人联合会是显然有分别的——其实这也是合法的,必要的,——而且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也没有规则的接触。本来应该有一种共同的组合,这种组合并不使劳资两方失了他们的个性,同时又令他们能做一种共同的规定,确定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叫他们两方都受同一的权力的制裁。然而这种组织并不存在,所以始终只是强者的法律去解决各种纠纷,而战争的状况仍旧完全不曾消灭。除了从公共道德出发的行为之外,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恰像两个自治国家的地位,只是一强一弱罢了。他们两方可以成立些条约,也像两国的人民借国家的名义去订相互间的条约一般。然而那些条约仅仅是双方现有的经济能力的表现,也就像两个战争的国家的条约只是双方的军事能力的表现。这种条约只表示一种事实,却没法子表示权利。

如果要一种职业上的道德与一种职业上的权利能在经济界种种不同的职业里成立,并非一种紊乱的不统一的团体所能达到目的,必须那团体变为——或说重新变为更妥些——一种确定的有组织的团体,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众的组织。然而这类的一切计划都与某几种成见相抵触,所以我们首先要避免或消除这些成见。

先说,这种组合有它的过去的历史做它的对头。它确是被认为与我们从前的政治制度密切地相关联的,现在那老制度既然消

灭了,大家也就认这种组合是不能更存在的了。若替工业与商业要求一种同业组合,是似乎是要回溯从前的历史;这种向后退的计划是被人家认为不可能的或反常的了。

假使我提议把中世纪的旧式组合用人工去恢复起来,人家当然有反对我的理由。然而问题却不在这里。我们并不在乎晓得中世纪的旧制是否切实地与我们的社会相宜,而在乎晓得当年的旧制所适应的需要是否没有时代性的,——虽则环境变了的时候制度也不得不更变以适应环境。

在那些组合里,我们看不出一种暂时的、只合一时代或某一期文化的组织来,这因为它们的来源太远了,而且它们在历史上发达的情形也不容许我们说它们是有时代性的。假使它们仅仅发生于中世纪,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说它们既然与一种政治制度俱生,也就该与那制度俱灭。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它们的来源是比中世纪的制度古了许多的。就普通说,自从有职业以来就有同业组合,换句话说,自从实业不是纯农的实业之后就有同业组合了。在古代希腊——至少是直至被罗马征服时期——人们似乎不知道有同业组合,然而其所以如此者,只因希腊人轻视技艺,一切的技艺差不多完全由外人包办,因此也就没有政府的法定的组织^①。至于罗马方面,至少在共和的初期就产生了同业的组合;有一种传说还以为这种组合是国王努马所创的呢^②。当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这种组合大约不能怎样大放光辉,所以历史家与古代的碑文都很少述及;因此我们也就很不明了它们是怎样组织成的。但是到了

① 参看 Herrmann 的 *Lehrbuch der griechischen Antiquitäten*, 4erB., 3eéd., p398。有时候,工人们因为职业的关系竟被剥夺了公权(*ibid.*, p392)——我们不晓得那时候虽则没有政府的法定的组织,是不是还有秘密的非法的组织。只有一层是可以断言的,就是那时候有许多商人的同业组合。参看 Francotte 的 *l'industrie dans la Grèce antique*, t. II, p204 et suiv.

② 参看 Plutarque 的 Numa, XVII; Pline 的 *Hist. nat.*, XXXIV。这大约只是一种传说,但这可以证明罗马人以为他们的同业组合有很长久的历史。

西赛龙时代,同业组合的数目增加了许多,开始在社会上占一个位置。依华尔清说:在那时候,“一切的工人阶级都似乎希望把那些职业上的集会增加”。这种向上的运动继续下去,到了帝政时代,竟达到很大的扩张。“如果我们注意在经济上的种种不同点,也许可以说至今还不曾超过当时的扩张的程度”^①。那时的工人的种类很多,然而他们似乎终于建立了一个会,还有那些以商业谋生的人也是如此。同时,这些集团的性质也就改变了;它们终于变为真正的行政的机关。它们充当了政府的许多任务;每一种职业被认为民众的一种职务,而这种职业里的组合是对于国家尽义务的,负责任的^②。

这就是同业组合破产的原因。原来这种隶属于国家的制度不久就变坏了,一变而为令人难堪的奴隶制度,而这种制度须待皇帝们的压迫然后能够维持。他们采用种种的手段去阻止工人们逃避那些从职业本身所发生的艰重的义务,甚至于以强迫当兵为最后的手段。这样的一种制度显然只能在政权尚有强迫施行的力量时存在,所以帝政被取消了之后这制度也就跟着消灭了。再者,内乱与外人的侵略已经摧残了商业与实业;工人们利用这机会就离了城市,分散在乡村之间。因此之故,纪元后的前几个世纪就发生了一种现象,这现象在第十八世纪末期还依样地重演了一回。什么现象呢?就是:组合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消灭了。在哥尔与日耳曼的几个原属罗马的城市里,仅仅尚留存着若干痕迹。在那时候,假使有一位学理家认识了那境地,大约他一定会像后世的经济家一般地断说那些组合没有——至少可以说曾经有过,而现在没有——存在的理由,说它们是一去不复返的,而且他会

① 参看 *Etude historique sur les corporations professionnelles chez les Romains*, t. I, p.56—57。

② 有些历史家以为自有同业组合以来,它们就与国家联络。但无论如何,在帝政时代,同业组合的政府化的性质是特别发达的。

骂试行重新建立那些组合的人们是开倒车、是做梦呢。然而这种预言的荒谬,试看不久以后的事件就可见得了。

原来那些同业组合在隐灭了一时之后,又在欧洲一切的社会里开始它们的新生命。在11与12世纪之间,它们便复活了。依洛怀素说:自从那时起,“工人们开始感觉有互相联络而成立社会的必要”。总之,到了13世纪,同业组合重新又到了兴盛的时期了,而且他们渐渐发达,直到衰落的起点之日为止。这样的一种富有持久性的组织是没法子归纳入偶然与不定的特别情形里去的,更不容我们假定它是一种团体的什么谬误的产生品。自从政府的起源直到帝政的最盛时期,自从基督教的曙光直到近代,同业组合乃是必要的;其所以如此者,就因为它们能适应那些又深又久的需要。尤其是我们试看它们曾经消灭了一次,仍旧凭着自力,换了一个新形式便重新建立起来,因此我们晓得人家所谓它们在前世纪的末期猛然消灭了就是它们不能与现代的团体生活的新条件适合的证据,这一说是没有一点儿价值的了。再说一层,今日一切的开化的大社会都感觉得有恢复那些同业组合的必要,这就是一个先兆,可以确切地证明根本的取消不是灵药,而杜尔戈的变法还不行,还需要再变一变,而且这一变是没法子做无定期的延宕的。

二

但是,同业团体的组织在历史上固然不一定是合时宜的东西,我们能不能相信在现代的社会里它可以胜任我们所支配给它的任务呢?原来我们所以认为现代需要它者,并非要它帮助经济的发达,却是要它能够在道德上发生影响。在职业集团里,我们首先看见的就是一种道德上的权力,要这权力能压制个人的自私,要在工人们的心里维持着一种互助的热诚,要禁止最强者的淫威像这样凶暴地在工商界实施。但是职业集团是被认为不适宜于这种任务的。因为它是适应有时间性的利益而产生的,它似乎只能为

达到营利的目的之用；而且因为大家回忆从前的组合制度，越发有这种感想了。人们当然会设想将来那些组合制度的结果也不外是当年所经过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专谋维持或扩充他们的优先权或专有权，所以也难怪人们不明白这种纯然职业上的企图会对于团体或各分子的道德发生一种很好的影响。

但是我们不该把某几种组合在发达的最短期间内的可能的真相扩充到组合制度的全体上去。固然因制度本身的关系致令它受了一种道德废弛的结果，然而在未废弛以前，在它的历史的一大部分当中，它曾经有了很多道德上的作用。这种情形，以罗马的同业组合为最显明。华尔清说，罗马的工人的同业组合很不像中世纪那样有职业的色彩：那时节并没有方法的规定，也没有强迫的学习，也没有专享的权利；而且他们的目的也不在乎集合必需的资本去开办一种实业^①。当然，因为有了会社，遇必要时，他们便更有力量去保护他们的共同的利益。然而这只是那种组织所产生的一种有益的影响，而不是组织存在的理由，也不是主要的作用。我们首先要知道同业组合乃是一个宗教式的会社。每一个组合里有它的特别的神；而且，假使有法子想的话，他们还在一个特别的寺院里举行崇拜他们的神的典礼。一家有一家的家神，一城有一城的城神，同样，一个会社里也有它的保护神，就是所谓社神。有了这职业上的宗教，自然也就有些节日，大家共同地祭祀，共同地宴饮。再者，种种的节日都只供给娱乐的集社的机会；而且往往分发些食物或金钱，费用在公款内开支。人们也曾考究这种组合里有没有救济金，会里的各分子遇着匮乏的时候是否很规则地受公款的救济，但是关于这一层，考究的结果，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②。但是有一件事可以把这争点的兴味与其价值消除了，这就是那些有定期或无定期的公共宴饮，加之以食物或金钱的分发，已经往往是间接

① Op. cit. , I , p194。

② 有一大部分的历史家以为有些会社至少是互相救济的团体。

的救济了。总而言之,那些穷苦的人们都知道他们可以依靠这种无形的津贴。——因为有了宗教的性质,所以工人的会社同时也就是葬仪的会社。那些分子像 gentiles^①一般地在同一的宗教里团结了一辈子,所以也就想要一块儿长眠。一切的颇富的组合都有一种团体的 columbarium^②;至于会社没法子购买一所葬地的时候,至少它也担保它的各分子有些很体面的葬仪,费用在公款里开支。

宗教是共同的,宴饮是共同的,节会是共同的,墓地是共同的,这一切综合起来,还不是罗马人的家庭组织的显明的特征吗?所以人家能够说罗马人的组合就是一个“大家庭”。华尔清说,“没有一个名词比‘大家庭’三个字更能表现那些分子相互间的关系的性质;而且有许多特征可以证明在他们的内部有一种很大的友爱维持着”^③。原来利益的共同就代替了血统的共同。“会社里的各分子相视如兄弟,所以他们有时候竟以兄弟相称”。他们最普通的称呼乃是 sodales 一字^④,然而这一个字的本身就表示是精神上的亲眷,包含有很密切的友爱。会社里的男女保护人往往用父母的名称。“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各分子对于会社的忠诚,这就是他们对于本社的捐赠或把遗产留给本社。还有一个证据就是他们的墓碑,我们在墓碑上可以看见 pius in collegio^⑤,足见他们对于会社的虔诚,犹如说 pius in suos^⑥一样”^⑦。这些家族性的生活是那样发达,所以布瓦西耶说这就是罗马人的同业组合的主要目的。他说:“甚至于在工人的组合里,他们进社首先就为的是共同生活的乐趣;为的是要在自己的家庭之外找着些消遣,好忘了自己的疲劳与

① 拉丁文,“亲属”的意思。

② 拉丁文,“葬室”的意思。

③ Op. cit I, p330。

④ 拉丁文,“朋友”的意思。

⑤ 拉丁文,“敬社”的意思。

⑥ 拉丁文,“敬家”的意思。

⑦ Op. cit. , I , p331。

麻烦;为的是找一个比家庭宽些而比城市狭些的团体去过亲密的生活,好教他们的生活变为更容易些、更可喜些。”^①

基督教的社会所归属的社会方式与古罗马的社会方式很不相同,所以中世纪的同业组合不十分像罗马的同业组合。然而中世纪的同业组合也曾为它的分子而创造道德的环境。洛怀素说:“同业组合把同一职业的人们联络起来,而联络的媒介却是很狭小的。它往往在一个教堂或一个特别的小教堂里成立,成立时请一个圣,这圣便变为这会社的全体的主保……他们在这教堂里集合,做些很堂皇的弥撒,然后这圣会的诸分子一块儿去开一个快活的宴会,算是完成这节日。在这一点,中世纪的同业组合与罗马时代的同业组合很是相似的。”^②再者,组合里往往预备一部分的基本金以为慈善事业的用途。

此外还立了些章程给每种职业,规定了资本家与工人两方的义务,同时还规定了资方对于工方与工方对于资方的义务。当然,在那些规定里可以有许多条是不合现代的思想的;但是我们应该依照当时的道德去评判它们,因为它们是表现当时的道德的。只有一层是不容有异议的,这就是:那些章程的规定并不以甲种或乙种的个人的利益为前提,却只顾及团体的利益;至于他们是否了解这利益,那是我们所不必管的。依理说,凡是把私人的利益隶属于公众的利益的时候,无论如何,才有一种道德性^③,因为这确实可以表示某种牺牲的精神。再者,有许多章程是从情感上出发的,这与我们现在的章程还是一样的,譬如仆人受团体的保护,好教他的主人不能因一时的喜怒便任意辞退了他。义务固然是彼此都有

① 看 *La Religion romaine*, II, p287—288。

② *Op. cit.*, I, p217—218。

③ *Op. cit.*, I, p221。参看关于同业组合的道德性的两部书。关于德国的有 Gierke 的 *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wesen*, I, p384; 关于英国的有 Ashley 的 *Hist.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I. p101。

的,然而这种相互性非但本身是公正的,而且它能证明当时的工人应享的重要的特权。所以章程规定不许主人找些邻人帮助做工,以致占了他的佣人做工的权利;甚至于用妻子帮工也是不许的。一言以蔽之,洛怀素说得好:“这些对于学徒们与工人們的章程在历史家与经济学家看来,并不是可鄙的。这并不是野蛮时代的出产品,而且还可以表现一种有条理而有意义的精神,是毫无疑问地值得注意的。”^①总之,一切的规定都是为维持职业上的正谊而立的。他们还立了种种提防的方法,阻止商人或技艺人欺骗购买人,强迫他们做好的、不骗人的作品^②。——当然,到了某一个时期,那些规律都变了扰人的了。做主人的一心只顾自己的特权,不很顾及那职业的名誉与诸分子的道德了。但是,凡是一种规律的成立,经过了若干时期,没有不渐渐变坏的。或因那法子一成不变,以致后来不合时宜;或因它成了畸形的发达:这样一来,把它变得太笨了,不能再胜任它所负担的任务了。我们可以根据这理由去改造它,但我们不该宣告它是无用的而把它毁灭了。

在这一点,尽有各种说法,然而从前的种种事实已经很够证明职业集团并不是不能发生一种道德作用的了。罗马时代与中世纪的生活里,宗教既然占了这样重要的位置,它的真性质也就非常显明,因为那时一切的宗教团体都建设一个道德的环境,同样,一切的道德的信条也不得不倾向于采用宗教的形式。再者,这种团体组织的性质是由一种普通原因的行为出发的,而这种很普通的原因又是在别的环境里常常可以看见的。我们既然晓得在政治团体里,有某一部分的人们觉得大家的意见、利益、情感、任务相同,而且其他的人们的意见、利益、情感、任务相异;那么,在这同性的影响之下,他们难免互相吸引,互相寻觅,互相交际,互相联络,以致渐渐造成一个狭小的团体,在普通的社会里另有它的特别的面目。

① Op. cit. , I , p238。

② Op. cit. , I , p240—261。

但是,那团体成立了之后,就会发生一种道德生活,这生活既在一些特别条件里产生,也就带有这些特别条件的标识。因为凡是同在一块儿生活的人们,在很规则地互相交际的时候,就不能不对于他们借会社而造成的一切发生感情,不能不关心于这一切,不能不顾它的利益,不能不计及他们的行为。这系念那超济个人的某事物的心理——这把各个人的利益隶属于公众的利益的心理正是一切道德规律的源泉。如果这心理变明显了,变确定了,如果它变成了一定的程式,施于生活上最平常而最重要的情形里,这就是有道德规律的一个团体正在建设的特征了。

自然而然地,加之以各事物的力量,这结果就会产生,同时这结果变为有用的,大家觉得它有用,越发可使它的根基巩固了。社会利用那些特别团体,因为那些团体如果不成立,社会的活动没有了规律,就会弄成混乱的状态;然而非但社会本身有利;在个人方面,也可以找着快乐的源泉。原来混乱的状态对于个人也是痛苦的。每逢个人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的权力裁制的时候,就有冲突与紊乱的状态发生,各个人也就因此受苦。在有直接关系的伴侣之间的战争里生活,谁也不觉得这是好的。这对于普遍的敌忾的感触,这由敌忾而成的相互间的疑忌心,这由疑忌而生的紧张的精神,越是慢性的,越是令人受苦;我们虽则爱战争,也爱和平的幸福,而且因为人类团结的程度越高——换句话说开化的程度越高(因为团结与开化有同等的价值的),和平的幸福也就越有价值。共同的生活是强制的,同时也是有兴味的。固然,社会需要强制力使人们超过自身,从自身的物质上的自然加上另一种自然;然而人们渐渐尝着这新生活的好滋味,也就渐渐感觉这需要,每逢一种活动,大家都热烈地去寻找那好滋味了。由此看来,当各个人感觉得利益相同就互相联络的时候,这并不仅仅为的是保障那些利益,而是为联络而联络,为的是离开了仇敌的念头,为的是感受痛痒相关的乐趣,为的是把众人合为一体。再明确地说一句,为的

是一致地去过一种同样的道德生活。

家庭的道德也不外是这样造成的。我们因为看见惯了家庭的幻象,似乎觉得家庭所以曾经是而现在还是尽忠与牺牲的地方,还是道德的无上的发源地者,这因为家庭有好些特别而优胜的性质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人家很喜欢相信在父族里有一种非常的大力可以养成道德上的联络。但是我曾经往往有机会说明^①人家的话是错的,父族并没有那样非常的效验。我可以说一个证据:在许多社会里,非父族的人们是杂在家庭里的,然而这些所谓人造的亲眷是很容易互相结交的,而且有父族的一切的效果。反过来说,往往有许多父族里最亲的人在道德上或法律上是互相不管的,譬如罗马家族里所谓血族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家族的性质并不是由血统形成的:这不过是在政治社会里的一个个人集合的团体。这些个人觉得相处很近,意见更相同,情感更相同,利益更相同,所以聚在一处。靠着父族的缘故,这种集合就容易了许多,因为有了血统关系,各人的心理也就倾向于相同。然而此外还有许多的元素,譬如物质上的接近,利益的连带,与为着抵御一种共同的危险而感觉的联络的需要,或仅仅是为联络而联络,这些元素都是非常能够使各人互相亲近的。

再说,这些元素并不是家庭所特有的,同业组合里也有这些元素,只不过变了一个形式罢了。那么,这第一个团体——家庭——既然在人类道德史上占了这样重要的位置,为什么第二个——同业组合——就不能如此呢?当然,其间还有一个分别:一家的诸分子是把生活的全部公共了的,至于同业组合的诸分子仅仅把职业上的企图公共了而已。家庭是一种完全的团体,这团体的作用非但伸展到经济作用方面,还可以到宗教、政治、科学各方面。我们所做一切的颇重要的事情——甚至于在家庭之外做的,都在家庭

^① 尤其是请看 *Année sociologique*, I, p313 et suiv.

里有了回声,惹起了好些相当的反动。至于同业组合的势力范围,在某一意义上说,就狭了些了。然而我们还应该看清楚:社会越趋向于分工,职业生活的位置越是重要;因为各个人只担任一种很特别的职务,我们活动的地域渐渐只限于那职务所圈定的范围之内了。再说,家庭的作用虽则扩张到一切上头,却只是很普通的,并没有详细的作用。尤其是家庭自从失了古代的统一性与难分性之后,同时已经失了它的一大部分的效力。在今日看来,每隔一代,家庭就分散了许多,人们的生活的一大部分竟可以在家庭势力范围之外过去了^①。至于同业组合却没有这或断或续的状态,它是与生活一同继续下去的。所以它与家庭比较,虽则在某方面看来比不上家庭。而它的好处也可以相抵了。

我所以认为应该把家庭与同业组合相提并论者,这并不仅仅为的是做一个比较来增一增见识,而是因为这两种组织很有几个同源的地方。罗马时代的同业组合的历史最能证明这一层。我们确实看见同业组合是按照家庭的组织的模型造成的,只不过形式新了些,大了些而已。这样看来,假使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同源的关系,职业集团怎能令人这样联想到家族集团呢?实际上,在某一意义上说,同业组合乃是家庭的承继者。当实业是纯农的时代,在家庭里与村乡里(村乡也只是一种大家庭),同业组合就直接寄托在家庭的机关上,用不着另立一个机关。当交易不曾或不很发达的时代,农人们只在家庭范围内交易也就够了。经济作用在家庭之外没有影响时,家庭就尽足以支配经济作用,而家庭的自身也就算是职业团体。但是自从有了种种技艺以后,事情就不相同了。要以技艺谋生,先要有主顾,所以应该出了家庭之外去找主顾,又须出了家庭之外去同那些同行的人们发生关系,同他们竞争,同他们妥协。再者,技艺与城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城市的成立的要

^① 关于这意见,我在《自杀论》第433页上申说。

素乃是移民,这就是说各个人离了他们生长的故乡到来形成一个城市。这样一来,一种新的活动形式从此成立,超过了家庭的旧范围。为着要这种活动离了无组织的状态,就该创造一种新的、与它适宜的范围;换句话说,须要成立一种新式的副团体。因此就产生了同业组合:在某一种职务上,起先是由家庭施行的,后来家庭不能再管得及,便由同业组合替代了家庭。它有了这样的一个来源,是不容人们轻易地说它成立的时候是没有道德性的。在家族的内部,家庭的道德与权利从此发生;同理,同业组合的环境里自然也该发生职业上的道德与权利的。

三

然而,为着打消了一切的成见,为着说明同业组合的制度不仅是过去的陈迹,我们应该令人晓得这制度应该而且能够怎样变更,然后可以适合现代的社会;因为这制度在今日的形式显然不能再像中世纪的形式了。

为着要用科学方法去研究这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证明同业组合的制度在过去的历史上是怎样进化的,而它所遇着的那些进化的主要点又是什么来由。经过了这手续,然后我们可以大约地断说现代的组合制度应该变化到怎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欧洲社会是建立在什么条件之上了。但是,想要达到这目的,必先需要许多的比较研究,而这类研究还没有人做,而我又不能在这里就做。然而也许此刻我们就可以隐约地说出那组合发达的真相,只不过就大纲上说一说罢了。

由上文看来,我们已经知道罗马时代的同业组合不像后世基督教的各社会里的同业组合了。二者之间的不同点,非但是罗马时代的同业组合里宗教性多些,职业性少些,而且它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也不相同。它实是——至少在起源的时候是超出社会性的组织。在担任把罗马的政治组织的各元素分析的历史家,他在分

析的途中,不能遇见一个事实可以证明那时有同业组合的存在。它既然有了被承认了的而且确定了了的单位,所以并不归入罗马宪法里。无论在何选举的集会,在任何军事的集会,工人们并不用同业会社的名义去召集;无论在什么地方政治生活里职业的团体并不参加,并且全体不参加,而且并不派正式的代表。至多只有三四个会社是成为问题的,因为人家以为能证明这三、四个会社同时就是 Servius Tullius^① 所建立的几个百人团(这四个百人团名叫 tignarii、oerarii、libicines、cornicines);然而这一个事实也还没有确实的证据^②。至于其他各种同业组合,是一定不在罗马人民的官方的组织范围之内了的^③。

这种奇异的地位,我们在同业组合所以成立的条件的本身上就得了解释。原来同业组合出现的时候,就是技艺开始发达的时候,然而在罗马时代的社会活动里,技艺仅仅是附属的次要品,经历了不少的时候。罗马原本是农业的与战争的社会。以农业社会而论,他们把社会区分为“庄特”与“古里”;那些百人团的集合便差不多是军事组织的背景。至于说到工业,因为规模太简陋了,不能影响到政治上的组织^④。再者,直到罗马的历史里的最盛时期,各种技艺还没有道德上的信用,所以不容它们在国家占一个正式的位置。当然,到了某一时期,它们的社会上的地位已经变好了。但是在博取

① Servius Tullius 是罗马的国王,生于纪元前 578 年,歿于纪元前 534 年。

② 另有一说比较地可信:这样称呼的几个百人团并不包括一切的木匠与铁匠,只仅仅包括那些制造或修补军用品的木匠与铁匠而已。Denys d'Halicarnasse(希腊的历史家)明白地告诉我们,说这样集合的工人们有一种纯然军人的任务 εἰς τὸν πόλεμον;由此看来,这并不是实际上所谓会社,却只是军队里的某几部分而已。

③ 我们对于同业组合的地位所说的一切都可以引起一种争论:我们不晓得在起初的时候国家是否干预同业组合的成立。纵使在最初的时候同业组合就隶属于国家(这一说似乎是靠不住的),它也仍旧不是政治组织的形式。这是我们所注意的要点。

④ 如果我们把工业进化降下一等,各种工业的地位越发奇异了。雅典的工业非但是超出社会的,而且是超出法律的。

这较好的地位的时候,工人们所用的手段的本身也是很有意义的。为着要达到令人尊重他们的利益的目的,为着要在民众生活里占一席位置,那些工人们竟采用了些不规则而且超出法律范围之外的手段。他们是社会所藐视的对象,他们运用了许多阴谋、许多秘密的非法运动,然后能免社会的藐视^①。最好的证据乃是:罗马的社会不曾对他们开放。后来他们终于被国家收纳,成为行政机关里的机件,然而这地位并不是光荣的胜利品,却是痛苦的隶属地位。他们虽则进了政治组织里,然而并不为的是占取他们对于社会效力后所应获得的位置,却仅仅为的是给政府看管得周到些。洛怀素说:“同业组合变了工人们的枷锁,使他们成为俘虏,而且皇帝的手揩紧了链条,工作越苦,国家的需要越急,链条揩得越紧。”^②

在中世纪各社会里,他们的位置就大不相同了。自从同业组合出现了之后,第一着它就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是国家里三部分人民之一部分,就是所谓优待民^③,或称“第三国体”。在很长的时间内,优待民与技艺人只是一样东西。洛怀素说:“13世纪的优待民纯然是技艺人所合成的。在那时候,官吏与法律家的阶级仅仅开始成立;学者们又还归入教士一类;收年金的人的数目还很少,因为那时的地产还在贵族的手里;不是贵族的人们只好在工场里或柜台上工作,而他们所以能在帝国里占一等级者,就因他们是工界或商界中人。”^④在德国也是这样的。“优待民”与“市民”乃是同一意义的名词;再者,我们晓得德国的城市乃是在一些常开的市场的周围,而这些市场却是一个贵族把他的土地腾出一部分来开办的^⑤。由此看来,聚集于这些市场的人们便变了市民,而这些市

① Waltsing, op. cit. , I , p85 et suiv.

② Op. cit. , I , p31.

③ 译者注:此字通常译为“布尔乔治亚”。

④ Op. cit. , I , p191.

⑤ 看 Rietschel 的 Markt und Stadt in threm rechtlichen verhältniss, Leipzig, 1897, passim, 与 Sohm 的一切书籍关于这一点的文字。

民也就纯然是工人与商人。所以在拉丁文里, forenenses 与 mercatores 二字都当作“市民”解释,毫无分别;而且 jus civile(城市权)也往往被称为 jus fori(市场权)。所以工商的组织很像是欧洲的市民的组织的起源。

因此之故,当城市脱离了贵族的保护之后——自治区成立之后,那预备这运动的职业团体就变了自治组织的基础。事实上,“在差不多一切的自治区里,政治的制度与官吏的选举都是以职业团体的分配为基础的”^①。人们往往依着职业团体去选举,职业团体的首领与自治区的首领是同时选出的。例如在阿米阳,工匠们每年开一个会选举各组合或各群的主席;那些被选出的主席们便委任十二个邑吏,这十二个邑吏又委任另十二个邑吏;然后由邑吏团推出三个人给各群的主席们从中选择一个做自治区的主席……在有些城镇里,选举的章程还更复杂些,但是,在所有一切的城镇里,自治区的政治的组织都是与工作的组织密切地相关连的^②。反过来说,自治机关既然是职业团体所合成的,同理,职业团体也就是自治机关的缩小,因为它是一个模型,自治组织只依这模型扩大发展而已。

我们是晓得自治机关在我们的社会史上是怎样的,它渐渐变为社会的基础了。由此看来,它既是同业组合的扩大体,又是依照同业组合的模型造成的,那么,我们最后分析起来,同业组合竟是一切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因为政治制度是从自治运动而来的。同业组合在进化途中特别地渐渐有势力,占了重要的位置了。在罗马时代,它开始差不多是在常规的范围之外的东西;然而到了我们现代的各社会里就恰恰相反,它是社会成立的要素了。这又是一个理由可以令我们不肯相信同业组合是一种陈旧的组织,是应该与此后的历史不再发生关系的东西。在过去的历史上,工商业越

① Op. cit. , I ,p193。

② Ibid. I ,p183。

发达,同业组合的任务越成为必需的,由此看来,若说今日的经济的新进步可以使它没有再存在的理由,这乃是十分令人难信的话。倒是反面的假定似乎更能令人相信些^①。

但是,在上面所叙述的情形之外,还有其他的历史上的教训。

先说,我们可以约略地看见从差不多两个世纪以来同业组合是怎样暂时失了信用的;再说,我们也可以知道它若要在现代的民众组织里重新占它的位置,应该变成怎样才行。刚才我已经说过,在中世纪它的形式之下,它是与自治组织密切地关连的。在技艺与自治区的性质相同的时候,这种关连性是可以通行无碍的。在大纲上说,只要工人与商人的主顾们纯然是或差不多纯然是本城或离城很近的居民的时候,换句话说,只要市场还是只带地方性的时候,职业团体与自治组织相连起来,也就足以应付一切的需要了。然而一到了大工业发生了之后,情形就不相同;因为大工业是没有城市性的,所以它不能适合于一种不是为它而设的制度。先说,它的活动地点并不限于城市;它甚至于能在一切先有的集体之外成立,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哪一个地点可以令它最能好好地生长,令它很容易地放光辉,它就找这地点。再说,它活动的范围并不限于一定的地方,四面八方都有它的主顾。这样的一种团体活动的形式是与自治区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而旧时的同业组合恰是完全适应自治区的需要,那么,当年的组织这能适用于现代呢?

实际上,自从大工业一出世之后,它自然而然地出了同业组合制度之外,所以也怪不得技艺团体努力要想种种法子去妨碍大工

① 固然,当技艺团体组织成为阶级的时候,它在很早就占了社会组织里的重要位置,譬如印度的各社会就是这种情形,然而阶级并不算是同业组合。阶级原本只是宗教的与家族的团体,却不是职业的团体。各阶级有它自己的信仰。社会既是从宗教的基础上组织的,那归属于种种不同的原因的信仰心就把一个阶级指定它在社会制度的全体里该占哪一个确定的等第。但是,在这行政的地位上,它的经济不发生丝毫的关系。见 Bouglé 的 *Remarques sur le regime des castes*, *Année sociologique*, IV。

业的进步。然而它并不因此就脱离了一切的规定：在起初的时候，国家对于她的直接关系很像各种同业组合对于小商业与各种城市的技艺的关系。皇权虽则允许各大工厂有某几种特别的利益，同时又由政府监察这些利益，所以那时那些工厂只许叫做皇家工厂。但是国家是与这任务很不相宜的，所以这种直接的保护不久就变成压制式的了。后来大商业发展与分歧到了某程度的时候，皇家的保护差不多竟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当时的经济学家要求废止了这制度，实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当时的同业组合虽则不能适宜于这种新式的工业，虽则政府不能替代了同业组合的老规律，我们不能就说一切的规律在此后都是无用的了。只一层，旧式的同业组合应该变更一个形式，好在经济生活的新条件里继续地施行它的作用。可惜它不很灵活，未能乘时变更形式；所以它就被摧残了。因为它不能与那时发生的新生活同化，所以生活就与它分离，它也就像革命以前一般地成为死物，成为一种外体，它在社会的机体里只靠一种很微弱的力量维持着。所以也怪不得有一天它被猛然地迸出了社会机体之外了。然而我们想要适应它所不能适应的需要，把它废除了也不是一个法子。所以我们跟前还摆着这问题；而且因为现代各种试验都没有效果，大家正在暗中摸索的时候，这问题更加严重了。

社会学家的的工作并不是政治家的工作，所以我们没有把变法的计划详细报告的必要。我们只须把从前的事实所显示给我们的途径的大纲说明就够了。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的，最首要的就是：职业集团的组织应该常与经济生活的组织发生关系。同业组合制度所以消灭者，就因为它缺少了这条件。因此之故，从前那自治区性质的市场既然变了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同业组合也该跟着扩张。它不该再限于一城的工界，却该扩张至于包括在同一政权管辖之下散处的同一

职业的各分子^①；因为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执业，又无论居城市或居乡村，他们都是互相关连，过的是共同的生活。既然这共同的生活在某几点说起来是不归属于任何的区域的，我们就该创立一个相当的机关来表示这共同的生活，而且把它的作用弄成有规则的。因为范围推广了，这一个机关势必与团体生活的中央机关相接触而发生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些事件很重要，尽可以影响全国的工业，所以一定会发生些最普遍的反响；国家不能不感觉到，也就不会不来干预的。所以当大工业一出世的时候，皇家就倾向于把它收入自己权力的范围，这也怪不得他。这种活动的形式，就本身说，始终是能影响到社会的全体的，国家怎么能够不管呢？但这管理的作用虽则是必需的，却不可流为一种窄狭的隶属式像 17 与 18 世纪的一般。这两个有关系的机关应该是分别的，是自治的：各有各的任务，而且只由自己管自己的任务。工业界的法制大纲是由政府的立法团体制定的，但政府不能依照种种不同的工业去立种种不同的原则。这立种种不同的原则的工作乃是同业组合的自身的责任^②。这种全国的统一组织并不妨碍那些附属的机关成立。那些附属机关包括同一地方而且同一职业的工人们，它们的任务在乎依照地方的需要作种种特别的规定。这样一来，经济生活可以规定了，同时又不失了它的繁杂性。

① 我们用不着谈及国际的组织，因为市场既成了国际性，有了国家的组织自然会发展到国际的组织了。在现在看来，只有国家组织能成为法律上的组织。依照欧洲现在的法律状况，国际组织只能得到各个国家组织的自由协定而已。

② 这种专门的工作，须先选举出些议会，由这些议会代表同业组合去制定章程。在现代工业的状况之下，那些议会——那些执行职业上的规定的委员会也是一样——显然应该包括被雇人的代表与雇用人的代表，像工事仲裁委员会的情形一样；这要看众人的意见以为某一种工业的工、资两方的重要是否相等，然后按比例办理。但工、资两方虽则务必在同业组合的行政会议上相遇，然而同时又务必要他们在组织的基础上各成立一些有分别的独立的团体，这因为工、资两方的利益往往对敌的。若要他们自由地认识他们的利益，必先令他们分头去辨认；所以先该创立工、资两方的团体，然后由两方各指定代表出席于公共的议会。

在过去的历史上,人家往往怪同业组合制度自然地倾向于一成不变,其实也怪得有理,但这么一来,却不是一成不变的了。从前的同业组合带有很狭的自治区性质,所以有这缺点。当它只以一个城市为界限的时候,它就像城市本身一样,须受传说的束缚。在这种狭小的团体里,生活的条件差不多是没有变化的,习惯对于人或物竟是没有反抗力的天王,大家甚至于怕新的事物侵进来。由此看来,同业组合里的守旧性恰是自治区的守旧性的背景,有的乃是同一的存在的理由。其后到了它的风俗毒中得太深了之后,这守旧性就永远存在;起初它出世是有原因的,后来那些原因消灭了,而它却还不曾消灭。因此之故,在一国的精神物质都集中了之后便生出大工业,在大工业出世了之后就令人们的心倾向于新的愿望,感觉新的需要,他们的嗜好与行为的样法都是非常善变,不像从前;然而同业组合还死守着它的老习惯,也怪不得它不能应付人类的新要求了。至于国家的同业组合,因为范围扩大而组织复杂的缘故,决不会遇着这种危险。既然有种种不同的心理在那里活动,所以决不会有一种固定的齐一性能够存在。在分子繁多而复杂的一个团体里,一定会不停止地发生许多重新整顿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却是从新潮流来的^①。这样的一种组织的平衡性不会带有一点儿坚硬性的,因此它就能与人类的思想与需要的变动的平衡性相谐和了。

再者,我们不要以为同业组合的任务该是在乎规定些章程而且施行那些章程。固然,在一个团体成立的地方同时就有道德上的一种规律成立;但是团体的全部活动的表现方式有许多种,这种规律的成立仅仅是许多方式中的一种而已。一种团体并不仅仅是道德的权力所在,并不仅仅靠这权力控制它的诸分子,而且它也就是“生活本身”的源泉。在这团体里发出了一种热气,这热气便烘

^① 见下文, I. II. Ch. III. § 4.

热了、煽活了各人的心,使人人各表同情,使人人消除了自私的心理。所以在过去的历史上,家庭乃是一种道德与一种法律的创造者,它的规律之严,甚至于流于酷烈;但同时人们在这环境里第一次尝到感情流露的好滋味。同样,无论在罗马时代或中世纪,我们也看见同业组合怎样感觉这种需要而设法适应这种需要。至于将来的同业组合的职权便会更加复杂,因为它的范围扩大了的缘故。现代的自治区与私团体的任务在将来便会加入了纯粹职业性的任务。这些任务就是互助的任务;想要好好地履行这任务,必须那些助者与被助者之间发生了连带性的感觉,而且须有精神上的齐一,这是同业的人们所容易做到的。还有许多教育事业(例如专门教育、成年教育等等),似乎也该在同业组合里有它们的自然的环境。再如有些美的生活也该在同业组合里备有的;因为消遣与游戏的高尚的形式应该与那庄重的生活并行发展,然后有所调剂,有所弥补,这都是合乎事理的。我们试看现代的一些工团,它们固然是互助的团体,同时也有些工团里建立了些公共的房屋,在那里组织了些学校、音乐会、戏场。由此看来,同业组合的作用竟可以在最复杂的形式下活动了。

我们甚至于可以假定同业组合可以适应现在的潮流,而成为我们的政治组织的基础,或基础中的一个要素。实际上,我们曾经看见它在开始时候虽则在社会制度范围之外,后来经济生活渐渐发达,它也就渐渐混进了社会制度范围里来。一切的事实都容许我们预料它继续地向同一的方向前进,将来还要在社会里占一个更中心的、更重要的位置。从前它是自治区的组织的元素。现在呢,当年的自治机关已经混入了国家机关里,也像自治区的市场混入了国家市场里,我们不是应该设想将来同业组合也跟着变了形式,成为国家的元素,成为政治的基本单位吗?今日的社会,还是许多并列的地方裁判区所合成的团体;然而将来它会变为一种国家的同业组合的广大的制度。现在各方面都要求把那些选举会的

组织法更改,不再按地方区分,却按职业区分,换句话说就是每一种职业自成一个选举会;这么一来,我们相信那些政治会议更能确切地表现各团体的利益的复杂性与相互间的关系;因为这样的会议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更忠实的缩影。但是,我们既然说国家为着认识自己起见就应该由各职业集合而成,这岂不就是承认那同业组合——有组织的职业——应该是民众生活的主要机关吗?

我在下文说及欧洲的各团体组织法——尤其是法国的——有很重要的缺点^①,假使这么一来,那缺点就可以弥补了。将来我们一定可以看见我们在历史里一天一天的前进,那以地方为单位的团体组织(村镇或城市、州县、省,等等)就会一天的消灭了。固然,我们各自归属于某一自治区,归属于某一州,但是那系属我们的绳子却一天一天的变为脆的松的了。这些地理上的区分有一大半是人工的,不能引起我们的深切的情感。爱省的心理已经一去不返了;恋乡的心绪已成陈迹,令人不能如意地挽回。现在自治区或本州的事情并不再能十分打动我们的心,除非那些事情同时也就是与我们的职业上的事情有关的。这些团体太小了,我们的活动范围太大了;再者,在地方上所发生的事情有一大半是不能令我们关心的。这情形竟是社会的旧组织法的自然的衰落。然而这种内部的组织消灭的时候是不能不有替代它的东西的。一个由无数的没有组织的个人所集成的社会,由一个变态发达的国家勉强维持着,在社会学家看来,真是十分可怪的现象。原来团体的活动始终是很复杂的,太复杂了,便不是国家的唯一的机关所能表现;再者,国家与个人相隔太远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表面的,是时断时续的,所以不能深切地透进了各个人的心坎,因此也就不能使他们在心灵的内部团结起来。因此之故,国家既然是人们的共同生活的唯一的环境,就免不了他们要与这环境脱离,而且个人与个人互相脱

① 见下文。

离,同时社会也就解体。如果为维持一个国家,必须先政府在个人之间加上了一类从属的团体,这些团体与个人们较为接近,就能把他们用力地吸引进了团体活动的范围里,也就能因此把他们引进了社会生活的全潮流里。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职业集团是怎样适宜于这任务的,而且一切的现状都把职业集团催到这任务上去了。因此我们知道职业集团必须逃出了一世纪以来它所处的不确定的、没有组织的状况,尤其是在经济的秩序上说,因为这一类的职业在今日是能吸收团体力的一大部分的了^①。

由上文所论,我们也许能更确切地申说我的《自杀论》篇末的结论了^②。自杀的进步与其他的症候关连,成为现代生活的不宁;我在《自杀论》里曾经提出一种有力的组织做医治的一个方法。有些批评家觉得我的药方并不与那病症的范围相当。这因为他们误会了同业组合的真性质,误会了它在现代的团体生活里所占的地位,而且不明白它所以消灭的那种非常不逻辑的状况。他们只看见一种专讲利益的会社,会社的效力仅在乎好好地整顿经济上的利益,其实它却该是我们的社会组织的主要元素。在这现代的民众组织里没有任何的同业组合,就可以令社会成为空虚的,其关系的重要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了。我们所缺少者,乃是共同生活的很规则的作用上所不可缺少的机关的一种制度。这样的一种关于组织上的毛病显然不是一个地方的病症,不是限于社会的一部分

① 再者,我们不是说地方的区分应该完全消灭,只不过退在次要的地位而已。新制度来的时候,旧制度决不会消灭至于不留一点儿痕迹。旧制度的留延,不仅为的是苟延残喘,而且还因为它能适应某几种需要。物质上的邻近始终是能在人与人之间成立一种联络的;因此,以地方为基础的社会的与政治的组织当然还能存在。不过,将来这种组织不会像现在这样重要了,这恰恰因为地方的联络力渐减了。再者,在上文我们说过,甚至于在同业组合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找见地理上的区分。还有一层,在同一的地方上的种种不同的各同业组合之间,将来当然还有一些连带性的特别交际是时时需要有相当的组织的。

② 参看《自杀论》第434页及其下各页。

的;却是一种普遍的病症,能影响到社会组织的全部的。所以如果我们只向一处投药,结果也必至于牵动最大的范围。因为这是社会全体的健康的普遍的关系了。

然而我并不是说同业组合是一种万应灵丹,可以适用于一切的。我们所患的病症并非仅仅有一个病源。想要社会的病痊愈,单靠把任何的一种规定应用于那该应用的地方还是不行的;此外还要那规定是当然的,换句话说就是公平的。然而像我在下文所说的:“只要世上还有一出世就穷与一出世就富的人们存在,世上就不会有公平的规定。”也就没有社会地位上的公平的分配^①。但是,同业组合的改造虽则不能脱离他种改造而成为良药,然而治病的第一条件却是同业组合的改造。我们试假定:我们理想中的公平的根本条件实现了,人类在生活上进了完全经济平等的好状况里了,换句话说,财产完全不再受遗产制的支配了。然而我们所争论的种种问题并不因此就得了解决。实际上,将来一定还有一个经济的机关,有种种人员去助成这机关的作用;那么就应该确定他们的权利与义务,而且每一个工业的形式之下该另有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分别。在每一种职业里应该有一个立法的团体,由这团体规定工作的数量,各部职员公平的报酬,以及他们相互间应尽的义务与对于团体应尽的义务等等。那么,将来的时候,我们还会像现在一般地只看见一种尚待整理的状况。在财产不按今日的原则去传授了之后,社会并不因此就免了紊乱的状态;因为关系并不仅仅在乎把事物由甲处移至乙处或由某甲的手里移到某乙的手里,乃在乎那以这些事物为根据的一种活动力不曾受了规定;而且将来到了有规定的必要的时候它也不会凭着魔术自己规定的,除非在事前先把那规定所必需的力量养成而且加以组织不可。

还有一层:将来到了那时候,会有种种新的困难发生,假使没

^① 参看卷三第二章。

有同业组合的组织,这些困难便无从解决。实际上,从古代直至现在,是家庭凭着团体的产业制度或遗产制度保存着经济生活的连续性:若不是由家庭用一种不分彼此的方式去管领与经营那些产业,就是——在家族共有的老制度被推翻了之后——由最亲的亲属在产业的主人死后代表家庭去接收那些产业^①。在第一个情形之下,甚至于不因人死而有接替的手续,那些事物与人们的关系仍如从前,竟不因世代更新而有所改变;在第二个情形之下,接替乃是机械式的接替,我们并不看见在某一时间内那些财产是空闲的,是没有人利用的。现在的家族团体虽不该再执行这任务,我们是应该有另一种社会机关代它执行这必需的任务的。因为只有一个法子可以使财产的作用不致一时中断,而这法子就是由一个像家庭一般地永存的团体自己把那些财产管领与经营,或在每一个人死亡的时候把财产接收而传授于某个人,由那人经营这些财产。然而我曾经说过——我还要再说——国家是怎样不能胜任这经济上的任务的,因为这事太属专门了。然则只有职业团体可以很有利地执行这任务了。实际上,职业团体可以适应两种必需的条件:它与经济生活的关系太密切了,不能不感觉到一切的需要;同时它又至少有像家庭的永久性。但是,要执行这任务,先要有这团体的存在,而且要它已经有了足量的恒久性与成熟性,然后能胜任这压在它身上的新的而且复杂的任务。

由此看来,同业组合问题虽则不是民众所该注意的唯一问题,然而再也没有其他的问题会比这问题更重要的了;因为除非等到这问题解决了之后才能开始讨论其他的问题。我们想要建设新法律,便需要一个新机关,否则稍为重要的任何变法的工夫都没法子进得法律的范围里。因此之故,如果现在我们就很确切地研究新

^① 固然,在遗嘱存在的时候,财产的主人可以自己确定他的财产该传授给谁。但是,遗嘱只是主人所有的对于遗产律的违反权;而这遗产律却是传授财产的正则。再者,那些违反权往往很有限的,而且都只算是例外罢了。

法律该是怎样的,这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因为在此刻我们的科学知识的状态之下,我们如果先着手制法,结果一定只得到很粗的而且始终可疑的估定而已。所以最重要的乃在乎即刻开始从事于建设道德的力量;只有道德的力量能使新法实现而加以确定啊!

初版原序

这书乃是用实证科学方法去研究道德生活的事实的一种努力。然而人们用“实证科学方法”这名词的时候已经失了它的真意义,不是我所谓的实证科学方法。在平常的伦理学家,他们演绎他们的学说的时候,不是从定义推到实际,却是从一种或几种实证科学像生物学、心理学、社会科学之类里,借取一些理论来把他们的伦理学弄成科学化。这一种方法却不是我所采用的。我不想在科学里抽出伦理学来,却想在伦理学里求科学,这就是很不相同的了。道德上的种种事实也是自然界的现象,与其他各种现象一般;它们存在好些行为的规律里,而这些规律乃是有些明显的特征的;所以我们应该能够观察它们,描写它们,区别它们,同时还可以找些法则来解释它们。我就按照这方法去对付道德上的事实中的某几种。我晓得人家会用有自由的存在来非难我。但是自由固然包括有对于一切的定律的否认,然而它并不仅仅对于心理上的与社会上的科学是一种不可克除的障碍,却是一切科学的障碍;因为人类的意志常与外境有关连,所以一有了自由为障碍,则关于我们心内与身外的因果一定说皆成为不可解。但是,这并不能否定自然科学的可能。同样,这也不能否定我们这科学的可能,而我就有用

这科学方法的权利^①。

这样解释起来,这科学并不与任何的哲学对立,因为它另占一个地方。伦理学上尽可以有些超越点是经验所不能达到的,那就要归形而上学家去研究了。然而最可信的乃是:伦理学在历史上是发展的,而且是受历史的因果的影响的;它在我们这有时间性的生活里是有一种作用的。它在甲时代是甲种样子,在乙时代是乙种样子,这就因为那时代的人类所赖以生存的条件不容它成为其他的样子。我们试看条件变时它就跟着变,而且它只在这情况之下才变,这就是一个确证了。我们在今日决不能相信那初民时代的含混不明的思想仅仅跟着日月迁流便自然而然地渐渐发展为明了的思想,而成为今日的道德上的进化。古罗马人对于人道主义的观念所以不像今日我们的观念更广者,这并不因为他们的聪明有限以致有那谬误的观念,而是因为这样的思想是与罗马时代的政治性质是不相容的。我们的世界大同主义不能在那时代产生,就好像一种植物不能在那不足以滋养它的土地上发芽;再者,如果那时候发生了这主义,却是致死的主义。反过来说,后来这主义所以出现者,这也并不是哲学上的发明,只是我们的心灵里发现了他们所不认识的真理,这因为社会的组织上起了变化,以致风俗非起变化不可。由此看来,伦理学所以成立、所以变化、所以维持,都是人类的经验的理由之所致;而伦理学所担任的工作也就仅仅是确定这些经验的理由。

但我们虽则说首先要研究事实,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放弃了改良的责任:我们以为假使这研究仅仅是理论方面的关系的,那就不值得我们用一小时的工夫。我们所以很小心地把理论的诸问题与实践的诸问题分开者,这并不因为我们忽略了实践的问题;恰恰相

^① 人家曾经怪我把自由问题看得太小了(Beudant, *Le Droit individuel et l'Etat*, p214), 其实我并不轻视这问题。我所以撇开这问题者,只因人家无论怎样解决它,也不至于妨碍我的研究。

反,我们以为这么一来,才更容易把实践的问题解决了呢。然而在人们的习惯,往往是责备那些担任以科学方法去研究伦理学的人没有建设一种理想的能力。人家说他们尊重事实就不能超过事实;说他们只很能够观察现在的事物,而不能供给我们在将来的行为的标准。我希望这书至少可以推翻这一种成见,因为人们可以在这书里看见科学能助我们找着我们所该趋向的路途,而且能助我们把现在我们模糊地倾向的理想加以确定。不过,我须在观察了事实之后才能提出这理想,而且我随即撇开不提;然而我能够不这样办吗?纵使是最无节制的理想家,他们也不能采用另一种方法,因为如果他们不以事实为根本,他们的理想就无所寄托。我与那些理想家的区别仅是:他们研究事实是用很简略的方法的,甚至于往往只建立他们的一种感触——一种心灵上颇强烈的愿望,这却不是一种事实。他们把他们的理智倾向在一种命令式之上,同时又叫我们也把我们的理智倾向在那上头。

人家非难我,说观察的方法缺少了用收集来的事实判断的规律。然而这规律乃是从那些事实的自身上显现出来的,在下文我还有机会说出证据来。先说,有一种道德上的健全状态是唯有科学能够很适当地确定的,然而这健全状态并未完全实现,我们要达到这状态时,已经是一种理想。再者,社会的组织变时,这状态的种种条件也就起了变化;我们所急待解决的重要的实践问题恰在乎重新依照环境的变化而确定这状态。科学这东西,它把那状态所经过的变化的规律告诉我们,同时还能使我们预先知道现代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就是新事物所需要的变化。如果我们晓得社会变为更广大更稠密的时候财产权的进化是向哪一方面的,又如果广大与稠密的分量增加以至于有新的变化的必要,我们就可以预料那些新的变化,因能预料之故,我们就可以预先要那样做去。总之,在我们以常态的方式与那方式的本身比较——这是严格的科学方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发见它并不完全与它自身相适

合,却包含有些矛盾性,换句话说就是包含有些不完善的地方,因此我们就会设法淘汰或矫正那些不完善的成分。这就是科学贡献给意思的一个新目标。——但是有人说:科学虽有先见之明,却不能发命令。真的,不错;科学只告诉我们生活上的需要而已。但是,假定人类是愿意生存的,我们怎能不看见一种很简单的工夫即刻就把法律改变了而成为行为上的命令式的规则呢?这么一来,它固然会变为艺术,然而由这改造的工夫以至于艺术,其间并没有中断的余地。只有一个问题应该晓得的,这就是:我们该不该愿意生存?然而我以为关于这问题,科学也不是不能告诉我们的^①。

但是,伦理学虽则不令我们成为对于事实不关心或忍耐的旁观者,同时它又教我们非常谨慎地对待事实,使我们的精神成为持重的保存的精神。人家怪有些自称科学的理论只是破坏的、革命的,其实也怪得有理;然而这就因为那些理论只有科学的虚名。实际上它们是建筑的,却不是观察的。它们在伦理学并不看见那些应该研究的事实的全部,却只看见某一种的法制可以由思想家任意掉换的。那么,人类实际上的伦理却被看做种种习惯的集合,或种种成见的集合;而这些习惯与成见如果不适合于主义就算是没有价值的;而且,这主义所从来的原则既然不是从种种道德上的事实的观察里细绎出来,而是从其他的科学里挪借了来,所以它不能不与现存的道德的许多点发生冲突。然而我们是决不会犯这危险的,因为我们眼里的道德乃是世上已实现的种种事件的系统,是与全世界的全系统相连的。我们须知,一个事件是不能一转手就变了的,纵使在值得希望它变化的时候。再者,它与其他的事件既是有连带性的,它一受了变动,其他的各事件也非受变动不可;这一套的影响的结果是很难预先计算的。所以在这样的种种危险之

^① 见下文卷二第一章。

前,最有胆量的人见了也不得不谨慎。总之,尤其是一切的关于生活的事件——道德的事件——如果不能为某种的用途,或应某种的需要,往往就不能持久;所以,在它还能存在的一天,我们就应该尊重它。固然,到了某时候它不是它所当然的样子,我们就该干涉,这话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但是在这情形之下,干涉是有限制的:我们干涉的方法并不在乎把在那当权的道德部分的下面或旁边的诸部分造成一种道德,却在乎把那当权的加以矫正或加以一部分的改良。

人们往往要在科学与道德之间创立一个相对论,这是可怕的议论,在这议论里那些神秘论者时时要把人类的理智埋没了。然而依上文所说,这议论就不能成立了。要规定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不需要找别的方法,只用那规定我们与物的关系的方法就是了。我们的思索,如果能很有方法地应用,尽够对物,也尽够对人。能把科学与道德调和的乃是伦理学;因为伦理学在教我们尊重道德的事实的时候,同时就供给我们许多方法去改良道德。

所以我以为读我这书的人应该不怀疑,不必口是心非。不过,读者应该预备在这书里遇着好些与社会上的成见冲突的议论。我们既然觉得须要了解我们的行为的理由,所以我们对于道德的思索就远在道德变为科学的对象以前了。因此,关于表示或解释道德生活上的种种主要事件的一种方式竟成了习惯上的,并没有什么所谓科学方法了;因为那方式是偶然成立的,没有方法的,是由粗浅而简略的试验而成的,再说苛刻些就是过路的。如果我们不能超出这类的成见,我们就显然不会晓得以后的种种观察点:因为科学无论在这里或在别处都需要精神上的完全的自由。这类由久远的习惯养成了的观察的方式乃是我们所应该矫正的;我们应该严格地受“有方法的怀疑”的训练。而且这怀疑乃是没有危险的;因为我们并不是怀疑道德的事实——这并不在问题内,却是怀疑一种不着实地的一种思索所生的说明。

我们应该不容许任何的说明不建立在切实的证据之上。我在这书里用了许多方法,都为的是尽量地使我的说明更加确切。要把一类的事件归在科学里研究,并不是细心地观察、描写、区分就算了的;而且还有最难的一种工夫是应该做的,这就是笛卡儿所谓找着“科学所在的斜线”,换句话说就是在事件上发见某种客观的元素,而这元素乃是有确定性的,最好是有分量的,如果可能的话。我已经努力实践这一切科学所应具的条件。读者尤其是可以看见我怎样从法律的系统上研究出社会的连带性来;而且,在寻找原因的时候,我又怎样撇开了一切个人的私见与主观的批评,这为的是达到社会组织里的一些很深藏的事实,因为深藏的恰可以是观念的对象,再申说就是科学的对象。同时,我决定放弃了社会学家所常用的方法;原来他们为着要证明他们的议论,就仅仅乱七八糟地把有利于他们的学说的的事实——无论重要不重要——都援引了来就算了;至于那些与他们的学说相反的,他们便不管了。我却不然,我注意到建设真的实验,换句话说就是做种种有方法的比较。但我尽管用了种种的提防,这一些尝试当然还是很不完美的,然而无论缺点怎样多,我还以为有尝试的必要。实际上,治科学只有一个法子,这就是“用方法去大胆地尝试”。固然,如果原料缺乏,就没有尝试的可能。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做尝试的工夫的最好的方法乃在乎先耐心地收集一切的材料,那么我们的希望始终只是希望;因为我们要晓得我们所需要的是哪几种材料就先须知道那方法是怎样的与那些需要是什么需要,进一步说,就先须有方法的存在才行。

至于说到这书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人类的个性与社会的连带性的关系。为什么个人一天一天的变为自治的,同时又一天一天的更密切地隶属于社会呢?为什么个性渐渐发达,同时连带性也渐渐发达呢?这两种活动力虽则像是矛盾的,然而它们并肩前进竟是不容反驳的事实。这就是我所提出的问题。我似乎觉得关

于这一种表面上的矛盾的解答就是社会的连带性的变化,而这变化也就根据于社会的分工一天比一天发达。因此之故,我就以社会分工为我的研究的对象了^①。

① 我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社会连带性的问题已经由 Marion 先生在他的《道德的连带性》(Solidarité Morale)一书的第二篇里论及了。但是 Marion 先生是在另一方面研究的,他尤其是要证明连带现象的真相。

导 言

——问题之所在

虽则社会的分工不是昨天才发生的,然而直到前世纪的末期社会上才认识了这一个规律;从前的社会分工,差不多是不知不觉地做了的事。固然,自从很古以来,许多思想家就看见了分工的重要^①,但只到了史密斯才把它立为理论。再者,这名词也是他创立的,后来社会科学便把它借用到生物学上去了。

在今天,这现象已成为很普遍的现象,以致人人的眼睛都看得见了。我们再也不会误会了现代的工业的倾向;它渐渐倾向于有力量的机器与有财有势的大团体,因此也就倾向于极端的分工。非但各小工厂内部的种种职务是专门的,是分而又分的,而且每一个大工厂的自身也就对于其他的大工厂成为专门。史密斯与穆勒还希望至少农业还在例外,而且他们认农业为小资产的最后躲藏所。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我们虽则不该过量地把它普遍化,然而我们在今日似乎很难否认农业上的各重要部分都渐渐被引入普遍的趋势中了^②。最后说到商业的自身,它也努力要追随而且在种种不同的颜色里反映那些企业上的无限的殊异性;在这趋势自然而然地进化的时候,那些经济学家察验它的原因,估定它的结果,非但不非难它、不攻击它,而且说我们有这种需要。他们还在这上头看

① 见 *Ethique à Nicomaque*, E, 1133, a, 16。

② 见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Novembre 1884, p211。

见人类团体的最高律与进步的条件呢。

然而分工并不是经济界所特有的情形,我们在社会上那些最不相同的环境里都可以看见分工的发展的趋势。政治上的、行政上的、司法上的种种职务也一天一天的趋向于专门。此外如艺术上的与科学上的职务也是如此的。我们的时代,早已不是以哲学为唯一科学的时代了;科学已经分散为许许多多的特别规律,而这些规律各有各的对象、方法、精神。“每隔半个世纪,科学上的重要人物更变专门了些”^①。

甘朵尔先生在研究最近两世纪以来那些最著名的大学者的学问的性质的时候,他注意到来布尼疵与牛顿的时代每一个大学者“差不多总须有两三个头衔,例如天文学家兼物理学家,或数学家兼天文学与物理学家,否则就须用普通的名词把他们称做哲学家或自然科学家。而且这样的称呼还不够用。那些数学家与自然科学家有时候又是博学家或诗人。甚至于到了18世纪的末期,福尔夫、哈列尔、查理·波奈诸人,都在科学界与文学界的许多门类里有大贡献,我们还需要许多头衔才能很恰当地称呼他们。到了19世纪,这困难不复存在了,至少可以说很少遇见了”^②,学者们非但不再同时治几种不同的科学,而且他们的学问甚至于不包括一种科学的全部了。他们的研究范围只限于某一类的诸问题的确定范围里,甚至于只研究唯一的问题。从前的科学上的职务差不多总要兼另一种可以赚钱的职务——例如兼医生,兼神父,兼官吏,兼军人;然而现在的科学上的职务却渐渐可以自足了。甘朵尔先生甚至于预料今日的学者与教授两种职业虽则还很密切地相连,将来不久终有一天会永远地分开了的。

最近的生物学上的种种新发明已经使我们发见关于分工的一种事实。这事实是那些经济学家所不能料到的,后来他们才第一

① 见 De Candolle,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ants*, 2e édition., p263.

② Loc. cit.

次说起。自从福尔夫、王俾尔、爱都阿斯的工作以后,我们晓得分工的定律非但适用于社会,而且适用于生物的机体;我们甚至于可以说某生物的种种器官的任务越分得细微,则这生物在动物的阶级上越占很高的地位。这种发明的结果,一则把分工的作用扩大至于无涯,二则把分工的来源追溯至于远古,因为在世界有生物的时候差不多就有分工的定律了。由此看来,分工并不仅仅是从人类的意志与智慧里发生出来的一种社会上的制度;而是普通生物学上的一种现象,而且这现象的种种条件须在有机体的元素里才找得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只觉得社会的分工是这普遍的发达里的一种特别的形式,而社会凑合这一个定律只算是顺了一种潮流,这潮流比社会先存在,而且要把全世界的生物都吸引到同一条路上去。

在这样的一个事实发生的时候,显然不能不深切地影响到我们的道德上的组织;因为人类的发达将有两条大不相同的路途:我们顺着这潮流,是一条路;我们逆着这潮流,另是一条路。那么,一个紧急的问题便发生了:这两条路,我们应该要哪一条呢?我们的责任是应该努力变成一个完成的、无求于外的整个生物呢,抑或应该变成整个中的一部分、机体中的一个机件呢?简单说一句,分工虽则是自然界的定律,而不是人类的行为的标准?如果是的,为什么是呢?而且界限如何呢?我们用不着细说这实践问题的重要了;因为无论人们对于分工的意见如何,人人都觉得它是而且渐渐变为社会的基础了。

这问题往往被关心于国家性的道德意识的人提起,然而他们把问题弄得太含混了,而且不能达到解决的目的。两种倾向都存在,却没有一种倾向是能对于另一种倾向占一种十分确实的优势的。

固然,我们似乎觉得社会的舆论渐渐倾向于把分工做成我们的行为上的带命令式的规律,而且把它看做一种义务。凡是逃出

这规律之外的人们,虽则不受法律规定的一种明确的惩罚,却受社会的责备。我们的时代不像从前了。从前我们觉得所谓完善的人乃是晓得关心于一切的事物而不泥守着任何一事一物的,能够玩味一切、了解一切的,能够把世界最奇妙的文化收集在他一人身上的。这种普遍的学问,在昔日是那样受人推尊,在今日我们只觉得是废弛无力的规则^①。为着要对自然界奋斗,我们需要更健的才能与更能生利的力量。我们希望社会的活动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分散在很宽的面积上,却集中起来,把它在面积上所失的在强度上收回。我们不信任那些太活动的天才;他们是无分别地适应各种的任务的,并不肯选择一种专门的任务而紧紧地守着。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表同情于那些万能的人们,他们唯一的念头乃在乎利用他们的一切的天资,不肯牺牲一些,同时也就没有什么确定的用途,这竟像各人应该无求于外,应该自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似的。我们似乎觉得这种分离的、无定的状态是有多少反社会性的。昔日所谓良善的人在我们看来只是以学问为消遣的人,我们并不承认他们的道德上的价值。而我们却赞成那些内行的人,他们并不求为完善的人,却求为生利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有定限的,他们是把全力用在这工作上的,他们尽他们的职务,他们用他们的恒心慢慢地去成就他们的事业。赛克列丹先生说:“求为完善的人,就是学会了自己的任务,也就是养成担任那任务的能力。我们的完善的程度不再在乎我们自己满意自己,也不在乎群众的喝彩或一个博学者的赞成的微笑,却在乎我们所尽了的职务的总数与我们再在职务的能力”^②。因此之故,从前的道德上的鹄的在乎纯一,在乎简单,在乎非个性的;现在却一天一天的向繁杂的路上走了。我们不再以为一个人的绝对的责任在乎把普通人的一切美德都集在自己

① 人家有时候误解了这一段,以为我绝对地排斥一切的普遍学。其实按上下文看来,我只指古典学而言。古典学固然是一种普遍学,却不是唯一的普遍学。

② 见 *Le Principe de la Morale*, p189。

身上,却以为一个人尤其是应该具备对于自己的任务的种种美德。在种种事实之中有一种事实可以令人感觉得这意见的真确,这就是教育上的一天比一天专门的情况。我们渐渐以为必不可把我们的孩子们一个个都放在同一的教育之下,因为他们并不应该过同一的生活;我们却以为必须把他们造成种种不同的人才,好教将来他们能适应社会的要求而任种种不同的职务。简单说一句,在某一方面看来,道德认识上的绝对命令在今日乃是:“你应该养成很有益地担任一种确定的职务的能力。”

但是对于这些事实,我们还可以叙述其他的种种事实以致成为矛盾的论调。社会的舆论虽则赞成分工的定律,却有一种顾虑与踌躇。社会一面叫人们向专门的路上走,同时又似乎害怕人们成为太专门的了。除了夸奖强有力的工作的言论之外,还有指示分工的危险的言论,而且这些言论也一样地能够传远。谢逸说:“一个人永远只能做一枚扣针的第十八部分,这是多么伤心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人只是一个工人,一辈子只该拿一把锉子与一把铁锤,因此就把人类的高尚的天性弄坏了;我们须知一个人是能锻炼自己所有的最灵变的天资的。”^①到了本世纪的初期,勒蒙特把现代的工人生活与野蛮人的自由而宽展的生活相比较^②,他以为野蛮人的生活比现代的工人的生活可爱得多了。托克威尔(Tocqueville, 1805—1859)也有严重的批评。他说:“分工制越能完全实行,技艺越进步,而技艺人越退步。”^③在普通的情形里,每一个格言教我们向专门的路上走,同时也就好像与另一个相反的格言相连,而这格言却教我们一个个都趋向同一的鹄的,并且它在社会上还不曾失了它的权威。固然,依理说,这一种冲突并不足怪。道德生活也像肉体或精神的生活一般地能适应种种不同的需要,甚至于

① 见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liv. I, Chap. VIII。

② 见 *Raison ou Folie*, Chap. sur l'influence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③ 见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适应种种相反的需要；所以它的一部分由种种相矛盾的元素构成，而这些元素各守界限，互相平衡，乃是自然的道理。然而这一种显然的冲突也就够摇撼我们的国家性的道德意识了。无论如何，我们至少还应该能够解释这样的一种矛盾性是从何处发源的才好。

为着要确定这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我不肯用那些伦理学家的普通方法；当他们想要确定一种规律的道德上的价值的时候，他们就先把那道德的普通程式陈说一番，然后把他们所不赞成的言论拿来对质。然而今日人们是知道这种简略的普通说明的价值的了^①。普通的说明被放在一种研究的开端，在种种事实的一切观察之前，它的目的并不在乎说明这观察事实的结果，却只在乎解释一种抽象的原理——用这原理去建立一种理想的法规。由此看来，某社会或某一种确定的社会模型所表现的主要的特征，并不由那普通的说明而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概念；却仅仅表现那伦理学家对于道德的观念的方式。固然，在这一点，它还不失为教训的，因为它能教我们认识在其所论的时期内所发生的道德上的种种倾向。然而它只有关于一个事实的兴味，却没有科学的观点。在那一个思想家所感受到的个人的种种心愿里，哪怕那些心愿是怎样真切，我们决不能在那上头看见关于道德的真相的相当的说明。它只表现一些永远只是部分的需要，它只适应某种确定的而且特别的缺憾；这因为人心里习惯于一种幻想，便以为那缺憾是我们最后的而且唯一的目标。甚至于有许多时候，那普通的说明竟是病态的！我们实在没法子相信那种言论，至于那些客观的叙述却可以令我们估定实践道德的价值。

我们应该避免这种种的演绎，因为它们往往只被用来作为论据而证明一些成见与个人的感想。客观地审定分工的价值的唯一方法乃在乎先用纯然整理的工夫去研究分工的自身，先考求它的

① 在这书第一版的时候，我曾经反复地申说了许多理由，依着我的意见去证明这方法的无用。现在我觉得可以省略了些，因为有些辩论是不必无限的延长的。

用处如何,它是归属于什么的;简单说一句,乃在乎尽量地造成一种最确切的概念。经过了这手续之后,我们才能把它与其他种种道德上的现象相比较,然后看它与它们的关系如何。如果我们觉得它的任务是与那些在道德上与规则上都不曾被人批驳的某种成法的任务有相同的性质,如果我们觉得在某几种情况之下它所以不能任这任务者,只因发生了不规则的变迁,又如果我们觉得它的成因恰是其他某几种道德上的规律所赖以成立的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它是可以归入那几种规律的一类的了。这样一来,我们也不想要替代了社会的道德认识,也不敢夸说替它立法,然而我们可以给它一点儿光明而且减少了它的许多不知所从的苦。

我这书因此就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第一,我们考求什么是分工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它与社会的何种需要相当。

第二,我们然后去确定它所归属的种种原因与种种条件。

第三,假使它不常常逸出了常轨,它就不会被人们把这样大的罪归在它的身上,所以我就要把它所表现的种种变态的主要形式分别出来,以免变态的与常态的相混。这书再加上了这种兴味,这因为也像生物学一般,病态学可以帮助我们更易懂得生理学。

再者,人们对于分工的道德上的价值,所以有这许多争论者,与其说是因为大家对于道德的普通程式意见不同,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忽略了下文所论的种种事实问题。人们在推想的时候,始终好像以为那些问题是显明了的,好像只须把我们各个人所有的概念分析起来就足以认识分工的种种原因、任务与其性质了。然而这样的一种方法所得的结论并不是科学的,所以自从史密斯以来,分工的学说并没有什么大进步。勛莫拉先生说:“继续史密斯的人们很少惊人的见解,他们只固执地找他们的例子,陈述他们的观察点直至于那些社会主义者扩充了他们的观察的范围,把现代工厂的分工制与18世纪的工场的分工制相比较的时候。甚至于

在这一点看来,分工的学说发达的样子并不是有秩序的,深切的;其间有几个经济学家对于平常的真理有些观察或有些专门的观察,但这也不能特别地帮助这些思想的发展。”^①为着要客观地认识分工制,并不是把我们对于分工的意见的内容发挥透彻就算了事的,我们还应该把它认为一种客观的事实,然后去观察与比较。这么一来,我们将见这些观察所得的结果是往往与我们的情感所启发的结果不相同的^②。

① 见 *La Division du travail étudiée au point de vue historique*, in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1889, p687。

② 自从 1893 年以后,有两部书出世——或可说是在那时方给我们知道有那两部书。我这书所研究的问题是与那两部书有关系的。第一部是 Simmel 先生的 *Sociale Differenzierung* (Leipzig, VII-147 p); 在那书里,他并不特别地研究分工问题,却只用普通的眼光去观察个性的发达。第二部是 Bücher 先生的 *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最近译成法文名为《政治经济与历史的研究》(*Etudes d'histoire 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Alcan, 1901), 其中有几章是研究经济上的分工的。

卷一 分工的作用

第一章 对这作用下定义的方法

“作用”这一个字有两种颇不相同的用途。有时候它是指生活必需的种种动作的系统而言,这是不管那些活动力的结果的;有时候它却是指那些动作与机体上的几种需要之间的相当关系而言。因此之故,人家常常说“消化作用、呼吸作用”等等,但是人家也说消化的作用在乎把那些滋补的固体与液体同化在机体里;又说呼吸的作用在乎把生活必需的养气输入生物的机体的各元素里等等,在本书里,我对于“作用”一字是用第二个意义的。在我自问什么是分工的作用的时候,我就是研究它与什么需要相当;等到了这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需要的性质是否与那些在道德性质上不受排斥的其他各种行为的规律所适应的种种需要的性质相同了。

我所以采用这名词者,因为其他的名词都有不恰当或不清楚的毛病。我不能用“目的”或“对象”两名词去陈说分工的终点,因为这么一来,就假定分工的存在的目标只在乎我们所要指定的几个结果了。“结果”或“效果”两名词也没法子更令我们满意,因为它们并不能表示相通的意思。反过来说,“任务”或“作用”两名词却很有包含这意思的好处,然而并不在事前就要晓得的这相通的状态是怎样成立了的,也不管它的结果是事前有意的适合呢还是

事后的凑合。我们须知,最要紧的乃在乎晓得这相通的状态是否存在,存在什么地方,我们并不问它是否在事前被人感觉着呢还是在事后才被人感觉着的。

—

在起初的时候,我们觉得要确定分工制的任务乃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情了。它的努力不是人人所已经知道了的吗?因为它增加生产力量,同时又增加工人的技巧的缘故,所以它是社会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发达的必需条件,它是文化的源泉。再者,人们既然颇甘心给予文化一种绝对的价值,也就不想到要在分工制里再找另一种作用了。

若说它真有了这效果,在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辩驳的。但假使它没有其他的效果,没有其他的用处,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把一种道德上的性质加在它的身上了。

真的,在这一点,它的效果差不多完全与道德生活不发生关系,至少可以说只有很间接的而且很疏远的关系。虽则今日大家习惯了把相反的意义去对答卢骚的诗歌,这却丝毫不能证明文化是道德上的一种东西。要解决这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用观念去分析,因为那些观念势必是主观的;我们应该认识一种事实,要这事实是足使我们能够测量那中庸道德的水平线的,然后我们观察它在文化进步的时候怎样变迁。不幸我们缺少了这测量的单位,然而我们却有一个测量的单位去测量团体的不道德。在某一社会里,自杀案与一切的罪案的平均数实在可以用来表示社会不道德的高度。我们须知,我们虽则做实验的工夫,而这实验并不怎样能增进文化;因为艺术、科学、实业一天比一天发达,这些病态的现象的数目也就一天比一天增加^①。固然,假使我们根据这事实

^① 见 Alexander von Oettingen, *Moralstatistik*, Erlangen, 1882, §§ 37et suiv. —Tarde, *Criminalité comparée*, ch. II (Paris, F. Alcan.). 又关于自杀,见本书卷二第一章第二节。

就断定文化是不道德的,这也未免轻易下断语了;然而我们至少可以相信文化对于道德生活虽则有实际上的好影响,而这影响却是很微弱的。

再者,如果我们用这定义不恰当的一种复杂性——人家所谓文化——分析起来,我们就可以发见那些合成这复杂性的诸元素里是不带任何的道德性的。

这一层,在那常随文化的经济活动力里更是真相。虽则它能助道德的进步,然而罪恶与自杀案发生最多的地方却是实业最发达的中心点。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在这活动力里找着些表面的特征去证明些道德上的事实,这是毫无疑义的了。我们曾经把火车替代了公共马车,把轮船替代了帆船,把大工厂替代了小工场;这一切活动力的发达在普通是被认为有用的,然而在道德上看来,竟没有一样是强迫的。技艺人与小实业家,他们逆着这普遍的潮流,死守着他们的小规模的企业,比之一个大资本家把些工厂掩盖了全国,把成群的工人都收集在他一人的命令之下,在道德上看来,这两种人是一样地能尽他们的义务的。国际的道德意识是不会错的:全世界一切的工业上的大进步还比不上小小的一点儿公理。固然,工业的活动力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的,因为它能适应许多需要;然而那些需要却不是道德上的需要。

最有力的理由乃是:艺术是与一切相似于强迫的东西绝对相反的,因为它是自由的领土。这是一种奢侈品,获得也许是好的,然而我们却没有务求必得的义务:凡不是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也就任人有要不要的自由了。至于道德却恰恰相反,它是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它是必要的义务,它是每日的面包,少了它呢,社会就不能生存。艺术所适应的需要乃是我们无目的地就我们的活动力扩张的一种需要,我们只为扩张的快乐而扩张;至于道德呢,它却强迫我们沿着一条确定的路途去达到一个确定的目的,所以说义务的人同时就说强迫。因此之故,艺术虽则可以被一些道德思想激

发或混入那些纯然道德上的现象的进化里,终不算是本身带有道德性的。甚至于观察的结果也许可以证明——在个人或社会都是一样的——美术的能力的过度发达在道德上看来却是一种重大的病态。

在文化的一切元素当中,仅有科学在某几种条件之下是表现一种道德性的。实际上,社会渐渐倾向于借那些已成定论的科学上的真理去发展个人的智慧,大家认这是个人的一种义务。自从现代起,世上有某几种知识是我们所该完全具备的。我们不一定要投入大工业的战团,我们不一定要做一个艺术家;然而现代人人都认为不该永远做无知识的人了。大家十分感觉得这是一种义务,所以在某几种社会里它非但受舆论的批准,而且还受法律的规定。再者,要约略地看见科学所以特具道德性的来由,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原来科学只是提到了最高点的光明上的意识罢了。我们须知,若要社会能在现代所需要的生活条件里生存,就须使个人与社会的意识范围都更加扩张,更加光明。吾人生活所在的环境既然渐渐复杂,因此也就渐渐善动,为着要社会的生命延长,就非常变化不可。再说,意识越暧昧,就越不善变,这因为它不能很快地看见变化的必要与变化的方向。反过来说,光明的意识就晓得在事前预备适应变化的方法。因此之故,由科学领导的智慧是必须在团体生活的潮流里占一个最大的部分的。

不过,一切的人们这样被要求去获得的科学并不怎样值得叫做科学。这不是科学,至多只算是共同部分的科学与最普通的科学。实际上,它被减为极少数的一些必需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所以被一切的人们要求者,无非因为这是一切的人们们的能力所及的。真所谓科学乃是绝对地超过这庸俗的水平线的。科学的范围,非但包括“不知道就可耻”的,而且包括一切“可以知道”的。在治科学的人们当中,它非但要求一切的人们所具备的普通能力,而且要求一些特别的天才。再说,它既是俊杰才能接近的,就不是义务的

了;这是一种美的而且有用的东西,然而它并不是重要到令社会像命令一般地要求它的地步。有了它,固然是有利益的;没有它呢,也并没有不道德的地方。这是一个行为的园地,人人都是可以进去的;然而没有一个人是被强迫进去的。一个人非但不一定要做一个艺术家,而且不一定要做一个学者。由此看来,科学也像艺术与工业一般地是在道德范围之外的了^①。

在文化的道德性上,所以有这许多的争点者,这因为那些伦理学家常常没有客观的标准去分别那些道德事实与非道德事实。人们习惯了把一切稍为有高尚性的或稍为有价值的事实与稍为高超的心愿的对象都称为道德;因为道德这一名词有了这过量的广义,所以人家就把文化放进了道德的范围里。然而伦理学的范围并不是这样不确定的;它包括一切行为的规律,这些规律是用命令式施于品行上的,而且是有制裁跟随着的,除此之外,没有更远的范围了。由此看来,在文化里既然没有什么可以表现这标准的,可见文化与道德是无关系的了。再推论下去,假使分工制的任务仅仅在乎使文化成为可能的,那么,它也就与道德不会发生关系,而只处在中立的地位了。

这因为人们在普通并不看见分工制有其他的任务,所以人们关于这一点的理论就这样不固定了。实际上,纵使道德上有中立界线的存在,分工制也不会在这界线内的^②。如果它不是好的,它就是歹的;如果它不是道德,它就是道德的破产。由此看来,如果它没有其他的用处,它就堕在不可解决的矛盾论里,因为这么一来,它所表现的经济上的种种利益都会被道德上的种种障碍抵消。在这同性的而且不可比较的两种数量当中,我们既然没法子以甲减乙,就不会晓得甲种利益多呢还是乙种利益多,因此我们就不晓

① Janet 的《道德论》(Morale, P. 130)里有云:“与真比较起来,善的主要特征乃在乎是义务的。真的本身没有这特征。”

② 因为它与道德上的一种规律是矛盾的。

得怎样打主意了。人们固然可以借口于道德的重要而根本地排斥分工。然而这“最后的论据”终是滥用科学的权威,而且社会既显然需要专门人才,这一个论据的地位就是不可维持的了。

还有一层:如果分工制并不履行其他的任务,它非但没有道德性,而且我们看不见它能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实际上,我们因此就可见文化并没有固有的而且绝对的价值;其所以有价值者,只因它能适应某几种需要罢了。在下文我再详说这意见^①,现在先说那些需要的本身恰是分工的结果。因为分工制越发达,人们的劳苦越增加,要补救这劳苦,吾人就不能不寻找文化;文化的增加也就是补剂的增加,否则文化对于人类有什么关系呢?由此看来,假使分工制除了适应这些需要之外并不适应其他的需要,那么,它的作用仅仅在乎减轻了它自己所产生的效力,在乎敷搽它自己所造的伤口而已。在这种情形之下,遭受分工制也许是不得不然的,但我们再也没有希望要分工制的理由,因为它所贡献的功劳却为补救它自己所致的损失而抵消了。

这一切都令我们不得不替分工制另找一个作用。我们只观察几个事实,就可以解决这问题了。

二

人人都晓得我们爱与我们相似的人;无论是谁,只要他的思想感觉与我们相同,我们就爱他了。然而与此相反的现象也不是少见的。有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心倾向于那些与我们不相似的人们,恰恰因他们与我们不相似,所以我们爱他们。这些事实,在表面上是这样矛盾,以致那些伦理学家常常踌躇,不能决定情谊的真性质,时而以为是这一种原因,时而以为是那一种原因。希腊人早已提出这问题了。亚里士多德说:“情谊引起了不少的争论。

^① 见卷二第一章与第五章。

依甲方面的人说,情谊是在某种相似点发生的,相似然后相爱;所以谚语有云‘相似者相近’,又云‘桎鸟找桎鸟’,还有其他同类的谚语。然而依乙方面的人说,一切相似的人们相视如制陶器的人。还有些说明是从较高的地方找出来的,而且是观察自然界所得的。所以爱里丕特说干燥的土地爱雨水,同时那天上的黑云也就大发爱狂,奔向地下。爱拉克利特也说相对才能相合,说最好的和谐乃是从不同之处生出来的,又说不和乃是‘变成一切’的定律。”^①

这两种学说对立的证据乃是:甲种情谊与乙种情谊都存在自然界里。不相似也像相似一般地是互相倾向的原因。不过,寻常的不相似是不足以发生这效果的。假使我们遇见一个人,他的性情仅仅与我们的性情相异,我们就并不觉得一点儿快乐。浪费的人们并不找些怪吝人做伴侣,正直坦白的人们也不找虚伪奸诈的人做伴侣。客气的而且温和的心情对于不客气与狠硬的气质是不觉得有任何的滋味的。由此看来,世上只有某一类的相异性才能互相倾向;那些相异性非但不相反对,不相排斥,而且互相完成。贝纳先生说:“世上有一类相异性是排斥的,另有一类是吸引的;甲类倾向于把人引入仇敌的地位,乙类却倾向于把人引入友谊的地位。如果两个人当中,某甲有一件东西是某乙所没有的,然而却是某乙所想要的,从这一点出发,就有一种积极的引诱力了。”^②所以一个深思的而且伶俐的理论家往往特别地表同情于那些心直口快的实践家,一个胆小的人往往表同情于刚毅善断的人们,一个弱者往往表同情于那些强者;反过来说,实践家对于理论家,刚毅的人们对于胆小的人,强者对于弱者,也往往有同情。我们哪怕是富有天才的人,总不免缺少了些什么,我们当中的俊杰也不免有才能不足的感慨。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朋友身上找我们所缺少的东西,因为我们若同他们联络起来就颇能分受他们的性质,而我们就觉得

① 见 *Ethique à Nic.*, VIII, I, 1155a, 32。

② 见 *Emotion et Volonté*, tr. fr., Paris, F. Alcan, p135。

缺憾少些。因此就成立了些朋友间的小会社,每人各就性情所近而担任他的任务,他们就真能互相效劳。某甲是保护的,某乙是安慰的;某甲是献策的,某乙是实行的。这就是任务的分担,若用一句习用语说起来,这就是确定这些友谊上的交际的一种分工制。

如上文所述,我们不得不用另一种眼光去观察分工制了。在这情形之下,把它在道德上所发生的效力比较起来,它在经济上所能贡献的功劳却不算什么一回事了;它的真作用却是在两人或许多人之间建立一种联络的精神。无论这结果是怎样得到的,这些朋友的团体总算是为分工而生,因此这些团体里就尽是分工的痕迹。

夫妇的结合的历史更给我们一个关于这现象的例子,而且这例子更能动人。

固然,在同类的个体当中才能使我们感觉“性的倾向”,而且往往须有思想与情感的谐和然后能发生爱情。然而还有一层也是真的:这倾向的特别性质与特别力量的根源并不是相似性,却是它所结合的两性间的相异性。恰因那男子与那女人不相似,所以他们互相热烈地追求。不过,在上述的情形之下,这并不是单纯的一种矛盾性能使二者之间的感情发生:只有那些相需相成的相异性能有这种效力。实际上,男与女离开了的时候只是一个具体的两个不相同的部分;他们合起来的时候才成为整个的具体。换句话说,性的分工乃是夫妇连属的源泉,所以那些心理学家说得很对:在情感的进化里,两性的分离曾经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因为在一切的不含利益的倾向里的最强的倾向已经被两性的分离弄成可能的了。

还有一层,性的分工^①乃是可大可小的;它可以——或仅能——在性的器官与其他附属于性的器官的几种性质里存在,然

① 译者注:性的分工就是说男女分工。

而也可以扩张至于一切的机体作用与一切社会作用。我们须知，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见它发达的方向与状态是与夫妇结合的发达的方向与状态相同的。

我们越远溯过去的历史，越觉得性的分工的作用很小。在远古时代的女人并不像现代那些跟着道德的进步而变成了的弱女们，有史以前的髑髅可以证明远古的男女的体力的差别比之今日的男女的体力的差别小了许多^①。就说现代吧，自童年以至成年，两性的骸骨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骸骨的结构总是女性的结构。如果我们相信个体的发达乃是全种类发达的缩影，我们就有权去猜想人类进化的初期也有这样的同质状态，而且可见女性的形体与原始时代的人类共同的唯一的模型相近，后来才从里头变化出一个男性的形体来。再者，有些旅行的人们报告我们说，在南美洲的某几个部落里，男女的形体结构与普通的外观都很相似，不像别处的男女相差得那样远^②。末了，还有洛邦博士，他曾经直接地而且用数学上的确切方法去证明精神与形体生活的最高器官——脑——的两性间的原始相似点。他在种种不同的人类与种种不同的社会里挑选了许多脑盖来相比较，而达到下面的一个结论：“男女的脑盖的体积，纵使在我们把同年龄、同身材、同重量的男女相比较的时候，总是差了许多的，而且是男性占胜的；这不平等的状况是跟着文化增长的，所以从脑的质量一点——再申说就是聪明的质量——看来，女性是倾向于渐渐与男性相差别了。例如现代的巴黎男人的脑盖与巴黎女人的脑盖的平均差别比之古埃及的男女脑盖的差别，几乎大了一倍。”^③有一个德国的人类学家——

① 见 Topinard, *Anthropologie*, p146。

② 见斯宾塞的 *Essais Scientifiques*, tr. fr., Paris, F. Alcan, p300。又 Waitz 在他的 *Anthropologie Naturvcelker*(I, p76) 里报告了许多这一类的事实。

③ 见 *l'Homme et les Sociétés*, II, p154。

Bischoff 先生——关于这一点也得了同一的结论^①。

跟着这些解剖学上的相似点就有职务上的相似点。在这些社会里,实际上女人的职务并不很显明地与男人的职务有差别;两性的生活差不多是一样的。今日还有许多野蛮的民族里的女人是混进政治生活里去的。尤其是在美洲的印度民族像伊罗古瓦人与那者斯人^②。还有夏威夷的女人在种种方面都是分享男人的生活的^③;此外又如在新赛兰特、萨莫亚,都是一样的情形。同样,人们也常常看见许多女人跟着男人上战场去激他们奋斗,甚至于她们自己参加,很激烈地打起来。在古巴,在达贺美,女人们也像男人们好战,在他们的旁边战斗^④。今日妇女的显明的特性之一种乃是温柔,然而在原始时代,温柔二字似乎并不归属于女性方面。在某几种动物当中,我们还注意到雌牝的特征恰恰与温柔相反呢。

我们须知,在这些民族里,婚姻只是雏形的。有一件事很像是真的,甚至于可以说是有了证据的,这就是:在家族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是没有婚姻的。性的关系是任意离合的,并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结合夫妇两方。总之,我们知道有一种家族制度是比较地与我们相近的,而且在那制度里婚姻只还是模糊的萌芽;这就是母族制度^⑤。在母族制度里,母子的关系是很确切的,至于夫妇的关系却是很松的。在当事人要脱离夫妇关系的时候立刻就可以脱离,甚至于婚姻只是一种有定期的结合^⑥。夫妇间的贞操也不曾被认为必要。婚姻——这是我们暂定的称呼——在那制度里只是很

① 见 *Das Gehirngewicht des Menschen, eine Studie*. Bonn, 1880。

② Waitz, *Anthropologie*, III, p101—102。

③ Waitz, *op. cit.*, VI, p121。

④ 见斯宾塞的《社会学》(tr. fr. Paris, F. Alcan, III, p391)。

⑤ 母族制度一定是在日耳曼民族里有过的。——看 Dargun 的 *Mutterrecht und Razoeke im Germanischen Rechte*, Breslau, 1883。

⑥ 这一说是史密斯说得最详,见 *Marriage and Kinship in Early Arabia*, Cambridge, 1885, p67。

狭小范围的义务,而且往往只在很短的时期内借此把那丈夫联结于那妻子的族里,所以婚姻竟不算什么一回事。我们须知道,在某一个社会里,那建立婚姻制度的法律的全部,只是那社会里的夫妇间的连带性的状况的象征。如果夫妇间的连带性很强,如果那联络夫妇的条件很多很杂,那么,婚姻的法律既然为的是确定那连带的关系,它的自身当然也就是很发达的。反过来说,如果夫妇团体缺少了黏合力,如果男女的关系是不固定的而且时断时续的,那么,这些关系的形式就不能确定,而婚姻制度因此也就减为很少的、没有力量的、不确定的一些规律。所以,在男女两性的差别很微的社会里,婚姻的状况就可以证明夫妇间的连带性的本身也是很微弱的。

反过来说,我们一天一天的向现代史前进,我们就看见婚姻制度一天比一天发达。婚姻所生的关系渐推渐广,婚姻所制定的义务也就渐渐增多。结婚的种种条件与离婚的种种条件的界限一天比一天确定,离婚的作用也就一天比一天确定。贞操的责任也成立了;起初只放在妻子身上,其后却变为夫妇相互的责任了。到了嫁奩制度出世的时候,更有很繁杂的规律去规定夫对于妇的财产的权利与妇对于夫的财产的权利。再者,我们只须放眼一看我们的法律,就知道婚姻在法律上占什么重要的位置了。夫妇的结合已经不是暂时的了;这不复是表面的、过渡的、部分的一种契约,却是密切的、长久的、甚至于往往是二人的全生活里不能分割的一种组合了。

然而我们须知,同时,男女的工作也就一天比一天分开了。从前仅仅限于性的作用,后来却渐渐扩张到别的作用去了。妇女早已不再参加战争与公众的事务,她们的生活完全集中于家庭的内部了。自从那时以来,她们的任务只晓得一天一天的向特别的路上走。今日在开化的民族里,妇女的生活是与男子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了。精神生活的两大作用竟像分散了似的,我们似乎可以说

男女两性当中,其一垄断了情的作用,其一却垄断了智的作用。在某几个社会阶级里,我们看见妇女们也像男子一般地治艺术,治文学,因此我们似乎觉得两性的事务倾向于仍旧变为同质的了。这是真的,然而甚至于这行为的范围里,妇女还把她们固有的性质带了来,她们的任务仍旧是很特别的,一是与男子的任务很不相同的。再者,艺术与文学虽则开始变为妇女的事情,而男性却似乎要丢了艺术与文学而特别地去研究科学。由此看来,表面上虽则似乎回到初民的男女同质的状况去,其实却是一种新差别的开端,这是很可能的。还有一层,这些任务上的差别已经由它们所致成的形体上的差别而更得物质方面的明证了。男女之间,非但身材、重量、普通的形态都是很不相同的,而且如上文所述,洛邦博士说过,两性的脑也跟着文化的进步而一天比一天有差别了。依他所说,这越离越远的原因乃是男性的脑盖特别发达,同时女性的脑盖并不进步,甚至于是退步的。他说:“在一方面,巴黎男性的脑盖的平均数竟与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最大的脑盖相衡;而在另一方面,巴黎女性的脑盖的平均数却与我们所考察得的最小的脑盖相类。非但很比不上中国妇女的脑盖,而且比之新加列多尼的妇女的脑盖也大不了许多呢。”^①

在这些例子里,我们看见分工制的最大效果并不在乎增加那些分任的职务的出息,而在乎把那些职务弄成了相依为命的连带物。在这一切的情形之下,分工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乎改良现存的社会,而在乎使社会存在,因为没有分工的作用的时候社会就不会存在了。假使性的分工退到了某地步之外,夫妇团体就消灭了,只剩下一些极短时期的性的关系;再说,假使两性绝对地不曾分离,社会生活的一切形式决不会产生。若说分工制对于经济上是有功劳的,这是很可能的事;但是无论如何,它总绝对地超过了纯然经

^① Op. cit. p154.

济的利益的范围,因为它是存在社会的而且道德的范围的本身以内的了。有了分工,各个人就互相联络,否则就是各不相属的;有了分工,各个人的力量就合起来,否则只是分离的发达。总之,分工制能令各个人之间有了连带性,而这连带性非但在互相效劳的短期间内发生效力,而且扩张得很远。譬如在今日的最开化的民族里,不是时时刻刻有夫妇的连带性表现吗?这连带性不是在生活的一切事物上令人感觉到它的作用吗?再者,这分工制所创造的社会是不能没有分工的符号的。社会既有这特别的来源,就不能像那些“由相类似而相倾向”而成的社会;它应该成立在另一种方式上,建筑在另一些基础上,而且求助于另一些心理。

人们往往把分工制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关系归入唯一的交换范围里,这就因为人们并不曾认清“交换”所包括的是什么,又其结果是什么。所谓交换者,先要两个人互相连属,因为他们每人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交换的作用只在乎把这相互的连属性表现到外面来。由此看来,交换只是更深的内部的一种状态所表现的外观罢了。正因这状态是有恒的,所以许多意象的一种组合由此产生,而这组合的作用是绵延的,这乃是交换所没有的作用。与我们相完成的那人的意象与我们自己的意象是变为不可分离的了,这非因为它很有恒地来会合我们的意象,而且尤其因为它是我们的意象的“自然完成者”;所以它就变为我们的意识里的不间断的而且完全的一部分了,以致我们不复能缺少了它,而且还找种种方法去增加它的力量。因此之故,我们爱那意象所表现的那人;这因为它所表现的对象恰在我们跟前,为我们此刻的感觉力所能及,就更把它显露得真切了。反过来说,凡是能阻它回来或减少了它的精彩的事情——例如别离或死亡——都能令我们痛苦。

这一段分析虽则很短,已经足以证明这种组合有异于那给从相似点出发的同情心做基础的那一种组合了。固然,若要我们与他人之间发生连带性,就先须他人的意象与我们的意象相合。然

而假使那两个意象只因为相似而相合,这就只算偶合。这只因为那两种意象是完全相似或有一部分相似,所以它们混而为一,就成为连带的了;但它们须在“相混”的情形之下才有连带性。反过来说,在分工的情形之下,那两个意象却是各别的,它们必须互相有差别然后能相联络。由此看来,在两种情形之下的心理不会是一样的,而从每个情形里生出来的社会关系也不会是一样的。

到了这里,我们就要自问:在更大的一些团体里,分工制是否有同样的作用?它在现代社会里的发达是我们所晓得的,但它的作用是不是在乎把社会的各个体弄成很微细的差别,同时又维持社会的合一呢?我们可以很适当地去假定刚才我们所观察得的种种事实还可以放在这里,只不过那些事实的规模大了些;政治上的大团体也不能不靠专门的工作去维持它的平衡;分工乃是社会连带性的主要源泉,假使不是唯一的源泉的话。从前孔德的观点已经在这上头。在我们所知的社会学家当中,他是第一个说,在分工制里,除了纯然经济的现象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他在这上头看见了“社会生活的最要条件”,不过要我们把它看做是“在它依理该有的全范围内的,换句话说,就是要我们把它应用在一切种种不同的举动上头,不可像普通只把它限定在物质上的几种简单的用途上”。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认定了它,“非但各个人与各阶级,而且从许多方面看来,各种民族因此也就被我们认为人人依照非常确定的专门的方法与特别的阶段去同时参加一种极大的共同的工作;这工作是一定逐渐发达的,发达的结果可以把现代的合作者与前代的合作者联络起来,甚至于与后代种种不同的合作者联络起来。所以人类的种种工作的分配继续下去,就是社会连带性继续下去的主要原因;而社会的机件一天比一天繁杂,一天比一天扩张,主要的原因也在乎工作的分配”^①。

^① 见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IV, p425。又在 Shæffle 的 *Bau und Leben des Socialen Koerpers*, II, Passim, 与 Clément 的 *Science sociale*, I, p235 et suiv 也有类似的意见。

如果这一个假定被证明了,那么分工的作用是很重大的,不像普通人所说的那样小了。它的作用非但在乎供给社会的奢华,——奢华也许是可羡慕的,却不是必需的,——而且它将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条件。社会的黏合性是全靠它——至少可以说特别地靠它——维持的;社会组织的要点是靠它确定的。我们虽则未能严格地解决了这问题,然而从今就可约略地知道:如果分工的作用真是如此的,它就该有一种道德性,因为秩序的需要,谐和的需要,社会连带性的需要,在普通都是被认为有道德性的。

但是,在未考究这普通的意见能否成立以前,我们须先证实了刚才我们对于分工的作用所设的假定才行。现在我们试看: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那社会连带性是不是根本地从分工出发的。

三

但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证实呢?

我们不仅要研究在这样的社会里是否有从分工出来的社会连带性。这是很显然的了,因为分工制在社会里是很发达的,而且产生连带性。但是,我们尤其是要确定它所产生的连带性在社会的普通积分里的作用是怎样的。这样一来,我们才可以晓得它是重要到什么程度的,它是社会黏合的主要元素呢,抑或仅是次要的附属条件。那么,为着答复这问题起见,就须把这社会关系与其他种种的社会关系比较,然后可以测量它在总作用里所占的部分。在这一点,我们非先把社会连带性的许多种类分别叙述不可。

然而社会连带性乃是纯然道德上的现象,不容我们有确切的观察,尤其是不可测量的。那么,为着要分别叙述与比较,我们就该撇开了那观察所不及的“内的事实”,而把那象征它的一种“外的事实”去替代了它,然后从“外的事实”去研究“内的事实”。

这可见的象征就是法律。实际上,社会连带性虽则是非物质的,然而它所存在的地方并不仅仅有纯粹的能力,而且有可以感觉

的实力去表现它。它在强的时候就很强烈地使人类互相倾向,使他们常常接触,而且增加他们发生关系的机会。严格地说,我们初研究的时候,实在难说是它产生了那些现象呢,抑或是那些现象产生了它;也不晓得是因为它有力量以致人类互相接近呢,抑或是因为人类互相接近以致它很有力量。但我们此刻并没有说明这问题的必要,我们只须证明这两种事实是互相联络的,是同时变化的,而且是同方向进步的就够了。一个社会里的各分子越富于连带性,他们就越能维持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不同的关系或与某团体的关系;这因为如果他们相逢的机会太少,他们就只能时断时续地而且很微弱地互相连属罢了。再说,这些关系的数目当然是与那些确定它们的法律上的规条的数目成为正比例的。实际上,社会生活在很绵延地存在的时候,就不免倾向于采取一种确定的形式而成为有组织的机体,而法律并不是别的东西,它只是这组织的本身里的最固定而且最明确的部分罢了^①。凡遇社会的普通生活扩张到某一点的时候,那法律的生活势必同时扩张到那一点,而且其关系也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就能决定在法律里可以找着社会连带性的一切主要的变化的背景了。

真的,人家还可以批驳我,说那些社会关系尽可以自己成立,不必因此就采取法律的形式。世上有好些社会关系的规定是不达到这样固定而明确的程度的;它们虽则不因此就成为毫不确定的,然而并非由法律去规定,却由风俗去规定。由此看来,法律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的背景;因此它就只能供给我们一些不完备的实据,还不够解决这问题。还有一层:风俗是往往与法律不相适合的。人家说风俗是调剂法律的严厉性的,是矫正那些泥守程式的毛病的,有时候甚至于是被另一种精神激发的。这样说起来,风俗不是尽可以表现其他种种的社会连带性,不与确定的法律所表现的相同吗?

^① 见下文卷三第一章。

然而这反对的现象只能在十分特别的情况之下产生。除非法律不复与社会的现状相适合,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却由习惯的力量去维持着,然后会有那现象的。在这情况之下,各种新关系不受法律的束缚而成立了;因为社会的关系如果不常常求坚固就不能持久。不过,它们既然与仍旧存在的旧法律相冲突,它们就不能超过风俗的范围而走进那真所谓法律生活的范围里了。这么一来,就有反对的现象发生了。但这现象只能在很罕见的病态的情况之下产生,而且甚至于一延长下去就有危险。至于就常例上说,风俗是不与法律相反对的;非但不相反对,而且它是法律的基础。有时候,在这基础之上并没有什么法律成立,这是真的。世上尽可以有些社会关系是只具有从风俗出发的一种散漫的规定的;然而这就因为那些关系是不重要的,不永久的,否则就是刚才所说的例外的情形了。由此看来,纵使有几种社会连带性是只由风俗去表现的,它们一定是很不重要的了;反过来说,法律所表现的乃是一切那些主要的,而我们也只需要认识那些主要的社会连带性的形式就够了。

我们是否更进一步而说社会连带性的可以观察的表征——法律——是不足以包括社会连带性的全体的?是否说法律只能表现它的一部分而不能表现全部分?是否说在法律与风俗之外还有社会连带性所从来的状态;为着要真的认识它,就该不假借媒介,直达它的本身?——但是,我们要很科学地认识事物的原因,只能先认识事物的结果;而且,如果要好好地确定那些原因的性质,科学只能在那些结果当中挑拣那些最客观的、最可测量的去做证明。它从各物体的温度的变化所表现的变量去研究体温,它从物理化学上所得的电气结果去研究电气,它从动作上去研究力量。为什么社会连带性能在例外呢?

再者,如果人家剥去了它的社会上的形式,还有什么剩下来呢?能够给它的种种固有性的乃是它所维持统一的团体性,所以社会的形式变化的时候它也跟着变化了。它在家庭的内部与在政

治团体里是不同的；现在我们系属于我们的国家，却不像昔日罗马人系属于他们的城府，或日耳曼人系属于他们的部落了。但是，既然这些差别是从社会上的原因生出来的，我们就只能从连带性的社会上的结果所表现的种种差别里去找寻那些差别了。如果我们忽略了结果所表现的差别，则一切的变化都成为不可分辨的，而我们就只能看见种种差别里的共同点，换句话说就是只能辨认社交能力的普通倾向，这倾向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样的，因此也就不与任何的特别的社会形式相关。这种种差别里的共同点只是抽象的东西；因为社交能力的自身是无论何处都不能遇见的。世上真能存活的乃是连带性的种种个别形式，例如家庭的连带性、职业的连带性、国家的连带性、昨日的连带性、今日的连带性等等。各有各的本性；因此之故，无论如何，普通的观察一定只能对于这现象加以一种很不完全的解释；而关于具体的与生动的地方势必不是普通观察所能及的了。

所以这连带性的研究乃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要好好地认识这一个社会上的事实，非从那事实所生的社会上的效果入手不可。许多伦理学家与心理学家所以能不用这方法而研究那问题者，这因为他们避难就易。他们在那现象里撇开了一切特别带社会性的东西，只取了那现象所从发达的关于心理学上的原子。固然，连带性虽则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事实，同时它也归属于我们各个人的机体里。要它能够存在，必先要我们的精神上与形体上的组织里能容纳它。所以充其量说起来，我们原可以只在这一点上研究它就算了。但是，在这情形之下，我们只能看见那最无差异而且最不特别的一部分；严格地说，这竟不是它，只是那使它成为可能的一个东西罢了。

而且这抽象的研究也不会有很丰富的结果的。因为我们的灵魂里的倾向还只是一种倾向的时候，那连带性还只是太不确定的东西，不是我们所容易研究的。这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可能性，不是观察所能及的。若要它成为可捉摸的形式，就需要一些社会上的

结果把它表现到外面来。再者,就说在这不确定的状态里吧,它还连属于社会的种种条件,靠那些条件去解释它,因此我们就不能撇开那些条件。所以,在这些纯粹心理学的分析里,很少是不杂有社会科学上的几个观点的。譬如有人约略地说及群性对于普通的社会心理的成立很有影响^①,又有人很匆匆地说明社交能力所关的社会上的各种主要关系^②。这些补足的观察点乃是无方法地加进书里去的,著者只顺着偶然的起意去找它们来当做例子,这当然不足以说明连带性的社会上的性质了。他们这些观察点,至少可以证明社会学上的观点竟是心理学家所不能不采用的。

这么一来,我们的方法已经是显然的了。既然法律能表现社会连带性的种种主要形式,我们只须把各种的法律分别叙述,然后去找那些与法律相当的种种的社会连带性就行了。我们在此刻就可以说,有一层是很可能的,这就是:各种法律当中,会有一种是象征那分工制所造成的社会连带性的。经过了这手续之后,若要测量分工的一部分,只须把那些表现那分工制的法律上的种种规定的数目与法律的总数相比较就行了。

在这研究里,我们不能用法学家所惯用的区分法。他们那些区分法是在实际上想象出来的,在这一点,尽可以是很方便的方法;然而以科学的眼光看来,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些约略的而且专恃经验的区分。最普通的一种区分法乃是把法律分为公法与私法两种;公法是被认为规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私法是规定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两个名词仔细地观察,起初觉得权界很分明,其后却渐渐觉得模糊了。从甲种意义上说,一切的法律都是私的,因为随时随地都是各个人在那里活动;从乙种意义上说,一切的法律都是公的,因为这是社会的作用,而且一切的个人虽则名义各有不同,大家都是社会里执事的人员。那些军事的

① 见 Bain, *Emotion et Volonté*, p117 et suiv., Paris, F. Alcan。

② 见 Spencer, *Principe de Psychologie*, VIIIe Partie, Ch. V, Paris, F. Alcan。

作用,父族的作用等等并没有一定的界限,其组织的方法与行政作用、立法作用等等的组织方法也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罗马法里人家把保护权叫做 *munus publicum*^①,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再者,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从何处来的?从何处止步的?这问题是多么能引起争端的啊!在这样的一种暧昧的而且分析得不妥当的观点上去建立一个基本的区别,那真不算科学方法了。

为着要有方法地去着手研究,我们应该找着一个特征,要这特征是法律上的种种现象里的要素,同时又是跟着那些现象变化的。我们须知,一切法律上的规定都是可以下定义的,这定义就是:受制裁的行为标准。再者,制裁显然是有变化的,它随着某法规的轻重,与其在民众心理里所占的位置,及其在社会里所任的任务,就可以有许多变化了。所以我们就该按着系属于法律的种种不同的制裁去区别那些法律上的规条。

制裁共分两种:第一种制裁是建立在一种痛苦之上的,否则至少是惩罚原动人的一种减损作用。这些制裁的目的乃在乎剥夺那原动人的财产、名誉、生命、自由,总之,是在乎剥夺他所享受的一些什么。人家说这些制裁乃是带压制性的;刑律就是这一种。固然,系属于纯然道德上的规律的那些制裁也有同样的性质;不过,那是由众人不分别地用一种散漫的方式去分配那些制裁;至于刑律上的制裁只由一种确定的机关做媒介才能施行,所以是有组织的。至于说到第二种制裁,它并不一定包括原动人的痛苦,只在乎“把事物弄妥”,换句话说就是某几种关系在常规的形式之下被扰乱了的时候由它来恢复常态;或用强力去把那有罪的行为挽回正道上,或把那行为取消,换句话说就是剥夺了那行为在社会上的一切价值。由此看来,我们应该把法律上的规条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那些有组织的“压制性的制裁”,第二类就仅仅是“恢复性的制

① 拉丁文,“公共的义务”的意思。

裁”，第一类包括一切的刑律；第二类包括民律、商律、诉讼律、宪法与行政律等等——只须除了其中关于刑事的规条不算。

现在我们可以研究这两种制裁各与哪一种社会连带性相当了。

第二章 机械的连带性

——或名相似性里发生的连带性

与压制性的法律相当的社会连带性关系乃是“关系断了就构成罪恶”的一种关系；我们用这名称，是指一切的行为在某一程度上确定了对于那行为人的一种有特性的反动力——这就是人家所谓刑罚。所以，我们若寻找这关系，就是自问什么是那刑罚的原因；再说明白些，就是那罪恶是根本地成立在什么上头的。

世上当然有种种不同的罪恶；但是，在这一切罪恶当中，也一定不会没有一个共同点。证据乃是：罪恶在社会方面所确定的反动力——即刑罚——是随时随地相同的，仅仅有等级上的不同罢了。结果的一律就可以显示原因的一律。非但在同一社会的法制所预料的种种罪恶当中是有相似之点的，而且在古今的种种不同的模型的社会里所认定而且惩戒了的种种罪恶当中也一定有根本上相似之点。那些犯罪的行为在骤看的时候虽则像是很有差别的，然而我们断不能说根本没有相同的地方。因为那些罪恶是到处一样地影响及于国际的道德观念而且到处产生同一的结果的。这些行为都是罪恶，换句话说就都是被那些确定的刑罚压抑着的。我们须知，一件事物的特性须是：在有那事物存在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观察到的，而且是仅仅归属于那一件事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那罪恶是根本地成立在什么上头的，我们就该在种种不同的模型的社会里的一切罪恶的变态当中抽出那些共同的条理来。这些变态是没有一种是可以忽略了的。最下流的社会里的法律概念比之最上流的社会里的法律概

念是一样地值得我们注意的；这都是一样地令人增见识的事实。假使我们除了下流社会的法律不算，我们就有“从没有罪恶的根源的地方去找罪恶的根源”的危险。譬如一个生物学家，假使他不屑去研究单细胞生物，那么，他对于生命上必需的现象所下的定义就不会是确切的；因为如果他只观察生物的机体组织——尤其是高等的机体组织——他就会冒昧地断定生命是根本地存在机体组织上了。

寻找这普遍而永久的要素的法子显然不在乎把那随时随地都被认为罪恶的行为——地查算，去观察那些行为所表现的特征。因为无论怎样说来，世上虽则有些行为是古今中外所认为有罪的，然而它们只是极少数；那么，这样的一种方法只能令我们对于那现象得到一个非常片段的观念，因为这方法只用在一些例外上头^①。这禁止性的法律的种种变化同时可以证明那永久的特征是不会在那些刑律所禁止的种种行为的固有性里面可以找出来的，因为那些行为太繁杂了；我们要找那永久的特征，只该在那些行为以外的某条件与它们的关系里寻找。

人家以为在这些行为与社会上的大利益两相冲突的当中可以

① 然这却是 Garofalo 所用的方法。固然，当他承认把古今中外所惩罚的行为列成一表——这原是做得太过的——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Criminologie*, p5），他似乎已经放弃了这方法。然而后来他又回到这方法上来，所以他以为自然的罪恶乃是冲犯了以刑律为基础的种种心理的，换句话说就是冲犯了道德上的不变的一部分。而且仅仅冲犯了这一部分但是，冲犯了某种特别的心理的一种罪恶为什么在甲种模型的社会里便轻些，在乙种模型的社会里便重些呢？因此 Garofalo 先生就只好否认在某几种社会里所公认为有罪的行为是有罪恶的特征的，这么一来，他就索性用人工去把罪恶性的范围缩小了。缩小的结果，就弄到他的罪恶的观念非常不完全。这观念又是很缥缈的，因为著者并不把一切的社会模型拿来比较，却把一大部除外，叫它们做变态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事实对于一类的事实的模型是变态的，而我们却不能说一类事实是变态的。因为既说是一类，就不能谓之变态。Garofalo 先生虽则很努力去求对于犯法的一种科学的观念，可惜他不曾用一种十分确切的方法。试看他用“自然的犯法”一个名词就可见了。有哪一种犯法不是自然的呢？这大约是他要回到斯宾塞的学说上去，因为在斯宾塞看来，只有工业的社会里的社会生活乃是自然的。可惜这学说乃是最荒谬的。

找着这一种关系,于是说每一个模型的社会里的刑律就表现那社会里的团体生活上的基本条件。说那些刑律的权力是从它们的需要来的;再者,这些需要既然是跟着社会变化的,那压制性的法律的变化可能性也就得了解释了。但是,关于这一层,我在上文已经讨论过了。这样的一个理论非但把计算与思量在社会进化的方向里的地位扩充得太大了,而且我们须知,世上有许多曾经被认为有罪而现在还被认为有罪的行为在它们自身却并不有害于社会。譬如不许摸着圣物,不许摸着—个邪秽的或圣用的人或禽兽,不许任凭圣火熄灭,不许吃某几种肉,不许不在祖宗的坟墓上循例杀牲致祭,不许不字字确切地宣读祭文,不许不庆祝某几种的节日;这种种的事实,会与社会上哪一种危险有关系呢?然而我们知道祭礼与庆祝礼以及宗教上遵守的种种仪式的规定是在许许多多的民族的刑律上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我们试打开《圣经》的前五卷—看,就可以深信不疑了;而且,在某几种的社会里,这些事实是很有常态地遇见的,我们绝对不能在那上头看见什么变态或病态,因此我们也就没有权利去忽略它们。

纵使在那犯罪的行为势必损害及于社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那行为所表现的损害程度与它所受的压制的强度常常相当。在最开化的许多民族的刑律里,命案乃是普通所认为最大的罪案了。然而若就扰乱社会说起来,一次的经济恐慌,或一次的交易所的纷乱,甚至于一间店子的破产,都比个人的命案来得凶。固然,杀人总算是一种损害,但却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这是最大的损害。在全机体里失了一个细胞,算得什么一回事?人家说,如果杀人不受刑罚,则将来的公众的安宁就会保不住了。但是,无论那危险真确到了十分,我们试把那危险的重大程度与那刑罚的重大程度—比,我们就觉得太不相称了。再说,刚才我所举的几个例子也可以证明某—种行为尽可以大大的损害社会而不至于受—点儿的刑罚。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来,这对于罪恶的定义乃是不充分的。

我们可否把那定义稍为改一改,说犯罪的行为乃是那些似乎损害及于社会而被社会压制的行为;可否说刑律虽则不表现社会生活上的主要条件,却是在团体认为好像是社会生活上的主要条件呢?但这样的一个解释并不能解释一些什么;它不能使我们懂得为什么在这许许多多的情况之下各社会竟误认了罪恶,而把那些“本身竟没有用处的”法度去强制人们。老实说,这一个对于本问题的解答真所谓无聊的真理;我们须知,社会所以强迫各个人遵守这些法律者,这显然因为它认定——无论是无理或无理的认定——这种有规则而且应时的服从在社会里是必不可少的;显然因为它努力要这样办的了。如果我们这样解答,岂不好像说“社会认这些法律是必要的,因为它认为必要的”吗?我们所应该说的乃是为什么社会这样认定法律。如果这一个社会心理是从刑律上的客观的需要里——至少是在刑律的用处里——出发的,那才算是一个解答。然而这一个解答却与事实相违;所以那问题仍旧完全地存在。

但是,这最后的一个理论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在题内的某几个状况里寻找罪恶性的基础条件,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实际上,世上一切罪恶的唯一的共同性乃是:除了下文所述的几个显然的例外不算,罪恶乃是各社会里的诸分子所同声排斥的行为。今日人们自问这种排斥是不是合理的,如果把罪恶只看做一种疾病或一种错误是不是更妥当些。但是我们用不着参加这一种辩论;我们只求确定现在与过去,却用不着研究将来该是怎样。我们须知,上文所述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这就是说:罪恶是触犯人们的情感的,而这些情感须是在同一的模型的社会上一切无病态的良心里的。

我们不能用别的言语来确定这些情感,也不能由它们的特别对象去确定它们的作用;因为那些对象曾经不断地变化而且还可

以变化呢^①。今日乃是“爱他”的情感把这特性表现得最显明；但是，在最近的时代里，曾经有一时，宗教的情感，家族的情感，与其他千万种的传统的情感都确实地有同一的效果。就说今日吧，我们也不能跟着加罗法罗先生说只有那对于他人的消极的同情心能产生这一种结果。譬如，甚至于在和平的时代，我们对于一个卖国的人，不是至少也像对于一个强盗或骗子一般地有仇视的心理吗？又如，在君主制度的情感还热烈的国家里，行刺君王的罪恶不是能惹起众怒吗？又如，在民主国家里，外人对于本民族的侮辱不是能引起同一的愤慨吗？所以我们没法子替这些“被触犯了就构成罪恶的行为”的种种情感列为一个表；这些情感与别的情感之间只有一个差别点，这就是：它们在同一的社会的大多数的个人心理里是共同的。这么一来，人们才可以把那法律上的一句名言“谁也不能被认为不懂法律”应用到那刑律所制裁的而且禁止那些罪恶的行为的种种规条上去，不致成为荒唐之言。因为这些规条都深刻地印进了一切人们的良心里，所以一切人们都懂得，而且都觉得它们是合理的。这一层至少在常态里是真的。世上固然有些犯奸通案的人们是不知道有这些规条的或是不承认这些规条的权力的，但这一种蒙昧性或顽梗性只是精神不健全的象征；再者，间或有某一种刑律已经被一切人们否认了之后还能存在，这就因为有些例外的情况去协助着它，这些例外的情况当然是变态的，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必定不能长久地存在。

由上文看来，我们就可以明白编纂刑律的特别方法。一切的成文法律都是有一个重复对象的：宣布某种的义务，同时就确定那归附于某种义务的一种制裁。在民律里——最普通是在各种恢复性的制裁的法律里，立法人把这两个问题分别地研究，解决。他先

① 我不看见 Garofalo 先生有什么科学的理由去说现代人类的开化部分所有的道德上的情感是“不会再失，只会不住地发达的”(p9)。变化的方向是没有一定的，他凭着什么去划定变化的界限呢？

是很明显地确定了那义务,然后说那制裁的方法。譬如,在法国民律关于夫妇两方的义务一章里,权利与义务是非常确实地说明了;然而这一章里却不曾说如果这些义务被夫方或妇方违犯了就该怎样。我们如果要知道这种制裁,却须在另一章里去找。有时候这制裁竟是意会的,例如民律第 214 条命令妻子与丈夫同居:人们就演绎出来,说丈夫可以强迫妻子仍旧同居,然而这种制裁是在任何一章里都没有明文规定的。至于刑律却恰恰相反,它仅仅指定一些制裁,却没有一句话说及与那些制裁相当的那些义务。它并不叮嘱人们尊重别人的生命,却只把杀人的凶手判决死刑。它并不像民律一般地先说这是义务,而它即刻就说这是刑罚。固然,某种行为受了惩戒的时候势必因为这行为与义务相反;然而这义务却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在这上头只有一个理由,这就是:那义务的规条已经是一切人们所认识而且承认的了。当一种习惯法变为成文的法律而编入法典里的时候,这就因为有些惹起争端的问题须得一种更明确的解答;假使那习惯仍旧能悄悄地施行下去,不敢惹起争端或难关,那么,它就没有变为成文法律的理由了。试看刑律里仅仅规定刑罚轻重的阶级,就可知仅仅有这刑罚的阶级是可以惹起疑问的罢了。反过来说,那些“如果违犯了就有刑罚”的规条所以不待法律上的解释者,这就因为它们不是任何否认的对象,人人都感觉得它们的权力了^①。

固然,如下文所述,《圣经》的前五卷里虽则只有刑罚的处分,间或有些时候是不规定制裁的。例如十诫,在《圣经》第二卷第二十章与第五卷第五章里都是这种情形。但是,《圣经》的前五卷虽则有法律的作用,却不是纯然的法律。它的目的并不在乎把希伯来人所遵从的刑律编为单一的条理,以便人们实行;这甚至于不是编成的法典,所以它里头所包含的各部分似乎不是在同一时代写

^① 参看 Binding 的 *Die Normen und ihre Usbertretung*, Leipzig, 1872, I, p6 et suivantes。

定的。总之,这只是种种习俗的概略,犹太人借此依他们自己的样法去解释世界的起源、他们的社会的起源、与他们的主要的习俗的起源罢了。由此看来,《圣经》里所以陈述某几种义务而加以刑罚的制裁者,这并不因为希伯来人不知道或误认了这些义务,也不因为要把这些义务提醒他们的必要;恰恰相反,那书既然是各国的传说所合成的,我们就可以断说书中所载的一切都是铭刻在一切人们的心上的了。主要的原因乃在乎切实地摹写民众对于这些训诫的来源的信仰,对于这些训诫被认为公布的法律的历史上的情况的信仰,对于它们的权力的根源的信仰;那么,我们须知,在这一点说起来,刑罚的规定竟成为附属的东西了^①。

为了同上的理由,压制性的法律的作用是始终倾向于滞留在散漫的状态上的。在有些非常相异的模型的社会里,压制的法律并不是由特别的法庭执行的,却是由全社会参加,而且其限度是或大或小的。在初民的社会里,如下文所述,法律完全是刑罚的,是由民众的会议去判决案件。在古时的日耳曼人就是这种情形^②。至于罗马呢,民事属于法官,而刑事却归民众去裁判;先是由居厘会议裁判,后来从十二铜柱法的时代起,便由百人团会议去裁判;直到共和时代的末期,虽则民众把裁判权委托给了常备的法律委员会,然而关于这一类的诉讼的裁判最高权依理还是归属于民众的^③。至于雅典,在苏龙的法规之下,刑事的裁判有一部分是归属于 *Hlata* 会的,这会在名义上是包括三十岁以上的一切公民的^④。末了,说到日耳曼、拉丁的各国里,社会举出裁判委员会为代表,去干预这一类的职务的执行。假使民众的观察的标准以及与这些标

① 只在那法律是民众的权力所造成的时候这刑律的特性里才有一些真的例外。在这情形之下,那义务往往是与那制裁分别地规定的。至于这例外的原因,下文再说。

② 看 Tacite 的 *Germania*, Ch. XII。

③ 参看 Walter 的 *Histoire de la Procédure Civile et du droit criminel chez les Romains*, tr. fr., § 829; 又 Rein 的 *Criminalrecht des Roemer*, p63。

④ 参看 Gilbert, *Handbuch der Griechischen Staatsalterthümer*, Leipzig, 1831, I, p138。

准相当的情感不是人人的心里所固有的,那么,这一部分的法权所形成的散漫状态岂不是不可解释的吗?固然,在其他的情形之下,这职务是归属一个受优待的阶级或一些特别的法官的。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能贬减了上述诸事实的显明的价值;因为纵使在那些团体的情感的反动须待某几种媒介而后能表现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那些情感已经不是团体的,却只限于少数人的心理中。这代表制度可以有两个原因:一因事务增繁,必须创立特别委员会然后可以办理;二因某几个大人物或某几个阶级在社会上占了重要的地位,所以民众就特许他们代达团体的情感了。

然而,如果我们只说罪恶是因为触犯团体的情感而成的,还不能对于罪恶下一个定义;因为世上有许多团体情感是可以被触犯而不构成罪恶的。譬如亲属通奸乃是颇普通的憎恶的对象,然而这仅仅是道德的一种行为罢了。又如女人们在婚姻的情况以外而对于性交不尊重,再如完全地卖了本人的自由或完全地买了人家的自由,也都是被人憎恶的,却不构成罪恶。由此看来,与罪恶相当的团体情感与其他的团体情感相差之点就该是在乎某种显明的特性:他们该有某一种平均强度。它们非但是铭刻在人人的心里的,而且是很厉害地铭刻在人人的心里的。这并不是些游移而浮浅的意志,却是在我们心里深深地生了根的一些倾向与一些感触。证据乃是:刑律的进化是慢极了的。它非但比风俗更难改变,而且它在积极的法律里乃是最不受变化的一部分。譬如我们试看自从本世纪的初期以来,立法人在法律生活的种种不同的范围里曾经做了些什么;关于刑律方面的革新乃是很罕见的,反过来说,在民律里,在商律里,在立法行政律里,都插进了许许多多的新规条。我们试把十二铜柱法所规定的刑律拿来与古典时代的状况相比较,我们所察得出来的变化比之同时那民律所遭受了的变化算不算一回事。依万殊先生所说,自从十二铜柱法以来,主要的重罪与轻罪都被规定了:“历十代之久,公众的罪恶的条目里仅仅增

加了几种法律,例如惩罚侵吞公款,惩罚谋反,也许还惩罚那‘卖他人的奴隶’的行为。”^①至于私人的罪恶,我们只知道有两种新的:其一是劫掠,其二是非理的损害。这种事实是到处可以找着的。如下文所述,在下流的社会里,法律差不多绝对是刑罚的;因此它就是很固定的。就普通说起来,宗教上的法律总是压制性的:因此它也就是富有保守性的。这刑律的固定状态就可以证明那与刑律相当的团体情感的抵抗力。反过来说,那些纯然道德上的标准的可型性,与它们进化的相对的速度就可以证明那做民律的基础的团体情感是很没有力量的;这个若非因为那些情感是新来的,还不曾深深地印入人人的心里,就因为它们正在失去了它们的根,而从底面浮到人心的表面来了。

在这里我还需要增加最后的一段话,好教我所下的定义成为确切的。就普通说,那纯然道德上的制裁——即散漫的制裁——所维护着的情感比之那纯然的刑罚所维护的情感固然是弱些,比较地不很有固定的组织,但是也有一些例外。譬如我们决没有任何理由说那中等的孝心与那对于最显明的穷苦所生的同情的主要形式乃是一些浮浅的感情,还比不上尊重别人的所有物或尊重公众的权力;然而那些不肖的儿子与最狠心的自私者却不被人认为有罪的人。由此看来,情感强了还不够,还要明确的情感才行。实际上,这些情感每一种都是与一种很确定的实施相应的。这实施尽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换句话说就是在行为上的或在禁戒上的,然而总是很确定的。关系在乎做甲事与乙事,或在乎不做甲事与乙事,例如不杀人,不伤人,或读某种祭文,或行某种祭仪等等。反过来说,譬如孝顺与慈悲只是很浮泛的心愿,是倾向于一些很普遍的对象。所以刑律是非常干脆、非常明确的,而纯然道德上的标准就往往是浮泛的了。这些标准是那

^① 见 *Esquisse historique du droit criminel de l'ancienne Rome*, in *Nouvelle Revue historique du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 1882, p24 et 27。

样不明,所以我们往往难于用明文去规定。我们可以很普通地说一个人应该工作,应该怜悯他人等等,然而我们不能规定什么方式或什么程度。因此就会有变化与差别的余地了。反过来说,那刑律所寄托的那些情感却是确定的,它们很有更大的齐一性;人们既然不能用种种的方式去解释它们,所以它们到处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可以下结论了。

在同一社会的诸分子的平均数里的种种共同的情感与信仰的总体是成为一个确定的系统的,这系统是有它自己的生命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团体的意识或共同的意识。固然,它的本体并不是纯一的组织;严格地说,它是散漫在社会的全范围内的;然而它总还有许多固有的性质,这些性质就形成一个分明的实际。它实在是与各个人所处的种种特别情境没有关系的;所以各个人过去了之后它还存在。它在北方或南方,在大城里或小镇里,又在种种的职业里,总是一样的。再者,它并不随着世代变迁,恰恰相反,它却把前后相承的各世代联络起来呢。所以它虽则仅仅能在各个人的心里实现,却与各个人的特别意识大不相同。它是社会的精神上的模型,这模型有它的特性,有它的生存条件,有它的发明方式,这也像个人的模型一般,不过是方式不相同罢了。在这一点说,它就有享受一个特别的名称的权利。老实说,我在上文所用的一个名称还不免带有两可性。因为“团体的”与“社会的”这两种字眼往往被人们认为同一的,所以人们就会以为团体的意识就是社会的全意识了。换句话说,就是以为团体的意识的范围与社会的精神生活的范围一样宽了,其实它只是社会的精神生活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尤其是就高等的社会而言。法庭的作用,政府的作用,科学的作用,工业的作用——总而言之,一切特别的作用都是属于精神的范围的,因为它们寄托在代表或行为的系统上,然而这些作用是

显然在共同的意识之外的了。若要避免上文所犯的两可性^①,最好的法子也许是创造一个专门名词去特别地指定社会上种种相似性的全体。然而在非绝对必要的时候,我们不该创造一个新名词,因为新名词的用途并不是没有不便之处的;所以我就把比较地通行的名词——团体的意识或共同的意识——保留着,只常常把我所用的狭义唤起读者的注意就是了。

把上面的分析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一种行为在触犯了团体的意识里的确定而且强烈的情感的时候就是犯罪的行为^②。

这定义并不怎样容人否认,然而人们往往不懂它的真意义,却用一种很不相同的意义来解释它。人们以为它并不表现罪恶的主要的特性,却只表现罪恶的种种反响里的一种反响。人们都很晓得罪恶触犯了一些最普通而且最有力的情感;然而他们以为这共同性与这力量是从那行为上的罪恶性里来的,因此那罪恶性就完全地还待确定了。一切的罪恶都是人人所排斥的,这一层他们并不否认;然而他们都以为那以罪恶为对象的一种排斥是从那罪恶性来的。不过,这么一来,如果要问这罪恶性寄托在什么上头,他们就很难答复了。寄托在一种特别厉害的不道德性上头吗?我是愿意这样说的;然而这只是以问题去答复问题,把一个字眼去替代另一个字眼,因为我们恰恰要知道不道德性是什么,尤其是要知道那社会借编定的刑罚去压制的,而且构成罪恶的那一种特别的不道德性是什么。这不道德性显然是只能从一切的犯罪学上的种种状态里的一种或数种共同的性质里来的;我们须知,合于这条件的只有一种性质,这就是那罪恶——无论是何罪恶——与某几种团

① 这两可性并不是没有危险的。譬如人们有时候自问个人的意识是否像团体的意识一般地变化;这一切都要看人们怎样解释那名词而定。如果这名词是代表社会的相似性的,那么,变化的关系乃是成反比例的,这在下文再说;如果这名词是指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全部而言,那关系都是直接的了。所以有办别的必要。

② 团体意识与个人意识是不是一样的意识,我们可以不管。我这名词只是指社会相似性的全部而言,并不武断地主张这现象的系统应该归在哪一类。

体情感之间的一种相反性。由此看来,原是那相反性生出罪恶,绝对不会是那相反性从罪恶里生出来。换句话说,我们不该说一种行为因为是犯罪的然后触犯了共同意识,只该说因为触犯了共同意识然后成为犯罪的行为。我们并不因它是犯罪的然后排斥它,而它却因我们排斥然后成为罪恶。至于这些情感的固有性却是没法子确定的;它们的对象很繁杂,我们没法子用纯一的标准去规定它们。我们不能说它们的关系在乎社会的生活必需的利益或在乎公理的最低限度;这一切的定义都是不妥当的。但是我们只能说:某一种情感——无论它的来源与去向如何——存在一切人们的意识里,而且到了某种强度与某种确定的程度的时候,无论哪一种行为触犯了它,都算是一种罪恶。现代的心理学家渐渐回到斯宾挪莎的意见上去了,斯宾挪莎说,世上的事物为我们所爱然后是好的,并不因为它们是好然后我们爱它们。倾向与仰慕乃是根源;快乐与痛苦只是枝叶。在社会生活里也是如此的。某一种行为在社会上是不良的就因为它被社会排斥。然而人们可以问我:世上不是有些团体情感是从社会与事物接触时所感受的痛苦或快乐里来的吗?是的,不错,但团体情感并不都是有这种来源的。其中有许多——也许就是一大部分——是从别的原因出发的。凡是能令活动力成为一种确定的形式的,都可以产生一些习惯,而由这些习惯便生出一些意向,此后就非满足这些意向不可了。再说,只有这些最后的意向乃是真确的基本的意向,其他的意向只是特别的而且更确定的形式罢了;因为若要在甲对象或乙对象上找着一些情趣,必先要团体的感受力已经达到了能感受那情趣的程度才行。如果那些相当的情感被消灭了,那么,那最不利于社会的行为非但可以受人宽容,而且受人嘉奖而引为模范。快乐是不能创造一种倾向的一切部分的;它只能维系那些有某种特别目的的倾向,而还要那目的与那些倾向的原始性质相当才行呢。

然而有些情形似乎不是上面的解释所能说明的。有些行为是

被社会压制得很严的,却不是舆论所排斥得很厉害的。例如职工的同盟,司法侵入行政的权限,宗教的职务侵入非宗教的职务的范围,这些行为被压制的程度并不与其所引起的众愤的程度相当。又如偷窃公文的行为在我们看来没有多大关系,然而关于此项的刑罚却是颇重的。甚至于有些被罚的行为并不直接地触犯团体情感的,譬如在禁止的时期内捕鱼或打猎,又如把太重的车辆推在公路上经过。这些行为并不与我们的任何情感相抵触,然而我们没有一点儿理由去把这些罪恶与别的罪恶分开。根本的区分乃是武断的^①,因为一切的罪恶虽有种种不同的程度,而它们的表面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当然,在这些例子里头刑罚不像是公平的;但是,舆论虽则不反对这刑罚,如果只凭舆论自身,就不会要求这刑罚或不至于这样苛刻。由此看来,在一切这类的情形之下,那犯罪性不从——或不完全从——那些被触犯的团体情感的强度上出发,却另有一种原因。

我们须知,实际上,一个政府的权力成立了之后,它自身很有力量,足以把一种刑罚的制裁自然地系属在某几种行为的标准上。在它自身的行为上,它能创立某几种罪条,或加重其他几种罪恶在犯罪学上的价值。所以我在上文所述的种种行为都是有这共同的性质,而这性质就是:那些行为是与社会生活上的指挥机关不相容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假定有两类的罪恶归属于两种不相同的原因呢?我们是没法子归宿在这一个假定上的。罪恶的花样虽多,而在根本上说来,到处都是一样的,因为它到处产生了同一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到处惹起了刑罚,这刑罚的强度虽有等差,而它并不因此就变了性质。我们须知,一个事实不能有两个原因,除非这二元性只是表面的,其实还是一元。所以国家所固有的反动力也该与那散在社会里的反动力的性质相同才是道理。

① 我们试看 Carofalo 先生把他所谓真罪恶与别的罪恶区分(P. 45);这是他个人的估量,并没有任何的客观的基础的。

实际上,这反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国家所管理的利益很重大,非用一种特别的手段去保护不可吗?然而我们晓得仅仅对于利益的损害,哪怕是重大的利益也不足以确定刑罚的反动力;还要这损害被人感觉到了某程度才行。再说,为什么那对于政治机关的最轻微的损害也被惩戒,而在其他的社会机体里那些更可怕的纷扰却只能在民事上去补救呢?对于路政局的章程的最小的违犯也被罚金;至于违犯契约——甚至于是屡犯——或在经济关系上的屡次不慎重却仅仅被处赔偿损失呢?固然,统治机关在社会生活里负有重大的任务;然而其他种种机关的利益也不是非生活必需的,而其任务却不由这方式去保障。脑固然是重要的,胃呢,也是重要的机关,胃有了病,也会像脑有了病一般地使生命上发生危险。人家有时候把政府叫做社会的脑,为什么“社会的脑”就该特别地受优待呢?

这难关是容易解决的,我们只须注意到:凡是统治力所在的地方,它的首要的任务乃在乎使人们尊重各种信仰与各种团体上的传说,换句话说就是在乎维护共同意识而抵抗那些内外的仇敌。这么一来,它就变成了普通意识的象征,在人人的眼里都把它看做共同意识的表现。所以那意识上的生命就与它相通,像那些观念的和合性与代表它们的各名词相通一般,所以它才有这一种特性以致令它成为无敌的。这已经不是重要或次要的一种社会作用了,它竟是团体模型的化身。团体把权力施行在各人的意识上,而它就分享这权利,所以它才有它的力量。不过,当这力量成立了之后,虽则不曾脱离了它所从来的源泉,而且仍旧在那源泉里继续地生长,然而它却变了社会生活的独立元素,能凭着自力产生一些自身的动作,是外面的任何冲动所不能确定的,这恰因为它获得了这最高权的缘故。又在另一方面说,这力量只是共同意识所固有的力量所生出来的,所以它当然有同一的个性与同一的方式,甚至在那普通意识的反动不十分谐和的时候也是如此。它排斥一切的反

抗的力量,也像那社会的散漫的灵魂排斥相反的力量一般;甚至在社会的灵魂不感受着那反抗的力量或感受不厉害的时候,这统治力也要去排斥它的,换句话说就是:统治力把那些触犯统治权的行为认为罪恶,然而这些行为触犯团体的情感却不曾厉害到同一的程度。但统治力却从团体情感里接受了一切的力量然后能创立那些轻重的罪名。它不能从别处来,而它又不能不从一个地方来,所以我这书的下文就尽量地阐明好些事实,以证实这一个解答。政治机关所施于种种犯罪行为的名与数之上的作用的范围是与它所包含的力量成正比例的。至于这力量呢,我们也可以测量它,或看政府所施于公民们的权限的大小,或看那些触犯政府的罪恶程度的高低而定。如下文所述,我们就可知那最大的权限与最重的罪恶乃在那些下等社会里;又从另一方面说,最有权威的团体意识也是在这种模型的社会里^①。

所以我们始终应该回到团体的意识上来;一切的犯罪性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从团体意识里出发的。罪恶不仅是对于利益的损害——纵使是重大的损害,而且是对于最高权力的触犯。我们须知,依经验上说,除了团体的力量之外,再也没有什么道德力能比个人更高超了。

再者,刚才所述的结果,我们还有方法去检查它。罪恶的特征乃在乎它能确定那刑罚。所以如果我对于罪恶所下的定义是切当的,这定义就该把刑罚的一切特征显示出来。我们现在就要做检查的工夫了。

但在未检查以前,我们该先证明这些特征是什么。

二

先说,刑罚是寄托在一种热情的反动作用上的。越在未开化

^① 再者,在把罚款为一切的刑罚的时候,它既然只是款额有定的赔偿,就是在刑律与恢复性的法律二者的交界之上了。

的社会里,这特征越是显明。实际上,原始的民族为惩罚而惩罚,使罪人受苦只为的是使罪人受苦,他们在施痛苦给那罪人的时候并不希望任何利益。证据乃是:他们并不求罚得公平或罚得有用,只管要罚罢了。所以他们惩戒那些犯了他们所排斥的行为的动物^①,或甚至于惩戒那些无机物,因为它们做了罪恶的被动的工具^②。至于刑罚就只施于人的身上,它往往超过了罪人的本身而达到一些无辜的人们,例如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邻人等等^③。这因为那刑罚的灵魂——即热情——非到了全消的时候是不能停止的。因此,那热情已经把那直接地惹它的人铲除了之后还有余力,便完全机械地把它这余力散布得更远些。甚至在那力量不很过度、仅仅施及于罪人的时候,它还倾向于把它所反抗的那行为的犯罪性加重,以显它是还未全消的。那些在最后的刑罚上还增加的苦刑,都是从上头生出来的。在罗马时代还是这样,做贼的非但应该把所偷的东西交还人家,还要被罚比那东西的价值大两倍或四倍的款子^④。再说,那最普遍的报复刑不是借此以满足报仇的热情的吗?

但是人们可以说:今日的刑罚的性质变了;社会罚人并不为的是报仇,只为的是自卫。它所处分的刑罚只是保护人民一种有法则的工具罢了。它施刑罚,并非因为刑罚的自身能给它一种满意,却因为想使人人畏惧刑苦,好教那些作恶的意志潜藏下去。所以这压制的作用并非寄托在愤怒上头,却只寄托在熟思的先见上头。所以我在上文所述的种种观察恐怕不能成为通例;因为那些观察只

① 看 Exode, XXI, 28; Lev., XX, 16。

② 例如杀人的刀,看 Post, Bausteine für eine allgemeine Rechtswissenschaft, I, p230—231。

③ 看 Exode, XX 4 et 5; Deutéronome XII, 12—18; Thonissen, Etudes sur l'histoire du droit criminel, I, 70 et 178 et suiv。

④ Walter op. cit., ... 793。

是关于刑罚的原始形式的,却不能扩充到现代的刑罚的形式上来。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证明这两种刑罚的目标是不同的,我们还没有权利去说它们是根本不同。一种成法的性质,并不一定因为那些履行那成法的人们的意向改变了就跟着起变化的。实际上,它尽可以在古代已经有了同一的任务,不过人们不觉得罢了。在这情形之下,为什么在人们觉得它产生了好些效果的时候它就会变了形呢?它在新时代,自然有新的条件;它适应那些新条件,并不须有根本上的变化。刑罚也是这个道理。

实际上,如果我们以为报仇只是一种无用的残酷,那就错了。若说它寄托在一种机械的而且无目的的反动上,寄托在无智的而且热情的行为上,寄托在不经考虑的一种破坏的需要上,这都是很可能的;然而它倾向于破坏已经是对于我们的一种威吓了。所以它在实际上已经成立了一种真正的自卫行为,虽则是本能的,不加考虑的。我们只对于那些损害我们的东西报仇,而损害我们的东西总不免是一种危险。报仇的本能只是保守的本能被危险激怒了的罢了。所以人们在人类史上把一种无用的而且消极的任务归于报仇的行为,这是很不对的。这是自卫的一种工具,它有它的价值;不过,这是野蛮的工具罢了。它既然不知道它机械地所产生的益处,因此它就不能很逻辑地规定自己;所以它有几分是随便散布的,它只凭着盲目的本能驱使,而它的怒气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节制。今日呢,我们更能认识我们所欲达的目的,因此我们就更晓得利用我们所用的方法;我们自卫的方法是更科学的,同时也就是更有效验的了。但是,自从有刑罚以来,这效果就得到了的,不过所得到的效果不算很完满罢了。今日的刑罚与古代的刑罚之间并没有一个鸿沟,所以今日的刑罚并不须要变化然后才能适合于它在我们的开化的社会里所负的任务。一切的差别乃在乎它产生效果的时候它自己很能知道。我们须知,个人的意识或社会的意识虽则对于它所显示的真相不是没有影响的,然而它并没有能力去变

换那真相的性质。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那些现象的内部结构还是如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料定刑罚的主要元素与古代的完全相同。

实际上,刑罚仍旧是报仇的工作,至少是一部分如此。人家说我们使罪人受苦并非为的是使他受苦;然而我们觉得他受苦是应该的,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许我们错了,但问题并不在错不错。此刻我们只求确定现在或过去的刑罚,却不必问刑罚该是怎样。我们须知,法庭里所常用的“公诉”一个名词并不是一个虚字眼^①。我们既假定刑罚真能为我们做将来的保障,我们觉得它也应该是过去的补偿。证据乃是:我们在事前很小心谨慎地把刑罚的轻重与罪恶的轻重尽量地弄成正比例;假使我们只以为罪人作恶就该受苦而且该受同样的苦,那么,这些谨慎的规定都成为不可索解的了。实际上,如果刑罚只是自卫的一种方法,这刑罚的等差就不是必要的了。固然,假使最重大的谋杀案也混在一些轻罪里办理,社会上就会发生危险;但是,假使那些轻罪也混在最重大的谋杀案里办理,在许多地方说起来,却是有益无害的。为着抵抗一个仇敌,提防的手段越严越好。人们会说:犯小罪恶的人的性情并不很坏,我们若要制止他们的不良的本能,只须用一些不很厉害的刑罚就够了。但是,他们的倾向虽则少带一些恶性,却不因此少带一些强度。贼子对于偷窃的倾向是与凶手对于杀人的倾向一样地强烈的;贼子的抵抗力并不比凶手的抵抗力更弱,所以如果我们要制胜他们就该用同一的手段才是。假使像人们所说,关系只在乎把一种相反的力量去压制那损害力,那么,那相反力的强度就该纯然以那损害力的强度为标准,至于那损害力的性质却不成为问题,这么一来,刑罚的阶级就只能包括很少的等差;而刑罚的轻重只跟着那罪人凶恶的程度而定,却不跟着犯罪的行为的性质而定。那么,

^① 译者注:“公诉”在法文是 *Vindicta publica*,在拉丁文是 *Vindicta*,原是报仇的意思。

一个屡戒不悛的贼子就该与一个屡戒不悛的凶手受同一的处分了。然而我们须知,实际上,纵使 we 证明了一个罪人是不能矫改的,我们也觉得不该把一种过分的刑罚加在他的身上。这可以证明我们还守着古代报复刑的原理,不过我们把更高尚的意义去理会它罢了。我们对于罪过的限度与刑罚的限度都不像古人那样物质地而且野蛮地去测量了;然而我们始终以为二者之间该有一个方程式,无论我们立那比较的标准有没有利益,我们总不免存这念头。所以我们心目中的刑罚还是我们的祖宗的心目中的刑罚。这既然还是一种补赎,那么,就还是一种报仇的行为。我们所报复的与罪人所补赎的就是那对于道德上的冒犯的举动。

世上有一种刑罚尤其是能表现这热情的特征的;这就是:在大部分的刑罚里,有耻辱去加重那些刑罚,而且耻辱跟着刑罚增加。这耻辱往是没有益处的。一个罪人,他已经不再该在社会里生活了,而且他的行为已经可以充分地证明那些最可怕的威吓还不足以吓倒他了,我们羞辱他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在没有其他的刑罚的时候,或物质上的刑罚还颇轻微,不足以示惩戒的时候,加以耻辱还有可说,否则耻辱就是赘物了。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社会非遇别的刑罚不够用的时候还不肯就用法律上的刑罚,然而这样说来,为什么要维持这一类的刑罚呢?它们只是一种补足的而且无目标的刑罚,其处罚的原因只是“以害偿害”的一种需要罢了。这实在是本能的而且不可抗的情感的一种出产品,所以这些惩罚往往扩充到无辜的人们身上。譬如有时候,犯罪的地点、借以犯罪的工具、罪人的亲属,都分担了我们所罚的一个人所受的耻辱。然而我们须知,那些确定这种散漫的刑法的原因也就是那伴随在这刑法之后的有组织的刑罚的原因。再者,我们只须看法庭里的刑罚是怎样活动的,就可知刑罚的动机纯然是热情的了。追究案情的法官与辩护的律师都是向一些热情上去争胜的。律师努力要替罪人博得同情,法官却努力要用那犯罪的行为所触犯了的社会情感

唤起人们的注意,而那裁判官也就在这两种相反的热情的影响之下去判决那案件了。

这样说来,刑罚的性质并不曾根本地改变。我们所能说的仅是:报仇的需要在今日是比昔日更处理得宜了。自从人们有了先事提防的精神之后,那热情的盲目的行为就不像昔日一般自由;它把那热情管束在某界之内,不许做无理的剧烈行为,也不许做没来由的蹂躏。这热情已经不是盲目的,也就不很像从前任意乱来;纵使在求满足的时候,也不至迁怒于无辜的人们了。然而热情总不免仍是刑罚制度的灵魂。所以我们可以说刑罚是寄托在强度有等差的热情的反动作用上的^①。

然而这反动作用是从哪里来的呢?从个人来的呢,还是从社会来的呢?

人人都晓得是社会去处罚,然而它尽可以不负责的。我们所以不怀疑刑罚的社会性者,这因为刑罚一经宣布,就非由政府用社会的名义不能取消。假使这是博取个人的满意的,各个人就始终该有赦免的权;因为如果一种特权是不能不要的,而且是那受权的人所不能放弃的,这还能叫做特权吗?其所以只由社会去支配刑罚之权者,因为它被害的时候各个人也就同时被害,而刑罚所压制的就是那损害社会的行为。

但我们也可以找出些例子来说刑罚的处分是归属于各个人的意志的。在罗马时代,有些罪恶是被罚款给那受损害的当事人的,而那当事人却可以放弃那款子或借此讲和:例如不显明的偷盗、劫掠、侮辱、非理的损害等等皆是^②。这些罪恶是所谓私罪,与纯然所

① 在那些觉得补赎的思想为不可索解的人们,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的结论乃是:为要适合他们的学说起见,该把人们对于刑罚上的传统观念从头至尾完全地改造一番,那么,他们所攻击的原理显然就是昔日与今日的刑罚所凭借的基础了(看 Fouillo 的 *Science Sociale* p307 et suivantes)。

② Rein, op. cit. , p111。

谓罪恶相对而言,至于那些纯然所谓罪恶的刑罚却是由政府的名义去处理的。在希腊,在希伯来人,都有这一类的区别^①。在更不开化的一些民族里,有时候刑罚似乎更完全是私的东西,譬如哥尔斯岛的族仇就倾向于证明这一种事实。这些社会是由许多基本团体集合而成的,那些基本团体差不多是家族的性质,我们因为方便起见,可以叫他们做“族党”。在甲族党里的一个分子或几个分子谋害了乙族党里的一个人的时候,乙族党就认为全族受了侮辱而对于甲族党加以刑罚^②。若就学理上说,还有一点至少是在表面上能显得这些事实更重要的,这就是:人们往往认定那族仇在原始时代曾经是刑罚的唯一形式;这样说来,刑罚大约是先寄托在私人报仇的行为上了。今日的社会虽则有了惩戒的法律做工具,也许我们只能说社会仅是代表各个人去执行刑罚。它只是他们所委任的执行人。它代替他们管理他们的利益,大约是因为它管理得妥当些,然而这并不是它自己的利益。在原始的时候,他们自己报自己的仇;现在是它为他们报仇。但刑律既不能因为这简单的交替而变了性质,也就不会有纯粹的社会性。社会所以好像负有重大的任务者,这只是代理个人们的任务而已。

但是,这理论虽则是很流行的,而那些更可证明的事实却与这理论相反。我们不能引据一个社会就说族仇是刑罚的原始形式。我们可以断定原始的刑律乃是以宗教为根本的。这在印度在犹太,都是显然的事实,因为印度、犹太的法律在昔日是被认为神示的^③。在埃及,那《哈尔迷十书》(Les dix livres d'Hermès)内载犯罪法,连同关于政府的一切律例,都被称做神父的书,而且爱里阳说:

① 在希伯来人,偷盗、侵夺存放物、顶冒、殴打,都被认为私罪。

② 特别看 Morgau 的 *Ancient Society*, London, 1870, p76。

③ 在犹太的裁判官不是牧师,然而一切的裁判官都是上帝的代表,是上帝的人(Deutéronome, I, 17; Exode, XXXII, 28)。在印度,是国王任裁判,然而这职务是在根本上被认为宗教的(Manou, XIII, V, p303—311)。

在古代的埃及完全是由牧师们执行法律上的职务^①。在古代的日耳曼也是如此^②。在希腊,法律是被认为朱丕台(诸神的主宰)所颁发的,而刑罚的情感也就被认为神的报仇^③。在罗马,刑律也是以宗教为来源的,最显明的证据第一是那些旧习俗^④,第二是后来还存在的上古成法,第三就是法律名词字典的本身^⑤。我们须知,宗教乃是根本上带有社会性的东西。它非但不追随个人的意向,而且时时刻刻把一种压制力施于个人的身上。它强迫个人去守那些妨碍个人的教规,去做大大小小的许多牺牲。个人应该在自己的财产里拿出多少来奉献神明;又应该在自己工作或消遣的时间里抽出相当的时间去履行那些祭礼;又应该遵守上帝所吩咐的戒条,甚至于牺牲了生命,如果是上帝的命令的话。宗教完全是牺牲与大公无私的精神,所以如果原始的刑律乃是宗教上的一种法律,我们就可以断定那刑律所保障的利益乃是社会的利益了。诸神因为自身受了触犯而借刑罚报仇,并不因为个人们受了触犯而替他们报仇;我们须知,对于诸神的触犯也就是对于社会的触犯。

因此之故,在下等的社会里,最多数的罪恶乃是损害公物的罪恶:例如触犯宗教、触犯风俗、触犯政府等等。我们只须打开《圣经》一看,又试看印度的《摩奴戒律》(les lois de Manou)与埃及的老法典里所剩下的碑文,我们就知道那些关于保护个人的法律所占的地位是比较地小,而反过来说,那些关于亵渎神圣的种种不同的形式、不守宗教上的规则或仪礼等的禁条却发达得非常厉害^⑥。同

① 看 Thonissen 的 *Etudes sur l'histoire du droit criminel*, I, p107。

② 见 Zæpfl 的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p909。

③ 爱西约德说“是沙杜尔纳(朱丕台的父亲)给我们人类的裁判权”(Travaux et jours, V, 279 et 280, édition Didot)。“当人类放纵于邪恶的行为的时候,朱丕台居高临下,一定看见了,而且即刻惩戒的”(Ibid., 266. 又参看 *Illiade*, XVI, 384 et suiv)。

④ Walter, *op. cit.*, § 788。

⑤ Rein, *op. cit.*, p27—36。

⑥ Thonissen, *passim*。

时,这些罪恶乃是被惩罚得很重的。在犹太民族里,最被人痛恨的谋害罪就是对于宗教的谋害罪^①。在古代日耳曼民族里,依泰西特说,只有两种罪恶是被处死刑的:第一叛逆宗教,第二脱离宗教^②。又依孔子与孟子说,不敬天的罪比杀人的罪更大^③,在埃及,最小的渎神罪也被处死刑^④。在罗马罪恶的等差上,最高的也是违反宗教罪^⑤。

但是,依上文所举的例子,这些私刑究竟是什么?它们的性质是混杂的,同时有压制性的制裁与恢复性的制裁。所以罗马法里的私罪竟是在纯粹的刑事罪与纯粹的民事损害二者之间的。它有刑事的形态,也有民事的形态,所以它漂浮在二者的边界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刑事罪,因为法律所规定的制裁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乎把事物恢复固有的状况;那犯罪的人不但该负赔偿损失的责任,而且他还要受某种处分,就是所谓补赎。然而这也不完全是一种刑事罪,因为虽则是由社会宣告刑罚,而它却不能作主去执行刑罚。这是它授与那被害人的一种权利,只由那被害人自由地处置^⑥。同样,族仇也显然是社会所认为合法的一种刑罚,然而它却任凭个人们去自由施罚。所以这些事实只能更证明我所说过的刑事的性质。这一种中性的制裁虽则有一部分是私的,同时却不是一种刑事的惩罚。刑事的特性少些,则它的社会性就少些;反过来说,刑事的特性显明些,则它的社会性就显明些。我们不能说私人的报仇乃是刑事的原始形式;恰恰相反,这只是一种不完善的刑罚。非但那些对于个人的谋害罪不曾是首先被压制的罪,而且在

① Munck, Palestine, p216。

② Germania, XII。

③ Plath, Gesetz und Recht in alten China, 1865, 69 et 70。

④ Thonissen, op. cit. , I , 145。

⑤ Walter, op. cit. , § 803。

⑥ 但是,最能显示私罪的刑罚的特性的,乃是它涉及于耻辱,这就是真正的公刑了(V. Rein, op. cit. , p916。 Bouvy, De l'infamie en droit romain, Paris, 1884, p35)。

原始时代它们才仅仅到了刑律的门阈上呢。它们须待社会渐渐感觉着有它们为害的时候然后渐渐升上犯罪性的阶级；这一种变动，我们用不着详述，但决不是简单的一种交替。恰恰相反，这刑罚性的历史恰是社会不停止地侵占个性的历史，更说严格些便是侵占它所包含的各基本团体，而这侵占的结果乃在乎渐渐用社会的法律去替代私人的法律^①。

然而上述的种种特征非但是那追随那些仅是不道德的行为的散漫的制裁所有的，而且也是法律上的刑罚所有的。我在上文说过，法律上的刑罚所以异于那散漫的制裁者，就因它是有组织的；但这种组织又寄托在什么地方呢？

当我们想起了现代社会里所施行的刑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法典里的罪名是非常确定的，那系属于罪名的刑罚也是非常确定的。固然，裁判官在把这些普通的刑条施用于每一个特别情形的时候尽有某种伸缩的自由；但是，在根本的大纲上，每一类缺载的犯罪行为都有刑罚在那里暗暗地确定了。然而这无所不备的组织却不是刑罚的基础，因为有些社会里虽有刑罚，却不是预先规定了的。在《圣经》里，有许多禁律是尽量地用命令式的，却没有明文规定违禁的该受的任何刑罚。然而刑罚的性质并不是可怀疑的；因为经文虽则绝口不提刑罚，同时它却表现那禁止的行为可怕到那地步，以致人们不能有一刻设想那行为是会被惩戒的^②。所以我们尽可以设想这不提及刑罚的原因只在乎那刑罚的方法不曾确定。实际上，《圣经》的前五卷里有许多叙述的文章都只告诉我们说有许多行为的罪恶价值是无异议的，至于刑罚却还待裁判官去决定施行。那社会分明知道眼前就是一种罪恶，然而那应该系

① 无论如何，我们总该注意到那族仇乃是根本上有团体性的东西。这并不是个人报仇，只是族党报仇；后来那和解的款子还是给那族党或那家庭的呢。

② Deutéronome, VI, 25。

属于那罪恶的一种刑罚的制裁却是不曾确定的^①。再说,甚至于在立法人所制定了的各刑罚当中,也有许多是不曾确切地规定的。所以我们晓得当时有许多不相同的刑罚是不能一例执行的,然而在一大部分的情形之下,那经文只普遍地说及死刑,却不提及应该怎样处死。依照孙末楠说,在原始的罗马也是如此;犯罪的人们被告到民众的会议里,由民众证明了犯罪的事实,同时才用一条法律去规定刑罚,这是民众的最高权^②。又甚至于16世纪,刑律的大纲乃是:“刑罚的施行是由裁判官专断的。不过,只不许裁判官在习用的刑罚之外再创造其他的刑罚。”^③这裁判官的权力的另一个作用乃在乎连犯罪行为的价值也完全由他估定,所以那罪名的本身也是不曾确定的了^④。

由此看来,这一类刑罚的有分别性的组织并非寄托在刑罚的规定上头了。这也不是寄托在刑事诉讼律的一种组织上头,上文所述的诸事实尽可以证明在很长的时间内刑事诉讼律是没有组织的了。所以凡在有纯粹的刑罚的地方就有的唯一的组织只能是法庭的设立了。无论法庭是怎样组合的,无论它包含人民的全体成员、包括一部分的精英,无论它在审判的时候与施刑的时候是否遵守一种有规则的诉讼法,我们都可以不管;我们只看那犯罪的行为不复由各人去裁判,却设立一个团体去裁判,我们只看那团体的反动力借着一个确定的机关做媒介,我们就可以知道那反动力已经不是散漫的了,而是有了组织的了。那机关在将来可以成为更完

① 人们曾经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拾柴,“他们就把那人领去交给摩意斯与阿龙以及裁判会全体,结果是他放进监牢里,因为人们从前还不曾说明应该怎样处治他”(Nombres, XV, 32—36)。又有一次是一个人咒骂了上帝的名字,那些在场的人们把他捉住了,却不晓得怎样处治他。摩意斯自己也不晓得,所以他去请教于上帝(Lév., XXIV, 12—16)。

② Ancien Droit, p358。

③ Du Boys, Histoire du droit criminel des peuples modernes, VI, p11。

④ Du Boys, ibid., p14。

备些,然而在这时它已经存在了。

所以刑罚是根本地寄托在那强度有等差的热情的一种反动作用之上的,社会借着有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为媒介去把那反动作用施于那些违犯了某几种行为标准的社会分子的身上。

我在上文对于罪恶所下的定义已经很容易地把这一切的刑罚的特性表现出来了。

三

意识里的一切强的状态都是生活的一个源泉,这是我们普通的生活力的要素。因此之故,凡是倾向于把那状态弄弱的东西都能弄弱我们的生命;我们因此就会感觉不安或纷扰,恰像我们身上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停止了作用或迟滞了的时候我们所感觉的不安或纷扰一般。所以当在一件事由使我们觉得有被弄弱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不免于起反动,也就不免努力排除那事由,好保存我们的全意识。

在那些能产生这结果的种种事由当中,第一就该数到一种相反的状态所给予我们的意象。一种意象并不仅是事实的照片,也就不是那些事物所影射给我们心里的一个死的影子;它是一种力,而这力就能在它的周围引起了关于机体上的与灵魂上的各种现象的波澜。非但那伴随想象的神经流在那外壳带里它所从生的一点的周围环绕,又非但从甲神经丛渡过乙神经丛里,而且它在那运动带里震动以确定了些动作,又在感觉带里唤起了些意象,有时候还激发了幻想的开端,甚至于影响到那些生长的官能呢^①。那意象本身的强度越高,那感触的元素越发达,那震动力也就越厉害。所以那与我们的情感相反的一种情感的影像在我们的脑里进行的方向与样子恰与那影像所代表的情感进行的方向与样子一般,竟像那

^① 见 Maudsley 的 *Physiologie de l'esprit*, tr. fr., p270。

情感的本身进了我们的意识里。实际上,那影像也有同一的和合力,虽则弱了些;它倾向于唤起同一的思想,同一的动作,同一的感触。所以它就用一种抵抗力去障碍我们本人的情感的运行,后来就把我们的情感弄弱了,同时把我们的力量的全部分牵引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去。这好像一种外力混进了我们的意识里,阻止我们的灵魂上的生命自由地进行。因此之故,一种与我们相反的信心——在我们的意识里显现了之后就不能不扰乱了我们的胸怀;这因为它攻进了我们的心里的时候,与它所遇的一切都不能相容,以致形成真正的纷扰。固然,只在两种抽象的思想互相冲突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很痛苦的现象,因为并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这种思想在意识里的位置是高超的,同时也是浮浅的,所以虽则突然受了变化,并没有很大的反响,也就只能对于我们发生一些微弱的影响而已。但是,至于关涉到我们所爱的一种信仰的时候,我们就不许而且不能容许人家任意地触犯我们了。一切对于我们的信仰的触犯都惹起一种情感上的反动,这反动的强度虽有等差,却总是反向那触犯的人进攻的。我们生气了,我们对他的动怒了,我们恨他了,这样惹起的情感是不能不借行为以表达的;所以我们就有逃避他,远离他,把他驱逐出我们的社会之外各种行为。

我当然不说一切的强烈的信心都一定是不能与其他的信心相容的;只普通的观察已经足以证明是有相容的可能了。但如果能相容,就因刚才我所述的结果所从来的原由已经被外来的一些原由弄成中性的了。例如两个仇人之间可以有一种普通的同情,而这同情就包容了那仇敌性而且把它减轻了。然而须得这同情心比那仇敌性更强些才行,否则同情心还是不能存在的。要不然,就是两个对手方都知道奋斗是没有结果的,于是双方都放弃了战争,只各守各的地位就算了,这因为他们不能互相摧残,所以不得不互相容忍。两个宗教战争的结果,有时候是以互相容忍收场,就往往是这一种性质。在这一切的情形之下,情感的冲突所以不产生它的

自然的结果者,这并不因为它不包含有这些结果,只因它受了阻碍,以致不能产生罢了。

再说,这些结果是有益的,同时也是必要的。它们非但是势必从那些产生它们的原因里出来的,而且要它们才能维持那些原因。实际上,这一切的热烈的的情绪都能唤起好些增补的力量,这些力量就把那相反的情感所排除了的力量还给那被打击的情感。人们有时候说愤怒是没用的,因为它只是一种破坏的情绪;但这因为他们只看见愤怒的各种面目之一种罢了。其实它的作用乃在乎激发那些潜伏的而且待用的力量,这些力量就来帮助我们个人的情感去应付那些危险。在和平的状态的时候,这状态并没有很足量的兵力以为战争之用,所以假使没有情绪上的后备队在必要的时候上战场来,则它就有失败的危险了。愤怒并不是别的,只是这些后备队的动员令。甚至于有一层是很可能的:当那被召的后援超过了需要的时候,非但不足以动摇我们,而且争持的结果竟可以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种信仰或一种情感的力量强度是多么高的,这只因为那些互相接触的人们共同地感觉得这种信仰或情感的缘故;这现象的种种原因在今日乃是大家都知道了^①。我们须知,意识上的各相反的状态乃是互相弄弱的,同理,意识上的各相同的状态在互相交换的时候却是互相弄强了的。相反的状态相消的时候,正是相同的状态相加的时候。如果有人在我们跟前陈述一个观念是与我们的观念相同的,那么,那观念在我们的心里所形成的意象就加进了我们自己的观念里,层叠起来,混合起来,把自身所有的生活力都与它相通了;经过了这一次混合之后,就生出了一种新的观念,这新的观念就吸收了上述的那些观念,此后它就比从前各观念单独存在的时候更强烈了。因此之故,在那些人数众

① 看 Espinas, *Société animale, passim*, Paris, F. Alcan。

多的会场里,一个人的感动竟能引起那么厉害的回声;这因为那在一人的意识里所发生的情绪的强烈性已经震动了其他一切的意识了。我们甚至于不必由我们个人的性质去感觉着一种团体的情感热后那情感在我们心里才能有那么的强度;因为我们所加于那情感上的东西真不算一回事了。只要我们不是太硬的地皮,那情感从它的来源所得的力量已经够攻进我们的心坎里了。在同一的社会里,罪恶所触犯的那些情感既然是最有团体性的,它们既然是共同意识里特别强烈的状态,它们就势必不能容忍那相反的事实。尤其是在那相反的事实不纯然是理论的时候,在非但以言论表示相反,而且以行为表示相反的时候,这事实就到了最高限度,我们就不会不挺起身子来,热烈地反对它。对于这种扰乱秩序的行为,仅取恢复原状的手段,我们觉得还不够;我们要一种更强烈的满意。那罪恶所触犯的那一种力量太强了,是不能很有节制地反动的。再者,假使它不用强,就会衰颓下去的,因为它所以能自己恢复而且在同一的力量的程度上自己维持者,恰恰亏它有了这反动的强度呢。

这么一来,我们可以把这一种人家往往说是不合理的反动的一种特性加以说明了。我们可以断定说在补赎的概念的深处总不免有满足某种强权的一种观念,这强权无论是实际的或意象的,总是比我们高超的。在我们要求压制罪恶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替我们自己报仇,我们只模糊地觉得我们的身外与我们的顶上有某种神圣的东西,我们要替这神圣的东西报仇。我们对于这神圣的东西的概念是随时随地变化的;有时候只是简单的一种观念,例如道德、义务等等;然而在最普通的时候我们把这东西设想成为一种或数种具体的实物的形式,例如祖先、神明。因此之故,刑律非但在根本上是宗教的,而且始终还保存着某种宗教性的标识;因为刑律的惩罚的行为好像只是对于某种高超的东西的损害,无论这东西是实物或是概念。根据这同一的理由,我们就可以明白:若依人

类的纯然的利益说起来,我们尽可以采取恢复性的制裁就算了,而我们要求一种更高的制裁者,就因为那些行为是触犯了更高超的东西的。

这意象当然是虚幻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显然是我们替我们自己报仇,是我们自己求个满意,因为那些被触犯了的情感显然只是我们自己的东西。然而这幻象却是必需的。因为这些情感有它们的团体性的来源,有它们的普遍性,有它们的永远的绵延性,有它们的固有的强烈性,所以它们就有一种非常的力量,它们根本地与我们的意识分离,因为我们的意识上的各种状态都远不如它们那样强烈。它们驾驭我们,它们有些“超人”的什么性质,同时,它们把我们牵连在一些对象上头,而这些对象却是在我们的有时间性的生命之外的。所以我们似乎觉得它们好像一种外力在我们的意识里发生回声,而这力却是比我们的力更高超的。这么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把它们放到我们的身外去,把与它们有关系的东西附属于某种外物之上;这个性上的部分的放弃,在今日人们是知道怎样的了。这幻象是那样不可避免的,所以无论在甲种或乙种形式之下,只须有了刑罚的制度,这幻象就会产生。若要它不如此,除非我们的意识里仅仅有一些强度平常的团体情感,然而在这情形之下也就不会有刑罚存在了。我们岂不可说等到人们醒悟了之后那错误就会自然地消灭了吗?然而我们徒然晓得太阳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星球,我们始终只能看见它好像几寸的圆镜子。在我们了解了某事物之后尽可以借此解释我们的感觉,然而我们却不能改变了我们的感觉。再说,错误也只是部分的罢了。这些情感既然是团体的,那么,它们在我们的意识里所代表的并不是我们,而是社会。所以在报仇的时候,我们显然是替社会报仇而不是替我们自己报仇,而且社会乃是高超于个人的东西。由此看来,人们把这补赎作用上的“差不多是宗教”的特性看做一种不关重要的赘物,这就错了。恰恰相反,这才是刑罚的不可缺的元素呢。固然,

它只用象征的方式去表现刑罚的性质,但这象征也不是没有真相的。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懂得那刑罚的反动作用并不是在一切的情况之下都是一样的,这因为确定刑罚的那些感触也不始终是一样的。那些感触的强度是跟着那被触犯了的情感的强度与那触犯的程度而异的。一种强的状态比一种弱者状态反动得更厉害些;就说同一强度的两种状态吧,如果触犯的程度不同,它们的反动力也就不同。这些花样是势所必然的;而且是有用的,因为须使那些救援的力量与那危险的重要程度成正比例才是好事呢。太弱了,就不够用;太强了呢,却是滥用了。既然那犯罪行为的重度是跟着犯罪的元素而变的,我们到处观察着的罪恶与刑罚之间的正比例就是很机械地成立了的,并不必要我们费了许多高明的心机去计算了。罪恶的等差的元素也就是刑罚的等差的元素;因此之故,这两种等差就势必相当,而这相当性非但是必需的,同时也是有用的。

至于说到这反动作用的社会性,它是从被触犯的情感的社会性里生出来的。因为这被触犯的情感乃是人人的意识里所共有的,所以每次有人犯罪的时候,无论是亲眼看见的或知道那事的都起了同一的愤怒。一切的人们都受了触犯,所以一切的人们都挺身反抗。那反动的作用非但是普遍的,而且是团体的。“普遍的”与“团体的”并不一样;那反动的作用并不在每个人的意识里单独地发生,都是共同的,齐一的,而且跟着各种情形而变的。实际上,相反的各情感是相拒的;同理,相同的各情感是相吸引的,情感越强烈,它们相吸引也就越厉害。因为那触犯的行为是一种令它们发怒的危险,所以它们的吸引力也就增加。一个人到了外国,就特别觉得再见同国的人们的必要;在自己的宗教被虐待的时代,就特别觉得倾向于同教的人们。固然,我们时时刻刻都喜欢有那些思想相同、感觉相同的人们做伴侣;但是,在一个辩论会里,我们的

共同的信仰受了强烈的打击之后,我们出来寻找同志,就不仅仅怀着欢心,而且怀着热情了。所以罪恶能把那些善良的意识弄得更亲密,更集中。我们试看——尤其是在一个小城市里——有人犯了某种丑事的时候会发生甚么情形就可以证明了。大家在路上停了脚步,大家互相拜访,大家在适当的地点相会,为的是谈论那事件,而且大家一致地抱不平。在这些交换的相似的思想里,在这些互相表示的愤怒里,有一种统一的愤怒生出来,这种愤怒的确定的程度要看情形,然而它是一切人们的愤怒,已经不是各个人的愤怒了。这所谓公怒。

只有它自己有些用处。实际上,这些当事的情感因为是人人所共有的缘故就尽量地把它的一切力量放出来;因为它们是无异议的,所以它们就勇不可挡了。人们对它们所以特别尊重者,就因为它们是人人所尊重的。然而我们须知,如果它们真是被人人尊重,那么,世上便不会有罪恶;所以罪恶二字就包含有“它们并不绝对是团体的情感”的意义,于是就把那“一致性”——它们的权力的源泉——损害了。因此之故,在罪恶发生的时候,假使那些被罪恶触犯了的意识不联合去互相证明它们始终还是一致的,去证明那特别的情形只是一种变态,那么,它们岂不会渐渐被动摇了吗?然而它们尚须互相保证它们始终是一致的,借此互相给予力量;而达到这目的的唯一方法乃在乎一致反动。简单说一句:既然被触犯的乃是共同的意识,就该是由共同的意识去抵抗,因此,那抵抗力就是团体的了。

我们现在只还该说那共同意识为什么有了组织。

我们要明白这特性,只须注意到那有组织的压制与那散漫的压制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只在乎程度的不同:在有组织的压制里,那反动作用更有一致性。我们试看那纯然的刑罚所为报仇的那些情感的性质更确定些,强度更高些,我们就可以很

容易地知道那一致的作用更完善的原因了。实际上,那被否认的状态如果是弱的或仅仅被轻轻地否认了的,那么,就只能惹起那些被触犯的意识很弱的集中作用罢了;反过来说,如果那状态是强的,如果那触犯的行为是厉害的,那么,那被犯的全团体就收缩起来,团结得很紧很紧,去对付那危险。人们不复满足于遇着有机会的时候才交换感想,在偶然的时候或有相遇的方便的时候才随便地互相接近;这因为那渐迫渐近的感动作用很猛烈地把那些相似的人们推拉,令他们互相倾向,集合到同一的地点。这团体的物质上的集中作用在把各人的精神迫得互相透入得更深的时候,同时也使那公共的一切动作更容易些;因此,各人的意识里所发生的感触的反动作用就有了取一致行动的种种可能条件了。不过,假使这些反动作用在质上或在量上是很分歧的,那么,在那些不可约小的而且是部分地相异的元素之间,一种完全的混合作用竟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们晓得惹起反动作用的那些情感乃是非常确定的,因此也就是很一致的。所以这些反动作用也有这一致性,而它们自然也就互相浸渍而成为一种唯一的合成力,这合成力就是它们的替身。施行这合成力的并不是那些单独的个人,有是有组织的社会团体。

有许多事实倾向于证明这在历史上乃是刑罚的根源。我们晓得,在原始的时代,是全体人民的会议去执行法庭的任务的。如果我们参考上文所述的《圣经》前五卷的那些例子,我们就可见那些事实的经过是像刚才我所描写的一般了。自从那犯罪的消息一传出去了之后,民众即刻集合起来;虽然当时的刑罚不是预先确定的,然而反动的作用还是一致的。甚至在某几种情形之下,民众宣告了判决文之后,即刻就由团体去执行那判决文^①。再者,凡在那会议寄托在一个首领的身上的时候,这首领就成为刑罚的反动作

^① 依 Thonissen 说,有时候乃是罪恶的见证人们担任一种很重要的行刑的职务。

用的机关的一部分或全部分,而且机关的组织乃是依照一切的进化的组织上的通例的。

由此看来,这显然是团体情感的性质形成了刑罚,再申说起来,也就形成了罪恶。再者,我们又可见自从有了政府之后,政府所用的反动的权力只是从社会上的散漫的权力里变化出来的,因为它是从那里生长的。甲种权力只是乙种权力的反映,甲种的范围的变化也像乙种的一般。再说,这权力的成立只为的是维持那共同意识的本身。因为假使那代表共同意识的机关没有那意识的尊严与其所施行的特别权力,那么,那意识的本身就会衰弱下去的。然而我们须知,那机关要维持它的尊严,就非使那些触犯它的行为也像触犯团体意识的那些行为一般地被打倒了不可;甚至在那团体意识不是直接地受了影响的时候,那些触犯的行为终是该被打倒的。

四

这样看来,这个对于刑罚的分析已经证明我对于罪恶所下的定义了。我先用归纳法去证明了罪恶是根本地寄托在与普通意识里的一些强烈而确定的状态相反的一种行为上的;刚才我又说明刑罚所有的一切特性都是从罪恶的这种性质产生的。因此,刑罚所定的标准就表现那些最根本的社会相似性了。

我们从此就知道刑律所象征的是哪一类的连带性了。实际上,人人都晓得有一种的社会黏合性的原因乃在乎一切各个人的意识所凑合的一种共同的模型,而这模型不是别的,只是社会的灵魂的模型。在这些条件之下,团体里的诸分子非但因为相似而个别地互相倾向,而且他们还粘着于这团体模型的生存条件上,换句话说就是粘着于他们集合而成的社会上。非但那些国民相爱相求,胜于外人;而且他们爱他们的祖国。他们爱国也像他们相爱一般,他们务求国家长寿而昌盛,因为如果没有国家,他们的灵的生

活的一部分的作用就会受了牵制了。反过来说,社会也务求他们把那些基本的相似性显现出来,因为这是它的黏合性的一个条件。我们是有两种意识的:甲种只包括我们各人的那些个别状态,由此显出我们的个性;乙种所包括的那些状态却是全社会所共同的^①。甲种只代表我们的个性,成立我们的个性;乙种却代表团体的模型,因此也就代表社会,因为社会没有它就不会存在了。当在乙种的意识里的一种元素确定了我们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行为并不为的是我们个人的利益,却是跟着团体的目标做去。然而我们须知,这两种意识虽是有分别的,却又是互相连系着的,因为严格地说它们只是一体,它们两个只共有唯一的而且同一的有机的本体,所以它们是有连带关系的。从这里生出了一种“固有”的连带性;这连带性既从相似性里生出来,就把个人直接地系属给了社会。我为什么提议把它叫做机械的连带性,这在下章我还可以说得更透彻些。这连带性的作用非但在乎普遍地、无定地把个人系属于社会,而且它又把各人的动作弄成谐和的。实际上,这些团体的动机既然是到处一样的,所以它们就到处产生同一的结果。因此之故,每次它们起了作用的时候,各个人的意志就自然地不约而同,而且往同一的方向去了。

压制性的法律所表现的就是这连带性,至少可以说是这连带性所有的生活力。实际上,刑律所禁止而且认为罪恶的行为共有两种:若不是这些行为在施为的原动人与团体的模型之间直接地显示一种太厉害的相异性,就是它们触犯了普通意识的机关。无论在甲种情形或乙种情形之下,那侵犯了刑律的罪恶所触犯着的力量始终是一样的。这力量乃是最根本的社会相似性的产物,它的作用在乎维持从那些相似性里生出来的社会黏合性。刑律的作

① 为着简单些说明,我只假定个人是仅仅属于一个社会的。其实我们是许多团体的分子,因此我们就有许多的团体意识;但这种复杂的作用并不能改变了我此刻所证明的关系。

用就在乎保护这力量以免一切他力的摧残,一方面要求我们各人守着相似性的最低限度,因为没有这最低限度的一些相似性,之后,个人就会损害及于社会团体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又在保障那些相似性的时候,同时强迫我们尊重那表现相似性的一个象征。

这么一来,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些行为往往被公认为有罪,因此受了惩罚,然而这些行为的本身对于社会却不是有害的。实际上,团体的模型也恰像个人的模型一般地是由很繁杂的原因——甚至于由偶然的遭遇形成的。团体的模型既是历史上进化的产品,所以社会在历史上所经历的一切种种的境况都在它的身上留下了标识。假使一切都是合于有用的目标的,那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妙事;可惜那里头有许多元素插进了去,却是与社会的利益不发生一点儿关系的。在个人承受于祖父的或自己经世所得的种种倾向当中,当然有许多是毫无用处的,或得不偿失的。固然,这些倾向是不会占大多数的,因为在这条件之下人类就不能生存了;然而终有许多没有用处的倾向支持着,又有许多倾向的用处是不容否认的,而它们的强度却往往不与它们的用处相当,因为它们的强度有一部分是从别的原因里来的。团体的情感就是如此的。那些触犯团体情感的行为并非无论哪种的自身都是危险的,至少可以说危险的程度不及人们排斥的程度。然而人们对于那些行为的排斥终不免有存在的理由;因为无论这些情感的来源如何,如果它们成为团体模型的一部分的时候,尤其是在它们成为基本的元素的时候,凡是摇撼它们的东西都不免同时摇撼及于社会黏合性,因此就连累了社会。我们本来用不着它们出世的;但到了它们出了世而且寿了若干时期之后,我们就不管它们是无理的,我们务必需要它们继续地存在。所以就普通说,我们对于触犯它们的那些行为,应该不宽容才好。固然,在抽象的理论上,我们尽可以证明一个社会毫无理由去禁止人家吃某种肉,因为肉的本身是不触犯什么的。然而一到了这对于那肉的厌恶成为普通意识里

的全分的时候,如果它一消灭了,社会就会解体——这乃是那些健全的意识所隐隐地感觉到的^①。

至于刑罚也是如此。它虽则发源于非常机械的一种反动作用,这作用是情感的,而且有一大部是不待考虑的,然而它终不免负有一种有用的任务。不过,这任务不是在人们普通所看到的地方的。它的用处不在乎——或只很次要地不在乎矫改那罪人与威吓那些学样的人们;在这两点上,它的效验是很可疑的,总而言之,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它的真正的作用乃在乎在普通意识里维持着它的一切的生活力,同时也就维持了社会的黏合性,不使有一点儿缺欠。这普通意识在明明白白地被人否认的时候,假使没有共同的一种情感上的反动作用来补救这损失,那么,那意识势必丧失了好些力量,结果是使社会的连带性松懈了。所以当在普通意识被人否认的时候,这意识就该轰轰烈烈地自己是认,而是认的唯一方法乃在乎表示一致的仇视,这仇视的心理被那罪恶继续地惹起,于是那表示仇视的正式的作用只能寄托在对于原动人所处分的一种痛苦之上。所以这痛苦虽则是生它的原因的必然的产物,同时也不是无理的残忍行为。这一种表示可以证明团体的情感始终是团体的,众心对于同一的信仰的一致性仍旧完全存在,因此,它就把那罪恶所结予社会的损害补救了。因此之故,人家说罪人所受的痛苦应该与他的罪恶成为正比例,实在说得有理;而那些反对刑罚带有补赎性质的理论,在许多人的心理上似乎觉得是破坏社会秩序的了。实际上,除非某一个社会里的普通意识差不多都被毁灭了,否则这些理论是不可实行的。假使没有这必需的满意,人家所

① 这并不是说我们看见某一种刑律在某时期曾经与某种团体情感相当我们就应该永远保守着。那情感应该还是生动的、有力的,然后那刑律才有存在的理由。如果那情感已经消灭了或衰弱了,我们还想用人工而且用强力去维持那刑律,这非但徒劳无功,甚至于是有害的。更进一步说,某一种成法在从前乃是普通,现在不是普通的了,而且妨碍一些新的而且必需的规则的成立,那么,我们甚至于应该把这成法推翻了才行。但这是关于立法的问题,我们用不着涉及。

谓道德上的意识就不能保存了。我们可以说刑罚尤其是预备施行在善良的人的身上的,这并不是不近人情的话;因为刑罚的作用既然在乎医治团体情感所受的创伤,那么,它只能在这些情感所存在的地方履行它的任务,而且只能在这些情感还生动的时候。固然,我们在那些已经被摇撼的心理里防备对于团体的灵魂的一种新打击,尽可以阻止那些谋害案增加;但这结果虽是有用的,却只是特别的一种反响罢了。简单说一句,若要对于刑罚得一个正确的观念,就该把人们对于刑罚的两种相反的理论融为一炉:甲种说刑罚是一种补偿,乙种说刑罚是保护社会的一种利器。实际上,刑罚的作用当然在乎保护社会,但却因为它是补赎的然后能保护;从另一方面说,刑罚所以该是补赎的者,这并不是凭着什么神力把痛苦去赎罪过,而是因为它要在社会上产生有益的结果就非依着这条件不可^①。

这一章的结论乃是:有一种社会连带性存在。而这连带性所以存在,是因为意识里的某几种状态是同一的社会的诸分子所共同的。在物质方面刑律所表现的乃是这连带性,至少可以说是这连带性里所有的基本部分。它在社会的普通积分里,所有的分子显然是属于共同意识所规定与包含的社会生活的或大或小的范围。越有种种不同的关系,这意识在那些关系里显示它的作用,那么,它就越发把个人紧紧地系属于社会;因此,那社会黏合性也就越发完全地从这原因生出来,而且带有这原因的标识。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那些关系的数目也与那些压制的规条的数目成为正比例的。我们如果确定了在法律机关里是哪一部分代表刑律,我们就可以同时测量这连带性的重要的程度了。固然,我们用这方法,不会知道共同意识里的某几种元素,因为这些元素太弱了,或太不

^① 在我们说某种刑罚有存在的理由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它是完善了的,是不可改良了的。恰恰相反,我们显然觉得刑罚是从一大部分的非常机械的原因里生出来的,所以它对于它的任务是很不恰当的。关系只在乎就大多数去证明。

确定了,所以它们虽则能助社会的谐和,却不免与刑律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那些纯然没有组织的刑罚所保护的那些元素。然而在法律的其他各部分也是如此;没有一部分不是由风俗去补足的。但是我们既然没有理由去假定法律与风俗的关系在这些种种不同的范围里不是一样的,那么,我这样撇开不提,也不至于弄坏了我们的比较所得的结果的。

第三章 由分工而成的连带性

——或名有机的连带性

一

恢复性的制裁的性质的本身已经足以证明与这法律相当的连带性乃是纯然另一类的了。

这制裁所以区别于压制性的制裁者,因为它并不是补赎的,只是“把事物弄妥”的。违犯这法律或否认这法律的人并不受一种与他的罪恶成正比例的痛苦;他仅仅被判决去服从法律。如果已经有了完成了的事实,那裁判官只把那些事实恢复到它们应该成为的样子。他只说法律,不说刑罚。那些赔偿损失的处分并没有刑罚的性质;这只是回到过去的历史上,尽量地把那过去的事实恢复到常态的一种方法。泰特先生以为在民事诉讼里,诉讼费始终是由败诉人负担,这就是一种刑罚性。真的,不错。但若就这意义上说,刑罚这名词只是借意的了。若要有刑罚存在,至少须在惩戒与罪过二者之间有某种比例;若要有比例,就非先严格地建立罪过轻重的阶级不可。然而实际上,败诉的人一定要负担诉讼费,哪怕他的用意怎样纯洁,哪怕他只是因为不知法而犯了法的,这都不管。所以这规则的理由似是完全两样的:既然裁判不能不需费用,所以把那诉讼费用归那惹起诉讼的人负担似乎才是公平的道理。再者,因为人们畏惧负担这费用的缘故,也许可以遏止那些胡乱的

诉讼,然而这并不足以成为一种刑罚。譬如一个商人,在懒惰或忽略以致有破产的忧虑的时候,尽可以变为勤快些,专心些;然而依纯粹的字义上说,破产并不是他的过失所致的刑罚上的制裁。

不遵守这些规律的行为甚至于不是受没有组织的刑罚处分的。败诉的人并不受了耻辱,他的名誉并不受了污点。我们甚至于可以设想这些规律变了别的规律也不至于令我们不平。我们一想到一个凶手被赦,心中顿觉不平;然而我们尽可以容许那承继法稍有变更,甚至于有许多人觉得承继法是可以取消的。这至少是我们不怕辩论的一个问题。同样,我们也不反对地役权与使用收益权的组织另变一个样子,买卖人的义务另变一个方式,或行政上的种种职务另依其他的原理去分配。这些规条既然不与我们的任何情感相当,我们又往往不能根据科学去认识它们存在的理由,因为这种科学并未成立;所以我们的意识里并没有这些规条的根源。固然,这上头不免有些例外。譬如一种与风俗相反或由强力与诈术获得的契约是不能由两方订立的,因为我们一念及这些行为就觉得不能宽容。所以在舆论遇着这类情形的时候,就不像我刚才所说那样不关心,而且因为责备之故也就加重了法律上的制裁。这因为道德生活上种种不同的区域并不是根本上互相分离了的;这些区域是相连的,所以就有许多交界的地方,而种种不同的性质都混杂在那交界上。不过,上文所述的定理在普通大多数的情形之下乃是真的。证据在乎那些恢复性的制裁的规律并不归属于团体意识的范围,或在团体意识的范围里只是很弱的状态。压制性的法律与心相当,与共同意识的中心相当;至于纯然道德上的标准就已经是不很居中的意识部分;又说到恢复性的法律,则更在离中心很远的地方发生,而且扩张到普通意识的范围以外了。它越变为真的它自己,也就越远离了共同意识了。

再者,由它的作用的方式看来,则这特性便更显明。压制性的法律倾向于仍旧在社会里保存着散漫的状态;至于恢复性的法律

所组织的机关却一天比一天专门：有商务法院，有工事仲裁委员会，还有种种的行政法院。甚至在它的最普通的部分说起来，换句话说就是在民律说起来，它也亏了专门的职务然后能施行它的作用：譬如法官、律师等等，他们也亏了专门的学识然后变为能胜任这些职务的人呢。

但是，这些规律虽则差不多是在团体意识的范围之外的，然而它们并不仅仅与各个人发生关系。假使是仅仅与各个人发生关系，那么，恢复性的法律竟与社会连带性毫不相关，因为这么一来，它所处置的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便不会把个人们系属于社会了。那么，这岂不也像友谊的关系一般地只是私人生活上的简单事件吗？但是，在这法律生活的范围里，社会是决不会没有关系的。固然，在普通的时候，社会并不把自身的动作去干预；它要等待各有关系的人们先去要求它。但是，它既受个人的要求，它也就是机体里的主要机件，因为只有它能使法律发生作用。是它借着它的代表的机关去宣说那法律。

然而人们说这任务并没什么纯然的社会性，只是调解私人利益的一种任务罢了；因此，无论哪一个人都能任这任务，其所以由社会去担任者，仅仅为的是方便的理由。但是，把社会看做当事人之间的第三仲裁人，这是最不对的。当它被要求出来干预的时候，并不为的是把个人的利益调停；它并不寻求一个在仇敌两方为最有利益的一个解决，也不提议一个仲裁；它只把法律上的传统的而且普通的那些规条应用在由它处分的一个特别情形之上。我们须知，法律乃是富有社会性的东西，除了诉讼人的利益之外还有其他的目的。那审判一件离婚案的裁判官并不管这次的离异是否真的于夫妇两方有利；他只问那被引用的理由是否归入法律所规定的种类里罢了。

但是，为着要好好评定社会作用的重要，非但该在那制裁实行的时候或在那被扰乱了的关系被恢复了之后加以观察，而且我

们应该在那关系成立的时候就加以观察了。

这种法律所统治的,当事人两方的同意不能创立而且不能变更的许许多多的法律上的关系,必待社会的作用去创立或变更。尤其是两个人的情况的关系是如此的。譬如婚姻虽是一种契约,然而夫妇两方并不能随便缔结了这契约,也不能随便取消。一切家属的关系都是如此;尤其是行政法所规定的一切关系。固然,纯然契约性的义务是可以仅仅由当事人的同意而创立或取消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那契约所以有连系的能力者,却是社会传达给它的能力。假定社会不把缔结了的契约加以制裁,那么,这些契约只变成了简单的约言,而这些约言就仅仅有道德上的权力了^①。所以一切的契约的意义都是:在缔约的当事人的后方还有一个社会在那里时时刻刻预备干涉,好教他们尊重那些缔结了的契约;因此,社会也就只肯把这强迫的力量用在那些自身有一种社会价值的契约上头,换句话说就在那些依照法律的规条而缔结的契约上头。下文我再说有时候它的干涉作用还是更积极的呢。所以,在恢复性的法律所确定的一切关系里,甚至在那些好像完全是私人的关系里,还是有社会存在的。它的存在,虽则是人们所不觉得的——至少是在平常的情况之下是人们所不觉得的,然而却还是一个要素^②。

恢复性的制裁的规条既然是与共同意识没有关系的,那么,它们所确定的关系就不是无分别地达到一切人们的那些关系了。这些关系并非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直接成立的,却是在社会上它们所连系的一些特别的而且有限的部分之间直接成立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说,这里头既然还有社会存在,它就不能不发生多少的关系,它就不能不感受到多少的反响。于是它随着它感受的热度的

① 而且这道德上的权力也是从风俗上来的,换句话说就是从社会里来的。

② 我在这里只能作普通的说明,只能说恢复性的法律的一切形式的共同点。在下文(同卷第七章)我再学无数的证据,证明那与分工制所产生的连带性相当的恢复律。

高低,以定它干涉的远近强弱的程度,而且是由代表它的那些特别机关做媒介去干涉的。由此看来,这些关系就与压制性的法律所规定的关系大不相同;因为压制性的法律所规定的关系并不用媒介,却是直接地把个别的意识连系于团体的意识,换句话说它就是把个人连系于社会。

然而恢复性的法律所规定的关系却可以有两种很不相同的形式:第一种是消极的,而且以纯然的禁戒为止境的;第二种是积极的,或是有合作性的。因有这两种的形式,就生出了两类的规条,而这两类的规条又与两种的社会连带性相当,这是我们所不可不辨别的。

二

在消极的关系里可以做模型的便是那把事物与人连合的一种关系。

实际上,事物也像人们一般地是社会的一部分,也在这里头任一种特别的任务;所以它们与社会机体之间的关系也非确定不可。因此我们可以说世上有一种事物的连带性,而这事物连带性的性质颇为特别,很可以由一些很有特性的法律上的结果去显现出来。

法学家把权利分为这么两种:第一种叫做对物权,第二种叫做对人权。所有权与抵押权属于第一种,债权属于第二种。对物权的特征乃在乎只有这一类的权乃是有偏爱的,有次序的。在这情形之下,我对于某物有了权利,就绝对不容任何后来的人对于那物再有权利。譬如一种财产先后被抵押于两个债权人,那第二次的抵押绝对不能损及丝毫那第一次的抵押权。再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的债务人把已经抵押给了我的某物卖给了别人,我的抵押权毫无损失,而那第三占有者倒反应该赔偿我,或失了他所获得的东西。我们须知,事情所以能如此者,必须以那法律的关系不用他物为媒介,而直接地把该物连合于我的法律上的人格才行。由此看

来,这优先的地位乃是与事物相宜的连带性的结果了。反过来说,当权利是对人的时候,那对我负债的人尽可以另订其他的契约,替我造成了一些共债权人,而这些共债权人的权利是与我的权利相等的。虽则我的债务人所有的一切财产都是我的抵押品,但是如果他把那些物品变卖,他的财产变少了,因此我的抵押品也变少了。这理由乃在乎这些财产与我之间没有关系,只是它们的主人的个人与我自己的个人之间发生关系罢了^①。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物的连带性寄托在什么上头了:它把物直接地连系于人,却不把人连系于人。充其量而言,一个人尽可以设想世上只有自己一人存在,而行使他的对物权,不顾及世上还有别的人们。由此看来,物所以能成为社会的积分者,全靠人为媒介,因此,由这积分生出来的连带性就是纯然消极的了。这连带性并不能使各人的意志齐向共同的目标进发,只能各物在人们的意志之间顺着秩序倾向于某一点。因为对物权是这样有界限的,所以相互间没有冲突;仇敌的行为是避免了,然而没有主动的互助,没有合作的功能。我们假使那些对物权是完全可以相安的,又假定只有这相安的情形存在社会里;那么,这只好像一个很大很大的星团,星团里每一颗星都循着自己的轨道走,不扰及邻星们的动作。这样的一种连带性并不能把它所连接的各元素合成一体而取一致的行动;它对于社会团体的一致性是丝毫没有帮助的。

依照上面所说,我们就容易确定那与这一种连带性相当的恢复性的法律的一部分是什么了:这乃是对物权的全体。我们须知,依上文的定义看来,所有权乃是这里头的最好的模范了。实际上,在物与人之间的最完全的关系莫若把物完全地归属于人。不过,这种关系的本身也就是很复杂的;它所由成的种种不同的元素可

^① 人家有时候说父亲的资格与儿子的资格等等都是对物权上的对象(看 Ortolan, *Instituts*, I, p60)。然而这些资格只是种种不同的法律的一些抽象的概念,有些是对物的(例如父亲对于未成年的儿女的权利)。有些却是对人的。

以变为种种不同的附属的对物权,例如使用收益权、地役权、使用权、住居权等。所以我们毕竟可以说对物权所包括的所有权有种种不同的形式(文学所有权、艺术所有权、工业所有权、动产所有权、不动产所有权),而且有种种不同的特别方式,例如法国的《民律》第二卷所规定的。除了这一卷之外,法国的法律还承认其他四种的对物权,但这四种只是对人权的偶然的替代者或补助者而已:这就是动产抵押权、使用抵押权、优先权、不动产抵押权(第 2071—2203 条)。此外我们还该加上一切与承继权有关系的及与遗嘱权有关系的,因此当然又要加上一切与失踪有关系的;因为当失踪被宣告了之后就有一种暂时的承继权发生了。实际上,遗产乃是一件事物或许多事物的全体,那些承继人与那些奉遗嘱承继人对于这些事物都有一种对物权,无论这权是在物主死后由那些当然承继人获得的,或待经过了法律的手续然后取得的,例如不直接的承继人与特别名义的奉遗嘱承继人都归此类。在这些情形之下,法律的关系并非直接地成立于一人与一人之间,却是直接地成立于一人与一物之间。遗嘱的赠与也是同一的理由;这只是物主对于他的财产使用他的对物权,至少是对于财产里的得赠部分使用他的对物权。

但是还有一些人与人的关系并不能说是对物的,而它们却比上述的那些关系是一样消极的,而且表现同一性质的一种连带性。

先说那些纯然对物权所致成的那些关系吧。实际上,特物权发生作用的时候往往使那些有权的人们成为对人的关系,这是难免的。譬如在乙物添加于甲物之上的时候,甲物是被认为主要的,于是甲物的主人同时也就变为乙物的主人;不过,“他应该把那被连合了的乙物的价值偿还那乙物的原主”(第 566 条),这一种义务显然是对人的了。同理,在一个地主要建筑一道界墙的时候,他应该向那共所有权者赔偿损失(第 658 条)。一个特别名义的奉遗嘱承继人应该向那普通承继人取得那遗赠的东西,虽则自从那立遗嘱人死后他对于那东西已经有权了(第 1014 条)。但这些关系所

表现的连带性与我刚才所说的那连带性并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这些关系的成立，也为了补偿或避免一种损害。假使每一对物权的所有者都能始终使用他的权而不至于逾限了他的权限，那么，各在各地的地方，也就不会发生法律上的任何轳轳了。但是，事实上，这些种种不同的权利往往是错综到了极点，若要行使某一种权利，往往就不能不僭及那些交界的几种权利。在这里，我对于这东西有一种权利，而这东西却在另一人的手里；这是在遗嘱案里往往发生的情形。在那里，我要享受我的权利就不能不损害及他人的权利；这是在某几种地役权的案子里往往发生的情形。所以必须有一些关系去补偿那损失（如果成了损失的话），或避免那损失；但这些关系并不是积极的。它们并不使它们所联络的人们互相协助，它们并不包含有任何的合作的功能。在新发生的种种条件之下，它们只能补偿或维持那被环境扰乱了作用的消极连带性。它们非但不去连合，反把那被事物的力量连合了的东西好好地隔开，为的是把被侵犯了的界限重新建立，把各人仍旧放回他自己的权力范围里。它们非常地像那些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编制法律的人们并不另给它们一个位置，只把它们与对物权放在一块儿。

末了说到从犯罪行为或准犯罪行为生出来的那些义务也纯然是同样的性质的^①。实际上，它们强迫着各人去补偿因为过失而致成的对于他人的法定利益的损害。由此看来，它们是对人的了；然而与它们相当的那种连带性显然还是消极的，因为它们的目的并不在乎取利，却只在乎免害。它们所判分离的那一个关系纯然是外部的。这些关系与上述的那些关系之间的分别仅是：在甲种情形之下，关系的断绝乃是从一种过失上来的，在乙种情形之下，却是从法律所预先规定了案情里来的。然而被扰乱了的秩序乃是

① 见《民律》第 1382—1386 条。关于分外取财的律例也可归入此类。

一样的;所以结果并不是一种协助,而是纯粹的一种禁戒^①。再者,从这种损害里生出了那些义务,而受损害的那些权利的本身已经是财物的了;因为我是我的身体的所有者,是我的健康的所有者,是我的人格的所有者,是我的名誉的所有者,比之那些归属于我的物质上的东西,名义上、方式上岂不是一样的吗?

总而言之,与对物权有关系的那些规律,以及与对物权所致成的那些“人的关系”有关系的那些规律,共成一种确定的系统;这一系统的作用非并不在乎把社会上的种种不同的部分合拢来,倒反在乎把它们一一隔开,替它们立了显明的界限。由此看来,这一系统的法律并不与积极的社会关系相当;就说刚才我所用的“消极的连带性”一个名词也不是十分确切的名词。这连带性并没有一种自身的生命与一种特性,所以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连带性;它所有的只是一切种种连带性里的消极一方面罢了。若要一个全体是黏合的,第一条件就是:那些构成全体的各部分不起不谐和的动作,不互相冲突。然而这外部的谐和并不发生黏合作用,恰恰相反,它还需要黏合作用呢。凡有消极的连带性存在的地方必有另一种积极的连带性存在,消极的连带性乃是那积极的连带性的结果,同时也是它的成立条件。

实际上,个人的权利,无论是对人的或对物的,苟非借着妥协与双方让步便不能确定;因为若把这权许给了某甲,则某乙势必放弃了这权。人家有时候说个人发展的平常的范围是由人格的概念致成的(康德的主张),或说是由个体组织的概念致成的(斯宾塞的主张)。这是可能的,虽则这些推论充其量说起来却是很可反驳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断定,在历史的事实上,道德并不是以这些抽象的理由为基础而成立的。事实上,吾人承认了他人的权利,非但是在理论上承认,而且不去使用他人的权利,这非吾人先愿意

① 不实行契约的立约人也被判赔偿对手方的损失。但是,在这一种情形之下,那些损害的赔偿却是积极关系上的制裁。这并不因为损害了然后那违犯契约的人被款罚,却只因为他不曾实行他的约言。

划定了自己的权限不可;若要互相划分权限,就非有谐和的而且谅解的精神不可。我们须知,如果我们假定各个人们群聚着,是没有先发生的关系在他们相互间的,那么,什么理由能令他们有这些相互间的牺牲呢?说他们需要和平相处吗?然而和平的本身并不比战争更值得人们希望。战争也有它的任务与利益。从前不是有过许多民族是热心于战争的吗?现在不是时时刻刻还有些个人是热心于战争的吗?战争所满足的本能并不比和平所满足的本能弱了些。固然,疲倦可以使仇敌两方停战一时,然而那有时间性的疲倦一去了之后,这简单的休战状态也就不能长久。有一个理由更可以证明:由强力制胜所致的解决也是如此;这些解决是暂时的,靠不住的,恰像国际间休战的条约一般。除非由社交可能性的某种关系去连合各个人,否则人类是不需要和平的。在这情形之下,那使人类互相倾向的情感自然会把自私心节制着,不许它发作;又从另一方面说,那包含个人的社会若要生存,就先须各个人不相冲突以致时时刻刻摇撼着它,所以它就用全力压着他们,迫他们作必要的让步。固然,我们有时候看见有些独立的社会互相磋商,要确定它们各方的对物权,换句话说就是要确定它们的地界。然而这些非常不固定的关系恰恰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可以证明那消极的连带性的本身是不够用的。在今日的开化的各民族中间,它所以似乎更有力量者,那借以规定欧洲各社会的对物权的国际法所以也许比古时更有权威者,这恰因欧洲各国已经很不像古时那样不相连属了;这因为在某几方面说,这些国家都变了同一社会的分子;这社会固然还没有黏合力,但它已经渐渐认识自己了。人们所谓欧洲的均势就是这社会的组织的开端。

人们习惯了很小心地把公理与博爱分别清楚,换句话说就是把那对于他人权利的尊重心与那超过了这纯然消极的作用的一切行为分别清楚。人们把这两种实施看做道德上的不相附属的两层:只有公理自己是道德的基础,博爱只是道德的冠冕。这区别既

是这样彻底,所以依某一种伦理学的信徒们说,若要社会的生命好好地施展功能,只有公理是必需的;至于无私的美德却只是一种私人的德行,这德行在个人实行原是好的,而社会却并非少不了它的。甚至于有许多人看见这种德行插进了公共的生活里未免担心。然而依上文看来,这见解与事实是多么不相符合的啊。其实若要人类互相承认各人的权利,互相保证各人的权利,就先须他们相爱,就先须他们为着某一个理由而接近他人,而接近他们所属的社会。公理里完全是博爱。若仍旧用刚才的名词说起来,消极的连带性只是另一种积极的连带性所生出来的一种结果:这是从另一个源泉出来的社会情感在这对物权的范围里所起的反响。所以它没有一点儿什么是它所固有的;这只是一切种种的连带性所应有的附属品罢了。凡是人们过共同生活的地方势必要有它,无论是共同生活的来源是由于社会分工抑或由于人类因相似而相倾向。

三

如果我们把刚才所说的那些规律除开不算,那么,恢复性的法律里所余的另成为一个确定的系统,这系统就包括家庭法、契约法、商法、诉讼法、立宪行政法。在这上头被规定的了的关系与上文所述那些关系的性质完全是两样的,这些关系表现一种积极的协助,表现一种根本上从分工制里生出来的合作。

家庭法所解决的那些问题可以分为下列的两种模型:

(一)家庭里的种种任务是谁负担?谁是丈夫,谁是父亲,谁是嫡子,谁是保护人?……

(二)这些任务与它们的关系的平常模型是什么?

答复第一问题的乃是确定缔结婚姻所必需的条件与资格的那些条文,又使婚姻有效的必要程式,法定父子关系的条件,私生子、继子的条件,保护人当选的方式等等。

第二问题恰恰相反,解决第二问题的乃是规定夫妇两方的权

利与义务的那些条文,又遇离婚时他们的关系的规定,婚姻无效的规定,夫妇别居与夫妇分产的规定,父权的规定,继子制的效力的规定,保护人的管理权以及他与那被保护人的关系的规定,家族会议对于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任务的规定,又遇褫夺用财权时或遇需要裁判辅助人时亲属所应有的任务的规定等等。

这一部分的民律的目的乃在乎确定家庭里的种种任务分配的方式与这些任务相互间的关系应该怎样,这就是说它表现一种特别的连带性,这连带性连合一家的诸分子,因此也就连合了家庭分工的诸分子。当然,人们不很习惯于把家庭这样观察,大家往往以为家庭的黏合力是绝对地从情感的相似与信仰的相似而成的。实际上,在家族团体的诸分子之间有这许多共同的事物,以致各个人所任的工作的特性是容易被我们忽略了;因此孔德家庭的结合是没有“趋向任何目标的继续的而且直接的合作思想”的^①。但是,我在上文已经大略地把家庭里的裁判机关的要点说过了,这机关就可以证明这些任务上的区别与它们的重要了。自从原始以来,家族的历史甚至于只是一种不停止地趋向于分解的状况;这些种种不同的职务在起初是混而不分的,后来却渐渐分离,渐渐独立,依照亲属里各人的年龄、性别、互属的关系等去分配职务,好教每人在家族团体里成为一个特别的职员^②。这家族的分工非但不是附带的次要的现象,而且它还是家庭发达的要素呢。

分工与契约法的关系也是一样显明的。

实际上,契约就是合作的功能在法律上的最显明的表现。固然,世上有些所谓恩惠的契约,这上头只有一方面是受契约束缚的。譬如我无条件地把一件东西给了别人,又如我不受报酬地受人寄托钱财或寄托权力,因此我的义务乃是显明而且确定的。不过,在立约人两方之间并没有纯然的协助,因为只有一方是负责的。然而在这现

^① 见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IV, p419。

^② 看下文对于这一点的几处说明(同卷第七章)。

象里并非没有合作性的;不过这合作是片面的而且不受报酬的罢了。赠与是什么?岂不是一种没有相互间的义务的交流吗?由此看来,这一类的契约只是真正合作的契约一种变相罢了。

再者,这是很罕见的;恩惠的行为由法律去规定,这只是个例外。至于其他的契约,乃是居大多数的;它们所生出来的那些义务乃是交互关系或相互义务,或已经实行了的约言的关系。甲方的约言由于乙方已经有了约言,或由于乙方对于甲方已经效劳^①。我们须知,须在有合作性的地方然后这相互义务才能发生;而且有了合作就同时有了分工的作用。实际上,合作就是把共同的工作分担。如果这共同的工作里所分的各工作虽则是互相需要的,而在性质上却是相似的,那么就有简单的分工,或第一等的分工。如果这些工作是性质不相同的,那就有组合的分工,也就是纯粹的分门别类。

再说,这合作的最后形式也就很是契约所常常表现的形式。世上只有一种契约是有另一种意义的,这就是会社的契约;也许婚姻的契约也归此类,因为婚约是确定夫妇分担家庭的费用。但是,其所以能如此者,先须那社会把各社员放在同一的水平线上,又须他们的关系是同一的,他们的任务也是同一的;而在婚姻关系里,这情形决不能确切地表现,因此也就不能在夫妇分工制里表现。在这很少的种类的跟前,我们应该以大多数的契约来相比较,那些契约的目的都在乎把种种不同的个别的任务互相适合,例如买卖人之间的契约、交换的契约、资本家与工人的契约、租借人与借主的契约、放债人与借款人的契约、存款人与受存款人的契约、旅馆主人与旅客的契约、委托人与受委托人的契约、债权人借债人的保人的契约等等。从普通上说,契约乃是交换的象征,所以斯宾塞先生能说一个生物的机体里种种不同的器官之间时时刻刻发生的交换材料的作用乃是生理上的契约^②。然而我们须知,交换就始终需要稍

① 例如取息的借贷。

② 见 Bases de le morale evolutionniste, p124, paris, F. Alcan。

为发达的分工作用。固然,刚才所说的那些契约的性质还颇普通;但是我们不可忘记:法律所表现的只是社会关系的普通的轮廓,而这些轮廓在团体生活的种种范围里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些契约的模型当中每一个模型都包含有许多更特别的模型,那大模型就算是那些小模型的共同的标识,同时它又规定它们;然而在许多更特别的任务之间又成立了一些特别关系。由此看来,这大模型虽则是相对地简单,而它已经足以把它所包括的事实的非常复杂的形态表现出来了。

再说,这任务上的分门别类,在商法里便更显明。商律尤其是规定特别与商业有关的契约的,例如买办人与委托人的契约、运货人与寄货人的契约、持汇票人与出票人的契约、船主与他的债权人人们的契约、船长与船员们的契约、租船人与租主的契约、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契约等等。然而就在这上头说吧,那法律上的规条的相对普通性与那些规条所规定的种种个别任务的复杂性相差很远,我们只须看习俗在商法里所占重要的地位就可证明了。

当商法不规定那些纯粹的契约的时候,它就确定某几种特别任务应该如何施行,例如证券买卖经纪人、掮客、船长、遇商店倒闭时的公断人等等的任务,这都为的是保全商业机关里的一切部分的连带性的。

诉讼法——无论是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商务诉讼——在法律机关里也有同样的作用。无论哪一种的法律上的制裁,非赖某几种职务就不能实施,而那些职务就是:法官、律师、代言人、陪审员、原告、被告等等。诉讼法乃是规定这些职务应该怎样发生作用与应该怎样发生关系的。它说明这些职务是怎样的职务,又说明每一职务在那机关的普通生活里是占哪一部分的。

我们似乎觉得:如果要把法律作合理的分类,诉讼法就只该被认为行政法的一种变相。我们不看见司法上的行政与其余的行政在根本上有什么差别。无论如何,纯粹的行政法规定那些所谓关

于行政的而其实是不确当的种种任务^①,也恰像诉讼法规定那些裁判上的任务一般。它确定了那些任务的平常的模型,以及甲任务与乙任务的关系或与社会上的无组织的诸任务的关系;我们只应该扣除了若干规条,因为那些规条虽则有刑事的性质,也还插在这一栏里^②。末了说到立法上的法律对于政府的种种任务也是如此的。

我这样把行政上与政治上的法律与平常所谓私法合在一起,人们也许觉得可怪。但是,如果我们以制裁的性质做分类的基础,就不能不把它们合在一起;而且如果我们从科学方法着眼,似乎也就不能用别的法子去分类。再者,若要把这两种的法律完全地隔开,就须先承认真有私法的存在;然而我以为一切的法律都是公的,因为一切的法律都是社会的。社会上一切的任务都是社会的,也像机体里一切的官能都是机体的一般。经济上的种种任务也像其他种种任务一般地有这特征。再说,甚至在很散漫的任务当中,也没有不受政治机关所管辖的。在这一点看来,这一切种种任务之间只有程度的不同罢了。

总而言之,恢复性的制裁里带有合作性的法律所处置的关系,与其所表现的连带性,都是从社会分工生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懂得普通有些合作的关系是不能有他种的制裁的了。实际上,特别工作的性质恰在乎逃出了团体意识的作用之外;因为若要一事物成为共同意识的对象,第一条件就是要那事物是普通的,换句话说,就是要它存在一切的人们的意识里,而且一切人们都能对于它有唯一的而且同一的印象。固然,只要各种任务还有若干普通

① 我在这里还保存着通用的名词,把这些叫做“行政法”;其实该另下一个定义,然而我们还不能做到这一层。我似乎觉得这些任务乃是直接地跟随着中央政府的任务之后的。但这上头还需要许许多多的区别。

② 关于行政范围的各个人的对物权规的条也归此类,因为那些规条所确定的关系也是消极的。

性,一切人们都可以感觉着几分;然而它们越变专门,那些特别认识一门的人们就越划分区域,同时也就溢出了共同意识的范围。所以那些确定这种任务的法律就不能像刑律一般地有一种最高的权威,遇着被触犯时就要求一种补赎了。这种法律的权力当然也从舆论来的,也像刑律的权力一般;然而这舆论乃是局部的,只限于社会上的一些狭小的区域了。

再说,甚至在这些法律发生作用的特别范围以内,甚至于各人的心里都有它们存在的时候,它们也不能与一些很猛烈的情感相当,甚至于不与任何的感触状态相当。因为在世上发生的环境的种种不同的组合里,各种不同的任务应该互助,而这些法律就是规定那互助的方式的;既然是规定那互助的方式的,所以它们所向的对象并不一定常常存在人人的意识里。我们并不常常做保护人或未成年人的财产管理人^①,也不常常使用我们的债权或买受权,尤其是不常常在某一条件之下使用这些权。然而我们须知,若要意识的状态是强的,先须这些状态是常有的。所以在人们违犯这些法律的时候,这违法行为并不触犯着意识里的强的部分,也不触犯着社会的共同的灵魂,而且甚至于——至少可以就普通上说——不触犯着那些特别团体的灵魂;因此也就只能引起很有限的反动。我们所要的仅是:那些任务很规则地互助;所以如果这规则被扰乱了,我们只须恢复就够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分工的发展不能影响及于刑律。我们晓得有些行政上的与政治上的任务里头有若干关系是由压制性的法律去处置的,因为它们带共同的意识的特征而且与它发生一切的关系。又在其他一些情形也是如此,社会上有若干任务被连带性连系得那么紧,所以那关系一断,就能引起颇普通的反响,以致发生一种刑罚的反动。但是,依上述的理由,这反响乃是例外的。

① 所以那处置家庭任务相互间的关系的一种法律不是刑律,虽则这些任务是颇普通的。

确切地说,这法律在社会里所发生的作用很像神经系在机体里所发的作用。实际上,神经系的作用乃在乎处置身体上种种官能,好教它们很和谐地合作:它自然地表现机体的集中,再申说就是表现生理上的分工。所以,在生物阶级的种种不同的阶段上,我们可以依照神经系的发达而测量这集中的程度。这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依照恢复性的制裁里的带有合作性的法律而测量社会的集中的程度,再申说就是分工的程度。我们可以预先料到这征证所给予我们的益处了。

四

既然那消极的连带性本身不产生任何的积分,而且它没有一点儿什么是它所固有的,所以我们只承认两种积极的连带性,就是下面的几种特征所区别的:

(一)第一种连带性不用媒介,直接地把个人连系于社会。在第二种连带性里,个人所以属于社会者,因为他属于那些合成社会的各部分的缘故。

(二)在甲乙两种情形之下,人们所看见的社会并不是同一的外观。在甲种情形之下,所谓社会者,乃是团体的一切诸分子的共同的情感与信仰所合成的有组织的合体:这就是团体的模型。反过来说,我们在乙种情形之下与社会发生连带关系的时候,社会乃是一些确定的关系所连合的那些特别的而且不相同的种种任务的一个系统。然而这两个社会只是一个。这是唯一的而且同一的实体的两面,然而这两面却是必须辨别的。

(三)从这第二个区别里又生出了另一个区别,这另一个区别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这两种连带性的特征而且把它们命名。

若要第一种连带性是强的,先须社会里的一切诸分子所共有的观念与倾向在数上与在量上都超过了各个人所自有的观念与倾向才行。这超过额越高,那连带性就越有力量。然而我们须知,我

们所以有人格者,就因我们各人都有一种个性,一种特征,才好与别人有分别。所以这连带性是不能不逆着个性而发展的。我在上文说过,我们每人的意识里有两种意识:第一种是我们与我们的团体全部所共同的,引申说起来这意识并不是我们自己,却是社会在我们的身上活动;第二种恰恰相反,它所表现的是我们,是使我们有人格的,使我们与别人有分别的,是把我们形成个人的^①。当那团体意识完全地掩盖了我们的意识而与它处处相逢的时候,那从相似性里生出来的连带性便达到了它的最高限度;但是此刻我们的个性就完全没有了。除非那通性在我们身上少占一些地位,否则我们的个性就不能发生。这上头有两种相反的力,一种是向心力,另一种是离心力;这两种力是不能同时发展的。我们决不能向相反的方面同时发展。如果我们强烈地倾向于顺着我们去思想,去行事,那么,我们就不能强烈地倾向于像别人一般地思想行事了。如果我们的理想在乎显现我们个人的本色,我们就没法子与人人相同。再者,在这连带性发生它的作用的时候,我们的个性就确切地消灭了;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我们自己,只是团体里的一个东西罢了。

靠着这种方式然后能互相黏合的那些社会分子如果要一致活动,先须它们没有自己的动作,好像无机体里的诸分子一般才行。所以我提议把这一种连带性叫做机械的连带性。这名词的意思并不是说它是由人工或机械产生的。我所以把它这样称呼者,因为它恰像那连合无机物的诸元素的一种黏合力,而与那造成有机物的一致性的一种黏合力相反。最后还有一说可以证明这一个名称,这就是:那把个人连合于社会的关系与那把物系属于人的关系完全相像。在这一个表面上观察,个人的意识隶属于团体的模型而跟随它的一切动作,也像一物跟随着它的主人的一切动作一般。在这种连带性非常发达的社会里,个人并不是自己所有的,这在下

① 然而这两种意识在我们身上并不像地理上划分的区域那样分明;而它们是处处互相穿插的。

文再说;总之,这实在是社会所支配的一物。因此,在这些社会模型里,对人权与对物权并没有分别清楚。

至于分工所产生的一种连带性就完全不同了。上文所说的那种连带性是因为各个人相似而后成立的,而这一种连带性却是因为各个人相异而成立的。若要第一种能够存在,先须团体的个性吸收了个人的个性;若要第二种能够存在,却先须各人有他自己所固有的势力范围,引申说起来就须先有个性。所以须使团体的意识留着个人的意识之一部分不加掩盖,让它所不能规定的那些特别的任务能在这地位上成立;而且这地位越宽,则这连带性所产生的黏合力就越强。实际上,从甲方面说,工作越分开,个人系属于社会就越紧;又从乙方面说,各人的活动力越是特别的,也就越是个人的了。固然,个性虽则是这样有分别的,但它并非完全是奇特的;甚至在我们执行职业的时候,我们还依照我们的同业组合全体的成法与习惯做去。但是,甚至在这情形之下,我们所承受的轭子已经不像社会把全身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样沉重,它还留了许多地方给我们自由地进行。在这上头,“全体的个性”与“部分的个性”同时发展;社会变为更有能力作一致的活动,同时它所有的各元素也就更有它们的个别的动作。这种连带性恰像我们在高等动物的身上所观察到的连带性。实际上,在高等动物的身体里,每一个器官都有它的本色,都有它的自治力,然而各分子的个性越显现,则那机体的一致性越强。因为那由分工生出来的连带性恰像高等动物的机体的组织,所以我就提议把它叫做有机的连带性。

同时,本章与上章也给了我们许多法子去计算这两个社会关系在那共同的而且完全的结果里应得的部分,因为它们是由两个不同的路途去协力产生这结果的。我们由此晓得这两个连带性是在哪几种外形之下表现它们的象征,换句话说就是晓得与每个连带性相当的裁判上的规律的团体是什么团体。所以若要认识每个连带性在某一个社会模型里的重要关系,我们只须把表现这两个

连带性的那两种法律的权限互相比较,因为法律的变化始终是像它所处置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是一样的^①。

第四章 上文的另一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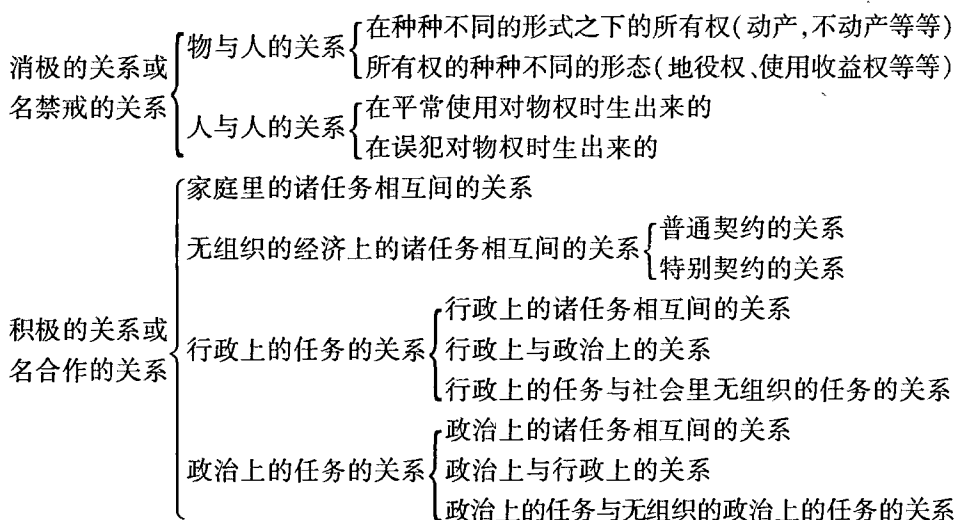
但是,因为上面各种结论太重要了,所以在未往下讨论以前,最好是先将上面的结论再加一番证明。这一次的证明是很有用处的,因为我们可以有机会证实一个定律,这定律非但可以做证据,而且可以使下文一切都更显明。

如果我们在上文所分别的两种连带性都有我们所说的一种裁判的表现,那么,团体的模型越显明,分工的制度越草创,则压制性的法律应该对于合作性的法律越占优势。反过来说,在个人的模型渐渐发达,工作渐渐分开的时候,这两种法律的领域的比例又渐渐反过来了。我们须知,这种关系的真相,我们可以用实验方法去证明的。

① 为着要把意思弄明白些,我制成下面的一个图表,把上章与本章所隐隐地包含的法律作更显明的分类:

(1) 有组织的压制性的制裁上的法律(在下章再分类)。

(2) 恢复性的法律它们所确定的是:



—

社会越是初民的,则社会所由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越有相似性。伊波克拉德在他的书里^①已经说西特斯人只有人种的模型,没有个人的模型。汉波也说^②在野蛮的民族里,人们很容易找得出那部落所特有的一种面貌;却很难找得出个人特有的面貌,这种事实,给许多留心观察的人承认了。“从前罗马人觉得那些老日耳曼人相互间有好些很大的相似点,同理,文明的欧洲人对于所谓野蛮的人们也有同样的感想。实在说,旅行的人所以有这样一种判断,其主要原因往往是因为没有实地试验过……但是,假使文明人在他自己的环境里所发见的人与人之间相异之点不真实地比他在初民里所遇的相异之点更大了许多,那么,纵使没有实地试验,也不会说出这样一个结论来。吴洛亚有一句话是许多人知道的,而且往往有人援引的,他说:如果你看见了一个美洲土人,就可以说看见了一切的美洲土人了。”^③反过来说,在文明的民族里头,两个人彼此有别,一眼便看得出来,不必先有什么暗示的。

洛邦博士曾经客观地证明,说我们越上溯初民,越可以发见更多的相似性。他曾经把好些不相同的种族与不相同的社会里的人的脑盖拿来比较,他觉得“同一种族的人的脑盖的体积虽然互有差别……但那种族越是进化的,则属于那种族的人的脑盖越是差别得厉害”。他以屡进法把每一人种的脑盖的体积都搜集好了,同时又注意到颇多的种类然后拿来比较,使比较的各项成为一种递进的形式,如此之后,他就知道成年的男子的脑盖最大的与最小的比

① 见 De Aere et Locis。

② 见 Neu spanien, I, p116。

③ Waitz, Anthropologie des Naturvölker, I, p75—76。

较差:猩猩类相差 200 立方生的米突,印度的巴利亚人相差 280 立方生的米突,澳大利亚人相差 310 立方生的米突,古埃及人相差 350 立方生的米突,12 世纪的巴黎人相差 470 立方生的米突,近代的巴黎人相差 600 立方生的米突,德国人相差 700 立方生的米突。”^①此外甚至于有些部落是没有这种比较差的。“安达门人与多达人都是互相类似的。克罗安特人差不多也可以说是如此。伯罗加先生的实验室里所有的五个巴达干人的脑盖乃是完全相同的”^②。

这些机体上的相似性与精神上的相似性相应,这是毫无疑问的。怀资说:“当然,土人们的生理上的大类似性的主要原因是在乎缺乏精神上的强有力的个性,是在乎普通的智识修养太低劣了。在黑人的一个部落里,性情之相同,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埃及的贩奴人专从事于详细调查黑奴的产生地,而不过问黑奴个人的性情,因为他们经过了长久的经验,知道同一部落里各个人的差别不算一回事,只把种族的差别弄得清楚就够了。所以奴巴人与加鲁人有尽忠之名,北亚比斯人有负义之称,其余的人,大多数被认为好的家奴,但是不很可用来做体力的工作;至于费尔第人却被认为野蛮的,而且是急于报仇的。”^③在黑奴里,非但可以说少特性,竟可以说特性是“无地容身”的。一切的人们都承认而且实行同一的宗教而毫无争端;所谓宗派与异教是那时代所不见的,因为假使有了宗派与异教,决不为大众所容。我们须知,在那时候,宗教是包括一切的,而且是范围很广的。除了狭义的宗教信仰之外,还有道德、法律、政治组织原理以至科学原理——至少可以说是科学原理的替代者——都包括在内,成为一种混杂的状况。这宗教甚至于规定生活的种种细节。所以我们说那时各人的宗教意识是完全相同

① Les Sociétés, p193。

② Topinard: Anthropologie, p393。

③ Op. cit. ,I, P. 77. —Cf. ibid. , p446。

的,而且是绝对的相同,就等于隐约地说除了关于机体及关于机体状况的各种感觉之外,一切的个人意识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元素构成的。就说感觉的本身,也不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各个人的身体的相似点也太多了。

然而还有一个相反的意见,而且这意见也颇占势力:大家以为恰恰相反,文化的结果,适足增加社会的相似性。泰尔特先生说:“在人类渐渐结合的时候,同时意见也渐渐融洽。”^①又依哈尔的意见^②,人们不该说初民的性情有某种一致性;他又举了一个证据,说太平洋的黄种人与黑种人相处很近,而他们相互间的差别,比欧洲两民族之间的差别更大。同理,我们试看,今日法国人与英国人或德国人相异的地方不是比昔日更少吗?差不多在一切的欧洲社会里,法律、道德、风俗以至政治组织的大纲,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相同。又有一点也是普通人所认为要注意的:在同一的国度里,昔日所遇的齟齬现象,今日已经没有了。从甲省至乙省,社会生活不复起变化,或不复像昔日那般变化得厉害;在像法兰西一般的统一国家里,在一切的地方的社会生活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至于受教育的阶级,社会生活更达到普遍相等的最高度了^③。

但是,这些事实丝毫不能动摇我的议论。当然,各个不相同的社会倾向于渐渐相同;然而每一社会中的各个人却不如此。若就普通的法国人与普通的英国人比较,今日的距离当然比昔日近些;但是,今日的法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相异点不妨比昔日更多。同理,各省固然倾向于失了它的与众不同的面目;而每一个人却不妨渐渐更表现他的个人面目。诺尔曼人与加斯干人不很有分别了,加斯干人与洛兰人及勃罗旺斯人也不很有分别了:他们每一民族

① *Lois de l'imitation*, p19。

② *Ethnography and Philology of the Un. States*, Philadelphie, 1846, p13。

③ 泰尔特先生因此就说:“经过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可以观察到那些固守旧俗的平民相互间的殊异点较多,而上流社会的人们相互间的殊异点较少。”*Op. Cit.*, p59。

所有的共同点就是全法国人所有的共同点；但是，就全法国而言，各个人互相歧异的现象却一天比一天更甚。因为昔日所有的外省模型虽则渐渐交融了，渐渐消灭了，然而却有更多数的个人模型去替代了它们。现在各大区域已经不像昔日那般地各自不同，而每一个人却差不多各有特色。反过来说，在每一省各有个性的地方，每一个人就少了个性。它们相互间尽可以大不相同，而它们所由成的原子却是相类似的，这在政治团体里也是如此。同理，在生物学里，微生物类相异到那地步，竟致没法子把它们分类^①，然而每一微生物所由成的原质却是完全同类的。

然则人们所以有此意见，是因为把个人模型与团体模型混淆了；不是把国家模型就是把省区模型与个人模型混为一谈。当然，文化倾向于消灭了国与国之间及省与省之间的差异，这是不能否认的；然而人们因此就说文化对于个人模型也有同一的影响，说统一性已经变为普遍的现象，那就错了。这两种模型非但不同样地变化，而且下文还要说甲种模型之消灭恰是乙种模型之出现的必要条件^②。我们须知，在同一社会里，始终只有很少数的团体模型；因为一个社会只能包括少数的种族，而且区域要有相当的殊异点，然后生得出这样的团体模型殊异点来。反过来说，个人乃是能分歧以至于无穷的。所以个人模型越发达，则人与人之间的分歧越大了。

上述的理由，在职业模型里可以完全适用。我们尽有许多理由去假定各种职业已经渐渐失了好些特色，而各种职业——尤其是其中某几种——相互间的鸿沟正在渐被填平。但是还有一种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就是每一职业里的个人歧异点却渐渐增加了。每人更有他的思想样法与其行为样法，并不像昔日那般地完全受

① 看 Perier: Transformisme, p235。

② 看下文卷二第二、第三章。在那两章里，我们说的话可以解释而且证明本章所举的事实。

团体的公共意见的支配了。再者,从甲职业至乙职业,其差异点虽不像昔日那般显明,却比昔日更为繁多;因为在工作渐渐分开的时候,职业模型本身的数目也自增加了。这些职业模型虽则仅有一些简单的微异点以为差别,然而至少可以说那些微异点是更有变化的了。就在这一点看来,职业与职业之间虽不像从前有剧烈的齟齬,而其分歧性却不曾减少。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说,我们越上溯历史,则类似性越大;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越近最高的社会模型,分工的制度也越发达。现在我们要看:在社会进程的种种阶段里,我们所说的两种法律形式是怎样变化的。

二

完全下等社会里的法律状况,就我们所知者而言,似乎完全是压制性的。卢波克说:“野蛮人到处都是不自由的。在全世界上,野蛮人的日常生活是受许多很复杂而且往往不方便的风俗所支配的(这种风俗的权威与法律一样),又有许多无理的禁戒与优先权。许多很严厉的规律,虽则不是成文的,却支配了他们的生活里的一切行为。”^①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初民社会里,行为的样法很容易结晶而成为传统的规矩,再者,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力量是多么大。祖宗的成法既受人尊敬到那地步,违反的人没有不受惩戒的。

但是,这类的观察势必缺乏确切性,因为这般浮动的风俗乃是最难捉摸的。我们若要作有科学方法的证明,就非从那些成文的法律去实验不可。

在《圣经》前五卷里,后四卷能代表我们所有关于这一类的最

^① Lubbok: *Les Origines de la civilisation*, p440, Paris, F. Alcan. Cf. Spencer; *Sociologie*, p435, Paris, F. Alcan.

古的史迹^①。在四五千段的文字里头,只有很少数的规律可以勉强认为非压制性的。这些规律的对象如下:

所有权法:退休权;五十年大祭权;教士权(Lévitique, XXV, 14—25, 29—34, et XXVII, 1—34)。

家庭权:婚姻权(Deut., XXI, 11—14; XXIII, 5; XXV, 5—10; Léviq., XXI, 7, 13, 14);承继权(Nombres, XXVII, 8—11, et XXVI, 8; Deut., XXI, 15—17);土著及外籍奴隶权(Deut., XX, 12—17; Exode, XXI, 2—11; Léviq., XIX, 20; XXV, 39—44; XXXVI, 44—54)。

借款与领工资权:(Deut., XV, 7—9; XXIII, 19—20; XXIV, 6 et 10—13; XXV, 15)。

准犯罪:(Exode, XXI, 18—33 et 33—35; XXII, 6 et 10—17)。

公共职务的组织:神父的职务(Nombres, X);教士的职务(Nombre, III et IV);旧教士的职务(Deut., XXI, 19; XXII 15; XXV 7; XXI, 1; Léviq., IV, 15);审判官的职务(Exode, XVIII, 25; Deut., I, 15—17)。

由此看来,恢复性的法律——尤其是合作性的法律——总算是很少很少的了。况且在刚才所引的规律当中,有许多还是与刑律有关系的。我们初看去似乎觉得没有关系,其实那些规律都带宗教性,带宗教性就与刑律相近了。因为它们都从神圣出发的,犯了它们,就是犯了神圣;而这类的触犯乃是大过失,应该被赎的。圣经里并不把甲命令与乙命令分开,一切命令都是神圣的话,人们若不遵从,就不能不受惩戒了。“如果你不留心,不遵照这书中的规律去做事,就是不敬你的上帝,不畏他这光荣而可畏的名,那么,上帝就惩罚你,以及你的子孙”。如有不合书中任何规律之事,纵

① 我们对于这书的真时代不必深究,只要知道它是很下等的模型的一个社会的产品就够了,也不必深究这书各部分的时代,因为就我们所要研究的着眼点言之,各部分显然都是表现同一的特性的。所以我们就把各部分一律援引了。这些章段合计起来(除了于关公共职务者不计外)共有 135 条。

使是误犯,也成为一种罪孽,非补赎不可。有些规律是被我们归入恢复性的法律里的,却有上述那种威吓作为制裁,它们的刑律性质不是毫无疑义了吗? 圣经里说妻子改嫁之后,如再离婚,则不许再嫁前夫,跟着就说:“如有犯此者,等于在上帝跟前做可鄙之事;你的上帝既把乡土做传给你的遗产,你就不该把罪孽遗害乡土。”同理,有一段是规定支付工资的规则的:“工人做了工之后,在日落以前,你就该把当日的工钱给他,因为他是穷人,他的灵魂所期望仅此一点;你若不如此做,当心他呼天咒你,以致你有罪孽。”“准犯罪”所生出来的赔偿似乎也是些真正的补赎。《圣经》里说:“杀人者处死罪,不管他所杀的是谁。打杀畜牲偿命;命偿命,……伤偿伤,眼偿眼,牙偿牙。”^①损失的赔偿俨然与偿命同一根源,都被人们认为一种报复法。

固然,在某一些戒令里,制裁并未特别指出,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必是刑律的制裁了。戒令中所用的语气已经足以证明了。再者,传说告诉我们,纵使法律不正式指出刑罚,谁违犯了某一否定的戒令,谁就得受一种体罚^②。总而言之,依《圣经》前五卷看来,希伯来的一切法律都是根本带有压制的性质的。在甲处显明些,在乙处隐晦些,但到处我们都觉得有这性质的存在。《圣经》里所有的戒条既然都是上帝的命令,可以说是受上帝保障的,所以它们因这来源的关系都有一种非常的权威,以至成为神圣的信条;在它们被违犯的时候,公共的意识不仅仅是要求一种简单的赔偿,而要求一种补赎以替民众雪恨。我们须知,刑律的固有性在乎它所制裁的那些规律的非常的权威,而人类理想中最高的权威就是人类信仰所赋予上帝的那一种,所以那被认为上帝的言语的那种法律的本身就必是具有压制性的。在上文我们甚至于说刑律是多少总带

① Lèvitique, XXIV, 17, 18, 20。

② 看 Munck: Palestine, p216。Selden: De Synedriis, p889—903。书中依照 Maimonide 把这类的一切戒律一一列举。

有宗教性的,因为刑律的主脑在乎一种尊敬的心情,尊敬的心情是高于个人的一种力量,是一种超越一切的权威;这个力量或权威无论令人心感觉到任何的象征,总算是引起了人类的一种尊敬的心情,而这个心情也就是以一切宗教性为基础的。因此之故,就普通说,下等社会里的一切法律都受压制性支配:这因为在那些社会里,一切的法律生活都被宗教侵入,也像一切的社会生活都被宗教侵入一般。

因此,在《马奴法》(Lois de Manou)里,这性质还很显明。只须看他们的国家的法律的全部里,刑事裁判占了很大的部分,就可以知道了。马奴说:“上帝为着帮助我王执行职务起见,特在原始时代就产生了刑罚之神,这神乃是一切有生的保护者,是正义的执行者,是上帝本人的儿子,所以他的本体乃是非常神圣的。动物与不动之物,皆因怕刑罚之故而得保其所固有,又因怕刑罚之故而免于与其天职乖离……刑罚制治人类,刑罚保护人类;一切人们睡着的时候,刑罚在旁守着;圣人说,刑罚就是公理……假使刑罚不执行它的责任,一切的阶级就要崩坍了,一切的藩篱就被推翻了,而宇宙就成为混沌的了。”^①

《十二圆桌律》的时代的社会,已经比希伯来民族进步了许多^②,是比较地与我们相近的了。证据乃是:罗马社会先有了犹太社会所固守的模型,后来超过那模型,然后得达到“西提”的模型;关于这一层,下文还有证据^③。再者,还有其他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① Lois de Manou, trad. Loisolentr, VII, V. p14—24。

② 当我们说某一社会模型比另一社会模型更进步的时候,并不是说许多社会叠成一个直柱形,后来居上。恰恰相反,假使社会模型的诸系可以完全成立的话,它就像一棵多枝的树,树根虽只一株,树却是分歧的。但是,虽则如此分配,两个模型的距离还是可以测量的,我们可以知哪一个高些或低些。尤其是乙社会先有甲社会的形式而后超过甲社会,我们更可以说乙社会的模型高于甲社会的模型。这必是因为乙社会的模型属于较高的一枝的缘故。

③ 见第四章第二节。

那时的社会模型与我们的社会模型比较地相近。先说,在《十二圆桌律》里,我们可以找得到现行法律的一切主要的根芽;至于希伯来的法律与我们的法律之间,就没有丝毫的共同关系了^①。再说,《十二圆桌律》乃是绝对世俗的。固然,在罗马的初期,有些立法家——例如奴马——被认为受神圣的暗示,而且那时代宗教法还与法律混合得很密切,但是,在《十二圆桌律》编成的时候,这种关系一定没有了,因为这律书一出世之后,就被认为一种纯粹人道的作品,而其对象也只在乎人与人的关系了。我们在《十二圆桌律》里仅仅找得出关于宗教典礼的几个条文,但似乎它们是以“禁奢法”的资格躡进去的。我们须知,法律的元素与宗教的元素的分离,乃是社会发达的现象;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乙社会是否比甲社会发达,最好是看它们的法律与宗教分离的程度就可以知道了^②。

因此之故,刑律已经不占法律的全部分了。这一次,由刑罚所制裁的规律与仅仅有恢复性制裁的规律是互相分别得很清楚的了。在起初的时候,压制性的法律埋没了恢复性的法律,这时恢复性的法律已经从压制性的法律里挣脱了身,自立门户了。现在它有它所特有的性质了,有它的个别组织了,有它的个性了。它独立而为显然另一类的法律,有了特别的机关与一种特别的诉讼程序了。合作性的法律在此时也已出现了:在《十二圆桌律》里,我们发见一种家庭法,及一种契约法。

但是,刑律虽则比原始时代失了若干优势,而它在法律里仍占的是大部分。在吴华所考证出的《十二圆桌律》中 115 零简里头,只有 66 条是可以归入恢复性的法律内的,其余 49 条的刑律特征很是显明^③。由此看来,在我们所知的《十二圆桌律》当中,刑律几乎

① 契约法、遗嘱法、保护人法、承继法,都是《圣经》前五卷中所没有的。

② Cf. Walter, Op. Cit., §§ 1 et 2; Voigt: Die XII Tafeln, I, p43。

③ 其中有十条禁奢法并不明白提出制裁,但它们的刑律特征乃是毫无疑问的。

要占一半；至于初编定的原本里的刑律所占的优势，尚非我们根据现存零简所能知。因为关于压制性的法律的各部分是比较地容易消失了的。我们所以得见那些零简，差不多全赖经典时代的法学家保存之力；然而我们须知，他们是特别关心于民律的问题而不很关心于刑律的。自古以来，法学家酷爱争论民律问题，而于刑律问题却不甚顾及。普通一般人既不关心于它，结果就会把罗马的旧刑法遗忘了一大部分。再者，就说《十二圆桌律》的完整的原文，也一定不曾完全载着一切的律刑。《十二圆桌律》不提及宗教罪与家庭罪，因为这二者另有特别法庭；至于违犯风俗罪也不在内。末了，我们还该知道，那刑律可以说是懒人法典里的。一切人们的意识里都铭刻着它，就觉得没有把它写出来的必要。根据上述种种理由，我们尽可以断定说，甚至第四世纪的罗马，刑律还是可以代表裁判规律的大部分的。

如果我们不把恢复性的法律全部来与刑律比较，只把与有机的连带性相当的一部分恢复性法律来比较，那么，更可以断定刑律的优势了。实际上，在这时候，只有家庭法的组织算是稍为进步些的：诉讼法徒然累赘，却甚呆板，并不复杂；契约法则仅仅开始。吴华说：“古法律所承认的少数的契约，与从犯罪生出来的许许多多的债务相比较，就显得十分矛盾。”^①至于说到公法，非但还颇简单，而且大部分带有刑律的色彩，因为那时的公法还保有一种宗教性的缘故。

从此时期以后，压制性的法律一天比一天失去它的相对的优势。纵使 we 假定它在许多立脚点上不曾退步，又假定原始时代所认为罪恶的许多行为并不曾渐渐免于受处分——其实关于宗教罪我们可以得到有力的反证——至少可以说它没有显然的进步了。我们晓得，自从《十二圆桌律》以后，罗马法的主要的犯罪模型

^① XII Tafeln, II, p448.

就成功了。反过来说,契约法、诉讼法、公法,只能做到渐渐扩张的地步。我们把历史读下去,看见《十二圆桌律》所包括的关于这几点的少数条文渐渐发达,渐渐增加,到了经典时代,然后成为洋洋大观的系统。家庭法的本身也渐渐复杂,渐渐分歧,这因为原始的民律渐渐掺进罗马法里去了。

基督教的历史也可以给予我们对于这现象的另一例子。米纳已经说过,我们如果把种种野蛮人的法律互相比较,就可知道在越老的法律里刑律所占的地位越大^①。这种猜说,已经给各种事实证明了。

沙利克法律的时代的社会的还比不上第四世纪的罗马那样发达。它虽则像第四世纪的罗马一般地超过了希伯来所不能超过的社会模型,但还比不上罗马那样完全与那模型脱离。在沙利克法律里,希伯来社会的痕迹显明了许多,下文还有事实为证。所以沙利克法律里的刑律有更大的关系。据华资所印的本子^②,沙利克法律原文包括 293 条,其中仅有 25 条——即大约 9%——是没有压制性的;而这 25 条就是关涉及法郎克的家庭组织的^③。至于契约,还没有脱离刑律的范围,所以在约定工作的日期而拒绝工作者就被罚金。而且沙利克法律里只包含法郎克人的刑律的一部分;因为其中的刑律仅仅是关于可以罚款的罪恶与侵权行为而已,然而我们须知,那时候一定有些罪恶是不容取赎的。我们试看其中并没有一个字提及危害国家及违犯军纪等罪,又没有一句话说到反对宗教的罪,就知道那时候压制性的法律所占的优势是更大的了^④。

在布尔冈特人的法律里,因为时代较近,压制性的法律所占的

① Ancien Droit, p347。

② Das alte Recht der Salischen Franken, Kiel, 1848。

③ Tit. XLIX, XLV, XLVI, LIX, LX, LXII。

④ Cf. Thonissen: Procédure de la loi salique, p244。

优势已经小些了。在 311 个条文当中,有 98 条——已近三分之一——是没有丝毫刑律的色彩的。但只有家庭法特别发达;对物权与对人权,在那时候都变复杂了。至于契约法,比之沙利克法律时代还不曾怎样发达。

末了说到魏斯哥人的法律。这法律的时代更近,而且当时的民族的智识也开通些,所以它表现同方向的一种新进步。虽则刑律在那里还占优势,但恢复性的法律在那里已经差不多能一样地被重视了。实际上,我们在那里发见一种诉讼法(卷一和卷二)、一种婚姻法、一种家庭法,都是已经很发达了的(卷三第一至第四章;卷四)。至于卷五,全卷都为商约而设,这算是空前的了。

因为法典缺乏的缘故,我们在此后的历史里,不能处处把这双重的发达观察得如此详确;但发达的方向没有变更,这是不能否认的。实际上,自从这时代以后,关于罪恶与侵权行为的一种法律上的目录已经是很完备的了。反过来说,家庭法、契约法、诉讼法、公法,却不停止地发达。这么一来,所以当我们把这法律的两部分互相比较的时候,其比较差却是反过来的了。

由此看来,压制性的法律与恢复性的法律的变迁情形,完全是由我们所证实的理论可以推测得到的。固然,人们有时候说下等社会的刑律占优势是有另一个原因的;说是那些初造法律的社会因为习惯于强暴,所以造成这样的法律。说当时的立法人依照野蛮生活的某几种犯罪的次数而定他们的各种法律的比较差^①。米纳先生根据这个解释,却也觉得它解释得不完全;其实这种解释非但不完全,而且是错误的。先说,它把法律看做立法人所手造的东西,以为法律之设,为的是反抗民众的风俗。我们须知,这样的一个观念,在今日是不行了。法律正是表现风俗的东西;纵使它反抗风俗,而反抗的力量还是向风俗借来的力量。越是屡见的强暴

^① Ancien droit, p348。

行为,越为大家所宽恕;犯罪的程度是与人民犯罪的次数成反比例的。在下等社会里,对人的罪恶比之文明民族更常见些,所以这种罪恶在他们的刑律里是归最后一级的。我们差不多可以说,越少见的犯罪行为,则其被惩戒越重。再说,原始刑律之所以繁多,并非因为其中有许多条文是以我们现代罪恶为对象的,只因那些社会特有一种丰富的犯罪性,而这犯罪性却不是所谓强暴行为所能解释的,例如违犯宗教信仰,违犯祭仪,违犯典礼,违犯一切的传统行为等。由此看来,压制性的规律发达的真原因乃是这时候的团体意识变为广大而且有力,同时工作又不曾分开的缘故。

知道了这些原理,结论自然从此出来了。

第五章 有机连带性之渐占优势及其结果

一

实际上,我们只消把眼看一看我们的法令,就能知压制性的法律所占的地位比合作性的法律所占的地位小得多了。家庭法、契约法、商法,共成一个大系统,相形之下,压制性的法律真不算什么一回事。由刑律所支配的种种关系的全部只能代表普通生活的一小部分;引申说起来,把我们维系于社会的那些关系与从共同信仰及共同情感生出来的那些关系实在很比不上分工制度生出来的关系繁多了。

固然,上文也说过,刑律并不能完全表现共同意识及其所产生的连带性;共同意识所造成的关系,除了由刑律禁止断绝的那些关系之外,还有其他种种关系。团体意识里有许多较弱而且较模糊的状态,只由风俗及舆论为媒介而使人们感觉着它们的作用,并没有任何法定的制裁维系着;而这些状态却助法律去保障社会的黏合性。但是,合作性也不能完全表现分工所生的一切关系,因为在

这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里它也只具有一个粗形。在许许多多情形之下,联络既分的各职务的那些互属关系都只靠成例维持,而这不成文的规律的数目一定比那些为压制性法律的附录的规律更多;因为社会职务本身既有种种不同,规律也应该跟着社会职务有同数量的变化才是道理。由此看来,不成文的刑律与不成文的合作律之比例完全等于成文的刑律与成文的合作律的比例,所以我们尽可以撇开不成文的不谈,而计算的结果也不至于有变化的。

话虽如此说,假使我们只就现代社会作此比例,或只就刚才我们所说到时代作此比例,那么,我们还可以自问是否带有时代性的原因,或甚至于有病态的原因。但是刚才我们说过,一个社会模型越接近我们的社会模型,则其合作性的法律越变为占优势的;反过来说,人们与现代社会组织距离越远,则其刑律所占的地位越大。由此看来,这种现象并非由于或种偶然的原因,也非病态,却是我们的社会的结构中之主要部分与这现象有密切关系;因为社会结构越显明,则这现象越发达。所以我们在前章所立的定律在本章里越发用得着了。它非但已经证实了我们的结论所依据的那些原则,而且它还能使这结论能有普遍性呢。

但是,只就这种比较,我们还不能就推论社会的普通黏合性里有多少有机连带性。实际上,个人所以黏连于团体松些或紧些,并不仅仅在乎黏连的地点多些或少些,还在乎黏连他的那些力量之强度的变化。由此说来,分工所生的那些关系虽则很多,尽可以是比别的关系更弱;反过来说,别的关系的力最高超,也就足以抵偿数目寡少。但是,真相与此恰恰相反。

实际上,我们要测量两种社会关系的力量大小,就须看那些关系断绝得容易或艰难。最没有力量的,显然就是稍为被压迫就断了的。然而我们须知,在下等社会里,相似性的连带性是唯一的或差不多是唯一的,而社会关系之断绝却最为常见,最是容易。斯宾

塞先生说：“在起初的时候，人们虽有归属于一个团体的需要，却无永远粘连于同一团体的必要。加尔模克人与蒙古人在觉得他们的酋长太专制的时候，便抛弃了那酋长，归属于其他的酋长。亚比波纳人离去他们的酋长的时候，并不必先请求其许可，而那酋长也不表示不快乐，于是他们举家到他们所喜欢的地方去。”^①在南非洲，巴郎特人不停止地从甲地走过乙地。马古洛曾经注意到古基人也有同样的事实。在日耳曼人里，凡是喜欢打仗的人都可以随便选择一个酋长而做他的兵士。“这是最平常而且最合法的事。一个男人在会场中起立；他宣言他要出征某地方，与某敌人作战；于是信仰他而且想要得些战利物的人们就拥戴他做酋长，跟他出征……他们喜欢飘泊的生涯与战利物，社会的关系太弱了，不足以维系他们的心”^②。怀资就普通论及下等社会说，甚至在统治权成立的地方，每个人还有充分的自由，可以暂时离开他的酋长；如果他有充分的能力，还可以反抗酋长，而不至被认为犯罪的行为^③。又说，甚至于政府是专制的，各人还有与家族脱离的自由。罗马人被敌人俘虏之后，不再隶属于罗马的西提政府，这个规律不是也能证明社会关系之容易断绝吗？

自从工作渐渐分开之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一个群体里的各分子，因为有各不相同的职务，所以不容易分离。斯宾塞先生说：“假使我们把米特赛斯的周围地方与米特赛斯隔断了，地方的种种工作在数日内就非停止不可，因为没有材料的缘故。假使我们把制棉的一个州县与利物浦或其他商业中心点隔断了，则那州县的工业就不得不停止，而其居民亦因之而衰败不堪。假使我们把开煤矿的居民与邻居的镓铁的居民或以机器制呢的居民隔断了，不久以后，我们就可以见那开煤矿的社会衰败，跟着又是个人

① Sociologie, III, p381。

② Fustel de Coulanges: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 1er Partie。

③ Anthropologie, etc., 1er Part., p359—360。

衰败了。固然,在一个开化的社会被分裂,以至其中一部分缺乏了施行权威的中央原动力的时候,这一部分跟着就另造一个中央;但是它很有涣解的大危险,等不到重新组织一个充分有力的中央,先要受长时间的混乱状态与孱弱状态。”^①因此之故,强暴的吞并,在今日是困难的事情,而且是不一定能成功的事情。在今日,如果从一个国家里占取一省,就等于从一个机体里抽去一个器官。如果那地方是机体是主要器官,则被并吞之后,越显混乱状态;我们须知,这样的残废状态与混乱状态势必酿成长久的痛苦,是人们的回忆里所不能磨灭的。纵使就单独的个人说,虽则各国的文化更相仿佛,要改变国籍还不是容易的事情^②。

反面的实验也是很显明的。连带性越弱——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组织越松——则外界的分子越应该容易掺进社会里来。我们须知,在下等社会里,入籍法乃是世上最简单的。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里,族党的任一分子都有权引起一些新分子,名为养子。“战场中的俘虏,若非处死,便是族党中的养子。被虏的妇人与小孩照规例乃是宽恕的对象。承嗣的作用非但给予入教权(族党权),而且准予入籍。”^③我们晓得,在罗马的初期,无依的人们与被征服的人们是多么容易入罗马国籍而取得西提政权^④。再说,初民社会已靠这种入籍作用,然后能够发达。初民的社会既是这样容易混进去的,可见他们对于社会的一致性与个性并没有一种强烈的情感^⑤。在职务分工的地方,就有相反的现象。固然,外人还可以暂

① Sociologie, II, p54。

② 在第七章里有同样的说明:家庭的工作越分开的时候,个人与家庭的关系越强,越难断绝。

③ Morgan: Ancient Society, p80。

④ Danys d'Halicar. , I, 9. —Cf. Accarias: Précis de droit romain, I, § 51。

⑤ 在这些社会里,外人乃是驱逐的对象;但这事实与上面所举的事实并不是不能相容的。在外人有一天未入籍的时候,便引起排斥的情感。我们所要说的,乃是外人很容易失去其外人之资格而入籍。

时加入社会里,但是,他加入的手续——即入籍的手续——是更复杂的,而且需要的时间更长了。若要入籍是可能的,先须得团体同意,而且这种同意是属于在一些特殊条件之下的,而且是堂皇地表示的^①。

人们也许觉得奇怪,以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既能令社会吸收个人,何以如此易断易解。但是,一个社会关系的坚硬性并不就是一种能够支持的力量。一个群体的诸分子在必待共同而后有所动作的时候,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们不能不永远联合,不联合就非衰败不可。恰恰相反,他们既不互相需要,而且每人自己具有社会生活之一切,那么,他们尽可以把这生活移到别的地方去;而且他们之分离往往是成群脱离的,所以更是容易的事情了。因为那时的个人是那样的结构,所以只能在团体之下活动,纵使到了与团体脱离的时候,也不是单人的行为。从另一方面说,在诸分子尚属于那社会的时候,那社会就要各个人有一致的信仰与一致的实施;但是,它尽可以失去了若干分子,而它的内生活的经济却不至于动摇,因为那时的工作并不曾怎样分开,所以社会并不反对分子之减少。同理,当连带性只从相似性里生出来的时候,无论是谁,只要与那团体模型违背得不很远,总可以插进群体里来的。他们没有理由排斥他,甚至在有空位置的时候还有把他拉进来的必要。反过来说,如果社会是由分工的分子组合而成的,各分子互相完成,那么,新分子一插进来,就非扰乱这谐和状态不可,非把它们的关系弄坏了不可;所以那机体不得不反抗那些外界的分子之加入,以免产生好些骚扰的状态。

二

就普通说,机械的连带性非但比不上有机的连带性那样能强

^① 在第七章里还说到家庭越不分工,则外人之麁人越易。

烈地联络人们,而且,在社会渐渐进化的时候,机械的连带还一天比一天松弛了呢。

实际上,同此根源所生出的社会关系的力量是依着下列的三个条件而变化的:

(1)共同意识的体积与个人意识的体积的比例。共同意识越能完全包孕个人意识,则社会的关系越有力量。

(2)团体意识的种种状态的平均强度。假定体积的比例是平等的,团体意识越有生活力,则越能支配个人。反过来说,如果团体意识成于微弱的冲动,就只能很无力地把个人拉到团体的路上去。这么一来,个人很容易做到走自己的路径,而那连带性就会变为不很强的了。

(3)同上状态的确定程度高不高。实际上,信仰与成法越是确定的,则个人越没有分道扬镳的余地。譬如一些形式相同的模型,我们的思想与行为都从那些模型中溜出来;所以“公共的意见”差不多是到了最高限度的;一切的意识都作同声的颤动。反过来说,行为思想的规律越是普通而不确定的,则个人越会反省,把那些规律用到特别的情形上去。然而我们须知,个人一反省,思想就不能不分歧,因为思想就质说或就量说都是随人而异的,所以思想所产生的一切也都是随人而异的了。这么一来,离心的倾向渐多,而社会的黏合力与动作的谐和因此就大受影响了。

从另一方面说,共同意识里的确定而且强烈的状态乃是刑律的根源。然而我们须知,今日的刑律的根源的数目比昔日少些,而且是在社会渐渐接近我们现代的模型的时候才渐渐少了的,关于这一层,下面就有说明。由此看来,岂不是团体状态的确定平均程度与其平均强度自身已经减小了吗?固然,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说共同意识的全疆域已经缩小了;因为与刑律相当的那一部分尽可以缩小,而其他部分却尽可以扩张。确定而强烈的状态尽可以少了些,而其他的态度也尽可以多些。但是,这种发达状态纵使是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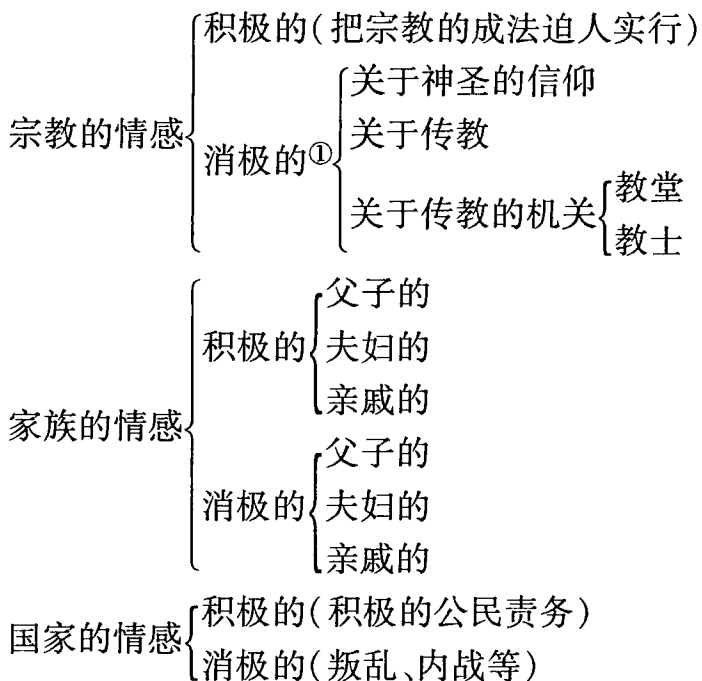
的,至多也只能与个人意识里所生的发达状态有同样价值;因为个人意识的发达至少可以说是相等的比例。社会里虽则增加了些与众有关的事物,同时也增加了些只与个人有关的事物。我们甚至于可以相信与个人有关的事物比之与众有关的事物更增多些,因为在人们渐渐开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那些相异点也就渐渐显明了。上文说过,特别的活动已经比共同意识更发达了;所以大约——至少可以说大约——在每一个个别意识里,个人的范围比共同的范围增大得多了。无论如何,二者之间的比例至少是仍旧的,所以就这一点看来,纵使机械连带性不曾失去什么,却也不曾赚得什么。所以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证明了团体意识已经变为更弱而且更模糊的了,我们就可以断定这连带性也是变弱了的;因为在机械连带性的能力所依赖的三个条件当中,已经有两个失了若干强度了,纵使第三条件不曾变动,也不中用了。

要做这个证明,若把种种不同的社会模型里的压制性的规律互相比较,这是不中用的,因为压制性的规律的变迁并不与其所代表的情感完全相符。实际上,同一的情感尽可以受种种的方式的触犯而生出许多规律,但那情感并不因此就分为许多种。譬如现在有了许多取得所有权的方式;也就有许多侵占所有权的方式,但是,尊重他人所有权的那种情感并不因此就变为许多种。又如个人的人格发达了,所包括的元素增加了,因此对于人格就有种种侵犯的可能;但是,其所侵犯的那种情感却始终只是一种。所以我们不该计算那些规律的数目,只该把它们分为若干大类,由大类再分若干小类。大类的分法,要看它们系与一种情感相当或与多种情感相当;小类的分法,要看它们在同一情感里与哪一部分相当。这么一来,那些犯罪模型给我们整理出来了,各犯罪模型的主要部分也给我们分出来了;而且它们的数目势必与共同意识里那些确定而且强烈的状态的数目相等。这些确定而且强烈的状态越多,则犯罪的种类应该也越多;每一种罪恶的各部分当然也与每一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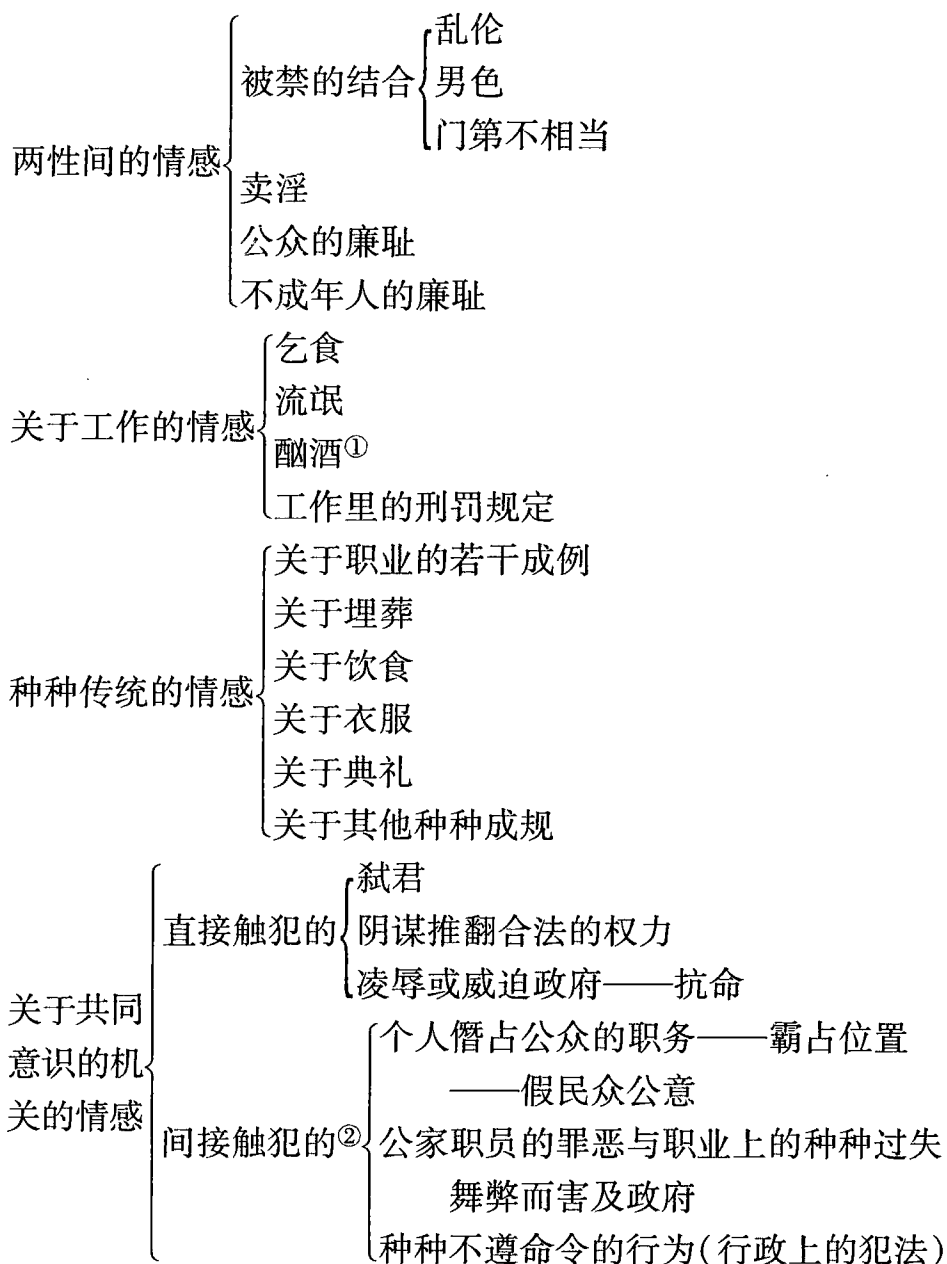
状态的各部分相对照。为求明显起见,我曾经把这些模型里的几个主要模型及这些主要模型里的一些主要部分列为一个表;它们都是各种社会所曾经承认的。当然,这样的一个分类,不能说是完全,也不能说是十分严格;但是,若就我们所欲得的结论而言,这个分类已经算是够准确的了。实际上,它已经包括了一切现代的犯罪模型;我们只怕在已经消灭了的模型之中漏了若干个罢了。但是,我们正要证明犯罪模型的数目已经减少,所以这些漏洞恰足以增加我的议论的一个论据。

对于与团体情感相反的行为的禁止律

(一)有普通的对象者



① 所谓积极的情感乃是使人有积极行为的那些情感,例如信仰的实施;消极的情感只能生出一些禁戒的行为。所以积极与消极之间,所差的只是程度。然而这种差别却是重要的,因为它能表示那些情感的两个发达期。



① 我们之禁止酗酒,大约还有其他种种动机,尤其是醉后失仪之令人憎恶。

② 凡犯罪行为,其犯罪性质发生于对共同意识的反动力,或对共同意识一部分的反动力者,都归此栏。其实这两个子类的分界是很难划定的。

(二)有个别的对象者

关于个人人格的 情感	}	杀人、伤人——自杀
		个人的自由 { 肉体的 精神的(在公民权施行时受压制)
		名誉 { 侮辱、毁谤 假伪的见证
关于个人所有物的情感	{	盗贼——诈骗取财,负托行为 其他种种诈骗行为
关于许多个人的人格 与所有物的情感	{	造假币——有罪的倒闭商业 放火 结群劫路——劫掠 公共卫生

三

我们只须在这表上看一看,就晓得大多数的犯罪模型是逐渐消灭了的。

在今日,家族生活的规定几乎全部都失了一切的刑事性。仅仅有通奸罪与重婚罪是例外。但通奸罪在罪恶表中居例外的地位,因为妻子受了处分之后,丈夫还有赦免之权。至于家庭其他分子的义务,已不复有压制性的制裁了。古时却不如此。《摩西十诫》把孝道认为一种社会义务。所以殴打尊亲^①或诅咒尊亲^②,或不遵父命^③,都被处死刑。

雅典的西提政府虽与罗马的西提政府属于同一的模型,却表现一种更原始的形式;所以雅典法制在这一点上也有同样性质。不尽家族的义务就引起一种“特别的告诉”。“凡虐待或侮辱父母

① Exode, XXI, 17. —Cf. Deutér., XXVII, 16。

② Exode, XXI, 15。

③ Ibid., XXI, 18—21。

或尊亲属,不供给他们生活的需要,不依照家庭的体面而为他们治丧……都可以引起‘特别的告诉’”^①。尊亲属对于孤儿孤女,若有类似上述的行为,也须受制裁。但是,这些罪恶所受的刑罚显然稍轻,可见与此相当的那些情感在雅典已经比不上在犹太那般有力量了^②。

在罗马,又有很显著的新退步。法律所规定的家庭债务仅仅有贵族与贱民间的关系^③。至于其他的家庭过失,只由家长以家法处罚而已。固然,家长既具有权力,尽可以严厉地压抑;但是,当他这样用他的权力的时候,并不是以公家职员资格,也不是以法官的资格使人们在家庭里尊重政府的普通法律,只算是以个人的资格施行^④。由此看来,这类的犯法行为已经倾向于变为一些纯然私人的事情,与社会脱离关系。这样下去,家族的情感渐渐从共同意识的中心里退出来了^⑤。

两性间的情感关系也是这样进化的。在《圣经》前五卷里,伤风败俗的罪恶占一个很大的地位。有许多许多的行为是当时认为罪恶而为现代法律所不禁的:例如对于未婚妻的诱淫(Deutéronome, XII, 23—27)、与奴隶结合(Lévitique, XIX, 20—22)、破身的女子假冒处女而结婚(Deutéronome, XXII, 13—21)、卖淫(Lévitique, XIX, 29),尤其是教士的女卖淫(ibid., XXI, 19),至

① Thonissen: Droit pénal de la République athénienne, p288。

② 刑罚在当时是不确定的,大约是剥夺公权(Thonissen, Op. Cit. . p291)。

③ 在西提政府的初期,家族生活与刑法的关系还深些。有一种家庭法——相传是Romulus时代的——还诅咒虐待父母的儿女(Festus, p230, S, V, Plorare)。

④ 看 Voigt: XII Tafeln, II, 273。

⑤ 人们也许觉得奇怪:罗马是族长制的地方,为什么能说它的家族情感退步呢?但我们只能以事实做根据;试看族长制的家庭成立了之后,结果是从公众生活里抽出了许多分子,造成了私人的势力范围,形成一种“内的裁判”。这么一来,就开了分化的源泉,这是自古所没有的。到了家族生活离了社会的支配而归入家庭里的一天,家族生活就随着各家庭而有殊异,于是那些家族的情感就失了若干一致性与若干确定性了。

于乱伦,则《圣经》第三卷里(Lévitique, Ch. XVII)竟举了十七种情节。再者,一切这些罪恶都须受严厉的刑罚:其中有一大半是死刑。在雅典的法律里,这一类的罪已经少了些,只有受财的男色,牵线,及不用婚姻式而与良家女子交通、乱伦,才是被禁的——虽则我们不很知道当时所谓乱伦的行为是哪几种性质的。就普通说,刑罚也比较轻了些。在罗马的西提政府,虽则法制里关于这一部分是比较地不确定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情形差不多没有变化,只失了若干轮廓罢了。赖纳说:“在西提的初期,男色罪虽不经法律明文规定,而犯此罪者必受民众、督察官或家长的处分,或处死,或罚款,或使其名誉丧失。”^①与贵妇人有不合法的交通,也差不多受同样的处分。父亲有权处分他的女儿;同样的罪恶,经市官告发之后,人民便把犯罪的人罚款或驱逐出境^②。我们很觉得关于这类罪恶的处置似乎已经有一部分是家庭或私人的事情了。到了今日,这些情感在刑律里已经没有回声,除非有了下列的两个例外的情形:在公众的地方犯这类的罪恶;在未成年的人不能自卫的时候^③。

在“种种传统的情感”一栏里,我指出了一类的刑律;其实这些刑律可以代表许许多多不相同的犯罪模型,与许多不相同的团体情感相当。然而我们须知,它们都——或差不多都逐渐消灭了。在简单的社会里,传说是有无上权威的,而且差不多一切都是共同的,所以最儿戏的成例借了习惯之力竟变为强制的义务。在安南东京,有许多规矩是不能违犯的,违犯者所受的惩戒,比损害社会的大罪的惩戒还更严厉^④。在中国,医生不依规矩开药方者须受惩

① Criminalrecht der Roemer, p865。

② Ibid. ,p869。

③ 我不把抢亲、强奸归入此类,因为此等罪恶含有其他的成分。与其说是无廉耻,不如说是强暴行为。

④ Post; Bausteine, I, p226。

戒^①。《圣经》前五卷已满载着同类的戒律。有大多数的“半宗教性”的实施来源显然是历史的,而其一切力量都从传说而来,这姑勿论;单就饮食^②、衣服^③及种种经济生活细则^④而言,也是由一种很广阔的规定所支配的。在希腊的西提社会里,截至某限度为止,还是这个情形。古兰芟先生说:“希腊政府之专制,直至于很小很小的事情。在洛克列思,法律禁止人们喝纯粹的葡萄酒。就平常说,衣服是由各城镇的法律规定,不容变化的;斯巴达的法制规定妇女的发髻的装束;而雅典却禁止妇女携带三份以上的衣服去旅行。在洛特,法律禁止人们剃须;在卑桑斯,家里有一张剃刀的人须受罚款的处分;在斯巴达恰恰相反,法律要求人们剃上唇的胡子。”^⑤但是,这些罪恶的数目已经少些了;在罗马,除了对于妇女的几条禁奢法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关于这一类的法律。在今日,我想在我们的法律里找不出一条关于这类的禁令吧。

但是,刑律的最大损失还不在于此,乃在乎宗教的罪恶之完全消灭或差不多完全消灭。这么一来,这一大类的情感已经不算是共同意识里的确定而且强烈的状态了。固然,当我们只把我们现行的法律里关于这方面的规定与一切下等社会模型的法制作一个总比较,退步的状态太显明了,以至我们怀疑它不是常态而且未必永远如此退下去的。但是,当我们细察事实的进展情形的时候,就证明关于远方面的法律是很有规则地被逐渐排除了的。在人们从甲社会模型升到乙社会模型的时候,这一类法律必定少了若干条,由此看来,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或暂时的事实了。

① Post:ibid。在古埃及也是如此(看 Thonissen:Etudes sur l'histoire du droit criminel des peuples anciens,I,149)。

② Deuté. , XIV ,3 et suiv。

③ Ibid. , XXII ,5,11,12,et XIV ,1。

④ “你在你的葡萄田里不许栽种种种不同的植物(ibid. ,XXII,9)。你耕田的时候不许用一驴一牛并驾而耕”(ibid. ,10)。

⑤ Cité antique,p266。

一切的宗教上的罪恶,为《圣经》前五卷所分别禁戒的,实在多到不可胜数。希伯来人应该遵从法律所规定的一切命令,否则须受殄灭的处分。“凡举手违犯法律者,吾民共歼之”^①。就这种名义而言,人们非但不可做违禁的事情,而且还须做法律所命令的事情,例如自己行割势礼,教家人行割势礼,庆祝安息日与其他节日等。不再说,这些命令的数目当然是很多,而犯命者所受的刑罚当然是很厉害的了。

在雅典,宗教上的犯罪性所占的地位还是很大的;有一种“特别的控告”,是预备追究国教的罪人的。这种罪恶的范围当然是很大的。“就一切的表面看来,雅典的法律对于所谓‘特别的控告’的大小罪恶,并没有明白的定义,所以法官尽有以自己的意思去批判的余地”^②。但是,雅典关于这类的法律,一定没有希伯来的那么繁多。再者,这差不多都是“做”的罪恶,而不是“不做”的罪恶。实际上,人们所援引的主要罪恶乃是:否认对于神圣的信仰,不信神圣的存在与其对于人间万事的主持;对于圣诞、牺牲祭、游戏、庙宇、祭台等等事物的亵渎,对于“避匿法”的违犯,对于死人不尽应尽的义务,又教士对于祭典改坏了或遗漏了,授予俗人以神秘的教义,又如拔了圣榄树,与无权入庙之人擅入庙宇等等^③。由此看来,所谓罪恶,并不在乎奉行宗教,而在乎以积极的行为或言语去扰乱宗教^④。至于新神圣之引入,不见得一定须受批准,也不见得被认为不敬上帝;固然,这种事的解释是很活动的,有时候仍可以惹起一种控告,但我们没法子证明他们一定控告^⑤。再者,在诡辩学派与苏格拉底的国度里,宗教意识总该比希伯来民族的神权社会的宗

① Nombres, XV, 30。

② Meier et Schoemann: Der attische Process, 2e édi., Berlin, 1883. p367。

③ 这是依照 Meier et Schoemann 所叙述, Op. cit., p368. —Cf. Thonissen, Op. cit., Ch. II。

④ 固然,古兰芟先生也说,依照 Pollux 的一篇文章(VIII, 46),圣诞的庆祝乃是必然的责务。但原文所论的仍是一种积极的亵渎,而不是一种消极的不干。

⑤ Meier et Schoemann, op. cit., 369. —Cf. Dictionnaire des Antiquités, art. Asbeia。

教意识稍为宽恕了些。哲学能在那里发生而且发达,岂非因为传统的信仰不够强烈,所以不能阻止哲学的萌芽吗?

在罗马,个人意识里的传统信仰更轻了些。古兰荻先生反复申说罗马社会具有宗教色彩,这是不错的;但是,把罗马以前的民族来比较,则罗马政府所含的宗教性却少了许多^①。政治的职务早就与宗教的职务离开,而且把宗教职务作为隶属于政治的。“幸亏政治原则占了优势而罗马宗教带了政治色彩。所以除非危害宗教的行为间接危害及于政府,否则政府不肯为宗教出力。外国政府的宗教信仰或人民的宗教信仰在罗马帝国之下活动是不禁的,只要它们谨守自己的范围,不很侵及政府的权限就行了”^②。但是,如果有些公民转移信仰于外神,因而害及国教,政府就出来干涉了。“然而这一点与其说是被认为权限问题,不如说是高级行政的利益问题;在干涉这些行为的时候,须看当时情形,或提出警告,或下禁令,或施惩戒,而惩戒之重者可至于处死”^③。在罗马的法庭里,宗教的诉讼决不像雅典那样重要。我们在罗马法里决找不着一规定是与雅典的“特别控告”相似的。

宗教上的罪恶非但变为更确定些,更少些,而且降低了一等或数等。实际上,罗马人并不把一切宗教罪认为同等的,所以分为可赎罪与不可赎罪二种。前者只须赎罪,所谓赎罪乃是对于神圣做一次牺牲祭^④。固然,这牺牲祭算是一种刑罚,政府可以强制执行;因为罪人所造的孽传染于社会,恐怕神圣因此迁怒于社会。但是,这刑罚的性质与死刑、流刑或没收财产的性质完全不相同。我们须知,这些如此容易取赎的过失,在雅典的法律里却是最受严厉制

① 古兰荻先生自己也承认雅典社会里的宗教色彩更为显明(La cité, Ch. XVIII, dernières-lignes)。

② Rein, op. cit., p887—888。

③ Walter, op. cit., p804。

④ Marquardt: Römische Staatsverfassung, 2e édit., t. III, p185。

裁的大罪,例如:

- (1) 对于一切圣地的亵渎;
- (2) 对于一切宗教地的亵渎;
- (3) “宗教结婚”后的离婚;
- (4) “宗教结婚”所生的儿子的发卖;
- (5) 在日光下曝露尸体;
- (6) 误犯“不可赎罪”中的任一条。

在雅典,对于庙宇的亵渎,或是对于宗教典礼有丝毫的扰乱,有时候甚至于偶犯祭仪等^①也须受极刑。

在马罗,只有对于宗教施行最大的损害而且是故意的行为,才受真正的刑罚。实际上,“不可赎罪”只有下列的几种:

- (1) 宗教职员因故意不尽职而不行鸟占,不做圣事,或对于上述二事有亵渎行为;
- (2) 大牧师在凶日行圣事,而且出于故犯;
- (3) 对于安息日的亵渎,而且其行为是违禁的;
- (4) 与女教士的乱伦行为,或女教士与人的乱伦行为^②。

人们往往怪基督教太宽恕了,但是,就这一点看来,基督教比以前的宗教进步得多了。基督社会里的宗教意识,纵在信仰达到最高程度的时候,也不能形成一种刑罚的反动;除非人们公然反抗宗教、否认宗教,或正面攻击宗教,然后成了罪名。那时的宗教比罗马的宗教更完全离开世俗的生活,所以它再也不能有从前那种权威去强人施行,只好更自封闭,以取守势。它并不像刚才所说的那般干涉那些细节的违犯行为,只在它的主要教义当中某一条受了危害的时候才要求政府加以压制;而且教义的数目并不很多,因

① 看 Thonissen, *op. cit.*, p187。

② 根据 Voigt; XII Tafeln, I, p450—455。 Cf. Marquardt: *Römische Alterthümer*, VI, 248。我撇开了一两种“不可赎罪”不提,因为它们虽有宗教性,同时也有世俗性。凡直接侵犯神圣事物者才算数。

为信心渐渐变为精神的、普通的、抽象的,所以同时也变为简单的了。从此以后,仅有亵渎神圣行为——侮辱宗教只算亵渎神圣的变相——与邪说(包括种种形式)是宗教上的罪恶了^①。由此看来,宗教罪的数目继续地减少下去,可以证明那些确定而强烈的情感自身也没有从前那么多了。事情能不如此吗?人人都承认基督教是自有宗教以来最唯心的一个宗教。所以与其说宗教是由一些个别的信仰与一些确定的实施做成的,不如说是由很旷达而且很普遍的信仰做成的。因此之故,基督教里的自由思想之兴起乃是比较地提早的。自从基督教的初期,就有种种不同的学派,甚至于有相反的宗派成立。在中世纪,基督社会刚刚开始组织,而经院派就出世;这是自由思考的第一次有方法的努力,是宗教分歧的第一源泉。宗教的辩论权在原则上是为社会所承认的。不用说,这么一来之后,这种趋势就一天比一天显著了。所以宗教里的犯罪性到了结果只好与刑律完全分离,或差不多完全分离了。

四

那时节,犯罪性里的许多细节都渐渐消灭,而且没有抵偿;因为后起的一些细节都不是绝对新的。现在我们固然禁乞食,但雅典人不是已经惩戒游手好闲的人了吗^②? 对于国家情感或国家组织之违犯或破坏,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里都不曾得赦免过;我们甚至于觉得古代的压制性似乎更严厉些,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与刑律相当的那些情感已经变弱了。叛弑罪在昔日是那样重大,现在却倾向于消灭了。

① Du Boys, *op. cit.*, VI, p62 et suiv. 我们还应该注意,对于宗教罪的严厉惩治,乃是很后起的事情。在第九世纪,亵渎神圣罪还可以拿三十个银厘佛取赎(Du Boys, V, p231)。直到了1226年,才有一道命令,要把宣传邪教的人处死刑。由此看来,我们可以相信关于这些罪恶的刑罚增重乃是一种病态的现象,由于例外的情形而成,不能代表基督教发展的常态。

② Thonissen: *op. cit.*, p363。

但是,有时候人们还说下等民族不曾承认那些对个人的罪恶,而且甚至于奖励盗贼罪与杀人罪。龙伯洛索先生在最近还想做这样的主张。他以为“野蛮人的罪恶不是一种例外,而是一种普遍的规律……没有一个人认为罪恶”^①。然而他只举了几个罕见的事实,只加解释,不问来源,便拿来作肯定的证据。所以他弄到把共产的实施或国际的侵掠认为与盗贼同科^②。我们须知,在团体诸分子的财产无可分性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因此就说古人承认盗权;我们甚至可以说除非先有了个人财产,否则不会有盗窃罪发生^③。同理,在某一社会不把侵掠邻国认为可恨的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说那社会纵容本社会里诸分子互相侵掠而不加以保护。所以我们须知,若要拿证据,就只须看内地的抢掠罪是否不受处分。固然,狄乐多与阿鲁该尔^④各有一篇文字可以令人相信古埃及曾有这种放任行为。但是,依我们所知道的埃及一切文化看来,都是与这两篇文字相反的。杜尼桑先生说得有理:“在一个地方,法律规定凡以不合法手续得到财物的人是被处死刑的;只在度量衡稍为变小,也受斫除双手的刑罚;我们还能说他们会有赦免窃盗罪的事实吗?”^⑤人们又可以用猜度的方法^⑥去就古著作家的文字里证出一些事实,然而那些著作家的叙述原是不真确的,又怎能作为证据呢?

① *L'homme criminel*, tr. fr., p36。

② 龙伯洛索先生说(p36, in fine):“甚至在已开化的民族里,私人的财产是要待许久才能建立的。”

③ 要批评初民对于盗窃罪的某几种观念,先应该记得这一个道理。在共产主义初起的时候,物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弱的,换句话说就是,个人对物权还不像今日这样弱,因此,犯这权的罪也不像今日这样重。这并非古人特别纵容盗窃罪;只因没有私人所有权的时候就没有盗窃罪的存在。

④ *Diodore*, I, 39; *Aulu-Gelle*; *Noctes—Atticæ*, XI, 18。

⑤ *Thonissen*; *Etudes*, etc., I, 168。

⑥ 这是很容易猜度的(看 *Thonissen et Tarde*: *Criminaité*, p40)。

至于龙伯洛索先生所说的杀人行为,这些行为总是在一些特别情形之下完成了的,例如战争的事实、宗教的牺牲,此外还有野蛮君主对于臣民或父亲对于儿女的绝对权威的结果,都是特别情形。然而我们须知,我们所该证明的不在乎这一点,而在乎原则上禁止凶杀的一切法律之有无。在这些非常的例子当中,我们找不出一个例子是可以证明当时没有禁止凶杀的任何法律的。杀人在特别条件之下可以免罪的时候,我们不能因此就证明禁杀法律之不存在。再者,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不是也有这种例外吗?一个总司令把一队兵士遣送于死地以救全军,与一个神父牺牲一个良民以消国神之怒,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在我们的战争里,难道不杀人吗?当一个丈夫杀了他的与人通奸的妻子的時候,在某几种情形之下,纵使不得绝对的赦免,不是还得相当的宽宥吗?凶手与盗贼,有时候却是人类同情的对象,这是最显明的事实。各个人尽可以佩服凶手的勇气,而凶杀的行为在原则上并不因此就受赦免的。

还有一层,这学说的根本观念是与事实不相容的。实际上,若要有这观念,必先假定初民是没有任何道德性的。然而我们须知,既由许多人合成了一个社会,无论那社会草创到什么地步,势必有些法律去规定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又势必有一种道德;这道德虽不与我们的道德相同,总算有道德存在。再说,在一切这些道德当中,如果有一种共同的规律,则这规律一定是禁止对个人凶杀的;因为相类似的人们如果要在一块儿生活,必须各人对于同类先有一种同情心,而这同情心乃是反对能使同类受痛苦的任何行为的^①。

这学说里也有一些真理。先说,保护个人的法律不能及于全

① 这一个议论与上文常提及的另一个议论并不冲突;上文说过,在这进化的时代,个人的人格是不存在的。原来当时所缺少的个人人格乃是精神上的人格,尤其是高等精神上的人格。但是各个人总有各不相同的一种有机生活,足以产生这种同情心,不过在个人人格越发达的时候这同情心就越显得强烈就是了。

民,有一部分人民——儿童与奴隶——在古时实是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的。再说,我们也应该相信这种保护作用在现代是更靠得住的,因此,可见与此相当的那些团体情感也已经变强烈了许多。但是,在上述两个事实里,也没有一些什么可以推翻我的结论。现代各个人以任何名义在社会里做分子,都受同等的保护;但这风俗的改良并不由于一种真的新刑律的出现,而由于一种旧刑律的扩张。在原始的时代,法律已经禁止伤害社会诸分子的生命;不过儿童与奴隶不得认为有社会分子的资格罢了。现在我们既不分别儿童奴隶与常人,所以当初不被认为罪恶的行为现在也须受惩戒了。但这仅仅因为社会里增加了若干人格,却不曾增加了若干团体情感。团体情感的数目仍旧,只它们的对象的数目增加罢了。我们尽可以承认社会对个人的敬意加重,却不能因此就说共同意识的中心点已经扩大了。这情感里并不曾掺进了新的元素,因为这情感始终存在,又始终有充分的力量,不至于赦免那些触犯它的人们。所以唯一的变迁只是一种旧元素变为更强的一个元素罢了。但是,上文所说过的那些繁多而重大的损失却不是仅仅这种加强作用所能抵偿的。

由此看来,就全部说,共同意识里渐渐没有强烈而确定的情感了;这因为像上文所说,团体状态的确定的平均程度与平均强度是一天比一天低减的。刚才所说的那加强作用,也适足以证实这一个结果。实际上,我们很应该注意,那些变为更强的少数的团体情感的对象并不是社会的事物,而是个人。事情所以如此者,必因个人人格在社会生活里已经变为更重要的一个元素;而个人人格所以能得到这个重要位置者,非但因为各人的个别意识在绝对价值上有所增加,而且因为它比共同意识更为发达。它必须先脱离了共同意识的羁绊,因此,可见原始时代共同意识所具的权威与其确定作用已经丧失许多了。实际上,假使共同意识与个人意识的比例如前一样,假使两种意识在发达程度中其体积与其生活力都相

等,那么,与个人有关的团体情感亦必仍旧一样;尤其是它们不会独自扩大的。因为这些情感完全关于个人原动的社会价值,而这社会价值并非由原动者的绝对发达而确定,却是由社会现象全体中它所占的部分的相对范围而确定的。

五

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方法去证实这个议论;下文只简略地说明这种方法。

现在我们对于什么叫做宗教,没有合乎科学的一种概念;实际上,若要获得这种概念,必须先用我们对于罪恶问题所曾用的那一个比较的方法去研究这问题;这种尝试是不曾有人做过的。人们往往说,在历史的每一阶段里,宗教乃是人类对于一种实体或许多实体的种种信仰与情感,而且人类把这一种实体或几种实体认为其性质是高超于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显然是不妥当的。实际上,有许多思想或行为的规律显然是带宗教性的,然而其关系的性质却完全两样。犹太的宗教禁人吃某几种肉,又命令人们穿一定的衣服;关于人物的性质与世界的起源等问题,都强迫人们作某种见解;至于法律上的种种关系,道德上的种种关系,经济上的种种关系,都须受宗教的规定。由此看来,宗教的权力范围直扩充到人与神圣之关系以外。而且还有人坚说世上至少还有一种无神的宗教;只要这唯一的事实能得证实,则我们便没有权把神圣的观念去解释宗教了。末了再说,信仰者所承认神圣的非常权力虽则可以解释一切宗教事物的特别尊严,我们尚须解释人类为什么把这样一种大权力给予他们的幻想所产生的一个东西。——因为人人都承认,在许多情形之下,神圣乃是幻想的产品,假使不能说一切神圣都是幻想的产品的话。凡事是不会没有来源的;所以神圣所有的力量必有一个来源,因此,这个解释的程式并不能使我们知道这现象的根源。

但是,撇开了这元素不提,一切的观念与一切宗教情感所表现的唯一特性乃在乎它们是同在一块儿生活的若干个人所共有的,而且它们有一种颇高的平均强度。实际上,当一群人共有某一种颇强的信念的时候,这信念不免就有了一种宗教性,这乃是常见的事实;人们的意识对于这信念的尊重,比之对于纯粹宗教性的信仰的尊重是一样的。这简略的说明大约不能做严格的确定,但至少可以说宗教多半是与共同意识里的最中心点相当的。当然,我们只须把这中心点指定,教它与那与刑律相当的另一个中心点有分别就是了,因为这两个中心点往往是全部相混或一部分相混的。这是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我们既有了很近真相的一种猜说,已经用不着怎样解决了。

然而我们须知,历史所能证明而毫无疑义的一种真相乃是宗教在社会生活里的领域渐渐小了。在原始的时候,它的范围广大无边,包括一切;凡是社会的就是宗教的,社会、宗教两个名词的意义竟是相同的。其后,政治上、经济上、科学上的各种职务都脱离了宗教职务的范围,自立门户,而且那些职务的世俗性也一天比一天显著。在古代,人与人的关系里时时用得着上帝出头,后来上帝渐渐不管事了;他把世事交给人类,让他们去争论了。至少可以说,他虽则仍旧制驭世界,却已经是从高处远处制驭了;他的势力渐渐变为更普通的而且更不确定的,让人类力量有自由发展的余地了。这么一来,个人觉得有自己的存在了,他们实在是不很“被动”的了;他们更变为自然活动的一个源泉了。总说一句,非但宗教的领域不与世俗生活的领域同时同样的发展,而且它一天比一天缩小下去了。这种退步的现象不是在历史上某一时代开始发生的;我们从社会进化的初期就可以一步一步追寻它退步的痕迹。所以它是与社会发达的基本条件有关系的,而且这么一来,它可以证明那些颇强颇富团体性而能带宗教性的情感与信仰的数目是一天比一天减小的了。换句话说,共同意识的平均强度本身也一天

比一天变弱了。

这一个证明比前一个证明另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证实同一的退步定律除了可以应用于共同意识里的情绪成分之外，还可以应用于表意的成分。在刑律里，我们只能寻着一些情感的现象，而宗教除了包含情感之外，还包含着一些意见与一些学说呢。

在社会渐渐发达的时候，谚语格言等物的数目渐渐减少，这也是团体表象自身渐变不确定的另一证据。

实际上，在初民社会里，这一类的语式是很多的。伊利思说：“在非洲西部的种族里，大多数是保有许许多多的谚语的；生活的每一情况至少必有一个谚语，这是文化没有多大进步的诸民族所共同的特点。”^①至于比较进步些的社会，就只在成立的初期具有颇丰富的谚语罢了。后来非但不曾产生新的谚语，而且旧谚语渐渐消灭，渐渐失了它们固有的意义，甚至终于听不见人家说起了。这可以证明它们只能在下流社会里为人们所爱，至于今日，它们只能在不很上等的社会里维持着了^②。然而我们须知，谚语乃是一种团体意见或团体情感的结晶，有的是确定的对象。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了这种性质的情感或信仰之后就非结晶成为这种形式不可。一切的思想都是倾向于得到一种适当的表语的，所以如果这思想是若干个人所同有，势必终于变为一种语式，亦为他们所同有。一切有延长性的官能都是有一个器官以表现它的形式的。所以有些人解释谚语衰落的原因，以为我们有了现实的嗜好与科学的精神就用不着谚语，这话是不对的。在言谈间，我们并没有顾及缜密或轻视意象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们觉得古人传下来的旧谚语非常有味。再者，意象并非谚语的必然的成分；这是团体思想结晶的一个方法，却还不是唯一的方法。不过，这些简短的语式终于变为太狭

① The Ewe-Speaking People of the Slave Coast. Londnes, 1890, p258。

② Wilhelm Borchardt: Die Sprichwörtlichen Redensarten. Leipzig, 1888, XII. —Cf. V, Wyss: Die Sprich wörter bei den Roemischen Komikern. Zurich, 1889。

小了,不足以包含个人情感的分歧。谚语之统一性,敌不过个人情感的分歧性。所以它们除非变为一种更普遍的意义,否则不能自保;而且变了更普遍的意义之后,也还不免于渐渐消灭。因为官能不生作用,器官就渐渐废弛;换句话说就是确定的团体表象太少了,不能为一种确定的形式所包含了。

由此看来,一切都可以证明共同意识所走的乃是我刚才所说的路向。说一句最近理的话,共同意识是比不上个人意识进步的;总之,就全体说,它是变为更弱而且更模糊的了。团体模型失去了若干轮廓,其形式是趋于抽象的而且是不明显的了。固然,假使——人们往往有这种假定——这种衰落状态是最近的文化特有的产品;是有社会史以来唯一的变化,那么,我们很可以自问这衰落状态是否有永久性的;然而就实际说,自从上古以来,这状态已经不断地表现了。个人主义与自由思想不自今日始,不自1789年始,不自宗教改造时期(16世纪初期)始,不自经院学派始,也不自希腊拉丁多神教的衰落时期或神人悬隔教的衰落时期始。这种现象是没有什么地方做起点的,而在整个历史中,它是不停止地发达的。当然,这发达情形也不是直线的。新的社会替代了那些衰灭了的社会模型之后,并不在旧社会停止工作的时候接着就来工作。这是不可能的。儿女所继续的并不是父亲的老年或壮年,而是他们自己的童年。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那衰落状态的历程,就须把相承继的那些社会的同等生活时期相比较,例如我们应该把中世纪的基督社会去比较罗马的初时,又把罗马的初期比较希腊的原始西提社会。这么一来,我们就知道那种进步——或可说退步——是不断地完成了的。所以这上头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定律,不依照这定律说话就是不合理的了。

再者,这并不是说共同意识因此就有完全消灭的危险。不过,共同意识里的思想样法与感觉样法渐渐倾向于很普遍的,很不确定的了,让个人一天比一天更有分道扬镳的余地了。有一个地方

却是变为更稳固更明显了的,这地方就是共同意识所从窥见个人的地方。当一切其他的信仰与一切其他的成例渐渐失了宗教色彩的时候,个人就成了某一类的宗教的对象。我们对于个人人格的崇拜也像其他强烈的崇拜一般地是有了迷信作用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把这个叫做一种共同的规律,也未尝不可;然而这规律是待其他规律破坏后才能成立的,所以它不能产生其他那些已经消灭了的信仰所产生的结果。这么看来,就没有一个抵偿。再者,这规律因为是大家共有的,所以是共同的东西;又因为它的对象是个人,所以又是个别的东西了。它虽能使众人的意志倾向于同一的目标,而这目标却是没有社会性的。所以在团体意识里所有的乃是一个完全例外的地位。它的一切力量当然是从社会里取得的,但它并不把我们系属于社会,却把我们系属于我们的自身。所以它并不造成一种真的社会关系。人家责备那些理论家,以为他们若把这情感当做伦理学说的唯一基础,就算解散了社会。这话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可以断说一切从相似性生出来的社会关系都一天比一天松弛了。

单就这一个规律说,已经足以证明分工制的作用之伟大了。实际上,机械的连带性既然一天比一天衰弱,若不是纯粹社会性的生活渐渐减少,就是另一种连带性渐渐起来替代了。所以我们非在二者之中挑选一个不可。人家尽说团体意识是与个人意识同时伸张而且同时强盛,这是废话。刚才我们已经证明二者的变迁路向是恰恰相反的了。但是,社会的进化并非一种继续的涣散作用;恰恰相反,人类越进步,社会对于自身与其统一性越有一种甚深的感觉。所以总该另有一种社会关系,才能生出这种结果来;我们须知,这社会关系决不是他种,只是分工制所产生的那一种罢了。

再者,如果我们记得在机械连带性最有反抗力的时候也还不能像分工制那样能用大力去把人们联络,又如果我们记得现代的社会现象有一大部分不属于它的范围,那么,我们更显然地知道社

会的连带性倾向于变为完全有机性的了。古代共同意识的任务渐渐由分工的制度去替代了；就大要说，上等模型的社会分子的统一性要靠分工制度去维持了。

分工制度的这一种作用特别重要，比之平常的经济学家所承认的分工作用重要多了。

第六章 有机连带性之渐占优势及其结果(续)

一

由此看来，机械连带性在当初是唯一的，或差不多是唯一的。后来却渐渐失势，而有机连带性又渐渐占了优势：这是历史上一个定律。但是，当人类所借以互相维系的那些样法有了改革的时候，社会的结构是不能不跟着变化的。当身体内诸分子的“爱力”起了变化的时候，身体的形式势必跟着变化。所以如果上文的议论是真理，那么，该有两种社会模型与这两种连带性相当才行。

如果我们推想某一社会的理想模型，以为那社会的结合力完全是由相似性生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它看做绝对同质的群体，这群体里诸分子是互相无分别的，而诸分子之间是没有安排的，总之，它们是没有任何固定形式或任何组织的。这么一来，真是所谓原形质的社会，由这个种子就生出一切种种社会模型。我提议把具有这色彩的群体叫做“聚居社会”。

真的，我们并不曾用严格的眼光观察世上是否有过完全与此理想相符的社会。但是，我们有权利相信它存在过，因为最近原始形式的那些下等社会是由这类的群体重复而成的。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里，我们可以找得到差不多完全纯粹的关于这类社会组织的模范，例如伊洛古瓦斯部落里，每一部落是由某数量的分部合成的，最大的部落共有八个分部；我在上文所说的特色，都是他们所具备的。成年的男女是平等的。每一团体有好些酋长，公共事务由

酋长会议取决,但酋长们并不享受任何的特别待遇。亲族关系的自身也还不曾组织好;因为我们不能把聚居的世代相传的人民称为家族。到了后来,人们注意到这些民族的时候,已经有好些责务是把子女与父母联络的;然而这些关系很微,与社会其他各分子的关系没有很显明的分别。在原则上说,年龄相同的人们就成为同等级的亲族^①。就另一些情形说,则与聚居社会更相近似;费桑先生与何维特先生还说澳大利亚有些部落里只包括两级的亲族呢^②。

有一种聚居社会已经不是独立的了,于是成为较大的团体里的一个成分,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族党;有些民族是由许多族党集合而成的,我们把它们叫做“以族党为基础的集段社会”。我们所以把这些社会称为集段的,因为它们是由许多互相类似的群体重复而成,像一条环节蛇由许多环节集合而成;我们又把这元素的群体叫做族党,因为这名称很能表现家族与政治的杂糅性。从某种意义说,这是一种家族,因为其所由成的诸分子互相视为亲族,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有大半是同血统的。血统相同所生的爱力就是团结他们的爱力。再者,他们所维持的相对关系可以认为家族关系,因为我们在有些被认为家族色彩显明的社会里也可以找得着这种关系的。所谓家族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团体的处分、团体的责任以及个人所有权开始出现以后的承继权。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并不是狭义的所谓家族;因为并不一定要血统相同然后能成为一家的人。只要表现一种外的征证便够了,而这外的征证就普通说就以同姓为标准。虽则这表号被认为同源的表示,其实这法定状态是不很能作证据的,而且是容易模仿的。这么一来,族党里就包括有许多“外人”,所以它的大的程度乃是狭义的家族所不及的:一个族党往往有数千人。再者,这是政治的基本单位:社会的最高权力

① Morgan: *Ancient Society*, p62—122。

② Kamilaroi and Kurnai。再者,原始时代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也是从这状态经过的(看 Morgan, *op. cit.*)。

只是那些族党的酋长所有的^①。

所以我们又可以把这种组织认为政治家族的组织。非但族党是以血统为基础的,而且同一民族里的诸族党是互相视为亲属的。在伊洛古华民族里,他们依照情形互相视为兄弟或表兄弟^②。希伯来的民族最富于族党组织的色彩(下文另有说明),所以部落所由成的每一族党的祖先都被认为那部落的创始人的后裔;而这个创始人本身也被认为本种族的始祖的一个儿子。但是,这一个名称对于前一个名称很不相宜,因为不能把那些社会的自身的结构表现出来。

然而无论人们怎样称呼,这种组织只是聚居社会的伸张,显然也没有别的连带性,只有从相似性生出来的连带性,因为那社会是由相似的片段集合而成的,而且这些片段也只包含了些同质的成分。固然,每一族党各有它的面目,因此而与其他族党有分别;但是,诸族党越相异,则其连带性越弱,反过来说,越相似则其连带性越强。若要片段的组织是可能的,先须诸片段互相类似,否则它们是不能联合的,同时又须它们互有分别,否则它们互相混淆以至于消灭了。依照种种社会的情形,这两要素的比例不同,而其组织也可以成立;但无论如何,它们的社会模型始终是一样的。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脱离了史前的事实与种种猜想了。非但这社会模型丝毫不是假定的,而且差不多可以说下等社会里以这社会模型为最通行。而下等社会的数目现在还是很多的。上文说过,在美洲与澳洲,这模型是很普通的;波士特说,在美洲的黑人里,这模型也是最常见的^③;希伯来人还滞留在这上头,而加比尔人

① 依我设想,在起初的时候,族党是一个不可分的而且混淆的家族,后来却成为许多个别的而且界限分明的家族,不复是从前的相似状态了。但是,本文所述的族党组织的主要色彩并不因此而有所消灭,所以我们不能因此就取消了我们的议论。族党始终是政治的单位;而且这些家族既然是相似的、相等的,社会仍旧是由相似的片段集合而成;虽则在原始的片段当中另有新的集体,但那些新的片段却也是同类的。

② Morgan, op, cit. , p90。

③ Afrikanische Jurisprudenz, I 。

也不曾超过^①。所以怀资在想要就普通说明这些民族结构的色彩的时候,描写了下面的一段文章,我们从此可以证实刚才所说的关于这种组织的普通表号。他说:“就普通的规律说,许多家族相依着生活,却是各自独立的,渐渐发达,以致成为一些小社会^②。这些小社会是没有确定的组织的,除非有了内部的冲突,或有了外来的危险——即战争——的时候,才有一人或数人从人群里超升出来,做了首领,然后其组织方能确定。他们的权势只寄托在个人的头衔上头,所以扩充不很远,维持不很久,只在别人的信仰与忍耐的范围之内。凡是成年的人,对于这样的一个首领,乃是有完全的独立的自由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民族在没有其他的组织的时候,只能靠外界的环境的影响而互相结合,因此也就是靠共同生活的习惯而结合了”^③。

族党在社会内部的分配状态是可以变的,因此,那社会的外形也是可以变的。有时候,它们只排列着,成为直线形:北美洲许多印第安部落就是这个情形^④。有时候——这可以表示较高等的一种组织——每一族党都被包含在一个较大的团体里,而这团体由好些族党联合而成之后,便有了一种固有的生活与一种特别的名称;每一团体又可以与其他团体同被包含于一个更大的群体之内,这样层层包含,便生出了全社会的单位。所以,在加比尔民族里,政治的单位是族党,族党的形式是村镇;许多村镇合成一个部落,许多部落合成一个联邦,联邦乃是加比尔人所有的最高政治社会。同样,在希伯来民族里,族党往往被人译为家族,是译得不妥当的;

① V. Hanoteau et Letourneux: *La Kabylie et les coutumes Kabyles*, II, et Masqueray: *Formation des cités chez les populations sédentaires de l'Algérie*, Paris, 1886, Ch. V.

② 怀资以为族党是从家族生出来的,这是一个误解。恰恰相反,家族乃是从族党生出来的。再者,这段文章虽则因为作者是个内行的人所以是一段重要的文章,但究竟嫌他说得不很详细。

③ *Antropologie*, I, p359.

④ 看 Morgan, *op. cit.*, p153 et suiv.

族党是一个大社会,包含数千人,依传说乃是同一祖宗的后裔^①。某数量的家族合成一部落,十二个部落合起来,成为希伯来民族的全体。

这些社会是机械连带性发迹的地方,所以它们的主要的结构的特点乃是从机械连带性生出来的。

我们晓得,在这些社会里,宗教是侵入一切社会生活的,但这因为社会生活差不多完全是由共同信仰与共同实施造成的,信仰与实施既是共同的,就生出特别的强度。古兰芟先生从古典时代的书籍去分析,远溯到一个很类似于我们所论的时代,于是发现诸社会的原始组织是带家族性的,而且从另一方面说,原始家族的组织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不过,他倒果为因了。他只提出了宗教观念,不曾说这宗教观念是从什么生出来的。就把他所观察到的社会安排状态认为发源于宗教^②;其实恰恰相反,宗教观念的权威与性质却是因为社会有了那样的安排状态然后发生的。因为一切这些人群都是由相似的成分结合而成的,换句话说,就是因为团体模型是很发达的,而且个人模型是仅具雏形的,所以社会的一切精神生活就不免带一种宗教色彩了。

在这些民族里,人们往往指出所谓共产主义,其实共产主义也是从这里头生出来的。实际上,共产主义乃是这类特别的黏合作用的必然的产品,因为这黏合作用把个人吸收进社会里,把部分吸收进全体里。严格地说,所有权只是人对于物的一种伸张作用。所以在团体人格独存的时候,所有权的本身也只是团体的所有权。若要它能成为个人的,先须个人挣脱了社会的圈套,成为一个与众

① 所以依照《圣经》说(Nombres XXVI, 7),鲁滨部落只包括了四个家族,已经有 43000 多个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了(Cf. Nombres, ch. III, 15 et suiv.; Josué VII, 14. — V. Munck: palestine, p116, 125, 191)。

② 他说(Cité antique, fin):“我说把历史看做一个信仰。信仰成立,人类的社会跟着成立。信仰有所改变,社会跟着就起革命。信仰消灭,社会跟着就变了方向。”

不同的人格,罪但在机体里是个别的,在社会生活的原动力里也是个别的才行^①。

这种模型甚至于可以改变,而社会的连带性不至于跟着发生变化。实际上,我刚才所说的不集中状态并不能概括一切的初民社会;反过来说,也有一些是受绝对的权力支配的。所以分工制就能在这些社会里出现。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把个人系属于酋长的那个关系恰恰与今日把物系属于人的这个关系完全相同。野蛮君主之于臣民,主人之于奴隶,罗马家长之于子孙,种种关系与所有权人对于所有物的关系没有什么分别。现代分工制所产生的相互性乃是当时所没有的。人家说那些关系是单方面的,其实说得有理^②。由此看来,它们所表现的连带性乃是机械的;稍有分别的地方就只在乎这连带性并不直接地把个人系属于团体,却把个人系属于为那团体的影像的另一团体。但其整体的一致性仍旧是与各部分的个别性不两立的。

这原始的分工虽则重要,其结果却不能如人们所期望把连带性弄成有机的;其所以如此者,则因当时的分工乃是在一些特别条件之下施行的。实际上,全社会的超等机关与其所代表的团体的

① 斯宾塞先生说过,社会的进化已像普通的进化,是由完全或不完全的相似性开始的。但是,依他的意思去看他的议论,是与我们刚才所说的话毫不相同的。实际上,在斯宾塞先生看来,完全同质的一个社会就不能称为真正的社会;因为同质的东西是不固定的,而社会原是一个黏合的整体。相似性在社会里的作用是次要的;它尽可以替别的合作事业开辟先路(Soc., III, p368),但它却不是社会生活所固有的源泉。在有些时候,斯宾塞先生似乎在我刚才所述的社会里仅仅看见许多独立的个人暂时堆聚着,成为社会生活的零度(ibid., p390)。恰恰相反,我刚才说过,那些社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团体生活,这生活非特在贸易契约里可以看出来,而且在许许多多共同的信仰与实施里可以证实。我们非但可以说这些群体虽则具有纯一性然而是有黏合性的,而且可以说因为有了纯一性然后能有黏合性。在这些群体里,共同性非但不太弱,而且可以说只有共同性存在。再者,它们有一种确定的模型,这模型也是从它们的纯一性里生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忽略了。

② 看 Tarde: *Loi de l'imitation*, p402—412。

性质是相似的,这乃是普通的定律。社会有宗教的色彩与超人的色彩,其来源在乎共同意识之成立,上文已经说过;在社会有这种色彩的时候,这色彩势必传至指挥社会的酋长的身上,于是酋长便比其余的人们超卓多了。当个人们只是团体模型的附属品的时候,他们自然变为团体模型所寄托的中央权力的附属品。同样,共同生活对于所有权是不分彼此的,于是如此成立的最高人格就完全享有这种所有权。由此看来,这最高人格所尽的职业上的任务比之其所享有的非常权威,真不算一回事了。在这些社会里,指挥的权力所以有这么大的威势者,并非因为它们特别需要一种有力的指挥机关;不过,这权力乃是共同意识的整个结晶,而它之所以大,也是因为共同意识的本身也很发达的缘故。假定这共同意识是较弱的,或只假定它是包括社会生活里一小部分的,还是需要有一个最高的支配机关;但是,社会的人们对于最高的支配者便不显得那么下等了。所以在分工不比较地更发达的时候,社会连带性还是机械的。甚至在这些条件之下机械连带性才能达到它的最高的强度:因为这么一来,机械连带性之施行作用不复是散漫的了,却是由一个确定的机关为媒介的,所以共同意识的影响也更大了。

由此看来,有一种社会结构的性质是确定的,与机械的连带性相当。它的特征在乎它是一系统的同性的片段,而且这些片段,是互相类似的。

二

至于有机连带性占优势的社会的结构,就是完全不同的了。

这些社会并不是由同质而相似的许多片段集合而成,却是一系统的各不相同的机关,每一机关有它的特别任务,而这些机关的本身也是由许多殊异的部分集合而成的。社会的诸分子是不同性质的,同时,它们的组合样法也不相同。它们既不像环形蛇的骨节一般地直排着,也不互相包含着,它们只是好好地安排着,而且互

相系属着,有同一的机关,而这机关对于机体的其他部分是有一种节制作用的。这机关的本身也与上述的机关的性质不相同;因为其他机关虽则系属于它,而它也是系属于其他机关的。固然的,还有一种特别的组织,或可称为特别享有的组织;但这组织是从它所负的任务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它的任务以外某事因生出来的,也不是由外面传来的某种力量所造成的。因此之故,它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世俗的而且是人性的东西;它与其他机关之间仅有等级的差别而已。譬如在动物的机体里,神经系对于其他的体系虽则占了优势,而其权利只限于接受一些较好的滋养料,又比其他各体系先受滋养;但它需要它们的助力,也像它们需要它的助力一般。

这社会模型所根据的原则与上述社会模型的原则既然大不相同,所以非待上述社会模型发达了之后,这社会模型是不会发达的。实际上,各个人之成为团体,已经不复是苗裔的关系,而是依着他们在社会活动的特别性质而互相结合的。他们的自然的而且必需的环境已经不复是生长的环境,而是职业的环境。每人的地位,已经不复以血统——真的或假的血统——为标准,而以他们所尽的任务为标准。固然,当这新组织开始出现的时候,它还利用现存的组织,而欲令它与自己同化。所以职务的分配方式是尽量地模仿现在社会的分配方式的。于是那些片段——至少可以说是由若干特别爱力所联络的诸片段而成的若干团体——就变为若干机关。因此之故,烈维特部落所由成的那些族党在希伯来民族里就能与那些司铎的职务相宜。就普通说,阶级制度似乎没有别的来源,也没有别的性质:初出世的职业组织与先存的家庭组织相混合,就成为阶级制度了。但这混合的组织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虽要调和两方,结果必致起了一种冲突,终于爆裂了。只有一种很草创的分工制才能适合于这种没有弹性的、确定的、不是为它而设的一些模型。这些模型围困着它,它非超脱了这些模型就没法子发达。当它超过了若干发达程度之后,一天比一天趋向于专门的那

些职务与片段的不变的数目固然不复相当,而专门职务所要求的新能力也与片段社会里遗传的特性不相适合^①。所以社会的物质必须放进全新的组合里,然后能组织在完全两样的基础之上。然而我们须知,旧结构存在一天,就与新结构反抗一天;所以非使旧组织先消灭了不行。

实际上,就这两种模型的历史看来,必须前一种渐渐退步,然后后一种才能渐渐进步。

在伊洛古华民族里,以族党为基础的组织是最纯粹的,在希伯来民族里也是如此,这在《圣经》前五卷里已经有了证明,不过如上文所述,稍有不纯粹的地方罢了。所以这两个民族都没有“有组织”的模型,虽则我们在犹太社会里也许可以瞥见有组织的模型的若干雏形。

在《沙里克》法律时代的法郎克人就不如此了:这有组织的模型在当时已经有了特别的色彩,完全不与他种组织混合了。实际上,我们在这民族里,除发现了一个有规则的而且固定的中央权力之外,还发现了一系统的行政上的与裁判上的职务;从另一方面说,契约法虽未发达,却已存在,可以证明各种经济职务的本身也在开始分工,而且开始有组织了。这么一来,政治家族的组织就被动摇得很厉害了。固然,社会的最后分子——即村镇——还是一种族党的变相。证据乃是,同一村镇的居民们相互间的关系显然还是家族性的,总之,还带有族党的色彩。在没有狭义的亲属承接遗产的时候,同一村镇的诸分子有互相承继之权^②。凡遇村镇里出了凶手的时候,邻人们还须受连坐之罪(见 *Capita extra gantia legis salicæ*, art. 9)。再者,村镇是一个闭关的制度,并不像简单的地域分配;所以必须取得一切居民的同意——如赞成或默认,否则谁也

① 理由见下文卷二第四章。

② 看 *Glasson: Le Droit de succession dans les lois barbares*, p19。但 *Glasson* 虽则说得似乎证据确凿,而 *Fustel de Coulanges* 先生还否认这是事实。

不能随便到村镇里来居住^①。但是,在这形式之下,族党的主要色彩已经失了多少:非但同源的回忆已经完全消灭了,而且族党几乎失去政治的重要关系了。怀资说:“民众住在村镇里,但他们与他们的田产都分配于若干百人团里,那些百人团为着战争与和平的种种事务,联合成为一个团体单位,而这团体单位就为一切关系的基础。”^②

在罗马,这进退的两种趋势仍旧继续上去。罗马的族党叫做“金斯”;而金斯显然是罗马的旧组织的基础。但是,自从共和国成立了之后,金斯几乎完全不复是公共的组织了。它并不像法郎克人的村镇一般地是确定的地域单位,却又不是一个政治单位。无论在地域的形式上,或在公共的议会的结构里,都没有它。在古里委员会的时候,金斯是有社会作用的^③。后来或被百人团委员会替代了,或被部落委员会替代了,而这两种委员会却是依照其他的原则组织的。由此看来,金斯到后来只是一个私人的会社,由习惯的力量维持着,却是势必消灭的,因为罗马人的生活里没有一点儿什么与它相当了。但是,自从《十二铜柱律》时代以后,在罗马的分工制已经比在以前的民族里进步得多了,而有组织的结构也发达得多了:我们在那里已经发现了职务上的重要团体(例如议员、二等市民、教士会等)与一些技艺团体^④,同时世俗的观念也发生了。

上文依着其他种种征证,证明了我们在上文所比论的两个社会模型的等级;现在更得了比较更科学的证明了。我们所以能说《圣经》时代的希伯来人的社会模型低于法郎克人的社会模型,又

① 看《沙里克》律 De Migrantibus 条。

②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2e édi., II, p317。

③ 在这种委员会里,委员是由古里选出的,而古里又是由许多金斯合成的。有一篇文章甚至似乎说每一古里的内部选举,也是以金斯为标准的(Gell., X V, p27, 4)。

④ 看 Marquardt: privat Leben der Römer, II, p4。

所以能说法郎克人比不上《十二铜柱律》时代的罗马人者,因为就普通的规律说,以族党为基础的片段组织在某民族里越是显明而有力量,越是属于下等的民族;实际上,除非他超越了这一个第一过程,否则不能升为较高等的。同理,雅典的西提社会虽与罗马的西提社会同属一个模型,然而雅典终是一个较为原始的形式:这因为政治家族的组织在雅典消灭得较慢的缘故。差不多直到雅典衰败的时候,它还仍旧存在呢^①。

但是,在族党消灭了之后,纯粹的有组织的模型决不能独自存在。实际上,以族党基础的组织只是片段组织之一种,不过范围较广罢了。甚至在新社会里,还有许多需要是与片段社会的分配相当的,但这些需要却在另一方式之下产生它们的效果。民众之分配,不复依照真或假的血统,却只依照地域的分配。那些片段已经不是家族的群体了,而是地域的区分了。

再者,从甲状态至乙状态,其间的进化颇缓。当同血统的回忆消灭了之后,其所生出的种种家族关系还暂时存在,这是上文已经说过的;直到那些家族关系的本身也消灭了的时候,族党对于自己的认识只等于同住某地域的一群个人而已。于是就变为狭义的村镇。这么一来,一切民族经过了族党的阶段之后就以区域之分配为标准(军区、民区等)。罗马的金斯归入了古里里,同样,这些区域也归入同性质的较大的区域里,这些较大的区域或称百人团,或称“邑区”,这些邑区又往往归入更大的区域(府、省、县),一切区域合成一个社会^②。再者,包含的状态可以分为全包含或不全包含;

① 直到 Clithéne 时代(约纪元前五百年间)以前,它还存在;再过二百年,雅典已不能独立了。再者,就是在 Clithéne 时代,雅典族党虽失了一切的政治色彩,还保存颇强的一种组织(Cf. Gilbert. op. cit. ,I, p142 et 200)。

② 我并不是说这些区域仅仅是旧家族分配的重演;恰恰相反,这团结的新样法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好些新原因生出来的,而这些新原因就扰乱了旧样法。这些原因当中,最主要的乃在乎城市的成立,因为城市变为民众的集中点(看下文卷二第二章第一节)。但是,无论这种安排以什么为来源,总不免还是片段的。

同样,维系诸区域的那些关系也有很紧的,好像现代的欧洲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也有较松的,只像现代的联邦。然而结构的原则是一样的,因此,即使在最高等的社会里,机械连带性仍旧是存在的。

不过,在这些社会里,机械连带性既不占优势了,同样,片段的安排也不复如前一般地成为唯一的骨架,甚至不能成为社会的主要骨架了。先说,区域的划分,多少总不免有人造的地方。由同居而生的关系究竟比不上由血统而生的关系在人心里有那么深的源泉。所以同居所生的关系的抵抗力小些。一个人在一个族党中生长,换了族党岂不等于换了亲属?至于换州换省,便不觉得什么了。固然,地域的分配,就普通说是与民众的精神上的分配有相当的地方的。每一省或每一区域总有一些特别的风俗习惯,换句话说就是有它的固有生活。这么一来,人民深受了区域的特性,区域就有了一种吸力,能使人民安土重迁,同时也排斥其他区域的人民。但是,在同一区域的内部,这些分别是不多的,而且不是分别得很清楚的。所以那些片段就比不上族党那般互相排斥了。实际上,自从中世纪以后,“城市既已成立,外邑的技人通行之容易而且遥远,与货物之通行无碍一般”^①。在那时,片段的组织已经失了若干轮廓了。

在社会渐渐发达的时候,片段的组织所失的轮廓也渐多。实际上,部分的群体合成了一个更大的群体,则各小群的个性渐渐模糊,这是一个普通的定律。家族组织消灭了,同时那些局部的宗教也永远消灭了;不过,还剩有的是一些局部的风俗。但各处的风俗也渐渐融和,渐渐统一;各处的方言也熔为一炉,成为唯一而且同一的国语,地方的行政也失了若干自治性了。在这事实上,只是模仿定律的一个结果^②。但是,这种交融作用似乎很像几个液体交通

① Schonoller: La division du travail étudiée au point de vue historique. Rev. d'écon. pol., 1890, p145。

② 看 Tarde: Loi de l'imitation, passim, Paris, F. Alcan。

而生的水平作用。社会生活的种种不同的“蜂房”相互间的墙壁是比较地薄的,所以往往被穿过;越穿久了,越是容易穿过的了。此后它们失去了若干坚韧性,渐渐弱了,同时那些环境也互相混合了。然而我们须知,若要维持局部的分歧性,势必先有环境的分歧性存在。由此看来,地域的分配渐渐变为自然的,因此,也就失了多少意义了。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地域的色彩越是表面的,则民族越是进化的。

再说,在片段组织这样地自然消灭的时候,同时,职业的组织渐渐完全占领了它的范围了。固然,在原始的时候,职业的组织只是一些最简单的片段的限度之内,并不扩张到限度之外,每一城市——连带着附近的地方——成为一个团体,在这团体之内,工作是分开的,但这团体是力求自给而不待外求的。勒莫拉先生说:“城市尽量地变为附近诸村镇的宗教中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它希望能发展一切的工业,以便供给乡村之用;它把交易与转运都集中于自己的区域”^①。同时,在城市的内部,居民们是依照职业而合为若干团体的;每一技艺团体好像一个城市,有它的固有生活^②。这状态乃是古代西提社会直至颇后的时代的状态,而基督社会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但是,基督社会很早就离了这个过程。自从14世纪起,局部通同的分工制已经发达了,“每一城市在原始的时候就有了足用的毡呢。然而在1362年以前,巴尔的灰呢商已经敌不过阿尔萨斯人的竞争而失败了;在斯特拉斯堡、法郎克福尔、列布兹三个地方,到了1500年,羊毛业已经衰败了……古代的城市工业普遍性已经从此完了,不可救药了”。

自此之后,这种运动只有扩大。“中央政府的活动力、艺术、文学、信用事业等等都比古代更集中于首都,一切的入口货与出口货也比古代更集中于大口岸。千百的小商场,贩麦的,贩牛羊的,都

① Op. cit. ,p144。

② 看 Levasseur: L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France jusqu' à la Révolution, I ,p195。

扩大昌盛了。古代每一城市各有城壕,现在只剩几个大寨以为保护全国之用了。每省的大城市也像首都一般,因为省的行政、省的建设、学校等等都集中于大城市,所以大城市也渐渐发达了。各种营业,与某一类的病人,在古代是分散的,现在全省所有的或全府所有的都集中于一个地方了。种种不同的城市往往倾向于某种的专门事业,所以现在有所谓大学城、职员城、工业城、商业城、放利户的城市、以水著名的城市等等。大工业是集中于某几个地点或某几个区域的:机器厂、纺纱厂、织布厂、制皮厂、制铁厂、制糖厂等,都是为全国而制造的。人们在那里创立了好些专门学校,本地的工人是与那工厂相宜的,机器是在那里集中的;同时,信用的组织与交通都是适合于特别的环境的”^①。

固然,在某限度内,这职业组织是努力求与比它先存在的组织相适合的,这与原始的时候它努力求与家族组织相适合是同样的道理;上文的叙述就显出了这一层。再者,新建设往往先在旧建设里经过,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事实。所以区域的分配方式是倾向于机关的不同的,这也与昔日的族党一样。但是,它也像昔日的族党一般地不能永远维持这方式的。实际上,一个城市总得包括一些机关或种种不同的机关的某几部分;反过来说,却没有什么机关是由某区域完全包括的;无论区域的面积广大到什么程度,那些机关总是溢出了那区域的范围以外的。同样,最有连带关系的机关虽则往往倾向于互相接近,但是,就普通说,它们的关系的界限到了什么地步,它们的物质上的接近也只仅仅到了那个地步。有些是很分清的,而是互相直接系属着的;有些是很邻近的,而它们的关系却是远的、有媒介的。由此看来,由分工生出来的人群结合的样法,是与空间的民众分配的样法大不相同的。职业的环境与家族的环境固不相当,与地域的环境也不相当。这是一个新环境,是代

^① Schonoller; La division du travail étudiée au point de vue historique, p145—148。

替其他种种环境的；所以除非其他种种环境先消灭了，否则无从替代起。

由此看来，无论在什么地方，这社会模型总不是绝对纯粹的。同样，有机连带性也不是独自存在的，至少可以说这模型渐渐脱离了一切的混合状态，同时这连带性也渐渐占了优势。在这种结构渐渐显明而那种结构渐渐模糊的时候，有机连带性也跟着占了优势：优势之完全占得与迅速占得，须视这种结构的显明程度而定。族党所形成的确定的片段已经由区域替代了。至少在原始的时候，区域的分配是与民众精神上的实际分配相当的，虽则其分配的方式是模糊的、近似的，但它渐渐失了这种色彩，以至后来的区域只是武断的、照例的组合了。然而我们须知，在这些界墙渐渐降低的时候，就渐渐被若干体系的机关遮盖上了，而且这些机关是一天比一天发达的。由此看来，社会的进化虽则仍旧是由从前那些定因支配着——只有这一个假定是可信的，理由见下文——然而我们可以预料这进退两大趋势永远是继续地进退的，将来总有一天我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基础纯然是职业的，或差不多纯然是职业的。

再者，下文的讨论^①可以证明这职业组织在今日并没有达到应有尽有的地步；有许多变态的原因障碍着它，不让它达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发达程度。就这一点看来，它在将来更应该占重要的地位了。

三

生物学上的发达情形也是依着同一的定律的。

在今日我们知道下等动物是由相似的许多片段合成的，这些片段或是乱堆着，或是直排着；而且，在最低级的动物里，这些成分

^① 看下文，同卷第七章第二节；又卷三第一章。

非但是互相类似的,连它们的组合也是单性的。人们普遍把它们叫做“聚体”。然而这个名词的意义颇嫌含糊,而且不能说明这些集团不是由许多个别的机体合成的;原来“无论是什么聚体,只要其分子是绵延的,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体了”^①。任何群体的个性的特征乃在乎一切分子共同施行动作。然而我们须知,在聚体的诸分子之间,养料是共同的,动作不一致的时候是不能有所动作的,除非那聚体涣散了之后才不如此。还有一层:卵是由集合的许多片段之一片段所成的,然而它并不重演这一个片段,却重演它所属的聚体的全部,“在这一点看来,珊瑚式的聚体与最高等的动物并没有什么分别”^②。若要根本分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机体无论怎样集中,没有一个不表现聚体的结构的,只有程度的差异罢了。我们甚至在脊椎动物的骨节结构里或生殖排泄器的结构里发见聚体的痕迹;尤其是脊椎动物的第一元素可以确切地证明它们只是一些聚体的变相罢了^③。

由此看来,在动物界里有一种个性“是在一切的机关组合以外产生的”^④。然而我们须知,这个性就与我们所谓的片段社会的个性完全相同。非但结构的方式显然是同样的,而且连带性也是同性质的。实际上,因为动物聚体所由成的诸分子是机械地互相黏合的,所以它们必须共同然后能有所动作,至少可以说在它们不分离的时候是如此。在此等聚体里,活动力乃是团体的。在珊瑚式的社会里,一切的肠胃都是相交通的,一个个体吃什么,其余的个体就不能不跟着吃;贝利耶先生说,这乃是全意义的共产主义^⑤。聚体中的一分子,尤其是当它飘荡不定的时候,每次发生收缩作

① Perrier: Le Transformisme. p159。

② Perrier: Colonies animales, p778。

③ Ibid. , liv. IV , Ch. V , VI et VII。

④ Ibid. , p779。

⑤ Transformisme, p167。

用,势必牵连及于与它相联络的集体,于是这动作就由一个传一个了^①。在蚯蚓类的身体里,每一环节是呆板地与其他环节牵连着的,虽则它可以离开它们而没有危险。

但是,在社会逐渐进化的时候,片段模型也逐渐消灭;同理,越是高等的机体,越缺乏聚体的模型。在环节蛇类里,聚体模型虽则还很显明,已经微有伤损;至于甲壳动物里,差不多已经看不见聚体的痕迹;末了说到脊椎动物,就须待博学者的分析,然后能发现若干踪影了。替代前模型的那个模型,与有机的社会模型有许多相似之点,这是不待繁言而喻的。无论前者或后者,其结构都是从分工生出来的,其连带性也是从分工生出来的。动物身体的每一部分既变为一个器官,就有它的固有势力范围,它能独自活动而不至于牵连及于其余的器官;但是,在另一点看来,它们比聚体更能互相发生密切的关系。因为它们如果拆散了就活不成了。总之,器官的进化与社会的进化是一样的,分工制开始是利用之片段组织,后来却超脱了片段的方式而从自治的方式之下发达。实际上,器官虽则有时候也是一个片段的变相,但这只算是例外了^②。

总说一句,我们已经分别出两种连带性了;刚才我们又承认有两种社会模型是与它们相当的了。两种连带性是背道而驰的,同样,在甲种社会模型渐渐退步的时候,乙种社会模型就渐渐进步,而乙种模型也就是社会分工制所形成的模型。这结论非但能证实上文那些结论,而且证明了分工之重要。我们所从生活的社会乃是由它黏合的,同理,也是它确定了社会结构的轮廓;而且我们可以断定,就这一点看来,它的前途的任务是一天大似一天的。

四

以上两章所证明的定律有一点——仅仅有一点——是与斯宾

① Colonies animales, p771。

② 看 Colonies animales, p763 et suiv。

塞先生的社会学的定律相仿佛的。我们也像他一般地说社会里的个人在原始时代是等于零的,后来渐渐跟着文化而发达了。这虽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我们的看法却与斯宾塞先生的看法大不相同,结果弄到我们的结论与他的结论相似的地方太少,相反的地方太多了。

先说,依他的意思,团体之吸收个人,乃是因为下等社会生活在慢性的战争状态之中,需要一种人造的组织或压制。实际上,尤其是在战争的时候,若要成功就不能不团结起来。一个团体除非一致行动,否则不能抵御或征服另一团体。由此看来,一切个人的力量必须集中,而且是不断的集中,成为不能分解的团体才行。然而我们须知,若要时时刻刻有这种集中作用,唯一的方法就是成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一切个人都绝对地受中央支配。“譬如兵士的意志完全等于零,成为他的军官的意志的执行者;同理,有了政府的意志,公民们的意志也被消灭了”^①。由此看来,消灭个人的乃是一种有组织的专制,而这种组织根本是军事的,所以斯宾塞先生就从军国主义去确定那些社会了。

我们的意思恰恰相反。上文说过,个人消灭的社会模型的特征乃在乎集中作用之完全缺乏。这是同质状态的结果,是初民社会的特色。个人所以与团体分不清楚者,因为个人的意识与团体的意识几乎是混而不分的。斯宾塞先生与其同派的社会学家似乎用最近代的思想去解释那些远代的事实。在今日我们每人都很感觉得有个性,所以他们就以为古代个人的人权减消到那种地步必是由于一种专制的组织。在今日我们把人权看得这样重,于是他们觉得古人也不是甘心放弃个人的权利的。事实上,下等社会里以所不曾留一个颇大的位置给个人的人格者,并非因为个人的人格被人压了下去,却是因为在那时代它并未存在的缘故。

^① Sociologie, II, p153。

再者,斯宾塞先生自己也承认,在那些社会当中,有许多的组织是不带什么军事性或集权性的;所以他自己也把它们叫做德谟克拉西的社会^①;不过,他以为这是后世所谓工业社会的先声。如果依他的话,在那些社会里个人该有他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实际上那些社会也像受专制政府支配的社会一般,个人是没有势力范围的,我们在共产主义的普通组织上可以证明。斯宾塞先生如此主张,岂非抹煞了这一个事实?再者,各种传说,各种成见,以及其他种种团体习惯之压在个人身上,不见得比有组织的专制政府的压力轻些。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它们叫做德谟克拉西的社会,须先把德谟克拉西的平常的定义改变了才行。还有一层,假使那些社会真像人们所说带有早熟的个人主义,那么,我们势必至于断说社会的进化在原始时代就有了最完善的模型,因为“政府权力最初存在的时候只是团结的群众所表现的共同意志的力量”^②。这么说起来,历史之运行岂不是循环的吗?所谓进步,岂不仅仅是开倒车吗?

就普通说,我们很容易懂得个人若受支配,则必是受团体的专制的;因为社会里诸分子只能受一种比他们更高的权力支配,而世上也只有一种权力是具有这资格的:这就是团体的权力。无论任何个人,无论他有多大的力量,决不能独自与全社会相抗衡;社会是不能勉强受制的。所以上文说过,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是自来的,而是由社会的组织里生出来的。

假使个人主义是人类的先天所有物,为什么原始的民族在必要的时候是那样容易受一个酋长的专制呢?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风俗,甚至于他们的组织,都应该与这根本相反的改革是不相容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注意到那些社会的性质,就一切都得解释了;因为这么一来,就不会像人们意想中那样大改革了。个人们

① Sociologie, II, p154—155。

② Sociol. III, p426—427。

虽不复隶属于团体,却隶属于代表团体的一个人;团体的权力在扩张的时候是绝对的,而酋长的权力只是由团体的权力组织而成,自然也带同一的性质而为绝对的了。

我们绝对不能说专制权力成立的时候就是个人开始消灭的时候;恰恰相反,人类在此刻才向个人主义的路上踏上第一步呢。实际上,首先从社会的人丛里超升出来而成为个人的人格,要算是酋长们。他们的特别地位令他们成为唯我独尊的人物,于是他们有了与众不同的面目,由此也就有了个性。他们既统治社会,就不会被迫而追随社会一切的动作了。固然,他们的权力是从社会里抽出来的,但是,到了他的权力组织好了之后,就变为独立的,于是他们就能够作个人的活动了。由此看来,个人自动的源泉产生了,这是以前所未有的。从此以后,有人可以产生些新事物;而且在某限度以内还可以违反团体的习惯。于是那平衡性就被破坏了。

我们所以在这一点不惮烦言者,因为要证明两个重要的议论的缘故:

第一,我们每次遇着一个政府机关,而这机关又具有大权力的时候,我们不该在统治人的个别地位上探求理由,而应该在他们所统治的社会的性质上去探求。我们应该注意到是什么共同信仰或共同情感把这样大的权力寄托在一人或一家。至于元首的个人的高超性,只能在这步骤里为一种次要的作用;人格的高超只能解释团体的权力为什么集中在这人的手而不集中于别人的手,然而权力的强度却不是人格的高超所能解释的。这权力既不能永远涣散,迫不得已而求一个代表,当然是曾经显示高超人格的人占了便宜;但这高超性只能表示潮流的趋向,而这方向的本身却不是高超的人格所能创造的。在罗马时代,家长具有绝对的权力,并非因为他最老、最贤或最有经验,只因在罗马家族的种种情况之下,要他来代表家族的老共产主义。专制主义不是别的,只是一种共产主义的变相;至少可以说当专制主义不是病态的或衰落的时候是

如此。

第二,由上文所述,可见人们说的自利主义是人类的出发点,而利他主义乃是新近的产品,是一种最荒谬的议论了。

这种假定在一些人的心里所以还占势力者,因为它似乎是达尔文学说的当然的结果。由物竞天择之说,人们就把原始的人类绘成一幅悲惨的图画,以为当时的人的唯一痛苦只在乎饥渴,而且往往不得充饥解渴;在这黯淡的时期内,人类没有别的挂念,也没有别的事干,只知道互相争吃。为着要对于 18 世纪哲学之迷古梦起反动,为着要反抗有些宗教的学说,又为着要尽量地证明我们并没有失了一个乐园,过去的一切都不值得我们可惜,所以人们努力把过去的历史弄得黯淡无光,以免令人留恋。然而矫枉过正,也成为一种偏见,乃是最不科学的。达尔文的学说在伦理学上虽有可取的地方,但比之其他科学,应保留的地方更多。实际上,达尔文把精神生活的主要元素抹煞了,换句话说就是把社会的节制力忽略了;其实为生活与天择而奋斗的野蛮行为都可以由社会的节制力调剂的。无论何时何地,有了社会就有了利他主义,因为有了连带性的缘故。

所以我们初有人类的时候就发现了利他主义,而且是过度的利他主义,譬如野蛮人有种种禁戒,为的是服从宗教的传说;又在社会要他牺牲的时候,他可以牺牲了他的性命;印度的寡妇固执地要从丈夫于地下,其志不可稍摇;古鲁华人的族长死后必跟着自杀;西尔特的老翁因为怕同伴中增加了一个能吃饭不能做事的人,情愿一死以减轻他们的担负。这一切不都是利他主义吗?我们把这些实施看做迷信的行为吗?迷信又怎么样,这些行为不是已经足以证明他们有牺牲一己的能力了吗?再者,迷信的界限是从何处起,至何处止的?我相信人们很难回答这问题,而且不能给予“迷信”一个科学的定义。我们对于我们所从生活过的地方,或对于与我们有了长久关系的人,都有一种爱恋的心理,这岂不也是迷

信？然而这爱恋的力量岂非精神建设上的健全状态的特征？严格地说，一切感觉的生活都是由迷信造成的，因为感觉力受判断力支配的地方少，而支配裁判力的地方多。

科学地说，一种行为，如果由绝对个人的情感或意象形成的，就是自私的行为。如果我们记得上文所说，在下等社会里，个人的意识被团体的意识侵占到什么地步，那么，我们甚至于要说个人意识不是自我的，而是纯粹的一种利他主义。这是刚第亚克所要说的话。然而这一个结论却是矫枉过正的，因为无论团体模型发达到什么程度，总有一种精神生活的范围是为各人所固有，而且人人所不同的：这就是与机体及机体的种种状态有关系的那些情感、意象、倾向等等所形成的那个范围；这是那些内外的感觉以及与感觉直接关连的那些动作。这是一切个性的第一基础，是不可移动的，是与社会状态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利他主义是从自利主义生出来的；如果这么说，就等于无中生有。严格地说，在原始的人类的一切意识里就有了这两种行为的动机；因为在原始时代就有了若干事物是仅仅与个人发生关系的，同时也有了若干事物不是个人所有的，所以人类的意识里就有了这两类的事物的反映了。

只有一层是可以说的，在野蛮人里，自我的下部分在自我的全体中占有较大的部分，因为自我的全体的范围较小的缘故，而自我的全体的范围较小，又是因为精神生活的那些高超部分不很发达的缘故；由此看来，那自我的下部分更有相当的重要关系，而它对于意志更有权威。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除了机体上的需要之外，正如爱斯宾那斯先生所说，初民的意识是完全离了自我的。反过来说，文明人的自我主义直达到最高的意象：我们每人各有自己的见解、信仰以及个别的愿望，而且我们坚持我们的见解、信仰、愿望。甚至自我主义混入了利他主义，因为在我们要做利他者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的个别色彩，有我们的精神样法，我们不肯离了我们的个别色彩与样法而做利他的事情。固然，我们不该

因此断说自我主义在生活的全部里已经变大了；因为我们注意到我们的意识的全部也变大了。然而有一层也是真的，这就是个人主义在绝对的价值上发达了，冲进了从前它所不能进的地方去了。

但是，这个人主义是历史进展的结果，也还不是斯宾塞先生所描写的个人主义。他所谓的工业社会与我所谓的有组织的社会不相同，也像他所谓的军事社会与我所谓的以家族为基础的片段社会不相同。关于这一点，待下章说明。

第七章 有机的连带性与契约的连带性

—

当然，在斯宾塞先生所谓的工业社会里，也像在有组织的社会里一样，社会的谐和是根本从分工生出来的^①。其特征乃在乎产生一种机械式的合作，由此合作得到谐和，于是各人去寻自己的利益。只须每一个人尽了一种特别的职务，就势必不能不与别人发生连带关系。这不是有组织的社会显然的特征吗？

但是，斯宾塞先生在高等社会里所指出的社会连带性的主要原因虽则不错，而他对于这原因产生结果的方式却误会了，于是就认不清楚那结果的性质了。

实际上，在他看来，他所谓的工业的连带性呈现下面的两个特征：

这连带性既是自然而然的，便用不着什么压力去产生它或维持它。所以用不着社会的干涉，人们已经自然而然地合作了。“每人都能自食其力，把他的出产品与别人的出产品交换，为人出力而受人报酬，加入某一社会为的是营一种大或小的企业，而并不必受

① Sociol. , III , p332 et suiv.

社会全体的指挥”^①。由此看来,社会的活动范围一天比一天缩小了,因为它再也没有其他的对象,其对象仅仅在乎禁止各个人互相僭夺,或互相损害,换句话说,社会只是消极的裁制机关了。

在这些条件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关系乃是绝对自由的交换。“一切的工业上的事务……都是自由交换的。在个人的活动力渐渐占优势的时候,这关系也就渐渐占优势了”^②。然而我们须知,交换的通常形式乃是契约;所以“在军国主义衰落,工业主义发达的时候,中央的权力范围渐渐缩小了,自由活动力渐渐增加了,于是契约关系也就渐渐变为普通的了。到了后来,在充分发达的工业模型里,这关系竟成为完全普遍的了”^③。

在这上头,斯宾塞先生的意思并不是说社会是寄托在一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契约之上的。恰恰相反,如果假定了一种社会契约,就与分工的原则不能相容;我们越着重了分工的原则,越不能完全放弃了卢骚的主张。因为如果要这样的一种契约变为可能的,先须在某一时期一切的个人意志都赞成了社会组织的基础,于是每一个个别的意识里都起了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最普遍的政治问题。但是,若要达到这地步,先须每个人出了他的个别范围,人人都做同样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家与立法家的职务。我们试设想社会有了约法的时候:如果是全体赞同的,则一切意识的内容就是完全一致的了。由此看来,社会的连带性从这样一个原因生出来的时候,它与分工是丝毫没有关系的。

尤其是斯宾塞先生所谓工业社会的特征是一种自然的、机械的连带性,这与分工更不相像了;恰恰相反,在这社会最后目的之有意识的追求途中,他看见了军事社会的特征^④。要有这样一种契

① Ibid. , III . , p808.

② Sociol. , II , p160.

③ Ibid. , III , p813.

④ Sociol. , III , p332 et suiv. 又看 *L'Individu contre l'Etat*, passim. Paris, F. Alcan.

约,先须一切个人们都能想象团体生活的普通条件,然后能作有意识的选择。然而我们须知,斯宾塞先生很晓得这样的—个想象乃是超越现在的科学的,因此也就是超越意识的。他非常深信对于这种问题的考虑乃是枉然的,所以他甚至于想要立法人也不去考虑,更谈不到给民众的意见去支配了。他以为社会生活也像普通—切生活,若要自然地组织起来,必须是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只受需要的直接逼迫,而不能依照人们的智慧所考定的—个计划。由此看来,他并不以为高等社会是可以依照民众正式论定的一种计划去建设的了。

因此之故,社会契约的概念在今日是很不容易辩护的,因为它已经与事实不发生关系了。观察社会的人,在路上遇不着它了。非但没有—个社会是有这样—个来源的,而且没有—个社会的结构是呈现契约组织的一线痕迹的。由此看来,这既不是历史上旧有的一—种事实,也不是历史发展途中所现出的一—种倾向。所以,为着把这学说刷新,给它多少信用起见,只好把每—个成年的个人加入他所由生的社会的一—件事实叫做契约——其实他所以加入那社会,是因为他要继续地在那里生活。但是,这么—来,人类的一切活动,凡不是受压迫而成的,岂不都可以叫做契约的吗^①? 这样说下去,无论过去与现在,都没有—个社会不是契约的,因为没有—个社会是仅仅靠压迫的结果而存在的。关于这—点,上文已说明了理由。人们有时候以为古代的压力大于现代的压力,这因为他们有了一—种幻想,以为下等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很少乃是压制的结果。其实社会生活在常态的时候总是自然的;到它失了常态之后,就不能再延长了。个人是自然而然地放弃了自由的;甚至在没有什么可放弃的时候,我们说出放弃二字还是不对的。由此看来,假使我们把契约这名词的概念扩大,甚至于扩得太大了,那么,种种

① 这是 Fouillée 先生的意思,他把压迫与契约相对而言(看 *Science sociale*, p8)。

不同的社会模型都可以弄到毫无分别;如果我们把契约认为一种确定的法定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自古以来,个人与社会之间,这一类的关系是绝对不曾存在过的。

但是,假使上等社会不寄托在一个基本的契约之上,这契约又不以政治生活的普通原则为标准,那么,依照斯宾塞先生的意思,这些社会就会把或倾向于把个别的契约的大系统为唯一的基础,这一系统的契约就把各个人互相联络着。由此说下去,各个人必须在互相系属的时候才能系属于社会,又必须在私人自由缔结契约的情形之下他们才能互相系属。这么一来,社会连带性并非别物,只是各个人利益上的自然的协和,而契约只是这种协和的自然的表现。社会关系的模型就是经济的关系,离开了一切的规定,纯是双方自由提议的结果。总说一句,社会只是各个人交换他们的工作产品的一个交通机关,并没有任何的纯粹的社会活动力去支配那交换作用的。

由分工制产生统一性的那些社会,真有这一个特征吗?假使是真的,我们尽可以有理由怀疑那些社会的固定性了。因为利益虽能使人们相接近,这只是片刻的事情;它所能产生的只是一种外的关系。在交换的事实中,各种主动力是合不拢来的;等到事情完了之后,每一主动力就完全回到原来的状态了。意识与意识之间,只有表面的接触;它们既不互相冲入,也不极力地互相系联。如果我们视察得彻底些,我们甚至于可以看见一切利益的谐和里还包藏着一种隐暗的冲突,或是仅仅延期的冲突。因为在利益独自当权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去压制那些现存的自私心,所以每一个自我都与另一个自我站在战争的局面之上;这永远的冲突状态里,所有的休战状态是不能长久的。实际上,利益乃是世上最没有恒久性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因只能生出一些过渡式的接触与短期间的协助。由此看来,这究竟是不是有机连带性的真性质,我们不能不加以审察了。

依斯宾塞先生所承认,无论何时何地,工业社会总不是纯粹的:这只是部分的理想模型,这模型在进化史中已经一天比一天更显露,却没有完全实现。因如之故,我们如果要有权利把刚才所说的那些特征归在这模型身上,先须有了科学方法的证明,证明除了退化的情形不算之外,社会越是高等,则其所呈现的那些特征越是完全。若不能如此证明,斯宾塞先生的议论就不能成立了。

人们首先要说,社会的活动范围已经渐渐缩小,而个人的活动范围因此渐渐扩张。但是,如果要用真的实验法去证明这一个议论,并非像斯宾塞先生那般,只举出个人脱离了团体的势力范围的几件事情做证据就足够的;这些例子尽管很多,也只能做幌子,而其本身并没有任何证明的力量。因为在某一点上,社会的活动尽可以是退步的,然而在其他诸点上,它却是扩张了的;到了后来,人们竟把一种变形误认为一种消灭的事实了。若要客观地找证据,并不在乎随便举些例子,唯一的方式乃在乎从古代一直追寻至于最近的时代,看社会活动力所赖的实施作用的那一个机关是什么机关,又看它的面积是否随着历史而增加或减小。我们晓得,这机关就是法律。凡是社会强迫其诸分子所行的责务,无论怎样不关重要或怎样短命,总有一种制裁的形式;因此,我们从这机关的相对面积就可以很准确地测量社会活动力的相对领域了。

然而我们须知,法律的面积非但不减小,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增加,更复杂,这是显然的事实。一种法律越是初民的,它的面积越小;反过来说,越是近代的法律,则其面积越大。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用不着怀疑的。固然,社会的活动范围扩张的结果,个人的活动范围并不因此而变为更小。实际上,我们不要忘记:规定的生活固然增加,而普通的生活也增加了。但是,社会的纪律不是一天比一天更松弛的,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了。固然,在它所建立的形式当中,有一个形式是倾向于退化的,连我自己也证明了这一层;但是,还有其他诸形式,更繁富的,更复杂的,却替代了它而发达了。压

制性的法律虽则失了若干地盘,而恢复性的法律,在原始的时代是完全不存在的,现在却一天比一天发达了。社会的干预行为虽则不复在乎把某几种一律的成法强迫一切人们去实施,却在乎确定与规定种种不同的社会职务之间的特别关系。社会的干预行为并不因变了另一性质就变小了。

斯宾塞先生会答复我,说他并不曾以为一切的干预行为都减少了,他说的只是积极行为的减少。我们就承认了这一个分别吧。无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这干预行为总不免是社会的;主要的问题乃在乎它是否扩大或缩小了。无论是命令式或禁止式,无论说的是“该做这事”或“不该做那事”,如果社会更加干预,我们就没有权利说个人的自由意志渐渐足以应付一切了。确定行为的这些法律,无论是命令的或禁止的,都增加了;然而我们不能说这行为是渐渐完全从个人的意志出发的。

但是,这一个分别,在它本身就能成立了么?所谓积极的干预,斯宾塞先生的意思是说强迫人们的行为;至于所谓消极的干预,只指强迫人们禁戒某种行为而言。“一个人有一块田地,我替他耕种一部分或全部分,或指示耕种方法之一部分或全部分而强迫他遵从:这就是一种积极的干预。反过来说,我对于他的耕种既不加以帮助,也不加以指示,我只禁止他侵占邻人的耕获物,或从邻人的田地经过,或在邻人的田地上堆弃泥土:这就是消极的干预。替一个公民求达目的,或指示那公民一些方法以求达其目的,比之禁止那公民阻碍另一公民自由地求达目的,这乃是显然不相同的两件事”^①。如果这是“积极、消极”两名词的意义,那么,所谓积极的干预行为却不是正在消灭的了。

实际上,我们晓得,恢复性的法律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然而我们须知,在大多数的情形里,这法律若非指示公民所当求达的目

^① Essais de morale, p194, note。

的,就是干预那公民所用以自由地达到目的的那些方法。在每一种法律关系之下,它解决下列的两个问题:(1)在常态的时候,这关系是在什么条件与什么形式之下存在的?(2)这关系所产生的义务是哪几种?确定形式与条件,这在根本上乃是积极的事情,因为须迫着个人遵从某种方式以求达他的目的。至于说到义务,假使其原则仅仅在乎禁止他人施行职务,斯宾塞先生的议论至少还有一部分是真的。然而事实上,就最普通说,那些义务乃在乎规定一些职守,是具有积极性的。

让我们详细讨论好了。

二

真的,关于契约的种种关系,在原始时代是完全不存在的,到了社会的工作渐渐分开的时候,它们的数目也渐渐增加了。但是,有一层似乎是斯宾塞先生所看不见的:非契约的关系的数目同时也增加了。

我们先审察一部分的法律,是人们所谓私法。其实这一部分法律还支配着一些散漫的社会职务上的关系;换句话说,还支配着社会机体里的脏腑生活。

先说,我们晓得,家庭法起初是简单的,后来渐渐变为复杂了,换句话说就是家族生活所生出来的各种不相同的法律关系比从前多得多了。然而我们须知,从某一方面说,些些关系所生出来的义务乃是极富于积极性的;这是权利与义务的交互性。又从另一方面说,它们并不是契约的,至少从它们的模型的形式上看去不是的。它们所属的条件与我们个人的规律相关连,而我们个人的规律的本身又与我们的身世血统有关系,因此,也就是由我们的意志所不能支配的那些事实去支配我们个人的规律了。

话虽如此说,婚姻与继嗣都是家族关系的源泉,而婚姻与继嗣却是一些契约。但是,我们恰恰见得,社会越是属于高等模型的,

则这两种法定行为就越失去纯粹的契约性了。

非但在下等社会里,就说在罗马,直到帝国时代的末期,婚姻还是完全私人的事情。就普通说,这是一种买卖;在初民是真的买卖,到后来是假的买卖;但在双方同意,经过了相当的证明之后,就是有效的了。既用不着任何堂皇的仪式,也用不着任何政府的干预。到了基督教,然后婚姻变了性质。在很早的时候,基督教徒已经习惯于由一个牧师举行他们的婚礼。到了东方皇帝烈昂第六,他把这习惯定为东方的法律。从此以后,婚姻不能自由缔结,只能由一种公众的权力——即教会——做媒介;而教会的任务非但是见证,而且只有它能创造那法定的关系,不像昔日只有双方的同意就足以建立这关系了。我们晓得,此后宗教关于这事的任务是由公民政府替代了;同时,社会的干预行为及婚姻的必要手续也增加了^①。

继嗣的契约,在历史上更有显明的证据。

上文说过,在北美洲的印第安诸族党里,继嗣的实施是多么容易,其范围又是多么宽。依那种继嗣法,亲属的任何形式都可以产生。如果继嗣人与立嗣人的年龄相仿,他们就变为兄弟或姊妹;如果继嗣人是已经做了母亲的妇人,她就变为立嗣人的母亲了。

在阿剌伯民族里,在漠罕默德以前,继嗣作用往往可以造成一些真的家族^②。常有许多人是互相继嗣的,于是他们互相变为兄弟或姊妹,他们的亲属关系很密,竟像同出一源的一般。在斯拉夫民族里,我们可以发见同类的继嗣法。就最常见的情形说,不相同的许多家族的诸分子可以互相认为兄弟姊妹,而成为一个所谓“同胞”。这些社会是自由结合而没有仪式的:双方同意,就算缔约了。然而这些义兄弟姊妹间所赖以维系的关系甚至于比真同胞的关系还更密

① 当然,关于离婚也是如此的。

② Smith: *Marriage and Kinship in early Arabia*. Cambridge, 1885, p133。

切呢^①。

在日耳曼民族里,古代的继嗣大约也是一样地容易而常有的。很简单的一些仪式已经足以构成继嗣了^②。但是,在印度,在希腊,在罗马,继嗣行为已经被一些确定的条件所支配了。立嗣人须有某一定的年龄,又须不是继嗣人的晚辈亲属;总之,这家族的变化已经变为一种很复杂的法定事件,需要官吏的干预了。同时,有立嗣权的人数也更有限制了。只有家长或真独身者才能立嗣,而且家长必须在没有法定的子女的时候才能立嗣呢。

在我们现代的法律里,限制立嗣的条件更增加了。继嗣人须是未成年的,而立嗣人又须是超过五十岁的,事前还须立嗣人已经把继嗣人当做亲生的儿童看待了许久才行。这样限制了之后,立嗣行为就变了很罕见的事件。在现代法律未纂定以前,立嗣法差不多完全失势了;就说今日吧,荷兰与南加拿大还完全不承认立嗣法呢。

在变为罕见的时候,立嗣法同时也失了若干效用。在原始的时代,继嗣式的亲属,无论在任何一点上都是与血统的亲属很相像的。在罗马,相似性还是很大的,但是已经不是完全相同的了^③。到了16世纪,继父没有立下遗嘱,嗣子就没有承继权了^④。我们的法律里已经建立了这种法律,然而继嗣所生的亲属关系是不能超出立嗣人与继嗣人的关系以外的。

依传统的解释,所为这继嗣的习惯在古代社会里只为的是祖先的祭祀的绵延,这是多么不充分的理由。在最宽的限度内最自由地实行立嗣法的那些民族,像美洲的印第安人、阿剌伯人、斯拉夫人,他们都不知道有这种祭祀;至于在罗马,在雅典,换句话说就

① Krauss: *Sitte und Brauch der Südslaven*, Ch. XXXI。

② Viollet: *Précis de l'histoire du droit français*, p402。

③ Accarias: *Précis de droit romain*, I, p240. et suiv.

④ Viollet, *op. cit.*, p406。

是在家族宗教最盛的地方,立嗣法却第一次受社会的干预与限制。由此看来,立嗣法虽能应祭祀祖先的需要,而它并不是为须要祭祀祖先而成立;反过来说,当它倾向于消灭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的姓氏与种族的绵延不像古人那样注重了。我们如果要寻找这变化的定因,必须在现代社会的结构与家族在现代社会所占的地位去寻找才行。

关于这真理的另一证据,乃是:到了后来,非但单靠私人的允许不能加入一个家族,而且要退出一个家族还更困难。亲属关系既非由契约生出来的,同理,也不能当做这类契约一般地取消。在伊洛古华民族里,有时候人们看见某族党的一部分出了这族党而另入邻近的族党^①。在斯拉夫民族里,族党中有一分子对于共同生活厌倦了,可以脱离了家族,在法律上成为这家族的外人,同理,他也可以被家族摈斥^②。在日耳曼民族里,每一个法郎克人如果想要完全脱离了亲属关系的一切责任,就可以用一种简单的仪式去脱离^③。在罗马,为子者不能单凭着自己的意志而脱离了他的家族;在这一个表征上,我们可以承认罗马社会是一个较高等的社会模型。但是这关系虽则不是为子者所能断绝的,却是为父者所能断绝的;父子关系之解除就靠为父者的决定。到了今日,无论父子,都不能改变家族关系上的自然状态:诞生时的父子关系是永远存在的。

总而言之,在家族关系增加的时候,同时也就有了一种公众的性质。非但就原则说这些关系不是以契约为来源的,而且契约在家族里的作用也一天比一天减小了;反过来说,对于家族关系之成立、解除、改变,社会的干预却渐渐增加了。这理由乃在乎片段组织之逐渐退步。实际上,家族在很长的期间内真是社会的片段。

① Morgan; Ancient Society, p81。

② Krauss, op. cit. , p113 et suiv。

③ Loi salique, tit. IX。

在原始的时候,它是与族党相混的;后来它虽与族党有了分别,却只像部分之于全体;它乃是族党的副片段组织的产品,这副片段组织与族党本身所由生的那种组织是完全相同的。到了后者已经消灭了之后,前者还以同样的资格而存在。然而我们须知,凡是片段的东西,都是渐渐被社会群体所吸收了的。所以家族就非改变形式不可了。在从前它是大社会其中的一个自治社会,后来却渐渐倾向入于社会机关的系统了。它自身也变为社会机关之一,负担着特别的任务;因此,在家族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却可以影响及于全社会。这么一来,社会就需要一些支配机关出而干预;这些机关有一种节制作用,又在某一些情形之下甚至于有一种积极的刺激作用,可以支配家族对社会所尽的职务的方式^①。

然而我们非但在契约关系之外感觉着社会作用的存在,而且在这些关系本身的作用上也感觉着社会作用的存在。因为在契约中并非一切都带契约性。值得叫做契约的只有双方同意而且仅以自由意志为来源的一些约言。反过来说,一切非经双方同意的责任都是不带契约性的。然而我们须知,凡是契约存在的地方,必受一种规定的支配,这规定乃是社会的产品而不是个人的产品,而且这一类的规定总是渐渐扩大而变为复杂的。

真的,在缔约者双方同意之后,尽可以对于法律条文上的某几点不必遵守。但是,关于这一层,他们的自由权并不是毫无限制的。譬如不依照法定的有效条件所缔结的一个契约,并不因双方同意遂能有效。固然,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现在的契约已经不受一些确定的形式的限制;不过我们还须记得在现代法律里还有一

① 例如在保护行为与禁治产的情形之下,有时候公众的权力是可以干涉的。这支配作用的进步,与上文所述团体情感关于家族部分的退步,是不相冲突的;恰恰相反,必先有了后一种现象然后能有前一种现象,因为若要那些情感减小了或衰弱了,先须家族与社会不复混淆,脱离了共同意识的支配,建立一个独自活动的范围。然而我们须知,必须如此变化,然后家族能变为社会的一个机关,因为一个机关即是社会里的含个性的一部分。

些形式上的契约。但是,就普通说,法律虽则不像古代有种种形式上的要求,而他却把契约归属于另一类的债务之上。凡是无订约能力的,无对象的,或其原因是非法的,或卖物之人不该卖,或所卖之物不该卖,法律上都不承认其契约的债务。在法律所定的种种契约所生的债务当中,有许多是不容以任何其他契约替代的。譬如卖物人对于买物人负保证的债务,保证它个人的事实所生的一切“收夺”(第 1628 条),又在“收夺”的时候,无论来源如何,只要买物人不曾知道了危险,卖物人就有偿还原价的债务(第 1629 条),又对于他所缔约的物件有明白解释的债务(第 1602 条)。同样,至少在某限度以内,他不能不保证没有隐疵(第 1641 条与 1613 条),尤其是在他已经晓得有隐疵的时候更应负责。如果关于不动产,买者的责任在乎不利用卖者的境遇而十分低抑物产的真实价格(第 1674 条)等等。再者,一切关于证据方面,例如契约所生的行为的性质,与那些行为的期限,都是绝对不受个人交易的支配的。

在另一些情形之下,社会作用之表现,非但在乎拒绝承认违法缔结的契约,而且在乎积极的干涉。譬如无论双方原约如何措辞,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法官可以允许负债人展期偿还(第 1184 条, 1244、1655、1900 条),或强迫借物人将所借之物在原定期间以前交还借主,如果借主急需此物应用的话(第 1189 条)。但是,若要知道契约所生出来的债务不都是立约时所约定的,最好的证据是:它“非但强迫人们实行契约中所表达的话,而且凡是习惯法律依照债务的性质而连带产生的一切债务也被强迫实行”(第 1135 条)。依照这一个原则,我们应该在契约中加上了“习惯上的种种成法,未言明者亦在此例”(第 1160 条)。

但是,纵使社会作用不在这种明文里表现,也不能说它不是真的社会作用。实际上,人们有这样违反法律的可能性,似乎把契约法的作用改为狭义的契约的或然的替身;然而就最普通的情形说,

这种可能性乃是纯然学理的。若要加以证实,只须想象契约法是寄托在什么上头的就行了。

固然,当人们由契约而结合的时候,是因为在简单或复杂的分工之后,他们是互相需要的了。但是,若要他们很谐和地合作,单靠相互间发生关系,甚至于单靠他们觉得他们是生活在互相系属的状态之下的,还不行。还须合作上的一切条件在他们有关系的全时间内都有了规定。义务与权利之确定,非但要顾到立约时的现存状况,而且要提防可能的状况发生以致现存状况受了影响。若非如此。就时时刻刻会有新的冲突。实际上,我们不要忘记:分工虽能使各方的利益发生连带关系,却不至于使它们互相混淆;让它们仍旧是有分别的,而且是敌对的。在个人的机体的内部,每一器官是与其他器官虽则合作,同时却是敌对的;同理,每一个缔约人,虽则需要另一个的合作,同时又想要以最小的代价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要尽量地多得权利,又尽量地少尽义务。

由此看来,各方面的权利义务之分配,势必要预先确定,然而又不能依照一种预定的计划去分配。在那些事物的性质里,我们找不出什么是可以由此演绎而说双方的义务是应该到这限度而不应该到那限度。但是,一切这类的确定都只能由一种仲裁契约生出来,这乃是现存的利益的敌对性与连带性的折中点。这是一个平衡地位,须经过颇勤力的摸索,然后可以得到的。然而我们须知,在每次我们发生契约关系的时候,既不能重新摸索,又不能重新出代价以求充实这平衡性,这乃是显然的。无论就哪一方面说,我们都做不到这一层。我们不该待到种种困难发生的时候才去解决,然而我们既不能预料我们的契约将来会经过一些什么可能的状况,又不能依照心理推测将来在某情形之下双方就应该有某种权利与义务,除非关于那问题我们有了特别的成规。再者,生活上的物质条件也是不容这样的事情能够重演的。我们时时刻刻,而且往往在无意中,遇着了这些关系,例如买物、卖物、旅行、雇工、住

客栈等等。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有一大半是带契约性的。假使每一次都要重新奋斗,作种种必要的磋商,好好地成立谐和的条件,以备现在,兼备将来,那么,我们岂不僵了?为着这些理由,假使我们单靠我们所磋商而定的契约而发生连带关系,那么,只能生出一种无常的连带性了。

但是,有了契约法,我们所未确定的关于我们的行为的法律上的结果,都被契约法确定了。它所表现的是平衡性的通常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自己显现的,后来又渐渐由发生的情形的平均数确定了些。契约法是许多的变化无穷的经验的结晶,我们个人所不能预料的都被它预料到了,我们所不能规定的都被它规定了;这种规定虽非出于吾人之手,而出于社会的传说,然而它强迫我们实行。它所强迫我们实行的责任乃是我们所不曾约定的;这是依契约的狭义说,因为我们在订约时并不曾讨论到那些责任,有时候甚至在事前并不知道有那些责任,固然,起始的行为总是契约的;但是,这行为之后还跟着有些行为,甚至是直接跟着的,而这些行为却多少超出了契约的范围之外。我们合作,是因为我们曾经愿意合作;然而在我们甘心的合作里却生出一些义务是我们不曾愿意做的。

在这一点上看来,契约法就另有一种外观了。这并不仅仅是个人盟约的有用的补充品,实是契约的根本标准。它凭着传统的经验的力量强迫我们实行,就成为我们的契约关系的基础。我们若要离开它,只能离开一部分,或偶然地离开。法律赋予我们一些权利,强迫我们尽一些义务,竟像出自我们的意志。在某一些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放弃若干权利,或卸去若干义务。然而其所放弃的权利与其所卸去的义务终当认为立约的状况所应有的权利义务的通常模型,若要改变这模型,非有一种明文规定不可。因此,改变的情形是比较地很少的;就原则上,我们应用的是常规;改革只是例外的情形。由此看来,契约法对于我们有很大的支配力,因为它预先确定了我们所当做的事与所能要求的利益。这种法律只由双

方协定就可以修改；但是，如果未经修改或变换，它就有全部的执行力；再者，我们要立法，也只能在断断续续的方式中做去。所以，契约所生的种种义务所赖以规定的法律，与公民的其他种种义务所由规定的那些法律，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罢了。

末了再说，在法律所具有的这一种有组织的而且确定的压力之外，还有另一种压力是由风俗上生出来的。在我们论定我们的契约与实行我们的契约的时候，我们所用的方式不能不合乎习俗的规则；这些规则虽不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为任何法律所规定，却一样地有权威。有些职业上的义务纯然是道德的，然而是很严紧的。尤其是在所谓高等职业界，这些义务更为显明。它们虽则也许不像契约法里的义务那样多，然而我们尽可以自问这是不是一种病态的结果。关于这一层，下文更有说明。我们须知，这种作用虽比上述那种作用散漫了些，总还一样地是一种社会作用；再者，契约关系发达到什么程度，这作用势必跟着扩张到什么程度，因为它是像契约一般地分化的。

总而言之，契约的自身是不够用的；幸亏有了以社会性为来源的一种契约规定，然后有成为契约的可能。有契约就有社会的规定，一则因为契约的作用不很在乎创造一些新规律，而在乎把那些预先规定了的普通规律分化于许多特别情形之下；二则因为契约没有而且不能有联络双方的能力，除非在某一些确定的条件之下才行。在原则上，社会所以给它一种强制力者，这因为就普通说，双方的个人意志的妥协，除了上述的那些特别情形之外，已经足以保障社会的散漫职务的谐和的合作了。但是，如果它违反它的目标而行，如果它的性质在乎扰乱各机关的有规则的活动，如果它是不公平的，那么，它既没有任何的社会价值，势必被剥夺去一切的执行力了。由此看来，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社会的任务是不能仅仅在乎被动地执行那些契约的；其任务还在乎确定契约在什么条件之下才有执行性，又遇必要时，把契约恢复到通常的形式上去。

一个条文的本身如果不是公平的,虽经双方同意也不能使它变为公平;而且有些公道的规律是应该由社会提防其被违犯的,纵使有关系的各方面都赞成违犯,社会也非干涉不可。

这么一来,社会必须有一种规定,而且这规定的范围是可以预先限定的。斯宾塞先生说,契约的目的在于保障工作人工作的消耗的代价^①。如果这真的是契约的作用,那么,如果要它施行作用,就须更详细地加以规定,像今日这样还是不行的;假使它像今日这样已经足以产生这种代价,那真是不可思议了。事实上,有时候是代价不偿消耗,有时候是消耗不值代价,其比例之不相称,往往是很惊人的。但是,全学派的人都可以这样答复我:如果代价太小了,那职务就会被人抛弃而另就其他职务;如果代价太高了,那职务就多人要担任,于是竞争起来,利益又会减少了。其实他们忘了一层:民众的一部分是不能这样轻易离开他们的职务的,因为除此之外就没有他们所能接近的职务了。就说那些行动自由的人们吧,他们也不能一时就有了这自由;这样的改革是要长时期才能实现的。在这过渡时期,好些不公平的契约——严格说就是无社会性的契约——已经由社会的协助而执行了;再者,在某一点上成立了平衡性,也保不住在另一点上这平衡性不被破坏了啊。

我不用多寻证据,大家都可以明白,这种干涉作用虽有种种不同的形式,而其性质却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其结果在乎确定我们应该在何种方式之下合作。固然,合作的各种职务并不是由它发动的;但是,一经合作了之后,它就来支配了。我们才做到了合作的第一步,我们已经有了契约,而社会的支配作用已经加在我们身上了。斯宾塞先生所以把它称为消极的者,因为在他看来,契约只存在于交换之中,但是,纵使就这一点看,他的措辞也还是不恰当的。固然,在我已经收受某货物或已经利用了某人的助力之后,我不肯

^① Bases de la morale revolutionniste, p124 et suiv.

给人家那言定了的代价,我占夺了人家所有的东西,于是社会就强迫我践约;在它强迫我践约的时候,我们尽可以说它只提防我损害社会,怕我对于社会有间接的打击。但是,如果我只答应了帮助别人,事前并未领受报酬,却也不能不实行我的契约;在这情形之下,我并未损人以利己:我仅仅不肯给人利用罢了。再者,上文说过,契约并不完全是交换;在合作的诸职务之间还有一种很好的谐和。这些职务并非仅仅在物件从甲手至乙手的短期间内发生相互的关系;而且势必生出了许多更扩大的关系来,而这些关系的连带性是不容扰乱的。

斯宾塞先生把自由缔约的学理与生物学相比较,然而他所比较的话与其说是他的证据,不如说是一个反证。他也像我们一般地把经济上的种种职务与个人机体的脏腑生活相比较,他说脏腑生活不是直接地系属于脑脊的系统的,它只系属于一个特别的机关,这机关的主要干部乃是大交感神经与肺胃公有筋。但是,由这种比较虽则可以仿佛地演绎,说经济上诸职务的性质在适宜于受“社会的脑”的直接影响,而他不能因此就说它们可以脱离了社会的一切支配力;在某限度内,大交感神经固然可以离了脑系而独立,然而它制驭脏腑的动作也像脑系制驭筋络的动作一般。由此看来,如果在社会里有像这类的一个机关,则它对于它所管属的那些机件也应有类似的支配作用才是。

依斯宾塞先生的意见,与此相当的,乃是“报告的交换”,这种交换乃是不停止地从甲地方到乙地方,报告“供”与“求”的状况的,这么一来,就能停止或催促货物的生产了^①。但是,在这上头,并没有什么是与一种支配作用相类似的。传达一种消息并不就是命令一些动作。这种职务显然是“输入神经”的职务,而与神经节的职务毫无类似之处。然而我们须知,上文所述的制驭作用乃是由神

^① Essais de Morale, p187.

神经节施行的。神经节位置于种种感觉的途中,这些感觉纯然靠神经节为媒介然后能反省而有所动作。假使这种研究更进步了些,我们大约可以知道它们的作用无论是否中央的,总在乎保障它们所支配的那些职务的谐和的合作;假使合作是时时刻刻随着刺激的印象而变化的,岂不时时刻刻失了组织?由此看来,社会的交感大神经非但包括一系统的传达的道路,而且应该包括一些真能支配的机关;这些机关的责任在乎组合一些内的动作,与神经节组合外的动作一般,它们应该随着需要而有制止刺激的能力,或节制刺激的能力。

由这种比较归纳起来,我们甚至于设想现代支配经济生活的那种支配力还不是一种常态的支配力。固然,它不是完全没有的,上文已经说过了。但是,它如果不是散漫的,就是直接由政府产生的。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很难找得着类似交感大神经的神经节的一些支配中心。当然,如果这种怀疑的基础只在乎个人与社会之间没有平均性,就值不得我们注意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直到最近的时代,这些媒介机关还是存在的:这就是技艺团体。关于技艺团体的利弊,我们用不着在这里讨论。再者,这种讨论很不容易是客观的,因为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些实利的问题,就非依照我们个人的情感不可。但是,一种制度既为许多世纪的社会所需要过,只这一层,已经可以证明社会不至于忽然就能缺少了它了。固然,社会是变化了的;但是,我们尽可以不凭证据就假定社会的变化只需要的是一种改革,并没有要求根本的破坏。总而言之,现代社会在这些条件之下生活的时间还短,我们不能决定这状况是通常的抑是偶然的,是确定的抑是病态的。自从这世纪以来,社会生活的范围里令人感觉得种种不安状态,这似乎不能给予我们一个良好的答案。下文还有许多事实是可以证明这一种假定的^①。

① 看卷三第一章。尤其是在序文里,关于这一点,说得更明白些。

三

末了还有行政法。所谓行政法是指一些规律的全体,这些规律一则确定了中央机关的种种职务与这些职务的相互关系,二则确定了直接隶属于中央机关的那些职务与它们的相互关系,又与中央职务以及社会的散漫职务的种种关系。如果我们仍旧引用生物学上的话——这虽是譬喻,却很方便——我们可以说行政法是支配社会机体的脑脊系运行的方式的。这个系统,就流行的话说,就是政府。

若说在这形式之下表现的社会作用是积极性的,这是没人否认的话。实际上,它的对象在乎确定这些特别职务应该在什么方式之下去合作。甚至在某几点上看来,它还强迫合作;因为如果要维持这种种不同的机关,势不能不征收赋税,而赋税是每一公民所不能不缴纳的。但是,依斯宾塞先生的话,在工业模型渐渐离开了军事模型的时候,这支配机关渐渐退步了,到了最后,政府的职务势必只剩有司法方面的行政了。

不过,这议论所根据的理由是非常不充分的;斯宾塞先生只稍为把英国与法国比一比,又把昔日的英国与今日的英国比了一比,就以为能够从此归纳得人类发达史上的通律了^①。但是,证据所需的条件无论在社会学里或在其他科学里都是一样的。要证明一个假定,并不在乎找一些事实来凑合这个假定,而在乎建立一些有科学方法的实证。我们既把一些现象联络起来观察,就应该证明那些现象是处处相当的,或其中缺少了一个就不能独存的,或是在同一方向与同一比例而变化的。至于零乱地陈列一些例子,就不能成立什么证据了。

再者,这些事实的本身对于这一方面也绝对不能证明什么;因

^① Sociol. , III , p822—834。

为它们所证明的只是个人的地位变大了与政府的权力比不上从前那样绝对了。但是,个人的活动范围扩张,同时政府的活动范围也扩张,其间并无矛盾之处;中央支配机关发达,同时,非直接隶属于中央支配机关的那些职务也发达,其间亦无冲突之处。再说,一种权力同时可以是绝对的而又很简单的。一个野蛮酋长的专制政府乃是再复杂没有的了,而他所执行的职务乃是草创的,而且是不多的。因为社会生活的统治机关尽可以把社会生活完全吸收在它身上,而不至于因此就很发达了,如果社会生活的本身还不曾发达的话。不过,这统治机关对于社会其余机关有非常的高超性,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包括它或使它失了能力。但是,有一层却是很可能的:其他机关成立而与统治机关对峙的时候,同时那统治机关也尽可以增加其体积。要达到这地步,只须机体自身的全体积增加了就行了。固然,在这些条件之下,它所施行的作用已经不是同性质的了;但是,它所从施行的地点也增加了,而且它虽则不复像从前那样强烈,却仍旧是严格地强制执行的。不服从政府命令,虽则不复被认为亵渎神圣,也不像昔时受严刑的惩戒;但是,犯者并不就获宽赦,而且政府的命令却更繁多了,其所关涉的门类更有种种的分别了。然而我们须知,问题不在乎这支配机关所能运用的专制权力之强弱,而在乎这机关自身的体积是否变大了。

问题是这样提出了之后,答案就是无可怀疑的了。实际上,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越是属于高等模型的,则其行政法越发达,这是没有例外的;反过来说,我们越上溯历史,则行政法越是草创的了。斯宾塞先生理想中的政府其实只是政府的原始形式。实际上,依照斯宾塞先生的话,平常属于政府的职务只有裁判上的职务与战争上的职务——至少是需要战争的时候是如此。然而我们须知,在下等社会里,实际上政府是没有其他职务的。固然,下等社会的裁判与战争的职务,与现代所认为裁判与战争的职务不同;却到底还是裁判上的职务与战争上的职务。斯宾塞先生在下等社会里所

指出的一切专制的干涉也只是司法机关施行作用的种种方式当中之一方式。下等社会的政府禁止违犯宗教,违犯礼仪,违犯一切种种传说,今日我们的法官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实际上是同一的任务。反过来说,越是属于高等模型的社会,其裁判上的职务越是繁多而且越有变化。裁判机关的本身在原始时代也是很简单的,其后渐渐分化了;渐渐不同的法庭成立了,种种有分别的官职也设置了,各法庭与各官职的任务与其相互关系也都确定了。许多职务,从前是散漫,后来都集中了。监察青年的教育,保护公共的健康,督理公共救济事业,管理交通,这些都渐渐归入中央机关的活动范围了。后来,中央机关因此也发达了,它渐渐在一切的地域上散布它的支部,这些支部渐渐繁多,渐渐复杂,便替代了前存的那些地方机关,或同化了它们。在全机体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由一些统计机关去报告中央。至于国际关系的机关的本身——我的意思是说外交机关——也比前渐渐扩大了。社会上种种组织——例如信托机关——因为面积大了的缘故,又因为与此有连带关系的职务很多的缘故,是为大众的利益所关的,所以在它们渐渐成立的时候,政府也逐一加以一种节制。末了,甚至于说到军事机关,依斯宾塞先生说是退步的,事实上似乎恰恰相反,它还在不停止地发达而且集中呢。

这种进化情形,在历史上是如此显明,我们似乎用不着更搜求要多详细的证据了。试把那些没有中央政府的部落与那些集中的部落比一比,又试把集中的部落与西提社会比一比,再把西提社会比封建社会,把封建社会比现代社会,我们就一步一步地寻见了人类发达史的主要步骤,而其普通的行程则已如上文所述。所以如果我们把政府机关的现有面积看做一种病态的事实,说它乃是一些偶然的环境所助成的,这就不是科学方法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我们都不能不把它看做一种通常的现象,而且是高等社会的结构的本路生出来的,因为在社会渐渐走近高等模型的时候,这现

象是有规则地继续进步的。

我们至少还可以总括地证明这现象是怎样从分工的进步与社会的改造里生出来的。这改造的结果,就是使片段模型的社会变成了有组织的模型。

凡在每一片段有它的特别生活的时候,它就在大社会里成立了一个小社会,于是它也像大社会一般地有它所固有的种种支配机关。但是,这些机关的生活力势必与这个地方生活的强度成正比例;所以当地方生活自身变弱了的时候,这些机关也不能不变弱了的。然而我们晓得,在片段组织渐渐消灭的时候,它们就渐渐变弱了。中央机关因为环境所有的势力渐渐失了力量,所以当前少了许多抵抗力,就能渐渐发达了,也能把一些职务吸收了。这些职务类似的它所施行的职务;从前管有这些职务的那些机关现在再也不能支配了。这些地方职务不复能保存它们的个性与散漫性,于是都溶化于中央机关之中,中央机关因此扩大了,尤其是社会更大,溶化程度更完全,则中央机关更能扩大;换句话说,社会越是属于高等的,则中央机关的面积越增加了。

这现象是适应机械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是有益的,因为它与事物的新状态相当。在社会不复由相似的许多片段层累而成的时候,支配机关也应该不复为许多自治的片段机关层累而成。然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通常情形之下政府能把社会一切的支配机关吸收在它身上,我只是说它所吸收的仅是与它的机关性质相同的一些机关,换句话说就是支配大众生活的那些机关罢了。至于支配特别职务的那些机关,例如支配经济职务的,它们是在政府的吸收范围之外的。在那些机关相互间,尽可以产生同一类的连带关系,而那些机关与政府却是不相衔接的。至少可以说,它们虽则由高等中央的势力支配,而它们却是与高等中央显然有别的。在脊椎动物里,脑脊髓的系统是很发达的,它对于交感大神经很有影响,然而还让交感大神经有很大的自主的余地。

再说,只要有一天社会还是由片段集合而成的,在某一片段里发生的事情也还没有什么机会在其他片段里发生影响;片段的组织越强,则片段互相影响的机会越少。蜂房式的系统自然适宜于使社会事件局部化了。所以在珊瑚的聚体里,诸个体中有一个病了的时候其余的个体并不感觉得。到了社会由一系统的机关组织而成的时候,事情就不如此了。因为那些机关是互相隶属的,所以一个害病就连累其他各个都害病,稍为严重的一个变化已经是与全体发生关系的了。

还有两种环境可以使这关系更普通化。工作越分开,每一社会机关越不能包容种种不同的分子。在大工业渐渐替代了小工业的时候,不相同的企业的数目也渐渐减小了;每一种企业都有相当的重要,因为它在全体中所代表的部分更大了;所以其中发生的社会影响的范围也就更大。一个小工场关了门,所生的扰乱是很有限的,在小小范围之外就没有人感觉到了;反过来说,一个大工业社会倒闭了,全民众都受了骚动。再者,分工的进步既形成了社会群体的大集中,以致一团体、一机关或一小机关的各部分相互间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于是更容易有传染的现象了。在某一点发生的动作,很快地传达到其他各点上,例如我们试看今日在同一工艺团体里的罢工的普遍化是怎样快捷的,就所以明白了。然而我们须知,某一范围内有了扰乱发生,决不能不影响及于高等中央。高等中央受了影响的痛苦,势必不能不出而干涉;而且,社会越是属于高等模型的,则其干涉越是频屡的。但是,若要达到这地步,必须那些高等中央好好地组织起来:它们的支线必须扩张至于四方八方,一则好与机体里种种不同的机关发生关系,二则好把某一些机关——其扰乱足以生出非常的影响的——更直接地隶属于自己。总之,它们的职务变为更繁多而且更复杂了,所以做它们的实体的那一个机关势必发达,同时,确定它们的那些裁判团体也非发达不可。

人家往往责备斯宾塞先生,以为他说高等中央的发达在社会里与在机体里的方向是相反的,这是与他自己的学说相冲突的地方。斯宾塞先生回答说,机关的种种不同的变化是由职务里相当的变化生出来的。依他的意思,脑脊髓系的主要作用乃在乎规定个体与外界的关系,在乎组合那些动作,为的是获得战利品,或防敌来侵^①。它是进攻与保守的机关,在最高等的机体里它自然是很广大的,因为那些外的关系的本身也很发达了。军事社会也是如此,因为它与它的邻近的社会所处的乃是慢性的敌对状态。反过来说,在工业的民族里,战争乃是例外的事;社会的利害关系总是属于内部的;外部的支配机关既没有同样的存在理由,势必非退化不可。

但是,他这种解释有两个误点:

第一,凡是一个机体,无论有无分明的侵略者,总在一个环境里生活着,这机体越是复杂,则与环境所发生的关系越多。由此看来,虽则在各社会渐渐变为和平的时候其相互间的仇敌关系渐渐减少了,却有其他种种关系来替代上了。下等的部落无论怎样好战,各部落相互间的关系未必能像各工业民族之间的接触关系更多。我说的并不是个人与个人直接的接触,而是社会团体的互相交通。每一社会总有公共的利益是要保护的,虽不必用兵器去保护,至少还要确商、订立条约等等才行。

第二,说脑系仅仅主持那些外的关系,这也是不对的。非但似乎有时候它还能够的内部上去改变那些器官的状态,而且甚至在关系及于外部的时候,它还只在内部施行它的作用。实际上,最内部的脏腑也须赖外来的物质的助力才能运用其官能;脑系既能绝对地支配那些外来的物质,它就时时刻刻对于全机体有一种势力了。人家说胃部之施行作用是不受脑系命令的;只要有了滋养料,

^① Essais de Morale, p179。

就足以刺激肠胃的动作了。不过,滋养料乃是脑系要它来的;滋养料的数量与种类还是脑系所决定的。心脏之跳动,不是由它命令的,然而它可以由适当的方法,使心脏的跳动变缓或加速。没有一种筋络是不受它所给予的任何命令的;而且,越是属于高等模型的动物,脑系所用的威力越是博大而高深。实际上,它非但主持外的关系,而且主持生命的全部,这乃是它的真作用:由此看来,生命越丰富越集中的时候,这作用也就越复杂了。在社会里也是如此。政府机关所以大或小者,并非因为各民族和平些或好斗些;自从分工制发达以后,社会所包括的各不相同的机关渐渐增加,而这些机关都是互相密切地发生连带关系的,于是政府机关也跟着渐渐发达了。

四

下面几段议论是总括本书第一卷的。

社会生活有两个源泉:第一是意识的相似性,第二是分工。在第一情形之下,这人是社会化的,因为他既没有其所固有的个性就与他的同类都混在同一的固体模型里,以致分不出个人与团体了。在第二情形之下,他就有了个别的面目与个别的活动力而与众不同,但他在与众不同的限度内还是与众有连带关系的;社会既是个人们联合而成的,所以个人也与社会有连带关系了。

意识的相似性产生了一些裁判上的规律,这些规律借着压制的处分的威吓,把那些一致的信仰与一致的实施都强迫一切人们执行。意识的相似性越显明,社会生活越完全与宗教生活相混,而经济上的种种组织就越与共产主义相邻近了。

分工的制度者产生了一些裁判上的规律,这些规定确定了那些已经分开了的职务的性质与其相互关系,但对此种规律的违犯行为只能引起一种恢复性的处分,这种处分是没有补赎性的。

再者,这两群的裁判上的规律是各有一群纯然道德性的规律

随着的。在刑律越多的时候,共同的道德的范围越广;换句话说就是有许多许多的团体实施是由舆论去维护着的。在恢复性的法律很发达的时候,每一种职业就有一种职业上的道德。在同一团体的工人们当中,有一种公共的意见是在这狭小的团体里散布着的,这公共的意见虽则没有法定的制裁伴随着,却能令人遵从。同门的职员们自有其公共的风俗习惯,无论是谁,若逾越了这风俗习惯,就不能不受同业的指摘^①。然而这种道德与上述的那种道德是有分别的,其差别之点,与上述的两种法律之间的差别点是相仿佛的。实际上,这种道德乃是限于社会的某一地方的;再者,伴随着这种道德的那些制裁的压制性也没有那么显明了。职业上的过失所形成的责难行为,比之违犯公共道德所引起的责难行为,实在轻微得多了。

但是,道德上的规律与职业法也像其他规律一般地是有权威的。它们强迫个人的行为,而其所达的目的并非个人固有的目的,例如作种种让步,赞成种种仲裁契约,注意那些高于自己利益的利益,等等。因此之故,甚至在社会完全寄托于分工之上的时候,也不至于溶解而成为并列的一些原子,原子与原子之间仅仅有一些外的接触与暂时的接触。实际上,交换完成的期间虽短,而联络社会诸分子的那些关系却远超出了那交换期间之外。他们所执行的职务,每一种都是与其他职务有恒久的连带关系的,所以就与其他职务成为一个连带的系统。从此之后,由选定了的工作的性质里就生出了种种恒久的义务。因为我们执行某一种家庭职务或社会职务,我们就走进了一个义务之网里,再也没有跳出来的权利了。尤其是有一种机关,我们对它的系属状态是有加无减的:这就是政府。我们与它接触的关系点逐渐增加,而其唤起我们对于共同连带性的感觉的机会也逐渐增加了。

^① 这种指摘也像一切道德上的处分一般,是由一些外的动作去表示的,例如惩戒、辞退、绝交等。

由此看来,斯宾塞先生的希望不能实现了,利他主义是不会变为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可喜的点缀品的了。利他主义始终仍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基础。实际上,我们怎么能离了利他主义呢?人类若要一块儿生活,就不能不妥协,要妥协就不能不有相互的牺牲,以致相互间发生一种强而且久的关系。一切的社会都是道德的社会。在某几点上观察,这特征在有组织的社会里还更显明。因为个人不足以自给,所以他所缺少的一切都须仰给于社会,好像为社会而工作似的。这么一来,他对于他现在的系属状态,更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了:他习惯于估定自己的真价值,换句话说就是他只把自己看做全体的一部,看做一个机体中的一个器官。就这样的感觉的性质言之,非但能暗示那些日常的牺牲,以保障日常社会生活的有恒的发展,而且在有机会的时候,还能引起一些完全的牺牲与片面的放弃哩。就社会方面说,它对于其所由成的诸分子,也不复把他们看做它所有权支配的一些事物,而且把他们看做一些合作者,它不能缺少了他们,而且对他们还有许多应尽的义务。人家把共同信仰生出来的社会与以合作为基础的社会相比对的时候,往往以为前者有一种道德的特征,后者乃是一个经济的团体:这乃是错误的。其实合作也有它的固有的道德。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这种道德还没有发达到其应到的程度,而这应到的程度是从现在起就需要的了。关于此点,下文更有详细的说明。

但是,这种道德与那种道德的性质不同。那种道德必须个人不强盛而后能强盛。它是由众人一律遵守的规律所形成的,它就从这一致的普遍的实施里取得一种权威,这种权威就把它造成一种超人的东西,差不多是不容有所讨论的。反过来说,另一种道德必须待个人人格强盛而后它自己才能跟着发达。一种职务无论规定到什么地步,总有很宽阔的个人自由施为的余地。甚至职业上所制定的责任当中竟有许多是以个人意志之选择为起源的。我们

的职业是由我们选择的,甚至家庭的某一些任务也由我们自己选择。固然,当我们的主意不复是内心的,已经发出来而成为社会的行为之后,我们就入了系属状态了:有许多义务不是当初我们所特意希望的,也强迫我们执行了。然而这些义务之产生还是由于一种有意志的行为。总之,因为这些行为的规律不复与共同生活的条件相当而与职业上的活动力的种种不同的形式相当,所以它们比较地多带一些世俗性;虽则一样地仍有强制力,却比较地是人类的行为所可转移的了。

由此看来,社会生活有两大潮流,而且这两大潮流相当的两种结构上的模型也是大不相同的。

在这两大潮流当中,先是以社会相似性为来源的那一种潮流独自当权,没有敌手。在那时节,它与社会生活的本身相混淆了;后来它渐渐变小了,变浅了,而第二潮流却一天比一天扩大增深。同样,片段的结构也渐渐被另一种结构掩盖了,不过永远不曾完全消灭罢了。

关于这相反的变化真相,上文已经证明。下卷将讨论形成这种变化的种种原因。

卷二 原因与条件

第一章 分工的进步与幸福的进步

分工的进步所根据的是哪几种原因？

固然，我们如果要找唯一的程式去把分工制里一切可能的方式都显现出来，这是做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程式是不存在的。每一个别情形属于某几种个别的原因，而这些原因若非个别地考究就找不出来。然而我所提出的问题却没有这么大。分工制随着时间与空间而有种种不同的形式，但我们如果不计较这些花样，还剩有一个普通的事实是我们所知的。这事实就是：我们渐渐向历史前进，分工制就渐渐很有规则地发达。发达既然很有规则，那么，其所关的种种原因也一定是很有恒的，我们就该从这一点上去研究。

分工的作用在乎维持社会的平衡，但其所产生的效果决不会是分工的原因；那种原因是不能寄托在这效果的先现的表象之上的。这种反响太远了，不是人人所能懂得的；大部分的人的心里并没有这种意识。无论如何，除非到了分工制十分进步了之后，否则分工的效果是不会被人们感觉到的。

依照最普遍的理论，这原因没有别的来源，其来源只在乎人类要不停止地发展他们的幸福的一种欲望。实际上，我们晓得，工作越分开，则入息越优厚。它使我们所能措置的财富更丰饶；而且这

些财富都是上等的财富。科学做得好些、快些,艺术品做得多些、精致些;工业的出产多些,而其出产品也更完美些。我们须知,人类是需要这些事物的;所以我们似乎觉得人类得到这种事物更多的时候就更幸福,因此,人类当然倾向于努力寻求这种事物了。

根据了这理论,人们就很容易解释分工的进步为什么像那样有规则;人家说,只须有环境的助力——这环境是容易想象得来的——把那些利益之中的某几种启示了人们,人们就会把分工制常常扩充,尽量地寻求一切的可能的利益了。由此说来,分工的进步,纯然是受了个人的心理的种种原因的影响。若要立为一个理论,竟不必观察社会与其结构:人心里最基本的而且最简单的本能已经足以解答了。由此申说,则是幸福的需要驱使个人一天比一天走向专门。固然,一切的专门事业都需要许多个人同时做去而且互相协助,缺少了社会乃是不可能的。但是,由此说来,社会便不是形成分工的原因,只是分工所由成的道路,或是分开了的工作的组织里的必需的物材而已。甚至于与其说它是原因,不如说它是分工现象的一种结果。人们不是常常说社会是从合作的需要里生出来的吗?申说起来,社会的成立为的是分工,我们怎能说分工的发达为的是社会的种种理由呢?

在经济学上,这一种解释竟成了经典。它似乎是很简单而且很显然的解释,所以许许多多的思想家都遵从这一说,由此就弄坏了他们的观念。所以我们非先考究这一种解释不可。

—

这种解释所根据的所谓真理乃是最没有确证的。

我们是不能合理地限定了工作的生产力的界限的。固然,生产力为专门科学所限,为资本所限,等等。但这些障碍总只是暂时的,这是经验所可证明的;而且,每一代的人们都把前代的人们所从止步的界限移开些。纵使将来有一天生产力达到了最高限度而

不能更前进——这乃是最渺茫的假定——至少我们可以断说现在它还有很阔很阔的发达地域是不曾达到的呢。由此说来,如果像人们所假定,幸福是很有规则地跟着它同时发达的,那么,幸福也该无限地发达,或至少可以说幸福所能达到的地步应该与生产力所能达到的地步成为正比例才是道理。假使种种的可悦的刺激物渐渐增多而且渐渐加强的时候幸福也渐渐增加,那么,人类自然会增加生产以求更享幸福。然而在事实上说起来,我们的幸福的力量却是很有有限的。

实际上,人类的快乐不与意识的或强或弱的状态相随,这已经是今日大家所承认的真理。官能的活动力不够的时候有痛苦;然而活动力过多的时候也可以产生同一的结果^①。甚至于有些生理学家相信痛苦是与脑筋的颤动力太强有关系的^②。由此看来,快乐乃是位置于这两极端的中间的。再者,这议论也就是魏贝尔与费希奈的实验的结论。这些实验家所得的数学公式的正确性未尝不是可以批驳的,但其中至少有一点可以毫无疑义,这就是:一种感觉所能经过的“强度的种种变化”乃是包括在两个限度之间的。刺激物太弱的时候,人们固然不觉得;但那刺激物超过了某程度之后,也就渐渐失了效果,以至于完全不被人们感觉到。我们须知,人们所谓快乐也只是一感觉,也适用这一种定律。甚至在人们不曾把这定律应用于其他的种种感觉以前已经先应用于快乐与痛苦:俾尔奴衣即刻把它应用到种种最复杂的情感,拉伯拉斯也一样地解释,而且把它认为肉体的偶然与精神的偶然之间的关系形式^③。由此看来,同一的快乐的强度所能达到的变化地步乃是很有

① Spencer: *Psychologie*, I, 283. Wundt: *Psychologie physiologique*, I, Ch. X, § 1.

② Richet 是主张这说的。看他的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s sciences médicales* 里的 *douleur* 条。

③ Laplace: *Théorie analytique des probabilités*. Paris, 1847, p187, 432. Fechner: *psychophysik*, I, p236.

限的了。

还有一层。在强度不过强也不过弱的时候意识状态虽则往往是可悦的,但这些意识状态并不呈现便于产生快乐的一切条件。在下等的限度之间,那可悦的活动力所经过的变化在绝对价值上是太小了,不足以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快乐情感。反过来说,当那可悦的活动力走近了那惰性点的时候,即到了最高限度的时候,它所借以发展的力量的相对价值也是太弱的。一个人的资本很小的时候,不容易增加资财以至于足以达到大大地变动他的事业的程度。所以起初的贮蓄并没有许多快乐相随:这因为财富太小了,不足以改良地位。它所供给的利益是不算一回事的,不足与它所费的种种牺牲相抵。同理,一个人的财产太多了的时候,除非遇着特殊的利益,否则不会发现快乐,因为他把其所已得的财产与现得的财产比较其重要关系的缘故。至于说到中等的财产,就完全不同了。在中等的财产里,变化的相对大或绝对大都非常能使快乐发生,因为这些变化很容易成为颇重要的,而且不必是非常的变化然后其价值才被人察知。测量它们的价值的标点并不很高,不至使其价值减低。由此看来,可悦的刺激物的强度若要有用地发达,尚须在比我们刚才所说的界限更相接近的两种界线之间发达才行,因为除非在与可悦的活动力的平均部分相当的距离内,否则那刺激物是不会发生一切效力的。快乐还散在一些地方,但它与产生它的那一个原因并不成为正比例,至于这平和的地带就不同了:小小的一些变动都被人赏识,被人估价。刺激的力量完全变为快乐,丝毫不曾失去呢^①。

上文所说每一刺激物的强度也可以就数目上说。刺激物太多或太少的时候已经不是可悦的了,这也像刺激物超过或不及活动力的某程度的时候一般。依人类的经验,大家在“平庸”中看见幸

^① Cf. Wundt:loc. cit.

福的条件,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此看来,假使分工的制度真的只为着发展我们的幸福而进步,那么,它该是早已到了穷尽的界限了,它所生出来的文化也该到了穷尽的界限了,二者都该停止前进了。因为中庸的生活最易招得快乐,若要使人类能有此生活,就不必无限地寻求一切种种的刺激物了。个人们所能享受的一切幸福,只须很平庸的一种发达就足以取得了。这么一来,人类不久就将达到了一种不进步的状态,永远不再脱离这状态了。动物就是这种情形:因为它们早已到了这平衡的状态,所以自从许多世纪以来,大部分的动物都没有变化了。

另外还有几个观察点是可以归到同一的结论的。

我们不能绝对地说一切的可悦状态都是有用的,也不能说快乐与用处的变化永远是同向一方面而且成为正比例的。但是,假使一个机体在原则上是以被害为快乐的,那么,这机体显然不能自己维持了。所以有一个真理是普通人所承认的,这就是:快乐是与损害的状态不生关系的,换句话说就是:就大体而论,幸福是与健康的状态并行的。世上只有被形体或心灵上的邪气所侵的人们才能从病态中发见快乐。然而我们须知,健康是寄托在中等的活动力之上的。实际上,若要健康,就先要一切的官能谐和地发达;若要官能谐和地发达,就先要它们互相节制,换句话说就是互相限制不得超出某某限度之外;超出了限度之外呢,疾病就发作了,快乐就完了。至于说到一切的官能同时发达,在个人的先天的状态里所表现的很有限的限度内是可能的罢了。

这么一来,人们就懂得了人类的幸福的界限了:这是人类的组织的本身,在历史上每一时代里取得的。说到人类的气质,与其所达到的精神上与形体上的发达,总有幸福的最高限度,也像活动力的最高限度一般地是不可超过的。这一说,假使只就机体而言,是没有什么人反对的:人人都承认人体的需要是有限的,因此,肉体

的快乐是不能无限地发展的。然而人们却说精神上的作用是在例外，“世上没有什么痛苦能惩戒或禁止……忠诚与仁慈的大兴奋，对于真与美的热烈而愉快的研求。人们把有定的数量的食物去满足饥饿的需要，至于理智的需要却不是有定的数量的学问所能满足的”^①。

这因为他们忘记了意识也像机体一般地是许多官能的一个系统，而这些官能乃是自成平衡性的；再者，意识系属于一种有机的本体，这本体的状态是与意识有关系的。人家说：光线到了某程度之后眼睛就不能忍受；至于理智呢，无论心灵中的光明怎样大，理智总能受得下的。但是，太多的学问，除非等到高等的脑中心过分地发达了之后才能得到，而且这种过分的发达也是势必有一种痛苦的扰乱跟着来的。由此看来，有一个最高的限度是不可随便地超过的；而且这限度既随中脑而变，所以在人类之初它乃是特别低的；因此，这限度很早就被达到了。再者，悟性只是我们的种种官能之一而已。所以悟性的发达不能超过某一点，如果超过了就伤及那些实用的官能，同时也就摇撼了我们所从生活的种种习惯、信仰、情感等等，这样失去了平衡性总不免惹起了不妥之处。信奉最粗野的宗教的人们在创世说与雏形的哲学里总找得出一种快乐；假使我们忽然能把现代的科学种种学说灌入他们的脑筋，无论学说高超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能剥夺了他们的快乐，却不能给他们一个抵偿。在历史上的每一时代，在每一个人的意识里，关于明确的意象，深刻的意见，——总而言之，关于学问，都有一个有定的地位，而依常态说来，学问是不能扩充到这地位以外的。

关于道德也是如此。每一民族自有他们的道德，是由他们所从生活的种种条件形成的。所以假使我们把另一种道德令他们遵守，无论这道德高尚到什么地步，那民族的组织必致涣散；而这样

^① Rabier: Leçons de philosophie, I, p479。

的一种扰乱乃是个人们所不能不很痛苦地感觉到的。但是，每一社会的道德，它本身所嘱咐人们遵守的品行是不是有无限的发达的可能呢？不，这是不可能的。依着道德行事就是尽义务了，一切的义务都完了。一种义务是被其他种种义务限定了的。我们若为他人而牺牲太过，就不免自暴自弃；我们若过度地发展我们的人格就不免流为自私自利。再者，我们的种种义务的全体也是被我们的自然的各种需要所限定了的。命令式的规定固然是道德的特征，品行的某几种形式势必不能不受这规定的支配；但是，反过来说，另有某几种形式是自然地难更改的，却是主要的。假使道德过度地干涉工商业的种种职务，则那些职务必形停顿；但工商业的职务却是生活所必需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财富认为不道德，这与把财富认为很好的事同是一种大错误。由此看来，道德的过度，有时候尽可以是道德本身先受损害；因为它的直接目的在乎支配世俗的生活。所以它一扰乱了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它自己已经摧残了它的对象了。

真的，“审美的道德”的活动力因为不曾有了规定的缘故，似乎脱离了一切的羁勒与一切的仿效。但是，实际上，它是被“纯然的道德”的活动力限定得很紧的；因为如果它超过了某限度就不能不损害及于道德。假使我们为着“非必需”的事物而用了太多的力量，那么，就剩下太少的力量去应付需要了。当人们太注重想象的道德的时候，那些义务的工作势必被忽略了。人们如果自立一些标准，习惯了依着自己的标准行事，则世上一切的道德规律甚至于显得是难堪的呢。太唯心了，太把精神提高了，往往使人们没有尽日常的义务的兴致了。

关于普通一切的审美活动力，我们也可以如此说；如果它不是有节制的，它就不是健全的。我们需要游戏，需要只求快乐不存目的地做事，这种需要如果发达以至超过了某一点，那么，我们就会离开了正轨的生活了。一种太强的艺术感觉乃是一种“病的现

象”，这现象如果变为普遍了，就不免危及社会。再说，过度与不过度的界线也是随着民族或社会环境而变的；社会越不前进，环境越不开通，则这界线越近。譬如一个农夫，如果他与他的生活条件相谐和，他就得不到而且不该得到文人所享的平常的“美的快乐”，野蛮人比之文明人也是如此。

精神的过度既然如此，物质的过度越发应该是如此的了。我们的智慧上的需要，道德上的需要，肉体上的需要，一切都有一种常态的强度，是不能超过的。在历史上的每一时代，我们的学问的饥渴、艺术的饥渴、安适的饥渴都像肚子上的饥渴一般地是有定限的，凡是超过了这定限的东西都是我们所不关心的或是令我们痛苦的。当人们把我们的祖先的幸福与我们的幸福比较的时候，实在忘了这一层道理。人们推想，竟像以为我们的一切快乐都曾经是我们的祖先的快乐；于是想到我们享受这样好的文化而我们的祖先未能享受，就倾向于可怜他们的命运。但是人们忘记我们的祖先是不能享受这样好的文化的能力的。由此看来，他们辛辛苦苦，增加了工作的生产力，并不为的是取得那些在他们认为无价值的种种好处。假使他们要赏识这些好处，势必先染受了他们所未有的嗜好与习惯，换句话说就是先变换了他们的自然才行。

他们实在是这样做了的；人类所经过的改革史可以为证。若要更大的一种幸福的需要生出了分工的发达，那么，人类的自然里既一天一天的变更，这种需要就该成为变更的原因，而人类也为着求更幸福而求改革才是道理。

但是，我们纵使假定那些变更到头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还不能说它们是为这个目的而变的，所以我们知道它们另有一个原因。

实际上，生活的改变，无论是忽变的或让成的，总构成了一种剧烈的痛苦，因为那些原有的本能还在抵抗，就不免剧烈的冲突了。纵使在最好的希望在前面引诱我们的时候，过去的一切还在

挽留我们向后。时间把习惯规定在我们身上,若要铲草除根一般地把习惯除尽,这乃是最艰难的事情。安定的生活比不安定的生活更有机会得到幸福,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许多世纪以来,大家只过的是不安定的生活,所以很不容易改变。所以,这些变化变得并不很大,一种个人的生活是不足以完成这些变化的。一代的人决不足以彻底变更屡代的成绩,也不足以把一个新人去替代了旧人。在我们现代的社会状态里,工作非但是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人人都觉得它是必要,而且许久以来已经感觉到了。但是,在恒久而有规则的工作里发见快乐的人们在今日还是比较地居少数。在大多数的人看来,工作还是难堪的一种服役;原始时代的人以闲暇为有情趣,现在的人们还存着这种心理。由此看来,这些变化费了时间这样久,费了代价这样大,却还换不来一些什么。屡代的人们开始变化,还没有得到效果——如果有效果的话——因为效果来得太晚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痛苦。因此,我们就不能说他们是为着等候更大的幸福然后倾向于这一类的事业了。

但是,在人类渐渐进化的时候,个人的幸福是不是也渐渐发达呢? 这乃是最可疑的。

二

当然,我们在今日有了许多快乐乃是比我们的自然更简单的人们所得不到的。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尽可以感受许多痛苦是他们所能避免的;至于快乐与痛苦相权之下,我们所得的快乐是否比痛苦多些,这是我们绝对不敢肯定的。思想固然是快乐的源泉,而且快乐可以是很大的;但,同时,思想所扰乱的快乐也不少啊! 为着解决了一个问题,连带引起了的问题而找不着解答的是何等的多啊! 为着剖析了一个疑团,我们不晓得瞥见了多少神秘正在为难我们! 同理,野蛮人虽则不认识那非常活动的生活所给予我们的快乐;但是,反过来说,他们却没有愁闷来侵,愁闷只是开化的人

们所受的苦。他们让他们的生活从容地流去,并不像我们永远地觉得需要把那些繁多而且急迫的事情去充满了他们的生活里的流水似的短时间。我们不要忘记,在大多数的人看来,工作只是一种痛苦、一种负担而已。

人家可以这样非难我:开化的民族的生活的变化多些,而快乐是寄托在变化的生活之上的;但是,社会的变动性虽则大了些,同时,文化也带来了更大的一致性;人类的单调的而且继续的工作乃是文化所强迫的。野蛮人顺着环境与需要的驱使,从甲种事务移到乙种事务上去;至于文明人呢,他们只委身于一种工作,永远是那一种,而且,那工作的范围越小,则其变化也就越少。社会的组织劳必需要习惯上的绝对规则性,因为假使一个器官发生作用的方式一起变化,则其反响所及,整个机体必受骚扰。在这一点上说,我们的生活很不容易招得意外之喜;同时,因为它更没有固定性的缘故,它就缺乏了安定性,而快乐也就缺乏了多少安定性了。

固然,我们的脑系统既变为细致了些,就容易感受到那些微弱的刺激,不像我们的祖先的脑系统那么粗,须待强烈的刺激才行。但是,古代的可悦的种种刺激物在我们都觉得太强烈了,因此也就觉得痛苦了。我们虽能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同时也能感受到更多的痛苦。从另一方面说,如果痛苦在机体里所发生的影响真能比快乐所发生的更大^①,又如果一种可恼的刺激物所给予我们的痛苦比之同强度的一种可悦的刺激物所给予我们的快乐分量更多,那么,我们的更大的感受性非但不能给予我们更大的幸福,而且适得其反。事实上,最细致的脑系统是在痛苦里生活的,终于系属在痛苦里。有一层最可注意的:那些最文明的宗教的基本的崇拜不是崇拜人类的痛苦吗?固然,今日无异于昔日,若要生活能够维持,就平均的情形说来,必须快乐掩盖了痛苦才行。但我们不能断

^① 看 Hartmann: Philosophie de l'I conscient, II。

说快乐的超过额在今日是比昔日更大的。

尤其是有一层不可不知：若说快乐的超过额可为幸福的标准，这更是没有证据的话。固然，关于这一类暧昧的问题，还没有人好好地研究过，我们是不能确切地肯定的；但我们总似乎觉得幸福是另一种东西，而不是各种快乐的总和。幸福乃是一种有恒而普遍的状态，是与我们的一切有机的官能及灵魂的官能的很规则的作用相随着的。所以，种种的有恒的活动力——例如呼吸与血脉的流通——虽则不给予我们的实际的快乐；然而我们的好脾气与我们的活泼精神却是与那有恒的活动力最有关系的。一切的快乐都是一种变态，它生了之后，持续了一个时期就死了；生命却是永恒地持续的。生活里的基本的妙趣应该也像它一般有恒地持续才是道理。快乐是有地方性的：这是机体里或意识里某一点上的有界限的感觉；至于生命呢，它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却处处有它存在。由此看来，我们所以恋爱生命，也该由于同样普遍的一个原因。总说一句，幸福所表现的并不是某一个别官能的暂时的状态，却是精神生活与肉体生活的健康的全部。快乐既是由暂时的官能的常态作用而来的，自然也是幸福的一个元素；而且，这些官能在生命里越占地位，则这元素越是重要。然而快乐并不就是幸福；而且它也不能怎样变动幸福的水平线，就说能变动呢，也只在很有限的比例以内而已。因为快乐是由暂时的原因生出来的；幸福却是由永久的禀赋生出来的。若要带地方性的种种意外能够深深地影响及于我们的感受性的基础，先须这些意外是特别有恒而且持续的才行。在最平常的时候适得其反，却是快乐由幸福里发生：我们幸福的时候，世上一切都对我们笑；我们不幸的时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令人生愁的。人家常说我们与幸福相依，这是很有道理的话。

但是，如果事情是如此的，我们就不必问幸福是否与文化同时发达了。幸福只是健康状态的表征。然而我们须知，某类动物并

不因为它是属于高等模型而它的健康就更完全些。健全的一个哺乳类并不比同样健全的一个下等动物更健康些。所以说到幸福也该是同样的道理。人类的活动力更大的时候幸福并不因此更大；凡是活动力健全的地方，幸福总是一样的。无论是最简单或最复杂的人类都享受同样的幸福，如果他们一样地实现他们的自然。无病态的野蛮人尽可以像无病态的文明人一般地幸福的。

所以我们可以满意于我们的命运，野蛮人也一样地可以满意他们的命运。这完全的满意甚至于是他们的个性的显著点。他们除了现有的东西之外丝毫不希望别的，也就无意变换他们的地位。怀资说：“北方的居民并不寻觅南方以求改良他们的地位，而酷热不洁的地方的居民也不想要迁居更好的地方。譬如达尔夫地方虽有许多疾病与种种灾害的危险，居民们仍旧爱他们的祖国，他们非但不能迁居，而且他们偶然到了外国去也忙着归国……就普通的定律说，一个民族无论生活在任何悲惨的物质环境里，他们总不免把祖国认为世上最好的地方，把他们那一类的生活认为最富于快乐的生活，而且他们自以为是世界第一的民族。这一种信心，在黑种的民族里似乎是很普遍的^①，例如在美洲许多地方，被白种人来开拓了之后，那些土人们坚决地相信白种人离开他们的祖国，无非为的是来美洲寻求幸福罢了。人家也能举几个少年野蛮人为例，说他们被病态的忧虑所驱使，离了祖国去找幸福；但这只是很罕见的例外罢了。”

固然，有时候，有些考察家描写下等社会的生活又另是一种光景。但这因为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印象当做土人们的印象。我们须知，某一种生活，在我们看来是难堪的，而在另一种精神肉体的构造的人们看来尽可以是甜美的。举一个例吧：一个人自幼就习惯于时时刻刻把生命去冒险，在他看来，生命不算什么，死也不算一

^① Waitz: Antropologie, I, p546。

回事了。我们若要怜悯初民的命运,单靠证明了初民不注重卫生与警政,还是不够的。只有个人自己是会赏识他自己的幸福的;如果他觉得幸福,他就是幸福的人了。我们须知,“从火地至何当多的居民的生活,在自然的状态上是以他们自身与自己的命运为满足的”^①。这一种满足,在欧洲是多么罕见啊!因为有了这些事实,所以怪不得一个有经验的人说:“世上有这么一种的境地:思想的人自觉比只由自然养成的人更下等,于是自问他自己的最坚固的种种信心比之那些狭小的然而在心灵上是甜蜜的种种成见是不是更有价值些。”^②

这里还有一个更客观的证据。

从实验所得的唯一的事实可以证明生命在普通看来是好的,这就是:大部分的人们都喜欢生而不喜欢死。其所以如此者,必因在人们的生活的平均数中,幸福是掩盖了不幸的。假使这比例恰恰相反,那么,我们就不懂人们根据了什么而爱恋生命,而且,这种爱恋的心情既时时刻刻被种种事实搏击,它怎能维持下去呢?固然,厌世的人们以为这种现象的常存乃是希望的幻象的表现。依他们的意思,我们虽则遭逢了种种的失望,而仍旧舍不得生命者,这因为我们懵懂地希望把将来的幸福与过去相抵偿。但我们纵使承认“希望”足以解释“生命之爱恋”,然而“希望”却不足以解释它自己。希望不是灵异地从天上坠到我们的心里来的;它也该像一切的情感一般地是由种种事实的影响而成的。由此看来,人类学会了希望,又在遇不幸时,他们习惯于转眼望着将来,希望将来有幸福以抵偿现在的痛苦,这因为他们发见这种抵偿是常有的,人类的机体太有可揉性了,同时又太有抵抗性了,是不容易被打倒的;他们知道祸事占胜的时期乃是例外的,而就普通说,祸福相抵的时期终会到来的。因此,在保守的本能的源泉里,希望所占的部分无

① Ibid. ,p347。

② Cowper Rose: Four Years in Southern Africa, 1829, p173。

论是大是小,而此保守的本能总是生命的相对的好处的明证。同理,在这本能失了它的力量或它的普遍性的时候,我们可以断说生命的本身也失了情趣,而不幸的事也就增加,若非痛苦的原因增多,就是个人的抵抗力减少了。所以,假使我们有了一种客观的而且可测量的事实可以解释在某社会里这种心理经过了某种强度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同时测量同样的环境里的“平均不幸”的强度的变化了。这种事实是什么?是自杀的数目。在初民的社会里,甘心寻死的事实很是罕见,最可以证明这种本能的普遍性与其力量之大;同理,自杀渐渐增加,也就足以证明这种本能渐渐失了它的地位了。

我们须知,有了文明,然后有了自杀。至少可以说,我们在到了病态的下等社会里所能观察到的自杀是有很特别的种种表征的,这些表征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模型,而这模型的“病的价值”也与文明社会的不同。在下等社会里,自杀并非由于绝望,却是由于牺牲。在古丹麦人、赛尔特人、特拉斯人,他们老到了某年龄的时候往往自杀者,这因为他们认他们的义务在乎避免他们的伴侣多养一张无用的嘴;印度的寡妇在丈夫死后不愿再生,哥路华人在族长死后也要自杀,佛教中人甘心被碾死于他们的偶像的车轮之下,这都不过因为有些宗教上或道德上的信条强迫他们就死罢了。在一切这些情形之下,人们所以自杀,并非因为他们认生命为不好的,只因他们所系属的理想要求他们牺牲生命而已。由此看来,这类的甘心寻死,与兵士或医生为着自己的天职而甘心冒险是同样的,并不是世俗所谓自杀了。

反过来说,真正的自杀,悲惨的自杀,却是文明民族的病态。它甚至于也像文化一般地随着地理上的分配。在自杀的地图上,我们看见欧洲的中部有大大的一点,纬度在 47 至 57 度之间,经度在 20 至 40 度之间。这一个空间乃是特别喜欢自杀的区域;若照莫西里的说法,这乃是欧洲的自杀区。然而这地方的科学、艺术、经济的活动力恰恰到了最高限度:这就是德国与法国。反过来说,西

班牙、葡萄牙、俄罗斯、北斯拉夫民族都是比较地不很中了自杀的毒的。意大利初起,算是还受保护的,但它的文化渐渐进步,也就渐渐不免此病了。唯有英吉利是个例外;但关于它的自杀能力的程度我们还不知道得十分确切呢。就每一国的内部说,我们也可以证明同样的比例。无论何处,城市的自杀总比乡村来得厉害。文化集中于各大城市,自杀也集中于各大城市。有时候我们甚至于看见一种传染病以首都与重要的城市为策源地,然后传播至于其余各地。总之,除了挪威不计之外,欧洲的自杀的数目自从一个世纪以来是很规则地增加了的^①。依照一个统计,自1821年至1880年竟增加了三倍^②。我们不能同样准确地测量文化的进步,但我们很晓得在那时期之内文化的进步是特别快的。

我们尽可以再找许多证据。每一阶级的人民的自杀也是按照文明的程度而成正比例的。无论何处,总之上流社会的人自杀的最多。而农夫们很少染及此病。再说性别,也是同样的道理。女人之参加文化运动比不上男人;她们既不很参加,也就不很享受文化的利益;她们比较地颇能保存着多少初民的自然的面目^③,所以她们的自杀的数目比之男人,大约少了四倍。

但是,人家可以这样非难我:自杀的进步虽则表示人类的不幸在某几点上是进步的,然而幸福岂不也可以同时在其他几点上进步吗?在这情形之下,此方的利益增加,也许足以抵偿彼方所受的损失了。在某一类的社会里,贫民的数目虽则增加,公众的财富并不减少。那财富只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罢了。

但这一个假定的本身也是不利于我们的文化的。因为我们就假定有了这一类的抵偿,我们只能说平均的幸福是不进不退的,却不能说别的什么话。就说幸福增加了吧,增加的数量也必很小,这

① 看 Morselli 的自杀图表。

② Oettingen: Moralstatistik, Erlangen 1882, p742。

③ Tarde: Criminalité comparée, p48。

数量也不与文化所费的大力成正比例,也就不能表现文明。但这个假定的本身也是没有根据的。

实际上,当我们说甲社会比乙社会更幸福的时候,当然是指平均的幸福而言,换句话说就是指那社会诸分子的平均数所享的幸福而言。他们既然在相似的生活的种种条件之下生活着,只要他们受同一的社会上与生理上的环境的作用的支配,他们势必有一种共同的生活样法,因此,也就有共同的享福样法。如果我们从人们的幸福里抽出了个别原因与地方原因所致的一切,只留着普遍而且共同的原因的产物,那么,所余的恰恰是我们所谓平均的幸福。这是抽象的一种“量”,但只是绝对的一种,是不能同时向两方面变化的。它尽可以进化或退化,却不能同时进化又退化。它的一致性与真实性比之盖特赅(比利时的统计学家)的社会平均模型与平均人类是一样的;因为它所表现的幸福就是被认为理想中的有福人所享的幸福。人类既不能同时变大又变小,或变为更道德的同时又是更不道德的,同理,人类也不能变为幸福的;同时又是不幸的。

然而我们须知,在文明的民族里,自杀的进步所关系的种种原因乃是有普遍性的一定的特征的。实际上,这种特征并不发生于独立的某几点,也非仅仅发生于社会的某几部分而不发生于其他各部分:我们到处可以观察得自杀的特征的。随着地方之不同,自杀的进步有缓有急,但同是进步,并无例外。农业界比工业界少受自杀的影响,但其自杀的数目总是向上升的。所以我们所看见的现象并不与某某特别的而且带地方性的环境有关系,却与社会环境的普遍状态有关系。这状态由种种特别环境(省份、职业、宗教等)的影响而发生种种不同的反映——因此它的作用并不在处处都有同样的强度——但它并不因此就变了性质。

这样说来,自杀的进步证明幸福的退步;这被证明的幸福就是平均的幸福。甘心寻死的潮流上涌的证据非但在乎有了更多的个

人们太不幸了,不愿再活下去——还有大多数的人们愿意生存,所以这一层不能就做证据——而且在乎社会的普通幸福减小了。因此,这幸福既然不能同时增多而又减少,那么,无论如何,在自杀事件增多的时候,幸福必不能同时增多;从另一方面说,自杀事件所表示的生活上的渐进的不幸是没有什么可以抵偿的。自杀事件所关系的种种原因在自杀的形式之下仅仅耗了它们的一部分的力量;它们所发生的影响所及,比自杀的范围大得多了。当在它们不曾使人们完全放弃了幸福而自杀的时候,至少可以说它们在种种不同的比例之内把快乐对于痛苦的超过额减抵了。固然,尽可以有些特别的环境组合起来,在某几种情形之下可以使它们的作用不行,以致幸福竟能发达;但这些偶然的而且私人的变化在社会的幸福里是不生效果的。世上有哪一个统计学家,看见了某一社会的死亡的普遍性发达,而不断定这是公众的健康变弱的一种显明的症候呢?

我们该不该把这些悲惨的结果归罪于进步的本身与那为进步的条件分工制呢?不,这令人失意的一个结论并非势必从上述的诸事实生出来的。恰恰相反,我们晓得这两类的事实很像只是并行的罢了。但这并行的状态足以证明文化的进步并不很能发展我们的幸福;我们试看,分工制的发达之迅速而有力为千古所未有,同时,我们的幸福却是退步的,而且形成了很大的反比例。我们纵使没有理由去假定分工制在实际上已经减削了我们的享乐的能力,我们再也不能相信它曾经把人类的幸福增加了许多了。

严格地说,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一种普通的真理的一种特别的应用,而这普通的真理乃是:快乐也像痛苦一般地根本上是相对的东西。世上并没有一种绝对的幸福,是可以客观地确定的,又是人类在渐渐进化的时候所能渐渐接近的;依照巴斯楷尔的说法,男人的幸福并不是女人的幸福,下等社会的幸福并不是我们的幸

福,反过来说,女人与下等社会也不以男人与上等社会的幸福为幸福。同时,谁的幸福也不比谁的更大。因为如果我们要测量幸福的相对强度,就只能测量幸福把我们维系于普通生活的与我们这一类特别的生活的那一种维系力罢了。我们须知,最草昧的民族之爱恋他们的生命,比之我们之爱恋我们的生命是一样的。甚至于可以说他们还不像我们轻易地放弃生命呢^①。由此看来,幸福的变化与分工的发达,是毫无关系的。

这一个议论是很重要的。由此申说,若要解释社会所经过了的那些变迁,我们不该研究那些变迁对于人类的幸福有什么影响,因为它们并不是由这种影响形成的。社会科学往往喜欢做这种功利主义的比较,这一个方法可是我们所务必放弃了的。再说,这一类的观察势必是主观的,因为每次人们把种种快乐或种种利益相比较的时候,既没有任何的客观的征证,人们就不能不把自己的意思与偏见掺在利害相权的天秤上头,把个人的情感当做科学的真理了。这乃是孔德所已经很显明地设立的一个原理。他说:“一个人根本上有了相对论的精神,势必有实验论的某几个概念,所以就应该撇开了人类的幸福随着文化的时代发达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无用的争论……既然每人的幸福是必须与他的种种官能的发达的全部及支配他的生活的某几个环境的全系统有了充分的谐和才行,又既然这样一个平衡常常自然地倾向到某一程度,我们势必没法子用直接的感觉或任何合理的方法去处置个人的幸福问题,切实地把种种社会地位互相比较,因为若要把这些地位完全地拉拢来比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②

但希望更幸福的念头乃是个人的唯一动机,文化的进步由此才得了解释;如果我们撇开了它,再也没有其他的动机了。文化的

① 为着了信教、爱国等等情感而至恋生的本能失了作用的时候,那本能并不因此就弱了,所以这些情形当然算是例外。

②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2e édit., IV, p.273。

变动,才不免费了个人们的多少代价,如果他们换不来更多的幸福,他们何苦变动呢?由此看来,形成社会的进化的那些原因乃是在个人之外,换句话说就是在个人的环境里发生的了。社会之所以变化,个人之所以变化,皆因环境变化的缘故。再说一层,生理上的环境既然是相对有恒的,那么,这永远不停止的变化也不能由生理上的环境去解释了。所以那些变化的原始条件是该在社会环境里去寻找的。社会与个人所经过的种种变迁乃是社会环境里的种种变迁引起来的。这是一个研究的方法,我在下文就有机会应用这方法而且证实这方法是合理的。

三

然而人们还可以这样自问:快乐在能持续的时候,它所受的某几种变化,其结果会不会自然而然地驱使人类变化?因此,分工的进步是不是可以由此得了解释?好,我在这里且先说人们是怎样想得出这一个解释来的。

快乐虽则不就是幸福,究竟还是幸福的一个元素。我们须知,它在连续下去的时候,同时就渐渐失了它的强度,某至于可以说它持续得太厉害之后就会完全消灭了的。平衡性倾向于成立,而时间却足以打断那平衡性;时间又足以创造许多新的生活条件,人类非再变化就不是适合于这些新条件了。我们正在习惯了一种幸福的时候,幸福却跑离了我们,我们不得已,只好投身于新的事业,以求再得幸福。已熄灭了的快乐,我们须靠着种种更强烈的刺激物然后能把它重新燃烧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把我们所能应用的刺激物增加些,弄强些。但若要这是可能的,先须工作更有生产力,因此,也就先须把工作更分开。这么一来,艺术上、科学上、工业上每一次实现的进步都迫着我们更找新的进步,唯一的原因只在乎怕失了从前的进步的结果。好,根据上面的说法,人们只把个人的动机的一种作用去解释分工的发达,并不涉及任何的社会原因。人

们将说：固然，我们所以一天比一天倾向于专门者，并非为的是获得种种新的快乐，只为的是在时间对于我们所已得的快乐施行一种破坏的力量时随时加以补救而已。

但是，这快乐的种种变化虽则是很真确的，而人们所派给它们的任务却是它们所不能胜任的。实际上，有快乐的地方就有它们发生，换句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它们。世上没有一个社会是不受这心理上的定律支配的；然而我们须知，世上却有许多社会里的分工制是不发达的。上文说过，有许多原始的民族还在不进不退的状态里生活着，甚至于不想要离开那状态。他们并不希望什么新事物。然而他们的幸福却受共同的规律支配。就说文明民族，在乡村里也是如此。乡村的分工制进步非常之慢，于是变化的嗜好几乎不被人感觉到。末了，就说在同一社会里，甲时代的分工制发达得慢些，乙时代的分工制发达得快些；然而我们须知，时间对于快乐的影响却是始终不变的。由此看来，并不是时间对于快乐的影响形成了分工的发达了。

我们实在看不见它怎样能有这么一个结果。我们若要恢复时间所破坏了平衡性而在有恒的一个水平线上维持着我们的幸福，就非费了许多力量不可，而且，我们越走近了快乐的高度，则我们用力越苦；因为到了最高限度的邻近地方的时候，它所得的发达的结果渐渐比不上那相当的刺激的数量了。到那时候，必须费了更多的苦力然后能得到同一的代价。从甲方得来的，从乙方却失去了；若要避免损失，除非多费几番新的劳苦。因此之故，若要事情是可以于中取利的，至少还须这损失是很重要的，而补救的需要必被人们深深地感觉到了才行。

然而我们须知，事实上，这种需要的力量有限，因为纯粹连续并不能从快乐里减削了什么要素。实际上，我们千万不可把“变化的情趣”与“新的情趣”混为一谈。变化的情趣乃是快乐的必需条件，因为一种不停止的享受是会消灭了或变为痛苦了的。但是，

时间独自并不能排除了变化,必须有持续性加上去才行。假使一种状态虽则屡屡发生,却是不持续地发生,那么,这状态尽可以是可悦的。持续性所以能破坏快乐者,或因它使快乐成为机械的了,或因一切的官能的作用都需要一种力,这种力如果不停止地延长,就会耗尽了而变为痛苦。所以如果那快乐作用虽则是习惯了的,然而时发时止,中隔的时间颇长,那么,人们仍旧继续地觉得快乐,而所耗了的劳力也可以在中隔的时间内恢复。我们试看,一个健全的成年人,虽则他天天吃饭、喝酒、睡觉,但他始终还觉得吃喝睡是快乐的事情。精神上的种种需要也是如此,与这些需要相当的那些灵魂上的官能既是分期的,精神的需要也就是分期的。音乐、美术、科学所给予我们的种种快乐尽可以完全地维持,不过须要轮流地享受就是了。

持续性虽则能有屡发性所不能的力量,但它并不能因此就引起了我们寻求意外的新刺激的需要。因为如果它在意识里完全取消了可悦的状态,那么,我们就不能知道从前系属于那状态的那种快乐同时也消灭了;再者,那可悦的状态已经被一种普通的舒服的感觉替代了,这感觉是伴着那些照常持续的官能所施行的有规则的作用的,而且是毫无价值的。所以我们并没有什么懊悔。我们曾经想要觉得心头跳动或肺脏发生作用吗?反过来说,如果有痛苦的话,我们也只希望另得一种,状态与这令我们疲倦的状态不相同的就算了。为着要休止了这痛苦,并不一定要我们自己设计。譬如一件我们已经认识了的物品,在平日是我们毫不关心的,而在这情形之下,如果它恰恰与那令我们疲倦的东西相反,我们竟可以因此而得到了很大的快乐。由此看来,时间虽能影响及于快乐的基本元素,但其影响的样法并没有什么可以催促我们进步的地方。固然,“新的情趣”就不如此,因为它却是有持续性的。但是“新”虽则润饰快乐,却不能创造快乐。“新”只是快乐里的一种副产品;没有它,快乐尽可以存在,虽则情趣有减少的危险。所以,当“新”消灭

了的时候,所余的空虚并不很易被人感觉得着,于是填空的需要也不很强了。

更能使这需要的强度降低的乃是:有一种更强了许多的,在我们的意识里更是根深蒂固的,与此需要相反的情感把它弄到失了作用了。这相反的情感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在享受上觉得需要固定,在快乐上觉得需要有常。我们虽则喜欢变化,同时我们也舍不得我们所爱的东西,我们是不能轻易离了它的。再者,也必须如此,然后生活可以维持下去;因为生活虽则不能不变,虽则生活越复杂越易受变化,但它到底是有常的而且固定的种种官能的一个系统。固然,在有些个人的意识里,“新的需要”是达到了特别的强度的。现存的一切都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渴望那些不可能的事物,他们希望把另一种“实在”去替代了自然界强给他们的那一种“实在”。但这些不肯改变的不满意者乃是一些病人,他们的情形里的病征恰恰足以证实刚才我们所说的话呢。

末了,我们不要忘记,这需要就本质说乃是很不确定的。它并不把我们系结于任何的确定的东西,因为其所需要的恰是世上没有的事物。所以这需要只算成立了一半;因为一种完全的需要乃是包括着两项的:要意志的一种伸张;要一个确定的对象。对象既不是从外面取得的,则除了想象所给予它的“实在”之外便没有别的“实在”了。这过程乃是一半表象的。它只寄托在意象的种种组合里,或在一种“内的诗意”里,而不在意志的实在动作里。它并不能令我们出了我们的意识之外;这只是一种“内的动摇”。这“内的动摇”要向外面找一个出路,然而还找不着。我们梦想新的感觉,但这只是一种渺茫的希望,不待结合成体已经自然地分散了。因此之故,纵使在这希望达到了最强度的时候,它并不能有确定而坚固的需要的那一种力量。原来确定而坚固的需要始终指挥着意志向同一的方面走,而且其所走的路乃是已经开得好好的。这一类的需要用命令的方式去激动意志,所以就没有摸索或讨论的余

地了。

总说一句,我们不能假定进步只是烦闷的一种结果^①。这分期的改进——在某几点上说乃是人类的自然里的持续的改进——只是人类在痛苦里辛辛苦苦地挣得来的一种成绩。我们绝对不能说人类甘心受了这许多劳苦仅仅为的是能够稍稍变化他们的快乐与保存那些快乐的原有的新情趣啊。

第二章 原因

一

由此看来,我们要找一个原因去解释分工的进步,就须在社会环境的某几种变迁里去找才行。这几种变迁寄托在什么上头,本书上卷所得的结论已经容许我们演绎出来了。

上文说过,在片段的结构渐渐消灭的时候,有组织结构的结构渐渐发达。因此,分工制也渐渐很规则地发达。所以,若片段的结构消灭不是分工的发达的原因,则分工的发达必是片段的结构消灭的原因。但后一说是说不通的,因为我们晓得片段的安排对于分工乃是一个超越不过的障碍,若非这障碍先消灭了——至少消灭了一部分——则分工制是不会出现的。除非在片段的安排不存在的地方分工的制度才能存在。固然,分工制一存在了之后,就会催促片段的制度退步;但非待片段的制度开始了之后分工制是不能露面的。结果对于原因起反动,但它并不因此就失了“结果的资格”;所以,它所施行的反动作用只是次要的罢了。由此看来,分工之发达,原因在乎社会的片段失去了若干个性,而隔离各片段的那些界墙渐渐变为可通透的了;总说一句,原因乃在乎各片段之间发生了一种连合性,把社会的资料弄得自由了些,以便走进了种种新

^① 这是 Georges Leroy 的主张;这主张,我们只能在孔德的《实证哲学》里见到(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t. IV, p449)。

的组合里去。

但这种模型之消灭,只靠着一个理由然后能有这个结果。因为这么一来,从前分开的个人们能相接近了,至少可以说接近的程度比前更高了;后来,社会里的诸分子互相交换动作,不像从前那样互相不生影响了。蜂房般的系统越发达,则我们每人所有的关系越被关阻在我们所属的蜂房的界限里。种种不同的片段之间自然有种种“精神上的虚空”。反过来说,这系统渐渐成为水平的时候,那些“虚空”自然渐渐被充满了。社会的生活不复集中成为互有分别而且互相类的许多小家庭的合体,却渐渐变为普遍的生活了。社会的关系——确切地说,当称为“内社会的”关系——的数目因此也变多了,因为它们超过了原始的界限而扩充到了各方面了。由此看来,个人们充分地相接触,互相发生影响,这类的个人们的数目越多,分工就越发达。如果我们赞成把这一种接近与其所生的有力的接触叫做精神的密度或力量的密度,那么,我们可以说分工的进步的直接原因乃是社会的精神或力量的密度了。

然而这精神上的接近必须待个人与个人的真距离减小了——无论是怎样减小法——然后能发生它的效果。所以精神的密度发达的时候,物质的密度不能不同时发达,而我们就可以用物质的密度去测量精神的密度。再者,我们用不着研究是甲密度形成了乙密度呢还是乙密度形成了甲密度;我们只须证明它们二者是不能分离的就够了。

在发达史的过程上,社会的累进的密度是在三个主要的方式之下产生的。

(一)诸下等社会所散处的空间,就它们所由成的个人们的数目言之,算是相对地很辽阔的;至于那些更进化的民族呢,他们的居处便一天一天的集中了。斯宾塞先生说:“我们试把野蛮部落所居住的地方的地方的人口,与欧洲的同面积的地方的地方的人口相比较;或试

把英吉利七国的时代(Heptarchie,在第五、第六世纪)的人口的密度与英国今日的人口的密度相比较,我们就知道团体集合的发达是与距离的发达相随的。”^①各国的工业生活里所陆续发生的种种变化已经足以表示这种改革的普遍性了。实际上,游牧之民——猎人或牧人的职业是表示一切的集中性的缺乏的,是尽量地在最辽阔的地面散布的。至于农业呢,它既然需要一种固定的生活,已经表示社会的经纬有了若干密度了,但这密度是很不完全的,因为每一家之间还有许多居中的地面^②。到了西提政府时代,虽则密度大了些,但各家的房屋并不是仅隔一壁的,因为罗马的法律不承认“界墙法”的存在^③。我们的地面上才有了界墙,而社会的经纬就变为更紧密了^④。再说,欧洲诸社会自从原始以来,它们的密度就是继续地发达的,虽则在某几种情形之下有了暂时的退步^⑤。

(二)城市的成立与其发达也是同一的现象的另一表征,而且这表征更是显明了。平均密度的发达尽可以是生殖率的物质上的增加的唯一的结果,因此,也就尽可以与很弱的集中力相容,与片段的模型的十分显明的态度不相妨碍。至于城市成立的原因势必在乎个人们觉得需要很有恒地互相尽量作密切的接触;社会收缩得比别处更紧,然后成为城市。所以如果精神上的密度不增加,则城市便不能增加,也就不能扩大。下文再说城市的聚居乃是由人民迁居而成的;若非社会片段的混合进步了,迁居怎能实现呢?

① Sociologie, II, 31。

② Tacite; German., X VI。

③ 看 Accarias 的 Précis de droit romain(I, p640)的市街地役表;参看 Fustel 的 La Cité antique(p65)。

④ 我们这样推论,并不是说密度的进步生出了种种经济上的变迁。这两种事实是互为条件的,这么一来,有了一种存在,就足以证明另一种也存在着。

⑤ V. Levasseur: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passim。

只要有一天社会的组织在根本上还是片段的,城市也还未能存在。在下等社会里是没有城市的;在伊洛古华与古日耳曼都找不着城市^①。在意大利的原始居民也是如此。马尔嘉说:“意大利的人民在起初的时代并不居住城市,只住在家族的共区或村镇里许多田庄是散布其间的。”^②但是,经过了颇短的时期之后,城市已经出现了。雅典与罗马都变了城市,而全意大利都完成了这个变迁。至于基督教的社会,在最初的时候就有了城市,因为罗马帝国亡后它的城市并不曾跟着它灭亡。自此之后,城市有加无减,而且一天比一天扩大。乡村变城市的潮流在文明社会里是很普通的^③,而这潮流只是当时的趋势的下文而已。我们须知,这潮流并不从今日起:自从17世纪以来,一般的政治家已经关心于此了^④。

因为社会在普通是以农业开始的缘故,人们有时候倾向于把城市中心的发达认为社会衰老的征象^⑤。但我们不要忘记:社会越是属于高等模型的,则这农业时期越短,在日耳曼、在美洲的印度民族与一切原始的民族里,农业时期是与那些民族自身存在的时期一样长的,至于罗马与雅典,农业时期完得颇快;至于我们的社会呢,我们可以说始终不曾有纯粹的农业时期的存在。反过来说,城市的生活开始得较早,因此,也比较地扩张。这种发达的累进的速率足以表示它非但不是一种病的现象,而且是从高等社会的种类的自然里生出来的。由此看来,我们就假定这潮流在今日对于我们的社会中达到了可怕的面积,也许我们的社会没有充分的柔软性去与它适合了,但在这些社会里或在这些社会之后这潮流仍

① Tacite: Germ., X VI—Sohm: Ueber die Entstenuung der Städte。

② Römische Alterthümer, IV, p3。

③ 关于这一点,看 Dumout: Depopulation et Civilisation, Paris, 1890, Ch. VIII, 又 OEttingen, Moralstatistik, p273 et suiv。

④ Levasseur: op. cit., p200。

⑤ 我似乎觉得 Tarde 先生在他的 Lois de l'imitation 里有这意见。

不免继续下去,而在我们的社会之后所成立的社会模型的特色似乎该是农业上的更快而且更完全的退步了。

(三)末了,还有交通与传达的道路的数目及其速度。它们消灭了或减小了隔离社会诸片段的那些虚空的时候,同时就发达了社会的密度。再者,我们用不着多说,大家都知道社会越是属于高等模型的,则它们的数目越多,而且越完善了。

既然这可见可量的表征反映着我们所谓精神上的密度^①,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代表了精神的密度,而用上文所提出的公式去范围它。再者,我应该把上文所说的话申说一番。社会在增加密度的时候形成了分工的发达,但后来又轮着分工的发达去增加了社会的密度。这一层我们可以不管;因为分工制总算是先由社会的密度里发源的一个事实,于是分工所经过的进步乃是由社会密度的并行进步的结果,至于社会密度的进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尽可以不问。我们所要证明的都已经证明了。

但这原因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社会密度之增加所以有此结果者,因为这么一来,“内社会的”种种关系就增加了。但是,除此之外,如果社会的分子的总数变大了,“内社会的”关系岂不是更多吗?如果在个人们更密切地互相发生关系的时候,社会所包括的个人们能同时增多,其效果势必更有力量。所以社会的容积对于分工,也像社会的密度一般地有影响的。

事实上,就普通说,社会越进步,则其容积越大;申说起来,工作越分开,则社会容积越大。斯宾塞先生说:“社会也像活体一般,先由原子的形式开始,由非常细微的群体生成,末了才达到比较很大的群体。譬如在下等的种族里,先有了很小的许多群,然后从这

① 但有些特别的、例外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之下,物质上的密度也许不与精神上的密度完全相当。请看下文第三章我们的结论。

些群里出现更大的许多社会：这是我们没法子否认的一个结论。”^①我们上文所论的片段的组织足以证实这真理是不容批驳的了。实际上，我们晓得那些社会是由若干片段构成的，而那些片段的面积各不相同，而且互相包括着。然而我们须知，这些范围并非人工造成的，尤其是在原始的时候；甚至于到了它们变成了循例的之后，它们也尽量地模仿成重演前时的自然安排的形式。有许多旧社会是在这形式之下维持着的。在这些分而又分的群体当中，那最大的——即包括其他各群体的——就与那最近的下等社会模型相当；同理，在那些群体所由成的诸片段当中，最大的几个片段乃是那下等社会模型之下直接跟着的模型的几个影子，余可类推。我们可以在最进步的民族里发现最原始的社会组织的遗迹^②。所以部落乃是若干群或若干族团结而成的；国家（例如犹太的国家）与西提政府乃是若干部落团结而成的；后来轮着西提政府连合了它所辖的许多村镇便成为更大的组合的社会里的一个元素。这么一来，社会的容积是不会不扩大的；因为每一类的社会乃是由直接的前一类的许多社会集合而成的。

但也有些例外。犹太的国家在征战以前，似乎比第四世纪罗马的西提政府治下的社会的容积更大；然而它却是属于下等的种类的。中国与俄罗斯的人口也比欧洲最文明的国家的人口多了许多。所以若就这些民族说，社会的分工并不曾因为社会的容积很大的缘故而发达。实际上，社会的密度若不同时按照比例而发达，则仅仅容积的发达并不就算是高尚的表征。原来一个社会只要包括了甚多的片段，无论那些片段的性质如何，尽可以达到很大的面积；所以如果那些片段当中的最大的几个片段只能重演很下等的模型的社会，那么，片段的结构仍旧是很显明的，于是社会

① Sociologie, II, p23。

② 村镇在原始的时候不过是一种固定的“族”罢了。

的组织也是很不高尚的了。由族集合而成的很大很大的一个群体甚至于比不上最小的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因为那群体所滞留的进化阶段已经被这社会超过了。同理,社会的单位的数目虽则对于分工有影响,但并非这数目自身有此影响,而且不必就有影响因为就普通说个人的数目增加的时候社会关系的数目也同时增加了。所以我们须知,若要达到这结果,社会的分子增加了还不够,必须个人们密切地接触,然后能互相发生行为上的因果。反过来说,如果他们被不通透的环境隔开了,他们就很难而且很少发生关系,于是一切事情发生只像在少数人的社会里罢了。由此看来,社会容积的扩大并不一定促成了分工的进步,必须待社会同时在同一限度内收缩了才行。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只是一个附加的原因;但当它添上了正原因的时候,却能把它自己的作用去扩大了正原因的效力。因此我们必须把它与正原因分别清楚。

这么一来,我们可以设立下面的一个议论了:分工的变迁的直接原因在乎社会的密度与其容积。分工的制度在社会发达的过程中所以能继续地进步者,这因为社会的密度很有恒地增加,而且就很普通的情形说,社会的容积也扩大了。

固然,人们时时都很懂得这两类的事实之间是有一个关系的;因为若要各种职务更分开,先须有了更多的合作者,又先须他们互相接近,以便合作。但是,在平常的时候,人们在这社会状态里往往只看见分工的方法,却不看见分工发达的原因。于是人们把分工的发达归功于个人们对于安乐与幸福的愿望,说社会的密度与面积越大则这些愿望越容易满足。但我刚才所立的定律却与此大不相同。我并不说社会的加密与扩大容许分工更发达,只说它们需要工作更分开。这并不是分工所以实现的一种工具,却是分工

的“定因”^①。

但我们怎样能想象这双重的原因产生结果的时候的方式呢？

二

依照斯宾塞先生的意思,社会的容积之扩大所以能对于分工的进步有影响者,这并不因为它形成了分工的进步,只不过促成了分工的进步。这只是那现象的一个辅佐条件而已。一切同质的群体原来都是没有固定的性质的,势必变为异质的群体,至于群体的面积如何,却与此没有关系;不过,群体的面积大了些,则它们变为异质的时候就更快些、更完全些罢了。实际上,当群体里的种种不同的分子受了种种不同的力量的支配之后,才生出了这异质的状态,所以各分子越分歧,则这异质的状态越显。至于社会也是如此:“当一个共同区的人口变为繁多的时候,就分散在很大的区域上而成为一个更大的共同区,所以它的诸分子各在各的区域内生存死亡;它维持着那种种不同的诸片段在种种不同的物质上的区域里,同时,这些片段不能由它们的任务而仍旧相似了。散居的诸片段仍旧打猎、耕田;扩充而居于海滨的诸片段却从事于海上的生涯;某一个天择的地方的居民,大约是因为地点的适中,适合于做有定期的集会的缘故,就变成了一些商人,而城市便由此成立……

①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依据孔德的主张。他说:“现在我只应该说明了我们这一类的社会的累进的密度,算是帮助支配社会趋势的实际速率的一种最后的普通元素。首先我们就很容易知道这影响——尤其是原始的时候——的作用很足以在人类的工作的全部里形成了渐渐专门的分工制,而这分工制势必非少数的合作者所能胜任的。再说,这密度虽则更重大了些,然而更内藏了,更没人知道了,于是它直接地用大力去催促社会的更速的进化。其催促的方法或激使个人们努力用更妙的手段去保住他们的生活——否则他们的生活变为更艰难了——或迫使社会用一种更倔强更协助的力量去起反动,好教它能与个人们的更有力的分歧性相抵抗。无论依甲种或乙种方法,我们总可见这里的关系并不在乎个人们的数目的绝对增加,在乎他们对于某一社会加以更有定的协助而已。”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IV, p455。

因为土地与气候有了差异,以致国中种种不同的地方的乡村的居民都有了一部分的专门的事务,甲地产牛,乙地产羊,丙地产麦,各各有了区别。”^①总说一句,个人们所处的环境的歧异性能使个人们生了种种不同的能力,所以形成了他们趋向于歧异的各方面的专门事业;这专门的倾向所以跟着社会的面积发达者,因为那些外界的歧异性也同时发达的缘故。

若说个人们所从生活的种种外的条件在他们的身上留了痕迹,说这些条件既是歧异的,就能令他们超向于互相殊异,这一层乃是毫无疑义的。这殊异性固然不是与分工毫无关系的,但它是不是足以形成了分工的制度,却还是一个问题。当然,依照土地与气候的差异,此地的居民产麦,彼地产牛或产羊,这是我们所懂得的。但是,职务上的殊异并不一定像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那般地只凭着简单的几个微异之点;有时候,职务上的差别是这样截然,以致被工作分开了的个人们竟成了互有分别的人类,甚至于成了相反的人类。我们几乎要说他们在密谋互相分离,离得越远越妙似的。譬如思想的脑子与消化的胃二者之间有什么相同之点?同理,诗人整个地埋在梦里,学者整个地埋在种种研究里,工人一辈子只扭转扣针的头,农人一辈子只推着他的小车,商人一辈子只守着柜口,这些人又有什么相同之点?外的条件所变的花样虽多,其所表现的差别决不能像这般互相齟齬,因此也就不能与外的条件相当。纵使我们不把互相离得很远的职务相比较,只把同一的职务里的各种支部相比较,我们也往往绝对不能看见它们的分离是由外界的何种殊异生出来的。科学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分开了。是什么气候的条件、地理的条件或甚至于社会的条件,能产生了数学家、化学家、自然科学等等学者的那样互相殊异的才艺呢?

但是,纵使在外的环境很猛烈地驱使个人们向确定的方面去

① Premiers Principes。

学专门的时候,这外的环境也不足以确定了这专门的作用。妇女因为身体的结构的缘故,在先天已经预定是须过一种与男子不同的生活的了;然而有些社会里的职务乃是男女一律的。做父亲的为了年纪的缘故,为了他所维持儿孙们的血统关系的缘故,他显然是应该在家庭里执行指挥的任务,因为这些任务乃是父权所寄托的。但一到了母权的家庭里,这指挥之权却不归属于他了。我们觉得家庭的诸分子各有各的职权,换句话说就是依着亲属的等级而有种种不同的职务,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父亲与伯叔、兄弟与堂兄弟的权利固然不同,义务亦自不同。然而在有些家庭的模型里,凡是成年的人都有同一的任务,而且受同等的待遇,至于血统的关系如何,都可以不管。俘虏在战胜的部落里所占的地位既低,生命虽能保存,似乎被处分而负担最低的社会任务了。然而上文说过,俘虏往往是能与战胜者同化而与他们处于平等地位的。

这因为实际上那些殊异性虽则使分工成为可能,却并不须要分工。它们虽出世了,并不一定因此就被人利用。总之,人与人之间继续地表现着相似性,这相异性已经不算一回事了;这只是稍为明显的一个萌芽罢了。若要从此生出了活动力的特别化,先须它们发达了而且有了组织才行,而这种发达显然有其他的原因,不仅仅靠着外的条件的变化。但斯宾塞先生说,事情是自然会发生,因为它所走的路途很少抵抗力,而自然的一切力量都勇不可当地向此方面进行。当然,如果人类超向专门,势必向那些殊异性所指定的方面走去,因为这么一来,他们的劳苦可以少些,利益可以多些。但他们为什么趋向专门呢?是什么确定了他们,使他们倾向于互有分别的一方面呢?关于将来进化的样法,斯宾塞先生解释得很清楚了;但他并不曾说什么是进化的动机。老实说,在他看来,这是不成问题的。实际上,他假定了幸福是跟着工作的生产力发达的。由此说来,每逢出现了一个新方法,能把工作更分开的时候,在他的意思,我们是不能不忙着利用那个方法的。其实如果我

们不觉得需要那方法,则它在我们看来就毫无价值。文明人所学得希望的一切这些出产品,在初民看来,并不觉得是需要,然而工作上的更复杂的一种组织的结果恰恰供给了人们这些出产品;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新需要是怎样成立了的,我们怎能懂得分工的发达是从哪里来的呢?

三

虽则在社会的容积与密度渐渐增加的时候工作也渐渐分开,然而这并非因为社会的外的环境的变化更多,却只因为“生活的奋斗”更热烈了。

达尔文观察得很对:两个机体越相类似,则它们的竞争越烈。有了同一的需要,追求同一的对象,所以它们处处觉得互成仇敌。在它们的财富超过了它们的时候,它们还可以相傍着过生活;但如果它们的数目增加得太厉害了,一切的欲望不能充分地满足,则战争不免爆发,而且这不满足的状态越显明,换句话说就是竞争者的数目越多,则战争越剧烈。如果共同生活的个人们的种类不同变化不同,则情形也就大不相同了。他们既然不由同一的样法赡养自己,既然不过同类的生活,所以他们并不互相妨碍;某甲所赖以昌盛的,却是某乙所认为无价值的。这么一来相逢的机会减少,冲突的机会也跟着减少;而且种类或变化越不同,则冲突越容易避免。达尔文说:“在一个幅员很小的地方,任人来居,因此,个人与个人之间之竞争该是很剧烈的;然而我们在居住那地方的各种类里一定看得出一种很大的殊异性。我曾经注意到:某地面四尺之中有三尺是生草的,经历了许多年代,而生活总是在同样的条件之下,然而这地方能滋养二十种类的植物,是属于十八小类,八大类的。即此可见这些植物是互相很有差别的了。”^①再者,人人都曾经

^① Origine des espèces, p131。

注意到,在同一的田地里,稻麦的旁边尽可以生长许多不良的草。说到动物,也是在越相殊异的时候越能免于竞争的。在一棵橡树之上,我们甚至于可以找着两百类的昆虫,它们相互的关系只像好邻居一般。这一类以橡实为养料,这一类以橡叶为养料,其他或食树皮,或食树根。哈克加尔说:“假使它们都属于同一的种类,都以损害树皮或损害树叶为生,那么,这样多的个体决不能在这树上生活的。”^①同理,在机体的内部,种种不同的经纬所以减少了竞争力者,恰因它们以种种不同的原质为养料的缘故。

人类也是受同样的定律支配的。在同一的城市里,种种不同的职业可以共同存在,并不一定互相损害,因为它们所追求的对象也是互有分别的。军人追求军事上的光荣,教士追求道德上的威信,政治家追求权力,工业家追求财富,学者追求科学上的名誉;所以各人尽可以达到他的目的而不至于妨碍别人达到他们的目的。纵使在各职务尚未十分互相远离的时候,事情也是如此的。眼科医生不与医精神病者相竞争,而鞋商之与帽商,泥匠之与木匠,生理学家之与化学家,也无竞争的必要。他们所效的劳既是互有分别的,他们就可以并行效劳了。

话虽如此说,各种职务越相接近,则接触点越多,于是它们就有互相冲突的危险。在这情形之下,它们既由种种不同的方法去满足那些互相类似的需要,那么,它们多少总不免倾向于互相霸占。譬如官吏是永远不与工业家竞争的;至于制啤酒的与种葡萄的,制呢绒的与制绸缎的,诗人与音乐家,就往往力求互相抢夺地位了。说到在同一的职务里尽职的人们,他们若非损害别人,就不能昌盛了。由此看来,如果我们想象这些种种不同的职务乃是多枝的形式的,是同出于一个根本的,我们就可说树梢上的冲突到了最低限度,然而渐近中央,则冲突渐大。这种情形,非但在每一城

^① Histoire de la création naturelle, p240。

市的内部是如此,而且社会的全范围内也是如此。在种种不同的地域上的相似的职业乃是互相竞争的,它们越相似,则竞争越烈,不过还须交通上与转运上没有难关,不致缩短了它们的活动力的范围才行。

明白了这一层,我们就容易懂得社会的群体的一切密度之增加势必形成了分工的进步,尤其是在人口之发达跟着密度之增加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工业中心点把一种特别出产品赡养国内的某一地域其所能达到的发达程度是受双重的限制的:首先是受其所该满足的需要的范围的限制,或称受商场的限制;其次是受其所能有的生产方法的力量限制。就平常说,其所出产的必不超过需要,尤其是不超过它的能力。但它虽则不能超过了那受了这样限制的一个界线,它总努力要达到这界线,因为凡是一种力量,只要没有什么阻止着它的时候,它就会用全力去发展,这乃是自然的定律。一达到了那界线之后,它就适合了它那些外的条件;于是他处在平衡的地位,如果什么都不变,它也就不能变的。

但是,譬如有一个地方,自古是对于中央独立的,后来有了一种交通的道路把距离缩短了一部分,它就与中央联系着了。同时,限制它的力量前进的种种界墙中之一已经降低了,至少可以说是退后了;商场扩大了,其所该满足的需要也增多了。固然,假使它所包括的一切种种的特别企业已经实现到了其所能达的最高的生产程度,那么,它既然没法子更扩张,诸事只好仍旧是原有的状态了。不过,这样的一个条件乃是纯然理想的。其实多少总不免有若干企业是不曾达到它们的界线的,于是它们还有它们的速率,可以再去远些。它们的前面既然还有空旷的地方,它们势必力求散布而且充满了那地方。如果这些企业还遇着些相似的企业是足与它们抵抗的,那么,那些企业就包括了这些企业而互相界限着,于是它们的互相关系并没变更。固然,竞争者增加了;但他们既分

有了更大的商场,则双方的壁垒所占的部分仍旧是一样的。然而如果有些企业是有卑下的表现的,那么,它们势必让出了它们从来所占的地盘,因为在新的竞争里需要许多新的条件,而它们不复能在新的条件里维持着了。于是它们不能怎样,只能消灭,或改革,而这改革势必应该达到一种新的专门才行。因为假使那些弱者不即刻创造另一种专门的事业,而宁愿采用另一种已经存在的职业,那么,他们岂不是又须与那些本来执行这职务的人们竞争吗?这么一来,竞争并不停止,只不过换了地点,而在另几点上产生它的种种结果罢了。到了最后,岂不又须在某一点上有了淘汰或新的分别吗?我用不着多说,大家都知道如果社会在实际上增加了分子的时候,诸分子同时更互相接近,则竞争必更剧烈,而其所产生的专门必更迅速而且完全了。

从另一方面说,在社会的组织还是由片段而成的时候,每一片段各有它自己的种种器官是受它保护的,同时又由分隔各片段的那些界墙隔断了这些器官与其他类似的器官的关系。但在那些界墙渐渐消灭的时候,那些相类似的器官就不免渐渐互相接触,互相竞争,力求互相替代了。然而我们须知,无论是怎样替代法,在专门的道路上总会有多少进步的。一则因为那“胜利”的片段器官如果要能胜任此后的更大的工作,必须靠着更大的分工才行;二则那些“被战胜者”如果要能自己维持,就非把它们的力量集中于它们从前所任的全职务之中的一部分上不可。譬如小老板变为工头,小商人变为商店职员,等等。再说,这部分是可以随着那卑下性而变的;卑下性越显明,则这部分可以变为更大。有时候,初民的职务竟仅仅分解为同样重要的两部分。这相类似的两大企业并不竞争,却因分任了它们共同的工作而复得它们的平衡状态;它们也不互相附属,却只是互相关系的。但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总有些新的专门事业出现的。

上面的诸例子虽则是从经济生活里借来的,然而这一种解释

却可以适用于一切种种的社会职务而没有什么分别。科学上的工作与艺术上的工作等等,其所以分开的样法与理由都与此相同。如上文所说,中央的支配机关还是靠着这理由去把带地方性的诸支配器官吸收在自己身上而把它们贬在专门的辅佐的任务上头呢。

从这一切种种的变化里能不能生出平均幸福的发达呢?若说是能够的,我们就看不出幸福的原因了。竞争的态度更大,则更惹起了新的而且艰辛的努力,而这些艰辛的努力乃是不能令人类更幸福的。一切的经过虽是机械地过去了的。社会的群体的平衡一断了,就有许多冲突发生,若非有更发达的一种分工,则这些新冲突就没法子解决:这乃是进步的动机。至于说到种种外的环境,说到承继权的组织的种种变迁呢,这好像土地之倾斜形成了流水的趋向,而流水却不是由土地之倾斜而成;同理,外的环境表示专门事业遇必需时所趋的方向,而专门的事业却不是外的环境所需求的。假使我们不是为着应付种种新的困难,迫不得已而把个人们的差异性表显而且发达,那么,外的环境所产生的个人们的差异性就仅在可能的状态里罢了。

由此看来,分工乃是为生活而竞争的一个结果:但它也是缓和了的一个收场。实际上,幸亏有了它,敌人们才不至于不得已而互相淘汰,而且他们还能在一块儿共同生存。在那些相似性更大的社会里,有许多个人们是预定须受淘汰了的,幸亏分工制渐渐发达,就给予这些个人们好些自保与图存的方法。在许多下等民族里,如果一个有机体一出世就坏了的,势必不免于灭亡;因为无论哪一种任务他都不能胜任。有时候,顺着天择的结果,法律竟把残废或孱弱的婴儿处死,而亚里士多德自己也觉得这习俗乃是自然的^①。至于那些更进步的社会里就大不相同了。一个孱弱的个人

^① Politique, IV (VII), 16, 1335b, p20 et suiv.

尽可以在我们的社会组织上的复杂的许多范围里找着一个位置乃是他的所能于中效劳的。如果他只有身体是弱的而脑子还是健全的,那么,他可以在局所里办事,或担任些劳心的职务。如果他只有脑子是弱的,“他自然应该放弃了智识界的大竞争;但社会在它的许多次要的蜂房里还剩有颇小的一些位置给他,不让他被淘汰了的”^①。同理,在初民的部落里,被战胜的仇人是被处死的;但凡在工业上的职务与军事上的职务分离了的地方,则俘虏能与胜利者一块儿生存,不过是奴隶的资格罢了。

此外还有许多环境是种种不同的职务所能于中竞争的,譬如在个人的机体里,在许久未进食物之后,神经系就损害其他诸器官以自滋养;又譬如脑的活动力发达得太厉害了,也会发生这种现象的。在一个社会里也是如此。在饥荒的时候或经济恐慌的时候,生活必需的那些职务为着自保起见,不得不从那些不很主要的职务里去求供给。奢侈品的工业就危险了,这因为公众的财富的一部分从前是维持奢侈品的,而现在却被食物的工业或其他首要的物品吸收去了。又有些时候一个机体达到了变态的活动力的某一程度是与需要不相称的,于是它因为这过度的发达惹起了不少的耗费,若要补救这些耗费,就不得不在别的地方取偿了。例如有些社会里的公家职员太多了,或兵士太多了,或军官太多了,或居间人太多了,或教士太多了等等;其他的职业就不免受这“剩余病”的损害了。但这一切种种情形都是病态的;这因为机体的营养是不规则的,或因官能的平衡性断绝了的缘故。

然而一种非难又来了:

一种工业如果不能适应多少需要,就不能存在。一种职务如果要变为更专门的,也就先须这专门的职务与社会上若干需要相当。然而我们须知,一切新的专门事业的结果都在乎增加生产与

^① Bordier: Vie des Sociétés, p45。

改良生产。这种利益虽则不是分工的生存的理由,却是分工的必然的结果。由此看来,一种进步的成立如果要是永久的,就先须个人们真正地觉得需要更多而且更好的出产物的才行。譬如在转运事业不曾成立的时候,人人都各尽所能以求转运,于是大家都在这状态之下生活惯了。后来转运所以能成为一种专门事业者,势必因为人们已经不复满足于其从前所满意的,大家变为更苛求的了。然而这些新的苛求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实际上,分工的进化所由形成的原因恰就是这些新苛求的原因。刚才我已经说过,分工的进化的原因在乎竞争更热烈。然而我们须知,更剧烈的一种竞争势必与一种更发展的力量相伴而行,于是也不能不受更大的劳苦。但若要生命能够自保,必须所补与所耗成正比例才行。所以从前足以滋补有机体的平衡性的那些食物,此后却不足以滋补了。从今以后,需要更多而且更好的滋养料了。譬如一个农夫,他的工作比不上城市的工人的工作辛苦,所以他的滋养料虽则比较地少些坏些,也一样地能够支持。至于城市的工人吗,他们是不能满足于蔬食的;甚至在这些条件之下也还不行,那持续而强烈的工作天天在他的机体里造成了耗费的超过额,他尽管怎样滋养,还不足以抵偿呢^①。

再说,尤其是中央的神经系受这承一切种种的耗费^②;因为若要寻找竞争的方法,若要创造新的专门事业,若要使这些事业成为习惯,都非用脑子去筹划不可。就普通说,环境越容易变化,则智慧在生活里所占的部分越大;因为在一种平衡性不停止地断绝的时候,只有智慧能替它找得一些新的条件去把它补救。由此看来,脑的生活的发达与竞争变为剧烈是同时的,而且是同限度的。我们非但在社会的精英里可以证明这种并行的进步,而且在社会的一切诸阶级里都可以证明。在这一点,我们也只消把工人与农夫

① Bordier: Op. cit. , p166 et suiv.

② Férè: Dégénérescence et Criminalité, p88.

相比;谁都承认工人是比较地聪明了许多的,虽则他们往往置身于带机械性的种种工作。再者,我们怪不得精神上的种种病症与文化并驱,也怪不得这些病症喜欢在城市猖獗而不很在乡村施威,甚至于较大的城市也比较小的城市受祸更烈^①。我们须知,一个广大的脑筋比之一个粗浅的脑筋更有其他的要求,譬如有些痛苦与捐舍,是粗浅的脑筋所感觉不着的,却能很痛苦地摇撼那广大的脑筋。同理,须有比较地不很简单的刺激物然后能愉快地影响及于这由粗浅变为细致的器官,而且刺激物的数量也须增加,因为这器官同时也发达了。总之,纯然智识上的需要之发达是比其他一切的需要更甚的^②;更受训练的心灵,不是粗浅的解释所能满足的了。人们要求许多新的阐明了,而学问在满足人们的心灵的时候同时还滋养着那求新的愿望呢。

由此看来,一切这些变化都是从一些必然的原因里很机械地生出来的。我们的智慧与我们的感受性所以发达而且自砺者,这因为我们更把它们练习着;而我们所以更把它们练习者,因为我们所需的竞争更加剧烈,以致我们不得不如此。因此之故,人类不知不觉地已经能够接受一种更强而且花样更多的教化了。

但是,假使没有另一种原因来干预,则这唯一的先天还没法子生出那自求满足的种种方法来,因为它只能成立一种享受的禀性,而依照邦先生的观察,“仅有种种的享受禀性不必就能引起愿望。我们尽可以一出世就有在音乐、图画、科学里找快乐的禀性,但我们尽可以不希望取得这快乐,如果有人始终妨碍着我们的话”^③。甚至在我们被一种甚强的“承继遗产的冲动”驱使我们走向某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待至我们与那东西发生了关系之后才能希望取得它。青春期的人们,如果他们从来不曾听见人家说起性的关系与

① 看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s Sciences médicales 里的 *alienation mentale* 一条。

② 纯然智识上或学问上的生活的发达还有另一个原因,须待下章再说。

③ *Emotions et Volonté* p419。

性交所生的快乐,那么,他们尽可以只得到一种模糊的而且莫名其妙的不安状态;他们尽可以觉得欠缺了些什么似的,却不晓得所欠缺的是什么,因此他们就没有纯粹的性的欲望了;这么一来,这些不确定的愿望尽可以很容易地拐曲了它们的平常的方向而移变了它们的自然的目标。但是,恰在人类能玩味那些新的享乐而且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唤来的时候,就觉得那些享乐乃是他们的能力所及的,因为分工同时发达了,于是分工制就把那些享乐供给他们。在事前并没有一点儿的谐和成立,然而这两类的事实却相遇着,这只因为它们乃是同一的原因所生的两种结果罢了。

我们试想一想这两类的事实是怎样相遇的。新的情趣已经足以驱使人类去实验那些快乐了。那些新的刺激物是那样充裕,那样复杂,令人们觉得从前所满意的一切事物都成为无价值的,所以他们竟是自然地被新事物的引诱的呢。再者,在未尝试以前,人们尽可以在精神上先去迎合,而且,实际上,那些刺激物既与人类的体质中所有的变化相当,所以人们预先觉得能与它们相适宜了。后来又有经验来证实了这种预觉;睡着的需要也醒来了,确定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组织起来了。我并不是说这种整顿在一切情形之下都是完善的;也不是说由分工的新进步生出来的新产物常与我们的自然里的真需要相当。恰恰相反,我们似乎觉得需要之养成往往只因人们对于需要所关的一件东西养成了习惯。这东西本来不是必需的,也不是有用的;但是人们既然做了许多次的实验,养成了很深的习惯,再也不能放弃了。纯然机械的原因所生的谐和永远只能是不完善的而且只能是相接近的;但这谐和已经足以维持普通的秩序了。分工的情形就是如此的。分工所有的进步乃是——我不说在一切情形之下,只就普通说——与人类所发生的变化相谐和的,因此,分工的进步就能持续下去了。

但是,再说一次,我们并不因此就更幸福。固然,那些需要一旦被激发了之后,如果不得满足,就不免有痛苦。但我们的幸福并不

因需要被激发了而就大了些。从前我们所测量与我们的快乐相当的强度的时候所下的标点已经移动了；这么一来，一切的分度标准都有了变动。但这快乐的变动并不表现一种发达的现象。环境既不是从前的环境了，我们不得不变化以求适应环境，而这些变化更形成了我们享福的样法里其他种种的变化；但所谓变化未必就是所谓进步啊。

所以在我们的眼光看来，分工更有另一种外观，为其他经济学家所见不到的。在他们的意思，分工的主要原因只在乎生产增加。在我们的意思，这更大的生产力仅仅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是分工现象的一种反响。我们所以趋向专门者，并不为的是增加生产，却只为的是能在我们所遇的“生活上的种种新条件”里生存而已。

四

我现在对于上文下一个总结论：分工的制度只能在已经成立了一个社会里的诸分子之间实施。

实际上，如果独立的个人们互相不生关系，则其间所生的竞争仅足以把他们隔开更远。如果他们能自由地应用空间，他们就互相逃避；如果他们不能走出了确定的界限之外，他们就互相殊异，而且越相殊异则他们越显得独立了。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我们不能说纯粹仇敌的关系不待任何另一种原因而能变为社会关系的。譬如动植物的同种的诸个体之间就普通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每次战争的结果只能使它们更相殊异，只能生出种种不同的花样以致它们相离更远。这渐进的分离就是达尔文所谓“个性分歧律”。然而我们须知，分工的制度能使人们相反亦复相连；能使其所歧异的种种活动力集中，能使其所分离的人们相接近。既然竞争不能形成了这接近状态，所以这状态必是在竞争之前就有了的；而竞争的个人们也必在事前就发生了连带关系而且感觉到了这连带关系，换句话说就是隶属于同一的社会。因此之故，如果

在这连带关系的感觉得太弱,不足以抵抗竞争的“拆散力”的时候,竞争所生的结果就与分工所生的结果大不相同了。有些国家因为人口的密度太高、生活太艰难的缘故,居民们非但不能趋向专门事业,而且永远地或暂时地退出了他们的社会,移到别的地方居住去了。

再者,我们只须想象分工是怎样的,就可以懂得事情是不能不如此的。实际上,分工即是把从前共同的种种职务分担。但这职务的分配是不能依照一种预定的计划去实施的;我们不能预先就说在工作一分开了之后甲种工作与乙种工作之间的界限该在什么地方;原来在事物的自然里并不是这样显然有界限的,却须视许多光景而定。由此看来,工作必是自己分开的,而且是渐进地分开的。所以在这些情形之下若要一种职务确切地能分为互相补足的两部分,——这是分工的性质所要求的,——必须那分了门类的两部分当在这分解的时期内互相有恒久的交通才行;此外更无另一方法可以使甲方接受乙方所放弃的动作而使它们互相适合的。然而我们须知,在下等动物的集体里,那些在同一持续的经纬上的一切分子成立了一个个体,同理,那些互相发生持续的关系的一切个人们所成的集体者就形成了一个社会。在这一点上,我非但要说个人们在物质上应该互相联系着,而且在精神上也须有关系的。先说,仅仅有了物质上的持续性,这一类的关系就可以发生,只须那持续性是恒久的就行了;但这些关系乃是直接地必要的,假使在摸索的初期,种种关系开始成立的时候不曾受任何规律的支配,假使没有任何权力去节制个人利益上的种种冲突,那么,岂不成了一堆乱麻吗?还能生得出任何的新秩序来吗?固然,人们想象一切事情都是因私人的协议与自由的磋商而成的;似乎一切的社会作用都与此无关了。但是人们忘记了一层:如果不先有了一种裁判上的规定——申说起来,如果不先有了社会,那么,各种契约还是可能的吗?

所以人们有时候在分工里看见了社会的全生活的基本事实,这乃是不对的。若说那些已经分了门类的而且独立的个人们连合起来,成了会社,以求把种种不同的能力合在一块儿应用,而工作因此就分开,这也是不对的。各种殊异点既是从偶然的光景里生出来的,它们如果能如此确定地吻合而成为粘连的整体,岂不是灵异的事情?我们须知,它们并不是在团体生活之前就存在的,却是从团体生活里发源的。若非在社会里,若非有种种的社会需要与社会情感迫促它们,它们就不能发生;这么一来,所以它们根本上是谐和的。由此看来,在一切分工之外还有一种社会生活,但必须先有那种生活然后能有分工。实际上,关于这一层,我们在上文已经证明了:上文说过,世上有些社会的黏合力根本上是从共同的信仰与共同的情感里生出来的;而从这些社会里却生出了分工制所能保持其一致性的那些社会。上卷的诸结论与刚才的诸结论都可以互相阐发,互相证实。生理学上的分工的本身也是受一种定律的支配的。这定律乃是:必须先有了带有某种黏合力的许多众胞类的群体,然后分工才能实现。

在许多理论家的意思,一切的社会是根本寄托在合作之上的:他们以为这是显然的真理了。斯宾塞先生说:“一个社会——依科学上的字义说——若非在个人们相挨排了之后加上了合作就不成其为社会的。”^①然而刚才我们看见这所谓真理恰恰是真理的反面。倒是孔德所说的话不错,他说:“合作并不能生出社会来;恰恰相反,必须社会自然而然地成立了之后合作才能发生呢。”^②这才是显然的真理。能使人们互相接近的乃是一些机械的原因与一些自然冲动的力量,譬如血统的爱力、恋土的观念、祖先的崇拜、习惯的共同,等等。等到团体在这些基础上成立了之后,合作才有了组织。

而且原始的时候所能发生的合作是那样时断时续,又是那样

① Sociologie, III, p331。

②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IV, p421。

弱,所以社会生活假使没有别的源泉,则生活的本身也会没有力量,没有持续性。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分工所生的复杂的合作乃是一种后来的而且拐了弯的现象。当群体成立了之后,许多“体内的动作”才能发达,而合作才能发生。固然,它一出现了之后,就把种种社会关系纽得更紧,使社会成为更完全的个体。但没有这整体以前必先有了另一整体,然后这整体替代了那整体。若要社会诸单位能趋向于殊异,先须它们呈现许多相似性以致它们互相吸引、互相团结才行。这改革的步骤非但在原始时代可以观察得到,就在进化的每一时期也可以观察得到的。实际上,我们晓得上等社会是由同一模型的许多下等社会连合而成的:先须那些下等社会混合在唯一而且同一的团体意识里,然后殊异的进程才能够开始或再开始。所以,更复杂的机体乃是由简单的而且互相类似的许多机体重复而成的,而那些简单的机体非待团结了之后是不会互相殊异的。总说一句,团结与合作乃是截然分明的两件事;合作虽则在发达的时候对团结起反动作用而改革了团结的形式,虽则人类的社会渐渐变为合作者的团体,但这两个现象的二元性并不因此消灭了的。

这重要的真理所以不为实利主义者所认识者,这乃是他们在思维社会的原始的时候所弄成的谬误。他们假定原始的个人是独立的,是不相连属的,因此,若要互相发生关系,就非先合作不可;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理由去超越了那隔离他们的空间以求团结起来。但这理论虽则很流行,却不免是凭空立论。

实际上,这理论乃在乎从个人演绎出社会来;然而我们须知,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当中,没有什么容许我们相信这样一个纯任自然的世代是可能的。斯宾塞先生也承认:若要社会能在这假定里成立,必须初民里的诸单位“从完全的独立状态度过了互相连属

的状态才行”^①。但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形成了这样完全的一种改革呢？是因为人们预先看见了社会生活的利益吗？然而社会生活的利益已被失了独立状态的坏处抵消了，因为就那些本性是爱自由与孤独的生活的人们看来，失了独立的自由乃是很大的牺牲，是最难堪的。再说，在最初的社会模型里，这牺牲乃是最绝对的，因为无论何时都比不上那时候的个人被社会完全吸收了。人们假定人类一出世就是个人主义者，依此说来，这样的一种生活是很剧烈地违反了个人们的基本倾向的，叫他们怎能忍受呢？他们想了一想失了自由的生活以后的前途，比了一比那尚在可疑的合作上的利益，岂不会趑趄不前吗？依人们的想象，当初乃是自治的个性的时代，但从自治的个性里所生出来还不免是个性的东西，因此，合作的本身既是社会的事实，既是受社会的规律所支配的，怎能从此生出来呢？譬如一个心理学家开始就把自己关闭在自我里面，此后就不能出来再找着非我了。

团体生活不是从个人生活里生出来的，倒是个人生活从团体生活里生出来。在这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社会的单位的个体能够成立，能够扩大，同时又不致解散了社会。实际上，在这情形之下，各单位的个性在“前存的”社会环境里酝酿着，地势必带有社会的表征；它既与团体发生了连带关系，所以在它成立的时候就不至于破坏了团体了。它一面挣脱了团体的拘束，同时又与团体适合。这已经不是游牧时代的绝对个性了；游牧时代的个性可以自足，可以离开了社会里其余的个体；至于一个器官或器官的一部分的个性就不相同了，它有确定的职务，但它如果离开了机体里其余的器官，就有死亡的危险了。在这些条件之下，合作非但变为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由此看来，那些实利主义者竟把事实的自然次序颠倒了，而这种颠倒法实在令人诧异；原来世上

^① Sociologie, III, p332。

有一种普通的真理的特征乃是：先到我们的认识里的恰是后到实体里的。恰因合作是最近的事实，所以它就先被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也像普通的意见，只注重于外观，就不免在那些外观里看见社会的道德生活上的为首的事实了。

但合作虽不是道德的全部，我们却也不能像许多伦理学家一般地把它放在道德的外面去。原来那就唯心论者也恰像那些实利主义者一般地完全把它寄托在经济关系的系统上，但这乃是私人的妥协，自私主义乃是其中唯一的动机。其实道德生活从这一切种种关系里流过，它本身就是它们形成了的，因为假使在它酝酿的时候没有种种社会情感——申说就是道德情感——主持着，那么，它也就不能存在了。

然人们还会反对国际的分工，以为至少在这情形下那些分工的个人们不是属于同一社会的——这似乎是显然的事实。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团体在一方面固然保有它的个性，同时又可以被更大的一个团体包含着，而那大团体乃是可以包含同类的许多团体的。我们可以肯定说一个职务——经济上的或其他的——若要在两个社会之间分开，必须这两个社会先在某几点上分受了共同的生活，申说起来就是属于同一的社会才行。假定这两种团体意识不是在某一点上有了同一的基础的，那么，我们就不明白这两个群体怎样能有那必要的持续的关系，也不明白其中的一个群体能将它的种种职务当中之一种放弃给了另一个群体了。若要一个民族让另一个民族孱入，先须它不再把自己关闭在绝对的国家主义里，而信仰一种更能包容的国家主义才行。

再者，在历史上，国际分工的最显而易见的例子里，我们还可以观察得这些事实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可以说，除了在欧洲，除了在现代，国际的分工并未真正地发生过。我们须知，只在前世纪的后期与本世纪的初期，欧洲各社会的一种共同意识才开始成立。苏烈尔先生说：“有一种成见是应该改革的。这成见乃是：人们想

象旧制度之下的欧洲乃是很规则地成立了的一个国家合体,而在这合体里,每国依照众人所承认的原理去行事,由对于已成的法律的敬意去支配那些协约,去指示那些条款,由良心去指挥契约的实施,由对于帝制上的连带性的感觉合着公众秩序的维持去保证王侯们所缔结的条约的恒久性……现在的欧洲里,每人的权利是由大家的义务里生出来的,这是旧制度之下的政治家所不知道的,所以必须有了从古未有的二十余年的一场大战,然后能使他们有了这种概念而且知道了这种需要。在维也纳会议与后来诸会议里大家才作欧洲初次组织的一种尝试,这尝试只算一种进步,却不是复古。”^①反过来说,一切的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复兴,其结果总不免促成了保护的精神的发达,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民族无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都倾向于互相分离了。

但是,如果在某几种情形之下,有些民族相互间并没任何关系,有时候甚至相视如仇^②,然而他们还颇有规则地交换许多物产,那么,我们只应该把这些事实看做“交换主义”,与分工完全没有关系^③。为什么呢?原来这些不相同的机体恰有一些所有物是可以互相补充而有利益的,却不一定因此就有了职务上的分工啊^④。

① 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 p9 et 10。

② Kulischer: Der Handel auf den primitiven Culturstufen (Ztschr. f. Völkerpsychologie, X, 1877. p378), et Schrader: Linguistisch-historisch Forschungen Zur Handels-geschichte. (Iena, 1886)。

③ 固然,交换主义之发生,往往是在种类不相同的个人们之间,但那现象总不免是完全相同的,纵使在同一种类的个人相互间也是如此(关于交换主义,看 Espinas: Sociétés animales, et Giraud: Les Sociétés chez les animaux)。

④ 末了,我要唤起大家的注意:在这一章里,我仅仅研究了分工为什么往往是渐进的,同时说明了这进步的定因。但有一层也是很可能的:在某一特别的社会里,虽则片段的模型还很显明,而某一种分工的制度——尤其是经济上的分工——尽可以是很发达的。我很觉得英国就是这种情形。英国的大工业与大商业似乎比之全洲是一样地发达的,然而蜂房般的系统在英国还很显明,其地方生活的自主与传说所保存的权威都可证(这事实的病态的价值待下章再加说明)。

原来分工既是有来源的次等现象——上文已经说明了,所以只在社会生活的表面上经过,尤其是在经济上的分工里真有这种情形。它是与皮肤相并的。然而我们须知,在一切的机体里,种种浮面的现象恰因浮面的缘故就更容易受外的原因的影响,纵使在那机体所属的种种内的原因不受变更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样一来,随便一种光景就足以惹起一个民族的对于物质享受的一种热烈的需要,于是不必待社会的结构改变了许多,经济上的分工已经发达了。模仿的精神与更精到的一种文化关系皆足以产生这结果。譬如妥协既是最顶上的一部分,申说就是意识的最表面,尽可以很容易地受外的影响——例如教育,而精神生活的最深处并不因此受了影响。人们因此创造了许多很充分的智慧以求保证成功,然而这些智慧却是没有深根的。所以这一类的才艺乃是不能遗传的。

这一个比较可以证明我们不应该根据文化的状态——尤其是经济上的文化——去判定某社会在社会等级上所处的地位;因为经济上的文化尽可以是一种模仿,还隐藏着下等社会的结构。这情形固然是例外的;然而世上总还有这情形。

只在这些遭遇里,社会的物质上的密度不很能确切地表现道德上的密度的状态。由此看来,就最普通的情形说,我在上文所立的原理乃是很真确的,这已经足为证据了。

第三章 副因

——共同意识之渐不确定与其种种原因

本书的前半已经说过,在分工渐渐发达的时候,团体意识就渐渐变为更弱的、更模糊的了。甚至于因为有了这渐不确定的状态之后,分工的制度才变为连带性的主要源泉。这两种现象既然在这一点上发生了关系,那么,我们若在这退步的状态里寻觅种种的原因,并不是没有用处的事情。固然,在我们令人注意到退步是怎

样有规则的时候,我们已经直接地证明了这退步的状态一定与社会进化的几个基本条件有关系了。但是,假使我们能发见那些条件是什么,则本书上卷的结论岂不是更不容反驳的了么?

再说,这问题与我们此刻研究的问题是有连带关系的。刚才我已经说过,分工所以进步的原因乃在乎社会的诸单位互相施用的压力更强,以致迫得它们一天比一天向更歧异的方面发展。但那一种压力时时刻刻被另一种相反的压力弄弱了,而这另一种的压力就是共同意识所施于各个人意识的。在甲种压力驱使我们倾向于我们的自然的斜坡的时候,乙种压力却挽住了我们,妨碍我们离开了团体模型。再从另一方面说,若要分工制能发生而且扩大,并不是个人们的身上有了专门的能力的种子就够了的,而且还须他们能有个别的变化才行。然而我们须知,在团体意识里有了某种确定的而且强烈的状态与那些变化作用相反的时候,则个别变化是不能发生的;因为一种状态越强烈,越足以抵抗那“能弄弱它的一切”;越确定,越不让个人有变化的余地。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到了那共同意识更有生活力与确定性的时候,分工的制度就更难进步。反过来说,个人越容易与自己的环境相谐和,则分工的进步越快;但若要达到这地步,单靠这环境存在还不够,还须每个人有适应环境的自由。换句话说就是,纵使在全团体不与他同时间同方向进行的时候,他也能独立地进行。但是,我们晓得,机械的连带性越发达,个人们所固有的动作就越少了。

我们若要能够直接地观察共同意识所施于分工制度的那一种减弱力,例子就多得很。只要有一天的法律与风俗还严格地禁止变卖或分割不动产,则分工制度出世所必需的条件还不曾发生。每一家庭形成了很密的一个群体;而且一切的家族都从事于同一的事务,都力求扩充遗产。在斯拉夫民族里,萨特鲁加的人发达到了那样的程度,以致他们的穷苦也到了极点;但他们的家族观念既是那样强烈,所以他们往往继续地在一块儿生活,并不到外边去像

渔人或商人一般地谋一些特别的职业。又另有一些社会的分工制度是更进步了些,但每一阶级还有一些确定的而且始终不变的职务,是永远不受革新的。在别处,也有许多种类的职业是正式地禁止公民们接近的。在希腊^①、罗马^②,工业与商业乃是被人轻视的生涯;在加比尔民族里,有些技艺——例如屠夫、鞋匠等——也受舆论的羞辱^③。由此看来,专门的事业是不能向这些种种不同的方面发展的了。末了,就说到经济生活已经发达到了某种地步的民族,例如欧洲的旧式的同业组合时代,各种职务规定得那样严,所以分工也不能进步。总之,凡在人人不得不用同一的方式去制造物品的时候,个人的一切变化都是不可能的^④。

在社会的“表象生活”里也有这样的现象。宗教乃是共同意识的高超的形式,它在原始的时候把一切种种“表象的职务”与实际职务一齐吸收了。直等到有了哲学出现之后表象的职务才与实际职务分开。然而我们须知,必须宗教先丧失一些权威,然后哲学才是可能的。这想象事物的新方式与团体的意见是相冲突的。人们有时候说宗教上的信仰所以退步的原因乃在乎自由的试验;但在这自由的试验以前,也必须先有了宗教上的信仰的退步才行。假使共同的信仰不容许的话,怎会有自由的试验发生呢?

每逢一种新学问成立的时候,必发生这样的一次冲突。基督教的自身虽则早就比之别种宗教更让个人有思考的余地,但还逃不了这一个定律。固然,在学者们仅仅限于研究物质问题的时候,学问与宗教的冲突就不十分厉害了,因为物质问题在原则上是任人辩论的。但宗教既然不曾完全放弃了这问题,基督教的上帝既

① Büsschenhütz; Bestz und Erwerb。

② 据 Denys d'Halicarnasse(IX, 25)所说,在罗马的共和初期,没有一个罗马人是能做商人或技艺人的。Cicéron 还把一切牟利的事业认为卑鄙的技艺(De off. , I , p42)。

③ Hanoteau et Letourneux; La Kabylie, II , p23。

④ 看 Levasseur; L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France jusqu'à la Révolution, passim。

然不是与地球上的事物毫无关系的,所以在某几点上,往往是信仰做了自然科学的障碍。然而尤其是到了人类变为科学的对象的时候那反抗力越发强烈了。实际上,一个信徒一想到了人类会被人家当做自然界的一样东西研究,与别的东西视为一律,又把精神上的事实当做自然界的事实研究,就不能不起憎恶之心了;我们晓得,那些团体情感,在种种不同的形式之下,曾经是怎样妨碍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发达啊。

由此看来,如果人们只证明了社会环境里发生了种种变化之后分工的制度势必进步,那么,还不算是完全的解释。原来分工的进步还与好些副因有关系,这些副因尽可便利或妨碍,或完全阻止分工的过程。实际上,我们不要忘记,职务的专门化并非对于生活竞争的唯一解决方法:此后还有迁居,殖民,忍耐不固定的而且更启争端的生活,又由自杀的方法或其他的方法去完全淘汰了那些弱者等等。既然那结果在某限度内乃是或然的,竞争的人们并不一定倾向于一个出路而绝对不走别的路途,那么,他们的能力便于走哪一条路,他们就走哪一条路了。固然,如果没有什么阻止分工的发达,他们就趋向于分工。但如果环境使这结局成为不可能的或艰难的,那么,他们势必另走一条路了。

在种种副因当中,第一种乃是:个人对于团体,他们的独立性更大了,容许他们自由地变化了。生理学上的分工也是受这条件的支配的。比利耶先生说:“肉体结构的诸元素纵使在互相接近的时候还各自保守着它们的一切个性。无论在最高等的机体里或最下等的机体里,又无论这些元素的数目如何,它们各自滋养,各自发达,各自再现,并不管邻近的元素怎样。肉体结构的诸元素的独立律就寄托在这上头;而生理学家的手里就常常应用得着这定律。这独立性应该被认为成形细胞的最普通的能力上的自由运用的必需条件,也就是原形质的某几种固有力或种种外的环境所影响的可变性。因为它们有变化的能力而又有相互的独立性,所以

甲种元素虽则是从乙种里生出来的,虽则在原始的时候是相似的,竟能向种种不同的方面变化,取得了种种不同的形式,以及种种新的职务与新的特性。”^①

在社会里的情形却与机体里的情形相反,这独立性并非社会里一种原始的事实,因为在原始时代个人是被团体吸收了的。但上文说过,后来这独立性出现了,而且跟着分工的制度同时很有规则地进步,申说起来就是在团体意识退步的时候进步。现在我们只须研究为什么这社会分工制的一个有用的条件在渐渐成为必要的时候也就渐渐实现。固然,这因为它自身所属的原因已经形成了专门事业的进步。但是,为什么在社会的容积与密度发达了之后就能生出了这一种结果呢?

—

在一个小小的社会里,一切人们都显然是位置在种种相同的生活条件之上的,所以团体的环境在根本上乃是具体的。它是由种种的人们而成,而这些人们就充满了社会界。由此看来,代表这环境的种种意识状态也有同样的特征。起初的时候,人类的意识状态只管得着一些确切的对象,例如一个动物、一棵树、一根草、一种自然力,等等。再者,一切人们对于这些事物,其所处的位置既然相同,所以这些事物对于一切人们的意识的影响方式也就是一律的。一个部落如果幅员不太大,则凡关于太阳、雨水、寒气、暑气、某一条江河、某一个源泉的种种利益与灾害一都是全部落的人们所同享受或罹受的。由一切这些个人印象的混淆便生出了团体的印象,所以团体印象无论就形式说或就对象说都是确定的,于是共同意识也就有了确定的特征。然而到了社会的容积渐渐扩大的时候,共同意识也就渐渐变了性质。因为社会散布在一个更阔的

^① Colonie animale, p702。

表面之上,于是社会的本身就不得不超越了一切的地方殊异性,不得不更求制驭那更大的空间,因此,也就不能不变为抽象些。原来只有那些普通的事物才能在一切这些殊异的环境里成为共同的,所以共同意识的对象已经不是某动物,只是某一类的动物;已经不是某源泉,只是源泉;已经不是某森林,只是抽象的森林罢了。

从另一方面说,因为生活的条件已经不是处处相同的了,所以那些共同的对象无论是怎样的,总不复能处处形成像从前那种完全相同的团体情感了。那些团体结果不复像从前那样分明,而且那些组合的元素越不相似,则团体结果也越模糊。凡用以做成组合形象的那些个别形象越多,则组合形象越不确定。固然,各地方的团体意识尽可以在普通的团体意识里保存着它们的个性,而且它们所有的界限很小,就更容易仍旧是具体的了。但是,我们晓得,在与它们相当的那些社会片段渐渐消灭的时候,它们也就在普通的团体意识里渐渐消灭了。

有一个事实也许最能表现这共同意识的发达的倾向,这就是:共同意识的诸元素当中最主要的一种元素——我说的是神的概念——也同时上进了。在原始的时候,神与宇宙是没有分别的,甚至于可以说没有神,只有一些圣物,同等这些圣物所带的神圣性质并不与外面的任何本质——例如源泉——有关系。在某一类动物或植物能做人类的一族的“圣祖”的时候,这些动物或植物就是崇拜的对象了;但这并不因为有什么元素从外面来把它们的神性传达给它们。它们的性质乃是固有的;它们本来就是神圣的。种种宗教力在起初时候只是那些事物的象征,后来却渐渐离开了那些事物,于是神与物合为一体了。这么一来,“神”或“灵”的概念成立了;但这些神灵虽则爱住甲处或乙处,但那些与神灵特别有关系的种种事物却不是神灵之所在,神灵是寄托在那些事物之外的^①。在

^① 看 Révills: Religions des peuples non civilisés, I, p67 et suiv. ; II, p230 et suiv.

这一点说起来,神圣未免是不很具体的了。但是,无论神圣是众多的或是归于一致的,他们在世上总算是恒久不变的。他们虽则是部分地与事物离开了的,然而他们还存在空间。由此看来,他们仍旧很与我们相近,恒久地与我们的生活关连。希腊拉丁的多神教,就形式而言,是比“生气教”更高尚、更有组织的了,在超人的道路上算是一种新进步了。神圣所存在的地方显然是与人类所存在的地方有分别的了。当时的神圣或升到了奥林伯的神秘的高处或降到了土地的深处,此后仅能断断续续地干预人类的事情了。但是,直到了基督教,上帝才永远离了空间;上帝的领土不复在此世界上了;自然界与神明界判别得那样完全,甚至于冲突起来。同时,神品的概念变为更普通了,更抽象了,因为这概念不复像原始一般地由感觉而成,却是由意象而成了。人间的上帝所包括的范围势必比西提国体里或族里的神圣的范围狭窄了些。

再说,在宗教普遍化的时候,法律也普遍化了,道德上的规律也跟着普遍化了。在起初的时候,这些规律是与地方的环境、人种的特性、气候的特性等等相关连的,后来它们渐渐超越了这些范围,同时也就变为更普通的了。试看“仪式主义”不停止地衰败,则这普遍性的发达就显然可见。在下等社会里,甚至于行为的“外的形式”也是预先确定了的,而且关于种种细节也不放过。人们应该怎样吃东西,在某情形之下应该穿什么衣服,应该做什么动作,应该宣读什么礼文,这一切都是很明显地规定了的。反过来说,我们越远离了原始时期,则道德上与裁判上的规律越失去了若干明显性与确切性。这些规律所规定的只是行为上的一些最普通的程式,而且规定的方式也很普通,只说明人们应该做什么,却不再说明应该怎样做。然而我们须知,一切确定的东西都是在确定的形式之下表现的。假使那些团体的情感能像昔日一般确定,则它们的表现方式也就会像昔日一般确定了。假使思想与行为的具体的细节也像昔日一般是人人一致的,也就会像昔日一般是不容不遵守的了。

我们已经常常注意到文化倾向于变为更合理的更逻辑的了；现在我们可以看见更合理的文化的原因了。世上唯有普遍的东西才是合理的，而能令理性人迷途的却是个别的与具体的东西。我们对于普遍的事物才能思想得透彻。因此，共同意识越与那些个别的事物相近，则它越确切地带有它们的痕迹，也就越是不可理解的。原始的文化所给我们的结果就是从这上头生出来的了。我们既不能把原始文化引回到一些合逻辑的原理上去，所以我们只能在那里头看见相异的种种元素的偶然的而且奇怪的组合罢了。其实那些组合毫无人工的痕迹，不过，我们如果要想找它们的定因，就应该在一些感觉与一些可感性的动作里去找，而不该在一些概念里去找。事情所以如此者，这因为那些原因所适合的社会环境没有充分地扩大的缘故。反过来说，当文化在一个更阔的行为区域里发展的时候，当文化实施到更多的人物的身上的时候，那些普遍的观念势必出现，也就越占优势。譬如罗马人的概念，在法律上、在道德上、在宗教上，都被“人的概念”替代了；因为罗马人的概念是更具体的，因此就更与科学不相容。由此看来，这一种大改革的原因乃在乎社会的容积更发达与其密度更增加了。

然而我们须知，共同意识越变为普遍的，就越让个人有变化的余地。当上帝与人物距离很远的时候，他的行为不复是时时刻刻的，而且不复是施及一切的了。世上不复有固定的规律，只有一些抽象的规律，是我们所可以在种种很不相同的方式之下自由地应用的。而且这些规律也不复有昔日那种抵抗的力量与权威了。实际上，那些成法与程文在很明确的时候势必能像反光一般地形成了人们的思想与动作；反过来说，这些普遍的原则必须有了智慧的助力然后能由理论成为事实。但这思考力一起了之后乃是不容易制止的。当它有了力量之后，它就自然而然地发展到了人们所指定给它的境界之外了。于是人们开始把一些信条高高地放在辩论的界限之上，谁知后来辩论的范围扩大，竟侵进了那些信条的范

围。我们要知道它们的究竟,追寻它们的存在理由。这么一来,无论它们怎样受了这一类的考验,它们总失了一部分的力量了。因为反省的观念决不能像本能的观念那般地有强制的权威,所以经过了考虑的动作就比不上无意的动作那般地迅速了。共同意识既然变了更合理的,于是就失了若干命令性,而且它因此就不很妨碍个人的种种变化的自由发达了。

二

然而最能帮助产生这结果的一个原因却不是这一个。

那些团体状态之所以有力量者,非但因为它们在这现代人们的心中是共同的,尤其是因为它们当中有一大部分是前代遗传下来的。实际上,共同意识之成立与修改,都是要费很长的时间的。一种的行为形式或一种信仰若要达到了普遍而且结晶的程度,势必需要好些时间;它失了这程度的时候也不是转瞬间的事情。那么,它差不多完全是过去的产物了。然而我们须知,凡是古代留传下来的东西就往往是特别受人尊重的一种对象。人人一致遵守的一种习俗固然有了一种很大的权威;但如果这习俗又是祖宗所赞成了的,人们越发不敢不遵守了。由此看来,团体意识的权威有一大部分乃是由传说的权威造成的。但当片段模型渐渐消灭的时候传说的权威也就渐渐减少了,我在下文就要说明这一层。

实际上,当片段模型很显明的时候,那些片段就成了同数的许多的小社会,而这些小社会乃是各不相涉的。当它们以家族为基础的时候,倘若要变换它们,就像变换家族一样的艰难。又当它们只剩有地域为基础的时候,隔离它们的那些界限虽则不像从前那样不能超越,然而界限总还是存在的。到了中世纪,一个工人要离了本城,到另一个城市里去找工作,还是不容易的事情^①;内地的税

^① Levasseur: op. cit. , I , p239。

关设立了,社会的每一局部的周围有了一道界墙,保护着本部,以免外界的分子侵入。在这些条件之下,个人被拘留在其所从生长的地方,一则因为有许多关系缠住了他,二则因为别处拒他进境;交通与转运的道路很少,就是每一片段闭关自守的证据。其影响所及,那些把人们维系在其所从生长的环境的种种原因也就把他们拘定在家族的环境里。在原始的时候,所从生长的环境与家族的环境乃是混而不分的;后来虽则有了分别,但当人们不能超过这环境的时候也就不能十分远离了那环境。由此看来,从血统生出来的吸力施行它的作用还是在最高限度的,所以每人一辈子只能在这吸力的源泉旁边过活。实际上,社会的结构越带片段的性质,则家族越形成了很密的、反抱的、不可分离许多大群体——这乃是没有例外的一个定律^①。

反过来说,当隔离种种不同的片段的那些界线渐渐消灭了的时候,那平衡性也不免渐渐被打断了。个人们既不复被他们的生长地方所拘限,而且前面有许多旷着的空间引诱他们,他们就不会不向那空间散布的。儿女们不复永远依恋着父母的本土,却向种种方面撞命运去了。人口渐渐混合了,这么一来他们原始的相异点终于失去了。可惜统计学未能使我们在历史上追随这内部移民的步骤;但是有一个事实足以证明移民的关系渐渐变为重大,这就是:城市的成立而且发达了。实际上城市之成立并非自然而然地发展的,只是由移民而成的。城市的存在及其进步并非因为生殖率比死亡率有了常态的超过额,恰恰相反,若在这一点上说,城市的生殖率往往是敌不过死亡率的呢。由此看来,它们只向外面接受了许多分子,于是一天一天的靠着这些新分子而发达。依杜南所统计^②,欧洲 31 个大城的人口每年增加的总数有 78.46‰是由移

① 读者可以自己寻找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个定律,我在这里不能做十分显确的说明。我曾经研究家族问题,得了这个定律;但我希望在最近能把那关于家族的专书出版。

② Layet 所述,见 Hygiènes des Paysans 末章。

民而来的。在法国,依 1881 年的调查,人口比 1876 年增加了 765000;赛纳省与其他人口在 300000 以上的 45 个大城在这五年总调查的数目上已经“占了 661000 的增加额,仅仅余下了 105000 分配于各中小城市及乡村里”^①。这些移民的大潮流非但倾向于大城市,而且涉及于邻近的地方。贝特盎先生曾经计算过,在 1886 年,就法国的平均数而言,居民只有 11.5% 是从外省生长的,然而就赛纳省而言,却有 34.67%。而且省中诸城市的人口越多,则从外面移来居住的人民也越多。罗奈省增加了 31.47%;罗奈河口省是 26.29%;赛纳五华斯省是 26.41%^②;北省是 19.46%;基朗特省是 17.62%^③。这现象并非大城市所特有的;在那些小城市里与小乡镇里这现象也能发生,不过没有那么高的强度罢了。“一切这些凝聚作用都是损害了许多小区域然后能发达的,所以我们在每次的调查里头都看见了每一类的城市的数目增加了,市民也增加了”^④。

然而我们须知,这些移民的现象是由社会诸单位的更大的移动性生出来的,而这更大的移动性就使得一切种种传说的力量渐弱了。

实际上,传说所有的力量乃是把传说授与我们的那些人——我说的是古人——的表征。他们是传说的“活相”,只有他们亲眼看见了我们的祖先所做的事情,只有他们是过去与现在的媒介。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在他们所亲眼看见成长的,而且由他们指挥成人的那些后裔的跟前有了一种很大的权威,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实际上,孩子们被年长的人们环绕着,自知比他们低些,就觉得自己是隶属于他们的了。因的尊敬他们的缘故,势必连带地尊

① Dumont; *Dépopulation et civilisation*, p175。

② 这是受了巴黎的影响。

③ *Dictionnaire encyclop. des Sciences médicales*, art. Migration。

④ Dumont; *op. cit.*, p178。

敬他们所传下来的东西,所以他们的一切言语行为都是后代的尊敬的对象了。由此看来,传说的权威有一大部分是由年龄的权威生出来的。因此,凡是能够使这权力伸张到童年以后的一切都足以巩固了那些信仰与传统的习俗。一个人继续地在其所从生长的环境生活下去,就是这个缘故;因为这么一来,他就仍旧与那些曾经看见他做孩子的那些人们往来,而且受他们的行为的支配。他对于他们的情感仍旧存在,因此就产生同一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包含着懒于革新的毛病。若要社会生活里产生一些新事物,并不是新的世代相传就足够的,还要这些后裔不很被牵引以致追随祖先的老步伐才行。祖先的影响越深——而且越久越深,——则对于革新越有障碍。孔德说得好,假使人类的生活增加了十倍的生气,而各年龄的比例并不因此变更,则“我们的社会的发达不免迟缓了许多,——虽则这是不可测量的”^①。

但如果一个人离了青春期就被迁徙到了一个新环境里,则其结果适得其反。固然,他在那新环境里也找得着年龄比他更高的人们;然而当他做孩子的时候并没有受他们的行为的影响。所以他对他们的敬意就小了些,而且那敬意也少了许多传统的性质,因为它与现在或过去的事实都不相当。他不隶属于他们,而且从来不曾隶属过,于是他所以尊敬他们者,不过一种相似性的影响而已。再者,文化越进步,则年龄的崇拜力越弱,这乃是大家晓得的一个事实。古代的年龄的崇拜是那样发达,今日只剩下一些礼貌,而这些礼貌还是由怜悯心生出来的呢。与其说人们畏惧老人,不如说他们怜悯老人。年龄的界限被人们铲平了。达到了壮年以后的一切人们差不多都以平等相待了。年龄的界限消灭了之后,祖先的风俗渐渐失了权威,因为风俗的代表们在壮年人的旁边已经失势了。人们对于它更自由了些,因为人们对于它的替身们也自

^①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IV, p451。

由了些。时间的连带性不像古时被人感觉得着,因为在那些相继的世代的不断的关系里已经没有它的物质上的表现了。固然,初级的教育的效力还被人感觉到,但其力量减小了,因为这些效力已经没有什么来维持它们了。

再说,这壮年的时期恰是人们最不能忍耐羁勒而且最爱变化的时候。在他们身上流行着的生活还没有时间凝结成为一些确定的形式。而且它的强度太高了,也不能循规蹈矩,毫不抵抗。由此看来,这个需要越不受限制向外发展,则越容易满足,而且若要满足这一个需要就不能不很害及于传说。当传说渐渐失去了力量的时候就是它渐渐被打倒的时候。这孱弱的胚子一生出来,就世世代代孱弱下去;因为人们既然觉得那些道德风俗的权威很少,也就不努力传授给后代了。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实验可以证明年龄对于传说力的影响。

恰因那些大城市的人口尤其是靠移民而后增加,所以那些居民根本上就是那些在壮年离了家庭而且免了祖先的行为的支配的人们。这么一来,大城市的老人的数目就很小,反过来说,壮年的人们的数目就很大。依歇桑先生所证明,无论在巴黎或在外省,就每一年岁的人口表看来,只有从 15 至 20 岁与从 50 至 55 岁的弧线是可以相遇的。在 20 至 50 岁之间,巴黎的弧线高了许多,至于未满 20 岁或超过 50 岁就低了许多^①。在 1881 年,人家曾经核算 20 至 25 岁的居民,巴黎与外省是 1.118 与 1.874 之比^②。就赛纳省全境而言,千人之中有 731 个是从 15 至 60 岁的,未满 15 岁的只有 76‰。至于外省呢,从 15 至 60 岁的只有 618‰,未满 15 岁的却有 106‰。在挪威,依贝特盎的统计,每千人中的比例如下:

	城市	乡村
自 15 至 30 岁	278	239

① La Question de la population, in Annales d'Hygiène, 1884。

② Annales de la ville de Paris。

	城市	乡村
自 30 至 50 岁	205	183
自 45 至 60 岁	110	120
60 岁以上	59	87

由此看来,大城市里年龄的支配力到了最低限度;我们同时可以证明无论何处的人们都比不上大城市的人们不把传说放在心里。实际上,大城市乃是进步的策源地,这是大家所承认的;人类的新的思想、趋尚、风俗、需要等等都先在大城市里酝酿,然后散布于国内其余的地方。社会变化的时候总是跟着大城市学样子的。大城市的气质那样流动,所以一切从古代传流下来的东西都变为几分可疑;反过来说,凡是新的东西,无论如何,总有一种权威,而这权威差不多就与从前的祖先的习俗所有的权威相等。大城市的人心是自然地向前程进行的。所以城市的生活形式改变得非常地快:种种信仰、嗜好、情绪都在永远的进化的途中。无论什么地方都比不上大城市更方便于一切种种的变化。这因为社会单位的种种不同的底层既然必需互相替代,是那样没有持续性,所以在这情形之下团体的生活也不能有持续性了。

泰尔特先生因为观察到社会的青春期——尤其是成熟的时候——人们对于传说的崇拜比之社会衰老的时候更厉害了许多,于是他就以为可以把传说的衰微看做暂时的症候,说这只是社会的一切进化里的一种暂发的恐慌。他说:“人类逃脱了习俗的羁勒仍不免重新走入习俗的圈套里,换句话说就是人们把在暂时得了解放的时候所获得的新事物却拿来作为巩固习俗之用。”^①我以为他这误解的原因乃在乎其所用的比较方法不妥当;至于怎样不妥当,上文已经说及。固然,如果我们把某一社会的末期与继起的另一社会的初期相比较,我们就可以证明传说的复兴;然而这整个的

^① Lois de l'imitation, p271。

社会模型所从开始的一个变象毕竟比不上直接地先存的那模型里的变象那样厉害。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家决不像古罗马人那般地以祖先的风俗为迷信的崇拜的对象;而在罗马也决不像雅典的法律那般地反对一切的革新^①。就说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吧,希腊的已经设立了的法律是否应该改良还成为问题,所以亚里士多德十分慎重,不敢完全肯定^②。末了说到希伯来人,他们既然把违反传说认为不敬神明,可见不循旧俗乃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我们须知,若要判断社会事件的步骤,我们不应该把相衔接的两社会的头尾相比较,只该把各社会生活里两相对当的时期比较。所以一切的社会虽则都倾向于固定而且倾向于养成习俗,然而它所取的形式究竟失了许多抵抗力,因此就容易变化了;从另一方面说,习俗的权威也继续地渐渐减少了。再说,事情是不能不如此的,因为形成了发达史的那些条件的本身就势必生出这衰弱的情形来的。

再说一层,既然种种信仰与种种共同的习惯的力量有一大部分是从传说的力量里取得的,我们就显然见得它们渐渐没有能力去妨碍个人们的变化上的自由发展了。

三

总之,在社会渐渐扩张而且渐渐集中的时候,它就渐渐不像从前把个人包裹得那样紧,因此,个人们的分道扬镳的倾向就不很是它所能制止的了。

我们若不相信,只须把大城市与小城市比一比就知道了。在小城市里,无论是谁超脱了祖传的成例就不免遇着一些阻力,有时候竟是很强烈的阻力。一切求自由的努力都是公众訾议的对象,而从此引出来的普遍的排斥很足以消磨模仿者的锐气。反过来说,在大城市里,个人比较地很能摆脱团体的轭子;这是实验上的

① Meier et Schömann; Der attische Process.

② Arist., Pol., II, 8, 1268b, p26.

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这因为民众把我们的一切行为监视得越紧,则我们越隶属于舆论之下。当一切人们的眼光都常常地注视在每人所做的事情的时候,稍有一点儿失轨,人家就瞥见了,就来干涉了;反过来说,我们越容易逃脱这种监视的时候就越容易走自己的路向。有一句古话说得好:人山人海里恰是世上最好藏躲的地方。一个团体越大越密,则团体的视线分散在一个广漠的表面之上,越不能追随各个人的行动;因为个人的行动变为更多了,而团体的眼力并不更强。它要同时顾到太多的焦点,所以不能集中于一人。团体所监视的人物太多了,监视的成绩就比不得小团体的了。

再者,注意的大动机——即利害关系——差不多是完全没有的。除非一个人的影像能在我们心里引起了一些回忆与一些联属于回忆的感触,否则我们是不希望知道那人的言语行为的;而且,这样引起了的意识状态越多越强的时候,则我们的希望越是热烈^①。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所看见的人渐去渐远,而且是过路的,那么,与他有关系的事情在我们的心里并不起任何的回声,我们对此是很冷淡的,于是我们并不希望调查他的遭遇,也不希望监视他的行为。由此看来,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种种个别关系越有恒、越密切,则团体的求知心越热烈;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每个人与更多数的个人们发生关系,则那些个别关系就更疏远了,更无恒了。

因此之故,在大城市里,人们就觉得舆论的压力小了些。这因为种种的方向太多了,每人的视线分散了;又因为大家不很熟识了。就说邻人们与同一家庭的诸分子吧,他们的关系也就不很有恒,不很有规则了,因为他们时时刻刻被一些外人或事务隔开了。

① 固然,在小城市里,面生的人并不比居民少受众人的监视;然而这只因为他乃是例外,发生了与普通居民相反的一种结果,所以代表他的那影像也就很能令人注意了。在大城市里就不如此;熟识的人才是例外,面生的人恰是常例呢。

固然,如果人口多而不密,则生活分散于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每一地点的生活尽可以是更小的了。这么一来,那大城市就分为若干小城市,于是上文的几个观察点就不十分能够适用了^①。但是,在聚居的密度与人口的数量成正比例的时候,个人们相互间的关系乃是疏远的,微弱的:在这情形之下,人们很容易看不见他人,甚至于身边相隔最近的人们也看不见;而且,在同一限度内,人们也是各不相顾的。这相互间的不关心的结果就使团体监视的力缓和了,于是在事实上每个人的自由行动的范围就扩大了,后来事实又变为法律了。实际上,共同意识若要保存它的力量,必须不容个人们与它相反才行;然而我们须知,自从这团体监视减少了力量之后,天天有许多人们的行为与它相反,而它却不曾起反动。所以虽则有些行为颇能有恒地而且一致地重演,然而它们终于因为违犯了团体情感的缘故而触怒了它,一种规律不为人们所尊重也不要紧的时候,那规律就不像从前那般庄严了;一个信条让人们常常不赞成了之后,就不像从前那般显然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一次应用了一种自由之后,我们就感觉得需要那自由;在我们看来,它比别的自由是一样地神圣,一样地必需。我们失了被监视的习惯之后,就认那监视的举动为不可忍的。于是我们从更大的自治权里得了一种权利之后就永远要享受这权利了。这么一来,个人的人格所犯了的僭权行为——当这人格不很受外面的限制的时候——终于被风俗承认为正当行为了。

然而我们须知,这事实虽则在大城市里是更显明的,却不是大城市所专有的;它在其他的城市里也能发生,只看城市的大小而异罢了。既然片段模型的消灭引起了城市的更大的发达,这就是这现象渐渐普遍化的第一个理由。但是还有另一个理由:在社会的精神上的密度渐渐增高的时候,它也就像一个大城,把全部人民都

① 这上头有一个问题须待研究。我想我曾经注意到那些人口多而不密的的城市里的舆论还是很有力量的。

包括在城墙里。

实际上,既然那些种种不同的地方相互间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距离倾向于消灭了,那么,它们的关系地位就渐渐与同一城市里的种种不同的区域的关系地位相似了。由此看来,在大城市里形成了共同意识的衰弱的那一个原因,在社会的全境里也该发生同一的结果。只要有一天那些种种不同的片段还保有它们的个性,各各闭关自守,则个人们的社会视线就被限制得很狭窄了。那些难超越的界栏把我们与社会里其他的片段隔开了,便没有什么能使我们超出了地方生活之外,于是我们的一切行为都集中于地方生活了。但是,到了那些片段渐渐完全混淆的时候,人们的视线渐渐扩张了;尤其是同时社会本身往往也扩大了。自此之后,小城市的居民也不像从前绝对地在与自己直接相关的那小团体的生活里过他的生活了。集中的趋势越进步,则他与远离的地方联结的关系越多。他的旅行渐渐频数了,他的交际渐渐活动了,他在外面所营的一切事务都能转移他的视线,不复仅仅注意到他的身边的事情了。他的生活的中心与他的心里的筹划已经不复完全在他所住的地方了。他不很关心于他的邻人们,因为他们在他的生活里所占的地位变小了。再者,那小城市对他也少了许多影响,唯一的原因乃在乎他的生活已经超出了这小小的范围之外,而他的利害关系与他的情感也扩张到外面去了。有了一切这些理由,地方的舆论压在我们各人的身上已经轻了些,而且,社会的普通舆论既不足以替代地方的舆论不能把一切公民们监视得很紧,所以团体的监视力就松弛了而不可补救,共同意识丧失了许多权威,个人们的可变性便发达了。总说一句,若要社会的监视力很强而且共同意识能自维持,必须将那社会分为若干颇小的局部,以求各局部能完全包括着个人。反过来说,在这些局部渐渐消灭了的时候,社会

的监视力与共同意识都会渐渐衰弱了的^①。

但是人们会说：系属于有组织的刑罚的那些大小罪恶既然有了许多机关担任惩戒，那些机关就不会不管的。无论城市或大或小，社会或密或疏，法庭总不肯让罪人们逃出法网。所以人们似乎觉得那特别的衰弱状态——其原因已见上文——只限于团体意识的一部分里，而这一部分只能形成了一些散漫的反动，而不能扩张更大。其实这部分的界限乃是不可能的，因为团体意识里的两部分有了很密切的连带关系，所以一部分受了影响，另一部分就不能不感觉到。仅由风俗惩戒的那些行为，比之由法律惩戒的那些行为并不是两样的性质的；不过，风俗所惩戒的是比较地轻些的行为罢了。由此看来，如果在那些行为当中有了一部分是失了重大关系的，则其他种种行为里相当的级度也同时动摇；它们降低了一度或几度，于是人们觉得它们不很可恶了。当我们完全不感觉到那些小过失的时候，我们对于那些大罪恶的感觉也轻了些。当我们不复把宗教仪式里的小疏忽认为有重大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就不很痛恨那些谩骂或亵渎上帝的人了。当我们习惯了很客气原谅那些自由结合的行为的时候，通奸的罪恶也不像从前一般地受人唾骂了。当那些最弱的情感失了若干力量的时候，那些较强的情感既然与弱的情感是种类相同而且是对象相同的，也就不能完全地保存它们的力量了。这么一来，这种动摇的潮流就渐渐传到共同意识的全部了。

四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机械的连带性为什么与片段模型的存在有关，而本书前卷所证明的在这里更得了解释了。这因为那特别的

^① 除了这根本的原因之外，还有大城市对于小城市及小城市对于乡村的传染式的影响。但这影响只是一个副因，而且须待社会的密度增加了之后这影响才有重大的关系。

结构能使社会把个人包得更紧，——叫他紧紧地与家庭的环境相依，因此也就与传说相依，——而且，使社会视线有了界限，同时也使它成为具体的、确定的^①。由此看来，是一些纯然机械性的原因把个人的人格吸收进了团体的人格里；而且，在个人的人格脱离了团体的人格的时候，其原因也是同一性质的。固然，这种解放乃是有利的，至少可以说是被利用的。它使分工能够进步，而且它更往往能使社会的机体多了一些柔软性与弹性。但是，它并非因为它是有用的然后发生。它所以存在者，因为它不能不存在，一到了它存在之后，它有了许多用处，所以它的根基越发巩固了。

然而人们可以自问：在有组织的社会里，机关的作用是否不与片段的作用相同；同业组合的精神会不会替代了乡闾的精神而有对个人们施行同一的压力的危险。这么一来，变化岂不是毫无用处？从前的加斯特制的精神曾经有过这种结果，而加斯特制都是社会的一种机关，所以越发怪不得人们怀疑了。而且人们也晓得古代的技艺团体的组织在很长的时间内曾经非常地妨碍个人变化的发达；我在上文已经举出许多例子了。

我们可以断说，那些有组织的社会若要成立，先须预先确定每一机关的职务的那些规则有了发达的系统。在工作渐渐分开的时候，就渐渐有了许多道德与许多职业上的法律^②。但这种规定还是让个人的活动范围扩大的。

先说，职业的精神仅能在职业生活里发生影响。到了这范围之外，个人所享受的自由更大；其根源所在，上文已有说明。固然，加斯特制的作用扩张得远了些，但它还不是纯然的一个机关。这

① 这第三个结果只是部分地从片段的性质生出来的：这结果的主要原因乃在乎社会容积的发达。这么一来，只不晓得为什么密度增加的时候容积也往往同时增加。这乃是我所提出的一个问题。

② 见本书卷一第五章。

只是一个片段变成的一个机关^①；所以它有机关的性质，同时也还有片段的性质。它虽则担任许多特别的职务，而同时它又在全团体里成立了一个显然有别的社会。它是一个“机关社会”，与我们在某一些机体里所观察到的“机关个体”很相像^②。这么一来，它就比平常的同业组合更能绝对地包括个人了。

再说，那些规律既然只在少数的意识里有了根源而社会的全部对此还是不生关系，所以普遍性很小，权威也很小了。由此看来，它们对于变化也没有很大的抵抗力了。有了这个理由，所以纯然职业上的种种过失就比不上其他种种罪恶那般重大了。

从另一方面说，往往减轻了团体的轭子的那些原因，在同业组合的内部也像在外面一般地产生解放的效果。在诸片段机关渐渐混淆的时候，每一社会机关就渐渐变为更大的，而且，就原则上说，如果社会的全面积越大，则每社会机会的面积也越大。这么一来，职业团体里种种的共同习惯就变为更普通了，更抽象了，也像全社会的共同习惯一般；因此，就让个人们有分道而驰的余地了。同理，新世代所享受的那比之前代更大的自主权不免使职业上的传说力衰弱了；而个人因此更能自由地革新了。

由此看来，职业上的规定，因为它的本性的缘故，非但比之别的规定更不妨碍个人们的变化的前程，而且它一天比一天更不妨碍了。

第四章 副因(续)

——遗传性

我在上文所论，好像分工所关系的原因只是一些社会的原因。

① 见上文。

② 见 Perrier: Colon. anim. , p764。

其实它与一些“机体灵魂”的条件也有关系。个人一出世就受了种种嗜好与能力,于是他对于某几种职务爱做而且能做,这乃是他的先天预定了的。所以工作的分配一定须受这先天的影响。依最普通的意见,甚至于应该在这种种自样的殊异里看见分工的第一条件;因为依普通人说来,分工的主要的存在理由乃是“依个人的能力而分配”^①。所以我们若把这原因所占的真正地位确定了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这原因对于个人的变化将成为一种新障碍,申说也就是分工进步的障碍了。

实际上,这些与生俱来的禀赋既是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的,它们就不与个人现在所从生活的条件有关系,却只与其祖先所从生活的条件有关系了。由此看来,它们就把我们锁在种族的圈套里,恰像团体意识把我们锁在团体里一般;这么一来,就妨碍及我们的动作上的自由了。我们的意识既有一部分转向过去,转向那不是我们所固有的时代,所以这一部分的意识就把我们调离了我们所固有的利益范围,于是在这范围里发生的一切变化也受了障阻。它越发达,越令我们不能变动一步。种族与个人乃是两种相反的力量,是向相反的方向变化的。只要有一天我们还重演而且继续祖先的行为,我们就倾向于像他们一般地生活,于是我们就与一切的新事物不相容了。一个人如果从祖父处传受了一份重大的遗传,差不多就简直不能有所变化了;动物们就是这种情形,所以它们的进步很是迟缓的。

文化从这方面所遇的障碍竟可以说是比共同的信仰与共同的习惯所生的障碍更难超越。为什么呢?共同的信仰与习惯只从外面强令个人遵从,而且仅仅是道德上的作用罢了;至于遗传的倾向乃是先天的,是与体质有关系的。由此看来,工作的分配里遗传性所占的部分越大,则分配越是永远不变的;申说起来,纵使分工的

^① Stuart Mill: Économie politique。

进步是有用的,也是很难的了。在有机体里也是这种情形。每一细胞的职务乃是一生出来就确定了。斯宾塞先生说:“在一个生存的动物身体里,机体的进步非但先须各各包括许多不相同的部分的那些单位各能保存它们的地位,而且须要它们的后代也跟着处于原位才行。肝脏的细胞在施行作用的时候同时长大而且生出了好些新的肝细胞;当那些老细胞解体而且消灭了的时候,就把原有的地位让给新细胞。从肝细胞生出来的那些细胞,并不到肾脏、筋络或脑筋里去集合而完成它们的作用。”^①但是,因此之故,生理上的工作组织里所发生的变化也就很少、很有限、很迟缓了。

然而我们须知,有许多事实都倾向于证明在原始的时候,遗传性对于社会的职务的分配是曾经有了一种很大的影响的。

固然,在纯然的草昧的民族里,遗传性在这一点儿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开始倾向于专门的几种职务乃是由选举而来的;但它们还不算成立。酋长与其所指挥的群众没有多大的分别,他的权力非但有限,而且是暂时的;团体里诸分子都是平等的。但一到了分工的制度很显明地出现了之后,就有了一个固定的形式而遗传于子孙;印度的加斯特制就是这样发生的。印度固然可以做这工作组织的最好的模范,但别处也可以找得着许多例子。犹太人的职务,显然与其他职务分离的仅有司铎一职,而司铎就是严格地遗传的。在罗马,一切的公众职务都包括着宗教的职务,而是贵族的优先权之所在,也是遗传的。在亚西里、波斯、埃及,社会的分配也是这样分法。凡在加斯特制倾向于消灭的时候,就被另一些阶级替代了,而这些阶级虽则对外关闭得不很紧,但其所根据的原则却是相同的。

固然,这一种建设并不仅仅是遗传的结果。还有许多许多的原因相助着,然后促成了的。但是,假使就普通说,这种建设的结

^① Spencer: Sociol., III, p349.

果不能令各人得到其所应得的位置,那么,它也就不能普遍化到了这地步,不能支持得这么久了。假使加斯特制是与个人的愿望或社会的利益相反的,那么,任何的人工也不能维持它了。假使——就平均的情形而言——个人们不真正是为着习俗或法律所指定的一种职务而生的,那么,关于公民的那一种传统的分配法早已被推翻了。证据乃是:一到了这不调和的情形发生了之后,马上就有推翻的事件发生。由此看来,社会的范围的坚硬性恰足以表现当时各人的能力分配的那一种永远不变的方式,而这不变性的本身也只能在遗传律的作用里生出来。固然,当时的教育完全是在家庭的内部的,许久以后才伸张到外面去——其理由已见上文——这也能形成那种不变性;但是假使只有教育自身决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教育必须与遗传性同向一方面进行然后能有效验,能有益。总说一句,除非在遗传性实际上施行了一种社会作用的时候才能变为社会上的一种教育。事实上,我们晓得古代的民族非常感觉到遗传性是怎样的。这种情感的痕迹,我们非但在刚才所论的习俗与其他同性质的事物里可以发现,而且在许多古代碑文里也有直接的表现^①。然而我们须知,如果说这样的一种谬误只是一种幻想,而不与任何的事实相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李波先生说:“一切的民族对于遗传的事物总有一种信仰——至少是模糊的信仰。我们甚至于可以说这种信仰在初民时代比之在文明时代更热烈些。教育上的遗传性就是在这自然的信仰里生出来的。固然,社会上的、政治上的理由以及种种成见都应该是助成教育遗传性的发达而且肯定了它的;但我们如果说人家发明了它,那就是没有道理的话了。”^②

再说,职业的遗传往往是属于常例的,甚至在法律不加以强制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之故,希腊的医学,在起初的时候是由少数

^① Ribot: L'Hérédité, 2e, édit., p360。

^② Ibid., p345。

的家族去研究的。“爱斯鸠拉伯的神父们自称医神的后裔……伊波克拉德乃是他家的第十六代的医生。占卜术、预言术——神明的宠儿——也往往是父子相传的”^①。爱尔曼说：“在希腊，职业的遗传只在某几种职业或某几种任务上是受法律规定了的，而这几种职业乃是与宗教关系有密切关系的，例如在斯巴达，厨子与笛师就是这一类；但是，关于技艺界的职业，由风俗规定，其事实之普通，有非我们平常所能猜想者。”^②。就说现代吧，许多下等社会里的职务还是按照种族分配的。在大多数的非洲部落里，冶铁工人的祖先是与其他的人民的祖先不同种族的。萨吴时代的犹太也是如此的。“在阿比西尼，差不多一切的技艺人都是外来的种族：泥水匠乃是犹太人，硝皮匠乃是马何美当人，军器匠与金银匠乃是希腊人与哥白特人。在印度，阶级的差异表示技艺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今日还与种族的差异相当。在一切人口混杂的国家里，同一家族的苗裔往往习惯于某几种职业；所以，在德国的东部，渔人们在许多世纪都是由斯拉夫人充当”^③。这些事实与吕加斯的意见非常相似，他以为“职业的遗传乃是初民的模型，是以自然道德的遗传性为基础的一切种种教育的主要形式”。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些社会里，进步是多么迟缓而艰难啊。经历了许多世纪，人类的工作的组织仍旧是一样的方式，大家并不想要革新。“我们在这里看见了遗传的通常的两种特征：就是保守性与固定性”^④。因此之故，为着要分工的制度能够发达，先须人们达到了摆脱遗传的轭子的地步，而且先须文化打破了阶级制度才行。阶级的渐渐消灭倾向于证明这种解放的实现；因为假使遗传

① Ibid. , P. 365—Cf. Hermann; Griech. Antiq. , IV , p353, N. 3。

② Ibid. , p365, note 2, ch. I , p33。关于事实，尤其是看 Platon: Eutyphr. , II C3 Alcibiade, 121 A; Rép. , IV , 421 D; surtout Protag. , 328 A; Plutarque: Apophth. Lacon. , 208 B。

③ Schmoller; La Division du travail, in Rev. d'écon. polit. , p590。

④ Ribot: op. cit. , p360。

性不曾失了它对个人的权威,我们就不明白它为什么变弱了。假使统计学能统计至于上古,尤其是能够在这一点上统计,那么,我们大约会知道职业上的遗传情形是一天比一天变少了的。我们所能断定的乃是:遗传的信仰在古代是那么有力量,今日却被一种几乎相反的信仰替代了。我们倾向于相信个人的职业与地位乃是自己创造的,甚至于否认他与他的种族有什么关系,否认他的职业须视种族而定;——这至少是一种很普遍的意见,以致主张遗传性的心理学家几乎嗟怨起来。当遗传性几乎完全离了信仰的范围的时候才真的进了科学的范围,这竟是一件奇怪的事。再者,关于这一层也没有什么矛盾的。因为究竟共同意识所肯定的并非遗传性不存在,只肯定遗传的重量减了些;而且科学里头也没什么是与这情感相冲突的,关于这一层下文再有说明。

但我们应该先直接地证明了这事实,尤其是应该把它的种种原因发现了才好。

—

先说,在进化的过程中,遗传性已经渐渐失了许多权威;这因为同时有许多人类活动的新方式出现了,而这些新方式却是不曾受了它的影响的。

关于这遗传性的不进状态的第一证据乃是:人类的许多大种族也有不进的状态。自从远古以来,并不曾有新的种族成立。加斯尔法歇先生^①把从三四个基本大模型里生出来的种种不同的模型也叫做种族,但我们不要忘了一层:这些模型与原始的出发点相离越远,则其所表现种族上的“成立的表征”越是模糊。实际上,人人都同声承认种族的特征乃在乎遗传的相似性的存在;所以人类学家就把种种生理上的特征做分类的基础,因为生理上的特征乃

① U. L'espèce humaine。

是最富于遗传性的。然而我们须知,人类学上的模型越划分,则人们越难依照绝对的机体上的特性去确定它们,因为这些特性非但不多,而且不是显然有别的。于是人们借着言语学、考古学、法律比较学,去证明一些纯然精神上的相似点,倒是这些相似点很占势力;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去说它们是由遗传而来的。它们只能区别文化,却不很能区别人种。人们渐向历史前进,则人类的变化渐渐不是遗传的,也就渐渐不是属于种族的了。人类一天比一天没有能力去产生新的种族,与动物一天比一天更能产生新的种族,适得其反。这是什么缘故呢?岂非因为人类的教育越发达就越与这一类的传授不相容吗?自从许多世纪以来,这原始的基础已经固定在起首的那些种族的结构里,人类曾经增加而且还天天增加许多东西在这基础上,但其所增加的已经渐渐离开新遗传的作用了。在文化的普通潮流里固然如此,在造成那潮流的各支流尤其是如此——我所谓支流,是指每一职务的活动力与其所产生的事物而言。

下面所述的诸事实可以证明这一个推论。

精神上的事实的简单的程度常与其可传性的程度相当,这乃是一个已经证实了的真理。实际上,凡状态越复杂,就越容易涣散,因为那很大的复杂性已经生出了不固定的平衡性了。这好像那些很有讲究的建筑物,其建筑方法是那样精细,所以只要一经小小的摇撼,其结构的秩序就紊乱得很厉害,以致大厦倾颓,仅余赤地。所以在普通疯瘫症的情形之下,“自我”慢慢地涣解,直至于仅仅剩下其所处的有机的基础。就平常说,一种组织的解散乃是受了这疾病的影响的。但是人们以为精液的传授也该有类似的效果。实际上,在繁殖的作用里,种种严格的个别的性质都倾向于互相弄弱了;因为在父母当中有一个的固有的性质传授下来就不能不妨害及于另一个的,所以双方不免起了冲突,冲突之后不能无所损伤。但是,一种意识状态越复杂,就越是个别的,越带有种种个

别的环境的表征,这些环境乃是在里头生活过来的,例如我们的性别与我们的气质。我们的实体的种种下的部分与基础的部分比之那些上的部分更能使我们互相类似;反过来说,恰是那些上的部分能使我们互有分别呢。由此看来,纵使这些上的部分在遗传性里不完全消灭了,至少可以说它们虽则还能活着,已经是没有力量的了。

然而我们须知,天赋的能力越是个别的,就越复杂。实际上,如果说在工作渐渐有了定界的时候我们的活动力也渐渐变为简单,这乃是一种谬误。恰恰相反,在我们的活动力分散于许多事物之上的时候它才是简单的;因为它既然忽略了事物的个性而仅仅看见事物的通性,于是它就减为很普通的几种动作,好教对于种种不同的环境都能相宜。至于我们若要适应许多个别的事物,要注意到它们的一切细微的相异点,那么,我们就该组合许多的意识状态,使每一状态与每一个别事物的形象相当,否则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到了安排停当了之后,这些系统固然能够很容易地而且很迅速地施行它们的作用;但它们仍旧是很复杂的。我们试看一个印刷工人编排一页印刷品;一个数学家编排许多散乱的公式以求一个新公式;一个医生在一个眼看不见的表征里即刻认出了一种病症,而且同时预料到那疾病的步骤。他们的思想、意象、习惯,组合得多么不可思议啊!我们又试把古代的哲学家与今日的学者相比较:古代的圣人凭着他的唯一的思想力去担任解释世界,这是多么简单的学问;至于今日的学者,他们若要解决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势必很复杂地组合了许多观察与实验,看了许多外国文的书籍,同别人通了许多书信,辩论了许多次,等等,否则他们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只有那些博学者才完全保守着初民的简单性,他们的复杂性只是表面的罢了。他们的事业既在乎致力于一切,所以他们好像有许多种不同的能力与嗜好似的。其实这纯然是幻象罢了!请您把事物看个透彻,就可以看见一切都减为很少数的普通

而且简单的能力,然而它们完全没有失去原有的不确定状态,所以它们很容易地离开了它们所系属的事物而寄托在另一些事物之上。在外面,人们看见种种不同的事件在不停止地继续下去;但只是同一的伶人在稍为不相同的衣冠之下扮演一切种种的角色而已。表面上是五光十色,极尽变化之能事,至于底面却是单调得很。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种种能力弄柔软了些,精致了些,但他们不曾晓得把它们变化而重新镕铸成为一种确定的新作品;他们并没有在大自然所给予他们的园地之上建立了什么个别的而且长久的东西。

因此之故,那些能力越是个别的,就越不容易传授;纵使它们能由甲世代传至乙世代,它们也不免丧失了若干力量与若干确定性。它们不比从前那般锐不可当了,而且比从前更可屈挠了;它们的不确定状态变为更大之后,它们就更容易受家庭、财产等等的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总说一句,活动力的诸形式越变特别了,就越不受遗传的作用的支配了。

然而人们往往还叙述一些情形,说有些职业上的能力似乎是从遗传而来的。依照嘉尔东先生的图表,似乎有时候实在有些世代相传的学者、诗人、音乐家。康多尔先生也证明了“学者们的儿子往往从事于科学”^①,但这些观察却没有证明的任何价值。实际上,我们并不想来主张种种特别能力的传授乃是根本上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意思只是说,这种传授在普通是不实现的,因为若要实现,非待偶然的平衡性发作不可,但这情形却是不常见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叙述在某种特别情形之下就有或似乎有了这种传授的事情发生;我们却应该在科学天才的全部里看这些情形就占的是什么部分。这么一来,我们才可以判定说它们是否可以证明遗传性对于社会职务的分配方式有一种很大的影响。

①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ants, 2e édit., p293。

然而我们须知,虽则这一种比较还不算是科学方法的,但康多尔先生所证明了的一个事实却倾向于证实遗传性的作用在这些职业里是很有限的。在巴黎硕学院的一百个外籍院员当中,按照康多尔先生所做的谱系,有十四个是耶稣教的神父的后裔,仅有五个是内科医生、外科医生与药剂师的后裔。在1829年伦敦的皇家学会的四十八个外籍会员当中,有八个是牧师的儿子,只有四个的父亲是学医的人。但是,“在法国以外,学医的人的总数应该比耶稣教的教士更多。实际上,在信奉耶稣教的人口当中,如果我们分开来观察,则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兽医的数目几乎与教士的数目相等;而且,如果我们把法国以外的纯然天主教的国家加上,则医生的总数比之牧师与耶稣教的神父的总数更多了许多。学医的人所研究出来的成绩与他们平日为着职业所该从事的工作,比之一个教士的研究与工作,在科学的范围所占的地位广大多了。假使科学的成功纯然是遗传的效果,那么,在我们的图表上,医生的儿子应该比教士的儿子更多才是道理了”^①。

还有一层,我们也绝对不能一定说学者们的儿子的科学天才乃是真正地从遗传而来的。若要有权利去说这话,单靠证明了父子的嗜好相似还是不够的,还须那些儿子自从童年时代就离了家庭而在别处生长,在一个与科学教育完全不生关系的环境里生活下去之后,仍旧表现他们这些天才,才可以归功于遗传性。然而我们须知,事实上,人们所观察到的学者们的儿子都是在自己的家里生长的,他们所受智识上的熏陶比之他们父亲所受的好得多了。此外还有父亲的劝告,父亲的以身作则,儿子的希望跟着父亲学样,利用父亲的书籍,与其所搜集的材料,其所做的研究文字,其所用的实验室——这一切都是胸怀坦荡心灵锐敏的人的有力的兴奋剂。末了还说到他们完成他们的研究的那些学校里,学者们的儿

^① Op. cit. , p294。

子与意志高尚的或大可造就的人们常常接触,这新环境的影响更足以助成家庭环境的影响了。固然,如果在有些社会里,儿子承继父亲的职业乃是一种规例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有规则的状态是不能仅仅把外的环境的助力去解释的;因为假使我们说在每一情况之下都有了这样的环境的助力,岂不是灵异的事吗?但就今日的观察,父子职业相传乃是单独的情形而且差不多是例外的情形,就不能相提并论了。

固然,在嘉尔东先生所访问的英国科学家当中^①,有许多个都说他们自从童年时代就感觉得一种先天的特别嗜好,而他们所嗜好的恰是他们后来所研究的。但是,康多尔先生叫人们注意到一层:他说我们很难知道这些嗜好“是与生俱来的呢,抑或是青春的热烈的印象与外界的影响去挑拨他们,指挥他们。再者,这些嗜好是变化的,只有关于职业的那些重要嗜好才是永远存在的。在这情形之下,某个人以某一种科学自显,或继续研究而很有兴趣,都不免自谓这是他的先天的嗜好。恰恰相反,在童年时代有了种种特别嗜好的人们到了年纪大了的时候已经不再想起,也就不说起了。我们试想:许许多多的儿童们捉些蝴蝶或种种昆虫做标本,然而他们长大了之后并不变为自然科学家。我也认识了许多学者,他们年纪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做诗或编戏剧,然而后来他们的事业却不同得很”^②。

康多尔先生有另一个观察点可以证明社会环境对于人类的原始能力的影响很大。假使能力是由遗传来的,就应该在一切国家也都是由遗传来的才是道理;在同一模型的各民族里,学者所生的学者们的数目应该成为同一的比例。“然而我们须知,事实的表现却大不相同。在瑞士,自从两个世纪以来,由家族成群的学者比单独的学者多些。在法兰西与意大利却恰恰相反,每家只出一个的

① English men of science, 1874, p144 et suiv.

② Op. cit. , p320.

学者实在占了大多数。再者,我们也很容易懂得为什么这种影响在瑞士比之在许多国家更强。瑞士的人直到 18 岁或 20 岁还在同一的城市里读书,他们的环境恰像学生们在家里常常傍着父母叔伯生活一般。在前世纪与现世纪的前半期越发是这情形,尤其是在日内瓦与巴尔,换句话说就是由家庭关系所连合的学者们的数目最多的两个城市。至于别的地方,尤其是法国与意大利,少年们就是在他们所住的学校里抚养成人的,所以就离开了家庭的影响了”^①。

由此看来,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去肯定“对于种种特别对象的那些强烈而且先天的禀赋的存在”^②;至少可以说,纵使是有的,也不是常例的。邦先生也说:“一个大哲学家的儿子并不就一定就承授了他父亲的天才,一个大旅行家的儿子在学校里的地理一课上尽可以被一个矿工的儿子胜过他。”^③我们并不是说遗传性没有影响;不过,它所传授只是很普通的资质而不是关于某科学的一种特别的能力。儿子从父母处所传受的只是一些注意力,若干数量的坚忍性,健全的判断力、想象力等等而已。但在这些资质当中,每一种资质都适宜于许多不相同的特别事业而保证其成功。譬如有一个孩子在这里,他禀赋了一个颇强的想象力,他很早就与一些艺术家往来,将来他就变为画家或诗人;如果他在工业的环境里生活,他就变为一个富有发明的精神的工程师;如果命运把他放在财政的社会里,他将来也许有一天成为一个大胆的理财家。当然,无论到了何处,他总带着他所固有的性质与他的创造想象的需要以及他的革新的热情;但是,可以顺遂他的自然倾向与可以利用他的天才的职业却不止一种。再者,关于这一层,康多尔先生也有了一种直接的观察。他曾经把他的父亲所受于他的祖父的那些有益于科学

① Op. cit. ,p296。

② Ibid. ,p299。

③ Emotions et Volonté, p53。

的种种美德指了出来；这些美德乃是：意志、秩序的精神、健全的判断力、注意的能力，此外还有对于形而上学的抽象观念的远离与意见的独立。这固然是一种很好的遗传，但一个人有了这种遗传也可以成为一个行政官、一个政治家、一个历史家、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大工业家或一个很好的医生，不一定像康多尔先生一般地成为一个自然科学家。由此看来，环境对于他的职业之选择显然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他的儿子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①。只有数学的精神与音乐的情感很可以常常是些与生俱来的禀赋，是祖父直接遗传下来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这两种才艺是在人类史的最早时期就发达了的，那么，这不规则的情形并不会使我们惊奇。原来人类最先所治的科学就是数学，最先的艺术就是音乐了；这两种资质是很普通的而且不复杂的，所以它们的可传性就大了。

还有一种禀赋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这就是罪恶的禀赋。泰尔特先生的观察很不错，他说罪恶里的种种不同的花样乃是一些职业，不过是有害的职业罢了：它们有时候竟有很复杂的专门学问在里头。骗子、私铸钱币者、假冒者，在他们的职业里，比之许多平常的工人更不得不发明他们的艺术与科学呢。然而我们须知，人家往往说非但普通的淫邪的道德是遗传的产品，而且罪恶的固有形式也是从遗传而来的；人家甚至于以为能把生而犯罪的人数列为罪人总数的40%^②。假使这百分比是有了证据的，那么，我们就只好断定遗传性有时候对于分业的方式——甚至于特别的职业——有很大的影响了。

为着证明这种影响起见，人家曾经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人家往往只叙述了许多家族的情形，说某一家人累代全家都有意作恶。但是，这么一来，我们还不能在犯罪的禀赋的全部里确定了遗传性所占的相对部分；而且这一类的观察尽管怎样多，总不能成立

① Op. cit. , p318。

② Lombroso: L'Homme criminel. p669。

一些可为证据的实验。在盗贼的儿子本身也是盗贼的时候,我们不能就说他的不道德一定是他父亲传授给他的;若要这样地解释那些事实,除非我们能够先把遗传的作用与环境的作用及教育的作用等等分开。假使那一个孩子在一个完好的家族里抚养长成之后还表现他的偷盗的禀性,那么,我们才有权利去援引遗传的影响为辞;但是,这一类的观察,合于科学方法的却很少很少。人们说那些被牵引进了罪恶的漩涡的家族有时候乃是人数很多的家族,但这话也逃不了驳难的。数目与这事情是毫不相关的;因为家庭的环境也就是全家族的环境——虽则家庭是家族的领域,——这环境已经足以解释地方的罪恶性了。

假使龙伯洛索先生所用的方法能得到他所预期的结果,那么,就比较地有证据了。他不——指出了若干特别情形,却从解剖学与生理学里建立了犯罪的模型。解剖学上与生理学上的特性——尤其是解剖学上的——既然是传染的,换句话说就是为遗传性所确定的,那么,只须证明了罪人的百分比,去表现这样确定的模型,就可以很确切地测量遗传性对于这特殊的活动力的影响了。

依据龙伯洛索先生,这影响乃是很大的。但他所述的数目只能表现普通的犯罪模型的相对的次数而已。所以我们所能断定的只是:就普通说,作恶的倾向往往是遗传的;但我们并不能从此归纳而断定罪恶的种种特别形式也是遗传的。再者,今日我们都知道这所谓犯罪模型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形成犯罪模型的种种形式有许多是别处也有的。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是:它类似于变性的人们或神经衰弱的人们的模型^①。然而我们须知,这事实虽能证明在罪人当中有许多神经衰弱的人,我们却不能说神经衰弱一定能令人犯罪而不可救药。神经衰弱的人虽则不是有天才的人,至少可以说还有许多是安分守己的人哩。

^① 看 Féré: *Dégénérescence et Criminalité*。

由此看来,能力越是特别的,越少可传性;同理,社会的工作越不分开,则工作组织里的遗传性所占的部分越大。在下等社会里,各种职务是很普通的,就只需要一些同样普通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是很容易世代相传而且完全传授的。每人一生出来就承受了一切就业的要素;他所应该自己获得的比之他所传受的真不算一回事了。在中世纪,贵族要尽他们的义务的时候,并不需要许多很复杂的智识与实习,只需要勇气,而勇气却是血统相传的。列维特教士与婆罗门要尽他们的职责的时候也用不着许多学问,——我们很可以依据他们的书籍所包括的科学的面积去测量他们的学问,——而他们只需要与生俱来的一种高超的智慧,以致俗人所不能及的情感与思想都是他们所能接触的就行了。在伊斯鸠拉伯时候,若要做一个好医生,并不必研究一种很广的学问,只须自然地嗜好观察那些具体的事物。但这嗜好既然往往是容易传授的,它就不免永远存在若干家族里,于是医业就变为遗传的了。

在这些条件之下,我们很明白遗传性是变为社会上的一种建设了。固然,这一类纯然心理上的原因是不会生出了加斯特的组织的;但是,一到了这种组织受了其他种种原因的影响而产生之后,它所以能持续者,却因为它能完全适合于个人们的嗜好与社会上的种种利益的缘故。既然当时职业上的能力与其说是个人的不如说是种族的,那么,关于职务当然也是一样的了。既然当时职业的分配是永远地在同一方式之下而毫无变化的,所以法律规定了这分配的原则就是有利无弊的了。当个人在自己的精神与性质里仅仅占有小小的部分的时候,他在职业的选择上也不会有更大的部分;而且,假使让他有了更多的自由,他往往还不晓得把这自由怎样办呢。假使同一的普通能力可以适用于种种不同的职业,岂不是好?但是,恰因工作还不曾怎样专门化,所以仅仅有少数的职务,而且是被一些小沟隔开了的;因此,人们非在种种职务中择取一种就不能成功。由此看来,就这一面说,由个人支配的余地还是

有限得很。实在说,职业的遗传也像财产的遗传的情形一样。在下等社会里,遗产是由祖先传下来的,而且往往是不动产,而这产业就代表每一个别的家庭的祖产里的一大部分了;至于个人呢,因为当时的经济上的职务所有的生活力太少,就不能在遗产之下增加些什么。所以占有财产的并不是个人,却是家族,是团结的一个实体,这实体非但是现代的诸部分所组合而成的,而且是屡代所组合而成的。因此之故,祖宗的遗产是不可以变卖的;家庭的实体里任何的“暂时的代表”都不能支配它,因为它不是他们个人的东西。它是属于家族的,也像职务是属于阶级的一般。甚至在法律减轻了原始的禁令之后,祖产的变卖还被社会认为一种罪过。人民里的一切阶级看这罪过,恰像贵族看门第不相当的婚姻一般。这是对于种族的叛逆,是对不住族党的行为。所以法律一面宽容这罪,同时又设了种种的妨碍,妨碍了许久;财产恢复法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

在容积更大的社会里,工作更分开,情形就不一样了。种种职业既是枝外生枝的,所以同一的能力还能适用于许多不相同的职业。非但军人用得着勇气,矿工、航空家、医生、工程师,也都需要勇气。又如观察的嗜好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小说家、戏剧家、化学家、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总说一句,个人的趋向已经不像昔日势必由遗传性去预先确定了。

但最能使遗传性减少了相对重要的关系的乃是:个人的获得物所占的部分更大了。为着利用遗传物,个人所该加进遗传物里的东西比昔日的更多了。实际上,种种职务渐渐专门化的时候,仅有普通的一些能力是不够用的了。还须把它们放在强烈的同化力的支配之下,须获得了许多思想、许多动作、许多习惯,而且加以排比,加以整理,把自然另加陶镕,给它一个新形式,新面目。我们试比一比——我们且就颇相近的比较点而言——17世纪的一个正人君子,心胸是开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与一个现代的学者,他有了一

切的经验与关于其所治的科学的种种必要的知识；又比一比昔日的贵族，只有自然的勇气与傲气的，与今日的军人，有他的辛苦的而且复杂的专门学问的；我们就晓得在原始基础上渐渐堆砌了许多组合物，而且是多么复杂、多么重要了。

但是，恰因太复杂的缘故，这些广博的组合却是容易破坏的。它们的平衡状态是不固定的，所以抵抗不得一种强烈的动摇。假使它们在父母二人身上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么，也许能够随着世代而变动。但这样的完全相同状态乃是例外的。先说，它们是随着男女两性而异的；再说，在社会渐渐扩大而且渐渐稠密的时候，那些交叉点就在一个更阔的表面之上，把气质不相同的个人们都拉拢了来。所以在我们死去的时候这意识的茂盛状态就跟着死去了，仅仅把不确定的一个胚子传给我们的子孙。应该由他们重新培养那胚子，所以遇必要时，他们更容易改变那发达的方式。他们已经不一定受限制而重演他们的祖父之所为了。固然，假使我们以为每一世代都另起炉灶完全做时代的产品，那么，进步岂不是不可能的了吗？岂不是荒谬的话吗？过去的事不由血统相传，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它完全消灭了：它还固定在那些古迹与种种的传说，以及教育所给予的种种习惯里。但传说的关系比遗传性的关系弱了许多；它虽也预先确定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但比之遗传性却不很严格了，而且不很显明地确定了。上文说过，在社会渐渐变为更稠密的时候，传说的本身是渐渐变为可屈挠的了。这么一来，个人们就有了自由变化的余地；而且，在工作渐渐分开的时候，这余地也就渐渐扩大了。

总说一句，文化若要固定在机体里，必须先依据着最普通的一些基础。文化越超出了这些基础之上，因此也就越超出了机体之外；它渐渐不是有机物，而且渐渐变为社会的东西了。但是，到了这时候，它不复赖机体为媒介而永远存在；换句话说，就是遗传性渐渐不能保证文化的持续性了。于是遗传性失了它的权威，这并

不因为它不复是我们的自然的一种规律；只因为我们为着生活所需要的种种工具已经不是它所能供给的了。固然，我们的事业是有来源的，遗传的本身所给我们的原料自有很大的关系；然而我们所加上去的原料的关系也不算小。遗传的祖产保有很大的价值，但它在个人的财产里所占的部分是一天比一天有限的了。在这些条件之下，我们已经可以明白遗传性为什么不复是社会的建设之一种，而平民既不复看见新加的事物所掩盖了的遗传的基础，也就不觉得重要了。

二

还有一层；遗传性所分有的部分非但在相对的价值上是减小了的，而且在绝对的价值上也是减小了的。遗传性在人类发达史里变为一种很小的原因，这非但因为一天比一天有了许多新的获得物是它所不能传授的，而且因为它所能传授的也不很能妨碍个人的变化了。这一个假定，由下列的诸事实作证，很像能成为真理的。

我们可以依照本能的力量与数目去测量某一种动物的遗传性的关系之大小。我们须知，我们越上溯动物的阶级，则本能生活越弱，这已经是很可注意的事了。实际上，本能乃是一种确定的行为方式，是由很窄狭地确定了的一个目标限制的。它使个体做了许多永远相同的行为，而且，在必要的条件皆备的时候，这些行为是机械地重演的。它的形式是固定的了。固然，人们可以尽量使它离了它的形式，然而这一类离了本形的状态若要固定，非有长时间的发达不可；而且其结果只能使另一种本能替代了这本能，另一个特别的机械替代了这同性质的机械罢了。反过来说，动物越是属于更高的种类的，则其本能越变为随意的。比利耶先生说：“这已经不是‘形成各种不确定的行为的一种组合’的无意识的天性，而

是随着环境而有种种不同的行为的天性了。”^①若说遗传的影响更普遍了,更模糊了,不很有权威了,这不啻说它已经减小了。动物的活动力不复被它用坚硬的网子包罗住了,所以就有了自由发生作用的余地。比利耶先生还说:“就动物而言,在智慧增加的时候,遗传性的种种条件在根本上就被修改了。”

就动物说到人类,这种退化状态就更显明了。“凡是动物所做的一切都是人类所做的,而且人类还多做些;不过,人类在做事的时候晓得他所做的是什么,又晓得为什么做这事;这对于他的行为的唯一的意识似乎已经把他的一切本能冲动里解放了出来,不一定由这些本能驱使他去做这些行为了”^②。在动物里是本能冲动的许多动作在人类已经失了遗传性的,真是数不清。甚至在本能存在的时候也少了许多力量,于是意志就比较地容易作主了。

但是,这向后退的动作既是不停止地从下等动物直到上等动物的,若说它一到了人类就忽然停止了,这岂不是毫无理由的假定吗?难道人类在进了历史中的那一天就已经完全超越了本能冲动吗?我们今日还觉得受本能的束缚呢。已经形成了这累进的超越状态的那些原因是有持续性的,上文已经说过,难道它们会忽然失了它们的力量吗?但有一层却是显然的:它们与形成了动物的普通进步状态的那些原因相混合;普通进步既是不停止的,它们也就不能先停止了。这样的一个假定,与一切类似律都相反。它甚至于与一些已经证明了的事实相反。实际上,我们已经证明了智慧与本能的变化,一进一退,所走的路向是恰恰相反的。此刻我们用不着研究这关系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只要能够证明这关系的存在就算了。我们须知,自从原始以来,人类的智慧是不停止地发达的;所以,本能就应该退化才是道理。我们虽则不能积极地观察事实以求证明这一个议论,但我们

① Anatomie et physiologie animales, p201。 Cf. la préface de l'Intelligence des animaux, de Romaines, p XXIII。

② Guyau: Morale anglaise, 1er édit., p330。

应该相信遗传性在人类进化史里已经失了多少地位了。

还有一个事实可以帮助为证。自从有史以来,非但人类的进化不曾产生了一些新的种族,而且那旧种族还一天比一天退化。实际上,一个种族的形成乃在乎若干个人因为属于同一的遗传模型之故而呈现一种相符状态,而这相符状态须是颇大的,以致个人的变化都被忽略了才行。然而我们须知,个人的变化乃是一天比一天增加的。个人的模型一天比一天显现,以致损害及于种族的模型;因为种族所赖以成立的那些表征已经分散在各处了,与其他许多表征混淆了,变为非常复杂,再也不容易集成一体而有任何的一致性了。这分散状态与消灭状态甚至在很不开化的民族里已经开始了。因为单独生活的缘故,爱斯基摩人所处的地位似乎是很适宜于维持他们的种族的纯粹性的。但是,“他们的身材的变化已经超过了个人所不得过的界限了……在何当地方,一个爱斯基摩人确切地类似一个黑人;在斯巴法烈口岸,类似一个犹太人。鹅蛋形的脸孔,加之以罗马人的鼻子,也不是罕见的。他们的面色也有很黑的,也有很白的”^①。在这些狭小的社会里既然如此,在现代欧洲的大社会里越发该有同样的现象发生,而且更明显些。在中欧,我们发见了种种不同的脑盖,种种不同的脸孔,极尽变化之能事。说到颜色也是如此。依照威朔夫的观察,在德国种种不同的阶级的一千万孩子当中,属于金栗色模型的——这是日耳曼族的特征——在北方仅仅有 33%—43%,在中部仅仅有 25%—32%,在南部仅有 18%—24%^②。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在这些条件之下,既是愈趋愈下的状况,人类学就不能怎样建立非常确定的人种模型了。

嘉尔东先生最近的研究容许我们解释这遗传的影响的衰弱,

① Topinard: Anthropologie, p458。

② wagner: Die Kulturzüchtung des Menschen, in Kosmos, 1886; 1, heft, p27。

同时也能加以证明^①。

嘉尔东先生的观察与统计似乎是很不容易推翻的。依他的意见,有常地而且完全地由某一社会团体里的遗传而来的特征只是平均模型所由成的结合的特征。所以,非常高大的父母所生的儿子决不会有父母那样的身材,却更与中等的身材相近。反过来说,如果父母的身材是矮小的,儿子的身材就会比父母高大。嘉尔东先生甚至于能测量这转变的关系——至少可以说他的测量法是近似的。如果我们赞成把真实的双亲的平均数所代表的一个复合个体叫做“平均父母”(把女人的种种特征颠倒次序,分其与父亲的种种特征能够相比,而且这些特征都是全体增加或分开的),那么,儿子转变的比例,与这固定的基数比较起来,就是父亲的转变关系的三分之二了^②。

嘉尔东先生非但证明了这身材的定律,还证明了眼睛的颜色与艺术天才的定律。固然,他只观察到那些关于量的转变,而不曾注意到个人们与平均模型相比时的质的转变。但是若说这定律只适用于此而不得适用于彼,那就是不会有的事了。如果定律乃在乎遗传性所能传授的关于这模型的成立特性是与这些特性相当的发达程度相合的,那么,它所传授的特性也就该是关于这模型的特性才是道理。在常态的特征的限度里是真理的,在变态的特征里更应该是真理。这些变态的特征,就普通说,每从一个世代经过另一个世代的时候,应该是变弱了的,而且倾向于消灭了的。

再者,这定律是很容易明白的。实际上,一个儿子非但受父母的遗传,而且受祖先的遗传;当然,父母的影响大些,因为是直接的缘故;但祖先的影响也能在向同一方面施行作用的时候传到子孙的身上,幸亏这种积传的作用可以抵偿了远离的结果,它就能达到某力量的充分程度以减轻了父母的影响了。然而我们须知,一个

① Natural Inheritance, London, 1889.

② Op. cit. ,p104.

自然团体的平均模型就是与平均生活的条件相当的模型,申说起来就是与最平常的条件相当的。这平均模型足以表现个人们所适合的平均环境,——无论是物质上的或社会上的,总是许多个人所处的环境。而这些平均条件在现在既然是最普通的,同理,在过去也就是最屡见的。由此说来,就是我们的祖先当中一大部分所处的条件了。固然,它们尽可以随着时间而变化;但就普通说,它们只能慢慢地更改。所以那平均模型显然是经历很久而不变的了。此后,在从前的世代里,这平均模型是最屡见,而且其方式也是最一致的了,至少可以说在颇相近的世代里,以致它们的影响发生效力。幸亏有了这恒久性,然后这模型获得了一种固定性,而这固定性就成为遗传影响的重心。这模型所赖以成立的那些特性乃是最有抵抗力的特性,其传授的力量是很强的,其传授的方式是很明显的。反过来说,与这模型远离的那些特性就只能存在于一种不定状态之中,而且相离越远,测这不定状态越大。因此之故,从此发生的转变状态永远只是暂时的,而且暂时维持也是在一种很不完善的方式之下的呢。

话虽如此说,这一个解释的本身已经与嘉尔东先生自己所设的那一个解释有多少不同了;我们由此可以猜想到,这定律若要是十分确切的,还须稍为修正一下。实际上,必须在平均生活不曾变化的时候,然后我们的祖先的平均模型才不与我们这一世代的模型相混。然而我们须知,事实上,那些由前代至后代的种种变态已经把许多变化掺进了平均模型的组织里了。嘉尔东先生所搜集的事实所以似乎能证实他自己所立的定律者,这因为他只在比较地不变的一些形体上的特征——例如身材与眼睛——去证明罢了。但是,假使我们用他的方法去观察其他的种种特性——机体的或精神的——我们包管可以发见了好些进化的结果。因此之故,严格地说,可传性达到了最高限度的那些特征并不是某一世代的平均模型所由成的全体的特征,却须是在前后相承的世代的平均模

型之间所取的平均数里得到了那些特征。再说,假使不是这样修正,我们就不晓得解释团体的平均数怎样能够进步了;因为如果我们把嘉尔东先生的议论细细推敲,前后两代纵使是相离的,其平均模型也会完全相同,这么一来,社会岂不是永远只归到同一的水平线上吗?我们须知,这相同性非但不能成为定律,而且恰恰相反,有些像平均身材或眼睛的平均颜色一般地简单的生理上的特征也渐渐起了变化,不过很慢罢了^①。实际上乃是:在环境里虽则发生了一些持续的变化,但从此生出来的那些精神上与机体上的改革终于固定了而加入那进化的平均模型之中,由此看来,在半途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决不会与恒久地重演的事实的可传性是同一程度的了。

平均模型是由许多个别模型层积而成的,所以能表现那些个别模型的共同之点。因此之故,在同一团体的诸分子之间的个别模型在重演的时候越是完全相同,则平均模型所由成的种种表征越变为确定;因为到了完全相同之后,它们一切的特性,甚至于细微的相异点也相逢了。反过来说,当它们随着个人而殊异的时候,它们相逢的地点既然很少,所以平均模型里所剩有的只是一些很普通的表征,而且,殊异性越大的时候,这些表征越普通了。然而我们须知,个人们的殊异点是一天比一天增加的,换句话说就是平均模型所由成的种种元素一天比一天变为互相歧异的了。所以这模型的本身应该包括少些确定的表征,而且社会越是与众不同,则这模型所包括的确定的表征越少。平均的人的面目渐渐不很清楚了,不很显明了,却有了一个更成图形的外貌了。这是一个抽象的状态,渐渐不容易固定,不容易立界限了。从另一方面说,社会越是属于高等的,则其进化越快,因为传说已经软化,上文已经说过了。由此看来,平均模型是随着世代而变化的。因此之故,由一切这些平均模型层叠而成的双重组合模型比之每一模型更是抽象

^① 看 Arréat: Récents travaux sur l'hérédité, in Rev. Phil., avril 1890, p414.

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抽象了。既然是这模型的遗传性成立为常态的遗传性,那么,依比利耶先生的话,常态遗传性的种种条件就深自更改了。固然,这并不是说它绝对地少传授了好些东西;个人们虽则表现更多的殊异的特征,但同时他们的特征的数目也多了。不过,它所传授的渐渐是一些不确定的先天,是一些思想感觉的普通方式,而这些方式尽可以分别而成为千万不同的样子。这已经不像昔日的完全的机械,专向特别的目标而进行;却只是些很模糊的倾向,并不固定地趋向将来什么地方。遗产并不变为更穷的,但已经不完全是“现产”了。遗产所由集成的许多价值当中,有一大半是不曾实现的,还要看将来用途如何呢。

这些遗传的性质的软化性更大了,其原因不仅在乎它们的不确定状态,而且在乎它们在变化的过程中所受的动摇。实际上,我们晓得,一个模型越转变,就越变为不固定的了。加特尔法歇先生说:“有时候,这些有机件变了不固定之后,很少的原因已经足以很快地把它们改变形式了。瑞士的牛被运到了龙巴地之后,只经过了两代,就变成了龙巴牛。布尔干的蜂子原是小的、棕色的,但到了伯烈斯之后,只须经过了两代,也就变为粗大的、黄色的了。”根据了一切这些理由,遗传性始终让种种新的支配有发展的余地。非但它的影响所不及的事物一天比一天更多,而且由它保证持续性的那些特质也渐渐变为弹性的了。这么一来,个人被过去牵制得不很紧了;他比较地容易适应新发生的种种环境了,而分工的进步也因此变为更容易,更迅速的了^①。

① Weismann 的理论里最可靠的地方可以拿来证明上文所述的一切。固然,Weismann 所主张个人们的变化根本上是可以遗传的,这一层还没有证实。但他似乎已经能证明平常的可传的模型并非个人的模型,却是世系的模型。——这模型以生殖的元素为有机的实体。人们往往以为个人们的变化可以损害及于这模型,其实是没有这么容易的(看 Weismann: *Essais sur l'hérédité*; trd. franç., Paris, 1892, 尤其是第三论。再看 Ball: *Hérédité et Exercice*; trad. franç., Paris, 1891)。这么一来,结论乃是这模型越是不确定的,弹性的,则个人的作用越发占地位了。

就另一个观点上说,这些理论也能引起我们注意。本书反复注重的许多结论当中,有一个结论就是他的意思;他说社会的种种现象是从社会原因里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心理上的原因里生出来的;又说团体的模型并不仅仅是由个人的模型普通化就成了的,恰恰相反,个人模型乃是从团体模型生出来的。在另一类的事实里,Weismann 也说种族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延长;那特别的模型,就生理学与解剖学的眼光看来,并不是个人模型在时间上永远存在;它自有它的进化。个人模型从那特别模型里分了出来,却不是那特别模型生出了个人模型。我似乎觉得他的学说也与我的学说一样,大家都反对那些由繁趋简的理论,所以我们不赞成把复杂减为简单,把全体减为部分,把社会或种族减为个人。

第五章 上文的结论

—

依上文所述,我们对于分工在社会里发生作用的方式,已经懂得更透彻了。

就这一点说,社会上的分工是由一种主要的特征而与生理上的分工有分别的。在有机体里,每一细胞有它的确定的职务而不能变更的。在社会里,种种工作之分配方式决不是永远不变的。甚至在组织范围最不通融的时候,个人还能在命运注定他所在的范围里颇自由地活动。在原始的罗马,那些不是绝对地保留给贵族的种种职务,乃是庶民所能自由地都担任了的。就说在印度吧,归属于每阶级的种种职业也有充分的普遍性^①,令人有选择的余地。在一切国家里,如果被敌人占了国都,换句话说就是占了国家的主脑,社会的生活并不因此就停顿了;但是,经过了比较地短促

^① Lois de Manou, I, p87—91。

的时期之后,另有一个城市能够担任这复杂的职务,其实这城市并未预先准备这职务啊。

在工作渐渐公开的时候,这柔软性与这自由也渐渐变大了。同是那一个人,昔日他所做的是些微贱的工作,今日却是些重要的职务了。一切公民都得担任一切的职务,这原理,假使不是有恒地应用的,怎会普通化到了这地步呢?还有一个更屡见的事实,这就是:一个工作者往往离了他的职业而另就相近的职业。从前科学的活动力还不曾专门化的时候,学者几乎包罗了一切的科学,不能怎样变更他的职务,因为假使他一放弃了他的职务,同时就放弃了科学的本身了。在今日呢,学者们往往先后研究几种不相同的科学,从化学转到生物学,从生理学转到心理学,从心理学转到社会学。这先后取得很复杂的形式的一种能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比不上在经济社会里更加显明。这些职务所适应的那些需要与嗜好既是最容易变化的,所以必须商业与工业永远处于一个不固定的平衡状态里,俾得顺从一切适应要求的种种变化才行。昔日的资本的不动状态,几乎是它的自然状态,而且法律也阻止它太容易变动;今日就不然了,资本被用于甲种企业,忽又退了出来,又被用于乙种企业,而其固定的时间又不久,其形式变化得这样快,我们几乎跟不上。所以一般工作者,就该预备追随资本的变动,因此,也就该预备担任种种不同的职务了。

社会的分工所属的种种原因的性质就可以解释这特征。每一细胞的任务所以能如此固定而永远不变者,这因为细胞生出来的时候就不得不担任这任务了;它被围困在遗传的种种习惯的一个系统里,而这些习惯就表现它的生命,于是它就不能再由此变化了。它甚至于不能把这些习惯修改得很厉害,因为它所由成的本体已经深深地被它们影响了。它的结构已经预先确定了它的生命了。但上文说过,在社会里却不是这个情形。个人并非一生出来就预先确定是就某一种特别的职业的;他的先天的组织并不一定

限制他只任唯一的任务,也不令他无力担任其他的任务。他从遗传里得来的只是一些很普通的先天,因此也就是很柔软的,可以成为种种不同的形式的了。

真的,他自己确定了那些先天的时候,是由他应用那些先天而确定了的。他既然应该把他的天赋能力放在种种特别的任务里而使之专门化,所以他就不得不把他的职务所直接需要的那些能力更加磨砺,而且让其他的能力渐渐部分地失了力量了。这么一来,他要发达的脑子超过了某一限度,就不能不失了一部分他的筋力或他的生殖力;他要兴奋了他的分析思考的能力,就不能不弄弱了他的意志的力量与他的情感的活泼性;他要养成了观察的习惯,就不能不失了空论的习惯了。再说,由事物本身的力量所影响,他的能力自从变强烈了而且损害及了其他能力之后,就不得不成为一些确定的形式,于是这能力渐渐成为这些形式的囚徒了。它促成了若干实施的习惯,其作用仍是确定的,所以延长越久,则越不容易变化。但是,这专门的趋势既是由个人的努力而来的,它并没有长期的遗传性的那一种固定性或坚硬性。这些习惯是比较地柔软的,因为它们的来源是比较地近的。既是个人自己走进里头去,也就可以走出来,另立一些新习惯。他甚至于能把久睡而迟钝了的一些能力唤醒兴奋了它们的生活力,把它们重新放到前台上去,——不过,老实说,这一类的复活已经是比较地艰难的了。

在起初的时候,人们倾向于把这些事实看做退步的现象或某一卑下性的明征,至少也看做一个尚未成形的实体的暂时状态。实际上,尤其是在下等动物,集体里的诸分子很容易变换任务而互相替代。反过来说,在组织渐变完善的时候,这些分子就渐渐不能离了被指定给他们的任务了。因此之故,人们往往自问将来是否有一天社会的形式变为更固定些,每一机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确定的职务而不复变更。这似乎是孔德的意思^①。这一定是斯宾塞先生的意思^②。然而这归纳方法是不对的,因为这替代现象并非很简单的实体所特有的,我们在动物的最高级也可以观察到,尤其是在高等有机体的高等器官里。“脑膜的某几个地方截断了所生的连续的扰乱往往是经过了相当的期间就消灭了的。这一种现象只能把下面的一种假定去解释:它消灭了的元素的职务已经由另一些元素替代了。这一说就包含有那些替代的元素施行了新的职务的意思……一个元素在平常的关系里是实行视觉的,后来幸亏环境变了,就成为触觉的动机,或筋络的感觉与主动的神经作用的原因。而且我们几乎不得不假定:如果脑网的中网有能力把一些性质不同的现象转到同一而且唯一的元素里,这元素就有能力把多数不相同的职务集合在它的内部了”^③。主动的脑筋也因此才能够变为“向心”的,而感觉神经却变为“离心”的了^④。总之,虽则当传授的条件变更的时候尽可以有一种关于一切这些职务的新分配;但是,依照冯德先生的意思,我们还可以推测到:“甚至在常态里,也由个人们的各不相同的发达而生出了许多变化呢。”^⑤

这因为实际上一种硬性的专门化并不一定是高等的一种表征。它并不是在一切环境里都是好的,所以恰要那器官固定在它的职务里才好。固然,在环境本身固定的时候,甚至于很大的固定性也是有益的,譬如个别的机体里的那些滋养的官能就是如此的。就同一的有机模型说,它们并不会起大变化;因此,在它们取得一种确定的形式的时候,非但没有不便之处,而且有一切的利益。试就珊瑚类的动物而言,它们的内经纬与外经纬很容易互相替代,所

① Cours de: Phil. post. , VI, p515。

② Sociol. , II , p57。

③ Wundt: Psychologie physiologique; trad. franç. , I , p234。

④ 看 Wundt 所述的 Kühne 与 Paul Bert 的实验(ibid, p233)。

⑤ Ibid. , I , p239。

以比不上更高等的动物更能有奋斗的利器,然而更高等的动物的这种替代作用恰是不完全的,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然而当器官所属的种种环境常常变化的时候,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它如果不自己变化,就不免趋于灭亡了。复杂的职务使我们适合复杂的环境,也是如此的。实际上,复杂的环境因为复杂的缘故,根本上是不固定的:这里头常常断绝了某种平衡性,生出了某种新事物。若要适合环境,职务的本身也该预备变化,与新的地位适合才行。然而我们须知,在世上所有的一切环境当中,最复杂的莫若社会的环境了;所以社会职务的专门化当然不能像生物学上的官能专门化一般地确定,而且,既然在工作渐渐分开的时候这复杂性也渐渐扩大,那么,这弹性也一天比一天变大了。固然,它还被关闭在有定的界限里,但这些界限已经一天比一天向后退了。

确定地说,这相对的而且一天比一天增大的可挠性的证据乃在乎官能渐渐对于器官成为独立的了。实际上,一个职务连属于一种太确定的结构,是最不能变动的了;因为无论怎样安排,总不会比这种结构更固定,更能妨碍变化。一种结构非但是行为上的某一方式,而且是需要行为上的某一方式的一种存在样法。这方式非但是指诸分子所特有的颤动方式而言,而且这是诸分子的一种安排样法,差不多可以使其他一切的颤动方式都变为不可能了的。由此看来,这官能所以柔软了许多者,这因为它与器官的形式已经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了;这两项之间的关系已经松些了。

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社会与其职务渐渐变为复杂的时候,这关系也跟着松弛。在下等社会里,工作是普通而且简单的,担任这些工作的种种阶级是由形式的特征而互相区别的。从另一方面说,每一机关与其他机关的分别也是结构上的分别。每一阶级,每一等的人民都有他们的吃饭穿衣的方式,于是这些制度上的相异点就生出了生理上的相异点。腓基人的酋长是高大的,体格端正的,筋肉很强的;下流的人民却很是瘦弱,因为工作辛苦,养料不足

的缘故。在桑特维克群岛,酋长们是高大壮健的;他们的外貌比下等人民的外貌胜过了许多,以致人家会说他们另是一个种族。爱利斯证实了哥克的叙述,说达希田人的酋长们的地位与财富比农民高了多少,他们的体力也跟着高了多少。爱尔金也注意到东加群岛有类似的情形^①。反过来说,在高等社会里,这种龌龊的现象就消灭了。有许多事实倾向于证明从事于种种不同的职务的人们并不像昔日那般地以身体的形式——轮廓与态度——去互相区别了。人们甚至于赌气说气概与职业不相称呢。依照泰尔特先生的希望,假定统计学与体格检查学能更确切地断定了种种不同的职业模型所赖以成立的那些特征,那么,我们大约可以证明它们已经不很像从前那样有分别了;尤其是注意到种种职务一天比一天趋向于越分越多,则更可以这样说了。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个假定,这就是,职业上的衣冠制度一天比一天被废止了,实际上,虽则职务上的相异点曾经由衣冠而显明,但我们并不能把这作用看做它的唯一的存在理由,因为在社会职务渐渐更分别的时候衣冠也跟着消灭了。由此看来,制服应该与另一性质的一些相异性相当才是。再说,假使在这习惯未成立以前种种不同的阶级的人们不曾经表现肉体上的相异点,我们就不懂他们为什么有意这般地求其互相分别了。这由约定俗成而来的外的表征,在发明的时候,大约是由模仿那以自然为来源的外的表征而来的。我们似乎觉得制服并不是别的,只是职业的模式,这模式就把它的印象表现在衣冠之上,以求各有分别。这只是职业模式的补足物罢了。还有一个显明的证据:譬如人们习惯于把胡子剪成某种形式或完全剃去,又如把头发完全剃去或完全保留,这一切的区别作用都与衣冠的作用相同,而且一定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的。这些职业模式的表征,起初本是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成

^① Spencer; Sociol., III. p406。

立了的,后来却由模仿而变为人工的了。由此看来,衣冠的殊异性的作用尤其在乎表示形态上的相异点;因此,制服所以渐渐消灭者,因为这些相异点也渐渐消灭了。种种不同的职业里诸分子所以不复觉得须要靠着可见的表象以求互有分别者,因为这种分别已经与事实完全不相符合了。然而官能上的殊异点却一天比一天增多而且显明;这样看来,却是形态上的种种模型已经变为水平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切的脑筋都毫无分别地适宜于一切的职务,不过,它们的官能上的分别虽则仍旧是有界限的,却变为更大的了。

然而我们须知这官能上的解放,并不是卑下性的一种表现,只是官能变为更复杂的了。脑的经纬所赖以成立的诸元素更不容易安排以求代表那官能,申说起来,就不能保留与围困它,这因为它所由成的种种布置太严密了。我们甚至于可以自问:到了复杂性的某限度以上,它是否永远地离开了它们的圈套,又它是否终于溢出了器官的范围,以致器官不复能完全吸收它了。若说事实上它是对于实体的形式独立的,这已经是自然科学家老早就证明了的真理了;不过,当它是普通而且简单的时候,它还不能在这自由状态里停留许久,因为器官很容易与它同化,同时也就锁住了它。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假定这同化力是无定的。恰恰相反,一切都令我们猜想到:在某时期以后,分子的安排的简单性与官能的安排的复杂性之间的反比倒是渐渐变大了的。所以前者与后者的关系渐渐松弛了。固然,官能并不因此就能离了器官而自己存在,而且二者之间的一切关系也是不能缺少的;不过,那关系已经不很是直接的了。

由此看来,人类进化的结果能使官能挣脱了器官的圈套,——并不使它完全离开,——能使生活离开了物质的束缚,于是渐渐把生活变成精神的、更柔软的、更自由的,同时又使它成为更复杂的了。这因为精神主义者觉得这样才是生活上的高尚的形式的特

征,所以始终不肯把精神生活看做脑筋的分子的组织的结果。事实上,我们晓得脑髓的种种不同的区域里的官能上的无异性,虽则不是绝对的,却是更大的。所以脑髓的诸官能却是最后才能有永久不变的形式了。它们比别的官能保留弹性更多,而且,它们越是复杂的,越能保留它们的弹性。这么一来,它们的进化在学者的脑筋里延滞了许久,在未受教育的人的脑筋里却比较地快了许多。社会上的种种职务所以表现这同样的特征而且更显著者,这并不是一个空前的例外,却是因为它们所适合的程度在自然进化里更是高超的罢了。

二

在确定分工进步的种种原因的时候,我们已经同时确定了所谓文化的主要原因了。

在社会的容积与密度里发生的种种变化的必然的结果就是文化的本身。科学、艺术、经济活动力所以发达的,就因为人类觉得一种需要的缘故;他们要在新的环境里,不如此就没有别的生活样法了。社会关系所维系着的个人们的数目既是更多的了,他们若要保持自己,除非更趋向专门,更加工作,更激奋他们的能力;经过了这普遍的兴奋,就不免生出了更高层次的学术。就这一点说,文化的出现并不像一个目标能把它的诱惑力诱动人民,也不像一种财产为人们所以预先看见而希望用一切种种方法去获得最大的部分,却只好像一个原因的结果,像某一定的状态的必然的归宿。这并不是历史上的文化所趋向的而且人类为着求更幸福或更善良而求接近的一个目的地,因为幸福与道德都不一定跟着生活的强度而发达的。他们向前走,只因为他们不得不走;而形成这走的速率的乃是他们互相间所施的压力,而压力之强弱乃是要看他们的数目多少而定的。

这并不是说文化完全没有用处,但它的用处并不能使它进步。

它发达,是因为它不能不发达;这发达状态开始了之后,就普通说乃是很有用的,至少可以说是被利用的;它适应一些同时成立的需要,因为那些需要也是属于同样的原因的。但这只是事后的安排罢了。还要说一层:它这样供给的利益并不算是积极的富裕,并不是我们的幸福增加,只算补救它自己所酿成的损失而已。因为这普通生活的活动力太盛了,弄辛苦了而且弄细致了我们的神经系,所以需要与消耗成正比例的抵偿,换句话说就是需要更有变化更复杂的满足。从这一点上,我们更明白人家把文化看做分工的作用乃是荒谬的见解了;文化只是分工的反响罢了。它既不能解释分工的存在,也不能解释分工的进步,因为它本身并没有一种绝对的固有的价值;恰恰相反,须待分工自身成为必要的时候它才有存在的理由呢。

如果人们注意到“数的原因”在有机体的历史上有了重大的作用,就不至于怪我把它认为这样重要了。实际上,世上只有两重特征形成了一个活体,所谓两重特征就是滋养与生殖,而生殖的本身又只是滋养的结果。因此之故,有机的生活的强度是与滋养的活动力成为正比例的。换句话说就是与有机体所能包容的元素的数目成为正比例。在某几种情形之下,比较地简单的一些有机体团结着而成为更大的一些团体,这么一来,杂复的有机体之出现非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动物所赖以成立的部分既增多了,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就不是从前的关系了,社会生活的条件变更了,后来又轮到这些变化形成了分工,形成了众多状态,形成了生活力的集中与其力量的增加。由此看来,有机体的发达是能支配动物的发展的全部的。怪不得社会的发展也受同一定律的支配了。

再者,纵使不倚靠这些比类的理由,这原因的主要作用也是很容易明白的。一切社会生活都是由一个系统的事实成立的,而这些事实就是在许多个人相互间的永远而且积极的关系生出来的。所以组合的诸单位的本身相互间所交换的种种反动越频屡,越有

力,则社会生活的强度越高了。但是,这频繁性与这力量又是与什么有关系的呢?与现存的种种元素的性质有关系吗?在那些元素的生活力的大小有关系吗?但是,我恰要在本章说明一层:与其说诸个人形成了共同生活,不如说他们是共同生活的产品。如果我们在每个人里头抽出了社会作用所形成的部分,则其所余的非但很少很少,而且不能呈现一种大变化了。除了他们所关系的种种社会条件的复杂性之外,把他们隔开的那些相异点将是不可解释的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找各社会的发达不相等的的原因,决不能在人们的能力不相等的地方去找。那么,是不是该在这些关系的不相等的持续期间寻找呢?但时间本身是不产生什么的;不过,慢性的力量之发现非靠时间不可罢了。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原因,仅有那些有关系的诸个人的数目与他们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接触,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容积与其密度。他们的人数越多,而且越互相影响,则他们的反动力越强越快;因此,社会生活越变为强烈的了。然而我们须知,这渐进的强度就形成了文化^①。

但是,文化虽则是许多必要的原因所生的结果,却又尽可以变为一个目标,一个欲望的对象,总而言之乃是一种理想。实际上,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总有团体生活的某种强度是常态的,这是依照社会的单位的数目与其分配而定的。固然,如果一切都照

① 我们在这里用不着根究是否那形成文化与分工的进化的一种事实——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容积与密度之增加——的本身就机械地对于自己有了解释,也用不着根究它是种种不同的原因的必然的产物呢,抑或是对于前途幸福的一种想象的方法。我们只立了这社会吸力的定律就算了,不再上溯了。但是,我似乎觉得无论在这里或别处都用不着一个追究到底的解释。社会里不相同的诸分子之间的界墙渐渐消灭了,这是事物的力量之所致,是自然消耗的结果,而且这结果还可以靠着那些强弱的原因的影响而增加了效力。这么一来,民众的动作变为更多而且更快,于是有了一些经过的路线出现,这些动作就循着这些路线出发;这是所谓交通的道路。在许多路线交叉的地点上,这些动作更是活跃的;这是所谓城市。社会的密度就是这样增加了的。至于容积的增加,也是同类的原因。隔离各民族的那些界栏也类似于隔离同一社会里种种“蜂房”的界栏,也是在同一方式之下消灭了的。

常地过去了,这状态自然也就实现了;然而我们恰不能立意做到一切事物都照常地过去呢。健康固然是自然的,疾病也未尝不是自然的。况且,无论在社会里或在个别的有机体里,健康只是一种理想的模型,并不是完全实现了的。每一健全的个体总有多少的健康征象;但世上没有一个个体是能具备一切的健康征象的。由此看来,努力把社会接近这完善的地步,就是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了。

从另一方面说,为着达到这目标所走的道路还是可以缩短的。如果我们不让那些原因偶然地生出结果或顺着那些推它的力量而生出结果,却由我们的思虑去引导它流行,那么,就替人类省了许多辛苦的尝试了。个人的发达并不是完全把人类的发达状态重演一番,却是比较地缩短了发达;人类所经历的诸阶段,个人并不都要经历过;有些阶段是他省略了的,有些却是他经过得比较地快些的,因为种族所已经有了的种种经验能令他个人获得经验更快了。然而我们须知,人类的思虑是可以产生类似的结果的;因为就方便将来的经验而言,思虑也是对于前时的经验的一种利用。再者,所谓思虑,并非专指对于目标与方法有了科学的认识而言。社会学,就现在的状况说,并不怎样能够很有效力地指导我们去解决这些实施的问题。在学者所钻研的种种明白的表象之外,还有许多暧昧的表象是与一些倾向有关系的。我们并不一定先须科学照耀明白了我们的需要然后那需要才兴奋了我们的意志。一些暗中摸索的举动已经足令人们知道自己缺少了什么,唤起了他们的愿望,同时又令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向哪一方面努力了。

所以社会的机械的概念并不排斥了理想,而且人们往往怪它把人类认为在自己历史里的一个不活动的见证人,这也是错怪了的。实际上,什么是理想?岂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一种结果的先行表象吗?岂不是幸亏有了这先行的表象然后那结果才能实现吗?我们不能因为一切都是按着定律做的就说我们没有什么好做了。

人们也许觉得这样的—个目标是太小了的,因为目的只在乎使我们在健康的状态里生活罢了。但我们不要忘记:就受了教育的人说,健康乃在乎很规则地满足那些最高的需要,也像满足别的需要—般,因为在人类的自然里,最高的需要也像别的需要—般地是生了根的呢。固然,这样的—个理想界乃是很近的,我们的眼光所及并非没有边际的。无论如何,它决不会毫无限制地激发社会的力量,不过令那些力量在社会环境的有定状态所划定的界限里发展而已。—切的过度也像—切的不足状态同是有害的。但是,我们还能提出别的哪—种理想呢?如果我们在环境的自然所要求的文化以外力求实现—种更高的文化,这就不啻想要在我们所属的社会里激发疾病;因为如果超过了社会机体的状态所确定的程度而激发团体的活动力,就不免累及健康了。事实上,在每一时代,文化进到了某限度就必有忧虑与不安状态相随着,其疾病的征象因此得了证明。然而我们须知,这疾病乃是值不得希望的。

但理想虽则始终是被人确定的,其本身却从来不是确定的。既然人类的进步是社会环境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的结果,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去假定它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告终了的。若要它有一个期限,除非某时期的环境停止了变化才行。然而我们须知,这样的—个假定乃是与最正当的归纳法不相容的。只要有一天世上还有互相分别的诸社会,社会的单位的数目势必在每社会里常常起变化的。纵使我们就假定人类诞生的数目达到了能常在一个水平线上维持的时候,而从这一国到那一国,总未免有人口的变迁,譬如在强烈的征服之后,或潜然的慢性的移民之后都会有这情形。实际上,较强的民族是不能不倾向于把较弱的民族吸收进自己的团体里来的,较密的民族也势必流注于较疏的民族里;这是社会平衡性的—个机械的定律,与液体的平衡性的定律—般是势所必然的。若要不如此,除非人类的诸社会的生活力完全相同,密度也完全相同才行;但这是不容设想的,就说在种种不同的部落里也不会

如此的。

固然,假使全人类成为唯一而且同一的社会,这变化的源泉就会干涸了。但是,我们非但不知道这样的一种理想是否可以实现,而且,若要文化停止,还须社会诸单位之间的种种关系本身在这样大的社会里也逃脱了变化的定律才行。除非他们是在同一方式之下分配的;非但全团体保存了同样的面积,而且这团体所由成的那些基本小集体当中每一个也须始终保存着同样的面积。但这样的一种一致性乃是不可能的,这只因为那些支体并不都有同样的面积与同样的生活力。人民是不能在同一方式之下向各方面集中的;所以我们须知,那些最大的中心点——即生活最强的——就不免对于其他各中心点施行吸力,其吸力之大小是与他们的关系重要之程度成为正比例的。这样发生的移民作用的结果乃在乎把社会诸单位更集中到某几个地方去,因此就在那里形成了种种新的进步,而这些文化渐渐从它们所从生长的故乡传播到国内其他的地方去了。再者,这些变化还把其他的变化牵引进了那交通之路里,又轮着那些变化引起了别的变化,这种种的影响作用到什么地方为止,我们是不能说的。事实上,在社会渐渐发达的时候,非但不渐渐趋向于不进状态,而且恰恰相反,还变为更善动的,更有可塑性的呢。

但是,斯宾塞先生所以能说社会的进化有一个界限是不能超过的者^①,这因为依他看来,人类的进步只在乎把个人适应社会环境。此外更无存在理由。依斯宾塞先生的意思,人类的完善乃在乎个人生活的发达,换句话说就是在乎机体与它的生理上的条件更完全相适合。至于社会呢,社会只是这相适合的状态所由成立的种种方法之一种,不算是特别的一种适合状态。个人并非独自生在上,还有许多竞争者环绕着他,同他争他的生存之资,所以他就须在他的同类与他自己之间建立了些关系,令这些关系是有

① Premiers principes, p154 et suiv.

益于他的而不是妨碍他的；这么一来，就生出社会来了，而且社会的一切进步都在乎改良这些关系，好教它们更能完全产生人类所期望的结果。所以，斯宾塞先生虽则常常在生物学上去找类似之点，他并不把社会看做纯然的实有，不看做由自己而存在的而且由固有的必然的原因生出来的，因此，也就不以为社会把特有的性质去迫人类适合，不适合就不能生存，也像不适合自然界的环境就不能生存一般。他只以为这是个人们所建立的一种安排，好教个人的生活能向长的方面与宽的方面发展^①。个人的生活完全寄托在合作之上，无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合作，二者的对象都只在乎把个人适应自然界的环境。固然，在这意义上说，合作很是这适合作用的辅助条件；它尽可以依照它被组织的那种方式把人们接近或离远了完善的平衡状态，但它自身并不是能形成这平衡的性质的一个原因。再者，社会环境既是常有相对的恒久性的，而且环境的变化既是非常长久而罕见的，所以那以把我们弄到与环境适合为目的的人类发展就势必是有限的了。总不免有一个时期来到，再也没有什么外的关系不是与内的关系相当的了。于是社会的进步势必停止了，因为它总有一天达到了它所倾向的目的地，这目的原是它的存在理由，到了它被完成了之后，岂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吗？

但是，在这些条件之下，个人的进步自身也变为不可索解的了。

其实，为什么个人希望更完全与自然界的环境相适合呢？为的是更幸福吗？关于这一层，上文已经说明白了。我们甚至于不能因一种适合状态是更复杂的，就说它比别的适合状态更完善。实际上，我们说一个有机体有了平衡性，并不因为它能适应一切的外力，只是指它能很妥当地适应那些令它感觉得到的力量而言。

^① Bases de la Morale évolutionnistes, p11。

如果有些外力是不影响及于它的,它就把它当做不存在,因此也就用不着适应它们。它们在物质上无论是如何接近,总算是在它的适应范围之外,因为它们并不受它们的影响。由此看来,如果那主体的组织是简单的,同质的,就只有很少的外的环境可以支配它,因此,它就有能力应付一切这些支配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实现了一种完善的平衡性,而其所出的代价也很小。反过来说,如果那主体是很复杂的,那么,适应的条件就更繁多,更复杂,但适应的本身却不会因此而更完全。因为从前的人类的太粗的脑系统所未感觉到的许多刺激品都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了作用,所以,我们为着适应这事,就不能不谋更大的发展。但这发展的产品——即发展以后的适应作用——并不能比在别的情形之下更为完善;只是情形不同了,这因为相适合的机体自身已经不同了。野蛮人的躯壳不十分感觉气候的变化,但比之文明人靠着衣服保护身体,也是同样的适应环境,并没有完善不完善的分别。

由此看来,如果人类不与一个可变的环境有关系,我们就看不出为什么他们须要变化;所以社会并非人类进化的次要条件,却是进化的定因。它是一个实体,也像外界一般地不是我们的作品,因此,我们就该顺着它然后能够生存;因为社会变化,所以我们不能不变化。若要文化停止,除非有一个时期的社会环境达到了不进的状态;然而依上文的证明,这样的—一个假定乃是与科学上一切的假定不相容的。

所以,文化上的机械说非但不能剥夺了我们的理想,而且容许我们相信我们永远不会没有理想。恰因理想与社会环境有关,而社会环境又根本上是变动的,所以理想也就不住地变动。由此看来,我们永远不怕没有发展的余地,我们的前途决没有活动的界限,以致我们有不能再前进的一天。我们虽则永远只追求着有限的目的,但是,在我们所达到的极端与我们所趋向的目的地中间还有一个旷阔的空间有待乎我们的努力,而且这空间始终是存在的。

三

在社会变化的时候,个人们同时也变化,这因为社会的单位的数目与其相互间的关系已经起了变化了。

首先他们就渐渐脱离了机体的羈絆了。就动物而言,差不多完全是受物质的环境支配的;它们的生理上的组织预先判定它们的生活了。人类适得其反,却是受种种的社会原因支配的。固然,动物也形成一些社会;但这些社会既是很狭小的,其中的团体生活也就是很简单的了;这生活同时也是不进化的,因为这样狭小的社会的平衡性势必是固定的了。根据着这两个理由,动物的生活就容易固定在机体里;非但在里面生了根,而且全部寄托在机体上,连自己的个性也失去了。生活的作用全靠一系统的本能与反射性,而这些本能与机体生活所赖以发生作用的那些本能在根本上是没有分别的。关于团体生活的种种本能固然有它们的特别之点,因为它们是把个体去适应社会环境的,而不是适应物质环境的,而且它们的原因在乎共同生活的事件;但若就它们的性质而言,比之机体生活在某种情形之下,并不待预先的教导,就形成了飞翔与行走的必需的动作者,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至于人类就不然了,因为他们所形成的社会大了许多了;就最小的社会说起来,也超过了大半的动物社会的范围。这些社会非但复杂,而且容易变化,这两种原因合起来,就使人类的社会生活不限于生理的形式之下了。纵使它在最简单的时候,它还保存它的个性。世上有许多信仰与许多成法乃是人们所共同的,而这些信仰与成法却不印在他们的筋肉上头。但是,在社会的容积与密度渐渐发达的时候,这一种特征还更显明。社会的分子越多,他们越互相发生影响,则这些反动的结果越超出了机体的范围。这么一来,人类就受了固有的原因的支配,而在这些原因里,关于人类性质的组织部分一天比一天更大了。

还说一层：这原因的影响之增加，非但就相对的价值说是如此，就绝对的价值而言也是如此。能令团体环境的关系变为更重要的那一个原因同时就摇动了那机体环境，以致机体环境渐受社会的原因的支配，分它隶属于自己。因为在一块儿生活的个人们增多了，即共同生活就更富裕些，花样更多些；但若要这变化性成为可能的，先须那机体模型变为不很确定，然后能够变出些花样来。上文说过，由遗传性生出来的种种倾向与能力乃是渐渐变为更普通，更不确定的，因此，也就渐渐变为不容易有与众不同的形式的。这么一来，其所产生的现象，与我们就文化初期观察所得的现象相比，实在是恰恰相反的。就动物而言，是机体能使社会种种事实与它同化而剥夺了它们的特质，把它们变为生理上的事实。社会生活因此就物质化了。至于人类却恰恰相反，尤其是在上等社会里，是那些社会原因替代了机体原因。这么一来，却是机体精神化了。

因为这支配作用变了之后，个人也就变了。激发社会原因的特别作用的那一种活动力既不能固定在机体里，于是一种新的固有的生活就添在身体的生活之上。这新生活更自由了，更复杂了，更对于维持它的那些器官可以独立了，于是在它渐渐进步、渐渐巩固的时候，它所借以自表的那些特征也就渐渐显明。在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见精神生活的主要表征。固然，假使我们说有了社会之后才有精神生活，就未免说得太过了；但我们可以断说须在社会发达的时候精神生活才能扩张。因此之故，人们往往注意到，意识进步的时候就是本能退步的时候。但是，人们无论怎样说，意识决不会与本能相消；本能乃是历代经验的产品，它的抵抗力太大了，决不因为变为意识的而就消灭了的。实际上乃是：意识亦侵进了本能所已经不占领了的地域或本能所不能居住的地域。意识并不使本能向后退；它只占了本能所不住的空间而已。再说，本能所以退步而不跟着普遍的生活前进者，其原因乃在乎社会原因的关系

变大了。由此看来,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大差别——换句话说就是人类的精神生活更发达,——只在乎这一点:人类的社交性更大。若要明白为什么在人类初步的时候精神生活的完善程度已经是动物所不及的了,我们就先须晓得为什么人类并不过孤独的生活,也不仅仅集成一些小小的团体,却形成了一些更大的社会。依古人的定义,人类乃是理智的动物。但其所以为理智的动物者,正因人类是社交的动物,至少可以说比之其他的动物的社交性丰富了许多^①。

再说一个道理:只有一天社会还不曾达到某种容积,也不曾达到某种集中程度的时候,真的发达了的唯一的精神生活乃是团体里一切分子所共同的,各人的精神生活完全相同。但一到了社会的容积渐渐扩大,尤其是密度渐渐增高的时候,一种新的精神生活就出现了。个人们的殊异性,起初还淹没在社会的相同性里,到后来却渐渐露了头角,而且渐渐增多了。许许多多的事物,从前因为与团体没有关系而在人类意识之外,现在却变为意识的对象了。从前的个人们的行为,除了为物质上的需要而发的行为之外,总是互相牵引的;现在呢,每一个人却变为自然活动的源泉了。个别的人格由此成立,自己认识了自己,然而这个人的精神生活的发达并不把社会生活弄弱了,只把它变化了而已。它变为更自由了,更广大了;而且它既然只以个人的意识为本体,所以个人的意识受了反响,就扩大了,渐渐变复杂了,变为有可柔性的了。

这样看来,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所由成的原因也就是强迫人类超越自己的原因。野蛮人与文明人的距离一天比一天更远,这事并没有其他的来源。原始的时候感觉与理想相混。后来理想的能力渐渐离了感觉的范围,人们学会了建立一些概念与法则,他

① 依 Quatrefages 先生的定义,人类是宗教性的动物。但他这定义只是我所下的定义里的一个特别情形。人类的宗教性就是他们富于社交性的结果。—V. supra. p142 et suiv.

们的精神在空间与时间里渐渐包括更阔的地位,他们不以保留过去为满足,还要霸占了将来;他们的情感与倾向,起初是很少数的,后来却变为复杂的而且是多方面的了:这一切都因为社会已经不停止地变化了。实际上,除非这些变化乃是没有来源的,否则变化的原因一定在乎与环境相当的变化了。然而我们须知,人类只与三个环境有关系:第一,有机体;第二,外界;第三,社会。如果我们不算遗传性的组合所致成的偶然的变态(其实这些变态在人类进化里也没有很大的作用),则有机体决不自然而然地改变的;它自己也待外界的强迫然后变化。至于说到物质世界,自从有史以来,显然还是与初时一样,至少可以说如果我们不算那以社会为来源的那些新事物,则物质世界就始终不曾起过变化^①。因此之故,只有社会的变化可以解释个人的自然的并行的变化罢了。

所以我们并非武断,由此敢说无论心理生理学进步到了什么程度,它只能表示灵魂学上的一小部分,因为大部分的灵魂现象并不是从有机体的原因里生出来的。这乃是那些精神哲学家所懂得了的;而且他们对于科学界所建的大功就是把从前一切的学说打倒,因为从前的人胡乱地把精神生活只认为肉体生活的开花期。他们显然觉得精神生活在最高的表现上是很自由很复杂的,决不会仅仅是肉体生活的一种延长。不过,我们也不能因为它有一部分对有机体独立就说它不与任何自然界的原因有关,于是也就不能把它放在自然界之外。但是,一切这些事实,凡是我们所不能在肉体组织上找得解释的,都是从社会环境的种种特性里生出来的;至少可以说,从上文看来,这是最近真理的一种假定了。然而我们须知,社会界也是比得上有机界一般自然的。因此之故,我们看见之意识里有一大段地方是心理生理学所不能解释的,不该就说这地方乃是自己成立了的,是不容许以科学去研究的。不过这地方

^① 例如土壤的变化、河流的变化,都是农人或工程师的艺术之所致。

属于另一种实验科学,我们可以把这科学叫做“社会心理学”。成立这科学的对象的那些现象实际上乃是混合性质的;它们的主要表征与其他灵魂上的种种事实的表征相同,不过它却是从那些社会原因里生出来的罢了。

由此看来,我们不该跟着斯宾塞先生把社会生活认为个人的自然的简单的结果,因为恰恰相反,可以说是后者从前者生出来。社会的事实并不仅仅是灵魂上的事实的发达作用,而灵魂上的事实都有一大部分是社会的事实在各人的意识内部所发生的延长作用。这一个议论是很重要的,因为那相反的观点时时刻刻可以令社会学家倒因为果,反果为因。举一个例:人们往往在家族的组织里看见了一切意识所固有的人类的情感的必然的表现,其实已经颠倒了事实的真次序了。恰恰相反,却是亲属关系里的社交组织形成了父母子女各方面的情感。假使社会的结构另是一个样子,则亲族的情感也便大不相同;证据乃是:在许多许多的社会里,父亲的爱乃是没的^①。此外关于这类误解,还可以找出许多例子^②。固然,在社会生活里没有什么不是在个人的意识里的,这是显然的事;不过,差不多个人意识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社会里来的。假使是在离群索居的境况之下,我们的意识状态的一大部分决不会发生;又假使人类在另一种方式之下团聚,则我们的意识状态也不会是这样发生了的。由此看来,这些意识状态并不在普通人类的心理里生出来,却是由团聚了的人们依照人数之多寡与关系的浅深而互相发生影响,然后从那影响的样法里生出来的。这是团体生活的产物,也就只有团体的性质能够解释它们。当然,假使个人的

① 在母系的家庭里就是如此。

② 试仅仅举一个例,譬如人们以为宗教乃是个人的可感性的作用,其实这些作用只是个人的社会状态的一种延长,而这些社会状态就出生了宗教。我在 *Revue philosophique* (*Etudes de science sociale*, juin 1886, cf. *Année sociologique*, t. II, p1—28) 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申说这一点。

组织不相宜,它们也不能成立;但个人的组织只是很远的条件,却不是一些主因。斯宾塞先生有时候^①把社会学家的工作与数学家的计算相比较,说数学家从若干球形演绎出它们该怎样组合才能得到平衡。这一个比较是不确切的,而且与社会事实不相容。就这里说,宁可说是全体的形式形成了各部分的形式。社会在个人的意识里所找着的它所根据的那些基础,并不是现成的;它是为它自己而创造那些基础的^②。

① Introduction a la science sociale, chap. I。

② 我以为这一段已经够答复那些倒果为因的人们了。他们以为社会既是只由个人造成的,所以社会生活里的一切无非个人的。固然,社会生活并没有其他的本体;但是,因为个人们形成了一个社会,就有了一些新的现象发生,这些新现象的原因就是集团作用,它们既对于个人意识起了反动,就形成了一大部分的个人意识。所以社会里虽则没有什么不是个人的,然而与其说各人是社会的创造者,不如说是社会的产物更妥当些。

卷三 变态的形式

第一章 无法律的分工

直到现在,我们研究分工,只把它认为常态的现象;但是,像一切的社会事实一般,又像一切的生物学上的事实一般,分工自有种种的病态,是必需分析的。就平常说,分工生出了社会连带性;但有时候其结果却大不相同,或竟恰恰相反。所以我们必须研究是什么使它的自然的途径拐了弯;因为只要有一天我们还不能证明这些情形是例外的,那么,分工的制度就会被疑为应有这样的结果了。再者,研究变态,同时我们更可以确定常态的存在条件。等到我们晓得分工制在什么情况之下才停止产生连带性的时候,我们同时就更晓得它必须如何才能有完满的效果了。无论在什么地方,病态学总是生理学上的宝贵的助手。

人们尽可以倾向于把犯罪的职业与其他害人的职业归入分工制的不规则的形式里。这些职业就是否定连带性的东西;而且它们是由种种特别的活动力造成了的。但是,严格地说,这上头并无所谓分工,只有纯粹而简单的分歧趋向;这两件事是不容混为一谈的。癌症与结核症都能令有机体的经纬增加了分歧趋向,然而生

理作用并不能因此而发生了一种特别的官能^①。在这一切情形之下,并无所谓公共职务的分担,不过,在机体里——无论是社会的机体或个人的机体——另成立一个机体,而这机体就损害那机体以图生存。甚至于毫无所谓官能或职务,因为若要一种活动方式值得叫做官能或职务必须它能协助其他官能职务去维持普通的生活才行。由此看来,这问题是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外的了。

我预备把我所研究的现象的种种例外的形式分为三个模型。这并不是说此外没有其他的形式,但下文所论的形式却是最普通的而且最重要的。

—

关于这一类,第一个情形就是工商业的恐慌,其破产就是机体连带性的断绝;实际上,这可以证明在机体的若干点上,有若干社会职务是不能互相吻合的了。然而我们须知,在工作渐渐分开的时候,这些现象似乎渐渐变为频屡的,至少可以说在若干情形之下是如此。自1845年至1869年,破产增加了70%。但我们却没法子把这事实归咎于经济生活的发达,因为那些企业虽则集中了好几倍,其数目并不曾增加了好几倍。

工作与资本的冲突也是同一的现象的另一例子,而且是更显明的例子。在工业上的职务渐渐趋向于专门化的时候,虽则连带性增加了,冲突也更厉害了。在中世纪,工人到处与主人相依而生活,“在同一的店子里,在同一的桌子上分任工作”^②。工人与主人同在一个集团里,同过一种生活。“双方差不多是平等的;无论是谁,只要已经学习过那职业——至少可以说许多技艺是如此,——

① 这两件事是斯宾塞先生所不曾分别的,他似乎把它们认为同意义的。其实分歧的趋向(例如癌症、微生物、罪恶)与生活力集中的趋向(例如分工)乃是大不相同的。

② Levasseur: *L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France jusqu'à la Révolution*. II, p315.

假使他有了一些资本,他自己也可以立业的”^①。因此之故,当时的冲突完全是例外的。自从 15 世纪以后,事情就开始变化了。“技艺团体已经不复是一个公共的所在;这只是工人们的绝对所有物,由他们决断一切事情。自此之后,主人们与伙计们之间就成立了一道很深的鸿沟。伙计们自为一类;他们有他们的习惯、他们的规律、他们自己的集会”^②。这样分离了之后,冲突越发变为繁多了。“当伙计们以为有可埋怨的时候,他们就罢工以抵制一个城市或一个资本家,而且他们都必须服从团体的命令……团体的权威可以使工人们有法子与他们的主人作对等的争斗”^③。但那时候的事情还与“现代我们所见的事情相差很远。伙计们造反,为的是取得更多的工钱,或更优良的工作条件,但他们并不曾把老板认为永远的仇人,没奈何才服从他。他们要他在某一点上让步,努力与他争持,但是那斗争并不是永远的;当时的工场并不包括二类的仇人,因为那时候社会主义还未出现”^④。后来到了第 17 世纪,工人阶级的第三段历史开始了:大工业出现了,工人已更完全与资本家分离了。“他们好像成了队伍了。各有各的职务,分工的制度已经稍为进步了。在旺罗贝制造厂里共有 1692 个工人,厂中有许多特别作业室,例如制车子的、制刀子的、洗衣服的、染衣服的、织布的等等,都有他们自己的地方。又如织布一门也包括有许多种类的工人,他们的工作是完全有分别的”^⑤。工业越趋向于专门化的时候,工人革命的事情越变为频繁的了。“稍为有一点儿不满意就足令他们抵制资本家,伙计们当中谁不遵从公众的决议,谁就倒霉”^⑥。我

① Ibid. ,I,p496。

② Levasseur: L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France jusqu'a la Révolution。

③ Ibid。

④ Hubert Valleroux: Les corporations d'arts et de metiers. p49。

⑤ Levasseur: II ,p315。

⑥ Ibid. ,p319。

们晓得,自此之后,斗争就更激烈了。

真的,在下一章我就要说这些社会关系的紧张的原因有一部分在乎工人们并不真的愿意要现在的地位,却只往往是受压迫而接受了这种条件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法子去取得其他的更好的地位的缘故。但是,单就压迫而言,还不能完全解释这现象。实际上,普通那些不得承受遗产的人们也都一样地受重大的经济压迫,但在工业社会里,这永远不停止的仇敌状态却特别显明。再说工业社会的内部,一切的工人都无分别地受这种压迫。然而我们须知,在小工业里,工作还不很分开,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还有相对的谐和现象^①;只到了大工业里这种分裂状态才十分显著。由此看来,工资分裂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在别的地方了。

在科学史上,人们往往指出这分裂现象的另一背景。直到最近时期,科学还不很分开,只要唯一而且同一的人就可以治一切的科学。因此,人们就非常地感觉得它的一致性。科学所由成的那些特别真理并非很多的,也非性质很不相同的,所以人们容易看见那把它们连合成为唯一而且同一的系统的一种关系。科学方法的本身既是很普通的,互相没有很大的分别,所以,种种方法所从分歧的公共出发点还被人们看得到。但是,到了科学的工作渐渐起了专门化的时候,每一学者就渐渐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小范围里,非但专研究一种特别的科学,而且限于那科学的问题当中的一类。孔德已经埋怨说在他的时代,“学者社会里很少有人会的力能够包罗唯一科学的全体,而其实科学还只是大全体的一部分罢了。大多数的学者已经自限于研求一种有定的科学里的一个若干大小的片段,并不很管这些特别工作与那‘实在认识’的普通系统的关系了”^②。但是,科学既被分割为许许多多的细别研究,已经不复形成一个连带的全体了。这谐和性与一致性的缺乏,其最好的证明

^① Cauwès: Précis d'économie politique, II, p39.

^②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I, p27.

也许就在乎一种很多人相信的学说。大家以为每一特别科学自有它的绝对价值,又以为学者只应该从事于专门的研究,不必管这些研究是否有用,是否适宜于什么地方。斯各弗尔先生说:“这智识上的分工很能令人担心,我们生怕一种新的亚历山大主义重来,以致一切科学又有一次新的破产。”^①

二

这些事实的严重状态的成因乃在乎:自从分工超过了发达程中某一限度之后,人们有时候看见分工的必然的结果。依人们说,在这情形之下,个人埋头伏案只管自己的工作,限于自己的活动的特别范围,于是成了孤立的;他不复觉得有些人在他身边工作,而且合作一件东西;他甚至于不想及这是共同的作品。由此看来,假使分工的制度再发达了些,岂不变了社会涣散的一个源泉吗?孔德说:“一切任何的分解作用势必倾向于形成了一种相当的涣散作用,人类工作的根本分配不免引起了个人分歧的某种相对限度,这些分歧乃是智识上的分歧,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分歧,其所组合的影响力量必须同时有一种永久的纪律补救,才好不停止地提防或阻止他们的不谐和的发达。实际上,就一方面说,社会的职务的分开,很能使个别的努力有很可幸的发展,因为非如此就不成功;但就另一方面说,这分工作用却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窒闭了全体的心灵而且深深地妨碍人类的进步。就道德的观点上说,每个人虽则这样地与群众有密切关系,同时他又自然地被他自己的个别活动力所转移,这个别活动力常常唤起他私人的利益,以致他仅能模糊地看见公众的利益与私人的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因此之故,同是一种制度,它虽能令普通的社会发达而且扩大,同时又在另一外观之下快要把社会分解成为许多不相粘连的团体,甚至于似乎

^① Bau und Leben des socialen Körpers, IV, p113。

不是属于同一种类了。”^①爱斯丕那先生差不多也是同样的说法。他说：“分工作用就是分散作用。”^②

由此看来,分工制度凭自己的本质施行一种分解力;尤其是在职务十分专门化的时候这种力量越大。但是,孔德在他的原则里并不曾断说应该把社会归复到他所谓普通时代,换句话说就是归复到社会所从出发的同质的而且无差别的状态。职务的分歧性是有用的,而且是必需的;但是,一致性也是一样地不可少的。一致性既不能自然而然地从分歧性里生出来,所以人们就该当心使它实现,而且维持着它。这么一来,社会的机体里就该有一种特别的职务,由一个独立机关代表它。这机关就是国家或政府。孔德说:“以我看来,政府的社会作用乃在乎充分地阻止或提防那意见上、情感上、利益上的根本分散的势所必然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乃是人类进步的原则的本身的不可免的结果,假使那分散作用能够毫无障碍地向自然的路途进行,就终于不免阻止了社会的进步,一切重要的关系都不行了。在我的意思,这见解就是纯粹的政府的抽象而且首要的理论的第一基础了。所谓纯粹的政府,须经过最高尚而且最完全的科学发展的,换句话说就由全体对于各部分所起的普遍的反动为表征;这必然的反动,起初是自然而然的,后来却变为常规了。实际上,我们分明地知道防止这样一种分散作用的唯一的真法子乃在乎把这必要的反动建立为一种新的特别职务,令它能够很适宜地干涉社会经济界的种种的职务的平常的执行,好教人们不停止地念及全体,而且感觉到共同的连带关系。”^③

政府对于社会全部是怎样的,哲学对于诸科学也就该是怎样。科学的分歧性既倾向于破坏科学的一致性,就该有一种新科学担任把那一致性重新建立才行。细别的研究既使我们看不见人类

① Cours, IV, p429。

② Sociétés animales, conclusion, IV。

③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IV, p430—431。

知识的全部,我们就该建立关于研究学问的一个特别系统,好把那全部重新找着,而且把它弄得非常显明。换别的话说就是:“应该把普通科学的研究也认为一种大大的专门学问。我们希望有一班新学者曾经受过相当的教育之后并不从事于自然哲学的任何一门,却去就种种不同的科学的现状去研究,专一地从事于确定每一科学的精神发现它们的关系与连带性,又如果可能的话,从事于把种种科学的固有的原理总揽成为少数的共同原理……这么一来,科学里的分工尽可以推行而无丝毫的危险,那种种不同的人类知识需要把分工推行怎样远都可以了。”^①

固然,我自己也说过^②,政府机关跟着分工制度发达,并非对重作用,却只是一种机械式的需要。在各职务分配得很细的时候,各机关是有很密切的连带关系的;甲机关所受的影响也就影响及于乙机关,于是社会的种种事件更容易引起普通的注意。同时,因为片段模型消灭了之后,它们也更容易分散在同一经纬或同一机关的全区域上。根据这两种理由,在指挥机关更有这种现象,因为指挥机关常常施用它的活动力,所以活动力就跟着容积发达了。但是它的活动范围并不扩张得更远些。

然而我们须知,在这普通而且浮浅的生活之下还有一种内的生活。这是一套的机关,它并不完全对于前者是独立的,然而前者不干预的时候它也能施行作用,甚至于是不知不觉地做去的至少可以说在常态是如此。这些机关是不受它的作用的支配的,因为它离它们太远了。政府并不能时时刻刻去规定经济界各市场的种种条件,规定物品的价目与服务的报酬,比较出产物的消费的需要等等。这一些的实施问题引起了许多许多的细节,与许多特别的情况有关,只有最近的人们才能认识。再说一个更有力的理由:如

① 政府与哲学相提并论,并没有什么可怪的,因为在孔德看来,这两种建设是互相不能分离的。他的心目中的政府,如果不先建设了实证哲学,政府乃是不可能的。

② 见本书卷一第七章第三节。

果那些职务不自相适合,政府也不能令它们相适合或令它们很谐和地互助。由此看来,如果像人们所说,分工有涣散的结果,那么,它在社会的范围就该能自由发展而无所阻,因为这上头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的。但是,有组织的社会也像一切的机体一般地是有一致性的;这一致性的成因就在乎诸分子的自然的同意。这一种内的连带性非但像高等中央的支配力一般地是必要的,而且它甚至于是必需的条件,因为所谓中央只是把它变了面目表现出来,而且使它变为神圣的东西,譬如脑筋并不创造机体的一致性,却只表现它,使它尊崇。人家说全体对于部分必须反动,但先须这全体存在才行;换句话说就是诸分子先须互相发生了连带关系,然后那全体才认识了自己而以全体的资格去反动。这么一来,在工作渐渐分开的时候,应该就有一种渐进的分解作用发生,而这作用并非发生在甲点或乙点上,却是在社会的全范围里,但其实人们却注意到社会的集中作用一天比一天更强。

但是人家会说我们用不着管这些枝节。遇必要时,只消唤起了“全体的精神与共同关系的感受”就行了,而且这一种行为只有政府有施行的资格。这话是真的,但如果合作不能自己实现,政府的行为太普通了,怎能保证社会种种职务上的合作呢?实际上,问题在什么地方?在乎使各个人觉得自己还不够,使他觉得他是他所属的全体的一分子吗?但是,这样的一种意象太模糊了,太抽象了,而且凡是复杂的意象都是时有时无的,决没法子抵抗那些强烈的、具体的印象,因为那些印象乃是我们各人身上的职业活动力所唤起的。由此看来,如果职业活动力的结果是像人家所说的,又如果充满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那些职务倾向于把我们从我所属的团体里拉开,那么,这样的一种理会力既渐去渐远,又仅仅占了意识的一小部分,决不足以拉住我们的。若要我们真的感觉得着我们的隶属状态,就先须这感觉它是持续的;若要这感觉是持续的,先须它与每一特别职务的作用发生了连带关系才行。但是到了那时

候,专门化的结果却不会如人家所说的了。若说,政府的行为的目的在乎维持各职业之间的道德上的一致性吗?又若说“社会的情感渐次地集中于同一职业的个人们之间,因为各阶级的风俗与思想并不充分地相同,所以这些情感渐渐与别的阶级不生关系了”^①,政府的行为的目的在乎阻止这种倾向吗?但是这种道德上的一致性并不是用强力可以取得的,也不是违反事物的自然所能取得的。职务上的分歧性引起了道德上的分歧性,是没有什么可以防止的,而且,在前者发达的时候,后者也不免发达的。再者,我们晓得这两个现象并行地发达为的是哪几个理由。所以那些团体情感渐渐变为不能阻止人们所认为分工所产生的离心倾向了。这一则因为在工作越分开的时候那些倾向越增加;二则因为团体情感的自身也变弱了。

根据这同一的理由,哲学渐渐变为不能保证科学的一致性的了。在一个人同时研治种种不同的科学的时候,当然能够获得必要的知识以建立科学的一致性。但一到了科学渐渐专门化的时候,这些大综合已经不是别的什么,只是提早的普遍化罢了;因为科学所应该包括的种种假定、种种规律、种种现象,多极了,所以人类的智慧对此渐渐没有充分的确切的认识了。李波先生说得好:“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哲学乃是世界的普通的理会作用,但是到了某一天,那些特别的科学变为太复杂了之后,已经不能令人窥见它们的底细,于是那些哲学家只好研究一些最普通的结果,那么,他们的知识势必是很浮浅的了。到了那时候,哲学会变为什么东西呢?”^②

固然,人们也还颇有理由去说如果一个学者只晓得把自己关闭在专门的学问里头,不肯从事于一切外界的观察,这乃是过分的骄傲。但是我们可以断说若要对于某一科学有一种颇正确的观

①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IV, p42。

② Psychologie allemande, Introduction, p XXVII。

念,就须先把那科学实验过,说俏皮一点儿就是须在其中生活过来才行。这因为实际上那科学所确定地表现了的几个论点并不就完全包括了一门科学。在这已经实现了的现有科学之外还有另一种科学,这另一种科学乃是具体的、灵活的,有一部分还不被人认识,还待人探求。在获得了的结果之外,还有种种的希望、习惯、本能、需要、预觉等等;这些都是很隐晦的东西,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然而又是很有权威的东西,有时候它们竟驾驭学者的全生命。这一切还算是科学:这甚至于是更好的科学,是大部分的科学,因为如果把已经发明了的真理与那些尚待发明的真理相比较,则已经发明的实居少数;再说,若要得到已经发明的真理的全意义,若要懂得真理的结晶,就须趁那科学还在自由状态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在它未在确定的形式之下固定以前,先把科学的生活仔细观察一番才行。否则我们只能得到它的字面,却得不到它的精神。每一种科学自有它的灵魂,是在学者的意识里生活着的。这灵魂只有一部分成为一个形体,表示一些可感觉的形式。那表现它的种种程式既是普通的,也就容易是可以转移的。至于意识里那另一部分并没有形象露在外面,就不相同了。在这另一部分里,一切都是个人的,都是须待个人的实验然后可以取得的。若要参加其间,就须从事工作,置身于种种事实的跟前。依照孔德的意思,若要科学的一致性得到保证,只须把种种科学方法弄成一致就够了^①;然而那些科学方法恰是不容易统一的呢。科学方法乃是各种科学本身所固有的,我们不能把它们从已经成立了的真理的体内抽出来另加编纂,所以除非我们自己去实验它们,否则不能认识它们。然而我们须知,从今而后,一个人是不能实验许多科学的了。由此看来,这些大大的普通化只能得到事物上的大略而已。再者,如果我们想到那些学者在从事于发见它们的真理——甚至于是最特别

① Op. cit. , I , p45。

的——的时候他们的工夫是多么慢,是多么耐心地提防,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些临时发见的科学方法对于他们只有很微的力量了。

但是,无论这些普通哲学性的价值如何,科学决没法子在这上头取得它所需要的一致性。普通哲学固然很能表现各科学之间的共同之点,例如规律、特别方法等;但是,除了一些相似点之外还有许多相异点是有待乎综合的。人们常常说“普通”是有力量包括它所省略的许多个别事实的,但这乃是不确当的话。它只能包括那些个别事实所有的共同之点而已。然而我们须知,世界上决没有两种现象是相同的,哪怕是很简单的现象也有与别不同的地方。因此之故,一切普通论点想要支配一种科学的时候,势必漏了一部分。要在同质的而且非个别的一个程式里头把种种事物的分别不同的本性及其具体的特征都融为一炉,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在那些相似点超过了相异点的时候,它们就足以综合那些这样凑近了的意象;细节的不谐和已经在全体的谐和里消灭了。反过来说,在那些相异点渐渐变为众多的时候,那黏合性就变为不很固定的了,就需要别的方法去固定它了。我们试想一下:各种专门科学增加得多么厉害,所有定式、定律、定理、假定、手段、方法等等,都是分而又分的,所以我们就该懂得:一个简短的程式——例如进化律——是不足以综括那些富有复杂性的现象的了。纵使那些全部观察是适合于现实的,它们所表现的部分比之它们所未表现的部分实在不算一回事。由此看来,我们决不能用这方法就把那些实验科学的孤立状态改转了。滋养各种科学的那些细别研究,与这样的一些综合研究之间,实在有一道很大的鸿沟。这两种知识之间所赖以维系的绳子太细了,太松了,因此,如果那些专门科学仅仅能在包括它们的那一种哲学里认识它们的相互关系,那么,它们所得的感觉就始终是太模糊的,不会发生效果了。

哲学好像科学的团体意识;到了工作渐渐分开了之后,团体意

识也渐渐减小,在哲学与科学也是这个道理。

三

孔德虽则曾经承认分工制是连带性的一个源泉,但他似乎不曾看见这连带性乃是固有的,而且渐渐替代了社会相似性所产出的那一个连带性。因此之故,他看见了在各种职务很专门化的时候社会相似性很倾向于消灭,他就以为这消灭状态是一种病态,以为专门化过度之后就危及于社会黏合性,于是他就说有时候分工发达的结果生出了无秩序的种种事实就是这个缘故。但是,我在上文既然证明了团体情感的衰弱乃是常态的现象,我就没法子把我此刻所研究的现象说是变态的现象的原因了。在某几种情形之下,有机的连带性还不完全是它所当然的样子,但这决不是因为机械的连带性已经失了若干地盘,却是因为有机的连带性的种种存在条件还不曾完全实现罢了。

实际上,我们晓得:随便在什么地方观察,我们总同时遇见一种充分发达的规定,是足以确定各种职务的连带关系的^①。若要有机的连带性存在,单靠有了一系统的互相需要的机关就普通上能感觉得着它们的连带性还不够,还须预先确定了一种方式,令它们依这方式去互助,纵使不能在种种遭遇里都如此,至少须在最常遇的情况里是如此。否则它们就要时时刻刻有新的斗争然后能得到一个平衡;因为若要取得这平衡性的条件就须靠一番摸索的工夫,而在摸索的过程中,每一分子对待另一分子,与其说是助手,不如说是敌手。由此看来,这些冲突就会不停止地发生,而且假使双方的责任在每一特别情形之下必须完全重新论定,那连带性岂不是空虚的了吗?人们会说还有契约。但是,先说,一切社会关系并不都能有这种法定的形式。再说,我们晓得契约本身是不够用的,还

① 看卷一第七章。

要先有一种规定,像契约生活一般地扩张而且渐变复杂才行。还有一层,凡是以此为来源的那些关系都是属于短期间的。契约只是无定期的停战,只能暂时把双方的仇敌行为停止了而已。固然,一种规定无论是怎样明确,总不免留下许多不谐和的余地。但是,若要社会生活里没有斗争,这并不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连带性的作用并不在乎取消了竞争,只在乎改良竞争罢了。

再者,就常态说,这些规律的本身就挣脱了分工的范围;它们只是分工的一种延长。当然,假使它所使接触的只是些个人们,他们仅仅为着交换他们个人的效力而暂时联络一下子,那么,任何的规定作用都不会发生。然而实际上它所使接触的乃是一些职务,换句话说:就是一些确定的行为样法,而这些样法在某某环境里是重复的,是雷同的,因为它们的来源就是社会生活里那些恒久而普通的条件。由此看来,这些职务互相间所生的关系就不免达到了同一的固定程度与同一的规定程度。世上有些样法互相起反动,而因为与自然界适合的缘故就往往重复而成为一些习惯;至于习惯渐渐有了力量的时候就渐渐变为一些行为上的规律了。过去是预先确定了将来的。换句话说,世上有些权利与义务为习惯所造成了之后就终于变为强迫的了。由此看来,规律所造成的并不是连带机关所在的互属状态,它只依照某某地位而用一种确定的而且可感觉的样法去表示那状态罢了。同理,脑系并不能像人家所说支配有机体的进化,却是有机体的进化的结果^①。脑网似乎只是各器官之间互相交换的刺激作用与动作之波所由的过程;这是生命为自己而掘的一些运河,始终只循着同一的方向流去,而神经节不过是许多运河的交切线而已^②。世上有些伦理学家因为不认识这现象的外观,以致怪分工制不能产生真的连带性。他们在这上头只看见了一些特别的交换,一些暂时的组合,没有过去,也没有

① Perrier: Colonies animales, p746。

② Spencer: Principes de biologie, II, 438 et suiv。

将来,个人是放任给个人自理的;他们没有看见这固定作用的慢功夫,也没有看见这些关系的经纬渐渐自然地织成,而且把有机的连带性弄成了永久的了。

然而我们须知,在上文所陈的许多情形之下,这种规定若非不存在,就是不与分工发达的程度相当。今日已经不复有一些规律去规定经济企业的数目,而且,在工业的每一门类里,人们并不能把出产量规定到恰恰与消费的水平线相当。但是,我并不想在这事实上引申出一种实施的结论,我也不主张一种限制的法规是必要的;在这里,我们用不着掂播利害的重轻。只有一层是真的,这就是:因为没有一种规定,就不容许各种职务之间有很规则的谐和了。固然,经济学家说,在必要时,这谐和会自己成立了的,因为物价有高低,于是随着需要的多少而出产量就自然而然地会增加或减少了。但是,无论如何,若要谐和像这样成立,势必经过了许多次平衡性的中断,以及若干时期的扰乱。再者,职务越趋专门化,这些扰乱自然也就越趋频屡;因为在一种组织越复杂的时候,人们越觉得需要一种更扩大的规定了。

直到现在,资本与工作的关系在法律上仍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工役的契约在我们的法律里只占很小的位置;尤其是当我们想到工资关系的复杂与歧异的时候,更认为非加以规定不可。再者,这一层我们用不着多说,因为现代各民族都感觉到这种缺憾,而且努力以求补救了^①。

科学方法的规律之于科学,恰像法律上与风俗上的规律之于人类的行为;科学方法指挥学者的思想,恰像法律驾驭人类的举动。然而我们须知,每一科学虽则有它的方法,但它所实现的秩序却完全是内部的。研治一门科学的学者的步骤受那方法的支配,却不是外界与学者的关系受它支配。世上很少规律是同时支配种

^① 这一段是在1893年写的。自此之后,关于工业的条文在我们的法律里已经占了更重要的地位了。这可以证明那缺憾是多么大,而且还不能说是已经补救了呢。

种不同的科学的努力,以求达到一个共同目的的。尤其是在伦理学与社会学里是如此;至于数学、物理、化学,甚至于生物学,它们相互间似乎并非完全不发生关系的。但是,那些法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言语学家、历史学家,各有各的研究,竟像他们所研究的互有分别的各类事实各自成为独立的世界似的。其实那些事实乃是互相衔接的;所以那些相当的科学也该是互相衔接的才是道理。因此之故,人们就说科学界里起了混乱状态。就普通科学而言,这话未免太过;但若就这些有定的科学而言,这话却是真的。实际上,这些科学令人好像看见一个许多不连接的部分所集成的全体,而诸部分是不互相合作的。由此看来,它们所以成为不一致的全体者,这并不因为它们不充分地感觉着它们是相似的;只因为它们没有组织罢了。

所以这各别的例子只是同一种类分出来的花样;在这一切情形之下,分工如果不能生出连带性,这就因为各机关的相互关系还不曾受规定,因为它们还在无法律的状态里。

然而这无法律的状态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个许多规律的合体既是各种社会职务之间自然而然地积成的相互关系所取的一个形式,申说起来,我们就可以说凡在连带的机关充分地接触或充分地延长的时候那无法律的状态乃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互相接触的时候,它们在每一情况之下都很容易知道互相需要,于是也就很强烈地而且永久地感觉到互相连属的关系。根据同一的理由,它们互相间很容易发生交换作用;因为容易,所以交换也就成为频屡的;又因为是有规则的,所以它们自然地渐渐互相使成有规则;再借着时间的力量,固定的作用就渐渐完成了。末了再说:因为在有了小小的影响就双方都感觉得着的缘故,所以这样成立的那些规律也带有那影响的痕迹,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规律预先料定了平衡性所需的条件,甚至于把细则也确定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二者之间来了一层隔膜,就只有某种强度的

刺激能够从甲机关传至乙机关。关系既少,就不常常重复,因此也就不能确定,所以每次都有些新的摸索。动作之波所遵由的运河掘不起来,这因为这些波的本身已经是时有时无的了。至少可以说,虽则有些规律终于能够成立了,但它们还是很普通的,很模糊的;因为在这些条件之下只有种种现象的最普通的轮廓是可以确定的罢了。假使两方虽有充分的接触,而这接触是最近才发生的,发生不久又没有了,那么,其结果也与从来没有接触的一般^①。

就最普通说,这条件是顺着自然的力量而实现了的。因为若要把一个机体里的两部分或数部分分担一种职务,势必先须那些部分有了若干接触性才行。再者,在工作分开了之后,各方面既互相需要,自然也就倾向于把它们之间的距离缩短。所以在我们越上溯动物阶级的时候,越见各器官互相接近。斯宾塞先生也说高等动物的器官之间的空隙比下等动物的小了许多。但是如果有了例外的情况的助力,事情尽可以是另一样的。

在我们所研究的一种情形恰恰就是如此。当片段模型非常显明的时候,有若干不同的片段,差不多也就有若干经济市场;因此之故,每一市场总是很有限的。生产者既与消费者十分相近,就能够很容易明了他们所应该满足的需要范围之大小。由此看来,很容易成立了一个平衡,而生产也自然而然地有了规定。反过来说,到了有组织的模型渐渐发达的时候,片段的交融就引起了市场的交融;一个市场差不多包括了整个的社会。市场甚至于扩张到了本社会之外,倾向于变为世界商场;因为在片段之间的疆界渐渐消灭了的时候,各民族之间的疆界也渐渐消灭了。结果是:每一工业所供给的消费者散居于全国,甚至于全世界都有。这么一来,就没

① 但是,在有一种情形之下,虽则有了充分的接触,也可以发生无法律的状态。这就是:为着要成立一种必要的规定,做了一番改革,而这改革却是社会的结构所不能胜任的;这因为社会的可型性并不是无限的。当它到了极限的时候,纵使是必要的改革,也是不可能的。

有充分的接触了。生产者非但眼光顾不到全市场,连思想也管不到全市场;他不能想象市场的界限,因为市场已经可以说是无界限的了。自此之后,生产没有标准,没有规律,只能胡乱摸索;而在这摸索的过程中,那标准不免向左或向右溢出轨道了。因此之故,就有了循环的经济恐慌来扰乱经济上的职务。破产乃是那些局部的狭小的恐慌的发展,大约也是这同一原因的一个结果。

在市场扩大的时候,大工业渐渐出现了。然而我们须知,大工业的结果在乎改变工资两方的关系。脑系的疲劳,加之以大集合的传染力,就把工人们的需要增加了。机器的工作替代了手工;大工厂替代了小工场。工人好像进了军队里,整天到晚离开家庭;他们常常是与雇用他们的人离开而生活的。这些工业生活的新条件自然需要一种新组织;但是,改革既是非常之快的,互相冲突的种种利益还不曾有时间得到它们的平衡性呢^①。

末了,伦理学与社会学所以有上文所说的状况者,因为它们是最后才进了实验科学范围内的。实际上,只从近百年来,这些现象的新园地才有了科学的搜寻。学者们依着他们的自然的嗜好,各释了这新园地的一角。他们散处在这广阔的地面之上,直到现在,还是互相远离,感觉不着连合他们的那些关系。但是,只要他们从出发点渐推渐远,终有一天他们会互相接触,于是就势必认识了他们的连带关系的。这么一来,科学的一致性自然会成立;这并不是某一程式的抽象的一致性,因为它太狭小了,包括不了许多事物;却是有机的全体的活的一致性。若要科学成为一个,并不必要它把全身容纳在同一而且唯一的意识里(而且这是不可能的),只要研治科学的人们觉得他们在协力从事于同一的工作就行了。

①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一层:如本书下章所说,这冲突状态并非完全由于这些改革的迅速,却有一半是由于斗争的外的条件太不平等了。时间对于这原因是没有影响的。

上文所说,把人们所责备于分工的罪过的最大一项的基础已经推翻了。

人们往往怪分工制度把个人弄成机械,以致减少了他的个性。实际上,如果他不知道人们所需要于他的工作有什么用途,如果他不把任何目的连属于工作之上,他就只好循例做事以图塞责了。他天天重做同样的动作,过的是有规则的单调生活,不觉得有趣,也不懂得是什么。这已经不是活着的有机体里一个活着的细胞,因为细胞是不停止地颤动而与其他邻近的细胞接触的,它对它们发生了影响,然后轮着它适应它们的影响,于是随着环境的需要而扩张、收缩、弯曲、改变。现在的工人何尝如此?他只是一个无生气的机件,由外力迫着他动摇,始终只向同一方面而且依照同一方式而动作。当然,无论我们对于精神上的理想如何,看见了人类的自然变坏到了这地步;也不能无动于心的。如果伦理学的目的在乎改良个人,决不能让人们把个人破坏到这地步,又如果伦理学的对象是社会,也决不能让社会生活的源泉干涸,因为这祸害非但危及经济上的职务,而且危及一切的社会职务,无论怎样高尚的也不能在例外。孔德说:“人家往往在物质界里痛惜工人们一辈子只纯然从事于制造刀柄或扣针的头,这固然是痛惜得有理;但是,若就健全的哲学而言,其实我们也该在智识界里痛惜人类的脑筋永远专用于解决几个方程式或把几个昆虫分类:无论就前一种情形或后一种情形而言,精神上的结果不幸都是非常相似的。”^①

人家有时候提倡一种救济方法,说是对于工作者所应得的特别的专门学识之外应该给他们一种普通教育。但是,人家归罪于分工的坏结果纵使有若干可以因此得了补救,而这毕竟不是一个预防的方法。分工并不因为人家把一种普通教育放在它的前头就会变了性质的。固然,工作者能够欣赏艺术、文学等,这都是好的;

^① Cours, IV, p430。

但他整天到晚被当做一个机械,这岂不是仍旧是坏的?再者,这两种生活太相反了,还有什么法子调和而由一个人把它们兼收并蓄呢?譬如一个人看惯了广漠的天涯与全部的风景,把美丽的普通事物都熟识了,一旦从事于一种特别的工作,把自己关闭在狭窄的界限之内,还能够耐烦吗?由此看来,这样的一种救济方法若把专门工作弄成无害的,同时就它弄成不可忍的,因此,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了。

然而有一说可以免除争端。原来事实与人们所说的恰恰相反:分工所以生出这种结果者,并非它的自然的结果,却只由于一些变态的例外的情况罢了。若要它能发达,同时又不在人类意识里发生这样可悲的影响,我们并不必把相反的作用去调剂它;只须使它是它自己,不容外界有什么来变化了它的性质就行了。因为就常态说,每一特别职务的作用并不在乎个人把自己紧紧地关闭在那职务里,却要他常常注意到邻近的那些职务的关系,认识了它们的需要,认识了忽然来到的一些变迁等等。真正的分工非但不要工作者整天到晚埋头伏案,而且要他常常注意到他的合作者,影响到他们,又受他们的影响。由此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机械,因为工作者并不是不见方向而重复他的动作的;他晓得他的工作有什么用处,他的工作的目的是被他看得颇清楚的。他觉得他本人是有用的。为着这个,并不必要他在社会的天涯里包揽了很大的一部分,只要他看得见,懂得他的动作是有一个目的的,就够了。自此之后,他的活动力尽管怎样专门,怎样单一,总算是一个有意识的人的活动力,因为他的动作是有了一种意义的了,他自己是知道的。假使那些经济学家不仅仅把分工认为增加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方法,又假使他们曾经看见它是连带性的源泉,那么,这分工的主要的表征还会埋在黑暗里吗?分工的制度还会被人家这样冤枉吗?

第二章 强迫的分工

但是,有了一些规律还是不够的;因为有时候规律本身恰是弊害的原因。在阶级斗争就是这个情形。阶级的成立就形成了分工的组织,而且这是很严密规定的一种组织;然而它却往往是不和睦的一个源泉。下等阶级既不满意或不复满足于习俗或法律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于是他们垂涎那些他们所不能得到的任务而努力设法从那些现任的人们的手里抢了过来。因为有了这种工作分配的方式,许多内战就从此发生了。

在有机体里,我们绝对看不见像这类的情形。固然,在病势发作的时候,有机体里种种不同的经纬就战斗起来,损害别的经纬以求滋养自己。然而从来没有一个细胞或一个器官除了自己的任务之外还求僭占别的任务的。理由乃是:机体的每一元素都是机械地趋向它的目的的。它的组织与它在机体里的位置已经确定了它的职分;它的工作只是它的自然的结果。它尽可以不称其职,但它却不能占取别的器官的职务,除非这别的器官自己放弃,例如上文所说的很罕见的替代作用才有这种情形。至于社会里就不然了。在社会里,偶然的可能性更大了;在个人的遗传的能力与他所尽的社会职务二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前者并不直接地须要引起了后者。这空间是给人们摸索的,给人们辩论的,其间还有许多原因可以使个人的性质改变了自然的方向而造成一种病态。因为这种组织是更有弹性的,所以它也是更弱的,更易受变化的。固然,我们并不是一生下来就预先注定是担负某种特别的任务的;但我们却有若干嗜好与若干能力限定了我们的选择范围。如果我们的嗜好与能力不被注意到,以致我们的日常事务不停止地触犯它们,那么,我们会痛苦起来而求一个方法去消除我们的痛苦。然而我们须知,方法没有别的,只有把已成的秩序变更,做成一个新秩序来。为着要分工制能生出连带性,并不是人人各有他的工作就

够了的,还须这工作与他相宜才行。

然而我们须知,在我们所研究的例子里,这条件还不曾实现。实际上,自从有了阶级之后,非但不能产生连带性,有时候还产生了些很痛苦的冲突;其所以如此者,因为连带性所依附的那些特别职务的分配并不与自然的才力的分配相应,再说确切些,就是已经不复相应了。尽管人们怎样说^①,决不会完全由于模仿精神以致下等阶级终于希望得到上等阶级的生活的。严格地说,模仿自身还不曾得了解释,因为它还有待乎其他的事情。原来模仿只在已经相似的人物当中才是可能的,而且须在相似的限度之内才是可能的;在不相同的种类之间就不能有模仿了。精神上的传染也像肉体上的传染:必须在预先有了可染性的地方然后传染才能发生。若要各种需要由甲阶级传至于乙阶级,先须原始时代借以分隔两阶级的那些相异点消灭了或减小了才行。先须社会里起了大变化,结果是乙阶级的人们变为有能力负担当初他们所不能负担的任务,同时,甲阶级也失去当初那种高超状态了。当罗马的庶民开始与贵族争宗教上与行政上的职务的光荣的时候,这并不完全为的是要模仿贵族,却是因为庶民们变得更聪明了、更富裕了、人数更多了,于是他们的嗜好与他们的志愿当然也就起了变化了。自从有了这次的变化之后,全社会里,个人们的能力与人家指定给他们的活动范围已经不相称了,只有强迫的力量能令他们系属于他们的职务,而这强迫力有时候强些,有时候弱些,有时候是直接的,有时候是不很直接的。因此之故,只能有一种不完善的而且受扰乱的连带性了。

由此看来,这结果并不是分工的必然的结果。这结果之产生只在一些十分特别的情况之下,换句话说就是在分工受了外界的强迫的时候然后生出这结果来。如果它纯然顺着内部的自然,没

^① Tarde: Lois de l'imitation。

有一点儿什么来妨碍个人的意向,那么,其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在这条件之下,个人的性质与社会的职务之间一定会发生一种谐和,至少可以说在平均的情形是如此。原来在争工作的时候,如果没有什么可以不合理地妨碍或借助那些竞争者,那么,谁的能力适宜于哪一类的活动力,谁就争得到哪一类的职务,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那时候,确定分工方式的那一个唯一的原因乃在乎人类能力的殊异了。顺着自然的力量,工作的分配一定是依照能力的,因为若要依照别的方式,决没有这个理由。这么一来,各个人的组织与各个人的地位二者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谐和。人家会说这始终还不足令人类满意;说还有些人的志愿超过了他们的能力。这是真话;然而这是一些例外的情况,也可以说是病态。就常态说,一个人实现了他的自然就觉得幸福;他的需要是与他的才力成正比例的。所以,在有机体里,每一器官只要求某数量的滋养料,只要与它的资格相当就够了。

由此看来,强迫的分工乃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二病态模型。但是,我们不要把“强迫”一字的意义误解了。所谓强迫者,并不是全类的规定;恰恰相反,如上文所说,分工是缺少不了规定的。甚至在种种职务依照预定的规律而分开的时候,那分配作用并不一定是强迫的结果。在加斯特制度之下,在依照社会的自然而建立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形。固然,这种制度并不是随时随地都是无私的。但是,当它在一个社会里施行得很有规则而且不被反抗的时候,至少就大体说乃是它表现那些职业上的才力分配的不变的方式了。因此之故,虽则那些工作在某限度内是受法律分配的,而每一机关却自然而然地尽它的职务。直到了那种规定不复与事物的真自然相适合之后,它在风俗里已经失了基础,就只好靠着强力维持,于是强迫的作用才开始了。

反过来说,我们可以说分工须是自然的,而且在自然的限度之内才能产生连带性。但是,所谓自然,非但指没有明显的或正式的

强力而言,而且各人所固有的社交力的自由发展也须没有妨碍——间接的也不行——然后可以谓之自然。非但不用强力把个人关进了某某确定的职务里,而且属于任何性质的障碍物也不能阻止他们在社会里占有一个与他们的能力相当的位置。简单说一句,若要工作是自然地分开的,先须社会的组织里那些社会上的不平等状态很确切地表现自然界的的不平等状态才行。然而我们须知,若要达到这地步,只须人类的自然不被外界的任何原因抬高或降低了价值就可以了。由此看来,完善的自然只是另一事实的结果与其另一形式,而这另一事实就是:斗争的种种外的条件里的绝对平等。这完善的自然并不在乎借着混乱状态而自由地满足人们的好或坏的倾向,却在乎一种周到的组织,在这组织里没有一点儿外物来抬高或降低他们的价值,于是每一社会的价值都有了正确的估价。人家还可反驳说,甚至在这些条件,还有的是斗争,于是就不免有战胜者与被征服者,而被征服者苟非受了强迫,决不肯甘心认输。但是,这种强迫与那种强迫不同,除了同名之外,二者之间毫无关系:原来在纯然的强迫里连斗争也是不可能的,人们是甚至于不许争持的。

真的,这完善的自然,无论在哪里都不算是一种已经实现了的事实。无论在什么社会里,这自然性总是不能不混杂一些什么的。加斯特的制度所以能与人们的能力的自然相当者,这只是说大略而言,是粗浅的观察罢了。实际上,遗传性的作用决不能达到这样确切的程度;所以,甚至在遇着一些有利于它的外条件的条件的时候,儿女们也不能完全重演父母的行为。在定律里始终不免有些例外,因此,也就有些情形乃是个人们与被分配给他们的那些职务不相谐和的。在社会渐渐发达的时候,这不谐和的事实渐渐增多,直到了范围太窄,以致被冲破了为止。当加斯特制度在法律上消灭了之后,幸亏社会里还有许多成见存在,它还能生存于风俗之中;某一类的人们受了某种优待,另一类受了某种不良的待遇,这都是

与他们的价值没有关系的。末了,甚至在过去的痕迹完全消灭了之后,只要还有财产的遗传,就足令斗争所在的那些外的条件变为十分不平等;因为这种遗传可以把一些利益给予若干人,而这些利益却不一定与他们的个人价值相当。就说现代的最开通的民族,还有若干职业是完全不公开的,或为没有承受遗产的人们所难取得的。由此看来,在纯粹的状态里,分工并不表现这平等的表征,假使我们不在别的地方注意到:在我们渐渐上溯社会的等第的时候,那片段模型渐渐在有组织的模型里消灭了,而且那些不平等状态也渐渐变为平等了,那么,我们还似乎不应该把这特征认为常态的呢!

实际上,自从分工制成立了之后,加斯特制渐渐衰败,这乃是历史上的定律;原来加斯特制既是与那家族政治的组织有关系的,它势必跟着那种组织退步才是道理。它所生出来的成见在它消灭后还能存在,但这并不是永远存在,而是渐渐消灭了的。公众的职务渐渐地自由公开,人人都可以担任,并不必要有财产的条件。甚至于这一生出来就富或就穷的状态所产生的不平等情形虽则不必完全消灭了,至少也可以说是减轻了些。社会尽量地努力把这不平等情形消减,用种种方法把那些处在太吃亏的地位的人们救了出来。它觉得它不得不把自由的地位让给一些有价值的人们,而且它承认个人所不该处的下等地位是不合理的。但是有一层更可以证明这种倾向,这就是:现代的人们相信各公民之间的平等性一天会比一天更大,而且照理也是应该更大的;这种信心已经传播得很远了。这样普遍的一种感觉决不能说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原来它在混沌的方式之下还能表现实际的若干外观。再说一层,分工的进步恰恰相反,乃是表示一种与时俱不平等的性增;所以民众的意识所认为必要的平等性就只能如我所说的一种,换句话说就只是斗争的外的条件里的平等性罢了。

再者,是什么把这平等作用弄成必需的,这是很容易懂得的事

情。实际上,上文已经说过,外界的一切不平等都可以累及有机的连带性。这种结果对于下等社会并没有很可惜的地方,因为下等社会里的连带性是以共同信仰与共同情感为保障的。事实上,分工所生出来的种种关系无论可以紧张到什么程度,既然不是这些关系最能把个人紧紧地连系于社会,所以社会的黏合性并不会因此就有了危险。从被违逆的志愿里生出来的不安状态并不足令受痛苦的人们反对弊害所从来的社会,原来他们所以要维持连带性者,并非因为他们在那上头发见了他们的职业活动力发展所必需的地域,却只因为他们把他们所从生活的许许多多的成法与信仰都收到眼底来了。他们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的整个内的生活都与此有关,又因为他们的一切信心都需要如此,而且这既是道德与宗教方面的基础,他们就觉得这是神圣的了。私人的侵犯与关于世俗的侵犯显然是太轻了;意识状态既从这样的来源里取得了一种非常的力量,决不会因此就被动摇。再者,职业生活既是不很发达的,这些侵犯的事情也就只是时有时无的了。根据一切这些理由,这种侵犯是不很被人们觉得的。所以人们很容易从此养成了习惯,觉得这些不平等状态非但是可以原谅的,而且是自然的了。

当有机的连带性变为占优势的时候,恰恰产生相反的情形;因为那连带性一松,社会关系的生气的部分就受影响了。先说,在这些条件之下,特别的活动力之运用方式差不多是持续的,假使活动力受了阻挡,就时时刻刻会生出些痛苦来。再说,团体意识既然变弱了,这样发生的那些冲突状态就不能像那样完全消失了。共同情感所赖以把个人连系于社会的力量已经不是从前那种力量了;那些破坏的倾向既然没有了同样的对重,就比较地容易出头了。从前的社会组织有一种超绝的性质,好像对于人类的利益另是一个高超的范围,后来渐渐失去这性质了,社会的组织不复有从前那种反抗的力量,同时它也就被攻击得很厉害了;它既是人类的作品,就不复能像从前一般地反对人类的恢复权利运动了。恰在波

涛变为更激烈的当儿,那阻挡波涛的堤岸就被动摇了:由此看来,那波涛的自身也就更是危险的东西了。因此之故,在有组织的社会里,分工的制度势必不得不渐渐接近我在上文所说的那理想的自然。社会所以努力——而且应该努力把那些外界的不平等状态尽量消减者,这非但因为这事业是好的,而且因为社会生活的本身就与这问题有关系。若要社会能自维持,先须其所由成的诸分子都是连带的,而诸分子的连带性也只能在这条件之下成立。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在有组织的模型渐渐发达的时候这公道的事业一定变为更完善。在这方面所已经实现的文化无论是怎样重要,比之将来成就的文化,大约只是一个小引子而已。

斗争的外的条件里的平等非但是帮助各个人摆脱他的职务的一种必要的东西,而且若要把各职务互相连系,亦非此不可。

实际上,契约关系的发达势必是跟着分工而发达的,因为分工是离不了交换的,而且这交换的条约必须经过法律的手续才行。换句话说,有机的连带性有一种重要的变相是我们可称为契约的连带性的。固然,若说种种社会关系都可以归在契约上头,这是不对的,因为契约还有所待于其他的事物;然而有一些特别关系的来源却是在个人们的意志中的。世上有某一类的“同意”是在契约里表现的;但在高等的人类当中,更能表现普通同意的一个重要原动力。所以在这些社会里契约的连带性必须受了保护,不致被任何的事物动摇了才好。为什么呢?在不很进化的社会里,契约的连带性尽可以不固定,还不致有大不方便的地方。其理由在上文已经说过了,但是,当它是社会连带性里的一个主要形式的时候,它如果有了危险,社会团体的一致性势必同时有了危险的。由此看来,契约的本身在普通生活里渐渐占了重要的地位的时候,从契约生出来的那些冲突也就渐渐变为严重。因此之故,有些原始社

会并不干预人民的契约以求解决契约问题^①,至于文明的民族的契约法却一天比一天增加了。然而我们须知,契约法的对象并非别的,只在乎保障各种职务的有规则的合作,使它们由这方式而发生连带关系罢了。

但是,若要达到这种结果,并不是由公众的权力监视着订约的两方,使他们恪守契约就足够的,还须他们自然而然地依照契约行事才好——至少可以说在平均的情形是如此。假使人们遵守契约仅仅为的是强力或为的是怕强力,那么,那契约的连带性岂不是没有定期的吗?纯然外界的事物决不能好好地隐蔽了那些冲突,因为冲突太普通了,决不是永远能够阻止的。但是,人家会说:若要使这危险成为不足畏的,只须使人们自由地同意于契约就行了。这是真的,但难关并不因此就能打破。这自由的同意是从什么地方成立的呢?口头的或成文的同意并不是同意的充分证据;一个人尽可以被强迫而后同意的。由此看来,先须没有了这强迫作用才行;但这强迫作用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强迫并不仅仅在乎直接施用强力,因为直接的强力已经同时把自由剥夺了。譬如我以死威吓某人以求取得一种契约,这无论在道德上或在法律上都是不生效力的;同理,假使我为着要得到一种契约而利用某人的困难的境地,这境地固然不是我造给他的,但终不免迫着他不能不对我让步,否则,就有死的危险,这种契约怎么能生效力呢?

在某一社会里,每一交换品在某一时间内总有一种确定的价值,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社会价值。这价值所表现的就是那物品所包含的有益工作的数量;这话的意思非但指那物品所曾经花费了的全工作而言,而且指那能产生社会上的有益效果的那种力量所占的部分而言,换句话说就是能适应一些常态的需要的力量。这样的一种数量虽则不是可以数学计算的,但它还算是实有的。

^① 参看 Strabon(p702)。再者,我们在《圣经》前五卷里也看不见契约的规定。

它变化的时候所依照的主要条件甚至于很容易被我们看见；总而言之，这乃是那物品产生的时候所费的必需的劳力的总数，这是它所满足的需要的强度，也是它所满足的范围的大小。在事实上，这平均的价值乃是在这一点的周围变动的；若是要他离了这一点，除非受了变态的原因的影响，但在此情形之下，公众的意识对于这脱离状态多少总有几分强烈的感觉。一种物品的价值与它所已费的劳力及它所贡献的利益是不相等的，但是民众却觉得这种交换是合理的了。

有了上面一个定论，我们就可以说若要契约充分地被人们同意，先须双方所交换的功劳有同等的社会价值才行。实际上，在这些条件之下，各人取得了其所希望的东西，而以其所给予的东西为还报，于是双方的东西都有了价值。由此看来，这契约所证明的双方意志的平衡性是自己发生而且自己维持的，因为它只是那些东西的本身的平衡性的结果而且是另一形式罢了。它实在是自然而然的。固然，有时候我们让了东西给别人之后还希望多取得些别人的东西，我们的野心是无限的，除非双方的野心对消，否则是不会消减的。但这强迫作用在乎阻止我们满足那些出轨的野心，比之不许我们有法子取得我们的工作上的正当报酬的那一种强迫作用大不相同，这是不容混淆的。前者只存在于健全的人群里，唯有后者值得叫做“强迫”；只有它弄坏了同意。然而我们须知，在我刚才所说的情形之下，这种强迫作用是不存在的。反过来说，双方交换的价值如果不能成为对重，就须一些外力投在天平上，然后得了平衡。不是甲方受了损害，就是乙方受了损害；所以若要双方的意志能相适合，先须某一方受了直接或间接的压迫，而这压迫就形成一种强力。总说一句，若要契约的强制力是完全的，单靠它是表现了赞成的对象还不行，还须它是公平的；假使只由口头上赞同，就不是公平的契约了。单靠一个主观的状态的自身决没法子生出那连系的能力，因为那连系能力乃是由协约生出来的，至少可以说，若要“同意”

有这效用,先须它自身寄托在一种客观的基础之上才行。

若要这同价作用成为契约的规律,必要的而且充分的条件乃在乎把双方缔约人安置于相等的外的条件里。实际上,事物的估价是不能从事物的本身去确定,而是从交换里生出来的,所以必须那些交换的个人们在令人估量他们的工作价值的时候没有别的力量,仅仅有从他们的社会价值里取得的力量才行。这么一来,事物的价值就与其所贡献的功绩及其所耗费的劳苦确切地相当;因为别的能使事物价值变化的原因已经被除去了。固然,事物价值不相等始终弄成人们在社会里的地位不相等;但这些不平等的状态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外的,其实不然,因为它们只把内的不平等状态表现到外面来罢了,所以它们对于价值的确定并没有别的影响,其影响只是在各种价值之间建立一种分等的办法,使其与社会职务里的分等并行。如果某几个人在别的来源里接受了若干另加的力量,事情就不会相同了,因为这另加的力量结果势必移动了平衡的立足点,而这移动作用显然是与事物的社会价值不相关的了。一切的高超力量对于缔约的方式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如果这方式不由个人们的人格及其对于社会的功绩里生出来,交换上的道德条件就被它弄成假的了。譬如社会里的甲阶级为着生活的缘故,不得不为人效劳,而且不管是任何的代价;同时,乙阶级却不必效劳,这因为幸亏乙阶级能支配某种财富,但这财富却不一定是从社会的高超力量里生出来的。所以这么一来,乙阶级就给甲阶级定下了不公平的法律了。换句话说,有了一生出来就富或就穷的人们,势必就有不公平的契约。再说一种更强有力的理由:当社会地位的本身也是遗传的而且法律里包含有一切种种的不平等性的时候,事情越发生是如此的了。

不过,只要有一天那些契约关系还不很发达而且团体意识还强的时候,人们还不十分感觉得不公平。契约既少,不公平的情节就少发生的机会,尤其是还有共同信仰,所以不公平的契约的效力

很微。社会不因此受痛苦,因为它并不因此而危险。但是,到了工作渐渐分开,社会信仰渐渐薄弱的时候,那些不公平的契约就渐渐变为不可忍受的了,因为它们所从发生的那些环境重新出现得更频繁了,又因为它们所唤起的情感已经不像昔日一般地完全由相反的情感去调剂了。关于这一层,我们在契约法的历史上可以找得证据;从前缔约双方很不平等的那些协议已经渐渐被契约法取消了它的一切价值了。

在原始的时候,契约无论是怎样取得的,等到确定了形式之后,一定有强制的力量。同意甚至于不是契约的初因。双方意志相合并不足以使双方相联结;而且形成的那些关系并非直接从这同意里生出来的。若要有契约存在,先要——而且只要——履行了若干仪式,宣告了若干言语。至于条约的性质之确定却并不由于双方的意向,而由于其所用的形式^①。同意的契约直到比较地新近的时代才出现^②。这在公平的道路上算是进了第一步了。但是,在很长的时期内,那同意虽则足以使条约有效,却尽可以是很不完全的,换句话说就是用强力或诡计取得的。颇久以后,罗马的法官对于被诡计或强力所害的人们才准予控告。然而若非以死威胁或以身体的刑罚迫从,则所谓强迫在法律上还是不算数的^③。关于这一点,我们现代的法律就严了些。同时,单方的损害,如果是依手续证明了的,也与那些在某种情形之下能破坏契约的原因同等看待^④。譬如一切的文明民族都拒绝承认高利贷的契约,岂非为的是这理由吗?实际上,因为这种契约之成立,必须甲方的

① 看罗马法里的 *Verbis, litteris et re*。参看 Esmein: *Etudes sur les contrats dans le très ancien droit français*, Paris, 1883。

② Ulpein 把“同意契约”看做 *juris gentium* 的(L. V, 7 pr., et § 1, *De Pact.*, II, p14)然而我们须知,一切的 *jus gentium* 却一定是在民律之后的。看 Voigt: *jus gentium*。

③ 看 L. 3, § 1, et L. 7, § 1。

④ Dioclétien(古罗马王, 242—313)决定凡售价比实价低了一半者,那契约即当取消。至于我们的法律却只在不动产之变卖里允许不公平条约的取消。

缔约人完全受乙方宰割才行。再者,共同的道德更严格地处分种种不公平的契约。在这一类契约里,甲方是被乙方侵略的,因为甲方是最弱的,而且他的辛苦得不到公平的代价。民众的意识很恳切地要求人们在互相效劳的场合里谨守相互间的义务,至于其所承认的只是协约里一种很狭小的强制形式,因为那些协约并不能完全适应一切公理的基本条件。民众对于违犯协约的人们很能宽待,不像法律那样严厉。

经济学家们的功劳在乎首先指出社会生活的自然的性质,说明强迫作用适足以使社会生活走出了自然的轨道;就平常说,这生活并非成于外界的强制,却成于内部的酝酿。在这一点上,他们对于伦理学实有很大的贡献;不过,可惜他们误认了那自由的性质。他们把自由看做人类的成分,以为这是个人的观念里所固有的,所以他们似乎觉得自由完全是自然的状态里已经有的,与社会毫无关系。依他们看来,社会的影响对于自由无所添加;社会所能做而且该做的只在乎把自由的外的作用规定了,好教并立的自由不至于互相伤害就行了。但是,如果社会的作用不被严格地围困在一些界限里,它就会侵占了那些自由的领域而把这领域削减了。

然而非但说一切规定是强迫作用的产物的话是错的,而且自由本身还是“规定”的产物呢。它非但不与社会作用相冲突,而且是由社会作用生出来的。它不算是自然的状态的固有性;恰恰相反,却是社会对于自然的战利品。当然,人类就体力说是不平等的;各人的外的条件或优或劣,至于家庭生活本身也就有产业的遗传与其所生出来的种种不平等。由此看来,在社会生活的一切形式中,最与自然原因发生密切关系的莫若家庭生活,然上文说过,一切这些不平等状态都是对于自由的一种否定。严格地说,自由的成因乃在乎把那些外力隶属于社会力量之下,因为这么一来,社会力量才能自由地发展。然而我们须知,这种的隶属作用恰是自

然界的反面^①。所以这种作用之实现乃是渐进的,须待人类渐渐超出事物之后才能替事物造成规律,剥夺了事物的偶然性、非理性、变态性。换句话说就是须待人类变成了社会的,然后那隶属作用才能实现。因为人类除非另创一个世界,使这世界里的自然受他们制御,否则他们是不能逃脱自然的支配的。而这另创的世界就是社会^②。

由此看来,最开化的社会的责任乃在乎从事于“公道”的建立。事实上,社会很感觉得须要向这一方面走,这是上文所证明了的,也是我们每天的经验所能证明的。下等社会的最高理想乃在乎创造或维持一种共同生活,尽量使它成为强烈的生活,好教个人被吸收在里头;同理,我们的最高理想却在乎把我们社会关系常常弄得很公平,好教一切对于社会有用的力量的自由发展都得了保障。不过,当我们一想到自从千百年以来大家都满意于一种不完善的公理,我们就不免自问我们的最高愿望是否由于一种无理性的不耐烦。若说是未来的常态的先兆,安知不是现在的常态的失轨?总之,我们自问我们的理想所提示的弊害所需要的救治的方法是在乎满足那弊害呢还是在乎攻治它。本书前数卷所论,对于这我们所萦心的问题已经有了切实的答复。这些倾向乃是最需要的,因为它们是社会结构里所发生了的种种变化的必然的结果。既然片段模型消灭了,有机模型发达了,有机的连带性渐渐替代了相似性所生的连带性,所以那些外的条件就非变为一律平等不可。有了这代价,然后职务可以谐和,因此才有生活可言。古代的民族为着生活的缘故首先需要共同的信仰,同理,我们呢,我们需要公

① 我当然不是想要说社会是超出自然的范围之外的。我所谓自然界只是指人们所谓自然的状态所生的自然现象而言,换句话说就是受了有机心理或生理上的原因的影响的自然现象。

② 看本书卷二第五章。因此我们更可以明白自由契约的本身是不够用的;除非幸亏有了很复杂的一种社会组织,否则自由契约还是不可能的。

理。而且我们可以断定,支配社会进化的那些条件将来势必仍旧是这些条件,而这需要一定是一天比一天更厉害的了。

第三章 另一种变态的形式

现在只剩下另一种变态的形式须待叙述。

我们往往看见,在某一商业里或某一工业以及其他企业里,各种职务是那样分配,以致不足供个人的活动力的发挥。若说在这上头关于力量的损失是很可惜的,这是显然的事实,但我们对于这现象的经济一方面用不着多管。最能令我们注意的却是伴着这浪费力量的现象而发生的另一事实,换句话说就是这些职务里或大或小的无秩序状态。实际上,我们晓得,在一个行政机关里每一职员如果不能从他的职务里充分地发挥他的活动力,于是他们相互间就不能相投,各种工作都是零碎的,换句话说就是连带性松弛了,不黏合状态与无秩序状态出现了。在下帝国时代(15世纪的罗马),各种职务分而又分,至于无极,然而其结果却是一种真正的紊乱状态。由此看来,分工到了极点却成为很不完善的积分。这是什么缘故呢?人们很容易倾向于回答说其所缺少的乃是一个支配机关。但这一个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这病态往往恰是统治权所造成的呢。所以若说消除这弊害,并不是有了一种支配作用就足够的,还须这支配作用在某一方式之下施行才好。这一种方式是我们所晓得的。一个聪明而有经验的领袖首先就注意于取消那些无用的职务与分配那些工作,使每一种工作都有人充分地从事,然后增进每一工作者对于职务的活动力。等到工作在经济上整顿好了之后,秩序自然会同时回复了。这样弄到这地步呢?这因为人们在起初的时候把事情看错了。如果每一职员有了一种很确定的工作,而且切实地把工作做完,那么,他势必需要一些邻近的职员,于是他就不能不感觉到与他们的连带关系。只要工作是专门的就好了,管它是大是小?又何必管它是能否吸收他的时

间与力量的呢？

其实恰恰相反,这些都不可不管。实际上,就普通说,连带性对于各专门部分的职务活动力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职务的活动力一变,连带性跟着也变。当职务萎靡的时候,哪怕它们专门到了极点,还是互相不投机,不能充分地感觉它们的互属关系的。试举几个例子,这事实就显然可见了。在人体里,“窒息作用可以阻挠血脉,不许它流遍那些血细管,有了这阻碍,跟着就有充血症与心的停止作用;在几秒钟之间,全个有机体都发生了一种大扰乱;到了一分钟或两分钟之后,那些官能都停止运行了”^①。由此看来,呼吸对于整个的生命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在一个青蛙的体里,呼吸尽可以停止许久而不至于发生任何纷扰,这因为它的血从它的皮肤里透气就够了,甚至于是因为它虽则完全缺乏了可呼吸的空气,而它的经纬里还蓄积着一些氧气,也就足以应付了。由此看来,蛙的呼吸官能与其机体里的其他官能之间实有一种独立性,因此也就有一种不完善的连带性,因为有了前者的帮助的时候后者还可以生存。这结果的原因乃是:蛙体里的器官活动力比不上人体的强,所以它不像人类一般地需要把氧气换新,而把燃烧所致成的炭酸排去。同理,哺乳类需要很有恒地吸收些养料;而就平常说,它们的呼吸的节拍也显然是一样的,它们的休息期并不长;从另一方面说,它们的呼吸官能与滋养官能以及接触官能等都是不停止地互相需要的而且是整个机体所需要的,需要得这么厉害,所以其中一个停顿许久之后决不能不危及其他官能,更不能不危及普通生活了。反过来说,蛇类却隔了长时间才吸收养料,它们的活动期与休息期是相离很远的;它们的呼吸在某时期内很是显明,但有时候却几乎是没的,换句话说就是它们的各官能相互间并没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互相离散了也没有什么不便。理由乃是:

^① Spencer:Principes de biologie, II ,p131。

它们的器官活动力比不上哺乳类的强。蛇体的组织的耗费既小,它们就不很需要氧气;损伤既不大,它们就不常常须要补救,至于它们追逐掠夺食物的种种动作也是如此。斯宾塞先生也说我们在无机的自然物里也找得着同样的现象的许多例子,他说:“试看一个结构复杂的机器,其中各机件乃是不很相适合的,或是因久用而松弛了的;当它快要停止动作的时候,我们察验它一番,则见它在将休息的当儿有若干不规则的动作:有几个机件先停,却因其他机件继续动作而重新又动作起来,后来到了其他机件停止动作的时候又轮着它成为它们重新动作的原因。从另一方面说,当那机器的节拍变化得很快的时候,各部分的原动作用与互相感受的反动作用都是有规则的,而一切动作也都是分配得很好的;但是,等到速率渐减的时候,就有若干的不规则的状态发生,而那些动作就分配得不适宜了。”^①

职务的活动力的一切发展都形成了连带性的一种发展,这因为若要一个机体里的种种职务能够变为更活动的,就须它们同时变为更持续的。我们试特别审察一个职务看。它既然缺少了其他职务的协助就不能有任何的动作,所以若非其他职务的出产更多,则它自己的出产也不能更多;然而若要其他职务的出息增高,也须它的出息先受了反响而增高了才行。在一个职务里,任何活动力的增加都能使各连带职务里那些相当的活动力同时增加,因此,在这一个职务里的活动力跟着又重新增加一次;但是,除非这职务变为持续的,否则这事情是不可能的。固然,这些反响并不是无限地发生的,但到了某时期那平衡性就重新成立了。如果筋与脑增加工作,它们势必需要更丰富的养料,于是胃就供给它们的养料,但胃也势必更须运动它的官能才行;然而若要胃的活动力增加,先须胃里有更多的物料以供消化,而若要得到这些物料,又非重新耗费

^① Spencer:Principes de biologie, II, p131。

筋力与脑力不可。一种更大的工业的出产势必需要更多的资本,这资本变为许多机器而成为不动产;但这资本为着能够支持,为着能够补偿损失,换句话说就是支付租价,势必需要更大的一种工业的出产。在一个机器里,使一切部分活动的那一种动作更快的时候,这动作是不断的,因为它不停止地从甲部至乙部,更由乙部到丙部。总之,它们互相牵引。再者,如果这非但是单独的一个职务变为更活动的,而是一切职务同时变为更活动,那么,每一职务的持续性越发增加了。

这么一来,它们更有连带关系了。实际上,它们既是更持续的,于是它们就更继续地发生关系,而且更继续地互相需要。所以它们更感觉得它们是互相隶属的了。在大工业的御宇之下,如果工人们晓得和协地行事,则资本家越发是隶属于工人們的;因为罢工一起,生产既停,资本也无法维持了。然而工人们也更不容易罢工,因为他们的工作增加,需要也跟着增加了。反过来说,当活动力较小的时候,需要就是时断时续的,各职务之间所赖以联络的种种关系就是如此。他们只不时感觉着他们的连带关系,而这连带性因此也就松弛了些。

由此看来,如果分配下来的工作不大,而且不够,那么,那连带性的本身非但更不美善,而且还缺少了若干要素,这乃是自然的道理。譬如在有些企业里,工作分得太厉害了,每一工作者的活动力都被降低,不能达到平常该达的程度。这么一来,那些不相同的职务太不持续了,所以不能确切地相适合,也不能常取一致行动;人们所看见的不黏合状态就是从这里来的了。

但是,必须先有了一些例外的环境,然后把分工弄到这地步。就平常说,分工发达的时候,职务的活动力势必同时而且在同一限度之内发达。实际上,迫着我们更趋专门的那些原因也就是迫着我们更加工作的原因。在竞争者的数目在全社会里增加了之后,在特别的职业里也就增加;于是斗争更厉害了,也就需要更多的力

量然后能维持这种斗争了。再者,分工的本身也倾向于把那些职务弄得更活动些,更持续些。许久以来,经济学家们曾经说过这现象的理由;下面就是他们所述的主要的几点:(1)当工作不分开的时候,人们必须不停止地起动,从这职业走到那职业里去。有了分工,则可免浪费这些起动的的时间;依马克思的说法,“分工能使工作紧张”。(2)分工能使工作者的才艺发达,而职务的活动力就很巧妙地增进这才艺;这么一来,就不至于以时间为踌躇摸索之用了。

美洲社会学者加烈曾经把分工这种特征表显得很分明,他说:“在单独的土人的动作里是没有持续性的。为着生存之故,他不能不有求适合环境的力量,同时又被迫而走遍很辽阔的地面,缺乏食料,他往往有死亡的危险。甚至在他取得食料的时候,他还迫不得已而停止他的搜求,寻思关于他的住处的必要的变迁,把他的食料、住所与他的本身,都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到了那另一地方,他迫不得已,又轮流做厨子、做裁缝……因为没有人造的灯火的缘故,夜里的时间于他毫无用处;就说白昼吧,他能不能利用他的时间,还是完全关系于天气的好坏的。末了,他终于发见了一个邻人^①,于是他们之间就有了交换;但是,他们二人在岛中所占有的部分既不相同,于是他们不得不相接近,活像他们要奢麦不能不求助于石头一般……再者,当他们相遇之后,为着确定交易的条件,就发现了好些困难,因为他们二人所希望交换的物品并不能如意地供给。譬如那渔人有了好机会,捕得了许多鱼,但是那猎人偶然有了好运气,也得到了鱼;在这时节,那猎人所需要的只是果子,而那渔人却没有果子。我们晓得,相异然后能相助,现在既少了这相异的条件,在相助作用里就发生了一种障碍是不容易解决的了。

但是,经过了若干时期之后,财富与人口都发达了,社会的活动里显然有了文化的进步;自此之后,丈夫帮妻子的忙,妻子帮丈

^① 当然,这不过是陈述的一种语法。在历史上,事情决不是这样过去的了。一个人决不会在偶然的一天里发见了一个邻人。

夫的忙,父母与子女也互相帮忙,而子女相互间也有了交换;某甲供给鱼,某乙供给肉,某丙供给麦,至于某丁却把羊毛制成毡毯。每进一步,我们总注意到社会的活动迅速了许多,同时,人类的力量也增加了。”^①

再者,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工作渐渐分开的时候,也就渐渐变为更持续的了。野蛮的禽兽的工作乃是时断时续的,当它们被某种紧急的需要所驱迫的时候,它们才为满足这需要而工作。在纯然耕收的社会里,到了不良的时令,工作几乎是完全停止了。在罗马,有许多许多的节日与忌日,工作因此中断^②。到了中世纪,停工的日子还很多^③。但是,人们渐渐向前进,工作也渐渐变为有恒的职务,是一种习惯,甚至于可以说,如果这习惯养得充分地牢固了,还成为一种需要呢。但是,假使工作还像昔日一般地时断时续,这习惯决不会成立,而那相当的需要也不会发生了。

由此说来,分工之所以能成为社会黏合力的一个源泉还根据着一个新理由,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上文说过分工所以能使个人们发生连带关系者,因为它把各人的活动力限制的缘故;但现在看来,非但因为它能限制活动力,而且因为它能增加活动力。只因为它增加了机体的一致性,同时它就增加了机体的生命。至少可以说,在常态上,这两种效果当中发生了一种,另一种决不会不跟着发生的。

① Science sociale, trad. franç. , I , p229—231。

② Marquardt: Röm. Stattesverwaltung, III , p545 et suiv。

③ Levasseur: L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France jusqu'à la Révolution, I , 474 et 475。

结 论

—

现在我们可以把本书开端所提出的实践问题解决了。

如果说世上有一种行为的标准,其道德中的特征是没人反对的,这标准就在乎把团体模型所有的主要表征都实现在我们个人身上。在下等民族里,这行为标准达到最高限度。在那一类的社会里,人生的第一责任乃在乎模仿一切的人们,无论在信仰上或在实施上都不容有一点儿个性。至于比较地进化的社会里,必要的模仿行为已经少了些;但是,如上文所说,还有若干种是不得不遵的,否则便造成了我们的道德上的过失。固然,刑律里的罪恶的种类已经少了许多;但罪人所以为社会攻击的对象者,只因他与我们不相似:关于这一点,古今是一样的。同理,那些被认为不道德的行为,虽则事情还严重,但相异性并不深,所以罪恶也就减等。当“共同的道德”命令人类好好地做“人”的时候,这“人”字便包含本字的一切概念,换句话说就是须具有人类的意识里的一切思想与一切情感:由此看来,措词虽略有不同,其所表示的行为标准岂不是一样的吗?固然,如果我们专就字面看来,所谓“做人”乃是做普通的人而不是做某一类的社会的人。但是,实际上,我们所该完全地在我们身上实现的“人类的意识”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我们所属的团体的共同意识。所谓人类的意识,若说不是我们所最接近

的情感与思想,还有什么可以组合成它呢?我们要找榜样,不在我们身上找,就是在我们的周围找,难道还能在别的地方去找不成?我们所以相信这团体的最高理想乃是全人类的最高理想者,因为这最高理想很抽象,很普通,以致我们似乎觉得推之于全人类都可以适合。但是,事实上,每一民族对于这所谓人类模型都另有特别的概念,而这特别概念就是从那民族的个别气质来的。每一民族都依照自己的想象去表现一个人类模型。甚至于那些道德家,他们以为凭着自己的思想力,可以免了环境的思想的影响,其实他们没法子做到这地步,因为他们已经被环境的思想浸透了,无论怎样做,他们在演绎之后所得的还只是环境的思想。因此之故,每一国家自有它的伦理学派,与它的个性是相当的。

从另一方面说,做文已经证明这标准的作用在乎提防共同意识的一切动摇,因此也就提防社会连带性的动摇;它若要有这功能,非先有一种道德性质不可。在最根本的团体情感被侵犯的时候,如果还宽容下去,社会就势必涣散;但若要抵抗这些侵犯,必须倚靠道德标准所系属的特别大力的反动才行。

然而我们须知,与此相反的标准却在乎令我们特别化,而其作用又恰恰与那标准的作用相同。它也是社会黏合的必需品,至少可以说,在社会进化到某时期之后是如此。固然,它所保障的连带性与上述那标准所保障的不同;但这连带性虽是另一种,却也是必不可少的。上等社会若要维持平衡,必先令工作分开才行;同类之互相吸引已经渐渐不足以发生这效果了。由此看来,在这两种标准当中,第一种既需要一种道德性质然后能施行其作用,第二种也一般地需要道德性质。这两种标准所适应的乃是社会的同一需要。只它们适应的方式不同,这因为社会的生存条件的自身已经不同了。所以我们用不着深究伦理学的第一基础,已经可以从甲标准的道德价值推想到乙标准的道德价值了。在某几点上说,二者之间确有冲突,然其所以如此者,它们的作用也并不在乎达到不

相同的目的；恰恰相反，它们是同归于一个目的地的，只它们所走的道路相反罢了。还有一层，我们也不必在二者之间永远择定了一种，而排斥另一种；我们所应该做的乃是：在历史的每一时期内，对于甲乙两种各给予与它们相宜的地位就对了。

也许我们竟可以更说普通些。

实际上，因为题材的需要，我已经不得不把种种道德标准分类，而且把那些主要的种类一一陈述了。现在我们比开卷时更能看见——至少可以说猜着——它们的内的性质，不仅仅看见外的表征；而这内的性质乃是它们所共有的，可以用来确定它们。我在上文已经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压制性的制裁的规律，其中包含散漫的制裁与有组织的制裁；另一种是恢复性的制裁。我们已经看见前者表现那从相似性生出来的一种连带性的条件，而且我们已经把它叫做机械的连带性；后者表现否定的连带性^①与有机的连带性的条件。所以我们就普通而言，可以说种种道德标准的特征乃在乎表示社会连带性里的根本条件。法律与道德乃是黏合物的总体，把我们互相连属，又把我们连属于社会，把人群造成一个黏合而且一致的集体。凡是连带性的来源的，凡是迫着人们顾及别人，除了自私心的冲动之外还把自己的动作支配到别的事物上的，都可以叫做道德；这些黏合物越多、越强，则道德越巩固。人们往往把自由去解释道德，这是多么不恰当；与其说道德寄托在自由上，倒不如说它寄托在隶属状态里。它非但不解放个人，不把个人从环境里提拔出来，而且恰恰相反，它的主要作用乃在乎把个人造成全体所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也就在个人的行动里剥夺了多少自由。真的，有时候我们遇见了些高尚的人，他们也觉得这隶属状态是不可忍受的。但这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自己所主张的道德所从来的源泉，这些源泉太深了。人类的意识对于人心的深处所发

^① 见本书卷一第三章第二节。

生的境界乃是一个不良的裁判官,因为它不曾深入的缘故。

人们往往以为社会作用乃是与道德无关的一件事,或说它对于道德只有次要的影响,其实不然;恰恰相反,社会乃是道德的必要条件。所谓社会,并不是个人与个人并列,而个人们也不是各自带了固有的一种道德走进社会里来的;一个人所以成为有道德的,正因他在社会里生活,原来个人的道德乃在乎与团体发生连带关系,而且它是跟着这连带性变化的。如果你使一切社会生活消灭了,道德生活失了其所寄托的对象,也就同时消灭了的。18世纪的哲学家们的自然状态,纵使不是反道德的,至少也是不道德的;关于这一层,卢梭自己也承认。再者,我们并不因此就回到那依照社会利益而表现道德的一种程式。固然,如果社会的诸分子不与社会发生连带关系,社会的本身就不能存在;但是,那连带性不过是它的许多生存条件其中的一个条件罢了。还有许多条件是与道德无关的,然而却是一样地必要的。还说一层,在道德所赖以成立的种种关系当中,尽可以有若干关系的自身是没有用处的,或它们的力量是与它们的效用程度不相称的。所以利益的观念是不能归入道德的定义里做一个主要元素的。

至于说到人家所谓个人的道德,如果是指全部的义务而言,而且个人是那些义务的主象,同时也是对象,那些义务只把他连属于他自己,因此,甚至于他独自一人的时候那些义务还是存在的;那么,这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与实际毫不相当的。其实道德无论在什么程度,只能为社交状态里所有,而且须待社会条件变化之后它才能有所变化。由此看来,如果人们自问:“假使社会不存在,道德会变成怎样?”这就是从事实里走出来,却走进了不可证实的幻想与无根据的假定里了。事实上,个人对自己的义务就是对社会的义务;这些义务是与某几种团体情感相当的,当侵犯者与被侵者同是一人的时候这些情感固不可侵犯,当侵犯者与被侵犯者是两个人的时候这些情感也是不容侵犯的,例如今日在一切的健全意识

里都有尊重人格的一种强烈的情感,我们对己对人的关系里的行为都务求与此人格相合,人们所谓的个人道德的主要点完全在此。一切行为违犯了这情感必遭排斥,甚至在原动者与受害者同是一人也不免被人指摘。因此之故,依照康德学派的说法,凡有人格存在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尊敬,换句话说就是无论对我们自身或对别人都须如此。因为无论在前一种情形或后一种情形之下,那以道德为对象的情感是一样地被违犯的。

然而我们须知,分工非但能表现我们所由确定道德的那一种特征,而且它渐渐倾向于变为社会连带性的主要条件了。我们在文化史里渐渐向前进的时候,那些把个人连系于家庭、连系于本土、连系于他从过去时代得来的传说、连系于团体的共同习惯等关系都渐渐松弛了。他活动了些,于是比较地容易变更环境,离了家人而到别处过一种自治的生活,他的思想与情感也就渐渐由他自己造成了。固然,一切的共同意识并不因此就消灭了;至少还剩有刚才我所说的人格尊重:这在今日已经是万众心灵的唯一集中点了。但是,当我们想到社会生活的范围一天比一天扩张,其影响所及,个人的意识的范围也一天比一天扩张,所谓人格的尊重真不算一回事了!因为个人意识既扩大了,人类的智慧更充裕了,活动力更多花样了,若要道德仍旧是不变的——换句话说就是若要那把个人粘附于团体的力量与昔日相等,就先须把个人连结于社会的那些关系变为更强而且更多才行。由此说来,如果除了从相似性生出来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关系,则片段模型一消灭了之后道德就跟着逐渐降落了。人们不复像昔日那般充分地受牵制了;他们不复觉得周围有昔日的社会那种“有益于生活的压力”,可以节制他们的自私心,而把他们造成一个道德的人了。这么一来,分工就有了道德上的价值。因为有了它,然后个人认识了他对于社会的连属关系;有了分工,然后社会有牵制与压制个人的力量。总说一句,分工既变了社会连带性的主要源泉,同时也就变为道德界的基础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高等社会里,我们的义务并不在乎把我们的活动力在表面上扩充,而在乎集中它,使它专门化。我们应该限定了我们的涯际,选择一种有定的工作。把全身精力贯注;我们不该把我们造成一种完成的而且整个的美术品——美术品的一切价值都从自身抽出来,却不在乎对于社会的贡献。总之,社会的等级高到什么程度,人们的专门化就该扩充得远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能另立一个限度的^①。固然,在团体模型存在的限度内,我们应该努力把它在我们的身上实现。有些共同情感与共同思想,若少了它们,恰如人家所说的,我们不复成为一个人了。命令我们趋向专门的那标准乃是被那相反的标准所限制的。我的结论并不是说专门作用推得越远越佳,只是说需要多远就推到多远罢了。至于说到这相反的两种需要各该占多远,这须待经验而后能确定,我们是没法子在事前算定的。我们只证明了这一点就够了:前者与后者的性质并非两样的,再者,这义务一天比一天变为重要而且是强迫的,因为刚才所论那些普通的美德已经渐渐不足以使个人社会化了。

所以我们也怪不得民众厌恶万能学问的心理一天比一天显明,甚至于有些人太爱普通的学识,不肯把全身精力用于职业的组织里,也是为民众所不喜的。实际上,这因为他们与社会粘得不很紧,或可以说社会不把他们粘得很紧,所以他们逃脱了。正因他们感觉着社会的时候他们的情感里并没有相当的强烈性与持续性,

① 也许还有另一个限度,但我们不必论及,因为这限度只能说与个人的卫生有关系罢了。人们也许可以这样主张:在我们的有机心理的组织里,分工如果超过了某限度,就会发生扰乱的。我们虽则不研究这问题,然而不妨注意到:生理上的各官能所达到的专门化的最高限度似乎是不合于这种假定的。再说,甚至在社会心理上的职务里,在发达史中,男女之间的分工不是已经达到最高程度了吗?妇女不是失了许多种的能力吗?男子不是也失了许多种的能力吗?然则在同性的个人们当中为什么不能也发生同样的现象呢?固然,有机体要与这些变化相适合,非要经过些时间不可;但是,决不会有一天来到,这适合作用就变为不可能了的。

所以他们不认识那些社会分子所必须履行的一切义务。他们所注重的普通思想正如上文所说,是浮现的,所以不能十分把他们拉离了他们自身。当人们没有更确定的对象的时候,是不很顾及身外的,自私之心既深,就没法子超越了。反过来说,从事于一种确定的工作的人既有了职业道德上的千种义务,就不免时时刻刻感觉着共同的连带性了^①。

二

但是,分工既把我们造成一个不完全的人,这么一来,岂不把个性削减了吗?这乃是人们往往责备于分工的一句话。

首先我们就该注意到:若说人类的发达向表面上进展比之向深处进展更合逻辑些,这乃是令人难信的话。范围较大的然而力量散漫的一种活动力,能比范围较小的然而力量较集中的一种活动力更优胜吗?做一个完全然而无价值的人,能比做一个专门然而较强旺的人更足贵吗?尤其是我们可以因此获得我们所失的东西,因为我们与别人合作,我们之所无,即他们之所有,他们就能补足。我们依照亚里士多德的原理,人类应该实现他们的人性。但这人性在种种不同的时代里并不永远是一样的,它是跟着社会改革的。在下等民族里,人们的天职在乎仿效伴侣,在乎把团体模型的种种表象都实现于一人之身;原来那时节人们把团体模型与人类模型相混,比今日尤甚。在更进化的社会里,人性就大部分说乃

① 在这一段议论里,可以演绎出许多实践的方法,其中有一种是与儿童教育有关系的。在教育里,人们始终以为人类道德的基础是由许多普通性造成的。但如刚才所说,事实完全不如此。人生于世,为的是在社会的机体里担任一种特别的职务,所以人们应该预先学会了怎样施行他们的职务才行。为着这个,固然需要一种教育,但同时人们所谓做人的道理也可以学会了。再者,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应该预先教儿童学会了某种技术,但我们应该使儿童们喜欢那些有范围的工作与确定的目标。然而我们须知,这种嗜好与对于普通事物的嗜好大不相同,并不是用同样的方法所能唤起的。

在乎成为社会的一个器官因此,人类的天职就在乎尽器官的任务了。

再说一层,人类的个性非但不因专门学问的进步而受损伤,而且它还跟着分工而发展呢。

实际上,做一个人,就是做自治的一个源泉。由此看来,人们如果要取得这资格,必须他们身上有多少东西是他们自己的;这东西只属于自己,把自己形成个性,必须他们不仅仅是他们的种族与团体的普通模型的托身才行。人家会反驳我,说一个人一生出来就有了他的自由意志,已经足以成立他的个性了。但是,这引起了许多争端的自由,无论如何,总是形而上的、非个性的、不变的属性,决不能做各个人的善变的、经验的、具体的、个性的唯一基础。在两种相反的东西之间加以选择,这是很抽象的一种权力,个性决没法子建筑在这上头;非待这天赋的能力施行的时候有了与原动力相宜的一些目标与动机不可。换句话说,人类的意识里所有一切物材的本身也须有个别的表征。然而我们须知,本书卷二已经说过,在分工的本身渐渐进步的时候,这结果就渐渐发生。片段模型的消灭势必需要一种更大的专门化,同时又在包含个人意识的社会环境与支持个人意识的有机环境里把一部分的个人意识解放;经过了这双重解放之后,个人更变为自己的行为的独立主动者了。分工的本身也助成这一种解放,因为个别的性质在专门化的时候变为更复杂的了,因此,就有一部分不受团体作用与遗传作用的影响,原来这两种作用只能影响及于简单而且普通的事物罢了。

由此看来,人们有时候以为在未有分工以前人类的个性是更完全的,这真是一种幻想。固然,我们在外面看见了个人所包揽的事务是那般复杂,我们似乎觉得个人的发展是更自由的,更完全的。但是,就实际上说,他所表现的活动力并不是属于他的。这是社会与种族的作用施行在他身上而且借他而表现;他只是社会与种族所赖以实现的一个媒介而已。他的自由只是表面的,他的个

性只是借来的。因为在某几点上看来,这些社会的生活是不很有规则的,所以人家遂以为新颖的才艺更容易出头,以为每人更容易顺遂自己的嗜好,以为在这等社会里大家更有自由耍花样的余地。但是,这话的毛病乃在乎不知道个人的情感在那里是很稀少的。御行为的那些动机之运行虽不像今日这般有定期,但它们总不免是团体的,因此就是非个人的,而他们所引起的种种行为亦莫不如此。再者,上文说过,活动力在渐渐专门化的时候是同时变为更富裕而且更强烈的^①。

由此看来,个别的人格的进化与分工的进化是属于唯一而且同一原因的。所以我们想要前者,就不能不要后者。然而我们须知,今日的行为标准乃在乎命令我们做一个个人,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富于个性,这标准所带的强迫性质是谁也不否认的了。

再来一个观察,则分工之与我们的道德生活的关系密切到什么地步都可以明白了。

许久以来,世人摩挲着一个美梦:大家希望在种种事实里终于有一天实现那人类博爱的最高理想。各民族都希望一种极好的状况:战争不复是国际关系的法律;各社会互相间的关系都是和平地规定的,像现在已经实行的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一般;全世界的人都合力做同一的事业,过同一的生活。这些希望固然有一部分是失了力量的,因为我们各有各的社会,各把各的社会的对象而另存希望的缘故;但是,这总不免还是一些很强烈的心愿,而且一天比一天更有力量。然而我们须知,若要满足这些心愿,非先使全世界人类成立同一的社会,受同一的法律支配不可。私人的冲突既然须靠那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支配作用而后不会发生,同理,若要压制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冲突,非有一个大社会把世界一切社会都包揽了不可。世上只有一种力量可以做个人自私心的节制机,这就是团

① 见上文。

体的力量；世上只有一种力量可以做团体自私心的节制机，这就是把一切团体都包括了的一个大团体的力量。

老实说，把这类话提出了这么一个大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最高理想决不是明天就能完全实现了的。同存于世上的种种不同的社会之间，就道德上说，就智识上说，都有很多的殊异点，必不能在同一的社会里马上就像兄弟般亲爱起来。但是，同一类的许多社会都集合而为一体，这一层却是可能的；而且我们的文化很像就是向这一方面走的。我们已经看见：在欧洲许多社会之上还有一个社会凭着一种自然的趋势而倾向于成立，而这社会从现在起就稍为认识自己，而且开始组织了^①。若说全人类的同一社会是永远不能成立的，这一层还没有证明^②；至少我们可以说，将来势必有更大的社会成立，社会渐扩渐大，而我们的目的与我们相距也就渐近。这些事实，与我对于道德所下的定义并非自相矛盾；我们所以主持大同主义而且应该主持大同主义者，因为这样的社会正在这方式之下实现，而我们又与它有连带关系的缘故^③。

然而我们晓得，若要更大的社会能够成立，非先使分工发达不可；因为如果没有职务上的更大的专门化，则那些更大的社会必不能维持它们的平衡；非但如此，而且有了分工，则竞争者的数目必增多，而那结果就能机械地发生了。就平常说，容积增加了之后，密度亦必增加，于是更容易有那结果了。所以我们可以提出下面的一段议论：除非在分工发达的限度内，否则人类博爱的最高理想必不能实现。二者不可得兼：如果我们不肯缩小我们的活动范围，

① 见上文。

② 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这道德上与智识上的殊异状态在各社会里是应该永远维持着的。上等的社会一天比一天扩大，不很开化的社会因此就被吸收或被淘汰，所以无论如何，那殊异状态总倾向于减小的。

③ 所以我们对那社会应尽的种种义务并不超过那些把我们系属于祖国的种种义务。祖国乃是我们所属的而为现在实现的唯一社会。至于刚才所说的那社会只是一个理想国，能否实现还未可断定呢。

就只好放弃我们的美梦；如果要实现这美梦，就该完成分工的发达，并且依照上文所述的条件做去。

三

但是，分工虽则能产生连带性，却不像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仅仅因为它就每个人造成了一个交换者^①；而实是因为它在人与人之间创造了一系统的权利与义务，很有恒地把人们联络着了。社会的相似性产生了一种法律以一种道德以自卫，同理，分工也产生了一些标准，使和平的竞争有了保障，使分开了的职务得了整理。经济学家们以为无论如何，分工总可以生出一种充分的连带性，因此又主张人类的社会能够而且应该由纯然经济的合作而得了解决，这因为他们以为分工只能影响及于一些暂时的而且个人的利益。这么一来，估量那些冲突的利益，斟酌各方利益得到平衡所采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确定交换的条件，这种种都只有个人是有权限的；而这些利益既是永远嬗变的，就没有永远规定的余地。但是，这一种观念，无论在哪一点上说，都是与事实不合的。分工并不把人与人聚会，却把社会的种种职务聚会。然而我们须知，社会是与社会上种种职务之施行有关系的：各职务合作得有规则与否，社会因之或变健全，或变病态。由此看来，社会之存在，与职务有关；而且职务越分开，则其与社会的关系越密切。所以社会不能让各职务存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里，再者，它们也自己确定了自己。所谓标准乃是这样形成的：工作越分开，则标准的数目越增加；如果没有这些标准，则有机的连带性是不可能的，或不完善的。

但是，有了些标准还不够，还要它们是公平的才行；若要公平，必须使关于合作的那些外的条件成为平等的不可。再者，如果我们记得团体意识渐渐减为个人的信仰，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有组

^① 这字眼是 Molinari 先生所用的，见 *La Morale économique*, p248。

织的社会的道德与片段社会的道德相比的时候,前者的特征乃在乎它是比较地合于人道的,因此也就是更合理的。它不为着要达到与我们无直接关系的目标而停止了我们的活动力;它不把我们造成最高理想力的奴隶,因为那些理想力是与我们的理想力不同性质的,它们走它们自己的路,并不顾及人类的利益。它只要求我们对同类很慈爱,很公平,好好地尽我们的本分,使各人尽其所长以就他的职务,结果乃是接受他的劳力所值的公平的报酬。形成这道德的那些标准并没有一种强迫的力量,不妨碍自由的观察;然而因为它们比较地更是为我们而设的,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比较地更由我们做成的,所以我们对于它们就比较地更能自由。我们想要了解它们;我们不怕把它们变换。再者,我们不应该以为这样的一个理想太不够用,嫌它太近俗,太为我们的力量所能及了。所谓更高尚的理想,不在乎更超越人生,而在乎替我们免除了更广宽的远景。最重要者,不在乎它高出尘俗以至于与人世无关,而在乎它替我们的活动力开一个颇长的地面,而这地面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我们很晓得,若要建立一个社会,使每个人有他应得的地位,有他应受的报酬,人人自然而然地合作,造福于全世界,同时也造福于各个人,这种社会很难成立,非须经过很辛苦的工作不行。同理,一种道德比别的道德高尚的时候,并不因为它能更严厉地命令人们,也不因为它不受思虑的裁判。固然,它必须把我们系属于我们身外的某物;但它不必把我们关锁以至于使我们不能活动。

人家说得好^①:道德——非但指学说,并指风俗而言——是经过了一次很可怕的病态的。上文所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病态的原因及其性质。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的社会的结构里曾起了许多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超出了片段模型之外,而其速率乃是历史上空前的。自此之后,与这社会模型相当的道德已经退步了,在

^① Beaussire: Les principes de la morale, introduction。

我们的意识里留下了一块空地,然而新道德发达得不快,还不能上前递补。我们的信仰被扰乱了,传说已经失势了,个人的裁判在团体的裁判里得了解放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在狂飙里涣散了的种种职务不曾有时间互相投合,突然出现的新生活也未能完全地有了组织,尤其是可以说组织的程度还不能满足公平的需要,因为我们心里所唤起的需要更热烈了。事情如果是如此的,我们对症下药,并不在乎仍求那些成法与风俗复活,因为它们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社会条件了,若要它们再生活下去,岂不是表面的、人造的生命吗?我们应该做的,乃在乎停止了这无法律状态,在乎另找法子,把现在动作不调和而互相冲撞的那些机关弄到谐然地合作,又在乎把更多的公道加进它们的关系里,同时把为祸害之源的那些外界的不平等状况渐渐消除。由此看来,我们的不安状态并不像人家所猜的,以为是属于智识方面的事情;其实它有更深藏的原因。我们之所以痛苦,并不因为我们不复晓得把历来我们所实践的道德倚在学说的那一种概念上;而因为在道德的某几部分看来,这道德是被摇动的了,是不可救药的了,至于我们所必需的另一种道德却仅仅正在成立,我们所忧虑者,并不在乎祖先给予我们关于义务的传说上的解释已经被一般学者批驳坏了,我们也不想找某一种新哲学去对付他们的批评;但是,这些义务当中,有某几种已经不复与事物的真相适合,就不免产生了一种松弛状态,须待一种新的纪律渐渐成立,渐渐固定,然后这松弛状态才可以消灭。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第一责任乃在乎为我们创造一种道德。这样的一种事业,决不是在作业室里所能静悄悄地立刻做到的;须待将来那些内的原因渐渐催迫,把它弄成必需的,然后它自然可以成就。但是,思考所能而且所该效力者,在乎指出我们所宜达到的目标。本书就只努力想做到了这一点。

关于言语的起源的新见解

[法] Vendryes^① 著

言语的起源问题不是言语学上的一个问题,这话说起来,往往令人诧异,然而这却是真理。百年来讨论言语的人们,有一大半不晓得这道理,所以他们只弄得堕入五里雾中。他们最大的错误乃在乎从言语去研究言语起源问题,竟像言语的起源与族语的起源是混而不分的。其实不然。

言语学者所研究的乃是人类所说与所写的族语:他们追溯各族语的历史,应用着许多史料,越古越好,但是,他们尽管追溯得很远,其实他们只还是与一些已经很进化了的族语发生关系,而更古更远,还有许多族语乃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假使我们打算把现在的各族语相比较以达到证实某一种原始方言的目的,这就是一种梦想;在从前比较语法学的创始者也许有过这种梦想,然而人们老早就放弃了这念头了。

有些族语是追溯得古些的,有些是比较地不十分古的,欧洲近代的族语里头,有好几种的形式很老,甚至老到二千年以前。然而最老的族语——我们所谓母语的——就本身说,也没有什么算是原始的。那些族语无论与近代族语差别到什么地步,只能令我们

① 译者注:法国 Vendryes 为世界著名言语学家,现任巴黎大学教授。本文系从其所著《言语论》中译出。

知道人类的言语所受的种种变化：至于言语是怎样创始，我们是不能从某种族语里看得出来的。

关于这一层，就是在野蛮人类的言语里也看不出一点儿什么来。野蛮人并不是原始人，人们往往把他们加上了原始的名称，这是太过的了。他们有时候说的比我们的言语里的最复杂的话还更复杂；然而当他们说得简单的时候，我们自命为说得简单的人，还要羡慕他们呢。二者都像变化后的结果，而其出发点却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所谓文明民族的言语与野蛮人的言语固然有区别，但是，与其说在表意上不相同，不如说在所表的意上不相同。所以我们若要晓得言语与思想的关系，很可以从野蛮人的言语去研究，至于言语的原始形式，就不是从野蛮人的言语里研究得出来的了。

也有人倾向于从儿童里研究，然而这也是枉然的。孩子们只能令我们晓得某种有组织的言语是怎样学得来的；至于言语发达的原始，却不是由孩子们可以给我们一个观念的。当我们观察一个儿童努力要把他所听见的成年人的话重说出来的时候，言语易受变化的种种原因，实在被我们知道了许多。然而儿童所说的只算是“借而后还”，他所支配的只是左右的人们所供给的原料，他所组合的字句都是从那些原料来的。所以他所完成的只是模仿，不是创造：一切的自然性都被排斥净尽了。至于他所掺进言语里去的进化部分乃是潜意识的；其原因在乎一种自然的懒惰性，说话说得一个差不多就算完事了：他并没自创造力所生的一种意志。

由此看来，无论我们所知道的最老的族语里，或在野蛮人的言语里，或在孩子们所学的言语里，都研究不出言语的起源。言语学者的跟前只摆着成立了许久的一个机体，是千百年来几十代的工作所造成的，言语的起源还在他们的智识以外。实在说，言语的起源问题是与人的起源问题及人类的社会起源问题是混而不分的，同时就是与人类的原始历史俱来的，人的脑筋渐斩发达的时候，社会渐渐成立的时候，言语也就渐渐创始，人类开始说话时所

用的是什么形式,是我们说不出来的;唯有人类能言的那些条件可以由我们试为指定:这就是心理上的条件,同时也是社会上的条件。

人们所给予“言语”的定义,最普通的是:言语乃是一种符号的系统。然则言语起源的研究却是考求人类天然具有的符号是哪几种,又怎样应用那些符号。

所谓符号,凡一切象征,能使人与人的意思得以传达的皆是。符号的性质尽可以各不相同,所以世上有许多种的言语。一切感觉的器官都可用来创造一种言语。有闻得着的言语,有摸得着的言语,有看得见的言语,有听得见的言语。两人之间约定以某种举动表示某种意思之后,要表示这种意思的时候就施行这一种举动,而这举动就是言语。某一种香水洒在某一件衣服上,红色或绿色的手帕子搭在衣袋子之外,握手久些或不久,都可以成为言语的元素,只要那两个人约定把这些举动作为符号,去传达一种命令或意见就行了。

但是,在种种可能的言语当中,有一种是胜过其他各种的,因其所具有的表达方法有千变万化之妙。这种言语就是听得见的言语,或发音的言语。本文所论的就是这一种。有时候,听得见的言语是与看得见的言语相辅而行的,甚至于看得见的言语替代了听得见的言语。无论什么民族,他们的姿势多少总能辅助口语:他们的感触与思想固然由声音表示,同时也由他的脸上的态度表示出来。哑戏乃是一种看得见的言语。文字也是一种,其他一切的符号也归此类。

看得见的言语大约是与听得见的言语一样古的。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去相信甲古于乙,尤其是绝对没有法子证明甲古于乙。

今日所用的看得见的言语,有一大半只是从听得见的言语里转化来的。关于这一层,可以文字为例;其他各种信号,也是此理。譬如航海所用的信号就是把现在的言语里的字句变成看得见的东

西。这些信号虽能代表意思,却丝毫不能告诉我们言语的起源是怎样的。甲种符号被采用,乙种不被采用,这完全是约定俗成;而且这乃是武断的哟,只不过因为某几种条件预先令人不能不如此约定罢了,这类的言语,确实是人造的言语。

有一种看得见的言语却是自然的。在某几个野蛮民族里,除了听得见的言语之外,还有所谓手语。这手语并不是文明民族说话时所用的手势,却是一种手势的系统,仅仅凭着这些手势就可表达意思,像文字一般。这是一种草创的言语,然而它与它的用处:(1)双方距离很远的时候,声音达不到,手势还可以看得见;(2)尤其是不会把语音去惹起在场的人们的注意。中学生们在自修室里便往往用这方法去做秘密交通的勾当。所以手语的起源,很有些求实用的意思。但是,在野蛮民族里,往往是女人用手语,这又引起另一种解释了。两性间的言语上有区别,这乃是宗教上的一个原因。男人所用的语句既然禁止女人用,她们就不得不用一种特别的语句,她们就不得不创造一个语句,而创造的最方便的法子就是以手势替代了声音。手语之保存,可以把口语被禁止一个理由解释。但是,无论手语的起源如何,它只是口语的代用品,不能离开口语而独立的。

聋哑人的手语也是从口语变化来的。人们把普通人的言语的组织用手势去教他们,使他们相互间能够说话,而且普通人把所说的与所听见的写成文字之后,他们就能看得懂。这不过是感觉的变换,使我们能够交换他们的符号而已。

聋哑人的情形可以令我们联想到言语应用符号的初期,说起聋哑人,我们就可以自问:言语是从传授得来的呢?还是自然的本能呢?关于这问题,寻常的儿童是不能证明的。他们一生出来就与外界接触;未有发音以前,已经先听见环境的人们发音;到了他们能说话的时候已经是与社会密接的时候了。至于聋哑的人就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唤起他对符号的意识才行。聋哑的人因为残废

的缘故,没有了解听得见的言语的能力,不至于像那些能利用耳朵的儿童们在孩子的时代就受那些能说话的人们的影响。然而须知他们是有眼睛的,还可以看见东西;所以言语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是懂得的。若要解决这问题,除非那些先天残废的人们自始就与外界隔离,或把一个初生的人隔绝人群的一切影响,然后去研究他们的心理。但第二个假定一说出来就令人觉得是无理的。你把一些人与人群隔绝,禁止他们应用视觉听觉,他们不与外界交通,你却要他们在一个黑房子里运用他们的脑力,这事怎么做得到呢?

依希腊的历史家 Herodote 说,埃及王 Psammetique 曾经做过一个新奇的试验。那埃及王原是佛里基人,他想知道佛里基人是否比埃及人先存在于世界,于是他把初出世的两个孩子放在另一个地方抚养,不许他们听见任何的言语。试验了几个月之后,那两个孩子因为肚子饿,要吃东西,于是他们说 bexus 这一个字,在佛里基语里是面包的意思。于是那埃及王,就断说佛里基语是最古的言语。我们从此似乎又可断定人类说话的能力乃是先天的,但是那埃及王的试验显然是不可信的,所以不能不从此抽出任何的结果来。

此外有各种试验,初看来很像可以做证据的。那些生而聋哑的人,与外界全无交通,就可以做试验,例如法国女子 Marie Heurtin、美国女子 Helen Keller,尤其是 Helen Keller 的事情很有趣,她能受颇高的教育,以致能看许多国的文学哲学作品,而且能以各国文字写出一些关于文学哲学的文章。在她的作品未受环境浸染的时候,我们很可从此得到些奇异的暗示。

然而 Helen Keller 的言语终是一种教育的结果。有一本书是叙述她的成功史的,说人们经过了许多无结果的尝试,然后能使她懂得符号的价值。到了懂得的那一天,从前把她与世界隔绝的那一块黑幕已经被扯破了,她的心中有了世界,知道了文字与事物的关系了。这一件事总算只是个人特有的事情。Helen Keller 不曾受

寻常的生活条件支配；她的情形当然是个例外。原始时代说话的人类之了解符号，必与这可怜的瞎女子不同。一个变态的人，因为残废而与外界断交通，她的言语的发达情形怎能代表常态的人群的言语之进化情形呢？

言语是在社会里面造成的。在人类感觉有互相传达意思的那一天，世上就有了一种言语。言语之发生由于人与人之接触；而这些必须具有各种感觉机关，又必利用天然具备的种种方法以为交际之用：如果没有口语，就用手势；如果手势不够，就兼用眼光。我们所应该做的试验，若受那埃及王的暗示，就须把两个或许多孩子放在一块儿，人人都完全不许受教育的影响，令他们不晓得言语是什么东西。无论他们是属于哪一种族，除了受遗传的影响外，他们必然自然地独创一种言语，而且这种言语决不是佛里基语。有了需要，势必终于利用了器官。原始时代的言语应该是这样发生的。言语是纯然的社会事实，自然以社会交际为根源。维系社会的种种事物当中，言语是最有力的一种；有了社会团体存在，言语自然会跟着发达了。

直到人类的脑筋有相当的发达的一天，有利用言语的能力之后，言语终能产生，成为社会的一种事实。若要两人相互间能创造一种言语，必须他们有创造言语的准备才行。言语的创造，与人类的其他一切发明是同样的道理。人们往往辩论，以为人类的言语在起源的时候是一种呢还是多种。这问题是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的。在人类智慧进步的时候，形成了文化上的一种求善运动，那时节，新发明自然出现，而且是同时在许多点上的。古人说的好，一种新发明像在空中的—件东西；它快要来的时候人们就觉得它要来，好像我们在秋天料定果园的熟果子快要堕地似的。

就心理学上说，最初的言语乃在乎给予符号一种象征的价值。在心理学立场上，可以分得出人类的言语与禽兽的言语的区别。世人往往把人类的言语与禽兽的言语认为相反的两种，以后者是

一种自然的言语,而前者却是一种人造的言语,换句话说,就是约定的言语。这意见是错了的,人类的言语并不比禽兽的言语更不自然,不过人类的言语乃是高等的,因为人类给予符号一种客观的价值之后,还能够借约定之力,使那价值变化以至于无穷。禽兽的言语与人类的言语的区别乃在乎对于符号的性质的鉴赏,狗儿、猴子、小鸟,都能使同类了解它们的意思;它们有的是呼声、歌声与种种姿势,都足以表示某种心理、状态,例如愉快、恐怖、希望、食欲等等。在那些呼声里头,有好几种很适合于某几种特别的需要,所以我们差不多可以把它们译成人类的语句。但是,禽兽到底不能说出语句来:它们的呼声尽管怎样复杂,却不能把呼声里头各元素变化;而我们人类的语句里头的元素就是字,而我们的字却是可以变化的。在禽兽看起来,字与句子是没有分别的。还有一层:这字的本身——或称呼声或谓符号,随便怎样称呼都可以——就没有独立的客观的价值。所以这字就不是约定的对象,于是禽兽的言语就是不能变化不能进步的:我们不见得昔日禽兽的呼声与今日的有什么分别。鸟儿看见人的手上有些食物,它发生呼声,要人家给它吃;然而它的意识里并不知道它的呼声是个符号。在禽兽的言语里,符号与其所要表达的事情,乃是粘连在一起的。若要停止了粘连作用,要那符号对于它的对象具有一种独立的价值,必须先有心理的作用,而这心理作用就是人类言语的起点。

人类心理之发达,应该由人类学研究出一部分来。人类学告诉我们,洞居的人类的脑盖与猩猩类的脑盖是很相似的。就圣堂(Chspelleaux Saints)发现的脑盖研究,脑中司言语的部位特别狭小。所以我们就可以假定言语之发达是由于脑筋之自然进化。我们虽然可以为此假定,却不能无条件地赞成 Broca 的脑筋分部说。我们晓得,这学说已经渐渐不受人欢迎,普通人都不很信仰它,甚至有些新的研究家夸说 Broca 的学说已被打倒。我们最可责备他的,就是他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当他把脑筋的左

边第三局部规定为言语部的时候,他只能给予一个很粗的估定;更不妥当的乃是:当他说脑筋里有些显然有别的大局部与精神里的各大局部相当的时候,他对于言语与思想的关系竟也有所误会了。我们如果猜想脑筋是按照文法的规划构造成的,把脑筋分为许多格子,以为言语中各部分之用,这就是大错误。言语中各事实的全体在脑筋中的位置分配之自由,出乎 Broca 的猜想之外, Broca 的理论的根据乃在乎喑哑的偶然现象,固然,在喑哑的起源,就普通说,大约总有一种“局部的损伤”;但是,感觉神经效用之丧失,往往由于一种普遍的视听力的缺乏;再者,往往发生了些替代现象,于是受了损失的局部的职守往往是由邻近的局部代替了;还有一层,脑筋的组织是很细的,纵使损伤只有脑筋的左边第三局部,而在局部哪一点发生扰乱现象,还是没有一定的。总而言之,言语局部的学说虽可认为不容否认的,而分部的细节还待规定呢。

由此看来,我们对于史前人类学所供给的材料也须小心,不可胡乱加以引申。如果我们拘泥着那些说话,又像量度现代人的脑盖一般地去量度一个穴居的人的脑盖,那么我们很会弄到断定古人是喑哑的,这么一来,岂不把人类言语发达的起点推得太远了?但是有一层是可以相信的:穴居的人的脑筋一定不比我们的脑筋能适合于语言的能力;而且我们还可以想见他们的视听能力也比我们差了好些。

远古人类的脑筋,还不适宜于理解,然而言语却能以纯粹的情感为起点。在原始时代,言语大约是步行或工作的时候一种简单而有音节的歌声,或像禽兽快乐、痛苦、恐怖与有食欲的时候的呼声。其后那呼声带了象征的价值,就被人们看做一种记号,是可以被别人重说的;后来人们觉得这方便的法子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便利用它而与同类通达意思,提防或招惹别人的某种举动。在未成为理解的一种方法以前,言语大约先成为一种行为的方法,而且在人类所能具有的种种行为方法当中,这乃是最有效验的一种。

到了心中有了符号观念之后,唯有求这绝妙的发明之更发达;而发音机关之趋完善与脑筋之趋完善是同时并进的。在人类最初的团体的内部,言语之进行是顺着支配整个社会的那些规律的。特别是在团体的典礼里,各分子的颂圣的表示是非一致不可的。这么一来,呼声或歌声的元素有了一种象征的价值,人人都记着这价值,以为自己的用途。后来社会的种种交换日益增加,所以发音机关的应用也渐渐复杂,可以表现一切的感情与一切的思想,成为洋洋大观的了。

这一个假定虽没法子证明,却不是毫不近理的。我们由这假定可以懂得言语乃是人类活动力的自然产儿,是人类的器官能力适应社会需要的结果,我们只须从符号观念先着眼。有了符号的观念,一切言语都自然地发展,而且一天比一天分道扬镳了。

依本文前几段所说,假使我们要更讨论得明显些,要知道言语怎样分道扬镳,又要考求从那符号的呼声到现代千变万化的某种族语(例如英文、法文),其间共经过若干阶段,这就有武断的危险。人们以为一切言语都应该有一些基本部分与一些后起部分的分别,所以他们要求言语学家把言语中各部分分开,而且指出哪几部分是最先构造的。言语学家有时候也答复过他们。其实我们可以大胆地承认:没有一个答案是有价值的。关于这问题,想从可知走到不可知,乃是没有效果的事情。我们所知道的言语发达的原理未必适合于远古的言语,因为古人的心境的方向未必与吾人的相同。研究种种族语的结果,我们知道言语的发达的阶段并不是合乎逻辑而依着直线走去的。我们如果猜想在人类能用精神的时候已经按照 Port-Royal 的文法很有规矩地一步一步进化到现在,那就是一种错误了。

再者,在符号与所指的事物之间,在言语的形式与所表现的物质之间,绝对没有性质上的关系,只有遭遇的关系罢了。自古以来,人们都以为初民的言语始于把事物命名,换句话说就是始于创

造一部“字典”。在法国 18 世纪, Brosses 先生想以字的意义去解释字的外形。他的研究的目的在乎考求声音的象征, 以为有了这象征, 古人才能创造文字。这种研究, 在今日是令人失笑的。古人并不把事物命名, 只是说话的人们相互间立了约, 给予字句一种通行的价值, 把字句当作交换意思的对象, 这好像我们利用纸币一般。

在比较近些的时代, 有些言语学家幻想出来一些理论, 以为一切言辞, 都从一种呼声演化出来, 这呼声就像狗叫一般; 又有些声音很像某事物, 于是某声音就代表了某事物。这竟是古神学家的口吻! 又有许多人争辩先有名词呢还是先有动词: 动词是表示行为的, 名词是表示事物的概念与其性质的。但是, 名词和动词无论不同到什么地步, 我们对于这文法上的两极也不必认为绝对相反的。狗叫的意思是“我的肚子饿”呢还是“请给我东西吃”呢? 是“很好吃”呢还是“我已经吃完了”呢? 不是这个, 也不是那个, 或者可说两个意义同时都有。我们可以把狗叫翻译为一个名词或一个动词、一个命令式或一个过去时都行。无论如何, 狗叫与我们的最古的言语之间总有一个界限是不能填平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助成研究言语的最初形式的, 这就是从前人们往往把言语学与自然科学比较; 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都被认为与言语学有类似的地方。这些不恰当的比较, 便留下许多不妥当的理论。假使我们要找一种与言语学相类似的学问, 就宁可在社会史里找去。言语之创立很像政治或法律的创立: 言语原是人类的一种建设; 不过言语的组织比政治的组织固定些, 有些元素不像政治那般任人肯定或否定罢了。

原载《国民文学》1934 年创刊号

论著作事业

[德]叔本华 著

先说,著作有两种:第一种是为问题而著作的,第二种是为著作而著作的。第一种的女作家有了思想或经验,似乎觉得是值得传达给别人的;第二种呢,他们需要金钱,于是为金钱而著作。思想,只是他们的著作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承认:他们把他们的思想伸张到了可能的长度;他们也真的运用了思想,不过他们的思想是半真的、背理的、被迫的、不确定的;他们又往往表示不喜欢把话说尽了,所以似乎显不出他们的真相来。不过,他们的作品既是缺欠明显性与确定性的,不久他们就会露出他们著作的目的只在乎充篇幅了。有时候,很好的著作家也免不了这毛病,例如在列辛^①的 *Dramaturgie* 里,甚至在约翰·保罗的许多小说里,有时候也如此。当读者觉得是这样的时候,最好是立刻把书扔开,因为时间是宝贵的。老实说,当一个著作家开始为充篇幅而著作的时候,就是欺骗读者,因为他借口说是有话告诉人家而后著作的。

究其实,为金钱或版权而著作,就是文学的破产。除非完全为问题而著作,否则没有一个人所写的东西是值得写的。假使文学的每一部分里都只剩有很少的书,然而都是杰作,那么,岂不是一件很值得赞美的好事!不过,如果著作可以换钱,这种盛事就永远不会实现的。金钱竟像是值得诅咒的,因为每逢一个著作家开始

① 列辛(1729—1781),是德国的文学家。

为着赚钱而写文章的时候,无论如何,他是马上堕落了。最伟大的人们的杰作,无一不是在无所为的时候或为利的念头很少的时候写下来的。西班牙的谚语说得好:“名誉金钱是不能在同一的皮夹里发现的。”今日的文学之所以坏到这地步,唯一的原因就在乎人们著书去换钱。一个人需要金钱的时候就坐下来著一部书,而社会上的人们也够傻,所以去买它。这么一来,结果就弄成了言语的破产。

社会的人们有一种愚蠢的性癖,什么都不读,只爱读刚刚出版的东西,许许多多的坏作家就赖此以为生计——我的意思说的是日报的记者们。真的,“日报的记者”,这名字再恰当没有了。老实说,这可叫做每日的工作者!

再说,著作家也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著作而不思想的。他们完全靠记忆与下意识的回想而著作,甚至于简直抄袭别人的书。这是人数最多的一类。其次就是在写的时候运用思想的,他们为著作而思想。这一类的人亦不在少数。最后说到第三种著作家,他们在未开始著作以前先就运用思想。这种人是很少数的。

第二种的著作家直等到要著作的时候才开始运用思想,这好像一个随意乱跑的猎人,大约不会猎得许多东西带回家去的。从另一方面说,那第三种——即最少的一种——的著作家很像围猎。被猎的禽兽在事前已被捕获,关禁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然后让它们从这空间走到另一个空间,而这另一个空间也是包围住了的。这么一来,它们不能逃脱猎人之手;他用不着怎样做,只须瞄准而开枪——换句话说就是把他的思想写下来。在这一类的猎事里,一个猎人才能有所表现。

但是,在未开始著作以前,的确认真地运用过思想的人虽则已经很少了,而真能思想到问题的本身的,却更是少之又少。其余的人只想及那些关于这问题的书籍,与人们曾经说过关于这一类的话。这一类的作家,如果要思想得周到,必须把前人的思想作一种

直接而有力的刺激剂。于是前人的思想就变了他们的问题,结果是他们常常受前人的思想的影响,严格地说,这并非自出心裁。至于前一类的作家却能为问题的本身所刺激而思想;他们的思想是直接达到问题的。在这一类作家当中才能产生永享盛名的作家。

当然,大家须知,这里我所说的只是做大题目的著作家,不是那做叙述白兰地制造术的著作家。

除非著者从自己的脑里——换句话说就是从自己的观察里——去把题材写下来,否则他的作品是不值得一读的。写历史的人以及其同类的作家,都是书籍的制造者、纂辑者,他们的题材是直接 from 书本里得来的;题材一直到了他们的指头,当它从他们的脑里经过的时候,甚至于不缴纳一点儿运费或受任何的检查,更不必说预备与覆校了。假使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书里的一切事物都知道了,他们这一班人是多么博学啊!结果是这些作家们说得很模糊,令人摸不着头绪,然而读者却徒然拼命运用他的脑力,以求懂得他们真的在思想些什么。其实他们什么也不思想。有时候可以有这种情形:他们所抄袭的书与他们的书的组织完全相同;这一类的作品,好像从一个模型里印出另一个石膏像;结果只得到一个不充分的轮廓,很难认识其本来面目,这就是安第奴斯的残留^①。所以纂辑的东西,我们应该尽量少读。不过也难完全避免,因为纂辑的书之中有教科书,教科书之中又包含有小部分的历代集合的知识。

世人有一个莫大的误会:以为后出的书总是更正确的。以为最近的作品,无论如何,对于以前的作品总算是改良的;以为变化的意义一定是进步。这是不对的;只有真的思想家,有眼光的批评家,与认清题旨的人们——他们是不在此例的。

世界上这种害群之马到处都有:他常常注意到一切事情的发

^① 安第奴斯,古之美男子,后世以为塑像的标准。

生,采取了思想者的成熟的意见,而努力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改善他们。(真的能改善吗?)

如果读书的人希望研究某一个问题的,切勿专择关于这问题的最新的书籍来读,仅仅聚精会神在这上头,以为学问总是前进者,以为人家著新书的时候已经先把旧书读过了。是的,不错,他是先把那些旧书读过了,然而是怎样读过了的呢?新书的作者对于旧书往往没有完全懂得,而且他也不很高兴考求旧书里的语句的真确的意义;于是他糟蹋了旧书,旧书里说得更好更明显的话倒反被他说得坏了些,糊涂了些,这因为在他以前的作者们是对于这问题有了真知灼见然后写了下来的。他们所说的那些最好的言语,最显明的解释,最有价值的注意点,往往被新的作者省略了,因为他不认识它们的价值,或不觉得它们的内容是那样的丰富,仅仅有那些表面的、无味的地方被他注意到而已。

一部很好的旧书,往往被几部很坏的新书排斥。这些新书原是为金钱而写的,却装着像煞有介事的样子,朋友方面也很替他们吹嘘。在学问上,一个人往往提出一些新鲜的东西来,令人注意到他。但是这所谓新鲜的东西的意思不是别的,往往只在乎攻击一些他所曾经接受的很正确的学说,为的是让他那些错误的观念可以立足。这种努力,偶然可以得一时的成功,然而不久又输着那旧而真确的学说胜利了。这些革新派,对于什么都不认真,只对于他们的宝贵的自我而认真:他们是以自我为前提的;依他们想,显示自我的捷径乃在乎走偏锋。他们那贫瘠的脑筋自然倾向于否定的一条路,于是他们开始否认人们久已承认的真理——例如关于生活力,交感神经系,彼沙^①对于情的功能与智的功能之间的分别;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要我们回到粗疏的解剖学与其他相似的学问。这么一来,就弄到科学的演变往往是退步的了。

^① 彼沙(1711—1802)为法国著名的医学家、解剖学家、生理学家,著有《普通解剖学》。

还有些翻译家,他们非但译书,而且修正原书的错处,这种人也可以归入上述那一种人之内的。我往往觉得这种做法是很无礼的。我向他们说:“请你们自己写一些值得翻译的书;别人的著作请你们不必管!”

读书的人,如果能够的话,应该读那些真的作家的著作,因为他们是发现或发明了些东西的;或者,无论如何,也应该读大家承认的专门的大师的作品。宁愿买旧书摊上的旧书,也比在新书里去读它们的内容好些。当然,增加些新发明乃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学者在好好地研究过关于他的问题的种种基本学识之后,也该再求关于这问题的最新发明的知识。但是,在这里也和在别处一样地用得着下列的一个格言:如果一件东西是新的,它就往往不是好的;因为如果它是好的,它就只能在短时间内是新的。

一部书的名称,恰像一封信的信面所写的姓名地址;换句话说,书之所以要名称,主要的目的在乎介绍它给社会上关心于它的内容的人们。因此之故,书名该是显示意义的;既然以性质而论,书名该是短的,那么,就该求其简明而含义丰富,在可能范围内,最好用一个字去显示全书的内容。冗长的书名总是不好的;又如无含义的、暧昧而两可的,甚至于错误而欺骗的,都是坏的书名。后一种书名尽可以像误为的信面一般地受那不幸的命运。但是,最坏的书名乃是那些偷来的书名,我的意思是指别的书上已经用过的而言;一则因为这算是抄袭,二则最能令人深信著者完全没有一点儿新见解。一个人,如果他自己的见解不足以创造一个新的书名,就更没有能力给予它一些新的内容了。模仿的书名也与偷来的书名相伯仲,乃是指偷了一半书名的而言,例如我发表了我的论文论自然的意志(On Will in Nature),许久以后欧斯迭特(1777—1851)写了一部书,叫做《论自然的精神》(On On Will in Nature)。

一部书不是别的,只是著者的思想的印影而已;而思想的价值,乃是寄托在他所思想及的事物,或他思想时所采用的形式之上

的。所谓思想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他思想及那事物时是怎样去思想的。

书中的材料是最复杂的;而书籍所牵连的许多好东西,被认为书中的材料者,也是很复杂的。所谓材料,我的意思是说在真正的经验的范围之内的一切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历史上的种种事实与自然界的种种事实。是就它们的本身而言,而且是从最广的意义而言的。就这方面说,书中的事物把它的特征给予那书;因此,无论书是谁写的,都可以是一部重要的书。

但是,就思想的形式一方面看来,一部书的特征是与著书的人有关系的。这书所论的事物尽可以是人人知道的,人人能谈的;但是,它的价值却在乎怎样去思想那些事物,换句话说就在乎思想的方式;而这方式乃是著者所独有的。从这一点看,如果这书是超卓无伦者,那么,著者也是超卓无伦的。这书之所以值得读,恰恰因为他所依靠材料的功劳很小;所以越是为普通人所知道,所常谈,越显得他伟大,例如希腊的三大悲剧家,他们的题材都是一样的。

因此,当一部书著名的时候,我们应该留心看它是为材料而著名,抑或为形式而著名;这是应该分辨清楚的。

为材料之故而成为很重要的书,尽可以是很平凡而浅薄的人写成的,因为只有他们是与这种材料接近的,例如描写远方的旅行,自然界罕见的现象,或种种实验;又如叙述著者所目睹的历史事件,或费了许多光阴,辛辛苦苦地特别研究那些原有的史料:都是这一类的书。

从另一方面说,凡是人人能谈或人人知道的地方,就一切都要看形式而定了。怎样去思想那些材料,其思想的方式就给予那书的全价值。在这种地方,只有真正超群的人才能产生些值得读的作品,因为如果是普通的人,就只能像别人一样地去思想了。他们固然也会产生他们自己的意思的印影,但是这印影所由来的原意乃是人人所具有的。

不过,民众还是比较地开心于材料,而不很开心于形式;恰恰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他们不能受到很高的文化。民众之表示偏爱材料,到了诗的方面,更闹笑话了;他们辛辛苦苦地去考求诗人一生的环境与种种真确的事迹,去证明他的诗中所感咏的由来;好,结果弄到那些事迹与环境反比诗的本身更为重要了。歌德本人的书读不读还不要紧,宁愿先读读那些论及歌德的书;他们宁愿很努力地去研究浮士德的故事,而不大注意到诗剧《浮士德》的原书。布格尔(1746—1794)说过:“关于李安诺拉到底是谁,这问题值得大家做一个很精深的研究。”我们觉得这话对于歌德算是完全实现了,因为我们现在有许多很精深的研究书籍是关于浮士德及这浮士德有关的故事的。这一类的研究仅仅是用功在诗剧的材料上面而已。这样地把材料看得比形式重要,恰像一个人得到了一只美丽的伊处斯干花瓶,不去欣赏它的模样与颜色,却去把那花瓶所由成的粘土与颜料作一种化学的分析。

利用材料以投合民众的坏倾向而希望成功,这一种尝试,尤其是在文学一门里最不应该,因为文学的价值是尽可以专靠形式去表现的;我的意思是说诗歌一类的作品。因为这些缘故,所以我们往往发现不少的诗剧家,他们专靠材料去充实他们的屋子。例如这一类的作家只要有一个人任何方面是著名的,就不怕把他抬到戏台上去,至于那人的生活是否完全缺乏诗剧的情节,他们是不管的。有时候,他们甚至不等待直接与那人有关系的人们去世呢。

这里我所指的材料与形式的分别,在谈话里也适用的。聪明、辨别力、判断力、活泼,都是令人善于谈话的主要德性:由这些德性就形成了谈话的形式。但是,不久人们就要注意到他所谈及的材料;换句话说就是人们所能与他谈及的那些问题——他的智识。如果他的智识很小,他的谈话就没有什么价值,除非他在上述的形式上具有特别的美德。因为这么一来,除了人人所知道的人生与自然界的的事实,他就没有别的话可谈了。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人缺

乏形式上的美德,却当于智识,那么,这智识也能给予他的言论的价值。在这时候,那价值是完全寄托在谈话的材料之上的;西班牙的谚语说得好:“一个愚人知道他自己的事情,总比一个聪明人所知道别人的事情多些。”

廿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译完

[译者附识]这是从叔本华(1788—1860)的《巴雷尔加》(Parerga)里面摘出来的一篇文章。英国桑德斯从这书里一共抽出九篇讨论文学的文章,译成一部小书,叫做《文学的艺术》(The Art of Literature)。这一篇《论著作事业》就是从《文学的艺术》里转译出来的。其余的八篇,我也打算陆续译出来。

大家知道叔本华是德国的大哲学家,然而很少人知道他是一个超卓的散文家。他的母亲是有名的女小说家,而他本人的散文也就很值得赞美。桑德斯在《译者序》里说:“他真是少数的超群的大散文家当中最好的一个,德国可以为他而自负。”我非但喜欢他所论的关于文学的艺术,而且我喜欢他谈及著作的道德。把这几篇东西介绍给中国人看,似乎是很有用处的。

原载《国民文学》1935年第1卷第4期